叢書集成續編

六七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新編 第七七册目録

文學類

文別集—清

可儀堂文集二卷	清 俞長城纂	藝海	一
陳學士文集十五卷	清 陳 儀著	畿輔	一五
抱經堂文集三十四卷	清 盧文弨撰	抱經	九九
健餘先生文集十卷	清 尹會一著 王擊琯編	畿輔	二二四
笥河文集十七卷	清 朱 筠著	畿輔	二五四
南澗文集二卷	清 李文藻著	功順	三五〇
知足齋文集六卷	清 朱 珪著	畿輔	三六三
知足齋進呈文稿二卷	清 朱 珪撰	畿輔	四〇二
李石亭文集六卷	清 李化楠著	函海	四一四
童山文集二十卷附補遺	清 李調元撰	函海	四二九
晚學集八卷	清 桂 馥著	式訓	四八九
述學三卷外篇一卷、補遺一卷、別錄一卷	清 汪 中撰	粤雅	五一八
授堂文鈔八卷	清 武 億撰	粤雅	五七〇
儀鄭堂文二卷	清 孔廣森撰 阮元敍錄	文選	六一二
嘉穀堂集一卷	清 孫星衍撰	岱南	六一九
岱南閣集二卷	清 孫星衍撰	岱南	六二五
平津館文稿二卷	清 孫星衍撰	岱南	六四一
問字堂集六卷	清 孫星衍撰	岱南	六六九
五松園文稿一卷	清 孫星衍撰	岱南	七〇九
煙霞萬古樓文集六卷	清 王 曇撰	粤雅	七一七

可儀堂文集

俞長城纂

目錄

卷一

一貫解
知命解
太虛太極同異
主靜主敬同異
元亨利貞辨
陰陽大小辨
王霸辨
太極圖贊
誠復誠通說
天人四府說
萬物化生說
混沌說

辨夢說贈魏又京
王氏墓靈芝說
讀說命
讀金縢

卷二

放桐辨
叩馬辨
踐阼辨
坐懷辨
輪迴辨
郤克論
晏嬰論
燕太子丹論
漢高封項伯而殺丁公論
范增論
留侯論
樊噲論
平勃誅諸呂論
丙吉論
王祥非孝子論
嵇紹非忠臣論
王珪魏徵論
宋太宗論
明景帝論
李克論將相議
擬說從魏元忠議
嘉靖大禮辨
黃老對
春雨賦
秋月賦

罷奕文
全銳文

可儀堂文集卷一

清 俞長城纂 長城字寧世浙江桐鄉人康熙乙丑進士官翰林院檢討有百廿名家制義選

一貫解

夫子以一貫傳曾子門人疑之曾子告以忠恕先儒曰一貫不可見假忠恕以明之是離一貫忠恕而二之也又曰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夫所謂一理者何理也又曰忠者一也恕者貫也忠何以一而恕何以貫又曰有天地之忠恕有聖人之忠恕有學者之忠恕然則曷爲不言忠恕而言一貫如是而一貫之旨不明甚矣俞子曰此夫子明仁之體也體物而不可遺者道也體事而無不在者仁也在物爲道在心爲仁人生于天地與天地同其推之而阻施之而窮者私以間之也私既克則欲盡而理行由是而親親由是而仁民由是而愛物皆自其無私者充之故有簞瓢陋巷之樂而後有禹稷之功有春風沂水之儀而後有禮樂兵農之事古所謂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者豈物物而給之哉惟其心之無私而已此一貫之旨也浩浩者天之體耶時行物生者天之用耶時之行非自行也物之生非自生也一元氣之鼓動而已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元者一也無不始無不統者貫也聖人之心天地同體聖人之事天地同用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天地無心自貫理言故曰誠聖人有心自貫心言故曰仁賢人以下不能不蔽於私必有以充之推己及人是也然必克己之私而後有以遂人之私故恕本於忠克己之私忠

也忠即一遂人之私恕也恕即貫誠者天之一貫仁者聖人之一貫忠恕者思誠之事求仁之方學者所以進於一貫者也故曰忠恕違道不遠人之一身五官四肢各司其用而所以貫之者氣也皮膚之傷毛髮之拔其於吾身幾何而一有所觸則全身爲之不安者其氣爲通故也吾與民物並生於天地間猶五官四肢之並具於身故乍見孺子入井則有怵惕惻隱之心見牛之觳觫則不忍其死此可見吾與天地萬物本無不貫矣而不能充之以至不能保妻子事父母者是猶有疾之人神不守而血不流雖有痛迫痾癢而不自知矣故人之有疾者曰委痺不仁即此說也聖人無疾者也賢人者有疾而善醫者也衆人者有疾而不知醫者也醫疾之方莫如忠恕曾子一生反躬克己之學莫不由是觀大學可見矣其所以學即其所以教無二事也特時不同耳由忠恕求道如登山者自坡浮海者自川遲速不同而終有以造其域故孔子門人七十而曾子之學獨得其傳聖門論仁或言敬恕或言訒言或言愛或言先難後獲或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皆就仁之一端言之也推其一端即爲全體忠恕之事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夫克復在己而歸仁者在天下何也蓋己之既克則已與天下相通所謂親親仁民愛物之理皆自此而具故天下之仁不外乎此也一貫之意也夫子與由回言志由曰裘馬與共回曰無伐無施子曰老安友信少懷夫回由之願忠恕也夫子之志一貫也其理則一其分則殊故西銘言乾父坤母民胞物與而其功本於不愧屋漏存心養性所以合上下精粗爲一而千古之道統於是乎有默契焉也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夫回心乎仁則自無不貫諸子由恕入有所推即仁矣有所不能推即非仁矣由所推以及於無不推則子思之致曲孟子之集義是即仁也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佛老之學以天地爲糟粕以人物爲幻妄獨持所謂神化頓悟之方以擬一貫是猶養身者盡棄其五官四肢而專守其氣夫形之不存氣於何附豈非不仁之甚者乎故知一貫之謂仁則天地之誠學者之忠恕有異名而無異理矣曰子告子貢亦曰一以貫之亦謂仁乎曰曾子之一貫以道言也子貢之一貫以學言也回之聞一知十即一貫賜之聞一知二即忠恕曾子之一貫誠意之事仁之體也子貢之一貫致知之事智之體也

知命解

古之言命者或言氣數或言義理或兼氣與理而歸其權于冥冥之中言氣數者十干之變化五行之生尅是也然天下有同命而禍福殊是氣數不足憑也言義理者爲善得福爲惡得禍之說也夫申生被譖豈不孝乎比干剖心豈不忠乎是義理不足恃也兼理與氣而歸其權于冥冥之中者得之不得曰有命是也然權既操于冥冥而聖賢必曰受命又曰立命又曰知命則命又非冥漠不可知之事也且命其果無耶何以曰富不可求何以曰祿不可干命其果有耶則一人一命億萬人億萬命天且日取天下之人而衡量之以畀之以禍福天亦甚煩而鬼神亦太勞矣由是言之謂無命不可謂有命亦不可謂命在人不可謂命在天亦不可吾以爲氣之流行者命也天地止有一命而人與物並囿于其中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夫上古尚醇朴而後世貴巧詐治朝進公直而亂國崇佞諛凡此者皆命也天地以一命自爲消長

而任人之醇澆賢否以得禍福。故蚩尤而處春秋。則霸諸侯矣。曹操而居成周。則驅海隅矣。其驕而當漢末。則膺符命矣。則天而遇武王。則污黃鉞矣。故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謂之泰。泰之時。君子當進。退則凶。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謂之否。否之時。君子當退。進則凶。其在小人亦然。是則一消一長。一進一退。在天地亦隨氣運之適然而不能自主。而況于人乎。夫天地、鼎也。人物、鼎中之實也。火炎水沸。則五穀百味。俱受烹于鼎之中。而其間有生有熟。有速有遲。則係乎物之堅柔。地之遠近。而鼎不與焉。夫天地之有治亂盛衰也。猶一歲之有寒暑也。一日之有晝夜也。當其寒。萬物皆肅。有人焉裸體而處。斯死焉。當其暑。萬物皆溫。有人焉重裘而處。斯死焉。當其晝。萬物皆動。有人焉晝寢而不寤。斯死焉。當其夜。萬物皆靜。有人焉夜飲而無聞。斯死焉。是故桃李茂于春夏。松菊植于秋冬。蠅遇晝而鳴、螢遇夜而照。此非草木昆蟲之命而天之命也。天之命不已。而萬物隨之以爲消長焉。豈物物而與之以命哉。國之將亡也。忠臣死。亂臣生。此其命在國。不在臣。家之將破也。賢子死。逆子生。此其命在家。不在子。故以伯夷之清而餓。非伯夷之命當餓。而商之末。當有濁不當有清也。以柳下惠之直而黜。非柳下惠之命當黜。而周之末。當有枉不當有直也。仲尼顏淵並生于魯國。而或壽或不壽。非仲尼顏淵之命不同。乃魯國之命衰。故生一聖人。不能復生一聖人也。伯牛仲弓並生于冉氏。而或疾或不疾。非伯牛仲弓之命不同。乃冉氏之命衰。故產一大賢不能復產一大賢也。若九官十二牧之並登于虞。十亂之同升于周。六七王之相繼而興。大王王季文武成康之接踵而起。此乃天地之氣之所聚。而豈諸聖賢之所能自主乎。孔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孟子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古之聖賢。不以一身之禍福爲命。而以道之行廢爲命。親命者大。則知命者微。故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二者皆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夫天者命也。有道則以理勝。無道則以勢勝。有道無道。皆天之命。而人即以順逆辨存亡。是故天下皆饑而積穀者不饑。天下皆溺而居高者不溺。天地有乖戾之氣。善養性者。觸之不怒。不善養性者怒矣。天地有癘疫之氣。善衛生者避之不疾。不善衛生者疾矣。是故宵至則雀喧。雀非知宵。宵氣聚則雀感之而喧。是以知其有宵也。曉至則雞鳴。雞非知曉。曉氣聚則雞感之而鳴。是以知其有曉也。古之聖人。知天命之無常。常有以導其善氣。絕其惡氣。故善日至而惡不生焉。是故易之爲書。復則靜以養陽。姤則微以防陰。遯退而壯進。夬決而剝止。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舉天下氣數之所値。而一以義理處之。潛見惕躍飛亢。六位時成。則天無權而命在我。故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又曰。五十而知天命。聖人學易之年。即知命之年。于此知古今言命者。莫精于易。而陰陽術數之書。皆讖緯感應之理。舉不足道也。乃若堯舜無子而傳其賢。孔孟無位而明其道。董仲舒韓愈之闢佛老。身屈而理伸。諸葛亮文天祥之復漢宋。功隳而節顯。聖賢處不得已之地。則委曲以濟其窮。所謂立命。故曰夭壽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而豈袁黃行善徼福之說哉。然則安其命者。受命也。回其命者。立命也。受命立命。皆曰知命。受命者後天。立命者先天。夫如是而聖心一命矣。聖身一天矣。

太極太虛同異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張子曰。太虛無形。氣之本體。俞子曰。太極太虛。其理一也。太極者。合理與氣言之也。太虛者。分理與氣言之也。合理與氣。則有天地而道在天地。有人而道在人。有物而道在物。分理與氣。則無天地無人無物。而道自在也。言太極。知理之不離乎氣。言太虛。知理之不即乎氣。人之有性。其太虛乎。性發而爲情。太虛之聚散乎。性不可見。見之於情。而情非性也。合性情而統於心。其太極乎。吾於太虛見性體焉。吾於太極見心體焉。其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則即有以見無。而非泥也。其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則虛者不離乎實。而非偏也。別形上於形下。則曰太虛。統小德於大德。則曰太極。然則老氏所謂有生於無。釋氏以山河大地爲見病。即太虛之說乎。曰。理體乎虛。而功徵於實。舍實而言虛。佛老之誤也。

主靜主敬同異

周子曰。五性感動。善惡分焉。聖人主靜以立人極。程子曰。涵養惟主敬。進學在致知。俞子曰。主靜主敬。其理一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人之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聖人之體天以應人也。非敬曰強。學者之盡人以合天也。惟聖人。氣得其粹。故清明在躬。而志氣如神。靜而自敬也。自非聖人。必有以持之。使耳聰目明。手恭足重。喜怒哀樂。以時中節。始於勉而卒於安。則有思而無思。有爲而無爲。是故靜無不敬也。敬則可以歸於靜也。故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言主一則非拘迫矣。言無適則非執滯矣。周子曰。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則靜亦非枯槁而寂滅矣。靜者無形之敬。敬者有覺之靜。二子之說。未始不歸於一也。書稱安安。詩詠敬止。靜而敬也。曰克己。曰誠意。曰致中和。曰求放心。敬以返於靜也。吾故曰主靜之說。爲聖人言之也。主敬之說。爲學者言之也。

元亨利貞辨

元亨利貞。程子以爲四德。朱子以爲占辭。程子是也。朱子非也。四德者。本於文言。春夏秋冬。仁義禮智。是也。占辭者。諸卦之彖傳。所謂大亨貞。大亨以正者也。然則文言分爲四。彖傳分爲二。乾之彖傳分爲二。諸卦之彖傳合爲一。夫子贊易。蓋慮易理之不明而繫之以辭也。而乃忽分忽合。忽異忽同。則人將苦其折衷之無從。而啓後世之爭矣。此非聖人之意也。其曰乾道大通至正。占之者當得大通而利在正固。夫六十四卦。安有不利于貞者。安有不貞而利者。亦安有貞而不利者。吾觀易卦之辭。合言利貞者。蒙大畜離咸恆遯大壯漸兌渙中孚小過既濟十三卦。吾不知何以利于貞也。分言利貞者。需同人明夷家人蹇損六卦。吾不知何以利而貞也。不言利貞者。小畜履泰大有謙觀坎晉睽解姤升井鼎震艮歸妹豐未濟十九卦。吾不知何以不利于貞也。言利不言貞者。訟豫蠱噬嗑賁復大過益夬萃巽十一卦。吾不知何以不貞而利也。言貞不言利者。師比頤困旅五卦。吾不知何以貞而不利也。夫六十四卦。莫尊于乾。猶且大亨而利于貞。然而屯隨臨无妄革。皆曰元亨利貞。則是五卦之德與乾並也。又大有蠱升鼎言元亨而不戒以貞。則是四卦之德。優于乾也。勢之大莫如大壯。德之大莫如大畜。然僅言利貞。不言元亨。有戒而無許。則是二卦之德。又不如屯隨臨无妄革大有蠱升鼎諸卦也。且諸卦中有曰利君子貞。有曰不利君子貞。

然則有利小人貞者乎，有曰利貞，有曰小利貞，然則有大利不貞者乎，是故知利貞之非戒辭，則知元亨之非許辭，知元亨之非許辭，則知元亨利貞之非占辭，而元亨利貞之爲四德，且夫元亨利貞四德，各有所指，不可渾也，自其大而普者言之，謂之元，自其通達言之，謂之亨，自其得宜言之，謂之利，自其正而可久者言之，謂之貞，乾固備此四德，而諸卦又因其卦之大小，而辨其德之全與不全，于是有言元亨不言利貞者，有言利貞不言元亨者，有言元不言亨，言亨不言元，言利不言貞，言貞不言利者，此可見四德有合有分，不可渾而爲一也，是故有元吉，又有大吉，元與大異也，有不利君子貞，有勿用永貞，利與用異也，元亨就統體而言，故屬陽，利貞就條理而言，故屬陰，于是以元亨爲誠通，而以利貞爲誠復，猶之春夏陽而秋冬陰，仁禮陽而義智陰耳，至于彖傳大亨貞，大亨以正之言，特聖人之省文也，而欲執此而變四時爲二時，約四德爲一德，其可乎，或又執利牝馬貞，利幽人貞之辭，以爲利于正固之說，此又不然，夫利一德也，牝馬之貞，幽人之貞，又一德也，利涉大川，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言其利，而舉其事以實之也，不利涉大川，不利有攸往，言其不利，而舉其事以實之也，利君子貞，言雖利而君子當貞也，不利君子貞，言雖不利，而君子尤當貞也，易爲君子謀，其不教以不貞也明矣，由此言之，元自元，亨自亨，利自利，貞自貞，分之則明，合之則晦，豈不信哉，是故元亨利貞以理言也，吉凶悔吝无咎以事言也，以元亨利貞合之吉凶悔吝无咎，而天下之禍福盡之矣，朱子於利永貞，則謂利在常守其正，於元永貞，則又謂元善常永正固之德，於小吉小亨，則謂大小之小，於小利貞，則又謂大人小人之小，其勉強牽合，似不可信，余故折衷於程子云。

陰陽大小辨

余子讀易至大過小過之卦，解之者曰，大過，四陽居中，陽過乎陰，是謂大過，小過，四陰居外，陰過乎陽，是謂小過，大者陽也，小者陰也，喟然嘆曰，易扶陽抑陰之書也，烏有陰過而係以卦者乎，夫天下過者皆陽也，不及者皆陰也，陽過而大，是謂大過，陽過而小，是謂小過，皆陽之爲也，何取乎陰，吾觀陽之爲物也，宜聚不宜散，就一陽而統之，俱足以有爲，取諸陽而散之，則不克濟，一陽之卦，復師謙豫比剝，以陽爲主，固已，二陽之卦，陽之散者，各因其德以係之名，其聚者皆主乎陽，二陽在下爲臨，臨者陽之長，二陽在上爲觀，觀者陽之尊，二陽在二三爲升，升者陽之進，二陽在四五爲萃，萃者陽之集，二陽在三四爲過，過者陽之合，合則爲過，合而不當位，則爲小過，而要之以陽爲主，世之盛也，君子合而在上，則立其功，五臣十亂之輔虞周也，世之衰也，君子合而在下，則明其道，七十子之從孔子是已，若乃在變亂之時，既不足立功，又不足以明道，而猶有二三君子，相慰相勉，相勸相勵，則聖人亦必錄而存之，如北風之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小宛之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無非兩陽相比，以求免于羣陰，而聖人不廢者，存陽之意也，此小過之說已，吾又觀易之爲書，凡陽之聚散，聖人未嘗不深計之也，三陽合于上下，則爲否泰，父母之交也，三陽合于中，則爲咸恆，男女之交也，損三陽在下而忽上，則于三曰，三人行，則損一人，言陽去也，益三陽在上而忽下，則于四曰，利用爲依遷國，言陽來也，四陽在下爲壯，陽壯也，四陽在上爲遯，陽遯也，四

陽在中爲大過，陽過之大也，其二陰三陰四陰之合者，則聖人設而不論焉，于此知易爲陽言也，二陽在中爲小過，四陽在中爲大過，過之大小，論多寡之數，豈論陰陽之數哉，吾又觀易之大小，俱不以陰陽取義，一陰在中，五陽畜之，則爲小畜，二陰在中，四陽畜之，則爲大畜，陽畜陰，非陰畜陽，畜之少爲小，畜之多爲大，皆不係乎陰陽也，陽爲壯，陰爲怯，陽至于四爲大壯，大訓四，不訓陽，壯訓陽，不訓四也，陽爲有，陰爲無，陽至于五爲大有，大訓五，不訓陽，有訓陽，不訓五也，彖傳曰，大過，大者過也，陽多則大事可過，大事過，非大人過也，小過，小者過也，陽少則小事可過，小事過，非小人過也，大壯，大者壯也，四陽在下而壯，則大勢已壯，大道已壯，非大人壯也，故小往大來者，猶言小屈大伸也，大往小來者，猶言大屈小伸也，其餘小吉小亨，小利，小貞，俱以事理言，不以陰陽言，以陰陽言大小者，其亦拘而不通矣，吾又觀易中之卦，無不以陽爲主者，姤以五陽遇一陰，重陽也，夬以五陽決一陰，亦重陽也，同人無陽不同也，大有無陽不有也，咸陰從陽也，小畜陽合陰也，皆陽爲主也，若夫二陽三陽四陽之卦，雖陰陽雜居，而斷而有爲者必陽，靜而無爲者必陰，其吉凶則以所處之位辨之，而必主乎陽，是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扶陽之辭也，然則大小過俱爲陽過，而大小之辨，辨乎多寡，不辨乎陰陽，不待言矣，難之者曰，繫辭云，卦有小大，小大以陰陽言，豈以多寡言乎，予曰，卦之大者，陽得志之卦也，卦之小者，陽不得志之卦也，皆言陽不言陰也，且夫陽非陰敵也，臣不與君對，子不與父對，婦不與夫對，小人不與君子對，夫至于臣與子與婦與小人而敢于對者，則君與父與夫與君子之咎也，是故陽氣進則爲陽，陽氣退則爲陰，陽不足則陰有餘，陽之外無陰也，陽之外無陰，而聖人係卦當主乎陽者，示陽以自處之法也，是則聖人之旨也。

王霸辨

王霸之辨，何辨乎，辨之于心也，漢宣帝曰，漢家之法，以王霸雜之，夫純則王，雜則霸，安有王雜乎霸者，明太祖論漢曰，高帝創業，未遑禮樂，孝文當復三代之舊，乃遜巡不爲，故治不古若，夫道德仁義，體也，禮樂刑政，用也，無體有用，徒具文耳，烏得王，然則二君之言，非特不能致于王，并不知王霸之道者也，堯用鯀治水而勿成，周公使管叔監殷而致叛，然天下不議其用人之不當也，地平天成，堯不能而遺之舜，制禮作樂，武王不能而俟之周公，然天下不議其立法之未善也，漢明之起兵似湯武，唐宋之禪位似唐虞，而推其隱，不啻碔砆與美玉也，文景之守成似啓，漢宣唐憲之中興似武丁，而校其實，不啻綵花與鮮卉也，若是者何哉，心有誠僞，則治有純雜，王道之行，如黃河發源于崑崙，歷積石，下龍門，達乎九州，而放乎四海，分爲川瀆，決爲浸澤，瀦爲澤澮，聚爲井泉，其出無窮，而其流不息，有本故也，七八月之雨，集來易盈，而去易竭，無本故也，王之與霸亦然，治顯者自微始，治外者自內始，治疏者自親始，治遠者自近始，堯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嗚呼，觀於此，而王道之本末可知矣，夫使舍其本，而徒務其末，則養民莫若井田，教民莫若學校，固宗藩莫若封建，輔元良莫若豫教，求人才莫若鄉舉里選，阜財用，

莫若重農抑商，厚風俗，莫若先禮後刑，來遠人，莫若修文偃武，凡此數者，三代以後皆能做其意而行之，而終不能致于王何也，如徒以末而已，則禁內侍干政，而璫禍息，戒母后臨朝，而戚屬衰，收兵權而藩鎮弱，重臺諫而嵩檜杜，嚴邊備而不庭服，寬賦役而盜賊止，凡此數者，三代以後優為之，而終不能進於王何也，今夫周官者，古今治法之全也，然周公制之以治周則王，管仲變之以治齊則霸，商鞅廢之以治秦則強，王安石復之以治宋則亂，豈其法之有異哉，心之有不同也，喜怒哀懼愛惡欲，王道之源，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王道之綱，源深則流遠，綱舉則目張，故為人君者，必正其心，于平居無事之時，而盡其誠于人倫日用之大，然後推之天下，禮樂刑政，莫不畢舉，而王道四達，霸者本之不圖，而規規於法制之末，飭于昭明，而偷于闇昧，勤于變亂，而怠於治安，慎于重大，而失于幾微，成于少壯，而敗于老耄，其善者不過偏陂駁雜之治，而下之或不免于亂亡，揆之王道，相去遠矣，予嘗謂三代以前無霸，三代以後無王，桓文霸也，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亦霸也，等而上之，周宣王亦霸也，殺杜伯，立魯孝公，不籍千畝，而料民太原，三代無是也，齊桓九合諸侯，號稱極盛，然葵邱震矜，叛者九國，始惑于女子，終亂以小人，夫子以管仲才足以濟生民之溺，而德不足以格君心之非，是以稱之曰器小也，晉文假義，宋襄假仁，楚莊假禮，晉悼沖齡踐位，諸侯舉朝，乃沒于聲色，溴梁之盟，政在大夫，霸業衰矣，獨秦穆作書悔過，近于古人，而三置晉君以為德，好名之心，是亦偽也，故尚書錄秦穆，誌秦興也，國語遡宣王，誌周衰也，周宣秦穆，其王霸升降之會乎，

漢祖之得天下也甚正，然嫚儒士，疑功臣，縱女后，貪財好色，一鄙夫已耳，景帝儉而刻，武帝英而侈，宣帝綜核，而許史恭顯，基漢禍矣，光武克復大物，而東封西禪，其志已荒焉，明帝不學，而章帝不斷，唐太宗父子兄弟，不免慚德，貞觀之治，漸不克終，降而元宗，女禍酷矣，憲宗委任裴度，削平諸鎮，耽于異端，身罹不測，文宗宣宗，勢不支矣，宋太祖寬厚長者，而其取天下，皆樂人之過，而幸人之災，太宗繼之，天性薄矣，仁宗知人而不任，神宗任人而不明，孝宗復仇，理宗重道，志有餘，才不及矣，明太祖起兵滅元，同符漢祖，而恃才炫智，好殺多疑，宣宗孝宗守成令主，一切補偏救弊而已，夫此十數君者，二千五百年間所謂不世出之賢君，而致治若此，其他可知也，以正統之君而若此，偏安之主又可知也，三代以後開創者莫如昭烈，而病在欲速，守成者莫如漢文，而病在苟且，漢文有王者之質，而學則黃老，昭烈有王者之志，而術則功利，魏孝文、周太祖、唐明宗、周世宗之賢，又無論矣，夫人主之患，莫不始于有為，而終于不繼，當其始也，如日之方升，如月之方生，如木之方長，如水之方達，如火之方然，志盈氣溢，不難侈言道德，而粉飾仁義，迨乎功已成，年已老，歲月有限，而嗜好可娛，則向之所謂道德仁義者，一旦而棄之矣，若此者，由其以血氣為主，而無義理以養之，故血氣盛則盛，血氣衰則衰，此其弊不在于怠荒之日，而在乎奮勵之初，故人言漢高不事詩書而霸，然光武投戈講藝而亦霸，唐太宗閨門不肅而霸，然明太祖修女誡，嚴宮政，而亦霸，宋太祖乘勢竊位而霸，然昭烈仗義討賊而亦霸，蓋所謂王與霸，特在于心辨之，而區區事為之迹，固不足以定之也，夫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以至治國平天下，此自然之理，而必至之勢也，今而曰物不必格也，知不必致也，意不必誠，心不必正，而身不必修也，我治天下而已耳，是猶不

踰跬步，而欲至千里，吾見其不能及也，是猶不階尺寸，而欲登萬仞，吾見其不能上也，高宗肜日，定祀典耳，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以為王不格，則祀典不得而定也，旅獒卻貢獻耳，召公曰，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以為不衷于道，則貢獻不得而卻也，周公告成王曰，厥或告汝詈汝，則王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怨，以為怨苟含，則始雖或忍之，而終必發也，古之王者，于敬小慎微之中，皆有正本清源之學，故過日去而善日臻，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董子曰，正君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君心正則雖節目疎闊，不害其為王，君心不正，則雖治具畢張，不免于為霸，故三代以前無霸，而三代以後無王也，邵子曰，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王降而霸，夫皇帝王，特因時而異其名耳，若霸豈可同日道哉，古人云，圖王不成，其次猶可以霸，夫王不可以力圖，而霸亦非王之次也，孔子曰，惡紫恐其亂朱也，惡莠恐其亂苗也，惡鄭聲恐其亂雅樂也，霸之與王，似是而非，誠可惡也，伊尹一介不與，一介不取，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必不為也，古之人有不與不取不為之心，而後有取之與之為之之事，後之人，豈不可與不可取不可為之非，而有苟與苟取苟為之心，則其勢必至無所不為，無所不與，無所不取，是故唐宋竊也，漢明爭也，其前後五代之君非竊則劫也，名為帝王，而實為盜賊，皆自一心之苟為之，故仲尼之徒羞稱五霸，豈羞五霸哉，羞為盜賊而已矣，汲黯謂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嘻乎，人主之患，莫大于多欲，夫所謂欲者，豈必聲色貨利之悅人也哉，苟安欲也，欲速欲也，好名亦欲也，粗既入于聲色貨利，而精猶蹈于苟安欲速

好名，則善自外入，不自中生，故勢不可久，諸葛亮、司馬光，漢宋之賢相也，彼以龍逢比干之心，行伊尹周公之事，見理明而信道篤，幾于王佐，乃亮死而黃皓用，光死而蔡京進，蓋所治者國事，而未及君心，故卒至亂亡而不救，此程朱大儒，所以必以正心誠意為急務，雖舉世笑為迂闊，而終莫顧者也，今自中主以上，莫不有為善之心，而不能致于王者，惟其無以充之也，孟子歷聘諸君，而許齊王足以為善，夫齊王之才，豈在桓文及漢唐宋明諸祖上哉，可取者獨不忍殺牛之心耳，又曰，乍見孺子之心，推之以及政，則治天下可運乎掌上，又曰，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又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故唐肅宗外能克復兩京，而內無以安上皇，宋太宗生能身致太平，而死無以見杜后，漢武之才過文景，而卒不得免戾太子之死，唐開元之治比貞觀，而終不能庇楊貴妃之誅，則能推不能推之效也，唐太宗始用魏徵，既死而仆其碑，明神宗師事張居正，旋滅其族，豈始明而終晦哉，亦以心本不正，特勉強以從之耳，善為主，惡為客，則惡不能攻，惡為主，善為客，則善不能固，故霸足以致治，亦足以致亂，治亂之機，一反手間耳，譬之患癰，毒在腹心，而治之乃在皮毛，渦之愈久，其毒愈深，一發而潰，則死矣，然則所謂正心者何如也，曰主敬，敬則靜，靜則內無不護矣，敬則虛，虛則外無不通矣，蓋治之純雜在誠偽，心之存亡在敬肆，敬則未有不誠者也，肆則未有不偽者也，故堯舜曰兢兢業業，禹曰克艱，湯曰日躋，文王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武王曰敬勝怠吉，怠勝敬凶，周公曰所其無逸，曰正心而不求治法，無乃入于黃老之學乎，曰黃老之學，蕩佚其心而不存者也，王者之治，檢持其心而不失者也，且夫正也者，豈徒正之

也哉。修身則心在身。齊家則心在家。治國平天下則心在國與天下。心貫萬事而無有不謹。無有不實。則王也。故曰王霸之辨。辨之于心也。

太極圖贊

洪荒既闢。聖人有作。觀圖畫卦。衍範陳疇。老興衰周。佛倡東漢。執有者拘。體無者幻。嗚呼周子。創立斯圖。繼姬紹孔。傳程啓朱。精妙于粗。虛涵于實。不即不離。道器合一。理則生氣。旋分陰陽。互根其用。迭運其常。動靜相乘。循環不已。二氣呈功。五行別體。自水至金。物類以生。自木至水。時序以成。土居其中。寄旺四氣。爲合爲分。太極皆具。既積爲氣。遂流爲形。乾坤變化。男女成名。物發兩間。人貴萬物。理無不純。氣無不雜。逐動斯擾。主靜斯安。仁義中正。惟聖則全。敬與肆殊。吉與凶辨。幾希之間。人禽攸判。天下理得。成位乎中。道統上下。化貫始終。易啓厥端。圖泄厥秘。泗水濂溪。千古符契。

誠通誠復說

天地易以神。一故神也。天地易以化。兩故化也。一統乎兩而即乘乎兩。則氣也而理寓。一者何。曰誠。兩者何。曰通。曰復。以氣生物。以理成物。天地之命也。得天地之氣爲氣。得天地之理爲理。人物之性也。始則各給而無私。終則至足而不偏。此通復之說已。然而元亨利貞分焉何也。自元至亨。微而著。自亨至利。舒而歛。自利至貞。虛而實。自貞至元。寂而感。元亨爲施。利貞爲受。施受循環。造化出焉。然而皆統乎誠。何也。萬物出乎震。見乎離。說乎兌。勞乎坎。出也見也。吾知其通。說也勞也。吾知其復。宰物者帝。而運物者神。神誠之妙用也。誠之體不可見。於用見之。其於人也亦然。意之發也。與世相遇。事之收也。與物俱得。此人事之通復也。其所以通復。則實心相應而已。惟聖人之治世也亦然。禮樂文章。彙類以布。天下見焉。出入耕鑿。垂裳以理。天下安焉。此聖治之通復也。其所以通復。則實心相御而已。總之皆誠也。天下有對待之陰陽。有流行之陰陽。有互根之陰陽。日往月來。寒往暑來。陰陽之流行者也。火陽根陰。水陰根陽。陰陽之互根者也。天以之始。物以之成。始則資始。成則自成。陰陽之對待者也。若夫有通則有復。有復則有通。對待而流行矣。通具復之質。復具通之幾。對待而互根矣。蓋不離乎陰陽。誠之體物而咸在。不滯乎陰陽。誠之用物而不窮。故曰。天地之道。一而兩。兩而一者也。夫天地不交則不通。不剝則不復。天之道靜專而動直。地之道靜翕而動闢。天陽也。地陰也。靜陰也。動陽也。是則專者通之復。直者通之通。闢者復之通。翕者復之復。其所以有通有復。孰爲之乎。其所以通中有復。復中有通。又孰使之乎。眞精妙合。通也。惟和斯感。各正保合。復也。惟虛斯定。太和太虛。歸于太極。而誠之說彰矣。雖然。通見天地之教。而復見天地之心。貞元相禪。誠斯不測。易之象要于貞。聖人之極主乎靜。乃知由通而復。先天之命。由復而通。後天之性也。

天人四府說

府者何。所以藏也。道立乎此。而人物之變皆藏也。府之取乎時與經者何也。理有通復。氣乘之則爲時。氣有盛衰。著其理則爲經。天示人。聖法天者也。時與經之取乎四何也。在天爲陰陽。在聖爲禮樂。因而重之。各得其四。老少之義也。天之府何。曰春。曰夏。曰秋。曰冬。聖之府何。曰易。曰書。曰詩。曰春秋。夫生長收藏。天

之運也。聖人之經。無所不盡而各專其功。何也。聖人之經本乎權。聖人之權因乎時。易始於皇。皇之時。無治無亂。出而作。入而息。於行爲春。書始於帝。帝之時。有治無亂。制法度。修聲教。於行爲夏。詩始于王。王之時。有治有亂。暴殘。事禍難。於行爲秋。春秋始於伯。伯之時。有亂無治。相角以力。相勝以智。於行爲冬。夫時者以漸而降者也。經者不得已而作者也。生其時則作其經。時變而經繼作。故書繼易。詩繼書。春秋繼詩。凡以通其變而濟其窮也。且夫仁義禮智。聖之四德。仁生民。禮長民。義收民。智藏民者也。然所及者一時耳。民未盡而聖先盡。不可謂府。經者常也。常統乎變。故聖之四府。不在德而在經。皇之民。渾渾噩噩者也。奇以象其動。偶以象其靜。盡之矣。帝之民。由質而文。有因有革。有損有益。書以載之。然後盡。王之民。由朴而巧。有喜有怒。有憂有樂。詩以逐之。然後盡。伯之民。由直而曲。有功有罪。有是有非。春秋以斷之。然後盡。天下之勢。自治而亂。聖人之功。易亂爲治。易者。開治之書。書者。維治之書。詩者。維治之書。春秋者。返治之書。易觀其機。故能生民。書布其政。故能長民。詩順其情。故能收民。春秋肅其法。故能藏民。易元也。書亨也。詩利也。春秋貞也。所謂天示人。聖法天者也。故曰府也。然則天與聖同乎。異乎。天之時無心。聖之經有心。天以無心盡有心。聖以一心盡萬心。是謂天人合。

萬物化生說

卵生者禽也。胎生者獸也。根生者木也。化生者蟲也。曰否。萬物皆化生。卵生者禽也。而禽之始化生。胎生者獸也。而獸之始化生。根生者木也。而木之始化生。吾將謂人亦化生可乎。曰可。由身而父。由父而祖。以推及于始祖。皆胎生也。由始祖以推及于始生之人。曰化生。蠛蠓之爲物也。有一於人身。經夕而其種蕃衍。蕃者其種。一者其化。鳥獸草木皆然。麒麟鳳凰。河圖洛書。靈芝蓂莢之類。皆化也。夫人亦若是而已。然則今天下何以無化生之人乎。曰蟲與虱。至微之物也。一日而一化。鳥獸草木。稍大之物也。數百年而一化。人至大而至靈之物也。千萬年而一化。故棄誕于帝武。契降于玄鳥。皆得化之半者也。得化之全者。生人之始乎。故知人之化生。則可以知乾父坤母民胞物與之說。

混沌說

有人自言八萬歲。嘗見盤古之生。歷皇帝王霸以迄于今。無事不悉。又能知天地之數。追其始而斷其終。京都士大夫往謁。無得覯其面者。處士邵雍聞之。衣不飭。冠不整。昧旦而往。日晡始見。謂之曰。吾知子來。欲聞混沌之說也。子不聞西洋有鏡乎。其大也。不敵以寸。照于目。則千里外。毛髮無不察者。蟣虱于上。視之如牛。無他。其體至明。故能即小以見大。今天地之混沌。未可言既也。吾試與子言今日之事。夫聞鐘而覺。聽雞而寤。一念初萌。萬象未動。非盤古乎。明而求衣。晨而進食。非黃虞乎。于是內省德業。外習詩書。非唐虞三代之時乎。人事益多。物感漸熾。往來雜而愛惡生。此時也。即漢唐以來數千年之事也。自未至中。日斜人散。萬物乃消。自申至酉。日沉人靜。萬物乃盡。至于戌則凝矣。凝則混沌矣。由今追旦。是謂原始。由今計夕。是謂要終。故天地之開闢。猶人之夢覺也。夫天地與人。大小不同。而同歸于一動一靜。動則氣外而形內。故天地闢。靜則氣離于形。斯閉矣。動則神外而精內。故人覺。靜則神藏于精。斯夢矣。天有十二

會。一開一閉。人有十二時。一夢一覺。故人以混沌爲天地之變。而天地視之。猶夢覺耳。今子知夢覺而不知開閉。是未覩西洋之鏡者也。邵雍避席而謝。歸乃盡廢其學。朝而思。夕而測。不能自息。三年乃作皇極經世書。

辨夢說贈魏又京

自先王之道不明。而佛老與儒並傳于世。卑者附之。高者闢之。均有未盡焉。夫佛者西域之遠人。老者衰周之隱士。使悉達遇孔子。則與四科並列矣。使老子遇文武。則與十亂媲美矣。惟世無聖人以爲之歸。而其曠遠之識。孤子之行。不得已而流爲異端。使有聖人以正之。則其教復歸于一。是故佛老者儒之退也。儒者佛老之進也。魏子又京。夢遊祇園。悟前生爲阿難尊者。覺而爲詩。徵予以言。予竊疑之。夢其不可信邪。不足記也。夢其可信耶。則前生爲佛。而今生爲儒。魏子進矣。又何紀焉。昨日爲賢。而今日爲聖。世未有復求爲賢者也。至謂三十年後。復歸旃室。尤非儒佛之旨也。儒之言曰。未知生。焉知死。佛之爲教。不三日留于桑下。恐有戀心。精之至也。奚愛數十年前之一室乎。由此言之。爲儒則不醇。爲佛則不達。吾以爲魏子前日之夢。乃夢也。非眞也。今日之覺。乃覺也。非幻也。佛以夢爲覺。以覺爲夢。故虛而難行。儒以夢付夢。以覺付覺。故實而可信。魏子誦習先王久矣。方筮仕之始。推其道以用世。內而修身。外而治民。紹孔子之傳。佐文武之治。將在今日。誠如是。則佛老之徒。且望爲不可及矣。尙何槩槩于一夢爲也。

王氏靈芝說

父與母孰尊。曰父尊矣。父于母與子孰當從。曰從其母不若從其子。父主倡者也。母主隨者也。故曰父尊。子雖卑。明而動。母雖敵體。闇而靜。故曰從母不若從子矣。母無不愛之子。而必聽其權于父。父于子無不愛。而必視其子之賢與否。子不受愛。父愛奚施。父不愛子。母愛奚益。天之于地。猶父之于母也。天地之于人。猶父母之于子也。人修德。則天必錫之以福。於是乎生者之居。死者之藏。皆有嘉氣以聚乎其中。而禎祥見焉。是故德以致福。福以開祥。始乎人。主乎天。徵乎地。後世之士。德之不修。而妄覬乎福。乃惑于陰陽之說。必求善地以葬其親。是猶爲子者。不力善。不務學。徒諂媚其母以求寵。母愈愛。父愈怒。而子亦迨于無成。則惑之甚者也。余故曰。天下無不吉之地。人善則天感而地應之。天下無不慈之母。子孝則父悅而母從之。廣陵王氏。世德之家也。以詩書孝友聞於鄉。山翁先生。忠厚慷慨。謙重樂易。子孫振振。莫不賢且才。余與厥嗣楚士爲內兄弟。熟悉其家。知其福之未有艾也。癸酉春。改葬其先人。於故塋得靈芝數莖。親友皆賀。又有惑之者曰。地得靈芝之祥也。奚改葬爲。余應之曰。有王氏之德。則有王氏之福。祥必見之。德與福之相應。不係乎祥之有無也。且王氏德愈厚。福愈隆。雖改葬。靈芝將復生矣。奚惑焉。父止一父。母止一母。天地止一天地。子孝則父母愛之。彼此一也。豈爲易居而改其念乎。余伯元威。附其事。作頌以紀。親友皆相繼爲詩賦美之。而徵言于余。余故述天地人相應之理。以明王氏所以致祥之由。并以解世之惑。

讀說命

史稱高宗夢帝賚弼。以形旁求。得傅說用之。遂以爲相。其說誣也。古人君之用賢也。不詢左右。不謀廷臣。

察于輿情。而決于獨斷。猶懼其疎也。奏以言。試以功。嚴于三載之考績。如此其愼也。烏有憑一夢而用爲相者哉。武丁賢主。傅說賢臣。賢與賢遇。必有克知而灼見者。豈高宗素無知人之明。必賴夢以啓其衷耶。豈傅說素無自見之才。必賴夢以作其合耶。設帝不錫之夢。豈高宗終其身而不言耶。設不幸而說非賢者。將信其夢。遂信其人耶。抑棄其人而并棄其夢耶。吾謂高宗欲得賢相。但當問其賢與不賢。不當論夢與不夢。謂得人而符其夢。則可。謂因夢而求其人。則不可。異日者。叔孫豹夢豎牛以破其家。梁武帝夢侯景以亡其國。則高宗之夢誤之也。然則說命不可信乎。曰吾信其君臣之相得。進學之方。與爲治之術可矣。其遇合之故。不信也。信曰有之。不可訓也。後世之用人者。或以卜筮。或以歌謠。或以符讖。卒以亂天下。往往而有。不可不辨。然吾聞商俗尙鬼。意者高宗素知說賢。恐羣臣不信。托于夢以神其用乎。審如是。則吾不能知矣。

讀金縢

金縢一篇。殆後人假託之書歟。何其言誕而不經也。召公。武王弟。太公。武王師。請穆卜而公拒之。是親己而疎二公也。死生命也。況于人主。公豈不知之。而請以身代乎。請以身代。乃武王僅二年而沒。是公之精誠。未能上格於三王也。且曰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元孫不若也。夫武王豈無才無藝之人。而鬼神亦安用多才多藝之士。公何必自矜以抑其主。亦何必自炫以媚于神。王疾瘳。乃納冊於金縢。豈公逆知有流言之變。有風雷之警。有神人之發策。而先藏之以自白乎。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王終不悟。而待風雷以警之。成王何其愚。二公周公。同事武王數十年。不諒公志。天變既著。啓匱出書。二公何其忌。夫慎亦自用。穢佚之寡也。求死避賢。僥倖之惑也。詔啓鬼神。黜孫之端也。金縢藏冊。近書之奸也。疑忠臣。漢昭所不爲也。嫉賢輔。貂勃所不甘也。以此言成王。周公與二公。誠哉其爲誕也已矣。嗚呼。一武王也。或曰三齡者。父之所分。或曰二年者。弟之所竊。一伊尹也。周公也。霍光效之廢其君。王莽學之竊其國。故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可儀堂文集卷二

放桐辨

伊尹放太甲于桐。有諸。曰否。以臣放君。不可以訓。然則甲之居桐也。孰放之。曰居之也。或曰放焉。古者君薨。諒陰三祀。于是甲居桐而尹營其宮。甲不居桐。非子也。尹放甲于桐。非臣也。曰甲居桐而不悔過。亦將復之乎。曰甲能居桐。即能悔過。何不復之有。兄不以私放其弟。吾見于舜。臣不以私放其君。吾見于尹。然則湯不放桀乎。曰湯之放桀也。桀奔而因以居之也。尹之放甲也。甲居桐而尹營之也。皆非放也。然則孟子曷不辨。曰孟子不辨。以戒當日之爲君。予之辨。以防萬世之爲臣。

叩馬辨

史稱夷齊就養西伯。遇武王觀兵。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遂逃去。恥食周粟。餓死首陽山。俞子曰。夷齊之餓信也。夷齊之諫誣也。禮諸侯七月而葬。當是時。武王即位十有三年矣。安有父死十三年。而暴露於野者。說者謂虞芮質成之歲。文王受命改元。會孟津在武之四年。武之年。仍文王耳。是則天子在上。而改朔易號。其罪大矣。夷齊在側。何無一言。既不能爭。且就養焉。至觀兵而始諫。噫晚矣。智者不爲也。故謂武王之不孝者誣也。至其所謂不仁。尤不可不辨。夫紂在天下。分天子也。獨夫也。不伐商紂暴益甚。紂暴益甚。而天下被其毒者深矣。仁人固如是乎。天命無常。有德者王。武

之伐紂。非特人心。有天道焉。徇如夷齊言。將不逢堯舜。終古無易姓之事也。且伐君者。寧自武王始哉。書曰。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吾謂夷齊不當恥周。先當恥商。充其操。必至舉世無可言之人。無可居之地。孤子畸異。悵然靡所復之而後已爾。此必戰國魯仲連於陵仲子之流。借爲此說。以擬聖人。以自遂其僻。余故曰。其誣已甚。難之者曰。子以叩馬爲誣。於何徵之。曰不見於詩書。不爲孔孟所稱述。司馬遷拾采方聞以入傳記。斯難從耳。然則夷齊何以餓。曰夷齊之餓。當在讓國之後也。紂之時。黎老播棄矣。夷齊又失國。是以不得其所。及聞西伯而歸之。想亦古者寓公之意乎。乃知首陽之下。避商非避周也。避紂非避武也。然則夷齊不死乎。曰論語稱其餓。不稱其死。其不死也明矣。藉令夷齊餓死。則是武王非聖人也。其父鰥寡。其子棄賢良。死蔑且有封。生人不得食。即謂之不孝不仁也亦可。

踐阼辨

記言武王沒。成王幼。周公踐阼。朝諸侯。誣矣哉。太公。文王師也。召公。畢公。文王相也。此皆乃祖乃父之舊臣。而周公攝王位以臨之乎。管叔兄。周公弟。弟坐於上。兄拜於下。則流言之變。其自取矣。且周公所以踐阼者。以成王襁褓而攝行之也。記曰。武王九十三而終。成王尚在襁褓。則是九十而生成王也。成王元之。邗晉應韓。皆弟也。則是武王九十之前無子。而諸子之生。皆在九十以後也。成王爲邑姜所生。故以爲嫡。若武王九十而邑姜始生成王。是則武王七八十之前。皆無妃者也。方踐阼之時。成王尚襁褓也。流言行而周公居東。僅二年。風雷示變。王即率二公出迎。是王已成人矣。生也何遲。長也何遂。居東二年而迎公。公復而殷畔。于是營洛邑。留公治之。七年而後薨。其間十餘年矣。乃曰七年而致政。則是并居東營洛之事而盡削之也。其誣不已甚哉。予以爲。周公攝政有之。踐阼則否。公何以攝政。成王諒陰。公爲冢宰。故攝政也。太公召公畢公皆在。公何以獨爲冢宰。公之冢宰。武王之命也。斯時也。太公老而致政。召公畢公少于公。冢宰非公而誰乎。先王命之。嗣子任之。羣臣推之。是以周公爲之也。

坐懷辨

聖人所以師百世者。已施之。當使人可受。施之而人不可受。非聖人也。已作之。當使人可學。作之而人不可學。非聖人也。方女子夜奔柳下惠。使之坐懷而不亂。不亂可矣。而坐懷則非女子所可受也。不亂可矣。而坐懷則非他人所可學也。施而不可受。作而不可學。烏得聖。坐者見於外者也。亂者辨于內。既坐矣。亂與否。孰從而知之。爲此言者。明聖人謹于不見。而持于易動也。然則他人不得窺。女子或自諱。亂與否。吾又孰從而知之。古之人。有舍生取義者。惠不當使女子失節以全其生。而從非救人。仁者不爲。惠亦必不汚其身以救女子。未有聖人而不義者。未有聖人而不仁者。孟子曰。袒裼裸裎焉能浼我。此惠之事也。若坐懷不亂。則非惠事也。言叩馬。言聖人清之過。言放桐。言聖人任之過。言坐懷不亂。言聖人和之過。

輪迴辨

水在澤中。有分乎。曰無分也。挹而注之器。有分乎。曰有分矣。傾器中之水以還澤。復挹澤中之水以注之器。則後之水。即前之水乎。曰水傾則流。流則雜。吾安知後之水即前之水也。夫人受天地之氣以生。死而

遏其氣于天地。氣之散而不復聚。猶水之流而不復止也。今謂再生之人。即既死之人。是謂後挹之水。即前傾之水。必無之事矣。吾見輪迴之難信也。

郤克論

郤克相晉。威行天下。敗齊師于鞌。諸侯入朝。克死。錡犨至。雖用。族大而權重。欒書等譖之晉侯。殺三卿。遂滅郤氏。俞子曰。大臣不可以有私。私昭則禍必侈。郤克以人臣之位。立危亂之國。而自狥其私。此三郤之所以亡也。古之伐國者。禁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應之。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小故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是故告於天子。奉王命也。赴於諸侯。申伯討也。鐘鼓聲罪。誅亂臣也。盟誓約結。恤與國也。烏有舉七百乘之師。畢六鄉之衆。合三國之兵。迫強齊之境。辱人之君。質人之母。掠人之地。貴人之器。為權臣雪一笑之恥者哉。設不幸而師徒撓敗。克其何以復晉君也。克則已矣。若社稷何。且是師也。以倖而勝也。臨淄之民。不下二十萬。苟以孤軍深入。未見其必克也。而魯衛又皆烏合。一或不利。烏獸散耳。然而晉之勝也。馬逸故也。齊之敗也。驂絓故也。勝敗之數。不係於戰。豈齊侯驕恣。而天以此儆之歟。抑實以嬴郤氏而厚其毒也。齊侯歸。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令魯衛反其侵地。然後知向之責齊實為已甚。而奸人不勝忿忿。以徼倖於一戰。貽禍於鄰國者。非為國家計也。蓋至是而疑克之心萌矣。然則縱非三卿。郤氏亦必亡。夫欒懷子仁而好施。晉賢臣也。徒以父黶汰侈之故。不得其終。彼汰侈已足以滅其族。雖賢子孫勿能救也。況狥私貿禍乎。而三卿者又效而甚焉。厲公之疑至也。猶景公之疑克也。克不難以私怨而伐齊國。則至何難以私恩而釋楚君。至之死。克貽之也。晉君之疑郤氏。蓋已久矣。固不待欒書長魚矯之讒。其後也。范武子退朝。謂文子曰。郤子之怒甚矣。不逞諸齊。必發諸晉國。余將致政焉。無以內易外也。由此觀之。意克必有很悖背逆之心。自肆於君相之前。而不顧。而武子有以窺其微也。惟其公寬厚仁慈。故容而不誅。而又使得專政以行其志。彼厲公者。焉能忍之。夫人臣不恤君國。不辨理義。不勝忿忿。以自狥其私。以徼倖於一戰。以貿禍于鄰國。而卒以隕其宗。非社稷之臣。盧杞閒郭子儀病。子儀悉屏姬妾。曰杞貌醜而心險。婦人見之必笑。他日得志。吾族無遺類矣。杞。小人不足論。獨奈何克為晉名臣。而不勝小忿若此也。

晏嬰論

人臣若晏嬰者。可不謂鄉愿之尤哉。太史公曰。嬰事靈公莊公景公。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凡嬰生平中立依違。委蛇逢世。而貌為方正之概。蓋於此矣。崔杼弒莊公。嬰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噫乎。萬乘之君。而身死國危。貽辱後世。類皆有昏暴之罪於天下。烏有無過而即於禍者乎。然而人臣不忍言君之罪。而以身殉者。以為君臣無獄。而千古彝常。不可一日泯也。若嬰所言。則是莊公之罪。已不容於誅。而崔子之廢昏立明。功不在伊尹下矣。且晏嬰果其私暱耶。即當陷胸決脰。趨而鬪。與之偕死焉。非其私暱耶。則又不必枕股而哭。三踊而出。效兒女子態也。果其私暱耶。則當莊公通棠姜。辱崔子時。直言泣諫。為陳洩冶。不亦

可乎。非其私暱耶。則又當潔身高蹈。不宜處淫亂之國。而見其篡弒也。數者無一處。而泚以從容。號為明哲。豈不謬哉。吾觀嬰之事君。雖君為社稷死。為社稷亡。嬰亦不能死且亡也。夫陳氏仁而好施。民皆歸之。公室將卑。日即於替。嬰見叔向則咨嗟矣。見司馬穰苴則太息矣。見景公亦嘗讖言微中矣。然卒不聞剖心析肝。為國家建不拔之基者。公欲築室。因陳桓子以請。公欲予邑。因陳桓子以辭。奔走於權門。趨承於聲勢。假令恆乞相繼為亂。而嬰躬值其際。則又以從崔氏者從陳氏矣。嗚呼。可不愧耶。可不愧耶。景公立。將盟。嬰曰。嬰所不惟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夫杼已弒君矣。尚何忠於君乎。忠云者。以定策之功歸杼也。以定策之功歸杼。此杼所以不殺嬰也。欒高陳鮑戰於虎門。召晏嬰。嬰無所往。公召之。乃入。嬰蓋慶用其術以求免於禍。而當時莫察其奸。萬世莫賤其罪。惑已。故觀其孤裘濟濟之風。即公孫弘之節儉。論其尼谿沮用之說。即王欽若之蔽賢。謙恭退遜。僅如胡廣之中庸。憪俗偷時。亦若何曾之先見。至於反顏事仇。回面垢行。雖馮道之歷相四朝。無以異也。故曰。晏嬰者。鄉愿之尤者也。

燕太子丹論

嬴秦之策。未有若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之計之得者也。秦滅韓。益強。六國益弱。燕之亡可旦夕俟也。夫坐而待亡。孰與伐之。雖然。鞠武之謀。不可用也。彼將東連齊楚。西結三晉。將以難秦。丹自度其才。能如孟嘗君乎。以孟嘗之才。舉韓魏之師。責殺楚懷王之罪。而師出無功。則丹可知也。丹能如春申君乎。以春申之才。合五國攻秦。秦兵一出。而五國遁逃。則丹可知也。又能如信陵君乎。以信陵之才。諸侯共服。抑秦兵。走蒙驁。而終不能困秦。則丹可知也。情疏則難親。力分則易散。合從之無益也明矣。武又將北交單于。夫單于能滅秦。即能滅燕。前拒虎。後進狼。此石晉所以代唐。而宋所以滅遼滅金也。與國既不可親。外援又不可恃。計惟有刺其君。擾其國。使君臣猜嫌。上下離間。而後我可以申盟約。修戰守。故雖以子房之智謀。而猶躡其策。彼豈為一人哉。一人死。六國可振也。故曰。嬴秦之策。未有若刺秦王者也。始皇未立。六國不亡。始皇方死。六國仍建。能離六國者。莫如始皇。即令更立新君。亦未必若其甚也。此丹之謀所由起哉。所可惜者。丹有禦秦之志。禦秦之才。而失其時。秦自遷太后以來。慮患日深。立法日嚴。羣臣銜之者日讒。茅勁比楚子之師。而紀綱同晉侯之僕。蓋未嘗一日忘備也。軻欲以匹夫劫而制其命。不亦難乎。必欲刺之。則秦王即位九年以前。乃其時也。當是時。太后宣淫。內無心膂之佐。文信侯嵩恣。外無捍悔之

臣。秦王方幼。刺之。一武士力耳。刺秦王。奸人思逞其欲。必貪立少主。主少國疑。鄰國乃可以逞。何當時計不出此也。陳涉首難。半年而死。項梁與楚兵敗定陶。章邯為將。不下王翦蒙恬。而身為禽者。國有變也。不韋庸劣。甚於李斯。嫪毐奸回。擬於趙高。而始皇先二世而弒。將見大將畏罪。諸嗣爭立。羣臣疑貳。百姓惶惑。君亡無嫡。其國可破。豪傑亡秦。豈待鴻門之役乎。嗚呼。庶長之亂。秦國雖危。六國釋而不討。使孝公得發憤修政。失天下之機一矣。穰侯專政。越國鄙遠。母后臨朝。六國不併力圖之。使范雎得進遠交近攻之說。失天下之機二矣。宣太后之世。外內亂。烏獸行。宗社將傾。而太子丹之計。行之不早。使秦得誅亂賊。用謀臣。肆其兼併。失天下之機三矣。國中有奇變。而境外無強警。秦之得天下者幸也。

漢高封項伯而殺丁公論

高帝滅楚，封項伯等為列侯，後數月，丁公來謁，斬以徇，曰，使項王失天下者，此人也，或曰，胡居乎，丁公之不忠也，非若項伯之賣其兄之子而予人以天下也，項伯之有功也，謀項王而已，其生死固未可必，非若丁公操可殺之權而親縱之也，以為當封，則皆當封矣，以為當誅，則皆當誅矣，胡居乎帝之始厚而終忍也，俞子曰，此無疑也，帝之殺丁公之心，即封項伯之心也，然而或封或殺者，各因其時也，方楚之未亡也，帝以免死為幸耳，出其身於兵刃而救其父母妻子於鼎俎，伯之功偉矣，烏得而不封，徐而思實君不可訓，而又恐天下之相率為不忠也，然而項伯既封，則不可得而誅矣，於是借丁公以誅之，然則項伯者，奪丁公之封者也，丁公者，代項伯之死者也，帝之封項伯也，帝之情也，而殺丁公也，帝之術也，使丁公來於數月之前，則丁公封矣，使項伯歸於數月之後，則項伯誅矣，不封項伯，無以勸天下之降，不誅丁公，無以戒天下之叛，帝之初念私也，而真，帝之轉念公也，而偽，是故帝之始於厚而真，而終於忍而偽也，非特二人已也，諸將偶語，則封雍齒，不一二年而韓彭皆醢矣，蓋其始猶以為人不可妄殺，而又恐人之不服也，故忍小忿以封之，追忍之不勝忍，則殺之而已，故方其始也，雍齒且封，而況項伯乎，及其終也，韓彭且誅，而況丁公乎，楚人有兩妻，人挑之，長者詈焉，少者許焉，後夫死，取長者，曰，在彼則欲其許我，在我則欲其詈人，嗚呼，此特從其後而思之耳，若使方挑之時，而其夫即死，吾又烏知其不愛少者之善解人意而怒長者之不遜也，故曰，項伯乘其時而封，丁公失其時而死，吾乃知人臣之不忠者，姑雖可以取富貴，而久則生疑，而英雄之主，始以富貴愚天下之人以取天下，而慮患既深，不至於盡殺天下之人不止也。

范增論

蘇子論范增，謂羽殺卿子冠軍，弒帝之兆也，其弒帝，疑增之本也，增不早去，無見幾之明，又曰，增不去，項羽不亡，是不然，夫增非若田儋世族，留侯忠貞，以滅秦立六國為志者也，彼以項梁初起，難以成功，故援義帝以收民望，豈識君臣之義耶，項氏世世楚將，與增親立義帝，與復楚國，一旦宋義以豎儒統其軍，非特羽怒，增亦怒也，羽不殺義，增必勸殺之，故凡義之殺，增殺之也，增曷為去哉，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增曰，奪項王天下者，沛公也，夫六國並立，而義帝為盟主，天下豈項籍有乎，以天下歸項王，增之心無義帝矣，沛公奉帝約入關，籍豈得專殺，其勸殺沛公，即弒帝之兆也，故凡帝之弒，增弒之也，項王入關大掠，秦民失望，去關中而都彭城，使漢得還定三秦，羽之勢去矣，弒義帝，資天下以口實，羽之名不正矣，韓信陳平在行伍之中而勿能用，殺韓王成，使張良絕意歸漢，分土不均，致諸侯四面叠起，羽之敵多矣，當此之時，增日在側，何無一言，增但知沛公為遺患，而不知天下欲亡楚者，不獨一沛公也，且使羽從增殺沛公，則天下必亂，秦民叛於內，霸上之軍攻於外，山東諸侯，奉義帝責之，我見今日殺沛公，而明日羽從而亡耳，而謂增可用乎，故凡羽之亡，增亡之也，義帝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及沛公入關，增即謀背約，增說梁立義帝，及天下定，即從羽弒帝，增之反覆，可見於此矣，且向之立帝者增也，今之從弒帝者即增，則安

知今之事羽者，非即後之謀羽者乎，故凡增之計愈狡，術愈工，而羽之疑愈起矣，羽分王諸將，增獨無分，羽遣曹咎守成皋，遣龍且救齊，增獨無遣，夫增初起老臣，曾不得一將專任，崇重賞，豈羽少恩哉，羽以增者，得操尺寸之柄，其叛楚如反掌耳，是故忌其才，猜其志，豢養於軍中，而又不用其言，此則羽疑增之心也，增利祿之徒，功名之士，其不見用，必怨且憤，彼陳平者，窺其隙，投其隙，故反間行焉，增之謝羽而歸也，是增計竭之時也，夫羽素欲去增而有所不敢，而不意增自求去也，是故聽其去而不疑，增於此而去，于增心猶以為早也，奈羽不留耳，故吾謂增之不早去，增本無去志也，羽之疑增，在增之反覆，而不在義帝，羽之亡，在不能正名義，據形勝，禮豪傑，安民心，而不在增之去留，此增之定論也。

留侯論

高帝欲廢太子，呂后要留侯間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為致四皓以安太子，高帝見之，謂戚姬曰，羽翼已成，難動搖矣，欷歔且泣，太子遂不廢，夫人臣之事君也，開以理諭，不開以勢激，留侯欲安太子，而致四皓，是為子植黨以劫父，此豈臣子之道耶，高帝之殘酷亦甚矣，韓彭英布，不啻抱嬰兒而絕其吭，何有於四老人，一旦取而菹醢之，舉手力耳，四皓死，則太子危矣，然且遲回顧望而不敢動者，豈高帝之剛，至此而忽懦耶，嗚呼，此可以知留侯之術矣，高帝與呂后同起艱難，不以一嬖妾而傷父子之恩，絕夫婦之義也，明甚，其欲廢太子者，見夫列國分爭，強臣跋扈，而惠帝以仁柔處之，懼萬歲之後，天下環覷而莫肯臣也，於是廢立之議興焉，彼周昌叔孫通者，以腐儒之言爭之，則帝之深笑而厭聞者矣，帝既不能以此意告群臣，而留侯亦不敢解諭於帝之前，是以遲疑而不決，且夫廢立之事，群臣必爭，然必有術焉，使之釋

其疑而奪其忌，然後可以不勞而成功，帝以太子不已若而思廢，則當求所以勝之，彼其奔走豪傑而有天下也，而傲然數不臣之士，自匿於深山窮谷之中，此高帝所無如何也，又不能致而子致之，帝於是乎爽然自失矣，帝以為己所不能臣者皆臣於彼，則己所已臣者，孰敢不臣，此天下之所歸心者也，足以傳天下而無虞矣，然則留侯之計，所以懼高帝，而非所以劫高帝也，方帝之欲廢太子也，必嘗許戚姬以立愛矣，太子不廢，則無以對戚姬，乃託言羽翼已成，而莫可如何也，是所以謝戚姬也，蓋至是而知帝之詐，雖妻妾之前，亦有不以實告者矣，太子立，趙王必不安，知群臣之反覆而不足恃也，乃求崛強不屈之周昌而傅之，若曰，太子有四皓，趙王有周昌，其勢足以相持，而不知太子不恃四皓，而趙王亦非周昌所能全，帝之似智而實愚也，明太祖知燕王之不臣，而太孫之柔懦也，又不欲居廢立之名，於是貽方孝孺於太孫，以敵姚廣孝，亦以為相持之勢也，然燕王卒代太孫而有之，太祖不能料也。

樊噲論

舞陽侯樊噲，漢賢將也，蘇洵謂其黨呂氏，故帝欲誅之，以杜諸呂之禍，可謂不知噲者矣，古大度之主，推心置腹，以來天下士，則仇敵可親，若其不然，舟中之人，皆敵國也，又可盡誅乎，鯀殛而禹興，管蔡誅而周公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假令諸呂為變，產祿伏誅，三族夷滅，若噲者，尚不在三族中也，況以莫須有之事，誅天下之功臣也哉，昔朱虛侯章嘗娶呂祿女矣，后使宿衛，諸呂犯法，追而斬之，呂氏之敗，皆章之力

也若夫漢臣之賢者莫如張良然而孝惠崩其子辟彊請以產祿典兵呂氏之權由此起故苟有奸宄之志則忠臣之後可以爲亂張辟彊是也苟有節義之心則亂臣之黨亦可以盡忠朱虛侯是也不諒其心不察其志概而疑之亦過矣若曰椎埋屠狗之人志未可測夫樊噲固未可以屠狗目之也方沛公入關貪秦子女宮室噲極諫乃還軍霸上秦民大喜夫椎埋屠狗之人固如是乎項王享沛公將殺之噲入與同命沛公得脫可不謂社稷之臣耶沛公枕宦者臥噲排闥直入泣諫帝乃起夫椎埋屠狗者能之耶當秦之時豪傑不得志之秋也博徒之中有烈士焉賣漿之家有俠客焉亡命之徒可爲大將敗軍之士可建奇功要以詘于不知己而伸于知己則貧約所爲何足論乎必若絢言則是聶政不死嚴仲而朱亥不助信陵也且絢所言高帝其計不已繆哉彼以呂后爲大臣所畏服故留之以制其邪心而又恐呂氏之爲變也故削其黨以孤其勢是不然矣天下方定以高祖之才謀臣猛將之衆然韓信等相繼爲亂方是時后固在也而不能制也乃謂萬歲之後一呂后遂足以制天下乎帝死而天下不動者雄豪大俠誅夷殆盡而廷臣皆畏怯自愛故不敢爲變也非呂后力也且旣以呂后制當時之大臣則必重其權多其助然後可以有爲而顧先削其黨使區區一老婦立於朝廷之上佐之以數庸才而謂天下莫敢與抗此又不通之論也吾觀高帝晚年其誅殺亦太甚矣淮陰誅夷蕭何因繫年愈高則心愈忍帝之殺人奚必有爲乎帝欲立趙王而勢不能則無所肆其毒殺一噲而其心快矣殺樊噲所以謝戚姬也不必謂其黨呂氏而殺之也然則其所謂安劉氏者何也孝惠幼齒王驕橫羣臣疑貳帝用周勃慮外患也非慮諸呂也若誅呂以安劉則非后心矣帝曷爲詘后哉然則諸呂之變帝所不及知也然則帝欲殺噲非爲其黨呂氏也

平勃誅諸呂論

漢之陳平周勃唐之徐世勣皆人主所謂社稷臣可託大事者也然呂武之禍實三人致之呂后稱制欲王諸呂王陵爭之不得平勃曰太后臨朝王諸呂無不可於是乎諸呂王而劉氏危高宗欲立武氏爲后長孫無忌等爭之不得世勣曰陛下家事何問外人于是乎武后立而唐室危此其忠於前而佞於後何也持祿太重而畏死之心迫也然平勃能易呂爲劉而世勣不能易武爲李天下于是功平勃而罪世勣嗚呼事固有幸不幸哉諸呂之卽定也太后死而平勃生也武氏之數十年而後定也武后生而世勣死也然平勃雖生亦不能誅呂氏其誅呂氏者幸也曰平勃嘗與王陵爭矣曰安社稷定劉氏後君不如臣後卒如其言然則平勃固能誅呂氏矣何幸乎平勃曰平勃此言特以塞王陵之責而非有預定之策也夫食其濁亂宮闈而與之比肩者非平勃耶趙王少帝不得其死而不敢爭者非平勃耶他姓之子儼然卽位而北面臣事之者非平勃耶夫有陸賈然後將相之交合有灌嬰然後齊與漢連和有酈寄然後呂祿肯解將印有紀通然後勃入北軍有曹窋然後呂產不得入殿門有朱虛侯然後能誅呂產若使當是時謀臣之計不深與國之交不固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幸而產祿皆庸人耳若使產祿有王莽之奸曹操之智劉裕之勇內收朝士心外據兵權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夫然而謂平勃能誅諸呂乎夫其入北

軍而問左右袒也是其心猶有所疑也遣朱虛侯而不敢顯言誅之也是其心猶有所畏也然則平勃之誅諸呂也信乎其爲幸而已矣是故王陵者爭之於先者也平勃者救之於後者也使平勃與王陵並爭之則諸呂之禍不作可也曰平勃與王陵並爭之能必太后之必聽聽而必無禍乎曰聽而必無禍高帝疾呂后問可以代蕭何者曰曹參可次王陵次平勃且曰安劉氏者必勃也呂后皆遵其言而用之夫后將危劉氏以安呂氏而猶用安劉氏之人豈人情也耶嗚呼后之意可知矣其欲王呂氏者情也不敢背劉氏者義也使大臣爭之彊辨之疾則其事可以止矣且呂后之威其不如高帝可知也后之愛諸呂其不如高帝之愛趙王可知也以高帝之殺戮功臣也如此其溺愛如意也又如此然卒迫于周昌叔孫通之言至於慷慨泣下而不敢易太子而謂呂后一女主遂能盡殺在廷之臣而王諸呂必不然也武后欲立承嗣爲太子狄仁傑曰姑姪與母子孰親痛切言之后不之罪夫古之大臣以至誠事其君而不能動者蓋亦寡矣平勃之誅諸呂也幸而不終爲徐世勣也平勃之不諫也不能早爲狄仁傑也非不幸也吾故曰平勃世勣其罪一也武后稱制徐敬業起兵魏元忠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遂擊敬業斬之夫敬業有平勃之志思蓋其父之愆而元忠不能與之合志又從而害之然則魏元忠之智其不及灌嬰遠矣

丙吉論

丙吉何如人也曰以時揆之蓋賢相也司馬溫公曰吉不問羣鬬問牛喘乃云主調陰陽陰陽可坐調耶是謂飾詞以欺衆俞子曰斯其所以爲大臣也天下有天子次三公次九卿次百執事以及士庶各有職也卑者職詳尊者職要不相侵也假令見鬬毆問鬬繫見刑獄問輕重見器用問精惰見兵問衆寡見盜問盜賊事事而問之爲相者將奔走不暇何治之爲吉之不問非略也蓋將以總其成也夫陰陽固不可坐調也然非不當調也凡吉亦非不能調者也陽爲德陰爲刑武帝時酷吏進用至于宣光刑戮繁矣孝宣卽位趙廣漢尹翁歸嚴延年等分布郡縣尚以苛刻相高陰盛而陽衰可見于此矣是故賊吏不案驗醉吏不斥去務掩人過以全大體凡以救敝也方其保曾孫閉門拒使人稱其勇昌邑廢首建大策安宗廟人服其智智勇若是而其爲相也一無所建立何哉相繼光後利用才吉繼相後利用度亦猶曹參繼何無所變更而已夫宜動而靜陰陽不和宜靜而動陰陽亦不和動靜隨時相道盡之矣夫人之疾也非藥石不能攻旣愈則五穀尚矣夫五穀之效不如藥石之速也然而用之者時爲之也人見其效緩謂五穀不如藥石可乎哉曰不可也

王祥非孝子論

有庶人之孝有卿士大夫之孝制節謹用以事父母庶人之孝也居官敬事君忠立身行道以揚其親卿士大夫之孝也推而上之其位愈尊其孝愈大王祥非孝子也祥善事後母友其弟世俗稱之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於立身彼以服勞致養事其親而以魏臣失身于晉是卿大夫而循庶人之孝矣父有遺書父沒而不忍讀也手澤存焉也母有遺器母沒而不忍執也口澤存焉也今有人焉執父母之器與書擲之于路人則衆共擯之矣又況舉父母之身委之仇讐乎王經者魏臣也爲髦討昭不克而死其母

莫曰人誰不死。以此并命何恨。故知能以死孝其母者。綜是也。王裒者。魏臣也。父儀爲昭所殺。終身不仕。讀詩流涕。門人廢蓼莪。故知能以不仕孝其父者。裒是也。嗚呼。死者爲孝。不死如何。不仕爲孝。仕者如何。三王之孝。其優劣可見矣。卿士大夫之守身。猶諸侯之守社稷也。猶天子之守四海也。使祥居諸侯之位。亦將不保其社稷。而以夙興夜寐爲孝乎。使祥居天子之位。亦將不保其四海。而以昏定晨省爲孝乎。故曰王祥非孝子也。昭進爵爲王。羣臣俱拜。祥曰。王公相去一階。何可輒拜。我必不爲。庶幾明于大義者。然爲王不拜。爲帝則拜。知有勢位。不知有名節。君子惜焉。他日晉徵李密。辭以祖母老。不至。亦云孝矣。至稱蜀爲僞朝。是豈知順逆者。俞子曰。魏士祥。蜀李密。皆有過人之至性。而未聞道。是故君子不可以不學也。

嵇紹非忠臣論

嵇紹之父康。王裒之父儀。皆無罪而爲司馬昭所殺。其後王裒終身不仕。紹仕晉爲侍中。死于蕩陰之難。論者以孝許裒。而以忠許紹。予竊以爲不然也。夫死事之謂忠。爲君死之。非爲仇死之也。召忽死于糾。君子曰小諒。子路死孔悝。君子曰傷勇。謂其名不正而義不當死也。夫名不正。則義不當死。況篡竊之賊。而又殺以父之仇乎。康也儀也。魏之臣也。司馬氏。篡魏者也。既殺吾父。又篡吾君。是不特父之仇。而亦君之仇也。而忘君父之仇而仕于其國。又從而死之。何不忠于魏而獨忠于晉乎。司馬氏之殺康與儀也。以除朝望而樹腹心也。彼將篡魏。而此二人者。倣直而不肯臣也。故因事誅之。使二人不死而見其篡。必將舉兵以討之矣。其肯使其子仕之乎。而又從而死于其難乎。張良五世相韓。爲韓報仇。綱目書曰韓人。忠也。使良仕秦而死于望夷之禍。其得爲忠乎。陶潛自謂晉臣。不仕宋。綱目書曰晉處士。忠也。使潛仕宋而死于營陽之禍。其得爲忠乎。張承業勸莊宗起兵。志復唐祚。綱目書曰唐監軍使。忠也。使承業勸莊宗篡唐。而身死于伶官之禍。其得爲忠乎。是故晉不篡魏。康雖死。紹不仕可也。仕亦可也。何也。君臣之義無可逃。不得以其殺吾父而仇之也。晉篡魏。康雖不死。而紹終不可仕也。何也。君之仇猶父之仇也。然則王裒忠矣。何止于孝。紹不孝矣。焉得忠。審如是。紹固不當死乎。曰君子仕其位。則死其官。烏得而不死。紹之失在于仕也。不在于死也。忘君父之仇而仕于其國。則雖死不得爲忠。充義之盡也。若忘君父之仇而仕于其國。及乎有難。又委而去之。此又不忠不孝之大者矣。

王珪魏徵論

建成之禍。王魏不死其難。尹氏曰。君臣之分未定也。王魏臣高祖。不臣建成。於義不當死。俞子曰。不然。禮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國。危則亡之。太子之死。以謀殺秦王。而爲之謀主者。王魏也。彼王魏者。君臣之分未定耶。不宜黨太子而謀秦王。君臣之分已定耶。不宜事秦王而背太子。彼於二者。將何居也。高祖之使王魏輔太子也。尚欲其教之以孝友也。訓之以退讓也。非欲其導之以爭奪。而因以斃之也。使太子而當立也。不必有功。使太子不當立也。雖爭何益。爲王魏者。惟以立子以長之說。諫高祖。則太子安矣。惟以功成不居之說。勸太宗。則太子安矣。惟以伯夷泰伯之高義告太子。則太子安矣。奈之何導之爭且奪也。夫爭且奪之不得而至於死。則王魏之當死也明矣。古人云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非謂王魏

之必當死也。以謀之不臧。使太子因王魏而死。則王魏亦當以死報太子。固不得苟且隱忍求活。以自逃其死也。曰是則然矣。然管仲不死。桓公用霸。魏徵不死。太宗用興。成大功者不拘小節。徵固不以一死塞責也。曰不然。夫節義本也。功名末也。管仲不死。夫子稱其有仁天下之功。而非以不死爲正也。且仲與徵不同。周室衰微。諸侯力爭。仲出而天下匡焉。故夫子稱其仁。貞觀之初。房杜蕭李。迭進於朝。徵不過隨畢納忠。未有非常之策。進唐治於三代之隆也。故吾謂齊不可無仲。而唐可以無徵。就令功與仲同。已不可以功掩其罪。而況其不如仲乎。徵於太宗朝。言聽計從。相得甚般。然身死未幾。讒間乘之。豈太宗於此忽不明哉。亦其舍義取生之迹。有以動人主之疑耳。靖難之禍。周是修與楊士奇約同死難。既周死而楊存。反爲是修作傳。天下頌士奇之相業。而忘其不死君難之羞。則魏徵爲之作俑也。嗟乎。明主賢臣之相遇也。治定功成。聲施奕世。可謂盛矣。然君臣之義。不可廢也。吾故詳而論之。使爲人臣者。知避以管仲之功。魏徵之直。楊士奇之賢。大節一虧。不可以晚蓋。庶幾勉於節義。而淡於功名。而謀人國家者。其所爲尤不可不慎哉。

宋太宗論

太祖舍子而立弟。太宗殺姪而立子。論者曰。父有天下。傳歸於子。杜后倡立長之說。以次相承。勢必以耄期臨大位。后之謬也。太祖厚其弟。太宗戕其姪。帝之忍也。趙普同受顧命。旋復背之。普之奸也。嗚呼。甚未揣於當日之情矣。蓋宋之天下。非太祖之天下。而太宗之天下也。太祖數從征伐。屢立戰功。威名素著。而雖信未孚。其所以結納謀臣。牢籠將士者。皆太宗爲之也。范質王溥之命師。誰戶其謀。石守信等之歸心。誰固其志。黃袍加於身上。禪詔出於袖中。苟非豫圖。何能猝就。太宗既設代周之謀。以太祖功與齒之差長於己也。暫爲推戴。而實欲繼而有之。唐之天下。父以子成。宋之天下。兄以弟集。太祖知天下之爲太宗有也。故讓之不吝。太宗知天下之爲己有也。故取之不疑。杜后知天下之當歸於太宗也。故假立長之名。爲報功之實。趙普知天下之當歸於太宗也。故託前事之誤。爲後事之師。此皆從前已定之議。而非以後更變之局也。太祖以鼠竊狗偸之才。假應天順人之號。於是乎陽沒其定策。而陰行其遜位。彼二帝者。固有相喩於無言者矣。不然。立嗣大典。后命大謝。而廷臣無顧命之文。藩王無勒石之詔。徒使謹密宮人。竊之金匱。豈非隱微之地。固有不可告人者哉。然則太祖不爲厚。太宗不爲薄。何則。帝之傳弟。非動於情。迫之勢也。百姓安匡義矣。羣臣樂匡義矣。使德昭即位。彼太宗者。劉聰石虎之倫耳。與其使後有篡弑之禍。不若使我有遜讓之美。帝蓋有所不得已也。嗚呼。太祖受世宗厚恩。託孤寄命。然取其天下。恬然不恥。而母后一言。遂能棄萬乘如敝屣。朝爲盜跖。暮爲夷齊。此豈人之情也哉。他日帝謂羣臣曰。匡義龍行虎步。必爲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帝之心折于太宗也久矣。此太宗所以晏然以天下傳之子。而無所顧忌也。

明景帝論

南宮之變。禍由王直與勸立英宗太子。而于謙不能引大義以爭之也。父死子繼者。萬世之經也。兄終弟

及者一時之權也然世治則論長世亂則尙功唐高祖起兵滅隋賴世民之力平定天下乃立建成爲太子兄弟爭奪血流禁庭宋藝祖陳橋受禪謀出太宗故廢子而立弟然猶拘國有長君之說廷美德昭不得其死明太祖旣定天下太子早喪而燕王有功卒立建文故有靖難之禍夫有天下之功者方能受天下之奉未有他人竭蹶而已獨晏然享之者也宋王成器知之故讓位元宗卒安唐室且此數君以序則長以分則正然終不能奪其天下于弟者無功故也夫無功且不可而況有罪乎明室中衰王振乘政英宗輕身冒敵社稷幾危苟非景帝賢明于謙持重有明血食不待甲申而後斬也夫英有辱社稷之罪而景有安社稷之功則太子之立在景之子不在英之子且夫景帝有少康光武之功而責之以叔齊伯夷之節此固理之逆而勢之難也爲議者當明言見濟之當立急立之以定東宮明言見深之不當立速封之以藩王室使景帝於宮中修家人之禮而英宗於本國有太上之尊君臣之義無虧而兄弟之情日篤禍安從生哉劉聰冠晉元帝東遷不聞立愍帝之子爲太子也金兵侵宋康王南渡不聞立欽宗之子爲太子也夫邦家多難則援立長君及乎事定則奪之以與亡國之子天道人情不若是矣方英宗棲遲漠北冀得返國幸矣何嘗有復位之心哉羣臣不知大義爭言立嗣而于謙復不能明斥其謬議論相持是非莫決前星一隕儲位遂虛奸雄窺伺搆成不測然則奪門之禍雖謂王直輩釀成可也嗟乎武后得罪于宗廟而張柬之尊之爲太后卒有三思之禍英宗得罪于社稷而于謙奉之爲上皇卒有曹石之禍君子之疎虞小人之譎擘晉睿宋構所以遲回觀望日祝其君之死于敵國而不願其復也

李克論將相議

天下有施于用則效按之理則非者不可不察也魏文侯謀相于李克克對以所親所與所舉不爲不取之說當矣然魏成不足以稱之克曰成食祿千鍾十九在外故得卜子夏等以爲師翟璜不若也夫其人果賢邪不爲藏來果不賢邪雖來何益燕丹黃歇致士不下數千人而卒無救于亂亡豈在致客之多少耶吾觀魏國之賢莫若子夏學聖人之學道王者之道克不請以子夏爲相而欲相舉子夏之人是高帝之相不在蕭何而在鄂千秋文帝之相不在陳平而在魏無知也古之所謂師與相者未嘗分而二之也湯于伊尹學而後臣武于太公父而後傳師也者所以尊其道也相也者所以重其權今以虛名待賢者而以國事委庸臣尊賢任臣兩失之鮑叔薦管仲曰治于高傒使相可武侯薦龐統請爲治中梁公薦張柬之請爲宰相夫好賢者未有以名致之而以貌拘之者也成徒知致子夏而不知薦子夏克從而和之其得爲知相體者乎雖然克之失非特此也他日謂文侯曰吳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過也夫禮義者戰之具也義則不貪禮則不淫貪且淫則士不飭民不安其何以將起之用兵詐力焉耳詐勝愚力勝怯遇大智大勇則殲焉項羽之力而死于垓下曹操之詐而潰于赤壁使起遇桓文之師其能無敗乎故吾以克薦魏成爲不知相其薦吳起爲不知將

張說辭魏元忠議

逆賊甚死而忠美過生含冤而廢忍垢而存存之榮不如廢之榮也不虞而毀求全而毀毀之榮不如毀

之榮也魏元忠破李敬業折張昌宗其所長也唐臣仕周其所短也是元忠所長者細行所短者大節也昌宗怨之誣其欲挾太子反是將誣之爲罪柴實加之以美名也爲元忠計爲愛元忠者計與其辨而生生而逆孰若伏而死死而忠乃昌宗將置之于死元忠苟全其生則是人強加以忠而已自居于逆也張說將誣其有宋璟劉知幾勸之辨其無則是惡之者欲其忠而死而愛之者欲其逆而生也人知反爲逆不知反爲忠人知不反而生生而榮不知反而死死而榮魏元忠過矣張說過矣宋璟過矣劉知幾過矣元忠何過仕武氏過挾太子非過張說何過黨張氏過證元忠非過宋璟何過救元忠之死而敗元忠之名劉知幾何過以誣爲非不以反爲正故曰是非不明取舍迷逆順不辨賢否混

嘉靖大禮辨

大禮之議執主之楊廷和也執爭之張璁也桂萼也其餘頫附者也廷和曰爲人後者爲之子稱叔不稱考稱王不稱帝母不稱后主不入廟禮也璁萼曰興獻稱考孝稱伯武稱兄母號太后立廟京師禮也君子曰皆非禮也定陶成所立也濮王仁所立也世宗豈孝所立乎豈惟非孝所立亦旣服興獻之喪而考之矣旣已考興獻而叔之則是孝宗以天下易其子而世宗以天下棄其父父子以利市也如必繼統者爲考則世繼武者也其將考武宗乎可以不考武宗則可以兄武宗可以兄武宗則可以伯孝宗可以伯孝宗則可以考興獻以天子之故叔其父是忘親也以父之故辭天下是慢君也忘親不仁慢君不敬故論禮之至莫若考興獻而繼武宗雖然稱考禮也稱帝非禮帝有天下之號也其實考也稱之爲考其實王也何名爲帝周公死成王賜以天子禮樂非禮也周公非王而王之也孔子死弟子書曰孔丘卒非禮也孔子已致爲大夫而仍大夫之也興獻稱帝則何以自解於周孔也周王三后敍王迹之基也興獻無是也漢皇太公善則歸親也興獻無是也且周漢改命者也世宗繼世者也故曰不宜帝也祖有功宗有德建文不宗亡也景泰不宗僭也而興獻稱宗可乎立廟可也入太廟不可也繼且躋武宗而上之穢混昭穆也新間舊也卑踰尊也夫可以后妻子不可以后母子后母猶可言也嬖妾並嫡不可言也然則宜如何事之以母號之以妃若庶子之事生母焉可也

黃老對

或問于予曰世俗皆稱黃老同乎否予對曰同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以無爲爲治者黃帝也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以無爲爲教者老子也是則同然則黃老何如人也曰黃帝聖老子賢夫黃帝五帝之一也老子異端之祖也然則黃帝亦異端乎老子亦古帝乎曰黃老道同而時異黃帝之時其俗朴其民醇制度未立而禮樂方興于是恭己玄默而天下安焉此黃帝所以治也老子居三代之後乃欲毀棄仁義滅裂刑政以遊于清淨寂寞之鄉是惡熱而臥冰也嬰兒食乳成人食粟不得違成人而食嬰兒之食也匹夫衣布天子衣袞不得屈天子而衣匹夫之衣也虞舜逸文王勞禹稷憂顏子樂惟其時也易此則亂故曰異端也然則老子旣異端矣而子猶曰賢何也曰老子周之隱君子也彼見夫周末之弊也禮厭其文法厭其迹于是以清淨寂寞者正之有激而云也故以之自治不失爲賢者以

之治人，則流爲異端。然則黃老之學，不可以治天下乎。曰，烏知其不可。名法勝，治之以黃老。道術雜，治之以孔孟。故漢文帝宗黃老而致治，王安石飾孔孟而基亂，則時爲之也。故曰聖人者不爲先時，不爲後時。

春雨賦

太昊司辰兮，勾芒始盛。三陽泰來兮，一元轉令。嚴寒節遷兮，春和序正。羣卉向榮兮，洪鈞流慶。爾乃谷風解凍，蟄雷發聲。衆彙挺質，品物懷情。天含和而下沛，地鬱勃而上迎。日隱遁而方旦，月離畢而旋行。雲紛紜以密布，雨淅瀝以漸傾。其爲狀也，以經以緯，若疎若稠。將與復止，欲去還留。聲綏轉兮間息，色陰曀兮綢繆。性輕盈兮霽豔，體圓映兮常流。氣溫和兮不迫，形散漫兮未收。於是太液通波，甘泉成瀆。千里息塵，萬壑駐輻。山接雲兮無巔，水連天兮漲陸。烟矯樹兮迷郵，草隨風兮掩谷。魚異棲兮出鱗，鳥憚飛兮思宿。殷轟霪濊，沛然蓬萊甘醴下九霄。綠醑承碧，燦乎海若明珠傾萬斛。衣帶澤以徘徊兮，美女含愁。樹凝虛以晦黴兮，高人新沐。盥慰舉趾之農，恩被向陽之木。所以降桑田而稱蠶序，時令兮名殷。當斯時也，則有閨中寂寞，陌上流連。良人萬里之子，一天雨音淒切。雨意纏綿，羅裾微濕。角枕空懸，捲珠簾兮欲泣，上翠樓兮自憐。乃若諸念良朋，永懷知己。春服方新，春酒旣旨。風雨淒其，雞鳴不已。高山流水兮獨知，白雪陽春兮誰擬。白日思臥，中宵欲起。孰有如棲遲旅舍，展轉故鄉，聲椒夙阻，道路阻長。望關山兮極目，瞻丘隴兮斷腸。感雨露之旣降，如日月之方將。爲王命兮驛臨，展子職兮不遑。執書器兮惕惕，撫杯棬兮徬徨。睹景物兮代謝，聊詠歌兮自傷。

秋月賦

惟太陰之素質，弸大造之精瑩。不規而圓兮，不澄而清。不繫而懸兮，不推而行。附陽光兮掩映，循時序兮虧盈。雖値夜而常照，亦至秋而倍明。吁嗟乎，悲哉秋也。色慘以愴，蕭以索。氣彌天表，聲嚴地宅。河漢秋高，江湖秋白，涼風秋清，浮霞秋歸，秋樹落庭，秋蛩吟壁。故傷秋者萬象俱凋，而玩月者百端皆集。若夫其寒也，如冰雪之結。其光也，如劍鋒之旋。哉生兮，如鈎斯鈎。半輪兮，如弓斯弦。炫耀兮銀盤之設，燦爛兮金鏡之懸。秋露淒其兮，湘妃泣竹。秋葉飄然兮，潘后步蓮。卿雲縵兮高唐，神出於山岫。銀河遙兮若邪，女浣於溪邊。綠珠將墜兮，輕身樓下。飛燕凝空兮，獨倚粧前。且是月也，千里雖同，而三時各異。爾乃流火戒序，商飈示威。魚龍寂寞，草木摧肆。哀砧激艶，紈扇何依。燦錦章兮隱見，望鵲橋兮是非。至若丹桂生芳，朱葵變色。歸雁長鳴，舞鶴奮翼。蟾影兮若眞，兔形兮不匿。明徹九秋，輝照八城。有如金天易令，玉露催寒。楓凋郊野，水涸溪灘。秋聲啣啣，月色團團。觀叢菊兮灑淚，把茱萸兮綢看。當其星啓清宵，燈傳漏壺，入戶逡巡，橫天練素。簾捲深閨，舟行古渡。懷之子兮倚樓，念故鄉兮獨步。俄而聞雞漸徹，清夜方長。歌臺罷曲，舞榭更裳。傷心蕭瑟，極目蒼茫。覩太虛兮慘淡，當此夕兮徜徉。追至影轉迴檣，光移曲徑。城上烏啼，江間波定。空山寂寂兮，風送晨鐘。長路迢迢兮，霜催早乘。慨秋興之方深，驚殘夢之欲醒。是故月之爲用也，一秋三序，序易則悲。一夜三候，候易則思。明晦無度，升沉有時。征夫迴首兮良友懷私，美人斷腸兮騷士竭辭。彼春夏之娟娟兮，鬱而不舒。亦嚴冬之蛸蛸兮，寶而不起。未若在秋兮氣得其平，景雖爲擬，樂者以憂兮悲

者以寄懷抱。由人兮，歌嘯惟己。筆不能宣，情莫能已。旣仰觀乎蒼穹，庶有得乎微旨。

罷弈文

二客弈於庭，息機子從旁觀焉。其始也，局旣布，子乃分。二客悠然，喜怒不形，未幾爭數子，皆瞪目凝視。惟恐失若強敵在前，誓不返踵也。己而勝負分，勝者喜，敗者怒。如是者再三局，乃竟。于是計其子而較多寡焉。喜者恬然，怒者釋然。明日閑暇，客復來，局布若曩昔。息機子乃謂客曰，曩昔之局，其始也，有不患其敗而冀其勝者歟。曰然。至于今，豈非勝負已過，而喜怒俱忘者耶。曰然。當其爭也，有不嫉之如仇讎者歟。曰然。當其不爭也，有不相讓而不自矜者耶。曰然。夫弈小數也，其勝何益，其敗何損，何爲始而患，何爲終而忘。何爲始而爭，何爲終而讓。子能識其所以然乎。曰不知也。嗚呼，吾告子。以故夫天地弈局也，萬物弈子也。在事前則患，在事後則忘，在事中則爭，在事外則讓。人以事後之見處事前，則患心泯。人以事外之見處事中，則爭心熄。庶人弈于財，士大夫弈于富貴，帝王弈于天下，皆弈也。今子不以數子觀天下，而以天下視數子。擾擾者將安所底乎。籍云，工奕者壽，工碁者夭。貴者生機，非者殺機。磨其局，斂其子，全生遠殺之術也。二客聞之，矍然深省。視局若虛，視子若棄，于是遂罷弈。

全鏡文

無心公首蓬而面垢，客過之，覩而笑。無心公疑之，窺鏡而觀，則倮然者，非人狀也。怒甚，執鏡而將毀焉。鏡乃曰，上古之世，美者自美，惡者自惡。予美予惡，汝何與焉。自汝之立，美惡始分，獨處則皆，相形則爭。人之不靖，職汝之因。我將毀汝之鑒，而全我之眞。庶其宙乎，言未訖，有神自鏡中躍出，答之曰，噫，子何見之謬也。夫美者爾美，非予能予爾乎美也。惡者爾惡，非予能予爾乎惡也。予告爾以美惡，爾乃增其美而飾其惡。予非欺爾也，予實助爾。予何咎焉。是故予之爲物，有是非，無毀譽，有善否，無愛憎。因其來而應以往，斯已矣。夫美惡之所以分，寧獨予乎。鑒于水者見其容也，鑒于火者見其影也。水清故鑒，火明故照。旣清且明，予實備之。爾雖毀予，能竭天下之水而熄天下之火乎。是故堯舜禹湯，君之鏡也。稷契伊周，臣之鏡也。孔孟程朱，士之鏡也。爾將毀我，何異秦皇之焚書以愚百姓乎。爾無怒，姑理爾首，滌爾面，而予猶惡爾，則予之毀也無恨。無心公悔悟，于是理其首，滌其面，窺鏡而觀，天下美丈夫不過也。乃自喜曰，鏡成我之美者也，非彰我之惡者也。神告我矣，予恥其惡而催鏡之毀，欺己耳。不能欺人也，欺人耳，不能欺神。大哉鏡乎。遂揖客而謝鏡，乃得全。是故鏡能美人惡人，而人不敢怒自無心公始。

陳學士文集

陳儀著

陳學士文集目錄

卷一

疏 表 頌 賦 銘 詔

請修典禮疏 代秦大宗伯

康熙六十年編歷擬禮部請上尊號疏

請修營田工程疏

請增先賢配饗疏

請飭緣事士子審明報部疏

謝賜上諭表

謝自陳留任表

賀景陵神芝表

萬壽頌 有序 館課

潞河頌 有序 館課

辟雍頌 有序

躬耕耤田頌 有序

青海平定頌 有序

臨雍觀學頌 有序

冬嶺秀孤松賦 以題爲韻

擬寶座銘

擬興水利詔

擬減刑詔

擬賑貸詔

擬舉山林隱逸詔

卷二

事宜 志 議 書

直隸河道事宜

文安河隄事宜

營田志

四河兩淀私議

永定引河下口私議

後湖官地議

治河蠡測

與天津清河兩道書

卷三

序

柳崖四書集解序

甘忠果公專祠詩序 代蔡大宗伯

青瑤草堂詩集序

使秦草序 代[illegible]司寇

龍東溟詩序

玉鑑堂詩鈔序

徐君詩序

偶然草序

制義自序

吳井遷制義序
張天池制義序
李濟明時文序代
女式集序
朱乾御詩集序
楊石湖詩集序
林素園詩序
韓敞文序
南游草序
程樂天小試文序
蔣節婦詩序
葉貞女傳後序

卷四

序

贈張圖園侍御巡鹺兩淮序
送吳東巖歸歙州序
贈汪有章序
送任迥瀾歸養序
送錢餐亭奉母南歸序
贈房山令彭棣芳序
送鴻臚寺少卿圖園張公致仕序
送陳庶菴令金堂序代太倉相國
送張式玉明府移任三河序
贈督理街道工部主事覲軒張君序代黃崑圃太宰
賀尉氏二子入學序代
贈趙生入學序
邢紫淵孝行序代
贈永濟令潘黃企序

卷五

壽序

西林相國六十壽序
華亭相國八十壽序代葉大宗伯
大宗伯德清蔡公七十壽序代湯少宰
武強總憲劉公八十壽序代朱高安相國
郝少司空七十壽序代劉南湖少司寇
柏鄉魏觀察五十壽序代太倉相國
行唐令王篁山壽序代黃崑圃太宰
豐潤令吳濟庵壽序
蘄州刺史張公壽序
鹿耆田封翁六十壽序
王少司馬七袠壽序代華亭王相國

卷六

壽序

査慕園七十壽序
李封君七十壽序
鄭伯倪壽序
柯猶徽壽序代冀尉庵同年
李撫公六十壽序代王慈達少司農
朱從如七十壽序
王于宣六十壽序代
王于宣壽序代范太常
關君五十壽序代同年吳開宗伯
冀尉庵暨德配魏六十雙壽序
張母劉太君八十壽序
方太夫人九十壽序
茹母譚安人壽序
陳母張太孺人八十壽序代黃崑圃太宰
黃年伯母吳太夫人九十壽序
周母何安人八十壽序代湯少宰

卷七

書

答徐撫軍書
與趙撫軍書
上朱相國書
上朱相國書
上朱相國書
上朱相國書
上郭相國書請開館積水書
上趙相國書
上潘老師書
與顧清臺書
與定河豪書
上某相國書
與李樞府書
與李樞府書
與李樞府書
與李樞府書

與李樞府書
答李樞府書
復劉總督書
與鄭藩伯書
與謝藩伯書
與張藩伯書
與宋運使書
與保定倪太守書
與永平吳太守書
與保定李太守書
與灤州牧書
與遵化杜牧書
與連東洲書
答楊司馬抑奇書

與梁明府書
與徐明府書

卷八

書

與王念菴先生書
與符幼魯書
與吳赤谷子論文書
答鄒太和書
答李鈍齋書
與同年冀隆吉書
答某學政書
答費懷谷書
與刁步武書
上安溪相國書 代王念菴
代人上當事書
家言

卷九

論

河圖陰陽老少進退饒乏之論 館課
學顏子之所學論 館課
禮理也樂和也論 館課
樂本乎政論 館課
一故神兩故化論 館課
湛一氣之本論 館課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論 館課
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論 館課
大易不言有無論 館課
剛柔地道法之效也論 館課
太虛者氣之體論 館課

卷十

傳　事略
洪尼雅喀傳
薩布素傳
胡岫齋傳
杜碩夫傳
李月巖傳
瞿明府傳
龍東溟傳
朱孝廉傳
陳孝子傳
井太守傳代
査氏一門七烈傳
孝惠姜太君傳
嚴將老太公傳
歐陽際陞事略
趙節婦事略

卷十一
記
王氏別墅記
借餘軒記
游園記代湯老師為莊親王作
重修廣濟橋碑記
有竹齋讀論語記
江南戊午鄉試正主考諸公遺愛碑記
天津關部布公去思碑記
張氏新塋碑記
新安黃氏亨拙尊祠碑記

卷十二
祝文　祭文
祭鎮神驅怪文

祀龍神祈晴文
祈雨文
祈雨文代李制府
祀田祖祈晴文
祭漢水河神文
家祭文
祭怡賢親王文
祭李又玠宮保文
北地同學公祭安溪相國文
公祭梁少司農文代秦大宗伯
祭梁侖庵明府文
公祭朱潔臣孝廉文

卷十三
祭文　誄
祭張懷慶勉齋文
祭張蒔菴方伯文代鄭伯恆
祭脊蓋園文
祭馬个臣文
祭親家孫君玉文
同社公祭少司農芯遠王公繼配湯淑人文
祭師太夫人文代
祭黃年伯母吳太夫人文
祭提恭人文
祭李太宜人文
祭王太夫人文代李大廷尉
祭李太君文
祭鄭太君文代家大人作
鄭西屏誄詞

卷十四
墓誌銘

誥授將軍難勇潘公墓誌銘代大倉王相國
贈翰林院編修曉菴張公暨配王氏孺人墓誌銘
封承德郎子贊勳教河南上蔡縣知縣蒼巖趙先生墓誌銘代郝少司空
封汝甯府知府沛然龍君墓誌銘
候補按察司副使安陸府知府易軒楊公暨配孫宜人墓誌銘
曹熊占墓誌銘
甯母路安人墓誌銘
薛母楊太君墓誌銘
卷十五
題辭　跋　引　贊
韓畯文選題辭
題琵琶別江冠華詩後
石濤畫黃研旅詩册題後
馬文毅公奏草辨疑題後
楊太涵乞養文稿題後
宋文修廬文集題後
五芝樓文稿題後
郭譽夫去思碑詩册題後
題熊滌齋秋江垂釣圖
題李璞庵小照
陸寫巢小照題後
題潘平山小照
題汪野夫小照
題朱奕韓小照
題蔡中山小照
題謝綸將負米圖後
題秋江月夜舟畫卷後
題駱子疊扇頭
跋韓巢名字詩後
張圖國孝子圖辭說跋

募建陸河龍祠疏引
重修張相公廟募緣疏引代王仲平先生
陳母張孺人八十徵詩引代興年蕭元萬
重修姜氏世系引代姜明仲立
吳滄庵明府像贊

陳學士文集卷一

文安陳儀著

疏　表　頌　賦　銘　詔

請修典禮疏代蔡大宗伯

奏為題明事竊聞仁莫殷於事天。孝莫隆於假廟。義莫大於尊賢。三者。禮之大本。萬化之權輿也。仰惟我皇上繼符乾則。廣肖坤輿。擴累葉之丕基。振千聖之鴻業。嵬乎上哉。莫與京矣。乃始虔聚勞謙。兢兢業業自御極以來。歷周甲子。而祗事上帝。明旦維殷。靡間夙夜。致養南宮。虔奉九廟。修文王視膳之儀。執武周事存之節。至仁大孝。懿著神明。臣等備員隨從。郊廟之祀。悉與駿奔。倘瞻聖敬之翼翼。瞻天顏之穆穆。於時昧旦不顯。燔燎膋烝。帝天鑒臨。皇祖昭格。靈風被人。神光燭物。惟精誠之所召。通幽明而一致。以故上年祈穀。靈雨告以康年。雖園庭敬淨。霽駐其永慕。凡茲神異。書契無聞焉。至若獸契前修。濟通至遊。親臨闕里。釋奠尼山。澤越松楸。徽流苹藻。屆萬乘之尊。修君淑之敬。六經用以表章。羣賢崇休假續。天章所垂芬燭。垂陳尊賢貴德。於斯極矣。夫道有所統。事有所豫。綱舉者目張。根培則葉茂。欽若上帝。得天統矣。因是以禮于六宗。徧于羣神。百靈效職。四時攸序。孕順也。孝共宗廟。建人極矣。因是以敦睦九族。辨章百姓。朝有行葦旣醉之風。家傳羔蒿引年之義。至和也。尊崇聖道。立教本矣。因是以興學造士。論才辨官。在泮

儀集鴉之好音。位著屬善羊之雅擬。至肅也。是故兩儀清明。萬物暢遂。八風協穆。嘉祥雲集。薄海內外涵濡大化者。五十九年於茲矣。而孰知一人建中和之極。秉肅雍之德。聲律身度。心經意緯。未嘗斯須忘祗敬也。夫古之聖人。言爲世法。行爲世則。一時見知諸臣。類能紀述盛美。昭茲來許。今我皇上。不思不勉。天秩天敍。媲伊耆之欽文。邁姬周之郁郁。宜垂示萬禩。而一時闕於紀載。此禮官儒臣之咎也。臣請自康熙元年迄於今。所行禮儀。會集成書。以敬天尊祖崇聖爲之綱。餘各類從條貫。勒爲盛世憲章。繼周公三禮之後。乞敕下臣部編次。於明年萬壽節前。進呈御覽。嗣後每六十年一修。著爲例。臣無任云云。

康熙六十年頒歷擬禮部請上尊號疏

奏爲億萬載之昌期伊始。六十年之寶曆維新。振古希聞。普天同慶。懇請誕受鴻稱。用昭盛典。以愜輿情事。竊惟至德乘乾。天同流而不息。神人御宇。道運世以無方。粵稽邃古之初。搋提循蜚之紀。以八千歲爲春秋。視數百年猶旦暮。莫不執中涵和。紹物開智。贊精協瑞。柔祇效社。於時書契未開。靈蹟不顯。千世而後。猶可記。則豈不以實有所至者。莫得卻其名。變有所積者。莫得闕其目。是以羲皇爲紀功之號。勳華亦載德之稱。未聞遂其謙沖。謝茲盛美者也。欽惟我皇上。貫三才而首出。配兩儀而獨大。講開創則皇古遜制作之精。言守成則千聖賴褒章之備。巍巍蕩蕩。靡得而名罄矣。顧惟管蠡窺量。厥略可覩焉。伏思帝王之長世也。道莫大於敬天。禮莫隆於法祖。職莫切於勤政。業莫盛於勤民。自皇上御極以來。一歲再郊。有虔對越。四時格廟。務竭精誠。臣等備員陪乘。忝與駿奔。竊聖敬之翼翼。瞻天容之穆穆。儼其來格。綏我思成。鑒風發人。神光燭物。上辛祈穀。靈雨告以康年。寢園展敬。停雲駐其永慕。幽明一致。如響斯答。此從古所未有也。基不已之命於夙夜。無一時而忘自強不息之心。懷有赫之鑒於旦明。無一事而釋不顯亦臨之畏。開千百世之太平。而告成於九廟。可謂殫繼述之隆。合億兆人之懽臚。而致孝乎兩宮。斯以極尊親之至。此從古所未有也。夫蒞政之術。非寬即猛。齊民之要。惟德與刑。畸重畸輕。則勢積而難返。救偏救弊。或寡過而未能。惟我皇上。不剛不柔。不兢不絿。執兩而用其中。無私而得其正。萬幾協於克一。森然綱舉

而目張。庶司百職。拱手受王蓋而未逮。八荒涵於在宥。慈然民胞而物與。窮簷僻壤。終身蒙帝力而不知。最重者人才。自一命而上。罔不詢事考言。一見而悉其器之所受。至慎者民命。凡法司所讞。莫不酌輕疑重。三宥而求其情之可矜。水利河防。生民之大命也。經畫出於睿慮。則禹績攸同。指揮受自親臨。則河伯允翕。灌溉西北。清挽東南。慶平成者數十年。省金錢以鉅萬計。此前史所未見也。蠲租賑貸。哲后之令舉也。計特詔之頻頒。累萬億而未已。徧九州而衷復。期三歲之必周。一雨偶愆。輿發之恩已下。三秋微歉。平糶之令旋行。此前史所未見也。若夫奮武揆文。軼今邁古。尤有未易殫述者。我皇上沖齡御極。神略天成。內除三孽。取臺灣則扼吭蹈瑕。功以持久而收其萬全。清二十餘年之伏戎。而金甌無缺。外平察哈爾。則電馳霆擊。計以迅發而殲於一舉。臣四十八部之蕃落。而玉帳無驚。凡茲廟謨。悉由聖算。至於噶爾丹。侵我屬國。投我邊陲。張皇三路之師。嚴翼六飛之衛。親踰瀚海。直誅鯨波。大害定於寰中。揚皇威於漠外。自我天覆。悉主悉臣。東至琉球暹邏。西至青海烏思藏。南至交趾。北至鄂羅斯諸部。罔不烏集麕至。其球獻

琛。聲教所訖。版圖之廣。未有媲隆於今日者。然而聖謨獨運。安不忘危。拔虓虎於戎行。儲鷹揚於環衛。特英雄以不次之擢。故三陲節鎮。人人懷修戈敵愾之忠。優卒伍以不測之恩。故百萬貔貅。在在有士飽馬騰之樂。練技則火器雷殷。弓矢雨集。所向無堅壁。結陣則進如潮水。止如山嶽。當之無勁敵。九圍有截。四海永清。此從古所未有也。粵稽圖書啓祕於羲昊。執中垂統於虞廷。治法心源。於茲備矣。自文武以降。道在下而不在上。故漢唐而後。治宗霸而不宗王。我皇上以天縱之資。接聞知之統。扶圖疇之奧義。故先天後天之論。析萬古之衷。得鐘律之元音。故正宮旋宮之法。契九招之妙。闡五經之微言大義。日月布而江河流。考六書之轉注諧聲。衆章盤而龍鳥辨。若乃睿皇聖製。典謨雅頌。鎔鑄而出毫端。揮灑宸翰。羲獻虞。顏篆而來楷上。以及星經圖緯之學。悉探精微。紀元章蔀之書。咸窮閫域。誠所謂綜百家而貫天人。被四表而格上下者矣。因是以崇儒重道。興賢育才。典曠世而未聞。事千秋而一遇。親登闕里之堂。澤起松楸。徽流琴瑟。而洙泗諸賢之裔。咸予世官。特躋紫陽之祀。旁搜佚集手定遺文。而濂洛羣儒之家。均沾異數。以故儒林競勸。多士克生。鳳翽麟游。芸蕭設蔚。野無良而不錄。數不肅而自成。此從古所未有也。臣伏惟自古帝王代興。或功德殊途。或文武異道。各極當時之盛。聿開一代之祥。惟我皇上。神聖文武。孝於一身。集百王之大成。擴千秋之絕業。測唐虞夏商周以後。暨漢唐宋元明以前。夐乎莫與之京矣。而乃虞業勢謙。典學圖治。無一日不延見廷臣。裁決庶務。無一歲不巡行郡國。咨訪民艱。宸懷歷久而愈益清明。濬躬無逸而愈益彊固。事無微而不燭。人經見而不忘。蓋惟以至誠無息爲心。故能從久道化成之業。貞符在握。造化從心。今當十月朔日。六十年之玉曆初頒。此作萬年有道之長。特如日月升恆之始。然而考之史册。則自唐虞以下。四千餘載。蓋闕如焉。四海臣庶。幸際昌期。莫不雀躍歡呼。衢歌巷舞。而鴻號未建。無以揚洪庥。昭來許。載高履厚。莫甚懷慙。茲據京城直省士民合詞請上尊號。天人協應。不約而同。老幼歡呼。不謀而合。臣等忝列禮官。樂觀盛典。不敢壅於上聞。敬達宸聽。伏乞敕賜允行。以慰輿情。用垂典策。並祈皇上於來歲元旦令節。御殿受賀。庶萬國之歡心遐暢。瞻雲日以來同。聖朝之大禮光昭。並乾坤而永久。臣等中外臣工及軍民人等。不勝翹首顒望之至。爲此謹具奏。

請修營田工程疏

奏爲請修營田工程疏事。竊查玉田豐潤兩縣。負山襟海。地勢北高而南下。泉河溪澗之水。匯聚低窪。沮洳汙潦。本宜種稻。惟向無閘防溝渠。是以僅藝旱禾。一遇雨澤偶多。往往失其收穫。自雍正四年。蒙皇上天恩。創舉營田。代爲經理。因已濬築兼施。變汙萊爲膏腴矣。此外可營之地尚多。小民望營之心甚切。所當推廣皇仁。亟爲開築者也。查有玉田縣屬之羅蔔窩等村。在還鄉河西。薊運河東。兩水縈迴。中間數十里。土膏洋潤。天然稻鄉。第以窪潦所歸。民力不能捍禦。即種高粱麻稗。亦常多淹沒之虞。臣測其形勢。還鄉河高於薊運河四五尺。若從還鄉河開一橫渠。引流灌溉。築圍成田。水多則可洩於薊運河內。如此措置。似可旱澇無虞。即行令該縣知縣呂鴻俊。確加查估。據稱還鄉河西岸。孫家圈之前。建造石閘。開東西橫渠一道。長一千六百餘丈。高七八丈不等。圍內溝洫貫通。各隨地段形勢。籌作小圍。溝口建涵洞十座。

木閘一座橋三座共計用二百餘頃其餘各村地土皆屬可營但恐小民僥倖貪多則耕種或致潦草是以先治兩園來歲再行擴充則事半功倍辦理更易爲力等因豐潤縣屬之陡河兩岸歷年營田多至十圍屢獲豐收小民視水田之利爭願開種臣復細加相度將軍莊舊圍之下梁家灣等處及副使王鈞田圍之外胡家等泊俱可營治但田愈廣增則需水愈多而陡河源高勢峻易長易消雖有王鈞所造攔水壩一座然處下游不能蓄水逆上備溉諸園必須於上流適中之地添建木壩一座停留水勢庶俾灌溉咸周行令該縣知縣周傳昌確加查估據稱梁家灣一圍田三十四頃餘畝臨河應築隄六百餘丈高七尺內挑圍溝一道長一千一百餘丈挑溝之土即以修圍胡家泊一圍田七十餘頃即接副使王鈞園外引河挑長三百六十餘丈接界之處建閘節水築圍一千九百餘丈高六尺兩園進水涵洞七座其副使王鈞所建陡河蓄水木壩應令其移於王蘭莊橋下改修石工居十圍適中之地上下皆足引灌等因各造具料估細冊前來臣逐一查核無異已飭行兩縣出示曉諭各地戶泡種苗秧預備耕治其隄園渠閘工程據革職員外郎程志仁呈請情願急公代民修築臣已委令玉田縣知縣馬鴻俊豐潤縣知縣周傳昌等協同辦理如果盡心效力工程無悞臣當遵旨奏請儀敍倘或怠惰遲延從重參處臣仍不時親身巡查工完咨明直督查取地方官收管俟秋間田成工竣之後另行核實具題所有修築豐玉兩縣營田工程緣由理合繕摺奏聞伏乞皇上睿鑒施行

請增先賢配饗疏

奏爲請增先賢配饗以廣崇儒之化事竊見我皇上德本生安道兼仁聖闡六經之精義集百王之大成紬繹儒修究聖賢之相得博觀羣集恍臣主之同時特眷朱熹於衆儒之中躋配饗居十哲之次良以存誠主敬學庶幾乎孟醇繼往開來功不在於禹下故彰曠典以示褒崇抑臣更有請者微言再繹首賴周程聖道浸章並推關閩濂溪之圖太極闡易理之精微橫渠之著西銘盡仁道之廣大明道似顏子和風慶雲伊川似孟軻山巖壁立朱子以程子得聖人之心又曰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三復斯語並極推崇是固非有宋諸儒所可及而世有孔子當不止冉閔之具體而微游夏之一詞莫贊者也臣愚推廣聖意合無將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與朱熹一體俱賜配饗蓋其生平典學同升夫子之堂尚宜擴代鑿枉共入聖人之室距止斯文之慶實爲至道之光多士具瞻羣情率作於我國家崇儒重道之化非特小補而已如果臣言可採伏乞睿鑒施行

請飭緣事士子審明報部疏

奏爲仰體皇仁通幽滯以廣作人之化等事欽惟我皇上御極以來加意人才無遠弗屆無微不燭於雍正元年特開鄉會兩科所得人才皆極一時之選又念額數所限或有遺才諭令閣部大臣及翰林院官公同檢閱進呈御覽欽賜科名仰見我皇上體天地生才之心繼聖祖育才之志廣搜博採務俾多士之彙征不忍一夫之不獲雖古帝王闢門籲俊夢卜旁求未有如斯之纖悉靡遺者也四海之內巖穴之隱莫不鼓舞奮揚彈冠相慶而猶有獨抱向隅之悲於聖明之世者臣敢爲我皇上陳之查定例文武生員

緣事黜革報部及審明收復應令該提學院道詳報是生員緣事暫革就訊者所以伸法也審明無罪詳報收復者所以全才也然天下學臣報部冊內黜革者歲不乏人收復者百無一二此等率皆孤寒之士訊逮結正身家已盡得免罪戾已幸再生雖例應開復而承審衙門勒索無獲不與申詳學使學使但知其應革而不知其應復遂以黜革報部矣間有呈請學使查案收復而冊已送部書吏憚於駁查不爲申理禮部亦但知爲已革而不知其應復遂以革黜除名矣使其果有罪愆則已經詳革之人誰復顧惜而爲之寬縱審係無罪則誠無罪也審係應復則誠應復也以無罪應復之人而上下衙門互相推諉遂至廢棄終身直省內如此類者不可勝數其中豈無懷才負異之士而偶以無妄之災自錮於光天之下殊恩盛化沾被無由臣竊痛之我皇上廣甄收於廢棄之餘雖經督撫舉劾之員苟非貪酷大罪皆許部察院具呈誠以人才實難不忍以一眚而終棄也況無罪應復之士若悉其沈淪如此則聖心隱惻又不知何如矣去年恩詔內廣入學之額成童莫不沾恩則此無罪應復生員合無敕令學臣查其原案委係無罪例應收復者准與收復報部嗣後凡有生員緣事暫革聽審者審明有無情罪俱令承審衙門報明學臣以便分別造冊達部如此則天下孤寒永無冤滯皆得沐浴於雲漢菁莪之化矣謹奏

謝賜上諭表

欽惟我皇上聖由天縱學自性成心源接堯舜以前方將陶鑄三代治法超漢唐而上固已度越百王建天下之非常適還其所應爾開生民之未有祇因其所固然顧小民多日用而不知俗吏或循習而不振提撕警覺端賴王言開導指陳遂成至訓或一事而周詳反復義務精而愈精即一時之告誡丁寧道引伸而益大蓋聖心之存者冒天地以爲量故聖諭之發也類萬物以爲言但比事屬辭雖見規條之燦列而會通歸極未覩綱領之大全何幸七載之恩綸爰著千秋之謨誥錫周三事賁自九天臣見鮮管窺志專葵向生逢聖作幸快覩於欽文祇聆天言矢心儀於明旦開函篩讀多心思耳目創獲之奇推巻尋繹曾日用飲食自然之妙恥躬行之弗逮悚懼變深儆天威之式臨祇承罔斁自此催耕隴畔忝髦士而詳興敎陳觀稼田閒進野老而曲加開牖務使家喻戶曉羣安耕鑿作息之天庶幾道一風同共成正直蕩平之盛矣

謝自陳留任表

奏爲恭謝天恩事竊臣因自陳屆期恭疏具奏備敍三朝恩遇非尋常奉職之能祇內省數載庭尤皆賦性戇愚之所致披陳煩瀆甘蹈斥以何辭聖度優容乃温綸之更賁臣於本月某日接准部文奉旨云云跪誦之下慚懼彌深念臣本屬凡材素乏學術幼識致身之義長懷報國之忠遇事直前不知險阻之可避有言必盡不顧仇怨之交攻叨塵綠列聖鑒其愚誠誓畢此身捐其頂踵因積勞而致疾恐填溝壑無以終報國之心故乞骸以就閒冀幸獲安痊得以遂致身之志是臣之求退與冀進之衷無二致也仰荷聖慈原其心以觀過知實出於愚誠略所短而錄長不欲棄老馬所以獎臣之旣往正以勗臣之將來臣敢不精資藥餌淬厲心神體聖慮之殷勤己溺己飢常念一夫之失所宣皇猷之博大必誠必敬勉率百

爾以奉公苟一息之尚存矢寸衷於無懈以期仰報高深於萬一耳

賀景陵神芝表

題爲聖武揚丕承之大烈景陵錫威壽之神芝恭疏慶賀事欽惟皇上德備中和功隆位育協萬幾於宸已森然網舉而日張正百度於維新允矣禮明而樂備光昭四表景星現而慶雲興澤被八紘威鳳來而祥麟出河清海晏固有瑞而必呈歧穟嘉禾已無美之弗備茲者景陵寶地挺毓瑤芝白石爲莖聳五雲之紀縷紫苗成色擷三秀之精英考之圖經洵稱上瑞求之史册已屬希聞乃獨鍾美於景陵彌見天心之眷注仰惟聖祖仁皇帝貫三才而首出集千聖之大成厚澤深仁丕冒六十餘載經文緯武垂裕億萬斯年我皇上念切敬承志宏纘緒紹庭儆在措施一本心傳對越思成播告咸遵祖訓惟純孝感通於徽顯斯精誠貫達於神人往昔噶爾丹蠢拒西陲天威臨而鼙聲風馳鯨波立靜今茲準噶爾窺張北路厲讀授而禽獮草薙沙磧永清大睿定於宸中後先一軌揚聲馨於漠外迭作同符露布鐃歌又覩凱旋之盛策勳飮至重逢捷奏之年上契鑒觀求莫之心大慰陟降在天之靈休和所召靈異斯呈擢玉蕤於寶城昭玉曆萬年之瑞挺金柯於磐石兆金甌百世之祥告郊廟而薦馨香益信天人之合垂簡編而書盛美聿彰繼述之隆臣幸際昌期欣逢瑞慶東郊觀土畫聞野老之衢歌南畝烝髦願效封人之嵩祝臣無任云云

萬壽頌 館課 有序

惟天以帝克肖厥德全村所覆爲有家以四海爲池以五嶽爲阿以萬國爲基以九州爲庭既堂既構既除既治無飮我池無矢我阿天乃俾厥所有鍾於帝躬日麗乎陽月察於幽俾作帝聰明露沐雨浴暘照風養俾作帝膏澤霆擊霜淼俾作帝武怒雲蔚霞絢俾作帝文章列宿卽次各恭其度俾作帝臣庶星合躔各從其好俾作帝民執天之紀周天之行紀歲五十有六惟帝六十四齡待易之大參乃授圖於河錫策於洛用乾之貞致不已於帝命曰惟帝子同爰啓下民俾言自其口出其辭曰日所明雲所雨舉有生嗣而孺飽以嬉無慝怖海可漁山可採蛟鼉龍豺不吠虎賓白麟韋赤帝囿遊交其跡耕靑春穫陽秋淪湧泉縕褐褻歲功成星紀周帝雖力何所求雲緌緌錯五章鸞垂垂凝芝房帝不有貴稻粱物豐歲人老壽耄孫曾將叢酒獻形五疇圖九進君王祈黃耇斗之樞氣之母握璇璣長在手

瀦河頌 館課 有序

惟五十有四載秋雨集甚風迴流瀦河溢夾岸漂其百廬有司以告帝曰咨河其欲徙夫天動而有紀故七政經經列宿秩秩往章來察永以終古惟地奠居諸有動所含水爲鉅渝運川徙靡常厥道夫土理通疏絡交脈行縱橫綰轃嘗諸人身百川膚腠勳氣內運相應以攝河流用翕其或下有壞壤氣閼旁行地脈從之則改卜道防者罔覺惟事故常卽怒溢橫流其發也以風雨地氣通而湔沸物族乘之故爾禹導九川迺脈潛流事惟視地之膚今有掘井闕地恆得蟆蚌川流未徙地脈密移水族內生彼惟得氣之先人乃弗及爰以次歲春視河迺經迺度循潛之流作我新渠自某所訖某所方幾里乃復厥常道有司稽

首受命鼛鼓召徒兆民蟻奔萬鍬攸發土膏流潤羸蚌若積克齊克敏以某月日河成有司潔牲醑虔告神明用致帝命迺導以往洋洋活活初若氤建下洩故流迺綺縠紋以逝岸人貐睇若見文魴赤鯉跳波弄沫於是咸呼萬歲臣聞而頌之曰

滔滔灉河惟帝之功未疏以人潛流既通載溯載洄舟楫攸同滔滔溢河遵王之路脈土北折平流東注唯唯蛟龍不囂不怒滔滔瀦河順帝之則潰築宣房河伯不力曾不崇朝維沚維湜滔滔灉河奄禹之迹先天下聖安萬邦宅有龍負圖曰授帝策

辟雍頌 有序

辟雍載見詩大雅大射禮行於斯然云賸瞍奏公則鼙鼙合舞於是焉在不獨以射也文王作之武王京鎬因以爲天子之學說者曰辟璧也雍澤也旋丘之水以節觀者臣竊以爲內方法地外圓象天雍澤周環可以四達故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聖人命名旣實寓意有在毋事節圓橋之觀聽而已諸侯聲教訖於方隅故半之而作泮宮魯頌稱在泮獻馘獻囚兵刑之政咸受厥成不止雍容揖讓習彌文飾太平已也蓋天子學無所不統後世不深推其意徒以爲文事而已漢之武帝修儒術徵博士求遺書辟雍明堂百廢具舉而明帝數幸學乞言拜老藹然可觀爰及殊俗遣子受學然元狩以還兵刑之氣彼於海內東漢之士懷矜徇名儒風邈矣毋亦上所以率勵之者實不足副其名貞觀之治庶幾刑措此自太宗天姿英邁納諫用人之效其學不足術也至爲泮宮作序則廣厲學官亦其文耳宋世譽於強鄰文弱不振雖大觀之典禮淳化之文物胥詞翰之末章縫之習也違道不遠程效彌疏要之漢唐希聲迹而禮樂不興宋明尙儒修而兵刑無紀苟非大聖疇能超軼近迹合規隆古斯名斯實有始有卒者乎皇帝以上聖之姿建維皇之極武定九有守之以文義正萬邦畜之以仁御極五十六年乾乾維天孜孜維日張弛無迹剛柔有方於是聲教東西朔南暨天祥雜物瑞應迺章六籍綜百氏集厥大成堯舜禹湯文武之化洽而周公仲尼孟軻之道備其於辟雍之名乃可謂彬彬乎有其文云臣躬逢厥盛而爲之頌曰

於樂辟雍維水灉之四海來同維王成之於樂辟雍維水瀜之民具爾瞻維王康之於樂辟雍於鑠王師三驅既放獻馘於斯於樂辟雍於穆王心有鴻集止懷以好音於樂辟雍不顯以告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於樂辟雍鼉鼓淵淵壽考作人遐不萬年

躬耕耤田頌 有序

雍正二年二月癸卯皇帝親率羣后耤於千畝之甸先時有協風至史諏祝告上既齋宮祗祓百官御事各致其齋三日所司奏穜及具既端既戒既省乃畢甸師野廬訥蹕載路壇宮益址位觜極陳及期太常啓行朝暾升閶闔開鯨鏞鳴龍旂出霓旌翠旃千騎萬乘靡不有聞無譁秉圭敬之肅雍載天容之晬穆奏格而神既右享殺禹稷所以敎嗎數錫兆民也少焉上乃步自帷宮詣乎廣阡游埸染履恭已南面迄至耤乃先有事於壇壝列辟陪位多士駿奔既盟既濯或肆或將式百禮之孔洽紛五音其繁會一人

三王九卿成肅於文。司馬秉耒耜跪而進之。上親栽而措之參保介之御間。粲旂栽揚。田畯迭和。上耕一撥三推乃舍。於是王五之。卿九之。各以其班卽事。庶人終畝。是日也。天氣澄霽。迴暘和柔。土膏蒸潤。若時爾後。邑老田父。環聚欣矚。莫不協暢。以爲聖德治於上下。大孝格乎天人。是以圓鹽叶瑞。柔祇效祉。迄用康年。於斯兆矣。小臣躬睹厥盛。用敢拜手稽首而爲之頌曰。

赫赫旬畿。平壤如砥。遐陌引繩。脩渠激水。順時覲土。士皆載起。弗震弗渝。歲其奚恃。皇心戚戚。淳濯告虔。禮於先穡。躬稼大田。軒承早日。蓋拂游煙。齊壇岳立。翠蘚雲懸。有恪秉耒。率先羣后。敎養致敬。撫茲御耦。耕一班三。終乎千畝。祈社勸農。歲其大有。惟富惟敎。立我蒸民。百室既盈。五常載陳。大官惟稷。雅樂惟豳。於斯萬年。治於神人。

青海平定頌有序

國家疆寓萬邦。盡日月風雨所至。罔不承流濡澤。是育是正。今天子撫有鴻業。覃深仁於累洽。暢皇威於無外。重譯效贄。百靈叶瑞。方以三月初吉。親詣辟雍。薦芹藻。舞干羽。說經論學。穆穆棣棣。際斯盛者。咸以爲游闕里之門。生中天之世也。而西征之師。振旅凱旋。卽以是日捷奏繼至。臣民抃舞。歡聲騰涌。僉曰。羅卜藏丹津。世受國恩。罔識禮義。殘其種族。擾我邊陲。聖德如天。屢加訓諭。乃敢怙終不悛。負乘螳拒。爰彰天討。寵授籌謀。將士倚仗天威。智勇齊奮。所向無前。師出旬有五日。而剿其巢落。執其孽醜。俘其旄倪。收其畜牧。獲其輜重。羅卜藏丹津。僅以身免。青海遂定。邊徼永清。自古尅敵制勝。未有神速若此者。惟我皇上以安民戢暴之仁。用知人善任之智。動非得已。謀必萬全。是以天人助順。日辰協吉。鐃歌羽舞。萬里同時。帝徵苗格。於斯信矣。臣幸獲躬睹。敢拜手而爲之頌曰。

穆穆良朝。濟濟辟雍。芹芳藻潔。干羽雍容。萬民具瞻。四海率從。帝修文德。有此武功。

芒芒區夏。八表同天。雲開濤博。雪霽郊連。伐鼓振旅。於時凱旋。不介以爭。孰使之然。

帝育羣生。同符大造。苟可以容。咸歸懷保。三宥靡悔。六師致討。除人之殘。用天之道。

王猷允塞。定我西陲。崑崙爲阿。星宿爲池。日所入鄉。聲敎靡遺。於萬斯年。于時保之。

臨雍觀學頌有序

皇帝洪纘丕基。懋昭明德於天下。庶政惟時。式序在位。卿尹百職。罔敢不虔。之綱之紀。厥惟王心之一。是用式於萬邦。莫不從欲。皇帝曰。咨予一人何有。惟古訓是力。無偏無陂。以撫懲於先聖先師。予敢忘所自。乃以雍正二載三月初吉。親釋奠於聖廟。五氏之裔。咸在先時詔禮官。追崇孔子五世。進秩爲王。是日皆受祀。已。乃御講幄於彝倫堂。進師儒說經論學。圜橋而聽者。如登闕里。游於聖人之門矣。臣幸獲陪列。仰惟啓埤上師。祭蒸彝戚。在古而有。顯德未遑而行事。化未洽而具文。禮雖希虞。道匪超漢。今皇帝制心制事。克一用協。允執厥中。止於至善。聖經帝典。旣踐言而果行矣。事與師匡。憲乞升觴。析俎者同乎哉。溯道所從來。厥成集於聖躬。敬獻頌六章。章八句。其辭曰。

窮原自天。烝民之生。中惟恆性。皆備曰誠。形氣拘感。靜逸於情。微彼先覺。曷爲民正。

道在唐虞。中天之日。放勳聖作。重華明述。執中之傳。十六言悉。惟一乃中。惟精乃一。

逮開有夏。亦越有殷。聞知接統。梅於周文。律易垂象。姬公載勤。世遠迹熄。羣言糾紛。

大學之作。章教立極。中惟至善。先知後得。道匪外求。在明明德。大哉孔子。爲萬世則。

先聖之訓。實我皇之躬。寅思作睿。聽德爲聰。靡邇弗察。好問用中。人效其猶。協於大同。

聖治日新。乾行不已。知本端化。圖終於始。愼厥身修。垂裳恭己。萬方所瞻。辟雍至止。

冬嶺秀孤松賦以題爲韻

維碩石之奇姿。作觀衆之嶙嶒。挺勁節以干雲。擢修柯而蔽景。無春華之靡目。桃李笑而不言。乏秋實之分甘。枳橘媚而弄影。世之相者。畢肥時。弗濟兮尙幸。以上嶺韻旣而華殺歇嵐。窮陰凝岫。岩花翳夜。陽輪行晝。衆木化爲樸株。勁草失其故守。鬱彼宗生。蔚然獨秀。參天黛色。溜石幹之銅青。徧體鱗紋。皴霜皮之雨溜。以上秀韻若乃東光未啓。煙霧正濃。橫枝玉綴。細葉瑤封。旭朝曦之灑灑。冷翠霄之溶溶。飛鸞參差。晞女陽阿之髮。垂鍼倭墮。適予新沐之容。非關愛日。可以鑽冬。以上冬韻至於月掛遙峯。雪迷極路。萬壑空明。彌天稍素。竹掩綠而吟風。梅飛香而墮霧。雖嫡娟於空山。僅點綴乎冷趣。何敢望夫上材。曾不改其常度。亭亭結蓋。上成龍虎之文。鬱鬱棲神。迴盼龍彪之麗。倒影而月觀千陰。飛花則雪山一樹。以上[illegible]韻是以白鹿息其蔭。元龜守其株。厥鸞巢其顚。盤龍穴其膚。櫟詫其材。則診之以夢。人珍其怪。則寫之爲圖。知希乃貴。義立不孤。以上孤韻五柳先生望而歎曰。迢迢之嶺兮上有松。不彫貞於歲暮兮。何大觀之勿顧。幸遺形於禹貢兮。夫何羨夫秦封。逍遙乎無爲其下兮。將御風以相從。以上松韻

擬寶璽銘

有嚴有翼。念茲在茲。辰居垂象。厚地爲基。乃位天德。保佑命之。維庭斯紹。維堂肯構。一人明作。萬邦瞻就。四門聿闢。八荒在宥。攸躋攸芋。亦臨亦保。所其無逸。率時昭考。馮翼仔肩。維貞維寶。九重雖遠。兆人所仰。厥中允執。作極會歸。斂時五福。端拱垂衣。

擬興水利詔

水者。生民之大利也。周禮遂人掌溝洫川澮而時宣洩之。故多有年。今井畝之制。旣莽難復。溝澮陂澤之利。可俾兩講歟。北土平衍。本古井田地。民不知灌溉。旱澇聽於歲。南方以水爲田。而古塘廢堰。或爲豪右占耕。舊渠無所。因此不登。朕甚憫之。已下郡國二千石。以時開修。而厥功未奏。夫小民難於慮始。庸人憚於故作。事有勞費。利成無窮者。此類是也。承相御史大夫。其以是課長吏。而殿最之。無忽。

擬減刑詔

且夕望雨。若飢渴。而雲氣甫興。風輒敗之。豈上施而下不應歟。四月將闌。雷始發聲。五月浹旬。猶可挾纊。將陽微而陰不時解歟。夫咎不虛生。沴由人作。赦令屢下矣。而逮繫者尙多。是所司拘閡文法。而德意不下究矣。獄者。民之大命。陰賊之吏。以刻爲能。司憲庸懦。避嫌遠貴。輕入重出。不敢較然有所申理。如此。則已成之獄。冤濫必多矣。朝廷之意。方將解澤祝網。與人更始。而沮格於文俗吏。俾海內之人。聞詔還寒不

被緘恩。昊天疾戚。諭示以象。朕甚悼憫焉。丞相御史大夫廷尉。可嚴飭所司。速下郡國。出輕繫。減重辟。其更赦以前者。毋得復有所問。赦所未及。吏察情條舉以聞。

擬賑貸詔

春澤告愆。二麥失穫。穀日增直。民將告饑。實傷予懷。且夕寘敢寧息。念迴天意。先濟民艱。古者春和議賑貸。無俟陰陽愆伏。補助已行。矧今沴結既形。其可須臾緩也。其令郡國長吏。發倉賑施。以救饑劬。其中人之家。願借牛種者。與之無責其息。夫救荒之患。吏皆作姦。戶賞相貿。彙猾濫恩澤。貧瘠委溝壑。此皆有司之罪也。直指使者。其督察無稍貸。

擬舉山林隱逸詔

國家興賢育才。法治甚備。自制科外。旁求博採。所以登進俊良者。厥途甚廣。是以多士濟濟。鱗鱗雲蔚。幾於無圖良矣。然而冥冥飛鴻。逸翮網羅之表。皎皎白駒。絕塵縶絷之外。豈無人焉。夫翊贊元化。讚揚大猷。類非章句說儒。刀筆口舌之材。唯皓奔走。所能為也。古之君子。無意於世。斯可以輔世。無求於人。斯可以長人。木食澗飲。而千駟不以動其心。三公不以易其介。故能灑濯王躬。達於上理矣。朕竊慕斯人。有若飢渴。中外大臣。良二千石。其屏遺俗慮。拓開耳目。求之山澤。脫略名跡。各以聞。朕方延佇前席。用資治理。

陳學士文集卷二

事宜　志　議　咨

直隸河道事宜

直隸之水。源派繁多。不可勝紀。追其瀦為大澤。匯為巨川。則約略可數矣。朝宗輻輳。厥惟一途。爰自下而上。擇別經緯。指次枝幹。暨修濬事宜。著之於篇。

【海河】一道。南北運河淀河之所會也。自天津城東北之三岔口。迄海口之大沽。長百有二十里。汛廣崖深。洊決湍駛。潮汐迎之。則逆流而上。北抵楊村。南過靜海。西至王慶坨。每遇夏秋之交。運北淀水爭奔。騎踞於三岔一口。而強潮復來。距之。抵捂洄漩而不時下。則二運淀河。宣洩不及。氾濫妄行。上游之隄岸田廬。皆受其害。所謂尾閭不通。胸腹皆病。雍正三年。被水者七十餘州縣。其故未始不由於此也。故欲治直隸之水者。莫如擴達海之口。而欲擴達海之口者。莫如減入口之水。怡賢親王。於南北運河建壩開河。減水分流。使之別塗歸海。豈止為運河計哉。入口之水減。則達海之口寬。而北之永定。南之子牙。中之七十二清流。乃得沛然入三岔口而東注。朱子所云。治水先從低處下手。正此意也。

【北運河】白河潮河沽河榆河沙河通惠河諸水之所會也。以白河為經流。自通州歷香河武清至天津之西沽。淀河入焉。抵三岔口。與南運合流。長二百九十五里。潮白沽河。自塞外來。源高流遠。勢若建瓴。榆

沙通惠。近出西北諸山。積雨未歇。怒流已至。每伏秋漲發。晷刻尋丈。非徒恃隄防所能捍禦也。怡賢親王。於雍正六年。奏准拓留兒港舊壩。寬六十丈。展挖引河。束以長堤。而注之塌河淀。又恐淀不能容。七年。疏濬賈家沽道。洩淀水入海河。故自留兒港以下。運河安流。楊村至天津一帶。隄工鞏固。惟河西務上下。去壩稍遠。山水暴至。遂至漫決。上廑聖懷。發帑遣員。授之方略。於河西務以上之青龍灣。建壩四十丈。開引河而注之七里海。仍展寬下口之甯車沽。洩入北塘海河。上下分洩。區畫盡善。但筐兒港壩。增加灰埝。青龍灣壩口面過高。業經督臣奏明。減降改作。從此宣洩暢利。自無泛濫之虞矣。惟青龍灣壩口。坳折背流。倒漾而入。宣洩不暢。華家口河西務。不能無意外之虞。仍須經理耳。

【南運河】衛水淇水洹水汶水之所會也。以衛河為經流。自故城入直隸界。經山東之德州。復入直隸之景州吳橋東光南皮交河滄州青縣靜海至天津之三岔口。與北運合流。長八百餘里。河形曲折。寬不逾二十丈。深不逾二丈。加以全漳入運。湍急浩瀚。每苦湲溢。為隄防害。怡賢親王親臨相度。於滄州之磚河。建石壩一座。開挖引河。長一百二十里。青縣之興濟。建石壩一座。開挖引河。長九十里。分洩水勢。注之海港。滄青兩岸。河平隄固。居民賴之。至靜海縣。距壩已遠。地勢更低。故議於縣北之權家口。再開減河一道。業經動工。以積水未就。止賴二壩宣洩。而壩口寬不過八丈。減水無多。不足以消全河之漲。計惟於德州上流。相近古黃河處。相度善地。建壩三四十丈。開挖引河而注之古黃河。不惟直隸運河。永免漲溢。即德州一帶工程。亦皆獲賴濟矣。但地隸山東。在此為切己之憂者。於彼未免為秦越之視。八年七月。德州第九屯隄岸潰決。直隸自景州以下十餘州縣。皆被淹沒。水利衙門。雖屢行咨會。而決口迄未堵築。蓋山東地居上游。水過猶城載釜。而此間形如仰釜。有所受而無所洩。縱竭力捍禦。隄工晏如。亦無解於田廬之湮沒也。莫如將滄以北。河道工程。歸併直隸總河管理。為濬為修。得以自從其便。庶上下不致阻格。而一河首尾成率然之勢。計無便於此者。

【淀河】清河永定河子牙河之所會也。起自河頭。至西沽入北運。長四十里。淀水茫茫。至此始有崖岸。夾束東流。故名河頭。自西出長淘河而來者。為永定河。即桑乾之下流也。由南會子牙河而來者。為楊家河。乃七十二清流之總匯也。

【永定河】源出太原之天池。伏流至朔州馬邑。從雷山之陽。發為渾泉。鵰雲諸水皆會焉。由大同古定橋。抵宣府保安州。過懷來。行兩山間。至京城西四十里。石徑山之東。地平土疏。衝激遷徙不常。舊由石丹口南流。逕固安縣至霸州。入會同河。兩岸無餘隄。祇有民堰。因霸村莊。每被衝齧。康熙三十七年。詔撫臣于成龍經理。若順其南下之性。束以長隄。其患自息。乃撫臣自護城域。奏改故流而注之淀池之內。以濁流入止水。不數年間。而信安高橋勝芳辛張等淀。皆為平陸。駸駸乎淤黃汊。抵台頭。淤積清流。幾無達津之路。雍正三年。怡賢親王。奉命查修水利。上諭令引渾河。別由一道入河。勿使入淀。大哉王言。已提河道全局而居其要矣。蓋淀泊之用。有容受之功。亦有停蓄之利。衆流就趨。匯為巨澤。容與滃漾。有以殺其奔突之勢。然後安流循節而去。則其衝易受。而其患易禦。正定順德廣平之有南北二泊。順天保定河間之有

東西兩淀。皆天地造設自然之妙。納衆流而節宣之。不使之一往衝突而不可禦也。西淀之水。流為一河。分為三汊。而匯於東淀。南泊之水。注於北泊。北泊之水。出蓬陽之道。合滹沱之流。亦由子牙河歸於東淀。則是東淀一區。所以畜直隸全局之水。游衍而節宣之。乃永定濁流。闌淤梗咽。則上流之氾濫無歸。衝隄潰岸。亦何怪乎。怡賢親王。欽遵相度。於郭家務改挖東行。開下流之長淘河。引歸三角淀。而注之河頭。與清河會。又以水性善淤。奏明逐年挖淺。籌畫可謂盡善。而河員積習。不利於挖淺而利於築隄。改河之後。隄日增高。而河亦與之俱長。長淘河淤成斷港。三角淀所餘無幾。於是散漫南流。頭道二道等河。皆斷續不通。清流僅有楊家河盤盤一綫耳。經汛之後。再淤而南。則清水無路歸津。側注於楊柳青一漕。而濁流復從而注射之。其不至穿運而過者幾希。此目前之大患。全局之深病也。為今之計。惟有疏挖長淘。導之東注。河頭兩面。接築長隄。至楊家河而止。雖不能保其不再淤。而旋淤旋挖。亦可暫為補救矣。若欲為長久之慮。則莫若復南行之故道。仍歸固霸。而注之於會同河。蓋以渾入清。藉蕩衝刷。已失其壅淤之性。而會同河岸深闊。縱泥沙不能暫停。自康熙三十七年以前。溯之前明。皆由此道。河未嘗淤。淀亦未嘗淤也。惟從前未有欽隄。但恃民埝。故衝溜所時有耳。若如今之專管有官。歲修有備。築兩隄而守之。尚何患乎奔潰哉。河形水勢。未有久而不變者。論永定河於今日。亦變而思通之一術也。

【清河】為東淀之經流。其派有三。分自會同河之三汊口。經台山。出紀家淀而入勝芳河者。此西派也。由趙家房逕託達泊。出郭家莊而入勝芳河者。此東派也。由下馬頭逕崔家房入張家駕。至左家莊泊。入石溝河者。此南派也。循大隄而東。逕西馬頭堂頭左家莊。會於石溝。則其支流也。勝芳石溝二河。總歸台頭一河。逕楊分港而出楊家河。楊家河至三汊口。計長一百四十里。自永定入淀之後。勝芳河淤。而東西二派無下口。張家駕淤。而南派無正流。惟沿隄一河。寬不過二三丈。深不過五六尺。其何以容西來滂決無涯之巨浸乎。雍正三年。自崔家房以下。決隄九處。文安城郭。幸而僅存。然亦已危矣。怡賢親王。親臨相度。開勝芳河十七里。而東西二派。下口遂通。挖張家駕河五里。而沿隄一支。分流北注。又於上流開挖中亭河。自口頭村起。分引玉帶河水。入台山河。其下流石溝台頭淤淺之處。概行疏濬。數年以來。清流遄駛。隄防安如。霸保文大之間。禾黍豐而秔稻熟。民享樂利。皆賢王治淀之功也。然諸河多經由泊港。菰蘆菅草。叢生密布。壅水遏流。泥沙留滯。則淤而淺。淺而塞。不加疏治。一二年間。復成斷港矣。雖分隸河道統轄。但河官習氣。不知有河。惟知有隄。蓋修築易於見功。漫決或以致罪。故動色相戒耳。至於淀之通塞。河之淤暢。俱在茫茫積浸中。為考成所不及。誰復過而問焉。殊不知淀河一塞。分消無路。西來之水。並趨隄下。一遇積雨暴漲。頃刻數尺。雖有人力。將安所施。三年之患。將復立見。故防隄而不加意於河。非計之得也。七年六月。予奉王諭。委令防隄。纔一到工。即以清理淀河為急務。督同地方官。鳩集人船。芟除蘆葦。剗刈菰蘆。下流之滯礙甫通。則隄下之水痕頓減。秋汛疊至。旋即消落。爾特扁舟往返。徧歷諸河。所勘情形。歷歷可數也。中亭河苦淺。趙家房河苦□。張家駕河。挑挖未達於淀泊。沿隄一河。自堂頭以下至塌駕頭亦苦淺。阻石溝逼勝芳一河苦塞。勝芳至台頭一河苦淺。計其里丈。總非大工。若九里甲隄夫內。抽丁分浚。抵

免伏秋防汛。民皆樂從。調劑之宜。一良有司足辦矣。若欲規其久遠。則設游船。募役夫。添專官。定考成。有缺一不可者。

淀民以船為業。船一隻。長一丈二尺五寸者。可業三人。三人之力。撈取淤泥。日可三方。一月之內。十日撈泥。二十日營業。盡可度日。每一船月撈泥三十方。自三月至九月。每一船撈泥可二百一十方。十船二千一百方。船五十隻。可撈泥一萬五百方。計淀河一百四十里內。淤淺者未必及半也。可設船五十隻。每船募役夫三人。共一百五十人。即以船與之為營業。不必復給工食。一船每月責令撈泥三十方。應撈之處。官為測量。計其丈尺之數。釘樁而標記之。既撈之後。核數收工。所撈之泥。運送附近村莊。成埝作房基。或堆疊圍圃。任從其便。惟不許阻礙河流。所募之夫。必淀內居住之人。入水取泥。素所習慣。取其五保。免其雜徭。給以腰牌。而登之冊籍。雖分工段。務令各近其家。所用之船。不必旋行制造。隄內積水新涸。民間所有之船。盡皆陸置。每隻不過三四金。稍加修艌。即可乘駕。若將拏獲私鹽船隻。撫令變價。揀擇取用。亦可省其採買。如此措置。人不勞而帑不費。淀河日深。清流倍暢。所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也。然須添設專官一員。督率管理。或縣丞。或主簿。駐於淀池適中之地。往來稽察。仍令地方兼轄。河道統轄。倘有淀河淤塞。應照隄工漫溢之例。分別參處。庶上下不致玩忽。隄河兩有裨益矣。

【會同河】出自西淀之芽兒灣。三十餘河之所會也。逕保定曰玉帶河。至苑口曰會同河。闊者二十丈。狹則十五六丈。每秋濤西潑。怒浪東來。一川不足以容萬派之流。則薄蝕隄岸。決何家道口。決龐疃。決下武各莊。決保定縣。幾無虛歲。自雍正五年。中亭河成。分流北去。而玉帶之水。十減其三矣。但河身本淺於正流。而新開之牤牛河。自北來會。汛發之際。水挾泥沙。復行雍淤。則挑濬之工。誠有不可一日緩者。查中亭河隄上下六工。係舊里甲民夫修補。伏秋防汛。勸瀹兩月。亦與文安大隄之例同。然上六工隄。並無衝險。且支河平穩。無汛可防。不若於水涸之時。令隄夫挖河。抵免防汛。以速易久。民必樂從。但令河底與正河齊平。則分水愈多。不惟玉帶安流。而下六工隄內之田。皆可引而溉也。

【西淀】跨雄新數邑之境。既廣且深。西北諸山之水皆匯焉。北自雄縣入者曰白溝。拒馬河之下流也。拒馬發源山西廣昌之淶山。至房山鐵鎖崖。分為二派。一派東入涿州。過新城而南。挾琉璃河廣陽鹽溝諸水。白玉塘西城寺甘池諸泉。皆入之。一派南入淶水。經定興而東。易州之滱水武水。白楊虎眼梁村馬跑諸泉。及遒欄河女思淵子莊溪諸水。俱來會之。二派合流為白溝河。入柴伙淀。西自安州入者曰依城河。曹河徐河一畝雞距方順龍泉諸水之所會也。徐水出五迴嶺。經滿城至安肅而曹水會焉。一畝泉出滿城東南。餘小泉以百數。雞距紅花名尤著。流經清苑城南。至梁河橋而方順水來會之。方順即曲逆河。祁水之下流也。五雲石臼二泉。流為放水河。五郎河入焉。流逕石橋村。至梁河橋。與一畝泉河會流。逕新橋而滿城之龍泉河自南來入之。至善馬廟。與徐河合流。為依城河。入雄淀。西北自安肅來者曰雹河。源出石獸崗。灌洞入之。由新安之黑龍口歸雄淀。新安三面皆水。惟城北為乾土。而地處容城下流。雨潦南下。則大潑淀一帶。盡為鄉壑。廬里蕭條。最稱貧瘠。怡賢親王。親臨相度。於三台村開引雹河。經小王營尚

村之北。至南河頭。入燒車淀。南岸築隄建閘。以裨節宣。隄內大澱淀數百頃。皆引流種稻。嵗獲豐收。澤國已成樂土矣。南自高陽入者曰豬龍河。唐沙滋三水之所會也。唐河原名滱水。源自山西靈邱。入唐縣爲唐河。橫水自西北來會。居民引以溉稻。直達下素。町畦相望。經曲陽之鎮里高門。所溉尤多。南入定州。而白龍泉復來會之。王諫王樹等村。傍河皆圩岸也。沙河來自山西之繁峙。入曲陽界。合平陽河南流。阜平之當城胭脂二河。行唐之部河。咸會焉。其上流亦名派水。經新樂。歷定州。沿流多資灌溉。滋河發源山西之枚回山。綿蔓諸爲慈水。七祖寨岔頭大明川瀦流可田。入行唐之張茂村伏焉。至無極南孟社而復出。逕縣北。旋經深澤之龍泉固沃仁橋。疏流成渠。皆天然水利也。三水頗稱鉅流。畢會於祁州之三岔口。爲豬龍河。逕博野蠡縣高陽。而入白洋淀。豬龍河水性湍急奔騰。最難捍禦。雍正三年。決柴淀口而東。漕艫鄉口古隄。直衝鄚州驛路十里。遂爲巨澤。怡賢親王親歷相度。疏通豬龍故道。決口始塞。驛路復通。然下流入淀之處。河道紆迴。停沙壅塞。易致潰決。復令清河道王鉽。於出岸村開挖引河十里。至高仲家出口入淀。東岸築埝。以防其軼。西岸截沙。以順其流。然後安流而北去。又放水口斜築長隄。以禦倒漾。蟠蜒口殘隄數十里。亦一例加修。以爲重障。豬龍河之治。未有如今日者也。但隄土挾沙。未可深恃。濁流善齧。護岸爲難。夫有岸而後有隄。岸既坍矣。隄將安附。前人創爲挑水迎水等埽。皆爲護岸計也。護岸者所以固隄之根也。應令清河道相度頂衝埽灣之處。建築挑水等壩。則河流順軌。隄工永固矣。

【趙北口】居淀之中。舊有石橋八座。白洋諸淀之水。皆由橋下東流。實西淀之咽喉也。向苦卑狹礙流。雍正四年。易之以木。升高加闊。又添建三座。俾積淀之水。暢然東注。可謂快矣。然白溝濁水。出河門而橫截。

清流不得驟下。至樂王行宮前。益復拗折。土人謂之鷺鷀。此所謂咽喉已通而胸膈未利者也。雍正四年。曾經委員挑挖。經汛之後。其淤如故。蓋白溝溢時。近自諸山而下。推擁泥沙。所至塡淤。四十里之柴伙淀。淤爲桑田者。十三四矣。不加浚治。則西來諸水。漲溢無歸。若歲歲撈挖。是勞費無已時也。渾河入淀。其害往往而然。欲爲一勞永逸之計。必不使之入淀而後可。查白溝故道。自新城之王祥村東行。至王槐而南。經淶河郵而東。至望鴉邃。迤邐東南。過胡各莊神機營。而入茅兒灣。河形宛在。橋座猶有存者。然工費浩繁。非局外之所敢輕議也。爲目前計。惟有濬支河以分其勢。猶爲差善。予於七年秋。奉委查勘。舟至龍灣村南。有一河東去。水溜甚急。闊十餘丈。遂加測量。深六七八尺不等。凡十八里。直至樂王行宮東。乃與大河會。已過鷺鷀之阻矣。詢之土人。稱係淀內船道。逐漸衝寬。舟楫通行。遂成大河。此水勢自然。非人力所致。惟中間經泊之處。頗覺平漫。不加疏導。恐通而復塞。深爲可惜。若於水涸時。挑濬深通。則白溝全流。必改由東注。然後將河門淺阻鷺鷀拗折之處。盡行開挖。則西來之清水遄行。東注之濁流受刷。亦補救之一奇也。

【子牙河】滹沱之下流也。湍悍迅疾。勢如激箭。滏陽河復挾甯晉全泊之水。附而益之。勢益洶湧。過臧家橋以下。地勢漸低。蕩齧益暴。康熙三十七年。發帑築隄。自獻縣歷河間大城青縣靜海至王家口而止。河亦分爲二支。一西北由十槪灘里入淀。一東北由岳莊黄汶台頭入淀。與清河會流。土人謂之老河。焦家

口別開一支東出。而北流至陳家泊。入獨流大坑。亦有隄東之。土人謂之新河。兩河之委。相去二十餘里。兩河之隄。南連而北缺。所謂其形如環。而缺其十二三者也。環中邨落數十。地皆肥美。然北面無隄。每遇淀池漲溢。二河倒灌。則數十村宛在水中。而河員猶守兩隄惟謹。幸獲無虞。則自以爲功。此如防盜者。守垣牆而開後戶。盜入胠篋發匱而去矣。垣牆之守者。猶巡警徹夜。可發一噱也。愚以北面之隄。斷宜接築。然非徒築隄而已。查王家口南東岸。有古河一道。名三家淀河。卽蔡家窪之下口。緣東隄出瓦子頭橋下。迤邐東北。與新河合而入淀。雖已淤淺。河形宛然。若挑挖深通。不惟分老河之流。亦可洩蔡家窪之漲。挑河之土。用以築隄。補缺成圍。水無倒漾。圍內之地。分別高下。疏列溝塍。於西南建閘引溉。東北洩而出之。一舉而河隄俱成。營田最美。誰憚而久不爲此。再老河北至台頭。往往淤淸流而漫河道。不若新河之勢。西南高而東北下。直趨獨流大坑之徑而利也。但河身淺狹。隄岸殘缺。展挖深而修築固。則正溜可移。間則潰決無虞。焦家口分流之處。建挑水埽以逼之。將全河之力。盡入新河。而老河兩隄之間。不過溢流蕩漾。其抵台頭而達淸流者鮮矣。南來之黑龍港。雖係無源。而獻河肅大四縣之積潦。藉以宣洩。其裨益於田廬豈淺鮮哉。歸淀池而消野水。亦當事者所應留意也。再新河東隄。距運河西堤十餘里。舊有民埝一道。起自東賈口。東北至劉家營。與運河隄接。亦所以防淀池之倒灌。自護田廬也。自三年經水衝坍。無力再築。倒灌之水。悉意南流。運河隄根受其浸齧。不止害及民田而已。亦應行令該道查勘。轉飭地方官料估。動給食米。督勸民力接築成隄。則運南數十邨莊。皆成樂土。而運河隄岸。亦無內侵之患矣。

【滹沱河】發源山西之泰戲山。自平山入直隸界。逕靈壽正定欒城趙州晉州束鹿甯晉而入北泊。壅決不常。遷徙靡定。自元明以來。雖經修築。訖無成功。故治之者。難言一勞永逸之計。惟有隨時補救之方。雍正三年北徙。決晉州之洲頭。而東九股漫流。束鹿深州。皆被其害。怡賢親王親歷相度。於洲頭築壩截流。自第四溝開引。歷晉束冀衡之境。挑河八十里。由焦岡而注之滏陽河。數年以來。束深始有甯宇。八年秋。木邱斷流。遂入東南故瀆者十餘里。仍歸新河。避灣就直。水性應爾。不必強爲濬築。空勞民力。但束深晉冀之間。故瀆甚多。徙而東南。應從其勢之便。若西南入泊之路。則當力爲堵築。毋令再淤淸流。復成淤塞耳。

【滏陽河】源出河南磁州之神麕山。至邯鄲。會諸沁二水。經永年曲周雞澤平鄉任縣隆平甯晉之境。貫大泊而出。至冀州。與滹沱合流。所至之處。疏渠引灌。盡成稻鄉。而磁州之民。閘閉截流。以專其利。下流州縣水田盡廢。雍正四年。怡賢親王奏請改隸廣平。刻時分水。上下均沾。營田多至二千餘頃。但沿河隄岸。例係瀕河村莊修築。工多力寡。年年不免潰決。惟隆平令馮元方。勸諭邑民圍堵公修。而隄工遂以完固。八年大水。滏河所經州縣。漫決屢告矣。隄岸殘缺。尤非瀕河民力所能專任。應照馮令修隄之例。將該州縣所有滏河隄工丈尺。查丈明白。按通邑里甲均勻攤派。不許一毫偏累。造具印册存案。永爲定例。隄少人多。工程自然鞏固矣。惟出泊以下。水勢倍增。會以滹沱湍悍之流。所有民隄。雖資捍禦。八年衡水衝決盜流。淹及青縣。前轍可戒。宜爲預圖。自臧家橋以上至衡水冀州民隄。應令地方官查估。動帑興修。修成

之後，仍照千里長隄例，令民間年年修補。

【南北二泊】即古大陸澤之地，正順廣三郡之水會也。滏河、冶河、沙河、泜河、沛河、槐河、午河、李陽河、七里河皆入北泊；百泉河、牛尾河、野河、澧河、沙河、洺河、劉累河、程二寨河、璺水河、順水河、柳林河皆入南泊。諸河源出崇山，往往建瓴而下，加以千巖飛雨，萬壑懸流，若無二泊為之翕受，而節宣之，其奔放橫溢，為何如哉。故南之有二泊，猶北之有二淀，皆治水者所當加之意也。二泊俱恃滏河為宣洩之路，自漳水入滏，滏河淤高，而南泊無所注；自滹沱入泊，滏河淤斷，而北泊無所洩，二泊漲溢，三郡皆被其害。怡賢親王親歷相度，於穆家口開河北注，而南泊之漲令消；於黃兒營暨上村展挖河口，而北泊之流始暢，近歲營田多在二泊之涘，成效可睹矣。獨是入泊之水，除滏、冶、澧、璺水、牛尾、百泉俱流不竭外，其餘本無盛源，常多枯涸，然前人開之，載諸圖誌，構有橋座，蓋以為歸水歸泊之路也。春夏霪霖時，曾無涓滴之流，一遇雨集山漲，則由此沛然而注之大泊之中，田間無宿潦焉，其為利不亦溥哉。有司無識，不加浚治，或反聽民佔耕，以致山水暴來，泛漫四野，為田時害。雖經怡賢親王屢檄地方官隨宜疏濬，勿得聽其湮塞，而有司狃於故習，視為具文，遂無一人應者。八年秋雨稍多，環泊十餘州縣處處湮沒，為復賑貸，上廑聖懷。既過之後，又復晏然，不以為事。此皆州縣錮習，深可歎恨者也。應敕下直督嚴飭各地方官查明各河淤塞，督率民夫，量給食米，隨宜開濬，務俾周通。告竣之後，合會總河，遍行查勘。如此，則山漲有歸，三郡田廬，盡獲樂利矣。至古河故瀆可以行水者，別有條議附後。

直隸地方地勢平衍，雖有豬水之淀泊，並無行水之溝澮，雨水偶多，即漫流田野，淹浸禾稼。是以怡賢親王於通州、武清地方開挖鳳河，於香河、寶坻地方開挖窩頭、鮑邱二河，於良涿固霸等州縣開挖牤牛河，收攝野潦，俾有所歸，故以上各州縣數年以來不受淹沒之害。自此而外，古河舊道所在多有。與鳳河近者，有古龍河，上源本出盧溝，久已淹塞，而下流河槽具在，惟近六道口入淀之十餘里，淤淺平漫，雨多水溢，則為東安害。與南運河近者，有古滹河，來自大名，歷廣平、順德、冀州、河間之境，皆有河槽，至交河縣地方，又有古清河一道，自阜城來會，土人謂之清滹河，杜林鎮之大渡口。前河臣王新命開橫河一道，通入鮑家嘴河，收攝野水，而歸於運河。但以上所經二十餘州縣之境，不無淤淺平漫，及民間佔耕之處，雨水匯聚，往往溢出為害。與滏陽河近者，則有滹沱故道，深冀等州，衡水、武邑等縣皆有之。又有武強縣之龍治河，歸古漳河，名泒河；衡水縣之古鹽河，棗強縣之黃櫨古河，長者百餘里，餘亦不下數十里，上受雨潦，下無所洩，亦溢出為害。又有馬頰、朱龍二河，上自河南，下歸山東，中經大名之清豐、南樂二縣，雨多水溢，亦漫流為害。此等古河雖係無源，皆堪行水，而地方官不知經理，沿河小民但知利己，或就其平處種植為業，或地處下流，曲防攔截，故脈絡不通，水至則共受其殃，甚至有源有委，載在圖誌之水，如柏鄉之槐午等河，任縣之蓀馬等河，祇以泉源微細，時常乾涸，而民間常於河身種麥，地方官不加查察，一有水發，則瀰漫徧野。所謂貪尺寸之利，而受害無窮也。陸隴其為靈壽令，浚治舊河，其鄰人以為圍無水之河，狂而無益，河成而雨集水至，賴此河宣洩，禾稼無損，迄今民猶懷之。

此實臣之遠見也。其言係以為溝洫之利，不可不亟亟講求。今各地方所有古河，其寬深過溝洫遠矣。但使流而不窒，脈絡相承，近泊者導之歸泊，近河者導之入河，近淀者導之入淀，淤者挖之，平者濬之，斷者聯之，隔者通之，勢費諒亦無多，而潦水各有攸歸，無氾溢之害，有陂豐之慶，其為利不亦溥哉。應請旨敕下直督，通飭各州縣，同心僉議，實力奉行，此即古人盡力溝洫之意也。

文安河隄事宜

文安受六十六河之灌注，匯會通瓦濟易水者，經縣之西之北；匯滹沱者，經縣之東之南，俱達於武平、雍奴，下直沽入海。武平即勝芳淀，雍奴即三角淀也。西北之水，上游則霸州、保定縣、雄縣、安州、高陽等處；東南之水，上游則大城、任邱、河間等處，俱以文安之勝芳諸泊淀為下流，停蓄衆水，而委輸於海。下流之受水者寬，則上流之洩水自疾。是文安一邑河淀，實三郡數十州縣之咽喉也。自滹漳之水從石溝村入淀，永定河之水從柳岔口入淀，沙泥敗草，闐淤一平，往日舟楫通行之處，今已成陸，現今河道所經，惟左家莊、石溝村、富官營一線之流耳。以一線河身，洩六十餘河之水，壅塞漫溢，勢所必然。是以西北之高陽、安州、雄縣、保定、霸州等處，東南之大城、任邱、河間等處，河隄一時俱決，不惟文邑罹昏墊之災已也。治之之法，一在分河之上流，以殺其勢；一在導河之下流，而使之通。上流則霸州之苑家口是也。查苑家口西北，原有永定河故道，但河身淺隘，隄岸殘缺，今可自霸州之老隄頭大為展濬，引會通河水，由楮桃園、臺山村東至王家莊入淀，則上流之勢分矣。下流則蘇家橋之三岔口是也。會通河之水至此，分為三支：南支經棠頭村、左家莊、石溝村，入黑母、柴伙等淀，蓄水東注；中支由蘇家橋至趙家房之東，經崔家莊之南、勝芳鎮之北，入落波、慈母、三角等淀，蓄水東注；北支由蘇家橋之北，經王家莊、中口村、無梁閣、樂壬廟，入趙家泊、並柴城、新張諸泊，蓄水東注。近來二支俱已淤塞，惟南支僅存，今宜疏濬深廣其二支淤塞之處，故道可循，疏鑿頗易。惟黑母、柴伙、勝芳、落波、慈母、三角等淀，趙家、柴城、新城等泊，或僅存淺灘，或竟變桑田，此等皆支河所由蓄洩，尤為達沽入海之要路。為今之計，相其淀形尚存者，用蘇子瞻開浚西湖之法，去其敗草，撈其淤沙；至全無淀形者，宜順三支河下流之勢，多挑引河，直達東沽港、楮沽港，以入河泊。如此，則下流之勢亦可以稍通矣。上流既分，則隄工永保；下流既通，則衆派安流，不第文邑免潰決之害，而上游三郡數十州縣，亦享平成之利。此一勞永逸，有利無害者也。至文安大隄之內，形如釜底，河流雖殺，積潦難消，及水涸地出，雨澤偶愆，即種不入土。前人有言，旱則涸及三泉，澇則水深五丈，非虛言也。康熙三十三年，河間郡丞徐元禹來署篆，正值河決，乘舟周視四境，慨然曰：文民止受水害，不享水利，亦人事之不修耳，豈盡關天行哉。議於保定縣界立閘引水，可以防旱；於龍堂灣立閘洩水，可以防澇；於中疏豎溝渠，聯絡相通，高仰之田，仍聽民種禾，引水資溉；低窪之田，則教民種稻，蓄水為池，旱澇兩無所慮，瘠土遂為沃壤矣。已具詳各憲，因受代而罷，邑人至今以為恨。今誠倣其議而見之施行，是亦百世之利也。

營田志

雍正三年秋，直隸水，既賑既貸，烝民既乂，天子乃臨軒而咨，命怡賢親王曰：畇畇甸，非三代井畝之區

平。雨未浹旬。而禾稼在水。豈地利之淪於古。蓋人事之闕於今也。平衍千里。率多汙下。而無一溝一澮流行而翕注之。不達於川。乃豬在田。非水之能為人害。由人之不能用水耳。夫水聚之則為害。而散之則為利。用之則為利。而棄之則為害。試往觀之。轉害為利。在此行也。倣遂人之掌。興稻人之稼。無欲速。無惜費。無阻於浮議。於是以大學士朱公軾為輔行。徧歷三輔。所以為疏瀹排決計者甚備。事具河渠志中。而於其間經度高下。酌盡蓄洩。一切用水成田之法。課導補助。旌敘鼓舞之方。咸條列以請指授。乃遵而行之。四年。先之瀕玉諸州邑。濬流圩岸。建閘制渠。皆官為經理。而工本之費。借帑以給。歲納什一焉。是秋田成歲稔。凡一百五十頃有奇。而民間之聞風興起。自行播種者。若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新安安州任邱。其七百一十四頃有奇。皆於積潦停洳中。隨方插蒔。盡獲收穫。於是爭求節水疏流。以成永利。而四局之設自茲起矣。一曰京東局。統轄豐潤玉田薊州寶坻平谷武清灤州遷安。自白河以東。凡可營田者咸隸焉。一曰京西局。統轄宛平涿州房山淶水望都唐縣安肅新安霸州任邱定州行唐新樂滿城。自苑口以西。凡可營田者咸隸焉。一曰京南局。統轄正定平山井陘邢臺沙河南和磁州永年平鄉任縣。自滹滏以西。凡可營田者咸隸焉。一曰天津局。統轄天津靜海滄州武清暨興國富國二場。自苑口以東。凡可營田者咸隸焉。局各有長。有副。有效力委員。凡相度估料。開渠建造。皆委員與地方官偕。而查報地數花名。給發農本。則專責之地方官。田成工竣。工程交地方官收管。工本令地方官認徵。取具結狀。達之水利營田府。當是時。上方以和衷協助。期地方文武之吏。而特諭賢王剴勸之。故以勸於田功。立膺顯擢者有矣。一時守令。皆竭而思奮。夫富之所先。民罔敢後。是故事易集而功易成。自五年分局。至於七年。營成水田六千頃

有奇。天心助順。歲以屢豐。穗秸積於場圃。秔稻溢於市廛。上念北人不慣食稻。恐運糴不時售。大賈居積。則賤而傷農。於每歲秋冬。發帑收糴。民獲厚利。向所稱汙萊沮洳之鄉。率富完安樂。豳飲蜡鼓相聞。可謂極一時之盛矣。八年。賢王薨。司局者無所承稟。令不行於令牧。又各以私意為舉廢。而地方官既無所覬忌。且屢易其人。皆視營田為多此一事。往往倡言水不足或土不宜。聽惰農改廢自恣。九年。大學士朱公軾。河道總督劉公於義。奏請遣太僕顧公琮乘傳稽覈之。除距水較遠。地勢稍高。須車戽而升者。聽民隨便種植外。其餘水足地平。無煩汲升之處。取地方官永遠可為水田結狀。著籍在戶部。荒廢者查參如例。議設觀察使二員。兼以憲職。分轄京東西。督率州縣。開營可田地畝。無力者貸以牛種之費。秋收扣還。所有舊田圍渠閘洞。修治俾無壞。又設副使二員。出資經理。以為民倡。夫物盛而衰。法通則久。我皇上愛養元元。與之闢萬世之安。則營田樂利之政。必將垂裕無疆。所謂盡溝洫之力。以佐平成之績者。與神禹比隆。不可以不紀也。作營田志。

京東局

京東輔郡。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澤。控海則潮淤而壤沃。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即通。水與田平。一引即至。其可疏鑿成田。明臣徐尚寶貞明蓋詳哉其言之矣。萬歷中。申相國時行。特主其說。以貞明兼憲職董其事。乃之薊州。招南兵之習農者。就地耕作。墾田以億計。畝收一鍾。撫臣及司道。方次第開報。而中

官在上左右者。爭言水田不便。御史王之棟疏請罷役。神宗意亦動。時行上疏。極陳利便。竟不可回。而垂成之功。廢於一旦。議者惜之。雍正四年春。怡賢親王奉命查修水利。徧歷諸邑。陟巘降原。尋泉覘土。以貞明之言。為信而有徵。奏請委員營治。為農民倡。畝收三四石不等。五年。遂開局經理。並及京西京南天津等處。推界分督。次第開稻。而肇端試可。則自京東始。

京西局

京西諸河。皆匯於西淀。淀蓋宋人塘濼之遺也。六宅使何承矩。於雄鄚霸州平永順安等軍。築隄六百里。置斗門。引水種稻。經始之秋。以霜早不熟。浮言滋起。承矩不顧。卒成之。次年大稔。綠秔結進於闕下。衆乃皆服。自是軍糈取給水田。而邊民因以富實。後人言水利於畿輔者多稱之。然其遺跡已湮沒。無可尋求。獨以地多沮洳。居民於雨多之歲。秧種洿澤。以希幸獲而已。雍正四年。賢王親蒞相度。一切疏泉引流甃淀事宜。奏請報可。次年開局新安。始自大澱淀。漸及諸邑。東至霸州。西抵滿城。北自宛平。南及新樂。凡可成田者。次第就理。町畦溝澮。宛似江南風景。過而覽者。如在何宅使蓼花閘中也。

京南局

京南一局。兼正定順德廣平三郡之地。西帶重巒。源泉並注而交流。畢會於大泊。所謂形如聚扇。而滹滏二河為之外幹也。民於其間。藉流為稻。無煩導課。而建閘築岸。具有條理。獨是食利者自私。貪得者無厭。踞高則不知有下。恃源而欲絕其流。以故灌溉之餘。毀隄以洛發難。而下游之舟楫鮮通。洿澤以蕃菰蒲。而鄰邑之香秔番稬。故南局田不患其不營。而患營之不廣。水不苦其不足。而苦水之不均。賢王親履而稔知之。開局委員。均平水利。遠者劃以日。近者分以時。於是瀵泉流潤。河澤旁通。廣順之間。增田至若干頃。而滹沱上游。瀕河沙礫之區。自古不毛之地。立遏建壩。排石留泥。淤為膏沃。得田若干頃。尤為從來未試之奇也。

天津局

天津營田。全資潮汐。一面濱河。三面開渠。與河水通。潮來渠滿。則閘而留之。以供車戽。中間溝塍池埂。宛轉交通。四面築圍。以防雨潦。皆前明汪司農應蛟遺制也。汪公至天津。見白塘葛沽一帶。地斥鹵不耕種。聞有近河藝可者。每畝收不過一二斗。以為此地無水則鹻。得水則潤。若以閩浙瀕海治地之法行之。穿渠灌水。未必不可為稻田。而一時文武將吏諸人。無肯應命者。公乃以身倡之。捐俸買牛制器。開渠築隄。先於葛沽白塘二處。種水稻二千餘畝。畝收四五石。餘種薥豆。得水灌溉。亦畝收一二石。惟旱稻以鹻立槁。於是軍民始信閩浙治地之法。可行於北海。而各官益信斥鹵可盡變為膏腴也。於是疏請於朝。以防海官軍萬人。分田舉種。屯政大興。至今士人猶傳十字圍。所謂求仁誠足。與食力古所貴者是已。惟是民雜五方。逐魚鹽之利。取足旦夕。而不為久遠之計。雖禾黍之植。亦鹵莽從事。至沽塗升挽之勞。益視為畏途。以故旋舉旋廢。雍正五年。營田十圍。今存者賀家口葛沽兩圍而已。開局之始。賢王深思遠攬。以天津當河海咽喉。為神京屏戶。而謠俗偷惰。逐末忘本。野多未闢之土。家無擔石之儲。閭閻熙穰。田疇蕪

寂。無以仰副聖天子加意郊圻。移風易俗之至意。又覽左忠毅光斗屯政諸疏。大興水田於天津一帶。稻花蔵密。因慨然欲復汪司農之偉蹟。發帑委員。尋求經理。而積習猝難丕變。美意未及觀成。然圍渠遺址現存。稍加修葺。未始不可犁藝沃漸。長我禾黍也。爰記梗概。不忘厥初云爾。

四河兩淀私議

按原奏。別疏永定子牙二河於西沽。南北分流。不使入淀。清濁攸分。水患永息。此與怡賢親王、相國文端朱公。敬陳水利第一疏。意見相同。疏內鄚[illegible]淀池一段。所謂兩河各依南北岸分道東流。仍於淀內築隄。使河自河而淀自淀是也。但彼時淀水寬深。堤工難以建立。今三角淀王慶坨一帶淤高。永定河改流而北。由鄭家樓魚壩等口入於葉淀。於葉淀之東。漸為疏引。使入西沽之北。此所謂依北岸分道東流者也。子牙新舊兩河。各有堤服。舊河東隄與新河西堤。南連而北缺。缺處凡二十五里。每兩汛水漲。則倒灌而南。其間三十餘村。皆宛在水中。而汛官猶防護兩隄唯謹。是猶盜已入室。外守垣牆。徒費人一轆耳。今於閻留二莊。開舊河東隄。則蒲淀窪要窪朱家窪等處。皆可淤為膏腴。其中有劉家河三家淀河。舊瀆疏引而東。遶楊柳青。使人西沽之南。此所謂依南岸分道東流者也。至黑龍港馬家橋胡家店等河。雖無上源。而隨注灌水漫溢。為青縣大城田廬害。今議開焦家口。使子牙濁流。並道遄行。而疏濬新河。專受黑龍港等河積水。洩之入淀。尤於地方有益。再按原奏。北運河灣多工險。查下游有灣沖。必上游有沙嘴。議將沙嘴之長者挑之。稍裁灣以取直。則險工漸平。昔潘印川治河之法。遂灣取直。遇嘴切沙。予於雍正五年。查勘南運河。記沙嘴之應挑者數十處。具啓賢王。沮於司議。而北運流沙推擁沙嘴。較南運尤甚。懼挑挖之工。而靡帑之費。費而無益者也。挑嘴裁灣。最為良法。南運亦宜推而行之。原奏。南運河吳橋境內安陵鎮。地勢高而與老黃河相近。議於安陵鎮再建一壩。濬減河三十餘里。即入老黃河。可以暢達入海。俟安陵閘成。將捷地之閘。閉而不用。考水經大河故瀆。北經修縣故城東。又北經安陵縣西。修縣即景州。安陵即今吳橋之安陵鄉也。雍正五年。予查勘南運河。見水勢浩瀚。非興濟捷地二壩所能宣洩。因詢訪士人另尋消減之路。惟安陵去古河三十里。地近而工費不多。請於此處建壩挖河。古河廣大。直達於海。壩面開寬數十丈。則漳流雖漲。可以盡洩。而下游隄工。永無潰決之患。文端公深以為然。啓王議行。而山東方議開建四女寺壩河。其事遂寢。今議於此地建壩。須面寬四十丈。其高下丈尺。以興濟壩為準。則底水足以濟運。而有餘。其羨溢之流。俱消歸古河入海。洵治南運[illegible]要爭奇之上策也。至捷地之河。原係前明宏治閒舊瀆。原估河寬八丈。兩岸築隄。而清河道王紘、遂別選選。奉委查核。減去河面二丈。不准築隄。遂壓致潰溢為患。然漫水濁流。淤滯為腴者不少矣。若堅修兩堤。將大浪淀等低窪之處。圍築小埝。照子牙河淤蒲淀等窪之法。引水填淤。自上而下。則滄南薄鹹之區。漸成膏壤。似亦不必汲汲閉塞也。再按原奏。經理兩淀之議。言西淀趙北口。舊有十橋。九橋皆無河流。惟廣惠一橋。可通舟楫。白溝水漲。往往倒灌。是以橋西之水。壅塞不流。在橋東為衆水所會。止由張青一口。入玉帶河。洩水不多。議挑白溝故道。由龍灣至霸州之魚津橋。以入中亭河。則倒灌淤淀之患可免。查白溝原向東流。由龍灣道務等村。遶吳家臺至老

隄村以下。名中亭河。後決雄縣東南之大灣口而入淀。遂致壅遏西水。柴伙淀亦墊淤大半。今議復故道。於計誠便。橋南另疏一河。予於雍正七年。曾具啓賢王。彼時原有小河。遶樂王行宮之南。為捕魚小艇往來之道。請加疏濬。出張青口。以避樂王行宮前鵓鴿之阻。准而未行。今河形是否有無。即旋加挑濬。亦工費之不容已者也。至九橋不通流水。固因白溝倒漾。亦緣橋西所有河道。被民間夾取蓄泥。堵成園圃。佔礙河流之所致。似應查勘剷削。去其阻礙。於淀水淺涸時。視舊河之通九橋下者。挖而治之。橋底淤泥。挖而去之。再將清河門疏濬。由茅兒灣開口。從十望河故道。別派分流。則胸膈利而咽喉暢。西淀可以永清矣。展濬中亭河。添建苑家口橋座。亦屬應行。又言東淀容納全省之水。而出口之處。止有淀河一道。宣洩不及。議將上游三汊河淤淺之處。皆行挑濬寬深。再於下流楊家河卞家河低窪等處。多疏淀河數道。並行而東。同會於西沽。查三汊河者。東淀之上口也。在文之蘇家橋。玉帶河全納西淀之水。至此分而為二。一汊自台山村北流。經高橋淀。入信安鎮。為信安河。一汊自趙家房東北流。入勝芳淀。為勝芳河。經辛張策城。至積河港。分二支。一東流為長子河。一東北曲折八里。為東沽港河。又東十餘里。為王慶坨河。與長子河合。而信安河亦自西來會焉。一汊自下馬頭東南流。遶崔家房東。入張家費河。北流遶任家莊。東流入左家莊泊。又東北遶石溝。分二支。一北流。與勝芳河會。一東北流。至台頭。而子牙河自東南來會焉。台流至羊分港。又分二支。一北流。遶瘸柳樹。與長子河合。一東北流。遶舊浪泊。出楊家河。抵河頭。而台山趙家房二汊。出三角淀而東來會焉。此三汊之大概也。其沿隄東去。遶西馬頭堂頭。入左家莊泊。遶傅家營。入石溝河者。則鹽河之故道。非三汊之正派矣。自永定河入淀以來。高橋淀淤。而信安河絕。台山一汊。並入勝芳。勝芳淀淤。而辛張河絕。台山趙家房二汊。並入台頭。張家費河淤。而下馬頭一汊。並入沿隄小河。是淀之上口諸河。盡失故道。既苦於翕受之難。楊家河者。東淀之下口也。三角淀淤。而長子河絕。王慶坨淤。而東沽港河絕。是淀之下口諸河。皆成斷港。又病於宣洩之隘。今議將上游之三汊河。挑濬寬深。下游之楊家卞家諸河。多疏數道。治淀之策。可謂盡善矣。但三汊河皆行於淀泊之中。在積水之下。必淀水淺涸。然後故道可尋。惟勝芳一河。淤成平陸。似易施工。莫如先將此一河。挑濬寬深。上承台山趙家房二河之委。已分三汊水勢之半矣。全淀之水。不復側注於東南。然後用笆船权夫。撈泥除草。次第施工。則其餘諸河。皆可以漸而理也。其張家費河。雍正四年開挖未竟。水至停工。宜接開至左家莊泊。以分沿隄水勢。至沿隄小河。自堂頭村東至壩背頭。淺阻礙流。宜挖濬深通。使水無停駐。以保隄工。

永定引河下口私議

查治河之法。欲疏導上游。必先以廓清下口為急務。督河諸臣。奏改永定河原議。導之南流。不設隄堰。以遂其散漫之性。城池邨落。逼近河流者。建築護隄。以防其衝齧之虞。疏引濁流。填淤窪鹹。以收其肥饒之利。措置上游。皆可謂善矣。惟東西兩引河下口。籌畫未周。不能無遺慮焉。西引河下口入中亭河。夫中亭乃玉帶河之支流耳。淺而狹。容納既苦不勝。且其溜緩弱。無沖刷之力。濁流一入。不一二年。即成斷港。下口一塞。則泛溢為田廬害。此西引河下口之不利。不可不慮也。查督臣於乾隆四年。條奏四河兩淀議。內

言趙北口橋東,爲衆水所會,止由張青一口入玉帶河,洩水不多,應挑白溝故道,由龍灣至霸州之魚津橋,以入中亭河,則倒灌淤淀之患可免等語,未審此河曾否挑挖,如未施工,今應飭令速行開濬,並中亭一律寬深,令與玉帶河,分引西淀白溝諸水暢迅東行,則霸奔勢分,濁流難入,足以深刷擁涌,庶免停淤爲患,且可分減玉帶河淺溢之勢,即保定縣一帶遙隄,無煩更築矣,此轉害爲利之道也,至東引河下口,由津水窪開高橋以南民埝,放之東淀,尤爲不可,夫津水窪即土人所謂金水窪也,高橋以南民埝,即康熙間河臣王新命奏建中亭河之下六工欽隄也,隄內地形低凹,隄外毗連淀水,以此爲壑,則永定全河之流,沛然莫禦,其勢非不甚順,獨不思取快於目前,而貽戚於事後乎,昔于成龍改河,以柳岔爲下口,遂致淤淀爲河道全局病,今津水窪在柳岔口之南,相去無幾耳,且正當蘇橋三汊河入淀之衝,若果決溝之渾流,決隄而注之殘淀之中,將使柳岔之淤,而未盡者,必至闔塞無餘,而通省六十餘河之水,何地爲之容受,何路爲之宣洩乎,此東淀下口之害,更不可不慮也,爲今日計,姑爲補救之術,莫若將高橋以南之民埝,加築堅厚,藉爲範圍,永定溜發,不過三四日,而隄內窪地,形勢寬闊,引河入之,散漫閼淤,儘堪容受,俟水停泥沈之候,然後開掘民埝,用埽草裹頭,決水放出,如此,則泥留窪底,水洩淀中,如南運放淤之法,庶免目前淤淀之患,迨數年後,津水窪淤高,不能受水,徐圖更議耳,再查督臣前歲所奏,經理東淀議內,欲將東淀上游三汊河淤淺之處,皆行挑濬寬深等語,查三汊河在文安蘇橋之北,即玉帶河入淀之上口也,北一汊名台山河,北流東折,中亭河入焉,合流東北爲勝芳河,逕辛張策城褚河港東沽港王慶坨,南入長子河,會於河頭,與楊家河合,自永定入淀,淤成平地,遂意先將此河開挖寬深,上承中亭西引河之水,即東引河津水窪所放之水,一並導入,可以直達河頭,與石溝台頭二河,各道分流,庶清濁攸分,永無壅淤之患,此就其疏濬淀河之工,而處渾河則由一道之利,似爲長便也.

後湖官地議

玉田縣之後湖,受燕北一帶山溪之水,並藍泉螺山泉之流,下注小河口,而委輸於薊運河,即徐尚寶潞水客譚所謂後湖莊疏湖可田者也,小河口歲久堙塞,水無所洩,遂爲藪澤之區,萑葦叢穢,其爲不耕之壤久矣,雍正四年春,怡賢親王巡行水利,過而瞻矚久之,曰,此稻鄉也,經營督田宜自茲始,於是遴員發帑,而手一圖授玉令吳士端曰,汝其董厥成,啓而諦觀之,則圖上有說,指畫詳盡,其略曰,疏濬小河,以洩積潦,建築圍隄,以禦山漲,偶渠設閘,引納藍泉螺山泉之流,以資灌溉,而湖心凹處,萑葦之所生者,釋而勿墾,留爲瀦水之地,士端等奉以從事,工竣田成,比歲大熟,士端以功擢永平守,制玉田豐潤二縣隸焉,而在工各員,亦陞賞有差,然則後湖一區,實營田之始基,賢王所心經而手緯,以爲畿輔州邑之表式者也,而其措置之妙,尤在留湖心毋墾,以爲潦水歸宿之所,蓋外閘阻堰山漲,固不內侵,而雨澤過多,則內水亦難外洩,留湖心以受之,田功乃可以萬全,所謂舍尺寸之利,而遠無窮之害,後之人所當遵守無失者也,五年,吳守以湖心所出葦草之利,頗爲近湖豪猾占奪,乃丈而籍之,官收其值之所入,以爲圍隄歲修之費,而以玉田丞掌其事,俾縣令稽核其工,具啓其事於王,王報可,自此崇卑增葺,圍不毀於水,而田

以歷豐焉,八年,賢王捐館,水利營田府罷,局員既撤,而浙省游民申有山乘間投隙,借墾荒之名,遂冒耕湖心之地,葦利既絕,而修築之費無所取給,圍日以圮,予濫任後,有稻戶宋紹先訟言之,不勝憤恨,乃檄其案於吳守,吳時已擢任霸昌道矣,飭案見復,即檄縣查有山冒墾之故,杖而逐之,然葦已成田,無復萌蘗之生矣,縣令衛步青乃召民佃種,額課之外,仍輸租爲修圍費,於是江生維翰遂以當年陞科爲衆人先,仍外納圍租如令,此其意徒欲得地耳,一地無兩稅,定制也,既科糧而又出圍租,是兩稅矣,以之報部,必以成例見格,若止報額課,則圍租不登部冊,祇名私費耳,勢不便與正課一例追比,或完或欠,或多或少,一任其意之所爲,官民其將誰何,是修圍不過虛名,而十餘頃墾熟之腴田,已歸其手矣,其爲狡獪,路人知之,衛令不之察,而遂於司,司如其請,取結冊而將達於部,此嚴令宗嘉所以斷斷然有歸官召佃之請也,其言以爲稻田地戶,不下千有餘家,如令江維翰四人獨認,則偏枯不均,不惟無以服衆心,且維翰倚衿健訟,尚未種地,即欲坐收籽粒,甫經具認,復又疊控不休,似此多事之徒,必非急公之輩,即此數語,已可謂洞見江生底裏矣,其歸官召佃之說,以爲該縣縣丞,經管河務,圍埝閘洞,是其專司,此地應責令該員經理,召人承種,除舊有學田錢糧外,凡屬無糧之地,令該員議立官戶,冊報陞科,仍照例輸租銀八十兩,爲修圍之費,收齊貯縣庫,遇有圍埝閘洞應需搪葦之處,會同該縣勘明,動項修理,工竣報查,庶無悖從前立法之意,嚴令所議,尚屬存羊,故排衆辭而批允之,誠以爲後湖工程計耳,夫賢王當日,豈不知湖心之地,可以爲田,而故棄爲萑葦之場哉,蓋所棄者小,而所全者大也,吳守之令玉數年矣,豈不知湖心爲田,可以增課賦,而祇收葦草之利哉,蓋額課之陞報,益國賦猶錙銖,而圍租之歲修,保田功於久遠也,及一變而爲申有山之冒墾,已遠賢王指畫之苦心,再變而爲江維翰之認陞,又失吳守立法之美意,自茲以後,修費無出,圍隄漸廢,雖日督地戶以畚鍤,然而利既專於一人,勢則遺之大衆,其孰肯俯首就役焉,爲長久計,不若歸此地於官,召佃而籍其所入,額課出其中,圍租亦出其中,國賦無虧,而營田永賴,則嚴令之說,似可俯從,不必執前案之不可移,而遺營田將來之害也.

治河蠡測

從來治河者,必通計全局之利害,而後可定一河之會歸,必先定下流之會歸,而後可議上游之開築,此理勢之當然,古今之通論也,明胡體乾論江南水利,以爲高山大原,衆水雜流,必有低凹處爲之壑,如人之有腹臟焉,彭蠡震澤是也,旁溪別渚,萬派朝宗,必有一合流入海之川爲之洩,如人之有腸胃焉,江淮河漢是也,南既如此,北亦宜然,以畿輔水利言之,正定廣平順德三郡之水,二十餘河,畢匯於南北二泊,翕受而渟蓄之,然後合爲一川,出北泊,逕衡水之焦岡鄉,會滹沱之流,奔注數百里,至大城之王家口入東淀,曰子牙河,則是二泊者,正順廣三郡諸河之腹臟,而子牙一河,爲之腸胃也,順天保定河間三郡之水,三十餘河,畢匯於西淀,翕受而渟蓄之,然後合爲一川,出茅兒灣,經保定縣,曰玉帶河,逕霸州之苑家口,曰會同河,至文安蘇橋之三汊口入東淀,則是西淀者,順保河三郡諸河之臟腹,而會同一河,爲之腸

胃也。至東淀一區。南納子牙之流。而正順廣二十餘河之匯爲二泊者盡歸之。西受會同之注。而順保河三郡三十餘河之匯爲西淀者。又歸之。舉畿輔全局之水。無一不彙於茲。以達津而赴海。則其通塞淤暢。所關於通省河渠之利害者。豈淺鮮哉。康熙三十七年以前。淼然巨浸。周二三百里。淸泓澄澈。中港汊縱橫。迴流貫注。自撫臣于成龍奉命開築永定河。不爲全局計。而祇爲一河計。遂改南流之故道。折而東行。自柳岔口注之東淀。於是淀病而全局皆病。卽永定一河。亦自不勝其病。淤高橋淀。而信安堂二鋪遂成平陸。淤勝芳淀。而辛張策城。盡變桑田。向之渺然巨浸者。皆安歸乎。旣失地於西北。則傾注於東南。而獨流一帶。淀水與運河。僅限一隄。至楊柳青以下。則淀運相連。南隄盡沒矣。故曰淀病也。蓋淀袖以翕受爲功。容納之量。隘於下。則灌輸之勢。停於上。一遇秋伏汛漲。決溢西來。騰涌無歸。則旁溢橫奔。衝隄潰岸。故今歲高陽河決而東。斷鄭州官道。子牙河決而北。文安大城。皆宛在水中。而南岸欽隄。增高二尺。水與之平。人第訝水之大。河不能容。而不知淀之小。水失所受。故曰全局皆病也。永定本向南流。逕固霸之境。而會入玉帶河。蓋率其自然之性。河未嘗淤。淀亦未嘗淤也。雖東坍西漲。時有遷徙。亦不無衝齧之虞。而填淤肥美。秋禾所失。夏麥倍償。原不足爲深病。治之之法。但當順其南下之性而利導之。多其分釃之渠。以減殺之。寬築陂陀之泊岸。以緩受其怒流。分建護村之月隄。以預防其衝擊。如此。則害可減而利亦可興。何至折而東之。導之淤淀。爲全局病。至於此極也。自改河以來。河底歲墊而高。河高而增隄。隄高而河亦與之俱長。今去平地。已有八九尺至一丈者。潰決則建瓴直下。爲田廬害。豈足異哉。總由濁流入止水。醬散泥沈。下流自塞。歸壑之路。上游猶築居水之垣。不過厚畜其毒。以待潰耳。故曰。卽永定一河。亦

自不勝其病也。夫利在耳目之前。而患伏數十年之後。當時固以爲無足憂。而卒至一發而不可救。凡事類然。不可不深思而熟計之也。我世宗憲皇帝。智與神謀。深悉渾河之爲淀病。且深悉渾河病淀之爲全局河道病。於興修水利之始。卽特降諭旨。令引渾河別由一道入河。毋使入淀。可謂探本窮源。一言而舉其要矣。蓋淀爲定水。無沖刷之力。故沙入而沈。河無停流。有滌蕩之功。故泥衝而散。永定南入淸河。自三十七年以前。迴之前明。百有餘年矣。舊所經由之處。沙痕的皪。岸跡分明。袁家橋以北。崖高底深。牝牛河借以行水者。卽其故瀆也。河性善淤。能墊深爲高。而此道歷來已四十年。何以經久不湮。而歷歷如是。蓋下口暢則上流疾。此卽利於入河之明驗矣。雍正四年。雖經水利衙門。奏於郭家務以下。改挖新河。而下口仍然歸淀。故經王慶坨。則王慶坨淤。入三角淀。則三角淀淤。近且駸駸乎淤及楊家河矣。夫楊家河乃全局淸水之尾閭也。此河一淤。則通省六十餘河之水。無路歸津。勢必於楊柳青上下。穿運道而灌天津。乃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故籌永定於今日。乃全局利害之所關。則下口會歸之路。可不爲之熟籌而審處也哉。愚以爲會歸之路。莫如順其南下之性。而入玉帶河。或謂濁能淤淀。亦能淤河。玉帶河一淤。則西淀之水無所歸。必逆折橫流。爲文霸四邑害。是大不然。玉帶河西受數十河之水。渠深流急。滌蕩沖刷。泥澄沙散。已自失其渾濁之性矣。卽如滹沱漳水。其濁泥豈下於永定。而滏陽衛河。其寬深亦不逾玉帶。漳入滏而滏未嘗淤。漳入衛而衛未嘗淤。則永定之入玉帶。何足慮乎。或謂南北長隄。文大二邑民命之所保也。

渾河橫衝而入。必有潰決之虞。是又不然。大隄之決。前已臚告矣。皆淸河爲患。未見有濁流也。如果濁流決隄而入。則文安仰釜之地。早已塡平。何以低窪如故也。況經相國鄂公。奏請加築。高厚視前數倍矣。再於隄外。加以埽鑲草壩數百丈。以備不虞。尙何意外之患乎。或謂河流湍悍。土性疏惡。不隄則氾濫妄行。蕩鄚莊。齧城郭。仍爲固霸諸邑害。隄之則縷堤築。而東水也。是又不然。昔渾河南行之時。河身不過十餘丈。溢岸漫流。深不過一二尺。旋長旋消。爲期不過二三日。本非巨津。如黃河之浩瀚而莫可控禦。特以東折旣違其性。入淀又窒其歸。強夾束以長隄。適足以激其怒耳。今若順其南下之性而利導之。曲直隨勢。多其分釃之渠。以減殺之。高下合宜。寬築陂陀之泊岸。緩受其怒流。甯厚勿高。分建護村之月壩。預防其衝擊。甯缺勿合。如此措置。將斥鹵變爲膏腴。史起之功。可再也。縱遇異漲之年。溢岸漫流。仍不失一水一麥之利。亦何負於民哉。天下之事。極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永定之爲淀病。至今日而已極。亦變而思通之一會矣。當事諸君子。誠一旦翻然改圖。復其南下之故道。則病淀者去。淀乃可得而治也。淀起於蘇橋之三汊河。訖於天津之河頭。一汊自台山北流。逕高橋淀。入信安鎭。爲信安河。一汊自趙家房東北流入勝芳淀。爲勝芳河。逕辛張策城。至褚河港。分二支。一東流爲長子河。一東北曲折可八里。爲東沽河。又東十餘里。爲王慶坨河。與長子河合。而信安河亦自西來會焉。一汊自下馬頭東南流。逕崔家房。東入張家嵜河。北流逕任家莊。東流入左家莊泊。又東北逕石溝。分二支。一北流與勝芳河會。一東北流至台頭。子牙河自東南來會焉。合流至羊分港。又分二支。一北流。逕瘸柳樹。與長子河合。一東北流。過蕭浪泊。出楊家河。抵河頭。而台山趙家房二汊。皆出三角淀而東。來會焉。此三汊之大概也。其沿隄東去。逕西馬頭堂

頭。入左家莊泊。逕傅家營。入石溝河。則鹽河之故道。非三汊之正派矣。自永定入淀以來。高橋淀淤。而信安河絕。台山一汊。併入勝芳。勝芳淀淤。而辛張河絕。台山趙家房二汊。併入台頭。張家嵜河淤。而下馬頭一汊。併入沿隄小河。是淀之上口諸河。盡失故道。旣苦於翕受之難。三角淀淤。而長子河絕。王慶坨淤。而東沽港河絕。是淀之下口諸河。皆成斷港。又病於宣洩之隘。所恃以通流者。惟台頭一河耳。以全淀所受六十餘河之水。納之一綫之中。而子牙濁河自南來者。又從而瀾之。則不亦危哉。愚向有末議。設袋船。募杖夫。委專官計丈里。撈泥挖淺。除若開淤。冢宰顧公。已採以入告矣。其事一行。則台頭一路。上接左家莊。下達楊家河。自可逐漸寬深。不憂壅閼。而愚猶以爲一河納全淀。終非其量之所能勝。則三汊故道。不可不擇其要者而開挑之。以分其來而暢其去也。一張家嵜河。雍正四年開挖未竟。水至停工。宜接開至左家莊泊。以分沿隄水勢。一沿隄小河。自堂頭至壩嵜頭。淺阻礙流。宜挖深通。使水無停駐。以保隄工。一趙家房河。村中土橋卑隘。不通舟楫。宜改造加高。中匱活板。使帆檣來往。以暢河流。以上三河。其下流俱經由淀泊之中。苦草菰蔣。停泥挾霾。多致淤淺斷絕。宜每歲撈挖以爲常。此則袋船之所有事矣。而尤關緊要者。在開挑勝芳舊河。此河上承台山趙家房二河之委。經辛張策城褚沽東沽二港。過王慶坨北。逕三角淀。南至河頭。與楊家河會。其形勢自西南而東北。最爲徑直。故土人謂之照直河。雖堙塞已久。遺蹟猶存。若尋逐開疏。非殊創始。寬不過十五丈。深不逾八九尺。而且陸地施工。易爲舂鍤。憑高作岸。無事隄防。

導三汊於西北分流，減台頭之東南側注，腸胃寬而尾閭暢，豈繄淀池廓清，卽全局之河道隄工，均有裨益矣。

與天津清河兩道咨

爲清下流以分水勢事。查霸保文大一帶長隄，介東西兩淀之間，當七十二河之匯，故上自何家道口下至龍塘灣七十餘里隄工，在在皆屬險要，所恃以分其流而殺其勢者，唯支河數道而已。在保定曰中亭河，在蘇橋曰三汊河，在崔家房曰張家碧河，自中亭河淤，而保定鹿疃下武各莊隄，全受玉帶河之衝，年年潰決，自勝芳河淤，而蘇橋三汊河，遂無下口，會同河二十餘丈之流，併東於崔家房沿隄二三丈小河之內，而張家碧河又復淤塞，以故上馬頭西馬頭常頭莊窩老母廟等隄，一時潰決，往事已然，歷歷可鑑。雍正四年冬，和碩怡親王奉命查修水利，親臨相度，洞悉利害，奏請開挖中亭、三汊、張家碧等河，中亭河自口頭分流，而玉帶之水，十減三四，三汊河自勝芳開通，而會同之流，十減二三，張家碧河雖未完工，而上口既開，下流河跡猶存，沿隄小河之水，亦十減一二，分水之路多，則沒隄之力少，以故五年秋大水，幾與隄平，而本坊帶領委員，親督夫役，得以搶護無虞者，以但有風濤之排蕩，而無衝溜之攻擊也。今歲二汛安瀾，隄防鞏固，黍稌秫稻，高下皆收，吏恬民熙，若以爲天之佑此一方民，故無橫流暴漲之至，殊不知此處河水，皆自西淀來，西水暴發，非一次矣。高陽河陡長一丈四五尺，亞古城隄決，府河陡長，與南門橋項平，大小石閘，盡被沖壞，高陽河增漲三四次，閏七月初八日，猶陡長八尺，此水皆安歸乎，非沿隄河道受之而誰受之，然自六月至今，此處水長，不過一尺八寸，所□□□□□尺餘耳，漲於上而不添於下，此無他故，皆由中亭三汊張家碧諸河分流，而北豬於淀窪之內也。向使無此數河，而全流併東於此一綫之渠，則隄工之危險，不知何如，官吏之倉皇，民夫之荼苦，又不知何如矣。本坊生長此邦，頗諳水勢，自七月初九日奉諭至隄，督率印河官加謹防護外，卽加意支河，恐有菰蘆苲草，當港叢生，阻溜填河，致成既通復塞之患，於是委員細查，泛舟親歷，經分緯合，脈絡瞭然，紆直通塞，可指數矣。查中亭河下流，會於台山河，卽三汊河之第一支也，經花達泉十間房王家莊王家箔崔家莊，歸勝芳河，入火狼紫草等泊，是台山河，受中亭河之流，而中亭河，又受牤牛河之流，勝芳河則並受牤牛中亭台山三河之流，一有淤塞，卽三河之水，洶湧而並集於沿隄河內，能受乎，不能受乎，乃花達泉河內，有欄河箔一道，壅水停流，王家箔東，紀家淀北河一段，苲草塞滿者一里，又東一段，蘆葦菰蔣，侵占河面，僅可容舟者二里，又東一段，至崔家莊西，河口密苲，北四里，又東一段，崔家莊東，至勝芳新河口北邊密苲，寬一丈者四里，若不亟行芟除，則日下之暢流，不一二年間，復成斷港，將動帑挑濬定欲工，坐觀廢棄矣。卽飭行霸州，將花達泉欄河箔，立押拆毀，已據申覆，檄行文安縣，督令鄉地人船，將王家箔一帶菰苲，逐加芟除，迄今未據報竣，再查趙家房河，卽三汊河之第二支也，由蘇橋對岸宮家碧東北流，經趙家房崔家窰靳家鋪頭，入托違泊，北由郭家窪，會台山河，而歸勝芳，東由南北羅家樓，經濱濱淀，入石溝之南北河，而歸勝芳，今郭家窪密苲閟塞，北流已斷，南北樓之閘，苲鬱不見水面，東港不通，水無所洩，曲折而注於左家莊西，仍歸隄下，雖行令

文安縣芟除，不過崔家窰邊託違泊口，稍爲拓清，而南北樓閘，長閘數里，工力頗繁，究未芟通，導積流而東去也。再查張家碧河，卽三汊河之第三支也，由崔家房東，經任家莊南王家疙疸北，入左家莊泊而歸石溝河，向係下流，其沿隄東下者，乃一小支耳。此河淤塞，遂以沿隄之小支爲正河，寬不過一二丈，深不過四五六尺，往往上流湍溢，卽至平隄，故開挖張家碧，以暢其流，而工未及竣，然現今測探，除河口壩基未除，止深三尺外，其餘概深四尺五寸及五尺不等，與沿隄之河，未甚相懸殊也。若通暢無阻，亦大可資其分減之力，乃今任家莊上下數里，茂藉叢生，密苲如織，全不見有河形，本坊舟至此地，膠滯不行，節節並力，方移一步，如此而欲水之不壅，其可得乎，蓋已檄行文安縣，責押該鄉長，刻日芟除，亦迄今未覆，夫分流減水，不使迸集隄下，此曲突徙薪之計也，加高培厚，修殘補缺，使水來可禦，以爲固，此綢繆牖戶之謀也。大汛臨隄，張皇搶救，幸而獲全，此焦頭爛額之功也。該地方官秉承貴道章程，所屬隄工，俱爲完整，亦可謂未雨撤桑，是曾防禦矣。而於親王發帑開河，分流減水，爲曲突徙薪之計者，則概乎未之聞也。是以本坊巡視支流，開暢下口，雖從令應酬，而未肯實力仔辦，其意將以爲不急之務而已。豈果州縣之令，不能行於一鄉地哉。愚意以爲此事，乃隄工第一要著，目下芟除，不過暫爲小試耳，仍當於明春水涸時，遵照制臺疏濬淤淺之檄，或請貴道親臨，或遴委廳員，將以上諸河淺阻之處，逐一查明，督令地方官鳩集里下人夫，量加挖濬，使可計其工力，抵免二汛防修。古人云，挖河一尺，可抵築隄一丈。如此，那免河隄兩有裨益。至無煩挖濬之處，只須於伏汛時，將菰蘆苲草，壅礙河流者，盡加芟除，一經伏水灌入，根卽腐爛，不復再生，所役人船，亦可以防汛夫額中抽抵，年年如此，支河愈暢，分水愈多，沿隄無迸注之險，而防修工程，可收全效矣。本坊奉委在此，事非專司，貴道持節行河，統歸統轄，合行咨會，爲此咨商貴道，煩爲查照，如屬可行，卽轉飭印河各官，實力奉行，仍祈示覆，以憑其啓，須至咨者。

陳學士文集卷三

序一

柳廬四書集解序

聖人之言如日。其光無不燭也。人不能正視。惡能辨其眞色哉。眇者生而不識日。扣槃捫籥。自解自障。豈有旣耶。凡不識聖人之言。而依家作解。是皆眇之語日也。然則無解可乎。曰。惡。惡可。言與言合。言與無言合而成書。析言與言。析言與無言而離之。肌擘理分之餘。乃得絲牽脈貫之妙。如丁解牛謋然也。如風解凍渙然也。解亦胡可少也。故善解者。以不解解之。非不解也。昔之解者百家。其俱是也。其俱非也耶。其或是也。其或非也耶。吾正之以聖人之言。於聖人之言。有謋然者。有渙然者。日不能言。舌不欲語。於是以吾之心。用百家之口與手。代吾言言。代吾語語。我固未嘗解也。雖然。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轂之用。譬之蜂採花成蜜。花又不損。蜜又早成。此書集之效也。柳廬解四子之書。集百家之說。其攻也輸。其和也蜜。吾是以云然。吾因之有所感矣。吾嘗有志乎斯事。二十以前。曾手纂朱紫陽之語。解大學中庸。如采鑛金。如拾玉屑。不相融浹。旋就拋置。已而授徒天津。屏居主人之別墅。人事旣絕。神明澄徹。聖賢之言。竊其稍稍。乃日與諸生坐長林。臨大河。掉舌抵掌。當是時也。頗自謂謋然渙然。欲筆之卷帙。以志所見。而懶不自力。訖無成書。柳廬積四十年之勤。叢十餘易而成是編。其好學篤信。弗可及也。已今予之齒。雖少於柳廬而

僕僕索長安米。神氣凋悴。胸胃塵土。迴思樹下所談。若追理殘夢。豈復可得哉。不禁衎覽是編。而爲之徬徨三嘆也。因書於其卷之後。

甘忠果公專祠詩序代葉大宗伯

忠果公致命之四十二年。中丞公奉命持節。開府於滇。至則拜公主於三忠祠。哀慕流涕。自矢所不繼先公之志。與茲滇人者。有如日。於是窮日夜。殫思周諏。凡民所欲及不便。下令罷行之。諸大僚益屬雅操。親民之官若令長。無不下揹循其人。上求當於中丞公。謐者平。役者休。租賦之外無所與。滇人大和。父老謂其子弟曰。忠果公死。而爲神此邦。禍吾人。呵禁妖厲。吾有不得乎天若人者。禱忠果公。輒著靈響。今中丞公攜公遺民。一秉公意。公實式憑之。以究當年未旣之德。德厚矣。而俎豆之報。未有專祠。其別爲公啓宇。相率告其士大夫。士大夫相與議曰。強藩作逆。吾滇人幾無孑遺。今之存者。蓋鞭箠鋒鏑之餘也。忠果公早見而豫防之。裁協夫以寬民力。核勸合以杜驛政。措施之間。已足以制逆藩之驕而奪之氣矣。方三桂僞稱康東肆悖。而陰嫉群蠻凱里等九股四十二寨。乘間竊發。一時人心惶惑。公揣知其計。置康東不問。帥師直抵凱里。且剿且撫。不數日。斬其渠魁。率服羣醜。聞風效順者。復數十寨。皆府朱元明之所不能臣也。公威名震遐邇。於是擁得勝之師。直指滇南。逆賊計沮。遂稱康東敗逋。當是時。三桂固已膽落於公矣。嗚呼。公不去黔。則三桂必不敢發。卽發矣。公必能辦賊。夫以公之智勇。居中而扼其吭。以國家全盛之勢。環四面而蹙之。豎子計日成禽耳。何至蹂躪吾民。幾無孑遺若此哉。嗚呼。太夫人之歿於黔也。天也。太夫人歿。而公以歸葬去。去而賊以其間稚官兵而貨取之。黨援旣結。釁勢已成。公雖再來。而已不可爲矣。公有料賊之識。辦賊之才。不幸不以功顯。而以節死。固不可與義憤所激。慷慨引決者。同日而語也。別爲祠而專俎豆之固宜。於是合詞請於中丞公。而啓宇乎南門之內。負五華。面昆水。左金馬。右碧雞。落成之日。士女輻輳。牲牢簫鼓。闐咽還沓。遠自五溪九眹。奔走恐後。舉瞻其嗌。勞捬見公之靈。雲旂風馬。披髮而下大荒也。傳之鑾下。以爲盛事。一時名公鉅卿。作爲歌詩以志之。而能詩之士。屬而和者若干人。積成卷軸。將以遺中丞公。而屬予爲之序。予以忠果公事在國史。名在千古。其神昭日月。挾風霆。塞天地。無乎不之。祠不足爲公重。而何有於詩。然滇人報德之誠。君子所予。而名篇佳什。揚扢忠烈。可以鏘金石而泣鬼神。有合於大雅之音。尚有聖人所必錄也。故樂爲之論次。竊比古詩大小序之遺意焉。

青瑤草堂詩集序

唐宋以來。詩文名家者。數十百人。獨推蘇長公。以爲坡仙。其運思以神不以意。屬詞以氣不以言。去來無方。行止非我。蒙莊之後。一人而已。眉菴亦今日之坡仙也。風神散朗。非作達也。意性倜儻。非好奇也。與人無町畦。而碧梧翠竹。鸞鶴逌然自適。任心無崖岸。而高山鉅谷。龍虎變化不測。與之周旋永日。淸言遠旨。間以諧笑。一觴一咏。而凡情已隔矣。矧夫挹文海而觀眞瀾。入詩林而闚靈籟者哉。眉菴之文。未嘗爲部伍行陣。瀾氣迴薄。變態百出。如龍斯蟠。雷霆起於呼吸。如蜃斯吐。樓臺生於俄頃。絢縵所極。則靑霞朱雲。疏淡如何。則稀星纖月。予平生自矢不爲凡筆。及讀眉菴之作。不覺規規然自失。如馮夷之驚心於海若

也。每嘆長公之後。復見斯人。其詩壇凡數變。當少時。發奇峭於鮮穠。在昌谷義山之衙。既壯遊齊里。則喜爲鉅麗宏肆。而神韻自爾矜貴。洎侍宗伯德清公暨秦寧福歷涉隴伊涼阨塞之險。洪河大山之雄峻。邊雲朔月之蒼涼。曉角暮笳之悲壯。一一譜爲眉菴之詩。抗聲擊節而歌之。如誦少陵前後出塞篇及秦州雜詠也。迨成進士。官禁林。遇翔鱗闕。左掖梨花。省中啼鳥之句爲多。而載酒題襟。折花贈遠。亦白長慶之體。時亦有之。然眉菴未嘗規撫何人。蓋興與境會。古與情諜。稱心而出。初不自知其所以然也。東坡之詩陶冶百氏而自成一家。或以爲陶謝。或以爲杜李。或且以爲皮陸。如觀隨色珠。五色互異。而究莫名其爲何色。其斯以爲眉菴之詩而已。予別眉菴近十載。今以視學北平經過之便。以嵩假使草見示。展而讀之。玉聲和平。朱絃疏越。諷繹之下。令人悲愛之意。油然自生。因以見聖代崇廉之安。朝廷稱知之實。熙朝敦化之隆。蓋駸駸乎進於雅矣。轉思坡老集中。此類絕少。蹟其平生出入奔竄。曾不得久安其身於廟堂之上。而眉菴遭逢神聖。心契道合。畀以文柄。十餘年中。兩典試事。三督學政。殊能殊尤。生館閣之光。增詞臣之氣。吾又以爲悲坡公之不遇也。抑聞之。坡公夙世爲鄱陽。而眉菴之生也。有異兆而早慧。故字之小眉。又爲知非公之後身。而訛於昔者。俾取償於今耶。因爲之序其集而申以問之。

使秦草序 代張韓城司寇

方龍溪公歸自使秦。出裝中稿。得詩若干首。見者爭相傳誦。爲之敍者數家。予秦人也。其山川形勝。人物風土。暨諸記載者頗悉。今讀是編。恍閱龍眠居士山莊圖。如見所歷。所謂泉石草木。不問而知其名。漁樵隱逸。不名而識其人。悅然者久之。然欲執筆臨摹。雖形於心。不形於手。豈人之才分。固有所局而不可相及乎。今試爲之掩卷而長思。則蒼涼蕭邈。葭湛露白。秋水渺瀰。援沉寥而無窮也。爲之抗聲而歌。泠泠錚錚。情吹嘘角。岩檜嵛而孤漢月也。又爲之緩頰而微吟。則風律鏗音。沖沖雍雍。宮徵之外。自成節奏也。其衍與雄富。則洪河大山。亙拒交縈。神區中拓。而大險外距也。其奇秀峭拔。則蓮花玉女。削青萬仞。武功太白。去天一握也。當其激昂振厲。則千旂萬羽。長弓大戟。俱遊而齊呼。及其操縱變化。頓挫瀏灕。則風雲迴而蛇鳥轉也。穆肅融怡。祥風集而甘雨來。寥闊邈遠。太乙況而天馬下也。東坡之謂龍眠有曰。居士不留於一物。故其神與萬物交。今公使秦而即事爲詩。亦猶龍眠之自畫其所見。蓋天機之所合。公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或曰。天子施大慶。海內同時頒賚者。非獨公一人。而關隴河湟之士。莫不欣舞以俟其來。及其歸也。悽戀不忍別。皆慷慨泣下。賦鴻鴈者。銘其言於石。森相望。若玉林公。獨何以會之。俾不靳然而然。予曰。謝萬北征。召集諸將。以如意指四座云。諸君皆是勁卒。諸將甚憤恨之。李絳在朝。左策魏博。右攜淄青。若合符節。夫不能者。一言而失諸將之心。能者得之於千里之外。公之致此。得毋如呂黎所云。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耶。然予不足以知之。故第論其詩云爾。

龍東溟詩序

東海有詩而人者。曰龍子東溟。人命之曰狂人。予求狂於人久矣。而卒不得。豈獨予不得。嵇叔夜亦不得也。有人於此。不痛而呻呼。不怒而號且詈。不喜而笑。不悲而哭。則人相與狂之。是故破其甕者不怡。遺其

屑者不恔。以瓦礫投人。人趨而避之。使嵇生而能若是。雖屬鍾會而瓦礫投之無怍也。郭恕先庶幾得之。而其遺爲之累。故猶未免乎累。東溟獨何修而得此於人哉。東溟自命曰廢人。命其所居曰玉紅草堂。命其鄙曰塊鄙。予謂之曰。嘻子其爲櫟社乎。櫟社之言曰。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雖然。吾懼子之詩爲恕先之蠹也。寘其集而觀之。則不呻呼而痛。不號詈而怒。不笑而喜。不哭而悲。試與人觀之。則不痛而呻呼。不怒而號且詈。不喜而笑。不悲而哭。夫人不知其喜怒悲痛之所在。雖謂之不喜不怒不悲不痛可也。人謂之不喜不怒不悲不痛。雖呻且呼號且詈笑且哭可也。吾將使東溟抗聲而歌於燕之市。高漸離擊筑而和之。吾將使東溟爲變徵之聲於易水上。則荊卿當浮之大白。吾將使東溟托鉢歌妓之院。勢節哀吟。薛譚輩將以金斂貲酒。吾將使東溟爲田橫客。挽而歌。則薤葉隕淚。白楊風悲。吾將使東溟爲成連弟子。援琴而奏之。則海水汩沒。山林窅冥。羣鳥悲號。吾獨不能使東溟索解於今之人也。今之人曰。不痛而呻呼。不怒而號且詈。不喜而笑。不悲而哭。是狂人也已矣。東溟曰。不狂則累。予何取乎玉紅。子爲我斂而藏諸塊鄙之中。

玉鑑堂詩鈔序

玉鑑堂詩鈔如干卷。予友張子鷺雲之所著也。寄自江甯。而屬爲之序。三請益勤。予竊以謂張子嘗宰大邑。繁劇爲天下最。方日夕鞅掌。不遑啟居。甯復有支頤嘯詠之趣哉。猶能刪舊句。綴新篇。斐然成帙。何其好整以暇若是。昔予官翰林時。與少司農苾遠王公。爲枌榆之會。同人既集。觴酌流行。篇詠間作。識爭奇於片言。或鬭捷於八韻。意興所至。波湧雲蠢。一時流輩。謬相推許。予亦自視魁然。一旦託賢王後乘。行輔河渠。奔走後先。其勞且劇。尚未若張子之甚也。而機蹠相關。雅懷頓盡。遂無一篇一詠者。殆幾十年。今

張子於繁劇鞅掌之中。獨能支頤嘯詠。刪舊句。綴新篇。好整以暇若是。豈人之才分。固各有所限。而不可相及者歟。何懸殊之至此也。予嘗與張子論古人詩文。以爲凡工於是者。必其人有餘於是者也。負非常之才。艱一當之遇。蘊其奇而無所施。胸中之氣。鬱鬱隆隆。不能自抑。一傾寫之於翰墨之間。或蒸如雲靄。或幻如芝菌。屈之騷。馬之史。皆是物也。使其遇合當世。發皇於事業之間。有以用其才矣。何騷與史之暇爲。張子曰。不然。才之有餘者。微特餘於文章。亦且餘於事業。古之人任艱鉅。當盤錯。而神明晏然。以才之餘於事。而事有所不足爲也。夫安往而不暇。若以爲無暇。是周公無宰輔之籍。吉甫缺清風之誦也。豈通論哉。予是時韙其言而志之。而不虞張子今日之能允蹈之也。相國泰安趙公。前撫江蘇軍。予嘗以張子之才爲言。洎還朝。稱其治狀曰。御紛以整。遇猝能暇。彼固未嘗見全牛也。又聞張子宰常熟時。海水溢。人民蕩析。撫而綏之。皆安其所。無一人流移境外者。明年。麥大稔。人不知災。今治江甯。民識官而不識吏。士知師而不知官。所謂才餘於事。而事有不足爲者。豈不已信矣乎。宜乎其俯仰湖山。支頤嘯詠。刪舊句。綴新篇。斐然成帙也。今讀其詩。骨蒼而外秀。節緩而中深。舊作多予所素賞者。近復風格超然。逌爾鏗爾。風雅之家。必能識而寶之。不待予言以爲重。記予所重乎張子者。獨以其才之多。不可爲量數。既用之於世。功見言信矣。而以其餘者爲詩。猶復若是。然則予才之不逮。奚啻什伯而已耶。予自退閒以來。謝絕人事。

直理章句。時爲一篇以自娛。然精力衰耗。不復能求工。自校舊作。尙覺不及。若以視張子是集。蓋瞠乎其後矣。則予言果不足以重張子也。

徐君詩序

昔李唐以詩進天下士。其業是者。莫不比律儷偶。爭長於章句對偶之間。而奇謀遠略。雄智非常之人。如嚴武裴度李德裕輩。非不工詩。而未嘗以詩顯。豈不以遭時遇會。發策扞虞。成不世之功。故詩不足言歟。向使此數子者。終其身放懷山水。吟弄蟲魚之間。雖第謂之詩人可也。國家興太平。於今六十年。海內無事。風雅遞作。智略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莫不束首齊足。受程有司之尺度。而銳思奇藻。旁溢橫奔。不自遏抑。則發爲詩歌。長言永歎。以寄其意之所未足。故予嘗喜觀今人之詩。謂可以得其意思所在。以陰識其未試之奇。然而其詩則是。其人則非者多有。總之。有言之屬。皆可發取。詩亦言也。述懷感遇。人人自以爲東山梁父之徒。而不知其才之不類也。然則非常之才。絕不可以詩得之。詩果不足以得天下士乎。然而予之得徐君也又以詩。予始見君友人之舍。既而君以古詩五首見贈。讀之。慷慨勁快如其人。交其人。俠烈精銳。又過於其詩。每過予。予或過君。過而談。談事會則中其綮。談古今則剸其要。至於遊機隱伏。雖小事而奇算閒發。若與神謀。嗚呼。太平之世。時無關事。事無關人。故君無所試其奇。而絀於位。若令遭時遇會。發策扞虞。就功名如古人可稱道。無足爲君異者。而暇論其詩哉。歐陽子嘗有宋之際。思求天下奇士。獨愛石曼卿。而并及惟儼、秘演。予每高其識而心慕效之。今得君自以爲所獲足慰。而所蘊未施。獨得以論次君之詩。其亦可惜已矣。君詩甚多。自芟刈而存者猶若干首。寄幽思於鬼工。發鮮穠於意匠。皆可誦者。雖然。君年方壯。他日際會。爲國家屬大事不可量。吾恐其詩又將爲人掩也。故亟表而出之。

偶然草序

東光蔣大令仁山。名其所爲詩曰偶然草。蓋自以鞅掌之餘。弗能專且工。或有所作。不期其然。而不能不然。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以是爲偶然耳。論者以爲古人之詩。皆偶然而生。其不出於偶然者。舉非其至也。勞人思婦。感時觸物。稱心而言。脫口而出。聊以攄其情之不容已。本不索解於人。或不欲令人解。而采風者登之爲樂章。卿大夫賦之以見志焉。迄今按而誦之。猶令人咏歎淫泆而不自已。惟其發於偶然。而不期其然。故能感人至此。後之作者。如攜手河梁。淸晨隴首之句。悠然脫口。亦復何所爲。佳而至今讀之。別緒離愁。愴然滿目。政不必攬其全篇。而味其餘句也。至妙不關文字。情與境會。偶然得之。間之作者。彼亦何能自知其所以然耶。柴桑作眞。往往冥會。李杜韋王。時造閫奧。東坡五言古及和陶諸篇。所謂日月至焉。餘予尊家。渺然莫即。正以求工而失之轉遠也。仁山之詩。以偶然自名。其將軼近代之亂流。追風人之佚韻者耶。予曰。否否。仁山勞吏也。令東光十年矣。上官亟易。章弦異性。而張弛殊軌。爲之下者。或順風而揚翮。或承流而倒尾。仁山循循。終不改乎此度也。宜於是。是惆吾家爾矣。民。吾家人也。事。吾家事也。善吾誰見德。勞吾誰見功。是故身無赫赫之名。而里有滔滔之俗。下無能誦。亦無恫焉。上無能譽。亦無毀焉。識者以爲漢代循良之吏如是。然而去年秋。予遇之於河上。則頭鬢半已白矣。惟其朝不遑朝。夕不遑夕。故

行治所至如是。如是而猶能尋章句。逐聲病。爲今人之詩乎哉。如是而爲詩。必其情與境會。不能不然。而不自知其所以然者。以當勞者之歌也云爾。仰以偶然名。云胡不可。

制義自序

予年十四五。使知弄筆。聞人所謂奇不可幾者。則欣然神與之馳。愛莊。愛其仙也。喜賀。喜其鬼也。人皆非笑之。以爲其子若弟寒也。家大人獨珍之。縱其所如。十六七時。學於存夫井公。而思希壯公。許其所爲文曰。玉宇朗照。出天人之表矣。又曰。風氣至此一變。子其首倡者歟。王念菴先生。時方爲古文之學。以訓後進。疑之者十八九。其從者亦不能領略其所以然。見予邑試文而奇之。遂訂忘年之交。無日不見。見則娓娓談。忘晨夕。或謂先生少所可。何爲與此孺子契。先生笑曰。孺子非常人也。因指授讀書爲文之要。揣處著想。冷際傳神。此兩言先生口授也。又曰。古人之書。獨其字句在。神情意態。吞吐縱斂。長短輕重之間。字句所不能傳者。須會而得之。當如少翁攝魂帳中。坡老摹影燈下耳。又曰。古人之文。順逆反側橫斜。各盡其致。正面不過一筆兩筆而已。善畫者。峯巒雜立。林木森圍。水浪若有篋羅。今人之文。所謂印板山水者也。予受之以耳。印之以心。追之以手。先生每太息生平不遇知者。將老而授子。子必以文名世。我乃爲子守以待也。嗚呼。詎知予之不遇。與先生等。而徒守以待不知誰之人。則又可悲。夫予弱冠時。見知於日照愚菴師。二十七邑之士與試者。爭識其面。是秋。舉於鄉。同榜百餘人。集報國寺。同謁座師。予後至。揖而言者。日不給視。口不給應。索其文而欲爲之刊以問世。如張君長史、姜君萬青者。相屬也。予雅自喜。不欲借人成名。卒不與。俯仰二十餘年來。擯於有司。六七而未已。家貧親老。食口近四十人。無負郭二頃之田。可以爲歲。遂遂然搦陳簡。抗冷面。蹈形勢之途。伽訓詁之位。仰雖刀之末。果滿隍之腹。怯羅隱之場。丐幽冷之地。藏寒酸之態。恣迂誕之談。嗚呼。四十無聞。其終也已。迴思當年父母之所憐惜。師友之所契許。名流之所推引。儕伍之所驚詫。其所成就。乃止於斯。悲也如何。轉復自笑矣。雖然。境則益窮。文頗加進。魚之飲水。冷暖自知。當其抽孤緒於游絲。溯怒湖於夜海。夢貽瞪幻。月贈幽涼。雖無當於儒先。機頓殊於傖父耳。去夏。爲門人王生思靖。日拈一義。積得三十餘首。錄而存之。嗚呼。導師箕尾。知己滇南。吾安所取正哉。藏之篋中。子姪輩有嗜學者。將以遺之。略序平生之故。使知予之文。雖不遇於時。而傳之有人。受之有自。厥少壯。權窮愁。而不改乎此度也。亦猶念菴先生守以待之之意云爾。

吳井灃制義序

制義之體。莫難於代言。既以我意爲彼意。以我口爲彼口矣。是文即題也。題祇隻句。而文或數百言。要之數百言。不溢於隻句也。題或順布。而文以逆行。要以逆行。肖其順布也。題或層累。而文以省徑。要以省徑。了其層累也。昔人比之傳神。貴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余嘗比之度曲。低徊宛轉。音節百變。歌辭之外。何嘗增減一字耶。今之爲制義者。不知此法。文中務見題面。夫既以文代題。而又欲見題。非二題耶。人面之上。復有一面。鮮不駭而笑之矣。至於語脈有自來。語勢有未駐。或意在彼而方發其端。或義已竟而此爲之結。若此例者。什伯而未已。一切置不問。而必欲有首有腹有尾。其爲支離割裂。壅閼而不通。甚矣。予少學

爲制義。受同邑王念菴先生指導。期於盡變此習。而嗤於人者甚矣。見予文則曰。趣惡在。予私自喜。或曰。是無首也。或曰。是未竟也。予益喜自負。見他人文。往往不如是。喜自負益甚。壬寅夏。同年潘南垞過予言。有吳羚井邇者。從龍眠來。文奇絕。予所自負而傲人以所無者。羚盡有之。予逢一強敵矣。袖出其文擲几上。曰。試觀之。稍展卷。讀未終篇。則肺腑浹洽。精神踊躍起。讀盡一帙。凡十餘篇。情移神奪。不復知羚之非我也。遂援筆評騭。立盡。是後逢人說吳羚不去口。有索其卷而觀之者。或噤不語。察之。則被嗤如予少時。幷以嗤予相賞之謬。予因以己所作示之。則又激賞不去口。予竊怪之。豈予文與羚不同調耶。復取其文反覆讀之。乃自知其弗及遠甚。向所論文。在予爲精分。在羚爲麤分。凡予所謂刻露以取快。穎脫以取雋者。羚皆已脫落不顧。而其所俯仰唱歎者。則予心與手之所未經也。昔念菴嘗言。郊行見二人將車而陷於淖。老者詬其少者曰。蚌之轅乎。櫝之轅乎。此必御車時。老欲轅蚌。而少强轅櫝。既陷。則但其言之不用。氣急語促。乃云云耳。然非親見其情事。而聞其聲氣。則二語豈復可解。古聖人之情事不可見。聲氣不可聞。獨其言在耳。言不盡意。不逆其志而詁其言。此與扣盤捫籥何以異。予聞而心志之。形於手則未能也。今羚獨能之。將毋予之失在索解。而羚之得在不解乎。叩之而不吾告也。然予亦轉進矣。他日爲文。賞者盡嗤。不知我之非羚也。則庶幾乎。羚不遇於京師。將授經山東。臨當別也。屬予序其文。予無以應。即書是語以贈。

張天池制義序

制義之難。非唯其理之難也。而法之難。非唯其法之難也。而神之難。如度曲者。當獨舉其辭而已。雖舉其辭。不能成曲也。抑揚頓挫。長短徐疾。於無辭之間。一聲一拍。應律合節。而後曲成焉。未始加於其辭之毫末也。題猶辭也。文猶曲也。文未始加於題之毫末。而抑揚頓挫。長短徐疾。於無字無句之間。然後能如題。不如題而爲文。吾不謂之文也。今夫寫照之難。豈徒貌其人之形而已乎。蘇子瞻燈下自見其影。就而模之。不施眉目。見者大笑。皆知其爲子瞻也。神相似也。故曰。傳神之難在目。其餘皆可增減取似也。又曰。傳神者。得其意思所在而已。苟形體具而神不借來。見者誰能識之。制義亦然。制義者。代言之體也。代其言。則必肖其聲情氣韻而後可。聲情氣韻。栩栩欲生。斯亦文之至也。而今之人不知也。予知之。予友天池亦知之。故吾兩人之文。皆行於無字無句之間。而不必形體之備具也。然吾兩人之文。亦有不同者。吾文多輕利。而天池則按之以沈鬱。吾文多抗爽。而天池則出之以紆餘。吾文多一往奔放。而天池則演漾綢繆。有唱嘆淫泆之致。蓋各肖其情性而然。不能強而同也。而吾以爲未始異焉者。則法與神之內也。我無我法。而題爲之法。我無我神。而題有其神。雖欲異諸。則爲得而異諸。微特吾兩人不能異。凡前人之工於是者。舉不能異也。臨川與嘉魚不異也。義仍與熙甫不異也。略其世代。而神與法是求。則東坡之與漆園。永叔之與龍門。何異乎。若今人之文。則人人異矣。不以題爲法。是無法耳。不肖題之神。是無神耳。自以其意與辭爲之。無惑乎巴里之歌。喧於衢巷。而東塗西抹。人人自以爲顧陸也。天池弟子近百人。皆不屑誦習今人者。天池鈔予文數十篇示之。曰。此非古人也。而予以爲吾之文。即天池之文。而猶不若天池之文之

晉和而咏永也。故序其文。而言其所以然。以喻其弟子。俾知伐柯之不遠云爾。

李濟明時文序 代

余昔奉命視學山左。校六郡士。雋異之才。往往而有。獨惜其尚清辨而乏根柢。以致末藝。風氣譊譊。殊乖雅正。竊思國家以制科羅天下之材而收其用。將相卿大夫。舉出其中。其下者乃爲郡縣長。此皆天子所與共治天下之人。而其所由以進者。乃在乎制義。然則世之號爲時文者。用以代唐虞之敷奏也。學之淺深。心之邪正。才之通窒。皆於是乎辨。故舉於鄉。試於禮部。然後貢於天子之廷。而當其始進於學校也。則使者持節。拔其秀良。明其激勸。閱三歲。更兩試。而後反命。然則士之所以進身者。不越乎時文。而時文之所以端其趨而裁其僞者。責在學使。予其敢不慎於是。對宣朝廷所以造士之意。務以崇實抑浮。通經稽古相期勉。建松林書院。取士之雋異者。業其中。爲之購五經十七史性理諸書以肄之。而時課督焉。又令童子能通二經者。即補博士弟子。由是六郡之士。翕然相從。一出於醇古典雅。而山左之文。爲之一變。然方其初變也。儕伍之中。必有尤雋異者爲之倡。其人必高才卓識。足以厭服衆人之心。其業必強敏精刻。足以贏出羣材之上。衆乃相與瞻其進而躡其蹤。所謂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其勢固然。然則文體之變。端其趨而裁其僞。雖在學使。而鼓舞流蕩而爲之倡。則二三君子之力。顧可少乎哉。李子濟明。以雋異見知於予最早。其學於書院也最勤。其文最先變。故予尤惓惓焉。濟明早慧。十歲有文名。累試輒冠曹伍。自是所見聞余之說而樂之。期年通五經。博覽諸史子集。其爲文精刻沈鷙。而出之浩然。立言具有而識逾多有變則。予每覽其一篇。輒激賞稱嗟不能已。多士爭慕效之。癸巳。以五經獲雋。戊戌。成進士。當院之士。前後取科第者不少。而濟明聲尤籍甚。坊間人爭請所爲文。將以公之海內。濟明辭不獲已。乃裒其稿若干篇質於余。曰。恐未足以問世。予以謂士之所以贄其身者。旣惟制藝是問。而未獲者必視已獲者道所從。如子之文。所宜亟爲流布。俾海內學者見而慕效之。以端其趨而裁其僞。決拾之勸。豈獨於齊魯之士哉。因爲之序。幷述疇時共相期勉之意。見崇實而抑浮者。固未始不遇焉。是亦正人心之一助也。濟明有孝友至性。風骨偉然。他日必能以功業效當世。尤其所言。則是集也。其行己之外篇歟。

女式集序

女式四卷。柯君抵獻之所集也。爲之敘者。同館冀君隆吉及蘇生倫五。其言質而章。指次是集之義備具。予無以加矣。獨有感於抵獻之爲人也。抵獻門胄清華。少爲諸生。一不得志有司。輒棄去。從某官某勦楚蘗。有官勳。調隸天津鎮。爲客將。射常冠其曹伍。鎮帥將以名上。授之官。抵獻因請讓其同列某曰。是嘗教我射。敢以一日之長。掩其上乎。帥賢而從之。久乃題授琉璃河部主。調補文安營。日與邑士大夫。商搉風雅。所爲詩。婉約清麗。一往有深情。舍姪雲侶與之倡酬。簽往箋還。每苦應接不給也。而嘯歌之餘。能舉其職。上下安之。性好客而家貧。良燕雅集。一觴一豆。風味泊然。然至急難同袍。輒奮身不顧。俠激之槩。往往露眉睫間也。始予見其時。已洒然異之。及覽所集女式。又以雲侶言。得其爲人之詳。然後歎抵獻有國士之風。非徒材武之能文者而已。夫進取之際。豪傑熱中。而推耆辭榮。不忘所受。沖襟高節。豈易得之今人

哉。聞其閨門雍睦。蘋藻之間。儀儀如也。夫家有采蘩之內子。而後國有素絲之大夫。閨人說雜佩之風。斯君子祛忮求之累。女式一編。秖獻蓋先行而後從矣。予故表而出之。使讀是集者。知女之式。非式乎古式乎身也。然則秖獻之詩。必有如二南之風者。惜予未覽其全。然亦可以想見之矣。

朱乾御詩集序

朱交乾御先生。幼而工詩。於近體尤長。採擷六代。纂組三唐。如蜂王作蜜。啟百花之香。而自成芳旨者也。以沖秀之韵。運圓靈之筆。雖鏤刻雕作鬼工。而吐屬自挾仙氣。蓋天賦殊尤。非人功可等期矣。長游安溪李文貞之門。特深契可。予偶以所作六鏡詩。呈高安朱文端公。公亟稱之。語學使七寶吳公。公以爲冀北之良也。然先生歉然不自爲是。下問嘗殷殷。曰。子盍爲我轉一境乎。先生於予爲丈人行。而齒少於予十歲。少同研席。長相狎也。因戲謂先生。君亦知夫雲乎。徘徊太虛之間。蘊爲蝃蝀。涌爲怒濤。平鋪而爲遙岑遠水。則殊態矣。蒸而爲霞。爛而爲繡。變而爲虹爲霓。則殊色矣。態絕思議之表。色出丹青之外。而雲本自然。唯一氣之卷舒而已。君能爲雲乎。則轉一境矣。且夫蜃之爲市。亦古今之至奇也。忽爲城郭。忽爲臺榭。爲橋梁。爲車馬人物。盡人世之所有。無不曲肖。欻然變滅。則海天混茫而已。吾願君爲蜃。含吐一切。肖物之神而遺其相。則又轉一境矣。先生悅而頷之。自予謫隨水。因鞅掌十餘載。而先生亦橐筆走四方。浙吳楚粵之境。往來殆徧。以此間闊。都不聞消息。今忽賁然見過。握手欷歔者久之。已而謂予曰。曩子所言轉境。奇則奇矣。然竊之不得其端。吾無以進於是。退而理陳篋。出選詩而讀之。代溯而上。及三百篇。析肌劈理。字比句櫛。乃知古人之作。猶三十輻共一轂。又若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也。向乃以一往之意求之。不知其理解。是庖丁之目。但見全牛。而不得游刃之閒耳。吾今乃規規焉。循其步趨。而猶恐失之。烏覩所爲一氣卷舒。含吐一切者乎。於是出其近作一卷示予。開帙閱古體數首。已灑然異之。此非唐人篇法也。先生既去。復篝燈卒讀。反覆尋味。倘然意移。不禁喟然而嘆曰。異哉。其鄴侯之仙骨耶。支分節解。而連絡鈎鎖。拂之通然。其王宰之方壺圖耶。洞瀕洪濤中。作飛龍雲氣。而漁舟浦漵。萬里爲遙。尋所謂方壺者。則隱然筆墨之外。唯密之至。故能疎。唯法之盡。故能變也。已復讀其近體。落落單行。若亡比偶。覈而按之。紀律森然。向所爲先生轉境者。予姑妄言之。實自不能。然不謂先生已進於是。而猶欿然不自足也。少陵有云。讀書破萬卷。如先生之讀書。可謂能破矣。下筆如神。爲雲爲蜃。吾烏能測所至耶。爰題卷端而歸之。

楊石湖詩集序

石湖先生。古之君子也。古之君子。正己而不求於人。中世士大夫。意於自售。而相與爲攀援焉久矣。下焉者跂而附之。上焉者俛而挽之。踽踽然如將不得已。豈不或濟。然固其命也。夫且得之者。以自爲功。未得而睨於其旁者。不知凡幾也。甚矣其勞也。先生則不然。泊乎其無營。渙乎其無朋。其行己也。若近若遠。其與人也。誰親誰疏。夫安得而挽之。而安得而附之。然而自通籍以迄於今。毫毛不挫。而致位乎上卿。天下之士。知與不知。莫不曰。先生。君子也。然則先生自得於天人之際者。視世之踽踽者奚若也。是以行年七十。而人不知其老。兼攝數官。而人不知其劇。迴翔臺省之閒。從容殿陛之上。意思閒遠。望之若長松孤鶴

之在林皋也。退食之餘。焚香晏坐。篇詠間作。又集其平生所爲詩爲若干卷。去歲十月。遇予於西苑。謂予曰。子爲我芟而存之。予以爲論古今之詩者。必合其人觀之。古稱陶謝。而康樂不足以媲彭澤。唐稱元白。而微之不可以並樂天。蓋人之相去遠矣。蘇子瞻希慕此兩人。若恐不及。故其詩超然獨往。雖不必規撫二家。而神韵未隔。亦其出處進退。卓乎有以自立。可以尚友其人於千載。故也。先生古詩似陶。而近體則出入白蘇之閒。蓋非刻畫以求似。唯其操特而行獨。所覩於天人之際者。與三君子無異。故不必其行迹之盡同也。予不知詩。而深知先生之爲人。故表而出之。以俟夫世之論先生之詩者。葛藟謂乎竹曰。我纍而生。得樛木而移。風雨霜露。咸資蔭藉焉。故附之以爲高。而根葉滋殖。今子之亭亭然而生。亭亭然而長且茂。獨奈何。竹曰。吾亦任吾天耳。吾無欲羨。吾無攀援。風霜之與雨露。吾不知其有變異也。今子有與爲榮。亦將有與爲悴也。且奈之何。古人以竹爲君子。今試以先生爲竹。而以其詩爲天籟可乎。

林素園詩序

林子素園。齊人也。而楚遊則家於楚。生平所未嘗遊者。滇與蜀耳。餘固所嘗遊。或一再至。或三四至。久或數年。近亦期月。若山若水。若城郭道路。隘塞亭障。謠俗美惡。田賦上下。物產貨布之湊。舟車商賈之通。以及蠻睽羌番所仰中國權利。海上諸邦所通市貿要害。莫不綜其情而鉤其隱。貫其目而挈其綱。非特覽勝探奇。採風問俗。爲文章之助而已。蓋素園少孤。奉寡母。撫弱弟妹。田園所入不贍。則棠維硯佐其所艱。令劇邑。邑大治。令籍甚有聲。上官皆奇令。幕中當有異人。既問知素園。皆爭欲識其面。自是素園之聲又籍甚。自令以上及制府。皆爭欲得素園客之。而素園審去就。愼取舍。千金之幣。不苟留也。一諾之誠。不苟去也。於是素園無一歲安其身於家。因得以徧歷諸郡國。而家亦用是日給。母夫人養生送死。弟妹婚嫁。咸無憾焉。然素園遊踪所至。杯酒意氣。激昂感慨。憐范叔而解衣。哀王孫而進食者。不知其幾。三十年來窮交半海內。豈止累散千金已哉。蓋金子定力之稱素園者如此。去年秋。同年生潘南垞以書來曰。君識詩人林素園耶。其內渟蓄而淵深。其外澄鮮而峻潔。意態高遠。而指事深切。氣韵沈雄。而見端微渺。當其鬱勃慷慨。一彈三歎。荆高燕市之筑歌也。及其荒忽縣杳。形神俱釋。成連海上之琴絃也。君嘗自病其詩言意俱竭。而味無餘。或情境未盡。而神已索。今素園之不竭。可以知其養。素園之無不盡。可以知其才矣。及取其詩而讀之。良然。夫百家之事。凡工於是者。必其人不止於是者也。丁之庖。扁之輪。技耳。而曰所好者道。屈平之於騷也。子長之於文也。少陵之於詩也。彼甯區區欲爲騷人文人詩人終已耶。使其如是。即爲之必不工。唯其所志於所能之不止是也。而一無所發。而獨發於是。是乃獨絕。今素園於天下事。無不綜挈鉤貫。既已施之而嘗試之而效矣。而年幾六十。曾未沾一命。而性又恬厚。無一言矜炫譏議。爲不平之鳴。雖酒酣耳熱。座客辨論岔涌。而素園沈默自若也。然則生平所志與所能。豈終能無所發。於是盡發而爲詩。而詩之爲道也。比物託興。淫泆唱歎。而一歸溫柔敦厚之指。非若餘文。可以稱心率臆而出之也。於是素園之盡發於詩者。猶有餘於詩者存。故非一端之美。一臠之味也已。昔歐陽子爲祕演、惟儼二序。論者謂其文似史遷。蓋深有意乎其人也。予與素園遊。竊謂知其人矣。而文不足以形之。於是以所聞於二

予者。爲之論其詩。

韓歐文序

小子超也。十四而從予遊。莊而慧。與之語。似有知者。然年太稚。予所爲文之指。其大者遠者。不足以領之也。聞其淺者近者而已。夫淺近者。人人可以語。超。超可聞之人人。不必予也。予所爲文之指。遠且大。而非人人之所知者。超獨不聞。而予又蹤迹未可預期。不必長親超。則夫超之可以與聞之時。而予不知何在。超不知其誰與之遊矣。予於超能無慨然哉。計此一歲之間。日與之俱。雨牕風簾。月樓秋樹。短燈遙夜。莫不相對。而超也又莊且慧。而獨不得聞予所爲文遠且大之指。徒聞其淺近。而予又蹤迹未可期。則予負超也。大發就其所受韓歐文二十首。評以付之。披檢尋繹。予所以爲文者盡焉。超今日雖不解。而他時神識漸壯。諷而思之。則庶有以盡予也。斯予之不負超也。雖然。予嘗以去年之冬。爲佛生評莊蘇而付之矣。而今已飽老蠹。則此文也此評也。吾何以知其不爲莊蘇之續也。則超負予也。毋超負予。予不負超。遂爲之序。

南游草序

此予辛丑秋杪。南之維揚。涉歷所經。隨意題咏。遣愁消日之所爲作也。時先妣八十有三。不可旦夕去膝下。而家無儋石之儲。索逋者追呼無間日。不得已。舉債治裝。告急於鹺使劉園張公。公介介不名一錢。恐推解有情。而慷慨無物。則予無以歸。不歸又無所詣。且如八十老人倚閭何。輾轉憂思。日以憔悴。家弟子厚從行。慰予曰。事未可預計。兄不憶古蘇兄遭貲事乎。索逋者碎食器務而。噭號詬誶。而主人方弈不爲輟。拈子覓劫。若弗聞者。座客皆蹴踖。乃絕畢局數道。徐納子奩中而後起。出與詬誶者語。問何以能爾。古蘇笑曰。是即所謂主一無適者也。予恍然若悟。於是絕前後際。一意秖對現前。現前有山。且看山。有水且看水。現前有古蹟。且憑弔古蹟。敲吟鞍駝聲中。慘淡板橋霜裏。日復日。夜復夜。一切遣。一切忘。比至揚而顏復神王矣。前後得詩若干首。今掄山姪纔威一帙。置案頭時省覽焉。乃爲誰何攜去。心稍惆。輒念之不忘。如尋舊夢。加繹網編者。蓋十餘年於茲矣。今鳳兒檢故篋。忽出一册。乃其手鈔別本。以備散佚者。闕之洒然。若重夢舊夢。而闕編得補也。審其兒童時。便有心理。又感歎曩時之境與情。爲題數語。付而存之。且示以歸心之法。過去任去。未來亡來。前後際絕。只應現在所遇之遇。無不可過者。昨第三兒閩行。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亦嘗拈此公案而爲說法矣。

程樂天小試文序

文章以科名重乎哉。古有文章傳後。膾炙人口。當其身曾不獲一第者。科名烏足以重文章哉。世之豎儒小夫。目不辨五色。遂以科名得失定文章。幸而售者。雖厮飯十羹。亦厭飫而歎羨。其不幸而不售。即錦繡煥爛。如棄敝履。而以爲不祥。而文之真者泯矣。吏有僥倖一第。譏罵論文。以科第有真歟。誠返而自思。當棘闈甫撤。郵報將至。心怦怦。色皇皇。敢自信其必售乎。是誠不真於執筆之前。特真於倖遇之後耳。科名烏足以重文章哉。若樂天程子。則肆力於文章。不計其售否者也。所以立身制行。謝古人爲必可遵。故其

學也。古其文也。朴於理。求是不向人求。可困躓場屋。怡然不悔其初志。其及門諸子。能窺其師之所學。亦不以得失較。將集其小試之文。付剞劂。以期壽世。非問世也。嗟乎。使讀書懷古之士。盡如樂天之所爲文。大家風軌。至今存焉。或使樂天變其所爲文。以彼聰穎積學。以趨赴時流。或亦有當於世。然而樂天嘗甘躓困而不肯爲者。其中有定見。而實有所不屑也。夫文章禀於性。科名成於命。降文章之格。以求科名。是棄性以徇命也。且枉其文以求名。即令掇巍科。登膴仕。亦何足多。程子者。豈如僥倖一第。而遂言真訣者哉。況程子老益壯。窮益堅。吾惡知異日不博取高第。出其文以爲科名重也。

梅節婦詩序

忠孝節廉。異名而同實也。節婦之先。有忠臣某公者。爲邑宰。有民人而無城郭。寇且至。或曰。盍去諸。公毅然曰。吾以衆志爲城。以士氣爲兵。以必死爲勇。以無懼爲勝而已矣。爲天子守斯土。委而去之。如臣節何。未幾。賊前鋒至。迎擊之。大挫而去。賊帥怒。悉衆而來。公竟以戰死。死後數日。邑人某見公督師於山。曰。將往殺賊。旌旗部伍。殊精整。良久乃隱。已而賊果敗於旁郡。其魁殲焉。邑人祀之。以爲神。節婦其某世孫也。適于氏。夫早卒。子幼。節婦曰。死須臾事耳。甚易。嘗聞古人言立孤難。吾將爲其難者。卒以成其子而克其家。蓋飲冰茹檗者。四十年矣。鄉人士舉以白有司。有司上其事大府。大府以聞於朝。詔旌其門以棹楔。於是節婦之名著楚粵。而其弟東光令仁山者。廉吏也。狀節婦之行。乞言於所知士大夫。士大夫重仁山之爲人。而高節婦之義。相與爲詩而詠歎之。京師之長於詩者。又從而和之。於是節婦之名。著於長安。駸駸乎達於海內矣。仁山乃裒其詩。將授之梓。而問序於予。予識仁山。逾十餘載矣。憶昔護水利營田之篆。往來行視衛河。竊以其間訪風謠而覘吏治。唯東光不與他等。其士奉法而不擾官。其民知官而不知吏。歸述之高安相國曰。此真廉吏。無投金懸魚之迹。而市廛井里間。自賦稅外。無一粒一絲之費。俯仰寬然。民亦不知也。官亦不言也。高安嗟賞久之。是時吏道尙綜核。考課矜名迹。而仁山閒然。簡淡自持而已。以故十年不遷。卒以老去。然亦可謂無忝厥家者矣。夫忠孝廉節。異名而同實也。某公以死徇國。故名之爲忠。節婦以不死立孤。故名之爲節。仁山以無欲守官。故名之爲廉。事雖殊致。厥惟一心耳。嗟乎。廉即士之節也。不廉則失身。廉即臣之忠也。不廉則負君。失身而負君。不孝孰大焉。故曰異名而同實也。節婦之行。詩之所詠備矣。不復贅言。因仁山之請。有感於其先世之忠。而推廉之義。以爲士君子立身事親事君之本。或亦留心風教者之所樂聞也。

葉貞女傳後序

甲午冬。客長安。篝燈讀明侍御史仲彬所撰從亡錄。至編修程濟。不禁掩卷流涕也。嗚呼。彼何嘗立朝從容。有一日君臣之悅哉。區區爲岳池諭。與女之字而未婦等耳。非若方正學周是修諸公。受顧命。結主知。死生不可背負者也。靖難前一歲。上書言西北兵以某日起。幾見殺。洎兵果以是日起。然後脫桎梏。授編修。護軍北行。已而國破君逃。奉以周旋。艱難險阻數十年。卒以其君歸首耶終老。嗚呼。既知兵之以是日起。必知國之以是日亡。智數若此。苟以之佐靖難之師。運籌決勝。亦是文皇之伯溫也。姚廣孝輩。豈足道

哉。計不出此。而集枯茹蘖。甘守死而無聞。何哉。方爲之咨嗟洟涕。徬徨不能釋。適友人以貞女葉氏傳見眎者。反覆觀之。夫然後愀然而悟。慨然而嘆曰。噫嘻。程公之心。吾於葉女遇之矣。人生忠孝節義。本乎天性。激於名義。不知其然而然。一切所謂感恩知己。皆末俗之言。形骸之見耳。其傳曰。貞女。金陵人。明經葉冠女。字同里蕭成蕙。蕙遊太學。試見抑於有司。鬱鬱客死。貞女聞之。哭幾殞。誓殉焉。家人防之力。不克死。請生歸蕭奉舅姑。歸蕭十餘年。孝養備實。昧旦興。問寢榻下。食飲察意所適。體寒煖進衣。扶持不去左右。笑語有孺子色。以娛悅老人。老人亦訢訢然忘焉獨之戚矣。方貞女之以死自矢也。或喻之曰。女未成婦。何自苦爲。生識蕭郎何面。勸欲捨父母。徒爲之死乎。女曰。受其委禽。名義斯定。夫一諾許人者。終身弗渝。況名爲夫婦耶。雖未面。心許蕭矣。一朝易心喪而。與禽獸何異。嗚呼。貞女之心。即程公之心也。既字即爲婦。委贄即爲臣。維名與義。不可以內欺諸心。而非外說於世。程公以爲教諭雖卑。猶之臣也。既有臣之名與義矣。敢自外乎。故建言於舉朝不虞之日。其以爲僇臣分也。不僇而因以待詔闕而驅策之。臣職也。大命既傾。用智數脫其君以走。流離辛苦。與之終始。臣節也。國一日未亡。則固一日之國。君一日未死。則效一日之命。臣心也。嗚呼。程公豈不能如景鐵諸賢。噴血殿庭。穴胸都市哉。顧以爲死者死矣。族者族矣。而吾君誰與偕亡。吾與激烈一死。何如留此身。奉吾君崎嶇患難中。是君無臣而有臣也。故吾以爲程公之心。即貞女之心也。貞女既惻於父母。不克死。輒自念吾與死而傷我父母。無寧以一日未亡之身。養我舅姑。是舅姑無子而有子也。以是請於父母。遂得行其志。悲哉。忠臣烈女。誰謂其有二人哉。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此古諺俗之言。非所語於君臣夫婦之閒也。至衆人國士之語。亦出戰國食客之口。要非篤論。以衡程之忠。葉之節。渺乎遠矣。若二人者。眞所謂性之也。程之智。庶幾於前知。而不肯擇地而蹈。自苦終其身。葉則稚女子耳。非士大夫斷斷談禮義。修名行者之有所忌且慕而爲之也。獨率其孺子之眞。而成節孝之奇。然則至性之發。雖智亦愚。雖弱亦強。以此見天之體乎人者不可易。而傳所稱先後聖之同揆。同以此而已矣。率性之謂道。效性而動之謂學。若夫斷斷然言道言學。而行不出於至性。苟可以試於世。則爲之者。是誠葉貞女之所羞也。貞女歸蕭時。年十有七。今二十有八矣。太守長沙陳公鵬年旌其廬。而鄰人某爲之傳。

陳學士文集卷四

序二

贈張閬閣侍御巡鹺兩淮序

戊戌十月。詔以兩淮都轉鹽運使張公。爲江南道監察御史。督理兩淮鹽課。公既拜命。則舉前御史所派私費百二十八萬盡除之。而牓之門。聞者咸愕眙歎詫。有私於公者曰。惜矣。何不以百萬上供。而私十萬以替蒐娶焉。餘者捐以與商。猶之見德也。公笑而不答。公。黔之龍里人也。壤接古州八萬。與㺜獠雜俗。自太公以行誼爲鄉里矜式。春秋佳日。杖履行游。鬚眉皓白。儼觀甚偉。公左右侍。肅容愉色。見者莫不聳動。獠人往往要迎臨其家。小大環觀如堵。或遣其子弟從公遊。聞仁讓禮義之說。歸告其曹。轉相傳誦。必曰張先生云云。有爭者。至詣張先生取平。蓋奉之若神明。公有田百畝。輩爲之耕穫。薪樵必代。其出也。則兩門人以籃輿舁之。予之知公也。在令歙邑時。以死爲民爭水災事。公自歙事調文安。未旬日而河決鄰邑。水夜半至城下。平地深丈餘。婦子哭聲震野。公即馳牒繪災狀。而河道分司朝命扼之。且以上費內帑不貲。治隄防。大府既報竣。告有秋矣。何得以災上。上則當獲重譴。用以挾撫軍而恐喝公。公不顧。迪牒撫軍。撫軍不得已。行踏災舟至蘇橋。蘇橋者。夾河爲聚落。聞大憲至。從岸上觀者千餘人。公獨小舟迎撫軍船而跪。撫軍怪其朝服。問所以。公抗聲曰。職今日以二事請。苟不獲命。即湛身洪濤。故具朝服來。拜辭君父。

乃就死耳今縣民罹沈溺之慘若能邀恩覲達蠲賑並施倘可救其萬一職將濡手足拯孑遺雖捐糜無恨即不能即乞不肖之身終爲烏鳶之養亦感且不朽撫軍意難之又嫌其激邀巡未應公即前再拜曰天乎將使我立而視其死歟且此地上所歲臨幸也昏墊已極而有司莫告罪當死死有餘愧吾寧無愧而死即踴赴水撫軍大駭呼吏急抱持之岸上觀者千餘人皆哭失聲撫軍曰令何太急吾爲若報災十分奏今上矣公即搏顙謝岸上人羅拜呼聲徹數里時庚辰九月間事也公性恬泊薄名利守身奉親甚然不待外而足雖無仕進意父命迫之作吏故任肅寧時陳情屢上而撫軍惜其才未之許及來敝邑嘗怦怦不自得甫兩月而太公訃至殞絕者數焉未幾而泰州之命下初撫軍嘗薦公廉能上心識之適泰州缺刺史即以授公實忘其以憂去也人皆爲公賀公曰嗟乎父死不葬而貿利貪榮非人子也辭於撫軍不得辭於吏部不得皆曰上命也誰敢復奏公流涕陳訴不已復力爭之曰上之用某豈嘗諭某之以憂去職哉一復奏必改命且泰州不患無官而吾父祇有一子曾君寵而棄死父朝廷將焉用之九閽不達某且呼天自列矣吏部不得已奏之果如公所料泰州改命而咨吏部之奏不早也奪其俸許公終喪即以州牧起當是時公名震京師公之歸也予送之三十里外欷歔執手相語萬里之別寧復有見期否知公素無世念恐此去如巨魚之縱壑攸然不復返也公曰某小吏乃蒙天子記憶又不廢私情遂回成命俾得歸父骨於九原恩厚矣及一日之未塡溝壑尚欲竭其犬馬敢以泉石自逸上負高深哉蓋自是而公之報國義無反顧矣服闋補知瀘川州治行第一內召爲刑部員外郎改兵部遷武庫司郎中出知潮州府未至官用舉者大臣言追還授兩淮都轉鹽運使公之才尤長於治郡其刺瀘川也瀘川地曠不耕人民稀少榛莽彌目公勸民墾種擇隙地親耕以率之所獲倍民爭趨效疆場盡闢又募人種桑教之蠶織令民各畜牝馬孳生駒曰三年之後俾吾民桑麻被野畜牧滿山谷矣已而果然流民歸者踵接公計口授之田與士人錯耕而並處均以和無爭訟歲以頻穰於是瀘之殷庶甲於諸郡矣公乃興學造士躬行以教治化大行鄰邑之民聞公名者恨不一識其面同列以此多忮害之撫軍年公初至人讒將劾公藩臬力爭未釋會某縣民不堪其長吏之虐而執之閉城門將爲變撫軍遣他縣令招撫並執以拒命撫軍發之公請行單騎至城下大呼開門瀘川知州張某在此民從城上呼相應曰我曹得視青天矣下擁公馬入縣坐堂上且拜且訴令虐狀曰他令之來撫者猶吾大夫也將紿而殺我公今至吾生矣公慰諭之皆泣聽命立出兩令付公盡解散其衆城中帖然年公大奇之疏薦公治行第一遂內召焉公爲部曹時僦居清泰惟舍屋三楹食止蔬豆客至則烹一雞下酒畜雞常十數蓋肅寧之民凡負販來京師者必候公遺隻雞斗酒而去公不能拒也予嘗以冬月詣公留宿止絮被一遂抵足話至曉室中懍然爐無火公擁敝衾而起面無寒色予笑謂公可謂冰曹矣公至維揚商人盛供帳服御玩好璀燦奪目公一切峻拒絕去襆被入署蔬食縕袍如平生歲省商人饋鉅萬蓋自兩淮設轉運使以來未嘗有也而堂下諸君子知公者絕少唯大司農武進趙公於公赴瀘時至寓取別親見其澹泊清苦之狀及上問可以當兩淮運使者遂舉公以對然亦第言其嚴於守而已豈知公之忠孝根於天性慨爲發於眞誠知天樂命超

然於得失毀譽之外其視千駟猶敝屣也區區廉介曷足以盡公哉是故聞公捐百萬而疑之者是恆人目公也見公捐百萬而稱且歎之者亦猶之恆人目公也公以爲義取不當取雖簞豆無取百萬之與簞豆何殊而取之以爲利與卻之以爲名其爲鄙且陋一而已矣公受聖主特達之知任使節之重方將酌損益之宜洞盈縮之本俾兩淮之商人人給足而軍國之儲充然有餘稍焉斯經國之遠猷生財之大道也豈特捐百萬以矜奇飾乎哉爲之期年商力漸復環觀於公願以金十六萬上佐軍興之費公疏以聞上嘉其意命貯之司庫以補比年虧空之數然則上之期於公與公之所以蘇兩淮者亦既覩其效矣而淮之商方欣欣然相告語以爲且有借寇之喜也予與公分至深每恨世之知公者不盡故述其前事以信於今而樂觀其後焉

送吳東巖歸歙州序

元年七月詔求山林積學之士助修明史俾公卿各舉所知於是海內耆碩彈冠而起歙州吳君東巖居京師四年矣一朝束行縢謝所知飄然去歸其鄉東巖好網羅散佚尤留意忠孝高節非常之人朝聞一事暮而書之汲汲若不及嘗聞予言明處士李安節之賢咨嗟企慕恍然如或遇之退而爲之傳計其平生足迹所及耳目所接數十年來書而藏之篋中者其人與事不知凡幾矣出付史館列爲傳志垂之無窮顧不偉歟夫不以成一代之書而必欲爲名山之藏豈拾遺闡幽之本志哉輦下有知君者惜其去而留之欲以名上聞東巖謝不敏也卒辭去夫修史之難局非一人人非一意遂遂然援筆而進受簡而退文成矣或曰筆則筆事具矣或曰削則削誰能以衰老之年作太史公牛馬走耶古之立言者意必己出書必手定舉世非之而不以奪吾是也邱明之傳龍門之史異世猶多訾議然其書彪炳共日月終古豈淺夫小儒所能窺測哉梓慶之爲鐻不敢懷慶賞爵祿不敢懷非譽巧拙然後鐻成而疑神令二子者遂遂然隨衆吏執筆請事是亦衆吏而已且予知東巖之意不但已也嘗讀所論錢幣及西北水利諸篇識超近代其事確然可施於今令人見之鮮不笑其怪且迂也吾邑王念菴嘗言孟子而後儒者判身心家國爲二物於聖人所以治天下之具鄙而不講唐宋君臣各以私智小數因時便利而爲之制其盛僅可苟安其弊遂至不救尤歎明之立國內外俱輕雖開創之時而衰危之形已見作史論一卷深切著明見者亦以怪迂目之東巖之歸必將絕人事窮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俾從之遊者得其說相與切劘淬勵砥其學於有用是則東巖之志也東巖曰否否久別黃山昨夢見之聊欲一見耳遂辭去

贈汪有章序

匹夫爲善於鄉仁孝廉讓烝烝薰人其力足以佐刑政之所不及刑政之所及迹焉已人有不收恤其骨肉而苟於得喪其事不麗於名與法刑惡得而及之人見其然也習而不非且以爲固然耳是將蠹俗而敗羣夫人至於蠹俗敗羣其罪亦大矣而刑卒不及然而鄉有善人仁孝廉讓烝烝薰人則之人也必且赧然愧之思越迹而避之州里之會不揖而不敢與人見其然也亦且衆醜而羣棄之恐或似焉是不賢於政刑之力遠乎哉聖天子初嗣位卽詔海內舉孝廉之士榮於車服以示風厲覽此至深也而其人必

皆恬退敦默，遠於聲迹，終身不踐長吏之庭，州府無自聞焉，其敢居然出應天子明詔乎。然則苟有其人，司士者不可不深察而力致之，能文之家亦宜急表章之，不宜聽其泯泯也。予雖不文，而職爲史官，有采風錄善之義，每欲求當代獨行之士，論次其事，用資簡策，以所聞張鴻臚圖閎、鮑翰林孝逸述汪翁之行，亦其一也。圖閎之言曰：予宦於揚者七年，有善士而予不知，亦證予之爲俗吏也。洎以對簿至揚，方待罪旅次，其人始來謁，鬚眉皓然，儀觀甚偉，與之言，近而遠，惟恐其去。已既去而訪其行，歙人而揚居，五十年未嘗至公府，其季父饒於財，歿日以萬金分遺昆弟子，人三千，獨讓而不受，曰：季父教我爲人，今老矣，卒無大恨，嘗念此恩無以報，亦何心貪其賜乎。且一身生死足給，無所用三千金爲。嗟乎，今人皆利而忍其親，兄弟爭遺而鬩鬩，親戚乾餱而速獄，比比有之，良由於士失恆心，宦斷素節，源之不潔，流其清乎。推君之讓，延陵子臧，同其風節可也。予瀕行，特造其廬，與之結友而別，謂之曰：君生澆世，篤行表於鄉閭，足以砥礪頑薄，維扶禮樂，其邱壑之變龍乎。徵其名，曰文煥，有章其字也。因憶宋山人岸圖所作三節母傳，謝氏子文煥，出爲程氏後者是已。節其康之母乎，節生康，康生讓，讓生仁，仁者，孝之物也。鮑孝逸曰：有章曾大父元功，前明進士，官參政。大父昌明，父予襄，皆諸生，家世儒也。有章早孤，兩母皆茹苦，遂棄儒而行賈以養。季父朔周，鹽筴揚州，有章亦用鹽爲業，自以勤苦節嗇起家，不仗季父力，然季父特愛之，異諸子。時大父母在歙，季父每歲時起居供奉，皆遣有章行，以有章孝謹，得大父母意。及大父母喪，而葬，襄事亦唯有章能。有章既饒，則修先人祠墓，振施自宗族始，里黨待以婚喪衣食者數矣，而卒無倦色，平生未嘗一言及之。新安太守鄭晉卿，舉鄉飲酒禮，特重賓筵之選，曰：無如汪翁者。有章辭曰：某閭閻之民，不可以辱筵典。太守因欲致之，堅辭不可，予代爲謝，事乃已。汪肯原籍者，有章之姪也，囑予爲文，以爲有史法，闡發有章行事，將歸爲之壽。予以謂有章五十年不入公府，三拒郡守之命，其闡修獨行，臨君子之風，敷徵吾子言，予固發表而出之。

送任迴瀾歸養序

同館任君迴瀾，以太夫人年滿七十，請於朝，乞養以歸。君河南之涉縣人，少孤，有兄以目疾廢，家累二十口，田不及百畝，君嘗力耕，而以其間授書取值以代匱，兄以不飢，而太夫人奉養備。既官翰林，廩祿所給，纔足敉口，不能迎奉太夫人於京邸，太夫人亦不忍以一埤遺長君而獨來就養。於是君愁然嘆曰：予奪吾母以官之虛榮，奪吾母以子之實奉，於今三年矣，南畝卒荒，伯氏其餒，予不可以終日。同人有惜其去者，相與勉而留之，曰：頃者宋禧奇之歸也，吾儕羨若登仙，夫居有良田廣宅，園林陂池之饒，稻秫以爲酒醴，蝦菜以佐饔飧，舟車以任登涉，春秋佳日，攜稺幼，奉高堂，散慮騁目，夸然不自知樂也，見者以爲喬松，今子之歸養則不然，若不沾衣塗足，種豆南山，卽手口卒瘏，求簞豢於墟里耳，其苦烈於今日而輕棄一官，逐窶而就之，何子計之不審也。任君曰：不然，吾母老矣，殫心勞形，供其朝夕，猶懼日之不給，奚暇至於有所擇。且力養，吾素也，浸假而樵於山，則我將尋斧柯；浸假而居於市，則我將揮錐刀；浸假而撈蝦於渚，攜籠於江，則我將腰笭箵。苟可以奉吾母，奚爲而不可。況吾母生平勤苦是習，澹泊是安，庸詎知盤蔬之不

甘於鼎烹也，庸詎知先嚀之不安於詔祿也，庸詎知漁樵之不逸於令僕也，無求以爲貴，無營以爲富，無憂以爲壽。此吾母之適，而吾之所以適其適也。於是諸同人高其義，各爲詩贈之，如蘊奇去時，而文安陳儀爲之敘曰：懿夫中州之多君子也，宋君有以爲養，有以爲養者，可無歸；任君無以爲養，無以爲養者，無可歸。而二子翩然偕逝也，脫棄利其若屣，蘊奇之過人遠矣；甘艱辛而如飴，迴瀾所爲極難耳。予既不得爲蘊奇，而又不能爲迴瀾也，徒奉二老人於逆旅，相與齧目顧頞，憂朝夕芻負之不繼，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哉。太史公有言：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任子賢矣，吾願爲之執鞭。

送錢修亭奉母南歸序

錢子修亭，越人也，奉其太夫人官京師，廩祿所給，爐火裁通，而甘旨之供，未嘗暫缺，每風日晴美，則乘以安輿，奉游城南，其地林木蕭森，有迴橋枉渚，宛作故鄉風物，借以娛悅其意，而太夫人性提虔，久住京華，非其樂也，體中小不懌，則悵然越吟。修亭曰：人生適意耳，其可久違母志。今年夏，得請於朝，奉之南歸。一時能詩之家，咸歌詠其事，而文安陳儀其同館友也，感修亭之去，仰而嘆，俯而慚，已則黯然以悲，曰：儀之儕等詞館十年於茲矣，晉與望俱不逮修亭，有四宜去。修亭年方英達，神明內徹，晶晶如春坊之劍，函而未發，儀已朽鈍塊然，獨以其形存。修亭文章瞻逸，詩思縱橫，七字歌行，與青蓮爭其奔軼，而書法特工，當其抽毫振藻，飈起雲落，觀者詫爲雙絕，而儀無一長。修亭夙擅民譽，館閣耆彥，咸所欽遲，一時典冊之籍，多相推讓，今之行也，雖旋返有程，猶重惜其去，而儀上下無交，去在不能爲有無，譬之鴻雁飛集，何損於江湖之大哉。修亭深自矜惜，嚴於取受，而儀無子公之博達，而有其貧，匄貸無節，不爲州里所稱，居然猶不免於飢乏，況老母之年，今已八十有九矣，眷懷鄉故，寤歎爲勞，加以敝屋湫隘，暑雨歊蒸，邸獨枯荒村，每依依入夢，然則宜奉母以歸者，固莫如儀，其先於修亭也審矣，而徒以家累日重，耕無田，行無資，濩忍次且，沈吟未果，而修亭翩然逝矣，既嘆其能養志，又益以見予之不材，進退失據，徒自悲其命之窮也。

贈房山令彭棣芳序

乾隆四年春，不雨，麥蝗乃生，之圻甸之間，繩繩如也。制府下令所在捕撲，已而房山之境，蝗皆抱葉死，往來者競傳其異。予聞之曰：何異乎？災沴之興，自修則弭，史册所云，容有附會，彤日之篇，載於尚書，寧弗信也。後人反己之學疎，故視天彌遠。房山令彭君棣芳，我知其人，豈弟君子也。蝗之甫生，卽閉閤自責曰：令其有秕政歟，抑吏而蠹胥而螟者，令弗之察歟。洎捕蝗之令下，則又自責曰：災由我生，而重勞我民，咎滋大矣。則躬赴蝗所，臨其父老，自引咎而告以不忍勞之意，父老咸感泣，稽首而言曰：令君之畜我至矣，豈尙有闕事，此吾儕不率之所召也。且去茲孽，以活我苗，吾事爾，何勞焉。於是各屬其子弟而告之曰：若知今日之安於畎畝而恬然作息者，誰之賜乎？吾邑正供之羨十而一，吾力不任也，而不敢不及也。追呼先之，而鞭扑隨之，以是爲定額矣，令君憫其弗堪，兩籲於上官，而減其半，吾與若今乃得食其半，且向之徵粟於羨賦外者夥矣，茲數年間，所謂上官衙門繙書錢、諸胥吏書使費錢、獄卒工食錢、牢固薪油錢，歲歲買絲糴穀，稱貸以益之者，今皆安往乎？乃吾令君捐所得養廉金代之輸也。吾與若耳不聞吏呼之聲，目

不賭白版之迹者.幾年於茲矣.則令君之去吾蝗也多矣.此蟊蟊者而弗能去.以貽令君憂.吾儕皆爲匪民也哉.於是老壯成蘇.婦子率從.若敵所偪.以後爲羞.而彭君收隊輸.其金殘.而隨其後.時其飢渴而飲食之.行不乘輿.暍不張蓋.衆不盡食.不嘗食.夜則露坐而草宿焉.如此數日.蝗之蝻者殲焉.其武者皆抱葉而死.禾無一莖傷者.蓋房人李生本滋之述如此.夫蝗之生也.氣爲之也.陰陽不和.則沴結而成.今彭君自反而不忍民之勞.民被彭君之施.又自反而不以勞爲勞.彭君復從而勞之.上下之間.相感相應.悱惻纏綿.若翕然太和之氣.足以格陰陽而散沴結.何蝗之能爲.抱葉而死.不亦宜乎.不然.官以殲蝗爲能而督其民.民以捕蝗爲苦.而懟其上.鞭箠驅率之令嚴.飢渴勞怨之聲作.沴結不和.孰大於是.而欲以力勝之.蝗可盡乎.盡而復生.未見其能弭也.故吾樂以彭君之事告諸令長.爲弭災者法.不止一蝗而已也.秋七月.大府嘉君行治.調繁三河.奏既上.房人愴然.若失慈父.謀走上谷.請留君.謝曰.非制也.切止之.房人務役流涕.不知所爲.其父老相與謀曰.令君之去.既不可挽.莫若屬能言者.列令君所以畜我狀.張其事而永其傳.俾我人世世知而言之.以無諼君子之德.於是介李生而丐言於予.予以爲彭君之始至也.吏治方尙精強.一時才賢.爭以敏幹自見.君獨循循然.拊其民而丞其士.不輕言興利.而拒馬之墮流通矣.秔稻復而民不知.不輕言除害.而陵車之重役減矣.供億省而民不覺.吾故曰.豈弟君子也.至於民之所心知而口頌者.李子所述父老之言備矣.撰次其語.足以傳信.皆房人之所欲書也.是爲序.

送鴻臚寺少卿圖園張公致仕序

雍正元年十月.鴻臚少卿圖園張公.引疾求罷.章下部.許以原官致仕.卿大夫重其去也.多愛而惜之.或曰.天子眷顧老成.黃髮在位.奏其壯猷.不敢以年自退.圖園雖七十.尚未衰.雖病.嘗賜醫藥.旋就可.鴻臚閒官也.圖園歸臺.甫匝月.次應巡城.上念其病.不欲勞以煩劇.內批授之.俾得優游養疴.意厚矣.圖園可無罷.且以圖園之清節.一時無出其右.淹留旬月.何難坐致顯大.而亟亟求去爲.或曰.圖園.恬澹人也.官兩淮七年.視金錢百萬如涕洟.食祇單味.衣無重襲.先皇帝嘗遣覘其家.薄田老屋.自若也.雖位卿相.泊乎無以加焉.孰與翛然引退.頤其壽而全其天.夫欲富貴者.皆有待於世也.圖園內足乎己.何好爵足以縻之.或曰.君子濟於世矣.君臣之遇.豈其濟於心.圖園受知兩朝.今上遇之特厚.方倚眼之柴毖也.部議持之於內.故督周內之於外.造無以爲有.朝廷遣大臣往察之.揚之民遮道訟張.縱使冤.衢路如沸.大臣審知其無有.即入告.而部猶持前議.奏徵所謂三十六萬者以充餉.徒援赦令.免科罪而已.賴天子聖明.洞知其誣.並所徵除之.召見圖園於便殿.褒嘉而慰勞之者無不至.頒內府金四百.以旌其廉.又賜第一區.曰.不忍清吏無家也.夫讒謗之興.可以銷骨.古人遭此.莫能自明者何限.而圖園蒙十日之照.受洪蘼之施.獲譽處之慶.得君如此.雖一息之存.皆報稱之日也.況老未耄而疾未篤哉.或曰.人臣報主.義非一途.竭心膂.捐踵頂.急病讓夷之死靡悔.此以進爲報者也.明止足之分.執廉愧之節.雖方壯而自引.年甫及而求罷.使天下士大夫聞之.超然釋其繫累.洒然洗其熱中.相尙以淡泊之趣.以成其廉讓之美.漢史所以大二疏也.此以退爲報者也.今聖主圖治方殷.求賢若渴.山澤之士.耆耋之儒.彈冠畢至.任事不患

無才也.夫英毅果敢.乃可以應明作.練達機敏.乃可以佐勵精.羣策競奮.以進爲報者.豈少也哉.圖園一去.朝野餘思.使長林豐草間.有致仕老臣.杖履所及.歌詠太平.是亦一朝之盛事也.圖園聞之.瞿然曰.是皆非知某者.何索之深耶.某實病.平生不敢欺.行路.況君父乎.一足短.左耳聾.食而嘔.而輒飢.事一過而旋忘.雖行立言笑.僅不異人.然無所可用久矣.國家設官.豈爲人休老病哉.某嘗宰兩縣.刺一州.未嘗敢一日自逸.是故目不給瞻.猶懼弗見.耳不停察.猶懼弗聞.心不遑慮.猶懼弗當.是故曰不辨臧否.而委視於左右.謂之瞽.耳不辨情僞.而寄聽於毀譽.謂之聵.心不辨是非.而易慮於利害.謂之狂.以此而治大職.代天工.謂之天之刑人.況如某之朽鈍.形與神俱不逮矣.而猶然竊祿備官.幸上恩不我去.其罪當何如也.某受國恩厚.豈敢偷安.以引退爲高哉.儀.公之友也.知公之言爲信.而前之論者.義類各有當焉.遂次其語以爲之序.

送陳旌逵令金堂序 代太倉相國

十一月某日.上御澹寧居.吏部引所選官.以次奏對.至金堂令陳君舜明.上溫顏問之再四.已復目送之曰.大好男子.予方在班.親聞天語.已有意乎君之爲人也.夫天威式臨.非意所措.氣懾改其常度.占對或至失詞.今君初覲聖顏.無瞿惕局促之態.有方雅委蛇之觀.苟非器重而質茂.則其神完而守沈.以此觀人.十不失一.古之人往往於瞻視行步之間.定人生平.若燭照而數計者.蓋人固不易知.亦非難知.昧者失之交臂.明者得之立談.況聖天子縣十日之照.類萬物之情.操鑑持衡.未足爲喻.然則君之所以仰副上知.上固已知之.無俟三年考績也.既而同館諸君子.來言於予曰.金堂令常次從下者七年矣.其人渾然端且厚.明粹強幹.而無喜事之心.以武爵世其家.輕施予.喜賓客.而無輕俠之習.與人不立異同.而澹然無阿附意.以此守官效職.潔己奉上.吾黨知而信之.各爲詩相期勉.而欲得一言以寵之行.予既以上之知君者.有意乎其爲人.又聞諸君子言.乃益稔夫循良之吏.莫盛於漢.漢之取人.最爲近古.所重多厚重強力.上者可以屬社稷.召不來.麾不去.臨大節而不可奪.下亦不失爲長者.可以宣上德意.休養小民.而亟疾苛察.沾沾簿書期會之間.則以爲俗吏.朝廷取舍如此.天下翕然化之.今君以渾厚之姿.具長者之意.一奏對間.邀荷主知.竊覘聖心.豈不以深文苛察之害治.厚重悃愊之近仁.賤刀筆儇儇之小才.思豈弟敦龐之良吏.此指一倡.百爾成喻.莫不相期於君子長者之行.政平訟理.庶幾成風.矧夫君之首蒙嘉賞者乎.其自效豈細問哉.諸君子其執簡以俟.書治行.附漢循吏傳後.

送張式玉明府移任三河序

歲癸酉五月.巡撫直隸郭疏稱.文安縣令才茂首八郡.三河員缺應補.謹按選員.無如張尤.請調授之.制曰可.於是邑之父老黔首.星奔雲集.赴上谷者數十百人.號請兩道.弗許.會撫軍路經文邑.籲皆益衆.撫軍溫詞慰而遣之.秋八月.張侯治裝就道.邑民追而送之河之滸.填衢溢路.傴僂雜沓.縶其舟而流涕焉.號呼之聲聞數里.侯乃凄然泣下而慰之曰.予何以及爾婦子.予心缺然.予到縣以歲之丙寅.於今將八載.奉委他出者數矣.其所得撫摩爾者僅矣.丙寅之明年.奉委署章武.並攝其學博.越戊辰二月.阿陵需

員往署之是秋八月並津缺刺史往治之歲在辛未予再有阿陵之役今年涿鹿之行越月而歸歸則三邑之命相促矣其餘勘獄走差不百而是計惟一歲之間得撫摩爾者纔三之一八歲之間得撫摩爾者纔十之三惟爾飢予弗遑哺惟爾寒予弗遑煦予自視欿然予何德之與有於是邑之民雖然而前曰此正吾曹之所以悲且慰也民各有牧衆各有母吾邑之貧且陋最矣乾溢之餘嗣以鞭扑差科之下甚於飢寒歲以百餘未之有瘥昊天不棄以侯賜民用拯其溺用滌其焚民乃獲蘇夫水火之災計歲以百拯滌之恩年僅而八以八年勞瘁不遑之父母撫百年水火日甚之災黎而章武並津阿陵涿鹿之民從而奪其半大逵巨獄又從而奪其半三河復從而奪之予又何辜儀乃起而慰之曰不然侯之才遠矣其遇合也屢矣戊辰之冬三道會薦異等向非京兆奏罷則去此已五年矣庚午之夏撫軍於公特疏保舉是年秋保疏再上向微銓部駁議則去此已三年矣辛未十一月三道再薦異等向非限於人額則去此已二年矣尚待如今而始有三邑之命哉故八年於茲天所以屆侯之久者乃所以蘇民之深也而又何尤乎父老聞之流涕再拜舟乃得解去民遂請其衣冠而歸葆祠之是時八月四日也

贈督理街道工部主事覺軒張君序代黃崑圃太常

天子歲命起部郎一人督理京師街道所以正其界址道其溝渠察隱占時宣洩平爭訟除災祲冬官之職未有劇且勞於此者非賢且才未克以勝五十七年吾鄉覺軒張君以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特膺是命既期將代鄉之士大夫暨父老嘉君之績而歲其休者羣徵予言以爲君贈予惟尚書周官司空掌邦士居四民禮月令之文季春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命司空循行國邑道達溝瀆毋有障塞周禮雖闕冬官而地官所載均人之掌一曰均人民調治城郭涂巷溝渠者其職隸大司空下元翰林學士吳澄取而列之冬官是也君之所職其即均人之掌歟而時與勢之難有倍古者三焉古之民各居其所士農工賈不相易籍然可知也使之五家相保五比相受推之族黨州鄉莫不聯屬故其人可指數而臂運也今則雜五方之人魚選而烏集莫可究詰旋民錯處莫可約束強者衆姦者欺尋尺之地利則冒焉一丈之溝力則委焉爭訟之興輒成大獄此其難一也古者人心淳愨執法奉公先儒有言五人之長亦皆賢士是以法度雖嚴而甚寬雖詳而甚簡今之吏胥皆市儈無賴子專爲姦利鞭笞未脫於膚而機械已萌於心民有兩壞其垣而經年不敢葺者市有誇酒書旗而終歲不敢植者豪門勢家雖壓長衢塞夾巷而吏多方爲之地則有以果其腹也此其難二也古者士狹而勢分邦畿千里自卿大夫士列采而外諸侯之人爲卿士者湯沐之邑參焉計其國都輪廣不能及今三之一今京城方四十里衢宇鱗次術陌縷分溝渠脈貫雖老於其間者未能周知其處而以一人之耳目心力理其棼而按其擾此其難三也乃君爲之期年而鄉之士大夫暨父老莫不嘉其績而歲其休何術之操而能若是觀君之爲人逡逡退讓言不出諸口才與力不形焉察君之政非有鉤距之巧擊斷之威也出則肩輿從兩胥寂然行街衢中不驚其市人入則泊乎偃於一室嘯詠自如面無鞅掌之色心無簿書之勤然而訟者平爭者息圮者完塞者通勞逸有節閉洩有時吏不得售其奸豪不得恣其暴京兆四十里中夫家以億萬計君不嘗偏歷而周知之向之

所難盡於是乎去果操何術哉蓋君靜者也靜則無慾物之撓者蓋寡矣夫內不牽於慾而外不撓乎物則不察而明不怒而威不勞而事集不速而功成君雖兀然几席之間而長安億萬戶其涂巷溝渠心經意緯若圖畫然凡所規畫皆運之掌上耳君以乙卯名孝廉由井陘論遷令秦輩之漳縣撫凋瘵之民未嘗以催科施鞭扑而賦無逋者犬吠之聲遁迹鄰境井閭晏如斯亦靜者之效也余與君同里閈知之頗深故詳其治行以寄士大夫之意而備言此職之難以告後之繼者俾知治劇之術不在矜其威爽而在持以鎮靜也代

賀尉氏二子入學序代

國家臣一四海興教化以詩書禮樂造天下之士者六十餘年而奇傑卓犖非常之人往往踴集羽翔爲賢公卿大夫下至繇縣粟粒之才亦莫不衡程尺度靡有幽滯益得人之盛近古以來未之有也我皇上欽明文思尤慎選舉每以爲制科之本端於學校故簡拔學臣嘗於便殿賜見試其所學而訓敕之龍章御書海內傳誦恃學諸臣用能仰體上意絕闕通慎取舍而京師爲三輔首善之地近天子耳目故學臣之檢校愈慎而人才之取舍倍嚴苟非通經嗜古之士可備制科之選者不能一掛名其間而尉氏二子皆年少一朝穎脫衆材並列妙選聞者知與不知莫不羨之以爲必通經而嗜古者也他日由制科登朝廷爲賢士大夫者必是人也予獨以爲人才之生自古難之而二子同出一家其才同其學同其遇合又同豈天之所鍾獨厚於尉氏歟抑以國家教化休明靈氣翔洽所以生才者不直以多而已且往往並鍾一家以呈其奇巧如花樹之交枝連蕚而二子者亦受培於造化邀遇於聖治而不自知其所以然也雖然苟非其器氣不虛集二子之祖曰某父曰某皆長者也與某部楊君爲姻婭楊君爲予言之詳矣且索予言爲贈乃不辭而書此

贈趙生入學序

黃子敏公甚愛予文纔脫稿輒取去予好思務勝讀古人書喜爲創解往往與訓詁家相抵捂津門人士聞者愕眙獨敏公意移心醉以爲從前所未有是時敏公已輟業持籌與程卓伍矣而嚴嚴然有拖塗握炭之思一聞予言如逃藂藋者聆其親戚之謦欬也予嘗語及門諸生以爲人生得閒歲月讀古人書此至不易一朝攖世網迫家累冰炭滿中塵埃積面迴思此境若追好夢豈可復得汝曹居靜篤紛是曰薄祜他日能如黃君倦客思歸嘗不無後時之悔耳予爲敏公批注孟子上下篇摘評世說數十段以塞其誠求之意敏公皆寶而藏焉蓋敏公自傷老大不復能力學爲文藏此書以俟其幼子之長而授之也一日至予塾面有得色曰吾獲一佳子弟容端而神穎試與之語古對多出人意表似可以讀公之書者已定爲吾壻所藏以俟吾子者且以授之矣徵其地曰衣冠之裔也趙其姓年十有幾予笑謂敏公吾書皆臆說冥會不合繩尺用以娛君之意則可何渠傳僕人子弟爲也自官京師及門諸生各雨散本志變化殆符雜語而敏公抱殘編拳拳矻矻不稍置有書來述其幼子漸解人意甫下筆即了了而趙生爲文詞致清綺超然有遠韻頗得臨川牙慧平生之望爲不孤矣六月一日敏公以其事走京師屬予敘闡因言

吾壻今以第幾人入學。其文爲學使所嗟賞。向曾讀公之書。有私淑之雅。求一言以勖其來。可乎。生之文。予未之見也。然學使有殊遇。其所拔者。皆略其毛骨。取其神駿。予兩姪頃與試。俱以別趣見賞。其論文之指。以淵雅冷雋爲佳。今生獲售。此其技必不凡。敏公所謂超然清綺者。殆庶幾乎。雖然人非有才之難。而有志之難也。世紛易甘。靜境不再。津門香麗之地。形勢之途。苟非夙生慧業。以青蓮花爲心者。鮮不有蕭蘭蕭艾之歎矣。生勉自愛。敏公覽予此言。應亦爲之俯仰生平。而忽忽不自得也。

邢紫淵孝行序 代

今上御極十有二載。海內翔洽。詔舉山林孝友士。量能授官。倣古事君資於事父之義。畿內有司。以諸生邢公紫淵孝行。狀上監司及臺使者。首列薦剡以聞。嵩賜棹楔旌里廬。此曠典也。宗黨謀具卮酒爲賀。因問序於余。余職司風憲。何得以譽言進。請質言之。公先鄴人。代有名公。自大中丞計部郎兩公。後先俱丁丑成進士。遂爲文安世族。是爲公祖。公父文學先生四子。公行三。有至性。丱角善綴文。舞象補博士弟子員。輒冠曹偶。才名爲奕。弟子北面問字者履滿戶。公藉舌佃。以供尊人甘旨。文學先生爲開顏。加一匕。會苦病。公侍病滌衣浣裾無倦容。及易簀。公拮据襄事。居廬臥塊。準禮家言。雖背支牀弗恤也。行營善地。不憚辭產。安厝費且鉅。侍老母。母輒相依曰。老人非偏暱。但覺兒夫婦知我痛癢耳。公授經孝義鄉。母城居。偶恙。輒怦怦心動。遄歸。欠身榻旁。揣色聽聲。疾爲差。飲食衎衎者十餘年。會兵燹。負母避水鄉。卽獨啼汚泥中。經日不食。閔辭勞瘁。已而弃梧檟。公毀瘠焦枯。獨類死孝。歲時饋奠。猶作孺子啼。篤愛典墳。有皇甫士安癖。每念先世積書萬軸多散佚。乃自六籍百家。以及醫藥卜算。山鄰碑篆之屬。皆抄纂標序。細加丹鉛。揮汗呵冰。樂此不爲疲也。當事者念公久困學宮。會有德行文學。拔入國子監。歲公稅貂。公笑曰。老蠹乾發。儲者事也。迨問其他。余嘗讀邑志。載公高祖事繼母李氏。又遠祖兄弟事母傅氏。俱以孝聞。公家何世多純德耶。曾晳之後有曾參。曾參之後有曾元。嗚呼。是可以風矣。

贈永濟令潘蒼佺序

永濟令蒼佺潘君。吾師董村先生之子也。令永濟九年。教行化洽。靜謐寢息。囹圄虛無人。圜扉洞開者近二載。行治爲山右第一。旦以非罪左遷。永民如失慈母。去之日。扶老攜幼。哭而送之者。數十百里不絕。其士大夫狀君治蹟。郵四方徵詩文。張大其事。而抒其無窮之思焉。娓娓萬餘言。予取而讀之。其大端有五。曰均丁徭。清積欠。除糶糴。定民蹩。開米禁而已。此皆有關生民利病禍福。施及其子孫。宜乎永人之甚愛而難忘也。其略曰。吾邑丁徭之不均舊矣。大戶地多而丁少。貧戶地少而丁多。其弊由於死絕逃亡之額。歷久不除。而責之近門旁戶。爲之包賠。輾轉滾累。以致田漸當於富戶。而丁無所售。丁日積於窮民。而田益以亡。當事者雖有丁歸地畝之請。然貧戶之地。既不足以歸代包之丁。富有力之家。又不肯以他戶之包丁。歸之已地。是以上令格而不行。雍正九年。值編審期。環愬於君者紛紛。君曰。欲惠貧寡。當令豪右咸諭上意。於是召集公所。喻以丁倒累戶。戶倒累甲。勢已不可復支。夫地者。丁所自出。貫其地而遺其丁。如功令何。且此洶洶者。大可畏也。反覆曲譬。豪右皆悚然聽命。自是丁徭乃均。又有鹽丁匠價二項。偏

累尤甚。君力請并入地畝。民困以蘇。其均鹽丁議曰。永邑額征老鹽丁册。皆明代姓名。其人與骨之朽久矣。例供鹽池築牆之役。每運司提調。則里下斂派騷然。康熙十六年。新增鹽民。以之輪流往役。寔稱苛繇。往返勞費。民咸苦之。雍正六年。裁鹽歸民。免提築禁牆。方幸息肩矣。頃准部咨。仍令照老鹽丁舊額。征納徭銀。不得不將此無著之丁。仍於新增鹽民丁內派納。但此新增鹽丁。卽民丁也。本身自有徭銀。奚堪增此賠累。查老鹽丁五百二十七名。加增徭銀四錢四分有奇。共加增徭銀二百三十四兩九錢有奇。實屬無籍可征。當與丁徭一體均攤。其均匠價議曰。永邑額征匠價銀七十九兩六錢有奇。向係舊匠一百七十七名。公同辦納。但歷世已遠。昔之工匠。丁亡籍換。間有一二子孫。未必世傳其業。而原額故在。不得不於其名下追賠。無子孫可追者。卽輾轉指攀。甚至著催辦之匠頭代納。今永邑工匠。多屬鄰邑之人。一聞催征。立時星散。而本地匠役。寥寥無幾。每名納銀兩餘。方能足額。且工匠亦民丁也。既征其丁。又征匠價。是力役之征。人供其一。而匠供其二。向隅之泣。能無閔焉。亦當與丁徭一體均攤。以甦其困者也。吾邑錢糧。積欠至八萬餘兩。山南北鄉。各居其半。自雍正八九年。遡之康熙四十八年。幾三十載。官斯土者。率視欠戶若番夷追貊。莫可如何。君曰。寧有是哉。則屏去胥役。單騎從兩僕。徧歷山南村堡。至則呼其父老。諭之禍福。責以大義。情辭曉暢懇惻。聞者皆感動。君乃擇其長老。率服一鄉者。立爲總約。體貌之而委以印牒。俾分地督催欠戶。有率先完納者。賞以羊酒或銀牌。力不能者後勿亟。力能而延催不應者。曰此桀桀之莠。衆所觀望。爲去就者也。摘而懲之。以警其餘。於是人心提悅。輸納者絡繹。不兩載而山南之逋賦清矣。北鄉之欠。實不在民。蓋甲頭里長。包收而竊蝕之。乘山南頑梗之勢。而詭言民欠者也。君廉得其情。捕一二積猾寘之法。餘皆旋憎完納。於是南北鄉積欠八萬餘兩。皆清。吾邑西界黃河。迴河居民。皆以淤灘爲利。然河性遷徙無常。進則胥淹。退卽洪流。民愚但顧目前。而不圖其後。雍正七年。蒲朝二邑人爭界相鬪殺。事聞。命朝臣來勘。悉報陞科。共三百六十餘頃。畝徵充餉穀幾千幾百石。已而水漲。所墾地或淪沒。或鹹鹵瘠薄。不足供課賦。而陶城黃龍鎮等村。有自前明萬歷開報墾。暨本朝康熙十六年報墾者。半已成河。半在砂鹵。與今同。每至催征。鞭扑盈庭。瘠載路。君惄然傷之。力請上官。言新舊報墾河灘。原非恆產。小民冒一時之利。爭認陞科。不旋踵地去糧存。輸將無力。國家課賦。祇有空名。閭閻之困。已不勝凋弊矣。應請一概豁除。而前令自雍正七年陞科後。自顧考成。輒報征收。餉穀貯倉者數千石。府司不察。率轉撫軍。已據以題咨。故不肯盡如君請。擇其尤爲累者。新舊共地二百三十九頃。疏請豁除。歲免征穀二千餘石。銀二百餘兩。君猶以爲憾。然永人之受賜。已無窮期矣。初。君與前令交代時。查所報河灘穀石。實無一粒。徵存。念欲發覺其事。則府道以上。皆將以冒轉徇隱獲罪。乃密緘稟請進止。上官皆愕引咎。而以催征屬君。期於安全無擾。民之黠者偵知之。相與謀曰。催征非令君意也。特迫於諸上官。吾今以大衆詣縣。作欲變狀。俾令君有辭於上官。上官既懼誣奏於前。復恐激變於後。勢不得不各出私橐爲吾輩代填此項。於是數千人蜂擁縣署。胥吏驚惶不知所爲。而同城道府諸公聞之。亦大驚。謂事且不測。君笑曰。若曹非敢爲變。作此洶洶。以脅上憲耳。然此風一長。則民不復可使。非細故也。乃命發梆擊鼓。出坐堂

上。神采毅然。衆見之。皆卻退立階下。上視不發一言。君厲聲責之。侃侃數千言。衆相顧莫能對。門廡、閒散而逸者過半。留階下者。百餘人耳。君召使前。各自言姓名。顧吏錄之。自東過西。陰察其主計者數人。叱命疏而數之曰。吾百姓素淳朴畏法。獨若輩爲之抗糧聚衆。是曰亂民。若爲渠魁。罪當死。命械繫付獄。而揮其餘衆曰。去。於汝等無治也。衆皆慴伏。欲散去。數人者大呼曰。汝曹推我等爲首。今被執且就死。汝曹尙不乞哀令君。各輸所負以活我。而恝然各去。豈人心乎。衆乃羅拜呼號。如其言以請。君頷之。少頃而擔負殺麥黍豆布棉諸物。充塞於庭。請計值折收。蓋是日城中方市。故取攜之便如此。君即命吏照時估折。毋稍虧。即日收四百餘石。即破械舍此數人。慰諭遣還。寬其期至四月。衆皆歡呼拜謝而去。其後未及限而驗殺已五千石矣。上官以爲能。君曰。民力竭矣。舊欠既完。新者可緩也。以故節年奏銷。皆有尾欠。造冊據實報府。而府君甫莅任。惑胥吏言。仍如往例捏報全完。催解無虛日。君詣府備陳。欠實在民。及所以緩征故。府君內慚且怒。以惰征爲君罪。君奮然曰。惰征罪也。捏轉則當崙賠。將若之何。府君默然。君笑曰。公勿亟。職終不敢以賠累貽公。即令完矣。於是多方挪移。追署年月。不數月批解訖。各鄉欠戶。尙未之知也。已而聞之。莫不感激泣下。咸尸祝君於家。當是時。君名聞旁郡。民有疾其令君者。皆自恨不爲永濟人也。未幾。滎河有衞漢如之事。漢如故積猾。與安常村某豪相倚爲狼狽。雄長其鄉。時西陲用兵。飛調軍需船隻。縣令敦迫過峻。漢如遂聚衆拒。洶洶欲爲變。事聞。撫軍遣太原太守捕漢如。置獄。訊之。辭連某豪。指爲謀主。蓋逆知其慓不就捕。冀緩其獄也。某豪聞。果誑衆言。官軍旦暮且下。將洗蕩吾村坊。衆信之。大懼。遂閉

堡拒守。滎河尉夜至。則呼噪執兵械相抗。尉遁去不敢復往。而撫軍勃檄。責府捕治某豪急。府君計無所出。盜起郡中。兵欲自率往捕。君聞之。亟見府君陳不可狀。曰。安常、滎邑大聚落也。居民千餘家。聞公以兵來。剪滅是懼。將擁衆相鬬。鬬則殺傷必多。傷兵傷民。均爲激變矣。且安常逼近黃河。河西即陝西韓城地。村民一聞兵至。即□相拒鬬。而悉其老幼婦女數千人渡河。闌入韓城。蜂屯蟻聚。韓城令能不馳白督撫。督撫能無上聞乎。上聞。則公且任其咎。今公所欲得者。某一人耳。某乘鄉衆擾亂蹤竄之際。渡河亡命。深匿山谷間。捕何可得。名犯不得。而徒激變驚衆。罪孰大焉。語未卒。府君瞿然避席。長跪謝曰。非君言。吾蹈禍機矣。君料事如燭照數計。吾不及遠甚。今以此事累君。君幸無辭。君慨然任之。初。安常人既拒捕。走滎河尉。囚已日夜懼兵來。及聞府君調集郡兵。則益恐。相與褁糗糧裝筐筥。扶挈老弱。奔集河岸者如歸市。以舟不具未渡。而君適至。一騎二役。兵壯無一人從。衆望見。且喜且驚。君迎謂之曰。汝輩胡爲者。上憲捕不靖。自有主名。於汝輩何預。而擾擾若是。我永濟令潘某也。奉上命寬輯汝父老。汝其旋反。復爾宇。衆故信嚮君。聞是言。則驩呼拜馬首。慶若更生。於是數千人擁君騎還。章安堵如故。君乃謂其父老。令捕某來。是妄言惑亂汝鄉里。雜衆力自衞者也。幾陷汝子弟罪不測。若縱之逃匿。則一村自此無寧宇矣。衆歡諾而去。少頃。縛某父子三人至。君曰。犯只某一人耳。二子何爲。釋之去。而以某付諸父老。言吾從者止二人。倘欲詣汝縣計事。汝等即議遣數人押某。持吾手書投府署。至自有人收之。府君之遣君行也。竊慮事未必濟。已聞從行者祇兩人。又虞其單危。恐致不測。及鄉人送某至。則大驚。復疑其僞。呼而詰之。乃眞也。於

是駭服。而畏憚其能。乃益甚。然君因坦懷。不自爲功。亦不知人之見忌也。居亡何。復爲府君取省檄所提扳犯某。於辟稽鎭之附堡村。先馳片紙開諭某禍福。及堡民。繼乃親至某家。呼而出之。不加縲紲。而致之府獄。人皆歎異以爲難。君曰。何異乎。天下無不畏官之民。亦無不可化誨之人。惟操而迫之。斯鋌而走險耳。然是役非君。其敗裂延蔓。禍及官民者。不知於何底矣。後二年。而猗氏又有抗糧聚衆之事。猗氏某令議也。催科嚴急。時民方刈麥。當停征。吏胥以爲言。不聽。差役四出。繫累老弱。鬬於路。民不勝忿。遂相結聚拒逮。據令詩嶽幻詞以聞。大憲檄君往捕之。君敘行至猗氏。得其隱曲。先密緘白大憲。然後詣聚所慰諭。立解散其衆。令推首事十餘人。隨至郡城。見道府。具言撫令逆制苛征激變狀。此十餘人實皆無辜。請予薄責。以安衆心。道府是君言。據稟大憲。從之。十餘人者得全軀命。一方賴以帖然。皆君之力也。後三年。而永濟南鄉。復有爭灘聚鬨之事。南鄉臨河。謂郭上源獨頭等村。地淪於河。流者已久。八年後。河徙地出。民爭墾殖。既無籍可稽。唯以力強弱爲先後。此爲彼界。競論不相下。遂各糾其黨。操梃□而鬬。數且萬人。君聞之。馳至南鄉。召集鄉長父老諭之曰。若等不憶蒲朝爭界事乎。負衆鬬狠。殺傷數十百人。兩省會題立界。捕誅首惡若而人。破產者幾何家。刑斃瘐死者幾何命。其罹此者。未必無汝親戚族黨也。而不懲往事。又蹈覆轍。萬一朝廷震怒。謂蒲民怙惡不悛。窮治無赦。是時身命不保。灘地何有焉。幸從寬典。貸汝死。必復丈而田。糧而科。貴流遷徙靡常。一旦地復爲河。而糧註比冊。不可去。累貽子孫。欲如頃歲之申詳豁免。再邀難冀之恩。豈可得哉。吾爲而父母。哀而顓愚。不憚反覆曉諭。若迷而不悟。吾何難立吾詳報。陞科註

冊。如往日。爾等思之。得非自貽伊戚乎。衆聞之。皆大悟。流涕稽首曰。令君活我。敢不唯命是聽。於是命鄉約數人。徧傳所諭。數村居民各推讓。均地立界。永誓無爭矣。君獨深念以爲永邑地狹人稠。米粟之產。本不能給。向常仰食關中。自軍興閉糴。秦粟不至。市價翔貴。民苦艱食。以故河堧尺寸之壤。猶趨若爭。而不顧其後。亦其勢之然也。爲今之計。惟告開糴禁。俾商販通行。庶可以濟。遂力請上官。言邊糴之令。原以留有餘糧米。備挽運之需。以佐軍興。此乃權一時之宜。非以爲長便可行也。今大軍凱旋。挽運皆停。而關津閉留如故。致晉民有乏食之憂。秦粟多紅朽之患。彼此兩受其病。應請據情入告。開禁通商。俾粟流通。兩省之民。均沾樂利。撫軍從之。具摺以聞。而縱使人覘。亦以便宜面奏。得旨弛禁。由是三秦之粟。泛舟而下。自雍及絳。日夜無絕。米價頓平。烝民乃粒。食君之德者。不止永邑一區而已。嗟乎。君之美政。不可勝書。即此大者數端。皆人之所不敢與不能爲者。眞足以風當時而傳後世。今聖天子勤求民隱。加意循良之吏。誠知君之治狀。卓卓如是。其褒嘉寵異。不知當何如者。而乃以罷見忌。遏抑隱蔽之下。即會城數百里。大憲尉無聞焉。況帝閽九重。君門萬里哉。以此滯迹九年。曾不克轉一階。今且以非罪貶秩去。此吾永人之所爲抑鬱歎悼而不能平者也。倘得當代之賢士大夫。作爲文章。著之歌咏。以備他年太史氏採錄。列傳循良。君雖屈於今。猶可伸於後。則吾永人之志。庶幾以稍慰云爾。予嘗謂君子之用於世也。遇不遇有命存焉。而其志之不回。才之不可掩者。則不以時地易也。吾師葦村先生。館閣耆宿。久負公卿之望。而一麾出守。乃得滇之廣南郡。廣南。瘴癘絕徼也。無屬邑。所部皆夸猓苗狆。卉服鑿齒之倫。不識禮義法度爲何

物。而城署荒榛。與蛇虺雜處。官斯土者。例皆遙駐省下。未嘗一至其地。吾師曰。彼亦人耳。何地不可以爲治者。乃怡然之任。督撫留之不得。至則接見諸酋曰。諭以朝廷律令大體。及綱常倫理。生民日用之當然。俾各傳諭其部人。又親歷各部。召其長老通華言者。勸懲誘導。情意如家人。諸部聞所未聞。莫不感動。甫及朞月。教化翔行。其丈夫知劫殺之爲非。其女子知廉愧之爲節。喁喁嚮化。漸變夏風。近古以來。所未有也。洎能鄰邊硐。閉城門而不聽其去。赴省籲留者千餘人。獨惜其稚魯不知書。不能狀治理之詳如永人耳。永人愛戴循良。而以其見忌左遷爲恨。故條列君之善政。播諸四方。以鳴其意之不能平。然如其所言。過抑隱蔽者在上。宜若無可爲者。而治狀卓然。皆人之所不能與所不敢。此非其志之不回。才之不可掩者。不以時地易歟。然則君子之用於世。苟可以行吾志而盡吾才。亦已足矣。官之高卑去留。何足計也。不然。碌碌無所短長之人。乘時遘會。顯榮富貴矣。而平生乃無一事一言可稱述者。雖十年令僕。又足多乎哉。吾舉此以復永人。永人亦可以無憾矣。

陳學士文集卷五

壽序一

西林相國六十壽序

昔相國文端朱公。編次歷代名臣傳。以其序目見示。某因歎古今人不相及。文端公曰。子獨未見西林鄂公耳。其剛明清肅似王抗略。而雅德過之。殆庶幾諸葛武侯之亞乎。當是時。公方節制滇黔。破烏蒙。平鎮雄。皆以少擊衆。成功二旬之間。其定泗州也。不以兵。出奇破險。機略如神。以故風行徼外。峒棲箐巢鳥言卉服之倫。從古未通聲教之地。莫不厲奔嶙蟻。願隸版圖。世宗憲皇帝。方倚注爲心膂。諭戒內外臣工。勤以公爲法式。用舍大吏。時以咨之。以故華情翕習。海內之人。咸想望風采。然而文端之知公也。則於公布政江蘇時。江蘇財賦甲天下。而糧額之重。亦爲天下最。逋負之積。有至二十餘年者。自提解花淡之議興。各省咸已奉行。公獨持以爲不可。文端公奉命視海塘。受上指諷喻之。公曰。餘省則可。江蘇糧額減。逋賦蠲即可。此時固不可。且公之意以爲可乎否耶。文端公曰。固也。如上命何。公曰。公大臣。知其不可。即當爲上別白言之。獨奈何以將順爲美也。文端公以此重公。因相與深論經世之務。及古今成敗。人材升降。政治隆污之所以然。公言必舉要。義必造極。文端歎息。自以爲不及。故爲某述其風概如此。某曰。今天子躬神聖之姿。明作庶政。西林公既才不世出。以之宅揆政地。敷融皇化。一德一心。不難登斯世

於三代之隆。而顧晉之遐陋。以四海之業。羣蕞一隅。何也。文端公曰。昔范希文爲參政。建言今之中書。上非三公論道之任。下無六卿佐王之職。非治法也。請倣前代以諸司之事。各委輔臣兼判。然卒不果行。今閣臣之寧。尤非宋比。虔恭朝夕。仰承進止而已。西林以天下爲己任。慷慨論列。無所回撓。若居斯位而行其志。違衆獨異。嫌忌易生。其能如方鎮之政。出自獨裁者。可以朝程功而夕計效哉。范文正公經略陝西。功名反著於居二府時。專與不專異也。雍正十年冬。詔公入朝。時西域用兵。天子臨軒而思頗牧。公既累立奇功。一時推將略者無與比。議者咸謂公之來也。必將膺推轂之重。爲犂庭之舉。通道瀚海。銘功崑崙。唯某亦以爲然。而文端公曰。否否。西師之興。二十餘年矣。所費以鉅萬計者。不知其幾。終不得其要領。夫千里饋糧。士不宿飽。況迢迢萬里外哉。以數十石致一石。士卒猶有飢色。而磧中水草斷絕。馬駝多損耗。未見敵而我已道斃矣。縱使竭天下全力。殲茲小醜。而國家元氣所傷滋多。況其地不可守。其人不可臣。留兵轉餉。以有益奉無益。此古人所謂漏卮者也。公忠於謀國。明於至計。雖善用兵。要出於不得已。茲之來也。其將力請於上。罷西征。養息天下以無事。寧肯負其材武。以功名自喜哉。公既至。詔何方爲之治第。論滇黔平寇功。賜爵伯。曰汝遂和予。總理軍機事務。已而檢視文案。見有未適機宜者。以爲行間一切非廟堂可以遙度也。乃自請行邊。親臨塞外。馳沙漠數千里。歸奏其狀。上於是益知軍中曲折。又言勞逸主客。形勢既懸。致人致於人。利害亦倍。我師苦於饋餉。賊衆保其巖阻。深入窮追。誠未見其利。不若能兵屯田。築城列戍。反客爲主。彼必不敢近我邊陲。若果離巢遠來。我以逸制勞。必成禽矣。言甚切至。會虜中亦困敝苦兵。遣使求降。上納未許。公復力言之。遂命大臣往申約束。定界域。既行。而廷臣或言虜不可信。懼

且見欺。上以問公。公以爲必如命。已而果然。上乃益重公先見。遂下詔獎飾。而忌公者即以是爲口實。所以短毀之者。無不至矣。公乃力辭封爵。並解機務。以屬其意。然世宗知公素深。雖勉從所請。仍令給與全俸。留侍內廷。贊語左右。此古所謂召之不來。麾之不去者也。卒受遺輔政。今皇帝嗣位。遂爲顧命元臣。封爵如故。而文端公亦以東宮舊傅。叢殊眷。同居政府。公隨事獻替。知無不言。文端以廟公共濟。若杜祁公之於韓富。識者兩賢之。公雅性堅正。每預大議。務極事理當否。不徇人意。出入殿陛。神采毅然。督御貴近見之。莫不敬憚。在直廬。正色危坐。百僚望之。咸自檢飭。或有勸公宜少和顏色以洽羣情者。公曰。人面生而已然。其能迴易悅人耶。公自世宗朝。并冢宰公。以一身繫天下之重。文端嘗從容語曰。公社稷之鎮也。正己格物。爲庸已多。固不僅以寮寀爲奉職矣。公忘身徇國。危行危言。文端頗以爲慮。故規及之。乾隆元年八月。某罷營田之任。來京師。謁文端公於邸第。留語移日。徐及朝賢。雜稱言公近事甚悉。且曰。子他日見之。當知古今人未始不相及也。次年秋。畿輔大水。公奉命視河。奏以某從行。某既夙仰風規。在爲王之間。獨以未獲親炙爲恨。今得簪筆從事左右。竊自喜償所願焉。然猶以公位望絕人。功略冠世。雖重臣宿將。至其前者。莫不逡巡自詘。況如某之庸猥。而爲世所棄者乎。乃一見收接。宛如平舊。俾得伸眉抵掌。盡所欲言。且若以爲可教也者。循循開誘。反覆而不倦。徐而聆之。妙義淵旨。引人入勝。如登名山。遊邃壑。陟而彌高。探而愈遠也。要言直指。不容擬議。如電發蟄驚。明來闇謝也。化我專愚。渙然冰釋。如成連寘伯牙

於海水汨沒山林官冥之間而移其情也誠不自意衰朽之餘得闡眞人之聲欬使某早見公十年志力尙堪策厲顧不當在請事之列乎然聞公之言因以見公之心廓然無所有不惟位業勳華不留靈府卽生平忠謨讜議偉略奇節人見以爲不可企及者公初不自知其所以然也蘇子瞻所謂造物本無物偶然非所難而或者以有心測之則非也回思曩日所聞特公之迹而已今之所得於公者乃其所以迹乎乾隆四年歲在己未三月十日公年甲子初周朝之公卿大夫爲詩文以介壽者旣彬彬有作矣某辱公之知不能獨默敢以所聞於文端公者參以所見列著於篇或可以補諸公之所未備云爾

華亭相國八十壽序 代秦大宗伯

歲辛丑爲我皇上御極六十載而相國華亭王公適登八袠孟夏望日値公嶽降之辰在廷寮寀咸謂公以帝賚良弼應五百年昌期君鄰同符曠千載而一遇相與爲歌詩以壽公公自淸華祕草爲海內文宗者數十年癸巳萬壽加科公總裁禮闈乙未復首命公余亦忝襄厥事今乙未同榜諸生將介祉於公而請余言以爲壽余惟自古神聖廣運之主必有亮采惠疇之佐以祗承之堂廉一體天地泰交辰亡彰壓之盛公孤熙赫赫之光其時庶績熙而三才位詩稱燕及易贊無成厥風尙矣追觀後世鋪陳相業罔不炳燿丹靑聲流金石乃至八柱係承天之烈四時歸亭毒之功遂使股肱義著元首道緻升降有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今我皇上躬上聖之姿當貞元之會乾樞內運鴻纖畢舉闓鴻濛所未有大一統而無外文武卿士襄從駿奔唯恐後時而公以耆年舊德默契宸衷恭贊元化袞無闕而何補日方中而奚裕從容鼎鉉之間鹽梅酒醴應手而調心膂股肱不言而喩凡濊澤之覃敷多膚功之弼協譽之斗柄運歲不分晨曜之光坤極順天乃底淸寧之績書曰咸有一德殆非三代以下之君臣所能彷彿也天下之士聞公之名見公之文章頌公之詩以爲著作之盛綜貫百家涵濡六義可以跨唐軼漢上視典謨雅頌之隆而不知公之心氣和平韜涵萬有故能翊至治之雍熙成王風之皡皡其發諸詩文者特其緒餘耳然而餘芳溢流已足以沾溉一世造羣材而興多士矣公自視學畿輔一變其弇朴之習典試秦闈野無遺良而癸巳乙未兩闈得人尤盛今之詞人碩學才吏名卿聯翩鵲征潤色鴻業者皆公所育而成之而公家於以大收其用然則公之勳庸豈在一手足之烈尋常耳目間哉余在館閣於公爲後進公爲大司空時余以掌憲同九列日肩隨公右而公弟雪巖先生與余同榜交最篤儼齋大司農先生出先世父昆暘公之門今掌坊長君又曾與余同侍直廬習於公而知之深者莫如余此諸生之所爲請也若乃名德重光鳳儀相映乘景運而爲國楨膺貞符以受繁祉綿喬松之上壽追章平之芳躅偕寶歷而無疆奉乾行而不息此則舉朝皆以頌公又不待余言以爲重者也

大宗伯德淸蔡公七十壽序 代溫少宰

自古聖皇肇世忠賢翊運膺貞元之會作風雲之合克建非常之功並受無疆之福垂光史冊皇乎尙矣我皇上躬神聖首出之姿振曠古無前之烈天地叶符川嶽效職於是降甫生申騰奭星共相與宏式廓而贊時雍其人類瓌偉卓犖才由天挺兆與神謀契帝心於密勿荷寵光於殊尤則其平生皆宜紀載以

彰盛世明良之遇如大宗伯德淸蔡公厥事可睹矣公以壬戌成進士入對大廷時値滇黔初平王師凱旋上方覃敷文教思得才賢如吉甫之倫秦廟堂穆如之美覽公策深嘉悅之遂親擢第一公之受知聖明從此始矣公幼稟異敏讀書目數行下光燭爛射楮背音吐淸遠如秋鶴唳空凡解不由師授時人以聖童目之三歲時太公夢神人宗以甲第點署今名肇錫未加而盛徵已告壬戌八月再夢如前然則天誕異人用襄文治固若是其不偶然也乙丑御試乾淸宮召對移時抵暮命撤蓮炬送歸館閣榮之自是擢直講幄再侍經筵由宮允除詹事歷閣學晉掌憲遷禮部尙書皆出自特達之遇越常階而授之蓋公之忠愛懇款根於性情見於辭色達於吟詠之間者足以感動上意而聖天子知人之哲一見而識其微斯其契合在神明而豈循資歷歲者之所敢望哉以故殊榮異數尊膺濟至有加而無已辛未春廷臣上言詞臣例不得乞假公毅然以省覲請獨報可是時兩尊人皆未及六十鳩杖齊眉公捧觴章拜慶於堂下聚觀塞市里至今越人歎爲盛事公雖高閣而秉德靖素三世尙未克葬特賜內府金俾營吉兆錫類殊恩古所未有也再入京師則賜第苑西之宮池器什畢備仍選中官詢視蓋侍臣賜第者自公始出入直廬近二十載上每呼狀頭而不名隆敬與之稱內相庶幾近之至若天章寶翰文綺珍羞絡繹賞賜難侍從所均霑每視恆而加渥公於紀恩諸什蓋詳哉其言之矣然而讀是編者不啻羨其恩遇之奇而尤以爲公之所宜有則公之平生可以當之而無愧也公貞諒抗直不避權要每承顧問竭誠盡言侃侃數陳或有所臧否必當其人無一語阿附上嘉納之未出綸扉而風采隱然繫朝廷之重海內咸想見其爲人癸巳三月奉命督秦兵特使無副肩輿從數騎襆被蕭然將吏迓境上者皆驚供頓不煩僕人閭井晏如民大悅時苦旱公所至則雨隨之人呼爲蔡公雨焉公內察外和治劇如暇是役也周巡數千里歷策鎭入營堡不可勝數貲軍士十餘萬無一人濫以遺者校閱之日憫三軍久立之勞命坐隊以次呈技雪後風寒則席廬周設軍中人人若挾纊旣畢獎厲將領宣上所以勞苦士大夫及子弟在行間者意甚厚無不人人感泣當是時公名震秦隴番羌爭識公面所至擁馬首不得行及事竣東還而軍士銘德之碑樹於路闔者千里不絕也乙未主禮闈得人最盛士論服其無私掌憲日劾京師大猾姓名數十人牓於路狀其奸如鑄鼎象物而魑魅無遁形其黨駭竄市獄無擾民以獲安其時九卿奉詔會勘盜庫獄比年不決所連染數十百人多富人子前後破家者纍纍迄無定案皆因與奸人爲市故滋蔓無窮期公洞燭其情立寘之奸人復叩行在上遣公侯各一人主讞卒用公議題覆得俞旨以奸人與魑魅都人士走相賀也公旣遷宗伯以去而五城父老相率具香花合辭羅拜頌公於庭有泣下者曰天子何不稍留公活我百姓耶六卿之宰宗伯最爲淸秩優游養望可以坐致政地而公受知旣深復謇謇成性思所以報稱者靡不至每與廷議正色昌言意所未安卽持之愈力而於人才進退獄情出入尤斷斷焉雖不盡行而所全於政體者亦已多矣至於保任才賢多見委任入爲卿士出爲方岳者踵相接於茲見上之信公者篤公之自效者誠堂廉之間無間若此可謂盛矣舉朝之論咸謂天子方柄用公將委以機務而公忽請假以歸改卜先人之兆論者以爲必不聽公去卽去矣上意得毋稍拂耶已而優詔批答且懸缺以待陛辭

之日。天顏溫霽。預問來期。賜御書七十四兩。聖情眷注。宛若家人。衆皆莫測。及讀公奏摺。纏綿悱惻。溢此日松楸之墓。追當年錫類之恩。忠孝深情。流溢言表。然後歎至誠之動。上格宸衷。而我皇上寵禮大臣。遂其儒臺。明良一體之風。超越百代。此國史之光。非家牒之榮也。同朝僚友。慶公之遇。相率爲詩以道其行。而愛公者。復欲以祝嘏之辭。預爲來年七袠介。太倉華亭兩相國。既彬彬有作矣。復以予之習於公也。而屬以繼其後。予嘗敍公紀恩之集。忘其譾陋。今不得以不文辭。而鴻文盛業。已見於二公之篇者。不復具道。顧惟公篤生之不偶。遇合之多奇。曠千載而一親。予知之既悉。故言之獨詳。亦以見盛世賢臣。皆由帝賚。作朋楨國。與天無極。則藜藿之命德。與鸞鶴之遐齡。所宜互賡而並詠也。計公赴闕之期。不過浹歲。而聖壽七旬之節届矣。公將具儀酌典。率溥海臣工。上萬年之觴。昭千秋之盛。而上亦且宅公揆席。慰四海望霖之心。君都臣俞。以永太平。喜起之歌。當有播之管絃者。斯非予之所敢望矣。

武強總憲劉公八十壽序 代朱高安總憲

前御史大夫武強劉公。可謂有道者也。無環堵之宮。負郭之田。罷政歸。則教授生徒以自給。束脯所入。煙火纔通。行年八十。而顏如渥丹。鬚眉皓白。目炯炯有光。方袍𦀊屨。往來林水間。猝然遇之。皆以爲東園角里之流。不知其爲天子大臣也。近世士大夫以清節著聞者有矣。然畏人不知其清。與使人畏其清。貌刻矜慣。彼烏知道固然哉。公家本不貲。田以百晦者三十。通籍四十年。而鬻之幾盡。爲少司空時。司將作。及賈人以羨金進。卻之。吏曰。舊規也。公曰。然則可令朝廷知否。卒不受。爲御史中丞。泊掌憲。考核天下吏政。例有私遺。而淮鹺爲最。公一切拒不納。凡兩典試。一視學。皆在蜀。率稱貸以行。歸而鬻田償所負。親知餽問者稍厚。則亟反之。曰。吾不敢私譽一人。亦不敢私營一事。何以塞其望耶。以故位登九列。而衣不重裘。食祇單味。公未嘗一言於人。人亦無聞焉。國家重清白吏。類加顯擢。崇殊錫。所以厲廉隅之節。成素絲之風也。清素如公。可謂盡介然之分矣。然而實不彰於朝。著名不達於九重。罷政之初。尙隨諸學臣築宣房以自效。今少司馬牛公。時董厥役。欲上章列公之貧。公固止之。曰。某平生食祿多矣。自顧無涓埃可以報稱者。猶有瘠田三百畝。與先人之敝廬在。請貿之以塞釁隙。於是田宅皆盡。而公乃怡然歸鄉里矣。方公之罣吏議也。朝論多以爲過。公深自引咎曰。戡僕隸之未能。何能持邦憲。肅百寮乎。罷悶當。蓋公之居心。幾於情感俱忘。怨尤皆泯矣。故可謂有道者也。公深於濂洛之學。諸經皆有疏解。多先儒所未嘗言者。今雖年八十。手不停披。猶時時細書於簡端。與生徒講肄。以立誠居敬爲宗。而要歸於動靜之一致。嘗言爲人之學。患在不能忘己。夫忘己者。幾於仁矣。十有一月某日。公八十之初度也。門下士某某各譽公以歌詩。而屬其序於余。余受知於公甚矣。義不敢爲夸辭。唯道與仁。公所自有。故以所知質言之。若夫純嘏眉壽。引申乎登頌之義者。諸君之詩備矣。予何言。

郝少司空七十壽序 代勵南湖少司寇

少司空郝公。以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九日。爲其七十之誕辰。士大夫同梓里者。祝公之祺。而各以一言爲之壽。公皆無負也。而予以爲猶未足以盡公。古之論人也。必先其遠者大者。言雖略而實已賅。今之論人

者。不探其本源。雖當耶。偏而不舉。知言知人。辨官論材。無二道也。壽公者曰。公廉。一介無苟取。自通籍以來。三十餘年。累踐華要。位爲九卿。而門業肅然。自非祛物遺情。將不免北門之歎。夫取於人者約。則衜於天者豐矣。或曰。恭德之基也。今之君子。體以位崇。氣與寵盛。或方賤而忽貴。即始約而今泰。勃志態色。故人不議也。公抑然善下。與之處終日。不知其爲貴人。然則意氣何時而盈。不盈不竭。所受安窮。或曰。公之勤於職也。舉其大不遺其細。力乎己不苛乎人。昔與銓衡。吏無敢骫法。非智計過人也。唯弗怠弗逸。故察以周。今冬官之掌劇矣。公年又高。而鉅工纍興。公心籌目營。口論手揮。幾不遑食與息。而安之若固然。習也。習勞無勞。其神全矣。夫無欲而善下。勤位而不息。有一於此。皆足以壽。而況其兼之。然吾以爲未足以盡公者。何也。舉其偏而未探其源也。公之先公。忠於謀國。折逆節於未著。甘嚴譴以如飴。寔誕生公於譎所。已而所言皆讎。起戍籍。蒙倚注。洊歷方嶽。爲時名臣。而仇怨構於身後。蔑莨之讒。禍且不測。公跣身詣闕下。內隱蓼莪之痛。外執明夷之節。蹈危履險。卒迴九重之聽。察新息之謗。賜卹賜諡。寘仇於理。當是時。公大孝之名聞天下。夫孝始於事親。中於立身。終於事君。故見得而忘義。寵增而負恃。位高而倦勤。皆非孝也。然則公之平生。惟孝足以盡之。今天子大繼述之業。廣錫類之恩。風厲有位。以孝爲先。可謂本治矣。而公以先朝舊德。贊元化。應昌期。介眉壽。以裕我邦家。豈一人之事而已哉。士大夫皆曰。子之言是也。遂次其語以爲之序。

柏鄉魏觀察五十壽序 代太倉相國

吾師柏鄉相國宮傅公。受知世廟。爲國元臣。開濟兩朝。前後凡二百餘疏。贊決大政。多人所難言。而俊詔褒答。立見措施。一時君臣魚水之契。海內聞風想慕。以爲帝治遐邁貞觀。而以宮傅媲文貞。庶幾無愧。至今廟堂耆舊。猶時時稱說。若前日事云。予庚戌釋褐。爲門下士。拜宮傅於邸第。巍巍峨峨。如華嶽之不可攀也。渾淪浩瀚。如河海之不可探而窺也。次年春。致政歸林下。著書凡數十萬言。綜貫經史。根極性命。予每受而讀之。輒掩卷三歎。以爲吾師功業既冠絕當世。而著述之富。又足以繼往聖。開來者。吾輩忝列門牆。景行雖切。未嘗不苦於希迹之難。乙未正月。予方侍直西苑。謁者入奏。漳州守魏某遣子乾敦。敬進其父大學士某所著理學諸書。上憮然憶之。因問在朝及里居時。識甚悉。乃顧謂諸王。此先帝朝忠直名臣也。是書皆理學正宗。其付懋勤殿收存。以資披覽。予時於班聯中。仰見我皇上眷注先臣者特厚。而吾師生平著作苦心。乃蒙天語褒稱於數十年之後。定其是而永其傳。深以爲快。而又歎宮傅之有子。嘉漳州之不揚前烈也。漳州爲吾師少子。其守漳多異政。爲令約鄕邑。法十六條。致必行。官吏悚息。盜絕訟衰。民宅以和。建仰文樓。以企紫陽。聚十城之士肄其間。月有課。日有程。絃誦大興。修郡乘。網羅散失。搜剔幽隱。補三百年之缺。而又能於政事之暇。校訂先集。遣子走七千里。詣闕上之。深蒙褒論。可不謂善守善述哉。是年冬。以治行第一。膺特薦入覲。奉引之次。上識之。此柏鄉魏相子也。時江鎭觀察使缺。即以授君。然而君之被主知也。不獨以舊恩。亦其材與勞自有以致之。其倅鳳陽。督撫交章稱最。名列御屏。而君益奮勵。以爲大臣子。世受國恩。不宜與衆齒。嘗急病讓夷。以圖報稱於事。自請督運北輸者二。如期至而糧無

損折時値山左告飢詔以米十萬石往賑君請於朝欲具舟楫領賑東平汶上諸邑而又傾家貲買二萬石佐之所全活數十萬人上嘉其勞是以有漳州之命在漳歲歉卽力白上官發帑糴湖南米航海而至減價平糶民以不飢君之長於幹濟多此類方其自漳來覲也時過予敍闊與之言經世之略論古今之變洞中機宜具有體要蓋所得於庭訓者深矣聖天子嘗以旬宣旋付海疆之重豈不知人善任使哉夫崇明之在海上雖一邑實東南要地也君至鎭之歲詔以兼轄移節駐之至則修城垣起樓櫓閱軍實督伍兩足餉給絕扣剋士飽馬騰軍恬於部民熙於廛於是海外孤城屹然有金湯之固信乎君之材兼資文武旣試之而效矣行且蒙殊寵膺方岳建牙開府樹奇勳炳竹帛與宮傅功名後先輝映是且暮遇之也十二月九日爲君覽揆之辰中朝士大夫與君之子行人遊者羣欲壽君而屬予文以介觴予與君通門世好又稔知其才且賢能繼吾師之緒故樂爲之言然回憶君生之歲卽予釋褐之年湯餅之會實與在席姆抱君出見客瑤環結褓頭玉嶷然宮傅逃往夢歷歷俯仰之間君年逾已五十則予之衰耄何足怪也所喜者師母太夫人以上壽而康強君子七人皆英敏富文藻而長君行人尤敦潔博雅有名公卿間益以徵吾師德澤之厚貽厥之長而熾而昌不顯亦世正未有艾也豈特爲一人歌繁祉哉

行唐令王筆山詩序代黃昆圃太常

余季弟分訓行唐爲其少也嚮望而不釋然已以計偕來京師一見洒然徐而聽其言犁然有當也余喜而徵之曰於何有獲而驟進若是弟曰進則吾不知顧邑令王君有道者也吾往而見焉內顧而不自得也與之言益聞所未聞其翼我也似友其嚴我也似師其親我也煦煦然似昆弟久與之處趯趯乎遺形勢超凡近若與古君子游也余聞王君之名舊矣往以視學之役徧識東省賢士大夫門閥功行掖之有君猶東山之爲魯望也其子弟率力學而能文蓋自中丞公兄弟起家以來代有顯者迄君之身而大茂以實名甲六郡然亦第詫其文采之優不知其有得乎道遺形勢超凡近有古君子之風如吾弟云云也而唐邑人士遊都下者皆能言君之政又往往出於吾弟之所未嘗言其言曰侯之來也風雨時而年穀成麥兩岐者嗨接連穎之禾纍纍也行其野井閭晏如田間無吏迹父老相與語且訝某某儀何以不見索某某舊役何以不相呼而不知侯之禍以與己也民或至縣縣庭闃然吏胥見人來若閒鷗野鳧泊然相忘於江湖侯或視事坐堂上目注手批而受口諭訟者不爭者息霍然霧除而庭下樹影纔移數磚耳侯退就食則拂几爇香取所蓄古琴撫弄終闋悠然嘯咏彌日或單騎至玉城書院授課諸生輒齊忘倦諸生人人自習所業益勤玉城書院者侯所建也鄉有塾塾有師師有廩皆侯輟俸入給之四境之內絃誦相聞鄰邑企羨比之建德之國云定州去唐邑僅三十里恆巖中丞稔君之治嘗以文壽君其所述率與此合獨所稱旬日之內奉委馳決吾州大案者四以此見君才之有餘而唐人相與熏染安育乎豈弟清靜之化轉若忘之益以此信君之政之爲上理也己亥清和初吉又値君覽揆之辰邑之士大夫所以躋堂而壽君者猶昔也前期羣屬舍弟徵余言爲之序予旣早慕君之才地而又感其以古誼敎勉吾弟而進之其治理之詳出自邑人之口者已無以易而般般期望暨君之施極君之遇爲聖主顯賢臣則中

丞之言備矣予皆不復道獨舍弟嘗稱君至孝儒事太夫人先意承旨殆以神遇而不假乎形聲凡所以治唐人一體太夫人之志然則君之措諸事者皆其彌於性歟此古君子所以誠乎身順乎親體之信而達之順有非後世循良之吏之所可及也則信乎君之爲有道者也道可久可大壽於是乎在

豐潤令吳澄庵壽序

縣之有宰猶身之有心也心宰乎身五官四體莫不從令而一身之疴癢疾痛心莫不知之宰之於縣猶身也一縣之中其爲疴癢疾痛也多矣有所弗知則心君失職肝膽楚越也而況耳目手足安所聽令乎古之官於縣者曰宰亦曰令而今則曰知知之義大矣不知則宰失其宰令非所令縣非其縣矣浸假而鼠生於社知其社不知其鼠也浸假而狐生於城知其城不知其狐也浸假而犬生於門知其門不知其犬也浸假而虎生於里知其里不知其虎也如是者田爲石而不知田爲河而不知民爲鴻爲鳩爲魚而亦不知故曰縣非其縣也予奉命行稻田於近東雖無察吏之責而仰惟聖天子爲官擇人之意每過城令長來謁未嘗不以此相告誡然能佩其意者數人而已吳君之宰豐潤也其來以去秋七月予方督賑渠陽未及見也今春歸署始見之與之語不自以爲知而竊竊焉惟不知是懼已而察其治狀則城社清肅門庭闃然向之叢依詭幻乘人之隙而跳梁吟嘯爲妖妄者皆安歸乎未見有補除薰窒之迹而自以消滅則必有以知其情故也方今法令具吏道嚴疇敢與若等市以干罪戾病由於不知耳不知而自爲知之孰敢以告雖或告之則以爲欲毀其城社門庭小者詘而拒大者嚇而仇矣今吳君不自以爲知而不知是懼此其所以能知也歟去秋之浸也環山瀕河之邑以十數予旣偕督賑之命則不得不與其令長相可否與之相可否則不得不諫其狐鼠以集其哀鴻有勉而聽者有悅而從者然詘而嚇者固亦有矣唯吳君之來也協耳猶攝也官未習其地吏未習其官扁舟而涉洪濤幾溺者數矣舟之所不能至則攝衣而行於泥中履其塗入其室詢其人而後籍其戶與口之數未及至者十七村斷斷有奚後之謫予檄以詰之君不以爲恨復予曰今至矣與此埒者尚有七都焉例當一體予賑卽增人籍時奉委而來效者非一人矣君欣然與之共耳目腹心曰以公等之所知補我之所不知庶幾無濫以遺於是吏無所施其巧胥無所售其欺比閭族黨無所容其蔽匿以故賑四閱月村落一百十有三而無一人譁者迄今行其野觀其井里原隰流泉禾黍秔稻皆編耰鋤之老稱令君勤苦指去秋覆舟處猶咨嗟涕洟也夫事有難易時有緩急急且難未有過於賑者此之不知更何所用其知旣沒無所知而且忘人知之此知愚者譁疾忌僻身之餘者幾何其視吳君賢不肖何如哉君於急且難者而知之棼絲旣已就理然後挈其綱而張其目決其壅而振其弛無事乎掃除薰窒而城社門庭固已肅然矣歲秋八月佳穀旣登百室盈止豳歈蜡鼓比社相聞邑之父老介其髦士而來告曰今之崇墉比櫛室家溱溱者固向之爲鴻爲鳩爲魚之衆也微帝力之賜不及此抑令君之痒猶拮据如疾痛之隱其體者實亦有成勞焉夫天錫康年而報成於方社則以冀宰之德雖名而數施之工較切也屬後二日令君覽揆之辰吾儕小人將躋堂而爲之壽敢乞重以一言且去秋之賑固公之所督而理也予旣韙闔城令長以知其宦而舉其職其不知者無足

與語若是者。則可謂知之矣。視民之災。如身之病。病既祛而氣體充。則心悅懌。災既弭而萬物稔。則官與榮。宜乎豐人之有是舉也。亦足驗官民一體之相應。而爲良君者。充其所知。則寧第宰一邑而已哉。

薊州刺史張公壽序

京師東北、二百里。山而州者曰薊。薊之山以百數。而盤爲之宗。嶷立千仞。綱紀數縣。神靈攸宅。以庇下民而衛天子。苟涖是土者。優於其職。則幽與神謀。神必福之。四十一年。詔曰。薊州刺史張某。前治薊。才且廉。爲三輔最。今不宜授閒地。薊吾股肱郡。其仍以爲其刺史。於是公持節乘傳。赫然再臨。公既蒞知州民疾苦。所興廢損益。皆州民之所不能自言。民以爲神。而維然謠曰。盤之雲。作吾雨。公爲霖。澤下土。今衆母。昔衆父。獲我心。神相詔。夫天子、神之主也。民、神之耳目也。公前之治薊也。俞於帝心。今之治薊也。理於民口。其於職可謂優矣。其與神謀也審矣。盤之山。既巍巍然。綱紀數郡。出雲雨。滋百物。爲天子庇下民。而公配之。於明。謀之於幽。儼然與之並峙。然則是山也。其君之侯牧。而公也。其帝之方嶽乎。十一月十有八日。公之生也。州之大夫士及諸父老。罔不拜於庭。各獻其所爲岡陵之頌。而文安陳儀。公之門人也。爲之申其說曰。昔小雅美申甫。而維嶽發其詞端。今公之守。實爲山川主。而功與神謀。神必福公。夫上得乎君。而下得乎民者。公所自有也。無事神。神之福公。亦維俾公之壽考而臧。有如盤之山焉。而凡頌公者。皆得附於小雅之例。不爲無據也。

鹿壽田封翁六十壽序

鹿氏在前明。忠直孝義之聲。震海內。父子祖孫。四世濟美。自古名德之家。未有若斯之盛者。然吾獨以成字太公爲尤難。當是時。巋然野處。非有名位於朝廷間也。羅鉗吉網。虐焰方張。而複壁醵金。卒俾覆巢有完卵。聞者莫不咋舌。而毅然行之。砥世道之頹波。拯人心於陷溺。立懦之風。興起百世。豈特以俠烈稱范陽男子哉。忠節公之忠。孝子公之孝。固皆太公之所薰習陶鑄而成之者也。閱四世。而復有壽田先生者。異代而同揆。識者嘆典型之如在矣。先生侍御誠齋公之子。而紹聞給諫之父也。讀書不競榮進。澹然野處。其地與太公同。然而守約養恬。樂貧居易。翹翹然超乎塵累之外。於世澹如。若無所關其意者。門以內。穆如耳。戶以外。閴如耳。迹其趨操。似與太公異。而予以爲同者。何也。夫善論人者。必先論世。故同中可以見異。異中可以見同。孟子所謂禹稷顏子。易地皆然者。亦論其世而已矣。彼太公所遭之世何如哉。魁柄移於婦寺。鉤黨徧於四海。逆閹之毒。酷於甫節。楊左之禍。慘於李杜。迄今言之。尚令人悲填膺而恨銷骨也。況太公目擊其事乎。義激於中。其何能忍。舍身忘家。以赴諸孤之難。亦自行其心之所不忍而已。今先生則不然。幸生逢聖世。上有蕩平之化。下無偏黨之風。人物恬熙。天日清明。先生逍遙其間。無所感於外。何所激於中。頤性樂天。固其地應爾然。每讀史傳忠孝節義之事。輒三復流連。咨嗟而不能已。至於忠而獲罪。信而見疑。讒奸蔽明。羣邪害正。則憤怒鬱勃。掩卷不卒讀。若使先生生太公之世。親見忠良受禍之慘烈。其感憤激發。又當何如哉。吾知其舍身忘家。一如太公之所爲無疑也。譬之水然。洋洋活活。安流而逝耳。一遇山峽齟齬。則震蕩噴薄。聲若雷霆。蓋有所激而然也。夫灩澦之驚濤。與長江之靜浪。孰謂其

有二水哉。故吾以爲先生之與太公異者。異其世。而與太公同者。同其心也。昔讀孫徵君所爲鹿太公傳。揆之先生行誼。有睽睽若符節合者。傳言太公侍侍御公疾。衣不解帶者三年。一夕數起。先生事親。先意承旨。殫竭心力。誠齋公嘗有遠行。以先生自隨。歸語人。我出門歷夏徂冬。無異家居。絕不知有道路苦。及疾。先生躬侍湯藥。形神交悴。既沒。歲時哀慕。至今不衰。是其孝同也。傳言太公篤念手足。與弟通友愛。垂白無間。先生有二兄。析箸時。悉推負郭田歸之。而自取荒遠瘠薄者。是友于同也。傳言太公恩命三錫。年登八旬。每出入安步閭中。曰。吾幸未老。與里閭故舊遇諸途。何可使其引避。而輸迹毀人。將無挾兒貴尊寵於卓上儕耶。先生已臚貤封爲大夫矣。而布衣蔬食如故。有所往。則安步以當車。或謂宜稍自逸。且體不當如是。先生曰。老夫尚健步。且何遽爾耶。傳又言有司至門。太公輒踰垣以避。而先生足迹不入公庭。人言濟豪子羽。非公不至。鹿先生雖公不至。舉鄉飲大賓。辭不赴。舉孝廉方正。謝弗居。其高風古韻同也。傳言太公孫化麟。領辛酉鄉薦。製一褐袍。子伯順自塞上歸。一裘爲壽。公復嚴戒之。嘗謂生不能挽流習。而席祖父以自張。紈子弟以自奉。此其人殊堪嗤賤。而先生子紹聞給諫。自京寄時物數種。以書勉之。言貧中滋味。如橄欖回甘。益人神智。我不因貧自累。尤不欲因貧累汝口體之養。孝之小者。盡心厥職。廉以持己。恕以待人。謙讓安和。不負教養。斯之謂孝。是其律身訓子。無一之不同也。其所以異者。特以太公犯大難。手援忠義。義聲動天下。天下共傳誦此一事。遂以爲節俠奇士。而不知此一事。固有激而爲之。若覽其全傳。則太公固恂恂德讓。篤行君子。與先生無以異也。太公際世運之窮。故子以忠殉城。孫以孝殉父。皆有類乎慷慨激烈之所爲。先生逢世運之泰。故子爲高岡之鳳。而身爲郊藪之麟。論世者莫不慶先生之遭。而因以悲太公之不遇也。歲在己未。先生年六袠。十月十有九日。覽揆之辰。同鄉士大夫暨給諫紹聞與其兄進士佩循同譜之官於朝者。僉謀所以壽先生。而問言於予。予惟先生繩其祖武。既與太公同德同心。而又遇際昌期。身安道泰。兼躋壽考。抑若有加焉者。太公年躋八十矣。則先生期頤之慶。正未有艾也。

王少司馬七袠壽序（代華亭七相國）

五十有八年。上以西部方用兵。特簡中樞之選。乃以少司空帶河王公爲少司馬。詔下之日。卿大夫相與颺言於朝。爲聖天子得人慶。或曰。我知王公。其宅心也惇以大。其敷政也安以和。嘗其假節撫楚軍也。承武進澄清之後。息養吏民以無事。撤禁防。省文書。簡靜治大體而已。而州府及丞尉。成恪乃職。秩秩然若網之在綱。訟者休。悍者柔。烏言卉服之鄉。皆率法唯謹。古所謂不震不動者。庶幾近之。或曰。公嘗開府於越。而兼撫吳。吳越之繁劇難治。爲天下最矣。其民智機巧豪猾。吏多深文舞智。案牘之委若山積。公識精而才敏。摘發若神。雖湖山千里之外。若燭照而數計者。每州府以成案上。公悉凡披閱。日數行下。坐皋長於旁。略商決可否。頃刻輒定。莫不中其情僞。日數十事。無留行焉。縣無宿民。訟無淹獄。吳下之人。至今稱之。或曰。公敢而有氣。官御史。糾彈不避權貴。爲京兆丞時。衙司有鞭撻箠越以媚豪右者。公特疏劾落其職。而三輔士氣爲之一振。夫惇大安和以立其體。精敏果敢以致其用。於以贊廟謨。決勝算。屈羣醜。以

不戰揚皇靈之無外豈顧問哉是時公年六十有九正方叔壯猷之歲也越明年某月某日公年滿七袠向之颺言者咸詣爲公壽而屬予序之公與予同源而門望盛於山左自予弟子武同公成進士榜下各出譜系乃知爲弟兄自是歡好若家人焉邸第過從樽酒談讌敍平生之蘊意氣偉然俛仰四十年來今昔之感多矣公已七十則予之衰老又何怪也然公神明彌王齒髮不衰豈天之篤生以楨王國者所鍾什伯於人歟抑惇大安和之體固宜久而能貞精敏果敢之才所以佐至治而翊昇平者且方興而未艾也夫上有萬年之天子則海宇多壽民而況其股肱心膂之所寄歟方將運其籌略奏厥膚功靜鯨波於西溟拓風壤於鄢連辮屯地接極於無外然後受名公之秬鬯第鄰侯之位次予雖老矣穆如之頌尚能爲公賡賦之

陳學士文集卷六

壽序二

査慕園七十壽序

司馬子長著史記遊俠貨殖皆爲之立傳論者以爲發憤之所爲作也是固然矣然予嘗偷論其人如朱家少爲信陵若客當楚漢之爭貿繒屠狗者皆取封侯而家獨超然無所預既談笑而脫季布將軍之阨終身不見也雖魯仲連何以加焉郭解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天下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若使之效功於世豈遽出絳灌下哉貨殖首范蠡少伯彼以報吳斷越之餘策用之於家三致千金再散於貧交疏昆弟人稱朱公不知其爲蠡也使蠡不遭句踐將不與猗頓卓孔同稱富人已耶夫朝廷之秩祿爵邑不足以盡籠天下之豪傑久矣其人既不能槁項黃馘老於布褐其勢不入游俠必歸貨殖論者不察概與豪強聚斂之徒擯之使湮滅而不見固子長之所深悲也雖微發憤能不爲之表著哉予平生持此意以相當世之士略其驪黃采其神駿凡齷齪小謹與世浮沈而取榮名者概置弗顧而瓌偉磊落非常之材爲名位所遺者往往猥而遇之於津門得吾亡友鄭伯倪已因伯倪而得査君慕園皆一時奇俠士也伯倪借隋有遠韻意少可遠勢力如仇友必求勝已遇庸鄙人輒玩弄之以此不諧於俗獨稱慕園若不容口慕園胸存鑒別而外勤撝納雖下己什伯者皆有以慰其意而得其懽故人人爲之用然或以詐力相陵轢

必折其角距而後已故慕園每規伯倪之險而伯倪亦病慕園之自喜而傑於任也兩人者嘗質於予予以謂伯倪識微慕園見大先幾燭中什不失一伯倪有焉而斷不勝其謀闊略細近規畫高遠慕園有焉而謀不勝其斷兩人出爲世用俱可以建功名如古人然伯倪過於惜己可伸而不可詘一挫則神辱志沮慮難復振慕園邁往之氣強毅之力百折而不撓終當有以成其志故伯倪可使之從容帷幄折衝樽組而不可以冒難衝堅慕園則可以馭大衆履至難利害亟而色不變困辱加而神不懾尤爲難耳兩人皆以爲知言故往往樂從予游相與極論古人成敗之所以然及當世之務爭出其意見相爲什復至酒闌燈灺而未已當是時年俱壯盛意氣充然皆期於有所樹立詎知外物不可必兩人先後攖世患伯倪一挫而病因以不起慕園崎嶇百端雖免於難而不爲世用無所發其奇遂託於逐時居積以饜娛終老爲可深惜也然太史公有言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其於居貨位食厚祿而無尺寸之效徒害政妨民以肥其家者賢不肖何如哉且夫鹺政固國家之大計也世廟初載尤整庶政加意鹽法委任才賢以長蘆爲畿輔首區尤重其選故前後蒞是任者至則問疾苦議興除十餘年來賦充商裕民竈安堵可謂極一時之盛而籌畫居當率出慕園計策如裁南場以歸州縣防瀕河八縣以困滯離尤其效之著者也以故節使都運皆加賓禮而慕園益退遜自韜晦超然有遠引之志然當事固留之用資延訪且一切盤錯糾紛猝不可治者悉以委焉慕園辭不獲則心經口畫指授僮客不數月而棼絲就理全牛游刃矣當事愈益奇之而慕園蕭然若無所事方杖屨逍遙時品園林花木與四方賓客飲酒爲樂此非其才氣餘於事外故身心閒於事內之明驗歟是亦爲政何必居其

位而尸其名也今慕園年七十矣恭遇朝廷覃錫類之恩受予貤封綸誥之頒適與眉壽之期會親懿朋好謀爲躋堂之祝者以知慕園之深莫予若也徵予言以爲之序予既惜慕園之才不克用於國而獨用之家又嘉諸大夫之能采聽其所言施於有政而因以自信平昔之論慕園者於斯而舉驗也特恐世之徇迹者不察本末猥以少伯之奇與孔卓比類而同觀故推明子長敍傳之義爲之表著焉若乃祝嘏尋諛之辭非予所能爲亦非所以施諸知己也故弗道

李封君七十壽序

汲郡李先生儼若可謂聞道者也先生之言曰以約鮮失寡過未能此兩言者吾終身誦之淑人君子其儀一而心如結如結者約之謂歟約則寡過如結故未能彼自謂無過者心之散其結也久矣心不約則儀不一其失可勝既乎是故約其言言無逝矣約其行行無悔矣約其身則待於世者寡約其心則役於形者絕矣謙獨以居抱一以游故春秋日高而有嬰孺子色先生可謂聞道者也蓋吾甥銳頎之述如此銳頎負人倫之鑒月旦滄瀛之間非漫可否人者其言信而可徵也銳頎又曰先生有賢子某壻茂才吳等貢入成均曄嘗訪司成於太學遇之相與敍宗從爲弟昆作家人語故得聞先生之概而某之爲人外和而中堅治博而居要確乎能率其家法者也司成以爲才上之天子天子以爲能試之民社今已補授順天之房山令上有日矣試觀其所居注必卓犖而不與俗同也予聞而譏之夫中堅而外和者守有裕

也。居要而治慢者。爲有餘也。國家重成均之選。聚天下之材而教養之。特簡名行大臣爲之師。肄以經義治事之法。拔其尤而材之。位制已詳且備矣。聖天子猶慨然於古學之未復。欲進多士於躬行君子之途。俾天下收得人之效。特頒明詔。揭爲己之要。嚴義利之辨。所以期待之者。亦已厚矣。竊以爲爲己之要。不外於誠。一誠立而道之五。德之三。經之九。無不具舉。非是則皆虛器耳。故今之人。不患才之不足。今之政。不患法之不良。可患者。誠不立於中。則才爲逢世之資。法皆飾治之具。此聖明之所深憂也。使成均之士。盡如李君之爲人。而李君之爲人。信如銳顛之所言。豈不誠有德有造。足以副天子明詔。成作人之雅化。增四門之稜稜哉。吾將以李君之爲政。驗銳顛之言。因以徵儼者先生家法。故凡有客自房山來者。必詢令君治狀。人各有述焉。而惟雲根李子之言則本末具見。其言曰。君慈和愛人。長者也。而風力隱然。不可以勢奪而私干之。莅任未幾。有壬府莊頭。訟民而奪其所與之田者。君折之曰。小民何知王府。所與交易者莊頭耳。僞者取值以去。而新者來奪之田。窮民堪兩失乎。且若盜買人爲幻。今安能識之。已而王官來。騎從赫奕。門衛教令曰。地易主。故莊易人。其趨以田界來者。君執前斷如故。追部符之檄。交敦止下。不得已然後聽。然而禾之長於畝者。已登於場矣。房人以是德君。又曰。君之政務爲簡靜。與民休息。催科徵欠。不以屬吏胥。令里人自爲期會。故田閭絕吏迹。里門無夜呼。而輸將亦無敢後者。訟人至廷。不加以聲色。兩造各得盡其情辭。君豁心平氣以聽之。待其折服。而後爲之判決。故勝者無倖心。負者亦無後言也。君又愛士而崇師。將大興絃誦於茲邑。雖設施未究。其意固已遠矣。予聞之欣然慰。不禁慨然而歎曰。有是哉。銳顛之知言也。所謂卓犖而不與俗同者。不亦信乎。今之吏治。惟錢穀刑名之是亟耳。然催科愈工。而民不勝其擾。聽斷自喜。而民莫極其冤。於是論治之家。日譏刀筆爲俗吏。然寧能不治刑名錢穀哉。但如李君之所爲。行撫字於催科。息忿爭於總斷。其爲賜於民。亦已足矣。乃知誠於愛人者。慈和惻怛根於心。隨其所施。無往而非是者。苟爲不誠。雖日討周官之法度而講習之。徒事紛紜。於民何補哉。若李君者。眞足副明詔。維君子使矣。而儼者先生之脩身而爲法於家。以成其子之賢者。不已於此可想見矣乎。竊十二月某日。先生七十初度也。學博寶君。暨房邑諸紳士。將謀爲躋堂之祝。介雲根而問言於予。予非能爲頌禱之文者。而先生守約寡過。每歉然自以爲未能。將惟諛詞之是聞。且身無待於世。而心不役於形。寧靜誠一。則壽考維祺。固其所自有。又何待於予言。然予有不能已於言者。以夙昔欽慕之深。又嘉令似之克紹家法。而措之政事。有古循吏之風。皆不可不書而志也。故即先後所聞而論次之。以應房人。或亦房人之所欲言者乎。

鄭伯倪壽序

予交伯倪。近十年矣。初見時。面目落落。寒暄數語。輒不復言。神情似不對人者。予竊訝之。往來稍浹。嘗共杯酒。座上笑語藹然。伯倪危坐直視。無所酬接。偶冷綴片言。則理致微約。味之彌旨。予頓爾披襟。遂忘其相黠之勤也。或言伯倪深。不易與。雖一言笑俱有意。予竊以爲不然。蓋其爲人。通脫簡要。言未嘗欺人。行未嘗欺己。賤形貴意。少語多默。其天性耳。故其矜也似倨。其諾也似玩。其濟也似無情。而予獨深知之。

且以予之褊急疎狂。其忤於世久矣。而予亦深疾夫世之匿情而託於誠也。飾態而忘其故也。昭人於前而挾人於既也。是故不蘄畜乎樊中。而欲逃之冥冥。長此寂寂也。獨見伯倪。則向之意也消。伯倪豈今之人哉。夫津門形勢之區也。擧之遊者。褰裳濡足。墮名落節而去者。不知凡幾。雖今之通顯者。嘗不免焉。而予以剪劣困敝之餘。託迹於茲者久矣。猶不失硜硜之守。爲鄉黨自好之人。則伯倪有以成之也。伯倪沈敏有大略。予不具言。言其知予。與予所以知之者。爲伯倪壽。而綴之以謡。謡曰。鶴翎不可剪。以君爲雲羅。龍性不可馴。以君爲滄波。天雲日以高。海波日以深。寸鱗與寸羽。安知龍鶴心。

柯炘齋壽序 代冀耐庵同年

同年陳君子翽。嘗以女式四卷。屬以爲之序。予以爲二南之遺教。小學之權輿也。有采蘩之季女。而後有素絲之大夫。有葛覃之夫人。而後有麟趾之公子。此集可謂知本矣。子翽曰。此柯君炘齋之所作也。毋寧言之。維允蹈之。門以內棣棣如。嚴祭與賓。僮僮如。秩秩如也。予聞而心慕之。今所號爲賢公卿者。有此潔身修家。可以施於國矣。而君位不過千夫長。佐遊擊將軍。軍牌鈐。握刀筆。命從事而已。持此將安施。子翽曰。不然。官之以所部爲漁也。無文武小大一也。好名長羅。苟知自愛者。人孰無心。而妻子之計。擾而敗之。夫疏水不厭於閭中。則苞苴不絕於門外。往往然矣。今柯君偕其妻子。而一出於眞約淸素。擴疏而飯。拾葉而炊。雖居爨不興。亦蕭然不以屑意。此其自損以無所漁於下。其下樂之。其上安之。故言信而令行。無譁於伍。無呼於市。帳有望。夜有警。部下數百人。猶臂指也。於是民不知兵。而隱然有兵之衛。其所施不亦多乎。予曰。然則古名將之事也。柯君何如人。而能若是。子翽曰。吾未見其人也。獨嘗見其詩。吾兄子雲僴與之遊。倡和無虛日。吾邑之能詩者。招邀嘯詠。分題聯韻。精思勝句。泉引風興。雖敏者不能應也。風流意氣。髣髴昔宋間人。然而勤乎事。勞乎人。無鄙夷一切之意。君善射。嘗隸津鎭麾下。與諸牙校射。冠其曹。帥喜。將命之官。君辭曰。某實教我射。其技良於我。豈敢以一日之幸勝而掩其上哉。願以官讓之。帥嘉其意。官某君居年餘。乃補今職。蓋雲僴之言如此。余以爲文武之道。猶陰陽之不可相離也。今上欲合天下之人才。使出於一。故互試而參用之。然蹶張之材。章句之業。彙於一身。非其選也。如柯君者。潔於身而修於家。性乎風雅而心乎恬讓。乃可以當聖天子之旁求而無媿矣。庚子正月二十日。君年登五十。邑之大夫士。羣爲之壽。而介子翽以徵予言。予即以所聞於子翽者。綴次其語。書以貽之。所以著其誠也。

李據公六十壽序 代王芸遠少司農

湖洼水而上。可六十里。有澤而村者。曰范甕口。其人數百家。皆李氏。衡宇修潔。環以淸流。蔭以喬木。疏畦果圃間。港汊縱橫。平橋曲徑。菱荷罔映。皆蕭然具畫意。蓋李氏之先。多隱君子。樂志幽居。寄其趣於詩藝耕釣之間。其所設施如此。故畿東言故家推李氏。李氏多賢子孫。而予友據公爲最著。據公少通敏好學。綜貫諸史。邸然有濟時之志。性喜交游。往往致千里客。客至如歸。淹留輒旬日。然不通輕俠。所慕義皆長者。相與爲然諾。久要終身。不相背負。以此據公之名聞畿輔。予與之遊。垂四十年。蓋未嘗不始終如一日也。憶余爲中舍時。見之於令兄子佩坐上。意氣偉然。抵掌談天下事。具有本末。苟以此時遇知當世。效能

樹功。不難力致通顯。卽交遊中。亦共相期待。以爲李氏之後世宜大。而據公意氣。足爲一時之傑。厚畜而鬱發之。其在斯人與。又烏知其命與才違。旣通忽窒。且幽居以老也。歲在己亥。據公年登六十。同鄉士大夫。將以孟陬十有七日覽揆之辰。相率爲壽。而徵予言以介之。予嘗歷覽大人之跡。見夫徵召之理。若桴鼓然。富貴顯庸。必其人足以自致。不則必其前人之所未足。而償之於其子孫。據公之先世。積百餘年。隱德茂矣。據公紹休令緒。積學發聞。執信蹈義。足以自致者審矣。而迄無以竟其施。亦獨何哉。命者每用以爲造物之誠。而據公怡然安之。課耕織。蒔花竹。釀秫爲酒。臨溪而漁。賓至則投轄劇飲。顚倒而不厭。間時坐大樹下。手一編哦不輟。有子四人。俱以秀茂聞庠序。孫九人。濯濯有令姿。每宵永月明。聽絡誦聲。則悠然忘漏之盡也。以故年周甲子。而色充腴。頭鬚如四十許人。然則造物之所以待君者可知矣。富貴顯庸。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而名位之所未酬者。償之以壽考。自玆以往。老壽期頤。坐觀其子若孫。扶搖靑雲。垂光虹霓。家稱萬石。門容列駟。而君方優游邱壑間。飲難老之酒。枝靈壽之杖。致高酣之誦。其減十年令僕。所得孰多也。君聞予言。必欣然浮一大白矣。

朱從如七十壽序

上之政教。卿大夫與天子分治焉。下之風俗。天子與匹夫之爲善者合治焉。人有善。從而賞之。而衆以勸。人有不善。從而罰之。而衆以懲。此政教之所及。而天子卿大夫之權。可得而行者也。乃若賞罰之所不能加。而勸懲之所不能及者。善不近名。惡不近刑。雖天子之尊。卿大夫之嚴。亦將如之何矣。今有人棄其兄弟之孤。而慈子嗜利。有司挾三尺而議其後者誰耶。後其親而私其妻子者。比比皆是也。然而匹夫之賢。修於家而型於里。爲不善者怳然憮然。聞其名。泚然恥。見其面。一言之予奪。受之者不啻官於朝而撻於市也。此其所以陰消斯民鄙薄之心。而激發鼓舞。以佐政教之不逮。蓋與卿大夫之賢者等。苟有其人。則宜尊而禮之。深嘉樂道。藉以風厲天下。故予往往博而求之。或有得於聞見之眞者。則稱之不容口。今年三月。友人鄭君履菴。以書來。述其親丈朱公之賢。其略曰。公有兄而早沒。遺其嫠與孤。家貧。給生不舒愉。而所以事嫂者。奉養備。衣服食飲。損其諸子以與姪。妻不敢與嫂齒。子不敢與姪齒。終卒初。公少有天穎。嗜學。能文詞。酒坐稱言。翩然自喜。旣僶身以奉孤嫠。遂棄學治生。自貶損刻厲。用能康其家。授遺孤室。使有分業。埒於己子。鄉黨以此賢之。言孝弟者推朱公。公退然不居也。今年已七十。貌恂恂焉。言若不能出諸口。然杖屨所及。見者起敬。諸輕俠少年聞其來。多斂迹避之。子三人。俱有所立。公不復關家人事。神明不衰。益恭以有禮。今津門士大夫。謀於公之生辰。四月某日。羣登堂稱觴爲壽。亦古者尊賢敬老之遺意也。敢邀覘於一言可乎。予復之曰。足下素介。愼許可。今言若此。則朱公之賢信矣。予雖未見其爲人。不可謂聞之不眞矣。方將深嘉而樂道之。敢靳言焉。且夫津門。固畿南一都會也。其俗重利而輕義。好彫而賤樸。人各飾其宮室輿馬衣服玩好。鑿爭而奔逐。人心易蕩以惑。故朝廷愼擇長吏。蒞是邦者。必極一時之選。勤教化。厲法禁。庶幾革其輕華。復於敦厚。而賞罰之所不及者。必有篤行之士。修於家而型於里。激發鼓舞。陰消其鄙薄之心。而油然知孝弟忠信之爲美。然後可幾而理也。然則朱公之見推於一鄉。與鄉人之

推朱公。而欲爲之壽。皆風俗復古之大機也。吾願朱公壽考維祺。耆而不倦。長爲鄉人子弟師法。而矜[illegible]逸樂。使鄉人企而羨之曰。孰若朱公。不棄其兄之孤。不後其親而私其妻子。今所獲於天者是。善何負於人哉。是則朱公之年愈老。而裨於風俗政教者愈無窮也。

王子宣六十壽序 代

陳子翽庶常作王氏別墅記。其所指狹。不過士垣狹屋。雜樹叢竹。枕大河。門臨曠野而已。非有精華名勝之觀。而深自矜詡。謂津人士望之。猶方丈圓嶠。得一卽以爲靈境。而蓬門獨樹。若施行馬。逡逡不敢入。今巳身到蓬瀛。猶時時夢至其處。曰。村塾之適。雖令僕不易也。異哉所言。已而聞諸客之津遊者。皆賢王君之爲屯。蓋子翽好奇負氣。多所不可。王君獨重之。或謂王宜易師。師之文怪駭不入時。且性取適己。不近人情。難容。嚴防進取而交不終。王君愈篤親之。一切順適其意。無所嫌。居之別墅。召他人才子弟。師所可者。肆而食之。師所愛客來。治具留連彌日。其所不願見。卽預誡童僕。閉拒不令前。雖周親不敢闖其戶。其尊下之若此。宜乎子翽之雖去而不能忘也。昔少陵居蜀。嚴鄭公爲築草堂。浣花溪水。映照千古。王君何人斯。趣尙如此。賓主之間。擬趕乎去人遠矣。子翽之稱君者曰。性篤孝。早孤。傾身奉母。及兩兄。負米聞闕。終不言瘁。家贏而母不逮養。節歲時鮮之薦。輒流涕竟日。事兩兄彌謹。迫沒而婚嫁其子女。督其田廬。累蕩而累復之。終無倦色。予嘗讀南史孝義諸君子。如劉瓛、徐耕、劉渢等。竊嘆以爲乖乖誾至。匪由問學。而風徽相感。義發因心。可謂盛矣。今聖人御世。風化醇美。篤行之士。必應倍古。而里隱閭閻。無聞硯聽。採風者旌勸蓋闕焉。以子翽所言。王君之行。庶幾哉。希迹曩哲矣。子翽又言。君沈敏有幹略。眞率不自矜飾。而臨事毅然。雖患難猝至。意氣自若。嘗脫人於阨。而自蹈危機。卒以俱濟。因公正發憤。怍彊禦而折其衝。拯救寡弱。唯力所任。恂恂鄉曲中。存問殆無虛日。漢人好稱長者。君其似之。若效能當世。必將以厚重彊力自見。惜其將老也已。予惟盛世之才。非一途可盡。中林中逵。蔚然雲興。公侯以爲上選。如王君者。孝友修於家庭。而任卹行乎鄉鄰。好賢屬緇衣之篇。蕭難履介石之貞。雖名位未升。而本末有其。豈非沐皇風而植根。陶大冶而成器者哉。乃知薪楨之外。棫樸猶多。唐虞之際。於斯爲盛。非虛言也。君年一甲子。三月十有七日。實其所生。津人士欲壽之以言。而子翽爲之請。予素不識王君。覽別墅記。慨然想見其人。卽次其所聞者以爲之序。

王子宣壽序 代蔣太常

王君子宣者。念庵舍人之族也。予與舍人爲姻。故稔知君之爲人也。君世家新城。爲著姓。當明之季。有某公者。俠而雄於貲。名震三輔。客往往千里歸之。則君之大父也。君少而孤。與兩兄奉養寡母。家旣以兵燬。則棄儒行賈。歲時來歸。解橐母太君前。顧兩兄取辦家事。未嘗以一錢私妻子也。其與人交。不輕爲然諾。苟意氣相許。卽千金不難立擲。雖患難有所不避也。客遊天津。與其賢豪長者相結。而有無緩急。嘗與窮交共。每歲之除。燒燈置酒。呼故人酌以巨觥。問所苦。開囊篋出餘貲。恣其取攜。立盡。意洒如也。津人愛而重之。因徙家焉。爲兩兄治生業故鄉。纖觀無不具。其煥分甘。無異太君在時。子其子。女其女。衣食而婚嫁

之。蓋始終如一日也。又與宗人約，有貧不克婚，沒無以葬者，以告。告者歲率以十數，君不以為難也。方君家中落時，有乘其急而抑直以取其產者，至是貧不能有，而求歸之君，君厚為償而不與校。至生平所嘗受施，若一飯以上，必報以十倍。雖無厭之請，亦必有以塞其意，而雖時故舊，及其子弟，苟可與共事，無不引而致之，即不可，猶時時振其困之，不怒谷也。嘗出親黨之沒於旗者二，絓於戍者一。遇其人，無德色，若以為分固然也。士大夫讀書談道義，而尤蹈之者何耶？食其施者何人，如君之篤行，與書所傳古人事，其亦有負焉否也。然君嘗以未得卒業於書為恨，有子早慧，而屬之學，為塾於津南之別業，袁親若友之才子弟，鑒殆而切劘之。念庵之仲子，壻於予者與焉。每言君之子，慇而有文，終能成乃公志也。念庵於君為叔父，行遠宦於滇，而以子囑君，君故為之謀其家而就其業也。即滇之行，蹕萬里，迫于程，而服裝輿馬，猝辦於旬日之間，沛然就道者，皆君之力也。念庵之舊在輦下者，聞其事而高其義，爭欲識君，君故自匿不肯見。雖於予亦然。然予已想見其為人也。君之齒方強仕，有官階，倘肯出而為世用，必以功名顯，行相見於殿陛。即不然，其子一旦取科第，陟清華，君將以貤封周旋公卿間，吾恐韜光之志不果也。歲在甲午三月望後二日，為君覽揆之辰，三津之愛君而欲壽之者，介予壻而問言於予。予既稔知君，而又以未獲一見為憾，因次所聞以達於君，既以厭津人之意，又使君知予之知之也。若君之篤行，足以自壽，則不待予言以為頌禱也。

關君五十壽序 代同年吳開宗作

昔鄭莊以任俠自喜，每休沐，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常恐不徧。脫張羽於厄，聲聞梁楚之間，迹其行事，大類朱家，而太史公不列之游俠，獨與汲長孺同傳，何也？豈以其為大吏哉？傳言莊雖長者，如恐不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又廉，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好推穀天下士。聞人之善，進之上，惟恐後。夫內行脩潔，而慕義誠篤，有士君子風，所異於閭巷之俠者以此。予同鄉關君，素以俠聞，居京師，上自王公，下及閭巷，無不請謝存問，尤厚於枌榆。蓋君自童少時，離鄉井，多歷崎嶇，嘗厄窮卒自脫，今治第長安中，鐘鼎會賓客，身及子俱有官階，充然豐且樂，顧念所生，縣縣猶海闊，一水一邱，咸存諸慨想，而況族黨親故之聲欬其側乎？宜君之厚於鄉人，宜鄉人之愛君而誦義無窮也。然所言人人殊，或謂君洗敏多智數，能決策集務，故人多委仗焉。或謂君設然諾，取與名砥行實，以此取信當世。或謂君好施與，無德色，急人如不及，所謂士窮窘而得委命賢豪間者也。予聞而未有以定之。及與荔江同舉進士，乃因以識君。荔江，君之群從也，榜下相訪，敍世次，握手泫然，已而若平生歡。予因感其事，知君之厚於本根，非世之慕聲華為豪舉者比，而益歎人之稱君者，未足以盡君也。京洛廣大，無所不容，奔走形勢，宗彊比周之徒，固不足道，即人所稱賢者，飾冠劍，飛舍宇，會食選伎，彈箏酒歡，爭趨之如鶩，或緣為饋遺，儘若箕斗，而浩浩德色，不可嚮邇，而諸君子或肯降心以從，噫，此輩者游俠所羞，況敢望汝南是非哉。予觀關君，抑然有以自下，傾身接士大夫，歡與人言，若恐傷之，慕長者如恐不見，蓋庶幾鄭君之風，龍門之所稱許也。月某日，君年登五十，吾鄉之在輦下者，謀壽君，而介荔江問序於予。予即以平日所得於君者，

質言以應，自愧不文。然竊有慨乎其中，欲附於太史公傳游俠之義也云爾。

冀耐庵暨德配魏六十雙壽序

冀君耐庵，以雍正乙巳十月廿有五日，年登六十，同官諸大夫為之移供帳，設觴酒，稱觥以祝。南北名儁皆與在席，觴酌流行，竹肉競作，主賓歡愜，樂一闋，有挽觶而起者曰：昔人介觴，必有嘏辭，若翟其可以已？然耐庵名德徵實，已奢無煩頌祝為也。諸君子各以所見為言可乎？或曰：耐庵硜硜，言不逆心，行不違己，樞機之發，自我非世，世人苟同，隨時桔槔，耐庵笑之，曷為其勞，此古之道直也。或曰：凡今之人，各適其適，一軀之餘，妻子而已，孰如冀公，身之不恤，汲汲孜孜，心人之腹，急難釋紛，雖或負老，洎然忘之，匪忘其人，實忘其我，忘我者仁。或曰：萬物芸芸，皆出於機，巧伺捷闞，無往無之，喜怒嚬笑，有為而為，坦坦耐庵，行無所事，人售其欺，彼自欺耳，我廣度之，欺則在我，是用方行，無所疑阻，同覆其載，獨君俯仰，寬然有餘，是曰忘機。忘機者，古之真人，於是各引一觴，置耐庵之前，合辭言曰：旨哉之言，直生之德，仁壽之物也，忘機而入於真，庶幾與天為徒乎。耐庵謝不敢，座有張生者，方外士也，常醉而少醒，酒中言人事，輒奇中，蹤迹超忽，廉常人，自為狂生，於是擢三觴而酹之曰：至真無名，可名乃非真也，以為公直，我烏知其不以為訐也，以為公仁，我烏知其不以為憊也，以為公忘機，我烏知其不以為黠黷也，且其接物也似偽，其遇事也似疎，其言也似訥，其於人無競也似怯，其以官為寄，以利為戲也似不恭，是嘗與我游乎方之外，而名其德於方之內，不亦過乎？山林歟，鄉廟歟，使我熙熙而樂歟，摐枒長歌而去，追之莫及。諸大夫乃促席合坐，洗盞更酌，同年生文安陳儀進曰：今日之會，不可以無詩，耐庵之賢，固非世所僅有，乃其夫人魏，亦巽人也，博極墳籍，詩追二謝，蓋人逸品，嘗與耐庵窮天地之始，返性命之情，持論每不相下，是月朔三日，年亦六十，今之稱雙壽者，獨以年齊，密邇及之，今乃各據其勝，詩不可與常格等，諸君皆曰善，於是擘箋分韻，得古律如干首，儀不能屬和，爰綴次坐中語而為之序。

張母劉太君八十壽序

昔孔子嘗言：德以中庸為至，而歎民之鮮能，識者於此，可以徵世變矣。蓋忠孝節義，民之恆性，持而循之，如日用飲食，初無非常絕特之事，不幸而際其窮，然後激烈發以求自遂，而驚世駭俗之行出焉，此如水石相激，迸擊當怒，漩濤縣瀑，觀者以為奇絕，而豈水之得已哉？衰周之季，民生艱險，忠孝節義之人，出乎其間，所以自遂其性者，亦猶江流抵於灘瀨，奮其力與石爭，遂成天下之奇觀，而不知其出於不幸也，此聖人之所深悲，而不欲以之為教也。後之論人者，不察此義，好言奇節，庸則已焉。嗚乎，必欲驅天下忠孝節義之行，盡出於奇，是必欲其盡出於不幸也，是誠何心，幸於閨闈之賢，以順為正，無非無儀，詩人著之，或不幸而以節顯，又不幸而以烈顯，朝廷旌其門，志乘傳其事，用以慰荼苦之心，而示其厲俗之意云爾，非謂安常履順中無賢者也，而論者概置勿道，何哉？雞鳴之詩，弋鳧飲酒，雜佩贈賓，不過士女相與警戒之言，日用飲食之事耳，而風人歌之，聖人著之於經，以教來世。予嘗誦其辭，繹其義，悠然想見乎其人，雝雝肅肅，穆穆棣棣，關雎芣苢之風，猶有存焉。故論女德者，宜以此為則，苟當吾世而有其人，必為聖人

所詐無疑也。乃今於劉太君再庶幾遇之。太君生於令胄。嬪於淸門。相夫而成其名。教子而世其業。年躋上壽。神明不衰。可謂安常履順。無生人之不幸矣。是故奇偉之行不顯。卓絕之名不稱焉。然予與賢子鼎一游。聞太君生平頗悉。而歎其不可及也。方予客天津時。鼎一嘗延飲其家。閫閾之內。不聞人聲。小大之倫。以叙以秩。坐未終日。鼎一十餘起。入外視太君食飲。予以爲有茅容之風。心重之。與之言。或及其家事。及詢諸交游。言太君者人人同。乃知太翁少時。以任俠稱三輔。長安公卿及燕趙豪傑之士。皆相引重爲然諾。門外輿馬常滿。樽罍盈乜無虛日。太君手治具。豐而潔。不給則繼以簪珥。欣欣然無倦色。昔人稱佩之雅。信而有徵矣。以故賓客日盛。名藉甚。遂用當事薦。以布衣爲某郡守戎。旣而不樂戎行。辭官歸里。折節爲儒。每篝燈夜讀。太君以女紅佐之。扎扎機杼。與洛誦之聲相間。雞鳴戒旦。何以加焉。於是復用文學游上舍。士林推爲名宿。至今稱之。然則鼎一能讀父書。而致名不減當日。其有由然矣。今夫士之砥行立名者。苟得賢內助。令聞洽於鄉國。徽音隱於閨中。其亦極人倫之善。而增伉儷之重矣。何居乎必以奇著哉。方今治化休洽。風俗醇美。上有關雎麟趾之祥。下有芣苢鵲巢之應。所謂忠孝節義之事。出於和平樂易之中。其不幸而有激者。蓋亦寡矣。故予於太君之行。每欲傳諸詠歌。以庶幾風人之指。爲當世勸。而祖門親故有以書來者曰。十月某日。太君八旬初度也。請一言爲壽。予故樂而述之。

方太夫人九十壽序

告余侍先子側。聞僞侯方翁。話黃山雲海之奇。其始如纑如縷。逢逢出諸峯間者。雲而已。微風蕩之。秋水平遠。彌望渺然。已而雲勢益積。天風乍作。怒浪濆湧。洶洶欲崩山。羣峯漸小。若青螺點點。浮沈渾茫中。萬壑在下。松濤震響。如錢塘潮。遙瞰天都蓮花兩峯。屹立海天之外。傳所謂蓬萊方壺。不知其有無。於茲睹其髣髴。語未畢。予已徜徉形遺。置身十洲三島中矣。然時方童少。未知黃山爲何處。翁爲何人也。先子多世外交。竊視翁神骨超然。意其爲列仙之儒乎。稍長。奉先子命。詣翁起居。與二子某某遊。拜母吳太夫人於堂上。舉止辭致。具有林泉之韵。予邈然異之。歸而質諸先子。先子笑曰。若知世有異人耶。則翁夫婦是已。翁有過人之才。而不蘄自試。有高世之節。而不欲自名。吾嘗以之仿陶靖節。夫人則其萊婦也。翁生於歙。而僑於茲。實維歙之先生。奇若所聞黃山雲海之奇。其超操可睹矣。余聞而謹志之。已而客遊四方。繫官京洛。吏事稍多。見聞略備。乃知世局物態。變化反覆。何地非黃山。無時無雲海也。彼其變之初生。是雲而已矣。乘風力之蕩激。刹頃而成瀰漫。一時沒滅如羣峯者。不可勝數。唯有志之士。立身萬仞之上。下視驚濤洶湧。不過浮雲變幻。漠然無所動於中。當翁之時。一切風塵之士。自甘爲小青螺。浮沈雲海。而翁巋然獨存。太夫人與之偕隱。以成其志。吾將以翁夫婦爲天都。爲蓮花。又烏知黃山雲海。非翁之寓言也耶。翁乘化久矣。太夫人年登九十。神明愈王。二子皆克其家。有孫四人。長者以文章名江表。長至某日。爲太夫人初度。枌榆姻睦。將舉登堂之觴。以予之爲世講也。而屬爲之序。夫婦德不踰閫。家人之常。不足爲太夫人頌。即所聞於先子者。渠里柴桑。比德偕隱。已可以想其高致矣。更以蓮花之峯。爲蓬壺之境。人耶仙耶。何必索之方之外也。

茹母譚安人壽序

予少時侍長老側。聞吾邑之賢。徙居異地者。有樊茂宰墨君、譚太守愼伯二公。並委心任物。不係情去留。所謂與道偕逝者也。癸年八十時。自桐柏跨一驢出門。放轡北行。且憩且游。來閱令咸城郛。留數日忽不見。家人詩至。言失公月餘矣。予時幸接風標。翛然作黃綺想。獨恨未見譚先生也。壬午。館津門。於張勉齋席上。見一韋布客。談諧自得。旁若無人。訪其姓名。曰茹允吉。心竊異之。酒半。就予而問焉。君縣有譚家郭乎。某某無恙否。因話勝跡故家。若親履而久住者。曰。譚予之自出也。外大父爲愼伯先生。老母常憶故鄉。一一爲我言。故爾相悉。自是便與周旋。頓結披襟之契。蓋夙聞譚先生而未見。見允吉遂若舊識云。允吉淸素眞率。雖傳客程鄭諸公之間。多狎而氣加之。小有委蛇。曰子謝知我。吾有老母也。然當其不自得。往往嘻笑慨慷。發狂大叫。以此迕俗少合。予益以此重之。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爲。子聞道於君子矣。允吉曰。亦猶行吾母之志也云爾。吾母少時。家門方華盛。而夷然不以屑意。惟以琴書自娛。旣以未亡人持門戶。撫諸孤。伶仃荼苦。亦未嘗屑意也。今老矣。居半廈。啜菽飲水。澹然安之。唯誡不肖曰。無以物累形。物多而形不養者有之矣。無以形累心。形充而心不存者有之矣。吾父昔典大郡。泊然無與。終日劇棊而部下治。脫富貴如敝屣也。貧何有於我。而汝乎役役役而富。富於我何有哉。予聞之。瞿然以思。俛而歎。仰而歎曰。典型斯在。予其可以自失。於是展登堂之拜。安人親慰勞之。其言溫以文。其貌肅以安。其神明閑而無事。恍然山間林下。遇異人覯隱君子也。退而謂曰。仙乎仙乎。譚先生其未亡乎。自是與允吉相砥於退恥之節。動止必偕。愛憎者亦並目之。已而歲饑。三津多流殍。守土者義喻諸程鄭。出資以賑飼之。而思得廉察不倦之士董其事。學博某。推允吉爲之。非寵廬舍之區處條理。井井繩繩。男女有強弱不紊。日食三萬人。無不厭飫以去。而出入經費。毫毛無所挫。於是守土諸大夫賢允吉。謀諸程鄭。爲之僦屋居老母。而月給其饘餔焉。家遂小康。於是允吉召諸弟。有非安人出者。聚食而課之。讀友朋之客茲土者。舍而飲食之。朝饔夕飧。一一皆安人手視。允吉室有萊婦。能順適安人意。安人日披書課孫及女孫。暇則理琴一二闋。或爲小詩一章。詞旨淸妙。如王輞川之作。情與道會。是以行年八十。而有嬰孺之色。孫壽官。年幾歲。女孫某。年幾歲。並天慧。腹爲經笥。口洛誦如瓶瀉水。安人顧而一笑。世常說桃花源中童叟。並怡然自得。以爲不須更求神仙。然則安人家。應中桃花源也。予自前年去津。去年官京師。不造其門而升其堂者三載矣。恍惚如武陵漁。迷失雲壑。今津門親知鄭仲樞。以書來屬爲文。稱安人八袠之觴。於十一月十有六日設帨之辰。躋堂而祝。予旣不獲辭。又不宜爲世人誦禱之卮言。即以生平所得於安人母子之間者。書以貽之。是亦漁人不能再至仙源。徒向外間人稱說如此耳。

陳母張太孺人八十壽序 代黃鐵臺鼠園

予與子翮同年爲總角交。頗悉其家事。厥先有贈僕卿者。剌平度州。擧家殉城。賜恤與蔭。及崇明公。以破海寇功。贈常伯。卹廕之外。特授世爵。階三品。乃知陳氏忠義世篤。不獨以司農門胄貴也。其尤奇者。獻廷公奮布衣之節。雪戴天之恥。乞師本朝。爲王前驅。位躋冠軍。參掌禁旅。豈非烈丈夫之雄哉。前丙子畿輔

殺兵。陳氏婦女快貞抱石湛於河者二十二人。子鬮之曾大母大母皆與焉。乃又知陳氏忠節義烈不獨男子爲然。家室之靈。貽芳履潔。其所由來遠矣。張太孺人者。獻廷公之子婦。而子鬮之從伯母也。今年十月十有三日。壽登八十。潘爾垞太史爲之乞言。而疏其行於引。予覽而奇之。昔綵夫人釋將士之當戮者。卒以全其城。鄉人尸之俎豆。而史氏編之汗簡。今孺人縱傀兒。而獲其報二十年之後。事固有小大耳。其智意豈出綵氏下哉。石衛尉知奴輩利吾財。而不能散之以自免。世之擁長物挾重寶。不僱以身殉者。比比皆是矣。孺人節與逆之智。齋所有致之資庫。藏舟於壑。不若是固也。積鏹門中。活覆壓之人以數十百計。而里中少年至爲之守閭。仁人之利溥矣。恢清臺徒自衛耳。何足比數哉。攜黃氏孀姑共處十年。卒立厥孤而定厥家。明嫌微遠勃谿。果於棄以爲守。丈夫猶難之。夫誰幾者。識也。敏斷者。才也。沈氣者。量也。幾不審則敝於小。斷不敏則敗於躁。氣不沈則僨於從。孺人有千金之產。一燬無子遺。而意氣閒遠。無介於懷。觀失得去來。如雲浮脫屣。夫其量暇故識遠。識遠故才裕。使爲男子。效功當世。則常伯之辦賊。冠軍之首義。豈所難哉。既爲婦人。而遭時遘會。出奇立名。如綵夫人毅因其度內也。而不幸事不出於家人。名不越乎鄉曲。徒以耆壽爲閭閻師。然則人生之遇不遇。固不獨士君子而已也。然以爾垞之言。聲下諸大夫及詞人之在京師者。習歌詠揚厲。足以發沬耀之光。雖予之訥於辭。納以子鬮故。不能已於撰述。以附穆如之美。則孺人之於世。其亦斐然弗可諠也已。有子四人。存者叔季。能養母志。而交撫兄孤。稱敦睦焉。孫素有儁才。能詩。髫年補博士弟子。陳氏自子鬮外。登賢書者五人。內子己卯舉者。少司農之孫也。崇明之孫以戊子癸巳舉。附卿之曾孫以甲午舉。忠節義烈之門。天必啟之。冠軍之後。素其早達者也。孺人其觀其成而食其祿。受褒顯於聖朝。含飴之樂。豈有艾哉。

黃年伯母吳太夫人九十壽序

黃母吳太夫人。膺殊錫。遙皇御筆所題爲德門壽母者也。越十有三載。今上乾隆二年。齡登九十。視聽從心。勤履未嘗扶杖。顏貌如六十許人。見者莫不聳然嗟異。以爲繼壽之隆。符於帝謂也如此。五月四日。實維設帨之辰。中朝卿大夫。外迨方鎮。僉謀爲躋堂之祝。凡與太夫人子若孫同榜第者。合十有五科之士。各爲詩文以申其頌禱之意。名何鴻篇。積成卷軸。彬彬乎無美不彰矣。然吾於此。獨有感也。夫人之心。而未始有獨立也。則與物爲緣。與物爲緣。則緣物爲體。物不可必。故境變於外。而心搖於內。順逆交乎前。夕疑樂殊於俄頃。而況鼎鼎百年之內。炎寂相乘。數搖迭變。則我心之爲我有也幾希矣。以予觀太夫人九十年中。物凡幾變。而境凡幾遷。所歷炎寂之味何如也。自長君崑圃先生辛未通籍後。由禁林歷卿貳。陟臺閣。掌銓衡。開府越嶠。聲迹物望。卓然第一。而諸弟亦蟬聯鵲起。先後擢高科。官通要。出者爲藩伯。爲良二千石。留者爲侍御史。其季猶以名孝廉將教大邑。一門貴盛。時莫與京。搢紳談者。嘖嘖以爲勝事。已而謗興薏苡。運落風波。崑圃先生賜罷。賢昆季皆相次去官。蕩析離居。煙火蕭條。稽公之門。遂可以羅雀。予時以通家猶子。登堂問訊起居。而太夫人意緒泊然。與平素無間。不知菽水之異於甘肥也。不知綈縕之異於文繡也。不知衡茅之異於華屋也。今士大夫身都通顯。意氣偉然。一旦失時落節。則形神爲之銷

萎。抑鬱侘傺。甇甇若無以爲生。其生平之所以居心可知矣。心不自得。而以物緣心。非營營於富貴。即戚戚於貧賤。俯仰之間。念念遷謝。所謂眞宰者。果安在哉。太夫人生閨闈之中。席尊養之盛。逢意外之故。居非康之境。而泊然若素。則夫人世境緣。一切富貴貧賤炎寂順逆之感。不入乎泰定之宇也久矣。今天子嗣大位。加意先朝舊臣。次第擢用。起崑圃先生於家。俾提刑山左。難弟玉圃侍御。亦奉命觀察中州。而諸孫以是科成進士者三人。丁巳加科。復一人獲雋。門業熾昌。駸駸乎復當年之盛。而太夫人適登九袠。中外戚懿。共相慶慰。以爲德門再盛。天人之理宜然。而壽母遐齡。親觀其復。此則羣情之願望而不能必得者。幸而得之。其暢愜何如哉。然而太夫人視之泊然如故。夫樂之所不能加者。憂之所不能入也。憂樂不能入。故其神全。所謂緣慮以葆眞。視千百年猶旦暮耳。其於耄期也何有。予之所得於太夫人者如此。若夫女德之美。母教之彰。所以型於家而化於國者。諸公之述備矣。予其可以無言。

周母何安人八十壽序代過少宰

禮內則詳言婦職。織紝絛灑。纖悉畢具。而於母教子之義蓋闕焉。詩國風所列。采蘋采蘩。雞鳴。歌咏彬彬矣。大家有采蘩之內子。而後朝有素絲之大夫。閨人競雜佩之風。而後君子祛忮求之累。勗德裨化。豈其微歟。然亦第言相夫。不言教子。何也。嘗論家庭之教。父嚴而母親。嚴則耳目多所不及。因不若慈母之前。言笑飲食。皆得以施其教也。故天下人才之成。成於父教者什七。成於母教者什九。史傳紀載。羊母教子仁恕。蘇母教子禮遜。陶母剪髮。歐母畫荻。莫不炳丹青。流奕世。而詩人三百一十篇中。無一言及此義。豈難者義方之訓。不行於懷袖閒哉。國語載敬姜所以戒子。見稱於仲尼。古之賢母。率多此類。而禮與詩不著。非遺之也。以是爲固然耳。善教者身爲師。未有己不能而能教人者。聖人之意。獨患人不能爲實

婦。不患其不能爲賢母。苟所以事大家相夫子。其如禮與詩人之教。而不以之教其子者。未之或有。故不言賢其子。而賢可知也。然則教子而賢。其所以事大家相夫子者。其如禮與詩人之教。不言而亦可知也。安人之子。其季岐年。予壻也。長君英卓。爛采揚聲。如得飛翼雲漢。足增四門之穆穆。秀而不實。士論惜之。別駕清素。民譽所歸。退而養志。白華之情篤矣。岐年早登賢書。藝林爭相引重。擢乙未進士第。需次選人。方將龍躍天門。垂光虹霓。究難兄所未施。慰賢母之慈望。論者推本而言。皆以子之才。成於母之教。方安人於陶母及崇國夫人。足以流芳史冊。補禮與詩人之所未及。而余忝以婚姻。詳其家事。竊以爲安人之奉姑嫜。即內則之婉娩也。安人之供蘋蘩。即季女之偫祁也。安人之相夫子。即雞鳴之靜好也。善教者身爲師。固未有已不能而能教人者。觀三子之賢。則知安人淑慎其身。於詩禮之教。蓋已久矣。歲某月某日。安人年登八袠。士大夫與岐年遊者。咸壽安人。以予之親而習也。徵言以介。前安人七袠時。祝嘏之辭。予實爲之。歲月易得。俛仰十年。予髮漸白。已成老翁。而安人神明不衰。顏貌怡然。期頤之徵。無煩頌禱矣。聞日課家人作絮褚。儲以給寒者。而衢市流離之人。冬以溫。夏以涼。而飲且食之。所活至不可算。好行其德如此。行將坐視其子之貴。累受國封。爲世之爲人母者勸。爭各教其子。以成天下之材。所裨於邦家。豈淺鮮哉。

陳學士文集卷七

書一

答徐撫軍書

太史公序游俠曰，緩急，人所時有也。又曰，士窮窘而得委命，豈非所謂賢豪間者耶。弟嘗讀其書，而反覆太息，以爲外物不可必，不必患難顛沛之既來，然後謂之緩急也。尋常尺寸之間，稍不及水，則涸鱗裂鬐之難至矣。往者水利寮闕，慶君昌以俸抵官屋，所不及額，纔數十緡耳。求部司爲註完，而本旗查參，竟以斯罔抵罪。使慶君當日有故人援手，如老先生之高義者，何以至此，雖至今鵷翔郎署可也。弟去冬之事，所缺浮於慶君，而季限已逾，該曹以前事爲鑒，敦迫不遺餘力，時鎖印將屆，展轉無期，若非降施大沛，適赴所求，則姓名已罣勤章，爲慶君之續矣。以此思感，感何如也。以此頌義，義何如也。然此義得之於游俠之士非難，而得之於寡交遊嚴取舍之君子爲最難。老先生介然獨行，身無長物，無所待於物，物亦莫敢干焉。獨於弟之緩急，惻然疚心，至於輟日月之需，損室家之費，以赴所求，而濟其涸鱗裂鬐之難，是豈僅哀其窮乏而至此乎。必於其人獨有取爾也。於是感激之餘，竊以自負，念昔少壯時，頗以功業許身，而識寡才疎，訖無所就，罔識忌之沮其成，亦誠信之未孚，不能昭融於盛世也。若如老先生之皭然而不可滓，卓然而不可撼，志格九重，名顯朝野，孰能闕抑之哉。故每自愧其弗如，而因自疑其不爲大君子所採錄

矣。乃手書賜答，辭意腆然，分少絕什，情如骨肉，論心話舊，歎若平生，遂令荒祠涼月，恍接舊遊，衰柳殘隄，續其前夢。而且鴻文雅什，駢錫朋來，紛珠玉之盈懷，爛雲霞之滿目，開緘展卷，喜動鬚眉，然後知朽鈍放廢之散材，倘不爲大賢所棄如此，此符子所爲三嘆於蜩叔，東坡所爲寫心於文路也。來詩字字性眞，制義言言押要，而莊色正令人不敢狎視，謹置几北，朝夕諷咏，如親謦欬，自顧平日述作，但覺客氣未除，矜心未化，瞠乎其後矣。然年雖老而志未衰，亦欲簡錄成編，受斲削於風斤之下，苦乏書人，繕寫未就，今以熊滌齋太史南歸之便，先寄一言以紓感謝，稍俟抄就，再正大方。滌齋者名本，弟三十年前未交也。時授讀津門，春闈累蹶，支離漫浪，人咸目以爲狂生。滌翁僑寓相鄰，拔擢成契，揚舉振采，唯恐弗及。洎乙未憲廟禁林，嘗爲導夫前路，蓋嗜才愛士，其天性固然，而賞我於屢黜之餘，實懷九方之感。其子學鵬侍御，鄉會皆與兒濯同登，兩世締交，久而彌篤。昨來自江寧，一榜道故，說中丞公不去口，以爲潛庵先生後一人而已。弟亦縷述高誼，聞之慷慨咨嗟，不能已已。因言昔於徐鳳陽座上，一挹風標，今之歸也，猶欲一見以爲快。滌翁非以豬肝累人者，樂賢慕義，一抒其望洋登岱之志耳。老先生加意寓賢，欣然延接，於禮未爲過，而光風所被，俾其容與安處，坐嘯於秦淮煙月之間，不爲俗物擾，即弟之所藉手以酬知己者也。承索驅瘧怪文稿，一時檢覓不得，有驅蝗鮎文一首，夕致綺而朝已絕，謹錄去，即候新祉，不宣。

與趙撫軍書

張倅嘉誠齎奉一緘，諒垂清照矣。十月二十三日，恭承恩命，觀察蘇東督田，任重才輕，深切惶懼，安得儕之羽翰，飛來左右，面領提示，俾有所遵守，獲免隕越也。伏審老先生長兄，德師群寮，化洽多士，洗幟燈於霽月，拂癢痾以光風，傾耳之餘，誠欽誠恆。夫隆治之規，護人心如元氣，培俗之本，育善類若阿陵，雖計日無赫赫之功，而百年垂奕世之迹，雅稱樂只，基我邦家，每一諷詠，輒令人流連三復而不忍釋。弟褊心陋識，希難能之功，持取快之論，由今思之，皆足悔尤，乃益念吾兄之蘊藉宏遠也。然有時義激於中，怦怦諒直，一往而發，或頗爲君子所取，聞之採錯薪者，必愛翹楚。今有孝於家，廉於里，優於庠序，其爲翹楚也何如，而或加之摧折，恣其剪刈，行路者傷之矣。竊君子之譽髦斯士也，若大陵之育徵草，拯拔而轉移之，一舉手之間耳。若弦誦方興，而遽越任遺轅挂芹藻鶩旂之色，得毋黯然也耶。適於紫陽座上，偶有所聞，兼承惓惓，敢以爲作人之君子獻，附候台履，憑穎馳切。

上朱相國書

永定河去秋作二股分流，一自王慶坨之西南，流而東折，一循吳瑤所修隄根，北流而東折，水勢旁分，則正流力緩，此長海河之所以淤也。今長海河開通，水勢暢然東注，誠爲可喜，但恐所分二股，尚未閉斷，其王慶坨一股，無關緊要，惟沿隄一股，不無隱憂。蓋修築之時，凡應建閘洞之處，皆缺之以待。雍正五年，淀水大漲，某飭工員各於缺口之外，築護埽以防內灌。五月間，王令華帖式隆爾泰傳諭云，三角淀隄閘洞尚未建成，若遇北水大，則掘隄放之淀內，若遇永定河水到，則堵塞決口，勿令灌入隄內，此事交與陳翰林時刻留心。已而北運河決，水勢大至，即開掘護埽，注之淀中，王之言若有先見，今決口數處，兩經北水

衡劇皆寬八九丈五六丈不等。倘永定河汛水大至。則沿隄一股。自缺口溢出。誠恐害及田廬。所關匪細。某愚以爲應行文天津道。轉飭武淸縣。將所有決口之處。各築護埝。高不過五六尺。寬不過一丈。即可保其萬全。況委該縣修隄錢已發。而詳請寬至秋後。今令築埝以防漫溢。其費又無幾。且士民李奇勳等。尙欲代毛鳳翔賠修隄工。而築埝乃自護田廬之事。應亦民情之所樂從也。管見所及。伏惟大人裁示遵行。

上朱相國書

身在田間。神依函丈。四月初。刑曹常雛來言。尊候未平。懸結形之夢寐。昨敝世兄劉名白潔者過玉田之朱少卿云。大人已全愈矣。不勝喜躍。神氣爲之俱王也。豐長營田。自奉命旨。即並力率作。馬令廉勤。士民素畏其淸。奉行恐後。故新田二百餘頃。早已種蒔。現在菁蔥彌望。甚覺可人。而開築修建。一切工程。皆孫局長起裘指畫監督。無間晨昏。蓄渠以從事水利。受知頗深。而未彈厥長。每懷耿耿。今瓜期將及。故欲借此。附垂不朽耳。圍圩宏峻。望若堅城。渠道深通。長如巨港。石閘築底已完。惟欠安砌。亦月盡可畢也。此工一成。似堪經久。明歲展拓二三百頃。不憂灌溉之不足矣。嬰潤工非甚鉅。而周令頗見奮發。兩閱月俱成。園內百頃新田。畊蒔甚早。良苗與與長已數寸。舊田十圍。亦無不蒔之遂而長之齊者。蓋此地得雨尤先。土膏潤發。故民情踴躍。不費深催。而天澤頻施。每旬日輒雨。雨足輒晴。似亦有默助焉。數日前。隴內螻蛄害生。稻根間爲所齧。晚潔心致禱。爲文以告田祖方社之神。翼日忽已絕蹤。或賢王之靈。陰相於冥漠。知大人垂注田工。故縷瀆奉聞。以慰雅念。時序向熱。伏惟起居自愛。臨啓曷勝瞻依之至。

上朱相國書

頃具一緘。付原肥鄉令陳紹芳齎上。諒塵台鑒矣。買米之事。旣霸州奏請。晚本不欲復瀆。但承辦之人。奉行多不盡力。不得不略爲條奏。而其間情委。奏摺所不敢盡者。敬爲大人縷陳之。向來州縣買米。鋪戶雜費。並不報銷。而交納通倉。亦有使費。遂以賠累提刪。故領帑之時。求免求少。無有肯踴躍從事者。豐潤去秋大收。而該縣所領米價。不過千金。即王副使初撥豐邑。亦祇五六千金而止。晚再三開諭其任事之人。始益以三千之數。然王蘭非現產之米。兩廠所收。未及十分之二。地戶皆大失望。甚非所以推廣皇仁鼓舞勸相之意也。晚咨商制府。凡州縣買米雜費。准令開銷。又面與倉場塞公極言交米勒索使費之弊。亦嚴察禁絕。此後買米之官。可無賠累之患矣。而有司習氣。談非闊妄。尙以買米爲分外之累。今請以營田頃畝之數。爲領帑多寡之分。則渠鑿無辭推卸。而民沾實惠矣。至副使夥計。不知買米之舉。原爲鼓舞營田。往往設廠之地。非產米之鄉。甚有營田寥落之州縣。而年年占買。其實所買多運販之米。非盡營田地戶之米也。如豐邑又敝舊設豐台。販戶素專其利。去秋。晚始令其改設王蘭莊。地戶乃獲售焉。今亦令照定田畝數目。分撥銀兩採買。夥計雖萌便。而種稻之民。則甚便也。至收成豐歉。兩觀察使日睹深知。應令咨會參酌。並可杜採買人員。指豐爲歉。希圖諉卸之弊。此等情節。奏摺內未敢盡言。恐涉訐奏。然大人簡則不敢不盡耳。晚素非喜事干進之人。獨念聖主賢王之良法美意。奉行者不能實心實力。推毀及民。竊所深痛。故不得已而言。大人必能鑒諒也。再營田收用效員。罪廢者係於部議。已令其散去。尙有候選者

數員。奔走勞勛。已逾半載。工程農事。亦已悉諳。若一併遣去。而另請部發人員。不惟現在者。無以償其辛勤。亦恐發來者。未必熟於農事。欲仍照原議。咨部註册。則銓曹以爲能。倘勳以違旨之事。何以堪之。祈大人主持。誨示遵行。臨啓曷勝翹切。

上朱相國書

頃於邸報中。見大人論墾荒一事。讀之如趙營平條析充中事宜。又如東坡代滕甫論西夏書。字字忠懇。非老臣憂國愛君。不能有此。即此一事。所以培元氣而固邦本者。深且遠矣。聖心契叶。有如響答。蒼生何幸而際斯盛也。年來吏治不思爲民。而日圖所以奉上。故按其名迹則卓然。考其實效則蔑如。殆不止墾荒之一端。而今而後。其亦可以稍變矣乎。即如水利營田。正令長分內職業也。而視爲分外。惟玉田嚴令督課勸誡。慨然思所以善其後。其餘皆文書塞責耳。自今春收有效力之員。挨縣委查。凡溝渠之壅淤。圍埂之坍殘。秧苗之缺少。種植之參差者。咸前期呈報。嚴飭地方官。濬修增補。舊有營田。方無虧於原額矣。及秋伏汛漲時。又令其分占各圍。督率圍長溝頭。巡查防護。每五日一報。以故雨水雖猛。而王蘭莊新舊十二圍。一無疏虞。遂獲豐稔。若徒付之地方官之手。則彼方以刑名錢穀爲己事。其孰肯僕僕圍隄。觸熱冒暑。爲觀察使作農長乎。憶初設此官時。大人議稿第一條。即收用效員。誠爲深慮遠見。至此而益知其不可易也。今以銓部參劾霸州。廢員數人。已負勞而散矣。尙有候選數員。皆神沮色喪。如幕上燕。晚亦無言以對之。昨蒙台諭。一二年後。著有勞績。再行咨部。然至期能必部之不駁乎。一駁而散。則積勞既久。發付更難。若敍其勞績。徑題請敍。則銓部又以未經註册。遽請議敍具劾矣。如此掣肘。搖手觸忌。輒犯禁忌。誠不知如何而後可也。或將前經部議覆准之案。竟置不論。而另行奏請揀發乎。抑將現存數員。奏明留用乎。或咨請部示。以爲進止也。伏念晚本大人屬吏。今所承辦之事。仍是大人經營慘澹之工。賢王在天。實式憑焉。想大人必不忍恝然於懷也。仰求審示遵行。謹將閱議霸州原奏併戶部覆議晚奏二稿錄呈。茲因道力齋本大行皇帝硃批。備敍當年特賜緣由。繕摺恭繳。具稿呈覽。卽候鈞安。臨穎瞻切。

上鄂相國請開銷積水書

去秋之水。山漲谷涌。百川漾溢。沿隄冒岸者。不可勝數。不止永定一河而已也。卽以近京保河二郡言之。高陽河決。雄縣任邱水。子牙河決。河間大城文安水。高阜平原。雖已涸出。而低窪所積。尙深五六尺不等。縣亙一二百里。茫茫皆巨浸也。此等地方。今歲不惟無麥。亦且無禾。目下人民。唯仰賑爲命。皇仁有加無已。賑限又展一月。此從前未有之曠典也。然寧能賑之終歲乎。又能賑之來歲乎。賑施一停。則溝壑立見。雍正三年情形。與此正等。賢王初興水利。晚曾白高安相公。以爲朝廷賑施百端。不若民間收穫一稔。今積潦在田。布種無地。若坐待消涸。三年乃盡。民其餘幾。莫如咨請朱邸。飭令各處工員。開掘隄堰。放水歸河。水旣淺涸。則瀕水居民。就水種稻。可望有秋。明年水愈減。則稻愈多矣。高安從之。是秋。文大保定間。種稻各數十百頃。俱大熟。次年。秧稻益廣。文安一邑。至二千餘頃。大城任邱。亦各二三百頃。民間豐稔。不知水之爲病也。四年五月。賢王查勘淀河。命晚作令。諭行四局河道。凡今春開隄放水之處。俱就其形便。建

設斗門.或作涵洞.以備多雨之年.低窪積水.無所宣洩.久淹民田之害.而四道皆以隄防爲己考成所係.意在持牢而已.迄無一奉行者.惟寶坻大隄工員.遵建石洞二座.至今無聚潦之患.夫設隄所以禦外水也.外水既消隄而入矣.乃不洩之令出.而牢築其隄.以閉留於內.使之淹害至二三年.而聽其自涸.是猶開賊於內室.而嚴守其門庭者也.豈不惑哉.今隄內之水.現高於河面二三尺.若決而放之.則二三尺可立減也.凌汛初開尚爾.若至二三四月.河水益耗.則所放益多矣.計北地栽稻之期.必至五月.至五月.則減存之水.適可插秧.則此二三百里之浸浸白水.皆變而爲與與青畦.此安平而轉凶爲豐之一奇也.孰與下之人枵腹而望賑貸.上之人蒿目而籌撫卹也哉.仰惟大人.體國愛民.饑溺由己.凡可以紓窮黎旦夕之憂.而慰聖明宵旰之意者.諒無不喜聞而樂舉之.且去秋上諭.切切然以積水不消爲慮.而命督臣查古河舊渠之可以行水者.禁人佔耕.然紆迴千里.皆有隄堰.古河舊渠.在其內.不一開掘.則積水終閉留而無由去耳.若以此入告.恐亦宸聽之所忻悅也.但一勅下河臣.查照雍正四年春消洩積水之例.開掘隄堰.注之於河.俟內外水平.乃行堵築.再於出水順利處所.修建斗門涵洞.爲永遠宣洩之用.即將來蒲漁之利興.亦無煩更造矣.晚延訪既確.質爲目前救民之急務.輒敢以聞.伏冀鑒酌施行.

上趙相國書

延登東閣.坐我春風.情話款然.猶是西淀聯舟.海門結契時也.至人無己.地望名位.一切皆忘.而并使人忘之.昔唯朱文端.今唯閣下耳.承念兒子玉友.久羈閩海.繞樹無棲.欲爲一言.曾有南鴻施之歎.雖否頃接家信.備言缺少人多.皇皇如幕上燕.去住無圖.鄙懷爲之棖觸.故敢瀆聞耳.外啓者.清河故令劉永清.例可開復.前已面陳.今錄部議呈覽.唯春吹之噓枯.俾薪槱之罔棄.是亦矜惜人才之雅意也.臨啓瞻溯.不宣.

上潘老師書

青門拜別.俛仰忽已四稔.遙睇秦雲.溯從奚自.每於夢寐中.親聆聲欬.覺而忽忽如失者數日.吾師蘊經世之略.具非常之識.挺不回之操.尚宜早秉樞要.宏其謨議.奏厥大猷.乃僅以遲暮之年.持節西陲.造茲多士.毋亦不盡所蓄.而獨以其緒見乎.然軒車所歷.山川阨塞.兵民氣俗.農戰機宜.寓於目而會於心.必將經分緯合.卓有傾畫.以備當宁之顧問.即不然.抒之筆墨.勒爲成書.亦一代著作之林也.儀雖朽鈍.願於歲杪入都.拜聆而請事焉.辛亥二月.老母見背.受代者未至.遂奉留任之命.強顏墨絰.心神已亡.十月.復蒙恩觀察圻東.農田.衰疾交深.頭鬢俱改.無復能有所建立.惟耿耿寸心.不敢隨流改錯.隳負賢王知遇.貽師門羞耳.然孑立無援.知將來復何所屆.因念吾師標挺絕特.亦落落難合.而年齒俱暮.興言及此.不能不爲之黯然也.昔師母之變.地遠聞遲.未能一伸其哀慕.死罪死罪.聞世兄奔惜邸報.同一銜悲.今已題補大邑.前堂弟佐自晉來.言官聲籍甚.爲吾師一慰.獨鯉庭闃寂.能無慨然增悵也.程戶曹在都.曾晤特顏.言精神卓鑠.興復不減.深副私期.已囑兒子代爲時叩起居.伏冀賜之提命.今因羽便.肅候鈞安.西望神移.臨啓不勝瞻戀之至.

與顧漕臺書

前聞老先生膺漕督之命.喜而不寐者數日.蓋河督之事.天與人參焉者也.歲時之診而爲氾溢.既不可以智力與之爭.勢又不得大爲更張.而驟發於一日之間.待效於數年之後.雖有賢者.難以必其成功.若漕督則皆人事耳.老先生以淡泊之心.蓄沈毅之力.而出之以和平.要之以齊速.何務不舉.何弊不清.何人不率.以此報最.求之已而裕如者也.此弟所以爲老先生喜也.然自念此身.孑然無援.踽然無侶.有叙誰與語.有疑誰與質.則又默默自傷.夫近在津門.尚恨伐柯之遠.況迢迢數千里外哉.加以衰年多病.倍念友生.離羣之悲.與孤生之感.駢集方寸矣.前囑小力持名紙代叩.兼探行期.乃蒙賜函.並叨念珠之貺.展接潸然.即欲修束致別.而大病彙旬.憒憒不知人者數矣.賴醫藥之力.方保餘生.然氣體至今未復.頃接大移.知行有日矣.不能握手面別.知此後復有相見之期否也.謹泐數行.當力代送.即賀新禧.臨穎可勝馳戀之至.

與定河臺書

臥病僧蘭.過蒙關注.兩屆威重.懃問慇懃.既失倒屣之迎.復闕踵門之謝.而老先生略其形迹.憐其衰疾.撫存之意.靡已有加焉.感激之忱.銘之中懷.以爲永好而已.非弱毫之所能宣也.別後台旌應往.不勝遙企.弟於前月廿三日.始克啓行.廿六日薄暮方抵署.途中見鵲巢多在樹杪.今歲汛水不高.而二月十八日雷已發聲.計百日水應至此.古書所載.歷年頗驗.敢以附聞.預告安瀾之喜.茲特遣役.代爲叩謝.即候新禧.臨穎依馳不一.

上某相國書

某少時誦閣下成均試藝.藍若春葩.曠若秋空.發鮮穠於幽澹.出險峭於疏疎.不盡之言.悠然音節之外.竊嘗心摹手追.殫歲月而不得一語之似.夫以塵埃下士.望天人而欲希其萬一.亦自笑其狂且惑矣.然眺三山而瞻海市者.雖不能至.未嘗不神往焉.已而見閣下所爲當代鉅公集序.辭潔而骨康.神遠而氣逸.起伏轉捩.絕人思議之表.諷而思之.如陟絕巘.天風颯然.塵世都隔.如入邃壑.斗折蛇行.恍然不知所向.因嘆息徬徨.通夜不寐.不知閣下胸中具何神異.而出之口與手之間.乃如此也.又見使黔草.氣體高妙.鏤光刻景.鞭霆御風.來無端而去無迹.不復有人世一語.夫古人之詩文.必肖其性情.屈之騷.莊之子.馬之史.千載而下.讀其書者.想見其爲人.竊以閣下之詩文若此.意其爲人.必微身太華之巔.出塵埃而時物表者也.必游心造物之始.參希夷而謀鬼神者也.自傷卑賤.伏處鄙野.不得一覩光範.以信其意之所期.然而行己立朝之大節.著於天下.播於草茅之聽者.則已詳矣.其他姑不具論.當閣下之爲使.視學中州也.冰壺方潔.水鏡比照.八郡之士.試牘十萬.無不目校手定.未嘗旁假一人.而甲乙去取.無毫髮之憾.以故士氣振厲.其文一復於古.夫風氣之開.學使者之權.視主司爲重.他人有閣下之清.而明不逮.或有閣下之明.而勤不逮.若以閣下徧試天下士.則天下奇尤之士.何患不盡拔.天下庸腐之習.何患不盡變哉.然而天下之學使者.強半出於翰林.翰林者.才之萃.亦才之本也.而今也以閣下爲之師.其造門而

諸業者。如登太華。攀援路絕。莫不凝神疾息。矯翼思奮。進而觀閣下之容。如對冰壺。塵想頓盡。如覩水鏡。形神俱釋。徐而聞閣下之微言。恍然契造物而與神謀。閣下惟日取其詩與文而甲乙校定之。如中州之士之受裁於大鈞也。其振厲而復於古。豈顧問哉。以若而人者。奉使四出。分造天下之士。拔而取其尤。則是天下奇尤之才。皆出於閣下也。某雖未獲登閣下之門。覩丰采而聆言論。然誦習閣下之詩文者。餘三十年。固已想見閣下之爲人矣。又以章句之末。得交於熊濂齋太史。每以所想見者質之。因得聞所未聞。乃知閣下以天人之姿。而獎誘不遺於下士。於是矯翼思奮。不以太華之峻絕而自阻。倘亦可比於中州之士乎哉。冒昧輒敢以書自通。惟閣下裁之。

與李樞府書

拜讀來教。辭旨隆殷。爛然雲錦之章。被蠢朽之質。且感且愧。跼蹐靡甯。念侍才不任職。衰不待年。上無以結聖主之知。下不能求容於貴近。而且夙羅譏謗。譴呵是虞。何以忽有量移之命哉。伏惟老公祖大人。愛惜人才。保全善類。前於對揚之頃。旁及河務。立奏聖顏。此侍所親聞者。則夫春殿從容。必有一言獎借。爲故人地。雖口耳無聞。而神情可會。斯恩命所由來乎。遷官不足爲喜。獨爲大君子許可。自顧生平。亦可以無負矣。唯是精力衰耗。遇事輒昏。唯望時加提誨。俾得因事遵循。庶幾稍免詿誤。不致貽羞於知己耳。至於別紙官示。更切關懷。梗概初聞。已識天心之有在。詳委備悉。愈卜聖治之彌隆。夫以韓范司馬之賢。功業卓礫。而黨議一興。國是立變。論世於元祐之末。未嘗不歎諸賢之不遇也。然則聖主賢臣。心符氣合。如魚之於水。隆中而後。豈非千載再見哉。君心爲國是之本。人才實政教之原。行見俊乂蔚興。庶績咸熙。此運會之隆。世道人心之大慶也。忻忭之至。莫可名言。茲因遣力支領養廉。特佈微忱。囑令叩謝。即候新禧。未盡之言。另單附啓。統祈台鑒。臨穎曷勝翹企。

與李樞府書

恭聞老公祖大人。迎鑾面聖。天眷彌隆。行則扈蹕勾陳。止則對揚帳殿。恩深三接。錫極便蕃。而且令嗣二賢。咸邀帝鑒。是父是子。世濟夔龍。難弟難兄。賢兼文武。斯乃瑞符景運。詎止慶集家庭而已哉。側聽之餘。不覺投枕起坐。洗痾爲之一爽。自古英賢。或用而不遇。或遇而不竟其用。往往遺歎惜於後人。蓋必有不世出之主。而後能用非常之人。上下千數百年。寥寥可數矣。當吾世而躬逢其盛。豈非千載一時哉。大恩寵渙於公忠。則孤臣奮迹。正直行於皋路。則俊士彈冠。侍雖不才。竊爲世道人才慶。非私喜而阿其所好也。唯是衰疾遞乘。少間復作。徒有竹柏介然之心。其如蒲柳先零之質。纏綿藥裏。已復再旬。今幸較痊。乃得脂車東指。自茲跋履阡陌。暫理閒縣。日與鹵莽之農人。烏合之夫役。卒瘏從事。勤勞固所不辭。疾沴卽復難免。所謂老馬長途。聊竭力命而已。不敢計其至耶否也。因思天祖兄擁皋比。羅才雋。坐對小西湖。掉廣長舌。談說名理。視之如煙霞中人。真不可攀躋矣。何時能一覽其勝耶。茲因遣力支領養廉。囑令叩賀。卽候鈞安。統爲崇照。臨穎曷勝瞻馳之至。

與李樞府書

原題內原有郭家務建閘減水一條。然必引河挖通。隔淀隄築成。然後開壩放水。方無淤淀之患。今聞南河廳之議。先於郭家務建草壩四十丈。放水歸淀。既無引河導之東流。又無隔淀隄障其南下。任其散漫淀中。是仍蹈于成龍之故轍。必至淤斷台頭一河。中截清水達津之路。其害較之淤斷楊家河。更大更速矣。若慮下口宣洩不利。何不遵照原題。於半截河故流而東。由魚壩入夜淀而出鳳河。直歸大清河。去高就下。借清刷渾之爲有利無害乎。侍忝託後乘。令參謀議。既有所見。敢不預陳。祈於會議之時。力主持之。

與李樞府書

案查永定河原奏。蓋兼用遙隄故道二議。而各遺其半者也。遙隄起自張客。故河東下。漫流於曠閒寬衍之中者二百里。而後入魚壩口。出鳳河。而會於大清河。故上無潰隄之虞。下無淤淀之患。今自半截河始改河流。是用其下而遺其上也。則自半截河西。仍行於舊隄之間。卽皆去年沖決數十口之故處。汛水一至。雖保無虞。故加幫兩隄。猶恐不能捍禦。此圈築月隄爲急治其標之計者。勢有所不容已也。渾河故道。由鐵狗南行。逕固霸之西。於口頭村對岸之下河門。入玉帶河。其時東衝西淤。利害相半。故民間有京南霸北。豕東武西。自在豬龍之諺。而總未曾入淀。今自金門閘開壩減水。南流至牛坨之東。由黃家河勝芳河逶迤東行。逕三河頭之北。而會入大清河。是用其上而遺其下也。則自勝芳以東。皆行於淀地之北。所恃者唯隔淀一隄耳。此隄若不堅固。則以金門閘八十丈之水。加之郭家務四十丈之水。合一百二十丈之渾流。直衝淀腹。此與引黃河而淤洪澤湖者何異。是隔淀一隄。其關係洵非淺鮮也。昨大人親至工所會議。將金門閘壩口。減寬二十四丈。郭家務壩口。減寬十丈。而下游先開引河。隔淀隄亦令鑲築堅固。業經奏明在案。是全河關鍵。固已操縱在我矣。而侍猶有餘慮者。則引河下口。尚須細加酌定也。查進御圖底。引河逕三河頭村東。而北與半截河之下游會。其隔淀隄起於勝芳村東。直抵清光村西。會入大清河之處而止。所謂線兒河董家河楊家河者。皆在隄南。使清濁分流。此隔淀之所由名也。乃聞去冬河廳委員料估引河。則自線兒河入董家河。經楊家河。而後入大清河。如此。則隔淀隄築至線兒河而止。而兩壩渾出之渾水。直灌董家楊家二河。沙泥填塞。淤斷清流下口。俾通省河道。無路達津。勢必漲溢而南。獨流楊柳青一帶淀運通。則靜海天津。俱屬可慮。是費數十萬之帑金。迂迴二百里之河道。引而使之斷塞衆河之尾閭。豈不真成笑柄哉。伏祈鈞裁。移咨河院。飭令承辦委員。遵照原題。並進呈圖式。開築引河與隔淀隄。務逕河頭之北。而東與半截河之下流會。勿得希圖省便。貽害全局。則河道民生。均有利賴矣。

答李樞府書

拜誦教言。彌深慨仰。夫人才之進退。消長所關。陰陽之消長。盛衰所繫也。君子先天下而憂。杞人爲世道而憂矣。侍本凡材。過蒙奬飾。效忠雖其夙志。宣力實無寸長。惟茲不貳之心。平生以之自矢。既有大賢知我。夫復何恨哉。但才分所局。建白良難。議論或有可採。而臨事乏綜核之能。參畫時亦過人。而當機無決勝之力。所謂因人成事者也。曩者受知賢王。載以後車。令珥筆從事。從容獻替。以待擇則而行之。稱自謂得其職矣。中罹讒謗。妖幻橫生。雖賴恩鑒之深。保持無他。而事會之失者多矣。迨媢嫉屏逐。委枘方般。而

鶴閣忽奪蓬生子立歸田之卜於斯決矣時以奏銷未竣局案未清不敢言去未幾遂奉有觀察圻東之命以水利之役徵賢王之成緒履先疇而思明德殫竭心力敢惜餘年哉而其中實有難為者民則州縣之民也事皆令牧之事也乃有司錮習形名錢穀而外即以為無預於己地方一有水利營田視若荊棘之在其體也內而綠客諱其不請倡言無益於民外而書役貿為憚煩和言有害於官官不察其虛實則蹴蹶然惟營田之是惡而其情又不可顯言也則旁撫一二奸民另生影響之說而密陳於上官自託為地方條利弊上官不察其虛實則相與咨嗟懷惱而疾視之特以為郡府所行莫可如何耳蓋自賢王舉事之初幾輔官吏早已貌承心違水火之勢成已久矣夫以賢王所不能勝之勢而觀察使承之收殘局而延餘氣難乎不難乎雖精明強固之才尚不能破其習而轉其弊況如侍之疏拙衰朽淺植而孤立者哉有司之意當年既視為多此一事今日即視為多此一官殺之則農時坐廢急之則謠謗繁興不得已從其強梁隨其曲傳因其自窮聊以免患耳何望其立難成之功垂永世之利乎進不能有所為義當退以避賢者路且自頭風之後右耳右目視聽偏衰稜角稍多心輒憤懣自念若即明嘖或猶可不至顛躓林莽之思所以積時愈切者也所幸老大人憐平生之愚成千古之知故欲秋後就商求全末路更思營田善後別請良規意所願言非面為傾寫不能盡其端委也還陡二河工程小移略述其概賈豎全不知營作之事疾聲厲色幾於唇敝穎禿然實仰藉威靈方得以次告竣作何會勘查收題銷保固之處伏冀明賜指示以使遵行目下圻東秋稼次第登場豐稔為年來所少各園秔稻亦蕃盛倍常秋隊間生旋即撲滅各屬自有稟報無俟縷述也

復劉總督書

津局營田水土相宜惟車具不能如式引戽多勞人力蒙老先生大人垂注農功遠召南匠傳風車之製於海濱升萬頃之波於地上俾潮汐往來皆成甘雨颷輪旋轉盡灑恩膏自茲斥鹵偏為稻鄉皆大人之明德也捧讀鈞諭欣荷曷極晚雖調委東局而天津之田皆所區畫得此利器人力省則地利自饒無量隱曆受賜靡涯矣晚自嵩人照料新局已經知會頗亦欣然晚因巡歷畿東日在道路郵遞艱轉以致上覆稍遲統祈鑒宥

與鄭潘伯書

齊魯為山東大國其餘滕薛曹莒侯伯子男之封以十數今盡舉而畀之藩伯雖有督撫為之節制然職在將領教養斯民之事維方伯專之會典所列炳如也事第司出納權錢穀而已哉老先生理鹽政於天津所司者課與商耳而慨然以厚本易俗為己任是以人各革其奢侈之習而奪其玩愒之心初若甚苦既則甚安今且樂而思思而頌矣夫事有本末治有機權為此事而但於此事求之者未有能善其事者也非天下之至明孰足與於斯明生於敬敬生於虛敬者惟知有君虛者不知有我神明之內無我而有君則毀譽趨避之私去而明生焉此老先生所以自靖而弟所願學而未逮且勉而不遑者也今茲受簡在之知任方伯之重統齊魯滕薛曹莒十餘建國之大且繁而專教養斯民之柄何以正其經界何以殖

其農桑何以省其徭役何以簡其訟獄何以革其囂詐何以興其禮讓聖天子必有明訓賢方伯必有猷規千里故人側聽下風方將拂簡含毫竚記盛美而臨風南望遙寄一言者誠以夙叨知愛時殆切箴非愛游一朝之好而已也夫博採則達輿情兼聽則得隱曲而以至虛至敬之心權衡參伍而用其中則措施之下焉有不當者哉弟職察農田日事道路隨在體訪乃知州縣之事州縣官不知者多矣官以知為名即以知為職而知縣者不知縣事知州者不知州事則夫等而上之位愈尊則勢愈隔又安望其知之明而措之當哉按此有日欲以奉聞適有原任州守李君渭者邂逅於途言將東遊即以為郵而申鄙意焉李守外洗內朗蘊幹濟才驗官京師每以事業期之亦鑒皋先生所器賞也與之言能開發人意老先生集思延覽倘可進而教之耶其人清苦堅忍非敢干人者也

與謝藩伯書

惟老先生挺不世之才而韜光斂鍔退然若不及炳無前之照而海納淵渟穆然如不識綜核萬端而天宇恢廓如無物酬酢百務而神明暇豫若無事弟每瞻對風標側聆緒論未嘗不悅然意移灑然自厭其煩也每私自嘆任事任道原自有人世之攘臂掀髯而語事功游談剿說而矜才略者固不足道即果有集事之心勞與怨皆不避而輕狹疎漏有始無卒不克有所建立如弟輩是也過蒙不棄雖奉清誨雖周旋之日無多而伐柯之則不遠勉自淬勵久當轉進忽膺簡命藩彼中州自顧迷津將復導之前路也況今大功未奏事品雜揉鑠金聚雷中外交搆夫材不辨其真事不核其是言不窮其底而欲望功之成此必不得之數也老先生行矣羣情汴然失所倚恃寧第一人之私憂哉何以清其源何以善其後此事成敗俱足千古老先生公忠體國籌之久矣此時不言何時尚可言也不能握別常此代面憂心如結臨穎悵然可勝馳切

與張潘伯書

頃接手教如覿清言即諭宋牧赴省自析代務矣敝局營田地界延接二州一縣瀕海俗雜漁灶不事稼穡且事屬艱始各懷觀望弟輩雖家喻戶曉聽之藐然所恃地方長吏竭勸兼施乃克有濟而莒沽一帶官民荒熟地至一百三十餘頃熟者皆已改藝官荒亦墾至六十餘頃勞來勸相則滄州李牧之績也秋針緒錯車聲倡般宛似江南風景良由藩伯力助大工故下吏奉行風指如獲有秋則人情鼓勸海濱數百里斥鹵盡得秔稻明德豈有既哉插秧在即農務方殷而該州以墉雀之辭成市虎之謗星馳上谷待辨梟鏡垂成之緒忽焉一擲豈水利之難成亦有數存乎其間耶二兄明察隱微宇下自無冤吏但得早雪旋歸田功不廢弟輩皆得藉手報成寧第農夫之慶已耶肅候近祉臨啟馳溯

與宋運使書

曩治河間與敝邑風壤相錯在河潤之中久矣都運之命下衆商走相慶咸曰來蘇弟時竊難之有友公闔國名應詔者以循良受主知然督運兩淮雖攀擅欽冰而自謂政理紺於治郡時豈不以撫字易於見德理財難以為功緩之則負公急之則困私況當凋弊之餘承大獄之後乎乃老公祖何術之操而強

者不羨，弱者不肉，貧富相濟，公私交利，向之盤旋拱手授人而人莫受者，朞月之間，設董賑而不獲，弟在津十年，知交頗多，昔之困於追呼者，今勃然有起色，將與退谷先生論當世賢才，以爲釋紛妙於批卻，餘地綽於游刃，用衆狙乎環中，理棼絲於指上，廣平一人而已。商請立石，以垂來法，附以片言，意有餘而詞未足也。夫非常之人，乃能行度外之事。弟向有馬龍閣舉債一事，負累頗深，以家兄五典之一言，遂蒙論登之籍籍，豈有生平之雅哉。每與執下諸公，述其慕義者傯矣。去冬查友赴津，囑其先達鄙意，回時傳語，意荷相知，喜慰之私，非可言喻。夫蘊歎積於中，而不以達諸其人者，儒也。有知己之言，行度外之事，而有情不以相告者，惑也。故因查友而以一言自達於左右，其所望於轉移之力，以袪數年之累者，惟垂鑒焉。

與保定倪太守書

前託王令原泗，寄上一札，想久登記室矣。抱病月餘，心氣虛損，夜不能寐，日則昏昏然，食飲都減，持杖而行。近有醫疏方用蔘，每劑一錢，數投有驗，然家無長物，典裘以貿之，且救疾苦，擁敝緼，煨榾柮，未始不可禦冬也。宮保之變，出人意外，病中不勝感傷，作誄抒哀，聞公頗見賞，想亦賞其眞耳。宮保偉人，行狀敘述，非庸手所能。公識解既超，又深於史法，可任諸公近捨淺陋，而逸徵荒僻，何也。即令叔母家傳一篇，反覆循味，萬非拙筆所能及，疎奇濃密，兼史漢之長。弟文或有其一，不能其二也。諸公視而失之，得毋文章以政事掩耶。公負揮霍之才，蘊沈雄之氣，可以任屛藩，專節鉞，一麾出守，未足展其驥足，而乃能孜孜然，綏閭閻疾苦，與父老婦孺藹相酬對，務得其情，凡所以懷定安集之者，隨手隨口，綽然其足，以此益見素位達心。如獅王全力，無大小無不到也。西林公開之口北觀察，而識其概，詢之鄙人，即以此意對復，以所作新橋記呈之，非爲公作曹邱也。當今聖人在上，而庶官乃苦乏才，口給便佞之夫，冒日有守，而奇傑磊落之人，閱千百而不得一，則何以贊皇猷而宣聖化哉。此弟之所以拳拳於公，而不能盡諸懷，有或叩之，則暢然一吐，一發其胸中之鬱積而後快，豈謂瓦缶之聲，足爲賢使君重輕哉。疾病之餘，懷想愈情，恐痊健無時，會期難再也。三小兒揀發閩海，需次臺灣，臺灣，公舊治也。民情吏治，若何而可，雖言者紛然，鄙意未敢遽信，祈高明詳示之，俾奉爲模楷，幸撥冗抒寫，多多益善耳。近作數首，並宮保輓詩二章，錄寄請政，即候近祉，臨穎曷勝馳溯。

與永平吳太守書

水利辯興，老寅公祖即以敏練特達，受賢王知遇，弟時忝託後乘，得識荊州，一晤披襟，有若夙契。六年春，調委來局，共事幾二載，越陌度阡，課晴量雨，無不協心並力，甘苦同之。一自鶴馭西賓，梁園客散，回思曩事，頓成夢游，知己銜恩，欲酬無地，想高懷同茲耿耿也。今弟過蒙恩命，觀察茲土，才輕任重，惶懼弗勝，所幸倚庇一方，伐柯不遠，匡其不逮，自應無悋指南，若何而成業無荒，若何而新疇日闢，所轄官吏，皆在幽城，凡茲現在之經營，實繼賢王之遺緒，釋思弗替，則宏贊彌深，弟雖疎陋，知獲免於隕越矣。

與保定李太守書

老公祖表率八郡，惠流百城，卓績蜚聲，九重倚注，建纛開府，指顧可待，頃歷屬邑，美稼徧野，民氣和樂，僚

吏烝烝，益羨德化及人，不待嚴急而後可以爲治也。古人風軌，去茲匪遠矣。弟年來東西調委，奔走弗遑，是以久疎修候，然欽企之私，與日俱積，無間於河干握手時耳。遠荷注存，感愿曷既。院防任重，殊切悚惶，而河無羨溢，雨不浹旬，上流安穩，故餘波之及我者，舒徐演漾，修補之力獲施，幸保無虞，實承下風，反裳褒飾，詎所克承，牽佈數行，聊申素悃，伏冀荷照，臨穎馳溯。

與嶲州牧書

當年共勷水利，稔悉長才，形迹雖疎，而情悰甚洽。自賢郎仙逝，局曹雨散，從路星離，老長兄馳驅王路，弟亦匏繫農田，音問闊絕，幾歷年所矣。近聞擢典名州，治聲卓鑠，大爲水利同人生色，覽欣奚如也。茲有啓者，敝房師給諫方公，諱文端，湖廣武昌人，於令豫之考城，分校鄉闈，貴治王老先生名某者，乃其所拔士也。不止文章相賞，而且慤誼交深，在轂下時，曾爲弟鑿言之，猶以得人自詡，徂謝以來，家難紛紜，物業零替，長子久攖心疾，稚男寡母，撐拄維艱，僦屋棲遲，歲焉三徙，今幼子扭率母命，訪王公於里第，然從前既未識荊，而故僕云亡，手書久佚，貿貿而至，眞贋難明，趦趄於寓齋者累日。弟忽憶老長兄爲其州主，忻然曰：是有以爲徵矣。囑令持弟札，先謁鈴下，祈推分賜之一見，即轉致之王公，或亦可以鄙札相視，則知此藐焉孤弱者，眞給諫方公子無疑也。至其待遇如何，老長兄可以不必過問，弟亦不必過問矣。素知高襟慨爽，故以奉瀆，世好繫心，不覺言之纏絮耳。順候近祉，不宣。

與遵化杜牧書

八月間，薊門嚴使君見過，以通門世講，樽酒敘闊，詢及東諸侯行治，以世兄爲弁冕，以爲精明強幹，而出之以和平，熊熊非百里材也。憶聞之，竊喜竊慰，而感慨係之，憶昔尊公長兄，抱負非常，卓識奇猷，遠出人表，而未竟所施，天所以償其未足者，將在後賢乎。因與嚴使君言：此吾亡友果齋先生子也，予與先生，俱以講求水利，受知於朱文端公。先生與文端言於津門，愷切詳辯，娓娓數千言，文端嘆爲奇才，坐客咸有妒色。既退，文端目送之曰：非諸君所及也。歸言之賢邸，將以上聞，而衆人計沮之，不果。文端每以爲恨，予才遠不及先生，而所見略同，先生雖身不用，而當時設施，大概多採其議，予撰畿輔通志河渠書，所論斷皆先生遺意也。往歲西林相國奉命行河，奏以予輔行，有所開陳，過蒙激賞，與先生受知文端同，歸以入告，欲起之謫籍，亦以沮者有力，不果。相國嗟而恨之，亦猶文端之遺恨於先生也。先生既沒，而予亦已老矣。士君子之遇不遇，豈不各有命焉，何吾兩人之髣髴若是。嚴使君爲憫然者久之。憶生平遭遇，既與尊公約略相同，尊公退閒之後，猶能卜築河干，蒔花種竹，嘯咏以娛遲暮，意致悠然，而愚一爲老身之計，罄買官屋一區，使致狼狽，至於累及親知，愈見其才之不逮，非第水利一端而已也。自元年回京之後，家累駢集，僦舍苦無假息之地，故以身及兒子之俸，扣抵屋值，已而左遷停俸，兒子時在戶曹，悉力支拄者年餘。洎奉發去閩，遂成無抵，倘有新野舍弟，歲寄貲代交，去秋舍弟一病危困，接濟不前，逾期頗久，而追呼迫於前，叅劾懸於後矣。不得已，四出告急，賴查慕園力，乃解一結。今春則定興王大尹原泗之所助也。茲秋俸之期已過，追呼者又在門矣。多方拮据，僅得百金，而力已竭矣，尚缺三十五金，路盡援絕，束手無措，

七十七卷

3A

盱衡四顧。滿眼新知。鬱鬱將誰語乎。再四籌之。唯世兄爲夙好。不得已走一价而告之左右。非不知雅擬請愼。慵怫之餘。無長物。況前歲大衍之患。已摒竭忠之愧。尙缺報瓊。而今日復䙡爲此言。亦可以知其情之不獲已矣。新高明鑒而諒之。外所著抑公傳。前所寄已被人取去無餘者。可再寄數冊。以預餽諸公。諸訪水利者。咸慨然想見其人故也。的候近祉。不宣。

與逄東洲書

年來持節者。視析木津爲侍御迴翔之地。遂令繡斧之尊。下同權吏。今得大君子風節自持。激揚勍刺。如清秋霜洌。商吏肅然。有抱冰臨淵之思。斯謂克舉其職。不忝古埋輪之風者矣。又聞篤念舊雨。存問遺孤。偉道左經營。得以遍門賜閭。如可久楊君之子者。振擧嘘枯。尤非今人所僅有。老公祖一擧措而廉頑敦薄。足以正人心。厚風俗若此。豈不卓哉。弟翼得之下風。不禁心折口誦。太息而不能自已也。楊君脩潔尙氣節。病廢九年。齎恨千古。諸孤有轉壑之憂。白骨絕首邱之望。京洛親故。不謂無人。卽其旅寓津門。已垂廿載。周旋琴酒。事之平生之雅哉。而身後寂寂。良可慨然。不意大賢之莅其地。感舊䘏孤。惻然下羊舌之泣。魂魄有知。必自幸遺骸之歸隴邱。非輦日矣。道里匪遙。舟車筦夢之需。可以意量。倘蒙仁人施一言之利。以爲之倡。商務中與之有舊者。亦將油然而與賻賵之以遂其歸櫬。是使懸梢客鬼。得以傍其先人於泉下。其爲環草之報。詎止掩骼埋胔之列哉。弟等與楊君。或通世好。或締神交。慨然感其身後之遭逢。又恐其僅之狃於當前涵育之恩。而不思久遠之計。此會一失。則長逝者恨無〃〃也。故敢輒塵清覽。伏惟裁察。不宜。

答楊司馬抑奇書

蘭雪本不知河務。而性喜譏議。此自制科人習氣。乃墮水困。履蹈危機。幸而免者。天也。今與言河。眞如談虎色變矣。綠野慨然念桑梓。愚獨能不淒然念邱隴哉。然人微言輕。無足徵信。憶有高安公雍正八年纂敍水利工程一摺。其稿乃手授水利府供事張瀚鈔清。復加刪改勾點遺迹宛然。日向敝篋搜而後得之。卽以奉上。閱之便曉然各河開建始末。卽賢王經始規模備矣。無煩蘭雪饒舌也。所示各條具佳。實爲今日切務。間有出入。隨筆簽正。綠野自不病其狂直。然求紕之。無言我一字爲感。獨流開河。賢王曾疑此議。以事關運道。先帝愼之。特調河使某公商推而止。此事係乎氣數。綠野總之自盡其心而已。至滄水不能疾消。以三岔口爲兩運爭趨駢進之所阻耳。兩運分誠如法。抽薪釜底。其沸自止。似不須另起爐竈也。綠野通敏過人。若有信任之者。竭其所蘊。可以集事。愚衰老畏人。陰參末議。不欲彰之俗間耳。桑乾上年尙未閱出。前所授乃皇朝職方圖。陳坦綬所輯出也。留心訪之。當可得。原奏稿幸無遺失。以高安手迹存焉。留。

與梁明府書

靑旂乍轉。春自東來。殊斗初翻。恩從北至。沖襟茂對。受祉島膺。頃繇報謝觀賓。周行村落。人無慘悴。戶有蓋藏。居然樂郊。頓忘澤國。詢諸父老。咸頌仁賢。乃識廉靜所貽。愈足和平之大。迴憶五載前。渦敝任日。豈

復知有今日哉。已乃稅足敝鄉。風景亦異。湖淀半成阡陌。檣櫓多變輪蹄。族黨畢來。相爲勞苦。弟乃備宣風教之美。誠以奉公之義。因言本村所苦。只在船差。府衞交衝。往來旁午。近蒙鑒其偏累。准令減半應差。人人手額。如重負釋肩。然賢父母有幽諒之慈。窮子民生無妄之念。皆以年來水涸。漁化爲耕。船既無多。不堪撥遣。誠恐皇差臨邇。差押隨營兩船。須人夫四名。往返匝月。計其轉費。既苦維艱。而本村迎送運載。不敢稍稽晷刻。又難兩顧。若蒙更賜鑒原。准免其隨營。留供本村差徭。雖窮晝夜。不敢言勞。合具冀詞。澆弟代請。弟以先壟歸窆。宗黨間勞役爲多。雖嶄片言。不以用酬其意。倘可上邀恩眖。使爲澤及周親。誠附原詞呈取進止。

與徐明府書

賚賑賢勞。不能兼顧。弟所深知。唯夫料不集。天時難測。徒手周章。不得不仰呼求助耳。卽承飭催。足仞舟誼。今日未刻。王差二人至隄。明晨當相隨赴閱。老父臺未審可暫來一晤否。彼欲面宜令諭。甚望賁然至冒雨集衆。徹夜星馳。所以爲敝邑生民防護者。弟已詳悉言之矣。率此佈覆。諸容面罄。不一。

陳學士文集卷八

書二

與王念菴先生書

佳藝三篇。竹氣高寒。月稜纖潔。到此境界。逕君耆自涯而返矣。論古二則。卓識邁倫。架漏千載。某素自謂頗有所見。覩此爽然自失。在古人櫝中未出也。近批孟子。稍得其意度波瀾之所以然。已於去臘卒業。現在讀論語。窅然離帖括訓詁而求之。一有所見。便記之頁上。般因夏禮一章。語云非以知來。亦以垂訓。合之尊指。萬里如面。訂然抵掌古人。論世知人。校之百不及一。此後由斯二則。推而準之。或更有所觸發。不止於夙見之固陋也。下諭甚以爲愼。不足復言得失。但念束髮受書。屢蒙指授。逐有所入。雖不敢追步前人。亦不可謂之不知甘苦矣。終此寂寂。與斷煤敗紙。歸於零落。豈不悲哉。欲收其散逸。擇其可存者。錄爲一帙。付之子姪輩使藏之。乃自序生平所學爲文章之原委。因憶南樓會課。受命函丈。間景色聲情。宛如昨日。而西江萬里。一信爲難。不覺黯然神傷。超然夢越也。忽接手書。如淸泉滌渴。襟邇體俱爽。快也何似。九叔日相伴。蘇而受書。所造益優。當年所得之提命者。盡以遞之。所謂詩既我家舊物耳。近所論著。繕寫不及。謹錄敍一篇呈寄。賜覽之下。得毋有超然黯然者耶。老懶幸健。餘口粗安。附關異地同天。何時一會。萬望自愛。以慰輿情。臨筆結戀曷旣。

與舒幼侖書

五月九日。接手書。幷領所選詩稿。媿荷不可言。書中所云王實成何人。乃好賢愛士如此也。古之方鎮。如于頔、韓滉。皆能優接賢俊。往往見於篇詠。今乃亦有其人哉。然賢契方不變答次之問焉。遽念鄙老之困乏。而分沫以濡之。如此襟期。自宜爲王觀察所傾倒耳。賤體已復舊。唯艱步如故。診者皆云。服參不足。不能令氣下際。旣限於力之不能。亦安於年之可廢。從此婁足。不預人世。未始非天之所以佚我也。仰承造物之仁。亦不敢無所用心。虛擲日月。從事簡編。時有新得。詩三百篇。俱有評註。已於穀雨月卒業。孟子七篇皆手文也。亦評點一周矣。二書皆子弟輩童稺時所習熟。唯其熟也。如沙彌等誦功課經。漫不解其味。及爲制擧業。則又汩沒於章句訓詁之閒。遂令亙古妙義奇文。面目塵封。不知幾何年矣。今一一爲之洗刷而出。雖於聖人大義無當。而令子弟輩讀之。另換一副手眼。如獲異書。則所啓發之者。爲不少矣。現已倩人鈔寫。寫成不敢示外人。如賢契家中子姪輩。可共觀之也。外九歌及古詩十九首。亦有臆說。容錄寄呈正。此皆病足杜門閒中功課也。近詩數章。附呈一笑。便中可轉致程素菴知之。餘再悉不一。

與吳赤谷子論文書

世之無古文久矣。交朱介山。知古文不亡。陣間容陣。隊間容隊。如鍾太傅書。一點一捺。一波一磔。散之成體。合之成章。非唐宋人先有結構而後有辭致者也。弟心慕之而不可及也。繼以介山而又得吾赤谷子叢書一編。亦經亦子。然閣下自言所見。自文所言。適與經會耳。若有意擬之。不將如束晳之補詩。王通之貌論語哉。而又烏乎子也。淺人變三百篇爲樂府。其古奧奇挺。若前乎三百篇。乃正其下之一階也。叢書亦然。下經一階。故似子。苟欲擬子。則風格已趨今人下。何子之能爲。吾故以叢書殆擬經而作。豈第願自成一子哉。此又弟之心慕而不可及者也。閣下曾一過我。而不獲一遘。耿耿者彌旬。然日玩叢書。則旣神遘矣。特未遘其面耳。書所言皆人所未始言者。竊嘗謂魯論最平易。人人可曉。夫果人人可曉。孔子何屑屑言之哉。唯擧世不曉。故言以曉之。而人以爲可曉。孔子言之而不曉如故也。予每爲四書文。有人所曾言者。輒吐棄不復道。或以爲離經。然不襲注疏耳。自以爲與經合也。至比之叢書。則徑庭甚。何者。意之也。非得之也。閣下幾於得之矣。久欲作一札。自道所見。去冬。有舍甥李之崑。爲館逐千夫長。其弟之嶟。同讀叢書而有貌者也。將以爲兩函。而弟忽病。不果作。今相舍親永峰者。亦以千兵之任。遂作數行。附之博達。叢書略識數字。幷呈覽拙稿數首。求匠石繩削之。嚮慕之誠。不媿鑒觀。點定過。仍付舍親寄來。倘厚賜答。教以爲文之旨。幸甚。非所敢望也。

答鄒太和書

讀大序。且喜且媿。平生不敢以文字示人。知其不入時目。又未敢自信果有當否也。十上公車。老博一第。即同榜中。亦未有以某爲能文者。數十年心力。分飽蠹蟫耳。老先生海內巨公。所選刊諸家文。流布天下。乃蒙許可如是。豈拙文眞有當耶。雕飾之過。枯株成靑黃。自顧亦覺生色。遂以誇示子姪輩。居然作者之林矣。發我狂疾。恐品題者不得辭其責也。知己難逢。論文不易。迴憶從前。嘔心鏤肝。追光逐景。頗謂不讓

古人。而寂寂者數十年。乃今而得剪拂。發皇於大方之手。昌黎所謂俟喜死不恨者也。先此道意。尙當趨謝。前奉借三朝實錄摘要。望檢付去手。列傳有脫稿者。賜觀以爲模楷。無吝是幸。

答李銳巓書

賢甥剛腸勁骨。如松柏之性。力可抉石直上。此君子立身之本。人臣勵節之原也。去秋八月廿三日。往謁西林相國。語次偶及人材。深以時流多媚骨爲恨。愚因以吾甥行誼脩潔。氣節堅峻之概。縷擧其事以告。西林公聽之娓娓。以未及一見爲憾。夫加意人流。宰相之職也。樂道人善。士大夫之分也。豈以私吾甥哉。風聲所及。或俾大府聞之。爲地方收得人之效。亦仰禆聖世之一端乎。至內誠外和。乃吾濟脩身接物之準的。所見及此。便是冰解凍釋之候也。欣慰不可言。司馬別駕雖閒官。而贊助郡守。接遇命敎。一言之關濟。一事之救正。和以出之便不忌。誠以勸之使不疑。彼之善即吾之善矣。而身居局外。智出旁觀。雖宰臣猶居士耳。況高齋淸燕。坐臥嘯咏與山樓。記文之驕逸古濟。尤異向作。何怪其然乎。愚少生喜奇負氣。老而未已。別後沈思金剛楞嚴之指。頗有倒卻剎竿之意。而長安無侶。恨不能與賢甥商搉耳。毛詩已卒業。倩人膠寫。草本未竣。若淸出。即以草本寄覽取正也。家計蓋不可問。大抵如頭陀募緣度日。仰布施爲活。施者拒者。欣者厭者。種種不一。亦付之一緣字便了。蓋取受明白。報施自在。差勝使作孽錢者。故亦恬然。不自爲愧怍也。唯諸姪之在故鄉者。向皆賴吾擧火。自古耕時已然。嫁娶葬之事。咸力任之。數十年如一日。此賢甥所知也。今則欲相顧而不能。十二姪兄弟。猶時有濡沫之及。五姪處則聽其自作生計矣。二三年來。敝村田疇在水。渠食指漸衆。餬口已自拮据。而鐙糧之逋。數積纍至四十餘金。一屆開徵追呼激比。何辭以謝官府。此則鄙心所疑而不寐。內慚而有負亡者也。不得已令其西行。作一札上和順族叔。免貸其半。餘則不得不累吾甥矣。冷署無餘貲。愚寧不知之。然官其地。尙有轉移之力。賢甥友于情深。或能諒予區區之懷。而不惜一援手乎。大武昆弟。其感高義。前語悉致渠。亦自答其子之不曉事也。附候近好。言不盡意。

與同年裘隆吉書

一葉齋中。黯然作別。未知古兄元兄。何以卒歲。而意所縈結者。則吾兄內城二數。坐守不去。爲難道也。周二至。詢知此項竟結。請寬展歲。心始釋然。弟廿九抵家。諸逋皆爲點補。除夕圍老母坐。強作歡顏。老母意頗愜適。新正已過一旬。康悅過於往年。雖家無一月糧。然八十六歲老人。敝邑亦無兩。得過一日。即難得之一日。豈不可謂獲福於天耶。親家處催娶小女甚急。辭旨苦切。不知其兩來之旨。藹然若此。然顧念窮息。年已廿四。尙不克遣歸。爲人父者。寧不愧心。姑許期五月。又不知作何計也。魏閣學已赴楊末。此公淸節。不齊閩闔。而惻明過之。於閩闔必能鑒其廉操。不至逢迎部議。陷以侵蝕也。但浮議多以每引三錢之費爲口實。因以爲闖闌罪。不知此自兩淮公費。自有淮鹺。未嘗一日能去。非鹽院道所能取。亦非所能革也。魏閣學雖廉察。欲去此項。則鹽法不行。第用之克當。稽之有法。不爲司事漏卮。則得矣。而竟以此入闔園。而實其侵蝕。豈非冤抑之尤乎。保全廉吏。世教攸關。奉常先生以激濁揚淸爲己任。公議所由出也。吾

兄爲一言之。自能致此意於新使耳。

答某學政書

禮著論秀。詩賦烝髦。蓋野有俊良。德教斯沛。士暗經術。民俗鄙嗇。故道士即所以化民。而掄才正所以弼教也。古之造士以藝。今之掄才以文。藝以肆其事。文以奏其言。厥制雖殊。爲道則一。然則督學之職。蓋合古司徒司馬之掌而兼之。苟非才可以經世。藻可以摛天。育人材於醞阿之間。識神駿於驪黃之外者。未足以拔奇尤而陶羣品也。往者。三輔之地。人文不競。相尙以帖括章句之習。識趣庸陋。無翹出之英。自熊鍾陵、蔣虎臣兩先生。相繼視學。而人材爲之丕變。數十年後。其流既衰矣。日照李懋庵先生。起而振之。鼓舞激厲。五六年間。士皆通經學古。各以軼出爲奇。而訓詁之家。斗筲之子。俛首息喙。不敢伸其似是而非之莠說。一時秀傑之才。彬彬蔚出。夫秀傑之與庸陋。其損益於世。奚翅逕庭哉。秀傑之士。上可以黼黻大猷。下亦可羽儀鄉國。不此之求。則庸陋者進矣。庸未有不妄。陋未有不俗者。知不足效一官。況能化一鄉耶。人材之衰也。率由學使者之以官爲悅。而不以文爲悅也。曲謹以庇其廉隅。小察以翊其綜核。吾可以告無過耳。興賢育材。拔奇賞異。轉若非其所急也。如是。則庸陋者乃得以濫竽而充類。夫使職之設。豈端使然哉。抑亦求之己而無其具故也。唯老先生。以瑤朝麟鳳之姿。秉家世珪璋之重。涵負海嶽。咳唾風雲。而又與善若不及。愛才如恐失。侍之襜帷者。二十餘年矣。每念吾鄉人才。近復不振。自未涉乎墳籍。身已躐夫科名。得之者既不以僥倖自居。慕之者亦皆以逆化爲術。通經稽古。視爲迂遠。而學術人心日就苟且。非得名賢如老先生其人者。烏能激頽波而挽之。乃豫人多幸。全曜南躔。側聽之餘。不能不代爲稱慶也。夫中州古勝地。河洛嵩少。淯溵扶輿之氣鍾焉。乃文近朴而俗近儇。視直隸爲甚。豈風氣應開。轉移化導。必待其人。故得而先我歟。彼中州士氣。久已茶然矣。芹藻夷於蕭艾。皆越等於僕隸。薪已非翹楚也。何有。老先生至。而照之以光風。興之以化雨。旂影車聲。俱挾色笑。而後人人自喜。亦人人自愛也。泮水濟濟。泮林肅茂。魚有相忘之樂。而瑞鱗始生。鳥有好音之懷。而奇毛斯出。夫拔其尤而羅其雋。表其一而勵其凡。所謂大目視之。大鈞鑄之。河洛嵩少之靈。必將蒸然盡出其奇。以助聖朝作人之化。此千載一時也。方欲寄一言以達忻暢。而陳盛美。乃先辱手教之頒。獎飾注存。譽稱無已。捧讀之下。且喜且慰。小兒家信中。備述優穉。逾於等倫。但童子備官。常虞隕越。尙望老先生賜之督教。乃見雅愛之深耳。肅候起居。臨穎曷勝曉溯。

答裴懷谷書

別來忽已六載。何歲月之易得也。憶昔共事賢邸。接席西園。遙夜深談。倍叨關愛。於時宵人構釁。庸妄附聲。唯老先生長兄。鑒照燭之無虧。稀素心而彌永。此義千古。何日忘之。洎七載冬。渠魁以賄敗伏其辜。羣黨解散。弟以銷骨之餘。卒賴賢王之明眷。留勸理方將。剔揚一切。就此大工。以副知己厚期。曾未數月。而仙馭雲飄。羣僚雨散。俛仰便成今古。可勝泫然。弟雖過蒙聖恩存錄。觀察圻左農田。而志廣才疎。上無賢邸之稟承。下無良朋之規指。縱竭駑鈍。終恐無成。每念及茲。未嘗不瞻嵩雲而神往也。前辱手教遠頒。正

嬰肺疾。不能抒鄙意以酬濟問。而寒暄常語。又非所陳於素交之前。故闕然未報。老先生知我之深。自能垂諒也。展接小兒家報。深蒙訓誨。如親子姪。第樗櫟之材。未知尙可受工師之尺度否。茲因羽便。敬佈楮忱。

與刁步武書

春明握別。歲籥頻更。翹首南雲。飫聞芳烈。老年長兄。忠孝本於堂構。經術蔚爲事功。誠於己。舉而措之於人。基於下。漸而達之於上。凡所設施。具有本末。非徒遇合之隆而已也。年來梓里耆宿凋謝殆盡。同榜諸賢。振起者尤落落無人。垂不朽而建非常。非年長兄其孰望焉。前明劉忠宣。爲一代經濟名臣。平生每以不獲作令爲恨。外轉參政。數求縣府篆。因以接令長。察民情。嘗謂州縣之官。於民最親。閭閻疾苦。吏胥情僞。上官所不能深悉者。唯州縣知之。士大夫不自州縣起家。雖有志經濟。終恐民情尙隔。措施未必曲當。弟每誦其言而韙之。凡親知爲長吏者。祖送之時。必以此語爲贈。然能卓然見之行事者幾人哉。弟因久困公車。已就庚辰揀選。古今吏治。頗嘗究心。已以僥倖留館。浮沈於辭章筆墨間。未得親展其境。故所見多坐談空議。及奉恩命。觀察農田。雖竭其心力。而猶無裨焉。乃益嘆服忠宣之言之不可易。而因以益嘆服年長兄之事功。誠於己而措之於人。基於下而達之於上。微特非弟輩所及。亦近今士大夫所不數數見者也。久欲致一言以申導志意。而江山迢遞。郵寄爲難。今近在中州。小兒又隸屬部內。得藉佈悃素。伏惟起居爲時自愛。以慰同人以光梓里。幸甚。

上安溪相國書 代王念豐

三代以上。致治以道。詩書所載。君臣相與咨儆庭颺。皆執中主敬之微旨。而厝注之迹。略而不言者多矣。豈不以法百變而不窮。道與天而無極歟。孔孟以還。道在下而法在上。治天下者。多不以道。有道者或無以易天下。則守先待後。獨以其言傳。論世者常以爲悲。程朱之徒不遇也。數極理復。景運斯啓。聖天子躬堯舜之資。我夫子居伊周之位。協於寅虞。施及萬方。軼漢唐之故迹。契勳華之訏謨。朝不聞拂弼之言。野不見更張之事。而兆人從欲。重譯向風。不惟帝德之難名。實維至人之無己。自在內閣。每深觀而默識之。我夫子所與聖天子商略表章。近思切問者。皆孔孟程朱之遺言。執中主敬之微指。夫源深則流長。表端則影正。化理之隆。厥由此矣。故常言之於同人。述之於後學。以爲聖神相遇。道法同揆。千古一時也。某幸備官於朝。得出於門下。又以先人遺行。獨蒙眷注。異於尋常。爛然雲漢之章。被茲枯朽之質。是以感德砥礪。求一言之幾於道。或一事之濟於人。雖荒陬僻郡。不敢以爲遠。冷署寒員。不敢以爲冗。椽舍僅蔽風雨。妻孥日食杞菊。不敢以爲貧。簿書之暇。沐手展夫子之書。潛思而莊誦之。怡然有得。則進郡人士而與之講解。聽者皆欣欣興起。如畏壘之民。見庚桑而思老子也。因選課士錄。詳爲批注。旁及唐宋之學。稍加論次。謹繕寫一二。仰塵鈞鑒。外鄉試擬墨一。學道觀風文一。俱極荒謬。然敢於呈覽者。聊以表寤寐夔龍之思。雖在萬里外。而執經問業。如親函丈云爾。倘蒙矜憐。俯賜訓誨。俾其學粗有所成。行稍有所立。不負生平親炙之望。感且不朽。

代人上當事書

天下之事，有言之而即信者，雖智者不能知其妄也；有辯之而即明者，不待智者能知其妄也。今天下人人苦貧，人人喜賓，人人務苟得，況某江夏之事，乘萬衆之憤怒，持賕賂之官據，挾壯往不顧利害之聲迹，當是時，上官氣奪，豪強膽落，人人不知所終，乃始也皆焉忘身，職則稱病求罷，此非有重利以中其心而靡其骨，何以至是。故謂某脅故督而取其金，此言之而即信者也。故督既以賄敗矣，身幽囹圄，體訊金木，楚毒之下，無能不呈，與其所親愛受饒遺纔一二百金者，無不款吐，以寬甚刻之慘痛，若某果有脅取其金數萬，則連染之下，宜無先於某者，而寂無一語，何也。則事關虛謬，所謂辯之而即明者也。三楚士民，深悉某心，引病之日，千人環署，不聽其去，論以身孤仇衆，不去且見害，乃泣而解散，然猶衢聚巷語，金令若不獲全，則吾儕走闕下訟之。是以欲發之頃，送者塞路，攀轅之出境，始號哭別去。使某之此舉，以義始而以賄終，則唾罵方且不免，豈能感動民心若此哉。某雖樸樕，未嘗學問，而負氣矜節，竊有志於東漢之賢，好善若飢渴，慕義忘身命，是以海內耆舊，如于岳章、梁賓人諸君子，皆相與定交，而王豐川不以某爲不肖，而重之以婚姻，則某之立身，或亦有本末焉，非苟而已也。然嘗以爲諸君子，隱而未仕，志章於己，而道不及物，猶思得在上之君子，德足於己，而其力足以運世者，爲之驅馳，效其尺寸。故服官以來，竭節奉公，不避險阻，四宰劇邑，累叢制府佛公、額公、中丞徐公、陳公、劉公，剡薦然而未敢以之自負者，以諸公多汎愛，其所拔未極一時之選，則某之流品，猶未定也。惟老夫子大人，陶鑄萬類，鑒齊羣品，取舍所判，榮辱攸分，而某以廢棄之餘，過蒙甄拔，獎飾所加，羣情聳異，撫己內顧，喜極淚下，以爲此生幽沈，不復見天日，今乃爲大賢所稱許，俟命死不恨矣。已而見檄於吏部，既收復乘，察其所由，則怨家以江夏之事，誣某脅故督而取其金，疑似之間，致回尊聽。夫毀譽之不足以定人也久矣，喜則堯而怒則跖，有志之士，不以屑意，唯大君子之月旦，則終身之人品關焉，故不可以不辯，辯之而明，則某固較然爲老夫子大人所甄拔而獎飾，欲令效其尺寸者也。然後可以仰首長鳴，而特其翦拂矣。情隘詞促，不知所裁，冒瀆威尊，無任□□待命之至。

家言

人生大本，孝弟而已。然今人只知言孝，不知言弟。弟善其兄謂之弟，兄善其弟亦謂之弟，否則皆不弟。不弟即不孝，兄弟不翕，父母其能順乎。我自十五六時，即信定此理行之，至今千辛萬苦，不肯失兄弟之歡，不惟不分彼此，亦且不論曲直，數十年來，心血耗盡，祖父兄弟以及姪輩，吉凶大事，分所應爲，力所難勉者，亦稍稍完成，無大遺憾，卻無分毫取之於家，此處彙不得才氣，不過師友間皆深知我厚於同氣，能曲體兩大人不言之隱，所以咸竭其力，以相佽助，幾番大事，幸無隕越，實由一念無私，非有他能致此也。我既不私，汝母佐之以不爭，成之以能忍，二十五年以來，親戚族黨，頗無訾議，在京五載，聲名播於縉紳間，同鄉同年，言婦德者，皆以爲賢。人生最難得者名耳。既有嘉名，光及父母，榮施子女，雖艱苦屈抑，適足以成就德行，孰與人家放志逸樂，受人清議者，其所得輕重何如也。祖母年已八十五歲，風燭草露，念之令

人心碎。含忍一日，免老人一日煩惱，便是孝順一日；含忍一月，免老人一月煩惱，便是孝順一月。此為我心第一件大事，故雖知過日子不如法，亦知汝母子之苦，亦知自己苦苦奔波，徒無邊岸，至於生路欲絕，亦憤不欲生，然甘心受此而無悔者，只爲八十五歲老母，只爲孝弟二字，再離不開，只爲我一生苦行，砥節立名，已成九仞，不肯自成自毀，辜負上天鑒憐之意，及師友平日愛重之心，所以得一日過一日，得一步走一步，即勢窮數盡，此身殞亡，亦死有餘榮矣。汝母相助作人，到此時，亦是功成九仞，若不能忍一朝之忿，舉平日榮名，一旦棄之，並令我不能終其志，豈不貽百年之悔乎。自家骨肉，分不清是非，總之忍者即是，閙者即非也。閉言閉語，不見不聞，付之便是菩提三昧法，免老人生氣，一善也；始終成我不爭之志，二善也；保自己之令名，三善也；忍讓二字，可以貽子女無窮之福，四善也；至於日子難過，我自能設通貽補，諒可免汝等飢寒。若不能忍，而至於乖爭，是舉我生平而盡喪之矣。我一生受苦，無一毫生人之趣，只賸得一點人品，若並此亦喪，則視此殘生，眞不足戀矣。思之痛心，言之墮淚。汝可將此字念與汝母聽之，如不盡解，可逐句解之。想他自能領略也。作人之道，全要能忍，外人橫逆相加，忍之便可轉禍爲福，況自家骨肉乎。汝等生稟聰明，天性清厚，讀書作文，皆可以望大成。禁不得根本之地，稍有破缺，便是一生之玷。所謂根本，非止父母祖父母伯叔昆弟之間，同氣連枝者，皆是也。立人品，培福澤，全在乎此。今寄去太上感應篇一本，汝從常常誦覽，與汝母共閱之，大人之理，呼吸可通，非影響之談也。汝有至性，故與汝詳言吾意，知汝如弟皆知愛父，不棄其命耳。辛丑年後六月廿九日示。

陳學士文集卷九

論

河圖陰陽老少進退饒乏論（館課）

河出圖，陰陽奇數，天地之道，聖人之權，行乎其間。奇之陽也，耦之陰也，兩行而互宅。陽生於一，啟於三，以七而盛，以九而窮，而陰即生乎其盛，乘乎其窮，是陽再進，而陰已在其內矣。陰伏於二，壯於四，以六而老，以八而極，而陽即生乎其老，乘乎其極，是陰再進，而陽已在其內矣。陰在內者，陽之退也；陽在內者，陰之退也。然皆及陰陽之盛時，是以進爲退也。陽左行乎陰之中，至南始得其位，而出陰之外；陰右行乎陽之中，至北始得其位，而出陽之外。陽窮於九，而一生於陰位；陰窮於八，而二生於陽位。如環無端，此天地之道，所以無間也。一生而六成之，二生而七成之，三生而八成之，四生而九成之，生於內，成於外，如物有偶，此天地之道，所以並行也。然奇者命之曰陽，耦者命之曰陰，於奇之中，而命一與九爲老，三與七爲少，於耦之中，而命四與六爲老，二與八爲少，則皆聖人命之也。聖人以爲有陽不能無陰，而陰之數倍於陽，欲使陽常處饒，陰常處乏，故陽三進而始窮，陰再進而已老，使老陰退處無用之地，而八之少陰，同三之少陽，合而得配，此扶抑之微權，所以作易以持世道人心之大機也。

學顏子之所學論（館課）

效性而勤謂之學。學不至於復其性之本然。是猶未學而已矣。聖門弟子七十人。獨虞顏淵爲好學。由之勇。賜之知。求之藝。皆世之所謂雖能而可貴者也。聖人未嘗以好學與之。豈其所學者。各得其質之所近。而於其性之本然者。猶未復歟。周子言顏子之學。旣稱其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因爲學者決學之趨曰。學顏子之所學。斯誠有契於聖人之指矣。聖人欲人學以復其性。必先化其質之所偏。故勇如由。智如賜。藝如求。雖稱之各當其能。而多致其裁抑之詞。恐後之學者。不惟性之復。而惟才之務。雖學之終身。卒與道無與。卽以三子之賢。得聖人爲之依歸。而性與天道之聞。猶冤冤乎難之。況後世去聖人浸遠。各以其意之所安爲學之所歸。縱有英達絕人之姿。而其所成就者有限。自孟子而後。漢唐諸儒。極其能事。不過事功才氣之末。而性命之旨無聞焉。周子出而探聖學之眞源。闡絕學之要指。太極之說。昭然揭性體以示人。而通書之作。廣其義而博其趣。故言學斷以顏子爲法。夫顏子之學。復其性之本然而已矣。性之體則中也。其發則和也。學者不知涵養其未發之中。則睹聞之先。已有偏倚。感物而發。過差失節。喜怒哀樂。乘於私意而不自知。雖欲不遷不貳而不可得。其於仁也遠矣。如是而言學。雖終身學。吾不知其所學者何事也。中庸言君子戒愼恐懼。雖不睹聞。猶不敢忽。斯非涵養其未發之中歟。所謂依於仁。而怒與過已澄其源矣。愼獨於隱微。推之應物之際。無少差謬。何至遷怒而貳過者。此卽顏子之學。授之夫子。而子思傳之。孟子繼之。周子尋墜緖於千載而發明之者歟。學者可以知所用矣。

禮理也樂和也論 館課

昔聖人遠。而禮樂之說不明。後儒率以爲太平之縟文。治定功成。而後制作之。以示崇增美。故曰。禮樂非百年不興。吾獨不知百年之前。其所以成功定治者。出於何道也。夫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苟求其本。然後知其爲天爲性。爲道爲教。爲聖人所不得已而作。而非故爲是繁委飾治之具而已。周子曰。禮、理也。樂、和也。旨哉。可謂知本矣。天生人而命之性。故有物必有則。其端視聽言動。其倫君臣父子。其感而發也喜怒哀樂。莫不有其當然而不可易。自然而不容已者。當然者。理也。自然者。和也。聖人因其當然而禮以生。因其自然而樂以成。今夫孩提之童。喜而笑。怒而啼。持以手。行以足。愛知親。敬知兄。教之拜起坐立。則居然拜起坐立。此何嘗知有禮樂哉。聖人曰。其體則禮之體也。其情則樂之情也。秩之而節文詳焉。宣之而聲容備焉。密其數則進退俯仰。大其施則朝廟邦國。精其說則天地鬼神。庸其事則飲食男女。禮經之。而樂緯之。禮別之而樂通之。使人各安其當然而不可易。各得其自然而不容已。無一事一時而非理與和。則無一事一時而無禮與樂。以之治心而心平。以之爲政而化洽。施之天下國家。無所往而不當。此二帝三王所以脩己治人之善物也。自周之衰。爲禮樂之說者。切切於文物聲明器數之末。而忘其本。及秦壞王制。並其末而亡之。漢人不知以禮樂致太平。而謂禮樂爲太平之極軌。卑論儕俗。而不敢議復。嗟乎。豈知其爲理與和哉。苟知其爲理。則天下不可一日無理。知其爲和。則天下不可一日不和。孜孜講求。惟日不足。何待百年乎。惜乎其未聞周子之說也。

樂本乎政論 館課

樂也者。生乎聲也。聲也者。生乎氣也。氣也者。生乎心也。心之所感。氣至斯作。而物來應之。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哀心感者。其聲焦以殺。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然則人心其樂之本乎。而濂溪周子。以爲樂本乎政。蓋嘗求其說矣。人各有心。而哀樂不能以自主也。政實爲之。今有比閭而處者。其家富以完。御其人者寬以逸。則臧獲僮客。皆于于其容。喁喁其聲已。而視其鄰之人。呻呼愁嘆之勿絕也。則畜之者瘠而御之者迫也。以家例之。國亦宜然。以國例之。天下亦宜然。昔季子札觀魯樂。論十五國之風。貞淫儉奢。皆若入其俗。行其野。親接其士女。無他。以其政考之。而知其當然也。強國之政令。其人心驕以肆。故其聲麤。弱國之政煩。其人心懼以戚。故其聲促。亂國之政慢。其人心惛以淫。故其聲靡。治國之政簡。其人心靜以舒。故其聲平。然則政之應在心。心之應在氣。氣之應在聲。樂也者。收之聲也。則政也者。樂之本也。今有御琴者。調絃撫節。操先聖之遺音。雍容雅奏矣。而忽有觸於其目而動乎其心者。則手與器之間。劃然變之。而況乎朝廷之上。刑賞之大。操人心哀樂之原乎哉。是故咸池之奏。軒轅之治譜也。簫韶之音。虞氏之風謠也。立乎千古之下。而聞其聲。想其風俗之美。恍然陟其庭。見其君若臣之相與委裘正笏。意諭色授。而舉而措之也者。此子貢所以等百王而莫之能違也。周子可謂知樂之本矣。

一故神兩故化論 館課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可謂之兩乎。陰陽可謂之一乎。一無體。有體則不能神。兩無方。有方則不能化。不神不化。不可以爲道。善言道者。見一於兩。見兩於一。忘乎兩與一。斯遇夫神與化。張子曰。一故神。兩故化。斯嘗得之。其所謂一。合兩而一之也。非有所爲一也。有所爲一。則一而已矣。一何以神。其所謂兩。分一而兩之也。非有所爲兩也。有所爲兩。則兩而已矣。兩何以化。張子之意。蓋謂兩之神。神於兩之能一。一之化。化於一之能兩。陰陽相體而不測。不測則神矣。陰陽相待而不物。不物則化矣。是故一藏於兩。一不可名。神藏於一。神不可見。張子於兩之非兩者而見一焉。言之所以窮神也。兩生於一。兩不可驗。化生於兩。化不可窮。張子於一之非一者而見兩焉。言之所以達化也。天地萬物。皆待化以成體。而化本於神。神本於一。一者。所以立命也。天地萬物。皆待神以成始。而神乘乎化。化乘乎兩。兩者。所以正性也。若張子可謂得性命之情者矣。

湛一氣之本論 館課

人生於氣。而役於氣。若馳若驟而莫之能止。凡有所爲。無非氣者。無非氣矣。我安在耶。天載我以形。而生我以氣。生我者適以役我。則氣之牿性也甚矣。氣之生。豈端使然哉。請尋其本。張子曰。湛一氣之本也。試申之。今夫水激而爲湍。揚而爲波。沸而爲濤。洄而爲漩。當其衝擊奔怒。不能自止。雖水亦不知其所以然。然而水之本。未始爾也。涵之在泉。澄之在淵。湛然一水而已矣。非有爲湍爲波爲濤爲漩者之設乎其內也。唯氣亦然。人生而靜。其有氣也。如未始有氣也。如未始有氣者。氣之湛也。其未始有氣也。其止有氣也。其止有氣者。氣之一也。湛則虛。湛則明。湛則豐。合虛與明與豐而畢含於靜。故湛者一則純。一則專。一則事。合純與專與事而總極於沖。故一若惟其然也。故可以載維皇之衷。故可以受萬物之備。故君子持之

以戒愼恐懼以養其未發之中故聖人主靜立人極焉由是而帥於志充於體暢於四肢發於事業浩然塞於天地之間者皆是物也流行而不可禦充周而不可窮而所謂渾一者一如其本然而已矣世之人昧於攻取之欲以爲氣之固然而甘爲之役是猶撓水而濁之激水而怒之搏水而躍之及其奔逆橫流則以爲固然無足怪是豈水之本也哉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論 館課

不偏之謂中無窮之謂大定大之體中無不周盡中之域大無不適二者異名而不可相無也而求中者必先之大張子所謂極其大而後中可求者請得而申其說今夫天之體若此其無窮也可謂大之殷也而測天者定天之中必合周天而計之無不適均焉夫中非有處無不適均之處卽其處也譬之射期於命中中地蓋無幾耳然必見其所不欲射而後得其所欲射然則中也者聚不中者之中云爾聖人見道之無窮而名之曰大聖人見大之無窮而定之曰中中卽大之中也大卽中之大也無大則亦無中焉矣今之學者以所見爲大以所大求中是猶坐井觀天以天體爲盡於是而因以所盡者之中爲中是豈得爲中也乎然且語而不舍者非其所謂中者不中而其所謂大者不大也非不大也大不極則大非其大也有方則不大有方之大則大不極見隅則不大見隅之大則大不極極之爲言大而不自知其爲大者也不自知其大者化乎大者也化乎大而後大無方無方者絜其方而中出焉化乎大而後大無隅無隅者周其隅而中見焉得中則大在我從心之矩錯綜之而不窮也付物之則曲成之而各當也斯聖者之性與天合而豈巧力之所得與哉

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論 館課

天下之物有息生於有閒有閒生於貳有外生於有內有內生於私聖人之心不貳不私□以無閒成無息之久以無內成無外之大橫渠張子曰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聖人之所以肖天地□□□□□□□矣一者不貳之謂也兼者不私之謂也今夫人之爲言也固有渾言之不如析言之之著也析言之不如約言之之精也渾言之曰久析久而得無息有息固不能久矣析無息而得無閒有閒固不能無息矣張子曰一一則不貳不貳則無閒無閒則無息無息者久之至也舉不貳而無閒且息者約之於一而其意已曉然若曰聖人無所謂久也是一之純焉者而已矣渾言之曰大析大而得無外有外固不能大矣析無外而得無內有內固不能無外矣張子曰兼兼則不私不私則無內無內則無外無外者大之殷也舉不私而無內與外者約之於兼而其意已恍然若曰聖人無所爲大也是兼之富焉者而已矣一無體兼無量聖人之無所有者不可名名之曰一聖人之無所不有者不可名名之曰兼惟其無所有故能無所不有一之所以兼不一也惟其無所不有故能無所有不一之所以兼於一也乾易坤簡聖人肖之張子於是乎知聖

大易不言有無論 館課

天地恢恢其道一也萬物芸芸其性一也四時[illegible]其運一也鬼神洋洋其德一也大哉易乎圍天地體

萬物推四時之變顯鬼神之情狀而爲言言其一也其言不一正所以言其一也或言理或言氣或言數或專言之或兼言之以不一言其至一而已矣理與氣一氣與數一數與理一本末精粗幽明隱顯皆通爲一學者知通爲一則有無之說不生有無之義不立且夫天地鬼神四時百物孰隱孰顯孰幽孰明孰本孰末孰粗孰精將以有象有形者爲有無方無體者爲無乎哉則是有天地而無鬼神有萬物而無四時其不可行明矣若以爲有生於無則是有之先先有一無先有一無無亦成有者以爲凡諸所有總謂之無有既不成無亦不立聖人知隱微之一體幽明之一致本末精粗之一貫也故作易以闡其化而窮其神而何至言有無以自破壞其說哉太虛者氣之體也其理謂之神又謂之性無形無感不可謂無客形客感不可謂有也太和者氣之用也其理謂之化又謂之命散殊而可象不可謂有清通而不可象不可謂無也且夫易何所生易生於卦卦生於畫畫生於一一變而無恆動而不居是以相錯而八相盪而六十有四凡易之所有皆自一生而所謂一者天地鬼神四時百物之蘊無不備焉而不可名故名之曰易既謂之易矣且得爲有乎既已謂之易矣且得爲無乎有無不足以言易故張子曰大易不言有無此橫渠之見易知道而非往而不返物而不化者之所敢望也學者當合太和參兩諸篇讀之則易之理思過半矣

剛柔地道法之效也論 館課

積氣之謂天積質之謂地峙爲山礐爲石結爲鹵瓦爲墳朕爲壤汙爲塗皆質也集萬質而爲地析地而爲山爲石爲鹵爲墳爲壤爲塗然則地無質乎哉地以萬質爲質是無質也地無質而有道其道若何曰剛柔而已矣張子大易篇言一物兩體而曰剛柔地道法之效也試論之道也者地之所以爲地也非質之謂也所以質之謂也法者道之迹也效者法之徵也有道則有法有法則有效效者效其法而已矣法者法其道而已矣其道剛則道所造之迹亦剛法所徵之效亦剛剛之必不可爲柔若有畫之而一者矣其道柔則道所造之迹亦柔法所徵之效亦柔柔之必不可爲剛若有律之而齊者矣故曰法也山爲剛亦有柔壤爲柔亦有剛剛柔錯出而不可離亦並行而不相悖於其不可離者觀法之經於其不相悖者觀法之緯經則疏而主通緯則密而多理經緯合而地之爲地成矣於是有無質之地立於萬質之先而後有有質之地持乎萬質之下故曰道也道者太極而已矣太極一物而兩體曰乾曰坤乾在天爲陽在人爲仁而在地則爲剛坤在天爲陰在人爲義而在地則爲柔故三才莫不兩而兩莫不一張子深於易故言必逢其原豈若異學之析地爲塵視地爲塊者之泥迹而遺乎道哉

太虛者氣之體論 館課

聖賢之於道與見其然而莫能質言也於是多方以形容之子思子所謂未發之中周子所謂太極張子所謂太虛言雖各殊義實相發皆眞見道之所以然而形容之無不盡使學者因其言而想見其所以然得言而象可忘也得意而言亦可忘也乾稱篇曰太虛者氣之體請得而申論之太虛之爲言未始有氣之謂也亦未始無氣之謂也使其有氣何以謂之虛使其無氣又何必謂之虛既已虛矣且得有氣乎既

已謂之虛矣。且得無氣乎。不可以爲有。不可以爲無。有無之所不能分者。有無之所不能俔也。不得已而謂之太虛。子思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而曰中。周子言動生陽靜生陰之本體而曰太極。皆其不得已之詞焉耳。中亦極也。極亦虛也。虛亦中也。未發謂之中。未發非虛乎。太極本無極。無極非虛乎。張子異見夫氣之體。而無以言之。不得已而謂之太虛。若曰。人之所見爲氣者。氣也。而非氣之體也。氣之體。太虛而已矣。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聲臭俱泯。而聞見之無所加也。思爲俱絕。而擬議之無所容也。故曰太虛。知氣之體之爲太虛。則凡絪縕布濩。浮沈升降。往來屈伸。萬有不齊之變。皆可以太虛視之。曰。其體本爾也。皆可以太虛忘之。曰。其體不爾也。而世之人。方自囿於氣之中。執其有而不化。或思超乎氣之外。淪於無而不返也。不亦惑乎。故君子守中而體極。所謂太虛者在我。而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矣。

陳學士文集卷十

傳　事略

洪尼雅喀傳

洪尼雅喀、噶哈里人也。與弟薩蘇喀等。並以材武。爲鄉里豪傑所推。太祖初起時。是偷諸國。爭爲雄長。而烏喇尤橫。東西路人爲兵。洪尼雅喀爲所虜。中途棄妻子。亡走噶哈里。攜父母諸弟及部族四十人來歸。太祖嘉之。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天命三年。從征明。力戰有功。晉秩爲三等阿達哈哈番。從太宗攻錦州。未下。奮勇登其城。毀堞陷而傷足。弟某馳救免。追兵至。弟鬪死。乃進洪尼雅喀秩。爲二等阿達哈哈番。任工部尚書能。起爲戶部侍郎。順治三年卒。年六十五。四年。太祖配天禮成。加恩舊臣。晉秩爲一等阿達哈哈番。世襲罔替。子伍拉禪襲。伍拉禪沈毅有膽略。初授護軍參領。守副都統。已爲耳。終刑部侍郎。王師之擊流寇於潼關也。伍拉禪以右翼從。營甫立。賊衆來犯。擊卻之。又敗其步兵潼關外。以前鋒擺牙喇設伏拒賊衝。擊其騎兵破之。復逦破其步兵二營。賊無鬭志。遂遁。伍拉禪臨陣安閒。敵迫輒領鋌深入。爲諸軍先。故所向有功。取平湖。擊敗湖上敵船。獲船十一艘。從端重親王取杭州。擊敗馬士英、方國安兵於郭外。從將軍譚泰征江西。攻南昌。賊五犯陣。以右翼兵連卻之。軍還爲後拒。卻敵者二。渠帥金聲桓、王得仁以步騎七萬薄我。疾鬭大破之。聲桓死。江西平。取兗州。擊敗僞總兵朱翊銑兵千五百人土山上。定郡一縣二。

由一等阿達哈哈番。加一拖沙喇哈番。七年。天下大定。上皇太后尊號。禮成。覃恩進秩爲三等阿思罕尼哈番。九年。皇帝大婚。禮成。上皇太后尊號。覃恩晉秩爲二等阿思罕尼哈番。世襲罔替。以副都統奉命勦趙北口淀賊趙鳳岡等。擊之良店。出杜爾巴牛彔於圍中。斬鳳岡等五人。殲其黨千餘人。獲船百餘艘。分遣哈齊哈巴岡爲吳班等。擊三臺村賊渠田東樓、楊牌子。擒之。斬五百餘人。獲船十一艘。以副都統領右翼協取舟山。僞總制陳六御、僞英毅伯阮思、渠帥張洪德以三萬人。船二百餘艘。列陣海上。迎戰擊敗之。獲僞總兵陳大任所乘舟。及兵船二十五艘。紅衣法貢礮百六十位。遂復舟山。定其民。授拜他喇布勒哈番。並前職爲一等阿思罕尼哈番。世襲罔替。康熙六年卒。初爲刑部侍郎。知英王藏刀事。不以聞。削一拖沙喇哈番。餘如故。子胡拉禪襲。有罪免。朱馬喇襲。朱馬喇者。洪尼雅喀少子也。洪尼雅喀三子。襲父職者二人。中子朱拉禪。自以戰功。授阿達哈哈番。任副都統兼佐領。而伍拉禪之子伍舒。亦以戰功。授一拖沙喇哈番。任護軍參領。朱拉禪之子四格。亦爲副都統。朱馬喇卒。子朱成格襲。

薩蘇喀。洪尼雅喀之弟。與之同歸太祖者也。累官至副都統。禮部尚書兼議政大臣。初從太祖取廣甯。擊沙嶺兵。嘗先陷陣。敵人圍之數重。都爾根馬蹶仆地。敵騎二人揮刃交下。薩蘇喀大呼斬一人。衛一人臨馬。遂援出之。敵莫敢逼。軍中自是服其勇也。從太宗伐明。爲捉生將。獲甲士十人。從取大凌河。壕塹既合。城中兵鼓譟出突圍。拒壕力戰卻之。獲馬一匹。已而復出突。殊死戰。復奮擊大敗之。伯蓀戰沒。薩里剛取其骸陣中。薩蘇喀射敵騎出之。略前屯衛。擊敗甯遠兵。獲馬二十二匹。略大同。以三十騎偵左衛。未至城十里。敵兵三百人駐隊。直前搏之。敗走。追至城下。所擊殺數十百人。獲馬二十匹。捕鹵一人。敵兵從城上觀者皆惴恐。莫敢出戰。取額哲額附於邊外也。擊圖爾格所敗兵。右翼莫肯窮追。薩蘇喀獨追殺之。擠入濠塹。死者無算。授一拖沙喇哈番。初圍錦州。取蘇班岱家屬於杏山。擊敵騎兵。敗之。守木魯河。錦州兵兩犯陣。擊卻之。克錦州外城。內兵出戰。連卻之。圍杏山。敗經略洪承疇兵於郭外。杏山援兵乘夜薄鑲黃旗守地。往援。奮擊大破之。擊敗甯遠突圍兵於郭外。世祖順治元年。明亡。王師入討賊。從擊流寇於山海關。陷陣中礮殁。贈三等阿達哈哈番。子阿蘇喀襲。覃恩晉秩爲二等阿達哈哈番。卒。無子。弟穆其納襲。任江甯將軍。卒。子桑格襲。任本旗佐領。

贊曰。自古帝王代興。一時佐命立功之士。率皆天挺豪傑。識略不世出之人。洪尼雅喀兄弟。間關亡命。捐妻子。糾義衆。獨歸眞主。當是時。王迹肇造。勢不過一成一旅耳。而攀附恐後。奮勇不顧身。豈不眞知去就大丈夫哉。伍拉禪累立功伐。丕振前烈。可謂世篤厥忠者矣。慶流子孫。多以功名顯。爲將軍列校至十餘人。豈不盛哉。

薩布素傳

將軍薩公布索者。姓傅索氏。自其曾祖哈木都、祖哈爾蘇、始以約克通鄂城長歸太祖。而其先故噶哈里約克通鄂城人也。始祖充舜以勇力聞。能手格猛獸。而好義愛人。遠近慕之。嘗獨獵深山中。獲介麋焉。遇扎喇爾五人欲奪之。舜曰。孰能手曳此去者。即贈之。五人互曳莫能動。舜挽其角曳行踰三里。壑五人者

大驚相語。此必傅荼氏所謂先舜者也。由是名益著。歸附日衆。乃爲之分田授室。人給牛種。而立之約束。於是所居城邑。遂世爲約克通鄂城長。及哈木部以所部來歸。乃徙居長白山之東。尋遷盛京。至公父隨哈納。始授職冠亓軍。領一旗。駐防甯古塔。撫綏老幼。矜恤鰥寡。不留餘貲。蓋好義愛人。其家法然也。閩兵使者滿河以狀聞。上褒異之。公爲人沈勇。好兵略。尤喜觀山川形勢。嘗曰。兵因地爲形。猶弈因枰布勢。用兵不知地。是弈棋不識枰也。以故阨塞險阻。道里遠近。多所延訪。無不究悉。順治九年。初仕爲甯古塔將軍筆帖式。康熙元年。改驍騎校。三年。以驍騎校擊鄂羅斯於黑喇蘇密有功。署防禦。七年。論功遷佐領。九年。將軍奉詔徙吳蘇禮烏喇之瓜爾察部族。遣協領布朗阿護其行。驍騎校昂吳等拒命。殺我兵三人。射傷布朗阿。公請往。力戰敗之。追獲甚衆。俘其子女。昂吳僅以身免。吳蘇禮烏喇人擒送。斬之。十二年。論功遷協領。十三年。聖祖仁皇帝遣內大臣覺羅吳墨訥等祭長白山。命公偕往。至諾因河。彌望千巖萬壑。莫識長白山所在。公素聞朝鮮長老言。長白山在會甯府西北四百里。而會甯在諾因河東南七百里。意長白必在此間。因請爲諸公先。遂率二十人渡河。行數十里。登高峰。東南望樹間。鬱鬱若白雲。伐樹視之。則山也。曰。是矣。乃招諸公。行六日。至其下。積雪爲巔。高二百餘里。上有大池。徑數十里。實維三江之源。祭既畢。有麋鹿七。自峰而隕。時同祭者僅七人。若以爲犧云。吳墨訥等咸驚此山之靈異。而又服公之博識也。十五年。徙東地新滿洲於甯古塔。王欽部人不願徙。謀潛遁。公知其東有間道走徼外。乃白將軍巴海。以兵繞出其東。道絕。遂聽徙。王欽部徙者凡二百餘戶。尋有納喇庫等八十餘人。攜孥道亡。公遣兵追擒之。斬數人以徇。衆皆股慄。自是無敢亡者。凡徙至甯古塔各部族共二千餘戶。將軍巴海移駐吉林烏喇。以公留守撫安之。築室均田。皆手爲經畫。俾各適所願。新至如歸焉。已而黑金之驍騎校顏奇喀者得罪。以十五戶遁。公追擒之。送京師。十六年。諾羅西喇心等處新滿洲三百戶以徙至。公撫安之如前。十七年。將軍巴海赴京師。以公攝其軍事。十八年。晉副都統。二十一年。上命前鋒統領朗坦等覘鄂羅斯之雅克薩城。詔公與俱。鄂羅斯者。北方大國也。其地延袤數千里。包蒙古四十九部外。東接界黑龍江。侵偪索倫鄂倫春諸部落。而雅克薩城其要害□□□形勢。遂與朗坦等至其城下。指畫言可圖狀。附朗坦以聞。二十二年。大兵遂發。公別以舟師由黑龍江泝流而上。抵特爾德尼城。遇鄂羅斯舟八艘。見我師而遁。公追及之。宣上德意。降七十餘人。送京師。上知公可大任。乃擢授鎮守黑龍江等處將軍。統兵駐阿蘇里。經略鄂羅斯之事。悉以委焉。阿蘇里者。進取雅克薩城之要路。而鄂倫春部中適之。爲之咽喉。雖內附我。而畏鄂羅斯之偪。尙陰與之通。公欲進兵。慮其爲梗。乃使其族長朱爾空額等諭之。布朝廷威德。示以禍福。令與鄂羅斯絕。鄂倫春部衆咸感悟。遂殺鄂羅斯四十餘人。送其首爲驗。公厚賞之。則復殺二十餘人。自是鄂倫春與鄂羅斯相仇。而我兵進取。無復卻顧矣。公以事聞。二十三年。遣兵取恆滾河。鄂羅斯遁去。進至圖庫兒河。獲四十七人。送京師。是年。誥贈公三代。二十四年。公率兵取雅克薩城。先遣精銳擊其哨兵。盡擒之。大軍猝至城下。用礮急攻。聲震天地。守將尼里克賽莫知爲計。遂以城降。而鄂羅斯於是失其險矣。捷聞。上大喜。顧念鄂羅斯大國。未可猝滅。兵威已振。更欲以德柔服之。遂釋尼里克賽回國。二十五年。尼

里克賽復率衆拒雅克薩城。公奏請進剿。上遣都統朗坦至軍。傳命賜公孫子兵法。公遂引兵。由平武進。遏其哨兵。擒之。遂抵雅克薩城下。鄂羅斯出戰。擊敗之。次日。攻其城不下。圍之。一日大霧。公料敵必乘我。乃嚴陣以待。果驟出。復大敗之。擒生口。問城中虛實。知敵已力竭計窮。城旦暮且下。而罷兵之詔至矣。先是鄂羅斯察罕汗遣使求和。上終欲服以德。不肯窮極兵威。故有是命。公乃解圍去。鄂羅斯自是愈畏將軍而感天子。其欲和滋甚。二十八年。上命內大臣索額圖、國舅佟國綱率禁旅。將軍薩布素帥黑龍江舟師。會於尼不楚城。平鄂羅斯。察罕汗懼。遣使費約多爾等求成。以格爾必齊河爲界。東南至圖古魯河。拓疆六千餘里。而索倫鄂倫春諸部。始有甯宇矣。是年。有詔於黑龍江墨爾根二處駐兵。築城設隘。造廬舍。開屯田。皆公身執其役。時喀爾喀等部。爲噶爾丹所襲殺。越興安嶺南竄。索倫部復遮殺之。掠其子女。公聞。立帥兵往收撫。凡收喀爾喀千餘戶。至齊齊哈爾處以遊牧之地。治索倫罪。奪所掠子女悉歸之。而蒙古子女爲鄂羅斯掠者。亦贖歸親黨。諸蕃落聞之。莫不感悅。有泣下者。二十九年。召公入覲。賜御衣。命坐內大臣班。三十年。以公總管索倫等部貢物。公以各部生計土俗。採捕之事。擬爲則例。以七條上請。上嘉其誠。悉從之。三十三年。陛見時方有噶爾丹之役。命還所守。三十五年。聖祖親征噶爾丹。公奉命。統盛京甯古塔兵以從。三十七年。以公累戰功。多詔褒美。自爲將軍第一。賜爵頭等阿達哈哈番。承襲六世。三十九年。兵用旱災。奏請賑恤。從之。四十年。能。凡爲將軍二十載。蒙賜衣裘鞍馬尙食珍味甚多。四十八年。上追念公功。復加賜御物。公生平忠直無隱。勞於國事。惟力是視。用兵料敵制勝。臨陣身先士卒。故所向有功。既以兩戰之威。讋服強敵。而堅其請成之志。廣斥絕徼至數千里。屬部乂安。而口未嘗言功。歷仕數十年。家無餘財。以康熙某年月日卒。子幾人。其季常德。忠勇有父風。累官至將軍。

褚史氏曰。余嘗充三朝國史纂修官。因得略觀開國諸功臣戰績。偉哉。可與樊酈滕灌爭烈矣。獨恨不得見其家傳。無從知其性情言語行事之詳。吾友顧用方以薩將軍家傳示余。紀載頗悉。予讀而嘉之。輒爲之論次焉。然將軍勳名藏盟府。國史自有傳。固不待予言爲之表著也。

胡岫齋傳

胡君隆者。山東大嵩衛人。字景初。號岫齋。康熙中循吏也。兩承縣。四署令。皆以濟時利物爲己任。若忘其位之卑與力之微者。然卒亦能行其志。苟天下士大夫皆如君。則事何患不理。民何患不安乎。既不能然。而躐榮名。取高位者。未嘗絕也。君乃終老一官。卒未有知而舉之者。其何以風厲在位。余嘗覽君誌狀。未嘗不歎其賢而惜其不遇也。然君之好爲利濟。亦自其天性然。初不以名位爲意。康熙辛未。陝西告饑。上命大農福山王公某往賑之。君時以布衣游京師。因召與偕。至則流民就食者踵接。王公謂此衆蟻附烏散。不可稽核。且使指未及。難以併賑也。君力爭以爲不可。且言之同使某公、總制某公曰。此獨非朝廷赤子乎。聖天子好生如天。而公等乃計倉儲之費。憚勾稽之煩。視其饑而死。恐非上所以遣大臣意。諸公韙其言。乃悉賑之。凡數萬人。君爲人方直。往往面折人過。而言必於義。不爲氣矜。聞者多感勵。否亦無忤焉。見義必爲。不顧己利害。急人之難。惟恐不及。然恥言任俠。壬申入貲。授戶部寶泉局大使。司鼓鑄大使。庫

宦曹司。過等胥吏。而局有鎚頭者。皆市儈子。積姦猾。倚牟致富。私奉給監督曹郎。竊威福。視大使蔑如也。鼓鑄所役工匠數千百人。關防特嚴。不聽自出入。日用百需。一切取辦鎚頭。頭恣侵尅。物價較市中皆倍蓰。工匠無不負責者。既無以償。則錮身爲質。至老死不能出。君廉知其弊。慨然欲除之。懲鎚頭以法。而爲之酌平物價。匠因大甦。歲終停鑄。負者什償七八矣。猶有錮者數百人。君概釋之歸。與約開鑄日畢至。諸鎚頭相顧竊幸。計逋者必負約。因以爲君罪。而及期則果至。無一後者。乃咸愕媿服。自是鎚頭奉法唯謹。而諸工匠始得安然力食矣。君司鑄十三年。秩滿。遷江南涇縣丞。君去而鎚頭復橫。侵尅如故。役者不勝其憤。乃羣謀爲變。既奪門不得出。則相率乘高譁譟。呼羣吁天。擲瓦礫投外人。監督訶禁。被羣傷頭面而走。怡親王聞馳往。親招諭之。乃解。於是捕鎚頭寘之法。議定食物價值。衆始帖然。此雍正元年事也。夫以鼓鑄大政。嚴役數千人。廩食於官。而數鎚頭斷齕其間。遂致窮極而變。至煩親王指揮而後定。當時司錢法者。苟有一人。如胡君之用心。則何以至此。以此見庶官修職之難。而君爲不可及也。君既至涇。涇令。郡丞攝也。諳君以縣難治狀。前令丞俱以士民劫持敗。覆轍勝勝。倘其鑒諸。君笑曰。水以風波。官以賄錢。士吾士也。民吾民也。雖欲爲不利。如官之不賄何。郡丞以爲名言。於是訟獄之疑。悉以委君。君明察而卹物無遁情。獄之姦黠者皆慴伏。丁亥。攝令旌德。詳革雜徵之累。民者如十項。顢讙翕然。有慣盜被火而死。其徒者。皆僧也。或懼以禍。懼而餽金。君叱之曰。人命至重。苟有故。寧可以賄解耶。即無依。何用此爲。及檢訊果無他。立命釋之。僧感泣去。戊子。涇縣大水。漂沒廬舍。舟人爭攫財物。而不拯溺人。君亟下令。救一人者予一金。舟子以一人上。則立予一金。於是爭先拯溺。凡救數百人。己丑。攝令盱眙。年荒。米價翔涌。君首捐多金勸輸。遂集得數千金。市米鄰境。平糶糴。衙環轉運。民以不飢。秋熟。乃以餘金易米。釋耆民掌之。春出秋入。爲救荒備。總制郡公某嘉之。將疏薦君。而逸卒事遂疑。時有鹽徒拒捕。案連多人。君爲之推原上請。

數十人得以不死。庚寅。涇大饑。二三亡命。聚數千人將爲變。君以查戶口至其地。聞鼓譟聲。急馳呼而喻之曰。若曹皆良民。爲饑所迫至此。然五日內米至矣。不能稍忍而以求死耶。涇民既素信愛君。聞諭。則環跪而泣曰。以粟發無期。勢不能久生。事冒死救旦夕耳。如我公言。敢不忍死以待。遂散去。君歸。趣令速開倉。令以憲檄未下辭。君曰。民情變矣。何何待爲。救民弭變。而不獲上命者。吾願傾產還倉。不以累公也。於是倉乃開。而民乃戢。君後廉得倡亂者二人。重懲之。曰。數千人幾死汝手。撫軍劉公某勸賑至縣。聞之曰。微賢丞。幾致大變。賞歎久之。然亦致無慮君意。壬辰。涇令缺。以君攝其事。君乃悉舉素所欲興除者。一一見之施行。癸巳。大旱。君步禱烈日中。行七十里。至岑樓峰之龍湫。有若蜥蜴者三。游泳水面。見君爲習躍狀。君以竹筒貯之歸。纔及半途。雷霆驟發。頓雲駛雨。城內無不霑足。而蜥蜴遂失所在。涇人咸呼曰。此胡公雨也。能文者爭記其事。甲午乙未間。以母老數乞歸。不獲請。丙申。母卒。乃以憂去。去之日。哭送者空邑。迄壬寅。服除。補丞浙江之奉化。癸卯。攝令鎮海。時境內有蝗蟲之災。稻厚至數寸。君齋宿城隍祠三日。具牒以請。蟲遽滅迹如掃。人咸驚以爲神。是歲也。鎮海夏苦蝗。秋復苦雨。海潮大溢。民居蕩析。過於涇縣時。而君拯救愈力。所全活不可勝計。遘賑恤之令下。釐畫區處。無不曲當。邑人至今稱之。丙午。以疾卒

於官。年七十三。時世宗在位之雍正四年也。聖祖時。官人以序。丞簿微官。得進於令牧者鮮矣。雖有才賢。非獲大臣論薦。不能自達於主上。故以君之行治。而位不過丞郎。秩不至七品。迨世廟繼統。破格用人。拔之側陋。洊躋通顯者。往往有之。而雋唐則已老矣。此余所爲悲君之遇。而惜其所蘊之未盡施也。然君子文伯以學博入覲。受聖主特達之知。越數階。簡牧大州。君猶及見也。豈以此償君之未足歟。文伯再補滕州。政清嚴。所部肅然。大府知其才。薦擢郡司馬。而年又方壯。所以彈君未盡之施者。意在是矣。

舊史氏曰。雖在京師。庶常李君桐爲余言其鄉人胡孝子盧蕃事。曰。孝子喪其母年已六十餘矣。猶孺子慕。既葬不忍去。結廬墓側。朝夕跪叩母起居。掘土身自擔築墳。至肩破手瘃。日采食野蔬。啜糜粥。憔悴骨立。蓋三年如一日也。哭聲一發。使愴慘痛。行路聞之。莫不傷心隕涕。遂令具慶者興愛日之悲。永悼者增蓼莪之恨。鄉人化焉。爲之建碑表其廬。予聞而太息思慕。如懷古人。今見君誌狀載廬墓事。與李君之言同。乃知十餘年來。所思慕如古人者。卽君也。孝居德行之首。爲文志君事者多矣。不待余言。而君生平長於政事。沈抑下僚。不獲顯自當世。故爲之論次云。

杜頎夫傳

杜君於藩。字頎夫。揚州江都人。父仁傑。明之末造。以諸生率同學二十四人。劾馬士英誤國敗常者也。君性敏悟強記。雖治舉子業。而好讀史傳。旁覽百家之言。能挈其要領。用參合時務。嘗曰。士師心而不師古。與泥古而不知時者。皆俗學也。爲文務達己見。恥爲勦說浮辭。以此不合有司。既累舉不遇。則挾策北上。將求試於京兆。時年三十矣。至袁浦。遇河督于公成龍。與語奇之。因留君河上。曰。宜力此間。亦足以自見。何至束身鋪舍。聽取舍於一夫之目乎。君既生長淮揚。雅知河防利害。而歷代治河得失。及前明劉東山、徐元玉、潘印川諸公所以導流塞決。挑濬切沙諸方略。又皆所閑記。與于公言。歷歷如指諸掌。故于公恨

相見之晚。惟恐失之。然君亦自計。百聞不如一見。託諸空言。孰與見之行事。且地形水勢。歲易而月不同。吾烏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耶。吾將就而學焉。遂留工不去。於是急病任勞。躬親百役。巨細之務。靡不究殫。雖老於河工者。皆自以爲不及也。至於浚瀹而知水情之順逆。辨色而決土質之堅疏。升高望遠。關險爭趨。寓於目而會於心。得之心而應之手者。疑別有神解。他人效之。終莫能及。故相國朱公軾與君言河務。未嘗不歎息稱善。獨未及薦君耳。君在工五年。以勞敘授縣令。令河間之吳橋。至則歲饑。乃出令徵此。具牒請調賑。而身自下鄉查戶口。至一家。但收其門牌。周視屋宇而去。比還署。則登記疏別。歷然滿紙。而應賑之數具矣。既以省開報之繁。且使鄉保吏胥無所售其欺。而措其手。迨賑恤之令下。則四分縣境。丞尉論訓。各領其一。皆以道里均至者爲賑所。俾饑民無往返之勞。免守候之苦。君則周行詗察。去來無定。吏胥小不如法。君輒至。擒發予杖。於是四境皆莫測令君所在。咸凜凜無敢上下出入。有藍縷蓬垢而來者曰。我饑民也。奚爲遺我。君曰。若非某鄉某耶。前至若家。畜產儲可自給。乃貌饑紿令。罪當笞。則驚服稱死罪謝去。又有婦女衣粧頗靚飾。或欲不與賑。君曰。此正饑民。我識其家。徒四壁耳。且賑饑不必盡鳩鵠而後與。如此。則餓死者多矣。僚吏咸驚以爲神。君笑曰。此無足異。我方查戶口時。陰察而備記之耳。是

時鄰境皆行賄。而無一人濫以道者。惟吳橋爲能。君以此見知上官。而邑民亦由是德君。服其教令矣。君善聽斷。不假刑威。往往以一言折難而得獄情。嘗捕曰。因有辭有色。官有耳目有口。必恃金木而訊囚者。則捕役獄卒。皆可以爲民父母耶。邑有殺男婦於道。而賊不得。亦不知被殺者姓名。君方深念。適某士以所買小婢至。請立案。舊例也。君視其婢。纔七八歲。新衣而衣舊襦。襦頗長。因問誰衣汝。曰。主人。偕紫長者誰衣耶。曰。吾母之衣也。母安在。曰。死矣。父安在。曰。亦死矣。然則誰衣汝。曰。叔也。叔爲誰。則曰。不知。君異之。乃視其裏。襦有血痕。君忽憶數日前。有兄首其弟掠賣人。獲逮坐而未立案者。恍然曰。賊得矣。被殺者必婢之父母。殺人而詭稱叔者。即前所首掠賣人者也。呼至。示以血衣。色變。一訊而服。邑有劫盜。久之未獲。一日捕七人至。君訊之。止一人實盜。餘六皆非也。所由自限迫矣。可若何。君愴然曰。是何言也。豈以六命易一官乎。立釋之去。而密迹其眞者。不旬日。盡捕之。君之詰奸辨枉。皆此類。以此名動三輔。上官益信重之。差委無虛月。委攝縣篆者六。攝廳篆者三。攝道篆關篆者各一。差供巡幸者七。供御廠者六。供水圍者九。而尤知君長於治河。凡直隸有關河之役。率以君董其事。皆獲底績。而功之最著者。尤在永定一河。已而南岸同知缺人。大府念非杜令莫能勝斯任者。遂題授之。是時君治吳橋。已十有三年矣。去之後。士民思之。相與立祠。肖君像。於縣西門外。歲時蘸祀。迄今勿絕。永定河者。即桑乾水。古所謂無定河也。性湍悍。善衝齧。過蘆溝。則盪擊紛裂。而隄土挾沙礫。雖堅築不足禦水。所恃惟埽壩。鐵鎖以爲外捍耳。然必審溜而知險。扼要而措工。則料不虛糜。款不弊發。所謂賊奔東南。我備西北。一有弗察。覆沒立見者也。君既

至工。則以所效於南河者。方略施之。永定。無不應手湊功。三年。南岸二百里。無蟻穴之失。而所省工料以數千計。報滿當遷。而難其繼者。大府復奏留之。時河督齊公蘇勒。方分司北岸。雅愛重君。每諮其計畫。君亦殫心傾寫。凡河防一切機宜。及壩式埽式斷溜合龍諸法。無不貫悉。後齊公卒爲治河名臣。而永定埽手。至今號爲能。南北運河。往往調取教練。則君之遺教也。君在工七年。始遷長蘆鹽運分司。分司於鹽政。無專制之權。日坐稽關。閱艘。牢稱舉而已。而奉入頗厚。得之者以爲美官。君既自負其才。所至見便宜。輒爲釐正。而是時鹽法叢脞。官商相市爲利。而帑日虧。賦日逋。上下莫之省楚。君患之。屢以爲言。皆弗聽。意忽忽不樂。歎曰。綰首縶足。坐享芻秣。吾其爲駑駘乎。未幾。當事者果敗。而君亦坐累去官。乃笑曰。早知有此。然老馬解鞅。差爲快耳。是時。君已六十餘矣。於是置別墅於直沽之西。構屋臨流。栽花種竹。爲終焉之計。雍正四年。上命怡賢親王、相國朱公、興修直隸水利。余亦備員贊畫。以侍講攝同知天津。素聞君名。則訪之於別業。一見如舊相識。自此時時過予。每指次河道全局。經分緯合。如披圖畫。其略曰。驅萬馬而爭五尺之道。誰曰能前。今以直隸數十百河之水。迸趨於天津三岔一河。何以異此。下壅則上溢。其勢宜然。莫若多其途以分之。尾閭暢則消洩疾。此先務也。其次莫急於治淀。夫淀、澤之象也。澤以止水。有翕受之功。亦有停蓄之利。衆流競注。匯爲巨壑。容與蕩漾。以緩其奔突之勢。然後頭節安流而去。則其衝易受。而其患易禦。眞順廣平之有南北二泊。順保河間之有東西兩淀。皆所以納衆流而節宣之。不使之一往奔騰而不可禦也。治水者但言河。而置淀泊於不問。聽其閼淤阻塞。而豪強者因以佔耕爲利。今淀且日

狹矣。夫使三吳無震澤。則江南尙有平土乎。其次莫要於疏枝。夫防隄者。非從事於隄而已。隄可以捍常流。而不能禦異漲。異漲之來。頃刻尋丈。水可以猝而增。土亦能猝而長乎。枝流多則本流少。茅兒灣之十璽。玉帶河之中亭。會同河之三岔。子牙河之焦家口。皆可以分本流而減水勢。疏導而深通之。此亦抽薪止沸之一奇也。其次莫急於建壩。壩可以護岸。岸存而隄可守矣。壩可以挑溜。溜改而險可平矣。壩可以攻沙。沙去而御可禦矣。以我制水。即以水制水。南北運永定豬龍等河。水急土疏。皆宜亟講也。余具述於相國朱公。公以爲名言。其後公過天津。召君相見。訪以水利善否。君侃侃敷陳。剴切條暢。公不覺前席。既去。目送之。曰。水利諸公。復有出杜分司右者乎。實奇才也。坐客默然。皆有慚色。自是每欲薦君於賢王。君以餽辭。未幾。遂卒。年纔六十五耳。相國聞之歎曰。人才難得。胡遽備耶。惜哉。

舊史氏曰。益矣。杜君之爲余友也。君爲人謀忠。其與余言也盡。予日聞所不聞。自君之亡也。無與規余過矣。故論次其行事。並其言。著於篇。時覽觀以自釋焉。

李月巖傳

先生諱兆齡。字仁遐。號月巖。眞定高邑人也。李氏爲高邑世家。先生之父曰司李公仲。大父曰淮海兵備公士邵。曾大父曰贈奉政公核。核即前相國文節公標母弟也。李氏既故相家。又世世仕宦。貲產甲邑里。先生生五歲而失怙。七歲而大父繼歿。中外無所依庇。猾令劉瑜者。以孤童可齮齕。數教人與訟。欲因以攫其貲產。先生悄然走京師。謁棠村、立齋兩相國。以難告。辭氣慷慨詳敏。進止俯仰如成人。兩相國聳然動容曰。奇哉此子。司李爲不亡矣。共議持之。姦人懾伏而難立解。年十二。試童子。學使吳公珂鳴。目爲國器。拔補博士弟子員。年十六。値滇黔用兵。轉餉不給。募能輸助者官之。先生輸數千金。議敍得縣令。先生曰。卜式牧羊子耳。尙知以家財助邊。況吾家受國恩累世乎。吾之爲此。誠欲以消埃助軍中一日費。爲士大夫勸。非以爲仕宦階也。且吾學未充。敢以朝廷民社嘗試乎。遂不肯詣選人。而殫心經籍。旁及子史。曰

治手治。務得其要領。求爲有用之學。於古今風會升降。人材盛衰。治亂成敗之所以然。無不窮其原委。察其倚伏。歷歷如指諸掌。而卓識閎議。往往抉古人之所未發。蓋先生具有夙慧。默識超悟。其天性也。而端精問學者。垂二十年。乃出謁選。曰。吾將驗諸行事矣。康熙甲申。選授福建之閩清令。邑居萬山中。距會城百里。民俗獷悍。健訟而鬬很。諺多譸張爲幻。窮年不可究詰。歸則數十百人爲曹。持兵械相殺傷。閩俗大抵皆然。而閩淸爲甚。督撫累申厲禁。卒不能革。先生曰。此不應盡人無良。必有主之者。煽其燄而揚其波。乃因以爲利。於是略做趙張之治。神而明之。未幾。具廉得大猾主名。捕其尤黠驁者。寘之法。餘皆慹伏匿。境內肅然。而會城豪及上官吏胥之詭寄田糧於茲邑者。咸自首歸正。莫敢攖其鋒者。然後撫柔之政行焉。先生嘗折獄辨色而知微。不任口耳。嘗曰。吁而不吟。東郭知其伐莒。言徐色慚。管仲知其釋衛。得情者豈在多言。吾能意之矣。故詰姦伸枉。如燭照神語。吏民無敢或欺。咸號曰神君。嘗攝莆田篆。定疑獄之更數令不能決者。一訊而服。凡十餘案。諸生游添。以姦通殺人論辟矣。先生察其冤。立破械而出之。莆人莫不悅服。當是時。先生名動八閩。上官亦皆知其能。然先生性峭直。神采英毅。不爲齷齪小謹。嘗以辨獄

忤撫軍張公孝先.抗顏力爭.張公雖改容從之.然少其不讓.心弗善也.其他上官有所論薦.率不能無望其意氣.而先生廉.絕取受.每誠削其家產.以佐官費.未嘗有所獻納.又義不肯呈身自售.故終無有薦達之者.居七年.意忽忽不樂.乃決計去官矣.夫閩俗之敝.至今猶是也.至煩聖天子詔敕督撫大吏.馴服化導.革其澆風.顧爲政在人.誠得如先生者.付之操柄.俾大其所施.則囂陵之習.可以立變.不得其人.即告誡之條日下.嚴斷之威數行.無益也.獨怪當時大吏.既稔知先生之能.行治彰彰如是.而莫肯顯擢而大用之.聽其鬱鬱以去.遂使敝俗流極不返.至今爲當宁憂.吾不知諸公之所爲自靖者.果安在哉.嗟乎.國家之需才也殷.而天生絕異之才也不偶.乃生矣而不見用.用矣而仍不能盡其才.古今來如先生者不少矣.此有識之士.所爲重惜而深悲也.先生既歸.遂絕口世故.以課子爲事.而諸子翩翩.咸次第以科名顯.長君渭.尤沈敏有幹略.自中舍遷刑部主事.筦現審左司.矜慎庶獄.舉古人五聽之法以鞫囚.不以金木訊.而情罪允當.無一人稱冤者.先生之教也.世廟聞其名.超擢撫州太守.既罣誤去官.旋被薦.授武昌郡丞.以母喪未上.除服.即除嘉定太守.人皆以爲異數.視先生之七載巖邑.政最而名不達於宸聽者何如哉.豈士之遭逢.果有幸不幸歟.抑先生之嗇於遇者.天將昌其後而償之於其子也.渭奉先生之官.年七十.卒於嘉定府署.既歸葬.相國海寧公誌其墓而銘之.渭今補彰德太守.以廉能名.

舊史氏曰.予嘗聞諸夏爾範中丞.先生無昆弟.獨有適萬氏姊.其舅都運粵東.以虧帑貸助.先生傾貲與之.又以夫人平生奩具.舉以畀之.昔信陵念姊而存趙.事雖殊.義豈有異也.今人兄弟析箸.則脊令之意頓衰.況姊妹乎.先生此舉.孝友之思.藹如.非直爲豪舉而已.余既企慕其爲人.未獲親止.竊嘗讀其詩.少陵云.水色含華動.朝光切太虛.以之擬似.可以想見其概矣.

梁明府傳

文安令梁君纘素.治縣六年而卒於位.民走哭塞市.里婦女皆爲流涕.列其治狀上官.請祠而祀之.初.君之至也.縣方賑.制府以所報饑民數倍前.檄下核減.君力請得無減.凡萬有一千人.故民深德之.君.汾之永甯人也.兄弟四人.君第三.伯兄紹素孝友.嫂賢克順厥志.出己貲佐家.家以益饒.嫂于氏.清端公成龍孫.而中丞準之姊也.君雅志恬泊.洎父與伯兄相繼沒.偕仲季奉老母同居.而嫂以冢婦操內政.君益力治田園.無仕進意.嫂及兄弟強起之曰.不憶伯之沒以官未遂志.不獲伸.而屬而繼其所未足乎.且吾家既不待官而食.可以行其意.脫有緩急.固不惜破產相助.爲理也.君謝曰.昔張釋之以貲爲郎.恐久宦減仲之產.欲自免歸.吾顧反求出耶.兄弟自此當苦貧矣.初授山東齊河令.再補則文安.二縣皆瘠且劇.天下之窮處也.齊河道綰九省.徭役繁重.歲災.民流賦逋.而文安稱澤國.九河之所委注.隄潰.水輒至城下.數載不涸.其高壤則皆旗人圈.民無尺寸業.俗皆雕悍少慮.好訟而輕生.君所至.務俾民休息.其在齊河.以救荒爲名.經畫部署.大倣富青州法.日賑萬口.人人屬厭而去.大府嗟異之.及賑文安亦然.齊河之災也.長清禹城之民實墾焉.君上其狀撫軍.略曰.地勢南高而北下.長禹水則齊民災.古令丞趙牛二公.掘河爲界.受其水東注徒駭.仍隄北岸以防其溢.邑乘所載甚明.其趙家蔣家二口以南北孔道.久踏漸平.

渡口非水口也.今長令祖其民.指爲古口.可以便水出入.其說甚不經.夫前人既隄以防水.復留二口以自壑耶.至王龍口.則長民王龍.以決隄被刺死其處.故以名.既非道口.更無水口.而併指爲宜洩之處.是徒欲宜長禹之水而洩之齊耳.有是理乎.撫軍以爲然.命塞三口而罪決者.君率齊民疏河深之.以達下流.仍樁趙家道口.而勒石爲永禁.自是水不爲災.歲以比登.流亡者漸復業.乃蠲徭役什六七.勸民息訟.禁自戕.及以婦女瀾訟庭者.徵逋賦.准民以草豆絲棉紬布雜物.照值折納.民便之.不勞鞭扑.而逋賦皆及額.當是時.治聲爲六郡最.大府將疏薦之.會以艱去職.去之日.送者塞路.至不得行.君之補令文安.以丙申九月.而河決於去年秋.積水成淀.君鳩工造水車.置龍塘灣隄上.日夜戽而注之河.水痕日減數寸.或曰.是何異以蠡勺海.徒費無益.然而明年春.水益淺.民秫稻其中.收數十萬斛.歲乃弗饑.君曰.此非所以規久遠也.旱則水涸無稻.潦而水溢.且無禾.若築複隄.起鹿疃西.東至蘇橋.以遏衝流.則水患絕矣.條上其事.以費重不果行.君時以爲恨.定旗民租地法.文民既無恆產.仰租圈地爲命.養治如己業.而旗人以田事委莊頭.率無賴子.關田既治.則勒民益租.不聽者奪之.而桀猾民乘機誘取.或轉租以爲利.於是窮民盡失業.君請之制府.令租戶親與地主交關.值既定.不得意爲增損.歲災則議減.無災而逋租一年以上者.官追之.另募租.原戶抵拒者.以盜種人田強者律罪.其莊頭私租勒租勿聽.聽者.旗民各以盜典田宅之罪罪之.豪民包租者罪同.仍追償入官.制府曰.善.下其法被圈州縣.一體遵行.自是五府窮民.皆有定業矣.文民仗矜負氣.睚眦興訟.大與齊河同俗.而密邇京師.多中貴.訟不勝者.輒走輦下.譸張借力勢.鳴府部.動連數十人.案累歲不決.君既以事息爲事.訟者至.率諭令講息.不得已乃傳訊.付以紙阜自拘.未嘗遣役下鄉.兩造至.則研鞫曲直.各厭其意.未嘗輕加敲扑.其事經部府者.反覆詳釋.多得解.雖屢駁.必據情法力爭.未肯徇上意.屈抑一人.以此訟益衰.聽事可以羅雀.閭閻不知有官.唯以四時上租賦詣縣.至則自投匭中以去.與吏相覿而不相識.父老曰.自記睹以來.民間安樂.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辛丑三月.君病疽劇.民皆禱祀呼天.願假我令君數年.未幾竟殁.年纔五十有六耳.惜哉.初君賑齊河時.米不足.自以家貲二千餘金益之.及至文.又以千金爲水車費.病革時.弟繼素至.君執其手曰.捐官不持一錢歸.今果然.誠昆弟之產.繼素泣曰.謹勸兄仕.將以繼伯之志.非爲家也.今部民戴兄如慈父.頌義無窮.光流門祚.雖破產安足道哉.君一子.曰拱辰.

贊曰.君魁岸美鬚髯.望之儼然.而氣溫辭和.久益可親.與人交.出肝膈.始終不渝.急人之難若不及.終無慍色.犯而不校.其量固已遠矣.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詩所謂豈弟君子.民之攸塈者歟.今天子加意吏治.吏爭以廉相尚.然好爲矯刻.操切其下.民以滋擾.或皓皓以爲白.自詡是吾事矣.而民間疾苦.置若罔聞.皆非實意愛人.爲天子拊循百姓者也.務爲名高.以求速化.此與俗吏何以異.善乎太常黃公之論君曰.善無近名.仁心爲質.可謂知言矣.

龍東溟傳

東溟龍震.字文雷.天津人也.許身如杜陵野老.與時抵牾.訖無所就.而託於詩老焉.天津率用鹽起家.相

矜爲豪東溟少有分業直數千金一夕微逋賦吏至門手一符曰既逾緩將發摩東溟迎謂之曰辯矣且日且上東晴去立召富人售所業下其直若逋賦之數且日納之家人皆惋惜嘆詫東溟笑曰取快吾意耳吾不歸奴僕尚敢向吾門吠聲耶嘗治舉子業庚午與試鄉闈方呻吟屬草稿未定東溟已納牘求出御史疑其犯貼例啟視則七義粲然旋顧曰何敏也既下第遂舍去曰吾益知吳璧中曲折然不足再辱方東溟之棄舉不業也人多笑其不能事事家人亦厭之東溟大言曰吾義不爲公等所爲爲即可立致會人有引地求售不售者東溟即與爲券期三日付直而挾券說諸小賈約與共利遂出其金酬賈直餘以資舟而貨鹽藏之於是募僮客飾車騎奕奕而去家人皆愕至其地設權征數與時消息鹽大行其獲三倍以償諸所貸操其贏以歸日市牛酒徵伎樂大會賓客向之笑者皆稱曰賢哉仲子不持一錢乃自致身若是東溟笑謝曰戲耳聊償之事公等乃鹽之耶即易券畀引地諸小賈而退假於一室絕不與人交通獨愛張仲子峯山之爲人也峯山名寳字念茲兄爲藩伯門業甲三津而峯山蕭然無所與嘗科頭親履鬆街衢或爲車馬客所辟易所居如村舍自題曰帆齋又營別室於齋之右則亦曰帆齋客徵其故峯山曰吾所居則帆齋也既爲帆齋容有常處乎此帆齋之義也因欷歔太息人皆疑而怪之獨東溟心知其意東溟豪數機敏踔厲風發如干將莫邪所向無不立斷雖斂其鋒鍔光爍爍逼人不可狎視峯山則蕭散恬泊如山澤林下人兩人所趨若不同而相得驩然無所間皆善爲歌詩以自娛峯山詩如其人尤稱東溟之詩疏宕遒逸如司馬子長之文渾脫瀏灕若公孫大娘之舞劍器也然東溟實無意爲詩累擯於世遇人而窮於所遇無以通其志引而自疏又義不忍則激而爲狂憤而爲僻幻而爲不近人情詭而爲使酒罵坐迫而爲孤爲曠爲逆嚮皆非其真其真無以自見則鬱勃輪囷發而爲詩其遇窮故其音悲其痛深故其詞婉其刺冷故其指微隱而章涵而遠溫柔敦厚纏綿而悱惻庶幾乎屈子之離騷自甲戌至於癸巳凡得詩四千餘首甲戌以前之作皆芟去不存其言曰詩也者志也自是之後吾志定矣前此猶妄意將有所爲每與峯山道其故未嘗不相顧流涕也峯山已死漠然無所向更推廉爲頹乎自放嘗開門出城市中沽村醪獨酌則吟嘯而歸或攜資登舟不忍屬之去則與之飲酒自爲監飛觴糾令客囈不得語俱醉而後罷嘗再遊江南二遊山東過山水幽奇處輒流連不忍去激弔感慨至於泣下既而發狂大叫同遊者皆駭莫能通其意往往拉野人道士與之同飲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晚乃築別業老夫村自命曰七紅草堂紅草生崑崙之圃食其實者醉三百歲云

朱孝廉傳

孝廉朱君同邑天津人以好學工文獨步滄瀛之間自老師宿儒及鄉塾小子無不知有潔臣先生也前後試於學使者更十餘人皆拔君第一戊寅安溪相國督畿輔學政擢君冠八郡士貢入成均君性狷介不喜趨謁所受知多當代鉅公負海內文望奇君才爭欲出我門下而君卒未嘗往見每曰諸公誠好士其闔錄事識此意嘗見公卿門前趨蹌塞士擁斂衣冠與若曹磬折低頭斂手謁盡文人意氣而主人未之知方侈然曰我愛才能得士某某矣心竊傷之苦吾身以市名非吾所能也故君之名不出畿輔而

生平之文數變益奇其上者在臨川嘉魚之間卒無一篇行於世者年四十有二方舉於鄉八上春官卒無一遇鬱鬱客死於勢雖其命之然然其志爲可悲也已安溪相國故好士尤加意北地之才士之至者攝襪破直入邸第閽人不敢詰而君受國士之知嘗稱其試牘詞致精簡字畫端秀在翰林中亦當爲領袖其屬意厚矣然君家最貧粗教讀以救口雖一再見輒謝去不能留侍左右又性畏人廣坐周旋當恐失詞取戾同儕蓋君好盡言意所可否輒衝口而出若伺便而語見色而噤其所不能也故寧屏處授徒恣意竭詞析經義之疑發史策之難伸眉抵掌意氣始得自豪曰古之人庶不余罪也其言具有條理聞已筆之爲書而祕不以示人洎安溪之殁泫然曰嘗欲正之吾師而未敢今已矣安溪老推敬賢士或有爲君觀且塵者君曰宰相論材如良工之用木莛楹杙桷各有攸施某好善闇人嫉惡忤物心如激湍礙之則怒口如劍首吹之則吷斯匹夫之硜硜安所施於天下哉吾師知我膺如我自知也其善自處如此然君實至性過人好惡所發或不能自制嘗讀書室中忽拍案狂叫繼復戟手大罵罵已復讀至於流涕被面聲嗚咽不能出則掩卷而起於衆中聞人聞不平事即發怒罵不容口或有戲相抵拒者便遷怒其人至加詬厲天津有大俠四方名士多矚就之以爲利君聞而賤之見其詩文輒唾棄不一視俠聞必欲誘致之卒怒不肯往君屋鄰巨室屋已百餘年且敝而衛日積高臨其門數尺雨則水內注浸庭之階鄰欲三倍其直以易君怒曰敝廬受之先人某雖貧寧可以貨取耶君既早有文譽又善教人經其指授者多成名故天津富人爭迎君教其子弟厚糈卑禮恐不當君意而君附直往往面折其主人主人雖佯謝之而陰忌其言意或稍怠則大怒絕去天津皆用鹽鹾爲業居則連甲第出則聯車騎列鼎選技相競爲豪故家子往往棄所業爲之握籌自效獲遁利諸生老於黌序者求爲之指述奔走恐不得當也故讀書者日衰君獨視之如土苴蕭然謝戶課其子洛誦日夜不輟雖貧無業瀕於飢寒之阨者數矣卒嘗然不寄其身且以成其子之才長函夏以工詩受知安溪相國有名公卿間次紹夏亦能讀父書爲詩有風調用讀課自給天津舊家能不汨於利勢而翛然獨存門戶者孝廉一人而已君既與津人齟齬乃館於靜海鉉氏之別墅曰逌鋪主人賢君子也與君意相得君暫歸病甚聞門人輩將就試則力疾馳至館是夜暴卒貧無以葬斂遠黃公崑圃聞而哀之誌其墓而備告於賢公卿曰孝廉力學潔行如此而生死困窮無以爲好修者勸諸公相與賵賻之者蓋數十人贊曰孝廉吾邑大廷尉迂叟王公之壻也以從學徒家文安于年十七試童子孝廉見其卷大奇之扎讀且索衣冠趨造予家時夜漏已二下閉戶欲睡聞剝啄聲甚急家大人出視君前揖曰來訪郎君家大人方愕君即誦予文曰能爲某某語豈難見客乎呼予出見劇談開晨雞始別去遂爲忘年交孝廉最愛予文一篇脫稿即取去手鈔而篋之閒時吟誦喜形於色雖呂歐之嗜未爲定論而憐才樂善高義固不可沒矣孝廉勇於義多激烈之行某年會試聞浙江省元伍涵芬歿棘闈前素不識其人則冒雨往哭之行淖中獨走所知爲之聚錢以殮不足則結其室遊畀之已乃典裘自給其生平急人多此類故館脩所獲半以供脫手之贈而妻孥往往有飢色君之家世行誼已詳誌狀中者不復具論其性情一往獨至他人或不及知則予所論次頗以爲得其彷彿也云爾

陳孝子傳

陳孝子昇者。字某。浙之諸暨人。生甫彌月。父并其母絕之。而終身慕焉者也。杭之俗。贅壻者迎之如娶婦儀。以婿爲家。遺親喪。奔赴。而婿則否。持服爲位。朝夕臨而已。昇父學。贅於杭之周氏。父卒。周喪之如俗。學怒絕之曰。焉有爲人子婿。罹大故而不哭於柩前者耶。縱及黃泉。毋復見矣。別娶於徐。生子爲。學本名儒楨。字無名。老蓮居士章侯先生子也。先生性孤介。受業黃石齋之門。文行皆第一。爲詩不束於格律。稱心而言。瀟散塵外。論者推爲逸品。餘瀋爲畫。筆奇放。不規橅古人。而超妙入神。甲申後。披剃爲僧。寔所悲歌感慨。不可以言傳者。一切寓之於畫。畫益奇古。士大夫寶之。並重其人。非獨以畫也。楨承父志。絕意進取。績學工文。蘊不自見。獨以畫名於時。得之者寶惜如老蓮筆。故號小蓮。小蓮喜遊。遊屐所至。莫不傾接延竚。而小蓮簡抗少可。好面折人。意所不屑。輒絕去。或欲得其畫者。非所欲畫。卻千金如敝屣也。與遊者畢嚴憚之。然性亦稍褊矣。昇母既見絕。乃哀服毀容。屏居以鞠其子。子長而告之故。昇號慟。絕而蘇者數焉。母謂之曰。我則已矣。而其血胤也。盍往歸諸。往而父拒不見。見弟爲。相與泣。各請所親。說昇父以百端。卒不許。泣而歸曰。父有爲也。母我而已。其敢以死請。謹身致養。奉吾母。無忝吾父。夙夜毋忘。猶朝夕於庭也。母疾病。泣禱於天。刲股肉雜糜以進。尋愈。越歲。歿。以毀聞。既葬。廬墓側。且夕臨。聞其哭者。莫不流涕。鄉人相謂。咸曰陳孝子云。孝子有子。名異聞。敏而文。江東人士多稱之。孝子念欲行求父。我往乎。異聞往也。我往而逢其怒。不可以再請。父老矣。其或見孫而憐之。則子固其子也。於是命子異聞北上。遇爲於京師逆旅。邂逅談鄉故。乃知爲叔姪。則相持而泣。異聞述父意。爲馳報小蓮。小蓮喜。遣爲邀昇歸侍。曰。吾固知昇之能子也。更異聞名爲大木。曰。吾且有孫。昇得命。奔赴江陵。而小蓮已卒。距昇至日僅二旬。卒不獲侍。孝子雖以身殉。自是屏絕人事。蔬食奉佛。日持釋典。旁及方書。治善藥。救人疾厄。見有人倫缺陷事。必多方匡濟。不遺餘力。蓋隱痛傷心。不忍人之有是也。年八十五歲。微疾。偵刻時日。誦梵唄而卒。

舊史氏曰。大木字兩遵。與予敍宗從。故詳知其家事云。孝子值人倫之變。能發聞州里。以孝傳。而終回父志。雖不逮養。固亦有命數焉。而終身之慕。益以成大孝之名。嗚呼。亦可以無餘恨矣。

并太守傳 代

并太守者。內閣中書舍人。出爲衢州司馬。擢河南太守。受命未赴。而卒於杭。衢人所尸而祝之者也。公苦節自勵。歿之日。臥無完褥。囊無一文。衢人巷哭者相聞。遂列其政迹上之學使者。請以名宦祀。春秋世世無替。公之佐衢也。衢當兵燹之後。人物凋弊。又制府移鎮於茲。供應復繁。公至之日。蔬茹布衣。不受民一詞。不擅差一役。自以職司捕務。清嚴保甲。禁絕匪人。而諭民以孝弟力田。數年之間。民安盜息。非格於公之法。格於公之誠也。公天性孝友。十齡即失其父。號踊如成人。及奉母以居。能喻顏色。學成。即聚徒教授。得館穀以供菽水。而公妻贈恭人宮氏。以辟纑佐之。故母夫人甘脆無缺。及歿。克成禮以葬。喪三年。無愉容。又篤愛兄姊。赴衢之日。盡以田廬給諸兄子。以爲寡嫂之奉。而族子甥姪窶之困乏者。皆以自隨。至署共食相撫。久而不厭。故衢人心悅其行而化之。其爲士者。相與願學而請業焉。公亦樂於作人。講學衆著

不少間。一時士風振厲。才俊騰達。旁及金華嘉興二郡。季試所拔。皆素稱名宿。其遠者聞風感慨。以不得出公門下爲恨。當是時。公名震兩浙。諸上官各加敬禮。而撫軍趙公士麟尤愛重之。故多所委任。兩攝金華嘉興太守篆。及縮畫河山。催運皇木。分校文武闈。請丈西安田。諸欽部大案。咸以委公。公匪躬盡節。勤敏精純。不易佐衢之守。而勞苦過之。金嘉之俗素健訟。公化之如化衢人。而嚴飭局員。禁革火耗。肅清漕白。兩郡稱治。去之日。襆被蕭然。身無長物。惟送者哭聲數十里而已。綸闈運木。供給皆稱貸以行。不動父老一塵。所過不知有官。民皆攜婦子。夾路縱觀。以爲歡笑。而西安糧地。至今平均。兩闈所得文武士。莫非兩浙之雋。撫軍趙公益重之。故調撫三吳。入朝陛見。上問循良吏。以四人對。而公其首也。詔以爲河南郡守。公得命。即去署。僦居杭州。薪米之費。朝不保暮。時河南屬吏。遣役投批遠迎。所齎長夫公費約千金。公堅拒弗受。併其批返之。而自以典質度日。是時也。公已積勞而病作矣。無以爲藥餌資。遂不使醫診視。年五十三歲以卒。擧輿櫬不能歸。上官聞而哀之。各有所贈。而中丞馬公如龍時守杭。尤慷慨激爲引以告同官及三衢之紳士。讀者莫不流涕。遂援以北返。衢人悲思不已。既以其主從祀。復刊其惠政。流布兩浙。爲名宦第一。蓋公之所爲。皆人情之所至難。而坦然履之。未嘗自矜異。其見之決而養之有素也。公雖累世華胄。而家素淡泊。其在中書時。賃居道觀。瘦童羸馬。寅而出。申而入。盛寒酷暑以爲常。十餘年不視妻子之面。所謂甘荼如薺。已定於平日。故出試郡佐。榮擢五馬。自視如諸生時。乃能有所樹立如此。公諱陞。字方思。世爲順天文安人。壬子舉人。癸丑進士。

贊曰。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此兩言者。人皆聞而誦之。至若迄不變塞。始終一節。允蹈此言者。惟公庶幾焉。予與公爲同年。公貌恂恂。不異中人。而所守不殊海剛峰之清介。嗚呼。其過人遠矣。

查氏一門七烈傳

七烈者。查氏三女子。兩娣姒。一黃氏女子。一龐氏母。皆以亡明甲申三月。城破之前一日。致命於查氏之廬者也。黃女查之自出。龐母其女爲查側室。同居同死。故附於查氏云。查氏四姑。前己酉副榜忠之女。適黃氏。黃之族有顯宦附客魏者。勢張甚。黃翁勤於往還。四姑私誡其夫曰。權貴如冰山。一朝傾頹。禍其及我。盍早自戒焉。由是漸與之疎。後遂絕。及客魏誅。黃氏之族幾覆。唯翁一門獨完。中年夫歿。攜幼女依兄以居。兄國英、國才。國英妻周氏。嚴重有禮。家政肅然。婢八歲。僮十歲。即不聽出入。視娣張氏若同氣。張氏、國才妻也。姿容幽閑婉順。通經史大義。事周如姑。當是時。二氏賢聲動州里。四姑之依於兄也。與嫂氏尤相愛。每挑燈議古今節孝事。娓娓忘倦。幼女四人。從旁聽之。或至泣下。四女者。長字二姑。周氏子。次三姑、四姑。張氏子。黃氏幼女。亦字三姑。家人以其姓別之。隨母四姑。居於周氏者也。性並聰慧。張氏教之讀書。暫聞於耳。輒了了不忘。二姑好讀道書。慕沖舉。三姑博涉詩賦。嘗自比班謝。尤喜言烈女。曰。女子如是。足以不朽矣。黃三姑每謂二姊。我於此間。不置可否。顧所遭何如耳。時京師有老嫗。能通幽冥。言人死生禍福輒驗。一日。款門請見。周氏家法。素不通師巫。至是國英已歿。持門戶益峻。嫗謂閽者曰。我非有求於人。汝家兩小娘子。與我有緣。特來相開。明年當仙矣。言訖遂去。二姑聞之。頗自喜。三姑曰。彼所謂仙。恐非

飛舉之謂。聞此嫗知人生死。吾姊妹纖弱如此。荷珠水月。暫結幻緣。或當不久於人世乎。因與黃女款歘久之。時崇禎十六年事也。明年甲申三月。流寇陷宣府。京師戒嚴。周氏命二子允哲、允著。詣莊居檢篋。將往避賊。已猝至。攻城甚急。十七日。外城陷。國才倉皇謂周氏曰。內城破。不移時矣。吾查氏三世居京師。為民望。與國俱滅無恨。奈弱累何。張氏、黃四姑、廉氏母女皆在坐。廉氏者。國才之妾。其母寡無子。依女以居。性柔厚。能以婦職修其女。周與張皆重之。稱為廉母云。周氏從容言曰。叔無慮。未亡人幸以清白之軀。從賢兄地下極甘。何苦為。國才顧謂張氏曰。嫂未有命。吾不敢言。今既決。大事畢矣。合受我拜。則趨前拜。張氏四人同聲應曰。孺人就義。我輩析相從。國才曰。善。依然一家人也。周氏趨召四女至。踏之二姑曰。兒等志已早定。俟母命耳。各自袖中出所翦髮以示。國才揮淚狂叫。真不愧我家兒。忽門外呼聲動天。人足音如萬馬騰踔。周氏急麾國才出。即翦髮羅拜天地及先人。列繯中堂。幼女四姑先投。隘不死。急奔井。若有物挾之上。復來投繯。周氏曰。兒無怖。死甚易耳。遂以次就縊。黎明。內城破。賊引衆入。見顏色如生。疑未死。以刀攝撥之。乃信。遂盡劫其衣以去。國才至寮。姑得歸殮。唯廉氏與幼女四姑。二繯欲絕。胸中猶微溫。解之而蘇。同縊者九人。死者七人。周氏年四十四。張氏年三十六。廉母與黃四姑。俱長於周氏一歲。二姑、三姑、黃三姑。俱年十六。是時允哲已聘劉氏女。旬日前。劉翁聞寇警。即請送女。周氏固辭之。劉翁舉家匿孔子廟中。獲免。國才立遣廉氏及幼女往劉匿所。三日後。亂稍定。乃出。廉氏即求度為尼。年纔二十。幼女後適王氏。今八十餘矣。縊時年十四。此二人之絕而復甦者。天也。其志節固與七人爭烈矣。

贊曰。古烈女之捐軀。或有強暴偪之於前。或有不共戴之仇。迫之於後。於是慷慨一決。義無反顧。今七烈勢未及此。預遠從容就義。此所謂見危授命者也。士君子猶或難之。夫死生亦大矣。苟可須臾無死。猶思僥倖萬一。然逡巡不決。致成千古之恨者。往往而有。偉彼七人。非其見幾之明而養之有素。曷克臻此哉。允哲所聘劉氏。早寡。亦能守志撫孤。繼三世如綫之緒。至以苦節勵當宁。而旌其子於學。嗟。何查氏之門。貞烈踵接若是。嗚呼。其所從來遠矣。

孝惠姜太君傳

孝惠太君。其氏姜。吾母之女弟也。姜氏自蒲汀大中丞。起家明廬歷閩。以方直沈毅。為世名臣。德配王夫人。相之以恭儉。閨門肅然。儼若朝府。當時家法推姜氏。故姜氏之女多賢。成其夫與子名行。為公卿中二千石者多矣。下亦不失科第。為令長。身享其祿。抑或沒而受貤贈焉。曾外祖太守公。六女皆貴。高相國文端公夫人其著也。外祖恭持公。為太守家嗣。至性孝友。外祖母紀孺人。克成厥志。家庭雍睦。中外親黨。以為矜式。女五人。吾母最長。太君第居四。外祖父母嘗奇愛之。曰。吾女二三皆不祿。小者性婉而氣衷。昌人之家。而食其福者。其在長與四乎。時郡國求者甚衆。皆不與。已而以吾母歸先大夫。太君歸任邱文學李公小鉞焉。小鉞父陶宇淑井。河間高士也。成順治丙戌進士。自以年少。學未優。辭吏部。結廬幽境。探墳籍窮博極奧。然後出就選人。得洧縣令。未幾。以不能俯仰上官。引親病解組歸。遂絕意仕進。以林泉自娛。夫人邊。亦具林下風。論者有鹿門之目。然性俱嚴重。課耕問織。臧獲每不中任使。而淑井公好賓客。喜飲。角

里西園之侶。往往與問字者還至。肴核醯醬。一不當。輒恚快不舉七。邊夫人中年善病。皆力疾視饋。猶苦不辦。自得太君為婦。內外之事。壹切任之。淑井公家事不甚豐。田園所入。衣食之外。歲時問遺。伏臘祭祀。備而能給。稍不餘則匱乏是虞。太君益之以勤。而身之以儉。僕婢無冗食之人。田疇場圃無不盡之利。粒粟絲縷無不適之用。家以益饒。而身與子女。糲食疏衣。獨以奉大家。供賓祭。豐腆優裕。不計所費。而又先幾承色。無不曲當堂上意。於是淑井公夫婦怡然安其養。每嘆曰。吾今而後始知有子婦之樂也。太君外婉順而內強毅。作事必有本末。人情所不能忍者。獨任之而無難。故卒能康其家而成其志。吾母亦然。方來歸時。門戶鼎盛。而婉約自如。及家業中落。歲洊饑。婢火纔通。而奉孀姑。相夫子。撫稚弱。卒瘖聵勉用濟艱虞。未嘗變形於色。洎不肯有宦職。諸孫皆躐科名。亦處之夷然。終不以自喜。蓋所見者大。所養者全。故不以物遷。其沈毅不回。殆秉之祖氣而然。此外祖父所以早見而並稱之。可謂知言也已。邊夫人病痘。經歲。太君日夜侍。進饘粥。嘗藥餌。手湯熨。躬澣濯。不以委婢妾。及將劇。瘡潰。血淋漓。氣甚腐。邊夫人自嫌。卻子若孫。亦不令近。惟太君服事。無暫刻離。惟恨無以分其痛。而不復知其穢也。時子女有未離提抱者。啼號若不聞。卒未嘗一顧。及出而相見。幾不相識。其專誠若此。此非人情之所能也。昔先大母病。臥十旬。而吾母侍側。衣未嘗解帶。目未嘗交睫。下至廁牏。皆手自奉。大母臨終顧嘆。願汝子婦事汝。如汝事我。聞邊夫人之歿。亦為是言。嗟乎。太君與吾母。洵可謂兄弟矣。淑井公自喪邊夫人。居常寡歡。太君所以事之者惟謹。一味一臠。皆手調而後進。淑井公每為之加餐。公晚年愛獨坐。太君偕小鉞公率子女。竚侯門外。雖

嚴寒必蘊火相守。不安寢。終不敢去。迨公之沒。以為常。小鉞公獨子也。兩罹大故。相身之附。皆誠信如禮。若不知子立之苦。蓋太君襄事之力為多云。淑井公未葬。而小鉞公卒。既連遭大喪。又歲比不登。生事漸迫。太君益勤苦節嗇。拮据凡數歲。而養生送死之具漸備。遂舉兩殯而葬之如禮。心力殫瘁。至於嘔血不顧。曰。未亡人所以終李氏之事者。獨此耳。事幸而集。死固吾分也。聞者莫不感動流涕焉。年八十有四卒。宗黨私諡曰孝惠。然當於其行事之實。則私也而公也。

論曰。周易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夫剛形於所動。似體柔而用剛。然方其德也。靜其體也。靜而不剛。動於何有。是體剛而用柔也。太君容溫而辭和。平生無疾言遽色。而卓行特操乃若此。豈所謂用以永正以大終者歟。是可以為坤德之全。古所稱女宗近之矣。故論次而為之傳。

嚴將老太公傳

嵩山縣金燕山之麓。有巨石臨溪。能與水浮沈。相傳嚴將督公為人時釣磯也。公兄弟三人。佚其名。世居縣南之管村。義烈雄武。力能扛鼎。家貧以漁樵自給。後唐清泰間。縣有妖人周假青者。能抒笠騰空。作諸幻怪。所居山曰薑家大尖。峯嶺險絕。石林立。侔劍戟。人莫能躡。青飛而上下。疾於鷹隼。民間娶婦有美者。輒劫而淫之。以故婚嫁之女。皆蓬垢蒙惡者冠服。以避青患。然故不免。公等不勝忿。曰。誓不與此妖共戴日月。乃與舅氏叢戈十五謀。為女子粧。衣服綵轝。鼓吹而過。青所以誘致之。青聞果飛至。公等不拒。紿令俯而踏轝前。請新娘子。遂出不意斫之。斷其顱。青屍蹶然起立。頸血湧洒如霧雨。振臂搏攫。與公等鬬。震

城山谷。凡七日夜乃靖。已而事聞於朝。勅封太尉。一贈惠民侯。或曰。太尉公兄弟惠民侯則蓋戈十五也。然無所考據。亦莫能詳焉。黨人德公等作廟於鳳凰村。肖像而祀之。凡水旱癘疫虎狼之患。無不往禱。輒應如響。閭閻婦孺。皆稱爲嚴將老太公云。墓在十一都第二圖。

贊曰。昔蔣子文生時。嘗自謂吾骨靑。死當爲神。已而果然。管輅亦言。吾但能泰山治鬼耳。豈人之爲神者。固自別有一類耶。禮言生有功德於民。沒而祀之。其人不必自神。而民神之則神矣。管公等力除妖癘。功德宜俎豆。而事迹之奇。有非人之所能爲者。是未沒而已神矣。黨人尊其所親。率曰太公。而冠之以老。蓋將祖父事之。獨未達嚴將之義。豈以其處巖穴而立奇勳。故云爾耶。

歐陽際隆事略

公名永昌。字際隆。姓歐陽氏。系出廬陵。其先有國勳。世官所部。遂爲貴州人。文安令張侯其友也。張侯曰。某交際隆若干年。其家能父以睦。穆穆棣棣。作息食飮。咸就法度。際隆之與余交也。視吾父猶父也。家相去三十里。嘗以朔望至。而拜於庭。得珍鮮。則馳以獻。久而不懈。某至際隆家。太夫人亦以子畜之。際隆好客能飮。予每至。則觴詠竟夕。太夫人盛供具。不寐以待以爲常。際隆於書無不窺。尤喜離騷。與予飮。則奠巨觥屬予。一觥盡。則背誦九歌一章。不遺隻字。予旣醉。而際隆猶琅琅不休。蓋博聞強記。其天性也。予生而孑立。無兄弟之親。在先大人前。獨與影俱。一旦承父命。遠宦數千里外。先大人獨一子。不盈之膝下。而令其遠宦數千里外。咸以吾際隆在。先大人子際隆。某兄際隆。際隆豈今之人哉。先大人素強健。忽而病。病而際隆侍醫藥。病而歿。歿而際隆手含斂。斂而執喪受弔。如親子姪。是後必十日一至喪所。潔奠哀哭。而後去。然則某有父。而際隆父之。際隆與吾兄也。蓋張侯之言如此。邑人陳儀作而言曰。異哉。古所傳良友。相與更患難。託妻子。相然信以死。竊謂今世不復有是人。儀雖少。不敢過不肖其身。竊欲追古人之萬一。然自料生平亦不敢望有是事。乃今而得之。古之人不吾欺也。吾雖頑鈍。未嘗入於非人。獨恨不得見歐公而友之耳。今之世而有古人。古人豈不可學而至耶。雖然。不獲友歐公。而獲事張侯。侯之來也。邑方災祲。侯爲之請命以去。就爭之。侯愛人以德。治未三月。而人爭傳誦其言動。以相戒勸。非若人無以得若友。今不幸以父艱去官。儀旣恨不見歐公。而於張侯之去。尤有感也。退而書之。時以自勵焉。

趙節婦事略

趙氏。父楚臣。婦於萬明樞子。爲農任家莊。康熙辛未夏。賊船奄至。露刃登岸。莊之男子走。皆匿澤中。婦女惶急無所避。氏見執。義不受汚。賊以白刃加其頸曰。不從。斷頭矣。氏辭色不屈。願速就死。罵賊愈厲。賊怒。反其刃之背以擊之。氏護痛。手捽其鍔。賊遽抽刃。而腕與掌俱落。出血淋漓滿地。猶呼且詈不絕口。賊亦爲之愕。適他莊救者至。乃委之而去。頹然臥血中。夫與姑來舁之歸。幾死者數矣。創旣平。一手廢不能舉。是時年十有六也。予聞而義之。作壯哉行歌其事。屬而和者數人。明府張公亦嘉其節。明年編戶口。爲復其父與夫二人。

陳學士文集卷十一

記

王氏別墅記

王氏別墅。在天津東南十有五里。距大河數十步。風潮震夜。則汩汲之聲。崩屋撼枕也。四面無鄰。土垣周繚。可五畝許。茅屋十許間。軒窗疎豁。雜樹數株。扶疎掩映。雖位置不適。而野趣自饒。主人以予愛竹。植一叢所憩東室外。風來瑟瑟作聲。夏月取涼露坐。不聞更漏。惟視星月爲候。往往聞鬼聲鳴鳴。村人曰。狐耳。後每聽聲所發。使同生徒譟尋逐之。以爲笑樂。午飯後。徐步河干。東望渺瀰。潮上海門。濤頭如數點鴉鬟央而至。則漁艇風帆颯颯也。雨過林光如沐。蟬聲乍咽。聞之爽然。秋思唯秋冬之際。曠野蕭寂。風自大荒來。欲攜蓬笠而走。其勢恐人。颶害之後。飢鴉餓鳶。啼號振空林。令人作墟墓間想。然於斯時。擁奇談以壯魄。挾幻彩以破空。二三子奕奕神王。轉覺城市中擁爐垂幕。羔酒徵歌。饌熟劫而失冷趣也。當是時。予自謂羲皇上人。津人士視之。亦如方丈閬嶠。得一卽以爲仙境。而蓽門獨樹。若施行馬。望之邈邈。不敢便入。唯老農漁父。闃然相狎。雖主人不輕來過。予據而專之。蓋三四稔矣。及至輦下。時時夢至其處。居然坐祖軒。揚眉抵掌。掉舌縱膽。而生徒或默以頷。或笑以領。或目以受。或俛以思。而予口津津。覺靑蓮花香。生齒頰間。莊周爲蝶。自喻適志也。抱痾以來。耳中常作濤聲。蜩螗之鳴。乍大乍細。第一瞑目。則不知身在何許。

彷彿天風吹我。還到舊遊。枕流漱耳。臨風聽蟬。洒然會心。不覺病之在吾體。阮亭云仕宦殊人爲令僕。十年冷落鵠山湖。若予村塾之適。雖十令僕不易耳。嘗聞造物最惜清福。不以與人。予之薄劣。乃横據他人所有而濟享之。豈不折卻十令僕耶。人生會有得意時。予一生得意。乃在荒墟炎焱中。受領已極。自今言之。如武陵漁人。出桃花源。既迷不復得路。空向外人稱道如此。只同說夢也。

借餘軒記

卽院落之餘地。借三面之繚垣。以棟以楹。不雕不繢。可以燕息。可以晤言。此李公借餘軒之所爲作也。公以大司馬制越。令行化洽。九年冬。詔入覲。次年五月。攝大司寇。七月。奉命節制是邦。借也。越人日夜望公歸。舉出其力。爲公建使院。崇榭而趣成之。時時值於江上。相驚喜告公來者日以數焉。是邦之人聞之而懼曰。公其無意於斯人乎。雖旌節之不久淹。然願借寇君一年。出治越之餘者以照我。我亦已幸矣。已而聞公作是軒也。則鬯然喜曰。公其卽安於是歟。不然。以錢塘之雄富湖山之佳勝。而使院攬其全。其視茲軒。不過一茨耳。公乃作之。而俯仰燕息於其間也若素。其於彼也若忘。則我邦之人。其可以稍慰矣。八月念有七日。軒成。而予適至。坐其中者移晷。公謂予名之。遂名之曰借餘。以誌公之循。且從民所望也。或曰。公之自致於君也。心無餘。其獻替也。言無餘。敷政章教以感民也。力無餘。爲越人辭興除。規久遠也。思無餘。察民情之拂愉。辨吏治之臧否。耳目無餘。今曰借公之餘以照我。顧公安所得餘而借之。予應之曰。無餘者。盡己也。盡己者。忠也。忠則一。一則約。反是貳矣。貳則紛矣。憧憧然利害得失之念交營接搆於心思耳目言動之間。日不暇給。而又焉取餘哉。今公一忠自靖。不知其他。譬之水焉。恃源而往者也。挹之而不盡。酌之而不竭。不擇地而施之。而無不足。然則公之無餘者。乃公之所以有餘乎。餘則可借也。以之名軒。胡不宜。

游園記代潘老師爲莊親王作

游園。非園也。園者。占形勝。治臺榭。激爲清流。散爲疎林。抗而爲山。墜而爲谷。極窈窕之觀。窮往復之致。而游園皆無之。然而有堂有亭。有軒軒如。有齋齋如。庖湢廬廨。凡園所宜有。以供日用食飮行坐徙倚者。罔不畢具。而其趣之勝。一寓諸游。游而山。則帆隨湘轉。青逐人來。橫嶺側峯。皆園中之邱壑也。游而旋。則懸巖深箐。煙條風朶。飛香雨紅。皆園中之林樾也。游而水。則驚濤聒天。滄泓無地。虹飲月落。螺鳴鯨擲。皆變現乎軒牕之下。是卽園之陂池也。游而野。則綠疇千頃。青畦百畮。墟里孤煙。柴門獨樹。皆掩映乎欄檻之外。是卽園之場圃也。游之所至。無非園者。園之所至。無非游者。昔人以畫舫名齋。而齋不遷。以浮槎名亭。而亭不移。夫朝夕於斯。縱有幽泉邃石。嘉花美木。而耳目之境。厭於習見。性情之遇。無復新賞。雖梓澤金谷。皆陳迹耳。惟張志和泛宅浮家。可謂與道偕逝。然江湖散人。游方之外。心迹雙寂。理固宜然。今主人以千乘之尊。忘情軒冕。寄趣煙波。心有天游。境通日涉。推此意也。殆將溯瀛御風。凌滄溟。超崑崙。而游乎六虛之外。所謂十洲三島。吾烏知其非園也耶。善乎主人之自謂也。澹然已足之懷。竊有獨喻焉者。夫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澹然已足。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優哉游哉。從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遠矣。

重修廣濟橋碑記

有橋於新橋之西者。其名廣濟。其長如干步。其磴七。其高如干尺。其廣如干丈。其成以五月某日。其董率工者。安州賀生昌祖。其往來巡工者。清苑李丞逸客。經其始而觀其成。則守保定倪使君象愷也。新橋在安州西二十餘里。跨府河以濟行人。東自安州。西自清苑。南自高陽任邱。北自新安容城。往來皆取道焉。而府河挾一畝雞距諸泉。灑酈蒲曲逆之流。每夏秋雨集。溢岸騰涌而來。新橋之下。不能容也。則旁齧横奔。而道爲之絕。於是民又橋焉。東曰普濟。西則廣濟。蓋以濟新橋之不勝濟。昔而廣之云爾。二濟中廣濟最衝。則最先圮。賀生昌祖以父志嘗而復之。僅三磴。夫夏水大至則又圮。使君賑所部過之。曰。此不能二橋爲無用矣。行者病。居者亦病。有嫠於旁者曰。唯然。前之圮也。或涉而溺焉。有楊牛攜孫赴塾。俱沒於是。三日浮出。孫猶抱其頸未釋也。吾父感焉。嘗復之。未及而歿。囑予爲之。予與二三父老勉爲之。今復以水毀。今不能矣。詢其名。則賀生昌祖也。使君曰。重勉之。予助汝。於是出俸金爲之先。且曰。橋不勝水。卑且狹而基不固也。堅而底之。抗而紆之。延而長之。庶其可。於是命李丞喩居人以復橋便宜狀。衆情大洽。於是買效其貲。工效其技。農效其力。不數月而橋成。加其舊三之二焉。俛之虹。如仰之月。如雖有淫潦。弗可毀也已。於是刑牲徵伶。祀橋神而落之。於是賀生昌祖介張天池侍御而來言於予曰。此倪使君之賜也。請書之石。以誌使君功。以勸來者。予謂之曰。凡人之能於其事者。必有餘於是事者也。人之克舉其官者。必有餘於是官者也。夫以一人而察十七邑賑貸之當否。目不給視。耳不給聽。心思不給慮。僕僕往來。猶懼且遺是懼。而遑問一橋乎哉。今使君所至。吏革其僞。民獻其情。井閭之間。求得欲給。而心思耳目。閒閒然若無所事。因以其暇。考山川。蠲彌域。孫孝秀耆髦者。旌隱節。懲姦慝。章教訓俗。興廢墜。無不於是行也。行之一橋何有。而以爲使君功乎。侍御曰。乘輿以濟。孟子譏之。川無橋梁。單伯傷之。於其細可以見其大。此橋之修。固使君之餘也。獨不足徵使君之餘於事。且餘於官乎哉。予曰。然。遂爲之記。

有竹齋讀論語記

論語非書也。孔子之言也。若大學中庸及孟子七篇。則書也。非言也。孟子雖其設問答之節。而篇法指敍。都經撰錄。則嘗作書觀耳。惟兩論捕摹聖語。略作裁潤。而餘音牛吻。隻字單詞。冷拈版綴。其所本無。無一毫增。其所本有。無一毫減。雖謂孔子與諸門人至今存可也。予之讀之。不遑探其意。而先求通其詞。而欲通其詞。則不敢忽其字。斷其字以思之。字與字之際。有自然會者。詞之所從生也。離其詞以思之。詞與無詞之際。有自然合者。意之所從出也。或一時而得數章。或盡日而得一章。或經旬而無得焉。功不敢迫。期之以暇。暇不敢熱。伺之以冷。要以開記者之生面。遂以傳言者之本情。凡四閱月。而評點以週。非云有當於論語也。又非云有當於讀論語者也。蓋隨讀之而隨得之。隨得之而隨識之。識其所得。得其所讀。其斯以爲有竹齋之讀論語乎。

江南戊午鄉試正主考熊公追思碑記

公之典試是邦也。其歲戊午。去今三十有五年。更十有一舉。然而人之思公也。歷久而彌深。其才而屈者

曰。吾恨不遇熊公耳。公之論才。如九方歅之相馬。略其驪黃。取其神駿。萬馬過於前而騏驥無遺者。猶騎歎段。不得遂其一顧也。拔七十三人於萬衆之中。得者不以爲倖。失者不以爲屈。吾輩於此時而不售。斯可羞耳。若見放於庸人。問其宜也。其學而貧者曰。熊公天下之賢主司也。不以萬金易一士。方受命之初。權貴人爭囑其子弟親戚。公一切拒勿聽。有挾重賂遂之途而致之邸者。閉門不納。踰垣而入。公怒叱將執之。愕而逸去。蓋公之言曰。江南才藪。負試者數至萬。而解額纔七十餘人耳。銖稱寸度。以當其取舍。猶恐失之。若內怵於權貴。而外沒於賂遺。何以對朝廷而服多士哉。濫一人則失一士。失一士即蔽一賢。蔽賢之不祥。其無後乎。是言也。至今人猶誦之。時功令方嚴。磨勘獨江南內外簾官無一人掛吏議者。司寇魏公象樞。頓首公之邸。署曰。吾非拜公。爲國家得人慶也。當是時。孤寒力學之士。久阨場屋者。拔取殆盡。吾輩不幸不遇公。分老死牖下矣。嗚呼。上之選舉。下之趨舍從之。才者登。不才之愧也。學者登。不學之師也。人人爭自磨礪。攻其業而殫其能。絕僥倖之心。鄙章句之陋。恥奔競之習。成茂異之風。上可以光邦家。下可以儀鄉國。其補於作人之雅化。豈小也哉。夫逢年者幾。力田者怠矣。倚門者售。刺繡者荒矣。榜發之日。士氣索然。抱璞者泣於途。吹竽者譁於市。至此而益歎熊公之不可及也。方今聖天子崇儒右文。興賢造士。固已軼近代而追隆古矣。廣南試之額。慎遴才之選。寬闈卷之期。切切焉若惟恐抑一才而失一士。士生於此。豈非千古一時哉。而江南一省。被養尤深。是以窮巖深谷。士氣發揚。雖章縫之老。髫齔之童。皆知朝誦夕摹。求一當而自效於聖明之世。夫上之求才。如此其般也。士之自厲。如此其至也。所以合風雲之契者。獨在賢主司耳。而苟有庶幾熊公其人者。體天子側席之心。念多士乘時之意。公以防其僞。而明以得其真。則作睹之美。章泰交之盛成矣。嗚呼。九原不作。吾誰與歸。是以十二郡之士。以不及遇公爲恨者。共謀紀公之事於石。揭之孔道。相與瞻仰而流連。猶夫峴山墮淚之碑云爾。公諱某。字瀚若。江西南昌人。典試時。官太僕寺少卿。歷官工部尚書。公子某。丙戌進士。官翰林。孫學熹。領乙酉鄉薦。學烈。癸未進士。方將雲蒸蔚起。繼其家聲。以此愈信賢達者之有後也。

天津關部布公去思碑記

國家臣一四海。聲教所訖。遐陬僻隅。莫不奉職。舟檣通乎溟渤。八方萬國。商旅輻輳。水土百物。崇奔湊集。會於天子之都。而天津引河控海。爲之管鑰。故權關之任。重於他邦。苟得其人。則柔遠附疏。宜上德意。使嵐煙瘴雨之鄉。翹首企足。如恐後焉。非特區區財賦之間而已。布公以內務府某司郎中來蒞是任。視事之初。按覈簿籍。集僚吏胥役於庭而命之曰。賦稅業有成額。朝廷所取者廉。微示抑末之意。而不盡其力。所以恤商旅通財用。招懷遠人也。足吾賦稱吾職而已。唯是額外之求數。以急屑屑爭細民之利。非朝廷意。於是出令除苛稅若干事。人皆樂之。公廉於己而察於物。勤於職而周於德。每旦日臨水次。舶艫銜尾。以次第親納所入。役無假手。而覘其貧者微者。立遣之無所與。計借之士。黜譎之員。無所貴焉。歲額之數以足。而不贍其私。故上與下皆濟。於是東南六路之人。無羇旅愁嗟之聲。估客晝眠。棹歌舂唱。人人有以自得。則公之所以柔遠附疏。宜上德意。而使千萬里外。識朝廷之寬大。而不貴貨財。莫不聞聲赴響。羣義

無窮。功何偉哉。以故鄉大夫同官於此者。皆重公之德。而樂聽從其言。釋紛決疑。所裨宏多。而商民之親被其澤者。其爲感且頌。更何如也。冬十月。公既入朝報政。行將大用。廣其施於天下。而惜公之去者。謀紀公之德於石。而請予爲之言。予謹錄其大者。以爲後來勸。

張氏新塋碑記

玉田縣有新塋於中灘莊之原。若堂若斧。纍纍相望者。爲張氏之兆。其孤賓國。以雍正十二年十月某日舉其五世十有三喪。至自江南。而窆於斯。其上蓋通議大夫鎮江參領諱大魁墓。賓國之曾祖父也。配淑人姚、周、金祔焉。其左則鎮江防禦諱士儀。賓國之伯祖父也。配宜人王祔焉。其右則朝議大夫淮安府徐州同知諱士仲。賓國之祖父也。配恭人白祔焉。次則賓國之父河工效力州同諱廷謨。祔以母金氏。次則賓國叔母佟氏。其下則賓國弟妻畢氏也。計距其歿時。遠者數十載。近亦十有餘年。旅櫬異鄉。蘇歷春秋。魂魄有知。殆不勝羇棲飄泊之感矣。一旦聚族於此。祖孫子父昆弟婦姑相依也。泉壤之下。不已暢然無憾歟。人所以貴有賢子孫也。其尤難者。賓國八齡而喪其父。又二年。祖朝議公即世。伶仃孤露。幾無以自存。稍長北歸。依親懿以餬其口。因爲之持籌筴。所入稍豐。數年之間。約縮身口妻孥之奉。錙銖累積。卒以歸累世遺骸於數千里外。成禮以葬。可謂賢矣。夫人家子孫之賢不肖。大抵衍餘氣於前人。賓國之祖朝議公。循吏也。三宰劇邑。俱有異政。初仕爲容城令。不忍逃人連坐之濫。所出數十人。亦用失上官意。降調去職。再起令黃陂。黃陂紳士多恣橫。公訓以禮而裁以法。政教大行。以叔父觀察湖北引避歸。送者數百里勿絕。其令仁和也。卻萬金之賂。攖撫臬之怒。卒瘐巨豪於獄。以雪民婦子剖腹之冤。杭人相慶。若除猰貐。然以是雖罷兩浙。用舉者擢牧江南之邳州。未幾。復以罣悞降秩。效力河上。積年勞乃得淮安郡丞。非其好也。卒於官。貧不能歸葬。越若干年。而孫賓國始奉以來。從其父兄。攜其子婦。安魄憺於新塋之內。論者謂公之賢。固宜有後。而賓國以孤弱之餘。能自成立。以嘉於大事。則公之餘慶。有以佑啟而默相之也。新塋在雲梗之隈。環枸縈帶。形家以爲吉壤。張氏之復興、其可俟也已。嗟乎。世之達官貴人。墮節冒禁。貪贅多藏。爲子孫無窮之計。而不知適以供其淫僻侈蕩。成愚不肖之行。俯仰之間。無復子遺。至於鬻墓石賣隴樹者。不知凡幾。以視夫張氏祖孫何如也。故爲之書其碣、以揭於墓。以爲爲人子孫者勸。而因警其爲祖父者。

新安黃氏享妣專祠碑記

新安黃子以願。爲祠以祀其先妣三十六世之主。五載而後成。將志其事於石。以昭來許。而請言於予。予徵之曰。祠專妣矣。若祖何。黃子曰。黃氏之祖之有專祠也舊矣。不知所從起。自始祖香而下數十世。昭穆可數。而妣主闕如。歲時之薦。有不及母。吾父每用爲憾。父幼而孤。賴先王母飲冰茹蘗。撫以成立。母氏之恩勤荼苦。倍知之矣。易簀時。顧頗而訣。以母節未旌。妣祠未建。終不瞑於地下。願其敢一日忘。歲乙酉。王母既邀表閭之典矣。建祠之志。蓄之廿餘年。而祠已五十有三。蹙蹙過中。時不可以復待。乃倡宗族而成斯舉。亦猶行吾父之意也。予曰。祖既有祠。何煩更作。爲妣主而祔以享焉。禮也。黃子曰。曩者吾父嘗圖之

矣。黃氏世本江夏。自太守績宦新安。因以爲家。再傳章。業溥渡子芮。盧焉。子孫因聚族於此。自章以下。先妣氏族皆牒其。以上則無聞焉。宗祠之始。其在太守之後乎。遡祖宗之在江夏者。僅傳名與世次而已。厥配旣不可詳。故闕其主。後世因之。妣沒不祔。示不敢加於先人也。予小子嘗於禮。敢易舊制。計惟有建專祠。奉先妣之氏族可稽者。以伸其私。或先人之所許。而秉禮君子。亦可憐而諒之者也。蓋吾父之言如此。顧費不貲。力不逮。遂齎志以歿。顧嘗痛之。故嗇身勞心。積廿餘載。乃克就此。不知其非禮也。予感其言。俛而思。仰而嘆曰。禮起於人情之所不安。專祀祖而不及妣。人情之所不安也。太守公以上。厥配無考。而後之子孫。居然各祔其妣而祀之。有加於先人。亦人情之所不安也。不敢加於先人。而三十六世之妣。遂泯然無祀。又人情之所不安也。積三不安而權宜之。於是建專祠。以奉妣之氏族可稽者。以安厥考之心。並以安厥先祖若宗之心。黃子可不謂孝乎。夫孝。禮之本也。孝無定則。心安爲大。禮無成迹。致孝爲大。黃子嗇身勞心。崇本追遠。可以厲俗。可以式後。嘗誦小雅大田楚茨諸什。皆公卿有田祿者。力農奉祭之詩。夫務本節用。而後能長守其富。以輸祀蒸嘗。故羊羔素絲。與采蘋采蘩相表裏。今新安士大夫。多業鹺筴。稱素封。是亦其田祿也。予官此七年。每以崇儉爲礪俗之要。亦浸浸化矣。而黃子每爲之先。旣大茂以貲暨其成也。一歸於仁孝。予故嘉其志而略其禮用以示其後昆。

陳學士文集卷十二

祝文　祭文一

祭龍神驅怪文

惟天子至仁。心上帝之心。事下民之事。特命怡親王。興修畿輔。惟王奉上意。竭誠而致行之。乾乾翼翼。寤寐弗釋於懷。惟下民受上恩深厚。黽勉趨事。罔敢言勞。長隄之役。涉波負塗。尺積寸累。朝夕惟風雨是憂。用祈旣於明神。惟下走儀。適以其時至。實惟且夔率畚鍤之夫。而虔禱於堂下。神如佑諸。則以分龍日無雨爲應。惟奉若天道。效靈於天子。自是歷三旬不雨。以無墮我成功。今七十里長隄。屹然波中者。皆神力也。而善來營之西。洄流漩洑。波濤險怪。倏忽起滅。實有物以憑之。頹岸十餘丈。險補輒壞。至於再三。水工爲之束手。是以上廑王慮。遣官遠來。將欲分流栰埭。以避其勢。夫明盛之世。百靈效職。茲何物怪。敢焉思逞。是敢於違天慢神。妒禹工而病堯民也。蟻穴可潰金隄。矧此異類。偪處岸側。激陵水勢。齧土工。不亟屏除。終爲大厲。用敢昭告於明神。仰藉威靈。驅之遠徙。期以三日。羣醜盡行。俾瓠子之安流。宣房之永固。馳聞朱邸。上達楓宸。必將褒答神功。崇其廟祀。惟神鑒之。

祀龍神祈晴文

惟天子大聖。奉天之道。而致力於民。特命賢王。巡行郡縣。興除水利害。區畫條理甚備。百靈效職。唯神之

功。甚茂而章。方六月水大至。下民之執役者。望霽而咨。願假晴霽旬日。乃自分龍不雨。至於浹月。環視鄰邑。潰防決岸者屢告。惟茲長隄。蜿蜒洪濤巨浸中。尺寸累積。豕塗燕泥。其勢不烈於此矣。迄無墮我成功。豈人力也哉。隄以內。秔稻二百頃。半巳登場。精米之在市者。斗錢二百。災祲之餘。人果其腹。皆食神惠也。而善來營物怪。激流洄漩頹岸。仰新靈爽。近巳順安。萬口嗟異。僉曰。神實驅之。凡茲顯濯。儀不敢隱。其以報王。今隄工幾告竣矣。比日陰翳。日氣不舒。時有淒雨。乘以冷風。人夫寒栗。何以出入波中。取塗泥而致之隄上也。工作有程。欲已不可。欲速不能。八月行盡矣。九月肅霜。我功如何。夫憫小民之勞。增其傭値。而邀惠於王者。下走之職也。司風雲之機。假我晴暘。而得請於天者。明神之力也。當大雨時行之會。尙能搞豐隆。驅列缺。鞭雨工而去之。況茲太昊執矩之日。秋陽發光之候乎。唯神斂其噓氣。扇以清風。杲杲日出。溶溶波暖。民氣奮樂。康功用迄。答賢王昭格之誠。膺朝廷明禋之典。豈不偉歟。下走儀願充祝史。虔告於明神。惟其鑒之。

祈雨文

維天仁覆下民。貽之嘉種。俾粒以乂。維山川百神。受天寵靈。宅茲隩區。用能興雲使物。水下土。滋百穀。俾歲功成。是以國家秩之祀公侯。而祈報之禮有加焉。維皇帝體乾用九。所以事天者甚至。之綱之紀。懷柔百神。宜各效乃職。雨暘不愆以害。用承皇帝所以若天仁民之意。乃今年春。雨不時至。來牟鮮登。是使吾民不獲受厥明也。皇帝憫之。入夏以來。雨不破塊。禾苗卷局。農嗟於畝。米踊於市。用廑上憂。夙夜內自省。蔬食齋禱。窮躬於天。申命庶正。致虔告於明神。而切責其不戒。庶正惶懼駭奔。深自咎不職。無所逃罪。然下民何罪之有。夫庶正百神。幽明合職。均承帝命。以下字民者也。庶正隳職。不能宣上德意。神宜糾之。不宜移怒無罪之民。而屯天之膏。負皇帝若天仁民之意。其若神職何。乃禱乃禜。昭鑒不遠。再拜而作迎神之歌曰。民乃神之主兮。天則民之母。爲子請命於母兮。如攜斯取。苟立視而不以告兮。毋乃廢主而曠守。吾有以知神之不然兮。將請於天而恐後。天命神爲雲兮。雲則神之裾。天命神爲雷兮。雷則神之車。被雲乘雷兮下斗墟。援北斗而挹天河兮。澤九州焉有餘。神延佇而誰竢兮。雲霏霏而愁予。

祈雨文代李制府

惟上天致無已之愛於下民。如慈母之育稚子。有時譴怒。以警不若。而旋噢咻之。故災沴偶加。旋即貽之以豐稔。凡去秋被水之區。夏麥大登。所以償之者倍蓰。而水所不到者。收獲不及焉。以此見天心之仁愛斯人。彌其患而補其闕。未嘗頃刻置也。惟明神奉天之命。作鎭龍於茲土。自嘗以上天仁愛斯人之心爲心。我皇上體天子民。視之如傷。飢溺由己。自去秋偏災後。賜蠲賜賑。議糶議貸。凡所以爲斯民弭患補闕之計。蓋已無微不盡。無遠弗屆矣。惟職承乏於茲。所以仰承德意。下布聖澤。俾斯人出飢溺而獲安飽。任大責重。與明神作鎭。體天愛人者等。神鑒昭明。其敢頃刻怠忽。使皇仁有不下逮。自蹈慢民負天之罪乎哉。然而可以自盡者。人事也。無所用力者。天時也。今小暑已過矣。民間望雨甚急。而天澤不時霈。霈矣而弗徧。徧矣而弗久。故秋禾之早者弗長。晚者弗苗也。有麥之地。待雨而種。不雨則種弗及矣。無麥之民。以

雨爲秋。不雨則秋無望矣。至於山陝沙壤。黑埴赤墳之土。所在皆有。農人衰素而嗟。婦子仰天而嘆者。不知凡幾。此皇上所宵旰焦勞。職所夙夜疚心。而無所用其力者也。且去歲不雨。至六月一雨。而水以成災。雖晩稼薄收。而擔石無餘。薪樵莫給。賴上之德。以延至於今。今復無秋。則轉徙流離。將在目下。天心仁愛。所以弼其忠而補其闕者。當獨恕遺於此類哉。皇上深宮齋省。對越上蒼。則旣以斯人之疾苦告矣。惟神與職。共鎭茲土。奉天承君。一心無貳。天時過中。而人力無施。職不神之告而誰告也。若職有愆尤。不能透神之覩。凡有咎殃。宜加吾身。此蚩蚩者何辜。況其爲上天之稺子。譬其不若。而煦嘔隨之者歟。用敢蠲潔身心。待大神之休命。惟神鑒之。

祀田祖祈晴文

下吏奉職無狀。其或罔恤民隱。上干天和。凡有殃咎。宜加厥身。小民何辜。半歲勤劬。而忽令或或青畦。頓成茫茫白水也。春夏之交。雨澤愆期。日夜車戽。僅乃盈畝。下吏非奉聖天子惠愛元元之意。虔禱於明神。遂蒙賜鑒。五月廿三日雨。廿五日大雨。四野霑足。自是膏澤頻施。町畦流潤。秧苗布濩者。五萬餘畝。懸車放牛。人樂而歌。下吏亦得藉農夫之慶。報成於賢王。以慰厥癉勞。夫何比日以來。猛風震霆。暴雨狎至。田間盈尺。苗㮌在水。如此不止。是無秋矣。嗟此芃芃。莖寸皆國帑所營。顆粒皆民命所係。苟無秋何有民乎。賢神承天翊聖。以民爲心。未有不忍於前而忍於後者。仰觀風雲之色。似挾威怒之容。求所以致此者而不得。必下吏之愆。貽害於良疇也。敢昭告於明神。其致天之罰。是震是殛。是淪是殭。雖九死以猶榮。毋兆人之胥溺。

祭浭水河神文

水於畿東。灤爲大。至有江名。然無資於灌溉之利。惟沽亦然。以下通潮汐。陸精糧以轉輸。故命曰運河。然其上盈涸無常。涸則糧艘不前。盈卽氾溢四出。爲田廬害。其最利於人而無害者。惟陡與浭。陡河灌田至數萬畝。雖有漫決。而闡洩所至。化瘠爲腴。秋稼所失。夏麥旋償以倍蓰。且永成沃土。厥利無窮。唯浭亦然。而源高流盛。洪衍之力。較陡河所及愈廣。故夾岸百餘里。田皆膏腴。園圃連屬。聚落繁密。煙火相通。大者千室。小者亦數十百家。瀕河生齒之蕃。未有及此者也。獨灌溉之利。徐尙賓言之而未及試耳。皐帝四載春。怡賢親王奉命視京東水利。請於沿河一帶。建閘開渠。數十里內。無非沃壤。又言近河居民。引流種菜。一畦百畿。在在皆然。未見有利於圃而不利農者。是浭水可田。與陡河等。特彼先此後。措施以次第云爾。五年秋。水溢漫且決者數道。旋卽消落。而闡洩已二三尺。厥田上上矣。故令德茂妒前。又欲自委疏防之罪。方決時。詩張其辭以聞。謂廬舍田園無一存者。至震動朝著。聖主其矜。遣使齎金。馳驛振救。至則井里晏然。故令以虛妄斥罷。而浭鄉河之名。聞者悚息。遂隱然爲畿東巨害矣。嗟乎。一夫造謗。名潰衡宼。豈不痛哉。夫秦以涇饒。鄭以漳富。陂而決之。且溉且糞。長我禾麥。古人之用水。如此其勤也。然彼固濁流。猶培自其性。而今浭水清泚。孕自盤泉。百折而西。其流可鑑也。一遇夏秋雨集。則噴薄懸瀑而下。木石泥牛。濁潦同色。無砂礫之淤。有糞溉之饒。凡所瀰漫。畝皆獲倍蓰。畇畇原隰。惟浭實甸之。浭亦何負於人哉。且人

不能用水。水自爲人用。乃猶沒其利而獨張其害。蚩蚩者氓。亦忘其身享之利。而妄相翕附以爲訾。此某之所爲憤惋而不平者也。今年二月。周行水次。追秉賢王遺意。度地於孫家鄴之南。建閘開渠。引流西注。作水田二區。計二百頃。闉圩周防。溝澮貫達。經始之時。疑沮者猶齗齗於河害不休。予乃辯析端末。授意於令尉。俾播告於有衆。令鴻俊。淸彊有遠識。尉文標。久於任。習其土與人。爰破羣疑。而毅然卽事。以三月某日起工。閘溝旣以次告竣。六月某日閘始成。筮吉引溜入渠以灌。禮宜虔告於河神。於是設位肆筵。刑牲蠲醪。召佮侑享。簫鼓旣作。使者某率賓吏髦者。載拜醊酒於河流。復昌言河之爲利於民者。曾且浮而無有少害甚悉。宜永念崇報。撿揭神功。神其益錫福爾有衆。自今以始。水土沃潤。風雨以時。黍稌咸登。災害永息。髦者皆恍然若寤。稽首而言。今知河之未始爲害。吾儕小人。食其利而不覺也。於是合辭致祝於大神。維神聽之和平焉。

家祭文

嗚呼我父。一去何之。胡不來食。胡不來息。棄捐所愛。今更依誰。神去形留。呼不我聞。哭莫我知。白頭老母。形影相隨。六十二年矣。耀不憐兒。胡甯忍斯。嗚呼我父。歸來歸來。無俾久離。雞鳴聲咳。枕上聲來。今也寂然。疑門夜開。朝問何欲。何飯何藥。今也誰御。旨酒盈盃。宵燈半焰。琅琅彈詞。今也闃然。夜香裊絲。嗚呼。一晉一容。結於兒心。恍然在目。忽不可尋。暮往朝來。歷旬已二。朝呼暮盼。兒父不至。有去無歸。終焉永棄。夙昔督見。笑語儼然。頃所疾苦。今已盡蠲。舉箸而食。兒侍於前。孰知是夢。我心楚焉。俄而驚覺。臥於棺側。欲尋所見。如寵如[illegible]。嗚呼哀哉。父不來矣。諸孤煢煢。不我哀矣。在天在泉。或歸故鄉。空徘徊矣。吉蠲爲餚。醴我精誠。醊酒以灌。燔香以升。於戶於舫。於室於庭。天屬維心。甯不我顧。甯不我復。而不綏我以希微之聲與髣髴之形。

祭怡賢親王文

嗚呼天乎。以我王歸。胡甯忍乎。奪我仁賢。孰依孰庇。失我師表。曷則曷傚。於是銜感者懷不盡之恩。諷德者嘉無窮之蘊。莫不繹思善美。寫其哀忱。言以人殊。曷能殫盛德之大全哉。然容光不足窺日月。未始非其明也。勺蠡不足窮瀛渤。未始非其水也。則亦各悲其悲。各言所言而已。某等固吾王水利之僚屬也。三年秋。直隸水上。惻然軫念。發米數十萬石賑救之。猶以爲水利不興。水害終以不去。特以屬王。親歷相度。而某等咸託後車以從。當是時。積潦徧野。且數十百里。原隰皆莫辨。卽訪之父老。亦但能呻吟言水狀。究不知其害之安在。吾王超然遠覽。或溯流以窮其源。或因端而識其委。慨然謂某曰。吾知所以治此水矣。隘者吾擴之容。羨者吾分之減。塞者吾疏之通。漫者吾儲之注。如是而已。南有二泊。北有兩淀。千流萬派之所停蓄而游衍也。漳入南泊。而五溝成倒灌之形。滹入北泊。而七里口絕歸瀉之路。漲溢四出。任隆甯晉之間。無甯宇矣。自穆家口開河四十里。而南泊北流。黃兒營之上村淀拓千餘丈。而北泊東注。二泊釁相傳。送積淤頓消。沮洳爲田。不可以數計。此吾王之功也。西淀以趙北口爲咽喉。東淀以石溝台頭一河爲脈絡。趙北口橋壅梗噎。而白羊豬龍之水不東。石溝台頭清濁騈闐。而七十二河之流不北。泛濫無歸。

決隄潰岸。上自高陽。下至文安。皆被其害。自橋道增修。而咽喉始利。永定改導。而脈絡全通。潴河數十州縣。癡安瀾者。於今四載。此又吾王之功也。是隘而擴之之效也。西淀游決無涯之水。畢納於玉帶一河。白溝二河奔騰浩瀚之流。爭趨於三岔一口。而淀河挾子牙永定渾濁湍悍之勢。復來會之。所謂驅萬馬於方軌。欲無迸逸橫奔。豈可得乎。於是開中亭河。分枝入淀。用洩玉帶之餘。濬治青誠河。拓淀兒港舊址。別道歸壑。不爭三岔之隘。支港多則經流減。尾閭暢而宣洩疾。民生運道。均有賴焉。此又吾王之功也。是疏而分之之效也。玉帶東來。至苑口以會同名。言岔流之所匯也。又東至蘇橋。分爲三汊。台山一汊。受中亭之委。而歸勝芳。趙家房一汊。亦於勝芳合流。其沿隄一汊之自石溝來者。復與之會。而畢出於台頭。自永定人淀。勝芳河久已絕流。石溝台頭一帶。咸成斷港。茫茫淀水。無復經流。閭婦爲河。三年決大隄而南。文安城郭。儼如洲渚。用是開勝芳河。以導三汊之歸。挖石溝台頭之淤。以通逕津之路。洋洋清駛。高下攸分。數年以來。黍稌被野。秔稻與菰蒲並茂。是濬而通之之效也。此又吾王之功也。津沱決於州頭。播爲九股。漫流於東鹿深冀之間。民不得耕。行旅幾絕。乃審流而勢。自第四溝疏引。循古河而注之滏水。濬以永甯豬龍河決柴淀口。奪流而東。漫及鄚州驛道。爲澤者十里。既浚其淤而塞其決。復於下流之出岸村。建壩開河。而奔突之狂瀾。始弭節安流而北去。乃若牤牛河漫流於良涿。瓜河漫流於通武。鮑邱窩頭二河漫流於香寶。皆壞民田廬舍。不可勝數。乃各爲河以攝而注之。俾散者有所統。而氾者有所歸。此又吾王之功也。他如修隄以資防護。作壩以裨節宣。築道以通行役。凡有關於利病。無不力爲興除。蓋自受命以迄於今。慘淡經營。心未嘗一日不在河干。夢未嘗一夜離水次也。正月間。以青龍灣新工議未定。又不能力疾在視。徬徨躊躇。已乃喟然而嘆曰。本爵備治諸河。使畚鍤操縱。在吾掌上。豈期一病沈廢。已矣何言。某等聞之。竊訝其語之悲。而不料其竟不復起。斯言遂成遺恨也。豈不痛哉。至於營田之事。與水利相爲表裏。而較水利爲倍難。土曠人稀。則召墾難。民愚習惰。則處始難。地方官膜視。則觀成難。浮議旁撓。則任事難。以故歷宋元明。屢舉屢廢。未有毅然必行。如今日者。吾王獨以水害不去。則田非吾田也。何營。水害去而營田隨之。則溝渠澮洫畎距川。無往非所以行水。即無往非所以分水也。水聚則害。水分則利。水行則利。水壅則害。一川之水。散爲百溝。一溝之水。散爲千畝。常恐其不足。而何患其有餘。南人爭水如金。北人畏水如仇。用不用之異也。吾使之用水以爲田。即使之用田以分水。田成而水已散。利興而害乃去矣。是故巡視水利之時。已占度營田之地。後湖、湖也。疏泉可田。大股淀、淀也。開河可田。天津寶坻、陸輔之區也。引潮可田。任縣甯津、蛙蟥之藪也。圍泊可田。於是分局委員。授以方略。水高於地。濬而導之。地與水平。擊而溉之。水卑於地。車而升之。圩埝以防衍溢。閘洞以備蓄洩。其法固無乎不具。復列條例九則。丁甯而告誡之。人各賦功。四年之間。田成數千頃。秔稻豐成。米價頓賤。賤恐其病農也。奏請發帑收糴。歲至十餘萬石。則營田之效可睹矣。於中不無游惰之農。檢邪之士。及不肖官吏。造作浮言。逞其私臆。賴吾王之明斷。確然不回。是以有成功。去年正月廿三日。諭逸遷曰。直隸之田。所營纔十三四。何以欲速爲。因指中亭河圖而示之曰。此皆可營。特八年九年事耳。顧謂陳儀。汝縣隄內可田。吾向言水潤。當與吾賞。今其

時矣。廷聞引水。自高及下。層分遞灌。量水力所及而止。亦不須洩水河也。但得吾親往指示。乃可定耳。嗚呼。言猶在耳。遽成隔世。規模未畢。宏圖永已。千古之痛。曷有極哉。嗚呼。某等碌碌下中。年來黽勉從事。幸無隕越。獨以吾王在耳。今王逝矣。雖某等纍百。曾何足以爲有無哉。吾王虛而明。靜而定。見善如不及。愛才如恐失。雖一言之當。必採而納之。又咨嗟而激賞之。故群策群力。莫不樂爲之用。懸朗照於物外。燭誠僞於幾先。雖有深奸隱慝。莫不折其萌而發其伏。故憸邪者懾。事來有萬。我應惟一。以一應萬則紛。以一應一則閒。靜故無不理也。物態無常。我心有主。不逆而與之爭。甯徐而制其後。定故無不勝也。以此御人。何人不服。以此集事。何事不立。此皆某等之所親炙於王。而王之所常以教某者。瞻慕徒深。忽焉在後。雖不能彷彿萬分之一。而言提其耳。言示之事。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之音容。恍然在目也。某等何以爲情哉。回憶始事以來。追隨道路者。非朝伊夕矣。車騎所至。誡長吏不得出境迎謁。一見之後。立遣回署。勿致廢事。其才且賢者。密薦達之。尤禁供餽擾民。薪蒭芻豆之需。必倍償其值。民皆利之。負販相從。所在成事。將弁卒伍。列隊送迎。則較其騎射。揀拔材伍。而兵丁之賞。動以數百金計。以故文武軍民。感激難望。惟恐吾王之不涉其地也。其於某等。顧遇尤深。授館授餐。恩意稠疊。或當朔雪迷蹤。大川橫夜。則探騎導夫前路。榜火戒其舟航。常待至夜分而不寐。嗚呼。此豈分與禮之所應爾耶。乃至司閽隨從。舵卒舟工。員役疾病。貧之藥餌。吾王愛人之深。恤人之切。多有出於其人之所不及料者。身受之而心不能安。心感之而口不能述。而吾王猶以爲未至也。嗚呼。某等何以爲情哉。計惟水利營田。爲吾王未竟之業。亦吾王未釋之心。某等自茲以往。遵奉成模。罔敢失墜。仰承遺志。罔敢怠遑。殫力竭誠。如王之在。冀以稍酬恩遇於萬一。然亦望吾王牖而啓之。默而佑之。神與匪遙。夢寐之聞。或庶幾一遇也。嗚呼痛哉。撫今追昔。肝摧腸絕。擗涙陳辭。惟吾王鑒之。

祭李又玠宮保文

嗚呼公乎。竟止於斯耶。公抱不世出之才。負邁往無前之氣。際非常之遇。居得爲之位。當無諱之時。上之倚公正殷。民之仰公方切。公之所以孜孜然忘夙夜遺身家。思以上報吾君而下濟吾民者。正未有艾也。而竟止於斯也耶。八月中浣。公以聖節來覲。見公於邸第。公迎謂之曰。自子之別。如有所失。遂池之游。予亦不復再至。言下悄然。將發前一日。過我荒齋。階前日影移數磚。猶款語流連而不去。嗚呼。祇此一見。遂成永別也。豈不痛哉。某以去冬十二月廿一日至會城。聽命於下執事。當是時。羣疑騰謗。衆嫉擠逐。咸謂公且束齒之束縛而馳驟之。某獨以爲英雄之度。詎不能容一老措大。而以勢駕馭之。公必不然。則徑以故人見。公果欣然握手。敘平生歡。授館蓮花池。間遣之使。踵相接也。每官僚讌集。必躋之賓客之右。某乃得抵掌伸眉。與公論古今人事。或及河渠利病。公未嘗不擊節稱善。嗚呼。人生知己實難耳。而見知於大賢尤難。夫以公之才。與公之氣。以公之位。與公之時。可以芥視人流。顛倒羣品。況以某之數奇形孤。爲時所棄。而淪落部下者乎。乃獨愛之惜之。禮之重之。雖抗節而無嫌。聞流言而不信。某半生得此於人者蓋寡。每一念及。未嘗不感激流涕也。九月望後。作書貽公。並以紀夢詩奉覽。尙欲襄裳裹足爲上谷之游。續

蓮池之會。未始遠暫。已而微聞成寒小疾。知氣體素精強。自可不日瘳除。不以爲意。旬日之後。有傳公引疾求退者。上已勉從其請。心竊疑焉。公受遇三朝。不由汲引。殊恩異數。邁於等倫。所以忘夙夜。遺身家。誓以圖報者。何如其至也。而忍以旦夕霧露之感。輒求能閒以自便乎。聖主簽茲元臣。以爲懸翼。何如其重也。而且畿輔偏災。上勤宵旰。中澤鴻雁。賴以鳩安。又何如其急也。而肯聽其能閒以自便乎。此傳之者妄也。乃求邸報閱之。則良然。於是疑且駭滋甚。馳一介之使。持尺一之書。候起居。問加損於鈴下。詎知拜牘之日。即公撤瑟之晨也哉。嗚呼。人孰無死。獨惜公之才氣。既不可一世。而遭時遇主。得位行志。又汲汲如恐不及。且年方五十有一。氣體精強。則殫其所蓄。宜之爲壯猷。發之爲訏謨。以翊聖朝之運者。伊於胡底。而乃遽止於是也。豈不痛哉。或謂自古以來。剛必折。振必挫。盡言者府怨。翹立者標人。公之離羣絕類。危行危言。蹈天下之至難。攖物情之所忌。二十餘年矣。結契聖明。功見言信。雖方遲而脫屣。身既逝而餘恩。飾終之典。無已有加焉。不已亦始善終哉。自古忠賢。竭節忘身。或顛躓於半途。或齎志於末路。留憾史冊者。曷可勝數。而公獨若此。亦復何憾。嗚呼。公則已矣。惟是朝廷悼一柱之傾。蒼生缺爲霖之望。而平生蠹爾。衡職窮途。保全晚節。如某者。聞公之訃。不能不拊心而長慟也。寢疾交攻。潸然伏枕。勉輸執紼。力所未能。遙奠牛芻。西望心折。惟公鑒之。

北地同學公祭安溪相國文

嗚呼。寓內之人。仰公若華嵩。公不自知其高也。雖芻蕘之賤。苟有一言之幾乎道。無不降心以相從。然而懷私者窒門息影。悅利者聞風掃迹。是以招賢之閣。邈乎縹緲之峯。寓內之人。望公猶滄海。公不自知其大也。雖獨抱之士。苟有一技之適於用。無不推誠以相待。然而望洋者莫得其涯。蹈涯者莫出其範。是以有容之詩。渺若百川之滙。從容乎朝廷之上。非有危言厲色。而人心懔然。若有所嚴憚而不敢放。逍遙乎道德之鄉。未嘗戶說人喻。而士氣勃然。若有所鼓舞而不能忘。嗚呼。公之係朝野之重者如此。而今已矣。況吾黨之親炙。實手攜而事示。進之忠信以立其誠。厲之廉恥以明其志。務達其材。俾可爲天下用。而無取乎無能之文。與阿世之智。雖未能有所成就。而要大匠之繩削。殆與人之營救。亦油然而不忍自棄。胡奪我公。則不我遺。俾莫達其塗。嗚呼。公之文在帙也。誦之而心與口之間。藹然元氣。流於音響節族之餘。若源泉之汨以溢也。公之言在耳也。繹之而辭與意之表。四通五達。絲引脈貫。燦然若果蓏之理也。嗚呼。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公之高深廣大。書與言之不能傳者。已與公俱沒。固非吾黨之所能心稽而意致也。麟鳳之嗟。山木之悲。有心者之所同然。而自悼其失所依歸。終無以與聞至道。斯所謂人亡而殄瘁也。嗚呼哀哉。

公祭梁少司農文（代蔡大宗伯）

嗚呼。公乘間氣。誕降高門。爵纓三葉。際會風雲。峴碑載德。燕然勒文。撫降去殺。有勇能仁。閥閱攸興。家兒克稱。緯有父風。無甯餘慶。才授自天。忠作於性。小試士元。驥足難竟。憲司發軔。績懋秋官。一麾出守。飲水十年。擢司鹺政。江淮之間。國賦充盈。晉掌畿關。政簡刑清。民懷吏畏。名動天顏。恩隆益接。問是妙技。遂穿

楊葉。春入華林。金鞍抱月。經文緯武。右有左宜。來旬來宣。二東是綏。泰山之陽。滄海之湄。甘棠志愛。鴻搭興悲。期月三遷。建牙西粵。嶺雨蠻煙。雕題鳥舌。播德宣威。皇華宸盛。同文齊俗。平章相協。帝嘉厥績。試無不可。旋移屬曜。照臨江左。寬厚和平。玉音遙播。若親天威。揭之中坐。服膺允蹈。政洪績懋。後樂而樂。先憂而憂。以今擬古。文正爲儔。民溺是拯。力排鶴僧。公已來朝。不忍中離。鑿斧成河。怒濤分瀉。萬樹千艘。安流東下。甘泉入覲。寵錫頻蒙。米衡臘雪。返棹春風。民擁馬首。喜歸我公。旋膺內召。遞少司農。聖朝懷遠。屯田首務。不以充國。而誰可屬。祖帳青門。凄然滿目。詎謂永訣。公遂不復。忠義激發。慷慨在前。於時力疾。何惜驅捐。黃河落日。白草連天。既至屯所。旋開阡陌。指揮丁壯。親投礫石。殫望荊榛。一朝全闢。厥畝畇畇。其耕澤澤。公瞻烽堠。起復平沙。指示將佐。風鳥雲蛇。魚復八陣。是耶非耶。惟公所蒞。歲稱大有。麥秀雙岐。禾易長畝。蝗自何來。遙遙飛走。物則能感。數不可延。星芒墮地。箕尾歸天。某等交公。歷有年歲。公通醇醪。飲而心醉。撫今歎逝。慟倍黃壚。聊陳絮酒。挽厥雲車。嗚呼。生寄死歸。公復何恨。國爾忘家。人臣之分。英英白雲。來歸帝鄉。千秋不朽。名列旂常。尚饗。

祭梁侍庵明府文

穆穆我侯。敏則其德。友則因心。孝克似式。翼翼其顏。溫溫其色。秉是正直。孔武有力。載分符竹。適宰嚴邑。過我京邸。飲我豆觴。歡若平生。嘉言孔彰。諏咨民瘼。結軫如傷。下車伊始。田疇潴澤。人其魚乎。侯不安席。傾囊金千。制水車百。以注之河。日減數尺。平流淺淵。秔稻是宜。所獲十千。歲以弗饑。轉凶爲豐。維侯粒之。人飽而歌。聲達京師。太常黃公。知侯最悉。日浩帆阿。循吏第一。賑饑活人。富青州匹。善無近名。仁心爲質。維誠動物。昭格於天。恆暘步禱。霖澍沛然。嗷嗷之衆。以侯爲年。蠲衙薄賦。省謠寬徵。吏不下鄉。民不識吏。雞犬夜靜。聽事晝閑。官民相忘。桑麻日遂。驚悍潛移。四境無事。今之吏治。矜廉炫明。取快一切。禁止令行。如侯所爲。無得而稱。日計則絀。月計則贏。道如國醫。培滋元氣。猛劑毒石。寢生所畏。凋敝之餘。懷柔爲貴。豈弟君子。民之攸暨。維予與侯。相知頗深。人視其面。我見其心。恥驁進取。懼媿影衾。邈哉邈矣。近古軼今。胡天不弔。奪侯之速。則不我遺。民之無祿。瞻仰昊天。惱春巷哭。隣里嚬顧。公歸不復。嗟予與侯。分手幾旬。將軍西第。坐忘主賓。謦欬在耳。已隔前塵。懷賢感傷。哀悟人人。維去歲冬。扶匶遠至。侯出迎郊。旋臨喪次。矜我鮮民。慰唁周致。大事克襄。緩急之義。趨壁未返。不甯朝夕。跳身京雒。上下求索。游踪蓬轉。浮生駒隙。未獲執手。此恨曷釋。嗟侯正直。沒爲明神。義無相負。鑒予眞。瀧淚陳詞。招蘇洞頻。幽明永隔。來格來歆。嗚呼尚饗。

公祭朱潔臣孝廉文

嗚乎。天津之水。大海在其東。百川萬壑。爭流競匯。而中州清淑扶輿之氣。於是焉騁。其沐日浴月。吞光吐景。浩蕩靈奇之所孕育。魚鹽蠃蛤貨貝之藪。不能獨當也。必有瓌瑰絕特之人。如韓潮蘇海。擅一代文章之事者。出乎其中。而君於是乎鍾靈毓秀。集於厥躬。故其發爲文辭。渺瀰空曠。不可爲涯際也。縹緲塵外。如三神山之可望而不可通。當其怒潮夜湧。鏖濤山立。鯨掊鼉擲。足以駭心動魄者。固已極文章之變態

矣。及其荒忽幽寂。令人之思義俱絕者。而神忽忽其來會也。又如伯牙候成連於海上。山林杳冥。情移心悲。而不見其刺船而來迎。惟其所得於己者。技進乎道。故齊得喪。忘毀譽。雖陋巷縕袍。蕭然有以自適。而千金之到眼也。如蠢士。二豪之在側也。如蜾蠃。斯人而使之得志。足以黼黻皇猷。潤色鴻業。崙非吾道之隆。夫何一舉退予。數奇沒世。怕劉蕡之下第。嗟李廣之難封。生旣阨窮。死尤寂寞。獨其文章之不可磨滅者。雖埋沒湮抑。而熊熊光氣。上燭斗牛之宮。某等情深蘭譜。誼切梓里。或親奉周旋。或遙欽芳烈。閱君之奄忽。莫不咨嗟涕洟。悲來塡胸。然而可爲君慰者。娟秀披地。有眉山之兩峯。而長公之才。軼羣絕倫。我輩當避此人出一頭地。他日繼君之志。而用其所未足。所謂蓄於身者。其後必發。釃以絜酒。助以挽郎。其情之不容以已也。哀薤露而怨蘭蕙。尙饗。

陳學士文集卷十三

祭文二　誄

祭張懷庵勉齋文

嗚呼。君之齒少於予十一歲。早豐且達。無怫鬱坎壈之遭。神王氣純。何以至是。平生孝友。培其根而旣其實。施於戚友之黨者。厚矣。初典大郡。約己利物。志勤於理。謠頌滿兩河。俎豆君者。皆祈君於天。君於天人之理。可謂無負矣。嗚呼。孰司君之命。令君至是。君之籤所仕於神也。神兆以魔。探符得讖。故志與神誓。政所畢施。允蹈其言。孰意君之終於魔也。予別君在辰之冬。而君之任以癸之春。方在京師。未獲祖送。是秋下第。君以書來慰。勤懇備極。嗚呼。予之爲散木也久矣。十年殘客。九北窮途。而又性褊氣悻。齟忤於人。唯君通其素心。涵以汪度。振乏如不及。而急病唯恐後。人所忌而君愛之。人所避而君趨就之。人所側目載耳。而君以爲若當然者。從煙樓中。怡聞堂上。綰酒使氣。任誕疎狂。終始歡然無所閒。若是者。徒深知予耳。嗚呼勉齋。予何以忘此哉。去年夏。急友人之難於上谷。午寐。夢君方舟而飮於河。酬酢方譁。君遽登岸別去。予力挽之不住。彷彿前年遊土城時光景。是時未審病問。豈永訣之兆。現於神魂之交也耶。今春幸叨一第。備員禁林。而君又不及見也。然而地冷官冗。奔走救口不及。形骸神索。假令君在而見之。其愛我念我。又當何如矣。嗚呼勉齋。從此已矣。伯倪戢憒。泉路相逢。頗癡不寂。惟予孑然。失鍾子而流水絕絃。亡郢

人而成風輟技。視予之痛。長此百年。寒箏笛咽山陽。淚灑黃壚。臨風悼逝之感哉。生芻絜酒。昭鑒匪遙。

祭張魯菴方伯文代鄭伯悅

昔謝公亡後。羊曇不忍由西州門。夫撫今感往。觸境生悲。山陽咽笛。黃壚淚灑。情一往而深。況風義締乎再世。知愛積於生平。世故滄桑。俯仰飄變。人生夢幻。理數難憑。悲來塡膺。恨深刻骨。夫復何言。維公挺不世之才。負廉前之氣。包含宏大。開濟明豁。是以清望著於朝省。殊績章於方牧。聲華騰於藝林。誦義周於士類。固無俟乎揚摧。而某亦不能殫述也。若乃赴義若渴。求才若飢。踐一諾如詛盟。揮千金如草芥。以某所見。惟公一人。洒其峻骨山立。汪度淵渟。窮言泉於當機。銛心鋒於錯節。喜愠不形。險夷一致。應猝愈暇。蒙難愈貞。某雖淺識。竊有以窺其一斑。嘗以世講之末。陪酒坐。接琴言。見其舉杯徐引。嘯咏閒暢。旣而巨觥罍空。鉢韻相屬。毫揮風雨。聲振金石。雄襟飄舉。逸情雲湧。太傅右軍。諒無以過。而某以樗櫟之材。疎慵之性。面不能逢世。口不能悅人。儕伍之所竊笑。流俗之所輕也。公獨過愛而深器之。獎藉誘進。有加無已。嗚呼。古人有知己之言。則沒身不能忘。如公於某之分。何如也。且人生當快意時。往往意氣之盛。籠蓋一切。追身經多故。漸或銷沈。或失擧於破斧。每變色於蠹蠶。若夫利害不撓其心。死生無變於己。惟達人能之。公末歲前一日。某往候焉。形將委而神王。氣兆劇而意閒。此其視死生爲晝夜。可謂達命之情矣。雖復御萬方陳於前。而無以入其舍。然則榮不足爲公喜。衰不足爲公憂。人世之貽羨忼愾惜而悲涼者。以公視之。皆所謂觀場而占夢也。獨是流波之引。絕絃而不御。成風之技。輟斤而不試。昔人所痛。寧獨在今。然則某之所哀。不在公而在己也。嗚呼。明冥路隔。神爽有期。叫秋旻其能遙。俟九原兮可作。倘鑒予誠。來歆來格。

祭查慕園文

嗚呼慕園。乘化何之。悼一塵之永隔。思再見以無期。伯牙息流波於鍾子。莊叟輟風斤於惠施。悲絕絃之高張。索解語其伊誰。況交親零落之後。正餘生衰暮之時。猗嗟慕園。丈夫之雄。抱不羈之才。精鋩閃霍。如龍劍之躍冶。挾無前之氣。光彩滅沒。似天馬之行空。若韜身逢時。早已樹功效能。揚其芳烈。乃濟鱗戢羽。尙能出奇破險。脫彼屯蒙。泊乎才隨識老。氣以鼠銷。雖智慮絕人。而知白守黑。每引身於局外。故虛懷容衆。而執雌守下。猶氣蓋乎關中。與煙雅人之度。邁邁君子之風。嗜夫賈生之言。曰天地爲鑪。造化爲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是以貴賤貧富。順逆窮通。莫不乘運數而遞至。以鍛鍊乎我躬。或志氣抑摧。一蹶而不振。或心情放佚。有始而無終。嘗昭質之易虧。亦何恨乎磨礱。獨豪傑與賢哲。不變異於遭逢。玉以攻而彌潤。金以鍊而愈融。猗嗟慕園。諸艱縣試。約泰殊塗。險夷一致。嘗阨而意氣自豪。履亨而形神不肆。惟存乎我者恆一。故感於物者不二。洵令終之有淑。蓋多福之自貽。猗嗟慕園。雅善知人。世樂肥以相駮。君閒絃而賞音。聿溯締交之始。曾維清水之津。予於斯時。嚴取舍而愼游從。人乃目爲迂怪。遠聲利而絕縱遂。君則重其淸眞。聞名結想。覿面披襟。迹似疎而意密。形若淡而情親。夫君之所與共角逐而供驅策者。亦云衆矣。至於託死生而擠緩急。則惟予是祠。予亦竭其才之不逮。而忘其力之難任。於是同聲相應。未面傾

心。李頑園纓冠而排難。周有峯攘臂而釋紛。無不寫素心於白水。何曾寄然諾於兼金。成交游之佳話。時傳播於說林。嗚呼。俛仰廿載。耆舊凋殘。餘君與我。共此歲寒。閱暄涼之犾至。觀物態之變遷。今胡爲而雨散。昔何故而蟬聯。蹈纖旗於身息。爭毫釐於市廛。絕交論所由作也。谷風篇何以稱焉。唯良朋之耐久。固磐石而方堅。風雨晦而音不輟。霜露零而色逾鮮。時有無而代匱。每推解於急難。予不自覺其牽鬮。君亦視之爲固然。由肝膽之弗隔。故形迹之盡捐。嗚呼。怨園長此逝矣。渺渺人天。胡屆胡底。頃四月之既望。來夢中而相視。被雲衣之容容。垂玉佩之粢粢。若遠游而告以將行。問何方而不言所止。蓋神爽之先知。示交期之永已。嗟錯柏之孤生。失喬松之輔倚。嗚呼。魂歸天外。無煩宋玉之招。誼著人間。聊作安仁之誄。絮酒陳詞。形留神馳。鑒我哀忱。不遠伊邇。

祭馬个臣文

嗚呼。公之年九十有九。乃乘化而返其眞。無可以爲悲。惟世之愛公者。或莫知公。知公者又莫能名公。名公者或反失公。則後死者之責也。或曰。公無情。四十年去其家不一顧。夫人苟無家。可以累心者都盡。情死而神生。公殆乎仙。然公焦然如衆母。徇人之憂如不及。不必其所知與所賢。解衣反冬。推食哺飢。日營營嬉遑而無以有已也。公之情不既多乎。或曰。公常蹈水火。拯其人而出之。而不矜不伐。公近乎俠。然人有非義。若簞豆則大怒絕去。雖親曬不少恤。如其義也。聞而赴之。無論知與不知。然則公犯難而爭義耳。非俠也。或曰。公廉。嘗兩從軍。有官勳。皆推以與人。後復以招民叙功。當授令長。有友阨於選人十餘年。其家喪亡略盡。公遇於吏部。慨然以己所得官。易名而讓之。吏人貲害次十餘年。乃得大治令。大治俗慓悍。逋山數千里。莽伏者時出劫掠。執前令而殺之江。幾死。公至。爲鋤除一切。申約束。與民更始。閭左於官吏。無一錢費。皆大悅。深谿邃谷。烏言獸面之倫。咸來城市。於是夜戶不閉。道不拾遺。所謂無欲而化行者耶。然公工醫。多禁方。嘗遇異人。授以丹藥。可以蘇枯起羸。自王公大人。爭迎致公。乞其藥。公密不與。往往出其黃金珍異奢馬。饋遺重疊而後與之。公乃用以振施平生推解。率取諸此。嘗稱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富貴人所重者身命。所輕者財賄。捐其所輕。得其所重。何負焉。而窮窶者賴此以濟。吾爲之作福消怨。故往往應手愈。寧獨借鑑於草木哉。或曰。公氣高。性勁直。於物無所避就。公卿貴近。一語不合。輒面折之。與人言不可。往復百端。卒持其意不變。對人落落無寒暄。其去不可留。其來不可卻。夫此與古爲徒而不近世情者也。然公善體人意。未嘗以形迹責人。人有過。爲隱蔽之。多方導之正。若恐人知者。下逮童僕亦然。每言好下人者。厲人者也。曲傅人者。輕人者也。與人煦煦者。求備於人者也。我與人無面從。無心非。無人我之暌。吾焉往而不與人親。是故公沒之日。聞者莫不泣涕。某等之友於公也。遠者數十年。近或數年。或日習於公。或時月乃一見。人人各自以爲知公。言亦人人殊。皆非公也。然合之無非公者。今公之子將歸公而葬於其鄉。某等既無以悲公。乃相與定公之名。而公卒不可名。則名之曰古之眞人。莊周有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庶其近之。遂以是爲公誄。公其鑒之。

祭親家徐景玉文

嗚呼。君卽世於今四年矣。自我不見。於今六年矣。庚子冬杪。奉先大人柩歸里。君冒風雪來會葬。偶病寒。留數日。臨別。握手欷歔。以季子爲託。予應之曰。吾事也。兄無以爲念。君揮淚上馬去。心竊怪之。微疾暫別。何遽悲慘若是。詎知此後無見期。丁寧數語。遂成永訣也哉。次年。飢驅京洛。一住半載。已又蓬轉江南。歲暮始歸。君屢以書招。言苦相憶。盍迂道津門。作十日留。以澼積忱也。予以往返悤悤。欲赴不果。次年正月。接手札。訂季子婚期。予報以四月。屆期杳然。已而聞君病困。心憂之。遣大兒往候。歸言仲子刲股和藥以進。病稍差。是時予方終喪。令文書趣赴吏部。未幾而家問至。言君已卽世矣。易簀之時。念季子婚未成。學未就。執其手而絕。前一夕。呼予者數焉。且言有無窮傾寫。今已矣。嗚呼。君之言。予之心也。尚待提耳而囑之哉。憶自壬午之春。始客君家。一家大小。若奉神明。予性褊率乖錯。而涵之以雅量。浹之以深情。賓主相忘。遂爲兄弟。定盟之日。恰値賤辰。是夜。新月初弦。齋中茉莉盛開。名酒徐傾。清談轉勝。漏刻四下。予既頹然。君亦酣醉。自是之後。異體同心。憂樂相關。甘苦共之。豈盛衰而能移。與存亡之可隔也。君之子。予之壻。其成敗在予。不在君矣。欲就其學。已令入都。與兒輩同業。兒輩先後燃其意激發刻厲。文日楚楚可觀。倘能取科第。登仕版。則予攜手以報君之日也。君歿之後。人事日新。年來津門。無復寧宇。君家雖艱苦。而門庭清寂。嫂夫人素善持家。諸子皆能自守。澹泊吾分內也。君其可以無憾。嗚呼。君行有日矣。託體山阿。永此終古。而予以一官繫身。不能親執紼送君於野。隻雞絮酒。遙寄一言。神爽未隔。庶其昭鑒。

同社公祭少司農芯遠王公繼配蔣淑人文

猗嗟淑人。秉姿坤極。淑愼其儀。柔嘉維則。仁孝性成。不聞亦式。養志承顏。女代子職。作嬪我公。同德相孚。虔執籩豆。追念舅姑。秋霜初降。春露方濡。既匡既敕。是究是圖。夫子含香。容臺冷署。素絲羔飾。飲冰垂譽。黽勉有無。縞衣茹茹。清以約成。勤惟儉助。旋登柏府。帝簡惟良。一歲三遷。不主故常。風裁京輦。月滿巖廊。從容規勸。斂鍔含鋩。晳見幾先。志恬退後。鹿車可共。翟茀何有。舒嘯東山。課耕南畝。榮利無關。升沈亦偶。帝闢蓬閬。徵校麟經。編摩斯遲。三歲而成。篝燈夜午。辭旦雞鳴。既奏稱旨。用錫殊榮。公之友于。篤念同氣。迎姊爰宅。愛甥而衣。淑人佐之。朝省夕慰。必腆庶羞。不私一味。澤周族黨。惠洽鄉鄰。婚喪有告。振給維均。風人所詠。施及凡民。無爭問報。雜佩投賓。凡我枌榆。欣依君子。月會旬修。張筵陳醴。楚楚餚核。既多且旨。樛纍觀視。盤樀手理。閨門之禮。中饋爲先。習俗嬌惰。此風泯然。羔羊之美。采蘩蔚焉。不修內則。豈曰能賢。猗嗟淑人。蔚爲女宗。高而能降。貴以益恭。克相夫子。奏其膚公。象服山河。委蛇雍容。胡焉奄逝。年不副德。遺掛空存。層樓佇値。芳型云遠。徽音不息。爲在親知。罔不心惻。某等與公。情同洛社。義忝通門。夙聯縞紵。每共琴鐏。習聞壼範。既惠且溫。方歌仰止。遽賦招魂。桂酒是將。瓊芳爰布。攬恨闗羇。興悲薤露。欲攄遺芬。愧無佳句。鑒其來歆。諒我誠素。

祭師太夫人文代

嗚呼。太夫人之爲婦也。相夫成不世之功。其爲母也。教子建非常之業。故其生也。名聞天子。而其沒也。哀動三軍。此女德所希聞。而古今不恆有也。當夫三韓煽亂。撻伐用彰。九重宵衣。元侯臥鼓。於是天啓豪傑

之心忠作山河之氣投軍仗劍徇國忘家而太夫人慷慨替決擐甲維裝不曾援桴拊鼓而助之先登也往必克攻必取百戰而集大勳四命而專使節威行三楚恩洽五涼而太夫人從容區畫計食授衣不曾偏席分甘而裨之拊循也義聲達於朝廷德音揚於閫外洎乎前軍星隕家嗣龍驤茹泣授父之書飲冰勵以前烈用能奮其材武拔自歐張不席門胄之榮自結風雲之契特承簡命秉鉞海門遂迎太夫人於公署當斯時也某以通家子隨先人之後迓於郊而拜於庭雖色笑之未承已徽音之不遠凡太夫人之所以訓我公與我公之所以奉慈訓而布之軍政者竊嘗聞其說矣士絃於塾兵閱於伍農歌於田商嬉於肆受賜於公者皆歸賜於太夫人是故節制江南之命下公奉板輿以行也送者載塗哭者震野而祝者比戶不絕也嗚呼非甚盛德曷克致此哉江南地益大人益衆政益繁公所以治之者益勤太夫人所以教之者益力令之行而德之被者益溥而速而太夫人忽焉沒也夫江南之人所以哀太夫人與哀公之失太夫人者不知何如而三津之兵若農士若商聞太夫人之沒坐者起行者止言者流涕童子不謳舂者不相杵也抑某之哀又有進焉昔我先人以邱園之賁託忘分之交陪琴酒以雍容寬將軍之禮數追其亡也奔慟齋衆恤此遺孤手製哀詞躬臨繐帳至仁徹於重壤乖信款於下泉夫受恩之深則關情必倍訃音驟至歲悼交并痛孝子愛日之心起鮮民風木之恨魂消心折不知涕泗之何從也嗚呼江山渺渺神往形留芻酒淺淺詞窮淚竭

祭黃年伯母吳太夫人文

嗚呼攬萬生之紛綸孰有形而不敝感驟駭於悲泉促浮生以委蛻唯神理之緜緜固未始與之同流而偕逝實人心之眞宰乃造化之根柢能緣虛以葆眞非哲人而莫逮惟太夫人人貌而天何思何慮體任自然其著爲女則形諸母儀可以範當時而垂後世者皆其應迹之所緣也乃若和神當春沖性如淵參乎物之所造遂乎化之無選者人固無待而名焉嘗聞天地清淑扶輿之氣必鍾爲忠信材德之民故傳言箕尾之降說詩稱崧嶽之生申然非秉中和以爲體則不足以凝其氣而會其神太夫人之蘊乎中者雖不可見昔徵諸似續之振振某友伯氏其德在方名冠羣公通顯而不逾其分身更多難擢抑而不挫其剛仲氏耿介克儉而良叔季淸粟咸敎以恆門高二曲譽重五常實與名之無忝才與位而相當科第蟬聯非關富貴福澤之氣翻纓幅轃蓋皆中和餘溢之祥嘗聞時有盈虧勢多崇伏崇極者必圮既仆者不復豈無七葉金貂一門華轂逢時嬉榮亦自忘其負乘運移勢謝空貽羞於殄餘非干祿以豈弟嵥介終之有徵緊本實之先撥何餘榮而再敷唯中和之所醖終敎化於無窮如江河之行地猶日月之麗空山石齟齬無阻於特源之往精氣薄蝕何損於昭明之體當夫芳譽方壯忽聞鶗鴂霜露慘慘而交下雷霆砰砰而載烈既離析而離居亦羈縻而翱翔太夫人視之泰然了不知其愍縱以外物之可必苟昭質之無缺觀四時之代序若晝夜之更迭識天心之必復惟益勵夫婦節光陰彈指星紀淡辰帝懷舊德詔起遂臣兄弟同升簡命維新畀東籬以分陝式南土而來旬歸先隴於司里返故第於宅人悅久客之來歸撫菊松之餘今撥醞夢之易逝見復旦於陽春於斯時也孫枝成長才調翩翩連占科名所舉俱有縱

法或從王事亦世各能象賢是皆太夫人含飴之所弄者或在掌上或繞膝前卒以視厥成而食其賜人咸歎羨以爲異而自太夫人視之不過旦暮之間嗚呼世有去來性無損益遺性徇世心爲形役榮悴纍神得失奪魄既墮轉而兩陷卽衆僕亦何惜安知更有哲人葆中綏和以身世爲應迹惟太夫人足以當之矣是故齊得喪無今故一死生蓋無入而不自適然則今之乘化而返眞是謂全歸而復於其宅敬長跽以陳詞知神明之未隔

祭張恭人文

嗚呼恭人之行予既已誌而銘之矣事實而言質文簡而意未盡也嘗論學問之道效其性之所然性之所然學弗能加也能不失而已苟能不失其性雖不學可也世之好言學者莫如士大夫其不知學者莫如婦人女子然婦人女子往往率其胸臆而成古今節義孝烈之奇士大夫日言學而終莫能及史冊所書可指數也乃論者猶謂奇特之行出乎激烈感慨者爲多庶幾乎中庸者蓋寡然如恭人生平所處非有窮蹙感慨之遭也生與歸皆世閥始終貴盛宜無以見其奇而尋常日用之間人情之所至難處者多矣姊姒多而無一言之閒姬侍盛而有各得之宜前室有子而子之忘其無母也庶子有母而母之忘其有子也此數者言之至易蹈之至難世之學者形骸者封肝膽有畛兄弟而不相容矣朋友而交相構矣夸毗之形爲態色忮求之隱爲褊心甚有同爲君子而自是而相非共一道術而愛同而仇異加之以附會構之以詬辭其患至於不可解古今以來不可勝數而恭人以閨闈之姿未嘗讀書識道理乃所行若此豈非沖懷天浚淵衷性澄者哉乃知聞見之功無當於踐形降衷之良不假乎學慮而聖賢所言典籍所紀皆人性之所自然而能者而非強人以不能者觀恭人之事可以知之矣予與恭人爲親戚然心儀而敬之故所以誄恭人者不言情而言性也其死不亡是用降鑒

祭李太宜人文

嗚呼女節之盛基於宜家立於報國孝子之義始於事親終於事君其道未始不相成也昔陶侃之母封鮓以激廉曰處讚之母傾資以餽戰士雋不疑之母教子平反俱能竭節不朝流聞後世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爲人今觀太宜人之賢其識鑒豈出三母下哉自昔奉政公以利濟爲己任族婣鄉里待以婚葬者常數十人斥三千金起學宮於荊棘瓦礫之中築濱海之隄凡七里以通行旅義聲馳於州府抑太宜人實左右之諸子自髫齔中缺聞而習見其志量固已超然矣仲君甫入仕太宜人卽稱奉政遺命訓飭之曰吾平生勤瘁後人有爲官者如斥所有以供苟動官中絲粟以贍家非吾子孫也故仲君之歷閱天下在官衣食錙銖取給太宜人手減季之產至十五六季賢能成母兄之志未嘗有吝色也夫人情務得以官爲利階其上者取足自給不苟侵漁已足稱淸白吏矣若乃御長物而不居處脂膏而不潤以家佐官破產從政豈可求十一於千百哉是母是子雖兄雖弟卓乎其弗可及也已仲君爲西曹郎執法爭獄囚生死侃侃無所撓避堂上爲之動色推平允者以君爲最則太宜人之教也嘗母以反活多寡爲喜慼歲何多讞焉聞其都運河東時製一裘以奉母太宜人怒曰裘何自來吾雖老矣正無須此飭婢封之

罰以絕後至嗚呼此陶母之義也當是時都運之名達於上聽而江撫中丞吳公奏請督理漕儲報可之命方下太宜人即惻然以糧額廣逋賦多爲慮手書誡君宜思所以寬民力者且諭季子以轉漕之任費倍往日毋隳前志以終乃兄之廉嗚呼兄之廉已成而季之產減十八九矣昔虞潭之母質其環珮爲軍資發家僮以助戰賊平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詔立養堂今太宜人破產以成子之名致位通顯疊膺綸誥年近百歲五世一堂孫曾至三十餘人人生之福備矣誰謂古今人不相及也仲君治行卓絕受聖天子特達之知以江左地大獄繁擢爲臬憲將以去貪殘抑暴扶弱沛德教美風俗而太宜人亦丁甯申誡故西曹時然則仲君在官之日皆太宜人憂傷之年也嗚呼此豈閨閣之常家人之事已哉太宜人考終而仲君以憂去職上特詔留之蓋慨然念人地相須之殷故抑罔極之悲勵匪躬之節殊恩異數出乎常格然從之太宜人生平忘家報國之心有默契焉者仲君必能體此意也雖毀滅之傷終顯揚之盛卒賢母之志酬聖主之知垂名竹帛與古人輝映太宜人亦可以含笑九原矣陳詞致奠奉揚徽烈尋常哀誄非所宜施唯靈其鑒之

祭王太夫人文 代李大廷尉

嗚呼太夫人之爲女也以婉孝稱其爲婦也觀其爲女也太夫人之相夫也以敬義聞其教子也師其相夫也古內則所垂殆性與之協而風人采蘩雞鳴諸什若爲太夫人揚爲芳烈也然吾以爲太夫人所處有尤難者當其歸於觀察公時文靖公洊歷三臺而文貞公以大宗伯引年予告門業鼎盛甲於一時夫處盛約者易厲其操履崇高者難貞其度旹不與驕謀而驕至富不與奢期而奢生此在士大夫未易消除而況閨閫之際乎太夫人天植沖粹恬泊眞素屏華靚之好抗林下之節見者洒然異之是時冢太夫人暨朱太宜人俱在北堂而太夫人周旋二母之間各竭其歡訢訢然無所間蓋太夫人爲冢婦中外親族無慮數百人指臧交集於一身而淑慎溫恭動於禮會無不有以厭其心相與嘆服其賢文端公每稱之曰與吾門者必新婦也觀察公少有令譽志承家學編摹常至丙夜鐙檠紛挐太夫人實左右之其勤苦刻厲有寒素之所不能者雖扶搖之志未終而燕翼之謀卒遂司農之夙達豈非天所以償其未足哉當觀察公之殁於滇也文靖公春秋高而司農方幼太夫人茹痛銜悲節哀順變所以奉堂上者旦暮燠寒饘酏酒醴一如觀察公在時而撫教幼子兼父與師疑食懷袖之間無非慈誨至性淬發大器早成是以掇巍科於弱齡躋臺省於壯歲文學政事彪炳一代爲時偉人而太夫人履盛而懼每進益恭所以丁甯告誡者皆古大臣退思之義蜩宮中且聞而述之在朝諸公爭相傳頌以爲司農有賢母故其公濟勤恪上結主知蓋有所稟而然孝以作忠於茲益信也古之賢母及見其子之貴而至行聞於當亡師法傳於六宮青史所書往往而有如太夫人者眞其人與夫何年未躋於古稀而忽焉遐逝也士大夫聞者莫不震悼而戚黨之赴而哭者莫不盡哀蓋其生平性善所以洽於人心而孚乎公論有不斷然而然者也況如某之肺附炎之親而習之久者哉其爲悲悼更宜何如也爰酌明水跪而陳詞惟太夫人其右饗之

祭李太君文

稱皆考古傳記砥飾立名之士非獨其身賢也蓋亦往往有內助焉山濤之妻陶侃之母皆能加意賓客勸勵其夫與子親仁賢獲聲譽爲世偉人故雞鳴雜珮之義風人美之而聖人特著於簡策誡重之也求之今世可稱道者絕少以余所聞太君之行詎可不謂賢哉昔太翁在時以俠義見稱於世家往往致千里客客無貴賤莫不人人自以爲與翁歡以此聲施赫然雖公卿戚里閭皆樂與翁遊彷彿季布鄭當時之風烈矣及予與賢阮仙卿兄交也典型猶可想見而仲兄仙芝能世其家故予三人相得若骨肉然嘗私自念末世交多市道形勢之與矜而安樂之相比窮逆變而意氣衰矣何李氏之門皆古處也及與仙卿兄燕語及家事然後嘆太君之賢爲不可及而益徵內助之不可少也太君名家子雖婉順協於內則而卓然有烈丈夫風好義樂與毋先太翁意賓客滿座則自視具酒醴盤槅無不豐旨日無倦色而親戚交遊之急乏者嘗周遺其家及乎老矣時時爲子姪諸婦言太翁生平事其語皆有合於雞鳴雜珮之指太君非能知書蓋性而有之也子嘗以事走京師至仙卿之家至則如歸其兒童皆習客至僕役謹執其事井井咸有法度蓋非一朝一夕之故其馴服於太君之家法者深且久矣故兩賢阮聲名日以著而家孫雖少綽有祖風行爲世顯人以發揚潛德不幸而太君歿矣予添以通家之好知太君懿行頗悉㣲恨文采不彰言不見重於世也然親知之中必有能闡述之者將爲采風者所錄光諸簡策與山妻陶母並傳不朽太君何憾焉今聞歸兆有期謹述所聞以申哀誄靈其鑒之尚饗

祭鄭太君文 代家大人作

昔聞牛君文經稱西屏先生之賢既讀其所爲族譜敘知先生能養節母志撫諸弟成立慨然想見其爲人次子儀客於津登先生之堂而與長君伯倪爲一人交歸述先生父子間事乃知慈孝萃於一門方是時太君之所以操內政而嗣徽音者亦已聞其詳矣洎先生沒覽伯倪之狀而哭之恨未得一見思見伯倪焉歲在庚寅歸我先考妣於兆伯倪攜弟執紼來會葬事竣乃見見即別去恩恩數語未盡所懷然識之客於津者十有餘年家貧親老累重途窮唯伯倪實先後籌之俾予兩老人不失菽水之養於昆弟無煩言即諸孫婚嫁次弟以畢傳稱以友輔仁予於伯倪見之矣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誠乎已而順乎親以其餘施及朋友伯倪之於儀可以徵之矣然則體先公之心而養太君之志者豈顧問哉含飴弄孫還不厭壽而忽然沒也儀計伯倪不勝公私之逋委積爲裝將入都而營之太君遘病不果行猝至大故而拮据卒瘏不以貧故儉於禮蓋已殫矣予聞而嘆且愧焉方我先人之未葬也伯倪聞而憂之及其葬也發策倡議實自伯倪而所以經營裨造之者不遺餘力義舉四喪惠存三世中心藏之久矣今伯倪猝然遭此知盡能家而予父子徒爲之嘆曰無分毫可以與力人各有心何能自遣哉聞太君葬有日矣生平懿行津士大夫皆能言之故不復云第言其心之不能自遣者而已擬蘋蘩酒惟其鑒之

鄭西屏誄詞

公清族也遠祖仕元以文詞顯爲儒學提舉明成化中有第進士爲良二千石者其間名爵纍纍昔公嘗讀其譜系聞予好古文詞以書幣抵文安屬爲之序辛巳冬予遊天津乃識公敦直人也對客不作寒溫

往復其面如其心自予來寓津與伯子游嘗過其家公必出具賓主語竟日皆質直醇樸聞之令人厚每謂予曰生好共雅人談嘗其詞致樸壆可念余雖不足言雅然公之風期可知矣末世貴假惡眞賤才矜勢持衡挾穢最而後交見卓犖則低眉對淵雲而抗顏俛仰爭於錙銖水火燧於俄頃公獨非俗中人耶何趨操之殊也且夫窮達有數榮悴不常八姓十六族之裔豈必皆今之矜榮者或一旦執殺被體頓忘生平吞話舛語悍驕氣逸多法制而不諜若生未嘗自貧賤中來者獨不知樊噲侯時有是態否公每爲予言而鄙且嗤之故累致千金而不居沒無長物而不悔任真坦遂其有由來矣伯子器沈機敏予與交而重之又高公之義既悲其沒而力不能具儀物獨念墓背闕序之意喜予文詞故爲文以誄之曰亢於瀆易之師延其學世紹之裔之松直探枝雖不試珠在茲端兮厚樸兮茂秖以異不以富

陳學士文集卷十四

墓誌銘

鎭綏將軍襄勇潘公墓誌銘 代太倉王相國

康熙五十有八載五月二十八日鎭綏將軍提督陝西軍務潘公卒於位上聞之震悼詔贈太子少保賜祭葬謚曰襄勇其孤翰林院檢討鋒將奉公柩葬於某阡既載王言於豐碑昭殊寵又狀公行治屬予誌而銘之予維國家以神武定區寓而智謀雄勇非常之人生其閒相與翊贊造宏式廓勳名卓犖於開國之際既章章矣我皇上撫有丕基天錫智勇內平三孽威加朔漠一時禦侮敵愾之臣奮忠殫力各奏膚功不可勝數而秦隴河湟間名將若張靖逆之略王奮威之勇皆表表人耳目維公兼之而訏謨遠猷尤非武臣所敢望此天所篤生作聖天子股肱心膂其生平將略暨行事之實予樂得而論次之其可以辭按狀公之初起從軍也蓋年十七八距其卒計在戎行勞王事者六十年所歷官由劄付遊擊疊受參將旋以副將管遊擊事越授肅州副將即充本鎭總兵官調天津總兵陞固原提督特授鎭綏將軍階光祿大夫公世襲拖沙喇哈番公在軍中以力戰爲名初隸陝督標下從中軍副將張自臣戰竹山房縣賊於橫水溝斬獲獨多從攻僞軍門白巖寨先登破之從提督李某討茅麓山賊李來亨拔其寨捕虜二十餘人斬級過半平之吳逆之亂王輔臣等殺經略以叛陷臨鞏秦闌全陝俱震公從揚威大將軍阿公討

之破賊於三水淳化復涇州斬賊帥周養民駱駝駝等披其寨多羅貝勒定西將軍別遣公攻城北面斬級七捕虜十八人別將數十人致定西之命於甯夏遇賊將合溝轉戰七晝夜卒得報以歸別將援山陽大戰援何全軍從撫遠大將軍圖海公進討王輔臣逼營賊寨下日夜撓之遂絕其甬道從偏副將守僞縣關斸牛頭山勉下小嶺斬僞都司一人千總二人賊首千餘級從征興安嶺先鋒頭敵破兩河關連斬僞遊擊守備各一人千總二人僞將軍譚宏等據川東從總督哈公討之別擊斬竹山賊千餘級大竹賊二千級皆復其城戰羅石橋鐵鷄寨各斬級二千擊破賊月城寨燬之於渠縣共斬首二千八百餘級前後所經凡數十百戰常爲軍鋒故揚威定西撫遠三將軍復臨鞏定平涼撫興安闢兩川所嚮克捷以公數以少敗衆也當是時公名震秦蜀一時稱驍將者首推公然公實多大略料敵制勝決機俄頃其御衆嚴而有恩能得人死力非徒恃其勇而已兩河關之捷僞總兵王精武猶負固興安公因進說大將軍曰兵貴神速宜直前逼之可立下不者敗賊竄聚將不可復制撫遠遣公往撫精武果降而興安闔城皆定公之將略於此已見一斑矣及鎭肅州時噶爾旦擊言犯哈密昭武將軍郎公以禁旅遏之公逆料其詐密遣銳騎二千里獲驪夷訊之賊果東去王師遂還省諸路芻儲以億萬計又遣騎弁武元濟偵賊於坤都爾果遇其哨騎都剛等盡殲之賊益怖不敢西而訛言賊往襲藏上命公駐防三岔河公執訊得賊情知終無西意遂振旅而還公之長於料敵多此類噶爾旦之敗於昭莫多也公力戰之功爲多時公領中軍指揮督戰飛礮貫頤出耳後公奮不顧大呼持矛直入左右軍乘之皆殊死戰賊不能支遂大敗論者皆以公神勇不惜死爲不可及然兵家之要貴出奇扼險方戰時彼衆我寡公曰先據山者勝遂引兵趨據山巔率衆馳下遂以破賊善乎振武將軍之論曰向非登山據險勢若建瓴必不能破敵若是之速也可謂知言矣而予之意則以爲公之制勝早決於併糧減卒時方大軍初出塞數萬衆晝夜冒冒行卒礮中不知賊在所而輓運者又苦沙磧不得前夫一日不再食則飢再日不食必譁且斃未見敵而我師已重困矣公撫劍語諸將速併糧簡留精銳餘悉給食遣還若減兵獲咎者請身任之諸將從其計公即下令軍中士卒人人自齎矢必死無一還心是役也微公之謀兵疲食盡勝敗未可量也方今小醜跳梁擾我外藩天子赫然命六師征之往往以餽餉之勞上煩宵旰使公得效其壯猷出奇候閒必能以少擊衆樹乃丕績而惜乎年已老上愛而惜之不使復臨行陣三請不獲命日邑邑憤懣遂發疾以卒嗚呼其可悲也已公所莅大鎭三皆天下重兵險要繁劇處也肅州固原天津公至輒申明約束嚴陣勒兵常若大敵在前甲器旌旗壁壘悉更其舊而賞信罰必士氣日斂以厲以故天津固原之兵皆蒙聖天子校閱技精卒銳賞賚有加焉及巡視營陣森如細柳臨淮喜動天顏頒其營圖爲諸鎭式而肅州夷落憚公威名至呼爲哈喇巴圖兒以止兒啼迄今去塞數百里牧馬絕蹤民安耕作者皆公之遺也公尤嚴於治盜上嘗語近臣曰天津自用潘某盜息民安付託可謂得人矣及鎭固原悉以效於津鎭者行之明告誡飭汛防嚴緝捕定賞格重處分而其尤得者舉壯勇矯健之徒盡羅而致之幕下既絕渠魁又以收其材用此蘇子瞻徐州上書所謂摘豪傑仕進之門而奸猾之黨可得而籠取者也思深慮遠豈區區一將之智而

已哉。公在肅州修築邊牆一百八十里。汛兵免巡哨之勞。商旅無抄掠之恐。至今便之。鎮固原時。疏請安插卦子陳四等餘黨。給田墾荒。俾爲良民。官民俱無擾。而遂以消地方隱然之憂。是皆應法可書。而其最不可及者。在密請建儲一疏。舉朝所不敢言。公以事關國本。身爲老臣。忠悃所積。發於不自已。又安計職之所不當言。言之而獲譴也。古所稱社稷臣。庶幾近之。賴天子神聖。鑒其忠誠。所以褒答優渥之者。有加無已。纖書勞勉。天語褒稱。御服尙食。下及便蕃之錫。難以悉數。人以爲彤弓之貺。朝廷所以旌有功。而不知公之深結主知。精誠質遂。固有出乎積功累伐之外者矣。予特表而出之。以見盛世君臣相與之際。爲近代所不及。宜垂爲世法。至若其他建置。與夫推轂將士。尊禮士大夫。具詳狀中者。皆不復道也。公諱育龍。字飛天。號見溪。其先固原人。曾祖文秀。始遷居靖遠衞。生汝林。汝林生澤溥。俱以公貴。贈光祿大夫鎮綏將軍。曾祖妣郭氏。祖妣張氏。妣閆氏。俱贈一品太夫人。公以崇禎壬午生。卒於康熙己亥。得年七十有八。元配蒙氏。誥封一品夫人。子男六人。長廣東右翼鎭遊擊福。先公卒。次翰林院檢討祥。次甲午舉人祺。次恩廕生候補六品京職禔。次辛卯舉人祄。次辛卯舉人禕。女一人。未字。孫二人。福出者一。曰紹周。世襲拖沙喇哈番。禔出者一。曰紹武。女孫四人。俱幼。自公之鎮固原也。邊鄙無事。公日覈餉礮。具軍裝。所得俸賜。蓄以蕃息駝馬。駝馬動以千計。諸鎮聞之皆笑。謂承平日久。何事張皇爲。迄今澤旺跳梁。諸大臣調撥兵馬。諸路倉皇。獨固原皆所素辦。即日就道。不稍窘。若逆知而早爲之所者。及大將軍十四親王西征。凡軍牲畜器具。所未受者。遺令仍進之於朝。嗚呼老將知兵。大臣謀國。防之豫而算之長。大抵如此。庸人不知。則以爲多事。因循苟且。日就廢弛。一旦有急。即茫然無所措。自古邊防之壞。未有不由於此者。夫乃愈歎公之不可及也已。銘曰。

於桓譔公。伊濯其烈。摧鋒陷堅。霆擊電掣。樹百戰勳。領三鎮節。威尊山峙。令行霜洌。方夏甯謐。帝治修文。公承雅化。造士興賢。既作泮宮。言採其芹。載色載笑。昭昭德音。丕顯潘公。允文允武。維時元老。方叔吉甫。二華比鎮。與我西土。月氏啟疆。螳臂旋拒。公請䝉庭。闞如虓虎。帝念黃髮。則不我許。夜視旄頭。如震如怒。志不獲從。憤惜以殁。將作天弧。採矢西發。毅魄爲星。名山歸骨。生死哀榮。垂光阡碣。

贈翰林院編修曉峩張公暨配王氏孺人墓誌銘

新安縣有合葬三台之原者。爲甲子武舉人考授守備贈翰林院編修張公之墓。公之卒。以康熙己丑正月。得年五十有四。遺令屬其子麟甲曰。我未克葬我父母。其勿以我歸土。勿爲我誌狀。以增我愧。故公之葬。以庚寅九月。祔其考妣於先塋。未銘也。越十二年壬寅。子麟甲官編修。逢覃恩。以己官贈公。而封母王夫人爲太孺人。明年雍正元年。太孺人以二月丁巳卒。得年六十有七。越九月壬寅。合葬於公之兆。蔚期乃以狀來。屬其同年生儀曰。吾父殁而墓石未誌。痛於心者十有四年。今又喪吾母。葬有日矣。唯吾子哀而誌之。不唯其名。唯其實。宜莫如吾子之習也。予不得辭。按狀。張氏之先。世爲小興州人。明永樂間。徙居新安。至遐暐公諱純儒。司臨城驛。崇禎戊寅兵變。以死殉其城。事載畿輔人物誌甚烈。即公之祖也。父蘩洲公諱所養。以積學高行。飲酒於鄉。配陳夫人而生公。及弟泗英公諱夢蘭。字石公。號曉峩。泗英出爲伯

父後。公友愛最篤。與弟如形影。相倚如左右手。公意所向。弟奉之唯謹。然公每事體弟意。即所不欲。則先發之。使若自己出。而王夫人亦能助成公志。娣姒烝烝。兄弟若也。甘苦勞逸。相推爲先。終無一言之間。以故蘩洲公夫婦。訢然享菽水之奉。不知有貧。而閭巷間長老誡其子孫。以張氏兄弟爲法。有豁勃而鬩於牆者。聞公來。輒走匿。恥公之知。若撻於市云。公爲人退讓。恂恂似不能言。然邑中有大利害。若是非關名教者。則侃侃正言無所避。以此鄉人皆愛而畏之。遇乞人輿隸。無倨色。見豪貴人。雖長吏。意氣自若。長吏之賢者皆重公。公益自引退。未嘗以非公至也。里中事有不平。多就公取決。公一言輒立解。至於訟庭者鮮矣。同巷居人數十家。覺公之世。門無胥役呼叫聲。無少長無一人罹鞭扑者。公卒之日。哭之如哀私親。新安。澤國也。澠澗縣亘數十百里。葭葦中港汊縱橫。羣不逞之徒。往往刦掠行舟。聚散出沒。吏莫能跡。公廉得主名。則棹小舟遲暮至。直造其家曰。張某來投宿。豪驚曰。公乃肯顧我。即置酒。公素善飲。就至輒浮白。笑語酬酢。如平生歡。豪大喜。呼其曹輩至。各通姓名。公人人撫接。則盡喜爭勸公飲。公呼巨觥滿引數十。其曹皆醉甚歡。遂各自言平日所爲。不復隱公矣。達旦。公別去。已而復至。其曹益暱就公。酒酣。公從容言曰。君等皆豪士。何故草間作諸非法。儻有令終者耶。我前日來。乃知君等所爲。相勸改行。非借宿也。無謂人不知。一旦官吏以名來捕。身命立盡。爲鄉黨笑。且水鄉生理甚饒。魚蝦菱芡。取之不竭。胥須害人求活耶。衆皆感動泣下。皆爲良民。自是估帆往來無戒者。公之力也。公未嘗言於人。久而其徒自言之。歲在戊寅。聖祖幸新安。視河防。發內府金。命督理河道王公新命修之。王公咨士大夫以方略。公圖上源委及險要修築之法。王公大喜。即委公兄弟董其役。不兩月而工竣。支發公費。纖細無不當。王公欲以名上聞。公力辭乃止。嘗謂人曰。聖天子幸哀吾邑而捍之患。吾儕即奉錙從事。凡以自利耳。小有規畫。而妄覬上賞。貪天功者。不祥。吾弗敢也。然公所修。迄今二十餘年。無衝決之患。邑人賴之。公才足以幹濟。而不矜其能。善足以服人。而羞伐其德。傳所謂弱行君子。庶幾近之矣。配王夫人。同里文學與魁之子。朔州刺史夢庚之孫也。歸公時。年十六。門業寂然。無中人之產。夫人以婉娩得君姑歡。以溫惠淑慎。遂公兄弟之寧。以勤苦節嗇佐家之以通。故廣遂寬公之憂。而明其淡泊。以誠信襄公父母之喪。公之既歿。以堅忍強力率其孤。葬其君姑及夫以禮。以黽勉有無。迎公之叔於千里外。養終於家。而愛白氏姑。周給之如先姑在時。以力學勖其子麟甲成進士。官禁林。鳳翼登賢書。鳳翽、鸞鱗皆補博士弟子員。鳳翰入成均。而身享養祿。卒邀貤封。以贈官榮公於身後。嗚呼。可不謂賢哉。予與麟甲齊年相友善。見其昆從友愛。知其所從來遠矣。歲時拜母堂上。翛然如林下人。則所以誡其子者。以謹言慎行。知足安貧爲訓。宜夫諸子咸自修飭。有以繼先公之緒也。孫七人。麟甲出者爛。鳳翰出者炳、煜、熠、焜。鳳翼、鳳翽出者焯、灼、炘。女孫六人。銘曰。

無位而威。見是正直。化莠爲良。黨於銘德。德非外曜。爲政於家。其道具邇。其施則遐。室有調瑟。家無反弓。王道易易。起化閨中。同心比德。貽爾孫子。生死哀榮。既多受祉。

封國子監助教河南上蔡縣知縣省齋趙先生墓誌銘代鄒少司寇

君諱孜。字文玉。號省齋。司寇公第三子也。司寇公善先中丞。居行同軌。白首如昆弟歡。予與君以通家子。

各往來拜大人於堂上退則攜手肩隨言笑累日夜無厭及仕宦撫阻猶時時夢至其處與君嬉遊如舊少時今歲六月君以聞至知以五月晦日卒哭之閱兩月而君之孤國子監助教績美走京師告葬期且狀君而泣請銘夫知君莫如予予不得以不文辭按狀趙氏世居山右其徙家滿城在明永樂間君高祖貴有至行七飲酒於鄉曾祖公道祖國棟俱以司寇公貴累贈通議大夫君早慧年十五補博士弟子試異等食餼以明經教諭慶雲擢河南上蔡令攝西平確山兩縣令以子績美遇覃恩封文林郎年六十六卒於家慶雲瀕海瘠邑也士不知學廟庭就廢兩廡無木主釋奠缺俎豆君修而具之月集諸生其中供飲饌甚豐釁序之間始彬彬矣有宗生不自檢爲鄉人所發君切責而以誠感之立悔悟卒爲善士洎君以母艱去職生率衣拜且泣曰眞吾師也送者皆爲之色動知上蔡縣多逋收縣素有河患隄潰則責之民晝夜荷鍤不問其飢飽民以爲病君出倉中餘穀分給當役者然後督之工皆踊躍從事故百里之隄不一月而竣已乃行田間見溝渠形縱橫隱現問之蔡人相傳自召杜以來有之久而堙矣君乃因其故道疏濬之歲加深闊由是得灌溉之利水不爲災而年穀倍登催科不假手胥吏時其緩急而爲之期先輸者簪花送以鼓吹其不及者再三期不得已而後刑刑示辱而已故民爭相勸恐後遂無一戶欠者撫軍奏紀錄七漕使奏紀錄四鄰邑鞭扑無虛日而以不及額受罰者相望也蔡境與郾城西平遂平爲界三縣水漲民將如江郭大士等謀決隄以壑蔡蔡人惶急集衆持兵將與之決死鬬君馳至隄所諭解散之牒陳利害撫軍委員勘詳嚴飭三邑而蔡以安修上蔡書院增置義田至三千畝延宿儒王消主之邑人爭遣子弟就學君親課之如慶雲時而授餐之豐有加焉當是時上蔡人文甲中州四方負笈者踵至不遠千里學使陳某詔人曰義學之設徒長吏爲名高耳如趙上蔡可謂賢有其文者矣蔡吳楚之衝也君橋其道若干所列樹鑿井以使途旅往來者入境如行畫圖中至今賴之刻石表縣治揭離派私徵諸不使於民所宜永革者若干事將以明民而恍不肖者不得復取其爲蔡人久遠計多類此君雖平恕愛人而持法嚴遇猾惡無所舍嘗曰法度不具民不知方稂莠不除嘉禾不殖也以什伍法編人戶百里之內比閭聚族如在掌上故奸民無所容吏無所售其欺除竊盜之武生張宏略法按捨民婦之猾生呂調詔而境內肅然治化大行其攝西平一倣上蔡之治攝確山時車駕方幸楚千乘萬騎之所經也頓供繁且棘君應之秩然上官賴以無隕越故在確頗久多所興除去之日民泣涕如失父母大抵君之居官也廉而勤寬而有威所至爲民規利不屑屑目前聲譽故久而人思之不衰惜未究其所蓄而材不大用於世也今上方加意親民之吏待以不次之賞守令受知擢爲方伯連帥衆矣君故大臣子方銓曹引見時曾乘顧問倘知其卓卓如此寵遇之隆豈可量哉以君之循良當聖天子側席旁求之日而官不過縣令年未及而就閒士之所遇有幸不幸豈非命歟君少而恭謹遇人愉愉然方司寇公時門業鼎盛而淸約沖夷見者不知爲貴公子也伯兄乘光久病不接人仲兄淑一早世門族梓里酬酢皆君一人無不厭人意司寇公在朝太夫人家居往來定省無毫髮失缺曾子所深知而親見者能官之後盤桓松菊泊然有以自樂絕口不談世事然急人之乏有不能婚葬者必周之無間族里也屬纊之際索筆書不愧不怍

四字以貽厥嗣嗚呼君之生平可謂允蹈之矣配王孺人慶都縣人同安縣教諭諱祚明女子四績美纘貢生國子監助教濟美纘貢生候補八旗教習鴻熙鴻業皆諸生女二俱適世族孫二重輝重閎濟美出女孫三績美出其婣戚名氏爵里狀所詳者皆不復及也某月某日葬於某鄉之某原銘曰

爲師則良司牧則愛瑞果慶雲賢異上蔡士民衣德斯畏斯佩愧怍兩亡天人可對歸全茲邱永終無悔

封汝甯府知府沛然趙君墓誌銘

趙君沛然諱霖詩人東溪震之兄而汝甯太守闓躍之父也自其曾祖仕自遼南遷逮其父附儒林公起濟爲天津人三世矣家之興也自儒林始君繼起以才氣雄流輩所擢蹈無險難赴士之急里中諸俠咸歸之其業益大賢大夫過茲土者多君能服衆奉約束皆引重君君好客多貴游勳衛子俠往來津門者爭詣君相與結歡而去以此名聞輦下震君異母弟也儒林公易簀時指以屬君君事繼母如母繼母病篤震遠出未還君曰母思弟耶母曰汝孝養如是思渠何爲洎沒累數千金治喪予賓客寓天津與震爲文字交震工詩爲人擺脫拘放自遠於聲利之外君之門車馬雜遝座客恆滿震與覘不屑酒酣一往時出語媿其座人雖以謔浪客不能堪多引去君追謝之曰吾癡弟也幸無介意然未嘗一語傷弟意一切順適之震好酒及游出足并東居足醇醪皆君陰戒子若孫祗奉之震得恣與所極不問其費子若孫亦跂惧震過於君惴惴恐失其歡嗚呼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而士大夫家不相能者往往而有方其競長短於錙銖暴起非於行路語言之忿慘若干戈妻孥之讒疎成秦越常棣之情既薄鬩牆之義必衰乃至娣姒鼓手猶子反脣本撥枝傷家風隕墜聞君之風亦可以恧然滋愧矣君訓父皆未仕子闓躍起家孝廉歷州牧內遷部郎出典大郡所至以廉能稱蓋義方之力爲多方闓躍之筮仕也君戒之曰吾家幸不苦貧汝弟勉爲淸白吏吾不惜破家佐汝若持官中一物遺我者吾不能復見汝矣剌高唐時即遣其叔父覈視之洎守汝甯君年已七十有九自往觀政時豫省有民變實郡縣吏以橫斂激成之詔大司寇韓城張公往按皆抵法獨汝甯超然吏議之外人以爲賢初大府議派時列郡俯首唯命或且因以爲利闓躍投檄狀藩司不派民一錢已乃以家財補之君之教也士民感頌前廟君八旬登堂稱觴者日數百人浹旬不絕君怡然曰吾可以無憾矣遂命駕歸歸三日而考終焉實康熙戊戌閏八月廿九日也以闓躍貴誥封中憲大夫河南汝甯府知府配駱氏陳氏俱恭人子二闓躍其長也次一躍出後震女五皆適仕族孫四闓躍出者三符簡策一躍出者一節孫女二闓躍出符孫申辰符出敏簡出君爲人伉直不能容物有不可其意立形聲色曹伍中多下之予客津門十餘載不妄交游皆卓犖有恃爲難近惟與東溪震往來無間節時過飲其別墅所謂老夫村者宋賓輒至君家君不以爲嫌每過必就予飲以二十盞爲限輒辭去曰吾不欲久涵子也其款曲乃如此君卒之三月東溪震狀君之行來乞銘甚切以未有葬日許之而不果銘今闓躍將以辛丑五月某日葬君祖塋之次復申前請而予方甇然在疚不親楮墨者一期於茲矣再辭不獲已據東溪之狀而銘之曰

弟無適俗之韻惟君遂其高子有素絲之譽惟君廣其操可謂友于而明大義矣履險如夷卒以子馳封

登上壽。豈倖邀也哉。

候補按察司副使安陸府知府易軒楊公暨配孫宜人墓誌銘

君諱緞綬。字公垂。號易軒。世爲直隸長垣著姓。以刑科都給事中諱文呂者爲曾祖。以歲進士諱玘者爲祖。而贈奉政大夫諱覲之長子也。年六十九。以康熙癸巳六月棄世。階至中憲大夫。官終於湖廣安陸府知府。而所歷者。山東定陶縣知縣。刑部山西清吏司主事。本司員外郎。本部四川河南兩司員外郎。戶部雲南清吏司郎中。凡仕二十一年。其行事可紀者衆矣。在定陶建唐文書院。進髦士其中。給養而親教之。癸酉丙子。連科雋三人。蘇銘、田崇翼、蘇璜。皆相繼成進士。自是甲乙榜不絕。人前此四十餘年所未有也。邑有濟甯張秋挑河夫。歲僉富民四五十人充之。家無不立破者。君乃通計歲需夫若干。應工食銀若干。均令合邑田一畝。出制錢一文半。鄉約放存。官爲傭夫。以除偏累。通詳上官報可。并下其法濟兗東三郡。倣而行之。勒諸石。除苛稅入官者。歲三百金。民以甦。乙亥。北征噶爾丹。徵軍需車輛。羽檄下督州縣各惶擾失措。君已先事預辦。至則立村車集而民不知。是歲以政最欽取赴部。士民送者塞途。中丞桑公歎曰。部得一賢曹。我屬失一良吏矣。在刑部號爲廉平。閱招案可生者。力言於堂。率從末減。大司寇王公雅重之。一日上下秋審疏。以應決人數過多。俾詳酌所當矜疑原緩者以報。王公顧語吏速請山西司楊員外來。來則迎謂之曰。此君之心也。得釋之人。泣拜於門者相踵。歷刑部三司。所全活數十百人。戶部雲南司漕務所隸也。君爲郎中三年。陋規屏不入。已嚴束諸吏。需索爲之稍息。會假監獄起。株連逮引者無數。官吏方借以邀厚利。大司農徐公知君廉平。屬治之。君盡釋諸連引者不問。止治包攬作姦之人。寘之法。徐公喜曰。我固知楊郎中能辦此。安陸之政。一如定陶。建陽春書院。衆課七邑士。俗故健訟。君至期年。訟益衰。沔陽有大戶兄弟爭產。而訟之撫軍者。事下君。各以多金賂。嚴拒之。而諭以至情。兄弟皆感泣請罷。

景陵民劉道遠妊婦自盡。而令疑其奸。擬重辟。君訊得其情。反縣案上之。令以故入人罪應劾。君爲之請。乃免。人益多君長者。君爲政持大體。不苛而多計略。能問發奇中。故前後所治。民無遁情。閒流言有盜欲乘元夜竊郡城某富人家。即令僕役更番出城。分合隱顯。若有所捕狀。同官竊笑之。竟於城下土中搜得鉤刀鐵銃等物。擒賊數人。已而湖南發劫賊。自供原欲焚掠安陸某家。以有備未敢發。人始驚服。在郡四年。以病請休。七屬民赴省留者數千人。制撫兩院。徇民心不聽去。吏以署荊南道篆。君雖勉視事。而歸思胥鬱鬱。神益悴。會有新例。捐陞者許離任候補。子越梓。遂傾家所有。捐陞按察使司副使。乃得去。歸甫五月而卒。人皆惜君之未究其用也。元配孫氏。同邑諸生祚長女。貞靜有識。以勤儉佐君爲廉吏。嘗從容語曰。居官苟爲子孫計。莫若寬刑薄賦。積陰德以遺之。若貪財害民。以多金爲燕貽。適以害其子孫耳。又助君振施。推遺產盡與弟紫綬。而養族節母夏氏、程氏、苗氏、弟婦李氏於家。宗支待以舉火者餘二十人。戚黨婚喪之乏絕。無不周給。中外翕然稱賢。先君一年。以康熙壬辰七月卒。年六十七。誥封宜人。子越梓。將以乙未某月日。合葬於先人之兆。而以其狀來請銘。余與君壬戌同年友也。知君爲悉。故次其行事之大者。其餘悉見於狀。皆不復詳也。君一子而賢。即越梓。戊子舉於鄉。女三。孫男二。鍾恒、鍾衡。孫女二。嫁娶聘

字皆仕族。銘曰。

死而乃銘。君則未。碑在人口有生氣。宜人聿來同甚懃。嗚呼。松楸之表碩且釋。風乘雲旗見髣髴。

曹熊占墓誌銘

曹君諱清。字熊占。直隸景州人。有學能文。未仕而卒。卒之日。士累欷。大夫嗟。巷哭。鄉人走相唁以悲。皆曰。疇若曹君。以孝友率先。吾子弟無敢逆其親。而與長者齒。疇若曹君。子其弟之諸孤。而愧夫慈子嗜利者。俾不敢以面目向人也。曹君沒。疇能收恤族黨。而與之共有無。疇以一言釋鄉人之紛糾。俾迹不涉於訟庭也。持世之大柄。曰賞曰刑。用以長善遏惡。然而善有不給賞。惡有不及刑。刑賞之所弗能加也。勸懲之道。於是乎窮。匹夫爲善於家。非有賞刑人之柄。而閭墓之者。往往相觀以化而不自知。其有不善。唯恐見之。感發在性情之際。而興起乎倫理之間。所以潛移默奪。佐刑賞之不逮。今曹君之行。其感人若此。雖曰獨善。所施不已偉哉。安在無位不章。而聽其泯沒也。予故因其孤之請而爲之銘。按狀。君父曰懋撝。懋撝父曰文炳。文炳父曰四科。皆庠生。四科父曰萊陽令子儀。子儀父曰商城丞元吉。元吉父曰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戶部尚書璋。自光祿至君凡六世。君兄弟四人。次第一。娶李氏。克諧以孝。事父母。晨昏食其。如古內則儀。人共訝之。已而嘆曰。爲人子當如是也。儒愛諸弟。煦煦若恐傷之。諸弟益畏護。聽從其言。有過而聞者。聞曹君來。輒噤咋解去。侍親疾。廢寢餔。消沒。絕數日粒。幾死。喪三年。未嘗御酒肉。凶服者至不敢對君笑言。君家饒。昆弟分業。各累千金。直仲弟讖無子。次當君子嗣。嗣則受其業。察讖意。愛弟讖幼子朝材。嘗撫他之。即立議以朝材嗣。其善體諸弟意而推讓於無形。皆此類也。諸弟前喪。撫諸姪過其子。卒底於成。收恤族人之孤獨。而周給其婚喪。鄉鄰之無告者與爲。嘗焚數千金之券。鄉人德而媿之。以故事有不決。咸來質成。曹君之所可。衆爭直之。所否。則若撻於市。過君之居者。視若鄭公鄉。王彥方里也。閭門肅

睦。對妻子如嚴賓。李安人婦德修。諸子俱恂恂與人厚。此皆鄉人士大夫嘗所稱道。不獨其孤之狀爲然也。君以某年某月日。葬於某阡。銘曰。

渾然端且厚。不言而能與人以無咎。乃知士苟誠於爲善。雖匹夫獨行。其及於物也。與有操柄者。吾不知其孰先後。嗚呼曹君。亦足以不朽矣。

甯母路安人墓誌銘

安人姓路氏。廣平永年人。父諱雲衢。性方嚴。學有經法。爲諸生祭酒。無子。獨一女。教之如子。亦方嚴有父風。年十六。歸侍御甯公元著。初封孺人。再封安人。以康熙辛丑歲卒。年八十有四。距侍御之歿。二十五年。又二年。雍正癸卯。乃克祔葬。安人沈默寡言笑。明於大義。平生所遭。災寂險夷。人生之變略備。而不以動於心。所謂宇泰定有道者非耶。方歸甯。值家乏。勤苦操作。奉君姑甘旨。佐侍御公成其學。夙興夜寐。靡有朝夕。澹乎有若將終焉之志。及侍御成進士。擢詞館。授臺班。視兩淮鹺。巡西南二城。彈劾不避貴近。疏數十上。多報可。當是時。侍御直聲動天下。安人心獨憂之。然無一言間執。曰。御史職固應爾。已而果以言事落職。安人欣言趣裝。偕出國門。抵家。謂所親曰。剛必折。廉必挫。賴聖明矜全。賜骸骨歸鄉里。幸矣。初安人

無子代侍御寵遜生子三人愛之如己出至是委家棟武室屏居一椽焚香晏坐絕甘鮮卻珍麗布素三十年歲丁丑天子思敢言之臣侍御以原官徵時年已六十餘矣親故皆喜州府爭爲之勸駕安人力止之曰君性狷急言多激烈感慨今老矣追隨新進猶持三十年前風規其誰能堪之田園足沒餘齒必辭病勿行且實病非欺也侍御顧念上遇我厚貸全臣於孤危中未有以報稱者今又起我於廢棄之餘雖老病願一望見闕廷死職下無恨遂就徵到官即抗疏劾諸當路甫上而疾篤所劾者抵隙訐奏俱下吏議侍御已卒不能白竟論徒家屬遣戍安人聞變夷然攜子婦就道曰吾固知其必有是也居謫所三載無戚容已而以赦歸門徑荒落蓬雀塞目親戚來問訊有泣下者安人道閫閫外敘述塞外風景而已無一語及前事汛治舊所居室聽砌間蒔藝果蔬花時坐對移日果熟呼諸孫啖之手翦蔬門道長老以此自娛人其室几席無纖塵一器位置必有常處輒數年不移易而拂拭如新每黎明而起嚴盥櫛衣雖重浣無瓻垢蓋潔清凝重其天性也予同年生寬君尌菴兩女弟皆婦安人子知其事最悉每爲予言如此嗚呼士之無特操久矣平生隱約則蹩躠如不終日小得志即傺然不復憶窮乏時其務得冒進徵特虧廉恥之防昧止足之分而已雖機阱在前刑辟在後惏然不知顧一旦禍及則惶怖斷慄莫知所爲其遺遙由觸者多矣安人處貧賤而不變居富貴而不喜罹患難而不懾初終一心崎嶇一節於聖賢素位之道若允蹈之豈閨閫之賢而已哉將葬前二月其子倬狀安人之行介尌菴來請銘予既夙賢安人即以所聞於尌菴者列次其大至於宜家教子婦德之常具詳狀中者皆不及也子三人倬倣側室張氏出偲側室宋氏出女二人李璧如李克鎮其壻也長安人出次側室張氏出孫十有四人振鐸振翮振基振業振德振紀振綱振祀振敬振揚振執振壎振玉振均孫女六人曾孫三人銘曰

其志潔其識先其天定其神全其外來而無與乎己者皆祓之若一也蓋無入而不自得焉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庸詎知百年之幽宮非平生之一椽

薛母楊太君墓誌銘

恭簡先生之配楊太君以乾隆四年正月考終於濱其子豐潤令薛君天培以四月得請歸養候代以行而太君之訃以五月至薛君慟幾絕洎七月始克狀太君之行以書來請銘其辭慘痛悱惻予不忍以不文辭按狀太君之儷於薛也以父發先公無子贅恭簡於家即以爲子故恭簡應試補弟子員屬於學宮皆以楊姓及卒而門人私諡之猶曰恭簡楊先生焉迨子天培貴受貤封爲文林郎始復姓薛是恭簡終身固以外舅姑爲父母矣濱俗後人者以所生爲私親婦亦不執婦職而太君曰以贅爲子權耳婦而不事舅姑不綱孰甚焉則請於父發先公發先公識大義嘗焚千金券以全貧交濱人所稱長者也許之於是執婦贄拜於薛氏之堂時節羞甘珍上衣履所以奉舅姑者與父母無以異恭簡乃安之既而恭簡之親若父相繼沒太君力襄恭簡治其喪與喪其父發先公者均禮人以爲薛氏有婦也楊薛本世親薛母親楊母如姒故以子繼之至是皆耄太君請於母迎姑共居與恭簡朝夕左右兩母前訢訢如也當是時恭簡名行已著四方俊茂之士聞聲求友者屨接太君謂恭簡曰海匯百川惟善下而能受君其虛以集

衆益用廣學殖無徒爲名高可乎恭簡自是抑然自下擯華言而衷一是五經諸史無不該博貫通遂爲儒宗從之受經者至數十百人得其傳者猶堪爲專家師既歿而門人相與切劘其子皆彬彬質有其文其達者已效能當世卓卓可稱道固君子之教澤久而彌顯亦賢媛之遠識贊助實多也恭簡子六人天墀天培繼楊氏天培等四人復姓薛天培成康熙乙未進士與予同榜爲人倜儻有氣幹初宰密雲以清彊擢剌遵化移開州咸有異政已以遵化時事罣議去官雍正十年彭城李公初制畿輔通幽舉廢察其枉而惜其材將爲之辨復於朝予遇之於邸舍而賀之以酒天培泫然曰非罪見去官去而得歸以奉吾母非才見留身留而不得歸恐將母終無日矣因道太君孤苦艱辛督課諸子茹蘗飲冰有非丸熊畫荻之所可盡者條舉其事言之嗚咽予乃知薛君之賢緊賢母之教也今讀所爲狀猶多當年之語所未及詳者狀言恭簡既歿兩母在堂諸子漸長以釁遭大故物業零替所以上供甘旨下食孤稚者皆太君一力支絀備極勞瘁天墀等謀徙業貿遷用紓母憂太君泣而責之教督益厲命諸子自相師友出則就正於恭簡之門人爲社會課文或紬卽恚泣不食以是諸子咸發憤力學有所成就此天培當日所言及者至楊母卒後姑年益耄傷逝獨處悽然不樂有仲子別往灣頭寨欲就之居又安婦之養不能離晷刻太君順適其意奉之就叔而身依以侍所需魚蔬果餌命諸子自城中七十里迭遞之更番往來日以爲常叔家所具者堪需七箸而已終姑餘年營葬畢然後歸此尤人情之所難眞能養志者則天培當年之所未及言也狀又言祖塋隙地爲族人私鬻者贖而歸之曰無俾他族實偪處此闢叔將鬻所居酬其直而留之曰先人廬也可輕棄乎叔娣歿而子遠出爲經紀其喪贖族子之質身於人者且授室焉前後所收恤婚嫁親族無歸于女凡十餘人宗族長老嘆曰微夫人薛氏其不競矣數事雖細皆敦本篤親維繫人倫之重而太君以孤嫠艱難之際竭蹶而行之斯其識遠見大豈復巾幗中人者自斯干之詩言女子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後世遂以爲婦德之極則不知此詩作於宣王之世懲艷妻致亂之害激而爲此言非通論也史傳所載家國艱難賴賢媛之力匡救扶持者不少其人類能察微見遠迥出於尋常意計之表蓋皆以識勝也即以太君所處似常實變苟狃以舊俗不以薛爲家則恭簡且無以自安於楊之室矣惟其識經權知輕重故能周旋於父母舅姑之間合兩姓爲一家所以養生送死者無幾微之憾俾夫子處變如常超然無所累其心乃得成其所學以永終譽而伶仃窮露中又能淬厲諸孤就其術業卒使將絕之緒復延既衰之宗再振狀謂其一身繫兩家之重吾以爲一身補人倫之闕實裨風教非第爲二氏之光而已予故表而出之以爲世法處其肅賓虔祀教忠封鮮諸事世之賢婦人皆能之已具狀中予不復誌也太君濱之建水州人父發先公諱向榮母林氏生於順治辛未七月二十一日子時卒於乾隆己未正月八日戌時得年八十有五以子天培貴敕封太孺人子六人天墀天培天垣天墩天墉天塏女二人孫十六人女孫十一人曾孫四人曾孫女二人銘曰

薛卽室於楊乃昌厥家婦從其姑生無嫌乎易姓而卒復其初故鬱鬱乎關西之岡蒼蒼乎舜谷之墟

陳學士文集卷十五

題辭 跋 引 贊

韓歐文選題辭

善書者蕭然有意於筆外，善言者蕭然有意於言外。見畫竹者，宣其旁空地，又有畫林中酒家者，作竹樹一叢，而酒帘揚出，其不畫者，乃其欲畫者也。古人之文，言在此而意在彼，意無窮而言有止，取而觀之，乃無一語爲人所言，皆人之所不言者也，而後已所欲言者，不待言矣。余每竊窺其旨，笑而頷之。有問者，示之曰，閑處著想，冷處傳神，然後墨瀋淋漓，筆無塵蹟。任世間忙熱劫中，愈言愈厭。弟輩請其鵠，余曰，惟韓歐陽實關厭趣，爰以所故習者，摽而錄之，仍漫加評註，弟輩試覆之，此文中淸涼界也。

題送別江冠峯詩後

同學江子冠峯，有越中行，前二日，置酒招近局，集於寓齋敘別。宋岸圃、金繪卣、符幼魯、張鱗雲、袁樞、程翼山、龔侶雖、弟佩水，各卽席爲詩，以贈其行，俱有餘情於言意之外。冠峯自作一首，留別同人，語若自悲，而出之詼諧，意是行之非歸非游，非飢驅而不獲已，其憤深而語切，幾明而寄遠，有不可以莊語人者，惟予深知之。士必有以治生，而後出處進退，乃可綽然自得。耕釣居沽，以及傭書入幕，皆自食其力，其爲伐檀之義一也。受自吾分，不爲苟取，可以養生，吾何擇焉。曩予教讀天津館，穀足以供食口，雖羈客十年，而形

神日王，旣舉進士，官京師，不三載而貌已悴，志慮漸耗，忽忽十餘年來，日月不知從何去，頭須爲白，典衣晨炊，乞米晚飯，平生意氣，銷鑠盡矣，尙安能修職業，效尺寸於當世耶。坐糜廩祿，欲謝去則無所於歸，長安士大夫如予者亦多矣，此冠峯之所狎見而深悲也。人生束髮受書，求一第，往往不可得，幸而得之，又幸而居詞館，不可謂之不遇，從以治生無術，窮愁困悴，進退遂無一可。然則苟可以食其力而治其生者，義當就之，何爲願於一第，而自命至是。生理旣具，退而隱可以樂志，出而仕可以厲節，夫無待於世者，眞能用世者也。予悔當年不爲冠峯，又烏知冠峯之不成於予而決是行哉。問途於已經，諸君子他日是予言，然後知冠峯之早見也。唯岸圃孤雲無依，老鶴鳴歸，迹本不同，而情彌惜矣。

石濤畫黃研旅詩册題後

淸淞老人爲研旅黃君畫詩三十二幅，觀之蕩胸駭神，破耳目之格，絕筆墨之蹊，恢詭譎怪，而研旅之詩，於是乎傳。聲寫照，纖毫畢現，按圖而誦之，則滄江激嚙，潮海答響，棘身危峰之上，冥心絕壑之下，天風吹窅思而欲絕，空翠泣幽神而欲滴，其殆以我爲伯牙，引而託之海水汨沒山林窅冥中乎。先生將移我情矣。人生胸中各有邱壑，桃花源、柴桑之三徑也，浣花溪、杜陵之一枝也，輞川莊、維摩之初地也，然在此册中，不過占樹一叢，分石數皴，蘸水半絲而已。吾將以天地爲鎔，造化爲冶，研旅淸淞之手與口爲範，聚宇內山川神奇靈曠幽險絕特之氣，踊躍奮迅而出乎詩畫之間，此其胸中邱壑，視昔人爲何如也。或曰，研旅卽景爲詩，淞公卽詩爲畫，皆其身到目遇，而非以意造之，然予以爲山水之觀無窮，而人各領其趣之所近，今使右丞爲研旅之遊而爲詩，紀之並圖其迹，其所到所遇，與今同也，而江山不可復識矣。研旅爲吾溧陽師老友，氣不可一世，嘗以千里赴一言之期，類古俠者所爲，而氣韻沈嘿，無以測其所蘊，於其詩可以想其人矣。聞淞公蹤迹尤奇，惜其沒，不能一見，掩卷悅然，然於此益知世間名籍之外，固多偉人也。

馬文毅公錄草辨疑題後

公致命之節，紀述論贊，諸君子旣彬彬有作矣。予獨於錄草辨疑一書，窺公之深，竊以爲忠智毅烈，皆以其迹言，猶未足旣公之心也。公之心，仁而已矣。孔子曰，仁者安仁。又曰，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夫造次顚沛，生人之變備矣，而安之若固然，此所以爲仁者也。當公被執時，幽室土窖，猛獸蒿蒸，燥溼寒暑，敝縕蓬垢，賊黨脅誘沓至，百端並設，而公之妻子稚弱，因縶別所，消息斷絕。計公此時，耳目手足，焦膚肌骸，無一得爲己有，其爲己有者，唯此心耳。而死生利害，攖之於外，悲憤憂思，感之於內，尙何能心摹指畫，作此不急之務，若從容暇豫時哉。今觀其書，凡十二卷，集晉漢以來法帖，依梅氏字彙，一一鉤勒之，一字而諸家之草具，一草而纖毫之異別，其精工研辨，雖明窗淨几之間，意恬手閒之頃，亦未易辦，況如公所處之時與地哉。苟非心外其身，身外其境，以造次爲從容，以顚沛爲暇豫，死生利害莫能攖，悲憤憂思莫能感，其何以至此。此所謂中心安仁者非耶。孟子曰，仁者人也。耳目手足焦膚肌骸，具而名人，如果之核，如穀之莩，核與莩之中，有物曰仁，仁之在人，猶是也。故仁其心者遺身，心其仁者遺境，苦樂順逆，不得而嬰焉。孔子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夫身旣亡矣，仁將安附，以此知仁不與身亡，仁不與身亡，以此知仁不

與身存也。仁不與身存亡。則安有順逆苦樂乎哉。吾故曰。文毅公可謂仁者也。

楊太涵乞養文稿題後

古之養者。吾聞之矣。聞以子養。不聞以仕養也。今之養者。吾聞之矣。聞以仕養。不聞以子養也。仕與養不可得兼。則何所取。古之人有行之者。舍仕而取養也。今之人有行之者。舍養而取仕也。晉安刺史太涵楊公。居今之世。行古之道。其自江南居巢令移刺黔之晉安。太夫人年八十餘。以路險遂不能俱。公卽請於上官。不欲行。不獲請而後就道。旣至。又請於撫軍。不可而後視事。繼又請至六七而後得報。乃予告以歸。今讀其文。言約而情迫。詞遜而意堅。蓋人可終身無官。而不可一日無母。三復誦之。未嘗不感慨流涕也。今之人遠親游宦。遠則萬里。動輒數年。彼亦知其親之思之耶。藉顯揚之虛名。虧依膝之眞愛。假匪躬之大義。薄烏哺之至情。內可解於父母而慰之以浮榮。外可說於朋友而折之以臣節。然獨不思爲之親者。天屬縈心。如結不解。當其攬衣趍輿。挑燈夜坐。外顧惟影。內顧惟形。徒有僕婢之奉。實無骨肉之親。拊膺傷心。伏枕隕涕。雖身被翟紱。席豢膏粱。復何益乎榮華之悲。綣綣之思哉。至若衰疾交攻。隱憂並日。則又有不忍言者矣。嗚呼。此楊公之行之所以不可及也。且夫今之人。亦有類楊公之所爲者矣。人吏部檢仕籍。乞養者何可勝數。而求其故。或不悅於上官者也。或不任夫繁劇者也。否則民不安其政而謗騰者也。否則其有詿誤而懼不免者也。藉以解目前之紛。而預以開後仕之路。此勢出於不得已耳。若其得已。則其親仍不得有其子也。楊君之爲晉安。其撫軍則宛平王公。與有疇昔之知。見公至大喜。方將大用。公甫蒞任。卽以之攝安順太守事。則公固已獲乎上矣。晉安政簡。而民樂公之仁。案牘不盈。而公才足以游刃。則又非繁且劇。民詆而懼不免也。使公稍留二三載。以王公之知公。公之能於理。顯擢要任。豈難間哉。而公終不以彼易此。則甚矣公之行之爲不可及也。予將以公之行爲人子勸。而以自勉焉。故書其後如此。

宋文修廬文集題後

二宋之毀。吾聞之矣。愛之者不勝憂。稱之者不勝嘆也。今觀文修廬次之詩。有不暇憂以嘆者。甫展卷而懍然之色若接吾目。愀然之聲若入吾耳。悴然之神若觸吾心。不能卒讀。輒掩卷而起。已取而讀之。又復然。至於再四而未已也。然後旣嗚呼。詩之感人。一至是乎。抑情之至者。其感發在語言聲響之外。作者與讀者。俱不知其然而然乎。然則向之憂且嘆者。見孝子之貌。而吾於是詩。見孝子之心也。夫忠孝異名而同實也。余生平不能讀離騷。每一讀之。則煩冤侘傺者竟日。然恨黨人之婾樂。懟蠱惑之數化。慷慨不平之氣。勃然而生。固已散其鬱抱。激爲變徵矣。未若蓼莪一篇。陟岵數語。令人讀之魂銷。釋之氣盡也。夫孝子自寫其心。而爲慶者興愛日之思。罹憂者懷風木之痛。然則孝之感人。固甚於忠哉。請以質之文修。其以予言爲然否也。

五芝樓文稿題後

右文一卷。計如干首。姑丈紀尉亭先生自訂所爲舉業之文而藏之家者也。憶予童少時。日夕省姑母。與表弟寅東戲。各矜誦習。角所多爲勝。汩汩如瀉缾水。姑丈聞而憐之。贈以呂谷詩二册。當是時。家門方鼎

盛。常於筆花軒蒔菊百種。花時招近局。觴詠彌旬。姑丈才思敏絕。鉢響輒就。往往屈其座人。一時流輩莫不斂手相讓。予旣稍長。知爲文。王霞村先生啓社南樓。名雋華集。予遂遂占末席。諸老宿心輕之。姑丈獨以其復見賞。每日此子咄咄爲來逼人。凡所爲文。嘗與商搉。忘年與分。務盡人懷。其虛衷雅量如此。庚午闈中以元擬復失之。然喜予之獲售。不概於中。爲文益刻厲。曰失得偶耳。意中人得之。距庸非得之耶。一日呼予過五芝樓。案上積卷帙尺餘。皆平日所讀文。率手鈔者。謂予曰。吾病文思之綺而不淸。毋乃多爲累乎。取火悉焚之。煙漲天。於是冥心孤詣。窮文境之變。當其興酣搖筆。亹亹千言。如高山出泉。風雨雜至。若乃含毫邈然。神遊象表。筌蹄兩忘。手心俱化。一語不從人間來也。有時鬱勃淋漓。霞蒸雲蔚。忽而斂息屏氣。如蒲團夜寂。鐙氣欲殘。希乎微乎。鬼神不得發其解也。自是知者愈希。向之斂手者。羣非笑之。而家亦益落。不自存。授徒四方。又以方枘多齟齬。而襟度超然。不以屑意。獨以文自娛。所作益多。歲乙酉。受知於高芸軒先生。魁其經衆。上春官不第。予之齒少姑丈二十年。其窮窘同。其久阨名場同。其耽奇嗜古。不顧世人之非笑同。予猶九飢而倖一遇。而姑丈猶含其璞也。年且七十矣。豈遇合之夙寡。果有司之者歟。抑孤情絕賞。自古爲難。不遇其常。而遇者其偶也。一日寫文稿手以示予。曰予之爲此。其勤且苦。子所知也。序吾文者莫如子。予受獎誨垂三十年。其敢以鄙言爲弁。然自童少所記。迄於今情事歷歷。未嘗一日忘。輒略述之。以志予與姑丈情好之篤。有出於懿親肺附之外者。又於今昔盛衰之際。不能無慨然也。

郭善夫去思碑詩册題後

所居無赫赫名。去後輒見思。弗言耳。循良之治。悠然可想。至峴首羊碑。過人墮淚。去後之思。不煩辭說。千載下但覺風流未遠也。後世馴襲。轉成弊俗。乃至無地無官。不貽災珉石。紛然林立。郭外令見者厭睡不忍視。遂使古人佳話妙迹。麽穢都盡。今延人所立郭使君碑。獨能令過客詞人。嗟賞低徊。慨然成詠。抑獨何歟。豈途次風謠。感心觸耳。碑間幼婦之辭。皆斑斑淚沁耶。若然。則過而覽者。莫不爲之躊躇而悽愴。宜乎使君留治重來。感民情之厚。次韻留題。有裴回欲涕也。舍人回轡。見壁上之作。又從而和之。古驛荒途。寒山片石。遂爾膾炙流徽。頓留勝蹟。都人士聞而和者日多。裒然盈帙。予紬而觀之。竊謂得此可爲叔子解嘲。洗出峴山眞面目矣。卽以之題於册後。

題熊雝齋秋江垂釣圖

有扁舟而釣於江上者。煙波渺然。其面目不可狎而識也。其形神閒而遠。彷彿成連海上之意。噫。此何人哉。有漁父過而識之。語人曰。此夫少喜名俠。所謂不侵爲然諾者也。早踐亭涂。犇叢大難。其事友人實尸之。歸自天津而後以黜。則禍機已搆矣。友人慨然曰。忌我者唯余是求。卽言之不足饜其意。徒兩陷何爲。吾終不言。竟抵罪。卒無所言。已而友人與所親閒語及之。人始聞之。此人情之所難也。厥後曾爲朱邸客。又嘗客於將軍稍雪之家。人皆以爲遇。乃觴酒方殷。而冥鴻逝矣。藥言不入。則褰裳去之。人皆不知所謂。洎戀棧者悔禍於噬臍。濟水者淪胥於及溺。然後歎其知之早。見之決。守之定。利勢不足累其心。私恩不足縻其迹。超乎其不可及也。而顧其覬餘榮於故相之遺疏。以圖僥倖。有是理哉。是以君子之論人也。

貪路迹而求情。可因此而識彼。伊尹負鼎。百里飯牛。雖功名顯鑠。而談者猶以爲口實。自子輿氏辭而闢之。而世俗之疑乃破。夫以古之聖賢。何猶遺此。何論餘人乎。世好以牛鼎信人。而不復衡其本末。宜夫人之屏迹逃名。持竿長往而不顧也。其人聞之。泛然而不應。曰彼所言。皆故我也。今者吾喪我。於是扣舡而歌曰。江水湝兮悠悠。見往者之不返兮。知來之不留。吾旣與之偕逝兮。夫於世乎焉求。又何患乎大力兮。負山壑之藏舟。

題李璞庵小照

李子璞庵以其小照。介孫君又璘屬予題。纔展卷。眉目粹頫。望而知爲璞庵也。予識璞庵。以去年四月。亦又璘言其行義修潔。故心儀之。今覽卷中題贈。多以陶彭澤相方。豈以其嘗爲令。移病歸來。遂附之五柳門庭歟。然吾聞璞庵之起也。以孝廉方正。詔赴闕廷。聖天子賜見便殿。時同舉者十四人。上親擢爲令者二人耳。璞庵其一也。餘皆授學博。然則璞庵受恩特達。固不與嶠節等分符龍城。士民安其教令。去之日。祖送塞途。璞庵亦賦詩與別。情懷悽惘。一時上官慰留不獲。莫不嗟而惜之。頗有鄕里小兒作督郵。面目相逼耶。今璞庵顏沃丹。鬚眉奕奕。卷中人故無恙也。而安於隴畝衣食。無再出之意。予竊疑而不得其故。又璘曰。璞庵退愼人也。家本無贏。嘗授生徒自給。而嘗身力用。稍有中人之產。初被州里察擧。苦辭不能免。旣召見授官。每惕惕不遑寢食。曰臣無狀。何以報稱。孤恩尸祿。生有餘愧矣。若有重憂於其心。而重負於其身者。故不能不病。病不能不去官。至蕭人之安於令。上官之信於令。璞庵不以自安而自信也。予嘗徵其說。則曰。令之職。匪直以簠簋刀筆。應大府之徵發期會而已。吾民果有以自食耶。吾地之利。果足以食人耶。何以俾其不逐奸利而食不乏也。民心何以澆漓。廉愧何以不復。父兄骨肉。何以不相收卹。富貧何以相役。強弱何以相淩。吏胥何以力勢過官府。人倫卑紕。何以仍齒衣冠。狗鼠偸竊。何以重煩案牘。官是縣者。以知爲名。吾知蕭。吾不知蕭也多矣。而第曰蕭人安我。上官信我。遑詘然曰。蕭之事。予旣已知之矣。因以苟冒其祿。而猶幸其遷化焉。仰惟聖天子勤求民隱。愼擇司牧之盛心。豈端使然哉。一念及此。惄然懷疚。就閑釋負。而後患始去。予聞而韙之。璞庵之病也。今人之所不病也。而祿日以崇。而貌日以尤。而形日以倨。而氣日以矜。然其神者不與也。苟圖之。以示其生平之舊。將不識非誰何。若璞庵以病去官。其病病者未嘗病。未嘗病者。神也。圖其神則無不識者。璞庵自祕。得其故我。吾亟視之。如對故人也。又璘曰。善。卽次其語而爲之序。

題鵲巢小照題後

世之人。往往令人圖其面。比櫛鬚頫。較量眉睫。唯恐其不肖也。然而顚陸復生。寡思殫技。卒不能肖。蓋世人有種種面。與接爲變。或熟也如日。或殺也如秋。或悽然若啼。或猶然若笑。或詘詘而似拒。或欣欣而似迎。機發操於勢力。態色幻於俄頃。今乃使之具衣冠而坐。眉目口耳。各復其故。而從旁執筆摹之。縱復極肖。見者不識。見者見其變面。未嘗見其常面也。吳門陸鵲巢。予與之游五年矣。始終作如是觀。鵲巢之客於津十年矣。與之游者。如予什伯而未已。亦始終作如是觀。且夫十年之中。所接達官富人。與夫四方之

游士。墟市之孤寒。方外之幽逸。狹斜之年少。華堂舞席。詩場酒社。禪榻道院。氣而矜者。綺而市者。禮而俗者。俳而謔者。寂而枯者。百方陳乎前。而鵲巢總以此面對之。不沾沾而喜。不倖倖而怒。苟非心超乎形勢。而志齊乎得喪。何不改乎此度也。年六十。友人命工者圖其面。面甚肖。見者無不識之。各爲詩題其後。積成卷軸。予不能詩。聊記數語於末。見鵲巢生平無兩面。後之人覩鵲巢之面者。可以知其所養矣。

題潘平山小照

先生、人莫能名其貿也。特以其形目之。故儒者見之謂之俠。俠者見之謂之儒。碌者相遇於方之內。而游乎方之外。少時有友。嘗遣戍亡命。父子相扶挈而來求舍。先生與之田廬而匿之。久之。爲怨家所發。幾獲罪。然卒振之。俾安行達戍所。先生好客。客至呼酒。飮極歡。盤桓媻進。竟夕或罄。儻乏則夫人及諸子典衣供之。先生不問也。嘗餽遺於貧交。故平生無長物。而意氣豁然。不以有無措意。張他山者。畸人也。披髮跣足。行歌於市。嘗赤體臥雪中。或鑿冰而浴。彙旬絕粒。人與之食。食兼數人。性嗜酒。呼酒爲風。醉則作長短歌贈人。語不可曉。然往往奇中。金撫軍好道家言。求見之。輒避匿。獨雖就先生。先生亦狎之。每與談經世大略。古今豪傑所以成敗。奮髯抵掌。辭氣激揚感慨。他山則引滿浮白。瞪然相對。所贈先生及諸子歌辭甚多。先生子四人。長南坨。氣骨雄俊。如太阿出匣。光氣逼人。次大川。抗直無枝葉。而性一往獨至。次南溪。落落無近情。人不得而親疎之。南坨與予同年。交最善。大川、南溪、予皆弟畜之。獨未見其季耳。夫蛟龍所生。必深山重淵。然後能蘊其奇怪。而神其變化。三子豪俊若此。則先生爲人。更何如哉。於茲圖覩先生之貌。參以平日所聞於南坨者。可以想其髣髴。然終莫能名之。先生號平山。黔之濟鎭人也。

題汪野夫小照

六百丈、皖江一曲也。有一老人。獨棹小舟。嘗以雪中垂釣古柳下。其人癯而頎然。顴頰間具有邱壑。目深碧。爛爛射人。往來估帆。或窮途客。昏暮抵此。甚寒。天風驚濤忽起。往往依之以泊。老人與之著飮。偶言前途夷險。語多出其人意外。初不信之。然輒驗。南北之人。咸共傳說。於是過六百丈者。無不繫舟古柳下。冀聞老人之一言。多不遇。無意則又見之。已乃匿迹不復見。人皆疑而怪之。或以爲仙。好事者圖其貌而傳焉。有識之者笑曰。此桐城汪野夫皋也。問途者自神所遇。多與之爭。旁人疑信半。旣而野夫游京師。居然柳下老人也。轉相詫語。造而問途者踵至。野夫曰。余將復入畫中。隱忽不復見。

題朱奕韓小照

此朱子奕韓小照也。方今上嗣位之初。奕韓條奏時事幾萬言。詣通政司上之。通政使大駭。拒不受。奕韓侃侃言。聖天子新政明作。欲周知四方利病。言路當大闢矣。公等何泄泄耶。某草莽臣。何所冀。誠願效其一得。爲士大夫先。如餒蟲隨時而鳴耳。公司喉舌。乃欲壅天下默。公獲罪不久矣。遂拂袖去。當是時。人皆笑其狂生。已而詔在庭諸臣。雖無言責者。各以所見奏聞。其可者立見施行。於是國計民生。幾無遺策。人又以服奕韓之先見也。予識奕韓於圖園先生冀州署中。溫溫恂恂。隨諸賓友後。秉筆記籍而已。初不可否事。及圖園入都。部督交訌。勢蓋岌岌矣。而討畫條答。皆出奕韓。機敏從容。常若無事。圖園乃嘆知朱君

晩也。於是奕韓名大著。諸大吏爭欲致之幕中。邀以重耨。奕韓笑曰。我爲張公來。不終而他就可乎。謝之。不分閫。閫知。然予固知之久矣。閫園事既白。天子召見便殿。嘉尉備至。賜第賚金。以旌其廉。擢貳鴻臚。以休其病。而閫園以年滿七十致仕去。人皆高其節。然亦奕韓贊決之也。閫園未行前。託奕韓赴許州。佐王刺史約三受代。許爲入黔道所經。王刺史留奕韓作。侯張公來取別。奕韓不可。趨鋼北來。遇閫園邯鄲道上。話一日乃別去。其爲人有終始。不苟去就如此。今將歸江南。來別余。出小照相示索題。有同年生潘元亮。蔣惟玉句在焉。予不能詩。聊次奕韓才識節概。書之於卷。俾覽斯圖者。知水邊樹下。科頭跣足人。其平生大略如是也。

題蔡中山小照

以此貌中山。可謂得其似矣。曾是以爲中山乎。雖顧陸爲之。亦似焉耳矣。其挺然而不回。介然其不可移者。非筆墨之所可傳也。然善畫者。每寄意於所貌之外。峨峨長松。稜稜孤石。而以中山位置蔭坐其間。吾爲知畫者之意之不以松石之挺然介然者。傳其不可傳者耶。貌得其似。令吾說而觀之。可以得其全形神宛在。雖謂畫者爲顧陸可也。

題謝繡峰負米圖後

右圖一卷。繡峰自寫其奉母避亂石城。負販往來。弛擔中路之狀也。倚巉崖。蔭古木。敝衣見肘。草履踵決。鬚頰蒼顏。厥容宛肖。然以年計之。繡峰是時。纔十七八耳。而圖中人則居然今之老畫師。何也。繡峰之父。不逮負米之養。每悵然心悲。顧猶得奉兩母歡。雖勞苦倦極。訢訢有以自樂也。母沒之後。暮之老而不衰。回首涕淚。求如石城時負販供甘旨。邈難追矣。故圖以志愴。而當時面目。既不復記憶。乃圖今狀。亦足見其形雖衰而心尚孺。精神未嘗一日不在其母之左右也。此蓼莪之痛。南陔之義也。繡峰既壯。遇異人授傳神之技。以筆墨遊士大夫間。其爲人真率恬泊。士大夫皆愛重之。家以小康。母之奉養備。且得善地葬其縣棺十有一世。來京師。預校理纂修館。受品服以歸。繡峰之先。至其父四世。俱以明經爲廣文。家饒財。甲於一邑。耿逆之亂。籍富人充餉。家破。父憂悒卒。乃身奉兩母逃去。間行攀緣山谷間。遇絕險。兩母悸眩不能前。繡峰負以過。蛇行猿蹲。瀕危而脫者數矣。同行之人。皆曰謝孝子云。其童少時。便能作畫。意興境會。輒寫以自娛。竹樹水石尤工。在石城。嘗畫數紙。持入市。終日無顧者。不得已。乃隨人負販。奔走數百里。飢渴寒暑。諸苦備矣。然卒賴畫以康其家。以養生送死。庸詎知負擔之苦。非天之所以試孝子而堅其志歟。覽斯圖者。烏哺之情。可以油然而興矣。繡峰名食。閩之連城人也。

題秋江月夜舟畫卷後

嘗誦詩蒹葭三章。蒼涼縣邈。悅然身坐江天煙靄中。荻葉鳴風。秋容染水。不知所懷何人。第覺一往情深。我淚爲之涔涔下也。欲得工畫者圖之。爲千古懷人寫照。然境過清。秋既晚。悅悵增欷。遂遙焉泊。蘆中人豈非窮士乎。辛丑九月。客冀州。閫園兄出畫卷見示。題曰秋江月夜舟。自爲歌行賦其事。復綴以近體三首。結念燕雲。關心蜀道。溯洄宛在。雖以予之不肖。一時頓生羽翼。來自楓林。共茲江月矣。反覆循覽。能無

慨然。睎觀其圖。方不逾尺。而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夫畫家寫秋易。而寫新秋難。寫夜秋尤難。蓋搖落可貌以蕭疎。而清明猶未離乎蘊蓄也。今則意取微茫。能兼澹淡。波光增明。林葉生影。帆懸風正。舟靜人閒。居然遺世獨立。望者以爲登仙。非復石湖飛龍。弔嶽均之無題者矣。再味公之詩。如列子御風安期渡海。迴視九點煙中。尚不忘其塵俗。臨風悅兮浩歌。君誰須兮雲之際也。僕本恨人。結習愛月。逢秋傷別。尤難爲懷。自茲放舟而南。度黃霧白。江月窺人。附長之感。畫中人併結爲秋夢矣。

題駱子世扇頭

駱子滁人。少有雋才。性洒然離俗。所著書等身。爲詩絕警敏。南北士大夫多知之者。然頭鬚且白。方屑屑爲人記室。四月至此。敘數年契闊。不以遇之不偶戚其心。獨欣然述所得新知。某地某最賢。某地某也才。出其贈答之什。以矜於人。如米襄陽詫石者。大抵皆江淮間幽閒客。無一達官貴人。然駱子平生所見許。達且貴者不少。不過得其一言之譽。俾激昂感慨。歸之不衰。此外不知有求其推挽及千澤事。故卒不得志。可以觀其所養矣。今又逐人行旅。將出都來告別。余既歎時鮮此人。而又恨前期之未易卜也。牽題數語爲附。

跋睫巢名字詩後

予別東溟老人四年矣。時時夢至老夫村。浮白劇談如平日。今晤睫巢。嬌嬌如雲中鶴。雖在人耳目前。終非近玩。因歎仲容之於步兵。趣舍雖殊。風味則一。固宜並在竹林之列。東溟詩予爲之敘。睫巢意以爲可。乃以名字詩一帙見示。風格大類昌黎。而論詭奇幻。則蒙莊之汪洋自恣也。婉約幽沈。則左徒之託物比類也。東溟善爲謠。其至者假易林。下亦不減子夜讀曲諸篇。所謂寓言十九者近之。睫巢名字。釋以離騷。正則靈均。美人香草。豈異伊人。固是一鳳耳。善相馬者。略其毛骨。取其神駿。若恤若失。若滅若沒者。對馬也。隅目聳耳。豐臆細尾者。脈馬也。然而加之羈靮。皆可以涉遠馳。發其鬐鬣。皆可以伏虎豹。予於二雅。固不岐以方之內外矣。睫巢寓僧蘭一日造之。秋花滿院。並其手植。壁間自題種花詩一首。力追陶彭澤。予笑謂之曰。君風致不黍前龍。惟飲酒不及。官田種秫。差少此一節經營耳。睫巢設酒相留。予傾觴引滿而去。主人餔酒之味。乃過於客。不覺輒醉。踏月攜手出寺門。忽憶津門與東溟飲香林院中。酒散時。呼小艇過河。風露冷然。燈光無際。悅然者久之。

張閫園孝子圖辭說跋

圖二十有四。邗江陳君農爲之圖。各有辭。說二。答問十有四。則龍標張公閫園之所作也。古孝子心迹。及所以型俗教家之意。亦既深切著明矣。顧古之言者。必身爲之質。使人誦之曰。其人如此。故其言如此。是必不可不如此也。夫然後慨然而興。翕然而信且從。否則疾呼之不應也。公既以清節聞天下。聖天子辨官論材。以爲衡度焉。先是辭泰州之命。爭吏部堂上。卒迴天聽。得終養。一時卿大夫爭識其面。幽揚光烈。可謂卓犖矣。至於庭闈孺慕。晨昏之節。竭力極誠。於古人負米嘗藥。愼檢扇枕之事。至性冥合。世或未之知也。太夫人暮年病嗽。積歲不差。公臥牀下。一聞發聲。輒從睡中驚起。敖格格相應爲助。後得一方。嘗金

櫻子。餌之良已。身自採掇叢棘中。豹子突出。公初不識亦不駭。聞邊人言。始心悸。繼復入深箐。陟層巖。野雉驚撲。以爲豹也。得幾墮崖下。太夫人既即世。行道見金櫻。下馬伏哭。且再拜曰。是嘗救我母疾苦。離離者如昔也。採之將貽誰耶。奉太公正垣先生。色養備至。丙子壽七十有八。公開筵徧召族黨。演劇爲壽。里中子弟更起登場。博太公歡。觴酌沓進。終日無酡容。公於衆中衣冠而出。太公不辨也。是皙而頎者誰。父老曰。新來子弟。欲奉一觴。公則捧巨觥前跽。太公熟視之。始大笑曰。兒乃太劇。欲效萊子舞乎。是夕歡飲至醉。公之承顏娛意。皆此類。黔楚閩粵。往往能言之。予獲交於公久。情同弟昆。故知公家事最悉。聊述一二。俾覽斯圖者。知公之纓辭雅詠。皆以自道本懷。而粉墨嬉嬉。不過假其生面。夫亦可慨然而興矣。雖然。予爲此言。予則滋媿。先大人見背時。笑語未終。大期忽至。身爲人子。未獲一夜臥牀下。奉湯藥。終天之恨。沒世何追。而老母在堂。年已八十有五。數晨夕。怡心顏。倘僅日月之馳。乃復飢驅二千里外。曠定省於行塵。緊慈懷於蓬轉。弃人非子。其於公之賢不肖何如也。

募建陡河龍祠疏引

陡河。其源館水。出遷安之館山。屈曲演漾。歷灤入豐。會九派爲一流。經唐山之麓而抵大山下。泉聲淙淙然。竊聞七十有二。今可見者。十餘而已。山上有龍祠。祀像五。其位於右者。風貌毅然。士人言。自明天啟間乘山漲至。開平居民卜祠。不許。卜祠於唐山吉。遂啟宇奉焉。靈異特著。祈報者無虛月。祠僧乃撰其字而增設四像。是後肸蠁稍衰。去歲五月既望。予以禱雨拜祠下。私祝於神明。以爲雨澤絕重。若不獲請。則陡水盡河。以資溉注。越三日。微雨。又十日。而水大至。禁田十圍。泱泱鬱鬱。自是經旬。即水至雨亦弗徵。歲以有秋。凡我農人。咸食神惠。乃進其耄耆而告之曰。爾田爾里。故濱海之沮洳也。蘆葦之宅。而龜蛇所游。雖有墾藝。十不穫二三。自雍正四年春。賢王奉天子命。來脊來度。沿陡河之濱。屋止營土。謂是於田爲宜。既奏報可。乃出內藏爲之開鑿。引流成田。歲以遞增。以圍計者十。以畝計者五六萬而未已。八載以來。秔稻積場。秔稻滿家。公私給而俯仰裕如。無一非帝力也。而吾以爲神之嘉惠。即於是乎在。夫聖人利民之道。必相水土自然之利。因而成之。若此地而無陡河。則焦磽斥鹵之區耳。雖欲引灤安所取而給諸。今陡河自唐山來。遠匯衆流。近挾諸泉。至十家沽以下。而紆繞瀠洄。左環右抱。故爲留輸不肯即行。以供人之挹注。雖園圩未建。而形勢固已宛然矣。是以賢王一見而留意。營田增廓而皆成。蓋陡河之神預設以待盛世之經營。默相而成斯民之樂利也。然則食其德而被其澤者。其可不思所自哉。父老多士咸曰。唯唯。吾儕蒙休於茲河。欲祠而祀之也久矣。第未識陡河何神。祀將誰主。予應之曰。水泉之源。必有神能居之。神井藍湫。皆著記載。況茲河之澤民潤物。佐聖天子。燮養元元。功施顯著者乎。且唐山之像。浮水而下。擇地而居。興雲雨吐淵泉。又已彰彰如是。而山僧愚朴無識。妄增像設。夫神有尊司。自宜特祀。而像具五方。神之所以不享也。年來功德加於此地者獨厚。毋亦神意欲啟宇於茲乎。尊爲之祠。即肖唐山之舊貌。以爲之像。或亦神之所樂居也。衆意欣然。請□□□□□□□於是乎書。

重修張相公廟募緣疏引 代王仲平先生

距縣治西北僅三里。曰相公莊。以唐幽州節度使張公仲武得名。公屢破回鶻。功高。大中元年。加同平章事。其稱相公因宜。莊左有祠。祀公。祖銀青光祿大夫仁憲。祠北道旁。舊碑巋然。李儉爲之銘。敘世次官階甚備。按仁憲隋止工部尚書。未加中書門下之號。而士人亦曰相公廟。何也。豈仲武勳名卓鑠。不幽厥世。故重公者。稱其官以榮其祖歟。抑幽州一道。縣所隸屬。而北近關隘。番部出入。殺掠無虛歲。公以雄武奏其壯猷。所摧破者七千餘帳。拓疆千里。井閭無烽燧之警。得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然則受公之賜者。雖草木芟芻皆將愛而名之。況其皇祖之廟歟。廟肖像三。中偉丈夫。衣製甚古。尚書公也。左右兩女子。冠帔儼然。則尚書夫人也。庭有槐一株。大可蔽牛。相傳尚書手植。輪囷如枯木。然數年輒生一枝。自唐迄今千餘載。五代之季。地入於遼。兵燹相尋。都邑陵谷之變遷。不可勝數。而是廟名址照然。屢廢復興。豈非功德之在人者。卒不磨滅。而祠奉既久。神爽式憑焉。斯亦誠之不可掩者乎。予歸自滇南。展墓之次。步過廟中。垣屋傾圮。像剝落不可復識。庭中古槐根株悉亡。爲之惘然增悵。即欲倡而復之。力薄歲歉。常苦未能。然每懷悒怏。如有負焉。憶昔先廷尉嘗新斯宇。課余兄弟讀書其中。春秋佳日。杖屨時及。數十年來。巢形夢寐。今予已七十有三矣。闕茲弗爲。終恐不及。故悉力以爲之先。而鄉之父老來言曰。相公之神。福我生聚。不知年矣。自廟貌之廢。祈報漠然無向。朝夕過墓道。瞻豐碑。輒欲流涕。誠不自知其所以也。聞公有意。安神之靈。衆情奔踊。畚鍤之役。誠無所愛其勞。予惟名蹟所留。有舉無廢。又禮有功德於民者。沒而祀之。公之功名。昭炳史冊。其德於斯土也。久而不忘。一碑一祠。邑乘信以爲重。而千年勝蹟。一朝聽其湮沒。斯亦士大夫所共悲愴也。用敢疏其事。以告同志。爲之協力焉。

陳母張孺人八十徵詩引 代同年潘元寓

世稱婦德。率溫惠淑慎。以爲賢。乃若識卓見遠。爲丈夫之所不及者。蓋往往而鮮也。詩列周姜仲任太姒。歌詠彬彬矣。然孔子論列十臣。特邑姜而後具。則其才識計略。實出呂周召畢下哉。而詩不之及。何也。史傳記婦人之奇者。代不乏。求之近今。耳目所及有限。必多湮沒而不章者。苟有其人。所當表而出之。以備史氏採擬。登諸簡策。不宜聽其泯泯也。予嘗與同年陳子論次所聞。因得其伯母張孺人數事。欲爲文紀之。而今年十月十有三日。孺人壽登八十。同里諸君子。將博徵篇什爲兕觥之介。屬予爲之引。予不能爲駢辭。且欲以著實行也。遂據所聞實言之。孺人蘄鄉貢進士璧輝張公之女。冠軍使獻廷陳公之婦也。二公同居京師。相慕悅爲婚姻。當明之末造。國步將蹶。而舉朝泄泄。每相對扼腕流涕。及懷宗殉社稷。天下無一旅勤王。獻廷公奮不顧家。陰結豪傑壯士五百人。間行出關。乞師本朝。誓雪讎恥。而王師方入討賊。途遇之。命爲前驅。賊平。論功授冠軍使。協掌鑾儀事。階正二品。而璧輝公自是杜門。不復與人間事矣。孺人通敏沈毅。舉錯出人意表。獻廷公每奇之。曰吾子子立。且恐不辦了我家事者。必新婦也。獻廷公有女。歸黃氏。舉一子而寡。黃姥。繼室也。翁沒而姥之子婦女夫。羣倡以處。將不利於藐孤。是時獻廷公夫婦皆下世。孺人亦已寡。乃請陳氏長老。詣黃氏曰。姥既有子女之奉矣。未亡人不宜共此宇也。請暫歸以遂餘。器什財賄。唯姥用。顧黃氏有遺清田廬貨殖之登籍者。願無預。並收其券而以姑歸。同居十年。姥沒。寡

赤崁人。乃遂其家。富完至今。璧巖公之子。名正宗。嘗初爲侍御。事先帝。被寵貴。王公咸敬禮之。其術若神。孺人命子受方。正宗無嗣。盡以授中書授焉。孺人嘗曰。生世不可無益於人。人有疾苦。投一劑立起之。於吾心獨無快乎。故諸子多知醫。而其季聖廣特工。有求者立赴。日策馬歷數十家。無倦色。或酬之。則大怒絕去不顧。獨性好酒。諸被活者。爭以遺之。積罌罋高於屋。奉孺人居天津。使氣陵其豪。皆伏慴。而家益貧。以色養。母子之間。忻忻如也。獻廷公歿時。所遺邸舍貨肆之入。歲猶千緡。孺人以孤嫠持門戶。振貸親黨無虛日。嘗夜有偷兒入。既就執。家人將以詣官。孺人曰。即到官。罪不至死。其仇我深矣。且庸詎知官吏之不與賊爲市。而辭我乎。貽以一緡。縱之逸。後京師訛言封井。民爭取水相蹂踐。孺人家方無以遺米。忽有一人。指揮擔夫。以數十甕至。注甕盎皆滿。其人自言。我拉自立也。前二十年。爲偷被獲。盛夫人活我。今作步軍校矣。聊以此報一緡之賜。康熙十八年七月。地大震。比舍傾圮。有盡室覆壓者。人心惶悖。不逞之徒乘以劫掠。孺人傾篋付典庫。質鏹捐門中。募人掘被壓者。所活數十百人。自是夜戶不閉。而羣偸相戒無犯。或爲之守關焉。孺人詔諸子曰。孺子刺缸以脫禍。而獨不聞之乎。典庫之爲我守也固矣。而得鏹可以活人。夫傾覆之災。行將及我。我生之不追恤。寧能恤此長物耶。後貨肆同火。或謂主者沒其人。而以此爲之辭也。當直之官。孺人不應。自是家中落。而處之澹然。然猶黽勉嫁親戚孤女。殯其沒而無歸者十餘人。不以有無爲解。諸子皆能體孺人之志。敦睦任恤。終身不析箸。伯仲早卒。兩弟撫其子女若所出。孫素髫年補博士弟子。能詩。葦漁洋山人。風韻殊似。聖廣子也。予謂孺人才識卓犖如此。惜其不爲丈夫。無能表見當世。然丈夫之不及者多矣。詠歎而表章之。風雅滋不愧。以視夫無貲而爲之文者。其難易何如也。

重修姜氏世系引 代母舅仲立

姜世之有世系也。曾叔祖穆廣公嘗創修之。當是時。姜氏之居此士七世矣。遠祖從遼。及始祖所以內徙之故。其原序中蓋距今七十餘年。三易世而及小子。相其間之中道夭者。絕者。貧而流散者。不知其幾。幸而存有嗣續守邱壠者寥寥。然而又衰老窮愁。恐旦暮不可爲諱。遂使七十餘年之間。三世之昭穆湮而無紀。則後之人欲聞名字而不可得。況其支分派合之詳哉。每與從叔天六公。興言及此。未嘗不相對流涕也。仰惟我高祖中丞公。起家縣令。爲侍御史。歷中外。遂持節撫鄖陽。德澤在人。功名書太史氏。而曾叔祖掖縣公。成進士。才名震一時。我祖太守公以萬歷壬子雋於鄉。叔祖司李公復於崇禎丙子雋焉。數十年之間。科第蟬聯。才地爲一邑之最。雖諸親肺附。亦皆登巍科。躋清要。然當時名公卿稱濟美者推姜氏。此穆廣公世系之修。所爲拳拳懇懇。誡後人勿替姓以貴也。洎乎今日。姜之爲姜。尚忍言哉。大父行之不嗣者數人矣。父輩之不嗣者亦數人矣。先府君強學勵行。壯年齎志以沒。諸伯叔之年。及乎甲子者蓋寡矣。六十餘年之久。困於舉場者二十餘人。無一獲售者。至於今。爲諸生者不三四人。讀書之子弟不十人焉。而田無中產。居無完宇。飢寒轉徙。不知去在者多矣。至於殘廢衰病。不能自存。如小子相。又其最也。每中夜念之。彷徨起坐。不恨其身之窮老以死。而深恨祖宗之緒。將遂墜而不可復振。則九原之痛。不知何如也。豈不悲哉。然竊聞我祖宗保世以忠厚。未聞有所祟侈。其後不宜終廢。倘有能奮然樹立。振今日之

衰。紹當時之盛者。則姜氏不終於如此。未可知也。而七十年來。昭穆之次。名字之詳。缺然弗載。後世何述焉。議與天六公踏而錄之。圖次華譜。凡若干世。嗚呼。穆廣公修於全盛之時。所以望後人者。如彼其切也。而況今日哉。

吳澹庵明府像贊

士大夫一涉仕途。便如俳優登場。幻出種種面。雖親戚故舊。已不可復識。欲使工圖之。未知如何著筆。澹庵兩宰劇邑。挫而復振。所更變態多矣。而本來之面。依然在也。是則可圖也。嘗聞澹庵減其產千金。急兄之難。故人非罪去官。有折米之價焉。以告。則醵百金畀之。其行義有足多者。爲治務大體。以息民爲本。雖節目或殊。而惻然不忍之色。中心達於面目。賢於世之所謂能吏多矣。予彌節於茲。與其事者二載。始終皆此一面也。乃爲之贊曰。

桐陰茂豫。幽蘭芬馥。散髮披襟。對此澄穆。拈花忘嗔。手書罷讀。聲杳塵外。超然意足。心忘機械。面無委曲。蠢然天真。貯茲便腹。

抱經堂文集

盧文弨撰

翰林院侍讀學士盧公墓誌銘

金壇段玉裁撰

公諱文弨。字紹弓。號抱經。其先自餘姚遷杭州。曾祖父承芳。明末建平令。有治績。祖父之翰。有春柳堂詩。父存心。恩貢生。召試博學鴻詞。有白雲詩文集。母馮太恭人。馮先生景女也。公生而穎異。擩染庭訓。又漸涵於外王父之緒論。長則桑先生調元堦而師之。馮桑二公。皆浙中懋學之士。故其學具有原本。乾隆戊午舉順天鄉試。壬戌考授內閣中書。壬申以一甲第三人成進士。授翰林院編修。丁丑命尚書房行走。遂由左春坊左中允洊陞翰林院侍讀學士。爲乙酉廣東正典試。旋提督湖南學政。戊子。以學政言事不當。例議左遷。明年。先生以繼母張太恭人年高。遂請歸養。時年五十有四。公好校書。終身未嘗廢。在中書十年。及在尚書房。與歸田後主講四方書院。凡二十餘年。雖耄孳孳無怠。旱昧爽而起。緒閱點勘。朱墨並作。几閒闃寂。無賓客盤處日且冥。甫出戶散步庭中。俄而篝燈如故。至夜半而後即安。祁寒酷暑不稍閒。官俸脯脩所入。不治生產。僅以購書。聞有佳本。必借鈔之。聞有善說。必謹錄之。一策之閒。分別迻寫諸本之乖異。字細而必工。今抱經堂藏書數萬卷皆是也。校讎之事。自漢劉向、揚雄後。至聖朝極盛。公自以家居無補於國。而以刊定之書惠學者。亦足以鼓盪右文之治。出所定經典釋文、孟子音義、逸周書、賈誼新書、春秋繁露、方言、白虎通、荀卿子、呂氏春秋、韓詩外傳、獨斷、諸善本。鏤版行世。又苦鏤板難多。則合經史子集三十八種。如經典釋文例。摘字而注之。名曰羣書拾補。以行世。所自爲書。有文集三十四卷。儀禮注疏

詳校十七卷。鍾山札記四卷。龍城札記三卷。廣雅釋天已下注二卷。皆使學者諟正積非。啻疑渙釋。向時棄官歸。天下爲公惜之。然擘摩歲月。衣被將來。昌黎子云。雖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識之者。公治經有不可磨之論。其言曰。唐人之爲義疏也。本單行不與經注合。單行經注。唐以後尚多善本。自宋後附疏於經注。而所附之經注。非必孔、賈諸人所據之本也。則兩相齟齬矣。南宋後又附經典釋文於注疏閒。而陸氏所據之經注。又非孔、賈諸人所據也。則齟齬更多矣。淺人必比而同之。則彼此互改。多失其眞。有改之不盡。以滋其齟齬者。故注疏釋文合刻。似便而非古法也。其讀書特識類如此。公生於康熙丁酉六月初三日。卒於常州龍城書院。乾隆乙卯十一月廿八日也。年七十有九。平生事親孝謹。年七十三。喪繼母。猶盡禮。與弟詔晉友愛。篤於師友之誼。皆鄉邦所共信者。配桑氏。謝氏。楊氏。子四人。慶詒、武謀。皆太學生。慶詒繼公沒。武謀早逝。慶鍾、慶鏴皆業儒。女四人。適庠生周方岳。江寧府知府李堯棟。舉人陳春華。庠生朱元燨。孫男一人。能肖。孫女二人。公之沒也。無以爲家。公之執友有爲謀以抱經堂書數萬卷歸有力。有力依助其家。待公子孫如約。取歸。如南陽井公與嚴昭德故事。慶鍾慶鏴曰。先人手澤存焉。雖貧安忍一日離也。烏呼。公可謂有子矣。嘉慶元年十一月廿四日。與桑、謝、楊三恭人合祔仁和芝芳橋之原。公之弟子臧鏞堂以公與余相知最深。來請銘。銘曰。先生與余交忘年。一字剖析數閒顏。十年知己情則堅。先生一去予介然。歸於其宮神理緜。其書可讀其澤延。

抱經堂文集目錄

卷一
對策 朝考卷 散館卷
應殿試策
誠無爲幾善惡論
擬葵茂材異等詔
時政疏
青難賦
卷二
序一
聖廟樂釋律序
丁小疋校本鄭注周易序
王厚齋輯鄭氏注尚書序
尚書大傳考異補遺序

增校王伯厚詩攷序
王伯厚輯古文春秋左傳序
春秋五測序
讀大學衍義補膚見序
中庸圖說序
新刻古文孝經孔氏傳序
鄭氏注論語序
孟子章指序
重雕經典釋文緣起
九經古義序

卷三

序二

吳槎客子夏易傳義疏序
李旣方補李鼎祚周易集解序
校本韓詩外傳序
春秋內傳古注輯序
儀禮注疏詳校自序
重校方言序
段若膺說文解字讀序
聲音發源圖解序
題洪景伯不全隸韻序
校刻白虎通序

卷四

序三

皇朝武功紀盛序
史記索隱校本序
校定熊方後漢書年表序
錢晦之後漢書補表序
續漢書律歷志補注序
翰苑羣書序

關帝事蹟徵信編序
漢董孝子廟志序
續高士傳序
新安汪氏增輯列女傳序
越女表微錄序
桐鄉沈氏家乘序
三峯盧氏家志序
江寧王墅孫氏族譜序
蘇州袁氏家譜序
山東盧氏族譜序
補元和郡縣志序
新定元豐九域志序
襄垣縣志序

卷五

序四

新校說苑序
惜陰錄序
讀異錄序
李東外勸善書序
硯北雜錄序
新刻金薤琳琅序
庚子銷夏記序
鮑氏知不足齋叢書序

卷六

序五

先祖春柳堂詩鈔小序
汪津夫先生詩鈔序
戴剡屏守邊雜詩序
靜志居詩話序
江愼修河洛精蘊序

戴東原注屈原賦序
戴氏遺書序
孔百城補杜氏釋例世族譜序
重刻何注孔氏家語序
新雕柳仲塗河東集序
吳國山碑攷序
居官必閱錄序
杜詩雙聲疊韵譜序
輯盧子幹禮記解詁序
爾雅漢注序

卷七

題辭

重校經史題辭
周易注疏輯正題辭
七經孟子考文補遺題辭
題三立書院所藏通志堂經解卷首
題鍼膏肓起廢疾發墨守
重校關中新刻淮南子題辭
題張之象注鹽鐵論
新雕西京雜記緣起
題寒渚紀聞
三水小牘題辭
揮麈錄題辭
題癸辛雜志
對牀夜語題辭
碧血題辭
史糾題辭
題明史藝文志稿
莊香勝古文彙鈔補題辭
羣書拾補小引

劉隨州文集題辭
題宋板施注蘇詩
遺山樂府題辭
遺山樂府選題辭
米襄陽畫史題辭
爲桂明經未谷題說文統系圖
題桑東恩先生松林采藥圖端
題虞山趙氏增置祀田碑記
題嚴傑林香照圖後
四時詩樂圖題辭
四逑池題額

卷八

跋一

十三經注疏正字跋
郭氏傳家易說跋
融堂書解跋
呂氏讀詩記跋
王厚齋詩攷跋
何楷詩經世本古義書後
春秋尊王發微跋
張氏春秋集傳跋
書春秋繁露目錄後
惠定宇春秋補注跋
不全宋本左傳跋
書公羊注疏後
方望溪鍾蔗經兩先生刪訂周禮訂義書後
魏華父儀禮要義跋
書校本儀禮後
新刻大戴禮跋
夏小正補注書後

書楊文定公大學中庸講義後
孟子注疏校本書後
十一經問對跋
五禮通考跋
廣韻跋
張萱彙雅前編書後

卷九

跋二

竹書紀年統箋跋
題越絕後
中興館閣錄續錄跋
書釣磯立談後
夢粱錄跋
書歸潛志後

南漢刊誤補遺跋
新唐書糾謬跋
咸淳臨安志跋
嘉泰會稽志跋
豐書跋
書西藏見聞錄後
水道提綱跋
書徐霞客遊記後
城東雜記跋
書錄解題跋
新訂書錄解題跋

卷十

跋三

書荀子後
書校本賈誼新書後
李軌注揚子法言跋

書龍山雅言後
荷亭辨論跋
書學蔀通辨後
書鶡冠子後
書陸農師解鶡冠子後
聚珍版本鶡冠子書後
鬼谷子跋
書韓非子後
書呂氏春秋後
書子華子後
崔豹古今注書後
玉照新志跋
書東坡志林後
溝淵靜語跋
書貴耳集後

卷十一

跋四

書北夢瑣言後
侯鯖錄跋
書避暑錄話後
書石林燕語後
書泊宅編後
游宦紀聞跋
輟耕錄跋
書七脩類藁後
書韓門綴學後
書楊武屏先生雜錚後
再書雜錚後
山齋客譚跋
書鄭芷畦先生傳記後

書楊恭士撰先外祖墓表後
題劉烈婦詩卷後
卷十二
跋五
書易史後
書儀禮圖說後
春秋長歷書後
石臺孝經跋
題九經古義刻本後
釋夢英十八體篆書跋
釋夢英篆說文偏旁字原跋
校孫奕示兒編訖因書其後
書吳葵里所藏宋本白虎通後
題朱文游所藏白虎通小字本後
題朱文游所藏元大德刻本白虎通後
鬻子跋
書鐵圍山叢談後

書倪恭叔浮沚集後
書毘陵集後
高恥堂稿跋
題張氏所刻構栳山人詩集後
題曾荔帷遺詩後
書張崇山葬高氏九楨記後
題顧懷祖秀才所藏先世圖像後
卷十三
跋六
書鄭司農集後
書毛氏袖珍本陶集後
書王右丞集箋注後
李元賓文集跋

題賈長江詩集後
再題賈長江詩集後
徐常侍文集跋
胡方平文恭集書後
尹河南集跋
書李泰伯文集後
劉公是集跋
后山詩注跋
樂圃餘藁跋
絜齋集書後
卷十四
跋七
書晦菴題跋後
玉楮詩藁跋
劉後村集跋

剡源集跋
仇山村金淵集書後
書李空同詩鈔後
跋西北之文
景菊公先生詩集跋
濂洛風雅跋
題王阮亭先生感舊集後
文心雕龍輯注書後
苕溪詩話跋
逸老堂詩話跋
卷十五
跋八
漢衛尉衡方碑跋
漢蕩陰令張遷表頌碑跋
漢博陵太守孔彪碑跋

漢倉頡廟碑跋
漢孔褒碑跋
魏魯郡太守張猛龍碑跋
北魏汲縣齊太公廟碑跋
唐光祿大夫張琮碑跋
唐禮部尚書張胥碑跋
唐汾陰獻公薛收碑跋
唐襄國公段志玄碑跋
唐申文獻公高士廉碑跋
唐贈太常卿褚亮碑跋
武周夏日遊石淙詩石刻跋
武周珍州榮德縣丞梁師亮墓志跋
唐紀國先妃陸氏碑跋
唐于維則建陀羅尼經幢跋
唐濟度寺尼惠源和上神空誌銘跋

唐王居士塼塔銘跋
唐義興周夫人墓誌跋
唐顏魯公書東方曼倩畫贊跋
唐內侍李輔光墓志跋
唐清淨智慧觀身經銘碑跋
唐太常丞贈諫議大夫溫佶神道碑跋
唐西平郡王李晟神道碑跋
宋穆庭秀穆伯初二墓表跋
宋龍泉山普濟禪院碑銘跋
元重立開化崇巖閣記跋
元少中大夫梁天翔碑跋
近刻隨姚恭公墓志跋

卷十六

跋九

漢廬江太守范府君碑跋

漢瓦當字跋
豳州昭仁寺碑跋
同州聖教序跋
松江曹氏所藏淳化閣帖書後
書黃長睿題跋後
東觀餘論跋
書金石史後
跋桂未谷所藏何義門評庚子銷夏記
海剛峯墨蹟跋
題茅鹿門示子卷後
楊忠愍與鄭端簡牒書後
周忠介墨蹟跋
蕉隱亭記書後
棻毘羊記跋
書傳長芳臨歐陽率更化度寺碑後

劉文正公自書手記跋
跋梅二如所藏徐夔州墨蹟
又跋梅二如臨徐又次太守手卷
題方訒菴會試朱卷後
德隅齋畫品跋
圖畫見聞誌跋
書格古要論後
書五曹算經後
又跋

卷十七

書一

上桑弢甫先生書
與桑虎竹書
與薛瀫山書
答陳徵濤書

與張東之內弟書
與備三兄書
與從子沂州守石林書
與從子掌絲書
與金壇縣天來書
與申笏山侍讀書
卷十八
書二
上黃崑圃先生書
復秦味經先生校勘五禮通考各條書
寄孫楚池師書
與趙敬夫書
與程致堂進士書
與彭允初進士書
答彭允初書
卷十九
書三
答錢辛楣詹事書
與辛楣論熊方後漢書年表書
答汪容甫書
答沈南雷禮部書
答朱秀才理齋書
與理齋書
再答理齋書
與周林汲太史書
卷二十
書四
與王懷祖庶常論校正大戴禮記書
與陳立三上舍書
與孔渼谷書

與丁小疋進士論校正方言書
卷二十一
書五
答孔渼谷書
與鮑以文書
與翁覃溪論說文繫傳書
答秦西巖問母在爲妻杖否書
答袁簡齋書
與謝金圃學使書
與弟書
與梁曜北書
答臧生在東書
與友人論無服之殤書
卷二十二
議
駁堯冢在平陽議
後議
歸奇於扐以象閏論
名諱辨一
名諱辨二
外傳周語昔我先王世后稷證
佳兵者不祥解
卷二十三
策問
廣東鄉試策問五首
湖南科試諸生策問九首
擬策問一首
卷二十四
答問
答董生問

卷二十五

記

吳江嚴豹人二酉齋記

杭州重建機神廟記

旌德縣建登瀛橋碑記

重修紫陽書院碑記

麗景校書圖記

張荷宇夢母圖記

蔡施乘守城記

紀烏程袁孝子刲肝事

卷二十六

傳一

楊文定公家傳

候選主事蒼轅楊府君家傳

黃河同知府君家傳

卷二十七

傳二

孫文定公家傳

四川布政使長芳李公家傳

卷二十八

傳三

浙江督糧道一齋金公家傳

分巡松江太倉兵備道南村鍾君家傳

鄖陽道銜中憲大夫孫君勤堂家傳

卷二十九

傳四

四川安邊軍民府知府季章園公家傳

拔貢生汴選直隸州判張公佩家傳

周君坦之家傳

甌江山人傳

族子大保縣知縣孚尹小傳

姚君廣之家傳

承文學應韶小傳

國子監生丁君體曾家傳

盧君靜夫家傳

陳祇園先生家傳

卷三十

傳五

浙江紹興府知府朱公涵齋家傳

廣德州學正孚堂朱君家傳

李藝塘先生家傳

朝議大夫學南瞿公家傳

文學朱梅友家傳

國子監生洪君家傳

梅式堂小傳

梁孝廉處素小傳

卷三十一

傳六　事略

夏節母傳

江陰張節婦傳

李節婦顧恭人傳

汪氏雙節傳

節婦楊孔氏傳

萬孝女傳

盧母包孺人傳

張貞女事略

節孝王太君事略

卷三十二

墓表　墓碣

山西汾州府知府雷公墓表

七十七冊

湖廣道監察御史蔣公墓表
處士吳息齋墓碣
國子生朱君補堂墓碣
奉直大夫候選直隸州同知吳君墓碣
卷三十三
墓誌銘
奉封公墓誌銘
贈奉直大夫永順縣教諭費君墓誌銘
翰林院侍講學士潤泉秦公墓誌銘
贈大理寺卿王公墓誌銘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提督山東學政忍盧黃公墓誌銘
封儒林郎翰林院編修邵君墓誌銘
浙江杭嘉湖海防兵備道周公墓誌銘
黃母方孺人墓誌銘
馮恭人墓誌銘

誠孝貞墓誌銘
卷三十四
墓誌銘
贈奉直大夫煥文吉公墓誌銘
贈中憲大夫鄉飲大賓作菴劉公墓誌銘
鄉貢生盧府君墓誌銘
待贈文林郎增廣生敎齋陳府君墓誌銘
文林郎錢塘縣知縣魏公墓誌銘
奉直大夫吏部文選司主事汪君墓誌銘
文學陳少雲墓誌銘
贈中憲大夫予寧泰公墓誌銘
文林郎施秉縣知縣朱君墓誌銘
閩考功哀辭
孔葓谷戶部哀辭
祭汪容甫文

乙卯之春·抱經先生整比自著文稿·至冬十一月·已刻成二十五卷·尚未定卷次先後·而先生遽歸道山·鮑君以文力任剞劂·鐫工·以鯤與先生有知己之感·因屬校讎·未半屬讀·豈足窺先生之與奪·幸張頤谷侍御相與商榷采選·指示體裁·又與衆孝廉與林定編目之例·去取嚴審·庶無遺憾·然先生之所著尚多·其續刻十餘卷·盛鍾什曬北定之·梁君亦謂不容辭也·惟先生嘗有前輩文集有錄後人編次者·而體例多未畫一·故於每卷暮之年·手編什梓·以及見諸成爲·幸·乃此志未遂·留恨而致·嗚呼惜哉·嘉慶二年秋七月·蕭山後學徐鯤謹識·

抱經堂文集卷第一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對策　偶考卷　散館卷

應殿試策　壬申

制曰。朕紹承大統。撫御萬邦。宵旰孜孜。勤求治理。所冀內外臣工。靖共爾位。閭閻黎庶。共慶盈寧。羣材之登進日隆。邊境之敉寧益永。庶幾海內臣民。共登上理焉。顧官方或未盡肅。民食或未盡豐。取士之術猶疎。邊圉之防未備。將何以整綱飭紀。以臻郅隆之治與。國家設官分職。所藉以熙績亮工。寅上德而達下情也。唐虞之世。五臣、四岳、九官、十二牧。師師濟濟。一堂之上。同寅協恭。用能明良喜起。成中天之盛治。然雖有都俞。不廢吁咈。一時動色相戒者。猶以叢脞爲虞。賡拜颺言。愼乃憲。屢省乃成。其交相責者何至也。朕日以修和之盛。望之內外大小臣工。猶因循瞻顧之私。或猶有未盡化者。官方之砥礪。其道奚從。農者。天下之大本也。德惟善政。政在養民。開其資財之道。斯以蓄積多而備先具。周家稽事啓國。爰興八百之基。逮至西漢。文帝躬耕勸農之詔屢下。而皆以務本爲兢兢。豈非治要之所在與。今幅員日廣。民生日繁。游惰雜處其間。雕文刻鏤、傷農之事愈興。俗尚奢靡。罔知節儉。朕勤求民瘼。閭閻之疾苦。纖悉周知。偶有偏災。賑恤立沛。然裕民足食之道。有不得不深爲計者。今欲重農事而務本計。其道安在。制科取士。所

以振淹滯，儲任使也。登明選公，責在有司，鑑空衡平，言乎公則生明也。比年以來，加意銓劑，宜人知畏法，罔敢觸禁矣，而不聞舞弊者之卽生於察弊。此雖千百人中，偶亦一見，抑或者處士虛聲，恩門年誼，習俗相沿，流風未殄，與司衡者秉校士之任，當使寒畯無淪落之虞，菲材絕覬覦之念，斯無負闢門籲俊之盛典，宜何如立法，俾宿弊永鐲，以光文治與？國家文德旣修，武事必備，防邊固圉，綢繆未然，非以務遠略也。漢、唐、宋以來，兵制迭更，其閒善否，或亦有可採來者歟？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選將固在所亟矣，然將非兵莫與爲用，兵非將莫與爲統，聯屬之方，嫻習於平時，誠不可緩。我國家全付所受，士宇版章，亙古罕匹，而將士之勇，韜略之嫻，訓練之精，制勝之神，皆遠邁前代。惟是承平日久，或狃於逸樂，易致廢弛，則修明武備，以愼固邊圉，所宜豫爲籌畫者也。凡此者，上自廟堂，下周鄉國，本保泰持盈之心，爲制治保邦之要。思皇多士，久𨌺雅化，其以素所蘊蓄者，詳著於篇，朕將親覽焉。

臣對：臣聞帝王之治天下也，如治巨室然。公卿者，棟梁也；百執事者，茨蓋也；民也者，基址也；士也者，儲材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皆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天下至大，百官兆民至衆，與夫庠序之修，明邊圉之鞏固，其事皆萃於人主之一身，而要其所以致治之具無他焉，在愼守其紀綱而已矣。蓋信賞必罰者，治天下之大柄也。以正官方，則忠藎自矢之臣，必重其任而審遇之；其背公營私者，在所必斥也。以裕民生，則課農務本之吏，必著其勞而優奬之；其治理無狀者，在所必懲也。以端士習，則上賢以崇德，勸不肖以糾慝，而因言亦當嚴其邪正之分。以嚴武備，則選將必取其有謀，練士必取其用命，而有事更必明其功罪之實。此所謂愼守其紀綱者也。蓋雖聖王在上，不能使朝無僉壬，野無游惰，學校必無婞行之士，四境必無竊發之虞，而其所以卒底至治者，道不越乎此。欽惟皇帝陛下，具精明剛健之德，又深以格致誠正之學，敬存於宥密，而事協於大中。固已知人善任，而作其寅恭；重農薄賦，而足其生計；尚經義，崇實學，以求有用之才；勤訓練，愼封疆，以獲敉寧之效。乃猶聖不自聖，進臣等於廷，而策以整飭官方之道，備裕民食之圖，與夫作士防邊之善術，臣之愚陋，何足以知之？然清問所及，不棄芻蕘，臣敢不罄其愚衷，以爲拜獻之資乎？伏讀制策有曰：設官分職，所以熙績亮工，宣上德而達下情，而因及乎砥礪之有其道。臣惟王者所與共治天下，內有輔弼之臣，外有司牧之職，皆所以承流而宣化也。唐、虞之世，五臣、九官，所以治其內；四岳、十二牧，所以治其外。師師濟濟，稱極盛矣，而君臣之閒，動色相戒，其臣之所以進勉者，必曰無怠無荒，其君之所以倚毗者，必曰予違汝弼，蓋皆以克艱爲心，而不敢一刻自暇逸也。夫同寅協恭之義，言各與臣同此敬畏之心也。天命之靡常，民情之難保，雖當太平無事之日，而持盈保泰，猶凜日中之戒，推其心，豈不願有都俞而無吁咈哉？然而不能已者，安危治亂之幾，相爲倚伏，而惟恐失於不及覺，故兢兢乎愼之又愼，然後可以免叢脞之咎，而常保此明良喜起之休風也。惟其同此寅恭之心，故和衷之美，亦於斯而見焉，非若以水濟水之謂。苟君所謂可，雖有否焉，而亦曰可；君所謂否，雖有可焉，而亦曰否，此則因循瞻顧之私，非純臣之所宜居心也。夫臣之所以事君，但當衡之於道，不當承

望意旨，以爲迎合之計。君之所以察臣，亦惟斷之以道，不當樂其將順，以開諛悅之風，則職事得以修舉，而大小臣工，自無不精白一心，以期報稱矣。制策又以養民必開其資財之道，斯蓋積多而備弁其，而因籌其何以重農事而敦本計。臣惟古者計口受田，故其時無不耕之民，而可以儆游惰之罰。後世田旣不可井授，故閒民之遊於城市者，官不得而稽之，此固勢之所無如何也。然民不可稽，而田則可稽，其歲墾成熟者，固無以議爲矣。至若汙萊無主之地，皆當任民認佃，給爲永業，而毋急於陞科，則庶幾無不耕之士矣。臣觀七月之詩，于耜舉趾，而婦子饁饁，則田畯見其勤而喜之。其著於雅者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又曰：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此可見耕雖民事，而亦貴在上者有以勸之也。漢世力田與孝弟並重，凡朝廷有行慶施惠之典，必首及焉，其重農也如此。今牧民之有司，其亦有知此意者乎？毋亦簿書訟獄之務繁，而有所不暇及也。且漢時賈人，不得官爲吏，而七科謫中，則雖大父母有市籍者，亦不得免焉。其賤賈人也至矣，而言者猶病其奢侈，今民有不勤耕之心，後世更無此禁，而奇技淫巧，相競爲侈靡之習者，大率自賈人開之，愚民慕效，浸成風俗，此其傷農事也。賈誼，農事傷則饑之本，故一値水旱之不時，而閭閻立見，然則爲今計者，當以課農勸儉之效，責之有司，而毋專以聽斷幹辦爲殿最，則耕九餘三之盛，其復見乎。制策又以制科取士，所以振淹滯，儲任使，將令寒畯無淪落之虞，菲材絕覬覦之念，當如何立法，以禁其宿弊。臣惟古者，鄉舉里選之制，旣已不可復行，而九品中正，亦行之不能以無弊，惟試之文詞，而定爲糊名易書之制，主司但擇其文理之優者取之，無所牽制於毀譽之口，無所熒惑於愛憎之情，法至善也。然考之唐時，士品之卑汙甚矣，呈身謁面，自衒自鬻之習，恬然爲之而不怪，司文衡者，初以專官主之，故關防不密，而要挾請託，至於再三而不已。此則久於其任之弊也。今主文之人，初無一定，其於防閑之法，可謂更精，乃猶有弊習之未革者。利祿之途，人競趨之，下以求知己，上以植私門，且見援引推轂之習，古亦有之也，乃遂不顧法禁，而背焉爲之，不知公則生明，理實相因，司文衡者，果有爲國得賢之心，而鑑空衡平，憑文取錄，雖不能盡無遺才之憾，然才之爲所得者，亦應十收八九。苟私其所愛，而飾爲憐才之論，無論其所謂才者未必才，而品之不可問，已較然矣。此則斷無可寬假者也。雖然，貢舉者，取士之法也，而教之則在於平日，誠使師儒之選，得其人以充之，使士皆知立品植學，而不爲利祿之誘，則其未達也，不急於求知；其旣達也，亦自無徇私舞弊之失矣。制策又以防邊固圉，綢繆未然，而因豫籌乎兵將之嫻習。臣惟廟堂制勝之略，莫重乎擇將，將苟得人，則訓練有方，行陣整飭，士卒皆服從其教，懷其惠而畏其威，如是雖使之蹈水火可也。爲將之道，非唯嚴名數，勤操演，遂可以盡其責也。凡山川之險易，道途之紆直，與夫器械之異宜，人材之異適，皆當熟悉於平時。夫然，故舉而用之，眞如臂指之相使矣。至考古昔兵制，漢時京師有南北軍，皆郡國之士，更番直上，而郡國亦有材官騎士，常以八月爲都試之期，至東漢能之，論者咸議其失。唐初府兵，本西魏、北周之遺制也。其後屢變，而遂有養兵之費，如宋之所謂長征兵者，亦然平時糜廩物力，而臨事訖不

可用有急復主召募然亦何可恃耶今時所屯聚之兵無專閫之將內外相維文武協力此其所以遠軼前代也我皇上安不忘危靜而待動故將驕卒惰之失無有也黷武窮兵之失亦無有也然則制邊之善術誠莫外乎此矣不輕遽以徼功不姑息以養亂將亦豈能舍是而為良哉凡此者臣以為風示磨厲之道皆在上也要皆由我皇上運健行不息之神而盡凝命勅幾之實故惟臣欽若而以成大法小廉之治惟民丕應而以遵力本節用之風取士必得而賄祓不至濫收馭將有方而潢池不憂小警則我國家之治化自比隆於唐虞矣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朝考誠無為幾善惡論 壬申

誠者天道也天道無為聖人亦無為其未至乎聖者不能純任自然也其要必在從其發念之始而嚴辨之故言誠莫詳於中庸而其首章必先之以慎獨周子蓋有會於夫子之所言而因為之闡其旨曰誠無為幾善惡斯豈周子之創見哉嘗試論之天道一誠而已而其功用則有陰陽其在人也寂然不動之中眾理悉具渾然在中者誠也而其幾之動也則有善有惡善之念當引而伸之惡之念當銷而去之夫人莫不謂然然善固善矣而善之中有未盡善者焉亦猶之惡矣惡固惡矣而惡之中有實非惡者焉亦不失為善矣是尤在所當察也何以明之如欲為一善事而或有所為而為之此不已害於誠乎又如欲殺一人而實救眾人之命則剛斷者善而姑息者非善也故人之善惡亦如天道之有陰陽相對待而為用人能察幾則善惡皆可為吾用矣且誠之無為也亦有其致力者在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此靜養之功也至發念之始在乎動靜之交唯己知之故謂之獨喫緊檢點全在此時過此以往則精神方馳騖於事為之末計校於成敗之間因人舉得議論其得失而在己反莫識其由來矣獨之不慎雖悔焉追固欲察幾必先明理理不明則以善為惡以惡為善察未精審而當幾惡能辨之不爽也故中庸又言誠身必先明善苟不知此必有誠非其誠者大學之言知至而后意誠其亦此意也夫

朝考擬察薦材異等詔 壬申

非常之人不世出朕殊不謂然愛殊玉者殊玉至愛千里馬者馬亦至世未聞乏殊玉與千里馬也忠公卿大夫無與佐朕旁求之念耳天下至大人民至眾朕一人豈能周知士豈無瑰瑋殊特而無由上聞者乎其令郡國察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朕且以觀在位者知人之明焉

朝考時政疏 壬申

臣謹奏臣惟郎吏所以安民而直內所以寧外夫設官置吏皆所以為民也以畿輔重地化導撫卹之政尤當加意庶撫綏不致失所以匯聖懷乃臣竊見直隸一省差務殷繁自督臣以下惟知辦差為考成之要務而他皆有所未遑及今且州縣不足而及於教職矣夫厚其資給優其陞擢以勁力於公家亦誰不樂就者而臣竊聞道路之言頗以為畏途者何也毋乃出納之際奏銷之例有未盡當其理者歟蓋銀之給於上者經易數四而後至於州縣則恐侵剋之弊未盡絕也小民之應上差

役者必徵召於月餘之前聚集守候而後効用於一旦官但案其應用之日給其雇直則恐賠墊之苦未盡免也當其任者希苟免於目前而彌縫於日後竊恐州縣帑藏所儲未能常無借動也幸而太平無事故不見其利害耳然臣之愚竊不勝惓惓然抱無窮之慮也今我皇上深悉貪利侵漁之弊特嚴虧空之罰法出而必行人人曉然知上意矣如謂皆悍然不顧而甘蹈於法是豈人情殆亦勢有不能已者也夫法行當濟之以恩伏願我皇上軫念近畿之疾苦曲體官吏之隱情舊例之虛糜者可革也其實不足者似當酌增之庶官吏優裕而小民亦不致重困國帑亦不至空懸是在我皇上之特恩矣臣又案周官司徒均民之力征辨其車牛可任者是將齊其勞逸也今各州縣所辦其上下於吏胥之手者亦恐不免伏乞敕下督臣酌議盡善之法庶官與民皆仰戴仁恩於無既矣臣狂瞽之見不識忌諱干瀆宸嚴無所逃罪臣謹奏

十月滌場詩一首 另編

散館責難賦 以闕愆糾繆格其非心為韻 甲戌

古大臣之致主曰勳華其可登維兢兢而業業若繼繼以承承苟一心之脗合將千古而代興即事陳詞初何憚於逆耳因機善導端有似乎引繩臣慷慨以効忠詎曰恕己益主君殷勤以納諫寧謂吾力未能昔孟氏之垂訓明臣節之宜虔以難事而相責欲吾君之仔肩將以為主德之準必求夫君道之全如天地之持載羣生高厚期於相配如日月之照臨萬物軌度寧可微愆不擇不辭思裨益於泰山河海曰吁曰咈勤啓迪於廣厦細旃爰以臣乃股肱君實元首惟一人之天位獨尊豈百爾之立心可苟取法乎上詎降格以相從卑論無高即撫弱而多負是以當鉅大而必爭探隱幽而致糾將順其美亦匡救之相參允執厥中知危微之待剖夫然故君心日以明主德日以茂身修言道範百世而無慚樂備詩明考三王而不繆以人為鑒豈徒見其形容用汝作霖詢可資諸左右蓋不惟不苦其難而且欲敦資其成就也我皇上鑒成憲以無愆舉古訓而有獲納勤汝弼之思以勵交修之益置鞀設鐸觀五聲之在懸明目達聰闢四門之咸闢所其無逸時致惕於艱難罔或不勤股殷懷以自責此皆聖性之自然豈藉臣工之啟格若乃有渴有翼汝明汝為進冰淵之危詞恍如臨而如履陳帝王之盛軌爰若驟以若馳已治而憂其未治無師而奪以為師思文武之規念孫謀之貽厥述堯舜之道儆祖武以繩其於斯時也何攖鱗之足戒何苦口之見揮何脂韋之可尚何胥靡之華非何仗馬寒蟬之可效何折檻補牘之難希以為易而難者旋至以為難而易者已幾蓋觀夫在庭之讚譽謣彌足彰聖治之蕩蕩巍巍是用作千秋之金鏡成大寶之鴻箴勤補袞以勿替愧捷市之難任竊汲黯之忠唯願拾遺補過守朱子之學敢忘誠意正心論易在思艱寶字煥珠璣之彩主聖則臣直朝陽聆威鳳之音

樵夫笑士詩一首 另編

抱經堂文集卷第二

序一

聖廟樂釋律序 丙午

大樂與天地相應。故審音與明時無異理也。康熙年間。司天者中西各是其說。而不相下。廷臣莫能決。聖祖仁皇帝謂不明其理。則何以判其爭。於是專精研求於句股乘除之術。而數學於以大明。於是乎有儀象考成之書。而晦朔弦望無不正。合朔中氣無不驗。又推之以定樂。而有律呂正義一書。不泥古法。而獨探天地閒之元聲。爲發千古未發之祕。今上繼緒。悉遵循之以爲準。聖明作述。此誠極千載一時之盛也已。儒者躬被陶淑之化。而不明其理。不究其數。陽杲中天而瞽者不見。震雷動物而聾者不聞。不當引以爲深恥乎。嘉定錢君學源。嘗以名進士爲江寧郡學官。春秋二丁。釋奠於文廟。其所職也。因恭閱祭之樂章。與其改宮起調之法。而識其所以變通之由。默識神會。著爲一書。名曰聖廟樂釋律。凡四卷。詳列昭代所定律呂之度數於首。以絲竹爲八音之綱領。爲具著其同異焉。以字譜與十二律相配。爲明其當一焉。以及七調之旋宮。加減之比例。絲竹之遞位。靡不條析分明。使人易曉。更以器有長短厚薄。弦有肥瘠。當隨其形質以定譜。不當執一定之譜。以槩夫器同而形異者。此尤爲通變之論也。錢君以所居之官。蓋所居之職。故其言樂律也。不泛及焉。然其闡發精微之奧。疏證同異之原。齊而通之。殆亦不外是矣。夫天地

之氣正而後樂正。今者七政齊而八風平。協氣旁流。休嘉四塞。樂之和也。即以理推之而可知也。昔孔子歎周文之郁郁。而曰吾從周。又非徒斤斤守不倍之義而已。竊嘗見蕭山毛氏所著皇言定聲錄。亦欽承聖祖論樂之旨。今復觀此書。是其信從也。誠悅服也。其所以導一世之趨而解將來之惑者。不啻直有賴也夫。

丁小疋杰校本鄭注周易序 庚子

鄭康成注周易九卷。唐書藝文志作十卷。至宋崇文總目。則僅有一卷而已。晁、陳兩家皆不著錄。南宋說易家所引用。已非全文。至於末年。四明王厚齋。適復爲之裒輯。以成此書。明胡孝轅附梓於李氏集解之後。故凡已見集解者不錄。姚叔祥更增補二十五則。皇朝東吳惠定宇棟復加審正。蒐其闕遺。理其次第。益加詳焉。蓋說經之道。貴於擇善而從。不可以專家自囿。況易含萬象。隨所取資。莫不具足。鄭易多論互體。繫辭傳曰。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又曰。物相雜故曰文。此即互體之說所自出。王弼學孤行。遂置不講。而此書亦遂失傳。王氏蒐羅纂輯而綴緝之功。蓋不細。其不能無誤。則以創始者難爲功也。近者。歸安丁小疋孝廉復因胡氏、惠氏兩本重加攷定。舉向來以鄭注易乾鑿度之文羼入者。爲芟去之。以漢書注所云鄭氏。乃即注漢書者。非指康成。又於字之傳譌者。如小畜之輿說輻當作輹。夬之壯于頄。當作頯。一一正之。又王氏次序本多舛錯。胡氏、惠氏雖迭加更定。而仍有未盡。今皆案鄭易本文爲之整比。復撫補其未備者若干。則抉微振墜。使北海之學大顯於世。此厚齋諸君子之所重有望於後賢者。而丁君實克纘之。非相違也。而相成也。豈與夫矜所獨得。以訾前人之所短者之可比哉。余於厚齋所輯。若詩攷。若鄭注古文尚書及論語。若左氏賈、服等義。皆嘗訂正。惟詩攷稍加詳。此書雖加瀏涉。然精力不及丁君遠甚。今覩此本。老眼爲之豁然增明。歸時擬以語吾黨之有力者。合梓之。爲王氏經學五書。知必有應者乎。至於字音。鄭氏時未有反語。及直音某字爲某者。後人因其義而知其讀。或去其比況之難曉者。而易以翻切之法。以便學者。雖非元文。要爲根本於鄭。不可廢也。夫此書收拾於亡佚之餘。復經二三君子之博稽精覈而後得以完然無憾。百世下讀是書者。其寶之哉。

王厚齋輯鄭氏注尚書序 丁酉

鄭康成注尚書九卷。隋唐書猶著錄。然自隋以來。其學寖微。故祕府一失其本。而世遂無有傳之者。鄭氏之於書。自不及三禮之精。書前有孔安國之傳。後有蔡九峯之注。故人視鄭氏之亡。益不足惜。雖然。一人之見。豈能盡得事理之精詳而無遺憾。衆家之言。猶必兼採擇焉。況鄭氏漢之大儒。今所傳自詩、禮之外。若易、孝經、論語、及此書之注。皆寂蔑無聞。使後生不見古義。豈非一恨事哉。宋厚齋王氏辛勤掇拾於墜失之餘。於易輯爲三卷。於論語輯爲二卷。於尚書更輯成十一卷。尤班班可考。其釋五禮之異於舜典。則曰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於皋陶謨則曰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蓋周監二代。儀文始備。於是乎有吉、凶、軍、賓、嘉之五禮。其源雖皆昉於唐、虞。而當其時未必能詳也。在巡守則言五等諸侯朝聘之禮爲切。而論其大常。則自當以上下各有等衰者言之。其釋金三品爲銅三色。古者唯銅之用最廣。而以之作貢。必

不責以難得之貨。孔傳言金、銀、銅。金、銀、非民閒所常用也。他如作服十二章。州十二師。鄭注皆勝孔氏。他或不皆然。則在讀者自擇之耳。昔虞仲翔條鄭解尚書違失事目。以寞主。云顧命康王執瑁。古月似同。從誤作同。訓爲酒杯。洮類爲濯。以爲澣衣成事。又古大篆丣字讀當爲柳。古柳丣同字。而以爲昧。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於此數事。誤莫大焉。宜命學官。定此三事。今考王氏於虞所舉者皆不載入。余讀書正義。見所引鄭注。此書亦閒有漏略者。此則余爲補之。而他書力未能徧及也。鄭氏易近世已梓行矣。此書與論語注。江寧嚴侍讀用晦 長明 得自秦中故家。欲與王氏所輯左傳賈、服義並爲雕版以傳。與吾夫子信好之旨。知皆必有當也。鄭氏又注尚書大傳。朱錫鬯作經義考時。謂其已佚。而今尚有四卷之書。見在德水盧氏所鐫本。雖亦未全。然必非後人所能僞撰也。然則天下之大。安知鄭氏所注諸書者尚有若論語、若孝經、世閒無尚有留遺者在乎。余不禁慨然有餘望焉。

同昔大傳考異補遺序 戊寅

尚書大傳三卷。宋志猶載之。近代學士大夫多不聞有是書。吾鄉孫晴川氏 之騄 嘗於舊書中鈔撮萃本。編爲三卷。以求合於前志之數。其用力可謂勤矣。文弨嘗得其書而讀之。如洪範五行傳。不及文獻通考所載之詳。而其閒又有以向、歆之文闌入之者。與伏生書大不類。至若戡耆。甫刑。仍作戡黎、呂刑。而又無畢命。思欲因其規模。少加增損。然載籍浩繁。非一目所能徧。偶有綴緝。未必有益於本書也。吾宗德水雅雨先生。尊經嗜古。訪求此書。得之吳中藏書家。刊而行之。文弨得之。以校孫氏之書。其詳備實勝之。至篇目有先後。則皆出於掇拾之餘。而非隋唐以來之完書。然求其所闕佚者。殆亦僅矣。其閒傳寫異同。蓋所不免。因爲作考異若干條。且念孫氏苦心蒐討。不爲無功。凡有可以裨益是書者。亦愼取而集錄之。以繫於後。使有所附以傳焉。孫書召誥傳有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之文。蓋本諸白虎通。然北史劉芳傳引此。以爲尚書逸篇。未必即是大傳。故余作補遺亦不載。然書中如王曰若圭璧。及丕天之大律。亦逸篇也。則此亦不可遺也。故復取以繫於此云。

增校王伯厚詩攷序 庚子

曩余於此書增其所未備。并以元本補遺。各歸本篇。錄成清本。爲之跋其後矣。自爾以來。時復續閱。見王氏於釋文所載之異同。多不引入。夫古來傳書。不皆畫一。即釋文本亦與正義本多不相同。宋人刻經注疏附以釋文。至其差齟處。便改釋文以就注疏之本。使非通志堂所梓宋本經典釋文三十卷具在。後之人又安從識別乎。頃又得日本國人山井氏 鼎 所爲七經考文觀之。其所傳古本。往往與釋文所云一作某。或作某。及正義中所云定本作某者符同。而王氏於異字異義。獨不取諸釋文。說者謂王氏意主別三家之異同。於毛詩之異文可從略。余向者亦未之採。今補採之。以廣異聞。有陸氏所據之本。有陸氏所云異同之本。具別白焉。若其明指以爲非者。則不錄也。至今書之譌異者。不但陸氏時未有。即王氏亦當未之知也。余曩已舉朔月辛卯之譌月爲日。家伯維宰之譌維爲冢。南餘矣。今更悉數之。如何彼穠矣。穠譌爲襛。終然允臧。然譌爲焉。不能辰夜。辰譌爲晨。碩大且篤。碩譌爲實。不可畏也。不譌爲亦。胡然厲矣。然譌

爲爲。天降滔德。滔譌爲慆。降予卿士。予譌爲于。又若羊牛下括。誤倒爲牛羊。家室君王。誤倒爲室家。小旻與抑之如彼泉流。皆誤倒爲泉流。而竹竿之遠父母兄弟。不與淇水在右相協。據石經當作遠兄弟父母。至四月之奚其適歸。乃朱子從家語訓奚爲何。若毛氏則作爰字。其訓爲於。與左氏所引正相合。凡若此類。世人習其讀而昧所從來者比比矣。古書所引。在宋誤以譌。其又可執以爲異文乎。本朝嚴思菴 虞惇 著讀詩質疑。會稽范衞洲 家相 著三家詩拾遺。於此書亦各有增損。然於王氏採用之誤。則皆未能盡正。而一經移易。又滋譌。近又得歸安丁小雅校本。凡王氏之指譌互異者。一一釐革。余見而善之。顧爲傳錄。亦採用嚴范二家之長。各著其姓以別之。至所引各書。本無當篇之名。則以余所知者增成之。又若日本國之本。其異同頗多。於釋文所云。雖未必全是。然要爲中土舊傳之本居多。非僻遠之人所能僞撰也。亦取以入焉。而是書乃可謂完然大備矣。噫。諸君子之勤勤掇拾者。非欲申三家以抑毛而奪朱也。義可斷章。辭無達詁。是在善讀者意逆而微會之耳。苟其不然。即陳古以諷一語。亦爲亂階。致令末世子孫。不欲人頌揚其先世之美。而以爲魚藻之義。則詩之爲教。殆可廢矣。豈古說詩者所能逆料也哉。是書本不分卷。今以所增益者多。因分之爲四卷云。

王伯厚輯古文春秋左傳序 丁酉

文、武、周公之典章制度。於左氏傳尚有可考者。其言多古文。其訓釋亦當用古義。自晉杜元凱作集解。雖曰取前人之說而會通之。然其閒輒以其私臆妄易故訓者多矣。其最悖謬者。謂天子三年之喪。卒哭遂除。衰麻。更制諒闇之服以終喪。以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爲說。遂以其處當代之制。此其誣經蔑禮。不可爲訓明甚。而唐時作正義。顧乃棄賈、服之舊注。獨以杜氏爲甲。其不可通處。必曲爲之說。而以賈、服爲非。今賈、服本書。既已不可復見。就正義所引。謂杜所不取者。往往達出杜解之上。宋厚齋王氏乃於諸書中搜輯補綴。賈、服外、若鄭康成。馬季長、王子雍之說。咸錄焉。匪徒掇拾闕遺。蓋將以正杜氏之失也。因十二公分十二卷。江寧嚴侍讀用晦從秦中舊家錄此以歸。余見而愛之。向見吳中惠定宇氏左傳補注一書。亦以古義糾杜之違。服其精確。錄而置之篋中有年矣。今乃知王氏此書。定宇祖父以來即相傳有鈔本。而外人罕得見。余雖往來吳中。實不知惠氏之有此書也。頃閱近人余仲林所謂鉤沈。而後知之。惟王氏開之於前。故惠氏祖孫得益精之於後。如邱賦卒甫之說。皆不從杜。遂扶以下。依服虔作遂跳以下。以爲燕飲解韈之明證。一字之異。其有關於典制如此。余讀昭元年傳云。秦后子享晉侯。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服氏謂十里置車一乘。千里百乘。以次相授。車率皆日行一百六十里。杜氏則謂每十里以八乘車。各以次載幣相授而還。不復至。故言八反。千里用車八百乘。正義從杜難服。謂千里之路。往還八反。車日行一百六十里。計則一萬八千里。雖追風逐日之足。猶將不逮。遂謂杜義爲長。案正義此駁何其輕脫不思之甚也。十里一乘。一反行二十里。八反行百六十里。故服以是爲率。安得忽生一萬八千里之說。輕相嘲笑乎。且其法至元黨博霽實祖之以運糧矣。十步一人。負米四斗。三十六人行一里。人日五百反。爲二十八里。輕行者半。重行者半。百里用三千六百人。致米二百石。是即服氏之說。可實

見諸行事者。正義必抑之使不得與杜氏並。多見其無譏也。此書雖非全文。然學者當愈知寶愛。如惠氏、遂能以是成其家學矣。必若此。庶無負厚齋扶微繼絕迪後人擇善而從之指意也乎。是書本無序。余不自揆。既稍加釐比。遂僭爲題其端云。

春秋五測序 丙申

揆日之度。察星辰之行。以正時而成歲。必稽其元焉。必立之法焉。而猶有參錯而難合者。則其立法疏也。故善觀天者。不能廢法。而要當使法一稟於自然。此豈幸其一二偶驗。而遂謂吾法之盡善。至其不驗。則將強天以求合。是其爲不可也。不甚明哉。說春秋者之有例也。猶夫觀天者之有法也。屬辭比事之爲教也遠矣。顧左氏所稱。猶爲史官之常例。雖其閒亦有聖人所不易者。然不可即以爲聖人之所筆削者盡如此。厥後諸儒之說。莫不知有例。而用之不精。或偏而不全。或常而不變。其蔽往往陷於繚繞破碎而使經之義轉晦。故夫法不密。則懸象遲速之度。不能必其無差也。例不精。則垂文示教之旨。不能必其無失也。今戴君敬咸之說春秋也。其所以測者五焉。蓋謂春秋之文。有常、有變、有互、有便、有闕、斯五者。比類求之。而各有得。例具於文。故即文可以見例。且約指古今之說春秋者有四失。一曰。不赴不書。赴則從赴者。二曰。諱則沒而不書。三曰。得禮不書。凡書皆譏。四曰。史策舊文。仲尼新意。此四者其言皆近是。昔之人所據以爲說春秋之例然者。君謂其不盡然。立五測以袪四蔽。不必定出己見。而亦不必固守成說。期於適當而止。君之所以爲例者。不甚善乎。夫觀天者至近世而儀器更精。分數更明。故其密合。亦遠勝於前代。蓋鑒前人之失。而順天以求合。不偏守一法以測天。君也因文以見例。不偏執一例以測聖人。其道實有相類者。余是以擬議而爲之說如此。君名祖啓。上元人。乾隆二十七年鄉貢士。今爲關中書院山長。

讀大學衍義補膚見序 己卯

前明胡端敏公預發寧王宸濠不軌事。以罪去。後事驗。得釋、復用。於時人以是稱之至今。而不知其侃侃正論。有關於天下國家之大計者正多也。公爲吾邑臨江鄉人。其裔孫以公所著膚見二卷示余。屬爲之序。蓋公讀邱文莊大學衍義補。而著其所欲設施者如此。其中有云。吾嘗於某疏中備陳之。則此爲公登朝以後之書也。嘗慨夫世之學者。自爲秀才時。即專以決策發科爲念。一旦得志。推之無本。而措之無術。鮮不爲國家病。夫士當其困窮卑巷。其於朝廷政事之得失。容或不能盡知。若既已在其位矣。於事有所不便。令有所難行。疾苦之所致。禍患之所伏。豈可以不知。既知之。則當思所以處之。思處之。則必取古人之良法美意而推擇用之。然彼溺於富貴者。既不足以語此。其少欲有爲者。又或囿於一偏之識。不知通變之宜。違古而失。泥古亦失。國家何賴焉。若公此書。或增成文莊之義。以爲必可行。或摘抉其弊以爲必不可行。文莊之以微文見意。與其所遷就而不敢言者。公則一一引伸而別白之。余讀公之書。而歎公之識微知著。其議論平正通達。實過文莊遠甚。何以明之。史稱文莊性褊狹。與劉健、王恕不相能。御史言事不合意。輒面斥之。公有是乎。方大禮議起之時。公家居持論。頗與張璁、桂萼合。然終身未嘗與之比。道諸君子廷杖。而公復上書諫。其處衷觀理。庶幾可與其中立而不倚矣。且即其書求之。邱氏言敬大臣。而公

則以爲體羣臣亦當詳也。邱氏極論居官安富之道。而公則以爲今有司之爲富家役者亦多也。邱氏欲以餘田準丁。謂如是則丁不匿。而公則以爲是教之使匿也。邱氏既知鈔法之不便。而又欲強立一法以必其行。公則以爲斷然不可行也。邱氏有取於晝撙晉運糧之法。而公則以爲如其言。百里當用三千六百人。日運米二百石。實計人日運米五升五合餘耳。奈何以爲便而取之。殆未之思也。至若宦官近習之弊。在當時所宜救正者。事孰大於此。而邱氏無一言及之。公獨危言正論。一無所撓。此尤爲人所不易及者。余故以公爲過於文莊。非私言也。夫以公之通曉治體如此。而於論治河也。猶曰身未親歷。未敢以爲必然。其論西番也亦如是。不諱其所不知。然則是惟無言。言則必明見其可行。而後從而言之。此豈與世之以冥冥決事者可同日而道哉。學者讀是書。當知古人仕學之不苟。而求其所以用心。雖處極盛之朝。瞿然思所以爲持盈保泰計者。亦致不可忽也。文莊之書世多有。得是書輔而行之。不益盡善而無弊乎。書之以諗天下之留意於治道者。

中庸圖說序 丁亥

文弨弱冠執經於桑弢甫先生之門。聞先生說中庸大義。支分節解。綱舉目張。而中間脈絡。無不通貫融洽。先生固以爲所得於朱子者如是。蓋先生少師事姚江勞麟書史先生。勞先生之學一以朱子爲歸。躬行實踐。所言皆見道之言。雖生陽明之里。餘談緒燄。而獨卓然不爲異說所惑。先生信從既久。固宜其言之與朱子悉相脗合。而文弨亦幸得竊聞緒餘於按試寶慶日。諸生循例講書。有以君子中庸一章進講者。與吾素所聞於吾師者。未有合也。因舉吾師之說以爲諸生正告焉。既有以所著中庸圖說來質者。則新化生員劉光南也。其所解平易切實。多與吾舊所聞合。而又本朱子相當相對之語以爲之圖。不知者或以爲穿鑿破碎。而吾獨喜其一本於自然。初非私意小智之所能爲也。及入試。劉生又冠其曹。其文能以理勝。迥異乎矜才使氣以求見長者。益信其有得於儒先之旨深也。吾房師漢陽孫楚池先生嘗寓書教文弨宜昌明理學。毋務華而棄實。顧所至殊不易得。既得劉生。亟舉以告先生。索其書。於今月始齎以往。使者尚未返。不知於先生意何如。適劉生遠來索序。歲云暮矣。姑且以文弨所見者塞其請。弢甫先生遠在浙江。異日將并寄是書以求正。必待兩先生許可而後。乃可爲是書增重也。

新刻古文孝經孔氏傳序 丙申

表章遺書。莫先於經。近代之僞撰者。若張商英古三墳書。吾衍晉文春秋。楚檮杌。豐坊子貢詩傳、申公詩說之類。其言舉無可采。而好事者爲傳之。此則過也。然如張霸之百兩篇。時君既知其僞撰矣。而愛其文辭。亦使之流傳於世。連山、歸藏。古無著錄。而隋唐志始有之。今見於諸書所引用者。其文類斑駮可喜。子夏易傳。見於陸德明、孔穎達、李鼎祚所引者。於訓詁名物爲詳。相傳以爲張弧僞作。弧、唐人也。孔、陸諸人。寧有不知。而肯經相承用乎。此必有所由來。然如今通志堂之所收者。則又并非張弧之舊矣。使此數書而在。亦焉得不爲傳之。孝經有古今文。鄭康成注者。今文也。孔安國傳者。古文也。五代之際。二家並亡。宋雍熙中。嘗得今文鄭氏注於日本矣。今又不傳。新安鮑君以文。篤學好古。意彼國之尚有是書也。屬以市

易往者訪求之，緬鄭氏不可得，而所得者乃古文孔氏傳，遂擕以入中國，此書亡逸殆及千年，而一旦復得之，此豈非天下學士所同聲稱快者哉。鮑君不以自私，亟付剞劂，而以其本示余。余按傳文以求之，如云閒居靜而思道也，則陸德明引之矣；脫衣就功，暴其肌體云云，則司馬貞引之矣；上帝亦天也，則王仲邱引之矣。其文義典核，又與釋文、會要、舊唐書所載一一符會，必非近人所能撰造。然安國之本亡於梁，而復顯於隋，當時有疑爲劉光伯所作者，即鄭注人亦疑其不出於康成。雖然，古書之留於今日者有幾，即以爲光伯所補綴，是亦何可廢也。蓋其文辭微與西京不類，與安國尚書傳體裁亦別，又不爲漢惠帝諱盈字，唯此爲可疑耳。漢桓譚、唐李士訓皆稱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言，今止一千八百六十一言，此則日本所傳授前有太宰純序所謂不以宋本改其國之本是也。唯是章首傳云：孔子者，男子之通稱也，仲尼之兄伯尼十五字，斷屬譌誤。因下有曾子者男子之通稱一語，而誤曾爲孔，當爲衍文。仲尼之兄自字孟皮，安得與仲尼同字，且於本文亦無所當，此當爲後人闌入無疑。余所以致辨者，恐人因開卷一二紕繆，遂并可信者而亦疑之，則大非鮑君兢兢扶微振墜之本意矣。故備舉其左證於前，以明可信。且尚書傳朱子亦以爲不出於安國，安在此書之必與規規相似也。然其誤入者，則自在讀者之善擇矣。德水盧氏嘗刻尚書大傳、周易乾鑿度等書，流布未廣，其家被籍之後，板之存否不可知。此皆漢氏遺文，好古者所當愛惜。若能與此書並壽諸梓，以爲衆書冠冕，譬之夏彝商鼎，必非柴、哥、官、汝之所後而齊盍矣。前朝所刻書多取僞者，今皆取其眞者，不益以見國家文教之美，朝野相成，爲足以度越千古也哉。

鄭氏注論語序 丁酉

康成注論語十卷，自周、齊至隋，盛行於人閒。唐書猶著錄，至趙宋始不以入志，則書之亡也，其在五代之際乎。金陵嚴侍讀用晦自秦中歸，從三原王端毅後人處鈔得王深寧所輯古文尚書鄭氏注、古文左傳賈服各家義，而此書亦其所編綴者也。鄭氏注在今日誠如椎輪耳，使其書尚在，舉業家亦必不好，而志古之士要不忍使其墜遺。深寧更勤勤搜採於亡佚之餘，蓋爲兩卷，此書之不終泯，王氏之力也。其訓不時不食，謂一日之中三時食，不時，謂非朝、夕、日中也；於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則謂巫醫不能治無恆之人；以子貢方人謂謗人，皆與朱子義異，然亦未嘗不可以備一說也。王氏又嘗輯鄭氏易及詩攷，世多有其書，而此三書即吾鄉藏書家亦未備，故浙江通志中亦未以之入錄。侍讀一見而傳其本以歸，可謂知所寶矣。余次第錄之，適此書先竣，遂序其緣起如此。

孫詒穀曰：此三書非深寧所輯，疑惠定宇託名也。

孟子章指序 丁酉

漢趙邠卿爲孟子章句，其題辭又有云：章別其指者，蓋隨文訓釋之外，每章撮其大指而爲之辭，於是有章指之目。李善注文選，出師表引之；又王伯厚云：章指引論語曰：力行近仁，誤以中庸爲論語。晁子止讀書志云：孟子十四篇，趙岐注，又云爲章指。是則唐宋人咸知有章指也。自僞作孫宣公孟子疏者，掠取其文入於疏首，又不能全載，而多所更易，乃於趙氏本所有者則徑削去之，至所引故實，閒爲疏其所出，且

於恥之於人大矣章略著之云。凡於趙注有所發者，雖於文段不錄，然於事未嘗敢棄之而不明，疏雖爲此，實亦不云是章指。自經削去之後，於是人罕知有趙氏之章指矣。且疏既刪其全文，而但釋其一二字句，使後人讀之，茫然不知其何屬，甚矣作疏者之謬妄也。朱子集註孟子，於王之臣章、小弁章、求則得之章，所引趙氏，皆出章指，而後人或以爲總注，此皆未之深考也。宋時嘗以四科優劣之差命題，今見於有事君人者章指中，是書之在前代，昭灼如此，而今乃任其若滅若沒，可乎。乾隆辛巳之歲，借得毛斧季所臨吳匏菴鈔本孟子注，始見之，而末二卷尚闕，越十有六年，而後覩其全焉。恐友朋中未必皆見是書，故別鈔之以傳。又爲敘一篇，世亦不多見，故引以冠其首。其題辭與注，世自有本，而今之注亦頗與吳本有異同，雖亦當考正，然今不暇及者，以急於扶微繼絕故也。讀者當與我共寶之乎。

重雕經典釋文緣起

此書雕版行於海內者，止崑山徐氏通志堂經解中有之。宋雕本不可見，其影鈔者尚閒儲於藏書家。余借以校對，則宋本之譌脫反更甚焉。當徐氏梓入經解時，其撲塵掃葉，誠不爲無功，然有宋本是而或不得其意，因而誤改者，亦所不免。且今之所貴於宋本者，謂經屢寫則必不逮前時也。然書之失眞，亦每由於宋人。宋人每好逞臆見而改舊文，如陸氏雖吳產，而其所釋前人之音，則不盡吳產也，乃毛居正著六經正誤一書，譏陸氏偏於土音，因輒取他字以易之，後人信其說，遂以改本書矣。又凡切音有音和，亦有類隔，陸氏在當時或用類隔，未嘗不可以得聲，而後人疑其不諧，亦復私爲改易，注疏本多有之，幸本書尚無恙。然其浸淫以疑惑後人者不少矣。古來所傳經典，類非一本，陸氏所見，與賈、孔諸人所見本不盡同。今取陸氏書附於注疏本中，非強彼以就此，即強此以就彼，欲省兩讀，翻致兩傷。又本書中如孝經、論語、爾雅，多以校者之詞羼入之，今雖不遽刪削，唯略爲之閒隔，使有辨焉。唐人經典，多不全用說文，陸氏意在隨時，不取駭俗，此書中閒亦引許氏以正流俗之非，而不能盡一信從，且有以俗字作正文，而以正體爲附注者，至其點畫之閒，亦每失正。觀唐人石經及五經文字所載，皆是習相沿用，今亦仍而不革，庶乎不損本眞。然於六朝人所用甚鄙俗字，陸氏可未嘗闌入也。余念此書關經訓之菑畬，導後人以涂徑，洗專己守殘之陋，雖博學詳說之資，先儒之精蘊賴以留，俗本之譌文賴以正，實天地閒不可無之書也。而年來流傳漸少，學者不能盡見，因爲之手校重雕，第以遲暮之年，精力庸有不周，刻成猶再三校，目幾爲之昏弗恤也。其文舊皆連屬，今審其可離者離之，以便觀者。書中是非，及今所因革，以嘗所聞於師友者，別爲攷證，附於當卷之後，不以殽亂本書。時乾隆五十有六年，歲在重光大淵獻，九月既望，書於常州龍城書院之取斯堂。

九經古義序 癸巳

九經古義十六卷，吳徵士惠松厓棟先生之所著也。凡文之義，多生於形與聲。漢人去古未遠，其所見多古字，其習讀多古音，故其所訓詁，要於本旨爲近，雖有失焉者寡矣。唐之爲釋文、爲正義者，其於古訓亦即不能盡通，而猶閒引其說，不盡廢也。至有宋諸儒出，始以其所得乎天之理，微會冥契，獨闢窔奧，不循

舊解。其精者固不可易。然名物象數。聲音文字之學。多略焉。近世學者安於記誦辭章之習。但知發策決科爲務。與之言古訓。駭然以爲迂晦而難通。塞耳而不能聽也。嗟乎。此學問之所以日入於靡爛。而有終身讀書。不識一字之謂也乎。今讀徵君此書。單詞片義。具有證據。正非曲徇古人。後之士猶可於此得古音焉。求古義焉。是古人之功臣。而今人之碩師也。爲性理之學者。或視此爲糟粕。然虛則易歧。實則難假。承學之士。要必於此問塗。庶乎可終身不惑也。余十數年前見是書。即爲之商略體例。校訂譌字。而還之徵君之子承緒。洎余自湖南歸。復從乞借。鈔攜之京師。嘉定錢學士莘楣大昕 歷城周進士書昌永年 各錄一本以去。而余轉庭鹿未能卒業。至今春。賴友朋之力。始得鋟全。計元本之在余篋中。又五年所矣。書此以見歲月之空馳。而讀書能不間斷誠難也。且以志余媿云。時乾隆三十八年仲春旬有二日。

抱經堂文集卷第三

序二

吳槎客子夏易傳義疏序 乙卯

聖門之傳經。多出於子夏。經十有三。而不由子夏氏之門所傳授者。蓋僅二三而已。顧今自儀禮喪服傳之外無他焉。劉向七略載有子夏易傳。漢志不著錄。隋志載其書二卷。注云已殘闕。然隋唐之際。作釋文及正義。尚多引其說。則其書雖闕而未盡亡也。於後。乃有張弧者。作王道小疏。而亦假子夏傳之名。甄然成十一卷。案之唐初人所引。無一相合者。世雖疑而不信。而於二卷之殘闕者。片言斷句。亦都不復留意。此世之所以知此書者鮮也。子夏爲人篤信謹守。其教門人小子。必以洒掃應對進退入。故其於易也。一切陰陽變化。性命道德之旨。每不輕言。其所訓釋。止於名物字義之閒。蓋易非難知。其言明白顯著。故可以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愚夫婦皆可領解。故不煩說也。後人之於易。往往窮高極深。怳忽不可爲象。而其流極且墮於元虛。彼其視子夏之言。淡乎其無味也、固宜。不知此正其篤信聖人。而猶是教人不躐等之意也。其所訓釋。頗與爾雅相近。唐之一行、宋人張舜元、洪邁等。俱嘗爲之解。而今失傳。海昌吳君槎客。乃復起而綜之。爲之疏通證明。以薛虞記、遺編傳意者也。亦取而繫焉。書成二卷。名曰義疏。其見於唐人釋文、正義、集解、及初學記、太平御覽等書所引者。此皆灼然可信。采擇無或遺。至宋元

而來諸家。亦或援引及之。若吳弈盧與明之二楊。慎時喬。未必皆由臆造。當得之唐以前書中。然皆不著所本。學者究疑而未盡信也。槎客不以爲幅精狹之故。而汎濫及之。其見卓矣。槎客謹飭人。與子夏之學極相近。宜其於此有深契焉。是將於易闢荊榛而堙洪水。又不僅爲西河氏之功臣已。

李既方補李鼎祚周易集解序 乙卯

漢儒解易之書至多。今皆不可得見。唯唐資州李氏所著易傳集解中采取三十餘家。後之學者。猶得以見其崖略。李氏之爲此書。未嘗執己之意以決擇諸家而去取之也。故凡異同之說。往往並載不遺。如夬之九五引荀爽說。莧、陸二菜也。又引虞翻說。謂莧、說也。陸、和睦也。既濟之禴。虞翻謂夏祭也。崔憬曰。春祭如此之類。不可以徧舉。又如小過彖辭引虞翻說。離爲飛鳥。震爲音。以或指卦象二陽在內。四陰在外。有似飛鳥之象爲俗說矣。乃至彖傳又引宋衷說。則固虞翻之所斥爲俗說者。而亦具載之。若必爲一家之言。則所取者轉狹。而已之所非。安知不爲人之所是。設使由我削之。而遂泯焉不復傳於後世。豈不大可惜乎。近元和惠定宇。其講易實宗漢學。凡所援引。多取材於是書。甚矣。李氏之大有造於天下後世之學者也。今秀水李君既方富孫 好讀易。所經眼者。不下百餘種。而深斥圖說之附會穿鑿。揹不欲觀。其所深嗜者。漢儒之學。求漢儒之學。則唯資州李氏一編爲菁華之所聚。既已朝夕寢饋於斯。而復於其三十餘家之說之尚有未經採入者。更爲之搜羅考鑑。咸得六十餘番。蓋疑於一字。不遺矣。然采取雖博。而於元明人之所稱引。概不及焉。是其命意高而用力勤。又加之以謹嚴述之之功。遠倍於作。今學者多知寶資州之書。則安得不併寶是書。剞劂之事。是所望於賢而有力者。吾安得與見其成。以與天下學士共讀之爲快乎。

校本韓詩外傳序 庚戌

齊、魯、韓、三家詩。雖皆失傳。而唐人經義及類書所援引。唯韓獨多。其內傳亦僅見一二。若外傳固未亡也。漢志本六篇。隋志則析而爲十。非有所增益也。其得流傳至今者。豈非以文辭贍逸。爲人所愛玩故哉。顧傳本雖多。而譌脫亦往往相似。吾友武進趙含人億孫曦玉 既取數本校之。又取其與諸書相出入者。參互考證。擇其是者從之。其義得兩通。則仍而不革。慮其損眞也。又諸書所引。亦尚有出於此書之外者。復爲之博綜以繫於後。蓋自有雕本以來。至今日而譌者正。脫者補。閱者咸稱快焉。余亟從惥付梓。公諸同好。因綴數言於簡端。夫詩有意中之情。亦有言外之旨。讀詩者有因詩人之情而忽觸夫己之情。亦有己之情本不同乎詩人之情。而遠者忽近焉。離者忽合焉。詩無定形。讀詩者亦無定解。試觀公卿所賦著。[illegible]傳所援引。各有取義。而不必盡符乎本旨。則三百篇猶夫三千也。外傳所稱。亦何有異哉。善讀者融會而貫通之。將孔子所謂告往知來。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舉可於斯參觀焉。爾中閒或亦有里俗之言。不盡歸典則者。鑒別之明。當自求之。要其格言古訓之盎然有當者正多也。然則此書蓋可以廢乎哉。乾隆五十五年端午日。序於常州之龍城書院。

春秋內傳古注輯序 丁未

春秋三傳，左氏最後出，劉歆欲立學官，諸儒多不肯置對，蓋因陋就簡，自古已然。唐時貢舉之法，習小經、中經，兼一大經，於是人皆習禮記而不習左氏傳，以左氏文繁故也。至於先儒訓釋，亦代廢代興，漢東京以來，陳元、鄭衆、賈逵、馬融、延篤、彭汪、許淑、潁容之徒，皆傳左氏，而鄭及賈、服爲最著。李長則謂賈精而不博，鄭博而不精，合之則無以加矣。魏則賈、服盛行，晉時唯傳服義，而杜預之注亦立國學，至隋，杜氏盛行，而服義遂微。蓋左氏謂之古文春秋，其中多古字古言，漢人尚能通之，及乎年祀縣邈，耳目益所不習，於賈、服所釋，格乎不相入，而唯喜杜說之平易近人，相與倘之。唐時作正義，遂專取杜氏一家，此外多所訾謷，以致精誼美言，棄之不復甚惜，後人無由得見全書，此可爲浩歎者也。東吳嚴子豹人，嗇其治經也深，懲專己守殘之陋，而於左氏用功尤深，始灼見杜氏之弊，有違禮傷教者，有肆臆妄說者，慨然思漢人之舊，於是凡唐人正義及史、漢、三國舊注，與夫唐、宋人類書所引，綜而緝之，賈、服兩家而外，若王肅之注，孫毓之異同略，京相璠之土地名，雖已並佚，偶有一二言之見於他說者，亦不忍棄也。蓋當古學廢墜之後，而幸有不盡澌滅者，與其過而棄之也，毋寧過而取之，以扶絕學，以廣異誼，俟後之人擇善而從，斯可矣。何庸先以一己之見，律天下後世哉。斯則嚴子兼收並錄之微恉也。今天下好古之士，多於前時，嚴子此一編出，吾知善學者必能因此以定所宗，而復推類以盡其餘，安知夫賈、服之不復生於今日也。是則嚴子之爲功大矣。其或以爲斷爛而不之貴，是所謂嘉肴弗食者也，又烏足與之論學問之事哉。乾隆五十有二年五月，序於鍾山書院之須友堂。

儀禮注疏詳校自序 乙卯

乾隆庚申之歲，吾師桑弢甫先生講學於湖上之南屏，秀水盛庸三世佐實從之遊，余館於城中，不能與共學，而往還頗數焉。見其手儀禮一經，穿衆解而研辨之，於其節次，亦時有更易，以其所爲說質於先生，定而後各條疏於經文之下。余見而好之，亦欲從事於斯，而家無此書，遂輟不爲。庸三以戊辰成進士，余時亦在京師，因索其向所著，則已裒然成書，因得縱觀焉。歎其精鑿實有出於昔人之上者，顧其文繁，力不能倩人鈔錄，庸三既得滇南縣令缺，旋出京，蓋余之於此經，其萌芽實於是乎始，後更無有人相爲提唱者，則亦遂已。庚子入京，晤程蕺園太史晉芳，言於此經已得十一家之本，將爲之甄綜而疏通之，則又闡闡然以喜。是時余年六十有四，距庚申已四十年，稍得見諸家之本，往往有因傳寫之譌誤，而遂以嘗鄭、賈之失者，於是發憤先爲注疏校一善本，已錄成書矣。既而所見更廣，知鄭、賈之說實有違錯，凡後人所駁正，信有證據，知非憑臆以斬勝於前人也，因復頭取而件繫之，向之訂譌正誤，在於字句之閒，其益猶淺。今之糾謬釋疑，尤爲天地閒不可少之議論，則余書亦庶幾不僅爲張淳、毛居正之流亞乎。夫前人有失，後人知而正之，宜也。若其辭氣之閒，有不當過於亢厲者，此則微爲削之。今定書之揭名，惟曰儀禮注疏詳校，不加以辨駁之辭，若是庶無得罪於先賢乎。庸三之書名曰集解，滇之大吏委以解銅，至儀徵而卒，遂無從更見其書，此書中僅載一兩條，猶是昔年之節錄者也。蕺園相晤之明年，余至山西，旋聞其卒於案中，所欲爲者殆亦未就。獨余以不肖軀尚留世閒，今年已七十有九矣，回憶南屏初見是書時，去

之五十餘年，而始得成是編，不可謂非幸也已。

重校方言序 壬寅

方言至今日而始有善本，則吾友休寧戴太史東原氏之爲也。義難通而有可通者通之，有可證明者臚而列之，正譌字二百八十一，補脫二十七，刪衍字十七。自宋以來諸刻，洵無出其右者。乾隆庚子，余至京師，得交歸安丁孝廉小雅氏，始受其本讀之。小雅於此書采獲裨益之功最多，戴氏猶有不能盡載者，因出其鈔集衆家校本凡三四細書密札，戢孴行閒，或取名刺餘紙，反覆書之，其已聯綴者，如百納衣，其散庋書內者，紛紛如落葉。勤亦至矣。以余爲尚能讀此書也，悉舉以畀余。余因以考戴氏之書，覺其當增正者尚有也。劉歆求方言入錄，子雲不與，故藝文志無之，乃班氏於雄本傳舉其所著書，亦闕方言。世不能無疑。考常璩華陽國志載雄書，凡太玄、法言、訓纂、州箴、反離騷，皆與傳同，而不及四賦，乃云典莫正於爾雅，作方言，此最爲明證。應邵而下稱引日益多，而是書遂大著。其卷數則歆書中云十五卷，郭景純序亦云三五之篇。隋、唐以下志皆云十三卷，并合與遺脫不可知，然定在郭注之後。宋志又云十四卷，當因劉歆書與雄答書向附在簡末者，亦別爲卷，而并數之也。雄譔古文奇字，嘗作訓纂篇，今不傳，趙宋時書學生亦令習方言，則方言中字，其傳授必有自，如豕、豨、豝、豭之類，凡舊所傳本皆然，考之漢隸，亦有證據，正不必執說文之體以盡易之。又其中有錯簡兩條，亦尚有字當在上條之末而誤置下條之首，及不當迻而迻者，有過信他書輒改本文者，注及音義又有遺者、誤改者。余以嘗見合之丁君校本，復改正百廿有餘條，具著其說，可覆案也。郭氏注爾雅三卷外，又有音一卷，則知此書之音亦必不與注相雜廁，後人取便讀者，遂併合之。以郭音古雅難曉，又附益以近人所習，如通志載有吳良輔方言釋音一卷，此書當有相摭及之者。余欲使注自爲注，仿劉昭注補續漢志之例，進郭注爲大字，而音則仍爲小字，雖未必即還景純之舊觀，然要使有辨焉爾。至集各家說及文弨之說，上又加圍圈以隔之。戴書已行世，故唯錄其切要者，舊本又有云字一作某者，疑出於晁公武子止。案晁讀書志云，予傳方言本於蜀中，後用國子監刊行本校之，多所是正，其疑者兩著之。據斯言，則知爲晁氏所加無疑也。予嘉丁君之績，而惜其不登館閣，書成不得載名於簡末，世無知焉。又其所網綜者，紛綸參錯，不易盤比，久久將就散失，不愈可惜乎。故以餘閒爲成就之如此。丁君名杰，今已成進士，待學博士闕於杭州，其學實不在戴太史下云。

段若膺說文解字讀序 丙午

文與字，古亦謂之名。春官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秋官大行人九歲屬瞽史，諭書名。名者，王者之所重也，聖人亦重之，是以曰必也正名乎。鄭康成注周官、論語，皆謂古者謂之名，今世謂之字。字之大端，形與聲而已。聖人說字之形，曰一貫三爲王，推一合十爲士，儿，仁人也，在人下，故詰屈，黍可爲酒，禾入水也，牛羊之字，以形舉也，視犬之字，如畫狗也，此皆以形而言也。其說字之聲，曰烏，盱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爲烏呼，狗，叩也，叩氣吠以守，粟之爲言續也，貉之爲言惡也，皆以聲而言也。春秋時人亦多能言其義，如止戈爲武，反正爲乏，皿蟲爲蠱，二首六身爲亥，皆見於左氏傳。故孔子曰今天下書同文，知當時尚無有亂名改

作者。自隸書行而篆之並寖失。今所賴以見制字之本源者。惟漢許叔重說文而已。後世若邯鄲淳、江式、呂忱、顧野王輩。咸宗尚其書。唐、宋以來。如李陽冰、郭忠恕、林罕、張有之流。雖未嘗不遵用。而或以私意增損其閒。則亦未可爲篤信而能發明之者。逮於勝國。益猖狂滅裂。許氏之學寖微。我朝文明大啓。前輩往往以是書提倡後學。於是二徐說文本。學者多知珍重。然其書多古言古義。往往有不易得解者。則又或以其難通而疑之。夫不通衆經。則不能治一經。況此書爲義理事物之所統宗。而以寡聞尠見之胸。用其私智小慧。妄爲穿鑿。可乎。吾友金壇段若膺明府。於周秦兩漢之書。無所不讀。於諸家小學之書。靡不博覽而別擇其是非。於是積數十年之精力。專說說文。以鼎臣之本。頗有更易。不若楚金之本爲不失許氏之舊。顧其中尚有爲後人竄改者。漏落者。失其次者。一一考而復之。悉有左證。不同肊說。詳稽博辯。則其文不得不繁。然如楚金之書。以繁爲病。而若膺之書。則不以繁爲病也。何也。一虛辭。一實證也。蓋自有說文以來。未有善於此書者。匪獨爲叔重氏之功臣。抑亦以得道德之指歸。政治之綱紀。明彰禮樂。而幽通鬼神。可以砭諸家之失。可以解後學之疑。眞能推廣聖人正名之旨。而其有益於經訓者。功尤大也。文弨老矣。猶幸得見是書以釋見聞之陋。故爲之序。以識吾受益之私云爾。

聲音發源圖解序 癸巳

此句曲潘氏一家之學也。成是書者。融如、名巳萬、字也。其大父孝成氏發其端。其父亞才氏引其緒。而今乃成於巳萬之手。噫。其爲功也勤矣。古今之譜聲者有二、有三、有四、有五、有七。而是書則分三陰三陽爲六聲。夫陰與陽、平與仄之爲二聲也。發送收之爲三聲也。平上去入之爲四聲也。啌平嘡平上去入之爲五聲也。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爲七聲也。前人之論詳矣。獨未有言六聲者。言之、自潘氏始。其序則先上。次平。次舒。又上、去、入、縱之。是爲六聲。謂初平之上聲爲濁音。自三代後疑失其傳。遂與初仄之上聲一列而無以別。獨今樂人之歌曲。其發端必用初平之上聲。則自然之理。於斯尚可驗也。於是演之爲二十五韻。一百二十五分音。八百五十位。五千一百聲。各爲圖而系之以解。甚矣。巳萬之能守其家學也。吾嘗聞西域貴耳。中國貴目。貴耳故以能審音者爲賢。貴目故以能識字者爲賢。字母所以辨聲。雖多寡不同。而大較多出於西土。然中國之達於音者。或分之。或合之。則未嘗不即其說而益求精焉。安在其獨貴目乎。且彼西域之所以詭於中國者。則以其致力也專。故其精之也易。潘氏父子祖孫。皆研習於是。彼西士之人。豈復能遠過乎。吾知其必不苟異於前人也審矣。自吾來鍾山。悼世人字體之不正。欲以說文救其失。而俗學迷眛。安於所習。其能從吾言者蓋寡。夫點畫有定質者也。豈若聲音之微渺而難係者乎。而沿譌襲謬。謂辭苟足以達意而已。奚取於是拘拘者。今巳萬乃欲以一家之學。律萬有不齊之音。是猶資章甫以適越也。吾恐閱者未一二紙。而已欠伸思睡矣。然苟執此以詭西域之人。以笑中國有目無耳之說。不得於此。必得於彼。惡在其可廢也。因其求序。遂書此以歸之。

跋洪景伯不全隸韻序 甲寅

汪君太完得宋槧洪景伯隸韻。巳不全。止第三卷下平聲上。第八卷去聲下。計此書當有十卷。今僅得五

之一耳。景伯氏之序隸釋也曰。旣法其字爲之韻。復辨其字爲之釋。則隸韻當成在隸釋之前。今隸釋之書。尚不絕於世。太完之兄。又重雕以行。傳益廣矣。唯隸韻見之者尠。或已疑其失傳。今太完得此不全之本。而追溯其所由。則世祖嘗以賜商邱相宋文康。宋之後人爲豪所奪。繼還斥賣。市司不能各歸其部。零星散售。故太完所得僅此。而其餘不知歸誰氏矣。汪君之意。必欲得其全而後快。若徒祕藏之。則人無從而蹤跡之。將離者遂不可復合。此書爲前哲精神所繫。必尙在天地閒。故亟意即刻此二卷。以傳示海內。苟得其餘本者。或力能則取汪君之書。寫刻於其所藏本。而書全。或即以其所藏畀汪君。使寫刻之。而書亦全。余亦日夜望之。夫是以表白其意。而亟爲海內告也。夫隸生於篆。篆有說文。蓋集倉雅之學而成。自程邈始爲隸書。而賈魴以三倉之書。亦皆爲隸字。漢人碑版。大率用隸爲多。篆書難成。隸書易就。以故其傳寖廣。後人於繁者刪之。疏者補之。字益多於前矣。徐楚金嘗合說文篆爲韻譜。以便檢尋。顧說文自小篆之外。不過兼載古文籀文。其他異同。亦僅一二而已。繼之者夏英公之古文四聲韻。於是篆書亦汎濫矣。隸書亞猥多。尤不可不有所替釋。景伯氏始奮然採輯而爲此書。當時所見搨本。自比今之幽墟尙少。故其所見也博。其搴之也眞。即其中有彼人自出新意。變亂古法者。寧過而留之。以待夫學者之自擇。或乃雜譏隸爲俗書之所自始。考酈元水經注。人有發古冢。其棺前和題齊太公六代孫胡公之棺。唯三字是古。餘皆隸字。則自周以來。隸已與篆並行。安可專歸咎程邈哉。近世有顧藹吉者。爲隸辨一書。亦以四聲分之。未知本於洪氏邪。抑闇與之合也。吾嘗閒取以校隸釋。頗有點畫不同者。然以吾意推之。隸釋傳錄不一手。若洪氏所手摹。必無失眞者。洵乎此書之不可令其當吾世而遂湮沒也。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吾於太完卜之已。乾隆五十有九年十月十七日。同里人盧文弨書。

校刻白虎通序 甲辰

乾隆丁酉之秋。故人子陽湖莊葆琛見余於鍾山講舍。攜有所校白虎通本。此書譌謬相沿久矣。葆琛始爲之條理而是正之。厥功甚偉。因亟就案頭所有之本傳錄其上。舟車南北。時用自隨。幷思與海內學者共之。在杭州楷寫一本。留於友人所。在太原又寫一本。所校時有增益。後又寫一本寄曲阜桂未谷。今年家居。長夏無事。決意爲此書發雕。復與二三友人。嚴加考覈。信合古人所云校書如讎之旨。凡所改正。咸有據依。於是元明以來譌謬之相沿者。幾十去八九焉。梓將畢工。海寧吳槎客又示余小字舊刻本。其情性篇足以正後人竄改之失。蓋南宋以前本也。與其餘異同。皆於補遺中具之。此書流傳年久。閒有不可知者闕之。然要亦無幾矣。因撮其略爲之說曰。事必師古。而古人又誰師哉。道之大原出於天。古人凡事必求其端於天。釋尙書者。於稽古有異說。余以爲稽攷古道。古道即天也。天何言哉。稽考古道。是乃堯之所以同於天也。古之聖人。凡命一名。制一事。曷嘗不本之於陰陽。參之於五行。原其始以要其終。窮則變而通則久。其有不知而作者乎。必無是也。讀是書可以見天人之不相離。而凡萬變之相嬗乎前。無一非出於自然者。豈私智小慧之可得與其閒哉。顧說之不免有岐者何也。天體至大。仁者見仁。知者見知。昭昭之天。何莫非天。當時天子雖稱制臨決。而亦不偏主一解。以盡繩衆家之說。此猶吾夫子多聞見而擇

之議之之意云爾。世有善讀者。則此書之爲益也大矣。倘泥其偏端。掩其全美。而輒加以輕詆。夫豈可哉。若夫是書之緣起。與歷代相傳卷帙異同之數。則具見於孫淵之所爲敘。余又奚贅。乾隆四十有九年九月既望。東里盧文弨書於太倉州之婁東書院。

抱經堂文集卷第四

序三

皇朝武功紀盛序 壬子

本朝用師之盛。如疾雷之破山。驚風之卷籜。當之者無不糜碎殲滅。曠古以來。罕有倫比。世祖定鼎之初。蕩流寇而除小腆。出斯民水火之中。登之袵席之上。雖草野傳述不詳。猶可於明史中得窺見一二崖略。聖祖。世宗。咸以英明神武之姿。端拱指揮。凡叛逆者罔有不誅。侵犯者罔有不創。傳至我皇上綏靖海內。益務休養。本未嘗有開邊拓境。觀兵耀武之意。而乃有猝然自外於王化者。誠不得已而應之。紀律明。賞罰必。發蹤指使。人百其勇。所至率冰解的破。鷹揚之烈。實並美於列聖焉。自來武功告成。咸有方略紀載。而郡國人士。多願見而不可得。今皇上頒發四庫全書於江浙。許學者得以縱覽。而方略亦在其中。欲知昭代武功之盛。幸於此得見其全。而不致惑於傳聞之誤。顧卷帙浩繁。遍旬朔閱之。猶未能徧也。陽湖趙觀察雲崧。夙具史才。起家中書舍人。入直軍機房。旋以高第登館閣。緬甸之役。奉命赴滇參軍中幕畫。既又屢歷封疆。解官後。大臣之勦臺灣者。猶強挽之與俱。其素來既博徵典故。隨事紀載。而近事尤親得之見聞。頃來掌教揚州。四庫全書之頒也。其郡當議藏於行宮內之文匯閣。一切整齊次比。實與其事。故自聖祖之平定三逆。以暨今上臺灣之役。凡夫歲年月日。以及山川道里。與夫在事諸臣之功過。得所徵信。

一一皆有據依。於是以四卷之書括之。其事則詳。其文則約。其顛末曲折。無不朗若列眉。使人一見之。而驚歎神謨廟算。爲黃帝以來所未有。向者見羣臣所上賦頌。雖皆揚厲偉烈豐功之盛。究未若斯編爲能洞悉事之原委。因得仰窺列聖之明睿果斷。智炳幾先。而神周萬里者。一一彪炳於楮墨間。若揭日月而行。誠足以昭示無極也。夫善敘事者。莫過於馬、班。要在舉其綱領。而於糾紛蟠結之處。自無不條理秩如。今是編也。敘繁以簡。舉重若輕。深得史、漢之義法。而尤有不可及者。其於兵勢地形之利害。言之悉中窾要。是不獨史才。且將才也。徒弄三寸毛錐子者。能如是乎。至若緬逆之難。明將軍瑞盡節而死。人知之。而其功則未有言之者。得是編爲表章。明將軍不死矣。異日修國史者。其必考信於是。

史記索隱校本序 戊申

始余初讀三家注史記本。見索隱之說。往往互歧。首卷後既載索隱述贊矣。又云右述贊之體。深所未安。余初疑後語不出於小司馬。後得毛氏單行索隱本。始知小司馬初意欲改史公體例。自成一書。後以此書傳世已久。恐加穿鑿。難允物情。遂輟不爲。而但爲之注。其欲改觀之規模。則見於後。本不與注混。趙宋時始合集解、正義。俱繫之史記正文下。遂致有割截牽併之失。今幸有單行本爲正之。然毛氏所梓。亦有次第顛倒。脫文譌字。難可盡據。則仍當以三家本正之。余向以單行本記於三家本上。猶未知擇善而從也。今雖可爲是正。而年已老矣。且毛氏本行密字小。不便增改其上。於觀覽亦不適。因令人略加展拓重鈔之。稍序其先後。辨其離合。而於文字之間。尚未能以盡正。不無望於後之人。後之人因余書而復加以考訂之功。亦庶乎其易爲力矣。乾隆五十三年十月既望序。

校定熊方後漢書年表序 壬寅

表者。明也。標明其事。使著見也。表而不明。則有之庸愈於無乎。史之有表也。創於子長。而沿於孟堅。其體例亦不盡同。史記功臣王子侯等表。以帝之世統侯。以侯之年繫帝。或一帝之世。而子孫繼承。或一侯之身。而年數離析。此則典籍具在。故紀載可詳。漢書則以侯之子孫世次爲序。而承襲薨卒之年多略焉。得毋遭漢中絕。文書散亡。雖欲如史公之例。不可得乎。建武中興而後。東觀史臣。繼相纂述。傳於今者。乃獨有范氏之紀傳耳。志猶賴司馬紹統之書。可補其闕。至於表。則亡也久矣。唐劉知幾著論以史之有表。煩費無用。讀者緘而不視。嗚呼。此其所以湮沒之易易與。去之千載。當宋南渡時。有澧州參軍豐城熊方者。以所爲後漢書年表十卷進於朝。未聞所以可否之者。史家亦不著錄。鄭氏通志。馬氏文獻通考皆不載。吾友鮑君以文。得宋梓本。欲復開雕。以裨補東漢史之遺闕。既手自讎校。又益以嘉定錢宮詹辛楣弟兄之覆審。而復以示余。余偕老友江陰趙君敬夫重加考覈。粗訖功。攜之入燕。又攜之入晉。奪於他事。此書置几案間四閱歲矣。今年正月。兀坐精舍。無應酬之煩。自念此書若不及今整頓。恐後精力益不支。於是發憤爲之。位置高下。排比疏密。一一皆經手定。宮詹之意。重戒更張。即余亦豈好爲改作者。然熊氏草創之勞。固不可泯。而其鉏鋙之失。亦不能爲之諱。若復因循。或轉致貽誤後人。於是更定其尤甚者數條。與夫未是而猶仍其舊者。皆著說於下。以俟後之人取衷焉。且令其體例略仿孟堅。分封、徙封、皆大書之。庶

有子孫承襲者。不欲混然無別。傷異姓侯中有同姓四人。今俱已改正。至建安中。政由曹氏。本不以漢宗之故疏忽。凡曾襲異姓者。因可無庸別出。熊氏本皆惟據范史。然亦尚有漏者。至章懷注中所引。若東觀記、續漢書。皆正史也。又水經注一書。酈氏就所沿歷。詢訪遺封。於年代亦不甚遠。斯爲可信。故亦間增一二。其出於子孫譜牒、若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之類。咸不濫收。斯則余損益之大指也。其或前後尚有未能畫一者。則因不欲過損本書之故。閱者當可以共諒焉。夫馬班之表。可以補紀傳之所未及。故其所繫爲尤重。史通漫不加察。從而致譏。他人之缺而不規。更復何責。今此所補之表。則但因范史之成文。本不可與史、漢並。然夫功狀事實。予奪拜罷之班班具列者。一覽可知。旣觀紀傳。又及此書。提綱挈要。於是乎在。論世知人。不勞而得。不誣古人。不誤後人。此余之所以兢兢致愼。遲之久而始得以報命者也。熊氏字廣居。靖康中舉於鄉。嘗名所居堂曰補史。進此書不得命。又進狀於朝。乞命儒臣續古今人表。噫。此則過矣。夫班氏之區別九品。昔譬者不獨一知幾。尙可以效尤乎。想爾時雖不深責。定一笑置之耳已。乾隆四十七年。歲在壬寅。孟陬月。下旬六日。杭東里人盧某書於三立書院之須友堂。

錢晦之大昭後漢書補表序 辛亥

宋儒嘗言。讀史易令人心粗。夫史非能令人粗。人自粗耳。則雖以之讀經。亦何能免於粗也。宋儒又每以博聞多識比之玩物喪志。故其於史也。略識興亡之大綱。用人行政之得失而已。自謂括其要矣。其他典章制度。因革損益之繁。然具列者。舉無暇留意。卽有所撰述。亦不能通貫曉析。事事合符。其病皆由於識謝拘拘。不能廣搜博考。以求其左證。而且專己自用。不師古人。其或時異勢殊。有必不可以沿襲者。而又不能得變通之宜。此而謂之爲粗。其又奚辭。向鮑子以文欲重雕宋熊方所補後漢書年表。余爲之佐校訂。而其書之舛漏。殆不可枚舉。首載同姓王侯表。冠以因子追封之齊武王縯。魯哀王仲。於史例卽不合。念校書與著書不同。如欲盡加更正。旣於熊氏之勤勤掇拾者。大沒其艱造之勞。且改之亦必不能盡善。何也。其規模之已定者不能易也。勢不得不出於委曲遷就。欲遂以爲完書也。其可得乎。故當時但卽因其書而略正之。惟綴一二校語於下。不相雜厠。使人知爲熊氏之書而已。私欲別爲一書。自愧力有未能也。嘉定錢君晦之。其學浩博無涯涘。其思緒細密。精識洞達。治經而經通。於周、秦、漢、魏之書。無不爬羅剔抉。曩於都門。欲請其所校書繕錄之。會君南歸。已附路河之舟。不果。未嘗不時往來於懷。而思一覩之爲快也。頃獲其所撰後漢書補表讀之。非若熊氏之僅取材於范書、陳志也。凡山經、地志、金、石、子、集之有會於是書者。罔不網羅綴緝。而其體例。一依班氏之舊。諸侯王、王子侯。分爲二表。功臣侯與外戚恩澤侯亦分二表。視熊氏之但以同異姓爲別者。較然明矣。其不能不與班氏微異者。班書百官公卿表前敍百官沿革。若後漢則有司馬彪之續志。百官已詳。無庸復出。故但云公卿表。此又變通之得其宜者也。凡熊氏所漏脫者。悉考而補之。於是此書乃始完善而無少遺憾矣。夫史莫重於表志。而自漢東京以至於隋。志尙閒見之。表則全闕。表也者。標也。標明其義類。使綱舉而目張。馬、班之爲是也。亦兼以補紀傳之所未及。今則年代縣隔。古籍散亡。如東觀記、謝承、華嶠之書。皆不可復見。唯卽舊文之留傳者而薈萃之。然亦未

嘗不增益於范書之外。俾夫善讀史者。更得參互考證。以資其聞見。於凡政治之汚隆。職官之賢否。一開卷而瞭如指掌。以之爲津筏也可。以之爲龜鏡也可。余之所謝不能者。而錢君優爲之。見今版行諸史。旣以續漢書志繫范書之後。亦當以此補表幷繫之。於以配馬班。而始無不完不美之憾。此豈讀書略觀大意者之所能乎哉。錢君之於史事。其精確也如是。況於治經乎。特是予今雖欲盡發其所藏。而已自傷耄及。非復前日之尙可讀矣。摩挲此編。有餘慕焉。

續漢書律曆志補注序 乙巳

律曆之源。皆本於易。自圖書出而天地自然之數以彰。聖人旣則之而爲易。其用至於不可勝窮。於是審音制樂。治曆明時。相因俱起。莫非聖人之所創造。以爲治天下之道。用若此其重也。迨其末流。易且專以爲卜筮之用。而律則委之冷人。曆則屬之天官家。皆以爲非儒者之要務。嗚呼。彼冷人、天官家。能習其數而已。能知其理乎。能通今術而已。能兼曉古法乎。古來大儒若鄭康成。若朱子。若許文正。若宗聖人者也。求聖於內。亦不遺乎外。其於道與藝。殆一以貫之矣。故以爲非儒者之要務者。皆怠與棄。而又自文其不能者也。始吾讀兩漢律曆志。有意通欲之而苦於不能布算。則就同館嘉定錢君辛楣而問焉。錢君示我以乘除增減之術。幷以所校兩志畀余。余得以正家本之譌焉。然其推算之術。終苦於思不屬而止。今忽忽三十年矣。華髮盈顚。益難重理前緒。頃復來主鍾山書院。而辛楣之從子溉亭。亦爲郡博士。於斯一見如故交。裒然出其所著。有補注續漢書律曆志在焉。則校之余前所得於其從父者。布算益加密。辨證益加詳。於前人說之未是者。雖通人若蔡中郎。其論開闢至獲麟之歲。與馮光、陳晃。所言俱謬。亦駁正之。向所苦於難讀者。以譌脫之字多耳。今以晉宋志參校。皆得補正。朗若列眉。瞭如指掌。使後來學者。皆得所從入之徑。是胥得此。遂無復遺憾。於此見儒者之功。非藝人之業之所可幾也。彼唐之一行。其於曆學。古今推以爲精。然不解太初甲寅之元。而謬爲之說。又不明杜預所以爲長曆之指。而輕相訾謷。此徒知今者之不可與道古也。必也、合今古而會通之。微儒者誰與歸。溉亭父子。眞其人乎。吾何幸而皆得交其人。讀其書也。

翰苑羣書序 甲午

官有所由重。朝廷之重是官。必先思其可重者何在。斯其遴選也不得不愼。而其禮遇也不得不崇。居是官者。亦必有以自異於曲藝雜流之幸承恩澤者。而官乃重也。詞林之職。古今以爲榮選。其於主眷之隆渥。一言一事。津津傳爲美談。然使在上者以爲此吾之私人。而故厚焉。在下者亦惟是以得數望淸光、效賡颺歌頌之美爲幸。則其事皆不足道也。君以朝夕啓沃望其臣。臣以隨事納忠效於君。君臣一德。驩然無間。其任不在職事之末。而其所長亦幷不在文字之閒。是則上之所以重是官不爲過。而其臣之得此於上非倖也。是編爲宋洪景嚴氏所彙輯。自唐以來事例。略可考見。誠有足勸人歆羨者。然不探其本而言之。徒以遭遇好文章。稽典故之宅。侍從雍容之外。別無裨補。其與夫曲藝雜流之幸承恩澤者何以異。是官本重、而其所以可重者、曾未之思也。將何以取重於其君。而使庶司百職事羣羨以爲淸華之選乎。

先余未有是書。因借本錄竟。手自校對。漫識數語於其端。

關帝事蹟徵信編序 丙申

古今來英魂毅魄不死而爲神。其祠廟或領於官。或祀於其鄉而止。未有靈威肸蠁。千載如生。自天子以至士庶、婦女童孺、罔敢不虔。自京邑以逮於邊徼外裔。無不爲之廟貌以崇奉之。如帝之盛者也。帝爲漢之漢壽亭侯。其封帝也。始於明神廟時。我朝順治九年。世祖章皇帝敕封忠義神武關聖大帝。今上又加靈佑二字。且因臣工所請、而諱神之名。易神之謚。尊崇之典。視前代更有加焉。帝之事蹟見於陳壽所作本傳。而亦有散見於同時諸人傳中者。皆可取以參考。其出於後世所述。則容有增飾、而未可以爲依據者矣。海昌周子耕厓。武原崔子秋谷。素嚴事神。而憫流傳者之多譌也。於是廣搜博采而務別白之。自承祚、道將而下。以逮近人之著述。凡有涉於神之生前身後、軼事、遺蹟、顯靈助化之端者。靡不薈萃綜覈。其勤至矣。乃其考辨之精。議論之正。則雖前人屢有綴輯者。未能或之先也。是書也出。上以發揚國家尊崇之至意。且可以作人忠義之氣。而其福善禍淫之不爽者。亦足以使一世之人皆悚而知警。不至於褻承而中違。則是書之有功於名教者大也。余故樂爲之敍其端云。

漢董孝子廟志序 辛卯

孝。德之大也。有是德而著聞於外。海內歸之。後世慕之。名莫榮焉。不藉有爵位而始爲重也。舜以克諧而

爲天子。極尊富饗保之盛。然亦無加於孝。漢諸帝廟號必取孝以冠謚。然則以帝王之尊。尚非孝不足以章顯其名。若實有是孝德而名隨之。更奚必他有所藉以爲重哉。董君抑儒秉純新修其先世純德徵君廟志、成八卷。出以示予。純德徵君者。即漢仲翔所稱孝子句章董黯者是也。前明有爲純德錄者矣。表章前哲。風厲人倫。誠甚盛舉。特惜其捃摭略備。而考核未精。今抑儒鄞人、實孝子之後裔。其尊人鈍軒先生。嘗有意補輯緒正。未克就而殁。抑儒遂而成之。綜覈聞見。究析同異。非唯家乘之或傅會者不肯輕徇。即郡邑備志。與夫前輩名人之宏篇鉅製有未確者。必參互辨證。去歧歸一。謂句章實今之慈谿。孝子故居與墓皆在焉。其言鑿鑿。皆有據依。以昭祖烈。以成父志。世常言孝子之後必生孝子。豈不信矣乎。考徵君之稱。以漢和帝嘗以郎中召而不起也。徵君之上。又加以純德者。則本諸宋開寶詔書之加封。予謂孝子之德。實不藉區區一官以爲重。孝名之美。更不藉爵號增謚以爲榮。在當時稱之曰董孝子。後世亦稱之曰董孝子。愚夫愚婦、耳而熟之。皆所共曉。此於士大夫暨賢子孫之意。亦復何嫌。而必轉取諸後代之褒封始稱崇尚哉。嘗志所載漢東京二詔書。全謝山先生固疑其未可信矣。予謂即實有之。而徵君之稱。諒不若孝子之稱之美也。抑儒見識明達。深服謝山之言。載之於書。其不膠守所見如是。其於吾言。儻亦有取爾乎。則題此書當曰漢董孝子廟志可也。

此序據抑儒所爲志爲之。後歲在壬寅。見樓攻媿集有慈谿縣董孝子廟記云。句章、今之鄞縣也。孝子之母嘗嬰疾。喜飲大隱溪水。不以時得。於是築室溪傍。以便日汲。厥疾用瘳。溪在今縣南一舍。故以慈名溪。而又以溪名縣。母歿葬於鄞。鄞爲郡太守治所。故州邑與其墓側。皆世祠之。城之祠宇。即其故居。

先其母塑像在南郭草堂中。康憲錢公傳迎歸於廟。鑰親訪其墓。半木猶在。近在城南。世所謂草堂者邪。至今鄉人猶稱董孝郎中廟。唐大歷中刺史崔殷作碣。徐浩書之。云其徙居也。庭出寒泉。其執喪也林集群烏。無貽一日之憂。終報共天之怨云云。祥符元年。冬。眞宗皇帝封岱禮畢。詔賜純德徵君。或云起於錢康憲之請。據攻媿此記。則孝子實鄞人。而遷於今之慈谿。其封純德徵君在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非宋太祖開寶年也。抑儒今見任廣西那地州判。相去絕遠。不能以此告之。聊附識於此。

續高士傳序 丁未

續高士傳一册。補皇甫士安之書之所遺也。凡一百八條。墨胎二子亦錄入焉。以未嘗一日膺爵秩也。其所取捨亦甚嚴矣。是書、乃明新安畢龍臣翁叔之所纂。序中稱其父約所先生之廉孝。隱居著述。長吏皆式閭致敬。而自恨不能樹立。表揚先德。因興感而作此書。然不敢僭妄。附諸錄後。冀後之高人爲載筆焉。今考江南通志。徽州隱逸中。無姓畢者。而孝義傳中則有畢文燦、畢陽二人。事亦甚略。無郡邑志可參考。故無得而述焉。仁和倪嘉樹一峯得其草本以示余。中間塗改甚多。似出於其人之手定。而譌字亦復不少。每傳之後。繫之以贊。閒亦有與古今韻皆不叶者。末四條頌今闕。余不揣、爲補之。而其他則不暇爲之審定、余嘉其言之婉且摯也。恐世無別本。故遂錄而傳之。

新安汪氏增輯列女傳序 己亥

女教之重。不後於男也。家之興廢。國之盛衰。率由乎是。故關雎、葛覃、著爲風始。家人之利。則以女貞。古聖賢之垂訓。未嘗不惓惓三致意焉。漢劉中壘之著列女傳也。鑒於趙衛之屬。起自微賤。踰越禮制。故採取古來宮闈閨閣之事。可法則、可鑒戒者。爲書八篇。奏之天子。而成帝終弗能用也。其書代相沿襲。祖述實多。今之流布人間者。唯劉書爲最顯。有圖有頌。勸懲瞭如。人未有不願其女若婦之貞孝節義者。固宜其家置一編。幾同於菽粟布帛之不可離矣。然更生之爲學。駁而不純。輕於信古。而不加持擇。阿谷處女。何以試之。息媯之死。不合左傳。以及辰嬴南子。濫廁簡編。此何異於范史之登蔡琰。所以明高皇后謂此書宜加討論。儒臣承詔輯爲三卷。其書世罕得見。今此十六卷者。乃明新安汪某之所增輯。其紀年至明之神廟而止。其紀述近事。則歙郡居多。而一郡之中。又汪氏程氏爲獨多。其稱引太函則汪氏之魁楚名道昆者是也。於向之本書。去其子之所爲頌。而繫以己所爲說。於劉氏之輕信者正焉。其事則審矣。而猶有未盡善者。又復爲之推論焉。刪其所爲孽嬖亂亡者。而後傳授之閒。不至赧赧然難以形於口。其析義也精。其敍事也覈。其繪畫也又極其工。其爲文辭亦幾幾乎與向爲甚似焉。剞劂既備。未及印行。距今幾二百年。無知之者。有書賈得其版。以示吾友鮑君以文。鮑君固歙人。重是鄉前輩之書。爲重價購焉。其名則不知誰何所刊去。亦嘗徧考之。而卒未得也。夫婦節之貞。趙宋以後爲尤盛。於往代說者謂程、朱之教明。故中材皆知自勉。而以再醮爲恥。況新安固朱子之闕里也。其賢節之多。固然無足怪。著書者猶自謂特章一二而已。夫事近則見聞尤熟。其於興起鼓舞也易爲力。故吾杭人而有斯志也。則如戴烈婦之吞金。孫秀姑之服滷。亦嘗大書特書矣。誰得謂其私於鄉人也哉。抑吾更有慨然者。先曾祖母朱氏。當明季歸先

曾祖建中丞嘗長府君爲簉室。生吾祖書吉府君而寡。時年未三十也。祖業蕩然。母備嘗荼苦。刺繡紡績。馬齒其以易米。數育吾祖至成立。而祖業始稍稍復。嫡子無後。吾祖以旅承祧。暨吾父皆以文學有聞於時。不才如文弨。亦得嘗其餘蔭。知其事者。咸以爲苦節之報。乃以久遠未獲上聞。故因敍是書。而不能不有望於里中之君子。一爲闡幽而發潛也。乾隆四十四年。孟夏之吉。東里盧某書於西湖書院。

越女表微錄序 庚子

蕭山汪進士煥曾甫、既以其母與其生母之節孝上聞於朝。得旌表矣。又推母之遺意。以及同族中之節婦應旌格者如干人。代爲之請於所司。既又念單門貧戶所居僻陋。或子嗣弱喪。叔伯依衛。茶茹蘗。卒保其貞。其艱難辛苦。視諸恆始百倍。鄰翁里嫗。未嘗不爲之咨嗟歎。不幸或不得聞於士君子之耳。無爲之稱說傳播者。數十年之後。故老且盡。遺蹤亦復就湮。嗟乎。地非秦、粵之異分。無審擾之阻。而猶或不能周知。又安望其以狀言縣。縣遂之府。府以申之大府。大府以聞於朝廷也哉。汪子愍然傷之。於是加意訪求。由己邑以及於同郡之七邑。邑各有同斯志者以爲之助。意主於發潛闡幽。故凡力是以自表見者不與。更四年之久。先就山陰、會稽、蕭山、餘姚、諸暨、嵊、六邑所得。具錄事狀。呈方伯國公。乞檄縣旌門。以爲風化之勸。其無人爲主者。縣爲備案。俟異日修志時。亦可以資采擇。而上虞、新昌二縣。猶有需焉。以踵爲之請。事既允行。汪子又輯爲越女表微錄四卷。曰錄事。曰類敍。曰述譜。曰外姻。其體例各見於小序中。刻上之後。復有聞見。彙增一卷於後。曰識帙。〔下一字本不作帙。因家諱改之。〕仁乎哉汪子。其用意何若是之摯。而逮曲而盡也。蓋嘗謂人者天地正氣之所生也。人能完天地之正氣。始成其爲人。忠孝節義。其歸一也。然聖賢豪傑之所爲事。皆炳炳著見於外。奕斯愛。愛斯傳。宜若無難焉。唯婦人女子。身處閨渫之地。所執煩辱之事。而早失所天。嫠不再偶。內有寒餓之迫。外有侵陵之患。智竭於補苴。力瘁於拮据。宿深之苦者。在孤貧爲尤甚。要

其人本不爲名。而名亦不之及。譬猶空谷之蘭。自榮自落於荒煙蔓草間。豈不深可愍悼也哉。此一編出。而後爲造物所不平之憾。爲風教助激勸之權。昔日之淒風苦雨。由後視之。皆成景星慶雲。山川若爲之鮮潤。閭里若爲之輝光。邑乘家志。咸得有所徵。以侈爲美談。是則汪子之有功於名教大也。至節婦之後。有寖昌寖大者。有不克自振以至澌滅無聞者。此不特非人所能主。雖天亦無如何也。人祇求自完其爲人足矣。他何知焉。汪子示余此編。適余將北上。刻遽不能助爲訪求。而先爲引其端如此。庚子季夏六日。書於吳江舟次。

桐鄉沈氏家乘序 丙子

桐鄉沈子陸颺。嘗從家大人受業。與余敦世好。久不相見。一旦裹糧走三千里。訪余於京師。值余方南還。盡用其資。孑然居旅店中。忍困以待余來。蓋近世朋友之所未有者也。陸颺之來也。他無所求於余。聞出其所爲家乘。索爲之序。案譜始祖諱某。在明嘉靖時。從江南來。始居於嘉興之桐鄉。浙西之人。謂浙東爲江南。蓋其先世乃會稽人云。再傳而有三子。咸讀書、列學校。今至於陸颺。十二世矣。其族日益蕃衍。不可不爲譜以繫之。蓋嘗夷考沈之受氏。實有二宗。其一本姒姓。其一本姬姓。昔金天氏有裔孫曰臺駘。其封

在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晉主汾而滅之。此姒姓之沈也。其姬姓者。封國在汝南之平輿。魯文公三年經書魯與五國伐沈。杜預注云。今平輿縣北有沈亭。司馬彪郡國志平輿下云。有沈亭。故國。姬姓。其文甚明。至定公四年。而後爲蔡所滅。或者不察。顧混而一之。沈休文爲宋書自序。其先世已不能辨其爲姬爲姒。而況歐陽氏之世系表。馬氏之封建考。遞相沿襲。其不能有所釐正也固宜。今陸颺之爲是譜也。詳於桐鄉一支。而凡一切依附之說。咸削而不錄。其識不亦大過人乎。夫沈氏族望。盛推吳興。而此譜不載。此在近世者。尚闕所疑。設使秉筆而爲國史。其肯遠託華胄。兼承二宗。以自蹈誣祖之罪。而取譏議於後世哉。異時陸颺之子孫。有纘而成之者。慎毋以是譜爲太簡。而求多於其外可也。

三峯盧氏家志序 丁酉

吾族之在浙中者。以東陽爲最著。前明宏治朝。有名御史正夫先生格者。以理學名。嘗與其叔父本源甫輯家乘爲六卷。正夫之言曰。忘祖非孝也。冒祖、亦非孝也。世人往往棄厥眞源。妄冒他族。以飾世德之美。其何以免君子之嗤詆乎。故凡舊所無者。不敢妄有增加。蓋其慎也。今追而溯之。距二百七八十年矣。解元信波〔潘生〕能繼斯志。考定昭穆。稽核事行。搜羅藝文。裒然成若干卷。洵足以振正夫先生之垂緒。而使人稱東陽盧氏之代有人矣。余嘗慨夫氏族之學之多舛也。其在單門寒族。素無達人。不能究其源流之所自。固無足怪。若夫歷官而至宰相。位不爲不崇。族不爲不大矣。乃觀唐書宰相世系表所載。往往皆鑿空傅會。兩姓也。而合爲一姓。一人也。而分爲二人。子父顚錯。燕、粵混同。豈不可勝詰也。彼皆高門右族。豈無一二學人曾讀左氏、世本、三史者。顧忽略不以爲意。一任其謬。而莫之改革。以此而爲譜。其愈於無譜幾何也。夫譜之爲法。不在乎合異以爲同。而在乎審同以辨異。浙中諸盧。東陽而外。有天台、有剡、有上虞、有餘姚。信波先人。自東陽遷杭州。吾家亦居杭州。則自餘姚遷者也。譜各本其所自。如前人東眷、西眷、南祖、北祖、某枝某房之比。詳於近而略於遠。譜之善法也。信波能知本源之爲重。搜訪而輯比之。精力殫敝。而不自惜也。吾餘姚之爲譜。自明初以來。始可徵信。若唐宋以前。其年代里居。考之正史。多不合。吾向亦欲刊其可疑者。而以明初爲斷。然無專功。深愧不若信波此志之詳審。三峯者、又東陽盧氏聚族而居之所也。故因以題其篇。

江寧王墅孫氏族譜序 甲辰

孫氏傳以爲衛康叔之後。其在有周。武顯於吳。臏顯於齊。炎漢之末。有起自富春者。據吳而有之。與蜀、魏鼎峙。厥後吳中之孫爲特盛。在趙宋時。編姓氏者。首國姓。次以吳越王姓。而孫氏即繼之。凡望族莫之先焉。則其貴重於天下可知已。然源遠而流分。數遭遷革。不復厥居。其譜諜之不墜失者。亦罕矣。顧其遠者不可追。而近者尚可溯。失今不爲。何以示後。是以昔之君子。敬宗而收族。必爲譜以明之。爲譜之道。在乎詳近而略遠。此不易之至論也。江寧王墅孫氏之二子祖瑞、祖全、嘗學於余。承其先人之志。修輯族譜。咨於儒學之彥。發凡起例。井然有條。凡四載、乃克成編。誠慎之也。使來告我曰。求先生一言以弁諸首。余觀其譜而善之。誠與昔人之持論相合。遙遙華胄。不肯妄爲傅會。而一主於傳信。其推本王墅族姓之所自。

則以明初富十公爲始遷之祖。至其所由遷，則故老皆無能言之者。追勝國之末年，枝葉蕃衍，春秋祀祖，家廟至不能容，於是舊祠之外，又分二祠，一曰西祠，一曰塘沿祠。今二子則始分塘沿堰公之後人也。上距八世矣，又推而上至始遷之祖，爲十有八世，其譜亦隨祠而分，故自八世以下，此獨詳焉。夫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始也一體，其終至於途人，此勢之所不得不然者也。然詩有之，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如春秋時魯與衛，世數亦遠遠矣，然而論者尚推周公與康叔爲相睦，魯衛之冠也，即在衛成公之廟，於此見祠雖分，而情誼之相浹，要必有異於外人者。二子之修譜也，承先志也，兄愛弟敬，二子之所能也。八世以下之子孫，宜思篤於近也，八世以上之子孫，凡夫慶弔周恤之禮，亦不可以廢也。余於二子有一日之長，故既嘉其所能，而不欲其以此自囿也，故又進斯言以爲勖。

蘇州袁氏家譜序　庚戌

古者有姓有氏，姓一而氏分。其後即以氏爲姓，故龍門著史，合而言之，以爲人所百世不變者也。考袁氏之先，出自有虞，至周，得封於陳，子孫有以國爲氏者。又其後或爲爰，或爲轅，於後乃爲袁。袁既爲陳別，而爰與轅，漢以後不甚著，獨袁爲盛。陳又爲田，而袁則無二。厥派有三，汝南一望尤其盛，代有聞人，著於簡策。宋之南也，汝南之裔自汲來南，因居平江。至元海道萬戶名寧一，而下世系乃可考。次吳門袁氏之譜，實始於此。嗣是人材輩出，復不減於洛京以前。當勝國末年，文文肅序其譜，歷數某忠節、某事功、某孝友、某文學，不徒以科第仕宦爲高門。蓋文公居同里閈，聞見真而品評自確，人共信其無溢美矣。然設非賢子孫排纂而寫輯之，將所謂莫爲之後，雖盛寧渠傳乎。抑非獨此也，昭穆混殽，遠近移易，將敬宗收族之念，亦於何寄。此雖在寒門陋族，且猶不可，而況閥閱之烜爀一世者乎。今自明季以來，業已三四脩稿，然非授之剞劂氏，則不能使子姓皆有其書，其識夫淵源之所自，以爲觀感起發之助。上舍又愷君於是躍然興曰，是固余先人之志也，敢不承。乃復詳審鉤討，覈辨經緯，肯修闕遺，未垂家範，其他凡譜之所宜有者，無不有也。頁然十冊，刻成，示余，請爲引其端。又愷之意美矣，其勤著矣，宜不待余言，抑余所不能無言者，則且爲袁氏後起者正告曰，先型在茲，維是其式哉，前光有燿，維是其迪哉，繩繩繹繹，以克紹乃幽烈，而毋忘作是譜者之績哉。夫豈可已也，亦可益也，使宇內之稱袁氏者，何必不曰平江之望、亦其一哉。

甬東盧氏族譜序　辛亥

記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夫親止於五世，自袒免而外，即爲途人，疎已，然繫之以姓而弗別，雖子孫繁衍，或散處於四方，苟知其爲同祖，久離而乍合，必藹然動水源木本之思焉。昔范文正之於吳中之范，族亦疎矣，當文正之尚孩也，族人不之恤，而一聽其流離轉徙於外。及其歸宗也，又恐其欲分受祖產，而相與拒之。文正既貴，乃爲義田以贍其族，明乎所自出之祖同也，所祖同，故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服制有盡，而親親之誼，則無盡，知本者，必期久無替焉。甚矣哉，族譜之爲重也。有譜，然後子孫皆能識其祖，辨其宗，而支分派衍，凡爲我之同族，亦不至混殽而難辨，於富且貴者，無依附之恥，於貧賤而顛連困苦者，則當有賙恤之恩。古宗子之法，雖不行於今，而收族之道，人人皆所當勉，則有譜以爲之依據也。家之有譜，

至達於朝廷，登於國史。唐書載宰相世系表，吾盧氏亦與焉。譜顧不重矣哉。甬東盧氏，自餘姚遷於鄞，久遠不可知，從宋南渡以來，皆班班可徵。至國朝而益盛，族人多讀書明義理，惇備譜之將湮，而近今數十年之生齒繁滋，亦不可以不續。然仕宦者以職事爲急，行役四方者，不能與族之父老子姓相參稽，無力者，又不足以舉其事。於時有名登棫字武成者，慨然奮起而圖之。閔其渺茫不可知者，不以增於舊譜之外，而於近代，則鄭重訪求，覈實而詳紀之，綜連綱貫，由合而分，世次秩然，尊卑有辨，有家廟以妥先靈，有祭田以奉蒸嘗，有條約以訓子弟，賢者將其懿行，使後來有所勸，亡者志其壟域，使久遠猶可識。凡有關於譜事者，無或遺也。譜成，而族人無不欣然悅是舉也，曰，微武成之力不及此，然武成於此，心力亦交瘁矣。未幾，遂辭世，其子崇路請余爲之序，不可以辭。余族居杭州者，亦從餘姚遷也。餘姚故有譜，向余在詞林日，職清無事，亦思續纂成編，功未及半，而以提學至楚南，其事不卒，厥後失官，南北奔馳，遂不及重理前緒。今觀是譜，深嘉武成之績，而因以誌余之愧，與不能自解免矣。

補元和郡縣志序　乙巳

唐李吉甫撰元和郡縣圖志四十卷，詳略得中，記敘有法，故隋、唐志所載地理書多逸，而此獨傳。然圖在宋時已亡，其書在者，又闕六卷，而第十八卷亦不全。好古者彌加珍惜，不因其不完而遂棄之也。余嚮見吳中汪退谷先生士鋐集中，自言曾補其闕，每思借鈔以成完書，往來吳中，訪求數十年，而卒未一遇也。今金陵嚴子進承其家先生之學，以其餘力，因宗憲元書之體例，採撥於通典、新舊唐書，以及通鑑、通志、通考，復旁涉於寰宇記、太平御覽諸書，整齊薈萃，爲補河北道下景、幽、涿、瀛、莫、平、媯、檀、薊、營十州，三十有九縣，山南道下荊、峽、歸、夔、澧、朗、忠、萬、金、集、璧、巴、蓬、通、開、閬、果、渠，十八州，九十有二縣，淮南道下揚、楚、滁、和、舒、壽、廬，七州，三十有二縣，劍南道下霸、乾，二州，六縣，嶺南道下春、新、雷、羅、高、恩、潘、辯、瀧、勤、崖、瓊、振、儋、萬安、藤、巖、宜、瀼、籠、田、環、古、容、牢、白、順、繡、鬱、林、黨、竇、禺、廉、義、湯、芝，三十有六州，百四十有六縣，於是向之所闕皆完然具備。讀者乃快然而無餘憾。夫充廣聞見，牖迪智識，後人實有賴於前人，而振舉廢墜，補綴闕遺，前人亦重有賴於後人，使人人皆如汪、嚴二君之珍惜愛護，則前人之書，亦必不至於闕廢。退谷既補之矣，去今未久，而仍失其傳，以余求之之專且久，顧一見而不可得，而今乃得此書，以大慰我數十年之積想，其爲愉快何如也。使不出而與世共之，則又懼爲汪書之續，因亟慫恿其開雕焉。他如九城志、太平寰宇記，亦復殘闕不完，吾知世亦必有如嚴子者，起而任其責矣夫。

新定元豐九城志序　丁未

宋王正仲元豐九城志十卷，余於乾隆乙巳鈔得之，逾年，復得桐鄉馮太史集梧新雕本，用相參校，庶幾完善。今年又從海寧吳槎客書所，借得新定元豐九城志，卷帙無異，唯其中兼載古跡爲不同耳。然亦無方輿紀要之詳，至各縣下，前書兼載山水，而此不錄。新豐秀水朱錫鬯謂此乃民間流行之本，理或然也。其去正仲時，當不甚遠，因并鈔之，願亦得以正前書之誤字，且及於宋史地理志焉。乾隆五十有二年孟夏既望，東里盧弓父書於鍾山書院之須友堂。爲余傳錄者，小門生江寧王友仁也。

襄垣縣志序　壬寅

李鶴亭明府視事襄垣。既先其所急者。餘漸以次興舉。歲三周、而邑之舊志購七十餘年不修者。復庚續之。裒然成完書。請序於余。余惟襄垣之名舊矣。縣於秦。一改於新莽。未幾光武興。仍易亭而縣。以至於今。未之有改也。中間或爲郡治。或爲州治。唐武德三年。分置甲水縣。六年。削沁州之銅鞮來屬。九年。又省甲水入焉。是則今之封域。較兩漢爲尤廣。我朝列聖相承。德洋恩溥。牽牛謝犢。以蕃以育。故生齒日益衆。物產日益豐。此亦官斯土者之厚幸也。挽之以淳樸。示之以德教。使盛者得常保其盛。夫非賢有司之責乎。矧今之晉大吏。並皆體上德意。廉公仁明。一以拊循愛養爲本。則爲令長者。無掣肘之患。束溼之虞。於此而勉爲循良。當易易也。歷代如張、黃、卓、魯之流。垂名史册。可爲後法者。吾無暇疏舉。即以襄邑言之。是趙襄子之所築也。襄子知能民力者之不可以守也。浚民膏者。其民必不吾與也。以尹鐸之爲保障。不爲繭絲。其民必和。有急而往依之。其知所取舍也若是。則其政從可知矣。若夫春秋時。邑於銅鞮者。是羊舌職之子。而叔向之兄羊舌赤也。孔子但稱其語獸得宜。其於政也。雖不若叔向之卓然著見。然而孔子又嘗惜之云。伯華無死。天下其有定矣。使非實有善政及於民。聖人其肯輕許乎。且觀當時之稱之者。即其字而繫之以邑。曰銅鞮伯華。夫大夫之有邑者多矣。不能盡若是。伯華之以銅鞮著也。是即朱邑之桐鄉。黃霸之潁川也。然則興化致治。端不外求。即以此二人者爲師法。有餘矣。余嘗與禮閣分校之役。得鶴亭之文而善之。久習其人。知其爲悃愊無華者也。由此而爲循良吏。殆庶幾乎。斯志也。亦疏瀹之一端也。既嘉其成。且因以致吾期望之意。鶴亭勉乎哉。

抱經堂文集卷第五

序四

新校說苑序　庚子

漢禁中先有說苑一書。而子政爲之校讐奏上。號曰新苑。余向閱文獻通考。疑新苑爲說苑之譌。及後得宋本此書。前有子政所上奏云。臣向所校中書說苑雜事。及向書民間書。凡校讐。分別次序。除去與新序復重者。更造新事十萬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苑。皆可觀。然後知余向之所疑爲妄也。宋本自勝近世所行本。然亦多錯譌。今取他書互證之。其灼然斷在不疑者。則就改本文。而注其先所譌者於下。使後來者有所考。若疑者兩通者。則但注其下而已。此書之旨。治術略備矣。人主得此。亦足以爲治矣。其中傳會淺陋者。誠不能盡無。然非有害於治道也。宋曾南豐譏其不能擇其所學。以盡乎道之精微。夫向之所事何主。而可以精微語之哉。昔郢人有遺燕相書者。誤書舉燭。燕相得之。以爲欲其舉賢。賢者所以爲光明也。於是任用賢者。而燕國大治。以此觀之。雖其傳會淺陋者。誠善用之。安在不可以爲治。而況其大經大法。格言正論之比比而是哉。蓋公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諒夫若南豐氏者。可謂好爲高論而不切於事情。吾不知此書之外。曾之所謂精微者何等也。牛溲馬勃。良醫兼收而待用焉。今必曰空青鍾乳也。不當其疾。轉以速死。故夫南豐之言。不足以病子政也。顧西漢之末。外戚方盛。而宗

室疎遠。至不令得給事朝省。子政忼慨奏陳。載在史册。今其書乃云。秦信同姓以王。其衰也非易同姓也。而身死國亡。故王者之治天下。在于行法。不在于信同姓。斯言也。不幾於以水濟水乎。蓋亦先所有者已以同姓之嫌。轉不得而私削之。削之恐小人益得以行其讒慝也。且以秦爲信同姓。亦未然。此書第六卷中有遽伯玉得罪於衞君一條。他本皆脫去。唯宋本有之。又按禮運正義云。說苑凡能字皆爲而字。余求之殊不多見。蓋爲後人輒改者多矣。校讐既訖。略書其所見如此。乾隆四十有五年正月十六日書。

惜陰錄序 丙申

江陰徐靑牧先生。篤學力行之君子也。生平於易、於書、於詩、於春秋、於三禮、於四子書。皆有注解。而皆以惜陰錄名之。今此惜陰錄八卷者。乃先生鞭辟進道之語。閒亦釋經。而不主於一經。蓋倣明儒薛敬軒讀書錄而爲之。起於康熙十五年。至十八年。四年中之日記也。觀其提撕警惕。一念不敢自恕。一刻不敢少懈。實有見夫理之不易純。而欲之不易淨也。故其詞多危。余讀之懼然。蓋常人鮮有能自見其過者。日復一日。如痿痺之人。不復知痛。其生也不知其所爲生。其死也又安知其所爲死。大耋將至。奄然盡耳。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假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惟聖人無過。惟聖人能自知其過。一毫與天地不相似。是亦聖人之過也。於無過中見有過。有過而能復之於無過。斯然後可謂之聞道。聞道豈易易哉。道之難聞也。過之不易無也。聖人猶憂之。況學者乎。聖人之假年。亦聖人之惜陰也。學者苟不求寡過則已。欲求寡過。則惡容不惜陰。先生常以理欲之消長自體驗。功力之進退自程督。恐懼懲艾之意。畢見於辭。而世之泄泄然任歲月之如流。而莫之省悟者。不亦大可哀乎。先生之言。觀之若無甚深邃。而要其克治之嚴。良有可警發後人者。余是以錄寫。將以爲鍼石焉。先生名世沐。字爾瀚。鼎革時。其父以布衣偕弟兄咸死難。先生時年十二。作此錄時。年四十三矣。後享年八十餘乃終。錄當未竟。而余之所見則止此。豈其後專於釋經。而於此遂不復有所賡續歟。是書有其友張德生點勘。亦能實直言。今采擇一二注其下。卷數亦余所分也。乾隆三十八年。朝廷求訪書籍。江寧方伯吳興閔公爲鈔其諸經解共四十九大册進呈。始知中有缺卷。（周易惜陰錄缺三十二三十三兩卷。又周易（家傳）義錄缺第六一卷。詩經惜陰錄缺第五六七共三卷。）問其家。不知也。是書以未經鑒比。故未及鈔錄同進。

遠異錄序 己亥

道一而已。如射者之有的焉。如工師之有規矩準繩焉。故人之爲學。必先志於道。志道則不爲他岐之所惑。望以爲趨。俛焉日有孶孶。死而後已。其至焉者。聖人也。未達一閒者。大賢也。或資力之所不逮。擧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而軌途勿失。或遠或近。而皆有可造之理。高明中正。與聖賢共此一途。而決不爲下流之歸。聖人自言十有五而志於學。志學正所以志道也。志乎此。則凡動靜語默。酬酢往來。縱極境遇之不齊。經權常變。千形萬狀。而皆不離其宗。否則學非所學。卽志非其志。而顯然與吾道背馳而不悟。或有推擬比附。似是而非。而卒不可與入聖賢之路。則終其身與道異趨矣。異、非獨楊、墨也。釋、老也。差之豪釐。謬以千里。故聖人於古今之判。君子小人之殊。似是而非之辨。往往相衡互校。昭昭然如別白黑。此其愛人

之深。指示與切。唯恐其或蹈於邪。故終身沈溺而不能自反。故明乎其異。乃益見道之正之所以可貴也。顧道者。與天無極。終古而不變。而異者之情狀。又往往與時遷轉。幾於不可勝窮。故三代而上。異端惟楊、墨。三代而下。釋、老之熾。更甚焉。至程子則曰。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有詞章之學。有訓詁之學。有儒者之學。詞章、訓詁則異於儒者矣。朱子有雜學辨。闢二蘇、張、呂也。其時象山陸氏。亦自以其學爲學。相抗而不下。明以來則又有姚江之學。江門之學。此皆顯託於吾道。而實則爲聖學之蠹。其不惑焉者蓋寡。若以近今士習而論。又似與古之異者殊焉。不詞章。不訓詁。亦無所專主。以求必勝。并亦不志於管晏之功利。而或泄泄以嬉。或僕僕爲役。此亦主持世教者之所當蹙蹙也。朱子理齋。守正之士也。示我以所輯遠異錄一編。條分縷析。證之以儒先之言。灼然知異之不可爲已。夫異者不能禁其無異。唯有志聖道者必亟思自遠焉。而異者亦將以漸化焉。故孟子則曰息、曰距、曰放。理齋自度其力未可遽及此。但曰遠之而已。異者遠。則可以踐聖賢之途。而莫吾梗者。事患其行而不至邪。若夫世之自異者。未嘗不欲挽之。而不可與之爭勝於口舌之閒。正身其本已。由是以爲教。則惟使人知恥。恥乃可以救之。恥可以戢意者。而使之銳以進。可以消競者。而使之綿然卻也。禮義廉恥。國之四維。恥亡則國之一維失矣。理齋之遠異。豈將獨善其身而已乎。吾故以此質之。治人者。卽其所以自治者也。而又何讓之與有。

李東昇勸善書序 庚子

國老、庶老。皆有教人之責者也。教人則必以善。以善欲其從化。夫欲使人從化。則必取其易知而易由者。人之情莫不欲趨利而避害。聖人知之。故有易以告其吉凶。亦因其情而導之。而未嘗謂趨避之必不可也。善者人所同好。而天之所必福也。不善者人所同惡。而天之所必殃也。以未定之天觀之。似亦有不可信者。迨其或遲或速。而無定者卒歸於有定。故何以謂之吉。善是也。何以謂之凶。不善是也。校利害而審其趨避。時或至於相反。就善惡而定其趨避。則萬無一之或爽也。爲士者、誦詩讀書。必將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言而精思之。以漸至於無所爲而爲。然非可以此槩之四民也。故中古以來。勸善之書不一。而就其約而易曉者。往往能令民鼓舞踊躍。漫勵恪恭。而不自知。其旨不悖於大道。而化民之效或更捷於詩書禮樂之爲功。是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導人爲善也。何可廢也。吾里有李翁東昇者、善人也。今其年躋大耋矣。是古之所謂庶老。坐於左塾。而以教里中之子弟者。以翁當之無愧色矣。翁平日既樂於勸人爲善。茲更擇勸善之言最切者。板而行之。蓋欲使人人易知而易由也。吾知從化者必多矣。夫不求一身之適。而勤勤懇懇欲率人而同出於善。是卽聖賢之所予。而亦官師之所宜旌者也。使讀是書者而皆若翁也。則善之量於是益推衍於無窮也已。因敘書其端如此。

硯北雜錄序 辛未

昔傅休奕有言。年八十而不倦於書籍者。吾於胡孔明見之。蜀志亦稱向巨達年踰八十。手自校書。刊定衆撰。積聚篇卷。於時最多。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干時事。載籍中如此二人者不恆有。吾乃今得見之於崑圃先生。先生今年亦當胡孔明、向巨達之年矣。而其學亦無不相似。吾竊於先生之行事。

而知先生之學，非近今之所能及也。先生任山東提學時，於濟德輯學之士，亟亟表章之，唯恐不至。若安邱劉甫齋源淥之讀書日記、濟南張稷若爾岐之儀禮句讀、鄒平馬宛斯驌之繹史，皆宇宙不可少之書，今皆盛行於世，而其源則自先生發之。又嘗主江南試，副者適以疑歸，先生一人入闈，合通場萬餘卷而徧閱之，初得任翊聖啓運卷，若不可於意，已從分校者請取而覆閱，乃轟稱善，卒拔之，至今人士以爲美談。噫，此非識之精而中之虛者能然乎？夫識不精，中不虛，則是非鮮當，而有固執之患，學雖博，君子亦奚取焉？先生師友，皆當世名流，然或各持一意，格不相入，而先生獨能不執一見，唯善是從，是先生之學之博，皆先生之識之精、中之虛爲之，而非夫人之偶有一得，沾沾自喜者所得而並其美也。今諸老先後徂謝，而先生獨歸然健在，優游歲月，恆手一編，是諸君子之菁英不盡泯滅於斯世者，皆於先生是賴，然則天之獨昌其年於先生者，豈無意哉？適先生屬文弨編校硯北雜錄竟，遂撮綴數語於簡云。

新刻金薤琳琅序　戊戌

宋考據金石文字者，其傳有歐陽氏、趙氏、洪氏、董氏，凡數家之所證引，其疎密短長，今姑無暇衡權，而論其大體，要必以番易爲最善。蓋三家或偶舉一義，或偏攄數言，而唯隸釋之作，則全寫其文，亦悉摹其形，闕者具著其所闕多寡之數，雖灼然可知其爲某字者，亦勿之益，後之人據其遺文而讀之，則時代之升降，文章之淳漓，字畫之正變，事迹之詳略，體式之異同，雖去其人千載之遠，而其面貌若可彷彿而得，但謂可資以質正史傳，此猶屬一隅之論也。明人南豐都元敬氏亦著一書，名曰金薤琳琅，所錄一以洪氏爲法，而以所及見者爲斷。蓋都氏生後於洪又數百年，愈遠則剝蝕愈多，固其理也。嘗見薛尚功、鄭漁仲所載石鼓文，斑斑可讀，豈當時果能究偏若斯哉？又如羣碑銘、鄭興宗、張子厚之流，率各以意屬讀，故彼此差謬，而莫能相一，競逞私智，妄爲附益，則何以取信於後？識者病焉。都氏固無此失，所歉不足者，其點畫不悉依本文，而每易以近體，且間有不審覈者，故諸家徵引其書，而亦不恕其誤。吾鄉汪子莪江家有此書，惜其致力之勤，而以微眚爲累，於是取所藏石刻，自漢碣而下，字字比校，一還其本眞。亦有洪氏闕而今本有者，若始亦疑之，復取其編本參對，果不謬，蓋編本容有精觕之不同，而且一經翦裁，幷先後亦有不能盡合者，今則取而悉正之，且明著其說。甚矣，汪子之爲功於都氏者非淺淺也。世所傳鐵網珊瑚，亦云出自元敬，近年以來，有爲之板行者，頗竄加改易，舛譌頗錯，至不可讀，於所集趙希鵠、何良俊、盛世泰諸人之書，復一概抹搬，而以爲都所自著。蓋余所見雕本之書，無有若此之荒唐者。夫同一都氏所著，而其遇若彼，其楨若此，殆有幸有不幸焉。古云傳之其人，信乎，傳之不得其人，猶弗傳也。若汪子者，信其人也夫。刻既成，弁數語於首，實爲是書慶所遭云。

庚子銷夏記序　辛巳

庚子銷夏記者，北平孫退谷先生評隲其所見晉、唐以來名人書畫之所作也。鉤元抉奧，翹甲署乙，足以廣見聞而益神智，其鑒裁精審，古人當必引爲知己。余尤愛其有恬曠之懷，甯閒之致，雖今昔聚散之慨，所不能無，而亦不至吝惜太甚，以視趙德父之欲求適意而反取憀慄者，固不同哉。蓋余於黃崑圃先生

家，見退谷手書畿輔人物志稾數十幀，秀勁可喜。此書自云晚得米襄陽墨蹟，始悟晉法，其書之工，宜也。退谷萬卷樓藏書，今大半在黃氏崑圃家，而記中所載之書畫卷軸，又不知散歸誰氏。其所著書，如格致錄、學典、崇禎山書、天府廣記，皆在刊本之外，此書余當時未之見，或偶遺之，未可知也。庚子歲爲順治十七年，退谷是時年幾七十矣，既老，猶能以好古著書自娛，又歲一周而爲壬子，當康熙之十一年，更爲尚書作集解，隱然以伏生自喻，論者雖不之許，然與退谷同時人，有初亦矯矯自附正人，而垂老頹放，惑以喪志，猶復吁嗟惜慹，進退無據，徒貽後人之嘲嗤者，其實不肯相去何如也。鮑子以文嗜學好古，汲汲如恐不及，其搜集先哲遺文甚富，得是記，校讎完好，鄭子弗人雅有同志，讀而愛之，相與謀壽諸梓，旣成，屬予弁其端。余惟退谷負當世盛名，居輦轂之下，四方士大夫多樂從之遊，故能致天下之奇珍祕寶，以供其題品。其後吾鄉有高澹人詹事，供奉內廷日久，得見祕閣之所儲而未及記，迨家居，以其所寓目者輯爲江村消夏錄，亦此書之類也。士之欲網羅舊跡，摩娑玩賞，以振發其耳目者何限，而力不能如二公，但據所云云者觀之，猶當有所會焉。且以金石之堅也，有時而刓而泐，況於楮墨絹素之柔且變者，然則古人之名筆，或不盡傳，而是書得傳，其亦古人之精神所寄矣。是二君刻是書之意也夫。

鮑氏知不足齋叢書序　乙未

宇內事不勝知也，山川都邑，不能以盡歷也，必身親之而後知，則其遺知也多矣。是故與委巷之褐夫語，所得幾何，不若之乎通國大都，接搢紳先生之餘論，始足資其聞見也。與牖下之鯫生語，其所知不過井之閒，一旦見宦遊而至者，與夫行賈於四方者，奉使於絕域者，道其所經風土習俗、人民物產，纖悉備具，則了了焉，與身至其地無異。況乎聚千百年之名公鉅學士，各舉其生平所得力，耳目所觸發，以相爲聰，而曾不少靳，朝攜暮染，左采右獲，人之神智有不益濬，見識有不益擴，學問有不益充實而貫通者乎？則昔人叢書之刻，爲嘉惠於學者至也。雖然，亦有反以爲病者，眞僞不分，雅俗不辨，或刪削而非完善，或脫誤而鮮校讎，就數者之中，不完與不校之爲弊更甚。以余所見論之，如風俗通本十卷，僅刻四卷；華陽國志之第十卷本分上中下，今僅刻其下卷，而遺其上、中；方言之前，不載子雲與劉子駿之書；趙后外傳之末，不載伶子于之語；拾遺記不載蕭綺之錄；甚或虛張名目，而所載不及本書十之二三，或本一書而析之爲四五，爲六七，此皆足以疑誤後人，後人將何由得覩其全乎？至若校讎不精之弊，更不可以枚數。吾嘗以謂，必得深于書旨而有餘力者，始足以任此事。擇之必其精，如三墳、端木詩傳、魯詩說、素書、忠經、天祿外史之類，勿錄也；取之必其雅，如百川學海、百家名書所輯之繁蕪猥雜者，勿錄也；而且勿惜工費，一一務必使其首尾完善，勿加刪節，至于校讎之功，如去疾焉，期於盡而後止。如此，古人之精神始有所寄，而後人之聰明亦有所入，則叢書之刻，始爲有益而無弊。或問余曰：子所屬望者，今豈有其人乎？余曰：必吾友鮑君。既著成人，然未以語鮑也。今鮑君果有斯舉，先以其目示余，凡百有二十種，皆善本，無僞書俗書得閒廁焉。其校讎之精，則其曩時嘗刊銷夏記、名醫類案等書，已有明徵，不待言已。昔宋與明可嘗，嘗傳書爲極難，當官事易集而無暇自校，子弟方爲程文，不使以此散其功，委之他人，孰肯盡力轉以謨

人。不如其已。觀于斯言。益知吾之有取於鮑君者。正以其深于書旨。年力方富。而無他事之累。又不因之以爲利。其書之成。必遠于陶九成、商濬、屠隆、吳琯、胡文煥諸人所集可知已。噫。自唐以來。說部之流傳於今者。蓋寡矣。安得天下多生鮑君其人。而使前人之著作。有所藉而不至澌滅也與。

抱經堂文集卷第六

序五

先祖春柳堂詩鈔小序 丙申

此先大父耕蒼府君之遺詩也。府君生七歲而孤。家貧。不能從師肄業。母朱太君自教之。年十四。且劬新愈。即襆被出門。爲負米計。稍暇。則讀書。書皆借之人。遇所愜意。作蠅頭字錄置行篋中。既常客游。遂廢舉子業。豈意爲詩。不假繩削而自工。所交皆一時名士。晚年與同好結爲詩社。其往來尤密者。同里馮公山公、景公亭北、王公文白、郭公庶蕃、王公玉樞也。詩稿多散失。文弨自弱冠之年。多方搜錄。綜爲一編。於後復請桑弢甫先生爲料檢。鈔之成四卷。即今本也。府君詩未嘗規摹一家。期於達意而止。然古風雅淡。近律安和。絕無纖靡佻巧之習。讀者當自得之。文弨幼年。大父親自督課。授書之隙。時時爲說先代立身持家之道。及生平所經艱險困苦之狀。以相勗厲。猶憶府君言少年買絲餘杭山中。與館人同行。歸晚。山路險絕。足蹶不能前。抵一空廟。館人請府君憩其中。已先歸。爇松明爲鄉導。距其家可數里。久之不至。府君疑之。屏隱處自匿。既而館人來。倉皇號呼。府君察其意至誠。乃出就之。每自恨以孤露不能肆力於學。常誦所作顧遠思道晚泣向鄰原初一章。聲淚俱下。府君言行之詳。有先考所述在。今因檢點遺編。覺音旨宛然在耳。故輒以所聞者附贅之。昔詩書乃夫子手定。而其後人安國穎達爲序之。文弨是以不避狂

簡。撰爲小序。納前志也。獨不能爲浣花之宗必簡。斜川之繼老泉。以是爲無窮之愧耳。

汪津夫先生詩鈔序 甲午

先生名聡。字惟一。一字津夫。姓汪氏。唐越國公之後也。先世自新安徙餘姚。當明神廟時。有諱秉鐙者。爲宜興之下邾巡檢。與二子樹敏、樹政。領士兵殺賊。衆寡不敵。死焉。二子奮擊殺數賊。奪得父尸。上官匿其事。故不著。既傳而至先生。父任雲南晉寧州吏目。先生隨之官。父卒。歸裝無從出。羈時適官不幸而死者。舉火化之。負骸骨以歸。先生不忍。晝夜悲慟。聞者爭相佽助。始得奉母挈弟扶櫬歸里。舟入漢江。遇風將覆。先生號泣呼天。幾同袁昂之智而竟免康范之危。人咸謂誠孝所感。余師桑弢甫先生稱寫之。與同邑大儒勞餘山先生。又因桑以交先君子。道誼相孚。先君子兄事先生。如同氣焉。先生間買舟上謁。輒就先君子宿。余方總角。即樂親先生。效越語。先生不之責。每爲解頤。以英異見賞。弱冠後。數以事至姚江。輒朝夕先生所。先生寓樂於城北之周巷。門臨小溪。屋後小圃植梅花。此所謂梅津草堂者也。好畫梅。乘興揮灑。則具生趣。善琴。作中州雅聲。恬澹沖融。一洗俗響之陋。不樂治舉子業。干仕進。而獨喜爲詩。觸事抒情。磊落傾寫。不屑與文人騷士較工拙於字句之間。然其氣旁薄。陵轢一切。豪邁之性。躍然時露於楮墨之表。自非曹鄴、李志一輩人所得望其項背也。自余成進士歸。而先生墓草已宿。子孫傳以貧客游。周巷經火後。并草堂遺址亦不復可辨。爲唏噓久之。此詩二卷。桑先生所定。謂足以見其人。桑先生於生平交游。或爲之誌。或爲之傳。皆見本集中。晚而序先生詩。不及入集。余故摭其大略以補之。先生嘗修家譜。辨汪姓非出於汪芒氏。援據甚確。其先世諸節義事。亦賴以表見云。

戚刻屏定邊雜詩序 名元與乾隆辛巳進士乙未

昔唐姚合以武功簿攝縣事。詠其風土至三十餘首。後歷官雖顯。而人猶以姚武功稱之。顧武功在唐爲近畿地。其風俗物產。與他郡縣無絕殊。而合之詩。上之無所歸美於其君。下之又不能表彰勵德。傳述其邑之舊聞。詩雖多奚裨焉。今刻屏戚君之宰定邊也。甫下車而得絕句百首。定邊爲延榆門戶。自勝國以前。皆爲巖疆。其外即套夷也。明制文有監司。武有副戎。以共相彈壓。其重可知矣。我朝大一統之盛。奔走臣僕。罔有內外。鄂爾多斯在套中最爲恭順。闔圍晏然。康熙三十六年。聖祖親征厄魯特。曾駐蹕斯地。眷懷舊勞臣邑人趙良棟。遣皇長子弔祭。經理其妻子備至。邑故爲定邊營。世宗時始改爲縣。兵額視前明減十八九。及我皇上深仁厚澤。淪浹濡洽。育戶口滋息。嗚呼盛矣。君也躬行節儉而歎儉德之隆。覩和耕而謳昇平之福。於節義忠。則備著君臣一體之深恩。始終優卹之盛典。更鑒於前明之寇患。而益慶幸於百年休養之深。其命題有體如此。訪邑中節義之事。發筆爲闡幽。以及醫者、藝之工者、方外之勤於其教者、咸甄錄不遺焉。至鳥獸草木之異。可以廣見聞者。亦以餘力及之。邑故無誌。是詩也。非即是邑之誌乎。此固非武功之所得而媲美者也。君在縣僅四閱月。以憂去官。踰年卒於長安。君室姚夫人理遺篋得完篇僅九十四首。鈔之以傳。餘尚改竄未定。噫。明之大盜張獻忠實生斯地。流毒天下。宜有歎慨而懲戒者。君詩中顧不之及。此豈即在所逸篇中邪。雖然。彼獻忠何足道。而邑之大事實賴是詩以傳。使後人毋私爲

戴宏遴。以配姚武功。有過之無不及也。

靜志居詩話序 丙申

秀水朱竹垞氏輯明詩綜百卷。蒐羅前人之叢殘而正其謬者也。其載諸家論說詳矣。至其所自為說。則自曰靜志居詩話。意其必有成書。然未之見也。余謂古今詩人小傳。皆有鈔出別行者。朱氏詩話假亦當爾。但載在詩綜內。則其所稱引。舉目可尋。其所增成辨析。亦參互易見。今鈔出自為一書。則於辭義閒。有不得不少加增損者。乃以餘閒就為整理。錄成二十二卷。遡高、楊、張、徐之源流。李、何、王、李之派。杜公安、竟陵之濫。其持論視前之人為近正焉。余是以樂為著之。乾隆四十一年。嘉平月四日。東里後生盧文弨序。

江愼修河洛精蘊序 乙巳

道在天地閒。始也惟聖人能通之。故圖書啟而卦象生。於以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以為創也。其實因也。孔子贊易。知卦象之本於圖書。故於大傳具明之。劉歆始以為河圖授羲。羲因之而畫卦。洛書錫禹。禹因之而演範。歧而二之。其說勛背於聖人。流覽則知其相為經緯表裏矣。然亦不能言其詳。中閒失傳。至趙宋諸儒出。而後大著。後來儒者。漸推漸擴。或縱或橫。因其體以究其用。而圖書之妙。作易之旨。乃更發前人之所未發。是非前人之智有所不逮。識有所不到也。而論說或有所未及者。蓋當其時理適如是而已。風會日開。智慧日出。更加以引伸焉。參伍而錯綜焉。舉天下之事事物物。無不有以要其歸。於是左之右之。皆逢其原。一散而為萬。萬合而為一。其理可不外索而得。使天之所以開聖人。聖人之所以垂示後人者。其道益大彰顯於時。是乃聚賢格物致知之學。不得視為懸遠者也。向者吾友戴東原在京師、嘗為余道其師江愼修先生之學。而歎其深博無涯涘也。無使輪之便。竟不及其在日一親炙之。其著書甚多。流傳於世者尚少。近歸安丁子小雅館於新安。始購所著河洛精蘊內篇三卷、外篇六卷見示。受而卒讀。凡夫天地鬼神之奧。萬事萬物之賾。罔不摘抉而呈露之。於宋儒邵子、朱子之說。益加推闡。更薈萃明代以及近時諸人之議論。而斷其是非。如數白黑然。洵可謂大而能該。雜而不越者也。通天地人之謂儒。非先生之謂乎。余於前人。若劉長民、胡庭芳、黃石齋之書。亦嘗咀嚼焉。愧未能以竟學。吾師桑弢甫先生學於姚江勞麟書先生。勞先生之學。一本程、朱。以致知格物為首務。故其說河圖洛書也。理與數俱昭晰無遺。卽細而至羽毛鱗角。無不究其形象。較其同異。推論其所以然之故。其以布衣終老於鄉里。亦與江先生同。異哉。天不愛道。乃使夫二人者皆有以得聖人之精之蘊。而道庶幾乎萬古不終晦矣。勞先生之書。吾師既壽之梨棗矣。今江先生之書。旌德黃君雲甫復版行之。使有志於聖學者。得循是而有悟焉。是其為賜也大矣。豈獨有功於江氏已乎。

戴東原注屈原賦序 丁丑

吾友戴君東原。自其少時通聲音文字之學。以是而求之遺經。遂能探古人之心於千載之上。旣著詩補傳、考工記圖、句股割圜記、七經小記諸書。又以餘力為屈原賦二十五篇作注。微言奧指。具見疏抉。其本顯者不復贅焉。指博而辭約。義粹而理確。其釋三后純粹。謂指楚之先君。夏康娛以自縱。謂康娛連文。篇

中凡三見。不應以為夏太康。宓妃之所在。及有娀、有虞。皆因其人。思其地。寓作過今之淑女。用輸寫其哀。無賢士與己為侶之意。九歌東皇等篇。皆就當時祀典賦之。非祠神所歌。九章無次第。不盡作於頃襄王時。懷沙一篇。則以史記之文相參定。薜荔拍兮蕙綢。王逸釋拍為搏壁。近代多不知此為何物。乃引釋名搏壁以席搏著壁。增成其義。其與惟帷類此。夫屈子之志。昭乎日月。而後世讀其辭。疑若放恣怪譎。不盡軌於正。良由炫其文辭。而昧其指趣。以說之者之過。遂謂其辭之未盡善。戴君則曰。屈子辭無有不醇者。此其識不亦遠過於班孟堅、顏介、劉季和諸人之所云乎。余得觀是書。欲借鈔。旣聞將有為之梓者。乃歸其書而為序以詒之。且慫恿其成云。

戴氏遺書序 戊戌

千古之業。不為一時之榮。而其道有兼得者。則以遭際盛時。蒐羅拔擢。不使魁碩宏偉之彥。終沈淪於草澤。於是出其所學。上可以契於君。而下亦可以孚於友。以視槁項黃馘而一命未沾。平生辛苦著述。難必後世之有子雲者。其幸不幸何如也。吾友新安戴東原先生。生於顧亭林、閻百詩、萬季野諸老之後。而其學足與之匹。精詣深造。以求至是之歸。嘗有所得。故能折衷羣言。而無徇矯之失。其著為說也。未嘗使客氣得參其閒。洽然而入。豁然而解。理苟明矣。未嘗過騁其辯以排擊前人。而求伸其說。其為道若未足以聳易當世之耳聽。而實至名歸。一二名公卿賢士大夫灑然異之。聲譽遂隆隆起。天子開四庫館以網羅放失。讎校之司。必得如劉向、揚雄者。方足以稱上指。東原用薦者以鄉貢士起家入館充校理。命與會試中式者同赴廷對。洊升翰林。天下士聞之咸喜。以為得發抒所學矣。閱四三年。而東原以勤於其職致病。竟不起。此又天下士所為同聲惋痛者也。東原在館校定大戴禮記、水經注、五經算術、孫子算經諸書。既已官為版行。而其遺書尚夥。或不免有若墜之患。意獨竊竊然慮之。今年春得曲阜孔君㒞谷書。則已為之開雕。以其先成若干種寄余。余於是大慰。東原於是乎為不亡矣。蓋人能為可傳。而不能使後世之必傳。況乎學樸知希。不知則不愛。不愛則一聽其抵刓蟲齧鼠嚙剝蝕。而無肯為之收拾。古今若此者多矣。㒞谷嗜學。若飢渴之於飲食。尤好裒萃古人之遺文墜簡。皆校梓。唐人所為五經文字、九經字樣。訛者正之。疑者闕之。東原見而善其精審。為之作序。固宜其臭味之無差池也。今不以死生易慮。而亟為版行其遺書。以公諸天下之同為是學者。使諸老師碩儒一線相延之緒。不墜於地。而當有人焉踵起代興。以益光我朝右文之盛治。其功良偉。匪特不負良友而已。東原之書出。天下後世必有能闡揚之者。余是以不為東原惜。而且為東原幸。轉以惜夫古人有是學而或不遇其時。當世又無知己以致灰飛煙滅。徒有其目。而卒不得見其書者之尤可歎也。

孔百城補杜氏釋例世族譜序 甲辰

杜當陽既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三十卷。又著釋例四十卷。其長歷本之劉洪乾象歷。地名本之泰始郡國圖。世族譜本之古史官世本。今惟集解盛行。而釋例幾墜。隋志僅十五卷。是亦未全之書。曲阜孔農部㒞谷訪得長歷地名兩種審本。先梓以公諸世。而世族譜則殘缺特甚。長公孝廉百城頗有意補之。凡

二十九國。又小國四十四國。其末以古人名譜終焉。所采輯多據孔氏正義。他若馮氏之名號歸一圖。并近代馬氏之世系圖。名氏譜。程氏之春秋分記。雖皆不能無所失。然亦擇其是者而從之。於是此書乃粲然復明於世。余惟譜諜之學。古人所難。三王以前。固難考已。若當春秋之時。交際往來。紛紜錯雜。經與傳殊。即傳之中或名或字。或爵或謚。亦無一定。使不為之甄綜而會萃之。其能三桓七穆。條疏無淆者幾人哉。考崇文摠目有唐人演左氏謚族圖五卷。明焦氏經籍志尚有春秋宗族名氏譜五卷。春秋謚族譜一卷。春秋名字異同錄一卷。近亦多未見。雖然。由唐而來。其可訂補者。今皆備於斯矣。因亦無藉於諸書之參證也。百城索余序。諾之有日。不果作。今忽聞農部君新棄養。其志業之未竟者。深有賴於後之人。此書亦其一也。因亟序而歸之。余之所望於百城者大。蓋不僅以近時虞山毛斧季、晉江黃俞邰輩相比擬。而即為子道之無忝也。

重刻何註孔子家語序 丁亥

孔子家語。惟明末虞山毛氏汲古閣本為猶見王肅之舊。考之唐人註書所引。合者為多。然譌舛亦復不少。此外刻本。皆刪削不完。失其本真。余試郴州日。有明何文簡公後人泰吉以公所註孔子家語來上。註簡覈明切。其徵引諸書同異。復極詳備。其家欲刻是書。然鈔本譌脫。至不可句。余惜其功力之徒勤也。許為校訂。至年餘。乃粗就緒。而官齋所有之書不多。其所不知。猶闕如也。何公此本。當亦綴緝而成。由其未及見毛氏本故耳。然顏師古註漢書藝文志家語二十七卷云。非今所有家語也。則唐以前其本業已不同。吾又惡知何公所據之本之非古邪。公又嘗註大戴禮。聞其家。已失之。故不能並梓以行世。今泰吉唯恐此書之復失墜也。兢兢寶護唯謹。又力為之表章於世。使為人子孫皆如此。則其先世手澤。咸可無散佚之患已。何公序此書年月不同。今從集作宏治。但註中載有正德年所上疏。故別本有題正德者。然固無妨序先出也。註所未備。間為補之。并偶附管測於後。與本書不相淆亂。惜乎何公不作。不獲一就正之。其能無遺憾也哉。

新雕柳仲塗河東集序 乙卯

聖賢之所以垂世而立教者。莫著於六經。後人誦法六經。闡發聖賢之微言大義。以啓迪夫後知後覺者。於是著而為文。此文之所以為古而始足重於天下。然則所謂古文者。非古於辭之謂也。言古人之言。此文之所以古矣。宋興。承五季經學廢絕文章猥敝繁極之後。有能卓然特立。不為風氣所囿。奮力直追古之作者。以求其所以立言之旨。而一本之於經術。示天下以正路之當遵。而使後來之聞風而興起者。益張皇而揚厲之。天下事作始也難。承繼也易。人但見後來之閎肆彪炳。浩博無涯涘。而因有狹小前人之見。以為氣鬱轖不宣通。辭艱澀不流暢。幾使不得與於立言之數。噫。此豈可謂善於知人論世者哉。吾於宋初柳仲塗先生之文。而歎其能近於道也。其言曰。古文者。非在辭澀言苦。使人難讀誦之也。在於古其理。高其意。隨言短長。應變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謂古文。吾若從世之文也。安可垂教於民哉。又曰。吾力學十餘年。非古聖賢之所為用心者不敢安。於是棄俗尚而專古者。非樂於人而取其貴者也。獨宜其自

知而自樂矣。又曰。吾初名肩愈。字紹元。既肩且紹矣。惟其書也。又欲進其力於道。故易名曰開。字曰仲塗。謂將開古聖賢之道於時也。將開今人之耳目使聰且明也。必欲開之為其塗矣。使古今由於吾也。吾欲達於孔子者也。其言如是。可以觀其志之所嚮。而文之有本矣。孔子曰。狂者進取。周子曰。賢希聖。有志之士。自當以聖人為師。安得怖其言為河漢也。其文集、好事者雖相鈔傳。而無有任剞劂者。今開柳生書旂。承其曾人之命。得善本而付之梓。此非但一家之書也。學者觀此。可以廣已而造大。必先足乎己。然後可以及於人。而古今聖賢垂世立教之心。得以綿綿繩繩。相繼於不墜。是斯道所賴者也。豈獨以其文哉。考宋史本傳。其居官也。有剛斷之才。先幾之識。治績舉皆有過人者。更非徒託空言以自見者矣。後有志士讀其文。思其人。得不激昂而思自奮與。

吳國山碑考序 乙巳

吳封禪國山碑。孫皓所立。在今常州荊溪縣西南五十里。其文始著錄於吳箎漫抄。厥後吳人盧公武考之加詳焉。沈敕荊溪外紀及所徵常州府志亦備載之。然俱不能無譌脫。且其文字可讀者尚多。而率皆遺脫。蓋由其地處僻。人罕得至。但得椎拓本摹之。故不能以細辨也。海甯吳槎客客遊宜興。好古搜奇。不憚危阻。躬再三過焉。於其文之摩滅者。咸得諦其畍埒。一一而指數之。今其有文者共得四十一行。凡千有餘言。與趙氏金石錄所紀數略相等。他皆不及也。於是為之圖說。為之釋文。為之考核辨正。并旁萃古今人題詠。及古蹟之與是山鄰近者。咸裒為一編。名曰國山碑考。余觀其首辨陳壽吳志之誤曰。是碑天冊元年所立。吳志書於天璽元年。此不辨碑文之過也。碑云。旃蒙協洽之歲。受上天玉璽。乃以柔兆涒灘之歲。紀號天璽。丞相沇等咸以為宜先行禪禮云云。則是天璽之前一年也。又碑有國史瑩覈許名。覈乃華覈。考本傳以天冊元年免官。益知不在天璽明矣。其言鑿鑿有據類如是。皓所立碑。又有所謂天發神讖者。今在江寧學宮。康熙間。祥符周雪客嘗為之考矣。此在通都大邑。得見者多。而茲碑久隱僻於榛莽虎豹之區。微槎客之天機清妙。興寄高遠者、為之一抉其祕。即今何由得見以證昔人所紀之誤哉。雪客所為考。秀水朱錫鬯為之序。今槎客之書。實遠勝於雪客。本不待余言。而余之視前躅。復不逮遠甚。聊因相厚之意。遂為之引其端。寧足為是書增重哉。乾隆五十年正月十日。盧文弨序。

居官必閱錄序 丙子

天下有生而嗜殺人者歟。無有也。至當官、每敢為殺人之事。刑罰不中。此特其一耳。水旱之不恤。賦役之不均。庶事之不理。舉皆可以殺人。苟非殘酷不仁之極。推其本心。豈樂於為是哉。及其為之。則又若迫之以不得不然。是何也。毋亦利害之見梏於中。而有重於去官之心也歟。古人有言。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斯豈獨治獄為然哉。夫為身計。即不暇為小民計。以為利可苟得而害可苟免也。然其實正大不然。以予所見、近世行事多矣。間展觀史家所載天人感應之理。益彰彰焉。毎欲輯古今吏事係勸懲者為一書。及見葉氏此編。乃先我而為之。與為治者之龜鑑也。因即元本略加校讐。重梓之。以廣其傳。然此豈徒以宜寫決事哉。今天子惠鮮懷保。唯恐一夫之不得其所。仁心仁政。紹漢文景而上之。凡封疆大吏。以及郡縣之

長。術良者膺顯擢，貪酷者被重譴。然則擇術者將何從乎。夫爲術吏者有賢名，又法之所賞也。而其子孫俱被其澤。爲酷吏者有惡名，又法之所惡也。而其甚者，身死、妻子爲戮。此雖至愚，亦曉然於利害之數。不同若是。縱不爲民計，亦當自爲計。夫利害之故，儒者所不道。乃隨事而是非熒惑，好惡貿亂。此其智居何等也。夫眩於利害者，返以其事明之。予故喜斯編之有功於世甚大也。若乃徒爲輕刑之美名，而適以縱姦養亂，此正朱子所謂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耳。豈非殺人之尤者哉。予既推廣斯編之意，而又爲明其指如此，庶讀者可無誤焉。

杜詩雙聲疊韻譜序　壬子

雙聲。天籟也。童兒婦女，生無石師，而矢口成音，無不暗合者。古人制物之名，制事之名，與夫形容彷彿之辭。閒或不由於是。蓋一本於自然而非強也。若其聲之同部連用者，謂之疊韻，則又顯而易明者矣。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詩序云，情發乎聲，聲成文謂之音。聲者，宮商角徵羽也。鄭氏謂宮商上下相應，單出爲聲，雜比爲音。今取唐虞之詩攷之，舉未有不然者。本自抒其情志，而律自隨之耳。三百篇籍窈窕爲疊韻，參差爲雙聲。其他不勝枚舉。後人始以字母求之，而作詩者初未嘗勞勞於是也。唐杜少陵因所稱細於律者，故能不失乎和聲成文之遺意。後人習其讀而昧其律之嚴於不問，烏在其深於杜也。海昌周君芚兮於是有杜詩雙聲疊韻譜之作。舉非余輩粱之所嘗留意也。蓋自童年就塾以來，苟沿鄉俗，迨長，即不能變其所習。嘗見何屺瞻先生之評李義山詩，凡句中雙聲，皆一一標舉之，并有隔一字兩字而遙應者。友人中如戴東原震、段懋堂玉裁、吳傃客騫、錢學源塘、獻之坫兄弟、錢廣伯馥、咸所通曉。余雖浸淫涵濡，而卒無暇取古人之詩一一辨其離合也。今周君之爲是譜也，杜詩之外，又傍及諸家。其勤勤如是，蓋欲明乎詩之本旨，由少陵而溯三百，以示後人之所當宗，庶乎志和音雅，而果合於律，將見詩教之益盛也。或曰，詩以言志達情爾，如必拘拘於是，得毋舍本而專治其末乎。余曰，不然。彼不能詩而強爲詩者，即逐字以求其孰平孰側也，倘難，而能詩者初未聞其如是也。彼詩人之以雙聲與雙聲若疊韻之相爲配偶也，亦如諧平側之一出於自然而已，非強探力索而始得之也。又何害乎性情哉。蓋上古人人皆明之，故不必言。至六朝乃始有明言雙聲者，南人若劉勰，北人若楊衒之，其書可考也。今人苟不知此，亦爲闕事矣。周君此書已有王光祿、錢詹事爲之序矣。余又徇其請而爲之，將使人謂余強不知以爲知也，其又奚辭。

輯盧子幹禮記解詁序　庚戌

余壯歲見朱子之言曰，後漢諸儒說禮甚有功，而於吾家子幹，且獨舉其名，意竊慕之。考後漢書本傳，載其作禮記解詁，而隋唐志皆云禮記注，當由後人改易本名。其卷則二十，諸書略同。後人無傳者。余思就所見纂輯，而服官少暇，繼又奔馳道途，終於不果。歲月容擲，念之未嘗不內熱也。武進臧生在東，好求遺經，志甚銳，力甚勤，慨然補余之闕。日度不盈六十，而所輯已裒然成卷，錄以遺余。余得之喜甚。凡諸經之義疏，史釋之所載，無不搜拾，即衆家相傳文字音讀之異同，一字一句，罔有遺棄，而所可見者，乃不及十

之一，豈不甚可惜哉。當日子幹與鄭康成同事馬融，今鄭氏三禮注、毛詩箋，得唐孔、賈諸儒爲之疏，而書大顯。餘若周易、尚書，及尚書大傳，雖已散失，而後人爲之掇拾，其卷軸猶不甚約，乃於子幹後世至不能舉其書之名，莫爲之後，雖美不傳，猶幸今有在東其人，以英敏之資，乘精銳之力，不爲則已，爲則必成。余爲盧氏後人，乃悠悠忽忽，以迄於今，而得安享其成，幸之甚，愧亦甚焉。夫子幹有功聖經，一生言行無玷，大節炳炳著史策，乃明人張璁輩輒妄爲軒輊，黜其聖廟從祀，而改祀於鄉。吾里杭堇浦前輩有請仍從祀議，在集中，其事不果行。然公論自在天壤，必有能繼請者，豈余小子私以爲氏族光哉。因讀此書而併附及之。

爾雅漢注序　己酉

不識古訓，則不能通六藝之文而求其意。欲識古訓，當於年代相近者求之。爾雅一書，舊說謂始於周公、孔子，而子夏暨叔孫通遞續成。今臧生在東從揚子雲、鄭康成之言，斷以爲孔子門人所作。其爲注者，漢有犍爲文學、樊光、李巡，魏有孫炎。爲反切之學所自始。是皆說爾雅者所必宗也。今唯晉郭璞注疏行，而他皆失傳。郭於古文古義不能盡通，往往以己意更定。考古之士病焉。若李、孫諸人說時散見於唐人諸書中。其爲郭氏所棄而不取者，說顧往往勝郭。在東篤好古義，復加搜輯，裒成三卷。庶乎遺言之不盡墜也。夫時之近遠，猶夫州土之各異。以吳人解越人之言，縱不盡通，猶得其六七。燕秦之士必不逮焉。故吾亦不謂李、孫諸人之解之盡得也。然其是者必賢於後人所見。在東勤勤掇拾，能引伸其所長，而不曲護其所短。由詁訓以通經學，斯不難循途而至矣。吾因以知宋人若陸佃、鄭樵之更不足倚也。與其陸、鄭之是從，又無寧郭。乾隆五十四年陽月既望，杭東里人盧某序。

抱經堂文集卷第七

題辭

重校經史題辭 庚午

余家無藏書。經史皆不具。少時貿貿。不知學有本末。費日力鈔諸子、國策、楚辭及唐、宋、近人詩文。皆細字小本。滿一篋。經則周禮、爾雅。亦嘗節錄注疏一過。餘經及諸史。未之及也。洎官中書。始一意經史。去冬卒業周易、史記。以未見內府新校本爲缺然。今割俸之所入。先購得數種。竊以次觀其全焉。官事隙即展卷讀之。此書經通人學士校讐。比他本爲善。然卷帙既多。校者不一手。其中亦不免一二譌脫。余非敢索瘢指瑕。陵掩前人。顯自標異。然竊惟書之傳於世。相嬗也。遠者不可得而見。見其近者。今世見宋本者曾幾人。惟明世本通行耳。後之君子。亦當有并不及見明世所刻者。余故復取諸本與新本校其異同。其譌謬顯然。則倣六經正誤之例爲一書。其參錯難明。則倣韓文考異之例爲一書。毛氏汲古閣本。大段可觀。至於小小紕纇。亦易尋求。諸本中要以此爲勝。今所據依。多在於斯。小學浸廢。六書失其點畫形誤。不可偏舉。聊從略焉。誠知千慮一得。無足重輕。庶幾來者得有所考云。

周易注疏輯正題辭 辛丑

余有志欲校經書之誤。蓋三十年於茲矣。乾隆己亥。友人示余日本國人山井鼎所爲七經孟子考文一

書。歎彼海外小邦。猶有能讀書者。頗得吾中國舊本及宋代梓本。前明公私所梓。復三四本。合以參校。其議論亦有可採。然猶憾其於古本宋本之譌誤者。不能盡加別擇。因始發憤爲之删訂。先自周易始。亦既有成編矣。庚子之秋。在京師又見嘉善浦氏鏜所纂十三經注疏正字八十一卷。於同年大興翁祕校覃溪所。假歸讀之。喜不自禁。誠不意垂老之年。忽得見此大觀。更喜吾中國之有人。其見聞更廣。其智慮更周。自不患不遠出乎其上。雖然。彼亦何可廢也。余欲兼取所長。略其所短。乃復取吾所校周易。重爲整頓。以成此書。名之曰周易注疏輯正。正字於郭京、范諤昌之說。亦有取焉。余謂其皆出於私智穿鑿而無所用。故一切刊去。若漢以來諸儒傳授之本。字句各異。已見於釋文者。今亦不錄。惟釋文本有與此書異者著焉。唐宋人踳之近理者。雖於注疏未盡合。亦閒見一二焉。如欲考經文之異同。則自有前明何氏楷所著古周易訂詁在。學者自求之可耳。毛氏汲古閣所梓。大抵多善本。而周易一書。獨於正義破碎割裂。條繫於有注之下。致有大謬戾者。蓋正義本自爲一書。後人始附於經注之下。故毛氏標書名曰周易兼義。明乎向者之未嘗兼也。此亦當出自宋人。而未免失之鹵莽。正字亦未見宋時佳本。故語亦不能全是。此則今之官本爲近古也。周易舊本獨不載釋文。於經注閒可無竄易遷就之弊。今就通志堂梓本爲校之。輔嗣略例。余案頭祇有官本。亦就校之。噫。余非敢自謂所見出正字考文上也。既覩兩家之美。合之而美始完。其有未及。更以愚管參之。夫校書以正誤也。而粗略者或反以不誤爲誤。考文於古本宋本之異同。不擇是非而盡載之。此在少知文義者。或不肯如此。然今讀之。往往有義似難通。而前後參證。不覺渙然者。則正以其不持擇之故。乃得留其本真於後世也。既再脫稿。遂書其端云。

七經孟子考文補遺題辭 辛丑

此日本國西條掌書記山井鼎之所輯。謂之七經孟子考文。七經者。易、書、詩、左傳、禮記、論語、孝經也。又益以孟子。皆據其國唐以來相傳之古本及宋刻本。以校明毛氏之汲古閣本。書成當皇朝康熙五年。其國之享保十一年也。古本祇有經與注。其文增損異同。往往與釋文、正義諸書相合。但歷經傳寫。亦有舛譌。其助語致多。有灼然知其謬者。亦竝載入。然斷非後人所能僞作也。其次第先經。次注。次釋文。而疏居後。其條目有考異。有補闕。有補脫。有正誤。有謹按。有留家諱改。舊。凡明代所刻之本。彼國具有。閒亦引之。而頗譏篇第行款之不與古合。其言良是。不可以其小邦遠人而概棄之也。其尚書經文。更多古字。別爲一册。此皆中國舊有之本。遺亡已久。而彼國尚相傳寶守弗替。今又流入中國。讀者當倍加珍惜也。其曰補遺者。後來彼國東都講官物觀。承其國政府之命。而復補其所未備者也。其同校者。石之清。平義質。木晟三人也。余見唐陸龜蒙詩中有聞日本國載上人挾儒家書洎釋典以行。作一絕送之云。九流三藏一時傾。萬軸光凌渤澥聲。從此遺編東去後。卻應荒外有諸生。觀此。是知其相傳唐以來本之果可信也。此書余從友人鮑以文借得之。猶以其古本宋本之誤。不能盡加別裁。而各本竝誤者。雖有正誤謹案諸條。亦復不能詳備。又其先後位置之閒。頗費尋檢。因欲取其是者。別爲一書。庚子入京師。又見吾鄉沈萩園先生所進十三經正字。則凡譌誤之處。多所改正。其不可知者。亦著其疑。又凡所引經傳脫誤處。皆據本文

正之。此出自中國儒者之手。又過其書遠甚。然所見舊本。反不逮彼國之多。故此書卒不可棄置也。余欲兩取其長。凡其未是處。則刪去之。不使徒穢簡編。然今年余已六十有五矣。未知此志能竟成否。聊書於此。以見余之亦有志乎此也。乾隆辛丑正月二日。阿涑書。

題三立書院所藏通志堂經解卷首 癸卯

三立書院中。舊藏有通志堂經解六十兩。而獨闕其首帙。余嘗意欲補之。乾隆辛丑。庶吉士介休劉君錫五。余小門生也。爲書院監院事。其請假歸也。來謁余。余屬其還朝之日。就京師士大夫家借本鈔足。并與下一帙。令如式裝潢之。乃歲餘而書不至。余同年友洗馬大興翁覃溪知余將離山西。惟此爲懸懸。因即代劉君成之。以寄余。微翁君之力。將并其次帙而亦亡之。不轉重余之過歟。但書首有諸名人所作序。并其目錄。尚皆闕如。今不及補矣。後有同志。更爲鈔足。庶幾大快也。中閒林拙齋尚書全解。本闕卷第三十四未梓。藝友人從永樂大典中鈔得以示余。亦未得補入。此皆有待於後之人。噫。此書之能全讀者罕矣。惟桐城方望溪先生曾獨爲點勘。其專治一二經。從而嚅嚌者。尚多有。今余雖不及見若人乎。然不可不留以相待也。乾隆四十有八年。歲在昭陽單閼。壯月望後五日。

題鍼膏肓起廢疾發墨守 庚子

考隋書經籍志。春秋左氏膏肓十卷。穀梁廢疾三卷。公羊墨守十四卷。皆何邵公撰。鄭康成爲鍼膏肓。起廢疾。發墨守。何見之甚。乃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公羊卷帙最多。而亡最早。膏肓後亡。崇文總

目尚有九卷。今三書皆不傳。毘陵莊進士葆琛。述祖 於各經疏所引。廣爲搜輯。鍼膏肓得廿八條。起廢疾得廿八條。發墨守得五條。邵公當日專欲伸公羊。然公羊理本短。囿於鄉曲之見。而朝廷典故。不能周知。所以一經輸攻。而壁壘已摧。後人亦不能復爲樹立。以與兩家相抗拒。此其亡之所以獨先也。歸安丁孝廉小雅鈔得莊書。并得朱石君學士前任督學時所進本。互相校讎。皆本不及莊本採輯之多。而鍼膏肓中有一條。尚爲莊本所闕。余於是棄而鈔之。其中小小異同。從其長者。不復加以識別。兩君任其勞。余獲其逸。設不遠涉。烏從見此乎。以此歸裝中。大可壯我行色。乾隆庚子小春月。

重校關中新刻淮南子題辭 壬子

此刻從藏本出。載高誘注爲詳。不似俗本之刪削。然亦尚有一二遺漏者。余往年在太原。復取藏本細校。乃知書中古字。多出錢君獻之所改。非藏本之舊也。如贍作澹。能作耐。筳作莛。讓作攘。霸作伯。滅作威。施作敓之類。殊可不必。其中閒引文弨所說。今都不復省記。且傳寫不無錯誤。定不免爲通人所嗤。安能一一正之。廣陵世講秦太史敦夫。好學士也。知余別有校本。託爲傳之。此書經江陰趙文學敬夫。曦明 杭州孫侍御詒穀。志祖 梁孝廉處素。玉繩 博引詳證。足稱善本。非余一人之力所能至是。因并識數語歸之。庶不沒其所自。

題張之象注鹽鐵論 庚子

此陽湖莊太史本。以永樂大典校勘。增多九十餘字。其異同處。亦據以改正。可謂善本矣。力耕篇故乃貿

之富。大典作故乃萬貴之富。余疑萬當作萬。此即漢書王尊傳中所云。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西市萬章者也。又刺復篇云。今當世在位者。既無燕昭之下士。鹿鳴之樂賢。而行臧文子椒之意。大典子椒作子叔。豈即孟子中子叔疑其人歟。朱子之解。自當有本。至散不足篇有云。墍堊壁飾。大典亦同。堊字無所考。余疑墍當作塈、塈。白土也。驪右之發者。亦作稷字。大戚礎武士踐陣鎮有六。獶以況之。俗閒本誤作擾阻二字。知此作變。亦以形近致誤耳。至於人之名字。或有異同。古書皆然。政不必盡畫一。明人張之象注此書。頗稱詳悉。而所引淮南呂覽諸書。惟出當篇小號。亦有并不著所出者。於本書之誤。無所舉正。音亦多誤。此微爲短也。刻成後。當是未經校正。故誤字闕目皆是。有沈君名上一字闕 同宏 醇者。考其所引諸書。一一正之。甚有益於學者。然此書難解者尚多。其中容亦有可疏通者。安得通人更爲之補注乎。

新雕西京雜記緣起 丁未

乾隆丙午之歲。爲同年謝少宰東墅校梓荀子既竣。計剞劂之直。尚贏餘數金。思小書可以易訖工者。有向來所校西京雜記。因以授之。費尚不足。鍾山諸子從余游者。舉資爲助。而工始完。始余所欲梓者。以漢魏爲限斷。今此書或以爲晉葛洪著。或以爲梁吳均僞撰。而何梓爲。余則以此漢人所記無疑也。說苑新序。其書皆存劉向前。向校而傳之。後人因名二書爲劉向著。今此書之果出於劉歆。則無可疑。即當以葛洪之言爲據。洪非不能自著書者。何必假名於歆。書中稱成帝好蹴踘。羣臣以爲非至尊所宜。家君作彈棋以獻。此歆謂向家君也。洪奈何以一小書之故。至不憚父人之父。以取信於世也邪。若吳均者。亦

通人。其著書甚多。皆見於梁書本傳。知其亦必不屑託名於劉歆。且均之文卽俊拔有古氣。要未可與漢西京時。則其不出於均又明甚。隋書經籍志載此書於舊事篇。不著姓名。新舊唐書始題葛洪。且入之地理類。似全未寓目也。夫冠以葛洪。以洪鈔而傳之。猶說苑新序之稱劉向。固亦無害。其文則非洪所自撰。凡鼎文可以僞爲。實事難以空造。如梁王之集遊士爲賦。廣川王之發冢藏。所得豈皆虛邪。至陳振孫疑向歆父子。不聞作史。此又不然。歷朝撰造。褎然成編。所云百卷。特前史官之稿。向傳之歆。歆欲編錄而未成。其見於洪之序者如此。本不謂其父子皆嘗作史也。洪以爲本之劉歆。則吾亦從而劉歆之耳。又何疑焉。

題春渚紀聞 丁未

陳振孫書錄解題云。何薳。浦城人。自號寒青老農。東坡所厚。爲武學博士曰去非者。其父也。今案其書題韓青老農。二字不同。未詳孰是。此書名春渚紀聞。春渚與韓青。皆其所居之地名歟。其書十卷。中一卷皆東坡事實。蓋其淵源所自。見謂爲最確也。末一卷記丹藥。頗亦似惑於此者。然所言實足以爲貪夫之戒。毛氏汲古閣曾以之付梓。第九卷中缺一葉。毛黼季後得宋刻始補全。而不及入梓。其鈔本尚有流傳者。余過蘇州。從吳秀才枚士 鄭與 案頭假歸而傳錄之。不見有舊人序。乾隆丁未歲。四月二十三日。鍾山書院長東里盧文弨遂題其端。

三水小牘題辭 壬子

此書同里湯秀才典三於故書叢殘中得之，以示余，乃傳梓本。作此書者，安定皇甫枚也。枚在唐懿宗咸通末，為汝州魯山縣令。僖宗之在梁州，赴調行在。此皆見書中可考者也。明嘉靖間，吳中姚咨老鈔是書，謂枚於天佑庚午歲旅食汾晉為此書。此必見枚之自序中，不然，姚何以知之。此序余未之見，世倘有見斯序者，幸畀余以弁諸首，庶尤完善也。此書雖多仙靈鬼異之事，然所叙烈丈夫如董漢勛，烈婦人如李庭節妻崔氏、殷保晦妻封夫人，皆凛凛有生氣。鄭城令過賊偸生，而下即繫以崔氏之罵賊被殺，此與歐陽傳長樂老而以一婦人相形，意亦相似，可興可觀，有裨世教。又如紀夏侯禎事，而知神靈不可褻黷；紀嚴郜事，而知婦女不可入廟，其垂戒亦深切矣。善讀者當以是求之。又案天佑庚午，唐亡已四年矣，時皆猶稱天佑，而枚亦稱之，其不臣二姓亦可見。此書烏可使之無傳乎。

揮麈錄題辭　乙未

揮麈有三錄，共十八卷，又餘話二卷，南宋時汝陰王明清仲言之所著也。宋人於本朝典故，前輩言行，率能習道。仲言為雪溪先生銍之次子，家庭之緒論，賓客之叢談，得之見聞者為多，於衆說中偶舉舊事，了了如在目前。甚為李仁甫、尤遂初諸公所稱賞。其言無私軒輊，故可以為國史之助。實錄院牒泰州錄其書，則在當時已為世所貴重如此。仲言有兄名廉清，字仲信，年十八，著慈寧殿賦，而今賦彙收此篇，署其名為王仲言。見此書乃知其誤。仲言所著，尚有玉照新志、投轄錄等書，外間所傳多非足本，唯此書為全，余是以先錄而藏之篋笥，其餘尚俟續訪，或得之。

題癸辛雜誌　乙未

此書江陰楊伯庸敦裕所校，留余篋三年矣。前年六月，余病臥金陵城南小樓中，以此書作消遣，時樓中人倘無恙也。未幾而分飛矣。又逾年，伯庸亦下世。始余無意鈔此書，為其誚罵雜多，刺人之短，非長者。今年復繙此書，見故人手迹斑斑，其勤亦不可沒。且稗海中此書多脫誤，不及是本之完善，況益以校讎之功，不更善之詩者歟。大凡君子立身，不能使人無毀，而不當自授人以可議之隙。舉動之失，既以昭著，烏能禦人之掩覆耶。讀此者，亦可以自警。故余復為之訂正數字而錄之。慨伯庸之不及見也，而當時相與卽卽足足於小樓中者，亦惟腹知之而已。自今余第緘置之，亦不忍復讀矣。乾隆四十年六月。

對牀夜語題辭　乙未

對牀夜語五卷，其前題著書人姓名，則孤山人范晞文景文也。有馮深居去非序，首云景定三年，則知其人宋人也。孤山之在錢塘者，則以林和靖著，而此孤山則在今常州靖江縣東北二十里，山向在江中，明成化時沙合，始可陸行。立縣亦在此時，舊則江陰縣之地也。余杭人，不以為吾邑之孤山，而以為江陰之孤山，何徵乎。徵於吾友江陰趙君敬夫之言也。且余所見本，實江陰人所為梓也，是則可信也。浙江通志不載此書，宜也。乃江南通志亦不載，則漏也。其書則詩話之類也，自三百以逮有宋，各有論說，或取其議之相師，辭之相類者而衡擢之，不入於嚴，不涉於刻，斯其所以可取也。歲在癸巳六月，坐金陵城南之小樓，手鈔此書。余姊季楊見余之揮汗為此不急之務也，曰：天時正炎，君子宜自愛。乃鈔僅三卷，奪於他事。

不果。再逾月，余姊亡。後二卷令他人繕成之，浸置篋中。今將裝治之使成帙，復披覽一再過，情事宛然，而歲已再周也。讀書中所引安仁、文通、樂天悼亡之句，彌難為情。放翁有句云：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蹤一惆然。余亦豈能自禁也。

鮑君以文考范景文實杭人。今不廢此篇，以掩余陋者，一時情援不忍沒也。自記

碧血錄題辭　丙申

碧血一編，紀明天啓時死奄禍諸忠也。前列其目，自新建萬郎中燝以下凡二十有一人。次載六先生遺書，則應山楊大洪、嘉善魏廓園、常熟顧塵客、江陰繆西谿、無錫高景逸、江陰李仲達也。六先生之集世多有，而此則皆被逮以後及獄中之筆也。其後附以天人合徵錄，有燕客所自為傳，隱其姓名，故曰燕客。天啓五年，聞六君子之獄興，乃走燕，變服雜北鎮撫司獄卒中，得其遺言遺札，且備見許顯純以非刑楚毒諸君子而致之死狀，以著為是錄也。東里子讀之而歎曰：嗟乎，世事至此，欲國之無亡也，不可得矣。六君子者，楊、魏、顧三公外，一為桐城左公浮邱，一為武定袁公熙宇，一為南城周公衡臺，是皆愛朝廷嫉權奄，不顧其身而冀萬一之可以挽救者也。卒之勢不足以抗，而甘以身為殉。彼奄竪者，唯恐其毒之不至，不足以快奄之意，不足以自媚於奄而取容。於是以古今未有之慘毒，不以加諸元惡大憝者，而乃以施於諸君子之身。呼號宛轉而君不聞，血肉狼藉而君不知。斯時之天下，一昏暗鬼魅之天下也。彼自以為典茲秘獄，外廷莫聞，而孰知其詭閃慌迫之形，與其恣睢殘酷之態，卒亦有蒐剔者為之縷述。其身既膺顯戮，而其醜名，仍流播於天下後世而不可掩。雖然，若此璫者，不能必後世之無有，惟在人君不使之與

政事而竊國命，則奄何能為。附奄者亦何所利而為之，而顧乃驅除其不為奄者，而使之盡為奄也。正氣摧殘，公論消沮，綱維頹而身危，奄持權而國壞，易世而亡，豈為不幸哉。書後又附天變雜記，但云五月六日，不著何年。考明史熹宗本紀，天啓六年五月戊申，王恭廠災，死者甚衆。五行志火災內所書加詳，又火其內則皆六年五月壬寅朔，厚載門火神廟紅毬滾出，與此皆合。但紀作戊申，志一作戊申，一作壬寅朔，而此則丁未也。災異之發，猝然而至，不應中間歷歷數日，似當以此記為是。又有人變述略，則紀蘇、常二郡民憤擊緹騎之事。燕客自云通天文兵法，其人蓋亦奇傑之士，而是書首列諸忠，題云黃煜纂次，予以為當即其人姓名，唯其邑里本末，則有未能深知耳。是書足以備鑒戒，勵感發，故錄之。分上下二卷，予所定也。

史糾題辭　乙未

此明季太倉朱明鎬字昭芑之所著也。案千頃堂書目，史糾二卷，書史異同三卷，新舊唐書異同二卷，今此本併異同入史糾，祇分上下兩卷。其書取史筆之違失，考事詞之紛岐，文采斐然，條理秩然，讀之頗快人意。此當是節本，始於三國志，無晉書而有宋、齊、梁、陳、北魏、北齊、北周等書，南、北二史，新唐書、宋史而止，遼金二史，間亦涉之，是謂史糾。其兩異同附載於後者，寥寥蓋無幾矣。吾浙採訪進呈書內所載亦同，其元本殆不可得而見，然就此本讀之，亦尚有全錄裴松之之語者，有採自吳成林之糾繆、王滚儀之困學

紀聞者。則元本汎濫益可知。舊史之異同下有注云。文多不錄。錄其有誡論者。然則節而取之。亦不可謂舊人之過矣。余是以卽據此本錄焉。宋書謝晦傳有兩處登之。而附芑誤以爲是一人。此殆千慮之一失也。昭芑爲本州儒學生。嘗闖賊之陷京也。有悲憤詩云。銅駝迷巷陵宵發。百官猶是殿廷非。東華父老吞聲哭。誰斷桐棺殯玉衣。見於明詩綜。後遂絕意進取。年四十六卒。鎮洋志載有史刪、史雋、史略、史風、史游、史嘉、史昔、史畏、史拔、史俳、史聲、史燦、史糾。凡十三種。而史糾特精。

跋明史藝文志稿 癸巳

此志稿傳是謝陵黃虞稷俞邰氏所纂輯。今以頒行明史校之。所分門類。多有刪併移易之處。史於書不甚著。及無卷數者。俱削之。黃志中小注。爲史所採入者。亦無幾耳。志稿自南宋及遼金元之書。俱搜輯殆徧。此卽倣隋史志兼補五代之遺則。而今以斷代爲限。亦俱削之已。安得有力者將此四代書目別辟之以傳。亦學者之幸也。外間傳有千頃堂書目。與此志大致相同。而亦間有移易。堂名千頃。則黃氏所以志也。然今之書。直是書賈所爲。郡縣志幾於無所不載。別集各就其科第之年以爲先後。取便於檢尋耳。宗藩與宗室離而爲二。俱失攷。而小注又爲鈔胥任意刪減。從失黃志之舊。但此志稿則集類。於羽流、外國、亦俱缺。如儒家亦間或顛倒。恐此尚有脫簡。余先鈔得書目。後從朱竹垞文游借得此本。力不能重寫。但取以校書目。改正不少。既畢校。遂書其簡以識之。此志稿乃上元中翰倪燦闇公所撰。非黃氏也。

莊香膽古文寶鈔補題辭 辛亥

鐘鼓管弦不同器。而皆悅於耳。查梨橘柚不同味。而皆可於口。此天下人之所同也。然而洪纖殊致。甘酸異宜。又往往各有其性情之所主。以之自怡悅則可。而終不足以饜衆人之所求。文之選亦猶是也。自周、秦以迄於今。文之流傳多矣。學者豈能敝敝焉徧觀而盡識之。於是有爲質性魯者計。則其所採而選者主乎約。有嫌其陋而擴充之者。若桐川俞寧世、荆谿儲同人之選。今皆盛行。而吳門又有蔣君新又之古文寶鈔。凡十卷。庶幾洋洋乎大觀矣。莊君香膽。幼而聰穎。承其尊人鏡堂先生所授讀。蓋又有軼於寶鈔之外者。昔所熟誦。久未能忘。且將轉而爲後之勸也。官齋多暇。手自掇輯。又成五卷。合蔣選共十五卷。於是文之體裁。無一不備。有高古簡質者。有華腴充悅者。或幽深奇峭。或紆餘坦迤。春容乎大篇。寂寥乎短章。惟是是歸。有美必登。鏘鏘乎八音之繁會也。津津乎五味之芳嘉也。此可以通天下人之情。而更無未醇未備之憾矣。是舉也。不忘先人之教。孝也。以教子姓。使不囿於陋見。義也。出以公之於人。而無所秘惜。忠也。有此三善。是當表而出之。固不但服其搜羅之富。採掇之勤而已也。余故樂爲之弁其端。

羣書拾補小引 丁未

文弨於世間技藝。一無所能。童時喜鈔書。少長漸喜校書。在中書日。主北平黃崑圃先生家。退直之暇。兹事不廢也。其長君雲門時爲侍御史。謂余曰。人之讀書求己有益耳。若子所爲。書幷受益矣。余洒然。知其匪譽而實諷也。友人有講求性命之學者。復謂余此所爲玩物喪志者也。子何好焉。斯兩言也。一則微而婉。一則簡而嚴。余受之。皆未嘗唏也。意亦怦怦有動於中。繼之遂覺惘然有所失。斯實性之所近。終不可

以復反。自壯至老。校衆漸多。嘗舉數册付之劂氏矣。年家子梁曜北語余曰。所校之書。勢不能皆流通于世。其藏之久。不免朽蠹之患。則一生之精神虛擲。既可惜。而謬本流傳。後來亦無從取正。雖自有餘。奚裨焉。盍若先舉缺文斷簡。譌謬尤甚者。摘錄以傳諸人。則以傳一書之力。分而傳數書。費省而功倍。宜若可爲也。余感其言。就余力所能。友朋所助。次第出之。名曰羣書拾補。雖然。卽一書之譌。而欲悉爲標舉之。又復累幅難盡。約之又約。余懷終未快也。然余手校之書。將來必有散於人間者。則雖無益於己。寧不少有益於人乎。後有與余同好者。而且能公諸世。庶余之勤爲不虛也已。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丁巳。書於鍾山書院。時年七十有一。

劉隨州文集題辭 丁酉

劉隨州文集十一卷。其前十卷皆詩也。後一卷文。而摠題曰文集。何義門氏以宋本校正如此。其卷之起訖。字之同異。皆備著焉。然後一卷有目而無文。余案其目求之。僅於文苑英華得四篇錄之。他尚無從考也。隨州詩固不及浣花翁之博大精深。亦能衆美。然其含情悱惻。吐辭委宛。緒緜緜而不斷。味涵泳而愈旨。子美之後。定當推爲巨擘。衆體皆工。不獨五言爲長城也。近時吳郡席啓寓刻唐人詩百家。以隨州爲首。雖其詩差備。然頗有同異。究不及是本之精。夫一字之不安。通章之病也。學者可不唯善本之求。而但沿流俗之所傳乎。有志風雅者。其必樂考於斯矣。

題宋板施注蘇詩 庚子

宋刻不必皆佳。而此則楷法端謹。爲尤難得。向在商邱宋公牧仲所。公撫三吳時。先外祖馮山公先生與毘陵邵子湘、吳縣吳荊山諸老。咸在幕府。宋公得此書。遂梓以行世。先外祖與校讐焉。又別爲補遺二卷附其後。今元本歸於同年友大興翁覃溪所。一披卷不獨古香可愛。而細推翫繹。對之不覺生敬。隆庚乾子。須來歲朔之日。杭東里人盧文弨書。

遺山樂府題辭 乙未

遺山詩渾雄沈鬱。有唐大家之嗣響也。老來更得其樂府讀之。妍雅而不淫。和易而不流。其抒情也婉以暢。其赴節也亮以清。使竹山、草窗諸公見之。亦當推爲作者。遺山生當易代。其詩不勝故國故君之思。今樂府中亦時時遇之。朱竹垞、黃俞邰所見本。俱祇二卷。今此五卷者。出於義門何氏。卷帙過倍。而竹垞詞綜所選。頗得有出於是本之外者。則亦未得爲全書也。繼從友人鮑氏所。借得明初錢塘凌雲翰彥翀編選之本。則凡詞綜所選皆在焉。比是本增多十三首。又附見李治仁卿之辭四首。及玉華谷古仙人詞一首。後又有甫淵題語。今皆補錄。以綴於後。至如雁邱詞、鬢蓬怨之類。亦得凌本始著其卑焉。凌本詞之屬遺山者。祇一百二十首。固不及是本之多。然是本第五卷清曉千門開壽宴以下八十二首。皆酬應之作。而其中春塡秋草一首。注見辛稼軒集。疑有他人之作。誤闌入焉者矣。第二卷中。附閑閑公趙秉文促拍醜奴兒一首。余因疑第一卷滿庭芳前首亦閑閑公作也。以其詞推之。所賦是十月牡丹。次首題云同座主閑閑公賦。則前首爲趙作明甚。既不著其題。又不別其人。疑皆轉寫脫去。其他不及考者尚多。儻有好

畢者爲之剞劂。余當更數此以授之。

遺山樂府選題辭 乙未

元遺山詞五卷。余旣以盡鈔之矣。此爲明初錢塘凌彥翀氏所編選。不分卷。雖甚簡約。然亦有出於五卷之外者。余又錄於五卷之後爲補遺矣。而復鈔此何也。此遺山辭之精華也。有五卷以來其全。有此選以標其雋。春之朝。秋之夕。聯佳客於一榻。懷故人於千里。意有甚適。則引之而永焉。情有不怡。則融之而釋焉。使觀覽。貪吟諷。莫若此選也宜。且吾鄉前輩之所蒐綜也。不可以莫之傳也。彥翀在元膺鄉薦。爲蘭亭書院山長。洪武初。以薦授成都府教授。此書題前鄉貢進士。不忘元也。所著有柘軒集五卷。余未之見。是書本出裘杼樓。蓋桐鄉汪氏之寫本也。汪氏多藏書。有詞綜之選。其所得宋、金、元以來諸詞人之作必大備。而今散失者已多矣。韓詩外傳云。君子之居也。綏若安裘。晏若覆杅。汪氏之名所居。義必出於此。然杼實杅之誤。杅、卽盂也。覆之乃安者。杼柚不可以覆言。抑莊子山木篇有云。孔子辭其交遊。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此則裘杼之可述文者。而義則遠矣。夫寧取於是乎。

米襄陽書史題辭 丁未

藝非能重人也。人苟重矣。有藝而藝亦重。無藝而人亦不加輕。甚哉米氏論唐五王之功業。不如薛少保之圖繪爲人所珍重。得以流傳至今也。古來盛德豐功。死而不朽。其英光固常在人耳目間。豈得披圖展軸而始見耶。後之人、撫遺文而詠歎之。過墟而想形之。豈區區寶鈿瑞錦之什襲珍玩。爲足較其勝負耶。如米氏者。風止詭越。徒顛不足以傳。而幸有書畫之足以名家。故傳。乃遂謂書畫之外。皆可薄也。玆適成其爲偏宕之辭而已矣。古今成物。必無不毀。米老所見。多有今人所不及見者。此亦如數富家之遺齒。於我奚裨焉。然其所言。要可以爲評鑒家之標準。且五穀不熟。不如荑稗。亦足以媿夫一無所成者。偶得善本。遂傳錄之。

爲桂明經未谷題說文統系圖 庚子

未谷通說文學。去許君千載。猶旦暮也。嘗羅山人爲作圖。圖許君。幷圖江式而下七人。皆如漢經師之恪守家法者。此特意之所向而已。非謂昌明其道者。止此數人也。未谷或將別爲一書。以明淵原所漸。則不惟在許君後者當補。而幷當遠泝之羲頡矣。吾獨謂未谷胡不貌己於其中。以爲之主人乎。近代詩人之圖少陵、香山、東坡者已有例。而未谷不爲此。則誠缺事耳。

題桑東愚先生松林采藥圖端 庚辰

先大父之友桑孝子文侯翁。古篤行君子也。孝子舉丈夫子二人。伯弢甫先生。文行著稱於時。兄事先君子。文弨娶先生女。又師事焉。仲東愚先生。嘗學於先大父。以孝子年老。棄學治生。令伯得極意學。學成。世人但知有伯。鮮知有仲也。夫東愚先生。特未嘗操三寸不律以馳騁於詩壇藝苑之閒耳。其學之勤。固有過人者。熟於編年之史。上自皇帝。以訖勝國。校其得失成敗之故。目可得而視。手可得而指也。世之習舉業者。往往愧之。先生少多病。壯歲目幾枯。然善自養。於世無爭也。於物無嗜也。左手三指甲長而不翦。積

於今三十有餘年。甲之長、益今尺尺有餘寸。世遂目爲長甲翁。孝子精於醫。先生得其傳。世人求其治病多有驗。然未嘗取利名於時也。年向六十。劉善繪者爲松林采藥圖以寄意。天台齊次風少宗伯首爲之詠。國中周而和者將百十數而未已也。於是向之知伯者。且知有仲云。先生之子公備標邦語文弨曰。子先君敬甫先生。嘗見是圖。許爲之文。而今不可作矣。子其述之。不孝聞言嗚咽。先生與余家兩世交最深。先君子少壯之年。與弢甫先生相厲以學。其於先生。因不若弢甫先生之親也。近年弢甫先生常出遊。先君子所朝夕遊處者。惟先生親。人有以形迹之論。謂先生者。豈不爾。先君子常謂孝子兩子。皆賢子也。前十年爲文以壽先生。有昆侖兩脈之喻。得其淸淑者。弢甫先生也。得其敦龐者。先生也。噫。不孝其惡能易此言乎。先生名鼎元。居城東隅。以東愚自號。亦所以志也。公備與文弨齒。庶幾能爲兩世之交者。不知其不肖。而屬爲題其端。噫。使先君子而在。當何如發揚盛美者。豈若小子玆言之陋也。

題虞山趙氏增置祀田碑記

虞山趙護凡先生。爲前朝文毅公之後人。公嘗置祀田三百畝矣。易代而亡之。護凡與兄圞山護承先志。節縮所入。僅復其半。爲其成之難而失之恐易也。自爲記。幷其經理之規。咸勒諸石。使後之人觀感而益恢廓之。蓋不僅冀其能遵守勿替而已也。余師桑弢甫先生旣爲文以發揚之矣。余無以加諸。無已、則以閱歷所得者而進一說焉。欲田之能世守且益增也。此以冀望後人也。以後人之賢。則在乎讀書識義理。其達而有祿者。則必能繼前人之志。而不徒爲宮室妻妾之謀。其窮而伏處者。亦不待禁防而自恥爲侵削之計。趙氏望族也。士之子恆爲士。則與田相輔而行者。其亦知務乎。蓋吾嘗見夫有基而壞者多矣。皆由其族鮮讀書人之故。吾是以有云。

題嚴保林香照圖後 乙卯

余同年友烏程嚴君保林。今之循吏也。文學實過人。而屈居百里。初任山東之莘縣。兼攝商河。凡治水卹災平役。諸善政。余欲爲詳述之。以上於太史氏。今適有河魚之疾。未能也。此圖凡十幅。自讀書鄧山以至調任曲阜。生平歷履。略此可見。圖皆有小序。君所自紀也。文雖雅馴。絕無虛憍之氣。余與君同榜下一別。中閒了不聞問。乙酉之歲。余爲廣東主考官。已事而反。紆轡程五十里。謁孔林。而君適爲其縣宰。相見驩甚。以手役有程。匆匆別去。後聞君擢任桃源同知。旋告歸。竟不在此圖中。君有遺腹子、章壽年已二十有二矣。能讀父書。此圖常不去左右。頃以示余。余深媿知君之不盡也。讀其自序。慨然增感焉。圖名香照。取香山寫眞詩序觀今照昔語也。君自幼愛白香山詩。卽已工其體。其吟詠自必裒然成集。異日倘當從其子索見之。

四時詩樂圖題辭 甲午

圖十二幀。幀各當一月。月各擬其景物之勝。不必其相兼也。名之曰四時詩樂圖。詩之者誰。海鹽席研農先生也。鄞氏張端甫先生頃自其里中歸。爲文弨述先生之爲人。性至孝。其官於吾浙也。奉太夫人以來。春秋佳日。常奉板輿游湖山之閒。太夫人甚而樂之。而先生之樂可知也。既而乞歸。家有園池之勝。指撝

僮奴。澆花洗竹。以娛侍老人。不必廢簪。而樂亦無不具足也。然則爲尊之爲。嘻。吾有以知先生之意矣。大凡外境之交於前者。無不隨人意爲轉移。故同一境也。意所樂。斯樂已。意所不樂。竟不見其可樂也。即或境能移情。風日之研和也。山水之清嘉也。魚鳥之親人也。花竹之紛敷而猗儺也。過之未有不神怡者。然而樂繫乎物。境過則遷。斯猶非真樂耳。今之十二圖。先生之所謂樂也。人皆可得而同也。先生之所謂尊者。意實不繫乎物。而自有其真樂者在。上堂拜慶。繞膝承歡。所尊之樂。孰有過於是者。此較之孔顏之樂。不必相同。而亦何必不同。故先生之自顏劚斯境也幻。吾則以爲先生之有斯樂也真。

四蓮池題額 庚辰

吾杭許氏建宗祠於城東隅。其地近古荷花池。衆水匯焉。於是面水闢軒。顏曰四蓮池。取王子年記中語以爲子姓繁衍之徵。抑吾更有說焉。夫蓮之爲物。其莖。其葉。其本。其花。其實。其根。無不爲人取資焉者。爲人祖父。既冀其子孫之衆多。更冀其皆賢且才。各有所成就。以自表見。而不爲世所棄。亦如蓮然。然則他日許氏合族於斯。覩斯題也。其必思無負斯語也夫。

抱經堂文集卷第八

跋一

十三經注疏正字跋 辛丑

是書八十一卷。嘉善浦君鏜所訂。仁和沈萩園先生廷芳援加審定。錄而藏之。其子甫齋禮部世煒上之四庫館。大興翁覃溪太史方綱從館中鈔出一本。余獲見之。前有敍錄。稱所見有監本、有監本脩板。有陸氏閩本。有毛氏汲古閣本。今惟監本脩板及毛氏本行世。故就此二本之誤正焉。其釋文則以徐氏通志堂本校。又取宋玉山毛氏六經正誤之說。訂其得失。此其大指云爾。余初得日本國人山井氏鼎所撰易、書、詩、春秋左傳、禮記、孝經、論語、孟子考文。深嘉其遵用舊式。據古本宋本以正今本之誤。然特就本對校而已。其誤處相同者。雖間亦獻疑。然而漏者正多矣。且今本亦有絕勝於舊者。不能辨也。是書所校正。視彼國爲倍多。且凡引用他經傳者。必據本文以正之。雖同一字而有古今之別。同一義而有繁省之殊。亦備載焉。此則令讀者得以參考而已。非謂所引必當盡依本文也。蓋引用他書。有不得不少加增損者。或彼處是古字。或先儒之義定從某字。若一依本文。轉使學者讀之不能驟曉。則莫若即用字義之顯然者爲得矣。至字音之用反語。起於魏晉閒。反與翻音義同。故胡身之注資治通鑑即用翻字。今則依說文玉篇等書之例。皆改爲切。殆以反作如字讀爲語忌也。其斟徵不足者。不盡知釋文之本與義疏之本元不

相同。後人欲其畫一。多所竄改。兩失不真。此書亦未能盡正也。又未得見古本宋本。故釋文及義疏有與今之傳注不合者。往往致疑。此則外國本甚了然也。又於題篇分卷本來舊式。多不措意。或反有以不誤爲誤者。余有志欲校諸經。已數十年。晚乃得見此兩本。其善者兼取之以穿成一書。而後無遺憾矣。乾隆四十六年元日甲戌書。

郭氏傳家易說跋 辛丑

此宋郭雍子和之所著也。其爲說皆平易正大。有益於治。謂以氣運而言。盛必有衰。治必有亂。然在君子則自有保泰持盈之道。故云吉凶之道。貞勝者也。正則勝而常吉。不正則勝而常凶。此蓋與君相能造命之說相合。其釋損象云。損天下以奉一人。則善日消而惡日長。迂儒方究多儀備物之享。不知損過復盈之義。則天下不勝其僞矣。又釋豐六五云。豐之世。盛大无以加。又求豐之。是无厭也。聖人貴夫持盈守成。而不以豐大爲務。故特有滿招損之戒。而易著豐蔀豐沛之失。皆篤論也。以六十四卦爲文王所重。謂以書言之。神農之時。未有益與噬嗑也。以道言之。神農之時。蓋有益與噬嗑也。又謂歸妹所歸者。妹也。非從姊而嫁。孔子言天地之大義。娣媵豈能具此義哉。其審於持論多若是。此皆從永樂大典中鈔出。分爲十一卷。燦然爲完書。但繫辭傳、說卦傳。郭氏亦本分章段。故有前章此章之語。且有與朱子微異者。而今本缺之、漏也。庚子臘月。余在京師閱起。明年二月九日。在山西訖功。因書其後。

融堂書解跋 辛丑

此宋淳安布衣錢時子是撰。嘉熙中以喬行簡薦得官。下嚴州。取其所著書以進。此其一也。向來疑書序者。以書本不待序而明。而此書獨推闡入微。信非夫子不能作。至於經文。一切無所更改。而節次不差。脈絡通貫。其說武成康誥。足以洗憑臆紛更之謬。謂武成自王若曰而下。辭無間隔。皆武王之言。序所謂識其政事是也。康誥之首。正是區處商民。其頑民已定議遷矣。乃始以其餘民封康叔。故在康誥之首。至其說洪範也。謂建極功夫。全在敬用五事。若次五之建用皇極。專爲斂福錫民而設。庶徵凡六。自五者來備以下。則雨暘燠寒風之證。自曰王省惟歲以下。明時之證。語皆一正一反。昭然甚明。此等議論。皆能自抒己見。批郤導窾。後學得此。諸疑可頓釋矣。唯顧命伯相命士須材。疑其不爲喪用。又疑側階將近內寢。豈執兵之大夫所可立。或當立於堂。此則猶未審耳。喪事所須。不可經營於無事之日。故舊君之終。即當預爲新君之地。記曰。諸君即位而爲椑。天子尊獨不然。古者宮府一體。不爲私嫌。況奉宣顧命之日。內人無事往來北堂。立於側階。胡爲不可。是書二十卷。從永樂大典鈔出。缺者僅三篇。梓材在其中。惜乎不知其解又云何也。乾隆四十六年閏月二十三日。東里盧某書。

呂氏讀詩記跋 丁酉

釋經雜而不貫。與陋而鮮通。兩者均失之。東萊之爲讀詩記也。一字一句。必本其所自。而不以自專。其意所不取。而可備一說者。亦附注於正解之下。以俟夫人之自擇焉。蓋其織綜之妙。合衆說如一說。既不使異說得隔閡其閒。而其近是者。又未嘗盡棄也。斯非釋經之善者乎。公劉次章以下。雖未及重加整比。然

固出東萊手所纂輯也。東萊所自爲說。比衆說下一字。條例固云然。乃書內有卽緊衆說後。稱東萊曰者。參錯互異。余豈從條例正之。他不敢妄增損也。余初得明神廟時南都版本。第二十七卷中脫兩葉。陶孝廉衡川謝從嘉靖間舊刻鈔補足之。余既喜是書之詳贍。而無偏倚自用之失。又惜完本之不多見。屬二三友人爲余寫之。功未半。有以小版本示余者。稱爲宋刻。余遽喜亟取對校。則知神廟開本頗多脫誤。小版本字多用分隸體。神廟開本易用今字。且更有妄爲撰造者。然小版本實卽嘉靖間四明陸釴所校鐫也。書中唯一處尙未刊去其名。故知之。二十七卷中兩葉。亦係鈔補。則知嘉靖初印本。神廟時卽已難得矣。使余但據神廟本傳鈔。則仍爲未完之本。冥冥中有若惜余之徒勤也者。而以其壽木畀余。然則余之受賜誠多矣。以鈔者不一手。不能盡復其舊。余間取小版本古字略注一二於旁。其沿宋刻之舊歟。是未可知也。助余校讐者。江陰趙茂才敬夫曦明也。小版本尙有譌。以余所鈔本視之。爲更勝矣。

王厚齋詩攷跋 庚午

漢賈景伯受詔撰齊、魯、韓詩與毛詩異同。今其書不傳。厚齋王氏乃從三家既亡之後。區區於羣書所引零章斷句。掇拾而成之。其用心可謂勤矣。夫三家之學。誠不如毛公之精。然並行於當時。立博士。諸儒傳授。各有源流。非盡空妄說。此而今皆失墜。莫覩其全。幸此書所輯。得以考十一於千百。三家中唯韓詩差詳。齊魯則皆寥寥無幾矣。惜哉。則人有僞作魯申公詩說。及端木詩傳者。故爲文蝕而脫以示可信。時亦有惑其僞者。得此書以相參驗。其僞乃益明。則此書誠學者所當寶貴也。余又觀近時人往往見古人所引詩書。與今不類者。輒以意更之。使得見此書。亦當瞿然知其不可妄作。故余急校而錄之。并增其所未備者若干條。又所注書名。復精而析之。視舊本稍詳正矣。然余又欲學者善觀之。無徒取一二字句之異曲爲之說。反攻毛氏。蓋古人引用偶有異同。如同一左傳所載。而匪交匪敖。與彼交匪敖。皆兩有之。王氏但載其與今異者耳。豈可便據此謂必當作匪交乎。又毛詩今所傳亦有譌。如朔月辛卯。今皆譌爲朔日辛卯矣。家伯維宰。今皆譌爲家伯冢宰矣。此非三家之文。乃轉寫致誤。而舉世習讀。鮮有知其譌者。余恐後世反得議此書之漏。是以并附著焉。

何楷詩經世本古義書後 癸巳

何氏以三百篇之詩分屬世次。不與通行本同。始於公劉。訖於下泉。其先後頗難盡信。然此亦自成一家之學。其書二十八卷。配以宿名。首角終軫。每卷之首。各有小引。又有原引爲卷首。則當在二十八卷之前。又有屬引爲卷後。則當在二十八卷之後。今此裝潢本。於卷首之下。將各卷首篇小引紬出。彙置一處。下又卽將卷後一冊繫焉。以下詩之次第。仍同今本。以關雎爲首。般武爲末。茫然無復卷數。大失著書之本意矣。其屬引一篇。蓋倣序卦而爲之。屬以聯屬爲義。若知後世必有紛更之者。而殿以此篇。其序灼然可尋。庶幾擯亂之餘。不難復舊。今當於原引之下。仍以小引散之各卷之首。依角亢氐房等宿名目尋之。則二十八卷乃成爲何氏之書。而以屬引終焉。則與本題卷後之名。亦相脗合矣。

春秋尊王發微跋 丁酉

夏五之下。其爲月也無疑矣。而聖人不益者。謂其文或不盡於此也。益之以月。將謂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爲五月之事。所書僅此。無復更疑其上之容有脫文者矣。孫氏謂孔子專筆削之任。舊史有闕。必從而刊正之。此始後來傳者脫漏耳。豈其然哉。士匄不伐喪。春秋之所善也。孫氏本穀梁義。謂其貪美名以廢君命、惡也。夫不伐喪者。周之舊典。如是句能行之。何至有廢命之責。且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亦軍之善政也。受命以出。知敵之不可勝。亦將老師費財。不惜千萬人之命。以求一逞而俱殲焉。然後爲不廢命哉。苟知其難。而全軍以還。君子猶善之。況於不伐喪乎。孫氏此書。昔人謂其論多苛刻。而在當時則甚重之。歐陽氏謂其得春秋本義爲多。要之言亦以人重也。有得舊本見示者。因令學徒鈔之。向見通志堂有版本。未知視此何如。當從友人借以相校。始可定耳。乾隆四十二年三月癸未。盧某書。

張氏洽春秋集傳跋 癸丑

張氏爲朱子門人。宋史載道學傳。所著有春秋集傳二十六卷。春秋歷代郡縣地里沿革表二十七卷。春秋集註十一卷。幷綱領一卷。今集註幷綱領已刻入通志堂經解中。而集傳無聞焉。秀水朱氏經義考。亦疑其已佚。蓋學者之不得見久矣。今湖州嚴文學久能。復得其書。喜甚。乃元延祐元年所梓。雖所缺尙有七卷。（十八至二十。又二十三至二十六皆缺。）而其採擇之精。立論之確。卽於此可得其崖略。其辨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說。見於集註。而傳亦著之。他若論天子諸侯昏禮不親迎。責隱公之不朝聘於王朝。責文公之昏惰不親會伯主以取晉怒而於齊商人弒君之賊。不能告天子方伯以致討。及其見侵反使命卿往而求平焉。此皆大義凜然。非若孫氏之多刻覈。胡氏之有牽合也。嚴氏其寶守之。神物會合。或自有時。安知所缺者之不復再見乎。余以塵事紛雜。未能卒讀爲憾。漫識數語於簡末。以告四方之學者。俾皆留意訪求。得完張氏之舊。幷沿革之已佚者。亦再出焉。豈不更大快矣乎。

書春秋繁露目錄後 乙巳

案此書之大指。在乎仁義。仁義本乎陰陽。陽居大夏。而陰居大冬。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又言陰殺不待時。如天之殺物不待秋。則董子之論。固非倚於一偏者。其重政篇云。聖人所欲說。在於說仁義而理之。不然。傳於衆辭。觀於衆物。說不急之言。而以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卽此可知其立言之本意矣。我皇上新考試詞臣。取仲舒語以仁安人以義正我命題。臣竊仰窺聖德聖治。固已與天地同流。與陰陽協撰矣。而於是書猶有取爾。況在學者。其烏可以不讀。向者苦其脫爛。乃今而快覩全書。尤爲深幸。臣服習有年。見其以天證人。析理斷事。實切於進德養身之要。而凡出治之原。郊祀之典。用人之方。弭災之術。無所不備。卽其正名辨制。委曲詳盡。亦始入學者所必當研究也。謹就二三學人。覆加考核。合貲雕版。用廣其傳。冀無負朝廷昌明正學。嘉惠士林之至意。至書中如考功爵國等篇。尙有不可強通者。在以詒夫好學深思之士。或能明其說焉。乾隆五十年十月。舊史官臣盧文弨謹書目錄後。

惠定宇春秋補注跋 戊子

丙戌之春。借得此本。課兩兒分鈔。不解文義。舛譌者半。兒子師江陰朱興持[illegible]路爲正之。鈔未竟。會有湖

南之行。攜之篋中兩年矣。卒卒無暇理此。今年至京師。長夏無事。補鈔末卷。元本經轉寫亦有誤。復爲之一一正定。書乃完善。昔杜元凱嘗謂立德不可及。立功立言。或可庶幾。其注左傳。蓋欲以當不朽之一也。豈知紕繆荒略之失。亦有不能自掩焉者。名位赫奕。當時或未敢相難。而後之經生。乃得明目張膽。掎摭其短長。豈非幸爾之爲累哉。公卿大夫。各有職業。其爲學必不如經生之專且勤。何必強其所不能以爲名邪。雖然。元凱居其位。尙有餘力著書。余則因官能閒居。僅能卒業。彌不及矣。書之以識吾愧云。時戊子五月書。

不全宋本左傳跋 甲寅

吳興嚴久能得萃古齋主人錢景開所贈不全宋本左氏傳。止四卷。以示余。第十八卷襄五。起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第二十二卷昭三。起八年至十二年。第二十三卷昭四。起十三年至十七年。第二十四卷昭五。起十八年至二十四年。觀其避諱。至寧宗。殆亦南宋本。獨昭二十年傳載衞侯賜析朱鉏。北宮喜謚。杜注云。皆死而賜謚及葬田。傳終而言之。王深寧所見本乃未死而賜謚及葬田。傳終而言之。載於困學紀聞。若果如此。杜氏不應無譏。何義門氏曾見此本。獨無未字而字。爲閻百詩言之。閻大喜。乃余今亦得見之。而證何氏之言信不誣。日本國亦有此不誤之本。參相證而知近本亦尙沿王氏所見之本。非善本也。速當改正。必如是而後杜注所云傳終言之之義始明。太平御覽所引傳凡標昭五昭六者。乃其卷數。非年也。至近來所分卷。亦非復當日之舊矣。會于夷儀之歲一段。宋本尙在襄五卷之首。二十六年之前。杜注云。傳爲後年脩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其語甚明。近本竟改置前年之末矣。宋本之可貴。蓋不止一端也。是書不用圈隔。不載音義。卷末載經若干字。注若干字。中間亦有一二字誤。皆人所易曉云。

書公羊注疏後 己亥

此書雖列十三經中。能留意者絕少。蓋公羊氏以經生之見測聖人。而聖人幾爲亂名改制之尤。今當聖道大明之日。雖夫人而知其說之謬矣。雖然。漢治公羊家者。有醇儒焉。有名臣焉。讀一書卽能得一書之益。今人見解議論。遠過古人。而行反不逮、何也。乾隆戊戌。余讀春秋繁露。既已尋其脫簡。審其譌文而正之。余因思董生頗精公羊家言。爲之沿流溯源。則是書不可不讀。獨恨何氏之識。遠不逮江都。故其說多苛碎不經之談。而疏必爲之依阿其閒。不敢直斷以爲非是。此猶是漢人欲伸師學之見。要其繆盭。亦不待摘抉而後見也。何氏文筆未善。故其旨多有晦僿難曉者。疏獨能通之。其所引春秋說與諸緯書。俱已不傳。後世亦賴是見其一二。顧諸疏中。說論語孟子。猶當勝也。因起於臘之八日。至次年三月十一日始竣功云。

方望溪鍾蘆經兩先生刪訂周禮訂義書後 辛丑

今上登極之初。纂脩三禮。望溪先生爲總裁。選通禮學者爲纂脩。大興鍾蘆經先生與焉。名晼。字勵暇。官至禮部儀制司郎中。蘆經、其晚年自號也。此周禮訂義。乃宋樂清王與之次點所著。其用朱筆點勘者。蘆

經也。用綠筆塗正者。望溪也。別其是非。擇所去取。蘆經先之。望溪成之。閒亦有異同焉。此正脩三禮時所相與衡校之底本也。計凡讀人禮說。皆嘗有望溪點定者。卽蘆經所刊脩。亦不止此。而此一書適爲烏程丁小疋氏所得。出以示余。皆二公眞跡也。余不及登望溪之門。獨於蘆經遊從最熟。及其老而依子宦遊也。余一見之於南昌。又見之於松江。又見之於江寧。詒余祭禮考一冊。今斯人不可作矣。覩其遺墨。莊誦不苟。恍如見其爲人。望溪有評史記與筆。在北平黃氏。亦用綠色筆。與此正同。豈以此自識別耶。蘆經富於經學。著書甚多。其子觀察君居憂嬰疾。今不知何似。未知其能爲乃翁表章否也。偶繙此書。小宰六計弊羣吏之治。次點以康成六事廉爲本之說爲不然。廉猶廉問廉察也。蘆經不刪。亦似有取爾者。遂竊疑之。曰聽曰弊。意已足該。何必襲其文而曰廉。問其善乎。廉問其能乎。謂察爲廉。經無他比。六計具有功狀。聽之於始。弊之於終。其人已無可匿。何必如後世之寄耳目於人。使爲刺探。而後其眞可得耶。記曰。大臣法。小臣廉。羣吏則小臣爲多矣。而曰廉非所貴乎。且廉訪之字。古亦不作廉。（古作覝字）。惜乎當日不能就蘆經而請正之。今質之小疋。幸有以語我。乾隆四十六年閏月十一日。後學盧某跋。

魏華父儀禮要義跋 甲寅

此書五十卷。世罕流傳。聚樂堂藝文目有之。朱錫鬯載之經義考。然未之見也。烏程嚴文學（元照）聞杭州汪氏新得此書。猶是宋刻。頋以二百六十千轉購之。甚寶惜。手鈔副本以示索觀者。而刻本不輕出也。余至其家。始得見之。此書分段錄賈氏之疏。每段先標大指爲提綱。以下但載賈疏。魏氏絕無論說。余時爲儀禮注疏詳校。取以覆對。其譌舛處。與近世本大略相似。朱子通解雖有改正。而亦未能盡。則知此一書之傳譌也、久矣。今此上方閒著溫本一二異同。不多見。其經注闕者。亦未之補也。然每段括其大要。使考究者易於尋求。則此書亦不可廢。以朱氏過目之書。厥博爲人所不易及。而今乃得見其所未見者。可不爲幸歟。

書校本儀禮後 丙申

昔吾從兄宇安兵部（宏寀）家居時。嘗爲人說儀禮。余時年尙小。但聞說牲體長脅短脅。與今世所稱無異。又謂宰相必用讀書人。蓋言良不誣。亦因讀儀禮有感而發也。嗣後秀水盛君庸三（世佐）從余師桑弢甫先生於南屏精舍。講此書。盛君以所得著爲集傳。疏其凝滯。約其旨歸。余讀而善之。亦遂有志於是。以爲禮之節次。皆出於自然。苟得其一。不難以三隅反也。閒於賈氏疏。亦嘗訂正其誤。有出於館閣校本之外者。然以云融貫。則卒莫能自信。今年江都汪君容甫（中）語余曾見宋本儀禮鄭氏注。與今本有異同。余因假其傳錄者以歸。卽用注疏本就文改之。然宋本鄭氏注。實與賈疏先後次第多不符同。當是賈氏未疏之前。所傳本不一。卽他經亦有之。然則此注自當單行。余乃就有疏本錄之。爲不審也。後之讀者。其勿以疏而疑宋本注之未是。庶幾得之。盛君於今本鄭注之誤。亦疑之。以爲當作某。今得本證之良是。於此益服其精思爲不可及也。兵部兄康熙四十五年進士。仕至郎中。適宗人有爲大司馬者。避嫌遂乞歸。一子早死。其遺書多散失。余靡所聞。特其淺淺者耳。盛君乾隆十三年進士。爲令雲南。有解銅之役。卒於江南

儀徵舟次。其書之在亡不可知。其大略則錫山秦大司寇嘗取之載於五禮通考內矣。附著之。以見余之所以知讀此書者。實由於二君云。

於後知容甫所云宋本。非眞宋本也。其鄭注前後移易。乃據元敖繼公集說本耳。甲寅正月記

新刻大戴禮跋 庚辰

吾宗雅雨先生思以經術迪後進。於漢唐諸儒說經之書。旣遴得若干種付剞劂氏以行世。猶以大戴者。孔門之遺言。周元公之舊典。多散見於是書。自宋元以來。諸本日益譌舛。馴至不可讀。欲加是正。以傳諸學者。知文弨與休寧戴君(震)夙嘗留意是書。因索其本。并集衆家本。參伍以求其是。義有疑者。常手疏下問。往復再四而後定。凡二年始竣事。蓋其愼也如此。余嘗謂此書之極精粹者。曾子數篇而已。而立事一篇。尤學者所當日三復也。博學而孱守之。余素服膺斯言。自爲棘人。每誦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數語。輒不禁淚之盈眥也。孔子三朝記。其文不能閎深。疑出漢後人所傅會。學者當分別觀之。戴君丁丑年所見余本卽元時本耳。自後余凡六七讎校。始得自信無大謬誤。刻成復閱。又得數事。今附見於後。以此益知學問之道無窮。心思之用亦無窮。庶幾來者亦將有所得乎此也。

哀公問五義篇。弱爲匹夫而願富。(案弱字。疑本是窮字。)

夏小正篇。將閑諸則。(案閑字。疑當作閑字。)

保傅篇。安陵任鵬瞻而國人獨立。注。安成無隱。(案隱字疑當作隱。下隱隨君同。)

曾子立事篇。伐則不益。補則不改矣。(案上注云。補猶改也。則此不當云不改。疑當作補則不復矣。形近而訛。下復云。其下復而能改也。可知當作復字無疑。)

曾子本孝篇。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注。諫爭大夫。(案注中諫字。恐作諍字。)

武王踐阼篇。戶之銘曰。擾阻以泥之。(案此語朱子亦謂不可解。嘗疑擾乃擾字之譌。叫度注陽雉賦云。擾古之善險阻者。王伯厚校此爲一無此字。則當爲擾以泥之無疑。蓋擾亦本作擾。形近而譌也。)

衛將軍文子篇。主人聞之以成。注。公西赤聞之以成。家語云。衆人聞之爲成主。或辟誤也。(案此不見何字。疑自孚堅誤。案家語以下。後人妄增入。)

又是卜商之行也。注。如斷言使能。(案當作使能。形近而譌。)

盛德篇。蒿宮注。木工之鎮。示民知節也。(案之字當作不字。)

文王官人篇。考其陰陽。以觀其誠。注。陰陽位隱顯也。(案此注余初疑位乃隱字。因變誤。今案當作論。字形誤耳。)

夏小正補注書後 辛未

夏商之書。傳者無幾。學者往往以不克盡見爲憾。然卽其零章斷簡求之。則古先聖王之大經大法。又未嘗不可得而見也。戴氏之傳夏小正。(厚。擧。去)可謂精矣。所辨析不過字句之閒。而有以通乎作者之本意。夫古人元非若後世之求工於文也。然道德有於身。則明天時。察物理。通人事。立國制。無在非性命之旨。寓焉而文自從之矣。濟陽張爾岐稷若氏。採金仁山之注附於傳。而又爲之說。今崑圃黃先生復因其本增訂之。以傳於世。吾觀先生之說也。於綏多女士。見夏道尊命近人而忠焉。於獺祭獸。見夏之先質後

先誠後威焉。於其終篇再言陳隕角。而以爲聖人扶陽抑陰之意。故於夏不言陳鹿角。且證之以易姤復之義焉。卽微獨一代之大經大法。如公田入學之制。可以考見。而幷其精微之蘊。亦如將見之。豈非書之善者哉。此書明王廷相、楊愼、皆有纂輯。余未之見。見先生之說。當無以過之矣。有一二舛誤。吾校者之未審云。乾隆十六年五月八日識。

書楊文定公大學中庸講義後 庚辰

公卒之明年。余方至京師。已不及見公。今來公之鄉。得交公之子黃巖。(應詢)登公之堂。瞻飾遺崇。公歷事三朝。官蹟烜赫。而澹泊寧靜。不改寒士之素。於此亦可見公自少卽深究性理之學。李文貞主禮部試時。以此發策。獨賞公對爲粹然一出於正。自此成進士。從文貞受業。益極意於學。此乃公讀大學中庸有所得。手疏以質諸文貞者。文貞爲點定。且評其後曰。閒融潔靜。枝蔓去而根本呈。其師弟之閒。相契若此。此可見當時士大夫相深以學問。相漸以義理。爲一時盛事。惜余生已晚。不及見。然一朝得見兩大賢遺蹟。所言又皆聖賢之精義。抑亦可謂幸焉。公嘗揭經言學指要示學者。其功在敬與義。其歸在於誠而達天。此以中庸知人知天爲知人之所以爲人。與天之所以命人者。智以開仁之先。則善爲誠身之本。公之於學。不曾守章句。而獨得其要領。與朱子平日先知後行之旨。正相脗合。而非爲苟異也。豈徒詹詹治經生家言者之所能彷彿也哉。

孟子注疏校本書後 丙申

趙邠卿注孟子。今所傳監本汲古閣本。凡與疏相連者。多被增損。失趙注之舊矣。趙氏於每一章後皆有章指。作疏者徑削去之。仍取其辭置於疏首。而又不盡用也。獨於章指所用事辭。往往於疏內具釋之。然則何以知章指爲作疏人所去也。其於恥之於人大矣章。具著之矣。云凡於趙注有所要者。雖於文段不錄。然於事未嘗敢棄之而不明。是以疏內釋章指之語者。不一而足。當館閣校刻經史時。於此書未嘗訂後契勘。於是見注無其文而疏乃爲之具釋者。則疑以爲衍文。或又以爲他書誤入於此。或徑刪去之。或雖刪而仍錄其疏於考證中。乃亦有疑今所傳趙注之不全者。衆論差互。皆不知有章指二字之名目也。乾隆辛巳。余從吳友朱文游(奐)處借得毛斧季所臨吳匏菴校本。乃始見所爲章指者。獨於末卷缺如也。後見余仲林(蕭客)所寫五經鉤沈。亦復如是。而後乃聞有何仲子校本。則所缺者獨完。求之累歲不獲。今江都汪容甫乃始以其錄自何本者借余。遂得補錄以成完書。計今年丙申。上距辛巳。十六年矣。及老眼猶明。得還漢人舊觀。豈不大快也哉。更有孟子篇敍。亦出趙氏。世知之者蓋鮮。余宜欲先鈔篇敍與章指孤行。而注之爲後人增損者。亦不可不復其舊。誠得好古而有力者合而梓之。則尤爲善之善已。疏非孫宣公所撰。而假託其名。宣公有音義序。作疏者卽略改數語。便以爲正義序。此尤爲作僞之明驗。昔人譏其疎陋不足觀。非過論也。

附孟子異文

行者有裹糧也　曰伯夷何如（趙注無伊尹二字。今本有之。非也。）　曰然則有同與　自有生民以來

未有能濟者也　古之爲市也　許子必織布然後衣乎　放勳曰勞之來之　有攸不惟臣　事在

易而求之難　政不足與開也　則使人導之出毆字無君。　王使人瞯夫子瞯今作。　今之事君者皆曰

無不知愛其親者此惟注疏本有曾字。　夫子之設科也　萬子曰一鄉皆稱善人焉

句讀之異　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句　有人不得句　雖由此句觀王不異矣　至大至剛以直句宜

與句夫禮若不相似然　使庾斯句事嚴　季孫曰異哉句子叔人名疑

十一經問對跋 丙申

此元時茂林何異孫所著也。黃氏書目云。設爲經疑以爲科場對荅之用。今案何氏自敍其緣起。乃因小學訓導爲學生承問失對而停職。故輯爲是書以助蒙訓。非爲科場設也。元時爲校官者。必先試而後授之。及至官。不得不勉盡其教人之責。撰爲講義。以時示諸生。其弊雖亦文具而已。然賢者尙能舉其職。不賢者亦知顧其名。自今觀之。猶令人慨然思古風焉。是書因爲教小學設。然其所訓。亦有折衷儒先。擇取精當。而不唯以一家之言爲墨守者。惡得而廢諸。異孫之履行。吾未知其詳。其云。豐城開州治之八月。會二教諭於講堂。因言及校察責訓導之事。考豐城之升爲富州。在至元二十三年丙戌也。書成而序繫以戊戌。則大德二年也。異孫蓋嘗爲校官於豐城者。書中引王稼村先生講義。講莫春浴沂。爲嘗周之夏五月。且云。於杭州府學講此一章。則稼村必是杭之校官。而郡志闕焉。其名不可考矣。志唯載何庚孫嘗爲吾杭教授。竊疑庚孫必異孫之譌。惟其同官。故知之詳悉如此。是又當著之以諗夫修郡志者。是書有通志堂梓行本。無何序。卷有更易。而後二卷闕文甚多。今本係從元版鈔得者。乃毛子晉藏本。紙亦糜敝。然猶有可據以補通志堂之所闕者。其儀禮中有兩條本有問而無對。余爲足成之。此書於三禮祇略舉其郛郭。不若論語、孟子之條析爲詳也。

五禮通考跋 癸未

天地開一皆禮之所蟠際乎五禮之用。猶夫四時五行之成歲功也。蓋嘗大較分之。嘉近於春。賓近於夏。軍近於秋。凶近於冬。而吉實流貫乎四者之中。亦猶夫土之寄王於四時焉。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人之生也。孩提知愛。少長知敬。蓋自三才立而禮卽於是乎肇端。有聖人作。爲之經緯焉。緣而成之者。未必皆合於節文之中。然亦緣情而制。因義而起。苟擇其宜而審行之。固亦聖人之所許也。吾師味經先生。因徐氏讀禮通考之例。而徧考五禮之沿革。博取精研。凡用功三十八年而書乃成。文弨受而讀之。其書包絡天地。括囊人事。纖析物情。探制作之本旨。究變遷之得失。義求安、雖昔賢之論不輕徇。理苟當。卽叢末之書亦必錄。窮經者得以息紛紜之訟。處事者得以定畫一之準。大矣哉。古今之書莫叢於此矣。洵足以謂日月不刊之書也。夫昔之有事於綴緝者。通禮類禮。今已不傳。馬氏作考。但志王禮。而士庶則略。且於古有今無。古無今有。及本無沿革者。皆不之及。凶禮有五。而徐氏但志喪禮。蓋規模大則節目益繁。精力固屬有不逮也。先生之書。豈非獨冠古今者乎。顧說者謂士當求合先王之意已耳。而不必屑屑於既往之迹。此大不然。孟子嘗歎去禮籍之後。故不得已而爲約略記憶之辭。孔子之時。文、武未墜。則大小無所不學。杞、宋無徵。而夏、殷未嘗不能言也。上考三代。下暨百世。所因之禮。損益可知。臚而列之。究其變。而常道之

不可易者益以著。以此知聖人之亦必有取於是書也明矣。文弨憯學竊快覩是書之成。敬識數言於簡末云。

廣韻跋 戊寅

此本鋟版年月無可考。觀其獨避宋孝、光、寧三帝諱。育、惇字皆缺筆。十九鐸內有廓字。無擴字。疑在寧、理二朝時所刊也。明時有內府版行本。係北海孫明步錄所載。凡二百五十五葉。今此五卷幷敍計之。止百八十四葉。注已經刪削。朱錫鬯謂明中涓亦有刪本。然此本不避明帝諱。知非勝國所刊。目錄所注獨用同用。卷內多有異同。其分併處。亦非本眞。與下張氏重刊宋本注比此爲完。而上平二十一殷作欣。去聲四十三映作敬。與此不同。殷與敬皆宋所當諱。而一避一否。此不可曉也。孫愐作此書。本名唐韻。祥符重脩。始易以廣韻之名。而鼂公武讀書志。卽以廣韻爲孫愐增加陸法言之書。豈誤記耶。抑廣韻卽唐韻本無分別耶。明末嘉定陸元輔自言於范秋濤處得見唐韻五冊。此本如在。安得好事者求而表章之。

張萱彙雅前編書後 癸巳

考明史藝文志。此書尙有後編。今此特前編耳。有吳郡趙頤光家藏籍八字印。頤光卽宧光。字凡夫。乃著說文長箋者。此書有硃墨字。皆其筆也。末復篆十二字。己酉三月廿二下春天階館閱竟。刻於明神廟之三十四年。歲在乙巳。己酉卽其後四年耳。萱好大言。其題辭云。余爲字腦。計非十年不敢出。然一出當令古今字書皆廢。凡夫題其上云。果可廢。則吾書亦廢矣。快哉快哉。其然豈然。嗟凡夫之爲長箋。亦自矜尙。而爲寧人顧抉摘其紕繆。古人所以有自訾之論也。通篇俱有句讀標識。則本朝康熙辛酉歲常熟許玉森所加也。有數字識卷末。

抱經堂文集卷第九

跋二

書吳槎客所藏不全宋本漢書後

汲古所梓漢書。當是據北宋本。此疑是南宋本。誤字亦少。汪文盛本殆亦從此本出。今世所通行者。顏注尚有脫落。何論蕭該、子京、三劉。而此獨全。可寶也。然余則謂設使當世有重雕者。其款式自當依此。其文字有斷然知其誤者。不必因有宋人校語而反改不誤者以從之誤。什擇而取之可也。如是、將使後人寶我朝之本轉勝於寶宋本多多矣。余老矣。槎客強力有餘。當亟圖之。余亦當竭沒少佐其成焉。

竹書紀年統箋跋 辛未

歲辛未。余館北平黃崑圃先生家。先生門下士知名者衆。頗獨詫癸卯主江南試所得三人。曰任翼聖。啓運 陳亦韓。祖范 徐位山。文靖 此三人者。其學皆博而醇。且曰。人但侈榜中有狀元。孰若得一二不朽之士哉。任所官達。名益著。陳、徐亦並以經學徵。陳老不至。徐君年亦八十五矣。健。獨應徵。此將適其近著也。一日徐君來。先生令余出見。先生家多客。而獨徐見者。此先生待余意不薄也。他日至其館。猶握三寸管低頭著書不輟云。此紀年統箋者。徐君所著書之一也。紀年舊有沈休文注。乃後人取宋書符瑞志附益之。非注也。今徐君始與之疏通證明。疑者得以渙然冰釋。然他書引紀年文。自晉建國以來。以晉君始立之

年爲元。戰國時則以魏君始立之年爲元。而今本皆一以周王之元爲元。疑後人改之。非其本真也。然各本並同。亦無由復其舊矣。史記注中又往往以年表爲紀年。非此紀年也。昔譙周作古史考以糾史遷之謬。司馬彪條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爲不當。多據汲冢紀年之義。今余方著史記續考證。未竟。得此書以相參證。庶可無憾矣。

題越絕後 辛未

此書爲漢更始、建武之際。會稽袁康之所作。又因其邑人吳平定之。觀其篇中離合姓名而知也。而王仲任論衡案書篇稱會稽吳君高之越紐錄。向、雄不能過。越紐即越絕。君高即平之字無疑。則以是書專屬平所撰矣。其首篇乃託之子貢。復託之子胥。且以小藝之文。未足自稱爲言。其所載略與吳越春秋同。蓋雜採諸書而成。故往往有異文歧義。如伍胥又以爲申胥。逢同又以爲馮同。類參錯不一。康行事無所考。然由此書以想其爲人。蓋其生適當蜚集龍鬬之時。負其奇氣。欲有所試。而卒不爲人用。故無所表見於世。乃借胥、倪、種、蠡之事。會萃增益之。以發抒己意云爾。雖其自言欲竊附於春秋。而實不離乎短長家之餘習。其文奇而不典。華而少實。且亦多庸猥煩複。蓋其辭又出國策下矣。予偶得明張佳胤校槧本。後又得吳琯本相參校。吳本有脫文。張本皆就其闕補之。至不能補者。乃作一方圍。予意所脫必不止是。吳本僅空一字者。乃轉寫既久。失其所脫字數故耳。不當僅作一方圍於中也。乾隆十六年五月三日識。

越絕外傳本事第一。越絕荊平王內傳第二。越絕外傳記吳地傳第三。今本次第如是。然案本事篇以越何不第一。而卒本吳太伯爲問。其末篇又云。始於太伯。次荊平。次吳人。次計倪。次請糴。次九術。次兵法。終於陳恆。是皆以太伯爲第一。案吳地首稱太伯。當即此篇。然今本次在第三。其下次序皆不相應。豈爲後人所貿亂歟。

其始無卹者。如稱舜用其仇而王天下。仇者舜後母也。鄙倍甚此。他如論堯、舜不慈孝。皆不可訓。舜不聞有兄。獨此書稱舜兄狂弟傲。可以廣異聞云。舜後母下或當有乎字。但有虞之封在有天下之後。與所言亦不合。

中興館閣錄續錄跋 丁酉

古人居其官則思舉其職。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余雖忝竊清華。而當其時不能多購書。若洪氏之詞案錄改苑群書。亦解組後所傳錄也。今又得此書。復校而錄之。年六十有一矣。玉堂天上。余之徘徊慨想。情有倍深於歐公者。顧不能成一書以頌揚本朝列聖恩禮之盛。常用內疚。秀水朱竹垞氏有瀛州道古錄。亦未之見。此書宜在所取材者也。卷或脫亡。篇第疑亦有顛錯。無所取以補正。游侶、楊万里之名。自是本來如此。他人則有作似作萬者。而此二人獨不爾。可據之以正宋史也。

書釣磯立談後 丁酉

此書南唐國亡後記其興衰之概。不知何人著。或云是史虛白。其自序云。叟山東人。清泰中。隨先校書避地江表。父子皆不以進取爲念。書中有云。山東有隱君子者。與韓熙載同時南渡。以說于宋齊邱。齊邱引以見烈祖。擢爲校書郎。不能用其言也。於是放意泉石。遂卒不仕。此殆即其先人歟。是書於忠佞功罪之

迹。可稱實錄。徐鉉等撰江南錄。諱潘佑之死以妖妄。叟雖未見其書。而疑其必有曲筆。爲書佑以直諫死。使後之人不信其誣悠。其用意抑何至也。序云。得百二十許條。今計之祇三十條。然要領已無不盡。且相傳止一卷。未必本書多於此三倍也。曹氏刻本多譌脫。此本爲何小山所傳校完善。因傳錄之。

夢粱錄跋　丁酉

宋南渡。以臨安爲行在所。其後乃遂安於是也。朝廷之儀式。與夫里巷之風俗。月增月新。殆將跨汴京焉。是書爲錢唐吳自牧著。當宋社已屋。而爲之追述其盛。題云夢粱。意可見矣。序無紀元。而但書甲戌。若在咸淳。則故都尚無恙也。閱一甲子。則當在元順帝時。斯時元之爲元。不猶夫宋之季世也哉。汴亡而夢華作。其地已淪異域。孟氏特仿像而得之。今茲所紀。則皆耳目所經習者。廛廬不移。井邑如故。凡夫可欣可樂之事。皆適成可悲可涕之端。作者於此。殆有難乎爲情者焉。浙江通志載此書十卷者。非全本。今從蘇州吳伊仲秀才翊鳳處借得此書二十卷。乃足本。分人錄而傳之。脫誤尚多。惜無別本參正云。

書歸潛志後　丙申

此書記金源人物文雅風流。殊不減江以南。即一二諧謔語。亦多有可觀。讀者皆知愛之。余謂京叔際危亂之時。國亡之後。幸而完歸。追述交游聞見。以著爲是書。修金史者。亦頗取裁於是。乃其論一代之盛衰。與其所以亡者。實爲確當。可爲後來之龜鑑。其言曰。章宗政令修舉。文治燦然。稱極盛矣。然文學止於辭章。不知講明經術。爲保國保民之道。又頗好浮侈。崇建宮闕。外戚小人多預政。大臣惟知奉承。不敢逆其所好。故上下皆無維持長世之策。此所以啓後嗣之弱也。嗟。金之盛衰相倚之幾。此數語者實盡之矣。又自言經喪亂後。乃識溫飽安逸之味。斯言也。亦可以醒人。人誠能知此。則躁擾之胸可平。而奢競之緣亦無不可淡矣。眞閱歷有得之言哉。錄竟。因爲識數語於簡末。

兩漢刊誤補遺跋　甲午

曩余讀漢書。見監本所載宋人校勘語。大率淺陋居多。甚有鹵莽滅裂。不考原委。不究體勢。於本無可疑者而亦疑之。刪改憑臆。傳布至今。館閣有考證之作。駁而正之。未盡也。余嘗怪前人豈無見及此者。今得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讀之。而不勝躍然喜也。吳氏自以後進不欲斥言前賢名公之失。而曰補遺。不曰糾繆。此其用意良厚。於劉氏離句之誤則曰或傳錄使然。蓋雖辨駁之中。而仍不失謙退之意。其所徵引。鑿鑿皆有據依。又可通於他書。蓋不僅史漢之功臣。三劉之爭友也。惜重校經籍刊刻時。未及見是書。故所載一一仍舊本之舊。而於此書未嘗稱引及之。世之知此書者絕鮮。余乃今見之。始知後人果不可輕量前輩也。所借本多譌字。余稍爲正之而後錄之。儻與我有同好者。欲爲傳鈔。余不敢靳。至斗南出處已見秀水朱氏跋中。茲不復及云。

新唐書糾繆跋　辛卯

此書言新唐書之紕繆也。其失有八。誠後代作史者所當深戒也。中間糾正書事不實。體例不當處。固難爲歐宋解。然亦有牽肖抨擊。絕不細審其前後語意者。今略舉數條於此。如武惠妃謀陷太子瑛。張九齡執不

可。時九齡已爲相。妃故但說以宰相可當處。不云宰相可得也。太子之廢在九齡能相後。故云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正言終九齡在相位日。太子尚不廢也。吳氏乃誤解卒九齡相如云卒以九齡爲相。又誤截太子無患句。不復與上文相承。遂譏云。太子竟廢死。安得云無患哉。此誤糾者一。李栖筠傳。有方清阻亂一節。吳氏譏云。栖筠是時爲常州刺史。且無討伐之職。而方清自是蘇州土豪。依阻剽掠。詔自委李光弼討平。與栖筠無所干預。何爲乃見於其傳乎。此當載之光弼傳也。案此亦吳氏不細讀下文之過。此段乃事之緣起。非正敘方清也。案栖筠傳。詔李光弼分兵討平之下云。會平盧行軍司馬許杲恃功擅留上元。有窺江吳意。朝廷以創殘重起兵。即拜栖筠浙西團練觀察使圖之。此其所以載栖筠傳也。方清之亂。帝時使光弼分兵討之。許杲即其所遣之人矣。光弼並不自行。何云當載光弼傳乎。此誤糾者二。又張孝忠子茂宗。詔尚義章公主。孝忠遣妻入朝。爲子親迎。卒於京師。遺言句成禮。此情事本極明白。吳氏乃誤疑亡者爲孝忠前妻。其入朝者爲後妻。旋又疑亡者未久。而孝忠不應即娶。朝廷亦不應以妻待之。史官亦不應以妻書之。繆悠可笑。此誤糾者三。亦有因一字雜誤。過於辭費者。如李泌辭大學士云。張說爲之固辭。至崔圓亦引說爲讓而止。此皆泌之言也。引說誤寫引泌。吳氏遂疑其脫字必多。全不可考。即明知其誤。如蕭嵩代張說。因與李鎮文相涉。說字亦誤作銳。而吳氏糾之。凡三百八十餘字。不太辭費乎。然其論之正者。則固未可沒也。余初借得本。其序文首一葉不知何人僞撰。後又借得完本。乃從海虞趙開美校刻本影鈔者。序及表皆完。然末卷柳宗元傳以下六條。失其本文。復雜取他卷中已見者綴其後。余故識之。俟他日讀新唐書。案吳氏之目以尋之。或尚可得也。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庚申。抱經盧某書。後寫吳中蕃鈔本。全遺補。

咸淳臨安志跋　丁酉

始余之鈔是書也。不得善本。求之他氏亦復然。更一二年。聞友人鮑以文氏乃以不全宋刊本借余。向所闕六十五、六十六兩卷。獨完然具備。余得據以鈔入。雖尚闕第六十四第九十及最末三卷。然視曝書亭所鈔。則已較勝矣。宋本前有四圖。但字已多漫漶。余請友人圖之。其依倣有字跡而不可辨者。余以方圍識其處。又校對其文字異同。始知外間本刪落甚多。顧力不能重寫。則以字少者添於行中。字多者以別紙書之。綴於當卷之後。且注其附麗本在何處。庶來者尚可考而復焉。嗟世間之書若此者多矣。書賈圖利。往往妄有刪削以欺人。其流傳甚易。與本益微矣。古人以讀書者之藏書爲甚善。其不以此也夫。

嘉泰會稽志跋　甲午

會稽志二十卷。以陸務觀序考之。當時郡大夫與鄉之人士共其事於斯而始終之者。通判施武子宿也。務觀亦與焉。余既鈔得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因并鈔是書。爲其無別於後來諸志。本其書成之年。標其目曰嘉泰會稽志。猶臨安志之稱咸淳也。武子嘗注蘇詩。爲出于龜齡之上。至今學者重之。務觀文筆。尤爲南渡宗匠。此書詳簡得中。紀敘典核。臨安志尚有[illegible]揭己績之失。而此無有。要非施爲主而佐之以陸。不能翦裁精當若是。武子嘗知餘姚縣。修捍海隄。此當直敘其事。使後來者可圖其繼。不可與自功者一

七十七冊

觀。文弨。先世由餘姚遷杭州。故於此二志。尤鄉邦文獻之所繫。不敢不惓惓焉。又欒國張淏有續志八卷。今書後僅載其序。而其書不可得見。仍當訪求補錄。以還舊觀。此外郡之隸吾浙者。尚有九考之於宋。志嘉禾者有岳珂。志吳興者有談鑰。志四明者有羅濬。志赤城者有陳耆卿。志東陽者有洪遵。志信安者有毛憲。志新定者有錢可則。志永寧者有陳謙。志括蒼者有樓璟。其書或在或亡。不可悉知。儻或得見。猶當傳錄之。近代所脩。皆詳於今而略於古。則欲知古者。於舊志曷可少哉。乾隆三十九年。歲在甲午。冬至前一日書。

蠻書跋　戊戌

蠻書十卷。唐安南經略使蔡襲從事樊綽所錄以上進者也。凡管內山川道里以及詔賧等種族事迹風俗物產。一一可考。其書久失傳。四庫館新從永樂大典中鈔出以行世。乃得見焉。嘗謂夷蠻爲患。未有不由中國失撫馭之所致也。綽以一從事。而明目張膽。敢歷舉前政之失以上聞。可不謂忠於爲國者哉。其言曰。自大中八年。安南都護擅罷林西原防冬戍卒。以致洞主李由獨爲蠻所誘。乘釁而起。又言李象古、李琢。相繼誅剝。令生靈受害。又言數年之間。當州鎮益華。南詔入朝人數。郵傳殘薄。以致入寇。本使蔡襲全家幷元從悉殞賊所。綽亦中箭。攜印浮水渡江。其長男韜及家屬皆陷蠻陬。綽之進此書也。實望廟堂鑒前轍而籌長算焉。實亦後世之所當奉爲蓍蔡者也。此書多脫誤。雖略爲是正。而無別本可對。竊終歉焉。然如閣羅鳳之世次。則可以正新唐書之誤云。乾隆四十三年八月八日。坐可怡亭書。

書西藏見聞錄後　甲子

西藏古吐蕃地也。唐、宋迄明。叛服不常。獨向化於我朝最早。百四五十年來。恭順不替、列聖之所以撫其寇虐。卹其患災。而休養生息之者。雖在萬里若門庭。然雍正間。懲準噶爾之變。使大臣良將鎮撫之。峽江蕭君名騰麟。以稍鈐成進十。官川北。乾隆二年。以副戎移駐其地之所謂槎木多者。蓋西藏之門戶也。治軍暇。爲詳紀其土地物產風俗之殊異。爲二十門以括之。名曰西藏見聞錄。今嗣錫珀梓行於世。頃以示余。昔漢班勇威行西域。而其所記諸國事迹。范史即本之以爲傳。君之書其不然乎。然余獨於書中見君澤及枯骨一事。爲之憮然感。肅然頌君之仁焉。其俗人死、剮剮之、屑和之以飼犬。此猶必有財者方能使人爲之。貧者、則棄之溝壑。君至。募番人拾二十餘筐瘞之高阜。以後、月一行之。在鎮五年。所瘞不知其數。始則士人相駭以爲異事。君導以天性之愛。警以律法之嚴。久之其人意惻惻亦若有動者。迨君之去。若失慈父母然。於戲。君不以異俗難化鄙其民。而欲以王道漸移易之。此其運量爲何等也。軍旅之治。斥候之謹。不足以盡君。即文墨之兼優者。亦豈足以爲君譽哉。嘗思人性不甚相遠。而每囿於其習。苟能勸之以天良。示之以禮教。不必聖人而始化也。在昔邊徼之地。若交趾九眞之在漢時。固亦不知禮法。自錫光、任延爲之守。而俗一變。史以爲領南華風。自二守始。君以武臣能上體聖天子仁覆罔外之德意。引其奉慈惻隱之善性。而陰消其鷙害獷悍之萌。此其識甚大而遠。而綏輯底定之功。乃在於無形也。使當二守之任。豈不能爲二守之所爲哉。余故表而著之。使來者知所慕焉。

水道提綱跋　丙申

此書天台齊息園先生所著也。先生名召南。字次風。乾隆元年中博學宏詞科。入詞林。命課諸皇子讀。墜馬。骨幾折。以禮部侍郎致仕。主浙江敷文書院講席最久。以族姪連逮訊明釋歸。未幾卒。此書二十八卷。先海而次及諸水。於諸水先經流而次及支流之巨者。至支中之支。則附見焉。自畿甸暨天下郡縣藩衛。凡聲教之所通者。罔不窮源竟委。秩然具列。兼以度之東西。極之南北。較其差數。則尤爲易考也。昔鄭漁仲謂志地理者。必以山水爲主。以郡縣可更。而山水不易也。然水之性容有不常者。加以名稱古今各別。非確然有證者。固亦不能定其爲即古之某水也。是書支分條析。絲聯繩貫。有證者實之。無證者疑之。人以爲先生第取各郡邑志而輯綴之。然其中亦有正郡邑志之誤者。則歷代之史。與夫諸家地理之書。罔不參考、可知也。至其兼天以言地。則更出於漁仲所見之外矣。第臺灣在閩海外。而先生敘次。稍不如粵東瓊郡之詳。則亦似尚有當補者。至於蒙古部落等名。新有更定。先生不及知之矣。他如僧哭勒河。當爲僧枯勒河。哭路鄂模當爲庫路鄂模。諸音取字。宜有趨避。不便襲用舊文。至書中有岙字。當即嶴字之省文。集韻有峧字。又有駐字。當即站字之俗體。嶴字亦字書所無。古但作奧。而今吳、越、閩、廣間或加山。或加水。見於名人著作者。不一而足。故今亦不得而削之。今人名傳置之處曰站。亦非古訓。然駐字實未經見。字吏有或脫或譌。以余所知者增正十餘處。是書梓於其門下士浦江戴君兄弟殿海、殿泗。以其本貽余。故得而卒讀焉。若戴君者。可謂不負其師者與。

書徐霞客遊記後　丁酉

霞客遊記。楊文定公有手鈔本。余館在江陰。其家以臨鈔副本畀余。置之篋中。不暇竟讀也。今年徐之族孫鎬峙鎮刻成十大册。各分上下。又以貽余。余老矣。無能偏游宇內名山大川。聊以此作臥游。是不可以不讀。霞客性好奇。誠未免太過。而能見重於黃石齋。有某鄉官欲與之相見。知其魏閹黨也。避不往。莫曾據歸順。鎮安兩土司之地。而慨當事之姑息貽患。又覩細甸之強。有深慮焉。則其負性直介。而又非全闕經世之務。徒爲汗漫遊者比。此記所遊歷。直書即目。非有意藻繪爲文章也。知言者亦正以其眞而許之。然大約類形家者言爲多。霞客之遊。裹糧無多。屢躓於困。而迄獲濟。疑若神助。其記巡按官一遊洞。而居民受科斂之累。費金二百。山水之趣。誠非高才大爵者所可兼而有。此又在位者所當聞而知戒也。鎬峙合諸本相讐校。洵善矣。而繡梓尙未盡工緻也。卷之前。元本開有總敘其所歷以爲提綱者。今刻本去之。似少眉目。雖是山志中諸詩。及石齋諸公之詩。凡鈔本所有者。似亦非後人所當刪也。刪之則仍非全書矣。余故仍以楊氏所貽之鈔本爲善本云。

城東雜錄跋　丁酉

吾、杭人也。弱冠即客遊。不能久居於杭。覩先鄉前輩之餘論。又無暇網羅遺文墜事。以備一鄉之典故。今忽忽老矣。意殊慊焉。此城東雜錄二卷。乃厲樊榭徵君之所輯也。徵君居東園。在杭城之東。故所錄亦因以爲斷。吾祖居在東里坊。其北則艮山門。其東南則慶春門。於東園最相近。桑弢甫先生之居在焉。先君

子從幼往來。里人有雙先生之稱。後之人有續錄者。亦可以爲東城重矣。吾祖居、即所謂敦開草堂者也。今吾弟居之。而吾終年旅羈。宅猶未卜。億羅從弟甫先生客中讀杜詩。至過客徑須愁出入。居人不自解東西之句。悅然即東園風景也。故鄉殊可念。倘有惠我買山貲者。吾其就東園以終老乎。

書錄解題跋 丙申

直齋陳氏書錄解題二十二卷。四庫館新從永樂大典中鈔出以行。其持論甚正。如顏氏家訓。以其崇尚釋氏之故。不列於儒家。又以前志取樂府、教坊、琵琶、羯鼓譜、皆充樂類。與聖經並列爲非。當入於子錄雜藝之前。又言白玉蟾輩。何可使及吾門。其人殆棱棱嶽嶽。識見大有過人者。不獨鎮綜之富。考訂之勤也。陳氏名振孫。字伯玉。湖之安吉縣人。嘗倅莆田。宰南城。守嘉興台州。端平中爲浙東提舉。治會稽。是書中一一可考見。馬貴與既取其書以入通考。而不用其言。顏氏家訓仍列儒家。樂府雜錄、羯鼓錄、仍列經部。而目錄一門。又不將陳氏此書載入。其能免於紕漏之譏乎。乾隆己卯。余讀禮家居。友人見示此書。僅自楚辭別集以下。而其他咸缺焉。乃秀水朱氏曝書亭鈔本也。今距彼時十八年。而始見全書。殊爲晚年之幸。陳氏未嘗入館閣。備據其所見以爲是書。故卷數或多或少。不必盡合於國史。又晁氏讀書志有袁本、衢本之異。通考所載乃衢本。而海寧陳氏所梓者乃袁本。又通考有元至大間本。本朝有武英殿本。兩者皆勝他本。今校者、似但據俗間本也。余客居鍾山。幸以課讀餘閒。少爲補綴。幾自忘精力之不逮前矣。

新訂書錄解題跋 戊戌

此書外間無全本久矣。四庫館新從永樂大典中鈔出。分爲二十二卷。余既識其後矣。丁酉壬正。復得此書子集數門元本。於知不足齋主人所。乃更取而細訂之。知此書唯別集分三卷。詩集分兩卷。而其餘每類各自爲卷。雖篇幅最少者。亦不相爲聯屬。余得據之定爲五十六卷。元第詩集之後。然後次以總集。又章奏。又歌詞。而以文史終焉。其他次第。並與館本無不同者。其雜藝一類。校館本獨爲完善。余遂稍加訂正。而更鈔之。余自己卯先見集部元本。越十九年而更見子部中數門。則安知將來不更有并得經史諸類者乎。取以證吾所鈔者。庶有以明吾之不妄爲紛更也已。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

跋三

書荀子後 丙申

曩余於乾隆四年。以事羈餘姚。寓周巷姚氏東白樓中。抽架上有楊倞注荀子一書。遂手鈔之爲巾箱本。諸子自老、莊外。唯此爲得之最先也。世之議荀子者。徒以其言性惡耳。然其本意。則欲人之矯不善而之乎善。其教在禮。其功在學。性微而難知。唯孟子爲能即其端以溯其本原。此與性道教合一之義。無少異矣。然而亦言忍性。則固氣質之性也。又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則在孟子時。固有執氣質以爲性者。荀子不尊信子思、孟子之說。而但習聞夫世俗之言。遂不能爲探本窮原之論。然其少異於衆人者。衆人以氣質爲性。而欲遂之。荀子則以氣質爲性而欲矯之耳。且即以氣質言。亦不可專謂之惡。善人、忠信固質之美者。聖人亦謂其不可不學。學禮不徒爲矯僞之具明矣。荀子知夫青與藍、冰與水之相因也。而不悟夫性與學之相成也。抑何其明於此而暗於彼哉。然其中多格言至論。不可廢也。余後得版本不甚精。曾以他本校一過。今年得影鈔大字宋本。後有劉向校錄奏一篇。并其篇目在末。經楊氏改易之先。最後兩行。一題將仕郎守秘書省著作佐郎充御史臺主簿臣王子韶同校。一題朝奉郎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呂夏卿重校。此當在宋英宗時奉勅校定者。寫極工楷。而譌錯亦復不

少。然以校俗閒本。則此本字句尚未經改竄。余取以正余本之誤。蓋十有八九焉。向嘗疑王深寧詩考引荀子。與今本多不合。至是始釋然。知王氏所見之本。即此未經後人改竄之本也。議兵篇有而順易得勇力之屬句。注雖依文為解。然相其文勢。似不當爾。江都汪容甫謂其上有脫文。下有為之化而愿。為之化而公等語。則此亦當是為之化而順。其上文則無由知之矣。宋本分章處俱提行。於大略篇獨否。此則當倣前例為之離絕者也。歲月如流。迴憶三十八年前事。若在夢境。而白髮瑚鐙手此一編。摩挲探討。不自意得見書本。疑若有鬼神為之陽。抑何幸歟。

書校本賈誼新書後　己亥

新書。非賈生所自為也。乃習於賈生者。萃其言以成此書耳。猶夫管子、晏子。非管、晏之所自為。然其規模節目之間。要非無所本。而能憑空撰造者。篇中有懷王問於賈君之語。誼豈以賈君自稱也哉。過秦論史遷全錄其文。治安策見班固書者乃一篇。此離而為四五。後人以此為是賈生平日所草創。豈其然歟。脩政語稱引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之辭。非後人所能偽撰。容經、道德說等篇。辭義典雅。魏晉人決不能為。吾故曰。是習於賈生者萃而為之。其去賈生之世。不大相遼絕可知也。此乃漢魏叢書中本。近借得前明兩刻本。一是宏治乙丑吳郡沈頡刻本。校者為毛斧季。又一刻本雖無沈頡名。而其實即是沈本。為之校者。吳元恭也。兩校皆據宋本是正。今觀宋本科段字句。有絕佳者。而譌脫處亦致不少。兩君亦無持擇。疎矣。又有明正德年一刻本。題為賈子。與宋本相出入。有欽遠猷者。合郴陽何燕泉本。長沙本。武陵本而為之審定。以去非從是。其勤甚矣。而識亦不能盡得。其閒有為後人出己意增竄者。誦之頗似順口。而實非也。余殫旬日之勞。合三本以校是書。其不可讀者。不及十之一焉。有所因則易見功也。宋以前所增竄者。疑亦不少。此則不敢去。恐其碍撥及米也。捨宋本而從別本者著之。意有疑者亦著之。若專輒而改從所傳。則吾豈敢。乾隆四十有四年冬至前四日書。

李軌注揚子法言跋　壬子

今俗閒所傳五家音註法言本。雖以李軌為首。而以法言每篇之序。升之章首。則依宋人宋咸所更易。非復子雲之舊矣。夫序在卷終。史記、漢書皆然。李本獨未殽亂。可貴也。文弨於乾隆乙巳。借得江寧嚴侍讀道甫本。乃李氏一家之注。不為俗本刪易。因亟度於家。書閱八年。復假江都與太史淆埜紹濂。本覆校。始能自信無誤矣。其書有何氏義門跋云。絳雲樓舊藏李注揚子法言。序篇在末卷。未淆本書次序。後轉入泰興季氏。又歸傳是樓。康熙己亥。心友弟偶獲見之。讎校舛字。寄至京師。冬日呵凍自校此本。他日餘兒苟能讀之。乃不負二父殷勤訪求善本。以貽後人之意也。閱此跋。乃知此書流傳本末。余今年七十有六矣。目眩神昏。而復自力為此。亦不專望於子孫。第使古人之遺編完善。悉復其舊。俾後之學者。亦獲得見完書。於余懷不大愜哉。

書鶴山雅言後　丁酉

此宋稅與權巽甫記其師魏文靖之言也。卷軸雖無多。而釋經析理。正文字。考制度。亦略備焉。巽甫又錄

文靖與袁蒙齋書之語於篇端。謂學人騖於高遠者。則惟以直指徑造為能。溺於卑近者。則又但以記誦辭章為事。必合內外。貫精粗。始可以言學。觀此言。可以知文靖一生為學之大旨。讀此書者。亦可以推類而自求之矣。余從吳門朱氏借得元至正年金天瑞梓本。字極精楷。而錯誤不免。因以所知者略訂正而錄之。版藏鶴山書院。余嘗按試靖州過之。想先生之遺風。而求其書。則舊版已亡。惜乎當其時不能得是本而為之翻梓。以迪此邦之士也。

荷亭辯論跋　乙未

往時見章楓山與東陽盧正夫書。譏其著論之失。私亦疑其用意過當。或有未純。近乃得荷亭辯論觀之。始知其覃精研思。實有灼見。唯理之至是者為歸。不輕徇古人。此乃其所以深信古人也。百年前蕭山毛氏立論務與朱子駁。幾於戟手裂眦相向。微論其所言非也。即其氣象。已迥與儒者不侔矣。前輩山陰沈徵君冰壺諱玉尚沿其餘風。余嘗微諫之。徵君大笑而起。朱子之視聖人。固當不同。謂其言一無可議。是無所用其思者也。因一二未安。而遂幷疑其餘。夫豈可哉。此書論經。而兼及古今之事績。往往多剏獲。讀之犂然有當焉。閒有與朱子異者。夫非好為異也。反求之而實有所不愜云爾。此書明史不載。儒者亦鮮傳。余從同邑宗人信波解元名垚。處鈔得之。以為如此書。庶無嫌乎為異。且恐世人尊朱太甚。一聞有異同。便以為必無可採。則深昧作者之意矣。余故欲貽夫好學深思之士。而與之共讀焉。毋使徒為不知者誣病云。

書學蔀通辨後　己巳

此書別朱、陸之學之異。較然明白。學者熟觀之。庶不為曲說所誤。夫人而欲為陸氏之學。亦第守陸氏之說可耳。而必曰朱子亦若是何居。蚤篁墩、陽明諸人。雖陸氏是宗。然亦知朱子之不可攻也。不可攻。則莫若借以自助。於以搖蕩天下之學朱子者。使亦頫首以就吾之範圍。而莫吾抗。若曰子之師且不吾異。子獨焉異之。陸氏之學之所以盛。實由於此。而朱子之學幾絕。自此書出。知二家之學。必不可強同。陸氏之學。實出於禪。蓋終其身弗變也。而朱子則屢變而始定。故有始同終異。絕無始異終同。觀其援據詳確。爬抉底蘊。而陸氏之爲禪也信然。吾怪夫人之惑固有不可解者。近時人又有為陸子學譜。及朱子晚年全論。朱子不惑錄等書。不過復襲程、王之唾餘。而少變其說。以為朱子晚年。其學與陸氏合。其論與陸氏異。此語更齟齬不足辨。顧反痛詆此書。無知之人。道聽塗說。是誠何心哉。

書鶡冠子後　庚戌

鶡冠子十九篇。昌黎稱之。柳州疑之。學者多是柳。蓋其書本雜采諸家之文而成。如五至之言。則郭隗之告燕昭者也。伍長里有司之制。則管仲之告齊桓者也。世兵篇又襲魯仲連遺燕將書中語。謂其取賈誼鵩賦之文。又奚疑。近迭篇載龐子問聖人之道何先。曰。先人。人道何先。曰。先兵。嘻。此可謂知道乎。彼所稱詭譎詐道者。[illegible]殆不能自免矣。

書陸農師解鶡冠子後　丙申

鷃冠子其人蓋生於末世。而明於情事之變者也。故其言曰。以利爲情。若不相與同惡。則不能相親。相與同惡。則有相憎。嗚呼。何其辭之甚也。又曰。爲賤之近。不能撓一貫之曲。此言其勢不足以用勝也。然胥謂君子者。亦自行其志而已。奚論小人之愛我乎我哉。帥可奪也。志不可奪也。以勢而言。雖因不勝貴矣。然理之至是者。自常伸於天地閒。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如鷃冠子者。蓋徒見其末而不循其本者也。宋人黃東發斥其聖人貴夜行一語。此又不可以辭害意也。此卽中庸言不見不聞之意也。若其所謂無欲之君。不可與舉者。乃大謬。爾陸農師解是書。能增成其是。而不回護其非。其於小學功尤深。故往往有依字形立解處。最爲釋書之善。然泰鴻篇云。物之始也頌頌。至其有也錄錄。俗本頌頌作傾傾。陸便望文爲說云。傾傾未正之貌。不知泰鴻取元氣鴻蒙之義。自當以頌頌或鴻鴻爲是。陸解非矣。頃因江都汪容甫向余借觀是書。遂順取翻閱一過。而後郵之。其字下注或作某者。多卽其字之古文云。

聚珍版本鷃冠子書後 丁酉

陸農師注鷃冠子。余已爲說書其後矣。今年鮑君以文以武英殿聚珍版本貽余。余復閱一過。與余先所得本無甚異。其博選篇云。樂嗟苦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樂嗟苦三字本缺。校者謂據他本增入。案陸注云。樂則嗟之。苦則咄之。其語頗與正文相合。然余向見宋人黃東發日鈔載此句。則是謳誒咄。不謂樂嗟苦咄也。又王鈇篇云。家里用提。注引公羊傳提月者。僅逮此月晦日也。提今刻作提。校語云。提一本作提。今本公羊傳亦無提月之文。余按徐堅初學記晦日條下引公羊傳。正作提月。是陸氏所見。尚與唐時本不異。今本公羊。乃作是月。後人將反以提月爲誤矣。又其罪有司而貳其家。本注有其人爲首。其家爲貳八字。今本無之。又參於兩閒四字。本注在天子執一以居中央下。而今以爲正文。又天權篇注引列子。亦微有更動。不似元文。至凡一本作某字云云者。此非農師所加。其中有絕無義理者。大可刪去。館閣新出書。余力不能購。今僅有此。當寶而藏之。

鬼谷子跋 甲寅

鬼谷子。小人之書也。凡其捭闔鉤箝之術。祇可施於闇君耳。其意欲探厥意指之所向從。而巧變其說以要結之。使得親悅於我。膠固而不可離。千古姦邪之愚弄其主者。莫不如是。彼豈待教之而後知。學之而後能哉。其用術一一與此書闇合。未必皆見此書也。來鵠有云。捭闔飛箝。實今之常態。不讀鬼谷子書者。皆得自然符契也。茲言信矣。及觀其施於常人。亦必在於昏邪庸怯之輩。其言曰。有守之人。目不視非。耳不聽邪。言必詩書。行不淫僻。以道爲形。以德爲容。貌莊色溫。不可象貌而得也。如是隱情塞卻而去之。觀此言。是亦自知其術遇正人而窮也。又其抵巇篇云。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此非遇明君治世。所挾之術。皆無所可用乎。夫古大臣之立朝也。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耳。焉有務爲固結之術。如此書所云者。故曰。此小人之書也。或問曰。如此。則是書何以不毀。曰。凡夫姦邪之情狀。畢見於斯。爲人主者。不可不反覆留意焉。庶幾遇若人也。洞見其肺肝。然彼欲以其術嘗我。而我得以逆折之。是助上知人之明也。何可毀也。吾甚惜其方寸之閒。神明之舍。惟詭譎變詐之是務。而終不免於窮。亦何苦而爲此。孟子云。爲機變之巧

者。無所用恥焉。正若人之謂矣。且其術亦有至淺至陋。而斷不能轉移人者。如道淫酒色者。爲之術音樂之可悅。謂足以移其所好。夫聞正樂則唯恐臥。安可以此誘之。必將說之以靡靡之樂。庶或動之。靡靡之樂。適足以助其慆欲耳。其術不更疏乎。是書余年家子江都秦太史敦夫恩復。曾依道藏本繡梓。爲校一過。今年甲寅。始見錢遵王手鈔本。乃知藏本之譌脫。不可勝計。內揣篇內。至脫去正文注文共四百十有二字。余頗借以補正之。噫。若使無此本。不卽以藏本爲善本哉。校既竟。因爲書其後。

書韓非子後 丁酉

商韓之術。用之使秦強。不知正乃所以速其亡也。今當聖道大明之日。其說之謬。夫人而知之。固不待於禁絕。若非之辭辨鋒銳。瀾翻不窮。人以其故尤愛之。非之於說。固其所專攻也。如內儲、外儲等篇。猶今經生家所謂策目。預儲以答主司之問者耳。是本爲明趙文毅校刊本。遠出他本之上。余向借之北平黃崑圃先生。後先生以歸余。乾隆丙子。以凌瀛初本校一過。閱二十一年丁酉。借得馮己蒼所校張鼎文本。乃以葉林宗道藏本。秦季公又元齋本。并趙本合校者。因復取參訂。改正甚多。張刻本固不佳。然其晦澀難曉處。轉恐似本文。趙本凌本。乃文從字順。安知非後人不得其解而以意更定者乎。注傳爲李瓚作。不能盡知本意。稍涉奧僻。便置不說。頃讀八說篇有云。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趙氏疑當如左氏所云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之百。余以荀子議兵云。魏氏之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軸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以解此。方合。馮氏於崇禎戊寅一年中。閱此書四過。余隔廿一年乃再閱。遠不逮矣。

書呂氏春秋後 庚辰

呂氏春秋一書。大約宗墨氏之學。而緣飾以儒術。其重己貴生。節喪安死。尊師下賢。皆墨道也。然君子猶有取焉。秦之君臣。曷嘗能行哉。獨墨子非樂。而此書不然。要出成之者非一人。其近墨者多也。漢志謂墨家者流。蓋出於淸廟之守。淸廟。明堂也。此書十二月紀。非所謂順四時而行者歟。則漢志之言信也。孟子尊孔子。斥楊墨。書中無一言及之。所稱引者。莊、惠、公孫龍子、華子諸人耳。世儒以不韋故。幾欲棄絕此書。然書於不韋固無與也。以秦皇之嚴。秦丞相之勢燄。而其爲書時寓規諷之旨。求其一言近於揣合而無有。此則風俗人心之古。可以明示天下後世而不作者也。世儒不察。猥欲并棄之。此與耳食何異哉。

書子華子後 丙申

舊相傳以爲晉人程本所爲書。名程子。後更題爲子華子。凡十篇。謂其人卽孔子傾蓋與語終日者也。劉子政校其書而悲其不遇。宋人黃東發乃謂是豈有遇世之正學哉。余謂黃氏於其書。蓋未嘗觀其深也。故其所取者。特辨黃帝無鼎成上升之事耳。此則應仲遠、王仲任輩。皆能知之而辨之。何足以重子華子。余獨取有道之世。因而不爲。責而不詔二語。非深知治天下之大體者。焉能作斯語哉。因而不爲。故在上無妄作之患。責而不詔。故在下無阿意之弊。所欲與聚之。所惡與去之。因而不爲也。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責而不詔也。君相之大道。備於斯矣。是人也苟敢其庶幾成王道也歟。劉向悲其不

遇是也.而黃氏謂其不然.其所見之淺深.固不同哉.若其文辭之蔚然可觀.抑末也.是書無他本可校.余以意定正數字.且疑最後二章.類六朝人所傳益之者.後有讀者其審諸.

崔豹古今注書後 辛未

伏侯古今注.見於史漢注中.今其書已逸.惟晉崔正熊書傳附.首輿服.次都邑.次音樂.次鳥獸.次魚蟲.次草木.次雜注.次問答釋義.凡八篇.終止一卷.今本乃三卷.其輿服篇可與司馬紹統之續志相參考也.輿服志云.乘輿黃赤綬.四采.黃.赤.紺.縹.淳黃圭.長丈九尺九寸.五百首.崔書作長丈九尺九寸.綬下諸侯王二丈一尺.則天子不僅長丈餘可知.又綬有加特也.崔書作特加也.皆可以正續志之誤云.此書卷帙甚約.而脫誤頗多.後又有一書名中華古今注.太學博士馬縞所集.其序云.昔崔豹古今注.博識雖廣.迨有闕文.洎乎廣初.矣之間見.今添其注以釋其義.目之爲中華古今注.勒成三卷.稍資後學.請益前言云爾.縞蓋唐時人.觀其所增.不過數事.而其書之脫誤.殆有甚焉.其次第亦皆更易.又獨不載崔書草木一篇.未審何意.又如乘輿卽天子之稱.而縞以爲天子乘輿之制.其所添注.若魯陽揮戈.烏鵲成橋之類.皆非制度所繫.又若改伍伯爲部伍.分莎雞促織爲二條.唱上乃行節.而誤以唱爲句.其書紕繆如此.不足別行.然崔書之脫誤.則藉以取正焉.且擇其緒補者若干條.別爲一編.繫於此書之後.其序所云廣初.疑唐初之誤也.乾隆十六年五月九日識.

玉照新志跋 丁未

宋王仲言明淸所著揮麈前後錄.及第三錄.餘話.向俱鈔得之.唯玉照新志.未見善本.今春過蘇州.訪吳秀才枚士.案頭適有此書.乃秦酉巖四麐鈔之吳方山岫者.凡五卷.其分卷與明人祕笈中本六卷者不同.非缺逸也.前後亦有互易.字句大有異同.秦之外孫孫帳自江復以元人錄本對校之.於是此書脫誤.得補正十之七八矣.余因假之至金陵.淸寫一本.以與揮麈等錄同庋藏之.向於詩話中見洪錫投寘海外.而不悉其罪狀.乃今於此書見之.罪蓋不容於死者.而僅從流徙.當時之寬政如是.然陳東.歐陽澈與岳武穆.翻不得其死.何哉.仲言又有投轄錄.余尙未之見云.乾隆五十有二年三月六日書.

書東坡志林後 戊戌

此書本謂之東坡手簡.或謂之手澤.而今所題者.乃曾端伯之志林.此五卷單行者.事各從其類.頗便檢閱.與全集中所載.無小異也.稗海本則有十二卷.視此更多.而不分類.其次序先後不同.論古一卷獨無之.是皆從墨跡中掇拾而成者.雖判語間亦入焉.以此知手簡之名之所由來也.此皆安石碎金.若論古則煌煌乎大文.與此殊不類.余兩本皆爲正其誤字.而以稗海本爲較善云.乾隆四十三年十月旣望後二日書.

湛淵靜語跋 己亥

始余見白廷玉是書.紙墨已剜敝.文字脫爛.致多斷續.重是鄉前輩著作.鈔而藏之篋中.越三年.從鮑君所借得一本.書皆全.唯序尙有闕文.更一年.復從鮑君所見一本.并序文亦完好.喜而錄之.遂成善本.何義門取其辨邃峰論洪範五行一條.謂能獨抒所得.余則取其言士當愛名.謂人苟不愛其名.則悖逆

很暴之事.欲爲卽爲矣.欲爲卽爲.雖嚴刑重戮.有所不禁.故春秋一書.正爲名教.使後之人恥惡名.慕令名.以相勸勉也.其言如此.有味哉.余謂人之惡夫名者.謂爲一事而以善自與.必將以不善歸諸人.故好名爲舉世所共嫉.自非然也.則名之在我.猶影之與形.實至則名歸.猶形端則影正也.使惡影之正彰於外也.而故毀容易行以求免.可乎哉.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易傳謂善不積不足以成名.記言欲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孝經言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君子恐脩名之不立.古人曷嘗不重名也.無實之名.名不可好.從實之名.名不可不愛.立身一敗.萬事瓦裂.惡名歸之.有欲蓋而不得者.若快然自便其苟賤不廉之行.而猶謂吾求免於好名之譏.是致人之鄙我賤我.怒我辱我.而曰吾甚畏夫人之愛我敬我也.此豈可以欺童孺哉.行己有恥.恥則有所不爲.此卽謂君子之愛其名也可.吾安得起廷玉而一正之.乾隆己亥.十有一月十日.坐北樓書.

書眞誥後 戊戌

脩煉服食之事.吾不能爲也.家有此書.聊復寓目.其書事與史傳相涉者.頗違互不可攷.然吾於其中得要藥焉.其曰.念不宜多.多則正散.正散而求不病.猶開門以捍猛敵.此在吾尤爲對證之方也.志權勢.營財利.侈觀美.極耆欲.吾早已淡然不嬰於懷已.終日所營營者.惟在乎書策之間.壯年矢志.欲取十三經諸史而全校之.奪於人事.至今未畢.而年已耆矣.又經史外每見一書.輒披閱盡卷乃已.常有勵此失彼之慨.卽一書中牽引衆書甚多.是以千條萬緒.紛綸交錯.事有遺忘.每費尋檢.近來多病.常爲風寒所乘.未必不由此也.雖然.世短意常多.衆人皆有此病.其爲亡羊均也.吾寧顧吾書.終不願爲顧仙矣.乾隆四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書.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一

跋四

書北夢瑣言後 戊戌

富春孫光憲爲荆南高氏從事。著此書。凡二十卷。紀唐及五代近事。自云博訪於人。未敢孤信。三復參校。然始濡毫。所紀疑皆實矣。然如鄭畋崔雍之事。皆不與正史符會。前後複見處。亦時有參差。所謂耳聞不如目見。雖未掩瑕。要不害因而集矢也。其中可喜可愕之事甚多。敍次袞袞。亦由藻飾之工。在稗官中。固自成一家言。雅雨盧氏得葉石君鈔本。刻之叢書中。以爲優於前明商氏稗海中本。余今始取商氏本相比對。乃知商本亦大有佳者。其不知當時語意而妄改者間有之。即盧本亦不免也。憶余十數年前。偶繙太平廣記。取以正此之脫誤。更有出於兩本之外者。倘有少年嗜事者。從而畢功。更大妙也。然就余所校。已賢於舊本遠甚。前館官在京師日。偶爲亡兒更是舉唐人鋤禾日當午一詩。以爲聶夷中作。兒懼余。不敢請。退而詢北堂宏農君曰。昔聞是李公乘作。人以此卜其必相者。得毋誤也。余聞亦啞然。不自憶前語之由來。今觀此書實然。余向者亦沿與公致誤也。玉樹長埋。瑤琴復絕。不能竟我而告之。掩卷之下。蓋不勝其膓之悲已。

侯鯖錄跋 辛丑

前題聊復翁德麟。則著書之人也。德麟者。宋宗室。名令時。太祖子燕懿王德昭之五世孫也。黃魯直爲宮教。德麟受業焉。與蘇子瞻同官潁州。故其所交多一時名士。後從高宗南渡。襲封安定郡王。紹興四年薨。貧至無以爲殮。宋史有其傳。此書分上下兩卷。而明商氏梓於稗海中者。則爲八卷。與趙希弁讀書附志所載卷數合。蓋在當時。外間或有二本傳者不同。而以之相校。則此本爲勝。商本第五一卷。全載王性之辨會眞記事。而演其事爲鼓子詞十二章。全類俳優。此書不載。蓋本不當載也。餘商本有而此本無者。僅五條。錄附於後。商本譌舛甚多。而舊鈔本亦復不免。雖屢經校勘。仍有一二脫誤。不能強補者。姑闕之。然已大異乎前所傳鈔本矣。其商本余亦爲補正云。

書麈史後 丁酉

此書宋安陸王得臣彥輔之所著也。僅三卷。記其本朝君臣事跡。頗可以資考鏡。彥輔初受學於鄭介夫。又嘗執經於胡翼之。其師友多賢者。故此書在宋人說部中爲最醇。特其首記藝祖朝。有擊登聞鼓求亡豬者。此則出於流傳之言。欲以見當時天下無冤民。而不知非事理所宜有。不記可也。其言人之仕宦爲貧者多。往往以所入之厚薄分美惡。所相告語者輒以此。嘻。宋當神、哲朝。其風氣已如此乎。余從人假得虞山毛黼季校本。自言得三本參校。而以何元朗所藏爲最善。黼季校此書時。爲康熙辛卯。年七十有五矣。彥輔自序此書在宋之政和乙未。年八十。而余之校錄此書。計年正值始生之歲。是爲今上皇帝乾隆四十二年丁酉也。余方悼衰年已屆。而於諸子百家之書。網羅愛彙。嗜不能輕有斷捨。乃昔之著是書與後之校是書者。其年皆過於余一星已上。余用此自慰。不復以空擲日力爲嗜矣。此書有作四卷者。雖篇葉稍增。然非其本來也。故今所鈔。仍依三卷之舊云。

書石林燕語後 戊戌

此書有正德元年、河南清軍御史楊宗文武・所鋟梓者。余取以校稗海之本。凡所缺且譌者。皆相若也。石林釋褐紹聖時。有聲於朝。宣和五年致仕。卜居湖州弁山之石林谷。此所以爲號也。而說者乃謂出自天問。見陳振孫書錄解題。夫焉有石林。何獸能言之語。雖至愚者不取以自寓。而謂葉氏乃本諸此。誠似不足辯。然吾嘗推其所以致人之言者。抑有由也。其自序此書云。孔子於虞仲夷逸曰。隱居放言。而公明賈論公叔文子曰。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子曰。然。夫言不言。吾何敢議。抑謂初無意於言而言。則雖未免有言。以余爲未嘗有言也可。夫以孔子爲然公明賈之辭。此猶爲讀書鹵莽之失。若其自謂有言一如無言。則儼然位己於時中之聖。而忘其分量之所稱矣。且其生平以黨蔡斥正。爲君子所不許。故當世因其所自號。又卽其序之言。而用以爲譏。不然。人之號多矣。不皆原其所自。而僅見於石林。又獨迷謬其辭。以斯知有爲之也。陳振孫亦湖人。寧不知其鄉之有石林谷者。又其自序。陳亦必無不一寓目之理。乃舍而從天問。其微意可思也。其書言國家朝章典故。搢紳人物爲詳。而汪玉山、韓仲止之徒。亦復指摘其誤。然猶愈於草澤之傳聞矣。據其自序所云。則尙有滑稽諧謔之辭。於今殊不一二見。豈其子姓刪之歟。謂東坡晚又號老泉。以眉山先塋有老翁泉故名。此則世人所未悉知者。其言天下印書。以杭州爲上。此在今

目錯然。余於稗海中本補其目錄。文有遺脫。具註各條之下。中有複重者。不加刪云。乾隆著雍閹茂之歲。孟冬二十有五日書。

書泊宅編後 丁酉

此宋方勺仁聲之所著也。本浦江人。嘗奉親居杭之淸波門外。又嘗居烏程之泊宅村。村以唐元眞子泊舟之所得名。本亦婺人也。仁聲嘉同里之高蹈。故因以名其書。其父方資。嘉祐八年進士第。由縣令擢鄧州教授。歸老於杭以卒。今通志謂其知深州者誤也。書十卷。而稗海本止三卷。雖非全書。然亦有數條出於十卷之外者。其閒亦閒有異同。余嘗欲會而爲一。顧卒卒無暇以爲。旬。友人江陰趙君敬夫。乃欣然任其事。交左易右。移後從前。據案疾鈔。腕告乏而意猶不止。未浹日而已竣。遂完然無復有一之遺漏者矣。余因其成書。稍加檃括。復令人錄出如右。金華志言其詩文雄深雅健。追古作者。此書自言元祐中廱杭試有訟其戶貫不明者。適蘇文忠爲帥。送之獲薦。遂得從公游。則其文章必不在四君子後。而今皆不傳。僅此區區者。猶不至盡爲灰燼。然則士之欲修飾其辭。以冀後有一日之名者。其果足恃也歟哉。趙君今年七十三。余六十一。實不知後之人位置余二人於何所。而惟共遺編陳籍。紙墨之末。即渝敝者。必有人見之而憐余二人華髮皤頤。猶勤勤役十指不少輟。庶幾一生耽嗜之志。尙有所託以自見歟。此書所載治病方。試之頗驗。尤有益於世云。

游宦紀聞跋 己亥

此書商氏稗海中有刻本。其第四卷中有顚錯。他卷亦有脫文。余得一舊鈔本考正。乃始完善。其言字書無褆字。又韻中不載尖字。蓋褆古但作退。尖古但作纖也。然廣韻自有尖字。光叔未細檢耳。又言饅頭當用糉字。見束皙餅賦。今考束賦中自作曼字。卽字書中亦不見有糉字也。又言正月因避始皇諱故讀正爲征。此則未確。如尙書音常星宿音秀。自是當時所呼如是。豈亦有諱邪。且政本字尙不改音。而獨改正月一音。不可通矣。書中使君作史君。此本可通用。見於碑刻。非誤也。卽李發先跋此書稱吳鼒史君者。乃光叔之父。非謂史姓。其人書中有以啓干闕諧干闕猶求官也。商刻乃改干闕作千册。古書之流傳者。往往爲不學之人所竄改。其可笑多類此。如不見舊本。又惡從而釐正之邪。因有刻本而遂廢鈔本。此大不可。乾隆己亥十一月三日。坐西軒書。

輟耕錄跋 丙申

南村在元時未嘗出仕。而多知國朝之典故。輯史乘者資焉。至其援引證辨。頗有益於學者。下及細瑣諧謔之事。亦可以廣見聞。釋疑滯。未至有傷雅道也。係大雅序。謂其拾樹葉而書之。夫樹葉非竹簡羊革比也。其能容百名以上乎。殆同戲論。郎仁寶譏其勦廣客談以爲己說。此自秦漢以來。諸子之書。已有互相出入者。卽郎氏七脩類藁中。不亦有剿取是書者乎。然著書家誠能自抒新得。不襲陳編。更足貴也。此書舊刻難得。今所行多脫去數葉。而書賈因併其目亦刊除之。後此益無由覩完書矣。余所收亦近時坊本。訪諸藏書家。始得鈔錄以補其闕。閱者尙珍惜之。

書七脩類藁後 丙申

此書初刻於閩中。仁寶題目錄後云。書者非人。編誤甚多。貧賤未能更也。近年吾鄉有周君俊倫者。取而重雕之。於舊本之誤。多所刊正。且益以續藁七卷。但卷之三十五、四十九。皆有脫葉。訪之郎氏子孫。亦無善本可校補者矣。仁寶讀書好古。勤於纂輯。而虛懷樂善。甚望友朋之益。題諸座閒。以求規正。其志不可謂不誠矣。而一時相與游從之人。曾未有爲之商搉而持擇之者。使當日有人焉爲之約其精華。刪其舛駁。資其考鏡。糾其紕謬。卽卷軸不必如是之多。而要可與資暇揮麈、輟耕諸錄頡頏矣。讀是書者。能不慨然於直諒多聞之難遇哉。周君乃庚戌狀元甫廿先生之孫。能表章前哲。刻成而以詒余。余於鄉前輩之著述。皆愛之重之。是書多述吾杭事。尤不敢不留意。刪訂之說。在成書之時則可。在後人又難以輕議爲也。謹校既訖。爰書數語於後。幷以復於周君。庶不虛其雅意云。

書韓門綴學後 戊戌

韓門綴學五卷。續編一卷。錢塘汪抒懷先生撰。先生名師韓。韓門其別號也。雍正十一年進士。入翰林。教授皇子。賜居圓明園側。離家人所居僅一舍。不能治其私。其內子怒支婜。而翹其居外。御史以爲言。遂罷官。後主保定之蓮池書院最久。晚歸里未幾卒。此書仿佛顧氏日知錄之體例。先經。次史。以及古今事。始與雜辯證。徵引詳洽。而致訂精覈。爲近代說部之佳者。其引呂汲公之言。謂白香山詩所云。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乃衛中立。其字與昌黎同耳。又引唐語林。言文公病將卒。召羣僚曰。吾不藥。今將病死矣。汝詳視吾手足肢體。無誑人云。此尤可爲確證。一洗孔毅夫雜說、陳后山詩話之誣。而釋桃柳枝之名。謂皆出於傅會。其論甚快。此外又有談書錄一卷。詩學纂聞一卷。談書錄與韓門綴學。皆可入雜家。纂聞卽詩話也。當入文史類。錄中自言命繫某月。以水爲命。而水在某度。推命者多引韓蘇爲說。又言歐陽公耳白於面。名聞天下。脣不貼齒。無事得謗。明道雜志又謂其齒不掩脣。今有人焉。耳則白矣。又無脣不貼、齒不掩之患。而乃謗焉多出意外云云。此則先生自寄其身世之慨矣。丙寅丁卯閒。余與友朋會文京邸。是先生。蒙賞識。丙戌。提學湖南。見先生於保陽。錄所詠長沙古跡詩示余。余所服實繼先生之後塵云。先生人品無可疵議。徒以家人詬誶爲累。而一斥不復。是可惜也。乾隆四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里後生盧某書。

書楊武屏先生雜識後 庚辰

人之爲學也。其徑途各有所從入。爲理學者宗程、朱。爲經學者師賈、孔。爲博綜之學者。希蹤貴與、伯厚。爲詞章之學者。方軌子雲、相如。爲鈔撮之學者。則漁獵乎初學記、藝文類聚諸編。爲校勘之學者。則規慕乎刊誤、考異諸作。人之力固有所不能兼。抑亦關乎性情。審其近而從事焉。將終身以之。而後可以發名成業。其能有所兼者。尤足貴也。余年十五六。從人借書讀。卽鈔之。久之。患諸書文字多譌誤。頗有志於校勘。然顏介不云乎。必劉向、揚雄。方稱斯任。深愧見聞不廣。逡巡不敢爲。至三十外。見近所刊經史。其改正從前之誤。固大有功矣。而用意太過。則不能無穿鑿之失。校者不一其人。則不能無差互之病。於是始因其考證而紬成之。漸旁及乎諸子百家。今余家所藏者。太半經余手校者也。本朝顧亭林、閻百詩、何義門諸

先生。嘗審讀書。余編纂之。江陰楊生象坤。章・出其叔父武屏先生遺書示余。乃知先生在日。極好鈔書。又善讎校。有雜識一編。皆駁正舊文之誤者。積塵宿穢。渙然一清。讀之忘倦。先生爲文定公從弟。名名宗治縣有名。古文有晉人風致。閒有似孫樵者。詩工於言情。此又其才之兼焉者已。集中有寄文定公書。乃知校刻經史。由文定公之請。而其議則自先生發之。惜乎不得留先生於館閣校勘之列。以共成其事。故書雖成。尚不能無遺憾。使先生及見之。所當糾正者。復不少矣。楊生知寶貴先生之書。凡零章斷簡。亦必手鈔而部次之。其好學亦有足多者。并附著之。

再書雜識後 乙未

此書通作一編。余蓋之爲八卷。重鈔之。計前著跋語時。隔十有六年矣。歲在己丑。余納昏先生之女孫。其季也。來爲余繼室。甚好文事。若男也。必能收輯先生之遺書。歸余僅四年而亡。此書久在篋中。蠹成有損蝕。重傷亡者意。爲稍稍整理之。乃今可傳諸學者。先生過目成誦。而識又高。故能眷稡同異。而處決其是非。不少遊爽。凡所援引左證。不費檢閱。則先生雜著。總名碎錄。此雜識者。特碎錄之一類耳。余甚願得其全著逃而傳之。楊氏多佳子弟。其名琮者。字象坤。有志掇拾墜簡。而以飢驅客於外。文定公冢孫曰伯庸。敦谷・好考核之學。不幸前一年死矣。今其弟仲威。敦厚・亦能繼斯志。余將就而謀之。當必不虛所留也。

先生於經之注疏。正史。雜史。諸子。說部。古今詩文。咸摘錄手鈔細字廿餘厚冊。余曾借觀。此楊氏所當寶守者。今歸之仲威。有增訂亭林日知錄妻舅查和叔以詒余。今藏於余家。

山齋客譚跋 丁酉

余今年在杭州。求景先生之文集。不可得。獨得其所爲山齋客譚八卷者。於倪君嘉樹所。雖小說家流。然其中多有可資以警誡者。非但以志傀異。雜嘲弄而已也。第五卷記瓜山土神祠。引先祖書蒼府君之言謂祠碑所載神。爲漢之福正平。蓋吾杭土神。往往皆漢唐以來著稱者。即如余家世居東里坊。而土神乃漢之蕭鄭侯。相承已久。莫考其所自來。類如斯矣。吾先世遺有祀田在瓜山。故吾祖時往來其地。得見廟中之碑。而邑志不載。今碑之在亡。亦不可考。後之人當以吾祖之言爲據焉。因是以推。先生文集中。必有與吾祖論議酬贈之作。爲後人所當知者。而竟無從得。能無喟然而增慨乎。鈔此書竟。漫識數言於末。

書鄭芷畦先生傳記後 辛丑

人固有死而不亡者。然子孫之責。亦必待後世復有子雲而後重。苟其臭味不相入。則政所謂羊叔子自佳耳。何與人事。烏在其能曠世相感哉。歸安丁孝廉小疋。其嗜學也。若飢渴之於飲食。研析異同。訂正譌誤。於古人未肯輕徇。顧於其鄉前輩鄭芷畦先生。惓然有餘慕焉。爲搜集其遺聞墜事。及當時諸老宿相與往還酬贈之作。彙成一巨編。名公爲之傳記。以發揚之。其勤懇之意。幾如子孫之欲表章其父祖者然。此何以故。毋亦行誼學術之相孚。有不期然而然者歟。先生名元慶。字子餘。以諸生貢太學。生平著書甚富。其最著者。禮記集說參同八十卷。行水金鑑百七十五卷。湖錄百二十卷。石柱記箋釋五卷。今湖州

府志實本之。先生所居。號小谷口。晚年客遊山左。卒於雍正年間。兩子早亡。故其詳不可得聞。然取裁於毛西河、朱竹垞、張匠門、李穆堂諸公。今見於各家集中者。咸班班可考。歿後又有全謝山、祖望翁覃溪、方綱蘅柚堂、百二爲之志若傳。稱道弗衰。夫以一諸生而能致此。此豈可幸得者。乃丁君猶以其門戶凋零。遺文散失。恐後來者至不能舉其姓字。引以爲大慼。故亟亟求表章之。唯恐其不至。將所謂後世之子雲丁君居之無愧色哉。然以示俗閒人。必大笑爲迂緩不急之務。殊不知古作者之精神命脈。其代相遞於千百世而未已者。如磁之引鍼。琥珀之拾芥。蓋實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余雖不文。感丁君之意。因題數語於卷後而歸之。非敢自以爲能發揚先生之盛美也。

書楊恭士撰先外祖墓表後 壬子

先外祖携李氏姨之兩孤女爲己女。長歸太學生孫青嶼。名冑。曾十才子中宇台先生。其祖也。次歸舉人山東樂陵縣知縣楊恭士。名價。此墓表所以自署子增也・古文亦名家。無後。文多散失。文弨曾見其集。已梓者數篇而已。先外祖集中。有舉節婦邵氏傳。節婦二十五而寡。守節十四年而卒。故外祖母視其女猶己女。賓其長而嫁之。親生女祇先母一人。生之日。先外祖有詩。見樊中集。余恐有昌黎兩墳之嫌。故具著之。外孫盧文弨謹識。

題劉烈母詩卷後 丙子

此寧鄉孝廉劉君有洪所得於四方士大夫之詩。以表章其曾大母胡氏死烈之行者也。母之夫曰肇之。家於南塘。去縣遠。困徵發數。復營室於邑城之東。時往來居焉。明已亡。流賊張獻忠餘黨。尚轉掠湖湘間。肇之先歸南塘。聞警。遣人之城東迎妻子。母與其二歲兒行。中途賊已至。亟以兒授僕曰。此劉氏一脈。汝速負之逸。吾必不免。異日收吾骨於此。賊退。蹤之跡其處。今所謂花橋者。得其尸。偏體刃傷。而猶不壞。遂收葬焉。其後再娶皆無子。而母所遺之二歲兒。遂成立有後。今曾元繁衍云。向使母當危急時。稍一隱忍。愛其兒不能去諸其懷。以冀幸賊之不至。賊至矣。即能毅然不顧。慷慨一死。其自爲如此。亦可無憾。然此懷中弱息。亦必不免於凶人之鋒。而因與之俱殲焉。則劉氏之鬼。其不爲若敖氏也者幾希。今母之節。旣皦然若此。吾尤難其見義明而審幾決。身死而劉氏賴以延。以視夫提攜牽率。相與入井蹈火而死者。不更爲感發之痛者乎。若夫不忍其子。以致不能自完其節。不能自完其節。而并不能自完其子。此皆可無論矣。以是知母之所爲尤難能也。余與孝廉友善。其爲人端且厚。故能益揚其先人之烈於士大夫之口。母德之流衍。其正未有艾已。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二

跋五

書易史後 壬寅

易史參錄二册。不分卷。皇朝康熙時閩萬鑄然龍性之所著也。易者天人合一之學。聖人本天道以正人事。順之則吉。悖之則凶。人事之變。至於不可勝窮。而括之以象。雖質文淳薄之屢易。未見其有遺焉者也。宋誠齋楊氏著易傳二十卷。大抵以史事證合者居多。今龔氏之書。不盡解經文。但觸於前代興亡成敗之跡。與三聖人之言冥然合符者。類而書之。其言曰。太史公言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孔子之作春秋也。曰。吾欲見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史、春秋類也。善言天者驗於人。善言古者驗於今。是予龔龔參錄之志也。龍性順治十五年進士。曾任知縣。能歸遂不出。卒年八十餘。余同年友鄭明府有章天錫是其鄉後輩。得其稿攜之入蜀。馬龍李敬躋、太原李履謙見之。欣然爲之開雕。是爲乾隆十三年。距龍性自序此書時七十年矣。噫。古今之事。何可勝言。善讀者自爲隅反可也。

書儀禮識誤後 壬寅

此宋永嘉張淳忠甫之所著也。乾道八年。溫州守吏部郎韓曾逮仲躬欲鋟儀禮。託忠甫爲校讎。因具次所校之字爲二卷。又釋文誤字一卷。朱子謂其所校甚子細。然亦不能無舛謬。今案其所改。多從釋文之說。釋文與唐開成石經及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皆不能盡依說文正體。忠甫亦然。如以刻爲刻。以寶爲寶。以筴爲策。以穗爲攜之類。實自唐已來相承之舊文。非忠甫始易以俗體也。其士昏禮捂授。捂字从手。今案釋文捂字从木。既夕篇同。當與枝梧字無異。又燕禮下賢云延嫁反。監本延作過。今案易屯卦下賤釋文云過嫁反。他經多同。則延字過字皆誤。今通志堂本作迓亦非也。又鬐以支反。云支當作皮。今案周禮酒正、禮記內則釋文鬐皆作以支反。不當改作以皮。又聘禮青豻云五旦反。監本旦爲但。今案大射儀亦是五旦反。非誤。又有司徹臐云呼報反。監本報作彫。今案釋文臐許堯反。與內則音同。呼報、呼彫皆非也。其所見釋文。與今通志堂梓行本多有異同。如士昏禮之齊肝。今齊字有口旁。既夕禮燭用蒸。今蒸字下有四點。又杖笠箋。今箋字从羽不从竹。又主人謝。今謝字从口不从言。圭此書經轉寫。亦疑有誤者。如聘禮注嫌擯者一一授之。云監杭本以一一爲二。余謂當是以下一爲二。古人語常用一二作一一者。乃後人所改也。又標目臆二字。余案下校語。則此當作言筩臆。脫一筩字。又喪服釋文盛米注盛筓同。張云注無盛筓字是已。又云有曰、般、盤也。筓家當也。余案筓家當也四字不可曉。亦不見注。當誤衍耳。鄞樓鑰大防爲永嘉教官。忠甫常買直言於樓。樓更親之。嘗問其何以不仕。曰。今之仕皆非古之道。如始至則朝拜。遇國忌則引緇黃而薦在天之靈。皆古所無也。其卒也。陳君舉實銘其墓。此書自序不知是何年。其云乾道七年春。今兩浙轉運判官直祕閣曾公來守是邦云云。曰今。則曾後所遷之官也。若其守溫之時。則吏部郎耳。見樓攻媿集。又自序言與謝黔論學。戌歲之譟。黔不克免。案宋史五行志。乾道二年。溫州海溢。是年歲在丙戌。忠甫所言正謂黔以是年漂沒而死耳。乃轉寫之誤。以戌爲成。說者遂以終年漂流解之。何其不能闕疑乃爾。

春秋長曆書後 乙巳

此杜元凱所撰春秋長曆也。學者不得見久矣。曲阜孔君滿谷始梓而傳之。殆亦從永樂大典中出也。余考唐一行合朔議。頗詆譏此書。其書曰。春秋列國之歷。不可以一術齊。而長曆日子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欲以求合。故閏月相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此杜預所甚繆也。今讀杜氏之書。始知一行殊未得其意。而妄有所譏。蓋春秋時史官置閏多有違失。預固云未必得天。蓋是春秋當時之歷也。是則此書非自抒所見。盡改前歷之繆。第據經傳所載日辰。與夫當時議論。以相發明云爾。一行乃以爲杜氏之繆。此正如杜之自序所云。無異度己之跡。而欲削人之足者也。且長歷閏月相距遠者亦不過四十餘月。未有如一行所云七十餘月之多也。襄二十六年閏十二月。二十七年十一月又頻置兩閏。一行以爲近則十餘月。論亦疎略。夫比年而閏。甚且比月而閏。即非疇人子弟。亦皆知其不可。曾謂杜氏而憒然乎。蓋凡所次比。悉據當時實事。非以爲是而從之。此不可歸過於杜也。大抵一行於歷學推算極精。而論古往往不得其解。其日度議謂漢太初元起丁丑。不值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閼逢攝提格之歲。嘉定錢莘楣言一行不曉秦漢間多以歲陰紀歲。故爲是強作解事之語。歲陰與太歲。皆百四十四歲而超一辰。觀太初詔書明云年逢焉逢攝提格矣。安得云實非甲寅乎。蓋其疎舛。尚不獨論此書爲

然也。

石臺孝經跋 壬寅

唐明皇注孝經十八章。以隸書之。刊石立於石臺。天寶四載九月。國子祭酒李齊古表上。後有大字批荅。敍行草書。又有李林甫等廿一人名銜。俱自草牘起。凡廿四人名銜。皆正書。牘下有丁酉歲八月廿六日紀九字。案丁酉乃肅宗至德之二年也。後來所題。故與上諸人不相連屬。此碑大字損泐者二十有五。小字二十有四。其完善者。光采奕奕動人。洵可寶也。說者謂古文孝經有閨門章。今文無之。明皇不注古文而注今文。此宮闈之所以多慙德也。余謂此蓋書生拘曲之論。即今文所云。使明皇果皆精思而身體之。亦必能正其身以型於家。何待讀閨門一章。而始瞿然知瀆倫之不可哉。後諸人中陳希烈、張均、達奚珣。皆陷賊受僞署者也。其於移孝作忠之旨。固未有聞焉已。

題九經古義刻本後 甲辰

此書乃益都李才江在粵東時所梓也。曲阜孔葓谷以貽余。余先已就惠氏家得其本錄之。今取以對校鈔本。內少一條。得刻本補之。而刻本內之譌謬。余亦因以正之。皆成完書。惠氏四世傳經。其最著者。爲半農先生、紅豆先生。乃定宇之祖若父也。定宇實克纘承。不愧其先世。令人企羨不置。此本俟余長孫能曾少長授之。亦冀其毋墜前人之業。如惠氏可師也。

釋夢英十八體篆書跋 壬寅

每體各五字、首曰沙門惠休詩。後曰乾德五年於長安書。宣義大師夢英集。中間乃江淹擬休上人怨別詩也。今人輒以碧雲句擧詩僧。而不復以爲文通所擬作。蓋沿誤也久矣。每體下注解隸書。後有馬去非等十二人贈詩。及郭忠恕書尺。皆正書。乃袁允中所書也。又有陶穀等三十二人贈夢英詩。乃咸平元年正月所立。釋正蒙正書。前碑馬去非諸人之作。亦在焉。米襄陽書史謂夢英諸家篆。皆非古失實。一時又從而贈詩。使人媿笑。或云是其徒依託爲之。以張大其教耳。

釋夢英篆說文偏旁字原跋 壬寅

英書多繆體。畢秋帆中丞已舉其毀旻虫薅罝兜瓦學篆之失正。及音切之不合前人者。如皀爲方木反。犛爲陌包反。毌爲方九反。皆大謬也。余謂其以𠫓爲云。乃尤繆之甚者。𠫓乃到子音突。若云乃古文雲字。見雲部。何可混也。英又有篆書千字文。其中亦多可指摘云。

校孫奕示兒編訖因書其後 乙卯

此書十數年前。鮑君以文屬予校訂。予以此書援引甚繁富。而刻本不精。其譌字脫句。往往而是。倘僅即平生所記憶者。略爲正之。蓋所記憶者。亦不能無失也。且亦有舊校者在其上。不知何人。不能爲之剔蠹据實。而反益之瘡痏。若更以我所校益之。惟將爲之分過。故掩書還之。其事遂中輟。然此書辨書之形聲。實可益於初學。餘亦以資聞見。以文欲得一善本以傳世也固宜。今年乃請之孫侍御怡谷。怡谷學人也。宜其視此無難焉。爬梳洗剔。視元本不可以道里計。乃不自信。而重諈諉及予。嘅相距十餘年。新學未見

其長。而舊學日已就荒。將何以副二君之雅意哉。雖然。書實有用之書。使得完然以傳。自今至於後世。先哲之精神。藉此以不澌滅。亦後死者之責也。遂發憤而取家所有四部書有可疑者。一一比對。具有證佐。乃敢爲之乙改塗注。視向之舛誤者。可十去其八九矣。幸筋力尙強。故能勉而爲此。庶幾不辜上天所以留我於世之意乎。時乙卯中元後一日。

書吳葵里所藏宋本白虎通後 甲辰

書所以貴舊本者。非謂其概無一譌也。近世本有經校讎者。頗賢於舊本。然專輒妄改者。亦復不少。即如九經小字本。吾見南宋本已不如北宋本。明之錫山秦氏本。又不如南宋本。今之翻秦本者。更不及焉。以斯知舊本之爲可貴也。余頃校白虎通。付梓垂竣。而吳子葵里示余以此本。實北宋時坊間所行未校本也。目錄前小序數行。其云白虎建德論者。開卷即已錯譌。然余取其書字字比對。始知此本尙多古字。而近世本率多改易。至情性篇中有與近本迥異而實勝者。即一二譌書。尙可循形與聲而得其本字。若近世本。則不加思索而徑改矣。又此本雖分上下兩卷。然篇目上作圍圈者十。仍不失十卷之舊。近世本最後三篇。此本在爵號謚之次。實第二卷也。三篇之序。亦復不同。後得元大德年本與明傅氏、程氏、吳氏、何氏本不甚異。要皆不及此本。洵乎舊本之爲可貴也。吳門朱文游亦有此本。上卷係影鈔。亦更無他人之序。然則非脫去可知已。余取此書之善者。具著於校勘補遺中。而仍以其本歸吳子。吳子其寶之哉。

、題朱文游所藏白虎通小字本後 甲辰

白虎通以此本爲最古。唯匡字有缺筆。若構字敦字皆不避。疑當在南宋之前。海昌吳葵里曾以全刻本示余。但少模糊。此本乃吳門朱文翁所藏者。上半冊係影鈔。然字畫極分明。知其所見本更在前也。刻本目錄中有小圍圈十。蓋雖分上下兩冊。而猶以此識十卷之舊。鈔本遺去。余爲補之。書中大段亦舛譌。然情性篇。則各本皆失。而此獨得。幷古字亦有未爲後人改易者。余梓此書時。惜見之少晚。因別爲一卷著其異同。庶人人知此本之可貴云。

題朱文游所藏元大德刻本白虎通後 甲辰

世所行白虎通。咸從元大德年刻本出。然元本久訪之未獲。今乃從吳門朱文翁借得。較小字宋本。又多傳錄之誤矣。然當時梓此書者極矜愼。不敢輒有改易。如逆子釗爲迎子劉。亦仍其舊。見於跋語中。而後來所刻。咸不能然。旣刪去此跋。並前數序。亦復失其位置。余以此書授梓時。幾沿其誤。今見此。始得正之。此書余與二三通人校讎。幾不遺餘力矣。而此本上有惠定宇先生手迹。其正誤不過兩三條。乃竟有出於余鑿思索之外者。相去三十里。詎不信然耶。對校訖。因附識數語而歸之。

劉子跋 癸卯

劉子五十五篇。南齊時劉晝孔昭撰。其文筆豐美。頗似劉彥和。然此頗有用世之意焉。或疑即勰所著。殆不然也。有唐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注。其云劉晝撰者。亦孝政之序云耳。宋人黃東發。遂疑爲孝政所自著。余借得道藏本。見孝政所爲注。淺陋紕繆。於事之出左氏國語者。尙多亂道。而謂其能爲此文乎。余取

其本以校世所行名爲新論本。補脫正譌。遂成善本。李政序則兩本皆遺之矣。當是公武陳振孫兩家著錄時尚見之也。其書首言淸神防欲。去情韜光。近乎道家所言。末敍九流。道藏本先道家。外閒本先儒家。觀其總括之語。則道藏本實據其本書次弟如此。非由後來黃冠所妄爲移易也。東發又譏其文頗俳。此在當時文體自爾。中閒亦不全避唐諱。安得斷爲唐人。其惜時云。人之短生。猶如石火。唯立德貽愛爲不朽也。若生爲無聞之人。殁成一棺之土。亦何殊草木自生自死者哉。歲之秋也。寒蟬抱樹而長吟。哀其時命。迫於嚴霜。而寄悲於菀柳。今日向西峯。道業未就。亦焉能不諮衿於將來。染意於松煙者哉。此其所以著書之意也。古人留意於身後之名若此。讀此能不瞿然有動乎。

書鐵圍山叢談後　壬寅

此宋蔡京之子絛謫鬱林博白時所作。欲揜其父之惡。正所謂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者。況於絛哉。中閒有戲乃父之言。更不足責。鮑氏得嘉靖年雁里草堂所鈔六卷之足本。又益以璜川吳氏。涉園張氏兩家之本而合校之。乃始版行。亦勤矣哉。鐵圍山者。取諸佛家之語。華嚴經云。四天下共一日月。爲一世界。有千世界。有一小鐵圍山遶之。名曰小千世界。有一千小千世界。有中鐵圍山遶之。名曰中千世界。有一千中千世界。有大鐵圍山遶之。名曰大千世界。又長阿含起世經云。海外有山。卽是大鐵圍山。噫。卽觀其名書之意。亦可知其誕也已。

書周恭叔浮沚集後　壬寅

周恭叔名行己。永嘉人。宋元祐六年進士。官至祕書省正字。出知樂淸縣。鄉人相沿稱其初授之官爲周博士云。早從伊川程子遊。而集中有與釋門往來文字。闌入彼家之言。其學似未盡醇。若因其推崇眉陽爲文伯。以爲能化去洛蜀門戶之見。則於釋氏又若何置論哉。其在太學。以同學生禍卒。行至孝而師事之。爲舉士所怪笑。勿恤也。其教授於鄉也。謂禮義之所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學有齋揖。弟子每朝必揖其師。此愛敬之道也。其可廢乎。文昭因憶向見明呂叔簡去僞齋集中有捲班說。送人之建武學正。其略云。捲班之禮。淸晨魚貫而入。鱗序而立。贊者曰升階。然後折旋而上。前後重行。南北視之若一。東西視之若一。旣揖升堂。分就東西序聽講。不僭後先。下堂無聲。師長有問不躐對。弟子有請無儳言。不問不官。則頫首肅容。其在堂也如此。晝夜亦然。此教學者主敬之道也。習而安焉。無往而非敬矣。盛德大業。皆基於此。以肅紀綱。以辨名分。屈伸有度。進退有律。經文緯武。靡不繇之。今也大班升散矣。凌亂而鬨撻。踞譁而容惰。坐立出入。惟意所適。曾苟也。苟則肆。肆則何所不至哉。憂世者於此有深惕焉。觀叔簡之言。知明之盛時。師儒猶能舉其職。而今也並大班之制亦亡矣。書院所以救學校之衰也。然亦相習通倪。蕩然無復繩尺。若周、呂、二公之所言。非唯目未之見。耳亦未之聞也。余直欲稍稍導諸學子以禮讓之節。故因題是書而並著之。以爲同志勸焉。乾隆四十七年三月朔日在晉陽書。

書毘陵集後　壬寅

毘陵集五十卷。宋紹興中參政常州張守子固撰。今其全集不傳。此十六卷。乃從永樂大典中鈔出者。其

所論奏。皆切於事情。吾讀其論抃葢誌。見回河復禹故道之病民。而深幸今日倡此議者之不果行也。誌云。政和某年。回河復故道。謂京東西河北之民三路騷動。役至再三。而功未就。數百縣病之。於時憸人歎君幸寵。爭立新奇之功以取勝。至斷千載不可力制之大河。使由山徑之蹊。以人勝天。逆理咈衆。舉小廉附和。毘陵儋成老知定陶。獨憂其病民。謝事而去。嗚呼賢矣哉。昨歲冬。河決曹州。大臣御史中有獻議導河北流者。天子灼見其非。詢之河臣。亦以爲斷不可行。議遂格。儻使斯議得行。則其爲民害也。有以異於政和之日乎。夫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吾故錄其言。以爲後來論事者之鑒。集中詩風格蒼老。源於少陵。使事亦復精切。其絕句有云。元非食肉封侯相。合抱遺經老玉川。此則若爲余贈者然。歲壬寅正月二十有七日書。

高恥堂稿跋　辛丑

高恥堂、名斯得。宋史有傳。邛州蒲江人。以骨鯁敢言稱。德祐初。參知政事。宋亡。隱居苕霅閒以卒。世亡其集久矣。今此八卷。乃從永樂大典中輯錄者。中有詩三卷。多感時傷事之作。亦浣花之遺也。抑其老而讀書不衰。與余性酷相近。其詩有云。玩物能喪志。聖賢言皦如。賦受有奇偏。誰能爲矯鞣。又云。少時輕寸晷。老去惜分陰。又云。爾來兩目漸眵昏。一一手鈔事欲備。因知衰頹力不勝。其奈嗜好頑難變。又云。但願殘生更幾年。了我牀頭二三策。此皆吾今日之境。意中之言。故尤喜之。友朋閒有愛我者。每數數規我以守約之道。而余愛博之性。始終不能剗也。目有眚已近十年。幸不至全盲。以多看一卷書爲此生之幸。余少壯時。亦未若近年來之尤汲汲也。來日苦少。雖欲不分陰是惜。亦豈可得。高公眞吾師矣。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六十五歲叟盧某在晉陽書。

題張氏所刻栲栳山人詩集後　甲辰

乾隆庚寅。見今太史邵二雲於京師。訪鄉前輩遺書。得元岑靜能先生詩集三卷。錄而藏之。閱一周星。張羅山氏得邵本并汪本、岑氏後裔所藏本。合校而貞諸梓。校余所鈔本。增多七律二十八首。然有二首錄本有而此本反無者。（附危太朴。）先生詩風格淸勁。多見道之言。有以自樂。不慕榮利。有句云。靜中有樂我素諳。字我靜能斯不愧。允哉斯言。乃近人顧俠君顧意其有鬱塞之慨。殆非知先生之深者。先生德高望重。宜斯士者咸知尊敬之。邑中多陰受其芘蔭。大凡名門右族。後人稍陵夷衰微者。每易爲暴富有權埶者所侵陵。或利其田宅墳墓。而强奪之。今憚先生。咸斂縮不敢肆。故宋文憲題先生集云。名閥之家。雖至凋瘁。多藉之以自立。崛起寒微之輩。雖富埒公侯。亦不敢爲凌躐之事。正謂是也。先生旣沒。趙古則等私謚先生曰貞元。亦據謚法淸白守節、行義悅民兩言爲定論。然則先生豈僅獨善之士哉。羅山於鄉先哲之遺文。咸寶愛而表章之。此其一也。用意若此。不誠可尚也哉。

題鈔本栲栳山人詩集後　甲辰

此本余鈔之邵二雲氏。久置篋中。乾隆甲辰。二雲復貽余羅山張氏所刻本。因取以校此本。補正十數字。題目或不同。詩分合亦異者。張本殆得之。張本七律多於此本二十八首。此本附危太朴二首題缺焉。先

生古詩格高氣勁多以理勝有益於世教然亦溫潤妍雅與陳巖之言迥別集中獨無五七言絕句蓋本四卷今三卷疑失其末卷故也刻本有像贊及王玉所爲行狀而無朱滌溪氏所題余將錄以寄耀山并正其舛字數處使刊補焉爲余鈔此本者江陰陳生于逵也後官廣西泰隴州判今無其人故不能寫所缺者以足之容有待於將來

題曹荔帷遺詩後 乙巳

吾姻家曹君義門出其質叔荔帷先生遺詩墨示余循環諷詠可謂淸無點塵淡餘雋味書法亦不染俗派斯人也而竟以明經終雖抱其才無如命何余居鄉之日少歲在癸巳主鍾山講席荔帷亦適來主余同年袁簡齋所始得會面未暇一叩底蘊即別去今覩遺跡殊恨鄉有名士而不知可愧孰甚焉非義門之勤勤收拾將終於不知矣昔陳之陸從典少爲從父瑜賞愛後乃集瑜文爲十卷今義門雖常客遊倘歸里中從故交世好訪求亦尙未至失墜庶荔帷阨於生前而不致泯然於身後義門之力也幸勉爲之毋讓昔人

書張蒙山集葬高氏九棺記後 庚子

乾隆甲戌余晤蒙山先生於長蘆先生知余歸爲葬母也甚褒惡之余因知先生高義事嘗助族親之不能葬者已百餘棺矣二十年來則又倍之今以大耋之年飢軀出游納籍於師友之誼若此又得施我眞太守畲二樹山人以共成之語云德不孤必有鄰信哉此記敍次委曲詳盡讀此可挽澆風而敦薄俗先生曰余第不欲攘人善以自功則其用意爲尤深遠矣

書顧懐祖秀才所藏先世圖像後 甲辰

乾隆甲辰長至月海昌吳槎客過余鍾山講舍適顧秀才名張思者亦來見吳適攜有顧文康公誥勅遂出共觀明日秀才以家藏先世圖像諸名公贊頌之文共一大軸見示故家喬木令人肅然起敬吳君儻能解所有以贈秀才在顧氏更多一世寶矣行當問之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三

跋六

書鄭司農集後 辛丑

鄭康成集二卷錄一卷附志已云亡今刻附尙書大傳後者相風賦一篇伏后議一篇春夏封諸侯議一篇戒子益恩書一篇易贊一篇詩譜敍一篇尙書大傳敍一篇稗禮禘祫義一篇凡八篇皆從諸書中裒輯者也相風賦北堂書鈔藝文類聚皆引以爲傳玄作禘祫義即禘祫志本不在集中然則僅六篇而已案康成周禮序見於賈公彥序周禮廢興中雖非完篇然亦當附見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子大司農仲師名衆故議郎衞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某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顧省竹帛之浮辭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斯可謂雅達廣攬者也然猶有參錯同事相違則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捃祕逸謂二鄭者同宗之大儒明理於典籍觕識皇祖大經周官之義家語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徒寡且約用不顯傳於世今讚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訓也賈序後又援拾數語云其名周禮爲尙書周官者周天子之官也又云斯道也文武所以綱紀周國君臨天下周公定之致隆平龍鳳之瑞又云某以爲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此三條其文皆不相聯綴當亦序中語也又有論語序王伯厚嘗採輯附鄭氏論語注末亦當并取之以緊乎此云

●孫詒讓讀書記謂注非伯厚所輯●疑出於墨定字而訛名王耳●

書毛氏袖珍本陶集後 丁酉

此本實從宋刻翻梓。而校讎未精。凡注一作某字。往往不在當字之下。亦有妄改處。幸不多也。吳中朱氏有臨宋本。乃就明休寧程氏本上改塗者。又有宋紹熙閒曾集本。以校毛氏所雕。往往符會。毛氏本得之世舅張端甫先生。文弨既重是長者之賜。而又兼得兩宋本可以參校。遂殫旬日之力畢功焉。一字之異。通否相懸。亦古近殊別。且不經後人曲說穿鑿。爲可寶也。朱氏所臨宋本。當出於湯文淸。至曾氏本乃刪去五孝傳以下及四八目。非全本也。湯本不可見。見毛本亦尙有典型焉。

近吳槎客得宋刻湯氏本。爲重雕。余因得見之。

書王右丞集箋註後 辛丑

此吾鄉趙松谷先生所箋註也。余貧不能買書。此本亦未之蓄。今主晉陽講席。架上儲有此書。因得縱閱。其校正視舊本誠遠過之。徵引亦詳贍。不過於刪節。致使本事之原委不明。此尤註古人書者所當取法也。其事出釋氏者。則其友王琢崖贊成之。亦如朱長孺箋義山詩之取資於釋道源也。集中潞州刺史王府君夫人墓誌銘云。夫人姓盧氏。范陽人也。昔堯命伯夷典秩宗。號大常。爲尙父。此下註云。上有闕文。余以爲當本是周號太師。爲尙父。與上句文正相對。傳寫脫去周字。又誤改太師爲太常。以就秩宗之號耳。此余氏族所出。故知之。李穆堂先生序此書。獨稱其辨證裴曲七盤始有拍。以爲可以糾新舊二唐書之謬。有功於學者。然此皆夢溪筆談所說也。松谷本明著其所自。穆堂殆不暇細閱。故有此語。不知者將反疑其掠前人之美矣。書梓成。亦不得人覆校。故其誤字尙多云。

李元賓文集跋 丁酉

捨土而得古器。銚鐶敲擊。何當於用。愛奇貴遠之夫。旁睨之而不去。予價不少靳。珍摔之以歸。庋以几。室以櫝。有佳客則薦陳之。家所有常物。不以爲娛。唯此之娛。其亦性使然耶。今天下之操不律伸赫蹏。日役其五指者。亦幾於流矣。流則庸。庸則廢。其易於成也。亦易於壞。猶詫於衆曰。達是乃吾夫子之教也。其以之班倚於里巷耶。其以之釋詁於童蒙耶。無乃衒文之名而失文之實耶。吾讀唐李元賓之文。其出之也戛戛然。其成之也斬斬然。不綺而麗。不曲而奧。第其品。非夫昌黎氏之流亞歟。然或重自炫曜。又復過於激昂。不韜其光。不和其聲。此其短也。施之於今。其不目爲怪物也者幾希。匪以爲用。將以爲娛。乃無不可。況其可以砥流也。書凡五卷。前三卷二十有九篇。陸希聲之所序錄也。後二卷十有四篇。趙昂之所增成也。篇第部居。無所改作。其末二篇。俄空焉。當煩辱之地。其脫爛有由矣。今年歲在強圉。月紀王正。故人子陳嫕相見武林。借予傳錄。攜來金陵。尙未脫手。何期惡耗。陳君夭亡。年僅元賓。殆亦無幾。今覩終卷。略敍所由。志行可書。請待他日。

題賈長江詩集後 甲午

長江詩雖不合雅奏。然尙有古意。讀之可以療熱媚綺靡之習。明海虞馮鈍吟有評本。長洲何義門得之。

稱善。其字句蓋遠出俗本之上。如云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似君。誰爲不平事。今本作誰有不平事。鈍吟云。誰爲不平。使須殺卻。此方見俠烈之概。若作誰有不平。與人報讎。直賓身奴耳。一字之異。高下懸殊。舊本之可貴類若是。余得其本。因臨寫之。令後生知讀書之法。必如此研校。而後古人用意之精可得也。

再題賈長江詩集後 丁酉

始余得賈長江集。乃馮定遠本。錄之篋中。余於賈詩素不嗜。特以其近古貴之耳。繼又得何義門所評校。始悟其用意之深。幾於無一字閒設。昔人以瘦評島。夫瘦豈易幾也。彼臃腫蹣跚者。正苦不能瘦耳。賈以瘦故能成一家格。然此決非館閣中之所尙也。惟可與山林中人共賞之。義門殆於此有深嗜者歟。字字梳櫛之。句句織綜之。而長江之詩之美乃見。然彼不嗜者猶夫故也。余以爲有如義門者焉。則能自領之已。故其所箋疏。今亦不能詳錄。錄其尤至到者。其補遺詩數章。亦出何本。幷爲補入如右。

徐常侍文集跋 甲午

徐公文集三十卷。南唐舊臣。後入於宋。東海徐鉉鼎臣之詩若文也。前二十卷在南唐所作。後十卷入宋後所作。詩致淸婉。在崑體未興之前。故無豐縟之習。其文儷體爲多。亦雅淡有餘。爲組織之學者見之。或不甚憙。然沖融演迤。自能成家。不可得而廢也。李文正稱其爲文敏速。不樂豫作。臨事立揮草。云速則意思壯敏。緩則體勢疎慢。今觀集中之文。則其言也信。亦唯其如是。故亦無瀠洄渟蓄之趣。崩崖裂石之勢。此殆由人之才力各有所偏勝。雖使自知之。而固無能相易者乎。余從鮑氏借得此集。乃明虞山馮己蒼舒手校本。余又爲正其所未盡者。錄成。復請江陰趙敬夫曦明覆審。又得十數條。其本脫者。尙無從補正之。然此已可信爲善本矣。

胡方平文恭集書後 辛丑

此集失傳已久。故自來以其遺詩數章附唐人之後。云不知其時代爵里。今從永樂大典中鈔出者。詩奏疏內外制及雜文。共定著四十卷。乃宋仁宗朝顯官也。詩豐縟而不失氣骨。置唐中盛閒。誠無所多讓。閒有近晚唐者。如桐井曉寒千乳斂。茗園春嫩一旗開。拂窗紅葉欺閑臥。倚檻黃花笑獨醒。亦佳句也。五言長律。丰容美滿。亦多合作。但集中用字喜新。而不免僻澀之病。如云去驕呼已遠。自笑守應廬。本應休璉百一詩。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也。海罾重拾笑彈冠。本北山移文、昔聞投簪逸海岸也。葛華與麥宿。此見恐無緣。余以爲葛華乃葛花也。此傳寫之誤。其他若用拃天葆髮之類甚多。亦有不免割裂湊泊者。如以昆明劫灰爲昆灰。武都泥爲武泥。黃堂爲靈堂。老子如登春臺爲老臺。畔牢愁截去愁字以叶韻。且於小學亦殊疎。押齊韻云。寧待據梧瞑。不知此瞑與眠同。又云。更簪深策破先零。不知此零當讀憐。皆非青韻內字也。又云。嶰庭舊迹容。案三鱣之鱣與鱓同。顏氏家訓曾辨之。又云。月閒芳桂正宵嵗。桂色宵嵗秀。顏師古注漢書皆音一校反。此必所見本誤脫校字偏旁。而以爲一交反也。又云。郊外春車翳屛星。盤州屛星。屛星見續漢輿服志注。劉昭雖無音。然廣韻十二庚有箳字。注箳篂、車轄、且即以屛風類推之。其

必不宜爲丙。明矣。唐人於小學極不敢忽。以故篇章流傳。可指摘者極少。宋人則不然。雖腹笥富有。墨瀋橫飛。而細纇微瑕。究不得爲全美。辭章之士。往往輕視小學。其所以不及前人者。正坐此。烏可忽哉。集中咏荷花詩有云。妖豔周宛出。禍水漢宮來。無所寓意。而漫以此相方。其唐突西子。毋乃太甚。乾隆辛丑。後五月。適省渠。遂書其後。

尹河南集跋 辛卯

師魯之言兵事。蓋亦知持重而不貪小利者。觀其欲厚集兵力。與不城水洛之意。可見矣。數遭遷謫。其功名不得與韓、范侔。惜哉。其言致治之本。在於務大體。不在任察。又曰。吏益材而民益愁。上貴良吏。民始得遂其生。是其識議卓然。有古大臣風矣。集二十七卷。附錄一卷。余鈔之朱鴻臚鹿紫先生所。朱鈔之新城王氏。王之寫本。則依宋南渡初年刊本之舊也。王有校讎甚略。益都李進士文藻再校。少詳焉。朱以別本參校。更加詳焉。余鈔此本。則凡行款高下之不盡一者。悉整齊之。其誤字爲余所知者改正之。鈔既竟。朱又得一僞寫本。並李進士新增附錄若干篇示余。取以覆對。乃知後數卷。其書止爲補缺者尙多也。至兩本皆誤者。姑仍之已。李所增附錄。亦擇取而次比之。繫於後。師魯之文。永叔稱其簡而有法。子固稱其長於辯論。其文之佳。正不盡以能用字少也。余既讀而愛之。且因諸君子校對之勤。而樂爲繼其後也。凡三四過。始卒業云。乾隆三十有六年。十月壬辰。盧文弨書。

書李泰伯文集後 癸巳

此本雍正閒李之後裔所刊。正集三十七卷。常語及周禮致太平論咸入焉。舊以潛書民言爲首。而此以禮論易論爲首。其卷數皆不與舊相合。觀其所采輯。亦略備矣。獨遺退居類稿一序。此篇載宋文鑑中。可取而補也。讀其條畫經世之言。侃侃鑿鑿。殆可見諸施行。不爲空談。以虞先後。僅得太學官位。不足以行其志。而其言則已立矣。見稱於二三大儒。有以也夫。又外集三卷。則告詞薦章以及誌銘之類也。

劉公是集跋 庚子

劉原父公是集。元本分五種。古詩集二十卷。律詩集十五卷。內集二十卷。外集十五卷。小集五卷。總七十五卷。諸議論、辯說、傳記、書序、古賦、四言、文詞、箴、贊、碑刻、誌、行狀。皆歸之內集。諸制誥、章表、奏疏、啟、議、齋文、覆謚。皆歸之外集。諸律賦、書啟、皆歸之小集。其弟貢父爲之序。藏書家鮮有其本。今從永樂大典中鈔出者。區分而聯綴之。合成五十四卷。不能依元本之次第。以賦爲首。而古與律不分。又元本內集之與人書古文也。小集之書啟。俳體也。今亦混而爲一矣。雖觀唐人詩集中。附見他人倡和之作。舊本皆一例平寫。無高下之別。或他人倡而己和。則置他人之作於前。或他人和己。則置他人之作於後。近代則不然。凡附見者皆置後。且低一字以別之。公是集尙有古法。而鈔集者不察。或誤以他人之作爲原父作。七言近體中。有其弟貢父先寄詩而原父和之。遂誤以在前者屬原父。而和詩反低一格。從附見之例。余與歷城周太史書昌言之。當改正也。原父詩有瀟灑出塵之致。其議論多有啓發人意處。謂人之儉。儉於人而裕於己。晏子之儉。儉於己而裕於人。有說犬馬一篇。其大略云。由漢以來。苟進言於天子。無不以犬馬自予者。

嗚呼。使夫知治守道之臣。進以義。退以禮。而犬馬之說。不已貶乎。使夫亂國偷容之臣。進以利。退以刑。而犬馬之說。不已僭乎。今夫犬之爲人用也。不過受一器之食。然而外則有獲獸之效。內則有禦寇之猛。斯可謂適其材矣。馬之爲人用也。不過盡一鈞之駕。然而外則有兵戰之捷。內則有馳獵之審。斯亦可謂適其材矣。故功著而利不益。身勤而事不害。此雖廉能之士。盡瘁不貳。何有能過焉。若夫亂世偸容之臣。功薄而罪尤。身利而事害。如此。何以自比於犬馬耶。余謂其言足以警有位者。故特著之。

后山詩註跋 乙未

孟東野但能作苦語耳。后山之詩。於澹泊中醰醰乎有醇味。其境皆眞境。其情皆眞情。故能引人之情。相與流連往復。而不能自已。然當時亦以爲愛之者絕少。況後世哉。余年五十八。始讀而善之。向以黃、陳並稱。余尙嫌黃之有客氣也。此本乃天社任淵因后山門人魏衍所編次而爲之註。頗能窺其用意之所在。然二人者。皆未聞有篇什留於人間何耶。葉石林嘗見彭城寇國寶之詩而善之。後知其從后山學詩。以爲淵源有自。今此二人者。何遽不若寇耶。然亦幸附后山以傳矣。余鈔此書。在甲午之冬。逾年。始爲之跋。乾隆四十年季夏之二十六日也。

樂圃餘稿跋 丁酉

著書滿家。不幸而無零章斷幅之傳者。比比是也。宋朱伯原氏有文三百卷。經兵燹亡失。其從孫思掇拾補緝。僅得三十之一而已。名曰樂圃餘稿。不必皆其生平文字之至者。然而流傳五六百年不衰。猶幸也夫。伯原吳人。舉乙科。以足疾不仕。窮經閱古。世皆知其賢。起教授鄉邦。爲諸生說春秋。後又以之教國學。著春秋通志二十卷。今亦佚矣。獨墨池編二十卷。世尙有版行本。他所著圖經、琴史。不能定當世藏書家之有無也。人生何必爲達官要職。如伯原氏。官不過正字。所盡者不過師儒之職。而當時貴之。後世慕之。其所居樂圃之坊。名至今未改也。學何負於人哉。人當善用其長。毋強用其所短。伯原氏可師也。安在其無能爲幾乎。

絜齋集書後 辛丑

書錄解題載絜齋集二十六卷。後集十三卷。南宋禮部侍郎袁燮和叔撰。馬氏經籍考。唯後集作十二卷爲異。當由誤脫其畫耳。今聚珍版本二十四卷。不分前後集。乃從永樂大典中鈔出者。題曰絜齋集。古絜字雖作絜。然在今則不得不分。和叔齋名本作潔清之潔。故其贈陸伯微絕句。有云。斗大書齋以潔名。冰壺表裏要淸明。如今塵土塡胸臆。幸挽滄浪爲濯纓。若作古字。恐不知者疑其或取絜矩爲義。則失之矣。其詩不甚經意。而文則條鬯明粹。能達其意之所欲言。其子甫作後序。謂其行文不喜用難字。夫好用難字。此剽竊塗澤者之所爲耳。文之古不在此。吾讀所撰何夫人實氏墓誌。而歎女子有高識。其言有足爲今之士風警者。爲錄於此。誌云。科舉之士。有得雋場屋。又隸人以獲厚貲者。顧自矜衒。夫人曰。士子當砥礪廉隅。今嗜利無恥。而不知其非。又自以爲能。他日苟得一官。豈不重爲民害乎。吾以夫人此言。爲舉子作箴砭。不知尙能發汗否耶。第六卷策問功臣篇中云。雲臺二十八將。以鄧禹元功爲首。自是而下。亦宜

以功之大小爲序。弁之平齊。徇之守河內。彭之克延岑。異之破赤眉。皆其時卓然可稱者。而序之於王梁、杜茂、傅俊、堅鐔之下。彼數子者。功何有焉。是何先後之失當耶。案此但據俗本後漢書耳。乃後人改寫致誤。非本來之失也。此載馬武傳後。本作上下兩列。先序上列竟。而後及於下列之首。此古法也。如張守節史記正義所載周書謚法解。亦是如此。後人改兩列爲一列。而以一上一下排寫其次序。遂致舛互。獨不觀論中所言乎。云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今此四人者。亦皆雜廁於二十八將之中。非其誤之灼然易見者乎。以和叔之學。而尙失於不考。何況後人。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四

跋七

書晦菴題跋後 癸巳

毛氏汲古閣刻朱子題跋三卷。以跋東坡與林子中帖爲首。考朱子文集。則其前尙有一卷。不知此何以獨遺之。書河圖洛書後引大戴明堂篇鄭氏注。此誤也。明堂在盛德篇中。杜氏通典所引。但稱盛德。在未爲後人分析之前。可據也。注乃北周盧辯著。中有引鄭氏語。其爲非康成注自明矣。又跋胙篇作跋祚。此在魏晉六朝人書中多如此通用。但記朱子嘗與人辯及此。謂胙爲主位。不應作祚。今何以亦爾也。其書參同契後。末署空同道士鄒訢六字。此朱子自寫其姓名也。鄒本邾也。訢當是昕之譌。或以訢有喜義。古書本與熹通。此亦放魏伯陽篇題而爲之。而毛氏不察。妄增一歸字於空同道士之上。誤矣。其跋周益公楊誠齋送甘叔懷詩文卷一篇。竟是禪門上堂參謁語。朱子斷不爲是。必妄人竄入無疑也。其他如直復改作復。傚倪改作睨。皆不知古字。

玉楮詩藁跋 丙申

秀水曹侍郎溶之圃。在郡城中。名之曰倦圃。蓋宋岳倦翁金陀園之故址也。余嘗至其地。林木耆蔚。溪流彎環。坡陀峭蒨。雖結構未必皆如曩時。而昔賢遺風。猶髣髴遇之。其時蓋已不爲曹氏有矣。倦翁爲武穆

王之孫。所著有金陀粹編、續編。今猶傳於世。云此玉楮詩藁八卷者。當嘉熙時三年閒之所作也。其詩刊除浮豔。風格峭異。驟若不見可喜。而咀嚼既久。亦自有得味於無味中者。明嘉靖閒。其裔孫尙書元學刻而傳之。今版本不可得矣。外閒所傳寫者。率譌缺。今姑就其本傳之。不能細校也。集中記爲韓正倫因詩致怨。欲陷倦翁於死。賴廟堂覺之。事得白。以武穆之精忠。所謂悲其人猶愛其樹者。正倫乃絕不顧。而幷忘其舉己之恩。欲文致之於罪。是尙得爲人乎。倦翁雖未能忘情。而深憐其失計。詞不憤激。有君子之養焉。他日讀邵氏聞見錄。見种詁誣范忠宣。而忠宣猶薦之。乃爲詩有曰。丞相襟量滄溟闊。一皆不損三世將。自言曲直何必言。愧死老奴作何樣。後又有讀誠齋集詩復及之。所謂怨若怨焉者。殆終有不能盡化者歟。

劉後村集跋 甲午

後村集有百九十六卷。今此祇五十卷。僅居四之一。毛氏津逮祕書中。載後村題跋凡四卷。此集無其前二卷。黃氏千頃堂書目所載後村諸集。班班尙多。距今未久。宜尙在世閒。然余求之數年。卒不見也。此集舊寫本字迹攙殺。閱之頗不爽目。故別加校正。直錄如右。而以毛氏前二卷之題跋幷入焉。倘得全集。自當各還其舊。若不可得。則毋寧匯從一處。庶不復有放失之患。後村。劉克莊號也。字潛夫。莆田人。學於眞西山。以廕入仕。歷廢歷起。宋理宗時。賜同進士出身。官龍圖閣直學士。謚文定。後村詩詞及各體文皆有法度。卓然爲南宋一大作手。七言古風。初喜摹長爪生。詩人玉屑所載三篇。酷與之肖。而皆不見此集中。此體亦不多見。唯有築城、開壕、運糧、朝陵、六七篇而已。風格蒼老。頗近老杜留花門、塞蘆子諸章。其本意欲息唐律。專尙古體。以趙南塘肯而止。今集則律體居多。石門吳氏後村詩鈔。亦無出此集之外者。豈其全者非獨余不及見。卽前輩亦未之見耶。余因其書考其人。亦庶幾無愧眞氏之門者。乃宋史無傳。柯氏新編。亦不爲之補。文獻通考於他人之集。則嘗采用後村之言。而其集亦未著錄。幾疑於名之隱晦矣。雖然。唐書不爲韋應物傳。而蘇州之名。常在天壤閒。文章自可傳。不仗史筆垂後村亦復何憾哉。

剡源集跋 丙申

余舊讀蘇伯脩所輯元文類。劉欽謨所輯中州文表。略識元人所爲文。古辭奧句。磔砢斑駮。大率取材於先秦兩漢。其體裁則昌黎之曹成王碑、柳州之晉問。庶幾近之。當宋之末年。其文多流於漫衍荏弱。嘽緩骫骳而不振。若元閻靜軒、王秋澗、姚牧菴、許圭塘諸人之文。差可矯其弊矣。然古於文者。不必皆古於辭也。如第以辭之古爲古文。則又恐以形貌求之。而非精神命脈之所在。是乃贋古。非眞古也。繼得黃梨洲所錄剡源文鈔。則大好之。剡源者。奉化戴表元帥初也。其文和易而不流。謹嚴而不局。質直而不俚。華腴而不淫。此非徒古於字句之末者也。明初宋景濂氏重其文。在史局爲下本路卽家謄其集二十卷入祕閣。元史列之儒學傳中。景濂又爲其集作序。推崇甚至。三百年來。唯梨洲選擇其文以傳之學者。而其全集殊不多見。金陵陶孝廉衡川以是詢余。余愧未能答也。南濠朱君文游多蓄古書。余因求之。乃得明神廟時版本。其上有何義門先生評校。乃其弟子沈頴谷名巖所傳錄者。何氏得嘉靖以前舊鈔。爲文祇六

十五篇以校版本改正甚多如唐書西域圖記脫去後半篇二百六十五字賴以補全其詩亦得舊鈔刊正余見之大喜屬友人爲臨一本俾此集爲卷三十文雖視舊鈔本爲多亦有鈔本有而版本無者十有三篇何氏已爲補錄而朱君本無有不知又落誰氏矣詩源出江西視山谷爲稍渾融余師桑弢甫先生讀之曰爲狷士云剡源嘗爲建康府教授而元史乃作建寧考其自序云爲昇學教授建康實唐之昇州然則元史誤也後來序其文者亦多沿誤當正之穎谷吳人稱剡源文近子厚亦閒似蘇門能從容於窘步蹜蹙於枯條此數語亦殊有見朱君曰此亦吾鄉之學者也故附著之云

仇山村金淵集書後　辛丑

山村爲溧陽教授在元大德九年年五十九矣在任四年官滿受代歸詩作於其時溧陽自唐以來皆屬昇州故吾子行爲之題詩稱仇仁父解秩建康有新文曰金淵集也其分教京口又在前故其寄京口諸友絕句云都邑山川我舊遊歸舟千里十年秋相逢若問村翁信貞女江頭狎白鷗貞女江乃指溧陽言也京口今鎮江府本朝雍正年閒始以溧陽隸焉或遂以此集在京口時作誤矣詩清綺流美有蕭閒之韻而無酸寒之氣五言律中有哀方巖州五首巖州乃方虛谷也詩中具有微詞虛谷之爲人即不至如周公謹所詆之太甚要其人之不足取固較然也今本乃題爲懷方巖州詳詩意當作於其新歿之日非懷之也七言佳句吾愛其書生愛日唯愁晚稚子敲冰不怕寒無白衣來多釀酒放青山入別開門冰懸古樹花尤峭雪擁寒江水不渾塵世不知秋過半水鄉但覺月明多情與境俱清絕其七言一絕云野風吹樹廟門開神象凝塵壁擁苔笑爾不能爲禍福村人誰送紙錢來亦有風人之致此集戊戌年閱一過辛丑再閱遂書其後

書李空同詩鈔後　癸巳

乾隆十五年弢甫先生主大梁書院因空同後人請選其祖之詩爲檢定十六卷付之栽畢梓即以本寄文弨京師使讀之空同詩當以五言律絕句及七言古詩爲最去其摹仿太似者而眞氣骨乃見固未易以當眷也他選本則有標刪其句者錢以質之先生先生曰刪則吾不敢無寧仍之而附注以己意耳文弨於此本譌字一一校勘以復於先生今略著二條於此如河之水歌云河水滮滮舟子搖櫓檢字書滮與漉同則與櫓韻不協遂謂作瀧瀧差近之先生曰滮當是漉文弨今思之或當讀如滸滸然未知空同本何書也又有句云毖毖聞波踊殆即用毖彼泉水而疊其字他人集中亦未見又左袒行云盍不信祕不入軍右袒計安出文弨謂別本作寄不信者是易有言不信詘不見信也寄之言不見信於祕祕不入寄之言似當如此解先生曰誠然唯軍右袒不可依明詩綜作軍左袒耳其末又附本朝人劉滿詩有列壯鳴鑾使之句文弨謂當是列狀之譌先生曰吾思之不得汝乃得之才相去果三十里耶噫此雖先生戲言而獎誘殷惓不遺纖芥乃如此今整理舊書復見此編追憶往復之言殆將二紀矣先生曳杖之辰亦已再朞矣把卷憮然因具識之今日即欲就正何可得也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七日書

跋西北之文　辛丑

此皇朝湖廣布政使澤州高平畢振姬亮四所著之論議諸雜文也太原傅山靑主爲之序仍以解元稱之其言曰東南之文概主歐曾西北之文不歐曾不歐曾者非過歐曾之言蓋不及歐曾之言也解元爲西北之文而卒不得罪於東南者以言之數數於理也山又爲解元之西北尙多乎其理者也然終不以其文東南解元也靑主之言如此余東南人也非謂文必東南者特以畢公之學之富而用之於賦頌碑版等作堂皇典麗當推一大作手若論理自當以平正易直爲主欲人之易曉也議事自當以明白剴切爲主使人皆可以舉而行也今其爲言也淵翻藻耀非有學問人不能究其指歸吾恐讀其文者之不易曉也然其議事之文實非徒託空言可比當以俟知者知耳至論孔子弟子家語有縣亶與史記之鄡單非一人此則失於不考縣乃鄡字之誤漢書地理志鉅鹿郡有鄡縣續漢郡國志作鄡蓋實一字周大王亶父亦作亶甫古亶單多通用故鄡單即爲鄡亶實一人畢公信史記集解之言以爲鄡單皆人欲祀之於銅鞮豈其然乎

景菊公先生詩集跋　丙申

先大父書存公交友中最精風雅同輩所共推服者兩人一爲上虞王文白先生名德璋寓杭州先大父對宅以居之其錢塘懷古七言長律凡若干韻氣象雄渾音節亮拔不落宋元以後格調余外大父馮山公先生爲序之余篋中曾藏一本南北轉徙縢膳書攜多爲他人紛亂近檢之未得其後人不振復相繼以死遺藁不可復問余丱角時已不及見先生以鄰近故至所居見先生小影四周皆有題詠先生夫人亦尙在計此時訪求尙可得而童年見不及此至今恨之一爲同邑景菊公先生先生垂歿以平生著述授余師桑弢甫先生先生爲版行其詩八卷而爲之傳以著其人菊公可無憾於泉壤也已夫多不如精前明布衣稱詩最富者如沈嘉則王百穀王承父之流今其集流傳蓋寡以云重刊抑更難已余固知菊公先生之詩之亦不必以多爲貴也雖然派別不一嗜好亦殊後之人豈無擷嚌其中而更有得焉者乎況余先大父情好往來之密咸見是是更不可以廢此集先生手自書古今五七言雖各分體而卷或閒隔余移之使各從其類并即以弢甫先生序傳冠諸首弢甫先生沒時有四孫遺書皆已分析今一孫又亡余猶覯得菊公文集與說部而讀之而恐其終不獲也無可求者已矣有可求者更當求之向鈔得菊公詞八卷今又鈔此集五十卷又多乎哉視文白則咸優而以云得先生之全疑尙不止此

菊公文集說部在弢甫先生二房長孫濟癡所濟癡致其妻乃余母舅張端甫先生之孫女余請端甫先生借鈔焉固不出後聞爲所親全攜去不知落誰手矣

濂洛風雅跋　庚子

此本相傳以爲元金仁山先生所選輯首濂溪周子八傳而至王魯齋皆正傳其餘源流所漸凡三十五人所錄皆有韻之作凡箴銘祭文咸入焉意主於闡明義理裨益風化初不於字句閒求工也本朝雍正年閒其裔孫律實始版行今相距五十年吾宗東源哲仁欲復爲開雕請余爲正譌余北上攜之行笈中友人居蕃北方之言學者也就而正焉其意以爲題曰風雅即文不當在所錄中又劉屏山戲作十二辰

顧詩一首亦當去。其言良是。然出自前哲之手。毋寧仍之。善戲謔兮。亦風人所不禁也。仁山錄朱子靜江府虞帝廟詩。附記其後云。廟中舊有有庳君像。南軒牧此州。毀而投之水。文弨竊疑其已甚。而眉菴以爲不然。謂傲即象。驕之根。去之不爲過。且廟制尊一不尊二。然余考道州有鼻亭之神。道州即有庳地也。象必有遺愛於其國。故神而祀之。靜江去道州不遠。祀象不爲無因。有其舉之。非後人所可意爲變置也。且俑以象人。猶不可用。像亦象人也。而投諸水。戮已太甚。視流放又甚焉。卽操千古賞罰之柄者。亦不宜出此。余以爲蒲坂之舜廟不宜有象。而靜江之舜廟實宜有象。象蓋從祀也。亦猶先主、武侯同閟宮之義也。非並尊也。聊著不同之見於此。以俟後之人論定云。乾隆庚子臘月之望。盧文弨書。

題王阮亭先生感舊集後　辛未

王阮亭先生輯其平生知交之詩爲一編。曰感舊集。凡三百三十有五人。此本藏北平黃崑圃先生家。先生瓣香阮亭。既盡梓其遺書。此編以未得校讎。尙留篋中。不鄙淺學。謬及之。余觀阮亭生平。好獎引氣類。於同時人士。所造有一字之長。一韻之工。輒不津津激賞。且筆而記之。今其書如池北偶談、居易錄、古夫于亭雜錄、漁洋詩話中所載。且至有重見疊出而不厭者。學者因先生題稱之。亦願爭先覩其全爲快。今是編所載。朝廟十一。山林十九。其人則皆素所稱述之人也。然向者第等諸窺豹一斑。而今乃得見其全。其爲快意。當更何如哉。因亟校歸之。冀有好事者付之梓。元本分四卷。卷袠重大。擬每卷分上下二篇。又詩之先後。與目不相應。今定從目。序所云以考功終者。今乃在第二卷末。此則不敢妄易云。阮亭自序爲康熙十有三年甲寅。余今玆始得盡校。爲乾隆十有六年辛未。蓋相去七十有七年。而先生之旨猶有不盡出如斯者也。閏五月廿四日校竟并識。

卷後又有補遺。此或鈔時偶遺。或後時所見。非是別有義例。今當歸倂一處。凡是正三百餘字。有近人名字難考者。此不可以意爲定也。有詩中下字偶不契勘而誤者。如云辟時喜得虎頭筆。滿壁煙雲峯削成。今若從漢書司馬相如傳改作戌削。則非韻。然削成實無所出。又如云始焉弩在機。終也刃出鞞。上韻用術字。下韻用必字。此必因鞞字形近韠。遂誤讀鞞爲韠也。鞞蒲頂切。與術必二韻不協。又有一詩序云。樂羊以息壤而克中山。案息壤是甘茂拔宜陽事。若樂羊之克中山。則謗篋也。唐人詩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麑翁。事雖誤用。終不失爲佳詩。特學者不可沿習所聞。而不考其本也。予是以著之。且明予之所不改者類如此。

文心雕龍輯註書後　辛丑

余所有此本。粗加讎校。寓吳趨時。兒輩不謹。爲何人攜去。後遂不更書也。昨年吳秀才伊仲示余校本。無可比對。復就長安市覓得此本。紙墨俱不精。與所錄隱秀篇之缺文。及勝國諸人增刪改正之處。此本具有之。然他人所改。俱著其姓。唯梅子庾獨不。不幾攘其美以爲己有耶。亦有異同數處。其練字篇引尙書大傳別風淮雨。於傅毅制誄。已用淮雨。下多元長作序。亦用別風八字。頃無王融集可檢。惟憶陸雲九愍。有思振袂於別風之句。此亦一證也。傅毅作北海靖王興誄云。白日幽光。淮雨杳冥。古文苑所載。其文不

全。今見此書誄碑篇者。文爲後人改去淮雨。易以氛霧二字矣。鄭康成注大傳云。淮、急雨之名。是不以爲字誤。而詩正義引大傳。竟改作列風淫雨。蓋義僻則人多不曉也。哀弔篇首云。賦憲之諡。此出周書諡法解。既賦憲受臚於牧之野。乃制作諡。今所傳周書。文多脫誤。惟困學紀聞所引。尙有此語。此於賦憲下引舊人校云。當作議德。失之不考也。至詔策篇賜太守陳遂。注本作古博進陳遂。正與下故舊之厚句相應。然古字亦疑值字之誤。其末引詩云。有命在天。明爲重也。周禮曰。師氏詔王。爲輕命。吳本亦如此。余以爲當作詩云。有命自天。明爲重也。周禮曰。師氏詔王。則爲輕也。下衍一命字。養氣篇故有錐股自厲。和熊以苦之人。案下六字。吳本無。當本脫四字。不學者妄增成之。而忘其年代之不合也。末序志篇云。茫茫往代。既沈予聞。眇眇來世。倘塵彼觀也。謝耳伯云。沈一作洗。余疑皆未是。似當作況。況與貺古通用。又吳本倘字作凉。吳本從曲江錢惟善本臨出。前有其序。余迎春之年。尙爲此矻矻。不欲虛見示之惠故也。凡異同處勝此本者。已具錄之。爲語小兒子輩。愼勿再棄也。乾隆辛丑七月九日書。舟車攜帶此本。近又不完全。

碧溪詩話跋　辛丑

此書議論純正。凡豔冶之辭。概不挂齒牙間。其評品李杜優劣。後人莫能易也。至子美之廣廈。與樂天之大裘。其意一也。其詞則有工拙。何必以窮達校其難易急緩。與作者之先後。以爲高下哉。義山詩。卻羨卞和雙刖足。一生無復沒階趨。此有激之言。何嘗如新豐老翁。眞折其臂之出於實事者哉。乃譏其爲子春之罪人。毋乃太迂。謂子美玩弄嚴武。褻黷禮法。亦相襲前人之旨。於少陵詩。未嘗熟復也。東坡詩。浮江泝蜀有成言。江水在此吾不食。於下注云。江水在此。吾不食言。光武語也。東坡去一言字。殆嫌複也。案有成言三字已見上句。則但用吾不食。意義自足。何嫌複之云乎。常明未必有斯謬。必校者之妄加也。此書出吾鄉鮑氏所藏。黃氏仕履之詳。尙可以考見云。乾隆辛丑七月十日書。

逸老堂詩話跋　丁酉

逸老堂詩話二卷。得之江寧嚴侍讀東有所。書中不列鄉里姓名。然稱魏莊渠馬抑之爲同鄉。則蘇之崑山人也。又稱祝枝山序其父約齋漫錄二十卷云。俞君寬父。吳之耆儒。又以知其人姓俞矣。其大父醉菊翁亦見書中。然皆不知其名。崑山之俞。唯允文字仲蔚者最著。廣五子之一也。考其事蹟。又齟齬而不合。此書與約齋漫錄。江南通志及千頃堂書目皆不載。雖有詩句。又不爲明詩綜所錄。一時無可蹤跡。姑其書雖無大過人處。而敘述亦斑駁可喜。其論麓堂詩。載同官獻諛之詞。未免起後人之譏。尤確論也。爲錄而傳之。至其祖孫三世之名若字。俟他日得崑山縣志。與祝枝山集。再爲蒐考云。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五

跋八

漢衛尉衡方碑跋 癸卯

此碑近時所搨，以校隸釋所有，尚不及其半。中有云：睹爽盛之貢，經常伯之寮。謂其以孝廉察舉而爲郎中也。爽謂伯爽，盛謂閔子，古閔盛通用，如春秋諸侯之謚閔者亦作盛也。碑中兩寮字，金薤琳琅皆誤以爲賓。豈傳錄之不審耶。碑云，感背人之凱風。詩邶亦作鄁，此併省去邑。不廢不陷，即不吳不揚。婁圃起按，本之齊語。下本肇末上缺一字，必惇字也。疑闕苦囟下令缺一字，而洪氏本則爲仍字。其下所注缺字，今本則頗似因字形。碑云，詔選賢良，招先逸民，君務在缺失，順其文。舉洪氏本如此。余諦視碑，則洪云缺者，頗似寮字。其失字上半剝蝕，實非失字，乃英字也。時詔書令選賢良，務先逸民，而衡君欲舉其寮之賢者。又欲順詔書之文，故下云，已從政者，退就勑巾。蓋令其棄官而就舉也。隸釋於含譁戴仁下注云缺六字。其實止缺二字，此則都氏本不誤也。

翁覃溪得舊搨，云是失字，非英。余疑非舊搨也。後人就其損處妄鬭耳。

漢蕩陰令張遷表頌碑跋

篆額兩行云，漢故穀城長蕩陰令張君表頌。其首云，君諱遷，字公方，陳留已吾人也。下敘其先世，則舉張

仲張良張釋之張禹四人。云，爰暨於君，蓋其繵縺。暨字分作既且二字。得毋書者不諳文義，致有斯誤。繵縺即蟬聯也。敘其行履云，治京氏易，少爲郡吏，徵拜郎中，除穀城長。敘其政績云，蠶月之務，不閉四門。臘正之際，休因歸賀。八月筭民，不煩於鄉。隨就虛落，存恤高年。路無拾遺。黃巾初起，燒平城市，斯縣獨全。下即以寬仁愷悌稱之。又云，流化八基，遷蕩陰令。吏民頡頏，追送如雲。周公東征，西人怨思。於是刊石豎表云云。蓋穀城故吏所爲立也。此碑不見於歐、趙、洪、鄭所錄，唯都氏金薤琳琅中載之，但闕五字耳。余今所得，又闕八字。然都氏所云闕者，今皆可辨。其一字都氏已知爲郎字。乜如淵巖寓。開下闕一字，碑作曳上似衆字頭，下似之字，又頗近於毖字，而音義則不可曉。擬其意，則當爲關，豈聲之轉，遂可借用歟。又燒平市平下闕一字，今案是城字，下截尚可辨。又道區別上闕一字，今尚有其字之形。流化基化下闕一字，今審是八字，並不闕。八基即八棊。蓋張君在穀城凡八年，而後遷也。碑以喬猾爲寫嬔，以殯爲賓，以張是爲張氏，相係爲相繼，中譽爲忠謇，瑰瑋爲佩京，蔽沛爲蔽芾。蹋即騙字，鑾即鑿字，漈即際字，弊即弊字。其紀立碑歲月，在中平三年，歲在攝提之二月，蓋丙寅歲也。若唐鄭州寶室寺鐘銘云，大唐貞觀三年，攝提在歲云云。案是歲爲己丑，次年乃庚寅，而亦云攝提，何也。此尚有碑陰紀出錢姓名，余皆有之，都氏不載，疑并額皆未之見也。文後忽贊詩云舊國，其命惟新二語，不曉所謂。漢時風俗，固不知有忌諱類如此。

漢博陵太守孔彪碑跋 癸卯

此碑隸釋作孔彪，金薤琳琅作孔龢。此字碑已模糊，其形彷彿若龢，實即彪之變體。此碑在諸隸書中形獨小，其結構頗與唐世碑版相近。其文雖多用經語，不可謂之奮屬文也。洪氏云，彪後遷下邳相河東太守，而碑額猶書其前官者。以碑陰考之，乃博陵人不忘甘棠之惠，而爲此碑也。於此可見漢時風俗之厚。降而後世，所謂去思碑者，大率在遷任將去之時，樹於所經過之地，使其得見之耳。安有去官之後，其人已沒，而猶爲此舉乎。彼其政無可稱，祇由吏胥感其私恩，強舉閭里之錢而爲之者，比比是也。白香山詩云，古石蒼苔字，安知是愧詞。嘻，其能免於愧者，不亦罕乎。

漢倉頡廟碑跋 癸卯

是碑已全損，惟倉頡天生德於大聖，四目靈光，數字可辨。碑側有云，是稱（有一字缺），令朔方臨戎孫羨缺從事。永壽二年，朔方太守上郡仇君察孝，除郎中太原陽曲長。延熹四年九月乙酉，詔書遷衙令。五年正月到官，奉見劉明府，立祠刊石，表章大聖之遺靈，以示來世。又云，下行自紀姓名。此下書出錢者姓名及錢數，有不甚微者。有守左尉萬年長沙瑗字君平。萬年縣也。長沙乃複姓，此稀姓，亦所僅見。余觀上所記，則是倉頡廟乃劉府君所立，碑中亦有劉府君三字。而孫羨自敘其歷官之詳，且云奉見劉明府，立祠刊石，則此文孫羨所爲也。余寓太原，新修府志，尚未得見，不知陽曲職官中，曾載此孫羨姓名否。（府志失載）

漢孔褒碑記 癸卯

碑云，君諱褒，字文禮，孔子廿世之孫，泰山都尉之元子。此碑首數字尚明了，并其餘可辨識者，共七十有二字而已。褒乃宙之子，融之兄也。裴松之注魏志云，山陽張儉爲中常侍侯覽所忿疾，刊章捕儉，儉與褒

有緒.亡投褒.遇褒出.時融年十六.因留舍藏之.後事泄.兄弟爭死.詔書令褒坐焉.碑有云.元節所過.元節.即儉之字也.又有云.後會事覺.臨難引賓.各爭授命.蓋即敍此事.而其下文已脫爛.趙氏金石錄.洪氏隸釋.皆不載此碑.無從知其後事若何.碑之立必在中平元年.黨禁已解之後.故得直書其事而無所諱避也.前云家業春秋.以下似敍其所學.又有斷闕辭語.上下文義皆不接續.惜哉.

魏魯郡太守張猛龍碑跋 癸卯

此碑書甚古拙.亦多別體.猛龍字神囧.囧字世人率未識也.氏族作氐族.巉巖作巉巖.張老作張魁.沮渠作沮渠.夙宵作夙宵.風作颩.蹈作蹈.耕作畊.當南北朝.多有世俗創造之字.如顏氏家訓之所識者.此類斷不可以涉筆.爾來士君子.多知崇尚說文.凡古書相傳之舊.非許慎氏之所有者.一切改令復古.此又似未免矯枉過直也.

北魏汲縣齊太公廟碑跋 癸卯

先晉太康十年三月.尚父裔孫范陽盧无忌來爲汲令.以縣嶠巘之下.舊有太公壇場.荒而不治.乃依舊修造.鐫石立表.在今縣治西南隅.此表吾未之見.後北魏孝靜帝武定八年.太公裔孫尚氏諸人.以无忌舊碑僻據山阜.遂率觀黨.更豎碑祠於博望亭平頭之所.在今縣西北三十里.請太守穆子容爲文記之.子容幷爲書无忌之表於前.而乃以已作繫於後.其結銜云.通直散騎常侍聘梁使平東將軍中書侍郎恆州大中正修左史汲郡太守穆子容.山行之文.朱竹垞引李白詩.朝歌屠叟辭棘津.八十西來釣渭濱.而韓詩外傳稱文王舉太公時公年七十二.兩者不合.无忌表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按尚書顧命有齊侯呂伋文.則伋已嗣公爲侯.非卒於康王時也.竹垞之言云爾.余案无忌明據竹書紀年之文.非得之流傳也.周公封魯.太公封齊.皆其子之國.而身留京師.故有三年報政之語.周公在而有魯公伯禽.事太公在而不可有齊侯伋乎.竹垞譏之非是.特太公遇文王之年.諸家所紀.七十爲多.但不知定當文王何年.計武王即位元年.至康王六年.已六十二年.公遇文王.縱晚.亦須在前數年.即以外傳所說計之.公之壽已百三十有餘矣.而无忌之表云.蓋壽百一十餘歲.然則公之遇文王.疑不過在五十時.公之女爲武王后.以此爲證.不應乃在耄齒.孟子言太公聞文王善養老來歸.若五十內外.不宜即言老.然人情每預爲晚歲之計者亦多矣.豈必當年即已需養乎.況太公非沾沾僅爲一身計者.其嘉文王仁政之美.亦必不專在一節.故愚以爲孟子所言.正不可膠執以爲七十之確證.乾隆癸卯.七月庚寅朔.在陽曲書.大氣如南方深秋時.

善養老之義.孟子具有明釋.正不必文王自養.其稱二公爲二老.亦順文耳.且老亦不專指年老.家相稱老.楚公子圍方發而伯州犂稱爲寡君老.豈必拘於七十方稱老哉.甲寅正月二十六日重閱記.

唐光祿大夫張琮碑跋 癸卯

書甚剝泐.其文爲于志寧所撰.以前有黎陽公于四字.尚隱約可辨也.額篆書文正書.不知爲誰某矣.中惟琮下故木從兮.驂旁易馬爲女.頗覺新異.張琮字文瑾.武威姑臧人.除睦州刺史.未到官而卒.唐史無

傳.

唐禮部尚書張胤碑跋 癸卯

此碑篆額尚完.題云大唐故禮部尚書張府君之碑.中有詔葬故金紫光祿大夫張胤諱改之語.以唐書儒學傳考之.即張後胤也.其云卿遵道藝之言.披喧伐枳之詠.余初忘伐枳出何書.孫詒穀語余出後漢書岑彭傳.彭子孫熙爲魏郡太守.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碑即用此事.

唐汾陰獻公薛收碑跋 癸卯

額云.唐故太常卿上柱國汾陰獻公薛府君碑.篆尚完好.碑文摧剝不完.其可辨者.亦多模糊.唯對逸簡於當岳.多識比於廣徵.及飛譽連之箭章.陳琳之書數句尚連屬云.

唐襃國公段志玄碑跋 癸卯

右碑篆額正書.書撰人姓名皆不見.據寶刻叢編所云.則本無姓名也.碑之下段.今已殘缺.余但得其上段.書法秀勁可愛.間有數字作八分體.關中金石記云.唐書本傳云.臨淄人.此作鄒平.傳云謚忠肅.此作忠壯.今余碑不見有鄒平人三字.當是在下段中.下段亦有數字可辨者.搨工以其模糊太甚而竟棄之耳.

唐申文獻公高士廉碑跋 癸卯

此碑殘缺難讀.首行大唐故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上柱國字尚可辨.其云大都督太宰假黃鉞清河昭武王者.乃其祖嶽也.舊唐書以爲太尉.不言其謚.又云父勱襲爵清河王.改封樂安.舊書勱作勵.當以碑爲正.云于九嵕山之南趾.墓而不墳.今碑在醴泉縣之劉洞村.當即其地也.集古錄以爲貞觀二十一年立.許敬宗撰文.趙模書丹.案碑稱文皇帝.又云太宗廟庭.考士廉配享.在高宗即位之初.然則此碑之立.亦在其時.不得言貞觀明甚.

唐贈太常卿褚亮碑跋 癸卯

此褚登善之父也.與瀛洲學士之列.致仕後.年八十八而終.贈太常卿.謚曰康.碑殘闕.計其中完整者.二百四五十字而已.八分書.書者與撰文者姓名皆不見.亦無歲月.亮卒於貞觀時.碑云.遂賢撫臨.崩隧.永懷罔極.歲月踰邁.凄涼荒壟.則碑之立.當更在其後也.額曰大唐秩卿之碑.篆書.其秩字之左爲一下木.右旁作耆.而省其中閒之匕.此字不見說文.太常卿古之秩宗.余初以意定爲秩字.後見錢辭事說乃褚字.褚字是也.昭陵石刻記.疑是殷仲容書.謂與馬周碑.如出一手.余諦觀此書之點多圓如粟粒.而馬碑似此者甚少.其匡郭亦不全肖也.銘有云.纂蘇承業.昭鈞楷宇.不得其解.當闕之.

武周夏日遊石淙詩石刻跋 癸卯

武后以久視元年夏行幸嵩山.賦石淙詩.幷序.太子及羣臣和者.共十有六人.皆七言四韻.薛曜正書.刊於平樂澗之北崖.十六人者.皇太子顯、相王旦、梁王三思、內史狄仁傑、奉宸令張易之、麟臺監張昌宗、鸞臺侍郎李嶠、鳳閣侍郎蘇味道、夏官侍郎姚元崇、給事中閻朝隱、鳳閣舍人崔融、奉宸大夫薛曜、守給事

中徐逵伯、右玉鈐衞郎將楊敬述、司封員外于季子、通事舍人沈佺期也。朱竹垞於康熙己卯跋此。謂漫漶者僅三字。惟張易之、昌宗姓名。爲人鑿去。然猶可辨識。今年乾隆癸卯。余得楊本。漫漶已多。除二張姓名外。其全損者計四十有五字。相去僅八十有五年。便已如此。曝書如瘦藤。其斷析處如屈節。在書家又別一體。其字率依武后所造。竹垞謂此碑雖損。兼睿宗及狄梁公之詩。捜輯者均未之及。今余晚歲。猶獲見此。未必非幸。

武周珍州榮德縣丞梁師亮墓志跋 癸卯

梁君名師亮。字永徽。先世自河汾遷於秦。其云。安定烏氏人。乃其族望也。唐人重族望。作史者往往亦相沿襲。稱王曰太原。稱許曰高陽。不知以地著爲斷。後之地理書、志人物者。更無從考覈矣。若梁君實安定人。胡爲先塋乃在終南山、而梁君亦葬於其地乎。其人由醫生起家。軍興以輸聚功授上柱國。修乾陵。補隱陵署丞。調授綏州榮德縣丞。秩滿言歸。卒於益州蜀縣。梁君官甚卑。生平無所表見。其家殆饒於貲。故能戶庭不出。較甲胝疲。而遂獲轉輸之賞。及其歿也。猶能乞工文善書者以貞諸石。然書撰人皆不署名何也。豈意有不屑耶。唐初諸功臣將相。豐碑鉅刻。迄於今磨滅過半。而此志勒於武周時。獨完然無恙。何其幸也。中多用武后新字。以𠡦代年。蓋取万万千千之義。此万字省從上書。亦有中作力字者。惟石淙詩中則作两万字。然亦省者多也。又𠀑代天。埊代地。𡆠代日。𡝝代月。（石淙詩作𠥱。又作匨。）圀代國。𨲢代聖。𥠢代授。亦作穐。（石淙詩作𥠢。）石淙詩𠺞代君。𢘑代臣。𤯔代人。〇代星。鄭樵六書略論變更中載武曌所改字。傳寫多譌。今以所見者正之如此。

唐紀國先妃陸氏跋 癸卯

妃河南洛陽人。其諱與字。碑皆空而不書。父爽。尚書庫部兵部二曹郎中。隋書亦有陸爽。非其人也。貞觀十七年。冊爲紀王妃。麟德二年六月。薨於澤州館舍。靈轝還京。陪葬昭陵。碑文今不全。然其可讀者甚華贍。稱妃有七德云。書法秀整。爲明文待詔之所從出。凡華字皆缺末筆。豈即妃之諱與。

唐于僧則建陀羅尼經幢跋 癸卯

此建於唐宣宗大中二年正月者。書法與小歐爲近。其模糊者。已太半矣。後有記。乃處士王鉉撰。中有云。于公稱僧則。本河南人也。家隴溫恭。人稱英亮云云。乃關中金石記。誤以爲僧則撰文。則不應自譽如此。蓋由其文剝泐難讀。故失之不審耳。又案文是幢本在長安縣城之艮隅。今乃在西安府學。學中似此者猥多。余謂學乃孔氏之宮。明皇孝經、開成石經之在其地宜也。彼二氏之言。胡爲乎亦置於此。當以道流諸刻。歸之道觀。佛教諸刻。歸之僧寺。庶乎各得其所。

唐清虛寺尼惠源和上神空誌銘跋 癸卯

惠源俗名蕭氏。唐司空宋國公瑀之孫也。瑀好浮屠法。捨宅爲沙門比邱。尼法願其女也。而惠源又繼之。其曰神空者。非塔也。而又別於常人之墓。故立爲是稱也。誌述其遺命云。於少陵原爲空。瘞吾神也。又云。以某月日從事於空。遵理命也。空讀如匿空旁出之空。此二字頗新異。誌銘楊休烈撰。姪定書。眞行相雜。

頗有渾樸氣象。開元二十五年。九月二十有三日鐫。中闕空四字。蓋言受戒於某寺尼也。某寺下空二字。尼下空二字。不能審知。故闕而不書。捨此則無一字闕者。甚可貴也。

唐王居士塼塔銘跋 癸卯

此銘一字不損。蓋近時重摹者也。居士姓王名公。其人篤信釋氏。但未出家耳。其歿也。遂從浮屠之法。曰。收骸起塔。蓋火化也。其文則上官靈芝所製。敬客正書。中間皇標先覺於先覺上空二字。不解何以。塼字從專。誤。又煩惱之惱作惚。臆撰無理。不可以誤後人。

唐義興周夫人墓誌跋 癸卯

誌云。夫人。義興人也。漢眞將軍勃之苗裔。曾輔國大將軍處之孫。皇明通之女。姻不失媛。（當是嬡字之譌。）曾以四（刻作迺字。）歲適爲太原王府君靜信之妻。蓋其父與夫。皆非顯者。敍其夫亦舉遙遙華冑爲言。後云以葬吉晨。赴杜城東郊之禮也。余初疑句有脫字。及觀大曆開光祿卿王訓墓誌亦云。遷厝萬年縣滻川鄉滻川原之禮也。則當時自有此文法。誌不知何人作。但有撰也。匪才。忝爲敍述之語。撰則其名也。而不著姓。銘亦甚率略。此石舊在長安農家。畢中丞云。近爲山西汾陽某氏攜去。今此搨本模糊者僅三字。不知是元刻。抑翻本也。

唐顏魯公書東方曼倩畫贊跋 癸卯

魯公守平原時。謁東方先生祠下。見夏侯孝若所爲畫贊。乃開元八年刺史韓思復所刻。歎其字形纖靡。將四十年。漸不可識。魯公於是更作大字。以貞諸石。余得此本。體勢嚴正。風力凜然。天寶十三載至今。已九百八十餘年。而字皆完好。魯公謂字大可久。其信然邪。乃廣川董彥遠在宋宣和日。已謂其石今已刓剝。後世復爲摹榻以傳。乃皆院待詔人所書耳。即如是。亦已歷五六百年。而石何以不壞。豈此又爲近代所摹勒邪。雖然。優孟似叔敖。虎賁似中郎。要必尙有相近者。近且令人起敬。況其眞乎。此本尙是三十年前所搨。上有陵縣之印。是時縣書猶未改篆體也。其一二破損處。乃爲人釘鐵之所致。非本然也。

唐內侍李輔光墓志跋 癸卯

右碑崔元略撰。巨雅書。巨姓也。後漢時有漢陽巨覽。爲梁商掾吏。著名。碑云。門吏晉州司法參軍巨雅。以元略長兄嘗賓於北府。以元略又從事中都。俱飽內侍之德。將命錄實。見託爲誌。是元略自言因巨雅之託而作也。關中金石記乃云。巨雅。元略之弟。巨雅嘗爲晉州司法。元略又官於中都。故撰書此志。以記功德。大誤。碑文自明。亦不待辨。碑中用仕君子。士仕古通用。至宮掖作官掖。筆之誤也。局字戶下著勾。訛字壽旁作丸。皆破體。碑元和十年四月立。今剝落者僅十六七字。餘尙完然。何其幸也。

唐清淨智慧觀身經銘碑跋 癸卯

此唐美原縣永仙觀主田名德所撰。幷集晉王右軍行書。文甚剝泐。其標題尤不易辨識。關中金石記名之曰永仙觀主田尊師碑。蕭森文。名德集書。非也。蕭森所撰。乃永仙觀記。亦集右軍書。同在一碑。森稱尊師集王羲之書勒清淨智慧觀身經銘碑刻石。實邁古今云云。今以其首揭觀碑之首行智慧觀身四字。

繆隱可辨。其下云三皇內篆弟子永仙觀主。凌檢校奉先等縣威儀田名德集晉右軍王羲之書。蓋名德即尊師之名也。美原今爲鎮。屬富平縣。又有一碑。篆額曰。大唐檢校兩縣威儀兼永仙觀主田尊師德行之碑。惟光行書上一碑大曆六年十月立。此碑先後相去。殆亦不遠可知。

唐太常丞贈諫議大夫溫佶神道碑跋 癸卯

此碑字可辨者無幾。其文牛僧孺所撰。其署銜云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營內營田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奇章郡開國公。至姓名則已磨滅矣。書者婁藩銜及姓名尚全。額未之見。其銜名亦皆不可辨。溫佶者溫造之父也。舊唐書溫造傳載父輔國太常丞。新唐書附造傳於溫大雅傳下。載佶事爲詳。云佶字輔國。以字行。碑裁依顏平原李臨淮。而文多爛脫。新書具詳之。碑敘興元之亂。李綰被害。宰相泣於上前。及遣造往誅叛卒。文亦多斷續。又云唐制位三品者。父祖得以刻石記神道。僧孺於尚書云云。下闕。敘中稱佶爲諫議公。銘中則稱先生。後年月闕。以舊書造傳及僧孺傳考之。造爲檢校戶部尚書。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在大和五年七月。僧孺之出爲揚州長史。在六年十二月。今文中稱造爲尚書。則碑之立當在大和七年冬以前。以其年十一月造入爲御史大夫。其轉禮部尚書以九年五月。逾月而造遂卒矣。故知當在七年無疑也。

唐西平郡王李晟神道碑跋 癸卯

此近時所搨。然字蹟尚不甚模糊。唯其閒有爲妄男子增益者。如具以狀聞。聞字上本空一格。今本作具以狀以聞。既無此文理。而次以字全乏端重之容。與前後以字無一相同者。又唐文宗年號大和。本是大小之大。今本於大字內增一點作太。與碑中所有太字相較。其點略小。亦後人妄加也。魏明帝與北魏孝文帝年號是太和。而文宗則是大和。他碑版咸可據。舊本新唐書亦然。今人皆一例作太和矣。安知不反執此碑以爲左證乎。

宋穆庭秀穆伯初二墓表跋 癸卯

二穆。父子也。庭秀名賓。其子伯初名端。皆不仕。本河南人。徙居章印。相繼在熙寧年閒卒。葬女郎山之陽。至政和三年。庭秀之曾孫渙乃請洛陽王壽卿爲文。兼爲之篆以表之。字大如杯。嚴整有法。殆鼎臣之流亞也。文亦簡淨可觀。壽卿字魯翁。黃魯直稱其書法非章友直輩所能管攝。抑其人品亦高。嘗被召至京師。使篆字。說辭以與王氏之學異。後以命李孝揚。而壽卿終身布衣。則其篤信古學。不隨俗尙爲可見矣。

宋龍泉山普濟禪院碑銘跋 癸卯

碑在汧陽。知隴州閻仲卿撰文。沙門善儔行書。自署廣慈禪院文學沙門習王右軍書。關中金石記云。古有集書。無稱習書者。習書應是依仿爲之。筆蹟纖近。卻甚拙陋。如國字作門內陷右軍時必無此體。余案碑中譌字尙多。如虔字似虔。門右似冈。迎字從卬。狀字左胃右犬。奇字從夫。範字從几。至冠絕作貫絕。容可通用。樊龍作煩龍。殆不可通矣。國字內左作阝右作𠂎下日。似陷字而亦非也。

元重立開化瑞巖閣記跋 癸卯

石晉時。劉知遠爲北平王河東節度。實脩蒙山開化寺。瑞巖閣判官蘇禹珪爲文記之。支使蘇曉書丹篆額。今碑乃元至正八年重立者。後署御史郭方亨監書。字甚醜惡。且多爲別文。云謬歷郡桂。猶崩庚蓮。今作庚蓮。元本當不如此。蒙山在今太原縣西。記云開化寺爲北齊天保末所建。唐高宗及晉王李克用皆重修。文於前代帝王亦皆提行。其用意頗近厚也。

元少中大夫梁天翔碑跋 癸卯

右題元故少中大夫西蜀四川道肅政廉訪使梁公神道碑銘。李源道撰文。趙孟頫真書。元明善篆額。少中名天翔。字飛卿。汾州平遙縣人。世爲武弁。獨以文階起。年十八。即爲本縣尹。以民事詢邑老。皆曰可。而後行。禱雨有應。民爲之勒石以頌。後爲禮部侍郎。還賑高麗饑。還授少中大夫。成都路總管。未幾改授廉訪使。命下疾革。卒於都城。年五十五。至元癸巳年也。夫以縣人爲縣尹。而年又最少。元之用人。可爲奇矣。乃能克自振勵。詢於老成。如子賤之治單父。豈得以其少少之歟。碑在今平遙縣城中。其後裔所居之內。厭椎拓之煩也。爲複壁以隱之。必不獲已而始啓焉。余今所得者。乃昔所搨之餘也。

近刻隋姚恭公墓志跋 癸卯

此志真本不可得而見矣。都氏金薤琳瑯所載。其缺文皆注缺若干字。亦有不能定其缺幾字者。此似見其真本矣。然細案之。亦是據剪裁黏貼之本。非元搨也。蓋其所不缺者。亦多有不聯屬處。其所注缺一字二字者。就其文義。必不僅止於是。乃有妄人者。即就其數而補之。讀之多不可通。都氏本有大象字。周靜帝年號也。則不能續。因并去此二字。其末諡曰恭公。以下脫文必多。今本補乃爲之銘。銘曰六字。按之文氣。必不應爾。且并不知銘之有韻也。於逝川下補何既二字。與徽猷永遠句不相叶。其謬妄一至是。但觀前署名兩行。實都本所無。一云內史侍郎虞世基撰文。一云太常博士歐陽詢書丹。又別有虞軍二字。乃補篇中所誤遺者。蓋篇中有𢒼不家實食句。食上脫虞字。又將之泉又竭句。將下脫軍字。都本則作食虞與將軍。文並不缺。而近人刻金薤琳瑯者。乃以虞軍竄內史侍郎之首。更大誤矣。又近本銘後又別出祀掩二字。蓋因篇中方陪祀掩。謝掩佳城二句。祀誤作紀。又掩字脫。故補正之耳。觀此則近本亦非竟全然無據者。但不知闕疑而妄作以欺世。爲可恨耳。唐太宗祭比干文。近亦翻刻。然其位置一仍其舊。所缺幾何字。可得而指數也。使仿刻者盡如此。又何譏乎。然此書法實秀整。不可謂不徵有得於率更者。余是以亦不棄焉。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六

跋九

漢廬江太守范府君碑跋 癸卯

余年來頗嗜金石文字。頃偕長山司訓曲阜桂君未谷馥于濟南。言及此。桂君曾見城南某秀才家有漢碑本二。一為范式。一為元丕。皆世所不多見者。及余訪孔君蒼谷于闕里。則范碑居然在焉。無意中忽經余眼。可謂快事。元丕碑蒼谷贈搨一本。又有元氏近年所得漢永初四年祀三公山碑。皆出以示余。小說家謂京師人有眼福。余一日而得見世所不易見者三焉。亦可謂饒賞鑒所遇矣。乾隆癸卯。良月廿二日。

漢瓦當字跋 戊申

闕里桂君洛生馥篤好金石文字。自秦中歸。篋中儲漢瓦當。凡若干件。摹其文。得四十紙以詒余。其尤罕見者。一瓦十有二字。為小篆三行。曰。維天降靈。延元萬年。天下康寧。中若星之列布者十。旁有若藻形者四。匡郭皆完好。篆嚴形製。其為漢時物無疑也。考瓦之著於錄者。始宋敏求長安志。所得僅五而已。畢中丞之撫陝也。所得乃三倍之。載其文於關中金石志。吾鄉朱排山先生楓吏得二十有餘種。亦云夥矣。今洛生所得。又倍蓰之。好之深則其精誠所至。鬼神若有以相之。此非若鼎彝壺鑑之屬之必待破冢而出也。不責於鋼。不登於貴人之庭。為物之所不爭。在洛生所以得拔而有之。窮居之士。亦得相與摸擦而縱

觀之。其可寶貴。安在其出鼎彝壺鑑下也。夫瓦之為質。土也。火燒之而後成。而乃能歷千百年而不壞。則當日埏埴之工。良非後世之所能及。然吾聞漢武起神屋。以銅為瓦。銅之為物。不為燥溼寒暑所變易。宜若更可久矣。然為人所貿以為用。故反不若此瓦之無用。得以壽於今也。夫銅尚不能久。而況夫金鋪玉扇之炫曜一時者乎。嗟。當日之崇甍傑構。既已蕩為寒煙。而此片物。獨尚出世間。吾黨之士。有與洛生同好者。其必因之而發懷古之幽情可知已。乾隆戊申開歲二日。七十二叟盧某書。

幽州昭仁寺碑跋 庚子

此碑在明正德時。都南濠所搨本。缺者僅三字。今此本在嘉靖以後。全缺者廿餘字。然猶未至如近搨之剝蝕更多也。金薤琳瑯中載此文。亦尚有可疑者。如云得兵鈐於辛教。吞戎韜於黃石。今碑中教字已糞辨。而起筆衲在隱見之間。則疑是女字之首。又云。軒轅五十一戰。般后二十一征。案碑二十實作廿字。而讀為二十也。又云。豈止蕭鶴知獨。西鶼東鰈之貢而已哉。案蕭鶴知狗。見周書王會篇。今碑狗字已全缺。意元敬時其匡郭尚在。故誤以為獨也。又云杖錫四禪之林。鼎齊三朗之路。今朗字亦唯月字尚可辨。余意必是三明。用彼家語也。凡此皆都氏傳錄之誤也。若碑有云。坐辛庭。遊翠嫣。則翠嫣也。嵒幽陳諱。避河為諱。則攝讓也。此或皆可省文。至於詳觀郡帝。則羣帝也。高烽能照。則能照也。自梃作挺。借祗作秖。得無筆誤有不及檢者乎。書法端重而無板滯之病。剛健而無險峭之失。乃唐初正書之佳者。以為永興則未必然。乾隆庚子在京師。金氏出此見示。臘月六日乃為題而歸之。

同州聖教序跋 庚子

此書風神俊逸。而後記尤為蒙縱。余友金實村藏此舊搨本。今在其從孫所。出而觀之。有諸草盧先生跋。以碑後題龍朔三年。在褚河南已卒之後。疑史或失其傳。余細審之。後所題十九字。雖形模相近。而神氣絕不相類。兩朔字一月字。與碑中日月、二月、明珠、恆明等字。其相去乃天淵。後所書者。拳曲累墜。斷不可以混真。當併後題褚公書十一字俱為後來所加無疑。蓋作書不自署其名。古亦多有。後人知其出於誰氏。因為之補題。重其人則尤欲其名之昭著也。若此者非歟。所缺者共十八字。搨手之醬。近亦不可多得云。庚子。嘉平月七日書。

松江曹氏所藏淳化閣帖書後 甲午

閣帖刻於宋太宗。搨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大臣之登二府者乃賜之。仁宗時板燬於火。或曰尚在。但不賜耳。歐陽集古目錄兩載其說。而趙文敏淵元祐中親賢宅尚借板搨百本。分遺宮僚。文敏嘗名冠一世。又宋宗室所稱。宜不妄。世之言閣帖者。主銀錠紋。李莊簡言板完好時不用。破裂乃用之。則固當以少為貴。此本神采奕奕。古色斑然。自是宋搨中之佳品。又第五卷末乃有一銀錠紋。則去完好時未遠。更為難得。但診其紙墨。微為不類耳。其本每卷皆有塁閒名翼印識。一曰陸氏子淵。乃文裕公深也。曹氏相傳云本文裕家物。龍某為陸所自出。故得之。余校文裕著儼山書輯。言閣帖火後已亡。今有者。翻本潭絳耳。以為文裕家物。似乎考之未詳。且家有神物。而無一語及之。豈未嘗以此為真本耶。然陶南村述劉潛夫之

曹曰今人不識閣帖某家實藏皆非眞本卽非眞本而宋元閒人已貴之如此何況又在數百年之後邪曹君其善守之

書黃長睿題跋後 戊戌

余借得廣川書跋凡數本有一本似爲吳槎客所錄寄引兔之脛接貂之尾故篇幅加多焉他日余將寄而返之其人未去閒聊復一觀見中閒有三十三葉多署長睿父皆蓋會稽黃伯思也其所著法書刊誤三卷余既錄之矣此則雜題書畫論篆而不著書名疑卽所謂東觀餘論余插架適無其書不能取以比對然餘論有二卷此尙有不盡者余覽其鑒別精審意辭方雅但鈔本多誤字又有一條乃複見余爲訂其誤刊其複而錄之以附法書刊誤之後卽目之爲長睿題跋他日得餘論改正之未晚也長睿自云勤於校書丹鉛不去手余於此殆庶幾焉

東觀餘論跋 戊戌

始余得雲林子題跋數十則無首尾意其卽所謂東觀餘論者也今年夏歸杭州就鮑以文氏借得是書乃宋四明樓攻媿爲之訂正以付其子訪所開雕者卷分上下其上卷則以法書刊誤兩卷當諸首其下卷之末則幷他人之文爲長睿作者皆聯綴之不別標以附錄之名余謂法書刊誤當別出餘者乃爲東觀餘論其閒或記一時與友朋訢論之語或爲辨或爲論或爲說或爲序跋大抵審正金石考核藝文頗班駁可喜攻媿閒爲指瑕然不以掩其瑜也書中多用古字其商山觚圜觚說有云與圭曶相爲用曶古笏字見說文又見穆天子傳寫之誤離曶爲二又以下曰字爲日字川本遂去此句此本不然但注其下云姑留以待知者此深得闕疑之義凡傳古人之遺文者當以此爲式不可以己所不知而遂謂世無知者使去其文則雖知其文義之不接續亦不能以意增矣余前所鈔錄者目爲長睿題跋今旣灼然知爲東觀餘論但以物力之不裕不復棄前之所鈔而就爲補其首尾使成全書雖小不盡齊無害也乾隆四十三年十月旣望後二日書

書金石史後 戊戌

華州郭宗昌胤伯與盩厔趙崡子函同時人此書是其所著然未可與石墨鐫華方駕也書僅六藝之一考訂金石文字又書之末焉者耳古人說苟未當出所見正之足矣何至動出惡聲閒又雜以嘲笑可謂無忌憚之尤者矣朱子通鑑綱目凡一年中再三易號者皆以後一號爲定此在一君之時斯可耳若繼世易代之際誠有不可拘此體例者故昔人已指其誤今詆紫陽不當去漢獻帝延康年號是矣遂謂其躓亂不經名不正言不順非所以爲紀載以一失而掩其全美可乎夫已旣譏彈古人之失亦當思不以失貽笑後人乃今觀其書則紕繆正復不少如周冢敦天四字此成何語以爲出自元美卽不當逃之遂之而稱其善可謂知言者乎漢孔宙碑陰洪氏隸釋所載門生四十二人門童一人弟子十人故吏八人故民一人合之正六十二人今不據此而但引用修謂四十二人今所收反六十二人以此爲疑是昔人之失當駁正者彼反不能察也華山碑郭香察書昔人謂察書者察涖他人之書也東漢時尙少二名者

此則相沿成俗使然非必猶遵莽制雖閒亦有二名者然殊寥寥見於容齋隨筆者祇可屈指數今乃引莽孫宗坐罪死莽曰宗本名會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復名會宗是當莽世亦有二名且謂柱牒二名不可勝紀謂無二名爲贅說無據可笑此又不足與之辨也後魏張猛龍字神固旣讀固爲呼骨切則是竄之固字說文作曶出氣詞也下從曰今乃云日出氣也此說別無所據余頗疑猛龍當本字神固於名相配不知碑誤書耶抑傳本者失之耶字書中不見有固字故疑之然亦不敢遽定爲然也其文筆拙澀音拖姑不具論云乾隆四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書

跋桂未谷所藏何義門評庚子銷夏記 庚子

予昔在晉陽鮑以文新槧是書寄予索序匆匆應之未暇閱也後至都門於黃崑圃先生所見退翁後來改定本於卷首所云隨意讀陶、韋、李、杜詩及韓、歐、曾、王文者易之以宋儒之書其大指可知也近年又從楊文定公家見一本與黃氏本略同中閒比今刻本尙多數條今未谷所收者乃其元本有義門何氏手評兩公所見不同苟元物不可得見雖有精鑒亦惡從定其是與非乎元王惲秋澗集中所載元破臨安所得故宋書畫目此本附錄於七卷後在退翁甲申以後所著寓目記之前位置良是楊本亦有之鮑刻缺如後或補綴斷不可移其次第至書中所云資暇是唐李匡乂著後人始加錄字義門所云洞天清祿乃宋趙希鵠著其自序正作祿字義門不誤而今俗閒本概改爲錄字矣予於書畫無所解聊以所知者附書之以釋觀者之惑

海剛峯墨蹟跋 辛丑

忠介產自炎陬登朝直聲震天下至今猶重其名世因謂其書可辟邪以故贗作者亦不免金陵嚴茗村孝廉家有此册爲公草書近體詩七言二首五言一首後題隆慶元年花朝前一日剛峯海瑞十三字茗村與其鼎彝圖書諸珍物並燬一所乾隆戊戌之冬不戒於火盡爲燼焉旣而掃除餘燼獨得此册於瓦礫中四緣皆燋其中閒字獨完然無恙嘻公正直之氣耿耿不可磨滅卽其遺蹟亦有鬼神陰爲之護持故能若是書法神采秀發光豔動人後來董香光頗近之未嘗見有峭厲不可犯之色當與魏鄭公之嫵媚宋廣平之賦梅花作一例觀彼贗作者多爲粗硬奇崛之態以求肖公之爲人豈可與此同日而論吾疑祝融回祿亦自具有精鑒故因是以顯其奇也邪昔趙子固有落水蘭亭寶之逾於性命今嚴君之寶此燼餘更出子固上遠甚尾復有圖記曰子子孫孫錫家之寶此洵爲嚴氏錫家之寶也乾隆辛丑閏端五日在京師觀卽題於元册之餘紙

題茅鹿門示子卷後 丙子

鹿門先生因其子令章邱爲手書訓之前後凡若干紙皆老成閱歷之語且欲其爲善無近名而冀一歸之上其所稱引必本經訓更勖其讀兩漢循吏傳歷代名臣言行錄眞西山所著二經與近代何元朗語林中德行方正二卷以爲出治之本先生嘗令青陽丹徒皆有聲今書中猶以炫才揚己爲誡其論賦役一條云於我意不盡然然南北異宜不可卽以我言爲是而爾言爲非也其言藹然可掬後其子果以循

卓聞。先生是時年七十有三。書初不經意。而姿態橫生。良可寶愛。今歸其從曾孫證客所。先生子名國楷。書中亦稱其文可傳世。惜乎今未之概見也。

楊忠愍與鄭端簡牘書後 丁未

余家舊有鈐山堂集。友朋見者輒命燬之。何令人之深惡痛恨。越數百年而猶未平。一至於斯也。椒山先生獄中家書。向於其集中見之。復有專爲之版行者。近年保定臬使代州郎君若伊。詢諸容城後人。手跡猶在。爲鉤摹而勒諸石。余得其本而珍藏之。今此片楮。亦楊公在獄中寄海鹽鄭端簡於南都者。端簡復識數語於後。其家亦世寶之。乾隆壬寅。乃歸於余友海寧吳槎客。槎客所。新留題跋甚夥。其視此敝紙。與夏鼎商彝等。嗚呼。孔雀雖有文章。而人終棄其毒。寂然鉅編。徒足供後人唾罵之資。余之不燬人之欲燬其異也。將無同。今槎客得此寄墨。復爲之裝潢而什襲之。其欲爲尚諸貞珉之意。亦豈有異哉。夫非楊、鄭之子孫。而猶若此。足以見公好之與公惡。皆出於自然。而毫不容強。人亦可定所從已。聞楊公二疏稿。亦尚在其後人所。於戲。亦豈可不謂之賢子孫乎。

周忠介墨蹟跋 丁未

讀打絕望舟。鶩棹逐驚流。欲抑一生歎。并奔千里遊。日落營棲鶴。警鐙臨江樓。世摧夕情斂。憶僻共淹留。戊午夏日。書於崇忠堂。蓼洲老人周順昌。

右周忠介草書五言古詩四韻。後題戊午。乃神廟之四十六年也。越八年而緹騎之禍作矣。委鬼作威。畢小璫毒。芝生於獄。凡六。而六君子遂并命焉。公其一也。嗚呼。國事至此。明之社欲不屋也得乎。余向於吳中見一小幅畫。亦公筆也。老樹丫杈。中危坐一人。非如釋家所畫羅漢相。不解其所用意。豈如古巢父之流歟。今此書法宛與後來董香光相近。而更加蒼勁。正氣鬱勃。自流露于行墨閒。爲吾姻家孫靜川宏曾所藏。假如不工。猶將寶之。而餘事況又過人如此。靜川盡慎守寶焉。萬勿爲蟫蠹所齧蝕也。乾隆丁未之歲。重陽日。杭東里小生盧某跋。

蕉隱亭記書後 庚子

古今富貴人所爲園圃臺榭。何限。其能令人偻指數者幾何耶。揚子雲爵位容貌。不能動人。而能著書以傳於後。則草元一亭。亦自千古。吾鄉和靖處士。逸致清機。味吟自適。其所居。百世下人猶增重之。若雲龍山人。則又託於坡翁之文以傳不朽者也。國初長沙廖次裴先生名元度。富於著述。兼有能詩名。其所居息機園。有水竹之勝。中有亭曰雪蕉。此其寓意於物。而不留意於物之微意歟。其友劉裝客名友光爲之撰記。而手書之。去今百有餘年矣。閱其園則已屬他氏。而此記猶在其後人湘渚孝廉所。文與書俱瀟灑不羣。見之者如親見二賢之高致。即與夫斯亭之在廖氏。何以異哉。湘渚其善什襲之。

茶毘羊記跋 辛丑

太原傳徵君。於書各體皆工。而尤長於篆隸。聞有石刻四大册。今其石在太谷段氏。或云在太原縣人家。分析零落。其搨本不可得見。李生鑄申得隸書茶毘羊記石本一紙以餽余。文亦徵君所爲也。前題眞山

書。事既新異。文亦有致。以眞書寫之。文曰。方山門未闢時。陰寶窮寂。生客未蘇也。日乘經行。見牽狗子盧質啤睍之。一羊覗寶入。牽狗子格之。嘷劇不退。輔僧慈悲。擁狗子去。引羊入。羊如少安。隨謂逸諸牧。翌日有尊羊來云。潘氏役。塗次大恐怖。幸生還。許賽羊關帝。明日且賽。忽逸出適至此。請牽羊。僧曰。是羊逃死來道場。有放生。無殺生。請贖之。役曰。奈得罪關帝。僧曰。關帝在伽藍。其歸而圖之。畢赫羊。寫一殺一不殺。役圖得不殺。僧衆念佛。役亦念佛。如是願留羊常住去。於是羊得大安隱常住。閱數月餘。一夜無故殂。大衆曰。羊來有緣。羊。佛子。請律衆爲羊轉咒。茶毘附普同。後三行眞書。律師海潤說因緣。行師自謝贄茶。居士高背柴磨鵝。翻僧圓壁辦齋。居士任復亨。張敏同鑄。隸書勸無近代人姿媚態。可寶也。六畜中羊似獨有知者。嘗見類書中載王克、王因、黃載等事。皆稱其跪拜求生。而此更投佛地以幸免。豈不異甚矣哉。

書傳長芳臨歐陽率更化度寺碑後 辛丑

太原傳青主先生。於書各體無不工。其子眉字壽髦。亦善書。觀其以行草跋乃父重隸郭有道碑尾可見已。壽髦之子名蓮蘇。字長芳。逮事乃祖。亦有祖風。青主筆傍時。往往令其代作。署己名。非故舊具精鑒者。亦莫能辨也。今此卷乃臨大歐化度寺碑。似不經意之作。文多遺落。而結體與歐亦不相似。末亦署名曰山。然其骨格勁峭。形貌樸拙。益見其妍。政所謂粗服亂頭皆好者也。昔子敬自負書過其父。嘗欲去逸少所書壁。而以己書代之。逸少見之。但曰。昨眞醉耶。子敬乃慙。今二傳之作。不知於青主優劣何如。而家風堅爲不失。曾生彀五之得此紙也。寶之與青主先生眞跡等。誠不爲過。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在三立書院須友堂書。

劉文正公自書手記跋 壬子

劉文正公手記一小册。蓋以備隨爆木牘行圖之用。其亦古者笏記之遺意歟。公在朝介然獨立。嶠然不滓。人多憚其嚴正。而延接士大夫。又未嘗不藹然。其可親也。歲壬戌。公考試中書。文弨倖中選。壬申入詞館。公爲教習師。在上書房日。亦常陪侍雁恭及宮龍南歸。而公未久即乘箕天上。音容邈不可即矣。今視遺蹟。儼然如對古儀形。昔司馬公作字必端謹。公以蓐年居政地。兼數任。尚能作此蠅頭小楷。無一筆苟如此。何相似也。將由得聖賢持敬之力耶。頃觴遊白下。方韵菴觀察見示此册。勉識數語於後。實不勝吾誰與歸之慨。

跋梅二如所藏徐雙州墨蹟 乙未

近代以書擅名者多矣。大率取法於唐。更出入宋元明諸家。其能溯而上之者蓋鮮。此卷徐雙州爲中書舍人日所書也。瀟灑閒靚。如其爲人。而運筆結體。實有二王神韻。長安歲晚。人各有營。乃獨泊然閉戶。爲此冷淡生活。其品高。則其書安得不妙絕時流哉。文弨於先生爲後進。能官後往還蠡密。別來三年。於金陵見此卷。乃梅子二如所珍弆者。并言先生已成古人。昔共遊處時。有善繪者。貌得先生及其長君之容。開篋見示。宛然如生。欲并裝首。塈本一時偶然唱酬之事。而羣賢相繼有作。若不勝盤袁者。然先生實而書之。梅子又從而乞之。此皆與晉人風致爲近。余既追和其韻。又綴數言於其後。以爲若梅子者知

先生之爲人。則珍貴其書。自當更倍於餘人也。先生晚名良鯁。又改。卷中所署名字。在未改之前云。

又跋梅二如臨徐又次太守手卷 丁未

文弨十二年前曾爲二如題所藏徐公手卷。并屬二如臨一本畀余。竟不虛所請。未幾二如下世。余重是故人之筆。且張、徐二老。一時韻事。而得諸老先生爲之咏歎歎賞。其事足藍千古。因裝成一軸。請二如之弟石居爲識數言於其上。石居亦重出前卷示余。卷中有文穆公時。卽石居昆弟之先大人也。憶余乾隆初。方從師日下。身亦爲童子師。未能造大人先生之門。然於邸鈔中時見公之奏章。公是時於卿列中本爲甚崇。而敢言無所遷避已若是。小子私竊宗仰者實久。歲勅前輩爲龍眠鉅族。是時宗袞方在朝。而翁然無異寒素。武進錢文敏與余同鄉舉。同選中書。其登第也。先於余。旣貴顯而不忘舊好也。新建裘文達公爲壬申殿試讀卷官。余以是年登第。以師禮事之。有燕會必招余在座。其卒也。相傳爲江神。主江寧之燕子磯云。桐城王中涵戶部。丁丑會試。與余俱爲詩經分校官。坐聯席。相與浹洽者一月。識其人朴誠君子也。徐又次前輩乃書此卷者。書旣絕倫。且兼精岐黃術。猶憶甲戌之春。余長男慶麟方三歲。患豆。劖醫皆以爲結痂可待矣。時余七歲女久病。請徐先生入視。先生見余男亦在牀。出謂余曰。君男之豆。醫者以爲何如。此證有吉、有險、有凶。君男在險法中。余始皇急。就先生求良醫。先生因命其長君鳳鳴旦旦來視。毒然後大發於外。爲手製膏藥。護其裏。散其外。又逾月而始愈。今余男年三十有六矣。向微先生。安能至於今也。今先生與梓五公皆不可復作。而余以衰齡。尙得摭遺墨而追舊游。情景了了。尙在目中。誠知篆墨荒穢。然實有不能已於言者。略識其概。使來者得考焉。余本不善書。今更艱於捉筆。因授余表姪王嘉客（士玉）爲書卷後。時乾隆五十二年良月之六日也。

題方訒菴鄉會試朱卷後 壬子

凡鄉會試之有朱墨卷也。墨卷乃士子所自書。朱卷則鈔手所重謄。送內簾考校。以定去取者也。中式者取兩卷比對。相符而後塡榜。又待磨勘訖而後歸之禮部藏焉。所司未有復料檢者。其人後官禮部。閒取其得擧之卷以歸。而未有以示人者。吾故雖聞之。而未嘗見也。今訒菴乃取其會試中式之朱卷而裝潢之。吾得見之。因以歎訒菴之大有異於常人也。自德行道藝之舉廢。上之求士也以其言。而士非言亦無由以進。此其爲拜獻之實也。重矣。顧士當釋褐入官之後。轉不自貴重其言。視之無異土苴。然俗閒相傳。至喩之以敲門磚。嘻。其於修辭立誠之道何有。殆不過揣摩勦襲。徼幸弋獲而已。志得意滿矣。其言本無足重輕。至己亦不欲復觀。夫以終身之發名成業。顯榮赫奕之美報。一追溯其際遇之關鍵。所取者唯在其言。而猶不自愛。是其於言也。先已不誠。而他又何望焉。訒菴乃於其遇合之文。珍重之如此。此非遠異於恆流乎。然訒菴何不併取其墨卷而亦裝潢之。將無重艱雜沓中。無可檢尋耶。抑已爲識寶者攜之去耶。吾聞廷對之卷。亦皆在禮部。其人後登端揆。例當取其卷歸之。謂其向所言者。今擧以見諸行也。訒菴大用必有日。吾安得及見其敷奏。而更以飫吾目也。歷來闈中書手。不能無捝悞。其甚者至不能以句。擧子旣其然。常以利鋏之。以訒菴之貴。亦不得免焉。非然。安能書之端謹若斯也。向來分校者用藍筆。十

數料來。始改用紫筆。主司之用墨筆。則新舊一也。此卷流傳日久。後人或有欲知典故者。故復覼縷及之。

德隅齋畫品跋 丁酉

德隅齋畫品一卷。宋濟北李方叔廌之所作也。東坡嘗稱其文灝瀚不窮。有飛沙走石之勢。知貢擧日。自俛必得而竟失之。坡有詩自責。見集中。又哀其窮。以玉鼻騂相贈。今所傳馬券帖。是其事也。方叔所著名玉巖集。李端叔之儀爲序。今不傳。此帙乃評畫者耳。能知名手用意處。雖無題識。而能辨放像。有以知同物而異時。同形而異勢。摹寫曲盡。令人如將遇之。誠善於言者也。後言能畫不害爲貴人。爲賢士。是則固然。然思唐中官傅呼宣畫師閻立本時。則有藝又不如無藝之爲善矣。此與圖畫見聞誌。皆從金孝章俊明手鈔本傳出。中有脫字及避諱缺筆。一一仍之。

圖畫見聞誌跋 丁酉

一藝之微。莫不有法。藝之精者。亦可以取重於當時。傳名於後世。今名爲士人。而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悠忽忽。以至將老。不大可哀也哉。畫亦六藝中書之流也。余不善書。而書之形聲。略略能溯之。余更不解畫。而畫之雅俗。亦略略能判之。使持是以斷名於世也。吾固知其必無幸矣。雖然。舍此而求所以立者安在乎。余甚自危。而又何暇唯人之責也。觀此誌中所載諸人。其能事必不可以假借。孟子云。五穀不熟。不如荑稗。必有其進乎此者。而後可以不屑乎此也。此書爲宋郭若虛撰。常熟毛氏有刻本。余未之見。從友人處見吳門金孝章俊明手鈔本。託友人爲傳寫。以備插架之一種云。

書格古要論後 丁酉

此書特游藝之資耳。觀其辨器物之眞僞。的然不淆若是。嘻。豈獨物爲然哉。其所以審善否。考情僞者。果何具也。身也者、表也。學也者、鏡也。表端則曲直見。鏡明則好醜分。不知務此。而逐逐於物。無乃適蹈喪志之戒乎。雖然。有卞和之璞而不之寶。有干將之劍而不之奇。不能盡物之理。卽不能盡人之情。雖曰識小。君子亦不謂其無益而可廢也。今所傳本。云是吉水王功載所增輯。以余觀之。大率坊賈鈔撮以射利者耳。重復錯雜。已疑非學者所爲。而今所刊本。更全不讎校。字體惡俗。甚且一篇之中。首尾貿易。不相聯貫。豈非書之一大厄乎。余以暇日依文尋之。略得其誼。爲校正之如右。然余以衰白之年。而乃爲此不急之務。政恐後人不嘉余之勤。而轉得誚余寵月之姿鄙也。余其何辭以謝。

書五曹算經後 戊戌

五曹者。田曹、兵曹、集曹、倉曹、金曹也。題李淳風等奉敕注釋。然所釋者五曹次第之序而已。疑當日尙不止斯也。宋元豐七年。與孫子、緝古兩算經同雕版。毛子晉謂其端楷精工。眞希世之寶。欲翻刻而未果。今鮑以文氏縮爲小字版行之。屬余爲校讎。唯覆月田術一字。及方窖受粟之數。其奇分有誤。雖宋本亦爾。然正不當沿習其誤也。聖祖仁皇帝時。欽天監推測互異。爭執所見。朝臣不能定其是非。聖祖於是殫思研學。精析毫芒。遂有曆象考成等書。以爲天下後世之圭臬。而宣城梅定九於是時伏處草澤。亦復能薈粹古今中西之學而推闡之。數學至今日。擧天地人物精粗大小萬有不齊之品。而罔有不該矣。此區區

者.直謂以爲夫初學者耳.然唐時以算學取士.故算書易以流通.今之士.習四子書外.守一經.有餘矣.追問此哉.朝廷館製卷帙宜大.既不能家有其書.而此五卷者.簡約可循.椎輪爲大輅之始.誠哉.不可廢也.鮑子從若滅若沒之餘.依仿宋本.盡爲表章.其用意眞絕人也.故余樂道之.乾隆四十三年孟冬二十有五日書.

又跋 辛丑

乾隆戊戌.曾爲鮑氏校此書.卽就改正矣.今見館中本.復取而閱之.余所校果不謬.唯倉曹有一條.其元本云.今有方窖.從一丈三尺.廣六尺.深一丈.問受粟幾何.荅曰.四百八十一斛四斗奇七寸八分.余以斗法只一寸六分二釐若奇.數有七寸八分.則又成四斗有餘矣.當爲奇一寸三分.今館中本尚仍其謬.余乃更加覆審.則奇七寸八分實誤也.若七寸八分不誤.則四斗二字爲誤衍明也.此書與孫子算經.皆得汲古閣影鈔宋元豐七年祕書省所進本.故行款爲近古云.首卷內腰鼓田.鼓田兩條.館校謂其術頗疎舛.爲更定其法.此當取其說以繫於後.乾隆辛丑七月十三日.在太原記.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七

書一

上桑弢甫先生書 戊辰

文弨再拜.楊許州至.得先生書.並示中州遊草一帙.盥誦.急欲知道塗閒事.粗讀一過.覺情景了了在目.虎竹年少.詩之工已若是.羈滯彌淹.更唱迭酬.興不少減.有以知先生之樂也.文弨自聞先生之教.私願杖履所到.必往從焉.乃不意八年之久.不得一覿.事勢阻格.不能自拔.每至昔時講習之地.思師友聚處之樂.邈不可得.未嘗不徘徊歎惋.自傷年日以長.而不能竟其所學.若何而可以自立也.自先生之至中州也.道里近.音問可速達.然知先生之於文弨.望之深.必將知其近所從事若何.所得力若何.其見於議論文字又若何.而文弨之所大慙.正在於此.昔孔蔑嘗言.仕有三亡.而子賤獨否.文弨今且不幸與孔蔑之言.適相似也.精寫官書.計字爲率.日當得一千五百.敝敝於此.何暇爲學.且古之爲貧而仕者.蓋將以祿養也.今文弨力不能迎養.是以居常少歡.文弨行能無似.無以動人.又不能求當世賢士大夫而與之周旋.孑然寡合.以是益增其孤陋.卽有一二志趣相近者.又皆爲職事所羈束.不得朝夕見.夫旣無爲學之時.又爲饑所累.而不能自力於學.更無人焉共勉於學.是則終於失學而已矣.此文弨之所以內省瞿然.不能自專者也.近日略得閒.可讀書.然不能如古人專讀一書之法.讀經亦兼讀史.先爲之分句讀.正

譌說.偶有筆記.非其大者.以俟再讀.然後求詳焉.內府校定經史善本.非力所能購.亦無從假諸友人.至耳目所觸.未嘗無勃然於中而欲言者.而弗工於辭.不能逆吾意之所欲云.展轉移時.旋卽消滅.昔歐陽子嘗歎言之不可恃.是固然矣.然傳不傳雖不能自必.獨不可藉以自娛乎.其上焉者.不可驟擬.其次又以爲無益而不爲.未見計之得也.文弨竊有意於此.而能厲其氣使弗餒者.唯先生終教之.

與桑虎竹 調鼎 書 戊辰

承示新詩若干首.鏘鏘如干將莫邪.何可當也.持與此間知詩者共讀之.雖足下邁而未已.無急於名.然有美不彰.吾之意有不安者.非夫人之能重足下也.實至而名自隨.有不可得而終辭者矣.夫詩之爲道.非彫琢鬬辭以取悅於世.而卽可爲詩也.殆必由乎至性之所發.而後乃爲眞詩.今足下之至性.吾見之於詩矣.足下之侍親來河南也.淵雨相失.徬徨達旦.此時豈有意爲詩.而詩乃自然流出.先生亦嘉子之勤.而見之於詩者.又彰彰焉.然則子之爲詩.皆發於性情.而不能自已焉者.固宜渢渢乎其可誦也.文弨八年於外.不得事吾親.又不能承其家學.勞攘困踣.幾無生人之趣.雖欲諧聲律.工字句.以自列於作者之林.亦難解於至性之薄矣.年來自傷貧窶.無以爲養.呻吟大息之作.亦時有之.然以視朝夕在膝下.其幸不幸爲何如.則其言之工拙.固有不必較者矣.吾是以甚慚於足下.且常人之親.願其子富貴而遂已足也.足下之親與吾之親.所以願其子者.雖得富貴.道殊未慊也.今吾獨營營衣食是急.而不能盡力於古人之所謂學.工爲文章.時出一篇.以爲親娛.亦不可得.足下其謂我何哉.嘗竊思之.富貴命也.學問則人所能自力耳.然亦必藉師友之助焉.吾欲於明年請假來河南.旣得聞先生之教.又兼以足下自勵也.

與薛瀫山 洪 書 戊辰

文弨頓首瀫山足下.自隔音問.三年於茲矣.足下具過人之才.而復篤志於學.得友朋之樂.且不爲職事所羈.則時皆我之有也.足下之於學也.其成矣乎.嘗慨聰明有志之士.世故不乏.或爲外物所牽.又無明師良友爲之助.往往中道廢.不克自振.以可爲之時.擲之無用之地.其後雖欲勉自收拾.求爲炳燭之明.而精力已銷亡.耳目已敗壞.不能復有所爲矣.文弨自少時卽知學之可貴也.足下從吾父遊.吾父時時爲文弨稱說足下之好學.則益自激發不已.足下與我相識.意亦似可與共學.時方汲汲於科舉之名.私以謂吾姑取此.而後從事於學.乃無分吾志.然古人之爲學.豈有是也.此念一誤.錄錄十年餘.屢躓於有司之試.一第曾不可得.而學荒矣.時已去矣.足下前與我書.教我讀書之道.當動靜相調.此朱子之說也.吾受而識之.乃今所處.有萬不能行者.蓋人以讀書爲動.而以靜坐時爲靜也.吾則以應事爲動.而以讀書爲靜.靜坐時安有乎.足下又盛稱田傳二君之爲人.而樂與之友.然則足下旣得爲學之方.其時又可爲.又得同志之友相引翼.學之成也.吾爲足下信之矣.懷士之念.人情不忘.況此地二三好友.逝者寖滅.在者星散.吾安從得益乎.與足下相見.當不遠.幸於諸君子前.先道我願交之意.他日談道論藝.所與數晨夕而共遊處者.必於是乎取之矣.道遠情長.不盡覼縷.

答陳徵唐 一鶚 書 戊辰

文弨頓首敬唐足下令兄來京得讀所惠書諄誨兼至足下之關愛甚深也文弨之試於禮部至是而四矣初不敢懷一僥倖之念以冀其或有遇也固亦嘗肆力於是而求正於先達卜所業之中繩墨以不其視呂黎之自謂可不學而能固大有間矣今年所試之文頗小稱意而友朋亦雜然同聲許爲必售榜發被黜人或疑余之不能無慍然此之得失亦何足道余固不以是介介也有謂余者曰子之言不慍妄也子有親在而名不成仕不達將何以爲親榮其焉得無慍是則固然然僕亦知其不必慍也何也凡售而騰躋於顯列不過數人而已其或不幸而旋降能以去者比比也文弨不得進於是列職業易稱得安享其祿之所入且不至如古者鎖廳之法一試不中輒去官是文弨今日所處正吾親所得免於慮也而又何慍焉抑吾聞之荀子良農不以水旱輟耕良賈不以折閱廢市學所以爲己也非爲人也如不得於名而不學是兩失也竊有所未安焉近者稍得暇取經史兼閱之以經爲律令格式而以史爲案辭此文弨近日之所爲學也然則謂僕遂無意一遇此亦不然要之固不足以是爲輕重矣文字之微近來爲甚夫文將以言聖賢之言也而今乃以兒童駔儈之言雜入之而恬不爲怪夫兒童駔儈之言與聖賢之言豈特辨而知哉而世且寶貴之大可怪也昔曾子固不中而歸歐公爲文送之稱其不非同進不罪有司思廣其學而堅其守今僕非敢非同進也罪有司也恐後生狃於聞見且將爲人心風俗之蠱朱子所謂文字亦極有關繫者此也故願與有識者共明之非足下吾亦不輕以語之也

與張東之弟 孟鳴 書 戊辰

僕在京落落寡交所敬事者惟長民舅氏一人而已自其以彝事歸復來京師過從益密方增益我之所不知而督我之所不逮不圖天不假年中道摧折其爲痛悼若何可言舅氏生平異資識皆能得古人之意爲文雅潔有法詩宗盛唐名家中晚以後纖佻倢染之習勿屑也嘗歲爲老親在堂思博一第與僕偕二三友人共攻應試之文而獨善僕之所作嘗曰文有俗韻雖工不貴也今吾與若庶幾免是乎間年王君立齋每見僕必云爾舅清羸如是而予與之爲文不休是速之死矣僕時以謂何遽如君言今不幸其言中然舅氏之死固不可謂死於文也其始病也貧爲之祟也其病之至於亟也醫爲之戕也舅氏善爲雜論縱橫捭闔舉嘗屈其座人與僕同居日常談至夜分不休母夫人遣婢傳教止之乃散去間嘗與舅氏語相者謂甥年殆不滿四十倘其言信則爲期不遠矣舅氏笑而語僕吾與甥縱自知不及期頤耄耋猶當過強艾耳今僅斯言不自驗其驚痛之交集也將試之前月在同年祝君豫堂所會文既成色慘沮不樂曰此不祥之徵也遂內其文不出而評騭諸人文字某甲某乙而獨賞僕文爲最未幾又集同人爲文是日僕苦思致不暢自知文不佳而舅氏之文先成狂喜自矜以爲絕調然僕觀之實不逮他日所作因即爲揣摭其利病舅氏頗不以爲然相持拄不少下旁人幾疑其失歡然亦可見余兩人唯親厚無閒故若此也中間遊從之樂頗多不能詳說舅氏爲人略見僕所作行狀中已寫一通寄歸想見之也近者老幼八口煢煢京師南方無寧屋可棲止勢不得不暫寄於此賴舊交世好之力稍可支吾日前過此則不可知也嗚呼舅氏之道誼學問豈非獨張氏之良而已儒林中咸惜此人則舉從子弟其惋痛當更何

如也人必聞正言見正事然後可成其德則如舅氏者方將以爲後生小子之所則傚而奈何其遽死也後起者爲誰東之可不自奮耶文弨與舅氏親洽之至故即一二瑣屑談諧之事亦有不能忘者舅氏既自知死徵則日前之所以語僕者其毋乃故謬其辭以相解慰死非僕之所懼但懼無可以死者耳恨恨之懷言不能悉十一月七日文弨白

與備三大兄 諱淵 書 戊辰

弟年來苦無暇日親知往還之書絕少精神疲於酬應遂不能強之復作人但知京官事簡外官事繁不知京官所治之事無有不躬親者非若外官之有佐助者也至若往來慶弔雖視其人爲繁簡然即至簡亦有不能盡絕者此亦何異於上下奔走之僕僕也故昔之爲仕者往往反致羨於山林隱遯之士爲之流連贊頌而不能已豈故爲是言以相譏哉彼實有所苦而其勢又不能毅然舍之而去乃不得已而寓之於言則皆其情也非僞也以大兄之才久困於鄉而不才如弟反得竊升斗之祿於京師以世俗觀之鮮不以弟之所處爲勝於兄然中心繫之弗如也兄未嘗處弟之境當不知弟之此言爲誠然近者以久次之故稍就閒地値纂脩玉牒得與於繕寫八人之列弟書不能工而能速以此獲少暇得以讀書昨歲聞喪嫂氏知兄何以爲情嫂氏之賢能以弟耳目所覩聞未有能過者也兄之廉介清苦而嫂氏安之以故不損兄之高兄之剛直易忤而嫂氏順承之無有違言之達於外以一人之身理中饋治女功兒女林立紉綴補緻敝而能完此豈世閒閨門弱質之所能獨任者而嫂氏爲之綽有餘力其安貧食淡虀鹽其嫁時之奩而絕無幾微怨尤之色且不忘非分之得至使僮婢皆率其教人或與之果餌則斷此尤爲難能也文弨大母在日嫂氏時以飲食相遺行步則爲之扶持大母念文弨在遠則哭泣又賴勸慰以解此更文弨所切切於中不能一日忘者也聞喪之日弟與弟婦俱痛悼累日盛德之所感如是念諸子皆幼其小者更難提攜相去三千里弟婦不能爲任撫育之勞常用內疚然諸子中後必有興者天之報施善人固不爽也

與從子沂州守石林 嘉觀 書 戊辰

信至具悉近況甚慰遠念公事倥傯自倍於京朝官趨蹌非僕之所知然實信其難爲也論者咸謂京官貧而事簡外雖繁而祿入之數稍優差相當也今也簡者未必簡而優者亦豈優乎愚奔走殿廷職業之外無分毫裨益國家誠不如得一命丞簿尉尙可以及民而爲效於國家也今石林所處則既尊矣而其及民之廣非復令丞簿尉之可比所以爲民者即爲國也知石林之心亦惟知有民而已必不屑屑計及於祿食之多寡與憚其任之勞也汲長孺薄淮陽而欲爲天子拾遺補過之臣今日居長孺所欲爲之職者每多卷口結舌曠月踰時始摭一二瑣屑不急之事以塞責天子既已薄之而舉世亦竊相笑也既不可爲名而又無以問乎其位吾意今之欲得淮陽者必比比也石林前以試高得御史而出外居郡若左遷然者然今則御史之能者乃得爲郡耳不可與前時概論也勉盡職事餘無他屬

與從子掌絲 世綸 書 戊辰

九月十六日得書。知眠食無恙。良慰余懷。書中具言近日讀書勤苦。尤吾之所樂聞也。但精神難支持。亦不必勉強。以掌綠平日善病。恐過用斷爲憊耳。所疏不知出處及疑義若十條。其答在別紙。此士安所謂遣人而問少有寧日者也。掌綠之虛懷而勤力也至矣。雖然吾竊以爲更有進焉者。蓋人之爲言。皆曰學問。將學焉而識之以問邪。抑問焉而即以是爲學也。大率聞寡見之斬至於多聞多見也。有道焉。得其道則耳目可以不勞。思慮不至厖雜。而其爲功也易。近世類書頗多。又諸文集亦多有注釋箋解。然則讀書之易。宜莫如今日。然吾以爲彌見洽聞之助。不在是也。蓋已經割截斷裂。於事之始末。語之原委。必有不能通貫曉析者矣。今以掌綠之資性日力計之。吾不必誡以高遠難行之事。六經之外。如爾雅、說文、史記、漢書。皆所當讀也。然後博覽羣書。其不解者鮮矣。此言初聽若迂。然吾爲掌綠細審之。事無有捷於此者。且不必遽爲程限。但日日讀之。一卷畢。則此一卷之事與言。見於他書者。自一覽而得也。推而數卷至數十卷莫不然。初可以省問之一二。繼可以省問之五六。又繼可以省問之八九矣。苟若是。則其用安有窮哉。然此猶爲記誦言之也。若夫以之明理。以之處事。則所得者。益不可以數計。此事逸而功倍之道也。不然。則掌綠數月以來所不知者。豈盡於此乎。吾所襮析以答者。能一一記之。後不復問乎。同一事也。而出於人之所援引者。又各不同。其能明乎此而即無惑於彼乎。吾是以深嘉掌綠之好問。而尤願掌綠之好學也。掌綠果從事於吾言。則其於問也。亦必有更進於此者矣。

與金壇縣天來賁書 戊辰

天來足下。別後久不得書。事定劇也。京官雖不若州縣塵勞。然得閒亦絕少。吾輩佔畢習氣。至此皆不能不少損也。此時冬寒日短。從玉牒館抵家。大率已曛黑矣。飯訖。稍處分家事。即取舊所讀書。就燈下讀。日力有限。不能泛濫羣籍。近來性亦厭雜。聊溫故使不遺忘而已。婦抱幼女在旁。女半歲。略識眉目。向予嬖睍欲語。予取置諸膝。女似喜讀書聲。謂若予與之語者。然久之漸不耐。跳躍轉側。不可抑按。乃抱之徐徐行。復誦所讀書。有不接續處。即開卷正之。腕力倦則還其母。兒早睡。予讀書至夜。以兒醒索乳爲候。則夜已過中矣。偶有所見。隨筆記之。惜良朋在遠。不能是正耳。僕之仕不可以爲仕。故館區區以其學爲學。若天來所處。則仕中即有學。不必更求其所爲學。吾於天來交最深。相別幾一年。事無所以爲天來告者。然以未嘗經歷之事。懸臆揣度。馳騁陳說。指畫其如此如彼。非所謂強不知以爲知乎。且天來明達果斷。其於政體。亦何待告也。然則僕遂無一言乎。僕之所欲言者。欲天來爲所當爲。而毋矯顯牽制。以入於揣摩之智而已矣。蓋仕之通塞命也。非人智力之所能爲也。知其爲命。則不足以縈擾。而唯盡吾職分所當爲之事。吾未見世皆以敏媚進而以正直退者也。未見世皆以武健進而以循良退者也。且觀天來已事之驗。可以知命矣。諸兄咸以甲科顯。而天來曾不得一第。豈其文之不若邪。又嘗兩就權鹽之職。皆在選中。觀。朋惜君之才。咸以說沮君。君前則以病辭。後則吏部業以名上。次日當引見。而適遇改期。乃又以病自免。當是時。人咸私相指目。謂以君之才。事有不以文學顯者。又有謂君於外吏、篤不就。就則取之如寄耳。君言語動作。皆有矩度。屢當主選者意。他人皆不及君也。會選人往浙江。天來樂其山川風俗之美。欣然

就選。期在必得。既與矣。復不得命。屬天來意。若不釋然。其時吾亦爲天來曲解。當必爲文學侍從之臣。故且斬之於此。以今觀之。則凡人之所料。卒無一當。得失之際。能自爲乎。命之說、夫人而知之。而能言之矣。然安之者絕少。吾無暇援引古義。即以天來之往事思之。安得不信吾言。力從事於其所得爲。而毋歉歉焉以所不能爲者自役。則政之成也。非天來所難矣。迂愚之論。謹以爲良友告。幸垂采擇。

與侍讀申翁山甫書 辛未

文弨總走內閣。忽忽已十年。每欲撰舍人錄一書。恨見聞淺陋。又鮮同志之助。久而未就。近始見吳定梁愼可所著內閣小識。差可見明末及國初制度。不知如此等書世復有幾。當訪求而寶輯之。博洽如翁山當有以益我所不逮也。文弨之爲是書。祇就見在職分記載。且錄今昔凡爲是官者之姓氏。其行事可考者。并附著焉。固不敢旁逸一語於其外也。雖然。必使後世循其文而考之。可以見政治之得失焉。相臣之優劣焉。其一時風會俗尚。與其人品行之高下美惡。皆可燭照而數計。則其書乃不爲徒作。歷代之設是官。皆稱清選。諸曹簿書期會。日不暇給。而此官獨不爲吏事所拘。得以餘閒誦說先王之詩書。參稽國家之典故。以益厚其所植。而爲有用之器。夫官位中無事而食祿者。莫如詞臣。而人不以爲非也。居其官者亦未嘗見其有不安之色。即君相亦不以事之不當閒而欲以職事廣之。然則職事之閒劇。惟其所處。固不能一槩也。今舍人之官。幸處於閒劇參半之間。然以今較昔。業已稍稍繁猥。苟職事粗舉。似不必一切以吏道繩之。重使國家養士之意。待士之寬。百年來相傳之厚意。一朝而澌滅殆盡。則其所傷者實大。僕又聞之。舊章者。不可改也。昔之所行。今亦遵而行之。即人主不得以其意輕易變更。而況其下乎。故事殿試執事止八人。今科忽增二人。又易其次序。詰其故。則曰。中堂之意。將使壯者任其勞焉。夫凡百差遣。皆擬議而後上。何獨於此稱中堂之意乎。夫勞逸之次。先後以序。雖吾與翁山儤直之時。亦勞苦矣。未嘗求助於前人。今亦不當爲後人任其勞。夫苟以朋友之情言之。亦何所不可。然於國家之事體。則非所宜也。事無定準。則趨避生。趨避生則爭辨興。而雅道壞。苟推其所由來。咎不得不有所歸矣。翁山達於大體。必知非僕一人之私言。如其未是。倘明教之。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八

書二

上黃崑圃先生書 庚午

士之能自守者莫不以有求於人爲病雖然此但謂不當爲流俗人之所求耳若士亦有士之所當求者如必以無求斯可爲士此蓋狷狹之行非宏通之道也文弨弱冠來京師三年而歸歸而復來迄於今且十年矣官司之長及舉主歲時隨例往投刺而已未嘗一進謁於其庭也其餘王公大人之門未嘗有文弨之迹焉此非故薄當世之王公大人爲不足事而故以偃蹇爲高也流俗之所求固斷然不爲然使見之也不以事請閒而進欠伸而退其所言非性命之理非當世之務非有凝解之獲而疑義之析若此者雖不爲流俗人之所求吾猶恥之若文弨之所求則有在矣家貧不能得書自來京師卷軸益少讀班范之漢書欲求荀袁之紀以證之而不可得也讀歐宋之唐書欲求劉昫之舊本以證之而不可得也借之友朋皆相笑以爲不急之務此其所憾一也家君在南方師友亦皆遼隔每有滯義輒錮於胸中積日不得豁然見前人議論之未是者竊欲更張之深懼不知而作所謂見螳螂之在前而不知黃雀之隨其後苟不就正於有道終不可信然竊觀士大夫閒類皆勞勞於職務而無暇爲審定焉者此其所憾二也若是則文弨非無求也患其不得所求也先生以高才早擢巍科復從師問學無綠家自矜意既而敭歷中

外爲朝野所共欽懸車歸里猶日以友朋書籍自娛好獎引後進客至不留於門文弨傾企久矣而以無介紹之故不敢以謁見今者猥辱令子侍御君之下交而又示以督梓之文夫交其子孫則必登堂而拜其父祖禮也況先生更文弨之所願見者哉夫少而不事長賤而不事貴古人以爲大戒碌碌於世而不爲有識者之所知亦士之恥也以先生學行聞望何可不見且里居則既無職事之勤文弨雖數踵門亦可無流俗人之嫌是以一旦舍其狷狹之行有此請焉謹先獻所爲古文若干首漢書續考證三冊幸先生不棄而辱教之且出其藏書以示之則文弨之所求庶幾大慰

復秦味經先生校勘五禮通考各條書 甲申

日承尊諭以所著五禮通考雖已刊刻完竣未卽行世恐其中或有參錯不及細檢處須及今改訂爲善文弨學識短淺誠知不足以副諈諉然先生之虛懷爲已至矣補闕之勞所不敢辭謹就愚見似其中尙有可參酌者數事輒疏左方呈覽伏乞恕其狂瞽或有一二采擇不勝幸甚主臣

尊案云鄭氏注經文天帝名目錯出一天帝也曰北辰耀魄寶天皇大帝皇天上帝昊天上帝一天而數名又謂皇天北辰耀魄寶上帝太微五帝一號而二神一五帝也曰五德帝當方帝感生帝一感生帝也曰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矩汁光紀隨文而屢變

文弨謹案康成六天之說雖參錯屢變然約其旨歸不過北辰耀魄寶及太微五帝二者而已上所謂一號而二神者是也至五帝之名則東方蒼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之屬蒼赤黃白黑卽木火土金水之五德主東西南北中之五方異名而同實者也唯感生帝則隨代而易周木德蒼帝之精故以靈威仰爲感生帝殷則以汁光紀禹則以白招矩五德各當其方而當代祇一感生帝是不可謂之屢變

書類于上帝蔡傳其禮依郊祀爲之尊案云類之名義諸解皆不若鄭注之確故朱子書集傳取之以授蔡氏也

文弨謹案下文又有尊案云經言類祭不外涉位行師巡守諸大事皆義類之正大而不可以已者然

則禡之爲名或亦正其義類而告之之謂乎若以類爲依倣郊祀則旅亦未嘗非依倣爲之也云云據此則此處尙未可遽以鄭注爲確也

禮志壇每成高二十七尺三成總二百七十有六乾之策也尊案云乾策二百一十有六七爲誤字顯然分之爲三當作每成七十二尺亦刻本誤也但三成共二十一丈六尺何乃太高亦不可考

文弨謹案每成二十七尺此似非誤意此下或尙有脫文考前後制度多言十二陛陛七十二級三成陛級之數合之適得乾策然則非言每成有七十二尺明矣蓋每成二十七尺已比舊之高加倍有餘（舊每成高八尺一寸）無遽加至七十二尺之理但當以爲文有脫誤可耳（或尺字誤當本是級字）

後漢書祭祀志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外一段至三時不迎尊案云此永平以前舊制劉昭以其不成紀典故祭祀志中列永平迎氣五郊之禮於前而附此於下卷之末

文弨謹案。祭祀志末所載靈星、先農、風伯、雨師。及此迎春一條。皆縣邑之事。故不備禮。且不言郊而言郭外。若天子國都。則永平以來。即有迎氣五郊之制。本之禮讖。月令又采元始故事爲之。則知非永平創造可知矣。迎春一段。不紀年月。不可即斷以爲永平以前舊制如此。而後乃改易也。今州縣亦止有迎春一節。此即古法之猶在者。又案後漢書附見諸志。皆晉司馬彪續漢書中之志。梁劉昭注以補之。故題曰注補。毛氏汲古閣本猶然。近乃改刻作劉昭補并注。此大誤。不可承用。

周禮大宗伯。以實柴祀星辰。注。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疏。辰即二十八星也。尊案云。星兼經星緯星而言。辰天之無星處皆是。是以日月所會。大略分之。則爲十二次耳。非即指二十八宿也。

文弨謹案。二十八星皆日月之所經。一歲之中。凡有十二會。故疏又云。不當日月之會直謂之星。若日月所會則謂之宿。謂之辰。謂之次。蓋專言星。則可以兼經星緯星。此以星與辰對。故注一主緯。一主經也。若邵子言天之無星處皆是辰。此別一義。而以施於祭祀則不合。何則。太虛之中。坱圠無垠。既祭天矣。又祭其無星者。此何義也。若謂大略分之爲十二次。則舍二十八宿之外。不聞又立娵訾之祭。降婁之祭。諸名目也。又尊意以北辰。辰之最尊者。並無星象。亦不在二十八宿之內。爲證。竊疑北辰雖無星象。然天之樞紐。確然有可指處。鄭氏既以北辰耀魄寶爲上帝。故此不具列耳。若日在營室。日在昴。既已確指其星爲日之所在。而猶不謂之辰。轉求之杳冥之處。恐未然也。餘星不謂之宿。而唯此方面各七者謂之宿。宿即次也。次十二而星二十八。以所會包所經也。若過泥無星一語。則水星又何以謂之辰星。大火又何以謂之大辰。中庸日月星辰。何以總謂之繫於天乎。此猶儒者以天爲即理也。而要不可以理爲所祭之天。所謂言各有當也。觀下條尊案所云。取附近之星以相識別。是已洞悉其故。而猶引無星謂辰一語。竊謂當并去之爲是。

尊案云。太歲之祭。或以爲木星。或以爲十二辰。若云木星。則即五緯之一。而非別有一神。若以所行之次每歲一易者當之。是即十二次。是已在二十八宿之中。而又非別有一神也。

文弨謹案。周禮保章氏。十有二歲。鄭注云。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太歲爲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又互見太師注。假如元枵子。星紀丑。析木寅。大火卯。壽星辰。鶉尾巳。鶉火午。鶉首未。實沈申。大梁酉。降婁戌。娵訾亥。此十二辰之建乃左旋也。若子爲星紀。丑爲元枵。寅爲娵訾。卯爲降婁之等。則右旋之辰也。馮相氏既言十二辰。又言二十八星。疏以辰爲子丑寅卯之等。是又與十二次之爲辰者別也。太歲之祭。雖始近代。然考之於古。太歲實非歲星。又非二十八星明矣。敢獻其所聞。

王舜中獻。

文弨謹案。漢止有王舜。無王舜中。考漢書王舜下接以中壘校尉劉歆。陳氏禮書誤以中字屬上。其實當時尚少一名也。

尊案云。夾室之制。孔仲達謂房與夾室。實同而名異。鄭康成又謂房當夾室之北。

文弨謹案。鄭在孔前。文勢似不應爾。竊以實同名異之語。雖見孔疏。而實創於孔安國。陳氏禮書所引可證。然則仲達改作安國可也。

周禮天官凌人。祭祀共冰鑑。注。不以鑑往。嫌使停膳羞。

文弨謹案。周禮祭祀共冰鑑下云。賓客共冰。此注九字。單釋下句。非釋祭祀也。祭祀共冰鑑。何云不以鑑往。祭祀自有主者。何云嫌使停膳羞。此注應刪去。并下疏二十七字亦當刪。

蕤賓又下生。　大呂又上生。　夷則又下生。　夾鍾又上生。

文弨謹案。蕤賓係重上生。此卷內後所載鄭康成語不誤。此處四字上下俱當互易。朱子鍾律篇及徐氏萬卷堂周禮本皆不誤。可證也。

尊案云。蔡氏以九起算。非止得太史公之法。實黃鍾律度。爲萬事根本之妙蘊也。黃鍾以九爲本。以三爲用。神明自然。乃造化之奧機。其所謂九寸者。不過假尺度之名。以紀損益乘除之數。而與尺度之積十爲分。積分爲寸之寸。迥然不同。朱子謂爲假設之權制。可謂得其意。而與史記注合。但此稱其數整齊簡直。過於鄭法之難記而易差。不知黃鍾自然之數。妙合天成。是以生律生聲。極其所至而無不通。若鄭以分寸審度之法。拘泥推測。不但與律度之本旨。霄壤懸殊。即其算數。已難記而不可行矣。嗚呼。黃鍾之蘊。朱子且未能盡窺。何怪算數家紛爭狐疑。揣摩擬議。而成萬世不決之疑也。非大聖人孰能冥悟神會而與於此哉。

文弨謹案。朱子謂十二律之數。鄭氏與太史公說不同。且謂鄭法難記而易差。竊嘗求鄭氏之法。止是三分之數。與史公合。未見其積十爲分。積分爲寸。與史公異也。何也。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則是以三分爲寸也。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則是以九分爲寸也。應鍾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則是以二十七分爲寸也。推之至於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與史記生鍾分酉之數合也。無射之分數。即史記申之分數也。夾鍾之分數。即史記未之分數也。夷則之分數。即史記午之分數也。其他莫不皆然。鄭何嘗拘審度之法。而以十爲分。積分爲寸乎。夫史記自子而亥。極於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數。亦可謂多矣。而不患其難記者。其法不過三之而已。其實則倍之四之而已。又何獨於鄭而以爲難記而易差乎。史記卯二十七分十六。與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合也。（三爲一寸。十五爲九寸。餘一。故云三分寸之一。）辰八十一分六十四。與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合也。（九爲一寸。六十三爲七寸。餘一。故云九分寸之一。）以此推之。莫不皆然。則史公鄭氏。一以貫之。朱子此論。恐尚未可以爲然也。

史記。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爲極廟。

文弨謹案。此段史記各本皆然。其實誤倒。案雖萬世世不軼毀。當在今始皇爲極廟之下。觀下文云。自襄公以下軼毀。便知此句之爲誤倒明矣。

宋史禮志。至道三年。孝章皇后宋氏崩。有司言孝章正位中宮。宜居上室。懿德追崇后號。宜居其次。紹

孝章殿室居懿德下。曾案云。孝章祔享。乃祔於孝惠賀皇后之別廟也。太平興國元年。太宗懿德符后已先祔其廟。故孝章祔時。有司以居室之上次爲諭。但孝章乃太祖之繼后。懿德乃太宗之繼室。以兄弟之序。君臣之分而言。俱宜以孝章居上室。今乃易之。亂其序矣。

文弨謹案。以太祖之繼后降居太宗繼后之下。其爲悖禮。夫人而知其不可。乃當時幾世。俱無議論及此者。竊以眞宗朝決不應有此事。禮官趙湘請以眞宗本生母元德太后祔太宗廟室。眞宗曰。此重事也。俟令禮官議之。又越三年。始因羣臣表請而後從之。則其必不以私情而踰禮之大分可知矣。然則禮志何以云爾乎。曰。禮志之文。殆有譌誤。若懿德先祔孝惠之廟。則以孝惠之未嘗一日居正位者。而懿德且爲之屈矣。何獨不屈於孝章乎。若懿德先已居孝惠之上。則其先已在廟。不待至此。有司始議其先後之次也。兩者俱無所處。竊意禮志之文。當云有司言孝章已正位。宜居上。孝惠係追册。宜居次。詔以孝章殿室居孝惠下。兩孝惠俱譌作懿德者。蓋傳寫者見下有懿德居上及懿德居淑德之上之語。文相附近。故譌耳。且即以懿德居淑德之上一句考之。若如禮志譌文。則孝章居懿德下。居淑德上乎。抑并居淑德下乎。不應止以懿德爲言也。如此大舛錯。而無一人言者。有是理乎。故知兩懿德字。皆爲孝惠之譌。觀後文所引神宗紀及玉海等書。皆以孝惠、孝章、淑德、章懷迭稱。即可知當日之次矣。

曾案云。斬牲之禮。行於京師。都試之法。行於郡國。

文弨謹案。劉昭注續漢志云。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爲八陣進退。名曰乘之。是都試不但行於郡國也。今晉禮志。載魏國有司奏漢西京惟十月都講。亦其辭。此乘之之名。似不可不載入。又案晉書禮志。雖與續漢志相同。然以賜武官下。當增武官二字。六十四陣下。續志之有名曰乘之四字。尤詳備。唯天子下車一段當仍之。亦見續志注。

曾案云。夏小正緹縞傳末。有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也十字。殊不可解。朱子儀禮經傳。移在夏小正篇名之下。戴氏震考正。以爲北宋大戴禮本無之。乃爾雅疏之文。校書者誤編入此。其說極確。今芟去。

文弨謹案。此係戴君初說。錢嘗與論及此。殊不敢以爲然。即朱子所更定。亦有未安。既而戴君精思之。乃知舊本非誤。其讀當於何以謂之句斷。小正以著名也六字爲一句。此於本書亦有例。因爲歎服前人之不得其解者。止坐句讀未明耳。今新刻大戴禮。即從戴君後說。此條亦宜改正。緹縞注下應增入十字。

寄孫楚池師書 丙申

日承手示。論近今人士。學不如古者有二弊。一則貧窶所累。不能不以衣食分其志。一則爲學使者。不能衡鑑惟允。取通經學古者。以風示之夫士也。既處不能專精之勢。而所以應上之求者。又可以幸而得之。此所以績學能文之士。蓋千百人中。庶幾一二。而納未可必也。茲言可謂切中近時之弊。夫伊古以來。士之能自立垂名聲於後者。惟貧士爲獨多。其當大任而著勳績者。尚已。即以文士中求之。傭賃樵牧。織簾賃舂。然荻照雪。聚螢抱火者。比比而是。安在貧之不可以益厲所學耶。竊謂近今之弊。尤在乎志節之不

立。風機之不振。故中材以下。以貧爲病而墮其守者有之矣。蓋不獨役役焉惟治生之是急也。亦由上之人不能貴士。而遇之以禮。偶有微件。輒欲借之以立威而摧折之。唯恐其不至於是。士之自處也亦日賤。所養不徒在學之不專。文之不工而已。既不知學。則益不知古聖賢之志節。而冥冥以行。不得志猶未甚害也。使其得志。其害可勝言哉。至於學使者之於士。未能如古者教之之法也。所衡者文而已。而文實可以見學。學非徒記博而誦多也。理則昭昭然。法則秩秩然。其辭氣溫溫然。浩浩然。皆不可以幾而取也。今父兄之教其子弟。鮮不務爲速化之術矣。然以其文與老成積學者較。蓋如朱紫玉石之不可以雜糅也。乃或貴紫而賤朱。寶珉而棄玉。速化者有效。而積學者無功。嗚呼。於此有人焉。迪後生以窮經研理之事。鮮不以爲迂矣。更抗之以聖賢誠正修齊之法。則卻行而退耳。其弊蓋非一朝夕之故也。若文弨所業。則在雞鳴之三章矣。在鍾山幾五載。幸有一二同志。信而從焉。至於漸染俗學已深者。殆終不能變也。始文弨初至時。肄業者百數十人。今則倍之矣。每課必卷卷而評校之。但苦年力漸衰。精力不及。而實不敢以慢易處之。是以幸免於愛憎之口。每思人當中年以上。讀書實難。唯童穉穎秀者。可教之以五經爲根柢。庶有異於俗學之陋。而不貽終身之悔恨。與前學使者言之。因選得四五人。皆年十四五。新入學者。送院受業。每月定期考校者六次。爲之析疑陳義。且察其成誦以否。而究竟能副所期者絕少。雖至今羈縻弗絕。然窺其意念。似終不若時文之可悅。高者亦不過諧聲屬對。爲詩賦之用而已。所謂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不信然乎。文弨家貧。唯仰束脩所入。故不能辭講席而不居。然亦非徒食也。所梓書院諸生課義二册。呈覽其於吾師公正論文之旨。未知有合焉否耶。

與趙敬夫曦明書 辛巳

僕自來暨陽。兩年於茲矣。於今乃得觀足下之面。豈非篤於實學。不求人知之士哉。觀足下所注徐庾諸人集。皆能直探事始。深究詞源。本隱以之顯。睹指而知歸。元元本本。殫見洽聞。於此服足下之學。既又讀足下詩。古文辭。皆有法度。其志節超曠。風規清峻。脫然自出於塵壒之表。千百世下。當想見其爲人。詩格矯健有風骨。書義山詩後七截句。闡幽發潛。議論特精。當不可易。序記根極理要。能肆其醇。駢體文清麗流轉。往處於宋人爲近。夫此數體者。或不能皆工。而足下又能兼擅其長。如是則豈流輩中所易得乎。然而足下名不出於鄉里。學使者未聞收容而禮焉。邑長無有過而式其閭者。猶復聚二三童子而課之業。脩脯之所入。不足當上農夫。其處境之困如此。此在常人宜何如感槩者。而足下獨守之益堅。養之益充。閉門絕跡。不交當世。唯以著書自娛。然則足下固不求千百人之知。而在乎一二人之知。且不汲汲乎當世之知。而庶幾古人之我知。因以卜後千載下之必有以知我也。而何憾焉。昔歸熙甫以一老舉人與弟子講學於荒山之濱。世固未之奇也。後得一有力者推崇之。而人始信焉。至今無異論。以當日之才華氣節。如王弇洲者。猶且自以爲不及。由是觀之。爵位容貌。及身而盡。士固當爲其不可盡者耳。雖然。足下自爲計則得矣。世有足下其人。而不爲之延譽於四方。豈非吾黨之過哉。先以書通於左右。以明區區傾倒之私云爾。

與觀致堂以道進士書 戊寅

貴鄉戴東原兄。僕重其學問。與之定交。今聞其因祖墳事與貴從兄弟將生嫌卻。此因戴氏不肖子孫爲之。然其肇子姓中。苟少有人心者。自不容見其先世百餘年藏魄之所。一旦受侵削震驚之患。亦漠然袖手緘口。不一校計。此在常情。尚不出此。況於賢者。在貴族初買之時。必不知爲戴氏祖墳之地。今則已知之矣。卜地以葬。求其安吾親也。今如所卜之地。恐吾先人亦將不安。夫利他人有不肖之子孫。而吾得乘其閒而取之。使吾亦有如是之子孫。而人亦得乘其閒而奪之。一彼一此。其情有異乎否乎。賢者愛其親以及人之親。其必不肯隳人之親以爲孝也明矣。今之堪輿家。動以禍利陷人。僕素不明此。然第以理觀之。人方銜哀茹痛。積怨含怒。不盡其力之不歇。而必欲起而爲難。以求伸其爲人子孫之志。事儻不濟。而怨毒之氣。盦不能平。是在我方欲求福。乃反以之招怨而犯怒。訐訟由之而起。讎由之而深。恐亦非貴族之利也。年兄天嗣相關。誠宜及早調處。如其昭然遠見。舉地相讓。以安兩家之先靈。此其於仁智孝慈之道。兼備無憾。戴氏子孫宜何如感戢也。若其勢萬不能已。亦慎毋相逼太甚。期於兩安而已。年兄亦度其所能行者而盡誠以相告語。譬之骸骼而遇水石蟲蟻之害。亦將不敢卜乎。吾之爲此言。誠私於戴君。然自年兄肯之。則亦可謂忠於貴族矣。佇望覆示。

與彭尤初 紹升 進士書 壬午

去歲得手書。見所著傳記雜文四篇。命意高遠。毅然以古人自期待。不以目前之得失爲欣戚。此固與流俗之見殊矣。又聞將盡研諸經。首先致力於詩。以年兄之才之年之境。固所優爲。第恨不能合并。無由共相劘切耳。鄭氏詩譜本有圖。今所見者。歐陽氏所補者耳。然歐公既自爲書於後。乃自謂於絳州得見鄭氏本。則圖尚未亡也。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鄭氏詩譜次第也。有明刻本。俱各冠當篇之首。今本合而集之爲一卷。皆今詩之次第。而非鄭譜之次第已。此何異朱子易本義。元依古本。與程傳之從王弼本者。本判然不同。後人既以本義散附於程傳之後。爲一書已。又復抽出本義單行。其次第仍依程傳。無復區別。凡此皆鹵莽之過。亟當止之。勿使疑誤後學。鄭氏圖於今可得見否。江南多藏書家。幸爲訪之何如。

答彭尤初書 丁酉

年兄以擬傳二字無本。欲改爲行狀。前悔作此傳時。私念爲大臣作傳。乃史官之職。非某所敢僭也。湯潛菴先生有擬明史稾。其書首署姓名擬。此雖近時人。然文正乃大賢。其所行即足以爲世法。是以用擬字。且古今文中所用甚廣。不獨擬古人也。如朱子有擬上封事矣。封事可擬。傳胡爲其不可擬也。則愚之爲此。亦非徑屬杜撰。蓋終愈於僭云爾。然年兄有言。亦不可虛雅意。考唐之經籍、宋之藝文志。皆有爲名臣撰傳而稱家傳者。此外又有別傳外傳等名目。今愚因其子姓所請而爲之。則當標家傳無疑也。年兄精於古人行文義法。彈射不少假借。誠余亮直之益友也。則所自爲文。必矜慎可知已。乃去年寄來二林居制義一册。開卷見自序。即有大不愜意者。夫年兄之深於禪學。夫人而知之。即已亦不自諱也。僕自相識

以來。至今已二十餘年。交情益熟。而未嘗與年兄論禪。亦未嘗砭年兄之爲禪。誠以造化之奧。鬼神之祕。未能研究洞徹。而於彼家之言。又素未嘗參討。夫人之資性。固有各適其所適。而不能自反者。古來禪學中之爲忠臣爲孝子者。亦復何限。不必深行抹殺也。吾但取年兄之恬潔直諒而已。今者以時文詮孔子、孟子之言。而序乃託於夢中之二境。以標明旨趣。固已數越而不循矣。乃一則夢爲老師擁皋比。闡羲、文、周、孔之教。圜而聽者百千人。而樂之已。又夢爲衲子。空山趺坐。六根盡寂。五蘊廓然。則又樂之。何年兄此中之紛而不靜也。夫夢成於因。年兄有自賢之見。而以爲百千人皆莫己若也。是以夢之中有此一境也。若衲子殆似所云夙根者。今但未祝髮耳。使於斯而詮金剛、釋楞嚴也者。吾又何言。乃今以詮四書義之爲。豈其倫哉。援儒而入於墨。且不可。況抑大聖大賢而使之皆出於西方氏之教。則得罪於名教甚大。今年兄書來。乃以爲此祇指點文境。顯出虛實二機。不可以實爲是。以虛爲不是。至其自得之實。一且不立。安得有二云云。則愚更所未喻也。夫吾儒有吾儒之虛實。彼家有彼家之虛實。吾儒非執有。彼家亦自謂非頑空也。今年兄乃如鴻溝之截然對界。而以實歸儒。以虛歸釋。無論儒不任受。即彼家恐亦非正諦也。聖人曰。吾道一以貫之。既以詔曾子。又以喻子貢。吾人爲學。自當於萬事萬物之理。即身體驗而尋其所爲一者何在。今云一且不立。安得有二。則明明是彼家所爲萬法皆空之說。而義仍未了。更當於此句下。又進一轉。才許悟徹耳。僕在鍾山。不得已而習時文。講時文。實非性之所樂。以年兄之才。沈潛於義理之中。以輔經而翼傳。何不可自成一書。既幸而早離場屋之累矣。及髮將皓白。顧復類首以效舉業家之面貌。何屑屑也。如欲自喻所樂。則吟風弄月。亦何在不得吾與點也之趣。而必爲是乎。年兄欲兼有其樂。故恐坐是交喪也。文凡若干篇。實不能備讀。但首一篇題爲學而時習之。文則既見之矣。夫必先知所爲學者何在。因而時時習之。今年兄但有見於時。無見於學。祇欲教人常惺惺。耳中聞唯不可離一語。似少近之。然云不可離者時也。而吾以不可離者習之。則仍然捕風繫影。專一玩弄精神。而未有實地。且其後自記云。開宗明義。不應以小儒臆說參之。則太倡狂無忌憚矣。開宗明義四字。梁皇侃始以標孝經之首。而唐人即因仍之。亦由當時習釋家之言久。不復知所持擇。聖賢安有所謂開宗也。學以明倫爲主。自當契以來。未之或改也。而言語動作。自幼儀以至於動容周旋中禮。無時而可廢學。朱子集註。自是顛撲不破。今年兄所云小儒所云臆說者。何人乎。是明明指朱子而已矣。朱子大儒。古今駁難不一。其於朱子雖偶也。而年兄乃肆筆逞臆。不顧所安如此。即以前輩而論。意見各殊。尚當婉約其辭。寧謂朱子而可橫詈若斯也。首篇如此。是以未及徧觀。蓋雖有他作之合理者。而亦無救於此之離經而畔道矣。及得年兄書。自舉數題。謂朴實說理。正發明洙、泗之傳。程、朱之奧。僕因取而復閱。如自古皆有死篇。後自記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真。案此二語本出法華經。事本作法字。所謂一法。彼蓋即指趺坐而坐。引而不發。爲學徒作指點語。今改法爲事。列之文後。使今人百思不解。尋景公篇。從聖人老於匹夫。不得一民寸土說起。聖人豈有此胸襟也。夫作四書義。代聖賢語氣。細意體認。猶恐粗而不精。有負當代文明之盛。乃年兄駁雜而堅於自信。加之貴公子有才學。友朋聞非素直諒不撓者。孰肯以言實人之怒。僕觀所載評語。皆仿年兄

詞意而爲之。安知非陽是而內實不然。既不欲因此取憎。又恐言出而爲士林中所訾謷。故作此種筆墨。使見者皆盻然於有所不得已而出於此也。今爲年兄計。莫若擇其大害理者而火之。能決然舍其舊習。而唯吾儒是從。斯大勇也。否則慎無爲騎墻之見。詩有之。涇以渭濁。湜湜其沚。知言者自能辨之。惜年兄以有用之財。災梨禍棗。爲此不急之務。而轉取不韙之名。是以面晤時微露其端。而不欲筆之於文字之閒。今既見詢。不可以不盡所懷。故觕陳之如右。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九

書三

答錢辛楣詹事書　丁酉

方今學博而行醇。蓋未有出閣下右者。每以不獲常奉教爲憾。自閒讀禮家居。道里差近。而文弨徒爲塵衆所廢。不獲走晤。寸私缺如。大著金石文跋尾。願見久矣。今承見示。欣喜疾讀。歎考核之精。實有前人歐、趙、董、洪及本朝顧氏、朱氏之所未逮者。文筆雅健。持論極純正。皆有益於世教。文弨見聞寡陋。一旦獲此。幾如貧兒之驟富矣。頃讀左氏傳。見陸氏釋文。滎陽並從火。且明辨之云。從水者非。而今本太半從水。學者讀見釋文。究亦莫知其何以非也。今得尊跋滎陽太守元寧記。而始了然矣。古一字有數體。如敍、敘、叙、三者實一也。而易書詩各異。句文固有不盡書一者。石經叔亦作尗。儒亦作需。而今本皆祗作叔字。儒字亦以需爲之矣。宋張淳儀禮識誤。燕禮內宦字。淳從監本定作寘。後來校者復議淳爲非是。今觀唐張琮碑。亦以寘爲宦也。（五經文字。寘寶二字並從宀。云上說文。下字林。）說文大段當遵。而亦不可過泥。然如據之爲據。桼之爲漆。又不得以古碑或有之爲解矣。勑字古多作勅。韓勑碑或讀如賚予之賚。而尊刻從說文作勑。莫當仍依碑刻書寫否。高植詩跋云。淮海故人。後又云。此碑以簿爲條。如後所云。則故人似當作條人也。至以簿爲簿之語。以前後較之。例亦似有異同。如衡方碑跋云。以寬懁爲寬栗。馨香爲馨香之類。與洪氏隸釋語勢正同。至司馬紹

誌跋云。以敟爲懿。以体爲笨。及高植跋中語。似皆變例也。莫亦可兩通否。他如召、鄧、將、歌、克、壯、讚讚之類。經典及諸史類多通用。似不必以爲異文。此詹詹者。何當於尊書之輕重。而少有見及。不敢蓄疑。如其非也。幸有以教之。毋以是扣之微。而不爲發聲也。且尙有欲求教者。韓勑碑什言向誤釋爲斗言。尊跋以爲即十言之教。可謂精確無與易矣。近讀左氏定四年疏。亦引十言之教。而有疑於疏之所云。焉疏云。乾坤蓋是二字。亦一出口乃得言之。故謂之一言。所云乾坤是二字者。將謂伏羲時已有重卦。故云爾耶。抑別有說耶。至楊大眼造像記中儁字。江都汪容甫以爲即旅字。以字形審之良然。愚於金石文字。向來殊未留意。不過從薛尙功、董逌、洪景伯諸家涉獵耳。然其書傳寫多譌。與本來判然懸絕者有之。吳門朱氏有隸釋寫本。較勝於刻本。乃爲一妄男子所塗改。以一二石本證之。始知其大謬也。此地有樊君畛亭者。聚古碑版甚多。身歿之後。盡爲有力者取去矣。溧水有漢校官碑。以閣下搜羅之富。縮得中必當有此。以前書中未見。故附呈。外先君子詩集一部。并呈覽。令弟精小學。如鼎臣之有楚金。以逼近秋試。不敢數通相瀆。尙冀異日領教也。方言郭景純注。而今本與音切相雜亂。且顯然有後人語附益者。觀爾雅音不混注中。則此亦宜有界隔。其音以指物指事爲喻者。當出於景純。與山海經之音數相似。其加翻切者。恐皆後人所爲。不知曾爲釐正否。

與辛楣論熊方後漢書年表書　己亥

文弨拜白辛楣先生閣下。友朋來自金陵者。咸云閣下之於僕。曲相推飾。人有異論。輒拄其口。使不得發。此自是謙撝厚道之所形。聞之彌用自愧。閣下品如金玉。學如淵海。國之儀表。士之楷模。得師若此。允無閒然。深爲一方士子幸矣。讀大作熊方後漢書年表序。校正精核。指摘彌復切當。源流異同之故。數言瞭然。於後復丁寧於元文之未可輕改。此不欲沒著書者紕綜之勞。而并慮後人紛更之失。致掩其前美。誠凡傳述舊人文字者皆當若是。即僕向來持論亦然。然於此書反覆考核。瑕釁甚多。若遂流傳。深恐疑誤學人。有不得不與閣下商之者。如前表於侯封之下。開係以所在郡邑之名。此自是當時文簿可徵。能乎不謬。今若欲仿斯例。自當求之本傳。如濟北惠王壽傳云。分太山郡爲國。則當並係以太山。而熊氏則署云兗州。又河閒孝王開傳云。封樂成、勃海、涿郡爲國。則當並係三郡之名。而熊氏則署云冀州。夫州之爲境也遂矣。今不切指其所封之地。而舉一州以相函蓋。何所當乎。且考章懷注中引據舊書。亦自有明係所屬者。如武邑侯耿植。注云屬信都。而熊氏署云安平。不其侯伏湛。注云屬琅邪。而熊氏署云東萊。蓋熊氏但知以續漢書郡國志爲據。而不知事實之有不符也。其最不可通者。如淮陽王卞之下署云陳州。即郡國志並無此州名。閣下知其誤而省去州氏。若以愚見按之。陳字亦不可留。蓋淮陽之在前漢。本爲國。後漢章帝章和二年始改爲陳國。今卞之封在光武時。以斯知其不可也。至於鄉亭之侯。但當係其本縣。其鄉亭之名。固有與縣名同者。不可混也。范書中有明著其爲某縣之鄉侯者。如抗徐之爲烏程東鄉侯。楊茂之爲烏傷新陽鄉侯。烏程、烏傷。皆會稽屬也。二人所封。皆其縣之鄉也。今熊氏於異姓諸侯表一則書東鄉侯抗徐。不係以烏程。而係以南陽。蓋誤以爲南陽之東鄉縣也。一則書烏傷新陽鄉侯楊茂。下

係以會稽。又係以汝南。是又誤以茂曾爲南縣之侯也。夫既明曰鄉侯。而可曰縣侯乎。即二人之體例。亦自不畫一。愚以爲不若并州郡而盡去之。亦未見其必不可已也。蠡吾侯翼一段。閣下校勘極細。足以正譙氏之謬。然猶以爲當仍其舊。愚意頗似有所未安。蓋翼爲河閒孝王開之子。出後平原懷王勝。建光元年。貶爲都鄉侯。遣還河閒。則此以後事。仍當以翼係於河閒之下。本末方得其明。所受蠡吾之封。則父開所分國以與之者也。於後其子爲桓帝。追尊翼與開。而不及勝。以非所承也。即後桓帝封兄碩爲平原王。但云奉翼後。不云紹封。譙氏之云紹封者妄也。使桓帝以其父終爲勝後。而以其兄紹封。則桓帝獨非勝之孫乎。而追尊獨何以不在此而在彼也。夫倫類典禮。所關匪細。後人將於此置喙焉。而可輕矜乎。至若始封之君。當列於首。其追尊者。止當於注中附見。不得以冠始封之上。乃齊武王縯。魯哀王仲。皆非始封也。建武二年封縯子章爲太原王。興爲魯王。以興嗣仲。二王乃始封也。熊氏一則書太原哀王章嗣。夫嗣者嗣王也。史不載先封縯爲太原王。何嗣之有。於興則書曰紹封。考建武十五年方追謚縯爲齊武王。仲爲魯哀王。皆依其子之封也。而熊氏之所謂嗣與紹者。非其擧意妄造者乎。又魯王興後徙封北海。子孫訖於漢末不改。若依前書之例。雖有始封。而以後之定名爲準。則此當大書北海靖王興冠首。庶乎得之。異姓如壽張敬侯樊重非始封。亦不當冠首。以於實事皆不合故也。更甚有謬者。異姓諸侯表中有桃鄉侯嗣。蓋塗鄉侯亢。熊氏既書明注云以任城王安母弟封。而又係其下云姓闕文。夫任城王安者。東平憲王蒼之孫也。嗣與亢亦憲王孫行也。而乃不知其姓。置之於異姓表中。使後人舉而正之。則吾輩亦當與熊氏分過矣。又有安衆侯劉寵。即安衆侯劉崇之從弟。襲封爲侯者。又慎靖侯劉隨。本傳明云。南陽宗室。而熊氏並置之異姓。其用意不可曉也。盧芳於建武十六年封代王。以其稱武帝曾孫。則不能不載之於同姓。但於注中明著其詐。亦自不沒其實。不宜徑刪之也。他如漢澤侯鄧鯉。由戚侯劉建。皆光武時封見寒朗傳。而熊氏並遺之。若按章懷注所引。及水經注。唐宰相世系表。亦尚有可補者。至其世系相承。位置殊舛。如魯哀王之曾孫一行。凡敬王睦之子如威、如毅。皆繫於其叔父之下。此類更不可枚舉。若一切因循。不但爲無用之書。反足以惑亂視聽。質之鯤君。其意亦欲仍舊。而附駁正於其左。如集解、索隱注史記之例。既完然爲熊氏之書。而又不以其誤誤後人。兩兩得也。但如同姓人異姓之類。不識可改歸否。閣下尚有以明教之。

答汪容甫中書 丙申

九月八日。文弨白容甫足下。今世可與道古者極尠。足下年方壯盛。而專精古義。此已能不囿於流俗矣。惜相隔百里而遙。不能朝夕見。以箴我之頹惰。意常缺然。承示儀禮逸注一條。并以所錄孟子章指全本見寄。使得補足。以成完書。讀大快也。在辛巳歲。從吳友朱君文游處。借得毛斧季所臨吳匏菴趙注孟子校本。獨末卷缺章指。於意終未慊也。今相距十有六年而始得之。幸目力無大減。尚可一手謄寫。不假他人。晚境之樂。無過此矣。夫子加齊之卿相章。公孫丑問伯夷伊尹何如。案注但云丑曰伯夷之行何如。下又云。言伯夷之行。不與孔子、伊尹同道也。似正文不當有伊尹二字。上舉諸賢以爲問。以其同出聖人之

門。固無嫌並舉也。若伊尹之與伯夷。則有辨矣。如復雜然並舉以爲問。不幾混乎。其爲後人所增入明矣。其他如西子章注。惡人醜類者也。趙氏必本是醜頹。以形近而譌爲類也。滕更之在門也章注。宜答見禮。定當是宜見答禮。而倒其文耳。此皆斧季本所未校出者。足下之本。倘有遺漏一二處。則以墨筆識其旁。斧季過信宋本。於其字之沿俗體者。亦復規規然從之。此誠可不必也。足下之見超矣。孟子全册。今先奉還。其儀禮尚欲細看一過。再寄上。聞近著小學一本。古訓。補書之亡。作雅之翼。拭目以期丕觀也。

答沈甸雷世煒禮部書 丙申

歲前接手書。并錢鶴臺觀察書。皆索僕所校查初白先生蘇詩補注。云香雨太守。欲會合王施兩家。共成一書。此正人人意中所共欲其如是者。不可不慫恿成之。弟前主北平黃崑圃先生家。見有此書底本。實勝今所梓者。如昔賢名甚著者。大率舉其官封邑里。或字或號。而不直斥其名。如杜稱少陵。韓稱昌黎之類是也。今本乃一一名之矣。此在館閣奉命編纂。例當畫一。若私家所著。政不當爾。又其校刻疎略。譌脫甚多。而本所援引。亦閒有誤者。不挍竟例。僅爲通部校正。其義可兩通。自當從長。歸說列在簡端。可具按也。然掃塵之喻。深歷而知其信然。今因索觀。復稍稍檢點。遺漏尚多。安敢即自信爲善本。向於施注。不過涉獵而已。今觀其中所引。亦有甚失本文之指者。恐此書亦大須商榷。若王注則向未曾儲。昔人皆譽已多。但當精擇其善者耳。噫。自著一書固難。即會通良亦不易。僕嘗欲取史記三家注而加整理之。使同異不相淆。蹉跎至今。竟不能就。今聞初白翁賢後人有此舉。喜而躍躍。欲觀其成。僕雖恐以疎駁貽嗤。何敢靳而不出。但此閒別無副本。兼朝夕更欲檢尋。今寄在舍弟處。令親可令一人就鈔之。不至稽遲。是所望也。

答朱秀才理齋書 己亥

讀來書。陳義甚高。夫雜學不如經學。而窮經之道。又在於研理。理何以明。要在身體而力行之。時時省察。處處體驗。即米鹽之瑣。衽席之褻。何在非道。即何在非學。正不待沾沾於講說論議之爲功也。姚江勞餘山先生。性行誠篤。所學一本程、朱。布衣無尺寸之勢。而鄉人望而生敬。薰其德以勉爲善良者。比比也。先師桑弢甫先生。少年豪邁。不可一世。而獨折節於餘山。以所著示先徵士敬甫府君。府君署其後。自稱私淑弟子。府君弱冠之年。著有勸行篇一通。悼時之易失。而行之不可不自力也。其言剴切深至。當先師設教大梁之日。嘗寓書以倡明理學相期。亦如足下所以命僕者。然愚意則以爲講學之名不可居。而要其實則惟視吾力之所至。而有以自盡。即今之課舉業者。亦不可不謂之講學也。以之博一己之富貴則不可。以之求顯揚。謀祿養。行義利物。舍舉業何以哉。學固有自源而達流者。亦有自流以泝源者。今讀四子之書。詮四子之理。知吾之管窺隙見。亦未嘗不可以見天。則以知聖賢去人。其閒亦邇。不致疑爲高遠難至。而循循然庶有以相入。若並舉業不講。而號於人曰。吾講學。吾講學。其不譁且笑者幾何也。故與其驟之。莫若馴之。果有同志之士。遺祿利而志道德者。自不必復勸之以舉業。然此固千百中之一二。不可概望之於人人矣。文弨早離父師之側。雖有一知半解。不能闡明勞先生之學。而大發揚之。竊用自愧。今足

下讀其遺文，而欣欣然有得焉，則餘山之傳人，非足下其誰歟。僕向聞前輩語云：閱人文字，曲為周旋，此便不是修辭立其誠。此語銘之不敢失，至於親疎貴富，一無異視。此自課童蒙時即然，所謂視吾力之所至以自盡者也。昨在西湖書院，見諸生有不衣冠上堂者，嚴訓切之，董士習之輕佻躁浮，久矣，變之非一朝夕事也。足下所印餘山遺書，必擇其人畀之而後可，若分給諸生，令各償紙墨之費，恐煩言嘖嘖起矣，於人己兩失之。甚得吾力稍裕，印數百部散之人間，以俟聞風興起之士，庶淵源得以不墜。此誠與足下有同願也。欲過面談，因一城遠隔，不能亟詣，終當造門奉訪，一罄區見之誠耳。

與理齋書 己亥

大著中君子小人論三篇，辨源徹流，剖析既明，處置亦甚平允，千古有國者之書鑑也。此為世間不可少文字。餘持論多正，然或走角尚有未融，亦有辨其所不必辨者。若高宗繼武之事，宋儒已有苛論，然實未嘗審度當日天下之大勢，設坐視宗社之淪喪，而退執匹夫之小節，相從奔竄，能保胡越不起於轂下乎。即以身殉，亦復難以言孝，故實肅宗以後來之不孝，則誠不能為之辭。若其前則天下安危去留之機，間不容髮，固當以其身繫屬海內之望，鼓舞羣英，共圖恢復之略，使鑾輿不移，玉步無改，而若考得終免播遷之患，言孝之大孰大於是。昔楚平王執伍奢以召其二子，尚與員，尚知往必俱死，令其弟適吳以圖復讐，若以後儒之見相例，員固當負大不孝之名，而尚縱其弟使逃父之命，亦當并蒙惡聲矣。論事如此，如之何其可乎。彼宋高宗亦是後來失策耳，若其先不正名定位，則并偏隅亦恐不能為宋有，足下於此宜再審也。冒子一書，纂訂極好，敬叔載寶一事，尚當闕疑。又評騭徐青牧先生惜陰錄數條，亦極是，謂先生此書尚在中年，後來進境恐不止此，此論殊然。劉日嘗遊試書院，以可以為難矣命題，見一二朋友作頗以難為不滿之詞，謂其根株未盡，容易萌牙耳。僕曉之曰：論固如是，然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弊，此是從容中道之聖人，即顏子之克己復禮，聖門亦不見有幾顏子，所以聖人只說先難，只說用力。中庸曰：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勉強自是好，若以仍然乘間竊發為慮，則是尚未能不行也，詎便許之以難乎。青牧先生正從勉強入手者，纔有失不肯自諱，如此把捉過去，久之亦自會得純熟，此書尚須選擇以從精約，而先錄其全文者，欲不沒其實耳，去取之閒，尚欲與足下面商也。纂丁丑分校禮闈，得山左一卷，決其人必正氣，薦後不爲主者許可，將次開牓，猶抱其卷上堂力爭，竟不能得，近數科中未曾有此事，因此通闈傳聞，且謂僕爲之墮淚者，後其人來見，乃昌樂閻君名循觀，果道學君子也。再進再黜，即僕亦勸其姑少變文格以諧俗，而此君竟然正容，以不能對，至丙戌始見賞於識者，置之高列，得官考功主事，三年告歸，卒於里中，友人為刻其困勉齋私記，又僕當日於闈中錄其四書義三篇，今一并呈覽，可知因言考行，古人良不余欺。黃陶菴先生文光明磊落，凜凜有生氣，彼仲昭介生輩纖碎雕巧，自立不住腳跟，故昔人云：舉業何能壞人，人自壞舉業，至言哉。又切近編者，乃先師桑弢甫與沈椒園先生同輯朱子、陸清獻、張楊園、勞餘山四先生語也，觀此可知先師晚年所造之平易切實。案上一筆一硯之外，并書亦不置，惟默寓義理相涵泳，少壯豪氣詞章宿習，刊除幾於淨盡。文集無似，不能發揚其道為愧，又所著夜航錄、

尚未得見其中，必多見道語，若見之，當爲傳之，庶使外人不僅見先生前半截，便謂如斯也。俟面時詳悉一切。

再答理齋書 己亥

承教皆金石至言，敢不佩服。吾友屺龍亦嘗以此相規，近年來精力遠不如前，亦思稍減雜學，求息正途矣，遠異錄述正論，以闢異端，是爲吾道干城，然異之待辨者，以其似是而非也。今之習病在無廉恥，不講辭章，不求功利，不歸釋老，而公然無忌憚而不顧，聖賢處此，不知更何以救之。閻懷亭困勉齋記中所云束脩宜從古訓者，謂約束脩謹，漢人皆如此用。色斯舉矣節，舊謂翔而集，時也。既集矣，因其而復作，亦時也。但下段亦在色斯舉矣中，而闕其分之，故語驟閱之覺難曉耳。齋戒不問疾，謂可不問之疾，此語析義頗精。設若至親而有疾，自當廢齋而往問之。大夫之祭，有齊衰大功以上之喪，尚爲之廢，況其在齋限內乎。愚見如此，未知然否。江陰楊文定公，亦兩中之學者也，其言行略見於僕所爲傳，今呈教。其著作只易、詩二種，爲門下士所梓，嘗見其以中庸解呈安溪，安溪細細爲之點定，今士大夫有如此暇豫乎。外雜文數首，并附覽。

理齋君子人也，相與不數年而遽死矣，無後，遺文不知誰爲傳之，哀哉。

與周林汲 永年 太史書 壬寅

文照 再拜林汲館丈閣下，起居甚適，書冒處境之艱，此文照夙所飽諳者，殆於不堪回想。前見示孔子世家補一書，因校左氏傳未畢功，久置篋中，今始得一讀。其考訂歲年行事，以正史公之誤，誠有足多者。又所引左傳昭廿五年萬者二人，謂當作二八，魯自隱公考仲子之宮，始用六羽，其後羣公之廟必皆用六佾可知。季氏卿也，舞用四佾，今又取襄廟之四佾而爲八佾，故唯有二八在耳。又引鄭賂晉悼公女樂二八，而悼公分一八以賜魏絳，秦之遺戎王，亦以女樂二八，是知樂無間雅俗，皆以八人爲佾也。此段二人之說，學者亦多疑之，而未有若此之剖析明而證據確也。又昭廿九年傳趙鞅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謂鐵當作鍾，鼓鍾皆量名，一乃齊壹之義，毀其不齊者更鑄以給焉。又取其餘以爲鑄刑鼎之用也。古人鑄鼎皆以銅，未聞以鐵，杜氏不考古制，乃云鼓爲鼓橐，凡鑄鍾鼎，誰非鼓橐者，何必以是爲文耶。斯言當矣。至若太宰問多能，則據列子、家語，斷其爲宋太宰，鄭人謂夫子其顙似堯數語，謂假相人而隘其辭以縱子貢，其語頗辨，此書誠當版行，以垂示久遠，不可任其湮沒也。文照見識淺陋，其中亦尚有疑焉者。論語乃孔門弟子所記，比之他書為可信，而此書間有不用者，如衛靈公問陳而孔子行，置之魯哀二年，在陳絕糧，則置哀六年，接輿歌而過孔子，謂歌於孔氏之庭，與之庾，謂當作與之庾，庾與籔同，季孫使冉有問田賦一節亦云然，不知鄭康成注聘禮記云：籔或為逾，則與庾音正相近。考工記作斞，莊子作斔，其字皆從臾，則安得改從臾，以合於籔之音，橐口反也。行不由徑，謂徑為正直之道，以不由徑與非公事作一例，且取證於夫閒有遂，遂上有徑，與夫列子說符之所言，以為徑者，皆自東而中行直達於西也。然獨不思夫祭義樂正子春之所言，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乎。老子云：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此亦謂徑非正道也。且

驗其所言以徑爲直以東西爲縱亦未盡其理假如欲由東而南或由東而北則必方折而後可豈能取必於徑直哉漢書載童謠云邪徑敗良田易林噬嗑之未濟云徑邪賊田行不由徑之徑指邪徑而言也非必路之小者也邪徑必小而小路未必皆邪陋巷尚可居小路如之何其弗可行乎文弨嘗觀乎齊、魯、燕、晉之郊田之成隴畝者亦既耕且種矣而人之取捷者穿田而過以正道爲回遠而不肯置足夫是以有壞田賊田之云也誠明則不由是耳更謂館人之夷乃顏濁鄒也南宮敬叔非孔子弟子此皆不敢信以爲然其最謬者乃取莊子漁父之寓言而全載之何其卑視吾孔子之甚也今當付彫亦不必爲之改訂惟俟讀者之自爲取舍焉耳此書見示只五册尚未見夫子曳杖之辰塵尚有一册在閣下所此閒未移置他處不宜有遺失今粗校一過仍送上到祈時見賜可也

抱經堂文集卷第二十

書四

與王懷祖念孫庶常論校正大戴禮記書 庚子

讀所校大戴禮記凡與諸書相出入者並折衷之以求其是足以破注家望文生義之陋然舊注之失誠不當依違但全棄之則又有可惜者若改定正文而與注絕不相應亦似未可不若且仍正文之舊而作案語繫於下使知他書之文固有勝於此之所傳者觀漢魏以上書每有一事至四五見而傳聞互異讀者皆當用此法以治之相形而不相掩斯善矣此書尚有管見所及欲請正者如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種黍菽糜傳云大火者星（家譯改）也星中種黍菽糜時也竊意經於種黍句絕菽糜當作菽糜下所以云菽糜已在經中又言之也其傳之菽糜當爲衍文蓋星中可以種黍見於尚書考靈耀及尚書大傳等書（蓋云大火中種黍菽 當作初昏）所言相同若菽則非五月所種不可以種黍菽連讀而去糜字傳此處於菽糜蓋無釋也（大火者星也星中種黍菽之時也下以菽糜二字作讀以記時也三字作讀亦可備一說）保傅篇工誦正諫正當如詩正大夫離居之正蓋大夫之長也故注於此句下先釋工誦即云大夫誦之以義後於瞽史并釋正諫也似不必依漢書白虎通改正諫爲箴諫及增大夫進諫一句古人作文亦知避複之法未必疊用兩諫字爲句也又行雖有死不能相爲漢書作行有雖死不能相爲竊意此較漢書爲勝蓋有死二字是成文左氏傳有死無二有死而已此類

不一作行雖有死語勢較健似不當反改從漢書也曾子事父母篇中有云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足下疑此語有誤此不必致疑也行之者從之也從父母之過如己實爲之而非出於父母之本意然所謂引慝也少閒篇君曰足臣恐其不足君曰不足此下脫一句方本補臣恐其足四字竊所未安前者已略論之矣蓋君曰足則有過於自信之意而臣之進辭也當婉故可以云恐也若君曰不足則但謙讓未盡而已其臣之進辭也當決施恐字則爲不當故注於上二句云未足而君謂足則臣恐未足告以不足也於下二句云實足可行而君曰不足則臣云足所謂可不也一有恐字一無恐字注可謂善體語意矣此愚向所以欲補以臣則云足四字也然不敢即入正文附見之而已方本專輒改易古字古語多不可信注中引詩節南山相稱節左氏昭二年季武子賦節之卒章已有此例矣若伏之與服本可通用本命篇婦人伏於人也即其證采地之采本作菜晉注疏中多有作菜地者不可謂誤文王官人篇辭言悖也言疑是循之譌少閒篇注言有可同不可同也不可二字疑誤倒足下其爲我更審之既觀足下所校本因幷求官本觀之其中復有鄙意所未愜者以東原之博雅精細與衆人共事乃亦不能盡其長邪晝日併共校此書其中是者亦棄而不錄何邪今摘其當更定者數條於左與足下共商搉之

夏小正來降燕乃睇傳云百鳥皆曰巢突穴又謂之室何也操泥而就家入人內也案語云突穴卽燕之所爲似穴而突出者也入人或作人入今從闕本文弨案皆曰巢下本作室穴也與之室何也蓋經乃睇下必本有室字故傳作如是解今乃從別本作突穴而所釋者頗失之於鄙俚大不可解與之室作與字爲句與猶許也不當改作謂下當作操泥而就家人句入內也家人猶今言常人家耳哀四年左傳公孫翩逐蔡昭侯而射之入於家人以卒漢書中類此者尤多云入內正以足與之室之義若作操泥而就家語頗不足既言家又言人參錯複疊亦不成文理似不當從闕本（竊疑室穴也當本是室穴也與之室內也句正相應與內形近致誤）

菽糜已在經中又言之是何也時食矩關而記之案語云上初昏大火中說曰星（家譯改）中、種黍菽糜時也謂種黍與菽糜二事皆以星中爲候此民事之常記星中則二事自見故云已在經中又言之非經重出此文也矩當爲巨夏時以菽爲糜乃時食之大關文弨案上文大火中下本有種黍菽糜四字或脫去耳今仍其脫而又曲爲之說君子之於幽也不言審經文本無菽糜而鑿言之云已在經中斷無是理以星中見種黍之候容可通以種黍必當在此月也以星中見菽糜之候將非此月卽無菽糜者乎食矩本作食短關本作閔是月也舊穀行盡新穀未升農民於此時常苦食短故以菽爲糜菽以佐食之不足非常食也何大之有記言啜菽飲水史言半菽不飽菽是穀之粗者故用以爲況耳小正閔而記之故辭之重如此然則上文本有菽糜二字明甚（下既有糜角亦再見）若食巨關從未見他書有引用者於複舉之意亦不顯

保傅篇有司齊肅案語云各本譌作參夙今據李彪傳改正文弨案參乃曑字之譌今卽作齊亦無不可唯夙字斷不可改肅注云齊夙謂三月朔也夙訓爲早與朔義合若齊肅而直訓爲三月朔不太遠

乎。
蠶度地計衆。案語云。度各本譌作支。今從方本。文弨案。度本作支。故注云。支。猶計也。後世尙有度支之官。若正文本是度地。則是常辭。可不加注。即注亦當以度量爲義。不當轉以計字相比況。蓋計字之義不顯於度字故也。此亦失之。

曾子制言中。無怱怱於賤。案語云。怱怱本譌作勿勿。據立事篇。君子終身守此勿勿。注云。勿勿。猶勉勉。今從方本。文弨案。立事篇君子終身守此悒悒。君子終身守此憚憚。與所舉勿勿凡三言。此篇言君子無悒悒於貧。無勿勿於賤。無憚憚於不聞。正與前三言其辭同。其所指則異。前則要其所當勉。其所當勉者。故曰終身守之。若貧賤則在天。不聞則在人。於君子何與。而何所憂焉。而何所勉焉。今竟改勿勿爲怱怱。殊不可通。

曾子天圓篇。龍非風不擧。龜非火不形。家語改龜。鳳非梧不棲。麟非藪不止。案語云。各本脫〔此〕十字。今從永樂大典本。文弨案。此好事者妄增入也。本文龍非風不擧。龜非火不形。下即接云。此皆陰陽之際也。注云。龜龍爲陰。風火爲陽。陰陽會也。今以鳳麟梧藪閒其中。其於陰陽之義。何所當乎。此之謬妄。顯然易見。棄何惜之。

武王踐阼篇。王齊三日。端冕。師尙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屛而立。案語云。各本作王端冕。師尙父亦端冕。學記疏云。師尙父亦端冕。大戴禮無此文。鄭所加也。文弨案。唐人所見大戴禮偶脫此一句。遂斷以爲鄭所加。於文義全不考究。恵似王奉書而入。負屛而立。與下言王下堂南面而立。皆成齟齬。果古本脫去而鄭增成之。亦當從鄭。況漢人所見本在前。唐人所見本在後。烏知鄭之時必無此一語乎。蘇時但以學記正義之說附於後。於本文卻不敢遽刪。不知何以不見從也。

以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其量十世。案語云。各本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今從禮記疏。文弨案。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正所謂逆取而順守也。若創業之君。既能以仁得天下。安有忽反而爲不仁者。如有之。則始之仁也亦僞耳。可曰以仁得之哉。且未見夫開創不仁之主之可以待至十世者也。不斷之以理。而惟課書之是信。夫豈可哉。

衞將軍文子篇。終日言。不在尤之內。注。在尤之外。案語云。此四字各本譌作正文。今從方本。文弨案。立事篇亦有此語。無在尤之外四字。今以爲衍文可。以爲申說勸亦可。惟以爲注則大不可。鄉學究作此語以曉童蒙。尙不爾。況作注乎。

勸學篇。於越戎貉之子。文弨案。舊本於越或作于越。荀子作于越。字形相近。而不依荀子而仍作于越者。以漢書貨殖傳云。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孟康曰。于越南方越名也。師古曰。于發語聲也。于越猶句吳也。皆作于字。若荀子之作于越。莊子淮南亦有之。說者或以爲漢餘汗等地。是于亦音寒。然則各仍其本文可矣。今以春秋有於越入吳。遂改于爲於。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凡舊本作於者。官書皆改爲于。皆此又改于字作於。

文王官人篇。志殷而淡。注。殷。盛也。淡。蓋深也。文弨案。舊本作志殷如淡。注。淡蓋深字。今檢字書無淡字。

或古有之。而字書失載。要爲傳寫已久。故注有此語。抑或校書者所加。後來誤併入注中。今既改正文作淡字矣。淡與深有古今之分。實則一字。作注者事此之不知。而猶疑其辭曰淡蓋深也邪。竊以爲當作案語云。淡舊本作淡。注未有淡蓋深也四字。或校書者之辭。斯爲得之。而與如古通用。今從方本改爲矣。

他如四代篇。摹然。摹即皋字。亦見莊、列、荀子。今誤作摹。朝事篇。不輔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二語。亦不加案。皆不可曉。偷惰解墮即是惰字。乃以爲衍。其他脫句。武王踐阼篇於戶爲銘焉。脫字。公冠篇立於席北。脫北字。及注中脫誤之處。非本校者之失。固可以共諒也。

與陳立三以綱上舍書 辛丑

去年來京師。聞友朋閒盛道足下之名。即思得一見論著爲快。時足下方館於圻外。今正始相晤於翁覃溪太史所。歘然如舊相識。會足下行急。文弨亦俶裝將往山西。所懷仍未由得遂。別之明日。足下惠然留一文以寵我行。見豹一斑。嘗鼎一臠。縱未即大快夙願。以視求一見一嘗而不可得者。則固已遠勝矣。求益之云。辭何謙也。文弨少無彊記之功。老而遺忘更甚。即欲効一得於吾子。何有哉。承示大戴記諸條。凡所證引。俱一一可校不虛。足下之於此書。功良深矣。然區區一隅所見。亦不敢爲足下隱諱。條疏如左。惟爲我審正之。以盡切磋之誼。幸甚。哀公問五義篇。窮爲匹夫而不願富。李善注文選引此作不願富。楊慈湖從之。足下遂謂當增不字。文弨竊以爲窮而不願富。此少知自好者優爲之。何必賢人。夫子之所謂賢人。蓋進於士與君子之上者也。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之中。可謂窮矣。而以爲邦問。則知其有志於治天下之道。此非願富乎。孔子栖栖皇皇。曰營四海。故其言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蓋聖賢當其不遇時。則瞻一身而猶不足。然其具固在我。實足以拯一世而有餘。唐詩人杜子美亦似微見此意者。故處破茅中而即有大庇天下寒士之想。所謂願富。似當作如此解。若夫以多財爲富。此亦非賢者之所甚慕也。富而得行其所欲爲。如之何不願。孔子嘗謂顏淵使爾多財。吾爲爾宰。至喪欲速貧。則有爲言之。有道而貧賤。方且以爲恥。故貴而不願富可言也。即下所云貴爲諸侯而無財是也。窮爲匹夫而不願富。此正易所謂苦節不可貞者。天下安賴若人爲。聖人亦安取若人爲。故愚竊以願富之爲義更精也。

夏小正。四月。莠幽。幽之爲言是也。莠之爲秀。與王萯秀之秀同。與秀萑葦之例亦合。此無可疑者。足下不引豳風四月秀葽爲確證。而顧遠引廣雅莠葽。戰國策幽莠以證莠葽是一物。莠不可改作秀。信若此。則於四月之下。但空擧一草名而已。毋乃太不辭乎。盛德篇。外水曰辟雍。南蠻、東夷、北狄、西戎。太平御覽所引南上有列字。今據此增之。義自較顯。然即不增。而南則蠻也。東則夷也。北則狄也。西則戎也。此東西南北。自從明堂生義。與他處本其地以爲稱者。固當有別。孝公冠脫文。當以家語博物記增補。夏小正傳風之爲東風。據山海經以駁傳言南風爲非是。五月爲不辜之時。不字爲衍文。凡此所見皆極是。易本命篇。王懷祖太史亦以淮南參證。與足下所見符同。王太史所校。是者極多。而愚意不敢即據以更改此書者。則以校書之與著書不同。今足下既有意欲自下注。則於正文審擇而從其是可耳。何必拘拘於盧氏之範圍哉。若但校盧注本。惟可於注末略加辨證。而於正文定當一仍盧本之舊。又古書中有本來稱引篇

錯者。正復不少。卽如保傅篇以齊威王置觸公之前。此或是本文之誤。向疑威王爲威公。猶不過一字之異同耳。若如他書引下句作而湣王以弑死於㰤梁。則迥非盧氏所見之本。殆後人覺其誤而爲之更定。亦不可知。觀其於弑字下又贊以死字。文筆頗似不古。念足下意惓惓不可不爲報。非敢強爲說以求勝。希亮察。不備。

與孔葓谷 繼涵 書 庚子

令姪叢伯所梓鄭志極佳。在諸本中。最有條理。且點畫亦致不苟。幾與相臺岳氏所刻諸經相伯仲。今欲奉求一本。務爲我致傾遲之意。古書之流傳者稀矣。全賴好古有力之士。摹印流通。嘉惠後學。若復過於吹毛。令人意怠。非樂與爲善者所可出此。唯是古大儒傳注。亦不能一無可訾。而校書之難。則又如掃落葉。瑜多瑕少。轉不妨略獻所疑。如詩中定之方中答問。乃指左傳水昏正而栽兩言。今以毛傳爲緣起。非本意矣。常棣一詩。趙商因魚麗之序而發問。舜葬蒼梧之野。張逸因堯典三危乃西裔而致疑。此必須注乃明。又如七月鳴鵙。但云幽土晚寒。亦晚溫。義頗不完。其間之原委。似亦不可不詳。它本頗有以唐人正義之文闌入者。此本已多刪薙。然如月令昏火中一段。自如此言中以下。亦是正義之文。又肺非食役內則正義所引。唯此一語爲鄭志。餘者皆非也。其沿注疏中譌字俗字。如酒正。轉寫盎澄字耳。盎誤作叢。與服。且其家之爲宗者。目誤作自。泠剛之姓。不當作冷。陳鑒之名。不當作鑑。至如梁本從刅。今誤從刃。厚字之首。泯與原同。此當一併改正。方全美也。又詩中疑相覺二字有誤。案相覺卽相校。趙岐注孟子富歲子弟多賴章。及中也養不中章。春秋無義戰章。皆有此語。又宋書天文志云。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北相覺四十八度。皆可證也。白虎自見毛會篇。今本但缺黑文二字耳。又昭三十一年左氏傳服虔云。十一月日在星紀。據下問答。則十一月當是十二月。餘倘有小增減處。不遑詳也。

與丁小雅 杰 進士論校正方言書 辛丑

方言一書。藏君疏證已詳。愚非敢掩以爲己有也。然疏證之與校正。其詳略體例。微當不同。亦因其中尚有未盡者。欲以愚見增成之。故別鈔一編。今不能卽寄。聊舉一二乞足下審正之。大凡昔人援引古書。不盡皆如本文。故校正羣籍。自當先從本書相傳舊本爲定。況未有彫板以前。一書而所傳各異者。殆不可以偏舉。今或但據注書家所引之文。便以爲是。疑未可也。如卷一內。延、長也。又云。延、永、長也。凡施於年者謂之延。施於衆長謂之永。案延、長也。已見於上。似可不必復出。蓋此自爲下文各見其義。故先竝舉之於上。揆以文法。斷當如是。考之宋本亦無不同。今或但據李善注嵇康養生論引作延、年長也。便謂此書作延、永長也爲誤。夫善此注。特隱括施於年者謂之延意耳。爾雅疏始誤以爲卽方言本文。此不可以親年小之相比例。夫使云延、年長也。下卽當云永、衆長也。而後可。不然。兩句復沓。於文義殊未安。方言此語亦祇大判而言。其實通用處正多也。又卷二。秦晉曰嫢。注。嫢、細好也。亦因李善注引作嫢、嫢。遂補一嫢字。不知善但順賦之成文耳。吳都賦。夭嫢而嫢嫋。舞賦。何宓妃之嫢嫢。今必強此注以從彼。拘矣。且王逸注招魂云。嫢、纖也。李善注文賦引薛君韓詩章句曰。嫢、好也。皆以一字爲訓。而義正相同。故凡此類。皆不敢從正文。如卷六。

掩、索、取也。或曰狙。注。狙、伺也。宋本如此不誤。俗本始誤作狚。今因卷十有搊取也。音相黎。遂移彼以易此。不知狙伺而取。正與掩取義同。又闓、苫、開也。因廣雅苫作苦。遂從之。夫苦之訓開。他書未見。竊疑當是苫字。苫蓋雖皆所以覆屋。而蓋亦可以爲戶扇。見荀子宥坐篇。九蓋皆繼楊倞注。又案說文。蓋、苫也。周禮夏官圉師。茨牆則翦闔。康成注。闔、苫也。然則苫與蓋闔義皆同。而此則訓爲開。夫字固有反覆相訓者。余以爲與其從苦字之無義。不若定從苫字。此因形近致誤耳。又㕧、卬、爲也。亦從廣雅改卬爲印。夫印之訓爲亦未經見。而卬與昂通。激昂正振作有爲之意。不可因曹憲音爲於信反。遂棄方言而從之也。又卷十。誺、不知也。誺音癡。戴本改作𧫳。引玉篇。𧫳、不知也。丑脂、丑利二切。誺同上。又力代切。誤也。戴謂以六書諧聲考之。𧫳從言柰聲。可入脂至二韻。誺從言來聲。應入代韻。不得入脂至韻。作誺非也。竊以爲不然。姑無論古讀來爲梨。常與思協。卽與癡同一部。如素問云恬澹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又漢柏梁臺詩。武帝云。日月星辰和四時。梁王云。驂駕駟馬從梁來。又廣韻從來之字。如𤚩、𠭗、倈。皆與癡同紐。竝在之部。今必謂從來得聲者應入代韻。其可乎。卷十一。蠅、東齊謂之羋。俗本羋誤作芉。案蠅似黽。其聲蓋與閔相近。楚姓之羋。其聲亦相近。故注以此類皆不宜別立名是也。今若作牛羋之羋。雖與蠅亦一聲之轉。而究不若蠅羋之轉之尤切。況蠅、微蟲也。羋、家畜也。皆有定名矣。而云蠅亦可呼羋。羋亦可呼蠅。不亂名乎。而反譏郭氏何也。卷十二。嫣、嫙、嫚也。舊本嫚作媠。乃俗僈字。舊音薄丹反。注云。爛僈、健狡也。雖與今之爛漫義不相近。而其音正同。顧乃改僈作偄。讀爲爛熳。有何據乎。又蒔、殖、立也。以殖爲誤。云當從曹毅之本作植。案周語云。以殖義方。韋昭云。殖、立也。與此訓正合。卽左氏襄卅年傳。鄭輿人之誦。殖與嗣協。釋文、殖、是吏反。與蒔聲亦相近。何必植之爲是而殖之爲非乎。至注中之字。如卷三。軫、戾也。注。相了戾也。案軫與紾同。了有繚曲之義。作了戾方切紾字義。考酉陽雜俎云。野牛高丈餘。其頭似鹿。其角了戾。長一丈。白毛尾似鹿。出西域。正與考工記老牛之角紾而昔義合。又導引經云。又手項上。左右自了戾。不息復三。又字亦作繚戾。劉向九歎云。繚戾宛轉。阻相薄兮。詩魏風葛屨毛傳云。糾糾猶繚繚。朱子卽以繚戾釋之。於古義有合也。今又因李善文選注之誤字而改作乖戾。則與正文戾也之義殊遠。并注中一相字亦勝矣。楊倞注荀子修身篇云。繆戾猶了戾也。宋本世說堂本俱作了戾。不誤。元時本誤了爲子。今俗閒本亦改爲乖戾矣。卷九。矛骹細如鴈脛者謂之鶴厀。注。今江東呼爲鈴釘。案說文鈴字下云。令丁也。方言俗本皆作鈴釘。尚仍其誤。卷十一。蛄𧎛謂之強蛘。注。建平人呼羋子。羋卽蛘也。足下謂強蛘當讀強羋。良是。乃俗閒本竝誤作芉。卽姓也。爾雅疏又因誤本而改作芉。楚姓也。唯陳騤閣方言類聚本作羋卽蛘也。且明其說云。今吳會間通呼爲羋子。作卽姓者誤。是皆當改正也。卷十三。姚、娧、好也。注謂姚、悅也。正與卷一好或曰姚注音姚容也合。俗本誤作謂姚悅也。夫姚、婎、婦人污也。其誤甚顯。不當猶仍之。又慴、惵、惡也。注。怛、懾。亦惡難也。俗本懾竝誤懾。案卷七。慴、懾、懼也。陳曰懾。今據以改正。至於舊來之音。有出郭氏者。亦有後人附益者。其所音與今世所讀不同。如𧥀之有莫鍵反。凡兩見。豈可刪乎。抱嬔耦也。卷二。俗誤作抱孌。音追萬反。一作嬔。又於耦也注下有音赴二字。戴本乃移音赴於抱字下。案抱一作菢。同音暴。後云房報反。江東呼蓲。乃音央富反。則抱字本不音赴。嬔字宋本作娩。從女

殘聲。廣韻與巻同一紐。乃玉篇音爲乎萬切。產娩也。又出嬔字。云同上。案產免俗始加女作娩。與婏娩之字混。玉篇於娩字音無遠、亡辯二切。若從兔。則與乎萬之音迥異。只當音嬔下爲得之。故今少有更易。又案正文糊也。與抱娩義不近。疑有錯簡。或是敵、耦也。故注云。耦亦匹。互見其義耳。抱娩下或有乎也字。乎亦音赴。故臆測如是。然無左證。未敢卽以爲然也。又獨有圭音。詩吉蠲爲饎。三家詩作吉圭爲饎是也。舊本音涓下。誤作又一圭反。乃又一音圭之譌耳。見卷三。又蛒。南楚之外謂之蟅。蛒下宋本蟅音近詐。亦呼蚝蛆。卷十一。玉篇。蚝蛆、蟅蠎蟲也。正相合。俗本方言誤作蚝蛒。此必當改正。又下蚕黍謂之蟹蛒。注江東呼蚝蛒。舊本皆不誤。廣韻蚝字下云蚝蛒蟲。蛒字下亦同。今必據詩釋文而改爲蚝蜢。似可不必。文弨又竊疑上蛒一條。竝不指食苗之蟲。郭注云。蛒卽蝗也。蓋卽依爾雅蛒王蛇生義。故於蟅蛒下云。亦呼蚝蛒。加一亦字。亦春黍之呼蚝蛒也。於或謂之蠽音騰而不音特。意亦可見。但於宋魏之閒謂之蚮。尙未有左證。然舊亦音貸不音特。蚮之文固有如㺐瑁者。當因此名之耳。此須足下爲更審正之。又抒、㽉解也。卷十二。舊本抒音抒井誤也。宋本作抒渫。考之廣韻。抒渫水。俗作汿。則渫乃渫之誤字。若抒井義甚僻。詩大雅生民篇毛傳云。揄、抒臼也。胡不引此爲音。故知亦必非抒井也。至正文之義。亦尙有可通者。如卷十三。魏、能也。案周書諡法解。克威捷行曰魏。克威惠禮曰魏。此非魏訓爲能之證乎。又懼、病也。案凡人性怯者多苦畏。非懼卽病之訓乎。且懼又可轉爲難。亦病容也。又攤、隓、壞也。案太元經度之次三。小度差差。大櫃之階。測曰。小度之差。大度傾也。范望注云。事之散攤。故傾危也。此非攤訓爲壞之證乎。但彼攤字从木。字書所無。定傳寫誤耳。又賦、臧也。臧當作古藏字。訓賦斂。所以爲收藏也。至於字書。亦有不可盡依說文者。如嬴嬴一卷說文嬴从女。羸省聲。遂據以改嬴作嬴。案嬴乃力爲切。音不近。或當是贏省。說文於贏字云。從貝。嬴聲。嬴字下云。或曰獸名。象形。闕。郎果切。郎果之音。本不出於許氏。嬴音訓本有闕。或元有盈音。未可知也。故與其作嬴。不若徑從說文作嬴。爲猶愈矣。又餳。餳之餦餭。卷十三。說文止有餳字。从食。易聲。徐盈切。遂從之。案劉熙釋名。餳、洋也。煮米消爛洋洋然也。此諧聲爲釋。不更出从易之餳字。廣雅本亦然。陸德明音周禮小師注云。餳、辭盈反。李音唐。是一字有兩讀。今謂辭盈反者當从易。音唐者當从昜。於古未有聞也。又如卷字不當改爲傷。古字少。一字可兩三用。漢書律志、地理志。遷字亦省作䙴。可證也。寢字不當改作寑。蘇字不當改作穌。漢人作隸。已不能如篆法之嚴。此等字縱出自魏晉以下。然相傳已久。在今日不猶有古意乎。至郭注引書。微與本文不同。亦不可改也。如引外傳。余病殆矣。本書豫作瘵。引漢書。初陵之墓。本書墓作墉。此皆不改。獨引左傳餬予口於四方。則改予從本書作其字。此或郭公偶爾誤記。或因與昭七年傳、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文。相涉致誤。此類古人多所不免。正不必爲之彌縫也。余又疑正文卷一。碩、沈、巨、濯、訏、敦、夏、于、大也。齊宋之閒曰巨曰碩。下便當接以陳鄭之閒曰敦。至於逋路也止。中閒凡物盛多謂之寇四十九字。當別是一條。足下細審之。以爲然否。戴君通人。在日文弨敬之愛之。情好甚摯。今此書若無戴君理之於前。使文弨專其事。紕繆當益多。決不止於此區區數條而已。今戴君已沒。寧忍爲之吹毛索瘢乎。然念古書流傳旣久。其考訂必非一人精力所能盡。戴書之善者。已盡取之而著之矣。安知他人

所見。不又有出於文弨所見之外者乎。願足下先爲吾斷其是非焉。如有新得。乞卽錄示是望。

抱經堂文集卷第二十一

書五

答孔澣谷書　壬寅

日望。足下惠音。久不見到。固知中閒必有阻滯。今八月杪。始領手教。及佳刻各種。如鐵人之得食。喜極不可言喻。鄭氏詩譜及張邱建算經。僕有校出兩紙。今寄上。戴君方言疏證。卽校於其書上。又去年曾與丁小疋書論及此。亦附請教。惠定字、沈果堂二家合校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云據宋、元鈔本校於項氏所梓本上。改正字畫極細。惠氏無說。沈氏僅有一兩條。今皆依樣錄於寫刻本上寄轉。其所據鈔本。避宋欽宗桓字嫌諱。如欂才丸反。作昨官反。竇下注。毌公丸反。作公歡反。完音丸。作乎官反。鑽、他丸反。作他官反。觀此。足明所據猶是北宋以來相傳之舊本。而非臆撰可知已。然宋人旣以避諱之故。不難改易本文。則安知其中不有以意爲增損者。如鬣壠下注云二音鬣。方言曰。冢界埒壠。案其文殊不似。此當云二同。不當云二音鬣。其下所引。無論刪節不明。及埒字作坪之誤。卽其舍周禮、禮記而取方言。已開明人王逸惠含經而泛引佗書之謬之先矣。馬氏所梓。亦似據鈔宋本。不全據石經。故石經闕處。馬本補之。計其字數。閒有不能盡合。要石經之脫誤處。正復不免。今當擇其善者而從之可耳。石經之字。不盡依說文。張氏、唐氏之書。唯石經是從。故校者不當以說文繩之。且張參於小學殊不精。故於夲本、陝陜、汜氾等字。其說多混。

至足下所識叉久二字之互譌。尙爲筆畫微誤。可以歸咎於轉寫之失。以其下義訓。及所從之字。固未有誤也。馬氏本幸部有脫行。項氏本木部有錯簡。此特小疵耳。其點竄太半依石經。絕不艸艸。今足下校正此書。於馬本所補。亦不肯輕徇。與闕所疑。愼之至矣。然編梓時一以委之劒劉氏。彼俗工但知世俗所行之宋體字耳。於廾卄、曰曰、弓夛、舟月、月月之辨。皆不能審。古意寖微。而於唐時避諱之闕筆。僅有一二留者。至偏旁則皆寫全矣。若明人所補之謬。挾欺塞責。彼於世人習熟之經文。可以一檢而得者。尙且以青易素。以鹿爲馬。憑臆妄竄。但求闕處有字。便可適觀。其於此二書。益復何所顧忌。今足下固已灼見其謬。不以淺識本書。別爲五經文字疑。九經字樣疑一卷。舉其說一一從而辨之。其於馬本所補。亦致疑焉。恐翻王所補。直不足置辨。若馬所補。可信者多。卽有一二字數不合。如石經本以十字爲行。亦有縮而爲九。溢而爲十一者。政不可執此亦疑其鑿空妄造也。石經所注重文。或脫或誤。足下旣補之正之矣。唯危部下。石經注云。壹字重文。足下以無重文而刪之。愚竊疑詭字下當有僞字。如春秋書晉侯詭諸卒。公穀作詭。左氏作僞。所謂重文。或指此。但危部凡陸字。增此。則多一字。或因脫去僞字。遂只就現在之字計之耳。此雖不敢卽以爲然。要亦可備一說。然則此四字。石經所元有者。毋寧不刪爲是。

與鮑以文書 壬寅

熊氏後漢書年表。今已錄出淸本。可以授梓人矣。所以遲至今日者。實以此書紕繆極多。若徒校訂一二傳寫之譌。未便卽稱善本。仍然留後人指摘、何益。前與錢宮詹書中。已略道一二。今書中凡改正增刪之處。俱有校語繫於其下。可無庸委悉具述。姑撮其大段言之。侯表中功狀不明。紀事失實。或以更始時事入之建武。或以主將之官。加之偏裨。置臨邑侯復於王威之上。而其子騶騶之嗣侯反遺之。（本傳亦不言國除。故文獻通考載爲騶嗣。）鄒光封廣水侯。而但稱列侯。又沒其不從王莽之大節。而從稱曰降征羌侯來歙爲光武祖姑之子。而以爲甥。宣城侯孫美襲其兄之封。而以爲隨父。鄧鸞諸弟。竝未受封。而書其子皆曰嗣。袁逢嗣侯。其謚曰宣文。而誤以爲宣父。與鄉亭名一例。宣城漢壽皆書叛。曹操所殺亦云誅。百官表中。何苗本不與何進同意。而乃以謀誅張讓并歸之。盧翊代陳龕爲司隸校尉。而反謂龕實代翊。袁敞代劉愷爲司空。而敞之拜反在愷未遷官之前。又遺漏甚多。今於正史所見年代可考者補之。其年代疑似。與見於劉昭章懷注中者。亦於校語內附著之。觀元本爲少許瞻矣。范史紀傳互有參差。所當擇而從之。至如北海哀王基濟南孝王香東平懷王忠諸人之年。熊氏實沿本傳之誤。今俱加以訂正。然而猶有不能盡易者焉。如宮詹之所疑者。但仍之而著其說。則以此固熊氏之書也。如欲別加撰造。又似不必。故未免依違於其間。而前後致有未盡畫一之處。然竊愈於襲譌沿謬云爾。足下其復審之。

與翁覃溪論說文繫傳書 癸卯

說文繫傳一書。向無力傳錄。未得細閱。今承以汪氏新雕本見貽。乃始受而卒業。惜乎殘闕之已多也。此書在宋時似已推重。近閱爾雅疏。及項平甫家說。亦多引用其語。僕何人。敢於輕相訾詆。惟是粗覽一過。意實有不能盡愜者。不敢以附於人。而私求正於足下。竊以爲解說文字。惟當約文申義。義明而止。無取

繁稱侈說也。楚金所解。大致微傷於冗。而且隨文變易。初無一定之說。牽強證引。不難改竄經典舊文以從之。如掄與棆不同也。而兩引周禮掄材。一則從手。一則改從木。釋與釋亦有別也。釋本訓漬米。而此復皆云猶散也。引釋旅爲釋旅。以爲從米之證。若檮檮兩字。皆引易之擊柝。不引周官之聚欜。此尙未爲甚失也。旨字下改內則瀡以滑甘爲滑旨。幣字改國語戎車待游車之裂以爲蔽。前移字下則引詩好人移移。案王伯厚詩考所載異文。止有作媞媞或姼姼者。今之從衣果何所本乎。歷字下則引晉書郭麏筌皆止有郭麏。見藝術傳。而非歷也。脟字引子虛賦脟割輪焠。則云脟借爲臠。於脟字下又引此。復云脟當爲脟。是其說無一定也。說文無幗字。而有簂字。簂卽幗也。乃指幗爲巾幗之幗。說文有帬字。兼有緣字。乃云說文無而指榛爲榛栗之榛。皆失於不審。至於徐。則以其得姓所自。而張大其辭。上訴顓頊以及皋陶、伯益後封爲徐。徐在東海。東方爲仁。方有君子國。而且盛推偃王之仁。爲諸侯所歸。周穆王自西荒逃歸。王不忍鬬。以太王之義而去之。使周穆不失國。偃王之力也。又云。徐者、舒緩之名也。後雖爲武。未嘗無君子之風。徐宣立盆子是也。又於稱字下引徐穉子爲證。案此書本爲說文而作。而乃侈陳家乘。可謂得著書之體乎。又其引書多不契勘。如引揚雄甘泉賦。日月纔經於抉振。（改振爲振。注寫字下。）張衡西京賦。奕剌擗。（本作擗。）左思吳都賦。睒曠無數。此三賦皆以爲班固之西都。甚且人人所誦習者。而亦舛互。相仍以檀弓仲尼之守狗。及其言𠱂𠱂然。如不出諸其口。皆以爲論語。尙書鯀陻洪水。則以爲詩。左傳敢不承受君之明德。則以爲書。論語奡蕩舟。則以爲胥。左傳齊侯余姑翦滅。則以爲楚王。又稱巫馬期行不由徑。陳仲子捆屨而食。且引詩云。匪面命之。言示之事。匪口誨之。言提其耳。此等乍讀之未有不疑其有所本者。而實皆漫漶空造。尙無左證。深足以疑誤後生。許叔重在當時。四家之詩具在。書有古文今文。各家師授。又各不同。故其稱引。時與今所傳不合。此豈後代人所可放效也。其分誠音義。亦有可疑者。賀字許氏云而聲。則當以僨爲本音。乃不引聘禮之賈人及納賈、待賈。而專引公戶反之賈區、服賈。卽云增成其義。寧不當少有區分也。又賑字本訓殷富。乃憑於後人振贍、振濟之亦作賑。而遂以振起解之。罽字中從𡈼。𡈼與𠧪皆有聽音。而乃謂𡈼當爲凶。乃得聲。𥷚、秋田也。本見犬部。乃於示部增一禰字。亦訓秋畋。且爲之說云。獮者所以爲宗廟之事也。夫一歲三田。惟君用鮮。何時不爲乾豆之用。而獨於秋云爾乎。考鼎臣本。則禰與禡、祅、祚。

皆爲新附之字。今皆收入許氏本部中。而又增一褫字。訓爲祝也。不知言部中自有詛字。許氏訓爲詶。詶卽祝耳。何必又贅一褫字乎。又火部中出一炙字。鼎臣本所無。此蓋炙與灸之譌文耳。而曾莫之辨也。許氏本書各部中元有彼此複見之字。若此草部中苗字。凡兩見。則未之有也。至其所引經史。亦多失其本意。如貲字下引史記張釋之以貲爲郎。而爲之說云。卽今州縣吏以身應役是也。貲錢卽今庸直也。此說謬甚。夫漢時之以貲爲郎。猶近世職財貨者之畢身家殷實耳。其帝後二年詔書。有貲算十以上乃得官。今令貲算四得官。貲與訾同。楚金於此。殊憒憒也。又褏字下。許氏云天子享先王。卷龍繡於下幅。一龍蟠阿上鄉。（去聲）從衣公聲。楚金上鄉作上嚮。初疑是轉寫之誤。及讀其說云。春秋傳。諸侯死於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袞斂。謂以上公禮也。然則愼所謂上嚮卽用（刻本誤嚮）公禮也。據此云云則弄紗筒之過矣。此於

文理。若何可通。部敍一卷。如易序卦之體。亦多有難通而強爲之說者。鼎臣本采用鍇說。俱稱繫傳。或從有。而此反遺之。其中脫漏之字甚多。并部首亦有脫去者。閒以鼎臣本攙補一二。而不明著其所補。其篇二十五卷。則全用鼎臣本矣。至若兩部而并爲一部。有重文而反無正字。亦與夾、㝡與圍。注皆互易。脫去對字注。而以許字注注其下。若此者頗多。許氏一部中字。亦皆以類相從。此則或前或後。參錯不齊。并偁元注亦有漏略不全者。則此書之紛亂難理。世無善本久矣。容有爲後人所竄易殽亂者。不可全歸咎於楚金也。初閱此書。以爲不過字畫閒小小譌錯。欲并爲足下校出一本。以答厚意。今既不可勝摘。則非僕之力所能任矣。淺陋之見。不敢自隱。冀足下恕我之狂也。

後來聞通人之語云。鼎臣於許氏本文有雜糅處。往往私自改易。而楚金本獨否。故是書終不可得而廢也。此言良是。善讀者必能別擇之。丙午長至月望前一日。文弨記。

答秦西巖問母在爲妻杖否書　丙午

日前承詢母在爲妻制服。俗閒有杖者。有不杖者。并有因生母在不制杖者。其是非安在。文弨案古今禮文。夫爲妻未有不杖者也。父在不杖者。唯嫡長子而已。儀禮喪服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條下。其一曰妻。傳曰。爲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又不杖麻屨者條下曰。大夫之適子爲妻。傳云。父在則爲妻不杖。疏云。父爲適子之婦爲喪主。故適子不敢伸而杖也。禮記喪服小記曰。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可也。正義云。舅不主庶婦。所以庶子得杖。以此觀之。古禮衆子爲妻。雖父在亦杖矣。乃禮記雜記曰。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正義云。此謂適子爲妻也。父沒母在。爲妻雖得杖而不得稽顙。范宣子云。在有二義。一是生時。二是在側。謂在母之側。爲妻不杖。此說雖亦有疑之者。然竊以父在庶子爲妻杖之文推之。豈有父沒母在而爲嫡子者。已無避喪主之嫌。爲衆子者。又本皆有得杖之理。乃於此反舉然去杖者乎。又考之通典。其載古今喪服之制。爲妻一條。在齊縗杖周下。而不杖周則無文。其開元禮亦同。又考之司馬溫公書儀。以至明史禮志。亦無不盡同。竝不著父母在否之異。則自當以儀禮所言爲斷。然如古者七十則老而傳。傳者、傳重也。則於父母之喪。尙或不盡如禮。唯衰麻在身而已。而謂其尙主適子之婦之喪乎。竊意此時父雖在不爲喪主。適子亦自可以杖即位。此則古人所未言及。文弨竊以意度之。而謂其必如此也。蓋婦人天夫。故移父之斬於其夫。夫之於妻。義亦不可薄。上以承宗廟。下以繼嗣續。故以爲母之服服之。不爲過厚。豈與夫旁期者可相爲比例哉。雖然。上所陳者、正禮也。而事或不可通於今。如世俗父喪稱孤子。母喪稱哀子。繼母在則不敢遽稱哀子。以訃告於人。而必標明其上云奉繼母命稱哀。否則繼母之黨。必有起而成釁者。此亦豈古來如此分別乎。然而不可違也。今父歿母在。或生母在。如妻死訃於人。而書杖期夫。吾知必有挾其短長而責其忘母爲不孝者。則莫若遵乎杖之實。將至母側則去之。而訃詞則不書杖字。此既不背古。又不違今。則庶乎兩得之道也。禮應杖者。亦有去杖之時。如父之喪。以杖即位者。適子爲後者也。庶子則不以杖即位。則與喪妻而至母側去杖事正相同。況有范氏之說可據乎。前答足下書中因涉他事。遂爾漏略。今輒舉所聞。而并附鄙見如右。惟足下裁之。

答袁簡齋書　乙巳

承問宋人集中有婦人無主議。此不知何人所作。考之於禮。婦人之有主明甚。喪服小記云。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又云。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又云。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後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據記所言。微獨嫡妻有主。繼妻亦有主。妾之有子者。亦皆有主。有主而後可以祔廟。安得謂婦人無主也。又案穀梁文二年作僖公主。疏云。麋信引衞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若祭訖則內於西壁埳中。去地一尺六寸。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是以漢世帝后皆有主。非創也。漢儀云。皇后主長七尺。圍九寸。在皇帝主右旁。齊本周制而爲之可知矣。然則婦人無主之說。空撰無實。不足信也。

與謝金圃學使書

日來爲足下校荀子付梓。至王霸篇有云。箸之言語。箸字从竹。宋本實然。來教當作著字。說文艸部無著。蓋偶脫耳。字林因之。玉篇著字注云。味著。似但指爲艸卉之屬。廣韻則釋爲明也。處也。立也。補也。成也。定也。陟慮、張略、長略三切。則既有明著之文矣。徒以其下箸字注同著。此又廣韻之誤。說文箸訓飯攲。五經四子書中。無有以箸爲著者。唯國語日恪位箸。从竹。蓋亦刻本之誤。今定當从艸作著。文弨案作著則人人易曉。向來抱刻數種書內。著字亦竝不作箸。凡以舊本相傳。苟非譌繆大無理之甚者。固未嘗輒以說文易之。若舊本有合於說文。自不當反棄之。而用世俗之字。如著字。說文所無。而古書之以箸作著字義用者。不翅如足下所舉之周語爲然。列子仲尼篇云。形物其箸。此則箸明之義。當讀中恕切。趙策智伯曰。兵箸晉陽三年矣。此則傅箸之義。當讀張略切。若位箸。則陟慮切也。六朝人所撰世說新語。尙有箸無著。如超超玄箸。世人罔不知之。更爲明證。此蒙之所以從宋本而不疑也。蓋說文音訓甚略。所賴有假借一門以通其窮。若一字必止一義。則何以周用。如校訓云木囚。而亦通於計校。比校。不必信偏旁之說。而別立一挍字也。柰訓爲果名。而亦通於柰何。無柰。不必信同文舉要。魏瑭閒評。而又增一奈字也。他如此類正多。豈可執一字定爲一解乎。考說文木部有櫡字。石部有礴字。皆云箸聲。張略切。竝从竹不从艸。公羊傳有躇階而走。而亦不見於說文。其踟躕則作躇。無有从著聲者。以爲偶脫。何以他部竝遺之邪。說文箸只有陟慮、遲倨二切。而他部之以箸爲聲者。乃有張略切。夫知陟慮、遲倨之不足以盡箸之聲。則亦知飯攲之不足以盡箸之義矣。自有隸楷以來。竹艸木手。往往混用無別。此箸之所以有从艸者。後人又不細考。而以爲二字之用有異。於是箸專爲梜而飯攲之外。舉皆不可借用。若先秦以上古書。其作箸字必多。當不僅國語、國策、列子、荀子數書爲然。後人以所習見。從而改之。今幸而尙留此數字。吾願足下之勿改易也。足下深於六書之學。精研細討。欲自成一書。而猶多方購求昔人之成書。以資別擇。文弨是以將近所鈔唐沙門玄應一切經音義送閱。其中所引小學諸書。多有近世所不得見者。即所引說文。亦閒或勝於近世版行之本。在彼則自爲彼教用。而在我亦得取以爲吾教用。語曰。禮失而求諸野。孟子大賢。乃

亦引陽虎之言。豈以是擬賢哉。足下衛道之嚴。疑僕莫年頹唐。而有弃儒從釋之意。不憚大聲疾呼。以相振救。此誠良友見愛之意。不知僕素性與禪門絕不相近。今取其書之資小學者耳。他何知焉。止歲年者。不非一行。番波僻者。不過智永二十六字母。固從西域而來。舉世無有欲毀弃之者。何獨於此書遂視若毒蟲猛獸而亟遠之也。昌黎與大顛往來。斷不至如後人僞作三書之淵倒。則昌黎之爲昌黎自若也。吾儕亦未嘗不與緇流狎處。豈曰昌黎可。吾則不可。而惴惴懼爲其所染哉。深荷見愛之意。然區區本懷亦不可以不白。冀足下之亮我也。

與弟文部書

愚碌碌在外。不能事二人。以與吾弟相聚。而以弟年尚幼。故未嘗有書與吾弟。今弟已十有五矣。離幼志而即成人。在此時也。吾弟兄只二人。比聞吾弟年來多病。殊爲懸念。今年已長。當能自爲調攝。念吾房恒不利於長子。其成立者。每在於次。今吾年三十三。尚無子嗣。雖稍稍於朝。曾不能備吾父母一夕之膳。深疚隱痛。難以言喩。又近時頗覺志氣衰頹。不能自振。鬚髮早已有數莖白者。承先啓後之事。茫無端緒。且慙且懼。吾少時性情直戇。不耐委曲。又讀書不多。從友亦少。至今不能研求義理之精微。補我之闕。繩我之非。誠不能無望於吾弟。吾意中所欲言者。亦不可不爲弟道也。吾高曾以上。世有隱德。年代久遠。雖無從詳悉其行事。然觀其所以命字者。不取美稱。而顧以庸以呆自號。則其行蓋可想而知矣。昔者。吾高祖行之第六房無子。其妻欲或利其貲財而求爲嗣也。乃許取他人子子之。後吾宗人知之。相率爲文以告於祖。明其爲異姓也。不許與吾宗齒。懼濁姓也。然聽其妻子之。而不更爲立後。示皆不利其所有也。處置如此。可不謂仁至而義盡乎。吾祖少即喪吾曾祖。家徒壁立。不忍見寡母之勞瘁。獨身走四方。辛勤節嗇。盡贖歸祖遺之產。無所師授。而能自力於學。精於歐詩。所交皆當世知名之士。書得鍾王楷法。其家中尚藏有習字紙一大籠。朱墨重迭。大小交互。其勤學如此。吾少時無知識。以爲廢紙無用而焚之。使吾弟不及見。大恨事也。吾祖嘗從人借銀若干。其人之出也微。執禮於吾祖甚恭。後復折券棄負。吾祖既貧不能償。感其意。署券尾以示子孫。今其人之後。亦登甲科而爲縣令矣。吾雖不與其人深交。然未嘗於人前言其所出也。鄉鄰、宗族、降在阜隸。自屋之後。多出公卿。天下事寧有常哉。況有德於吾祖者哉。吾鄉一輕薄子在京。曾以此事見質。吾謝不知。此語若出自我家。無論非忠厚之道。亦甚違吾祖之意也。父親積學工文。屢困場屋。然世間得一仕人易。得一通人難。彼徒富貴者。其奚足羨也。吾生時正值家中匱乏之際。四五歲時。祖父母親撫養之。稍長。於猥賤之事。無所不爲。嘗糴得官米。吾晚從學堂歸。恆自舂也。薪有數等。唯莊柴易斯。若松柴刀柴難斯。吾爲之故知也。晨起。溫宿粥一甌。食之。進學堂。歸家午飯。或値未炊。即爲佐炊。夏間則日昳又歸家飯。乞糕餻湯一盂。取餘飯和之以食。物有定價者。常至市買之。此皆吾所甘爲。獨意有所甚苦者二。稱借與取租而已。蓋吾素不工於語言。故唯此二事爲難能也。父親處館於外。不能自教子。吾時讀書。不知門徑所從入。好鈔書。亦非世間希見之本。徒費日力於此。而不知務乎其所當務也。吾將來雖得富貴。亦必念夙昔艱難。不敢稍自佚樂。況不能養吾父母。而吾顧忍持粱而嚙肥乎。與林

而厭縞乎。辛酉來京師。行裝蕭然。裋褐不完。書籍亦不能攜。初時借金氏書以讀。此時金氏兄弟外任者。分攜書卷以出。遂無處可借。又無錢以買書。及今熟讀強記。亦恐不能堅牢。況并此無之耶。吾弟當知得書之難。則家中所有零篇斷簡。皆當寶之。此皆吾祖手所置者。好學人不必盡齊書方始可看可讀也。吾儕時妄自期許。若得志必先賙卹宗黨之窮者。今即二親尚不能盡菽水之養。又何能及他人。又何能辦他事。諺云。樹高千丈。葉落歸根。吾之在此。豈遂爲北平始遷之祖乎。要必歸于杭州矣。吾弟不日即有家室之事。住屋本少。又棄其半。何以相容。樂之甚易。復之甚難。今日欲如吾祖之贖歸祖產。豈易言也。詩云。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又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此二言者。吾弟奚志哉。吾宗衰微已甚。并黃門兄計之。亦不過三十餘人。其中年而無子嗣。及貧不能娶者。又往往而是。吾力雖不足以振之。而愛護之。唯恐其有傷。固情之不能自已焉也。人安得盡大聖大賢。孟子謂不中不才。亦宜養之而不宜棄之也。人至淸則無徒。假如吾家有慶弔大事。宗族親黨。成懷嫌怨。至者殊寥寥。其何以備禮而達情乎。自天子以下。皆當合歡心以祀其先。傳云愚不肖者。其歡心可不必得也。則敬宗收族之義。乃吾所重望於吾弟者也。人不可不自立。祖父之賢。不可恃也。所謂甘棠猶愛之。況其子者。固由德之入人者深。亦當由子弟之不肖未甚。或其時世風猶厚。故不忍於遽背也。吾家宇安。族之正人。予儕亦受其飲食教誨之德。族子弟有干犯者。非不能告官懲治也。而不爲。但擯斥之而已。卒亦未嘗不復之也。今宇安死未幾。而其子不肖。人亦何暇念其父哉。天下好者難見。而醜者易見。亦其勢然也。可無懼乎。蘇洵作族譜引。言其族之俗。昔美而今不美也。然未嘗斥言其人。則言者無傷於忠厚。而見者足以爲鑒戒。至於死者之失。既不可以追改。而吾朋言其人。直書其事。獨不慮傷孝子慈孫之意耶。吾弟異日戒之愼之。如近日互爭墳地一事。可以見今昔之異矣。簽符公能以其地讓人。然不與欲得其地者。而獨與宇安。則非爲勢屈可知也。今一則不能保其父之所有而轉鬻。一則必欲奪其父之所予以自利。其將謂宋之禍。宣公成之乎。可慨也已。吾與弟相隔三千里。會面不知何時。胸中所欲言。猶恨其不能盡也。意緒雖多。總之積德培福爲本。德者何。忠厚是也。前人之可法者多矣。吾所言十之一二而已。然可類推也。若事多不能常寄信。吾於他人倘不若是之煩言也。弟其思吾意。

與梁曜北玉繩書甲辰

世德相承。家聲克紹。吾於老世兄不勝企羨之至。別幾兩載。屢縈於懷。想近日高明光大。更令人不易窺測也。向見示漢書古今人表內有未詳所出者二十三人。今就所知者言之。逢於何事。見晏子。亦見禮記檀弓上。季武子成寢正義中。又羊魚。即左氏成十七年傳中之夷羊五也。晉語似稱羊五。今本作陽五。五或可爲吾。吾讀爲魚。如左傳西鉏吾。釋文音魚。又如晉語暇豫之吾吾。漢溝洫志之吾山皆同。故羊五亦當稱而爲魚也。又司馬篤即左氏昭廿二年傳之司馬督也。杜注云司馬烏。左氏於昭廿八年兩舉司馬烏。故杜云然。蓋督與篤古亦通用。書微子之命曰篤不忘。左氏傳王命管仲謂督不忘。則表之作篤。亦非字誤。昨因見釋史作司馬烏。不考而遽從之。雖篤之與烏實即一人。然可不必改也。又晉陽罕乃外傳之晉陽

舉也。見晉語卷八。裴以晉聯輿罕。雕而畫之。故不易曉。罕之與舉。或以形近致誤。或當各如本書。不能遽定也。又燕子千者。將毋晏子所稱燕之游士泯子午者卽其人耶。弟愧少年時見聞甚狹。中年雖喜博覽。而記性便易遺忘。故所能舉者止於是。老世兄近所得必多。幸以告我。僕子身於此事甚叢猥。然一隙之開。亦不離卷軸。近讀左氏傳得嘉善浦氏鏜之正字。日本國山井氏鼎之考文。元和陳氏樹華之考正。三家本皆有可觀。今不勞而坐享其成。覺天之予我。亦太優矣。命親孫侍御向欲借我左傳本。今晳乃可信爲善本。歸來當與共快讀也。

答臧生在東鏞堂書　庚戌

疑經自是近世學者之病。生於論語。謂齊、魯不過字句之異。非或有或無。齊論不及魯論也。所言誠是。然門弟子各記所言。其才質不能無高下。其出於有子、曾子之徒者。固皆醇矣。或亦有不盡出於二子之徒者乎。論語記曾子啓手足之言。則書之成。去聖人時已久。儒者所稱孔子之言。荀卿卽已疑其不實。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此亦通人之論也。管仲一匡之功。舉世所豔稱。當孟子時。猶有稱道弗絕者。記者因夫子有許之之言。而遂推崇太過。以致辭氣之閒。抑揚過甚。誠雖免後人之疑。若非有器小一章在前。則是聖人於管仲。竟無絲毫之貶議矣。且卽以管仲之事跡論之。始也不能擇君而事。逮射鉤之後。晏然無復他慮。使小白得先入國。何其見事之遲也。子糾之死。仲實死之矣。江人、黃人。來歸於楚。苟度吾利澤不及焉。則不當受其贄。乃始也侈服遠之名。卒之楚滅黃而不能救。天下以之病桓公。斯時管仲安在。王子帶、周之亂臣也。召戎伐王。王討之奔齊。而齊受之。且欲言於王而復之。管仲能以包茅不貢聲楚罪。今戎之罪更浮於楚。乃不能致討。而平戎於王。如敵國然。蓋其志滿意得。淫三歸之樂。侈反坫之制。而已無經略天下之意矣。且人臣之忠其主者。莫大乎以人事君。世不乏才。以齊國之大。而謂無人焉。其誰信之。而管仲獨無所舉。故孔子稱人臣之賢舉鮑叔而不及管仲。以此。夫以豎刁易牙開方之倫。在桓公左右。不於柄政之時早去之。何也。豈見不及與。抑力不足與。趙之公仲進牛畜、荀訢、徐越於烈侯。而歌者之田自止。此由無人乎桓公之側。故邪佞小人。得以盤亘而不可拔。顧於垂沒之際。始爲君言之。庸能必其君之聽乎。故孟子直斷以功烈之卑。非刻論也。夫以孟子酷法孔子。事於論語一書。有不盡見者。而其議論獨與器小之言合。則其所棄取。亦約略可見矣。否則以孔子所甚推崇者。而乃貶斥之。不遺餘力。夫豈荀相反乎。生又謂子產之才。不及管仲。亦但以功烈言也。不思子產之所相者鄭也。鄭之國小。不及齊之大。又新造之國也。其上世未有賜履之命。如太公者。故不能爲管仲之事耳。以子產之智識。且行事一出於正。如使之相齊。其所成就。當必在管仲之上矣。史公之傳管、晏。於管仲亦未過推許也。其論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管仲之隱。史公實洞燭之。不過將順已耳。匡救已耳。所謂匡救。亦止如傳中所言隱伐蔡伐山戎之失。而假託之正義已耳。故獨於晏子。忻爲之執鞭。此其銜盡不昭然乎。子路死出公之難。所謂食亂君之祿。又焉得治君而死之。此但失之於前耳。不可謂其死爲不義也。管仲事糾有年矣。視其君與友之死。漠然如途人焉。冒己之有與援。而欲疾行以至齊。爲御者歌。使之忘倦。其嗜利無恥。一

至於此。曾少有須臾之愛於其故主乎。聖人立言。爲萬世人道之防。不宜抑揚如此之甚。彼前六朝。後五代之臣。皆以社稷無常主。君臣無常奉。而輕爲去就。獨非藉斯語。以爲固大聖人之所許乎。生謂死於溝瀆。不指召忽。吾亦不必援箋讀卽何實卽溝瀆。以爲實指召忽也。然嫌疑之際。聖人愼焉。豈若後世文士但逞其一時議論之快。而不顧其或有所涉哉。明明召忽死子糾之難。而今爲此言。語雖泛指。文實有嫌。焉得人人而解說之。以吾斯言之爲泛指也。故應劭奏議。以爲召忽死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顏師古、司馬貞諸人。咸亦謂然。似不得專咎讀者之不審也。顧、袁二氏之論。實出於天理人情之正。聖人復起。必將有取焉。有子親受業於孔子。聞喪欲速貧。死欲速朽之語。以爲是非夫子之言。如不得子游之解。而執此二語卽爲定論。可乎。且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固聖人之所訓也。食肉不食馬肝。豈爲不知味哉。生姑置此。而信其可信焉者。斯可矣。

與友人論無服之殤書

承示所論無服之殤三條。其一條云。無服之殤。經不言其喪之節。傳謂以日易月。乃以哭之日。易所應服之月。如期親之殤。十三日卒哭。不論此十三日中。衣服冠纓何若。用凶則違禮。從吉則非情。文弨案。吉凶相變。此十三日中。必非吉服可知。羔裘元冠。夫子不以弔。弔且必爲之變。況此所殤者。固當爲之服期者乎。經雖無文。或當如深衣練冠之制可也。文弨又以是推之。假如父若夫有喪未除。其爲之子若妻者。既終喪。遂偃然純采可乎。然則無服者。固不謂其皆可以吉服也。抑古之人施之有其等。其必由厚且重者等而下之。以至於輕且薄者。亦不患其恝然不足以相及。否則於此何有焉。又一條云。古者士逾月而葬。其在期殤。十三日卒哭。必不葬以逾月。而不言其期何也。文弨案。葬可以月計。而不可以日計。日計則已蹙。謂夫天時人事之或有不齊者。不可以壹切也。然無服之殤。瓦棺而葬於園。事約而易舉。必不葬以逾月。旬之內外可也。又一條云。延陵季子之子死於齊。葬於嬴博之閒。韓文公葬女商南。既而歸葬河陽之墓。夫二子皆習於禮者。今將奚從。文弨案。季子殆有爲爲之也。以君命使而以子之喪入。可乎哉。觀其左相。則用吉禮也。且既首骨肉復歸于土命也。而又重諄然申之曰。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蓋既不得以其喪歸。故但冀魂氣之得以隨己而偕反。其慘痛之情。千載如見。今使無季子之事。而煢煢穉弱。死不得歸骨於其父母之邱隴。以生恝死。情何可安。然則當以文公爲常法可也。譬論如此。尚冀足下有以教之。幸甚。

抱經堂文集卷第二十二

議附論辨證解

駁堯冢在平陽議 庚子

堯冢之在濟陰成陽千百年無異辭若河東平陽之亦有堯冢古傳記所未嘗言也呂氏春秋云堯葬穀林穀林實在成陽劉向云黃帝葬橋山堯葬濟陰邱隴皆小班固漢書地理志濟陰郡成陽下注云有堯冢靈臺禹貢雷澤在西北此二言者乃固所自注固之此志必非一己所能鑿空撰造也自蕭何入秦收丞相府圖籍文書於是天下地形阨塞戶口之數皆有可徵固實本之以作斯志晉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於成陽大書有堯冢靈臺有雷澤一仍班氏之舊此本是細注與地里志班注一例因梁劉昭更加注以補所未備遂進彪之注作大書耳鄭康成作詩譜云昔帝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今之獻議者欲以堯冢移之平陽以呂覽為不可信以劉向意主薄葬而非必考地志以班固自注為顏師古取郡國志之注以為注以司馬彪之郡國志為出於劉昭以竹書紀年所載帝堯八十九年作游宮於陶九十年游居於陶一百年陟於陶為出於晉世不足憑以吳皇象等所著皇覽晉皇甫謐所著帝王世紀唐魏王泰所著括地志凡言堯冢在濟陰成陽者一切以為沿譌以為附會不知數千百年以來之通人學士何厚於濟陰而必欲與之何薄於河東而必欲奪之且平陽大國也曹參之子孫世守此侯封非荒陋僻左難自

違於漢京者之可比也其地之顯者如曾光尹翁歸張敞之倫仕於中朝者當不乏人何皆瘖默不一置喙於其間而辯正之夫呂覽之作招致天下之士使人人著所聞而成之如平陽果有堯冢諸侯客子寧不聞之顧乃舍近而就遠強無而為有以歸之穀林是誠何所利焉當時縣之市門一字不能增損猶曰畏秦相之威也子政孟堅去之一二百年何所畏而猶不敢有異辭乎子政校理羣籍博極羣書乃謂其非必考地志夫子政以前之地志何書也毋亦即班氏之所本者是乎地理志河東平陽下但云韓武子元孫貞子居此有鐵官莽曰香平而已師古注引應劭曰堯都也在平河之陽未嘗有堯冢一字也郡國志亦但云平陽侯國有鐵堯都此劉昭注引晉地道記曰有堯城亦未嘗有堯冢一字也合前後之地志皆未嘗有堯冢在平陽之語而以為古之地志必有之向特未之考耳不亦誣乎又其所據者以司馬遷史記之書法為言凡都於其所而葬於其所者例皆不書必若黃帝之橋山舜之九嶷禹之會稽乃書之堯都平陽即葬於平陽故史記不書也此言似是而非五帝紀中如帝嚳所都在河南偃師其冢乃在東郡之頓邱此何以稱焉湯都亳葬亳可不書而伊尹之葬亳何以反書於殷本紀中然則史記之作難以實一之例相繩而議者乃欲於無字句處鑿然指以為證不已疎乎且其所引證者謂王充云堯葬於冀州此語見宋羅泌路史其子苹注語中以充之言為謬不知其實確也案王充自有所著論衡其書虛篇中有云堯葬於冀州或言葬於崇山舉此兩言則仍未有實指且冀州大矣河東一郡尚不足以盡之而謂其必在平陽乎議者又云北魏酈道元注水經備引成陽有堯陵有堯母陵有中山夫人祠然於後結之云考地驗狀咸為疎僻蓋聞疑書疑耳道元父酈範孝文所任用孝文嘗修祠於平陽道元仕宣武孝明之時作水經注於濟陰已云聞疑書疑則平陽之崗猶自昭灼而濟陰之蹤固已渺茫矣案議者此語又似未嘗見水經注之全文而妄說者水經注瓠子河過廩邱縣為濮水下道元注云瓠河又左逕雷澤北澤之東南即成陽縣地理志曰成陽有堯冢靈臺道元以此為班固本文可知非師古用郡國志之語以為注矣今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陵於城為西南稱曰靈臺鄉曰崇仁邑號脩義皆立廟四周列水潭而不流水澤通泉泉不耗竭至豐魚筍不敢採捕前並列數碑栝柏數株檀馬成林二陵南北列馳道逕通皆以磚砌之尚脩整堯陵東城西五十餘步中山夫人祠堯妃也石壁階墀仍舊南西北三面長櫟聯映扶疎里餘以上皆水經注之文今者道元自謂當時也其言歷歷可按若斯非身所親見必不能如是之詳悉今乃曰濟陰之蹤固已渺茫使其見道元之注而猶作爾語乎若道元之所謂疎僻者自指郭緣生述征記而言記言堯陵在城南九里中山夫人祠在城南二里東南六里堯母冢此與上所親見者里數方位皆不合故云考地驗狀咸為疎僻道元蓋實嘗考其地驗其狀如上所云云者而後知郭記之為疎僻否則所謂考驗者復何所指乎又考水經汾水過平陽縣東下道元注云平陽縣故城東晉大夫趙鼂之故邑也應劭曰縣在平河之陽堯舜並都之又云水側有堯廟廟前有碑魏土地記曰平陽城東十里汾水東原上有小臺臺上有堯神屋石碑道元之於平陽其言止於此無一言及堯冢議者乃云平陽之蹟猶自昭灼欲誰欺乎且其曲說猶未已也又謂考北史魏孝文本紀太和十六年祠堯於平陽此嘗祠於廟二十一

年幸平陽。遣使者以太牢祭唐堯。此則祭於陵。唐高宗顯慶二年。帝在雒陽宮。遣使者以少牢祭漢光武。後魏孝文帝陵。蓋凡昔祠者是廟。昔祭者是陵。案此言祠祭陵廟之分。不知何代始有此例。考之前史。殊不盡然。今姑以其所言太和二十一年之事而悉舉之。三月次平陽。祭唐堯。四月幸龍門。祭夏禹。又幸蒲坂。祭虞帝。允誠者之意。亦將移何稽之禹墓而歸之龍門。移九疑之舜墓而歸之蒲坂乎。否乎。紀又云。詔脩堯、舜、夏禹廟。亦閒月事。可知上所祭者皆廟也。又云。遣使者以太牢祀漢帝諸陵。此何以不書祭而書祀乎。是即一年之中。而其說已難通矣。且其言矛盾者。非祇一端。又引後漢章帝紀元和二年東巡狩。使使者祠唐堯於成陽靈臺。謂自劉向亦嘗據呂氏春秋。班固雖未之采。以班自注爲顏師古注。已大謬誤。此又云然。豈井家向傳即帝紀元王傳也。有此誤耶。然其說之行。閱二百餘年。度其時濟陰成陽。已起堯冢。又閱三十九年。安帝延光元年。遣使者祠唐堯於成陽云云。此兩祠者。固亦不能不謂其祭陵矣。而猶欲以祠祭定陵廟之分。何其進退無據。一至於此。當明、章之時。石渠、虎觀。引經據禮。議論大明。今乃謂漢之君臣。皆不學之人。一惟流俗是徇。而致敬盡禮於僞冢之前。以成今日之笑端。此其命意深。不知其何居矣。於是凡古來傳記。言堯冢在成陽者。疾之如讎。謂皇覽之書。多至百二十卷。必侈必濫。今指其一條云。呂尚冢在臨菑縣南。去縣十里。以某所見。太公墓實在周之畢原文王陵左。周公墓右。且禮記言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以此思之。皇覽之言。未可盡信。案此語又殊不然。古有衣冠之葬。不知太公實葬於周。而子孫封齊者。爲餞葬以思之歟。抑不知實葬於齊。而周人以太公元功與周公竝。故爲之虛葬以陪葬歟。今謂太公墓必不在臨菑。抑何其專斷若是果也。至五世反葬之說。昔人已言其難信。乃於難信者而偏輕信之。齊爲守土之君。則

信其念本而遺葬。堯當攝代之後。反不得以傍母而近陶。有是情理乎。謂爲天子者。必終其身在所都之地。不得出國門一步。則舜亦不當至蒼梧。禹亦不當至會稽。天下更無可信之書矣。若其疎漏。更不能以偏舉。如引洪适跋成陽靈臺碑云。郭緣生述征記。成陽有堯陵。南一里有堯母陵。稱曰靈臺。據此則與碑合。靈臺非堯冢明矣。以上是景伯跋語。彼則注其下云。案今後漢書本注云。郭緣生述征記曰。成陽縣東南有堯母慶都墓。上有祠廟。堯母陵亦名靈臺。大母竝無成陽有堯陵。陵南一里之句。不知适所據者何本。觀此言益知其未嘗見水經注全文也。以水經注之文爲述征記之語。此适之誤。又曰。适云靈臺非堯冢。蓋信章帝紀之成陽靈臺。而直闢郡國志之大書成陽有堯冢靈臺也。此言更不可解。章帝紀云。使使者祠唐堯於成陽靈臺。書法固當爾。專得云使使者祠唐堯於成陽堯冢靈臺也。适見碑與郭記。而後知靈臺之非堯冢。若漢人則無不知之。今謂适信章帝紀之成陽靈臺。則將改紀爲使使者祠唐堯母於成陽靈臺耶。又與其前所言度是時成陽已起堯冢之語。兩不相顧。其紛亂顛錯。不可究詰。實爲從來論古者所未有。又引隸釋濟陰太守孟郁脩堯廟碑云。謝帝堯陵在成陽。遣戶曹掾具宰牽祠。是因祠廟脩廟。而先以虛詞敷佐而照耀之。故曰謝若其有陵。即其地。敍其事。何必曰謝。此又惜於當日之情事。而闇於行文之法也。成陽非郡治。乃濟陰之外縣也。郡治定陶。孟郁時未親至其地。不曰謝而何。以嘗謝之故。斷其無陵。將無遣戶曹掾亦子虛烏有之比乎。以行文之法而論。若其有陵。即其地。敍其事。直書曰遣某官往成陽祠堯

陵。而不書其緣起。可乎。凡所言、適足以見其堅僻自用之私而已矣。其論易窮。則又佐以形勝之說。謂今曹、濮閒之堯陵。略無山川形勢之結構。竊計葬帝堯。諸臣皆大聖人之所營建。若平陽堯陵。乃是地中有山也。在平陽城東北四十里。從山口入。不曾入於地中。乃大轉大折於高豐大峽中。始見陵山。上平如地。後擁五峯。垂下結爲纍阜。蓋此一百五十尺天然之土。安於平地之山上也。夫古卜葬日不卜葬地。形家之言。上古未有。就如所言。勞人特甚。亦與唐虞儉易之道相左。今禮官已力闢其說不行。余恐世人不察。且從而惜之。又慮後之人復有起而躉其饒者。將使帝堯體魄之所。數千百年帝王之所敬禮封識者。一朝而夷於平壤。並堯母堯妃之神靈。亦皆無所附麗。慢神之咎。莫斯爲甚。是以復私議之。

後議 庚子

初獻議堯冢在平陽者。禮官既力闢其說矣。繼又聞其再申前議。竊疑其必有左證。乃得其續製之。則惟辨駁言堯冢在濟陰成陽者之皆虛。而於平陽仍未有一實據。其言曰。某祇辨堯陵之有無。竝未嘗敢一字涉及改祀之處。此無理之遁辭也。既無陵矣。尚從而祀之。此何禮乎。其謂辨駁濟陰成陽之無堯冢。莫詳於水經注。水經注非僻書。今就其所引條疏之於左。

一、釋水經注引帝王世紀曰。堯葬濟陰成陽西北四十里。是爲穀林。此俗本穀林字。某謹按此即皇甫謐之牽三說而合之也。以呂覽、劉向、爲三說。其下接注云。墨子以爲堯北教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陰。山海經曰。堯葬狄山之陽。一名崇山。二說各殊。以爲成陽近是堯冢也。某案。云近是。則猶未見爲確。又云。余按小成陽在城陽西南半里。俗諺以爲因堯城。士安蓋以是爲堯冢也。某案因堯城本爲竹書之荒唐。況以是爲

堯冢。則道元之意。深非皇甫謐之說。

今案此水經注之前一段所指。乃小成陽。道元本不信謐之說。未可即以此爲堯冢不在成陽之證。蓋此乃濟陰句陽縣下之注也。墨子、山海經二說。亦謐所引。皆所不信。唯以成陽之堯冢爲近是。道元知其所指者在小成陽。其地俗諺有因堯城。謐所指堯冢。殆即此地。小成陽與成陽。不可混而爲一。議者於此尚茫然莫辨也。案謐所言誠爲糢糊影響。然河東平陽。即求其如是者而豈可得也耶。使古人有言之。謐亦必引之矣。

又稱今成陽有堯陵。有堯母慶都陵。有中山夫人祠。俱詳里數。其所謂今者。州縣之所興設有此現在也。

此段水經注言之甚詳。正即今濮州之地。已具錄前篇中。若謂道元之時。州縣始有此興設。則東漢章帝、安帝。何以先遣祠於此。且古之州縣。雖甚好事。安有憑空起一堆阜。指爲古帝之冢之理。既云有此現在。則前牘中所云渺茫者。亦自知其不可通矣。此不引經文。故知是道元所親見。

又稱水經注引郭緣生述征記所言。成陽堯陵。中山夫人祠。堯母慶都冢。俱詳里數。以見今與古里數參差不合。夫祠可移徙。陵豈有移徙者。何以今與古里數乃不合。於是其結束云。考地驗狀。咸爲疎僻。則并郭緣生亦概斥之矣。

案碑辭乃專指郭緣生說。已見前篇中。然此亦祗在里數之參差耳。傳聞易譌。自不如現在親見者之確。且道元於緣生之說。亦不全棄也。引述征記云。自漢迄晉二千石及丞尉多刊石述敘。堯卽位至永嘉三年。二千七百二十有一載。此段道元不駁。又引記（即述征記。）於堯妃祠。見漢建寧五年五月成陽令管遵所立碑。此段亦無駁。又云。（亦是引述征記之語。今本訛作文云。）堯陵北。仲山甫墓南。二冢閒有伍員祠。晉大安中立一碑。是永興中建。（述征記語止此。）今碑祠並無處所。（此道元語。）下始引其言堯陵里數之參差者。蓋道元於皇甫謐郭緣生二家。皆未之信。所信者卽目耳。如議者之意。竟欲一概抹殺而後已。里數小差。尚知陵無移徙之理。乃一旦而欲徙之千有餘里之外。反有此理乎。使隋唐以前。有一人以爲在平陽。起而助之。猶可說也。今必以獨見盡革數千年之所記載。違舉朝之公論。不甚可怪也哉。更引明碑之敘唐太宗像。不令其配帝堯以爲證。夫唐太宗亦正是配堯廟耳。而可以爲配堯陵乎。總之可一言以爲斷曰。傳記無有言堯冢在平陽者。則一切謬悠之說。庶乎其可息喙矣。

其他支離之說。本不足辯。然不辯。彼且以爲漏也。如稱黃帝葬橋山。堯葬陬山。黃帝諸臣。帝堯諸臣。皆大聖人（此四字見前篇中。）之所經營相度等語。案舜旣攝位。禹、皐、稷、契、咸在朝。烏肯廢其職事。而從事於邱隴之閒以爲悲者。其所云皆聖人。果誰屬也。又云。陬山鑿境。鴻濛氣象。春氣尚在。此語更謬。太和元氣。在宇宙中無處不有。今惟指陬山一隅爲春氣。抑何陋也。其言甚難通矣。

論辨證解

歸奇於扐以象閏論

閏也者。積奇日奇分而成者也。天道有奇而歲功成。術數有奇而卦爻立。此理數之同。適相脗合。非必規規焉比擬而爲之也。故閏之理本於天。而聖人之作易也。隱然罔符而無參差之迹。奇之數生於蓍。而後人之推筴也。又因以取象。而無毫髮之差。蓋歸奇於扐者。求爻之法也。歸餘於終者。正時之道也。簭人之所掌。與時人之所司。無異理也。朱子本義謂奇者所揲四數之餘。扐者勒於左手中三指之兩閒。而橫渠張氏則謂奇者。所掛之一。扐者。左右手四揲之餘。其說乃異乎朱子。今將何以斷其是與非乎。夫以歸奇爲歸掛一之奇。其說倡自虞翻。而宋儒郭兼山復堅主之。以與橫渠相應和。從其言則是以掛象閏也。若朱子之意。則象閏者。蓋以扐而不以掛。其說亦本諸唐人之義疏。此其不同明甚。後人安可依違其閒而爲兩可之論乎。夫奇有以奇耦言者。有以奇零言者。以奇對耦。則一爲奇之始。而亦可名之曰奇。由餘得奇。則必在數之終。而後可加以奇之名也。今始掛一。胡爲有奇之名乎。凡人所以致疑於朱子之說者。以經云歸奇於扐。則奇與扐。似是兩物而併歸一處。朱子則奇與扐一而已。竊以爲不然。奇與扐非兩物。實兩時耳。當其揲始畢而所餘未歸也。則無從遽得乎扐之名。而祗可名之曰奇。及其旣歸也。則不必復沿乎奇之名。而直可名之曰扐。名以命事。夫豈苟而已哉。且扐可以象閏。而掛不可以象閏。閏者歲之餘。扐者揲之餘。兩相等也。一蔀之首。必其年十一月朔旦冬至。大小餘分皆盡。而後可以爲曆首。古今史官。無以閏爲蔀首者。若之何其以始掛當閏也。夫一掛再揲。當其不閏之年。而再扐當其再閏之歲。故此經下文

云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而張氏又謂第二第三揲不掛。是六扐而後掛。益與象閏之義相違反矣。嘗蒙已詳辨之。學者當以朱子之說爲正可也。

名諱辨一 丁巳

諱之興也始於周。生則名之。死則諱之。自周以來。未之或改。近臨川李氏獨反其說。謂生則諱。死則不諱。豈有見於春秋諸侯不生名。死則赴以名之例、故云然。信若是。誤矣。諸侯不生名。而盟會載書則亦名之。然則死未葬而赴同盟之國以名。禮固當爾。記曰。卒哭而諱。赴在於未葬之前。則猶未諱也。何不可也。李氏之義。又因檀弓有舍故而諱新一語。遂以故爲故君。新爲新君。致之先儒之解。皆謂故者親盡之君。高祖以上是也。新卽新死之君。豈有若李氏之所解哉。位有尊卑。則諱亦有遠近。故曰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此非所論於天子諸侯也。天子諸侯。祧而後不諱也。魯以獻、武廢二山。而後之來聘者。且以犯其先君之諱爲恥。衞夏之苦哀公諱宋爲商。皆死而後諱也。此皆昭然易睹者也。曰君前臣名。必君前而子乃得以名其父。然則諱之久矣。曰。豈以爲諱。不敢也。父母之名可得而聞。不可得而稱。古人言之矣。豈有爲人臣爲人子。而顯斥君父之名以爲安者乎。曰。不敢名。亦何異於諱。曰、此固有異。父生前之名。獨其子不敢稱耳。他人及之。其誰禁。至於諱。凡入其門者。皆兢兢焉不敢道。自周以來皆如是。李氏博學人。其議論宜有據。獨是說余未敢信。故爲之說以辨之。

名諱辨二

李氏旣云生則諱。死則名。而又云生死皆諱。是兩說者皆非也。而生死皆諱之說。於理差近。始亦將信之。又平心析衷於古人之說。知其言之無徵而不足信也。齊、唐之世。君在併其嫌名亦避之。然亦不敢名耳。非諱也。夫生不敢名。與諱有別者。非吾之臆說也。杜預解左傳於周人以諱事神句。名終將諱之。則曰。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然禮旣卒哭。以木鐸徇曰。舍故而諱新。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孔子正義亦云。終將諱之。謂死後乃諱之。然則謂不名卽諱者。殆未考諸此矣。蓋古人於死生之際。禮各不同。名亦不苟。如生曰父。曰母。曰妻。死則曰考。曰妣。曰嬪。此亦無甚大異。而且斤斤焉辨之。今以考、妣、嬪之名。加之未死者。於心安乎。乃儼然在室。而遽謂諱之。諱之、是死之也。故爲子而名其父母不安也。不敢名而後其心安。而以不敢名之故。卽謂之諱。則尤不安也。且不名而卽可謂之諱。則古者天子遇其所敬禮之臣。入朝不名。亦將謂天子而諱其臣乎。夫生名死諱。數言可決。諸侯不生名。尊爵也。諸侯而下。不盡然也。失地名。滅同姓名。朝弑君者亦名。變禮示貶也。同盟稱名。薨則赴以名。欲其不忘好也。卒哭乃諱。以諱事神。不通於生前也。諡曰易名。名將諱也。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皐譏其野。蓋猶於生前之所稱也。且言諱止於門內者。亦非諸侯之諱。通乎國中。故曰大夫之所有公諱。大夫之諱。君所亦諱之。故曰。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諡。若字。常人之諱。亦不獨一室之人諱。故曰。唯大功小功不諱。又曰入門而問諱也。後世之事。既不可爲據矣。禮制具在。而亦不可據乎哉。

外傳周語昔我先王世后稷辨 甲寅

吾在京師日嘗從紀君曉嵐昀處借得影鈔宋本國語與今本多異同宋公序每謂之俗本今之所傳皆公序之補音本也舊宋本周語昔我先王世后稷今本無王字案左氏成十六年正義所引有王字以證杜注后稷先王是舊本有王字是也或因韋氏於下文我先王不窋下始注云周之禘祫文武不先不窋故通謂之王假上文王字無釋遂疑有王字者爲衍文余案世后稷三字當連讀蓋周已如此讀見史記索隱即韋注亦云父子相繼曰世謂弃與不窋也是韋氏亦以世后稷連讀也使其上但云昔我先於文不足古人寧有此文法乎況世后稷下文云以服事虞夏韋注云謂弃爲舜后稷不窋繼之於夏啓也是明明以繼后稷解上世后稷更不當以后稷專指弃爲言矣下注通謂之王一語若通字連文武爲言則文武之爲王久矣何必以文武與不窋竝舉且通之爲言所包者廣自祖紺上溯之以至后稷皆可稱王王子晉所稱十五王十八王皆自后稷起安在后稷反不得蒙王稱韋注下又云商頌亦以契爲玄王正以契與弃同事虞舜故以證后稷之得稱爲王若但以證不窋殊不相當夫韋注有失尚當舍注以從本文之是況注又明白如此左氏正義所引正宋公序未改本也吾是以篤信舊本之爲得也

佳兵者不祥解 己亥

佳者以爲嘉美而喜悅之也刑可爲祥兵不可以爲佳佳兵之人是天下之至不祥人也下云兵者不祥之器古之所謂兵者弓矢劍戟之屬是器也後人因亦名執此器者爲兵春秋傳所稱徒兵是也此溯其本而言之故曰兵者不祥之器若佳兵者不祥句下古本元無之器二字俗本有之蓋因下文而誤衍也佳兵字不經見然古人多自造語如曰觀武曰老師豈亦有本耶況此下文云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曰美曰樂此即佳字之正詁矣下又云凶事尚右曰喪禮處之悲哀泣之其非可佳之事明甚而或佳之其爲不祥也孰甚焉凶事喪禮用兵之常道也非以此爲不祥也喪師覆國乃可爲不祥也軍禮近凶而佳者則近吉是反常矣反常之人是天下之至不祥人也固不待喪師覆國而後知也或曰佳乃唯字之文脫耳唯古作隹故誤爲佳也曰是不然老子之文凡云夫唯者衆矣其語勢皆不若是也今一一而數之曰夫唯不居是以不去曰夫唯不爭故無尤曰夫唯不盈故能敝不新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曰夫唯道善貸且成曰夫唯嗇是謂早服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曰夫唯不厭是以不厭曰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凡九見矣今曰夫唯兵者不祥之器類乎不類乎上章雖言兵而此章義本不相屬文又不相類不得謂之承上文也承上文則語勢當緊而此下乃云物或惡之其節留緩與上所引亦皆不類也若云佳爲古文唯字豈九處皆從今文而此一字獨爲古文乎經典中若佳兵之新創者多矣今不疑祥刑而疑佳兵何也試熟復本章反正兩義則佳字有確詁斷然不可易矣

抱經堂文集卷第二十三

策問

廣東鄉試策問五首 乙酉

問經學昌明莫盛於我朝欽惟世祖章皇帝御注孝經敦本培風提示親切聖祖仁皇帝御纂周易折中繼有春秋、詩、書、三經傳說彙纂之刊重經世宗憲皇帝正定頒行莫不深醇美備廣大精微我皇上道協唐虞思通洙泗欽定三禮義疏探制作之大原正諸家之異說積疑聚訟一旦豁然以解士欲通經其可舍周行而遵曲徑乎今試舉其略用以覘所習焉易更四聖旨何以不盡同辭、占、象、變、廢其一豈全易乎舜典合於堯典後人何以析之復增之性道之奧多見於古文乃有疑其文不類者至王魯齋併今文亦疑之得無謬乎六義分三經三緯而或以爲南本不繫風又因豳雅豳頌而謂風雅頌亦可隨篇求之然歟否歟春秋魯史不傳於何知聖人所筆削三傳敘事與斷制孰優周禮一壞於歆莽再壞於安石寧可即據本書之失井田、溝洫其異安在儀禮爲經禮記爲傳遷廟、釁廟亦皆孔壁之遺禮運明堂或議漢儒之駁楊信齋之圖衛正叔之解學者尚有能參考者歟經之深者非可以約言盡也宜就所問者各條舉件繫以對

問大學一書備天德王道之要畫綱領節目之詳自程朱表章而後西山眞氏爲衍義一書論議正大條

理秩如。自來每以之進講。顧其書於八條目。獨闕治平。此瓊山邱氏所以又從而補之也。夫修齊於身。舉而措之天下無難。語其功則較易。舉其數則甚繁。眞氏之書主於理。理足以賅該而本無疏漏。邱氏之書主於事。事欲其考鏡而非務鋪張。將毋所補在治平。而所助乃在格致歟。眞書以崇敬畏、戒逸欲二者。爲誠正之要。而邱氏又益之以審幾微。則尤爲正本清源之論。眞書格致之要有曰審治體。而邱氏又有正朝廷一門。其首總論朝廷之政。似若複而非複者何也。有明宦寺之禍。不減漢唐。而書中引古。獨未之及。僅於正綱紀之條。引朱子之言近習者。以微見其意。豈有所畏避而不敢顯言歟。抑當化治兩朝。璫燄尚未如前此後此之甚。故可略也。至其相業。亦果能即坐而言。起而行歟。邱書之後。補之者又有湛氏之格物通。孰爲勝耶。我皇上紱幾宥密。廣運健行。治功之盛。亙古未有。邱氏所言聖神功化之極者。正於今日覩之。多士將欲黼黻太平。贊襄盛治。亦未可以無具應也。其必有以爲拜獻之先焉。

問揚、粵奧區。人文蔚起。自漢以來。陳元士燮。號闡明經訓。啓迪鄉人。五嶺之閒。彬彬儒學矣。唐韓昌黎氏。蓋因文見道者。初宰陽山。後官潮海。此邦人士。樂從之遊。其時身領學事。排異端而宗孔氏者。孰爲得其傳歟。有宋理學昌明。濂洛之嗣。傳於嶺表。其潛心篤復。踐履純熟者何人。朱子集諸儒之大成。粵人克自樹立。聞風景從者。約凡幾輩。他若服象山之教。及南軒之門。其行誼皆可得而詳歟。明儒推白沙陳氏。學有淵源。而江門風月。自得之趣爲多。所謂靜中養出端倪者。與先儒主靜立極之旨。果有合歟。湛甘泉爲白沙高弟。講學之盛。與餘姚王氏。幾分左右廣。一以隨處體認天理豎義。一以致良知明宗。別戶分門。彼此互相排擊。而通兩家之郵者。又謂說有不同。理無二致。然歟否歟。至如瓊山之朱子學的。東莞之學蔀通辨。均爲有功正學。楊起元晚出。請業近溪。所著天泉會語。論者謂近於禪宗。然考其行己立朝。亦何愧儒門實踐歟。我皇上聰明睿智。學貫天人。重道崇儒。表章往哲。其於理學眞僞。判若黑白。爾多士務悉去黨同伐異之見。盡徵文考獻之長。孰正孰歧。孰優孰劣。業所切究。備著於篇。

問官先事。士先志。衡門伏處之日。功業尚未見端。而規模本可素定。故入學離經。即觀其辨。行義達道。必始於求。聖人每使羣弟子各言志。夫志學志道。其所同也。而有異焉者。將學有淺深。而於道固莫之外歟。抑士各有志。雖同師聖人。而不必強爲似歟。孟子言尙志而大人事備。得志則澤加於民。聖賢本懷。無不期於用世者。春風沂水。與老安少懷一也。乃或有言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累其心。道德功名有異致歟。且古所稱志士。又何等也。所稱肆志。又何爲也。濂溪云。志伊尹之所志。苟欲以古人爲圭臬。即三代而下。如正誼明道。澹泊寧靜。先憂後樂。若斯之流。亦有爲生平所嚮往而必欲企及者歟。抑將追攀屈宋。頡頏淵雲。而以爲不朽之盛事也。聖天子振興士習。樂育羣才。以爲器使之地。多士涵濡於教澤深矣。豈徒志於溫飽。沾沾以決策發科自囿哉。其勿夸勿飾。各抒所蘊毋隱。

問從來圖治。必首安民。安民必先擇吏。周官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凱以強教。弟以悅安。如此而後可以爲民父母。子產憂尹何之傷。聖人責子路之佞。誠愼之也。我皇上子惠元元。澄清吏治。愼簡於入仕之初。考覈於既任之後。賞不踰時。罰必當罪。聖天子求事求其之至意。申命不啻再三。所以

循名而責實者。其可不豫爲講求歟。嶺南利兼水陸。物產多奇。仕是邦者。故以不貪爲寶。若孟嘗珠還合浦。吳隱之酌飲貪泉。李勉盡棄犀珍。包拯不持一硯。勁節清風。至今彰彰耳目。夫猷爲必要之以守。能著所上者曰廉。然民之所望於上者。正不止此也。漢之循吏。宦斯土者。則有衛颯、許荆。其後政績卓越者何人。至如羅友之政舉大綱。陳堯佐之治稱清簡。其亦撫綏安輯之善道歟。是故江海之瀕。水利宜興也。治之不得其道。則塞故濱。開新渠。荒地未及墾耕。而熟田已憂旱澇。山嶺之區。樹藝宜亟也。勸之不以其漸。則督里胥。疲父老。率行徒循故事。而擾累已在民閒。以至嚴盜賊之課。則外洋與內地各異其宜。化導之方。則俚猺與齊民。各因其俗。是皆在良有司隨地變通。而不可以膠柱鼓瑟者。語曰有治人。無治法。將何道而使明作不失之擾。寧靜不失之弛歟。諸生學古入官。有社有民。匪異人任。通達治體。方無廣學鑿之譏。況桑梓之邦。見聞最悉。其以平日之盱衡抵掌者臚陳之。

湖南科試諸生策問九首 丁亥

問聖人之道。載於六經。自漢唐以來。代有詮釋。於微言大義。亦各有所得歟。至有宋朱子。可謂集諸儒之大成矣。其所著如論、孟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易本義。詩集傳。多不沿用舊人之說。而獨闢新義。其精粹切當。遠勝注疏者何在。諸生講求有素。盍備陳之。永綏

問選舉之法。代各不同。漢制郡國舉士。約有三途。其猶有古鄉舉里選之遺意否歟。魏晉以來。名目漸繁。至唐有曰生徒。曰鄉貢。曰制舉。其目有秀才。明經。進士諸號。其制科又各因事立名。皆可詳述歟。漢有對策。射策。唐初亦用策試。後來詩賦之試。起自何年。又有州府試。省試。館試。監試。吏部試。翰林試。名曰不一。臚舉其源流以對。長沙

問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其說云何。十翼、孔子所作。而或以說卦等傳。爲經師所爲。果有徵與。詩序不可無。而書序可不必有。其故何也。堯典繫以虞書。二南兼有平王以後之作。頌之取魯與書之取秦。皆有說與。三傳經文不同。二戴增損各異。能臚舉其概與。我皇上聖學淵深。欽定三禮。遹復頒周易、詩經、春秋於學官。大道昭揭。洵日月中天之會也。多士研習有資。其各以所得對。寶慶

問學校之設。所以教育人才。使德行可以式鄉閭。功業可以經邦國。凡皆由此選焉。其制昉於何代。詩、禮、左傳、王制、孟子所言三代學名同異。可一一臚舉之歟。五教、四教、十二教。以及周師氏、保氏、大司樂之所教。詳略各殊。何也。漢唐以下。有盛有衰。試言其故。州縣有學。與教官之命於朝。起自何時。其教之法以何者爲最善。我朝德化翔洽。文教盛興。內外學校。既有學官課督。而又有書院之設。與夫苗猺溪峒之地。皆建有義學。賜金發帑。於古未有倫比。爾諸生宜何如鼓舞奮興。以稱聖天子作人之雅意。與其各言爾志。毋隱。靖州

問制義代聖賢立言。其體創自何代。有明用以取士。初尚簡質。自化治以後。日趨於文。其一代盛衰之變。試衡論之。王、唐、瞿、薛、與夫歸、胡、金、陳諸大家之文。其所師法何在。自餘諸名家。可爲之羽翼者何人。西江、雲閒、各樹一幟。孰優孰劣。我朝文教覃敷。儒風丕振。百餘年來。作者幾於指不勝屈。聖天子加意作人。多

方新迪。以文章關乎運會。欽定四書文。垂示正鵠。猶復語誡頻煩。慮好尚之不一。致流弊之復萌。特申科場磨勘條例。凡字句之不雅馴者。分別停罰。示儆爾多士涵濡聖化。更當爭自濯磨。使文與行竝軌於正。固無患其多而不揚也。功夫何在。宗仰何人。其各舉以對。沅州

問力役之征。自古有之。周官小司徒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以行徵令。而施舍之仁。亦竝著焉。其法別其地之美惡遠近。校其齒之盛衰。均以歲之上下。至爲詳備。漢有口賦。率人出錢。而田之租反薄。蠲免之典時行。唐有租庸調之法。役多則免調。更或井租俱免。其與周官之法同異若何。或亦師其意而不襲其迹歟。宋時民苦役累。後定爲雇役之法。又有謂其不便者。何也。明初輪甲承直。後乃行一條鞭法。民稱其便。乃末造而里甲之費如舊。豈非蠹胥猾吏之爲害歟。至我國朝。丁糧之外。竝無攤派。欽遵聖祖仁皇帝諭旨。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我皇上念切閭閻。不肯輕用民力。計役給直。人忘其勞。但各直省相沿舊例。不能盡同。賦輕者差繁。賦重者差薄。殆亦因地制宜之道歟。召之役則往役。義也。優免之恩出自上。而急公之義在乎下。乃有曉曉不平者。此豈得其道歟。湖南通省歷來役法若何。其各以所知對。辰州

問經以明道。傳以翼經。孔子作十翼而易道興。後人入彖象文言於卦爻中。亦前果無失歟。詩、書皆有序。後人略書序不道。詩小序出於子夏。或以爲衛宏所作。或以爲出於國史。然歟。春秋三傳。左氏紀事。公、穀解義。乃習春秋家近宗胡氏。而三傳束之高閣。何歟。禮記有夏、殷之制。又有秦官。刪小正而載月令。其何以說。周禮致太平之書。或云草創未行。其官制與他經不同者何在。冬官之屬。亦尚有可考者否。其條舉以對。常德

問古之所謂士者。周禮之上中下士。皆有職事者也。王制之選士俊士。皆次第拔擢而升之者也。非此二途。有能束身修行。誦習詩書者。則亦號之曰士。其分則未離乎民也。庶人也。君知之。則宜以道自重。君不知。則宜以分自安。孔子謂貧賤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孟子謂往役。義也。士之自處。固當如此。聖門諸賢。有在縲絏者矣。有與卒三百人之列者矣。蹈溝用矛。不避鋒鏑。此獨非士之所爲哉。爾等幸生聖朝。享太平之福久矣。事三如一。爲士者正宜率先爲四民倡。方無忝乎讀書明理之實。而乃小有不平。動輒告訐。深仁厚澤。一毫無所報效。此則莠民也。惡可爲士。其試陳士之所以爲士者若何。歷代士習之淳澆。士氣之盛衰。可以爲法戒者何在。亦具言之。澧州

問史之與經。異用而同源。尚書、春秋。聖人之史也。進乎經矣。後世離之。分爲二體。可得而析言之歟。編年可以見歷朝之盛衰。紀傳可以綜一人之本末。則編年優矣。而古今皆以紀傳爲正史。何歟。史、漢、三國史家之圭臬也。乃自范蔚宗後漢書以降。名爲沿襲。實乃變更。一人一傳。竝無通貫錯綜之法。此豈遷、固、陳壽之舊歟。史有成於一家者。有成於衆手者。其得失若何。溫公通鑑、朱子綱目。年經事緯。法戒昭然。固當度越諸史。而小小舛譌。亦多不免。將無上下千古。固非一人精力所能求其盡善歟。我皇上萬幾之暇。博覽舊文。特命儒臣仿編年之法。統加纂輯。一事一言。悉經睿定。此當與六經竝垂不朽。雖涑水、紫陽。咸謝不敏矣。又焉論其餘哉。爾多士有志欲窺天祿、石渠之盛者。盍姑就所聞於古者以對。岳州

擬策問一首 癸酉

問書者六藝之一。天地閒道器。罔不該焉。易曰。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記曰。書同文。書之爲用甚重矣。自古文變爲大小篆。篆又變爲隸、楷。隸、楷又變爲行、草。其趨易之故。可得言歟。秦程邈爲隸書。而閣帖中乃是小楷。衛恆稱上谷王次仲善隸書。始爲楷法。晉書稱王羲之善隸書。其子獻之工草隸書。將無隸卽楷歟。歐陽永叔以八分當隸。然二王八分不槩見。而楷書世多有。本傳所稱。究何指歟。我皇上多能天縱。道藝兼該。八體六書。無不洞晰。萬幾之暇。親灑宸翰。神明變化。動與古會。非屑屑臨摹可比。頃出內府所藏自鍾、王以下諸名家墨蹟。鉤勒上石。以垂永久。名曰三希堂石渠寶笈法帖。洵藝苑之大觀也。至若睿鑒之精。聖斷之允。尤爲亙古未有。其視宋人淳化閣帖。豈直倍蓰過之。夫閣帖之初刻也。論者謂當時奉詔集帖之人。茍於書成。不知研考。頗有僞蹟濫廁其閒。今能一一辨之否歟。觀其首列漢章帝書。何以所書者乃梁周興嗣千文也。梁武帝評諸家書。可能舉其略歟。有謂書學盛於魏、晉。至唐漸衰。又有謂唐以書取士。故士多工書。何其說之異耶。少陵論書貴瘦硬。東坡不以爲然。何歟。宋以蘇、黃、米、蔡竝稱。蔡京書人弗之貴。或乃以君謨當之。豈非藝亦以人重歟。公權筆諫之言。朱子作字甚敬之旨。可得而聞其義歟。多士其勿視爲小學也。願以通乎大道之指歸焉。

抱經堂文集卷第二十四

答問

答葉生敎增問

問。詩之作由來久矣。未有知其所自始者也。周之盛時。有采風之使。有太史之官。書於天子巡狩。又必陳詩以觀其風俗。因以行黜陟之典。於是詩之爲教。遂爲聖人之大法。故朱子詩序中據之。而惜其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於東遷。遂廢不講。第周之極盛。當在何時。則成王康王之閒非耶。說詩者謂文王雖已稱王。教化未洽。武王克殷。未遑禮樂。故頌聲之作。斷自成王之世。夫頌聲之作在成王之世。則列國太平之風。可以被之管弦。達之郊廟。亦當此時爲多。而今十五國風。自周南、召南、豳風而外。皆東遷以後之詩。何也。或者孔子刪之與。刪詩之說。始自司馬遷。其言曰。古詩三千。孔氏刪之。留三百五篇。後儒咸兼用之。但春秋以前。人習於詩。士大夫以詩相酬答。見於內外傳。大抵今經中所有。其稱爲逸詩。如翹翹車乘。我無所監之屬。十中一二耳。以此求之。馬遷之說。未可信也。況孔子刪詩於變風之世。政教乖繆。男女淫奔。一切譏刺怨誹之作。皆留不刪。而獨全刪周室太平之風。殆不然矣。又或以爲年久失傳。其說抑又不通。夫周南召南。在武王未得天下之先。豳風之作。在成王莅政之始。今篇章具在。何緣在其後者獨先亡耶。後閱時疏。孔氏之說則曰。太平之世。天子有雅。則諸侯無風。故國風無西周之

詩.然細思之亦未然.何則.國風之作非徒文字之謂也.先王移風易俗.用此以為樞機.故太師掌之.巡狩陳之.今太平之世.既已無風.則太師之官為冗員.巡狩之陳.徒具文耳.先王何取此有名無實之為哉.至於衰亂之世.王者之政教不行.正朱子所謂東遷而後.遂廢不講者.又安得而采之.安得而陳之.此數說者.皆所未安.嘗之所以反復思之而不知其故者也.

禮樂本諸天地.與生俱生者也.自唐虞以後漸文耳.上古之世.禮質則樂亦質.質樸士鼓.安必無詩.文字未興.流傳不廣.其萬一傳者.如古孝子斷竹續竹之歌.不得謂諸娥皇帝子.亦謂出自後人之偽撰也.陳詩觀風.當與納賈觀好惡一例.百貨在市.而貴賤殊焉.風詩流傳.而取舍別焉.豈必皆新製哉.即當時宴享所賦可知已.觀所賦而知其人.聽所陳而知其俗.其義一也.抑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然則聲音節奏之間.亦有古今不同者矣.故鄭衛之淫.殆非其初而然也.末流之失也.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太師.掌樂者也.以陳詩為采詩.是康成之蔽也.以無目之人.而令其行閭里以採聽歌謠.其事之不便.至易明矣.且閭里之謠.徒歌而已.不能皆以入樂.假如凡值所採.悉播於樂.瞽者肄在樂官而不去.新者被之管弦而日增.如太史公所言三千篇之多.則太師.小師之屬.力疲而亦有所不給矣.凡人之情.順則易忘.拂則易感.故當堯之時.其歌曰.帝何力於我哉.即周初盛時.其言民之情.第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如斯而已.古者.頌施於宗廟.非以媚悅在位之君也.而魯人乃及僖公在時而頌之.其辭浮以夸.當時已備在樂縣矣.夫子安得刪.從而著之.亦因可以觀世變云爾.後儒徵有見於此.而凡若關睢.若魚藻之類.莫不盡舉而歸之諷刺.所謂陳古以切今也.此雖未免求之太過.然亦足以見朝廷清明.海內治平.士安於朝.農習於野.無有謷謷過望之音.而何必相率謳美.以為導諛獻佞之具哉.其間或歷十數君.二十數君.而始有一詩.非謂此數十君者皆賢也.苟無道不至於甚.在小民忠厚之意.豈徼激之而遽懟哉.故一切採詩刪詩之說.舉不足信.春秋時名卿大夫所賦.今人多習誦之.偶有逸者.固亦無幾.且有異其名而詩固在者.如采薺即楚茨.河水即沔水.新宮即斯干.鳩飛即小宛.王伯厚嘗輯詩逸句.十不及今之一二.凡謂淫奔之辭.人喜誦之.故傳及.與夫年久者多失傳.吏部說不足破矣.

問古禮之放軼也久.後儒即見在之文.尋其蹤跡.大舉三禮而外.徵之三傳.以其時猶近古.先王之制.未盡泯也.媵女之制.禮無見文.左氏言媵者多.而不詳其制.獨公羊氏有之.其言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皆有姪娣.其媵女之國.說者或以為同姓.而考之春秋及左氏.往往不然.成之九年.伯姬歸于宋.衛.晉.齊三國媵之.解者以為伯姬賢.諸侯爭來媵.而齊固非同姓也.此異姓之來媵.見於經者也.至後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此時齊莊之志.固不在媵女.然使古無此禮.晉其有以拒之矣.此又異姓來媵之見於傳者也.此一疑也.乃又有大可疑者.蓋同姓媵之.特諸子之論耳.至於姪娣之媵姑姊.不獨見於春秋者然.其在易曰.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彼所據者殷禮也.是其由來久矣.考之經傳.更無以姑姊媵其姪娣之文.而邶風泉水之詩首章曰.孌彼諸姬.聊與之謀.集傳曰.諸姬謂娣姪也.次章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集傳曰.諸姑伯姊.即所謂諸姬也.

上章以為娣姪.下又以姑姊當之.於文義微見舛誤.然此特其小者.或臨筆時少失檢耳.至顯然以姑姊媵其娣姪.則說有難通矣.不知朱子果何所據而云然也.

諸侯一娶九女.娶於一國.則同姓二國媵之.正夫人自有姪娣.兩媵亦各有姪娣.故九女也.正夫人最尊矣.其次兩媵.以國之大小為尊卑.其姪娣之序亦以此.用何休說.不從左氏.或疑晉.齊皆大國.而何以不恥為媵.且宣姜之女.有為許穆夫人者.有為宋桓夫人者.不適一國.安在其為媵也.然考之古禮.大抵重適而輕庶.其為適夫人所生者.必歸之他國為夫人.其庶生者.則往往從其姑姊以適人.不足怪也.春秋多變古.即如左氏開章云.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此禮也.乃宋武公又嫁其女於惠公.為魯夫人.則非禮也.又齊景公使晏嬰請繼室于晉.非媵而繼室.亦非禮也.若據此以疑諸侯不再娶之不足信可乎.然則媵同姓.以異姓.增兩國為三國.舉為變禮也.若言禮之正.則同姓二國媵之.異姓則否.左氏有明文.固確不可易矣.晉嫁女于吳.此失禮之大者.且無辭為之.而謂使古無異姓來媵之禮.則晉且有辭以拒齊.是何異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乎.貴過信後事.反以疑古初之不然.此大不可也.姑姊之於姪娣.有常尊矣.桓三年傳云.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其尊卑差秩然如此.焉有姪娣為適.而以姑姊媵者乎.泉水之詩所稱諸姬.及諸姑伯姊.當依鄭箋.以為預擬歸寧後之詢最是.蓋女子之所不能忘者.其同類耳.婉孌然未嫁之諸姬.我將與之謀.婦人之禮.國有變故.恐其未得所歸.故思為謀之.若以為謀歸寧之事.此則當就保傅.如葛覃言告師氏.言告言歸之比.保傅皆老成人.不得加以孌然之稱.如諸姬為共適人者.將與之謀歸寧.而美以孌彼.義無所取.不幾為贅文乎.凡問之為言問訊也.問遺也.諸姑伯姊.在其父母國者也.故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若偶然咨諏而謂必以其序.禮豈如是之齗齗拘拘者哉.大儒之說.固不可輕輒翻異.然當其難通.自當準情酌理.以求至是之歸.乃為善讀書者.

問.詩有美有刺.故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衛至惠.宣之世.變易三綱.濁流四海.人道盡.天理滅矣.為之臣民者.愴懷疾首.欲隱之而不能.於是乎詩以刺之.此正民彝天理之所以著.而集傳於鶉之奔奔之下.反以衛詩至此為人道盡.天理滅者.何也.當時有獻議乞經筵不以國風進講者.其誠陋.而楊氏之說.謂淫亂之君.自以為密.故特取而著之.是聖人亦有時披抉人之閨門以為戮也.漢治梁王之獄.谷永以為閨門之事.中冓之言.非帝王所宜聽聞.況可彰之後世乎.故嘗讀而疑之.以為楊氏之說甚深.然特有似於法家之言.恐非聖人忠恕之旨也.

衛詩至此人道盡.天理滅者.本非謂作詩之人.此不可以辭害意.譬之說春秋者.謂春秋至此三綱淪.九法斁.豈得謂其歸咎於孔子哉.梁王之獄.曖昧未明.推親親之誼.尚可得而掩也.若衛之宣.惠.其情狀亦已暴著矣.垂之簡編.足為懲戒.若唐之武后.楊妃.雖其嗣主.亦不得而覆蓋之.而謂宣.惠之醜.其尚可諱哉.淫亂之君.自以為密云者.特欲為後人作戒.故推而極之.以言事無有隱而不彰者.欲禁之於未然也.人之情態.固不一端.築臺要袒.宣著如此.此其人豈尚有廉恥哉.匹夫匹婦.會於隱陰.明日國中已有傳

播者。此則自以爲密。而卒不可掩。楊氏之言。固其理也。唯詩人刺之。夫子從而著之耳。左氏傳所載淫亂之事。豈惟此數君。而不見於詩。安得疑彼抉人之閨門以爲教也。以楊氏爲有似法家之言。不倫之甚。

問。十五國風。言王者凡五。何彼穠矣。言平王之孫。或以爲平治之王。或以爲卽平王宜臼。先儒未有定說。今姑可置之不論。其在邶風。則北門之詩。言王事適我。衞風伯兮之詩。言爲王前驅。唐風鴇羽之詩。言王事靡盬。秦風無衣之詩。言王于興師。此四處詩傳或有講解。或竟無講解。竊意此雖一字之微。然名分繫焉。蓋有不可忽者。集傳於邶風王事。剖斷詳明。於伯兮、鴇羽、槩從舉略。而於秦風獨引蘇氏之言。謂秦本周地。故其民思周之盛。而稱先王。其說殆不可通。秦居周地。遂可稱王。杞、宋爲王者之後。修其禮物。以賓王家。不愈可以稱王乎。果其臣民援引失據。孔子删詩時。便應削之。無容取草野不稱之言。列之於經。疑誤後世也。詳檢毛鄭之書。於伯兮據從王伐鄭之事。孔氏於王于興師之下。又偏解前經。雖時近穿鑿。然似有不可已者。竊謂治經者於此。當博觀而詳爲之說。不得槩集傳之簡易而遽從之也。

不聞北山之詩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諸侯之事。皆王事也。聞王政。敵王愾。何莫非王。卽春秋時諸侯之於周。亂則定之。難則城之、戍之。若殷之諸侯。其民從王所役。而有赬尾之詩。周之時。未之有改也。則凡所謂王。皆周王也。朱子於秦風引蘇氏之言。謂秦本周地。故其民思周之盛而稱先王云者。以備一說耳。其正解固云王于興師。以天子之命而興師。自無可議爲也。且卽蘇氏之說。亦未可厚非。謂秦民有懷舊之思。如漢之東。則西士耆老。冀上之睠顧。其情一也。當其時。周王固在也。若杞、宋爲夏、殷之後。社已屋矣。雖許其得用前朝之禮樂。而其臣民安可以王稱之。安可冒生今反古之咎。而轉思先王。此比喻失倫也。朱傳與注疏所訓。無大異同。學者正可以參觀而得之。抑古人亦有文可上下相通者。如祭王父曰皇祖考。父曰皇考。夫曰皇辟。祭法大夫有王考廟。皇考廟。適士有王考廟。禮曰。適爾皇祖某甫。適其皇祖某子。此當世之所公行者。固不可謂之僭也。何彼穠矣之稱平王。似當屬平王宜臼。此東周之詩。而繫之召南。以見文王后妃之德化。雖久遠而肅雝之風未衰也。平爲平正一說。乃毛公創解。而或以寧王爲例。夫武王定天下。寧之爲義美而顯。平之爲義泛而晦。故愚見以爲似不若朱子之後一說可從也。

問文姜淫于其兄。而魯桓被殺。其爲國之大恥。百世不可掩。魯于是時未甚衰弱。不能聲罪致討。僅除彭生以爲名。後文姜乃數如齊。終復如莒。以禮義之邦。陵夷若此。雖天之禍魯。亦以莊公之非人故耳。集傳于猗嗟之下。引趙氏之說。言子有可以制母之理。其說旣美矣。而第其所謂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猶有不能釋然于懷者。春秋書夫人如齊。在桓之十八年春。書夫人孫于齊。在莊之元年三月。公羊傳曰。夫人已在齊矣。其言孫于齊者何。思母也。何氏注曰。是時莊公小。感思少殺。念及其母。故春秋緣其意而書之。其實夫人在齊未歸也。其言穿鑿支離。故爲難信。左氏傳無文。杜氏注曰。文姜與桓公之喪俱歸。歸而爲魯人所尤。故復孫于齊。此說雖無所據。然以情事論之。有當然者。今

云誠敬以事母。爲將迎而歸之與。夫國君與國爲體。制喪服者。父在則降其母。以明尊無二上。今迎而歸之。是迎其君之仇。與其國之賊也。傷死父之心。絕臣民之望。不孝莫大焉。且文姜亦無可以歸魯之理。河廣之詩。宋桓夫人所作也。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衞。襄公卽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故作是詩。文姜之罪。較之出母。孰重孰輕。又何以歸。哀姜淫于二叔而殺其子。罪較減于文姜。齊桓殺之。以其尸歸。公羊以爲得伯討之義。然則世有明王賢伯。所以處文姜者當何如耶。朱子於此。殆必有至精至大之義。惜未舉無以知之。而願有以窺其狀也。

父。以爲妻者。子以爲母。父所不廢。子亦不敢廢也。文姜淫於其兄。桓旣知而譴之矣。而猶靦然以受齊襄之享。其爲隱忍可知已。公薨於車。魯人雖知其所由來。而不能明言之。姜猶然桓之妻也。則亦莊之母也。趙氏所謂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御下。此三言者。聖人不能易也。其謂子可以制母者。亦制其從者而已。敝笱之詩云。其從如雲。其從如水。此何人哉。文姜必不能以子身適他國。此則莊所能制。而不制。故魯人嗟而惜之。文姜未嘗親刺刃於其夫。則其事隱。子無讐母之理。豈得不迎而率之。人倫不幸之遇。莊唯有隱然隱痛而已。其能如母何哉。記曰。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獨不云妻殺夫者當如何。假令閭巷之閒。或有此事。有司者治之耳。曾謂妻殺夫。子亦可殺其母哉。至如宋襄之不能返其出母。重父命也。父不以爲妻。子亦不敢以爲母。若文姜則固未得桓之命者。兩事正相反。何得以此例彼。昔齊威王使章子將。章子之母。爲其父殺而埋之馬棧之下。威王曰。勉之。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之父未教而死。若更葬。是欺死父也。章子之不更葬母。與宋襄之不迎出母。皆非魯莊之可得援以爲比者也。雖有齊桓。又何自伸其伯討哉。蓋文姜之與哀姜。其迹固不相似。如欲逆刺隱匿之事。離間母子之恩。則踐蠖之端。陵藉之患。從此興矣。卽令官府治不孝者。亦必親告乃坐。子之生殺繫於父。妻之去留繫於夫。無古今一也。今桓死不及斥其妻。莊立不敢廢其母。爲伯主者。固不能妄與人骨肉事矣。賢讀書能疑甚善。而析義未精。且當就古人之論而熟思之。毋輕議爲也。

問古人稱謂之閒。簡質而等級分明。天子曰王。諸侯曰君。卿大夫曰子。在春秋時。猶未混淆。至孟子而稱其門人爲子。故後人謂世變所趨。賢者不免。此言雖戲。亦紀實辭也。無衣之詩。首章言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次章言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集傳謂其倨慢無禮。誠有然者。夫武公負篡國弒君之罪。欲假王靈以爲重。而言語泄泄。若甚不急此者然。誠王法所當誅也。至首章之下。注曰。子。天子也。則武公雖云倨慢。而斷然降天子之號。而從大夫之稱。殆未敢矣。若以子爲同後世爾女之辭。則自春秋之世。未嘗有焉。小序曰。武公之臣。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其說至爲詳剴。朱子於此特注此句。豈有說乎。

小序謂請命乎天子之使。甚言當矣。然章服非使者所得專也。探其意而言之。則子固謂天子矣。文詞所施。固當有所避就。假如曰不如天子之衣。不如王之衣。則幾鄰於偪上亡等。以王自有王之衣也。故因有使者之可藉。從而子之。此行文之體當爾也。古人於所尊。嘗不敢斥言。晉韓起聘周。而曰。將歸時事於宰

旅。幸旅、家宰之下士也。卽列國相交。其辭命之閒。有稱下執事者。有稱從者。莫不皆然。漢制之不斥皇帝而稱陛下。亦猶是也。故此於嫌疑之際。不敢斥王之衣。而婉約其辭。以爲不如子之衣。於義固無所失。當是時武公方欲得周天子之命以爲宜。而唯恐其不得也。焉敢倨慢無禮。觀其次章云。豈曰無衣六兮。降七言六。若不敢要王之必遂其所請者。六既爲謙辭。而稱子乃疑於倨慢哉。不然明矣。

抱經堂文集卷第二十五

記

吳江嚴豹人二酉齋記 戊申

近代藏書之家。蓋莫盛於吳中。如楊君謙、朱性甫、吳原博、閻秀卿、都元敬、金孝章、亦陶父子。皆著名於勝國者也。流風遺韻。至於今不衰。然非徒慕前人之美名。而襲蹈其迹也。此實關性情焉。苟性情不在是。父不能必之於子。兄不能必之於弟。縱或慕美名而誇紫擧。挾千金入書肆。迷箱累帙。捆載而歸。錦帙牙籤。標緗滿目。而其中之篇脫叢殘。弗之補也。形似聲誤。弗之正也。舊本俗本。弗之辨也。彼書賈者。又工於爲僞。以今爲古。如以震澤王氏之史記。四明陸氏之呂東萊讀詩記。崑山徐氏之經解。而皆以爲宋刻。此猶可言也。至以竄改之爲斜川吳正夫禮部集爲蘇子美滄浪集。舛謬不已甚乎。而其傳錄以行世者。又爲鈔胥所減其篇頁。則終不爲完書。故夫鄴侯之架雖富。君子不許其能藏書也。余往來吳門。知朱翁文游者。藏書甚精。繼交吳子枚士。皆常與之通書無所靳。今又得吳江嚴子豹人焉。其家去郡城百里而近。自其少也。卽以書爲性命。友朋知其然也。往往以秘本假之傳鈔。故自尋常所得外。往往有前人錄目中所未具者。散置之。慮不便於檢尋也。於所居之右。得爽塏潔靜可以爲精舍者三楹。乃還廿年已來之所著錄。庋閣其中。以昔人相傳藏書之處。有大酉小酉也。遂顏之曰二酉齋。既自爲之記矣。而又來乞余

言。知余之有同嗜也。吾聞昔人所傳二酉之藏。不過千卷。今嚴子所儲。已遠過之。乃意方慊然。且冀幸後之所得。容當有倍蓰什伯於今者。是則誠然。然余以爲藏之多也。不若其精也。精矣而復求之不已。安在其能無多乎。曩前余過平望。去嚴子所居僅十里。欲順訪焉。而叩其齋中之所藏者。舟人誑余以一舍之程。有難色。故不果。然嚴子所校之左傳正義。及所梓之左氏賈、服義。則既見之而伏其精矣。虎豹之異於犬羊。不卽一毛可辨乎。顧余之好雖同於嚴子。而業已頽然老矣。然見一異書。眼猶爲之明。思古昔聖賢若孔、墨。猶未嘗須臾廢書。而余何人。顧可弃秉燭之光而不自力乎。楊儀部嘗有句云。豈待開卷看。撫弄亦欣然。此眞愛入骨髓語也。又曰。自知身有病。不作長久計。偏好固莫捐。聊爾從吾意。余今白首鈔書。矻矻朝夕。亦正有自不可解者。因嚴子臭味之同。而縱言及此。更欲就嚴子假一二祕笈而鈔之。其庶幾許我乎。

杭州重建機神廟記 乙未

乾隆年月。吾杭重建機神廟成。里人求文於余。以記其事。杭爲禹貢揚州之域。厥篚織貝。寳與兗之織文。徐之纖縞。荆豫之元纁纖纊並進。由周而來。齊有紈。魯有縞。楚有練。吳有紵。而越亦以羅著。迨河南褚公有裔孫名載者。嘗得機杼之巧於廣陵而歸。以教其里中。自是吾杭所出更駸駸擅衆地之長。而爲天下冠。宋至道元年。始於杭置織務。洎及本朝。因而弗改。享其利者。圖其報。杭人之祠褚公舊矣。旣又推而上之。思報其始爲機杼者。於是復立機神之廟。其神則屬徵君之記。據淮南鴻烈。以爲黃帝之臣伯余是也。廟建自國初。在城之東北隅。雍正中。里人稍稍增拓其制。閱四十餘年。日就頽隊。有吳君通海者。慨焉以爲己任。謀諸同業。擧裒得六千金。撤而新之。再閱春而竣。不戒於火。燬焉。又謀所以興復之。衆愉其誠。輸者畢集。鳩工庀材。聿成壯觀。正殿五楹。中祀軒轅氏。而以伯余、褚公左右配焉。軒轅爲伯余之君。始制衣裳。以大機杼之用者也。其後爲會館。同業祭享之日。飲福於此。又其後祀西陵氏。西陵軒轅之元妃。始育蠶以開機杼之功者也。其前有廡有門。又有臺以奏樂而娛神。此今時所重。以爲不如是。不足以昭事神之虔者也。廟之扃啓閉。朔望香火。以道士主之。其敎之所祀者。別有室使祀之。而更及於土穀之神。開其爲彼而後可責其成於此。凡爲機神計。且可以廣福也。嗚乎。杭人之爲是擧。核以三代制祀之典。雖不必盡符。然於先王敎民美報之指。可謂周詳而篤摯矣。要非朝廷之仁漸義漬。有以返斯民於惇龐忠厚不至此。則神之所以佑吾杭人者。豈有旣哉。說者謂淮南稱伯余始爲衣。手經指挂。成綃網羅。後世始爲之機杼。則作機杼者當別有人。詩刺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則織本婦人之業。不知機杼不用。衣裳何由而成。織之所出。上供國家服物采章。而下被之士庶。非婦功所得專。所以周官典絲。主之以下士。而工有內有外。此久爲男子所有之事。且天地之閒。陰主質而陽主文。女成布而男成帛。以目驗之可信也。斯前記所未詳。故幷及之。是役也。肇自某年某月。歷若干旬。訖功。首事之勇於義。與同業之樂於輸。皆不可以不著。因誌其始末。而備列諸氏名於碑陰云。

旌德縣建登瀛橋碑記 丁酉

舊傳有堯溪水。源出堯山。西南流合於徽水。經縣城北十里。則東徙西達之地也。溪中巨石錯立。舟楫不能徑度。梁以木。當春夏盛漲時。不勝湍激。輒傾欹圮。不可治。取道者必迴遠而後得濟。迨稍降水涸。居人累石爲渡。步容一人迹。猶復惴惴恐陷焉。往來者病之久矣。邑黃氏天一。以三兄弟家去溪旁甚近。本先人子裕府君志。爲創石橋。經始於乾隆三十七年。閱四年而落成。其長三百尺。廣二十尺。高倍之。翼以石欄。寬容堅緻。由是東西行以適四方者。皆便之。更以餘力於東岸建亭。以憩行者。其西又有一溪。源出楂嶺。亦建小石橋其上。施功視堯溪三之一焉。費皆黃氏兄弟任之。不求助於他人。堯溪之橋。命曰登瀛。爲其東直柳山。西接正山之麓。習形家言者有取焉。橋成踰年。而天一之孫朝俊舉於鄉。當其爲是。匪以私子孫也。而食其報獨先。可不謂天道歟。朝俊學於余。請余爲之記。因考其實書之石。俾出其塗者。咸知化險爲夷之所自。且以告邑中諸英雋。當思其名之甚美。翛然偕黃氏子弟。相與從此發軔。以達王路而翔天衢。無負兩翁之斯舉也。

重修紫陽書院碑記 甲寅

吳越書院之以紫陽名者三。蓋皆祀朱子。而因擇士之雋異者。使習業其中。欲其學朱子之學。而後庶幾於所言所行。莫不循循然有法度也。新安爲朱子之鄉。其地有紫陽山。故宋淳祐六年理宗御書紫陽書院以賜。江東之崇祀朱子者。而吾杭有紫陽山。即沿爲稱。禮記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康成釋云。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案今蘇與杭皆近新安。以祀朱子。實與古禮合。杭爲大府治所。敷文書院。中丞領之。而紫陽與崇文皆前任鹺使之所倡建。鹺商相與踊躍。以襄厥成。蓋鹺商多來自徽郡。實古之新安。其子弟又許其別籍商籍。與土著者一體考試。故皆樂於順上之指。而不由於強勉。我朝康熙四十二年。鹺法道岑溪高公熊徵。始建斯院於紫陽山之麓。初名紫陽別墅。後乃正名曰書院。至於今八十有餘年矣。中間雖小小補葺。而皆約工省費。至敝壞不可治。文弨以乾隆己亥。忝主講席。越明年。遂主紫陽。覩危樓之將壓。常凜凜焉。去之一周星。以爲必改作矣。乃僅交午枝柱。苟且目前。以徼幸於一旦之可無事。上之人以無與乎考成。而未嘗一留意。即或慨然有興舉之思。而慮請之容或不得。又總總慮經費之無從出也。以故玩時愒日。遷延以至於今。往來觀者。徒歎息於前人有美政。而後人莫之繼。爲可惜也。適歲在癸丑。長白阿公奉聖天子新命。來爲兩浙江南都轉鹽運使司鹽運使。蓋改舊鹽法道而正以使名。并特設督理鹽政一員。與兩淮埒。即移兩淮長白全公以蒞之。全公素知公強幹有爲。故於所請無不聽。公之居是職也。實能仰體上之德意。清以律己。勤以蒞事。緝私平征以卹商。而循名責實以造士。覩兩書院之久不治也。請於全公。斥鹺餘若干金。大爲修葺。不歸之縣有司。而專委屬吏之能者。日往監之。公亦不時至。以察工之勤惰。而董其成。於是腐者易。欹者正。缺者補。隙者完。磴道之犖确者。爲平治之。相其高下。爲之欄檻。使無失足焉。若門若窗。皆可以啓閉矣。若庖若湢。皆足以容受矣。堊者。黝者。丹雘者。咸得其宜。於是望之巍然。即之煥然。士之來肄業者。咸欣欣然有喜色。罔不亟思振作。以仰副樂育之盛意。蓋士氣亦爲之一新焉。蓋嘗論之。內與外實相因而互資者也。故衛武公之爲懿戒曰。灑埽庭內。斯干之

詩。言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君子乃可以攸寧焉。昔子路之治蒲也。夫子入其境而見草萊甚辟。入其邑而見牆屋完固。稱其善焉。蓋即此可以驗衆事之不苟。如斯矣。兩公不以文弨爲不肖。聘主紫陽教事。樂觀盛舉。思有以紀載。而監院東君向榮。又率諸生以來請。安敢以不文辭。爰即進諸生而告之曰。爾等之來學於斯者。旣足以安其身矣。亦知所以治其心乎。夫屋之傾欹。徑之榛蕪。夫人而知其不可矣。獨於心而顧可安於不正不治乎。今諸生中。能文之士不乏也。然或狃於佻達之習。慢易之風。而不知變革。其有害於處躬之體實甚。今公之有斯舉也。豈徒爲美觀哉。蓋即教以治心之學也。夫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而德性問學兼盡者也。諸生勉勉焉。是則是效。體斯立而後用有以行。安見醇儒名臣之不由斯出乎。余非能言者也。朱子所爲學記者具在。率皆切要之論。盍反而求之可乎。是說也。實推廣公所以造士之意。而公之盛美乃益彰。吾知崇文亦必有繼爲紀載者。文弨在紫陽。故第就紫陽以爲之記云。

麗景校書圖記 辛亥

乾隆丁卯之夏。天子居圓明園。命選翰林十人。中書十人。校錄唐李善所注昭明文選。以備消燕之覽。於是即張相國園而開館焉。麗景者。園之軒名也。厥構宏敞。通流環繞。匯於軒前而成池。池多植荷。時方花。架木爲橋。通南北道。橋之南山徑迴複。樹木蓊雜。園故名也。園。康熙時明相國之所築也。後獻諸朝。賜文學近臣退直居之。園之勝。尚未能偏觀也。所選二十人者校書軒中。上命大官具食。尚方給筆札。頻遣中貴人攜瓜果及荷藕香佩諸物。分賜諸臣。上所賜。唯瓜果爲非常賜。非大臣及親近者。不易得。而今咸以小臣拜賜。且訖事月餘。賜凡四五。斯亦遇之至榮者已。前輩錢赤岸先生。性愼審而多聞識。夔然爲中書領袖。選與茲事。文弨時亦從諸君子後。移席近先生。先生校勘精審。孜孜不倦。然諸人或各行其意。先是中使宣上旨云。爾等俱是有學人。若書內謬處。皆當改正。而大臣恐或蹈妄改之咎。又私相戒約。并灼知其謬。萬不可輕改。以故明達之人。多務更正。愼重之士。憚於改爲。予因知事無大小。總其成者爲要也。大官年高事繁。必不能復究心於文墨之事。安得如先生者。合衆長而折衷之歟。書成。又錄考證二冊進呈。上命分置各卷之後。并書校寫者銜名。其冬又召諸臣入乾清門。至懋勤殿。命各鈐小印識之。上自爲之序。其書已裝潢成帙矣。書之前貌聖容焉。先是進呈之日。又人賜紗葛各二端。文弨欲爲文記之。尚未成也。今先生榮君恩。寫之爲圖。以文弨之亦與其事也。屬爲記。嘗考古者有寫書之官。校讎之司。其事鴻而弗舉。於今乃復見之。禮意加隆渥焉。先生適當其盛。將之以勤恪。誤則正。疑則闕。不牽於異同之論。可不謂賢乎。自是役後。有謂細事不足煩聖慮者。於是凡有校寫。皆歸局於武英殿。大臣監理之。外饔供其食。書成。請旨賞賚而已。文弨亦一再與焉。迴思昔日與先生在軒中散衣帶時。水風清暑。花香襲人。珍賜頻仍。中使絡繹。此境何可多得。況四五年來。此二十人中。已有化爲異物者。其仕於四方及歸其鄉者。又有之。今先生又將歸矣。撫卷之下。不勝慨然。他日從先生於明湖之濱。縱談舊事。再出此圖。其感歎又將若何也。因具錄其姓名於左。翰林十人。王錦故外 王居正休致 朱佩蓮丁憂 湯大紳休致 王際華丁憂 歐陽正煥。蔣元益。徐開厚故 許蓀改外 馮秉仁告假 後又益一人曰溫敏。中書十人。張敬業。劉大佑故 祝維誥。

眭朝棟。程祿。顧廷曦。皆假金壇毛永燮先生名在培。與文弨共爲十八人。收掌則侍詔吳自高也。乾隆辛未。除夕前一日書。

張荷宇大任夢母圖記 庚午

始余未識荷宇時。有客持一卷文示余。卽荷宇自敍其夢母事。其言悲。惻乎不忍卒讀也。異日有介友人來余門。請受業者。詢其姓名。卽夢之夢母者也。因又見所爲圖。圖自當世公卿大夫。下至韋布之士。亡於言者。咸嘉其至性異感。相與詠歎其事。荷宇悉取而綴於圖之後。余亦五歲失母。此情人所同也。感荷宇之事。而因爲記之。荷宇生十月而喪其母。及有知。卽時時念母不置。彌久彌篤。哀其身不能一日事乎母也。哀母之言語動作。亦未能識也。荷宇。香河人。嘗南遊而度。至乎錢塘。夢母來前。夢中卽知其爲母也。既覺。乃嗷然以哭曰。此眞吾母也。母胡爲乎使我至今日乃得見也。母又何去我之速也。母其可使我繼此而得見也。於是卽夢所見爲之圖。此圖、吾不之見也。今之圖。吾見之。則其夢母之境而已。余因語之曰。夫人精誠所感。無幽明死生之隔。此理之可信不誣者。況子之於親。其喘息呼吸相通。本無有閒之者乎。人死則形亡。形亡則氣散。而有不散者。在其精神。卽附麗於其子孫之身。故先王爲之立廟以聚之。祭祀以事之。笑語嗜好以思之。於此於彼以求之。又非徒此也。一出言而不敢忘。一跬步而不敢忘。故孝子之事父母。終其身。非徒終父母之身也。今子之母不幸蚤歿。然子在。固不可謂亡焉。夫自香河以至錢唐。三千里而遙。子之母生時。固未嘗至其地也。而胡爲於此而夢。於此而夢者。子之所至。親亦至焉。然則子之身。親之身也。子求所以不死其母者。其必有在矣。

蔡施秉守城記 戊戌

雍正十三年。貴州古州苗作亂。諸苗響應。破黃平州及凱里、巖門諸城。乘勝東下。施秉縣適當其衝。遂蜂擁薄城。時平靖日久。兵屯多併省。今縣治乃故偏橋衛也。去衛治九十里許。先是。奉文補理苗疆。大吏案舊地圖。不知縣移治本末。猶承前謂距台拱大將屯駐處道里近。遂議省舊所設游擊員。并其兵盡撤焉。而施秉遂無守禦之備。雍正十一年。上元蔡君謹來知縣事。謂地荒遠。民苗雜居。備不可弛。言於大府。請仍設武員鎭守如舊制。大府難之。而未卽行也。邑無城。君亟城之。至是而逆苗之亂作。民卒聞有寇。惶駭欲逃。君亟招集鄉勇。合家丁僅百餘人。授以兵。練習之。令登陴固守。鄰邑民來奔者。內而安輯之。擇壯者令相助者。扞禦。夜然火城上。徹明。城有水門。賊使其黨潛入爲內應。獲之。得其謀。取大板布釘。塞其處。苗人黨跣足。乘黑夜入。輒爲釘所刺傷。賊射火箭入城。城內多草房。君有備。火不得燃。城西有半山。君恐爲賊所據。得形便。城必危。帥勇士先據之。苗女有習妖術者。佩符張蓋。舞鐃槍前衝。左右號端公者爲翼衛。禁矢使不相及。君取雞犬血厭之。設伏以待。大破之。黔地苗窟穴多。乘釁相挻而動。官兵分道剿撫。敕不時至。自夏涉秋。凡九十四日。大小三十七戰。逆苗始散走。城賴以全。總督張公廣泗。以其功入奏。擢大定府通判。未赴。率撫勦鎭遠等處。災道病。仍還施秉。以乾隆元年九月卒。民爲建祠立碑。君所建城及橋梁。民皆以蔡氏之。今上嘉保城功。賜子襲蔭國子監生。

舊史氏曰。余客金陵。君之里也。聞君之先本和州人。少孤。隨母育於外氏。遂家上元。令其習藝。謝不能也。見塾師課童子書。則聽之。少長。遂能文。勇力亦過人。通技擊之術。嘗手搏武人之害鄉里者。莫敢抗。罷止首科聚於鄉。君文吏耳。而有武功。其兼材信素具也。抑古之儒將著名者多矣。尙不足爲君異。若乃糾率市人而與之共處危地。卒非素練。器非素習。岌岌乎不可終日。而卒能轉危爲安。民免糜爛之禍。則由君之見幾早。備事豫。堅城屹然。故可依以爲守也。是君之功。故當在此不在彼。君里後生顧淞學於余。能言君之事。君字經由。且云。君之子今與其母居三山門外。屋數椽。以賣鍋爲生。則又可爲太息者矣。

記烏程袁孝子刲肝事 乙卯

烏程有刲肝以療母疾而愈者。邑有司與其鄉人咸稱曰袁孝子。孝子名昌齡。事在乾隆四年。距今五十有七年矣。當刲肝之時。孝子年已五十有二。其母年七十有一。夫禮五十不毁。哀過而毁。猶爲不可。況可重自毀傷。蹈必死之途。而徼幸其或一濟乎。且偏考諸方書。無有人肝可以愈疾之說。而孝子之事。又相傳有神奇恍惚之談。儒者難言之。然其事炳炳誠不虛。孝子深自韜晦。并其子亦不使聞知。乃事卒暴著而不可掩。嗚呼。豈可謂非天哉。今名已載郡志。其曾孫沂以志所書尙略。其父秉鈞在日。嘗輯其祖。撰有事實一篇。欲乞有道而文者以銘諸墓。終於齎志以沒。彌留之際。呼其子沂而命之曰。必無忘而祖而父欲求所以表章其親之苦念。沂懷之又十有四年。家貧業醫。不能出而與士大夫遊。又諸老有盛名者。皆已前死。促促乎不知所向。聞人言文弨尙能爲紀實之文。不苟譽人者。介其友楊君傳九以請於吾友嚴子久能。而展轉以達於予。予雖不能繼諸老之後塵。然於發揚潛德。敦勵風化。亦竊有志焉。遂不辭而書之。方母之疾也。孝子婦已前死。當時炊爨飢渴之節。及一切煩辱之事。褻媟所任者。皆孝子親執之。至是醫。療百方卒無效。病且殆。彷徨無措。昏闇中若有告之者曰。服人肝湯。疾可瘳。顧人肝安可得。忽念己生之年。歲在辰。辰龍屬也。得非神命我刲肝乎。乃潔誠虔禱。夜半扃戶。以刀刲胸之左偏。深寸許。以指剟取。中熱如沸湯。不得入。昏暈而倒。旋似有趣之起者。蹶然創處肝已突出。遂割之。作湯以進。疾良已。人無知者。越數日。近出過橋。失足顚於橋下。創裂幾絕。子宗耀疾作抱持歸。解衣見胸次束以帛。血斑斑然漬其上。猶新。詰之不言。又涕泣固詰。始言之。予亟延醫。用藥敷治莫效。夜又有若告之者曰。服藕汁可瘉。如言而創始合。終戒家人勿洩也。然醫者已出語人矣。人人以爲異事。更相傳播。令甘泉羅君愫聞之。親式其閭。列狀聞諸臺。咸有優獎。唯格於例。不得旌。他日人有訟其子不孝者。有司訊於市。延孝子設几坐。指以示其子曰。此刲肝袁孝子也。居同里而不知所效邪。杖之。孝子爲憮然不寧者累日。越十二年而卒。其母後一年乃終。子一人。卽宗耀。孫四人。長卽秉鈞。傳其祖事實者也。沂能謹識其父之遺言。久而不衰。其人亦有足多者。今非以久無所用銘。沂以傳爲略。傳之體故不能詳也。余乃徇其請而爲之記其事。庶辭不嫌於繁瑣云。

舊史氏曰。自明以來。刲肝割股之事。皆旌例所不及。以非事親之常道也。然閭里之民。天性篤摯。當其至誠激發。非有所慕效而中情所迫。不自顧慮。更何有於區區之名。是雖不可以爲教。而君子亦必從而識

觀之。且藥稱道之。使人皆可以一自發其本然之良心。則何嘗不有益於風教也。烏程一邑耳。百餘年間。刲肝者有三人焉。康熙初年有閔茂元。越四十二年有陸國棨。又三十三年而袁君復繼之。是皆不滿其赤子之性者也。嘗聞唯至誠爲能成神。傳袁君之事者。謂有鬼神以陰相之。其理亦不可謂無。今因袁之名。志俱載之。而陸何遺。因并牽連書之。以告後之修郡邑志者。

抱經堂文集卷第二十六

傳一

楊文定公家傳　丙申

楊公、名名時。字賓實。常州江陰人也。少嚴重有局度。不爲事物倉猝搖動。以諸生應鄉試。主司以性理書發策。未之習也。歸而求其書讀之。朝夕尋繹。由是得聖賢門徑所從入。篤志實踐。卒爲完人。康熙三十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座主李文貞公、理學爲儒者宗。門下士數百人。獨深契公。常以正學相期。公每從質問。所得日益進。散館授檢討。充明史纂修官。聖祖特召對。充日講官起居注。旋命提督順天等處學政。先是居此任者。率宮坊以上大僚。聖祖用文貞薦。以公清介有學術。故特用公。實異數也。公每接諸生。必開誘以立志居敬。致知力行之道。不專文詞。見官屬一依儀制。不肯少假借。保定知府故違成例。不錄河間左衛童子送試。屢爭論之不可。劾罷之。未期年。士習丕變。聖祖嘉之。賜以宸翰。擢侍講。會有以蜚語上聞者。謂公外釣公清名。實則與巡撫比。巡撫信公言爲黜陟。故屬員競致賂遺於公。是時直隸巡撫即李文貞也。將代。適有武生犯蹕事。聖祖不深譴。命往江南防河。公辭去家近。即迎親侍養。總河張公鵬翮知公實廉貧。唯委以往來稽察之事。公盡瘁不辭。遭丁內外艱。服除。仍往河工効力。五十二年召還入直南書房。時令陳說經義。校御纂周易折中性理精義諸書。逾年命充陝西鄉試正考官。公雖受召。然未自陳。吏

部補官。例不與闈列。此亦異數也。甘肅寧夏地處邊。士子試卷。別編字號取中。是科佳卷多而限於額。特疏請加中一名。從之。直內廷三載。未請補官如故。五十六年。聖祖特用爲直隸巡道。諭曰。欲試爾民事也。時直隸尚未設三司。以巡道主刑獄。兼驛傳。案叢事猥。吏因緣爲姦。公至釐革殆盡。聖祖聞其政聲。謂大臣曰。楊名時不特是清官。實好官也。五十八年。遷貴州布政使。明年冬。擢授雲南巡撫。值西藏用兵。大師取道雲南。留屯以待進止。乃建屋百數十間以處之。民用不擾。凡犒師皆計里給直。師還倍加餉餽。馬道死者兵當償。爲奏免之。滇民輸兵糧有遠運之苦。奏請兵少米多之處。折銀徵解。舊丁役久不均。戶絕田去。有歸併而無除減。故或以一人而兼數丁。名曰子孫丁。民不勝其累。多致逃亡。又民納糧之外。加派甚多。名曰公件。銀歲不下三四十萬。數反倍於正額。公請均丁於田。而減公件歲入銀爲十一萬有奇。勒石曉諭。民困大蘇。滇地多產銀。官收其課。久之礦衰。而課如故。司事者以缺額能官究追。多視爲畏途。公以礦有王有衰。請以道員一人總理各廠。使贏絀得以相補。若武定之獅子廠。楚雄之廣運廠。及臨安新開之華祝箐廠。皆費多利少。請封閉。在任凡七年。利民之事。次第舉行。民苗罔不悅服。世宗嗣位之初。賜以聖祖遺物。且諭曰。爾在官。歷任有聲。朕所稔悉。復御書清操夙著四字以賜。且止其入覲。雍正三年。加兵部尚書。復授雲貴總督。四年。進吏部尚書。仍管雲南巡撫事。先是。有旨不許公摺子奏事。既而諭公曰。前因人有萋菲之言。偶失於舒究耳。今已釋然矣。令摺奏如初。大理府洱海。滇中巨川。其尾爲沙石壅積。民數被水患。奏請疏浚。并立期五年一修。費皆官出。後人奉爲式焉。坐奏稿疏內敍入密諭。削尚書職。仍管雲南巡撫事。六年。有人奏公與臬司江芑通同欺蔽。世宗命湖南布政使朱綱來代。且遣刑部侍郎黃炳來會鞫。綱又以循隱廢弛。劾罷公職。訊鞫日。士民洶洶數萬人集門外。綱雖吹求百端。亦終不敢加公以刑。既訊無所得。則以曾受饋規銀五萬八千有奇擬罪。核其數限一年全償官。此蓋公於元年即奏明取以給公用者也。讞上。世宗特從原宥。公不敢遽歸。留滇七年。唯以研經講學爲事。今上初即位。述先帝遺意。召公。乾隆元年二月。公至京師。授禮部尚書。兼掌國子監祭酒事。又命授皇子讀。兼入直南書房。此皆治化根本所在。公生平志學。於是得展。五日一至太學。升講堂。就經傳中提綱挈領。示諸生以爲學之要。謂學以希天也。天德誠而無妄。一仁之流行也。故必純於仁。斯而之誠。其功則在敬以直其內。義以方其外。蓋乾耆皆誠之象也。坤爻盡敬之象也。敬以直義。義以敬行。人本天而親地。故體坤斯有以合天。其要必自闇然爲己。以爲默契天載無聲無臭之基。不易世不成名。遯世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憂則違。此天德之藏於密。而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故易爻論語皆首發其義焉。有聖學斯有王道。乾元始萬物。利天下。而相忘於不言。故論聖德以無名爲至。論從政以不貪爲美。公與諸生講論經義至多。其大指不出乎此。又薦經術之士莊亨陽、秦蕙田等七人。分主教事。吏請循舊纂輯書。俾士子得肄習。監中齋所有經史版刻漫漶者。俱請修補。所奏多見施行。雍正末年。黔中苗亂。殺掠內地民人。連年用兵征之。公深知其弊。上疏陳綏定苗疆方略曰。馭夷之道。貴在羈縻。服貳之方。務彰誠信。從未有怨毒猜嫌。而能長久寧帖者。貴州一區。多與苗疆接壤。生苗在南。漢人在北。而熟苗居其中間。受顧直爲漢人傭。相安已

久若生苗則本在深山密箐之中有熟苗為之限隔常與內地兵民以相錯雜故生苗亦絕不敢萌窺伺之端自開拓苗疆之議行於是生苗界上咸屯官兵欲漸據其土地干戈日尋而生苗始不得安其所官兵屯營之地多在高山水泉渴乏百物不通民運糧至山下官兵接運上山尚有二三十里之遙勞苦艱悔妻孥隔絕而官兵亦不得安其所百姓改折色為見糧又責令運送費用數倍終年不息且每被鈔掠而百姓益不得安其所至熟苗之苦更有甚焉無事則供軌運力役用兵則為嚮導前驅軍民待之如奴隸生苗狹之若寇讎官兵勝則生苗乘間鈔殺以泄忿生苗勝而官兵又混行屠戮以冒功此熟苗之所以愈不得安其所也竊念開拓苗疆本欲登斯民於衽席而乃致官兵百姓生熟苗民人人有赴湯蹈火之慘將何為乎其速禍激變約有兩端苗疆本未寧謐而地方官遽言人盡扞誠請加賞賜生苗得賞者二三不得賞者七八失其本望惡能無叛加以熟苗勞重累深全無賞賚愈增怨憤因而勾結生苗作亂以至不可禁禦又從前開疆拓地止及古州清江等處而台拱地方猶在化外自有司迎合邀功輒云台拱苗民願獻其地以為官兵安營立汛之所上官不察遽議駐兵而台拱生苗遂將官兵圍困經兩次遣兵救援悉皆覆沒遂至侵軼內地內地之兵太半牽調移駐苗界致使苗人得以乘虛而入無處不被蹂躪聞有就撫熟苗又被武臣擄戮貿其妻女以入私橐其脫逃者歸告徒黨賊志益堅人懷必死多手刃妻女然後抗拒官兵以致鋒不可當敗衂屢告百姓流離死徙不可勝計計今奏報者必以苗民殄滅殆盡難民復業過半苗疆不日底定為辭然以臣計之義有未可全信者從來用兵之策不過曰剿曰撫而已今欲剿則山勢陡絕一線僅通一人據之百人難上即或乘其不備奪險而進而苗人本無屯積相率潛竄而走官兵熟視其去莫可誰何此剿之所以難也若欲撫之則苗民積怨已深且謂如前見誘俱懷疑懼加以有險可恃非萬不得已焉肯輕就羈縻此撫之所以難也為今日計唯有下愷切之詔布寬大之恩棄苗疆而不取將重兵還駐內地修築城堡於要害處所俾民有可依兵有可守賊來則互相應援協力剿捕賊去則分兵撲滅勿事窮追再明懸賞格有能擒縛首惡投獻及所犯本輕而率衆歸順或鄰近苗人奮勇殺賊驗明首功者皆給予土官世襲分管其地熟苗則加以撫綏勿使為生苗所刼掠為官兵所蹂躪如此調劑生苗得所棲託熟苗又苟生全自當俛首帖耳抒誠向化若因循粉飾臣恐兵端不能遽息糜餉勞民終非柔遠寧邊之善策也疏上政府頗有異議上獨是公言時內廷翰林余楝丁母憂給假六月公奏請令其終喪以盡子道并言翰林梁詩正服尚未除亦應緩其行走又奏請增定順天及江南陝西三歲解額其造辭陳奏者尚未由悉聞也凡考試衡校之事上皆以命公其教習庶吉士也命下於進士未選入館之前公手定教規排日至館訓迪不倦七月充纂修三禮副總裁時已嬰疾矣入謝上覩公顏色顑頷諭加意調攝出猶詣太學偏歷六堂敦勉多士疾寖劇上遣醫視給藥少閒口授遺疏以治化方新聖功惟健行不息聖德必日進無疆為言語不及私以乾隆二年九月丙戌朔薨年七十有七上聞軫悼賜白金千兩治喪遣官祭奠加贈太子太傅入祀賢良祠諡文定公孝友醇正其於聖學實能以身體之不徒見於辭說之間故自承學之士以及武夫隸人苗童夷婦咸尊信悅服無異辭即勸

婁中猶稱公為科甲中之領袖又云媕婀齷齪以取媚於民推問之下猶稱引詩書無異常日即此言亦可見公之為人也公於諸經皆有講義近詔求遺書其家始錄以進門人皆輯公說經之言為易義隨記八卷詩義記講四卷先已版行其詩文雜著尚未編輯公無子以弟之子應詢為後二品蔭生例當得部主事家居不謁選孫敦裕敦厚皆縣學生敦裕謹飭好學早卒

論史氏曰公躬行實踐人也不以文辭名然義理充盈乎中凡所流露自成文章余嘗讀公序徐霞客遊記兩籍而歎大儒之言無在不引而之正為足以垂世而立教也誠為聖功之本周子切指之公從而演繹之迹其出入內外顯晦禍福無一非誠故能受二聖非常之知遇積久而道彌光今距公之歿已四十年而所聞四方士大夫之口猶翕然同聲曰賢嗚呼此豈有絲毫假藉耶宋司馬公入相未久而殂公登朝亦未及朞而殞乃其誠亦極相似然而公之學為較純矣

候選主事蒼巖楊府君家傳　庚子

君諱應詢字蒼巖常州江陰人楊文定公之子也先世詳君考傳中文定公以進士起家歷中外誥授光祿大夫禮部尚書贈太子太傅予諡入祀賢良鄉賢祠當世所推理學名臣也公艱於得子康熙五十五年聖祖仁皇帝垂問及之公奏云臣弟應賓生楊名世今年可望舉子即以為臣後君果於是年生命名蓋以此也本生考聖翼府君後任泰興縣儒學訓導君幼即隨文定公官滇南追公開居行館躬自訓講性理諸書與安溪李文貞公之所著述欲盡傳其學君一生行己處事實本於庭訓居多雍正元年覃恩授二品蔭生時方七歲蒙上御極召公入覲君奉母劉太夫人歸里公卒於位君終身以不及視含斂為恨乾隆四年服闋引見以部主事用因太夫人年高乞終養太夫人年躋大耋始卒君亦有小恙訖未就選然君雖未服官其隱造福於鄉邦者甚夥當歲在乙亥邑大饑明年春又大疫令周君岐倡議振濟以其事屬之君君悉意籌畫凡平糶饘粥施藥施櫬皆井井有條所全活者甚衆督學李公因培振興文教以暨陽江書院狹隘於養士之道未備以君衆望所屬與相商榷勸紳士有力者捐輸且擇老成者董其事於是增房舍厚廩餼購經史學者彬彬稱盛焉即今暨陽書院是也漕米倉舊在城內有圖改建以漁利者誑縣使移建南關外君聞之力爭謂倉建城內官易稽察近接水次船便轉般民居環護啓閉謹嚴四鄉輸納遠近適均官民相安歷百有餘載明季曾移城南旋即燬廢況地當潮汐之衝糧船每遭撲損於公私皆不便當事韙其言得不徙令蔡君澍以樓霞菴為明典史閻公應元殉節地於其所立祠并祀同時守城殉難之典史陳公明遇後令劉君新翰又置有祭田無賴子利其入欲毀祠仍為菴因勢甚熾君激於義與邑生員趙曦明并力訟官幾為所陷而終得直復念祠中尚有佛像及今勿撤則二公若寄既非所以明崖且後患亦未可杜因并聞於官俾僧移去兼增祀訓導馮公厚敦額為三公祠皆同時殉節者也凡歷三政而後大備於是祠之門庭堂廡煥然翼然招道士守之每春秋二祭必躬造祠中敬謹將事其勇於為義始終不懈如此文定公研窮經籍凡有所得輒筆之然未有成書君廣為搜緝成易詩四書劄記講義程功錄等上之錄入四庫中其家庭庸行可無述也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六日

卒。年六十有四。娶劉安人。卽太夫人姪也。子二。長敦裕。邑庠生。先卒。次敦厚。邑庠生。女四。長適太學生武進謝寶璐。次適府學生無錫華廷模。其二皆夭。敦裕無子。敦厚子玉衡爲之後。實承重云。

贊史氏曰。暨陽書院之新建也。余承學使錫峯李公之聘來主講席。見君之所規畫。咸中法程。君數過余。厚余甚至。後余縱昏於君從兄之季女。亦君所爲慫慂成之者也。君容貌溫溫。至其析義利。辨是非。則偘偘鑿鑿。不少依違。一邑之正人。皆倚以爲重。不愧文定公後人。乃其家嗣亦沈靖嗜學。而先早折。君之病亦以是惡夫。古人嘗慨居其位不得行其道者多矣。君雖不仕。其所爲實與古之循吏無異。余之傳君。亦庶幾無溢辭焉。

黃河同知蔣君家傳 丁丑

君蔣姓。諱新年。字東郊。奉天鑲藍旗人。家世自有傳。父諱國正。鳳陽府知府。有治績。舉四子。君第三。鳳陽公卒官。放散官錢不能償。公弱冠。獨身任其事。留鳳陽五歲。事竟乃得歸。君素習吏事。以貲當爲縣令。乃請往河工自効。歷三年。以勤幹聞。繼河故大學士嵇公深器之。初署山東管泉通判。旋實授泇河通判。又遷沂、郯、海、贛同知。防修禹王臺。竹絡埧諸險工。地處僻左。少車馬運竹石。不時至。前任率以是收去。君訪知有小車裝私鹽夜來者。且百數。不可制。制則出死力以拒。鹽又往往苦乏。君輒以便宜任其豪。聽其輸鹽。而籍其車以運。又夫役有受雇而役不中程者。君亦不急繩之。於是利得錢。來受役者益衆。事遂集。逾年。擢黃河同知。河出曹、單閒。易潰決。君精誠以爲民請命。水之溢而出者。旋成引河。憲皇帝特命致祭河神。答靈貺焉。明年水大至。民兇懼。君禱神願以身殉。立危隄上。隄震動有聲。水盛怒。如有神物助持。君踊身入河。見者無不驚泣。會救者衆。乃免。水亦頓卻。衆爲立碑。碑在今曹縣之堌堆樓。卽當日之投身處也。君行視隄岸之庳薄者。與當水衝者。亟命修築。工訖而嵇公已去。後代者與君郤。乃援用官錢罷君。於是時年三十有六。貧不能償。以故一斥終不復起。而君亦絕不介意。先是。望魯館舍後有隙地。切臨陂塘。西接平蕪。東環郡落。烟波雲樹。參差掩映。君樂之。增築小室其上。見者皆以爲若舟之行水也。因顏曰寄天一舫。而自寫其號曰虛舟。至是以官錢未償。不能歸。三年留之。吟諷歗傲。不知身世之阨塞也。君在鳳陽。所交皆知名士。年雖少。已學爲詩。罷官後。乃壹意覃學。嘗取漢書至王尊傳。與己事相類。感而賦之。君之誠心爲民。發於自然。固非規規襲蹈古人之成迹。於斯見之。君後又僑居滄州。聞卒於獻縣。年五十。在錢終未償。所司以盡絕告。乃免。有六子。皆貧。其名錦者爲諸生。從予遊。紀君事於倫常之閒。亦多有可稱者。

論曰。昔傅炎父子治縣。並著奇績。人稱其有治譜。君之父爲虞都。爲永安。爲鳳陽。所在著稱。以此知君之稟承也有自。然鳳陽治民。而君則治河。其事不盡同。而君乃能使曹、單之民。久而戴君。方解組時。經單父城。父老擁車爭問起居。君亦自異。以爲昔日車騎旌旄之迎。不若也。越二十年。君之子過曹魯。老人道君事。納重大息曰。公所爲利於民。不利於身。然則職任雖殊。其誠乎爲民者。未嘗少異。不然。何以得此於民哉。

抱經堂文集卷第二十七

傳二

孫文定公家傳 辛丑

公諱嘉淦。字錫公。號懿齋。太原興縣臨河里人。姓孫氏。先世自代徙。曾祖諱守意。未仕。祖諱世蕃。以貢生知江西崇仁縣。縣有劇盜羅漢七。阻西山。聚衆數千人。設方略禽獮之。境賴以安。父贈光祿大夫。諱天績。生四子。公行三。家貧。耕且讀。嘗上山斧薪。值大風雪。斧落厓閒。緣跡手探之。幾至僵仆。卒不挫其志。康熙五十二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聞母原夫人病。乞假。不待報歸。母旋卒。服闋復官。世宗憲皇帝卽位。命臣工皆得上封事。公以言事見知。憲皇帝嘗指以示九卿曰。朕卽位以來。孫嘉淦每事陳奏。可謂直言極諫。朕不惟不加怒。而反加恩。汝等臣工。當以爲法。以國子監司業命提督安徽學政。遷祭酒。仍留安徽。年餘。調順天學政。奏革一切供應。蒙恩賜養廉歲四千兩。并賜西城官房七十餘閒。爲考校京邑生童之處。歲滿受代。莅祭酒任。公先爲司業時。卽上言人才出於學校。而科目但取文藝。無裨於身。宜令天下學政選拔諸生貢太學。使九卿舉經明行修者任助教。一以經術造之。三年考其成。舉以佐用。時方急西事。未行也。至是與同官鄂公爾奇復上言經術必可成。人才必可得。今入學者多。必別置學舍以居之。支帑金以贍之。教成。宜分等敍用以示勸。世宗允所請。令戶部歲給六千緡。賜官房三百餘閒。今所

謂術學也。公嚴立課程，五日一會講，一時經術稱盛焉。署順天府尹，奏請立法以平米價。贈公卒於京邸，恩賜銀一千兩爲喪葬費。公欲長留君恩，乃竭家貲營葬，而以所賜建宗祠，置祭田。服末闋，以順天府尹召晉工部侍郎，奏請各工程宜定成式，以頒示天下，而天下之物價與輓運費宜先令報部，嗣後核銷，遂無駁詰稽滯之患。遷刑部侍郎，兼辦吏部侍郎事，府尹、祭酒皆如故。以引見國子監教習人員不稱旨，逮獄。世宗旋宥之，且知公不足疑，命在銀庫行走。時果親王總庫務，意公既貴重，驟遭譴降，或不親事，偵知不然。既又有人言公以輕兑邀譽者，公先以所兑別貯一所，至是王命取以比較，皆中程，以是益重公。河東鹽政有積弊，世宗命往署理，不數月，隨弊悉除。今上即位，召至京，授吏部右侍郎，擢都察院左都御史，仍兼。公上三習一弊疏，其略曰：臣以至愚，荷蒙皇上隆恩，畀以風紀重任，日夜悚惶，思竭愚夫之千慮，而每月以來，捧讀聖諭，剴切周詳，仁政皆已舉行，臣愚無可更言。所欲言者，皇上之心而已。皇上之心，仁孝誠敬，明恕精一，豈復尚有可議，而臣猶願有言者，正於心無不純，政無不善之中，竊鰓鰓私憂過計，而欲預防之也。今夫治亂之循環，如陰陽之運行，坤陰極盛而陽生，乾陽極盛而陰始。事當極盛之際，必有陰伏之機，其機藏於至微，人不能覺，而及其既著，遂積重而不可返。此其間有三習焉，不可不慎戒也。主德清則臣心服而頌，仁政多則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海謳歌，在臣民本非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熟於此矣，耳與譽化，匪譽則逆，始而匡拂者拒，繼而木訥者厭，久而頌揚之不工者亦絀矣。是謂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能則下愈畏，趨蹌諂脅，顧盼而皆然，免冠叩首，應聲而即是。此在臣工以爲盡禮，然而人君之目則熟於此矣，目與媚化，匪媚則觸，故始而倨野者斥，繼而嚴憚者疎，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謂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敬求天下之事，見之多而以爲無奇也，則高己而卑人；慎辨天下之務，閱之久而以爲無難也，則雄才而易事。質之人而不聞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見其所失，於是乎意之所欲，信以爲不踰，令之所發，概期於必行矣。是謂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既成，乃生一弊。何謂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今夫進君子而退小人，豈獨三代以上知之哉？雖叔季之君，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賢其臣，孰不以爲吾所用者必君子，而決非小人？乃卒之小人進而君子退者，無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獨，才則小人與君子共之，而且勝焉。語言奏對，君子訥而小人佞諛，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則與目習投矣。即課事考勞，君子孤行其意，而恥於言功，小人巧於迎合，而工於顯勤，則與心習又投矣。小人挾其所長以善投，人君溺於所習而不覺，審聽之而其言入耳，諦觀之而其顏悅目，歷試之而其才稱乎心也。於是乎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於小人合而君子離，其患可勝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習爲之蔽焉。治亂之機，千古一轍，可考而知也。我皇上聖明臨御，如日中天，豈惟並無此弊，亦並未有此習。然臣正及其未習也而言之，設其習既成，則或有知之而不敢言，抑或言之而不見聽者矣。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願言皇上之心也。語曰：「人非聖人，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人豈無過哉？唯聖人而後能知過，唯聖人而後能改過。孔子謂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文王視民如傷，望道如未之見。是

故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人不知也；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也。欲望人繩愆糾謬，而及於其所不知，難已。故望皇上之聖心自懍之也。返之己而知其不足，驗之世而實見其未能，故常欲然不敢以自是。此不敢自是之意，流貫於用人行政之間，夫而後知諫爭切磋者愛我良深，而諛悅爲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夫而後知嚴憚匡拂者益我良多，而順從不違者推己而墜之淵也。耳目之習除，而喜好之極定，夫而後眾正盈朝，而太平可覩矣。不然，自是之根不拔，則雖斂心爲慎，慎之久而覺其無過，則謂可以少寬；勵志爲勤，勤之久而覺其有功，則謂可以少懈。此念一轉，初似亦無害於天下，而不知嗜欲宴安功利之說，漸入耳而不煩，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視而不見其可憎，久而習焉，忽不自知而爲其所中，則黑白可以轉色，而東西可以易位，所謂機伏於至微，而勢成於不可返者，此之謂也。大學言見賢而不能舉，見不賢而不能退，至於好惡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於驕泰，驕泰即自是之謂也。由此觀之，治亂之機，轉於君子小人之進退，進退之機，握於人君之一心，能知非則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見過則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也，肆者小人之媒而亂之階也。然則沿流溯源，約言蔽義，惟望我皇上時時事事常守此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舉不外於此矣。疏上，上嘉納，宣示焉。遷刑部尚書，總理國子監事。河南鄭州有疑獄，命使往勘，仍不得實，上復命公會同總河白公鍾山審訊，得其冤狀，十餘人並脫之。轉吏部尚書。乾隆三年，出爲直隸總督，飭治蒙強，穿濬溝洫，斷邪教之株連者，釋重囚之誣服者。時酒禁甚嚴，犯法者已至數萬人，公言以日用飲食之故，而令天下騷然，非盛治所宜，上即令弛其禁。畿輔京師五百里皆旗地，旗人居京師而以田召漢人佃，佃既熟，姦民即增租奪佃，先佃者多失利，以故多莫肯盡力，旗人租入亦不足。公爲酌定租額，官爲征給，而奪佃之風遂息。又奏旗人願就田者人予二頃，房屋牛種官給之。慮近畿所容有限，因巡邊，見開平土地平衍，易種藝，可駐數萬家，即具規畫上請，議者以其地苦寒難居，遂止。今內地之民往耕者，獲利數倍。六年，調湖廣總督。楚人仰食淮鹽，不時至，價昂，公至，除陋規，令所司以鹽船啓行月日先關白，禁其逗遛，而鹽價遂平。橫嶺三峒，爲前巡撫馮公光裕所開，鎮守者因路險地僻，議欲棄之，公親自履行，從城步入口，路皆險峻，越嶺數十重，乃至長安，豁然開平，延袤數十里，土田肥美。公度若棄之，則羣不逞之徒或且嘯聚於此，爲連鎮窠，而寶靖城綏之民無安枕日矣，乃奏設武員益兵數千守之。尋以湖南巡撫許容劾驛鹽道謝濟世案內革職。九年冬，起爲宗人府府丞，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二年，京察自陳休致。十四年冬，復以副都御史召，命在上書房行走，遷兵部侍郎，晉工部尚書，署翰林院掌院學士，恩禮日有加。十七年九月，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又充經筵講官。因召對，自陳年老，請免所居官，惟在上書房效力，上慰答不許。公以易、詩、春秋爲聖人全經，而解說紛繁，欲秉要容裁，講明要領，以垂教來世，乘間進說，上納焉，令日進講義一章。於是先成詩義折中，次及易傳，彖爻甫畢，而公遂病矣。以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六日薨，年七十有一。疾之始作也，聖情譬其速痊，中使侍醫，絡繹於道。又特命三阿哥臨視，及遺本奏入，上深軫悼，遣大臣侍衛奠茶酒，賜銀一千兩治喪事，卹典如例，賜諡文定。居恆以八約自戒：一曰事君篤而不顯，二曰與人共而不驕，三曰勢避其所爭，四曰功藏於無名，五曰事

止於能去。六曰言删其無用。七曰以守獨避人。八曰以清發廉取。在翰林日。讀春秋。患四傳互異。於是專精思經文。著春秋義一書。已版行。及蒙世宗憲皇帝訓飭。翻然悔曰。吾學無真得。奈何妄測聖經。遂并所著詩删、南華通、一切毀之。後遂不復著書。以副都御史召之明年。有逆徒僞爲公奏稿。傳播遠近。逾年。罪人斯得。公深不自安。恐生平好名之累未盡。有以致之也。先後歷典文衡。總裁會試者二。典鄉試者五。分校鄉會試者四。教習庶吉士一。司成與督學皆再。三世皆贈光祿大夫刑部尚書。妣皆贈一品夫人。娶原氏。繼娶張氏。皆一品夫人。子男三。孝懿。太學生。前卒。孝愉。蔭授刑部浙江司員外郎。擢直隸按察司使。據此其家行述。孫詒穀云。由刑部山東司主事擢。孝則。天津府河捕通判。女四人。郭冠愉。原宗濟。李念祖。陳籙。其壻也。孫六人。猶今庠生。嬰、銓、鴻、銈、鏞、銘。葬於邑之東鄉壽家灣。

門下士盧文弨曰。公粹然儒者。顧外人每傳公少年手刃仇人事。其詳不可知。今來公鄉。復細詢於人。始得其崖略。公伯兄楨淦爲同邑趙氏子所殺。其人既論抵繫獄矣。賄緣且脫罪。時贈公痛子死非命。而仇人顧安然得無恙。憤結幾不欲生。公時年十八。不忍痛傷其父。乘閒入獄。刃趙氏子死。跳身出。與其仲兄鴻淦一晝夜步行三百餘里至會城。門啓而入。遇貨瓶甔者仆焉。碎其器。於是相與至縣庭。令某素知公。拒移遠者。謂殺人者實非公。事遂解。嗚呼。此亦足以見公孝弟之性矣。所謂仁者必有勇。非與。不特其身不危其親。其智又有足多者焉。文弨以乾隆三年。舉於順天。公實爲試官。分校者盧諳不盡醇。或未必當公意。公曰。此本於經。何害。遂置所取中。公之教人一本經術。文弨雖無似。亦曷敢不以公之所爲教者教人哉。

四川布政使長芳李公家傳 辛丑

文弨與陽曲李公仲子觀察君天培同乾隆三年舉人。官跡參差。不獲以年家子禮謁見公。及來公鄉。公已不可作矣。得觀察君所爲述。因略識公之爲人。强敏能任事。而一本於仁厚。使方伯述率皆如公。則宇下之民。尚安有失所者乎。於是輒次第其事爲家傳。以備異日史官之采擇。公姓李氏。諱如蘭。字長芳。先世由山東臨清州遷山西之榆次。曾祖諱傑。人稱長者。祖諱登山。考諱寶。與其弟繼又遷居會城。故遂爲陽曲人。公少爲叔父所器。年十九。補學博士弟子員。試輒高等。而不獲舉於鄉。叔父助貲令入太學。循例得澤州儒學訓導。公是時以暇日於民生利病。吏治得失之故。已熟究之矣。世宗初年。以例當改主簿。與同輩三十六人入見。奏對稱旨。徑授江南高郵州知州。州當水驛孔道。使舟往來。用夫牽挽。以四人爲之長。歲斂民閒數千金爲顧募費。官吏因以爲利。所募夫率流匄。水次居民受其擾。公至禁絕科斂。擇其便令可飲食宿止。單騎上下巡歷。弊遂絕。州西甓社湖隆冬凍合。有客舟膠湖中。無可爲計。公用小舟二。刳竹編聯其底。行冰上如轉輪。遂得濟。今皆用其法。在州九月。積案悉清。吏無所容姦。擢浙江紹興府知府。世宗廉知公高郵之政。特換江寧府知府。使仍在江南。總督以公熟河務。先署知淮安府。稽覈一切工程。數月。事皆辦。始蒞本任。江寧無賴子恃拳勇。結死黨以害民。號曰喇子。公縛其首惡數人斃杖下。餘黨始戢。同城有將軍所屬兵素縱恣。不畏吏。公請於將軍。有犯者悉繩以一切之法。於是轉相戒不敢肆。經

兩考。遷分巡廬鳳兵備道。旋權正陽關。嚴禁苛索。而稅益裕。自懷遠至壽州數百里閒。湖波瀰漫。向爲盜藪。商民苦之。公欲絕其患。設大舸僞若過客者。伏健役舟中。抵寨。有數盜拔艓而上。縛其一。役請急歸。否則患且不測。公曰。此去人家遠。歸安得至。且示之怯。益非計。泊舟不行。令衆人皆寢息。獨爇二巨燭危坐。夜半。見火光隱約林莽閒。又聞岸上人語切切。復有數十小舟。劃波下上。窺公舟寂若無人者。卒疑怪不敢動。旦發。有跪而請者。謂昨所縛者良民。公命并縛之以歸。其得盜首從十名。及窟穴。誅其魁數人。盜皆陽以漁爲業。公令漁船各限以地界。悉編記一二數。及獲某在其地劫掠者。即坐之。又增墩汛。立保甲。嗣是行旅商者。始不爲畏途。改雲南糧道。進四川按察司使。初至。獄案辦者以數百計。公一一平處。常達旦不休。訖無留獄。向發配人犯任自便。以故殷阜之區。往往羣聚滋事。公上言。請以打箭爐、松潘二廳、茂、會理二州等邊地處之。又奏秋審人犯。定以期限。軍流加等。不入於死。竊贓鬭罪。不計人數。皆一一報可。嘗刊決獄近事比。以爲用刑之準。其命盜等案。牽連婦女者。概免逮。有疫者。皆給予醫藥。因得免瘐死。在川六年。調江西。未幾。授四川布政司使。蜀人聞公來。歡迎載道。公首重農桑。以足其衣食。舉鄉飲。旌耆良。以示之勸。重倉儲。使緩急有所資。鉛銅就地開採。以省遠運滇粵之勞費。乾隆九年。水。十一年。饑。以經理得所。民樂更生。而城郭倉庾之被水衝塌傾壞者。不以爲吏過。吏亦不至於困。成都、華陽兩縣民。向領銀輸屯兵糧。準田科之。下戶亦不免。公言於大府。均之近州縣。公所到卹災興學。皆有善政。而無若江南、四川之在任久。故其事爲尤著。會瞻對金川相繼用兵。公督率儲餉。無乏興。然常惴惴。慮不免悉索騷驛之累。日夜焦勞。馴至於大病。以乾隆十二年九月五日卒官。年六十有四。階通議大夫。父祖兩世。誥贈如公官。妣皆淑人。娶曹氏。少公三歲。封淑人。逮事祖姑。繼姑。以孝謹聞。在高郵製葛衫一領。迨八十猶完。衣率手自辦。以婢媼爲之易敝也。子及孫既仕宦。時時以公遺訓訓焉。卒後公二十七年。是爲乾隆三十九年五月五日也。子天培。既貴。遇覃恩贈公通奉大夫。封曹氏夫人。子男五。崇鵬。候選州同知。天培。進士。歷官廣西左江兵備道。永祺。舉人。今四川成都府知府。思訓。念祖。俱貢生。候選儒學訓導。女六。劉允智、趙泰、賈毓賓、馮郁、黃敍緒、閻秉升。其壻也。孫九。履謙。廣西潯州府知府。由豫。以敎附貢生。知臨、國子監生。德申、縣學生。兆恩、之烜、錫瑺、鵠舉、曾孫十一。葬於太原縣許丹村之原。

盧文弨曰。才者德之用也。有仁民利物之念。而澤不下究。功效不見於後世者。才詘也。公之仁政。彰彰若此。非才之能充其德者乎。世宗早識拔之於未試之初。今上復委任之於已效之日。遭時遇主。位躋通顯。設施之大宜已。然公嘗爲學博士時。已不錄錄。嘗署陽城教諭。民怨其令甚。聚數千人郊外。謀揭竿爲亂。公聞變。即夜馳往諭使解散。絕口不言功。向使公終爲小官。亦必有以善其職。決不至墮廢。昔呂新吾著明職一編。自公卿以至庶司百執事。莫不有職。莫不當盡其職。公之於職。可謂盡矣。漢之黃霸。唐之韋丹。其後皆至顯官。而史列之於循吏。舉所重也。今之操史筆者。儻亦用斯比也。有不以公爲循卓之選者乎。

抱經堂文集卷第二十八

傳三

浙江督糧道一齋金公家傳 庚子

公諱容。姓金氏。字厚蘊。順天大興人。父恢琛。武進士。雲南撫勳左協副將。公少師事秀水諸草廬先生錦。雍正八年。成進士。試刑部。授江蘇司主事。歷員外郎中。乾隆元年。主試貴州。四年。擢山東道監察御史。繼協理江南道。巡濟寧漕。八年九月。以言事能。九年二月。復職。旋命往福建。以道府用。十年。知漳州府。十四年。授臺灣道。十七年。回內地。補知汀州府。丁母憂。二十一年。赴陝西辦理軍需。補驛鹽道。署按察司使者三。署布政司使者一。署潼商道、延綏道各一。丁父憂。二十九年。補浙江督糧道。又一署寧紹台道事。三十二年。原品休致。兩遇國家大慶恩。晉二品。階通奉大夫。四十二年十二月甲午。終於家。年七十有三。公清正自矢。識治體。居臺中有諤諤聲。補外所至皆有利民事。而漳州以難治。故其績爲尤著。其條奏傳於世者。有培養元氣疏。其略曰。臣聞國之所恃者民。民之所賴者養。是以有天下子萬民者。其道必以遂其所欲。給其所求爲最急。家苟寧矣。國亦固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人者。乃自安之術。民於今日。生齒日益繁。費用日益廣。財之流也不見其充。財之用也常苦其詘。發生之累深。而有生之樂寡。救死之念切。而畏法之情輕。京師者、天下士民之所樂趨也。今乃賑貸不及於前

時。規模大減於風告。推之各省。抑可知已。陛下臨御以來。綸綍之宣。無非國計。綱紀之布。俱關民生。且籲諫爲國華。以祗沖爲治本。當此時而富壽不登。治化未洽。追懷前修。晉用內熱。此臣反覆思維。而竊直陳於聖主之前也。比者天災流行。亦其類矣。乾隆三年。陝西地震。爲害甚鉅。四年。河東、山東。咸被水災。今茲浙江、福建、湖北之地。亦有淹沒之患。從來外吏之弊。揣悅意者。則侈其言。虞忿開者。則小其事。災異之來。得達九重之下者。雖未必盡實。幸而實矣。而緩賑之下逮者。尚未必無遺。故與其補苴於已然之後。不若保護於未然之前。昔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已亂已危。則無及也。故今日所當務者。在乎培養元氣。臣愚不能周知治體。竊以所見及者六事。具陳於左。雖所以厚國脈而裕民生者。不盡乎此。然千慮之愚。冀或一得。惟陛下裁察。一曰開荒之地。免其升科。二曰帶徵之項。宜加豁免。三曰守令殿最。必以民事。四曰關稅額外。免報盈餘。五曰京師鋪面門稅。請免徵收。六曰積誠以感召和氣。娓娓凡千餘言。辭多不載。末復言。昔我聖祖仁皇帝。道冠古今。澤被無窮。人到於今。咨嗟歎息者。必以體仁長人爲稱首。散小儲以成天下之大儲。損小寶以固聖人之大寶。則所以養民生之元氣。而係無疆之休者。固可行之萬世而無弊也。我世宗憲皇帝遺詔內云。凡各衙門條例。有從前本嚴。而朕改易從寬者。此從前部臣定議未協。朕與廷臣悉心斟酌。而後更定以垂永久者也。應照更定之例行。若從前之例本寬。而朕改易從嚴者。此乃整飭人心風俗之計。原欲暫行於一時。俟諸弊革除之後。仍可酌復舊章。此朕本意也。向後遇此等事。則再加斟酌。若有應照舊例者。仍照舊例行。夫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則所以爲國計久長者。其慮可深長思矣。臣身值太平之盛。幸際無事之時。非不知緘默可以容身。苟且亦可塞責。但思知無不言之謂盡。事君以義之謂忠。國家之大政。未有重於民生。民情之厚望。要惟在於寬大。仰見我皇上有惠下之念。而衆情未洽。有圖治之懷。而庶績未乂。有堯舜聰明之德。而未光宅於天下。有覆載甄陶之量。而未溥被於無方。故臣每中夜靜思。展轉而不能自已也。伏維體天地之大德。法祖宗之寬政。事事以厚生爲基。時時以固本爲念。毋務於速成。毋怠於持久。將見育富能訓。化美俗醇。唐虞三代之風。不難再見於今日。固臣之願也。社稷之福也。萬世人民之慶也。翰林科道輪日奏陳經史。公於經首以易益象傳損上益下之說進。謂務鳩斂以裕藏積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寬惠以成盈寧之象者。天子之富也。損下益上。上固益矣。卦不名益而名損。則知下損上亦損矣。損上益下。上因損矣。卦不名損而名益。則知下益上亦益矣。又以繫辭傳釋大有上九之辭。謂人君慶賞刑威。一一合諸天道。則君也而天矣。出身加民。一一孚於民隱。則元后也而父母矣。天人昭融。則天佑之也。固宜且信曰履。明當踐其實也。順曰思。明當反其裏也。又以尚賢所以寶之節在之臣。而爲信順之助也。當大有之世。治進升平。宜若可以少慰。而猶必兢兢。若是可知有大者不可以盈。而獲福者必有所自。又以繫辭傳釋否九五之辭。進謂當天下未安而求其安。其精神之奮發也恆易。天下既安而思其常安。其志氣之操持也恆難。故聖人於此。諄諄以不忘致戒也。夫不忘豈但虛繫諸念慮而已哉。必也有其實焉。敬以作所。則其神常清。謙以受益。則其氣常斂。無衆寡。無小大。而皆凜於冰淵。則無

可忽之事矣。又以謙彖傳之辭進。謂先儒之訓謙者曰。有而不居。夫有而不居。亦且乾不敢自信爲有。而謙乃至義理之精微。能疑似之必辨乎。功業之廣大。能措置之咸宜乎。始終之異致。能日愼一日。而無須臾之間乎。細行不矜。終累大德。履霜不戒。馴致堅冰。如此而復何所居乎。又何敢自信其有乎。又以繫辭傳聖人之大寶曰位三言進。謂天生民使司牧之。位緣人而有也。以庶邦惟正之供。財因人而生也。緣人而有者。非愛人何以守其位。因人而生者。非散財無以得其民。民也者。君之體也。財也者。民之命也。君者。爲民理財者也。非以財自封也。記曰。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又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故仕則不稼。田則不漁。此王居之所以貴於渙也。此損上之所以爲益也。有所渙。斯有所聚。而渙者亦聚。有所損。斯有所益。而損者亦益。計不出此。而孜孜爲惟蹢之是患。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又以書大禹謨益之戒舜之言進。謂君道莫先於敬。莫要於誠。倘謂無虞。不足投也。紀綱日弛。而晏安是耽。則敬者怠矣。且有賢不能用。抑或陽用而陰棄之。有邪不能去。抑或暫去而仍繫之。則誠者僞矣。怠僞相乘。而欲其致治光美也。不亦難哉。以舜大聖而益納啓曉告誡若是。則可知無虞之時。最易萌可虞之機。而克艱之儆。無荒之戒。其難之呼。誠無時不當廩廩矣。又以說命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之言進。謂總言困難。而無若行之尤難。人主最親信者。莫過於近習左右之人。近習左右之人。未必人人皆知大體也。更其甚者。善政則故過之使不能舉。弊政則故延之使不能廢。人之賢也。或多方以阻之。其不肖也。或設計以彌縫之。其中情僞曲直。千變萬化。欲灼然辨之眞。僞之竊。獨斷以行之。而無一毫牽制之私。豈不誠難乎哉。善乎朱子之言曰。知其爲是則行之。行之惟恐其不力。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爲非則去之。去之惟恐其不果。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爲賢則用之。惟恐其信任之不專。汲引之不廣。不當憂其爲黨也。知其爲不肖則退之。惟恐其屛斥之不速。蟠結之不盡。不當憂其有偏也。此深得王忱不艱之旨矣。又以皋陶謨同寅協恭和衷之言進。謂衷也者。中也。皇之所降也。本愚夫婦同具之理。而極之爲大聖人所不能外。能敬則無喜事。亦無畏事。能和則不徇己。亦不徇人。而後中乃可得也。舜博採衆論。以成一是。求中之道至矣。然聽言宜廣。用人則宜愼。其人君子也。雖氣稟學問之不同。如醯醢鹽梅。皆可以相濟而得其中。其人小人也。不失之愎。必失之懦。使之雜廁於君子之間。必如薰蕕冰炭之不可以相入。欲其和豈可得哉。故人君欲臣之敬且和。則尤以知人爲最急。抑有謂下比周則上危者。此衰世之言也。君子同道爲朋。師師贊贊。以共成國是。事必告許成風。然後爲賢哉。又以伊尹告太甲聽言之道進。謂伊古以來。求言之主。未嘗無也。而能收聽言之效者卒鮮。良以正言易逆。不期離而自離。邪言易入。不期合而自合。喜怒所發。猝不及持。以致觀望揣摩者。不從其令從其意。大臣持祿而不肯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比比然矣。夫公耳忘私。國耳忘家。無所畏避。不爲迎合者。能有幾人。妻子之累深。富貴之念重。則不敢言。無剛直之操。無遠慮之識。則不能言。且言之切者。或類於沽名。言之激者。或指爲立異。防患於未然者。近於迂闊。慮事於幾微者。涉於瑣細。則言亦何在而可乎。若唐之李絳。謂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刪莫減。比得上達。什無二三。甚見進言之不易。而聽言之不可不審也。惟以道立聽言之的。言之逆於耳

者。不必盡於道有當也。必求諸道。而道乃出矣。其非道者。亦以道繩之而自見矣。言之遜於志者。不必盡於道無當也。必求諸非道。而非道乃顯矣。其道者亦先以非道繩之。而道始不爽矣。抑又有進者。容直非難。用直爲難。如懲盈之耳。而姑以不罪者。博寬大之名。更失進言者之所望矣。又以詩大雅思齊之三章進。謂天下之大本在一人。一人之身本在方寸。表端則其影必正。源潔則其流必清。朱子云。天下之事。無一不本於人主。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蓋有不待於勸戒者。黃幹云。虛靈知覺。我所有也。使意而無以檢之。則爲氣所昏。爲欲所亂矣。誠能惕然悚然。常若鬼神父師之臨其上。常若深淵薄冰之處其下。則虛靈知覺。自不容於昏且亂矣。故觀文王之德之純。則知文王之敬止矣。常敬則常明。常明則常定。焉有時地之或間哉。此其所以下土式化。而爲六州之所歸也。又以表記君子莊敬日強二言進。謂敬者德之聚也。中非敬不能涵。誠非敬不能立。氣之決驟。軼於奔驅。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君子上達達以此。日進無疆進以此。不然。怠氣乘而不能自振。欲念熾而不能自遏。宴安娛樂之事多。則整齊嚴肅之意益少。不日強則日偷。其勢不甚可危哉。又進史論三章。一唐高祖武功元年論止盜不在重法事。一唐太宗貞觀十年黜權萬紀言采銀事。一貞觀十一年魏徵上疏言待下未盡誠信事。不具錄。其擬議而未入告者。亦不著也。值湖廣總督孫嘉淦因扶同撫臣事被議。奉旨派令修順義城工。公上疏言賞罰者。人主御世之大權。賞得其當。則人人知勸。罰得其當。則人人知懲。向來臣工有罪。於應得處分外。間罰令出貲効力者。緣其在任之日。素無清名。但褫其職。猶不足以蔽辜。是以罰令出貲効力。使天下曉然知所得者。究不能爲子孫身家之計。明以開急公贖罪之條。默以寓禁暴止貪之意。法誠善也。今孫嘉淦歷任以來。其能否優絀。臣亦未敢深論。至其操守之不苟。久在聖明洞照之中。而亦中外之所共知。今亦令其出貲効力。似與用罰之本意。有所未協。將於國體不無少損。且令天下皆撫聞之。謂以嘉淦之操守可信。尚不免於議罰。恐一不得當。而已即踵其後。將必隳其廉隅。以豫爲將來之地。是一賞罰之行。即天下風聲之樹。誠不可不愼也。臣係雍正八年嘉淦爲會試副考官所取士。誼屬師生。臣不敢避師生倖接之微嫌。忘國家賞罰之大計。用是據理直陳。伏乞聖明採擇。疏上。部議革職。其復起爲漳州也。州俗強悍好訟。胥役多至千餘人。其黨類盤據各上司衙門。勢力出長官上。藏納姦人。多耳目偵伺。捕之。卒不可得。公至。汰去其有跡犯者數百人。有與成者。設局誘少年子弟入其中。喫鴉片煙。縱博宣淫。無所不爲。而十數年無一犯。公具得其蹤跡。乘夜督黑。卒家僮開門出。召徵循三四輩。執銀鐺隨其後。步行至其家。姦狀乃畢露。按法重懲之。其黨不及措手。繼又搜捕得數人。風始戢。一監生犯事。請褫革。上司不許。公知吏人實爲之奧援。不具官文書。而自爲稟以申上。乃始得請。龍溪縣之鄉。有名華對者。居民四五百家。商賈輻湊。去縣二百餘里。納租赴愬皆不便。自康熙四十四年即請縣丞移駐其地。至公爲守時。已四十年矣。吏二十餘政。請者不已。卒爲吏所格。公詢其故。則以縣吏之司征者。分之。則利薄也。公取屢稽之案卷。手自料檢。得其肯綮。以言於大府。大府許諾。事旦夕行矣。適司籓者代去。籓吏復乘閒議駁。不敢由府轉徑下縣。公聞之大怒。勾縣吏欲加嚴刑。乃具服變通阻撓狀。於是復重以請。大吏始具奏分駐。如公言。公

親往其地。督度建閘。遂無敢梗者。民至今享其利。皆曰。非金公之賜歟。莫能爲也。府城內有河以通市。且地氣疏洩。可以免白蟻之害。歲久皆爲民屋所占。公察其阻水道者。徹去之。稍使岸旁地面猶不礙者。令出貲輸官。以爲疏濬費。不年餘。已復舊觀。於是修文廟之樂器。選民之俊秀。教以樂舞之儀。新芝山、丹霞兩書院。脩其條。增膏火。師徒皆有資。學業大起。篤名宦鄉賢之合祀典者。約其行誼功績。各書於神位。親率其後人而致祭。教之以無忝乃祖。行鄉飲酒禮。擇鄉先生致仕工部主事毛材。以爲大賓。號荷械者於門外。禮畢。論罪人使知愧悔。而益感其訓。賓興之禮。廢久矣。公始復之。是日來觀盛禮者。咸詫以爲曠見云。明燕王之變。漳州教授陳思賢與諸生六人在明倫堂盡節而死。舊有專祠。廢爲民居。公令民納地價。因其貲。改建於芝山書院之旁。并以明末黃石齋先生合祀焉。十三年春旱。米貴。上司檄開倉平糶。公計府縣所儲僅十五六萬石。去新穀登場時尚遠。糶盡而無以繼。民益失其所恃。乃先勸有穀之家出三萬石以糶。又給印紙。令商人赴糴於足穀之處。又請貸臺灣帑米。入內地之數。日草履步驟於十數里之外。時催糶之檄屢下。而公不動。四月向末。方始開糶。至六月。新穀出。而亦降。米價頓減。民情帖然。上司初怪其所爲。至是始備陳委曲。獲嘉獎焉。不輕准詞狀。以息牽連之累。當准者即不使告者遠赴。速爲審斷。慮其言語不通。而譯者移易其輕重也。審牘以示其人。懸牌以諭於衆。皆可爲來者法。娶鄭氏。封夫人。繼娶馬氏。子四人。克誠。瑞金縣知縣。克讓。國子監生。前卒。克俊。舉人。克傑。國子監生。孫五人。紹章。紹馨。紹綸。紹祺。紹開。曾孫一人。軒。

舊史氏曰。余主公家最久。公謹慎周密。所爲章奏。未嘗示人。唯議耗羨歸公。上令九卿翰林科道人人各言其意。余乃得見公奏草。有云。取之於正賦之外。而質言之曰耗羨。足以杜爲吏者之增額而重科。頒之於常祿之外。而明示之曰養廉。足以勸在官者之顧名而思義。余讀而竊善之。今來京師。公已下世。從公子索章奏觀之。歎公之於經術深矣。所謂既沒其言立者。殆是謂乎。輒少加約省。以著於篇。若其治績。宜不獨漳。蓋由後政張君鎮請之而具告之。亦子文之忠乎。公督糧於浙。其清名與江蘇胡公文伯相埒。吳越之人。實其福。咸相忘也。今去之久。更有餘思云。當時去公者。公之同年生也。欲徼不黨之名。使得優游於家十年。以壽令終。非正所以成就公乎。公子不以傳屬余。而余自欲爲之。余亦合河孫文定公所取士也。老而無所成就。若公者。始可謂無愧師門矣。

分巡松江太倉兵備道南村鍾君家傳 庚戌

後世以禮名家。再傳而能不墜者鮮矣。夫禮非習其讀而通其義。辨儀文度數之詳。嫻俯仰揖讓之節。如斯而已者也。禮以敬爲本。而喪則以哀爲本。六朝以前。言喪服者類有專家。其載在隋唐志者。班班可考。今之人諱言凶事。率置而不講。獨不觀聖門弟子有父母在者。何嘗不遵而考質耶。聖天子開三禮館。桐城方侍郎。以淵通博雅之材爲總裁。與纂修者。皆慎擇其人。於是大興鍾勵暇先生名晼者。實爲首選。先生之於禮。匪惟通之。實允蹈之。其教於家者。非禮弗由也。故先生之嗣君南村觀察。亦兢兢一循嚴父之所訓。而不敢少越尺寸。其居父喪也。獨行人之所不能行。致毀於死而不暇顧。於是先生之道乃益光。知

其所以化於家者如此。其素也。蓋先生之卒也。以南村之年。亦可不毀矣。顧卒不以此自解。寢苫枕凷不牀。隆冬不衣裘。事皆合禮經。南村是時官分巡松江太倉道。治所實在上海。欲扶櫬歸葬。而故里越遠。數不能倉卒辦。乃營近擇殯。而身亦不離殯所。上海地卑溼。風潮往來。氣霧之氣易中人。雖鄰郡人處此。猶所不堪。南村北產也。乃遽以摧痛之深。不暇爲身謀。未終喪而末疾頓作。幾不省人事。其子叩天求代。額爲之腫。歷旬餘。始獲少蘇。耳猶聵如也。服闋。亦不能復仕矣。於後與以微員謀。候缺山西。不數年。病沒。南村喪其壯子。又連遭手足之戚。痛不可支。以乾隆五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卒。年七十。嗚呼。是豈古之道。果不可行起今耶。抑數之適相値。而致然耶。夫能恪守家學。而爲言禮者之所宗。此與勵暇先生之肖子矣。南村名光琛。字閑志。南村其號也。先世自紹興山陰遷順天大興。父進士。禮部儀制司郎中。母某恭人。其官蹟由鄉舉。充咸安宮官學教習。歷任江西之上猶、豐城、南昌等縣知縣。遷南康府同知。擢知江蘇之松江、蘇州、江寧三府事。洊至今職。誥授朝議大夫。凡其所居。率繁劇地。皆以能著稱。大府始或以愛憎之口疑君。君處之自若。久而疑亦頓釋。且委任焉。故常以最聞。若其孝恭友愛之著於家庭倫紀間者。不能一二舉。而自無不可信也。妻程氏。繼徐氏。皆封恭人。子三人。長即瑛。候補鹽大使。先公卒。次琛。太學生。次璞。女四人。長已適人。餘尚在室。孫四人。華詮。華泗。華瀛。華洛。孫女一。曾孫一。楫。

盧文弨曰。吾聞之。孝子唯巧變。故其親安之。君之致孝養於其親也。尤若斯言。與弟兄同財。且各爲之謀仕進。此皆常人所難。然不足爲君重。昔子羔執親之喪。三年未見齒。夫子以爲難。故觀人之大節。必於斯可以槩其生平矣。昔余官京師。親炙於勵暇先生最久。後先生官能就養。余又一見於豫章。再見於雲間。三見於金陵。因并識南村。余至晉中。又與南村之子大使君通書問。及今而狀君之行以來請余文者。華詮也。南村死、孝矣。乃其子亦孝子也。是皆可謂能知禮意者。家學之不墜。更不能無望於後起之人。華詮兄弟勉乎哉。乾隆五十五年端午月撰。

卹贈道銜中憲大夫孫君勖堂家傳 甲寅

君孫氏。祖籍浙江餘姚。族大。世有聞人。前朝死宸濠之變名燧者。事載明史忠義傳。君父業賈至京師。生君。名維龍。字甬田。又字勖堂。遂占籍順天之宛平。以乾隆二十五年成進士。選授徽州黟縣知縣。調繁鳳陽之鳳陽。舉卓異。以罰俸銀米全清。部議降調。引見。仍以知縣用。三十八年。金川用兵。命往軍營效用。君以五月冒暑機棧至木果木。溫大將軍福駐營所。未幾降番煽黨。夾雜番語。謂強劫也。或聞警。請爲備。而將軍不聽。小金川之酋索諾木統領賊人肆劫殺。遂抵大營。事急。將軍以親兵百人搏戰。與提督馬全、牛天畀皆死焉。君出營門。路壅塞不可以騎。與家丁四人相扶挈。遇賊。且鬭且行。兩僕不能從。時六月十日也。夜半月落。賊火照林樾。君行至松林藩。力已憊。據倚崖壁。脫帽付其僕福兒。我死於此矣。汝持此帽歸報主母知之。遂拔刀自引決。事聞。卹贈道銜中憲大夫。蔭子七品官。君無子。以姪永鏞爲嗣。君妻鍾氏。貢在於姪永煥。具呈吏部。以格於例。遂不得蔭。其後同時死難者二十有五人。四川會城立褒忠祠。春秋祭祀。君與焉。君十四五時。學於余。出入由房戶外。視端行直。從不左右視。嗜學若性命。洎往金川也。余適在

京師。送君行。孰意其即爲死別也。何容令狂瞽者。黔縣人。能述君治績。謂能以儒術爲治術。平設寬征。民有過犯。僅予笞。未嘗以惡聲相加。公餘與士人談文論藝。邑志久不修。爲加意蒐輯。裒然成書。又博求精擇邑中自宋迄今人之詩。名樵貴谷詩選。皆版行。上司命修城垣。君親爲程督。堅固崇閎。役成。不妄費一錢。義冢地狹。柩之暴露者約數百計。君出俸金爲倡。以義勸人。人皆樂輸。遂得高敞地而葬之。在黔七年。其調鳳陽也。黔之民如失慈父母然。咸泣涕遠送。其治鳳陽。一如其治黔也。明鳳陽太守顏容暄死流賊張獻忠之難。賊焚其屍。血漬石成人形。民舁石於獨山。久失其處。君多方訪求。竟得之。爲修其塋域。自爲文勒碑。以表其墓道。蓋忠義之相感也。有如是。君可謂能上闢其風。而亦不愧於顏矣。今謝君蹈節時。廿有餘年。適理舊牘。得汪君所述事蹟。因爲之傳。用告於太史氏。

論曰。君文弱書生也。以文學致身。即其治縣。亦必以循吏傳。而乃以忠節顯。異哉。國家報忠之典厚矣。非若廣平死節。而子不邀其澤者比。當妻求易嗣時。主者宜以大義責之。謂廕已定。不可以私愛易。夫豈不當成審所廕者果不足以承先澤。則改廕以慰忠魂。亦事有弗之者。乃俱不出此。以朝廷之渥恩。坐視其劌閼而莫之恤。嗚呼。繆矣。

抱經堂文集卷第二十九

傳四

四川安邊軍民府知府季章閻公家傳 甲辰

公諱文爕。字孕華。一字季章。姓閻氏。太原文水人。先世自陝西延安來。徙家至公。十二傳矣。曾祖慈中。明工部員外郎。祖爾資。父太和。皆以公貴贈中憲大夫。公少穎異。爲世大父中丞公所器。與講聖賢實踐之學。一言動莫不有規法。爲仇人所誣繫獄。讀書不輟。事白。即以是年應順治十一年鄉試。中式。越十餘歲。當揀選爲縣令。以母夫人楊年高。辭不赴。既十上春官不第。母楊夫人已前卒。公亦年逾五十矣。乃謁選。得四川敘州之珙縣。蜀當流寇殘破之餘。珙又處萬山之中。戶僅百餘。賦之以錢計者。纔十二三千。親知咸爲公危之。公恬然就道。既抵成都。值滇藩吳三桂作亂。川西多爲逆黨所據。不能履任。巡撫署江安王師之進勦者。道必由此。時秋水方盛。江流浩淼。當爲橋以濟。橋成。爲大雨所敗。公自勸求能。大府知非人力所及。留之。既而赴本任。邑未有城郭。榛莽塞塗。猿虎縱橫。有公廨而無內宅。公治事三年。招徠安輯。戶口漸增。荒土漸闢。民力有餘。乃使之築城浚隍。開通道路。民未知學。爲遠購經書以教之。而秀民漸知向學矣。民不習爲吏。示之律令格式。而愿民漸解行文書矣。猶有頑民未靖者。爲多方以誘之。不聽。然後加以勦戮。乃皆畏法。唯命之從。大府薦其能。更試以富順、隆昌、南溪。又再署江安。一歲中歷四縣。所至輒辦。

於是舉治行尤異。擢敘州府分防建武同知。所轄二州。十縣。縣互五百餘里。供賦之民。止千餘戶。此外皆屯兵。公輯慇伍。卹驛站。常騎一瘦馬。隨兩三僕從。往來巡閱。治東南閩嶺重互。姦民多嘯聚其中。公直入其巢。諭以禍福。賊感其至誠。投戈効順。悉出歸農。是時。親王統大兵征川西餘孽。又大帥之養馬於邊者。經過驛驛。守令皆備吏當罹獲譴。公從容應副。民亦不苦征調。大吏列章入告。授安邊軍民府知府。舊轄軍民府以土司爲長官。經張獻忠之亂。土司殲焉。以流官爲之。實自公始。適奉令督採楠木。入深巖險與役人同其作息。而役人皆忘其病。有以獨賦經議增者。公持不可。乃止。復開荒地。成良田千餘頃。尚有利於軍民者。竭精力爲之。卒以此病。康熙二十九年。請告歸。以四十六年六月三日終于家。年七十有九。凡三晉階至中憲大夫。妻侯氏。繼妻張氏。姜氏。咸以夫受封。子三。直蕃、直璐、直鄰。皆附貢生。孫九。曾孫二十有七。具著於譜云。

論史氏曰。士必安窮約。習勞苦。異日乃無不可處之境。爲能專壹精神。出其材智。以稱上所任使。而不辭艱險。如其委質方始。即計校缺之美惡。有所擬忌。惴惴然唯恐或得之。不幸而竟得之。神氣沮喪。慼然幾無以爲生。烏乎。世豈少若人哉。公所居官。皆常人之所不能堪。而治行乃彰彰若此。彼但知求美官善地。以逸其四支。肥其身家者。得不聞風而顏汗乎。

拔貢生注選直隸州判張公佩家傳 甲辰

令山東膠州知州張君玉樹。始成進士時。先府君即乘癸。進士唯恐謚數之不克聞於後也。汲汲求所以發揚之。既得當代賢士大夫之文若表、若誌、若傳、若記、皆備矣。而意猶未已。謂以走之不文。陸伏里閭。亦介以爲請。余久解史職。立傳乃史官之任也。通者傳諸家諜。或可乎。按狀。君諱書紳。字公佩。乾州武功興城里人。遠祖自光州固始再遷至今縣。在前朝多以甲第顯。考諱錫爵。處士。君幼即開敏。受書若素習。家貧不能具十脡。幾欲廢業。塾師愛而留之。乃徒自奮厲。屢冬單褐布履。取穀秸稭。敵雨足其中以禦寒。或復繼晷。屢足行。且行且誦。經皆通。更請師授詩文義法。弱冠受知學使者。爲諸生。試輒高等。名譽日起。君志在經世。不欲但以文名。與里中孫君焌烈同學相切劘。仿藍田呂氏鄉約。行之多有應和者。於後孫君入詞館。而君顧久躓場屋。乾隆十四年。詔衛令封疆大吏舉才品優長者。制府尹文端公。撫軍陳文恭公。欲以君名上。既復不果。僅一主本邑講席。多所成就。學者即所自號稱誠齋先生。嘗任榆林。就見行二十四舉。復推廣舊政十餘條。時大學士高公方爲翰林副使。見而善之。悉取施行。三十年。歲在乙酉。當舉拔萃之典。君於時年已逾艾。泊然無用世志矣。學使海寧錢公閱校。擇諸士無出君右者。乃特拔君充貢廷試。注籍直隸州州判以歸。子玉樹先已登第。買田鳳泉山莊以娛君。君徜徉其間。自號鳳岡居士。鄉人欽其行誼。雖婦孺亦翕然孚戀。無有詬誶而遊者。君又時時以救災分憂爲己事。三十五年。春歲饑。創舉助米糞粥以食饑者。所活無算。事方竣。而君病矣。遺言訓玉樹以臨民之道曰。爲民父母。當如吾之弗薄汝。汝能使民亦弗薄汝。始見汝之弗薄吾也。以是年三月十日卒。年五十有九。君之事處士君也。玉樹幼不能詳。但見君事此耿瑞人孝。耿瑞入一旦欲斷肉食。君舉豆以進。勸過苦。致拂意。君長跪竟日得釋

乃起。初娶楊。繼娶俞。又繼娶楊。皆前卒。子二。長玉樹。乾隆二十六年進士。初知東昌清平縣。覃恩贈君文林郎。前楊氏繼俞氏皆孺人。調繁兗之嶧縣。今任萊之膠州知州。次寶樹。拔貢生。充四庫館謄錄。出爲叔父後。

書史氏曰。余往來京師。取道於嶧者數矣。歲在庚子。復由臺莊登陸。過陰平。見新樹豐碑五六。皆在嶧之境。漢之名臣若袁司徒。匡丞相輩。皆大書深刻。令過者伏軾發懷古之思焉。時爲令者。即君之子也。觀於此。即知爲政之綽有餘裕。而能使民用命矣。君懷抱經濟。不一試。而發抒於其子。飲流溯源。蔭枝尋本。子之賢。父之教也。治命數言。尤懇切深至。居官者孰不有父母。苟不忍人之怨詈訕讟其親也。其共當服膺斯言。

周君坦之家傳 丙午

昔人常言。出一傷元氣之達官。不如出一培元氣之處士。如吾姻弟周君者。能以孝友之德。上承下啓。雖未嘗以文學致身。而迹其所爲。正足以愧彼醲利趨營者。今孤子穀慧等來乞余爲之傳。傳者史官之職。非余所敢任也。若以載於家乘。則凡門人故舊。皆可以爲之。余又奚辭。君諱世道。字坦之。又字復誠。先世自會稽遷杭。居仁和之東青里。至豹先公。以仁惠周於宗黨。至今猶嘖嘖人口。君曾祖也。父金門公。諱兆鯛。自金門公而上。志行悉具於家乘。君少英敏好學。年十七。因金門公以勞得疾。所遺鹺業幾折閱。又無可委託者。不得已。以身肩之。節嗇諸無名費。於後始稍稍復振。弟敬之殁時。孤載卓始周歲。君撫愛教爲甚至。年十九。舉於鄉。他若贊先人從子嗣宇、家乘等事。罔不竭力以爲。諸子姓兄弟倡。其訓子則曰。居家以孝友爲本。處世以和平爲先。嗚呼。君實允蹈斯言。憶余弱冠時。嘗得君家乘讀之。大率以孝友著。今君可無愧其先人矣。二子載棻。載榕。皆恂恂謹飭。載榕縣學生。君以乾隆五十一年閏七月十三日卒。年六十有五。娶沈孺人。

論曰。俗之衰也。有以同氣而爭財鬩訟者。卽其所得。業已盈千累萬。足稱富翁。乃以小有贏絀之故。不憚匍匐公庭。行賄於長吏。致賂於要人。市獄於胥黨。要以斬一勝而後快。財一日不盡。則訟一日不止。彼貪吏之後。更以此取禍者。未嘗無也。吾聞君臨財也廉。故能不失其孝友之緒。君之後。必有達者。苟能行君之行。守君之訓。又何傷元氣之爲慮也哉。

歐江山人傳 丁未

歐江山人者。常之江陰人也。邑之東南有歐江山。距山人家二里而近。故以爲號焉。父死三月。山人迺生。母劉孺人。辛勤鞠養。暨起家庭閒。幾有破卵毀室之患。母內藏其明。而外以柔道行之。故屢瀕於危而卒獲免。山人始就外傅。使知好古學。少長。就老儒車眉齋學。其家多藏書。縱山人博覽。習舉子業者羣相與非笑之。語聞於母。母召而詰之。則以如築室者。必厚其基爲對。母曰。誠然。任汝爲之。山人益得沈酣其中。抵臘猶懸燈不肯歸。一生學殖之厚。實基於此。補郡諸生。其伯兄先入縣庠。有文名。常謂曰。吾與日終不如弟。弟之文有根源故也。山人素守母教。律身以正。待人以誠。值窮乏。益刻苦自厲。雖通曉世事。絕不肯

爲人居閒排難。唯忍饑閉戶讀書。曰。吾懼此心一移。足使終身落坑穽也。同門友貢息甫令建平。邀之往。邑多地訟。歲久不決。一案之牘。高幾盈尺。山人不憚煩爲之一一爬梳。要領既得。先以曲直之大判明示之。而期日與質。兩造往往各自輸服。請無對簿而頑獄息者過半矣。諸欲爲姦蠹獄者。咸不使山人所爲。議言繁興。而終不得閒。於是建平之政聲爲舉有司最。經再期辭歸。先是。山人以故明殉難典史閻、陳二公。請於縣。立專祠。後令劉君復捐俸爲之新廟貌。脩祭田。有年數矣。無賴子乘山人之出。遂守祠者。侵其田而有之。山人歸。告於縣。乞復其舊。時兇燄張甚。縣官頗右之。山人以一身搘拄其閒。幾爲所窘。賴同里楊主事齎臧、邢秀才象三。咸相與維持之。事乃得直。還祠田。召道士守之。又邑之名臣鄉賢。故有專祠。教諭某私以其地畀學官。而遷其主於大成門左右更衣之所。山人與教諭爭數四。縣置若不聞。終身以爲恨事。山人性剛直。其所不可者。終身不能強顏與之歡。亦不樂與顯達交。雖文留之主講暨陽書院也。山人居邑中。不自表襮。故名莫得聞。邇年邢君稱其所作詩古文辭。并要與俱來。余一見傾倒。遂爲莫逆交。余宜能主江寧之鍾山講席。身自請山人佐余所不逮。山人欣然許之。余有所述作。必取正於山人。能直言無所隱。凡余所爲書數千卷。山人校讎疑漏。有求文并質疑者。驩然應之無少靳。余門下士咸知敬愛山人。閒有以私干者。峻拒之。先後共朝夕凡九年。供給至菲薄。而山人不嫌也。山人詩文集外著有讀書一得六十卷。其體例與黃東發日抄相近。注陶徵士集凡數易稿。又注徐、庾、溫、李、羅昭諫等集。并近代陸桓石四六各若干卷。著叢梓見聞錄八卷。八十外。復注顏氏家訓。甫脫稿而疾作。始辭余歸里中。余今年寓書求其副本。欲爲傳之。山人欣然許諾。而力已不能自鈔矣。以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二日考終於家。年八十有三。山人姓趙氏。初名大潤。後易名曦。字敬夫。意欲自贅其頑獷也。晚復更名曦明。考兩若處士。余嘗爲著家傳矣。娶於吳。生子二。貴中庠生。守中出爲從兄後。妻與子皆前卒。孫一人。同華庠生。

贊曰。先生、有用才也。雖不得位。一施其利濟之具。然已爲衆人之母。多士之師有餘矣。成人之美。而不尸其功。實浮乎名。究有不可得而掩者。先生之嫉惡。若過於嚴。然孔子稱惡不仁者之爲仁。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身既潔矣。寧肯受物之汶汶乎。所爲詩若文。沖融而遒。不爲震盪險怪之音。此又其養之足徵者。顧今而後。誰相知定吾文乎。我有不可。誰余規乎。分首無何。頓失良友。此所以涕泗漣洏。不能已於衋亡之歎也。

族子天保縣知縣孚尹小傳 丁未

孚尹名鳳起。一字嵩棠。仁和人。族系詳譜中。考諱壽朋。字備三。晚字息淇。邑庠生。贈文林郎。贈公受學於吾祖書齋公。與先考敬甫公暨吾外舅桑弢甫先生同讀書三徑堂。交相得也。性介潔寡所諧。一館於淮上。未半歲。卽辭歸。終其身授徒里中。先娶汪孺人。生一女。早夭。繼娶李孺人。有賢德。能安貧。贈公意有不可。常婉順以承。無少迕。生四子一女。孚尹行第二。幼穎悟。贈公自教之。年十六。試補縣學博士弟子員。未幾。丁母憂。時贈公年將耆矣。孚尹侍左右。聚二三童子教之。束脩所入。苦無幾。贈公有僚壻朱君右璜。任山西澤州府同知。有書招之。憖其父不欲行。父強之。及往。郡之英俊咸樂訂交。與今河東河道總督蘭公

尤相契也。鳳臺王明府聘爲子師。歲歸浙鄉試。道遠不能復來。爲援例入太學。就順天試。再舉而後獲售。時乾隆二十四年也。明年。春闈不利。即丁封公艱。回里服闋。考授咸安宮官學教習。三十三年欽取內閣中書。未上。以教習期滿。選授廣西遷江縣知縣。其地民猺雜處。俗獷悍喜訟。夙號難治。下車。察蠹吏去背令。視民所疾苦便安而興革之。民用大和。上林有逆匪滋事。大府命往窮治。兼攝其縣事。僅三月。悉底定。又令攝歸順州事。復聘爲鄉試同考官。疾作不果入闈。四十二年。調天保。邊地要區也。治之一如遷江。嘗有盜未獲。伍伯執一人并贓物以獻。其人立即自承。察其色。疑有冤。更覈贓物。失主聞有妄認也。因以己物雜廁之。示失主。失主皆曰非也。乃研究得其刑逼服狀。立釋之。退語人曰。盜不獲去官。是吾分也。敢輕人命以規免考成乎。吏議失盜降二級調用。有紱抵得不去官。四十六年。秋。滿。大府方將剡薦。疾又作。竟以是年六月一日卒於官。年五十有一。娶北通州金氏。子一。學敬。國學生。女一。適國學生山西太平史克綱。孫一。繼武。葬錢塘北四十里橫山。

系曰。五行之相生也。各一其性。以吾兄之介也。而季尹以和承其後。和故入世無齟齬。友于兄弟。信于友。獲于上。仕駸駸顯矣。顧僅以百里之效見於時。而不獲大展其用。豈非命乎。乃其母李孺人之賢行。吾稔知之。亦將爲之傳以繫於家乘焉。

姚君廣之家傳 戊申

君諱家勤。字廣之。姓姚氏。國學生。先世由休寧孫溪遷杭州。著籍錢塘。本生曾祖首源公。諱際恆。邃經學。富著述。所交遊皆一時賢達。與同里吳徵士慶百、蕭山毛檢討大可尤相契。弟公射公無子。公篤於友愛。命次子房仲公後焉。君之祖也。生二子。仲爲邑文學。壬言公。君之考也。沒時君年方十有一。上有兄醇之母戴孺人在堂。兄常客遊以爲養。既冠而憂家計之不支。且不忍兄之獨任勞也。乃輟讀。嘗佐治生。常嚮著往來四明東甌間。家幸漸饒。而伯兄遽沒。繼即居母喪。伯兄兩子。長子與其婦相次借歿。次子又蚤世。數年之中。疊遭大故。君獨身仔肩。備極艱瘁。一切殯葬。咸如禮。兄遺一女。爲擇對。厚其奩贈而遣之。一再省祖墓於新安。漸夷者培登而謹護之。與族人敍譜行。恤窮周貧。極盡敦睦之誼。姚先世多名人。家藏法書名畫甚富。中經世變。遂致散逸。君多方購求。一日於肆中見孫溪草堂圖。爲遠祖翠泉公物。唐六如所贈者。大喜亟予多金携歸寶藏之。所居扁署。舉用先世舊題。其不忘祖澤類如此。娶汪孺人。曉園少宗伯之女弟也。君自奉儉而樂施予。孺人實有同德焉。三子皆同生。中淇、國學生。珪、邑庠生。中淮、國學生。孫四人、成、增、祥、森。君體素強。歲在丁未之季秋。忽感疾。他事無所繫懷。惟悼伯兄之無後。亟命以中淇子森爲兄長子繼嗣。疾浹旬而卒。是惟乾隆五十二年九月十一日也。年六十有七。一女。適同邑桑弢甫先生之孫廩膳生桑庭檮。

贊史氏曰。昔夫子見禾之穗垂而向根也。滔滔然曰。我其首禾乎。至若范喬之泣硯。鮑繇之治笥。魏舊之觀務。張湛守其先人避寇過江所攜之列子而爲之注。惟聖與賢。其重本也咸若是。迹君之行事。與若人何多讓焉。予聞之於桑文學者如此。乃亟爲之傳而發揚之。世有聞其風者。孝弟之思。亦可以油然而動

矣。

承文學應韶小傳 己酉

承姓之見於史者。後漢時有承宮。少孤。八歲爲人牧豕。過經師舍。因願留門下。執苦勤學。數年經明。當明、章朝拜侍中祭酒。此古人所云經術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者。其言誠可信也。乃有孜孜好學。而天不與之以年。其姓氏與侍中同。而不能同其遇。相知者不能無深惜之。江陰趙瞰江先生。嚴氣正性人也。嘗主於東鄉之承氏。承氏有子曰寶鈞。字應韶。生而恬靜。嗜讀書。其師王秉政。亦端愨士也。講之學。咸領解。閒習爲詩賦。亦甚發穎露。趙先生美其才。許其進而未已也。聞書賈船至。亟求佳本蓄之。每一書必依次讀終卷。不徒爲插架美觀也。書賈每載書來。必先就承氏。且爲之語曰。澄江江水澄。擇錢買書誰著稱。西鄉殷東鄉承。入縣學爲弟子員。不一年。病蠱服。不治。歿於乾隆五十二年九月。年僅二十有五。遺一女。以姪某爲之後。其師王秉政深慟之。收拾其遺文。請余審擇之。且告余云。是子有遠識。而用情懇。嘗議某公家坐客甚盛。有無賴子突入橫索錢。主人固不與。無賴子怒。視而去。歸而道其事。謂某公今日莫幸也。設無賴子衆辱之。將若何。縱經官懲治。所喪已多。且獨不慮後患乎。有陰陽家勸於屋後樹一表以壓煞。云可邀福祥。勿爲也。其不惑於雜御小數類如此。嗚呼。是亦足以見其爲人已。趙先生後就余鍾山講舍。每稱承氏主人之賢。待我厚。且言承氏有令子。趙先生先應韶一月亡。如及見其夭也。不知更若何爲之痛惜已。余案閒叢雜。尚無暇次比其文。而先爲是傳以表之。毋使其沒沒焉。以其所師友皆端人。其言宜可信。倘非漫徇其請也。使斯人而有年也。安知不可躋侍中之美乎。而胡爲乎僅若是也。不能不爲承氏惜矣。

國子監生丁君體贊家傳 己酉

嗚呼。今當登明選公之日。而上猶有力學不遇者。天又不與之年。使成一家言。以發聞於時。豈非命也耶。吾於丁君有慨焉。因其孤之請。而爲之次其行誼。知其克上承遺緒。而將貽休於後人也。君姓丁氏。先世自潭之醴陵遷常之武進。在宋與歐、蘇同時者名賢臣。弟兄同登第。邑人榮之。雙桂坊所由建也。代有聞人。詳於譜諜。考通議公諱廷讓。由進士起家。歷官至江西按察使。妣沈淑人。生三子。君其季也。名汝驥。字體贊。自始生迄壯歲。常隨通議公宦游。無須臾廢學。爲文。振筆數千言立就。先達昭文邵太史齊燾、海陽胡方伯文伯。咸深器之。暨赴秋賦。俛得之。輒復失之。年五十一。乾隆五十三年十月二日以疾卒於所親之館舍。君銳精學業。每夜漏未盡。即披衣起。雖旅次猶然。常以是訓其子曰。讀書欲得清氣。吾於平旦時覺有所會耳。事大母、父母。色養備至。族叔祖母張。早寡無子。閒有奪其志者。攜一女踉蹡來。因爲之終身。爲擇嫁其女。伯兄將之官湖南。適前喪其二子。顏色甚戚。君不忍違離。遂與偕行。爲佐治內外事。迨以試事歸。所親令閩中者。又強邀之往。值海寇鴟張。羽書旁午。督軍需甚急。君勾稽畫悉中程。迨事平而君竟以積勞促其生。悲夫。君從宦久。深達治體。初不欲以之自試也。而事會所值。亦頗利器材。然文學致身之念。未嘗一刻忘。而竟不獲遂。友朋知君者。咸嗟惜之。君娶於瞿。其家中微。遺孤方七歲。君撫之至成立。且葬其三世。又贖田以給之。他義舉舉類此。子四人。顯泰。拔貢生。顯鎰、國學生。顯曾、縣學生。顯恆

亦好學。從余游。孫一人。廷季。

論曰。余主講常郡之龍城。與君家鄰。見君諸子。咸雍容儒雅。能文章。君負才。鬱鬱不得志以歿。將收其報於後人。昔管寧渡海遭風。以一朝妄起爲己過。君一生常夜起。其來自下舟過黃天蕩也。値風濤大作。舟人咸色駭。而君執卷長哦。神氣自若。殆亦自信者有素也。清氣之訓。皆將銘君言於坐右以警後生之不能蚤起者。

盧君靜夫家傳 辛亥

余宗人靜夫君。寧波鄞之小江里人。考溫州府學訓導敬亭府君。諱垣。祖考明村府君。諱兆晟。敬亭以父年高。早辭官歸養。余先附公嘗館於鄞。與敬亭敘宗誼。甚相得也。後余至鄞。亦主君家。君時年方壯耳。與其兄胥待余甚謹。暇即就余談諸無勸容。別後久不見。見君之子雲路於吳中。蘇閶眠食無恙。這甚慰。後不能數數見。既而雲路作縣鎮江之丹陽。今秋。調任蘇州之昭文。過毗陵相見。出其所撰尊人行述見示。始知君已長逝。不可作矣。嗟。余將何以寄余情哉。因揭其行事之繼而爲之傳。君名登秩。字武成。靜夫其別號也。母周安人。家世習儒。叔父與其兄皆遊膠庠。不能以家事紛其業。君祖念門戶所寄。以君有幹理才。家政一以委之。鉤稽簿書。悉中程度。內外無間言。迨叫訓君乞終養歸。君奉事重闈。備極誠孝。弟兄華處。融融怡怡如也。其訓子也嚴。雲路始服官。誨之曰。官無小。當一以濟人利物爲念。家幸有薄田。足供饘粥。勿爲甘旨憂也。雲路任上海日。値府君周甲之辰。迎養在署。聞僚友欲製錦屏。召樂人佐觴上壽者。堅辭謝之。未幾。即歸里中。時上海許稚堂侍御。喬公子樸園皆在鄞。素重君。相與遊從無虛日。盧氏在甬上。族派繁衍。君有志修譜牒。建家廟。以明敬宗收族之誼。汲汲焉殫精力而爲之。嫌與其他迨次第蒇事。而已勞瘁不支矣。其卜葬考妣與兄耐軒也。猶自力相度。督率衆工。位置既定。將遷厝。値天大雨。府君徒步不避泥濘。衆皆以病體冒風雨非宜。固請乘肩輿。府君必不肯。匍匐哀號。誠動行路。及宅兆甫畢。而病愈深矣。彌留之際。神氣湛然。念諸子俱已成立。遺命析產。且以書告雲路。令服闋必努力爲好官。方不虛吾生平教誨之意。常日與雲路言。汝在外遺信歸。於諸弟宜各致一書。亦友愛之一節。蓋府君事無小大。俱計周慮密如是。是則可法也已。以乾隆五十年三月十一日卒。距生之辰爲雍正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年六十有一。候選州同知。例封儒林郎。兩娶皆范氏。早卒。又娶吳氏。贈封咸如例。子七人。長即雲路。次雲程、雲龍、雲林、雲剛、雲中、雲逵。女一。適太學生黃定基。孫五。孫女七。曾孫二。名俱具譜牒中。

論曰。以君之才。不及施於國。然觀其居鄉所施設。唯以根本爲先務。君子以爲得要道矣。禮言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君之葬其親也。不肯以權道拂禮經。不肯借偏辭以自解免。既老而猶爲孺子之慕。斯不亦古今所希覯者乎。君懿行雖多。即此一節。業足以傳矣。

陳祇園先生家傳 乙卯

先生杭州錢塘人也。名兆崙。字發奇。晚自號祇園。與文弨居相近也。而未相識。乾隆三年。先生舉於鄉。而文弨亦以是年舉順天鄉試。爲同歲生。情親矣。而事擾餬飾。亦不獲常會聚。迨先生解組歸來。僅得一二

面。文弨亦常年客授於外。歲杪歸里。即先生之廬。庶幾從容談讌。一補從前之缺陷。而先生已講大耋。雙目失明。閉關謝客久矣。然文弨於先生蹤跡雖疏。而於鄉里朋好之間。頗深悉先生之爲人。蓋粹然篤行君子也。乃今以乾隆六十年九月二十三日。考終里舍。享年八十有九。先生初宜湖州之歸安訓導。勤於誘迪。識拔丁杰於諸生中。丁後成進士。官寧波府學教授。其人亦端人也。頃在杭州。於先生之沒也。哀悼甚至。思有以不朽先生者。爲具事實以來求文。其言曰。近世儒教職。學博士之於弟子員。非能講師生之誼也。諸生當其在庠序中。且有因小忤而致喧競者。一旦得志以去。視學師如路人。更有抗衡者乎。交者士習之敝甚矣。然亦由爲師者不能以師道自重。故遂陵夷至此。今丁君誠能行古道。苟非先生克盡爲師之職。亦必不能入人之深如此。以丁君所親被之教澤。其言自無不可信也。在歸安六年。以本班營選知縣。初得湖北之應山。引見。特調廣東之大埔。慈祥化物。從不輕責人。甲午。分校得士陳文耀等八人。士論允服。終因目疾。力辭歸里。先生仕雖不顯。而居其官即能舉其職。大概可見矣。庚子年。南巡接駕。蒙恩賜大緞一端。先生內行修篤。手足之誼甚摯。里人稱焉。勅授文林郎。初娶畢。繼娶施。贈封咸如例。子三人。長元鑑。次元鍾。江西撫州府東鄉縣縣丞。三元炳。杭州府學生員。孫四人。祚、肆槃。國子監生。萬清、文瀚、基。皆業儒。曾孫二人。福齡。昌齡。

抱經堂文集卷第三十

傳五

浙江紹興府知府朱公涵齋家傳 壬子

公諱煦。字育賢。別號涵齋。系出新安朱氏。明初安五公爲吏部左侍郎。寄籍江南揚州之泰興。時守常郡者。與安五公有舊。其鄰縣江陰江中有新漲沙。名馬駄沙。人不利有之。守因以歸於公。蓋揚與常雖隔郡而由泰興至馬駄沙道甚近。公於是闢草萊。治溝塍。招貧民給籽種。歲餘得腴田八百畝。生聚因以益盛。至成化七年。遂建爲靖江縣。仍隸常州。故少宰之子孫世爲常之靖江人。其顯名者甚衆。具載邑乘中。公祖諱沐。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未仕。所著有竹窗詩集行世。考諱懋德。歷知直隸完縣。山東夏津。長清。以公貴。皆封贈中憲大夫。公幼誠篤。不苟言笑。以國子生就順天試。見器於諸老前輩。旋丁母聞太恭人憂。居喪哀毀致疾。踰年始痊。時長清公以疾辭官家居。有三子。公居長。年幾壯矣。長清公欲其展力國家。以補生平未酬之志。入貲如例。乾隆二十年。選授刑部貴州司員外郎。無錫秦尙書綜部事。留意人材。以公爲能。凡有現審案件。率以委公。公詳慎研鞫。悉得其情。先是凡旗主以家人酗酒滋事送部者。準例概行斥遣。公視其所下狀。質之於庭。不能指實。因稟堂官拘集鞫供。乃其主私僕婦。欲遠其夫。故以此坐之。事遂不行。而舊例亦重定。在刑部三年。轉戶部江西司郎中。兼現審處。又兼督催所。二十六年。京察一等

記名。以道府用。值浙江巡撫番禺莊公入奏。以紹興郡大事劇。急須幹員爲請。遂特授紹興府知府。是年九月至任。越地多姦民。其俗習於刀筆。以健訟爲能。每鬻詞以發難。遂放告期。多至二三百紙。狀內多引條例以爲首。謂如是可以挾制也。公一一閱之。情僞畢露。擇其尤不合於理者。卽予杖懲。又少年無賴者擾害里閭。且詭立名字以自標異。如九尾狐、小羅成、賽秦瓊之類。俗所謂綽號是也。其所到。人皆畏之。城雖被害。亦不敢言。蓋其結爲死黨者衆也。亦有身列衿士。而結交吏胥。以誣詐傾陷人者。公皆廉得其實。案名捕治。於是受其害者。咸得以狀上訴。擇其爲惡甚者。流之遠方。餘亦議罪有差。地方爲之一清。士民咸額手稱慶曰。今而後得以安枕矣。乃以驅惡殺良四字扁聽事。以頌公德。其於新斷命案。少有疑竇。不肯卽據縣中完結。屬邑諸暨有賈人陳姓者。其父夜出。以其子守店。晨歸。則店中之銀一空。尋其子。已死於宅東之隙地。身負刃傷者三。縣方懸緝。有鄰人駱文達者曰。殺人者某某等也。指證似實。縣已成招。解犯過府。公視其狀類冤抑。且思殺人爲下旬五日之夜。於時月色甚微。去死所約六丈有餘。駱文達登樓遠望。其行兇先後。并各人所著衣色。焉能了了至此。於是亦如其期。夜中令駱文達立舊處。擇其鄉素所習者三四人立死所。令駱辨其某色衣者爲誰。某竟語塞。加以嚴訊。始得其挾嫌妄攀之實。而負冤者卒得昭雪。郡中蕺山書院。爲教養英俊之地。非明師不足以造士。公訪得烏程孫太史名人龍者。品端而學優。卽以幣禮延至。向諸生中亦有一二不馴議者。及孫至。士皆帖服無異論。是年登賢書者五人。明年中進士者二人。公既歸。而後政尙挽留孫不令去。後竟卒於越。其子遂入籍山陰。此固見衆士事師之誼。

而公之爲士求師。與父兄之爲其子弟何以異。宜乎至今而不忘也。二十七年。翠華南巡。凡所承辦。敬謹無誤。蒙賜賚甚優。五月差竣。卽派同杭、台、寧波、三府。修建海寧塘工。又因塘石俱出紹興之羊大南山。撫軍令三府應採買者。俱解銀交紹興代辦。公於尺寸。一稟成規。月往監採。絕需索之弊。凡在工之宕戶石匠等。無不踴躍急公。塘工自始事以至告竣。不朴一人而事集。明年秋。大雨。越地四面環山。外爲大江。內多巨湖。兩大旨漲不及。泛溢成災。八邑中諸暨尤甚。公親往察勘。近江者導之入江。近湖者導之入湖。又確核成災戶口應振卹者。乘小艇以胥吏各一自隨。其淺灘難達處。坐大木盆。四五人扶曳而行。村民往往指曰。此太守活我命也。亦間有不火食之時。唯食果餅充飢而已。勘定後。詳請賑濟。大吏入奏。奉旨如所請。皇仁浩蕩。使數十萬生靈不致塡於溝壑。而公之盡瘁奉職。亦可謂無絲毫遺憾矣。是冬。念長清公年及七旬。唯季子依膝下。不可不急歸養。然非獨子。於終養例尙不合。遂以疾請告。時公年三十有九。大府不聽其去。公陳懇甚至。乃許。去之日。郡民涕泣攀追者以萬數。歸及一載。遂丁外艱。向使稍濡滯不去官。其抱終天之恨者將無窮矣。三年中。哀傷憔悴。幾至骨立。自是遂無意仕宦。既而患怔忡。因以四十二年四月。終於家。年五十有三。公自出仕以來。謹持廉隅。公事方急。至自出家財以佐之。未嘗少有科率。公考嘗捐田七百餘畝以贍族人。公謹遵其制。而復推廣之。家居十餘年。無一字入公門。人亦敬公長者。亦不敢以無禮仵公。律身勤儉。以是率其子孫。士大夫稱有家法者。莫先焉。娶陳恭人。後公十六年卒。子五人。長埴。見署四川青提渡鹽大使。次基綸。方略館謄錄。候補州同知。次基稻。附貢生。次基釋。基綬。皆太

學生。孫十二人。曾孫三人。

論曰。余祖貫餘姚。爲公所隸之邑。明之季年。始遷於杭。又早年服官。居日下。是以不獲以部民晉謁。於後讀禮南還。一謁孫端人先生於蕺山。是日適課士。見諸生皆彬彬守禮法。無妄言笑者。卽知公之造士有方。與孫先生之盛德誠人。其美交相成也。鄉人之頌公者如一辭。今撮其大者著於此。亦足以見公政事之才矣。公之子基釋與余有姻連。故又以知孝弟睦婣之篤行。然則循吏之名。猶不足以盡公矣

廣德州學正孚堂朱君家傳 壬子

君姓朱氏。諱裕觀。字顒若。號孚堂。先世陝西鳳翔人。元末。徙家江南之當塗。世系始可考。有諱鏵者。明永樂時。官南京江西道御史。立朝有直聲。嗣是數世。潛德未彰。曾祖衡昌。人稱長者。祖念山。嫻文章。能詩。善書畫。以貲。跳身從軍。以征兀魯特功。敘授江西瑞州府經歷。旋換武資。補山東濟寧衛守備。考闢谷。甘肅高臺縣知縣。生三子。季卽君也。少而力學。月有定程。不中程。輒引夏楚自責。且跪誦。必精熟後已。體素弱。年十六。病中猶手不釋卷。高臺公以爲非攝生之宜。緘書禁勿使觀。君卽專精八法。入歐褚兩家閫奧。晚歲風致直逼晉人。性至孝。母病。有人能從乩請方。其所書必以沙盤。顧無所得沙。何君卽往河畔取沙。時正嚴冬。五指爲之裂。既而所書非佳語。君一見悶絕。迨居喪。哀毀骨立。以名諸生入國子監。乾隆庚午。應順天鄉試。中副榜。考取八旗教習。充武英殿校對。繼考職在一等。當得州同知。癸酉。中式舉人。滿教習期滿。引見。以教職用。君先往西陲省親。而高臺公已丁繼母艱。旋亦身故。君在途聞耗。幾不欲生。及抵喪次。

困餓已甚。高臺距當塗五千餘里。扶櫬費重。宦囊無餘貲。正日夜焦慮。會大吏助之。行乃成。行時制府吳公留君辦奏牘。固辭不得。遂命子廷芝等扶柩歸。有姻家卒於皋蘭者。君計費尙有餘。卽爲經紀同返。君於次年亦還歸。營葬畢。地方大吏俱知君有經濟才。多延致幕中。無虛歲。迨庚寅。銓授廣德州學正。地居萬山中。俗質而少文。諸生有不衣冠而來謁者。君雖盛暑。必冠服見之。俗漸知禮節。有某生素自愛。爲誣者妄相牽。長吏欲撾之。君審其無辜。爲力請乃免。學宮傾頹甚。爲營葺之。丁祭樂舞久廢。請於學使朱公。錄取佾生若干名。又捐置樂器。延善音律者爲教師。一年後。聲容燦然可觀。人士咸欣欣然以爲盛事。君中年以上。體氣漸強。近年偶患寒疾。繼以瘧。遂至不諱。病中念長子廷芝之下血甚劇。諭季子廷葵謹視兄疾。勿少離。以故屬纊時皆不在側。廣德諸生。感君德化。不召而至者十餘人。治木製衣衾。一切如禮。哭皆盡哀。嗚呼。此可以驗君之教澤入人深也。君卒以乾隆四十八年正月初二日。享年六十有八。娶沈氏。其扶舅櫬先歸也。見兄公在寓江。貧至不能舉火。乃約計歸貲外餘羨。歸之。繼復僦屋同居。并婚嫁其子女。族黨稱其賢。子五人。廷芝、廷蒲、皆國學生。廷葵。邑諸生。廷穀、廷蘐、廷蕭、早卒。廷藹。孫五人。長珏。亦邑庠生。餘皆詳譜中。

論曰。君儒者而通達世務。佐大吏皆有聲。使寄以民社。亦必有所報効。乃爲文學官。克自振作。不隨俗委靡。局於卑仕。故其所表見僅此。然觀諸生之能敦古道。非恩誼素結於其心。能然哉。如使之治民。則民之所以報君。亦必視此矣。

李蠡塘先生家傳　壬子

詞館前輩中。余獨與蠡塘李先生親也。舉月一會聚焉。倣溫公與率之約而爲之。先生之爲人。外樸華樂閑靜。相見絕無世俗談。每就之。令人之意也消。方冀奉教有日。乃曾未三年。而翩然賦歸矣。文弨自宜能後。庶獨無導居。久未悉先生近狀。年來謬席毗陵之龍城講舍。實先生之鄉。而先生已不可再見矣。爲悼歎者久之。歲辛亥。始識先生之嗣子躍來。庶幾能繼先生之志業者。以先生之素不棄文弨也。因出其詩集見示。并誌狀等。而以傳見屬。追思平生交誼之厚。焉可以不文辭。先生諱英。字御左。晚乃號蠡塘。李氏系出宋丞相忠定公。中間自晉陵徙宜興。故先生仍以宜興通籍。而所居則在武進之鄉云。幼聰穎。師友又皆一時勝流。早年文章即已成就。於書隸篆行草。靡不以古人爲師法。出遊淮陰諸名士一見傾倒。乾隆甲子乙丑。聯捷成進士。入詞林。即乞假省親歸。父止齋公有疾。一切起居服食必身親之。更善於養志。有來告貸者。得止齋公一諾。即如數以應。未嘗以貧故稍有難色。止齋公病瘠。凡所指示。唯先生無一齟齬。他人則不能兼喻也。彌留之際。執先生手喃喃不置。更聞哭擗而沒。先生之於子道。可謂盡矣。將營葬。人謂祖塋上有吉穴。先生以先人有禁碑。終別求地以窆焉。還朝授職檢討。充鄉會試同考官。纂修三禮。續文獻通考等書。咸安宮官學總裁教習。丁丑科庶吉士恩賜翻繙。贈封上兩世如其官。先生自童子試以來。凡遇合之文。無不以清見賞。及在館閣所作詩賦。一主清新。如藐姑射之仙。不雜鉛華鄉澤而始見妍也。臨池之學。久而益工。求者車滿戶外。應之無倦容。人人各愜其意以去。歸而家徒四壁。主講海州六安。得稍稍資給。於從兄姊之無以爲家者。猶爲一一撫䘏。使不失所有。私蓄其餘。恃者亦不少芥蔕於懷。生平無疾言遽色。卽之藹然。而干以非義。則毅然不可奪。娶黃孺人先卒。一女適吳方躍。無子。以弟之子躍來爲後。謹守先生遺集。將有待於表章云。

盧文弨曰。先生。孝悌人也。內行不彰於外。故人但以清許之。夫榮名顯仕。人競趨焉。迺翛然若深山之老衲。何哉。意其充於中而無慕於外者歟。其立品清。其吐辭焉得而不清。冒固心聲之所流也。然貞介自守。而未嘗絕俗。人是以樂得而親之。嗚呼。九原如可作也。舍先生將安歸。

朝議大夫學南瞿公家傳　壬子

大凡豪傑之士。承先世所詒之業。未有不欲堂構無虧。弓裘善繼者也。而阨難或出於不虞。至於窮約困頓。艱難勞苦之備嘗。而能彊毅有爲。黽勉樹立。使緒將墜而復完。基欲壞而重固。且更廓而大之。益爲前人光。古今來國固有之。家亦宜然。此豈不由乎幹裕之才哉。然所重尤在乎其德。昔子張問行。而聖人數之以忠信篤敬。又問達。而教之以質直好義數言。夫唯如是。斯其所以攸往無不利。而困者於以亨。約者於以泰。固必然之理也。余往來吳中。每聞人稱道瞿大夫之賢。而未之識也。今殁已七年矣。得錄其事狀徵所爲誌墓之文。始知大夫之果賢也。會令嗣太守君。欲傳大夫之行事。以書來請文弨爲文。以繫諸譜牒。因不辭而爲之次敍之。大夫諱連璧。字璞存。號學南。先世居松江之上海。曾祖諱穎隆。力敦善行。設黃浦北義渡。至今行者稱便。祖諱有恆。貢生。任江南直隸和州學正。始遷太倉州之嘉定。所居在學宮之南。

故大夫之號取諸此。父克振公。諱大定。先以子貴。勅贈儒林郎。後以孫貴。誥贈朝議大夫。學南公之封亦由此。大夫生九歲而孤。事大母孝。出遇所嗜物。必攜歸以獻。大母嘗之而後快。瞿氏素以本富聞。迨祖若父相繼去世。兩叔父皆不善持家。同產兄兩人又皆早逝。孑然孤露。生計漸不支。雍正三年。江南始徵錢糧積欠之案。邦邑向以瞿氏任排年儲甲總戶。往常催繳率如例。繼而經理無人。爲姦胥所侵蝕。令顧考成。唯責成總戶。於是變產彌補。家遂因之而毀。大夫年方弱冠。罰徒忍飢誦經。其若堂上何。且祖宗數百年之基構。一旦隳夷殆盡。必非僅守章句之所能興復。昔人言儒者以治生爲急。度事勢亦不得不爾。思所著之術亦多方。唯布之與衆。其重相埒。其資於人也廣。於是始創布業。往來吳下。倍極勤苦。幾二十餘年。得漸有贏餘。舊居之損敗者亟葺之。旁屋之出售者贖歸之。遠近祖塋之祭田墓田爲族人因貧質於人者。一一爲出資清償以歸其主。顧故里雖可懷。而一區之廬已在吳粟顧弗便。乃復卜宅於吳之閶門。而舊宅遷焉。同業者或有利不利。而大夫獨隆隆日起者。則以其性行誠實。動皆合宜。所謂德孚於人而人信之。大夫之謂矣。其事大母與母。生則盡敬。沒則盡哀。葬則營高敞地。樹松楸。皆成行。翠華開數歲一南巡。大夫隨守土諸臣後。遵循迎鑾成例。而敬謹倍加焉。每常往來靈巖山麓。供頓悉中程。又嘗以私財佐公家之急。廣振施之惠。未易一二數也。嘉定地不產米。苦漕運。前明族祖仲仁公倡議折漕。請於邑令朱公廷益。因得改折。民受其惠。立祠以祀。仲仁公在附祀之列。久而漸湮。大夫倡興復之。至今得以不廢。大夫以乾隆五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無疾考終。年七十有一。娶汪恭人。家正當中落時。執勤食淡。以贊姑教子。不得事息。其卒也。亦於是年之六月。年七十。生三子。長兆騏。國學生。候選知府。次埔。歲貢生。勅授修職郎。歷任府縣學學官。最後得碭山縣學教諭。次兆麟。國學生。河南南陽府同知。署陳州府知府。大

夫始以困阨故。舍百年詩書之澤以治生。意常慊慊。日望其後人以儒術顯。甚切。延名師。嚴課程。無少須臾懈。今埔以文學爲師儒之官。孫中泌又食餼於庠。堪優貢成均。後起者森森。科名直待時耳。此殆所謂得則兼得者也。女三。孫男九。孫女八。曾孫男二。曾孫女一。其詳具在譜牒。

盧史氏曰。聖人之言。豈不信矣夫。觀大夫之行事可知已。孰謂大夫非儒者。其所操以應事接物者。盧無往而非儒術也。事固當審輕重。權緩急。在水火之中而冀久遠之效。其爲計也迂。而且不可以必得。追乎轗軻終身。而於後人益不逮恤矣。若大夫所爲。誠明於緩急輕重之數。故能復完其先世之舊。而子孫乃得從容以向學之塗者。先適楚。北征者宜向南。事固不可執一論也。語曰。惜財者必重費。以大夫之積而能散也。豈不更賢於攝緘縢固扃鐍者遠甚。如此而不謂之豪傑。得乎。

文學朱梅友家傳　辛亥

君諱夏。字煥文。一字梅友。姓朱氏。先世徽人。與文公同祖。由始別六傳。始遷於處州遂昌縣之奕山。至君二十二世矣。世以耕且讀爲業。有後以奕山地僻。更遷居陳郎。暨年事大父、父能順適其意。無子弟過大父。曾祖府君極愛之。令讀儒書。出就外塾。有雖耽學。每念餘力學文之訓。時歸家省覲。并代諸勞辱事。世務益以練習。既冠。以文受知學使者。補縣學博士弟子員。遂爲經師。遠近爭相延聘。時父碧泉府君客於

生計，服徒業而貧逾甚，貸子母日益多。君以所得脩脯爲償，無私用者，復念治末終不若務本，召佃客講求田園之利，家計由是粗足，食必具甘旨。親末中年，已能享優游之樂矣。有母弟四人，女弟二人，皆以時婚嫁。親既沒，而兄弟猶同居數十年，諸弟皆力農。君閔其勞，己有五子，唯令一子習儒，三子皆習農以分其勞，一子則尚幼也。沒之前一年，諸弟以君年屆耆矣，而綜理家政，勞勞不少休，意不安，固求分爨。君不得已而後聽之，猶語其子奎曰：異日汝力有餘，令雖分猶可挽使合也。奎讀書有文名，君令之會城就賢師友講習。乾隆四十一年舉拔萃科，君喜而復悲，以若考之愛此孫特甚，而曾不及見也。其孝友之性，始終亡閒若此。奎言君爲人解紛周急之事甚夥，然此猶小小者耳。娶寧溪王氏，有同德，舅姑喜其善事，妯娌閒咸宜之，同居久而無閒言，以是益成良人之美云。先八年卒。君後補增廣生，卒以乾隆四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年五十有九。所著詩文藏於家。

舊史氏曰：余始識君仲子於逆旅中，即以拔萃貢太學者也。觀其言語動作，類有養者，已知其稟承有自。居京師數月，益與之習。一日出所撰府君行述，來余文，且痛己之事親不及君之事親遠甚。余於是竊書向所揣之果不謬也。夫世之讀書號爲儒者，往往徒墨守章句，力不足以服勞，智不足以治生，若是，則其親何賴焉。君之命意，唯恐其力不爲父母兄弟用，勞身苦思，以安其親。爲儒者而若斯也，其庶幾不爲腐儒之歸也夫。

國子監生洪君家傳 辛卯

君諱翹，字楚所，常州陽湖人。國子監生。祖諱璟，山西大同府知府。父諱公寀，字豐旅。大同君之卒也，官督滅城工銀數巨萬，豐旅君竟不以累昆弟，獨爲償，又受託趙氏孤，耗其家，遂爲窶人。君偶儻尙義，有父風。娶蔣孺人，同邑臨安縣知縣諱敦淳之女也，有賢德，安貧，孝於舅姑。君不憂內顧，常客外謀餐。江行見溺者，兩窶人拯出之。然志節高邁，不肯爲呴愉態，以故遊不得志，年三十八竟客死。孺人與君同年生，忍死代子職，撫其二子三女，咸成立。二子，禮吉、迪吉也。君沒時，禮吉方六歲，自小學以迄通經，皆孺人親教之。正句讀，審音訓，故禮吉學有原本，一不染俗師之陋。凡行事，訓以恪守先世之舊，一製衣亦不聽隨俗。禮吉既能負米，客外久，衣或更其式，母怒曰：兒曹一衣尙隨俗，即他事何以自立。禮吉學有聞，交游漸廣，貴人具禮幣聘爲子師，孺人必察其人信可者，許爲朋友賓主，否則戒其子亟遠之。姊婦余寡無依，孺人迎與共艱處，以次子迪吉爲叔後，葬三世七棺，咸如禮。監生君在日，與通州盛聽交最善，前所救溺人，適聽弟也。君喪在殯，而里失火，聽冒火翼櫬出。聽有一子，年四十，貧不能娶，孺人約一歲所入，畢其半畀之，遂克成禮。禮吉初試於鄉，得乙榜，貢太學，孺人猶見之。卒年六十有五。禮吉後中乾隆四十五年順天試，貢禮部，爲舉人，易名亮吉。

舊史氏曰：監生君無年而沒，故其行事不少概見。然其先世富盛時，常施德於族姻里黨，倘緩急有告，宜必有應者。而君寧客遊於外以治生，又不能骫骳滑稽以取世悅，而坐致困窮，即此亦足以得其爲人矣。孺人之亡也，賢士大夫爲之誄者八，祭文及哀辭各一，爲之志若銘者一，爲之傳者一，盛矣哉。非是母則

何以有是子，非是子則何以使母之賢得大彰顯，有聞於時也。余重孝廉之爲人，不容無言，而諸君子之爲母言者則既詳矣。抑聞之，夫者妻之綱也，母實有賢德，而事當繫於其夫，故爲洪君傳以明夫世德之相承，固宜獲此同德之助也。

梅式堂小傳 甲寅

君諱鈐，字二如，一字式堂，寧國宣城人，姓梅氏。徵君定九先生諱文鼎之曾孫，左都御史謚文穆諱瑴成之第三子也。今與其昆季俱定居江寧上元縣。余適濫席鍾山書院，因得與君昆季時過從。君厚重老成，言甚簡，至見之若無所得也，既而思之，甚有意乎其爲人，而樂與之親。乾隆丁酉，君試於鄉，余欲讀君試文，來候君，閽者以病辭，無何，遂以不起聞矣。視君之言語動作，常相期以壽考，而竟不然，天道之不可問也如是。嘗詢君生平行誼於其弟鏐，越明年三月，鏐始詳錄一冊以見示。會文弨已辭席，束裝啓塗，不及緝綜，藏之篋中有年。俗事紛紜，硯久不理，每一念及，輒耿耿難爲懷。今年甲寅，埋故篋，得君之行實，因亟摭其大略，著之。君六歲喪母王夫人，微好動，旋即自懲創。少長，紀所聞儒先講論同異理道性命之旨，爲習傳錄。聞人之善，久而不忘，且樂傳述於人。文穆公告歸後，君侍枕屨不少離，出入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嘗侍疾數十晝夜，視甚安之。君猶以納溺器衾中指爪觸親膚爲深疚，遂終身勤爪剪。王夫人既沒，而徐夫人攝內事。徐後文穆卒，所親謂於制本不得持三年服，矧覃恩明後年接開科，宜急圖顯揚。君泣對曰：母視鈐、鏐，不異所生，安忍異服於所生乎。卒終三年喪。君中江南庚午科鄉試乙榜，得以貢生就順天試，愛君者咸欲爲之地，君一切謝去，於後遂不再就順天試。重故交，雖其人已沒，言及之輒怦怦然，於其筆墨留遺者，裝潢而什襲之。唯識樂引進故人子，唯恐其遠而漸疏也。座右所書，皆箴砭藥石之言。疾革時，神明不亂，語子準云：今歲鈔太公家訓未完，汝其足成之。太公家訓者，徵君示子孫也。又語某書價須償。其他囑家人語率視此。年四十有六。妻崔氏，先一年卒。子二人，準爲伯父後，次曰煟。孫女五人。君長於古文，不苟作詩及書法，皆遒出群流，然未嘗以此自矜也。手所鈔輯者，取文獻通考議論之要者爲大事論，又纂三禮中典制爲一書，又選古文爲內外編，其勤勤孳孳又如此。嗚呼，略舉君之大端，誠不愧人之師表也已。

盧文弨曰：君貴公子，又才望動一時，達官貴人爭欲引君出我門下以爲重，而君坐紅塵中，不異居深山，不肯詭其道以求進，至歷久而不渝，而僅以一貢太學終其身，知君者無不爲君惜，終亦歎介然獨立之能使其身完然而無玷也。君弟鏐能詳言君之志事，是亦不隨流俗者，余悲君之不可見，見君弟，庶少有以慰余思也夫。

梁孝廉處素小傳 癸丑

梁君處素，名履繩，余益友也。善讀書，既擷其精，并正其謬，與其兄曜北相礱錯，一時有元方季方之目。余老而衰，凝思考訂群書，有所遺忘及錯誤，處素率爲余審定之。兩君皆厚余，其氣象則曜北侃侃然，處素闇闇然，和易近人，人尤樂親之。曜北既棄舉子業，專精史記學，處素以乾隆戊申科舉浙江鄉試，人咸意

其發名成業之未有涯也。乃再試南宮。不遇。歸途風日燥烈。塵埃漲天。熱氣中人。毒甚。然抵家尙無恙也。會葬其先考侍郎公。在山閱月餘。親程畚梮之勞維護。壘面富春江。時當秋末。江風射人作寒。君自以尙強壯。不爲意。然而君之受病深矣。兩害俱發。臥牀未幾。即失音。越日痛目已瞑矣。余聞而驚訝。往哭之。信爲之失聲長慟。悲夫。廣我見聞者之少此一益友也。嗚呼。君生宦家。家門鼎盛。祖則文莊公。父則侍郎公。伯祖太史薌林公。伯父侍講山舟公。設以常人處此。不爲華腴風流。則爲裘馬淸狂。日以酒食遊戲相徵逐爲事。不復知有文字之樂者。比比然矣。君獨蕭然若寒士。衣不求新。出則徒步。不以所能病人。不以所不知愧人。博學而能孱守之。以故不涉於愛憎之口。自其曾大父踣父先生以來。學問文章。照耀海內。代精八法。得其片楮。珍同拱璧。君克自奮厲。纘承家學。其於羣經中。尤精左氏傳。蓋其舅氏元和陳君名樹華。著有春秋內外傳考證。君復彙輯諸家之說而折其衷。疏爲三編。先以其成者示余。余讀而善之。其續纂者尙未竟也。遺草具在。檢拾而加以整比焉。此則隴北之責已。君詩清新越俗。向與其兄及所親合刻有梅竹聯吟集。可見其崖略。書法雖不名家。然端謹不苟。如其爲人。且通說文。故下筆鮮俗字。使老其材其成就烏能測其所至。乃年僅四十有六而竟夭死。迺乾隆之五十八年十一月三日也。在梁氏失一佳子弟。在宇內少一讀書人。豈不哀哉。君娶於曲阜孔氏。孔氏多學人。余友孔君名繼涵者。君之外舅也。以君處族黨閒。可以無愧色矣。一子曰常孫。曰壬。在長逝者固可無憾。而未死者烏能免於憾也。余賴唐之筆。不足以爲君重。但爲之志其略。亦聊以抒余之哀而已。

抱經堂文集卷第三十一

傳六　事略

夏節母傳 庚戌

江陰夏節母者。傳一先生之室也。先生至性過人。喪父。哀毀。將葬。値天寒。不忍父柩入冷穴。特剏意以身煖之。臥壙中兩日夜。覺。以是致疾卒。母時年二十九。有姑在堂。藐之得無死。督二孤甚嚴。訖爲名諸生。次子二銘嘗客宜興令王君所。王甚重之。王疾病。家人爲貪利者。成弗使二銘。肆妄言。二銘怒。欲辭去。王君堅留。不可。則使人聞於母。母乃遂止之。曰。王君與爾交好。今病困舍去。不義。乃止。王病亦愈。旣縣人有以試事屬二銘者。其人於二銘素有憾。雖不可。然意猶慊慊。母曰。汝唯有辭王君而歸可耳。王復使人邀之再三。母曰。前王君有急。義不可去。今無事。何必往。其斷事合義皆此類。夏氏之先好施。以是毀其家。傳一先生歿時。有貲半千金。母鬻田以償。曰。不可使夫子有遺憾。雖所負母家者亦必償。族人哀其志。欲分建祠金幷公田以贍母。母堅不受。二銘與兄愼脩自幼即好施。嘗號寒者。稍奪長所賜爲之衣。母雖當困乏。不移取以給他用。或問其故。曰。童子有仁心。不可閼也。邑有災。煮粥以食飢者。二銘任其事。勞甚得疾。醫危之。母曰。天道神明。宜無有求活人而先自斃者。他日愼脩又因水災募櫓收江中流屍病。母信之。亦如二銘。已皆如母言。二銘奉母命一至京師。遊鄉先達楊文定公之門。未幾。公捐館。母命經理其喪。畢即歸。

曰。大賢旣歿。久留無益也。母年已合旌例。堅不欲。初邑人以傳一先生死孝求旌。議者以煖壙不經卻之。母傷之。故戒其子勿以節求旌也。母年七十一而歿。逾年爲乾隆十九年。乃始聞於朝得旌云。母湯氏。其孫祖烺來學於余。乃備知其事如此。

論曰。世所爲蓋有丈夫風。易曰。夫子制義。今觀母於去就辭受閒。何其審所處而皆當也。得之於巾幗甚難哉。易於坤爲吝嗇。母又不然。其家至今能遵其教。是以愧彼富者。余嘗讀宋史孝義傳。黃道明葬母。臥壙中三日。又徐義、沈宣葬皆不掩壙。夜皆拊棺而臥。彼皆無恙。而傳一獨不幸死。且不得旌。然賴有賢妻以顯其事。作史者其含諸。

江陰張節婦傳 癸巳

江陰張節婦者。不知其母家姓。或云。鎭江人。嫁江陰張庭之仲子爲婦。張庭者。以其業名之。貧困。去爲諸墅闕卒。貲少裕。乃爲兩子娶婦。其冢婦得於舅姑。仲婦即節婦也。以無口才。故不得於舅姑。其小姑嘗爲人婢。後得歸。與其姒嫂嘗陵藉節婦。訌其夫亦弗禮節婦。於是張氏無小大。無一人善節婦者。生一女而夫死。節婦時年二十餘。安張氏。無改適意。張家人百端說之。不動。乃交以惡語相迫。婦亦自若也。一日。其兄來省之。張氏合口稱仲婦不賢。其兄信之。亦怒其妹出詈語。且曰。汝何顏爲張氏婦乎。不改嫁將安歸。婦至是始曰。諾。兄辭而去。婦整理箱篋。無戚容。入夜。尙自乳其女。張氏大小皆喜。謂不賢婦行去矣。是夜。兄婦寢。戶尙半閉。叩之不應。抉而視之。則赫然已縊於梁矣。以襁約兒於牀。兒故得無恙。婦旣死。張氏以無故輕生聞於官。事遂已。鄉鄰有知者。爲大息。傳其事。余妻季楊在室時。聞而異之。他日爲余說如此。且請爲之傳。

舊史氏曰。張氏之遇仲子婦。可謂少恩矣。婦之以節殉張氏也。豈爲私愛哉。語曰。好內。女死之。此胥夫常情耳。若夫義根於性。行成於志。堅確不二。以完所守。則非恩怨之所能加損者矣。節婦初不期死。以徼身後之名。及迫之以不得不死。然後死。此尤爲得死之正。有風化之責者。當亟表之。

李節婦顧恭人傳 甲午

節婦顧氏。上元人。明南刑部尙書東橋先生之裔。父配元。名諸生。節婦年十九。歸同邑太學生李仙經。字尹授。後贈官至朝議大夫者也。旣歸後。甚宜其家。斯公思以文學致身。讀書刻苦。應秋試者再。不得志。遂病。節婦左右之。勞瘁備至。疾終不起。是時節婦年二十有六。上有舅姑。年皆俛七十。遺孤文在始六歲。欲自殉。不可。則強起搘拄。外侮疊至。一不貽老人憂。奉養極誠孝。翁嘗有所往。中途驟得疾。距家四百里許。節婦一昔夢見翁形容異常。驚而覺。即稽顙北辰。祝翁得生還。後果歸。至正寢而歿。姑病篤。節婦與之同臥起。湯藥必親嘗。夫歿後又四年。舅姑乃皆以天年終。教孤子慈而嚴。以故文在名譽早起。應童子試。知縣事袁君賞其文。引居門下。以遠到期之。文在幼善病。時或失血。節婦患其復如乃父之以勤苦致夭也。輟業爲太學生。旣又爲之輸金入仕。初任南城兵馬司指揮。使出爲廣西梧州府同知。所司劇稽。人以爲美遷。節婦切誡曰。必毋染指。後又擢鬱林、柳、潯諸州郡篆。所至清譽。以最擢湖南常德府知府。換劇衢州。

旋遷署衡永郴桂道。又嘗護臬藩二使司印。文在居官。每遣人迎母。再三辭。僅一至而返。曰。吾性好清約。汝能以此自持。勝養我多矣。及文在以失察所屬知桂陽州某虧帑不報落職。歸。節婦殊無感慼意。及文在復職。嘗次吏部。乾隆三十七年春。卒於京師。節婦晚年失壯子。痛不自勝。喪歸。一一手自經紀。逾年疽發於背。猶日召諸孫至前。訓以保身持家之道。神明炯然不亂。以五月七日終於內寢。年六十有六。節婦於乾隆三十一年。奉旨旌表節孝。又以子貴封恭人。孫三人。肯謨。肯芬。肯荃。皆業儒。長者方成童云。

舊史氏曰。錢余嘗學湖南。歲試始衡州。爲之守者李君也。使者校生童騎射。必之郭外教場。地曠而觀者填塞。騎每不易戢。而士又非素練。或先焉。或後焉。往往惑使者之耳目。以甲爲乙者不少矣。李君植木爲表。繩連之。以節觀者。闌入者始鞭之。不勞而自戢。於控馬將發處。使官屬監之。五人爲一班。一人出馬。所司呼云。某甲。吏布於道。傳聲相呼。以達於使者。則士之著籍而不至者。與夫馬失道而求復者。皆可辨也。余是時以爲通例然也。既而乃伏李君之能。自余來李君之里。君時方留京師。聞其鄉人云。昔歲大饑。官分地爲粥。以食饑者。以在籍之鄉官分主之。唯李君實視如己事。勞瘁不辭。人用以濟。其共事者皆能道之。然不知李君有母也。今因母之弟順生銘來學於余。始知之。銘又自言曰。銘幼喪父。賴姊教育之以有今日。李氏而無姊。則風雨毀室之患。殆亦不能有其家。吾姊少嘗讀書。識大義。其待本宗外姻。咸有恩義。固不獨私於銘。而銘感之不能忘也。余聞銘之言。乃知李君之才敏而事無不誠者。得於慈教爲多。先儒嘗言。婦人可無才。若節婦之所處。非德而兼之以才。則李氏之業幾墜矣。余嘗欲書李君之事。不果。今故併著之。以見非是母不能生是子也。

汪氏雙節傳 丙申

乾隆二十九年。蕭山故淇縣典史汪楷之繼妻王氏。妾徐氏。皆以忍苦完節。奉命旌表。樹坊於邑東所居之大義里。曰雙節。爲之傳曰。王氏會稽人。庠生廷文之次女。年二十三。歸汪楷爲繼妻。楷前妻方氏遺二女尚幼。而妾徐氏居蹬室。已七年。生一子輝祖。僅六歲。徐氏。鄞人也。楷方爲淇縣典史。徐奉王偕之任。王氏有母道。慈子女若所生。與徐歡若娣姒。徐則嚴事之無閒言。楷居官廉恕。在任八年。念父母皆老。頭引疾歸。父沒。有逋不能償。謀遊粵東。未幾遂卒於粵。是時。王年二十八。徐年二十九。上有老姑沈氏在堂。下有一子四女。其二女。王所生也。家故有負郭田。爲小叔斥賣以償博進。至是歲入無幾。索責者滿戶外。二氏辛苦營甘膬。奉老姑。且衣食其子女而已。則忍飢以爲常。或謂可以辭絕索責者。王曰。不可以口實貽死者。鬻簪珥以償。不足。又盡賣其餘田。猶不足。相率晝夜勤織作。銖積寸累。三年遂畢償。當其夫凶問之至也。小叔攜其妻子遠徙他所。沈欲往就養。二氏相與謀曰。何可使七十餘歲老姑遠離鄉井。他日將無以見死者於地下。乃皆涕泣固止之。凡爲養之具。王殫力經營。而起居扶掖。病中百凡指揮。皆徐任之。時復有欺老弱構釁者。或勸宜徙家避之。二氏又相與謀曰。汪氏支屬單微。今三世墳墓在此。去之將誰守。卒不肯徙。外侮亦漸息。輝祖少多病。兩母愛護惟謹。及從師讀書。少不中程。則怒。或至予杖。輝祖年十七。請於母。欲應童子試。王問曰。汝自度可入學乎。應曰。可。先試於縣。例取文優者覆試之。無輝祖名。王怒而

詣之。則以曾受兩生屬爲代作文字。得薄少以製夏衣爲解。其人則已前列矣。王聞之愈怒。謂徐曰。兒無志氣。吾寧凍餓死。不忍見兒爲此也。幾欲予杖。卒流涕被面而起。輝祖以是年爲學使者所取入縣學。爲弟子員。少長。以負米出遊。而沈氏卒。煢煢兩寡。治殯治葬咸如禮。徐以乾隆二十七年卒。年五十一。王以乾隆四十年卒。年六十三。其得旌也。王尚在。語及族婦有未得與者。愀然曰。吾與若等耳。何獨以吾爲異行。其子乃探諸輿論。得二十三人。爲上其事。咸祔主節孝祠。以成母志云。子輝祖以乾隆三十三年舉於鄉。四十年成進士。孫男女各四人。

舊史氏曰。觀二母處境之危苦。何其甚哉。唯其志定而堅。故視勞若逸。視險若夷。以周旋於內。而扞禦於外。卒之無不可感之人。無不可格之天。噫。人可知所自處矣。王之教子以遠利也。不以微而忽。不以幼而恕。此與李恭讓之母擲鏹不取何以異。徐甚憐其子。而不溺於私。與王有同德焉。輝祖守母之訓以入官。庶無得罪於百姓矣乎。

節婦楊孔氏傳 丙申

溧水楊汝柔妻孔氏。高淳庠生孔與彩之女也。幼失母。長於祖母朱氏。不苟言笑。及將笄。朱又亡。哀不自勝。歸楊五年而寡。時氏年二十有三也。汝柔業儒。應學使者試。不入選。後出其卷視之。已在所錄中而復遺之。憤惋成疾。腹痛至不能忍。發狂惑自刎死。氏一慟幾絕。遂不粒食。昏迷者逾四旬。死而復甦。舅姑諭以立後。使夫不亡爲辭。乃勉起就食。然自是成錮疾。終其身無康事矣。其鄰里李亦早寡。氏與相依。日夜事組紃。以給衣食。不復歸寧。撫夫從弟之子志忠爲嗣。課以讀書。慈教兼備。子或少懈。即不怡。至垂涕泣。子今爲諸生。乾隆三十五年閏月卒。年六十有六。合旌例云。

論曰。義有所重。恩有所遺。婦人之有歸寧也。上下一也。父母既沒。則無歸寧之禮。此常也。父母在而不敢歸寧者。變也。若節婦者。豈不念其父母哉。以義斷恩。茲所謂變而不失其正者歟。其夫以讀書無成而亡矣。不懲前事。又以是勖其子。必使之繼乃父未竟之志。賢乎哉。其不以利鈍成敗易也。子知乞言以表彰母德。是即讀書之效也夫。

萬孝女傳 己亥

孝女上元諸生萬某女也。少孤。無他兄弟。獨與母居。矢志不擇對。日勤鍼黹以養母。所居隘甚。以席自障。外人罕覩其面。里中聞而賢之。屢有向其母求婚者。女輒泣涕不許。鄰嫗語以若母一旦不諱。若將何依。女曰。亦唯有死耳。乾隆二十一年大疫。母病死。女營其屋得四金。棺而斂之。越三日亦死。時母年九十。女六十餘矣。女父有門人杜定基起元者。聞而哀之。使老嫗往爲之斂。今杜亦老死。故其詳不可得聞。或云。女父名瑛。字玉峯。

舊史氏曰。女之死以病歟。以毀歟。抑果踐其言而以身殉歟。皆未可知也。吾獨異一弱女子。煢煢與母相依至白首。所處又極困苦。人所不能堪者。而安之。得不謂天性之異於人哉。吾鄉士楊有其孝女者。兄以吏術佐人。常遠出。女不忍離其母。願代供子職。竟老於家。嘗雍正間。請旌者數矣。輒爲吏所格。宋雖楚亦

有與孝女事相若者。先得旌。遂援以爲比。得報可。今屹然樹闕里中。以爲孝女之所爲。尤難於二女。乃若
滅若沒。久且不知有其姓氏。不尤重可慨哉。余得此於順生。詮爲書之。且以告後之修志乘者。愼毋遺若
人也。

盧母包孺人傳　己亥

女子有士行者。以晉族包孺人當之無愧焉。夫士有百行。而孝弟爲本。不孝弟卽不足以爲士。顧常人性情未盡。義理未深。則孝弟之念。尙不能不衰於妻子。況乎以舅姑爲父母。以姊姒爲兄弟。異姓相合者。而欲比於生我之愛。同氣之親。不尤難哉。今觀孺人之事。可以風已。孺人之來歸永源也。年十有八。時姑方病劇。孺人不以新婦故事嚴飾。且豫伺顏色。奉湯藥。數月。姑少差。卽以家政委孺人。逾年而姑卒。舅衡九公悲悼之餘。體中時有不適。而永源又常客外。孺人身代子職。備極孝敬。舅賴是以安。時諸叔五人。長者甫就塾。小者一方六歲。一方四歲。孺人爲之時其飢飽。節其寒煖。紉鍼補綴之事。必躬親之。迨舅之卒也。叔四人者尙未授室。已各以次爲之娶。娣姒六人。雍雍相得無間。繼而第四第五俱早夭。依孺人居。各有二女。皆愼擇良對歸焉。永源以父祖殯俱在淺土。足繭山中以求吉壤。既得吉卜以葬。其大父母。而更求葬其父母者。偏歷湖上之山。不得。求之半山留下。又不得。嘗犯霜露。遂病痁。竟不起。孺人痛其夫志之不遂也。泣以命其子。卒成之。乾隆丁酉。孺人八十。初度。子婦欲奉觴爲壽。孺人顧其子而言曰。爾父在日。時以先人窀穸未定。諸子女嫁娶未畢爲憂。今幸皆次第畢矣。汝父安乎。吏無不安矣。蓋孺人一生。其發於孝友之性者。自初笄以迨白首無間焉。是不足以風乎。長子其位。永源第三弟宜源子也。孺人以爲己子。次子世奐。側室張所生也。女七人。孫四人。孫女三人。孺人以乾隆四十四年三月七日考終。年八十有二。長孫家炎年十六。諸讀書。後孺人十四日亦歿。里黨皆惜之。故亦牽連書焉。

事略

張貞女事略　丙子

貞女。故大學士張公允隨第六女也。少許字安徽布政使安州陳公德榮之子曰藩。將及笄而藩死。貞女聞。堅請歸陳氏。時藩叔父官京師。命其夫人往辭。貞女聞陳夫人來。匿不見。至是則服其喪父之故衰以見。號哭不絕聲。夫人亦相對嗚咽。不能致其辭。歸陳之議遂定。乃具車迎至安州郭外。從者假館請止易吉服入。女曰。惡可乎。亟驅之至於陳氏門外。哭而入。盡哀。姑止之曰。勉事我老人。乃屏居一小室。聚氎氈爲坐臥具。唯一老媼與俱。初至。以稻米餉。貞女問食有異乎。曰。皆食粱粟耳。貞女卽不肯食。曰。人食粺我固宜蠲食。今反是可乎。姑籍所有俾掌之。至金珠。則曰。此非婺所宜佩。不如盡斥賣易田以供祭。安州去京師三百里。貞女母思貞女甚。趣歸寧。貞女乃使人言於母曰。兒非不念母也。顧義不忍三年中釋衰絰。他日。其姑來京師。欲與俱。貞女仍執不可。其動中禮節若是。

論曰。吾嘗聞先儒之言。以未嫁而守貞者。爲過中之行。在室之女。義當從父。今相國生既以女字陳矣。而相國死。女舍其父之言安從哉。然則貞女之行。雖謂之中道可也。而其他事又率闇與古合。余聞之眉菴。

輒爲次第其語如右。近者。正紅旗滿洲官生碩保之妻。名祥符。夫病瘵。無舅姑子女。誓以身殉。及卒。不哭。不成服。不剪髮。言語動作如平時。衣服盡以予人。竟自縊死。年僅二十。後夫死一日也。嗚呼。爲女而貞。爲婦而烈。皆世所疑爲過中者也。然彼皆有不可奪之志。故貞者卒成其貞。而烈者卒成其烈。士苟不立志。尙奚可哉。

節孝王太君事略　丙子

太君王氏。世爲泉之惠安人。祖祉。値明亡。隨其季大父戶部郎忠孝公俱赴海死。父諱石蓮。太君及笄。歸於蔣府君諱某。杭人也。隨其父宦泉。致仕後。貧不克歸。太君勤紡績。操井臼。事舅姑。咸得其歡心。舅沒。府君亦病。作。罄所有營醫藥。終不效。逾年亦卒。家故貧也。又連遭大故。太君年方少。以頭觸棺和求死。鄰舍有白媼者。急挽之曰。若上有老姑。下有稚子。奈何一死可謝。乃忍哀日夜勤十指給饘粥。更急爲府君營窀穸。闢舍後隙地蒔藷蕷以代糧。屑之。和以穀麩。用自食。別炊飯飯姑及子。藷蕷歲熟可三十石。食有餘。薄切之。暴諸日。以待乏而食之。其藥可飫豚。豕肥碩。售之取贏焉。以故得無乏。姑所嗜必進之。衣敝取所織手製之以獻。後其兄公官粵。官江陰。宦黃巖。太君皆奉姑往。姑數患利下疾。冬夜甚寒。不能起。太君以紙承之手掬以出。一夜十起。不安寢也。生一子振雅。從先君學。嘗語余曰。吾母至孝。吾幼時不能識而得於人之稱者。蓋僂指不勝記矣。請言近事。吾大母在太湖。病甚。吾母適亦患瘧。猶自力。起居不敢離左右。一夕。閉牀上縈綷縩起視則吾大母以帶自絞其頸欲死。大驚。救解乃得甦。使遲之數刻。則已不及救矣。醫者謂病人不勝患苦。則有此證云。是時母之年五十有五矣。乾隆十三年。奉朝命旌表。性仁恕。明大體。振雅所述尙多。余以孝爲大節。故獨著之。

七十七冊
14B

抱經堂文集卷第三十二

墓表　墓碣

山西汾州府知府雷公墓表 甲辰

古之善爲政者，莫不以水利爲要務。史遷作河渠書，而班固則志溝洫。溝洫之於民尤切矣。禹決九川，陂九澤，孔子獨稱其盡力於溝洫。蓋民以土爲命，而土以水爲命，故思利民，則必求美其土疆。能美其土疆者，厥惟水。昔西門豹爲鄴令，鑿渠十二，引漑民田，後世稱賢焉。史起猶以漳水在鄴旁，豹不知用，於仁智猶未盡。然則循良之政多端，唯能因水之利利民者，斯其利匪獨在一時，兼可以遺後世。若吾鄉雷公之爲令、爲牧、爲守也，其一行此道者乎。公諱汪度，字饒九，號遂客，浙江錢塘人也。其得姓實自黃帝時，源遠流長。漢唐以來，代有聞人。有居湖廣之麻城者，復徙居四川之井研，有以進士起家，歷官監察御史，外補天津兵備副使者，諱嘉祥，公七世祖也。子孫科第仕宦，蟬聯不絕。六世祖諱過，湖廣荊門州知州。高祖諱起龍，湖廣長沙府知府。曾祖諱經中，浙江衢州府知府，既致仕，不能歸。祖諱宏遵，拔貢生，娶故大學士錢塘黃文僖公女孫，遂占籍錢塘，生公考，諱璸，兩世皆以公貴，贈朝議大夫。公考舉丈夫子四人，公其季也。十歲而孤，母汪太恭人辛勤教育。少長，益自刻苦向學。既壯，舉於鄉，旋南宫報罷，慨然有經世意。伯兄素器其能，爲入貲爲選，得河南寶豐縣知縣，調繁襄城，擢陝州知州，最聞，特授山西汾州府知府。七年，以足

疾告歸。在官凡二十一年，歸逾年而卒，年五十有七，是爲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二日也。最公之政，在寶豐則開浚德化、普濟、新豐等渠，以資灌溉，而壅礫皆成沃壤。又疏泄潦水，達之於汝州之宋公渠，而水患亦息。襄城潁河，其南岸則江南之碭山也，有土壩三，横亙下游，以禦河水之建瓴直下者。當伏秋水王時，河水去緩，多泛溢自上游之儀封、考城、商邱，以至於縣境，多被其患。公請於大府，會河督商度兩利之道，於是始議殺壩尾。公喜於得請，晝夜督率改作，工竣，數邑賴焉。陝州地處高州，屬之閿鄉與陝西之潼關鄰。閿鄉西黃村之民向飲渠水，渠發源於潼關之南山嵩岔峪，道之大留屯居民占吝不以及鄰，訟久不決。公移商潼關吏，俾兩境皆王民也，然大留之水，亦非有餘，若以有餘之水濟大留，而大留之水亦可以濟西黃。於是始議移濮井等村之水給大留，如公言，而訟乃息。汾治西北有馬跑泉，故時疏引入城，以資民汲。久之堰壞，水遂不至。公案故道，如法修治，而民乃不苦遠汲。因請渠名，命之曰通渠。他若決獄如神，懲姦不尚姑息，興程明道祠，修汾州府學，置學田，建西河書院，規畫其經費，平由汾道永寧之黃蘆嶺，而輓運者利焉。王師征緬甸，道出於陝，車無乏興，而民亦不告勞，皆公之政績也。分校乾隆三十年河南鄉試，得士六人，周君世緒爲解首，士論咸伏。階朝議大夫，積資軍功加三級，紀錄十一次，卓異候陞。初娶朱，繼娶吳，皆前卒，贈皆恭人。子在者韞，國學生。孫一，汝恭。三女，皆字右族。其詳誌銘具之。韞今以乾隆四十九年七月壬申葬公於城北甘墩村之原，伐石樹表，而以文爲請。案公之宦蹟，誠有可揭示於後者，遂不辭而爲之，且系以詩曰：

衆人之智，僅營目前。後世稱利，利乃大焉。公勤於水，僥爲腴田。既闢其利，亦弭其患。匪私所治，兼惠其鄰。爰暨江南，以逮於秦。未嘗指冠，世鮮此賢。雖云考終，胡不永年。崇崇堂封，鬱鬱松阡。欲求公行，豐碑屹然。

湖廣道監察御史蔣公墓表 戊申

公名和寧，字用安，系出周文公之後，以國爲氏，氏曰蔣。有居河南開封者，復徙居江南之常州，今爲陽湖人。世有達者，考諱汾功，雍正首科進士，官松江府儒學教授，通經術，工古文辭，學者宗之，稱爲濟航先生。公稟承家學，未弱冠，所作詩若長短句已流傳人口，且兼工徐、庾近體。教授公既壹意古學，有來求應用之文者，率命代之。及去任，無以治生，趣公往京師，時族人有以文藝見知寧邸者，正思得智人，乃以公名薦。一見契合，唱詶無虛日，聲譽大起。諸老先生多款門納交，以諸生就順天試，久不遇，思歸省。宗袞廣山文恪公與賢王咸惜其去，相勸爲迎養計。教授公亦止其歸，謂新婦汝當攜汝子往。公不得已，復留。以乾隆十七年，皇太后萬壽恩科，聯捷鄉會試，殿試二甲第三人，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亟請假歸。旋丁教授公艱。服闋，散館，授翰林院編修，充方略館、武英殿纂修官。改湖廣道監察御史，充會試內監試，命爲貴州鄉試正考官，未復命，復丁母莊太宜人憂，哀毀奔歸，迨喪葬事都畢，將補官，會有以私干黜政語上聞者，遂落職。余與公爲同年生，深知公，竊於公之罷廢而不能無疑。於天道之難知也。公非僅文士也，其智識遠過人，通曉當世之務，處事多中。其性行純淑，無激亢矜厲之氣，中朝貴人咸折節與其久要，而朋舊亦樂親之。鄉黨貧士之困於旅費者來告，必有以慰其意而去。爲人如此，而又有才華之美，聲譽之重，設引

之衆。將進而掌制誥。備顧問。宜不後人。或出而當甸宣統率之任。亦必恢恢乎有餘力。此皆吾同人證中之所竊料者也。一聞中於蜚語。咸相顧歎咤。以為怪事。才名果足以折官職耶。然以公之才。又似未可謂之不遇者。長安米珠薪桂。顧況所謂居大不易者也。公以諸生久居日下。藉擬之奉。喪殯之計。僕從車馬之費。咸取給於筆硯。而餘力且足以贍窮交。世有懷才而終艱於一第者矣。公雖晚遇。而以高第入承明。澄侍御。掌文衡。清要職。舉措處之。然則雖有才。疑亦不為造物之所忌。而何以止於斯耶。此誠不可知也。公歸而培植後進。邑有利弊。事皆身任之。主依學講席。造就甚多。大吏聘入書局。諸修成例。皆剝藏。公知已無宦情矣。辭之。娶同邑非宜人。內外無間言。先十年卒。生三子。長泰。嫡。次齊耀。貢生。署次縣丞。次甫耀。副榜貢生。直隸州判。署浙江餘姚、蕭山、松陽等縣知縣。女三。長嬌。二適士族。公就養常往來江浙間。以乾隆五十一年九月初六日卒於杭州之寓館。年七十有八。初。教授公有遺集未及梓。藏於家。公遠出而家不戒於火。焚焉。公痛甚。於己所作。亦不自整理。子姓私相抄撮成若干卷。將乞知公者而梓行焉。嗚呼。公雖不以功業顯。而託於文以傳。亦可以無憾。以公卒之三載。文弨來公鄉主講席。則既葬。乃為文以表於

墓。且系以頌曰。

有才不施。而昌於詩。人也天也。誰其知之。失馬為福。墮甑不顧。優游壽考。抱樸完素。不為良臣。猶為才子。厥貽前光。引掖後起。地能埋骨。不能埋名。餘輝爛然。何陵時發。

處士吳愚齋墓碣 己亥

處士吳姓。諱琰中。愚齋。其號也。系出唐左臺御史少微。至處士三十有七傳矣。自休寧遷海寧之長平鄉。今四世。生而岐嶷。少長有老成風。非僻之事。一不涉於耳目。事父玉方公。母顧孺人。備極孝敬。病則千里致醫。凡可以冀有瘳者。無不盡也。居喪一遵朱子家禮。日夜求所以安先人體魄者。取昔賢大儒論葬之書。參互考究。而從所謂三合土灰格之法。凡築十二晝夜。始封樹。哀泣過甚。目由是失明。平素嫉異端之教為世害。篤著不惑論以闢之。且預戒後人。我身後慎勿延緇黃。作音樂也。居嘗致千金。稍償先人遺逋。與弟共財。不為節計。親舊以緩急告。無恡情。以故亦時形支絀。然卒不為悔。教其子慎擇師友。凡所訓誡。皆立身行己之要。晚年病風眩。以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日考終故里。春秋七十有二。娶程孺人。考州同知韶。母王氏。蚤世。撫二妹一弟。恩義兼至。既許字處士。未行而若考又卒。貧以外侮。孺人以弱女子為之措格。既遷廬於處士。次第嫁其二妹。屬幼弟於叔父。而後來歸。事舅姑盡婦道。雍正二年秋。淫雨海溢。姑適病牀蓐。孺人遠出求醫。夜半水驟至。孺人攀林號泣。水勢忽小。卻負姑升樓以免。時東西家之罹於厄者衆。既免。人咸異之。同產弟夭。復為考立後。且營葬并葬兩叔父之無後者。手植松楸。里人稱孝女阡云。年七十。後處士九月卒。子三人。皆為儒。仲出後蚤世。文弨與其季子鶴遊。鶴博覽多通。能文章。泊然于榮利之途。蓋能守處士之訓者。其敘述考妣言行。具有條理。雖時未有銘。余以賢孝逴絕之行。所當使人共見聞之。有所興起。故不追為之銘。而特文諸碣。使揭於墓道之左。且系以論曰。

人子之於親。莫不志在顯揚。然富貴而名磨滅者何限。求不死其親。莫若處善循理而有文章。天地之道。

其醞之也淳厖敦固。其發之也顯融光明。以若人之行。申得令子而彌彰。有美而稱之。余是以信其道之交相成也。處士之名。百世之榮。豈藉圭組鍾鼎而乃為輝光也哉。

國子生朱君補堂墓碣 辛丑

蒙養之不講也久矣。豈為人父兄者。顧皆不愛其子弟哉。毋亦以能養正者之不數數見也。則求之愈於不求也。苦求之。即得朱君補堂。真其人也。得之而幸。則知失之之大不幸也。君之教余幼子履鍾也。不以其蒙蒙無所能識也。而易諸。為之審句讀。辨形聲。坐止有儀。進退有節。導其性。慎其習。剛不迫。柔不怠。由斯道也。聖功具矣。豈非於世不易求之。而得者哉。君之病也。余適有遠行。懼吾子之失所依歸。而日視君之愈也。若所親然。聞君之訃。為痛惜不已。今君之子緒以狀來。命余所見於君者。則知其言之皆可信也。君諱以寬。字容之。別字補堂。系出新安。長老相傳。又云其先本吳興趙氏。元季遷於杭。改姓朱。今遂為仁和人。自十一世祖以來。始斑斑可考。曾祖式曾。應徵君撝謙之門人。祖從恩。父廷文。兩世仕宦皆不甚顯。歲有著述。藏於家。君年十九。隨父宦遊閩越荊楚間。棄舉子業。專竭力營護。緩急賴以取濟。壯歲入燕。有高貲毛氏者。以鹽筴請君經理。久而益孚。君所主在豐潤。其大綱在長蘆。事尤重。司其事者所得亦最饒。欲以屬君。前主者有私。嫉君相為隱。君不肯苟就。并辭豐潤歸。未幾。王氏業驟落。人以是服君先見。昔秦西巴放麑而孟孫取為子傅。君不負人之謙誘。其於貨財猶若是。況人之子弟乎。乃館君僅兩旬而病。病未浹旬。遂卒於家。天乎。何奪之速也。居常疾殉貨者。謂當官以盡職獲罪。可無憾也。若以賄敗。斯足惜乎。吾不願子孫他日有是也。疾革猶惓惓以小學不可不讀為勖。卒以乾隆四十五年六月甲寅。年五十有八。娶盛氏。先七年卒。子四人。誠、緒、齡、發。伯與叔皆出為人後。仲即緒也。邑庠生。有志正學。與余善。季尚幼。女一人。孫二人。孫女三人。即以其年十一月辛丑。葬於錢塘五雲山先人之墓。不及為納壙之銘。余以君言行皆合義。儒者之道不是過。故為文使揭於墓。以勸來者之慕焉。

奉直大夫候選直隸州同知吳君墓碣 乙巳

吾杭海寧新倉里。有以孝友能繼志聞者。是為東山吳君。諱正純。字景一。系出唐左臺御史少微。君之高祖。由徽之休寧始遷今居焉。祖誠菴公。諱時文。嘗因父病徒步百里外求醫。及父沒。慟哭歐血數升。毋目有眚。越之復明。鄉黨皆稱其孝。生奉直公。諱有曦。君即奉直之長子也。生三歲。母查宜人亡。哭泣如成人。迨少長。以生計之艱。求所以解贈公憂者。家故商籍。乃廬身從事經營。積歲家始漸饒。贈公授以誠菴公孝行未得表章為恨。君於今上初元。手疏事實陳請。追得朝褒。而贈公已前卒。君以若考抱此志有年。而不及見也。一慟幾絕。邑故有忠孝祠。君又擬為孝子專祠於文廟大成門外。并出田若干畝歸之祠。為歲修費。以考墓地慮有水。欲遷葬。人曰。未必然。君求得善地於海鹽石屋山之陽。卒移窆焉。及啓壙而棺上果有痕。若屋漏然者。人始歎君之精誠獨至。為能洞幽入冥也。祖姑適朱者歸侍母疾。以勞卒。無子。贈公遵考之遺命。祔葬祖穴旁。令吳氏子孫守其祀。君又歷敘平生懿行。求名人文碣其墓。其切於紹述舉類此。家又立孝子祠祀誠菴公。為祭田五頃。兼以贍族。壹如宋范文正義莊遺規。君壯未有子。取母弟

黃源子爲子。無何相繼殁。乃子從弟之子武。人曰。君之齒未也。何遽爲。君曰。吾恐老人以無孫爲戚也。蓋是時嫺公在堂。故云。卒年七十有九。其日則乾隆四十有四年十一月七日也。循例爲選人當補直隸州同知加二級。授階奉直大夫。妻曹氏宜人。不逮事姑。而奉舅也孝。考妣咸封贈如例。武爲君後者前卒。有二子英進、英逵。俱太學生。君又以英逵後其弟。英進今已舉二子矣。以歲辛丑之三月。葬君於海鹽東山之阡。美哉。孝友之風。爲不墜矣。乃系以詞曰。

泰伯虞仲。孝友開先。仲後嗣伯。以永其傳。遙遙千載。仍世象賢。孝友繩繩。有光於前。行無定軌。體徵入元。有創有因。咸無閒然。古稱不朽。雖曰世祿。繼述若斯。輝華其族。東山之原。行者止止。峯如緊誰。孝子孫子。

抱經堂文集卷第三十三

誌銘

秦封公墓誌銘 己丑

封公諱有倫。字天敍。姓秦氏。吾同年。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大士考也。先世太平當塗人。祖考應瑚諸生。崇禎末年。挈家避流寇之亂。道相失。其妻方太君獨攜一幼子九歲者俱。即公考諱邦燦也。至杜埠。寇且至。度不能脫。見前有水。則置兒岸側。卓簪爲。介兒識其處。遂自沈。後三日。應瑚公始求得其屍葬之。率諸子來江寧占籍焉。公考舉丈夫子七人。公最少。年十四。封臂以愈父疾。請兄治生適四方。公獨在膝前盡子職。有子。教以讀書立品。乾隆十二年。仲子大士舉於鄉。十七年。會試中式。時奉廷對者二百有餘人。天子獨覽其策異焉。親置第一。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明年迎公京師。文昭以年家子進謁。見公神氣內充。言語簡直。信爲有德人也。二十六年。長孫承恩聯舉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公年登八十。親朋捧觴稱盛事。公愈欲然以盈滿爲懼。明年大士典福建試。奏乞事竣歸里門覲省。帝曰。俞。會覃恩進階。公考贈公、皆得贈封如大士官。而大士與承恩亦各以其階授公備禮郊迎。焚黃告墓。既訖事。即趣大士還京供職。又數年而目始有眚。時大士業已告歸侍養。公時與之遊先德以教子孫。三十三年正月。疾作。以元夕前一日考終正寢。享壽八十有七。公平生坦直。臨財廉。勇於赴人之急。有故人言氏子負逋。

官責之急。欲自戕。爲代償得免。嘗與人共財。其人客死。有籍所不載錢三十萬。其子亦不知也。召而還之。北鄉某甲兄病狂。縊經死。甲與乙讎。乘閒移屍懸乙門。乙大窘。踵公前求爲計。公直造甲所論禍福。事乃得解。然人無知者。公沒後。有以善田來售者。但取平價。詰之。即乙也。始言其狀。且曰。吾以報公德。公國學生。誥封中大夫。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娶曹淑人。先公卒。子七人。吉士、大士、彬士、元士、賢士、上士、升士。彬士、賢士、先卒。孫六人。承恩今爲某官。承業、國子生。餘某某。女孫九人。曾孫二人。今將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原。銘曰。

何以某福。唯曰德。深耕疾芸享其食。田於何所方寸域。愛護鏟芟去蟊賊。大在人中此可識。自盛而衰厚概植。持以提撕無倦息。誨書爲義各識職。有欲型家必取式。樂哉斯邱卜食墨。銘茲貞石永不泐。

贈奉直大夫永順縣教諭裴君墓誌銘 丁酉

君諱元傑。字潤英。姓裴氏。岳州巴陵人也。先世自豫章徙焉。居於邑之雙橋山。數傳而大。多以文學顯名。考以齋公諱某。值歲歉行。不戒蚤世。君是時年尚未成。賴母王太孺人撫教備至。年十八。試補郡學博士弟子員。嗣是每試輒冠其曹。學使者衡原潘公。激賞尤至。文譽大起。前後視楚學者。若堯齋黃公、涓涓李公。咸聘佐衡校之任。所取士率滿人望。始君之就幕也。有致一緘於舟中者。君不發封。與投諸水。郡守許公。熟君行誼。禮請爲岳陽書院山長。訓飭諸生。多所成就。蓋君之可爲人師者。實不徒以其文也。事母極孝。病禱於神求代。不得。哀瘠幾殆。其他爲義於鄉里者甚多。如請豁湖荒田之租。及以羅鶴灘新生洲歸之學爲學田。出貲倡脩文廟。浚泮池。建書院。劃地以益義冢。順俗拾遺骼瘞埋之。姻黨中有貧而未娶者。輒量力爲之助。當郡邑修志時。載筆者摭君之實著之。而人咸以爲允。則孝義之舉有素也。娶李宜人。與君同德。城南有步瀹水。人病涉。君議修築。宜人亦出針黹所積百餘金助成之。所謂馬頭者是也。至今

人享其利。有佃負租。欲鬻其女以償。聞而憫之。焚券。更資其嫁。生平所爲類若此。子四人。應豫、拔貢生。官學教習。歷任福建龍巖直隸州知州。應泰、拔貢生。武英殿纂修。任瀘溪縣教諭。江西白鹿洞山長。應芋、縣學增生。應壯、歲貢生。女二。皆適名族。孫十一人。滋學、貴州廣順州知州。志學、江蘇崑山縣知縣。其已仕者也。君先以長子官遇覃恩封文林郎。妻孺人。繼以孫滋學官誥贈奉直大夫。妻封宜人。君年七十有二。以乾隆十四年九月十七日卒。宜人年八十有六。以乾隆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卒。先後合葬於邑之南角山。而未有銘。乃因志學之請。爲之銘曰。

師儒之官。古所重也。山主堂長。隆於宋也。故相領之。或侍從也。爲文章宗。道德統也。洛閩誰嗣。美難踵也。岳陽鍾英。行可頌也。含和孕粹。學綱綜也。衡文式士。材見用也。厚德澤物。爲後種也。有美閨中。黽勉共也。仕雖不達。享榮封也。愔愔幽宮。固無縫也。不虧不泄。大無恐也。余斯銘斯。徵輿誦也。

翰林院侍講學士秦公墓誌銘 戊戌

乾隆四十二年二月丁巳。學士秦公以疾終於江寧里第。公、乾隆十七年皇太后萬壽恩科聖上特拔第一人也。而公之終。適當奉皇太后哀詔哭臨之後四日。公自聞國有大衂。即哀痛傍徨。不寧厥居。文昭與

公爲同年生。官階相等。時適爲鍾山書院長。詔至之日。同班行禮。哭盡哀而退。諸文弼明日早臨當先至。追歸而疾作。入夜更劇。次日竟不能至。自審病不可起。卻醫藥。口占四言十六句。以示子孫。沐浴而逝。嗚呼。豈不異哉。今葬有日。公子觀察君以銘幽之文爲請。乃案狀而書之曰。公諱大士。字魯一。號澗泉。先世有貳守江南之太平者。因家當塗。曾祖諱應翊。縣學生。娶方夫人。值明季流寇之亂。以節烈死。事詳先封公誌中。祖貽公。諱邦璨。亂定後。隨父兄來江寧。占籍焉。故今爲江寧人。考封公。諱有倫。國學生。生七子。公其季也。生有穎質。十歲能屬文。少長。兼精篆、隸、行、草之學。求者踵至。有知公貧。以金幣請者。徵察其有德色。謝還之。一遊淮陽鹺使幕中。聞甯鹽筴規語。亟歸養學。以親年老。顯揚須及時。銳於神顯誠算以博一第。迨壯歲。舉於鄉。三試南宮。獲雋。遂登上第。授翰林院修撰。明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又明年。散館。欽定一等。旋充咸安宮官學總裁。入直武英殿。以母憂歸。二十二年。服闋。復官。命教習庶吉士。是冬。奉命直上書房。侍皇子講讀。明年。御試詞臣。欽定一等二名。擢翰林院侍講學士。二十四年。京察一等。充順天武鄉試副考官。旋又奉命祭告北岳等處。二十五年。充會試同考官。二十七年。充福建鄉試正考官。使道歸省封公。明年。復充會試同考官。既竣事。遂請終養歸。承歡者閱五載。而封公沒。服闋。以病乞展假。三十五年。來京師。祝皇太后萬壽。逾年。又祝皇太后萬壽。同朝諸公。見公精神未衰。敦勸復起。而公已無復出山之意矣。公之勤講皇子也。勤而恪。正而和。凡可以啓迪培養者。無所不盡。至膺衡校之任。一字句不敢苟。所得皆異材。其主八閩試也。同事者適嬰疾。公不辭勞瘁。取八千餘卷盡閱之。是科得人爲極盛。他若甘肅提督馬公全。後死王事於西陲者。亦公順天武闈所得士也。少即工詩。邑令袁君枚。取其詩以入志。迨入館閣。益得雅頌之體。賦專以神韻爲工。不尚襞積。爲古文則自謂得力老泉云。嘗恭和聖製喜雨詩十韻。進入。蒙天語褒焉。公長子承興。弱冠成進士。相繼入翰林。洊升侍講。出爲江西分巡廣饒九南道。公丁寧訓誡。其要務在勵廉隅。勤職守。嘗一至官下亟歸。家居怡怡友愛。親課諸從子學業。公素精於論文。決利鈍無不驗。嘗一主常之龍城書院。在饒。進芝陽書院。尚才生而親講示之。無不得意以去。近年當事有聘主揚之安定書院者。謝勿往也。晚年惟愛呂新吾呻吟語。取其切要者錄之。有求書者。即書其人之情性有可以爲韋弦者書之。其不苟如此。公以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二級。覃恩誥授中議大夫。贈父父成如階官封。贈祖妣陳、母嚴。俱贈淑人。妻劉封淑人。而承恩亦以庶吉士邀綸錫焉。公享年六十有三。子三人。承恩、江西分巡道。署理按察使事。承業、鄉貢士。承家。幼女三人。長適內閣中書舍人王森憲。次字汪雲森。次未字。孫男一人繩。曾孫女三人。長字孫鵬翹。次字王鼎。次未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某原。銘曰。

始之求名。欲爲親榮。卒之告歸。欲與親依。方膺任使。華膴可俟。決計翩然。勇退倖銳。生兮若浮。死兮若休。衆人惜死。撥擾未已。治命諄諄。旋返其眞。自挽同潛。子姓炎炎。此二端者。似公蓋寡。余來鍾山。得數往還。論公學力。晚益有得。兢兢畏慎。終免緇磷。公不可難。余去鍾山。勒詞幽扃。公兮永寧。

贈資政大夫大理寺卿王公墓誌銘　己亥

今大理寺卿王君昶。將葬其先贈公也。上書天子。乞假歸營窀穸事。既報可。即馳歸。卜日得吉。謀所以爲

銘者。向知文弼不肯爲濫設呴偷之辭。其言宜可取信。遂以書與狀來請。勤懇甚至。文弼其可以苟辭乎哉。案狀公名士毅。字鴻逵。王氏松江青浦人。先世由浙之蘭溪遷焉。考諱埧生三子。公其季也。九歲而孤。少長。竭力爲母營甘旨。自奉則取其至儉者。伯兄出爲人後。常苦貧。時時爲給朝夕費。仲兄沒無後。公兼主其祭。歲時對几筵。輒泫然興哀。檢身治家。嚴而有法。有犯者、盜不與校。嘗採經語十二條。取史事附著之。以朝夕自鏡。因發悟誠中爲立身行己之大本。誠則未有不形。誠則未有不動。顏子居陋巷。言語不多見。聖人乃亟稱之。諸子皆自以爲莫及。漢黃叔度、徐孺子、管幼安之倫。皆終身隱約。而當時稱之。後世信之。此於人世文章功業。有弗藉焉。矧富貴利祿耶。公之志趣見於言者如此。子就傳後。每夕爲陳說通鑑事。又取古來名臣碩儒。自周子而下。止於明季。凡百二十人本傳。編輯之。命曰百世師鏡。俾誦習之。引其志使不溺於淺近也。同時宿學耆德。咸取其書以詔學者。乾隆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卒。年六十有四。以子貴。三遇覃恩。初贈文林郎內閣中書舍人。再贈奉直大夫吏部考功司主事。今誥贈資政大夫大理寺卿。妻陸氏。三贈至夫人。子一。昶、以文學著稱。進士出身。今官大理寺卿。孫女一。適吳縣嚴榮。昶以乾隆四十四年七月壬辰。合葬公與陸夫人於蘇州崑山縣之雪葭灣。從先人也。初。公葬其考於是。土人謂其年於方不利。率衆阻之。公不能抗。歸而慟哭。至絕復蘇。今昶之葬公也。亦猶公之欲葬考也。豈能一日忘哉。然方貧賤時。思有待以榮其親。既涉仕途。義不敢私其身。從役萬里。飛書馳檄。計不反顧。迨乎綏定而遵策勳飲至。天子念勞臣。稍陟至二品。綸誥蜚章。推及三代。鄉里益嘖嘖稱公爲善教子。子奉朝命歸葬。吏爲非常之榮。世有君子。當快其遇。而更憐其志之至是而始遂也。銘曰。

木生火。爲光明。火不離木。子父道以成。不求名而名。不求榮而榮。教子義方。實顯實揚。歸從先人。無忝所生。體魄孔安。曰鍾厥祥。其以卜子子孫孫之靈。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提督山東學政忍庵黃公墓誌銘　辛丑

公諱登賢。字雲門。系出徽之程氏。祖大城、縣學教諭。諱華蕃。少失二親。母舅撫爲州同知大興黃公諱樹悟。養以爲己子。遂從其姓。著籍爲順天人。考侍郎。諱叔琳。學者所稱崑圃先生也。以進士高第。陟館閣柄文衡。屢擬封綸。享高壽終。妣後武夫人。侍郎公年三十七而生公。雍正二年。舉順天鄉試。年才十六。父不欲其速化。會撫浙。攜以自隨。母卒於里第。亟奔喪歸。侍郎公爲怨家誣奏。欲中以危法。憲皇帝察其誣。俾令在海塘效力。當是時。公方弱冠。威家門顛沛。祖母吳太夫人年高。懼其以憂致疾。時時依膝前解慰。弟登穀尚幼。公以家督搘傾扶危。形神交瘁。猶以餘力兄弟相勉。學問切劘無虛日。侍郎公旋歸吳中。八年。少得以解內顧之憂者。緊公是賴。中間與其弟更代來南省親。兼得從諸名勝游。所學益進。乾隆元年。成進士。分部學習。得戶部河南司額外主事。越七年。實授江南司主事。轉員外郎。又二年。進陝西司郎中。皆在戶部。長官器公才能制繁。常令兼攝他司。恢恢而辦。洞悉利弊。吏不能欺。遇興革大事。推公定議。奏上。靡不報可。爲尚書海公望撰皇后冊寶儀。上覽之稱善。詢何人爲之。海以實對。由是擢廣西道監察御史。遷吏科給事中。轉刑科掌印給事中。巡視通州漕務。丁憂服闋。補兵科給事中。再任刑

科掌印。巡視江南漕務。前後任臺察給諫。凡十一年。所陳奏。皆切於時務可施行者。山東災。運奉天、河南、天津米接濟。公言如此則東省西界北界為有備矣。惟青、萊距濟東為遠。利津、昌邑以南諸縣。山徑崎嶇。陸運復不易。請宜豫糴仍舊運通。而以南漕如數抵撥。近從淮安。鹽城出口。由海港直達沂州府屬之夾倉口。青州府屬之朱家口。萊州府屬之膠州東門外海口。分貯平糶。則東界南界。亦俱得資接濟。又言飢民就食他方。向有留養資送之例。然其中有本來游惰之民。無業可資。轉以荒年為幸。及資送回籍。往往成羣滋事。有於經過鄉村。搶食作踐者。臣以為賑卹之恩。雖客流及遞送之例。當有區分。被災之區。自有賑濟。勸其毋輕遠出。其已出者。惟老弱殘疾留養外。餘聽其自為謀食。至願回籍者。陸續資送。按日分遣。多不過三十人。如有強梁之人。混入隊中者。即繩以法。則行遞解回籍。庶乎主客相安。不受外來之擾。其他如除幕客盤踞省會之弊。杜經紀巧昂錢價之害。提比捕役。專責成府廳。辦勸試卷。令考官迴避。漕丁餘米。許在通出糶。諸議。咸奉旨允行。廢員劉光訓以縣丞署知縣被黜。賄通文選司胥吏。捐起復原官。文選補知縣。公劾奏論如法。其巡南漕歸也。復命稱旨。擢太常寺少卿。轉光祿寺卿。又升授太常寺卿。蓋駸駸嚮用矣。會上御門班退。公奏知縣。不知觸犯未起。即於班後跪坐。部議革職。及所司別請簡人。復奉恩旨留任。三十二年。改宗人府府丞。明年。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命往湖南審鞫茶陵州城工。復奏有乖允之疑。又明年。授倉場侍郎。甫三月。簡署漕運總督。是冬。實授加兵部尚書銜。公在農部久。又兩任巡漕。於漕政素熟悉。處置輕重。咸得其宜。丁有所資。運乃遄達。明年。督運北上。命隨軍機大臣同入見。眷顧方殷。公因越常例。奏請調劑湖南疲幫。並永定州縣建倉事宜。且請親往鎮江察勘挑濬。奉旨申飭。部議降調去官。錯次當得遷使。上加恩以三品京堂用。三十六年。復補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三十九年。奉命提督河南學政。特調山東。蓋是時壽張賊初平。士習民風。亟須整頓。上以公有威重。故改用公。公之生也。侍郎公正提學山東。今相距六十六年。而復繼斯任。凡教飭士習。崇勵風教。一以先侍郎為法。先是東人於大明湖三賢祠增祀歷山施公及侍郎公。為五賢祠。公至謁祠。重加修葺。並置祭器。且戢自矢以毋貽先侍郎之玷。視事年餘。恭遇聖駕東巡。於界首祇迓。上見公容瘦。諭加意調養。蓋公唯以盡職為念。雖積勞成瘵。而猶不自知也。恩賜之隆。亦視前學政有加。是夏。按試曹州。閱卷不異常時。忽命子嘉績具遺疏。且曰。生於山東。死於山東。命也。生於學署。死於學署。數也。吾分止此。夫復何憾。口授遺書。訓他無所囑。至夜。端坐而逝。時乾隆四十一年五月十二日也。享年六十有八。公事侍郎公極孝。自以生晚。不及親見父少壯所行事。每於燕閒侍談。隨得輒錄。今所傳年譜。率本於此。學不務雜。以小學、近思錄為主。文淵館公家。每好料梓本書籍之誤。公曰。讀書以求益也。今書並受君之益矣。余知其以此規我也。娶曲阜孔夫人。覲封衍聖公臨恭慰女。操身儉約。有文采而不肯自著見。先公二十八年卒。子五人。端紱。縣學廩生。早世。娃緯。拔貢生。今知江西安義縣。嘉績。以謄錄議敘分發江西候補縣丞。衍探、進士。今知浙江台州府。衍純、府學生。早世。女三人。一適舉人河曲縣知縣張德洞。一適監生四庫館謄錄陳篤。一適進士戶部主事包懷孫六人。應桐、縣學廩生。仲馥、府學生。季馨、秦寧、進冠、文衡。公豫作遺教。匱書笥中。命葬祖塋。官階祇稱見

在。不可仍稱總漕前銜。毋以浮詞長語作行述。公子遵其教。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韓山祖塋之旁。來乞銘。嗚呼。余之不工於緣飾也。公素知之也。銘曰。

出自貴介。肅恭孤寒。服官三紀。左瓢右簞。退食一編。無營無競。生斯卒斯。信知有命。即事求理。坐言可行。再躓再起。帝嘉老成。鞠躬盡瘁。聿追先德。前光後輝。東人是式。全而歸之。韓山之原。上配若考。下啓後昆。

封儒林郎翰林院編修邵君墓誌銘 甲辰

嗚呼。士有績學砥行以沒其世。而不能自致身青雲之上。所蘊不得以大發舒於時。此交遊知識之所為重太息也。雖然。屈伸顯晦之理。猶夫陰陽晝夜之代嬗。終鬱不塊。理固無之。既不於其身。必於其後人。吾以此驗諸人世。往往而合。今吾鄉邵太史請吾銘其先君子之墓。因得以悉行履之詳。亦吾言之一徵也。案狀。君諱佳鈗。字舒安。自宋南渡來。世為紹興府餘姚人。曾祖琳。前明進士。山西洪洞知縣。祖炳。縣學生。贈修職郎。考諱向榮。由舉人會試中式。內閣中書。改知縣。終鎮海縣學教諭。貤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前母陳氏。母蔣氏。俱贈孺人。教諭君年過四十未有子。禱於神。夢神自書叢中紬片紙授之。已而舉君。占者曰。書種也。祖母張鍾愛特甚。比就傅。不程以所業。少長。習季父徵士坡自京師歸。教里中。君諦聽其旁。即能為人演說。因試之文。振筆立就。家人咸訝其何速。館是也。自是從季父學。學日進。繼隨教諭君於鎮海。鎮海之士。咸推服焉。君於文不隨俗好。識者以為在明江右五家中。與章羅諸相似。亦嘗以諸生試高等。宜可以食餼矣。顧缺出遜晚。無一定。卒不與相值。僅補增廣生。鄉試屢黜。而君志氣卒不少挫。居貧。所守益峻。其天性之篤也。奉侍嚴親疾。不解帶者五閱月。夜則焚香祝黃家言。遂通其旨。刲股所處方。飲之愈。季父客會稽。[illegible]病。君在鎮海聞之。疾馳往。奉以歸。會稽去餘姚僅二百里。而舟不能徑達。中隔以曹娥江。與輪登陟。殷[illegible]不得展舒。渡江再易舟。又過兩壩。牽挽上下。始達於姚江。病者苦煩。聞邪許之聲。不堪尤甚。君於陸行舁以涼牀。施幕其上。風日不侵。過壩則約兩水為號。以齊衆力。機櫨無聲。而舟已進。其用意體貼入微若此。教諭君既告歸。君事二親。曲盡其歡。疏小圃以娛之。日求所嗜以進之。以親居北方久。渡海效北人為餺飥。親食之甘。於論著之散見者。皆為紬綜成帙。與季父遺書並藏之唯謹。邑有介士徐君義不受人之周。母病。君託言貸其家金。以遺之。後其母死。又鬻田以為賻。其勇於義率此類。雖家人未盡知也。晚年寄詁易詩文偶一為之。多出人意表。以乾隆四十八年九月乙巳卒。年七十有二。及見其子貴。受封文林郎。晉封儒林郎。如其子官。娶袁氏。封安人。子三人。殷涵。盎世。晉涵、乾隆三十六年舉禮部試第一人成進士。官翰林院編修。鼎涵。國子監生。女二人。適名族。孫六人。秉恆、秉仁、秉華、秉瑾、秉章、秉瑞。以卒之明年十二月某日。葬於邑文山之南原。銘曰。

吉夢神告。誕生文人。誰之不如。而鬱湮不伸。其行可式。又進於文。孝乎惟孝。而乃醇乎醇。嘗與知辯。巧變入微。迭而為義。欲人莫知。是曰隱德。天其知之。及身食報。有子而才。有子而才。衆推班揚。爾袖南宮。潤色玉堂。錫以渥資。方來未艾。瀛岡之文。將毋有待。見託下走。作此銘詩。雖曰不文。庶無愧辭。

浙江杭嘉湖海防兵備道周公墓誌銘 乙巳

公諱克撊，姓周氏，字乾三，號梅圃，湖南長沙人。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二十日，以疾終於浙江杭嘉湖兵備道任，年六十有一。士民悲悼，相與言曰：天胡不俾終惠我民邪。大吏以聞，上深惜之。公子內閣中書舍人有燮，聞喪星奔，將奉公柩歸鄉以葬，乞余為銘。余嘗見公於江寧，又客太原，為公僚治，故老猶能述公治行。公子以余嘗典學於其鄉，師事余，是不可辭。案狀：公以鄉貢士中乾隆十九年會試明通榜，引見，發甘肅，以知縣用，旋擬舉也。值甘肅軍興，即協辦軍務，署張掖、古浪，實授隴西，調寧朔。凡歷四縣，擢知固原州。以憂去。復補雲南姚州知州，特擢貴州都勻府知府，調貴陽。緣事罷，復用為山西蒲州府知府，調太原。擢授江西吉南贛寧道，署布政司使事，坐失出逆書案，吏議效力軍臺。恩許贖罪，即命往江南以同知用。署知江寧府事，特除江西九江府知府，調南昌。未幾，即擢浙江糧儲道，調補今職。此公敭歷之本末也。性勁直，不以依阿骫骳取容，所至為民興利，必計長久。治獄必當其罪，於威勢無所瞻徇，雖以此取怨，勿恤也。大吏久而知之，屢以最聞，聖上深悉。公任事有風力，故再折再起，不久淹也。寧朔舊有漢、唐二渠，與大清渠而三，百姓資以灌溉。唐渠之地有暗洞，甚以泄濟湖宿水，修治不善，漢渠之水不行，泛溢為害。議者苟趣目前，欲加填塞，夏利而寧朔不利。公堅主修復，時春月，資水甚急，民以不及待相阻撓。公期以五日可就，及期，夏民群持畚鍤來，擬不就即填塞耳。至則工已垂竣，反相助為蓋力。蓋公蚤諦度是所有石可用，某項有錢可借，故能成之之速如是。縣民回姓為旗人所讎，盡殲攻燬旗舍，以偷拷問為辭。公驗狀非偷，且身有傷，須考實，將軍翻之大怒，詰以不當株連。公據律令為對，竟致兇集於法，一破姑息之習，人皆以為快。在太原，修復陽縣之風峪口隄堰，以除水患。往時稱為姦民估荒者，浮議沮其事，及閱

公往勘，復蟻聚蜂擁，洶洶馬前。公陽言吾不審當若何，試推曉事者，得三人，械之以行，曰：若輩多人，將復抗我耳。有欲吾馬者，必置若法。眾紛然各散去，於是沿隄行視，隄亙十數里，其尾為水所決，蘭漫平田中，無所歸復，循而下，則汾流帶之，中隔民田。公以開田價值詢諸民，民曰：以涼田易永利，某等願不受直。隄卒以成，民因為祠以祀公。公於臨財廉，亦不以賂要結上官。近年甘肅、浙江官吏皆以贓敗，而公絕無連染。當時謂公迂者，舉皆喪身亡家，公獨安於其官，獲保令名以終。嗚呼，仕者不可知所自立歟。公督修海塘，當潮汐之衝，冒苦犧陷，晝夜不離工所，積勞冒暑，以至於大故，豈不哀哉。舉此數端，亦可以見公之崖略矣。祖諱炳，父諱宜智，舉人，敕授縣學教諭，以公貴，贈皆中憲大夫。祖妣某氏，妣侯氏，皆恭人。公初入仕，授文林郎，妻張氏封孺人，後所得階封，皆以貤贈。子三：長即有燮，徵仕郎，以中書充歷代職官表纂修官；次有度，早沒；次有蕃。孫二：鶚、鷟。女四人，壻皆士族，三已嫁，一許字未行。卜以某月日葬於縣之某原，是宜銘。詞曰：

惟禮有云：勤事而死則祀之。公之盡職，自初仕，閱功民功燿而柩，尸而祝者偏隄堰，有詒其實上太史。雖功有典，俾筵几，神則如水，魄在是，以此為銜自吏歸，全之所詣不美乎。

黃母方孺人墓誌銘　辛丑

今之卜葬者，吾惑焉。以父祖之骨為子孫博富貴之具，而一奉命於地師。地師之說，又言人人殊，交持而

不相下，則狐疑而不敢決，迫世逾久，則枝逾繁，宜於孟者或疑其有害於仲，若叔、若季，亦惟恐其不利己也。交相延，寧使其親棺朽骨腐，終不敢輕議葬事，達官富室，猶揭然伸眉抵掌，出入光輝，諸事恥不若人，獨至於葬其親，反不得下比於窶人子之蓬顆蔽冢，猶得以安體魄而無暴露之患，此其人於天下豈少也哉。使其聞湖陽黃母方孺人之事，寧不愧哉。孺人晉寧方氏，諱淑，考遠詔，四川重慶府同知，及笄，歸於黃，是為同菴府君，諱應泰。舉拔萃科，廷試候選儒學教諭，歸而復舉於鄉，得乙榜，未仕遂卒。同菴始為諸生時，娶孺人，患前妣郭孺人墓地卑下，將改卜，孺人力贊成之。於時祖考妣之喪猶在淺土，則以從祖兄弟人多，議不一。同菴之父雖能不惑於形家之說，然猶慮持之過急，則應之反緩，乃延地師為兄弟所信服者於家，令其擇地，孺人主中饋之事，必豐必潔，惟恐少怠，彼將不肯盡力，如此者數年，地師感其意良厚，指一穴謂其眾兄弟曰：此最吉。眾兄弟咸以為然，於是遂葬，實孺人之陰為相也。既而良人先卒，君舅後亡，督諸子獨肩附棺之事，蓋視前此少易焉，則孺人之素行孚於人者深也。近三十年中，黃氏之門，遂無停喪不葬者，豈非見理明決而又善於委曲調劑，故事集而內外安之，無異言。噫，可謂難能也已。其他閨門細行不悉書，書其大者。子五人：長霖，次鳴鸞，皆諸生；次象璣，國子生；次作又，先卒；次紫章，國子生。女一人，適海陽鄉貢生陳雄略。孫七人：述峯、瞻峯，皆諸生，餘皆業儒。以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五日卒，年八十有二。同菴君已前葬，諸孤重於營竁，乃以明年十一月六日舉孺人之喪葬於縣竹山都長美坑之原，距同菴塋域僅數里。未有銘，其女夫余所取士也，重以為請，乃銘曰：

不裂而泄，不溜而缺，地不違天，爰得吉穴。昔孺人之安先人也，今後人之安孺人也，昭爾子孫，後先一轍。

馮恭人墓誌銘　壬寅

恭人氏馮，為代望族。考諱元方，廣西按察司使。母王淑人。馮公與四川布政司使陽曲李公諱如蘭交相善也，遂以恭人歸李公次子天培。由進士歷郎署，出為湖南衡永郴桂道，復授廣西左江兵備道。官能，恭人偕歸里中，凡十有四年而卒，年六十有七。時乾隆四十有六年九月三日也。逾年十一月某日葬於太原縣許村之原。先期以狀來請銘。余素知兵備君之賢，今乃知恭人實有助云。恭人少隨父任，兵備君奉父命就婚焉。既而應鄉試歸。馮公止一子，聘兵備君之妹，亦命之獨就婚。既行而馮公疾作，恭人忘其將免身者，日夜左右，奉湯藥唯謹。生男三日，而馮公疾革，即盥櫛裏衣，親附身物，無一遺憾。又撫母夫人年高，不宜過哀，所以調護扶掖者無不至。洎與弟扶櫬歸代，以積勞越殆於危，逾年始瘥。布政公以王淑人所生止此女，不堪遠離，命且留侍母。久之，布政公卒官，始歸弟喪，家旋被籍，室無以給朝夕，恭人安之無慍容。迨兵備君仕於朝，恭人奉姑曹夫人命，送小姑嫁來京師。未幾，復宅代。由代至太原，由太原至京，復至代，十餘年中，往返殆無寧歲。兵備君家貲既盡，所得祿不足以給裘葛僕馬貲。士大夫舉京官之貧者，必曰李君，而君獨自刻苦，徵特不受非義，并不輕從人乞假。恭人仰事俯育，黽勉有無，坼釧移繼，辛苦備至。兵備君乃得壹意職事，絕無內顧憂。既而從宦衡陽、南寧，以遠離二母，居常悒悒，聞當鐫秩，奏請兵備君曰：今乃獲借君歸事老親矣。歸二年而母王淑人卒，又四年，姑曹夫人亦卒，侍病送終，備盡哀禮，恭

人爲女爲婦之道盡矣。以夫貴誥封恭人。子二。長檣。中增廣生員。次鍚璉。殤。女四。皆適宦族。孫二。爊。垣。應均。銘曰。

處素貧易。處約貧難。當霜驟至。當之鮮歡。幸爲男子。專奉二親。女也及笄。辭家適人。豐約一致。恩義無二。天鑒孔明。成遂其志。以享其遫。以榮其身。同德賢夫。無成紹碑。井椁既具。高邱之原。銘以考信。我詞不繁。

談孝貞墓誌銘　乙巳

女子外成。以適人爲家者。此人道之常也。離已之父母。而事人之父母。義則有降。而情則無降。故已嫁而孝不衰者稱焉。若夫兄弟凋零。幼孤未立。憫親年之易老。傷左右之無人。撤環瑱以守貞。奉盤匜而致養。遇值其變。則其事爲尤難。有若江寧談氏孝貞女者。名淑範。旦泉君之愛女也。母許夫人。女善承兩親意。自小卽願長依父母。及笄。聞將爲擇對。則涕泣終日。旦泉有兩子。先喪其長子。其遺腹幸男也。而次子又天。女願供子職之志益堅。未幾。母亡。長嫂又相繼逝。天倫之樂。生人之趣。旦泉舉無得焉。女上承下撫。綜理井然。復勸父置側室。親撫媵護者分娩。舉一男。今已就傅矣。其孫授室後。亦生男。旦泉今乃有子有孫。且有曾孫矣。是皆女辛勤翊養之所致也。性嚴重寡言笑。家人咸憚之。以乾隆五十年六月十九日卒於室。年四十有三。其父痛之甚。以其年十月十九日附葬於祖塋之旁。請余爲之誌。幷銘之曰。

女孝而貞。國人所稱。在室伊何。降酷相仍。生我子然。意先志承。扶厥微緒。家用是興。先閗其鄉。有萬孝女。十指養母。相依白首。昔惟北宮。今乃有侶。迹殊志同。孰敢輕不。卜茲幽宅。日月其良。魂歸於土。神成在堂。

抱經堂文集卷第三十四

誌銘　附哀辭祭文

贈奉直大夫煥文吉公墓誌銘　癸未

公姓吉氏。諱曦曜。字煥文。鎭江丹陽人也。先世自山西徙焉。四傳至邵武府同知貴和。明初以孝弟徵入官。廉惠著聲。郡志書之。其在嘉靖時。有御史棠。上疏斥張璁、桂萼之議禮。爲曲學阿世。及諸召還故相楊一淸事。皆見明史。是爲公五世從祖。祖諱象乾。有二子。伯諱大兆。公考也。仲諱大祥。兄弟白首熙熙無閒言。仲老無子。而公考有子三人。遺命以季子爲仲後。卽公也。公事所生、所後。生死咸盡禮。伯兄居外久。公獨與仲兄偕。家貧。棄舉子業。治生以爲養。家漸饒。撫諸子姪如一。同居數十年。齒益繁。所親數以析產諷公。一日。與仲兄大治具。召親黨飲讌。與者私相語。此必議分析事也。共目兩老人。則見笑談甚洽。諸子若孫。咸雍雍列侍。各以次捧觴爲壽。語不及家事。在坐莫不嗟歎。極歡而罷。後遂無復言者。公性簡重。其教子微示喜慍之色。諸子莫不肅然敬憚。相與砥礪學行。顯聞於時。子三人。長夢貫。鄉貢士。黟縣教諭。次夢熊。乾隆十七年恩科進士。入翰林。改御史。次夢闓。乾隆二十二年進士。庶吉士。夢熊之初授御史也。公貽書舉棣溪公故事以爲勖。且曰。人臣知無不言之謂直。言無不盡之謂忠。凡進言務識大體。不當毛舉細故。其要尤以積誠爲本。棣溪。卽在前朝疏斥張、桂者也。乾隆二十四年。公喪長孫。繼又喪庶常君。哀慟遂

得病。以明年八月五日卒於里居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九。以恩封修職郎。晉贈奉直大夫。娶錢宜人。女二人。湯登嵩、丁翰賓。其壻也。孫九人。禮庭、春庭、芝庭、芸庭、昌庭、士璜、士琛、士英、士琦。孫女九人。御史君既卜葬公於先人之壠。而以銘屬其同年生盧文弨。銘曰。

彼韡者華。承以跗。有藟者葛。縣者瓜。和氣所集。荊不枯。後見繩繩肥厥家。誰誰一虜昌言數。坐見矮甸披畇蘇。翁之教也道謂拘。亦欲侃侃追前模。銘幽宮者其人盧。以貽來葉辭非諛。

贈中憲大夫鄉飲大賓作菴劉公墓誌銘　戊寅

乾隆八年。予始晤香山劉舍人於外家張鳳鎭先生所。先生前以學士典學嶺東。舍人所首拔士也。學士門下士予不盡識。獨識舍人。愛其淳厚退讓。有古君子風。因以知其禀承於家。先生作菴公者有素。舍人歸里後。越十有二年。而舍人之子。有官比部於京師者。相見。詢其大父、父皆無恙。爲之喜甚。是時。作菴公年九十有九。越明年百歲。例得以建坊。請大吏以聞朝之。貴人重公名德。壽考。亦相率爲詩文以壽。而公乃卽於是年捐館舍。是爲乾隆二十有一年二月二十日也。舍人將免喪。復來京師。盡稱述公前所爲壽言什襲之以歸。見公之生平可徵信者如此。歸卽將營葬。畢。來文以納諸幽。於是以狀來。請予交公之子。又交公之孫。雖不文。義其可辭。案狀。公姓劉氏。諱澍。字沐斯。作菴其號。先世在宋時從彭城遷香山之德慶鄉。傳至公十七世。父長祚。母方氏。生公八歲而孤。母守志。鞠公於成。居貧。藉女紅以得食。及公少長。痛其母之劬也。乃慨然棄舉子業以治生。家漸饒。母乃顧公而泣曰。而父夙嗜學。不幸蚤世不顯。余年廿八稱未亡人。流離荼苦。常恨不卽從而父於地下。不圖及見今日。然遹父之志。其尚不止於是。公聞之。長號失聲。因是課舍人兄弟頗嚴。延名師以教之。至今子若孫皆讀書守禮。爲儒者。起而仕宦皆有聲。公好行利濟事。邑南木橋久不治。公易以石。西有岐江。設義渡。使往來者。歲饑。出私穀千石佐振。常爲邑人倡。有佃死。孤弱廢。失田無以活。遂弗易佃。租入不足。一不問。其他施濟多類此。晚年以家廟未立。居常怏怏。及告成。舉祀事。扶杖詣廟。肅衣冠載拜。乃大喜。邑中歲兩舉鄉飲酒禮。公常爲大賓。以子貴。敕封修職郎。晉文林郎。又以孫起鯤貴。復貤贈中憲大夫。娶徐氏。贈恭人。先公十年卒。子二人。長錦。余華縣丞。次濤。辛酉科選拔貢生。內府中書科中書舍人。誥封中憲大夫。女二人。李英光、鄭燕。其壻也。孫十人。孫女五人。曾孫十六人。曾孫女十一人。元孫二人。元孫女一人。銘曰。

旣富且壽。康寧考終。惟德攸好。惟福攸崇。旣醉之章。爰備五福。從以孫子。克享天祿。何嗇於若考。豐於厥身。匪唯豐身。利其後人。母節子孝。宗耕具延。天之報施。豈曰偶然。馴鶴之原。祖魄所藏。後先百歲。鬱然相望。不崩不陊。不震不泄。貞珉在中。永不磨滅。

鄉貢士盧府君墓誌銘　庚辰

府君諱國佐。字遜及。號肖疇。與余同出自涿。世居永定之大塘凹。祖諱廷。邑諸生。父諱某。舉丈夫子六人。君爲長。康熙五十六年。舉於鄉。再上公車不第。以乾隆二十年某月某日卒。年七十有二。娶某氏。有子七人。其第五曰如纘。挾化居僑寓揚州。乾隆二十四年。余往揚州。如纘囑之來見。余雖與其宗人監利縣丞

殿人者欽昆弟之好。如繢璣行與之同。而齒長於余。亦厲行也。謂余曰。吾將以明年歸葬吾父。以銘匄予。不知爲狀。余謹謝不能。他日至越。永定族人。多有在越者。教諭觀瀾亦適以計偕至。與言及之。則知府君素爲鄉黨所敬服。其欲爲義而不克者。推府君爲倡。即事無不集。非有紛糾不可理者。府君發片言。人不敢有異議。兄弟怡怡如也。終身無幾微辭色之忤。嗟。可爲有德君子矣。乃爲之銘曰。

爲善於國。不如爲善於鄉。君有太邱之德。不以之自名。有彥方之化。不以之自功。歿已遠祀。而鄉人懷之。至今不能忘。吾得於君之子者略。而得於衆子姓之口者特詳。有高者邱。鬱所歸耶。子孫賴之。後其有與耶。

待贈文林郎增廣生毅齋陳府君墓誌銘 丁亥

夫不知其父兄。觀其子弟而可矣。海陽有陳生雄略者。乾隆三十年。余奉命主廣東試所賞士也。其文閎以肆。甚愛之。既乃延之湖南學政署中。所往必與俱。衡校文藝極精敏。嘗從水順放舟而下。灘流湍悍。舟回轉簸蕩於洪濤巨浪間。幾不測。又從辰赴沅。適大兵之征緬者亦將至。昏夜扶驢。出甚山路犖确。澗水奔注。砰訇若雷。僕夫皆股栗。生自若。試岳州日。驕陽酷熾。通夕汗浹。蚊蚋嘬人肌肉。炙灼揮之不去。生於此時。秉燭披閱達旦。不言勞。嗟。余何以得此於生哉。生將辭予歸。予尙欲生留。則以告曰。雄略將卜葬吾母也。且請曰。昔先君子之葬也。銘隧之辭尙闕。今願併有述也。其狀曰。府君諱高巍。字若覺。海陽縣學增廣生員。世居縣之龍津都古樓里。考天純。文昌縣學訓導。有五子。府君行第三。幼嚴整若成人。逮事王父。曲盡其驩。不妄交遊。所與友。終身不渝。教督子孫。一言動皆有規矩。子三人。長嵩齒。以文學與府君同受知於學使者。在諸生高等。食廩餼垂世。次即生也。舉人。季曰維思。諸生。孫五人。本文。章程。本寶。章洛。本高。章程爲諸生。曾孫二人。府君初娶於李。生嵩齒而歿。繼娶於王。通詩書。善視前子。舉生及維思。皆其爲善士。不姑息。非所生者。父官南澳守備。既老。迎養於家。生死咸盡禮。生平從不佞佛。其持家一切具有法度。府君卒於乾隆十六年某月某日。年六十有七。王孺人以乾隆二十六年某月某日卒。後府君十年。年六十有八。府君與元配前已合葬於縣之曲河山。今以王孺人祔。是歲乾隆三十四年十二月某日也。嗟。予雖未見府君。而以生之言行考之。固知其來有自。爲之銘曰。

昔吳恐公以經學淵海邦。孰克嗣之。君父子則同。君之學行。俱雌文雄。顯不於其身。在其後人。雖弱一个。二難擧振。仲實賛我。忠我實多。美君義方。我銘匪夸。

文林郎錢塘縣知縣魏公墓誌銘 戊子

公諱塽。字涉菴。世爲南樂著姓。明兵部侍郎介肅公諱允貞。公高祖也。考諱儼仁。永清縣學訓導。母宋孺人。公稟至性。三歲。祖母谷孺人病。公隨司訓公侍側。不少離。持匕箸。飼食飲。不肯不敢退。康熙四十一年。以縣學生舉於鄉。四十五年。成進士。先以家貧。常客外謀食。凡十餘年。及登第歸。二親皆年高。遂不出。食上。必在左右。偶近行。値風雪。家人意未即歸。將進饌。公已踏而至矣。迭丁內外艱。服除謁選。五十四年。授杭州錢塘縣知縣。縣附郭。事至劇。吏易爲姦。公下車。首先潔己。能民一切供應。向時相沿如倉胥供闈中

食米。屠儈供肉。江步供薪。戲戶供魚之類。一旦盡革之。民大悅。鞫謁諸上官。以晝夜治簿書。斷理獄訟。無留牘。無遁情。吏相顧戒曰。未見有書生如公者也。減正賦耗羨。諭輸租者以時輸予。終不銀鋃女。桁楊女。女第勿使予不中程。於是當輸者咸相勸輸勿累公。課吏故故時徵漕米入倉。主倉吏餽官千金。公笑曰。彼無故而坐捐多金。非人情。其姦不待問也。自止於倉。親評米高下。令納者自操量。畢。徵吏無私焉。杭有駐防旗丁。多不戢。市物薄予之直。伺婦女出。道上恣笑謔。民病之。有司以非所隸不詰也。公至。輒移所司論罪。遂相戒勿犯。錢塘先後中丞徐公元夢。朱公軾。皆嘉歎以爲能。頻海塘歲修費不貲。時議欲令民出家財以佐公。且謂紳士當爲倡者。公與海寧陳太史同年。上官令往諭意。公察不可。即往謁讓。母不數語。馳還白曰。豈惟陳氏。浙士皆無肯也。且此例一開。貽患無窮。事遂寢。縣志自明聶公後。閱八十年不修。公開館延儒士釐輯成書三十六卷。所識拔於童子中者。如孫灝、任應烈、汪振甲。後皆有盛名。分校鄉試亦得人。五十七年。冬。自劾去官。時勢豪與民爭墾田。公直民。上官有右豪者。公不自得。力匄去。無以爲辭。則以虛貯前政所補金色微虧。及民輸錢之當易銀者未盡內二事。坐虧空免。百姓爭留者數千人。或願持金代償。上官意亦悔。後卒借中丞疏請還公職。公堅不起。家居十二年。以雍正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卒。年六十有八。所著有且齋草四卷。娶武孺人。崇禎壬午舉人殉難諱韓孫女。性淑慎。事舅姑孝。持家以勤。以康熙四十年三月二十五日卒。公自有狀。繼娶李孺人。以乾隆二年七月十五日卒。子一。則乾貢生。孫男二。長大名。乾隆三年舉人。肯縣教諭。次大器。孫女三。長適縣學生王宗曾。次適濮州國子生黃檍岸。次適清豐縣學生李邁年。曾孫三。曾孫女一。公子乾隆九年卒。公孫大名。以乾隆十七年十一月三日。始克合葬公暨兩孺人於城東南三里魏家莊之西原。未有銘。又十四年。介大興吳侍御肇元持其所自爲狀來求余文。追而納諸幽。余生仁和。與錢塘同郭。公之澤得及焉。公去杭時。余甫二歲。長乃得耳熟公治行。又讀公所爲邑志文獻。頗有所考。且與教諭君同年舉順天榜。義皆不可以辭。適校士湖南。卒卒無暇以爲。又二年。官罷。乃克踐前諾。詮次其事如右。而繫以銘。銘曰。

脫穎而出。善刀而藏。官不爲久。治則有聲。越五十年。遺愛未忘。昔卯今皤。口誦錢塘。處胥御訟。作法戒涼。孰秉吏筆。發之循良。有嫓者阡。宰木成行。銘公之績。豎杭之岡。

奉直大夫吏部文選司主事汪君墓誌銘 壬辰

君諱孟鋗。字康古。姓汪氏。先世自休寧遷桐鄉。至君考又遷秀水。遂占籍焉。曾祖諱森。戶部郎中。階中憲大夫。富著述。世稱碧巢先生者是也。以弟內閣中書諱文桂次子爲後。諱繼燝。由鄉舉歷官吏科給事中巡鹽淮。君祖也。考諱上堉。大理府知府。兩世階皆奉直大夫。大理生四子。君爲長。幼穎悟。善屬文。自其年十五六時。從官至京師。先達見其文。已奇之。既益好古文辭。家有裘杼樓。藏書多先代善本。歸里盡發讀之。務爲博綜。又益鈔所未備。或鈔寫以足之。君之弟仲鈖。才名與君相上下。好學與君同。又得同志友二三人。朝夕相與鐵礪。所爲詩若文。駸駸及古作者。名譽大起。又好訂金石文字。得古泉幣。時復攜行篋中備考核。大理卒於雲南。奔往扶櫬歸。母祝宜人已前卒。遂合葬焉。乾隆十五年。與仲弟同舉於鄉。人

咸以得二俊爲幸。乾隆二十七年。天子三舉南巡之典。君獻詩。并所著龍井見聞錄十二卷。得旨留覽。賜緞二匹。試入高等。特授內閣中書。大臣重君。凡上有所纂輯。輒以君攝其事。精核爲一館最。三十一年。中禮部試。奉廷對。賜進士出身。不改官。又三年。遷典籍。以資深旋改授吏部文選司主事。精勤能舉其職。以君才。御史郡守可計日而至。乃任吏部未一年。年始登五十而遽殞矣。其卒之日。乾隆三十五年五月二十八日也。以修書勞加一級。後一年。遇覃恩。以子官贈奉直大夫。所著有厚石齋詩文雜著凡若干卷。皆可傳。君嘗欲盡梓付大父君巢遺書。而力不逮。仲弟亡。不忍其無傳。爲梓其遺詩數卷。又梓亡友萬徵君光泰詩。萬垂歿。盡以所著託君。君亦將爲次第刊布。而不虞其不及爲也。然君於兄弟朋友之道則至矣。初娶舅氏海寧祝氏。今贈宜人。生子如藻。如澂。宜人父維誥。內閣典籍。繼娶仁和金氏。封宜人。生如洋。治獻。三女。長字朱某。次字錢某。其幼未字。宜人父甡。今禮部左侍郎。側室范氏。生承澤。君仲弟無後。命如澂後之。年十七殤。又命如洋爲之後。今爲縣學生。如藻舉人。官國子監學正。予與君舅氏同官。習君才名久。及相見歡甚。君中第之歲。予分校禮闈。聞唱君名。滿堂皆大快。朝廷銓擇臣所上歌頌。凡君代他人作者舉在選。君卒之前月。予來候君。不得見。予無位於朝。計者不及予。不得哭君柩前。追寤慷慨。今孤如藻將以某年某月日子。葬君於某縣某鄉之原。來請銘。其曷可辭。銘曰。

瀛州華選。以待俊彥。胡獨遭兮。材則輪囷。而貌遽遁。世皆知兮。無援於人。又阨於天。年止斯兮。視仲非促。祿萬有餘。又佳兒兮。欲乞君文。今反銘君。詒此辭兮。辛石深刻。藏之不泐。則無期兮。

文學陳少雲墓誌銘 癸巳

余與少雲。友也。情則兄弟也。兩家居相近。少雲考曰淵徵府君。母謝太君。少雲長余三歲。方余母馮太恭人免（文弨）時。乞乳於謝太君。兩家子在襁褓中。姁嫗數提抱往來。更相子也。既而少雲讀書家塾。余往就之。同受業於沈武曾先生。（元斌）性彌厚。少雲英敏。雖習舉子業。時時取資治通鑑讀之。於歷代興廢離合之故。人品邪正之分。無不了了。時過先贈公所。平胸臆劇談。先贈公每稱善。數試不利。星家言當改業。不從。覓補博士弟子員。家貧。欲出遊。余在京師。招之。同館於大興金氏。其文日益進。鑱削刻露。錚然不可犯。書宗顏平原。無論正草大小。纔懸臂書之。嚴整遒勁。幾於逼真。每據案作書。楮幅必正。向教弟子亦如是。曰。此即柳誠懸筆諫也。年餘。仍歸里課徒。嚴暑肅衣冠。正講。童子有治經未畢。遽請學弄筆作文者。不許。束脩所入無幾。終不肯以貧語人。以是常困。既而翻然曰。余何以貧累吾親乎。吾父兄皆以理人術佐長吏。吾將繼之。遂偕其異母兄復之京師。遂就幕而南。足以衣食家口矣。未幾。其同產弟在里中以病歿。少雲念母老。已又衣食奔走。無人侍膝下。每將戒行李。哽咽不自勝。居常謂人曰。兄弟如左右手。今吾一體亡矣。何能獨生。在江西德興縣幕。痛作。伏枕醮筆爲書數千言。與母訣。自恨不能終事。辭甚淒楚。遂以乾隆二十四年九月三十日卒。年四十有五。姓陳氏。一傑名也。每服膺裴行儉之言。自製字曰儆庸。少雲其號也。先世上虞人。遷仁和。兩世矣。娶嚴氏。無子。後四年卒。伯兄亦無子。唯季弟先卒者有三子。其仲名燦。今爲後。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某原。余乃泚筆爲銘。銘曰。

學斯史。教則經。不一施。命所丁。嗚呼哀哉。予忍不銘。

贈中憲大夫予寧秦公墓誌銘 癸巳

乾隆三十八年秋。余同年友江都秦黌。以將奉其母趙太君之幽祔葬於其考中憲公之兆。使使來告（文弨）曰。卜以今歲十一月十九日吉。昔先考之葬。銘尚有待也。今以吾母祔。當合爲銘。以屬子。（文弨）於是考其家狀。因歎中憲公與恭人。皆以孝友篤天倫。爲足以挽薄俗而使之厚也。公諱熙。字予寧。先世陝西三原人。其遷揚州之江都。至公考來勛公。七世矣。康熙十六年。舉於鄉。授中書舍人。生四子。公其仲也。十歲而孤。母鄭安人苦節撫教之。公前母兩安人皆王氏。後王安人生兄庠生與權。公念父兄皆以儒爲業。亦惟苦志讀書。庶可爲劬勞報。繼而家日以落。伯兄與公異居。公同母二弟尚幼。不能治生。大懼甘旨有缺。不得已。始業經生業。此公畢生隱憾也。繼遭母與兄之喪。摧毀欲絕。殯葬諸費。一皆身任之。且撫兄之仲子寶爲子。寶爲郡庠生。日望其昌大先人之業。愛諭備至。顧又不幸早歿。婦俞無子。公已自有子黌。謂黌他日生男當後之。非訓子也嚴。未嘗少有姑息。朝夕必垂泣警戒曰。先人世業。竟忍終墜邪。黌以乾隆十二年舉於鄉。十七年壬申恩科成進士。選入詞館。爲庶吉士。即乞假歸省。公舉之祭中翰公之墓。未至數里。即卻輿步行。及墓展拜。且告曰。今而後差可對先人於地下矣。一慟幾不能起。歸而臥病。不旬日遂卒。乾隆十八年五月初七日也。年六十有九。娶恭人趙氏。同邑歲進士候補訓導諱撰吉之第三女也。世居邵伯埭。爲著姓。今其地隸甘泉。恭人年十七來歸。事姑孝。待娣姒如同生。念中憲公嗣續未廣。爲置側室熊。生黌。撫摩鞠育。一日不忍離。後就養入都。攜以自隨。及聞熊病。亟命歸視。竟賴以瘳。初寶之爲子也。恭人撫之如實己出。寶亡後三十年。黌官湖南。始舉次子恩堃。恭人諭黌曰。以汝子爲兄後。汝父命也。兄本汝世父子。世父生時。尚有二子。今皆已歿。無後。大宗不可絕。今當以汝新生子後汝兄。而仍歸宗於汝世父。俾其免乳。即歸告於廟而立之。亟傳語汝嫂。庶使其三十年苦節之貞。亦藉以少慰也。俞旋歿。即命襁褓子成服。恭人之明於大義類若此。乾隆三十七年七月十三日卒。年八十有六。嗣子寶已歸宗。其爲之後者復堃。今舉其見在者。子二人。黌由翰林院編修歷湖南岳常澧道。遷台州臨海縣丞。女三。庠生陳詩。高成璇。庠生潘璐。其壻也。孫四。恩復。恩溥。恩詵。恩蔭。孫女一。許字程翁生。公國學生。以子貴勅贈承德郎。翰林院編修。加二級。晉贈中憲大夫。恭人敕封安人。晉贈恭人。墓在揚州城北仙源橋祖塋之旁。銘曰。

世澤詩書。勿棄我畬。精神所寓。始鬱終舒。庭植嘉樹。殊條同根。雨露共之。雖瘁不萎。非恭之後。曷克繩之。匪其賢之。後曷克承之。分形同氣。胖合異族。品耦尤難。交歡互勖。樹子我育。我孫爾續。於古誰倫。諸萬汪濊。孝友之德。德之大者。榮生考終。天錫純嘏。安此幽墟。偕返其真。我作銘詞。用式後人。

文林郎施秉縣知縣朱君墓誌銘 壬子

君諱牒吉。字且銘。朱姓。松江婁縣人。先世故浙產。凡三遷至今縣。詳具先世誌中。考諱秀文。廣西柳州府通判。柳州君早年生兩子。皆不育。四十外始舉君。愛憐倍至。幼聰慧。好學。以父遠宦。成童即綜理家政。復致精學業。體素羸。嫡母夏安人憂其過勞也。令就怡適。所親示以六法。則攜七弦以自娛。遂兼通藝事。年

十八。省父柳州。遂次即熟復其家言。至則佐幕中。嘗有老成風。柳州君以君之習於爲政也。年幾強仕。遂爲援例銓授貴州鎮遠府施秉縣知縣。縣居衝途。困於供億。君籌畫有方。剋己奉公。一不以累民。革賦外浮派之弊。而民皆樂輸恐後。其聽訟也。剖決如流。且化且誘。兩造往往各解釋忿而去。修偏橋便商旅不病涉。嘗僦舍使官吏不侵民。居月兩期課士。而士知向方。甫二年。善政畢舉。大府方擬以循良薦。忽一夕心動。亟陳情歸養。未到家一舍。聞若考已先一月捐館。即號咷徒跣奔赴。慟絕幾不欲生。遂得咯血疾。踰年少差。隨擇地安窆。並建祠置田。呈縣勒石。以垂久遠。又推柳州君遺意。贍五世以下諸族。及金山縣冉莊祖塋。親往封植。各製祭器。鑪瓶鐙檠之屬具。謹度以供時祀。君之歸也。年四十有一。以生母孫孺人年高。家居侍養者十餘年。怡怡然樂也。孫孺人疾。君侍湯藥月餘。目不交睫。背爲之爛。先是。君自祖塋祭掃回。遇疾風甚雨得疾。至是新愈。而孫孺人病卒。不起。君哀毁骨立。沈痾頓發。醫者咸謂痛傷五中。不靜攝將不治。戚友亦引禮五十不毁之文相勸慰。君聞言更戚。竟於乾隆五十七年正月十二日卒於喪次。年五十有五。距孫孺人之沒。未及一期。卒前三日。力起端坐。書示曰。避去寐過。皆引履冰。五十五年。勉攝於臍。春朝撒手去。仍作打包僧。一片寒松葉。慈烏喚我曾。蓋君考嘗航海至補陀求子。遇老衲以禪詁示意。後生君。故其言有自也。又指壁間懸楹曰。與我將去。及斂取楹。外裹以麻。楹以紙細書百日髮三字。蓋喪滿百日所薙髮也。噫。此亦全歸之道矣。鄉人來會者重君誼。皆行哭失聲。且爲之議曰。曾子稱慈愛忘勞。盡力而有禮。大易云。庸行之謹。君之敬親累已。宜受此名也。私謚曰孝謹先生。僉曰然。君階文林郎。考不以其官封。而就君之階。新例也。初娶於陸。繼娶蔡。皆前卒。又繼娶王。子四人。光曜。子鄂。皆諸生。光綸。光梃。一女閑槃。適青浦學生蔡光治。孫二人。大源。大韶。女孫二人。今卜於十二月二十一日乙酉奉君與葬於婁縣北麟字圩祖塋之次。君生前所自定也。諸孤介余年家子范公蜋來請銘。爲之銘曰。

士有百行。唯孝爲大。慎厥身修。唯謹斯最。惇有靖節。庸有貞曜。古道循行。德音孔昭。循吏之名。不足盡君。終焉死孝。匪獨生勤。婁江之湄。幽宮是宅。永遂歸依。辭徵爲奕。

閻考功恢廷哀辭 并序 戊子

乾隆二十二年。禮部試天下士。余與分校。得山東一卷。其辭簡淡而醇雅。以爲非學有元本者不能。既呈薦。主司嫌其寂寥。弗善也。甲乙既定。諸分校者皆退。余獨抱卷上堂與主司言。不宜失此士。爭之堅不得。時分校諸公聞有此卷。爭取傳觀。咸稱善。秀水鄭君炳也。任邱李君廉衣。武進莊君本淳。尤歎息不已。既撤棘。言頗傳於外。並有傳予爲之出涕者。吾鄉陳句山先生。深於文者也。索此卷閱之。謂當冠偏。詢邑里姓名。則昌樂閻循觀。即君也。雖不遇而名聞京師。來見余。果粹然儒者。氣度沖夷。語不自矜詡。君言試前得余所爲亡室桑孺人行略。讀之。惻惻然若有感乎中。謂能質言之而情事亦曲盡也。君好余文。余好君文。其相合亦自有不偶然者。自後試屢不利。君守其道自若。至三十一年會試。余又與分校之列。揭榜日。唱名至第九。侍郎劉公[illegible]檢見君名。詫於衆曰。此即往年盧某所爲抱其卷而泣者也。今可爲之一鼓掌矣。滿堂聞之皆大噱。是年實出宜興湯君粵南之門云。既成進士。分部學習。得吏部考功司。議事持正不

苟隨人上下。有齮齕之者。君卒不少變。今年春。余失官至京師。與君相見。纔逾月。聞君以疾請假。余亟謂君盍留數語見貽乎。即他年相望數千里外。見手跡如見故人。君行急。不果書。既而郵余一緘。別無通問語。惟手書近日體驗之言見貽。踐前諾也。方謂君已復初。及秋而凶問至矣。嗚呼。君內行脩。學術正。敎人盡其誠。其鄉人多能道之。而臨事有執。又見於居官之時。胡天虐之使病。病而至於不永年邪。君言行之懿。必不終泯泯。余雖識君而不能資君爲砥礪。是余之窮也。夫爰爲辭以寫余哀云。

古有特立獨行之士兮。不隨俗以變遷。余將以求夫今之人兮。豈所在而皆然。含吾範以馳驅兮。將誰遇而取憐。從琴而操筝兮。刓方而爲員。競追逐以從時兮。奚本志之能堅。羌姑進其若斯兮。吾又惡知其終焉。懿若人之古處兮。豈外物之可鐫。吾玉固自若兮。甘不字以十年。文與行若合符兮。今人中而有此賢。余不足以得君兮。徒兩情之惓惓。巧者遇而拙者亦不終棄兮。乃今而信夫大圜。匪榮名之是珍兮。將大任之可肩。見正直之道行兮。彼遵捷徑者其言旋。既觀政於郎署兮。緊升降之是權。寗使人譏吾之謇謇兮。吾終抱吾之專專。君以余同草木之臭味兮。余亦以君叶宮商之相宣。忽長揖以歸去兮。翳乎矣之離弦。既詒我以話言兮。期理道之共研。胡即成此永訣兮。悵年壽之不少延。嗚呼。余求友於天下兮。落落晨星之在天。君今又舍我而去兮。不禁涕淚之漣漣。惟今之悲其實可悲兮。過乎昔者之所傳。功業雖未顯淵兮。遺文有待於爲之編。我車載脂兮。將適吳而辭燕。末由過君之里兮。一灑涕於重泉。嗚呼。此特敍余兩人之交情耳。余爲後死。尙思約君行之大者。以表於君之阡。

孔葓谷戶部哀辭 并序 甲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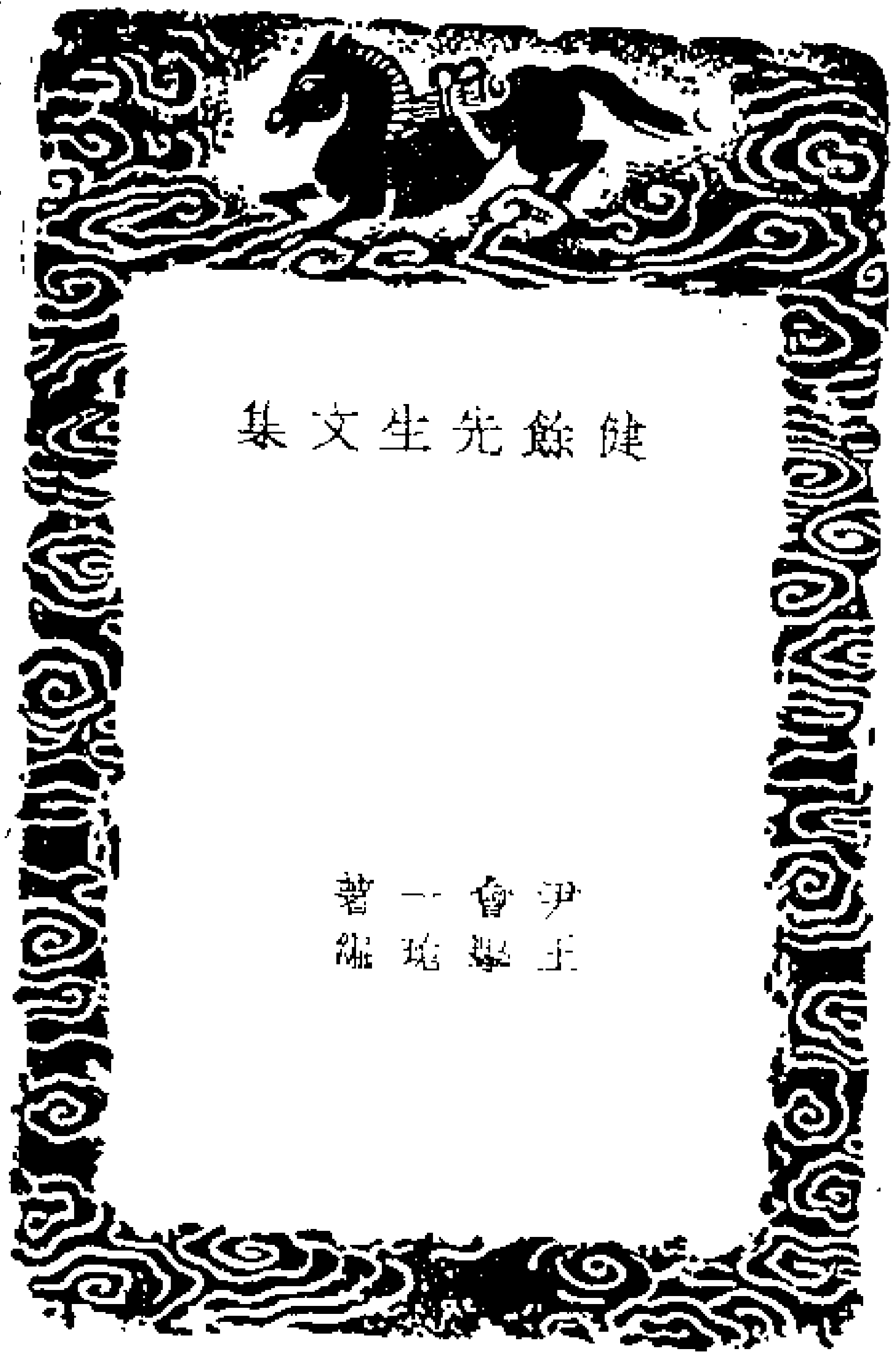
嗚呼。君蓋天下學士之所以爲宗主者也。自成進士後。嗜學博篤。服官農部。恐不能卒所業。亟告歸。左圖右書。日有所采獲。得古來遺文墜簡。爲一一整齊補綴。出與友朋相質正。海內學者。多樂就之。見聞益以富。其厚於朋友也。不以死生易節。東原戴君既歿。爲版行其遺書。無有散失。士林尤高其義。其他所梓。復不下數十種。扶微振絕。厥功茂焉。昨歲冬孟。文弨自太原南還。過魯訪君。蓋不相見者垂一終矣。留余止宿。示余以漢隸。借我以佳本。餉我以新刻。徵見君容貌臞而多病。勸君宜少近藥餌。然亦不謂有朝夕虞也。今年仲春初旬。忽得君不諱之赴。撫驪涕零。進使者而問故。使者不能言其詳。但言君痛三郎君新就婚於金陵而歸。亦以是月夭亡。相去僅三日。嗚呼。一何酷也。以君之淳懿醇粹。絕無瑕玼。宜其享遐年。膺厚福。余方欲託君以身後事。而何意余反爲後死者耶。既以悲君。實亦自悲。爰爲之詞。以寫我哀。

子聖人之後也。仍好古而敏求。釋纓紱而反初兮。豈藏修以息游。物固聚於所好兮。祕簡恣其追搜。友朋相與討論兮。盡一時之勝流。羌交道之不渝兮。信臭味之相投。延陵之不忘故兮。我亦遺文之是收。既不負此良友兮。復裒韋夫前脩。文章天下之公器兮。應學子之所求。幸余得之而益富兮。溢璀璨乎琳璆。緬吾黨有端人兮。（謂余門范叔君所師也。）知子維端人之儔。翻淵源而我敬兮。嗟薄俗其有此不。自締交以至今兮。闕歲星之一周。歎合并之不易兮。隔千里而通郵。渴思君而一見兮。翻洙泗以停輈。喜余來而止宿兮。燕永夕之綢繆。熙從容而展意兮。奈吾行之甚遒。君年少余兩紀兮。謂長途其未休。猥余珍夫敝帚兮。亦將

託子以去留。久愧蔵而未發兮。將排比而始謀。何意竟不我待兮。乃一疾而不瘳。余自今無以爲質兮。淚忽忽其盈眸。憶合聲以獻譏兮。方子獻而我酬。曾兩月之爲期兮。判萬古與千秋。直以叔子之不腆兮。疑與善之悠悠。幸友君之繼志兮。文與行其並儷。與、衆可追夫二、鄭兮。向、歆遠軼於二劉。少者係踵而接武兮。咸不墜夫弓裘。有子孫其若此兮。宜亦可含笑而無憂。獻歲寓書以通問兮。神爽豈或閒夫明幽。矧不能界君之行兮。聊以代夫執紼者之謳。嗚呼。吾與君之交其盡於此乎。猶庶幾夢寐之間。神彷彿而來遊。

公祭汪容甫中文甲寅

維年月日。同學友盧文弨、孫志祖、張燕昌、梁玉繩等。謹以清酌之奠。致祭於拔萃汪君容夫之靈曰。吁嗟汪君。無恒而化。驟聞噩耗。舉皆驚詫。日者相招。促坐談笑。曾未浹旬。銷聲埋照。君實不狂。而衆曰狂。皮裏春秋。涇渭分明。彼妄男子。讒佞羣起。如蠅集羶。如矢叢蝟。世華尊奔。君實唾弃。海內正人。備載簡記。師門風義。不忘久久。沈椒園、宮南先生。鄭綺披榛拜墓。遺金郵後。同道爲朋。端臨劉台拱懷祖。王念孫秋士。江德量先祖。金蘭誰補。四庫在胸。爲行秘書。大放厥辭。佩玉瓊琚。文章何師。西京鄴下。汴都臨安。未始嚌矣。不想古人。指瑕蹈隙。何況今人。焉免勒帛。衆提其口。咨欲殺之。終老田間。得與禍辭。名園高枕。山茶雙植。竹閣柏堂。風流允副。不死揚州。而死杭州。觸智山光。終焉首邱。吾儕結契。無論舊新。聞名相思。握手情親。臭味本同。膠投漆中。來幸天假。去何匆匆。一去不返。儀觀在目。樽酒具陳。皋某來復。聞君佳兒。髫然頭角。庶幾他年。父書能讀。魂無不之。邗江之淵。執紼相送。涕下漣洏。嗚呼哀哉。尚饗。



健餘先生文集序

乾隆十有三年秋七月先生以吏部侍郎督學江左卒於官越三年春而先生遺書始出其文篇古而達於詞何高潔至是蓋由來者漸也先生幼孤奉母夫人教三十年敭歷大官日與鉅人長者相切劘文凡三變矣其少而岩激於中也若舒疊雲瞬以勃鬱其壯而肆之外也若鳴鳳之謔然而高翔其晚而成之以簡質也若桂吹古香松傳老翮要皆本之於道而以程朱之學爲門庭以周孔之書爲歸宿以是斯文未喪光於今大於後而翹然與古爲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嗟乎西京以下其文篤古而不明道北宋以降其文明道而不篤古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先生當之矣鑿琦受而讀之得約言五序四十二記二十五書十八啓二祝文二十九祭文十一傳一墓誌二墓表二碑銘四題跋二十四雜著二十四凡一百九十一分爲十卷顏曰健餘先生集其奏疏十卷尺牘四卷條教四卷語錄四卷別刻行世不在集中門人王鑿琦謹序

健餘先生文集目錄

卷一 約言五首
戒盈
通蔽
正始
備德
立身
卷二 序二十首
重刻大學衍義序
重訂小學纂註序
重訂近思錄集解序
近思錄五子傳略序
文獻通考紀要序
續洛學編序
續北學編序
洪範正論序
詩易隨記序
易卦劄記序
重刻明職序
呂語集粹序 文見本書
困學錄集粹序
廣字義序
綱目四鑑錄序 文見本書
健餘劄記序 文見本書

讀書永言序　從宜錄序
秀才樣子序　江蘇學約序
卷三　序二十二首
廣西鄉試錄後序　河南武鄉試錄序
重修揚州府志序　江南通志序
家譜序　郃陽李氏家譜序
范氏家乘序　先太夫人年譜序
朱止泉先生年譜序　古衛先生言行錄序
格言精華序　朱子家訓演證序
吳母趙太孺人壽序　顧牧雲五十詩序
程羽朝詩序　海門詩集序
文頌序　維揚書院課序二首
已山太史存稿序　儲東溪文序
江蘇校士錄序

卷四　記二十五首
新建節孝坊記　東章新阡祭田記
三錫祠記　健餘堂宗法記
東章義倉記　重修老龍堤記
新修襄陽八蜡廟記　隆中草廬記
新建襄陽魁樓記　襄陽書院藏書記
重濬揚州保障河記　新建邵伯鎮同善堂記
重修浮山禹王廟記　重建安定書院記
重修遊梁書院記　重修濟瀆廟記
重修河南八蜡廟記　重建祥符六烈女祠記
祥符張烈女入祠記　重修博野縣學記
博陵義館記　修博陵義館記
輔平倉記　祁州張家莊義倉記
重修博野魁樓記
卷五　書啓二十首
上朱高安先生書　復高安先生論興水利書

上邁大司馬書　答沈副使書
復合河先生論禁酒書　與東章館師時湖尼書
答顧石周書　與陳滄山書
答陳滄山書　與劉令衡書
答儲督學主敬書　與鄂盧亭書
上魏景州書　上高東軒先生書三首
上望溪先生書　與元長大司馬書
修習齋祠堂啓　聘安定書院山長啓
卷六　祝文二十九首
習齋先生入鄉賢祠文　襄陽春祈文
祈晴文　告太和山文
辭襄陽城隍文　辭襄陽八蜡文
揚州司徒廟告文　禳災文
河南聖廟告文　孟子遊梁祠告文
告岳廟文　河南城隍廟告文
告濟源北瀆文　河南祈雨文
謝雨文　禱隊廟告文二首
告河神文二首　禱風
謝雨　河南八蜡廟落成文
報賽文　巡撫河南給假焚黃文三首
之任冬官告東章祖廟文　告三錫祠文
楊文定公祠告文

卷七　祭文十一首
祭高安朱文端公文　祭吳文恪公文
祭鄂太傅文　祭王巽卿文
祭劉古衡文　祭劉令衡文
祭張篤生文　祭刁方伯暨元配張夫人冢子鑑齋文
祭陳母潘太淑人文　祭張母白太恭人文
七虞先太夫人文
卷八　傳誌墓表碑銘九首

杜荊山傳　刁紹武先生墓誌銘
西隆州知州劉君墓誌銘　顏習齋先生墓表
東山公墓表　蘇氏祠堂碑
吳氏支祠碑　六有齋銘
孝友堂銘
卷九　題跋二十四首
擬近思錄題辭　題隆中草廬
諸葛武侯像贊　襄陽自題小照
題巴山太史小照　題襄陽府堂額
題贈牧雲　題集益軒
題求可堂　兩淮題額二則
題范文正公祠　題雉水書院講堂
題江寧試院　題思貽齋
題黃玉圃先生歸步圖　題六有園圖
書林公墓誌後　書和陶集後三首
書小穉集後　書夏謝元傳後
卷十　雜著二十四首
書岳鄂王改謚忠武事　博陵社約說
健餘堂訓飭　廣西鄉試策問二首
河南武鄉試策問　江蘇優科策問十六則
諭諸生二則

健餘先生文集卷一

濟　尹會一著　門人王學頫編

約言

戒盈

才者。德之末也。謙者。德之柄也。顯者。德之徵也。柄不可棄。窮達以之。恃其末而求其徵。勳即怨尤時命。奚啻撼於童山。漁於涸澤。植嘉禾於奧草。望大有於石田。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蓋盈之為害甚矣。人知勢位崇隆。侈然自足之謂盈。不知才人多傲骨。當夫酒酣興發。放軼恣肆。動以讀書萬卷相夸耀。夫即令誠然。學人自讀書而上。固大有事在。而乃封己為高。陵轢儕伍。庸獨非盈乎。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其能免乎。迨至所如不偶。鬱鬱無聊。輒謂多才非福。古今同慨。甚且致恨於儒冠誤身。而歎讀書之無益。嗚呼。人亦自為其無益者耳。善讀書者。得一二言即可成身而有餘。曾是萬卷而無以自擇也歟。吾觀易傳。大有受之以謙。此謂有大者不可以盈也。三陳九德。履先而謙次之。此示人以處憂患之道。雖履不外於謙也。惟謙亨終。無所擇於地。無所擇於人。可以居尊。可以居卑。可以處三之成勢。可以處四之无功。可以涉川行師。極夫人世之艱難險巇而无不利。嗚呼。爻辭備矣。世之讀書萬卷者。其亦反求而有省否耶。奈何不知修德守約自求多福也。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則盈之為害甚

矣。用申大易之文以致戒。

通蔽

爲政莫僃於好善。不祥莫大於蔽賢。世儒宜無不知。而未能自免。則蔽於自用耳。善哉乎子厚推言之也。曰。相天下者立紀綱。整法度。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能者進之。不能者退之。萬國既理。而談者獨稱伊傅周召。其百官執事之勤勞。不得紀焉。或者不知體要。衒能矜名。使小勞侵衆官。斷斷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是不知相道者也。古來論相用人之義。莫切於此。雖然。用人者常苦於人無可用。則又蔽於求備耳。陸宣公言之審矣。曰。衰季之時。咸謂無人足任。及雄才御寓。賢士相從如林。興王之良佐。皆是季代之棄材。在季而愚。當興而智。可知人之才性。與時升降。好之則至。奬之則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絕。此消長之由也。天之生物。爲用罕兼。曲成則品物不遺。求備則觸類皆棄。付授當器。各宜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聖人愛人之才。慮事之弊。採其英華而使之。當其茂暢而奬之。不瀆人於已成之功。不致人於必敗之地。是以銳不挫而力不匱。宜有業而事有終。古來論用人之法。致懇惻而有條理。莫切於此。雖然。上欲用人而天下賢才亦無不思爲上用。常苦於扞格難通。則又蔽於不求耳。朱子與劉貢父書言之審矣。曰。大臣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者。必有待於衆賢之助。君子將以身任此責。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於有事之日。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舉之。又不及則爾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爲未足也。又於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掩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古來論訪問人材。詳盡而曲盡者。莫切於此。執政覽此而善用之。庶免蔽賢之罪也夫。

正始

傳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修齊之義。和與敬盡之。關雎起興。昭其和也。嘻嘻終吝。戒弗敬也。能敬且和。雝雝肅肅。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皆不越此矣。而家之齊。必自婦人始。何則。婦人性本陰柔。未嘗學問。然其觀我甚明。責我必厚。我於禮法有失。言論稍偏。彼已得而藉口。及其有過。包荒則易長傲。睚眦必致離心。心不服則言不和。言不和則家不順。婦怨無終。所關大矣。易有脫輻反目之象。夫子繫曰。不能正室。正室者。齊家之謂也。詩咏刑于。刑于者。修身之謂也。欲修身而齊家。以平好還爲權輿。大事必循理。小事須順情。不可矯枉過正。而天經地義。尤莫切於事親。是故以好合而致父母之順者。此相因而致之理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者。此由尊及卑之義也。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此固士大夫之實。而豈可徒責之婦人女子哉。至於一家非之而不顧。振古有人。此非聖賢蹈道之爲。夫聖賢蹈道。先見於言行。故君子言有物而行有恆。終身以之。獨繫於家人之象。所以見身爲家本。而戶庭之內。日用不離。尤不可不善也。學之必自小學始。小學之教。在於明倫。其要在於敬身。取古今嘉言以廣之。善行以實之。綱領正大。條目詳明。入德之門。無所不備。學者誠能切己體察而力行之。則和敬之理得矣。和敬之理得。則修齊之道盡矣。

備禦

人情好僻德而受福。雖舉山阜岡陵日升月恆之盛。侈詞稱頌。亦將欣然樂之。聞賢聖之名。則避之惟恐不遠矣。乃世儒又以求福爲諱。是亦昧於不回之義。而離德與福而二之也。亮哉子瞻之論既醇備五福曰。君子萬年壽也。介爾景福富也。室家之壺康寧也。高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考終命也。凡言此者。美其全享是福。兼有是樂。而天下安之。以爲當然。必有以致之。推本於至誠。要之以不懈。可謂善觀詩矣。然猶於詩人言外明其有德也。吾則謂德之美備。即不外於此詩。其曰永錫爾類。仁也。籩豆靜嘉。義也。威儀孔時。禮也。介爾昭明。智也。令終有俶。信也。爾殽既將。君以惠臣。君子有孝子。父以傳子。釐爾女士。夫有令妻。至於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則長幼有序可知。此其言德何詳。不已備五常而全達道哉。大凡古者以德爲福。未有言福而不徵於德者。即天保諸篇。累言不盡。亦豈有殊旨歟。聿修厥德。自求多福。原非二道。善學詩者。自得其意耳。

立身

士大夫立身。自有本末。各成其是。皆足以傳後而無疑。以忠孝大節觀之。其在於漢。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孝子視九折阪爲畏道。不敢奉先人遺體乘險。竟謝病去。忠臣叱馭而驅之。文武自將。所在必稱。竟卒於官。史傳所稱。無分優劣也。其在於宋。范文正公居喪言事。自謂其孝不逮。忠可忘乎。著萬言書。一生功業皆案定。歐陽文忠公免喪入朝。仁宗怪其髮白。見憐甚至。未幾乞致仕者六。足見其不忘孝矣。然人未有識范文正公之居喪上書爲不孝者。蓋其先憂後樂之心。有以見信於世。而知其非貪利祿以希榮

嗚呼士大夫不貪利祿以希榮。則進非干澤。退非偷安。而忠孝之大節立矣

健餘先生文集卷二

序

重刻大學衍義序

皇上御極之元年，既命廣布御纂經史各書。三年，又敕發內廷書目，特許外臣奏請刊布。時會一巡撫河南，深念此都人士，風氣醇樸，亟宜恢廓其器識，而進於古，爰請頒給四種，內有大學衍義一書，夙稱國本。詔曰可。涓日開雕，閱五月而竣事，將以對揚天子之休命，而際部之衣被者，知所嚮也。遂敬識其簡端曰，大學衍義，眞西山先生官戶部尚書時，以進理宗者也。其書發揮旁通，明體達用，廣大悉備，純正無疵，而其惓惓忠愛之忱，尤展卷而如見焉。蓋西山之學，以朱子爲宗，朱子大學章句或問，既抉義理之精微，而西山衍義，復綜古今之龜鑑，一經一緯，適表適裏，今三尺童子，知誦章句或問，而皓白老儒，或未窺衍義，是數二五而不知十也。又或雋俊之士，馳騖博覽，搜索津逮，而是書無力就鈔，因失精要，是抱鍮石而遺兼金也。且或哆談經濟，銳志匡扶，高心空腹，未究是書苞孕，是又覆明鑑而求燭照也。嘗觀西山進書時，虞庭高闊，翻不如王氏三經新義，得行學官。今恭逢皇上頒其遺書，昭示寰宇，蘇軾有云，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此之謂乎。中州伊洛淵源，考亭嫡派，西山之旁搜遠紹，實在於茲。宣昭義問，大啓深刻，或亦佐理至教，紹承前烈，嘉惠後學之一道也夫。

重訂小學纂注序

乾隆十有一年三月四日，皇上特允禮官定議，命直省學臣覆試童生，務視其小學論貫通題旨，切實發揮者，方准入學，不則八股雖佳，仍予斥落，并飭各府州縣覆試時，一體恪遵，著爲功令，典至重也。是年十月，使者適奉簡命，視學江蘇，欽承帝訓，殷殷以培植人才爲先務，夫養正之功，莫重小學，乃科試各郡，諸童作論，率多含糊，則擬者約法，猶未明也。爰飭師儒，嚴立課程，及時誦習，擇坊刻善本，以爲指南，惟梁溪高氏纂注，條理秩然，最得朱子編輯本意，因取其書重訂付梓，庶可以知所從事矣。且士子不讀小學，大都恐妨舉業耳，不知朱子晚年編此，其內篇提十三經體要，外篇括十七史精華，名爲小子立明倫敬身之教，實爲大人植修齊治平之基，所以爲世道人心計者至切，須臾離之不可，終身由之不盡也。不明乎此，不可以爲人，即幸而弋獲，國家亦安用之。刻法在必行，士子儻仍前玩忽，將有求榮而反辱者，嗟何及矣。用是敬申聖主作人之意，并詳蒙養正之功，書於簡端，以詔士子之不讀小學，務舉業而患妨功者。

重訂近思錄集解序

余備官淮海時，闢安定故祠爲書院，與山長王翠皆太史，每進諸生，申以小學，旋鋟近思錄集解，講明而切究之。誠以修身大法，小學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考亭之言，固俟諸百世而不惑者也。又云，近思錄一書，無不切人身救人病者，則是精微之理，反求自得，所謂近思，其義尤明。學者未入其門，未臻其階，而漫語博通，雖日從事於六經四子之書，恐猶昧於以類而推之要旨，其他又何論焉。自余視學江蘇，所以率行功令，發揮小學者，不遺餘力矣。訂刊纂注既成，爰取安定書院所藏近思錄舊版，重加修補，與小學並行。有志之士，苟能循是爲功，既厚培其本根，復詳求其次第，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博與約相乘互進，當有日新而不能已者，若陟遐必自邇，其於道也，蓋庶幾焉。

近思錄五子傳略序

近思錄輯要，某奏請頒發諸書之一也。其纂訂之義，備詳合河孫子弁言中，簡而明，約而該，匪徒微言在茲，懿行亦可考而知也。顧其修己治人，出處進退之大端，散見於書中，猶恐窮鄉晚進，未悉其生平，而欲論世以知人，難矣。用是稽諸史乘，兼採羣書，次爲五子傳略，俾有知於學者，以之自鏡自律，參觀而允蹈焉，庶無負先喆之傳心也夫。

文獻通考紀要序

宋馬端臨文獻通考，本唐杜佑通典而作，詳嚴豐贍，先儒所謂宇宙不可少之書也。元延祐間，板本行世，明嘉靖間，監本流傳，乃上下數千年，貫串二十五代，馬氏自言窮老殫氣，刳目鉥心，因冀後之君子，芟削繁蕪，斯學者望洋而歎耳。抑聞之，眉列於一尺之面，朗朗爾，心附於一寸之地，瑩瑩爾，羸卒百萬，不敵精騎三千，學貴多乎哉。紀要一書，按部就班，括以韻語，有詩提綱，有注備目，童而習之，簡者可引之繁，皓首而窮之，繁者可縮之簡，洵記事之珠，而巾箱之秘也。某以奏請鋟板，因敬謹而序其首云。

續洛學編序

雖聞孫徵君既輯理學宗傳,則以北學編屬魏蓮陸,而以洛學編屬湯文正。余監撫豫省,既得讀洛學編,心嚮往之。遂搜輯榮國故之義,獻於大梁書院,既又商搉纘刻。自徵君文正二先生外,復得耿逸庵、張仲誠、張清恪、竇靜庵、冉蟫庵諸先生,俱洛學編以後之遺獻也。既敬其人,奚可不購其事?余固弗及文正公之蒐採該博,紀別精密,然竊有志焉,弗能已也。夫洛出書以迄於今,坱圠苞符,權輿蒙篇,纖纖承承,數千百年,天不變道亦不變。後先相望,厥義惟均。自洛學編板於癸丑,又六十六年矣。此六十六年中,雖僅得七人,抑亦未可云不聚也。七人之內,沈潛高明,指趣不必盡同,各履其實,以要於一致,淵源有自,何多讓焉。乃質之衣縫掖者,或張口呿呿,弗克質辨,並且惜其里居爵諡,噴亦太甚矣。先哲之就湮,後學之寡識,悠悠歲月,遂息薪傳,是余之大懼也。敢弗承文正公之志,而續其後哉?抑考孫徵君北學編序,以道海樵子七篇而蘧之,君子之寡昧,爲疑滋甚。有能益予以所遺者,則以似以續,昭茲來許,豈惟予拜嘉,亦學道者所深幸也。

續北學編序

昔嚮少墟先生輯關學編,其後中州則有洛學編,湯文正公所訂也。畿輔則有北學編,魏蓮陸先生所輯也。湯與魏同學於孫徵君,二編俱奉師命而成書。余撫豫時,既取洛學編而續之,深以未見北學編爲憾。洎於徵君之曾孫用正得其書,每欲倣洛學編附所見聞,以就正當世,牽於公事未遑也。歲庚申,陳情歸里,適從定省餘,檢魏本稍加較訂,補入四人,而續其後來者十三人。既竣事,有謂余者曰:堯舜以來道學相承,僅可指而數也。北學原編由漢及明,既載三十餘人矣,子於一方數十年中復舉十有餘人,不疑於濫乎?余乃喟然而歎曰:正學之失傳久矣,異端害真,猶在門牆之外,俗儒痼蔽,卽在章句之中。間得一二志士,振奮於狂瀾既倒之時,或砥節礪行,或崇經翊傳,蜀之日,越之雪,空谷之足音也。方愛之慕之表揚之不暇,而敢輕爲求備乎?余續訂是編,在北言北,亦猶之乎在洛言洛,在關言關耳。至於學無南北,惟道是趨,五事五倫,昭如大路,學者讀是書而興起,拔起乎俗而不爲苟同,志於道而不爲苟異,千里百里,有若比肩而立者。孔曾思孟而還,濂洛關閩,其揆一也,時得而歧之。視此爲北方之學也哉?因識簡端,時以自勗,且望後之學者,和續於無窮云。

洪範正論序

子朱子嘗論尚書有不必解者,有不可解者。而謂洪範則須著意解,雖然,得其解者良難。洪範一篇,上稽之天文,下察之地理,中參之人物,探精一危微之奧,括善政養民之全。內聖外王,於是乎在。漢唐以還,注疏傳論,亦云夥矣。顧求之淺者,莫窺其蘊,過深者又鮮折衷,甚且破析古人之書,以伸己意,支離穿鑿,莫可究詰。豈其初指然哉?惟守一家言,所見既小,遂無以通乎作者之意耳。東樵胡先生,著有洪範正論五卷,凡諸說之異同得失,博綜而明辨之,昭然如判白黑,庶乎著意解而遂得其解也歟。昔人謂曾王洪範傳,遠出二劉二孔之上,以此視彼,更當何如?善讀者自得其意,無勞後學之紛紛聚訟矣。是書也,後禹貢錐指數十年而始出,續緒觀成,則先生從孫香圃監司之力也。益信好古之必有後云。

詩易講記序

庚申之秋,予陳情旋里,過保陽,館於蓮池書院,因得識由長夏君,覩其容貌,聽其言論,觀其立教之日程,循循然莫不有規矩,其諸詩之所謂敬愼威儀,易之所謂果行育德者耶?詢過悉其嘗遊於江陰楊文定公之門,由文定以上溯文貞,詩易之學,師弟間問辨多年,相說相長,義舉其大,而旨探其微,爰是筆之於書,得詩易講授若干卷。其文集則文定公親筆以授夏君者,尤與經書要義相貫,因并付梓,以志不忘而垂不朽。予讀是書竊有感焉。道之不明不行也,異學之外,莫甚於俗學,口耳相沿,不尊不因,爲先生則有講而無應,爲弟子則有讀而無問,人師難矣,經師亦罕,習陋成風,道將安寄?有如夏君之傳文定,一如文定之傳文貞也,傳其經解,實欲傳其經解之實用,體道之深心也。以尊師者尊經,是經師也,以尊師者爲師,是人師也。善人之多也,天下之治也,淵源似續,澤被無疆也,予未之逮也,心竊嚮往之。

易卦劄記序

子程子序易傳,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夫易廣矣大矣,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開物而成務也。求諸近,是蔽其義乎?曰:易者,寡過之書也。擬之而言,議之而動,言也動也,君子之樞機也。易於近,能不與於遠乎?蓋嘗反覆而觀玩之,至著者象,而苦其隱也;至備者辭,而患其雜也。強探焉,恐失之鑿;旁行焉,恐失之流。約而取之,又懼所守之寡要也。垂老而對韋編,一言一動,無日不在悔吝之中,然後歎易之不可爲典要,而淺深一視乎人之所見,烏知見深者之非淺,而見淺者之非深耶?則求言自近之義也。讀喜軒夏君易卦劄記一書,實獲我心矣。曩者,喜軒嘗以詩易講授示余,余既微窺其淵源之自,茲書之成,則主教蓮池書院,與諸生問辨,所及隨筆以志不忘者也。有擇焉而精者,有語焉而詳者,有貫而通之可以發前古後今之蒙者,有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總不離乎性命身心家國天下之實理,而可與好學深思之士相印證者。良由喜軒之學,無時不以檢身克己爲心,以此體易,以此用易,卽以此講易。夫是以率其辭而揆其方,鉤其元而并提其要也。彼易於近者,讀此能無廢然返,悠然思,惕然於易之爲書誠不可遠也哉?頃見合河孫子,自謂邇來讀易,漸覺卦爻傳辭,枝節雖繁,頗有文從字順之勢矣。夫文從字順,則是熟復之後,既有典常,至賾而不可惡也,至雜而不可亂也,庶有合於易簡之理,正大之情,潔靜精微之教矣乎?喜軒故嘗從遊合河者,質以此書,其爲相長相悅何如耶?

重刻明職序

明職者何?呂新吾先生撫山右時,申飭大小職官而作也。夫官各有職,職盡而民安,太平可坐致矣。余撫中州,自勗以勖同官者,要在存心。虛心以認理也,實心以立事也。心之不存,職於何盡?雖然,常存此心以求盡其職,與夫先明此職以求盡此心,其義一也。余嘗與司道諸君商訂職事,列爲條款,俾各官觸目警心,勉稱厥職,苦於挂漏,未能成書。今閱先生明職諸條,自督撫以至佐雜,並及弟子員,無不羅列備悉,誥誡殷諄,蓋其望之也切,故其言之也詳。雖今昔官制微有異同,而其大指綱紀百司庶府,顧名思義,求無忝於夙夜在公耳。有味哉,先生之言曰:大小職官,終日思其所行,經歲驗其成效,自慚自愧,必有獨得者。

於戲。凡我同官。及爾多士。其各有職乎。其孰無心乎。爾共勉之。

又書弟子員之職後

明職一書。於弟子員之職。言之尤詳。以多士固四民之表率。而即爲他日從官之人。所繫甚重耳。諸生勉乎哉。新吾先生固嘗日中州之弟子員也。體用兼備。卓爾有成。遺韻流風。至今猶在。湯文正公自言。滴虔之政。實率先生爲師。維桑與梓。其則不遠。諸生繹此而能有得。何患古今人之不相及耶。興言及此。不覺躍然遐思。殷然有厚望也。

困學錄集粹序

余少慕平湖陸稼書先生。學術文章。粹然一出於正。蓋其著書立說。散見編帙。又近宰鄰封。得諸身被之口也。筮仕後得悉儀封張清恪先生緒論。每以未見遺編爲憾。嗣官維揚。獲交仲君又渠。幸讀先生諸書。已而復刻近思錄集解於安定書院。與小學集解。並授揚人士。今又渠復以困學錄集粹視予。且曰。先子一生精力所存。賢者與之。自當水乳。余反覆由繹。喟然歎先生之學。純粹以精。而其憫世之苦心。更深切而著明也。關卷云。道莫大於體仁。學莫先於主敬。提綱之旨。入手之功。徹始徹終之道。程朱嫡傳。於是乎在。至於闢異學。砭俗學。大聲疾呼。閔達人之遁於空虛。病庸流之溺於私利。不憚言之長。詞之複焉。凡爲學者。宜知返哉。以先生躬行心得之書。詳加體認。必自立志始。知困而能學。能學則不困。端其本。既其實。庶乎有恥有爲。賢聖可希。而顯藏無二。不致役役終身。與草木同朽矣。於戲。草野之中。元氣常足。朝廷之上。正氣常伸。先生之志也。夫元氣之足。不外體仁以長人。正氣之伸。要歸敬事而後食。先生講之有素。宜其利澤及民。風徽表著。歷久而彌新乎。蔡宗伯嘗親炙先生。所爲語焉而詳賦。蓋先生之學與陸稼書同。而遇則獨隆。故其究於用者異也。余承乏中州。儀型在望。而又渠重副政績報最。行且繼武南邦。先生所自勉以勉人者。願共勖焉。

廣字義序

正學之不明。文字累之耳。夫文字何足累人。亦人自溺於記誦之末。不獲受益於身心也。古之學者。諳習大意。惟務心得。故斷章可以取義。發揮無不旁通。實有會悟於語言之表者。豈獨說詩贊易。於今可殺而按哉。然於至要之文。又未嘗不深切著明焉。子貢問一言可以終身。子曰。其恕乎。復申之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恕字之義也。傳心要典。自不容有毫釐之差。則字義所關甚大。先儒陳石堂。故著鄭重言之。北海孫氏。加以增訂。義漸備矣。玉圃黃先生。潛心默識。又爲推廣其義。或明其功。使人知所入。或析其流。使人審所守。指歸戒勉。而徹上下貫始終之蘊具在其中。較之原本訂本及北溪遂原諸書。不更擇精而語詳乎。余與先生共事久。中心藏之。其行己靜以廉。其待人恭以恕。其政事簡以清。茲編所得。抑何深歟。有志於學者。於此百數十字。講明其義。可以窮經。就中喫緊數字。深加體認。慎厥身修。舉而措之。可以守約。亦可以施博。毋徒視作文字。而涉獵爲功。訖於罔覺。以大負先生闡發正學嘉惠吾徒之苦心哉。

讀書永言序

余年逾五十。健忘日甚。讀書一事。又不容已已。檢閱之餘。有實獲我心。或必須審辨者。隨手拈爲韻語記之。亦擬忘之法也。遂意而止。未嘗求工。若以默識相責。則余滋愧已。若以詩律相繩。則余滋陋已。

從宦錄序

論語言孝。而曰葬之以禮。禮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始死之時。充充如有窮。非可以倉卒就緒也。故必於葬日觀禮焉。夫禮代有損益。不相沿襲。非參之古今。不能合宜也。故必於未葬讀喪禮焉。蓋其慎也。不孝慘遭太夫人之喪。昏迷不知所爲。欲遵古禮而重違土風。附身之物。朝夕之奠。不敢不勉。然負疚者甚多。今卜葬有日矣。不先定其規模。何以從事。伏讀大清會典著爲令者。敬謹遵行。餘則考訂儀禮家禮諸書。生今反古則不敢。從俗害義則未安。亦曰。禮從宜而已。哀荒之際。深懼大事難襄。將伯助予。其共參酌而教誨之。庶不至駭駭貽咎也夫。

秀才樣子序

朱子嘗言。小學是做人樣子。內外篇所載備矣。夫人者。天地之心也。必有與立。始不虛生。矧在衆人中。特以秀才著名。天下所期待者尤重。其樣子必大異於齊民。乃可以爲邦家之基。如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由此其選也。其志事見於嘉言善行。余每讀之。未嘗不低回三復。學焉恨晚。今茲承乏校士。有愧楷模。念江蘇爲文正故里。諸生當儀式先型。近而取之。其則不遠。因爲申明秀才樣子五則。以三不朽相期。而始於責志。終於成身。皆以能立爲主。蓋以三才之道。同歸於立。立則能盡其才。不立則或幾乎息。勖哉多士。尙其翠然翹然。仰視前哲。而反求諸身。庶無負於秀而最靈。三才並立之本體矣。至若妄自菲薄。不思志將有爲。檢踰閑不止。庸庸而遂已者。出乎禮即入乎律。犯則必懲。言之爲辱。使者不欲以不肖待人。故弗細列條約。亦不能效大賢容衍。惟有恪守章程而已。勉之愼之。

230

江蘇學約序

國家建立學校。置教授學正教諭訓導等官。蓋所以教天下之士。講明義理。以修其身。以爲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甚盛典也。乃今之教職。知此意者蓋鮮。其所以課督士子者。時藝而外。竟若無事者然。爲師者不知所以教。爲弟子者亦不知所以學。是以名雖曰士。而立心制行。語言氣象。實無異於凡民。其傑出者。不過務博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至所謂義理之學。則茫乎其未有聞焉。是豈立學教人之本意哉。使者督學江蘇。而聆聖訓。般般以培植人才爲先務。祇事之始。即表章朱子小學。以勖多士。又作秀才樣子一通。指示門庭。不啻三令五申矣。而諸生罕能興於正學。此非盡學者罪也。亦所以教之之法未備耳。夫教法莫備於成周。故當時辟雍化行。人才之盛。後莫與京。今去古已遠。古制雖難遽復。而後世大儒。如胡安定公教蘇湖二州。遺法。明道先生熙寧條議。伊川先生看詳學制。朱子歷任同安南康漳州潭州。教士遺規。未始不可仿而行也。茲特會通其意。酌以今法。定爲條約十則。初非矜一己之臆見。亦非有至幽難窮之理。甚高難行之事。各學董率諸生。實力遵行。毋惑於浮議。毋視爲具文。以聖賢爲必可學。以性善爲必可復。以義理悅其心。以規矩約其外。漸摩之久。將必有學成德尊。明體達用之儒。出於其間。而

其次亦不失爲謹身寡過之士於以共襄國家興賢育才之盛典豈不美哉

鍵餘先生文集卷三

序二

廣西鄉試錄後序

雍正四年丙午之秋例應大比天下士禮臣以考官列名上請爰命臣曾一試翰林院編修臣杞往典廣西試事伏念臣畿輔鄙儒家世寒素幸生首善之地得近天子之光恭逢皇上龍飛之元年恩科會試加額中取甲辰廷對成進士內用銓曹自顧譾劣之軀不二年間叨乘逾分方懼忝竊茲又蒙恩畀以掄才重任命下之日恭讀上諭周詳切至感激悚惶復於次日面奉聖訓天語煌煌藹如春溫凜如秋肅日夜思維矢竭心力於是輕裝馳驛星言遄往計閱兩月十餘日抵粵西入闈後卽偕臣杞率同考諸臣黽勉同心秉公矢愼閱卷三千有奇取士如額錄文二十篇以獻臣例得颺言簡末臣惟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賢於學升於司馬一時士大夫大都皆有其文譽髦秉德厥制尚矣漢舉賢良方正風猶近古其間勳名茂著者實不乏人至唐宋以來始以科目取士論者謂其專尚詞章無復選賢與能之意臣竊以爲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不朽之業三者並重名雖各分實則未嘗不相合也唐宋名臣從科目中出者固不勝數矧三試之制首場通經而窮理次場通古而贍辭三場通今而知務本末兼該體用具備尤爲不易之良法乎韓愈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周敦頤有云文所以載道也范仲淹著

萬言書一生功業胥案定是則文章一道性情人品出其中猷爲設施亦出其中士苟不負所學厚自刻勵養其根而竣其實加其淬而希其光則坐而言者皆可起而行粵西雖僻處遐陬而山川奇秀自闢鑿區當今文治光昭風會日上陶詩洽書爭求進取故今科應試之數加於前者過半而文之醇雅駕上亦復無慚不備駸駸乎與諸名省相頡頏也然則今茲所取雖不敢謂因言知人盡翹幸於不朽之業但幸逢世道昌隆之會覩多士藹吉之休慮臣之心遍觀而精擇之庶幾拔茅刈楚俾巖居谷處之士皆爲乘時利見之人發昌言樹偉績於以贊勷聖治黼黻皇猷無負雲漢作人之盛事是則臣所願與多士共勉者也

河南武鄉試錄序

乾隆三年歲當大比臣撫任中州例典武闈伏念臣學識淺庸自雍正甲辰科成進士叨蒙世宗憲皇帝簡拔銓曹旋於丙午典試西粵丁未分校南宮惟以敬謹從事幸免隕越出守名郡晉司淮鹺更荷聖恩洊歷封疆膺茲鉅典敢不益矢恪共仰承皇上揆文奮武之至意爰循成例會同南陽鎮總兵官臣韓應魁率提調分巡開歸道臣胡紹芬監試署理分守河北兵備道臣張受長關防糧驛鹽道臣黃叔璥同考試官陽武縣知縣臣朱維孜洛陽縣知縣臣駱志適葉縣知縣臣張可舉商水縣知縣臣李新猷協力同心交相儆勉進提督學政山東道監察御史臣張考所遴武生五千六百三十三人文生十七人監生七十五人營兵五十六人合騎射技勇論策而三試之嚴加甄別取中如額備錄題名謹擇其文稍雅馴者彙梓以獻臣例得颺言簡端竊惟聖王之治世也文事武功總歸於立德是以虞廷敷教干羽並陳周書宅俊戎兵是詰下之獻功泮水猶以俎豆爲先卽至試士澤宮必以采蘩爲節不特止戈爲德而講武亦爲德也豫省嵩高作鎮河洛分流陰陽之所會風雨之所和士生其間剛柔並濟今日之登諸賢書者旣有濟濟之休誠能以德相尙各敬爾心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庶幾虎賁鷹揚之士無非藹藹吉人而兔罝甚美采薇可歌永保天下於泰山之安此臣惓惓愚衷願多士共勉爲中州之彥以昭至德之光者也惟時涖茲士者總督河南山東河道右副都御史臣白鍾山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臣范璨護理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臣張學林分巡南汝光道僉事臣李愼修分巡河陝汝道副使臣劉兆璞護開歸標中軍參將臣段起賢例得備書

重修揚州府志序

維揚爲南北要衝帶海襟江舊隸九州稱劇郡天子念其幅隕孔長析通州分轄如皋泰興二邑揚之屬裁爲六又以江都隸郡郭地衝事劇尤號繁難設甘泉一邑分治之而揚之屬復離而七蓋自惟王體國經野設官分職載在周官而我皇睿慮精詳肅吏治厚民生量地制宜超軼前古某自襄陽移守斯土披圖按籍版章非舊盤錯宜新揚志之修是在刺史安軒鄉先生設局分編朝斟夕考屬草未就復擢司鹺而治所故在郡中俾得藉手成書付之剞劂抑亦使臣之幸矣竊聞修史之難無過於志夫史有紀有表有傳有志而邦國之志自昔通名曰志夫志誌也志其地志其時志其事三才之道備焉故識不可以不多

寡則陋.識不可以不詳.夸則誣.此志之所爲難也.使者守揚以來.上慓天威.下求民瘼.蓋嘗綜而論之.江儀五方錯處.士多俊偉.俗尚輕揚.其間赫奕起家.意氣豪舉.困恤拂經.高資溶河土攻文勤民苦沮洳.與泰尤澤國.頻年水潦.仰資賑恤.終鮮蓋藏.儒雅之風.桀黠之習.所在多有.守斯土者.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又其次整齊之.竊有志焉.而未之逮.迺今以當官之務.託文獻之徵.志其地則思道與地宜.志其時則思政因時立.志其事則思人以事傳.後之來者.統理人倫.移風易俗.一之庠中和.皆將於志焉是取.掌故云乎哉.使者又聞之.馬遷撰記.質而不俚.班固作書.贍而不穢.古稱良史.故在其文兼勝焉.然文中子不云乎.史之失自遷固始.記繁而志寡.故辭尚體要.韓退之有言.春秋謹嚴.左氏浮夸.君子博聞强識.於立言也.惟謹.網羅播摭.手出自然.失在矯誣.爲隨滋甚.此管蠡之測識.所皆是正於鄉先生者.願以一郡之志.上之臺省.可參信史.刪之州邑.可作政書.願以固陋之胸.司轉運之職.國計之盈虛.商民之利病.終日持籌.不能發思慮廣見聞.以佐鄉先生之偶所闕遺.此則耿耿中宵不自釋者也.

江南通志序

國有史.直省郡縣皆有志.由來尚矣.雍正十年.上命儒臣修一統志.詔省會各修通志上之.而督省大臣檄徵郡縣志.以供采輯.臣守揚州.率郡之紳士.編纂成書.報充省局.於今五載.復睹通志之成.臣恭膺簡命.歷運使.視鹺政.治所皆隸江南.例得贊言於簡.欽惟列聖相傳.重熙累洽.幅隕孔長.尤以江左人文淵藪.財賦要區.恩綸疊沛.浹髓淪肌.編纂諸臣.開函恭紀.燦若球圖.尤惟典要.次分十志.例仿班書.自輿地河渠.卽及食貨.八政所先.義不容後.而臣職司鹽政.爲食貨之一.伏念兩淮鹽筴.自昔甲於天下.國用以饒.民生攸賴.立綱積引.法久易弛.我朝監於前代.去其煩苛.權其利病.軫恤深仁.度越千古.惟皇建極.載沛殊恩.鹽法澄清.商情豫順.臣敬奉施行.翕然志冊.誠懽誠忭.竊有榮焉.以至虞穡民依.文教武衛.因時制宜.具徵文獻.臣歷官茲土.皆所與聞.循覽是書.上參史乘.下肅官常.垂聖天子之聲靈赫濯.實式憑之.非供掌故云爾也.

家譜序

吾宗世居博野西北東章村.距縣治十五里.相傳永樂時.遷自山西之洪洞.緣明季疊遭兵燹.族譜佚失.闕未重修.迄今歲時祭墓.觀世代相承.自始祖及八世.歷歷相次.而名氏不傳.未由溯遡.可慨也.曾祖開六公有隱德.鄉里至今稱之.自公而上.爲同胞三人.公乃長房.後次房曾孫不祀.繼陳氏子.三房有太三公者.鄉邑著聞.其餘世系.俱莫能稽.祖墓距吾鄉三里.在堤圍村西南.當開六公世穴.塋漸無隙地.族人多爭之.先大夫早世.太夫人泫然曰.孤寡何爲爭此.舍東有田.便祭掃.遂營葬焉.時康熙三十二年也.越十有三年.丙戌.大父與隆公捐館.又十有五年.辛丑.大母卽世.合葬於其上.我太夫人苦節艱辛.竭力成大事.不敢言瘁.天矜皷孤.歷宦荊揚.幸無隕越.丁巳夏.奉命撫粵.以母老陳情.調任中州.今且歷襄榮三世.洵曠典也.蓋吾家自開六公後.積累固有自來矣.震川先生云.古者大夫世家.故世族之傳不亂.子孫皆能知所自始.乃今四世而遷.二房之近.名氏亦旣莫考.何敢遠引以誣先世.由今觀昔.家譜之

作.洵不容緩矣.謹据所知著於篇.

祁陽李氏家譜序

宗法之不行久矣.士大夫有能敬先而收族者.必當以宗子自之.蓋禮因義起.賢賢正所以親親也.吾同年友深菴李君.是其人也.君家祁陽.世爲河北望族.始祖之後.一再傳而子姓繁衍.六七傳而科第聯翩.君則文名尤著.以進士筮休甯.早賦閒居.拳拳仁孝之思.垂老不忘.旣立家祠.能敬先也.復作家譜.欲收族也.爲紳先生如君者.可不謂賢乎.君之祖孫父子.叔姪兄弟.爍如崔盧矣.嗣君以仕.毅後蘇洽百禮.祭有儀焉.族有約焉.言有教.勸有法焉.所以追遠而篤近.好古以維風者.無不纖悉增修.甚詳而具舉焉.君其續登是譜乎.余方有未逮之志.願言則傚.後先相望於梓里間矣.

范氏家乘序

古之聖人.欲民孝悌相親.而恐其乖離不屬也.故立爲五宗之法.有大宗.有小宗.秦漢以來.卿大夫不得世其家.於是大宗廢.而小宗因以不行.然自高祖以下.五世之親.其相爲服.則小宗雖不行而猶行也.惟大宗蕩然.無復毫髮之存.而江南范氏.獨得其意.自文正公起家中吳.敦睦九族.創立義田義宅義學.搜家集爲宗譜.使世世增修.守以弗墜.支屬雖繁.源流雖遠.而有急相周.有憂相弔.往來和協.獄訟不興.豈獨子孫之賢.益以見文正澤流後世.更千百載而未有窮也.余自束髮.知有文正公.稍長讀書.見其爲秀才時.卽以天下爲己任.心竊嚮往之.最後讀其告諸子者曰.吾族於吾有親疏.而自祖宗視之.則無親疏.益低徊流連.想見其爲人.夫嚮往想見其人.而生不並時.一旦得見其子孫.不曾見其人於千載之下矣.乾隆三年.余撫河南.河南之洛陽.文正墓在焉.適守墓裔孫君建.行身不苟.因表請爲博士.而格於部議不行.迄今以爲憾事.視學江蘇.則文正族姓.咸聚於此.長洲學生范炳.吳學生范繼柱.出其家乘.請序於余.余生平固竊奉文正爲師.而吳爲公故里.益欲以效法文正者.與諸生共相砥礪.挂名家乘之端.以垂久遠.所欣願也.故不辭而爲之序.

先太夫人年譜序

嗚呼.太夫人之懿行多矣.不得不譜以年也.譜以年矣.而太夫人之懿行.又若隱而未彰.蓋舉事之乘著者而列序之.其存諸心者.則默識之而不能言也.卽見諸事者.或以年久不能記憶.或以日用瑣細.不敢備書.或以善舉頻行.不必重見.亦略甚矣.然太夫人一生.秉堅貞明敏之資.體忠孝節廉之義.果於爲善.老而好學不倦者.年譜雖詳.亦烏能盡之.覽者自得於意言之表.則不肖之罪.或亦君子之所諒也夫.

朱止泉先生年譜序

實應朱止泉先生.宗朱子之學者也.余官維揚時.以簿書匆匆.未遑加禮.今茲視學三吳.喬生承手先生文集八卷視余.余反覆批玩.於朱子之學.先後淺深.曲折次第.無不融洽貫通.眞足爲紫陽嫡嗣.爲之撫卷太息.想見其爲人.而先生下世已久.深悔從前之未及就正也.先生閉戶潛修.不顯於時.而一生學業之始終.未能盡悉.爰命喬生.轉屬先生猶子堅乘.纂輯年譜.閱兩月成編.稱閱一過.始知其先事該博

默入聖道。驗諸身心。證諸友朋。銖積寸累。遞進益深。至於老而不懈。其諸豪傑之士。無待而興者歟。至其推崇朱子。指斥近似。最爲有功。既辨陸王於前。而於同時錫山關中甬講壇。往復辨難。具有深心。後之學者由先生之書。以溯朱子。則斯譜之作。其烏可少也哉。

古衡先生言行錄序

乾隆十年十有二月甲辰。吾友劉古衡卒。余往哭之。誄曰。君之孝友諒識。君之意氣壯哉。君之時命窮哉。君之病逝惘哉。爲之邑邑者累月。已而其猶子廷翰暨門人杜琳。編言行錄視余。余之知君久矣。事惟其實。不惟其文。語錄之所以繼論語而傳也。史氏以之採入儒林。古衡可以不死矣。書於簡端。天下後世。必有能知之者。

格言精華序

中丞劉公讀書有得。輯爲格言精華四卷。先以修身。而齊家涉世次之。終以潛養。於是知公之所養深矣。昔鄒文潔謂龍德不難於飛而難於潛。用九見羣龍无首吉。歸於潛也。知此義者殊罕。公秉難進易退之節。雖惟知之。且允蹈之。其善讀書哉。士有萬卷自豪。誇多鬬靡。而毫無念及於身世者。觀於此書。可以自反也已。

朱子家訓演證序

朱子家訓。不見於文集。世儒頗多疑之。然其理徹乎上下。守之可以寡過。推之可以善俗。黽力行何如耳。多辨亦奚以爲。予觀顧君中孚演證四卷。徵諸嘉言。實以善行。頗得小學之意。用書數語於簡端。以爲教家者勸。

吳母趙太孺人壽序

乾隆七年春。上念直省廣文。比年漸弛。非可以象日者備員。命擇孝廉之明通者。以當斯任。於是吳君汝礪。桀膺高選。秉鐸吾博越今二載。邑人生感其勤勤懇懇。思以壽吳君者壽其母。乞言於余。余久以詞章爲戒。然幸際聖明。固願子與子言孝也。太孺人氏趙。于歸贈公可臨。當家業中落時。佐以奉親教子。子三。汝礪其季也。汝礪年方弱冠。而贈公卽世。太孺人多方經畫。俾汝礪無內顧憂。躬膺鄉薦。樂育人材。其誠得中饋之貞。而獲宜家之吉者與。癸亥冬。饒陽周孝廉過余。吳君數請再三。稱觴設席。車馬喧闐。若忘乎其爲耆耇盤者。余子嘉銓以同譜追陪。具稔太孺人平居訓子。每以有客至止爲喜。吾聞而異之。夫截髮剉薦。陶母之賢德也。嗣是遂無繼美者歟。抑或有之而莫傳歟。蓋非陶母之賢。無以致侃名位之顯。而非侃之功被八州。亦無以彰母儀之德也。吳君勉乎哉。今天子方以孝治天下。雖以某之無似。幼承家太夫人之教。亦得歷任中外。陳情侍養。叨荷殊恩。寵榮稠疊。每誦聖言。庥風誠所勵。百行此爲尊。未嘗不夙興夜寐。以求無忝所生也。矧吳君年富力強。益思積學礪行。所以悅親心而衍家慶者。方興未艾。將與千古爭輝。是乃壽母之實。豈在區區祝嘏之辭云爾哉。昔歸震川嘗極斥生辰獻壽爲非古。又謂文者。道事實而已。義可通而言足爲教。君子志之。夫然則生辰爲壽云胡不可。所貴乎立言之有裨於倫常而立德立

功之無慚於身世也。此余願與吳君勉圖不匱以爲壽母開顏者。太孺人聞之。儻亦樂爲舉觴也歟。

題牧雲五十詩序

余守襄三載。始識牧雲顧生。恨相見之晚也。顧生於越雋才。慷慨有大志。遊覽天下名山大川。崎嶇世路。備嘗之矣。故其氣奇而光斂。僦居襄樊。因與鹿門相望。遂家焉。時混迹於風塵市井間。人莫知其爲隱也。而顧生益自安。以酒爲鄉。以琴爲友。以醫救世。以詩陶情。環堵蕭然。從無擔石之儲。而母不淒。婦無歎。課子弄孫。熙熙和樂。非有道者能如是乎。今行年五十。髮種種矣。而木雞之養。日益沈深。雲鶴之姿。彌加俊爽。爲詩八首以自娛。遂流傳漢上。余從簿書之暇。幸得讀之。如聞高山流水之音。渢渢入耳。莫逆於心。其考槃之碩人與。南陔之孝子與。抑扣角擊壺。感遇之名士與。余不能窺其蘊藉之深淺矣。世有聞顧生之名而未見其人者。讀是詩庶幾遇之。

程羽朝詩序

客於襄者。吾於詩得二人焉。一曰嘉禾顧生。一曰新安程生。二生之詩不同。而同歸於言志。顧生之志。殆將隱矣。故其詩感慨多微辭。程生則志方將而未艾焉。余觀其往來吳楚間。歷覽山川。放懷今古。嶽嶽者其概。炎炎者其言。太史公所謂不稱者乎。名其詩曰破浪吟。知其志與古俱。大而非夸矣。乃若哭母之作。哀而深。別昆弟懷朋友之詞。切而婉。是又性情之厚。有過人者焉。余雅不喜夫中無物而藻績以爲工者。若程生之詩。庶幾陳言之務去矣。抑程生之詩集甚夥。破浪吟特其一耳。何其文而美且多乎。蓋程生爲新安望族。一門兄弟俱有名。謝家俊秀。陸氏才華。得於昆玉之切磋者因多歟。久客他鄉。孔懷莫慰。嘗與顧生叶異姓之塤篪可備。

海門詩集

詩之爲道。所以陶冶性情。非句爲摘章繪句已也。余頗心知其意。而游學涵泳。竊媿專家風雅。故難言之。京口鮑生步江。幼擅雋才。詩名蚤著。余歷官維揚時。知之最深。曾以鴻博薦。開府諸公。馳檄交徵。不就。詩且日進。不懈而及於古。獨得乎溫柔敦厚之遺。而迥異浮華放浪之習。余益重其人焉。命兒嘉銓爲錄海門集若干首問世。計平生所作。不及什之二三。蓋其愼也。雖然。欲知生者。觀此亦足見吾言之不誣矣。

文韻序

余少習爲詩文。輒欲旁綜古今人心得之趣。託諸謳唫。寄其號嘯。顧嘗心慕而手不能追。通籍後。鞅掌王事。學殖日落。然公餘時往復於心。邗江馬孝廉以文韻見投。恍乎如發我覆。夫文人之心。與天地之生氣。噓噏靡盡。日闢宏奧。光景常新。孝廉剖析羣玉。鉤營致魂。何思之深也。唐時孫樵自謂得爲文眞訣。溯所自於韓退之。而退之旁搜遠紹。每兩稱司馬子長。淵源可知也。唐以降。源愈遠而末益分。其間可指數者。後先踵緒。若隱若見。而披尋眞訣。舉似良難。孝廉古今文。致有家法。長言永歎。蓋綦微矣。余嘗念此中人語。頗靳爲外人道。夫靈區在望。第弗深討耳。爲梓以傳之。世自有聲相和者。

維揚書院課序

今年春鹺憲高公允兩淮商士之請闢書院於維揚使者司運登士延巳山王太史爲學者師時方獻卜鳩工以資與伊邇迺先課士於古梅花嶺自春徂暑生徒日進文益炳蔚可觀公餘擇其尤者若干首付之梓人爲諸生勸仍列太史之評示嚮倣風敬學也夫書院育才豈惟攉論文藝而已然因文見道蓋亦將有取焉俟講堂學舍次第落成所以勖諸生者太史自鈞于申之而余先引一言於是編之首

維揚書院課二編序

自院課有初編之刻已逾一載矣近奉上諭書院所以導進人材誠勉備至維揚雖非省會實居南北之衝商士州處烝烝嚮學茲講堂學舍幸已落成而使者復膺巡鹺之命公餘進諸生敦勉惟博習親師樂羣敬業大成有厚望焉故爲再梓課藝所嘗評騭於院長者而申言之諸生勖哉朱子白鹿洞明體達用之規具在自是益斂華就實豪修廷獻爲國之楨使者拭目以俟

巳山太史存稿序

巳山王翠曾太史文衣被天下久矣余少時常常諷誦輒嚮往其人嗣以同年舉進士訂交京邸其人德器識深卽之沖然然砥礪廉隅義不苟合適歎其文之溫潤而栗有以也丁未夏余出守襄陽翠曾亦養痾歸里吳楚相望讀其文如晤其人歲壬子調任維揚適翠曾就醫於茲重晤官廨論文益縝密旋理鹺政延主安定書院命大兒嘉銓受業焉因與其晨夕相漸道義若臭味然自是益心折其人匪直以文矣夫人如翠曾醇乎其醇發而爲文故皆陶冶於性情以和其音而中於節然翠曾彌抑乎自下嘗告余以三刻稿徇坊人請僅二百篇類資衆求益而委余決擇余於翠曾之文復何間然顧以今垂老之年念吾輩所相期不朽自有進於此事者爰不辭商搉別其大都存十之六以行遠有餘矣夫翠曾文有內心世有知言之士苟得其一二義未始不可窺翠曾之蘊以想見其人況斯編百有二十乎其或以其文肯美愛可傳則前編具在任學者取攜焉可也

儲東溪文序

宜興儲氏六子文海內知名而東溪不與焉君故以位顯陳臬數省其不以文鳴也固宜雖然君之文則既老更成矣理舉而辭達體備而神行文中子所謂有君子之心者其文約以則庶幾近之當君之舉於鄉也余見其墨本吟研不能置以爲資古光新非老學不辦越十載與君同榜成進士相知且日深久之陳情將母後先歸里閉關亦難消余視學南來而君已遽然逝矣其忍卒讀君文哉爰書此以志感

江蘇校士錄序

在昔吳文恪公視學京畿公明之聲徹於朝野時余爲諸生三試皆拔首列引之入幕親侍誨言通籍後典試西粵分校南宮稟承有自差幸得人歷涖荆襄移揚州五載三遷未離邗上修安定書院延吾友巳山太史爲諸生模範每論文於心莫逆也巳由豫入都乞身終養益信小學是做人樣子不可須臾違參之近思錄諸書沈潛玩味微窺理奧無意辭章矣茲復視學江蘇欽承帝訓以敎士求實爲務冀得眞儒匪獨衡文也然觀於文而士之行可見文中子固嘗云爾發春首校常郡爰憶平生師友所嘗討論暨邇

年研尋正學切己體察微言要旨持衡無敢或苟焉夫法從理出氣以神行諸生產文盛之鄉講求帖括使者亦奚以多言爲惟是因文砥行毋役於聲華毋囿於風氣端本澄源體明用達以仰副聖天子作人至意此則使者所厚望於諸生故因校士錄之刻弁數言於首

健餘先生文集卷四

記

新建節孝坊碑記

康熙庚子吾母太夫人奉旨旌節孝及今十有八年始克建坊遵母教也會一三歲而孤太夫人窶艱辛勤拊育五歲口授經書十歲就外傅每夕歸太夫人篝燈紡績必課會一於旁是時先大父大母既老病外大父大母復以無嗣迎養於家一嫠奉四老生事死葬黽勉有無備嘗艱苦而忘其勞惟篤念親孤冀其成立迨會一入庠序獲廩餼稍佐米薪而太夫人含荼茹値已多歷年所矣庚子夏臺省鉅公以太夫人節孝允符旌格上於朝賜白金建坊太夫人曰吾家赤貧姑篤老用以供旨甘備大事俟吾兒寸進圖建坊未晚會一謹受命是秋舉於鄉越三年成進士分曹吏部又三年出守襄陽幸獲祿養以建坊請太夫人命遲之時會一履任荆襄太夫人留襄念切民瘼遇雨暘不時輒長跽默禱日之曝雨之淋皆勿恤誠心所格有祈輒應襄民嗟頌弗置庚戌冬沍寒特甚顧孫輩曰汝父節貯俸錢欲爲我建坊也吾謂以授無衣者尤愜遂積襄民六十以上量給布帛有差其他相時周卹嘗此類襄人德之爲建賢母堂太夫人固辭不能止也具載襄陽碑記歲壬子移守揚州自是遷都運擢鹽政秩益高太夫人戒會一黽勉報稱益力今歲春會一奉詔入覲簡撫粵東有成命矣以母老陳情天子動容稱賢母遂移撫中州俾得奉

養。太夫人聞之。感激涕零。北向焚香扶伏。三拜稽首。念曾一家世力田。自先曾大父先大父始爲諸生。先君力學早世。曾一幸席累世遺德。恭承太夫人之教。備官中外。前年雍正乙卯。疊荷恩綸。大父父贈資政大夫。大母贈夫人。母封太夫人。蓋自詔旌節孝以來。太夫人皆受三朝錫命。則建坊其曷可以已。既陛辭以之官道過里門。邑人士僉曰。太夫人聖朝人瑞。鄉國母儀。宜相和會之區。樹坊表之石。明彰節孝。敦厲淳風。遂卜吉東街。以暢月落成。於戲。此太夫人苦節數十年。辛勤教子。遭逢聖代。以有今日者也。曾一介寒微。忝封圻之寄。遐桑梓之鄉。勤宣德化。日夜冰兢。深懼不克負荷。重違吾母訓誨。故敢敬述始末。永志國恩。益勵忠忱。對揚寵命。並昭示子孫。俾毋忘先人之基緒焉。

東章新阡祭田記

嗚呼。先太夫人以節孝定窆於東章新阡。迄今五十年。所封樹嶷然。墓田翼翼。而其締造之艱難。與立教之大義。未敢一日忘也。康熙三十二年。先大人即世。將祔祖兆。族人阻之。太夫人泫然曰。孤寡何敢與爭。舍東傍有揭墈地。咫尺便祭掃。可以營葬。當是時。伯父緣事。叔父出亡。外侮頻仍。地已鬻於鄉鄰。太夫人易簪珥。傭女紅。晝夜不交睫。刻期勸事。僅購墓所南半九畝。越十八載。余館於郝南。太夫人節縮束脩。乃購北半九畝。洎守塚以還。太夫人節縮俸金。乃購墓所左右地。增爲六十五畝。又置四隅地。廣至七十七畝有奇。皆不惜重貲而後得之。墓西有王田一畝。欲售之叔子。薄以墓木蔽芾。舉爾授人。余終養歸里。聞而悲咤。亟以良田三畝。兼金三兩易之。嗚呼。伯氏無嗣。叔氏有後而無學。雖從衆而並未與墓田之爲。尺土尚不知守。是宗法不明之過也。今以墓道南北近地增爲百畝。永作祭田。以供粢盛。兼備修除之用。宗子主之。不許分析質鬻。先大夫之葬也。太夫人植雙楊於墓前。活其一。尋又植柏十六。其餘諸樹。余手植三十有五。與田並購者者倍之。四周柏與楊相間三百有八。則太夫人歸自河南展墓所命也。樹賜外鄉工匠族人。即叔孫亦皆計日予直。子姓其識之矣。往者可知。嗚呼。君子雖貧。不斬邱木。禮在則然。吾見世俗以貧而鬻邱木。其貧滋甚。是知忘本蔑祖。罪通於天矣。凡我子姓。培茲封樹。不許翦伐盜鬻。太夫人嘗呼小子而訓之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惟賴名節耳。婦人失節。不可爲人。男子而不能廉隅自守。亦與婦人失節等。甚且嫖賭酗狠。尤干法紀。不許祔新阡。與失節之婦。不許合葬。違者俱以不孝論。嗚呼。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人人得而攻之。當事所不貸也。子姓戒諸。嗣自今封樹茂矣。祭田具矣。子姓安享其成。亦念夫締造艱難。積累五十餘年之久。而後致此規模耶。余以涼德。洊歷封疆。內忝卿貳。非有殊才異能以從政。皆遵我太夫人之教。以戒以立。幸免覆餗。而不致有辱其先也。爰書顛末。敬述節孝之遺訓。具刻於碑。俾我子姓共知其義而敬守之。以爲世法。勿忘所自。庶幾可祔新阡而不怍云。

三錫祠記

乾隆二年十有二月戊子。欽奉恩詔。內外臣工。給與封典。曾一巡撫中州。適逢慶典。拜疏於朝曰。臣以草茅下士。幸沐覃恩。例封二世。念臣曾祖先知平生積善。砥行讀書。名列膠庠。未登仕籍。請以本身妻室封典。貤贈曾祖父母。得遂報本之心。制曰可。錫之誥命。上及三代。於是曾祖考開六府君。祖考興隆府君。顯

考宏隆府君。並贈河南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曾祖妣李太君、趙太君。祖妣王太君。並贈夫人。顯妣李太君。封太夫人。先世相承。潛德隱行。於斯始著。稽古禮經。宜立宗廟。時有官守未遑也。越三載。陳情歸里。乃得度地庀材。建廟三楹。中分神室。皆南嚮。前列家塾如式。乾隆十有一年十月甲子。奉太夫人神主入廟。祫祭。祭畢。遂北上。先是我皇有命。簡佐司空。自春徂冬。蓋七閱月矣。因留一子居家。攝行祭事。特立條規。具詳祭時祭法及祭田祭器之數。俾後嗣遵守。不忘所自。弁簡以詩而歌於廟。詩曰。

明明世德。纘述東章。委祉孫子。俾熾而昌。以饗以祀。來格來嘗。

皇皇誥命。申錫中州。主祏重光。先妣作述。以妥以侑。孔庶孔修。

翼翼寢廟。大啓博陵。禮儀既備。廟我孫曾。以綏後祿。是依是憑。

健餘堂宗法記

宗法之不行也。論者以爲後世官無世爵之故。其實亦不盡然。吾觀范氏家乘。自文正創置義田以還。宗法遂立。族人辯訟。皆於廟中治之。雖祖父行。亦俛首聽命於宗子。而不至受罰於公庭。子孫遵循。以迄於今。垂七百年而不廢。嗚呼盛矣。惟有所養。相維相繫。是以成教勿悖。則知士大夫出其祿入。用昭世守。而宗法自行。何必世爵哉。惜予昔年見不及此。未能酌大以從事。今以所存俸產。別爲規約。俾宗子主之。奉祀恪於斯。承事恪於斯。志君恩。存古道。有基勿壞。庶乎可久。其或分析質鬻。非孝也。非孝者無赦。法所不容。心亦奚忍。子姓其念之哉。

規約

一　城中三錫祠一所。以時致祭。每歲修理。有附郭祭田百畝足用。詳具條規。勿得有違。

一　東章祭田百畝。以奉墓祭。兼備封樹之費。詳具新阡碑記。不許翦伐盜鬻。

一　東章祠廟一所。祭田十九畝。歲時享祀合族。勿致荒疏。

一　東章義田百畝。用贍族親。[illegible]。歲儲六石。婚喪急難。量行周濟。轉地者不得重給。務於歲內完繳。不[illegible]則准地。不舉則停支。

一　在城置義田百畝。以備鄉黨之急難。而爲婚喪之資。不許私用。

一　在城義館一所。學田百畝。以教邑中子弟。交孫李鄉生管理。詳具事宜款條。督教遵行。

一　東章義學一所。學田五十畝。以教故鄉子弟。亦照事宜教條。交人管理。

一　共學地租。以待四方來學飲饌。有餘則以賙急。不得濫支。

一　在城計墅田百畝。以教家中子弟。習禮學文。勿得廢業。

一　東章義倉。交王行讓等管理。博陵補平倉。交孫麟宜、李巨濟管理。白沙義倉。交王禧等管理。張家莊義倉。交張發曉、楊茂林等管理。俱遵成規轉放。

一　在城節孝坊一座。修葺油飾。勿致作踐。

一　在城里第一所。爲宗子定居。宗田百畝。爲宗子經費。流傳世守。不得私鬻支子。質鬻他人。

一　家傳經書。凡有批點。及健餘堂叢稿。不許遺失。御賜宸翰典籍。尤宜珍藏。勿得私借。有干不敬之罪。

一　宗器祭服等件。家廟時祭陳設。勿得他用。致家失守。是爲不孝。戒之慎之。

一　宗子承家。以禮御衆。分職課功。勿任迷頑。有敢梗者。責處於廟。不得徇隱。

一　宗族俱賴宗子約束。協時朔望。行禮如儀。有過必責。不受則倍罰。三犯不悛則斥之。

宗祀匪勉辦事。乃能合襲有成。若惑於婦言。離心外居。則出其婦。不悛。則併斥之。凡被斥者。予以平田三闆。海國三十畝。庶免一時之飢寒足矣。若以俗見爭執瓜分。鳴官以不孝論。

一　宗子幾成。擇子弟之才者爲家督。協理諸務。歲給地租五十畝。用資勤勞。有過則公罰。如或惡玩。則告於廟而易之。

一　宗子或老或疾。仍居其職。不能承祭。則擇子姪之賢而質者二人。告廟擊鼓以命之。其餘不得覬覦。

一　宗子恪守規約。勿得有違。違者自罰於廟。儻有過不知。支子皆得執規約而諍之。若過不悛。則公論於廟而易之。亦照被斥例。分外不得多取。

一　宗子同家督經理諸務。違者議處。如有不請。實令分贍補還。代者失察如之。

東阜義倉記

余少讀義田記。慕范文正公之爲人。讀社倉記。慕朱文公之良法。維時食貧居賤。有志而未逮也。筮仕以後。又以宦徵巖薄。竭蹶公事。除仰事俯育外。僅將家田百餘畝。歲給族親。未能波及里黨。耿耿於心者。數年於茲矣。每念吾鄉士著。不過數十家。在諸里中最小而貧。余又德涼而濫於仕進。其能待位爲崇豐之後。既有室家。方講於任恤之義乎。爰捐廉俸百金。先糴穀二百餘石。存貯公所。以作明春牛種之資。嗣自今吾鄉之人。苟能善倣朱子之法。出納以時。歲歲有增。則數年而後。何啻倍蓰。春秋耕斂。俱無待於在官之補助。余他日歸休。亦得與諸父老優游畎畝。其樂無求。則雖未有室家。亦何損於二疏之頤養乎。余遠守襄陽。未能親加經理。幸我鄉人共勉之。

重修老龍堤記

襄郡瀕臨漢水。襄城有老龍堤。起自萬山至長門。延袤十里許。皆壘石爲之。由來舊矣。雍正五年秋。余由銓曹出守茲土。見堤石間有傾圮。卽思爲未雨之防。赴會城。初謁觀察趙公。亦屬茲堤爲急務。適余署篆荆南。未暇修理。明年夏五月。漢水暴溢。凡數千嘴。普陀庵、頭工嘴、上灣、中工、龍窩、二工嘴等處堤石。盡付波臣。幸賴神庥。未至沖決耳。八月。余自荆回襄。親詣堤所查驗。應修之處。倍於報數。深慮工費浩繁。度支無措。遂詳請先勤歲修銀。搶修數千嘴等七處險工。脚深丈餘。闊逾八尺。仿往例。照糧役夫。工料不敷。則府閤公捐。按工給值。毫釐必慎。奬勞所及。踴躍倍切。興工於去冬十月。告成於本年三月。其前報緩修之所。亦皆次第繕補。獨是余以簿書之煩。兼攝戎廳。雖不能如蘇子之坐臥堤上。躬親荷插。然晨星出入。不敢言勞。迄今事竣。或亦可告無罪於守土之責也。夫襄郡偏小。不堪屢勞。念切民莫。亟保障哉。修築宜豫。立根宜深。植脚宜寬。砌石宜密。知斯數者。可以有備而無患矣。至於胥銷公帑。濫用民力。此不肖之爲。不足道也。敢以告後之從事者。是役也。承修者襄陽縣令徐宗爽也。協修者襄陽縣典史王嘉祜。暨府倉大使金廷試也。夙夜維勤。共勸厥事。余幸有同心焉。是爲記。

新修襄陽八蜡廟記

蜡之祭。始於伊耆氏。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所以報本反始而息老物也。而所重者則有八。一先嗇。二司嗇。三農。四郵表畷。五貓虎。六坊。七水庸。八昆蟲。以其尤有功於田也。故尚焉。夫古之君子。使之則必報之。雖以貓虎昆蟲。皆得以上配先嗇司嗇之享。所謂仁之至。義之盡者乎。故曰。八蜡之祭。爲民設教也厚矣。襄陽故江漢名邦。山川社稷。昔聖前賢諸大祀。煌煌具備。而八蜡之祀獨闕焉。豈明季兵燹之後。廢而弗舉乎。余守茲土。每念及之。不敢忘也。雍正七年夏。鄰郡報蝗。時余仕鄂城。見捕蝗之使相望於道。余心滋懼。遂竭誠默禱。幸神爾襄民。蝗不入境。且比年以來。歲物滋豐。地方無水旱之災。與傳所云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者。不更有合歟。爰擇地於城南社稷壇西。指俸建廟。亦以云報也。雖然。有其舉之。莫敢廢焉。可以云報矣乎。余之理襄也。固將以必敬而必誠者。報君恩之高厚。以一張而一弛者。報民俗之醇良。因以不數而不疏者。報神庥之順正。繼自今官和吏。民從欲。神降祥。幽明上下。有嘉德而無違心。則醴介酬。相報登。歲歲飲蜡。鼙鼓吹豳。農夫之慶。邦家之光。永永無極。豈不盛歟。乃若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脫屣升堂。飲無算爵。謂勞農以休息之可耳。至於食飲無度。舉國若狂。非設教之本意。亦無取焉。是役也。始於雍正八年春三月。成於秋九月。蓋力以於官而不勞民。故次第經營。緩以告竣。亦蜡以息物之意云。

隆中草廬記

距襄陽府治西三十里。有山隆然中起者。號曰隆中。漢諸葛武侯隱居學道處也。隆之東。舊有祠。春秋祭祀於斯。不知始何年。相傳明季藩王。奪武侯草廬舊基。於隆之中造墓焉。迄今尚有二家。則隆東之祠。其爲明藩侵奪。改遷無疑。劍水趙公。慨古蹟之失舊。難以安先賢之靈也。遂於隆之中。稍前建祠。豎三碑。祠內中刻武侯遺像。載梁父吟。勞鐫前後出師表。又於祠後建草亭。誠復古遺賢之盛心也。余守襄三載。因署篆荆南。東西奔走。未遑一謁隆中。於心耿耿不忘。雍正七年。九月。始得親詣拜瞻。徘徊四顧。見夫山勢蟠踞。雄峙幽深。信爲龍臥之處。不虛矣。顧使雙墓居中。賢祠偏左。心甚懷然。竊歎劍水之建祠復古。爲不可已也。獨惜草亭限於地勢。規模太隘。與祠不稱。今年春。劍水自湖南手書示余。欲補從前所未及。適觀察趙公。自荆關回襄。因借襄令徐君登山。相其地勢。於隆之上。得一叠而深藏。而平者。曰。此眞當年高臥處矣。遂謀鳩工庀材。建廬以復其舊。起於雍正七年十二月。告竣於八年三月。嗟夫。古人有一節一行之長。可傳於後者。無不表其里居。紀其事蹟。敬慕不遑。獨以武侯之賢。不能保其躬耕樂志之所。不爲權勢所奪。致使千百年來。或因陋而忘初。或有志而未逮。蔑古簡賢。不亦傷乎。則余之與觀察。共成此舉。亦猶劍水之意也。至隆東故祠。仍其舊不毀。俾後之人審勢揆情。於彼於此。必有辨之者。是爲記。

新建魁樓碑記

余守襄數載。不興無益之土木。建蜡廟。重民事也。修隆中。禮先賢也。茲樓之建。胡爲乎。相傳襄郡南城上。舊有魁樓。爲一郡文風所關。前守杜公。修於康熙壬子。嗣因前襄令以他故毀樓。改祀魁星於文昌閣下。說者謂氣象幽暗。不稱文明之大觀。故比年以來。科第寥落如晨星。言之每以爲憾。余惟襄陽夙號才藪。而風雅於今寖微不振。心竊疑之。儻亦地靈之有關。其信然者歟。因於簿書之暇。借諸生至城上。尋其故

址猶存、遂謀合衆貲以舉事、起於雍正九年春三月、閱秋七月、余乃竭力以告厥成、嘻、文風之啓、天耶地耶人耶、其相合而有助者耶、方今聖明在上、景運天開、兼以襄地襟山帶水、控楚上游、英華萃聚之區、魁斗向陽、星文協應、其光熊熊矣、有志之士、將益砥學礪行、爲風氣爭先、爲茲樓壯色、何患於磊落抑塞、未能望青雲而蹶起乎、凡我襄士、可以興矣、

襄陽書院藏書記

襄陽故多髦才、比年以來、余固樂與講藝識矣、雖然、學之不博、難言擇守、世有讀書萬卷、而貽譏無術者矣、詎有抱殘守獨、而可稱大雅者乎、余觀諸生、負陽城之志、安原憲之貧、而苦無鄴侯之架、是讀書而力亦有不逮者、良可慨也、回思余弱冠時、典衣易書、此景猶在、今雖舊篋蕭然、虛曆二千秩精、不猶愈於簞瓢簧乎、爰捐薄俸、購經史諸書若干卷、藏於書院、彙爲總目、編其次序、以使檢閱、復留餘帙、以俟他日之得書、即續載其後、凡從吾遊者、無不澤之以詩書、庶幾擴其見聞而知所擇守、其器識之日進、寧復可量耶、惜乎余簿書鞅掌、精力就衰、不能溫故知新、以應無窮之辨問也、博覽約取、大雅彬彬、於諸生固有厚望焉、

重濬揚州保障河記

揚州地廣而饒、水旱所爲滋息也、制府尹公、疏請濬南城之市河、通舟楫以爲民利、奏可而施畚鍤焉、余守是邦、與告成事、閱日、邦之賢紳先生謂余曰、市河之流暢矣、然而引貫有源、抑經營未可後也、城西保障河、襟帶蜀岡、繞法海以南、古通渡、在昔春水柳陰、百貨鼓櫂其間、田疇資以灌溉、與陸池相表裏、誠得悉其淤澱、濬以廣深、則非惟壯郊原名勝之觀、其攸賴於市河之蓄洩者實大、余因切究形勢、以襄厥事、經費所出、則余以俸倡、而紳士之好義者佐焉、於是周迴故址、擴而疏之、更爲鑿其斷港絕潢、使致乃相聞、迤邐以至平山之下、父老謂以今視昔、有益匯遠而流長者矣、鼙鼓既竣、有請編柳株於堤、衛疏士而騁遊目者、亦足以示太平之景象、爰得捐植、而不敢以下煩吾民、夫溝洫經野、職有常經、矧我皇上加意閭閻、民利是利、爲吏者惟是奉宣德意、區區之役、寧足紀述、以告將來、然而有其舉之、莫或廢也、正亦深有望焉云爾、

新建邵伯鎮同善堂記

雍正十年、余自襄陽移守揚州、咨諏民生休戚、聞邵伯鎮紳士、立同善堂、扶危濟困、而苦於力之不逮、戚戚於心、適飭甘泉雙令、勸捐七百金、以謀其食、製衣千領、以謀其衣、撥官地二百七十畝、以助其用、又念堂無專建、寄於多寶館、是有名而無實也、節縮俸金百二、購萬緣菴廢址而建堂焉、堂之前、左右廂二十楹、大門重門各三楹、於是規模始定、董事者告成、乞言勒石、余何言哉、余讀周書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易曰、恆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今既同善、亦觀其所恆而已、自茲以往、其守良規、行之弗懈、俾一鎮之中、遂生樂業、任恤有加、而顛沛無告之民、皆煦嘘然躋於仁壽之域、可大可久、庶不負余之厚望也夫、

重修浮山禹王廟碑記

浮山一片支磯、屹後若礪、其陰爲禹王廟、淮斯土者、春秋禮祀、載在志乘、多歷年所、日就圮傾、使者奉命守揚、虔修祀事、見之憮然、方思經始、因故爲新、旋擢典鹺、而殿楹適復爲烈風所毀、徵工完繕、滋用亟矣、考之祭法、有功烈於民者祀之、聖天子懷柔百神、肅河嶽、暨望秩焉、況大禹功被生民、澤流萬世、維揚介在淮海、厥土塗泥、底定以來、人民樂業、商賈懋遷、富庶甲於天下、廟而祀之、是宜與天無極者也、使者歷郡而司、胥在境內、顧視堂宇傾頹、無以嚴對越、假居敝伊誰責歟、爰圖捐俸、倡此一方之樂義者、飭用以庀資財、乘時以儆工役、適正法庭、適安神棲、不數月、工告訖功、齋祓以祀、官吏商民、環而集者、於以歎王之明德遠、而使者區區之心、尤願後之君子、揭虔妥靈、於萬斯年、無忘成績也、爰伐石以記、

重建安定書院碑記

維揚郡治之東、舊有安定書院、康熙元年、兩淮商士建也、時四明胡公觀鹺政、奉安定先生主於寢、進諸生講學於堂、遂以是榜其門、公既去、祠爲鹺院代遷廨、而肄儒弦誦之事、罕有聞矣、越二十年、堂廡旋毀、廨宇亦傾、惟寢堂以安定祠故特存、歲乙酉、聖祖南巡、賜御書經術造士額、有司展觀、惟謹、其東西偏則士著僑居、甚且盜竊、距始興七十餘載、蕭張不可勝詰矣、雍正乙卯春、院憲高公、允商士請、仿省會闢書院、檄使者卜吉於茲、適集商士、清故址、正方位、祠故西嚮、徹而新之、更南嚮、門三楹、堂室如之、爲重五、祀主於堂、四明配、從其朔也、祠之東、別闢講院、門二重、堂室三重、楹皆五、東西皆有廡、其又東則學舍、門三楹、迤北楹以九、凡五重、合東西長廊、計楹八十有一、中矗起爲樓者三、禮魁宿、兆文明也、南東蓋碑亭、不忘始也、又祠之西北、室三重、楹如之、將積書備師儒講習、擇學行完潔之士司焉、其東西遼宇、後二十有三楹、庖湢之所、主守之廬、惟其地自舍南治道、經講院左右獅子臺、過安定祠、建綽楔、大書安定書院、以表於衢、西樹之柵、柵以內、離爲三宅、合則一區、四周復道、繚以重垣、高壯悉稱、既得卜、經始於春、落成於冬、費錢八千緡、商士踴躍莫肯後、蓋自聖祖世宗、深仁浹髓、我皇踐阼、培植有加、此其樂與維新、嚮風慕義、有以也、夫天下事、有其始之、恆難爲繼、四明不作、前事可鑒矣、矧今院憲、敬敷文教、興賢育才、振蘇湖遺緒、匪以供傳舍、適燕游、使者祇遵檄書、亦冀厥心矣、繼繼承承、以襄雅化、無廢成勞、是在後之君子、

重修遊梁書院記

自周衰、洎乎戰國、道喪文敝、七雄爭強、異端蠭起、維孟子以亞聖之才、守先王之道、揭仁義以覺天下、偕自遊梁、炳如日月、如七篇所以詒始開宗、而百世而下、遊梁書院之所由建也、按志、自宋建祠、在城西南隅、後圮於水、入我朝、改建、凡再易地、康熙二十八年、巡撫閻公興邦、遷建今院、廟制恭嚴、門廡悉稱、咨取本省嫡裔、給劄奉祀、越五年、巡撫顧公汧、復增齋舍、聚師徒而講學焉、歲久傾頹、會一撫豫、登堂瞻拜、於心慨然、移鹽司黃君叔璥、以道署密邇、捐俸修葺、既還舊觀、適進黃君、載稽祀典、祭以仲春之二日、亞聖生之日也、其配享從祀諸儒、於堂於廡、悉從其朔、而益以唐昌黎韓公愈、公嘗推孟子功不在禹下、其信道篤也、堂廡自展祀及朔望焚香灑掃外、司啓閉惟謹、而以齋舍居祀生東偏、其西偏則爲義學、毋相淆

也。已又念院中齋無常產。故祭養不給。修葺無貲。適徵縣查勘開田。有河灘尚家莊成字二三兩區。計田五頃。撥入書院。永爲世業。按歲之所入。以其七給廩生。供祭祀。膳饔飧。而以其三貯於郡庠。牒縣注册。以儲歲修之費。有備則事無患也。凡此數者。敬其明神。嚴省而無替。成績則存後之君子矣。嗚呼。孟子之道。萬世所共尊。其神亦無往而不在。惟是游憩。故當日轍環之始。而書院亦以志是邦嚮往之忱。登斯堂者。高山景行。所以答亞聖在天之靈。固大有事在。不獨修明祀典已也。敬書於石。既用自勵。亦願諗諸君子。遭逢盛世。有仁育義正之責。而守官蒞士者。

重修濟瀆廟記

今上御極之元年。肇稱殷禮。咸秩無文。特渙德音。五嶽四瀆。天地之經紀。其有廟貌頹圮者。易而新之。二年夏四月。會一命鎮撫河南。有司議修懷慶濟瀆廟。計功度材。具圖册以請。使者上其事。制曰可。伏思天下名山何啻數千。惟四瀆比於諸侯。濟水之流。舟檝不施。沈圭璧而薦苾芬。眾朝望祀。其尊與江河等。攷諸古記。濟水發源於冀。經流於豫。分流於徐兗。入海於青。凡三伏而四見。漢新莽後。枯而復通。唐高宗前。通而復枯。然其潛行於地中者。未嘗絕也。臨下東阿。發地得泉。皆濟水之所經也。蓋其秉性清勁。不與衆水爲伍。故能尊而不黨。和而不同。曲折千里。而必達於海。其性然也。嘗默觀萬物消息盈虛之理。莫不始於微而成於巨。崐江萬里。吐納百川。而其源不過濫觴。河水時至。兩涘之間。不辨牛馬。而吐蕃之河。可褰裳而涉。附登者多。則其流盛大。濟之爲性。合矣而仍分。入矣而復出。且時伏時見。有總藏之德。無暴著之功。故涓涓不絕。獨全其僨剛之性。歷千百世而揚清芬。江河以功顯。濟瀆以德著。其性異。其德殊。則其神必靈。使者肅將嘉命。委員候選守任擴烈、濟源令顧尊。督理承修。凡殿庭門廡。悉鼎故增新。其用帑金四千有奇。乾隆三年二月興工。五月告成。事訖歸聞。皇帝迺以洸清胥惠。頒寵翰。重優揚。維時廟中藹藹。皇皇。祇祇翼翼。聿新氣象。蓋自勝國迄今數百年。於斯爲盛。於戲。歷代崇祀嶽瀆。以其功在生民。利澤萬物。濟瀆於利澤之功。有而不居。獨其德冠羣瀆。性含百谷。清而能潤。顯而能藏。與天子恢秩宇而秩明禋。豈無意乎。王屋太乙之間。可以章志而貞教矣。是爲記。

重修河南八蜡廟記

蜡祭始於伊耆氏。其典制靡得聞矣。周禮籥章。迎寒暑則吹豳風。祈年則吹豳雅。祭蜡則吹豳頌。說者曰。豳風、七月也。豳雅、楚茨以下四篇是也。豳頌、載芟良耜是也。歲云暮矣。答神功。擊土鼓。飲椒馨之酒。解隸角之牛。沐浴膏澤。歌詠勤苦。無非達萬物之情而厚其報。後之人翫其辭。觀其禮。豈獨見成周之美盛。由三代以迄陶唐休風。伊可懷也。乾隆二年夏。使者奉命撫豫。時值久旱。陛辭之日。親承聖訓。以敬天恤民爲先。是言赴任。登廣度其時雨。謁降。幸獲有年。爲賽告成。冀酬神貺。而省城八蜡之神無專祀。適謀同官。立廟宇於劉猛將軍祠左。落成且有日。將伐石以紀厥事。士人見殘碑臥地中。啓而觀之。乃前明周令班爵重修八蜡廟記也。異哉。陳迹湮而忽彰。新廟遲而不作。豈廟之興廢。自有定數歟。抑人心一念之誠。神之昭格。即如響歟。然吾聞之。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是以古之帝王。敬恭明神。休息老物。至於召和降

康。則非一日之積。蓋八蜡之通。由於年之順成。年之順成。由於雨暘寒燠。雨暘寒燠。關於視言貌聽。視言貌聽。皆積乎思。凡涖茲土者。苟恭乎一心。整肅乎百體。致通人和。神罔恫怨。此幽微無間天人一貫之至理也。休徵至而祀典克舉矣。余述是廟興廢之由。發詩禮之條貫。闡洪範之微旨。體聖天子之訓諭。推之以廣迪在位。蓋黍稷雖馨。要之以敬爲本。凡我同官。其共勖哉。工始於乾隆三年二月。告成於四月。廟凡三楹。有門有廡。監工官祥符令張淑載也。

重建祥符六烈女祠記

六烈女姓氏事蹟。詳見前明李袞同碑云。陳氏者、陳傑女也、年十八、字楊瓊、無何、瓊卒、女欲往哭、父母不許、女則寢且啼、楊媒氏往致其夫譬、瓊母以定婚帖還其家、置瓊側焉。父母諱故字、女縊而死、天順五年六月十一日也、後五十三年、爲正德甲戌、瓊姪永嵩改葬瓊、而求陳氏骨合焉、二骨朽矣、髮定婚帖猶鮮完、葬之三年、而殘骸了瓜瓣於墓、張氏者、李傑妻也、年十八歸傑、一年而夫病且死、握其手訣曰、我死汝必更嫁、善侍後人、妻泣矢之曰、君死妾死、不願更也、傑死、張氏自經匿曰、棺大之、棺成自經、與傑同棺而葬、高氏者、夏永昌妻也、嫁三月而永昌死、高氏欲從之、家人防之嚴、則向主前焚香哭祝曰、永昌候我、其母知之、泣謂之曰、汝今十九、奈何輕死、高氏曰、唯、母謂百年永畢、終爲死耳、竟縊死、劉氏者、魏相妻也、相死、劉姑王氏疑有決志、乃非婦從續同縊、婦哭之遠日不輟聲、以婦其墟帖曰、我猶甚、嬌姑信之、下樓取水、婦以手巾二幅連縊於樓、時年二十有一、王氏者、孫林妻也、林病、甘無以爲、王氏賣衣辦湯藥、夜籲天斷身代之、林死、則絕粒哭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二日、乃潛遣樓閣自經死、張氏者、田孝子妻也、孝子名餞、嘗割股療母病、母死、廬墓三年、於是稱田孝子云、孝子有婦、宿別廟伺夜殺其鄰劇寇、盜其財、因誣孝子獄、無何、孝子死、出其屍、瘞爲之崩、張氏哭曰、我夫既爲孝子、我獨不得爲節婦耶、遂自縊死、六女皆祥符郭門西人、夫節烈之有關風教大矣。余建節中州。既祀伊洛道學四十四人於大梁書院。請復增祀杞城竇靜菴先生。時山長爲余同年友太史孫君詁。及祥符六烈女祠。祠故在郭西。今圯矣。余因亟謀重建。或曰。善哉。六烈女之死也。雖然。可以死。可以無死。余曰。不然。衞共姜中道而聞世子死。猶未婚也。卽自誓曰之死矢靡他。春秋書宋災伯姬卒。解之者曰。內女之賢者二。紀叔姬以節。宋伯姬以烈。然伯姬之非書字。此則聖人輕重之權。而伯姬尤處其難也。嗚呼。是可以定六烈女之死矣。祥符鄰衞。東接宋。六烈女與共姜伯姬相望僅在百里間。詎非聖人採衞風。修魯史。至教常存者歟。抑李碑云。爾忠爾孝。敢告君子。則祠之重修。其於書院俎豆先儒。有相表裏者歟。遂書以眎孫君。孫君則諾。爰度地於縣治節孝祠之背。以類從也。督役者祥符令張淑載例書。

祥符張烈女入祠記

余既踵李袞同之後而紀六烈女事矣。踰年。祥符張令復以烈女張雪姐事告余。益奇之。張雪姐者。未婚而殉夫者也。張令之言曰。歲之五月。淑載同陳留王令察田畔。暮宿捕頭集。步一女子。面黝而瘠。衣布衣藍色。執高粱秸冉冉至前。淑載驚問。答曰。余冬天人也。公正人。願洗余身。淑載駭痛。以告王令。王令曰。得毋如古洗冤女子事耶。旋辨色啓行。至王廬集。見有烏頭綽楔。表曰烈女張雪姐之坊。淑載心動。思雪非冬日有乎。亟召里老詢之。則曰。烈女早喪父。事母孝。巳字邑民田登路。未娶以心疾夭。母復字楊氏。女泣不從。遂自經死。於雍正十三年旌其門。今其母亦亡。居尚在也。淑載因至其居。鍵戶無守舍者。排而入。則滿屋皆高粱秸。離披堆積。中有木主。卽爲烈女矣。淑載乃大驚。立命除去粱秸。掃滌塵埃。令居人毋再汚烈女靈主。所遂行以告王令。王令亦大驚。俄有鄉貢生張歸來謁。重問烈女事。貢生泫然曰。此余族女弟。

父曰國寶，鷹生此女，秉性勤淑，矢志從壹，死於雍正九年四月三十日，年十八，狀勤而辯，淑截曰，得非衣砦色疏布衣而死者耶，貫生愕眙曰，然，時壬令伺聞斯語，益大驚，非獨節烈著，斯靈奇，敢敬以告，余因唱曰，甚矣，貞烈之氣，久而不滅也，烈女生長農家，乃能秉義捐軀，如斯潔，入令夢寐，儼儼有生氣，不亦奇邪，抑亦令能以操潛為志，而有幽異之感邪，乃復從令之請，入主烈女祠，并書其緣起，而系以詞曰，烈女六，續而七，（[illegible]）未踰年，又得一，厥高嶷兮薦幽菊，令為洗之光爽爽，雪兮雪兮冬之日，後之君子視刻石。

重修博野縣學碑記

吾博文廟失修久矣，方余初歸諸生，猶及見其規模略備，而氣象固已黯然，通籍後，不獲趨拜宮牆十有五年，每逢鄉人，詢曰就殘頹之狀，無不以有基勿壞，諄切為言，雍正十二年，邑侯李君專使赴揚，告以聖殿業為風雨所侵，時捐俸二百金，以助鳩工，不敢後，去年夏，陛見如都，簡撫中州，以便道過里，拜瞻之下，見正殿雖經修葺，而丹堊未加，不稱文明之觀，自明倫堂及兩廡，俱已不支，櫺星門傾，泮池淤，牆垣不足禦牛羊之踐履，而名宦鄉賢各祠遺址，且湮沒於茂草間矣，伏念夫子廟徧天下，深山窮徼，皆知誦法，其實在天之靈，故無所不之，矧吾博自昔號燕趙名區，今且地近首善，而棠廡殘闕至此，能無慨然，我邑人士相對歔欷，若於衆心之不萃，而協力為難，余以末學，幸沐皇恩，封疆是任，祿糈為優，用是節縮千金有奇，輪奐規模，毀者完，闕者補，傾者起，污者新，煥然改觀，所以假居歟，亦以昭君賜也，至於入廟而思敬，本敬以誠身，明體達用，無負聖教，而忝門牆，願與吾鄉有志之士共勉焉，是役也，經始於乾隆二年冬，落成於三年秋，督工者鄭君廷灼也。

博陵義館記

余守襄陽時，聞吾博寖陵，肄業維艱，曾奉母命，設立義學，迄今十有餘載，館金每歲解發，家塾又近城隍，殊非所以經久也，既遭大故，積病成衰，後顧無窮，追維夙訓，籌畫不容緩矣，因將現種熟田一百畝，捐為學田，永作東脩之用，復建背館五楹於城內適中地，以便來學，其教法一遵朱子小學，及白鹿洞遺規，講明切究，不蹈俗儒故轍，庶養正有方，而師道可立，昔韓文公謂趙德沈雅專靜，可以為師，文學李占一有焉，用是敦請授徒，至於經理學田，董率義館者，茂才徐曉宜、李巨波，總理學務者，茂才鄭其華，共襄斯舉，無黨無偏，繼繼繩繩，功垂勿替，是乃諸君之所優為，而余心之所厚望也夫。

修博陵義館記

博陵義館規模甫就，余即之任冬官，督學江蘇，爰命嘉餘修葺告成，於是區五楹而三之，其中為共學堂，則士友月課之所，童子灑掃應對進退優於斯，其東為結齋室，則館師函丈之所，設榻待賓，其西為慎思齋，則成童學文之所，欲其用志不紛也，南窗有四，再闢北窗者二，便於肄業也，窗前植柏杏者四，取其先華後彫也，堂前有地曠如，復築于野亭，象取同人，道在正大，繞以重垣，外內攸分，自于野亭而南，修甬道丈許，直入大門，二十步有奇，左右分溝植柳，若大路然，學者可以履道坦坦已。

輔平倉記

余奉母命，捐立社倉於吾博城內，比年以來，屢貸屢還，貲數千金，而規模不就，竊歎良法之難行，而古今人之不相及也，及讀真西山先生建陽賑糶倉記，乃知鄉可貸而城不可貸，自昔為然，惟有平糶一法，不失朱文公之意，而並可以濟社倉之窮耳，余寡昧凡才，作吏於數千里外，未能慎始慮終，謀遠如近，深以為愧，今幸得陳情里居，敢不及時為經久計乎，爰稽實數，以存錢一百九萬八千，糴穀千石，減價平糶，託徐君曉宜、李君巨波共襄厥事，詳立規約，名之曰輔平倉，蓋國家自有常平大政，此倉不過隨時酌劑，少推君惠於萬一云爾。

祁州張家莊義倉記

君子之用財，適於義而已，萬鍾不可受，雖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不容託於周急，九百不必辭，以與鄰里鄉黨，不得疑其市恩，蓋恩以義權，審其遠近而次第施之，不易之道也，余幼承母訓，幸獲祿養，仰叨聖恩，俸入有常數，以寒素家風，不能為得志者之所為，太夫人性甘淡泊，衣食雖惡奢靡，又不願遺子孫以損志益過之資，節縮有餘，惟行善事則寓，舍是無足以悅親者，是以出仕十有五年，歲有所舉，太夫人好施與，所重憐老恤貧，救疾拯急，尤以義社積倉為要務，嘗言身歷荒年，知菽粟寶重於珠玉，時廑遠慮，就養所至，推恩自近，家鄉同之，吾博鄉邑立義倉者三，首建於東章，由吾父黨而推之者也，博野輔平倉次之，由吾母黨而推之者也，城西白沙村又次之，由吾大母宗黨而推之者也，今始及於祁州南鄉，太夫人豈嘗一日忘哉，誠在則然，所貴篤近而舉遠爾，方余為諸生時，年甫弱冠，奉太夫人館於張家莊，鄉人無不起敬，七載無間然，不獨及門士也，講課之餘，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聖賢良非虛語矣，莊距州治最遠，赴城領糧不便，乃所目擊而心惻者，爰設義倉一遵朱子之法，以時出納，董其事者張奇瑛，司管鑰者楊宏緒，皆吾徒也，餘則擇鄉人之老成者，分任其勞，而三十年來，乍見惻隱之心，於茲乃稍慰矣，生等勉乎哉，古之學者，非經義則治事，既治而義益明，嗣今以往，能守社倉成法，有增勿壞，永垂不朽，庶讀朱子之書，匪徒託諸空言，而素位之行，實有合於鄉里鄉黨相周之義也夫。

重修魁樓碑記

吾博故有魁樓，在城之東南隅，前令崔公士吉，建於康熙丁卯，文運之昌，實自茲始，迄今垂六十年，日就圮傾，廣文吳君見而閔之，毅然以修葺為己任，糾衆醵而共舉，邑侯華亭程公，復鐲濟俸，用綏厥事，余亦量助傭工，不敢後，二月經始，閱月落成，朽者易之，缺者補之，護以重簷，固以灰石，加以丹堊，繪以綵色，吳君之於此舉，可謂勞矣，籌思經畫，自冬徂春，朝夕督工，不辭況瘁，雅意作人，其在斯歟，夫物以增新而復故，學以溫故而知新，地靈則人傑也，師道立則善人多也，觀於茲樓，可以興已。

健餘先生文集卷五

書

上朱高安先生書

某啟。四月既望。藏事回揚。膺到鈞札。示以張弛之宜。兼賜歷代名臣傳。再拜諷誦。不啻親聆提撕。字字箴銘。時時佩服。匪獨兩淮情形。從此探其體要。即一生仕學。亦幸得所指歸矣。師傳道大。厚望殷勤。某雖魯鈍。敢不強勉力行。以步趨於門牆之內。自今署理鹽政。仍管運司事。朝夕不遑。而於晚刻篝燈。必觀名臣傳一个。以自循省其能否。有會心者。不禁躍然思起。有未逮處。不禁爽然自失。比來讀至漢季。見朱雲以故令而躋於名臣之列。尤覺開拓心胸。增長知識。人苟能自樹立。以身負天下之安危。雖不公卿。亦謂安社稷之大臣。公卿而或依違奉令。無所謂深識大力。祇為具臣。如匡衡之擁游養交。張禹之妨賢病國。雖位極人臣。不過患失之鄙夫而已。反覆紬繹。足以廉頑立懦。非吾夫子之處一化齊。識絕千秋。無以剏此義例也。竊稍見為大行大效。必待乘時遠邇。今則登信盡其在我。無假異日。惟有彌堅素節。以求自立。而顧外之念頓息矣。未審將來可以不辱師門否。仰請指誨。伏惟崇鑒。某再拜。

高安先生復書曰。情詞親切。是真讀書人語。篤信好學。自爾不凡。揚州政績。已見有成。將來造就。尤未可量也。

復朱高安先生論興水利書

頃承垂詢水利事宜。此非某之迂疏所能為役也。然據目之所見。不敢不以實對。稽古治田。未有不興水利者。不獨南方為然。前朝徐貞明、徐光啓言之審矣。顧其意專在水田。於北地未盡相宜。夫田有二。一曰水田。一曰旱田。旱田亦有二。一曰有水旱田。一曰無水旱田。水田者。下地钜水。其中專以藝稻者也。故周禮有稻人一官。司稼下田。詩曰。滮池北流。浸彼稻田是也。有水旱田者。旁有河或池塘。種黍稷粱麥之屬。旱則用水溉之。不旱則不用水。惟平土而種藝之可也。無水旱田者。旁無河塘可溉。惟恃天澤。詩言雨雪霢霂。以生百穀是也。北方水田少。旱田多。有水旱田少。無水旱田多。故禹開溝洫。治旱田耳。鄭康成注周禮曰。溝洫為除水害是也。蓋北方大局。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用水之時。每苦無水。不用水之時。偏苦多水。故治北方之水者。去水害為易。興水利為難。則去水害為急。興水利稍緩。不能盡依蓄洩之方。一時並行也。縱觀畿輔之內。自永定以南。滹河以北。其間若易水。若滦水。若拒馬河。若琉璃河。若灘水。若唐河。若瀆河。若三岔河。若滹沱。若滏水。以至甯晉之南泊。新安之北淀。其水有源。冬春不斷。蓄洩之法。正宜施於此地。且其地原有種水田者。因利而行之。亦惟其弊。舉其廢耳。此本足為利。而即可以去其害者也。至如恆山以東。行唐定州諸邑。為沙河上流。無水可見。亦無岸可循。彌望皆白沙而已。六七月間。雨多水積。從山而下。上閼下狹。入祁州安平諸邑。一夜橫灘數十里。其勢與滹沱等。此不足為利。而止宜急去其害者也。又平原之地。開溝洫未嘗不足以洩水。太多則損田而瘠土。所入不足相償。土性鬆散。旋開旋淤。溝洫兩旁近地。勢必灘溜。亦不可為田。此雖足為利。而亦宜早防其患者也。夫遇千載難逢之時。欲造萬世無疆之福。生其地者。亦惟幸觀厥成已耳。而芻蕘之見。不忘千慮者。誠以偶聚之水。與常流不同。黃壤之土。與塗泥各異。相其地勢。因其土性。可為水田者為之。不可為者。祇開溝洫以治旱田。利於少不利於多。疏諸各河下流。以通積潦。利於深不利於淺。準今正所以法古。從俗亦所以便民。樂成之業。慎於圖始。則一勞永逸。有備無患矣。否則取效於目前。而不為久遠之計。水利方興。害即隨之。將有貽累無窮者。謹識其咎。伏惟審察。某再拜。

上遵大司馬論辦軍需書

頃奉憲札。酌撥營馬二千匹。湖北驛馬二千匹。湖南驛馬一千匹。再動公項買馬一千匹。先期齊赴襄陽。交收喂養。是撥買馬匹合計六千匹。以每馬日給料三升。草一束計之。每日需豆一百八十石。需草六千束。不惟襄地褊小。購買維艱。且按二馬一夫之例。又需召募馬夫三千名。一時實難雇覓。亦且多費工食。雖偏隅一偶。不識全省營制。但敬繹上諭。將附近陝省之各標營馬兵內。揀選二千名。預備聽調。是所揀選者。乃各標營之馬兵耳。其馬兵本名下。原有騎操熟馬一匹。今奉旨。每兵照例給馬三匹。除原有一匹外。每兵止須給馬二匹。似無庸另撥營馬二千匹。先赴襄陽喂養。至所撥南北驛馬三千匹。俱係各州縣驛。現在支領正項錢糧。喂養在槽之馬。自必膘肥。與其不論道里遠近。一概委解襄陽。交代喂養。何如分別營驛相去遠近。即將所撥驛馬。分解附近各營。令各州縣驛。自行喂養。按日開銷。俟營兵起行之時。各營按數撥給兵丁。馱載衣裝器械。前赴襄陽。或候齊起行。或分路先行。是開銷總屬一樣。而煩簡勞逸。較

重懸殊。在襄陽固可省大半之採辦。而兵丁亦得仍騎原喂之熟馬矣。儻蠢言可採。伏乞迅賜檄飭各營驛照行。幷請批示。以便酌量採辦。

答沈副使論鹽法書

前發口岸規條。深恐匣商賈商。錮習難破。希冀阻撓。昔專札奉致。加意振刷。庶場疲之口岸。可以稍與今接來教。稔知卓識定力。素所挾持。斷非被商人搖惑而然。不過因鹽法一事。尙未熟思切究。是以壓易其說。而多有未當耳。卽如口岸價好易消。則商運畢趨若騖。若價落難消。則商運裹足不前。此因貪利之常情。惟在身任督銷者。設法疏通。至於督運之官。不可聽其觀望。亦當設法嚴催。此說誠是矣。若以運數之多寡。較量匣費之盈絀。則與僕之初意。甚不相合。蓋設立公櫃。准收每引三錢者。不過因從前所收過浮暫准扣收三錢。俟稍鼓核算。再爲酌定耳。豈以減存之冊。不過三萬九千餘兩。卽商人自開浮用之數。亦不過五萬餘兩。而願減十七八萬之綱引。扣收三錢。尙不足用乎。所謂向之五錢。卽今之三錢。總總計較。亦殊不必矣。至以匣費爲各商私家之事。不必代爲節縮。此局外之常談。非吾說所宜出也。夫減費恤商。原開明教矣。歸公之各項。與浮濫之匣費。均係揚商成本。已經歸公者。旣格於部議而不能減。力所能減者。又阻於浮論而不果行。是終無恤商裕課之一事矣。政體當不如是。且足下將以歸公之規費。爲甚於浮濫之匣費乎。亦未親理其事。確查其數。而深悉其重輕耳。若慮開報不實。此乃從前商人之慣弊。是以設立印簿。責令實塡。豈可仍聽捏開。且就其所開款項。亦可核其應銷與不應銷。固不能保其款款皆實也。總之淸理匣費。在所必行。且自庚戌核減定冊。曾經部議。官員濫收。責在督撫。商人濫送。責在鹽政。行知在案。但一查閱。卽知此事之所關尤重。更不得再爲因循。釀成大案。貽累無窮矣。今僕意欲不究旣往。但定將來。獨坐籌畫。至十餘日而後定。此中已大費苦心。全賴同舟協力。方克有濟。儻有眞知灼見。應行應止之處。不妨再瀆直言。庶聽與聽相投。而虛心明辨。總期歸於至當。是乃君子之交。是乃協恭之誼也。病中草草布復不宣。

復合河先生論禁酒書

范生回汴。接奉手書。諭以天德王道。不違人情。專心德化。愼無立法。所以教某者切矣。獨是法立而弊生。雖亦勢所固有。而酌情與度理。更當權其輕重。如酒麴之禁。夫子立議。謂宜寬法以便民。誠爲不違人情矣。而某不能無疑者。蓋飮食男女。人生之大欲存焉。先王曲體人情。而因以爲治。又懼其過而流無所底止也。故禮防其未然。而法禁其太甚。譬之江河。謂防之過迫。而虞其潰決。儻有之矣。若謂盡撤隄防。而後安流無患。有此理乎。夫酒猶色也。人情雖不可遏。而大防終不可廢。此乃理欲生死之關。從古以來。經史所載。未聞直以酒禁爲宜弛者。乃自當代大儒發其端。而又堅持其說。天下後世。將謂之何。某之事夫子。所謂步亦步。趨亦趨者。獨於此事。未能了然於心而行之無疑。敢布其愚。以望明訓。

與東章館師時湖尼書

暌違梓里。十有餘年。每値親朋。形於寤寐。竊念足下自少醇謹。不流情伍。積習。是吾同志而堪進取者。故

前囑鄕族。延主義館。遙聞設敎以來。牖啓童蒙。彌加靜正。深慰遠懷。自茲以往。所望於精進者匪淺。大約鄕無新俗。世乏良材。皆由童時不從小學入手。故多類屢侈肆。雖與言善。終鮮成德耳。嗣後可令諸童各備小學一本。吟誦講習。先明大指。然後逐節體認。久久習慣。自然變化氣質。存心制行。日趨於善。且心明理順。學文更屬易易。匪迂談也。夫吾鄕子弟之失學亦甚矣。禮義二字。全不知爲何物。家信外謬。至不可卒讀。詢所行爲。令人駭歎。爲今之計。亟宜從小學植基。若非館師以身立敎。酌設條約。釐齊化導。將來何所底止。萬望專心致志。共勉有成。毋爲家計所累。恐薪水或有不足。已囑廣志等不時籌畫矣。二千里外。言不盡意。惟祈知此心之所向。則如對几席。此致不宣。

答龐石周書

足下素所挾持。生知之最早。亦最悉。別後勵名事業。雖僅得之傳聞。私心每多慰藉。昨來。接讀手札。始稔十餘年來。險阻備嘗。忠勤匪懈。深幸吾黨有社稷臣。爲之喜而不寐矣。至於不負所學。此語甚好。但須分明。誠以所學有偏全。其不負亦有大小。義利之介。辨在幾微。氣節相尙。究非根柢。必自反所爲無一客氣。則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功名固其外。氣節亦協中矣。所就實復可量耶。生自念從前所學。散漫無歸。以致事上接下之際。矜情躁氣。時時與人抵牾。不能自克。因請敎於高東軒先生。曰。只欠讀書耳。問欠讀何書。曰。小學近思錄。生初聞猶未深信。及熟復體驗。爽然自失。邇來氣質稍化。粗有此書常置案頭。始信過來人語不我欺也。楊方來十年不晤。未悉其行。但聞日下多贊之者。果能廉隅自飭。內鄕文明。則狷固次狂。亦君子所取。或於地方一無建白。則是中無所主。可致愚意相勉。亦良友忠告之義。遵將方物殊於寒識不倫。屬後惟宜便寄數行。以慰懸念。多儀非所望也。使旋匆匆布復不既。

與陳密山書

前閱邸鈔。敬悉直言讜論。上契宸衷。私心竊喜。以爲剛健篤實。大兄自此其輝光矣。未幾。而乘游之捷音卽至。聞者莫不稱快。益信吾人之學。惟其眞者不可掩。而誠能動物。實有其不爽也。惟願敬義夾持。知行遞進。光積日盛。而發見以時。無負主知與人望爲禱。嬰倬榮遷大農。於賀札中。曾贅迂談。乍見未必不怪。想亦諒此愚忱也。豫省近無善狀。獨分社一事。循良有司。頗能鼓舞士心。蒸蒸向往。若行之能久。諸務俱有提綱挈領之機。不患阻隔矣。至某當漸老易忘之年。絕少精進工夫。偶有翻閱。覺萬語千言。總不出乎四書之蘊。始知孔孟心傳。約要而該。由之不盡。向所講求。不過爲帖括生活耳。嗣今以往。未知所見所習。可對吾兄否。頃接家報。知大兒與二姪。都門同寓。臭味甚合。兒輩又能同方。亦兩家幸事也。

答陳密山書

接奉手敎。大慰遠懷。惟是獎揚逾分。殊切悚惶。某向日所學。毫無把柄。雖遇知己洞鑒。垂老之餘。深懼泛泛悠悠。模糊到底。遂與草木同朽。每讀呂新吾、鹿江村、孫夏峯諸儒語錄。方寸間實有開擴警省處。而行之不力。悔吝滋多。同志如大兄。雖遠在數千里外。所望於切磋者匪淺也。前讀奏摺。肅然起敬。訪之輿論。無不稱快。是大兄爲理學名家子。當有道之時。所以立身報主。見重於鄕國天下者。正賴有此。某方以關

縷篤實。直內方外。期吾兄之加勉。若閔仲氏吹毛。而因以爲戒。其將何以自處乎。竊謂吾人之志。既不在溫飽。則言所當言。行所當行。置毀譽利鈍於度外。乃素位而行之道。明哲之義。即在其中。與孟浪懸殊。願大兄之熟思而堅守之也。蘭叔之疏懶。雖久閱未能深知。大約亦志之不立耳。胸無主宰。一身之血氣官骸。且提轉不起。何況由中應外。推之千變萬化耶。此過所關。亦自不小。吾輩所當深戒者。大姪休官。安知非福。但至今未出旋里。心甚懸懸耳。迂闊陳言。用以涉世則疑於狂。用以持身不詭於正。大君子自有決擇也。豫省夏秋以來。雨水爲災。皆某涼德所致。兩經具摺自劾。未蒙能黜。在某諸凡據實直陳。誠不免於戇直。徼切以視從容坐鎭。潤色治平者。自覺懸殊。然目擊民艱。難容稍諱。現在單心補救。深虞不逮。素叨知愛。幸賜指誨爲禱。

附山復書曰。蓮捧手教。誼理極明。信道甚篤。惟夫卽凡。已有定志矣。閻抄知豫中大水。百方補救。條奏諸款。深合機宜。惟見撫躬嘆氣。寸心欲碎也。然雖以爲災殺之生。在衰世則天以之啓亂。在治世則天以之試聖賢。非此不足見仁人愛民之深。憂民之切也。堯遇不免水旱。水旱乃見堯湯。皆朱子守南康軍。講求荒政。可爲萬世法。朱子嘗不能歇否休和耶。乌曰。豈當也。君子以經綸。天地屯難之時。乃微旋乾轉坤手段。染井故爲訣嗣。實係確有所見。但君子遇此。當恐懼修省。以盡人事。不可諉諸運數之適然。以朱子之心。行朱子之政。惟仁人勉之。

與劉令衡書

楊藩司過汴。曾寄一札。寸心萬里。耿耿常懷。竊惟吏治民生。百事無不從縣令做起。會城首邑。繁劇尤甚。大兄才猷。信可勝任矣。但違教日久。未知於呂新吾定火工夫。曾爲留意否。有守有爲。勿忘勿助。踏實做去。坦境自來。氣質未化。終是孽根。疑信相參。究成畫餅。學問如斯。事業亦如斯而已。總角之交。落落數人。死者不能復生。病者不能驟愈。惟願與大兄。堅持此意。努力謝延。他時相見。庶可對針耳。語近狂。心如結。已自諒之。

答鐵督學主敬書

鐵督學書云。閣下將母陳情。朝野共欽。僕忝交末。頌慶益深。昨保留試棘。邂逅山南。未得盡道走防。此心如結。鑒所難宜。色學久經積起。大人一手仔肩。細選精與。風有位而勸多士。不獨博陸增色已也。自慚淺陋。未足轉移盛舉。麵耿耿於中。不能自已。撰成六百餘篇。精本一冊。是請鑒書。每接十五州郡士子於試文之餘。勸講經學。必舉鄉。使知師法。信而有徵。誠可啓其思齊之念。並附近新進後生。惟望大人以時獎拔。務重典法。講究致。非敢謂人人改而且擇十得一二。亦蟻子時術之效也。昔溫公居洛十有餘年。里中士子。多師其行。而勉其學。先生有厚望矣。外附本冊一篇。詩雖不工。亦存風人之教。惟進而教之。

頃得手教。兼賜鴻章。獎勉交至。情見乎辭。經學碑文。更足信今傳後。附尾名彰。感難言罄。日今津門試竣。緝言徂東。星軺所歷。無非風行雨化之區。而樂之應忘披閱編摩之勞矣。僕近況督少擾多。閱視之餘。閑事丹鉛。愧無心得。何敢望溫公後塵。而亦不敢不勉思尚友。目擊鄉俗彫敝。欲稍爲變移。每月與鄉人兩次相見。其朴魯無文者。仿藍田鄉約。勸善規過。以共遵不悖之義。別立一社。酌設規條。俾應舉諸生。略知因文求道。惟是窮鄉晚進。絕少殊尤。僅但篤信好學者。求之不得。即粗通文理。可共佔畢之業者。亦罕其人。自顧德涼。有愧身教。而才力又不足以振之。每遇言諄聽藐之時。則學學憲之強教悅安。以動其良。乃俛首內恧。或異口同稱。蓋君子之豈弟。浹於人心已久矣。千里百里。敢謂比肩。一德一心。無緣覿面。言念及此。不覺望風於邑也。餘不贅。

與鄂虛亭書

僕自陳情歸里後。雖知己亦未通一尺素。非不相思最切。緣僻處荒城。鴻魚絕少耳。緬惟足下。以潔清粹美之資。勵深潛純一之學。誠無不動。忠焉能誨。於以上答聖明。下孚士庶。此誠朝廷之柱石。弓冶之箕裘也。側聞近日動作。純乎用剛。夫剛爲天德。與時偕行。到此地位。良非易易。惟是職在教諭。功在涵養。遜企溫恭儉讓之中。寓正大直方之體。則與大易所云天德不可爲首之義。深相契合矣。生平所期許。朝野所屬望。豈復有加於此。抑聞之。崛起之士。以范文正之敦崇風節爲尚。貴胄之子。以韓魏公之器量深厚爲宜。此又理勢之自然。匪徒保世承家之謂也。僕叨世講。夙契以道。用布愚衷。伏冀鑒擇。

上魏景州書

某因母老病深。日侍湯藥。以致久疏上問。雖豪鑒宥。負罪良多。遙企道履亨嘉。優游桑梓。樂育英才。學至而老不衰。可大可久。無悔無悶。人得而仰之。不得而測之也。某竊聞緒論。專用力於朱子全書。而言語事爲之間。仍不免於急迫浮露。每思孔孟師弟。所以同堂聚首。道路追隨。歷數十年如一日者。蓋以道之大端。學之要旨。不難於挈綱領而見始末。惟是變化氣質。涵養德性之功。非日日提撕。時時磨礪。隨事精察而力行之。未易幾於周旋中禮之候。鄉黨一篇。可以微參其義。今距講堂僅二百餘里。願以反哺之私。負笈無從。此某所爲夙興夜寐。耿耿而不能忘者也。惟望賜之明訓。俾得銘座書紳。遵循以希晚蓋耳。

魏景州復書曰。誘掖後學。是吾等本分。亦可以勵老年。得有進益。所謂教學相長也。足下以事親爲大本。百行之原已無愧矣。又讀孝經書。玩味旨趣。返而修身。進而爲治。俱得至理。雖淡淡數句。其中無所不該。行之久而無斁。且平易近人。非高遠難行。自古聖賢之道。首在孝弟。信然。惟冀以道自任。彌加精進。久而益篤。他日要道且大也。

上高東軒先生書

冢宰、天官也。尚書、北斗也。晉位至此。可謂殊榮矣。第職掌已非周禮之舊。而山公啓事。亦有轉言者。以例之所在。既不可易。又難盡一耳。惟是六卿之長。百揆之階。咫尺綸扉。贊襄密勿。啓吾君之聽。敬措天下於磐石。此乃海內之所仰瞻。而故人之所額望者也。肅賤布賀。伏惟崇鑒。

復高東軒先生書

啓銓旋里。敬悉起居強健。入贊綸扉。主知益深。人望益重。以常存敬畏者當之。不自滿假。下詢芻蕘。一個臣之德識。於茲可見矣。伏念此席自古稱難者。良以一身一心。與朝廷共得失。則作止語默。皆關社稷之安危。與天下同好惡。則喜怒愛憎。卽係與情之向背。道無可枉。而誠則必形者也。歷觀前代輔臣。往往以一言一動一舉一錯。違治體而失人心。非其初念。卽甘蹈於伴食摸稜。大率得君之時。密邇左右。每惜從容風議。默化潛移之說。漸流於依違遷就而不覺。薦賢爲大。則謂天下無人。納誨爲忠。則謂言或已淺。嫩者與容容同歸。此大業之所以不著。而史冊之所以無光也。大儒作相之規模。必有光明俊偉可法可傳於不朽者。草野區區。翹首以祝晚節之懋昭矣。前呈朱子與劉貢父書。已盡求人之義。今復恭錄賀陳丞相書。伏祈採擇。

上高東軒先生書

某少習舉業，未知為學之序，四十以後，備員兩淮，敬承指誨，始得與聞小學之義，比猶未能篤信不疑。十餘年來，沈潛反覆，愈覺意味無窮，必明乎此，而後學為人子，學為人臣，以安詳恭敬，消除驕惰病根，不至隨所居所接而長。所謂修身大法，做人樣子，有裨於世道人心也甚切，亦甚大。今者視學江蘇，訓飭士子，講習小學，立限三月，法在必行，務期文勝之地，皆曉然於明倫敬身之教，須臾離之而不可，終身由之而不盡，循循摩礪，而相安於為下之不倍，庶無變於三不幸，亦無蹈於三不祥。此則某之所願上不負主知，下不負所學者也。惟當衰病之餘，強勉持衡，歷試常通淮揚諸郡，幸免物議，而形神漸悴，大懼隕越貽羞。伏惟切加指示，俾得補過遷善，感甚幸甚。

上望溪先生書

承教學禮手書，反復讀之，彌仰人師為則，克己之深，誨人之篤，實某父子所中心誠服者。先生幸勿以經師為辭，寘嘉銓於門牆之外也。夫禮教之不行久矣，庸人溺於流俗，離經畔道而不顧，其或稍知自好，有志求古者，則羣起而非之，以斯須不可去之道，而搖搖莫定於心，何能獨立不懼，遯世而無悶乎。且古來讀禮聚訟，言人人殊，欲折衷而定所從亦難矣。故凡自棄於禮者，牽制於非古之浮言，因多阻於泥古之說，而畏其難以推行者，亦復不少。大抵禮之繁縟，已肇於周末，故孔子有從先進之思，而大反本之問，斟酌先王之禮，以答顏淵，道可識已。孟子之學於喪禮經界，識其大者，而能因略以致詳，是儆命世亞聖之才。朱子編次儀禮經傳通解，條理井然，誠得古聖賢遺意，顧於喪祭之大，未暇手定，不無遺憾。其在於今，惟禮無成書，雖昭法守，竊思不知禮無以立，論語記以終篇，入德之要，莫切於是，必知禮之本意與禮之節文，何者為古今不易之經，何者為因時損益之道，明其源委，而斷以心安，乃能確然自立，而不至耳目無加，手足無措，否則辨之不明，雖欲好古，又見世俗之近情，方遵此傳，又覺他說之為是，甚至莽欲增竄之文，白黑莫別，誤信邪說，必將陷於禽獸而不知。禮儀備而律逮，未由涉獵，多而適以增惑，嘉銓懼焉。竊見先生言禮諸書，辨偽正訛，總向本原體貼，而摘其大綱節目，以垂訓私心，竊喜得所依歸。冒昧請業，適當先生耄而好學，斟事儀禮之時，講其節文，導之先路，俾知所往而務踐其實，告之以重任，行畏途，至遠期，而必要其成，立教之終始具矣。先生必當以道自任，容令嘉銓親叩師門，橫經請益，感甚幸甚。

與元長大司馬書

頃聞入覲，定在月內，一路周諏咨度，入告嘉猷，眷寵龍光，晝日三接，不卜可知。竊聞古大臣之責難陳善也，不敢觀一人之喜怒為可否，而必合天下之好惡定是非，良以人生本直，王道無偏，故雖萬乘之尊，三公之貴，不能與草野爭是非之權，伊可畏也。公德在人心，功在社稷，久已輿情胥協，拜手颺言之際，自不至以一詔一事，遷就依違，失天下之重望。但隆名易得，晚節難全，內外雖殊，公忠無二，芻蕘芹曝之獻，亦有不敢不然者耳。某白。

修習齋祠堂啓

習齋先生，學貫天人，身兼道藝，尊親以成大節，立教不尚空言，魏博燕臺，早望關西孔子，銅街金市，爭識

濟北顏淵，四存大絕業之傳，身後備遂知己，兩邑深崇德之報，歲時並入鄉賢，獨念義煥宮牆，既配兩楹之俎豆，荒涼家廟，難藏百世之衣冠，來助祭於遐方，上辛空有定日，迎明神於陋室，孝子徒自傷心，茲欲堂構重開，無使飄搖風雨，經營改卜，遠離湫隘囂塵，立制以渾堅，不必丹楹而刻桷，棲神於爽塏，樂觀春祀與秋嘗，阿堵輕揮，難專責於子姓，解囊爭贈，實厚望於同人，漫比結緣，廣求福祉，惟期好德，共俾成功，謹啓。

聘安定書院山長啓

洪惟年老先生，間世奇英，中朝偉望，雕龍繡虎，文章久重於雞林，附翼攀鱗，姓字早標於雁塔，接心傳於洙泗，詩書禮樂，藹然善氣迎人，普教澤於東南，遐邇親疏，宛若春風被物，允樹人間之模楷，洵稱天上之神仙，某任負鹽梅，才慚黼黻，三年淮海，絕少持籌治賦之謀，千載遭逢，實切為國儲才之志，爰開書院，欲仿鵝湖鹿洞之遺規，敬訪師儒，時親安定紫陽之道範，謹遣下走，恭迓文旌，伏冀惠然肯來，用慰雲霓饑渴之望，從此羣沾樂育，欣歌菁莪棫樸之風，不盡寅虔，臨池翹切。

健餘先生文集卷六

祝文

習齋先生入鄉賢祠文

維神敦德從先，立言垂後，誠敬居心，笑嚬不苟，有體有用，可大可久，希聖之宗，鄉賢為偶，黍稷非馨，金石非壽，明德以薦，是為不朽，億萬斯年，祀茲辛丑。

襄陽春祈文

吉日維戊，時屆春祈，潔牲清酒，佑以鼓吹，匪曰備物，誠信在茲，誠無不應，信無不知，維神奕奕，更有職司，守土爰樂同兮，某之所勉，神自悅怡，某之所短，神自扶持，某之所願，神自從依，幽明一德，上下無違，襄民受福，功有專歸。

祈晴文

庚戌之歲，春夏之間，楚湖南北，陰雨連縣，某在武昌，隨行所禱，職微志渙，冀希神保，今者回襄，時麥將熟，雨氣未晴，其何能穫，稻秧未立，禾畝俱荒，夏苗如斯，秋成何望，嗚呼襄民，俗厚而樸，胡為罹此，鞠凶廢樂，非神不愛，咎在守土，宜降之災，於民何苦，聰明端一，惟神為最，敢告下情，神無不在，霪雨既霽，日月光華，麥收穀熟，和氣滿家，以享以祀，以洽百禮，神之格思，並受多祉。

告太和山文

某守襄陽。兼攝道篆。職司祭典。肅瞻名山。夙夜維虔。懼滋隕越。雖存好心。行好事。毋謂由來。而智未逮。才未優。君恩恐負。不求一身福壽。但祈四境安甯。不祝瑞靄祥雲。但願和風甘雨。儻蒙神明眷顧。牖啓愚衷。自當矢志終身。樂善不倦。方寸之外。別無可以仰酬。咫尺不遠。常如此時對越。尙饗。

辭襄陽城隍文

維神有赫。明正無私。惡者有懲。善則必畀。睠茲襄郡。愛此羣黎。人心近古。風俗無歧。士民官吏。無相蒙欺。明昭有賜。災害罔罹。以平爲福。以和爲禧。某叨守郡。五載於茲。矢誠報國。惟神是依。翼我不逮。啓我不知。既多受祉。何日忘之。今調揚郡。行將遠離。肅來謁廟。未卜何時。敬修春祭。敢爲民祈。自今以往。歲歲雍熙。神歆民悅。典祀永垂。某雖遠離。心感鴻慈。

辭襄陽八蜡文

國有大事。祀典爲先。祀之鉅者。食爲民天。依古蜡祭。實惟豐年。襄地屢豐。蜡乃通焉。某叨守土。五載安全。幸蒙神佑。豈曰能賢。茲當調郡。對越惓然。伏冀明神。俯鑒誠虔。眷我襄民。偉彼甫田。五風十雨。積萬倉千。苾芬俎豆。歲舉無愆。神民和樂。永永緜緜。

揚州司徒廟告文

癸丑之春。逮月恆雨。二麥將傷。漏天難補。某以眇躬。忝守茲土。發心怒愍。言巡西郊。瞻望蜀岡。有廟其宇。號曰司徒。厥廟伊古。欲詢由來。莫得其主。雖有雙碑。在彼西廡。斷殘模糊。不辨魚魯。默焉旁皇。祈神作睹。三日爲期。商羊莫舞。赫赫厥靈。如聞神語。命我姓氏。爲茅爲許。祝將及吳。位數維五。恩如同胞。共事一姥。能殲孽氛。能除猛虎。昔顯其光。今昭斯祜。晴日浹旬。麥花淨吐。捍災保民。神功信普。某也不才。感激心腑。春祀秋嘗。牲肥酒醑。億萬斯年。祝茲樽俎。

禳災文

維神有位。位在南方。厲茲億兆。惠我維揚。功成濟坎。澤比滄浪。炎威稍戢。燄燄斂藏。某叨守郡。涖此江鄉。何以報國。神其是襄。何以護民。神其是望。萬家安堵。成樂無央。受祉既多。報德難忘。潔牲清酒。薄幣瓣香。昭告維虔。祀事孔明。神之格思。歲歲烝嘗。

河南聖廟告文

道統傳心。賴有數行之士。相維相續於不絕。伏惟原任工部尙書湯斌。忠孝性成。篤於志道。反躬實踐。不墮高遠。實足以正異學之支離。振俗學之痼蔽。且德在人心。功在社稷。歷久彌彰。今特題請從祀聖廟。伏祈先師默佑。永昭祀典之光。士林幸甚。斯道幸甚。謹告。

孟子遊梁祠告文

緬維夫子。願學尼山。知言養氣。泰岱巖巖。倡明仁義。孔道以傳。嘗遊茲地。惟神所安。聿追誕降。祝頌惓虔。嵩高河永。儼萬斯年。

告岳廟文

維乾隆三年夏五月壬子。河南巡撫尹會一。謹以少牢之奠。告於宋少保忠武岳鄂王之神曰。嗚呼。大者天地。次則君臣。邦誕維嶽。浩氣常存。其人定而勝天者。一時之屈。天定而勝人者。萬世之伸。伊古以來。成仁取義。磊落相望。學士大夫。聞風慨涕而沾巾。惟王金牌之召。三字之獄。功愈奇而禍愈烈。雖兒童婦女。莫不爲之怒髮而生瞋。迨夫孝宗御宇。鬱極而通。追封纍纍。謚義重重。始錫忠愍之名號。旋膺武穆之襃崇。當時之人。猶以爲危身奉上之實。克定禍亂之文。分其一字。偏而不舉。未足以包千陵煙之精貫日之忠。是以理宗之初。比以子儀之恢復。孔明之鞠躬。合兩言以昭大節。而其論乃出於至公。奈何後人筆之於書。宣之於口。不從忠武勛名之稱。猶然武穆相傳之久。在當時之史臣。於帝紀而特書。於王傳而遺漏。百世而下。表徵者不之及。闡幽者不之問。烏得以爲此盡脫脫之咎。宜乎王之英魂毅魄。揚詡於名山大川之間。猶耿耿鬱入夢於五六百年之後。某也既感王鳳洲麗牲之有碣。朱太傅傳誌之有文。張進士之軼事不爽。爰行人之搜討維勤。彙其事以授梓。告於廟而薦芹。豈曰表前人之大節。聊以廣世俗之聽聞。嗚呼。仰梓里之不遠。忝風教之持衡。念子臣之大義。與日月而昭明。凡我有位。有愧於王之忠孝者。入王之廟。凜凜乎如斧鉞之與雷霆。尙饗。

河南城隍廟告文

維年月日。河南巡撫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尹會一。率闔屬文武官員軍民人等。謹以少牢之儀。致祭於城隍之神曰。惟天好生。神仰承兮。惟民至貴。神默成兮。惟國應運。神式憑兮。乾隆二載。夏炎蒸兮。中土潤氣。亦弗升兮。步禱修虔。神應鑑兮。立達天聰。靈雨零兮。油然沛然。槁苗興兮。怡然渙然。衆懽騰兮。某也涼德。敢言誠兮。惟神降澤。實明明兮。懷德服威。感莫名兮。潔牲醴酒。用薦馨兮。聊以云報。布輿情兮。五日不雨。苗無靑兮。十日不雨。禾無生兮。前功弗繼。後鮮成兮。下民其咨。怨難勝兮。敬祝甘霖。續繩繩兮。風雨和會。萬物亨兮。民誠國泰。天心甯兮。惟神享祀。永和平兮。尙饗。

告濟源北瀆文

維年月日。河南巡撫尹會一。僅以少牢之儀。致祭於北瀆永濟之神曰。惟神主宰靈源。潤物之功。能襄造化。今茲豫省自春入夏。時雨愆期。雖或降澤。俱未霑足。亦未普徧。現在農望彌殷。秋成孔亟。天子蒿目焦勞於上。某等憂迫顒禱於下。老幼黎庶。引領嗟吁。合億萬心如一心。惟神體上帝好生之德。爲德分后土滋息之權。爲權甯不哀憐而拯救之。某涖茲土。吏職有愆。罰宜止及一身一家。數千里何辜。遭斯驕陽烈燥也。伏求神慈。援枯就生。灑焦成溼。大沛甘霖。霖足普徧。神握根本之地。力所能致。而澤可大施。用致齋心潔物。惟神鑒之。

河南祈雨文

歲在丁巳。夏至已逾三日矣。過此雨澤不施。秋田晚不能種。其既種之禾苗。亦遂槁矣。神其知之乎。若謂弗知。則前此何以有求斯應。捷於影響。竊思神受天子秩封。職祠中州。固謂其靈無弗知。知無不應也。中

州之民。亦望其靈無弗知。知無不應也。即某因亢旱。專心虔禱於神。亦旣信其靈無弗知。知無弗應矣。今玆亢旱愈甚。望澤愈亟。神其有鑒。立施甘雨以救苗槁。以甦民困。幸甚幸甚。若或以人事不修。有干天和。則今上賢爲不世出之仁君。中州風俗之淳。人心之厚。又甲於天下。求其故而不得。則是某以德涼福薄之眇躬。初任斯土。已有不堪對越神明之咎。但望明加譴責。俾人知罪有專歸。若再有靳惜大澤。徒令聖天子爲臣工代過。憂百姓爲官吏受誣。則衆人豈將疑神之靈。亦有弗知弗應之時矣。某方欲長此敬信。并欲使中州民人永知敬信。俎豆千秋。何敢出此。謹告。

謝雨文

頃因陽亢步禱。修虔。神應如響。雨我大田。牲醴載陳。敬顏其額。昭示民人。咸知誠格。尚饗。

福豫廟告文

惟神秉義。天德成剛。威而不震。應則無方。惟敬是聚。丕顯其光。荷天之寵。庇我中央。黃河順軌。岸鞏苞桑。某心修潔。屢祝有豐。二月初吉。卜薦馨香。祈神昭格。錫福降康。雲滃萋萋。雨露瀼瀼。用播百穀。乃求千倉。神庥方大。民悅無疆。兩河利賴。永奉烝嘗。尚饗。

又

時維春仲。陽亢風恆。帝曰吁哉。修省惟誠。守土滋懼。虔告神明。龍德中正。順應和平。有渰萋萋。興雨其零。

芃芃者麥。澤澤者耕。民受厥福。帝心載甯。以報以祈。有醴有牲。明禋似續。未艾方興。尚饗。

告河神文

惟神生而忠義。殁爲神明。明生於義。威德彌盈。神威不怒。河防莫甯。神德溥博。顯濟蒼生。六月陽亢。禾將無青。呼吸拯救。雨降苗興。萬姓咸悅。萬寶可成。爰將牲醴。用報神功。神功雖報。永永抒誠。尚饗。

又

惟神威靈有赫。翕河允猶。源分天上。澤普中州。滋息萬物。稼穡登疇。金堤鞏固。共慶安流。蒼生永賴。天子懷柔。爲民壽國。萬福來求。用陳牲醴。敬祝鴻庥。神其右之。永奉千秋。尚饗。

祈風

風乎風與雨同功。胡飄而暴。不知所終。人心之怒。尚宜有度。風之怒兮。獨莫測其故。敬哉敬哉。無敢戲豫。啓我弱之集蕴。惟黎民之可恕。風不鳴條雨維澍。

謝雨

四月維夏。彌月不雨。農歎輟耕。吏不遑處。呼籲迫切。上達於天。昔曰雖卑。神聖通焉。顯神弗舉。雁咸勿應。降此大澤。伊誰弗敬。爰奉其心。爰掃其壇。祗祗肅肅。昭哉合饗。旣謝湛恩。用所美利。時雨時暘。躋成歲事。

河南八蜡廟落成文

粵稽古帝。颺乎唐堯。耕田而食。穎粟方苞。四方順成。八蜡乃通。牲肥酒旨。典禮斯隆。丁巳之春。三輔不雨。帝曰會一。撫豫惟汝。戒懼星馳。民莫是求。帝心昭格。乃亦有秋。惟神之庥。惟貳之慶。受命如響。奈何不敬。

乃相厥址。度材孔良。有門有廡。噲噲其堂。黝堊丹漆。告成不日。爰秩其儀。爰卜其吉。旣潔我羞。旣香我黍。祀事孔明。殺核惟旅。仁以介祉。義以遠災。肅雨時降。烈風不來。歲事聿豐。修我穀士。神人協和。樂此太古。

報賽文

於維蜡神。伊耆肇祀。載在禮經。義隆報始。穆穆我皇。重農貴粟。上下協和。中邦斂福。告成萬寶。昭哉神庥。勞民息物。祀事聿修。神之格思。以興嗣歲。十雨五風。孔時孔惠。小大稽首。脫屨升堂。獻幽擊鼓。共樂無疆。

巡撫河南給假焚黃文

惟我曾祖。顯德後昌。曾孫受福。洊歷封疆。道經梓里。帝命來將。匪直牲醴。天寵是皇。九京之神。翩然來嘗。

又

惟我皇祖。隱德是修。祖妣佐之。壼範思柔。俾昌而熾。詒厥孫謀。洊登九列。巡撫中州。載承後命。致祭園邱。潔牲酒醴。用申天庥。神其不昧。鑒我庶羞。

又

惟我顯考。德潛而光。佑啓後人。聲振標綱。洊登柏府。簡畀封疆。恭承帝命。修祀錦堂。爰陳酒醴。敬宣龍章。九原含笑。來格來嘗。

之任冬官告東章祖廟文

惟我始祖。暨我先宗。積德於隱。爰發雲礽。小子藉蔭。晉佐冬卿。爰立厥廟。祫祭於烝。自今伊始。繼繼繩繩。尚饗。

告三錫祠文

維曾祖妣。創業垂庥。暨我祖妣。隱德詒謀。皇考顯妣。積盛光流。爰及小子。黽勉作求。承成三錫。肆祀春秋。時當烝祭。冬卿晉旨。牲帛酒醴。庶備庶羞。紹延上下。來格來遊。尚饗。

楊文定公祠告文

洪惟先生。毓質醇明。知及仁守。用敬存誠。老學無倦。實政有聲。遠懷近悅。存順歿甯。三鐘故里。四聖遺經。斯文未墜。古道猶興。於神昭鑒。佑啓我後生。

健餘先生文集卷七

祭文

祭高安朱文端公文

嗚呼。乾坤間氣。嵩嶽降神。積仁累世。篤生名臣。歛歷中外。富有日新。贊襄密勿。實維秉鈞。盛德豐功。臨淵集木。箕尾星沈。忽焉不祿。泰山其頹。心喪是楚。梁木其萎。百何能贖。於惟夫子。懋德懋功。望隆朝右。開誠布公。鎮撫南浙。易俗移風。有政匪虎。有宅無鴻。入掌邦綱。弗務毛舉。鑑面冰心。不吐不茹。旋陟銓衡。鵷行叢序。允釐百工。股肱心膂。卯辰貢士。聯圭禮闈。南金東箭。萃於京畿。陽春白雪。嘆知希用。嘉丕績。遂拜黃扉。若作和羹。鹽梅既戒。若濟巨川。舟楫是賴。佐治熙皇。允符夢賚。我后龍飛。地天交泰。時雍風動。直媲唐虞。調元贊化。入獻都俞。適因夙疾。警蹕戒塗。聖主臨視。左右所無。已屆彌留。不忘忠愛。讜論訏謨。皋夔如再。遽爾騎鯨。邀恩親酹。賜奠隆加。崇祀奕代。吁嗟夫子。生榮死哀。哲嗣鵲起。金馬銀臺。在天陟降。神遊八垓。光前裕後。丕業宏開。某列門牆。夙深仰止。三載銓曹。折衷夫子。十年外吏。惓懷靡已。忽驚凶問。音容莫企。重歎累欷。追憶訓詞。潸然出涕。情切淒其。薦將清酤。昭假在茲。肅詞敬奠。靈其鑒之。

祭吳文恪公文

嗚呼。天挺人豪。間世一出。文章擅百氏之宗。事業耀三台之職。其始也。生有自來。其歸也。終不爲卒。溯澂

降於蘇門。丞川渟而嶽峯。迺立教於吳都。聿登墀而樹幟。實既大而聲宏。舉已積而芥拾。膺甲第之殊榮。冠仙班之奇特。持冰衡於緯武經文。普化雨於燕南冀北。游歷六卿而庶事成康。爲憲萬邦而旋司大秩。惟盛德備在乎帝心。斯龍光從古而罕匹。方傳大業於千秋。胡隕列星於一日。嗚呼。以夫子之遇合。亦何負於名實。以夫子之壽考。亦何愧於升陟。以夫子之鳳雛蔚起。雁塔新題。亦何憾於作述。所可痛者。梁木忽忽其既摧。多士皇皇而若失。當第起萬姓之悲。寶吏灑一人之泣。某也不才。叨蒙扶植。識爨後之焦桐。脫阪前之服軾。等成我於生我。欲酬恩而罔極。膺繁劇已七年。違吾師之顏色。望函丈於縫幃。憶平生之侍側。庶含笑以翩來。嘗弟子之酒食。

祭鄂太傅文

天眷有德。篤生輔弼。元首股肱。前起後軼。孰云罕傳。今逢其匹。惟太傅之挺生。乘甫申之昭質。既純粹而清明。復剛方而正直。經文緯武。鞭策胥入其甄陶。風虎雲龍。休光常依乎月日。悅君實者。極於婦女兒童。咏甘棠者。徧乎東西南北。此皆遐邇所習聞。賢愚所共識。生則流載道之碑。歿則照汗青之筆。惟私心之誠服。異恆情之沐德。憶出守於荊襄。値周召之方入。採輿論於兵民。假後生以顏色。親傳道脈之精微。明辨麟玉於纖悉。相期政事。胥本乎心源。未許功名。自外於學術。自茲歷任淮海中州。每至夙夜惓惓而嫌及副侍郎於烏臺。近沙堤於咫尺。欲辨志而離經。屢升堂而侍側。講學從容。研心宥密。或微顯於幽。或寓平於仄。或溯脈絡於淵源。或妙神奇於繩墨。或上下數千年得失之林。或考訂十五國異同之域。至於忘象而忘言。不出惟精而惟一。緬元公之頭頭是道。豈其教必擇人。媿小子之孳孳服膺。未能得而弗失。即今讀禮於塋廬。猶寤寐難忘於頃刻。嗚呼。人欽方召。正稽首而拜天子之萬年。我奉曾思。胡易簀而頹泰山於一息。羊曇之抱恨何窮。和靖之酬恩罔極。幸後起之賢明。永交情之不忒。澤潤物而必長。火傳薪而不熄。共努力於前途。矢同心而報國。庶陟降以來賓。奠生芻於芬苾。尙饗。

祭王雲卿文

嗚呼。物同類兮相感。人同類兮相傷。而況幼同學。長同年。如予之與兄兮。宜其出處存歿之不忘。胡爲先我而返眞兮。徒令人撫今追昔而徬徨。原夫執經問難兮。比肩一堂。晦明晨夕兮。風雨聯牀。引筆千言兮。國士無雙。遽翩直上兮。後先詞頭。班聯玉筍兮。桃李門牆。自古遭逢之巧而遇合之奇兮。未如余與兄之相當。乃兄則策仕於中土兮。聲著循良。遍借才於西秦兮。簡任邊疆。瑣繁而治劇兮。保障一方。聿展驥足於五馬兮。遂乘白雲而遊帝鄉。嗚呼。德星隕兮無光。玉樹摧兮不芳。鍾期逝兮流水長。子敬去兮琴聲亡。每興慟於西州兮。空抱恨於中郎。搔首而問天兮。悲塵世之滄桑。陳生芻而致薦兮。奉桂酒與椒漿。墓而長號兮。猶彷彿乎兄之軒昂。尙饗。

祭劉古衡文

君之孝友諒哉。君之意氣壯哉。君之時命窮哉。君之病逝惘哉。嗚呼尙饗。

祭劉今衡文

少時知我。三尺焦桐。壯時許我。萬里長風。歸時先我。九原堂封。嗚呼已矣。君子曰終。尙饗。

祭張篤生文

我少子壯。知我文章。我貧子富。奉我高堂。我貧子賤。遠我封疆。我生子死。俾我彷徨。嗚呼尙饗。

祭刁方伯暨元配張夫人冢子鑑齋文

嗚呼。萬物蛙蛙。變化歸因。塚蚩蚩兮。徒見宿草之青燐。惟夫有道君子。女士淑人。生有自來。歿歸其眞。雖血氣官骸。不能不隨陰陽爲聚散。而聰明正直之精爽。實不與夢幻泡影而消沈。緬惟姻丈。戚則高鄰。評於月旦。出則稱有腳之陽春。迄今過秦淮白下。莫不戴之如父母。頌之爲神君。矧夫兩假節鉞。四居方伯。徧三吳兩浙豫章荊楚中州南粵閩。甘棠到處皆成陰。胡天不弔。大星旣隕於天涯。蔘扃旋掩於梓里。名媛與名臣並逝。誰嗣徽音。徒令望風嘉義之士。感激戴德之倫。憶大夫之素絲紽緎。則思縞衣綦巾。憶廉吏之飲冰茹蘗。則思澗藻溪蘋。憶臨民之莊涖以禮。則思舉案如賓。憶在公之夙夜匪懈。則思戒旦克勤。嗚呼。攜手齊眉。或向夜臺以偕老。爲裘學冶。皆隨地下以修文。父兮母兮。覿相接而卽世。天也命也。子何往而尋親。豈其大業之餘。未容繼志而述事。抑亦冢嗣之外。尙多三薛與八荀。獨是長才未展。壯志猶湮。迢遞聞之。望哲人之裕後者。疇不悲鬢髮之沈淪。況在某也。情聯葦紀。誼結朱陳。南北東西。歎親知之契闊。盛衰榮落。感變故之紛紜。門無長者之車。典型安在。嶽有夫人之號。懿範奚存。緜緜葛藟。巳離披而莫屬。丁丁伐木。亦杳渺其無聞。此雖過西門之舊路。聽鄰笛之新聲。何足以形其悼怛。而喻其酸辛也哉。爰將桂酒。更備蘭羞。幽明異途。嗜好同歡。翩然陟降。鑒此微誠。

祭陳母潘太淑人文

維太淑人。旣四德之咸備。用五福之綏成。其生長於花縣也。夙嫺姆教。其于歸於太邱也。早戒雞鳴。厭厭良人。爲王朝之禦侮。振振公子。俱公侯之干城。人羨滿牀之笏。家餘繞膝之嘻嚶。後祿無疆。宜並仙儔於阿母。享年未百。胡歸天上之婺星。嗚呼。弱草輕塵。人孰能以無死。石光電火。疇能以長生。但使九原而含笑。如享千歲之遐齡。惟太淑人子也桂茂。孫也蘭英。伯也脫朝衫而歸養。效萊舞於萱庭。季也擁旌旄於江漢。懷數萬之甲兵。定省多人。鎮頤指而氣使。寵光疊荷。更垂裕而揚名。保康甯於大耋。考終命而遐升。可謂生有餘慶。沒有餘榮。復何恨於白雲之不返。青鳥之高騰。某叨戚誼。久慕玉常之令範。同方共事。尤託白眉以偕行。幸太君之全福。逍遙鶴駕於長冥。悼令子之陟屺。望風悲木而涕零。白馬素車。未與親朋之弔哭。椒漿桂酒。遙向恆陽而薦馨。特表微忱於寸穎。匪同薤露之俚情。惟仙靈之不昧。鑒小子之丹誠。

祭張母白太恭人文

於維恭人。慈惠溫良。以燕翼子。五鳳頡頏。健翮高騫。季子名揚。游歷觀察。疊荷龍章。年逾古稀。子姓成行。然且身先儉樸。勤紡績於敬姜。聞之恭則必壽。胡然星火沈光。世稱德福咸備。在恭人其何傷。維我昌蠱必譽。初免三年之喪。哀痛未盡。思慕未忘。受介福於王母。撫桮棬而彷徨。悼仉儀之不再。嗟曹範之云亡。

誄言以攄誠悃。非酹庶幾來饗。

七虞先太夫人文

哀哀我母。生我劬勞。五十四載。以養以教。相依爲命。胡忍輕拋。言念母德。一字一號。德在事親。竭力良難。高堂四老。左右承歡。曰女爲子。曰婦爲男。生養死葬。毫髮無憾。德在課兒。恩勤備至。孩提三遷。稍長勵志。午夜淒涼。寒暑凜栗。攻苦多年。甫獲登第。德在京師。天曹粉署。甯要其名。俾廉有數。菽水怡顏。制節謹度。冠蓋往來。以鄰不富。德在襄荊。懿蹟尤彰。災渊水火。逐疫驅蝗。軍民和協。老少安康。峴山並峙。賢母名堂。德在揚州。風移俗易。勸好作歌。懸魚卻餽。慈惠而恭。不受塵攀。商民口碑。吳楚無異。德在中州。遊梁孟母。士仰其儀。民歸其厚。嵗逢大祲。疢如疾首。籌畫多方。艱食亦飽。兵民子來。千里爲壽。御家之德。寬而有辨。制事之德。明而能斷。敬誠之德。鬼神皆鑒。施濟之德。遐邇如願。明明天子。煌煌御書。豐貂華衮。屢賁門閭。巍巍鉅公。表表名儒。登堂獻頌。拜候起居。於戲昭哉。令德難言。允矣母賢。孰云子孝。反哺無幾。罔極莫報。瞻卬昊天。覺邈色笑。罔覯依然。兒孫繞幃。式飲式食。在前在上。陟降厥家。庶無他往。母兮母兮。伏惟尙饗。

健餘先生文集卷八

傳誌墓表碑銘

杜荊山傳

杜荊山名汝礪。博野人也。少聰穎。於羣兒中。獨兩目炯炯。瞻視異常。性嗜學。尤攻帖括體。年弱冠。補博士弟子。是時劉古衡及弟今衡徐範嶷。俱有雋才。而荊山稍長。日同硏席。夜篝燈佐讀。每論文至夜分。興益發聲益朗。同儕聳聽之。每咋舌而去。丙戌歲。京畿學使梅月川先生。校士保陽。拔置博野第一。因延入署。分閱試卷。時人以爲榮。甲午秋。以尙書中舉人。毫不色喜。衣冠仍布素。傳聞閭里。鄉人入城者。見其狀貌。咸指目之曰。此杜君荊山也。四上春官。皆下第。同輩無不代爲扼腕。謂文如荊山。不遇乃可言命也。初予與荊山。以鄉城間隔。落落若不相知。因與今衡同年。補博士弟子。相知最深。每議論時輒及荊山。余心志之。迨庚寅歲。今衡與余並淸苑王雲卿、鄗州刁紹武、結社爲文。懽如魚水。忌之者以四才子名嘲之。而遠近聞風興起者。亦復不少。荊山雖志高氣傲。聞之亦贊羨不已。今衡曰。是吾道中人。因招致同社。古衡以雄才偉量。更後先鬮護其中。而諸人之交遂合。自庚寅至癸卯。十四年間。每訂晤期。雖風雨寒暑。未嘗有阻。共學之專。亦時人所罕見者。念今衡以辛卯早登賢書。余與雲卿同年成進士。古衡亦選貢成均。紹武雖風塵未偶。志氣猶未可量。獨荊山文名早著。而有才無命。以癸卯臘月十六日。卒於家。說者謂其下

第後。鬱氣成疾。遂致暴死。然以荊山之儉約自甘。不慕榮利。久已人皆信之矣。余何敢以爲然也。

李孝廉傳

李孝廉、名繼徽。字濬公。祁州人。性嚴凝。篤於內行。父患末疾。瘖不能言。侍奉牀褥。以意忖度。而飲食起居。皆當其可。凡十閱月。志養不衰。以康熙己卯科。舉順天鄉試。宗族鄉黨。皆稱其克繩祖武。祖珍。故前己卯舉人也。孝廉樂志邱園。澹於仕進。雍正四年。部檄敦趣就除縣令。當是時。揀發各省。輒有不次之擢。州牧屢行勸㒓。孝廉無以辭也。一謁銓選而歸。杜門家居。以時開卷。用自怡悅。飲酒養花。尤多蒔菊。庭宇閒鬯如也。絕不與聞外事。當道高其行。表其閭曰。不愧孝廉。見者歎爲知言。卒年六十有六。子穗讓。邑庠生。

贊曰。余爲諸生時。館於祁之南鄙。爲子嘉銓議昏。率以吾家貧止之。孝廉故州里巨室。獨欣然妻以季女。且曰。與國士締姻。何患於貧。洎余鎮撫河南。建節過祁。人或服孝廉之藻鑑。抑末矣。烏虖。介如石焉。必先識微。豈獨以肥遯爲高耶。

刁紹武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刁氏。名顯祖。字紹武。保定府祁州人。故文孝先生附通奉大夫諱包之孫。附通奉大夫諱再瀛之季子也。生有奇質。警悟絕人。讀書不數過。輒成誦。每下筆。千言立就。尤長於詩古文辭。一時名宿。以才勝者。遜其淹雅。以學勝者。挹其精英。遇事敢言。敢爲不阻於難。亦不惑於衆。年逾三十。猶落落鮮知交。友于兄弟外。與王雲卿奎、劉令衡克一、異姓同聲。余時方弱冠。受知於三君子最深。因得追隨切琢其間。而四友之名遂著。家皆貧。俱以舌耕餬。地相距動踰數十百里。每訂社期。雖風雨雪霜無爽約。至則握手言歡。或賦詩見志。或論古今人事得失。激昂慷慨。氣薄雲天。往往至通宵不寐。余與王劉二子。時唯唯聽受。先生則興會豪卒無倦色。如是者十有餘年。嗣余與雲卿同年成進士。蒞仕各方。令衡以孝廉應揀選。出宰粤西。先生亦隨仲兄方伯公歷任吳楚。所至有聲。雖理繁治劇。多所贊勷。而種學積文。不荒而殖。遂以己酉科。獲雋於鄉。壬子科同考山東。得士或稱譽髦。說者謂先生懷才未試。此亦遭時報國之一端云。晚尤嗜易。沈潛反覆。獨有神契。凡有所得。即附錄於文孝先生易酌之後。余方深幸先生。不以文章意氣。爲可喜可恃之業。老而能悔。悔而不吝。是欲寡過以晚蓋其曠邁之才。所就倘未可量也。胡乃韋編屢絕。皐比方闢。遽爾易簀長往矣。豈不悲哉。卒年六十有五。時乾隆五年六月二十九日也。娶徐孺人。繼劉孺人。俱早逝。繼韓孺人。子二。長鑰。乙卯科舉人。次銓。戊午科舉人。與先生同月卒。初先生喜詼諧。人或目爲輕世肆志。然耳其言。必依於道。匪徒傲淳于方朔之滑稽者。又敦內行。篤友誼。蓋其詒謀所自。深且遠矣。先生既歿之三年。將卜葬於祖塋。其子鑰泣謂余曰。先君子名彰。而實隱。遯而無悶。非公孰闡其幽者。余文不足志。而義不容辭。乃爲敍結契之深情。述問學之大致。而銘之。銘曰。

才何豐。遇何嗇。老不倦。勤潛心。十翼知命知天。聿先生之得力。有閟其宮。幽光不息。

西隆州知州劉君墓誌銘

余同里同學友西隆州知州劉君。仕途契闊。十有四年。乃得相見於燕臺旅舍。握手道平生甚歡。既又甚

悲。蓋傷同人王雲卿之不可復作也。相聚月餘。君之粤西新任。余亦陳情旋里。哭刁紹武於祁州。不數月。而西隆牧報故之疏。忽見於邸抄矣。時乾隆五年十月也。余既爲位哭之。作詩六章。以招其魂。越明年。旅櫬始歸。余迎哭於郭外。又明年。將告窆。其子廷翰泣而謂余曰。吾父夙懷大業。以敬公而殁於邊。知吾父者。莫如先生。不得銘。無以慰幽。乃序而銘之。君諱克一。字令衡。世居博野。父瑛。倜儻有奇氣。名於庠。母徐氏。婉而知禮。生子二。君居次。君生而穎異。眉睫之間。英光炯炯逼人。十一歲能文。善書法。尤工大字。甫弱冠。府試第一。遂補弟子員。時余與君並應童子試。每避其鋒。辛卯。登賢書。君遂鋭意進取。不以家食自甘矣。入古今圖書集成館事竣。議敍旋應揀選。得柳州府融縣令。再任富川。調繁臨桂。歷三縣。精勤益著。上官嘉其能。擢遷西隆。到任五日。疾作。赴省就醫。未至潤城。遂於乾隆五年閏六月二十八日。卒於邐里站。年五十二。方君之未通籍也。才氣高邁。不諧於俗。獨與兄貫一、壎篪同聲。異姓交則二三知己外。落落無羣。初涖融。即詳革巡檢至互揭落職。事白復原官。余嘗寄書以游刃之技。誇刀而藏爲貴。嗣晤於都。覘其氣度。從容以和。與論道。輒欵害詢。其政則富川之楚欠冊。臨桂之楚卹。揭惠而且謹。所養可知。抑聞赴西隆任時。瘴氣正厲。親知暨各憲。俱以稱需爲言。君慨然曰。一念爲官。一念爲身。余地方何。即日僱數僕。帶劍挾弓矢。兼程掛往。遂至不祿。嗚呼。男兒志在四方。君素以古人效命疆埸。希使絕域。爲須眉事。終能慷慨急公。致身不顧。忠耶勇耶。豈不超出尋常萬萬耶。余獨悲夫總角舊遊。以文相尚。方欲講求正學。晚蓋才名。偕歸於道。而雲卿、紹武、相繼云亡。志氣如君。又復奄然長逝矣。追維既往。瞻念將來。徬徨四顧。謂之何哉。君配王宜人。子二。長元館。先卒。次即廷翰。醇謹文明。能述父業。以乾隆七年某月某日。葬於博野縣西南祖塋。銘曰。

丈夫官至刺史。自昔有言可謂榮矣。時閱其遊。孰僞其否。才浮於位。未發而死。伊誰爲之。天乎命耳。藏厥先原。永緝熙於後起。

顏習齋先生墓表

先生卒於康熙甲申九月之二日。葬於十二月之六日。距今四十年矣。族子門人。謀立碑碣表其墓。來告於余。以余曾傳先生行略。續入北學編也。予惟先生之學。敦實修而崇禮教。其所行皆其所志。其所著非其所樂。迹其生平遭遇。無非患難貧窮拂塞拂亂之境。而行獨苦守彌堅。德彌劭。遂卓然特立於世。遠人亡。經殘教弛之餘。獨行其是而不悔。始予垂髫。每聞鄉里間語及先生。輒有顏聖人之目。而學者則或笑或詘。或怒加詆毀。殊不解其所以。嗣先生與王崑繩會於蠡。予從旁諦視。則貌古言莊。論議古今事。雖毫無假借。而心氣和平。因私問於師曰。顏先生有何遺行。而學者嫉之若此其甚也。師云。昔崇無禮。今器有禮。江河日下。小子安知。予時稚昧。未喻師言之慷慨而深切也。以今觀之。信然矣。泛泛悠悠。揄揄訑訑。隨波逐晏。視禮若讐。甯同成俗。時猶其非。如先生者。獨勇於自克。跬步必謹。處蓬蓽之中。而舉念不忘乎天下。驚之日也。趨之避也。羣吠所怪。不亦宜乎。嗚呼。道之不明不行也。亂於異端。更壞於俗學。不務忠信崇禮。舉三物以教民。而欲儒爲真儒。治臻古治。是航斷港絕潢。望至於海。必無朝宗之一日矣。此先生四存

編。所爲不得已。垂涕泣而道之者也。或曰。先生敎善行而不怠。胡艱於遇。又艱於嗣。豈君子之澤。不必五世乎。曰。是數也。不足道。道其正。則先生歿後數十年。求海內英才。有聞其名而生慕者。有讀其書。小試其經濟而輒效者。則禮教之不泯。即道脈之常綿。較之子姓蕃衍於鄉曲而寂寞無聞者。其爲輕重短長何如哉。先生諱元。字渾然。號習齋。博野人。其世次行狀及所著書。詳載門人李塨所編年譜。鍾錂所輯言行錄中。不再述。

東山公墓表

公諱昂。字東山。姓蘇氏。余外舅也。性穎悟。敏於爲文。郡縣屢試前茅。卒不遇。研精數學。有知人鑑。擇壻少許可。見余應童子試而器之。遂定婚。或以余少孤且貧爲言。公曰。尹生文筆鳴鳳。異日國士也。他日必爲名卿。何發貧賤哉。余年十六而隸府庠。踰歲親迎。每相見。必勖以大業。而余五試京兆不第。歲試且遭坎壈。勵爲鄉人所訕笑。公獨慨然慰藉曰。以吾壻之文之學。而不偶時未至耳。過三十必壯行。庚子其登賢書矣。已而果然。越三載而公卒。丁康熙六十一年十月初十日。春秋五十有二。踰歲。余成進士。十有四載。洊歷封疆。尋登卿貳。而公已不及見。嗚呼。悕矣。爲置祭田十畝於墓所。俾公冢子文麟主之。夙辱國士之知。而立德立功。有志未逮。愧負何如哉。公配石氏。繼室李氏。子二。文麟、邑庠生。玉麟、業儒。女子子一。歸於我。封夫人。乾隆十二年。余督學江蘇。而夫人偕公孫耀祖至使院。言及往事。依依如昨。因爲文以表之。使碣其墓。

蘇氏祠堂碑

祠堂之建。在北方絕少。即士夫及素封家。居室維新。陰樓相望。不思庀數椽以祀其先人。而渙族無間已。吾博蘇氏。自前明永樂迄今。未聞起家應仕。其九世孫揚。年八十。故貧甚。創建祠堂。爲敬宗收族計。初以祖塋枯樹所出千錢爲舉本。經營灌輸。交族子作標。護出納。絲毫不宿於家。十有年所。積錢十七萬有奇。喟然太息曰。以觀厥成。猶難。雖然。吾老矣。將何以見先人於地下。於是族人咸感奮。糾衆鳩以舉事。而作標任其重者。遂告訖功。嚮三楹。門南向。繚以周垣。朔望歲時。合族般薦。周而復始。規模秩然可觀矣。妻弟文麟。乞言於予。予嘉其設誠致行。當於禮而可風也。謹條蘇氏所自來。與其里居世系。與關於鄉黨者。繫以詩曰。

蘇氏遷地。自小興州。爰居博野。城西莊頭。維始祖妣。二子偕遊。曾孫大有。力穡服疇。教子致富。誼著同袍。三支共繫。五世無尤。縣縣繼起。戶庭則悠。東西二門。髦士優優。嗚珂鄉舉。孝廉允修。甘石廬盈。篤行誼謀。與公穎悟。神童寡儔。慎公濟衆。長者可求。曰惟中支。隱德孔幽。勤裝重義。積厚光流。東山有子。擇壻作述。相予憲邦。夫人思柔。珮珊冠帔。歸寵廬盍。是用遂歌。芳徽永留。

吳氏支祠碑

易卦萃渙。皆有廟義。蓋廟以聚祖考已散之精神。而使之有所託也。祭義曰。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疎遠邇。故廟制必備。古者大夫得建三廟。適士二。官師一。凡以春露秋霜。盡物盡志。於是乎在。故君子將

營宮室。宗廟爲先。所以追養繼志。而孝弟之所歸也。制安可不崇。而修葺安可不以時哉。余幼孤。先太夫人苦節訓誨。以尊祖敬宗爲本。追通籍。以之立教。遇有敦行不怠者。必器重之。維揚職方吳君濂。祖貫歙州。自唐左臺御史少微公居休寧。至宋宣議光公遷歙之溪南。遂爲著族。子姓蕃衍。支分派別。職方本支。則爲溪南之前街。其祠在村之西南。建自前明嘉靖二年。日久漸圮。職方捐貲鳩工。獨力鼎新。工始乾隆丙寅春。至丁卯夏告成。垣墉塈茨。茨爲翼翼。堂基門廡。輪奐觀然。記所謂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者非耶。余由郡守至巡撫。三遷不出廣陵。故於職方知之最悉。今復視學江蘇。方日以聖經賢傳。訓迪諸生。庶幾興孝興弟。以仰答聖明。無忘慈訓。而職方適以碑文請。遂欣然爲紀其事。嗚呼。水源木本。發祥所自。苟非仁人孝子。敦本務實。鮮能知廟祭之重。修廢舉墜。竭誠而力行之。觀乎此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六有齋銘

乾隆二年秋七月八日。特賜河南巡撫臣尹會一御製樂善堂全集。擬尹和靖六有齋記。於是乎在。伏讀之下。仰見聖學高深。發先儒之蘊。所以繼往聖而開來學者。至切至要。臣雖魯愚。躬逢盛美。敢不勉強。似續古人。謹拜手稽首而銘於齋曰。

有教有法。言動勿狎。有爲有得。宵晝維則。有養有存。瞬息克敦。横渠爲楷。和靖名齋。惟皇作極。錫臣是式。念哉敬哉。訓行定性哉。

孝友堂銘并敘

文武以賁國用。孝友以肇家祥。叔世判爲殊途。而興朝郅治。必合言之。以明受祉之有本。與至德之不可離。如六月之詩。可以觀矣。其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美其能奏膚公。以佐天子也。而終之以張仲孝友。千載而下。猶想見其飲御諸友。賢才相得之雅。厥旨微矣。予不敏。有忝家吉甫風。數歷中外。謬膺憲邦之寄。侍養里門。頻叨錫命。幸得友如張仲。申以婣好。爲燕喜之光。則鄭君其人也。君爲嶧縣公之中子。洛陽公之同懷弟。宅故有堂。觀察清公攜尹吾博時。題額曰孝友。嶧縣公蓋允蹈之。君復繼承先志。禔躬自淑。人無間言。以乾隆元年舉孝廉方正。得旨賜六品章服。備召用。詳其事實。與能世其家矣。且夫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仕宦之日。門庭赫烜。爲里黨所豔稱。或不再傳而葉中落。或舊止僅存。而前修已泯。均者亦爲增感。曷可勝道。登君之堂。獨見大書在上。歷久彌新。豈非君之素履。無忝所生。能守此堂。而名與實相稱也哉。君年逾六十。教子若孫。敦仁崇禮。尤欲家風之永承於勿替也。爲作銘曰。

翼翼肖堂。名揭鄭。孝友垂模。承家有慶。書帶依然。克蕃克盛。囂塵不染。是除是屏。陶菊周蓮。爰清爰靜。左圖右書。可歌可詠。誰其尸之。孝廉方正。何以守之。銘心自靖。力挽頹風。勿惰其性。雍肅相將。內外有敬。一堂濟美。流光子姓。繼繼繩繩。彝訓聽誨。

健餘先生文集卷九

題跋

擬近思錄題辭

維子朱子。編錄近思。周張二程。要言在玆。義理精微。示以把握。東萊同志。寒泉商搉。首明道體。性之本原。先知綱領。庶絕畔援。檢攝性旣尊。乃道問學。究其大凡。效彼先覺。君子爲學。必先致知。六經諸史。循序治之。存養全功。知行之地。列乎其間。厥有深意。力行云何。克治爲先。遷善改過。士則希賢。能正其身。勿惰勿傲。克篤恩義。家人之道。家道旣成。可以服官。出處是審。義命相安。出則事君。干祿豈弟。求厥指歸。須明治體。禮樂刑罰。措正施行。治法大備。王道之成。奉職臨民。是曰政事。濟人愛物。愼終如始。或不得志。處亦悠哉。敎學相長。樂育英才。修己治人。積久易懈。私僞潛萌。常存警戒。學旣已至。必辨異端。毫釐千里。不惑良難。墜緖茫茫。詳其原委。上觀聖賢。爰附諸子。於乎志士。毋或憚勞。自近及遠。自卑升高。厭飫優柔。玩其名義。敬受此書。無爲自棄。

題隆中草廬

漢鼎沸羣。逐鹿廬中。人靜無欲。臥龍一飛。井渫受福。何如此間。神完性足。

諸葛武侯像贊

羽扇耶。綸巾耶。形或可貌。澹泊耶。寧靜耶。神不可肖。誰其似之。非管非樂。嗚呼。漢室有宗臣。蕭濟宮廟。此間有臥龍。惟聞吟嘯。

襄陽自題小照

年四十。祿二千。貌不疑。力未堅。人嘗予之所好。孰規予之所偏。信氣質之難化。知問學之爲先。七尺昂藏。誰不朽。須從正脈挺仔肩。莫漫優孟僅肖衣冠。

題巴山太史小照

頎然而長。粹然而善。靜穆其神。隨寓何羨。秋入桐陰。風來水面。活潑潑地。爾遊伴奐。非佛非仙。可潛可見。

題襄陽府堂額

余守襄五載。調補維揚。撫數從前。愧無治狀。稱惟愷悌之風。是余所勉。亦襄人所樂也。將行。用告後之君子。題曰。強敎說安。

題贈牧雲

牧雲願子。韜光樂志。身將隱矣。僦居樊城。雖湫隘囂塵。不異鹿門也。爲大隱爲小隱。疇能知之。爲題額曰。城市山林。

題集益軒

襄陽。古名區也。山川之勝。耆舊之多。甲於三楚。而當今羣君子。落落泉石間。散而不聚。恐後生輩學無觀摩。不殖天將落也。陳生恢緖。有子能學。將聚直諒多聞之友。敬業一堂。車觀厥成。而斯軒以作。因名之曰集益。是陳生之志也。

題求可堂

余以壬子夏五。自襄陽移守維揚。今癸丑五月。復奉命簡司淮鹺。治郡適屆期月。而求所謂可焉者未逮也。低徊堂中。書以誌愧。然幸同處是邦。猶冀後之君子。由可而觀厥成云。

兩淮題額

都運無方。因時有道。以節爲愛。乃植其基。顏曰。綱節謹度。

又

地當殷盛。倒屣不遑。乃所樂聞。善言己過。顏曰樂善齋。

又

有疑必諮。有知必告。思無越畔。賴我良朋。顏曰集益軒。

題范文正公祠

余讀義田記。願學公之爲人。讀文集序。願學公之爲文。讀神道碑。願學公之爲臣。鎭撫河南。激請以公後裔世襲博士。今復觀學江蘇。頫發秀才樑子。以公言行爲軌。遐不謂矣。情深仰止。題曰。吾師如在。

題輝水書院講堂

七十七冊 15A

趙君治如臯。未及期月。而雉水書院。規模已就。設誠致行。將以觀人文之化成焉。學於斯者。務實勝以戒浮華。是皆宰之心也。爲之題曰立誠居業。

題江甯試院

文武同官。於茲萃處。不流不倚。協恭乃可以育才也。題曰。和衷造士。

題思貽齋

記云。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其道甚大。終身由之不盡也。耿生稷占見先太夫人年譜。顏其齋曰思貽。所感深矣。因爲手書。用嘉其志。還自勖云。

題黃玉圃先生歸夢圖

曩余有粵東之役。以母老陳情。得調中州迎養。適玉圃先生爲監司。前此同官。多所匡正。事君事親之道。尤切究而力行之。太夫人年屆九十。爲當代人瑞。時留京邸。余奉母命爲文。遙相稱祝。以紀德門之盛。拜獻孝子之心。己未春。先生以將母來臨。余既許其代達矣。先生歸思邈切。至形諸夢。既而中州大水。自夏徂秋。民無寧居。先生助余多方拯救。甫竣事。而余奉內召。旋歸里門。侍養先生則已抱終天之恨矣。夫四牡作歌。杞山並萃。自古有之。其懷歸者情也。未致言歸者義也。可以言歸而不獲歸者天也。低徊往事。余彈筴辭。今先生臥病江城。復淹歲月矣。望松楸而不見。孰爲爲之。披斯圖也。余知先生又匪直風木興悲已也。

題六有園圖

家和靖嘗取橫渠先生六有之言。以名其齋。所以宅心也。余每榜諸所居。以志不忘。今爲園自名其園。亦曰六有。其借園以博趣乎。抑因園以會心乎。君與吾家。百里而近。又幸同官。各有其有。則共安其宅。園也齋也。樂且無荒矣。

書林公墓誌後

丙戌歲。林公偶若出守保陽。時某年十有五。以應童子府考受知。覆試三四。凡所爲文。皆親加點定。預決爲國士。適吳位子先生在幕。亦加贊賞。公命從學焉。比年以來。業不加進。重負特達之知。皆公甄陶所至。未及寸報。而九原不可復作。讀墓誌不覺涙泫然下也。雍正二年四月廿六日識。

書和陶集後

詩之有靖節。是無絃之琴也。和者徒以聲韻求之。每有不失其眞者。誠如茹子之云也。然眞亦不同。淸超澹遠。眞也。慷慨激昂。亦眞也。余讀鈞陶倪公飮酒二十首。知爲淸超澹遠之音。非有眞性情者。不能爲此。讀雜詩十二首。知爲慷慨激昂之作。非有眞經濟者。不能爲此。此中有眞意。卽以陶贈和陶者。一言蔽之矣。夫詩以言志。偶流露於飮酒讀漢書時者。乃公之眞性情眞經濟也。自茲以往。性情經濟。且流露於吾博士民上下之間。乃益信公之全體皆眞詩矣。和陶云乎哉。

又

余讀昭明選詩。自漢迄齊梁。甚具。獨怪陶詩。僅得數篇。且摘飮酒之二首。附於雜詩。何荒略也。豈性不嗜酒。并不嗜飮酒之詩。遂與等諸閒情一賦乎。鈞陶倪公。弁以銜杯爲高致者。遇飮酒時言飮酒。遇讀陶時言和陶。猶今遇治博時。且言治博而已。若謂陶先生不爲五斗折腰。而公猶似乎爲貧而仕者。小兒何知。則又不獨一蕭統矣。

又

或謂讀漢書有感。亦可以和陶乎。余曰。是倪公自發其經濟耳。於陶何與。且即以陶論。昌黎謂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今公之心。其亦有不平乎。此雜詩十二首。所以借陶詔而作也。嘗讀之再四。意切而言婉。所謂定哀之間多微辭。蓋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矣。使太史採風而陳之。無俾漢武故事。復見於後。和陶之詩。其利溥哉。

書不稱集後

余少嗜爲文。而筮仕苦蚤。比年秩冗簿書。志不逮矣。時猶見儀者而心喜焉。荊揚故吳楚名邦。才士之能文者不少。然或攻於時藝。或騖於排比聲律之作。至古學則難言之。每以爲憾。又竊意作者必有其人。劉生耕南。眞其人矣。余往返蘇門。於舟中讀其不稱集。甫展卷。驚其奇宕。細按之。則大義微言。不爽毫髮。童者因文見道。故言之親切而有味。與惜余精力就衰。不能與劉生共相砥礪矣。倘其借吾子而進於大道乎。余曰望之。

書夏調元傳後

楊文定公爲夏調元先生作鄉賢傳。備列翔實。而悼其未竟厥施。公於是時被議留滇。越五載。以大宗伯歸司成。遂舉先生令子宗淵爲國子監丞。贈先生如其官。君子謂先生有子。能象賢也。先生有朋。能薦賢也。使先生而在。豈其終老於邱園哉。嗚呼。古道交遠矣。難追紛紛輕薄。固無足數。卽或顧念良朋。慨焉歎息。而權力所及。徒增嫌阿。一死一生。又奚問焉。文定公獨拳拳故友。俾身後得與榮施。所謂士信於知己者非耶。余感其事。附記傳後。以愧世之乘車戴笠而昧我誠子佩之議者。

健餘先生文集卷十

雜著

書岳鄂王改謚忠武事

宋岳少保以忠死。謚忠愍。中更武穆。後追封鄂王。改謚忠武。然至今稱武穆者獨多。余同年友蔣行人祝遂言曰。稱武穆。非所以妥王靈也。初。高淳張進士自超自言。嘗夢入王廟。王禮之。告以生平盡忠宋室。至死不悔。宋嗣皇業改謚忠武。而世俗仍稱武穆。豈吾心哉。言訖寤。心異焉。嗣應浙撫徐公聘。主敷文書院。適書院落成。徐公將伐石以紀。王之守墓人不謹。或竊碑石劃削來售。忠武字隱隱石間。見之心動。憶曩時夢中語。言於徐公。還其石。越十五年。祝假歸。制府李公亦延主敷文書院。時相國高安師纂歷代名臣傳。寄制府閱讎。知王之改謚忠武。爵考敕文年月。志愼也。制府語祝。詳爲訂正。祝倩人詣王廟。覓改謚碑記。不可得。乃齋三日。親謁廟。檢碑記。歷二十有奇。至後殿。豐碑猶在。字迹可識。是爲宋理宗寶慶元年五月二日。賜王改謚忠武敕。蓋取危身奉上之實。采克定禍亂之文。合前兩謚爲制。明王鳳洲先生所立石也。遂據此入傳。報相國。然則王非終謚武穆。可乘著無疑矣。某聞行人言。肅然。夫王之忠。固不待以謚顯。雖然。謚則器可不正。嘗讀本傳。宋高宗手書精忠岳某。製旗賜王。後被檜誣。王裂裳以背示何鑄。有盡忠報國字。深入膚理。傳爲太夫人刺。王之忠根於天性。而又奉君親之命。自竭自獻。死生以之。後世會其大

而稱其細。何哉。蓋忠武之謚。不見諸本傳。而見於理宗本紀。故傳之者少。鳳洲立石於前。吾友校勘於後。大行受大名。忠武之謚。照耀千古矣。余又懼夫見名臣傳者或寡也。書其事。梓以傳之。敬詳厥謚。蓋神所慿依。亦以勵臣節云。

博陵社約說

吾博彫敝久矣。伊於胡底。識者有隱憂焉。振興蓋綦難耳。惟幸士猶而多向義。厥心之臧。或庶幾乎。及是時聚則猶可爲也。散則不可爲也。比而合之。其道尙容緩歟。昔藍田呂氏鄉約有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有善則書於籍。有過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行罰不悛者絶之。朱子因其節目而加增損。平實詳悉。迄今可約舉而行也。同志之士。覽觀而有合焉。將比類以成風。萃在茲。豈亦在茲矣。正德厚生。從帝之欲。其爲休美。較之沃土何如哉。願與諸君子共勉之。會期每月一次。齊集不得過午。言歡不得卜夜。食品以五豆爲常。人多或加四盤。諸從儉約。惟是威儀之議。長幼之序。則善過所關。不容脫略也。

健餘堂訓詞

丙寅十月。之任冬官。命子啓鎭孫承家。作此訓之。以昭法守。

堂構在茲。攸規有定。務其大者。惟爾聰聽。疑嗣既成。愛淸愛靜。虔修祀事。念哉公姓。右啓鎭家嗣。

御賜承家。欽哉積慶。傳經世守。勖哉畏聖。止所勿濫。勿猥勿并。私假匪禮。尙友彌性。右承家守詩書。

言思忠信。行思篤敬。入孝出弟。強恕自靖。愼爾交遊。三益就正。護身寡過。無忘提命。右愼窩身世。

廣西鄉試策問 第二道

問。理學之統。肇自唐虞。禹湯文武。先後同揆。孔子祖述憲章。師表萬世。顏曾冉閔具其體。子思孟子衍其傳。炳然若日月之經天。浩乎若江河之行地。自漢迄唐。緜緜延延。名儒間出。同異互譏。純疵相雜。至宋大儒繼起。別白黑而定一尊。然後學者得所依歸。咸無異議。夫周子標主靜立極之說。程子諄諄於主敬主一。張子作西銘。推理一分殊。而功極於無忝匪懈。其學之同歸一致。可得而深悉歟。朱子知行並進。涵養踐履兼至。以底於深純。實於中庸所謂尊德性道問學者。無所偏廢矣。而或謂朱子道問學之意多。陸子靜尊德性之意多。抑又何歟。諸儒若尹和靖之篤行。陳北溪之力行。魏了翁之窮探邃密。不可謂非見道者。其師友之淵源。得力之淺深。有可切指者歟。多士其具陳所見以對。

廣西鄉試策問 第四道

問。古者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至於文藝之長。恐難以定其器識。然自科舉取士以來。名公碩士。率出其中。宋儒又謂聖賢豪傑。不免科舉。則養以學校。課以詩書。科試之時。卽可因其言以知其人歟。且百行莫先於孝。四維必繫以廉。二者固其大端矣。而蘇文忠以割股廬墓。敝車羸馬爲譏議。何耶。將事親行己。自有當盡之實。必明理蹈道者。斯能以實學實行。維持風教歟。夫士者。民之首也。天下者。民之積也。舉孝者每相觀倣。野處者不乏秀良。修行者乃可以化鄉人。務實者乃可以昭善俗。今欲士盡醇修。

七十七冊
15 B
252

民皆古處，矯僞不作，渾樸成風，誠何道而可多士學爲聖賢，其悉陳之。

河南武鄉試策問

問。古傳兵法甚多，而用之各異，或相似而相違，或相違而相濟，當知其本。李靖謂千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於人。質諸孟子仁者無敵之說，果有當與。行仁之要，不外於敬。孔子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敬之謂也。洵戰則必克之道與。乃曾子又云，戰陣無勇，非孝也。夫能無懼之謂勇，豈其有殊指與。世之談兵者，皆祖太公，其告武王則曰，敬勝怠者吉，非有得於心，以爲鷹揚之本與。昔人謂吳起之書幾乎正，孫子之書一於奇。然與否與。孫子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固以其節制在我也。與敬愼不敗之理同與異與。夫師直爲壯，曲爲老，後世以爲兵不厭詐，甯非曲歟。又何以不乏有功也。得毋兵以奇勝，仁者之師，難以見諸行事與。抑行之未盡其道也。說者謂兵書類多得失相半，能取其長，則皆可用。然則精擇而敬行之，亦存乎其人與。諸生講明有素，其詳著於篇。

江蘇鄉科策問

問。許魯齋嘗與子書曰，小學四書，吾敬之如神明，信之如師保，能明此書，他書雖不治可也。胡敬齋亦謂學者果能於此，眞知實踐，他書雖不讀無憾。諸生能親切而言其旨歟。

問。小學爲修身大法，講貫宜豫於童年。近奉功令，復試用以命題，作論失指者，即予斥落，立法亦嚴且切矣。乃猶視爲具文，其故安在。今欲學者講明切究，身體力行，將何道以倡之歟。

問。小學之書，先載列女傳胎教之法，而繼以內則之文，眞西山以爲合觀二章，小學之教略備，諸生試言其指。

問。陸清獻謂小學一書，不但當玩索其文義，并當就其所不載者，想見朱子去取之意。即以明倫觀之，採取孝經，斷爲六章，章刪其句，諸生可能推其意而言之歟。

問。小學明心術之要，引四勿之言與敬恕之語，不載天下歸仁，邦家無怨之驗，論語亦可刪歟。

問。小學明朋友之交，始以輔仁，繼以責善，而申之以全交。爲友者將切切偲偲，居於直諒歟。抑不可則止，以遠辱歟。親師取友，固爲學之急務也，諸生其詳言之。

問。明倫通論，旣言子不可以非爭於父，又引事親有隱無犯之禮，犯與爭同歟異歟。何以行之而不悖歟。

問。小學內篇，載荀子之言，人有三不祥，外篇引程子之言，人有三不幸，世俗所難言也，諸生能心知其意歟。何以致祥，何事爲幸，其悉陳之。

問。小學外篇，首引橫渠先生之語，以安詳恭敬立教，極言嬌惰病根，不能安灑掃應對，下朋友，下官長，類皆爲子弟之事也，乃推而至於爲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其義可得而詳歟。

問。胡文定謂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有相合歟，抑相戾歟。其言可爲教子法歟。抑人各有志，不必同歟。諸生其直言無隱。

問。臨民之要，程子謂使民各得輸其情，夫情僞難輸也，將何道之從而得於民歟。

問。范忠宣公謂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朱子嘗辨恕字之義，而斥其非矣。小學引以爲法，何歟。

問。陽城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素位而行，省親還養，可以盡孝矣。不得於君，將何以盡忠歟。

問。善行實明倫君臣之義，有取於霍光之小心謹愼，而次以汲黯，事不侔也，道不同也。汲直生於霍光前，而特列於後，亦有說乎。

問。善行實敬身，首舉漢朝能正心術者五人，諸生其明辨之，勿猥勿并。

問。實敬身以正心術，欲人之無私也，乃以第五倫所對有私之言爲首，諸生亦嘗體驗而有得歟。

問。劉寬未嘗疾言遽色，翻羹汚衣而不恚，似過於寬，張湛矜嚴好禮，遇妻子若嚴君，似過於嚴，朱子採入小學，章句連屬，其意何居。

問。朱子明心術之要，於宋相特舉三文正公以實之，其志其事，平生所爲，試提其要。

問。汪信民言人能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康侯何以擊節歎賞，朱子小學引以終篇，其義深矣，諸生有志於聖賢之學，其反求諸己而切言之。

諭諸生

使者視學江蘇，親賢若渴，疾惡如讐，崇禮教以正人心，頒小學以端士習，匪但望諸生之希聖希賢，亦切願諸生之保身保家也。近閱邸鈔，宿遷縣鬧賑劣生王育英，不過逞一時之氣，借公事爲由，遂爾觸犯刑章，顯罹大戮，不保其家，不保其身，並不保其首領。設令平時稍知小學立教之本意，何至倚氣犯刑如此其甚。爾諸生聞之，自當不寒而慄，以王育英爲前車之明鑒，以小學書爲守身之良規，毋假公以逞忿，毋忘身以及親，提咸遠禍，夢寐即安。至於閉戶潛修之士，旣知謹身爲己，亦當以善及人，徧告親朋，咸喻此意，匹夫而化鄉鄰，儒生而兼體用，更於賢者有厚望焉。

諭諸生

往年使者初至吳中，頒小學命諸生講習，厥後聞諸生意頗少之，以爲無足尋究，是諸生溺於所習，以好奇務博誇多鬬靡爲學，而未嘗反求諸身心之過也。小學乃孝弟忠信之根源，視聽言動之矩則，故朱子懼其失傳而補之。至朱子誘學之規條，則略見於學校貢舉議，分詩書易爲一科，三禮爲一科，春秋三傳爲一科，諸子史宜悉心者，一一具列，每謂誘學者多讀正經書，則數十年後，當有人材出。但朱子所列諸子史，竊恐諸生方壹志於時文，尙未能徧覽也。擬治詩書易者，則附以大學衍義及衍義補，治三禮者，附以文獻通考，治春秋三傳者，附以資治通鑑及綱目，循例歲考舉，則試古學，使者竊見從前所試詩賦古文，不過剽獵浮華，實未見能探古人之奧窔者，今歲試後，別問諸經疑義，能條舉先儒訓詁而折以己意，有關於諸經之精蘊者，第其高下，各提高一等，科考舉則兼問通鑑綱目文獻通考大學衍義諸書，以往古之事蹟，歷代之制度，亦爲策論者所宜知也。諸生勉之，苟能沈潛反覆於聖人之經，而內反於身心，以求濟於家國天下之用，則知小學之非膚淺而不可忽矣。

笥河文集

朱筠著

笥河文集卷首

錫庚生也晚，年三十而孤，其得聞先子之緒論，亘淺於古之所爲文者，固未嘗親受指畫。蓋先子學甫逮艾，而終生平學業所至，多未發之蘊。又爲文素不具稿，文成輒爲人取去。乾隆辛丑，先子既歿，錫庚抱守遺篇，蒐羅放佚，每得於所知之家，碑、表、誌、銘爲多，苹合成集，得奏摺七篇，進呈詩文十四篇，賦八篇，序十二篇，跋尾書後十九篇，記十三篇，書、議、銘、讚，並爲雜著四十二首，行狀六篇，碑記十一篇，神道碑一篇，墓誌銘三十一篇，別傳三篇，紀事九篇，哀辭四篇，祭文十九篇，合爲十六卷，曰笥河文集。詩二十卷，別爲集，已刊，故不錄。錫庚編摩蒐弆，宦游所至，必挈以行，度越山河，載歷寒暑，蓋於今三十年矣。癸酉之夏，客濟南，爰發篋命工重寫，編次校正，裝訂成帙。越三歲乙亥，同龍溪李君畏吾咸復加校勘，鐫板京邸，以傳於代。謹序之曰：古者無集之名，亦無古文之目也。蓋自六藝之道微，而諸子與百家之說熾，而文集盛矣。未明乎集之源委，與夫文之流別，將以讀先子之文，不可得已。夫文與六藝相附麗，未有離藝獨行者，周秦以前尚矣。自漢以降，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之倫，其爲文雄傑一時，第必視其學藝之所至，適成一家之書。若司馬遷之爲春秋家，賈誼、董仲舒、劉向、揚雄並爲儒家者流是也。傳稱董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瑯邪江公吶於口，與仲舒議，不如仲舒。是則文雖附藝而行，不害爲文。雖精通六藝，尚不足

顯用。故孔子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是必貴有文也。至若從橫家者流，以言相感，比事推類，長於諷諭。故莊助持議，大臣數詘，鄒陽陳辭，驕主回心。下及徐樂、枚乘、主父偃輩，皆挾長短之術，爲敷揚之辭，固不必根柢學藝而後附麗成文，文之獨行，蓋自從橫之流始。其後競爲侈靡閎衍，沒其諷諭之義，司馬相如上大人賦，欲以諷，武帝讀之，反縹縹有陵雲之志。東方朔、枚皋之徒，不根持論，往往迹於俳優。故自詆娸其文，頗自悔焉。揚雄以爲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蓋自是文之與辭，遂有攸分。然文雖升降遞嬗，而集之名尚未有稱者。及乎魏晉，更爲麗辭偶語，文氣既殊，規制迥別，適目往古之文謂之散行，當世之文謂之駢體，古文之稱，良由斯起。文集之漸，實始濫觴。魏文譔陳徐劉應之文爲一集，是爲文集權輿。晉摯虞文章流別，梁蕭統昭明文選，猶其後也。逮夫晉著作郎李充徑易七略七志爲四部，子集二門，儼然對峙，隋經籍志因之，遂爲永制，不知史本發源於經，集固支分於子。蓋自是經史判而六藝諸專集行而諸子亡矣。唐宋文人，代有專集，記、序、疏、狀、碑、銘、頌、誄，體類始備，第人各爲集，充棟插架，幾至家有一編。大氐迹近辭章，而於六藝之文，相去日遠。元明以還，迄於本朝，以古文辭自命者，輒以韓、柳、歐、曾、王、蘇諸集爲宗，號稱八大家，似近著述之旨，然不歸其意而徒襲其貌，未成文章，先生蹊徑，初無盛發，輒起波瀾，不問事之鉅細，尋以簡練爲工，無分言之短長，每以佶聱爲古，遂迺割段爲文，模倣蹈襲，雷同剿竊，如出一手。苟不如其所爲，轉相非笑，蓋自是文道蓁塞，不絕如綫矣。夫韓、柳、歐、曾、王、蘇諸集，亦必有其所學之本，乃自成其立言之體。今不學其所學，而徒學其外之文，是猶學步邯鄲，未得髣髴，轉失其故步耳。將欲以讀先子之爲文，豈非以莛撞鐘，膠柱鼓瑟，烏可得耶。昔者先子有言曰：文無常律，唯求其是。又曰：有意爲文，絕非真文。故集中之文，不越考古記事二端，而不爲論辯。夫考古者，經之遺也；記事者，史之職也。不爲論辯者，六藝而外，有述無作也。嘗謂經學不明，良由訓詁不通，通經必先識字，庶幾兩漢諸儒所講之經，可以明而後世望文生義之弊絕。欲倣揚雄訓纂，而譔纂詁，又謂學者不通古音，無以遠稽古訓，故劉熙釋名，因聲求詁，揚子方言，偏歷輶軒，可以異域之言而證近正之訓，亦可以殊方之聲以推往古之音。庶幾周、秦、漢、魏、晉聲遞變之故可以通，欲倣方言而譔方音，總起於未然，側莫精於喪禮，譔禮意，禮莫古於儀禮，苦節文之難讀，譔釋例。所耕金石遺文，漢唐以及元明，不下千通，謂金石文字上可輔經，下可釋史，嘗倣裴松之注三國志之例，譔五代史補注若干卷，既成，爲人誤燬。凡所纂著，缺而不錄。第其微言遺旨，往往錯見於簡篇，好學深思，自可按而窺也。然則先子是編，雖以集名，其與世之所爲文集者，固皎然殊矣。錫庚因就編次所及，故備述源委流別如右，後之覽者，自有知言。小子何多贅焉。

嘉慶二十年歲次旃蒙大淵獻夏六月乙卯朔越七日辛酉錫庚謹序

誥授中議大夫翰林院編修前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

竹君朱公神道碑

公諱筠、字竹君、一字美叔、號笥河。順天大興人。先世德三公、居浙蕭山之黃閘河。當明洪永間。德三公之曾祖福三公。南宋時、初居越奉。自上無徵矣。由德三公而下。皆葬西山。世業農。八世至高祖諱尙綱公。明末、官遊豫。亦不詳其地。曾祖諱必名。祖諱登俊。起家湖廣長陽、四川珙縣知縣。卒官中書科中書舍人。先考諱文炳。年十七入籍大興爲諸生。官陜西盩厔縣知縣。累封至中憲大夫。福建糧驛分巡道。曾、祖、考、三世皆誥贈通奉大夫山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曾祖妣白氏、祖妣何氏、馮氏、先妣徐氏、皆誥贈夫人。外王父諱覺民公。康熙甲午舉人。以珪奏請貤贈中議大夫、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二級。外王妣史氏貤贈淑人。先妣生子兄弟四人。長兄堂、原任陜西大荔縣縣丞。貤封中憲大夫。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直閣事、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一級。仲兄垣、辛未科進士。歷官山東濟陽長清二縣知縣。以公請貤贈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加三級。其次公行五。珪其季也。女兄弟六人。公生而神慧。長珪二歲。皆生于盩厔。九歲至京師。十三通五經。學爲文。十五文成斐然。先大夫喜。賜之硯。其年癸亥七月。先妣見背。公與珪同臥起。夜讀古書。手鈔默誦。雞鳴不休。明年、珪遂病。而公愈強力。乙丑孟冬、服除。應郡試。府丞石首鄭公其儲、擢珪第一。公稍次。會謁鄭公。笑曰。是皆美才。弟可先兄邪。告之學使少司農臨桂呂公熾。十二月。院試。呂公擢公第一。試鵬

翼鴻風賦。大奇之。徧告諸公。明年正月、大尹常州蔣公炳、邀其同鄉劉文定公綸、程文恭公景伊、錢文敏公維城、今侍郞莊公存與、及其弟培因、設筵召予兄弟面試。劉公授題昆田雙玉歌詩成。諸公歎喜。明日皆先來就訪。明年、珪竊科名。而公學日以富。庚午、鄉試。編修嘉興鄭公虎文薦公卷不售。名益振。諸城劉文正公延之家。修盛京志。乾隆十八年癸酉、舉於鄉。同考官編修建昌饒公學曙。座師協辦大學士吏部尙書興縣孫文定公嘉淦、禮部侍郞滿洲嵩公壽。明年甲戌中會試式。同考官贊善溧陽史公奕簪。座師大學士海甯陳文勤公世倌、禮部侍郞滿洲介公福、內閣學士錢公維城。殿試賜莊培因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丁丑、散館。授編修。充方略館纂修官。辛巳、充會試同考官。甲申、丁先大夫憂。珪自閩奔喪歸。與公聚首者二年。公自爲諸生。卽授弟子。至是從遊者數十人。丙戌歲杪服闋。公欲不出而爲名山大川遊。已告假矣。明年正月、珪服除。詣宮門召見。上詢家事。始知兄名。曰、編修無定額。汝兄已補官。不比汝需缺也。珪未卽對。上曰非邪。珪謹唯曰是。出則告之翰林院。取公假呈以歸。曰兄實無疾。倘上再詰。不敢欺也。強爲弟起。公不答。旣而听然曰。汝敗我雅興矣。是冬授贊善。明年五月御試二等。擢翰林院侍讀學士。旋充日講起居注官。戊子科順天鄉試同考官。三十四年欽派協辦內閣學士。批本事。充己丑科會試同考官。庚寅奉命爲福建鄉試正考官。辛卯會試同考官。至是上知公深。歲持文柄。所得士多著名。公益卓然以韓、歐陽、蘇自任。振起古學。獎藉寒畯。有一善者譽之如不及。天下之士翕然稱之曰竹君先生。是秋、奉命視學安徽。安徽故有樸學。公躬拜贄婺源故士江永、汪紱之主。祠之鄉賢以勸。乃教士曰。讀書不可不識字。爲刻舊本許氏說文解字。揭以四端。曰部分、字體、音聲、訓詁。又曰稽古莫如金石文。可證經史之譌。所在。披剔榛薜。聚至千種。時上方詔求遺書。公奏言翰林院庫貯明永樂大典。中多逸書。宜就加採錄。上覽奏異之。亟下軍機大臣議行。御製七言八韻詩紀其事。乃命纂輯四庫全書。得之大典中者五百餘部。皆世所不傳。次第刊布海內。實公發之也。公又言請做漢唐故事。擇儒臣校正十三經文字。勒石太學。奉硃批候朕緩緩酌辦。癸巳春、仲兄卒。其秋、以某生欠考事。部議降級。得旨朱筠學問尙優。加恩授編修。在四庫全書處行走。比歸。總辦日下舊聞纂修事。是時金壇于文襄公敏中掌院。爲總裁。于公直軍機。凡館書稿本。披覽辨析。苦往復之煩。意欲公就見面質。而公執翰林故事。總裁纂修相見於館所。無往見禮。訖不肯往。愛公者強拉公至直廬相見。公持論侃侃不稍下。金壇間爲上言朱筠辦書頗遲。上曰、命蔣賜棨趣之。時蔣公以舊侍郞直武英殿。異時恩也。乙未、珪自山西歸。復入翰林。從容爲公言。宜稍和同者。公曰。子亦作是言耶。珪心愧之。先是珪與公同官翰林。共車馬者七年。至是比鄰居。宅後可通往來。而伯兄居老屋對門。珪自名所居曰鄂不草廬。公旣久次。望益重。則大言翰林以立品讀書爲職。終歲足不至達官門。惟門生好友。醵酒必應。輒盡醉乃罷。聚書至數萬卷。種花滿徑。來請益者不拒。考古著錄。窮日夜不倦。古文以鄭孔經義、遷固史書爲質。覼縷鉅細。事辨時地。異氣勃出。成一家言。賦則陽張陰闔。馬揚以下不繼

也前後過大典臚告成祝釐宣上功德鴻篇奧册燙然推首詩初學昌谷昌黎五言力逼漢魏既而導匯百家變化銜闢神明獨得制義自荆川震川而下貫串數萬篇與古文爲一書法則一本六書自然勁孎蓋公之學與年進海涵嶽峙不足喻其所蘊也四十四年八月特旨以公督學福建時珪方典閩試闈人士聞公來無不抃舞珪與公相遇於石門舟次公至閩一以經學六書倡口講指畫示以鄉方閩清某生爲揖令某鍛鍊殺人公發其覆大吏雪之扶持士氣行義若渴重倫節勸懲有加焉暇則搜奇广洞偏著手蹟明年秋上以珪代公異數也公題使院之凝曰轉推十一月十八日珪至與公對牀者半月公日則出至他館應酬諸生手不停筆夜歸談盡三鼓復作詩文竟夜珪曰宜少惜精力公不厭也十二月三日送公於芋原舟次公淚下珪曰兄今與伯兄聚比三年珪即還耳嗚呼孰知其爲永訣邪明年二月復命上溫霽詢論人以爲必擢用也公素強固性喜山水於黃山再登其巔觀雲海於閩之武夷岁鼠玉華諸名勝皆躋探幽從者氣竭六月二十一日夜忽遘痰疾翼日漸瘳二十六日疾復作夜四鼓遂卒公生於雍正七年六月六日丑時卒於乾隆四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丑時年五十有三是月蕭山始祖墓有古松高五六丈大風折其末丈餘非偶然也四方之士知者痛惜如失所杖公孝友直諒恬淡達觀不愧所學在安徽時奏以本官貤贈庶祖妣李氏爲淑人得旨准行貤贈之廣自此始李太淑人撫視珪者也公書來曰我爲弟成此志所著古文數百篇古今詩數千首他文稱是皆可必傳於後銘曰

導源三江降神盤屋日下騰騰名符其實家無長物擁經抱書大言炎炎獨出古初羣雅稱湊閒奇載酒忘其飢渴不啻其口恬於榮利恥於鑿拔掤徑麥柯落花無言雲海黃嶽天舟武夷謫仙遊戲騎鱗不羈飄風何來摵我宰木連枝中披得不抱哭公名在世公神何往嗚呼後死吾歸曷倣西山之旋先塋之右陡此幽阡千秋不朽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侍讀學士提督福建學政朱珪撰

朱先生墓誌銘

乾隆四十六年夏六月戊戌大興朱先生終於日南坊之里第門人會稽章學誠於時遊幾南聞赴爲位而哭心喪之中思撰先生遺事䅭發綫緒未有端緒明春三月孤錫卣等卜葬先生於宛平二老莊之原俾學誠爲之誌銘學誠痛失聲曰嗚呼小子尙忍銘哉歲在戊戌先生五十初度之辰諸弟子相與奉觴上壽學誠從爲之辭既屬草進先生顧而頷之於是小子質言無諱先生辱許小子若得終事百年小子尙可勒銘幽室矣乎先生笑曰可哉人事固不可知脫子一旦先我而逝我能銘子不朽函丈之間戲言爾豈意今日如受先生命邪先生之詳學誠別爲之傳金石銘刻例尙謹嚴書其大端示久遠云誌曰清興百四十年昌運既闢人文蔚起極其能事無論兩漢三唐順風會所趨析鬭斯別偏畸異僞錯出互時名蕩氣勝伊昔爲然先生生雍正七年自幼以長國家適當奕葉重熙廡廟制作軒揭天地而山林枯槁之士淪鑒疏性與夫世傳舊法專門名家數十年來莫不彙萃都下於是始稱極盛先生世家京師高艷俯瞰富有日新發爲文章成其家言以謂有意爲工規矩法古與夫勵心毀譽希名後世學人有一於斯縱極精能根柢已淺何取立言以故有所述作心歸乎理手諧於心如不得已愼於所奉承而布之不可意爲加損餘力所至神明變化絢春拭秋纖穠鉅拓陶冶萬象不爲一律並能令氣之至符心之初嗚

嗚。蓋自有宋歐陽氏以來。未有如是其才者也。先生於學無所不窺。取給為文。咸得大旨。不名流別。鴻治專家。至於文字訓詁象數名物經傳義旨。並主漢人之學。以詔與作聰明。甯為墨守。惟文章經世。聞見猥陋。不足成家。精專又不可以旁涉。漢人不能無失。近古得之者多守先待後。不過如是。然一時絕學孤詣。進退古人。自名家學。其間甘苦疾徐。無能共喻。進見先生。皆能爍然有以相發。蓋先生得天者全。力所未至。不用人事穿鑿。轉得大意。誇多鬭名守陋自是之徒。或從非且譏之。於先生無損益也。先生著聲施早。自三十年。許天下聞先生名。以為留學者德。及既見止。爽然自忘。宏獎士類。後生小子。一藝之長。咸未及然者。假借稱譽。過於所試。雖得汰許之誚。不自屑也。前後從游凡數百人。因材施教。拓越畦畛。風旋霆迴。勾萌甫拆。比於樹藝。無論拱把以至百圍。咸遂其性。無有夭閼。其開闔耆葭。自為春秋。雨露施行。不自為我。尤急人危難。緩急之告。輒若身受。宛轉崎嶇。務為盡心。門下之士。或有背而馳者。猝遇險巇。復求援。先生一皆應之。如無聞見。天性恬退。威惕利疚。不繫於心。歷官安徽福建學政。軺車所至。遇邱壑佳勝。慨然有終老意。自云聲華富貴。視之泊如。所不自解免者。情耳。文章山水詩酒賓客。縱意所如。欣慨奇法。世士莫能測也。先生諱筠。字竹君。一字美叔。學者稱為笥河先生。其先浙江蕭山人。曾祖諱必名。始家京師。祖諱登俊。中書科中書舍人。父諱文炳。陝西盩厔知縣。三世俱以先生弟珪貴。贈通奉大夫山西布政使。伯兄堂。大荔縣丞。仲兄垣。乾隆辛未進士。山東長清知縣。弟珪。乾隆戊辰進士。翰林侍讀學士。提督福建學政。先生以乾隆癸酉舉人。甲戌進士。歷翰林編修。右贊善。日講起居注官。翰林侍讀學士。協辦內閣批本事務。提督安徽學政。吏議降級。再授翰林編修。提督福建學政。秩滿。還翰林。充乾隆辛巳會試、戊子順天鄉試、己丑辛卯會試同考官。庚寅福建鄉試主考官。方略三通纂修官。日下舊聞總纂官。終乾隆四十六年辛丑夏六月。距生雍正七年己酉夏六月。春秋五十有三。配淑人王氏。奉天府經歷加道銜寶坻王訥女。男子二人。長錫卣、次錫庚。俱府學生。女子子五人。故候選布政使經歷陽湖龔怡。內閣中書舍人通州魏紹源。國子監生天津徐焯。府學生大興翁樹端。其壻也。幼者未字。孫男子二人。淳、湘。孫女子一人。先生孝友。式於家庭。年弱冠。偕仲兄季弟。先後並舉甲科。又與季弟同官翰林。文望著於一時。名徹九重。四方學者。仰如威麟儀鳳。昆仲間以道義文學相師友。愉愉如也。長洲公晚歲。齋居玩浮屠說。學士公退之暇。輒喜道引吐納。以為課效。學誠嘗謂先生仲氏近佛。季氏近神仙家言。先生其折中於儒學者乎。先生莞爾笑曰。學自不可已耳。強立儒名。我其灼耶。銘曰。

惟學與文古一本。力不能兼自晚近。江河日下趨益甚。誰其砥柱立千仞。先生翔鳳辟塵坱。聲色不示惟靜鎮。先彊後出互角猶。暇觀袖手惟一哂。海涵川匯畜後進。不忍較蝸別蚯蚓。樹人樹木勤培春。元氣盎然迴猾狹。川鐘嶽孕理不究。其來有自去何迅。造化精鎣如欲吝。誰當搔首為天問。

賜進士出身國子監典籍候選知縣章學誠撰。

翰林院編修前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朱君墓表

乾隆三十六年春。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安徽學政朱筠上言。伏見皇上稽古右文。勤求墳典。請訪天下遺書。以廣藝文之闕。而前明永樂大典古書。僅有存者。宜選擇繕寫。入於著錄。又請立校書之官。參考得失。併令各州縣鐘鼎碑碣。悉拓進呈。俾資甄錄。奏入。上嘉之。乃命開經史子集四庫全書館。以大學士劉文正公統勳、于文襄公敏中、尚書王文莊公際華、充總裁官。文襄公復選翰林中書二百餘人充校對官以任之。分日呈覽。凡十餘年而書成。藏於文淵閣。及其副於盛京、圓明園、翰林院、及江蘇之金山、浙江之西湖。分地藏弆。嘉惠後學。於是人文炳曜。遠邁唐宋。而其始實自君發之。君字美叔。一字竹君。其先家浙之蕭山。曾祖必名。始來京師。祖登俊。中書科中書舍人。父文炳。陝西盩厔知縣。兄弟四人。兄堂、陝西大荔縣丞。次垣。乾隆辛未進士。山東長清知縣。弟珪。乾隆戊辰進士。今官內閣學士。禮部侍郎。君年二十五。中乾隆癸酉順天鄉試。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又三年授編修。歷官右贊善。至侍讀學士。左遷。仍授為編修。提督福建安徽學政者二。充福建主考官者一。充辛巳、己丑、辛卯會試同考官者三。充戊子順天鄉試同考官者一。又充方略館通鑑輯覽、三通館日下舊聞纂修官。以四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卒於里第。年五十三。君少英敏。博聞宏覽。於學無不通。解經宗鄭孔。而兼參宋元諸儒之說。論史宗涑水。而歷

代諸史。亦皆考究貫串。證其異同。古文效法班史。詩歌出入韓蘇。取精用宏。海涵山負。天下承學之士。遞風附景。若斗之有杓。芒寒色正。望爲歸依。好宏獎後進。有一技之長。譽之唯恐不及。拔之唯恐不至。如大理卿陸君錫熊。吏部主事程君晉芳。禮部郞中任君大椿。皆君所收錄。而黃君景仁、洪君亮吉。雖皆北面稱弟子。君豐頤睟面。望之溫然。間以諧笑。飲酒至數十斗不亂。或以爲道。廣然於名節風義之關。揚清激濁。分別邪正。斷斷不稍假易。且欲自廁於李元禮、范孟博之倫。率執高君之名者。招之不往。怵以危詞。君亦漠然置之。故四庫館之設。君不獲與其役。人或爲君惜。而君弗介意也。君卒時。余方銜恤家居。聞訃。位於寢門哭之。又二年入都。其孤錫卣、錫庚來曰。先君之喪已葬於宛平二老莊之原。且屬章進士誌於隧矣。墓道未有刻文。敢以爲請。余與君鄉會試皆同年。又常同充考官及纂修官。流連文酒。商搉圖史。無弗同者。是以世有北朱南王之目。蓋其文章風節顯顯然常在心目間。知君之深。莫余若也。因舉所親見者書之俾刻於石。昭示來者。且以志余之悲焉。

賜進士出身刑部左侍郞王昶表。

朱竹君先生別傳

朱竹君先生名筠。大興人。字美叔。又字竹君。與其弟石君珪、少皆以能文有名。先生中乾隆十九年進士。授編修。進至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督安徽學政。以故降爲編修。初、先生爲諸城劉文正公所知。以爲碩偶奇士。及在安徽。會上下詔求遺書。先生奏言翰林院貯有永樂大典。內多有古書世不見者。請開局使尋閱。且陳搜輯之道甚備。時劉文正在軍機處。顧不喜。謂非政之要。而徒爲煩。欲議寢之。而金壇于文襄公獨善先生奏。與文正固爭。執卒用先生說。上之四庫全書館自是啓矣。先生還京師。居館中纂修日下舊聞。未幾。文正卒。文襄總裁館事。尤重先生。先生獨不造謁。又時持館中事與意迕。文襄大慽。一日、見上語及先生。上遽稱許朱筠學問文章殊過人。文襄默不得發。先生以是獲安。其後督福建學政。逾年。上使其弟珪代之。還數月遂卒。先生爲人坦無城府。內友于兄弟。外好交友。稱述人善。惟恐不至。卽有過輒掩覆之。後進之士。多因以得名。室中自辰至夕。未嘗無客。與客飲酒窮日夜。而博聞強識不衰。時於其間屬文。其文才氣奇橫。於義理事物情態無不包。所欲言者無不盡。尤喜小學。爲學使時。遇教官諸生賢者。親若同輩。勸人爲學。先識字。語意殷勤。去而人愛思之。所欲著書未就。有詩文集若干卷。

姚鼐曰。余始識竹君先生。因昌平陳伯思。其時皆年二十餘。相聚慷慨論事。摩厲講學。志誠偉矣。豈第欲

爲文士已哉。先生與伯思皆高才耽酒。伯思中年以酒致疾。不能極其才。先生以文名海內。豪逸過伯思。而伯思持論稍中焉。先生暮年賓客轉盛。入其門者皆與交密。然亦勞矣。余南歸數年。聞伯思益衰。而先生歿年才逾五十。惜哉。當其使安徽福建。每攜賓從。飲酒賦詩。遊山水。幽險皆至。余聞至山中巖谷輒見先生題名。想見之焉。

笥河先生行狀

先生姓朱、諱筠、字竹君、號笥河。順天大興人。先世居浙江蕭山。父文炳、入順天籍爲諸生。官陝西盩厔縣知縣。封中憲大夫。福建糧驛道。贈光祿大夫。先生以雍正七年六月、生於盩厔。有兩兄一弟。九歲入都。十三歲通五經。有文名。乾隆十八年癸酉舉於鄉。明年甲戌成進士。改庶吉士。逾四年授職編修。充方略館纂修官。三十二年冬、授贊善。明年大考擢翰林院侍讀學士。旋充日講起居注官。三十四年、協辦內閣學士批本事。其秋督學安徽。三十八年、以生員欠考事降級。奉旨朱筠學問尚優。加恩授編修。命總纂日下舊聞。兼四庫全書館纂修事。四十四年、督學福建。凡充辛巳、己丑、辛卯科會試同考官。及戊子科鄉試同考官。卒於四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春秋五十有三。先生少英異。至性過人。與弟文正公珪俱擅文名。爲鉅公契賞。及丁父憂。服闋。不肯出仕。欲爲名山大川之遊。會文正公入覲。上詢及先生。乃不敢引疾。謂弟曰。女敗我雅興矣。先生以兩宋已來。說經之學多蹈虛。或雜以釋氏宗旨。明儒學無淵源。矯枉不得其正。又牽於制義聲律。而經學放絕焉。國朝顧氏炎武、閻氏若璩、雖創通大義。惠氏士奇父子抱殘守缺。而嚮學者尚未殷盛。先生以爲經學本於文字訓詁。又必由博反約。周公作爾雅。釋詁居首。保氏教六書。說文僅存。於是刊布許氏說文於安徽。以教士。復奏請采錄永樂大典逸書。上覽奏異之。遂命開四庫全書館。

鉤摹詩以紀其事。又以十三經文字傳寫譌舛。奏請仿漢熹平、唐開成、故事。擇儒臣校正。立石太學。奉諭綬辦。因著十三經文字同異若干卷。藏於家。於時皖閩之士。聞緒言餘論。始知講求根柢之學。四海好學能文者。俱慕從先生游。而戴徵君震、邵學士晉涵、王觀察念孫、諸人。深於經術訓詁之學。未遇時。皆在先生幕府。卒以撰述名於時。蓋自先生發之。先生剛腸疾惡。俗流不敢至其門。寒畯有一善。譽之如不容口。其在都。載酒問字者。車轍斷衢路。所至之處。從游百數十人。既貴深望重。則大言翰林以讀書立品爲職。不能趨謁勢要。時相大學士于文襄公頗專擅進退天下士。先生引翰林稱後輩故事。呼以于老先生。又長揖無屈一膝。總裁館事。不肯私宅相見。時相旣不樂。乃言於上。以爲辦書遲緩。上深知而保持之。命促之而已。其督學安徽。旌表婺源故士江永、汪紱、等。祠其主於鄉賢。以勸樸學之士。在福建與弟珪相代。一時傳爲盛事。而閩士學驗走從者。數百里不絕。時士人饋一石積試院成山。起亭曰三百三十有三士亭。其後文正主持文教。海內名流。皆以暗中索拔。多先生所賞契者。故世稱據經好古之士爲朱派云。

先生窮年考古。兼好金石文字。謂可證佐經史。爲文仿漢魏。淵奧。尤長於敘事。書法參通六書。有隋已前體格。藏書萬卷。坐客常滿。譚辨傾倒一世。手不持珠玉。每言古之君子必佩玉。今之小人必佩玉。所至名山川。搜奇攬勝。都人士傳誦吟詠。至今不輟。蓋郭林宗之識士。鄭康成之通經。兼而有之矣。子二。長錫卣、福建鹽場大使。次錫庚。山西候補直隸州知州。錫庚能讀父書。亦以耿介取忤於流俗。孫五人。星衍不識先生。而受知文正。與先生子錫庚交最久。故深悉先生學行。具列事實如右。敢布告於史館。以備述儒林者采錄焉。謹狀。

賜進士及第山東全省督糧道兼管德州臨清倉務陽湖孫星衍撰

從遊記

乾隆四十六年夏。威自西曹乞假將歸。未及行而哭笥河先生於寢。嗚呼。奈何天奪先生之速邪。先生學富而不盡洩其奇。器大而未及宏其用。友徧天下而難語知心。年過五十而亟稱已老。又不幸而止於是。若是者何邪。先生之名。當世莫不聞。先生之歿。奔走而哀號失聲者。悲[illegible]若毀其心之所甚慕而不爲私慟也。嗚呼哀哉。威獲事先生十有一年而止矣。茲值南歸旅次。銜哀憶念先生爲人之匡略。具筆於篇。非徒以識淵源之有自。恩義之難忘。欲使攬者想見其爲人。聞風而興起。庶幾先生之志未隊於地云爾。

先生弱冠博綜羣書。精核典故。大學士諸城劉文正公延居賓館。凡參決大政。每從諮訪。先生從容諷公以古大臣之事。公頷之。未幾。先生成進士。官翰林。公嘗謂曰。君無復以古大臣責我。老夫無能爲。望君努力耳。

文正公秉軸十餘年。先生歲時修賀。一至其門。外此絕不通謁。公一日遇先生於朝。呼曰。獨不念老夫邪。先生正容對曰。今某服官。非公事不敢輒見貴人。懼人之議其後也。公嘆息稱善不已。

先生由翰林編修。擢至侍讀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簪筆侍從有年。上極賞其才學。故事御試試差於正大光明殿。大臣閱卷。錄取優異者引見。次第簡用。辛卯。先生試不入選。上顧問掌院大學士等曰。今試乃

遺朱筠選中乎特旨命不入選者一體引見蓋異數也及見天語垂詢先生奏言試日偶得腹疾文字不能盡合程度上霽顏遣出其冬遂有安徽學政之命癸巳因公事不如令式禮部議降三級解任還朝復命有旨朱筠學問尚優著仍以編修用旋充日下舊聞館總纂官庚子復被命督學吾閩陛辭日上問曰爾猶編修邪記得擢用爾已爲四品官先生具以前事奏對上溫諭此事不能無渦茲出視學好勉爲之先生頓首謝恩而出蓋先生受知最深且久上意欲擢用竟不獲享年以酬知遇惜哉

先是庚寅先生典試吾閩闈士聞先生實來舉手相慶是科取中鍾大[illegible]等八十五人多老生自八十以下至五十者太半撤棘日督學阿雨齋先生謂先生曰吾積歲所拔異等之士盡歸珊網君眼光十倍於我矣先生在闈中得癉疾劇甚猶索觀試卷不輟侍者請止先生艴然曰吾奉天子命而來校士一息尚存敢忘供職邪副典試范棣亭先生嘆曰至誠君子也移坐近先生前謂曰吾爲君朗誦而君倚枕聽之其可爾先生悅相與反覆評隲又十餘日而竣事此亦足見棣亭先生之不可及也

辛卯分校禮闈總裁劉文正公得一卷五策淵奧以示先生先生曰此餘姚邵晉涵故知名士力贊公拔居第一及折卷果邵名公問曰學士何所見不爽如是先生曰今士之績學者某莫不與之遊讀其文知其學如覩其面甯至或失之邪凡春秋兩闈校士恆以對策爲主嘗言以此觀士所學之淺深若持權衡以測輕重云

視學安徽以識字通經誨士歲餘士多通六書及注疏家言先生爲刊[illegible]宋槧許氏說文廣布學宮語諸生曰古學權輿專在是矣每試竣給賞日傳呼一生至前必諄誨再三觀其意有所入然後遣去或手抉經義一編質疑論難先生欣然輒爲講解常至夜分甚且越日乃罷

在江南日有詔求遺書先生悉心搜訪以獻因上言中祕所貯永樂大典宜集羣儒但分析篇次以四聲韻字爲部居割裂破碎與散佚無異請旨敕下儒臣採輯討論以還舊觀可得人間未見書數百種上覽奏嘉許特開四庫全書館校理遺書及大典嘉惠藝林御製詩章紀其事於是淹通雅之士休寧戴震等五人爲纂修官天下學者歡欣鼓舞復知稽古之榮而天祿石渠之祕籍幾至家有其書則先生所以贊聖天子覃敷文教者至矣

婺源江慎修先生、紱汪雙池先生皆品端學醇鄉人稱爲有道著述等身以貧困老死而汪又無後血祀斬焉先生上其書於四庫館集其鄉大夫士而語之曰徽人爲吾先文公立鄉祠尊賢之道也今二先生宜爲位以從享祀夫儒者守先待後而其鬼或不免餒而是使者之憂抑亦梓桑之恥衆咸肅然興答曰惟命先生於是擇日齋宿至期盛陳騶道躬奉木主以登祠堂匍伏祭奠成禮維時觀者千餘人咸感激有泣下者

先生在江南廣延知名士居幕下四方學者爭往歸焉高郵王懷祖深明六書七音之旨旁通訓故攷據

一時賢士談古學者皆弗及也避禍天長聞先生能爲人排難解紛跋涉往見先生敬禮之時從問字質疑未嘗以前輩體貌自居爲飛書當路議持其家盡力江都汪容甫才學通敏冠絕江南北素傲睨好詆議人輒招時忌無能合其意者乃負笈從先生遊先生亦禮遇之有加歎然常若弗及之也

先生自安徽學政罷歸移閑無事且日出坐椒花吟舫朋友門生及四方問字之士踵接於門閽者不能盡通聽其自入賓位不足常有循欄坐者先生笑語酬酢竟日無惓容入夜客去猶呼一二學徒入侍酣出果蔬佐酒并召二子錫卣錫庚列坐歡飲不責禮儀以爲樂

及門會稽章學誠議論如湧泉先生樂與之語學誠姍笑無弟子禮見者愕然先生反爲之破顏不以爲異嘗侍先生飲酒酣每進言於先生力爭不已繼之以哭舉座踧踖不安先生亦談笑自若絕無忤怒之色

武進黃景仁夙負才名落拓來京師從先生遊常以老母在籍貧不能養爲憂先生乃爲區畫舉家入都既至於所居之西賃屋數椽以處之告諸名士愛才者醵金若干月餽薪米歲暮則爲母製寒衣於是景仁得從容翱翔日下名益起及先生再出視學景仁復飄泊遠遊老母南歸家徒四壁如故

士之貧而稍有才學者以文爲贄來見先生先生輒以奇才異能許之爲介紹於先達稱譽不絕口或笑之曰朱先生所稱奇才異能之士亦指不勝屈矣或病其言嘗於夜分侍坐時諍曰先生當世龍門人皆欲求士於先生而使之聽聞不信可乎先生微嘆曰子亦有疑於此歟夫士懷才未遇其或家貧親老跋涉數千里而來若其名不獲顯著羈旅孤寒未見其能有合也且彼實有所長君輩稍假之耳雖致非議庸何傷

都下爲人文薈萃之藪遇順天鄉試禮部會試時四方至者尤盛先生每於揭曉前邀名士五六人爲主廣招通人才俊應試者擇日大會於陶然亭開筵劇飲分韻賦詩一時品藻視爲優劣

先生遊宴所至學士大夫多從之行或不期欣然往會之座無餘席先生談論飆舉雲飛莫不注目傾耳每及小學家言勵如引絲得緒乙乙然不可中絕聽者恆不能竟其際迨至酒酣耳熱則侃侃厲詞刺人毛髮稍有引去者矣

六書之學不絕如綫近代著作家或以楷書效篆體爲書蓋楷法雖明倉史遺意往往從類不分故不得不雜篆法爲之波折縱橫並出新意先生深病學者不明文字所由生其校刻說文推論原委有半爲奎蹻之歎故亦喜爲此書每摹勒入碑版古趣盎然見者輒不能句讀先生嘗言吾非嗜奇欲得古人製字意耳及出視學士爭慕效不知其故而兒戲之詭異乖違若瓦缶與彝鼎並陳鰌鰍與螭龍同舞

先生好古學於金石文字尤極留意嘗論今人讀古人書魚魯帝虎之譌不可勝詰獨金石文字歷久如新一可實也篆隸變革之源流瞭然可見二可實也名物雜陳詞義典貴可以翼經傳訂疏家言三可實

也。軼事無傳。史籍多誤。斷碣殘碑。俾資攷證。四可寶也。自歐趙著錄。下逮諸家採輯論說之書。靡不瀏覽。過親故宦遊四方而來見者。必屬曰。某地有吉金。某地有貞石。子行必爲我求之。或錄紀其目。輒走筆疾書。能詳舉其款識、陰額、歲月、尺度。無一爽者。

先生習黃海之勝。南遊焉。皆冒雨走絕頂。見者駭歎。以爲康樂之後。復見斯人也。生平所過郡縣名山水。凡足迹可及之地無不至。至則訪摩厓舊刻。古刹殘碑。不憚捫崖剔蘚。每得唐以上物。輒狂叫。賓從共往觀之。欣賞笑樂之聲。穿雲度壑。已乃自書題名。刻石其文。辭簡古。筆畫蒼勁。實足追蹤古人。與世之取青媲白者大異。

先生詩古文詞。並於昌黎爲近。每爲人作傳、誌、表、狀諸篇。必先進其子孫或親故。令樓述其生平事蹟。得一二殊異者。乃喜曰。傳神專在是矣。不知者病其毛舉細故。及文成讀之。始覺生動婉摯。神理逼真。嘗論作文。敘事最難。數十年來作者。無足當其意。獨於吾閩朱梅厓先生之文。輒首肯焉。

先生兄弟四人。兄仲君先生。弟石君先生。俱名進士。仲君先生出宰山左。先卒。先生與弟先後翱翔翰苑三十餘年。文學品望。並爲時冠。四方學者稱二朱先生。凡遊日下者。問奇請益。踵相接也。先生汲引後進。常若不及。來學之士。一經誘誨。莫不爭自濯磨。端品力學。時有朱門弟子之目。晚年、慮門牆高峻。務爲樂易優容。於是介紹稱弟子者。不下五六百人。一二假巧之徒。託足門下。頗招物議。先生不以爲病。蓋謂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噫。此泰山河海之所以大也。

甲午。威至京師。適先生自江南歸。知威旅困。乃命入居椒花吟舫南偏曰梧月樓風之室。椒花吟舫中。插架數萬卷。威得稍涉獵十一二。先生喜威用力精勤。教誨不倦。嘗燕閒獨處時。必呼入侍。坐於旁。論學談心。常至夜分不輟。過遊宴之所。未嘗不攜與偕也。每值冬月天街夜靜。雪光如鏡。從先生自外能飲歸。闃無人聲。獨吾師弟子共載而行。形影不離。嗟嗟。此情此景。何日可忘。是人生不可多得之數也。威侍先生左右四年。至戊戌。威成進士。官刑曹。請假歸省。乃辭先生行。而先生旋於己亥冬被命視學吾閩。適威將赴西曹供職。走謁先生於榕城。留連兩月而去。別離日多。追陪日少矣。辛丑春。先生得代還朝。威又以疾乞假。先生戀戀不能舍。力阻其行。威亦因事遲延月餘。竟與先生長訣矣。哀哉。時乾隆辛丑仲秋。受業龍溪李威。記於山東水驛舟次。

朱先生學政記

乾隆三十六年、先生以翰林院侍讀學士提督安徽學政。以十一月甲子到官。既歲攷徧科。攷及安慶甫卒事。用造册誤。左遷去。在官凡二年。先生敦厚有大度。篤念故舊。然廉正無所苟。自其少時已負盛名。既通籍翰林二十年。爲通人學士所歸宿。故所至常務扶樹道教。以人材經術名義爲急。於婺源得故歲貢生江永、故處士汪紱、上其書於朝。祀諸紫陽山合食於朱子。於亳得陳烈女。於阜陽得張烈女。於和州得辟孝子。爲立碑冢上。奉有司以特牲祭其冢。皆身不接其人其事。不領於學官。而流揚推舉若恐不及。旌門配祀。酒德用光百世之下。聞其事者。感焉。豈所謂樹之風聲者。與信乎大賢之德長也。先生教不一術。其要以通經習小學爲大端。凡所甄引。咸著於錄。嘗慨史文闕略。所部金石遺文。得三百餘道。別爲安徽金石志三卷。拾遺刊謬。俾古事昭晳。於吳文忠公講學丹陽及元張羽奉事不屈事尤覈。先生既被議。天子仍官諸翰林。領四庫書局。諸生樂其教而惜其去。重念古者行人之職。固以萬民之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政。因屬申次其事迹。彙仿趙南鄭志之例。釐爲四卷。俾後之教者有所取法。先生於人多所愛。故居官常過於厚。顧其所不足。而慎終如始。則先生優爲之矣。旃蒙敦牂寎月謹敍。

論敘第一。未編

平日所論教（而經營守一家之學・學文學自敘事始・紀覽羽博約後來其進・）

試牘序　刊説文序　策問　經解題　請修四庫書摺子進書諸摺子（凡成文皆體括編錄之・後仿此・凡游歷詩文・無關教典・概不入編・）

勸厲第二（錄入一條・餘未備・江汪二君墓碑・儀・與二烈女及餘孝子碑・諸邵先生祠詩・俱入此卷・）

合肥包孝肅祠四周環水田□百畝雜植芙蕖叢芡望之如錦。歲以租入供祀事。其末採質諸人。久不歸。先生至祠下。一黃子言之先生戒勿洩。而所質者爲二武生。乃於其謁也。謂之曰。爾曹皆健男子。行且爲天子侍衞臣。好自愛。然爾亦知包公之能治鬼乎。吾嚮昔之夜。夢王服者。深目而黝色。語我以祭田曰自某匿至於某。歸汝者若干年。春秋無所血食。明將釋憾於汝。汝生即無所畏。一旦不諱。而鬼卒桎梏曳以造於孝肅之前。其何以禦之。皆相視而駭曰。誠如公言。然此皆某祖父事。今卽歸之。先生曰。果如是。亦何憂。因令有司讎金以酬其直。於是田遂歸於祠。楚人信鬼。而俗言孝肅爲冥司。故以是諭之。然先生前見孝肅像。美鬚髯。長身白皙。非如俗所傳者也。署廬州府知府鄭君復於先生曰。是田也。訟於官者五十年。自公一言而定。豈非下觀而化者邪。

槃錄第三（張飛嚩碑文石刻・丹陽書院碑記題名・梅嶽亭記・諸所拔識之人甚衆不載其名・以其人見在・不可量其所至・且涉標榜之嫌・）

效績第四（錄入二條・餘續編・）

先生在潁州。既祠張烈女。四方來觀者數千人。有二婦人植杖而歎曰。甚哉。烈女生無所異於人。今死且數十年。而光榮若是。女卽不以烈死。其身終亦必死。死則曷以有今日耶。夫人不幸而遇此者。其將何以自處哉。先生聞其語。因招之使前。爲之反覆陳説。示以女子外成。婦人不二天之義。且曰。若固知死之爲賢乎。卽幸而家室無故。則孝於舅姑。而敬承事其夫。其亦可矣。卽不幸而夫死子幼。助養孤以須其成焉。其亦可矣。是不必要於死而後爲賢也。先生辭氣溫厚。又願通以方音。俾歸以教諭其鄉里。於是諸婦人鼓舞贊嘆。或有泣者。皆叩頭而去。而江汪二君之從祀於紫陽也。其鄉有二人。方以童生就攷。既與觀禮。乃幡然出其篋而棄之曰。是不可以言學。吾乃今知所以學矣。徑以其行縢易靑數束而去。學官追之不得。

先生既謝事。布政司楊公來曰。往者士皆喜構訟。自公來而日少。及今殆絶。若是者何也。安徽土瘠而人瘠。士無以自贍。而其人又生而聰明有才辨者也。則不得不俯於訟以求食。今公之教一約之於注疏説文。以竭其才。又提其才而揚之於人。使往學焉以食其業。是安徽多數十百學古之人。又少數十百構訟之人也。卽案牘日省。而吾之受公賜者多。先生曰。是民俗之淳也。於吾何有哉。門人江都汪中述。

管河文集目錄

卷一……………………………………………………一
請正經文勒石太學以同文治摺子
遵旨覆奏訪求遺書摺子
謹陳管見開館校書摺子
購獻遺書摺子
請貤封庶祖母李摺子
恭謝貤封摺子
恭進南巡詩册摺子
平定兩金川大功告成紀實
恭慶聖母崇慶慈宣康惠敦和裕壽純禧恭懿皇太后七十萬壽文冊序
卷二……………………………………………………一九
聖謨廣運平定準噶爾恭紀四言詩百韻冊序

聖駕南巡典禮既成恭紀柏梁體詩二百韻 并序
南巡賦 代劉文正公作
聖謨廣運平定準噶爾賦
聖駕閱河賦 代作
卷三……二七
哨鹿賦
後哨鹿賦
擬平金川頌 并序
平西頌 並序
聖駕西巡奉皇太后幸五臺山頌 並序 代作
恭擬東巡大禮頌 並序
恭擬東詣南巡頌 並序
卷四……五九
文鳥來巢賦 有序
筆賦 并序
別賦
擬招隱士
泛舟賦 并序
金魚池賦 并序
卷五……六九
說文解字敘
亳州志序
曲阜顏氏家藏尺牘序
安徽試卷序
勸學編序
林青厓先生詩集序
陳編一詩序
杭州黃氏譜序

椒花吟舫小集序
草橋修禊序
送裘生必昌之官屯留序
送陳秋士歸武進序
卷六……八九
漢西嶽華山廟碑跋尾
書房攝墳壙二刻石後
漢三公山立壇刊石文跋尾
焦山無專鼎跋尾
讀揚雄箴書後
蘇州張氏廣韻刊本書後
竹垞先生日下舊聞書後
明朱謀㙔校刻水經注書後
戴氏校訂水經注書後
唐彭祝權殯誌銘跋尾
宋李宗篆刻昌黎先生箴跋尾
東坡先生壬寅重九詩石跋尾
董文敏公御書樓記跋尾
雅宜山人借券跋尾 有詩
聖教序記跋尾
題香樹先生書卷尾
陳未齋先生臨李北海書跋尾
書陳仲思所贈書後
徐鄭齋書跋尾
程蕺園叢册跋尾
卷七……一一七
和州梅颺亭記 并銘
進嚴亭記

遊采石記
遊青山記
遊玉華洞記
三百三十有三十亭記
觀順天府署諸碑記
桂馥說文統系圖記
莫氏詒穀堂記并詩
黃進士本田夢莪圖記
靈璧徐薛君百歲畫像記并贊
容園記
嘉樹屋題記
卷八……一四三
與賀雲臣論史記書

答友人問唐魏鄭公書
與池州府知府張君十箴書
同姓中黃先生之官蕭山教諭乞訪問先世譜牒為書數則
福建鼇峯書院入祀林沈朱張四先生議
大宗間代立後議
族祖兩溪先生以下三世像贊
諸伯粹先生像贊諱宗■
閔貞所畫麻姑圖贊
硏銘二十六首
石銘二首
杖銘
柏尺銘二首
玉刀銘
玉蟾銘
卷九……一五九

先府君行述
先兄仲君行述
庚午科舉人呂君行狀
王母高太夫人行狀
劉鼎彝先生行狀
衢州府知府穆庵林君行狀
卷十……一八三
重刻興復潭柘古剎十方常住碑記
重刻明謝文正潭柘寺碑記
山右三忠祠碑記有詩
蕭正詩話樓祀位碑記
移唐林夫人元鄭居士二誌石於福州鄉賢祠壁記
洪烈婦祠碑記有詩

和州二薛孝子祠碑記
改葬故遼李公墓記
麻城梁君客葬墓碑記有銘
廣濟閔氏先墓碑并詩
書閔氏墓碑後
卷十一……二〇三
邵念魯先生墓表
婺源縣學生汪先生墓表并銘
贈儒林郎翰林院檢討曹先生墓表
潁上王貞烈女墓表
奉政大夫吏部驗封司郎中儀師武君神道碑銘
卷十二……二一九
朱梅厓先生墓誌銘
編修林君墓誌銘
婺源余生墓誌銘

浙江提刑按察使司副使分巡溫處道芮君墓碣銘
外王舅王北臺先生墓誌銘
外舅王舜夫先生墓誌銘
楊修齋君墓誌銘
西城兵馬司副指揮使張君墓碣銘
卷十三……二四一
博平縣知縣朱正甫先生墓碣銘
河南道監察御史胡君墓誌銘
誥封奉直大夫刑部貴州司主事祝君墓誌銘
贈儒林郎翰林院編修鄒慎堂先生墓誌銘
封光祿寺署正候選州同知王君墓誌銘
先兄仲君墓誌銘
從子錫祜暨婦裘合葬墓碣銘
國子監生范君墓碣銘
封奉直大夫禮部儀制司主事史先生墓誌銘
史先生墓碣銘
卷十四……二六三
國子監生洪君權厝碣銘
汀州府同知吳君墓誌銘
處士安州張君墓碣銘
安平縣知縣郭君墓誌銘
邵武縣學生朱君墓誌銘
附貢生楊君墓誌銘
楊孺人墓誌銘
葛太宜人墓碣銘
李恭人墓碣銘
陳安人墓誌銘
黃孺人墓誌銘

范安人墓碣銘
何君側室袁氏墓石文
卷十五……二八七
蔣秋涇先生別傳
錢塘吳氏家傳
蕭山王君家傳
紀張孝子事略
書欽程岱事
書翁山汪氏二節婦事
少婦周紀事
張烈婦紀事
書羅烈婦事
書烈婦某事
書趙有慶側室王氏事
書吳節婦事
吳鑑潭先生哀辭并序
常祖劍進士哀辭并序
烈婦史氏哀辭并序
貞烈張倡姐哀辭并序
卷十六……三一三
祭興縣孫文定公文
又祭孫文定公文
祭海甯陳文勤公文
祭予告禮部尚書陳公文
祭汪文端公文
祭錢文端公文
祭王文莊公文
祭蔣文恪公文

祭錢公文
祭莊公文
祭周先生金錫文
祭外王姑解太夫人文
祭外姑王母高太夫人文
祭茶陵彭母譚太夫人文
祭章學誠之母史孺人文
祭李孔揚之母朱太宜人文
祭同年錢高言婦張安人文
祭尹均之母王太宜人文

錫庚編纂先大夫集旣成謹敍於後矣惟慮編次失序或從而非議之者更爲敍錄以明之昔班氏藝文志區六藝爲九於是詩賦別爲一種斯後世文集之權輿箴議奏附於禮經論斷入於春秋家書嘗時尚未有經史之分烏覩所謂文集哉班氏以降東漢魏晉宋諸史書於文人傳中敍其傳著篇目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蓋古人之文散著篇籍固不必強以類從也晉摯虞文章流別不傳傳於今者莫先於梁昭明文選爲總集之類例與專集之成一家言者旣有不同姑就其所分之類例論之固已未能盡審前賢已有議及者如賦爲古詩之流・離騷亦賦也・別賦與騷爲二・枚乘七發・擬設問也・而別爲七之名・然則九辯・九歌・可別爲九乎・難蜀父老亦設問也・而別爲難・然別名難而外・解嘲別爲嘲・賓戲別爲難・難可乎・漢武詔・策賢良・卽策問也・以其出於帝制・遂於策問之外・別名曰詔・班固述傳卽史遷之自序也・乃於史論之外別出一體曰史述贊・若夫封禪・典引・美新・皆頌也・因稱符命以述功德・而別其體爲符命・魏文典論・亦猶桓子新論・王充論衡・以論名書耳・乃與六代辨亡諸篇同次於論・凡此之類・未可縷陳・後之專集自爲類例各有短長李翺次昌黎文集於不可分類之中或曰雜著或曰雜文似爲近之然亦未可蓋取爲則也蓋一人之文各有專長固不必強爲區分類別諸體畢備爲工卽若詞章之家詩賦居先經術之士長於考辨史家者流長於論斷後之編次其文者當知其所專屬循其旨趣庶得旨歸近集有長於敍事之文者・以碑表誌狀居首・亦其例也・今錫庚是編不敢強分類例其後先之次以意相從雖未合乎時趣實無乖於義理唐宋以來奏疏代制各有專集今以奏摺冠於編首而進呈賦頌歌章次之總成三卷不歌而誦謂之賦感物造端於文爲近今以賦繫諸篇別爲一卷次於下著述之旨彰往考來溯厥本源莫重於序故以冠考證諸篇之首其贈言亦附之書後跋尾多所論訂故次於序記所以述往古之遺載一時之蹟也書所以商搉古今辨論異同也故又次之其餘頌讚箴銘篇幅無多概曰雜著附於後總四卷爲上編敍事之文所以備史官采擇故首列行述行狀中有先府君行狀・先仲兄行狀・九弟家乘・傳之久遠莫宜於金石故次之以碑記次墓碑墓表中有鄒任兩先生墓碑・皆本朝國書・次神道碑次墓誌墓碣至於別傳家傳

亦闡幽之文也故附於後而以紀事書事次之哀詞有序亦紀事之文也祭文述事亦哀詞之類也故又次之總八卷爲下編此編纂先大夫文集之大略也謹敍錄如右

笥河文集卷一

請正經文勒石太學以同文治摺子

大興朱筠著

奏爲請正經文勒石太學以同文治事臣蒙被殊恩備員詞館出任學臣伏念安徽大省務思仰副我皇上以實學訓迪多士至意校藝之餘輒舉御纂欽定諸經及康熙字典與之講習諸生亦頗蒸蒸嚮風第其中詞彩可觀而樸學未盡每閱數卷俗體別字觸目皆是其尤甚者瑕瑕不分謟諂莫辨拔旁著處遍內加商良由經訓之未深以致字體之罔定江南且然何況小者其何以識字通經由鄉會兩試進應殿廷之對乎臣竊惟書契之作聖人所以治百官而察萬民周禮漢律童子試諷職任小學漢嘉平中詔蔡邕等書石經立太學門外觀視摹寫至於填塞街陌傳爲盛事晉唐以後代有石經而開成之刻現存陝西肄經之士奉爲依據然則欲多士字體之正非本經文以示之準斷不可缺我皇上稽古右文超越往代武英殿刻嘉惠士林無不詳具惟上庠之書未刻於石臣愚以爲聖人文德武功美備之後必將著金樓鏤玉版用式於輿議以一同文之治刻六籍所垂學官弟子朝夕師法者敬請勅下儒臣取十三經正文依漢許愼說文梁顧野王玉篇唐陸德明釋文校定點畫選擇翰林中書之工書者以清漢二體書書

之。摹勒上石。刊於國子監之壁。永永昭示萬世。行見多士益將踴躍於變於文思之化。鴻都之書。不足道也。臣知識短淺。是否可採。伏冀皇上睿鑒施行。謹奏。

遵旨覆奏訪求遺書摺子

奏爲遵旨覆奏事。本年十一月十六日、准安徽撫臣裴宗錫札會承准大學士劉統勳字寄奉上諭。飭催訪求遺書。先行據實覆奏。通諭督撫學政等因欽此。仰見我皇上念典稽古之至意。臣職在文學。自去冬抵任以來。即准部劄接奉前旨。留心購訪。及臣按試各府。一縣一州。隨處諮詢。並飭學官諸生。各舉聞見所及。無論刻本抄本。取送校閱。其陸續齎到及訪聞現有其書可采錄者。若安慶則有方以智通雅、方中德古事比、方中履古今釋疑。徽州則有江永禮經綱目、周禮疑義、戴震考工記圖、屈原賦注。甯國則有梅鼎祚算學全書、施閏章愚山集、吳肅公街南集及闡義。太平則有徐文靖竹書統箋、山河兩戒考。鳳陽則有曹楷閎子年譜。穎州則有劉體仁集。六安則有連斗山周易辨畫。廬州則有合肥縣知縣張佩芳陸贄奏議纂注諸書。並皆潛心服古。說有依據。足成一家之言。可備甄擇。其餘前代故書。尚俟漸次網羅。以期充備。其如何辦立章程。開局彙校。一面與撫臣札商。務期搜訪無遺。編次有法。足資廣益。仰答勤求。俟卷帙稍充。目錄謹輯。再行彙奏。恭呈乙覽。茲將現在辦理梗概。先行覆奏。伏乞睿鑒。謹奏。

謹陳管見開館校書摺子

奏爲謹陳管見。仰祈睿鑒事。竊惟載籍重於左史。目錄著於歷代。典至鉅也。制至詳也。我皇上念典勤求。訪求遺書。不憚再三。凡在鼓篋懷槧之倫。莫不蒸蒸然思奮勉獻一得。矧臣蒙恩職厠文學。敢竭聞見知識一二。爲我皇上陳之。

一、舊本抄本。尤當急搜也。漢唐遺書。存者希矣。而遼、宋、金、元之經注文集。藏書之家。尚多有之。顧無刻本。流布日少。其他九流百家。子餘史別。往往卷帙不過一二卷。而其書最精。是宜首先購取。官抄其副。給還原書。用廣前史藝文之闕。以備我朝儲藏之全。則著述有所原本矣。

一、中秘書籍。當標舉現有者以補其餘也。臣伏思西清東閣。所藏無所不備。第漢臣劉向校書之例。外書既可以廣中書。而中書亦用以校外書。請先定中書目錄。宣示外廷。然後令各舉所未備者以獻。則藏弆日益廣矣。臣在翰林。常繙閱前明永樂大典。其書編次少倫。或分割諸書以從其類。然古書之全而世不恆覯者。輒具在焉。臣請敕擇取其中古書完者若干部。分別繕寫。各自爲書。以備著錄。書亡復存。藝林幸甚。

一、著錄校讎。當並重也。前代校書之官。如漢之白虎觀、天祿閣。集諸儒校論異同及殺青。唐宋集賢校讎。官選其人。以是劉向、劉知幾、曾鞏等。並著專門之業。歷代若七略、集賢書目、崇文總目。其書具有師法。臣請皇上詔下儒臣。分任校書之選。或依七略。或準四部。每一書上。必校其得失。撮舉大旨。敘於本書首卷。

並以進呈。恭候乙夜之披覽。臣伏查武英殿原設總裁、纂修、校對諸員。即擇其尤專長者。俾充斯選。則日有課。月有程。而著錄集事矣。

一、金石之刻。圖譜之學。在所必錄也。宋臣鄭樵以前代著錄陋闕。特作二略以補其失。歐陽修、趙明誠則錄金石。聶崇義、呂大臨則錄圖譜。並爲考古者所依據。請特命於收書之外。兼收圖譜一門。而凡直省所存鐘、銘、碑、刻。悉宜拓取。一併彙送校錄良便。

臣愚昧之見。是否可採。伏冀皇上睿鑒施行。謹奏。

購獻遺書摺子

奏爲購獻遺書事。臣前奉諭旨求書。曾據臣按試安徽所屬聞見著錄十餘種。先行奏明在案。續經撫臣裴宗錫彙列臣銜開奏所購八十二種。俱就各府縣所呈送本省近人撰著。臣現在復札商撫臣設法購訪古本舊書。務期該備。又面諭諸生。令其轉相咨問。果有佳本。徑送學政。開局錄寫。給還藏書。庶以仰答聖人念典勤求之至意。江南人士。應令欣然頗有呈送。略可觀採者。臣於歲試畢。迴旋太平。稍爲檢校。考第。如此辦理。自較便易。即臣行篋所攜舊書。外間頗稀者。如唐開元禮、許嵩建康實錄、韓愈集五百家注、宋中興館閣續錄、洪适隸釋、張敦頤六朝事迹、元蘇天爵名臣事略、張鉉金陵新志、宋范祖禹太史集、郭祥正青山續集、金趙秉文滏水集、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等書十餘種。悉付繕寫。彙入安徽所購書內。一併進呈。又臣自幼授書。籍隸輦下。歲時喜購舊刻逸編。積之三十年。家中間有善本。恭逢我皇上求書盛典。亦願以蠡酌管窺。上資海日。臣自奉命來南。家中故籍。現囑臣門人吏部主事程晉芳、禮部主事史積容兩家收貯。臣程晉芳現在四庫全書館與充纂校之事。臣謹即記憶所有經史之外。宋元集部略多。凡得四千餘種。開單呈覽。伏祈皇上可否。即以臣所開單。付館令臣程晉芳等檢取校錄。其可用者。附入全書。繕錄進呈。俾陳册幽光。彰發軒露。臣所抱獻。與有榮施。至其錄訖原本及無用者。仍發交程晉芳等領收。臣謹據所知所見。不敢自祕。據實入奏。伏祈睿鑒。無任悚惶之至。謹奏。

請貽封庶祖母李摺子

奏爲敬抒下悃。仰懇聖恩貽封事。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恭逢聖母皇太后八旬萬壽。皇上廣沛覃恩。臣以四品例得封父母及本身妻室。但念臣祖及父已蒙殊恩。以臣弟珪現官山西布政使司。遵封二品。臣所應得封典。例不重加。竊臣有庶祖母李氏。逮事臣祖父。生子早殤。厥後佐臣祖母鞠撫臣父有恩。及臣母徐多病下世。臣時年十五。臣弟珪年十三。並撫育於庶祖母李。朝夕鞠養。克有成立。臣庶祖母李八十有六。以乾隆二十五年物故。臣等撫育私恩。未有以報。恭惟我皇上錫類推仁。恩周異覆。懇祈聖慈俯准以臣本身及妻室應得封典。貽封臣庶祖母李。不特臣獲遂私忱。即子子孫孫永戴高厚之恩於無旣矣。不勝悚切待命之至。謹奏。

恭謝貤封摺子

奏爲恭謝天恩事。竊臣於七月十三日、拜摺奏請。以臣本身及妻室封典。貤封臣庶祖母李。八月二十七日、奉到硃批。有旨諭部。九月十六日、承准吏部札覆到臣。接奉上諭云云。欽此。臣隨卽恭設香案。叩頭祗謝訖。伏念臣祖父世受國恩。兄弟官偕朝列。臣弟珪旣獲以二品貤封曾祖父母。臣玆復得請貤封及庶祖母。一門三世。洊澤疊施。寵錫殊腆。榮過綍城之贈。果爲私曲。遂成深介伯之報。劉寔綴名。言惟知頂戴。所有感激微忱。理合具摺恭謝天恩。謹奏。

恭進南巡詩册摺子

奏爲仰祈睿鑒事。竊臣執雜詞垣。校文閩海。欽惟我皇上運周天健。德懋日升。恭逢七旬萬壽之年。欣瞻五舉南巡之典。禮文彪鉅。恩澤涵濡。獨江浙而歌臺萊。盡溝洫以覲河海。炎陬旣作於堯德。山川永奠夫禹功。壽域咸遊。日光普給。小臣敢想屬車之從。阻勉鍊京之思。一體柏梁。二分毛傳。廟堂奏御。千縉蹔後於馬卿。經術立言。六藝殷依乎韓氏。伏祈睿訓。謹獻。臣制臣謹奏。

平定兩金川大功告成紀實

乾隆四十有一年春二月。皇帝再平兩金川。金川僻在西南。其名不聞於古。在漢冉駹、唐維州、徼之外。隋皆以金川名縣。而唐縣之屬維州者近之。宋世金川之猛與邊吏接兵。其事不著正史。明代隸雜谷安撫司。與董卜韓胡同族。國初順治中、沃日歸誠。康熙六十年、土舍色勒奔初內附。賞受印信爲我外臣。其地南臨蜀徼。西連危藏。所在危藏者。禹貢所稱南海三危地也。而金沙諸江之源。往往濫觴其間。於是有金川之名。又西番語大川曰促浸。小川曰攢拉。於是有兩金川之名。其中純山。少平地。瀘水奔流其中。太古壘石。飛雪不消。箐林叢樹。尺寸踏躧無路。其人猱跳。能自下上。若爲迭獼鼯鼪然。越在荒服。不釁於邊鄙。靡勿絕而已。十三年、狠卡首禍。繫攢拉土司澤旺以抗命。命大學士傅恆往經略諸軍。至軍。先召其黨良爾吉阿扣斬之。狠卡儻時提督岳鍾琪獨身入噶喇依。宣諭威德。狠卡乞降。皇帝赦之不殺。俾守其土司如故。而歸澤旺於攢拉故地。然促浸自恃所處道險。外隔美諾中有勒烏圍噶喇依之重障。意中國師不能度巉輕入。而其兵力在九土司中號最强。用敢不靖。䳘食鄰部。二十三年、促浸以兵逐革布什咱土司索諾木多布丹。及攢拉土司之子僧格桑於吉地官寨。四川總督開泰檄調綽斯甲布兵。斷其糧路。又令章谷土司助攢拉攻之而遁。時以番部互讐殺。不足誅。詔九土司併力分戰促浸。以番攻番。可毋勞中國師。久之。促浸擄丹壩之沒。亦金岡。二十七年秋七月、侵綽斯甲布之甲角俄坡地。九月、與從噶克楠磨阜克朵革布什咱三土司戰。冬十月、兵攫巴旺之隔河瓦裘地。二十九年、潛兵赴攢拉綽斯甲布所在刦掠。三十年再襲綽斯甲布。與鄂克什構兵不休。三十一年秋九月、狠卡來言乞願前所請印信。冬十月、總督阿爾泰等赴康八逕。狠卡迎於道側。願悉反諸土司侵地。以其女嫁攢拉土司之子僧格桑。三十五年、攢

拉遂侵鄂克什地。據之。明正木坪兩土司。請往諭攢拉。不從。則擊之。秋八月、阿爾泰等赴達圍。僧格桑來稱其父澤旺老病。且言鄂克什部詛其父子。故構釁。今願罷兵。歸其地與所掠人。許之。於是促浸、攢拉、益橫無所忌。且其俗僞傳有殺至維州橋之謠。兩部輒妄相翔。以爲狼狽相依。雖中國莫如予何。三十六年夏四月、促浸土司狠卡之子索諾木以計誘革布什咱頭人。戕其土司索諾木多布丹。併竊其妻。阿爾泰等以兵往責問。索諾木倔强不聽命。且攻鄂克什部。六月、促浸索諾木、攢拉僧格桑、兩酋陰相搆煽。期日發兵。分侵明正土司界以叛。秋七月、詔總督阿爾泰等分路討叛者。冬十月、克復明正侵地。十一月、阿爾泰能。命大學士溫福自巴朗拉、總督桂林自約咱進勦。十二月、並克之。三十七年春三月、桂林遣軍收復革布什咱故地。溫福克資哩。詔能桂林。命阿桂爲參贊大臣。赴南路。冬十一月、阿桂攻克翁古爾壟。十二月、克僧格宗。遂克美諾。溫福攻克布朗郭宗底木達。執土司澤旺以來。攢拉悉平。而僧格桑自美臥溝遁走促浸。乞援於索諾木。兩軍旣會。乃命溫福爲定邊將軍。阿桂副之。溫福自功噶爾拉、阿桂自當噶爾拉進討促浸。三十八年春。溫福移軍於木果木。克昔嶺。夏六月、索諾木旣得僧格桑。留不遣。而遣其頭人七圖安堵爾歸師與之偕。間道趨美諾。號其故番之降我者。厥衆蠭起。蔽木果木山背而上。以撓我軍。溫福遇害。皇帝赫然震怒。命磔澤旺於市。秋七月、阿桂在當噶爾拉。聞木果木變。自南路全師而出。皇帝按圖山川夷險。以軍事問阿桂。阿桂具言賊么麼耳。然據地險。誠不易攻。臣奉天子之威靈。將十數力多算者勝。賊必可滅也。於是授阿桂定西將軍印。豐昇額、明亮、世爲副將軍。富德爲參贊大臣。調滿洲健銳火器營、索倫諸軍赴軍。冬十一月、阿桂克資哩。攻阿喀木雅、美美卡、木闌墻。悉復之。明亮自南路克亦丹思上。以半歲所克旋失之地。復於兩日。旣嘉兩路將軍奏克之捷。特以伯爵之稱諭招撫。受降者訓之。於是阿桂又克路頂宗、明郭宗。再取美諾。收復攢拉全部。明亮又克僧格宗。阿桂又收復底木達布朗郭宗曾頭溝所。在三十九年春正月甲子。明亮克馬尼山前之拉寫克。右用地雷碎其碉。壓賊死。大半富德繞出山後。克其了口合爲一。奪取絨布寨。癸酉、明亮克木驊。庚辰、巴朗穆興嵩保仰攻。陟其山顛。有賊數十人。橫峯出。槍鎗擬我。其火不然。我軍揮刀縱火。而前山嘴刻礮。遭火自裂。我軍之氣百倍。進克其卡卡角。卡卡角山半石隙一線可通。馬爾邦十人云是爲促浸南路第一隘。皇帝聞之曰。上蒼之佑我軍也。是時豐昇額舒常攻宜喜未下。與絨布寨軍並阻險止。兩軍與將軍軍出三路。二月丙子、阿桂克羅博瓦山梁。賊轉礧下擊。我軍傷者不勦。伺賊偃發。轂中賊立斃。夏六月、克色淜普色淜普山梁中三大碉兩坡碉、左一右二。狀蛇之應。會甲午夜。雨霧月落。先伏索倫軍於山兩隘。將軍率敢死士銜枚直上。破二石卡。賊大駭。合鬭。戰酣則開一角。縱之。賊走隘遇伏。强弩射之。殪。須臾諸碉盡下。色淜普羅博瓦兩地並堅碉。賊以死守。我軍先後殲之。直臨遜克爾宗。自用兵以來。此二戰殺賊爲最。上諭將軍曰。朕好生不忍多殺。其明告以棄逆來順者貰之。於是賊大創。其拒我益無賴。阿桂遣諜偵賊守僻所。諜言喇穆喇穆崖斗峯最

不我虞也，則鼇師險隘，擢薜蟄息，猿引而上，並攻日則丫口下之時，南路頗宜喜久，明亮督軍紱布寨，乃詔豐昇額赴西路與將軍會，令明亮分兵七千，助舒常進攻，明亮以不得賊西領，亦欲西會，綽斯甲布土司請爲前驅，明亮乃由甚爾走宜喜山梁，出不意，克之，遂克達爾圖，九月，促浸師通，獲趨拉頭人七圖安曉爾等，僧格桑妾側累亦降，悉械以至，詔詰促浸，令出僧格桑，促浸言已死，獻其幽骨，側累識之，齒髑有鬚，冬十月，阿桂克默格爾阻雨於康薩爾山下，四十年春正月庚申，雨止，夜潛師拔鹿角，超重濠，據其山顛，復雨雪，師不進，夏四月辛卯，攻木思工噶克，其丫口，木思工噶與式梯爲賊部呼喻要害，自康薩爾至丫口，我以銳師破其連柵排碉，沿河所向，捕賊無遺，阿桂奏上，具言臣此役一日而收三年未竟之功矣，初，明亮以賊掘斷達爾圖路，不得前，阿桂乃檄福康安將千人助明亮攻甲索，海蘭察亦往會攻克撒撒谷，而和隆武亦攻克日旁，和隆武，故將軍和起子也，勇冠軍，明亮令曰，丁酉旦畢攻，和隆武先夜半與所部趨上日旁山後，突入賊碉，賊積鏹石不及發而克，於是達爾圖之得楞所在概下，明亮軍既得日旁，與阿桂所攻之日爾八當噶隔一河耳，於是阿桂遣舟渡福康安諸軍，並攻山溝之斯年木咱諸寨，克之，兩路軍合，乙巳，阿桂克式梯，明亮克茹寨，收其麥田，五月甲寅，阿桂攻獲噶爾丹寺及噶朗噶諸寨，噶朗噶者，促浸一大聚落也，而噶爾丹寺賊中相指語曰名剎，我軍得之，居既高，勢俯賊穴，而遜克爾宗當我軍之後，阿桂計必先取之，於是分三路旋攻，豐昇額先大軍登梯，躡毀寨而入，殲賊於碉中，自是我軍直

前不顧，秋七月，明亮夜連破石眞噶下，喧譁以亂軍聲，師進，拔之，戊申，阿桂攻巴占，計欲取拉枯喇嘛寺，而昆色爾喇嘛寺更踞其上，山立如柱，蟻緣乃可升，卽緣而升，裝防其後，於是紆軍舍圖杜下溝中斷岩洞，賊來襲，我令泰斐英阿直搏昆色爾，人人履頂而上，竟克其寺，海蘭察亦攻克巢克多山峯，進圍拉枯喇嘛寺，牆之，常保滿亦攻萬則大海，類其厚垣，辛亥，阿桂克卓噶寨章噶寨斗立拉枯喇嘛寺下，賊於碉外鑿溝，取敗薬朽株布陋溝上，覆土覆之，鏁眼窺溝旁，溝外立柵以誘攻者，我軍覺之，斫柵橫溝，乘之以登，且登且斫，輒據其兩山峯，其日明亮自石眞噶下壓克噶西喇嘛寺，丁巳，又下壓克沙爾尼溝所在焚其溝，南與將軍隔河而軍，戊午，阿桂軍繞巴占八九峯後，攻獲冷角喇嘛寺，進逼勒烏圍官寨，戊辰，富德遣軍掘地道成，當噶咱普山腿河灘之間，河南軍五隊，河北軍五隊，庚午，自下施火線，火從山腿轟裂而上，木城石卡當之碉下，賊守者飛屍空中，雨鮮血而墮，舒常阿爾泰等橫擾山腿，躡懸崖折上，取其木城，癸酉，阿桂并日夜攻轉經樓，轉經樓與勒烏圍大碉相掎角，中間閒以層碉，高碉五重，疊山而上，阿桂以一軍斷中間，使賊不得相援，一軍沿冷角寺並河之西北而南，截賊走水之路，賊有橋曰甲爾日礫橋，縱橫往來自相救，乃募楚士善泅者，繫巨緯於橋柱，拽橋圮之，又以礮距賊遠，我軍火鎗不及中，則令軍捆柴人戴之，以手推沙囊蒲伏行至碉沿，積之上，覆以木柵三重，俯擊碉下，賊無不倒，又穴地用礮轟賊之掘溝以拒我者，百策並舉，賊大窘蹙，爰以八月庚寅望夜圍合，月出當午，礮震鎗發，火彈馳截，呼聲與之俱，

碉石賊勁，沙羅奔兄弟及頭人丹巴沃雜爾先眞，我軍拔柵斫圍更戰，賊殲死相藉，歷亥子丑三刻及曙，辛卯，克勒烏圍，明亮亦略瑣谷以上，焚其克爾瑪斯當安寨，九月甲戌晦，阿桂進攻西里，冬十月戊寅，明亮自斯當安克什扎古閻，十月辛亥，攻瑣谷，望見我軍之攻克爾噶色札木者，乘上山，陳奎林等自溝中出山之顛，遂克札烏古山梁，阿桂軍先克西里之黃草坪，乙卯，分兵三路仰攻，撒福康安等繞出木城背，下壓賊軍，丁巳，築礮臺二，擊賊，戊午夜，烏什哈達等銜而上，毀木城十四，克西里山，其日富德夜克布咱爾尼山梁，十一月甲戌朔，阿桂攻西里第二峯曰奔布魯木，我軍乘夜冒鎗礮而登，亂擲火彈，大風助之，木城焚，海蘭察乘火直取奔布魯木小峯，後隊自上壓其西里正寨，克之，庚辰，明亮自甲索至日斯滿，又至札烏古木，並河悉下，遂據噶占，十二月戊申，阿桂軍亦並河，攻薩爾歪寨，進偪科布曲索隆古，下令達色等攻其左，烏什哈達等攻其右，海蘭察等自上下攻，又檄福康安等過河奪賊寨，四面軍集薩爾歪下，立克之，甲子，明亮克山梁三，丙寅，阿桂奏克格隱古科布曲，索隆古所在山梁上，諭曰，索隆古距賊巢不遠，自此剋期平賊矣，庚午，阿桂自索隆古進師，據則朗丫口，明亮克獨古木，鑿道乃當山梁，壬申晦，克甲雜，直抵獨松極於河西，四十一年春正月癸酉朔，明亮軍克獨松隘口，遂擒馬爾邦，與阿桂軍會，丁丑，明

亮軍於巴布朗如，巴布朗如臨河斗險，阿桂軍三面圍賊巢，其一面限河，至是圍始合，富德亦自馬爾邦並河克噶咱爾如諸寨，會軍進剿，於是阿桂進克舍齊喇嘛寺，又克雍中喇嘛寺，兩寺當賊之吭咽，我師軍扼之，賊成擒矣，自克勒烏圍，賊部衆離逖來降，其頭人布籠普阿納木達什阿庫鲁等相率降，至是索諾木之母阿倉姑阿青，悉降，諸軍並進合圍，令曰，水軍絙水，陸軍柵陸，毋令賊得逸，凡四十餘日，索諾木惶懼，遣其兄岡達克彭楚克詐詣我營，我縶之，於是賊技窮，不克自死，二月丙午，索諾木率其兄弟莎羅奔甲爾瓦沃雜爾斯丹巴及兩土婦頭人丹巴沃雜爾阿魯木綽窩斯甲尼瑪噶喇克巴並兩喇嘛醜處二千餘人出噶喇依寨，率印信跪獻於軍門，生卽俘獲，兩金川平，乙卯，皇帝方祇謁兩陵，捷奏達於桃花寺行在，皇帝穆然謂列祖在天之佑，殆適不爽也，爰封定西將軍阿桂一等誠謀英勇公，副將軍豐昇額以攻遜克爾宗先登，加封果毅繼勇公，再賜一等子，弟布延達賚襲爵，明亮一等襄勇伯，參贊大臣海蘭察一等超勇侯，額森特一等男，領隊大臣奎林本公爵加賜一等男，其子襲爵，和隆武以子爵晉三等果勇侯，福康安加封三等男，又封大學士軍機大臣于敏中一等輕車都尉，並世襲罔替，復詔圖畫功臣五十人於紫光閣，於時奉皇太后迎鑾於岱宗，詣魯釋奠孔子告成於學，迴蹕，夏四月丙寅，獻俘於廟社，戊辰，皇帝勞師，率王公大臣拜纛於郊勞臺，將軍阿桂至自軍，行抱見禮以寵賚之，己巳，皇帝御午門受俘，五月辛未朔，皇帝率羣臣恭加上皇太后徽號，御殿受賀，詔頒天下，慶福大洽，御製碑文四篇，一刻太學，一刻美諾，一刻勒烏圍，一刻噶喇依，垂示世世，臣伏而誦之，仰見我皇上聖德神功，天地幬載，武烈之盛，至於闢地西陲二萬里，爲自古所未有，然而金川小醜，負險不庭，近在四川省外，用兵五年平之，御製碑文，

縱然比於唐之平淮蔡乃知聖人不得已而用兵之心雖金川之役觀西師大小縣殊要之我戰則克其理一也黃帝之銘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書曰其克詰爾戎兵臣愚以爲平兩金川其成昭著於將軍以下戮力一心而其實本於天子之惟斷乃成與唐臣韓愈所稱編之詩書之策而無愧者允哉符合臣秉筆翰林竊附斯義具列金川始末作紀實一篇稽首頓首以獻

恭慶聖母崇慶慈宣康惠敦和裕壽純禧恭懿皇太后七十萬壽文并序

惟天以至孝之德錫我皇帝奉事聖母於今五十有一年皇帝卽位之二十六年皇太后春秋七十冬十一月恭逢聖母初生之辰仁壽萬祿寵有涯極惟皇帝所以承順聖母德意而廣之天下以上迎皇天之庥者天子之孝無以加焉臣伏卽所見聞謹其大者皇帝賦敬閫域方澤南北祇事四享一聆格於太室必躬必親風雨順從福應咸臻天下咸知皇帝之德如是而皇太后每於宵旰之先雨暘之候宮中步禱響答元穹爲皇帝則效此聖母德之至也皇帝聰明作民父母時乘天行中升於嵩東岱西華南巡乎大江咸再而三歲以秋獮北朝外藩天維地奠仰首而思天子之幸焉天下咸知皇帝之澤如是而四巡所至皇帝必奉聖母以行皇太后每所過賜予以億萬計慈甯一豫沃行吹榮咸樂其意此聖母澤之廣也皇帝神武耆定西陲二萬餘里日入之部天西所極歸我版圖天下咸知皇帝之武如是而天子方以西土告田上佐玉食所謂以天下養者乎此聖母之福以成我皇之大武也皇帝天文燦然作爲連珠上聖母壽在昔周旦述雅載美文母說者以爲盛哉以聖人爲之子而歌詠其母后然特臣子之事耳今以天子而躬修士之孝古未嘗有此聖母之聖以成我皇之大文也皇帝至孝奉養無方晨昏左右常如一日於時聖母七旬皇帝合萬國之懽心爲皇太后祝釐咸趨咸來皇帝卽宮中爲綵衣之舞率觴前爲壽諸王等以次舞酒行歡甚是日四海臣民聞者咸呼萬歲太和之氣先見休嘉歲旦日月合朔於婺女五緯之宿相生如珠燦然見於子丑之次是冬聖母萬壽明日適迎長日之至意者皇天以是昭美聖母萬壽無疆之符而用答我皇帝至孝之意引無極也臣謹按傳記有有其應而書之者矣有有其德無其應而書之者矣未有有其德與其應而不編之玉篇著之金櫝者也今皇太后有如是之壽而皇帝躬至孝之德符合於聖與而瑞見乎皇天臣竊以爲漢司馬相如班固唐臣柳宗元並著符命載之正史其文斐然而實則未至臣躬際斯盛誠歡誠忭輒據經義罄神極思作文一篇命曰元符以發揮我大淸福應之盛原本至德億萬年於是乎始謹頓首以獻其文曰

遂初之紀元氣昆侖炎炎瀰瀰毅舒嶽渤天生聖人粵若靑虹組華胥之洲彤龍蟜常羊之陬大電繞流以纖黃軒大星斂舉而揭朱宣晨儀昳眄乎瑤光陳豐縣萩於聖跡有唐則奄風三河之觀虞則大虹貫華之觀慧芭鈞鈐文命之辰白月黑龍天乙之年莫不推雜依運龍斗雲飛風布霧霧颺颺日生聖人雖哉聖母臣愚以爲皇古之迹敞覓偉儒若天地外非耳目所卽不可根據以爲信實若乃提正義哦雅詩

姜嫄生民太任思齊媯嗣以徽姜盛以才聚成周之聖纘戴六經而法垂是以周公歌之孔子筆之神光蔚然傳至今日蓋越三千八百而炳耀軒轅也三五而迹漢唐以邇崇禎日叶慶紀千秋洪魚藻之歎萬歲銷燕饗之美珠沼蘭殿峯其徽雲龍羽人蹻其兆將以跂夫烝孫之典雎雎之詩羌莫得而紀焉洪惟大淸駿命燃祚申錫乎皇天權輿帝女朱巢是存實佑啓我列聖東土之興勃焉暨文皇后乃以帝母娚我世祖鱗戩蹤龐天飛日午而遂撫有乎天下自是坤占正則乎黃殿而宮史播聲於椒塗三朝翼翼怡怡愉愉至今皇帝以至孝治九有惟我聖母德麗福薈地符天休旁溥若海運巍峩若山嶽蓋亘二萬年而不一聆睹而聖母則左迓右召天相其意若顧受而指授也今夫聖德之盛篤生聖人至仁也輔迪聖人爲神民主而治莫盛於斯時至慈也恪事天祖而步趨乎法宮至誠以恭也陛庭春溫而環海澤被至和以裕也皆出懿旨舉行親蠶之禮爲宮中則範至勤以儉也聖母之聖天下既聞矣謹以皇帝聖孝所以上承聖母之歡而爲自古帝王未嘗有者言之天子深愛怡怡悅懌愉愉京師則慈甯數御別館則壽康三至雞鳴日中貴爲王者而佩服出行勤乎色容此皇帝之愉行昭融者也至於歲行四序令節吉辰元日曦臨陽頤正春皇帝供玉饌於長春之館頒大賚於同樂之園時則煒煒旭旭曦蠕丹鬢髮衍大張是瞰火戲山高水長夏五延薰瞻濮濮流蓬島瑤臺鼓龍舟曰芰荷香綠淨漣迤夫容婷嬛被乎絲水皇帝剡奉勻藥之和以進芳菲甘旨中秋金精麒餚上吐梧桐九日黃風下舞於焉侍慈宮之宴言告瓊粒之瓛膳冬奉安輦入居壽安初日氤氳冰鐙是觀九彩絲翩十光班爛皇太后喜帝爲加餐此皇帝之歲時侍養洋奐盡歡者也若夫赤鐵黃圖近咸數百南圻上苑射虎農隙湯泉煮砂沐浴赤日時奉聖母溫淸孔吉咸瞰盤阜秀巘石骨萬年怪松飛藻瓊濤熱河環山避暑所宅大廚翠藹蹄蓊蕭搖風如簧時乃秋獮稅於木蘭戴斑麋素蒭綠鹽丹嬰鐵翼豆遂充庖人行殿上供聖母饔飱其或周覽埃塹鬐

躍四巡北則鬱蟠陪京祖宗之原父老盤跚攀金根軒西上淸涼燻閣奧秘祝釐新年東蹕岱宗萬物并榮日觀蓬萊輪囷雲上氣迎長生於是鼓紫磬舞赤雛皇帝乃奉聖母觀乎三江五湖之飛濤艷珠壁與錦綺下神光而天數玉琤石蹈曾稽上高安輦所過草榮水潮若照玉燭而四和以調此皇帝承聖母意悅耳目而娛心志者也臣愚以爲是猶聖壽六十以前所已有者冒海之所羈歡而柱史之所睹記也國家士宇販章鴻勳廣厚南朔東西旣全而有惟天以西幅蟠積沙之外蠻峨層冰之間列幕亘城或牧款闢偭強陋僻而仰不覩天自我列聖定鼎以來數世而未賓矣往者皇帝既以金川告功彰聖母德尊上徽號於時發策用廣揚之勳遒師越龍堆之隩先授尺組牽厥大長以來遂收四衛拉特克有伊犂玉關伊亭赭沫崗巒蹀躞蹀而天戈巳壁乎哈薩克以西自西而南諸部曰回曰布魯特以遽喀什噶爾若葉爾羌厥呼爬攀千百其歸厥版我隸厥田我沾冠帶咸被廡賚大肥宅土中測晷正蓋地幾而天樂皇帝乃敕命積於一隅合萬方之玉食從容侍膳指顧西側曰自天所授我孫我稽欲一怡慈甯顏色焉寔

擢重光。十年以來。開闢殊域。遠越漢唐。校尉都護所治之都。不知其幾萬億。於時徽號再加。聖母悅懌。天下咸曰。聖人之養。準乎四極。此事甚盛。雖唐虞末之聞。懿哉非人力也。大功告成。聖母七旬。皇帝乃採精鏐鏤寶契而上加乎恭懿。於時時也。王母獻益地之圖。老人昭德星之瑞。俾寶玉於和闐。韓天馬於宛地。辟麐之槐。千載攢聚。外國之璧。皓質闐瑞。家家聽八世之矩。嬝人人覩百歲之冠。佩聿有國老天濱之耆英。王國之碩輔。或匡衛般辯以環列。或懸車柴虎而偕侶。元髮遲頑。鵠覯鴻舉。粹縷而來覲者。凡二十有七人。皇帝詔圖之於秘府。用祝純嘏。諸其五都圖宜。九植軼壝。構崖則十洲瓊宮。徵歆則六鳳迭嘯。璣璇與瑚瑚錯落。鵷鶵與麒麟羣類。寶連華平。蔚甍草木之蔇。聲軒都盧。天蟜魚龍之戲。燭月恆與日升。欃天將而地瑞。自天之下。思見王會。乃御玉殿。開金闕。鳳銜詔而下來。廣慈甯之福。康皇帝遂諳嵩安。稱萬壽之觴。躬九成之舞。諸王貴人。相次左右。節應律呂。鏗鏘幡繇。爰日正午。日祝聖母與天齊壽。是歲也。正月朔日。婺女之次。若璧合一。熛熛五緯。水居牽牛。木火躔危。營室土金。貫珠蔵麗。蓋在元枵娵訾之舍。迺序以推。而聖母萬壽之辰。實迎長日之至。閎乎協哉。天示珍符。照爛若是。皇帝曰都。予其為聖母祝。盒用敬答天意。爰臣愚以為惟皇太后之壽。皇帝之孝。上契皇天。應誠而效。宜召太史。迎日推策。演一至萬。以明貞元之運。彙帝王而同天地者。慨然今日而始見也。聖孝光哉。聖慈康哉。皇天示錫。以嘉祥哉。

簡河文集卷二

聖謨廣運平定準噶爾恭紀四言詩百韻 並序

臣伏見皇帝陛下六龍時乘。德與天一。四表兩間。無不周浹。御極以來。奉皇太后再巡盛京。謁三陵。展孝思。東升泰山。幸闕里以祀孔子。南巡江浙。躬省民事。皇哉大禮備物。未嘗有也。金川小蠢。即殄即平。乃者準噶爾部。僻處西荒。世其凶德。皇祖皇考張申撻伐。不乾於誅。天厭厥類。其孽子喇嘛達爾札。暨亂臣達瓦齊更相篡竊。應蝎荼蓼。厥部離心。時則台吉車棱、車棱伍巴什等暨阿睦爾撒納等數十萬戶。斂顙乞降。天子為幸熱河莅而享其人。飫沃讙呼。同請效命。皇帝神謀天斷。乘時發機。乃命將軍出師討之。即用其人導師前行。西北兩路。同日迅發。千軍萬騎。馳越乎瀚海。若燬沸雪。若風劘草。自克烏梁海至於阿爾泰山。梁更數十部落。台吉宰桑。厥角恐後。我師入於伊犁。降青海叛人羅卜藏丹津及其二子。又獲通賀巴期。孟可等。悉俘以來。師涉伊犁河而西。標山毗川。掃闓蹈壁。用夜入其鄂立。十營賊兵負山面淖自相驚蹂。追擒其孥屬部人。達瓦齊以其子及數十人走和集斯。伯克藍獲之以獻。捷聞。皇帝躬至太廟。徧告郊社山陵。越名山大川。羣臣請上尊號不許。乃以吉日加上皇太后徽號。爵勳賞功。周布恩澤。與天下大釐。俘至。獻於祖社。皇帝御午門以觀。旋旆豹罕。球鐘鐃鼓。戟揚鏗鏘。白秩鼓進。咸頓首賀。臣伏念易稱高

宗殷之盛天子。其伐鬼方。三年而克之。若是難也。小雅詩人欲張大宣王之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若為荒徼絕域之僻。所以殫竭心目。刻畫金石。然歲運之三年之久。近在皆國之地。猶且照曜方冊。其烈爛然。至古所稱王者之師。不戰而屈人。萬里之外。蓋有其言而無其事。今準噶爾去京師尚不啻萬里。出師不逾二時。不見一鋒一鏃之遺。而大功克奏。閉師入伊犁之日。椎髻之婦。未亂之童。望我旗纛。若慈父母。惟皇帝陛下神聖文武。天之所授。日麗霆發。颷靈雨甘。百神效職。惟所左右。誠非尋常所得擬議萬一者也。臣謹作四言詩一篇。竊欲準古經義。殫思極精。所以導揚天子之光明。式於世世。其詩曰。

皇帝聖德。自天受授。風霆在左。雨露在右。惟十四年。蜀徼蠢聚。煽其孽賊。內訌外構。皇帝命相。一捷十俘。
父子面縛。乞命邊堠。準噶爾部。西極是守。人執信義。若羣鳥獸。聖祖獵之。朔漠三狩。世宗命將。再彈再殼。
策妄有子。非種而穀。不如鳥鼠。同穴相鬥。是召亂臣。達瓦齊寇。通名天朝。不自疑陋。廿其下人。以飽鵰鷲。
諸部瓦解。呼天內附。皇帝曰嗟。汝遠無告。宅汝予所。飯汝予糗。事之熱河。厥長賜綬。咸拜獲命。死為以報。
皇帝曰吁。渠魁可宥。將軍出師。來者為副。伐罪去疾。往哺而盥。十九年秋。帝謁祖考。以絡出師。惟列聖祐。
天策既發。西北兩道。師行三十。其里萬數。乃齎詔書。壯士馳驟。所過部落。山川鱗輻。譯長宣布。咸使聽覯。
各遂汝草。各牧汝畜。除汝敗羣。安汝老幼。無驚王師。駭鹿激鶩。乃聞乃來。若渴飲酎。跋海踰嶺。集莽是庥。
台吉朝迓。宰桑安候。奉上玉盤。膜拜獻侑。弋不舍牲。耕不改耨。台背而扶。垂髫而走。草棘木長。雞狗犬嗥。
後我王師。躍踴邂逅。旆旆大纛。長途不留。天風吹颭。五綵綸綬。沙漠萬里。如行中霤。無警其營。無頓其宿。
不鏤一人。不遺一鏃。直抵伊犁。諸部盡收。迺醜既縶。叛落自首。賊曾顛倒。無所竄伏。小豝大兕。取之自實。
三捷上聞。告廟用祝。陳設圭瓚。奉冊進讀。皇帝躬入。潔齋盥漱。曰自我祖。萬邦是揉。大甲長弓。垂法詒後。
惟茲大勳。尙率由舊。用牲於社。上帝顧造。神靈肸蠁。禮應來湊。山陵巍巍。遣皇子赴。登降執禮。覲於堂構。
羣上尊號。謙讓至又。聿以吉日。奉皇太后。崇號純禧。金冊玉鏤。乃坐正殿。受羣臣朝。詔告天下。自海不冒。
五公四侯。望秩烽燧。高爵厚耨。功大必售。皆秩有位。升後教胄。存問煢獨。讞獄平復。葺廢決滯。剗瑕剔疚。
恩澤三十。莫不周究。爰以俘來。牽頸祖肉。左命於祖。右社告奏。帝登午門。日出當晝。鐃鼓戴代。金石撞扣。
凱樂大作。曰俘是受。司馬司寇。百職咸具。頓首上賀。拜舞衣袖。雷電軒豁。乾坤明秀。皇帝大德。上與天茂。
長養萬物。日月所透。至誠感通。各得中宇。皇曰念哉。與天下穀。皇帝大文。經緯宇宙。始金終玉。高成深就。
配於文命。上刻岣嶁。皇曰勖哉。與天下豁。皇帝大武。止戈獻豆。熛熛黃鉞。孰敢叫吼。有不恭順。覩厥頸脰。
皇曰戒哉。與天下懋。皇帝大功。亙古莫較。東西之廣。南北之袤。帝不能羈。王不能囿。皇曰敬哉。與天下富。
皇帝大孝。慎巖泱流。萬國合歡。四靈為囿。以天下養。樂於穀穀。皇曰康哉。皇太后壽。小臣頌德。舉一萬漏。
敢辭不文。竊比史籀。

聖駕南巡輿情慶戴恭紀柏梁體詩二百韻 並序

臣謹言。伏惟皇帝陛下。神聖文武。與天合契。乾隆四十有五年春正月。實五舉南巡狩之典。慶澤大洽。況又適逢聖壽七旬。無疆惟庥。始和布詔。萬國歡舞。臣以奉使課迪士子。遊職闕遙。不獲趨走屬車先後。覲覲盛典。偕從江浙士庶。照曜壽域之光輩。私心跂抃。莫可名狀。謹極思殫智。擬撰柏梁體詩二百句。式備采書。昭示奕禩。謹稽首頓首以獻。其詩曰。

皇帝萬壽巡四維。七旬庚子初開支。元貞運會乾隆時。四十五年則稟綦。敬皇天法皇祖治。遙奕國璽天東陲。我皇即阼洪丕基。西北二萬眾崦嵫。岷江之源表峨嵋。湔濡有宥昭南離。功德旁天越嫄媯。於時天下方大盭。始和頒詔咸聞知。緬列聖德浹髓肌。繼繩壽域大福臧。嶽瀆沈禮侑神祇。西后先師官廨屆。賜賚宗室中外釐。周百執事學官比。孝順義節旌所司。絹米惠表百歲耆。築除橋梁葺廟祠。灘滑有斑猶犂黎。先歲普免租穰穰。毋耗雀鼠民脊脂。惟皇帝壽咸樂只。皇帝南顧江河湄。曰春省三今遲遲。越十六年乙庚期。南萌後翠華旎旎。其考禮舉樹厥思。諏吉春正月庚寅。鑾龍輻轄捐驂騑。發神武門閶闔彌。蹕鈞魚臺揮闢獅。黃新莊峯西山迤。宏恩松蓋鐃瓊臺。度先鋒坡懷鼓鞞。軒轅涿鹿阿騎匯。四登不違人帝師。存問三家齊兩犂。紫泉水沃赤縣蘇。濟決白溝戰壘嗤。趙北際又燕南垂。聖祖盛沼佐在斯。親人魚鳥波渺瀰。江南思幸澤先滋。毛公舊館引金錐。河間表彰古禮詩。宿宿思賢村獨歸。行幄丹黃四庫披。紅杏國花春酣黃。熊安生宅北學閭。太史陳風樂何疲。望開福塔不敢南。北劉智社塋墓思。泉梁濟黃河岸。鬲津道耕平原蘆。齊嬰邑古張耕韁。諸村結搆崗之陲。衛樾供眺圓峯巒。靈巖尋寶石竅吹。尤柴柏指天巍攜。鐵架裝洗泉味飴。希有佛現方貝玭。綢執世音刻藥爨。遂循白鶴岱雲觀。中水行踏泉林飀。康成注經耆帶巖。蘭陵大儒荀家遺。帝來萬松峩山陂。問官里曜雲烏姿。程子傾蓋鄒子諮。聖人元契東魯岐。龍泉大道黃流魁。夏舟居埠春民咨。百穀帕規順河伺。咫尺龍風溜堤扈。七驂六御淮行祇。邗溝梅蕊拆灣壖。天甯高晏拈花資。大江錦浪浮玉崔。帝五來閱天水奇。石頭雄固焦莊迷。赤畷照江天無私。南北歌舞騅旌旗。扶觀雲壺跳童兒。三義閣轉鍔醍醍。惠山園舫舟亭樣。吳波玉朗淪漪漪。虎邱見勝御楫倚。五松碨碨倪迂爲宦。光濯石中孔虧。千尺雪瀑香雪枝。天屏上房媚匯嬉。琴臺靈巖湖遙睨。要看七十二峯隨。東西洞庭稱園扶。皇勛錦爛以布恭。六日路向南斗移。平塘款乃泛古櫂。三塔斜照烟雨疑。石門取道觀海涯。甯安瀾園水中坻。絡石下榰扦若堤。日擬潮角背種綺。海門疋練增冰澌。鍰塘會稽斗浪危。不勞三千射水犀。明德遺石貝嵺嵺。我皇臨築萬菽隄。越山吳地履磨砥。湖光十日天顏怡。聖內繡造紀康熙。我皇繩武遊豫宜。風簋上上峯髻魋。南屏山色囿周墀。銀牌玉戴千年慶。凝神夾蛇攸伏來。六橋三竺神仙覗。帝爲康功來匪嬉。毋庸蓮華覽神尼。葛嶺清淨侈何居。瑪瑙增美帝曰嘻。不惟丹刻惟士莢。省方致意是訓彝。受閱水師校熊羆。兩浙十閩樓船麾。重臣介冑督與提。艅艎鶖鷁嫺偏裨。六和高塔影參差。皇帝臨觀示止齊。陌上花承鑾輿隨。石門沿綠吳門碕。蘇腴常秀看不辭。蒜山出口金山巇。此時江心試御絺。龍

潭松鱗六代皮。棲霞攜撫徵君碑。東高峯頂臨江巇。常宿宿此黨衛羅。南士奏賦千有奇。詔大車載枚馬攜。百年就聞徵册刀。登名禮部心則悽。江浙處處歌采芝。作人詩考儀賦鳴。燕子磯又嘉山館。再陞於攜金三陵。四月仲呂律先甤。綠楊城郭蓮金鼓。海棠庵樹平橋蟄。敞名直隸薰風旅。徐陳村過閼豆畦。甲口水犇鱗之而。魚莊蠏舍洵陋卑。吉行幾日度工施。韓莊有閘高傑離。徐州帶郭黃淵淵。帝來躬蒞幣珪。河伯效應天稷麗。往來相應提屯壘。日韓莊遡悵賑賑。新挑河邏濟背障。長溝老口途嶒崎。珠泉石屯榰若樣。四女寺熟日孜孜。禹功遠奕勤自惟。道合德州六飛馳。十日正殿麗金墀。臣謝勤民湖農蠶。五載五巡書典貽。周官王制考子姬。論海秦劉非實欺。漢唐誣誇殊砥台。宋後册檢荒古迺。前朝閉聰綱大弛。下民情隔自生疵。八紘空張失柱構。世祖受命全有之。聖祖至德天爲毗。六巡渡江人戴慈。舊沃下士樂隊跂。世宗嗣位敬益持。我皇紹休弼丕丕。志承於考祖克仔。自天寵管海測蠡。式廓以武文用儀。東漸亢角西晏背。緊北戴斗南揚箕。油油雲覆布濩彌。天行以健壽惟祺。久道不已民念茲。五舉南巡省耜耒。溝瀆盡力勞豈豈。天下治安逾謙搖。惟聖德進詩賚推。七旬萬年歌譜肩。皇自敬德天佑綏。小臣詩附無逸詞。

南巡賦 代劉文正公作

天子龍德既臨。飛飛陽陽。以守於中軌。云嶽戈蜀。徵禮卑宗。十唐九虞。西沙東解。天周而蹴。娛將巡狩乎大江之南。於是歲行協洽。重光日辛。迺驂迺鶩。搴蹕閶闔而圖天門兮。詔星辰其列般。根玉衡當九垠兮。招搖幅平中春。燭龍裂耽扮晦合而照大昕兮。六羽翻而翻翻。熊熊之家恢焱森相從兮。祝融置匪迓而捧輪。夢踔陡以躍驟而思纛兮。勾芒辟收光迓背而不得攀。蒼龍委麗於擇鋈磬兀其左右兮。背亢觸而朱鳥。皇帝迺昕軒轅而屏伊耆兮。齡五龍。桂朋河兮。蟹大江。日毋月妃婉嫘璣璐。轄蜡赳蝮歸婧郎都。翌翌羅羅。天精地符。騰天都而擘躍兮。摧然玉軑豐羽之濯濩滿燦也。覺赤霞以指南兮。五旂批而門闕。旗輦陸而翫旂兮。宴梁山而狼精。龍章虎旂。彌骞碭駭茇林而涉水兮。怒彤龐與淺戲。蹴蛇蔑之中澤兮。搢鳥旗之上阪。翻八龍之畔岸。留崔左闢綴右白鵝而前山子兮。控綠虵與紫燕。吠月逐而弃一兮。騂智奔而莽萬方。將賤罳、罰跲踖、鵬趨九瀛、而遊五嶽兮。傷嫣南遊竹不得其俄。朔於時六飛初纛。娥跡所詳。滷渭浅滽。河淮相繳。內觸摶以智宿兮。外洸洸而正強。高雅竊其洸星宿兮。萬里走而不偃。南瀆跟汛而闕灑兮。橫堤老而獨當。將攜三湖九江而通氣兮。陽侯蜡像俯附乎層城。迺想禹皇之緣、嶋嶋而築龍門兮。陋炎劉之宣房。躬勝賦負薪而塞瓠子兮。羌莫蹤乎煨石而壓水狂。於是凝淮之脊。築河之面。椎金則稻地數十。鑿石則僧鍤百萬。蟠然高岡之雍。蜿蜒蜒蜒兮。中類仰而不見。忽邏迓糾參差以抗衡兮。狀老龍兮常道。蟠蟠而嬺嬺。王術引墨而目搖兮。奚斯揮斤而睨顧。烏衛思其精誠兮。夸娥悔其飄碎。贊哉美乎。天子神工剞而巍巍兮。白龍躬而不敢犯。更歷萬古長若此之滃沱濛濛兮。若斟江河而在栝棬。遂翼萬鷁而橫江津兮。金焦以爲戟。覽天地之險閎兮。赤岸殿駮燒其波。旂旝粹蹀軸艫蔽颯兮。詔六師驟

五戈。裂缺上電而燃下淵兮。手劃青虬而足白龍。金鐍三萬而火龍十二兮。越射虜魚而燎周鳥。拔龍淵使斷瀾兮。騎璿臺涉神洼。翔陽流光。乍撫觿忽逸駭兮。日羽月羽棍而相擊。國國戭戭、千軍騰裝山巖而水井兮。慌慌兮若觵漣。太白馭六雲霓而九蛟蜿蜒。若海神以紅帕首而朝神禹兮。鱗張膹動怖而恠奇。於焉大閱。誠武帝疆。虹飆苑金石而昭興則。過招廣陵而登會稽兮。觀夏后此焉息。蠨蛸蟋蟀窋窕俯緬神鬼蹤兮。其暴淵也。驟宿隴踞研燚爛鬪內鞫躬兮。暁靜直也。下洴澼而滔滔兮。上嶢嶢而前岑。巖高尚乎其不可得而昇測兮。豫九山川盡其作極。際天地之長勤兮。悵媧氏其明德。曰先精揆而後神與兮。揆四千歲之卽。炎降覽乎曲江兮。橫古今之駭濤。巍峨陰火以贊熱兮。海蜃羽裳而推湖。瀾瀾潭潭、洄洄濛濛、氣瀨恒以破碓兮。吳胥越種跳而狂。趨目其狀也。若三千甲士兮。脫兔婁兮處女。閃戩戩而飛刀。斗其譽也。若五都九植。冨怍瞷喝。駁不可犂兮。雞犬市人同聲而蹈。其汪瀼而臏跳也。若大鳥兩翼。旋盤六頭。闞闞二儀而礴五嶺兮。秋秋鱗鱗勢不得休。其迸散而歸椝也。若朱明之焱而杲杲兮。雷霰霜霹當空而消。枚叔摇舌而色變兮。鏇鑣之矢射而倍嬀。精瞕瞪其犧帥兮。神皎皎其相招。狃大觀以造天兮。孰雲濱之能。嵩彼夷光之湖與閭閻邸兮。不翅九牛之吹一毛。常斯時也。鋭遊極觀。天發地施。皇帝方甚九鑒。路五輩。靈壽杖撰。篷蒲具和。瀰濁洞洞。奉皇太后以出。所以深思淵攫。舉書動儀。合乎萬鄰。慬乎一人。夫其馳黃驊華。四登五月之所事。衡巑嶬而觴溯浮。獨賦貫助徹之萌。擢顏閔游夏之姿。卑十旨海見其大孝湛澤。咸觀咸來。惟聖母溯厥初生。環天之年。無有極涯。椙丹雀之九穗兮。灑流雲之饌漿。服之得道而登天兮。精神頹而始壯。棲乎神農黎祉之涸。步乎天老降鳳之宮。轄雲車之冨翟兮。鏘鏘六轡遥摩而睢聲。行拂若木而泛咸池兮。御飄飄而遊遠颸。廣廣其麗羅兮。宏泊渡乎五河。下臨崑崙而作銅柱兮。喙青翠而騰黃娥。嬋嬋婉婉、虎首戴勝。忽見西王母兮。上瑤臺而青歌。羌越萬歲而長年少兮。竪冶窈窕。婺孋鼿麗顯而層波。上凌雲兮下超光。同天地壽兮同日月明。厥回輿以正志兮。崇節儉而倖精剛。於是法駕上帝。昭鑒列祖。秩奠川靈。歸帝英。虀王核。祥光出河。靈苗天來。廣以明都幽都。輪以暘谷昧谷。春皇炳白龜。夏后提黃龍。秋官摼厲。青冬霏梢。爲皇奇毛。神翮巨鱗。明趣元潛。騰湊。窘窘嘍嘍。匡抵推宷兮。川投夜光。疊隧道兮。聲鉿鍠。恩汪濊兮。溶湖江。於是帝車焞嘽。來還於都。闔四維兮。縱六綫。澤蹤焉兮。山帙東匡紫宮兮。劃巑巏。咸功備兮。羣臣歌。天瑞靄兮。昆中外。風雨穌兮。陰陽會。爰拜手兮四巡。紀頌曰。

蠫蠫南州。山嵯峴兮。皇帝狩之。航大江兮。闐闐粼粼謔。黃淮門兮。瀨石嘶嚳。聖所耕兮。五月而南。堯與舜兮。上自會稽。禹以爲正兮。赫濯其巡。將所事兮。日輿月囏。光天地兮。櫻流叫梟。百神綏兮。南炎北項。蠻往來兮。王者之舉。昭法嗣兮。用保於世。世世千萬歲兮。

聖謨廣運平定準噶爾賦

維大清受命。列祖列宗。天幬地擇。日月之中。四海之外。我臣我隸。今上卽位以來。修舉典制。謁三陵。幸闕

里。登東岱。巡乎大江之南。以省閭民事、西南平金川。東北蒙古諸部悉爲內游。天子歲營冬狩木蘭。所以講武而威天顏焉。近則俄羅斯、高麗、琉球、安南、數十國之屬奉朝受贄。荒則西洋之域梯海睎日者以數萬里計。莫不循東風。謹方物。十年而一受貢。皇帝曰。嘻。上下兩間。孰不予臣。惟西荒準噶爾、實有元之臣僕。據西極之沙鹵。策妄策淩。世惡詖謝。違作不靖。爲邊萌苦。昔我皇祖聖祖。蓋親征三駕其部。皇考世宗所以命將出師。欲殲其魁。犂其庭。而絜其子也。粵二帝未克剿之志。付畀其在予。予一人念之。二十年一日。其敢暇。夫其道里之寥闊。瀚海亙乎中央。曾瀾漫以秋春。草木失其靑黃。飛鳥下喙而誰羽。興戰索飲嘷。譙而狂。義輪下燒乎空礦。水泉涸而不揭乎沙。泪其千里。仰天蓋之茫茫。內嶠龍堆。外薄蔥嶺。樓蘭車師。取道越境。負康居而擁大宛。敞覓五色天馬之影。其俗控弦者酒而猛。域中萬里。有衆四部。台吉宰桑。逐水打牲。各治處所。旃帳走徙。剽若風雨。人不知信。背欺面詐。猞猁抗衡。利我寶貨。天侈其心。井蛙自大。蓋自仁皇遜。皇衆白鋮。杖黃鉞。方若夫騶騎絕遠之誅。乃彼皆不知兵在北頸而羌自活也。人之與妖。鬼神助之。於是喇嘛達爾札以孽子行逆。達瓦齊以亂臣竊據。哈薩克之師掠其邊場。噶爾丹多爾濟、之衆守其部署。渠魏酋酔。脅曲愫懷。迷鹿爲鳥。姬倒跳戲。以故台吉車楞、車楞伍巴什、策凌阿睦爾撒納等。去逆效順。畏蜆忻雨。款關而籲乎上國者萬有餘戶。天子曰。咨。其厚勞來者。朕將享之熱河。以親決所便宜。惟十九年秋七月、皇帝至於熱河受降者朝。於是蘇巖附墨之屬。輿鞬篋匱之曹。雜遝數萬。羈靮詣髮名王兀其屏息。擡大纛而伐鶉。鳴臆列而拜舞。循卸砌而上。高惕天儀於咫尺。步震悚而不躋。赤日曈其照心。敢自外於荒要。降侍燕而醉飽。樂無涯乎所遭。曰。天子非臨我。顯先臨而負弢。乃用錫命。乃賚赤紱於喀爾喀。處其部牟。涉雄路與大虞。咸推心而置腹。九月、皇帝有事於三陵。而躬獻綏出師於列祖之寶城諡思精意。神明周流。陟高山而降原。想風雨之未收。手捫摩乎弓矢。似乘翠黃其來遊。日若凝乎望洋耳若提乎貽謀。曰。元孫其上告。在西戎之巨酋。彼茶蘇其部人。皇天赫其鏖劉。緊世擾我藩籬。固列聖之所聲。獮殿鱗其洍集。獸窘豺而竄投。請洗兵以救焚。紹我祖之用休。然後六飛鯯鯯。回與乎京師。天子曰。嘻自準噶爾逆亂不道。數十年於茲。厥野梏魚。收有猰貐。皇天命朕。中外稱制。貫惟五刑之討。九伐之濔。在我。我其出師誅厥大慾。以救領黎。爰命將軍。爆西北而並進。以其來者爲副將軍。授之節鉞。致敵而前。參贊諸臣。左右厥功。謀成勇發。鵰攫虎踐。焯焯焯焯。天兵出關。於時軍容之所叱擖。師行之所經涉。雹聲電芒。摩拂鬣欲。騎以龍文魚目之馬。被以文璲通犀之甲。利乎婼羌鬻善之鐵。險乎懸度風災之峽。凡夫西戎長技之所恃於焉僵強者。蓋我師不煩勞而發誓。而況乎天廟之算。神武之籌。卽用其人以決其捷。所以有征無戰。閒罪人而弔國邑。固嗒然彼顚之若兔蹄而豚笠也。爾其師律所向。闒闒廣張。地鼓鳴而發堅。天鍾燒而照空。呼三軍而作氣。雪嶺蓊其中通。長途顚以飲馬。踏流沙而行康莊。先聲嘈而動九天。瞰投戈乎烏梁。繞兔嶺而躁宗樹。颯凍雪而不懾。聿二馬木特之所。碣蚌門而相戕。我軍閫其探穴。拔兩猛

乎麗雙。適遣壯士齎詔。馳重驛而告令曰。我誅其敗羣而牧夫牛羊。嗜來者蠢我豫貅而用執俯貪猥。遂賊乎噶爾丹之部。其台吉來效忠。願出兵以殺纂纓。處者援而不藏。乃有額林少年。兄弟宰桑暨和卓木之月。捧玉盤而踉蹡。傴三腰於俘。寶發其人之尤良。是時大軍蓋莅乎五集。蠶也。聞會首其酒荒。咸厥角而譽前。旗狀飛鞍。沃乎沸湯。捎布錫而餅庫。特擒賊使者以降。蠢大巢其行野。邀乎博羅之源而搜山梁。經隘蹊巍。萬里空闊。寶露雀穗。所過飢渴。覆冰而啗。肉骨而活。戚絕域就乎熟路。廣袤險易。若作廿森而滿蠛穴。惟羅卜藏丹津。背青海之叛藩。敢逋逃而煽戲。不卽誅者三十餘年。日毅下馳。驤臂力殫。一蟆二蟆。投身轅門。將軍執之。檻車疾行。有巴朗之二醜。竄在林而忽讒。閃列缺以下搜。照三窟而收游魂。罪人梟其旣得。焞萬軍而譁讙。粤以二十年五月朔。我師直抵乎伊犁。諸部台吉。爭先爭來。自河之南。極河以北。杖戈服鋤。面東背西。咸願出兵。執蓮尾齊喇嘛回人。貢弁業佩。牽羊舁酒。除塵進邏。台吉黔顙。穉子稚孩。距躍左右。日夜我俟。以故皮幣壺漿之誠。顏色唱噱之態。颺洁日瀲。歡謳熙熙。若民生不知挾夫弓矢。而甌嗐俯伺。今日迺見天子之德威。於焉掀六嘉。舉九垓。五精擾兵。風與雲游。妖鳥困而踣翅。狂猘窮而側窒。撥霞嚁而懸月。斂光不逃乎魍魎。空漫漫其失路。上直視而目騰。山林繼其駭人。伋藏身而疑影。昔自首而怯。內慴高厚而俛仰。夜枹鼓其乍聳。萬馬嘶而肶鞅。蝟集魁其墜心。羣醜橫分而不蕪。遂盡收其

發暴而俘其少長。彼遼瓦齊迺䴥黜隣蹈。迷穴伏莽。走和集斯伯克。浙乎橫江之鯨。遮而投網。曰俯取以熄。而我用休享。夫其出師。半歲以往。戎衣不更綻。卹糧不數餉。唐弓夏箭未嘗抽。長戟利矛未嘗盪。韜箙之士無所發其奇。賁育之倫無所試其勇。而自東行西萬里大廣。下刻七旗。上列宿於樹之藩屛。丁其樸樸。惟皇帝神靈被格。古無以上。意者天將釋嬀德而屆。焜蛽跡而防也。大捷布聞。四遠照耀。於焉懿絡和。雞人謳。大禮盛樂。鏘鏘旋旋。用告成功於太廟。羣臣同聲。請上尊號。皇帝曰。都。予仰惟祖考明德。非常之功。自遠來告。非予一人之力。羣臣歸德於予。朕愳焉。惟皇太后聖德。自天所極。東西南北。輪廣販陸罔不心服。矧西戎萬里。近在九譯者哉。朕臨天下。亦惟夙夜祗受皇太后之教。用集大烈。如天之福。其崇上徽號。以展朕意。羣臣咸頓首曰。俞哉。孝德。六月己酉。皇帝躬至於壽康宮。奉上寶冊。鉅典焜煌。伎列華森。羣臣次進。升歌樂洽。御太和殿。升鑾在職。於嵩冠佩之容。鼓吹之節。以導以迎。泰麗山雍。上乎天安之門。囍命鳳而詔萬國。詔曰。五嶽四瀆。帝王之陵。命官致祭。出師諸臣。嘉乃偉烈。其爵賞以次。中外在事諸臣。汝勞用敍。京師文武百職事。有脊級。有加賞。越歲秋春試天下士。其廣中式者。所在錄囚。輒減赦其罪。禁嚴藏免通貨。存問無告。恩典三十。與天下大治。然後按鼙鼓之律。考鑾衛之制。軍以俘來。獻於廟社。天子御午門而莅焉。縶頸施佩。牽人十步。撻鉦鳴鐃。百僚咸在。司馬上請曰。司寇是司。所以昭示誅宥。惟帝所置。莫不踆然而觀。遠瓦齊之俘至曰。偉哉今日。大武之矞皇。而鉅典之旃熾也。由是崑崙之西。身毒以外。思慕咸德。咸請屬隸。握江縻之珠璣。獻壽林之蕙翠。獅子大雀。四鹽之瑞。古黃益白。萬里之騎。玉門寘金。

天闕陳幣。自日入所。溯日所出。以騰驤於寰驛者。灼乎其相繼。於斯時也。百年見虞樂周禮之興。六駿由文事武略之選。四民以十言五教爲常。九海以丹徼白瑤爲近。由幹而枝。萬末一本。而況天子黃幄鑾斷。萬里之外。以通未嘗貫一鏃染一鋒者。奇功也。奉皇太后讓壽崇名。數其文教。至以窮髮之北爲玉食地。供娛色笑。古者以天下養。安得較乎此大孝也。天下山是蔚然而稱曰。巍矣極矣。莫與則矣。而皇帝方淵然雲腦松棟。肸蠁假之。起卽興夫列祖列宗所以殷慮思獻者。方且凜顧頊閫矩之訓。慎伊呂山澤之戒。前陳宥坐之器。旁求芻蕘之得。日與羣臣所其無逸。夢牧卜獵而箴於有位。黃裳大穗。輪其祥而一夫勤乎扇喝。白鱗奇木。昭其應。而四維濟乎朽索。左詩右書。鑄金戞玉。乃召夫庭堅伯翳之儔。日月朝夕。相與勸都俞而儆吁咈。若此乃所稱至德也。曰三至壽而不居。遊皇極之正路。用垂則於世世。在金版與玉鏤。惟小臣之蠡測。爰琱藻以奏賦。

聖駕閱河賦 代作

臣聞飲河之羽。未足以測溟渤之寬。沿波之卉。竊有以喩富淳之尊。臣蒙被恩澤。版籍圻甸。百年海隅。四世詞垣。往者聖祖仁皇帝六御蓼綏。躬閱河於天津。臣曾祖某臣祖某並獲扈蹕。仰見仁廟睠降指畫民事之是勤。今皇帝重有事於河淀。廟臯所巡。臣復得以文學侍從。而與於屆罕豹尾之間。斯不世之榮也。而況天子覃恩淵惟。寶繩祖武。相度機宜。升覽堤所。夫且原本乎古聖盡力溝洫之至意。而容應所用播恩所隘。乃先淪浹乎臣里桑梓之土。咸稱之而不能殫其利。述之而不能名其樂。竊見閭閻安其息作。牖屋裘皐。雉舞雀躍。粤惟百餘年以來。近畿數百里之間。猗聖人之屆勤。而小人之屆稼也。臣敢陳之。請賦其略。歲在閼閼月爲極。如癸王夏運斗車。八神前蹕。五輅東驅。順句芒以執規。環勾陳而屆輿。騶虞咸於

涿鹿。鼓趙尾以騶虞。日晶天碧。綠原黃衢。翠鳳飛揚。瞪瞪前魚。鱗蛺翩遨。婦杼氓鋤。大化之景。吉行舒舒。祗璇題之蝙蝠。發清閤夫洽棨。皇帝方將周觀乎析津之下潤。而巡歷河堤以講求夫沽淀之淪漪也。呀滴蕩之海水。夢浩渼乎東瀛。帶天都之百川。北徂南而合。幷京師之南。曰四大川。沙河合易。近南桑乾。西南滹沱。淸漳濁漳。二漳合衛。御河所經。京北川二。白河鮑邱。東北曰溯子里溝流。摠鮑邱與諸川入海道於直沽。駭絕塞之漯水。橫放意而自如。潗故曰渜出泉於漯急流。商都沿以柳箭。結九道之邊流。閱樂亭而海見。若鮑邱之過潞。岸沙白而得名。石塘逕須入通潞。亭西迪折於張灣。桑乾挾而東行。桑乾索館源於累頭。蹈擊西山下走。廬溝其一支爲巨馬。小直沽之所由。流渾渾而逾濁。會高麗於鮑邱。易水幷浸。二源滋輪中。溜巨馬亦亂小沽。別流滹沱。入津與俱。滹沱掛乎大戲。飛五臺之冰雪。古祇奔乎虖池。過都六而激越。岔口衝入。若飲投渦。淵翩衛水。蘇門自來。東北走滄。觸淇而開。是曰御河。與屯氏會館陶。西漳讖漲同歸。二漳之源。南北判流。清漳大黽。濁漳發鳩。匯於臨漳。下與衛浮。渺衆水之殊別。倣百變而終同。漯濁入而漳衛合。交滹沱與易逢。易又合於桑乾。閱白河而底通。淸濁錯而五色。南北遭乎八風。餓天東其

何極。晌直沽而朝宗。天津所治。大沽小沽。小沽首受。大沽瀕儲。秘千條之匹練。噏迴腸而九紆。珠瀋熠熠而旁歠。金堤屹屹以中孤。恐淀水之時盛。或震撼乎澤居。是有築鑰。在淀與閘。淀渟以舒。閘洩以捷。舒之以收其淤澱。捷之以縱其泙渫。同功異施。開闔蹊睫。皇哉聖謨。禹績是躡。昔子牙之所滑。當溥沱之下瀨。絡淺水以入淀。迅流噴騰乎三角。聖祖躬視。兩堤是築。東開新河。其流縱毅。王口趙莊。二支三灘。浞浞截其門。渦大堤巍而不安。世宗有命。障其西流。旁洩正激。會於臺頭。泊子牙之東徙。岔口溢爲東支。天子乃敕河臣。改經流而瀋之。歷胥靜以達沽。若斟酌之在杯。水歸壑而土沃。桑麻茁其蕃滋。聖人之所彛畫。妙順性而因時。今茲來觀。哉考其宜。式前訓於流泉。念小人之知依。越津南之大堤。鹹沽北而列五。大閘之口。次南以數。賀家何家。灰堆白塘。雙港新築。塘堆中央。是謂六閘。用洩積水。七十二沽。諸淀出此。放於海河。東走萬里。每歲行之。夏潦雨注。川而流駛。背斜怒而駭浪。垂天地而三洗。浸萬港爲鉅盤。恆斷眠而不起。華派撓其羈羇。睜出首而隱尾。衆淺積而一深。衆支合而一體。狀鵲噗而逢饋。羌昴息而欲嚼。六門洞開。萬壑歸始。汩汩日夜。軒目聳耳。今我皇之來遊。迎桃花之春漲。艤金堤之如繩。繫六艦而相向。塘漫漫而內沃。濱瀛瀛而外曠。於焉指其左右。覽其下上。玉驄一嘶。波明風暢。是日也。天子遂升乎望海之臺。瞰朝暾之所浮。照九瓌之方宴。海若妥而靜流。曰。予來其爲民事。而非卽豫遊。其免所過租十三。而衆和以布休。緊聖人之所幸。實衆諸而雨謀。於是民功奏。天澤悅。然後召春蒐之儀。考梁鄒之節。禮也。爾乃發號水師。陳同魚貫。刳林出乎紫垣。壁壘分乎赤縣。地闊則名別鵝鸛。軍整則士皆組練。天子乃御鷁首。觀艫河。藏卿雲。銳激波。尙書奉籌。元戎誓軍。嚴斁裂空以作服。矰始濺濺而駢闐。淩俯水而仰雲。旬逐轡而一合。萬舟轢其飛輪。金刃利而火疾。煙奔朋而激天。瞥過目於寸息。舟森散而轍旋。申令不待夫三五。耳邊退。於俄聞。神合身應。延龍常蛇。惟師之律。我皇用嘉。飛雨疾其灑河。颯不見其所加。於焉詔論功。示行賞。既賚虎旅。宵旋鶯舫。五旬咸飫。七萃擁仗。夫乃容與乎文囿之僃樂。而爲皇於法宮之共仰。於斯時也。除積滯。廣賚施。庶士與。無刑期。壁壘儀。魚鹽綏。從官璽。靈神祠。三灘中閘。接格淀堤。相減河勢。石工用宜。瀋五家務。三岔不泥。谷家吳家。消溉通陂。惟皇出入。惠無留遺。詔書所下。吏布大盤。臣竊見都七觀於盛典。野農歌於多稌。在陸則咸沃其畜。在澤則成奠其居。童頭躍於通衢。老笑語於側廬。懿哉。聯列聖之嚋複。而我皇之究圖也。近畿之人。何其幸歟。惟皇帝之惠民。實在宥乎天下。遠底績於江河。邇及澤於庭戶。先本仁乎東瀛。準濱四而全付。滲合生而知潤。偕暘暘而雨雨。小臣身霑而目灼。謹稽首以獻賦。

管河文集卷三

哨鹿賦

皇帝法大赤之健體。順白藏之清時。命督鼓。植厲旗。遵乎周原漢京之地。高山大風。顧瞻思惟。所以教坐作進退徐疾之節。欣然再三而稱夫哨鹿之事也。夫以蟋蟀無康之士。東山思勞之婦。有伊耆之遺風。聞仲尼之所取。而況乎聖人哦日月而纖籍雉。躬山川而補迹风者哉。於時天地中閒。昇恬隆縣。儀眸陡附。各職先後。僉曰。皇獲鹿殆矣。號矣。且作賦讚矣。碩矣。皇之萌亮不懲安於忱而作氣於閫矣。言觀其旂。既食其德。用樂其時。歲賦其服。方夫蔚嵩千山。欉傀萬木。天猶栗烈以凍冱。夜雪霏霏而蔽日。人行則墮葉瑱玗。哨吹則犇殲躑躅。乍駭於町畽之場。似蓽於屋霞之嶠。擬其環角外向。分背中呼。睛注萃而邁迂。額戴玉而趦趄。呦求友而遠跡。閃倏敵以走險。若迺屛息瞀伏。獨騎龍蹤。顧月逕明。谷翳候窺。佗神取而聳授。闘枝觡而撼蹄。紛難得於百一。羌寶貴而愈重。所以皇克禹勤。天錫湯勇。蓋欲昭天下以金闕玉英之聖人。其以勞自董也如是。夫固羼璲乎三驅而縱縱。一面而容容者也。爰有石戶之農。麥邱之老。仰而歌曰。石壁未朗。月胐就兮。舜與鹿遊。日月抱兮。匪日之出。我皇之明繼兮。又歌曰。農中巖兮。老中隝兮。昔皇帝來狩。今皇帝來狩。匪鹿之好。曰孝道兮。於是黃伯烏獲之倫。屐芙蓉之金鍱。首鶡鸛之朱冠。相和而歌

鐃吹之篇。曰。我皇神武飛天龍。手摩玉劍弓朱彤。大白小白法太宗。獨騎赤汗踏嚴冬。雜遝躍鼓鞨鞻。空山帝到神靈從。麒麟先路師子蹤。白鹿仙騎行騶蹤。金哨呼夜鳴雝雝。閑以正取哨奇攻。如吹鳳凰雌雄筩。與伏麀鹿文王同。呼聲動天帝還宮。瞰東方出扶桑紅。乃有陽乘執研。雄固操觚。幡然而進贊曰。美哉天子之爲此樂無央也。其始發也。閃睒兮燭龍張舌裂眦出燭光。日珠月珪兮星琳瑯。其少讌也。留鷁兮閟不見人。若潢汜沸波而腹大陽。其類召而轄也。伾伾林林。甡甡蹡蹡。歷千秋之顛。蜚而化黃金兮。酋其上而不偃。其得觜而可爲也。若白鳥通於聲。青鳥忘於機兮。嵓歛兮百靈輸其福祥。雖高計與蹤經。羌瑰琦而㳽芒。固至神之馭物。咸盡性乎我皇。然後上超下能。左師右傳。拜手稽首而作頌曰。

於鑠皇清。得鹿以義。先王講武。非從禽是戲。㲉有囿草。職於虞司。秋𤣥冬結。皇帝有事。古田法閱。哨備令制。呦呦濯濯。咸樂帝意。在周卜彭。大獲師至。文侯出虞。示信於魏。曰師予祖德。信予民志。文慎不武。安慎不怠。惟子孫無極。敢告萬世。

後哨鹿賦

客有問於大夫曰。蓋聞陶唐坐衢室而躬身來宮。有虞氏恭己阿閣而鹿遊於山。泉乎周與。小雅大雅。繼之而傳。故囿咏濯濯之𨚫。野獸呦呦之羣。夫聖人者有其德矣。而諸福之物。協符薦瑞。其來自負。方其盛也。不東而若蟃蜒以上旋。不西而素麟婉僤以下𨀂。未嘗行乎南朔。而朱鳳翻地角。元蝎款天門也。是以神不疲而物莫不興。智不煩而物莫不存。力不勞而物莫不安。今且將冒玉體而蹴霜霧。陟金輿而攀巘峴。慌慌蠁蠁。躬親其中。以與羽林壁壘之士。進說哨鹿之事以爲懽。竊謂非閑都呼於伊嫣。隊保定於典章者哉。大夫曰。陵若客之所說。謂執秋獮而識大獵。引夏逸而譜飛雪。曾無論乎千里與八千歲。而三隅不可以一槩也。子獨不聞我皇清之興東方乎。太祖以功立。太宗以德同。十三甲。堅大小白良。以夾涉山林。翔咸若乎爲歟。於時皇天錫以醫無閭之北藪。曰萬萬世惟武事是觀。昔者明失其鹿。天下掎之。我世祖角之。得其大首。克饗帝德。遂受萬國。用是肩股乎衡恆。而喉嚨乎終華。心腹乎洛室。而頂髓乎代家。蓋有天下百有餘年。聖子神孫。炎炎施施。而未嘗一日忘大武之志。金矢而琱戈也。今天子樹日月之羽。飛龍鳥之旂。彈玉虎。羅金鯨。以歳夕而淵思。曰予不敢晏而娛。以弛予祖考之武事。維時天地令曰成冬。皇帝攬軒以納不周之風。七萃六軍。啣發遣與。以並乎陪京而東。乃獲鹿於高嶸大陵也。夫其下嚴寒之寥慄。崇重山於崎巇。夜未央而無譁。人連騎而不見。千年密林。上叫鸐鳥。隆葉蟠繆。猋風亂驟。中暾疁巘以朦倚。呼牝牡而相飯。屬長哨以裂雲。崙蹄遂而角進。呼駭走而投受。儼異類其貢獻。所謂嘗百寳以陸三驅而獵狂𪌞。鮑𩔾而竄。夫適知八荒九旋。時有或不睍。人有或不從。而聖人方以爲八𢍷於其轄。而四明於是。蹂者凡以牟德而聽訓。躬艱難而教行陣也。至贊雖勞。烏可以語閑云俯哉。且夫神龍嘘而成雲。騰而出入金石。至靈者之迹也。天子之中孚則及豚魚。其教則可以馴狐虎。亦至聖者之觀也。夫迹者

鹿迹。決躁者鹿之性。食則分背而居則環角。鹿之彊防而好鏡也。故詩曰。麀鹿攸伏。傳曰。與鹿豕遊。者言神明之德。上配乎昊天。然後五事之祥。無所不致。而萬物之智。無所不周。僕雖未觀其深。竊嘗原其所由。若乃黠者竄遁。駭者雲迥。厲者似跛陀。悍者似蹺蹐。千熊百狀。靜視與聽。灼若般火之洞觀而周鈸之照形。然後天下知天子之明。又如麥角可爲。去趾不顛。遂養不耨以巧鑽。獲貢無取以力摶。方其呼吸得失。情洶變散。甡甡之倫。擬議而不得安。俄焉逗御路焉空山。然後天下知天子之仁。至於百萬貔士。一二虎旅。熊相衛臣。虎驅行所。龜匪鱗而麗。旋尾猶生而捉虜。想山靈之夜號。赤日報其苛。誅三光正藏。是大小數。然後天下知天子之武。況夫獸蒲稍而馬赭。摩蒼厓而龍蝹。蛾眉大海。銀角上國。凌雲不足賦其雪峙。雕龍不足辨其瓊瑰。與神仙而騎驥。頌君子於萬年。然後天下知天子之文。爾其邠岐有原本之燾。天地有悠久之道。所以秋獮冬狩。豳湘莽葦。日月照天而熒屑火。飲食飫庭而喉魚罟。非卽鹿從乎無虞而奮衛本於揆教。夫非講以殷隙。荒其山高者乎。然後天下知天子之大聖而孝。由此五者。古今至德之所遘孝也。皇哉美乎。哨鹿備矣。是故舜以至孝而象耕。禹以至明而貢龍負。成湯以至仁而蛛蝥毗。文以彫獲。武以蒼兕狩。維我皇之至德。請陳義於斯右。

擬平金川頌 幷序

皇帝撫天下十又四年。神鑒威武。變化於荒外。東自泰遼。西自邠國。南自濮鉛。北自祝栗。四極之民。厥角走脛。以犇以从。不隔耳目。惟時南荒小醜曰沙羅奔。據金川之險。鑿陵滔河。蓼其封長。用蠶食諸酋長。既郎大刑。更迺下拖上衝。恣蠡蠡之毒。以縱𨬁錚。磨日礪時。且囮斷道。皇帝居於蝴蜵蠖蠖之上。神謀天惟。曰。予神祖聖宗既畀予以版章。尺土予不得私。刻九邊六塲使蹐踐於盤荊。予曷上於人。人中朝外軍。咸用颺發。於時臣爾丹以某官往。臣黨阿以某官往。臣赫德以某官往。臣繼善臣楞以某官往。刷猛𠟬謀。𧨨咺嘩嘩。如激而怒。同戚天威。越日爰下明命。以大學士臣恆經略諸軍。天子親授以指畫。出玉斝餞之。於邠。賜有尚方斬馬劍。赤羽白旄。燿燿日月。爲旌旄章。鱗張翼舒。擊膺婀娜。整軍盛服。既歷其境。一戰北之。是時小金川良爾吉詭縱於我師。視賊以諜。賊用負嵎。不覿於鬪。以老我師。恆用王命數其罪。斬爾吉軍中。賊大陷魄。遂進昔嶺。攻巴郎。扼其險害。以與賊搶。賊犂竄於碉樓。闇險自保。恆督軍士用飛礮迅擊。下其重碉數十柵。陵轟穴填。牝牡哮𠳼。若震天鼓。賊大窮乞生降。恆等以聞。皇帝神武不殺。皇太后至聖無不幬載。下班師詔。賊𠅩竄穴保命。狐鼠不出。時鐘琪在列。身自奮激。入其巢。疾馳至刮耳厓。諭布大義。戡正朔白。賊迺駭汗泥首。惶不得歸。相維得地。護賊金佛一尊。朱提千鎰。面縛爭出。是日臣恆。臣爾丹。臣黨阿。臣赫德。臣繼善。臣楞。次升於帳中。郤金受佛。桴鳴鐃吹。𥆠磕喑嚱。香氣溢百里外。呼聲出天地。壺漿之盛。幣帛之美。雜遝紛披。以馭以邇。降我王師。金川既平。奏凱論功。迺封恆爲忠勇公。錫豹尾旄。鐘琪加太子少保。鎮其地。羣臣加秩。行賞有差。皇帝坐於廣殿。百卿千職。咸來果朝。以吉日上皇太后尊號。行歸祖

陵。以告於廟。揭之崇碑。紀厥武功。臣伏念有殷高宗。鬼方逆命。三年克之。周之宣王。南征北伐。鋪敦林業。徐方既庭。並載於易詩。論於孔子。以著其中興之盛。其視金川負厥巖險。曠年越時。罔克底定。惟天子神聖文武。將相戮力。怛然同威。以申天討。令兮不重布。兵不血刃。將不代瓜。而遠蠻率德。有苗斯格。臣竊以爲當與虞帝誕敷文德同符。殷周以來。中興賢聖之主。不足方也。臣謹作頌一首。錄其事實。鋪陳皇帝陛下神畫天策。播於金石。世世無替。頌曰。

惟皇既登。既霜既雨。既風。上下四旁。莫敢不同。海之東南。山以西北。蜀歷岐頭。羽服火食。入水而胎。出石以孕。督波歸峨。莫敢不聽。曰有金川。絕於蜀巴。其人不才。蠻髻所家。厥先孟獲。爲諸葛擒。野狼趨鬼。反覆厥心。子孫孫子。在莎羅奔。欲雌華會。雄以獨尊。左鄰剩監。右邦刻骨。祟落其膽。而指其髮。罟口豕臘。遂廌上邦。蟻不自量。將攖飛龍。毋柔而梗。毋弱而哭。鬼方三年。危地匝月。華宮百司。上逮六卿。僉曰勿養。惡而滋蔓。萌皇帝曰。俞。是惟在予。授討於恆。翦彼翼羽。臣恆出師。帝餞於郊。玉斧金鉞。黃旗綠纛。公卿酌之。賜劍尚方。孰生異心。先斷頂顱。恆用帝命。偵於左右。吉蔑扣歼。男女授首。攜其背嶺。賊保巴郎。天兵耕羅。鷗鑽兕藏。碉樓百仞。賊險是靈。電以光敵。雷以聲戰。石蜺觸火。流金橫河。雲烹星爆。餅齧齦義。碧嶙森彈。跼蹄踔順。礮起碉落。通五丁路。曾寶無返。乃生乞降。牽羚曳羜。壺觴滿筐。恆告天子。再搗其窟。敵我金曹。札我羽鑾。天子有命。不慶而劉。奉皇太后。班師於朝。彼豚走荳。竄鯨投罟。戳則解網。入窟不出。小醜大懟。賊不逃討。鏇琪詔之。我信女質。投獻來入。直抵刮耳。遠蠻懷德。稽首獻善。相呼精夫。牽彼央徒。披縷舞蓋。擴照犇趨。貢金作像。白金爲壽。逆我王師。厥角稽首。爾丹至阿。赫德繼善。往同相拱。覩此縛面。惟我皇帝。至仁至明。將勇相謀。金川蕩平。皇帝神斷。誅得其罪。用當其勳。聰明智勇。天命以右。躋請撥明。劉澗蠻垢。八風十雨。莫不順序。皇帝大武。曰惟止戈。薄海內外。與天淸和。以舞以干。以歌以鐃。坐於元堂。受羣臣朝。皇帝大孝。皇太后教。自日出所。同上尊號。既昌既大。既長既厚。億萬斯年。用介眉壽。皇帝誠敬。入廟以祀。粢神作盛。惟天地似。惟祖惟考。惟禰惟宗。告我功德。孔烈且新。以施無窮。臣辭淺薄。蠡於風雅。敢託經幾。作頌在下。聞古自昔。守在四方。皇帝耀德。世世永殿。

平西頌 并序

皇帝克承祖宗之志。億萬萬年。敬天休命。曰惟我國家太祖太宗。肇造東土。誕膺帝眷。世祖受之。自天之下。薄海中外。我隸我邑。皇祖皇考。仁洽義劘。既纂大釐。張皇六師。討於西醜。用授予一人。予一人其不敢忘。卽阼以來。思繼思述。惟十有八年。都爾伯特台吉、車楞烏巴什等率所部萬人。畝關內附。準噶爾部都分四衛拉特。曰綽羅斯。曰輝特。曰和碩特。曰都爾伯特。此其一台吉也。明年、阿睦爾撒納自輝特來降。且乞師請誅準噶爾部之亂。皇帝以示在庭。或曰。厄魯特準噶爾負固之日久矣。自我世祖賜其酋顧實汗册印。俾統西陲諸部。厥後噶爾丹自立爲台吉。犯我喀爾喀。聖祖三征。乃俘厥子。逮策妄、阿喇布坦及噶

爾丹策凌、再世濟惡。數擾哈密。世宗命將撻之於厄爾得尼招。自是逃附宵遁。以迄於今。今來書以厥部亂。故其人獸心。恐不可信。皇帝曰。嘻。是皇天將以西陲之壤授予。而俾我於列聖之志也。往者噶爾丹策凌死。其孽子喇嘛達爾札者。實奸其嫡子策妄多爾濟那木札爾之位。居無何。達瓦齊復竊而有之。四部離心。若走水火。抱持鞠子。用大哀籲於我王師。欽哉欽哉。時不可失。是秋、皇帝幸熱河。召見來者與語。推布腹策。盡得其要領。爰命班第爲將軍。卽以阿睦爾撒納副之。使導我師。且令固倫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與之偕。察其動止。以集軍事。二十年春、詔西北分道出師。兩軍會於阿爾泰山。踰山而下。詳者率撒宜布所過諸部。台吉在前。宰桑在後。犒師相次。我師入於伊犂。達瓦齊以其屬人竄伊犂河而西。我師渡河躡之於格登山。遂俘以來。皇帝御午門受之。赦達瓦齊。封爲親王。伊犂平。初阿睦爾撒納覬覦爲台吉。欲盡有四部。及聞王達瓦齊不誅。而所欲未之厭。居常怏怏。不衣賜服。軍中所在牧畜。輒用私印徵發。狀頗聞。皇帝密諭將軍班第等令誅之。未發。阿睦爾撒納覺之。跳去。且流言以撼其黨巴朗克什木等。發兵斷我臺路。將軍班第、參贊鄂容安等死之。或曰。賊勢方張。不易撲滅也。皇帝曰。吁。是其可赦。二十一年春、師進討賊。阿睦爾撒納亡命入哈薩克。明年春復命將軍成袞札卜等自朱爾都斯入伊犂。將軍兆惠等自額林哈必爾噶入塔本集賽。撫定諸部。阿睦爾撒納復自哈薩克潛還伊犂。遭我軍。逸去。我師躡之。遂厭哈薩克境。其長阿布賚震恐。誓以擒賊自效。阿睦爾撒納自度不得免。遂走死俄羅斯界。皇帝遣使以舊約間俄羅斯。俄羅斯曰。如約。遂函其骨。使者驗實以聞。於時伊犂再定。諸部台吉惟都爾伯特以恭順存。而其他綽羅斯台吉噶爾藏多爾濟、爲達瓦齊殺之來降。輝特台吉巴雅爾以叛誅。和碩特台吉沙克都爾滿律貳於我。戕之巴里坤外。四衛拉特悉收悉平。其叛者惟回部大和卓木波羅泥都、小和卓木霍集占兄弟。小和卓木霍集占者。故爲準噶爾拘於阿巴噶斯以役其部人者也。我師入伊犂。初霍集占因服乞命。乃縱之歸。俾供我賦役。已而副都統阿敏道以人入盟。賊盡戕我人以叛。皇帝赫然震怒。命將軍雅爾哈善進圍庫車討之。賊擁大城四。庫車其一也。急來援。冒死入城。而令諸城更置伯克以守。久之不支。賊潛委空城遁。其旁城曰阿克蘇。亦遂其所置伯克來降。皇帝以雅爾哈善縱賊失律誅之。而以兆惠代將。當是時將軍兆惠方逐賊伊犂間。聞命旋師。道出布魯古特部。其長圖爾古特內屬參贊富德亦將兵絕幕。會右部哈薩克與塔什罕搆兵。我軍入其兩陣間。諭以威德。右部長阿比里斯上表稱臣。且曰。願得自效。偕左部。由是左右哈薩克、東西布魯特、並遣師至京師。乃略烏什。收和闐。遂以二十三年冬師抵葉爾奇木城下。是役也。我軍三千。周行萬餘里。其渡河攻賊者僅四百人。人人殊死戰。所向殺賊。然軍亦罷甚。遂退保於黑水營。賊兵萬人。圍之數匝。我師糧乏。火器且盡。輒獲神應。與賊相持者三月。而副將軍富德等率援兵疾行戈壁中。馬力復不進。狀聞。或曰。孤軍深入失援。事且急矣。皇帝曰。咨予夙夜念軍士勞苦。命所在還士馬以代久役者。皇天相予。其感者以是克濟我師。先是、六月既有成命。及冬諸軍先後並在

途。副將軍富德果檄諸軍進援。人人爭先恐後。二十四年春。參贊阿里袞率後隊馬悉至軍。用夜半斫賊營。嗟呼聲動天。與將軍相聞。中外夾擊。賊顧我軍。不見其首尾。則大駭。人相蹂踐。圍解。我師合而入阿克蘇。賊退而入葉爾奇木及喀什噶爾。二會分城守之。我軍士馬亦暫休息。居數月。夏。皇帝命將軍兆惠軍自烏什取喀什噶爾。副將軍富德軍自和闐取葉爾奇木。毋令賊自相救。閏六月。軍至伊克斯哈拉。參贊明瑞夜略地前行。聞騎聲。卽之。獲回部六人。云霍集占兄弟聞大軍分道且至。懼甚。先棄城去。我師遂收二城。降其伯克等。兩軍再進。參贊明瑞追擊賊於霍斯庫魯克。副將軍富德追擊賊於阿爾楚爾。戰皆捷。富德又追擊之於伊西洱庫爾。其地左界巨澤。右爲重山。鳥道曲折不可上。賊盡其衆上山與我軍拒。我軍用火鎗飛礮。仰面擊之。山石皆震動。賊軍遺之隳爛。乃大潰。其衆悉降。二會僅以其醜三百人走拔達克山。我軍臨其所部。檄問罪人。其長素爾坦沙順命。卽斬二會獻之。西陲耆定。捷聞。詔班師。羣臣請上尊號。不許。令有司稽典禮。告祭天地宗社山陵。釋奠孔子、嶽、鎭、海、瀆、百神之祀。罔不秩秩。行慶册勳。先是。皇帝念將軍黑水之勞。旣封將軍兆惠爲一等公。至是加賞宗室公品級鞍轡。以昭異數。封副將軍富德爲侯。兆惠富德並予一子爲三等侍衛。富德及參贊公明瑞、阿里袞、並賜雙眼翎。中外在事大臣等敍功行賞有差。詔頒天下。御製太學碑文。勒石告成。垂示罔極。臣以翰林充方略館纂修官。實記西事。謹卽所聞見知識。據實直書。作頌一篇。頓首以獻。其詞曰。

天祚我清。有天之下。來卽而順。莫不受服。蠢爾西部。曰厄魯特。自列聖世。不賓於德。頑實作孽。有噶爾丹。跳梁爲亂。三討以安。阿喇布坦。策妄阿占。世世草竊。濟其兇謀。始康熙年。逮於雍正。皇祖皇考。有志未竟。我皇受之。曰予可忘。欽承天命。順之者昌。承平日久。兵革不用。佗佗九邊。戒毋易動。孽鼠之穴。相諭爲盜。卽我邊吏。呼天來告。皇帝曰嗟。哀汝遠人。汝有孽子。實戕汝君。汝臣竊之。曰達瓦齊。汝部創甚。予其出師。乃詔將軍。導以來者。執御我士。執止我馬。奔走諸部。台吉宰桑。我篋惟實。我壺惟漿。所過道里。奉檄宜布。蹤阿爾泰。行其庭戶。兩軍旣合。直抵伊犁。縛達瓦齊。於河之西。成功之速。古所未聞。撒納叛走。四部亘勢。我師討之。自哈薩克。入俄羅斯。遂獻其骨。有和卓木。兄弟殘賊。忘我解懸。戕我使節。克其列城。不知悔罪。於黑水上。抗我執事。皇帝有命。諸軍速行。圍解師合。再礪甲兵。貳闐一發。兩禽遂連。我武之揚。拔達克山。繄達瓦齊。以殪撒納。二會授首。及此三捷。惟皇帝功。斷之自己。出師五年。闢二萬里。惟二萬里。我服我餐。實有大造。於西之人。賜西人布。自阿克蘇。賜西人田。至於庫車。自其左右。有哈薩克。自其東西。有布魯特。曰歸我皇。初隔中外。今其屬國。同被冠帶。曰慕我皇。始頑而昏。今之西極。咸尊咸親。凡此武功。非拓土地。曰嗣列聖。以成先志。昔之西陲。聖祖三征。皇帝定之。悉爲編氓。昔之西陲。世宗遠伐。皇帝定之。比於門闥。惟我皇帝。永念勿忘。皇天佑之。有此殊方。出師之初。衆惑不信。皇帝內斷。師遂以進。及於奏功。歷陂而平。皇帝不疑。遂以有成。其進其成。帝歸之天。屛絕羣議。帝志之堅。惟我國家。自東肇興。率彼西宅。餞日惟寅。

惟四極所。天付皇帝。皇敬受之。治億萬世。

聖駕西巡奉皇太后幸五臺山頌幷序 代作

臣謹言。臣伏見皇帝陛下卽位之二十有六年。歲在辛巳。恭逢聖母七旬萬壽之期。普天稱慶。適以仲春奉懿旨。諏吉日。皇帝侍大安輦西幸五臺之山。皇哉穹哉。甚盛典禮乎。五臺山者。清涼之福區。曼殊之靈迹也。中臺巋然。上成紫氣。雨花飯仙。袖飛岸特。大羅東眺以涌幢。洗鉢西溶而發穎。七佛南連於金閣。二麓北俯乎斗峯。其中則金蓮千花。珠樹七寶。夏冰瑩五色之光。寒泉挹冽之味。諸福上瑞。歘而降祉。所謂襟帶三晉。肩領五嶽者矣。昔者周崇不言之祀。漢發大孚之宇。後魏琛靈鷲寺。建院十二。初唐設清涼齋勅期七日。宋賜太平興國之額。元有祐國普門之址。於時三百玉齋。十二寶剎。麗矣列闕。晃若臨鏡。歷代幷表此山。號爲極盛。國家聖聖相承。益隆祀事。聖祖仁皇帝嘗幸其地。爰製豐碑。龍蟠鳳翥。炳耀山麓。往歲天子親奉慈宮。一豫西土。旣而再至。今且三焉。夫豈惟率舊典之所陳。考省方之所至。恩深勞徠。德化大成而已哉。竊見皇帝承先意之志。極無方之養。本之以深愛。申之以祈天。居則侍膳。出則捧輪。方將爲聖母祝釐。於是億萬萬年。與天無極。夫非所謂聖人之孝。無以加此者乎。於斯時也。皇帝奉皇太后以天下養。西極之外。闢地二萬餘里。以供玉食。上假皇天。福應來帙。今年春正月朔。七政之光。璧合珠聯。會於陬訾之次。適當聖母萬壽歲始。遹者天其以是示錫我皇帝。用以上怡壽康宮中之懽。薄海中外。雍雍如也。愉愉如也。臣生際昌期。籍隸山右。恭逢鑾輿西幸。仰見大禮之備。聖孝之至。謹作頌十二章。頓首以

獻。其詞曰。

大哉孝德。惟我皇帝。愉悅慈宮。推錫庶類。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嶽瀆。熙耀允乂。奉於無方。承於先意。侍皇太后。視聽之際。其一

惟皇太后。至德坤元。篤生我皇。作師作君。自四極所。咸尊咸親。咸曰聖母。萬壽無垠。惟萬壽初。今七十年。萬物熙熙。若歲在春。其二

穆穆我皇。奉養宮中。壽康問安。初日正紅。陪京詣北。岱宗狩東。自重光歲。再巡江南。金根車輦。先以六龍。曰聖人孝。愉色婉容。其三

自昔文殊。在五臺曲。高居清涼。神光四燭。惟聖祖來。勒石祗告。皇帝再至。旣齋旣沐。曰爲聖母。祝釐祈福。詔以仲春。吉日諏卜。其四

迺載青旗。帝車先路。楊柳天風。披拂展布。帝侍安輦。來遊來豫。野多壽民。老氓老婦。婆娑拜跽。咸樂賜予。白雲平曉。五峯西騖。其五

東臺高高。曰研伽羅。南臺穫孟。春飛仙花。西臺挂月。懸鏡初磨。北臺仰視。斗柄下坡。中臺當中。靈鷲形模。文殊師利。神棲其阿。其六

中有沸泉。三珠洌馨。七寶珠樹。上合一莖。瑞萊如盤。其艷百層。金蓮鉢花。服之長生。帝奉聖母。用養潔誠。孝德之應。璧蒲華平。其七

帝奉聖母。來五峯上。神燈錯落。開揭層幃。帝在左右。撰蠁壽杖。祝我聖母。聖壽無疆。既康既寧。永我孝養。靈籥自天。諸聖是相。其八

帝周五峯。爰揆天文。鉢池飛玉。髮塔涌雲。浴經萬聖。迹留二真。山川靈氣。蕩漾歆歎。效命我皇。羅列布陳。天章所留。爛於星辰。其九

舒舒六飛。耕轉谷趨。自天降福。祥雲導輿。奉皇太后。顏色旣娛。皇帝至孝。應誠感孚。所過恩澤。咸使沾濡。曰聖母壽。天下樂胥。其十

惟皇帝孝。格於皇天。登我仁壽。廣我幅幀。闢地二萬。至西極偏。先春降雪。六花積纈。五穀成熟。歲大有年。上供玉食。合萬國歡。其十一

非惟闢地。天瑞孔厚。正月朔日。合璧當晝。五緯相生。亥子左右。萬有億年。値聖母壽。皇帝曰俞。敬拜天祐。小臣獻頌。道左瞻就。其十二

恭擬東巡大禮頌 幷序

臣聞聖人所以報本。孝子惟能享親。由夫六書之迭。皇王天垂景命。二雅之郎芮鞠。地則神皋。有開有見。霜露既履乎春秋。爰作爰遂。堂基必頓於漆沮。若乃厥初生民。則孝治其大也。莫不來享。則皇威允塞也。武王之上祭於畢。則升山陵以致潔也。成王之大蒐於岐。則詰戎兵以揚烈也。黃帝百神之饗。夏后萬國之會。則禋祀行而玉帛集也。考至治之嘉休。稽盛徽於前載。巍巍穆穆。彪彪麟麟。信垂曜於緣圖。飛光於朱牒者矣。我皇上世德作求。孝思惟則。隆立極撫辰之業。際重熙累洽之期。八紘化洽。麗日月之光華。四表智臨。徵雨暘之時若。爰乃推本始。按輿經。維玆暘谷之鄕。實同邠郃之土。聿以癸亥。有事三陵。暨於甲戌。越時十載。神靈咸在。心輒見於羹墻。弓劍所藏。地咸碑於軒鼎。疑門三朝之制。敢異所生。鈞天七日之遊。不忘在寐。詔秩宗以考禮。賦時邁以再巡。律欵飭。簡重華飛龍之舊里。星周木緯。載瞻原廟之高宮。諏吉啓行。明虔將事。惟時炎帝司辰。蓐收應律。六龍齊軫。擁紫微而玉輅朝昇。八駿抗衡。闢黃道而翠華曉發。千官雲扈。韡翽豹尾之間。七萃星羅。虎賁魚麗之隊。清塵風雨。奉安輦以遙臨。警蹕雲雷。侍彤闈而周覽。則知皇心之篤。孚三后於在天。聖孝之純。樹兆民於無外矣。爾其殊域來朝。遐陬輸款。條支之屬萬里耕呂懷香。越裳之譯九重。凌波抱雉。嘉其向化。特命爵以明威。予其抒誠。賜剖符而繼世。賚以腰褭之幣歲以搏獮。爰以帶礪公侯。式崇乙命。懷柔河岳。宜暢鴻儀。風迎五府。望長白以禮山。鯤運十洲。告員嶠而祀海。譏朱敦之王氣。剗元海於天地。襲昔幣於錦幃。陳圭璧於緹帟。由是覽紫塞之迢遞。烟橫平野。對漢

雲之蕩瑟。風靜長空。徹羽獵於名王。背裘備列。輯車書於屬國。毳服播庭。若其綠江邊岸。欲起烏於荊州。鳥喇長林。將卜熊於渭水。血駒萬里。葡萄飛戊己之軍。霜鏃千山。踏鶴照庚辛之刃。合場頒令。鄕戈則虎旅橫馳。設表周圍。飛羽則射生競發。皇帝於時張明月之天弓。得瑞禽於大首。九州禹鼎。惱魍魎而知寬。一面湯網。悅殊蠻而不怒。詩歌文虎。九節樂成。易象黃狐。三驅典備。爰肅五輅。徐壓六師。揚和鑾。引虎旂。言從北陸。以並東都。緬二京之相維。實三陵之所在。昔來歌乎豐沛。今重謁於橋山。恭惟永陵。發帝跡於大東。享天心於自北。王母使風丹山。受益地之圖。天老迎艦翠水。得列皇之籙。五精相王。震出揖提。四德胥君乾元。旋復實開靈命。以叶昌期。恭惟福陵。至德川渟。大武火烈。相十載以海外。古公荒其山高。水心劍氣。三京如赤子之歸。鐵背陣雲。九國有白頭之戰。基王迹於始大。拓帝紱於無疆。恭惟昭陵。耿光旣敷。撰文乃訖。涿鹿三伐。未翦神農之孫。荊揚六州。已受成湯之命。遵巽大箭。上列書於雲臺。房杜戢冠。遊同書於瀛海。驊騮石仗。倚舞雨龍。松柏天風。自響萬樹。惟勳澤之所在。其億萬於斯年。皇帝於焉升乎享殿。拜乎寶城。俯覩几筵。仰見榱桷。天顏肅穆。備登降於周旋。祖德靈承。通精神於冥漠。觀龍十二。瞻帝謂於黃宮。儀鳳三千。覩文光於朱戶。卿雲五色。再覩金翠之交飛。瑞草三秠。已見琅玕之自長。極日觀而東海青。譏珠邱而北漠紫。大禮旣成。歡心胥洽。無文咸秩。有慶俱行。於焉蹕盛京。御崇政。環蒼同。徹大赤。初瞰樹翠。鳳之旗。據金鯨之石。虎賁鵷冠之列。捧日而趨。銀魚玉馬之班。望雲而侍。張赤帝乎九天。拜玉璽以萬國。觀鹿角於典瑞。鳳扆如存。閶作筭於司弓。烏號尙仰。昆侖閶闔。行八風而大開。洞庭鏘鏘。闢九成而方奏。爰乃賜爵級於從官。赦罪租於幸地。故宮之老。十日大酺。杖國之年。試賜異等。賚魚支之游服。履實駒駼。椎雞羽於留都。廷問鰥寡。大仁洽矣。大孝彰矣。上應素烏之符。下被丹鳳之詔。然後奉慈宮。遊皇路。格於郊廟。歸於帝京。萬姓咸樂。四極大和。是則璧城者何。俱九州。卜年者豈惟八百。秉至德於不匱。恢元化於無垠。思締造之艱難。樂昇平之浩蕩。周將荷天麻於滋至。爲實命以長新。臣才疎綿蕝。職列簪毫。雖非論都作賦之長。竊慕陪京列蕃之盛。敬拜獻頌一十六章。其辭曰。

於鑠列祖。創我丕基。永言配命。子孫保之。萬方旣協。大化敎司。善繼善述。肅矣孝思。其一

於穆我皇。紹開衣德。大寶欽承。內臨中極。四華同推。三壤成則。東巡舊封。載瞻王迹。其二

撰日于邁。肅奉彤闈。瑤光翼蓋。太乙驂騑。雲屯萬乘。日映六飛。震震業業。我皇之威。其三

威儀八埏。德敷四隩。明鳥來庭。元駒列服。桃拔枳已。其龍獨鹿。稽首歸心。萬邦是屬。其四

萬邦之蠻。實始東瀛。坤維廣闢。艮位中弸。星熒箕尾。海袞青營。扶輿磅礴。開基太平。其五

地立鼇鬣。天開祥噫。維海承北。維山峙東。元珠激波。白雲起封。運逢文命。靈秩無窮。其六

朔野浩浩。紫塞迢迢。合圍設表。持鱗落雕。三驅禮備。九伐武昭。乃御玉輅。東届滯遼。其七

六御東臨。二京以底。橋山是躋。報本惟始。奚假金聲。神靈玉扆。將墾有濕。風雲肅起。其八

巍巍啓運，四祖之字，白象儀姚，青禽書禹，九疑同高，四明俱古，日月照曜，天地儔侶。其九

天柱之山，太祖烈光，以十三甲，有子萬方，雲飛鐵山，風靜綠江，貽我來葉，薦其德香。其十

有赫隆業，惟我太宗，同文正南，揚武大東，弓矢在府，龍鳳想容，昭陵石馬，景山松風。其十一

德通翠蕤，氣和玉燭，有本有源，維水維木，皇帝致孝，太祖降福，以答洪庥，以受戩穀。其十二

適來留都，爰升崇政，月館奉先，雲闕思聖，意愜金臺，心持玉鏡，萬國咸趨，一人至正。其十三

倬彼聖詔，惠此天都，賜從官秩，免今年租，父老珍膳，囹圄空虛，遂矣朝鮮，嘉燕有舉。其十四

日部西來，燭人北氏，體備孝思，心儀皇軌，裁奉慈甯，言格祖禰，在政玉機，居位黃理。其十五

大孝烝哉，秉文執敬，對越昭明，丕承保定，海岳輪華，星雲寫慶，端拱垂裳，萬年永命。其十六

恭擬東諳南巡頌 竝序

臣聞天樞周化，山川徧六羽之乘，地律同聲，宮角闢五龍之治，戢干戈以曜武，恭對居尊，仗鈇鉞以修文，明成得統，山夫阪泉，三伐登東岱而檢金，丹水六師，秋南訛而刻玉，北驅葷粥，嫣川迎白鳳之闕，西敘崑崙，翠岑翮黃龍之馭，莫不鑄鼎而投魍魎，帝狩四巡，縈觀而取鯨鯢，王遊再省，德尊問道，入峒嶺而求書，禮備勤民，上塗山而贄帛，欽惟皇帝陛下，睿承得一，化洽登三，兩大之德生成，四達之光照耀，黃琮蒼璧，法圜矩以聰明，金簡玉書，式球刀於昧爽，召八能而箴雉扈，暇食不遑，藉千畝而蜡鼠貓，無衣其閔，雲旱匪地，屬東載華雅之材，金石聞天，列塬盡封疆之士，東西候尉，置于麟鳳之淵，仲叔羲和，測乎日月之部，迺者烏孫孽子，方推刃於狂王，大宛嵐人，或撥兵於昧蔡，地縱絕遠，敢逃驕黠之誅，世濟不才，非無僞彊之意，天子謂自予聖祖，御雷電而三驅，粵我世宗，教貔貅而再捷，七豐纖志，蒲姑覲撲劍之神，雲霆歸心，夙沙解倒戈之樂，於是燕頷大將，飛萬里其騰揚，魚麗奇軍，張千門其蛇擊，翩侯大捷，鑿牙戮而授馘，縣度疏沙，指玉欄而入版，瓜期末代，徑犁老上之庭，劃室無拙，即詣樓蘭之首，止戈月窟，犁靬呈駿雞之犀，飲馬河源，安息來大馬之爵，幅員四準，平所極瀚海爲田，羽書三捷，於崇朝蕙山不戰，盛德奇功，振今卓古，昔者聖祖仁皇帝，爰征朔漠，躬鞠六師，有事東南，周撫萬國，所以左武右文，定功和衆，禮也，皇帝於焉鳴金鑾，馳玉軾，以爲大白王之宇，方冒海以外，環崇萬世之師，尚沼沂於先岸，六飛二月，松柏徯泰岱之登，四水五雲，槐杏逕宮牆之路，豆登臚列，薦明志於丹蘋，梁木歸然，凝寶思於黃玉，心儀嶽瀆，兩朝敎華蓋之留，道揆舜文，再謁動雅琴之見，若乃測神恍惚，延衡燕以飛龜，撫澤摩挲，在檜文與楷葉，天子之庭多士，喩善鈞於嘉魚，聖人之運肖期，自來翔於神鳳，翠虬迤蜒，稅尼岫而低徊，赤豹旖旋，舞孔壇而下上，爰乃謝金絲而契道，得象空虛，索丹甕而凝神，游心瀹泳，清躬湯盥，紫庭銘稱水之詞，尻志莊齋，黃屋圖在川之蹟，停驂泗浒，符聖牒於水精，徐鯊平鄉，想天風於香露，生民之棟宇隆矣，永代之舟航濟矣，然後赤驥颺翠，翳睠吳會而左旋，文鷁雲浮，檥江河而南顧，青旌行颺，鳳凰覆翠蓋之華，白璧臨河，鼉鼉架鳳車

之渡，皇帝乃鎮九曲之橫波，觀三門之下瀨，握舜圖於豐水，柙玉泥芝潤，禹簡於衡珠，璧礱分，鹿匪築宮於瓠子，行來千歲之潯，直定海於蒲昌，坐致九里之潤，積成砥柱，桃花靜春漲之聲，瑞協月查，竹箭貫中流之道，猶以往者告滌，儲玉粒而哺鳩居，今此行堤周雕，鳌而防蟻穴，榮光五采，尙暢澹觴，經澮萬年，獨陳洞酌，所謂由溺由饑之心，若滿若索之志者也，夫其在天塹而練九師，樹日幡而閱七旅，淩濤射畢，礮五岳於樓船，釁水犧劉，颾二瑝於帆櫓，材官星布，虜戰鷁而銜枚，隊長霞開，縱飛鵬而鳴鼓，縣竹籠以分浪，光駭蛟螭，駐松炬而騰波，氣成龍虎，鄧林劍列，照碧渚而霜寒，王屋火流，響錦艦而雷厲，丹符合律，似聞洞庭廣樂之音，紅帕趨風，欲來瀛海群神之會，所謂五衛以示張皇，七伐而講坐作者也，天子方濟川得鏡，映仙仗於層波，益地成圖，契天機於疊嶂，玉浮金景，三江識王度之遊，馬渡雞鳴，六代富天朝之籍，懷海陵於四并，佐有宋賢，眷秋浦于九華，廷盈唐士，山登索虎，周覽闔閭之強，湖泛金牛，商質洗夷光之麗，舜江禹穴，欽睿聖於黃中，婺洞台山，召靈仙於霞裘，所以攄其形勝，布其德施，特於時蒐，紫料而拔闈采，上刻陽虛，韜金鳳而佩寶文，自超崎嶁，功紀鑒石中興，留大蒐之詩，意得凌雲，上聖發南薰之曲，錦舒佳地，染帝翰而九苞煥，斗正文躔，燿天章而五緯明，千篇奏賦，東南盡游夏之才，七萃賡歌，揚扢本詩書之旨，所以四民之文章成，百年之禮樂作焉，而皇帝且奉璇闈以優游，承玉顏於定省，沛宮酒樂，進酌體於金壺，靈嶺華芬，侍箏英以玉盂，奇勳萬里，西平博解頤之賚，秀色三吳，南狩樂板輿之奉，行宮聞膳，進自助其清涼，道井奉盈，泉輒呈其甘美，素烏回雪，隨葆羽而揚旌，朱草凌暾，向柔裘而承蹕，夫非推四海以爲養，得萬國以合歡者乎，由是禮成典則，有舉皆書，澤下周施，所過稱幸，坐明堂而省歲，更惻鴻釐，握乾策而御天，尤懷龍惕，鑾輿五十，儀尚援於黎萌，虎御三千，詔無供於赤尹，所以假廟太室，一日來十瑞之符，聽治康衢，五嶽待四巡之頌，臣籍隸南江，恩深北斗，紫宸親侍，幸廁職於典書，甘露頻承，許乞私於撰杖，珥金貂以七葉，莫名高厚之仁，迎翠鳳於三江，識紀見聞之實，覲儀既備，獻頌敢辭，辭曰，

地軸農臨，天衢軒越，珠水泥滌，禾山磬靜，民豫春龍，我蔭夏樾，南游萬玉，東巡二月。其一

皇武禁暴，天兵靖氛，龍堆戰野，鳥谷敗羣，戈洗寶纛，陣成爲雲，本仁祖德，承憲考勳。其二

獻捷告功，右社左祖，鵝飼牲羝，靈鼉鼓，桃拔在泰，蒲陶入俎，受成自學，言觀於魯。其三

楷葉被宇，杏花鋪壇，八音宮響，七璧壼丹，長思留蓋，大道欽蘭，象輿透逕，豹旌盤桓。其四

尼岫丹嵐，泗波碧綺，祕機元化，澄心通理，江嶺日色，海杖龍體，詩書則存，吟嘉何已。其五

望依泰岱，風辭麟鳳，赤縣無咨，紫宮如恐，金鑑求心，瑤壺分衆，吳境雲屯，越都風動。其六

迎溜朱采，觀河紫泥，元駱用享，大艫受虀，四維繫岸，八柱支隄，蟻穴無漏，龍門不移。其七

八鸞戒容，七騶頒政，江靜嚴裝，天高肅令，玉劍排霜，日旛動鏡，士練鵝浮，陣縱魚泳。其八

凌濤鼓楫，舒浪開篷，龍虎抱雲，金玉插淙，天翠五湖，日明三江，胥山翔旗，言宅淵蟠。其九

其區山紫，鋑塘水綠，瓊鵠下歸，金牛延賜，剡洞花深，桃江風緩，心儀金簡，德符玉燭。其十

丹書用敬，黃圖布郵，珠摇銀漢，霞蒸翠微，雕龍海運，鏤鳳天飛，天章之麗，帝功之巍。其十一

離正火房，衡般斗宿，百羽鳴和，千山色秀，班竹名題，凌雲賦奏，盛德九歌，作人三壽。其十二

璇鳳來儀，金萱內闈，大孝維養，至愛在悅，醴瑾具和，翠廚奉潔，鈴朗朱霞，鳥馴赤驚。其十三

四羽張齊，摯玉成林，錫江淵德，板尾勤心，蛙峨藏字，空曠留聲，雨過仁洪，風度思深。其十四

翼戢啾宜，鸞遇奏可，白叟扶黎，黃童捧舸，羽纛葳蕤，雲旗旖旎，用特反告，乘龍正坐。其十五

元功不居，至德逾平，面銳思吉，持豐懷盈，苑畜仁騶，廷蜚祥鸞，三雅詠聖，九域同清。其十六

筍河文集卷四

文鳥來巢賦 有序

乙未下秋中旬六日，有鳥大於賓雀，元羽白章，腹黃以赤，首尾並有文，其翠以四，來遊余庭，自眮柯小閣之下，迥翔椒華噞舫之前，後至於翠竹碧桐精舍之松間，止焉不去，其夕巢於薜蘿之中，鳴聲節節，顧人不驚，越七日，爲廿又三日乃行，余念鳥之有文者，余類也，是時月季花方爛漫，鳥則顧之，曲直交飛，若有以自樂，趣奴五六輩跟踰伺之，不能害，似有智者，若乃七日來復，自引而去，其庶幾以天遊者耶，乃感之作賦，其詞曰。

伊文鳥之何來兮，紆檉梠以逍遙，翩一集於吾庭兮，非吾力之能招，音節足以如賓兮，睇章采之彬彬，元翮開其有質兮，綴紫彌以玉瑤，腹通理以協黃兮，扇兩腋之渥丹，首迎翠以羃白兮，尾翹翹而翩翩，羌體備乎五方兮，昭南北與東西，豈靈物之有知兮，若類錫以四環，初延緣於槐閣兮，漸指空乎椒舫，竹之叢而梧蓁兮，偈青松之偃蹇，華爛爛以月月兮，縱橫飛以俯仰，長年樂其何變兮，固意惬而情暢，嗟斯鳥之實靈兮，班檉厭之而喜，伺教者必甘心兮，飲啄安吾所止，饞涎哇而不醜兮，瞋目裂而不恥，吾無求若何求兮，敢飾智以自擬，默譏言而莫行兮，鋼鵲拙而不巧，鸚鵡來而非土兮，鸒鷩鳴而將老，鶬鶊嚶其善求

兮，鷁鷀視其獨早，鵲鴿題以斯邁兮，鷂鷹翔以自保，鳥審處之成該兮，側薜荔而起決，相巢枝之可安兮，七日去其飄瞥，信天運以爲遊兮，援止我而斯屑，蹈有文之必合兮，永朝夕以締結，嘻余昔過富春兮，七里灘之釣臺，畫肩白以雪衣兮，繞嚴半而翅揩，小翠送我岧嶢兮，陟黃海而盤開，音樂鏘鏘入奏兮，臥龍松之一隄，感神物之數遭兮，目成茲余美服，中好修以拂文兮，懼人指之恐速，過余庭而遺音兮，勉韜晦此昱昱，勿淹留以睢盱兮，示鬼神之起伏，廁儔侶以抵拭兮，喈我語以次第，嗷來照以熠燿兮，互交光於火齊，相愛憐且信宿兮，忌毛羽之太麗，臨雲岐以影別兮，愴余心而出涕，眷聖喆之垂訓兮，在鳥木與雉梁，亦寓言於莊生兮，齊鵬溟而鷽枋，茲鳥辭其召我兮，慄慄凜其彌彰，斂蹤跡以紀應兮，陳屬識而不忘。

筆賦 并序

聞之筆者，述也，述事而書之也，古者史官記事用之，禮所謂史載筆也，無論以竹以木，但取其染黑成字耳，及秦吞六國，滅前代之美，而蒙恬遂得稱於時矣，記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所作也，而況掌於築氏，聖經賢傳，賴以傳焉者乎，遂作賦以推筆之原，更述其用於古今者，爲其辭曰。

自古在昔，布在方策，逮及蒙恬，前美是滅，爰基枯木之管，榷與蒼毫之末，古今注，蒙恬造筆，以枯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所謂蒼毫也。爰俗異而語殊，遂楚聿而燕弗，說文，筆，楚謂之聿，燕謂之弗。觀天文於筆星，釋名，筆星，星氣有一枝末銳似筆也。察地理於木筆，楚詞註，辛夷花初發如筆，北人謂之木筆。筆之由來也舊矣，若乃縱筆紛披，石壁鳥蹤，顏眞卿八法頌曰，剗削勢而墜石。揮毫落紙，風發雲騰，臨湘貍毛之美，唐書，歐陽詢子通臨湘人，書亞於詢，晚自矜重，以貍毛爲筆，覆以兔毫，管皆象犀，非是不書。廬陵鼠鬚之精，歸田錄，歐公云，蔡君謨爲余書集古目錄序刻石，其字甚精，余以鼠鬚栗尾筆，大小龍團茶，惠山泉等物爲潤筆，君謨大笑，以爲太清而不俗。或遂改於二史，恢黠窺乎六紙，載瀛海之九州，史記，鄒衍言中國名曰赤縣神州，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述元天之八紘，淮南子曰，八紘之外，乃有八極。或入夢而如椽，晉書，王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云，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武帝崩，哀冊謚議皆珣所草。或拔劍以逐蠅，王思性急，方書有蠅在筆端，蠅去復來，思怒，拔劍逐之。六寸之度，書翰絕世，書法考，虞世南云，筆長不過六寸，唐書，虞世南，帝每稱其五絕，其五曰書翰。五色之彩，藻思淨興，江淹夢人授五色筆，由是文藻日新，後夢郭璞曰，吾筆可見還，探懷中得五色筆還之，爾後無美句。著逵昇，梁任昉字彥昇，與沈約齊名，時云沈詩任筆。傳安仁，晉樂廣遷河南尹，廣善清談，而不長於筆，請潘岳爲讓表，廣先作二百句述己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用張芝，韋仲將書，用張芝筆，左伯紙。畏尹卿，唐書，尹斯貞授司府少卿時，侯知一爲卿威嚴，吏爲語曰，不畏侯剛杖，祇畏尹卿筆。念焉潤兮隋鄭，隋書，鄭譯復爵沛國公，上令內史令李德林立作詔書，高熲戲謂譯曰，筆乾，譯答曰，出爲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思分泚於唐岑，唐書，岑文本爲中書舍人，或令五六七人泚筆，待分口占。敬高人之筒置錢則躍，晉高士不顧名，每夜作筆，峨閣戶以竹筒置籬外，賀者置錢其中，筆自躍出，人謂筆仙。才士之花，由夢而生，遺事，李白夢筆生花，自是才思日進。青書賊於董狐，宋文天祥正氣歌云，在晉董狐筆，公羊傳云，太史書賊。亦感經於獲麟，獲麟絕筆。若迺撰燗凍凝，敕嬾冰呵，燥兮濡染何紛綸，遺事，李白於便殿撰制誥，時大寒，筆凍，帝敕宮嬪數人侍白左右，執牙筆呵之。爾其將貴槃礴，衆史立舐，嫉乎惨淡而經營，莊子，田子方篇，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贏，公曰可矣，是眞畫者也。守正之權，結體勁媚，唐書，柳公權爲司封員外郎，帝問公權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筆正乃可法矣，其書法結體勁媚，自成一家。不曲之儀，持法允平，晉書，魏游雅爲廷尉，持法平，曾教筆有所聽，筆不從，曰，陛下自能殺之，何必令臣曲筆。至若辭藻壯麗，研覈博物，左思著秸，涸而賦都，晉書，左思欲賦三都，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即便疏之，及賦成，劉逵稱之曰，非夫研核者不能練其旨，非夫博物者不能統其異。博通衆流，閉門覃思，王充

筐驗燈以論衡（後漢書：王充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好論說，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眞，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甚烈士之殉名，鄉於孝孺（明王據蘇立，欲草詔，暴臣竹筆方孝孺，左右授筆札，孝孺擲筆於地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念丈夫之立志，投之仲升（後漢書：班超字仲升，家貧爲官傭書，久勞苦，嘗輟業，投筆嘆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硏間乎。）既簪筆以持橐（持橐簪筆，以備顧問），復珥筆兮華軒，揮千古於管末，斂萬事於毫端。仲宣才高，鍾繇閣筆而不措（魏志：典略曰：粲才既高，辯論應機，鍾繇王朗等雖各爲魏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閣筆不能措手。）子敬工書，羲之掣筆以永嘆（晉書：王獻之字子敬，工草隸，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嘆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黃碣之事不假以辭（唐書：黃碣初爲閩小將，高駢聞，軒然有志向，同列有假其筆者，碣怒曰：是筆他日斷大事，不可假。）不行儉之書不擇而妍（唐書：裴行儉工草隸，嘗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而妍捷者，余與虞世南耳。）聞載筆以記事（禮曲禮：史載筆），亦把筆以歌詩（韓文：道士高翔大唱云：劉把筆書詩云云。）砸兔毫而學鍾王，持象管以竭心思，觀下筆於中書，嘉昔人之自知（杜詩：我下筆中書）。稱大筆於今古（古今世稱大手筆），庶幾有感乎斯亂，曰：天天辛爽，榮且繚兮，歷歷筆皋，明且皎兮，未若筆長美好兮，骨高節勁，才何老兮，光潤色澤，文以藻兮，縱橫馳騁，忽開生兮（將軍下筆開生面），升降飛揚，如有神兮（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我作此詩，聊存眞兮。

別賦

嗚呼噫嘻，遠別之人，觸瑟兮若白月照塞冰，慌惚兮若悲風淅瀝，飛草拔木，過嶔岑，兄參辰之遠天兮，復隔地以胡秦，俯長流之大江兮，仰浮雲之無垠。於是行人懷路，遊子戀鄉，黍離離而將墜，麥芃芃而自長，烏嚶嚶而苦啼，馬蕭蕭而悲鳴，聊停棹兮濁游，將晚渡兮橋梁，橫流涕兮謝櫂，夢神歸兮葯房。室人心搖，居者意迷，木葉飄而響寂，燈花落而光微，人虛室兮角枕粲，步空庭兮明星稀，秋月燭兮錦幕，春風開兮羅帷，哀牛女兮隔雲漢，悲草木兮嗁子規，雖吞聲於死別，難飲恨於生離。或乃黃鳥賦秦，良臣從死（文六年左傳云：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鳴號呼兮穹閶，嬀明滅兮水淺，棄朱鹿兮不顧，臨黃泉兮復北，聊握手兮撫襟，將斂魂兮歸蒿里。又若壯士報恩，就車長嘆（史記：燕丹使荊軻刺秦王，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荊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清漢碧色，奇石綠瀲，青波迎而風激，白衣送而雲殘，髮衝冠而猶怒，淚浪浪而未乾，已忍心於頸盤，猶憐情而衣衆，燕闕墜霧，秦關含煙，與子執手，血下翩翩。更有城南往戰，隴西從軍，綠水淚迹，青山哭聲，雪飛羽而塞骨，月舒光而鎖精，傷垂老兮紅葉，悲無家兮青萍，戀新婚兮不能去，折蓄草兮復多情。至若戰場行役（漢書：蘇武字子卿，京兆人。武帝天漢二年，以中郎將使匈奴，十九年不屈節。詩云：行役在戰場。）絕國于征，懷故園兮文梓，念手植兮黃桑，願魂歸兮麥見，若有人兮提從，鹿鳴兮春草，馬嘶兮秋霜，草青兮霜白，遊子兮思鄉，慷慨兮清酌，激烈兮悲聲，蘭隕露兮菊落英，思公子兮誤沾裳。乃有上郡爲掾，婦病歸休（秦嘉贈婦詩序云：嘉爲上郡掾，其婦徐淑寢疾還家，不獲面別，贈詩云爾。）望彼兮華燭，憐此兮桂幬，佳人兮遠遊，芳草兮徒幽，攬明鏡兮窈窕，視寶釵兮耀頭（贈婦詩云：寶釵好耀首，明鏡可鑒形。）白日映過，素琴靜涼，風吹斷芳蘭，收深谷兮波激，高岸兮雲浮，不獲兮面別，佇立兮歐噓。或如明妃怨曲（漢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其形，按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昭君自恃其貌，獨不與，乃惡圖之。及後匈奴入朝，選美人配之，昭君當行，及入辭，光彩射人，悚動左右，天子方重信外國，悔恨不及，昭君在胡作詩以怨思云。）細君悲歌（漢書西域傳云：武帝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烏孫王昆莫，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乃自作歌。）

光彩日遠，言語相訛，梅粱雨墜，蘭樓雲過，徘徊空舍，君意如何。若乃宮花已逝，花鳥來翔，花明鳥翠，形容生光，自顧抑鬱，淚落淋浪。又如府吏遺婦，道路遠巡（古詩：爲焦仲卿妻作。序云：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爲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沒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於庭樹，時人傷之，爲詩云爾。）白塔車無色，驪馬冥鳴，既目送而蛾顰，復耳語而丁寧，雖勞勞而共訣，猶依依而未行，及至卒然間變，馬返車迴，新婦出迎，故人遙來，蘭草霜結，桂樹風摧，舉手相謝，淚不可揮，磐石何固，蒲葦何危，相彼雍容，與子同歸。若夫離人海表，遂客河陽，永訣南嶺，長別西羌，生固心墜，死更神傷，山路曲兮河源長，石磊磊兮水泱泱，霑衣拔兮魂飛揚，送精魄兮岐路，傍涕交橫兮天色蒼，靈之舉兮渺難望，黃塵滿兮何人，淚白骨於今塞月光，湘水波兮北風涼，懷君子兮竹低昂，人生自古有離別，嗚呼死者不可忘。

擬招隱士

芳桂（郭璞云：桂，白華，叢生山峯，冬常青，間無雜木。）巖（粗逆切，江東謂草木叢生曰巖）兮在峋嶁（山峯），白華團團兮（韓集：桂樹團團兮，楠構楹），桂青且稠，嶔岑（山小而高）嵯峨（韓集：高山嵯峨），兮白石鑿下，臨碼磷精磥磥之川兮，橫波流，王孫兮逍遊，山屋兮水豁（水出山曲日豁）。日將暮兮歲云秋，涼風兮颼颼，鼠攀蝙以屹嶇兮（張衡南都賦云：嶔巇屹嶇），枯松倒掛而相糾，魑魅兮心淹留，薄深林兮蘼蕪，精遊芳芷兮，萋萋青蘋兮浮浮，黃鵠舉而將墜兮，獮猴欲度而愀啾，虎嘯兮茅鴟，西啼兮禿鶖（音札），鷙（音絲）兮我愛，遷人兮我哀，寫狐猾兮射我，蟊蜷魑游兮躍我舟，驕罷兮呦呦，貂鯵（爾雅：貂，鯵，即鼯鼠，郭璞所云寒號蟲也）兮啾啾，羣嗥兮夜咆，熊羆兮豺狼，王孫遊兮杜舟，芙蓉生兮山湫，虎豹鬪兮岱嵷，蛟虬盤兮蚴虯，雄虺磨牙而吮血兮，角鷙鷙而九頭，伏伏兮豺狼，紛紛榮榮兮，髑髏歸來兮，歸來王孫兮，胡爲乎久留。

泛舟賦 幷序

公岳生胭其素形，泛舟遠瀨之上，余聞而悲之，爲之窮極古人舟中之事，槪列其所自致者如此。辭曰：

遠觀滄水陰，泉鄉仙牝，鉻筏鬼壯，心不灰，豈問生死，於時古人泛長，精魄內封，令我悵惘，逆濤上尋。若乃孟君反涉，脫身歸因，深師東沒，長河西流，爐貝艘其一炬，沈玉璧於南矛，鮫鯨尾遂，鱷猬首泅，尸碧覺野，髡黃不收，百千億世，血此山漏。又如伯子撫絃，中情尚逸，隨流思南，蕩舟不歸，水聲汨沒，木葉略微，精神飛揚，髣髴似非，號鳥下上，啄泥乍飛，玩志託音，何所皈依。亦有飴臍被薪，藏弓窮獵，白璧未投，黃金初契，羅水蓄蓮，帶人多嬉，悵鳥嗥以未留，播綠殺與偕逝，何一女之同舟，曾五湖之是履。或如挽弓使者，解劍漁人，中渡桑色，一飯吞艸，哭三屍於血濩，隕雨俠於水濶，上秦嶺而四望，止蘆磷其一身，誓昭剛以書冤，掉罔流而反顧。至於放臣遠徙，涉江南顧，沅湘船而甚風，湘彩波而逢怒，聚奇服而假妖，包紅顏而妬媢，冰鱗宮積，羽瑤嗣，倚榜二歲，髮此顏衰。又若趙子擊南湄，女侍梓枕，纈縩笮枕，膠醴陡，龍血橫流，魚腸俯拾，閔人洗兵，鼓聲怒艨，長呼來櫂，末當歸涉。若夫漢帝少年，將軍鼓鼎，淋漓物宮，麥穡蓀艇，蛯雲既留，月低河耿，歡遊忘歸，春秋忽暫，叢蘭梓以悄背，變慧鵲而出影，中池千步，其樂無永，有若擕彼齊雲，觀此

魏壁。曲江藏通。巨海倒瀉。上一葉而無閑。下百身而不索。姦能虬於鼠齧。猋棲毫於雉啄。朔容容其似柔。雲蹬蹬其非剛。惜千齡以三人。鄰萬捶而一劃。更有湘中辭多。洛橋聲小。度月新稀。宮紺未挑。石髮情留。珠泫思帷。鄂渚簺篷。中樓竚篠。撫畫艦而淒蛾。怨拖裙以舒偃。或乃溢浦當秋。潯波渫漭。顛頓心淹。批把響發。倡女綠鬢。買婦華髮。空船夢來。何時暫歇。況復江水載青。江月載白。月落水漸。漂淪離隔。俛仰思君。紫纖此夕。若其幽人入河。傒子降祇。猛士方瀦。狂生浮逸。客有聽此猨嘯峽嗁。涕落如霰。莫不淚惡風之蕭蕭。泣機石之䂢䂢。重曰。宮館除兮蝦蟇鳴。珊瑚凋兮禾稻生。滄波急兮孤舟寂。朱顏改兮歌管終。羌人生兮行樂。俟流水兮安窮。

金魚池賦并序

金魚池處京城之東偏。余聞其間有可樂。乙丑孟夏廿三日偕趙子子厚、呂子軼凡往觀焉。約廣數十畝。分百餘池。魚之大盈尺者居中。其餘各以次降。同遊者以食餌之。豁然朱白交錯其中。隨綠波上下。瀆薄吐吞。闞而蘋藻浮浮。蒲葦濺濺。遂令人有桀凋思。斯雖至微。亦京師之一景也。既歸。翼日而爲之賦。辭曰。

長安遊人懷四時。初夏青蔥色滿谿。谿邊草長水卒碧。野童打草蝴蝶飛。遠郊散步兩三人。高樹參差亦無幾。半田綠草朱塵間。數點白花黃土裏。步曲澗而逝渙。陟高岡而蹁蹮。過小橋之塊石。臨片水之清流。水波綠而飲馬。草色素而牽牛。葉冥冥而折搖。藻泛泛而沈浮。曲隄喧淼。卒蛙噪啾。遊士浮衣。過漁子投餌。漂首頫頫而來。鬈尾莘莘而爭。剽穿紫萍以破碎。毆朱衣（松江有朱衣鯽。）其達桃花鱗紋鰩攣。（鱓鯉。漢東元圖鯽。鯽鮰有花文。一名文魚。徐改爲鼓。即鯔魚也。）青背鈇魧遊。簇金絲（池有金絲荷葉。）其鰾翀曜銀海而蚴虬。每依藻以覆首。尾翩蹮其未收。青背映浣白石激湍。水不盈尺。荷生如丸。偶値亦文之臙。時逢白點之鮊。童子解衣入。觀者迷袂旋。酒醒酤而善醉。名芳菲其可數。鬢雀飾足。凫鳥呢喃。樹上喈鶯好。渠偏草齒薄。初夏日綴天色修。長安池頭青草蘇。紅桃蕡其實。綠柳芽細抽。黃沙朝遂馬。青波夕渡舟。桂樹叢生齒九畹。人生相見常恨晚。山前楊柳今已枯。遊魚一去溪聲遠。

笥河文集卷五

說文解字敘

大清乾隆三十有六年冬十一月、筠奉使者關防來安徽視學。明年按試諸府州屬。輒舉五經本文與諸生月日提示講習。病今學者無師法。不明文字本所由生。其狎見尤甚者。至於謟諂不分。鍛鍜不辨。據旁著處。適內加商。點畫淆亂。音訓泯棼。是則何以通先聖之經而能言其義邪。既試歲且一周。又明年春。用先舉許君說文解字舊本重刻周布。俾諸生人人諷之。庶知爲文自識字始。惜未及以徐鍇繫傳及他善本詳校。第令及門宛平徐瀚校正刻工之譌錯。又令取十三經正文分別本書載與不載者附著卷末。標曰文字十三經同異。略可見古人文字承用之意。知者當自得之。爰敘之曰。

漢汝南召陵許君愼、范蔚宗儒林傳不詳。惟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長。卒於家。作說文解字十四篇。本書召陵萬歲里公乘許沖上書言先帝詔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愼本從逵受古學。博問通人。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凡十五卷。愼前以詔書校書東觀。教小黃門孟生、李喜等。以文字未定。未奏上。今病。遣臣齎詣闕。建光元年九月己亥朔二十日戊午上。徐鍇曰。建光元年、安帝之十五年、歲在辛酉也。按賈逵傳。肅宗建初九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八年、

韶諸儒々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據此知許君校書東觀教小黃門等當在章帝之建初八年。歲在癸未也。本書許君自敍言、粵在永元困敦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申。次列微辭。徐鍇曰。和帝永元十二年、歲在庚子也。按逵傳、逵以永元八年自左中郎將復爲侍中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祕書近署。據此知許君本從逵受學。其考之於逵作此書。正當逵爲侍中之後四年。其後二十一年。當安帝之建光元年歲在辛酉。君病在家。書成乃令子沖上之也。其始末略可考見如此。夫許君之爲書也。一曰、世人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一曰、諸生競說字解經。諠稱秦之隸書爲倉頡時書。一曰、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恐巧說衺辭。使學者疑。於是依據宣王太史籀大篆十五篇、丞相李斯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爰歷篇、太史令胡母敬博學篇、黃門侍郎揚雄訓纂篇諸書。又雜采孔子、楚莊王、左氏、韓非、淮南子、司馬相如、董仲舒、京房、衞宏、數十家之說。然後成之。又曰。必遵舊文而不穿鑿。又曰非其不知而不問。蓋其發揮六書之指。使百世之下猶可以窺見三古制作之意者。固若日月之麗天。江河之由地。其或文與言微。不盡可解。亦必用者之有所述。師者之有所授。後學小生。區閡陋見。不得而妄議已。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觀其大要約有四端。一曰、部分之屬而不可亂。敍曰其建首也。立一爲耑。據形聯系。引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於亥。是以徐鍇作繫傳有部敍二卷。本易序卦傳爲之推原偏旁所以相次之故。使五百四十部一字不紊。

今起東既疑韻書而比類。又從字體。使於檢討。實昧聲形。自李燾之五音韻譜作。而部分紛然。自亂其例矣。一曰、字體之精而不可易。夫篆本異文而今同一音者。奉、奏、春、奏、秦、是也。篆本同文而今異所从者。從、从、徙、是也。賊之从戈則聲。而改从戎。賴之从貝剌聲。而改从負。半譌也。舜之爲舜。豳之爲𡵮。囧之爲曲。亂之爲爵。全譌也。以气化之气當乞。而氣稟之氣遂當气。於是有俗餼字。以委餉之委當餽。而餽餉之餽遂當委。於是有俗餧字。此因一字以譌數字者也。匈已从勹。而又从肉。州已从川。而又从水。既重其類。並从土而加土。蜀从虫而加虫。又重其从。此幷二字以譌一字者也。从者失从。滋者不滋。自隸一變之。楷再變之。而字體莫之辨識矣。一曰、音聲之原可以知。龎之从晶囪聲。玉篇囪窗同。考工記匠人四旁兩夾窗。窗一音悤。徐鍇以爲當從囟乃得聲。非也。移之从禾多聲。古音弋多反。楚辭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徐鍇以爲多與移聲不相近。非也。能之足似鹿。从肉㠯聲。古音奴來奴代反。詩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徐鉉等以爲㠯非聲。疑象形。非也。摘之從手啻聲。陟革反。去聲則陟寘反。啻與商同文。摘與適同聲。詩、勿予禍適。稼穡匪解。徐鉉等以爲當从適省乃得聲。非也。此音聲之可據者也。一曰、訓詁之道可以補。易其牛掣。掣一角仰也。爾雅皆踊掣。郭注今豎角牛也。㦰西伯既戡黎。戡从戈今聲。殺也。不當作戡。戡、刺也。詩淺則砅。砅从水从石。履石渡水也。在彼淇厲。褰裳而言。亦此訓也。得此觸䫟鬱一爲竈。竈𥩣胥諸也。稿衣綦巾。綦从糸畀聲。未嫁

女所服。處子也。周禮兆五帝於四郊。垗畔也。爲四時界祭其中也。春秋傳、脩涂梁溠。溠、荊州浸也。職方氏豫州其浸波溠。鄭注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溠。則溠宜屬荊州。在此非也。闕碧之甲。碧水邊石也。論語小人窮斯嬌矣。嬌从女監聲。過濫也。孟子哇哇猶沓沓。哇哇、多言也。沓沓、語多沓沓也。所謂言則非先王之道也。㶇𢉖、西至汎國。謂四極。汎、从水八聲。西極之水也。廣韻汎、府巾切。西方極遠之國。又晉八切。西極水名也。不當作邠。邠周大王國也。此訓詁之可據者也。鄗以屬之。體以別之。音以審之。訓以絜之。文字之事加諸蔑矣。後之非毀許君者。或摘其一文。或泥其一說。歷代以來。不甚與據要。無足論。惟近日顧氏炎武循紹絕業。學者所宗。而於是書亦有不盡然之言。竊恐符說附聲。信近疑遠。是不可以不辯。今如所舉秦从禾。以地宜禾。宋从木爲居。辟从辛爲辠。威爲姑也。爲女陰。𧥛爲擊聲。困爲故廬。晉爲日無色。貉之言貊。犬之字如畫狗。有曰不宜有。襄爲解衣耕。弔爲人持弓會驅禽。辱爲失耕時。臾爲束縛捽抴。罰爲持刀罵詈。勞爲火燒門。宰爲辠人在屋下執事。冥爲十六日月始虧。刑爲刀守井。凡此諸說皆始造文字。取用有故。必非許君之所創作。書契代遠。難以強說。復不當刪。是以觀象闕文之訓。明著於敍。豈得以勘說穿鑿橫暴先儒乎。至若江別沱。涯爲殊異已。述敍各引。載旆爲坺。當時孔壁古文未亡。齊、魯、韓、三家之詩具在。衆皆雜糅。殊形備視。豈容殲百舉一。去都即鄙邪。又言別指一字。以鎦當劉。以粤當由。以𣅰當兔。此說亦非。按本書之例。从某者有其部也。某聲者、有其字也。劉之从水劉聲。紬之从糸由聲。勉之从力免聲。具著於篇。乃知書闕有間。傳寫者之過。謂別指一字以當之者謬矣。記曰。今人與居。古人與稽。居不當爲法古乎。易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用不當爲卜中乎。賁誓之賁改爲粊。訓爲惡米。按陸德明經典釋文曾子問

注作粊誓。粊音祕。鄭君說也。畺爲男有辠。按易與其畺僕作童。至僮之字。國語、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事昭注、僮、僮蒙不達也。史記樂書、使僮男僮女七十人倶歌。本書敍尉律學僮十七已上亦同。當知僮子之僮从人。辠人爲奴者、正作童也。訓𠀤爲商星。乃連大書讀參商星也。卽如水部河水出焞煌塞外泑澤在昆侖下之例。明參與商同爲星。非參商亦不知也。其引齊之郭氏及樂浪挈令。古人往往隨事博徵。不拘拘一說也。至援莽傳及讖記以劉之字爲卯金刀。謂許君脫其文。按劉之字从刀从金丣聲。丣古酉字、非丣也。讖記不可以正六書。後漢書光武紀論王莽以錢文有金刀。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爲白水眞人。於篆貨或近眞人。泉豈得爲白水邪。五行志獻帝初、童謠曰。千里草。何靑靑。十日卜。不得生。以千里草爲董。十日卜爲卓。按重字从壬東聲。非千里草。早字爲日在甲上。非十日卜。又可據以爲證乎。又援魏太和初爲卿奏、於文文武爲斌。言古未嘗無斌字。按彬从彡从林爲文質備文武之字。經典闕如。不知所从。無以下筆。徐鉉列之俗書。是也。又可據魏以疑漢乎。凡顧氏所說皆不足以爲許君病。輒附疏之。用詔學者。昭陽大荒落孟陬之月十八日敍幷書。

亳州志序

亳之名最古。而實非今之州所治。按書序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孔氏穎達疏曰。鄭元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漢書音義臣瓚者云湯居亳。今濟陰亳縣是也。今亳有湯塚。己氏有伊尹塚。杜預云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城中有成湯塚。其西又有伊尹塚。皇甫謐云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不祀。湯使亳衆爲之耕。葛卽今梁國甯陵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甯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爲之耕乎。亳今梁國穀熟縣是也。諸說不同。未知孰是。立政三亳阪尹。疏曰。鄭元以三亳阪尹者共爲一事。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也。皇甫謐以爲三亳三處之地。皆名爲亳。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古書亡滅。旣無要證。未知誰得旨矣。諸說於今之亳。偃師遠而穀熟、蒙近。雖不同。要之其地所在無涉也。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亳州禹貢豫州之域。至周不改。春秋時爲陳國之焦邑。六國時屬楚。在秦爲碭郡地。漢爲譙縣。初、後漢熹平五年。黃龍見譙。太史令單颺以爲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亦當復見。後如其言。魏文帝卽位。黃初元年、以先人舊都。立爲譙國。與長安、許昌、鄴、洛陽號爲五都。後魏復置南兗州。周武帝改爲亳州。隋亂陷賊。武德四年討平王世充。復爲亳州。樂史太平寰宇記、唐武德中復亳州。五年置總管府。管譙、亳、宋、北荆、潁、沈六州。七年改爲都督府。貞觀元年罷都督府。亳州不改。天寶元年改爲譙郡。乾元元年復爲亳州。梁開平二年升爲防禦州。後唐爲團練州。晉復爲防禦州。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宋仍曰亳州。亦曰譙郡。大中祥符七年升爲集慶軍節度。金亦曰亳州。元屬歸德府。明初以州治譙縣省入。尋降爲縣。改屬潁州。宏治九年復曰亳州。屬鳳陽府。國初因之。雍正二年改屬潁州府。夫亳界南北之衡。亦古今用武之地也。昔者秦楚之際。陳勝初起。攻蘄下之。魏武以先世封邑。治兵於譙。用圖南侵。子丕遂建都。有事江淮。輒頓舍於此。晉祖逖志在中原。亦從事於蘄。桓溫伐燕。實自譙而北。拓跋漸食淮南。恆以譙爲重鎭。宇文氏與陳爭江北之壤。置軍府於譙州。唐平輔公祏。亦命自譙亳而南。一軍取之。朱梁初得宣武。卽市據亳州以戎貌。幷東方諸鎭。宋之南也。亳州爲北守。而汴宋又沒。元明相代。劉福通自碭山濬河迎韓林兒爲帝。據亳僭位。遺壘尙存。由斯以談。豈非地處必爭。自古而然與。方今天下一家矣。百有餘年以來。聖聖相承。鑿飮而耕食。而亳爲中土菽粟布帛之州。其風樸焉。官厥土者。號爲易治。而國家舊澤入人之深。久之而州之人咸不能言其所以然也。筠奉使節來試潁州。亳之士來潁就試。旣爲拔其士之秀者。復表其女子之節且孝以風亳人。而申告之以太平之化。日久以長。俾知樸且知禮。以除其在昔好鬭之餘習。適今知州事鄭君有州志之輯也。於是考其地理風俗之可見者。用作是書之緣起。俾付剞劂焉。

曲阜顏氏寀藏尺牘序

曲阜顏君崇槼裒藏其先世嘗所往來諸公尺牘。裝之爲五十五册。因余同縣前輩翁先生來問序。謹案、文選甲乙自上書而外有牋、有啓、有奏記。而自歆以下通謂言曰書。若晉宋諸賢兼以書法著者曰帖。宋元而後曰刀筆。曰尺牘。尺牘者蓋書之支流。而帖之緖也。顏氏自康熙中往來、學山兩先生以文章聞海內。及從國初諸老輩游。世濟其美。逮雍正間所往來蓋三朝之賢豪長者。今册中所載。宰輔則有臨朐馮溥、合肥龔鼎孳、大冶余國柱、真定梁清標、平原董訥、海甯陳元龍。武烈則有武定李之芳。名流則有崑山葉方藹、長洲徐乾學、江夏吳正治、常熟翁叔元、餘杭嚴沆、歷城孫光祀、歸安嚴我斯、嘉興高士奇、滿洲成德、德州田雯、石門吳涵、新城李湖[illegible]、德清孫在豐。遺碩則有餘姚黃宗羲、長洲顧炎武、甯都魏禧。耆舊則有秀水曹溶、大興孫承澤。篤學則有秀水朱彝尊、咸甯李因篤、吳江潘耒、錢塘毛先舒、大興張烈、慈谿姜宸英。辭詩則有祥符周亮工、三原孫枝蔚、黃岡杜濬、蕭山毛奇齡、萊陽宋琬、宣城施閏章、新城王士祿、士祜、士禛、商邱宋犖、益都趙執信、華陰王宏撰、錢塘查嗣韓。文藝則有上元劉思敬、吳縣繆彤、仁和史逸裘、大興張永祺、元和惠周惕、建德錢朗、宛平劉芳躅、長洲汪份德、孫勷、江浦劉巖。翰墨則有青浦沈荃、膠法若冀、棐王鑨、莆田鄭重、太倉王原祁、金壇王澍、長洲蔣衡。方外則有興源。往往略見於此矣。余嘗太息文字之守。必在世家之能賢者好而聚之。然其聚也久則必散。獨吾顏氏居近聖人之居。或可以不散也。昔人思託諸金石以期久遠。然金刓而石泐。千百不什一存。惟曲阜之碑。自漢唐以來林立如昨。近者雍正三年睹者掘地尙得孔褒碑。乃知金石必賴地而存。又喜此册之旣得地也。余每恨九經傳注文字訛失。欲與同志者依據許君說文解字是正其體畫。寫石刻之。若成當陷諸曲阜學宮之壁。爲無窮之計。冀邀福於聖人之靈。而益喜此册在顏氏可以無窮也。嗟乎。孔子歿。弟子述其問答之詞。相與傳之。爲魯論、齊論。及再世餔作孔叢子。亦次記其家游歷贈處之言爲多。以今視之。亦古之尺牘類也。惜哉。漢唐孔氏世有達人。其平生所與往來無有裒其信而藏之以附孔叢子之後者。而此册以顏氏之子孫次第而適存。余益爲顏氏遠想慨然而歎崇槼之賢不可及也。

安徽試卷序

制義之設何所原乎。說者以爲原於北宋王安石、蘇轍諸人之經義。而自前明承用之至於今。不知其原出於唐五經正義也。正義、易用王弼注、書用孔安國傳、詩用毛萇傳、鄭康成箋、春秋用杜預解、禮記用鄭康成注、而敎孔穎達等疏之曰正義。蓋當時宜書而頒於學以詔士者也。正義之例。不獨依經。亦必附注。用毛、鄭者不得從齊、魯、韓。用王與孔者不得從鄭。用杜者不得從賈服。卽如今制義四子書及易詩用朱子、書用蔡、春秋用胡、禮記用陳。諸生爲文必奉其說與經同。外是者謂之背經。指不入於令式也。然則諸生之爲文當法唐正義之所以疏經及傳箋注解者而後可。欲法之則凡於經之天地、山水、宮室、器用、衣服、鳥獸、草木、蟲魚之詳悉皆當周知。而先之以訓詁。然後其於經之義秩然、粲然、怡然、渙然也。使者來江南歲試且一周矣。其所以面與諸生諄諄言之者。通經與識字而已。今諸生輒先以余試江以南四府一州之文付剞工。而江北諸府繼之。復來觴言於使者。俾申詔之。使者曰。凡余試四子五經之義、及七經解、

詩賦、古今體、策問、其登於是錄者。皆於余識字以通經之旨有合。諸生其益以是勉乎。使者來安徽。安徽江南省之半也。今有驗於此。其水大者曰江。江出汶蜀郡湔氏道。可以濫觴。別為沱。合於沔漢。而後大放乎東江、中江、北江。而後至於海。此自一經以通諸經之說也。江南華之可採者曰蓮。蓮謂之茄。葉謂之蕸。本謂之蔤。華謂之菡萏。實謂之蓮。根謂之藕。中子謂之的。的中謂之薏。必明乎此而後荷芙蕖之實曰蓮者。以見此博考諸文字先於一文一字之說也。若諸生曰。吾知其為江也。吾知其為蓮也。於吾之制義何與。則使者之言贅矣。其倘三復之。

勸學編序

余試士之文謂之經義。所以說五經及四子書之義也。按說經始於漢初。諸老翁抱保攜持諸經於秦燼之餘。漢書稱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迄於元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其著目見於儒林傳者。易則梁丁寬作易說三萬言。小章句是也。尚書則武帝從千乘倪寬問一篇。又晉小夏侯建說文信都秦恭增師法至百萬言。詩則燕韓嬰作內外傳數萬言。禮則郯后蒼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春秋則宣帝甘露中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議三十餘事。汝南尹更始為左氏傳章句。夫其穿經穴傳。通達捷敏。成一家之學。轉相傳授。用以取青紫。致顯貴。其自有傳者。往往為魁儒碩輔。所說經可謂勤且多矣。而其言今惜不傳。然今國家懸諸功令以詔士。其路甚廣。無以異也。唐韓愈氏曰。士不通經。果不足用。又曰。為文須略識字。今漢儒之書頒在學官者。則有毛萇氏、何休氏、趙岐氏、鄭康成氏。其書見傳於世者。則有許慎氏。諸生不讀許氏書。無以識字。不讀毛何趙鄭氏書。無以通經。諸生應使者試。為文不如此。其求合於詔令清眞雅正之指者蓋難矣。夫清眞者、非空疎之謂。雅正者、非庸腐之謂。諸生將求免於空疎庸腐。以仰符詔旨。其必不能外乎識字以通經矣。使者按試福州、延平、汀、邵武、建寧五府訖。擇其文尤有合者。更竊取於荀卿氏名篇之意。刊之以勸諸生之學。是為序。

林青圃先生詩集序

天地之氣。大山大川間之。而中之風行焉。閩在江南浙江諸嶺西南。其人與嶠而柁舟上下水石之間。中唐風氣初開。南宋以後。諸儒蔚起。我家文公為之長。流風協氣。至今存者。猶以北華靡爛發之習不能亂也。筠昔奉使自江而浙以渡嶺。心知之。比來安徽。駐旌太平。太平之縣繁昌。會閩林君一彪知縣事。數過從。出其尊甫青圃前輩之集示筠。俾為之序。筠受讀畢。而益慨然信嶺之所心知者。蓋先生鄭幾庭先生開極之甥也。自少及聞鄭先生之緒論。有聞於鄉。通籍京師。以中書舍人取高甲及第。國朝福建及第者。自先生始。以翰林兩奉使視學。一使河南。一使江西。輒與其諸生為條畫指授。出之以誠。而士化之。年五十餘。竟移疾去。又數年。卒於家。其出處略如此。先生之在河南也。上疏請嚴禁三教堂。令所在奉迎聖像。位置於府州縣學之尊經閣中。旣得旨議行矣。復移書於布政、按察二使司。諄諄言近聞有非三教堂而

以聖祠雜諸不經之祀者。若偃師有孔子廟。而雜祀盧醫、廣生大王、五瘟牛王、青苗土地諸淫祀。羅山子路祠雜祀佛。並有碑刻。固始則祀雷神、火神、鬼王、而聖像在左殿。商城則中佛、左老、觀世音前、而聖像在右。盧氏卜相村則坐三佛像。而聖像在其右廂。又民間僧道振鐃伐鼓。設醮諷經。或繪三教圖。張之途路。男婦喧逐。褻瀆尤甚。並當一切禁絕之。俾民不惑於岐趨。泯淆溷亂。一奉正道。其言尤切至。其用心所謂務滋而務盡者邪。其在翰林、於時遵旨輪直擬進經史之制。未能按先生所進者一言克三宅三俊而稱夫不舉賢之有罪。不求舉才之有罰。一言不解於位。而極之於堯桀之分。間不容髮。一言汲黯傳內多欲而外施仁義。以為切中武帝之病。而惜其不能用。一言貞觀元年制諫官隨宰相入閤議事。以為是可力行。斷斷諤諤。前輩至論。迄今二十餘年。非後進之所及聞也。竊讀先生為鄭先生之傳曰。公諱開極。字肇修。號幾庭。侯官人。以順治丁酉舉於鄉。年十九辛丑成進士。世祖選授庶吉士。與張文貞葉文敏二公並入內宏文院習國書。授職內國史院編修。侍宴賦詩稱旨。賜緞幣。康熙己酉典雲南鄉試。纂修玉牒、實訓、三朝實錄、大學衍義。守史局者十餘年。以外艱服除。遷右春坊右中允。轉左春坊左諭德。充日講起居注官。守官儆者又十餘年。辛未視學浙江。所得士若左都御史鑑崖沈公、兵部侍郎小眉吳公、禮部侍郎晚楓吳公、皆顯名於朝。甲戌、乞假歸。庚辰特起監修河防告竣。議敘又乞假歸。癸巳、聖祖六旬萬壽。迎鑾獻詞。時世祖朝侍從臣獨公在者。年七十有一。溫旨慰問再三。陳奏謙讓。錫宴內廷。賜坐。命和碩康親王賜酒。頒御衣一襲。副以松花石硯。公奉硯服衣拜謝。詔許歸里。年八十有二卒。孝友篤祿。奉身進退。嶢然不洋。稱於閩人。且曰。小子生少公六十歲。束髮就傳。公以為有所知識。悅津津告以翰林時事、生平遊處、與國初名公偉人蹤跡詳甚。小子實聞而謹識之。先生云然。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嗟乎。若先生者所謂酷似其舅。不媿於其鄉之諸儒。而稟其山川風氣者已。先生諱枝春。字青圃。詩與文稱。不更贅辭。爰即先生之文經爲序之。並附著鄭先生之軼事。庶幾知先生行與文之有所自。用告後來云。

陳涵一詩序

陳涵一同年、移疾將歸長沙之攸。出其近詩示予。予讀竟卷。知君之志。蓋不欲蹈襲前人而入乎古。可敬也。君詩大抵學韓。韓詩不易學。而君獨志在乎此。尤可敬也。願唐元和以後諸為詩者。學奇於韓。學澀於樊宗師。今樊集亡失不傳。而韓集具在。間考唐末諸家。孰為學韓而至於韓者。然則學者非不多。而知其意者少也。余年十五六即喜韓詩。取而學之。今幾廿年矣。初得其字句之奇。與其氣之磅礴。光燄之偪偪而已。久乃知其力之厚。思之深。其體之汪洋廣闊。而卒出之以正。且大、安且易也。乃知其所謂約經之旨。而不背乎風雅頌之所以然者。固如是耳。以故自宋元來以古詩名家者。大半輒出於韓。蓋唐之詩至李杜而極。而並學李杜者。韓也。後之學者莫能外焉。且夫三古之樂亡矣。而人心之樂不亡者。則見於詩。是故詩者必可歌也。漢、魏、唐、宋、詩之傳者。人人可歌。而韓詩學古尤至。說者但以琴操作爲樂府。聖德詩方

雅詞。固不足以盡之。即其五言古詩約畧如不知四罪地。則李少卿之身無四凶罪也。勢至情所重。則曹子建之心悲動我神也。秋懷詩篇之擬乎枚叔。夜歌一首之兼有陶謝。尋其源流。並各確有所自出。非苟焉而作也。嘗讀其石鼓詩云。勸我試作石鼓歌。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云。君歌且休聽我歌。夫此即所謂可歌者也。二詩適然讀之。以爲閎博沈酣而已。乃試爲之歌張生。而後知其滂沱好古之意。淵淵然動乎金石之鏗鏘也。再爲之歌纖雲。而後知其崎嶇險阻。放懷達觀之致。窅然發乎離騷之哀怨也。夫是皆按之以節奏。申之以諷誦。熟讀深思。久然後得之者。然則稱詩不通乎聲與音之說。未爲知詩者也。凡爲詩者皆然。以君學韓。故與之論韓而輒及之。

杭州黃氏譜序

太史公言秦之先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爲氏。有莒氏、江氏、黃氏。其先出自伯翳。而別封於黃。宋廣韻注、獨謂黃姓出江夏陸終之後。封黃。漢末有黃霸也。夫黃氏既與秦同姓。而陸終乃祝融之子。楚之先人。致國語史伯所稱祝融八姓無江黃。以故說者必以史記爲準。乃國語載已姓五國。韋昭注之以爲莒其後也。頗怪史記又未可盡據。且廣韻注往往出何氏姓苑、賈執姓氏英雄傳、王僧孺百家譜諸書。其說又非無本也。獨其言姓出江夏。引黃霸而不及其他。漢書霸爲淮陽陽夏人。地里志淮陽與江夏實二郡。至乎東漢之季。而黃香子瓊、瓊孫琬、始著名爲江夏安陸人。而江夏之黃氏始盛。豈香等或霸之苗裔。而史何以遺之邪。若邕所稱江陵黃氏。三世立節。漢南之士。以爲美談。攷漢志江陵隸南郡。不隸江夏郡。迺知氏族

同時異地盛者數起。而世獨以江夏而傳也。况夫一時賢者如憲出汝南。嚴酷之吏如昌出餘姚。又知人之賢不肖適其素所自樹立。不獨不以其氏族。而氏族又不必以其地也。豈不然歟。唐宋以來。史傳所記載黃氏世有達者。今陽湖典史黃君名匯字勺充。一旦慨然念其家乘之殘缺。於是自敘述其始祖八前府君者。故河南人也。宋建炎初爲都指揮官。始從高宗南遷。而來家於杭之仁和。其後數世又居錢塘之湖墅。世世皆讀書耕作。今且十八世矣。其譜既成。乃走京師而請余以爲序。余曰。若君之志。非所謂能自樹立者哉。蓋自唐之譜法失傳。而士大夫之家。咸不得自知其先世。其好事者又數數補綴古者賢達知名之士。而穿鑿附會以成書。是又爲誣其先而與於不自知之尤甚者也。今君褎然列其家之居杭者凡十八世。咸備書之。以示其子若孫。而又常若大懼其先世之明德懿行有所失墜。不誣不忘。而易直子諒之心油然以生。夫其於上世所不可知者。雖不敢不闕如。而其於江陵江夏所望之地。伯翳陸終所出之氏。又未嘗不欲自是而求之。其用心可以無憾矣。余故喜而爲之書。

椒花吟舫小集序

乾隆丙戌子月之四日。程中書魚門、馮評事君弼過余椒花吟舫。因設酒與及門蔣編修案樹、章生實齋、蔡生子嘉、偕飲。中夕縱談。能去越日。君弼爲序。序其事。其意大略言賢豪相知之難得。而此會之可樂爲

不易也。余謂人生雖百年耳。其間朋友相與酒食爲徵逐者。歲歲而有。而君弼獨般般於此會而見之於文辭。徒以之數人者不喜爲世間聲氣之附合。而慨然有似於古人。相與聚處勸勉箴規以爲樂。故序之以識夫月日。而異時亦可以考見而追憶焉。然余以爲古人未易道也。夫古人豈所號酒徒者。徒放然群居酣嬉。淋漓索索。無用於世。而謂之友哉。其相從而講習之者。既有其本。其相得而措施之者。必有其實。其或無所用。退而相與樂其羣者。必有其故。然其中有時與命焉。所謂時與命者。天也。吾聞不貪乎天者。然後可以不失乎己。不失乎己。然後謂之君子。夫苟能內不失乎己。而外不貪乎天。以此爲友。斯其所以友者、澹澹然至樂也。一時相會合相從而友。而其後也散而之於四方。皆皎然不欺其志者也。而要自今日可以信之。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夫詩人之喜。喜其晦而能不已也。晦而能不已者。君子也。記曰。君子之交淡如水。水者亦不已者也。君子之友。當如水之不已。而其所以友而切磋以學。學而卒可以相信者。當不已。如雞鳴之詩不已。故可久。久故可友。然則吾黨相期許者如是而已。

草橋修禊序

出右安門十里曰草橋。以乾隆甲午之歲三月三日舉祓禊故事於此者二十有八人。其幼而詩不成者八人。不及至而入集飲於太僕少卿曹君之邸事者又三人。是日會者凡三十有九人。佳哉。亦都人士之清游矣。草橋之左右在元時號稱勝區。一時廉氏之萬柳堂、趙氏之匏瓜亭、栗氏之玩芳亭、併列比次。而今闃之。悉爲墟。所謂草橋者。蓋唐萬福寺橋也。前朝天啓中於橋北建碧霞元君普濟之宮。士人呼之曰中頂。於今有赫。草橋其南橋存。而唐寺廢久矣。獨其跨橋之水。潨洩有時。而至今潺潺不舍也。橋之西可望者西山。時隱時見。而諸峯未有改也。近山綠水之間。居人間覆屋廡。蓺草木之華者。方冬然蘊火以來

溫氣。候諸花之代發。盛之竹筐。以杜飄風。而獻之都人士之家。謂之唐花。及春且和矣。唐花事罷。而都人士爰思祈歲而游於近郊。以暢觀夫草木之稟天地之溫氣而出且達者。於是乎有祓禊水上之舉焉。嗟乎。人與物之相禪相易以游其生而不能已已。其性其情耶。昔之人游此者不一歲而足已。而今茲三十餘人者復舉故事以集於此水。記曰。君子見大水必觀者。何也。夫其流也。其所以止者在斯也。君子之自四方而集於都者。人見其入矣。其類聚之爲賢爲衆。或發其職業之暇隙。相與樂其羣以游。而翕然止於草橋之水上者。則適以是日也。昔人之會者不必是水。今日是水之會不必其皆是人也。然則諸君子其將以喻夫莊生所云野馬塵埃之相吹者。而偶集於斯。不其信乎。輒錄所作凡若干首。歸而序之。以示夫他日之游於水上者。

送蔡生必昌之官屯留序

乾隆四十有三年夏五月。及門宛平蔡生必昌以國子學正應禮部試。及廷試賜進士出身。得旨改官以知縣即用。於時必昌之父維周先生年七十又六矣。余謂必昌子茲當乞留京師。教國子。胡遠行爲。必昌

對曰。先生必昌貧而親篤老。嘗急去謀一日滫瀡甘脆之養以爲歡。烏能終老人月月視官簿耶。余太息其言。其八月謁選學官得鎮平。鎮平隸廣海以南。必昌牘乞改近。乃得山西之屯留。將以十月奉父以行。來言曰。必昌願乞先生一言以爲吾親壽。且誨必昌若常侍先生焉。余曰。韙哉。自子歲丁丑來從余遊。於今二十有二年。余知子家最詳。悉子祖父母實皆隱德。見於余文。而子之父益管捭以濟世。故今遂報在子。子今之屯留。又以親之養行。然則吾子之官。維親之弱也。然則子行凡或有違於官恐或違於親者。子固不爲也。余烏乎言。雖然。余聞之。古稱循吏西漢最。漢之以經術飾吏治者王吉。稱之者曰王陽爲孝子。其子孫至魏晉而蕃衍滋大。若嚴延年之爲吏則反是。其親去之。然則言循與良者必推本於事親而後言不間於其子。斯合史志也。余聞維周先生生十一歲而孤。父殯在堂。日夜踊泣。臥柩側。人曰。童子無怖耶。先生曰。父在嘗從臥。歿猶在也。何爲怖。於是聞者咨嗟而去。及長。負才氣。年十九。自山陰北遊天津。頗恥其地鹺豪不足居其事。去之保定。則傾其豪傑下之。數致千金。久之迎母與婦與弟北來。保定家焉。當是時自保定北抵京師。言才氣者。聞先生名籍籍然。其行獨長者。弟幼勃谿慨怒詬兄及嫂。先生剌謂婦曰。此吾同產弟也。若不能容吾弟。吾容若耶。以故婦視叔若弟。久之弟亦感悟曰。兄果愛我。至今年六七十如其兄弟幼時。客有以屋質白金七百於先生者。客死。妻若子貧無賴。且質屋。來告。且泣曰。妾質此屋得八百金。而以七百金請歸約契於公。餘百金耳。妾及子且死矣。奈何。先生曰。噫。吾忍若及子死耶。焚若約。反若契。先生有所知死。而其妻責負於夫之所知某者。所知劇易其婦人也。佯曰。若夫負者。吾償久矣。妻憤狂走而將號之官。先生聞之。走其門大泣曰。吾所知死。吾不能恤令死者之妻無罪而即官所耶。所知妻亦泣。具以責四十金之負告。先生曰。四十金於我責。夫人安之。佯語者聞。搔舌赧欲死。凡先生他日急人之急輒類此。以故家益落且憊矣。而必昌竟用讀書有文成其名。致官奉先生即養於屯留。嗟天道哉。余謂必昌子之於官當視先生往問屯留之人有惸獨而疾苦者乎。有喪其藁金而漂搖其室家與屬戶者乎。有豪猾之詐而不汗躪孱若弱者乎。有虐使其兄弟以顛逆若拔蒺以覆瓜之歌於漢蠻者乎。閭有孝且弟者乎。有不貪人之金而人則喜者乎。有不以瓠頼藥而不以築苓媚者乎。有不諱人之阽危而又因以爲利者乎。視之如何。子於先生之所無則懲之。子於先生之所有則則而行之。於是乎總嚴伯之暴而永王陽之孝。然後子弱耄屯留之父老與童稚躋堂稱觴以爲親壽。先生必曰吾今日養有子矣。而余之贈子言。又曷有以加於此者。於必昌之行也。作此序。

送陳秋士歸武進序

人子之事親也。在禮曰溫凊定省。是四時一日不可違也。傳曰。復加一食。復損一食。復加一衣。復損一衣。是親之常與非常刻刻不可違乎親也。然而自漢之世。有辭親遊學京師累歲而通諸經以成其名者。以故唐韓愈氏有離無離。憂其志不樂。雖有離憂其志樂之文。然我以爲離親而求成仕宦之名者。非成學

之名者。是古者男子二十而有室。今二十而有室。記稱霜降娶女。冰泮殺止。桃夭之詩。言婚姻以時。然則男子之有室。歲與月令皆不可以過期。此父母者之心也。武進陳宋賦秋士從我遊三年矣。其辭親而之京師且五六年矣。今年戊戌。秋士年二十有七。其春三月揖而告我曰。宋賦將歸省覲二親。且以今年卜娶。先生其何以贈之言。爲曰。子之行。蓋忠信哉。子去父母以遊學。學數年而以省其父母歸。一也。歸而娶。其年且合禮之三十矣。其卜期合禮之霜降以往矣。二也。既娶而改歲復當來遊學。室有婦可以代子養。庶幾離憂之志樂者。三也。子行有是三者。是子載忠且信以行也。我何贈。然我謂學如殖。不可以落也。子少貧。不克學。已而遊學遊益貧。不克殺朝夕之計以竟學。比從我遊。稍稍志於學矣。茲又當歸。歲舍二千餘里。子毋乃以闕修六禮之不遑而少輟學焉。是落也。雖然子苦有文而慧內。故我願贈子言。竊嘗讀范蔚宗書。而悲河南樂羊子之事。曰。樂羊子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故。曰。久行懷思耳。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損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懿哉懿哉。子誠有意乎斯言。是子去歸。歸而復來。其有合乎離親而求成學之名之旨者矣。來年之春。我日望子來。亦不必以他言贈也。

筍河文集卷六

漢西嶽華山廟碑跋尾

余讀歐陽氏、趙氏、洪氏、董氏稱引[illegible]宮所見。與夫顧氏考左尉之制。京兆尹遣掾佐之事。及敕若仲若登假之文。詳說其言之也。而余同年友錢君曉徵又據洪氏隸釋校此本文之亡者九十七。其殘缺者又數字。蓋宋末拓本也。此本明萬曆中嘗藏陝西東雍南雲駒陰南雲雛兄弟家。寄以贈武平郭宗昌允伯。允伯命侍史史明鑑僱葢重裝之。時天啓元年正月四日也。一時名流書跋者十餘人。人國初華陰王宏撰無異得之。戒子孫不得輒乞人跋尾。其後自北而南。歸歙之何氏。上海黃文蓮星核爲徽州學官。乾隆丙戌此本與山谷手書同時並獲。癸巳余在江南將北旋。星核自全椒來謁曰。山谷書吾家物也。此碑吾與之數年。俱足矣。奇物當以歸公。余乃攜之北行。書跋其尾。按碑云。高祖初興。改秦淫祀。史記封禪書高祖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也。碑云。太宗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時祠之。封禪書。文帝即位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也。碑云。孝武皇帝巡省五嶽。禋祀豐備。故立宮其下。漢書郊祀志。於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眞定以續

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郡。又曰。自封泰山後十三歲而周徧於五嶽四瀆也。又考武帝紀南嶽巡省。惟見於元封元年之詔曰。朕用事華山。至於中嶽。餘不數書者。則以宏農郡近在畿內故也。碑云。仲宗之世。重使使者持節祀焉。歲一禱而三祠。郊祀志。宣帝五嶽四瀆皆有常禮。惟泰山與河歲五祠。江水四。餘皆一禱而三祠也。志又稱宣帝立三年。尊孝武廟爲世宗。行所巡狩郡國皆立廟。告祠世宗。而碑稱孝武。不稱世宗。至仲宗。仲字通中。見平帝紀。元始四年。安漢公奏尊孝宣廟爲中宗。孝元廟爲高宗。天子世世獻祭。此則莽舉之。而東漢建武以後承尊之者也。按碑所引漢制。歷歷粲然。與遷、固二書相發。所謂徵而益信者與。碑又云。袁府君諱逢。字周陽。汝南女陽人。按逢。安曾孫。後漢書袁安傳。安子京。字仲譽。京子湯。字仲河。湯次子逢。字周陽也。按湯桓帝初爲司空。以豫議定策。封安國亭侯。食邑五百戶。卒謚曰康侯。長子成早卒。次子逢嗣。故碑稱逢曰安國亭侯也。傳又稱靈帝立。逢以太僕豫議。增封三百戶。後爲司空。卒於執金吾。贈車騎將軍印綬。加號特進。謚曰宣文侯。而碑載逢自宏農太守還京兆尹在延熹八年。越三年而靈帝入即位。爲建寧元年。時逢已以太僕豫議。則是桓帝永康之末。逢自京兆尹遷太僕。其自京兆尹以前之官。傳悉略而不載也。然則此碑之足以補益范書者又如此。若夫碑字之工。爲漢隸冠。姑不必論。今竊據六書以考是碑。其可以見篆隸楷之遞變者有六。一曰本字。二曰古通字。三曰與小篆合。四曰變篆而意則存。五曰變篆作俗書之俑。六曰篆變而楷不从。按虛爲本字。而今作墟。詩升彼虛矣。爾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可證也。礿爲本字。而今作禴。公羊傳夏曰礿。注。薦尚麥魚始熟可礿。揚雄箴。東鄰殺牛。不如西鄰麥魚可證也。𠦝爲本字。而今作華。山海經。大𠦝之山。削成而四方可證也。凴爲本字。而今作憑。今經典所載。惟尚書顧命凴玉几作俗憑字。餘皆作凴可證也。此本字一也。壹與一通。詩壹發五豝是也。脩與修通。易脩辭立其誠是也。假與遐通。郊祀志假遂合處。師古曰。假即遐字。其字從彳是也。趾與址通。左傳略基趾。注。城足是也。亨與享通。易公用亨于天子是也。辟與辭通。左傳辟厲以須王出是也。大與太通。詩大無信也是也。共與恭通。詩序柏舟共姜自誓。禮記是以爲共世子是也。女與汝通。漢書地里志。汝南郡其縣女陽、女陰。師古曰。女讀曰汝是也。此古字通二也。其侯字从人从厂。象張布。殷字从反身。與字从同。秦字从禾。武字从止戈。豐字从兆。風字从凡。飛字从𠂔。起字从夭从止从巳。精字从丹。銘字从金在土中。廿字从口。辟字从申。州字从重川。帷字从篆文。心恭字从心。尉字从灬。陰字从今从云。隂字从队从𢀔省。會字从古文㑹。此與小篆合三也。其𢀔字作𢀔而不作𢀔。其字作其而不作其。年字作秊而不作年。農字作農而不作農。制字作制而不作制。遲字作遲而不作遲。歲字作嵗而不作嵗。荒字作荒而不作荒。粱字作梁而不作粱。雖字作雖而不作雖。顯字作顯而不作顯。數字作數而不作數。香字作香而不作香。此變篆而意則存四也。至於周从用而作周。禮从示从豊而作禮。虫从中从一而作之。疑从弓从用而作通。气象形而作氣。歲从步戌聲而作歲。夏从頁从臼从夊而作夏。卑从𠂆从申

从手而作承。詔从刀从口而作詔。時从虫从寸而作時。豐从豆上象形而作豊。僊从𠨍而作僊。冊从止在舟上而作前。亾从入而作亡。鹵爲𠧪在巢上象形而作西。淺从突而作深。𡈼从土丞聲而作垂。亏从丂从一而作于。桑从𠦒而作桒。𠀤从𠀤聲而作奔。灋从廌而作法。兼从秝从又而作兼。章从音从十而作章。𦐇从𦐇而作磬。吉从士而作吉。𠥑从亾聲而作無。明从日月而作朙。京从高省而作京。陵从夌而作陵。得从見从寸而作𢔶。隸从隶而作隸。德从直而作德。勑从束而作勑。潁从水而作潁。此變篆作俗書之俑五也。又𢈔作𢈔。是作昰。虡作虞。原作原。嶮作險。朔作朔。毀作毀。此篆變而楷不从六也。記曰。瑕不揜瑜。瑜不揜瑕。謂之君子之貴玉。故具言此碑得失是非之不相掩。輒錄如右。以質諸深於六書者考之。

書居攝墳壇二刻石後

右漢人墳壇刻石二。在今山東曲阜縣廟中。其一文曰。上谷府卿（闕）墳居攝二年。（闕三字。）其一文曰。祝其卿（闕三字。）攝（闕下。）趙氏金石錄載之云。其一上谷府卿墳壇。其一祝其卿墳壇。皆居攝二年二月造。時所見字畫猶完好也。趙氏以爲墳壇者。古未有土木像。故爲壇以祀之。兩漢時皆如此。又云。上谷。郡名。祝其。縣名。不知府卿、縣卿爲何官。蓋王莽居攝官名曰易。史家不能盡紀也。予考漢時稱卿者有三。前漢百官公卿表所載太師、太傅、太保不常置。惟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位列上公。其餘若列將軍、太常、光祿勳、衞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執金吾、少府、水衡都尉、右扶風、左馮翊。凡十四官。並在卿列。王莽僭始建國之元年。莽纂奪司中二千石曰卿。後漢百官志。太常、光祿勳、衞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爲卿書九。並中二千石。此九卿稱卿者一也。百官公卿表。爵一級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裊。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皆秦制。百官志注引劉劭爵制云。自一爵以上至不更四等。皆士。大夫以上至五大夫五等。比大夫。此九等九命之義也。自左庶長以上至大庶長。九卿之義也。據此知秦漢以來爵自十級左庶長以上至于八級大庶長。並得稱卿者一也。又百官公卿表。郡守有丞。縣令長皆有丞。百官志。每郡置太守一人。丞一人。每縣大者置令一人。丞一人。尉大縣一人。小縣二人。注引應劭漢官曰。大縣丞左右尉。所謂命卿三人。小縣一尉一丞。命卿二人。是丞尉亦得稱卿者一也。今按三說。九卿既無冠以郡縣之理。若謂之爲爵。雖百官志云賜爵無士者寄食在所縣。然又云民租多少各有戶數爲限。則祝其之卿。庶猶近之。若乃以寄食之爵。繫上谷大郡之下。殊非其倫。其說近似而終未安也。宋洪氏适隸釋、隸續蜀郡造橋碑、卿𨽻爲李君字仲曾之文曰。隸刻有武陽明終於吳郡府丞。其子集碑中書爲吳郡府卿。沈子琚碑有云。縣丞𨽻爲王卿。諱某。字季河。說人蓋有稱其丞爲卿者。夫以𨽻爲縣丞謂之卿。則祝其卿爲祝其縣之丞可知矣。吳郡之丞謂之吳郡府卿。則上谷府卿爲上谷郡之丞可知矣。諸刻參互相證益明。然則應氏所謂命卿云者。蓋以當時實有其稱。郡縣丞尉實曰卿。故著之於漢官。

不徒援引古制輒相比儗而已。據此知漢時之府卿、縣卿，固不在王莽所更官名位次之內也。予同年友錢塘江岳南衡以乾隆壬午游魯，館於孔氏。明年癸未來京師，持此二石拓本贈予。岳南爲予言聞之孔氏老人云，二石故在子思墓上，不知何時移置廟中，土俗相訛，以爲石竈。岳南旣爲辨之，且指石上塡字告以古者爲塡以祀之義，與趙氏合，又頗聞廟中如此塡刻石羅列文字完好者尚多，往年修廟時或以庭中諸石磊砢不齊，輒加磚砌覆之，而平其上，今埋沒悉不可見，而此二石以缺一角，獨留置庭中。予考金石書，二石惟趙氏有之，不明其在曲阜，自後諸家並未之錄，而予從岳南復獲此拓本，幷得以著其石之所在，信乎古刻之顯晦有時，而好者往往得之也。二石不書造者姓名，魯人以爲故在子思子墓上，則可以知其爲孔氏之後人而附葬冢側者。當居攝時，莽方自託虞後，數加禮典於盛德之祚，於是孔氏封者，宏爲章略侯，位恪以後殷，鈞爲褒成子以後宣尼。僭亂之章，誠賢者所羞道，而此二卿者退然自從於六百石及二百石之間，獨不求通顯，不及乎莽之篡以終其天年。嗟乎，以揚子雲之守元而久次以失其身，楚國龔生則自燒自銷矣，而父老從而哭之哀。又若有所不足於其言，若二卿之所處，意者其孔氏之有道君子乎，而惜乎名字之不可考見矣。夫西漢古文在世者日少一日，而予益嘆息此二石與五鳳之刻，時以依附聖人之居，更數千年而獨存也。夫石僅數字耳，然其間爵邑、稱名、年代、處所，苟或從而考之，有足感者，予用是不恤瑣屑及之，以質諸岳南，而竊著於篇。乾隆二十八年歲在癸未三月十三日書。

漢三公山立塡刊石文跋尾

乾隆丙申七月，錢塘黃子易小松以漢爲三公山立塡刊石拓本寄予，云歲甲午陝西王某知元氏縣，得此刻於城外野坡。石高四尺二寸，廣二尺。黃子爲之釋文，闕六字，余輒爲之補釋，異同幾二十字，別錄一本。止闕二字。按文初字上闕，定爲漢安帝元初四年也。攷隸釋三公山碑及無極山碑，並在光和四年，白石神君碑在光和六年。此碑爲元初四年，則在三碑六十八九年之前矣。光和時常山相爲南陽馮巡，字季祖，而此碑亦載常山相馮君，閱時久遠，令丞無一人同者，決知二馮非一人矣。三公之頌馮巡曰君委前喆，喬札季文，又似父子相繼爲常山相者，然彼郡南陽，此郡隴西，固不可以强合也。後漢諸馮惟魴及石籍隸南陽，巡或者其族子，又范書馮勤傳，勤同縣馮巡等舉兵應光武，謀未成，則又籍魏郡之繁陽，時更闊絕，與常山相偶同名耳。碑云惟三公衞龍山，又云卜擇吉在治東，龍衞山，蓋假祀三公於衞龍堂。塡在元氏之城東，今得碑於城外野坡，故趾可尋驗也。前曰衞龍，後曰龍衞，猶三公山碑稱封龍君，靈山無極山碑稱龍靈，離合顚倒，漢碑例有之也。碑云三條別神，白石碑云參三條之壹，三公碑云神明別序，與此互見。三條者，元氏縣界所名山，別爲三條，漢時辭如是。趙氏不曉何語，洪氏遠引衞書之三條，皆非也。碑云遭離羌寇，按范書安帝紀：永初元年夏六月，先零種羌叛，斷隴道，大爲寇掠，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討之。二年春正月，騭爲種羌所敗於冀西。冬十月，任尚與先零羌戰於平襄，敗績。十一月，留

尚屯隴右。先零羌滇零稱天子於北地，遂寇三輔，東犯趙魏，南入益州。三年春正月，遣騎都尉任仁討先零，不利，羌遂破沒臨洮。五年春二月，先零羌寇河東，遂至河內。六年冬，先零羌滇零死，子零昌復襲僞號。元初元年秋九月，先零羌寇武都、漢中，絕隴道。二年春三月，先零羌寇益州，遣中郎將尹就討之。冬十月，右扶風仲光、安定太守杜恢、京兆虎牙都尉耿溥與先零羌戰於丁奚城，光等大敗，並沒。三年夏五月，度遼將軍鄧遵率南匈奴擊先零羌於靈州，破之。六月，中郎將任尚遣兵擊破先零羌於丁奚城。冬十二月，尚遣兵擊破先零羌於北地。四年秋九月，護羌校尉任尚使刺客殺叛羌零昌。冬十二月，尚及騎都尉馬賢與先零羌戰於富平上河，大破之，虔人羌率衆降，隴右平。而西羌傳亦稱永初五年春，羌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驚，多奔南渡河，使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候六百一十六所。羌旣轉盛，人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朝廷從之。是其事也。碑又云蝗旱鬲我，民流道荒。按紀云永初四年夏四月，六州蝗。五年，九州蝗。六年春三月，十州蝗。夏五月，旱。七年秋八月，蝗蟲飛過洛陽。元初元年夏四月，京師及郡國五旱蝗。二年夏四月，京師旱，河南及郡國十九蝗。三年夏四月，京師旱，而西羌傳亦云永初五年，時連旱蝗飢荒，驅蹙劫略，隨道死亡，喪其大半。是其事也。蓋先零羌之叛，起於永初初元，至於元初四年，歷十有一年而始破平，其時旱蝗亦莫甚於永初之四年至元初三年七年之間，此碑作於寇荒稍息之際，以故可斷之曰元初四年無疑也。又按此碑自光武中平、孝和元興而外，弍稱最古碑。顏氾之氾，从水从卪。盎高之盎，从大从血，盎盍本通也。按是年丁巳，盎高方爲刻工，越二十九年當

質帝本初元年丙戌二月癸酉，詔書三公山給祠具，又越三十四年當靈帝光和二年己未二月戊子，詔書再給四時祠具，又越二年當光和四年，盎高且爲老巫師，傳神而爲無極山乞法食於太常，而其年元氏左尉上郡白土樊瑋亦以得應廉選，貢名王室，蒙祇福祚，且勒石頌及舉將馮君，嗚乎，何其褻且陋也。殆不若此碑之稱興雲循雨、景響報豐，爲能法其祀矣。又碑以穀升三錢頌馮君，白石神君碑亦以粟升五錢頌後馮君，雖頌詞非實，可以見六十年以前之穀價篝倍於後也。碑字山作凷，神作䄂，嶺作領，畜作畜，猶見古篆通假之遺意。其選作遷，饗作亯，典作篽，稚作稺，則別體也。至於龍作龖，卯作夗，處作䖏，吾作吾，錢作錢，疾作疾，豖作豕，此篆之斷變而爲隸者，若气作氣，塞作蹇，掾作椽，吳作吴，夔作虁，則俗隸之興，此碑恐不得辭其咎也。

焦山無專鼎跋尾

翁讀同縣翁覃溪前輩所以考焦山之鼎銘者詳矣，及退，以禮經參互正之，而知所載歐陽氏之跋、都穆其說猶未當也。謹按焦山之鼎所謂無專，或曰世惠之鼎也。文曰司徒南仲，其人周官所謂王命諸侯則儐者也。鄭康成曰：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鼎文、王格於周廟，丙子蒸於圖室之事也。曰儐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鼎文、司徒南仲右無專內門立中庭之事也。曰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

策以出。鼎文王呼內史策册命無專之事也。此可互文見義。以意得之。而想見三古之儀注者。按禮言史由君右。而不言儐者。由君右知南仲之右無專。非左右之右義矣。爾雅曰。詔亮左右相導也。亮介儐右也。然則右實兼介與導之義。正儐者進而延之之事也。邢敦之文曰。王格于宣榭。毛伯內門立中庭。右祝鄭。王呼內史册命邢。彼文言毛伯以內門立中庭之儀。進右當命之官而名祝鄭者。此文言司徒南仲進右無專而使之內門立中庭。其文相互一也。今歐陽氏乃誤以左右之右訓右。而曰毛伯中其庭立。（鐘鼎文立皆讀為位。此誤解為本字。）祝與鄭皆在其右。按禮所命北面。安得偏右。且與祝並登。禮意乎。考之伯姬鼎曰。王格太室。即立。宰頵右寰入門立中庭北鄉。史𢦔受王命書。王呼史減册命寰。𨤅敦曰。王格太室。穆公入右𨤅立中庭北鄉。王曰。𨤅命汝作司土。宰辟父敦曰。王在辟宮。宰辟父右周立。王册命周。𢦔敦曰。王格廟。即立。宰忽入右𢦔立中庭。王呼太史册命𢦔。牧敦曰。王在周。在師游父宮。格太室。即立。公今躬入右牧立中庭。王呼內史吳册命牧。叉師毛父敦曰。王格太室。師毛父即立。邢伯右。內史册命錫赤市。亦言師毛父登而即之。其時邢伯實進而右之也。考諸鼎右字。悉與無專鼎訓無二。（右古佑字。左右之右古作又。鐘鼎文字間有以又通右。決無以右為又者。則右當讀為佑。益可證也。）惟古者於祢也。發爵賜服。以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其命諸侯。則儐大宗伯職之。而其儀則三公六卿皆可攝而行事。其書之鼎敦。至今可見者。若頵與辟父。與忽。宰也。穆公。公也。邢伯、毛伯、伯也。而司徒南仲之為儐。又幾著於無專鼎銘焉。於戲。周官威儀。略見於此矣。又間考詩篇。王使南仲為將。往城於朔方。固司馬之掌也。而此銘則書官以司徒。其所攝者。又宗伯之事。何其用之者求備也。意者古者三德六德。日宣日嚴。其才可以兼乎人。其學可以周乎物。而采采師師。不隕以越。故能兼與否。則若後之世。不量度其人而強授之事。其受者亦不量度而自薦焉。則固不若齊桓官事無攝之盟之不可塞也。輒因南仲之名而附論之若此。

讀揚雄箴書後

余讀班固之為雄自序贊曰。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晉灼曰。九州之箴也。及讀後漢書胡廣傳。稱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闕。余竊以為雄所為州箴。未嘗用古九與十二之名也。遵漢制也。其篇十二。以梁為益。不嘗而變。其官謂之牧。是即百官公卿表所載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武帝元封中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成帝綏和中更名牧。哀帝建平中復為刺史。元壽中復為牧。凡皆漢之制也。其箴於官者凡十六篇。司空太常二箴、或曰崔駰作。尚書博士二箴、或曰崔瑗作。要之。讀其詞。其為雄作無二也。其司空箴曰。臣當其官。官宜其人。又曰。洮貨市寵。苞苴是濕。王路斯浮。執不傾覆。按漢之司空。本秦御史大夫之職。成帝綏和初始更名大司空。其職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非第若司空掌邦土者。故言之切且著。與其光祿勳箴曰。祿臣司光。執金吾箴曰。吾臣司金。按光之謂明。祿之謂爵。吾之謂禦。應劭之說。較長於如淳、師古也。城門校尉箴曰。國有城溝。家有柝柜。按周禮故書楂柜之楂為

柤。鄭司農以為楂、榱楂也。柤、受居溜水涑橐者也。蓋柝橐古字通也。宗正箴曰。魯善子同。太常箴曰。不如西鄰麥魚。按此承用公羊喜有正及夏曰約文約之說。本毛制夏薦麥。麥以魚也。何休注曰。薦尚麥魚。始熟可約。故曰約。又本之雄說也。陸德明曰。約本又作禴。同也。漢西嶽華山廟碑亦曰。精通誠至。約祭之福也。將作大匠箴曰。觀豐上六。大屋小家。按虞翻曰。豐大蔀小。亦本雄說也。尚書箴曰。牀上維章。按此與易巽在牀下。重巽申命之義相發明也。博士箴曰。公劉挹行潦而濁亂斯清。按此義出毛鄭外也。又尚書箴曰。王之喉舌。按此知唐虞之龍。周之仲山甫。即其人。而荀綽晉百官表注所謂尚書唐虞官也。又按漢百官公卿表不載尚書。殆固之脫漏。而據此箴可以補所掌也。至其篇次。常先司空。次尚書。次太常。次博士。而後列光祿勳以下十二篇者。若其箴。漢之官亦略備矣。獨闕丞相與大司馬耳。二者漢官之至要。而箴不及。意者。雄皆與王莽、劉歆、並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既又更名丞相為大司徒。並三公。其後。歆駿駿且為國師。雄故諱之而不敢指斥歟。或知亢知默。守道之極。賢者當如是歟。雄漢末所謂賢者也。而漢猶近古之世也。嗟乎。賈山之言曰。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而改。所以永有天下也。若夫使賢者言遜。而箴不敢及焉。近古之世。而其風已然。漢之將危。所謂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者。可不為寒心乎。因讀雄之箴。論其世而書之如此。

蘇州張氏廣韻刊本書後

右蘇州張氏士俊依宋本所刊廣韻五卷。前為敘錄。後附一卷。蓋初得之常熟毛氏。中缺一卷。而以崑山徐氏鈔本校足之者也。按廣韻注。故有繁簡二本。簡本傳刻者多。而繁本獨見此刻。洵善本也。余家所藏有顧氏淮上刻本。有明內庫刻本。又有元時刻本。文注略同。然則簡本自元時已然矣。朱竹垞氏云。明內庫鏤板。雜古本鹽注。多寡不齊。中涓取而刪之。略均其字數。潘稼堂氏云。先師顧亭林始表章此書。然其所見乃內府刊本。已經刪削者。久而覺其書之不完。作後序以志遺憾。今以元時本校之。乃知中涓刪削之說。顧、朱、潘三家皆失考也。是書注中稱引浩博。唐以前書頗賴以得見。寶與太子賢李善二注同功。而此本又為此書足本。張氏刊之功不小矣。惜乎印本流布。近亦寥寥。此本丁丑春余歸得之京師琉璃廠鑑古堂書肆中。晨夕披余手未嘗斯須去者。今且二十四年。南朔舟車。宜乎楮墨之漫滅也。庚子改歲攜來閩中。爰命及門青陽徐生鈍章之重拒拭而裝綴焉。并跋其尾。用志歲月。時乾隆四十五年春正月八日。蔔河居士書於福州使院之浮青閣下。

竹垞先生日下舊聞書後

右吾宗竹垞先生所著日下舊聞四十二卷初印本。余於戊寅春得之琉璃廠中。其三十九卷以後四卷為鼠齧所敗。更購他本補足之。癸巳甲午、執筆隸館中與增修之役。于搢紬繹。搜羅益廣。已亥冬、攜以來

閔是書在余左右且廿三年矣庚子春二月二日青陽徐生鈺章之精為余重裝之十册略完因書於後曰先生此書創於康熙丙寅之夏成於丁卯之秋而敘於戊辰冬十二月蓋成之也甚速又云所鈔羣書凡千六百餘種可謂博矣而猶以未見前人若熊自得之燕京志劉松之北平志北平事迹戚不碻郭造卿之燕史為憾又閱絳雲樓書目有皇元建都記及南海故宮遺錄疑其並燬於火博訪求之不可得其歉然不自足也甚至噫可以見著書之難矣今取是書詳考之有東西城諸載而今得其據者有存疑而今實有其處者有偶誤從而正之者有援引斷缺當仍從其舊文者斯以成之速而鈔撮之於衆手故然耳雖然先生之書之大有功於畿輔文獻者自在也比者永樂大典出自祕府其中若元一統志及析津志諸書皆先生所未及見又京師內外城及近畿二十餘州縣所在古碑殘碣或掘於土或搜抉於艸萊榛棘之中於時若遼李內貞墓誌出於琉璃窰旁而知琉璃廠地之為古海王邨唐彭說墓石出於通州治東數里古城北而知古漁陽城正當其處並驛驛可考見惜不得起先生而就質之他如遼嶓金記敍史足徵殘芬雲闕前聞是正凡足以附益是書者在在而有矧余生長日下父老傳說別有質據他日當依令子昆田補遺之例聊復以所見聞綴於每卷之下用備遺忘姑簪其端於此

明朱謀㙔校刻水經注書後

此為明朱氏謀㙔校水經注本崇禎中重刻者吏取竟陵鍾惺伯敬譚元春友夏評語刻之上方夫以古人博精水地之書而斤斤論文又輒以誤為佳自詡空濛蕭瑟其言悠謬明之陋一至於此然謀㙔小注略有考正異同較諸本為差善世所稱鬱儀中尉者也此本乾隆辛未吾友上虞張鳳翔方海初名秉嶽持以贈我者上有郭鈺藏書印其印本與裝背黯然猶前朝物也余攜以南北者二十餘年油紙損敗黴其古物不欲易去壬辰秋九月十又五日以試士在六安閱之殘損敗益甚時方海亦在幕中顧而喟然宛平徐生瀚文圖諸以高麗紙為重裝焉又越八九年攜之福州前裝小損庚子春正月十又九日青陽徐生鈺章之再補綴之於是六册完然實賴兩徐生之力而方海已於丁酉之春客死都門矣二百年古籍重以故人之貽迄今日夕於余手者幾三十年嗟人之易老不如書卷之長留也顧學則不可以老而懈方今殿本新出讎勘益精加我以年紬繹纂錄或有可以補休甯戴氏所校之未及者溫以知新闕疑以存故吾友從事日進有功誰曰不可爰書得此本之顛末於卷尾非徒感舊用自勵焉

戴氏校訂水經注書後

此吾友休甯戴震東原初徵入四庫館以其生平所校水經注本更據永樂大典所引互校損益至二三千言之多而酈氏原序亦出焉乃并錄以成書官刻編之聚珍板中者也東原嘗言是書今本經傳混淆者不少顧賴其書例可考而最易明者若經稱一水必過一郡而注則屢言是水逕某縣某故城自西而南而東或西北而東此經與注一定之例也傳寫者不知往往取過與逕字妄改其舊而郡縣及故城之

例具在不可易也其刻本混淆者大抵自宋以後於是博考唐以前人撰著若通典初學記諸書所引輒與東原所臆斷是非符合用是益以自信而條理秩然余謂其所校有功於酈氏良多然或過信其說不疑而徑改者間有之雖十得其八九然於孔聖多聞闕疑之指未敢以為盡然也要為近來校讎絕無之本矣歲乙未余歸得此本於武英殿中越四年己亥冬攜以來閩庚子二月在延平使院偶紬此書紙甚損敗爰令及門青陽徐生鈺章之以琉球紙易去敗葉裝為八册重閱之因歎東原校讎之精而纂草之宿於茲三歲於是乎書

唐彭說權殯誌銘跋尾

右唐瀛州景城縣主簿彭君權殯墓誌銘前幽州潞縣尉王諫撰序云建中二年十一月彭說字巨源卒於官明年十一月季弟長源迎神葬於古漁陽城北宋貴里之原按景城故城在今河間府獻縣之境而此石得之今通州城東八里古城之北土人呼曰隄子裏即知古城為唐之潞縣古漁陽城其城北唐時謂之宋貴里也序不著彭君里籍云兄弟急難於此又云季父仕校因省過飢來遊幽薊則知非潞人也云太尉遂甯王司徒義陽公者朱泚與滔也新唐書滔傳滔姑子劉怦諫滔曰司徒身節制太尉位宰相恩遇極矣今昌平有太尉鄉司徒里是也泚傳大歷七年詔拜盧龍節度留後俄遷節度使封懷甯郡王明年徙王遂甯德宗建中初詔加中書令進拜太尉遂甯王也舊唐書滔賊泚之弟泚為幽州節度朝覲乞留以滔權知幽州盧龍節度留後故序云爲衞吏榮乘旄此府也惟序稱滔義陽公舊新二書皆不載以時考之當在滔封通義郡王之前則史之闕也序又云張惟岳以恆趙叛有詔司徒討逆舊唐書李寶臣傳寶臣故姓張名忠志賜姓曰李寶臣建中二年春卒子惟岳與魏博謀叛惟岳大將張孝忠歸國朝廷以孝忠為成德軍節度使仍詔朱滔與孝忠合勢討之是其事也按是時惟岳以精甲屯束鹿束鹿與河間地接以故師出幽薊取道瀛莫序云若師出乎瀛莫之間與今地形合也至束鹿之破惟岳軍尚在三年正月而彭君以二年十一月卒是勤其官而死事者迎神權葬厥兒賢矣乾隆三十九年歲在甲午正月此石與貞元中莫州長豐縣令李君平中誌石同時出土及門管黃生鉞屬趙見之手拓此本遺余惜其石半截不完乃屬友更訪其半在否且益求拓李平中之石以來當更考焉

宋李宗篆刻昌黎先生箴跋尾

右宋仁宗嘉祐八年癸卯狄道李宗篆書昌黎先生五箴并敘徽宗宣和六年甲辰子玠摹勒上石中間相距六十有二年也狄道秦漢舊縣宋樂史太平寰宇記縣隸蘭州今為狄道州屬蘭州府李宗及玠金石書畫之錄並不載其名他日當取陝西通志蘭州府志詳考之按宗是碑一守小篆法於說文解字次第承用不苟此非高談二李昧於六書者所可方比乙未仲夏偶購得之關中帖賈李甲乃言書者未之稱道收碑者不甚寶異竊為論校之按是文有與魏仲舉五百家注本同者標題五箴并敘無五首二字

也。有與方崧卿舉正本同者。于少于今。不作余少余今。同方从閩杭蜀本也。悔不可止之止。不作追。同方从閩杭本也。無斁而好。不作無善。同方从杭蜀本也。有與朱子考異本同者。三十有八年。不作四十。默焉之焉。不作然也。有與或本同者。無勇也句上無是字。辱則宜然。不作兩亦宜然也。至其與諸本獨異者。敍不作序。僖不作嬉。烏呼不作嗚呼。吕傳不作巳傳。諄不作悖。皷怖不作皷沛。怖焉不作諦焉。掩不作揜。不曾不作曾。不敢不作雖。誡不作戒。按敍。說文。次第也。从攴余聲。不當作東西牆从广予聲之序也。僖。說文。樂也。从人喜聲。嬉女部無嬉字。故借用此文也。烏。說文。孔子曰。烏盱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爲烏呼。注臣鉉等曰。俗作嗚。故不从也。諄。說文本字。亂也。从言孛聲。或从心爲悖也。又集韻。諄悖也。言當誡其無亂無悖。有所好惡也。怖。說文。恨怒也。从心市聲。詩曰。視我怖怖。不當作沛水出遼東番汗塞外西南入海从水市聲之字。若諦字又說文所無也。又廣韻有顛倘猘諦字。此皷小篆悉不用也。掩。說文。斂也。小上曰掩。从手奄聲。據此文當从此義。愈於自關以東謂取曰揜。一曰覆也之揜字也。雖。說文本字从烏雝聲。或从隹爲雖也。誡。說文。敕也。从言戒聲。不當作警也。持以戒不虞之戒也。至碑書吕蟄之蟄爲地名。說文引商書西伯戡蟄。正作此字。从邑𥝢聲。𥝢古文利。不當作从黍𥝢省聲之字爲履黏也。凡此字體及義。較諸本並長。有可喜者。烏呼。韓子五箴之言曰。既飽而嬉。曰。呦呦害生。曰。宜悔而休。宜休而悔。曰。雖諄雖比。雖狂雖媿。曰欺以買憎。掩以媒怨。余早夜伏而誦之者一一爲余言者。又若爲後世之有意於學者嗟嘆而長言之者。自念不學如余極矣。而乃誦韓子之長言而嗟嘆者。早夜眂眂。益有所似。余余益不自戒。不滋懼乎。輒欲賓五箴箴余久久。今得狄道李氏篆書。先得於余心。遂爲之跋尾。以張諸座右焉。

東坡先生壬寅重九詩石跋尾

右詩石今尚在陝西。蘇集逸載錢塘馮景續補遺詩四百餘首。收之二卷之下。按王宗稷東坡年譜。仁宗嘉祐七年壬寅。先生年二十七。官於鳳翔。二月。有詔郡吏分往屬縣決囚。作詩五百言寄子由。據集寄子由詩之下。有太白山下延生觀仙游潭石鼻城蟠溪石跡塢樓觀等篇。又有九月二十日微雪懷子由弟二首。是詩爲重九作。當在樓觀以上諸詩之後。微雪二首之前。讀集。曰知爲獨遊普門寺也。明曾學佺名勝志云。吳道子畫在普門寺。乃畫佛在雙林下入涅槃像。先生詩所云。何處訪吳畫。普門與開元也。然先生又有記所見開元寺吳道子畫佛滅度詩。則道子畫涅槃像實在開元。曾氏說。乃引王氏十朋注而又誤。而普門寺別自有吳畫也。先生蓋於是年壬寅九月九日獨遊至此。觀吳畫於寺壁。明年癸卯作鳳翔八觀詩。乃益觀道子及摩詰畫於開元東塔。故先言普門之吳畫。以次及開元矣。是詩標題云。以不與府會。故獨遊至此。詩云。不向秋風強吹帽。秦人不笑楚人譏。蓋譏其時知鳳翔府陳希亮之謨不知己。不若元子之於萬年也。詩中曷不辭之辭。集作歸。意已遠之已。集作正。不向之向。集作問。文義較石本並不逮。乃知先生手書者是。而傳刻非也。但壬寅寅字作夤。則不敢謂字可通用耳。詩後別題趙郡蘇軾子瞻一

行。又二行曰。元祐庚午秋。天王院僧某曰鳳翔府天興縣尉林某二行。乃哲宗元祐五年庚午刻石時附書。計自壬寅至庚午又二十有九年。先生年五十五。其年在杭州。有次韻蘇伯固主簿壁重九詩。又有庚午重九點絳脣詞。惜不聞有好事如天王院僧刻之於西湖上者。

董文敏公御書樓記跋尾

右御書樓記。爲董文敏其昌撰并書。前明神宗朝嘗御書手札二十八通以賜太倉王文肅公錫爵。公之孫太常時敏既作樓貯御札。爰請文敏作記且書之。其書爲正書。墨迹尤可寶貴。銜曰前史臣東宮講讀官。按文敏嘗皇長子出閣。以編修充講官。坐失執政意。出爲湖廣副使。記稱神宗曰上。則知此記成於萬曆末也。自前代入本朝。王氏世世守之。中質於人。乾隆辛巳。太常之曾孫同州知府俊用白金十六兩贖歸。祝曰。吾家子孫自今成進士者。即予而俾藏焉。己丑。太常之來孫賢賜進士出身。官內閣中書舍人。於是此本遂歸賢。賢之會試出余房。越五年癸巳來補官於都。明年甲午。請曰。先生其爲之跋尾。余受而觀之畢。作而曰。是豈獨書與詞爲子之世寶哉。余且與子論明史記之言曰。御札之所更端往復者。孰大於建儲乎。按明史文肅本傳。萬曆二十一年二月還朝。密請帝決大計。帝遣內侍以手詔示。一也。十一月上疏力請。且曰。外廷以闔寵陰謀歸之皇貴妃。恐鄭氏舉族不得安。帝得疏心動。手詔諭之。二也。已而有出閣之命。帝令廣市珠玉珍寶供出閣儀物。戶部尚書楊俊民。給事中王德完等力諫。帝手詔欲易期。文肅婉請。乃不果易。三也。手詔傳凡三見。皆以建儲。其二十餘通者。傳亦不及詳也。文肅生平所立。信莫大於此矣。又考建儲一事。初發之申文定時行。王文端家屏諸公。而出閣之議。獨措成於文肅。雖久之册立。沈文恭一貫實爲之。向非出閣。何以册立。然則始終克建此事。非文肅之力不及此。余竊以爲古所云爲臣

良獨難者。豈曰建儲云云而已。夫君子必有不肯持祿保位之心。是自重於人主。又必有實能周咨處受之猷。成信於同列。猶以爲未可也。又必加之果決。以成其是。與之曲折。以濟其貞。然後事集而志行。功成而名美。當時賴之。後世述焉。否則烏有疑然曰國之大臣者哉。余竊聞諸舊史氏。申文定從容謂人曰。禁近之臣。職在密勿。論思委曲。調劑非曰悻悻然自取名高而已。王山陰亦留一諫官掛冠而去。以一閣老易一諫官。朝廷安得無窮閣老。名則高矣。何益於國。老夫之言不謬也。由文定言之。則王文端處此猶感有所未盡。可以見文肅之能曲折以行其果決也。如此又聞之東朝未建。有詔並封三王。國論沸騰。時禍文敏琦引皇明祖訓一篇。正告文肅。文肅實主其議。輒上疏引罪曰。臣實惜不考祖訓。左庶子張琦告臣也。又可以見文肅周咨處受之猷如此。至於傳稱易期婉諫。出閣禮成。非所以成其是乎。於時疏凡八上。乃允賜歸。歸七年而東宮建。召之不至。又三年卒於家。非絕無持祿保位之心者能之乎。嗚呼。此文肅所立之獨難也。後之君子論古人類易易。而不知其所以難。夫惟身親爲之。左右支屈之不能。而乃喟然太息其難。嗚呼。古人之所以不易也。輒因觀記與書附論之如此。以致微顯之旨。用歸之賢。賢其寶之。無念

爾祖克延厥世。文敏之記與書式燕茲哉。

雅宜山人借券跋尾 有詩

右券爲王雅宜山人寵手迹。而有是券者爲袁與之。作中者爲文壽承。嘉靖七年四月書。萬曆後、此券歸顧元方氏。歸文休呂世。趙凡夫宦光爲跋其尾。今爲元和馬生鶴耕名紹基之所有。馬生從余遊。屬余題之。余案書券之歲在嘉靖戊子中。間越五戊子、迄今年己丑三百又二年矣。嘗讀文徵仲所撰山人墓志云。山人生宏治甲寅卒嘉靖癸巳。年四十。書券之年山人年三十五。又五年而卒矣。志又云。自正德庚午至嘉靖辛卯凡八試。試輒斥。戊子、山人第七斥之歲也。四月書券、或者將爲科試以應應天鄉舉計耶。其秋與之兄補之獲舉。山人有詩送之。而山人又斥。可謂窮矣。山人平生所與遊稱最善者惟唐伯虎、及文徵仲父子、袁永之兄弟。考列朝詩小傳、文氏二承、彭字壽承。嘉字休承。券中作中者二承之伯也。又考山人及徵仲及袁永之。永之子尊尼所作誌銘行狀諸篇。袁氏介臣先生名敬有三子而同母者二。仲爲方齋名鼒。季爲懷雪名鼐。鼐生子二。曰袞、曰褒。鼒生子四。曰表、曰裳、曰褧、曰裘。吳人所稱六袁者也。袞與褒生同歲。故褒次在第四。裳次在第五。褧次在第六。案山人集與諸袁酬答之作、字邦正者表也。字尚之者褧也。字補之者袞也。字永之者褒也。字與之者非裳即裘矣。然集中六袁之字見者五人。而不及其一。其酬答未之及者。必其最少者也。然則裘或非與之矣。且與之之字集中凡再見。一則與袁與之談荷花蕩之勝。賦六絕句。一則戲簡補之、與之。山人嘗自稱於袁氏諸子、往來門牆甚狎。蓋與與之尤交歡。而相與遊財。夫固其宜。顧列朝傳載袁袞事伯兄表仲兄褧皆博學多藏書。而獨不及褒。豈褒名不甚著耶。既而讀汪氏琬所作袁氏六俊小傳。於是六袁名氏、槩然較列。其裘字紹之。山人集中未之見。而所謂與之者果褒也。傳云。與之雅薄功名。不肯仕。潛心讀書。卜地於桃花塢築室灌園其間。於聲勢泊如也。又云。尚之晚耕謝湖之上。故以自號。而山人集又有袁尚之兄弟山房燕集二首。其詩曰。諸袁挺鸞鶴。築室象蓬壺。意者燕集之地、或卽謝湖抑桃花塢之所卜築與。然則始有山人是券者。袁氏六俊之次四也。券云。期至十二月納還。噫其言。然則此券之滅久矣。安得留傳三百餘年尚在耶。余家有文徵仲手書緱灑櫟閒中雜錄二卷。爲袁與之重裝。且題識者其筆法髣髴在徵仲及山人間。則與之之好古多能當不讓諸兄。而汪氏傳所稱潛心讀書者足相證矣。雜錄卷首有明進士印一。按與之以太學生終未嘗登第。惟從兄袞嘉靖十七年戊戌賜同進士出身第三甲一百三十三名。子年萬曆八年庚辰賜進士出身第二甲二十四名。具載題名碑錄。此或與之偶用同歲從兄印鈐之。或者年歲其父書以其私印補鈐卷首未定也。輒牽連識之於此。夫以一券之細。苟據其顛末而詳悉考之。前遺風流。髣髴然可見。則夫手迹之可貴。固不獨以其藝事之工而已。在卽其世而知其人也。若乃良金貞石。澌沒山河。而此卷以故紙而特存。或亦有韻鬆乎其間。而好事者之收藏誠不易易。其意尤重可感也。既爲敍次之。輒重之以詩。時乾隆三十有四

年十二月廿日也。詩曰。

雅宜山人寵書法擬羲獻。在昔嘉靖年。嘗自手書券。結交袁與之。高誼絕買販。過從石湖上。讀書頂細論。荷花蕩六詩。清於蘭之畹。倡酬既其歡。緩急良不恨。行年三十五。歲値戊子建。山人八戰能。登當第七困。維夏山蔬佳。釜中無餘飯。敬告我之友。假我璧與璫。一璧金幾兩。一璫錢累萬。衡環肉好一。暫破窮者悶。便當沽十千。痛飲得所願。時時頭濡墨。含濡起一噴。趙城孰云價。厥貨棄之溷。旁睨文壽承。押字大一寸。寥落幾片楮。筆力千牛健。滿瀟三百年。風流入人眷。顧氏宋題在。歸趙互推挽。乞食詩同和。文休嘗與宦光李上舍共和陶詩・見列朝詩小傳・金石林何遜。凡夫著金石林時地考二卷・余家有之・馬生乃更辭。晧若日肥腯。紺裝亘錦褾。似恐梨花褪。天寒屬跋尾。拖拂梅花嫩。我亦敝紙叢。醉此不煩勸。歲月逝奄忽。滿筵忽已頓。煙雲之隨風。無爲此久惄。屈指戊干初。去年又困歎。

聖教序記跋尾

右聖教序記爲余母黨舅祖史客垣先生所藏本。先生八十餘而書益工。其所藏必可觀者。憶余年十八九時。先生之長子景略舅氏以生母服闋需次爲通判。主子家。輒爲余言家有舊搨聖教本爲大人所寶賜。見在杭州寓所。余甚欲見之而未能。時丙寅丁卯閒也。後十餘年。先生父子皆下世。癸未冬、其孫懋昭來京師貧甚。持搨本以求售。余爲歸其值。留觀之累年。又明年乙酉。先生少子之子文炳來從余遊。後三年戊子舉於鄉。其冬余乃取其先祖舊物以爲賀。歸之文炳俾藏之。按此本雖非陝西七佛頭石未斷本。然亦他本之舊者。明初搨也。予聞景略舅氏云。此本在我家已二百餘年。然則搨本之佳與否不必論。亦庶幾高曾之規矩矣。矧此區區故紙。其出入往復於吾兩家者又數年。不以畀之他人。而卒歸其主。文炳質美而亦工於書。加之以學。方以大其世其迹。有可感者。其愼守舊物而毋忘余言耶。

題香樹先生書卷尾

右卷爲香樹先生自書絕句三首。並書王白齋尙書前輩和詩三首。爲一卷。中言乾隆壬午公子東鏡前輩以侍郎再主江南鄉試。詔命先生一遊攝山。便與郎君相見。此誠盛事。他日當載入瀛洲道古錄諸書者。歲乙丑、余年十七、與弟石君受知於臨桂學使呂公。先生聞之高軒過門。徑入坐堂中。呼出相見。勖勵備至。後先生乞歸。再以冰盤至京師。時余以甲戌出茶山錢公門。先生爲錢公乙丑座主。余始以門下門生禮謁公於邸第。先生爲座中客舉述前事。俯仰久之。庚寅余被命主試福建。歸舟迫冬。遇先生於揚州郭外。先生風雪中過余舡中。履棹行如飛。坐定問訊。春明故人。縷縷不能休。先生風流。克稱前輩。年近九十。天寫厚之。所謂神仙中人也耶。此卷爲嘉興余君陶菴所藏。倘愼守之。他日作君鄉之佳話矣。

陳未齋先生臨李北海書跋尾

此册爲吾鄉昌平陳未齋先生臨唐李北海所書雲麾將軍碑。以授其弟子張君翊辰。時乾隆十有一年

丙寅十月也按北海所書雲麾碑有二一爲李秀碑其石在今京師育賢坊文相國祠中前代爲人琢爲礎蘊土中後掘得之礎凡六今餘二耳一爲李思訓碑其石在今陝西蒲城縣二碑並李姓並官雲麾將軍而皆爲北海書石多殘蝕而李秀碑尤甚此所臨者思訓碑也余與先生子伯思、仲思、束髮相友善而得見先生在庚午之秋前一年己巳與翊辰始相見於通州此書又在己巳之前四年時翊辰方從學於先生之家迄今乙酉九月余從京師爲三盤之行迂道過林亭訪翊辰翊辰出此册以示余俯仰前後蓋二十年矣先生書始從北海入後學東坡而後大肆力於晉魏以來諸家之門戶略盡其蘊其書一出所長而益奇所謂必傳無疑者也此册當年五十餘書於古人規矩尺寸不失力離意飽精彩煥發觀之使人肅然斂手余嘗與伯思論近時諸名家書伯思云張文敏照書以奇家大人書以正不可軒輊余以伯思爲知言非阿其所親也今觀此册益信翊辰固嘗學書於先生者亦必以此言爲然若夫師友之淵源同好之會合他日當於此册想見之則夫所可寶貴者又不獨書也輒爲跋於册尾而屬翊辰慎藏之焉

書陳仲思所贈書後

此乾隆丙申夏六月初旬吾友仲思書以贈余者越二年戊戌春二月十日、仲思竟遽焉奄忽耶憶余識仲思兄弟蓋在乙丑之冬於時年並十七執手憐愛若兄弟後長、同舉於鄉先後入詞館交益親俯仰三十四年之間而知交零落如雨且並是己酉歲人嗟乎才如仲思胡止於此老而不學吾生有涯聊存此贈書尚以勵吾伏櫪之志且用示後人知吾兩人之式好焉戊戌秋八月十又七日

徐鄰哉書跋尾

鄰哉余識之幾三十年松江奠人以雍正壬子舉人試補內閣中書舍人出爲梧州府同知擢饒州府知府病去重赴選司需次久之居法源寺賣字給食者數年甲午春、病甚出都歸未及家卒鄰哉書絕似其鄉董文敏晚年借書文敏款識售之琉璃廠中識者爭購之不以其款識重也初爲舍人名觀光恥與一俗吏同姓名易今名其自述來都引見闕護有據攜耶鄰哉嗚咽對曰誠有之臣愛子死於是上爲動容溫語慰藉之嗟乎鄰哉之概以情告非鄰哉之誠烏能及此鄰哉爲余家書甚多多散去此幅乃從先兄仲君所居敗屛上揭取重裝之者仲君下世又先鄰哉一歲輒跋此所以誌予感也乾隆乙未冬十月二十日

程蒼翁畫册跋尾

歙程蒼翁瑤田假館於武邑者二年乾隆癸巳甲午也武邑故漢縣按縣北當衡漳水東南四十里或曰魯之邊境也其地廣衍無名山可登眺其物產棗梨而草木之華可觀者益少蒼翁讀書其間觀梨華一樹再春再以雙鉤法圖之於册既而圖茉莉之變態數十又圖晚香芋又圖水仙三華雖並後來絕域不著於經記然皆花之有香者也又取小草之花若蕘藜之爲茨藜之爲萊者皆圖之則見於經而其花不

貴蒼翁既爲圖而復一一作詩以繫之其何所好而用心與力之勤若此吾聞聖人以草木之名備多識而爾雅釋草釋木其言數千傳又稱賦物以見志離騷以香草喻君子而及於蕭艾茅榝乃曰其志潔其行芳吾不知物何預於人人何假於物耶君子曰是烏知其然耶是烏知其然耶凡人不能無欲而男子之志四方者不能無遊遊不能無所與居今之遊以居者或溺於人或蕩於心洋洋狂走而若林君子則不然其遊於物也泊然無所入焉而所以遊其心者亦不能無所以居其神也今蒼翁感於草木以著之翰墨著之翰墨以娛其歲月娛其歲月以甯其心志靜而不忘其業動而不凝於物舉其血氣心知之性措之色香臭味之中比物連類以博其趣有託而逃以壹其意其用情也精以專其致思也深以遠華而不淫質而不朽合於賦物之旨而進乎游藝之能吾得交於蒼翁而反覆觀是圖也有所則焉荀子所謂冥冥之志惛惛之事其所以致夫昭昭赫赫者蒼翁其殆有之而知之耶余又聞之志武邑縣東嶽廟者有古碑石中見古梅影枝葉宛然蒼翁行當再過武邑爲訪是碑倘在否請更圖石上之華彰於圖中以示余然則蒼翁之寓形於遊以居者不益有自得者乎

管河文集卷七

和州梅豪亭記 并銘

乾隆癸巳中春爲試和士畢聞州西豐山有宋時梅與知州事同年慈利劉君長城謀往觀之乃以二十二日爲天門之遊明日出山十五里至綠巴祠二十五里至豐山之麓上山三里至杜村村之左右日考子塘皆杜姓自宋至今或他徙其處者尚數百人杜氏爲州學生者五六人來迎余比至梅下則樹本凡六其四已枯枯者如劍如石如螺蛇之死而骨倔強不解也其不枯者二本本大五六圍從上四丈餘華覆小山與枯木交錯枯者亦榮其華之種曰玉蝶又如蛺蝶數萬翔舞山石之左右而不去久之忘其爲梅樹也問之杜氏之祖杜先生默實居此先生遺詩村中頗有存者其詩曰手植名花浪得名又云不是羅浮是考塘然則梅先生所手植也按石先生介集載三叢詩送杜默歸歷陽樂史太平寰宇記、歷陽縣屬和州然則先生實和人而厲鶚宋詩紀事以爲濮州人非也先生字師雄宋史無傳今州志亦不爲立傳謹以石先生介、歐陽先生脩附先生歸歷陽二詩考之二詩之作當在仁宗康定元年庚辰石先生詩序本朝八十年按宋太祖以建隆元年庚申代周至康定庚辰八十一年矣歐陽先生年譜、是春范文正公起爲陝西經略招討安撫使辟公掌書記辭不就六月自權武成軍節度判官召還復充祕閣校勘故

歐陽先生贈詩云。杜子來訪我。又云。河北新點兵也。按石先生亦以是時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墓誌、先生直講歲餘。薦拜太子中允。是慶曆元年辛巳也。又薦直集賢院。三年癸未作慶曆聖德詩。歲餘去太學。通判濮州。五年乙酉七月卒矣。然則康定庚辰、正石先生入太學歲也。蓋先此一年則石先生感未直講太學。而歐陽先生幷未入京邑。故不得曰己卯而繇之曰庚辰也。歐陽先生詩云。來時上師堂。再拜辭先生。石先生序云。師雄學於余。辭歸歷陽。詩云。師雄二十二。然則康定庚辰、杜先生年二十有二也。是年二十有二。則先生之生當在眞宗天禧三年己未。杜氏家譜先生生於明道元年。按明道元年壬申至庚辰僅九歲。譜說非也。譜又云。年六十三卒。先生當卒於神宗元豐四年辛酉。宋詩紀事先生熙甯末特奏名仕新塗尉。按熙甯之末改元元豐。先生卒於元豐四年。是先生爲尉越四五年而卒也。按石先生卒於慶曆五年乙酉。年四十有一。作序及詩之年實三十有六。歐陽先生卒於熙甯五年壬子。年六十有六。是年實三十有四。宋史石先生傳、介卒。夏竦言介詐死。請發棺。詔下提點刑獄。呂居簡曰。介死必有親族門生會葬及棺斂之人。苟召問無異。卽令具軍令狀保之。亦足應詔。於是衆數百保介已死。乃免斲棺。是時杜先生必具軍令狀之一人也。沒後二十一年。其家將葬石先生。子師訥與門人杜默、姜潛、徐遁等走告請銘於歐陽先生。其年英宗之治平二年乙巳也。歐陽先生五十有九。而杜先生四十有七。其思所以表彰其師愈久而未之敢忘。所謂死生不相背負者可想見已。又按先生以康定庚辰還歷陽。越六年慶曆乙酉歐陽先生出知滁州。在滁者二年。滁與歷陽密邇。絕不聞先生過從贈答蹤迹。意者是時先生方跋涉左右於其師之殯。餘謗饒饒。久留京東沈岱之間。以是無過滁之隙。然則其軍令狀保師死者。先生蓋身先焉。而名不聞。至今七百年後。又信可考而知也。筠既考先生生卒始末略可見者如右。於時從容與劉君議曰。梅華之間宜有亭。杜氏之子孫僉進曰。故有亭、圮已。劉君毅然請復之。且言曰。先生詩不云乎。琦根急取他山石。又云。淺架雖低防過酒。長城嘗於梅下列闌支石而築短垣以繚亭。具如先生之詩。子其記而名諸。筠曰。石先生之詩曰。晏卿豪於詩。永叔豪於詞。師雄歌亦豪。三人同稱宜所謂三豪者也。今三豪亡矣。越七百餘年而杜先生手植之梅巋然獨存。梅亦豪矣哉。筠與君兩人廓然於七百年後來相識於空山之中。其以梅豪名斯亭。宜君當遂成之。而刻筠之詞於石。令考塘杜氏之子孫世世守焉。時同遊梅下者、上虞張鳳翔方海、及門歸安吳蘭庭胥石、重繁之。銘曰。

州西南豐。宋梅所封。蕃杜之宗。考子塘杜。浩隱偎偎。曰默厥祖。默手植梅。康定以來。玉山瞪瞪。屑葩酷嚴。本銅鐵色。閱年七百。雖庳既傾。亭葉不咸。劉侯載營。稱亭先後。表亭左右。梅汝永壽。秦風不驚。香幽景朗。客飲斯亭。於石之鐫。紀余來遊。試士和州。

進禨亭記

筠鄉舉同歲生蘇利劉君長城知和州之三年。政慰民悖。悃愊有蹟。乃舉廢圮考古昔。卜芋州北湯泉之

亭而重築之。緣牆椽蔽池。洗池沃。人宜於浴。會筠以試事過和北偏。于冬癸春。再莅一遊。觀亭之成。君屬筠曰。其盍以名斯亭。筠曰。按禮君子沐稷而醴粱。進禨進羞。工乃升歌。浴用二巾。出杅衣布晞身。乃屨進飲。鄭君注曰。進禨作酒。盈氣也。進飲亦盈氣也。又注少儀曰。沐而飲酒曰禨。然則古之君子其沐浴必飲酒可知也。今君重築斯亭。亭三楹。几案具。凡賓客之入沐浴而出者。於斯亭乎飲酒。而君賓主之舉合於禮。其以進禨名亭。不亦誠乎。君曰。善。請記之。據宋龔頤正記曰。昔元帝渡江。命郭景純筮之。曰。西南郡縣以陽名者。井當沸。爲中興之應。未幾歷陽井沸者三。按晉書郭璞傳、元帝初鎮建業。王導令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鐸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縣有陽名者。井當沸。其後晉陵武進縣人於田中得銅鐸五枚。歷陽縣中井沸經日乃止。與記合。特令璞筮者導。而記誣稱元帝。西南郡縣謂建業之西南。而記不著建業。又記沸爲中興之應。且曰三。非本文爲異辭也。據記曰。本朝建隆二年江南韓文靖公作湯泉惠濟禪院記。舊止有太子湯。謂梁昭明所嘗浴。秦觀記亦曰。舊傳昭明所遊。按唐劉禹錫歷陽記事詩曰。沸井今無湧。不言昭明。然則太子湯之著名。始於韓熙載也。又按熙載作記。時江南尚未隸宋。士頤正宋人。故以本朝建隆年紀之爲宜。而現今州志載惠濟禪院惠濟法師所建。亦書宋建隆初。不著南唐之寺。則失實而誤也。據記曰。歷陽之平疴、由治平中以易鎮名及錫院額爲香社院。按樂史太平寰宇記曰。平疴湯在州北四十五里。此湯能愈疾。故曰平疴。有碑存。樂史作記在太宗朝。則平疴之名不始於治平明甚。又按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曰。香淋泉在州北三十五里。其水溫。相傳名太子湯。亦曰平痾泉。宋治平中名其地曰平痾鎮。然則鎮以泉而得名。非平痾湯之以鎮名也。據觀記曰。湯泉之壖西惠濟二百步有泉五。一曰太子湯。舊傳梁昭明所遊。今廢於野。一在居民朱氏家。其三則隸於惠濟而惠濟三泉旁皆甃石爲八方斛。竅其南壁。一以受處。一以泄漏。泉輪不絕。其色深碧。沸白。香氣襲人。病浴之愈。劉夢得和州志地有沸井。卽此。按今之三池正惠濟所隸。而非梁昭明太子之所遊也。又據頤正記曰。王大過字季立。慶元五年守是郡。人郡舊條有司迎新所責公使之錢悉節之。餘緡倚千七百。乃先以八十萬庀屬鳩甓甃湯池環二十丈。飾龍祠一區。浴院三間。以待其上。五間處民旅。男女不相溷。有渠以瀉穢。有垣以蔽隱。按今浴院之制。蓋猶宛然大過所闢。而今茲劉君潤澤而落之者也。筠生平遊天下泉之溫者凡四。九歲侍先大夫官粵屋。能歸過臨潼。浴於驪山之泉。通籍京師。獲以文字侍從。比歲在戊巳再過昌平湯山浴焉。壬辰來江南。行年四十又四五。以試士過歙遊黃山硃砂泉。犯雨而浴。其冬又浴於此。竊謂泉之所在不同。其所以竅於山川。噴薄於丹砂流黃而出焉亦不同。然其人焉而不可入坐焉而可坐。其入之也。其肌膚若玉之浥。其坐且起而行也。其身輕若御風而過。則四者之泉同也。筠聞天之於地。水之於火。南北東西位絕。其所惟山澤能通其氣焉。其在易旣濟之象繫曰。水在火上。其五之爻曰。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言乎君子觀於水火之濟。象泉之溫以洩洩。而齋戒沐浴。可以潔祀而志壹。此受福之實

也。嗟乎。天地水火之言徵矣。吾生其間。沐浴日月。無有淺涯。適會斯亭之成。爲按其地與事之實而可述者。徵之於禮而通之於易。聊用復於劉君。俾刻於鶴泉之趾。以貽諸沐浴而飲於斯之君子。

遊采石記

辛卯冬十二月廿六日、余與上虞張方海鳳翔、徐姚邵二雲晉涵、及門會稽章實齋學誠、宛平徐文[illegible]、武進洪稚存禮吉、黃仲則景仁、宛平莫逕之與儔、爲采石之遊。出太平南門。泛舟姑溪而下。是日久陰之後得晴。無風。沿溪水鳥載飛載止。鳩鷺鳧鸛之屬。遭舟不驚。相與忘於水上。二十里。倏忽泊太白樓下矣。上岸道士候於樓前。入門讀壁上碑。自明以前無有也。入拜太白像。二童子執壺及杯。杯小終日飲不足以滿斗酒矣。於是登樓而望。則大江在其前。天門雙闕。隱隱可見。並樓俯磯。磯前出沙洲。道士云。近歲漲始有之。江豚出沒於波浪間。遠瞰舟至。乃小於豚。樓前有古榆。頂小髡。亦近千年樹也。下樓拜座師與縣聶文定公於堂右。公爲學使者。士民爲位於此。今茲門生來。難爲後矣。過翠螺書院。拜宋虞公允文祠。此間公戰地也。出書院過蛾眉臺。臨水。云陳友諒臺。蓋元時爲士人詡爲友諒也。前爲舖。守卒擊鑼。余止之。卽古采石戍。路蕪以狹。元和志云。貞觀中置戍。戍城在牛渚山上。與和州橫江渡相對者。昔王濬伐吳駐師采石。王濬徑趨建鄴曰。風利不得泊也。梁侯景東渡路出於此縣。磯側江行容一騎。誠要害矣。近廢爲然犀亭。云下通洞庭。溫嶠破蘇峻還過此。燃犀照水怪處也。又過廣濟寺。寺有樓曰觀音樓。樓可眺遠。江全在目。日盡江去。按宋陸游記。采石江岸古鐵碇有赤烏年號。又水府廟西廣濟院僧修古佛腹中有帛書赤烏二年字。然則寺故吳建也。江源記云。采石上有蛾眉亭、廣濟寺、水府廟、諸勝。今寺左有廟圮。剎下臨燃犀亭。道士曰。五聖廟也。必水府之故址矣。出寺右旁門登山。再折到觀瀾亭。古蛾眉亭也。亭右元碑二。其一爲至元丁丑三月祭張飛卿文。世祖至元十四年丁丑也。昭勇大將軍戶部尚書行淮東淮西都轉運鹽使司事何某識。將仕佐郎當塗縣尹張。下闕。按文中同祭者爲李才卿、張孝先。闕處當是孝先書三字也。按元百官志、諸縣上縣有達魯花赤一員。尹一員。丞二員。簿一員。尉一員。典史二員。中縣同。不置丞。下縣同。中有以簿兼尉者。然則尹在達魯花赤之次也。志又云。兩淮都轉運鹽使司秩正三品。初兩淮內附。以提舉馬里范章專掌鹽課之事。至元十四年始置司於揚州。碑云淮東淮西。正兩淮也。按何君是年三月來祭。何卽始置司之第一人也。祭文云。至元甲戌王師渡江。由金陵趨杭。千戶計議中書省事秦中張羽字飛卿。將先見其國君爲陳禍福。道經平江遇害。按伯顏傳。十一年大舉伐宋。正甲戌歲也。史天澤表請專任伯顏。乃領河南等路行中書省所屬並聽節制。及其圍漢陽軍也。聲言由漢口渡江。十二月次漢口。以鐵騎先渡南岸。揮諸將攻破羅陽堡。登武磯山。諸將稱賀。還渡江。議取鄂漢。道萬戶也的哥、總管忽都歹入奏渡江之捷。正碑所云渡江是也。十二年春正月。黃蘄江州降。舟師造安慶。取池州。夾江而進。攻太平州。降之。師次建康之龍灣。都統徐王榮等以城降。三月江東諸郡及淮滁皆下。國信廉希賢使

宋至獨松嶺。爲宋人所殺。伯顏遣奏悉可。以行中書省駐建康。碑所謂由金陵者正此時。而趨杭者蓋未然之辭也。宋遣都統洪模移書徐王榮等言願輸幣罷兵。伯顏命議事官張羽等持王榮答書至平江驛。宋人又殺之。碑所云千戶者其本官。而爲伯顏計議中書省事。故史曰議事官也。其事在宋少帝德祐元年乙亥。明年丙子而宋君臣竟航海矣。又明年爲世祖十四年丁丑、何某致祭勒石。史不載羽之里籍及字。碑可詳也。其一爲皇慶二年癸丑八月十二日重修采石蛾眉亭記。寧國路太平縣教諭王文龍撰并書。教授太平路儒學教授徐檜龍篆額。按志諸路各設儒學教授一員。秩九品。散府上中州亦各設教授一員。與碑合。而諸縣下不言教諭之設。則志脫也。亭中元碑三。一爲觀瀾亭記。至元四年戊寅正月上吉、奉議大夫僉江東廉訪事王理記。將仕佐郎太平路在城務大使陳肅書并篆額。按志肅政廉訪司國初立。大德以後定爲二十八道。每道有廉訪使副使。其僉事四員。兩廣海南海北二員。正五品。二十八道中江南十道。隸江南行臺。而江東建康道寧國路置司。又爲十道之一。王理所官。卽江東建康道寧國路置司廉訪使之僉事也。諸路總管府屬有稅務提領一員。大使副使各一員。陳肅卽職稅務使也。又一碑爲三山陳垍詩。門生儒林郞改差監提領江東淮東路茶鹽所都鹽倉兼檢視洪華立石。華正官稅務提領也。但江東建康道寧國路、江北淮東道揚州路、不知何以互文稱路。蓋茶鹽之官屬兩淮都轉運使。故當時提領可兼差也。大德中、兩淮則置批驗所於真州采石等處。兩浙則於杭州、嘉興、紹興、溫台等處設檢校四所。專驗鹽貨。按批驗檢校卽檢視之職而異稱者也。又一碑爲夜過采江詩。李微之學士作。學士歿後、監察御史必申達而樵隱取其門生李止順文模本刻之者。大元後至元六年庚辰九月、太平路儒學教授臨川黃次恩識。太平路達魯花赤帖里達實、總管賈度、同知和尙、府判寇誠、經歷亦速甫、知事白友直、照磨馬允恭立石。按志諸路上路達魯花赤一員。總管一員。正三品同知治中判官各一員。下路不置治中員。而同知如治中之秩。又上路置推官二員。下路置一員。知事一員。或二員。照磨一員。碑所書官悉與史合。惟太平路戶當時蓋不在十萬戶以下。爲下路。故不置治中也。其書後至元者。以疑於世祖至元之十四年庚辰也。觀瀾之易蛾眉。蓋始於是時矣。自亭折磯而下。石磴亂懸。步步欲蹶。如入甕口。累百千級而得洞。洞中見故揚州知府高公士綸書。高公廉吏。余及門高參之文淑父也。轉洞見隙。迎大江。支撥驚底。上壓下憾。題曰三元洞。匡潤石刻言康熙初巡撫驗公成龍昔官此間。昏暮航江來磯下。洞中三人若手呼之。卽瀧不見。須臾風作江翻。行帆頗遠。惟舟無恙。命工斧鑿架閣洞穿。使往僧有地。遊者傴僂再入。洞忽寬然。中穴祀上元、中元、下元之神。道家謂之三官。穴前板穴。江沸趾下。耳之轉靜。乍若浮矣。僧曰。此間洞更可上。喜從之。欹身偪仄上梯級十餘。見沙遠閣。亦愉所建。康熙癸丑歲也。閣以石天。倚檻挂江。汩汩悽鑽。砥浪無人。似出世間。客得獨想愉之舟將風。非神招之。不可爲也。建閣僧用答神貺。且發吾徒今日雞幽之迹矣。出洞徐上。數憩乃不惴。將及亭。復緣磯而升。同遊者皆去。余與章實齋更攀躋出松林中。

松翠若沃。大者數十株。輒數十圍。蚪鱗馬尾。依然入空。俯睨不攸。庶幾千年或六七百歲。惜鍼葉不茂。如禿髯人。然其意態亦可喜已。將及山頂。道士曰。無可遊。且日旰。遂左下。復至太白樓。同遊諸君皆來集。命酒而去。縱觀篇尺木所畫岱宗、太華、匡廬、蛾眉。於樓下之四壁。烺烺雲氣。平將敗矣。爲之太息。登舟回顧。磯漸不觀。蝕色浮水以外。與坐客問關答。於時平生懷古望遠之意。無端橫發。不知其所自。兀兀忘行之遠近日之忽以匿也。既返使院。越日而爲之記。

遊青山記

出太平府城南門大成坊。天微雨。溯姑溪而上。舟行十五里。至能山橋。泊舟。早飯。雨不止。望山石如古銅然。斑剝漬綠而蟠蟠。志謂山如龍之蟠也。挽舟再上。雨勢瀟瀟。櫂挽者滑而仆。少前入上高岸。土堅乃行。平疇緜緜入空。林綠未深。從舟款泛。極煙水之趣矣。廿里至山麓。冒雨上肩輿之字。折而上石徑。如線相引。可三里。則亂石齒齒。鱷呀欲噬。輿載上。載險步步。柴蹏命若探虎穴。然回顧則高低下下。陰晦湖畫。青青者麥。黃者爲菜花。白雲回互。一掩一歲。此心飄然。所謂江南春者。庶幾所聞耶。輿仰若甦。口鼻甘甜。偎夫手油蓋承之。左右飛受。盤辟重累。狀蝸之負行。態可想。自此二里許。入松下。松小而青翠。綠林側石繞而南。東得寺門。行樹中。復折而西行。過寺正門。上謝公池。池方而口屯當門。碧泉一泓。池上小杉木直。上池西。銀杏樹二相依。大百圍。近千年。略見乾也。銀杏前爲小竹林。其西爲大竹林。數百竿。幾肩及銀杏。雨中綠色瑣瑣。蔓雲破之也。下輿歷石級到寺門。門有書曰保和菴。齊謝朓所捨宅也。僧名聚。客字佛海。年二十一。現主是寺。問之。云近歲爲其卑行惡僧敗寺業。斫樹累百。謝公元暉之故宅。當小厄。佛海爲古愚師九世孫。年少能獨持此山。其志尙加於他僧一等已。入菴爲正殿。殿砌下牡丹二。芍藥三。辛夷、黃楊、茶蘼各一。穿殿西閣。閣奉轉輪佛。繞閣而南。閣之對有南廳。當池之上。俯視銀杏及竹。有桃數株。灼灼於銀杏之外。山中較遲。坐啜茶頃。白雲自北牕入。如絲。微風蕩之。漫漫起。繼牕去。樹竹田湖。深靚盡白。如蒸蒸氣覆視釜底物矣。賈生云。造化爲工。陰陽爲炭。旨則宜然。下閣過正殿後。上數十級。折而西上爲地藏殿。殿後再上數十級。爲石佛殿。李明容署其上曰古愚禪師居此。石佛迸出。且有句曰池集南齊水。石生西竺身。石佛立垂一手。爲接引佛色相。莊嚴布金塗體。異哉。惜不記其石出年月也。復下至閣。天漸昏黑。獨至雨聲入耳。寢坐寂聽。余與同遊張方海、邵二雲、章實齋、洪稚存、黃仲則。縱談念人生若浮。歎息此會之不易。他日當思青山今夕雨也。漏下三十刻。卽寢。明日雨止。同遊者臥未起。稚存出庵去。及余起。日出半竹林。雲氣片片飄落。急盥漱山門。偕僧繞庵西上。草深半尺。路之沒履。石磽衣滑。滑坳垤。觸行叢簾露。坡陀橫走。脊躋山脊。且躋且顧。蹤燒雲滅。姑溪臥其內。江走其外。千渠萬溝。注泉爭沸。王維云。樹杪百重。斯語不妄。不及不知也。山脊石類倒反側。荒古所棄。或疑星隕石根。石葉舛汨倫次。中一石正立。土人曰謝公石。又一石在謝公石西。正中方有若如松毬。直鍼如毛髮。有小石耳狀甚古樸。旁有刻字。首書一初

字。餘漫漫不可識。謝公石東面刻曰。長松瘦嶒傲寒色。玉梅高枝一池碧。蓋憶餘詩。散綺日游謝元暉詩作。淳熙十三年六月八日安陽張子某同當塗令黃通來。後刻某州道人某某。按府志職官。當塗縣淳熙中任者黃通。一作適來。作志者未嘗見此宋人石刻。故疑不能明也。又西下一石。明萬曆十三年題名。八分書。又東行登此峯頂。望棋盤石。北爲獅子山。山半有松林。僧指云。白雲庵也。其外爲萬家諸山。縷滅雲表。跋倚。遂下。早飯。庵中關門側之東爲古愚禪師影堂。丙戌柳郁貴徐遠題題云。師年九十五。僧臘七旬餘。又一軸辛丑僧宏涌作偈。按丙戌順治三年。辛丑十八年也。丙戌年九十五。則古愚之生當在明嘉靖間。二十餘爲僧。石佛迸出之年。當在萬曆以後。又庵門少東。崇禎十一年施果子田題名。李明容撰記。庵東樹左一塔。亦崇禎十一年季冬浴佛日古愚等造。略云。了疑生智。智生境了。發聞滴水。林端飛鳥。蓋藏舍利塔也。於時揖佛海下山去。而同遊者獨稚存不見。遣人四出登高呼之。良久。及舟而稚存後至。問之云。早起西望青山巔。猶欲登之。不知其遠近。行三四里。泉注足下。轉望之。巔尙隔遠。乃脫冠解衣於石。跣足涉溪。渴甚。乞飲於田家。乃攀山柴。踏鹿巢。投足幾尺許。行行長蛇。而山高草深。雉從中飄飛起。與人相驚。顧比涉巔。穹穹無所有。惟亂石上松子殼狼藉如人剝。旁有遺矢類人。西南山峯亂扁蹤蹤。中心悲慄而已。念身到此。拾一小石子有文者以爲記。獨下顛躓蹤跡。茂涉而還。稚存可謂好奇。余不及者。舟行且語且笑。水與風順。食頃逢城門。茲遊以初五日往。初六日返。乾隆壬辰莫春之月也。

遊玉華洞記

余有山水癖。所過必窮其奧窔。少家京師。嘗得玉華洞誌閱。擬其石狀儲詭。育物未敢以爲必然也。乾隆庚子春試延平士畢。知將樂縣李君廷彩來謁試院。自請爲玉華主人。於時行試汀州。取道爲斯洞之遊。二月廿八日抵將樂。廿九日李君先出縣城側路偃伏。余亦先出北門謁楊龜山先生祠。畢。入城。再出南門。偕及門太倉蘇加玉餐霞、綮昌謝泳錦江、當塗趙萬隆鎔溪、武進陳宋賦秋士、婺源王晉錫蕃嘉、與俞汝壁、顏生天長唐佩衡孟蓁、青陽徐鍾章之悉與以往。度三華橋十里。至籐嶺越亭。抵洞。李君張幕洞外。茶而入。先令土人秉炬爲導。初入曰一扇風。風甚。猶而入。曰緇毬石。曰大帽。曰涼傘。絕肖。若引客者。其上曰仙羊。曰倒垂羅漢。曰蒼龍出海。覺陳所翁畫非真龍矣。水見偃僂蹣而過。曰錦文被象。若龍鍼拖其鼻。曰螺旋。宛轉空堯然。傍行。曰仙房。房有大小。曰仙田。石埂次第。如闌中田。曰五龍戲水。曰錦鯉上灘。其上曰蓬萊疊翠。海上祕物。恍兮惚耶。其旁曰甯公洞。不可通。曰琴腿石。狀如柱。曰雄鷹獨立。側目視之。曰牛肚。肉皺宛然。曰倒垂乳。其下爲石虎。望兒各極猙獰馴擾之態。曰滴水盆。水滴不休。有盆盛之。曰伏地獅。獅半入石中。若臥沙中。騰擢也。曰金鼠偷桃。桃若可啖。鼠狀欲偷。曰雪花樓。巖之思挾纊矣。曰藥箱。箱旁有孔。探之小石如丸而黑。且探且盈。殆不可罄。曰守門獅犬。排而入。曰天平鍼。曰天平柱。其上爲瓊樓玉宇。刻仙坐其間。望不可卽也。曰冰柱冷然。安得剸叉詩勒之。曰蛾眉雪滿。瑩如天半津泮矣。曰渴龍飲水。

無人見此龍淵狀也。曰荔支房。密密葉葉寶垂之極工。曰小劉旁上爲陳公肖像。直腰束帶。以姓呼之欲轉也。曰鞦韆架。曰雲窩。漫漫雪行當中爲飛來几。溜之大適。曰八仙會。於劉元塑法各有所似。曰千巖萬壑。仰首望霧霧無所際。層疊千萬。亦不能盡也。曰天乖寶蓋。碧霄仙幕。回旋下地。其下爲仙人墓。厥子拜焉。左茶右酒。中懸果餌。殆奇絕矣。曰天書寶函。士人云初爲一鏇。鑿蝶之分焉。中出水。悻濕濕。曰美人石。人面皎然凝立。曰擎天柱。佗焉若撑斯洞之上蓋。曰蝦蟆。曰龜龜飲水。若蠕蠕動者。曰倒垂三教。至人示象。俯而接世也。曰達摩渡江。不可思議。曰鼓子石。扣之鼓聲隱隱。曰伏犬。曰石柱。左轉曰眞武踏龜。天神降也。曰叠叢石。曰仙巢。焱再入。横設若爲仙榻。元人題名。左行至正十三年歲次癸巳十一月壬子刻汝陽成某也。又有宋乾道丁亥季秋趙主管謝解元同僧永升造石橋。工畢。復思玉華洞路崎嶇。召匠修鑿。遊者易行。題末刻字。鑿痕嶄新。風雨不到也。又上爲普陀巖。蓮華其座。白鸚鵡翔焉。曰倒垂鐘離。若世所畫鐘離檝者。曰仙井。曰燕子歸巢。滢池壁壘萬千。給視也。曰白雲洞。蒸蒸蒸蒸然。曰朝冠石。曰仙耕。耕有二。轉行曰白玉屏。一片石附於壁隙。可望如立屏然。曰劉翱翱月疾飛。曰鍾呂傳道。危坐若祕語狀。曰仙傘。曰大小獅。曰石龜。曰團魚。曰望天犀。曰玉兔。曰旗鎗。旗如旗。鎗如鎗也。曰五龍首出。行惴惴如壓其頷下。曰戲水文禽。毿毛颯然。曰錦雞。曰仰面猴。曰劉海戲蟾。曰仙鏡。皆盡其意態。曰石龕。上曰石鐘。下曰石鼓。鄉童競來拾小礫投之。鏗鏗鏗也。曰較天蝦若醒矣。曰煙肉。挂而若腊。旁二大酒瓶也。折行入爲仙竈。其內爲仙缸。水是火鑄。鬱若鍊丹之所。旁有仙眾甚筵。或安期生所遺。入曰覬石也。從此褰衣而上仙橋。有五仙聚會然。曰彌勒師同龕可矣。曰明月落江。俯視下若有彩光。曰十二乖乳。鹽液油油然。猶叔夜之所謂邪。曰金星石一。曰放光石。炬之點點射目。曰童子拜觀音。仰俯視皆蒞樑矣。下曰核桃。上曰蟠桃。可掇而食也。曰靈芝。若菌然。其下爲木魚。若擊而聽。折上爲寶石洞。登之巉巉。曰觀音洞。未入。自此上行。登之若梯。下追水險絕。曰七層樓也。曰投壺。曰寶塔。皆拾級而上。曰獅子口。曰伏龍口。從此點點若有光矣。嚮爲導者滅炬。實若初曙。上爲浮影。璀燦天雪。口不可狀。不知我身之將何所。無以名之。曰五更天也。少進則天山若分。有破月來照。半車輪大洞中閃閃。人手自捫其心。然疑作也。亦無以名之。或曰中秋月也。再前進月光益澈。化而爲日。洞中石皆成五采。薄人幾舉。路得平寬處。仰闞心驚。若仙之人下來矣。嗟乎。水之奇。山之奇。洞之奇。吾南北遊徧矣。若夫天之外。地之內。光怪呼翕。祕怪呈露。以爲斯至奇者。幻而非幻。變而不變。自古及今。不來不徧。來者徧之。殆未有若斯洞者邪。剜僻在海陬。滅沒隱見於宋以來。而余始極意以文字掘發其奇。偉彰彰於後來者。余之遭、洞之遭耶。爰少憩休於石觀音像側。其左有洞無底。不可下。或曰往見有道士從此上來。或道經所云通金華、銀華處。於今三華隱二。有此一耶。自此蹇身捫石而上。洞門閒然遂出。聞之導者曰。洞中行十五里。歷二山。李君呼小竹輿載我。折巘岑亂石而去。再茱於別僧之室。乃歸而雜記之。

三百三十有三士亭記

余奉命來福建科試福、延平、汀、邵、武、建甯五府士。既畢。旋福州試院。實當庚子之夏。余北人不勝此閩之暑也。暇日於其西偏隙處構小山。號曰筍仙山。諸生聞之。爭來人致一石。刻名其上。凡九府、二州、五十八縣、及於海外。咸其刻名者三百餘人。因名其山上之亭曰三百三十有三士亭。面山滿池。清泉翁然而出。因名其泉曰養亭泉。易曰山下出泉。言泉之蒙者必養之而後亨也。山之左有門。別爲蕉林。林可高五丈餘。百年物矣。余闢其蕪而得徑。通東北隅。亦構小亭。而逃此閩之暑。因名其亭曰不炎之亭。而名其林曰蕉林。昔唐韓先生除鱷溪之潮。而潮人知學。柳先生作永州小石城山諸記。而南人得所指授。爲文章有法度。余視此竊內愧焉。而有託於此者。抑以志吾南來與諸生相遭之迹如是而已。亭既成。當去此。而代余者爲余弟石君。亭之石有主者矣。諸生脫不忘余。識余言。尚勉勸爲學。以學此山也。

觀順天府署諸碑記

癸酉秋七月二十又七日、銜將應鄉試。以事至順天府署。觀古柏二十六株。皆數百年物也。前廳西有元至順四年大興題名石刻。刻云。集賢直學士朝請大夫兼國子祭酒李兆爲撰記。承德郎中書禮部郎中趙期頤篆額。應奉翰林文字登仕佐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逢居敬書丹。其東有明景泰中碑。爲京兆尹王君建府署而作碑。石剝泐。其文多不可讀。可讀者王君名賢。字惟善。當陽人。撰者書者名盡缺矣。廳事西幾下有碑。半入土中。上書敕建大都路總治碑。下書皇慶二年癸丑。蓋元碑也。碑者姓名正當土之下。不可見。廳事後之東有萬歷中碑。賜進士第左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都人馮有經撰碑。言廳壁中廳事燬焉。至是重修之。字皆完好可讀。始歎二十六柏者之出於火而猶全。以爲難得。又考明題名碑錄、有經登第在萬歷十七年己丑科二甲五十一名焦竑榜也。錄云有經錦衣衛匠籍浙江甯波府慈谿縣人。碑稱都人。以其籍耳。稍右有前明順天府尹府丞題名碑。起明初至崇禎中止。備書。北西有仆碑。爲風雨之所侵。童豎子所敲擊。初以爲無字者。頗怪我朝尹丞獨無題名。迺摩挲辨識其文。意果是碑矣。閱之老蘇云。雍正辛亥地震時所仆也。蓋自是尹丞之姓名遂不復上石。自辛亥至今凡二十三年。無起之者。嗟乎。尹丞治畿輔之地。四民雜處。五方所出入。自古以爲難。順天自遼時實爲下都。元置大都路總治。明自成祖定鼎北京。詔以順天爲留都。始於順天府設尹丞官。如京兆開封故事。尹治民事。丞掌學校之政。蓋履旋周南召南之意。所以然者遠矣。國家主治休明。百年以來。以尹丞能其職爲名臣者往往可稱道。乃令碑額文府舊人之姓氏里籍莫知云云。夫法書一代者勿失。前史尤稱之。傳云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司土者其無意耶。

桂馥說文統系圖記

曲阜桂馥未谷好說文工篆書。屬其同好鍾塘陳鴻寶、宋葉滸合作說文統系之圖。圖環樹石。設以

林樾。坐謏汝南許君遜几於上。尊所自也。旁坐魏濟陽江式法安。以式撰集古今文字依許氏。其篆體尤工也。立唐趙郡李陽冰少溫於式下。以陽冰篆迹殊絕。獨冠古今。自云斯翁而後。直至小生也。次右則南唐廣陵徐鉉鼎臣、徐鍇楚金兄弟立焉。以鉉善小篆。映日視之。畫中心有濃墨一縷。正當其中。至曲折處亦無偏側。鍇與兄鉉齊名。或且過之。鉉校定說文解字。鍇撰繫傳及說文韻譜也。次立者則宋吳興張有謙中。以有作復古編。晉魏爲魏。蓋大名當從貝。不從鬼。耆耄爲闕。不用山谷定從舛說。以自古無耄字。嘗曰。說文所無。手可斷。字不可易也。其眇目跛足偃僂奉書而北面者。爲元錢塘吾邱衍子行。以衍工於篆籀。其精妙不在秦唐二李下。著說文續解及學古編。說者曰。篆籀之學。至於宋季微極矣。衍始倡其說以復於古。而與吳興趙文敏公實和之。學乃大明也。其所以爲圖之意略如此。善哉桂氏之爲統系之圖也。爲按許君曰。秦燒滅經書。大發隸卒。興戍役。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而古文由此絕矣。又曰。世人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諸生諠稱秦之隸書爲倉頡時書。父子相傳。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故敘篆文合以古籀。分別部居。莫不雜截。此許君敍說文解字之指其書所以作也。嗚呼。自許君作書後。俗隸竟大行。篆古籀文絕不講。千餘年間。一髮縷縷相繫引者數人耳。不求統系。將何以存而復之。方今乾隆中通人蠶起。競復古學。講明六書者。蓋有人矣。於斯時而桂氏作斯圖。不亦善乎。然爲開六書統一。而其流別有三。一曰訓詁。許君所謂某也。與某同意、某家說是。一曰聲音。許君所謂某聲、某亦聲、讀若某是。一曰形體。許君所謂从某、或从某、某象形是。今考其相承之系。自漢而下若應劭、韋昭、孫炎、張揖、劉熙、郭璞、孔穎達、賈公彥、陸德明、顏師古、諸家。是訓詁也。若周研、呂靜、沈約、陸法言、劉臻、顏之推、薛道衡、孫愐、陳彭年、邱雍、丁度、宋祁、賈昌朝諸家。是聲音也。若斯蹟所附識諸家。是形體也。爲竊謂六書者所以輔史而通經。其道大。非獨一端而已。夫古者治世必先同文。言不順則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遞變而降。列史可得而論焉。若乃君子執經之心。其言之曰。文心之聲也。苟不通其文。則人人競爲私說。不准某師。至於離經畔道。而古經幾不可讀。承學者所懼也。然其所從入。必自形體始。形體正。然後可以求聲音。聲音通。然後可以明訓詁。於是乎六書之統系以全。而許君之道尊。桂氏之圖烏可已哉。爲故樂推言之。爲記。

莫氏詒穀堂記 并詩

璜居廣南大海之中。明初始置府。定安縣在府南八十里。唐咸通中定其地爲忠州。元貶縣改州。而明復爲縣至於今。五指山又在其南境。擊黎之所巢窟。近代浸淫以文物甲於海表。於戲。耿融之方。所被於向離之化者遠矣。縣之莫氏合族而居於東門之山上村。其地隘。高出於一縣。村有宗祠。祠之近有堂。曰詒穀堂。及余門者甲午舉人莫生景瑞之家在焉。其尊甫寬候先生名栽。舉子姓以居之。而堂之名詒穀。則生之曾祖槐江先生所命也。莫氏在宋故同安人。有諱恭萬者。始以萬戶來戍。遷之南境。後不復於閩。遂爲璜之別子。十九傳至諱文璽者。當明季五世一身。生一歲矣。遺家難。感利所有。欲甘心焉。有老奴夜

負以逃。狂走四十里。入澄邁境。而歸養於外家。生子諱煦。煦生子諱宇翰。卽槐江先生也。生子諱雲升。字石溪。自雲升以上。世以一人傳者凡八。雲升始有二子。而寬侯先生爲之長。莫氏累世實載厚德。而槐江先生以文章光采名爛爛動海上。雖終身以諸生卒。然羣從間字。經所指授若魁文、若陶雍正中、並成進士。什有聲。海上人以先生爲人師。石溪先生其成行與學。亦纘嚴父。至於寬侯先生。璜人敬然宗之。曰。莫氏世世師吾鄉也。余聞之景瑞寬侯先生自少爲諸生。至乾隆庚辰。行年五十有七。以恩貢生辭學官。而退老於家。又十有五年。年七十有二。當今年乙未。卒。平生未嘗幾微愧怍於其左右諸子。久之而其言其行信於人人。鄉人或有曲直訟之官。不能決。退而質之先生。先生輒解手能訟去。其不之官而先之先生者。先生爲立語。人人無所不當意。歸於不爭。僉曰。吾鄉相處也。而出相爭。吾悔不早見先生矣。其蹤跡與漢十君、唐陽君類。歲辛酉先生當省試。同府二生吳烈、王曾、並才而貧。先生慨然與之俱。二生道病。及試能而病大劇。先生爲之乞醫藥。夙昔左右之無不至。復與之俱歸。病且死。水無與之舟。陸無與之輿者。二生張目視惟先生在旁。嘆曰。吾友良苦。語輒咽而鼻竅微屬氣。先生仰天祝曰。哀哉二生。並有老母。幸獲及家而瞑。幽鬼明神尙憐之。自往而返。其里三千四百。竟致二生於其母而死其家。越二歲。先生年四十而景瑞生。人曰此先生誠所感福所召也。辛卯縣大水。鄉人避水於高處。璜先生所居。先生爲啓宗祠以庇親戚。架草舍以卹路人。其糜粥兩月及水涸而待之。生活者無算。此其落落見諸措施者。緊先生之鄉人獨及之邪。先生二子。長景瑞舉於鄉。而叔景方爲學廩生。並有文。景瑞自戊子應順天試。余已薦其文。從余遊者七八年矣。今年應禮部試。報罷。其秋將歸省其親。而請余爲記。曰。先生其詳書景瑞先世始末列之堂中。將詒後也。余曰。生家信乎。若有啟之詩曰。君子有穀。詒孫子者矣。生不聞鄭君之箋曰。安樂則陰陽和而有豐年。其善道則可以遺子孫。生家自遠祖累世以來。不既善且安樂邪。生之父或過疾札凶耗而善及於人人。則豐年之善人不將益賴以託邪。此其所詒生者不亦厚且博邪。而生之穀且世世穫邪。生其識之。余嘗費是記以送生歸。而系之詩。詩曰。

璜璜南海。巋五指山。唐州曰忠。元縣定安。山木翊林。其香宍冪。君子居之。芳行處室。世以德譽。如鳳斯扇。

八世一傳。宋遷來縣。高生曾生。槐江石溪。父子人師。薰璜之黎。寬侯七十。書不舍手。曰衆獨則。以照我後。

景瑞伯仲。既承家學。水求其琛。山抱其璞。雖爛其光。亦韞其藏。淸匪澄澄。何揚濁妨。襟建翁指。金雞鳴酉。

東廠珠崖。郡山目前。斯堂在中。嘉名詒穀。遠祖之錫。來孫之躅。歲聿有數。潔祀而燕。我有吉禮。賓客設饌。

南北奉案。左右授几。我獻我醻。言笑卒禮。始春成冬。陰陽氣調。老不體惰。幼不色驕。於斯堂中。式敬式和。

敢告海鄉。視此雅歌。

黃進士本且蓼莪圖記

壬辰余歲試六安州士。黃氏子憲曾實冠諸生。試而登名於童子之曹者岳曾、璞曾、杏曾、榜曾、四人。其試

之冠曰鄭生大昕。又黃氏之婚。比試舉州。進士黃君本田來謁。望之僕然善士。問之則鄭生之翁。而五人者之父也。余竊歎曰。余何獨遇於黃氏。又三年乙未。余在京師。黃氏之仲曰忠裔先以庚寅舉於鄉。持揚州程庚爲其父進士所畫蓼莪圖者來乞余記之。按圖進士坐磐石。小草生石旁。空天茫茫。四垂無所。其意殆取諸蓼莪之詩罔極之義耶。余聞進士行甚至而德薰於其鄉。六安人具能詳之。進士雍正癸卯生。己酉七歲而孤。乾隆甲子廿又二而喪母。今年乙未年五十又三矣。其在父喪也幼知戚。喪母而毀。既葬。廬於馬鞍山中。終月而後返。虞終再期行覗閒。傳終身過諱日。日不出戶而有所念。其庚辰舉於鄉而丙戌成進士也。既能歸手奉上賜緞帛各一。護褻衣二襲。號於墓而焚之。告曰。吾父衣是。吾母衣是。人視若子獲賜衣於朝。而父母暝不之視耶。賜一㑹且殆。嗟乎。進士之事親。所謂不敢忘而墓者。斯觀以之矣。進士有再從弟本職本勛。少敏慧。所居與城遠。而鄉無良師。進士爲厚致禮於兩人之師。俾安其身以成其教。曲折盡心力無所爲。歲乙未。本勛竟成進士。進士有姑之子徐某。一旦出其舅氏空券金已歸者囑來責金。進士笑曰。吾父手澤。吾中見歸。幸甚。再與之金。無他語。更爲嫁姑之女。卒嫁之。進士之仲子婦陸病且死。其腰婢李爲刲股乞命於天。子婦竟死。進士曰。是義婢。吾女視之。備禮往嫁爲民妻。進士家僕往往有所負。不辭而跳。進士未嘗追之。有一僕負逋尤多。所負家無所於責。則能去有買油孟者。不勝貧。進士儕之。呼使前曰。吾不能偏爲僕者償賈。然知若貧。且不勝此負。奈何。買油孟曰。可奈何。進士良久曰。汝日日賣我以油。而牢其斤兩。計可償若逋負錢即罷之。人豈知吾爲僕者惜哉。孟再拜諾。且謝去。進士嘗應試江甯。同試霍邱竇生比舍。病死。進士爲具棺衣斂哭送之。平生未嘗有交也。進士嘗夢宅南釁家墓者。其地隱然高阜。有古衣冠偉甚。戚鑑鏤百千結數輩來謁曰。公當讓某讓某。某營家宅下人也。進士寤。明日鄰人請鬻墓隙地。進士售之。念曰。吾墓杜氏葬在西階之義。即售之而虛以爲圃。不亦可乎。自是進士宅南有故圃焉。進士既睦其九族。而篤於三黨之親。其厚意在於人人。而澤及乎枯鬼之髑骼。六安人人以爲然也。余有感於余之獨遇於黃氏者。若天道然。因以信進士之行。得於所聞與徵於所見者。其符不妄。用作蓼莪圖記。拜手而復於進士之仲子忠裔。忠裔進士子。出嗣於進士之叔父爲孫。

靈璧徐薛君百歲畫像記并讚

國制。天下府州縣衛民男女有年登百歲以上者。所在以名聞。攷上禮部核實。得旨賜上所服緞一匹。白金二十兩。命即其處所建坊以表人瑞如例。乾隆四十有三年。安徽鳳陽府靈璧縣故民徐琳之妻薛氏、初生在康熙十有八年。歲次己未。及今年戊戌。實登百歲。與請賜建坊例符合。其年薛君之女之子縣抄貢生王家杞自縣來應朝考。試罷。名隸四庫全書館寫書。乞假暫還其縣。來言曰。家杞爲先生試安徽士時所辱知。幸甚。家杞有外王母徐薛氏。少歷苦行。老符瑞名。縣之人將爲圖畫以傳之。願乞先生爲記其生平而繫以讚。可乎。余曰。可。按君姓薛氏。先世家靈璧。以武顯名。父某母某氏。君年十九歸於徐。逮事君

舅。年七十矣。佐夫琳教養。舅沒。致禮無憾。益善治家。家日以豐。生子類超。類超年四十餘而夫琳卒。乾隆己卯類超始生子元龍。明年庚辰類超又卒。當是時薛君行年八十。躬率媍劉以撫孫元龍。兩世三身榰柱門戶者又二十年。元龍竟讀書有立。輸粟爲國子監生。獲與試於鄉矣。自君相夫。用力田起家。比夫及子繼卒。君顧廬徐氏有家業。而裝孤幾不可存活。則寄畜元龍於王氏之女。少長矣。命女之子家杞授之書。則以嚴師禮尊重外孫家杞。欲其孫元龍之有成也。而身督家事。濟以嚴明。中間覬覦搖撼之者且百端。君飲泣曰。徐氏亦尙有薛媼未死。卒不爲動。每歲歉則手擘粟薪多寡以給族姓。徧於閭里。人咸德而憚之。用是元龍幾長。克負薪而歸奉燎於徐氏之先。嗟嗟。薛君之力也。今茲元龍獲有子一女一。爲君舉稱百歲之觴。蓋實借曾孫以侑之。縣人來觀。允哉閫贇。余嘗讀書稱泗濱浮磬。唐孔穎達曰。泗水旁山而過。石爲泗水之涯。石在水旁。水中見石。似若水上浮然。此石可以爲磬。故謂之浮磬也。明曹學佺名勝志曰。磬石山在靈璧縣北七十里。其山北距泗水五六十里。常橫流之初。泗水經山下也。夫靈璧之石貞而堅。故能久久。其聲清越可貢。故上聞於天。人生其間。無男女。越古及今。必有足以應之者。今薛君配於徐。克保厥世。孫甘節而歌壽母於人曰瑞。其姓氏將上於禮部。以聞於朝。而行表於其縣。於戲。庶幾應之者矣。讚曰。

單正之出。適於大末。不遠其封。淮泗士樸。君舅老傳。儲夫耦耘。日中而豐。有子待孫。孫來子去。兩世稱孀。四十子逢。八十孫過。鬼瞰高明。鴟啄恩勤。寓孫於女。支廈一身。揖我薪米。注彼族里。勿我豐惡。勿汝歉嗇。里咸德之。族莫測之。非薛是力。惟徐是職。曰老未亡。風雨毋狂。禍我煩珠。呼噏生光。孫成室安。母年曰期。禮臣聞朝。瑞不家私。坊待於縣。圖證於家。神明在心。豈耳目邪。縣之北濱。磬石磬山。鏗然清越。古聞於天。今有應者。母壽曰瑞。名聞以年。苦甘節備。昔君孫讀。家杞覺之。今君年頤。家杞告之。我爲家杞。讚外王母。依磬之聲。侔形之久。

容圃記

上海曹君鴻書與錫交三十年。所至輒書容圃兩言以扁其所居之室。昨自山東官京邸。今年戊戌六十矣。則更屬錫書此兩言。且并爲之跋尾。錫按圃之爲言。謙以託業也。而加之以容名者。稍爲綜記。從容云者。安而行之遠矣。玉藻。君子之容。足、手、目、口、聲、頭、氣、立、色。皆有之。樂記。使之行商容。孔氏曰。容謂禮樂之官。內則。佩容臭。鄭君曰。容臭。香物也。庾氏曰。以臭物可以修飾形容。故謂之容。與周官射人三獲三容。鄭司農曰。容者。乏也。待獲者所蔽也。爾雅。容謂之防。郭氏曰。形如今牀頭小曲屛風。唱射者所以自防隱也。他君從水爲溶。溶溶。水盛也。從金爲鎔。金之在鎔也。從木爲榕。榕之爲言容也。容之義備矣哉。夫惟君子能備乎義。苟能安安而愼其容。比之以禮。飾之以芬芳。又能隱以自防。若水之盛而不汨也。金之在器而有德也。木之有以耕稷乎物也。然則衆善具於君子之身。錫將躊躇而避。望洋而嘆。而又何以陳焉。若君戚

以容之義有所未敢盡。而求友之箴不倦也。竊因將爲君益進之。竊聞唐狄公之言曰。吾爲婁公所容久矣。此何指耶。夫君子非曰無不可受諸人。必先曰無可加乎人。非曰無所取諸人。必先曰無所與乎人。與乎人而使人容我。不得妄曰我容。加乎人而人或不容我。又妄曰於人何所不容也邪。是以君子立容之本。而後人唾我我不知。我容人人不知。老子曰。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可損。而容之義極焉。所謂盛德也。君其以爲然乎。請書之爲容園之記。

嘉樹屋題記

趙給事吉士居城西古憫忠寺側。爲寄園。嘗以名其所著說部。後園益圮剝。其一角老樹十餘株尚存。前輩名流多居此。今爲余及門宣城張侍讀叢薹青所僑寓。一時往來並賢豪長者。爰取古詩庭中有奇樹之義。以嘉樹名其屋。用示後來封殖前賢手迹毋忘云爾。

筍河文集卷八

與賈雲臣論史記書

雲臣足下。比日不見爲念。前夕足下與鑒戊相過。辯史記之名自遷始。前古無之。且以周本紀伯陽讀史記爲遷所妄加者。雖一時之論。竊頗不以爲然。然足下方持論甚堅且力。竊時亦未有實據以對。恐不足以折足下之口而服其心。故辭云徐考之。及退而考之。果非也。古之王者必有史官。其所書爲史記。尚矣。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藝文志曰。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史記之名不始於遷。猶春秋不始於孔子也。杜預云。春秋者。魯史記之名。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孔穎達云。據周世法則國有史記。當同名春秋。獨言魯史記者。仲尼修魯史所記以爲春秋也。賈逵云。周禮盡在魯矣。史法最備。故史記與周禮同名。如三說者。信可謂史記始於遷乎。然足下必謂三子皆後於遷。承遷說也。孔安國尚書序云。先君孔子約史記而修春秋。班固贊遷傳亦云。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然則春秋之先有史記。可謂自遷始乎。足下又必謂孔傳爲僞作。且安國與遷同時。或附會遷說而爲之。且如是是亦未得史記之書之可見而徵者。逸周書史記解。穆王命左史戎夫取古之亡國華氏以下二十八君以爲戒。俾戎夫朔望以聞。其序曰。穆王思保位惟艱。恐貽世羞。欲自警悟。作史記。逸周書雖後

出。然劉向所錄及班固志並著周書七十一篇。謂孔子所論百篇之餘。而司馬遷周本紀述武王克殷事正與之合。其可以得史記之名所自出矣。然竊又有所考者。不獨史記之名不自遷始。而遷書之名史記或反出於後世。遷之自序其父談之言曰。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諸侯相兼。史記放絕。又曰。遷爲太史令。紬史記金匱之書。李奇注亦云。遷爲太史令後五年。適當武帝太初元年。此時述史記。曰放絕。曰紬。曰述。則知當時實有其書。而非遷始作之明甚。至其歷舉所著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之名。既皆列於篇。而又曰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未嘗自列之爲史記也。班固作傳亦仍之云。遷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贊稱遷有良史之材。其善序事理。謂之實錄。而藝文志春秋家有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錄無書。未嘗言史記百三十篇也。至隋經籍志云。史記、漢書、師法相傳。並有解釋。於是並列裴駰、徐野民、鄒誕生三家所注。撰始以遷書謂之史記。然遷書自名太史公書。不名史記。而後人特重其書。以爲自黃帝以來訖於楚漢古史記之書皆賴是以存。遂以史記之名當之。相傳於世。其後韓退之、柳子厚出。倡爲立言明道之文。獨仍其書爲太史而不改。故其言曰。下逮莊騷太史所錄。曰參之太史以著其潔。尤其足以爲據而無疑者。夫古者曰書、曰春秋、曰史記、曰語、曰志、曰意、曰紀。不同。大抵史家者流。要皆各有承述指義。隨所得以名其書。非如後人競喜新異。更自標置。曰吾著某書某名。不惟其實而名之求。比考其名以求其書之所言。或實不足以稱之。古人不若是也。足下嘗思吾輩讀書平心博覽。以求古人之用意。猶懼不得。一時放然浮議。論往往是非顛倒。失實不足據。或又從而執之。此大不可。斯辯所爭甚小。然名實之際。好古者所講求。而竊竊大懼足已不學之患。將中於是。所當與足下以爲切戒。竊非好辯。實退而反復考之。知其如是。故以聞。幸財擇之。

答友人問唐魏鄭公書

辱問唐魏鄭公。明一統志載之正定人物中。而新舊二書並云曲城人。乃舊書屬之鉅鹿。爲今廣平。新書屬之魏州。爲今大名。又復互異。廣輿記又作晉州之曲陽。晉州亦今正定所隸。諸說雖不同。直據唐書魏公爲今直隸廣平大名間人近之矣。但曲城廣平大名間自古無此縣。考隋時曲城縣。唐武德六年廢入掖。今爲萊州府掖縣治。即漢志東萊之曲城也。去廣平大名尚千餘里。其非鄭公之邑里無疑也。按唐宰相世系表。鄭公爲館陶魏氏。本出漢兗州刺史衡曾孫珉始居館陶。珉孫彥。彥三傳而至徵。館陶縣今屬山東臨清州。東至東昌府城百三十里。方輿紀要云。漢置縣屬魏郡。三國魏屬陽平郡。晉因之。石趙時徙陽平郡治此。劉宋及後魏因之。後周末兼置毛州。隋廢郡存州。大業初州廢。縣屬武陽郡。唐初復置毛州。貞觀初州廢。縣仍屬魏州。觀新唐書志館陶載之魏州下。故本傳以徵爲魏州人也。方輿紀要。今館陶縣治南至北直大名府七十里。大名在唐時始終爲魏州也。又館陶縣治西北至北直曲周縣百里。而曲周

縣治在廣平府東北四十五里。東至山東臨清州僅百四十里。館陶故城又在縣治西南四十里。則館陶之去曲周百里而近矣。以此考之。則新舊二書所云曲城。乃曲周之譌也。曲周縣在唐屬洺州。後漢書嘗省入鉅鹿郡。故舊書又以爲鉅鹿人矣。又徵事隱太子時。嘗封鉅鹿縣男。封者輒以其地。或徵家所居實在鉅鹿之曲周未可知也。然則以名考之。則當據宰相世系表繫之今山東臨清之館陶。以實配。則當據舊書繫之於直隸廣平之曲周。二說並通。君正定則在唐爲恆州。常山郡與恆則無涉。明一統志誤甚矣。又廣輿記晉州曲陽之說。殆亦有故。按紀要下曲陽城在今晉州西五里。宰相世系表鉅鹿太守魏歆初居下曲陽。其裔孫元同初相武后。廣輿記殆因之而誤加之館陶魏氏也。謹具所見布覆左右。惟大賢酌其是否而詳示之。幸甚幸甚。

與池州府知府張君士範書

爲白。仲模太守賢友執事。僕久惆不以書通左右。適從南來人聞訊近佳。側聞吾賢皆殫心布德於青陽江徐節婦一事。僕喟然而歎兩漢循良之吏。抑強暴助惸獨。以成其卓絕之治行。久歆於耳。乃今近之喜甚喜甚。夫惸獨者文王之所謂無告。而惸獨至於嫠婦。尤無告之至極。鼠牙雀角得而乘之。行露之詩有危詞焉者也。傳者青陽縣之東沙坦鄉江徐氏守節撫嗣孤二。凡歷二十餘年。故有業之家。而旣也幾於無衣無食。則以其兩嗣子之生父怙惡陵孀。靡所底止。苦茹辛忍。更閱歲時。久之節婦無計。奔訴縣庭。乃詢而未判。事且寢擱。忽賴太守神明爲之親鞫。一旦大雪。其覆盆之冤。檄令還嫠生產。俾得守其貞一之志。詭隨無良。不縱以儆。闔府近遠傳爲快談。然而雷霆之光。雨過而照收。噢咻之和。寒甚而陰覆。聞二江之惡百端。更相謀督曰。今以嫠之產。嘗孤注之一擲。何如。若然。則是行賄可以取。而若節有所不手。居奇可以據。而都符有所不行。斷者自斷。違者自違。此亦可謂冥頑酷烈。天道不庭者矣。且以仁者之澤而不能超一室。明者之斷而不能訖一鄉。始內之而終暴之。始鞫之而終黃之。此僕所以聞之甚喜。已而不能不爲賢太守惜者也。昔召伯偈甘棠而聽斷。而強暴之速訟速獄者爲之不行。此行露之詩雖危。室家卒賴以安也。漢東海前太守冤殺孝婦于公爲請。後太守祀之。天立大雨。此于氏所以大其門也。今此之事。吾賢能無意乎。近時浙東韓君錫胙嘗官常州屬縣。尋擢知府去。自爲某節婦書事云。嘗斷嫠獄。一進一懲。已而所懲惡少者毀嫠之屋。撤嫠之匾。韓重過之。召問嫠在空舍中。無敢問視者。韓周恤之。加以悼嘆而已。僕在江南寄語韓曰。公爲人父母。乃不能效公家洛陽令尸惡少於市耶。而顧爲文悼歎之。脫貴治有玉川先生者。岌岌破屋不可居矣。韓則寄謝曰。過矣過矣。僕竊願吾賢上師召伯之意。下行昌黎之威。俾東海之女無冤。而常州之嫠不懼。令發青陽。禁止沙坦。斯亦太守一慈之所安全政之必裁者也。僕生平聞人之善美。輒樂道之。而且亟欲成之。輒敢以書聞。不審其曲折果否。附問寒暄。伏惟自愛不備。

同姓中黃先生之官蕭山教諭乞訪問先世譜牒爲書數則

蕭山朱氏草譜略云。始祖福三府君居越寨。一傳生進八府君。再傳生甯二府君。三傳生得三府君。族中人來札云。始祖仕宋。隨高宗南遷。卜居蕭山之七都朱村橋。不知南遷卽是福二府君否。或更有前之人否。又不知仕宋何官。自北而徂南。系出何地也。又譜略云福三府君始居越寨。其旁注由本縣七都朱村橋八字。云由者豈福三府君實由朱村橋遷越寨乎。然則始南遷者非福三府君矣。疑不能明也。

又譜略云得三府君始居黃閣河。生公六府君。生常二府君。生登大府君。生丙十一府君。生長十六府君。諱應龍。字近山。自始祖福三府君至丙十一府君凡八世。皆不書諱及字。但列行耳。惟登大府君譜於行上書端實二字。丙十一府君行上書南溪二字。疑是字也。不知先世之諱與字以年代久遠失之歟。抑譜載之而書以來者不知及耶。

又云長十六府君諱應龍。生於明嘉靖中。卒萬曆中。年七十九。按譜中諸先人皆不書生卒年歲。此獨書者。此府君別有事實可考耶。不然譜者從何處得其始末年歲而詳書之也。幸訪之。

長十六府君生曾七府君。諱道聰。字懷山。生英三十二府君。諱尙綱。字日章。譜云。任滸河游擊。又任大臨。聞故事副將參將並稱大臨。不知府君竟何職耶。又不知其出仕在國初時或前明時。英三十二府君生雄二十四府君。諱必名。字顯之。始遊京師。卒猶歸葬於蕭。爲之先曾祖也。

先人墳墓。族中人曾圖以來。考譜略自居黃閣河後。得三府君葬後山。公六府君以下至長十六府君俱葬於後山茅竹園。以圖考之。常二府君墓居中。下左爲登大府君墓。又下右爲長十六府君墓。皆與譜合。墓圖雖不書地名。知是茅竹園地也。圖中長十六府君墓下之左爲英三十二府君墓。譜雖不言其墓所在。觀此知亦在茅竹園也。獨怪圖者於常二府君墓後書何氏祖墳。而無公六府君之墓。又曾七府君墓譜既不載。而圖亦闕之。殊不可曉。

先曾祖雄二十四府君墓別葬一地。圖中雖列之先墓右。然不知其相去幾里也。按墓圖在何氏墓之前。又在曹氏墓之前。少左竹林寺僧十代僧王墓之後。稍右金曉村墓之左。當以此問之。

凡上種種。皆我先人之蹟。自始祖至爲之先曾祖凡十二世。今北來又四世矣。本支之所自出且不得言其詳。叔行到蕭。乞爲問諸我族之老成人。明白其原委者。不憚瑣瑣具書以寄來。俾久北之人引領南望。得以數典不忘其先。以恭敬其桑梓。他日歸來。拜於我先人之墓下。則叔之所賜何啻十世。

福建鼇峯書院入祀林沈朱張四先生議

福建鼇峯書院始創於儀封張清恪公。旣而漳浦蔡文勤公實爲院長。兩公號當代名臣魁儒。故有祠祀。自是主斯院者。率有聞人而繼祀者闕焉。未之有聞。乾隆庚子秋。故院長朱梅崖先生告卒於家。諸生卽位哭泣。奔走呈請於巡撫及學政與諸當事。具言梅崖先生以古文指授諸生有法。行稱其文。宜入主書院。狀爲與巡撫富公僉曰。宜趁時。搢紳先生與諸生更來言。現主書院侯官張惕庵先生繼梅崖先生卒。

不愧經師。又請推溯前院長福清林青園先生、仁和沈椒園先生、以四先生道教在人人、並宜祀。諸當事曰。宜哉。於時郡日峯四先生主人書院。禮成。諸生又來請曰。使者其著議刻諸麗牲之碑。永示後來。篤按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灋。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鄭君曰。祭於學宮中。禮記明堂位。瞽宗。殷學也。鄭君曰。古者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於此祭之。文王世子。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瞽宗。又禮在瞽宗。又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鄭君曰。先師之類。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為之也。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下之事。經記詁訓傳注有據。然則今之書院長其賢者僉可以先師釋奠之禮祀之也。不迎尸僉可以木主祀之也。然則鰲峯書院之入祀四先生實與禮合。又按林青園先生諱枝春。丁巳編修。官至通政司副使。沈椒園先生諱廷芳。丙辰博學宏詞。官至山西按察司使。朱梅崖先生諱仕琇。戊辰庶吉士。官至福甯府教授。張惕庵先生諱甄陶。乙丑庶吉士。官至國子監學正。並以主書院稱賢師。嘗與張蔡兩公次祀。不當以官階科第為先後。如禮經立學文謹議。

大宗間代立後議

儀禮傳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何休公羊注曰。小宗無子則絕。大宗無子則不絕。重適之本也。小宗者繼禰者也。大宗者繼其始祖者也。傳曰。何如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可也。明乎繼禰者不可以為人後也。又曰何如而可為之後。同宗則可為之後。明乎宗子之族人皆可以後宗子者也。宗子在殤而死如之何。曰以殤子之族同昭穆者後殤子之父。而為殤子服兄弟之服。傳曰。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也。言殤子無為人父之道。而大宗不可絕也。宗子殤而族人之同昭穆無在者。如之何。曰宗子在殤而既冠昏矣。有成人之道。可勿殤也。不然其擇諸殤子之兄弟之子以為殤子之父後乎。古之人蓋有間代以立後者。不獨後其祖父而已。雖曾祖高祖可也。此禮之變也。晉書荀顗傳。無子。以兄孫徽為嗣。何琦之從父以孫紹族祖琦。議以為宜。且曰。禮緣事而興。不應拘常以為礙也。雷次宗釋喪服為人後者之文。以為不言為所後之父者。所後其人不定。或後祖父。或後曾高祖。故闕之也。次宗與琦所言。可謂達禮之變矣。或曰。殤不立後。疑無母也。間代以立後。不疑於無父乎。曰宗子者。繼祖者也。去其父而為族人之子。且為之服斬衰三年者。凡為祖故也。夫惟慮其世以立之後。而不使或紊乎昭穆之次序。然後可以傳宗祀之重而收族之道於是乎在。收族所以敬宗。敬宗所以尊祖。又何疑於無父乎。苟不通乎禮意之變而堅執乎疑無父之說。則大宗或可以無後。大宗無後。其絕之矣。

族祖兩溪先生以下三世像讚
兩溪先生諱尚賓。配韓。諱凡英大。時生先生諱登遠。配田。諱凡雄九。賓公先生諱廷斌。配過。諱凡祥十七。

西山鬣。松茅竹芋岡。笥河始祖得山府君墓在西山。山半具松之下。其右次近山府君墓。鋤茅竹園。我使謁止近山公藏。乾隆庚寅。筠於奉使主試貴州。歸道謁墓下。三傳而北。我曾祖祠。曾祖顯之府君。以明崇禎五年北遷京師。我系北矣。留者諸伯。伯父伊謙。兩溪先生。萬歷癸未卒於崇禎壬午

殤。癸凡六十年。配獲耆壽。饘食曰韓。生男再索。時生鄉賓。力田勤學。左學編田。七十二卒。康熙辛未。內治曲氏。七十七配。厥傳一子。諸生賓公。飲而溫克。孝友姻通。歲在己丑。鄉數振稻。康熙四十八年也。婦湯佐指。閈人好好。我曾祖定我祖。遂歸再月。主君比焉。挽坎侃儷齊年七旬四二。君卒雍正甲辰年七十四。湯卒雍正丙午年七十二。五子四孫。笥河世緊三世南。較北宗近。冢孫文憲。我兄醫隱。季文齋來。屬讚於圖。孝弟之思。百歲曷徂。

諸伯粹先先生像讚 諱宗尋

近山小宗。及我六世。我諸伯叔。諱凡曰瑞。懷山三昆。我次曾七。曾四君宗。四傳南吉。時生生孫。賓公之子。粹先配袁。國子生。是君讀而耕。利義之利。生友在鄉。死登直穀。袁有配德。舅姑曰賢。四丈夫子。文憲最先。季曰文齋。北來覲我。百年北人。墓松垂果。于兄弟恃。恃我先人。出子父像。我讚其真。此真像子。五世同出。祖松芽芽。抱其肉骨。子南我北。松枝飄遠。我弟子兄。覲圖而遠。我識斯圖。嗟非遙族。圖近山五。我近山六。我讚伯圖。子識祖墳。粹先先生。式鑒來孫。

閔貞所畫麻姑圖讚

仙者麻姑。年十八九。來蔡經家。記顏公手。非十八九。顏知其年。莫以貲齡。河漢斯言。仙曰桑田。滄海三改。海行揚塵。言大於海。人思鳥爪。搔背癢斁。背小無毛。希有不覺。乃知大小。觀彼美醜。何必子皆。汝好長有。仙鞭人背。鞭不妄得。竹籃秘藥。非以華色。閔生為我。圖麻姑容。飄飄而遊。天地間空。麻源第幾。周旋得路。吾詩從姑。識吾歸處。

硯銘二十六首

先師劉文正公命之作。喑鹿賦。許疑翠閟研。報郎君崇。如易去歸。我綠豆端石。銘是研所得。故甲戌越今己亥廿六載焉斯著。

木聲似輕於紙。竹君用之竹節體。吾文與爾千萬祀。

洞水去。割石深。柔化剛。斷為擊色。頳頳聲愔愔。絕代寶玉。不勝市錢。沾五兩金。屋瞻查朋。壺觴竹君。得文之心。

雀文啄啄。賓我書屋。體小易措。我文節足。

吾饑如閔。思豬肝石。有其色古。洞端髮汝色。飽吾文心之藹藹。言溫溫吾手澤存傳子孫。

梅之落。吾文不落。以殖學石之紫。吾文如石。期不死。

宋坑端獻其賢。色豬肝。我聞曰豬肝。豈以累於人。嗜非累於人。豈以累於吾文。

石田功。年年逢井不窮。

昔古愁氏所斲。今茲費日力於茲者笥河。

端州良石宋代工。誰其贈我方星富公。公人如玉。和正以中。我文如石。內質而外豐。己亥庚子。閩適逢結

文字綠垂無窮

將樂縣背洞海棠明真道院闕石香李君廷彩相汨溫獲研尺二寸椭方色與歙龍德端頑不吐墨虎茹毫辛壯克剛敵老柔鄉朝市閱名逃夜光黯黯闕鶺淹雨匪我遊玉華贈相當磨治濡染樂無央銘識之永寶不忘乾隆困敦加上章且月晦筍銘且藏刻者秋士吾門良

海棠石五略似以其一贈秋士人與文如研美乾隆歲在庚子小除日六月尾福州院筍銘此

端州工斲洞口雲一蝸蟠池口流涎勺以磨墨潤汝文爲劉斡作銘者筍庚子且月訖下旬

穴小通處龍咸盜三仙鸛鴿暉目號翡翠隱見萬物妙吾心知之觀其竅寫吾心文監內告七番錢易寶重珝乾隆庚子中秋照越廿九晦銘自勞後孰利用從吾好

長汀縣弄端州石室胡門弟子吾以爲質砥礪廉隅曰文章近古之益友勤學好問汝用贈我我無媿汝

桑榆有光筆其期許箇河老人庚子中元銘斯方研垂示後昆

筆力如舉絕贑無耕古研田歲計足庚子重九筍銘福

庭燕風雨聲入石何春翼雕紋蕉白思子如翼飛燕圖

文耀如鳳天門之孤紅友研竹君用

龍爪好占鰭早龍尾小故里道庚子刻秋士巧筍河銘量鄭寶

山愛黃雲石愛歙奇雲光正石汁吾詩筆一出入福州筍銘研濕濕庚子七月日初十噫乎昔石之銘今可及

石波瀛瀛如桐影動貽桃人鳳永永寶用

蕉葉肖石質龍者磨之墨如刮宜乎筍河筆秋士剛毅少寶勿失乾隆辛丑六月二日

黝黝沈水紫觸雲氣氤清氛入吾文吾不知其薰聞之於昔人韓潮蘇海濕汝身墨云邪筆云邪研乎助吾文之傳邪乾隆四十又六年歲在重光赤奮若且月甲戌辰銘之著竹君

瑜如紫玉瑕如弄玉所騎翠鳳之目文之美者用斯足筍河銘寶曰有餘而非無骨乾隆辛丑六月五日秋士是鐫

水之行風硯乎與之委蛇而容時維乾隆辛丑六月中秋士刻之作作銘有鋒筍河銘工

圭角兮磨礲軒轅石鼎句未工蜀揚剪錯濟以淨吾年五十更獲斯硯著書以自娛也豈無以知吾命乾隆辛丑仲夏火之月望光并筍河居士書正秋士刻勤

石銘二首

前代兵部侍郎長樂陳省之錞石中易爲左翼副都統官宅尋廢乾隆庚子孟冬之隙知閩縣海甯沈世燾移以贈余爲學使者院所得十又八日大輿朱筍銘其額

鄭先生閩極故園之石元孫際曾以其四我益實佐三百三十有三士之亭之役月與風今視昔客來其適庚子陽之四五筍河銘刻

杖銘

庚子五二初生逢翼日筍河遊歸宗巖中老萘墜於銅遠家攜汝當支節

柏尺銘二首

柏生於山巖心香製以爲尺體則方念哉君子之器良丙申夏五竹君銘汝刻甚五甫

椒花唫舫餘材直柏馨椒馨合吾德其人如柏作文尺丙申五月朱君銘物李子剞劂

玉刀銘

解鮮華刀玉質作佩匪芒刃之利溫潤是貴展矣君子玉不去身示武不用詩美其仁在古公劉民生自叢粲其舟刀而容以珌琫亦粤周世桓桓武王須臾之忍銘用自防飾有金錯閒彼玉玦載斷其功載稱其德縝理浄華體文施武圭璧之式敬告虎旅

玉螭銘

騰族之靈龍以角聽有螭無角厥聰內孕自古充瓊琇瑩塞耳似此之螭作佩渾美在軒轅時黃德應土地媼則見後王紐用珇蟠谿所鈞天命玉璣蘇以非聯晉輔以昌游土出濁溜石載清運精合器俾爾厚爾名君子式之令聞孔揚名於世世敬告乘駈

管河文集卷九

先府君行述

嗚呼痛哉。我府君逝矣。府君生不孝等四人。長不孝堂。次不孝垣。次不孝篤。次不孝珏。先是。府君命以不孝堂出嗣我伯父諱文炯。一名文灼。及府君既沒。不孝兄弟等始相與泣語。以爲我父哀伯父之無後而即以己之長子後之。是時獨吾兄弟四而已。今吾兄弟並生子不一人。宜有可以後大宗者。乃敢泣告於府君之靈。卜以不孝垣之第五子錫鼎爲伯父之子兄堂後。而堂仍歸爲小宗子。於是府君所有四子如初。惟昨歲在癸亥。先母即世。不孝等無母者二十二年於今。今茲又爲無父之子。嗚呼痛哉。府君姓朱氏。諱文炳。字豹采。先世遠祖傳聞宋南渡時自中州遷於瀏東之羅山。凡十有一傳而至我曾王父敕贈儒林郎中書科中書舍人加二級諱必名。當國初北遊京師。所交遊盡一時賢豪長者。數致千金。輒力散之。其卒也貧無以爲斂。配我曾王母白太安人。實生我王父中書公諱登俊。方贈公之歿也。王父年未及冠。卓犖有奇志。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始筮仕令湖北之長陽。其治務與民休息。不爲煩苛操切。嘗於官舍之西北隅築環翠亭。鑿池蒔花。暇憩其上。歲時令節。則設酒食召父老。問所疾苦。具得其情。間有能飲者。輒與飲。極歡而罷。在縣十二年。以母憂去。去則民爭送數百里外不絕。至今思之。具載長陽志名宦傳中。當是

時高安朱文端公亦爲湖北屬令。兩公以同姓約爲兄弟。相得懽甚。其循良之迹。湖人稱之。以爲兩公果伯仲也。後服除。補官四川之珙。數月內遷爲中書科中書舍人。終於官。貤贈中憲大夫福建糧驛分巡道。元配我王母何太淑人生伯父。繼配我王母馮太淑人生府君。府君之生。以丙子生。一年而王父之官長陽。以故我府君長於長陽官舍。早歲入學。敏異過人。師授以經書。令手書之。盡卷不錯一字。師以是奇府君。自是終身每作書未嘗見一字錯也。先王父之以艱去長陽。輒先獨身奉曾王母柩走京師。迎曾王父柩。偕反葬於浙。葬畢復至京師。而命府君將家屬來會。比再官四川。遂留家屬於京師。歲壬辰府君得試順天大興補府學生。時年十七矣。尋王父內遷爲中書舍人。而文端公亦返朝。王父則命府君執經於其門。數年府君又從宜興儲先生大文受業。自是爲文章。下筆如泉湧水翻。不能自止。以爲生平得力在是。而府君居恆又數爲不孝等言文端清風儉德未嘗去口。以故不孝等察見府君自少至老砥行直節。不爲苟同。意者師授淵源殆有自歟。府君爲諸生久之。最受知於學使者吳縣吳公士玉。每試輒高等。其應鄉試。必幾得考官薦。歲庚子上虞徐公雲瑞爲順天同考官。得府君卷歎息。必欲置第一人。主試難之。徐公爭曰。此卷不中式。可不第一。不可竟置之。自是五六試輒薦。亦輒報罷。行年三十餘。竟不獲一鄉舉。歲在乙巳。而先王父捐館舍矣。先王父歷官以清節著。平生重尙交遊。不爲生產計。卒之日。無一椽之瓦。一畝之田。以遺府君。府君女兄弟九人。時在室者尙四五。府君哀禮竭蹶。殯事初舉。次第擇配。嫁我諸姑。而家徒四壁立。無以爲活。時繼王母馮太淑人在堂。一切菽水之奉。賴先母徐太淑人克具克承。不欲以煩府君。府君雖貧甚。得以無困。時時更與諸名流相往來。上下其議論。酒闌燈炧。俯仰前後。間出其歷試於有司之牘以示諸公。諸公壯其文。未嘗不歎其不遇也。先是府君以廩膳生貢國子監試八旗教習期滿。當需次爲知縣。至是貧益甚。不能不汲汲於祿養。始就吏部揀選。蒙恩命往陝西以知縣試用。時雍正四年丁未也。府君初到陝庭。謁諸上官。大將軍岳公鍾琪方總督陝甘。一見奇其才。檄署咸甯爲省會劇邑。時西陲用兵。軍書旁午於道。府君指揮立辦。而官職民事不曠不弛。無毫髮憾。岳公欲遂奏用爲真。府君以初服官力辭。乃改知盩厔縣。府君之在盩厔也。樂其風土厚美。人民淳樸。嘗加意撫字之。而拂拭其英秀之士。治之七年。不爲赫赫聲。民卒安焉。府君初到官。有老役夫周盡行汲水。夜則擊柝。在官勞苦甚憊。而計所食利頗微薄。府君怪之。即問曰。若家幾口。對曰。無有。曰。然則若何所求而役此。對曰。不得已耳。邑抱終南而負渭水。渭水岸圮而南。則瀕渭以南之田入水蓋幾百載矣。田沒賦在。謂之淤糧。令甲相沿。子孫不得除役。民頗病之。小人在此一身二役。以輸逋額。幾免鞭撻。復何求耶。府君惻然。念欲必去之。而未有路。間行官舍中。見古碑。摩視其文。具載關南補北之說。謂縣民有舉終南荒田用作賦者。以當渭水所沒田稅。前代嘗著於令。府君得之欣喜。趣召吏翻故牘。具得其根柢。即手擘稿達於上官。爲請於朝。有旨悉免除之。所生全者幾萬家。時又議鑿南山以通四川輓輸道。計程可近數十日。上官召府君往勘。實示

畫指宜必可行。府君退則屛去輿馬。足躡行𦋺。裹糧餌。將吏胥十人與畫者偕入山。漸深。有道仄纔容人。兩壁斧劖。上瞰天一隙。曲折行十數日。或迴寬處。稍前復窄。鑿下溼如漆。轉厓側趾。失足不可救。中路茇舍。虎狼夜來。蹲繞臥處。且見蹤迹。從者股慄無人色。府君曰。徐之。徐前至絕壁萬丈。下俯絕壑。有松二株。亦長數千尺。松身綠毛長二尺餘。其地不獨人無至者。殆亙古不見風日。所謂澗底松也。路絕而返。既出。府君歎曰。此議勞苦困人無益。不可通。吾不能以口舌順指。即具圖上艱險萬端。具言此道必不可開狀。或譖之上官。輒呼畫者責問圖不以實。畫者以死誓對如府君。其議卒得寢。陝人類之。其在官之務實持正也。略如此。初府君之在盩厔。其時知西安府者衡水王公紹文。古循吏也。同官呼曰甕夫。府君亦伉直不合於衆。而王公每延見燕令。獨喜府君。與語輒移日。以故府君得行其志。久之王君引疾罷去。後來知西安者固疾府君。至則摭他事劾之。落職。府君怡然曰。吾爲清白吏。歸來以教子孫。豈爲失計哉。府君之罷官也。歲在乙卯。年四十。其歸以丁巳。年四十二。歸則置屋一區。閉門約己。不交一人。而吾母徐太淑人主中饋。具餐盞禮。以佐府君延名師教不孝等讀書。未嘗令一日廢。如是者凡十年。中間癸亥。我母見背。戊辰先王母馮太淑人大故。家事盤錯。惟府君獨身楮柱。而所以督課不孝等者益嚴。小不飭則予之杖。以故不孝等至愚且劣。不敢放逸。得稍稍有所知識。以獲齒於士大夫之列者。皆府君教之嚴而責之備也。府君平生力學工文辭。遂不得志於有司。嘗以文行之實諄諄誨不孝等。而於科第進身之途望之亦至。自歲丁卯。府君年五十二。不孝珪始舉於鄉。明年戊辰成進士。改庶吉士。又明年不孝堂以綱目三編告成。用謄錄官議敘。揀發江西補新建丞。又明年庚午不孝垣獲鄉舉。明年辛未成進士。分發山東。試令濟陽。是年不孝珪散館授職。其冬恭遇覃恩。府君得封儒林郎翰林院編修加一級。如珪官。先母徐淑人得晉贈太安人。明年壬申。御試翰林。不孝珪擢授侍講。又明年癸酉不孝筠鄉試獲舉。明年甲戌成進士。改庶吉士。越二年丙子。不孝垣調知長清縣。又明年丁丑不孝筠授職編修。是年不孝珪晉侍日講。明年戊寅御試遷侍讀學士。明年己卯、奉命充河南副考官。其冬復奉命告祭南嶽。明年庚辰充會試同考官。是年特授福建糧驛分巡道。明年辛巳不孝筠充恩科會試同考官。是冬恭遇慈壽七旬。府君以都人獲與祝釐之列。爰恩予復知縣原銜。又以覃恩晉封中憲大夫福建糧驛分巡道。先母徐太安人晉贈太恭人。而先王父亦得貤贈如珪官。先王母亦誥贈太恭人。不孝垣爲現官敕贈例不重貤。並獲身膺寵命於時。不孝垣敕授爲文林郎山東濟南府長清縣知縣。妻封孺人。不孝筠敕授爲承德郎翰林院編修加二級。妻封安人。其年不孝堂以前落職。蒙恩錄用。復補陝西大荔縣丞。越二年癸未、不孝珪擢授福建按察司使。府君是年年六十八。蓋十七年之閒。一門之內。國恩稠疊。選除封授。無歲無之。府君歡歡顧謂不孝等。吾家蒙被渥澤如此其厚。汝曹當益思所以飭躬勵節。永圖報稱。毋忘吾言。三黨六親走相賀者。咸太息以爲府君讀書積行之勤。至是庶幾其效。而中間自乙亥歲至於己卯。府君年逾六十。順天一歲再行

鄉飲酒禮。必舉府君爲賓。凡與飲者九。每歲正月之望十月之朔。順天大尹大丞並爲主人。躬肅賓於學門之外。府君三揖而入。自西階升。一獻百拜。禮成乃退。不孝筠珪輒攙杖扶掖以侍。都人觀者相傳以爲盛事。不孝筠珪退而竊喜。以爲斯禮甚鉅。非强有力者弗勝。以府君之將事其閒。神明不怠。周旋盡容。從此期頤。未可量也。己卯以後。不孝垣私念違養久之。自長清遞移疾還里門。侍府君於家者六年矣。每府君出過親舊。必命不孝垣從。不孝筠館退之餘。則必在側。去年秋不孝堂自陝以使事來都。歸省府君。言笑自喜。兩帀月而去。惟不孝珪遠宦於閩者幾五歷年。府君時時念之。然亦無他。無何入冬、不孝垣婦劉以暴疾逝。府君哭且憐之。自是思不孝珪轉劇。今年仲春以來。觸事感生。居恆忽忽不樂。精神不復如舊。不孝垣筠竊憂且變。時時勸進參藥。府君一似自覺其衰。蓋日日未嘗去餌劑也。九月望日。府君早起。不孝垣侍。府君顏色甚怡。不孝筠自朝退侍。語久之。縷縷不少倦。起居如平常。豈料午晨飯頃忽中痰疾。不孝垣筠倉皇不知所措。扶入寢室。少定向夕。顧就榻臥。自是語言不發。水食不進。藥物不盛。十日之間。遂遭大變。嗚呼痛哉。府君之未疾前一月。不孝堂已請急將歸就途。俄以寮寀務程。痛不及一侍屬纊之次。不孝珪遠宦聞訃。歲盡奔喪。憶庚辰秋已訣吾父。永恨何極。不孝垣筠侍疾無狀。呼號莫從。罪惡可逭。惟念府君生平內直外莊。一言一行。無不可以對人。約身以儉。而交友以誠。其治家也以嚴。而遇物也謙以和。此不孝等所仰天椎心。不敢以無實之言加我先人者。顧草土侍迷。挂一漏萬。粗即所記憶一二。以及生卒年月官職系次當載者。謹述於篇。府君生於康熙三十五年丙子四月十七日寅時。卒於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九月二十四日子時。享年六十有九。原任陝西西安府盩厔縣知縣。恩復原銜。敕封儒林郎翰林院編修。加一級。晉封中憲大夫。福建糧驛分巡道。例贈通議大夫。舉鄉飲大賓九次。行三。配吾母徐太淑人。順天甲午舉人諱覺民公女。仁明恪謐。於府君有配德。於吾家爲賢母。先府君卒。子四。長不孝堂。監生。州同。借補陝西同州府大荔縣分駐羌白縣丞。加二級。娶涿州盧氏監生諱秉乾公女。次不孝垣。庚午舉人。辛未進士。敕授文林郎。山東濟南府長清縣知縣。加二級。告病在籍。先娶涿州劉氏貢生諱澤公女。繼娶寶坻劉氏監生諱口公女。次不孝筠。癸酉舉人。甲戌進士。敕授承德郎。翰林院編修。加二級。充武英殿纂修官。平定準噶爾方略館纂修官。娶寶坻王氏奉天府經歷加道銜名諭公女。次不孝珪。丁卯舉人。戊辰進士。福建按察使司按察使。娶宛平陳氏己酉舉人原任貴州思南府知府諱邦勳公女。不孝等四人。並先母徐太淑人生。女六人。長先府君卒。適原任禮部主客司主事王公諱貽荃次子、現任河南陳州府太康縣縣丞啓緒。次適原任太常寺典籍呂公名琬長子、故順天庚午舉人元龍。三先府君卒。適貢生何公名澐長子、順天府學生延禮。四先府君卒。適敕贈儒林郎王公諱憲次子。癸酉舉人丁丑進士翰林院編修大鵬。五先府君卒。許嫁例贈登仕佐郎翰林院待詔張公諱從禮次子。故監生起麟。並徐太淑人生。六許嫁寶坻王公名詢少子恩榮。庶母謝氏生。孫十二。長錫彤、不孝堂生。次錫秬。聘分發江西吏目裴

公名升文女。不孝垣生。三錫山、不孝堂生。四錫經、聘己未進士原任福建鹽法道徐公諱鉞孫女。不孝珪生。五錫田聘戊辰進士現任內廷供奉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李公名中簡女。不孝垣生。六錫卣。不孝筠生。七錫緯、不孝珪生。八錫召。不孝垣生。九錫玉、不孝堂生。十錫玨、不孝垣生。十一錫块、不孝筠生。十二錫鼎。不孝垣生。今出爲從兄增後。孫女十人。長適監生范公諱文聯三子鋆。不孝堂生。次許嫁壬戌進士刑部福建司郎中魏公名廉四子監生怡。不孝筠生。三不孝珪生。四許嫁丁卯舉人現任江西督糧分巡道魏公名裕年長子紹源。不孝筠生。五不孝堂生。六不孝筠生。七不孝垣生。八不孝筠生。九不孝垣生。十不孝堂生。具列如右。敢布聞於當代立言之大人先生。錫以銘誄。用發潛光。俾不孝等藏之家乘。世世子孫。感且不朽。

先兄仲君行述

筠兄仲君諱垣字維豐。一字仲君。晚號冬泉居士。先世詳先大夫行狀中。先大夫生子四。兄其仲也。以同祖兄弟行居第四。兄幼懿天質。宜於父母。父母愛之。顧善病。出就傅。日輒入臥。強起行庭中。輒持器肢仆。先大夫時知豐屋縣。召日者推其算。日者曰。公兒生以癸卯、壬戌、乙巳、壬午。法日主木者水三而浮月。初逕辛酉金又伐之。自六歲以往十年獲稱成僮。乃公兒也。以故父母益憐。勿過督之。兄承庭訓寬假。而行自檢束。愈醇謹。父母愈愛之。筠少兄六歲。雍正甲寅筠六歲。先大夫能縣出居社學。學堂之東偏有古椿樹。筠間從兄嬉戲其下。捕蟋蟀草間。且捕筠且鬧兄。嚮疑張氏第十姑母之夫巴陵知縣世芳有書來。言姑母死矣。嘗稱韓文公曰。雖萬乘之公相。不以一日暇而就。吾母讀之而歎。此何語。韓文公何人也。兄曰。文公唐之大文人也。弟他日讀書能爲斯人之文乎。爲筠具言公之諫佛骨貶潮陽蹤迹。即起翻架上書抽安溪李文貞公所編韓子粹言示筠。筠仰天而呼。至今記憶之。兄年十二病。未嘗讀書。而其內慧也。乾隆丁巳年十五歸京師。其秋閏九月始讀書。且讀且學爲文。辛酉再應順天學政試。入府學爲諸生。時學使者今予告刑部侍郎加尚書銜嘉興錢公也。癸亥先母患乳巖經年。諸方不治。無可奈何。有巫言有所祝者。夜夜焚香。一束跪乞。禱可瘳。兄則夜夜長跪。雖卒不治。然竟香燼。兄跪母則酣睡。跪已耿耿。患如初。以至母終。兄皆立如束。蓋侍疾及喪幾不勝也。服除。丁卯補廩膳生。庚午獲舉於鄉。座師故吏部尚書錢塘汪文端公、故禮部右侍郎滿洲嵇公。房師故臨桂朱公若東。明年辛未中式會試舉人、座師故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孫文定公、今東閣大學士諸城劉公、故禮部左侍郎滿洲介公、故禮部尚書富陽董文恪公。房師故鉛山張公紹渠。廷試賜進士出身。引見。俾往山東。以知縣試用。會滿洲鄂剛烈公巡撫山東。識之曰。子豪傑之士也。吾不當以屬吏遇子。初授濟陽。再調補長清。其治行㩦㩦在人。兄嘗語筠言曰。知縣者親民之官。吾治長清。長清繁且衝。及於民者少。不若治濟陽時。兄之治務以惻怛爲本。其治縣如家人。而尤長於斷獄。獄初兩造具。每周測其左右近遠。則中其理解。數語立折。人人當其情而能。其或獄構

糾結。更吏數十不能決者。兄至輒闚見端緒。洞達奧窔。言出讞定。獄牘如山可焚也。山東諸老吏皆歎服。推爲斷才。濟陽有少婦周新嫁王巧。一月巧死。當婦歸寧而復之。明日翁媼及鄰人來訴婦毒夫死。兄審諦巧死。知毒非是。乃方冬中寒死耳。具剖肇得實。翁媼泣扶婦去。婦竟爲巧守節。詳見筠紀事中。有老婦雉縊於民之外戶。屬吏聞訟曰。昨民擊老婦齒落。故甘心焉。兄驗老婦體無擊狀。而齒落處有殷血痕。擧里婦羅立屍側。兄念且落齒而夕即死。即齒血不殷。即詰羣婦曰。若灌飲屍以藥。亟拔之。落其齒而坐民威逼邪。羣婦曰。無之。兄躬入閱室。當檐上有箸二。其一血痕宛然。即持出示仵人曰。探屍口中。當有落齒。果然。衆以爲神。緣而民僅判爲老婦出埋錢釋之。縣故獄具有以烏鎗取稚雉。而鎗火自後發。中人洞胸死者。當抵罪。兄即爭曰。此無死法。上官訶駁數四。慘死如是。而故縱邪。兄曰。律過失殺條曰。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正載貪射禽獸之文。知縣不能枉律斷獄。卒爭如所引乃已。他縣有役以事逮民。民死歸即斂訖。已而訟役殺之。轉輾三十年不決。上官檄兄會所在檢骨。骨在淺土數棺中。作人目久疑不可檢也。兄令曰。坎地架木。舁棺其上。弛前和及四鍇柳方土正見。徐徐撥土。正當足踝。以席覆坎注醯。須臾骨如蒸。狀仵人即檢訖。告曰。屍獨胻骨紫血傷見方寸許。衆喜。謂得情。兄熟視之曰。未也。此傷處濺可去。衆笑曰。傷三十年入骨。豈可濺邪。兄呼水刷之。骨白無痕。而訟遂息。或曰。於錄無此法。公何以辨之。兄曰。傷者紫色中重而外輕。若暈漸減。然此反是。是腐血污耳。衆服兄之所斷。類是者尚多。姑舉暇日聞於兄而識之者以例其餘。壬申丙子再充山東鄉試同考官。號稱得士。而維韓夢周以循吏著。歲丁丑上南巡。往來再經靈巖行宮。既旋蹕。皇太后及扈輿以下留蹕靈巖凡九日。兄日夜馳山中。忘寢廢食。敬謹治供張。克竣事。而兄故羸。加瘁。遂移疾。上官固留之。又明年己卯固請。遂歸。是時兄年三十有七。先大夫年六十有四。神明矍鑠。初不欲言兄歸。及兄之既歸。人拜於堂。先大夫喜劇而悲。若惟恐其歸之晚也。爰築室於故宅之西。晨昏走侍先大夫。未嘗去。伺喜與愠。或左而右。務適其意。然後退。如是者五年。癸未冬嫂劉恭人卒。先大夫哭之哀。明年甲申、先大夫就居兄之築室。拊而慰之。其秋先大夫卒。兄毁甚。既葬。曰如惛。不視行游。久之乃復。自是病數作數止。兄乃幡然一用心於釋氏之書。埽室獨坐。長齋不出。久之自謂有所得。筠念兄苦行太過。從容爲兄言釋氏治心。莊周謂之心齋。不食肉者彼法中教戒持行居士或不然。兄何自苦乃爾。兄曰。人與萬物莫不欲壽而惡刑。吾不忍夫以生者而食生者。嗚乎。兄之齋殆所謂天性之厚於仁。非釋氏說所得而盡之也。兄生平篤於六親及交遊之間。曲折緩急其能爲之處置。而將以誠信。下逮賤猥。樂其易事。以故皆曰善人善人。其於兄弟之愛尤篤。以執事伯兄冠山。宜其意指。愛筠及弟石君。過於愛其身。視諸姪於子無以異也。筠與兄年相近。相從久。未嘗別。別者惟兄官山東九年。及庚寅筠使福建半年。以往耳。餘竝相守。朝夕見幾四十年。辛卯冬十月。筠奉命來江南。十有八日兄送筠廣甯門外。朋友門生送者數百人。酌酒爲別。最後起與兄別而拜。筠且拜且悲不自勝。兄慰語之。命上輿去。

去五里。謝泗乃獲止。篤亦不自知其何以心固念兄之多疾。然其時固無恙。三年別、且相見期亦不遠。而不知其不相見也。兄自乙酉後連年病咯血。然治之輒差。己丑冬、兄長子錫雍才而死。兄雖外以理釋。然傷甚。壬辰夏少女又死。兄兒女擴譜。其中不能無勤。篤方數數書單喩之。茲夏四月篤在太平。得北來書聞兄病。既而聞良已。以爲學道之人無疑也。其月九日凶問卒至。傷哉。篤之竟不獲見吾兄邪。兄明於死生之故。有子有孫。去也無恨。而篤之生而未死。恨可言邪。人於兄弟之喪。若手足斷然。而吾之兄又非止若人之兄邪。吾父吾母生我四人。而一其亡邪。又何以慰吾兄與吾弟邪。悲夫。兄之中身惛惛怕怕。其所取於造物者儉矣。而予之壽者亦儉邪。兄生於雍正元年癸卯九月二十九日午時。卒於乾隆三十八年閏三月十四日辰時。年五十有一。乾隆庚午順天舉人。辛未進士。敕授文林郎。山東濟南府長淸縣知縣。恭遇慶典。累加三級。元配劉氏。淶貢生諱澤女。繼室劉氏。寶坻監生諱□女。並贈孺人。卒。子四。錫雍先卒。娶江西直隸甯州吏目曲沃裴名昇文女。錫田爲從兄增後。娶戊辰進士內廷供奉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提督山東等處學政任邱李名中簡女。錫召聘湖北荊州府石首縣知縣大興牛名兆奎女。錫珏聘甲戌進士湖廣道監察御史宛平查名善長女。女一。嫁壬戌進士原任兵科給事中通劉名圻子錫□。孫一。澍。錫田生。今爲錫雍後。具列事實如右。再拜乞銘諸當代之有道而文者。

庚午科舉人呂君行狀

君諱元龍。字鱗洲。一字嘉堂。順天大興人。其先世自河南遷山東。明末始來京師。崇禎甲申之亂。有名相者。官千戶。守永定城門。城破。罵賊。賊以刃斫之死。旁有卒義之。持一骨出城。歸其家人。埋室中。其後亂平。以術者言曰吉。即墳焉。不改葬。君之七世祖也。三傳至君曾祖諱鑑、封儒林郎大理寺左評事。君祖諱和聲。贈文林郎太常寺典簿。父名琬。仕太常寺典簿。君生而眉目秀偉。素不善强記。獨解悟絶人。四歲通干支方名。六歲即辨八卦先天後天圖次。七歲丁祖父憂。擗踊就哭位若成人。弔者莫不奇之。及長果力學工文章。顧尤篤於天性。其出就外傅也。夙喜父母日三四入內問安否。而詭以使旋請師。師曰。孺子何數也。君肅然以情對。師曰。果然。善矣、居嘗讀禮記至顯揚先祖所以崇孝。撫卷嘆曰。人子不當如是耶。因念先世未嘗以科第顯者。意必欲致之以得其父母歡心。於是斲木爲矮屋。如棘闈狀。每篇文則日夜坐其中。久之。歲庚午。以第八人舉於鄉。越日君始與宴於順天府署。歌鹿鳴而退。攜所宴物歸。致祭於先人之廟。既跪輒大慟。伏不可起。曰。吾祖不及食此耶。六親賀者咸欷歔太息。明年辛未試禮部。不第。乃益發憤讀書。其出聲如鐘。君所善韓生者亦善讀書。居比鄰。且且夜夜讀以東西伊唔相倡答也。其妻韓夫人賢而善品藻人。聞書聲。謂其夫曰。此子聲大而中淒以悲。其心有不自得者乎。韓生以告。君呼然曰。夫人知我。既而曰。脫世無我如夫人者。我豈不第哉。即又慟哭。每早起則望其家頓首再拜。人或以爲狂。是年壬申再試禮部。愈苦心爲文。嘔血而能。又二年甲戌、以疾甚。不得應試。又一年而卒。卒踰其子麟方一歲。指

而告曰。我生不克孝我父母以顯前人。汝他日得繼我志成進士。汝孝於我遠矣。嗚乎。君之志、其可哀也歟。君性耿介。好與習居者遊。與人交率不能以强合。苟既合。亦莫逆於心。其爲文沈著。皆遂自得於古人。不爲浮游之談。卒之前月。輒自序遺其子幾二千言。中一事言其少時奇遘。君年纔十六耳。初殊不自持。卒自止乎禮義。竟夕不亂。爲人情尤難能者。生平未嘗以告人。君之所立如此。非獨汲汲乎功名者也。君生於雍正乙巳四月二十三日午時。卒於乾隆乙亥正月三日子時。年三十有一。妻朱氏、余第二姊也。君卒後。固欲死之。服金約指者再。引鍼自刺其心者一。雉經者一。皆以救得解。數責余曰。弟胡以姑息愛我。余與弟石君泣而請曰。姊當强撫此藐孤。使呂氏有後。姊始頷焉。男子一人。麟。女子二人。皆幼。

王母高太夫人行狀

夫人。靜海高氏。寶坻王舜夫先生名詢之元配也。高氏在國初有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內宏文院大學士贈少保文端公諱爾儼。實爲夫人之高祖。曾祖諱恆懋。順治己亥進士。大甯都司儒學教授。祖諱紹容。福建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父諱荀玉。誥贈山東萊州府膠州知州。夫人生十餘歲失父母。即鞠育於祖父母。早通女訓。不事華飾。祖父母尤愛憐之。年十八歸於王氏。逮事王舅王姑。是時王舅櫪園先生諱采。好讀書。不問家事。而王姑崔太夫人持內政井井。間與王氏諸娣姒齊年者歲時令節鬪選過從。必命夫人侍。嘗言新婦能當吾意。比崔太夫人歿。夫人方從舜夫先生官盛京。赴至。哭累日不休。曰。王姑愛我。我不及視王姑含斂也。其事君舅北臺先生諱枚士暨君姑解太夫人。尤盡婦職。事姑如母。左右奉養。終姑之身。未嘗一日離於側。解太夫人性嚴重。而夫人承以愉婉。以故久之姑以爲孝。歲丙寅。夫人年五十矣。是時舜夫先生召諸甥於家。爲之延師讀書。間或督過之。手以杖。會甥病。而解太夫人以愛外孫甚。聞之不樂。曰。兒奈何病若甥。爲之能食至再。舜夫先生聞太夫人怒。則惶恐至不敢見。於是夫人長跪太夫人前。爲夫謝過。固勸太夫人進食。太夫人怒不解。詬且責夫人。至批其頰。夫人怡色承受無忤。固勸太夫人食。良久。太夫人色少解。進食。乃敢退。會舜夫先生亦求解於其妹。爲之陳說。太夫人意已得解。乃敢見而謝過。卒甥舅相好如初。人以是覘王氏子職之謹。而夫人以五十新婦純孝而賢。尤難能也。其相夫子以禮。而逮下以恩。夫人嘗生四女一子。以得男故。後從容言於舜夫先生。爲之置側室楊孺人。楊孺人舉二子。夫人愛之如己出。歲癸亥。次子振翮患痘。瘡甚且不起。舉醫皆束手。夫人則中夜焚香於庭。再拜祝曰。倘無恙。倘無恙。此香且燼。而痘色如蓓蕾發。明日醫來視。驚曰。此豈有神力邪。不數日竟愈。及次子長生孫。夫人撫之。與長子之子如一。以故夫人之卒。介婦杜侍疾。屬纊一慟而絶。良久乃甦。侍斂者皆曰。嗟。此夫人慈德之應也。夫人居常謂長子次子曰。吾來汝家。見王氏祖父以孝友勤儉積德累世。汝輩其念之。又曰。汝曹雖異母而同父也。夫處家之道。惟勞不相貸而嫌不相避。則兄弟始終可以無間。汝曹知此。吾無憂矣。歲庚辰、長子振聲官兵曹。始迎夫人於京師。其朝夕所以誨振聲者必以謹愼。以故振聲在京師士

大夫間有謹愼稱。癸未之夏、爲間過夫人問起居。夫人喟然謂爲曰。余自爲王氏婦數十年。未嘗闕於衣食。吾蓋懼而不敢忘敬焉。以是知處順而常若逆者。庶幾可以順也。吾聞在禮內言不出於梱。顧吾生平曲折其能知之而能言之。獨吾塉耳。塉故喜爲古文辭。脫吾死。其嘗書吾之敬且懼者以示吾子孫。則吾不恨。爲謂夫人何遽及此。夫人亦笑而能。其秋七月、夫人患咯血。次子振翮來迎夫人歸其縣。八月疾大作。明年正月竟卒。哀哉。越三年丙戌。舜夫先生來告爲。夫人葬有期矣。且曰。塉其爲作狀。爲按夫人之德與貴並與作狀稱。況夫人固命爲。而爲所聞之於婦者。於夫人之內則尤詳且實。故敢據其可書於女史者。列舉大端而爲之狀。謹按夫人以舜夫先生前官奉天府經歷晉秩同知。又晉道職加三級。故得累封爲夫人。生於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二月十四日卯時、卒於乾隆二十九年甲申正月初二日戌時、年六十有八。子三人。長振聲。夫人生。兵部司務廳司務。娶同安楊氏丁巳進士原任江南山陽縣知縣諱熿長女。次振翮。楊孺人生。貢生。娶同縣杜氏候選府通判諱廷芳長女。次振翩。楊孺人生。聘大興米氏先大夫女爲第六妹也。女四人。長適壬申舉人同安楊維踣。次適國子監生豐潤曹燕。三適爲。四適國子監生同縣劉傳經。並夫人生。孫八人。長挺秀。聘同縣芮氏丙子舉人名其相女。次蘊秀。聘同縣方氏縣學生名澤林女。次掄秀。聘武清趙氏國子監生名德修女。並振翮生。次鍾秀。次發秀。並振聲生。次毓秀。振翩生。次聚秀。振聲生。次松秀。振翮生。孫女四人。長許丁卯舉人江西督糧道通州魏名楷第四子。次未字。並振聲生。三振翮生。四振聲生。並未字。輒用附書篇末。以備採證。謹狀。

劉鼎彝先生行狀

同府劉君光汾述其尊甫鼎彝先生之行。而乞余爲之狀。且言曰。光汾生晚。先君子歷官所至之迹在人。而卒未嘗一爲其子弟言。光汾蓋竊得之六親之長者。不能詳其所以然也。而又不敢避之以所不能詳。子善立言者。其爲光汾實以文之。余不文。不獲辭。狀曰。先生諱士銘。字鼎彝。順天宛平人。曾祖諱繫遠。祖誥贈中憲大夫山西朔平府知府諱世隆。父誥封中憲大夫山西朔平知府晉贈中憲大夫湖北驛傳鹽法道諱繼芳。先生之父贈公。初自保定之雄遷於順天之西路長新店。偕妻朱宜人躬耕西山之麓。而以讀書督其諸子。有子三人。長者愚。次以歲。先生其季也。早慧。強記顓開。郡有藏書家。輒往假手錄其本。間走書肆索觀故書。立盡其卷。不錯一字。而歸以校讎錄本之善否。里中耆舊咸曉異之。蓋自是終身得暇。未嘗手釋書也。長新店距京師之廣甯門三十餘里。先生年十七、行遊京師。慨然曰。盛哉乎人文。乃移家入都門。到白紙坊東購屋數楹於初張之衕。以爲讀書之所。而肄業於常州謝先生某。出遊貴遊長者與之遊。自是學日以肆。當是時。康熙五十年間。文治修明。物力豐美。京師始稱極盛。諸名流置酒召客。排日爲文社。而先生年最少。與諸老宿相往復。至輒傾其座人。歲丁酉。先生年二十矣。以國子監生應試。舉於鄉。嘗出同考編修閩陳公治滋房。而座主則爲倉場侍郎儀封張公伯行、編修滿洲鄂爾奇公。一時榜下

相傳得士曰米君。米君者、卽先生也。後始復其本姓。先生既鄉舉負盛名。未嘗有喜色。既而再試禮部再不第。其色如初。而所知曰。吾將益讀書求所以至乎古人者。俾兄聞之。謂先生曰。弟讀書不自苦甚善。然父母老矣。日夜望弟一官。博一笑。弟亦讀漢毛義傳邪。先生愀然爲之改容。於時歲壬寅。始入貲謁選。司明年癸卯。始授發山西省試爲令。其年知聞喜縣。聞喜故劇邑。會政弛吏偸。逋賦累歲。而催科急。民益大困。先生至。則召縣之父老謂曰。令拙於催科。而民賦不輸。是欲見令拙也。願與父老約。行滾單法何如。滾單法者。縣出單書賦戶名。先甲次乙。甲受單輸賦畢。而單至乙。乙受輸之如甲。以次及於一縣。賦戶畢然後王單於令者也。父老則頓首曰。如約。於是先生爲書催租役於單首。行之如法。國賦歲入。民無譁者。又縣故有市集。所在迥遠。盜賊竊發。爲貿遷患。先生下令改市適中之所。民大便利。盜賊亦能去。民爲立祠祀之至今。歷攝臨汾、蒲州、解州。戊申擢太原府同知。兼攝知平定州。尋授朔平府知府。朔平地連北邊。蒙古部人與民相雜處。而郡又新設民屬府。而蒙古人隸都統麾下。訟輒牽掣號難治。先生則以禮往謁都統。與之談讌極歡。曰。某奉命來從公偕治天子人。自今誓不得畫彼此界。都統卽前執其手曰。惟公治之。自是蒙古人或暴悍、先生立杖決之。久之帖然。而民賴以安。庚戌七月以母憂當罷。有旨在任守制。先生力請反葬而後赴職。許之。戊午十一月父歿去官。兩喪並哀毀如禮。辛酉服闋。補湖北安陸府知府。楚俗悍詐。獄成則抵罪而情或不定。先生苦心讞鞫。多所平反。漢江在府城西。上去襄陽七百里。下去沔陽七百里。水自北來逕石城西。兩與大江合。自石城下抵蔡家橋、板橋灣、由馬公洲小河口、以達於南河。迴折三百餘里。土人謂之紅廟隄。最要害在舊石城遠近。湖港支分。用洩水勢。其後日以壅塞。而捍水者獨恃隄。隄不固則風且霖。夕一蟻所盜。千里爲壑。先生躬親相視滲漉。與役夫同勞苦。其課工。視引錐穿土毫髮不損乃已。郡人喜曰。我公不寐。我民安睡矣。會興縣孫文定公以總督兩湖。疏請調公知荊州。公曰。某得荊州人以美官賀。某豈此間有所利耶。閱府四關有東中西北徵稅處。卽令曰。商賈自入庭中投所稅錢於櫃。役是土者不得與。又閱駐防兵丁糧餉故事。自府支給。所在州縣歲當輸南米二十餘萬石上府。卽令諸邑曰。至期悉以米來。不得他有所代。令兵丁曰。月至府支餉二日。支糧三日。至期一如所支。各能去。諸邑咸請曰。公若少通自便。亦以便人。先生曰。人之不便。某任其咎。通則何敢乎。以故先生在郡久。人服其淸。間攝理事同知事。或有姦其姊之女而殺其夫者。事已私解。先生訪按確實。立置之法。有兵丁在校場用火鎗誤殺伍人。律不抵罪。先生驗得鉛子於屍中。訊得故殺狀。抵之。先生於所事雖非其專任。未嘗苟也。己巳春、奉特命赴四川辦理臺站及金川平而還。庚午八月授本省驛傳鹽法道。驛法他省僨並壹一。獨湖廣未有定式。先生始令商價不得二。且時取市中權秤。親爲較其觔兩。輕重毋多取民利。民方喿之。明年辛未三月、而先生以所轄驛站遲誤公事劾去矣。初先生之被劾也。同官有札大吏以去者。繼至者疑先生主使之。輒摭細故以劾先生。且欲窮治其他事以閉卒。無所得。既而以先生在荊州十年。於

是更使蹤迹之。亦無狀。所使者走謁先生曰。公誠賢者。然上官使某蹤迹公。無所得。某無以報。諸公自書一二事告我。先生曰。某不肖。不敢不自愛。惟館爲饋使命節受商人花燈數物。此破吾檢耳。即背款付之。所使以反命。上官默然。及按驛站所涯慢者在江南。與先生無與。人曰。何不白之。先生曰。某服官三十年。今以此釋負。竊可矣。復何求。即日東裝北歸。過其城。譽百泉之勝。爲留半年。其冬。聖母萬壽。先生入都。在都人祝釐之次。有旨給五品銜。自是林居者且十年。己卯仲子光汾官長興。先生就養於浙。買舟命杖。往來西湖中。久之不能去。平生著述。輒散佚。惟西湖詩一卷獨存。壬午遇覃恩。以子現官例贈一代。先生得晉封中憲大夫。如其原官。癸未六月、元配蔣宜人卒。明年甲申、先生偕子光汾扶柩北返。僑寓潞河之濱。疾作。明年乙酉正旦卒。先生生於康熙三十七年戊寅三月十三日辰時。卒於乾隆三十年乙酉正月初一日子時。年六十有八。先生束髮好讀書。長明吏治。所在有績。而友於兄弟。篤信於友生。其大較也。先生事兩兄最謹。既仕曰。某已得祿矣。即舉郭西田盡歸伯兄。而與仲兄俱之官所。兄歿。哭之累日不食。子弟無敢勸者。久始復初。家故豐。有鹺業三萬金。在津門。屬一友爲理之。凡十年而先生罷歸。問其業。則空簿存。先生笑曰。某貸盡而子適成名足矣。揖而去。不再問也。有山西范君與先生善。輒通財。先後貸其金殆八千。他人未嘗知。先生官楚中。聞范疾。即悉索所有得八千金。命奴馳數千里抵范氏。范已死。獨其弟在。辭不受。曰。兄臨歿未嘗言此。且家無券也。奴以先生命固請。卒致而去。嗚呼。先生取與之際。又皎然如是。是可以風已。男子子六人。光涑。國子監生。雲南東川府經歷。娶胡氏。光汾。乾隆壬申順天鄉試副榜舉人。浙江湖州府長興縣知縣。娶楊氏。學海。爲先生仲兄某後。娶王氏。光潞。娶張氏。並元配蔣宜人生。光漢。娶裴氏。側室張生。光□。側室沈生。女子子五人。一適順天府學生大興徐崧。次適新安縣學生管煥章。三適國子監生候選州判永年冀方烜。並蔣宜人生。四五並沈生。謹狀。

衢州府知府穉庵林君行狀

君諱明倫。字穉庵。其先出漳浦林氏。後遷廣東之始興。爲始興人。曾祖父其位。祖父先璋。贈封翰林院庶吉士。父高品。封庶吉士。君家始興十一世。世有隱德不仕。君生而早慧。其祖父教之故。勤嘗手授歐陽文忠公瀧岡阡表。命讀。讀至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君祖父輒泫然久之。曰。小子勉力。歐公之言不我欺也。時君尚小。已能會長者意旨。識其語不敢忘。自是益刻苦讀書。年二十餘。爲文章有名。乾隆十二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改爲翰林院庶吉士。既官京師。去鄉遠且貧。不能迎其家人與俱。獨與同年數公者居教習館中。君方年富才銳。晨夕與館中諸公談。諸公固已心折之。已而君久客思鄉里。雖宦遊不能無抑鬱。中心忽忽。無以自主。憤然曰。人不學問。不足以勝血氣。徒爲文章談論自豪。適助之熾耳。於是自漢、唐、宋、元之文一變。而求所以用力於內者。思因文以至乎道。初出入於陸鵝湖、王姚江、諸家言。茫乎若無所得。乃稍稍取宋五子之書。日夜沈潛反覆觀之。既畢業。作而曰。學當如是矣。君居館中凡四年。其用功

深。氣質日純以粹。所爲文章日以進於古。而君之學遂以有立。一時諸公多名流。咸翕然共推以爲儒者。十七年散館。授編修。明年用薦得旨記名以御史用。其秋命爲山東鄉試正考官。所得士多知名者。十九年授浙江衢州府知府。君之來衢也。俗尤好禨鬼。歲春秋民相率往九華山求禍福於所謂地藏之神者。齎金褁糧。男女奔走道上。君諭之曰。爾民爲不善。爾祖父之鬼不祐爾矣。若善何求於神。衢人大感悟。又其俗婚嫁。壻家先張酒食於中途。待婦家送來者飲啖。愚民或小忤意。輒使酒罵坐客。甚者碎其器物鄰路邊。兩姓往往終身不和。喪葬則薄其死者棺身之所附。而親交來弔問。必備遺布帛。呼僧唱經。撞鐃伐鼓。相爭尚爲無益之費。以故民有婚喪。每一召會費錢幾十萬。中貧之家至破產不自恤也。君爲一切厲禁去之。民初未信。久之。君於民舉事無所不盡心。郡附有雨雹偏災。君身親周視。具書冊上報請賑貸。毫毛無所隱。歲旱。君走禱於仙霞嶺。爲文以告於嶺之神。詞意懇激。天立大雨。歲以豐熟。三年。衢人相謂曰。公之愛我以其誠。乃服從其化。君故以詞臣出知府事。嘗言欲吾治行一郡中。而爲齊民之倡者莫先於士。市下車、聞城南故有正誼書院。久荒圮。君立出俸銀爲治講堂學舍。而延郡人費先生爲之師。生徒聞風爭來集。君治事之暇。必月一至書院。與諸生講學相礱錯。毅然以教化爲必可行。諸生益喜。君益抗顏告之曰。諸生非務讀書明理以求至於聖賢。毋爲區區文章之末而已。居無何。上官終謂君迂闊。二十一年、以不勝職劾之。例當入京引見。罷郡之日。衢之士民相與徬徨躑躅而不忍其去。去後至今衢之人必曰。林太守賢。嗟乎君之治衢。無赫赫能吏聲稱於人。人非俗吏之所及也。初君治衢。衢治。使人奉船迎其祖父與父。時君祖父年已八十餘。乃率其子暨孫曾孫親君於衢。衣冠古樸。容貌甚偉。衢之文武在位及士民聞太守祖父來。雜遝爭迎之。咸來上壽。退而嘆曰。非是翁不有我賢太守。老人亦喜。顧謂其子曰。長孫能賢於官。以不忘我教矣。吾儕其歸乎。君跪而請留。爲之居一年而歸。比歸而君適能官。能官未久。而君祖父之赴至。君號慟曰。非孫之能。我祖父之福。因毀甚。自是鬱鬱不得志。君初能時。出舍於衢之逆旅。有鳥似鵲而小。數爲惡聲。啾啾然鳴於舍側。君問過後軒。鳥從廚中攫片肉颺去。問之土人。曰。死雀也。君時方病。意惡之。爲文以自解。云此鳥不復作惡聲矣。遂治裝去。二十二年復來京師。病甚且卒。夜半呼其僕曰。此去沙井幾日程。對曰。三十日。君頷之。無所言。遂卒。沙井者。君之歸途由江西入廣處也。君性情介然自守。聞人大言縱論。則掩耳避走若浼已。或詣之者意有所不合。輒端坐與莊語以厭苦之。其人徐徐自能去。不復至。以故仕中外。與之遊者不過數人。蓋古狷者之流。嘗與其鄉人教諭關君書言。今之縣學。古之鄉學也。足下勿以爲官卑。其努力明正學以教吾鄉。比來浮詭靡曼之習。三數年後人才可興。足下亦當自求之。使人有所則效。又與人書自言。僕於程朱之書久然後得之。雖有他書不欲觀。雖觀亦易了也。其持論處己之高。而責人之重如此。爲文章以文從字順。喜往復爲主。其得意時時自合於古人。所著詩集一卷。文集二卷。學庸通解二卷。讀書邇言一卷。君娶張氏。例封恭人。子二、濟、滔。滔爲君之仲弟明閎後。

女子一君生於雍正元年癸卯七月十一日卒於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十月十五日年三十有五其明年君弟明佐來京師迎其喪以歸謹具任官事迹如右庶他日有所依據謹狀

筍河文集卷十

重刻興復潭柘古刹十方常住碑記

原碑略云京西諸刹獨潭柘道場最古據西山之勝時則有朗日本智和尚者滇海頭陀人天宗仰朗公與余爲方外之交余稱十方常住之義爲之記萬歷三十三年九月重陽日賜進士第翰林院國史檢討直起居注編纂官黔南邱禾實撰

右碑爲明新添邱檢討禾實撰在三聖殿右其左爲餘姚謝文正遷撰碑二碑並漫漶寺僧磨其舊文請余重書闕者仍之按進士題名碑錄邱禾實貴州新添衛官籍山東萊州府卽墨縣人萬歷二十六年戊戌賜同進士出身名在第三甲九十四碑云賜進士第進士諱書同明人之陋久矣貴州通志禾實新添人才高學博著有經筵進講衍陔園諸集與碑直起居注文合而通志失載其所歷官且誤書編修當以碑檢討爲正也潭柘自晉曰嘉福寺唐曰龍泉金曰大萬壽寺明時謝碑仍稱嘉福或曰仍賜寺以龍泉名我朝康熙中賜名岫雲寺粵自晉時開山師名不可致唐之華嚴師致讚龍聽法風雨湧出兩鴟吻飾在殿角號稱最著謝碑所謂唐從實師示宋於華嚴祖堂者或卽其人未定也金皇統中有廣慧通理師碑額見存贊者比邱善誨大定中有奇和尚塔稱第七代又有言公塔明昌中僧重玉有詩碑在寺塔下

壁上泰和中有了公塔幢稱第九代元初有妙嚴大師塔及拜甎尼迹宛然世祖女也明宣德中有觀宗師正統中有底哇答思師塔天順中有說戒道源師碑嘉靖中有際公碑凡碑塔並在寺外塔院中森立可瞰萬歷中則有朗日本智和尚名見此碑後有眞可達觀師所謂紫柏尊者也今大士閣前雙柏木理中正紫色師所以號也師爲妙嚴拜甎作讚華亭徐炎書刻之紫檀木匱上蓋其匱則神宗母慈聖明肅太后自宮中貯甎以送寺者太后當時所稱九蓮菩薩者也元世祖及后及子及妙嚴公主像凡四並侍立在大士龕中其龕當寺最高處今寺僧圓瑞靜觀號第八代和尚監院來琳琮璋副監院明覺堯修住寺數十年能致十方衆力興復道場修築楞嚴壇一攻石之工精鏤窮相與唐武德戒壇匹比歲大安之輦翠鳳之旗數蹕茲山泉石林卉爲之改容寺中一切滯獨廢不舉者於時衆善莊嚴滂溥寺僧具列施泉者姓名於碑陰以詔後利哉德乎按孫承澤春明夢餘錄燕人諺曰先有潭柘後有幽州蓋寺古出於潭而土宜柘寺中枯柘一見存寺當寶珠峯之心四圍十餘峯環之翳天自寺左沿峯要而上行五里至正北一峯南望則峯峯蔚蒼翔飛嚮寶珠峯當中央喻蔚蒼房但培塿耳寺塔在峯前不可見則蓮房之的意也自峯巔庵繞右上至龍潭櫻桃樹發峯巔根根葉葉滴泉若蚌珠膩於石龍之口爲潭伏流山腹汩汩再見泉入於寶珠峯腹周衆僧寮偏嚮曲廊琤瑽穿度竹林而下乃瀦於雲罍沄沒之穴澱園激石山中之人就汲以濯又行里餘而伏不見人言北土燥而茲山獨潤北風冬舞發無所障蔽夏無所逃暑而寺中四序恆若佳春秋然所謂靈山福地非邪用附書以告遊茲山者亦以闢碑所稱潭柘道場最古據西山之勝云爾

重刻明謝文正潭柘寺碑記

右謝文正遷碑云孝宗大漸司禮太監戴義請召內閣諸大臣付以託孤重計按明史宦官傳無戴義名孝宗本紀宏治十八年夏五月庚寅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受顧命而不書義請召事史省文也碑建於武宗正德六年是時義不與劉瑾等八虎者導帝遊戲而託隱築於此殆寺人之賢者碑又云上登位直言正色大政多所裨益斯舉也豈福田利益之謀其亦感時懷昔有餘不盡之心也據武宗本紀劉瑾以五年八月伏誅其六年則當還本傳復職致仕家居之時矣按謝文正非妄言者其稱義如此然則義果賢惜乎史不載而其事竟以此碑而著也人亦烏可以不力善哉書碑者周文通無可考明史及山東通志及進士題名碑錄並無之或當時以書供奉得官者邪篆者張懋則河間王玉之孫定興忠烈王輔之子玉傳玉祥符人故懋占籍京師猶古汴耳懋傳不列所歷官云官至太師與碑合傳又云正德十年卒年七十五贈甯陽王諡恭靖然則篆碑時懋年七十一越四年卒矣甯陽王墓在潭柘東四十里金霞山之下呂村之原祔父忠烈王葬其石翁仲麒麟尚存此碑四字闕不補

山右三忠祠碑記有詩

洪惟我朝詔修明史忠義傳序曰。太祖高皇帝獎張銓之守義。張忠烈公銓者、山右三忠之一也。忠烈公與何忠愍公廷魁同死遼陽之役。高忠節公邦佐繼死廣甯之役。忠烈死於譽。或曰、南門死焉。忠愍死於井。忠節死於雉經。要之磊磊落落。死事一耳。天啓四年。敕建祠宣武門外。以忠烈籍沁水、忠愍籍威遠、忠節籍襄陵。匾曰山右三忠祠。迄今百五十餘年矣。祠久圮剝。汙萊不治。向塞撓毀。爲丐且孛者之所休憩。山右之人恧焉。於時乾隆甲午。方有重修三晉會館之舉。浮山張君體乾在衆。言曰。體乾自家來京師時。吾鄉襄陵老諸生楊維棟告之曰。京師故有三忠祠。其處在朱昆田日下舊聞補遺城市第八卷中。子行必考焉之。今茲鄉人有舉。廟宜先而館室後矣。衆曰。然。乃相與按舊案址。闢而新之。三公廟貌。佗佗如昔。故陪祀死事者二十人。因而準之。凡本朝山右之死事者。皆列仁至百餘人。舊殿三楹。既復既啓。乃更於殿後肸飾三楹之室。將以別祀夫何公從死之二妾高氏、金氏、及二女、一僕、一婢、高公從死之僕高永諸人者。君私疑焉。綠垣周阿。顯令役畢。庖湢摠捌。麗牲石俱。假哉備矣。初工塑像三。而何公之像當漏霖敗。土木工莫施。設有術者高生言。能以蘆芽致公之神。布紙繪畫。衆既虔禱以俟。須臾焚符。公神沛裕。圖成。工部像焉。後數月。公之裔孫湖北竹山營中軍守備錫以事入都。走祠再拜。仰曰。此吾何氏祠堂遺像也。噫嘻不二。聞者震愕。傳曰。神聰明正直而壹。宋蘇軾曰。神之在天下。猶水之在地中。今何公之死。歲過百有太半。而山右之人旦夕禱而求之。而在惟神故。壹非術者之能也。然則以何公測三公鬼神之情狀。蓋乎。記曰。以死勤事則祀之。夫人各死其事耳。所以必在祀典者。何也。前死其事。後死其事。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無前與後也。山右之人偕偕出其鄉閭而來入京師。勞嗁昭明。祇拜祠下。此所以教山右之人之義也。獨山右哉。所以教天下之義也。於戲。斯祠其莫之敢廢。是舉也。山右之人贊贊舉之。而

浮山張氏之力先且多。輒附書以勸來者。系之詩曰。

白氣洸碭。狀秋之霜。宣武門外。古祠巍巍。巋巋張公。剛劇天容。踡跼何公。入地求中。憂憂高公。犇奔鱗鉏。松山風聲。吹遼海枯。孤忠以貞。逆天我順。易地則之。詔蓋臣分。百五十年。聖朝遺壇。死綏之士。照山以西。尊廟特牲。鄉人私祀。赤羽白羽。先後舞怒。三忠坐中。諸忠旅揖。各不二心。於此焉集。西山之青。爽色何來。石不可磨。祠可廢哉。市中丐者。今毋臥砌。綠垣周限。歲來享祭。他廟士偶。其歸汝居。鑒之惕焉。陰兵呵騶。山右之人。迹矣拜此。鄉不後義。豐色有喜。告祠之成。甲午春秋。周千中日。歲歌以謠。

釐正詩話樓祀位碑記

余以試士至邵武。維時乾隆庚子孟夏、武陵朱君景英以同知權知茲府。君楚產騷人也。適以事至城東之詩話樓。樓創於順治初。當是時。祥符周櫟園先生以按察使阻寇於此。倉卒撫定郭天才、耿虎、諸叛者。戎馬之餘。皚然以詩唱樵川之上。爰建斯樓。崇祀鄉先生宋嚴先生。隱隱示府人以詩之雞鶩。意則遠哉。樓故三重。不知何時下上雜祀佛氏海神。而嚴先生之位退避在屋角。朱君呀然。樵不稱名。走爲余言。請

釐正之。余曰。君子哉禮也。於是飭知邵武縣利津李君源董其事。鐍除再重。中坐二嚴。以華谷並滄浪爲源。三百通詩於縣。詔府多士更以贈二嚴詩之藏石屖先生宜位左。以建詩話樓之周櫟園先生宜位右。次殿斬斬。賢稱樓名。謹按史漢孔融到北海。以郡人甄子然臨知名。命配食縣社。唐韓愈稱古之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是合乎祀二殿先生之義。祭法稱法施於民。司徒民成。是合乎祀藏先生之義。又稱以勞定國。能捍大患。是合乎祀周先生之義。然則朱君之釐正斯府祀典也。循哉。嗚呼。來者其守之。謹記。

移唐林夫人元鄭居士二誌石於福州鄉賢祠壁記

爲視學福建一年。蒐羅元以前金石題刻不下數百通。而於福州得古誌墓之石二。二墓石易後得而易先失。以誌石恆小。故脫不値好事者收拾珍重之。邨野傖夫撣鋤礪減。旋得旋失。不遑惜碑版雁之刻獲壽。爲可嘆也。二石、一爲唐大中年物。河南褚符所撰下邳林夫人誌。一爲元元貞年物。承務郎鄉貢進士劉肩吾所撰雲峯居士鄭從龍誌。按林夫人曾祖暨祖咸官廣州及潮州。以故夫人自下邳而爲閩產。適閩中大族富巷孫氏。富巷在今西門街偏南文藻山之側。孫氏子孫尙有存者。顧誌以林稱。不冠孫氏姓。按誌例非也。子二、一孫。巖棨業開元禮而不獲壽。一孫鄉爲時哲。周嘆作夫人令子。懿哉斯唐閨之聞人。鄭居士從龍字叔善。號雲峯。刻意和東坡詩至二千一百五十四首。不可謂富且勤邪。臨歿命以手藁從殉。不亦達邪。惜詩失傳。而其篇數僅見於此誌。蓋宋人而卒於元者。然則二石並可以補史志之闕。金石之功鉅哉。余癸酉同年孟郎中超然以營葬西郭鳳凰山獲唐林夫人石。及門順昌陳訓導琔獲元鄭居士石於北郊尼庵中。余聞之曰。誌石者、鄉賢之流也。必位置之鄉賢祠中宜。乃檄學官同安鷄瑚以歲庚子十一月十八日移石於福州府學鄉賢祠陷之壁間。而以別石刻記其顚末如右。

洪烈婦祠碑記 有銘

烈婦葉者、嫁歙人洪志達。志達年十七。葉亦年十七。國色也。順治二年、徽州初定。盜賊猶出入山澤間。志達挈家避亂宿安縣之鄭家村。明年二月、村人譁曰。有兵下青谿。則皆竄走。於是志達與葉倉皇顚蹶間。隱草自覆。少選。一遊騎過。睨涵廁呼卒騎曰。此中有麗人。則共下馬。從草中曳葉出。將犯之。志達年少。故善拳勇。膂力絕人。見婦被曳。憤甚。從草中躍出。奮拳擊一騎者仆地。衆騎者驚。爭拔刀奔赴志達。志達則徒手冒白刃。大呼縱橫擊衆騎者。且仆且起。輒相呼曰。孺子雖勇。雖勇奈吾衆何。且環鬬且射之。志達中矢。分死矣。鬥益力。矢至益多。一矢貫其脰。洞顱乃死。葉哀號前抱其屍。欲俱死。衆騎者爭捷葉上馬。徑去。葉號哭。馬行漸緩。齕青草於地。葉從容顧樹上花。無所言。騎者意解。前行望見峻崖。下臨無底。縶葉顧騎者曰。勿持我。急吾自能騎矣。騎者信之。下馬去。葉則縱轡赴崖所。衆騎相顧追之。葉亦顧追者。從馬上擲身崖下。死無何。有某人徐鵠過崖下。見一女子坐溪石。若鬢髮。謂鵠曰。我洪家婦也。死此窮。幸告我家收我屍。鵠以告家人。至則谿深石峻。嶮不可測。卽祝曰。昨擴子神告徐生。其自見也。祝未畢。屍浮出如

生昇歸屍香三日而斂斂畢臭三日遠安人神而祠之自是禱輒應康熙四十四年淳安水葉又見夢徐曰堅漲嚙吾廟祝之果然復新之四十八年歙人御史胡德邁志達中表兄弟也過淳安弔其迹大書勒石命汪洪度者爲侑神辭葉死後月明風止土人往往見神衣縞衣霞冠玉珮行谿上如流水聲矣余乃重爲之詞曰

歙之水兮潺湲流淳安兮無聲婦從夫兮逃死而烖生生何言兮人澹澹草之踐兮愈鮮身據涸兮心不悉賊驟我兮夫子擊之徒搏兮矢蝟之來貫鬪憤而死兮妾何生爲礙欽岑兮馬齕草樹鳶之爛漫兮我心之縞賊遠而解兮匿死惟好匿之下兮無垠坐谿石兮愁人徐生告兮家人闘磐兮潺湲屍沈沈兮不翻家人覘兮朱顏如存三日香兮未斂三日臭兮既斂誓不如兮絲之染祠堂翬翬兮禱則應之石谿漲兮水嚙我碑夢告兮靈之來溪風清兮溪月明霞冠切兮縞輕珊珊佩兮水聲胡書勒兮汪詞侑神此土兮人之佑闘春菊秋兮歲祀用覘

和州二薛孝子祔祠碑記

乾隆壬辰冬十月余試士於和州府府學教授江都吳本錫以和州學正來謁茲府出其所作薛氏兩孝子歌示余且言孝子事頗詳悉乞余表其遺行余感之爲作碑記明年春行試和當書之以授和士俾劉祠下其詞曰

和州二薛孝子者天門山南陳橋洲農家者傭也兄名文弟名化禮有母老矣兄弟相與謀曰有母而無以爲養非人也母老有二子而不得具甘滑瀡瀡之奉以盡天年母所生子非人也顧我兩人貧甚何所致之計可以得饘致養者獨傭耳然兩人俱傭則是無子乎母側不可計一人在母側一人出傭傭者出一人在者則潔治茅屋中央坐母絮絮語移日以俟傭者歸日將旰傭者擔荷自村外來白粲一餅酒一壺市脯或生肉用楊柳貫魚輒以至至則兄弟奔走鱠切熟烹酌酒奉飯跪以進母開母甘否母食且頷之則跳舞以侑食日日以爲常時或天寒朝冽伸手皸瘃母爲之不懌兄弟左右抑搔撫摩更負母出曝於戶外一人前後爲侏儒斕斑郎當作態以博母笑庶幾忘母困苦鄰兒爭遂譙罵其長老翁媼見之謂若兄弟病瘋邪孝子無所答徐徐負母稅人戶去久之母益老篤病且死兄弟親疾及斂及葬既械既信不乖於經葬返毀不出戶所傭主家怪二傭久不開而心念力田絕人無過此二人者蹤迹至其家二人則支離骨立不可起見人至哭益哀主人不忍視爲逡巡留謂向鄰人索粥糜資活之數日兄弟竟俱死於是相與葬焉而二人之行喧聞州中知州何偉嘗表其廬學正徐世濂爲作贊時康熙四十一年癸未也後四十四年乾隆丙子徐世連來知州事世連偉之妻之姪故知孝子事至則問二薛後已無人廬已無有而偉書及世濂贊顧在僧寺中世連太息曰是則奈何會有言偉與石參先後知是州有恩於和和人合祀之曰雙清祠今二薛孝子何公所表也宜可祔於是迎取書及贊置祠中而爲二薛孝子立木主

祔祀云嗟乎知斯士者知聞孝子之賢以示和人世連可謂舉之當矣本錫官學官而以孝之語者告余者津津不置口其所以教士者必不悖矣是皆可書乃記之而系以迎送神之歌曰

嶄巖天門兮嶙江山有樹兮樹有風母死而死兮行莫之雙雙雙魂來兮祠中

神之入兮舫輿持神之出兮負日烏而飛母緩母飽兮子何悲雲中來兮去來環麗既奏兮徹殺在祠

改葬故遼李公墓記

乾隆庚寅三月工部營繕司郎中太谷孟君鎔時奉命督視京師琉璃窰廠會工人取土於廠中隙地地穴下數丈啓石見骨節甚鉅來告君疑古墓所在親臨瞰之有風自穴中起若焚輪旋轉十餘圍直上撲人沙石與之俱人皆狂走辟易仆地君儼立不動風旋轉至君立處咫尺忽上沖厥雲際散去君曰此穴中骨尚有靈即之命工轉石石有字命拭字誌文見讀之有曰大遼故銀青崇祿大夫檢校司空行太子左衛率府率御史大夫上柱國隴西李公諱內貞字吉美媯汭人後唐莊宗時舉秀才除授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守雁門縣主簿次授儒林郎試大理寺守嬀州懷來縣丞亂後歸遼太祖一見器之加朝散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兼屬珊都提舉使太宗初改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世宗加檢校尚書左僕射故燕京留守南面行營都統燕王牒蠟以公才識俱深委寄權要補充隨使左都押衙門中使兼知廳句次攝薊州刺史次授都巡銀冶都監景宗改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次行太子左衛率府率保甯十年六月一日薨於盧龍坊私第享年八十其年八月八日葬於京東燕下鄉海王村孟君讀誌訖歎曰公故晉盡也藏於燕自遼訖今八九百年予以晉人遺之而顯予其重藏之乃命工人遷骨於高阜大樹之左坎瘞以石石覆之向南起冢樹誌石於前走乞大興朱筠記其事筠按公薨在景宗保甯十年景宗以宋太祖開寶二年己巳即位改元保甯其十年當宋太宗太平興國之三年戊寅公享年八十追數之實生唐昭宗之光化二年己未也又按燕王牒蠟字逃闆遼史有傳世宗紀天祿二年十月以中臺省右相牒蠟爲南京留守封燕王誌所謂燕京留守南面行營都統燕王是矣又天祿五年六月遣燕王牒蠟册劉崇爲大會神武皇帝又太宗紀會同元年七月遣中臺省右相耶律逃闆迭烈哥使晉又諸思溫傳思溫會同初從耶律牒蠟使晉行册禮文字略異實一人也至所稱南面行營都統者牒蠟本傳失載而誌獨詳之誌又有云攝薊州刺史使民由惠御衆在寬然則李公固茲土之循吏也筠喜此誌既足以證遼史而重惜李公之名不見於史而賴誌以見於後世又嘆宋謝惠連之於冥漠君唐薛稷之於杳冥君大歷中蘇州觀察使韋遊昌奏虎邱寺有鬼作詩隱於石壁敕令致祭山北二墳稱幽獨君並載傳記然其姓名卒不可考今李公之歿近千年無知者而忽顯於孟君孟君之厚德過昔人矣且其葬處云京東燕下鄉海王村當今之琉璃廠爲都人士市肆輻輳之區冠蓋之所旁午也又以知遼之燕京在今京師之西北則夫地理之變遷書傳之闕略皆可感也於是乎悉

其顛末而爲之記。時在乾隆三十六年辛卯九月十五日也。

麻城梁君客葬墓碑記 有銘

吏部驗封司員外郎麻城梁景陽爲余同考乾隆己丑會試所得士。越歲戊戌。謁余。再拜而言曰。景陽幸獲領列官於朝。而家故寒薄。先高祖曾祖父子以賈隱衡湘間。曾祖遘禍於途。獲歸殯。而高祖以客死草葬衡山之陽。累世不名其葬所。景陽初知書。從故簏得竹篙中有鑿。書讀之。略知爲高祖所遺囑。蓋言曾祖舟死事。特以示從祖森梓。駭曰。昔者吾聞之師曰。書有口勿泄也。景陽心竊悲。念他日脫克樹立。必謁吾高墓。表其墓道。洎通籍後。時時爲友人宦湖南者泣語之。未敢必也。乃者卒賴諸公司士者之力。而獲出吾高祖之墓於圮寺叢簀之間。甲午景陽始獲走渡湘水。顚展墓下。狂喜以悲。然墓道之石不得壞古篤信之文以張其晦而大其藏。景陽敢竭顚夫子爲之記以傳。景陽死不恨。余諾之。遷延越歲而記始成。

按麻城梁氏初居縣南之白果鎮。曰一和者自白果遷望花山。生庚。庚生有定。有定生隱君。諱中正、字三極。景陽之高祖也。家世以儒起。而君生值明末。用賈隱喜南嶽之勝。託業於衡山縣白果市。市與君祖遷處蓋同名云。君樸直有氣重然諾。白果市人咸愛敬之。有李翁者從君遊。歡甚。君往來必主翁家。當是時君與次兄中立偕行賈。中立有子汝璧。汝璧子栢。而君獨一子汝璜侍。康熙十九年庚申秋七月。君兄中立自花石以書抵白果曰。弟卽毋以貨授姪汝璜。遣奴細長者往謂汝璜曰。姪幸佐吾護貨舟偕奴、發吾且來。舟發自花石矣。中立覺舟人故有隙。禍且發。倉卒跳不行。而汝璜不知也。會風雪抵洞庭革韓坐舟假寐。人夜半。有賊露刃登舟來。汝璜故勇捷。臨賊且排窗自舟躍及岸。岸滑不可登。再躍再仆。而賊刃卽之。入腰脅竟死。賊略掠去。君聞哭不忍走視。而中立之僕曰。大長者歸櫬火汝璜屍。函骨送之歸。君則默默悲子之死無所語。其冬十月某日竟卒。而遺囑則從君婦家戴氏竹篙封題以寄其家者也。君臨卒從孫栢以君遺語葬冀印庵左。而以三孫夢龍、夢虎、夢豹。刻石識之。家人謹傳其語。自是君配戴、子汝璜配魯。兩世孀嫠。日詔兒孤以遠遊爲戒。而從孫叢何往來湖南。及栢之子文煥綴業不行。而梁氏不知君墓久矣。景陽年十五六卽慨然有表墓之志。歲庚辰舉鄉試第一。明年辛巳試授國子監學正。時同歲生公安羅君宏章、東湖張君繼辛、並官湖南。泣告曰。景陽高祖墓在衡山縣白果市。君謹訪之。敢拜以請。羅君暨諸去。而所歷數縣輒迴遠。久之羅君移湘潭。湘潭與衡山錯界。權知衡山者常熟趙君曾齡。曾齡、景陽同官貴與子也。而宦都胡君樹槐亦官衡湘間。諸君畢會。相語曰、可矣。適黃岡邱君恩榮自岳州府移知衡州。邱君者與景陽連里戚。於時羅君具箋上府。府檄下符趣縣。知縣趙君則檄西鄉七甲出府符示曰。必得。時君所主李翁者已死。子孫徙湘潭。召問不知狀。有蕭正朋者、皓然年八十餘。少時常過主者家。從君從曾孫文煥謁墓所。略記墓傍僧庵在叢家沖中。甲總張某則奉府符呼曰。吾曾從蕭翁入沖求之何如。則之叢家沖。有庵趨曰冀印庵。左冢纍纍然。詰庵僧。僧慌惚良久曰。吾庵僧老者盡死。庵故在竹西

圮而移築此久矣。烏知梁氏墓者。衆曰。不得墓。府符歸行自復之。僧遽曰。吾思之。吾庵今東移。而其西叢竹中隱隱有碑石歲是邪。衆喜曰。師導我。則揮斧斬竹以入短冢。見冢前石痕出土中。衆爭拍土剔字纔數寸。而梁公三極字宛然。旁有夢龍、夢虎、夢豹名。僧疑曰。來府符載孫名二。而此三殆非也。衆譁曰。墓中君姓名與符稱悉合。僧妄疑耶。衆走告縣。縣還以符報府。而冀縣題至者爲大興翁君光序。再奉府牒改建豐碑。禁梁君墓樵采。實乾隆三十七年壬辰某月日也。自是衡湘千里而近無不知梁君墓者。有形家劉清意者來相墓曰。是脈蜿蜿自祝融峯下。來趨師子山以列陳。度峽穿田天乙太乙送迎穴焉。背玉屏面昌山。層疊五水。坐巽趣乾。格曰四腦首出者。元初陳人周廷幹嘗水口築石橋。題曰楚南第一橋。俄而景陽果舉第一人。人傳以相語。己丑、景陽成進士。久之次授吏部文選司主事。甲午以母服歸。其年張君繼辛方自武陵□擢授永綏同知。以書趣景陽來會謁墓。景陽乃自家取道長沙抵湘潭行望白果路人指曰。梁大夫來祭祖墓也。冬十月景陽誠日冥封召父老會飲吾祖禰酒。再拜語父老爲吾護視祖墓久久。父老咸歎羨以爲梁君之隱德於是大光顯。有言之出謝者。嗚乎。非君之賢。其生也在其人。人曷以致數十年而得此。梁氏之興有自哉。子汝璜歸葬麻城之花山。孫三人。夢龍早殤。森材、夢虎也。森梓、夢豹也。曾孫五人。灼、燿、赤、焯、煐。森材以孫景陽今貴。馳贈奉直大夫吏部驗封司員外郎。灼以子燿以所生子貴。並贈如景陽官。景陽初舉乾隆丁卯本省副榜貢生。庚辰雍正舉第一。辛巳中中正榜。補國子監學正。陞助教。己丑成進士。選吏部文選司主事。現官驗封司員外郎。於君爲元孫。君元孫六人。景陽最長。次景陛、景墀、景階、景陞、景隊。來孫十四人。景陽生者三。錫冠、錫純、錫琨。昆孫景陽之子生者三。登瀛、望瀛、學瀛。餘不悉書。記而銘諸。銘曰。

望花梁氏。遷自白果。隱君之藏。亦白果所。君以賈隱。遘明代尾。伯賈春傳。伯休藥市。忠信其行。和平其德。人口滿焉。在衡山側。遠葬幾吉。大厥元孫。初成進士。景陽吾門。景陽語余。在康熙初。庚申十月。隱君之殂。竹篙手囑。迹藏故篋。其年秋孟。曰子死酷。仲氏逃賊。呼舟載姪。其影泛泛。刃脅寘骨。奴送函歸。君恨何語。心摧命訖。從孫纔土。冀印庵東。冀印庵西。九十三年。遂符獲碑。景陽初官。諸宦湖南。泣訴祖墓。與羅張譚。羅移湘潭。衡山趙署。宦都胡來。聚語相顧。衡州守邱。爰至自岳。親戚情諾。下府符索。主者李死。蕭翁皓白。從君從孫。叢家沖識。時甲總張。將徒賣僧。以庵徙故。竹西墳微。斬篁出碣。梁公字揭。二孫刻三。僧疑衆信。府牒再下。禁樵采樵。近衡千里。君藏大標。形家劉言。祝融降精。附老築橋。第一應名。景陽謁墓。走渡湘水。長沙白果。路人歎美。崇封築尺。醻飲父老。君之隱德。踰出逾好。五世客葬。元孫饟來。十餘歲初。讀囑心悲。非獨君德。景陽惟孝。天佑孝孫。君德之劭。諸公同心。顯隱君墳。墳貞庵毀。竹岡湘神。景陽銘贈。乞余文工。君後方大。斯碑必豐。子歸望花。君宅斯土。魂魄奚萬。梁君墓古。

廣濟閔氏先塋碑 并序

廣濟閔貞以乾隆戊戌走京師謁余乞為其先人之墓碑再拜以請曰貞謹營父母之兆實貞之父所自營也貞於是遠招吾王父王母之魂具衣冠而葬依吾父母於此貞心蓋蹐焉瑕墓樹木之有芒刺者攫牛羊之乘告蹙而至也伐石卬之而堅有質礱之而方正以滑手據以拮足顛以躓累數十年月日於此將求古之立言者文吾先人之實也辭既畢而泫然余曰君孝子也余何辭焉謹按閔氏出自宿先賢之族其徙支蕃於江西其居南昌青石橋之東村號東閔者貞家所尊祖也其可書別者曰用昇生六子長曰舜邦舜邦生玉奎玉奎生觀德觀德生曰偉曰偉生廷柏廷柏生時應時應生應會字雲涯於貞曰王考始自南昌遷廣濟之武穴者也康熙癸亥始來遷明年甲子春二月王妣王氏生貞考諱鑄裕字瑞玉一字崑岡居數月而雲涯君遘疾罔死妻王孺人亦繼卒當是時崑岡君生六閱月耳雲涯君有死友三人者曰沈君意曰周之美曰程在謀相與鞠護之既長知讀書程君則妻之以女授產千金俾復奉閔氏之祧以不墮崑岡君感家世之多故與程孺人居泊然視世一切無所好惟默默行善以畢其身崑岡君讀書暇專治堪輿家言間製短蔽衣布襪緉脇荆筐二竹耙一每出門則必服且攜然後行獨走所在山川原隰左右高下或平坐或側臥見者以為采樵者也實能陰覘土之脈自外以測其中避其賊風與其螻螘以準地師之法度度不爽銖黍毫髮矣則歸而書其臨圖其形按圖與書以索吉藏之所在周歷方千里而近所著堪輿一貫葬義四十卷流傳楚以南北人人莫不推尊其術而未嘗為人一一召而相其墓也崑岡君卒時歲在乾隆辛酉程孺人同歲卒卒相距者四閱月君之卒前十餘日不言而若有所思蹶覺之若有所推算然者臨卒手書以屬貞曰必以某月日葬我於武穴東莊西南之原若無忘既而貞承命以葬啓壙泉見家人竊信不敢違汲泉出周坎下兩棺而封焉明日周督泉氣漸遂其兆期年而吉壤見久之相地者莫能名其奧也崑岡君生康熙甲子春二月十六日亥時卒乾隆辛酉夏四月八日巳時年五十有八程孺人生康熙辛未秋九月十四日午時卒乾隆辛酉春正月二日辰時年五十有一貞父母卒時年甫十有二居常悁悁曰貞生不幸早失父母庶幾圖父母以見之於是慨然去學繪事既成筆人之形無不肖者遠近以為名畫師乃喜曰吾今可以見父母矣則閉關精思窮日夜若將見之已而下筆輒失其狀毀數十絹紙無一肖者投筆恨絕已而曰人之面豈無有髣髴吾父母者邪毅晝行游十餘年無所遇一日入浴室見裸而浴者酷肖父則驚僞若眩眩然倚檻而遍諦之面貌鬚鬟無不肖也俄頃浴者起曳縕衣被而出回目送之蓋粲然畦夫也則偏叩浴室之人無識者貞大悔臂失之則日日出又迹之年餘遇於道猝然揖曰父焉往畦夫驚曰公誤耶貞曰否父居何鄉曰鄙人某鄉也公果大誤貞曰貞有友居父鄉近欲辱父過貞獲悉焉畦夫者則踧循從以來貞既得畦夫則呼家僮為開讀畫之樓延以上貞所獨居樓也樓中嚴潔若仙人居貞故擬恆出樓揖客而不入也既拾級上揖畦夫曰坐畦夫益大驚卻欲下曰公果誤公果誤貞固強挽之坐召烹名茗設甘饌與畦夫共飲極歡貞與之支吾委蛇

而心追父形日暮送之去反樓捉筆而父像成以示老人見者咸歎息曰是貞狂喜曰吾父今在矣貞竊念父像既成而母像若有以依據因憶十歲初手搏泥以嬉母訶之失歷母走撻之貞亦走顧而擲所搏者泥中母面貞驚投母懷曰母且撻兒兒且為母拭面泥去則手拭之母之眉目間宛然在貞心也第不能悉識其餘耳居數年有布衣媼來乞食於門貞出遺之粟劉曰媼纖穠如是而骨格儼吾母也天示貞矣貞則反走入樓圖之母像如生貞於是致齋三日踵合圖父母之像處於先寢實乾隆之乙未歲也越日更為小幅饋食之圖坐父母於案貞躬進食長子尚忠執爵次尚志執壺妻桂及妾羅侍立其旁繪圖以玻璨之匱朝夕薦食如平生祝曰貞世世子孫日日長侍吾父吾母在也余聞之作而嘆曰閔貞古孝子也其獨圖父若母而以生事死也宜乎於墓之石益盡心爾人有父若母而忘乎其所以事者脫閉貞亦愴然而反其本矣余故於碑閔氏墓而詳書貞之畫父母像事以示為人之子者則且繫之以詩曰人生有子墓祭後祀古祀有尸心求其似廣濟閔生營墓之碑十年礱石拜乞余詞昔閔孝哉罹祖宿來江南西過族蕃支開南昌東閔橋記青石用昇長子七傳改城廣濟武穴雲涯始遷鄱湖之舟幾絕不延有三死友鞠崑岡立呱呱六月舊如不及倘程隱老尊青烏家自卜饒穸鬱鬱城佳泉去壤來翼論奧秘佑我孝子貞年十二更四十年精想通神不見父母兒何以人裸觀畦夫驚歎復生甫揖入室虎賁典型何州之媼乃如兒母畢匯像六朝人有一日圖成父與母在玻璃籠之肉色見睟子奉盤盥二孫尊罍妻妾咸侍厥家愉愉四時薦新二餐處故月月日日世世無斁東莊西北剌樹十圍閔之來者駿奔走來家享惟永墓祭斯長孝子事親閔氏其昌

書閔氏墓碑後

閔貞行爲孝而不能無惑於楚巫之俗謂余若有神告貞厥祖應會遘評罔死事不宜顯書余故於墓碑略之然三死友者義甚高可以風薄俗而勵名教不宜略也輒據貴州劉進士啓秀所作三義士傳及貞所口述者附書於此應會初自江西南昌之東村去行賈於湖廣以北至廣濟愛武穴之山水將移家焉當康熙初天下甫定盜賊尚出沒江湖間應會故豪以富彝摯勇結客以自衛歲癸亥以其孥自南昌發舟出鄱陽湖中有舟十餘艘銜尾來隨應會察其盜也則令家僮曰若夜毋寐比泊夜半盜果來應會出立船梔前曰應會在則盜一人先至應會麾曰下則投浪下盜羣怒十餘輩爭來登刃交應會應會奮拳冒白刃低昂左右當之者輒下投浪如前一人於是羣盜半死半潰曳舟去呼曰必有以報應會笑亦呼曰何庸妄也則揚帆安行抵湖口應會顧見岸上一童子持雨蓋衣綠衫婉孌十二三許語舟子曰願附舟前行應會曰童子何姓曰某姓某里則江西巨族也應會呼舟子內之當是時應會年長矣未舉子叩童子曰若有父母邪曰亡矣曰若何往曰父及母死兒無依附某所有親戚妄投之應會曰兒妄有投未可必也若無父母而我未有子若幸為我子何如童子思頃之曰固所願也於是童子以養子禮而順舉

家愛之。則之乎武穴而居爲富人。應會雖新遷家。而故買武穴歷年久。又豪俠好施。所居客恆滿也。明年甲子春二月。妻王生子德裕。應會念家新遷。而買所穫頗多金。曰、古云深藏善哉。則將家人夜竄室中雜埋金於地。而偕養子者藏其處。久之有啓數輩來訪童子曰。若成也。若幸爲翁子。若儕販油來過。祝若幸寓油十甑於翁所。他日復來取。應會曰。諾。於我寓居頃之。縣獲巨盜十餘輩。剽官物計巨萬以上。官詰盜物安在。曰在閔氏。官發吏來。卽之甑中油。則盡金也。則幷繫應會以去。詰曰。若爲盜主藪邪。應會茫然不知所承。而童子者隨其後。愬曰。某某室埋盜金若干。尙在。發之果然。應會仰曰。天乎兒何爲者。卒無辭以辯。竟以不招拷掠死。妻王聞之。駭而死。童子者盜應會所手飽投湖中死。盜一人者子報讎者也。當是時應會夫婦駢死。家貲爲盜物。無敢聞者。獨所生子德裕六月矣。且存。於是三死友者聚而謀曰。閔翁賢者以冤死。天其不令翁無後。會沈君君宜一子殤。君意則指而號於路曰。閔氏孤不幸死邪。蓋投盜甚。因絕其意云。則更指德裕冒周姓。周君之美子之。十餘年既長。程君則妻之以女。授產千金。始復閔姓。久之廣濟人人知應會之故有後也。貞又云貞不知王祖母卒月日。按德裕以甲子二月生。生六閱月而父母相繼死。然則應會及妻王之卒當在康熙甲子秋八月可據也。第不名何日耳。謹悉附書於閔氏先墓碑文之後。

笥河文集卷十一

邵念魯先生墓表

有明餘姚王文成公。講致良知之學。卒以功業顯著有效。於是門弟子滿天下。江西泰州、龍谿、並遞學案。傳授著錄者輒數百人。輻輳馳騁。或不軌師說。爲詖議於世。而同里傳其學以醇謹稱最者。曰徐愛曰仁、錢德洪緒山、聞人詮邦正、胡瀚今山。後少傳者。惟德洪傳沈國模求如。國模傳韓孔當遺韓、邵曾可魯公。曾可生貞顯。字鶴閒。貞顯生廷采。字允斯。又字念魯。學者所稱念魯先生也。鼎革之初。諸老凋喪。先生獨然承絕業於荒江斥海之濱。嘗西北遊。走邊關。思有所用。退而老死。以古文詞傳於其家。死於今六十年。姓名不出於鄉黨。學者罕能道之。而遺書將墜。筠及門會稽章學誠篤好其文。數爲筠感激言之。乾隆辛卯冬、先生之親同姓諸孫晉涵來謁筠於太平使院。爲筠言先生始末詳具。且曰。先生諸孫先益、先覲、最賢。思欲張大先生之行與文。不幸先後死。先益嘗改葬先生於縣之九墨山。墓道之石未有表者。敢狀以請。筠故無所聞見於先生。然心知晉涵篤論君子也。不敢辭。按狀。先生幼失母。少長。察用父呵自斂。從羣兒戲。爲白打。祖母孫。戒之嚮學。九歲讀史。卽操觚爲徐達、常遇春傳。有法。祖自外歸。偶舉宋儒語語先生。先生輿曰。其人安在邪。願得而事之。祖以爲有志。卽爲具衣冠送之姚江書院。姚江書院者。在半霖。崇

禎初、縣人設以爲講學地也。亂廢。韓孔當率諸人復之。是時沈國模年八十矣。尙在。歲必一再至。爲諸生設講。先生立階下聽。久之。執所業侍書前曰。孩提不學不慮。堯舜不思不勉。同乎。國模嘆曰。孺子知良知矣。能敬以恕。吾何加焉。自是從孔當受業。徐景范文亦者。韓門高弟子也。比見先生。嘆曰。吾弗如邵子。先生初讀傳習錄。無所得。既而讀劉宗周人譜。曰。善乎。吾知學王氏學者所始事矣。年二十。爲縣學生。獨恥爲應舉之文。入則讀古書。出則古衣冠行市中。未嘗旁視。人傳以爲笑。久之。居祖、祖母及父喪。戒家人勿召僧。七七日陳梵唄經。斂殯必誠必信。一慟盡哀。鄉之齗盡僉曰。邵氏子善哭。笑者愧之。當是時。書院諸先生相次殁。諸生散去。景范舉鄉試第一。計偕京師卒。先生獨行抱遺書。守其師說而不變。然貧無以自存。走嘉興。依故人課童子給食。或有號稱講學。用私慾與王文成爲難者。方負重名。其徒陳鏦、馬彭數造先生相辨難。不能屈。則嘆曰。吾哀若所學誠學若鄉人之學而已。先生應曰。若尙不知毀日月者之喪明。自哀不暇。而暇吾哀邪。居數年。一與施博論學於放鶴洲。先生曰。天泉四言。陽明原本無極之說。儒也。龍谿援淫無生之旨。釋也。不得以彼病此。博甫拜曰。博老矣。惟吾子崇倘正學。自愛。蓋吾李塨貽書論明儒同異。先生答曰。致良知者主誠意。陽明而後。距學蕺山。其自信如此。初、吏部侍郎宛平孫承澤、大學士孝感熊賜履。先後以闢王氏學爲己任。朝野之士。譁然從之。相與牽引詆訶。以文成爲異端。學者從事四子書。又以能毀王氏學爲有功。於章句集註。庸俗峯師。一談不破。先生固疾之。以爲是不足辯。闢在力行耳。從同邑黃宗羲問乾鑿度算法。會稽董瑒受陳圖。保定王正中學西曆。將軍施琅振旅臺灣。過西湖。遣先生相與縱談沿海要害。琅奇之。請與俱北。謝不行。閒遊鎮江。與梁化鳳部將講坐作擊刺之法。一月而畫。之淮安。從防河卒問河淮離合狀。北入河南。訪黃流故道。西走竇畫關。喟然曰。土則古所耕也。而水利亡矣。奈何。會歲辛巳。知黃岡韋鍾藻建姚江書院於縣南。博訪有紹文成之學者。乃以禮幣致先生。先一日戒燕。厥明。諸弟子畢至。知縣偕教諭訓導至。弟子迎於門外。揖至階。先生出楹階。知縣升階揖先生。揖教諭訓導次及諸弟子。皆揖入。釋菜於先賢。如禮。出卽講堂。揖坐。先生南向。知縣西向。教諭訓導東向。弟子侍於階。童子爵詩。闋。先生爲講易艮卦。知縣顧諸弟子曰。先生哉先生哉。既罷。縣之父老喜曰。數十年今見此也。丙戌至山東。戊子入京師。商邱宋至、鄞萬經欲招之與一統志館。先生謝曰。老矣。遂歸。康熙五十年辛卯。在會稽居外寢。六月病革。作遺訓。卒。先生生順治五年戊子。卒年六十四。先生貌豐。目有光。紵袍布履。門庭潔如居室。必正坐。飲酒數升不亂。酒酣以往。談忠孝事。人人感動。平生篤於三黨。養老姑終其身。從弟廷英數喜言覗鍳之術。固乞先生東歸所入行賈。輒喪之。弗問也。及教陶家堰。鄉婦訕辭。數出於梱。聞邵先生過。數止。一年而改。數過道墟。章氏主人設食。主婦聞之。切肉必方。器必再三拭。乃敢進。鄉里童子遭於道。必拱手立。然士之爲俗學者。輒貌敬之。而心迂先生。竟莫肯傳其學。先生少作觀心錄一卷。宗羲規之曰。無實者弗爲。先生輒燬之。又撰明史論百篇。示景范。景范曰。未有無紀傳而論贊作者。先

生欲然謝不敏。先生既遊倦無所遇。私念師友淵源之傳。懼及身而即斬也。乃思託著述以自見。以為琦淹功微。金許言絕於鑠文成。立德以揭。大任良知。曰伊孟出。鑑午魚爛。執心辨舌。作陽明王子傳。粤神宗朝。異學披猖。意心之主。惟蕺山懋功祇悔。而復躁蘖發狂。譖備志。厥存沒搜首陽。作蕺山劉子傳。繇繇姚江。浙東以醇。江西以正。艮畿躋雜。繼楊詭亂。望齡汝登。逃戒慧定。圜櫱折染。敢告復性。作王門弟子傳。明道以言。不如以身。鉉暨彪佳。白首歸以全。應黜隱迹。宗羲纂言。死復生不報。何千萬年。作劉門弟子傳。趙氏忽有。民程黃錄之。丞相開府。生祭者北。死哭者西。六陵冬青。英孫珏來。嗚咽曲水。謝翶葬於斯。作宋遺民所知傳。裂儒冠而借師法。別承徐枋、顧錫、陳恭尹之貞璞完。厥有徵。作明遺民所知傳。書院飛以革半霖有甓。載剝而復。致良知是力。誨爾後生。無忘前則。倘是游是息。作姚江書院傳。人人自作傳。家家異同。厥君有錄。厥子有牒系。厥臣有迹。羅者務有聞。用紀於故邦。作倪文正、施忠愍諸傳數十篇。先生卒後。門弟子合記所、雜文、編之為思復堂文集二十卷。刻焉。又考書院始末。作姚江書院志略四卷。間從宗羲聞逸事。受海外錄、行國錄。作東南紀事。同邑張五泉從海外携舍歸。先生就與諸論合以焉。然見聞隨筆。作西南紀事。二書未成。或云成輒燬矣。先生娶陶氏。生子四。長承漱、國子監生。考授州判。次承朋、次繼雲、康熙丁酉舉人、陝西西鄉縣知縣。次承朱。孫九人。承漱等初葬先生於慈谿之龍山。仁和杭世駿銘其墓。後以形家言曰不吉。乃改葬。先生之弟行向榮、曾涵祖父也。嘗從先生聞古文法。嘆曰。紹興自文成講學傳授。矩矱代有。四明所在多遺獻。若張岱、呂章成、撰著卓然。先生實兼承其業。自先生殁而紹興之師法與史學絕矣。爲謹案。表所以表其人之大者。今制三品以上用神道碑。四品以下用墓表。宗羲金石要例曰。墓表有銘。不可謂非也。先生厥光不曜。而行與文實應銘法。爲既表先生。彙取義於昌黎韓子所以銘施士丐者。而重爲之系曰。

君爽之邑系姓惟邵。秦漢越宋。餘姚支克肯。代其有聞。傳授異同。以節開先生曾祖母翁。聖亦有教。曰文曰行。言修之道、守先正。正一鬖引鈞。觀斯郡士脈。先生死矣。師微業絕。卜改葬骨肉。其言在家。祀先生於鄉。鄉先生邪。

婺源縣學生汪先生墓表 并銘

婺源、爲我家文公之故里。宋元明以來。鉅師魁儒。繩繩相續。流風未湮。於今見者。實惟段莘汪先生、江灣江先生、尤著。爲在京師。早聞江先生名。比奉命視學來江南。試徽州。徵其書。盡讀之而善。會有求書之詔。即具以聞。旋檄府建主。祔祀紫陽書院。風示學官弟子。俾之嚮學。旣癸巳八月。再試徽士。婺源學屬廩生余元遴抱持其師汪先生之遺書十餘帙來獻。且言曰。元遴之師紱。樂貧守道。著述過身。其書可傳。其行可享。殁嗣斬焉。善人將僵。元遴敢奔告待命於下執事。余發書卒讀其書。與江先生埒。且聞諸府人。汪先生之行。視江先生無不及也。於時博議徧舉文公之徒。得十五氏。暨汪先生丞爲之主位十有六。載以八

月二十日迎主書院。補祀諸儒之次。是日爲躬蒞將事。諸生畢來。又進諸生。分錄其遺書。行上書局。惟厥隱德。府之士僉曰宜哉。元遴復言曰。先生之鬼其不餒。顧散家無子孫祀者。先生其卒餒。謹具書事實列上。請刻石表諸墓道。俾識來者。爲曰然。乃文以表之。而召諸生之工隸書者。敘閱道隆書文上石。按先生諱烜。其爲諸生之名曰紱。字燦人。小字重生。號雙池。婺源之北鄉段莘里人。四世祖應蛟。故明戶部尚書。謚清簡。曾祖元會、祖斯涵、父士極、母江孺人。自清簡公後再世。家業中落。父以貧窶出遊。久之不歸。母賢且知書。先生初生能言。母江即口授四子書五經。八歲悉成誦。自是讀書稟母之教。未嘗從師。比弱冠。母病臥累年。先生日夜侍疾。家益貧。十日未嘗過一飽。母歿。斂畢。聞父淹滯江甯。先生走爲父泣勸之歸。父曰。昔人曰家徒四壁。吾壁亦屬人。若持吾安歸乎。叱之去。戒主者毋與若食。乃泣而歸。比歸。益無以自活。乃之江西。江西浮梁之景德鎮。設官置窯。所在百工食焉。先生畫磁傭其間。然稱母喪。不御酒肉。畫傭以爲笑。時時作苦吟。以寫其哀。則交傭罵之。先生去之樂平。館石氏。逾年亦去。當是時。先生飄泊上饒、萬年、永豐之間。蹤迹無所定止。輒自廣信緣嶺度仙霞關之閩中。持一襆被。鶉衣蓬累而行。行嶺灘中十餘里或二十里。逆旅主人不內。則頓宿野廟中。乞食以往。過楓嶺。有陳總兵者聞而異之。延爲子師。執禮甚恭。先生課詩書。閒教之禮射。卒伍爭請爲弟子。後因藝得官以去者有之。陳總兵去楓嶺。先生授學浦城。浦城爲福建江西浙江之會。三省之士。熏德慕化。從者日進。先生聞父卒於江甯。即日奔喪。一慟幾殆。迎精而歸。與母合葬。先生自二十以後。著書十餘萬言。旁覽百氏九流之書。三十後盡燒之。旨斂強記。過目在心。自是凡有述作。息神莊作。振筆直書。博極兩漢六代諸儒疏義。元元本本。而一以宋五子之學爲歸。六經皆有成書。下逮樂律、天文、地輿、陣法、術數。無所不究。鬯卓然傳於後。所著尚書詮義十二卷。詩經詮義十五卷。四書詮義十五卷。春秋集傳十六卷。禮記章句十卷。或問四卷。參讀禮志疑二卷。孝經章句一卷。樂經律呂通解五卷。樂經或問三卷。讀陰符經一卷。讀參同契一卷。讀近思錄一卷。讀讀書錄一卷。先儒晤語二卷。琴譜一卷。皆爲及見者。又有易經詮義十五卷。山海經九卷。理學逢源十二卷。詩韻析六卷。物詮八卷。策略四卷。讀困知記一卷。讀問學錄一卷。醫林輯略探源九卷。戊笈談兵六壬數論若干卷。大風集六卷。文集六卷。詩六卷。先生卒。顧書而嘆曰。著書如此而不傳乎。元遴謹收錄而藏之於家。至是來獻。嗚乎。先生非元遴則書亦不傳也。先生生平不爲應試學。然嘗以制義教弟子。年五十餘。諸兄弟強之試。受知於故禮部侍郎爲座師滿洲嵩壽公。持其卷曰。是嘗焚香煎茶讀之。自是文詞稍稍稱於人。然竟死無知其學者。先生見客。莊坐無俗語。有所質。必更端盡其意。遊藝之餘。畫山水松竹尤工。熟精篆書及於摹印。聞自刻一印。其文曰天下多名山。其人安在。家貧歲饑。縣米市豆。屠炊之作食。未嘗告人。曰士人輒語人貧。人縱憐我。我可受邪。遘疾作囈語。侍疾者聽之。皆說經也。飲酒累數十杯不醉。接人以和。遠賊獲惟恐傷之。初。先生聘於江。客閩久。不相聞。江之兄嫂欲改適。江聞以死誓。乃不敢言。比歸先生。先生年三

十二。江年二十八矣。先生每自外歸。呼江曰某娘。謹答曰。先生歸矣。江生女。嫁余而死。有遺女。撫於江。與之臥起。他日。先生宿客於書館。而入居內。幼女賦曰。豈有男子與婦人同牀者乎。鄉人傳以爲賠江嘗語諸弟子曰。吾歸汝師三十年。未嘗見一怒言一怒色。然後知先生之居室。其克敬以和也。先生以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卒。距生於康熙三十一年七月。年六十有八。子思謙、縣學增生。讀書能文章。應省試歸後。先生歿三日毀卒。一孫、先三月殤。思謙妻詹、刲股肉以療舅。不起。思謙又卒。嘆曰。天道如此邪。其臟竟自縊以殉。元遴乃與同門詹大山、先生從孫文藻、增余熊照、謀卜葬先生於里中陽邊山麓。而子婦附其旁云。系之以銘曰。

先生嘗試於鄉。作詩言其偶。貧也吾分。吾身無得喪。閶升高俯屋。曰屋多人少。孰自直自匡。信乎以仁任己。而古之人敲頑。厥子死而示夢。言來臥虎山。歸打麥城。厥言其荒唐。毋乃其生其死如蘇氏所詳。胡父子孫忽然而五世斬以殃。天乎鬼之餒兮。善人不長。配食文公兮春秋祀嘗。我躬事兮先生享。是謂是誨兮經之光。刻石表墓道兮此邦之士。斐然其不忘。

贈儒林郎翰林院檢討曹先生墓表

汾陽、曹君孝如。生十二年而孤。孤而力學有立。又十年而舉於鄉。又十有四年而成進士。改庶吉士。六年授館職。又三年。改官河南道御史。有聲。又五年晉刑科給事中。又一年轉吏科掌印給事。乃以其尊甫先生之遺行。告於其同年友大興朱筠曰。學閔不祿。不及侍先君子於有所知識之時。於先君子之行懵焉。及少有所知識。得之鄉人所稱道。咸謂先君子毅然有古王彥方之風。然聞其事十不得一二也。即間得一二亦不全。學閔其何以爲人子。竊思欲稍稍次第梗概以告於世。恐言之不塞。或誣吾先君子。然及今不書。又恐日久益忘失。是重學閔之無以爲子也。學閔謹以其所以識者告子。子爲書之。以示我嗣人。爲謂如子言。韓甫先生應銘法。且子已貴爲都諫官。官五品。先人之墓道。當伐石以表行於制。爲稱筠茲當爲子表先生之行於阡。無所辭。謹按先生諱曰英。字壹傑。山西汾陽人。世居府北之太平村。曾祖諱朝仕。遇異人授術。云可立富。或以千金願得其術。嘆曰。吾術倡豈獨得千金哉。顧心不義之。故不用。亦不欲告子以得千金。卻之。臨終謂子孫曰。吾受異人術。非不知可以少遺利子孫也。然何如遺若以正乎。術竟不傳。其事在明之季年。祖、諱復琦。祖母靳氏。鼎革初。靳夫人率諸子避兵於村東之羅城鎮。既定。來歸。家室已空。入門。坐堂中階上。抱兒泣。俄兒乳羶將子自水溝入。夫人卽止泣。撫兒曰。吾子孫有起日矣。自是、家日以豐。父、諱應璽。母、樊氏。先生生十八年。父卒。識力絕人。自念少孤。而處豐不樹立易敗也。於是內嚴事母夫人。外從名師何先生者遊。奉之至謹。以自檢束。何先生者學甚高。性尤卞急。飲食起居小不中節。輒訶責求去。食器有一缺毀者。輒面擲碎之。先生拱立下氣以謝。師爲感動。課之盡力。服除入縣學爲名諸生。後師竟老於縣中。且死。先生心喪之如父。所以始終盡變於其子者無不至。縣有傅青主先生山之弟

子王先生某。孝子也。貧不受人一餞。先生與之交。甚歡。調之則受。數十年如一日。有張媼者。先生母氏之中表姊妹也。無所歸。先生推母夫人之愛。養之終身。卒頃曰。吾死無以報曹氏恩。惟祝天祝曹氏子孫而已。其厚德之感人有如此。先生尤善處人骨肉之間。而其居鄉里也固讓。鄉人某、以過見怨於其父。父過怒鴟之官。先生爲往來委折譬曉。以天性道之。父子歡然。卒無間。長子學曾與村中老農語。言不相下。先生聞之。怒曰。若聞小雅所稱諸父諸舅。微我有咎者邪。若今且得罪於鄉黨州里矣。手批其頰。令卽老農謝。然後已。先生居常恂恂。遇事不可。未嘗過有所提攝。雍正中。府人苦鹺商之橫。而府下地故可煎鹽。且黃河東出套外。歸化城所在鹽舟溯流。計日集府中。食無缺。先生先率府人具疏所以告於當事。且言府民願均鹽稅於田畝。使事聞得請。而商竟遂。府人至今賴焉。先生事母至孝。母夫人好躬自操作。先生事事無不先嘗其意。而毋不勞。且善若會疾作。母來視之。雖憊極。必強歡笑以慰母。疾革前十日。自知死時刻。召諸子曰。吾生五十年。自問不甚有所慚恧。惟不克終養吾母。此心惓惓。若輩當畢吾志耳。令家人具衣冠。遷牀正寢。臥其上。猶豎冠於胸。微笑曰。尙需數刻。少旋。冠而卒。越數日。幼子學閔夢先生乘轎張蓋。儀導甚偉。從來至家。呼學閔撫誨如病中。嗚呼。其先生之精爽未沫者邪。先生生康熙二十年辛酉十一月八日。卒雍正九年辛亥九月三日。年五十有一。夫人王氏稱克配云。後先生二十年卒。乾隆辛巳。過覃恩時。學閔官檢討。獲贈先生暨夫人如其官階。子四人。學曾、學思、學閔、學雍。孫六人。廷齡、爵齡、錫齡、鶴齡、夢齡、保齡。曾孫三人。守廉、守淳、守儉。其詳具載於錢學士大昕所作碣銘中。筠特書先生之孝於親。睦於家。任恤於鄉黨。敦篤於師友。落落數大端。用揭於墓道之石。以告來者。謹表。

潁上王貞烈女墓表

乾隆三十有七年壬辰夏六月甲申。潁上王貞烈女殉其夫陳士文。事稱藉於其縣人。冬十月。余傳試次潁上。潁上學生郎嗣叙述其始末以告余。余曰。是可表也。表必於墓。按墓之合葬。非古也。而禮不改者。以義與情也。今貞烈女之情與義。過而不背乎倫。雖與士文合葬也宜。宜則墓道不可以不表。故表之。王貞烈女者。潁上縣人。父、棟。母、張。乾隆十八年癸酉十一月己巳。生於縣之東四都北堤邑。四歲許嫁同縣陳維周之子士文。士文之世母貞烈女從姑也。早寡。撫孤子。欲頁爲婚姻於母氏之黨以爲助。故爲仲子士文請納幣。且曰。吾諗吾姪賢。他日必能助我矣。貞烈女十歲卽行立不出閫。學爲織紝組紃不釋手。願厭紅紫。不喜帛。喜布。凡承筐執饋之事。事事必治。大父恩從年八十餘。喈貞烈女篤愛之。大父卒。逾期而哀。有姊殤。哭之。十月以往。其行與禮服合符。及歲十二三。善事父母。蚤起對妝。問煖寒。動準內則。弟三人。妹一人。貞烈女撫妹而督弟。朝夕誨之曰。顯親揚名。曰孝之經。欲求顯揚。書不可忘。弟知之乎。諸弟聞之。輒讀學。士文自少學勤而有文。年十八試於府。府君合試一府。名在第七。聲聞崢嶸出其羣輩。然士文好窮日夜繼膏油以讀。苦探孤進。不自休。寢遘疾。漸狀聞。貞烈女雖不言。爲之廢食。其恪德固已著矣。歲壬辰

六月甲戌。士文之喪告。貞烈女即日自經。父母走救之。不得死。則不食。試解之曰。往守貞亦可也。何必死。貞烈女嘆曰。父母豈肯許我邪。縱許我。以我貞故。累父母月日以憂。何若死之斷我累邪。再三解之。哭不言。如是十日。甲申之夕。父母迎同室姊來守之。姊亦未嫁。而所受聘者死。越一年矣。故迎以相慰。冀必解之。中夕。貞烈女起婉轉謂姊曰。妹與姊不幸同所遭。姊行實無斷於禮與制。是也。妹即死。於禮與制爲過然死亦是也。人各行其是。願姊勿苦相守。且妹所以必死者有故。妹五六歲時。父母以我許於陳。陳氏故有酒業。鄉里親戚撫我而戲呼之曰陳薄酒。我小耳熟焉。妹之家姓陳。陳姓可得更邪。且妹命已如此薄。酒又能易釀以求其沽邪。姊聞之而辭退。貞烈女乃閉戶。櫛髮總持。出縞衣裳。以自束。竟經而死。明日。父母啓之。死已久。顏色不改如生時。六親爭來視。無不泣下。雖尊長咸屈膝加之禮。既斂。縣與鳳陽兩府人士爲之哀誄者數百篇。秋七月己酉。陳氏俱親迎之儀。鼓吹輿馬迎其柩。歸於陳氏之兆。與士文同穴。陳張兩家諸弟用巾冪合巹之爵。奠酒柩前。慰厥魂魄。易重作主。迎精而祔。告曰。士文之弟獲生男子。當爲貞烈女之子以祀。是日遠近會葬及觀者幾千人。府之士合詞告於縣。沈君時初。沈君以其事上府。行請建坊以彰貞烈女之行如例。謹表。

奉政大夫吏部驗封司郎中偃師武君神道碑銘

偃師、武君億以書介宛平王範曾、武進陳宋賦、懷甯余鵬翀、三生抵焉。乞爲其尊甫先生驗封君撰神道之碑。曰。伏惟夫子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而億又不爲世所知。獨敢奔命投誠於前者。自惟朴鈍。幸辱教。必不敢自誣其先。而俾吾夫子陷於有愧詞之譏。幸哀而賜之銘。其詞文應昔諸銘法。而國制自五品以上得於神道建碑刻文如式。竊謹諾。按狀。君姓武氏。諱紹周。字夢卜。國初自河南之河內遷偃師。諱懋德。於君爲曾祖。貤贈奉政大夫吏部驗封司郎中。諱於翰。於君爲祖。贈文林郎、東流縣知縣。皆贈奉政大夫、吏部驗封司郎中。諱朝龍。於君爲父。三世以篤義尚行。載在縣志。君初入塾。不苟與群兒戲。長益精爾弗輟。通毛詩、左氏春秋。補縣學生。父喪服除。康熙丁酉、舉於鄉。雍正癸卯、成進士。出興縣孫文定公門。文定一見奇之。曰。若矯矯可試館職也。時例進士引見。改庶吉士、必用大臣薦。非是不得充館選。禮部侍郎登封景日昣故知君。從容寄語君。請以鄉後進禮往見而後薦之。君謝不可。以是歸進士班。隸選司。久之。選爲汾西知縣。縣故荒敝。而典史某輒侵官事。橫縣中。前知縣者不能制。民頗患苦。君聞。到官。典史以君書生。益易之。迎謁請曰。長官事不決者。幸以屬胥吏。君曰幸甚。即手引重牘。積日月糾錯者。推試之。兩造爭喧於前。典史戢手不能何問。君徐呼役曰。設坐廳事西偏。訟者來。數語立中其肯綮。兩造叩頭各解去。當是時。一縣譁爲神君。而典史旁睨流汗。頓失其橫。乃行歷萬山中。度地高下。宜開石渠。以輸甘河引水旁溉圃柏諸鄉田百餘頃。縣便利焉。又聞所疾苦。凡煤稅供給。一切減除之。抑猾爬擾。民乃大蘇、初。君至。行祀及廄神。猙獰若厲鬼。君仰曰。此爾雅云。既伯馬祭鄭君。所謂馬祖天駟者也。狀胡惡。吏侍色變。君怪

固鬨。吏曰。神禍福如響。官勿多言。君叱之。明日馬死者再。吏曰奈何。君曰。神不禍福以駭人。偶然耳。明日馬又再死。吏入固諫。君厲聲曰。神與知縣同司天子驛。而乃賊殺驛馬。求飲食。神貪且馮魅。罪不赦。吏立笞碎之。命更像祀焉。自是廄無害。歲閒蝗。君按禮注。八蜡有先嗇及昆蟲之文。而詩有田祖。毛傳鄭箋並云。田祖者、先嗇也。乃躬率民築壇。用坎以御田祖。爇燎坎中。令民執蝗來內坎。蝗之君肅立稱詩祝曰。田祖有神。秉畀炎火。觀者曰。迂哉。一夕蝗失。君赧然。君治用經術。設誠而行。往往幾效。他日。比縣賊民挾左道疑衆爲變。山西大吏召君密授指。往擒之。君念擒之而功在我。知彼縣者禍不測矣。則手擘書呼健役。一日夜投其縣。又徉疾作。遲遲行。比及縣。而知縣者已械其魁來。君與俱入見大吏。謝曰。微某者。紹周以疾幾敗機事。大吏怪之。博諏得其狀。則歎曰。長者長者。當揣大甯。大甯有鐵漢者。梗吏法。候縣官至。則狂呼請先試官頑楚。楚之血被地。徐起揚揚行。有喜色。縣人顧之搖舌走。君至。又來呼於門如初。君召入。諭曰。若人邪。以若父若母之屬與楚校。又因以爲人暴。若尚人邪。縣官悲以悲吾人。不悲若非人者。若去。毋愿此。鐵漢聞君言。則大慚沮出。後君再過大甯。鐵漢從父老來。過與前君駭問父老。何與若來。鐵漢伏哭曰。某、生幸遭公。獲名人矣。父老皆曰。鐵漢今爲善人。縣之福。公之恩也。久之。以歲計報績。調知隰首。到官。月餘。丁母憂。大吏以君循吏。欲以在任守制聞。君泣請行服歸。既、除池州之東流。君至東流。故知東流某者當代去。負官錢無算。時知池州府李嬉。強君任之。不聽。忤知府意。輒引吏文書小說苛責君。輒遽縣吏去府役日日來跳梁。詬號於縣庭中。君不勝其憤。坐正衙杖其役而遣之。役狂訴於府。知府則大恨。欲出死力以擠君。不可得。會吏部行取君爲主事。知府伺君去。摘他過中君。被議降級。補光祿寺署正。遷大理寺右寺丞。奉差倉場監督。再遷吏部驗封員外郎。尋爲掌印郎中。君在京師歷官。克舉其職。其入吏部。且老矣。然治牘必手削之。務覈事實。雖老吏皆憚君。不敢上下其例。在部號爲能事。然非公事未嘗一謁要人。積俸久。當擢用爲道及知府矣。或曰。不謁要人。即例有變。君笑曰。吾老倦於出。且歸耳。竟休致歸。時乾隆二十二年也。既歸。縣官來請君爲兩程書院之長。其教授諸生有法。已而辭去。閉戶不出。鄉人罕識其面。久之。縣募民夫種官道柳。隸來叩門。君出應之。隸挾君去爲夫。君不能與辨。隨行入城市。市中識君者曰。公不入城久矣。何從來此。君告以故。於是市衆譁詬隸曰。若瞽邪。不識吾鄉吏部武邪。隸叩頭謝。君乃罷。君在吏部時。適李嶠者來補官。介君鄉人以外有司儀。贄折求見。君則爲之執救吏禮甚恭。既罷。未嘗與客言其前怨。縣人至今稱君之德與度也。君家居五年。年七十有四卒。君生於康熙戊辰年某月某日。卒於乾隆辛巳年五月十七日。配孟氏、封宜人。側室郭氏。子六。條、俊、仲、倬、億、僎。女二。億以乾隆庚寅本省鄉試獲舉。從鈞遊以詩銘者也。君諸子先以甲申冬十一月葬君於北郭之原。不及納石壙中。茲乃重爲之銘於其神道。銘曰。

稽風俗通。宋姓武功。河南巨宗。遷偃師去。高曾纍纍。甯主棄柜。君竟大夫。成進士初。師文定模。玉堂夢隔。

淸吾魂魄。非梏門客。仕逢罷尉。辭雪沃沸。神君民謂。甘河距川。灘圃柏田。石煤疾鋼。伯祀爲厲。碑像毀置。簪苗投燼。我馬虺隤。寮擒賊魁。讓謙篤摮。大帑鎰瀆。血楚里悍。化君爲善。泣行母服。除官池屬。遇守不淑。入大官廚。廷平讞書。吏部老除。故守殲謁。羅羅蹶蹶。故吏不伐。亦不諂官。將爲老焉。教授闕闕。隸爲誰面。充夫推卒。君返自縣。德與度美。天厚君死。六丈夫子。儉也桀桀。先大君附。詞乞銘劉。邛山之蓬。古碑臨天。吾文不愆。

笥河文集卷十二

朱梅厓先生墓誌銘

建甯、梅厓先生、以乾隆四十有五年秋七月二十又九日卒於家。赴至福州。其從子文偉等來乞爲銘。九月十又三日、福州書院人士。嘗從先生問業者。奔走羣議曰。弟子衆也。不克人人自哭諸寢如禮文。請爲位於小西湖之宛在堂中。庶別於野哭也。僉曰然。乃設幕即次。衆入皆哭失聲。其冬十一月朔。又羣來奔走舉使者院僉言曰。梅厓先生主我鼇峯講席者殆十年。厥教在諸生之心。儼古太師。諸生於其在也敬以愛。於其去也思。於其歿也。梅寡。請入神主院中。歲月日祀。如先生生也。使者然。允銘刻。亦宜允入主。爲曰允哉。越日。又羣奔走徧請於巡撫及布政按察諸當事。咸以爲允。於是諏日同請入主者。福淸林喬國先生枝春、仁和沈椒園先生廷芳、侯官張惕庵先生甄陶、與先生而四。嗚乎。雖閩諸生之風厚哉。抑先生之生且死。有以入諸生之心不可得也。先生姓朱氏。諱仕琇、字斐瞻。梅厓先生者。學者所稱也。先生德行醇和以摯。其生平以古文詞自力。歸於自得。要其意欲追古之立言者。以爲淸碧者惟天。澹泊者惟水。含之咀之。得其妙以爲文者惟人。夫其禀鑰從入之途。唐韓、宋歐陽、上薄二漢。放乎周秦。渙然而與六經之指合。其得之意。極其狀也。與寬砂瀾、若薰鬼神而推。而準之平直圓方。察人倫五以平吾氣。以甯吾心。斬

斬自成名一家。集代以邇者。未之聞焉。爲暨遭於京師。邈然懷古。其論此事。先生懇懇執袖謂爲曰。及吾兩人未死。古文詞論當定也。後別去。幾二十年。一見於庚寅。再見於今年庚子、先生自訂其文集甫成。可以死不死矣。先生自年十有五入縣學。見知於程先生元章。後受知於周先生學健、吳先生華孫。舉甲子本省鄉試第一。戊辰成進士。改庶吉士。辛未散館。以知縣歷官山東。東人歌之曰。夏津淸治恩能蓋。以儒術致之吏也。尋改福甯府學教授。以足疾自辭去。當事重其學。延主福州書院。院長後主其縣書院。皆本其所自得者用以教學者。歸之竟卒。其生在康熙五十有四年春三月十有七日。年六十有六。曾祖、諱國禮。祖諱家瑞。父諱爵祉。父竝獲贈如先生官。配姜繼配余。男子三。文術、文儼、文淬。竝縣學生。先卒。女子二。一適梅洪恩。一適胡常仁。孫七。開元、盛元、希元、彝元、穎元、發元、昌元。銘曰。

成一家言。司馬逃韓。曰文必自己出。出且成。先生氣。今先生其卒矣。先生之藏吉矣。我心怫矣。嘻。無以爲質矣。

編修林君墓誌銘

乾隆四十有一年秋九月、編修林君、以疾卒於京師琉璃廠之曲巷邸舍。京師士大夫之賢者。哭且惜之曰。林君年少有立。嚮學問。能文章。宜勿死。其死也邪。其死也邪。君同年友曲阜孔君廣森哭之尤哀。既爲之誄辭。足以傳君。復來言於爲曰。昔東漢潁陽黃憲。不及壽而卒。其行不著見。賴諸儒交口稱之。比於顏氏之子以傳。今林君賢而天死。非若先生者爲之古文辭以銘諸墓石。懼將泯焉。爲曰。嗚呼。謹按君姓林氏。諱澍蕃、字于宣。福建侯官人。爲初識君在乙酉冬。與兄喬蔭同舉於鄉。來應禮部試時。初、余弟石君官福建糧驛道。兼攝福州府。府試童子十人。與等者入之書院。而君兄弟名在十人中。君年最少。後石君以先大夫服歸。而君兄弟並獲鄉舉。來謁。并謁爲。爲是時知君美士也。既報罷。復來。己丑再罷。歸。會爲庚寅主福建鄉試。試畢。撤闈即館。君謁爲於館中。執手相見。輒命酒。時爲病瘧。不能飲酒。爲君強飲。酣嬉十日而去。去時。君走送爲舟中。後送者佇立久之。乃別。爲與君之交。於是深也。冬。爲還京師。明年春。君復至。就爲語。日無間。已而君成進士。朝考第一人。改庶吉士。其冬。爲出使江南。君來送。徬徨不忍別。癸巳冬、爲能使還。入爲翰林。君先已授職。同在館中。載酒相從閒宇甚樂。甲午三月、偕君及羣賢數十人出永定門。會飲於何氏墓樹之下。爲送春之詩。君詩曰。春光苦少情苦多。又曰。卻立顧盼貞松柯。酒闌。起指松樹謂爲曰。澍蕃不能與先生永今日之懽。如此松樹何。相與遜延登車而去。爲於時憮然而嘆。君之用情之深也。其年秋。君奉命爲浙江副考官。來辭曰。先生何以教我。爲曰。斯行非徒校文。乃校士也。君謹視讀書之文斯士矣。君曰謹受教。時所知或以他辭請君。悉峻謝之。是年浙江號得士。試畢。復命。上顧語曰。若好翰林也。君之在館也。職業之外。無所知。院長文華殿大學士金壇于公嘉君名。從容謂君鄉人曰。卿鄉林老先生。不詭一枉過老夫邪。數言之。以告君。君曰。長者愛人以德。胡僕僕私謁爲。竟未嘗一往。爲聞之。謂君曰。

君乃讀汲黯傳大將軍有揖客語。歎邪。君笑謝而已。君之所守又如此。嗚呼。君竟死矣。君生乾隆己巳年十二月十一日。卒丙申年九月六日。年二十有八。君丰儀秀朗。眉目如畫。而其行端正芳潔。雖病甚。必起危坐。比卒。無惑語。其天質美然也。曾祖、秉中。康熙庚午、己卯、兩科副榜貢生。祖、贊韶。雍正丙午科五經舉人。壬子充浙江鄉試同考官。所生父其茂。乾隆丙辰賜同進士出身。浙江山陰縣知縣。君少孤。所生母鄭、教之詩。故君之詩以少成。君出爲叔父韶後。既入翰林。祖、暨所後父、敕贈如君官。祖母、暨所後母、敕封安人。妻、陳氏。君未病有娠。後君之卒一月。而生遺腹子貴復。生二十日殤。嗚呼。銘曰。

余弟石君告余。惟君之壽以唐徐氏法曰日干乙支巳酉丑。狀冰雪中梅華之秀。生閩海涯。厥華閈閈。金卒伐之。豈可得哉。余曰。信斯言。君行潔以芳。華幽幽兮情之長。酸實殊肉嗜兮衆甘牛羊。君之臭味兮君子嘗。今其已矣。余飢而愁曷可忘。

婺源余生墓誌銘

余視學安徽時。嘗表婺源汪先生之墓。且檄下徽州府。具書先生木主。配食紫陽書院。而先生所著書。實其弟子同縣余生元遴之所抱獻。轉上四庫館中。於時汪先生之潛德大彰。然非余生。則幾於爛溼沒而不傳。嗚呼。余生之行篤矣。越五六年、余生竟死。乾隆辛丑、余生之子克和、具列其父制行之詳。遠來乞銘。余喟曰。生殆應銘法者邪。按狀。余生諱元遴、字秀書。一字樂嬉。自宋進士希隱先生始居婺源之沱川。爲縣人。曾大父道生、大父華、並爲其縣學生。父、衍。累世以篤行著。生自六歲入塾。已立志。喜讀書。家貧兼行樵汲。年二十喪母。奮哀毀中禮。後父歿亦然。二十六爲縣學生。初見汪先生於從叔家。再拜稱弟子。舉以朱子爲的。而博覽載籍。以大其聞見。克己檢身。踰然爲儒者。鄉之人士從者日進。歲己卯、汪先生卒。其子鳴之繼病。篤且死。悉以先生草稿授生。生於時決然走迎先生之喪。奉養於家。其歿也。奉其櫃與先生合葬。向墓而哭曰。先生暨子死矣。元遴尚未死天乎。元遴必使先生之書不死以傳也。暇日召弟子寫先生遺書。歲節束脩所餘。備他人日夜手寫。累積久之。十餘年而諸書寫本竟成。會余科試畢。進府士於院堂。而命之。生則襃衣奉其師書上。掩額髮弟子助之奉者數人。蹐循置書使者案上。曰謹以獻。余故聞先生名。至是始獲讀其書稱實。且瞿然爲生之至誠所感動。爲讀一過。悉錄上之。作而嘆曰。昔者漢桓譚感揚雄太元。終不顯。曰吾恐後人取覆醬瓿。宋歐陽修少時得舊本韓文於故簏。篤好之。已而竟使人人知有韓先生集。嗚呼。生庶幾極譚之苦心而戛戛乎難於修之有力者哉。雖孔鮒之抱保遺經。志莫之奪也。生平居言。勤以規矩。其授弟子。歲終會所入。輒以分給親族之不足者。不留一錢。已而空乏泊如也。弟子貧者不受所贄金。有鄰縣胡生元偰。貧來學。卻其贄。益貧。則衣且食且教之。久之。貧轉甚。則出金以給其家。毋分其志。後胡生竟成學。其教弟子。必以行先。坐不得倚。立不得跛。以護制其容度。間與客坐語。生足小跛。童子侍側。笑曰。先生亦跛耶。生肅然謂弟子曰。童子箴我是。若嘗退思。恐未必如我戒。而面不戒我。異

乎童子邪。客與弟子聞者咸肅然。其遇物也以和。以故鄉人皆樂其易也。弟子能承其學者。同姓余宗英、余鑑。其所著有庸言若干卷。詩文集若干卷。生生於雍正甲辰冬十一月十五日。卒於乾隆戊戌春二月廿六日。年五十有五。婺源縣學生。初娶休甯汪氏。繼娶同縣汪氏。又繼娶歙汪氏。子三人。克和、同縣汪生。克慈、克聯、歙汪生。歙汪間有薄遜。生介歸其母家。比生卒。汪歸撫子而畢其志。噫、生之介而汪之能不隕其介也如此。銘曰。

五服得師而親。師乎真於倫。離厥師而不反者幾人。漢東順及倫。宋南羅李門。水源之潤。火薪之然。生生學於師。而死以師書傳。吾之銘石不刊。

浙江提刑按察使司副使分巡溫處道芮君墓碣銘

嗚呼。吾同府芮君。以耆年舊德。望在鄉輔。歷官所至。愛思無忝古循吏。遭父母服終。引疾里居。行稱人瑞。庶幾有始有卒之君子。其葬也。承重孫其章、屬君之從子贊善永肩乞筠爲銘其幽宮之石。而筠於君有婁黨葭莩之親。君之從弟復健。又與筠鄉試同舉。知君平生差詳。不敢以不文固辭。按狀。君諱復傳、字衣亭。又字宗一。遠系出溧陽前馬里。明永樂初。遷行在之寶坻。時則有巡撫甘肅等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釗、顯名宏治間。釗弟鏜、舉鄉飲賓。六傳至君。而大君曾祖諱昌齡、授奉政大夫江南廬州府江防同知。祖諱國鼎、縣學生。例贈中憲大夫。父諱淮、縣學廩生。封文林郎、例贈中憲大夫。君兄弟四人。行二。康熙丁丑、年十六。知寶坻縣遂安毛士儀奇其文。試第一。其年應學使者試。使者爲安溪李文貞公。試亦第一。尋舉壬午順天鄉試有名。己丑春。侍母疾。既瘳。不願赴禮部試。母促之行。成進士。益讀書。出遊湖北。南所至觀其有司之良否。嘆曰。吾心知吏意。其以清白自勵矣。戊戌、謁選司。掣籤得錢塘縣。時例鐫履歷三百字於暢春園。聖祖命南書房記君名。行之官。召縣吏悉除諸無名錢。曰官足給饔飧。辦已。吏竊笑之。縣有金三者。故交通上官。署爲姦利。暴省中。縣故莫能制。君立逮之至。曰某有罪。無案。公奈我何。君曰。若罪信也。若不克自贖。吾爲若贖之。杖且械。號焉一府大快。縣士有僕婦無故縊死於門。尸家居以爲奇貨。君立至門。驗無他。令曰。尸家逐牧婦。尸士感激無以報。則爲詩其述君德政數十章。寫之通衢、自杭暨京師。會庚子秋、浙江省試。檄君分校。君以民事辭。上官曰。君廉正吏。許以迴避牌理事毋嫌。是科得士烏程嚴遂成等六人者。己丑、杭旱。君履畝勘實。上其狀。上官以錢塘首縣。諱匿欲寢。不報。君固爭曰。律有捏災匿災並當劾。某今日請受捏災劾矣。時同城仁和災報先寢。民千人跳走圍署。呼曰。錢塘父母我。仁和獨不父母我邪。須臾、自縣呼達院。上官感動。是年杭竟以災聞。開永濟倉行賑。君復力請於縣之上四鄉、下八鄉、設粥廠二十有七。水陸轉米屬之廠。令曰。貪米者應轉米役。則更擇其鄉之端謹有行者。廠坐四人董賑事。君間微行。覘曰善。則手書詩以勞勉之。而蠲其胥役之行擾者。上官聞之喜曰。幣不費而賑溥。其令他縣以爲法。省有駐防營卒。往往出城馳躪民田。君申文上總督署。願以使宜治營卒。縛躪者來立鞭之。民相語

曰。卒不踏吾田。畏公黑頭鞭。君聽訟既無留獄。他縣讞者。咸願上官。甘就君鞠。有疑獄。上官亦輒以委君。
居五年。民謠之曰。芮青天。邊清廉。時總兵官邊某鎮杭。與君名相姚也。雍正初。以卓異薦。未上。世宗特詔
來京師。諭曰。錢塘地大。若在官有聲。其命爾知溫州府。往益勵初節也。君頓首謝。溫故例。民應輸織造府
柑貢。歲期至。則檄封園樹。禁民毋走其納也。擇色擇枚。中斤中兩。累民百端。君飭所在。柑取足貢數。織造
不得言其他。民勒石府門以頌之。府境商辦官鹽。不行而私鹽集。君爲設三圖。集竈戶定直。竈戶直益足。
則私鹽息。官賣直益廉。則鹽不督自行。人以是服君之平也。天台山東南有山曰玉環。廣袤八百里。隔海
洋數百里而遠。明方國珍所保也。或曰山中有田可墾十萬畝。將李敏達公總督浙江。聞之。以入告。卽檄
君往勘。君乘舟抵山。從鳥道登峯頂。還言玉環山雖四面中可墾田無多。況海盜所出沒。良民孰肯往墾。
以糧竊盜。脫肯往者。亦盜醜也。卽墾不過數萬畝。計費無底。傷財增盜。無益。不若能之便。李公怒。更檄他
屬吏往。授意指必墾之。大索山中田。僅二萬畝。不足。則取山麓潮退之地充之。又取近天台縣田丈撥畝
有所餘。並以屬之。又不足。更取樂清縣民田歲輸糧者距城四十里外。盡隸玉環。玉環經費不敢輒支帑
金。則令捐浙江省官俸半。及關津一切雜稅增稅其半。用給經費。興利之臣。坐市販物而其實無所利。所
從來遠也。時又檄弛溫之禁山。令漁者往來並稅之。曰塗稅。既而民之漁者。不走山中。度關納稅如故。吏
乃匿征漁者塗稅。漁者來控君。君具文上辯曰。入山漁者有塗稅。出關漁者有漁稅。今關稅漁。又稅塗。是

重稅也。凡七上。上官怒以爲阻撓玉環墾田。有蜚語頗聞。時諸城劉文正公奉使視海塘。過溫。詣公曰。聞
君與李宮保兩雄不相下。不移不屈。君之謂乎。戊申。擢分巡溫處道。用儉訓俗。民益翕然安之。會商人辦
銅。積弊。斷君爲定期給直。持以法。商人窘。時君方劾揭溫州府知府尹士份不職狀。士份反誣君以阻商
辦銅。上官固疾君。因而摭之。并劾君。有旨解任。赴江南總督趙宏恩鞫問。於是兩府士民聞公將去。則晝
擁於山上。揭之曰。昔唐太學生魯郊季儀二百餘人能詣闕留陽司業。我輩今日不能止芮公之行。何面
目立於清世。且夕集署下者益衆。則擁君館中。積石塞其門。夜則爇火以守。塗巷。君諭之。僉曰。吾儕安敢
違公。欲籲上官請於朝留公治我耳。君召父老曲諭。若不得爾則巷哭失聲。爇香奉酒。走送君自府沿江
千數十里。睎舟之行。人人伏地不能起。久之。竟坐君以失察屬吏斂錢。革職。今上御極。免勿治。仍留浙江
辦銅數歲。壬戌。銅事竣。例當請復官。君聞父及母卒。奔喪。服除。遂不出。家居三十餘年。尤篤於兄弟之愛。
歲時華發皓髮酡顏。歌韡韡之詩。呼諸子及孫前曰。汝曹視我輩。式相好矣。世世勿忘也。鄉里重其德望。
斆下後生。皆以爲洵水之陽。猶有耆英也。行年九十有四。以乙未十月之朔。行戒曰。百年寄一。且歸吾何
戀。百年勞一日逸。樂何詑。越三日卒。君生於康熙二十一年四月二日寅時。卒於乾隆四十年十月三日
丑時。元配王恭人。同縣宏道女。繼室王恭人。同縣歲貢生封奉政大夫江南常州府江防清軍同知棨女。
嗣子一。永觀。縣學貢生。先公卒。女四。一適靜海丙辰恩科舉人牛元靖。一適同縣縣學歲貢生王思鑄。一

適歷城楊嘉采。一適同縣候選布政使司理問王堯年。孫七人。其章、其晉、其儀、其恕並縣學生。其桐、其英、
其矜、並幼。銘曰。
溧陽而北。洵陽東。御史有名。宏治中。四百年後出我公。鏡唐之躅甘肅蹤。彊禦予舛惸獨逢。青天青天呼
何恫。嗟古循吏愛樹同。歸來鄉先生可宗。篤老不遺藏幽宮。松柏茂茂城隅風。東海海濱表碣豐。我言不
刊有德功。過讀者式垂無窮。

外王舅王北臺先生墓誌銘

北臺王先生既卒之十九年。其夫人解氏乃卒。先生長子詢余外舅也。將以某月日合葬先生及夫人於
其先之兆。使以幣與書來鈞所。發書曰。知吾父母之行。莫如吾壻。而壻故喜爲古文辭。銘吾父母者。非壻
而誰。願乞銘。鈞既以長者命。卽不文不辭。而又嘆外舅之以禮禮於其卑賤。蓋重其先事爲能賢也。謹對
使反幣而爲之銘曰。先生諱枚士、字廿占、一字北臺。順天寶坻人。明初以軍功由小興州來居縣之王甫
營。成化中有諱翙者。舉於鄉。後爲令。有美政。始居城北。縣人謂之北王。曾祖諱兆辰。天啓舉人。祖乃餘、
國初順治甲午舉人。以先生貴。贈奉政大夫。父諱寀。歲貢生。教習知縣。封奉政大夫。先生早歲入縣學爲
諸生。有名。歷試於鄉。輒報罷。久之。闈同考官某執其卷固爭。欲置上第。不得。先生曰。命也。請於父。循例就
選人。得鉅鹿訓導。三年。所指授者有程度。晉常州同知。常故劇郡。而同知有清軍海防之任。先生一治以

嚴明。斥娭所在猾胥奸民。睊眙跼蹐。不敢縱肆。居數月。常人頌之曰。風何清清。公門無塵。主時巡撫張公
伯行。察先生能。令視青浦縣事。縣有疑獄。數十年莫能斷決。吏奉牘送案上。牘積等人立。了不可覓首尾。
先生到幾逾月。盡發得其情。吏驚以爲神。先生乃徐徐問解政。配劇一切去之。名大起。而一時嘉定有河
患。鎮江運道歲淤。久當濬。及蘇郡督視漕糧。若煩劇紛錯之會。必以屬先生。往嘉定時。中流舟覆。從者倉
皇出之。先生曰。勞苦吾分。死生吾命。何憚乎。其治常也。郡俗好禨鬼。於城隍祠則爲土偶役夫立於旁。民
病。輒曰土役爲厲。禳之愈。其閒南蘇北鎮。雜遝輦來。走盜賊得因緣爲奸利。心固恨之。會攝府事。先生卽
大書署之通衢曰。城隍有神。豈令役夫厲吾民邪。取土役笞碎之。民俗以革。盜賊稍解去。其勇直守正有
如此。自先生之仕。奉迎父母官所。父憙念先生。不欲以家口累先生淸節。自歲耕入所餘。而南出以佐先
生。先生益用自刻厲。每出反。則必以所設施且晚陳之堂上。爲笑樂。故常人以先生不入吾民一粟秆。爲
父之教。先生之孝也。先生彊敏。才氣百倍。遇事以爲無不可剗舉者。同官咸服其能。亦坐是爲力者所忌。
已當內遷爲郎。竟媒之罷去。時先生父母已先歸。先生到家。父母迎謂曰。汝不爲上官得。爲清白吏歸來。
豈不善哉。先生自是終父母之身不出。卒於家。夫人解氏。天津人。候選州同知世淳之女。幼嫻女訓。於先
生有配德。先生之官。夫人稱曰。親老矣。子行爲親樂。吾當處代子職。其在鉅鹿及常皆然。中惟父母就先
生於官所。則從。反亦與反。父母以爲孝。自先生卒。諸子皆長爲官。其誨之必以嚴。待下以慈。治家以儉。居

常免坐內外靳靳有法為王氏賢母先生生於康熙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卒於乾隆四年七月二日
年六十誥授奉政大夫江南常州府清軍海防同知加級內陞員外郎晉授資政大夫夫人生於康熙某
年月日卒於乾隆某年月日年七十誥封宜人晉封太夫人子三詢仕為奉天府經歷今候補道加四級
解夫人生讚仕為湖北荊州府清軍水利同知先夫人卒謙候補州同知側室楊太宜人生女子四長適
國子監生劉惟藩次適雍正甲辰舉人山東齊河縣知縣高澤次適順天府學生張鶴森次適乾隆壬申
進士刑部廣西司主事張模孫三人孫女子四人一適篤銘曰
城陰之土渠之陽君與夫人之宮子孫其福昌

外舅王舜夫先生墓誌銘

篤既為婦翁之父王北臺先生作合葬墓誌之銘越二十年戊戌又為婦翁舜夫先生暨高夫人銘其藏
石實文其兩世之行篤今行年五十而六親之奪行存者寡矣實坻王氏明初始以軍功自小興州占籍
實坻號北王按山水記大興州在密雲縣曹家寨東北距古北口可三日程小興州在古北口九十里而
近大興州本漢上谷郡女祁縣地東部都尉治金元並為興州俗謂之大興州小興州在漢為上谷之且
居縣地元置興安縣屬興州或曰金末興州嘗寄治此後徙言小者以別於大興州也自元中統初劉秉
忠請建開平府於金桓州地號上都至元五年曰上都路與大都並稱兩都若輔車之勢大興州在上都
東二百里小興州又在州之西南明洪武初常遇春軍進次大興州遂取開平建衛於此當時居民戶口
殷然極盛逮永樂之末始廢興和守禦所徙大甯於內地而開平孤縣絕塞外於時百姓紛紛內遷至今
京師故家譜牒往往稱永樂時自小興州來北王其一爰王氏世次詳見北臺先生誌中先生為北臺先

生之長子母天津解太夫人先生自少好讀書博覽不甚為章句業其行亦不為苟曲小謹要於事於人
有實用與人語好喤喤大言聲徹屋達重檻外嘗曰舉事非為一時利於人非愛一人也其後從官頗克
行其言其居於鄉而有所施也亦然初從父宦遊江南侍父數言吏治意父頷之康熙丁酉歸試其縣補
縣學生久之雍正丙子父命入貲為七品京官其冬選授奉天府經歷丁未夏出關抵任所經歷署故
燬假署於城東隅閒所職掌惟送入京師戶部會審事經歷嘗署票發餉遞耳日暇則謁上官縱談上官
異其才欲試以事一檄攝廣甯縣再攝府通判一攝治中皆舉其職八年癸丑罣事降調歸上官為之太
息欲留擢為知州而先生以親老固辭徑歸其在官也數啓事於府尹落落輒言其大者去後並見施行
一言復州當改為州治曰復州所在廣袤數百里一切田畝錢糧盜賊人相殺與州縣等今止設通判一
員駐劄旁無所屬官吏一人不得兼顧請汰省通判改設知州一員吏目一員並請立學設官令復州士
子故隸蓋平者咸歸新學良使一言古義州當仍為州曰今廣甯有古義州遺趾按其地在漢當遼西郡
之象縣唐置巫閭守捉城遼為宜州金宏政開義二縣金置義州崇義軍統三縣元以義州屬大甯路明

屬廣甯衞後廢州改衞我朝定鼎初義州闢錯入蒙古地界康熙四年始隸版圖十六年設巡檢於此雍
正初元分錦州府通判駐義州五年又移通判於復州而義州仍設巡檢隸廣甯縣按義州當廣甯迤西
九十里中間以醫巫閭山山西一帶半隸錦州旗界錯綜人易滋事加以毗連蒙古部落五方商賈雜遝
涉訟徵糧越嶺阻險延稽程日官民掣肘受事累月以來備悉其艱請改設義州州治以復古名州東則
當以承馬嶺嶺脊為界其三面並據現在義州城守尉所隸界無論錦與廣甯所在地丁當界以內者悉
歸隸新州州設知州一員吏目一員且請廣建學宮定諸生額如廣甯數增設訓導一員訓迪士子而界
內一切知州吏目治之有餘裕矣時府尹武陵楊公超曾大韙其言曰昔行奏歸之既而雍正十二年竟
陞蓋平之復州所在為復州隸奉天府又陞轄以廣甯巡檢司之義州為義州隸錦州府於今兩州人
士冠蓋相望甲關以東矣其議並始自先生實發之又以世廟有宜諭直省先事備火多貯水桶水缸鉤
鐮麻搭之旨請令奉天民家家置水缸及桶一於門貯水恆滿官出入為躬驗並移奉天將軍令各旗處
處行之以備不虞又言奉天錦州兩府所屬諸倉廒積糧多至十餘萬石年深糧腐所司代去數以借補
為病今請大縣存糧以十萬石為率中縣六七萬石小縣三四萬石計歲數足以備民食餘悉糶貿輸直
於盛京戶部充餉庶以歸筵濟而釋官負又言北鎮廟在廣甯縣西自虞舜封醫巫閭山以鎮幽州歷代
並加封祀著為令式比者益崇修葺每遇大典遣官祭告而守土有司未幾以春秋致祭近比混同江例
殊異詢愚以為當移文盛京禮部以時具備祭物檄廣甯知縣行禮宜凡所言先後悉被采用先生在官
輒據所是為上官言侃侃不稍推隱幾忘其官之為七品也先生既歸年甫三十有五遂終事父母家居

者四十餘年中間歲癸酉再入貲晉秩府同知甲戌再晉加分巡道銜加四級得封其父母為二品蓋嘗
於官以厚其親先生之微志也先生以故家居閒而業豐則好行其德乾隆乙丑曾歲洪饑株來知縣事
重葺明袁先生黃所建城東文昌閣濬閣前池如泮璧狀中植菡萏環以隄柳先生喜為力肩其事輒出
橐金營社學於閣下延師以教鄉之秀者凡數年人人咸成學以去先生宅後買隙巷地近學宮出入不
容車乃曰毋使吾後人漸侵學宮壖讓地闢巷大之刻石曰新闢路家故自縣北王莊營數十里遷城中
則劃所分受田若干世世為遠祖祭田閒一遊盤山為少林寺僧修石塔之圮者他所利及輒類此平生
嘉重薊李先生孔昭之高行為刻其遺集秋紫吟一卷凡遇前賢遺墨自晉唐宋明以來或家所藏及假
諸他氏者召工摹勒上石衛諸樂園之壁園中築青箱樓高出一城中中貯書萬卷先生登樓讀書暇則
周眺環縣諸山以娛老焉篤自授館為王氏甥閒與先生談先生於古今利病掌故山形水道往往洞悉
而詳言之其氣盛而才健宜若有所用者顧卒老不竟其施惜哉先生諱詢字舜夫生康熙三十八年己
卯冬十一月七日寅時卒於乾隆四十二年丁酉冬十二月四日申時年七十有九敕授文林郎奉天府
經歷晉秩府同知晉授資政大夫分巡道銜加四級配靜海高夫人生康熙三十六年丁丑春正月十四

日卯時，卒於乾隆二十九年甲申春正月二日戌時，年六十有八，誥封夫人，賢孝以順，能佐夫之不逮，其行詳為所作夫人行狀中，故不具。子三，長、兵部司務振聲，尚夫人生，先卒，娶同安楊氏，次、貢生振翮，娶同縣杜氏，次、振鶴，娶大興朱氏，為之季妹也。振翮、振鶴，並側室楊生。女四，一適同安楊維誥，一適豐潤曹燕，一適篤，一適同縣劉傳經。孫十一，振聲生者三，鏞秀、發秀、聚秀，振翮生者七，挺秀、韞秀、掄秀、毓秀、松秀、枝秀、蔚秀，振鶴生者一，攄秀。曾孫一，夏韞秀生。銘曰：

土坌，水澄澄，海東賓坻光蒸蒸，北王四百年猶興。官七品，著兩縣，封二品，隱一縣，一出分一處，蟄屈而虎變。閣下闢杜泮中央，宅逡讓路鬻一旁。祀遠祖田十世將，吁嗟乎先生。是趫趫，口滔滔，目若燒，才與氣，不施濟，為老而後凋，松邪柏邪，猿先生之魄邪。子子孫孫，肯斾斯垻，吾烏乎測邪。

編修蔣君墓誌銘

編修秦樹蔣君，為余辛巳分校禮闈所得士。其榜名在余房為第一人。是時，君已官中書，與余居同巷，余家在日南坊李鐵拐斜街之北，君居在南，初不相往來。至是榜發來謁，始識君面，溫然敦篤君子也。自是相與望衡宇者凡四年。先大夫或時從鄉里為讌讌之會，君輒與席，會罷，先大夫必善為余言君之賢。自甲申秋，先大夫捐館舍，伯兄冠山挈家屬來居余舊居，余移居街南穿廐館之西，君在館東，鄰相比也。於是朝夕過從，益密，而君於師友之間，其愛久而益至。余方自念人生日月聚處，知君之不盡，而不意君之忽然以死矣。君初無病，今年二月二日，猶欲余之椒花噲觴，盡歡及漏而去。五日又來，初九日會日講官缺，君當引見，待於詩源書屋，遇疾不得入見，歸九日而卒。悲夫，何其命之遽也。余今年正月哭余房師饒齋南先生，茲又哭君，悲夫，余於師友之間，何其厄也。其秋，君子如燕等將扶君櫬南歸，乞銘於余，以俟卜葬之日納諸其壙。適余有豳之役，臨行，為粗敘其所知見於君者，授君之子。君諱雍植，字秦樹，號瀛村，又號待園。先世出宜興函亭之望，自歙遷潛山，自潛山遷懷甯，祖諱說，父諱源長，隱德不仕，兩世並贈翰林院庶吉士。君之將生也，祖母江，夢虎伏於臥榻前，已而君生，幼穎慧，解四聲，五歲授毛詩，能擘大義，輒以筆墨為嬉戲，里中號為奇童。十歲能詩，十七補懷甯縣學生，會陳司業祖范為敬敷書院山長，君從之遊，乃益精於古文詞。辛酉年二十二，以選拔生來京師，為北平黃先生叔琳所稱獎。既入國子監，試取八旗教習。君念祖母及父且老，遂請急歸養，十年不出，修家譜，置祀田，日夜不怠。名日以起。辛未歲，車駕南巡江、浙，凡諸生獻賦者，悉命召試，試蠶月條桑賦、指佞草詩、理學真僞論三篇，君名在第一，特賜御製生秋詩一軸，與錢大昕、吳烺、褚寅亮、吳志鴻五人者同日賜舉人，授內閣中書舍人。南人召試得官者自君始，蓋異典也。既入都授職，在軍機處行走，其年遇覃恩加級，貤封先世。乙亥，以憂去，服闋補原官。辛巳，以二甲第一人賜進士，改庶吉士，充平定準噶爾方略館纂修官，復遇覃恩加級，皆封先世如其官。癸未，授職編修，充武英殿纂修官。乙酉，充鄉試磨勘官。丙戌，分教庶吉士。戊子，京察一等，加一級，充順天鄉試同考

官。己丑，再分教庶吉士，充會試磨勘官、殿試收卷官。庚寅，充武英殿提調官。其年二月卒，君生於康熙五十九年庚子正月十六日酉時，卒於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二月十七日戌時，年五十有一。君之在館閣也，疏疏獨勤，君故通六書，雖一字之失不假藉。凡日月先後、地理職官，必窮搜旁諸，求得其當然後已。以故總裁諸公皆重倚之。命總辦方略一齋，方略者，載西事始末，自車楞、車楞烏巴什、阿睦爾撒納款關以來至擒達瓦齊，著定伊犁為正編，其先後誅大小和卓木、回部悉平、經理西南屯田諸務為續編，中間歷時五年，闢地二萬餘里，端緒千百，事實人名，累譯而後具。館中用車載籍致君家，檢冊充屋，莫能竟其首尾。君早起坐書室，夕燒燭以繼，肌分孔決，終始一貫，午食列盤飧，或不暇覽，則以火酒數杯自溫，比竟，訖如也。書成久之，而君之精殆銷亡於此矣。書既上，同修者皆得優敘，而君名以卒不與，館中諸公議欲如故侍讀楊公述曾贈銜例為之請，已而未果。悲夫，此亦君之命也。君美天性，有繼母弟徐植，六歲而失母，君撫而教之，比官，則以父所遺業授之弟，曰：吾今俸稍可自了也。族兄禹君遊困京師，久之不肯歸，君為勸之，度無以濟行，則舉一歲俸傾囊贈之，曰：濟乎。族兄感之，取足以為歸費，而悉反其餘。曰：弟長者，非所望也。即日行。君同年友貴州田檢討均豫，遠官且貧，不能攜家室，臥疾且革，旁無顧者，君日往視問藥餌，月餘不起，遂邀瀛君曰：子義足以了某身後，屬以遺詩數十首，煩點定，相累耳。君為具棺斂，告賻於同官所知，並檢討之弟先一歲卒者，兩柩同舉，親為作卷表以送之。有廣東周中規者，年九十餘矣，先是以壬申上公車，遇聖母萬壽，特授檢討銜。辛巳，又遇萬壽，偕其孫騎一衛，復來進冊，時期已迫，所司不受而窮無以歸，君聞左鄰發廐館中泣聲，問得其故，明日君與之偕入，為告於諸貴人，以聞上，大喜，命加贊善銜以歸。君之樂成人而不易生死也如此。方君以憂家居，值歲歉，人多殍者，君為告於縣，發官廩，平糶於延壽寺，鄉之賢者主之，吏得不得為奸利，而穀價減半，有踰期不得給者，君察之，盡老弱，君益惻然，令授粟如數。有縣令令民更番擊柝，無寐，雖士流不得免，君上書於令，數百言，言傷政體，而失士心，莫甚於此，令未之聽，而遽罷去，後來者竟能此役，鄉人德之。君未通籍時，常過江甯，族人某有質庫在上河，要君居之，且告曰：屋南主者某娶妾而死，人嫁其妾，鬼時出為祟，公能無懼乎？君曰：且居之。下榻上，酣臥，僕者賀寶恐甚，臥牀側，夜半，四壁燈影昏然，有物從戶後出，君睡適小覺，遍牀若人立，然少旋，以手啓帷，君誠勁狀，即不復動，亦不去，君曰：此必某之靈也，即大聲以死生晝夜之理告之，曰：汝生嘗讀書，甯迷而不悟邪？鬼若蹙縮，即滅，輒臥達旦。歲來詣者，僕具以告，已而舉來問訊，大駭異，自此遂絕。及君病，前夕，夢至一所，鬼神羅立，獰惡不可狀，君心獨念曰：吾何謂彼邪？遂覺，心惡之，出門竟遇疾卒。嗚呼，君之夢覺始終無畏，其死生亦如是已。君配夏氏，子三人，長如燕，次如熊，次如鯤，並讀書，能不忘君之志。銘曰：

余初得君文，曰器之貴，及書名於榜，食器鼫碎，咤奇文之不職，而覩珠以溫溫，五十一而死，信鬼而神。

西城兵馬司副指揮使張君墓碣銘

君姓張氏、諱本、字稼善。一字敦源。安慶望江人。曾祖之禎、祖尚恕、父世琮。祖、父並以君仕、贈承德郎、甯海州州同知。妻許、贈安人。先卒。子三人。龍見、縣學生。龍舉、龍廳。並幼。君生於康熙癸巳七月廿三日。卒於乾隆甲午八月十五日。年六十有二。敕授承德郎、西城兵馬司副指揮使。乾隆丙子、君初官山東登州府甯海州州同知時。山陰陳球知府事。望見君曰。斷斷讀書子也。何爲在此。君曰。本以辛酉選拔貢生。執筆隸館中不獲廁舉於省士。以議敘來獲待執事。球曰。能爲我校閱府中十州縣之文乎。應曰。諾。校閱畢。榜於府門。人人以爲當。君乃言於同官及州之人曰。學宮、州士所以釋菜於先師。當作而新之。書院、所以立之師俾士相勸學也。今州無書院。其卜地宜。皆曰。然。於時重修學宮。而牟平書院之建自君始。君之在官日夜思有利於人爲之汲汲。州瀕海。民或去家登海舶以餬口於盛京。所在有某者。聘某氏女而出。十年不歸。女父母來白曰。女茲當改婚。君召某兄至曰。若弟定死邪。曰。弟十年斷家書。而渡海者或曰見吾弟死。未定也。君曰。某死未定。若女待之十年。貞矣。而忽不待邪。吾爲若益期以半歲。女在側頷之。未半歲。某則捆載而至。請娶女。女曰。非張公。妾幾不爲君婦。於是奉匜承以雞卵酒。甕舁踴於堂下。男女再拜而還。爲匹方夏。君行俗崑嵛山中。圖經所謂姑餘山也。山去州城迴遠。有婦人狂走山中而呼白。晝剽者。君卽止與閭曰。孰剽若。婦曰。鄰某某某。君立召三人者至。閭狀。僉曰。某爲若鄰。相負戴以助若。而誣我剽若。麥若男子病臥不出。而婦人出。官殆可誣邪。君曰。然。然若耕田幾畝。得麥幾何。食幾何。三人者具以對。君曰。若

真言誣者敗矣。卽下與入三人室。召斗斛較之。則淨於所對太半。君曰。若三人口不待麥養邪。自天降穢穰邪。僉曰。或餉我也。君曰。方登麥而孰爲若益之餉邪。三人者吐舌服。請死罪。君曰。趣負戴反若麥。官坐若剽。死矣。自是山中守君法。覛城中。城中故無官署。君治久之。州人走相告曰。我公耕穫我。而我使公無屋以蔽。奈何。則迭呼迭築以成之。當是時。知州甯豐李湖、州同知爲君吏目通陳大烈。悉不名一錢。州人至今號曰三清。居六年。壬午。君以外艱去。壬辰、起官授西城副指揮使。指揮隸五城御史。錯治益數之下。號雖治官與胥吏。押以偪闢者居中爲姦利。君宣言曰。吾無闔胥吏。孰敢參吾事。訟者其來。吾立判罷之。已而果然有宛平人知其妻與縣役李某通。俄失其妻。三月矣。訟之縣。李某曰。故與通有之。失則不知也。縣不能決。則訟之城御史。下君鞫問。固對如初。君曰。人失妻。無所蹤迹。不酷與之通者而誰酷邪。施三木焉。李某痛呼曰。在阜成門近所。呼之而妻抱一兒至。其夫願受之去。抵李某罪。去報御史。御史喜曰。能使吾城爭價於縣者。公也。阜成門外賊。每挾竊於路以伺。其魁曰趙小定、楊老兩人。猖狠取行者貲不虛發。君固知之。而賊與役交通。官莫能致。君一日坐廳事決事。聞外人叫無辜。已而聲漸遠。君問無有。卽怒曰。若欺叫者而去之。當有情。不與俱來。吾榜殺若矣。叫者卽至。則山西貿横者也。君曰。客何叫。曰。民以横易白金三十兩。喝而解橐。喝於旁閭。或攫之走。遭趙小定者。曰。助爾索金。而分我金。民疑之。叫於官門者。焉。曰。入將榜剟尻。民趙趙不敢前。惟公憐之。君卽召小定曰。吾耳熟若名久矣。今若爲人解紛。當知攫爲

誰。曰。小定許爲之蹤迹攫者耳。實不知誰也。君曰。若不言。吾立斃若。若言其人。而吾或貰若。何如。於是小定惶恐。具言金所在。召役卽之而并獲楊老。君按律竟遣戍老爲數人害。阜成挾竊之風頓衰。君他所治率類此。西城人方賴君。會中秋日。君有公事出宣武門。過其鄉人刑部郎中龍承祖。啜茶頃曰。吾疾作。卽扶上車去。及暑而卒。初。望江之大雷池水。發源自宿松。流入縣界。東南積而爲池。曰雷池。又東流經縣南百里。東入江。酈道元水經注所謂青林水。西南歷尋陽分爲二。一水東流通大雷者也。君家自縣之華陽鎭遷城北十里寺。自君之祖父因習知城南險渡有三。曰縣步河。曰韓家嘴。曰三官殿。並大雷水所經流也。水溜雷橋。水溢需船。數十年以來。民病之而未有舉者。君贈公常慨然曰。何日我及舉之。及君以贈公艱歸。一旦與其兄歲貢生閭仁揮家財。悉舉此三渡者橋船之具。悉告備用。繇乃父之志。望江之人世世利焉。君與兄閭仁相愛如一人。閭仁之子龍升。蓋侍君之卒。歸柩於南而復來京師。爲其叔父乞墓石之銘。龍升、余壬辰試望江學第一人也。爲之銘曰。

爾能其職。秩不一升。利於人人。上官無稱。疾作乎友家。竟不馬乎車。返乎廟而化。古之祭法。以死勤事。非君也邪。非君也邪。

笥河文集卷十三

博平縣知縣朱正甫先生墓碣銘

乾隆辛卯冬十二月三日、秀水朱正甫先生卒於家。越明年二月、筠在太平試院。聞其凶問。哭諸寢門之外。喟然曰。先生、古之學者。而當世之循吏也。今亡矣。歲在戊午、先生年二十六。舉於鄉。壬申、年四十。試禮部。報罷。揀得龍山縣教諭。秩滿。薦爲知縣。己卯、年四十七。引見。詔可。需次吏部。明年庚辰。知山東博平縣。三年、引病歸。又九年辛卯、年五十九卒。先生之爲教諭也。自陳知府以爲經義治事。常兼講。戊寅六月。雨。縣大水。上書曰。芻蕘之見。不敢不告。一、西江塘當改築石堤也。堤在縣西南。起臨浦傳家山。極乎四都豬家墳。橫五十里。江自富陽合徽、廣信、金華、衢、嚴、處、溫七府之水。南來衝之。遇雨潦霖。上游陡漲。而錢塘之潮、朝夕兩上。相持不退。激而怒闘於時。土塘庳薄者。當之先決。決則蕭山先墊。奔騰東下。山陰、會稽所在。胥墊。是惟此時雖竭三邑財貨以爲金堤無及矣。然而蚩蚩者瘠定輒忘。商人轉徙不利則剝削之。農利灌輸。則穿穴之。蟻穴之潰。勢成滔天。是非易土塘爲石不可。然或以繁費苟安。歲於本邑得利田徵錢四百六十貫備修築。不足、更假借司庫別項錢益之。費塼甃石。風雨狹旬。下民惴惴。立椿取土。遲則淪沒。今縱未能一切改建。亦宜審擇要害而先施之。段落丈尺。分年告功。豫假數歲歲脩爲一年之用。若必不可。

宜倣宋北海萬柳塘遺法。沿隄樹柳。不數年。根結隄堅。可斷民閒剷削穿穴諸弊。保護土塘。良便。一、龕山長山龍口諸閘宜脩復也。蓋山四面。故設閘塘以捍外江之水。而內湖積潦。無所歸宿。地勢西南高而東北下。故於東北方延三閘以洩水。運渠之水出龍口閘。由化山及二鄉之水出長山閘。鳳儀鄉里仁鄉水出龕山閘。前人所以不敢專恃三江閘者。以三江閘在百里外。又爲山陰會稽諸水匯之區。其去水也較遲。不若於縣境立閘。呼噏嚴壑之水。赴海多門。即江塘溢八分下如沃焦釜矣。比歲澇患少。啓閉久廢。卒逢暴漲。淤塞罔措。及其安也。又復忘危。於是動輒成舊。即如山陰所在之山西閘。昔龕山大水時嘗試開。較其功利。殆不下三江閘。及今年往相視。外塗異昔。是雖沙水有變。亦無人爲之探計時時刷滌所致也。請檄下有司脩復。啓閉滌刷如法。夫蕭山爲山陰會稽上游。上游治則下流安。實三縣生齒無窮之慶也。知府得書。下縣勘。先生復書請存長山舊閘以固內。而別建一閘於閘外老鼠塘露洞之間。通流接脈。通澇開放。可以佐三江閘之不及。又請闢龍口閘外支港。或徑填築閘以內水門。用過閘內諸水滾滾逆入。又請濬通龕山閘以外雁山鸕山中閘四五里。勿令水淤倒灌。使水由兩山至雷山入海。且曰。有塘以過水。有湖以儲水。有閘以洩水。三者備而蕭山治。又致書知縣力言之。知縣竒其言。事以爲必不可行。至八月。大雨沒禾。知府始急從先生開長山閘洩水之請。轉送上官行之。而縣僅以安。後十三年庚寅七月廿三日。浙江大風。湖怒齧蕭山塘壞。死者二萬餘人。縣人淘號狂走。嘆息先生之言不用也。其在博平。歲辛巳。上南巡。先生當治道。獨騎一馬。從役四五人。沿塗道所在循行。博平人爭荷畚鍤播灑之。其先先生所行處。無有不治。先生騎往來與父老勞苦而能。及乘輿過博平。所治無失狀。他縣治道者聞之。相語以爲奇。陽湖趙友、年二十。有異才。先生在筠坐中見之。與筠忘年交。友附自家過博平謁先生。先生飯之訖。辭去。乘以驢。召僕手牽之。而先生躬自扶客以乘。曰。坤不敢以肩與煩吾民送客也。友至京師。爲筠言。相與歎息。已而友死。先生聞之。亦嘆息。初先生需次獲選。當行。筠作序送之。且請曰。先生其何以治博平。先生應曰。坤不敏。然竊願學陸先生隴其之治嘉定也。筠曰。果然。筠嘗望泰山之東。載拜載拜。已而果然。嗟乎。若先生者。殆行之而有其言者邪。抑能言之蕭山而能行之博平者邪。先生天性友悌。少從伯兄秬堂先生學。服習有宋諸儒之言。而私淑於其鄉先正桐鄉張先生履祥。在蕭山嘗校刻楊園遺書。是時、甯化雷公鋐以副都御史視學浙江。先生及門稱弟子。及雷公請終養歸。先生與講論。往復於浙山閩水之閒。斷斷儒者之風也。所著餘暨叢書二卷。鹽泉筆記一卷。刻行。初治易。後考證五代史。論著雜文。並藏於家。筠始及先生之兄秬堂先生門。乙丑、筠年十六。先生以應禮部試來京師。獲見焉。既以應試來。必見焉。一年餘時時見。及先生歸後。不見者十年。庚寅冬、筠使閩還。舟出嘉興。訪先生於家。先生爲筠設酒食。坐秬堂先生於上。語日連夜。絮絮道舊。者憐甚。漏下四五十刻。呼鄭君出鈞。哀臥客於書堂之東偏。明日同遊龕湖。登煙雨樓。又送筠於舟。再飲而別。筠方謂先生年未老。遂其初服。他日有役於浙。數見先生不難。

而不知其不可得而見也。先生諱坤、字中黃。又字正甫。乾隆戊午科舉人。敕授文林郎。山東東昌府博平縣知縣。生於康熙癸巳某月某日。卒於乾隆辛卯十二月三日。曾祖某。祖某。父某。妻某氏。再娶金氏。敕封孺人。子三人。筠聞其卒而爲之銘。書以寄先生之子。俾更丐書丹刻於墓道之石。銘曰。

石有玉。易其琢。樹有木。易其斲。畋以博平未之盡以終也。而吾心之降也。

河南道監察御史胡君墓誌銘

余以乾隆甲戌成進士。實中武進莊君培因之榜。其獲雋名於會試舉人。則孝感胡君紹鼎榜也。歲在己卯、莊君卒。越十又九年。丙申、胡君卒。蓋先後二十餘年之間。同歲生之在者落落矣。胡君之爲人。工於德而拙於財。其卒也爲御史階五品。有位與祿於朝。又獨與一子舍其縣之館。朝夕矻矻以取飽。乃至貧死無以爲斂。以故、余偕同歲諸君往哭之。極哀。相與醵錢。謀所以歸君之柩者。明年丁酉春、柩將在舟。子閱君以余知君之生平尤詳悉。乞余文以掇銘其藏。余蓋泣而許之。君諱紹鼎、字牧亭。先世故江南歙人。祖、世英。康熙初、征吳三桂有功。以宜昌鎮總兵卒於軍。賜葬荆州馬陸山。以一子蔭。祖母王夫人。父、德麟。年十五。召見。授守備。仕終廣東參將。母尹夫人。生母、徐宜人。以君貴贈王夫人。家故孝感。且卒。囑君之父曰。孝感文、君必家焉。以勸若子學。毋世武爲也。以故君隸籍孝感。君少力行。銳意於學。不問生計。師事同縣夏先生力恕。爲文章有名。年二十九。始舉辛酉湖北鄉試。時生母徐已先卒。君事嫡母尹尤以孝聞。壬戌、一上公車。十年不再上。然家貧。教授生徒以給養。其蹤迹在湖南江西數百里之間。每歲畫必歸省母。母閒思之。君輒至。辛未、尹夫人老且病矣。病脾泄。君與妻程侍疾五閱月。入夜未嘗寢。至嘗母之糞甘苦。以懼其漸也。其過於孝也如此。服除。始偕東再北試禮部。成進士。改庶吉士。丁丑、授編修。明年戊寅、試翰林。休致歸。辛巳、迎恩。明年壬午、春試。復官。充國史館纂修官。甲申、改浙江道監察御史。戊子、主雲南鄉試。妻程卒。庚寅、乞假歸。壬辰、來補山西道監察御史。乙未、轉河南道。逾歲而卒。君之在翰林也。不競於名。而舉其職。爲御史。不苟毛髮舉事而言炎炎。克舉其大者。君以試事返自雲南。上言笮與道路往來。所在有司不臣無苛累里甲。其言具有條理指實。上察之。以君言詢封疆大吏。固心重君言矣。久之。又上言京朝官有親年七八十。老且病。與終養例符合。而貪祿戀職。談然不肯引退者。國家安用此人。奏上。召問御史父母在否。君對曰。竝物故矣。於時雖上寬不以君言非。實諸親老不引退者。然亦不以君之言之非是也。嗚呼。君之守官趾哉。君生平所不足者。不解治生。以故官京師貧。無過君者。余過君。數以爲言。君曰。子不指實爲再言。吾不知也。余曰。適過君而君飲我。其肉可矣。君呼庖曰。烹豚之腰。必脹以來。君貧且不利一毛。而庖備肴邪。君笑曰。有是。更指言之。余即起視其楹。資君曰。楹豨贓炭若脉然。此工人治良金飾麗人之首而三燭之。而君以燠其足。且今很暑矣。不鍵之空室。而棄諸楹。宜乎君之嗜貧成也。君則大笑無以應。然亦不改。衛居日益飲酒。汾陽曹君學閔過君。君方擁爐火置杯壺焉。曹君曰。君飲病甚。而白

酒在甑。奈何。君曰。子視之。我烏得錢取酒。而姑以水滌酒器。輒取自嚥之。解吾發耳。可奈何。曾君過余言。賦然發之。余謂君之行所不足者止於斯。然則君誠足乎古人之行者邪。君未卒前一歲。且飲且裂其詩焚之。比卒。手百餘篇授曾君之子夢齡俾藏之。曾君爲鋟木以傳。余讀之。君之詩華與葉盡。而枯木存矣。然則君之詩之葉與華竟焚不可得見。可思也。君生於康熙癸巳二月二日。卒於乾隆丙申冬十一月二十六日。年六十有四。妻程宜人。其孝與君克配。先卒。子三人。聞若、聞起、聞莒。銘曰。

崔嵬柏生。雨不澤以枯。鹽車服驥。飼食之不飽。罷脊而創出蟲蛆。濯濯之谿。無肥腹魚。嗚呼。子有手不能自措据。子有足也行趦趄。曰豐厥德於身。厥心有文光於珠。窮而死孰嗇子。人乎天歟。

誥封奉直大夫刑部貴州司主事祝君墓誌銘

余識祝君雲棟在乾隆己丑之春。君時名昴。方以戊子舉於鄉。來京師應禮部試。與昌平陳本忠伯思友善。余識之於陳君坐中。卽之。溫然君子也。陳君爲余言君之尊甫絜庵先生偕之來。戒不得與名都熱客通。獨許一再至陳君所。陳君以此自矜。客能致祝君。而余時竊心重絜庵先生之賢。克以家法養厥令子也。已而君報罷。辛卯、再試禮部成進士。出上海陸君錫熊門。陸君、余辛巳分校所得士。於時君來謁余稱門下門生。而余益喜得君過從以爲重。其冬、余出使江南。比還朝、而君以甲午之秋聞絜庵先生之諱以去。擗踊卽途。來告曰。夫子其爲吾父銘。歸卽從焉。其狀以言之立者。信其行也。敢見星以待命。余不獲辭。於是次其家之狀曰。先生、姓祝氏。諱元矩。字繩萬。一字絜庵。河南光州固始縣人。代以孝友居固始。明末、流寇過縣。祝氏義不辱。闔族自焚死。有名壽者適外氏。一人免焉。三傳至先生曾祖昌。順治己丑進士。歷官兵備辰沅時。吳三桂猖獗五溪。守城死事。今上以修國史。追憫其節。特命史臣立傳。從祀昭忠祠。祖起浚、以貢生舉賢良方正、贈文林郎。父曰敬、州同知、以雲棟官主事加一級。遇恩贈奉直大夫如其官。先生生八歲而孤。與兄元城以友愛稱。師事從兄元仁。執弟子禮。如古人。元仁官高安。先生從之讀書。南方卑濕。得胃痛疾。遇試輒發。中年輒棄舉子試不赴。而躬束嘉幣延耆宿師勸諸子學。一時黃岡張石可、望江檀默齋、桐城周汝和、皆老於文字。爭樂就先生。先生與諸宿師反復上下其議論。往往灺紅酒熟。夜久猶請。諸子琅琅玉立。環侍以聽。至今河南人猶稱道之。及諸子學成。名聲度越諸府縣。右視學使者按試至光。欲選拔諸生入國子。祝氏人人恂恂奕奕。校行與文。並在異等。使者嘆曰。生何不落落布諸府縣學。而萃生祝氏邪。河南人相傳以爲嘉話。先生鄉居。倜儻好施與。歲丙子饑。邨落嗷嗷有餓色。先生盡出廩粟。減價糶之。鄉人賴以濟。長子鳳楓知桐陵縣。丁亥、大水沒民田。鳳楓方請上官振貸。先生時視子在縣署中。趣呼鳳楓曰。汝民溺而饑。可待邪。汝其出俸錢。佐以家貲。糴米食其極餓者。其冬、水涸而民歲無衣。先生躬率婦督家人縫綴綿衣若干領。給民禦寒。縣之民謳曰。我父母之父母。我緼我穀。嘻、永永乎爾壽。先生初生丈夫子七。用列宿奎、婁、昴、柳、胃、壁名其六。庚寅、虛卒。辛卯、胃卒。先生才之。呼諸子名。輒牽連而

哭之哀。於時諸子爲之不安。悉改名。數年、竟卒。先生生於康熙癸巳年十一月十五日子時。卒於乾隆甲午年六月六日申時。年六十有二。學貢生。累封奉直大夫、刑部貴州司額外主事、加一級。配閻氏。康熙戊辰進士、原任廣西學政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錫爵女。累封宜人。長子鳳楓。初名奎。拔貢生。前江南池州府銅陵縣知縣。次葭標。初名婁。國子監生、候補州吏目。次震舉、國子監生。出爲先生兄後。次雲□初名柳。戊子副榜貢生、候補景山教習。次雲棟、初名昴。辛卯恩科進士、刑部督捕司主事、加一級。次胃、優貢生。先卒。次虛、縣學生。先卒。女一。適貢生曾椿。孫孝常、孝任、孝聞、鳳楓生。孝仟爲胃後。孝同、孝永、雲棟生。孝奕、孝崧、胃生。銘曰。

湛湛潭水中駢珠。珠再滴兮潭爲枯。陵青青上櫟嘉木。木葉落一一陵頹而禿。藏之藏之潭抱陵。陵栽曾。潭栽潛。祝爲興。

贈儒林郎翰林院編修鄒慎堂先生墓誌銘

余所得士浙江道監察御史奉新鄒君玉藻。將以乾隆丙申冬十月五日卜葬其封翁慎堂先生於比縣安義盤溪之庇陸山。先以秋七月、請假於朝。且視其母。戒行。母太宜人以書來止之曰。汝在官不得輒顧私。吾健無煩汝視。汝父葬事。有汝弟玉階在。汝毋來。其所知咸曰。君方有母命。葬有弟君在朝。來年將有使事。用大光榮於厥親。君止勿行宜。君蹶然曰。玉藻歲辛巳奔父喪。雖得第於塗。吾父死憾焉。今葬下壙又忍不送。玉藻惟無以爲父之子。奮曰順母命爲孝邪。卽行。來辭於余曰。先生其爲作埋石之銘。余曰。卽君以忠信歸葬封翁。法可銘矣。封翁少極貧。能學去市酒。積錢供親養。後與兄及弟以酤業大豐其家。旣而兄弟議曰。吾家酤業益起。當遣親子敏者一人佐治之。是時御史年十八。讀書敏。當出治酤。先生慨然曰。不可。吾今日謝酤。課此子讀書矣。他日酤有贏。兄弟自有之。吾不與也。去宅一里臨河度高阜立書堂以居御史。每夜分、則獨身提一壺酒。間雜肴。瞰書堂戶有讀聲。徐徐款之。出酒肴勞御史。父子歡飲而去。若戶擬斷滅。則擲酒肴於地。來日御史開戶見擲物。惶恐走謝過。先生訶督之。久乃解。以故御史學有立。後先生卒。御史入翰林。竟守先生治命。不受兄弟分息一錢。先生故多隱德。年二十餘、美丈夫也。以季弟應播潯甯州。走三百里求弟與婦。間視甯闤闠間可居酒。旣歸。復往甯。則治酒肆。肆日起。他日購草屋於鄰婦。鄰婦亦美。目挑焉。先生旦而闔肆。悉貲造酒具於客。客曰。若何遽棄此佳肆。先生曰。某年少思家歸耳。絕口不言鄰婦。已而爲奇計。輒齎橐金。自江西省中歸。將度西山。飯於潭園之逆旅。逆旅有小兒隨其兄不良子行。色餒且慘。先生問之。兒曰我石鼻雷家也。則指其兄以顧先生。兄且數其弟曰。若不肯食於省肆。欲歸食於家。終餓死石鼻雷耳。慘何爲。先生曰。是兒日未食邪。就我食之。兒則引共肆曰。若食孰償若錢。先生笑曰。我自給主人錢。汝弟食。汝亦食。人孰無不持錢時邪。盍來共食此。於是兄愧而弟喜。就先生飽一餐。訖。先生復詰其兄曰。此去石鼻尙十餘里。小兒足疲矣。汝與宿此。一旦吾留錢爲汝弟貨籃與

歸何如。於是兄弟再拜謝曰。翁何長者。然日曛矣。翁行有戒。可止石鼻。聞我父雷老宿也。先生前行。望石鼻。僅一里。遇盜四五人問何止。則應曰暫止雷老家。盜解去。先生急問雷老。且止宿焉。且告以情。雷老曰。翁急從後戶出。我遣人導翁越山後行。翁無虞。比夜半盜至。而先生行。時時舉此以告諸子曰。有一善者、報不遠也。先生遠祖宋諫議□因墓道、有比縣某竊葬其父圖穴地瘞焉。鄒氏聞之。鬨然聚族而往。將發其匱而投之水。會先生自外歸。急止之曰。請鳴之縣。縣反右瘞者。先生率族人鳴之府。府勘實。檄縣遷匱。且行杖焉。先生請曰。免某杖而遷匱速足矣。某後聞先生止族人之發匱也。則踵門叩頭而泣。其以德感人如此。以故里中有曲直。輒就先生平之。不復之縣門者幾三十年。先生秉性正直。不惑於神怪。有從兄某。遘疫疾。舁而歸。舉家染之。病殲子二子。守之輒死。先生獨往。藥且食之。或阻先生。先生曰。不往者若親屬也。不病死。餓死矣。疫夜見鬼物。惝恍若來即人。病者輒互相語。有巨鬼長過屋。尾影三三。隨燈而行立。先生叱之。鬼滅。病已。前後疾視四十餘日。人以是稱先生仁且勇也。先生遇歲饑。歸米食路人。有鬻子者爲贖之。夏漲河圮。見骼骨。先生輒遣人斂拾瘞之土。凡一善之細微。無不爲也。先生晚病食不下。庚辰冬、御史留京師應禮部試。聞父疾急歸。其年十二月三日抵家。先生攜之懽然。愈明日飯矣。明年辛巳正月、趨御史行應試。詞甚決。御史行十日而先生竟卒。卒日無病。顧語取小木箱來。撿屋契數紙火之。曰此某某貸吾金以契質者。及吾火之。勿令兒輩奪人[illegible]也。俄召其弟應揩至。曰。若善誨諸子。視我。我行無他。

不克終吾母養爲恨耳。遂卒。先生諱應挺、字永克、一字愼堂。世爲南昌奉新人。唐宣宗布衣麥清隱居士恆之裔也。二十四傳至諱希文、爲先生曾祖。生得風、爲先生祖。生廷芳、爲先生父。先生以子玉藻貴、遇覃恩贈儒林郎翰林院編修。其例贈官不書。生於康熙庚辰年十月朔子時。卒於乾隆辛巳年正月二十九日戌時。年六十二。配余氏、封安人。子二。長玉藻、中辛巳恩科鄉試舉人、丙戌進士、以翰林院編修改官浙江道監察御史。次玉階、南昌府學增廣生。女一。適靖安學生舒謙福。孫二。文杰、玉階生。文彪、玉藻生。銘曰。

監塘鄒。幾千戶。□幸山人其鼻祖。千年生翁厚直心古。報雙穀。天公知汝。庇蔭山阡。佳哉栩栩。

封光祿寺署正候選州同知王君墓誌銘

乾隆乙酉夏五月、大理寺左寺丞王君若常、聞其父封翁鳳岡先生之赴、奔喪南發。將謀卜葬。介從余遊者顧生之藻來乞銘。余自壬午冬、從內弟寶坻王司務振聲座上始識左丞。左丞舉止退然若不勝衣。坐久舉觴行籌。令章秩然。卒飲極歡。詞整以適。余從司務詢其系氏。而熟觀其爲人。稱其爲名家子也。癸未之夏、余過昌平陳伯思本忠。會左丞之封翁亦至。間翁年五十餘。而狀貌類四十者。嚴眉見白。神采煥然。是時方午日之後。稍稍談其故鄉風土之美。龍舟簫鼓之喧闐。與其少時意氣之豪且盛。而若忘其老也。翁又爲余言。其大父中書公、實爲東海徐氏之館甥。方東海盛時。隆隆震爍人耳目。或以飛語中之。即拂衣去。蕭然林下者殆三十年。終其身不復出。其高風逸致。若不可即。而聞翁之言猶可想見之也。又言中

書公家居時。嘗自爲圖。圖其家人爲一卷。藏家中。暇嘗出以相示。幸爲余題之。余許諾。少旋、罷去。伯思謂余。翁且老矣。而其精神直過吾輩遠甚。余私歎翁能不忘其先人之美。而言之詳悉如此。翁亦前輩風烈也。其冬、顧生來從余學。生即封翁之甥也。與左丞爲中表兄弟。闇偕左丞持中書公圖一卷來余家。云封翁已南還。而留語致意於余。爲跋其卷尾。余開卷卒觀。見前輩趙公執信、鄧公鍾岳、諸先生之手迹。羅列稠疊。方逡巡不敢下筆。久之未有以報翁命。越一年甲申冬、蓋而翁已下世矣。悲夫。按狀。翁諱鳴、字太升、別字鳳岡。先世浙之分水人。宋末、有諱恭聲者。始來崑山州。元初爲州學正。以名宦祀其地。遂家焉。已而崑山析爲縣。自是爲縣人。代有達者。自學正十有四傳。而至翁之曾祖。諱淵、縣學生。祖諱緝植、康熙乙卯舉人、丙辰進士、仕爲徵仕郎、中書科中書。父諱廷然、歲貢生。以仲子鵷貴、誥贈奉政大夫、福建臺灣府同知。而中書公並得貤贈。亦如其官。贈公有子六人。翁最長。天性最摯。遜事王父與其父母。並曲折能得其懽心。王父父母尤愛之。年二十餘。父欲爲之入貲使仕。翁曰。兒不忍去父母側而之官。父母必欲兒官。當使仲。父母亦重憐其意。即聽之。而爲仲子鵷入貲。爲福建泉州通判。父母尤以仲之始仕也。輒命翁與偕。翁行在泉半載。謂仲曰。弟任辦此。吾歸侍父母耳。自是終父母之身不復遠遊。母歿。盡哀禮。父疾甚。焚香籲天。乞以身代。洎卒、毀哀骨立。遵父遺命營葬於先人之兆旁。先是父命翁兄弟並析爨居。至是父卒。所遺產不足以舉殯事。兄弟相顧欲待仲來辦之。翁泣曰。父母之喪。而必欲有官者始辦。然則不官者不人

子邪。趣斥貲所分田治喪。畢於時兄弟爭出田恐後。比仲歸、而一切身棺窀穸之事悉舉矣。久之、服除。仲再官閩。翁往與居者二年。相得懽甚。後仲官濟南。翁復往就之。兄弟篤好如束髮時。其善於孝而厚於友也。略如此。子若常、官光祿署正。翁一來視之。比還大理丞。再視之。其撫之以慈。而誨之以正。以故若常所至。必守其庭訓。不懈於職。後以乾隆二十八年癸未秋去其子南歸。歸之明年甲申、若常以書往迎其父母。欲俱來未果。以其年冬十二月二十四日戌時卒於家。翁生以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七月十六日丑時。年五十有五。嘗入貲爲州同知。未仕。歲辛巳、覃恩誥封奉直大夫、光祿寺署正、加二級。如若常官。配錢氏。候選州同知同縣某女、封宜人。子一。若常、現官大理寺左寺丞。婦姜氏。女四。長適監生同縣龔燾。次適兩浙嘉松鹽運分司運判陳燮。餘未字。孫四、福奎、福璧、京星、京胄。孫女一。余以翁之生不及爲題其所屬先人之圖蹟。而其歿也。左丞又以謀卜窆石之辭爲請。雖不文不敢辭。銘曰。

公生名家。子賢孫佳。不躋於耆。永昌厥嗣人於斯。

先兄仲君墓誌銘

嗚呼。我朱氏自浙江之蕭山遷於北。蓋在明末國初之間。籍以大興。而卜葬於宛平西山之麓二老莊之北原。我祖我父兩世壙皆未建銘。有銘自吾兄仲君壙始。兄諱垣、字維豐、一字仲君。晚號冬泉居士。曾祖諱必名、用弟珪官贈山西布政使司布政使。祖諱登俊、內閣中書科中書舍人。父諱文炳、陝西西安府鹽

屋縣知縣。祖父並贈如曾祖官。曾祖妣白、祖妣何、繼祖妣馮、妣徐、並贈夫人。仲君行詳爲所纂行狀中。若故將。君少多疾。年十五始讀書。乾隆六年辛酉試爲順天府學生。年二十八中順天庚午科舉人。明年辛未成進士。仕爲山東濟陽長淸兩縣知縣。其治兩縣有仁聲。己卯年三十有七。移疾歸。侍父左右克孝而悌於兄弟。父歿。不出。學釋氏之學。澹然自謂有得。以癸巳年閏三月十四日示疾卒。其生在雍正元年癸卯九月二十九日。年五十有一。兩娶於劉。前涿劉氏。後寶坻劉氏。並先卒。先葬。而兄合其右塋焉。乙山辛向。在吾父吾母所藏之左側。子四。錫秬先卒。錫田、錫召、錫玨。女一。適通州劉錫爵。孫一。澍。銘曰。

昔維摩詰尊者亦曰居士。吾兄仲君居師其旨而字曰維。竟示疾不起邪。其字之從又曰黜黜胡命之否。葬於西山之趾。尙豐其孫子。

從子錫秬暨婦裴合葬墓碣銘

爲從子之第二曰錫秬。字恆之。實仲君兄之長子。錫秬死時年十九。乾隆己丑冬也。歲甲申、爲與仲君侍先大夫。錫秬年十四。趨庭而過。仲君竊語爲曰。若曹何時獲成立耶。爲曰兄學道者。有子則正教之。若私揆計其成立與否。未爲達道也。仲君曰、弟言然。其秋、遭先大夫之喪。若君弟自福建奔喪來歸。既畢葬。石君在讀禮。次課諸子學。錫秬頗將學能文章。厥父與諸父益憐愛之。丁亥春、除先大夫服。錫秬從石君之官湖北。娶於裴。裴父昇文、官江西之甯都。故聞喜爲曲沃大姓。自江西迎婦來湖北。已而偕歸京師。錫秬與婦宜其父也。越三年己丑、錫秬試於縣。擢置子試第一。知吾縣者桐城張公曾份、亟賞之。業有文也。其冬、錫秬病嘔血。頗篤。婦裴則避人割左臂和藥以進。或覺之。錫秬既飲藥。病有間。數日轉劇。蓋不及應督學使者試。竟死。於時婦裴扶創哭泣。毀甚。仲君彊慰之曰。若已舉女矣。俟若夫弟錫田娶生男、即爲若後。愼勿毀。裴頷之。庚寅、錫田受室李。辛卯秋七月生男澍。其日、仲君咳而名之澍。呼婦裴謂之曰。吾已告於先廟。以澍也子若。裴泣諾。又明年癸巳春閏三月、余兄仲君竟卒。嗚呼。自仲君卒。裴病若日日即死者。已而輒不死。蓋先是自錫秬之死。常然古所稱未亡人者。裴其稱邪。錫秬死以己丑。又九年丁酉秋九月十有七日婦裴竟死。嗟乎。裴之節以年不及請旌例不獲著。然其身雖病九年稱未亡。自夫之亡、其心已亡。其志堅節苦矣。胡所天錫秬以才而夭死。而錫秬之父仲君以涵煦醇德不及於中壽。冥冥者若不可知。然爲竊以爲吾兄仲君之醇德、其子錫秬之才、與婦裴之節、具在吾家人間之而信。所謂可知者天耶。錫秬生乾隆辛未年五月二十日。卒己丑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年十九。婦裴生癸酉年九月十六日。卒丁酉年九月十七日。年二十有五。錫秬之死、兄仲君卜地先塋之西南隔河負坤抱艮、東北向溝面。壟以窆厥柩。其卒年十二月十六日葬。今以乾隆四十二年冬十月十有二日舉婦裴柩合焉。子澍。女號姑。銘曰。

白楊靑靑距吾先塋。河流澌澌枝葉生。吾祖之藏終古。汝父母祔茲土。汝魂隔河望毋苦。諸父嫁汝女。汝有嗣子主。春兮秋兮奠汝酹。

國子監生范君墓碣銘

君諱文驄、字捷芳。先世、明洪武中有諱斌者、以名醫自嚴之建德召至南京補太醫院士。遂家焉。實爲宋文正公之十四世孫。七傳而至君。以伯父諱懋脩無子。爲之後。君家故豐。至是業中落。君欲棄書以奇計走四方。念母老不忍行。母終喪畢。雍正乙酉、君年三十有五。乃告行於所善親戚。親戚多奇君者。則共資佐之。走京師。用鹽筴之術。屢致數千金。輒遭火。負貸且累鉅萬。君初不以屑意。其爲計益奇。二十年中三火。而家益豐。業既成。則置酒樂大召客。陳金於堂。再拜曰。諸君德我甚厚。我數累諸君。諸君不言。我固念之。今日乃獲不以相負。則舉金合券徧歸坐客。卒飲竟日極歡。人人歎服。以爲范君果奇士也。乾隆甲戌、君年且六十矣。謂其子曰。吾少孤且貧。去吾鄉來此謀衣食。吾來時鄉之親戚嘗假貸我。我自念義不負人一錢。今遊久之。未有以報。其人存否不可知。吾老矣。此事不足以望汝曹。即日束裝南行。至江甯。江甯親戚聞君號鉅富歸。且償負。而年又久遠。人人匿門自言。盡君所假貸者子若弟也。而君所實假貸之家、或轉徙他處。倉卒無以辨。君則早出走諸街中。入則臥而思之。至夜不寐。必曲折諮度。無毫髮差。有一人。其家一寡婦存一子襁褓耳。君具問訊、知狀。歎曰、此眞吾所知某死矣。即出金倍子母悉償之。無一失者。君意始愜然。然用是心力亦竭盡。其年復來京師。即病。病三年而卒。且卒且言曰。吾故好讀書而未成。而兩子已習吾業。第三子鋐其成吾之志。君居恆不苟言笑。曰言之發也不當。後將悔之。嗚呼。君之言行。卓然有古君子之風。君治家內外以整肅。其教子嚴而劬之厚。以故三子皆文而質。配陳氏、以淑愼佐君起家。其撫諸子以慈。於子之師尤盡禮。子三人。長銓。娶陳氏。次鑰、娶張氏。次鋐、于兄冠山之壻也。又從余遊。陳孺人之卒。屬余兄之女。告余曰。幸先生卒俾吾子成學。吾所慰也。嗚呼。余茲誌此。實誌孺人之言。女二人。長適同縣葉均。次未字卒。孫四人。銓所生者澗、湛、澧。鋐所生者溶。君生於康熙乙亥三月二十六日。卒於乾隆丁丑八月十三日。年六十有三。孺人生於康熙丙戌十二月四日。卒於乾隆癸未七月十三日。年五十有八。君卒之七年癸未七月、子銓始卜葬君於江甯之東鄉。葬之月、而孺人卒於京師。越三年乙酉、子鑰、子鋐始奉孺人之柩南反。卜以其年十一月十有三日與君合祔。臨發、銓、鑰、鋐偕來乞銘。曰將以是封。余諾銘曰。

維計之奇融何傷。以信信義。償死而生。以教子立。必詩書之望。有嚴厥配。反厥土。以永永藏。（按鋐後更名鑑。）

封奉直大夫禮部儀制司主事史先生墓誌銘

禮部儀制司額外主事宛平史積容、從余遊者十有二年。相得甚歡。乾隆丙申、將奉其尊甫漢英先生暨母程太宜人柩、謀歸葬於餘姚之故壟。而亟請余豫銘其藏。曰積容獲先生之詞以慰吾親。急於發吉卜也。余曰漢英先生實與先太夫人爲中表兄弟。余分當爲藏之銘。況重以積容之固請邪。先生諱全義、漢英其字。史氏出溧陽。後遷浙江之鄞。再遷餘姚半霖村。又遷山陰梅墅。曾祖諱璽宗、祖諱在嶠、歷官山東

韋邱縣知縣。開河利民。民廟祀之。父諱玉節。康熙初早遊京師。隸籍宛平。受知於新城王文簡公。一時循吏秀水朱彝尊、仁和湯右曾、慈谿姜宸英、錢塘查慎行、崇明何焯、長洲汪份諸老輩有名。仕至四川威州知州。晚歲學仙。年八十餘卒。先生爲威州之少子。生於四川。比長。兄知羲通判浙江之衢、安徽之池。並從在官所。早年一遊四川及廣西。後就幕於山西。所在最久。竟卒於山西。先生雖從父兄歷官。然其初生遭父之罷。兄兩官並閒曹冷地。且其人長者。不名錢。俸入直自給。以故先生早食貧。年三十餘來京師。求爲小官。不獲選。則去從幕遊。學爲刑名家言。然本性蓋長者。歲所入脯金。微積則付之友。令爲賈。賈有息則喜。益付之。久之、友來謂曰。嗟。賈不逢時。幷前息俱盡。先生則一笑。能無他語。其貧如故。其所遊幕主人。以其長者故重先生。先生每過獄之當死者。𠇗欲生之。不可得。則太息書寄其子積容曰。吾不幸不學而爲此。此非人所爲。汝其益勤學。積容聞之以自警。用是學有成。先生在山西。獄有男子謂一婦人。倉卒持其手而逸。婦慙雉經。先生以爲婦烈當旌。而謂者無強暴狀。疑可杖而生之。爲申文具上。上司駁曰。近法持婦人手而死者絞。輒予句縣之幕何訝邪。縣幾得過。於是俗吏相譁曰。史先生乃以因擲官。先生則自謝去。貧益甚。會積容成進士、官禮部。山西諸縣乃稍稍更請延先生。人以是嘆天之報先生之厚於仁也。歲辛卯遇覃恩。先生竟獲封奉直大夫、禮部儀制司額外主事。如積容官。雖貴。貧尙如故。尙就幕於山西之臨。遇疾而卒。卒年五十有六。生於康熙己亥十一月十三日。卒於乾隆甲午四月二十一日。元配程氏封宜人。四川蓬川州知州之璋女。早歸先生。旣成禮。而依於姒婦以食自衞。至池。先生數出遊。宜人日一饜食。督積容誦字。積容出就傅。人必切誨之。積容日日見母之自飲其淚也。及先生幕遊。則從在山西。後從之京師。先生出遊則獨居。益督積容學。及積容旣官。受封。乃以積痾目失明。三年而卒。卒於乾隆癸巳五月十四日。生於康熙庚子十月十三日。年五十有四。子積容。乾隆辛卯進士、禮部儀制司額外主事。娶陳

氏、翰林院檢討呂平陳木敬女。女三、一適大興縣學廩生朱錫紱。一許嫁漢軍候選州同知壽星保。一許嫁通劉璵。嗟乎。余幼聞先太夫人謂余外王父與先生之父居山陰時。其宅一區。中表兄弟視兄弟。其後先生之兄自衢及池至京師。必主余家。自是兩家情益親。乙酉、先生命子積容從余遊。余實弟視之。而非先生若母之親黨然。癸巳、余在江南。聞程宜人訃。甲午、先生之喪至自山西。余竊愴然感慨於心。今年丙申、又獲銘先生與宜人之藏石。俯仰三世。其於史氏之故故詳。銘曰。

璞之厚。報汝玉。水之厚。報汝舟百斛。風之厚。天池之鵬。報汝飛而行食肉。首邱之藏。繄先生宜人。子孫永永福。

史先生墓碣銘

先生姓史氏、諱猶興、初名積善、字若農。有德不耀。以方正孝友諸生終其身。爲之外王母、先生之王姑也。乾隆丁巳、爲從先生遊方九歲。時先生年二十有四。越三年庚申冬、先生去爲家館他氏。爲幼事先生三

年。賂知先生之制行也。史氏出漢溧陽侯崇。三十傳至惟則。當宋時。從鄆。又九傳至昌齡。當元時。從餘姚之半霖村。明中葉嘉靖萬歷間。隸籍順天西便門之外白雲觀旁。有祚所焉。先生曾祖諱在籍、官章邱縣知縣。開洛坡河以利民。民廟祀之。爲之外王母之父也。祖諱完節、官石棣縣知縣。有惠政。父諱志羲。倜儻尙氣。以無恆業故貧。先生館爲家時。父與先太夫人爲中表兄弟。數過爲家。先生侍父覲甚謹。先生之兄積詩年三十矣。未授室。居忽忽爲牧犢子之悲。數來館中。與先生共士榻臥。臥且病。嘔血良劇。先生則夜起抱兄坐。而以竹器紙藉其中。手承兄所嘔血。且慰解之。兄嘔益甚。比日出。爲蹤跡入館中。見榻間竹器。血盈者八九。先生顧兄息少定。嗁然捧器而出之於外。逾年兄竟死。是時見者皆言先生之侍疾克友也。弟積礎。慧巧而好博。蠶以遊。先生數抱持館穀爲弟償負。久之弟竟以博死。先生哭之。益自悲。當是時。先生屢試於鄉。不獲舉。歲戊午、試卷幾獲舉矣。以謄錄生誤。倒寫先生所作孟子文曰規方知圓。主試者輒黜罷之。先生益窮。初娶於魯。魯翁遷官事。破其產。徙家而南。已而癸亥。先生遭母喪。獨與老父居。於是益顚躓無所向。會先生之舅袁先生儒行爲定興教諭。先生舉家往依之。而身獨走保定授經。用嚴課其門弟子。弟子從遊者日以進。定興去保定百餘里。歲時節候。先生歸館去省老父。雖貧。歡甚。婦魯亦搏節。先生館所入。供甘旨無闕。定興人咸稱道之。然父故倜儻。亦竊嗜博。數詬魯曰。新婦食吾旨而甘。不若吾博之甘也。取兒館所入來。魯不敢言。謹進之。父輒去與博徒遊。盡卽反。冬寒。先生自保定裝衣裘以遺父。父亦質而償博。退而反舍。不言寒且饑。倜儻如故。先生歸。輒泣諫父。父笑曰。吾助窮者以錢。欲人德焉。何如吾

無德名。而窮者受吾錢之益邪。先生泣不言良久。父頷之。先生益竭蹶爲父具一裘。弱其旨與甘。偕婦進之。父衣裘卒發罷。顧曰。吾姑去博徒所。束手觀之何如。則觀繼日以夜。先生輒往侍立。不敢言。父顧曰。去。蓋觀十餘日而父博復初。凡先生在保定館所入。爲父博所盡者十七八。先生雖輒泣諫父。而未嘗慦也。先生嘗以國子監生從吏部試。職可就河工。得小官以給養。自顧行方不利趨走事人。以故不行。歲庚辰、爲弟石君以翰林出爲福建糧驛道。請先生俱行。先生顧父老。父趣之行。居五年。中間石君一攝鹽道。先生佐其事。鹺商者或以數百金爲先生壽。先生卻之。他同事者受之。先生聞而未嘗言於人。其介而恕也如此。先生在福建。客或饋酒食。對之愀然不舉。以父之遠不得養也。久之。甲申春、得父書。字書欹衺。不如其恆。先生則泣下。辭石君。即日歸。歸而聞父故無恙。作書時會不適耳。先生顧父須鬢皓白。退而歎曰。吾歸晚矣。則朝夕歡。越歲乙酉疾作。比卒。執父手曰。兒不獲侍父終天年。天乎。竟以其年秋八月三十日卒。先生生康熙甲午秋八月十三日。年五十有二。越六年辛卯、父亦卒。父子相次葬定興南門外西塚莊。以先生僑寓定興久也。子兆蘭、先生臨歿命來從爲學。後十又五年戊戌夏閏六月、兆蘭以偃師武億所作先生狀來乞爲碣。揭先生之行於墓。爲議以昔所見聞。參狀以徵。爲之銘詞。用傳先生。銘曰。

吾母氏之中表從子。吾兄而師。茫茫百年不南旋。而無以家。爲人直以方。孝友以良。齟齬鑿枘窮以殃。歎

觀遠曰紹興。隸籍近曰大興。埋骨與肉墳隱隱曰定興。囑子孫之興邪。尚兆鬮之欲邪。

笥河文集卷十四

國子監生洪君權厝碣銘

余至太平之初。陽湖縣學生洪禮吉來從余遊。禮吉能詩歌。其貌溫然而中英英有氣。余讀其所擬樂府。心奇之。留幕中。明年春三月。禮吉乞餘姚邵進士晉涵爲其尊甫君狀。請余銘。余益從問其家世及尊甫君生平之詳。禮吉再拜言曰。禮吉四歲孤。不能詳吾父行。然聞諸吾母及父執友言吾父爲人介介。其接於物也和。故年三十有八卽死。無祿與位。而弔者有餘悲。至今知吾父者或見禮吉爲言之而流涕。禮吉不能詳其何以致也。聞歲在辛未。吾父遇疾於太倉。且革。以歸。舟及常州城三十里。是時吾母抱持禮吉兄弟倉皇迎訣於藏社。而吾父卽瞑。蓋不獲反斂於家。又以貧不克葬。權厝於郊外之天甯寺。至今二十二年。禮吉益長而心痛焉。今者始獲乞先生銘。冀有日以葬。而有以慰吾父也。余悲其詞而爲之文。按君姓洪氏。諱翹、字楚珩。又字午峯。洪故爲休甯著姓。高祖考諱遠。明工部尚書。諡恭毅。曾祖考諱宗彝。贈中憲大夫。山西大同府知府。祖考諱璟。山西大同府知府。考諱公宷。國子監生。妣趙氏。武進翰林院修撰熊詔女也。初、大同以城隍壞。繕甃。既去官。大官召吏持算核減。以爲不實。當償帑金十萬以上。有子十一人。公宷獨任曰。公宷侍父官。知狀。當償、則盡鬻私產以償。會熊詔弟鳳詔知太原府。有罪。籍沒。臨刑。屬子

四人於公宷。仇人告其寄頓趙氏貲財。有司幷籍洪氏。公宷弟爲意。卒保其孤。至傾覆居。日不能一食。鄉人義之。君事父以孝謹。而友於諸弟。父嚴重。諸子有小過。必痛杖之。君每逢父怒。則令諸弟匿鄰家。而身獨受大杖。或曰。大杖不走。不孝。君曰。父何至杖殺其子。吾不忍重父怒也。則長跪達夜。父爲意良解。乃卒諸弟兒如初。父以家貧。命季躑輟誦。學爲賈。躑願讀書而不敢言。則持君泣。君曰。弟入塾常自勉力學。吾賈餅餌啗汝。居數月。父知之。許卒業。卒爲縣學生。有聞。兄弟歲時從趙氏飲酒。醉溺下。父已寢。君入門一一送諸弟入室寢。戒諸婦勿擾。令堂上聞。然後寢。既籍沒。家無旦夕見糧。君娶於蔣。夫婦侍養必致潔。蔣氏數餓女食。君必召諸弟妹。人人偏食。乃與婦啜其餘。率以爲恆。僦屋後臨大池。歲行潦雨水入室。浸牀榻下。君率婦居其濕隘。以故貧甚而先後無間言。君早能文。常從趙氏昆弟應常州府童子試。試高等。趙氏輒止之毋應試。學使者君始援例爲國子監生。又以貧養計。不得卒治省試業。於時幕遊爲書記於府州縣間。禮幣所入。絲毫必歸以奉父。在外未嘗治一衣。買一蔬果。間有贈遺。則亦附遺其所知之貧而賢者。每歲間歸。問安畢。則入所居室旁之兩閒。曰兩閒書屋。坐其中。懸看劍詩於壁。爲詩及小賦。暇則命酒獨飲。顧其髭鬚甚美。則手捋之。呼子姪來前。令背誦所誦詩。勞以盤中西瓜子數枚。與小兒女戲笑。能去。以故外內皆樂君之易且厚也。君常從父飲里中。被酒。路遭遊婦者。狀有異。閒之。則人言新婦故許字趙秀才。父母惡秀才貧。而奪女之志。以嫁回回。君父子怒。[illegible]之。而醵錢召趙秀才歸。爲匹偶。回回怨之官。君前辯侃侃不屈。官爲杖回回。遣之。有江西提督某負君家金二千兩。君父命君持券責之。至軍門。提督出迎。請合券。旣得券。則面詐背前負。語且侵辱君。君笑曰。翹雖貧來謁。然豈必以得三千金來哉。幸勿復言。逕歸報其父。退檢故人所負券。悉燒之。其落落如此。君常客江甯某官幕。有應鄉試六人者。同載渡江。江風。舟覆。紅船飛捄之。得不死。而行李無銖寸存者。六人中武進陳寶、通州符某、皆識君。奔告君。爲之惻然。卽盡出一歲所得金爲六人者治裝。卒試。比歲卒歸。而君歸資竟與六人者同。具以語婦。婦曰能如是乎。使酌清水祀竈神。相語以爲笑。時君尚未有子。戲語婦曰。吾在江甯幕中。司刑名者以事去。主人屬吾代其司。適有營卒殺伍卒者。獄具。當論死。吾以死者之婦亡去。疑其情。詰緝蹤迹之。果得實。乃卒婦有所私。卒歸。遇之。逸。卒怒。拔刀磨於石。大言且殺汝二人。婦出呼私者反奪刀殺卒。乘夜逃。明日營卒來呼其伍。不應。排戶闚尸。血汚衣。驚出。爲道路所執。尸刀在。卒無以自辯。誣服者也。吾爲正其奏。當活一人。當有子矣。已而再舉子。君竟以幕遊路卒。時乾隆十六年辛未七月也。君生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年三十有八。娶蔣氏。雲南嶍峨縣知縣敦淳女。子二人。禮吉、清迪。清迪出爲君弟誠後。女三。一適芮宮椿。一適汪德淵。一適史桂。君行固長者。鳳詔之子某君舅行也。豪於里。或謂黃容兒斥其短。君從外歸。中途拾詞以示某。且規焉。某慙。疑君所爲。起撻之。君曰。非是。曰。然則誰所爲。君識其書。知其人。卒受撻無所言。有宋某故鬻身君家。其子已爲諸生。或欲發之。君聞。急索故約還之。事得解。以故君之卽厝也。執紼而飲泣者衆

百人有鄰媼聞而哭曰媼今未即鬼餒死矣十九年甲戌天甯寺火捄火者羣見火中有翁將數人舁柩以走羣呼翁翁亦呼曰諸君助我舁洪楚珩柩羣爭應曰然然既出視翁鬚眉焦盡問之則通州盛聰郎君歲贍遺所知之一也嗚呼君之卒而其德在人如是今禮吉文章有立行大其阡也已銘曰

德有餘年胡短兮非必大曆碣穆子文章之闡風之鄉麟之顛噫不於厥身按禮吉後名兆吉

汀州府同知吳君墓誌銘

余初識二弢在丁丑之冬時二弢年四十餘用諸生再召試得官爲中書舍人方未至京師嘉定錢學士大昕爲余言吳君二弢歙之詞人也比至相見於歙縣館舍中其容樸出其詞讀之淸以腴言華而行樸殆所謂君子者邪自是居京師者十年與余之交也澹然數試禮部幾遇矣已而數躓余出自閩中輒執手相勞苦二弢輒自解而罷與余之交久而彌至十年中間一歸省其母再至京師頹然一目眚且老矣久之遷典籍辛卯計舍人俸六年當遷出爲汀州府同知便道至家再省其母壬辰春至官暴卒於汀州其年三月余試徵士聞其死也悲之憶二弢在京師咸邸致之爲上賓王子輔國公瑤華主人呼曰二弢先生爲我譜新樂府每一詞成王子坐君左席召伶優子弟遞進倚聲按譜一時爭傳時汪甯王生梅君年二十餘玉貌鮮才以工詩名聲出邸客獨心折二弢二弢亦忘年與之交相善也二人同居五老衚衕每賢豪通人車騎過東城不之王則之吳辛卯之春梅君病欬血二弢過余壁見於色已而余入貢院分校試事既罷出而梅君死矣二弢亦報罷於時相與歎獻太息以爲才人之不及永年而不知君官之一出年及改而死也茲余來徽州二弢兄甯松原方就應諸生科試文章出諸少年右而二弢年不及其兄而死然吾猶喜見二弢之兄之健爲擊節其文也又讀全椒金君兆燕所作二弢傳述二弢之幼事太宜人如處女太宜人戲呼曰閨媛其在京師常筆歌管絃之交背隅獨歎引枕而泣暮太宜人五十如其歎歲時且曰二弢死江南人無能作綺語者信然益嘆余向者知二弢中行之未盡而其爲詞人之君子不妄也二弢諱寬字鐵弓二弢其別字也歙人生於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卒於乾隆壬辰某月某日年五十有□癸酉拔貢生丁丑召試舉人欽賜內閣中書舍人福建汀州府同知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母某氏祖父皆贈如其官配某氏敕贈孺人子□人銘曰

昔吳原博以弢自號文達命通君同其姓又同其名弢無所容曰官不若曰年不若詞鑒奇工黃山之麓骨託斯阿以韻歙風

處士安州張君墓碣銘

乾隆癸酉余始舉於鄉而安州張子潤名在是榜之副與余爲同歲生後七年己卯潤再鄉舉有名今年丁亥春來從余遊稱弟子余獲與晨夕知其爲人且聞其家孝友至於五世同居邈然有古人之思先是乙酉二月潤偕兄玉淸奉母柩與父合葬丙戌母夫人以節孝獲旌於朝官爲建坊迄今夏坊成潤欲立

碣墓前以著懿行而請銘於余余曰銘必以實子其告余潤曰潤之母節以父故然吾父之死不忍言也余告之曰不忍言者不中道不言可也如其道是行與銘宜子必言之潤則遲延哽咽良久而後言曰潤家自高曾以來至於王父輩而孝友益篤其治家而教子弟也益嚴潤聞之吾母吾父年二十三次舉潤逾月而鄉里有相索爲湯餅之會者時吾父或他稱貸以供客已而無餘以償外責諸王父怒而厲訶之於時內懼王父歸且督過不敢自明而退自經於萑葦之間比吾王父歸而求其死恐大傷吾曾王父賢諸王父之心其哭之也淚不下曰唉若恐何以至此蓋三日而埋之當是時兄玉淸生三歲潤纔兩月兒耳潤母撫之泣曰吾固當死然必待若曹小成立申厥父志然後死吾以若王父之不私愛其子度之知若曹之必有立也蓋自是終身撫兄玉淸及潤以至於今嗚呼然則吾父之死實自不孝潤之生也潤何忍言余聞之而太息卒謂之曰子之王父實孝而友不私其子仁之至也子之母心厥身之心撫厥孤以畢其節義之至也余聞曾子嘗譏斷瓜以受父撻流血孔子責之申生愛父不敢自明死而君子以爲恭今子之父過同乎曾子而恭合於申生又遭賢父死非不得子之母相賢夫苦節得旌並與金石例稱子何傚哉按君諱和修先世明永樂中自小興州遷居州之壟頭村十餘傳而至君祖諱仁民州學增廣生父諱琇瑆候選縣丞祖故好俠重交遊而父篤於孝友其視君之兩叔如己君亦視父弟如父淳至少言鄉里愛之嘗侍父疾累日不汗君則夜夜焚香向天祝疾且篤而汗母趙之喪君晝夜哭有小妹始晬亦晝夜哭君在塊次雖夜必起抱持之哭聲及妹睡而止人咸以爲孝君年十五娶於趙趙孺人年十九與君偕事二人並得其歡心君卒孺人守節以強撫君子其執婦道也尤謹慎後事兩姑並繼室比老而姑以爲孝鄉婦稱之其撫二子也必以淚教曰若能讀書有立若父死不憾矣吾不死以撫若不憾矣至歲己卯潤舉順天鄉試庚辰玉淸試爲州學生孺人爲之少喜然其所以泣而誨之者如初其居家雖有疾辨明則起凡一切任紡織席勞苦之事未嘗後人以故諸娣姒諸婦莫不以爲賢潤之所以述其實者如此余謂潤曰子知子之家所以五世同居者邪子之王父以磊落樸厚起家而其所以不私愛其子而兄弟之愛用益篤者此古人所難也子王父雖賢而內有子之母爲冢婦以率先之又匡之以節孝故外內以正不然何以得此然則子之父雖不幸賢而早死而家之興實繇焉韓子所謂潛德之幽光當發者也是不可以不碣君生於康熙戊子年五月十五日卒於雍正庚戌年九月二十一日趙孺人生於康熙甲申年正月初六日卒於乾隆癸未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以哭舅疾有加歷三月而卒年六十子二玉淸潤孫二元楷玉淸生元桂玉淸生嗣潤銘曰

君死而賢兮鄉人歎婦不死而克孝兮鄉婦無間言家之昌兮子又賢廬中人兮魂來還

安平縣知縣郭君墓誌銘

余憶乙酉春同年進士平遙郭君來謁還司爲余言其從叔肯構先生之力行而乞余爲表其墓余雖久

之末遂爲然竊讀君所撰行狀文而能質以爲庶幾古人之風而心賢郭君之能詳言之也其年君將選深州之安平安平去京師近君之治聲日至於耳又竊賢君能以其家長者之行力行於其官也既而聞之君以父老乞終養上官已許之矣而安平之人數百里走相處赴上官乞留君或走安平之署乞於君之父勿令君去君卒不得去而留安平安平人乃喜相與爇香炎炎擁之額上迎君入於縣若迎神然嗟乎君使人愛之若此君果賢已乾隆三十有二年歲在丁亥冬十二月君以父疾去官安平之人復盡走上官乞留君在官終喪格於例不果行於是君扶父柩哭以走安平之人亦從君哭以走君喪其父越明年秋八月君竟死矣悲夫君諱與讓字禮賓一字牧軒先世自陝西渭南徙山西平遙之王郭村爲汾州府平遙縣人曾祖諱紹儀祖諱爾強縣學生父諱大璣縣學優行生例贈文林郎鄉人所稱肯堂先生也君家累世同居肯堂先生與從弟肯構先生終身相友如同產子弟化之汾晉之間推郭氏家法當事亦屢旌其門云君生而嶷然從叔肯構先生愛之而君父所以督課君者甚嚴早歲知名癸酉以選拔生不及貢舉於鄉明年甲戌成進士平遙人士自本朝成進士者由君始君既成進士歸讀書又十年乃謁選得縣君之治安平也早作夜息以勤民而奉持之以小心終日兀坐鈐印之舍與外相關吏役不得因緣爲奸利嘗曰得罪上官能而已得罪百姓嘗可逭乎會令當修城修城當用灰及甓而陶甓者必用柴凡主辦柴與灰藏不善則民病甚縣不產灰去縣計程六日至曲陽始有灰廠君出告其父老曰民當輓灰甚勞苦然亦民事也若將車一輛吾與大錢二千更益三百佐君酒食吾親給若何如民抃以往不日而灰告集又告曰計吾縣歲當出柴一斤以佐陶吾給若直有數十村民爭輸柴不願受直君卒論給之城畢縣人稱之曰安平城成雞狗不驚父母神明縣嘗試弟子以上學使者或夜持四百金爲君壽請曰某子願得首舉君正詞之曰若休矣若欲我爲關西罪人邪其不可犯又如此君去安平之三月民思之爲立碑一置北門一置西門曰我思公其無方乎君生於康熙六十年辛丑三月朔日卒於乾隆三十三年八月望日年四十有八配張氏恩榮官復與女子豐恆恐誤將以三十四年仲春吉日卜葬君使來京師乞銘銘曰

平遙進士君則始安平神君君則有父養則終兮子可以死

邵武縣學生朱君墓誌銘

邵武朱鍔以歲辛丑來應禮部試聞其父赴奔喪即遂爲余泣求銘其墓石曰鍔父以去臘適除考終於家鍔不及視含飯子道不可容幸先生哀而賜之立言之文庶託以無窮焉余謹諾案君諱圻字伯宏一字慧齋累世居邵武曾祖紹裘祖曾父炳君早以事父孝聞父殁盡哀禮而事祖母危復以孝聞祖母疾君禱於神而瘳少間呼君謂之曰觸夕吾夢緊見一老人草衣而帶授我菊梗二十有一曰爾孫爲爾祈也吾寤而差閱爾果祈邪後越二十一年危年九十一竟無疾而終祖母居恆故好施舍君則別儲一室

凡穀麥錢帛其以待危之所欲施者毋缺供焉曾祖母童有族子老而破其産無以活君則歲出米八石屬之邱家嶺金山寺僧俾給其朝夕食竟畢其身其推曾祖母之愛也自父及祖母歿君歲遇伏臘令子孫弗爲酒食如常日曰吾不獲養尊老者而顧令若曹舉幼者向我數數拜邪君每行上壠壠以水晶名上峻而滑窮於躋攀君雖老必令子孫挽而上思慕誦述如少時後至七十有五子孫力勸公今雖挽亦不可上也乃止而家祭焉君既以孝弟力行而遇物也厚且直曾縣修學縣人推君董其役自歲丁亥至己丑凡三年而君則寒暑風雨往無一日輟一日有匠人設對食召董事者會食君詫問諸君董役間嘗鎬匠人而反受匠人鎬邪衆皆赧而謝時匠人將欲以他木附刷木間衆目也以君故不行府北門有溪樵水所經流以合於杭川者也北通建陽西達江西以往兩涘橫作行者病甚奸民或賃舟賈渡居奇日再渡耳窮且擠者輒望洋而泣君毅然鬻田八十畝建義渡二榜人六月給食歲給修船費而人大便利君少時有故人吳生廷機才而早死婦卒屬君曰吾負咸耆而死得妻不嫁足矣重爲君累柰何君泣曰諾吳生妻居僻巷君數至門外給粟將後病而犀漸延君入視君曰否自是不復至其門而粟月日以給凡幾十年後吳妻七十有一而卒固請君至令媪扶昇於牀下君遂逡巡引避吳妻曰今日邂逅先夫於地下拜君之德畢矣君隱行類此者尚多君生於康熙辛巳秋八月二日卒於乾隆庚子冬十二月二十七日年八十有一娶邱先君卒側室胡子八長鑑國子監生邱生次鐼國子監生胡生次鉽縣學附生邱生次鍘胡生次鏍乾隆戊子本省舉人邱生次銘次鉻並國子監生次鋮並胡生自庚午邱卒後君不復人側室曰義也孫十澤鑑生深濬鐼生濟淵銘生濤鏍生潞銘生某銘生銘曰

君歲歲拜兮水晶壠送君藏於北門之外兮子孫擗且踊孝視世世兮鄉人誦行者趺兮嶷木萋以萃

附貢生楊君墓誌銘

余以乾隆庚子夏四月試汀之屬縣連城得芷溪楊氏之士秀者五六人而曰登宴曰登璐曰新曰進者數來見於福州余詫問曰生家何所積累而讀書至此則知有楊君顯聖者隱德士也登宴登璐其少孫曰新曰進者其曾孫輩也余嘆曰其有自來矣登宴等斂日我家遇卜以今年冬十月二十六日葬我祖於本鄉茶山口之邊若獲使者銘所謂發潛德之光吾祖果不死矣余諾銘之案君諱顯聖字人鳳一字德庵自宋末世居連城曾祖茂誠祖大宙父高煤君生康熙丁卯年二月十二日卒乾隆戊辰年五月十七日年六十有二初以康熙丙戌試爲縣學生癸巳入貲爲附貢生家力田而好讀書善於其鄉篤老不息嘗召工作書室近茶山口及後人增拓之至五十餘楹蓋數十年矣茶山口當芷溪中央四方客有好讀書者至君揖之入室俾具炊爨自讀書而躬以束脩禮致通人爲之師人人各治其業客學有所得或願去則聽之而君躬坐書室其出入處且讀且時觀欣然以爲樂也郡去縣百餘里在萬山杈枒間君與郡人約吾郡實有警柰何其願家出人者與之錢日幾人以請狀親候齒異者不得頓止夜則巡山徵用餉

聲。以故邨之雞犬鳴吠帖然。乾隆歲壬戌。汀州一府飢。米直踴躍。貧者無所食。君約曰。吾鄉出積穀糶之。直減見半。人爭來赴糴。其不能糴食之。君則別除隙地二所。老者供飯。壯以下者授粥。一日發一食。其餓於家不願來食所者。則餽之米。凡四閱月。而能活者無算。府聞以圖來旌。自是知是縣者。旌相繼也。邨中三姓楊、黃、邱。而黃氏尤蕃衍。君輒爲邨中解紛。人輒聽之。人人以爲長者。雍正中。硝禁初嚴。而邨中故有私居硝者。其族嗾君行首之。君曰。容隱於法不可。顧俯以同姓猝致死數十人。可邪。吾益棄諸溪流何如。僉曰善。則盡舁棄之。而黃氏之難息。邨有婦不得於姑而縊死者。婦家雜遝來閧。訟君曰。死已過。又訟禍邪。若閧窮家。度無所利。則出聚金慰解之。而訟者跳去。黃氏山葬。而上過田。水溜衝墓。不克葬。兩家相擊殺者累歲矣。君款洽謂山上田者曰。盡賣田以歸我。其人曰。長者欲葬邪。賣之。君則以歸山下者曰。爾永永葬矣。黃氏築屋美而道當池。池上人輒抱榛棘塞之。亦輒鬪也。君謂池上者。吾欲得爾池。則并避歸君。君又以告築室者曰。若門道率吾池而行。且暫約曰。吾子及孫。世世不得爭塞此道。其事事好行其德也如此。以故君行視茶山之口曰。吾死當埋此。邨中人聞之。田有此者。曰必以歸君。旋有滯者。曰必以歸君。環所卜左右方隅有缺齧者。曰必以歸君。且曰楊翁長者。生吾莫加之。而況死邪。君於是即其處自爲生壙。比卒。子孫以形家言遲之三十餘年。初卜厝焉。而竟葬於此。配吳氏。後君一歲卒。與君合壙。子五人。升鼇、升璧、起熊、宗、升亮。並爲諸生。孫二十一人。升鼇之子七。朝佐、登象、鵬、登培、登範、登霖、登寅。而鵬於乾隆己卯、以武舉於鄉。升璧之子六。登治、鎬、登上、登月、登題、登有。而登月現官浙江迪市巡檢。起熊之子三。點、登用、登曦。宗之子二。登鶚、登翹。升亮之子三。登史、登嶙、登衡。曾孫五十八人。而新爲之首。元孫十人。而殿與爲之長。孫及曾孫見爲諸生者。凡十餘人。嗚呼。不有已也。純已。銘曰。

芷溪中央茶山口。楊翁隱德有迪城之壁照汝後。

楊孺人墓誌銘

武進徐生書受、歲甲午、從余遊。其秋應順天試舉而歸。遭母楊孺人之喪。不及斂。毀且殆。以書來乞余銘。其書詞至痛苦。越三年。丁酉服闋。再北來試。再三泣拜而益請銘。余竊生之意。以爲余銘足以傳若母。嗚呼。余文何足以傳母也。以故愈不敢下筆。試又舉。生將暫出都。且以今年冬將卜葬。用勉塞生之泣而爲之。按徐生自述其母行。實有絕人者。武進楊氏祖父以上。累世不試。而所學專家精絕。孺人之母與孝婦孺人少佐母養其姑。克肖其孝。母歿。哭見血。一目失司。丙寅、來歸同縣徐君士勳。士勳貧甚。以教授力養。而君舅君姑並在堂。孺人晝而執膳。夜輒爲女紅。佐士勳束脩之不及。雖貧甚。甘旨未嘗缺於供也。以故姑憐若女子子。孺人同居宛若及諸從子女。孺人一以天性遇之。人人化而失其睽。且晚必集孺人之室。莊坐燕語。久之各能去家。雖甚貧。然至樂也。己丑、士勳數從計偕應禮部試。能客天津。而君舅食病歐。歷庚寅辛卯凡二歲。孺人嘗食聞翁歐。則罷食。歐少間。亦稍稍食。其日歐甚或閒否。日飯若干。食肴若干。款

狀在孺人之心。皆巧歷然。家人但說老人今日歐或否耳。以是知其事翁之奇孝矣。壬辰、翁病漸。孺人則閩戶而泣。其弟三姊即之隙間。見孺人即鐙右袒其左臂。且自割也。姊駴。而以其姑命出之。則止。舅竟卒。時士勳方以其年三月得官。將之四川。家四壁。惟空甑無一夕之儲。而鄉里親戚聞者。以孺人孝。故悉匍匐來相救。喪以成禮。時君姑又臥病。孺人則就姑與其叔左右事之。竟痊瘳。然三月歠粥。髮爲之白。越二年甲午、孺人竟以孝死。孺人生平誠於祭先。一似躬見其人者。子書受、幼。孺人牽之跪拜。或惰。則呵怒之。肅然乃已。先卒十日苦暑下。猶力疾爲王舅諱日設祭。遂至劇也。父處士坤、曾母吳孝婦所遺手札。篋而謹藏之。獨處則出之。讀且泣。慟如初。其少女死。女生變除。每歲小除日。孺人必陳其所嗜。隱於牀閒。祝而祭之。書受及姊闚之。相持泣。不敢入戶限。其於子女。始至慈也。書受幼時。嘗間患疳。時時劇。跪而讀書。孺人手擘蓮的食且課之。明日入塾。塾師奇書受誦精熟。而不知孺人豫教子之不煩其師也。歲丙戌、書受墮水且死。心一念母在。輒有出之者。歸而投母懷中哭。孺人爲設雞酒告於先聖。而其年書受遂補縣學生。有文且大其世。孺人庶幾不死矣。孺人於六親有急。必周之若富者。族子步泉啓。而貧負來。孺人方浙米炊。輒分其半俾持去。曰。若家飢矣。其視僮婢。良有恩。雖蝕豕。未嘗箠而殺也。比卒。閭內及外行哭失聲。醫子來。自擲於地曰。天絕我矣。君舅在時。嘗曰。吾婦古之所謂仁人。而未學者邪。舅之妹來歸省。見孺人事舅姑。嘆曰。女子之曾參也。孺人生雍正乙巳夏五月十三日。卒乾隆甲午秋七月二十九日。年五十。爲丙子舉人揀發四川知縣徐君士勳元配。子書受。附學監生。女二。小者先卒。長者哭孺人亦卒。余念行年十五。喪吾先太夫人。以爲吾母之賢。近古未有也。比聞人有賢母。輒心悲。以勵茲於書受之泣請銘其母之賢。余盡心泣而銘之。銘曰。

蕙蕙松根下。虎魄。桐花鳳。幺幺嘒。其實之得。誰家賢母子。穉穉。烏有親。鳩則均。幽遐麟。嗚呼。母之仁。我文其石三尺墳。

葛太宜人墓碣銘

歲庚寅。余主試福建。所得士侯官林其寔。爲余言其母太宜人之賢甚苦。曰。母娠其寔時。居文儒坊老屋。屋有井。老茶杈枒數十圍覆井上。母汲於井。風雨暴至。空中爍若黃紙下墮。母驚棄水走屋而及。霹靂從井中起。震聲欲裂。聲老茶樹之半飛去。明日半焦棲在烏石山巔。居數月。而其寔生。是其寔在母。幾累母之逢此厄也。其寔生六歲。始能行。前此皆在母背。母貧且病。咳血日數升。且背兒且製通草花以謀活。其寔暫去母背。輒呱呱泣。母憐之。咳血滿屋地。不弛其兒。是其寔之無知。累母苦如此。比其寔通籍。獲官於朝。貧如初。而母不令其寔在官知狀。行年五十有六竟卒。吾母蓋終身苦也。嗜。其語可悲。乞余爲之墓銘。按太宜人葛其姓。早喪父母。依舅家。日爲舅家抱甕行汲。二十而嫁林君某。喜曰。吾今獲爲秀才妻矣。然嫁之日。猶爲舅家汲數十反而後行。林君家亦貧甚。用手指治紅。佐夫讀書。及供給其諸子亦然。林君謀

子嚴。輒予小杖。太宜人外益助責之。而內實憐之也。後歲壬午。夫舉於鄉。辛卯子其宴成進士。官戶部額外主事。其年遇覃恩獲封宜人。而太宜人不改其貧。然貧實如初。竟以乾隆戊戌夏閏六月五日卒。其生在雍正癸卯春正月二十有三日。年五十有六而已。太宜人故能貧而尤賢。其宴在官。請迎養。太宜人喟然曰。吾妯娌四。以貧相守者三十餘年。吾不忍違之就汝也。卒不行。有族姊陳寡而窮。撫其孤。太宜人輒嗇撫其貧所有者。以衣食之。歲月繼。曰吾敬吾姊節也。其行在梱實應銘法。子三。元器。侯官縣學生。娶萬。其宴。戶部江南清吏司主事。娶薛。又娶楊。其光。娶蔡。孫一。臺郎。元器生。乾隆庚子冬十一月二十五日。諸子奉太宜人柩。葬於貓頭山右元沙之道。銘曰。

厥生初。母夢神人送老夫人實生太宜人。嗚呼。不獲厥老而貴。有閒歲也。反其眞。曷為乎長貧。曷為乎長貧。

李恭人墓碣銘

海澄、陳天威。以乾隆己亥、舉其鄉。出余弟石君之門。辛丑、再試禮部。報歸。而天威王母李。先歲庚子夏五月十九日卒。天威行當別余。乞為銘其王母之墓。余辭曰。子行日迫矣。恐不及銘。天威請曰。請何待銘而後行。余重其請。為作銘。按李故漳望族也。父靜獻處士生恭人。年十七。歸於陳君鳳儀。陳氏初籍海澄。後遷漳州府城居之。陳君好義。其生平急人之急。鄉有喪其妻而櫬不具者。君曰奈何。便共喪為具櫬。恭人

贊之曰。善。君子孫自有福也。其善成夫之善如此。嘗是時君舅老矣。在堂。恭人日日齋。為舅祈壽。比舅歿。而恭人覺恆齋。歲時相夫承宗祀。必飭。必潔。必躬親之。以先舅之故耆荔支也。前祀之日。恭人則躬推磨旋之石。釜稻麥其中。力磨之成粉屑矣。然後擷荔支實。除其外殼。及其中核。雜而蒸之。以作餈也。餈餌既具。厥香升於室中。及他人代作之。不能然也。其他一一必自治之以供祭物。僉曰。恭人之誠事如舅生如此邪。陳君有季弟。出為戴氏後而死。恭人為其子娶婦。如己子也。又有幼妹。長歸王。已而死。恭人為之計繼嗣立。曰是妹我所提攜以成也。必始終焉。恭人父母早歿。而兄弟不能立。為設主立後。終身不敢懈。其厚所厚也如此。恭人中年夫既歿。家小豐矣。其自奉儉至薄。漳俗日三餐。恭人再耳。日日擇其早饗之糧以一器納筐中。待筐之盈也。則以分給族鄰之不具食者。即當食時。有丐者在門。則徹食案所設。悉賜丐者。是日即一食。曰、我縱偶不飽。而彼常餓也。恭人嘗臥疾。醫者診之。曰、法當服人蔘。否勿治。於時家人日具蔘以進恭人。恭人聞鄰有窮而瘵者。則傾所具蔘。陰遣人持贈之。瘵者愈。左右侍恭人者。久而覺之。大驚。而恭人竟不蔘而亦愈。其自奉薄而厚於人也。若不知其自薄也。又如此。嗚呼。恭人所謂孳孳為善者矣。恭人生於康熙戊子秋八月二十六日。卒於乾隆庚子夏五月十九日。年七十有三。實為誥贈奉政大夫晉贈中憲大夫諱鳳儀之元配。子六。元泰、州同知加三級。元仁、州同知。元義、州同知加五級。元禮、國子監生。元智、早卒。元信、國子監生。出嗣。孫十有四。元泰生者五。天威、乾隆己亥舉人。應瑞、時熙。元仁生者二。

玉、歲。元義生者二。華、綸。元禮生者一。紅。元智生者二。階、旭。曾孫四。並幼。銘曰。

善一而專。以畢厥身。恭人日日損一食。天百益爾子子孫孫。嗚呼。孰尚忍乎不仁。

陳安人墓誌銘

侯官陳安人、生於康熙甲申年十二月十一日。卒於乾隆己亥年十二月十七日。年七十有六。為湖廣襄安鄖道子威曾孫女。為甯德縣學教諭統彝孫女。為直隸某州知州焉女。其得稱安人。則以既卒後。其夫林朝綱獲恩賜都察院經歷銜六品例稱者也。安人幼慧。喜翰墨。以父遠官。迎輔在家奉母。以至孝聞。母病遘漸。安人隱家人。封左股肉以煮藥。母服之而瘳。年十八。歸林氏。以不逮事舅姑為憾。遇忌日。佐朝綱奉匜上食。輒欷歔涕橫落。間語夫曰。先舅先姑寵穸未覲。埋焉。請悉鬻新婦奩飾以助營穴。可乎。朝綱曰。切哉。更以歲壬子奉二親之櫬。葬於福州府城北之牛阬。葬畢。安人歸而始有豫色。其孝蓋天性也。安人有二男。長元俊。次紹芳。安人佐夫督子極嚴。其望之學以成也甚摯。已而元俊試為縣學生。早卒。紹芳則以己亥冬、余為學使者始試入府學。其十有二月十有六日、紹芳自使者院冠頂簪花而歸。拜於庭下。次拜其父母。安人喜。謂紹芳曰。吾家世有聞。而若父八十餘尚困頓在諸生。然志未衰。茲若又獲厠名於學。吾願遂畢矣。明日竟無疾而逝。尋朝綱來謁。為余言且流涕。余慰之曰。若君者庶幾增重昔人伉儷之風矣。然君之婦。待君之子成遊而即終。全乎終者也。年幾八十。乃返其眞。而君益壽考。不得謂之不偕老也。君又奚悼焉。其明年。朝綱秋試罷。鑑臨以其年聞。獲賜舉人。於時朝綱氣力尚壯。獨走與驛傳競速。竟及

應禮部試。知貢舉又言朝綱年過八十以上。再獲賜六品。職銜於朝。既歸。卜葬其室。而婦陳獲以安人之稱告窆。嗚呼。安人是非克孝而啓翰墨之效邪。安人有孫六。纘緒、顯緒、丕緒、開緒、振緒、統緒。銘曰。

咸枯楊荑。咸枯楊華。林娶陳。相嘗厥門。宜厥家。婦且八十而死。夫八十年未已。用年獲舉。官獲六品。始林翁遂邀榮。婦墳銘內之稱安人。掩土號哭而庶還兮。扶翁一子將六孫。

黃孺人墓誌銘

代、馮生廷工、從余遊。戊戌冬、自其家千里來謁。請余為其婦黃誌墓石。余聞禮內言不出梱。然馮生所述婦行。可信也。且生之行端。有素信於余者。矧其言邪。按生婦姓黃氏。生同省山陰之安濟寺村人。父家鳳、縣學生。母馮、生族姑也。七歲。父卒。獨與母居。家稱其賢。十八而于歸於馮。乾隆戊寅春正月也。馮生亦十六而孤。二十一而授室。婦來廟見畢。稱先舅先姑以事君子。馮生宜之。稱曰婦事廷工恂恂如子之事嚴君也。其宴私之際也如賓。而講習如良友也。自初歸。歲冬、生女子子。病幾殆而復。自是病輒作止者閱二十年。中間丁亥舉男子子矣。七歲而殤。則私鬻珥為生買妾胡。已而有身。丁酉春、免。又女子子也。婦鬱鬱曰。禮、士娶妻。及有側室。凡為無後也。而今如是。越歲卒。其年戊戌春。馮生自念以諸生試。廣黜去。入貲就教職。需次太原。夏六月、檄署大同府學訓導。過家留數日去官所。而婦竟以閏六月二十九日卒於家。

七十七
22 B

生閒之悲甚悲其賢也故狀之具昔人之情與文焉而余更從生閒得其敬事夫而有合於禮與經者謹比例書之按記內則稱婦事舅姑而繼之曰少事長賤事貴其帥時是妻事夫之文例於此也婦之事焉生每奉生冠衣非盥手不以奉示遠褻也與記冠帶垢和灰請漱鄭君云手曰漱孔氏云冠帶既尊故以手漱之文合婦倉卒授生衣及冠必以帨幣薦之然後授之此與記文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坐奠之而後取之義合又婦視生饘則必躬舉以進而侍於旁生且食且繙書不喜人以語亂之有自門外來者婦必搴簾詔之令毋入卒食以為常間有嘉肴生輒留其半以予婦婦不敢食也其食者夫餕侯再食必舉所予復進侯生舉箸食則嘗而侍食按記敦牟巵匜非餕莫敢用與恆飲食非餕莫之敢飲食以故婦於生所留遺之半不敢食也又記既食恆餕鄭君云每食餕而盡之末有原也孔氏云無所有餘而再食也以故婦必復以進者所以尊夫朝夕恆食知其自食者必夫之餕而末有原也其勤合於禮也如是生既宜其婦與婦居好以論語說說家事婦則從容問出辨證往往相說以解每歲冬夜月上夫婦披衣起更端或達旦以為樂如云君子易事而難說婦曰嬪與婢喜言人家短長諸姑伯姊或亦喜聽此新婦過之則謹辭曰若且去或與難說說近邪此邪曷不受妄說之疏也又生語婦貧與賤不以其道得之不去此大難婦曰富貴貧賤時為之若君子即時而去我失真我矣此何晏時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不可違而去之之注也生又言居上不寬其何以觀我家某叔逮下寬而家不治則寬亦病也婦曰否也譬之為室者高其閈閎峻其堂廉而人容焉故可觀如是而寬洵可觀矣若夫毀垣隘牆以為寬新婦不識荒祠敗寺觀於何有生曰善嗟乎徵斯言曷足以發明至人寬觀運類之旨哉其達諸經而證諸物也又如是宜乎生於婦之死而致其悲已婦生歲辛酉八月二十一日卒戊戌閏六月二十九日年三十有八銘曰

古曰晉之人饁而敬之古曰洛之神習禮而明詩豔焉生之婦也合厥美而離不壽也生之腸鐵石生之眶雨以溜也生乎盍傷我文其行久且長

范安人墓碣銘

乾隆丁酉、代、鄢君廷正秋山自海外歸喪其嘉耦范安人哭之逾期而悲知秋山者聞之曾曰若非過情方乙未春秋山將從其從兄廷丞之官而浮乎臺灣也安人止之曰君落拓且倦遊矣何忽浮海為秋山不聽行已果安人則解所佩順治錢錢面正書原字者謹為秋山佩之此錢蓋國初鑄自太原局者也而里語相傳以順加原文為吉祥曰佩之不逢不若比海舟發揚帆行抵臺灣差一日耳則颶作於海中舟人沈兆貓於海舟與浪簸颺不得休秋山起顧海中萬怪蟠蟠恍惚出視則持其兄痛哭悔不聽安人言如是累日颶止遂宜所作書來告家安人大慟泣亦累日益念秋山之隔在海外也則設觀世音像於臥室朝夕禱且祝曰願減己命算祈夫康甯歸無他及秋山以五月至京師而安人四月二十九日之赴

至秋山泣且呼曰我佩原字錢歸而我婦以禱我獨死我之不死於海獲歸我婦之算所減而祈邪其秋復至京師泣告余曰廷正無以答吾婦賢惟公賜銘以傳之已而秋山悤悤以從兄之事南去明年戊戌冬復來泣拜益請余嘆曰秋山其鍾於情余所宜銘也已按安人介休范氏父前甯波紹興台州三府兵備道諱洪母高氏安人八歲喪母哭括髮即衣如成人繼母蜀即秋山之姑也秋山少孤其姑又為外姑故長敎於范氏范氏號豪富方為郎寓京邸僮婢數千指以上出入侈靡秋山故名家子頗清尚氣心以依婦家為恥小不合輒謂婦吾不任居此安人亦心恥以豪家女視其夫故折節自卑下費稍稍安夫心然所事者繼母徒以賢且孝博母歡早夜服御飲食一切置不獲自由他日繼母所生子患瘵瘍頗殆父母過愛甚即睨之不忍避他室中獨安人躬鞠視之忘日夜比痊告瘥而衣帶一月為之不解於是繼母及內外皆曰賢凡安人所以曲折安秋山於北家者百端之一也秋山贅范氏凡八年而後偕安人歸於代其所處殆恆行所至難者秋山既歸不解治生產家益落凡九試於鄉自丙子至甲午輒報罷居鬱鬱安人必預試期為陳說定數以慰勉之及能久久必進曰士讀書初當思發榜發榜後惟有讀書夫子其毋以一第累心矣秋山嘆以為名言安人以不逮事先舅先姑每祭必誠必信濺滌終日畢夫弟廷工行最端敬之如嚴師秋山出家事纖悉必咨而後行夫妹七歲依安人居凡十三年而嫁妹居有小失必諾泣曰妹早無父母偶有失言之過嫂所不忍忍而不言嫂獲罪於先舅姑矣妹勉自愛小姑感之去嫁劉氏稱賢婦安人逮下有恩命婢康為秋山妾妾有子視之過己所出其卒也妾哭之如哭其母安人生雍正甲寅十一月五日卒乾隆丁酉四月二十九日年四十有四以秋山官安徽布政使司經歷例贈安人子守聘田氏妾所生子定女三人安人生者二妾生者一謹為碣於墓而銘之曰

婦睭夫睭欣身夫趨颶而干海若之齶與舌兮殞妾魄與魂媲僧伽兮呵夫君毋從夫之命兮以妾命延夫歸來兮室有棺棺非木之直直兮化而為望夫之石兮代士之風匹颶力兮颶莫撼夫舟之纜士之風則力安人之棺安安貞不易兮

何君側室袁氏墓石文

余再遊皖山見黃山詩卷有敘何君秉樵汝平名已而何君去就選人需次為知縣歲乾隆甲午、道出揚州買妾於揚之袁氏袁氏家寒有女二珠適有常熟貴人以重聘求女女一願何君語其父母曰不願嫁貴人願之何何君聞之則遂巡辭曰秉樵恐不足以辱厚意且旦夕有京師之役不克俱君女烏能待我女語父母曰願固待何於是何君欣然娶之留揚州所親家獨來京師其冬十一月、迎以來女既至從何君居僦舍不一問揚人服御饌具之華侈朱宋寒女也間曰君方需次當節用富貴有時胡遽赫赫為每賓客來僦舍介邇湘湘內不聞人聲內輒出質首飾共酒具不使何君閒何君與客飲極歡而罷後聞女如是、益賢之明年夏、有身而病語何君曰妾命薄且死事君日短淺不足致君念然妾父母老有弱弟君

胥善視之。俾父母有養。卽死。君毋念妾矣。何君愕曰。君何至此。秋七月二日、產子。不克舉。其月卒。卒年二十有二。何君悲甚。其弱弟走千里來視姊。至數日耳。哭於柩側。不輟聲。何君益悲無所向。何君有弟青。從余遊。愛其兄而憫其傷也。旣立致廣濟陳生秉銓爲畫像以慰之。又來言曰。敢乞先生爲之文。刻諸永定門東。吾鄉人所置石榴莊之塋石。俾袁氏之女託以不死。或者其足以塞吾兄之悲。余乃依韓子作武侍御爲妻畫佛之文之旨而爲之詞。曰。

生離離兮無言。死房櫳兮無人。衆雞羣兮當門。蒲桃垂垂兮覆客軒。出入思兮萬千。歸骨於石榴之莊兮。依夫鄉之遊魂。託文字兮奚傳。塞生者之悲兮。曰死反其眞。桃與柳兮風之嫣。吹墓門兮徂秋而春。

笥河文集卷十五

蔣秋涇先生別傳

秋涇先生、姓蔣氏、諱德、字敬持。浙江秀水人。以所居里近秋涇橋。又自號秋涇先生。早年喜作詩。雍正乙卯、先生年二十三。舉於鄉。從計偕入京師。卽與諸先達稱詩。日夜苦吟不休。乾隆壬戌之春、主於余母氏之黨禮部員外郎徐公家。與余舅氏名浩、及余虞師鄭先生名虎文、結文社以待試。時西湖會稽周先生長發官翰林。以詩推敵負重名。且嘯成七言近體三十首。先生輒過從。與之倡和。計首十多一二。而工益過之。周先生喜與爲忘年友。其夏、先生獨報罷。而來館於余家。時余年十四。弟珪年十二。先生得之喜甚。以爲可教。爲余兄弟縱談古今。時時獎誘之。若身翛然在天上。少選。或小不合。其呵責若風雨之至。自視蔑無以爲人。用是聞者人人感勵。至今余兄弟私計讀書無所進益。其有所進益。無若從先生時。先生暇時未嘗去詩。几案牀榻。卷籍與被服相糅錯。而身臥其中。或起繞室百帀長吟。其韻淸越。遇意得。則舉以示余兄弟。輒旋棄其稿。不復問也。先生在余家。先君所以待先生者尤重且謹。惟恐不當意。先母爲先生設食。必手治之。先生云。蒸雞子者必用箸調之。度三千箸乃可食。每朝食。先母調食必如其箸之數。顧謂余兄弟曰。若輩幸得名師。我豈惜手指力耶。他日先生聞之。所以教余兄弟者益至。然先生負氣。頗峻急。

嘗曰。賓師之禮。不可久館於人。或致辱。晚已。以故先君先母所以慰留先生者。未嘗有纖芥失。其秋先生灑然去之。蓋館余家實三月云。後乙丑、戊辰、再至京師試。輒報罷。自此先生不復上春官試矣。先是丙寅丁卯之間。先生遊揚州。主張君四科家。當是時。浙東諸老。若甯波全謝山祖望、杭州厲樊榭鶚、杭堇浦世駿、金壽門農、並在揚。揚之好事者。或邀先生爲詩酒之會。令節勝遊。分韻刻句。一時競相傳賞。名動諸老間。於是先生詩格一變。淸絕。至今集中所存錄。亦揚州詩爲多。然先生未嘗屑屑苟合。一日。與諸公會。座中猝報某貴人至。諸公方迎揖。先生則閉閤不與通。諸公固強請之。曰。何通人至此。先生開後閤竟去。其人殆銜甚。不獨其詩也。後數年。先生去揚。落落無所向。會余舅氏徐公已筮仕。自西越從軍。遷擢爲平陽太守。遣使三千里致書先生。請爲書院山長。以教郡人。先生以同社故人。欣然就之。在平陽三年。諸生經其指授。爲詩文皆有法。歲乙酉。先生以母老辭徐公歸。臨行。作詩題書院竹。以示諸生。然後去。先生旣歸。家故蕭然。以常熟邵編修齊燾與先生同社。鄭先生友善。且常熟去家百里。遂就邵氏館。館一年。兩人相得。歡甚。明年夏。竟卒邵氏。先生生於康熙癸巳年某月某日。卒於乾隆丙戌六月某日。年五十四。所著秋涇詩文集若干卷。藏於家。子二。其少者有先生風。

大興朱筠曰。孟子稱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余少從先生遊。以爲今世有先生。其言論風采。足以感動後生。令人慨然想見古狷者之風。先生歿。余無所見矣。嗚呼。此可傳也。先生詩。晚益淸。其盛年所作。出入杜韓。頓挫有奇氣。輒散去不復存。在平陽時。有徐生名昆。爲先生所鑒識。徐生手錄先生古今詩百餘篇。篋藏之。歲戊子、徐生來應京兆試。復從余遊。余得見而讀之。然皆自揚州以後作。盛年詩無一存者。余所收先生詩。多在揚州之前。然不及徐生十之四。余於先生。愧徐生多矣。暇時欲手書一通。與徐生所藏合爲一。顧徐生方罷歸。行怱怱未遑也。徐生請爲先生立傳。余姑粗記所聞見。隨手書之。以答徐生。

錢塘吳氏家傳

吳自太伯十七傳而至王壽夢。壽夢四傳而至太子友。亡楚。友七傳而至漢長沙王芮。芮八傳而至大司馬廣平忠侯漢。爲南陽宛人。漢十三傳而至晉孝子猛。爲豫章人。猛八傳而至唐佐臺御史少微。少微八傳而至光。在咸通中、始卜居歙之西溪南。爲西溪始祖。自西溪又二十三傳至明天啓中。有名憲者。始遷於杭。而居爲杭之始祖。憲字叔度。一字無徵。初來錢塘。器識偉然。與其賢通長老者遊。同輩皆居目下之。明制。設科之法。士自起家應童子試。必有籍。籍有儒、官、民、軍、醫、匠之屬。分別流品。以試於其郡。卽不得就他郡試。而邊鎮則設旗籍、校籍。都會則設富戶籍、鹽籍。或曰商籍。山海則設竈籍。士或從其父兄遠役數千里。或千里歲歲歸就其郡試。不便。則令各以其家所業聞著爲籍而就試。於是郡。杭爲南方一大都會。故未有商籍也。憲獨與同邑汪生文演上書當事。力言杭所以當設商籍者。臺臣以聞。報可。於是憲遂得試於杭。而爲商籍諸生。杭之有商籍。今百餘年。諸生從此應布政使試。及再試禮部。舉顯名以去者。歲歲

不絕。皆自憲倡之。憲居錢塘。既美其湖山之勝。久之。與其一時知名之士議曰。學所以學爲人之標準也。今華居徽。逐獨行固陋。諸君何所學乎。於是考地吳山之陽。建書院以祀朱子。歲時朔望。則咸來登拜。辨祖樞以習禮法。以其暇日更立期會。爲文章相磋錯。如是以爲常。今所謂紫陽書院者也。方熹宗朝。閹人魏忠賢用事。其黨布天下。於時諸郡競爲忠賢建生祠。而杭州之祠。巍然與紫陽書院相偪。處其黨感以爲陰也。則計謀所以取書院地。更拓而大之。以媚忠賢。憲聞之。趣令長子璣詔同學諸生數百人。明日會祠下。既至。方藉藉相語。憲慷慨曰。鴛孔不與鴟鴞同巢。麒麟不與狐狸同野。今日是矣。諸生皆慟哭。既發憤爭門而入。守者不得禁。則更指忠賢像大詬罵。已則共擊碎之。投圂中。出盡撤其祠。而書院賴以不動。閹黨以憲名聞。忠賢大恚。必欲致之死。時方起大獄。因嫁其黨羅織之。主者捕憲廷訊。再三辭不服。即逮京師詔獄。少子炎從行。將以身殉父也。明年。莊烈帝即位。忠賢伏誅。事得白。放歸。遂不仕。而獨肆力於詩書及古鼎、彝、碑、版。六代唐宋以來書畫可珍玩者。既作樓以貯之。又刻水晶徑寸。以小篆法書樓名。名虛白室。憲日日讀書。則必手書書一卷。書成。必取虛白室印印卷首。而藏其刻本於樓中。不復讀。徐徐出其所珍玩摩挲考据。以辨其毫芒於古之合不合者。至秉燭而罷。其晚年常居樓中。凡十餘年。而樓燬於火。又數年。憲卒。憲平生磊磊。尚氣節。而教子獨以醇謹。有子四人。伯璣、仲琦、叔璠、季炎。璣字伯玉。從其父毀閹祠及釋歸。益勵名節。好學能文章。獨不喜浮屠氏。曰人不師聖賢。何所不至。老而怖死。則口作西域語

曰免我免我。其愚也。順治中子鑛以進士官粵西。臨行受教。璣曰。牧令親民之官無他奇。公明、平恕四言而已。子守其訓。爲良吏。琦字稚圭。莊烈帝時。刑部尚書閔夢得以賢良方正特薦。詔授通判。謝不起。閉門著書。日夜不釋手。所著有尚書翼注行世。璠字子輿。天性至孝。父疾革。割股和藥進焉。比卒。哀毀骨立。喪毋三年。泣血。目爲失明。康熙甲寅歲。閩亂。諸郡子女俘掠道路。不可算。璠爲傾家資贖之。訪其父。歸其子。訪其夫。歸其妻。凡幾千人。又以爲杭圜部會也。四方客死。或無所歸。骨乃暴於野。遂創悲智社。有死者。醵金殮之。嘗事屢旌其門。竟以善終。炎、字秩存。方父之被逮也。年十四。獨行從其父。廷訊。則代辨析。在獄則屬饘粥。時僉都李之芳按獄左右。叱去之。炎泣曰。吾來爲父白冤。義不畏死。豈畏叱耶。竟從父逮京師。既釋歸。在父左右。無不先得其意。母遘風疾。臥不得起。扶持牀第間。衣不解帶者年餘。有兩從叔事之如父。嘗曰。遠祖之瘞。薾而不治。是無人後也。家有餘而無田以祭。是餒其祖也。以故置祭田。除墓道。終其身不敢怠。兄弟四人。孝友如平生。皆不仕。年皆過九十歲。未嘗析居異爨。家庭之間。怡怡相見。或偕行出遊。翱翔於兩峯三竺之中。衣冠顏色。典型儼然。錢塘好事者。或畫商山四皓圖以傳其事。嗟乎。四公之後。今又四五世。子孫幾至百人。蓋數十年矣。自琦之曾孫名祿乙、字鏘闕。孝友君子也。爲予父執。其子聞生。又與予同學。總角相見如昆季。鏘闕先生爲筠言。余自弱冠遠遊。且四十年。昔歲反錢塘。避雨於市古貨器者之衣。買水晶小印。持歸家中。於故書卷首合之。宛然先高祖虛白室章也。私念百年故物歸其主者。既甚

喜。他日嘗於家中隙地。構屋一區。以復虛白室之舊業。而祀我先人。且述先人之行事。懸之室中。俾伏臘家祀。小大務耆咸得來觀一通。以示其子若孫。子其爲我文之。予不獲辭。謹據杭州志、錢塘縣志、吳氏家譜與先生所口述者。財擇而爲之傳。傳曰。敷與不忘其先。又曰明德之後。必有達者。古人或表於阡。或碑於廟。豈不美乎。今吳氏先人之德若此。五世以來。益以孝友詩書世其家。獨其子孫未聞張大其先。如古人云云。吾聞善之積也不發。其發必大。非獨大也。必久。吾是以知吳氏之子孫大且久也。

蕭山王君家傳

王君、名之槐。字樹德。一字瑞峰。浙江蕭山人。曾祖、承式。祖、宏先。父、章。章生子四。君其第三子也。君家故世世讀書。篤行尤美於天性。以孝友聞。其他行多可述。而生平尤用意者。在宗祠族譜。君之言曰。先人有志而斬焉不繼。非孝子也。我族王氏。自宋實爲魏州莘縣人。自文正公且六世曰以仁。當高宗時渡江而南。來家於蕭山之湘湖夏孝鄉。又十二世曰賓陽。始遷城中居懷德里。數渡江之世。至我先君二十又二矣。我族之譜。於宋有茂才者。嘗輯之。元明之間。往往輯焉。國朝以來。族人罰德詡、璩二公又輯焉。蓋六十年於今。先君子有志焉而未果也。予小子竊懼不敢忘。君又言曰。自我先君子越稽始祖以仁公以下二十餘世。而爲之宗祠。其心力實盡於是。癸卯之秋。我宗祠火。予小子其無以見先人。於時君滂沱奔走於餘燼之旁者累日夜。族人感其誠。卒人人醵共舉爲復其祠。祠成。而規模奐然。加壯於前時。君之爲族譜

也。其迹益奇。嘗夜觀所爲譜於湘湖上。漏下數十刻。倦而假寐。聞若有太息者。見一老婦獨前曰。嗚呼。人誰知我。君寤。私怪其何人。乃走族老人爲言所夢見狀。老人曰。噫。此某氏也。苦節終其身。爲君發譜指視之。果逸其行事。一坐嗟異。亡何。又夢一老翁。如呼一人名。行且詢曰。我死即貸爾耶。君驚寤。比且而族老人有來謁君者。即語以夢。老人訝曰。此翁名某。所呼名。乃爲翁後某小字也。某行有負於死者。今鬼神來告子。子其書之。以爲族人戒。君謹而識之。時族人有居丙輿者。亡其世系。其家無老成人。而子弟率不識一字。或君至其家問訊。乃大愧懼。即無以告。因留君。已而君視壁間磚甓罅有隙。如束楮狀。劇發磚視之。故譜一卷。宛然世系具在焉。一家盡駭。以爲君神。我祖留遺此以待君也。君居常痛其曾祖母來、祖母陸、兩世節行。而父行實孝義。久之未得上達。君爲諸生時。輒自具書兩母及父之行實。上督學使者。使者以聞。有詔旌其門。君父卒後。或有所往。必走詣墓上。其反亦然。兄弟同居。輒置酒爲懽笑。時時達旦以爲常。妻、黃氏。死。未嘗再娶。其教子及孫。則曰讀書之外。復有何事。君內行既修。而遇物以誠。鄉里以其一言爲輕重。其學一粹於經史。具有所論述。其所爲宗譜。尤有法。並藏於家。又或旁及星卜諸家之術。用之輒驗。嘗自言歲行在子當死。已而果然。人謂君之誠。足以明於死生之際。不盡以其術也。君卒時年六十二。鄉人私謚之曰誠毅先生。子二。文灼、文烜。孫四。武培、武堂、武塾、武墀。

大與朱筠曰。余家曾祖以上。故蕭山人。余兄仲君官山東。會君之子文灼遊東。與相識。仲君書來言。文灼

手其父之行。衣冠再拜而言曰。先人之行。誠得古之所謂立言者以傳。不恨。偉仲君寄京師。而乞余爲之傳。余文愧無以當文灼之請。既而讀其行略。嘆君誠長者。復感其以力行重於鄉里。而余方百年爲北人。不一親識其爲人也。君所感於鬼神事甚怪。然古所稱至誠之動骨肉。一本之所感通。固然無足怪也。故不辭而爲之傳。以歸之君之子焉。

紀張孝子事略

張淑旺、海豐人。年九歲。父存心商於塞外。既行。絕音耗。淑旺依母以居。旋卒。乃暫葬其母。爲姊弟畢嫁娶。移居宛平。冀近父。得遇知父蹤迹者也。已而聞在瀋陽。往從之。既至。無所遇。慨然曰。我不能徒反也。塞外緻苦寒。然商者闖至。彼以利。我以尋親。畏道遠而徒返。是視親不如利。將何以子爲。於是裂素紺。書爲尋親字標於背。遂行兩年。歷古北口、熱河、七城子、諸險。屢瀕死不爲阻。然卒無所遇。最後至錦州。禱於神祠。甚哀。有門而聽者。趨告曰。爾乃背昌黎張存心耶。存心僑昌黎。故齊魯間人也。自言有妻子、在鄉里。足不良於行。老矣不能歸也。子盍求之。如其言。往詢諸士人。言悉驗。閭里皆來觀曰。此張存心子也。孝子也。然而爾父前死矣。導之登北山坡。得其冢。適召其弟淑啟。同奉骨歸。與母合葬。更爲制服者三年。世所傳張孝子事云爾。近世稱孝者。多在奇節。宋以割股。明以廬墓。創始者發於至情之莫遏。而繼者相屬。當世以爲習聞。惟尋親得情之至正者卒鮮。蓋其難也。國朝以尋親者。先後得五人。犯鋒鏑奉親歸者爲黃向堅。奪父骨於苗猓者爲劉龍光。尋之而終不遇者陸寅。尋之而得其概者彭孫貽。得其墓者翁運標。有淑旺而遂爲六。向堅諸人。皆累世詩書之澤。淑旺、顧操奇贏。賈人子耳。非有嘉言懿行爲漸漬其心。激發其志氣。卒能孤行其意。歷九死而不悔。以遂其父首邱之思。以慰其母瞑。而無愧於向堅諸人所爲。夫拘儒牽於成議。賈人以無所障蔽而克爲之。其天全也。賈人所爲。高於拘儒所守。則夫儒衣儒冠嗜利而忘本者。皆賈人所不道。至性不恆見於人、儒而孝、有黃向堅諸人。賈而孝。則有張淑旺。人盡人子。子盡當孝。可以興矣。傳孝子者於世系年歲多略。予亦弗得而詳云。

書歙程密事

程君諱密、字用詳。晚號退於。其先爲歙之岑山渡人。族叔錫琮。故用六安州籍成進士。君少從叔遊。因試爲州學生。雍正己酉。以選拔生官貢入國子監。朝考高等。得旨分發山東。以知縣試用。當是時。世廟方重吏治。凡選拔試爲縣而才。不數年輒致顯仕。人人爭羨。以爲美塗。君之在山東也。初署鉅野、歷城兩縣丞。再署東昌府經歷。値歲荒。上官檄君往辦振貸。君所至。周察戶口。必得實。凡飢者稱其仁。辛亥。試限滿。當奏授淄川矣。已而聞母曹疾。君召家人剌剌語。願得其母忍子狀。仰天嘆曰。母戀子而子縻官邪。密乎、爾非人子也。明日。泣請於上官。願移疾去視母。時巡撫都御史爲成都岳濬。承宣布政使爲漢軍孫國璽。提刑按察使爲江都唐綏祖。並器君。相顧笑曰。迂哉書生。豈有舉上官以知縣試三年。將即真矣。而忽以疾

去者哉。君益泣請至於再三。諸上官皆不許。君則具牘署其上曰。程密自考爲知縣力不及。當改教諭去。上官益大詫。已而察其誠也。聽之去。君即去。抵家。母顧而喜。即日病若失。君亦喜。顧母曰。兒自今不復以官去母左右矣。遂自號退於也。越二年癸丑、母竟卒。嗟乎。人或父母篤老年八九十。子在官。不克就。子亦戀官不克去。至於父母喪。復不即奔。若淹滯以待父母之恨至者。今則有之。豈今之人子者日益薄耶。而君何以如是。君居母喪。毀甚。閱再期而禫。家人未嘗還其笑。六安人僉曰孝子。君有庶母生妹。嫁吳而寡。君迎歸。終身養之。卒詔厥子嫁其二女甥。人僉曰君友。有里之惡少倉卒詈君稠人中。君輒避去。惡少隨而詈之。君無所動於詞色。里人僉以是服君之度。君除母服。竟不出。徜徉於八公九公諸山水間。嘗三遊古南嶽。一以兩登。間爲詩。詩清絕。未嘗留草。後以乾隆壬申十月十日卒。君生於康熙丁丑六月二十日。年五十有六。君二子。命長者秉鈞爲兄後。次子秉銓。十三歲而孤。既長爲諸生。余在江南時。試有聞。後來京師。手寫君詩之僅存者爲一卷。而乞余書其行。作書事。

書蕭山汪氏二節婦事

蕭山汪生輝祖、爲上海陸君錫熊戊子主試浙江所得士。陸君、余辛巳會試所得士也。己丑、輝祖從計偕來京師。以門下門生謁余。乞余爲傳其兩母之行。余曰。兩母有歿者存者。於例不可傳也。其書事宜久之。欲書而不敢易易。輒爲之止。今年癸巳、輝祖復以書來泣請。始書之。蕭山治之東大義里汪氏二節婦者、故淇縣典史汪楷之繼室一側室一也。楷初娶於方。方卒。有二女。側室徐、生子輝祖。四歲矣。再娶於王。其年雍正乙卯也。王年二十三。徐年二十四。兩人相歡如姊妹。越六年、楷引疾。罷去。客廣東。死。匱反蕭山。及門。兩人扶七十老姑。扳匱而慟。輝祖方十歲。挽兩母衣踊而左右。會。楷有弟模。數負里中惡少錢。衆聞模兄楷死。恐模遂負錢。急聚責之模。乘間悉挈家中餘貲。出門徑去。不知所之。羣惡少乘喪擁門大譁。諜舉室欲傾。老姑呼天曰。今日我家與君同命。於時兩人飲泣而謀曰。夫死。吾兩人亦死。即死夫之母。死夫之子。嗟乎。夫竟死矣。若吾兩人緩須臾無死。養姑而教子。夫固未死也。即出語衆曰。我家負若錢。若迫我家。今日即死。若錢即負無償。不若勿迫我。緩之期五年。急二三年。兩孀婦誓不負若錢。若去。毋久慁此。羣惡少計不可屈其辭。即應曰諾。徐徐罷去。兩人則閉門跪老姑前。笑語慰之。而拊子泣曰。若必讀書有成立。兩人日日力手指食姑及子。王坐而操作。徐則奔走措托。以佐其役。天寒歲裂。縕褸百結。齒噤肌粟。相與慰藉以溫。或餅米見罄。兩人輒互稱病不食。令姑與子食。而間啊其餘粒。人皆指語汪氏且夕活耳。浙俗事鬼。尚楮幣。糊楮爲黃白錢狀。歲時焚之以賂人鬼。紅女手作之。終夜有聲。計糸楮錢千百用易錢。作速且多者。當一人之食。兩人所作日食有餘。錢則積以償負。如是數年。竟償叔模所負惡少錢。嘗白金百兩以上。蕭山爲之語。汪寡婦楮錢。黃白錢不爽也。所居破屋三間。在西小江上。四望野田漫漫。輝祖出就外傅。母徐送之既入傳門。顧而歸。輝祖日日歸。母徐在門盱企久矣。輝祖或業不進。母徐則撻之、母王解之

七十七號

22 B

曰。阿官一而已。毋徐曰。惟一而已。不肄將吾族之圯也。則能肄。兩母相持而泣。歸祖亦持母泣而能。風雨之夕。兩母更縫紝以佐歸祖課之讀。讀聲與刀尺聲不絕也。他日。仁和嚴誠、爲晝夜校課兒圖以紀實。嘗是時。五服六親無過問者。歸祖幼時。納采於王。久之不相聞。或訛語曰。王家斷若子婚矣。王願徐曰。吾兒尚少。如其成立。何患不婚。其不成立。不婚宜也。斯言何爲至耶。歸祖聞之。讀書益甚。及歸祖十五六。頭角見。王氏備禮歸其女。宜於兩姑。然後訛者不復訛。兩人之事老姑也。尤以孝著。雖乏絕甘旨之味。必力以供。姑益篤老。嗜螺螄而甘。輒語婦曰。烹之而介無脫。以匕箝肉吾口內。爲吾甘其滑也。兩人迭烹而迭飼之。必嘗姑意乃退。及姑病。漸臥久之。即欲起即腧厠。徐則負之牀以下上。姑竟忘其憊。且卒。姑曰。天乎。若得婦事若兩人。若若兩人事我。我即瞑乎。至今蕭山聞人言汪氏之孝與節者。皆以爲信。歸祖旣舉於鄉。母徐歿七年矣。母王年五十有六。喜曰。吾子茲始成立也。先是、五年甲申、歸祖具書兩母之行。自學官上之。獲旌。實建坊於東郭門外。於戲。歸祖於是乎孝。若夫昔人所稱有待云云者。余亦以其理信而書之。作書事。

少婦周紀事

少婦周氏。濟陽王氏婦也。王翁媼有子巧。年二十娶新婦。年十七矣。居亡何歸甯。而歸明日。巧暴死。訟於令。令駕往死者所。召翁問狀。翁曰。兒初與新婦歡甚。日反自母家。一夕耳。今天大寒。民呼兒蚤起作苦。新婦起設粥。食兒。嘗食。腹痛。趣詰新婦云。糈夕兒拾紅白粉授新婦。令入粥作食。今死者食粥。是新婦殺子兒也。令問新婦狀。新婦曰。晨實持粉入粥。夫實食粥死。新婦欲亦食粥死。舅姑奪之。鄉人羣來詈辱新婦。且相持不得死。今罪當死。無辯。令即問曰。巧且死何狀。鄉人觀者皆曰。此婦詐。粥中食巧。巧嘔。衆且至。乃汲寒泉浸綠豆大黃諸藥物。急飲之。嘔甚。不可解。巧益嘔且泄。死。餘粥及嘔猶在。婦何所辯邪。令曰然。趣命投粥與狗食。又趣呼狗來。令食巧所嘔者。皆不死。又召吏徧視巧之死。無毒狀。獨齒禁堅不可啟。又啟視其私。入腹中。令曰。是也。趣召新婦曰。死者口不啟。若罪。而冤不能明也。若能啟其口。令爲若辨之。新婦泣而前跪。啟齒。觀者皆駭。吏持銀匕入死者喉。驗毒出以示衆。皆曰中毒非是。令曰然。又召新婦問曰。糈夕巧有所御邪。固問。一夕三御。又問巧蚤起何事。新婦曰。夫起飲水三器而已。已而食粥。遂死。無他狀。令大息久之。乃召翁。令前曰。爾子。醫者所謂死於陰淫寒疾是也。爾欲坐爾婦毒爾子乎。翁拜而慊然。乃召其鄉鄰。令前曰。爾曹言巧之婦殺其夫。不知爾曹以寒泉藥物其殺之也。衆皆惶恐伏地。良久乃解。乃召新婦。令前曰。爾之舅姑與鄉鄰觀者。皆曰爾毒爾夫。律妻殺夫磔。今得白。爾更生也。夫雖死。其歸養爾舅姑。以代爾夫之子職。又曰。脫爾夫有子。善矣。新婦哭。翁媼皆哭。再拜謝。令乃罷去。於時濟陽人皆以爲令神明而賢。其事在乾隆壬申之十月。余兄仲君知縣事。以爲周之得不冤死也。哀之。又嘉其能守節以事其舅姑。如令言。遂序其事。寄京師。且言紅白粉旣入粥。不可辨。疑夏月解暑之劑也。余讀而異之。爲作

少婦周紀事。

張烈婦紀事

杭州府清泰門長明寺巷張烈婦者、種菜傭顧妻也。張年二十餘。夫顧年三十餘。一子一女數歲耳。居巷中。巷有隙地數十畝。當慧林寺門爲菜園。羣傭比屋十餘家。種菜其中以爲活。乾隆二年丁巳春、顧傭者勇於鑄土負灌。力足衆數傭所種。於時菜肥而顧瘠。已而臥病一月死。方顧病時。一日闕力作。則闕一日食。園中羣傭故非顧。相呼拔菜煮糜粥來食病者。並及婦。婦則拜受之。及顧死。婦卒哭。手操鑱斷夫所種菜。分遺園中諸比屋。乞取其直。買槥以斂夫。畢。告於衆曰。夫所種菜畦一區。今無種人矣。謹還主者。然夫爲主者竭力種菜累年。所竟死於此。願諸君爲言乞畦角丈尺土。以掩吾夫手足。命也。敢不拜德。衆曰諾。明日婦送女於育嬰之堂。以其子爲他家養子。園中人私語曰。此速嫁矣。吾儕致菜糜數日耳。顧無儕。然而自是致菜糜者。婦謝勿受也。則閉門入。園中人怪之。然亦不見婦甚戚狀。則漫語曰。是豈有所私儲耶。姑聽之。明日門不啟。曰偶臥不出耳。至三四日、門閉如初。園中人詫相告曰。趣呼里甲來。共入覘之。於時里甲率園中傭呼啟門。門中寂然。則爭排闥入。見婦危坐榻上。槁而死。衆譁曰。大娘爲顧餓死也。知者曰。此烈婦也。聞於仁和縣。縣來視死。死者自領綠繞襟周袪連中裙及襪舄縫紉合爲一。衆乃環歛手肅然。僉言於縣曰。此烈婦。無他。不願以死自見也。請勿視。知縣曰諾。去。其日園中人相與舉槥斂婦尸。與其夫顧合葬之園中菜畦一角。余聞諸烈婦鄉巷錢塘國子監生吳大生虞甫。爲作紀事。

書羅烈婦事

順治二年乙酉、王師下揚州。府有新城廣儲門中樊家園羅烈婦死火事。同死者凡十二人。歙人宋和爲作傳。余讀其言不準於法。爲改書之。烈婦者姓李。佚其里籍。嫁爲府人羅仁美繼室。有姑。事之孝。有前室一子。一歲。一女、名官姑。撫之如所生。同居者姒曰劉。娣曰梅、曰李。婢曰菊花。婉婉聽從。一門雍然。居無何。揚州破。李生一女。未免懷。身且有娠。留其夫曰。難如此。君當負母避去。更挈一子行足矣。勿復戀戀。俱死無益。妾當對君死。以決君行。即曳薪塡塞室門戶。呼同居婦人曰。願死者從我無辱。於時登樓者十二人。乃呼婢菊花曰。舉火。菊花舉火爇之。然後上。李遂鍵樓。同火死。方登樓時。人爭死從李上。其前室兒亦哭隨之。李顧見兒。則抱擲出之樓窗火燄中。擲還仁美曰。還君兒不死。急挈去。仁美挈兒。且負母。哭出巷。回首見黑烟出樓宬隙中。火光上合之。旋繞作拉雜聲。樓板爆爆。人足亂踏如沸不可聞。仁美仰天而嗷俄頃。聲漸息。仁美冒死逃走。過一卒。以刃來斫。手迎之。則二指墮。有猛狗橫路出咋卒。卒驚與狗鬥。仁美得免。踉蹌出城。失其母子。迷道。有老人導之。至雷塘。母及子皆在。難平。訪家室餘燼。墳然。發視之。十三人之骨爲一。旁有一股未燼。路辨識爲婢菊花股也。於是仁美合舉塡之於城北西華門外西華門隋宮之舊門也。初仁美爲卒所斫。旣走。顧見咋卒狗來從之。則其故畜狗也。自是狗與之俱。比還家。畜八年。狗

死亡美埋之烈婦李墳側。余蓋得宋和傳於餘姚進士邵晉涵云。

書烈婦景事

烈婦景者。故明中書舍人餘姚沈之泰妻也。順治四年七月、王師破浙江之舟山。魯王走閩海中。之泰被執。不降。斬於杭州。令所在籍其家。景聞之。自粧顏色如生。家人不敢斂。尸牀在室。蒙面以褚待命。縣遣典史來驗。果死狀。由前啟褚。頃有飛蛇從屋梁上墮。擊典史正中其腕。典史痛。反走呼。咨曰。夫人烈哉。夫人烈哉。左右從吏盡驚。則羅拜吐舌去。家人須臾稍定。乃蹤跡向蛇所墮處。則屋上蛇故完好。缺者一耳。知人所毀。僉曰烈哉。烈婦之靈之毀之也。至今餘姚人猶稱道其事。餘姚進士邵晉涵為余言之。之泰、字魯瞻。南京吏部尚書應文之孫。文選司郎中景初之子。自為諸生。已以文章名。與同縣姜廷梧、諸九徵、山陰、孫𦮲、蕭山毛奇齡同時為紹興一府之冠。是時華亭陳子龍為府推官。與諸人遊。獨奇之泰。之泰屢試於鄉。不一當。意不得平。烈婦謂之泰曰。子偉丈夫。何不可。何必科第為。之泰哭謝之。居相莊也。會同縣孫嘉績、熊汝霖、奉魯王起事。事在順治二年。詳載明史。之泰亦起從之。授中書舍人。明年五月。紹興破。之泰浮海走舟山城。與家人音問斷絕。景在家訛言一日數至。或曰之泰定死。或曰在橫水洋中為渠帥將兵且至矣。景歎曰。吾景家橋女。沈尚書孫婦。夫子死國。吾死家耳。他非所知也。至是竟死。縣人哀而葬之。立沈氏子為之後。至今有祀。

書趙有慶側室王氏事

桐城縣。縣市鄉一都二里三甲國子監生趙有慶側室王氏、縣人王子美之室女也。生在康熙五十二年。逮雍正六年。年十六歲。自念父母早死。養於叔父。叔父老貧且病。乃泣語其叔曰。父與母死而獨生女子子。是死而不得葬也。叔父雖老。能為勉卜葬月日。女當鬻身以葬父母。不恨。即持其叔慟哭。叔亦歔欷許之。鄉人聞者咸感動。相與醵傳其事。會有慶無嗣。謀娶妾。毅然出命葬女之父母畢。遂歸焉。事嫡姚克敬以和。生三子。宗蔭、宗德、宗育。宗蔭早死。宗德為有慶弟增慶後。獨宗育存。越十年。乾隆三年、王氏年二十六而有慶死。王氏輒絕飲食。閉戶將自經從死。嫡姚排戶夰救之。且泣語曰。堂上有老姑而子幼。先具櫬尚在淺土。夫殯在堂。若忘鬻身以葬若父若母邪。若死。我亦死。是果死我夫也。王氏聞而矍然曰。妾過矣。勉生佐夫人。於是朝夕侍嫡姚、事姑、無不當其意。姑疾、則藥物必嘗以進。死則附身附棺必謹。卒葬舅姑。及夫如禮。誨子有立。乾隆三十三年、詔旌其門。

書吳節婦事

婺源吳節婦者。為縣十一都二圖西園吳亨之女。嫁為十二都五圖騰院王文燦妻。年十九。越十年乾隆癸酉、文燦遇疾篤。時君舅君姑竝在堂。文燦屬纊。頃之氣絕。目不瞑。吳令兩孤跪而泣曰。孤有母。敢不使如有父。不瞑如初。吳則自跪與姑前泣曰。婦在。敢不如子在。即瞑。至今婺源人言。文燦死。猶覦厥父母以

有婦而後釋覦也。越二年乙亥、舅又死。獨姑存。兩叔。一九歲。一七歲。兩孤。一九歲。一四歲。同祖兄弟婦姒未析。㸑食。而先世遺田故薄。月日長久。且不給。既斂。從兄來言曰。弟婦賢哉。毋太自苦。家徒四壁。何以活。君不忘弟之孤者。幸毋徇曲持小節。勉行矣。或有餘財。施及前子。所謂兩利而俱存也。吳仰天泣曰。夫兄是何言。氏、王氏婦也。未死耳。幸諸孤長大。惟伯父教之。孤餓孤寒。勿相累也。願勿再言。從兄退。從嫂日日來嘵咨諄語。用以激吳。甚且手批之。鄰婦為之不平。吳則逡巡謝。勿與校。或鬻質嫁時衣釵以佐喪。其詔九齡男子子。重慚以承祖事。兩叔一次男。歲壓匍伏。以次朝夕上食。即哭位如禮。里人爭嘆息。相與議分薄田數畝。菜畦一區在屋後。以畀吳。曰若勉自活。既葬。吳則閉戶治女紅。易滑甘白餐以饋姑。姑曰。若貧苦。安得具此。對曰。女紅所易。不費也。姑喜。為之卒一饗。曰若後毋然。暇則行屋後畦。躬視畦菜。春種萵苣。秋蒔菘。周畦半畝。布種列行二百計。吳則自抱甕行汲。必周畦。引水循行。行徧遍而罷。歲癸未。縣中旱荒。午日下。爨菜盡萎。而吳所種菜獨青青。若宿莽之拔心而不死也。則刈以佐姑食。惠及於鄰母。鄉人詫之。指其園為孝婦園。曰天邪。非獨溉有力也。其年姑六十一而病篤。吳籌計無所出。則避人刲肱一臠。投藥沸之。謹以進。姑病頓差。夢有告者曰。孝婦活汝。甦而竊叩之媼。媼曰。鬻出藥滓。遺石而聲有異。即之。殆非草木質也。姑自媿病已失。則嗚咽呼吳前曰。若煎若肉飲我。而脫我病邪。他日若婦必若若順。若恪不病。㒳姑自是行年八十而健。自吳嘗室。為兩叔娶婦成室。教兩子成立。次子晉、讀書通禮經。有聞。師休嘗戴岦來京師。從余遊。再拜持歙洪榜所作求旌節狀。請曰。先生幸書母事。俾母之棨先於旌也。余謹為

書之。嘆曰。節而純孝。夫人其有道邪。昔歲己卯。近鄰段幸有狂志孫妻膺。年十八。夫死。餓七日而死者。吳聞之。曰。善哉。惜彼尚有姑。若少須臾毋死。然後死。庶幾孝乎。今年戊戌。吳年五十有四。其稱未亡人。初年二十有九。及今二十有六年矣。閩所居懸畫竹一幅。晉小時輒見之。二十年未嘗易他幅。晉間請曰。母何以恆懸此竹。曰有節者不易也。晉聞之而悚惻。涕潸然下。至今懸如初。

吳彝齋先生哀辭并序

筠從彝齋吳先生遊。在乾隆乙丑之四月、時筠年十七。學為制義。先生奇其文。朝夕必稱休甯臨川。是時筠始知朝夕讀金聲子駿、陳際泰大士之文。凡兩月而先生去歸杭矣。先生初至。不自言其年歲。容色湛丹。頷下髭無多。可指數。而鬚顱皓白如六七十人。獨言談制義不倦。然以為制義非根柢經史不可。嘗曰。余讀周禮。必日背誦一過。讀太史公天官書。四周而成誦。其強記精熟。殆自少然也。先生自壯歲舉於其鄉。壬戌、乙丑、辛未、丁丑、庚辰、辛巳、辛卯、凡七試禮部。皆不第。中間壬申、甲戌、以母憂不應試。癸未以後。或以瓊州院長禮致先生。先生以貧故。應之。遂去海外。應試輒不至。其歲在辛未、辛巳、辛卯、凡三遇於同考官。將中式矣。主司輒以字句指摘而能命矣。夫辛卯試既報罷。其年為萬壽恩科。天子推廣錫類之恩。詔廳試禮部舉人有年過八十者、授翰林院檢討銜。七十者、授國子監學正銜。以榮諸老先生。於時自言續

鄉年過七十。有旨得賜學正。可以歸矣。先生念旣老且貧。父母柩不克復於土。趨趄留京師。館於篤兄冠山家。開門授弟子。將欲積累束脩之入。以舉葬事。越一年。壬辰五月十三日、遇疾竟卒。六月二十又一日、篤在甯國試院。聞赴卽疑而泣。竊悲先生讀書。老於制義。窮不一遇合用。老始得一銜。又貧不克歸。謀葬其親卒不克。以客死。嗚呼。有窮如先生者乎。先生諱光昇、字肅華。又自號蠡源。浙江仁和人。乾隆辛酉舉人。欽賜國子監學正銜。爰爲之哀辭曰。

作者流別兮。古文與詩。取士有令兮。緊制義詞。先生工之兮。前代幹支。金陳陳黃兮。異實陸離。國初諸老兮。劉雄熊雌。出入一一兮。風條雜淒。窮極其變兮。以常而奇。玉戛金撞兮。厥聲宜宜。言必有出兮。如已出而。聾耳而駭兮。目眩而噎。何必僻書兮。轉喉觸齶。周經韻語兮。象謂余欺。予以勒帛兮。乙而籠之。靜勸山水兮。語以重遺。昔孫文定兮。執卷而諮。莫爲先容兮。遺按劍疑。文工遇拙兮。不偶而奇。辛未。先生舉之居深山之中一節文稿曰。是以古之聖人。其靜也如山。其動也如水。主司孫文定公執其卷示同考。或曰。結構之乎者也字。不當中式。遂乙。庚辰。旣而曰四句文。有曰蠶覃於地。莫知之邇。同考斥之。辛巳。大夫曰何以利吾家文。有覃覃不歸等語。主司又斥之。七試不遇兮。老且至稀。曰逝夫此兮。遊海之涯。遵花海中兮。重嶺匯歷。其南偽耳兮。宋昌化治。劉司戶死兮。蘇公貶斯。賢哲所厄兮。逢迎魑魅。先生無罪兮。往甘如飴。思以所能兮。誨嗣之黎。自比趙德兮。好爲人師。指授所化兮。若天南滋。偭南琥珀兮。香濆荔枝。成器而貴兮。大匠雕幾。自悲不遇兮。以此發之。癡瘋罔害兮。天宥孔危。老骨生還兮。曰當期頤。用老得官兮。無命綏之。不出海死兮。入死於畿。前年胡酷兮。鬼伯奪兒。豈明不爽兮。喪其神思。來館於京兮。謀葬親貸。十駕爲督兮。遂葬何期。竟以客死兮。不佑孝慈。一文之工兮。窮不歸屍。伊彼何人兮。富胖貴肥。先生癯死兮。生髮雪絲。綫之不絕兮。有孫孩提。弟子逸道兮。奠執紼歸。歸嘗復土兮。莫爲之埋。哀辭歌泣兮。嗟先生悲。

雷祖劍進士哀辭 并序

江西進士雷君躍龍、字祖劍。乾隆十九年甲戌、與篤同舉於禮部。及廷試。君以原班當選知縣。歸。越十年甲申、自其鄉來赴選。可行矣。天津道病卒。其第三子光珪竭歷得棺以斂。厝之河濱。而哭走京師。告於其父之同年。謀所以歸君柩者。諸同年咸走相告。爭賻金以助行用。孟秋下旬。爲賃舟於潞水之南。送君之子扶君之柩以歸於其鄉。臨行。光珪復來。泣而告篤曰。吾父臨歿時。意甚恨。謂光珪曰。吾養不逮親。而學不成仕。惠不恤其兄弟而力不振其族鄙。道死宜矣。若其瘞我於此。而急歸營事若大母。以畢吾志。餘不以望若也。嗚呼。吾父蓋不瞑焉。獨冀志可哀也。苟得吾父之友若先生者。爲道其志以傳。則吾父其瞑。篤泣而許之。乃言曰。篤初舉時。與君一再相見於稠人中。卽別十年。別至今幾不能復記憶君之狀貌。比君來。又不及一握手相見。而遭疾以死。徒見君之孤而悲及君柩之南在近郊百里。又不獲走送舟次。以抒余哀。余於君友朋之誼奚取也。余尙忍言。然光珪嘗手草狀示余。君之志有可哀者。余不忍不言也。按狀。君系出晉豐城令煥。凡三十餘世。而遷於進賢之雷溪。又十餘世而至君。考諱樟齡、母氏蔡、實生君。君事

父疾以孝聞。居喪一中於禮。篤友敎宗。數葺家祠。以倡勵其族人。其於譜牒之系次。請求補綴。必盡其心力。諸母有節孝者。君爲之力陳於當事。必獲旌乃已。歲在丙子、君以進士家居。而祖墓隣地與鄉人之田比。有松數十本爲所斫。君使喻之。鄉人强辨不服。君之族人將訟之官。君止之曰。吾爲諸生數十年。守先人訓。不敢以一字干令門。今始一第而與鄉人訟。是變節也。旣而鄉人愧。還其所斫樹。其以德感人也如此。君之就選也。以母七十餘。逡巡不欲行。母趣之曰。吾尙健。汝出吾慰。不出。非吾意也。君乃行。與二子俱適河南。稍稍苦齒痛。而貲且乏。則留一子於其友家。以一子赴京師。其友家所在。曲折與官道遠。貫車一輪坐其上。以二人推挽之。時二月之閏日。午甚熱。君病且暴。且不支。乃載糧艘行。行綏。益病。竟至卒。嗚呼。君之來。母已老矣。然以母志欲榮其親以行。非若世之求榮其身而身喪者比也。且君以從母之命故死。死無他語。而一思其母。使其子歸營養其大母。畢其志。其志誠可哀也。君之卒。手書數千言與其子。且曰。吾何以道死。吾自念有兄弟數人皆貧。而吾差不貧。吾不克始終視如一身。吾死猶恨。嗚呼。兄弟之愛生而失者衆矣。而胡獨死。此死而且不忘其兄若弟者。其理余不能知。然余以君斯語信之。足以知其無憾於所生矣。用是哀君之死而爲之哀辭。以授君之子光珪焉。

養不擇祿兮。古義所垂。親不待養兮。風木而悲。母命之仕兮。子行遲遲。母年則衰兮。欲其志怡。辭家登舟兮。二子與偕。迂道留子兮。行乏於貲。抱疾走喝兮。隻輪以推。疾甚改舟兮。死河之湄。死言孔恨兮。惟母之思。兒孝王母兮。以我道埋。厥志可哀兮。魂魄何之。朋友哭賻兮。子侍柩歸。歸其安穩兮。命不可知。母氏康强兮。諸孫扶持。涼風送君兮。返籍之時。勿以爲恨兮。耐先人基。嗚呼哀哉兮。慰余茲辭。

烈婦史氏哀辭 并序

烈婦史氏五姑。先出會稽。今爲大興人。父、容正。且死。屬其子友義曰。吾歲癸亥生此女。憐其孝且淑。若必善嫁之。友義泣而善視其妹。爲相攸。久之。乃得同縣沈佶之子毓鳳者。以故。其嫁後禮期。旣婚。伉儷相愛敬也。乙未秋九月十三日、史氏告毓鳳曰。今日、妾嫂命設帨之辰也。妾雖抱微疾。宜當往。毓鳳諾。迨母命及嫂鬮之。迎謂曰。若有疾。且歸。良苦。若之姪壻趙某善醫藥。請召之內堂。爲若診脈可乎。史氏曰諾。旣診。書藥方退。日夕戒還夫家。史氏持趙某所書方視毓鳳。毓鳳曰。若何所診邪。史氏曰。妾偕母及嫂在內堂。毓鳳曰。吾聞婦人出必擁蔽其面。若婦人也。烏得見男子。史氏默然無所言。明日。毓鳳又以所語告於父信。史氏聞之。詬其侍婢曰。吾以婦人。或失禮。致吾夫告吾翁也。吾何生爲。婢昧不察其語。又明日。史氏謂毓鳳曰。日聞某嘗移家。君其往賀。毓鳳以爲然。旣出。史氏呼婢。若攜兩兒出買餌也。婢與兩兒皆出。史氏卽閉室自經死。時十有五日也。余聞之國語敬姜欲室文伯。饗其宗老。爲賦綠衣之三章。其祭悼子。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然則婦人當祭與饗、宗老具在。得與男子賦且飫。而孔子以爲別於男女之禮。是男女之禮雖至嫂叔不通問者。乃以居室無事時言之也。又禮無婦人疾病之文。然喪禮具載飲酒食肉。

疾止復初。乃言男子疾病之禮之變。婦人亦宜然者也。若是。則史氏之視疾無失禮矣。而獨以君舅與夫之有遺言。至於殺身以明其志。夫是之謂烈。昔者唐李白作溧陽貞義女碑。曰溧陽黃山里史氏之女。當子胥東奔通追。昭關告窮。此女授之壺漿。全人自沈。形與口滅。卓絕千古。嗟乎。何史氏之女卓絕千古數數也。史氏死年三十有三。乃爲之哀辭曰。

懸高張兮摧其紘。鳳何逝兮凰鳴酸。夫人激兮命不延。先父卒兮有言。女余愛兮蘭若蓀。君子之歸兮慰吾魂。兒泣而歸兮。摽梅翩翩。古及笄嫁兮。鞭冰泮春。戢戢灼灼兮歸沈門。室之宜兮事幾翻。嫂初生兮小姑閒。元月上弦兮歸宜然。鬼伯候路兮醫有神。夫人之痾兮母與嫂。前以禮診兮失想顏。面變蔽兮。相言不傳。古之語兮百端昧。對狠兮溺不援。疾病在喪兮酒肉陳。禮有變兮醫串串。君舅曰父兮夫曰天。謂余不信兮鳥用身。煸賀賀兮耳塞蘇。爾兒啼飢兮市飼可餐。夫出賀屋兮巷在門。雖經是則兮鳥有文。直如赦兮心自捫。吾志之潔兮冰斯寒。白露下兮魄幽幽。夫人之殞兮匪缺而完。史氏有女兮白也篇。越千載兮脾愈堅。詩歌福心兮探湯難。夫人有之兮斯爲賢。刻茲詞兮燕山之原。

貞烈張偶姐哀辭并序

貞烈張偶姐、亳州歲貢生張慶之次女也。十歲母死。偕姊侍父。女紅暇則讀書。讀劉向列女傳。慨然慕之。慶貧。不諧於流俗。而教於家有禮。以無子娶妾。生子、念子念少長。知讀書。偶姐則佐父課之。誦間與父相勞苦曰。弟小讀書敏。長必成立。父勿憂老且貧矣。父爲之喜。亦喜而退。族黨交稱其孝。初、慶以偶姐許字同州吳維藩。婚有期矣。而維藩病作。手足攣。治之久不瘳。兩家遷延。改卜期者數。而偶姐年已二十有六。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十四日、吳氏以維藩赴至。慶固知偶姐之志。固憂之。見於色。頻察偶姐若無事者。愕徨無可奈何。比夕。偶姐侍父寢。則閉戶就息。越明而慶之弟婦早起。駭呼曰。我窗檻上見姪日所製新履。又有紙書置其旁。曰、以此與我作遺施。姪其死邪。慶聞。舉家驚起。排偶姐戶。偶姐正服自經死矣。又得書於几上。曰。兒不幸死矣。兒義不得不死。夫貧且死。兒當從之。二夫兒不爲。不如死之愈也。兒雖短命。獲好名。父老矣。勿以兒爲念。若父哭兒傷。是使兒死且不孝也。母生姊及兒兩人。父善視姊與兒生同。母死。止留此一條根矣。父思之。天下無百年不死之人。兒去矣。何不豫邪。何不豫邪。慶讀之而哭。哭而止。走告於州學。學正宣城王萬年乞記之。其年十月、余試士於穎。萬年嘗率亳之士來就試。受手所記來謁余。余讀之。將列偶姐貞烈始末。爲請旌於朝。而先爲之哀辭曰。

亳之士兮穎之水。水清士厚兮女生而死。一與之齊兮禮不改。女不與齊兮不死女恥。父怙而老兮母不恃。母死姊之存兮兒命短。如此命則短兮名則美。父勿兒思兮惟姊視。兒義不得生兮死不得止。從死者樂兮毋所生者啓。心之安一兮二不如已。履恭潔兮兒之似。以遺我叔母兮志兒之死。吾梁楣端正兮帨槃棠。女死而歸兮室無鬼。魂魄安且吉兮旌有侯。吳張徽兮載彤史。

管河文集卷十六

祭輿縣孫文定公文

嗚呼。絲鶴孰任。斗維莫永。星歸傳巖。巷哭相井。太華分岳。石樓出嶺。殁而浩浩。生也挺挺。丹穴騰鳳。銅池產芝。公爲文章。經枝史壓。絕韋以讀。倅章而思。陋蟲魚注。辦日月儀。地爲色正。天馬行健。不爲曲學。必以正獻。再拔棘闈。一試玉殿。昌黎賦唐。江都策漢。昔在魏公。五色唱臚。明廷偉人。公來仕初。翰林鳳孔。成均楷模。正心規筆。鑄賢化鐘。兩歷紛署。獨坐霜臺。黃雲當陛。青蚨在階。太岳庸命。庭堅有司。公出二南。公入三台。帝曰汝嘉。汝弼予助。公迺易退。歷免以去。曰汝御史。宗人是除。公拜乞休。其歸裕裕。夢龍召望。聞鳥留責。鏡照惇史。巾卷儲席。記世子禮。穿太宰職。貳公參政。黃髮素德。公方大耋。卓然名儒。道可事君。經作奏書。易尊飛龍。風正騶虞。倦倦惟公。陳堯舜謨。言仁義如悅。社稷以公之入相。天下嗟美。哲人其萎。長夜胡底。和嘆胥宵。鵲叢骨髓。維帝有命。皇子問疾。八襲臺遙。千里足逸。表鶴何歸。劍龍乍失。惟人之亡。所上遺筆。帝曰嗟嗟。予輔弱對。羽林十人。千金往賞。曰諮典禮。易名羣議。謚之文定。傳百千世。嗟我于青。覩公之喪。同朝進後。慕德思長。辟邪識吉。石馬仰楊。奠酒灑殺。公兮予將。

又祭孫文定公文

維乾隆十八年。歲在癸酉十二月朔。越翼日癸酉。科順天鄉試舉人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致祭於經筵講官、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孫文定公夫子大人之靈曰。嗚呼惟公。天曰汝生。皇曰汝穀。五緯相生。八柱在右。系自叔封。睿聖武公。公子惠孫。太原之宗。明德所世。天地迎逆。石樓高嵩。神人夜降。公生而嶷。得德之剛。天性見義。嗜慾取將。方其讀書。忽破六經。肉貫於葬。明河倒傾。公爲文章。根茂光爛。大木當夏。大暾當旦。惟聖祖壽考。天下作人。公舉於鄉。射策殿門。原本天人。洞達國體。讀而善之。命爲吉士。亦刀大玉。寶見天廟。世宗卽阼。司業是詔。賓以三物。敎於五服。公在成均。士師其獨。侍從文學。升乎小宰。目明鑑蓋。燒犀照海。不惑毫髮。絕文意害。得人之仁。社稷之志。守官而能。起視鹽政。再任百揆。今天子命。天子有命。汝都御史。命汝納言。汝箴予扆。公適盛服。入告謨訏。諫鼓謗木。輔弼堯禹。天子命汝。秋官天官。庶獄庶慎。予罔敢干。公拜稽首。不犯有司。亦惟有司。帝德罔不治。公出京師。龍節玉斧。天子之命。於燕於楚。唐虞四岳。周之二伯。公曰驅之。行南北國。皆公視淮。魏公守相。功德所在。民所俯仰。再以身去。作丞宗人。以副御史。歸其鄉國。古之君子。三進一退。事君以道。弄日以位。滹沱出源。藝山削劃。公歸而遊。冀與之面。十又四年、天子詔公。高年大德。天下想風。爲皇子師。更除侍郎。遂參政事。坐中書堂。朝廷方明。嘉猷則內。賜賜兩兩。調燮台背。惟天子聖。與公一心。詠檜充耳。投杼止躬。公耄而學。手注詩易。宣室進講。天子前席。惟其生平。德言上下。遺直鄭國。醇儒司馬。圭璧質。成寬柞柞老。公之在相。六合同好。如何不弔。壞木頹山。皇子來視疾革。何言。河枯太史。星飛傅說。三世元老。爲延而絕。吁嗟我公。乃誠乃冀。亦曰後先。太白大辰。惟其朝夕。不間日至。爲疆於國。爲法於世。皇帝曰嘻。嗟予碩輔。爾學孔淵。爾德孔廉。予惟親臣。虎賁綴衣。十人往奠。以道朕哀。咨予禮臣。國有卹典。羣議以來。無缺予臆。嗟公本末。天子所瞰。其來有自。去也何憾。公於文章。帝曰其素。五命分校。再主禮部。省試惟七。洎乎今年。順天得士。二百餘人。嗟我及門。見公旣遲。不見公疵。如何其悲。降乎其容。以接我士。曰古人學。非其祿餌。別白眞似。爲我楷模。心傾當華。淚同黃河。欲賚公蹤。不及侍公。不見公始。見公之終。蔚汾正氣。天門授受。公其歸邪。將此薄酎。

祭海甯陳文勤公文

嗚呼我公。國之耆碩。輔我天子。比於陟禹。圭璧庭中。松柏殿端。大寶良材。其光陰塞。公家浙東。海濱世冑。代有名公。以服袞繡。公之令德。成性在早。始善善進。物產喻道。旣冠曰弱。侍父於都。君子之出。晨開芙蕖。文章火爛。若冰在心。遂成進士。官於翰林。方聖祖年。扈從經過。器成特達。帝知實多。初由宮臣。登歷侍讀。以憂閔起。回翔渠祿。世宗卽阼。學士在閣。巡撫山左。用及鋒鍔。中更家故。擢居於東。天仁天威。成就我公。公之在東。讀書萬卷。溫公一編。手百點竄。深求古今。得失成敗。於天下事。若觀火外。皆言吉凶。所以立命。君子憂患。存之其性。公之相業。根本在此。高安知公。入薦以起。我皇命公。副都御史。再命侍郎。倉場是理。咨汝戶部。汝遂左都。紀綱予較。財用予敷。遂作司空。汝來相予。天子知公。咨選伊舉。公拜稽首。臣豈曰能。

越次登用。帝命之承。公在中書。侃侃諤諤。淸風何高。見於輿輦。旣罷復來。帝巡於南。天下想嘉。中在外過。皇有咨問。入陳嘉謨。執持大體。聽之中和。尺寸規矩。言勵必敬。一辭而退。終於守正。公之入辭。初以老疾。帝曰汝留。汝康而吉。公乃稱篤。且言罪事。帝曰汝歸。其來予肆。册之師傅。宴賚五千。曰百卿士。祖道於旋。所過有司。咸出郊迎。其鄉大吏。就咨治行。公歸之榮。朝野罕覯。帝之知公。曰予壽者。如何上天。不遺之憖。善言之遡。我皇之憶。曰咨典禮。其議易名。予親臣往。奠致潔樽。卹典周浹。惟我皇睿。公爲完人。可以無憾。凡在某等。公所得士。哭公於位。非以私己。昔虞皇言。文貞文端。公校士同。榮哉及門。哲人不存。國老云逝。海宇咨嗟。門牆涕淚。喪車南發。執紼告別。公神來格。鑒此奠詞。

祭予告禮部尚書陳公文

嗚呼。國有耆造。鄉有耆英。赤幟之瑞。月溪公生。遠冑由舉。遷自永樂。嘉穀鄉移。於安近郭。高曾豎德。再世舉鄉。□□先生。三子門良。嘗夢神人。持松柏桂。贈三奇樹。覺而假寐。識其嘉應。丈夫子三。曰伯曰季。絕奇仲男。公生十六。補弟子員。使者周吳。論文嘉嘆。庚子甲辰。再試取甲。直隸狀頭。臚雲光審。世廟鑑顏。允哉北魁。及第數有。第一獨推。父官武學。侍養京師。願修撰子。色聲柔怡。父歿致哀。水漿去口。慟感家人。以爲未有。服除受知。遂侍講幄。擢選學士。陞高督學。丹霞襄許。曰都曰陳。不下顧仔。天語人聞。公聞若驚。移督廣韶。喪母視父。歸途長號。特召來都。書局纂志。浙江考官。視乙卯試。雖有同寮。敢不盡心。柄不旁假。校文灝沈。得士榜揭。奔攀龍馭。乾隆初元。試士數與。授之詹事。侍郎秋官。江南試訖。詔講經筵。入上書房。疑丞遺闕。戶部尙書。三載超越。夙夜在公。古云匪懈。敘下富民。羣公弔會。公獨不往。上所褒許。公之行端。陳文勤取。驟貫殊恩。公承以正。嘉謨嘉猷。入告清聽。欣欣其容。闇闇其語。委蛇退食。改兵自戶。伯潘於黔。李陳臬秦。兄弟仕顯。以謹愼聞。陝幼女死。已獲強暴。季也執法。手奏入告。公謂同官。毋或悖直。止奏毋上。事聞切責。公對無狀。公級遂鐫。後貳兵部。失議罷官。十有三年。起副御史。二十四年。累官掌禮。帝眷有加。公年將老。甲申引疾。予告攸好。公心惓惓。卜居日下。歲朝擬節。拜午門下。翠華出幸。迎送道旁。國之篤老。都人所望。慈甯八旬。萬國祝釐。與圖九老。盤山遨嬉。間日畿輔。宜有公館。御宣武坊。後進無遠。每歲始和。公來讌斯。鄉之耋士。咸覯公儀。公八十餘。鄉佩仰服。好德康甯。上壽備福。如何其遽。喪我老成。巍巍若山。方春不青。奠酒列肴。告公有文。公歸雖耄。公格孔神。

祭汪文端公文

嗚呼。太嶽神生。高梧鳳覲。鳴國家盛。在天子右。惟公世系。休甯名冑。黃山歙水。鬱佳明秀。是出偉人。美哉惟公。珊珊骨節。少成自童。五車萬軸。耳目送風。仰歎天地。璇璣在胸。旣舉於鄉。再試禮部。文章成就。玉尺合度。廷試高唱。五色雲覩。魏公第四。天下想慕。自公登仕。列於詞臣。錦繡孔羽。開張祕文。一日三遷。光彩愈新。同列欽之。上瑞至珍。遂以所學。重於天子。命之在側。顧問是倚。三筵補袞。扈從豹尾。載筆元圃。退食

視暑。歷官學士。再進貳卿。帝曰咨汝。司寇汝明。汝歷司空。遂作宰衡。惟汝出入。旣劃以猾。帝坐法宮。公在帝所。帝曰巡方。公未戚嵗。凡帝左右。公侍公輔。惟公淵然。獨與天語。公之大文。爲世楷模。圭璧啟櫝。天光爛舒。朋河在心。手宣制書。帝曰俞哉。燕許蔑如。公之嘉謨。內告外順。導養善氣。恪守先進。風度殿庭。不失尺寸。自三十年。朝士與訓。如何疾革。哲人不壽。童守膏肓。實啟足手。詔以醫來。藥餌在口。賜國佳哉。長呼臯某。帝聞震悼。一來臨哭。親奠以酒。視其纊屬。慨然作詩。哀其文學。日色風聲。相助悲鑒。帝咨左右。發之錦被。命入城斂。陳設爽次。曰咨禮臣。以賢良祠。賚之千金。其議予謚。嗚呼惟公。朝之大臣。生死禮遇。古所罕聞。惟帝知公。敬慎其身。公受帝知。惟公之純。凡我同官。及於後進。眷想儀型。滌何可及。老成有典。大雅遺韻。致薦酒殽。侯鑒之餞。

祭錢文端公文

於戲。東南之榮。詩嗚有道。錢先發英。沈後起老。國家之盛。武者文徵。兩翁年頤。應瑞以興。沈公之歸。錢公歸存。賓廚帝歌。視古坐論。三十九年。正月人日。道山逝公。士林若失。公少游北。詩傳津門。百兩之賦。比玉鏡還。鄉舉甲戡。後庚上第。拾級玉堂。詔飄鉚砌。宜諭關中。自陝之西。中和講德。子淵名齊。文章職業。代言稱旨。在雍正年。受知眞比。校士赤縣。內庭入直。遭逢聖人。超次越職。初以學士。擢副通政。研丹黃閣。司寇秋令。旣佐秩宗。經筵侍講。朝士宗之。鉅海受港。維壬申年。公始移疾。乃賜珍藥。曰汝康吉。旣曰汝鄉。有還鄉水。汝歸優游。汝匯不死。公再拜歸。歸而鞠然。曰逝天命。臣地行仙。惟帝時巡。江南三禡。公先南人。諷抃黃髮。弃來京師。扶杖觀膽。晉秩尚書。實觀冰嬉。蓬瀛仙人。公爲之長。九老來斯。香山同上。詔侍郎子。賓左而右。昔就邀犠。茲從介壽。自天之賜。亦聿孔多。文章耆者。四海所歌。二十餘年。帝歌公廣。沈去錢留。咏我太平。東南協氣。二老應之。爲國上瑞。非獨其詩。嗜年九十。公遂委乎。帝詩誄之。一老之徂。追贈太傅。諡之文端。飾終之典。公歸曰完。初公老歸。正旨入告。聖人容之。乞獻禮耆。比道疏來。言之適直。天健徽息。日中傷昃。仁人之薄。君子之善。公曰大臣。殁而克識。惟公所立。前輩風流。門下門生。我思悠悠。公之同姓。我師先須。再卽歲春。哭公孰忍。古吳之南。德產禡李。疇昔趨夢。孰呼起起。蹳不挾遂。綿不車隣。爲文奠送。鑒公之神。

祭王文莊公文

嗚呼。西湖之濱。環山澄水。秀美而明。產推貴里。爰生我公。流光自遠。在國初年。隱德憲憲。公祖職吏。從滘藩縛。立談軍門。全城命託。當時杭人。謂文無害。德足逮後。其門必大。洎於公考。國子服官。先生入學。六館曰賢。其教六館。惟民生厚。行也徐徐。以孝悌誘。作太學志。手廢易簡。曰古咸均。釋菜惟好。用累厚德。我公誕生。公生之初。繖月重輪。親命子名。幷賜以字。昔秋瑞甫。今卒哭諱。公之成童。其光英英。鳳翔麟履。鄉舉登名。祁陽文肅。主浙拔尤。茶陵彭公。禮闈相攸。戊午八年。登乙丑第。一甲三人。何臚唱最。三載館職。御試

戊辰。公以高等。遂登於瀛。粵東使者。曰惟不足。校文萬千。幷海外錄。入內供奉。其容溫溫。金鑾鉤盐。職寫絲綸。遂佐宗伯。協治司空。侍郎迴翔。游貳司農。主秋試士。及江南西。癸未禮部。文昌祿司。詔爲館師。教庶吉士。文字職業。公官齒齒。公之得人。不喜標榜。天子知公。小心獲獎。造膝敷陳。善全其類。人間溫樹。公則不對。公掌宗伯。卽地官典。公曰守官。胡赫赫聞。朝廷求書。廣張四庫。錄於武英。殺青竹素。命公總事。高譽手校。一字三承。目治無眊。同升翰林。進士改衔。公之推轂。士不淪淹。推公之心。偏報宿學。聽其言善。休休未邈。公遘清時。以文字達。金馬石渠。饕飢殆渴。天子嘉公。蕃錫及屋。堂顏御書。二十四福。門生吏屬。福來頻頻。公曰及茲。昭我聖恩。如何假延。一仆不起。非生蝴蝶。傳語仙矣。聞悼惜。十人臨酒。曰且倚用。年胡不久。書局設置。毋改曰因。帝之知公。公殁逾聞。凡我同官。逮於僚屬。餞公神歸。煙水極目。清醑潔肴。公歸尚格。執紼送南。鬱蕉佳宅。

祭蔣文恪公文

嗚呼。諸厲之物。可致之辯。惟公有之。相我太平。惟公起家。相國元子。天之所生。世濟其美。良金爲品。良玉爲德。學在於家。器成於國。早歲登第。大文大名。鳳皇翽翽。來儀禁庭。在雍正年。文肅璜位。世宗震悼。哀榮孔至。詔公葬畢。就職於朝。翰林淸切。其望遂高。今上卽阼。學士得人。內則貳卿。外則撫軍。於楚之南。帝試以事。公行肅肅。宣布德意。帝曰汝賢。汝官於都。貳卿正卿。司徒相予。初參政事。乃命以相。黑頭三公。中外仰望。公之在相。天下大奮。寅濟百職。和會四夷。方今天子。文武神聖。王師西伐。恭於前訓。俘其大長。闢我版章。二萬餘里。西極享王。卷髮瞑目。佩劍入侍。五色天馬。流汗噴沫。功成告天。全付有家。山海萬國。梯航無涯。十年以來。惟公入相。天子眷之。恩澤予貺。御書以賜。曰汝章平。汝繼汝父。子孫逮曾。汝膺多福。其相予治。文敷武成。公逢其會。古之相業。不見於外。又考其人。以論其世。唯公之時。事聖天子。殊恩異數。孚與倫比。唯公之賢。天子任之。自始而終。益隆不衰。疾視其寢。殁臨其斂。古禮禮臣。公其無憾。嗚呼我公。篤於文章。愛士之意。休休可忘。通籍以往。屢典文擧。入校出考。再主會試。自戊而庚。天辰一周。得士曰賢。國珙天球。奇材樹立。唯公收羅。受之以谷。長養太和。公時從容。進門下士。賜第周遭。芙蓉綠水。公乃命酒。間以習射。倡酬歡甚。宴笑卜夜。顏色孔和。風度則偉。哲人其遠。門牆何邇。公之壽祿。年五十餘。何如日月。我公不居。公於天下。斡輪元氣。不獨吾徒。知而流涕。薦酒爲文。爲公誦之。神監來格。以慰余悲。

祭錢公文

嗚呼。武肅後人。族大於蘇。錢公特起。文采甚都。公之名父。庸亭先生。仁廟之初。以鴻儒徵。生子五人。公居第四。白眉尤良。秀出羣季。惟公之才。碧珠丹瑙。文章早成。蚤其長老。公有仲兄。旣貴爲郎。喜聞弟言。我家珪璋。遂以公名。上薦於朝。先皇召試。千古之遭。公足於學。復此奇遇。濡染大筆。典則以麗。喜雨賦成。天子色喜。賜之筆硯。淩雲莫比。詔汝兄弟。舉不避親。汝往於蜀。欽哉治民。公拜手言。臣有老母。願官近省。敬佩

羣經。爰改命浙。爲嵊縣令。新甫一發。剗除民病。公仕未久。遽聞母訃。泣血長號。奔喪以去。公之至性。篤於本根。風樹之感。養不逮親。自此以往。澹於榮祿。服闋三年。家居不出。公善文章。復工於書。恬然終老。筆墨自娛。後學諸生。執經日進。侍立弟子。冠珮濟濟。公之立心。揚詡挹濁。紫德所薰。金玉渾樸。且其生平。仗節好施。里中故人。以爲依歸。以此益貧。壯遊四方。名山大川。胸中所藏。家無長物。有子早卒。兩孫成人。鴛鴒翠鶴。公六十餘。倦遊乃歸。明年長孫。高舉崔巍。越歲甲戌。遂成進士。官於武部。迎公至止。公以文名。卒老於遊。再世而貴。天道之周。孫宦消貧。公顧而喜。晚歲以往。詩格益美。令婦上堂。孫婦踵後。奉養旨甘。公可以壽。如何不弔。孫婦云亡。大年深悼。公歸帝鄉。令孫萬言。實承公重。斬焉衰絰。惟有長慟。神傷如何。況此毀甚。公鑒萬言。嗟何以任。某等仰公。令孫同年。不見我公。惟撫萬言。敢致此詞。以爲公奠。公鑒斯文。來享蒲薦。

祭莊公文

嗚呼。二宋之家。兩蘇之父。天文人美。曰以德聚。惟常之郡。吳都會所。峩峩莊氏。族望室耳。拖珪曳組。名聲隆隆。越幾百年。實生我公。公生而成。有德既豐。若珊瑚枝。暢茂海中。少奇於文。長篤於學。爲名進士。詞館卓犖。驚孔之犁。高鳴鸑鷟。嘉章明富。燦爛晴旭。時惟世廟。詔於吉士。有能治民。予用嘉美。或以公言。帝曰汝史。汝令於縱。予嘉汝理。公乃承命。最於其官。乃畜出守。乃巡台溫。朝廷知公。幾歲數遷。公仕所至。其德在民。公既老壽。乃引年歸。南北之人。皆曰公宜。到今言者。無有異辭。公之盛德。不愧厥司。嗚呼我公。其施未大。良金完玉。石隱沙射。精理閎苞。畜極而粹。曰顯於令子。雙美無亞。惟宗伯公。爲公冢子。獵黼之學。佐平當世。其仲本淳。列官學士。梧桐鳳凰。天子所使。二子在朝。公老於南。士林想慕。古之達尊。聞公誨子。致書每云。以正服官。以謙持身。以故公德。足致其福。丙子鄉試。使者四出。本淳奉命。有閩之役。宗伯於浙。若先後關。二子將車。道並出常。陳詞省親。天子所許。曰汝畢試。徐來弗遑。異典盛事。伯仲肅將。便道還家。留十餘日。公與夫人。朱顏黃髮。六親咸來。吳語滿室。天錫之榮。公德之實。如何不弔。公之逝矣。嗟德之延。胡數之止。初有術者。曰公兆美。必第一人。足應厥祉。公廷試時。其名早聞。或以第一告。公退耕神。顯廣此福。錫我族人。傳者則妄。公意之紬。及宗伯第。名在第二。本淳繼之。遂冠廷試。天道往復。其理甚祕。如公隱德。昭哉有自。某等仰公。與本淳友。附年冢子。知公之厚。吳雲蒼茫。無由奠酒。爲文以祭。長望南斗。

祭周先生全錫文

嗚呼。於越之邅。嘉禾之原。代有名德。啓我達人。惟周得姓。原本忠厚。善積餘慶。發也必久。我周先生。有德而純。詩書之效。成於子孫。先生存父。自耕游國。三以禮飲。坐於鄉賓。以故孝友。世世載之。生我先生。鬱爲儒師。先生父喪。骨立嘔血。事伯兄謹。不觸顏色。指繁齒衆。別屋乃容。兄命卜居。梅花涇中。先生奉母。偽太安人。屋火而構。數楹初成。兄年且高。遺無顧諉。迎兄來事。晬然歎娛。焉安人終。哀餘禮盡。來觀喪者。感而

歸隕。先生學成。數困有司。明月之珠。網漏夜輝。先生有子。皆能文章。瑱玕樹三。羅寒翠堂。父子四人。插書萬卷。晨提夕哦。聚星上見。使者來郡。咸知其名。經師家授。兩漢諸生。試輒高等。屢舉不遷。先生笑言。吾學無落。諸孫跟之。行謹詞放。萬人之敵。其軍始壯。身力孝弟。奇文滿門。先生樂之。幾於忘貧。百尺之桐。九折之水。直上五雲。旁潤九里。乾隆辛酉。伯貢太學。庚午伯仲。鄉舉同錄。明年禮部。仲魁天下。廷試三人。遂掩羣雅。覃恩歲申。薄海內同。其時先生。以翰林封。惟先生德。報始及之。季子諸孫。科第摘髭。癸酉仲奏。甲戌伯榮。暨弟三孫。進士實成。伯官於衢。孫入翰林。先生之學。既得於今。聞之有道。不急於聞。其中汪洋。名流若奔。不貴其名。亦貴其實。先生之家。古人之吉。如何天道。或未可言。仲之歸省。中路遘焉。伯之在衢。感關不返。骨肉痛傷。賢者可免。況我先生。年已七十。少而持喪。口血尚溼。令孫服闋。勉之就官。誰與呼起。失我賢人。側聞先生。其行曲至。甚古人法。爲田以祭。族有不率。與之以杖。薰而善良。孰忍不向。姊氏早寡。撫其諸孤。四十餘年。如一日初。言於當事。邑設書院。里中文學。冠佩濟濟。爰乃學舍。濬乃城隍。人之所難。先生身當。手書古文。編爲家訓。過物以誠。莫見喜慍。凡先生行。偉哉古人。其後將大。先生之醇。某等聞風。先生云遠。令子暨孫。後先同館。詩稱不遷。不見則病。職在鉛槧。當傳獨行。生芻一束。其人如何。作此奠詞。以助緋歌。

祭外王姑解太夫人文

嗚乎。己巳之臘。余壻於王。贅膺反馬。夫人在堂。外舅外姑。乃侍在旁。余覲夫人。威儀正方。其明年秋。余又至泉。日詣東室。逡晨笑言。椀茗楹棗。手授之餐。操作絮詩。見其勵勤。惟翌母醫。天周辛未。晴陽金地。照曜綷縩。九海老人。祝蘊成會。夫人乘輿。來觀來從。乃至余家。語其女孫。喜得見此。生七十年。又言北人。地爐毆寒。謂余製之。玉體自珍。余戰棘闈。是時三北。壯於爲文。風聲火色。嚴冬鬬蠶。犯雪相覓。感夫人言。亦不遑息。比歲癸酉。余舉於鄉。濁言至止。夫人喜迎。壽眉黃髮。顏色甚康。款曲累日。上壽之群。余官於朝。四年於今。玉堂清暇。洵水阻深。間剖鯉魚。起居寄音。如何春暮。凶問怵心。始人之來。備苦河魚。晚歲患此。知其可虞。果以訃至。幷外舅書。命爲爲銘。潸然嗟吁。余則不文。夫人惠我。重長者命。欲辭其可。金石垂示。必書其大。有懷不盡。諸書碎瑣。夫人之家。雁門得姓。少小知書。不喜妝靚。翠耕御歸。燕私相敬。孝於堂上。得之天性。君子服官。夫人相讚。二親老矣。子行我侍。自爲學官。大夫既貴。親行則從。反亦與至。子官奉天。欲以輿迎。夫人曰否。姑在不行。以禮御下。不見色聲。孝成其賢。非爲令名。夫人三子。其一已出。撫之如一。如鳴鳩七。中子之隕。夫人自失。過時而悲。以逮於疾。故其既終。二子毀哀。同聲一慟。聞者徘徊。夫人海子。用嚴不移。諸子成立。夫人之恩。夫人生平。好禮釋氏。服御齋潔。蚤夜拜跪。時時危坐。儼然色喜。諸孫羅列。治家以禮。落落大者。人難具有。夫人能然。得天者厚。城北王氏。爲邑姓右。族大指繁。見此賢母。爲以職事。弔不身親。不執紼送。如何可言。女孫會葬。陽月上旬。令致不腆。奠以斯文。

祭外姑王母高太夫人文

嗚呼。夫人之逝。歲已再易。篤始走哭。奠於柩側。往昔羈宦。欲至不能。去秋遘喪。際翮傺驚。追於今茲。始獲一來。母儀邈矣。帷堂尚開。憶己巳春。篤在甥館。夫人甫見。言笑款款。百兩既歸。夫人送之。其秋反馬。在寢之西。嘉肴潔餌。夫人手擘。茗椀酒杯。惟余所適。是時下元。月掛青箱。翁呼余登。寢峯夜明。引白移輪。更酌於房。出步中庭。燃燭在堂。翁坐於左。夫人舉案。相莊如賓。退而竊歎。癸酉余往。夫人如初。篤以鄉舉。夫人有愉。比余職館。久不出都。自癸徂庚。八易居諸。內弟筮仕。板輿奉迎。辰秋母至。華髮星星。三年在京。相過頻數。夫人清甚。刻琢冰玉。余嘗從容。勸進蔬樂。夫人笑言。我自知略。我年將老。無非平生。婦行惟庸。庶幾易能。行將就木。予銘勿忘。篤謂豈然。其信爲傷。吁嗟夫人。事舅姑敬。事夫以柔。得順之正。貴不以矜。富而能貧。王氏令母。有如夫人。謂篤爲文。以銘相屬。篤豈敢忘。書之纏服。今者走哭。先此奠詞。爾壻爾女。夫人臨之。

祭茶陵彭母譚太夫人文

嗚呼。夫人之德。嬪於有彭。竟陵所望。來茶王城。僉曰配德。曰歸夫子。既宜既睦。相我公家室。公生嶷嶷。有文光芒。景軸藏腹。傾五色腸。夢賦大人。其聲摩空。中閶相答。乘雙鳳龍。既選於鄉。登名春官。瓊琚戛摐。玉堂清安。惟時夫人。雅職中饋。考評精粹。韓張高會。天子命公。司文軌則。浙水東西。蠙貝翡灝。浚以經術。啟其光華。夫人偕行。清瑟相和。公屢有命。於屏於藩。帝曰汝來。綸綍予宣。公之再能。留於京師。帝曰嘉汝。總是憲司。出朝入息。莫不嘉柔。大帶織紝。鳴璜酢酬。公年逾耆。其歸徐徐。夫人始來。歸則與俱。禮稱從夫。夫人之正。年均以貴。天命攸屢。公之質學。後進同仰。夫人相之。配德無爽。扶風笛孤。東野楨折。如何夫人。不延而逝。公之立朝。以人是取。斷斷愛才。不啻其口。以故及門。羣材爛然。松楠桐題。匠伯鑒觀。凡我後生。私淑自喜。聞公之風。爲夫人誄。韶山女遐。湘江娥永。角鯉咸池。文懿悲井。陳酒有醇。殽殽有鱠。敢以斯文。奠之天南。

祭章學誠之母史孺人文

嗚呼。會稽之史。歸道墟章。自宋以來。兩族相望。史以才顯。生女有德。如謝家昆。陳詩靡則。姊迂其言。父曰耐思。第九在室。自樂綿綦。聞言所志。布襦短袂。使持井臼。古桓孟類。所好書聲。嫁得秀才。驪衢先生。士曰闓哉。先舅早世。君姑曰沈。仁及谿僮。勿取醃瀋。乾餱在囷。君貧可取。用厚薄財。室懸楷柱。出鏡匳餘。供旨與甘。姑歸自杜。園燈佐談。姑編說史。夜深進酒。來朝石館。婦拮据有。姑復手記。米鹽零屑。姊黍肯粲。市籌手抉。月日不淆。逋貸不隱。缺法武兵。家治以謹。一粟一絲。我竭無假。貧富賤貴。不改日雅。常佐族母。司祭支三。章氏父老。不如婦諳。手定祀□。傳於其家。姑匱□□。□十倍加。夫子北遊。三年鄉舉。歸來篝火。哦答紡語。再捷禮部。壬戌罷歸。十年教授。賓豆出閨。史之諸昆。嘆傑丈夫。章之舉族。曰賢莫如。辛未夫仕。湖北

廬城。不枉民獄。不擾警兵。夫人坐相。諸諷則中。諫不外言。相玉矜重。撙節日食。室械一匳。餘金投隙。曰吾養福。丙子夫能。代者苛責。發千金償。論遠巾幗。曰妾知君。無我負人。天地出財。寡益富貧。君一匹來。以一氈去。賦歸去來。藏此有故。罷仍居縣。不殊官時。昔不知粗。今精不知。有子學誠。戊子舉副。夫亡從子。京師家就。章僑於北。亦數十家。拜母於庭。嘖嘖嘆嗟。史有諸子。謁還於都。曰我少聞。異哉九姑。學誠舉鄉。遂成進士。今年戊戌。謂母□子。母難色喜。勉以謹正。自幼誠之。自百家姓。□其□語。成學誠學。古賢母誨。匪博而約。吁矣母逝。吾倂綴文。表此彤史。慰子學誠。

祭李孔揚之母朱太宜人文

嗚呼。於越之族。輒大於燕。不於京師。京之西偏。惟北都會。爾取其英。仙李之根。大蟠而成。同人先生。善詩工書。猶子尉堂。詞擷謙抒。謙不以名。詩惟其實。曰太宜人。教之有日。太宜人節。在中年守。贈公不祿。三孤左右。誕之一經。無厲顏色。母欲無言。子恭抑抑。徐徐請母。兒得無罪。母曰改之。子齋益倍。三子皆立。少者顯通。母節以貴。獮服偉偉。繪此黼黻。用旌永貞。五色書之。子揚母名。母詔尉堂。汝毋直沽。以父厚德。長汝諸孤。汝數奉命。出試省士。汝毋失人。子繼父志。尉堂謹受。校士篤勤。點竄朱紫。輒選聞人。其在臺中。矩矱退進。不撓無貲。從友成信。人曰母教。習貫成之。惟母曰宜。足以名之。母事君姑。克養惟孝。姑曰兒死。兒不死背。視事我婦。如兒事我。孝子孝婦。人曰母可。八十有三。天壽之優。如何不延。感嘆篤州。薦酒設殽。再拜以起。式我之鄉。符古女史。

祭同年錢萬言婦張安人文

嗚呼。安人之悼。文通擬之。惟吾萬言。多情益哀。言唁萬言。備聞其語。與其安人。佳哉賢侶。安人氏張。同蘇之人。年十又九。曰歸於錢。萬言書生。其家故貧。有祖戴母。孤於厥身。安人在家。長於母氏。無父同悲。相憐我爾。自其來歸。爲姑所愛。敬事王舅。必先其意。萬言少年。文章浚發。水心之劍。光偪寒月。安人奇之。子文可喜。皆鄉萬頭。一擲可洗。萬言慨然。今試癸酉。吾知吾文。吾貧無友。安人笑言。子勿爲意。勉張子軍。試事可計。退而自謀。拼擋嫁飾。非我所著。不有今日。珊瑚之釵。爛爛生光。照以秦珠。金支中央。出贈萬言。萬言駭然。子用治裝。勿復遷延。萬言遂行。試名上列。歸自棘院。老人愉悅。安人勸之。子無懷安。成名京師。相見明年。盡出嫁衣。我以子遣。萬言乃行。應禮部試。果成進士。官於武部。麒麟之材。馳驟天路。萬言請急。暫還於里。惟祖暨母。撫之益喜。退與安人。相見愉悅。安人笑言。我將不爽。此事故奇。傳爲佳語。至今萬言。言之惻楚。回翔鄉士。就官於京。奉祖與母。安人偕行。舒舒翠軿。先以彭舫。晨雞宵燭。鳴珮以相。郎官清署。其貧益甚。茶竈蔬盤。安人所任。安人素羸。拮据致疾。萬言服官。不令煩鬱。病勢輾轉。久而不支。萬言乞藥。小愈復危。良醫卻走。澄餌無力。安人致辭。子食無益。安人雖病。甘旨弗缺。王舅君姑。憐之莫活。昔王舅疾。舉家倉皇。安人祝天。已而旨康。至是姑氏。復染時疫。安人臥牀。湯藥手擘。夫其純孝。天性蓋然。君姑之愈。安人

不延。姑起視婦。執手與訣。萬言多情。夫何可說。同年弔之。萬言泫然。曰實佐予。相莊十年。予祖予母。愛憐而悲。豈曰能順。不知其逆。嗟乎安人。德長年短。萬言悼甚。魂兮無遠。凡同年友。來唁萬言。酌酒於卮。若殺在盤。爲文以祭。謹著懿美。安人鑒之。萬言其慰。

祭尹均之母王太宜人文

嗚呼。我友佐平。實有賢母。相其三世。以昌其後。佐平在官。古貌而雅。同年稱之。以爲長者。歲次丙子。母年七十。萬里稱觴。賓客咸集。爲起爲文。鏗鏘動聽。佐平拜言。余母實稱。今又六年。佐平聞赴。匍匐天涯。地坼無路。同年致弔。屬篤爲詞。佐平告余。泣血而悲。曰外氏王。爲南豐令。母生大家。天性端正。外王父喜。試以家事。黠媚巧婢。肅然進退。十七來歸。與父相莊。青絲三百。白璧十雙。斂抑貴盛。謹執婦禮。榛栗棗脩。雞鳴蚤起。事我王父。暨王母楊。是時王父。謁選當行。行橐如洗。躑躅未發。新婦告姑。請鬻釵帕。以佐舅行。王父就車。從此服官。王母與俱。令吾父母。留視松楸。家政大小。吾母所優。吾父少年。攤書萬卷。卜築城東。其文舊戲。招諸名士。朝確夕磨。吾母蓄酒。既旨而多。出飲諸公。莫不盡歡。咸謂吾父。賴夫人賢。丁酉鄉試。父舉親親。踰年報罷。王父母歸。北堂榮榮。松柏遂茂。吾父吾母。晨昏先後。是時先祠。丹堊剝落。老屋過夏。風雨撼擺。王父顧之。父知其意。趣召匠人。下砥上甎。吾母率婢。炊薪飯工。揮汗不休。昃照入櫳。久之屋成。王父意舒。吾母之勤。猶在敝廬。先王母卒。侍疾侍斂。哀禮之餘。三年奄奄。王父命父。服除當仕。父意遲遲。母曰夫子。君舅老矣。我代子職。諸兒我教。君勿剌剌。父官粵西。獨吾母居。問安供食。擇所嗜儲。手和以奉。不假諸婦。王父曰嘻。如子左右。我先王父。好義平生。母得其意。先於別聲。每有所屬。趣命諸子。既辦以告。王父色喜。曰我諸孫。事之當意。母之孝思。曲折乃至。比王父卒。八十有五。吾母治喪。無悔歸土。父奔喪至。一慟而蘇。徐問棺身。及屬纊初。母泣而告。父益泫然。恨我不死。子庶罔辱。終喪不出。家居歲九。父卒母老。古云嘉偶。自吾父終。母六十三。天寒竹鑪。爇火夜談。乃謂諸兒。吾老且死。兒讀父書。庶幾吾慰。汝家祖父。以一經傳。析薪不荷。或報於顏。當中夜思。爲顛揚計。使未亡人。得見下地。鍵諸兒戶。不令出遊。祿在言行。所戒薄浮。身先諸婦。勤於操作。吾母終身。志在澹泊。歲在癸酉。均舉於鄉。獲成進士。官爲庶常。吾母馳書。勉以稱職。當師昔人。文章報國。均愧母言。改官需次。庚辰兄增。以鄉舉至。兄弟執手。問母當安。兄言吾母。神明珊珊。米鹽瑣悉。秩秩條理。遊子聞之。累日狂喜。如何吾兄。下第將歸。吾母赴至。五內崩摧。聞母無疾。四月初九。不豫小臥。進瀋良久。起命諸婦。沐浴朝服。坐於中堂。盡召親屬。曰告增均。四方有志。勿爲吾慟。吾今當逝。嗚呼吾母。始終念兒。兒在萬里。如何其悲。予工古文。爲誌母藏。篤再拜諾。復於佐平。備聞予言。母誠賢母。孝於舅姑。爲夫良友。卒以母教。教子有立。相乃三世。德與古及。是曰無憾。篤當著之。子歸萬里。勿毀而哀。滇水漫漫。雲山萬重。待子執紼。乃安幽宮。余豈能文。重子之請。爰子兄弟。知母概梗。先舉母行。書以致其。酒清殽潔。鑒兮毋遠。

笥河先生、祖籍蕭山。曾祖來京師。父文炳。入籍大興。官陝西盩厔縣知縣。先生生於盩厔。九歲返京師。少英敏。博聞宏覽。於學無不通。解經宗鄭孔。賈蔡朱元諸儒之說。論史宗涑水。而歷代諸史亦皆考究貫串。證其異同。先生不欲以文人自隘。而其文博於考辨。反復不休。觀賦頌諸篇。高皇典麗。實一代不朽之作。尤精於小學。任安徽學政時。序刻舊本許氏說文。揭以四端。曰部分、字體、音聲、訓詁。以爲士子津梁。乾隆中開四庫全書館。先生倡之。河間紀文達公成之。天下之言實學者必推二公。故先生之名與文達埒。生平著書多未就。餘稿亦散佚不傳。文十六卷。子錫庚編次。又蒐輯當時諸名流所作表狀傳記爲一卷。冠於首。先生負異才。受高宗知遇之隆。未獲大用。其請正經文、訪求遺書、諸奏疏。裨益學校不淺也。嘗督學福建。與弟珪相代。一時傳爲盛事。閩士犇輳走從數百里不絕。又人各餽一石。積試院成山。起亭、名曰三百三十有三士亭。其生平之學問行誼。可想見已。光緒十三年丁亥端陽後三日王灝謹識。

南澗文集

李文藻著

南澗文集卷上

清　益都李文藻著

南漢二鐵塔考

乾隆甲午。國家開局續鄭樵通志。徵郡縣拓碑刻。編入金石略。予適有事羊城。許南海鈞、屬爲搜輯。先是光孝寺東鐵塔刻文。寺僧以灰實之。而飾黃金。題名半爲所掩。予屢至不能拓。四月十六日、畢工背持刃往剔其金而揭之。西面陰識行書八行。字徑寸。凡八十五字。其文云。大漢皇帝以大寶十年丁口（[illegible]疑作卯字。）歲。敕有司用烏金鑄造千佛寶塔一所。（[illegible]金石略[illegible]作[illegible]。）七層。并相口（疑作輪。）蓮花座高二丈二尺。保龍口（疑作祚。）有慶。所願壓攘。萬方咸使（疑作底。）於清平。八表永承於交泰。然後善資三有。福被四恩。於四月乾德節、設齋慶讚。謹記。其北面西隅題名二行云。內殿大僧錄教中大法師金紫光祿（缺）檢校工部尚書賜紫大師沙門臣道口。其東隅題名二行。教中大法師內供奉講經首座金紫（缺）夫檢校工部尚書賜法大師沙門臣。（缺）已上三段。向有拓本。其東南二面。則新出者。東面北隅無刻文。其南隅題名二行云。教中大法師（缺約十字。）大夫檢校。（缺）其南面東隅題名二行云。教中大法師內（缺約八字。）大夫檢校工部尚書（缺）法大師沙。（缺）觀沙門下是臣字。臣字下或有道字。餘皆蝕滅。查沙門之名。屈皆實以監造二字。不可信。其南面

西隅。題名三行。每行二十餘字。漫漶不可盡識。首行可辨者。造塔字。軍營字。陽宮使字。秀字。第二行宮使字。指揮使字。宮門字。點檢字。第三行將軍字。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臣字。以西鐵塔文推之。或是內侍董其事者。西塔先此塔四年。意其人即龔澄樞也。乳源雲門山有大寶七年僧文偃碑。至今完好。亦龔澄樞奉敕建也。結銜斷非沙門。屈譯有住持字。誤矣。又誤以七百戶爲十万戶。皆顯而可見。西面南隅剝之皆無字。或以記文有皇帝字。刻於中央。諸臣不敢列名於其旁也。朱錫鬯謂列名皆宦者。蓋僅見南面西隅之題名。而翁學士謂皆沙門。則又未見及此耳。西塔刻文向止見其一。是日未拓而歸。二十八日往觀塔自石趺已上。高丈九尺六寸。石趺仰縮凡四重。刻獅獸。鐵趺四重。一作瓦櫳形。二作龍戲三珠。縮其地廉外爲四人首。戴第三重如鼓匾狀。三重亦刻花紋。四重周作蓮花四面。各闊四尺六寸。爲瓣九。其中一瓣字物焉。七行。行十許字。參差不齊。西面文云。玉清宮使。德陵使。龍德宮使。開府儀同三司。行內侍監。上柱國龔澄樞。同女弟子鄧氏三十二娘。以大寶口年歲次癸亥、五月壬子朔、十七日戊辰鑄造。永充供養。共六十二字。向謂盡於是也。繞塔諦睇。東北南三面中。瓣鐵縮隱。現有字形。鑿出之文。皆與西面同。但每行字數有多寡。非一範也。蓮花瓣上七重。以次而狹。皆鑄佛像。其最上闊不過二尺。又上爲蓮花頂。每層大佛一。而衆小佛環之。每面七層。計二百五十佛。四之得千。下二重佛旁有字。梯而睇之。第一層、東曰釋迦佛。西曰、彌勒佛。南曰、彌陀佛。北曰、藥師佛。藥師佛者。釋家稱之功德佛。其造塔者自況乎。第二層、東、盧遮那佛。南、盧舍那佛。西、牟尼佛。北、毘舍浮佛。他佛名皆刻佛左。而此獨刻佛右。塔頂似有字。勢甚危。不可梯也。復詣東塔度之。石趺上、輔以木几。鐵趺三重。第一重西面正中刻文。餘題名俱在此重。第二重形方。與第三重蓮瓣形一伸一縮。再上塔七重。佛像每面多於西者六。四之多十有六。第一重每面闊三尺七寸。自鐵趺已上。高於西塔尺四寸。予所用、工部營造尺。

姑幕考

昔商侯國有姑幕之名。漢置縣爲都尉治。王莽時曰季睦。其故城。元于欽謂當在密州。明公鼐則謂姑幕。即東莞之境。且援春秋杜注姑幕縣東北茲亭、及水經注、爲證。水經注引京相璠曰。琅琊姑幕縣南四十里員亭、故魯鄆邑。郡國志、東莞有鄆亭。而後齊時嘗并姑幕入東莞。如謂姑幕在密州。則去東莞二百餘里。安得有四十里之鄆亭乎。此鼐所以正齊乘之失也。然魏收地形志。博物志。皆曰姑幕城東南五里、有公冶長墓。寰宇記、則謂長墓在密州西北五十里。姑幕在莒縣東北百六十里。是齊乘所云。當在密州者。原未爲無據。夫一曰在密州。一曰在東莞。二說不同。而安邱舊志。獨稱姑幕在今諸莒之交。故青州府志、屬之莒州。辨其非石埠鋪古城。而以在莒東北百六十里十字路者爲確。蓋從劉璜野遠之說。則趙容、李興。可不相背。即推之後漢書劉盆子傳、自莒而姑幕。自姑幕而青州。亦無不與道里相脗合。甚矣其說之得也。若顏師古地理志注、及晉志通典十道紀、章懷太子、俱以姑幕爲薄姑。薄姑乃古爽鳩氏之地。成王

時與西國作亂因滅之以益太公、六世胡公徙居之、遂爲齊郡邑、路史曰、在臨淄西北五十里、今博興縣北十五里有薄姑城、而諸說以姑幕當之、其說謬矣、又不待智者而知也、夫姑幕故址、雖若難知、而水經謂浯水逕姑幕北、博物志謂城東有公冶長墓、去錫山不遠、夫錫山浯水依然在也、就其地求之、非今十字路邨而何哉、至齊云、姑幕故城東有五色土、王者封建諸侯、隨方授之、今其口湮沒久矣、

王猛墓考

青州府志云、壽光城南門內、明萬曆初、居人浚井、見一棺、鐵索懸之、題曰、清河侯王猛墓、康熙二十七年、知縣劉有成、修墓道、立碑表焉、而安靜子壽光舊志、作於康熙某年、實無此事、其居人浚井云者、或有成時更傅會之耳、數年前、知府裴公、往拜其墓、有諸生王姓者、自稱是猛裔、詣府謝、其鄉人怪而笑之、予按晉書載記、晉猛之死、給東園溫明祕器、帛三千疋、穀萬石、謁者僕射監護喪事、葬禮一依漢大將軍故事、獨不詳其葬地、而唐貞元間、河東呂溫、有華山師王景略墓文、文有云、乾彼壯骨、沈爲朽壤、雲開華山、若見精爽、則猛墓在華山明矣、猛雖北海劇人、實家魏郡、少卽鬻畚洛陽、是劇並非其故里、何必葬於此乎、且猛嘗隱於華陰山、其歸桓溫及應苻堅之招、皆自山中、死而葬於山、宜也、壽光西門外、又有倉頡墓、按水經注、乃孔子問經石室、亦非墓也、頡墓在華山、漢碑在焉、其誤不待辨矣、

王曾王旦相業論

人臣處常變不同、而立心持節、當無不同、從其所同、求其所異、則合大小、綜終始而優劣見、故王曾、王旦、其相業未可概論焉、夫曾、旦皆賢相也、曾平生志不在溫飽、其登相位、毅然以社稷爲己任、計去奸相、所以除社稷之蠹、調養君德、所以培社稷之本、推揚士類、不令人知、所以陰滋社稷之楨幹、危言正色、以立於朝、裁抑母后、卒成帝德、在宋名相、堪與李沆相伯仲、若呂端、張齊賢等、未有能出其右者、可謂社稷臣矣、旦在眞宗時、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帝能虛懷恭己、以盡羣下之情、而旦承厚遇、竭誠殫智、以忠於上、梗概與曾略同、如不賀飛蝗、是其直也、不誅宮禁失火者、是其恕也、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而詔德明自來取、是其略也、寇準毀己而反薦之、是其度也、卻張師德之請謁、是其介也、內臣劉承規、忠謹得幸、將死求爲節度使、帝強之而不允、是其執也、沮王欽若之進、竭丁謂之姦、是其識也、諭薛奎以東南民力之竭、諷張士遜以朝廷權利之害、是其勤恤也、解張旻之兵柄、使反側自安、是其經濟也、旦不亦賢矣哉、獨惜大圭之瑕、在美珠之賜耳、夫當欽若、欲假天瑞以誑封禪、帝且沉思久之、曰王旦得毋不可、而旦奈何可邪、祥符初、作宮奉天書、時曾知制誥、上疏極陳不便者五、而宰相而五請封禪者、旦也、天禧初、以曾兼會靈觀使、曾辭不受、而宰相而兼封禪大禮使、且兼玉清昭應宮使者、旦也、故朱子綱目於旦之卒、盡削其宰相之職、而變例特書以譏之、嗟乎、生不能進諫、死而削髮披緇、其及救乎、此旦與曾、立心持節之不能強同者也、至若二公之遇、曾處其變、旦處其常、曾兢兢於乾興天聖間、宦官故智、不敢窺覦、而帝

德就、太后亦全令名、旦故早稱其偉度焉、且當時領袖重望、除奉行天書外、功業燦然可觀、或者以失節議旦、爲比未免太過、蓋曾旦皆賢相也、而沂公深遠矣、

滸山濼水利議

滸山濼、在鄒平縣西二十里、其源自章邱縣之萬家口小清河水、分支溢入、濼周四十里、爲地可數百頃、東南近長白山、西北地勢亦高、伏秋、數面坡水、皆匯於中、其北近清河溝、山東通志云、濼由清河溝仍入小清河、而今濼水、經歲不涸、則其下流不能通暢之故也、小清河、自新城縣以下、淤滅汛溢爲害、故無敢主導濼入清之議者、按濼地廣闊、附近居民、僅收魚蝦微利、一望森茫、盡爲茂草、求其如章邱縣之繡江、博興縣之錦秋湖、蒲葦藕稻、爲民重利者、萬不及一、其故、貧民知其利而不爲、富民能爲而不敢爲、以周四十里之地、僅有數尺之水、甘棄爲澤國而不爲之計、深屬可惜、治之之法、似宜先塞萬家口、俾小清河水不得溢入、更疏清河溝爲之尾閭、必無不洩之坡水矣、如以妨於下游爲患、則擬就濼治濼、倣井田遺制、多開溝渠以容積水、以高田固可禾黍、下者亦宜稌稻、最下仍不失菱藕蒲葦之利、以本縣之民、墾本縣之地、不及半年、應有成效、然後量其地之多寡與其高下、分給附近邨民、陸續升科、俾爲世業、數年以後、其利當有倍於高田者、

衛氏族譜序

先王之制、爲宗法也、有廟有宗、廟以祀其先、宗以處其子孫、而一主于繼別之適、世世爲大夫者、其族人異居而同財、有餘不足、皆待命于宗子、宗子及其母妻死、族人爲服齊衰三月、蓋有家者宗法之重如此、而春官又有家宗人以掌之、嗟乎、何其至也、後世無世爵世祿、宗子不能收其族、於是墓祭之事興、而廟祀廢、大宗小宗之法亡、而尚譜牒焉、譜原于中壘世本、由曾而降、著錄者多、曰家傳、曰家記、曰世傳、曰序訓、曰家世編、皆用以揚其先德先烈、一書成、而辨親疏、志塋域、序婚姻、皆備焉、斯眞仁人孝子之用心、有補于小史邦國之志者、猗氏衛氏、故巨族、而貴州巡撫伯嚴公、尤顯於國朝、其曾孫熙淇、出家譜屬序、予觀之而有慕焉、其于辨親疏、志塋域、序婚姻之外、備載庭訓雜記、如行冠禮、禁支子主祭、及異姓亂宗之類、皆近世難能而易犯者、家法如此、宜其世世爲良吏矣、巡撫公嘗爲山東布政使、政聲猶在人口、而予益獲悉其教家之道、誠足以承先而啓其後、其後果率之而行焉、則衛氏宗法、何嘗亡邪、抑世之有家者、皆斟酌于其法而行焉、則天下之宗法不亡矣、所謂斟酌於其法者何也、相約子姓、維內外、別尊卑、有無相周、吉凶相卹、伏臘膢蜡、相觴讌、雖不必復行周禮、而自無失先王以族教安之義、夫士大夫當後世而欲敦教化、厚風俗、凡所作爲、惟在周官之大意、而其細者固不能拘拘也、乾隆二十有八年八日、益都李文藻序、

蓼谷紀年集序

歷城王秋史先生、歿數十年。其縣人周書昌、得其文集數巨册於肆市。予因得錄之。而重有歎焉。蓋先生以詩受知新城德州二公。名播於天下。而知其能文者固少也。其文雅潔有法度。四六尤精警縱横。皆不亞於其詩。而此四册者。出先生手錄。更無副本。若其後人不禁焉、而以覆瓿糊窗。或什襲藏之。而蝕於蟫。齧於鼠、燬於火、糜於屋漏之水。則先生之能文終無知者矣。又使鬻於不知文者。恐仍有數者之患。再不幸而遇郭象齊邱其人。又必竊爲已作。則是集之遇書昌。稍先生死而無靈。其可乎哉。其文、每篇署作之年月。趙香坡傳。及題坐雨圖卷二册。自丙寅至庚子、多用意之文。書張鹿牀詩後。及代黃敬圍徵書啓。二册自癸未至乙未。多婚序壽啓代人之作。又前二册多散文。後二册多駢體。蓋先生自分甲乙。如此予題曰、蓼谷紀年集。甲乙各釐爲六卷。而書昌將謀以付梓。其詩曰二十四泉草堂集。久刻于文登于氏。安知書昌好事不如于氏邪。其文多關濟南掌故。他日續志乘。必有因其文而顯者。是集之遇書昌。又非獨先生之幸也。乾隆壬午冬至日。書於諸城寓舍。

諸城縣志序 代

諸城在明已前。皆倚州郡。今雖爲青州屬縣。而枕山跨海。幅員廣闊。多顯人。於山東稱名地。其有志。莫詳所始。宋知密州吳文肅公常山祠記云。近地志以爲祈雨而常應。故名曰常山。宜所謂地志。蓋廣輿圖經之類。非州縣志也。明萬歷癸卯、知縣王君之臣、屬縣人副使陳君燁、志之。其序稱嘉靖庚戌、知縣祝君天保、屬教諭王君應斗、纂修鋟板。當時已有譏之者。故陳志引用不及焉。而其于建置古蹟。多謂本永樂間舊志。是成其權輿矣。陳志十二卷。雖其傳人物本末不甚備。而於國家典制之大。及民生利弊。吏事興廢之由。燦然皆可指數。康熙癸丑、知縣卞君穎重修之。志全襲其文。而天啓以後七十年事。則闕而弗詳。又九十年、乾隆壬午。予宰是縣。卞志且漫漶不可識。於民間求得舊印者二本。又得陳志一本。乃屬李君文藻、董其之。其體例繁簡。一準于予意。而考證地形。蒐羅佚事。則自搢紳至于樵斲漁叟。皆得獻其所知。庶幾其無遺憾矣乎。夫典禮樂章。弗餘者、非略也。會典所載。天下同也。山川鄉社。田賦物產之必詳者、非以夸雄富也。務示險易。悉民勤惰。而共好惡也。金石考、爲從來志乘之所無者、重縣之所有也。而備載詩文皆妄者。不敢苟循乎俗也。一事之錄。必究其原本。一人之出入。必參之公論。非苟也。期以訂謨正譌。而可傳信于後也。予自壬午閏五月到縣。迄今近二年。數以勸獄謂青濟在縣則修城、建學署、多興作。然編書纂防遺老。寤寐寢食。未嘗頃刻不在乎志。志成。適調濱州以去。而其意惓惓者無窮也。予二十年來。歷知山東州縣。乃獨惓惓于是者。豈非樂其風俗之醇。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竊有同於蘇子所云者哉。爲圖一。總記二。考十二。表十一。譜二。列傳十八。凡四十六卷。甲申歲三月丙子。

因瞽得聞集序

古之瞽者貴。今之瞽者賤。古之樂師。皆瞽者爲之。其業之精。雖聖人且從學焉。而又能解詩歌。識君臣之

義。朝夕以所業規諫其君。義所不合。至有蹈河蹈海而不顧者。雅樂既亡。瞽者無所歸。乃假推算之術。高談祿命。擅言禍災。以勸人而牟利。其亦卑污之甚矣。近其術又不足以活。群棄而學淫詞豔曲。手琵琶入都鄙市儈之家。彈唱取酒食。其態蓋俳優者所不屑爲。予每見而憐之。以爲非其人之固賤。其得於天者不完。遂不得與有目者爭業也。杭州朱君有志、字卓然。瞽而能詩。其瞽時、少唐仲言二歲。而耳學淹通與過之。歿後。其子袞等、裒所撰因瞽得聞集。彙爲狀以間序於予。予讀其詩。清麗有格。具作者之象。又所交多奇人高納。往復酬答。深致意焉。以視編蓬妬箋等集何如邪。袞之狀曰、先子內行純孝。葬王父母用古禮。歲時薦新。必痛哭盡哀。與人交有始終。好捐貲濟人之厄。嗚呼。是得傳以異人目之哉。予謂卓然不瞽。所施爲當不止在鄉曲。瞽而得宗工大家者爲之師。其詩之所造。亦宜猶有進。而殞於其天性之篤。不能毫末加也。夫卓然之得於天者。何其厚也。嗚呼。均瞽耳。或爲聖人之師。或出俳優者之下。其生於世。疑亦有幸有不幸焉。而卓然巍然克自樹立如此。此亦凡有目者所愧而知勉矣。卓然精於數學。而不以自名。不欲自衒其詩。而卒顯於世。華亭陳氏所傳異人。蓋至今日始得其偶。而卓然之瞽而有行。又誰可爲之偶者乎。若夫講求古樂。聚瞽者於郡縣之學官。給之以餼廩。習之以笙鏞琴瑟之樂器。教之以風雅頌之樂章。而嚴禁民間彈詞小曲。淫哇之聲。以復於大雅。是宜有身任其責者。而天下之爲卓然者。不必盡如卓然而後可以不賤也。

金溪毛母壽序

金溪書賈毛君成涵、往來吾邑十餘年。歲庚寅、將歸而壽其母。乃謁序於予曰。吾母歸先子四年而寡。時吾祖父母老病。成涵在襁褓。家亦貧。而母日紡績以養舅姑。教成涵至于成立。蓋三十餘年矣。成涵鄰他鄉。力不能聞于官。族人賄綽楔懸之祠堂。四時給胙。願先生紀其事。予謂生而入祠。非禮也。然足見其鄉風俗之厚。而毛母之苦節爲不可及矣。國家宏獎善類。一女子之節行。必爲建坊旌表。以予所見富厚之家。懨肯役索貲財。至有沒所生之節而不舉者。毛母以貧而不得舉。其視爲富兒之母則有間矣。予十年來。爲人作壽序。多泛舉祝嘏之辭。廳之若稍有所發明。輒棄不用。或爲妄備所改竄。今但據成涵之言書之。而已無預焉。其庶幾免于棄且改歟。詩曰、彤管有煒。成涵當以予文爲彤管也。秋七月、益都李文藻序。

遊南海廟記

乾隆甲午十一月四日。予歸自羊城。舟出扶胥口。將遊南海神廟。而小港湖退。不能達。易蜒艇。僅容予及一僕。蜒夫婦涉水、手挽以行。水竭而泥行乃愈速。水底有沙能硬舟。而泥則滑甚也。及岸、微雨。步上浴日亭。觀陳白沙詩、及蘇東坡詩、各爲一碑。陳碑較大。中開以牖。背不見其陰。翁學士謂以陳詩刻蘇碑陰。馮魚山見拓本有大小而疑之。嘗問予。予數來亦不能定爲一爲二。今日之遊。蓋爲此。下浴日亭。東行數十武。爲南海廟。由西角門入。過宋開寶敕建碑。卸拾級入二門。其大門相距甚近。遊者往往不至。雖予亦然。

予于廟中之碑。無古今皆搜剔。翁學士因予嘗而著錄者、幾七種。此遊蓋別有所得。殿大門下有二碑。就觀之。西碑、近代所作。東碑甚鉅。賈紙馬者置架其旁。半爲所掩。移其架而讀之。北面爲治平四年重修南海廟記。正書徑寸。敦遣黃迪篆。江都曾植書。武事章望之撰。南面爲熙寧甲寅、敕祠南海神記。正書徑二寸。知英州潙光縣事權清口縣事陳之方撰。南面俱完善。道士云。從無搨者。予又走南廊。徧諦諸碑陰側。冀更有所得。而無之。惟西廊元泰安四年、呂弘代祀南海王記東側。刻大字二行云。皇祐三年冬十月己卯、祖無擇、李樞、李徽之、田棐、柳淇、題。此碑之陰。爲延祐七年代祀記。頗精緻。而呂刻粗淺。在延祐後行間。隱隱有刻文。磨而未盡。且其石堅厚而色青。製亦齊整。與韓碑同。殆元人磨舊碑而勒己文者。其側及陰。則原刻也。詣後殿。官貯社倉穀。鍵不可啓。其後簷下、浴日亭詩碑五。皆橫臥牆陰。而文在上。其年其人。則弘治丙辰王相。弘治三年薛綱。嘉靖甲申徐文溥。萬歷戊子陳士章。萬歷辛丑李時華也。又拱日亭記一碑。洪武二年、閩中徐宏文。臨川吳尹齊。讀之、知浴日亭嘗改爲拱日亭。六碑以亭壞。並寄於此。遂無復立之者。記正書。詩皆草書。是遊也。得宋碑二。明碑六。於翁錄之外。又定陳白沙詩非蘇碑之陰。而祖無擇本非題名元人碑側也。予以庚寅三月到粵。未上恩平任。即手拓廟碑數十。辛卯十月。同羅叠山自新安遊此。留連竟日。其後、陪侍金甫叔侍郎代祭者一。隨上官秋祭者再。皆未爲之記。今以碑故。得以知新而破疑。有可喜者。雨止。仍呼艇以歸。徧體泥污。易衣覓紙筆而記之。

遊光孝寺記

乾隆三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與欽州馮魚山敏昌、順德張藥房錦芳、要二十八日遊光孝寺。至期大雨。晨刻雨止。予先至。觀西鐵塔。度高闊。其西南與澄樞鑄塔記。數椎拓矣。諦視東南北三面蓮花瓣。皆有字。亟爲剔洗。則三面刻文與西同。又得其刻佛名八。皆翁所未及見者。方命拓而魚山藥房至。二君未見貫休羅漢。因同至僧闡德室索觀。慨然出一軸。爲貝葉寫經朱秀水所題。自華以下。紙半形者。庚寅歲。予嘗記之。圖又出應眞像與羅漢對懸於壁。像爲膠州法黃石先生故物。其曾孫坤厚、以贈沈椒園按察。按察寄尊日贈圓。自跋云、觀絹色、殆元人筆。然應眞座石下。隱隱有字數行。末行云、延祐三年十一月日題。顯可辨。像持竹杖閉目坐。神靜如止水。有顧正誼、吳元治、詩書其上。予問伏虎羅漢所在。圓云、藏東院。但不知落何僧手。寺自前明孝宗時。僧分十房。各收田租。營衣鉢。今租失去且大半。僧亦寥寥。而非同房者不相聞。致和者、東院僧也。予曾贈以句。欣然來迎。遂邀予三人至大殿。觀米元章佛牌。又東至一殿。觀元人飯鑊。大可容米十石。又東過達摩井。至風旛堂。堂前一池。蓮盛開。又東至塔殿。度塔較西塔高尺四寸。十日前。許南海鈞。屬予攜胥匠拓塔記以應部檄。予命以刀去灰。愈多得題名三段。今觀殿外辛檢討昌五碑。乃知塔金自乾隆二年始也。轉至致和室。索伏虎羅漢。致云、先藏顧林所。顧死。而其弟子鬻之。偶不在寺。予索益力。致曰、姑尋之。去良久。持軸至。懸視、則一僧白鬚髮。衣藿綠。趺坐枯樹根。雙履在地。履綠色。袈

裟錫杖挂樹上。前一著巾人倚虎立。虎低首馴如守夜犬。尾出人肩上。幅直三尺七寸。較寫經圖長一寸。橫一尺六寸。二圖同。題彼有殘破。而此完好。藥房云、昨相約爲菩提紗詩。尚未就。今一日而得三圖。思題太多。魚山云、幸新城秀水諸公未見伏虎圖。不然無我輩下筆地矣。予曰、俗吏日衡泥趨大府。詩未卜何日成。姑記之可乎。未刻雨作。予先歸。

遊廣州西郭二寺記

乾隆甲午端陽。羊城舍館。招集馮魚山敏昌、張藥房錦芳。藥房、西郭人也。予憶光孝寺志、載西郭外蘭湖精舍。藏畫浮海羅漢與貫休寫經諸圖無異。寫經圖、庚寅歲見之。伏虎圖、數日前始見而爲之記。未見者。惟衙壁圖與此耳。藥房謂蘭湖精舍在法性寺。寺僧不相識。適門人馮生經至。亦西郭人。許導遊。明日午刻。藥房奮至云。與經先至寺矣。予邀魚山俱。魚山病酒不能行。乃獨往。出大西門數十武。折而北。又西過高低巷。入蘆荻巷。寺在焉。寺亦光孝分房。而襲法性之名。僧朗濤出迎。殿額華嚴□□四字。爲嚴檢討繩孫書。殿後一樓。樓前多盆卉。樓中懸一畫。即浮海羅漢也。絹高闊與寫經圖同。畫一僧閉目合掌坐一稱大水中。溽濤綠。不方盤。形似荷葉。而衛著一缽。以布裹之。僧下左方一持叉者。兩角。圓目而銳下。背有翅。肩出長帶綠色。腰結白帶。半浮浪中。不見足。其形非人非禽獸。蓋衛僧者。僧謂在平波。此物左右水徵躍如雪。問畫所以來。朗云、世世相傳。不知其始也。藥房導東至一堂。則蘭湖精舍。有梁藥亭書借璧堂額。甚怪偉。堂前一池。所謂湖也。巷內有報寶寺。經營擴舊地。距此僅百步。乃同往。寺甚幽邃。穿房數折。至一所。面大池。可泛舟。池中半浮甕菜。周植以水松。池北大榕欹處一枝。即根之自上而下者。甚可玩。雜樹蔚然。

清風謖謖。顧不知是署□一堂有潘次耕題聯兩句。字形不相類。寺多間舍。授徒者託焉。偶至一室。其師出。而架有東坡集。因憶光孝寺志。謂東坡與開元明座主尺牘。有云、近過南華。見致政太保張公。以所藏禪月羅漢十六幅見授。今吾師來別。敬以奉贈云云。以此定光孝羅漢爲東坡以贈明座主者。檢集內與明座主九首。此其第七。而其他首多言石橋事。又有約在棲賢之語。疑石橋即三峽橋。明座主爲廬山開先寺僧。而開先爲開元也。與此無涉。集又有羅漢贊十六首。第七尊者云、梵書旁行。俛首注視。不知有經。而況字義。是讀經寫經也。又有自海南歸。過清遠峽寶林寺敬贊禪月所畫十八大阿羅漢贊。第一賓度羅跋囉墮尊者云、白氎在膝。貝多在巾。目視超然。忘經與人。面顱百皺。不受刀鑷。無心掃除。留此殘雪。與寫經圖頗相似。第十半託迦尊者、諳多犯梵書旁行一首。又有羅漢贊一首。序言紹上人持十六大阿羅漢。如護眼目。紹上人亡。今在黃梅山常歡寺所。俾清師求而得之。贊作七言。皆羅漢以贊見者。又有十八阿羅漢頌。有序有跋。序云、金水張氏、畫十八大阿羅漢。軾謫居儋耳。得之民間。海南荒陋。不類人世。此畫何自至哉。久逃空谷。如見師友。乃命過、躬易其裝標。設鍮瓷香果以禮之。張氏以畫羅漢有名唐末。蓋世擅其藝。今成都僧敏行、其元孫也。梵相奇古。學術淵博。蜀人皆曰此羅漢化生其家也。軾外祖父程公、少

時遊京師。還遇亂。絕糧不能歸。困臥旅舍。有僧十六人往見之。曰、我、公之邑人也。各以錢二百貸之。公以是得歸。竟不知僧所在。公曰、此阿羅漢也。歲設大供四。公年九十。凡設二百餘供。今軾雖不親覩至人。而困厄九死之餘。鳥言卉服之間。得此奇勝。豈非希闊之遇也哉。乃各即其體像。而究其思致。以爲之頌。跋云、佛滅度後。閻浮提衆生。剛狠自用。莫肯信入。故諸賢聖皆隱不現。獨以像設遺言。提引未悟。而峨眉、五臺、廬山、天台。猶出光景變異。使人了然見之。軾家藏十六羅漢像。每設茶供。則化爲白乳。或凝爲雪花。桃花芍藥。僅可指名。或云羅漢慈悲深重。急於接物。故多現神變。儻其然乎。今於海南得此十八羅漢像。以授子由弟。使以時修敬。遇夫婦生日。輒設供以祈年集福。并以前所作頌寄之。子由以二月二十日生。其嫡德陽郡夫人史氏。以十一月十七日生。是歲中元日題。其頌、每首先著其狀數語。是又羅漢之以頌見者。而別卷又有書羅漢頌後一則。即指寶林所藏。反覆考之。光孝之羅漢。不能定爲張太保之物。自東坡持來也。而寶林及海南與此地甚近。予所見寫經諸闕。安知非十六十八之僅存者邪。行篋苦無書。乃錄集內所載以歸。俟覓各書錄與魚山考焉。

琉璃廠書肆記

乾隆己丑五月二十三日。予以謁選至京師。寓百順胡同。九月二十五日。籤選廣東之恩平縣。十月初三日引見。二十三日領憑。十一月初七日出京。此次居京師五月餘。無甚應酬。又性不喜觀劇。茶園酒館。足

迹未嘗至。惟日借書鈔之。暇則步入琉璃廠觀書。雖所買不多。而書肆之不到者寡矣。出京後。逆旅長夜。不能寐。乃追憶各肆之名號。及所市書之大略。紀之。琉璃廠因琉璃瓦窯爲名。東西可二里許。未入廠。東門路北一鋪。曰聲遙堂。皆殘破不完之書。予從其中買數種。適有廣東新語。或選恩平之兆也。入門爲嵩口堂唐氏。名盛堂李氏。皆路北。又西爲帶草堂鄭氏。同陞閣李氏。皆路南。又西而路北者。有宗聖堂曾氏。聖經堂李氏。聚秀堂曾氏。路南者。有二酉堂。文錦堂。文繪堂。寶田堂。京兆堂。榮錦堂。經腴堂。皆李氏。宏文堂鄭氏。英華堂徐氏。文茂堂傅氏。聚星堂曾氏。瑞雲堂周氏。其先後次第。憶或不眞。而在南在北。則無誤也。或曰、二酉堂自前明即有之。謂之老二酉。而其略有舊書者。惟京兆、積秀二家。餘皆新書。而其裝潢紙不佳而册薄。又西而南、轉沙土園。北口路西。有文粹堂金氏。肆賈謝姓。蘇州人。頗深于書。予所購鈔本如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盧浦筆記。麟史寓簡。乾坤清氣。滏水集。呂敬夫詩集。段氏二妙集。禮學彙編。建炎復辟記。貢南湖集。月屋漫稿。王光庵集。焦氏經籍志之屬。刻本如長安志。雞肋集。胡雲峯集。黃稼翁集。江湖長翁集。唐眉山集之屬。皆于此肆。又北轉至正街。爲文華堂徐氏。在路南。而橋東之肆盡此矣。橋居廠中間。北與窯相對。橋以東街狹。多參以賣眼鏡、煙筒、日用雜物者。橋以西街闊。書肆外。惟古畫店。及賣法帖、裱字畫、雕印章、包寫書禀、刻板鐫碑耳。近橋左右。則補牙、補唇、補眼。及售房中之藥者。遇廷試。進場之具。如試筆、卷袋、墨壺、鎮紙、弓棚、疊褥、備列焉。橋西賣書者才七家。先月樓李氏。在路南。多內板書。又西爲

實名堂周氏。在路北。本賣仕籍及律例路程記。今年忽購得果親王府書二千餘套。列架而陳之。其書裝潢精麗。俱鈐圖記。予于此得梁寅元史略、揭文安集、讀史方輿紀要等書。皆鈔本。白醫編半部。溫公書儀一部。皆宋槧本。又方望溪所著書原稿。往往有之。又有鈔本册府元龜。及明憲宗等實錄。又西爲瑞錦堂。亦周氏。在路南。亦多舊書。其地即老韋之舊肆。本名鑑古堂。八年前韋氏書甚多。又鄱陽人董姓。同賣法帖。其中吾友趙六吉。精于法帖。亦來此。遂寄寓。其櫬至今未歸。又西爲煥文堂。亦周氏。又西爲五柳居陶氏。在路北。近來始開。而舊書甚多。與文粹堂皆每年購書于蘇州。載船而來。五柳多璜川吳氏藏書。嘉定錢先生云、即吳企晉舍人家物也。其諸弟析產。所得書遂不能守。又西爲延慶堂劉氏。在路北。其肆賈、即老韋前開鑑古堂者也。近來不能購書于江南矣。夏間、從內城買書數十部。每部有棟亭印。其上又有長白敷槎氏堇齋昌齡圖書記。蓋本曹氏而歸于昌齡者。昌齡官至學士。棟亭之甥也。棟亭掌織造鹽政十餘年。竭力以事鉛槧。又交于朱竹垞。曝書亭之書。棟亭皆鈔有副本。以予所見。如石刻鋪敍、宋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太平寰宇記、春秋經傳闕疑、三朝北盟會編、後漢書年表、崇禎長編、諸書皆鈔本。魏鶴山毛詩要義、樓攻媿文集、諸書皆宋槧本。餘不可盡數。韋頗曉事而好持高價。查編修瑩、李檢討鐸、日游其中。數年前、予房師紀曉嵐先生、買其書亦費數千金。書肆中之曉事者。惟五柳之陶、文粹之謝、及韋也。韋、湖州人。陶、謝皆蘇州人。其餘不著何許人者。皆江西金谿人也。正陽門東打磨廠。亦有書肆數家。盡金谿

人賣新書者也。內城隆福諸寺。遇會期。多有賣書者。謂之趕廟。散帙滿地。往往不全而價低。朱少卿豫堂。日使子弟物色之。積數十年。蓄數十萬卷。皆由不全而至于全。蓋不全者。多是人家奴婢竊出之物。其全者固在。日日待之而自至矣。吾友周書昌。遇不全者。亦好買之。書昌嘗見吳才老韻補。爲他人買去。怏怏不快。老韋云、邵子湘韻略。已盡采之。書昌取視之果然。老韋又嘗勸書昌讀魏鶴山古今考。以爲宋人深於經學。無過鶴山。惜其罕行于世。世多不知采用。書昌亦心折其言。韋年七十餘矣。面瘦如柴。竟日奔走朝紳之門。朝紳好書者。韋一見。能知其好何等書。或經濟。或辭章。或掌故。能各投所好。得重價。而少減輒不肯售。人亦多恨之。予好書殆與書昌同。不及書昌能讀耳。朝食後。即至廠手繙。至晡或典衣買之。而積秀堂有楊萬里、洪盤洲二集鈔本。索錢三十千。度數日仍返之。而不能釋于念也。延慶劉、項生大癭。人呼之劉鳴璧。又西爲博古堂李氏。在路南。其西爲廠西門。門外無賣書者。

送馮魚山說文記

國家以說文治經。惠半農侍讀最先出。其子棟繼之。近日戴東原大闡其義。天下信從者漸多。高郵王懷祖。戴弟子也。己丑冬。遇之京師。屬爲購毛刻北宋本。適書賈老韋有之。高其直。王時下第。囊空。稱貸而買之。王曰、歸而發明字學。欲作書四種。以配亭林顧氏音學五書也。予是年赴粵。所攜書。皆鈔本之稍難得者。翔其易得者。可隨處覓之。至則書肆寥寥。同官及其鄉士大夫家。亦無可假。是書僅見萬歷閒坊本耳。

歲辛卯，羅臺山訪予於恩平，居數月，其行笈有手校毛刻本，改正甚多，惜未及錄。壬辰春，予調湖陽，其書陸山長鄭君安道，爲朱竹君學士分校會試所得士，就宣窮經，且以教其徒，索說文於予，乃爲札求于濟南周林汲，而揭陽鄭蓮使適自南淮歸里，專一介問有此書否，適使實無之而不達，報道健足走揚州，從馬秋玉之子取數部，往返才三閱月，以其二餉予，一插架，一貽鄭進士。進士喜過望，是冬予有事羊城，又得林汲所寄，則此本也。首卷有錫鬯主人、麥路張氏諸小印，又有刻趙文敏諱二印，方寸六十餘字，尤精緻，紙色蒼古，百年物。書到時，胡生亦常見之，嗟嘆愛，且曰：廣中惟張樂房有之，胡張相友善，予謂其可借觀，不能留也。今年春夏間，予寓廣日，與馮魚山相過從，魚山方講小學，每以不得此書爲恨，回湖乃舉此贈之。予之于書，聾瞽耳目，徒有之而不能用，魚山得此，將盡發其聰明，他日以語林汲，其不負萬里見寄之意矣乎。予記此，以見粵中得書之難，得之而不能讀，是得書易而讀書難也。予不能讀，而魚山能讀之，是能讀書者必得書也。世之能讀說文如魚山者，予皆得而讀之，友之日往來乎胸臆也，是予不能讀之，而未嘗不能好之也。蓋仕之嗣學如此。乾隆甲午六月二十七日，記於潮州紅蕉館。

楊姑橋東巨洋水造舟記

縣故無舟，縣之有舟，明知縣呂孔良始造于巨灣口，而記之者，鄉前輩朱禮部延年也。上巨灣口十餘里，爲楊姑橋口，舊當諸安膠密之衝，自膠州開海道，賈貨由江淛者又經焉，于是爲巨渡，而夏秋水暴至，輕奔蕩吼，往往殺人，人雖患之，而不勝其牟利之心，故淪沒無虛歲。夫利之所在，至於溺死不避，使有一法，費不及百金，而履濤瀾如平地，永無顛躓之憂，則人之欣然以聚材鳩工而藏事，宜也。辟符朱公奉檄治縣，三年，問民疾苦，百廢具興，過焉口，見平沙迷漫無涯也，板橋桔槔無久理也，士人睥睨據兩岸，行者予重責，然後償其躬，手行者凡而負以過，至于婦人皆然，可憫也。騎而渡者馬戰慄如不勝，而馬上者無人色，可憫也。咄咄久之，乃授意尉王君聲聲，謀造二舟，始於去年六月，今三月二舟以成，試於河，河左右數十里，父老髮蒼蒼杖有見舟者，皆額其韓稚來聚觀，而巨洋不能爲災矣。噫，是舟耳，在江湖則輕于一葉，置丑水則巍然佳觀，郡縣之人皆稱以濟而奔走焉。天下有原無足異，而以所處僻陋取重者，可慨指數哉。南造舟呂公河南人，今公亦河南人，某嘗有記，未敢衡禮部矣，闡鐵者戶首某、里正某，例得附書。

松亭記

歲庚辰八月十九日，同東平孟介眉兄弟過平陰之大柳邨，日高將投旅店，刑部郎中張松亭先生聞而召之宿，使子姪迎于門外，喬皆藹然可親近。入其門，蒼翠之色襲人衣裾，又歷數門，則松當庭而立，松一根兩身，仍相摎爲一，直之可二丈五六，曲而後爲枝葉，枝出檐上，葉下垂齊于檐。余繞視之，心異之。先生出，貌古而和，年七十餘矣，語良久，詢所號，指松而慨然曰：吾少時手植此，後宦于朝，相失數十年，未嘗不相念，今獲歸臥其下，如對故人，故號松亭。松日益長，而吾老且憊矣。余曰：是宜曰松庭，非亭也。先生曰：

吾之所謂亭，即松也。昔人比松於旌幢屏幛，吾之松欹斜而四垂，盛暑不漏日色，旌幢屏幛無所似，則以爲亭耳。先生退，其子元隆曰：此泰山移，初植於桶，桶朽根入地，遂不可移。老人劇愛之，宦游時屢寄書命培溉，歸則枝葉益奇，嘗繪圖，索題詠，願子爲之記。余諾焉，久未就，多十有一月，客京師，介眉書來復索，且曰：松不足記，張翁之愛松足記也。余謂先生堅心勁節，其愛松固性之所近，而其子性之愛其所愛，尤爲今人所不可及，禮父母之所愛亦愛之，而世或有故反之者，又有面則愛之，背之則否者，其事不必皆如草木之細也。夫草木玩好之細，而張氏子姓能曲體其親之心如此，況大於松者邪，況其所以事其親者邪。泰山松死於石，多不能茂，是松未六十年，已極龍蟠虎踞之狀，介眉嘗語予，岱西諸山至陶山而趾陶山南地始平，而氣最盛，即邨也，陶山隸肥城，而邨爲平陰境，距山不及一里，樹多且大，故邨名大柳，不獨松爲然。

記蝗

乾隆二十四年六月十八日，飛蝗過泰安，自東南而西北，映雲如縠，彌漫泰山南，自卯至申不絕，予在寓舍見之，驚詫終日。踰十日，蝻孽遂起，蓋飛蝗所遺種也。大官數來勸視，守令以下奔走四境，終閏月無一歸廨者。七月六日，予赴濟南，渡汧水，即見路多死蝗，入長清境愈多，北至新莊，子死相半，再北，則蝗行處跳如湯沸而已，翅未翅者相半，其已翅者飛不飛又相半焉。飛者多向東北，映日視之，巖谷皆白，如駭浪急雹，而不見涯涘，以爲密雲又不遠墮地，一紅冠者率人數百，持竿縛緣庭於其上，集陂間，老者與臥不能起，少壯或坐或立，皆仰視嬉笑，時茯粱穀刈者十七，其三未刈者爲晚穀，每晚穀田內皆有婦女及十歲男子二三人，旗其衣而麾之，不停手，口鳴鳴作鬼聲，蓋邨民皆遣向他邨捕蝗，所遺者獨婦人稚子耳。其自他邨來者，反不以爲切己之患，然實亦無可施力，晚憩張夏店，有授徒旁舍者任姓，自稱平原諸生，詣予，予問狀，曰：河西菽粟穀蕩然矣，葉盡及穗，穀盡及草，草盡及芝麻、荍麥、青黑綠豆俱盡，且及樹葉，此如人當豐歲，謂五穀不足食，僉謂雖草樹皮，甘之如飴也。河東蝗後起，穀可半收，而胥役日督捕蝗，無暇及農事。予曰：牧民者不宜早圖之乎？任曰：蝗未出時，日掘子數十斛，生所撲倍之，仍掘子如故，若是者月餘矣，已生者皆翅，而未生者地下尚不知幾何，此殆有神爲之，非人之所能殄滅也。河西一婦人入地驅蝗，出見於緶莿隨畔歸，則蝗集其兒之身，皮盡破，有脫衣路旁者，蝗嚙碎之，吾年六十，未見蝗爲患有如此者。噫，任所言，更甚於予日所見矣，所謂河汧水北流者也。夜大雨不能寐，記之。

寶雞寺記

青州城南劈山前麓廣福寺，甚古，不知創於何代，士人相傳未有青州城，先有此寺。寺內舊有元魏石像記，及隋舍利塔下銘二，剎以僻在荒山，世罕知者，故金石集古諸錄及郡邑志俱未收。國朝康熙間，安邱張杞園先生兒得精刻，詳見所作遊廣福寺記及舍塔下銘，後且圖新城王漁洋先生，載在居易錄中，今

人咸知有舍利塔銘者。二公表章之力也。而石像記。終未知在何所。癸酉春二月。余偶遊寺中。從佛殿西偏亂石內得之。始知所謂魏刻者。卽石像趺也。趺高七寸。橫尺三寸。縱如之。左面不完。中陷深寸許。當是置石像處。記乃楷書。刻前面。共五十四字。缺六字。爲武定二年。齊郡太守劉世明。所造按杞園。阮亭。俱作劉明世。蓋傳說之誤。又隋石像記一刻。乃開皇十五年四月八日。張洪亮等男女二十人。造以祈福者。舊日未經傳聞。余寓居僧舍時。偶得于佛殿前土中。是甲戌三月初四日事。形製似魏刻差大。猶完整。但爲鄉里愚夫婦所造。書法甚劣。不足重。又一石幢。字剝蝕不全。爲宋元祐間物。字畫閒勁。似顏魯公。余擬卽寺內構一亭。顏曰寶蕤。將上數刻嵌壁間。以垂永久。又考寺在隋名勝福（有舍利塔銘可據。）宋幢作廣福。在隋屬臨朐。齊乘云。漢置臨朐縣。屬齊郡。以縣東朐山取名。晉省入昌國縣。隋開皇六年。改爲逢山縣。大業初。改曰臨朐。隋銘在仁壽元年。其言逢山。卽臨朐也。今隸益都。距城約十六里。乾隆乙亥春王正月記。

重修魯仲連先生祠墓記 代

魯仲連先生遺蹟。見於山東志乘者。聊城有其臺。新城有其陂。高苑有其墓。縣則祠與墓皆在焉。臺之在聊城。見於水經注。而其他則世人相傳云然也。夫聊攝以東。皆齊也。縣在秦爲聊城地。漢始分置今縣。至唐併於聊城。而金復分置。迄于今。兩縣相距才六十里。而兩縣之古城又倍近焉。蓋先生射書遺燕將時。嘗居於此。而後人因爲立祠耳。祠在縣城東北三十里仲連鄉。明嘉靖間。學道陸公釴著山東通志。謂魯連鄉。後改王樓店。舊有祠。而神州古史考則謂之冤魯店。以音訛也。予宰是縣之又明年。潘濮州汝甌過祠下。賦詩見投。予因謁而葺之。又於祠北二里。築其墓。縣志謂墓久平。康熙二年。知縣王君霽一。乃築而植以松。且勒石焉。嗚呼。先生之傳於世。其不待祠與墓也明矣。然司馬子長傳老子。必著其鄉里字諡。及其子孫之封爵。褚先生傳東方朔。特書其病死。蓋世多以老子東方朔爲神仙。而掩其修道德愛稀術之實。作二傳者。其有深慮乎。先生對辛垣衍曰。秦肆然爲帝。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史記遂謂田單屠聊城後。魯連逃隱於海上。而國策實無此文。夫先生者。何人也。鮑氏謂孔子之所謂逸民。非周衰辯者之徒也。漢藝文志。魯仲連子十四篇。列於儒家。其書不幸而不傳。又不幸生孔子後。不得論列於伯夷柳下惠之間。而世之好異者。或因逃海一語。等諸荒怪奇幻。傳與安期生盧敖者伍。而豈知其瘞骨之地。固巋然而在是耶。是又考古者所宜特書者矣。乾隆三十有一年夏五月。

南澗文集卷下

宋仇公著墓誌銘跋

右宋定州觀察判官仇公著墓志。其云子男一人愈。宋史有傳。積官左朝議大夫。爵益都縣伯。多著異績。而碑未之及者。公著之葬。爲紹聖三年。而愈大觀三年始成進士也。愈傳不詳先世。幸賴此以存。抑愈之知廬州。劉麟合金兵入寇。嘗遣其子自閒道赴朝廷告急。朝廷旌以官。而史逸其名。爲可恨也。是碑。柳子文撰。王同老書。文潔勁不爲藻繪。殆眞能者。同老。以王堯臣本傳。及歐陽公堯臣墓志考之。實堯臣長子。卽公著之姑徐國太夫人孫也。書法亦遒宕可喜。據堯臣傳。始卒時。諡文安。元豐三年。以同老進遺稿論功。改諡文忠。子文作是碑于改諡十餘年之後。而猶稱初諡何哉。

書呂貞婦傳後

女未嫁而夫死。遂至夫家執婦道。以事其舅姑。以終其身者。予於吾鄉得三人焉。其一高密單氏女。字諸城李閎。閎卒且葬。父母爲擇配。女誓不從。其舅給事中文駉。以渠主迎之。其二皆德州人。一刑部侍郎李濤女。字曲阜孔傳鉦。傳鉦以親迎卒於塗。女數日不食。舅姑至其家相勸慰。因隨以歸。一齊珍女。字其州呂金符。年十七而金符卒。齊數自經。皆救免。乃請於珍。歸呂氏。卽金符靈前拜舅姑成禮。齊之歸呂也。事

舅姑甚謹。而家貧不能給饔飧。姻戚謀醵金爲置田。堅不受。惟受其從王舅淇所周粟。而日製女紅以爲報。久之。叔秦來舉子長基。遂以後金舜。乾隆癸未歲。予寓於德。淇持齎田韓湘巖所爲傳。扶杖過予。屬書其事。於是齎守志二十八年矣。予嘗讀錢鶴灘旌表趙氏女婦議。以爲今世之女。未嫁而巳知所主。適與古之必醮而後男知所配、女知所歸者不同。其胥斟酌情理。能得貞女所以不他適之故。歸震川貞女論、斥爲非禮。及其作張氏女貞節記。則又例于孔子之仁伯夷叔齊。而謂爲君子之所樂道。朱錫鬯爲蔣氏女原貞。亦云夫婦之道。守之以從而始之以感。因其所感。不以死生易其志。乃所謂從其德也。三君子者、皆爲原情之論。獨未許其合葬。今湘巖直稱曰貞婦。則許其後來之合葬矣。夫禮經不可拘於今日者甚多。女未嫁而守節。與其死而合葬。其一端耳。而況爲旌門之令之所及者哉。曲阜諸城皆世閥。人巳詫爲異事。而貞婦出于寒素。顧茹蘖食荼。以行其心之所安。而不求聞於外。其尤難者也。予去德二年。檢行篋得韓傳。乃錄三君子之論以寄淇。并諷德人爲之請旌。計貞婦歸呂巳三十年。合旌表之例云。乾隆乙酉五月、書於濮州丹陵書院。

郡司馬王公詩跋

永城王公、以乾隆癸未、自寧波移佐吾郡。時清政簡。百廢具興。坐以無事。公承其祖父給諫明府之學。經經緯史。兼出餘力以爲詩。郡之名山水。及前賢勝迹。羽人衲子之所居。不二年而留題徧矣。乙酉夏日、偶出舊著書傳三十首見示。且命爲跋。既受而卒業。愛其格韻清疏。超于塵壒之外。要多刻畫山川。歌詠風土之作。因歎風雅之道。無不與人品經濟相表裏。郡在北宋多賢牧。如富文忠、范文正、趙清獻、歐陽文忠、及郡人王文正輩。率皆鐫名崖壁。留詠于林壑園榭之間。而黃亞夫先生之佐郡。尤眷眷於此土。至自號青社。以顏其集。其登大雲頂、游石子澗、南樓避暑、叢家游矮松諸什。流傳至今。遂爲郡人故實。公之詩舉神洪。適過于亞夫山魈水怪之習。而所以補於闕賓於民者。又復勝于亞夫之無以自見。則其時與其人、有濟於時、而足以照耀于奕世、爲何如也。

張爲主客圖跋

唐人爲詩。最講聲病。顧其書曰式、曰格、曰密旨者。皆不傳於世、近吾鄉趙飴山。始以所聞於常熟馮氏者、爲之譜。而唐詩聲調。概可推矣。若張爲主客圖。則當時之摘句圖耳。非可以意揣而得也。吾房師紀春帆先生、據計敏夫唐詩紀事所載而排纂之。其八十四人中、可考者尚七十有二。蓋幾幾乎爲之原書。與趙譜借唐詩以起例者不同。將付梓以示文藻。文藻聞古書之亡而可考者。盡乎是歟。先生曰、予更有沈氏四聲考。即從約詩得之。切韻表從□□得之。將并出問世。因謂文藻曰。應劭漢官儀。散見于續漢書注、初學記、藝文類聚、諸書。魏略。散見於三國志注諸書。皆未有彙而錄之者。生歸里多暇。當勉爲之。亦收殘拾遺之一端也。乾隆辛巳五月。

魯孝王石刻跋二則

右魯孝王石刻。其顛末高鳳翰記之殆詳。在當時既云偶得此石。則其非贋巳明甚。牛階平、近居鄰邑。所記題可信。又階平之友褚峻、嘗手自椎拓。而規量其方袤廣狹之度。今金石圖、明注魯孝王石刻。高一尺一寸。闊一尺九寸。厚一尺。字刻右方。周方七寸。字徑一寸五分。而朱錫鬯獨定爲贋。博引東京後諸觀相比擬。不知何以他人皆見爲石。而錫鬯獨見其贋也。階平云、在孔子廟同文門西側北向。錫鬯則云、嵌孔子廟庭前殿東壁。所記亦不相符。豈今昔移置不同邪。俟躬謁夫子廟觀之。

考漢書諸侯王表。孝王慶忌、以後元元年襲封。數至五鳳二年。纔三十三年。今石刻作三十四年。與表不合。因取漢書反覆推勘。而知孟堅氏之誤也。古時嗣君改元。皆在期年。迄于衰晚。不能盡然。史官定策。一年存兩號者甚衆。則漢代諸王。概可知矣。以石刻推之。孝王嗣位。當在征和四年。是年安王薨。孝王即改元。自征和四年。數至五鳳二年。正合石刻三十四年之數。又四年爲甘露二年。孝王薨。則是孝王嗣位。實三十八年。比漢書所載多一年。(漢書作三十七年。)前乎孝王、爲恭王餘。安王光。恭王以孝景前二年三月甲寅、立爲淮陽王。吳楚反破後。以景帝前三年徙魯。至元朔元年、通計二十八年。與漢書合。安王嗣位。即以元朔元年。數至征和四年。始足漢書四十年之數。是安王亦不踰年而改元。若孝王之子頃王封。孫、文王晙。則緣甘露三年。至陽朔元年。自足頃王之二十八年。緣陽朔二年。至建平二年。自足文王之十九年。又若踰年改元者。豈一國之中。先後不同如是邪。獨考河間、江都、諸王。改元之踰年不踰年。多未能畫一。又諸侯王表、載睦嗣十九年。至本傳則云嗣十八年。一人之事。一手之書。尚牴牾如此。則孝王享國之元年。當據石刻斷爲征和四年。而非後元元年也。蓋於孝王加一年。庶前後諸王之年皆合矣。

書金石文字記嵩山太室少室開母廟三石闕銘條下

嵩山太室、少室、及開母廟、共三石闕。皆有先漢刻文。自歐趙集古諸書以來。曾無載者。寧人力闡幽遂錄入金石文字記。其功鉅矣。抑予以牛氏金石圖、反覆考證之。而歎其於三石闕不無遺憾也。其記太室闕未詳者二。太室闕銘八行。銘後年月、及職官姓名十九行。後六行漫漶。每行才辨二三字。寧人謂年月及職官姓名共十三行。是其後六行漫漶者曾未之見。一也。闕陽銘陰額。額刻九字。字徑二寸六分。亦篆書。作三行。現存者二行。曰中嶽太室陽城。末一行剝落。寧人記未及此。二也。於少室闕未詳者三。少室石闕有二。東西對峙。東闕去西闕五六步。其陽無刻文。北面畫像。下有一石刻。高一尺。闊六寸。刻字二十有四。四行、行六字。可識者共十九字。雖斷文難讀。猶可識爲職官題名之刻。與太室東闕無刻文、可以不記者、不同。近雒陽董金甌、始見而表之。寧人時無知者。一也。西闕惟東側無刻文。其餘三面。皆有刻文。北面刻六篆字。少室西闕額也。字體與太室闕額字相埒。三行、行二字。曰、少室神道之闕。少神之三字、點畫不甚完、而形模宛在。寧人略而不言。二也。寧人引葉封嵩陽石刻記。曰、開母闕題名十行。以少室石闕所列官

名書考之知十行之上無闕文也。今少室西闕題名君字下、自承露陵泉陵云云、至末與開母闕題名無大異。惟監廟椽辛通、嗣佐向猛、趙始、姓名不同。其餘皆同。在開母闕無闕文。存少室闕獨有闕文乎。又開母題名。每行七字。或六字。少室題名。則每行四字。而其文皆同。如是登徵其無闕文矣。銘辭今存二行八字二行之斷。尚有地可五六行。因五六行全滅。故此二行不成文理。三月三日一行之斷。適剝去一行。當是某號某年四字。三月三日一行之後。卽接書郡陽城縣興治神道者。以辭縣。則郡名可知。取漢書考之。縣曰陽城。郡必潁川矣。如尹宙碑。宙潁川人。而云州辟從事。事人卽斷爲豫州從事。是其例也。安得以此定其有斷文哉。興治神道一行之下。又剝去一行。故下行君字亦莫知所謂。然則少室石刻。原無上一層。明矣。事人以銘辭僅存二行八字。可辨者五字。（金石圖可辨者七字。）又云、三月三日而上無年號。郡陽城縣而上無郡名。因謂亡其石上一層。三也。至開母闕則未詳者四。開母闕題名十行。無闕字之外。重曰前後兩銘文。石皆二層。其上一層雖大半殘蝕。每行可辨者。尚存一二三字。或四字。延光二字。正在其上一層。今事人於前後銘、謂亡其上一層。所錄僅下一層。每行六字。使所見拓本無上層。但見二層二年字。果何從定其爲延光二年乎。一也。後銘除重曰一行。尚有十一行。刻北面者九行。刻東側者二行。并叔未見東側二行。故云九行。又云。視嵩高志所載闕四句。其誤宜也。事人於己未暮春。旣嘗親至闕下。摩挲數回。周眡剝剔。無餘力。今於後銘轉刻其旁者。乃云得四行二十餘字。謂事人未見上一層。則神口享而口格。于口樂而罔口。（金石圖作極。）二句。實上一層文。其奚從錄之。謂事人見其爲上一層。則神口享而口格。與下層蓋我后以萬祺。自顯一行。于口樂而罔極。與下層永歷載而保之。自顯一行。又何故分爲四行。而於此四句每句之上。謂各闕六字邪。且東側果是四行。則并叔所見無東側者。當云視嵩高志所載闕八句。不應云闕四句矣。不然、嵩高志亦有誤乎。二也。開母題名、及前銘下方。別有四言銘一刻。爲季度作。世謂之季度銘。爲地高七寸五分。闊二尺三寸。字徑一寸五分。見存十二行。前後皆有斷文。行五字。共六十字。可識者五十二字。其文曰、與大君諱協、字季度。口口郡主簿。作口銘文。後舉孝廉。西鄂口。早終。敍曰、於惟我君。明允廣淵。學兼游夏。德配臧文。殁而不朽。實有立言。其言惟何。口口口口。銘辭不完。而盤雅可誦如此。事人目覩闕母銘矣。是銘連刻其下。竟似所未覩者。或覩矣而未經收錄。三也。諸闕惟少室東西兩闕。有畫像刻文。狀具金石圖中。太室開母二闕。皆無之。事人獨于開母闕條下。引嵩陽石刻記。謂闕空地間。雜刻花紋。其實此闕無花紋之刻。四也。予僻處海壖。無緣身至嵩高。手摹先漢法刻。所據金石圖。又未知階平氏於三石闕者、果無誤否。姑識之、以俟異日詳考焉。

魯相乙瑛置孔子廟百石卒史碑跋

古時人主改元。從詔下之日爲始。史官紀載。並是據實直書。無追易未改以前月日者。顧氏日知錄。所引史書一本兩號。至十餘條。皆其證也。司馬溫公作通鑑。必取所改之後一號。冠諸歲首。以圖書一。雖便觀

者。殊乖事實。案漢桓帝永興元年五月丙寅始改元。後漢書帝紀無元嘉三年。其實是年五月以前。卽元嘉三年也。魯相乙瑛、請置孔子廟百石卒史一人。司徒雄、司空戒、以元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壬寅奏雒陽宮。卽於是日下詔書聽從。至永興元年六月十八日辛酉、魯相平始言之司徒司空府。舉守文學掾孔龢、任之。此一年之事。上書元嘉。下書永興。而不嫌其參錯者。是漢人書年之例也。若近手爲之。書碑旣在改元之後。則併三月事、亦冒永興之號。而無元嘉三年之稱矣。

魯相韓勑造孔子廟禮器碑并陰跋

禮器碑并陰、及兩側、所載出私錢人姓名。有數不可解。名字兩書。碑額常例。此碑故從事魯張嵩眇高、潁川長社王玄君眞之屬。是矣。顧有名而不字者。如王嵩之類。有字而不名者、如魏次公、傳世起、王季孟、蘇漢明、陳漢方、陳漢甫、番君擧、王子松之類。至孔建壽、則一人兩見。一書其成。一不書。又字體大小長短。參錯不齊。果何說也。朱錫鬯曾韓勑孔廟前後二碑足本。所引碑陰載孔氏苗裔。有東海郎中訢定伯文擧。百石卒史之鄒英、故督郵承伯序賴元夏、進勸邁相史譚仲助孺子佑賛元賓遣公孫旭遠吾番安世其人。俱此碑所無。朱云前碑紀造禮器。後碑以志修廟。碑陰則東海郎中以下。皆後碑所載。而此碑非足本矣。抑此碑所列孔氏之裔。朱所未錄者。尙有郞中宙、季將、儀甫、尙書侍郎彪元上、昭叔祖、四人。豈孔門僉載宗系圖已有者。則朱不之及邪。碑陰載有守廟百石魯孔恢聖文。其卽乙瑛碑所請置卒史一人。恢始徵和而爲之者。和初擧時。年僅四十以上。自永興元年。至永壽二年。甫越三載。而卒史巳非和爲之。和其巳死乎。抑乎且遷官邪。然乙瑛碑在。和不朽矣。其云守廟百石。則爲卒史可知。此漢人省文。猶太守之稱二千石耳。朱所書必源卒史。何也。至後碑余所未見。俟訪求之。

與錢曉徵先生

不孝文藻稽顙再拜謹啓座主錢先生門下。六月十一日、從濼州書院。捧讀五月十五日手諭。伏審勉論諄諄。未卽裁覆。哀夕家奴至。聞老母中暑。發程而歸。巳無所逮。及搶地呼天。無復生理。成服巳後。左體不仁。逾百日、哀痛小定。乃命工爲倚間廬。附書先母病狀。遺言于後。將終身展事。借以寫其悲慕之懷。而念其不孝之罪。復粗述族賢懿行。稽首遣介。求先生爲作誌銘。用光幽壤。又先父見背二十年矣。茲求河間房師補作一誌。同納壙中。更求先生爲作墓表。鑱石于外。而以先母之行附焉。文藻愚劣無狀。向以出於門下。爲平生幸事。受知旣深。遂以文字爲請。嘗不至見斥。而其私心竊竊。欲有所言者。近世行狀多繁冗。不合爲文義法。爲文者不便太簡。遂別有一種應酬之文。枯窘求者。而不以編入本集。雖能文章如方望溪。不能免也。今文藻撮拾父母遺事。旣不得其要領。冗長殊甚。伏冀先生擇其合于銘法者書之。幸弗論拘。文藻所求先生之文。非徒恃刻石以傳。恃先生之本集以傳也。其在集中。非徒恃此一二篇之傳。恃有百篇千篇之卓然必傳。而此一二篇附之以傳也。而先生之文所以必傳者。又以道德經術爲之主。

而非徒以其文。儻先生不拒所請。謝一日之客而爲之。則文藻之父母何其幸。而先生之賜文藻者何其厚哉。然後自幸其出于門下者。又在此不在彼矣。狀二冊。所述皆庸行。無虛誣。先父嘗留心經濟之學。志願甚大。而天奪其年。先母平生勤苦。善惜福。教文藻至登第矣。而不逮祿養。皆文藻抱恨終天。無可解免者。惟昂首待先生之文。以慰二人于地下。起死肉骨。是在先生耳。瀝陳哀悃。上瀆鴻慈。藉候福安。仰惟鈞鑒。

與紀曉嵐先生

前歲從邸抄、知吾師遭大故。驚痛踰時。羈于授徒。未能趨拜靈幃爲愼。去年冬、歸自濮州。得金二雅札。始悉師自閩回。讀禮京第。今年正月晦日、具有蘇蕢。并奠分一函。付司馬孝廉夢祥者、轉寄恩門。司馬本姓沈。時主郡之松林書院。自云曾蒙款接。故相誇誘耳。文藻二月赴濮。六月中聞、先母中暑。兼程雖歸。已不及含斂。廬居偷活。孽疚實深。將于明年二月、合葬先父之兆。去先父捐館舍實二十年矣。文藻早孤。無能顯先德。今且爲無母之人。痛思可以不朽吾親者。惟有文章一端。世之書道德能文章如吾師者。海內共仰望爲宗匠。或欲得其文而不可得。而文藻之舉禮部。實出大賢之門。蓋者遜藉先人之靈幸而致此。而先人潛德。遂將有聞于後世也。文藻在同門十人中。材質最爲劣。師教之特勤。遇之特厚。回籍日、恨其不得一官。爲悵惘不快。贈詩三篇。以著書相勉。俾文藻不感場屋之蹉跌。而感場後辭釋之勵。自忘其爲晒

中撰家之門生。而顧爲執經受業之弟子。今文藻以先人墓銘。銜哀上請。感亦師所樂爲表章乎。先父名不出鄉邦。年不及下壽。然性剛直而好義。于物實有所濟。見背已來。家中有一美事。人必曰其父好德之報也。有一瞯事。必曰其父好德。不宜有此也。文藻爲一善人必曰庶幾肖其父。爲一不善人必曰墮其家法矣。哉所爲狀。有不知無虛飾。有不及。無溢量。非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者可比。惟師擇其可書者著于篇。傳補二十年之闕。則先父將託此以傳。而文藻之感恩懷德。較所以造就文藻者。更無窮極矣。將求吾師之文。取信于後世。稍慰先人之行。不足信于吾師。此文藻日夜號痛。隨發務律。而不敢不亟亟以白也。先母誌銘。卽求寫定座師供擬。臘月勒石。書者爲京兆竇公。篆蓋若得戴東原先生。則不必假名他人。先塋在地。弗獲扶服門牆。謹遣一介。瀝陳哀悰。上瀆尊嚴。伏惟慈鑒。臨稟荒迷不備。

與紀曉嵐先生書

前承諭、訪馬宛斯十三代緯書。某初謂是拾綴讖緯之書。後讀施愚山爲作墓誌云。疾將革。惟語子弟以左傳事緯、十三代緯書。未鋟板爲遺憾。以左傳事緯例之。又謂緯書必馬所著矣。昨於九月初一日過鄒平。邀一友同至其家。一白髯者出。自云宛斯之姪。問所存遺稿幾何。白髯云、伯父歿十年予始生。其遺稿一箧。在長房某所。某不識字。恐其有干預田產者。故不肯示人。數年前、盧運使徵詩札至。僅得一首報之。因問十三代緯書安在。曰、三十二套。曾質于典家。嫌其太多。索其目觀之。乃鄖讀魏以來諸書而寅集之。

蓋叢書之大者。非其所自著述。十三代者、周至隋也。共二百二十二種。而周禮、儀禮、爾雅、三傳。皆在焉。殊不可解。其或以五經之外。國家不以取士者。皆得謂之緯書邪。晉氏僞詩傳等書亦收入。所收六朝人著述頗多。惟吳均齊記。世間罕有。餘非甚難得者。謹將全目鈔寄台覽。儻鄴架盡有其書。則不必覓馬家所藏者。但首必有序例。惜未及見。白髯云、原本殘缺。皆其伯父手題也。昨藉申之若竣過此。留書院一日。有齊數種。託其送通考館。不知達否。自聞吾師有督學之命。卽盼行旌。冀得面誨。茲接家信。知姊氏病篤。姊素爲家母所鍾愛。恐有不測。母必過傷。謀卽連夜馳歸。勢不能候于此。且某已應諸城修志之聘。擬在歲前開局。又恨不能追隨左右。爲閩中之游也。私懷悵惘。惟吾師諒之。此函留江君觀祖處。俟其轉呈。伏惟萬福不備。

與闕儀廷書

昨承委作韓公復母墓誌。且不許其辭。今節錄狀中語。稍附以己意。撰成一篇。以家西園赴濰之便。順呈左右。恐不足改削也。其中可商者。主簿君卽世已三十年。不識當時有志否。如無、則韓氏先世例得書於此志。如當時已有或無。而今欲補爲之。則子姪之辭。宜歸於主簿之志。而此可略。又冢子既先歿。而有子孫。則其實必以持重孫、或曾孫、爲主。數者皆狀所未及也。所惠僅僅錄子事集一帙。餘俱還之。并候近履不宣。

與西園

不孝文藻稽顙再拜西園六弟足下。不孝於六月十二日從濮州接到家信。知老母於五月三十日中暑。卽夕就道。疾馳五晝夜。未抵舍二十里。聞棄且七日矣。不孝湯藥未嘗。含斂未視。自貽孽疚。萬死莫贖。頃棄奔役到青。承諭唁書。殷拳備至。重以遙頒厚奠。卽陳靈次。感極哀號。竊念數年來、授徒異方。歲再歸省。意謂老人年未六旬。精神強健。他年祿養。或可稍竭寸草之心。孰知天降酷罰。至於此極哉。葬期本擬仲冬。以拘于形家之言。又文淵臥病未痊。故改于明年二月矣。文淵自三四月間。患胃寒。日服人蔘至一兩附子至二兩五錢。五月中、甫杖而起。遭罹大故。又復委頓床蓐。百病齊作。瀕于死者數矣。目前舉家皇皇。苟以破產而得生。卽屬至幸。不孝忍痛支持。不敢致毀。雖左手足麻木。當不致死也。容畢大事後。重晰賜謝。先此泣布哀忱。諸惟原鑒。荒迷不次。

吏部左侍郎俞公傳

俞公諱兆岳、字岱穎。浙江海寧人。父實琪、官大竹知縣。公生十一歲而孤。母吳、知書、有志節。陳說古事教督公。公循蹈義法。童而知方。康熙中、由廩生捐貢肄業國子監。期滿。授實平教諭。遷大田知縣。書曰、庶幾乎少白吾母之教乎。則徒步微服抵縣。一意撫綏。隨寓逆嚴中。訪利病數十日。始出片紙召胥隸。一縣大驚。自是無留獄。縣以治。調臺灣縣。臺灣海外巖邑。多武弁。率恃功驕虐。民不堪、則相聚爲盜。公以計捕其

魁。得一冊、脅從者姓名盡載焉。武弁欲敗功、要爵拾之。公乃置酒召弁飲、燒炭行炙、出不意投冊炭中。立燼。弁大駭。公好語曰、殺人邀賞、仁者不爲也。大吏聞之、以公爲長者。卒聽公誅其魁數人、而餘不株閒也。遷開州知州。遭母憂去官。服闋、補松江同知。蘇松賦額逾他郡、公力言于布政使西林鄂公、轉請怡賢親王入告。得豁免浮糧四十餘萬石。又言海塘易潰、宜易土以石。上官是其言、俾督其役。大學士高安朱公、出視海塘、奇公才。特疏薦之、且曰、兆岳如苦行頭陀、年向衰矣、及早用之、猶可得其死力。有旨召見。入對、上甚壯之、授青州知府。是時雍正五年也。其年山東旱。公以事至省城、謁大府。大府召優觴公。公曰、久不雨、天子減膳撤樂矣。爲人臣子、忍對歌舞安坐轉議乎。立飲三爵、趨而出。大府怒、思中之。公卽引疾去。疏入、召詣闕。上望見公曰、強項吏、上官所不便。朕知其非病也。顧宰相曰、此人可何官。宰相據例對。上曰、俞兆岳非常士也、亦拘以例乎。授通政司參議。適江南海水溢、決壞海塘數處。惟公所築塘屹如舊。督撫言諸朝。特擢公太僕寺卿、總理海塘。時崇明潰沒、死者相枕藉。公出賞格募人掩骼、招流民赴工就食。閱七載、成石塘七千一百二十八丈。自柘林城至金山城、凡四十五里。復于金山滑缺險要地、捐俸築片石小塘五百五十丈以衛之。民得安堵。乾隆改元、今上卽位。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陛見、陳母苦節。且曰、臣母三十餘而寡。又受封、例不得旌。然臣孤苦無狀、非母不能有今日。乞省臣所例得覃恩、破格旌臣母。上命起坊、祀節孝祠。而公仍授階如制。公之撫江西也、謹身察吏、廉民之疾苦。七十二州縣無不達。得請免浮糧十餘萬兩。革九江、贛州二關額外濫稅如干款。除積害十有七事。勒之石、置石府縣官之門、示永禁。七閱月而召爲吏部左侍郎。疏請假省墓。至里、招故人雅飲、論教事。分俸贈族鄰。置義田百畝。族人婚喪祭葬取給焉。時海事方大築塘、閣部無錫嵇公、總其事。公爲嵇門生。聞公至、使使候公。公遣使者曰、天子發內府錢築塘、而派夫役及七縣、沿隄取土、壞民田廬、怨讟流道路。吾厭聞之矣。今日我不言于師、則負師。不言于朝、則負君。其何以處我。使者兼程返告。厥明、則馬上傳箭、諸不便事悉罷。到部未久、江西巡撫岳公、奏公前解關稅、較常年缺額九萬餘兩。下刑部鞫之、實浮減免徵二萬五千兩、除賞官兵、其無款可銷者、才三百八十兩。事在赦前、得免議。奉特旨昭雪、而公已卒、年七十有七。公天性耿介、能勞苦。勇於有爲。未至大田時、大田民有姪妹嫁而失所在者。其家訟之官。官疑其妹之婿也。拷掠自誣服。械尸所在、云在某所。發之無有。則盡繫兩姓迎送者。公至、盡釋去、而宿齋于城隍廟、誓曰、罪人不得、吾當斷事而去官。夜則夢神示以小旂、書鞏字。旦卽廟召前所釋人問之、曰、某以肩輿行乎。曰、然。曰、神已告我矣。殺人者輿夫也。時有二人在廟觀、眂伏泥鬼後。觀者衆、推泥鬼仆、適當二人。鞫二人者、面如土、卽輿夫也。鞫之吐實、果得尸。其折疑獄、誠心推求、多類此。而築海塘、厥功在蘇松。其法疊層石而中穿之、貫以鐵筍。其橫、犬牙相銜、鎔鐵灌之、膠結衆石爲一、水卽甚怒不可動。先後督撫如李公衛、尹公繼善、嘗奏上其法、爲築海塘式。公之既葬也、有數十人詣祠、焚香擁誦佛經。守者詰之、流涕曰、吾儕海塘夫耳。酌以茶、泥首

公像前曰、力弗不能具牲牢、爐鐵恐傷公心。公不要民一錢者也。如是十數年不絕。子良模、寧遠知縣。璿赤、舉人。敦仁、山西冀寧道僉事、降汀州府知府。

李文藻曰、予少時、聞人言公守郡遺事、惟恐其辭之盡也。公嘗冒雪過鄉宦衙、脇一家案飲、協一爲言民害數事、立除之。或布袍棉襖、行市井、民所苦樂無弗知。既引疾、僦居府治南民宅。父老獻疏米者、日闐于門。被召赴都、民罷市遮留、三易期而不得行。乃夜從二僕、自持鑰啓城東門去。質明、民爭追之、無及矣。當時肖像范公祠之後樂亭。歲久圯、而北郭汪公喬年祠前、公之去思碑在焉。予讀碑、略得公名實。近客濟南、復交公之孫濟陽知縣調元、悉其世。調元出家傳俾予節之。嗚呼、吾郡之民、猶然俞公之民也。今往往以事控臺使、鑿登聞鼓矣。或者謂青州民悍黠、樂訟、無仁恩、乃當俞公時、何其彬彬然有情禮哉。

濱州學正王君傳

君姓王氏、諱作舞、字祥伯。其先沛縣人。明洪武初、有王寬者、遷壽張、爲王氏始祖。三傳至志、舉鄉試、遂爲士族。累世貴顯。有登第官御史者。自寬至君十三世。父贈修職郎鑑、母贈八品孺人柳氏。君生五歲、贈公偶疾。方盛暑、君搖扇不離左右。人異之。讀書有奇慧、而性謹厚。年十六、讀易、至吉人之辭寡、因作括囊箴、書座側。補諸生、試輒高等。雍正十年、舉於鄉。乾隆二年、會試後、詔取文理明通者授教職。先生與焉。以早歸不得官。贈公老病、臥牀蓐年餘。君侍湯藥、久不倦。溺器必親滌。丁內外艱、皆盡禮。服除、猶不忘哀。兄作賓、作賓以名諸生授徒異縣。君從學、事之如嚴師。而其兄亦甚友愛。二十四年、選濱州學正。教制義以用隆萬人繩尺。士來謁者、卻其贄。每歲試、舉諸生優行、皆不使其人知也。州有良民爲盜所誣逮者、力言於牧、得釋。數奉檄捕蝗、勘水災、皆有惠於民。與武定府教授耿君賢舉相厚善。耿博學、而君有吏才、聲名出儕輩。二十九年十月、以疾卒於官、年七十。弟子會哭甚哀。櫬歸、鄉民多拜送於路者。君篤於交遊。故人子以貧鬻告者、必依之。一友無嗣、助之買妾、果生子。爲文攻苦。學舉業時、牆壁有巨孔、業成、卽納之。數年孔滿。鉤出之、得千餘篇、爲時所傳誦。泰安吳某者、素不相識、因讀君所著四書解、自稱私淑門人。而受業者、前後可數十人。子霽程、霽階、霽陵、霽燦、皆諸生。霽燦嘗從予遊、述君遺行、乞爲傳。

論曰、教官之曠其職者多矣。或謂位卑無權、又年衰老、不足振士氣。如王君者、其職其年、無異於衆、而獨以善教聞、豈非其行足以範世、而道足以及人歟。使所以設教者、更進於經義治事、而不徒以科舉之文、則蘇胡之遺風可追矣。

廣信府同知丁琰傳

君諱琰、字崑圃、諸城人。父某。雍正八年進士。歷官南雄府通判。琰其長子。幼好學、有文詞。屢試不得志。初、某宰永清、琰隨往。値河決城圮、家人乘筏露居。琰日夜佐賑事、無內顧、家室咸稱父心。琰亦由是習人情、諳爲吏之道。歲乙卯、某判滄州、命琰歸里、奉大母、因留持家政。是年、弟瑋舉於鄉。琰喜曰、弟能繼科目、無

異我也。追某歸自南陽、爲援例得山西長治知縣。縣附府、號難治。府役路某、肆虐鄉里、守庇之。瑛治以重法。守語人曰、徵尚郎、幾敗我名。尚郎、瑛號也。一商人與人訟、以賂進。瑛斥不受、直其獄。此後無敢爲賂者。先是瑛之先侍御惟寧嘗宰是縣、祠於名宦二百年。瑛吏治一如侍御、士民頌之、比於大小鄭公。五年、除廣信府同知。旋攝府印。府多植黨、瑛至月餘、咸就理。玉山民余文禮、爲其叔父後。族人謀奪其產、構訟賂武弁、言於瑛。瑛曰、爾我將不顧有子孫邪。即判歸文禮。府有山接福建境、曰封禁。前明鄧茂七所據以爲亂者也。姦民竄匿其中、往往爲害。瑛白於巡撫胡、胡即檄瑛勘之。乃攀援林木、親涉幽險、姦者遁去、而瑛以勞瘁致疾。竟至不起、則乾隆戊寅七月二日也。年五十有幾。瑛性孝。己未秋、方家居、夜夢、即日詣滄州省父母、母果患病。瑛至始愈。其赴廣信任、嘗假道歸拜。父母一堂、率諸子姪稱觴爲壽。父母劇喜、且曰、予爲官無媿前人、何必科目哉。今父母髦矣、俱健在。

贊曰、吾聞君爲長治時、府同知馬卒、貧甚。君出金數百、歸其骨。馬之司爨者感君、請以其養女爲君箕室。君固辭乃已。此事君之同里或能言之、而狀未之及。問於舍人璘、璘又不言何也。夫有陰德者、其後必昌。吾以觀於君之二子矣。

永康州知州葛君傳

葛君諱沛、字霖蒼、號槐邨。其先山西洪洞人。明洪武中、始祖洪、遷山東濮州之葛家樓邨、遂爲濮州人。傳八世至舍孳、崇禎元年進士、官吏部考功郎中、爲君高祖。考功生鼎元、順治十八年進士、官桃源知縣。兩世皆有政聲。桃源生正心、國子生、候選縣丞。以季子鎭、贈廣西梧州府同知。又以仲子錫、贈候選知府。少居東昌、後復遷於濮東南之萬全莊。自是濮推巨室、首葛氏。正心伯子銳、國子生、候選州同。以君贈廣西永康州知州。子二人、君其長也。生而穎異、有至性。十數歲、爲文合法度。既貫成均、益奮力舉子業。數試皆報罷。乾隆十三年、以贈翁命援例知州。十四年春、授永康。時贈翁年且老、計路長不便迎養、乃投牒歸改近地。一昔心動、遽歸。贈翁果病。君晝夜侍湯藥、至秋而劇、執君手曰、無他未了事、惟汝大父母未歸窆耳。遂卒。君先居母李太宜人喪、終三年不處於內。至是柴毀益甚。念讀經無一日輟。兩世學者、因于十五年冬、先葬大父母。君以孤子秉持重、斟酌禮意、虞祔練祥之祭、遷舉於旬日間。而父母兩柩仍在、朝夕哭奠、久弗殺。十六年夏、河決陽封、濮南境當其下流。又霪雨浹旬、水入宅深數尺。君家凡四院、盡覓舟入城以避。君守殯宮、獨不去。僕輩進曰、勢急矣、廬宇將不保、盍避諸。君泣曰、吾畏水、吾先靈獨不畏水乎。僕輩沮。卒以無恙。是年服闋、謁選入、淹留京邸。名公卿重其行、多樂與交。十七年春、以叔父某卒、假歸。而季父鎭又卒於梧州。君素事諸父甚謹、數以驚痛致患腸癖。十八年五月、竟至不起。年四十五。君貌奇偉、溫溫寡笑言、與人交不立崖岸。持家嚴而有法、庭無戲具。好施與、戚鄰多待以舉火。其卒也、鄉人識不識皆惜之。子二、建楓、候選州同。建楚、附貢生。俱賢而有文。

贊曰、爽禮之廢、雖曰風會、亦由人性漓也。如君者、其過人豈在尋經之文、與其踰盟百戲之備哉。君嘗好經濟之學、且授官矣。以篤于事親、不果赴。遂齎志以歿。世有獵印綬而忘所生者、何也。

微山湖伊家河神廟碑

微山湖、在兗州嶧縣境。北承昭陽湖、南接郗山、呂孟、韓莊、張莊四湖、長九十餘里、爲運河滙水櫃。其來舊矣。導湖而爲河、則自前巡撫鶴公。長七十餘里、名曰伊家。始鑿於某年月日、竣於某年月日。夫汶上以南之水、恃湖爲匯。非河則無以爲尾閭。故河成、而數州縣坡水、皆由湖穿運、經八閘以達江南。于是數百里之民、咸享其利。而公以勞瘁致疾、竟卒於官。當公浚河時、嘗曰、河成、必爲廟以庇其神焉。予承乏以來、屢至嶧縣工、想見公經畫之勤、且至而河之效靈于我國家民生者、不可謂其不神也。方今聖天子軫念民艱、講求水利、至纖至悉。於運河諸工、不憚鞏築、屢降綸旨、俾各省撫臣、以利民爲急務、無存此彊彼界之見。一時南北疏濬、津瀆安流。而是河其一耳。則河之所以神、豈偶然哉。余因公意、建廟於河北岸高阜之上。而以湖神並祀焉。其功相敵、故其神同尊也。廟四楹、高丈一尺、闢三之標其山門、而繚以周垣、占地四畝許。木石磚丹之費、七百餘金。落成之日、巍然翼然。百姓觀者咸大悅。予再拜奠獻、神其庶幾享之乎。予文麗牲之石、願生茲土而享安瀾之慶者、既知其原於聖德、復宜不忘神休、而獨惜鶴公之不獲及見也。夫白老人謀以遏汶濟運之計、血食至今弗替。況公之疏河以盡瘁殞其身邪。百世而下、必有繼二神之廟而廟之者矣。公諱年、滿洲某旗人。乾隆二十有五年秋八月。

舉人張君墓志銘

君姓張氏、諱錦麟、字瑞夫、順德人。曾祖升駿、祖在彤、皆有隱德。父敍良、生六子。君其季也。幼慧、爲父所鍾愛。口授經書、輒成誦。九歲能屬文、突過儕輩。十九、補諸生。爲學士翁公忠敍所器賞。翁視廣東學政、凡八年、力復古、拔才士。而君與第三兄錦芳、最受知。歲試詩賦、君皆冠其曹。食廩中。乾隆三十三年、鄉試經魁。五策皆經進。巡撫德公定圍試全粵士、君亦第一。三上禮部、薦而不中。獨以詩見知陸員外耳山、與編修白華。二君皆不輕許可人者。君之詩、一變頹唐淺易之習、隨所寄託、興象微妙。無一語苟與人同。欽州馮伯求、嘗問吾粵人詩何者爲佳。君以未寓目對。馮甚奇之。君與諸兄相友愛、出入寢食必偕。寡交游、主其座者、語不涉書史、即拂衣入。略無賓主意。羊城文士好結詩社、至百餘人、嘗乞君定甲乙。君以其詩備賦物、不足貴。大加塗抹、咸目爲狂。而與同志過從談藝、往往傾倒自失。三十七年、與休寧戴東原、同舟行月餘。手錄所作、直隸河渠志、未畢而別。因盡其所學歸、而肆力於經史、如恐不及。嘗樂荀子語曰、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去人不多矣。蓋其用功專且勤如此。三十九年夏五月、忽遘疾、已汗而不瘥。伯求來與訣、猶稱詩不絕口。是月二十四日卒。距生於十三年某月日、年二十七。其兄錦芳、慟甚亦病。逾年始起。撿其手稿得如干首、求少詹事嘉定錢公序而刻之。妻馮氏。無子、以伯兄之子某嗣。某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錦芳

請于爲銘。銘曰。
詩之傳君之年。傳之久君之孫子。既壽而有後。君自爲其不朽。

嚴先生誄

乾隆二十三年七月　日。松林書院山長原任安邱縣知縣嚴先生、以疾卒於書院之東齋。年六十餘。
先生諱錫綬、字艾堂、浙江餘杭人。於是主講席六年矣。其生徒在書院者。斂以美棺。俾附于身無遺憾。各
服弔服加麻。哭甚慟。既而遠近僚賓。來致賻奠。無有不慟。十日後、胥之舉貢生童肄業於書院者。
咸承赴而集。自張賓會以下八十有　人。謀于既望庚子、會哭靈前。以鴻鑄香束芻之獻。且欲旌揚著行。
德播素旗。而尋以其辭屬于李文藻。文藻素受知深。不敢辭。遂援筆而爲之誄曰。
吾師得姓。肇出南荊。避莊而嚴。忌勒起家。條分葉布。富春之涯。猗歟侍郎。爲師高祖。編管倉番。無廣不舉。
自是而降。揚聲接武。限於明府。屈於廣文。曾祖與祖。志弗全伸。文章名世。政教在人。顯考無年。著述則多。
茂才中殞。留憾巍科。師每及之。涕泗滂沱。維師之生。秀眉淸瞭。未及齠齔。受書家塾。春葩吐芬。鳳毛騰足。
甫遊黌序。未冠而孤。哀哀柴立。繼泣斷枯。饘鬻助哭。集于倚廬。吳越之俗。殯而不葬。師曰忍乎。擇日營壙。
一坏土乾。借吾所向。壯登賢書。計偕于京。歸騎驅路。戰藝蓬三年。教習於咸安宮。教洎天潢。來遊墨綬。
邑號難治。苗邁于莠。師實薅之。爬痒搔垢。師蒞邑。水旱機達。民有菜色。師爲嗟然。繪圖上告。請其稅蠲。
民獲蘇醒。始甘寢食。勸學重儒。往事崇實。亡何政成。拂衣一青。駒雖在野。魚躍於堂。德實著績。史乘塵辭。
蠹姑路寫。遺纂所傳。沂公書屋。號曰松林。皋比教授。每難其人。前觀察使。知師實深。謀于太守。齎負相邀。
師以道尊。負笈者衆。匡洞鹿湖。後先輝映。吾師之學。腹笥瞢蒙。發揮祕要。補綴缺殘。弃置之書。積而不觀。
吾師之文。伐毛洗髓。屛去繁縟。時書表裏。小技雕蟲。概置不齒。其接多士。曾無厲色。懷茂溫存。繼繼侍側。
終日逌然。若不勝力。舊日之光。春風之和。庶幾遐年。永久不磨。胡天不弔。纔以百兩。於戲哀哉。奠前一日。
髙師於牀。執師之手。聆言琅琅。謀期借宿。溘然帝鄉。於戲哀哉。巨覽東流。雲門南峙。山水匪非。弃師故里。
以師之好。德而竟至此。於戲哀哉。靈視含斂。實惟門生。難率凡杖。老仆零丁。所不見者。幾寡八齡。於戲哀
哉。眞返天上。招魂人間。雖辭無德。涕泗如泉。伏願靈櫬。早歸徑山。於戲哀哉。

知足齋文集

朱珪著

知足齋文集目錄

第一卷

序

寧國府志序
壽陽縣志序
廬州續志序
高平縣志序
重修吳山城隍廟志序
雁蕩山志序
重刻權文公全集序
寶坻王氏家譜序
樂府正義序
清祕述聞槐廳載筆序
詩說序

湯對松侍御館課詩序
張白槐詩序
裕軒詩集序
今雨堂詩稿序
四開集賦序
澄山堂詩鈔序
孟鄰堂文鈔序
紫雲山房詩文鈔序
慎餘齋詩鈔序
研經堂集序
成推識論序
送馮健一之官甘肅序
贈朱見池序
邵雲崖先生八十壽序
楊母張太孺人壽序

碑　記　論　說　解　傳

唐贈司空梁國公狄文惠公碑
明兵部尙書兼左都御史總制兩廣江西湖廣軍務新建伯贈侯王文成公墓碑
敕建文昌帝君廟碑
重修盧田書院記
崎江書院記
積川書塾記
筆花書院記
重修鰲縣文廟記
六一泉三賢祠記
黃關河朱氏土田記
復古藤書屋記
翠微山房記
翰林院掌院題名碑記

曹宗丞修學士戒衙令祠記
三十六宮都是春論
無前知論
滋德堂說
不得已而之叔丑氏宿焉解
易言心解
孔子不出妻解
陳大受傳 史館作
黃芳度傳 史館作
王節婦傳
遂昌王氏兩節婦傳
寧波府同知陳君家傳
陳聖周家傳
翟瞿園家傳
邱府君家傳
黃衛州家傳
鄭賓日文學家傳
臧禮堂家傳

第三卷

墓誌銘

衢州府知府林君墓誌銘
太常寺少卿鄭公墓誌銘
提督四川等處總兵官領隊大臣諡莊簡馬公墓誌銘
翰林院編修誥授中議大夫前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先叔兄朱公墓誌銘
誥封奉政大夫林君墓誌銘
誥贈奉直大夫鄭蕙園先生墓誌銘
大名府知府靳君墓誌銘
吏部稽勳司郎中張君墓誌銘
湖南布政使司布政使巢君墓誌銘
湖北按察使司按察使馮君墓誌銘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一級裕軒先生墓誌銘

第四卷

墓誌銘

呂省堂墓誌銘
敕封儒林郎鄧翁墓誌銘
章淳菴墓誌銘
太學生黃存菴墓誌銘
顧治齋文學墓誌銘
太子少傅經筵講官東閣大學士兼戶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文定梁公墓誌銘
浙江督糧道陳君墓誌銘
致仕鎮守雲南楚姚蒙景等處地方總兵官世襲三等子誥贈振威大夫浙江提督陳公墓誌銘
宗人府府丞曾公墓誌銘
鄭敏夫墓誌銘
武定府知府徐君墓誌銘
內閣典籍誥封榮祿大夫尹公墓誌銘
上書房行走禮部左侍郎加二級金公墓誌銘
太僕寺少卿加三級戴公墓誌銘
誥封朝議大夫王涵齋先生墓誌銘

第五卷

墓誌銘

掌陝西道監察御史特恩贈副都御史曹公墓誌銘
鎮遠府分駐台拱同知李君墓誌銘
前博山縣知縣詔起引見武君墓誌銘
誥封中憲大夫鮑翁墓誌銘
保靖縣知縣曹君墓誌銘
工部侍郎蔣公墓誌銘
光祿寺卿范君墓誌銘
前陝西潼興道陳君墓誌銘
孫母許太恭人墓誌銘
何母申太夫人墓誌銘

誥封朝議大夫史乙山墓誌銘
太子太傅東閣大學士軍機大臣予告在家食俸特贈太子太師諡文端王公墓誌銘
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禮部尚書管國子監事諡文達紀公墓誌銘
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校理教習庶吉士左春坊左庶子加二級任君墓誌銘
元配陳夫人墓誌銘
第六卷
跋 祭文 行狀 哀詞
跋蘇葛山先生文集
跋湯舫岡師又古齋詩存
跋王穀山手蹟
跋蔣秋涇師詩鈔
書馮氏家藏誥狀劄付後
書虞中丞尖山壩工紀略後
書孟子四考後
書吳雲亭觀察家傳後
公祭阿文勤公文
公祭梁瑤林師太翁文
祭王文山先生文 代作
祭龐衣園光祿文
公祭陳給諫太翁文
公祭同年邱淞汀吏部太翁文
祭沈未齋先生文
祭劉文正公文
祭劉東川文
祭李郁齋少宗伯文
祭陳來章少廷尉文
祭同年紀文達公文
祭寶關學母太夫人文 代其門生作
祭李母某太淑人文
祭同年馮孟亭母孔太宜人文

祭同年邊秋崖母李太恭人文
祭王母李太淑人文
祭徐尉母懷恭人文
祭徐外祖叔母丁太恭人文
劉母王太君行狀
臧禮掌哀詞

知足齋文集卷第一

序

福寧府志序

大興朱珪著

福寧去福州東北五百四十餘里，界以重巖，環海三面，形勢奇險，爲閩浙之左翼。余庚辰秋，奉命來閩，司糧驛，兼巡福州福寧二郡，既考圖籍，獨福州有志，成於今，遂使福寧缺如，詢之則自前明神宗癸巳歲，迄今百七十年，無繼修者，時福州太守鞬爲李君，先自福寧移守於此，聞言竹手軒之，有草本未成，予勸君必成之，然以爲福州首十郡，日夜治事不得休，豈暇及此哉，今年春，君謂予曰，某親老矣，忽忽將告歸，顧前所爲福寧府志，幸已成書，請及今刻之，以備遺忘，余怪問其故，何成之易也，則君於聽訟決獄暇，數漏刻燭，不假手於他人，如是者十餘月而竣，可謂勤矣，出而讀之，詳核該備，凡言形勝利病，若道其戶內井竈，覼縷綜纖，無閡於口者，偉哉，眞李君一家言也，昔太史公作史記，歐陽子作五代史，司馬溫公作通鑑，皆本末條貫，出於一手，近日之爲書者，總羣衆伍，無所折衷，又志書往往作於當事開館延客，歷歲而成帙，前後舛迕者，不可勝指，若君之勇於著述，斐然獨斷，百七十年之緒，刻期於歲月，誠不可

及也，君爲官，廉而愛人，所在有聲，閩人不知織，君始教之蠶樹桑，行有利矣，乃以憂去，君嘗吟哦題詠徧山石，其天性所好，異乎世之爲吏者，予尤嘉是書之有功而歲之獨勤也，故爲序，以告後之覽者。

壽陽縣志序

仁和張君宰壽陽三年，旣勤於民，興於學，乃以所修縣志示予，而請爲序，予讀之，簡嚴有條理，其於壽陽受陽之辨，桃水洞過之脈，尤明核，非儒者不能爲也，壽陽東走井陘，西接太原，踰太行之項，地僻且衝，民俗勦疾，君勤問疾苦，剗其稗政，進民之秀者而講勸治錄之，又旌禮其孝子節婦，以風勵之，蓋斷斷乎儒者之治矣，予獨感人之仕宦，如傳遞耳，而愛樹之勿剪，桐鄉之奉嘗，其入人之深厚，如膠漆筋幹之不可解，其所自爲者然也，昔昌黎韓公使王庭湊，過壽陽驛，題詩云云，至今金石而尸祝之，嗚呼，非其道德文章忠義之沁人心脾者如是其烈歟，然則人亦何可以逆旅視其官，而不勉其所以自壽於斯世者，獨知效一官而徵一國哉。

應州續志序

予於戊子秋，抵晉，時蘇中丞方下教所屬，講求水利，僕在鎭院，發官帑，得應州牧吳君條覆水道井井，予與冀寧監司胡公並紙讀之，曰，此其言有物，良吏也，其後君來謁，則知以名進士官陝右最久，綜其治應，果有證行其言者，今夏，鄂中丞以平定州需才訪於僚，咸舉君對，中丞曰，可，遂虛之廷，君瀕去應，錄所續州志十卷寄予，予歎曰，君眞不忽此州者，顧予疎於考核，屬予友戴孝廉東原校之，戴君曰，應州錯見於周隋書，不始於唐明矣，吳君搜考甚審，顧新舊唐書皆不見應州沿革之由，則在唐地理志雲州，永淳元年，爲默啜所破，徙其民於朔州矣，此地則天以後蓋棄之甌脫也，予曰，信朱邪興於沙陀，其蹟多在應州，藏之於唐，不以爲甌地矣，戴君又疑陰館、纍水黃花堆，皆當在應州之西，予適以勸工之右衛，度白左雲，出山南行過山陰，西北之黃花岡，經代岳鎭，乃渡桑乾東南，望夏屋，而雁門時吳君道謁，則應州尙在山陰之東，蓋遼金元明山陰隸於應，而今之州不兼有也，嗚呼，考古之難，非讀破數千卷書，壯遊數十年，而又生極盛之時，廣輪九逵，險關不戒，豈足探源流辨華離哉，國家闢西北地二萬里，今之勾注，近在闤闠，予行次威遠助馬口，閱邊垣，攬形勢，蓋天下一家，民之畋宅生成於聖人之世者，百有數十年矣，考鏡是非，勤問疾苦，因其利而無逆其防，亦儒者之所得爲也，豈獨治應哉。

高平縣志序

傅君令高平之三年，以修志告，曰，志之闕也，百餘年於茲矣，縣有老儒司君昌齡者，多讀書，諳故事，及其無恙，文獻其有徵，乃聘臧孝廉綸浦輯之，爲二十二卷，明年春脫稿，寄予而問序焉，讀之，詳簡有法，可以示後矣，憶歲戊子，予自楚臬移晉臬，踰太行，歷天井，道出高平，考所爲羊頭之山，長平之壘，慨然念斯民命於兩間，嘉徵沴劫，惟其所値，爲可感也，予承乏此邦者數年，東過井陘，北度勾注，出重邊，抵大青山之麓，古所謂險塞之地，墟隴之場者，今皆畛畷聚落，蕃孳作息，雞犬不驚矣，聖人在上，萬物康阜，人民蕃考，豈一世之澤歟，晉俗勤儉，上黨之風尤醇，宦斯土者，得從容考鏡往蹟，坐理敗亂，歌勞勸苦，可不知其所自

耶，無爲繭絲而爲保障，使神不逮福，丹水化爲廉泉，此則予與良有司所當孜孜共勉，而茲志益可信其不朽矣。

重修吳山城隍廟志序

往自乾隆丙午孟冬，視學來杭，以非守土之官，故釋奠外，未謁羣神，戊申冬，鹺使盧公以新修吳山城隍廟志稿屬余校勘，乃知神爲南海周公，其忠烈詳於明史本傳通鑑輯覽，彰彰也，鹺使親臨御書標額，豈偶然哉，己酉正月二日，乃登山謁廟，是時，中丞覺羅琅公方有三日偕詣天竺禱雪之約，徃以城隍司民，且神久著靈威，竊默致私禱，其日微雨，厥明，同謁天竺，歸而雪雨三日，仰惟天人協心，所謂歸之太空，不可得名者歟，抑中庸稱鬼神之德，體物不遺，而推闡於誠之不可揜，斯理也，聖賢反復申明之，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有吏治民於明，百神治民於幽，皆代天之職也，而能兼察官吏，使不敢逞於人上，其善惡公私，彰癉感應，捷於呼吸者，非神不爲功，惟君子能信此理，故修身愛人而極於聖賢，其次亦有所敬畏而不底於邪，反是則無所忌憚而不可言矣，案城隍廟祀，始見於吳赤烏二年，及北齊慕容儼，傳，唐則有開元五年丁巳張說之祭文，又若張九齡之於洪州，李德裕之於成都，以及李白、杜牧、韓退之、李商隱、趙信陵諸篇，斑斑可考，春明夢餘錄引記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水庸居七，水則隍也，庸則城也，春秋傳鄭災，祈于四鄘，宋災，用馬于四墉，鄘墉字古通用，此城隍之祭，蓋於伊耆矣，又案宋史蘇緘傳，緘知邕州，蠻入寇，城陷，其家三十六人，縱火自焚，後交人謀寇桂州，行數舍，見大兵從北來，呼曰，蘇城隍領兵來報怨，懼而引歸，邕人爲緘立祠，此以人爲城隍神之據也，故五禮通考備載之，夫五帝五官，農弃后土，凡禦災捍患有功德於民者，當在祀典，然則斯志之修，其於成民飭吏之道，所係豈不大哉，官斯土者，其共凜斯義，以施實德於民，則天人孚而雨暘若矣。

雁蕩山志序

雁蕩，周迴百八十里之洞天也，自開闢以來，閟靈懷奇，雖以康樂鑿山開勝，而僅得其外郛之斤竹，古人疑以爲海水激盪，沙去而石骨留，亦奔狀其玲瓏嶔崟之致矣，然而峯巒皆如鬼工雕鐫，形態萬變，而無不酷肖，似爲帝釋幻靈之幻戲，不可思議者也，予於乾隆丁未仲冬，案試浙東，自台之溫，由大荊出芙蓉，取道山中，不逾半程，然所涉覽，僅得石梁靈峯靈巖馬鞍及四十九盤嶺耳，騁知力竭，雖能歎之，尙未暇窺也，何論雁池，輒爲詩九首識之，已而樂清教諭范君鈇以所輯雁蕩山志示予，曰，初得施生元孚志稿，校以明朱諫舊志，鈔成十七卷，可謂勤矣，夫茲山以險僻得全其天巧，而無人工穿鑿之故，奇，然設使一元雁山供億之議，則尤物尙足以累民，可不懼哉，游之勇者，莫勍於徐宏祖，或梯而上絕壁，或縋而下深谷，梯窮濟以木，木窮復濟以梯，梯木俱窮，則引繩援樹，幾與飛猱角勝矣，乃見雁湖之頂，羅者不啻六焉，其水分隮南夾隙中，此其源也，欲窮茲山之勝，非飛仙畸人不能瞰其胠腑矣，昔蓮池大師游天台，欲往雁蕩，以惜人力不果行，好奇者得是書而卒讀之，亦可以爲臥游之助云爾。

重刻權文公全集序

唐權文公載之詩文．今集五十卷．前有集賢院大學士楊嗣復序云．公嘗自纂錄制集五十卷．託友人湖南觀察使楊憑爲序．公元子中書舍人璩不融．嗣孫憲泰遺集．求湖文以冠首．五十卷次弟．具在集目云．梁公集流傳．不絕如綫．入四庫者僅十卷．總目稱內府藏本．明嘉靖二十年．楊慎得之於滇南．劉大謨序刻之．文苑英華及唐文粹時時散見．王尙書文簡公嘗見全本五十卷．著於居易錄．稱無錫顧宸所藏．劉體仁之子凡寫副王者．詩賦十卷．文集碑銘至祭文共四十卷．實五十卷也．南昌彭文勤公元瑞寄書於阮中丞元．索之．知不足齋鮑以文．鮑曰．無有．聞朱竹君先生家有之．阮以復彭．彭大驚．詢之於珪．茫然也．問之姪錫庚．對曰．有之．然先人寶岧秘本．不敢以假人．問其所得之自．曰五柳居陶書賈告予父曰．有不可得之書在某公處．公能以宋槧名本數種易．可得也．予父允之．陶果得其書．請假鈔一部．以原書歸予父．然則海內不過二本耳．不敢輕以示人．予笑曰．姑假我一觀可乎．錫庚不得已．遲日撿至．予覽披一過．眞五十卷不僞之本也．亟晝夜命胥手鈔成．而以原書歸之椒花吟舫．以鈔本假彭公．彭大喜．影鈔一部．手加丹黃．校勘遂乙．請予序其原委．行將梓之．已而公病．歿於邸．予曰．權文公集不可得矣．屬其門生校葉之於其家．彭公之孫邦疇曰．信．必完璧．不日而鈔本復還．予覆閱之．則彭公病中手跡如新也．自癸亥秋至乙丑春．珪既進知足齋詩集．荷御題詩冠於首．退而喟然曰．權文公忠孝良相．其集海內僅有四本．不及時授梓可乎．同志者聞而踊躍．集腋成裘．曰．善舉無獨爲．且彭公遺志也．乃俾廿梓人以宋體寫之．予陸續校正．鋟五十卷．舊書之顯晦有時．數也．案公天水略陽人．貞孝禮公皐之子．舊書稱其自貞元迄元和三十年．羽儀朝行．直諒寬恕．有勤無飾．述作雅正而宏博．時人以爲宗匠．孝弟力學．習鬬有謂．疏延齡恣行巧佞．論皐讒不害明刑．實皐之餘烈所鍾也．新書稱其雅正贍縟．醞藉風流．皆紀實也．公忠鯁攝實公之後．山斗啓南陽之先．斯文不墜．蓋有天焉．其忠孝之氣．耿耿與日月爭光矣．刻成．鳩工諸君子．例序於後．

寶坻王氏家譜序

寶坻北王氏．當明永樂間．由小興州而來．遷於王甫營．成化中．有名鵬者．甲午舉人．官至嘉興通判．徙居城中．傳至今十二世矣．予妹夫儀堂振鵬．承其尊人信齋公之志．鈔家譜稿示予．請爲序．予惟姓氏混於司馬遷．而漢唐以來．尤重譜牒．漢王符有姓氏篇．晉王宏．齊王儉．梁王僧孺．各有百家譜．唐王元感著姓氏實論．此皆王氏之故實也．然齊五王氏合而爲一．今王姓徧天下．即寶坻一邑．而南北分支．非家自爲書．豈免令狐之誚乎．抑吾聞之．敬宗者．將以收族也．韓子曰．篤近而舉遠．人必親其本支．而後及於祖免之族．三王之祭也．先河而後海．有源也．有委也．是爲知本．觀儀堂之書．知其紐於禮意矣．時予將以使事出都．遂序而遲之．

樂府正義序

珪年十三．從學於朱稚堂先生．先生方以選拔生待補教習．詔珪曰．不讀經史書．無用也．授以考工記．明年夏．珪讀天官至秋官．先生喜曰．如此可教矣．早起入塾．先生已雜誦朱文公戊申封事三編．是歲甲子

秋試前．先生曰．我無可用功．取十三經重讀一過．文獻通考閱其郡．比入闈．卷在程武進相公房．程時爲庶吉士．薦而不售．先生曰．我於書無所不嗜．而尤有心得者在古樂府．他日成一家言．無憾矣．明年．先生歸．歲庚辰．珪之官福建．過嘉興謁先生．甲申．聞先大夫喪．奔喪返．再見先生．曰．我樂府正義成矣．他日子能刻之．吾願足也．丁酉．聞先生赴．庚子．珪視學於閩．先生之子鼎以手鈔數卷示珪．不及讀．甫內年．珪來視浙學．乃屬鼎以原稿本及鈔成全書來．校之．竊惟虞書教胄．先詩而後律．從之．三百篇皆可弦歌．則皆樂也．及漢以降．始別爲樂府．見班固志．而他詩則徒歌．至唐以後．則樂府但爲詩之一體．不問其宮商．不沿其本義．又限以四聲之譜．而爲律．是律其所律．非鐘呂之律也．好古者築古經書而比之．別爲韶學．夫勻音爲韻．和聲爲律．淸廟之奏．何韻之有．乃取離騷而改叶讀之．是欲執僞如之足而適齊人之履也．抑好古而忘其本矣．先生是書．博綜心爲．其悟解或得之夢寐．其考證皆根之經史．異能自成一家言．足以傳世而不惑者．原本各卷．閒附唐以後太白．子厚諸篇．而別爲新樂府二卷．則唐宋後作也．竊謂唐人全詩．各有注釋．且其體離合不一．今斷自隋而止．爲卷十五．先授之梓．其唐人之沿古樂府體者．別鈔爲二卷．還之其家．以待他日之續刻．屬先生孫鴻謙校之．爲序其大略如是．

淸祕述聞槐廳載筆序

翰林．史官也．自古歷三代越唐宋元明暨國朝．代以爲榮．然非獨擒文藻．蹈瀛遇．以蓬山爲捷徑也．必將敦品茂學．處則傳名山．出則作霖雨．入則爲鹽梅．所謂宰相須用讀書人．蓋古今名賢大半出此．而負此官者．亦不少矣．法梧門司成．篤學而守官．其爲學士也．則著淸祕述聞十六卷．其官祭酒也．則著槐廳載筆十八卷．實事求是．文獻足徵．辭奧維奧．珪無狀．自年十八選館．出入中外．三入翰林．今且歸然忝二十四科之首．稱先進焉．服官五十二年．每以人才爲斷斷．而尤念釋於翰林諸君子．相期近文章．砥礪廉隅．以副聖主求賢若渴之意．讀梧門此編．不覺反覆而三歎也．

贅說序

楚湖潘君．以其讀書窮理心得之言．綴爲數卷．名之曰贅說．質於余．余讀之．見其於天地陰陽造化之原．人物幽明純雜之故．皆本經術而參之以心悟．不襲周邵張子之說．而脗合闡發．成一家言．潘君之著書．可爲用心於內．博說而約思者矣．君方將試吏事．則由是以求之民物之情．利病之實．不徒託諸空言也．夫修辭貴立其誠．苟能設誠而致行之．則民事皆天心也．吏事皆性學也．君其以是察之．必知有自得而逢原者．余愧荒落．竊以是爲君進．

湯對松侍御館課詩序

館制．朝考進士．論詔疏及試帖詩各一．其選入詞館者．教之三年．藝成而後散館．曰館課．所謂館閣體也．乾隆辛未．朝考始賦一狀一．論詩如初．成雜之．而對松湯君既成其三．獨於詩有四韋．歸然第一入翰林．人曰．湯翰林尤長於詩矣．及丁丑會試．己卯鄉試．詔始以詩試士．其體五言八韻．一如試進士者．天下駸駸乎家弦而戶誦也．自予少時．粗學古詩．不喜爲律體．戊辰．改庶常．分習闈詩．既未嘗究心於館閣之作．

而於試帖尤茫然．其後齒漸長．而後生或以所習請益．恥無以應之．乃取唐試帖及今館閣諸公所作辨論之．稍析其涇渭矣．又竊聞少宗伯金海住師之教．以試帖與制義相比附．若綸萬象於方罫．解九牛於芒刃．繩墨收中．適乎自然．然予役役在外．心知之而不能爲也．丁亥．及承乏楚中．而對松先生設教於江漢書院．諸生請其在翰林時所作館課若干篇．授之梓人．予得而讀之．典切清新．備體而盡變．美哉．進乎口口．君告予曰．某爲庶常．蓋嘗質諸海住師而以爲善．口口同館之士．翕然推之．而褎然舉首於秘殿．足爲佳話也．君自史官擢諫．卓犖有所建白．平生詩文．富于篋笥．此其緒勺耳．江漢之學者．由是津逮以窺其畛源與海委也．請以吾之言觀之．

張白雞詩序

予嘗再之楚．覽祝融．荊門．湘灕．洞庭．江漢之鬱離謠蕩．愛其雲物烟雨．迷離變化．山禽澤葩．幽冶媚烈．離騷九歌之意．惝恍過之．以爲其文章必稱是也．偏索之．而得浦圻張君白雞之文．白雞初以制義名家．前明闕朝諸老．未之誑也．既而泛濫於詩騷古文各體．老不得一第．欲極遠游．以吐其奇．前登衡山．踰武當．窺太室少室．未足也．喟然曰．遂古之勝．起於西北．乃東睽摯嶽．上太華之巔．俯臨呂黎．悲咽之處．不啻井底耳．嚴冬．禮五臺．踰雁門．出殺虎口．徘徊大青山之麓．而拜於明妃之墓．十二月．陟恆．遂游京師．觀天子之宮闕．循西山．下天津．至於東齊．宿留蓬萊閣者四十日．權舟泛海島．瞰日月初出．波濤沸騰之聲色．自冬徂春．客岱山之頂．四越月而後下．所至大齊刻石．遍謁孔林鄒嶧．凡古聖賢君公烈士貞女之墓．蹤必弔而誌之．爲古今詩賦銘頌文．不下數千首矣．君初不持一金．坐獨輪車．所過壯其志．喜其文者．則轉送遞之．一僕中道去．遂獨身閒關．載書數千卷．辛壬癸甲．屈折走數萬里．其愛古悽惻．出於至誠．衷彪幽逸．尚論忠厚．至謂明妃必不貳節．其性情之摯．艱苦百折而不悔也．君之詩．溯源於漢唐．而有山川奇偉之氣助之．詠歌太平．無抑鬱簫瑟之感．然則其中之養者．近乎道矣．抑吾獨怪古人．高山之上．深谷之中．常恐千秋萬世．名湮沒而不稱．豈所謂三不朽者．必如是之汲汲歟．君浮雲富貴．脫屣家室．而獨不忍忘情於是者．何歟．豈其蓄於中者．有不能自遏者耶．吾聞五嶽三山．蘊異孕含靈氣．不獨其名特也．君歸而常羊乎青山之廬．朝歌夜散．海嶽之妙．與神俱存．口不能言．書不能傳．東囊萬卷．如蜃虹雲蒸．飄揚於大塊之間．斯君之游也內矣．於其將歸．一言以爲贈．

裕軒詩集序

裕軒學士既卒．其門人劉薑林侍御．持其詩草示珪曰．此吾師一生出處性情之實徵也．公既銘吾師矣．請序劉之．予覽其集．曰靜居．曰歸田．蓋所手訂者．猶憶前年．裕軒嘗言有詩草．欲予爲校正．予曰．何汲汲爲．裕軒遂不果示．未幾．裕軒逝矣．是予負吾友之志也．裕軒未有後．而侍御爲之經紀祠室於墓所．劉石誌阡．以垂久遠．今又欲寘其遺集．抑何勤也．裕軒不求工於詩．顧其胸次素潔．遇境發抒．往往有真意而尤近道．而可傳者．在歸田一集．皆其晚年之作．高者逼陶韋．其落落即事言懷．亦北宋之音也．裕軒少壯．蜚雜擬稜．出使齊蜀．屈從禁密．有爭先鳴盛之意氣．中流引退．嗒然移情．偏參苦縣耆闍之學．卓然若有所

得．超脫糾纏．不攖塵而咀化．可謂懸解矣．又烏用此語言文字爲哉．顧侍御古處之意．不可違也．予輒擬芟其蕪穢．存其潔淨者若干首．而歸之薑林．因誌其大意云爾．

今雨堂詩集序

吾師少宗伯海住金公．出處行實之大端．珪謹著之於誌銘矣．先是歲乙巳．令子三吾郎中．以公今雨堂詩集十八冊．屬珪校勘．蓋自癸卯迄壬寅六十年．所作幾萬首．無體不備也．憶珪自丁卯秋．受知於公．及庚子使閩過杭．公款我於湖上．中間出入南北相左者．幾二十年．故攀覿衣門牆．尚未有以盡闚吾師之涵蘊也．及奉詩集本篇之簽簡．又幾五年．乃得盡讀全集．望洋而歎．如觀華嚴寶藏．目眙而神駭也．竊嘗論吾師之詩．而思吾師之爲人．直內而方外．其天性篤於倫紀．故於根源哀樂之地．醇深愷惻．老而彌摯．讀之．使人孝悌之心．油然憮然．而其立朝敬事．授經忠告．尤見正風大雅．惜悲而諒之所充流．有不愧乎表裏如一者．若夫師友親串之久而敦．閨庭子姓之睦而肅．自起家出入．以及予告林居．聚散近遠．勤規愉戚．皆一一見諸詩．至於大篇險韻．陵韓躐蘇．腹便五車．役使萬怪．又獺祭雙檜者之所望而卻走也．公以巍科峻望．游陟宥清．嚴闢勵華．衡約瀛嶽．擩鈴之士．得其片鱗．疏翮．可以拔雲而溉津矣．豈知公之得於天者既厚．而沈酣經史．丹黃點勘．旁及梵乘．孜孜矻矻．終身不倦．其學力之所坤益．尤不可誣也．古稱蓄道德而能文章．若吾師者．其立行本末．夫何欲乎．凡應制及試帖諸作．別爲一編．其全不能盡刻也．擬撮其卓犖精粹者若干首．先授之梓．校竣．爲舉其崖略．以告觀者．

四圖集璣序

余識羨門孫君三十年矣．君以詩鳴而老於游．再渡海．探武夷九曲．息錫於苕上．皆有圖以紀勝．而今雨吟題磊砢．袭而編之．有新新不住之感焉．昨來謁余於武林．而君已皤然鬢鑠翁矣．又示余彭城集．擬陶諸作．則恬愉怡愉．漸近自然．亦君之學與年進也．古稱詩人窮而後工．君負才不獲揚於著作之庭．而狎鯨蛟之巨浪．瞻峻存而嘯呼．胸中之奇．不啻雲夢．今雖老矣．猶以貧不能安於家食．則君續游之蹤跡．且將蠟屐徧名勝焉．他日圖成五嶽．作雲臥觀．方將與造物者游．豈數幅之所能盡哉．適余將去浙．君來索題．書以應之．

淺山堂詩鈔序

趙生樹寧．以其手鈔伊人淺山堂詩草示余．僅五十餘首．言曰．樹寧早孤．及有知識．而先人手蹟．散漫已失．蓋三十餘年．來從衛游先輩處．援拾錄鈔而得之者．片鱗半翮．奉如珙璧．惟公爲先子同歲生．幸憐而校之．余自戊辰及君同榜．而君即之官於楚．越六年而卒於官．故不能詳君之生平．今讀杭堇浦剛所作誌銘．知君之學優而政清．讀其詩．神韻才力．皆有源流．非苟作者．惜乎不窺其全也．君之子能讀父書．君有後矣．瀏陽之民．有愛樹思君不沒矣．余方將去杭．爲題數行於冊而歸之．樹寧勖乎哉．

孟鄰堂文鈔序

楊農先先生．四世清華．一家先後入翰林者凡七人．先生獨以經史之學．迪前啓後．海內推文獻者．必曰

七十七卷　24 B

先生。珪生也晚。選館時。先生已登大年。不獲親炙其光輝。幸從長君二思先生稱後進。同官講讀。得其緒論。心嚮往之。而未窺其全集也。今年春。先生之孫觀察君。自鳳陽守擢荊宜施司。瀕行。出所藏孟鄰堂文鈔示予。請爲序。曰。將以授梓。珪乃得盡讀先生之文。見其與館閣諸公辯論史志。侃侃不阿。與夫齊次風先生治周禮。貫串精嚴。及經考史論數十篇。皆卓然邃涵正出。非本原深厚。烏能灝瀚汩汩沛乎若決江河而東注也。惠帝論言宦寺之禍。易儲論辯忠懇之不諫。尤具知人論世之識。可爲作史者法。其他旌淑闡幽之作。皆徵實可傳。然則先生之學。其不愧古之立言者歟。豈徒以絜帨蟲篆之詞。爲世稱雕龍者誇其熾爛哉。

紫雲山房詩文鈔序

曾蘊堂宗丞。人皆賞孜孜爲善。晚而志於道。有超出塵表之思。顧其生平。不以詞章古文自鳴。與之交者。雖密如昆季。亦不知其以文采發著也。公歸道山幾二十年。其嗣君定軒給諫。乃集公紫雲山房詩文鈔示予。請爲序。讀之。乃知公由翰林起家。洊歷卿尹。詩則樂天。文則敬軒。犖犖無蟲篆雕刻之習。如其爲人也。其尤可不朽者。官御史時。請建太學辟雍一疏。越十年而詔開圜池壁水於太學。高宗純皇帝思有人首言其事。詢知公姓名。超擢宗丞。以獎言者。豈不韙哉。珪老矣。撫今思昔。不覺老成典型。如與公覿面也。

慎餘齋詩鈔序

慎餘齋詩鈔四卷。歸安龔辛𨐨方伯之所著也。方伯與予同辛亥生。後於予五月。與家仲君兄同庚午舉於鄉。與家竹君兄同甲戌進士。以兵部主事起家。出爲河南守。擢河東道。與予同官于晉。聯唫倡和。君詩清雅雋永如其人。及陳臬山左。顏頏大吏。直伸其道。不詭阿。端人也。擢湖南方伯。以在山左不劾撫蔣。降蠲來京。不願外吏。請修書自效。盡心校勘。逾年得疾。甲辰秋。年五十有四。卒於邸寓。未竟其用。可惜也。君精於易。著易守若干卷。言之有物。予嘗閱其稾本。實能發揮四聖之緼。已而删改精粹。惟繫辭傳下卷未成。藏於家。諸子皆能讀書繼業。此四卷編修紹本示予。予爲序之。讀君詩。如見我故人之心跡也。悲夫。

研經堂集序

吉渭厓銀臺。長珪十年。而服官後於余兩科。爲先後同館。其後又同直尚書房。交相得也。今年癸亥。君之嗣君十璜閣府。以研經堂詩文稾示余。而請爲序。余卒讀之。其體雅正清和。想見其生平。蓋公之爲人。廉悍卓犖。詞氣侃侃。由翰林改官御史。洊至九卿。衡文不苟。閩人稱之。旁通六壬耶律之書。而不詭於理。猶是儒家言也。君兄弟競爽玉堂。而哲弟中巖與珪感筒河兄之先逝。同抱鴒原之歎者。又觸予悵怏矣。珪今年七十有三。追憶儕雨零星散。又不勝掩卷而三歎云。

送馮健一之官甘肅序

予識馮生健一於乙酉之夏。旣而以女妻之。丁亥冬。生來就姻湖北臬司署。從之晉。返都。生以副貢充教習。期滿發甘肅。試知縣。瀕行。請予所以教之者。噫。予何以教生哉。生從予二十年。予何日不教生也。凡予之所爲所言。生之所心折。與其所不足於予者。比而思之。皆不無有益於生者也。无往不復者天之道。生

家故貧約。二十年中。歷喪祖母父母弟若妻。可謂極人倫之困阨者矣。今始得一官。其將責償於天而大鳴於人乎。抑能自克於己而無惡於民乎。予服官數十年。未敢刑笞一人。未敢一日自暇。生之所見也。書曰。御衆以寬。又曰。匹夫匹婦一能勝予。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雖聖人未嘗以智力自矜矣。甘遠當屢劇之後。此上下恐懼修省而與民蘇息之時也。一介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況親民之官乎。醉飽寧嬉之時。不可以聽訟。子曰。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老子曰。天下有大寶三。一曰慈。一曰儉。一曰不敢爲天下先。何其言之真切而有味也。若夫升降盈虛之遭。有定命焉。非人之所能爲也。而知道者何以自盡。生不河漢予言。或亦弦韋之一助也。

贈朱昆池序

朱生昆池將之官粵西。來告行。請予一言爲別。予何以教生哉。念生自丙午舉於鄉。謁予於浙。從昕夕者幾二載。今春予典春闈。而昆池成進士。一似重有緣者。顧予之居官治學。生見之多矣。予何以教生哉。生茲遠行。初試縣事。或有所疑於心。夫居官者。亦在於定其志。端其始而已矣。一介之儒。奉簡命。親民事於萬里之外。其任何重且鉅也。孔孟孜孜。思以被之民者。惟有司爲切。昔由求賜分效於諸侯之大夫。惟游夏不齊施之於一邑。未若今縣吏之職備也。聖主承天而治四海之民。漢宣帝曰。與吾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親民之官。水旱疾苦。呼吸上與天通。不可不敬也。民之死生。吏之賢不肖。生平時亦嘗目擊而動心矣。今身爲之。而能刻刻不忘之乎。能如是。則雖在萬里之外。猶昕夕也。不則吾不能知之矣。吾何以教生哉。書此以爲贈。

邵雪崖先生八十壽序

命於清寧之間。得山川之性者。賢人也。山川之性。有質有章。得其章者貴富。得其質者壽考。吳越名山水區也。其尤明麗而秀粹者曰錢塘。峯巒嶔嵚於面背。江湖縈繞於左右。照以天光。龍鬱翠靡。故其人多文藻通顯。排雲鼓擊。此山川之章乎外者也。若其質則孔靜淵淡。深清靡岸。夷猶常羊。齊遫汴渙。明德之士。耆齡之人。相游以天。適其性焉。此山川之內觀也。惟我蠶邨同年之尊人雪崖先生似之。先生自其上世由於越而遷錢塘也。十有五世矣。丱齔即嗜學。於古今文章及詩家源流。無所不究覽。弱冠爲名諸生。又二十年。貢於太學。九應省試。數奇而業益精。門弟子日益進。教授吳楚晉趙間者數十年。其與人也。久而不怠。禮行義取。克己恕物。醇乎篤行君子也。有子三人。紹其家學。而仲子蠶邨以戊辰成進士。授館職。改官御史。分校禮部。典秦楚江南省試。視學山西。兩遇皇太后萬壽覃恩。誥封先生如其官。初。先生游晉最久。館於介休馬氏。縣之人敬稱之曰先生。及蠶邨之爲學使也。知者咸慶幸曰。邵先生有子。先生將復來。是足爲先生榮。而蠶邨往迎先生。先生曰。嘻。昔我爲一家人師十年。去後幸無惡名。今兒將爲一方師三年。慎哉。毋貽乃父辱耳。吾老矣。不負此湖山勝也。終不往。噫嘻。先生真得山川之內者。而乃以其餘付之君子也。歲丙戌。先生年八十矣。蠶邨陳情將歸。爲先生壽。其同年友聚而言曰。吾交蠶邨二十年。其人純粹以和。如初相見。其受教於先生者。可以觀先生矣。昔者衛武公行年九十而作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

陽傳者曰抑抑密也蓋古之舊道德而保純嘏者其表裏禎密而莊敬廉隅也如此其十章曰猗日未知亦既抱子其欲然自少而慈其子孫也如是然則黄鄉之歸樂可知也乃作湖山之歌二章使歌以侑酒一歌曰湖山之質兮玉潤而中堅翁來游兮以月以年籛邛竹兮山之間鋑芙蓉兮酡顔千秋遙遙兮樂翁之天再歌曰湖山之章兮粜沙而鎔襍瓊靡糗兮黄金勺湖瀲灩兮山綽約子笙歌兮孫鼓咢舞婆娑兮翁槊樂積善食報兮壽且樂

楊母張太孺人壽序

汀關逆城之南百里而遙有邨曰茳溪倚山而環流其居人族蕃而風醇者楊氏為最予昔賦學於閩歲科兩試逆城之楊生量不下數十人有登瀛者歲癸卯以優行舉入都考充八旗教習報滿引見以教職用今年秋七月楊生歸過杭來謁予且請曰登瀛不肖幼孤母張實撫教之遊遊數年甫得一冷官不足以揚親今年冬十月朔母六十有一設帨之辰惟夫子錫一言登瀛將歸上壽光屏障而報慈暉也予曰子家夙有陰德汝祖之賢著於吾兄竹君先生之銘納憶在京師時予詢汝族居之睦睦升斗不外求而足供絲歲之需詩書之聲相聞母世母先後五人怡怡無訾詐諸孫則相為劍負而飴哺也予慨然曰子何舍此至樂而路踈於數千里之外邪今使子得治民之職宦遊四方即奉迎汝母躐山越川而就養去其宗族田園之故汝之親不樂也今以學官歸仕於鄉邦遠不出數百里版輿扽舟計日而達無倉庚猶豁之責以其暇日與同志好修之士講孝弟而研經書温凊不缺陔華間歆所謂養志者非邪雖有軒甍駟馬之榮不以彼易此也汝母守節而遂於義汝歸以斯言與汝兄弟跪而誦之其必驩然忻然曰兒其奉體汝師之言可以保汝祖之積累而卜餘慶於無窮矣登瀛曰謹夫子教我願賚之以為母壽

知足齋文集卷第二

碑

唐贈司空梁國公狄文惠公碑

陽曲東南十里曰狄邨梁公故里也會城之南關故有公祠康熙十一年太原守延津周君令樹修之記云平勃之權權而譎者也公之權權而正者也其論甚韙往司藩之秋吏告曰某日當祀梁公請委員予曰其親執事届辰謁公祠門廡頹圮殿無牆壁邪風吹燭動搖明滅倉皇卒拜而出詢諸有司曰是烏可以不修則對曰是地窪下夏潦積水成川修亦不支久明年庚寅春再謁益慨然乃與臬司王君顯緒冀寧監司徐君浩謀相度於城內崇善寺之西隙地移其舊材而建公祠焉委經歷張兆麟董厥役為殿三楹左右廡各如之前樹門榜遙主於殿肖公像以祀考唐車服志袞冕九旒九章象勞三公之服也又於其東隙地建雙柏堂前後屋凡三十有一於寔於憩四時咸宜費取諸寺租之在公者秋工竣祠以落之

蓋古之立大節辦大事者皆有至誠至仁之性而死生成敗不以易也公孝於親義於友有大惠於生民方其為大理丞犯顔高宗凜乎丈夫之氣矣在豫州活越王之黨二千人何其壯也其不死於來俊臣武承嗣之手者幾希而卒能格悍后之心回滄淵之日歃血吞聲再造唐室平勃成其易而公為其難五七乘其衰而公持其盛嗚呼公蓋天地古今之大變而提扶推挽以還清寧之光雖移山填海不足喻其神

勇也。在易明夷之復曰。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其公之謂乎。乃爲之頌曰。
唐有天下。三世而廢。谷陵海沸。雌蜺天飛。廟陰蠱殺。啗其胎嬭。蝮虺蛇行。徵兆草蘚。穹昊非忽。篤生狄公。
左挽折斗。右捉囚龍。投身巇巖。飛箭若林。心芒照天。元龍拱歙。洗血元黃。磨鋸孿竇。三綱再振。大社不屋。
并州太原。公之故里。廟成孔安。庇我桑梓。

明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制兩廣江西湖廣軍務新建伯贈侯王文成公墓碑

乾隆五十有二年丁未春三月。珪案試紹興。有王文成公九世孫增生昆泰請曰。文成公葬山陰花街之洪溪。湛甘泉誌其墓。乾隆十六年。今上南巡。命祭賜額曰。名世眞才。而墓石歲久無存。求補文以表之。珪惟公以眞儒。再匡明社。所謂立德立言立功者。惟公備之。其本末載於明史。著錄於文集各家言。其姓名昭灼人耳目。何待於表。抑世之小儒。或有開于公者。以講學稍有異同耳。竊謂自孔子集百聖之大成。六經四科。廣大精微。至矣。由漢以來。華離剖裂。朱子起而救之。以存心致知。爲愼獨切己之學。沿元迄明。記誦繁而身心晦。陽明先生。少負異稟。崛興中葉。從憂患生死中。深造有得於致良知之旨。實踐川合知行。不動聲色。而安天下於反手。自三代以下。數人而已。嘗言曰。平山中寇易。平心中寇難。若先生者。拔本塞源。恢廓儒道之嵎域。眞所謂豪傑之士也。世之疑之者。蚍蜉撼樹。曷足齒乎。先生諱守仁。字伯安。海日公華長子。浙之餘姚人。遷居山陰。宏治己未進士。官兵部主事。疏論劉瑾。廷杖。貶龍場驛丞。臥石槨中。悟良知之學。瑾敗。起縣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提督軍務。平宸濠。拜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疑歸再起。總制兩廣。平廣西思田諸賊。以疾歸。卒於南安。年五十有七。贈新建侯。諡文成。神宗十二年。從祀孔廟。公配諸氏。繼張氏。子正憲。正億。正億嗣爵。曾孫先通。死甲申之難。銘曰。
倡揚洄西。天鐘宣尼。泝江上海。氛靄會稽。陽明篤生。婁象淵續。大冶百鍊。元精純粹。良知愼獨。其源不二。匡世扶傾。大廈歸歸。彼哉桂萼。叔孫臧倉。公之德功。月輪日光。珪幼乘教。斤斤其明。公其迪我。無終冥行。名世眞才。皇言天表。洪溪淙淙。碣此墓道。

敕建文昌帝君廟碑

皇上臨御首出。庶孝通乎帝謂。明幽格乎民神。遐安邇讋。顧西南小蠢。假據滇江。官兵壓境。據其西嶺。若有神助。乃者黔省臣勒保奏報。嘉慶五年二月。內賊百餘騎。竄梓潼。望見七曲山旗幟森列。疑有伏。卽逃不敢竄。適參贊德楞泰大兵迅會。賊遂殲。易神佑昭然。皇上卽御書化成耆定扁額。頒懸祠山。以彰靈貺。又詢珪京師何以無專廟。臣對以地安門外。舊有元明廢祠。傾圮久矣。上特命步軍統領勘修。先發帑金三千餘兩。又發內府節料。官俸計不下二千兩。命臣朱珪。臣明安。臣額勒布督司其事。各官願輸銀約一萬兩有竒。六年二月二日開工。五月九日告成。於是正殿寢宮。前祭配廡。煥然一新。其東大士關帝各殿。皆仍因其舊。有不敢廢也。是月。皇上親臨薦香。行九叩禮。神光肅然。諭禮部太常寺議。春秋歲祭。列於祀典。一切仿關帝廟行事。蓋文德武功。名相配也。禮臣議上報可。上親製七言詩一首。鋟論旨。刻於石。命臣記其本末於碑陰。以昭式久遠。臣考文昌星載於天官書。所謂斗魁六星。戴匡曰文昌宮是也。尚書禋

于六宗。孔穎達疏引鄭元云。六宗皆天神。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鄭注。謂文昌星。然則文昌之祀。始於有虞。著於周禮。周漢晉以來。以配郊祀。而元命包所云。上將建威武。次將正左右。貴相理文緒。司祿賞功進士。則職司文武爵祿科舉之由來矣。若實其人以主之。則以帝君著世。於周初爲張仲孝友。斯化隋唐。爲文中子王通。徵於李商隱張亞子廟詩。孫樵祭梓潼神君文。化許。唐開元有左丞之命。文獻通考。僖宗有濟順王之封。宋眞宗改封英顯。賜額靈應。哲宗加封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帝君。元加宏仁帝君。明成化十三年。重修北城靖恭坊梓潼帝君廟。卽今地也。竊考禮記五方帝。實以五人帝而傳說爲列星。此天人之合。無可疑也。帝君降嶽生天。以忠孝輔國牖民。我皇上建天通帝。盛德一誠。遂秩無文而定曠典。實足信今而式後。儷伯而昌文。以光幽贊。以協明禋。非大聖人其能天人合撰若是之敍倫而彰化者乎。臣珪謹譔。

記

重修藍田書院記

藍田一曰杉洋。距古田縣治東百里而遙。昔設同知巡檢司於此。有石城。周六里。居民千家。城東有書院址。創始於南唐建陽令余公煥。宋時。其裔孫復有記。相傳慶元間。紫陽文公嘗至此。手書藍田書院。刻於石壁。其西五里爲西齋。書曰擢秀書齋。當時余公偶。字占之。偕其兄亮。從文公游。與東萊勉齋爲友。著范齋稿。同邑將康國。林夔孫。林師魯。林大椿。林用中。皆游文公門。蓋地氣所延。近大賢之居。宜乎一時賢喆。閒風蔚興。而晦翁手跡。如聚星引月。偶於高巖深厂間也。閱四百年。至明季毀焉。旣數徙。則趨廢難。予自庚辰宦閩。壬午攝郡試。撥余生庶珍。及庚子來視學。明春余生以重修書院告。又明年工竣。摹石繪圖具說。請爲記。覽之。則講堂華表。池臺樓閣。蔚然深秀。負獅巖而望玉屏。山川環列。有曠如奧如之觀。舉其役者。余李林饒爲著姓。而通邑協力成之。蓋人之好學。與善其性可知也。予惟文公之學。以窮理爲先務。歡傳以後。衆論其皆流爲口耳瑣細之辯。不克返諸身心。見諸實事。故明儒起而矯之。復古本大學。曰知行合一。然公之得力。在於愼獨躬行。而必先以致知格物者。豈未嘗灼見乎內外標本之故。確然相因而不可闕耶。蓋君子無不欲爲善。而每誤於不知。小人或敢於爲惡。其甚必由於知之謬妄。今有愛其子之疾。而誤投以藥者。非不仁也。不知害之也。饑甚飢渴。不爭蛇虎之食者。知之眞也。譬如登高涉遠者。知其曲折險易。則危峽幽隘必遷焉。苟不辨其東西高下。冥行而擿埴。則跬步不免於頗躓。故知行遞相爲用。猶志氣之交也。竊謂舉學之要。以孔子自著者爲定。大賢以下。有爲言之。則輕重略文。言傳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此天德人道誠明合一之功。獨於乾之九三發之也。今之學者。旣汨於時俗勢利之所斷。其卓然振拔於聖賢之徒。不斁其志者。鮮矣。諸生知復書院於五百餘歲之後。其趨歟知復文公之所以爲教。以求人之所以爲人者曷在。蓋古今無二性。而知行無二學。義利明則趨向正。由是而上溯進德居業知

幾存義之眞傳。庶幾不悖乎希賢希聖之士也夫。

崎江書院記

福州城西北六十里曰竹崎。負山面江。其岸多植龍眼橄欖橘柚之木。舟行過者。望之鬱然深秀如林。有巡檢司於此。亦名鄉落也。乾隆己亥七月之晦。予與試來閩。艤舟大榕樹下。午氣炎熇。偕程君世淳登岸。步趨一字。架椽翛然初成。詢之士人。曰。此地讀書者少。將爲塾焉。則有歐姓老者。擷鮮龍眼。眾苦者餉二使者。程君喜而進之曰。汝塾將發。而使星臨之。其兆大祥。蓋童壯環而觀者如堵。予詢之曰。有能讀書者乎。歐老呼其弟之子曰是黃名春。問讀何經書。對曰。尚書。曰。能成誦乎。春背誦數句。士音亦不甚了。予曰。是亦勉旃。及庚子秋。予奉命視學來閩。程君同時視學山左。將別。程謂予曰。曾憶竹崎歐陽春乎。予笑曰。是亦偶留耳。比歲試。春卷不入式。壬寅科試。則春居然應古學試。閱之有條理。遂取入附府學。又肄業於鰲峯書院。蓋春自是彬彬乎爲竹崎之嚆矢矣。癸卯冬。予任滿將去。春來謁。請爲崎江書院記。予惟古者塾師坐於里門。以教其後生。故孔子聞武城之弦歌而笑。漢文翁唐常袞。皆能化[illegible]陋爲鄒魯。蓋天時地氣。亦感人心而變遷也。歐氏始建此塾。而使者適來。其子弟之秀不匱。豈有數哉。甫田之詩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此之謂矣。塾之堂二。前爲先賢祠。後爲奎光閣。倡其舉者。監生歐陽天錦。施地者。歐陽維三。俶之者。歐陽維元。維融。維融。春之父也。同志者凡二十人。謀始于乾隆己丑季秋之望。落成於癸卯之冬。蓋前後十有五年。可謂儉而勤。久而不懈。以迄於成也。

積川書塾記

積川書塾者。荻開莊氏之里塾也。夙聞其地肇嵩朗清幽之勝。章孝廉崟嘗請予爲記。予以未親覽之。擱筆之無實。久未有以應也。乾隆戊申夏五月。科試湖州畢。將旋杭。七日。舟出南門。行未三十里。望見荻開。旁進有閣巋然外峙。惜字鑪守者一老人。方擎小舟收字紙歸。喀翰登眺。烟波空濛。心焉之。舟人曰。未若祖師堂之奧也。距里許。艤舟而至。延徑北右轉。繞以周垣。門對平田。題曰南若勝境。入門爲放生池。池方數十丈。跨石梁而前。則積川書塾也。東西廡曰續書處。翻菴居。登堂曰雲怡。後堂祀關帝。升樓則爲文昌閣。後爲純陽樓。像祀純陽眞人。眞人以儒者得谷神不死之祕。闡忠孝以覺世。自唐以來。顯道神德。浩氣周流。斯地臧添疾禱者輒靈。尤著。故士人皆呼爲祖師堂也。珪登降拜謁。環覽情移。弁何若寄。嵐翠津逮。卷舒萬端。動復歸靜。既出堂。敞見深隱山房。訪石刻詩賦。深蘊元理。喟然曰。於斯而治心講業。可以挹山川之秀。而左右逢源矣。嵩開有子勤學。館曰士積成山。水私成川。揚子曰。邱陵學山而不至於山。百川學海而至於海。然則積士不如積川之喻。近更切也。今夫川源通乎天穰。委輸乎尾閭。亙萬古而不竭不溢。其具積之術。環噓吸相感於無窮乎。夫居高則。攬遐曠。游觀者之樂。非崇德修業之益也。哉虛空者遺名教。遂賦晃者亡天機。非賦民成物之旨也。山川出雲。有開必先。時行物生。至教忘言。登斯堂者。可不思積川之義。而契雲怡之心乎。詢其經始。自乾隆戊戌春。越二年落成。費白金五千兩有奇。非天假之緣。未易致此。旣愜所見。乃欣然爲之記。

筆花書院記

蕭山縣治之北。有夢筆橋。橋之北曰江寺。昔文通寓居永興。其子昭元。捨宅爲寺。故橋與寺。皆以是得名。寺之北有筆花書院者。則乾隆十五年。縣人陸巡捨家塾爲之。而沈鐵巖趙氏。各輸田以佐膏火。甚盛舉也。歲久荒圮。四十五年。遷書院於東南隅。而筆花之址遂廢。且以樓流就過者慨焉。歲己酉。方君維翰來館縣符。下車。親問父老疾苦。進諸生之達者而禮之。閱書院之墟也。瞿然有復新志。邑之搢紳衿士翕然輿論曰。賢哉我侯。不媿言偃文翁之美政矣。於是侯倡而衆和。次第修復。不日告成。蕭山爲珪之祖籍。猶桑梓也。今年夏。余科試溫台。旋過蕭山。聞之。竊謂今之親民者。奔走期會之不暇。詁教育則迂闊而訕笑之。烝我髦士之雅。闕焉不講矣。浙江之左蕭山。當潮汐之喧豗。而漁浦湘湖。環帶幹峽。故其文章蔚跂。篆越東西之勝。自楊游倡道以來。代有名賢。不獨於斧絜之楨藻也。有賢明府。獎懲而振拔之。將士風醇而民氣厚。豈復虞城闕佻達之不忝變。而德行道藝之不古若哉。學者所以學爲人也。以人倫爲本。以凝爲質。以天命爲昭明。而後根柢六經。而發攄爲文詞。故言有物而蕭祕從之。此余拳拳以是敬告吾士民也。抑今能先務乎此。則其忠信慈惠之實政。必有以福蕭山之人。而河潤百里。雨之施物以華。亦豈獨我蕭山人之福也歟。是樂爲之記。

重修嵊縣文廟記

嵊居會稽之上游。山脈自天台天姥而來。蜿蜒屈曲。至是將開宕。而剡溪清駛。爲山川幽曠之區。故其人文亦樸而含華。地勢然也。唐君仁埴。以名進士紹家學。來司此士。下車謁學宮。慨然歎榭賭堂廡之剝蝕。曰。是之不講。何以爲士民式。乃倡修之。輿情輻湊。不戒而孚。不勞而集。土木不煩。豆登音佾之數。亦第備舉。君嘗以迎鑾奏賦知名。與余有文字之雅。今年夏。余自台度關嶺下新昌。過其境。問之。嘉其異乎俗吏之爲也。君請余爲文記之。余惟許子瑜及紫陽之門。周繼元澂姚江之學。嵊之賢喆。代有傳人。顧學校偏天下。而君子儒不閒出者。行與知違。而義不勝利也。學道之效。君子小人同之。而今或以爲迂闊而不切於事情。然則聖賢之所以教。庠序之所以設。豈僞爲哉。循名而求實。升階而儼思。感應之速。微於所鼓。孰謂教學之與吏治。果扞格而不相入也。余將去浙。乃以平日之教諸生者。舉而申之。若夫繕建月日。及助工紳士。則詳於有司之冊。不具書。

六一泉三堂祠記

珪視學於浙之三年。錢塘柴君杰。以所構西湖六一泉名賢祠志質於珪。曰。祠故有三堂。曰正氣。曰道愛。曰先覺。乾隆二十一年。自樓而逃主於寺之左右。位次淩躐。杰考訂成此。以他省浙省分列之。各有小傳。而係以讚。疑者闕之。其用心可謂勤矣。己酉正月之望。珪艤舟拜徽國文公祠。步至寺。其左爲正氣堂。又左爲先覺堂。主皆錯亂。廁不倫。其右爲道愛堂。像祀周公新以下七人。而東北則文昌石像位焉。忐然不安。考順治八年辛卯。杭守張君奇逢記云。既葺做做亭。奠文昌祠於再級。則此像流傳百四十年矣。乃諏日移供於崇文書院講堂之後閣下。爰屬錢塘學官嚴毅謂。偶省槐。仁和場大使陸德燦。鈔識各主

街名。考之碑志。辨其譌舛。珪復取柴葉參核之。詮爲三堂神主次序册。言於縣使盧君。修補釐正。俾觀者犂然而興感於其類。案六一之名。寓於歐陽。緣起勤上人。歐公與惠勤遊。以詩薦公。公之初通守也。到官三日訪惠勤。有臘日游孤山詩。五月十日與惠勤諸人同泛湖游北山詩。惠勤有能僧職詩。及十八年後再莅杭。勤公已化去。其徒繪祀歐公及勤公像。有泉出講堂下。蘇公名之曰六一而銘之。故惠勤嘗祔祀於佛殿之西偏也。祠舊名廣化。澗於錫迷真伽。復於劉街田。明末建數峯閣。祀倪鴻寶六人。陳調元拓其西偏。祀楊左諸公。國初張奇逢興覺覺堂於講堂之左。移陸公祠旁之先覺祠主而祀之。又於西廡移前李太守祠之。此三堂之權輿也。康熙戊辰己巳間。恢昔增益。見於王尙洪隆之碑文。其源流可考也。夫湖山之秀。非其人不光。宋時賈似道酣歌恆舞於養樂園。遂使山靈猶溷。激成文山之正氣以洗之。而吾者無可爲矣。迄今游西湖者。前有忠武。後有忠肅。若日星之光。氣熊熊照人。所爲正也。唐之鄴侯香山宋之文正文忠。所爲愛也。趙閱道之事天。王姚江之知性。所爲覺也。人無臨倚補寫生之麗勝。而忘山高水長之淸風。則湖山增氣矣。後之覽者。其尙有感於斯言。

黃關河朱氏圭田記

珪籍大興。而蕭山爲祖籍。自先資政公。初置祭田二畝六分有奇。乾隆癸未。珪司閩臬。及壬寅。眡學於閩。先後二十年。續置田二十三畝有贏。僅及圭田之半也。歲丙午。典試江南。復拜浙江學政之命。具摺陳明。籲蒙硃批。一切勉爲之。欽此。跪讀恩旨。感惕兢睫。乃盟心曰。若不倍常敬愼。負君恩而辱宗祖。不可爲人矣。丁未戊申春。歲科兩試紹郡竣。及今年夏。由台州旋過蕭山。叠三拜掃於越塞及黃關河西山之祖

塋。三年中增置祭田併姪錫彤所寄買者。前後約七十餘畝矣。於是以二畝八分有奇歸於越塞。以二十畝歸近山公。增七公英三十二公雄二十四公。爲祀墓田。而以五十餘畝屬之宗祠。竊取圭田之義。其內二十五畝華前議。四甲輪年。十畝爲義田。歲終分濟族人之貧無告者。十畝爲學田。五畝有奇備納賦。其章程詳載於條約。雕版印百數十部。於縣各有案。其餘分授族人。俾互相稽。以期久遠。他日能從而廣之。更善也。嗚呼。我祖累世積善。庇佑我子孫。珪碌碌無狀。而天恩渥被。榮於鼎享。敢不益勵晚節。保此淸白耶。凡我族人。期共勉於善。忠厚勿偸。庶幾思圭潔之義。而白華之孝。發大田之仁恕。孳孳乎培本根於勿替也夫。

復古藤書屋記

澄懷園在近光樓之東。爲桐城張文和公直園。傳於休寧汪文端公爲賦景軒。後諸城劉文正公居之。不戒於火。就其地改築。傳之淳浦蔡文恭公。賜園之東偏。有屋三楹。其庭植紫藤二本。每夏花葉蔽蔭。淳浦葛山相公居此。時武進程文恭公來館宿。則寓焉。日晚。二老對談於藤花下。望之如仙。及嘉慶辛酉。珪蒙恩賜居園中。則藤臥於地。而屋爲輿夫所據。予蹙然不安於懷。壬戌春。乃先構藤之架。而別葺屋三間於其南。以處輿夫。改是屋之檻窗而開戶於其西。通牖於其左。闢門以達寢室。以是爲客坐。蒔花樹於其後。院前築籬。以掩映古藤。爲之外屏。倬然改觀。與嘉客落成之。乃悟曰。室猶人也。人之耳目心體隔閡於外。

則生意苶然。儲械而不治。反觀內聽。而通審於靈臺。則營衛周流。瑩然洞然。滿腔皆生機矣。是舉也。豈獨以潤屋求侈云爾哉。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吾將以爲吾身心之鑒。作復古藤書屋記。

翠微山房記

歙之東。距城十五里曰翠微山。其麓則宮保曹尙書居也。程吏部振甲游其勝。慨然欲建書室。以爲棲真講道之所。尙書諾之。掘土得石碣曰。許真君鍊丹處。先是吏部官於京。有隱者云。已爲許真君借地。築吏部爲築室。至是恍然以爲定數。不可強也。築屋既成。走書京中。請予爲記。予嘗一至歙城。而未游翠微也。歙固山水之奧。黃山天都。其巨擘也。靈仙之所往來。一峯一壑。皆足以栖幽曠。攬靈奇。君讀書其中。所得不可以語外人也。大隱何獨居朝市哉。嘉慶甲子十一月。旁魄日盤陀居士記。爰系以招隱之詩曰。翠微[illegible]兮靈仙居。鍊大丹兮光照廬。洪崖拍肩兮真籙印。根源探窮兮接君裾。回首帳驫兮鳳翀。歸而求之兮褰裳局從。

翰林院掌院題名碑記

翰林之有掌院學士。唐宋承旨之職也。明初爲正三品。洪武十四年。改正五品。洪熙元年。始加師保。則一品。加尙書侍郎卿。則二品三品。其時若楊榮金幼孜楊士奇黃淮等是也。我朝天聰十年。建內三院。曰內國史院。內秘書院。內宏文院。順治十五年。裁內三院爲殿閣大學士。設翰林院。定掌院學士秩五品。十八年。復內三院。康熙九年。復置翰林院掌院。兼禮部侍郎。二十八年。以大學士徐元文兼管掌院事。則重臣兼領之始也。院舊有題名碑。歲久漫漶。不可識別矣。嘉慶八年癸亥冬。以明年甲子春。皇上諏日幸院。時掌院英公和與珪謀。謹詳考其姓名。大書劉石於二門之內。東西竝建兩碑。左爲滿掌院。自折庫納至少

司農英公。共三十二人。右爲漢掌院。自王公熙。熊公賜履至珪。共三十人。案德大宗伯文莊公。與少農父子。世掌院事。祝珪座主鄂剛烈公。繼太傅文端公。座主阿文勤公。既介子文成公。述孫那大宗伯彥成。三世矣。與桐城張文端文和。皆世濟其美。眞盛事也。而考漢掌院中。若李安溪之經學。孫合河之理學。先師劉文正公之剛毅。表表在人耳目。尤於諸賢中足爲斯文楷模者。珪幸得廁於其後。而科分已邈然霄光矣。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將謂我於何等。敢不自勵而與諸同官交勉之。謹記。

曹宗丞修學士戒境合祠記

曹宗丞慕堂。己亥生。修學士裕軒。庚子生。乾隆辛酉。同舉於鄉。甲科則學士戊辰。宗丞甲戌。先後同館。兩人氣味符合。予於學士同會試榜。而宗丞與篤河先兄同榜。亦交相得也。學士淡泊。早請急養痾爲山川游。宗丞喜從之往來。心跡善相磋也。學士好方外交。其性近禪。宗丞好善。其性近道。歲乙巳。宗丞以比部常邀予談進修內養之旨。而學士獨喜參悟。此其同而異者也。及學士危坐解脫。乃悔其空而不實。曰。予功行淹。去道遠矣。子等當以我爲戒。宗丞善功孜孜不倦。而超悟稍遜學士。此合祠兩公之緣起也。西山戒境負曠。長松蒼果。泛穎龍吟。二公神甞樂而安之。宗丞之長君給諫定軒。以予爲知其事者。請識之。時嘉慶甲子十一月朔。磐陀老人旣題詩於册。並記之。

論

三十六宮都是春論

天有六位地有六氣六六迭參迭相爲宮陽位潛於元淵陰氣遇於君穴日蹉月蹶交光剝晶以倫以居往來芒芒乘龍十二以紀於斗以繆於時故曰天根其根月窟其竅陰陽貿乘盈三十六乃擲于春乾爻陽六宮復一姤五臨二遯四泰三否三大壯四觀二夬五剝一凡陽之宮三十有六坤爻陰六宮姤一復五遯二臨四否三泰三觀四大壯二剝五夬一凡陰之宮三十有六凡陰陽各三十有六宮根於復落於乾竅於姤墳於坤循環交通母隱子胎黃龍之體樑於包魚顚苑之闕箝於咱雉鼠跨既豹含櫱旣中故孔子執之以作春秋也天之根在坤之復爲龍尾坤姤陽於氐孕陽於尾易曰龍戰于野其血元黃氐爲天根尾氣岸絕下復於箕箕爲天口先王以至日閉關闔其口養其根也坤初作姤乾初來復箕斗之次朋喪東北龍龜之交五陰巽室乾之二來臨之宮龍出於田龜鑑於澤坤之二往遯於南易曰執用黃牛莫之勝說是居牽牛之次三陽自否來於泰宮須女之北天帝之孫是曰帝乙歸妹營室包荒河漢用馮四陽大壯入五帝之車舍是曰壯于大輿之輹奎爲封豕羝藩羸角蠆之剛也婁爲犧牲喪羊于易斐之傷也五陽決一陰曰夬入昴畢閉爲天街陰國坤維陽國乾維日月五星之所出入君子之所夬也鷙龍十五入於乾宮乾爲虎首坤爲龍尾易曰雲從龍風從虎龍興致雷虎條生風西南遇陰坤乃得朋

金氣旣盛水歸王於章漢太微之庭月五星之軌道也東井南北河月之瘞也軒轅黃龍體女主象虎交於龍故曰女壯傷鉞誅鑕井是爲繫于金柅二陰入遯陰自尾而來曰遯尾陽自首而往柳注星頸遯之肥矣否則陰陽夷矣客主掛矣張素觴客賓主遠客泰以陰爲鄰否以陽爲賓軫車聯礫上而生風大觀以成杓攜龍角攝提四方盥於廟亢牽於嘶房心爲明堂君子得輿小人剝牀雌龍十五以人於坤相儷和鞹衛於其尾尾爲九子續於陽九至十有一月虎始交龍虎首尾致用觸蹊天月根窟輪囷盤糾三十六宮旣布十二政用修天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陰陽維柄交於其極會於其根月離於畢夬以遇雨乾以首虎日從於箕復以息風坤軼尾龍絪絪縕縕萬物化醇晝人夜人莫其若春像春之象謂之連山學春之精謂之歸藏勞春之義謂之周易發春之色謂之太元述春之化謂之皇極春之爲義冥矣贊曰

元惟天健牝惟地竅黃宮通龍白室生精鶉毅儀天蠑腐依月莫根其根時調其體際交坎離雌雄在胸推光吐焰環於胱腑坤道藏往復心知來六六之宮如春登臺

無前知論

前知之說何防乎易曰神以知來我以藏往又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知易者莫如周公孔子則能前知者宜莫如周公孔子矣然而周公使管叔監殷孔子不止子路仕衛未有知兄之必叛且誅而姑使之知門人之必醢而不固止之者也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子張問十世

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聖人之所謂前知者如是而已故有可知者天不變道亦不變千歲之日至可坐而定惠迪吉從逆凶言不言必先知之是也有所不知者封建變而爲郡縣晉楚變而爲項劉二氣之災祥五行之錯幻人心朝舜而暮蹠人事昨是而今非是也世之好異者作爲讖緯以附會孔子曰吾師老聃知之云爾夫孔子之聖不必前知使其前知則當與回終日言時已灼知其不久矣何待其死而慟耶孟子以下其書具在其不能前知不待辨也或曰儒者則不必前知矣二氏之道其必能之曰否否老子曰前知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老子不必前知也楞嚴經曰此閻浮提除大海水中間平陸有三千洲若復此中有一小洲只有兩國惟一國人同感惡緣則彼小洲當土衆生覩諸一切不祥境界或見二日或見兩月其中乃至暈適珮玦彗孛飛流但此國見彼國衆生不見不聞夫日月之食後代推測益精不如經之所說也是如來亦有所不知也或曰鬼神之道無不前知然爲因果之說者凡人之吉凶禍福一視其人之善惡而乘除推遷之夫旣可轉移矣則亦烏能前知之如不可移是人事之修省無益也或曰卜筮之術精微之物皆能前知曰不然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脫刳腸之患眭孟京房皆不自知其死是智有所不逮也千年之狐其辨足以屈張華而不料其將見殺是物態固有所不知也必曰無一機之先兆無一理之先覺則跋拘於墟矣然而有知有不知之理不可易也是以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居易以俟命不爲萬變所惑豈不卓哉

說

滋德堂說

滋德堂者臨海宋鑑溪封翁之所居也鑑溪名燕鎬子生幼有至性爲母封股體故弱年十七以嗜血病不能應試乃講養生之術四十以外遂强健行年望八耳目聰明步履不待杖閉門課其子世榮經書皆口授予視學試浙東世榮以古學見拔學官成均矣乾隆戊申舉於鄉考取咸安宮教習期滿奉旨以知縣用世榮館於我家幾三年今將告歸省其親予勖之曰試不售留且請曰榮之父明年八十矣敢請吾師一言爲吾堂構說則吾父得仁人之言可以爲親上壽且榮及世世也予曰昔不云乎樹德務滋潤其本根則發於枝葉翹翹蔚起松根伏苓千年茂悅不可以樹木樹人哉於國爲棟梁於家爲楷柏此滋德之千春萬秋與天地比壽者也理之必然吾烏乎測其數哉

解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解

孟子不受齊王之召見而託疾不朝及明日出而弔使來仲子權詞以對又爲要路之請孟子不聽則徑歸耳歸而不肯朝之跡自著何不得已哉趙岐注云孟子迫於仲子之言不得已而心不欲至朝因之其

所知齊大夫景丑之家而宿焉且以語景丑氏朱子集註無釋後之講家乃皆以孟子為終不朝而不得已三字懸而無著心竊疑之夫孟仲子孟子之從弟而受業者也以其對其變為非則斥之可矣何據何迫況既迫其言而無歸又何遽其儲而不朝乎是兩無處也既不朝矣齊王怪而究其故則不召之義自可徐陳又何不終日而與白於景丑氏耶蓋聖賢之言動不違人情前者齊王就見寒疾之詞本婉而孟子不幸有疾之拒亦晦及明日出弔以使之聞之乃聞疾醫來既近於趨而趨造之對要路之請又迫於情必始而拂之非情也此不得已而遂朝也既朝則前次之一辭一弔俱屬無謂故不得已而申其說於景子也鄙意以為不得已皆兼此二意然苦無以為質偶檢儀禮鄉飲酒禮疏引孟子公孫丑篇齊王召孟子不肯朝後不得已而朝之宿於大夫景丑氏之家云云不覺狂喜乃知唐賢賈公彥早作如是解異先獲我心矣故讀書者不可執一自蔽而不深思要考也

易言心解

易之言心者十一卦泰彖乾坤之交六四傳曰不戒以孚中心願也謙取艮六二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復取坤象傳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坎之彖詞曰有孚維心亨傳曰乃以剛中也說卦傳坎為心病其於木也為堅多心咸取兌艮彖傳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明夷取離其六四象曰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傳曰獲心意也益取風雷九五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傳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其上九曰立心勿恆凶繫詞傳曰易其心而後語井取坎巽九三曰為我心惻艮之九三曰厲薰心傳曰危薰心也旅取離九四曰我心不快傳曰得其資斧心未快也中孚取中虛其九二之傳曰中心願也同人取離其九五繫詞傳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繫傳又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能說諸心又曰中心疑者其辭枝合而言之八卦皆可以心言矣乾坤之心見於靜中之動風雷之交見於益恆有孚惠心則占立心勿恆則凶坎離之交誠則維心亨不則為心病天火則斷金如蘭地火則獲心入腹澤山之交虛則感人心而和平窒則艮其限而薰心虛實動靜之間心之妙用盡之矣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歟以此洗心以此說心易其心而後語中心疑而辭枝言為心聲可不慎歟

孔子不出妻解

有問於予曰孔子出妻之事有諸予曰傳者之誤也何以證之吾曾謁衢州孔廟有子貢手雕楷木聖像暨聖配幷官夫人像其家世祀之夫出則與廟絕其後人何為而世祀之也曰孔氏三世出妻之說不然乎曰有之其一叔梁公也施氏無子而出是孔子之嫡母也其二謂伯魚所謂子思之母死於衞子思哭於廟門人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其三為子思記曰子上之母死門人問諸子思曰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此指孔子喪出母施氏也故曰道隆則從而隆伋則安能是也若孔子亦出妻則是四世出妻矣故曰傳者誤也然則記稱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曰誰也門人曰鯉也子曰嘻其甚也是何解歟曰父在為母期年過于所哀也故夫子節之曰伯魚當為出其妻曰古者不以出為恥或伯魚死而改適聖人不之禁也總之聖人以五倫示人則必不出妻

傳

陳大受傳 史館作

陳大受字占咸湖南祁陽人雍正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乾隆元年授編修二年上御乾清宮試翰林詹事諸臣詩賦論各一篇日午御座以待大受奉最先成奏焉上嘉獎第一擢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是年遷左庶子侍讀學士少詹事三年再遷詹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主浙江鄉試四年遷吏部右侍郎充經筵講官冬出為安徽巡撫是時廬鳳宿泗潁滁饑發倉穀且盡大受請於宜麥地買麥又分糴於江廣且發且糴六年請宿水無麥則以振之既連歲饑多盜盡撫致之法有六十餘人者乃盜米麥大受哀其情為奏原之夏署江蘇巡撫江蘇常鎮揚大水大受至則糶倉穀疏溝洫築圩岸修廬舍斂浮殍糴麥穀賑緩今年徵水平魚蝦稱在野乃募民先冬捕蝻種遂以絕既實授江蘇巡撫七年淮泗徐下田積水不可以麥民有食蒿者大受為口借二月糧以聞上命截江廣漕米七萬石振之初何容之黃堰塌灌田八千畝郭西塘灌數百頃歲久且淤大受乃貸社穀令民以力就食利復而民不饑秋河決古溝再決石林高寶興泰徐水大受以聞上命截漕米撥協銀穀計千有萬大受請借民草價蠲牛稅一年禁溫州商之海運者皆報可又發帑海州官為買穀平糶十年戶部議禁商闌大受以為商人貯米得少利則散貯不過一歲民且利焉請勿禁便又奏城工核議在節用用省工惡修更倍之城郭以數百計不宜節於目前上皆是之十一年加太子少保秋淮海徐屬之被災者十七大受行邑至海濱見草食者取嘗之苦澀乃趣散粟借之種調福建巡撫十二年奏臺灣倉穀之歷欠者除之免其民陳宗等口餉閩故民番雜處語非譯不通有民殺人坐之番賄通事成之大受疑其情再鞫竟得白冬入為兵部尚書十三年春上東巡大受馳至行在召見問東土饑饉情事大受盡以所見對即命於行營前議振事既命還京主會試轉吏部夏直軍機處協辦大學士事直上書房教習庶吉士侍講經筵秋兼署戶部時金川用兵上晝

勤方略軍書如織雖夜分必達大受日數被召見或夜宿直廬凡大謀畫事皆與焉出入見星以為常歸則稍帳數寸剪燭披覽十四年春金川平晉太子太保加軍功三級秋署直隸總督大受既勞瘁病甚上數存問遣醫賜養藥冬稍損還京十五年春出為兩廣總督兩廣去京師既遠官偷民嚊大受欲以猛易之舉劾不法之吏無虛月風俗為之一變十六年秋疾作卒遺摺至上大悼惜命入祀賢良祠與三代封蔭一子輝祖賜祭葬謚文肅初大受父綵夢神人以綵衣兒授之生大受兒時行仆市中逸馬驀至止焉人以為異及長而家貧甚耕於山鏡同舍漁者每夜出捕魚大受為候門則讀書以為常既貴以父母生皆不及養故每自勸若事兄尤謹焉神氣端儼居日皆未起豐貌有威朝廷以為重臣子四輝祖綱祖嚴祖及祖

黃芳度傳 史館作

黃芳度福建平和人以父梧歸國功襲封一等海澄公初鄭成功竊據海島而海澄者其出入門戶也使

梧守之。梧以歸於我。搤其咽喉。成功大窘。故怨黃氏尤甚。康熙十三年。耿精忠與鄭經爲亂。時芳度守漳州。衛衛所以破賊狀。凡七上。皆阻於賊。不得達。最後得芳度蠟丸書。乃言守死閉賊。誓不背國事。上嘉獎之。明年。鄭經并力圍漳州。芳度傾家資。募兵與之相抗。分督將士守四門。屢以開出奇兵邀擊之。斬獲無算。久之。賊攻益力。芳度使其從父兄芳泰與賴突圍出。求援於粵。而督將士以必死。乃積火藥埋宅中。告其人曰。鄭氏讐我家切骨。我以死力抗之。城陷。我義不爲賊辱矣。汝等速舉火。無使賊生得我一人也。芳度守城凡六月。賊日夜攻。不得下。其從父兄芳世以中路絕兵。自粵來援。未至二百里。仰其下吳淑叛。十月六日。天初明。芳度登城巡北門。淑等潛開城東門出迎賊。直入芳度家。絕其藥繩。火不得發。芳度聞變。走開元寺。仰天呼曰。反奴負臣。臣死不敢負國。遂投井死。賊出其屍。妻李氏自縊死。其家人及諸將士皆罵不屈。賊盡殺之。加慘酷焉。芳世以其事聞。上大悼。加贈王爵。賜謚曰忠勇。妻贈王夫人。論祭二次。命官治其墓。建坊以旌之。以芳世襲公爵。卒。弟芳泰嗣封。卒。以芳度子應纘嗣封。

王節婦傳

節婦姓王氏。連江人。諸生王世球之長女。年十七喪母。父又疾篤。氏無兄弟。而家故貧。送死養疾無憾。已而世球卒。氏泣告族人爲立後。歸同縣陳光堂。逮事王姑及舅姑。克孝。光堂爲諸生。應癸卯鄉試。遘疾歸而卒。是時氏年二十有七矣。子女皆孩幼。丙午秋。縣大水。氏挈樓以縋懸光堂柩。得不沒。夫既葬。乃葬其父母。命子名賢。歲拜兩姓之墓。從父弟王洪揮娶妻陳氏。三月而洪揮死。家貧。或欲奪陳志。陳不可。誓爲女偕。氏憐而迎之家。與共寢食三十年。其與人爲仁如此。夫弟先爲其叔父後。無遺產。氏請於舅。與均財。婣病。撫其女如所生。名賢既長。教之散財爲義。縣人賴之。乾隆庚午。有司以氏守節久。請旌於朝。報可。甲申。氏卒。年六十有八。

贊曰。予攝福州守。試童子於連江。得陳滋源。滋源來謁。述其王妣守節本末。而求爲傳。予惟旌淑風勸。守士者之志也。女子非有大故。不以節見。非窮苦患難。或不奇。然其能爲難一也。易節之彖曰。安節亨。其王氏之謂乎。

遂昌汪氏兩節婦傳

邱氏。遂昌西鄉人。父于宏。母鄭。于宏先卒。喪之哀。事孀母尤孝。年二十一。嫁同縣附生汪崇洲。生子遂雲。崇洲以試於郡。冒暑暍病歸。邱誠進湯藥。祈以身代。竟不起。欲殉之。母鄭諭以舅姑老。孤幼。義不可死。邱曰。母教兒是也。遂力養舅姑。皆躋大年。將子遂雲讀書繼父志。遂雲入學爲諸生。食餼矣。初。邱年二十有四而寡。今六十餘。娶婦祝。生子開熙。蘇氏名杏姑。亦遂昌西鄉人。父宗軾。兄諸生宗濱。宗軾數傷足。氏扶持不少離。及卒。絕粒飲。終喪如禮。許嫁於王開熙。請期有日。而開熙病。母兄欲緩之。氏曰。王郎病不可知。幸未篤。當往視湯藥。若不諱。死生以之。乾隆五十一年十月三日。適王。疾不可爲矣。謁王姑邱。姑祝。邱尤憐之。越三日。開熙竟死。絕而復蘇。邱慰勸之。蘇亦勸王姑與姑勿過哀。衆遂不疑。已而入室。引刀絕吭。姑走抱之。端坐而逝。及斂。色如生。年二十有二。

論曰。遂昌在處州西北二百里。萬山峯峴中。士樸遬少文藻。何女子之多奇節也。邱與蘇爲祖孫。邱有子。不可以死。則以永貞爲難。若蘇者。姿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乃堅志殉之。哀哉。易小過之彖曰。過其祖。遇其妣。蘇之以節死而遇妣也。何過之有。抑不過何以爲烈女子耶。

寧波府同知陳君家傳

君姓陳氏。名洪範。字禹疇。順天通州人。考光緯。候選州同知。教子以義。君力學爲詩文。康熙五十二年。癸巳。舉於鄉。第三十九人。雍正六年。揀發廣東。試縣令。七年。知東安。十年。調知英德。英德苗猺雜居。有長岡嶺銅礦。俗嚚難治。君勤且廉。一切關解輒剔。凡劇桀者。刻知其主名。聞君將至。逃而走他邑。戒其黨曰。是官不可犯。讓避之。君益蹈厲精銳。日夜不休。至於病憊。制府使醫視之。則宜投補益之藥。君貧不能服也。以是益賢君。乾隆五年大計。以卓異奏見天子。允之。明年。陞浙江寧波府同知。在浙三年。署餘姚永嘉二縣。一如治粵時。其先在英德。天久雨。礦工數萬人之食。君借之糧。不待報。坐是掛吏議落職。然粵人思而祠之。十一年歸。蕭然無以爲貲。鬻買書若干卷。曰。以是貽吾子。迺好急人之急。閒則闔棄賦詩以老。乾隆二十八年十月二十日。卒於家。年七十有五。有子河圖。州學生。勵志能文。君教之曰。吾鄉舉日。汝祖曰。噫。兒他日得爲官。不負廉明二字。則吾有子矣。某心銘之。及至粵。即手書此二字於座。誓曰。吾不能祿養。忍違此遺命乎。今雖能闊。尚無憾也。汝識之。及其病革。呼河圖而重命之曰。汝他日儻仕乎。汝祖廉明二字不可忘。吾瞑矣。河圖述其語。則悲不能止。

朱石君曰。儒者近文章。砥廉隅。尚矣。予獨賢陳氏以儒守業。至於父勉其子。子戒其孫。勤勤以廉爲教。當榮辱死生之際。而不及乎利。可謂知義矣。雖古之達者。何以加焉。

陳聖周家傳

君姓陳氏。名賢。字聖周。連江人。自其遠祖明廩生僑。至君父光堂。七世皆爲諸生。君生四歲而孤。母王氏撫之以事舅姑。予皆爲作傳。君祖修士。念一孫子然。有少子先出繼。心欲歸之。嗣續時。以左手書字不成。君跪請曰。男字耶。必歸叔父。命服子喪。君祖連頷之而瞑。君果歸之。其善體祖志也。君以太學生五試於鄉。不售。乃罷去。曰。古者保息本俗。有族墳墓。聯師友。相保受。葬救賙賓之教。是可行也。乃出其貲。皆嫁中外族之孤。周其貧者。葬棺櫬之無後者。昔曾祖登甫三復東湖水利。議田千頃。有欲竊奪者。皆不可。乃唱以利。君搏其頰曰。是使子不成孫也。昔之遠祖。在宋時有名琳鄉。舉中及第一者。葬週溪山。墓荒不祀。君登山。烏嘲喚於古樹。求之。得碑。則爲士人種地瓜。成田矣。號之官。士人乃鑿滅碑字不可辨。夜有神嫗聚散入其屋。比舍來觀。勸假寐。見綠衣者三人揖之。乃案譜志。歸其墓於陳。蓋君追遠之誠所格也。距縣三十里。有賢義溪。水發則溺人。君既助修石梁。而南關外通濟橋。創於隋大業間。其下水仰受福安寧德侯官羅源古田五縣之川。而注於海。橋洞十有六。其五無石梁。中二洞廣五丈有奇。以木代石。壞朽。君與同志五人倡修之。戊戌春。伐石於甕果山。得大石梁五。小者八。乃繩所過泥田而購其徑。填內築石。償其值。不二旬而辦。辛丑。大石梁折其一。君再身任之。勞劇而疾作。癸卯六月十有九日。石梁成。君扶病

落之。歸曰。吾可以死矣。蓋其勇於義而不愧乎勤事也。七月二十五日卒。君生於康熙庚子八月二十五日。年六十有四。妻王氏先卒。子一。滋源。廩生。女一。適同縣廩生楊廷居。孫四。敬本。敦本。嚴本。政本。女孫二。

贊曰。滋源。予廿年前攝府事。所取連江童子試第一人。屢試高等。及予視學。詢學官。舉滋源優行生。或疑之。予曰。是行不優乎。抑文不優乎。予所手定既生三人。其二爲寧化張騰蛟。霞浦游光繹。二人者。舉鄉試第一第二名以去。而滋源先聞期丁憂。豈非命歟。君宜見其子之達。而故遲之。抑滋源能世其善行。則不朽其父者自在。達不達固不可知也。滋源乞予爲文傳其父甚哀。予不忍辭。爲敍其略授之。使藏家乘焉。

翟翼園家傳

翟洗心。字聖以。一字翼園。安徽涇縣人。傳聞翟之先。本張姓。蘄徙也。當元末。與陳友諒同起兵於蘄。戰敗。友諒字其孤。友諒敗。避地至涇。有李翁夢虎臥其里。覺而跡之。則少年貌甚偉。詢其由來。館而妻以女。遂從翟姓。所謂敬六公者也。是爲徙涇之始祖。卜居涇西南八十里之桃花潭左。潭水發源於黃山而注於涇。其後族繁衍。聚居幾萬人。曰水東翟氏。十傳而至翼園父之煥。明季諸生。翼園兄弟六人。於次爲仲。時天下初平。山賊猶梗。歲戊子。之煥率族捍賊。全其鄉。翼園既代父兄治家政。曰。吾族大。嘗有以保息之。乃倡翰田之在宣城者三百畝於宗爲祠田。立條約。祠嘗祀以時。貧贍有差。秀者有獎。曰常稔莊。翼園太學生。不爲舉子業。然好藏書。其妻瘐嫁時。奩之書數簏。涇人好古者。多就鈔讀。家豐而好義。年八十一卒。宣多圩田。以土埂爲防。値歲者修之。壞則潰。翼園雖不値歲。必出貲以助修。故終其世埂堅而無虞。及翼園卒後。族以埂壞互毆。翟人益思其惠。翼園之喪。有來弔者。哭甚哀。其家怪之。問其姓名。曰。我宣城周梁臣也。少孤。母老。三十未娶。某年試能歸。遇公於旅。詢而憐之。乃出裝金使歸娶。勸無廢學。曰。蘄水吾任之。今若干年矣。其急人之病而不自伐。多此類也。曾孫繩祖。乾隆甲辰進士。

贊曰。繩祖以其曾祖翼園之行略。請予爲家傳。曰。予嘗乞笥河先生爲先曾祖傳。先生諾之。未脫稿而殂。敢乞公成之。予觀翟氏之先甚豪偉。及其聚族於涇。四百餘年。丁男以萬數。非積厚而流深者。不可得也。翼園慷慨多隱德。繩祖以詩書起家。豈不隨哉。

邱府君家傳

君邱姓。諱雲錦。字絅思。一字玉林。其先南宋嘉定時。有名籍者。官同知樞密院事。始居江陰。明嘉靖中。遷蘇之長洲。曰嘉。嘉之子承周。早卒。婦盧守節。其子存禮。孝於母。俱得旌其門。是爲君之曾祖。君之祖曰文勳。父曰聖學。君少從父游京師。後遂家焉。九試不售。以善書充一統志館。謄錄生。書成。留充實錄館謄錄。乾隆甲子。選山東寧海州州同。已而丁父母憂去。服除。戊寅。補江西寧州州同。寧州饑。其時州牧他出。饑民閧聚州治所。論之不解。或謀脅以兵。君曰。不可。救荒如救焚。奈何煽其焰耶。叱民毋鬨。亟發倉粟千餘石。平其價糶之。而獨申上官。請任擅發罪。於是境中帖然。所全活甚衆。君之才識幹濟。有造於世人者。咸類是。而其子孫之繁昌。有自。所謂天道果不誣也。君在江右十二年。署奉新。浮梁諸縣。皆能其官。卒以有所忤。能歸。而君之諸子皆成名矣。君友于其弟之鈞。歲甲午。將之京師。六月二日。卒于德州舟次。君生康

熙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年六十有九。誥封奉政大夫。河南道監察御史。加一級。妻繆氏。封宜人。側室鄭氏。封宜人。李氏。封安人。子五。庭澍。乾隆壬午科舉人。己丑科考取內閣中書。河南道監察御史。庭潤。太學生。貤封內閣中書。庭瀛。乾隆壬辰科進士。翰林院編修。庭注。太學生。庭濟。府學生。孫三。桂。蟾。候選主簿。桂山。乙未科進士。內閣中書。桂丹。府學生。曾孫二。家煒。家焜。御史君請予爲之傳。輒敍其略。以備採于家乘焉。

贊曰。億自乙酉。君之長君御史。館於兄仲君家。從予游。二十年來。君之子若孫。起家通取科第。列官清要。歲丙午。太史與中書君。分典閩浙省試。可謂盛矣。予固知君之陰德所貽者厚也。寧州發粟一事。君真不愧循吏哉。

黃衡州家傳

君諱興仁。字元長。號藹堂。安徽休寧人。初。黃氏自晉新安太守卒葬黃墩。世家焉。祖鎬。父治安。君年十九。以商籍補錢塘學生。北游太學。援例起家刑部江南司員外郎。時雍正九年也。已而京察一等。擢福建司郎中。十三年。黔苗不靖。張尚書照出爲經略。奏以君從。改江西司。在軍營。屢以功得敘。今上即位。以黔省用兵。恐廢農事。詔借給牛具籽種。君奉檄行黃平及施秉餘慶諸州縣。位視給散。不假吏胥手。乾隆元年九月。還京。授湖南衡州府知府。故有九谿簰。國初洪經略用兵時權設額也。後遂沿爲例。君上牘請免之。議格不行。擢衡永郴桂道。罣吏議落職。君曰。吾得歸與諸兄弟奉老親足矣。遂老於家。嘗寓杭。已而遷蘇。卜宅師子林。元高士倪雲林所手造也。聖駕南巡。五幸其處。蘇人榮之。君教子嚴。長子騰遠。辛巳進士。掌京畿道監察御史。次軒。辛卯狀元。上書房行走。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校理。司經局洗馬。季騰驤。貢生。君年五十有五。乾隆二十一年卒。妻汪氏。程氏。側室李氏。汪氏。孫七。葬於柏山之原。所著有南征集。南歸集。松園編。師林紀勝諸書。藏於家。

贊曰。君負幹才。不竟其施。而歸老於林園之樂。人或惜之。然以其穀貽子孫。聯翩取甲第。卓犖競爽。則君之隱德可知矣。予與仲君同直書房。知其大略。爲著於篇。

鄭賓日文學家傳

常州之鄭。初在南唐保大中。有本初者。自新安仕晉陵。卜居郡西北江濱。曰鄭港。九世原善。遷千秋鄉之鄭墩。十七世儼。遷東臺。二十三世琢菴公寵。爲邑諸生。生三子。長曰之學。字展宗。又字賓日。世爲武進人。六歲。大父留耕公授以小學。閒問兒喜書中何句。對曰。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大父奇之。界肯田十畝。已而琢菴公欲售田爲考作葬藏。曰。兒肯不。對曰。祖父所賜。爲祖父作藏。不亦宜乎。留耕公之妻憚有段氏妹。以其孤女孫約爲昏婣。故君聘於段。已而女患風病。折右肱。右足跛。欲辭昏。君甫九齡。父詢之。對曰。是不歸兒。無歸矣。曰。後得無悔乎。曰。大人義不以孤女負諾。兒忍負心耶。年十九來歸。踰年患目疾。遂瞽。段勸君買妾。君不肯。琢菴公笑曰。予嘗以劉得之取瞽女爲難。不意汝今能之。越二年。段卒。父爲擇室於卜。願兒後即令謁段之墓。而迎其母顧養之終身。殁葬於段墓之右。卜氏以田六畝歸君。

日。母遺命也。君卻之。年三十一。入府學爲諸生。授館於外。所得脩脯。養親及兄弟之子。爲從兄弟授室。無私田焉。四十五丁父憂。鬚髮盡白。越十年而母卒。越五年妻卜卒。遂不取。先是族人修譜。遠引漢康成宋沖素爲始祖。而削本初公以下十一世。琛弁公力爭之不得。遂別構祠於孔郵。並輯舊譜。以識其眞。至是君命其子環更正之。曰。不敢誣其先也。君嗜學。工古今詩文。辭八試不售。與同縣劉文定公爲老友。文定以宰輔家居。過君竟日談。君輒呼之曰世兄云。有富者以生日召客。時歲歉。饑者遮集。譁其門。欲撻而訟之官。公方食。聞之。投箸趨告曰。人予穀一升。錢十文。不數十金。衆立散。弭禍而種德。何訟爲。從之。衆解去。君念鄉人乏食。即出所得脩脯振之。以爲倡。其勇於義也多類此。年七十七。以蹶傷足。明年夏卒。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五月六日也。生於康熙三十五年丙子九月十三日。年七十有八。子環。丙午科舉人。孫二。且興。庚子科舉人。昱。與曾孫兩。便環合葬君及繼室卜於禮巷東遼。

贊曰。予丙午科典試江南。榜發。人以爲得士。而尤指稱者。鄉生環也。環以歲貢生教於鄉。從之者多擢科第。而生孳孳爲善。不啻其口。生謁予。則銅銅請爲其父作傳。每謁必跽拜。何其誠也。予讀環所作行實。知君之篤行有以先之矣。无妄之六二曰。不耕穫。不菑畬。君耕且菑矣。子孫之穫畬。豈妄也哉。

臧禮堂家傳

禮堂年三十卒。其兄庸爲之撰行略。悲不自勝。珪既作哀詞矣。庸請作傳。曰。非能爲古文者。不足傳吾弟也。珪勉應其請。禮堂姓臧氏。常州武進人。兄弟四人。行三。少性敏。年十二。讀書攻苦。究心經史字學。娶婦胡。初婚夕。教以孝弟。長言令熟聽。乃合巹。事父繼宏久病。每夜焚香籲天。父稱其孝。母章患風疾。侍牀下剔不離。壬戌刲股。請減壽一紀。母愈而禮堂竟夭矣。著錄孝子女婦事蹟數百卷。說文經考十三卷。阮中丞元聞其名。親拜聘襄詁經精舍。持服避之。許白衣冠。方見於舍。兄弟有過則諫。必改乃已。故其兄庸。師弟畜。皆以孝友推之。無閒言。顧性孤介耿直。得秋冬氣多。此所以生不享福報。死必爲神祇者。亦氣類之自取也。無子。以兄弟子後之。

贊曰。吾聞孝爲百善之首。士而刲股者。雖非中道。豈可及哉。然而吳錢氏棨。爲母割股。而三元及第。官至二品。禮堂何一科不獲雋。偃蹇而夭折哉。豈非命歟使然。天亦無所容心於其閒歟。既有令名。而復求諸考。范氏之母。可謂達觀矣。

知足齋文集卷第三

墓誌銘

衢州府知府林君墓誌銘

林君稚菴卒之明年。其弟明佐迎喪來京師。請其同年友朱珪爲之狀。且請銘以歸誌其墓。珪惟不能爲古文辭。懼不足以表吾稚菴。而義又不可辭。乃以狀屬之家兄竹君而珪誌之。君姓林氏。諱明倫。稚菴其號也。先世自漳浦遷廣東之始興。傳十世爲君。祖先璥。貤贈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加一級。生高品。君之父也。封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加一級。君少好學。初授左氏傳。輒以意首尾聯綴之。作數十大篇。以觀其文章事跡之終始。蓋已有志於爲古文。乾隆十二年。君年二十有五。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時同年官翰林者。建寧朱仕琇。業古文。君居館中日與之劘砥。以爲揚雄韓愈復出。不易也。居三年。仕琇外授去。君獨深思古文所以明道。不如求其本。乃盡讀宋五子之書。而反之孔孟。以爲確然獨有得也。時其心所可者與之言。不則噤然。同年安平陳庭升金匱秦朝釪兩人。放心折之。而珪好與之辨論。稚菴不拒也。十七年冬。授編修。明年。記名以御史用。秋。奉命主山東鄉試。時仕琇以夏津令充同考官。以故所錄文往往有古法。十九年夏。出知衢州府。君之治衢也。決然以教化爲必可行。以禮一民之吉凶賓祭。不得妄有

期會，衛俗，婚則招搖醉飫於道，訪豐嗇相鬪，喪葬以布帛斷弔客，梵唄鬧鐃，歲春秋，奔走蟻九華，媚神求福，識者皆一切厲禁之。修正誼書院，聞則至講堂，進諸生而勵之曰：士，民之倡也；太守，士之師也。士而不學，學而靜乎聖賢之志者，太守恥之。初來未信，久而翕然曰：太守愛我。太守賢，終其罷去，迄今猶之人，必曰林太守賢。歲旱，君爲文禱於仙霞嶺及所爲石將軍者曰：知府有罪，旱魃殃我，無虐我民。已而果雨。郡或有雨雹災，則親徧視鄉縣，計畝戶上報撫淵。嗚呼，君所爲盡心於教化，誠於愛民者歟。然君性介而多恥，見上官則吶，說不似能吏。二十一年冬，遂以才力不及奏，能去，例降調。者當引見，其明年秋，來京師，仕脩有咳血疾，至則病甚，遂卒。前卒之日，珪往撫其帷，視之，張目曰：死矣，命也，無他言，顧其僕，下帷。若不忍視予者。嗚呼，可傷也已。明日五更，珪當朝，別去。朝罷，趨而往哭之於牀，蓋君以夜半死矣。君初來時，珪步獨騎而過君卞門，則聞君死。入哭之，君贓然生，瞪目視予。珪心惡之，是日也。珪急獨騎而往哭君，視之瞪目如夢，翼夜，珪手斂君，視之終不瞑。嗚呼，可哀也矣。貧無以治喪，發其裝，官翰林時弊衣數襲而已。守三年，乃不增一衣。嗚呼，若君者，可謂廉矣。君來時，珪固索觀其文，許諾，未出示予。比君死而得藁讀之，然後知君之於文，幾於道，不悖於古也。君卒一月，而仕琇以改教來京師，刻其古文，朝舒爲之傳，君深付而削下，多眉鬚，廉靜狷潔，勇於自任，於道未知其所至，然其志決不爲僞。君之言曰：行百里者至，則倦焉，非誠也。志在百里，行千里者，未至則不止焉，非勍也。志在千里，然則君所謂有千里之志者，惜乎其死也。君生於雍正元年癸卯七月十一日卯時，卒於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十月十五日某時，年三十有五。娶張恭人，生子洛、淳，淳爲君弟明同後。女子一。君著有學庸通解、讀書通言、古文時制義若干卷。將以某年月日，葬於某所。銘曰：

執謙其志而弱其躬，嗇於厥年，聞道則豐，死而克存，視此幽宮。

太常寺少卿鄭公墓誌銘

公諱其儲，字又梁，一字蘆齋，姓鄭氏，荊之石首人。其先出漢鄭莊，南宋嘉泰間，進士沖霄公者，宰官江陵，葬於石首，其子淑清公遂家焉，世有德鄉里。至公曾祖飛雲公，贈中憲大夫，有六子，公其次也。少爲名諸生，年二十七舉康熙辛卯鄉試，壬辰成進士，改庶吉士，癸巳授檢討，辛丑會試充同考官，得邵中丞基、盧運使見曾等。世宗初元，改授戶部山東司郎中，絕請謁，介然不阿。筹餽缺理，三年擢工科給事中，丙午奉命主四川鄉試，請假省覲，使竣歸，及變聞，母袁恭人赴，明年丁父艱，克盡哀禮。己酉服闋，庚戌授四川松茂道參議。縣州水壩頹廷恥寧塌錫元、石馬壩李貢吉等，掠借殺麻，會參值張大吏檄公往治之，公廉得民情，先發貸倉穀，安行密捕，擒其魁至，則帖然。時方亢旱，公虔禱齋戒，日卓午，仰觀忽有雲騰躍，心敬益懇，少頃雨三日，歷勝旁縣皆應。保寧隄泥淖中，迓迎公，呼聲載路。蓋公生平以誠治己，其他政類然。甲寅，奔生母胡恭人喪。今上乾隆戊午，擢太常寺少卿，庚申轉大理寺少卿，遷左僉都御史，明年改順天府府丞，丞治京師校士事，公刷剔浮籍寄姓，以端始進，每科歲郡試衡文，拔才勤勤如不及。丁卯，又轉太常寺少卿，己巳致仕歸，越五年，終於家。配陳恭人，孝謹儉勤，生子二：家鎮、家爵，俱太學生。女四，孫男二：讜生、永寀。

語生永琳。公生於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七月十七日辰時，卒於乾隆十九年甲戌二月十八日巳時，壽七十。陳恭人之生，後公十日，於公之歿年九月三日卒。乾隆三十三年某月某日，合葬於縣之南鄉彭田岡。公官少京兆時，歲乙丑，珪年十五，應府試，公首擢之，期以國士。兄玨、鈴，皆辱公知。時冬月，公來予家，坐廳事，先君命予兄弟出謁。公大詫曰：君奈何凍裂君莊。先君愕然。公徐曰：此三進士，吾三莊也，迷長之裘。先君笑諾。珪自是乃得服羊裘。及歲丁亥，公歿十四年矣，珪司臬楚北，明年，乃助公葬，而銘公藏。銘曰：

誠澤民，明擇人，銘公德，儷余身，以际其後昆。

孫母張太夫人墓誌銘

興縣孫文定公，立身立言立朝，爲名宰相，人仰望如天斗地嶽。珪嘗一覲炙公，溫然其易，腆然其仁，亘佔也。其後公歿，珪與公仲子廉使孝愉同官於閩，讀公遺文，拜公之夫人於堂，雍雍儉勤，然後歎公之修身齊家，教澤純厚，不愧乎古人也。及哭廉使君陽曲之南郊，弔太夫人於旅次，哀傷之餘，神明清穆，非中有定主者，曷能困常變而不亂。乃知太夫人實文定公配也。越三年，太夫人考終於家，孤子孝則以行狀來請爲銘，不敢辭。太夫人姓張氏，父彪，山西鎮西衞城守備。年二十五歸文定公，爲繼室。撫元配原太夫人之二女，暨側室李太君之子孝愫、孝則如所生。佐文定公，孝於舅，侍疾送終，哀敬盡禮。從官中外，治內政井井，教子孝愉必以正。當廉使君監司汀漳，擒治亂民，有功，調臺灣道，上念其母老，特旨留內地，即授閩臬，以官犯自戕，費須賽劾，力上以文定公暨太夫人故，免其役，改官部曹，未幾，擢直隸臬司，病卒。上聞之歎息，詢問太夫人狀，蓋天子推恩舊輔，體臣教孝，惟文定公之忠誠協帝心，而太夫人勖必以禮，儉寢不渝，實有敬姜之賢，爲不可及也。太夫人生於康熙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卒於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六

日，壽七十有六，誥封一品夫人。子三：長孝愫，次孝愉，俱先卒；三孝則。孫五，孝則之子鎮、鑾、暨、鏞，孝愉之子銓、鑄。某年月日，合葬於文定公之阡。銘曰：

滸灑服勤，婦功朝暮，哭禮所宗，三立不朽，莫相公石樓，蘇汾濟峽，同千年，此藏康幽宮。

提督四川等處總兵官領隊大臣謚莊節馬公墓誌銘

公諱全，陽曲人，初名瑔，姓馬氏，字具堂，號純齋。曾大父化龍，大父耀，生雲翔，雍正甲辰進士，官至參將，有四子：璐、瑀，其三公，季珮。三世皆以公貴，誥贈振威大夫、江南提督。初，公考爲陝西孤山守備，時梁夫人娠公，或夢開牙迎上官乘軒入，已而公生，早歲嶷出頭角，授孝經，喜誦姑於事親之言。乾隆十三年，大兵征金川，公年十七，從父於軍，父卒，與兄璐以喪歸葬，應募西安軍門。乾隆壬申，迎鑾，賜一甲第三人及第，授二等侍衞，出爲福建撫標右營遊擊。公年未壯，與同官斬搤不相下，俱劾去，既而憣然折節，更名曰全。至京師，入伍邀補鑾儀衞，文忠公奇其才，乃以兵試，己卯、庚辰再捷，上御紫光閣親校進士，諭公曰：爾將舉耶？何以至此。公叩首引罪，而技故絕人，上大悅，賜第一人，自古科甲之奇，一身再及第，而名並爲，未有如公者也。授頭等侍衞，二十七年，歷鎮江南，授南昌鎮總兵官，賜花翎，三十年，移鎮蘇松，駐崇明，巡海島，登羊山，窮究絕跡。三十四年，擢江南提督，三十七年冬，調甘肅提督，復留江南，入覲，時方討金川，公請行，上

可之。賜元狐馬褂。加領隊大臣。馳驛赴軍。三十八年二月。抵控噶營。每戰輒克。殺賊二百餘。攻獲昔嶺木果木碉樓數十。賜荷包四。功牌一。是時大軍駐木果木。險與賊持。夏五月。公遣兄子國鈞歸。曰。告汝父。審事我母。我無以家爲矣。六月十一日。賊訌。公大呼殺賊於昔嶺。死之。時有命調四川提督。而公死事聞。上震悼。卹典有加。世襲騎都尉。又一雲騎尉。賜祭葬。御文勒碑。予諡壯節。入祀昭忠祠。公生雍正十年壬子三月二十九日卯時。殉事時年四十有二。生平忠孝友弟。沈勇有大略。或駕其兩起家冠倫魁。而勳業不竟其年爲憾。而不知公之獲死所。歸列星。可爲完人而無愧也。配段夫人。子四。國鋭。襲騎都尉。又一雲騎尉。授都司。發山西委用。國鋼。爲公弟後。國鍵。國鎔。乾隆四十年三月二十五日。葬於陽曲城東水峪鄉先人之阡。國鋭乞銘於珪。珪不獲辭。銘曰。

嗚呼。癸巳孟陬。遇公王胡。陰角高鳩。聃耳方矑。嗟偉丈夫。甲第燦燦。雄魂般般。公乎曷旰。晉山牙牙。巨碑龍挈。歸復在天。不磨不渝。

翰林院編修誥授中議大夫前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先叔兄朱公墓誌銘

珪自去年八月十四日。聞予兄竹君之病狀於汀。十六日。忽得凶耗。哭失聲。既而得姪錫卣等所爲行述。且曰。明春將葬。季父其爲銘。嗚呼已矣。悔珪不從兄學古文。而何以銘吾兄耶。公諱筠。字竹君。一字美叔。號笥河。順天大興人。先世德三公。居浙蕭山之黃閘河。當明洪武時。德三公之曾祖福三公。元初居越窯。自上無徵矣。由德三公而下。皆葬西山。世業農。八世至高祖諱尙絅公。明末官遊燕。亦不詳其地。曾祖諱必名。祖諱登俊。起家湖廣長陽四川珙縣知縣。終於中書科中書舍人。考諱文炳。年十七。入籍大興。爲諸生。官陝西盩厔縣知縣。累封至中憲大夫福建糧驛分巡福州福寧道。曾祖祖考三世。皆誥贈通奉大夫山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曾祖妣白氏。祖妣何氏。馮氏。妣徐氏。皆誥贈夫人。外王父諱覺民公。康熙甲午舉人。以珪請貤贈中議大夫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二級。外王母史氏。貤贈淑人。先妣生珪兄弟四人。伯兄堂。原任陝西大荔縣縣丞。以珪請貤封中憲大夫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直閣事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一級。仲兄垣。辛未科進士。歷官山東濟陽長淸二縣知縣。以公請貤封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加三級。其次公。行五。珪其季也。女兄弟六人。公生而神慧。長珪二歲。皆生於盩厔。九歲至京師。十三通五經。學爲文。十五文成斐然。先大夫喜。賜之硯。其年癸亥七月。先妣見背。公與珪同臥起。夜讀古書。手鈔默誦。雞鳴不休。明年。珪遂病。而公愈強力。乙丑孟冬。服除應郡試。府丞石首鄭公其儲擢珪第一。公稍次。偕謁鄭公。笑曰。是皆美才。弟可先兄耶。告之學使少司寇臨桂呂公熾。十二月院試。呂公擢公第一。試鵬鷃搏風歌。大奇之。徧告諸公。明年正月。京尹常州蔣公炳。邀其同鄉劉文定公綸。程文恭公景伊。錢文敏公維城。今侍郎莊公存與。及其弟培因。設筵召珪兄弟而試。劉公授題崑田雙玉歌。詩成。諸公驚喜。閱日。皆先來就訪。明年。珪竊科名。而公學日以富。庚午鄉試。編修秀水鄭公虎文薦公卷不售。名益振。諸城劉文正公延之家。修盛京志。乾隆十八年癸酉。舉於鄉。同考官編修建昌饒公學曙。主考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興縣孫文定公嘉淦。禮部侍郎滿洲嵩公壽。明年甲戌。中會試式。同考官贊善溧陽史公奕簪。總裁大學士海寧陳文

勤公世倌。禮部侍郎滿洲介公福。內閣學士武進錢文敏公維城。殿試。賜莊培因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丁丑散館。授編修。充方略館纂修官。辛巳。充會試同考官。甲申。丁先大夫憂。珪自閩奔喪歸。與兄聚首者二年。公自爲諸生。即授弟子。至是從游者數十人。丙戌歲杪服闋。公欲不出而爲名山大川游。已乞假矣。明年正月。珪服除詣宮門。召見。上詢家事。始知兄名。曰。編修無定額。汝兄已補官。不比汝僻缺也。珪未即對。上曰。非耶。珪謹唯曰。是。出則告之翰林院。取假呈以歸。曰。兄實無疾。倘上再詰。不敢欺也。強公出。起公不答。既而听然曰。汝敗我雅興矣。是冬。授贊善。明年五月。御試二等。擢翰林院侍讀學士。旋充日講起居注官。戊子科順天鄉試同考官。三十四年。欽派協辦內閣學士批本事。充己丑科會試同考官。庚寅。奉命爲福建鄉試正考官。充辛卯會試同考官。至是上知公深。歲持文柄。所得士多著名。公益卓然以歐陽蘇自任。振起古學。獎掖寒畯。有一善者。譽之如不及。天下翕然稱之曰竹君先生。是秋。奉命視學安徽。安徽故有樸學。公躬拜奠婺源故士江永。汪紱之主。祠之鄉賢以勸。乃教士曰。讀書不可不識字。爲刻宋本許氏說文解字。揭以四端。曰部分。字體。音聲。訓詁。又曰。稽古莫如金石文。可證經史之譌。所在披剔椎拓。聚至千種。時上方詔求遺書。公奏言翰林院庫貯明永樂大典。中多逸書。宜就加採錄。上覽奏異之。下軍機大臣議行。御製七言八韻詩紀其事。乃命纂輯四庫全書。得之大典中者五百餘部。皆世所不傳。次第刊布海內。實公發之也。公又言請倣漢唐故事。擇儒臣校正十三經文字。勒石太學。奉硃批。候朕緩緩酌辦。癸巳春。仲兄卒。其秋。以某生欠考事部議降級。得旨。朱筠學問尙優。加恩授編修。在四庫全書處行走。比歸。總辦日下舊聞纂修事。是時金壇于文襄公敏中掌院。爲總裁。于公直軍機。凡館書稿本。披覽辨析。若往復之。知意欲公就見而質。而公執翰林故事。總裁纂修相見於館所。無往見禮。訖不肯往。奏公者強拉公至西閣相見。公持論侃侃不稍下。金壇陰爲上言。朱筠辦書頗遲。上不之罪。曰。命蔣賜棨趣之。異特恩也。乙未。珪自山西歸。復入翰林。從容爲公言。宜稍和同者。公曰。子亦爲是言耶。珪心愧之。先是珪與公同官翰林。共車馬者七年。至是比鄰居。宅後可通往來。而伯兄居老屋對門。珪自名所居曰鄂不草廬。公既久次。望益重。則大言。翰林以立品讀書爲職。終歲足不至達官門。惟門人好友讌酒必應。輒盡醉乃能。聚書至數萬卷。稱花滿徑。來請益者不拒。考古著錄。窮日夜不勌。古文以鄭孔經義遷固史書爲質。觀縷鉅細畢辨。時地。眞氣物出。成一家言。賦則陽張陰闔。馬揚以下不道也。前後遇大典禮告成。祝嘏宜上功德鴻篇巨冊。瑰然推首。詩初學昌谷昌黎。五言力追漢魏。既而導源百家。變化創闢。神明獨得。制義自荊川震川而下。貫串數千篇。與古文爲一。書法則一本六書。自然勁健。蓋公之學與年進。海涵嶽峙。不足喻其所蘊也。己亥八月。特旨以公督學福建。時珪方典閩試。閩人士聞公來。無不抃舞。珪與公相遇於石門舟次。公至閩。一以經學六書倡。口講指畫。示以鄉方。閩清某生爲攝令某鍛鍊殺人。公發其狀。大吏害之。扶持士氣。行義若渴。頑倫飭。勸懲有加焉。暇則搜奇广洞。備著手蹟。明年秋。上以珪代公。異數也。公猶使院之齋曰歸雅。十一月十八日。珪至。與公對牀者半月。公日則出至他館。酬接諸生。手不停筆。夜歸。談讌三鼓。復作詩文竟夜。珪曰。宜少惜精力。公不厭也。十二月三日。送公於李原舟次。公淚下。珪曰。兄今與伯

兄衆。比三年。珪節遊耳。嗚呼。孰知非水爲祟耶。明年二月復命。上溫語詢詳。人以爲必獲用也。公素強固。性嗜山水。於黃山則再登其巔觀雲海。於閩之武夷芳崱玉華諸名勝。皆躋探幽。從者孰焉。六月二十一日夜。忽遘痰疾。翌日漸瘳。二十六日。疾復作。夜四鼓遂卒。公生於雍正七年六月六日丑時。年五十有三。是月。廬山始崩。嶺有古松高五六丈。大風折其末丈餘。非偶然也。四方之士知者。痛惜如失所怙。公孝友直諒。恬淡遠觀。不愧所學。在安徽時。奏以其官貤贈庶祖妣李氏爲淑人。得旨准行。貤贈之廣自此始。李太淑人。撫視珪者也。公卒。來曰。我爲子成此志。所著古文數百篇。古今詩數千首。他文稱是。皆可必傳於後。娶王氏。敕封安人。晉淑人。故分巡道銜加四級貤贈通議公女。子二。長錫甫。府學生。娶候選州同知天津徐君大李女。次錫庚。府學生。娶丙戌進士掌廣西道監察御史錢塘施君學濂女。女子五。長適候選布政司經歷陽湖莊怡。次適甲午舉人通州魏紹源。三適國子監生大興徐煒。四適府學生大興翁樹端。五待字。孫二。女孫一。俱錫甫生。乾隆四十七年某月日。葬於西山二老莊祖塋之北。銘曰。

導源三江。降神鼇屋。日下騰驤。名符其實。家無長物。擁縑抱書。大言炎炎。獨出古初。擧雅輯淡。問奇載酒。忘其飢渴。不𣷹其口。恬於榮利。恥於繫援。開徑變柯。落花無言。雲海黃嶽。天弁武夷。瑞仙遊戲。騎麟不羈。鸞鳳何來。摵我宰木。連枝中披。得不抱哭。公名在世。公神何往。嗚呼後死。吾歸曷放。西山之麓。先塋之右。誌此幽窀。千秋不朽。

誥封奉政大夫林君墓誌銘

君諱正暉。字徽馨。號斗南。林姓有元進士某。爲閩縣教授。自莆田遷閩爲縣人。後分爲仁義禮智四房。君禮房支也。禮之派不蕃。父某。困於諸生。生四子。君爲長。十三而孤。乃傭書養母。字其弱弟。每夜達旦作書。頭目皆眩。則伏几暫息復書。病日甚。三年。十六。始從其父執陳直卿學。昧爽挾册往。食時暫歸。每卒服復入館。以帶約其腹。忍飢讀如故。年二十。母吳卒。貧不克葬。柩在破屋中。天大雷雹。椽瓦飛裂。風撼屋祇拔。君率諸弟伏柩號慟。聲震天。竟無恙。乃得營葬。母如禮。明年。授書於燕閩里。鄉童十餘人。皆不譏。俯其季性。季患頭瘍。手爲剃櫛。日則課童蒙。夜讀書至四鼓。服除。乃館于城中。三十。始入學爲諸生。君久困僻居。人罕知其自來。乃齊世系於使院壁榜下。知者乃驚歎。某某有子孫也。是年。始娶婁萬萬故貧家女。育於舅氏。提甕汲水。手製通草花。買以助食。其質見予竹君兄所作誌銘。君自是名漸起。授弟子益衆。教人有法度。嘗曰。吾無他陰騭事。惟不敢誤人子弟耳。壬午。舉於鄉。年踰五十矣。及子其寔官戶部江南司主事加二級。得誥封奉政大夫。戊戌。其寔丁葛宜人艱歸服闋。遂侍君養不出。以是君晚年稍得優游自樂其志。辛丑十月二十二日。以小疾終。年七十有一。子三。其寔。屬生。後君一年卒。其寔。乾隆辛卯科進士。戶部江南清吏司主事。其嫠。女子一。孫二。思凝。思荣。女孫七。昔歲癸未。予兼攝福州府事。取其寔第二人。試使者不錄。予召之署。自教之。甲申冬。予以憂去。其寔試再能。丁亥。乃附縣學。庚寅鄉試。爲予兄竹君所舉。遂成進士。閩人以予爲知人。不知老孝廉之德者厚矣。乾隆四十八年三月四日。其寔還葬。葛宜人柩從君。合葬於城北梅柳山之原。以其質請銘。銘曰。

石鋼而珷厥。火過而爍發。川壅而潰遂。士困而高闔。天耶人耶。無忘矻矻。視此銘碣。

誥贈奉直大夫鄭蘆園先生墓誌銘

編修鄭君際唐。既通籍十六年。其悃以修墓請歸。得旨俞允。時乾隆四十有九年夏五月也。將行。告於珪曰。際唐生七歲。歲乙卯。先母林宜人見背。越十年。甲子。乃葬。越二十有三年。丙戌。而先考奉直公逝。於今十九年。際唐行老矣。不敢以待。將合葬吾親。敢乞先生銘。珪與際唐同官翰林。同直上書房者九年。又以宦遊三至閩。知君家世稍詳。不敢辭。案狀。鄭初籍休寧。元末有官於福建之懷安諱崩者。留家焉。明神宗時。析懷安入侯官。世遂爲侯官人。十一傳至諱開極者。順治辛丑進士。歷官左諭德。督學浙江。爲名學政。往少讀黃石齋先生書。公序刻之。所謂幾庭先生者也。幾庭先生生六子。其季諱㶵。字屏麓。中康熙辛卯科副榜。生四子。長諱塔。字澍滋。一字蘆園。配林。兩世皆以際唐官。誥贈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加三級。幾庭先生有孫二十五人。奉直公最愛。年十五。入府學爲諸生。屢躓於鄉試。比年四十。乃能去。治生計以養父母。而課其子。獨嚴。曰。吾家名翰林後。不可以不讀書。時公喪偶。有子五人。遂不娶。於居之西偏構眠雨亭。爲諸子講業。所偕游必植學能文者。故編修兄弟。皆以文名而實學。勝公之教也。先是幾庭先生殁十有八年。不克葬。屏麓公慨然發之。公踴請曰。是兒責也。獨力營窀穸。不以諉諸從父弟弟。歲丁巳。乃葬幾庭先生於梅亭山之陽。屏麓公遘疾年餘。公護視起居湯藥無間。比終。寢夢中猶作扶持父疾聲。醒則哭。性好急人之有無。待以婚嫁喪葬者甚夥。其弟曰在豐。曰焜。曰增。先後卒。諸孤榮皆就養於公。以是家日落。然公性不較錙黍。凡升斗量衡。輒輕入重出。曰。吾非爲名與稱儉也。吾不能爲是瑣瑣者而有市心。嘗戒市市肉。屠者欺多與之半。歸而覺之。急呼屠覆較。屠以爲求益也。大譁。公笑曰。姑較之。較而償其半。屠則大喜。公曰。爾做幾何而墒數誤耶。或以公爲大迂。其厚且直。出於性之自然。固如是也。林宜人考諱和。康熙丙子科解元。贈朝議大夫。宜人其次女。知書善教子。生五子。曰金萬。早卒。貤贈承德郎翰林院編修加二級。曰際熙。乾隆丙子科舉人。先公卒。曰際唐。乾隆庚辰科舉人。己丑科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加三級。充七書房。乾隆丁酉科雲南鄉試正考官。庚子科會試同考官。曰際乾。乾隆丁酉科舉人。後公卒。曰際雲。出爲公弟在豐後。孫男二。惟敬。惟寅。女孫七。公生康熙戊寅年正月四日戌時。卒乾隆丙戌年七月十四日巳時。年六十有九。林宜人生康熙丁丑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卒雍正乙卯年四月二十六日。年三十有九。際唐以甲辰年十二月三日。合葬公於攀鹿山之陽。林宜人壙左。銘曰。

梅亭之覆。老鳳所窠。竹孫翩翩。翠庭之陽。厥子鱗章。考與妣康。曉剖斗折衡。而盈其經籍。盍徵兹作城。

大名府知府新君墓誌銘

乾隆甲辰春。珪扈從南巡。道出河間。晤同年大名守新君。執手而歎曰。噫。君亦皆斑白矣。蓋自戊辰以來。三十七年。同榜在者中外落落不數人。及秋而君卒於官。明年春。其子師儉走京師。泣請予銘。予既悲同人之益稀。而賢守之不竟其澤也。不可以辭。君諱桀潘。字价人。號棫溪。新姓。山西黎城人。上世由洪洞來遷。高祖妣張。及其姑喬。孫婦王。三世俱旌。號新門三節。君祖約。府學生。考尚端。雍正甲辰舉人。官浦江令

忻州學正。以君官。例誥封奉政大夫。例晉朝議大夫。姚氏。繼姚氏。誥贈宜人。例贈恭人。君生。左手無名指有附枝。穎而晣。舉年十七。試縣府皆冠其曹。爲諸生。十九。舉乾隆甲子鄉試。乙丑。中會試明通榜。戊辰。成進士。辛未。丁父憂。丁丑。選廣東翁山縣。以母老。改河南新蔡。時河南歲饑。君到官。即究心荒政。賑貸必誠。民以蘇。己卯。分校鄉試。是年。珪主試事。與君共晰夕者踰月。有司坐堂皇。判決惟意。騎與隣爲戲。門一人環閣列坐。據案。措置點赤字。筆若欲睡。予時規君。於衡校錄而察。所乙卷無枉。歎君之學優而心下。知其消民之良也。庚辰。再與分校。後以母憂歸。既葬。置祭田以祠其宗。服除。乙酉。授直隸龍門縣。戊子。調遷安。均東徭。爲旂三民七之制。己丑。擢趙州知州。建文蔚書院以教士。州西二十五里曰驍泉。據其南灘。積夏秋山水漲。注匯成巨浸。之川。溢析田廬。歲爲患。君築土壩捍堤。君行相度。易以石。爲丈三百一十。高九尺有奇。首尾巍之。土壩。州人美之。曰此靳公隄也。君不居。易之曰保障。戊戌。擢知遵化直隸州。癸卯。授大名府知府。上知君能其官。嚮用矣。未期月而病以卒。君自縣歷州郡。官於畿者二十年。在所民安之。去而思。能以經術文教佐治而本之忠懇。庶幾有惻怛遺意。持身儉素。仕不怠學。所著吳詩集覽四十卷。綠溪詩古文雜著若干種。生雍正丙午年三月二十五日丑時。卒乾隆甲辰年八月十九日巳時。年五十有九。配劉恭人。側室任。生子一。師儉。附監生。某年月日葬於某。銘曰。

學之優。吏則循。殺於其身。以庇而後昆。

吏部稽勳司郎中張君墓誌銘

今年二月初。張君元禮來就予語。別去未半月。君喪其仲姊。又喪其弟榮。中旬九日。予自西園下直。趨弔君。君泫然曰。舉室遘時疾。惟我獨身支持。若何。予爲排解。語良久出。君送之門。珍重而別。越下旬五日而君以疾卒。何其遽也。比葬有日。其孤泣請予銘。嗚呼。珪何忍銘君。君諱模。字元禮。號晴溪。順天宛平人。其先自江南宜興遷蓋州衛軍籍。當明洪武初。至正統四年。入衛京師。曰旺。崇宗朝。有太僕寺少卿曰邦經。疏救楊左罷職。爲君五世祖。考沖之。舉起家。官河南南汝光道。姚柴恭人。君有弟曰植。曰榮。君少穎敏。九歲。南汝公以工部郎謫居通州。君獨侍。讀書自勵。年十八入學。乾隆壬申春。舉於鄉。秋。成進士。改庶吉士。甲戌。散館。授刑部主事。遇事侃侃不阿。丙子。主湖南鄉試。己卯。陞員外郎。主廣東鄉試。壬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奉命督學廣東。時南汝公駐信陽。君乘傳謁二親於官所。明年。銓陞吏部稽勳司郎中。君之督學也。力以振士氣爲己任。凡士民交訟事。不肯媕阿。隨有司輕重。或親鞫平反之。曰。我法司也。粵人頗以使者爲能直我。而有司則疑其侵官。曰。使者將與我爲難。訴之大吏。於是君遂被劾。鐫秩去。而南汝公亦以事罷。效力軍營。君念父齒力衰。乃傾貲爲父贖罪。得旨免歸。其後雖捐復原官。而以父母皆老。不就選。君兼通陰陽家言。自喜能奇中。又博覽古法書名畫。辨器物真贋不爽。家食二十年。養葬盡禮。君戚友之急。若忘其貧。嫠族之孀。撫孤弱者。教子及弟之子讀書。皆成植。甲辰十月。君六十初度。作述懷詩六首。明年正月。與千叟宴。賜御製詩節杖朝珠如意皮幣十六件。君風神不減少壯。騎控自家。曰。吾望矣。初。珪年十二。識君。君娶於曾城王氏。於予兄竹君爲妻之姊。歲乙酉。君來訪予。見予次子錫綸方七齡。能背誦

爾雅周禮成帙。大喜。欲爲婚。乃忘其輩行。結婚姻焉。然錫綸年二十有二。竟夭折。先是。君爲兩老人擇地於城南道家鄉。築室營壙。皆秩秩。曰。他日則祔我於左。君生雍正乙巳年十月五日寅時。卒於乾隆乙巳年二月二十五日戌時。年六十有一。子二。中正。乾隆庚子科舉人。議敘八品京官。娶井氏。中透。府學生。娶楊氏。孫一。以仁。女五。長嫁乙酉科舉人獻縣紀汝信。次嫁獻縣學生鹽課大使紀汝仲。次嫁癸卯科舉人賀抵王振緒。次嫁珪次子附生朱錫綸。次未字。孫女四。葬於是年五月十一日己未。銘曰。

七日不見魂何之。千秋吉藏君自爲。負丙面壬食坎離。從厥考妣芘本枝。

湖南布政使司布政使葉君墓誌銘

乾隆甲辰秋。珪哭吾友辛麓葉君於衰次。明年春。其子紹楏來謁。泣曰。先君素心之交。無踰先生。今將返葬於湖。敢乞銘。珪不得辭。案行述。君諱佩蓀。字丹穎。號辛麓。浙之歸安人。先世自宋石林公由杭苕遷湖。祖金聲。考鳳池。俱以君貴。誥贈中憲大夫。山西河東兵備道。妣巫與陸。俱贈恭人。兄弟三人。兼英。鍾麟。君其季也。附公治刑名。館於某縣。有盜株連十餘人。獄成矣。爲抉其疑白於令。再鞫之。果冤也。十餘人者皆釋。是年。陸太夫人實生君。六歲而母喪。就學於他姓塾。貧不能買書。得架上舊書易本義。請師授讀。求其解不得。曰。吾他日必自得之。十六。從邑諸生吳三錫學制義。三錫奇之。而附公以病失館。貧甚。不能具束脩。欲君改業。泣不肯。吳曰。此子何可不讀書。吾將挈而就館。且飲食之。何患焉。及君既貴。曰。吾非吳先生不及此。苟一日溫飽。必與吳氏共。湖之人兩賢之。年十八。爲諸生。二十庚午。舉於鄉。時附公七十有三矣。

甲戌。成莊培因榜二甲五名進士。分部試主事。而附公卒。奔喪歸。服除。試兵部車駕司。庚辰。授武庫司。充順天鄉試同考官。癸未。擢職方司員外郎。武選司郎中。乙酉。京察一等。丙戌。授河南衛輝知府。君能於曹務。綜核詳績。及爲郡。治大小獄。懇惻明恕。必得其情。郡署開封。調南陽。益以廉潔惠民爲治。辛卯。卓異。引見。擢河東道。其去豫之郡也。南陽士民走送者萬人。初。君與予兄竹君同舉進士。最相得。君時寓居城西衕。距予家稍遠。竹君與予同車出。罷往城東北。必紆途訪君。予方告[illegible]。每離之。而不能挽也。故早熟君。歲丁亥。予司臬湖北。見君於衛輝。及君來河東。而予司藩於竹。爲同僚。又與君同年生。察君之治河東。則眞能爲民者。乃相得益歡。君方講求水利。疏涑水。逢五姓湖。循浦之廣舜廟。建書院。教所屬躬行保甲而不擾。旌闡節孝。不遺幽隱。久而益勤。暇則治易。盡取漢唐宋以來諸家傳注及河洛先天月卦卦氣變卦反對諸說。必索其所以然。然後求而空之。曰。易不在是也。乾坎艮震以求陰乎內。巽離坤兌以從陽乎外。天之本然也。易以乾坤爲體。而二氣以乾爲元。聖道之異乎老釋者。乾德也。三聖人所言者。不可增損一字。三聖人所未言者。吾不敢加。著易守四十卷。乙未。戊戌。再署按察使。兩舉卓異。入覲。己亥。授山東按察使。時東撫與君異趣。君維然自守。惟藏心於刑之中。曰。吾所得爲者。不可攜也。辛丑。授湖南布政使。成以碩果得興爲君啟。平許。兼湖南巡撫事。東撫敗。以不先舉發。吏議當革職。奉旨降補知府。君入都。請校書萬斯自效。癸卯歲除。予自閩還。見君。許予曰。某於易。究心十五六年。若可自信矣。他著錄尚有詩禮經義及詩古文又數十卷。其沈思勤學。而心力亦瘁於是。明年。得嗽上氣疾。予屢就問。勸之省心養氣。君頷之。

竟以九月八日卒。嗚呼。若君之廉而惠。在所則民受其益。而嗇於年。不得其施。豈獨爲君惜且悲也。君生於雍正辛亥四月二十九日亥時。年五十有四。元配周夫人。繼室李夫人。皆事鶴峯先生諱因培之女。有子四。紹榛。乾隆己亥舉人。議敘內閣中書。紹棐。紹棟。同榜舉人。出後於世父鐸麟。紹梁。紹本。皆監生。孫二。來鼎。含章。女三。長適太學生錢慎。次適太學生沈昌培。三適編修邱庭漋。女孫一。某年月日葬於某所。銘曰。

陰德在民。陽德律身。歸復其眞。以蔭而子孫。

湖北按察使司按察使馮君墓誌銘

馮君均弼既卒之明年。秋。其子廣。奉柩自楚北進京師。將歸葬於山西。泣述其生平。而請銘於珪。珪早識均弼。而先兄竹君。與均弼交最深。不可辭。君馮姓。諱廷丞。均弼其字。一字康齋。其先由山東齊光遷山西太原振武衞。衞在代州東南。遂爲代州人。九傳至君曾祖。諱璽。康熙戊辰進士。官廣西南寧府同知。祖諱光裕。康熙辛卯舉人。官至湖南巡撫。考諱祚。乾隆丁巳進士。翰林院編修。妣劉淑人。生子四。君其長也。任生而嶷嶷。幼從瑞金楊鴻臚方立游。時鴻臚未第。以詩古文詞相摩空。君已嶄然出頭角。吐語驚人。既而侍其父入都。從山陰周蘭坡學士。長發讀書。獨考證經史地形要害。議事風發。顧爲有用之學。錢籜。周翰閣學士玉章。與蘭坡學士同直上書房。奇君非常人。以女妻焉。君年弱冠。方志於古。不汲汲逐時趨。三試不售。以父望之切。乃銳力攻舉子業。壬申恩科。舉於鄉。君亟勤學。苦心疾。乃從方外游。息氣內觀。豁然元悟。心精飛越。魔怪百出。鏡之不爲動。以神力超解。曰。此弄精魂也。不覺其學。初。乾隆元年。君以大父貴州布政使。覃恩給從二品蔭生。二十一年。考列一等。引見。奉旨內用。補光祿寺署正。歲戊寅。編修公游浙。卒於杭。君既迎喪反葬。盡以遺產分諸弟。於是貧甚。服除補官。遷大理寺寺丞。擢刑部廣西司員外郎。廣東司郎中。家益貧。賃屋壁立。屏輿馬。無薪炭資。處之澹然。日治經史。與名士磋切。曰。不困窮非士也。勤於官。治讞必求其情。輒有所平反。見知於大司寇諸城劉文正公。辛卯。京察一等。明年。出授浙江寧紹台道。廉介自矢。不爲詭隨。甲午。調福建臺灣道。臺灣斗絕海外。民番雜處。官三歲更番。不肖者漁利擾獄市。積蠹不可爬梳。君一剔之。曰。吾不爲也。猾胥悚惕。及君之時。不敢爲非。巡道兼學政。君曰。不可以陬隅易之。親校甲乙。士論翕然。丙申冬。擢江西按察使。渡海颶作。舟膠於山。若見檣端有神光燁燁者。遂得出險。既入覲。到官。以失察妄人書籍事。革職發軍臺效力。旋奉恩旨贖罪。命往江南以同知用。庚子。上南巡迎駕。准以道員捐復。君在江南六年。歷署常州淮安徐州三府河庫。蘇松督糧。松太兵備三道。非其在淮安也。制府委以濬臨河渠。引河。君遂宿工所。官吏分寸不敢欺。或唱以利。不可。則讒謗交作。然大吏之賢者以是益重君。壬寅冬。授分巡江寧鹽法道。明年春。擢湖北按察使。陛見。上問官刑部時。誰保汝。以劉統勳對。上曰。劉統勳最好。君於是益感激。思有以自見。湖北獄繁譸張。君盡心鑑之。有楚蜀爭界事。君盛夏行施南萬山中。履勘平其爭。遂遘疾。請解任。竟不起。四十九年甲辰十一月八日。卒於署。君生雍正六年戊申九月某日。年五十有七。君有守有爲。罷而復振。將有所大造於斯民。而不竟其施。爲可惜也。配

周淑人。子一。廣。乾隆庚子舉人。議敘八品京官。女一。適編修汾陽曹錫齡。孫一。衍緒。乾隆五十年乙巳十一月某日。葬於代州雁旺邨厥考之墓次。銘曰。

勾注之陽雲龍陰。磊砢其骨冰雪心。鬱奇膽上斬不駿。歸復而升理則諶。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一級裕軒先生墓誌銘

裕軒先生既葬。其門人御史劉君湄告於珪曰。吾師之化也。無怛然。其平生用力而自得者。不可沒也。公知吾師者。請爲文揭於石。珪不可辭。先生姓佟氏。諱圖鞈布。字裕軒。滿洲鑲紅旗人。父薩克思哈。官寧夏駐防協領。母陳氏。先生其次子也。中乾隆辛酉舉人。初仕翰林院筆帖式。戊辰成進士。改庶吉士。辛未。授職檢討。歷官侍講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至侍講學士。壬申甲戌。充會試同考官。癸酉。主四川鄉試。庚辰主山東鄉試。先生性恬淡。方嚮用矣。遽引疾乞休。上旋命爲河南學政。而先生已前告。罷。遂不出。所居城西南隅。曰象坊橋。於宅之南闢地數畝。蒔穀灌蔬。曰漫園。出阜城門外十里而近。曰釣魚臺。隱士山涯流。築土屋數間。曰野園。暇則挈杖獨步往來於是。聞有造之者不距。聞方外有通名理者。必謁而諮發。冀遺其眞。於釋道兩家言。無所不參究。晚若有心得。其自守廉介。雖門生執友。不妄受一錢。初以假館爲念。既而屏嗜欲。與妻恭人偕修白業。豫買地西郊。樹環墻。築菴於其左。曰。我將終於是。俾道士守我冢。乾隆五十年乙巳正月。上開千叟宴。於是先生年六十有六矣。與其兄給準圖薩布偕與焉。拜賜御製詩如意鳩杖皮幣歸。其秋示疾。珪將扈蹕木蘭。八月朔及闈。再踵謁先生。先生笑曰。君歸來。吾其逝矣。既望。謂家人曰。吾欲暫舍於郊。既出。曰。吾不反矣。作書分其遺物於昆弟。其妻來問疾。趣之歸。曰。毋溷我。命築茅屋於菴後。既成遷焉。趺坐竟日夜不欹。二十八日平明。語其從弟某曰。今日吾定逝。毋動。待吾行遠而後屬纊焉。諸人遙候於戶外。靜默無氣逆聲。良久。端坐如故。候之息與脈寂矣。其定力庶幾涅槃者。生於康熙庚子年二月六日癸卯。卒於乾隆乙巳年八月乙巳。越六日辛亥。葬於鐵家墳所。著有枝巢詩集四卷。先生康靜淡泊。殆於獧者。其脫屣榮利。超然去來。有以也。銘曰。

孔取不爲。孟思已貴。絕利一源。勝師十倍。上爲昭明。惺惺不昧。嗚乎先生。爾已反其眞。而我猶[illegible]險兮。噫。

知足齋文集卷第四

墓誌銘

呂君慕堂墓誌銘

呂君慕堂卒於乾隆二十年乙亥越二十一年丙申其孤麟乃卜地葬君於長新店之西又十年丙午君配吾姊氏卒麟將啓君之阡而合葬焉泣而請於珪曰麟生未晬而孤及有知竊聞吾父之生平惟舅留河公所作行略及吾母口述耳比葬未有銘吾母之喪舅既爲之狀茲合葬有期敢請舅銘以不朽吾父母也君諱元龍字鱗洲一字慕堂順天大興人其先世自河南遷京師明末有名相者官千戶甲申之變守永定城門死之有卒持其幾骨至東便門外瘞之舍中遂塚焉爲君七世祖五傳至君考琬官太常寺典籍妣楊宜人生君君少嗜讀書既爲諸生念先世未嘗以科第起家必欲得之以慰父母心刻苦勤學爲文章深沈簡默規仿羅文止章大力之奧衮嘗斷木度棘闈矮屋尺寸坐其中呻吟夜以繼日乾隆庚午遂以第八人舉於鄉再會試不售嘔血而罷遂病病二歲而卒妻朱氏爲先考贊政公先妣徐夫人所生第二女與君同志相勸以日者推姑干支歲行在某不利於孫墍之形於夢寐若躬禱於都城隍所請減己年以益姑算覺而屬珪爲文焚於廟中及君病嘗以身代病亟矣欲先死之吝金約指二旋下乙

亥正月三日君病篤留家人從防之十六日向明遂投繯於戶上家人覺而解其懸氣不絕如縷越日而蘇咸責以事親撫孤大義領之乃稍復常事舅姑皆以壽終教子麟以諸生考職主簿鄉人上其事於學大吏以節孝請旌得旨呂朱氏准其建坊入祠今年正月六日以疾卒君生於雍正三年乙巳四月二十三日午時年三十有一孺人生於雍正四年丙午四月二十日巳時年六十有一子一麟娶胡氏繼娶李氏女五既嫁者二一適戊子科舉人分發山東知縣天津沈以顒一適候選州同通州劉錫光皆卒其納也負庚面甲兼卯酉分爲乾隆五十一年四月十二日酉時銘曰

勤學不輟其志不朽苦貞不享厥光鬱上儷於窮孔長庶其根以昌

敕封儒林郎邵翁墓誌銘

編修邵君瑛將奔其封翁晉載先生之喪持所爲行述泣示珪而請爲銘珪辭不獲且知先生之勤學教子者不可沒也先生諱陞陛字梅林一字晉載浙之餘姚人曾祖以文祖灝俊本生祖三俊父思慈世爲縣學生思慈能文年逾四十而卒時先生生甫四十月初先生之娠也生母張夢月入懷及是母于暨張兩節抱數旬之孤承兩世之重不絕如髮比長受業同邑黃敬菴之門本洛閩學而飾之以經義史志所讀書必經手錄而論各家疏解於上方旁行皆徧年二十有三入學爲諸生旋丁嫡母憂屢不就試歲丙子舉於鄉不胥遠生母養書一上公車不第歸遂授經於里訖不出其學尤長於經如釋周禮樂師舞引春秋初獻六羽穀梁注宗廟以人之說據學記三王祭川先河後海公羊傳三望祭泰山河海取大宗伯實疏禮無祭海之說據周禮夏官羊人凡嘗積共其羊牲牛人無其文罷孟子釁鐘本用羊不用牛之義貫串而折其中其大略也子瑛殆皆受其所口授故瑛最精於樸學甲辰會試以第三場對策核贍得雋殿試珪與讀卷官奇其策典實而茂蔚徧示諸公皆以爲異等擬進上覽而嘉之以誤書一字置一甲第二名人以爲先生之德業不大鳴於身而昌其子也傳者或云先生教子甚嚴幾於過情珪問嘗詢之瑛瑛肅然曰瑛父嚴而實慈瑛自幼體弱凡飲食藥物父必手檢而詔之曰吾非爲汝爲汝大父母也大父四十年苦學大母六十餘年苦節而汝不自愛自力耶珪乃益歎先生之孝也於是恭遇乾隆五十年覃恩瑛請以己官貤贈祖考暨儒林郎妣于生妣張皆安人先生壽母張太安人年八十有七有孺子之慕生平儉於己而嗜義若渴族有孀婦某貧而有志周之二十餘年以成其節先生生於康熙五十五年丙申十一月十八日戌時卒於乾隆五十一年丙午二月二十九日亥時年七十有一丙子科舉人敕封儒林郎翰林院編修加一級配朱安人先卒繼室俞安人子二瑛庚子科舉人甲辰科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加一級三通館纂修官娶俞氏玢貢生娶方氏女子二一適縣學生谷鵷一適太學生朱起鹍孫六器之智之用之瑛出牧之進之立之玢出女孫四某年月日葬於某銘曰

考藉宿子講車孝廉蝸廬昌汝閭曰禰陽陽生禱如康節伯溫世厥家

章汶菴墓誌銘

歸安章子芩聞其本生祖汶菴府君之赴哀甚泣而請於珪曰吾祖行敦德於躬施惠於族黨濟匱卹寡

皇臺不僭。非公爲闡於不朽。予習知章子之誠篤。非阿其親者。案狀。府君諱遜翰。字尊儉。號淳菴。其先自會稽遷歸安之荻岡邨家焉。父諱繼勳。有子五人。府君之兄曰靜園。仲韶。弟曰呂維。碧軒。父善病。府君侍起居最謹。年十八喪父。以家計支絀。遠賈於閩粵暨楚南北。歲饑。買米平糶。乃獲倍息。歸之於兄。無私畜。弟呂維卒。遺孤五。撫之若己子。所居鬱攸。府君有別業。不肯獨遷。曰。如孤姪何。兄靜園卒。撫其子酉庚於府君。酉庚又卒。復撫其孤。迄於成立。曰。吾懼無以見吾兄於九原也。兄仲韶卒。無子。以長子某爲之後。勤學不綴。習生本。乾隆癸卯科舉人。繕書四庫館。議敍知縣。克秉府君之教。以道自淑。府君晚而好道。孜孜於善。周人之緩急。病予之藥。死則施之棺。助塟。自奉褐衣疏食而已。齒雖老。凡祠墓事必躬親。乾隆五十一年丙午正月十三日卒。年八十有一。嗚乎。可謂旅期稱道不亂者歟。生於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六月二十二日。太學生。妻朱氏。兵部主事汴功女。子三。女二。孫十二。曾孫十二。某年月日葬於某。銘曰。

歐餘荊端。餘不泚泚。鬱靈流英。津其根荄。以畢爾佳城。

太學生黃存菴墓誌銘

歲辛丑。予案郡邵武。試古學。有建寧黃宗健。能爲五七古數十韻。遂首取之。明年科試。復擢冠其學。補廩生。送入鼇峯書院肄業。予使旋。甲辰。宗健奉其父存菴之命。就學於京師。入太學。今年七月。宗健聞父喪。慟絕曰。吾乃以學遺其親。予憐而解之曰。此昌黎爲歐陽生言之矣。生豈可致毀以重死其父乎。於是宗健稽顙泣請曰。死無以報吾父。惟吾師哀而銘之。則死且不朽。君諱剛。字東璧。號存菴。考諱孫香之次子。出後其弟孫安。孫安沒。其妻彭。年二十有七。矢志撫孤。卒年六十有六。守節四十年。君奮其志。終身無聞焉。君少讀書。有聲於庠。會同里某斫其族山李木。族人亦斫某之山木以報。訟於縣。縣鞫其情。不直某。某奮緣於郡。郡以縣訊不平。勸之。君本生父將爲獄首。淵不測。君奮然曰。兒當之。遂挺身投吏。吏案牘叱曰。牘首名孫香。汝何爲者。君曰。此吾父也。父實老病。不能斫某木。木固岡斫之。願伏罪。吏大恚。嘗曰。汝以扵不畏死耶。君曰。死甘之。畏吾不來矣。遂械拚就繫。孫香以免。獄既具。於是桂林陳文恭公撫閩。平反之。釋君歸。母彭喜而泣曰。不意吾母子生相見也。君於是入貲爲太學生。閉戶不出。惟嚴課其二子曰。庶一雪我恥。長子宗修。先入學。從其鄉朱梅崖先生肄業於鼇峯書院。梅崖引以爲可與言。而爲君作六十壽序。宗健復奮學。進取。觀其兄弟之征邁不已。以期無忝所生者。可以知君之教矣。君卒於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四月七日。生於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六月八日。年七十有三。妻鄭。先卒。子二。宗修。宗健。女子二。孫五。尙謂。尙訥。尙識。長吉。長垚。某年月日。葬於某。銘曰。

代父蒙棘。非其慎。貽子學殖。非其得。火傳薪熄。後將食爾德。

太子少傅經筵講官東閣大學士兼戶部尙書贈太子太保諡文定梁公墓誌銘

乾隆丁未秋八月。大學士梁文定公之喪歸於浙。適珪將案試湖州。遇之於塘西。既哭公於舟。其孤以公年譜泣而請銘。珪不獲辭。案梁本嬴姓。其先出於伯翳。由新昌而遷於豐山之梁巷邨者。曰國鎭公。稱東梁。至公十有七世。爲會稽人。曾祖諱廷仁。祖諱一能。考諱文標。官刑部陝西司主事。後皆以公貴。累贈

如公官。妣陳太夫人。初。公考官刑部司獄。愼因有陰德。曰。彼自罹於法耳。何爲瘐苦之下。獄者皆德梁君。已而生公。諱國治。字階平。號瑤峯。有兄國泰。早卒。事嫂甚謹。官戶部侍郎時。以己官貤封焉。公年十歲。居陳太夫人喪。如成人。十四。以制義書法見賞於學使崔公紀。籍順天通州入學。第一人。十七。丁外艱。十九。舉乾隆辛酉科鄉試。明年。考取內閣中書。改歸本籍。戊辰會試中式。殿試一甲第一名。賜進士及第。授職修撰。珪登公榜。同爲翰林官。未幾。以繼母吳太夫人憂歸。乾隆十六年。散館。十九年。遷國子監司業。二十一年。充丙子科廣東正考官。復命。奏對稱旨。命往廣東以道員用。明年。補惠潮嘉兵備道。二十六年。恭祝皇太后萬壽至京。以序異引見。特旨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公以巍科清望。出試吏事。至是超擢卿貳。聞者翕然。明年。主壬午科江西鄉試。旋視學安徽。擢吏部左侍郎。三十年。調江蘇學政。提唱風雅。鑑別茂異。江南北士翕然宗之。會以署廣東糧道失察折色事。逮遂落職。就勘。明年事白。授山西冀寧道。三十二年。授湖南按察使。時珪司臬湖北。公道經武昌。登蛇山嶺。抒白談契闊。終日不及塵壤事。三十三年。授江寧布政使。明年。擢湖北巡撫。兼署湖廣總督及荊州將軍印。是時官兵征緬甸。振旅過境。公躬勞拊。且鎭之。序行無譁。奏定施南府屬宣恩來鳳咸豐利川學增額有差。三十六年。調湖南巡撫。公以經術勸吏治。清風惠氣。不燒以孚。三十八年。特旨內召。直軍機處。署禮部侍郎。珪致書於公曰。閣下以封疆大吏入贊密勿。願以淸吏源。培民脈。端士氣。三言爲獻。公不以予爲迂也。三十九年。命直南書房。補戶部侍郎。自是召對屢從。無間晰夙。充經筵講官。賜紫禁城騎馬。第宅冠服之賚。便蕃有加。四十二年。典順天鄉試。擢戶部尙書。四十七年。加太子少傅。明年。以原官協辦大學士。歲庚子甲辰。再以扈從南巡。賜假省墓。鄉黨榮焉。五十年。與千叟宴於乾淸宮殿上。夏。授東閣大學士。兼戶部尙書。公以文學受知。在帝左右。敬愼縝密。罔利不居。潔躬沖度。粹然儒者。在昔有宋。能首入黃扉者九人。有明一代。十有七人。而我皇臨御五十餘年以來。遴其三焉。公躬際文德武功之盛。雍容大雅。退食澹淡。有不愧讀書宰相者。其天性孝養。皆不可及也。公體素淸羸。五十一年仲冬望日。疾作。上遣醫官診。侍衞傳旨存問。越月十三日壬子。考終。奏聞。上軫悼。賜贈太子太保。命皇子往奠。賚白金千兩治喪。賜諡文定。公始終承眷。惟其端醇勤愼。信之者深也。詩文著錄若干卷。藏於家。配徐夫人。生子二。和。凝。先卒。繼唐孺人。生子五。承輿。議敍州同。爲世父後。卒。承宝。欽賜舉人。承翼。卒。承綸。承福。女幾人。孫幾人。某某。公生於雍正癸卯年十月二十一日卯時。終於乾隆丙午年十二月十三日巳時。年六十有四。某年月日。葬於紹興南門外乾溪之五台山。銘曰。

文曜降斗。麟題鳳苞。守器在廟。天球赤刀。元功無名。大美不恍。萬無有用。去來逍遙。芘爾世德。稽山之椒。

顧治齋文學墓誌銘

歲丁未春。太倉顧生張思。介錢少詹辛楣書。謁予於杭。書言生耆學志古。予留館之。佐校歲科兩試。生早夜斷斷。著讀書隨筆若干卷。於經史諸家。鈎沈索隱。具能嚀嗅其甘苦者。間窺其案頭楮書。鉛黃塡錯。罔之。曰。此何代枕中祕耶。生愀然曰。先子手執也。先子於書無所不治。淵德未曜。思不能表章遺書。惟留夢之禍。得有道而能文者一言。則思死且不朽。思願執贄爲弟子。珪辭而勉爲之文。案行述。君諱成志。字心

勿.號治齋.顧氏族有二.崑顧之顧己姓.吳郡之顧奴姓.初.少康庶子無餘封於越.勢談.封東甌王搖之子期視爲顧余侯.子孫以爵爲氏.陳黃門侍郎野王之第二子鴻.南封寧遠侯.十數傳至宋宣和中.有建者.官於朝.後從南渡.其子深.由光福再遷崑山之新安鄉.爲太倉.始祖.十傳至松筠公燕詒.明崇禎戊辰進士.官至浙江右布政使.君之曾祖也.生光復.康熙辛酉科副榜貢生.其子衍.縣學生.康熙中.以通奇門算學.供奉內廷.有子六人.君其季也.自幼撫育於西谿張氏.西谿君諱誠.無子.撫君甚慈.君幼有至性.四歲遭張氏庶妣殷之喪.稽顙拜客如禮.年二十.以張姓入太倉州學.歷試高等.補增廣生.後以督學歲食官姓.乃爲文泣告於張氏祠.誡子孫世世以張爲重.名.且自營墳於西溪君墓側.曰四時祭掃.必兼承二姓.作誡子詩曰.生依死不離.其不負張氏撫育之仁也.與同高祖昆弟行人陳墀.講治心之學.乃自號治齋.爲文章原本經史.不見售於有司.貧無以爲家.晚始卜居西塘.有樹有池.老屋三間.名曰榕香.結西塘吟社.著錄甚富.凡十數種.藏於家.考訂之學.宗其族亭林先生.何顧氏之多學者也.君生於康熙五十六年丁酉三月八日.卒於乾隆四十八年癸卯五月十六日.年六十有七.善鑑彝.醴中而豐.妻任.生子三.張毓.張恩.州學生.張傅.州學生.女子一.適國子生王森.孫五.張森.張炫.張翰.張同.張萇.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十二日.葬於古塘北張氏西溪府君墓左.從君志也.銘曰.

山叟室謀行.屋闢.厥父舊田子播治.君家壁立百城歸.盧阮延白聽望肥.顯則異己樸埓章.空槐搿大椿古輝.

浙江督糧道陳君墓誌銘

公陳姓.諱夢說.字象臣.又字騰巖.綿縣之陳鄉人.先世自洪洞來遷.祖諱元善.增生.貤贈奉直大夫刑部安徽司主事加一級.祖妣李.貤贈宜人.父諱瑞.誥贈中憲大夫禮部精膳司郎中加二級.母孫.誥贈恭人.奉直公.中憲公皆授經於墳曲之劉張鄉.遂家焉.生君於劉張鄉.其夕.母夢明月墮窗前.光照一室.故名君曰夢月.其後據名不以日月之傳易今名.蚤穎苦學.十歲.讀家於絳.十五.同縣李恭人來歸.中憲公卒.君躬耕田間.且耕且讀書.食則觀書於側.母呵之曰.久不將斜汝目邪.夜闌見室中鐙火.苦禁之.君竊以布帷掩其光.遂通諸經.年十八.喪祖妣李宜人.哀毀.乙卯.年二十二.入學爲諸生.丙辰.舉於鄉.庚申.父母相繼卒.君哭之毀.戊辰.中會試式.出華陽顧應子汝修房.與珪同年同門.其擬入本經房師.則長洲沈編修慰祖也.殿試賜同進士出身.以主事用.試刑部河南司.君性介.不妄與人交.匯.初或疑其陰.久而彌歎.尤勤於守官.在部時.讞決必比律協情.不阿上官意.嘗與諸城劉文正公諍五日而卒不易所擬.文正公心韙之.議癸酉.補安徽司兼提牢事.早晚親行.獄役不能爲姦.而囚無苦虐.少司寇無錫秦公察而嘉之.歲甲戌.擢浙江司員外郎.乙亥.李恭人卒.丙子.京察一等.十月.陞禮部精膳司郎中.明年四月.護送暹羅國使臣抵粵.有入粵杞事.戊寅.象儀制司.楙裝朱恭人.記名御史.辛巳.以繁缺道府記名.六月.簡授寧紹台道.未抵任.巡撫莊公檄閱紹興宋家漊海塘.君議當修復.從之.癸未.台州寧海上下梅鄉有拒捕案.提督將以兵往.海旁鄉民皆驚竄.君謝之.輕騎行縣.令已縲繫寡者數十人下之獄.君曰.此非犯者.我來捕梅

姓數人而已.財停旁蠡發之釋其少子一人.台人諸其事曰存孤記.遂改停旁爲海防同知治所.勸修翻之錢湖閘.乙酉.上南巡.召見.曰.夢說爲刑曹.素知其能.賜緞貂.是年八月.天台水.勘賑之.明年.以所屬諸縣介不職罷吏議.遂部引見.仍以道員用.撫臣奏請督修浙城工.丁亥.特旨授浙江督糧道.綰倉漕收蕭然.戊子.有誣言朝疑事.盛山捕得僧了凡等四人誣服.君平反之.明年.或言事起於浙以是解京訊.無他.而抵捕者罪.君以輕比議降一級.修餘杭南湖隄.填其潰.異嘉興府.嘉興訟獄.君監之.無留牘.上巳.嚴翻處湖各府事.甲午.復元官.君在浙十二年.有歸田志.遂自號西巖.劇夫.請假歸.明年.卜居山泉之旁.號枕泉居士.歲管芒屨.與鄉里道舊故.優游林居者十年.甲辰.示疾.考終.生於康熙五十三年甲午七月十三日子時.卒於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十一月晦日午時.年七十有一.元配李恭人.勤儉仁恕.中外稱賢.子四.爾棠.國子監生.鍾岐.貢生.皆恭人出.先卒.鍾南.側室唐出.鍾雯.側室藏出.女子三.孫二.鍾岳生毓家.爲鍾雯後.鍾南生毓揚.爲鍾岳後.曾孫一.道鎔.君仕優好舉.所著各集.藏於家.葬於某原.其孤寄書於珪曰.先公同年之在朝者.惟公歸然獨存.敢乞銘.銘曰.

君面冷而中熱.交久學而愷泊.周紀於浙.澄潔.十年枕流歸居樂.我文非獎瑰可琢.

致仕鎮守雲南楚姚蒙景等處地方總兵官世襲三等子爵贈振威大夫浙江提督陳公墓誌銘

乾隆丁未春.珪案試寧波.謁提督陳公.公儒將也.試畢.偕予會食.坐未半.聞母李太夫人有恙.亟踣不能終食.予心韙其孝.明年春.予以科試再至寧波.而公已居憂.泣告於珪曰.大用早孤.賴兩母夫人扶.先公概殯於京師.暨大用侍郎徐州.遭繼母熊太夫人喪.將歸合葬於寧夏.次西安.聞石峯堡回不靖.詣督戈.乃卜葬於長安城南之□家橋.以待命.未嘗勒石也.今生母李太夫人見背.行將祔於陝.敢藉銘.案家傳.陳本江寧人.其上世不可考.自明德生孝.孝生尚智.明末官翰林副總兵.與流賊戰.死之.葬寧夏.遂籍延綏.是生忠懿公諱福.初以武舉起家.歷官至肅州副將.擢寧夏總兵.是時吳三桂反.王輔臣據平涼.公家居猶留重慶.三桂偽檄招之.三斬其使.以聞.聖祖嘉其忠.授陝西提督.平花馬池.進攻固原.降王輔遇害.特贈公爵.世襲三等子.例傳九世.以其弟子長之子世恰襲.殉平當入川.求得公遺子世琪於山中.世琪襲爵.官至古北鎮總兵官.入爲鑾儀使.是爲御謙公之考.妣饒太夫人.公諱謙.字也.與府三等子.雍正八年.以侍衛授直隸樹關營參將.出征北路.鄂爾坤.乾隆八年.授福建延平協副將.擢安南楚姚蒙景鎮總兵官.以疾致仕.行抵長沙.卒於館.有子大用.尚幼.乾隆二十八年.襲爵.今官至浙江提督.初公娶高夫人.雍正十三年卒.時公方有事於北路.殯夫人於寧夏.地震.遂改葬.高夫人生女一.側室曰李夫人.生大用.夫人沖苑人.兩夫人賢.克撫孤.以長以教.歿於大成.大用不知其孰爲所生也.大用旣貴.煞遇覃恩.兩夫人皆誥封子爵一品太夫人.孫三.均坊.爆公生於某年月日.終於某年月日.年若干歲.熊太夫人生於某年月日.終於某年月日.年若干歲.李太夫人生於雍正丁未年七月二十六日.終於乾隆戊申年二月四日.年六十有四.先是大用旣合葬公暨熊太夫人於長安.旋拜提督浙江之命.入覲.以寄葬父母於陝.故陳奏.上曰.陝甘一省.無不可也.某年月日.祔葬李太夫人於公墓.銘曰.

公侯之孫忠孝家，大江西溯河流遡，長安每值驊甯邪，松根伏苓識孔佳。

宗人府府丞曹公墓誌銘

珪聞錫堂先生之赴，既悲老成同志之凋謝，而編修錫齡昆季，以書來請爲誌銘，珪不得辭。公曹姓，諱學閔，字孝如，錫堂其號也。山西汾陽人。曾祖復琦，祖應魁，父日英，皆以公貴，誥贈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加一級。曾祖妣靳，祖妣司，妣任，皆誥贈恭人。兄弟四人，公居次。三友於兄弟，命錫齡以其官馳贈兄學曾爲翰林院庶吉士，又馳贈兄學思爲翰林院編修，命祝齡爲弟學雍後。公幼多奇兆，乾隆六年辛酉舉於鄉，會試報罷，游江浙名山水，歸而設教里中，勵志講學。甲戌成進士，改庶吉士，庚辰散館，授檢討，充武英殿功臣館纂修官，辦翰林院事。二十九年授河南道監察御史。三十三年遷刑科給事中，歷巡視西南北城。己丑充會試同考官。三十五年轉吏科掌印給事中。公爲言官，條奏事皆體要，可施行。三十七年授光祿寺少卿。明年遷通政使司參議，擢太僕寺少卿。甲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四十一年稽察右翼覺羅學。四十三年以復申舉人會試請由州縣送部，奪部議，降三級。四十五年補鴻臚寺少卿，兩後扈從熱河，名見亟而上知公樸誠也。四十八年遷內閣侍讀學士。甲辰充武會試同考官。先是公爲御史，上言宜考古制，建辟雍於國子監，部議未行。至是會天子將臨雍，發帑恩命大臣規濟圜水，補樂備器。上憶及前奏，特旨嘉獎，曹學閔能獨抒所見，其建白亦不可沒，有缺即請旨陞用，眞異數也。五十年正月預乾清宮千叟宴，恩賜便蕃。五十一年正月超擢宗人府府丞，復命稽察右翼覺羅學。是時公子錫齡在翰林有譽，方督

學雲南，祝齡孝廉侍左右。初，公起家寒素，以開濟自許，與人交，上下剛柔動靜，無所不當。時地利病，口辨手畫，井井有條，日可措施。雖富貴，儉約如諸生。及年過六旬，反而講求性命之學，泊然自默，幾於靜得。公與先兄竹君同年進士，與珪同館，居同巷，晚而交益篤。每深夕來，危坐相對，閒則邀予至其齋，蔬食清談。蓋不愧素心晨夕者。舉鄉爲善不倦，修山右三忠祠，宣武門外傲山先生故宅祠，及其晉館南新門外義園，永定門外撫嫠育嬰，窮婺親塞舉壙，諸可垂久。性既恬淡，官宗丞之年十月，以王氣疾，奏請解任調理。奉旨准以原品休致。明年春，錫齡自滇歸，公與道士院課孫養性，手書寄珪，猶以精進相勖，所著詩文彙藏於家。晚作多必得近道者。是冬感風寒疾，端坐而逝。蓋乾隆五十二年丁未十二月八日丑時也。生於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十二月十三日子時，年六十有九。配同縣任淑人，白首相莊，有內則。子五，成者二：錫齡，乾隆乙未進士，翰林院編修，記名御史；祝齡，庚寅舉人，議敘知縣，爲叔父後。孫八：汝淳、汝樹、汝淵、汝沆、汝洵、汝涵、汝藻、汝漳。女一。女孫五。某年月日葬於某所。銘曰：

木之材爲梁爲舟，木之神宜山宜邱。材於人乎有登而無害，神反其天乎與造物者遊。是一非二，吾以咨莊周。

鄭敬夫墓誌銘

蘭山鄭君豹文，館予冠山伯兄家，間借予插架通志堂經解，日夜手鈔不輟。予心嘉其嗜學之勤也。聞其尊人敬夫先生，病而好學，嘗志以歿，其母吳孺人教其子尤切，君既發科而有志於古，蓋能善繼親志者。

已而聞赴歸，將合葬其父趾，而泣請予爲銘。曰：不孝不獲顯揚彰吾親，然得立言之君子爲闡其幽光，則是吾親可不朽於九原，而不孝之罪稍釋。君鄭姓，諱崇禮，字敬夫。其先由遂安遷蘭山，居城中日鄭家街。父斯美，贈修職郎，山東兗州府經歷。母沈孺人。生子三，君其長也。幼讀書，患痰喘疾，及壯而劇，閒旬日則發，發即上氣不得息。既喪二親，偏僂步中，皆呼父母不絕聲。妻吳氏，同縣人，善事夫子，調護其疾病無怠。有子三，而皆其次子豹文讀書，以繼父志。先生年五十而卒。卒後十八年而豹文舉於鄉，其母曰：汝父不獲見汝之捷，然汝無以是爲足慰汝父也。汝家先人東明公所著見聞日錄，嘉言懿行具存，汝以是爲師，則足以慰汝親矣。豹文識之不敢忘。又十年而吳孺人以疾終，年七十有五。先生生於康熙五十二年六月四日午時，卒於乾隆二十五年二月二日辰時。孺人生於康熙五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戌時，卒於乾隆五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子時。子嘉謨，江西大庾縣小溪驛驛丞；豹文，乾隆丁酉科舉人；樂武，先卒。女二。孫四：耀宗、嶽宗、教宗、聯宗。孫女六。某年月日合葬於某。銘曰：

寧移山而揹揹，毋振齒而不隳。鄭君有後勗乾乾，爲菑爲畲興也勃。有如不信視此碣。

武定府知府徐君墓誌銘

君諱觀孫，字用賓，號曉崖，徐姓。初自越北遷京師，爲宛平人，家於天津。考諱某，候選州同，贈朝議大夫。君其長子也。年十四娶王恭人，卒，十八入府學，廿七舉雍正乙卯科鄉試。乾隆八年以知縣揀發廣東，借補電茂場鹽課大使，充癸酉科鄉試同考官，任滿擢，丁父及繼妣胡恭人憂。服除，廿五年補廣西恭城縣知縣，兼署平樂府同知暨平樂縣事。坐吏議，引見，仍以知縣用，揀發福建，署永福、惠安二縣及汀州府同

知事，補惠城，調漳浦。卅三年三月，縣民盧茂謀作亂，君先期探知賊要害，督兵役往捕之，賊旅拒，用鎗踣賊三十三人，擒其魁，餘黨脅從株牽，甦耕刷剿，全活者無算。民有畏罪絕姻者，廉其情，即與畔合。是役也，君能勸懇於芽而無滋蔓，天子韙之，有旨送部引見，擢同知。未決日，授廣東惠州府知府，異數也。後任山東武定府。四十九年，年七十有六，致仕。明年，與千叟宴，拜賜如例。五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壽終於家。年八十。娶陸恭人，繼娶趙恭人。子三：如源，河南開封府同知；如灝，以州同借補揚州府經歷；如瀾，乾隆庚子科進士。孫八：黛吉、東理、興閔、榮存、榮韓、枋韶、繁總、楓彥。女二。女孫四。君之爲令於閩也，予爲閩臬，知君能其官。及君平漳浦之亂，適予司臬湖北，治荊門州徐大有獄，與閩同日。予有姑之子許廷基在君幕中，爲予道其事頗詳，以是知君賢。君之子如灝使來告哀，且請爲銘，不獲辭。某年月日葬君於某。銘曰：

䕶莽不剝尹之能，老守治郡去有闕，大年陪敦蕃子孫。

內閣典籍誥封榮祿大夫尹公墓誌銘

松皋先生考終之明年春，其孤桐舉公致書於珪曰：壯圖不祿，喪我先大人，惟銘幽之詞，非公莫光，敢泣請。珪與先生父子前後同館翰林，與桐舉公同官者三年，而先生爲竹君先兄鄉會同年友，故珪知先生稍詳，不敢辭。先生諱均，字佐平，號松皋。尹爲周之著宗，本河南懷慶人。前明有諱革者，官給諫，抗疏謫雲南太和丞，子孫遂籍焉。自數傳至諱文燧，康熙丁卯舉人，兵部主事，爲先生祖。諱宗深，康熙丁酉舉人，廣

西林林府同知，爲先生考，皆以閣學公貴，誥贈如其官。桂林公娶王夫人，有五子，先生次三，性專一耆學。桂林公教之嚴，每日午刻，燒香灼之，試文一篇，必成，成必當公意。年十九入學，明年，以第一人補廩。屢見知於學使者。桂林公欲試以事，治宅，使督作者。先生挾一編讀其側，公笑而不怪也。桂林公病痿，先生侍疾，日夜甚勤，叩額籲天，血被面不知。既喪父，殯於松皋，其地去城六七里，晨則歸侍母，夕則往宿於殯廬。三年無間，故自號曰松皋居士。乾隆十八年，舉癸酉科鄉試，明年甲戌成進士，改庶吉士。丁丑散館，歸班授例，改內閣中書。奔母喪，偕伯兄增崎嶇歸。歸而兄又卒，哭之左目眥其盧，母殯也如考，將祔葬於白岩山。大雷雨，先生獨執紼哭，不移次，乃克葬。歲丙戌，壯圖成進士，改庶吉士。先生亦來京師。己丑補官中書。而壯圖改官部曹，出入則同一車。先是珪與竹君兄同官翰林，有兄弟同車之嘲，然當時士大夫官京師者，不炫耀車馬，識者猶賢之。四十年，由典籍記名以主事用。四十二年京察，以年老能，是時壯圖已官御史三年矣。遇覃恩，封先生如其官。其後壯圖由太僕少卿超擢內閣學士，屢遷，歷典鄉試。五十年正月，天子開千叟宴於乾清宮，先生名入奏。上詢壯圖曰：汝父年幾何？壯圖謹奏曰：七十。上微哂曰：少朕三年，不爲老也。是時先生受榮祿大夫一品封，服其冠服入宴，丹墀左，翼翼甚。恩賚便蕃，觀者榮之。先生性淡泊雅，不自矜，與伍夫人齊眉相莊，日授諸子姪暨諸孫書，或作制義自娛。其同年老友聞爲淸議，皆呼爲太翁。太翁云：珪嘗會先生於曹慕堂宗丞家，尊先生曰：同官之父也。先生逡巡執館閣後輩禮甚恭。珪笑曰：昔申徒嘉呵子產曰：先生之門，而固有執政焉如此哉？何如爾忘而以齒遜，終食作禁心，誠甚歡也。先生篤倫誼，厚赴人之急，不辭難，故鄉黨甚德之。乾隆五十二年九月朔，以疾終於京邸。其生以康熙五十八年八月十六日，春秋七十有三。配伍夫人。子五：壯圖，丙戌進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曾圖，增生；全圖，廩貢生；慶圖，健圖，皆國學生。女二。孫十四：佩珩，佩環，佩典，佩恩，佩璲，佩弦，佩宮，佩箴，佩炎，佩銘，佩鏘，佩訓，佩魚，佩綬。女孫九。某年月日，葬於某。銘曰：

盤盤雲龍，淙淙黎江，迭流無涯，孕鍾信祉，旋積厥家，而昌於邦。千秋兹原，匪阡於藏。

上書房行走禮部左侍郎加二級金公墓誌銘

嗚呼！珪何能銘吾師耶？蓋自丁卯以來四十年，門生略有存者，珪何敢辭。公金姓，諱甡，字雨叔，號海住，先世由會稽遷杭，爲仁和人。曾祖諱明遇，江南興化縣主簿。祖諱星瑞，雲南師宗州知州。考諱鼎臚，三世皆以公貴誥贈榮祿大夫，曾祖妣褚，祖妣朱，妣聞人，妣嚴，皆誥贈一品夫人。兄弟四人，公次三，行六。伯諱炳，康熙庚子舉人，歷湖北孝感、山西蒲縣知縣，所稱長儒先生者也。長儒先生以文雄於浙，長公二十有二年，以兄兼師，及公學大成，遂競爽焉。年二十一，應縣試，冠其曹，入仁和學，爲諸生。明年癸卯，舉於鄉，會試報罷，歸，從肆力於經史，自司馬遷以下諸史，窮年點勘，數番不輟，旁及他子集，皆手錄考訂，故其根柢之學突邃焉。歲戊申秋，母夫人感寒疾篤下，殆甚，公在外聞之，狂奔歸，中途籲天，願手寫華嚴經全部，歸而母僅臥氣息續續，公俯首入衾，以口鼻嗅其臍，咯呵之，良久，腹中有聲，稍安眠，乃投以藥，竟愈。於是日課手書經，閱十二年而訖功，其誠孝也。公淹公車者二十年，中間客游山東者久之。歲甲寅，丁外艱。丁巳，奔母

夫人喪，力疾行抵臨淸，絜囊趁舟，隕折一齒，困甚。時長儒先生自孝感歸，卜葬考妣，得吉壤於南山之普福嶺。乾隆六年秋，以錢塘梁文莊公薦，授國子監學正。明年壬戌，會試中式第一人，閣卷進呈，上屢稱可之。殿試一甲一名進士及第，授職修撰。甲子，主廣東鄉試。乙丑，散館一等一名，教習庶吉士。丁卯，充順天鄉試同考官，珪卷出公房。既定第六名，撥入湯樂園先生房，先生爲公壬戌同榜探花，邸寓衡，與公對門，珪謁樂園先生，曰：子固我同年金海住所爲也。當謁金師。珪即夕謁公，公進而教之甚至。明年夏，署日講官起居注。又明年，遷右贊善，旋轉左。十六年，實充講官，與興縣孫文定公奏充御纂詩經館纂修。壬申，副漳浦蔡葛山先生典江西鄉試。是夏六月，御試翰詹二等，擢左庶子。冬，授侍講學士。明年癸酉，主山西鄉試。甲戌，充會試同考官，奉命督學安徽。公校士公勤，達旦坐堂皇，披閱巡行，士習帖然。任滿，二十二年，奉旨在上書房行走，冬，授詹事府詹事。自是在講席者十七年，直諒誠敬，所陳說必正義法，詞於學行根本，尤惓惓三復，以是諸皇子皇孫皆心重公，公之品學，眞不愧是選也。乙酉，奉命督學江西，請假由浙展墓，乃赴任。明年，授內閣學士。又明年，擢禮部左侍郎。三十七年，奉使祭告南海，時公子三吾作令於粵東，得侍左右。公扈蹕謁泰陵暨南巡者各一，木蘭者七，扈歌之作成帙。三十八年五月，當從蹕熱河，遘疾仆於直次。諸城劉文正公以聞，予假。秋九月，奏請解任，得旨准其回籍調理。明年秋，疾瘥，乃得出都。諸皇子皇孫及同直同朝諸公，皆贈以詩歌，比之二疏，有餘榮焉。丁酉，入京謁孝聖憲皇后梓宮，再詣書房，與諸皇子皇孫執手相勞，上賚大緞，命即歸。越二年，撫臣奏主敷文書院講席。四十五年，上五幸浙江，迎送駕，蒙賜有加。於是講課之暇，常羊湖山，與錢嶼沙方伯、吳崑田編修諸公，皆皤然達尊，爲五老六逸會，旬月無閒。賦詩談讌，鄉黨冕爲神仙。珪己亥典閩試，庚子視學於閩，過杭，再謁公，公偕顧河干先生飲珪於西湖舟中。神明縝密，杖履從容。珪竊歎以爲非學養之深厚不能及也。公生平廉儉方正，處事無鉅細，井井有法度。詩文數千篇，無體不具，尤長於使事，在直廬與陳勾山諸公倡和，限險韻數十疊，不懈益強。辛丑閱八袠，作長律八十一首，該贍精警，不減少壯。性篤於孝友，事兩兄暨一弟，肫如也。至於族戚年家，若吉凶緩急，謀之竭忠，不愛己力。其取受必以義，雖一介不苟。此珪所心折於吾師，而亦非一人之私言也。壬寅秋，以疾考終。公生於康熙四十一年壬午八月十五日亥時，終於乾隆四十七年壬寅七月九日寅時，壽八十有一。配王夫人，先公卒，誥贈一品夫人。繼室胡夫人，誥封一品夫人，治家協德。乾隆五十三年五月八日壽終，年八十有五。子三：三事，先公卒；三吾，乾隆丁酉科舉人，廣東四會縣知縣，候選郎中；三俊，太學生，議敘鹽大使。女子四：長適國子監學錄王君喆，次適吏部文選司主事汪君孟鋗，其次子修撰如洋，庚子會試殿試皆第一，克繩公武云；次適泰州運判姚君思康；次適監察御史汪君日章。孫男二：莘，密。孫女六。某年月日，合葬於某。銘曰：

斗魁藏匡，厥象正方。公秉其氣，不嚴而莊，讀書萬卷，老而不忘，引年壽造，湖山輝光，有老門生，校文公鄉，銘公冢石，揮筆涕滂。

太僕寺少卿加三級戴公墓誌銘

七十七號

乾隆丙午秋.珪與戴編修心亭典江南鄉試.爲心性交.先是壬午主江南試者.君之父賁園先生.故稱得人.庚子.君之季父編修均元.癸卯.君之弟修撰衢亭.相繼司衡.與君而四.天下艷稱之.越戊申.君卒於湖北學政任.珪聞而悼歎若失.今年夏.賁園先生率修撰君扶彭夫人之喪過浙.予迓之於北關舟次.閏五月九日.先生移館於江頭.以疾終於旅次.予往弔之.修撰君泣請銘.不得辭.案狀.先生諱第元.字正字.號賁園.考曰玉菴府君.妣温太夫人.初由徽州遷江西大庾縣水城孝友坊.生而穎悟絕人.年十三.入縣學.二十有六.癸酉.舉鄉試.甲戌.中明通榜.選興安縣教諭.丁丑.成進士.改庶吉士.庚辰.授編修.壬午.副錢侍郎汝誠主江南試.所取多窮經之士.如江筠.戚淀者.癸未.充會試同考官.乙酉.典山西鄉試.丁亥.授江南道御史.巡視北城.戊子.視學湖北.辛卯.丁父憂.服闋.甲午.補掌四川道御史.巡視中城.乙未.轉掌江南道御史.陞戶科給事中.丁酉.轉禮科掌印.京察一等.巡視南城.與湖北試.巡南漕.戊戌.次子衢亭殿試第一人.是時先生弟均元與兩子皆入翰林.一家四人爲詞林增典故焉.是冬.奉命視學安徽.明年.陞光祿寺少卿.晉太常寺少卿.壬寅.丁温太夫人憂.服闋.乙巳.補太僕寺少卿.丙午.以疾致仕.戊申.彭夫人卒.夫人同里生.以勤儉操作相夫窮達如一.教子嚴.皆成大名.晚精持誦梵典.明年.槪過杭.先生卒.修撰君暨兄子.嘉穀.扶先生夫人之喪.反葬於江西.先生起家寒素.兄弟父子.鑒振清華.遞持文柄.以根柢淵源之學.提倡爾雅.而先生爲之矜首.其貌温温銅鋼.望而知爲長者.長君齋心.承業先生.晚而踐道.舉學日進.惜乎未竟其志.年逾耳順而遽長逝也.先生生於雍正戊申六月五日.卒於乾隆己酉閏五月九日.年六十有二.夫人生同年月.其日二十有六.卒前先生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年六十有一.子二.心亭.乙未科進士.翰林院編修.直上書房.先卒.衢亭.戊戌科一甲一名進士.翰林院修撰.文淵閣校理.直軍機處.山西學政.孫嘉穀.女四.女孫四.某年月日合葬於某.銘曰.

德勝著濃經盈篋.先生樹龍世蓬孤.業白有子珠光發.厥季寳大方開英.君楨華表雙鶴丁.

誥封朝議大夫王涵齋先生墓誌銘

乾隆庚戌.余主會試.榜發.得無錫王生寶廷.試引見.分發江西以知縣用.生來謁.曰.寶有父年九十餘矣.寶將乞終養.又曰.寶有叔父年八十.與吾父杖几相從.鄉人皆稱仁山.涵齋兩先生.靄然二老也.是秋.余奉命撫皖.時則寶之從兄侍御寬.方主講敬敷書院.相得甚歡.及冬.侍御告歸.余留之.慨然曰.吾弟.令緘仕而歸養.安有遠八旬老父而館於千里之外者哉.吾將授徒鄉里以娛二老可矣.余以其辭義甚正.不可固留.惘然送之行.又羨其兩世孝友不可及也.今年夏.侍御來皖請銘.乃歎老成先後凋謝.尤可感也.案狀.公諱千仞.字啓丹.晚號涵齋.先世本江西婺姓.明初有名升字思婺者.後於王.始遷無錫.遂爲王氏世家.考諱繩曾.雍正庚戌進士.歷揚州江寧二府儒學教授.配顧恭人.生二子.長仁山先生.公其仲也.爲諸生有聲.諸鉅公皆待以國士.以經義教授弟子.尤長於詩.所著有詩比興箋若干卷.與伯兄齊名.老於南北闈者三十年.及侍御昆季先後成進士.人以爲二老窮經積學之報也.侍御官甘肅.公就養.吟詠尤富.及配秦恭人先逝.歸而與仁山先生爲鄉社耆宿.嘗羊於古華梁溪閭者十餘年.嘉慶二年丁巳十一

月十七日夜半.無疾而逝.年八十有九.生於康熙四十八年己丑正月二十二日丑時.誥封朝議大夫兵部職方司郎中加一級.配秦.封恭人.子寬.乾隆丙戌進士.歷官兵部武選司主事.員外郎.職方司郎中.浙江道監察御史.武庫司主事.己亥科廣西副考官.甘肅狄道州知州.調署秦州.女一.適同邑諸生秦震湘.孫三.保讓.穗.保訓.保誠.女孫二.曾孫二.令儀.恩華.卜於嘉慶三年十月七日.合葬於坟雲鄉祖塋之右.銘曰.

經之鋤.厥子畬.古華二皓相友于.壺中梧中脫屣俱.千秋翀鶴盤松榆.

知足齋文集卷第五

墓誌銘

掌陝西道監察御史特恩贈副都御史曹公墓誌銘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春.侍御劍亭曹公卒於京邸.手書遺其子曰.墓誌之文.必求朱石君先生爲之.蓋石君最知我.而其文必傳也.其塔陳懿以其孤江書來告哀.且求銘.曰.此先子之遺命也.予泣曰.我何以傳我友哉.然吾何敢違銘吾友也.懿撰趣之.曰.姑有待.越嘉慶己未.江將扶其繼母趙淑人之柩歸合葬於公阡.固以請.珪曰.我今乃可以報吾友矣.公諱錫寶.字鴻書.號劍亭.晚號容圃.江蘇上海人.祖贈公焜甘.父贈公培謙.母張淑人.以康熙己亥年十二月三日辰時生公.幼而穎敏絕倫.見愛於祖父.甫弱冠.以第一人入學.乾隆辛酉.以國學生舉順天鄉試.壬戌.考取內閣中書.丁贈公艱.戊辰.服除.起直軍機處.庚午.補中書.時與莊殿撰培因同直.齊名.莊既取大魁.人冀屬公.傅忠勇公將奏擢侍讀.力辭.公笑曰.人各有志.不可強也.丁丑.會試中式.殿試二甲五名進士.改庶吉士.丁張淑人憂.扶櫬南旋.忽遘危疾.委苶將十年.手鈔經史古詩文華嚴.皆成部帙.架作詩.尤長於五古.有陶謝韋孟真趣.丙戌.散館.改刑部主事.戊子.遷員外郎.庚寅.充河南鄉試副考官.擢郎中.辛卯.充會試同考官.督學山西.乙未.授山東糧道.丁酉.以議

25 B

丁關殿命案罣吏議來京，以部員用，在四庫全書處行走，分辦黃簽考證，書成議敘，以國子監司業用。乙巳，與千叟宴，特旨授陝西道監察御史。丙午，上封事劾奏大學士和珅家人劉全衣服車馬房屋踰制。先有某卿竊知其事，飛書漏其事於和，乃星夜毀其跡。和吝某書曰：必有以厚報。於是奉旨留京王大臣勘査，僭妄蹤跡，竟不可得，而公危甚。馳赴熱河待詢。當是時，和當路已十餘年，中外無一人敢攖鼠者。聞公此舉，皆咋舌噤不能吐氣，一二有心人仰屋竊歎而已，亦未敢頌言公賢，皆曰：曹公禍且不測。然上竟不以罪公也，部議鐫三級，奉旨改爲革職留任，蓋先帝保全言官，故卒無敢中傷之者。丁未，充文淵閣詳校。戊申，轉掌陝西道，巡視北城。八月，充鄉試同考官。九月，以他御史事波及，降二級留任。庚戌以後，得嘔血疾，自是實病憊甚，乃自作年譜。壬子春正月十九日亥時，卒於官，年七十有四。越七年，今上親政，六月而和下獄。正月十八日，賜和死。某卿游擢掌憲矣，即日能斥。上於是追念曲突徙薪之功，惟公一人而已。二十八日，特下詔曰：前御史曹錫寶參奏和珅家人劉全倚勢營私，家貲豐厚，時當和珅聲勢薰灼，舉朝無一人敢於糾劾，而曹錫寶獨能抗辭執奏，實屬可嘉，不愧諍臣之職。今和珅治罪後，查辦劉全家產，竟有二十餘萬之多，是曹錫寶前此所劾，信屬不虛，宜加優獎，以旌直言，著加恩追贈副都御史，伊子照加贈官銜，給予蔭生。於是天下聞之，莫不吞聲心折，呼聖明萬歲，而天道久而必信也。嗚呼，公眞不朽矣，何待珪一言以爲輕重耶。憶珪初識公於丁卯八月，公視學山右，珪爲藩牧，相聚者三年，中間離合，亦不數數見也，而公獨以珪爲知我，且遺言其子必求予銘，予感公意，乃以姪女孫許字公之子江。公娶張恬，孝爲結封，贈生女一，嫁海寧陳懋繼；趙生女一，嫁青浦王發嘉；側室鄭生子江，三品蔭生。葬於吳縣七子山潘家塢，背丁面癸，兩淑人祔焉。銘曰：

鄧林蔽虧，萬族穴巢，有孤鳳皇，翀飛哀號，燎原一燄，獸走鳥焦，嗟鳳逝兮，帝命下詔，公今在天，扶雲一笑。嗟我後死，仰惜絕叫，聖人旌直，豈爲一人，闡幽彰癉，忠正氣伸，姦宄誅鋮，惟皇福威，垂蔭世世，視此碣碑。

鎮遠府分駐台拱同知李君墓誌銘

李君遵亭，余同年友也。自戊辰通籍，越十年，出宰直隸臨城，調巽強，大計卓異，署涿州，陞貴州平遠州，署永城通判，調威寧，擢鎮遠府台拱同知，致仕。中間官各一方，不相見者幾三十年。乾隆丙午，君來都，執手道契闊，今復十餘年，而君逝矣。君子爾庚將營葬，不遠千里求誌於余，余何辭。君姓李，諱應虞，字虞五，遵亭其別號也。其先由晉洪洞遷東平。曾祖諱思恩，祖諱銓，父諱源，皆不仕，而有隱德，祖父以君貴，誥贈奉直大夫，妣皆贈宜人。君生而岐嶷，稍長，落筆輒驚人，幼失怙恃，鮮兄弟，家徒四壁立，無儋石儲，煢煢一身，矢志勵學，克承先業。乾隆辛酉，舉於鄉，戊辰，成進士，及強仕，慷慨任事，凡利於民者，得爲則爲之，勢有所格，則力爭之。方君之宰臨城、巽強也，勸農桑，興蠶織，獎士子，冒雨捕蝗，祈神祛虎，輒立應，屢辦災賑，焦心勞力，俾實惠及民，迄今兩邑士民，猶嘖嘖稱頌不衰。迨至黔省，治平遠，厘剔蠹弊，民以不冤。署永城通判，辦理積欠數十年之沈滯，一清。調威寧，委赴楚運鉛六年，事竣，旋黔，委署台拱同知，旋補是任，馴練屯軍，武備不弛。年六十九，以病乞休。君本學術爲吏治，勤慎廉明，數十年如一日，不營赫赫名，與民休息，性孝。

常以不逮事先人爲恨，偷時祭必悲愴溢於顏面，節省儉僕，以濟桑梓戚族，甘澹泊，不務修飾，一如寒素風。服官，清貧如初，仍理故業，教授生徒，遇歉歲，或不舉火，而處之泰然，孳孳以安貧爲善，訓其子孫，眞不愧儒吏也。嘉慶元年丙辰，與千叟宴，賜御製詩壽杖如意金牌珍帛，鄉黨榮之。君生於康熙五十三年八月朔申時，嘉慶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卯時，卒於龍山書院講舍，年八十有六。配傅氏，贈宜人，先君卒，已葬。子四：俶，庚辰歲生；爾斗，廩生；爾心；爾翼，俱業儒。女一，適庠生孟衍賜。孫男三：長夢禾，次夢泉，次夢龍。孫女六。以嘉慶四年十月八日未時，合葬於東平城北鄰山之新阡。銘曰：

英特絕生，苦志學成，移孝施政，所莅有聲，其生也壽，其歸也榮，東原北郭，鬱哉佳城，勒銘貞石，善蹟永貞。

前博山縣知縣紹起引見武君墓誌銘

偃師虛谷武君既卒之明年，其孤秘淳走京師來謁曰：先君從游簡河先生久，及官博山也，以所學見諸施行，克廉以惠，乃以徭役事罷官，民歌思之不忘。今上廉知其枉，特詔撤調來京，而先期厭世，命也。公悉其本末，既詳，乞銘之以彰不朽，則死者誠不死也。予不獲辭，案狀，君姓武氏，名億，字虛谷，先世由偃師遷偃師，當國初時，爲君之曾祖，諱嗣龍，考紹周，雍正癸卯進士，歷官至吏部郎中，事蹟見簡河先生所作神道碑。兄弟六人，君第五，貌魁偉，少習韻語，年十七，喪父，將冠，母孟、先母郭皆逝。時伊洛溢，屋圮，架湾隰以居，誦讀不輟，斧朽木燎寒，傷足血殷不顧。年二十一，縣試第一，明年入學，乾隆庚寅舉鄉試，庚子會試中式，賜同進士出身，以知縣歸班用。辛亥，選山東博山縣，季冬之官，問士俗利病，益比邱尼，勸節儉，剏范泉書院，進其秀者，躬請講授以敦倫實學，革媒妁供館里馬草豆，絕不以累民，決辭無留獄，嘗雨節沛，有千以賄金二千者，曰：汝不聞雷聲乎？某矣縣久矣，輿情大洽。乾隆壬子，和伯相兼步軍統領，風聞妄人言山東反賊王倫未定死，密擒番役四出蹤跡之，於是副頭目杜成德、曾君錫等，從十一人，橫行州縣，入博山境，信宿，飲博，手鐵尺指揮，莫敢誰何。君率役往，悉取執之，杜成德尤倔強，出牌擲之堂，瞋目厲聲曰：吾輩奉提督府牌緝要犯，汝何官也？不肯屈膝。君立命役捫其脛伏地，杖之，曰：牌役二名，此外十一人爲虛，且牌文明言所在報有司協緝，汝來三日，不吾謁，何也？吾通揭汝等騷擾狀矣。於是咸叩頭求解

去，其事喧傳省中，曰：武博山齒莽，禍巨測，且所緝何犯也，將累及上官。時則委員絡繹於道，有府佐劉大綵者，不悅君，爲說於大府曰：武令濫責無罪，乃直當其事劾之。伯相亦曰：是爲吾差役之不謹，而陰爲強項令地也，封還其疏，乃易以任性行杖奪官奏上，報罷。其時闔縣民聞武君去官，攜老弱入省幾千餘人，乞留我好官。大府察其情，悔之曰：必還汝知縣，姑散歸無譁。乃挈君隨入覲，將爲謀祈復職，而伯相總吏部，駁之，其議遂寢。謝曰：君優於學，且清貧，爲授館於東昌啓文書院。君雅不欲以己事累博山父老，遂就聘。其後館於亳州、臨清、魯山、安陽、鄭州，無虛歲，所至以小學經史古文倫品教生徒，曰：安往非吾學，何必仕。然知君者成歎惜之。嘉慶四年，今天子親政，和既伏辜，詔各舉所知，於是君之去官事闡，敕吏部原任山東博山縣知縣武億，行文豫省巡撫，咨部引見，將革職原案査奏。十一月二十九日旨也，而君先一月病終於里。嗚呼，天何既白其令名，而又奪之壽考耶？豈陽德消長復之難，而亨尤不易耶？君勇於著述，有

經讀考異、義證、金石跋、詩文集百餘卷。藏弆於家。可爲不愧好古遺直者矣。生於乾隆十年乙丑十一月二十二日。卒於嘉慶四年己未十月二十九日。年五十有五。配呂孺人。男子三。稼淳。優貢生。某諒。後於叔父。盛淳。女子二。孫一。未。某年月日葬於某。銘曰。

嗜古若渴氣食牛。燕民慈母愛不踰。不畏強禦剛純鈎。先追詔逝陽遺州。直幹屈鐵銘松楸。

誥封中憲大夫鮑翁墓誌銘

侍御鮑君勤茂聞其父肯園封翁有疾。即日請急歸。中途聞赴。痛艾莫解。馳書告予乞銘。曰。得吾師銘。成可稍寬勤茂罪。予憐其志。不獲辭。吾聞封翁治鹺維揚。實總厥務。而公私以辦。寒士道其盛德不衰。是必有大過人之才。非可襲而取名實也。同時程吏部振甲之考曰盡谷翁。光國。總浙鹺。好行其德。有令子。與翁相留齊名。振甲與勤茂同歲甲辰名試起家。時人咸推美之。顧孝子亟欲揚其親之善。則舉天下之美皆歸焉。而作銘辭者。又稱誦而過其實。則兩無徵信。反爲智者詬病。盍約言之以求其信乎。按行述。封翁諱廷道。後易志道。字誠一。號肯園。歙人。自宋爲棠樾鮑氏。在明有顯官。考諱宜瑗。覃恩贈中憲大夫。妣鄭贈恭人。行一。初。家甚貧。年二十。游揚州。佐吳太守尊德治鹺。以貧直不欺稱。侍母疾克孝。友於弟啟運。修祖祠。輯宗譜。置祀田。助建紫陽書院。治歙之北河水射。教子勤茂成名。勤茂在官。恂恂推謹。不驕不侈。則封翁貽穀也。配汪恭人。側室許安人。子四。漱芳。捐職員外郎。勤茂。召試舉人。內閣中書。歷官掌山西道監察御史。敦莊。國子生。候選司務。書芸。孫七。崇城。縣學生。均。貢生。候選主事。步瀛。成墉。泰圻。則墩。明培。生於乾隆八年三月十八日。卒於嘉慶六年十月十三日。年五十有九。由道銜加頂帶一級。以勤茂官。誥封中憲大夫。掌山西道監察御史加三級。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銘曰。

以善發身。人忘其貧以經易鹽。子稷以成名。銘無溢文以昌其後昆。

保靖縣知縣曹君墓誌銘

先妣徐太夫人有從父妹。適曹生子庫大使召南。天津學生某。親爲予姨表弟。以書來曰。先考妣雅有日矣。請爲銘。不獲辭。案狀。曹氏由會稽遷順天通州。入籍大興。諱嵐公。仕至河南遂平縣知縣。生子某。昇字履平。年十五入府學。貧不能娶。贅於天津徐氏。逾年。請於夫曰。姑老矣。居通州誰爲侍養。府君曰。吾豈忍一日忘母耶。今寄食外家。可若何。孺人曰。我當鬻珥業鍼黹以養君。勿憂。乃迎養於津。乾隆丁巳。府君成進士。歸班選湖南安化縣。御兄弟爭產之金。而判令合食。民感化。俗以不佻。充乾隆丁卯鄉試同考官。取士爲君典爲名解元。調保靖。治苗有敍術。魁星閣。苗始發科。乙亥五月卒於官。孺人率幼孤涉洞庭。下荆襄。崎嶇返里。教子而名立。子四。衡安。驥隆。肯綱。學生。召南。乾隆甲午科舉人。揀發山西。借補藩庫大使。敍府學生。孫九。曾孫四。府君生於康熙壬午年正月十九日。卒於乾隆乙亥年五月十五日。年五十有四。孺人生於康熙辛卯年十月十五日。卒於乾隆乙巳年四月六日。年七十有五。嘉慶七年壬戌合葬天津城西大稍直口。銘曰。

從母之夫。保靖令。賢孺人。貴獲。厥子仟肩。城西直口。鬱哉新阡。歲薦孝友。後熾而昌。以光前先。

工部侍郎蔣公墓誌銘

工部侍郎檉園蔣公卒於官。大宗伯紀公既爲狀矣。其子太僕卿予蒲。將奉柩歸睢州。與湯夫人合葬於城東新阡。而請予爲銘。予實悲四十年老友之喪。而與太僕談性命之學有深契。何得辭。案狀。公姓蔣氏。諱曰綸。字金門。檉園其號也。先世由新建遷睢州。至公高祖諱奇猷。順治己丑會試副榜。舉鄉飲大賓。輸穀賑饑。祀鄉賢。曾祖諱文臣。祖諱麟運。父諱辰祥。乾隆壬戌科進士。改庶吉士。三代皆贈如公官。庶常公不祿。公早孤。太夫人撫之有成。弱冠入州學。眾試冠軍。食餼。歲歉。鬻鄉人女侍太夫人。既而歸之。不取其直。鄉人稱其厚德。丙子舉於鄉。庚辰成進士。爲予同考所薦士。改庶吉士。公方少年。穎秀。偕謁予師介宗伯海作先生。顧大理息存先生。兩師與庶常公爲壬戌同年。喜予得人。辛巳授職編修。充國史館纂修。總裁劉文正。賞其修書盡心不荒。隨丙戌。保送御史。戊子補山西道監察御史。巡視西城。發猾吏利誘某婦案。繩以法。奏請分科會試。取錄內閣中書。又奏督撫不得指名揀發人員。皆得旨允行。晉戶科給事中。轉禮科掌印給事中。辛卯。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壬辰。充會試同考官。丙申。丁母憂。己亥。服闋。補工部給事中。轉兵科掌印。庚子。擢順天府府丞。提督學政。與金臺書院諸生講貫。成就多士。丁未。晉光祿寺卿。洊太常大理寺卿。嘉慶己未。陞左副都御史。奉命視學山左。未幾。歷禮部右侍郎。轉工部左侍郎。辛酉。充會試總裁。壬戌。調右侍郎。管理錢法堂事務。時嗣君擢官同卿。父子同列。異盛事也。太僕君獲異傳登同怡真之學。實有所得。公亦心知其意。曰。吾老矣。不能學也。不失吾與可矣。嘉慶八年春。感微疾數日。端坐而逝。時二月廿九日也。距生於雍正己酉年某月日。年七十有五。配湯夫人。文正公元孫女。少勤苦。孝於姑。勤儉持家。先公八年卒。子三。予蒲。乾隆辛丑進士。由庶吉士改主事。洊至太僕寺卿。次予藩。蔭生。廣西北流縣知縣。次予濂。孫三。恩銘。恩鏞。恩鈞。女四。孫女三。以某年月日合葬。銘曰。

翹翹嘉植先我枯。厥子抉擘翁莫扶。睢州貽燕儷孔都。庇爾松根茀於蕪。

光祿寺卿范君墓誌銘

范君叔度卒之明年。其孤準將奉其柩歸葬於江寧之祖塋。而請爲銘。案范氏由吳而婺而嚴。明初始居金陵。八世至君。考諱文聯。游京師。配陳生子三。長鑄。次錡。君其季也。出後世父諱文忠。君貴。本生及所後考妣皆誥贈如君官。君名鑒。字叔度。號攝生。先是有上虞張秀才光祿好奇。善相士。先兄冠山託之相攸。張君一日來告予兄弟曰。我於市肆中見一童子。英秀逼人。字容訪之。遂謁君伯兄於舍。曰。君弟偉器。然須我授之書。乃辭所館而就館於范。甫閱月。曰。我非能久居於此。將薦之於朱竹君太史。而爲媒於其兄冠山。遂力爲蹇脩焉。於是締姻於家兄之長女。而讀書於我家。既入籍大興。爲諸生。乾隆戊子科。舉順天鄉試。己丑。取中正榜。授內閣中書。直軍機處。庚子。成進士。改庶吉士。辛丑。散館。改刑部貴州司主事。陞湖廣司員外郎。陝西司郎中。總辦秋審。京察一等。以陞銜留任。丁未。臺灣林爽文作亂。隨福將軍出征。是時彰化鳳山諸羅告急。君從渡海。遂擒林爽文。莊大田。凡獲俘囚。將軍屬君訊之。多所全活。以軍功賜戴花翎。己酉。擢陝西道監察御史。庚戌正月。以監放賞費外藩散班早。劾降主事。奏留刑部。洊陞浙江司郎中。

丁未庚戌癸丑乙卯。四充會試同考官。壬子。典湖北鄉試。甲寅。典四川鄉試。乙卯。督學湖南。嘉慶四年。陞鴻臚寺少卿。旋擢通政使司副使。辛酉。分查北路水災。陞光祿寺卿。監嵐灘橋賑務。上方嚮用。君乃末竟其施。以勤賑染時疫遂卒。可惜也。君晚年慕道。爲善孜孜不倦。友愛於厥兄。念其老病。對予言及。輒涕泗不自止。可爲天性醇摯者矣。君生於乾隆癸亥七月十四日。卒於嘉慶壬戌四月二十八日。年六十。娶朱氏。貤封中憲大夫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文瀾閣直閣事先伯兄諱棠公長女。子二。長準。附監生。兩淮鹽運使司候補庫大使。候選知府。次潤。監生。候選鹽課大使。女五。長適太常寺典簿劉圭。次適甲寅科舉人內閣中書王鼎文。三適己未科進士庶吉士刑部主事曾汝淵。四適予孫舉人絵。五適監生吳華基。孫四。承諳。順天府學附生。承祖。承濤。皆準出。承典。潤出。孫女三。某年月日葬於某。銘曰。

鑽堅躍。上中達搢。爲善日益志勿隳。反藏於南魂九閡。烱烱者性何去來。

前陝西漢興道陳君墓誌銘

嘉慶九年。前陝西漢興道陳君既葬。其子預請於予曰。先人有遺命。毋刻詩文集。毋從世俗刊布行狀。預出先生門。先生文字信今傳後。無讓於古人。竊體先人遺意。不欲以一生文行。附世俗虛誕之文。敢當代有韓蘇其人。振筆而傳之。亦先人之靈所重望也。謹齎行狀之藏於家者。幸先生據之以傳我先人。以償不孝等之願。敢請。案狀。君諱廷學。字景魚。晚歲自號蓮東逸叟。世居吳江。有陳孝子。君之二世祖也。君少時。已以文雄著籍京師。受知於金檜門。錢東麓。竇東皋諸先輩。乾隆三十年乙酉。以拔貢生中式順天鄉試。明年丙戌。成進士。己丑。補殿試。授刑部主事。分湖廣司行走。充提牢。補山東司。充辛卯科雲南鄉試副考官。旋擢江西司員外郎。俸滿。截取繁缺知府。復擢奉天司郎中。乙未。選授山西潞安府知府。戊戌。署潞州府事。是年。擢甘肅驛傳道。署按察使事。庚子。調陝西漢興道。辛丑。以甘肅災賑案株連奪職。謫伊犂。君居官務持大體。不趨權勢。在刑曹日。爲劉文正公所器重。及外任府道。所至以振興文教培養人材爲先務。顧性豪邁。坦直率下。不苛察。卒以是爲屬吏所累。罹於譴戍。未竟其用。惜哉。君既至戍所。益肆力於詩古文詞。時繼母金太恭人在堂。陟屺之戚。與望闕之忱。時時形於著述。原本忠孝。讀者悲之。居伊犂十四年。始派糧餉處行走。繼奏管惠寧城倉務。恩復主事銜。歲乙卯。賜環歸京師。時君二子預、雲、皆先後成進士。官於朝。不以事畜累君。君日以訓課生徒口授指畫爲樂。尤工制舉文。所教士多高捷。交講以所著付梓人。君夷然不應也。計自爲諸生。數歷中外。經患難得歸。而享家人之樂。數十年中手未嘗離卷帙。絕不以門第高甲仕宦得失爲榮辱。惟涵蘊於詩書深。故胸次寬然。險夷一致。將易簀。猶與子弟縱論斷爛叢疑義。明練如平時。嗚呼。可謂好學矣。先生生於乾隆四年正月二十三日。卒於嘉慶八年三月十六日。春秋六十有五。始祖諱徵。曾祖諱聖典。祖諱應鳳。父諱文瑞。姑由吳江遷宛平。以君貴贈如例。子預。庚戌進士。四川永寧道。以軍功賞戴花翎。雲。癸丑一甲二名進士。以編修改吏部主事。陞員外郎。配湊氏。封恭人。先君卒。與君合葬宛平小井新阡。銘曰。

龍沙浩渺兮公邈歸。華表亭亭兮鶴歲飛。幽宮安兮文光世起。祖繩繩兮庇孫子。

孫母許太恭人墓誌銘

吾聞之吳庶子燕曰。常州孫太母許太恭人。奇女子也。少從父官於粵西。贅孫封翁枝生。二年。生子孝勳。夫卒。恭人年二十三。父無子。欲以外孫爲子而奪恭人志。恭人以死辭曰。女生死孫氏矣。有後。當祀許如孫。父知不可奪。乃已。已而父卒於護事官所。恭人扶父與夫之柩。挈孤崎嶇歸於常。葬舅姑及父母如禮。手織甫課孤孝勳讀書。舉順天鄉試。抱孫星衍授之書。星衍能文。乾隆丁未一甲第二名及第。咸謂太恭人苦節之報。孝勳初爲句容縣儒學教諭。乾隆二十四年。請旌於朝。敕封太孺人。比選爲山西河曲縣知縣。星衍由編修改官刑部。擢郎中。出爲山東分巡兗沂曹濟道。署山東按察使。再官山東督糧道。皆迎養於署。誥封太恭人。太恭人九十有八矣。神明毅然不衰。豈非奇女子不愧文介公之家風者哉。初星衍有族妹。家貧。將爲貴人媵。星衍不可。以爲己妹。而相攸得孫孫士也。星衍才之。委禽焉。人以爲疑。已而孫入翰林。乃傳爲嘉話。星衍與孫皆珪所取士也。故知其家事最詳。嘉慶十年六月。太恭人遘疾不肯服藥。十九日酉時。終於德州糧道署。時子及三孫星衍星衢皆侍側。太恭人生於康熙四十七年戊寅正月七日酉時。星衍以其父孝勳狀來屬銘於珪。珪不得辭。銘曰。

毗陵之陽陽羨陰。三江合流滿且深。篤生奇女丁婦壬。文介孫學家風森。百齡節孝天可諶。有孫三象魁枕塋。大書不朽嵌石金。

何母申太夫人墓誌銘

乾隆庚子冬。珪將之閩學使任。舟過清江浦。有河庫道何公裕城。謁於舟次。是爲恭惠公之子。善人也。甲辰。珪扈從南巡。召試江浙諸獻賦士。閱卷於浙。得士四人。其一何金。公之子也。乙巳。何公以陝西巡撫入覲。晤於邸。呼金出謁。朗朗玉樹。喜善人有後矣。庚戌。公卒於皖撫。珪代之。送公喪於江口。比年。金由中書遷侍讀。直軍機。京察外用。以母老辭。詢知賢母申太夫人。就養於次子河南糧道任。嘉慶甲子冬。金聞赴星馳之豫。明年。以狀來請銘。珪不獲辭。夫人申氏。山西陽曲人。廣西按察使諱夢璽之次女。繼室於何。隨侍恭惠公於官所。遘姑湯夫人之喪。歸於浙。聞恭惠公之耗。助夫喪葬盡哀禮。恭惠公雖貴而好施。宗族貧交。待其舉火者夥。督撫官署。如翰林也。夫人孝於翁姑。相夫子體考意。雖歷官數省。孜孜好善不倦。故何氏世稱長厚。篤於孝友。行樂而不忘疏者。其家教習與性成。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天道信然也。夫人有子五人。鑑。廣東潮州府黃岡同知。遜。寅楊宜人生。其次銳。河南糧鹽道。夫人生。次鑰。同知。楊宜人生。次鉞。同知。先卒。其季金。夫人生。女三。孫九。潤。湘。浩。治。沅。潢。沛。灃。瀛。曾孫二。蔡。杞。夫人生於雍正八年庚戌十一月五日申時。卒於嘉慶甲子十一月八日子時。享年七十有五。誥封一品夫人。某年月日葬於某。銘曰。

浙漸合流中江南。胥陽所出東蟄蟄。恭惠家世燈一龕。令妻壽母孝婦貪。宰官說法如瞿曇。我銘窆石無妄談。

誥封朝議大夫史乙山墓誌銘

乾隆歲丁酉，先兄竹君設教於家，史君鴻義因其族姪今康使積容來謁，請業於先兄。時聞史君好善爲戶部銀庫吏有聲。先兄辭曰：予及門士多矣，無爲吏者。史君曰：鴻義已辭吏，願讀書可乎。先兄乃進之。予益聞史君賢，見善必爲。凡史姓之鰥寡孤獨，及過時未嫁娶未葬者，皆待以生以殯以婚，不下數十人矣。予謂兄曰：兄門無所不誨，然而篤行誼救人急之如史君者，可謂利仁勇於義第一也。已而歲己亥，史君與男錫綬同舉於鄉。予在三衢舟次，見順天題名錄，喟然曰：天道其如券乎。史善人中矣。及甲辰，君次子積英成進士。庚戌，予主會試，君長子積中出身，官戶部浙陸郎中。甲寅，少子積咸、積賢同舉於鄉。君之力善愈不懈，晚而好道。予乃歎曰：天之報善不已，先之以祿，復將進於壽。吾於史君益信。嘉慶壬戌，君以疾卒，越三年乙丑，積中以狀求予銘。案狀，史氏本出宋越王浩之後，由四明遷會稽。十四傳至君考容正，贈如孫積中官，贈公兄弟四人，遷京師。娶金，生子二，長鴻義，字乙山，號炯齋，即君也；次純義。君娶於俞，戊寅君年二十矣，入籍宛平府，試童子第一，未院試而遭父喪，乃改業爲吏者十九年，家稍充，孜孜力善，復精理舊業，四十一舉於鄉，又教其子及於昆弟族姓之子，遂父子聯擢科第。史氏之出身冠魁廷試鄉會榜者，磊落相望。君歸浙塋墓，由會稽而至四明，修廢舉墜，合祀遠祖像於家。史氏之在京者皆與祭，每歲三。其他賑貧收骼之舉，無不與。中閒一至積英官舍於沅陵，適丁苗變，登陴誓其衆曰：吾知縣父也，寇至當死守，毋怖。衆志乃定。其勇於義也如是。珪閒與君會，恂恂退抑，執年家子禮甚恭，不知其仁且勇若之篤也。雖家業中落，不悔惜乎，未竟其志以底於成也。君生於乾隆己未十月十三日辰時，卒於嘉慶壬戌二月二十三日卯時，年六十有四。誥封朝議大夫、戶部廣東司員外郎加二級。配俞恭人，能助夫爲善，友於娣姑，凡食口百人，各如其意，體恤之撫不厭。卒於嘉慶癸亥十月二十三日，年六十有七。某年月日合葬於某。銘曰：

喈善飢渴，聞必臻。德近及遠，周於親。報福如響，子戠戠。去何歸乎，仙所賓。配德克淑，善者倫。世濟厥美，榮梓綸。大書特書，鐫貞珉。

太子太傅東閣大學士軍機大臣予告在家食俸特贈太子太師諡文端王公墓誌銘

韓城王相國受兩朝恩遇。嘉慶七年，年七十有八矣，以老疾屢陳告休，上鑒其誠，俞所請。明年公歸，上存問不絕。甲子，冬，公年八秩，先期上命陝西巡撫方公維甸齎捧御製詩額珍服戠賜其家，公拜受寵賚，感日啓行，及臘抵京謁謝，命肩輿入朝，扶杖召見，賜以詩。乙丑正月七日，面對，敷陳無隱。翌日之夕，珪猶就食於公寓，十日以考終聞。上驚悼，加贈太子太師，賚白金二千兩治喪，諡文端。嗚呼，公可謂忠清上達矣。其孤增時、墉時奉柩歸，墀時以狀請珪爲文表其墓，珪不得辭。案狀：公諱杰，字偉人，號惺園，晚號葆淳。王氏先自洪洞遷韓城，五傳至光祿公石門主簿諱廷詔，娶吳夫人，生子三，公其季也。四歲隨考至浙，八歲能書大字，十八入學，從武功孫酉峯游，聞關閩之學。癸酉拔貢，引見以教職用。丁父憂，尹文端公總制兩江，聘入幕司書記，文端內召，薦之蘇撫桂林陳文恭公，聞性命躬行之說，益自信。己卯中副榜，庚辰舉於鄉，辛巳成進士，殿試，高宗純皇帝擢第一人，見諸詩，受知之始也。壬午充湖南鄉試副考官，甲申督學福

建。丁亥，授侍讀。戊子，晉左庶子。十月，擢侍講學士。己丑，遷少詹事。充武會試主考官。辛卯，充日講官。南書房。晉內閣學士。典江西鄉試，督學浙江。甲午，署工部右侍郎，授刑部右侍郎。乙未，充會試副考官。丙申，再視浙學。丁酉，署禮部侍郎，轉吏部右侍郎，充四庫三通國史諸館副總裁。戊戌，充會試副考官。己亥，轉左侍郎，典浙江鄉試，充武英殿總裁。庚子，三視浙學。壬寅，授左都御史。癸卯，丁母憂。甲辰，即家擢兵部尚書，馳赴行在謝恩。高宗曰：汝來甚好，君臣之情當如是。然汝儒者，朕不欲奪汝情，歸終制可也。公感泣。時珪屢觀相遇於行帳，歎曰：上待公不薄哉。乙巳，服闋，充經筵講官。丙午，賜紫禁城騎馬。是夏，充尚書房總師傅。冬，直軍機處。丁未，拜東閣大學士，總理禮部，充會試正考官，賜花園作房各一所。戊申，以臺灣平，圖形紫光閣。己酉，充會試正考官，平定廓爾喀，再圖形閣中。冬，罷尚書房行走。庚戌，充會試正考官，加太子太保。辛亥，仍直尚書房。甲寅冬，賜聯額如意珮珠冠服，爲之壽。丙辰，以足疾辭退南書房軍機禮部事。戊午，仍直軍機。己未，高宗升遐，上親政，命總理喪儀，充實錄館正總裁。以腹疾辭休，奉旨慰留，命扶杖入朝。辛酉，充順天鄉試正考官。壬戌，再以疾固辭，予告在家食俸，加太子太傅。癸亥，回籍，賜御製詩寵其行。歸里後，奏摺批答如家人禮。明年，公與程夫人齊眉開秩，謝恩赴闕，兩旬而薨於邸。公生於雍正三年乙巳十月二十七日寅時，終於嘉慶十年乙丑正月十日子時，壽八十有一。其少壯備嘗辛苦，三十七成名，洊歷魁台，四十年受兩朝知遇，始終無閒。持文柄者十三次，人不以私。在軍機相位，和而不同，耿直清介，正色直言，可謂有守矣。珪於公忝先進，而公洊九列，珪稍遲翔，故往來蹤跡頗疎。男錫經再娶偶未敢泮堂，宗丞適爲公女相攸某氏，公不欲，嘗曰：有一人，遲則將爲他姓得耳。公問爲誰，嘗曰：朱石君之子弦斷矣。公曰：石君前輩，我重其人，必有後，君其爲我謀之。嘗來弔，曰：有一言，郎君必將續娶，作伐者待我可乎。予怪之。已而予娶弟陳恭甫至，其言與嘗同。予益訝，問乃知出韓城意。予曰：姑待期年後再言可也。予感公之相知，明年問名焉。嗚呼，公以素心相質，重以昏姻，眞直諒友也。嘗以爲學品似王存齋，中節同康對山，著錄若干卷，藏於家。側室姚、黃，子四：墀時，未耶銜；墉時，監生，先公卒；增時，廩生，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境時，廩生。孫九：嗣、嶠、隆、驪、篪、驂、飛、馳、馴。十一月十一月卜葬於縣北原高沙岸新阡。銘曰：

龍門之陽，黃河之西，質生偉人，魁梧奉黻，金華文憲，武功對山，品節兼之，三達執班，塞褰色言，介介進退，不磷不緇，窮尤寡悔，兩朝知遇，八秩去來，寵賚光輝，生榮死哀，夏陽北京，豐碑屹屹，何以表之，如綸如綍。

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禮部尚書管國子監事諡文達紀公墓誌銘

嘉慶乙丑二月，協揆獻縣紀公薨於位。其冬，公子汝傳、孫樹馨以狀略來請銘。珪喟然老矣。同年同官，失我老友，吾何以表公哉。顧誼無可辭。案狀，公紀姓，諱昀，字曉嵐，一字春帆，晚號石雲。行四。世爲河間著姓。祖考諱天申，行德於鄉里，歲饑，出粟數千石，活人無算。考姚安太守諱容舒，贊督貴公曰：汝何知吾父紹家貧，嘗粟活一方，故食報於汝，汝以后能文名解元耶。先是郡爲九河入海故道，天雨則汪洋成巨浸。水中夜夜有光怪，公生之歲，見光入樓中，已而公生，光遂隱。人以爲公質此靈物化身也。少而奇穎，日數行下，夜則暗室閃閃有光，照見一切物，了然可辨，比知識漸開，光亦斂矣。故公自述，言之不諱。應學使試，輒

冠軍。年二十四。乾隆丁卯科遂發解。初。闈中擬珪首卷。得公卷同書經。二場表慨語冠場。乃定公第一。珪時六。主試阿文勤公。劉文正公。榜發。皆以得人賀。二公復命。遂以兩人姓名上聞。故公與珪皆早受特達之知。所由來也。明年珪捷。而公遲至甲戌。乃與先兄竹君同榜。廷試二甲第二人。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丁丑。散館一等。授編修。旋辦院事。己卯。充山西鄉試正考官。庚辰。充會試同考官。辛巳。京察一等。以道府記名。壬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命視學福建。癸未。陞侍讀。明年。丁父憂。服闋。補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晉左庶子。戊子。授貴州都勻知府。旋以四品留任。擢侍讀學士。緣事罣誤。發烏魯木齊效力。時遣戍單丁五年。積至六千人。爲都統具奏。奉旨咸釋爲民。辛卯。召還。授編修。三十八年。擢侍讀。時開四庫全書館。命爲總纂官。搜釋逸書。與內廷翰林一體宴賚。同纂者陸君錫熊。提調則陸君費墀。而公實總其成。丙申。擢侍讀學士。充文淵閣直閣事。日講起居注官。丁酉。京察一等。己亥。擢詹事。旋晉內閣學士。總理中書科。壬寅。授兵部右侍郎。仍兼直閣事。改任不開缺。異數也。公館書局。雖創考核。一手刪定。爲全書總目。蔚然巨觀。彙之七閣。與本朝大手筆也。癸卯。轉左侍郎。甲辰。充會試副考官。知武會試貢舉。乙巳。晉左都御史。丙午。轉禮部尚書。充經筵講官。丁未。管鴻臚寺印鑰。戊申。賜紫禁城騎馬。充武會試正考官。後爲總憲者五。大宗伯者三。壬子。以畿輔水災。奏請截留官糧萬石。設十廠賑飢。得旨。六月開廠。後增五廠。自季夏至明年四月。全活無算。嘉慶元年丙辰。充會試正考官。授兵部尚書。己未。充武會試正考官。癸亥六月。以八旬開袠。上遣官賚多珍。教習壬戌科庶吉士。奏婦女猝遭強暴。捆縛受污不屈見戕者。例無旌表。臣竊此其志捍刃捐生。與抗節被殺者無異。如忠臣烈士。誓不從賊。而紮縛把持。雖使跪拜。可謂之屈膝賊廷哉。請敕交大學士九卿科道公議。與未被污者略示區別。量予旌表。經大學士保寧等議奏。如兇手在兩人以上。顯係孱弱難支。與強姦被殺者。一體予旌。飭交各督撫勘明情形。請旨定奪。報可。乙丑正月。奉旨調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少保。管國子監事。初。珪與公同舉於鄉。先後同官翰林。公之典閩學也。珪先爲福建糧道。兼攝福州府。爲公府試及遴閩泉明冬。與公同丁外艱。辛卯。珪任晉藩。公瓊召過晉署宿留數日。及官京師。先後衡文。公有文人相輕語。與珪不肯相下。及辛酉珪病臥牀。公來視疾。見予所爲文歎服。以爲向不知公。昀過矣。比甲子。忽語珪曰。昀自辛酉十月三日。夢中親公。豁而悲悟。此後心悅誠服。縣燕房他處。不肯道公一不字矣。予大奇曰。何前疑而後然耶。其後往來日親。公之協揆。珪所遺缺也。二十六日。同拜恩命。二月四日。連騎入內閣。同上翰林院中堂任。十日而公病。十三日。使子過門視疾。見公於牀。執手曰。昀無他病。苦痰涌耳。明日酉刻。公薨。協揆纔十八日耳。十五日。早遞摺聞。奉旨。紀昀學問淹通。辦理四庫全書。始終其事。十有餘年。甚爲出力。由翰林游歷正卿。服官五十餘載。本年正月。甫經擢授協揆。晉錫宮銜。遽聞溘逝。深爲軫惜。加恩賞陀羅經被。派散秩大臣德通。帶同侍衛十員。前往賜奠。致賞庫銀五百兩。經理喪事。任內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查例具奏。賜祭葬。予諡文達。公生於雍正甲辰六月十五日午時。終於嘉慶乙丑二月十四日酉時。壽八十有二。配馬氏。封一品夫人。子四。某某某某。孫十一。曾孫一。某年月日葬於某。銘曰。

九河之尾渤澥宮。或號金闕珠光熊。綵衣游戲波濤東。紀氏陰德英產鐘。蔚爲文伯氣吐虹。與我訂交金蘭同。五十九年實協揆。雖合旋散推化工。表公之石勝楨豐。

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校理教習庶吉士詹事府左春坊左庶子加二級汪君墓誌銘

汪君靜厓既葬之明年。其子彥博、彥國求補銘。予與君修甫少司空爲戊辰同年。知君深。不得辭。君姓汪。諱學金。字敬箴。號杏江。晚號靜厓。太倉州人。高祖諱亮堯。曾祖諱淳。以淳德稱於鄉。詳州乘。祖諱之恆。俱贈工部侍郎。父諱廷璵。乾隆十三年一甲三名進士。由編修歷工部左侍郎。祀鄉賢。前母淩。母王。並封一品夫人。君將誕。王夫人夢一老僧作頂禮狀。三歲。戲畫地作八卦。上海曹劍亭見而奇之。以從弟茲園女訂婚焉。八歲能詩。十二。隨司空之閩學政署。予方觀察閩。見君。戲曰。此子筆有仙才。司空命君師事予。十八入學。二十三。中順天庚寅鄉試。二十七。官內閣中書。二十九。協辦侍讀。三十四。捷禮闈。殿試一甲三名進士。與司空接武。司空無疾歿於京邸。君奉喪回里卜葬。以淩太夫人祔。復爲大父贈公改葬新阡。服闋。起辦翰林院事。非遇幽隱。以其官貤贈仲父廷瓚叔母滕。丙午。考差。特命皇子總閱。君卷首拔。後己未歲上謂大臣曰。是能詩者。蓋今上於潛邸時。特邀睿鑒焉。秋。充江西主考官。丁未。散館一等二名。京察一等。記名以道府用。掌院奏留。加一級。仍辦院事。己酉。教習庶吉士。充武英殿方略館總辦。夏五月。太夫人疾終京邸。扶櫬歸。營葬司空公墓。君於孝養喪葬之事。無不竭情盡慎。而精力漸衰。乃有股腱風俗。逢庚戌春。里中有開濬七浦之役。七浦爲州水利門戶。潮汐挾沙。積久淤如平陸。州人上諸大吏。作書敦請。君念桑梓誼。不得已應之。晝董畚工。晝夜督視。百年久廢之工。百日竣事。服闋。再入都。特引疾旋里。以田宅析授彥博、彥國。誡之曰。毋虐取。失先人之寬厚。毋務用。改先人之清白。以供祠蒸。以周窮急可也。甲寅春。謁予於皖江撫署。晨夕侍談。匝月歸。予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耶。曰。所見大進。一談一笑。無非天理。是秋。歲偏祲。白之州守于君。勸倡設粥廠於海寧寺。輸銀米三千餘。紳士樸被寺中。籌畫核實。全活者萬計。於家塾設規立課。示以程式。作九容正心箴。揭之座隅。建育嬰堂。更邑之舊。設爲條件。命彥國偕同志經理。君析產後。所有膳資。半爲利濟功德。如恤嫠。義園。惜字。放生。夏施茶藥。冬施棉米等事。孳孳不倦。曰。吾年已半百。享受無幾。凡此長物。准結善緣。丁巳八月。重來皖江。沿途避人若浼。予戲曰。君大似陳仲子。蓋其廉介如此。己未五月。召修純廟實錄。君不敢以衰疾辭。陳即假裝就道。抵都甫二月。擢右中允。署日講官。教習庶吉士。恭遇覃恩。以其官貤贈季父廷瑞叔母余。陞侍講。庚申春。轉侍讀。充文淵閣校理。補日講起居注官。召對乾清宮。天語逆稱好學問者再。垂詢司空侍講席時事。六月。陞右庶子。旋轉左。復蒙召對。上問汝何不考差。對以臣有頭暈疾。未能揩寫。又諭汝子已放考官。汝何瘦耶。即縷陳病由。感激欲涕。辛酉。春。有應陞祭酒缺。君輒請假歸。予爲之太息曰。不愧吾門矣。遂以竹孫廿林與彥博之女訂婚。問名之日。君即飄然出都。自是栖心簡寂。以詩酒寫情。癸亥。以實錄館議敘。在籍加一級。春。同里紳士呈請司寇公祀鄉賢。報可。里黨榮之。秋。長孫元爵入泮。君曰。門庭可謂盛矣。吾事已畢。桑榆光景。不戀時也。冬至患脾泄。甲子二月廿八日午時卒。君秉性高明。持躬廉介。儲修篤悅。兩相融洽。所造漸臻深粹。著作華贍

雅正.數揚典誥.陶寫性靈.臺閣山林.兼擅其美.所著有井福堂文稿.凡應制進奏之作.及闡論經史序記事物者共十卷.靜厓詩初稿十二卷.後稿十二卷.續稿六卷.館閣詩賦六卷.輯裴東詩派二十八卷.皆已刊行.其才不甚俠廓.蓋名家流也.生於乾隆十三年九月二日寅時.年五十有七.以嘉慶十年九月廿七日.祔葬於司空公之墓.昭穴在州境二十四都去浦民字圩瑱圩九曲鎮.配胥.封恭人.晚而同術淨業.子壹博.乾隆甲辰召試舉人.丁未進士.歷編修.刑部廣東司員外郎.蓬國候補五城兵馬司指揮.女一.適候補理問陸受秩.孫元爵.州庠生.娶劉侍郎鳳誥女.元翼.元福.元仁.俱幼.孫女五.長許字陳秀來.次許字王元璽.次許字陸長庚.次許字朱甘林.次幼.銘曰.

生而穎奇.晚而孜孜.行善者渴.不顧傾疑.君歸何所.神化莫窺.霞光萬道.魂氣所之.洞冥遨矣.井福在茲.

元配陳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陳.諱穎.宛平人.考諱邦勳.雍正己酉舉人.官至思南府知府.妣茅恭人.夫人年十八歸予.逮事舅姑其賢.侍庶祖姑李太淑人甚謹.視庶姑謝有禮.宜於家人.從予自翰林歷官閩楚晉.歿於京師.二十七年無違德.生子二.錫經.府學生.娶徐氏.錫韓.娶張氏.女一.適通州學生渴秉驥.撫姪女一.許嫁通州學生劉筠.三遇覃恩.敕封安人.誥封恭人.晉封夫人.皆貤贈先世.乾隆四十年乙未八月十日.疾卒於內寢.生於雍正十年壬子五月二日.年四十有四.長婦徐.錢塘人.考諱拔烝.乾隆己未進士.官至福建鹽法道.妣張恭人.婦年十八歸錫經.甚婉娩.侍姑疾亦病.姑歿後四旬.九月二十一日卒.生於乾隆十八年癸酉正月七日.年二十有三.明年丙申三月六日丁丑.葬夫人於金霞山之麓呂嶼東.負庚面甲兼酉卯.婦徐祔.

右敷武.銘曰.

先予歸.安於斯.從者婦.骨肉宜.

知足齋文集卷第六

跋

跋蔡葛山先生文集

葛山師相致政將歸.出其詩古文稟示珪校勘.珪謹擬芟其酬酢之作若干首.而存其言之有物者如右.曰.公平生不肯以文詞自炫.乃讀其詩文.皆有關於性情倫紀之大.庶幾修辭立其誠者.而經史講議十篇.則實公之奏議.西山之衍義.無以過之.公之嘉謨嘉猷入告者.亦足窺見一斑矣.是眞不愧古之立言者.抑公之立身端謹.學術醇正.深孚九重之知.而寵非常之眷.其進退本末.既無愧乎古人.而恩遇尤非從來輔臣所可幾及.況公值尚書房四十年.其諸從啓廸於根本之地者最深且久.諸皇子孫仰對公之容.聞公之聲.則肅然藹然.致悟悅服.公亦知無不言.而純樸和易.使人人意融.公之功德.又有先於言者如此.然何以能致是哉.曰.誠而已矣.昔蘇子瞻贊司馬溫公之賢.亦以誠字概之.不可易也.公之性淡泊.自少時得良背之傳於大父.晚年益有所得.而好賢虛受.引接後進.忘其達存.於珪尤辱厚.珪自丙申入齋.朝夕從公遊者十年.時出其狂愚以爲獻.而公不拒也.今將別杖履.求聞過於公.戒以名心矜氣之未盡.珪悚然.將銘之心腑.而珪且以屏除外物.獨超心性.爲公進一解.蓋韓魏公所謂斂神功於寂無者.惟

公備三立三達之美。可以參樂天知性之妙也。謹於校文案竣而申言之。

跋湯莉岡師又占齋詩存

憶乾隆丁卯九月。珪初謁房師湯莉岡先生於邸寓。明年冬。先生仍入都。命賦橄欖詩。爲指點遠合。越庚午而先生歸里。其後己卯。珪典試河南。先生設教於南陽。僅以書敘問起居。不獲面。壬午。先生挈入都。而珪遠宦於閩。又相左也。及珪仕山右。辛卯之歲。長君寶鴻明府自甘肅見星歸。執手悌淚。而先生之音容終不再接矣。蓋珪之得侍先生者僅三年。故於先生根柢之蘊。不能盡窺。及歲乙未。晤仲君省齋於京師。庚子。偕之入閩。丁未。復來浙。今年。始以其手鈔先生又占齋詩存示珪校勘。珪乃得盡讀吾師之詩。其才力雄肆。七言出入眉山劍南之閫閾。而押強韻數十疊不懈益振。則先生之學富而養深者。可見一斑矣。先生與海住宗伯師同年。以詩文頡頑相伯仲。然先生宦未達。而游蹤所至。著作散佚不全。其可見者如此。非寶賢之善讀父書。豈能掇拾珍重。使其得窺麟鳳之角觜於蠹絕膠消之後哉。謹識顛末。不勝愴然。

跋蔣秋涇師詩鈔

先生抗直渾逸。類古之狂者。其教人也。頎揚其善而激其恥。珪年十二。從學於先生。先生一見其文奇之。方諸古作者。閒問珪曰。子何志。對曰。志爲豪傑。先生曰。噫其次也。後七年。珪成進士。官庶常。而兄籌獨從先生游。學益進。初先生獎借珪甚至。至是乃亟賞兄。而責珪嚴。不少假顏色。然後知先生之善教。其性不苟徇於人也。先生詩筆淡遠近陶韋諸家。其本末詳見兄籌所作傳中。今先生逝矣。珪忝膺疇位。僅爲庸人之歸。誰復面斥而繩糾之者。適憶童年之事。陳於先生。而先生之責望於珪也厚。不禁泚然汗出。讀先生之詩。而感槩如昨也。

書馮氏家藏誥狀劄付後

濔生乘驍。出其家藏前朝誥命供狀劄付示予。誥爲永樂九年九月給世襲武略將軍常山中護衛副千戶馮貴者。其前破爛沒漶。誥尾事實。稱貴年四十。直隸徐州沛縣千秋鄉周山郡人。有父馮聚。丙午年四月。於徐州歸附徐丞相從軍。洪武四年。撥彭城衛左所。二十二年。聚年老。貴代役。案丙午元順帝至正二十六年也。是年四月。吳王命徐達克高郵。襲破張士誠將徐義於淮安。濠徐宿諸州皆下。是其事也。又稱洪武三十二年八月。隨軍奉天征討。克雄縣鄚州。攻圍真定。九月。援應永平。十月。攻克大寧。十一月。鄭村壩大戰全勝。十二月。取廣昌。案洪武三十二年。建文之元年。燕王革除其號。追稱洪武也。是年七月。燕王棣舉兵反。八月。耿炳文討之。使先鋒九千人駐雄縣。中秋夜半。燕將張玉襲其不備。陷之。又陷鄚州。耿軍退保真定。燕王圍之三日。李景隆代將。會吳高圍永平。燕王援之。高走。十月。燕王誘執寧王權於大寧。十一月。景隆敗績於鄭村壩。皆其事也。然貴本彭城軍士。不知何以隸於燕矣。又稱洪武三十三年正月。取蔚州。攻圍大同。四月。白溝河大戰全勝。至濟南。陞小旗。十月。克滄州。十二月。東昌大戰回還。案建文二年春。燕師陷蔚州。攻大同。四月。景隆敗燕師於白溝河。王幾殆。再戰。景隆敗績。奔德州。燕王追陷之。進攻濟南。參政鐵鉉懸鐵板碎王馬首者也。及燕王襲滄州。執徐凱。十二月。盛庸大敗之於東昌。斬張玉。王潰圍

遁還北平。此云大戰回還。諱其敗也。又稱洪武三十四年三月。夾河大戰全勝。閏三月。藁城大戰全勝。案建文三年三月。盛庸敗燕王於夾河。斬譚淵。復戰敗績。又稱十月。克西水寨有功。陞試百戶。案是時大同守將房昭。率兵入紫荊關。據易州西水寨。燕王引兵圍之。又稱洪武三十五年正月。攻克東阿東平汶上等處。四月。小河汴河隄靈璧縣大戰全勝。五月。至泗州。過淮河。克盱眙。六月。渡江。十三日。平定京師。十一月。陞武略將軍處州衛後所副千戶。永樂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給與世襲。父馮聚贈武略將軍管軍副千戶。案建文四年春。燕師連陷東平濟陽諸州縣。四月。軍小河。何福平安。徐輝祖連敗之。帝召輝祖還。五月。燕兵遂渡淮。陷揚州。六月。渡江。建文帝不知所終。燕王稱帝。此其事蹟也。又崇禎九年五月供狀稱馮時春係武驤右衛左所副千戶。一世祖馮聚。二世祖馮貴。永樂二年。處州衛後所副千戶。世襲。改常山中護衛。十年。給世襲誥命。蓋即九年所頒之誥也。十五年。調羽林前衛左所副千戶。十八年。病故。三世祖馮得襲職。景泰二年病故。天順三年。四世祖馮旺襲職。成化二十年。病故。高祖馮清襲職。嘉靖九年。年老。曾祖馮經襲職。萬歷四年。年老。祖馮九思襲職。四十八年。年老。父馮應魁。由萬歷丁未年武進士。歷任遼東遊擊。未替。將嫡長孫馮時春襲職。案所謂千戶。從五品。明制。自衛指揮以下。皆世襲也。又崇禎十六年五月初二日。兵部劄付。爲屯田收穫已竣事。戶部尚書傅題前事。奉旨。選擇屯著效各官。委官覈錢。並兵二部著即與議覆。欽此。部議。胡文顯等一十九員。獲息均逾二千石以上。應各加一級。奉旨。是。劄給署副總兵加一級馮時春。案史七卿表。崇禎十五年。傅淑訓任戶部尚書。十六年五月削職。是年五月。兵部尚書張國維免。馮元飈接任。蓋議覆者猶國維也。時春於乘驍爲高祖。生若京。若京生宗璋。宗璋生紀。紀生乘驍。自聚至乘驍。凡十四世。案馮氏自江南徐州遷於順天。終始明代。以武世其家。自元至正丙午。訖今乾隆乙巳。四百二十年之系。確然可考者。賴此三紙之存。其與世之家乘譜引附會者。相去奚啻徑庭哉。馮氏之子孫。其寶而弆之。以爲徵信可也。

書盧中丞尖山壩工紀略後

憶年童齔時。見浙人來京師者。津津道浙撫盧公之仁且賢。咨嗟歎息。十口一詞。然不知其何所措施而得民如是之深也。比後數往來於浙。欲訪其遺事而邈邈越數十年。傳聞異詞。迄未得其肯綮。今年。公子介軒廉使奉命來杭。相見恨晚。既詢悉其實。復以所輯尖山壩工事略示珪。盥沐讀之。乃知我公經國勤民落落大者。非僅以仁言惠施煦嫗市民者可儗也。案尖山當海寧東。爲江水逆流海水上潮之隘。向有石壩。鑿其衛。歲遠工隳。我皇上承世宗丕謨。冀蒼生於安宅。申命大吏。乃時相度。而公適丁其會。老謀獨斷。天佑地符。不數月而大工集。御製碑文。鑴壓巔崖。自後翠華六幸。接建石塘互萬餘丈。鱗排屹峙。以成南丼北亹之勢。然其根基實肇初於尖山。所謂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者。揆厥所由。公之功眞不朽也。傳曰立德立功立言。如公所立。不已得其大哉。應介軒之屬。輒述此以詒來者。

書孟子四考後

予在杭時。海寧周孝廉耕厓。以所著孟子四考示予校勘。比予將行來索。則爲僕人誤束諸笥篋矣。及到

京師。耕匡居鄰生琳趣此發甚迫。已託阮編修元爲予作題辭。應之然。鄙意本欲有所質於周君。故復申之。竊謂孟子道不行。退而與萬章之徒。著書七篇。皆實事也。非同莊生之寓言。與戰國策之錯記諸國事者。故嘗仍以本書爲據。孟子言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孔子卒於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則孟子之生。當在周安王世是矣。又言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此語發於去齊之歲。燕人既叛之後。案竹書爲隱王元年丁未。竹書以武王十三年壬辰。周有天下。至是當七百九十六年。若以通鑑己卯爲周元年。則八百餘九年矣。殊不符也。閻百詩不信竹書而信史記。司馬溫公取竹書惠王改元之事。顧氏曰。據紀年。周慎靚王之二年。而魏惠王卒。其明年爲魏襄王之元年。又二年。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又二年。齊人伐燕取之。又二年。燕人畔。而孟子之書先梁後齊。其事皆合。然孟子在二國皆不久。若中齊事特多。又嘗爲卿於齊。嘗有四五年。若適梁在惠王之末。而襄王立即行。故梁事不多。謂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者。誤以惠王後元年爲襄王之元年也。竊謂孟子前二卷。即其自敘去就先後本末之跡。故始於梁惠王。而襄王。而齊宣王。而鄒穆公。而滕文公。而魯平公。論世者當以此爲彷彿。識謂滅燕者湣王。孟子曾再入齊見湣王。夫孟子自言。久於齊非吾志也。而惓惓於王由足用爲善。若湣王者。烏可與爲善哉。又孟子言。公侯皆方百里。太公周公始封。皆方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與子產諸侯一圻之言合。而與馬氏千乘之國。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周禮封侯以方四百里。明堂位魯封方七百里。諸說大相徑庭。竊謂亦嘗以孟子爲可信。何也。孟子與慎子辨。而舉其在所損乎。若所書不實。則慎子將掩口而笑之曰。子不聞周制封侯則方四百里乎。何不讀周官耶。故鄙見以爲周禮疑非周書也。況地里古今相距不甚懸絕。可案跡而稽也。嘗奉使道出山東者屢矣。自東平州四十八里渡汶河。齊魯之交界也。十二里爲汶上縣。九十里爲兗州府治之滋陽縣。又三十里爲中山店。又二十里爲鄒縣。徑魯境者。計不過百二十里耳。案今曲阜即魯國都。自曲阜而西三十里爲兗州府。又西六十里爲濟寧州。又西五十里爲嘉祥縣。（[illegible]）又州

西北百五十里爲鄆城縣。（鄆城在縣東十六里。魯西境也。成四年城鄆。）是魯之西境得二百二十四里。自曲阜而東六十里爲泗水縣。又東五十里爲卞城。魯卞邑。又沂州府之費縣。在曲阜縣東二百四十里。蒙山在縣西北五十里。是魯之東境不過二百里。自曲阜而南五十里爲鄒縣。是魯之南境不過五十里。又魚臺縣在府南百七十里。武唐亭在縣東北十二里。矢魚於棠。遠地也。又單縣在府西南二百十里。魯單父邑。是魯之西南二百里而強也。自曲阜而北寧陽縣。（寧陽在西北。魯[illegible]）在府北五十里。（魯國邑。）又東北九十里曰鉅平城。（魯邑。成）又府西北九十里汶上縣。（魯中都。）又府北百三十里泰安府。是魯之北境百四十里而近。案魯之東西約共四百里。其南北約共二百里。不能方也。此則兼并之後。所謂方百里者五。近之。實不過方二百十里有餘耳。想其初封。蓋方百里而贏。馬鄭周禮明堂位之言。不如孟子之近確也。

書吳雲亭觀察家傳後

吳編修其彥。予己未主會試所錄士也。奉其尊人中允公命。手函雲亭觀察家傳示予。請書後。案傳爲韓城王文端公撰。諸城劉文清公書。予官粵東後。不逮公觀察廉使時事。傳稱其誠實子良。韓城公端人

也。其言可信。予雖未見公。而中允燦典學有聲。編修能文。益信善人有後。易文言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其是之謂乎。記曰。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然則固始吳氏世濟其美。不限其名。使觀者咸曰。善不可不爲。眞不愧雲亭公之子孫也。豈不懿哉。

祭文

公祭阿文勤公文

嗚呼。天生我公。堯岳舜羲。星飛日抱。龍飆之津。白山高高。綠江無垠。與宰御天。從下麒麟。生而神穎。太阿照把。及其知書。三車衆蝶。鐵金熏玉。胸作大冶。放手萬言。天河倒下。弱冠自鄉。舉於春官。串貫五經。二十三篇。仁皇聞之。喜勸玉顏。召見宣室。公卿聚觀。遂除翰林。侍從禁省。甘泉五柞。莫不從幸。射鵰奏賦。左右手攻。天子奇之。待以鼎鼐。典禮典政。以佐太宰。直聲清德。耳傾觀改。宣布明惠。三使東海。搏桑照曜。想見風采。在昔準夷。負嵎未通。往論厥僉。擁衆見公。獨前叱之。氣如白虹。賊起請命。再使金陵。惟公之忠。天子心重。萬里百粵。于城是藂。滇海春天。牙纛飛動。潭潭我公。不驚辱寵。起官執法。乃兼司成。貳秋冬官。考工明刑。師門北落。是司天兵。威懾而嚴。而事不擾。皋曰都哉。汝試其可。惟我庶獄。敬忠敢惰。惟汝司寇。弼右輔左。無敢出入。無敢偏頗。皋陶庭堅。是作禹相。周公召公。大雅始唱。相公兼之。與古頡頏。權衡藻呂。冠領羣向。自公少壯。大文赤黻。比登三公。手鑄萬物。前後十科。龍殷豹蔚。天下仰公。若高山嶽。休休其心。翕翕其言。愛才進士。若將或先。非惟知之。心乎醉焉。美哉我公。古之大賢。何以佑之。天壽平格。父子中書。同章爲奕。諸孫睍睆。鳳鶩鸞翮。休沐養痾。贊許君寵。帝心方眷。天休其滋。引年憲老。賜藥遺醫。三槐在蔭。四環如脂。耆英社中。諸公委蛇。如何不弔。喪我嵩造。星回三台。帝軫一老。我儕受知。歲在丁卯。同聲哭公。寄淚如潦。

公祭梁瑤林師太翁文

嗚呼。天之篤公。既厚且讓。鞠我相國。而康其躬。相國歸養。無違色容。天光照曜。迄於考終。惟其有之。是以受之。必有隱德。源流經支。自其少壯。爲文陸離。抱玉不售。深藏嶔巇。中一謁選。爲縣學官。寒去不就。老我考槃。惟此詩書。教子及孫。鴻冥蜷伏。蔚爲龍鸞。相國起家。射策大甲。躍雲在天。五色闡彎。論思中秘。金泥玉押。扶桑沐日。功高道洽。帝之元年。普樂天下。公初拜恩。冠帔佩若。相國受知。登崇閣社。三命益恭。以篤公嘏。相國有兄。繼爲翰林。侍公於家。無心華簪。扶持杖屨。湖山登臨。公倡子和。千篇鏘琳。公年七十。有加賜蔡。帝寵以詩。堂槐三本。喻公若祜。世德長遠。公拜受封。綸言煌煌。其後相國。遂參政府。左右密勿。協心翊輔。公年彌高。神明不迁。教成忠孝。以大公戶。歲在辛未。帝車指南。公迎道左。彭蠡老耕閒。年八十。甚接過三。晉秩宮師。錫宴愷漲。於其明年。相國上言。皇帝大孝。敢祈私恩。天子俞之。歸侍是皆。國奕家慶。傳之勿諼。公孫爵貴。少子又舉。世所希觀。公取若予。黃髮元老。雜旒撰履。彩衣嬉子。瑤琊戲舞。再遊鶯旗。載錫寵光。公之榮遇。非古所嘗。婆娑大年。神仙康盈。脫屣歸去。白雲之鄉。我儕小子。受經相門。未登公堂。仰公

罹敎。遠望南極。能無魂魄。公神格思。鑒此誄言。

祭王文山先生文 代作

嗚呼。公之敎行。既久而彰。於家於國。作其棟梁。惟天生之。其意厚將。經法天下。自此浙杭。浙惟世居。光以運耀。在公之先。實有大造。投身虎牙。活人於虆。全隊而出。如翼以葩。故及我公。其德彌熾。左右俎豆。周折規矩。自其性成。與道無斷。匪張匪弛。若承其弨。幼喪母慈。罔替而慟。年令諸孫。蓼莪不誦。事繼母疾。刲臂作湯。其疾去身。赤火燒泐。哭父粵西。祝融寒號。奔喪萬里。山峯如刀。猨鶴哀墜。萬仞下高。三年泣血。今之參羔。管寧穿席。仲舒下帷。肉貫六籍。發辨百師。瓜剖漢宋。擘折孔姬。皆通於行。非華之摛。錢塘和公。與公執友。節公於家。十年有九。季長道尊。鄭子義厚。宮尹諸昆。皆公口授。洎乎強仕。始舉自鄉。般般龍彪。為國之光。無籍而聲。旋登圭琰。赤墀珊瑚。不羅於網。相公賡賢。乃官國子。天子親擧。禮樂所始。以齒德敎。升造秀士。呂黎四門。山鐘斗指。玉磬在堂。石鼓在下。五籍四縣。夏琖殷斝。公皆志之。宮若數馬。窮其根源。派別若嵐。為文大禮。紀之於冊。門開戶張。登降翼如。自明嘉靖。年二百餘。公手是卷。動於尤符。或好議論。措祀陸毛。蛾撼大樹。笑不自量。公口懸河。辨於司成。嗚呼大賢。非公孰襄。放天下士。爭爲公徒。如登龍門。歸然爲珠。乃知賢人。同心所趨。吹箏自怿。騑驪自殊。公之著書。多於三車。周易孝經。入聖之家。事親見天。陰而陽并。其餘鉛槧。萬祀一牙。公敏於善。不可以數。成貧而疾。或窮而旅。新鬼求權。枯骨思土。如忘如安。曰公是求。其行既備。其教更至。故天報之。子才而貴。柔尊親擬。述揆得撮。出使南海。入贊大祕。公久欲歸。爲諸生留。力疾數年。乃得乞休。伊川既老。壯若忽瘳。方期大耋。彭鏗可求。公之食德。亦未云厚。公老而傳。富更登壽。晨吐華文。晡忽彌留。遽然而化。理不可究。公之同僚。視公依放。公之門生。操公几杖。典型雖在。老成焉往。豈獨私悼。天下爲仰。

祭鄺衣園光祿文

嗚呼。公生世家。隱於靜海。文格文恭。左右冥宰。璁山珠宮。神仙所在。騎麟下游。爲國章采。公年十七。起家詞林。時呼小鳳。不數向歆。既貴乃娶。執讃丁壬。崑圃侍郎。金閨綺琴。公方風發。火色騰上。受恩先皇。國士無兩。蚪芒星氣。不汝槐柾。天光豐摩。俾出高朝。遂自鸞臣。視學山右。賜汝封函。莫不開委。再以緇衣。鋤強剔獲。大官有司。恍惕偵候。謂公是非。天子鑒之。作予耳目。不汝瑕疵。公方盛氣。敢於有爲。海鯨傳翅。扶搖下低。再起寺卿。作式中朞。有加寵命。我皇之初。司寇宗伯。協調攀舒。鴻儀鉅典。經綸魚鳥。中能奮振。天子所眷。乃屈帝車。乃値祕殿。選英密勿。宜室清燕。陵台挹斗。莫之敢先。況公長公。繼爲太史。四世清華。莫與比儷。高明之家。隆隆方起。盛衰循環。若我山水。七年家食。起宜玉堂。翺翔卿月。玉山頹唐。淋漓詩酒。風雅獨將。感激漢恩。中座諮榜。公之書法。今之褚虞。片鱗斑爛。珍於球珠。年老筆肆。放意自如。流傳雞林。翁覃嘯嘯。嗟公之才。翹省鸞章。唯風拂鸞。不自過嶷。光祿之瀏。帝眷莫益。誰樾爾木。使我懷傷。則公易簀。朝服簪筆。書空作疏。更謝同列。大衍小劫。我化無恒。去來孑然。哀樂不恤。公其化人。暫下富貴。浮雲如玉。其人簪賓。瀛海同舟。祭公驅逝。招公歸歟。璁廬一醱。

公祭陳給諫太翁文

嗚呼。火敎百非。實爲河源。豫章迅抱。深其本根。非泉曷流。非嘶曷蕃。公世其德。而大其門。公之王父。在明陽九。胸於鄉里。不貨其負。改葬之月。閉門卻走。無俾負者。還我而仕。有王姓者。醫女以債。排個於門。不得自將。或告之故。泣走皇皇。贖其女歸。感而涕滂。流離兵燹。盧江是掠。公伯與父。爲賊所獲。脫其兄厄。徽弟以索。自盧馳皖。虎口蹤躡。皖賊吐驚。解其爾此。驚以刀來。怪問姓氏。揮刀大慟。陳氏二子。解縛送返。贖女者是。公方五齡。居父之艱。牽母與兄。長號不休。母憐子少。吞聲輟收。提之他去。返則啾啾。遂於有室。喪其兄嫂。寄丁孤姪。朝夕哺抱。母昐孫曬。色慘中懆。借婦賜請。勸心櫳褓。母也思子。疾不可爲。叩頭呼天。天高不知。乃手庖刀。割肉淋漓。投之釜中。以作母糜。糜不得熟。母兮奈何。割肉如菽。啓然進和。祷官有聲。終夜無眦。遂然起視。漸失猶疴。更歲十二。母乃考徂。公初割臂。如無劇痛。豈其神明。左右呵護。求仁得仁。血氣乃奴。公自少孤。讀書未竟。念我先世。積善餘慶。二子侍側。無忘悲敬。仲也傳經。治生有孟。天之佑善。數世而昌。惟仲早達。舉於鄉邦。遂來射策。長離高翔。天子所使。官以庶常。仲歌采蘭。循陔曰歸。綵衣稱觴。府尊有輝。公曰汝北。無以我違。汝無野伏。而朝扇翬。天子錫類。受龍王母。金花鳳冠。五采吐綬。王言如綸。公拜稽首。嗟我先世。光遠德厚。仲自翰林。遷於墨諫。峯英南宮。校書東觀。讀言書思。不爲詆讕。緇衣持節。出司漕運。仲往迎公。公曰余來。踏河之濟。以矢子懷。騁驥齊眉。闕非滿階。秋風起兮。余其歸哉。仲賜而請。公曰汝母。我思翩翩。非爲蓴鱸。汝母之北。念汝嫂吳。前年刺股。母愈嫂癯。仲不敢留。擧舟析津。與裳南斗。傾日北辰。復拜使命。遂轉掖垣。仲何天休。公頤大年。嗟公之年。未嘗期頤。天之報公。如川始漸。公何厭世。棄之若遺。人失耆英。星歸少微。嗟我同人。與公頡頏。知仲而弔。知公而傷。落思曾閔。濟德曷彰。孝旨如醴。以升馨香。

公祭同年印松汀吏部太翁文

嗚呼。江左名賢。粵西大尹。桐社神歸。德星胥隕。公以孝行。重於儒林。赤璋白琥。鬱爲國琛。世爾遺賢。旁求若渴。茂才異等。首膺薦拔。褐衣入覲。銅符出宰。嶺雲鐵天。石城脈海。鉤距神明。澄鼓鄉清。柔以教化。而父而兄。威不孝慈。公不權咎。耳提面膩。相持而悲。惟其至誠。無慈不動。誰爲應鵬。公其鳳凰。乃遊廣寧。猛虎遠遁。隨三百里。列竹樹牆。山田初耕。無擾我氓。請於上官。不加其征。鑿池於泮。平因於犴。公或疾病。一邑走汗。二年高要。再遷東莞。東莞之東。巨海門限。虎門獅洋。速牙鷹杖。武夫愕眙。欲介而往。公曰無爲。我行詰之。撡路照海。獨前指撫。嘆咕喇哈。挾呂宋俘。提風飄來。鐵騎號呼。諭以解怨。歸俘於呂。賈船給食。度其國土。大吏上狀。天子題之。分符漢門。擢公同知。咕嚕哺噶。載頂入口。咕喇六艘。欲擾其後。公廉厥姦。先發奪人。飛艦出海。奉曾璜魂。凡公之政。不棘不旋。勤若發機。截以清靜。中能復起。移守粵西。颶風甚雨。化以甘霖。十年因籌。一視而剖。魚鹽疏瀹。公歸何有。民有怨家。構與大獄。公雖去官。慷慨抱牘。公之用心。其後必大。鳳凰老去。鸞鵠爭翽。方啓高門。忽然厭世。公何歸哉。神仙翔戲。我友考功。出後宗子。衰衣禮制。見星哀始。嗟我同人。曷慰我悲。生芻一束。敬致誄辭。

祭沈耒齋先生文

嗚呼。我之母家。爲公本宗。公後於姑。出門有功。會稽峨峨。析津淙淙。自源而委。至於海邦。公以信義。觀時取與。謀若伊呂。無齟無齬。猗南十年。積居廢著。貨交疏舅。我飫我濡。旣穀於躬。聿穀於子。匪縱匪奢。有槪有史。闢其家聲。雝雝濟濟。茁其庭除。蘭芽玉珥。或宰雄縣。於江之南。或馳進獻。起家孝廉。彩舞日愛。綸恩天畀。君子抱孫。總角盍簪。公篤本支。命二子歸。兩姓似續。世奉禴祠。公之純孝。繩繩德業。高門豐閈。苞茂自茲。公年旣耆。神川逾壯。安車遨遊。行不以杖。公私倚毗。鄉閭齒讓。詩歌酌斗。禮稱執爵。方祝期頤。鮐齯無艾。如何不弔。鴻冥鳳逝。厭此喧卑。遽淩埃壒。自非中郎。誰銘郭泰。窅窅津門。首里而遠。四方上下。招些不返。著循徂矣。我心紆繞。敬致生芻。以將哀輓。

祭劉文正公文

嗚呼。惟公正色立朝。一心格主。天下倚之爲泰山。天子虞之爲蓍蔡。贊刑賞。秉鈞樞。宣一人之德。端士大夫之趨。其清風剛氣。凜乎不可撓。而事與萬物。寬然而有餘。蓋公之得於天者厚。而成於學者不可誣也。大上眷公深且久。經綸密勿。巋然壽考。其脫然厭世也。上卽日臨其喪。海內聞之。若隕山而傾斗。公之子。賢且能文。門生學士。徧於朝右。其所以發揚公之功德於不朽者。豈藉此戔戔覆瓿者哉。顧珪早辱公知。尙記公之一二逸事。嘗乙夜退直。宿於翰林之西齋。時冬嚴寒。或假公被。辭之。危坐假寐。或異之。徐曰。錦緣易溺客。始覺心和平。珪私識曰。公之潔身清操。蓋庶幾乎斯言而無愧。及珪初爲監司。謁公請所宜。公曰。子知之。子不憚子與某園蓋乎。某嘗竊於東。子麗而之西。不劫劫以爲奇也。珪曰。謹受教。嗚呼。公可謂得大儒之規矣。嗚呼。公有李文靖王文正之清剛。而躬逢堯舜協於明良。無門戶城府之私。而士氣遂有悴大正直之德。而元氣昌。珪方讀杜甫八哀篇。聞公之訃。不覺感余襟之浪浪。生芻一束。箕尾灼灼。公其不沒。其何以不辱公之門牆。

祭劉東明文

嗚呼。名都大邑。必有望族。蕃衍宗支。豐林喬木。高門著姓。必有典型。國之老更。鄉之耆英。潞惟倅州。處者爲劉。奕世鼎盛。宗敬族收。翁齒未耆。爲尊輩行。諸子從孫。球琳玕琪。翁不充詘。好行其德。何有何無。於我保息。翁勤教子。左詩右史。豈其纖嗇。不如韋氏。我初識翁。潞河邂逅。乘馬班如。重以婚媾。長君學成。旣歌鹿鳴。不負庭教。逢年力耕。昆征弟惠。芊芊衿佩。如蘭茁芽。不榛蕭艾。振振多男。惟翁有之。賓袞積善。惟翁久之。祝翁康強。引年方將。鑿耄槐藤。燭沒榆光。如何厭世。脫然杖屨。白雲飄飄。何來何去。逝水成川。觀河不改。生芻一束。翁乎如在。

祭李郁齋少宗伯文

嗚呼。我友相國文貞公之曾孫。而少宗伯穆亭公之肖子也。高明之家。世濟其美。不充詘於富貴。而循循於詩禮。其行也恭。其處也士。直粹然儒者之養。而淵乎若江海之有原委。自初發策。選翰林。是時同館者。閩有三人。梅崖獨攻古文詞。而公與欄莘鴻臚。爭以實學砥礪。不苟爲瑣瑣嶙嶙。鼎足而力均。旣而擢

侍讀。掌宮坊。分校春秋。典試粵秦。拜中州督學之命。將搏而躓。再起益振。自中允而躋詹事。晉內閣學士。曾不踰年。天子眷忠貞之有後。而知公克繩其先也。乃貳宗伯司空。衡文江南。視學浙江。是穆亭先生之所官也。上念公母老。曰閩浙壤接。而風帆便汝養也。嗚呼。教孝之德意。稽古之榮光。太夫人用名其亭曰再到。而考終於杭。公扶歸安溪。治其松楸而修其宗祊。以示子孫不忘。服除起家。視學北直。實文貞公之所卽。公教士子。惟先公則。六經五子。水塾繩墨。左右春卿。堂構降陟。兼理樂部。夷夔之職。嗚呼。公在官敬而交友摯。與之游三十年。不渝其初相識也。每當風雪之夜。尊酒談諧。陳義甚篤。譜論閒作。聊吟道古。嗣人磊磊如晨星。心相得也。今春公襄慈聖大事。夙夜盡瘁心力。乃得眩瞀之疾。歸急數月。拜疏乞罷。上咨詢久之。乃賜告。且冀其復起也。奈何年未及耆。遽超如脫屣。公之才器。所成就發攄。僅如是耶。子孫林林。其後未艾。而朋友落落。又失一元禮耶。長以舒吾儕之悲思。庶鑒此情之妮妮而已。

祭陳來章少廷尉文

嗚呼。公之際會。可有爲於天下。公之言行。斬不愧乎古人。胡未訖其志而奪其年。在遜聞者且以爲憾。而况情好之素。敎憶昔射策。歲在戊辰。越今三十三年。存者如星向晨。公起家黔嶺。紹定齋先生之家學。執闗乎濂洛闗閩。於經書貫串。心得口解。如懸河之注析津。擬聲發辨。排釋老。擇義利。持如山岳。斷如讞論。自爲翰林典試蜀川。及改御史。遷給諫。指事敢陳。巡城視漕。利病臚臚。嘗曰。必懇惻而有條理。乃仁人之所存。中閒居憂。見星而奔。涉湖江而上祥祠。安先人之窀穸。遂講學於武陵。必晉鄙而後言。訂朗江之學約。中歲婁者十年。丁酉重來。倚道益尊。參議通政。遇食儉貧。知交落落。風古冀摯。二三舊雨。磋磨深純讀書教子。忘其艱殆。今夏受特達之知。擢少廷尉而晉卿班。拜天光於行殿。接前席之恩言。上方嚮用。公將行其所學。而豈託諸空談。胡爲遘此厲疾。溘埃風而上星躔。嗚呼。諸郎林林。清德貽孫。公其寧矣。後死者何以寘衷心而弗監。公其有知。鑒此誄文。

祭同年紀文達公文

嗚呼。九河之靈。龍精之星。降神閒氣。熊熊熒熒。維公祖考。夙有陰德。出衆賑鄕。活人澤涸。河身有物。中夜流光。公生光隱。皆鐘厥祥。公少英特。乘武試文。博學奇葩。遂冠其軍。丁卯之秋。騁儷萬言。兩相賞奇。驚然榜元。甲戌高第。文昌學士。爲友受過。河源萬里。生入玉關。總持四庫。萬卷提綱。一手編註。五掌蘭臺。再宴千叟。司馬宗伯。政禮之首。八旬有二。巋然靈光。遂參政事。辟雍滿渦。宮衙贊秩。旬有八日。般騎歸歟。坐不煖席。閣筵五老。恍與盧三。公歸無所。河北斗南。麗明三章。風桐一葉。魂兮歸來。風雷厥沼。

祭寶閣學母太夫人文 代其門生作

嗚呼。崗妃成國。鄭母啟陽。夫人秉之。輿古顛頑。澄義所落。月文月章。天地之美。觀其所生。故惟夫人。作君子儷。推紫布裳。匪良其秩。熠熠明經。綿綿蟄製。朝耕夜讀。敬於維佩。瑯邪之山。東海之島。羨仙往來。馀傳盛兆。金鈴四乘。縣旌五纓。麟角鳳喙。孔釋斑馳。惟我夫子。幼而岐嶷。能爲范滂。不愧蘇軾。目不再覲。如鳥去弋。夜夢神言。升白雲赤。登於天府。升於秩宗。其惟吉士。天子所賜。紫車翳來。或從而變。馳其文筆。天行

飛龍。子雲奏賦。子淵作頌。白鳳肉飛。鬬雞影逝。魯失鑑光。楚無雲夢。十夜傳書。三館推重。天之眷厚。俾於厥家。大玉小宋。前拔後俺。老鳳將雛。騰霄赤霞。夫人教之。兩世孔嘉。夫子之文。既因而肆。張其侯鵠。十爲下筆。蘇劉之先。李趙之季。以古文變。爲今文制。一遷宮伯。再主翰林。使於晉楚。西俯洞庭。南臨湘逖。仰觀鸞參。波瀾放蕩。光景動俊。欲陳巨麗。遂擬京都。推怒潮汐。卷舒江湖。火房龍闕。烏烏魚魚。天子讀之。以爲莫如。受茲介福。於其王母。丹鳳門高。金爵吐口。手五色雲。爲二老壽。佩鶴負魚。北向拜受。三能中明。北斗璇在。同賦昆明。夜珠得再。黃歸坐參。官宰入對。絕地通天。闔闢不測。豫惟十中。樓惟峻峙。天地文理。元精昆命。命公造士。華實既擇。人之從公。如此鵬鯤。青豫相距。不遠其竟。夫人府與。往來逶迤。況有府寺。舉業相敬。其來方將。如月之恆。如何雍露。忽聞告哀。起居胡悲。陰陽胡穢。天之報施。厥惟初識。誰爲司命。孫胡相催。凡我從游。稱仰母儀。登堂誰拜。及門誰闕。參我觴奠。空此瓶罍。生芻一束。以薦蒸粢。

祭李母某太淑人文

嗚呼。關山東南。黃河西北。風沙欲靴。實生偉德。惟李將軍。淑人之特。猿臂飛聲。鷄林比翼。夫子從軍。蹤關而西。萬里食肉。何以家爲。日出上堂。月明照閨。盤雉刀尺。淑人孝慈。我征粟人。道喝絕水。俯臨深谿。莫敢側趾。公下取之。幾以有贏。一軍從飲。莫不甘美。賊衆尋我。於呑木多。登山盤之。火礮雷轟。血光照曜。來如蜂蟻。日落見星。寇深若何。公謂同袍。彼衆我寡。我不死合。賊豈生捨。大呼下馳。辟易爲馬。賊以破攻。害礙谿闢。且伏且前。飛火燒背。起與賊交。鐵鑽刃碎。我軍乘勝。賊乃大潰。是時戰功。以公爲最。同行者高。弟失厥兄。公還得之。負之而乘。賊追及我。鋒交於脇。回身刃賊。莫我敢爭。天子嘉之。官公於鄭。百夫之長。廿年一氣。功高位卑。色無喜慍。淑人襄之。女子有聞。初公未壯。建此大功。年垂六十。自阿移寨。嗟我未老。據鞍生風。朔方用武。有章薦公。乃授守備。擢之都司。四郡饑饉。惟公治之。七年於邊。神瘁力疲。玉門未入。虎頭不歸。振旅敍勳。勤事第一。帝聞吝嗟。稽典用卹。羽林字孤。蔭子有秩。官爲治葬。存問家室。著籍於官。喪來擧陰。淑人哀毀。願岸傾峯。屬謂諸子。知而父心。國恩家難。敬哉思深。子孝不仕。奉母教子。天佑忠臣。克昌其祀。淑人之孫。翰林御史。三世恒聽。神明上齒。將軍克忠。淑人惟孝。鸞停蘭茁。淑人之教。春秋八十。孫曾繞膝。中更盛衰。明德有耀。如何厥世。擧箕附尾。西望龍堆。同游萬里。我奓命孫。登堂晚矣。寄辭遠奠。以昭彤史。

祭同年馮孟亭母孔太宜人文

嗚呼。宜人之先。明德之後。麟角鳳觜。雖遠必復。婉娩於親。詩禮自秀。盛年高義。光耀孔嬉。惟宜川公。司寇之子。盛彼莊衙。長歌浩水。傾聲比律。德音伊邇。其來雝雝。歸於馮氏。宜人之來。桐華始繹。夫子出門。秋霖被蘭。二時靜好。雜佩珊珊。玉纖結綬。豈敢晏安。宜人有子。石麟在抱。公官於西。雨雪就道。飛哉飛哉。負公慄慄。鬼神厄人。奇疾爲祟。宜人聞之。千里相望。疾苦傳聞。不知其狀。舁以宦能。歲饑孰饋。叢靡在頰。兒啼母愴。四年公歸。兒已五齡。相迎於舟。解頤分髯。奇士失志。奮肯不寡。扶持視聽。於無聲形。舁再起家。宦於江南。子婦專孫。借米甚濱。起居堂上。匪勉苦甘。如何我心。匪疑如悅。自子四歲。早授之書。有不能讀。泣涕

漣如。汝父甚病。汝不自勉。哭而杖之。讀且有聲。母成遣屬。累旬始瘳。起召子來。汝胡惰游。某日某書。爲誰曷不。子大驚怪。曷知其由。惟其夢中。魂魄所以。惟其精誠。式穀是子。古稱賢母。教子三徙。豈若宜人。生死在是。果然穎達。十八舉鄉。侍郎致政。歸而常羊。喜孫先鳴。子其康強。豈知不弔。遽此殞傷。宜人號擗。育身莫捐。事我夫子。十有八年。嘉會半載。般旋終天。子臨而諱。艱難相全。子館於外。母勤於家。非身敢養。效禮有加。曰汝祖貴。嫡孫匪他。無以貧故。有悔若何。子困於試。南北揭來。宜人勵之。無以自欸。乃成進士。文辭焉教。承恩玉堂。歸賦南陔。奉迎宜人。就養京師。蜚聲翰林。分校環闈。出使大邦。羅其瑰奇。遷於御史。豸服光輝。宜人孝慈。自其性成。前母遺女。愛如所生。或嫁而寡。相依惸惸。鳲鳩在桑。其儀均平。性樂爲善。行之不倦。或撫貧子。嘉偶是授。族人無子。附以嬈嬰。宜人之德。其後有榮。是以神明。期於上壽。諸孫繞膝。蘭芽玉秀。鳳綸龍光。褒封既厚。從容天祿。如何有咎。八風胡傷。二豎爲祟。遲我登堂。翻聞致襚。傷哉我友。孝思不匱。文不宣哀。鑒此奠辭。

祭同年邊秋崖母李太恭人文

嗚呼。邊氏之先。厥有大功。假手斷蛇。以遷六龍。族居潛德。累世而豐。將奮乃蹶。在我曾公。公少好學。父母所喜。乃擇冢婦。御輪於李。雞鳴上堂。進退有禮。惟太恭人。實生令子。公出授書。歸而事親。提攜左右。樂忘其貧。如何昊天。奪我良人。伯兮十二。仲也九春。顧此兩孤。上有老舅。死則不可。生豈永久。幽殯在宮。一燈穿牖。兒衣兒讀。予手予口。舅既寢病。甘旨必求。黽勉有無。以春以秋。曰新婦孝。心酸涕流。我不見矣。我孫其酬。菲舅及姑。夫君是從。三喪克舉。生者無歉。天道何期。於茲將驗。伯實有孫。仲勤鉛槧。自贈公沒。歲在戊申。十年仲舉。廿年出身。帝遣庶士。蔚爲詞臣。艱難母教。以昌先人。我來京師。國恩既集。拜受絲綸。母年六十。英英衆賢。子之友執。登堂介壽。詠歌悰輯。仲勤於官。雍容有聲。簪筆右史。授經承明。歷擢清要。星樓遼行。仲容冥秀。出宰江城。再稱蒲觥。再拜帝誥。秀眉皓齒。七十未耄。蓬瀛學士。觀學海嶠。版輿就養。戲娛色笑。遺組九江。戲采有孫。羊城稅駕。花穠錦敦。子壽觥歸。無間寒溫。況有伯氏。方來更番。恭人吉節。食報之始。源源世德。流泉出訊。庶幾大年。宜爾孫子。胡爲不弔。乘雲脫屣。吁嗟我友。風號木催。暑寒川陸。萬里北歸。誰能不慟。名成親逝。何當執紼。絜酒致哀。

祭王母李太淑人文

嗚呼。匪慈子孝。天性之常。而繼母之於子。非深於義而篤於性者。鮮克無閒而益彰。惟我太元王公。孝友純粹。貴而不衰。老而彌篤。明發孺慕。念茲鞠育。人以爲賢而忘其不出於腹。公曰。我母慈我。如所生。初我失恃。兆夢於先君曰。其憐我嬰。邑有李氏賢女。可以問名。以慈余子。余魂其寧。君寤而盟曰。有是哉。使媒往問。視李外王母曰。嘻。媼來求女乎。媼錯愕莫對。外王母曰。否。余夕夢汝先夫人來曰。將以吾女爲嫡。媼歸以告。莫不驚歎。涕淚泚泚。及母來歸。撫吾兄弟。不知其爲異體也。母告余曰。我學於汝外王母。外王母繼室也。吾父先有子。及母生吾弟始孩。兄抱弟戲。墮地裂腦死。母慟曰。汝父知之。是殺兩子也。泣告吾父曰。我失手死之。故汝舅之孝於外王母。其心傾矣。嗚呼。有李母之慈。乃有太淑人之慈。有太淑人之慈。乃

有太元公之恩。是蕻不負神靈之介婚。其事更奇。今太淑人相夫教子。俱爲名卿。而含飴繞牀。壽考而歸於帝鄉。傳稱家之還事。千百世其逾芳。敢陳此辭。以告幽明。

祭徐舅母甚恭人文

嗚呼。我之母家。諸舅零丁。赫然熒光。惟我叔嬸。我母見背。我思悠悠。孰與母近。惟舅母甚。憶母在日。歸家往來。依依周親。婷婷姑孩。我母嚶綴。泣隕如雨。曰外王母。客棺西塹。能返葬者。乃我之兒。我死瞑矣。兒其勿忘。回眸指箧。哽不能語。瞑然魂升。長慟終古。斂而啟箧。有金五百。昔昔不知。慈此易貲。我舅曰吁。悲哉在我。迎喪歸葬。母魂用安。曰姊之金。爲葬母資。遺我不受。舅母知之。我母純孝。我輩不肖。舅於同心。實有大造。我父之妹。妻我母兄。曰鶴山公。官益滇黔。戰松雙摧。二女孤危。舅母女之。室家于歸。母謂舅曰。我女歸婦。彼玉未生。此闕不喜。先君謂舅。無忘舊姻。故爲之女。嫁舅之孫。珪官太原。舅先作守。戊子之秋。親串趨迎。舅擢鹽司。我遷於藩。官署比鄰。無閒爾暱。舅歡神悅。母意疏暢。勸善孜孜。慈生於潔。逵且不寐。日旰不餐。或談名理。出天入泉。克相我舅。黽勉相規。讜言微中。如弦如韋。舅朝於京。以室盖行。惟堂惟垣。緊數親情。身旋於官。母留津門。侍養老姑。以晨以昏。今夏母來。珪謁於楣。告予以夢。如遊閬苑。化身幼女。御風而西。心無罣礙。洞天琉璃。邈然而迩。環守在牀。乃知化人。不戀其鄉。七月八日。舅行視水。越夕走告。恭人病矣。珪往問疾。氣厥不蘇。終夜徘徊。及晨而徂。斂而舅歸。撫棺長號。終鮮兄弟。情深義高。嗚呼恭人。厭世登遐。若持內觀。不滯牀笫。或神其因。曰水晶毬。嬋媛弄孕。於中秋。月輪在天。其光四照。神其格思。鑒此清醮。

祭徐外祖叔母丁太恭人文

嗚呼。堂幼習於母家。而篤珪年在毀齒。始來京華。拜儀部翁姥。旣舅氏慈我有加。我母痛王父母不相見。而於叔父母兄弟。尤往來相過也。不弔癸亥秋。我母疾甚。旣歿。儀部公偕太恭人來哭。臨實手斂之。俾附身附棺。可以無憾也。及儀部公卒。舅氏獨南行。非十餘載。而外王父母得歸於鄉。此先母未瞑之遺志。舅氏實成之。而先君常爲珪言。汝三舅難得。其後必昌也。舅氏官於西寧。太恭人以行。其後敉清泉出玉門關。居和闐。念太恭人老且病。迎養於天津。天津。徐氏之別業在焉。太恭人倦於四方。將以是撫子孫而頤其天年也。舅守太原。而戊子秋。珪以陳臬來。明春。珪遷於藩。而舅擢冀寧監司。比鄰而朝夕者六年。於茲矣。舅雖賢勞於官。其心無日不在慈幃也。屢欲陳情引去。珪聞留之。今年六月。珪以勘水北行。歸未至穀虎口四十里。得舅書曰。太恭人棄我。我卽行。不及待子矣。珪三日夜馳七百里。比至而舅氏先一日行。不及晤。嗚呼。使舅氏抱終天之恨者。珪之故也。與舅氏相聚數年。而倉卒別去。聚散之感。黯然不可爲懷。而豐然可悟也。篤之子女。與太恭人之曾孫子女。世爲婚姻。舅氏將生子。卜其名曰朱。所以聯兩家之舊澤。而慰太恭人於在天也。道里睽隔。敬陳樽酒。臨風寄辭。太恭人其鑒之否。

行狀

劉母王太君行狀

劉君端明將葬其母王太君有日。乃走書千里。述母之貞苦大略。而請珪爲狀。珪習於仲兄暨先嫂劉孺人。時聞母之行實舊矣。不敢辭。謹案。太君母家。世居寶坻爲望族。太君生而孝謹。得父母心。年二十。歸同縣劉府君諱維藩。府君曾大父諱兆麟。以子殿衡貴。誥封光祿大夫。大父諱殿颺。進士。父諱宜韶。候選州同知。生子三。而府君爲長。穎敏好學。刻苦致疾。太君事之甚謹。越五年。而府君疾不起。時太君年二十有五矣。有一女四歲。長子端宸三歲。次子端明數月耳。太君慟絕者久之。五日水漿不入口。舅姑有痰疾。哭子乃更劇。姑陳太君忍泣而責新婦曰。此數呱呱者。豈老人所能勝耶。汝舅聞哭聲。則氣逆不可下。奈何。太君吞聲起。強進飲啜。事舅姑益勤。日夕籲天。爲二老益算。舅疾旣有閒。自授長孫書。太君恐其煩也。則時督之。因識其某字某聲。粘紙飾出。以教次子。及端明爲諸生。曰。吾之識字。母教也。其教女也尤肅。劉孺人歸予仲兄垣。勤儉靜謐。不苟言笑。而天性端慧。蓋太君愛之篤而必率以禮也。其事母解宜人也最孝。解宜人年旣高。見太君則寢飯安。顏色喜。以故太君兄詢舜輔公。欲得太宜人之歡心。必迎太君歸侍之。蓋終身無閒云。其觀夫之兩弟甚友。叔某之子喪母。撫之如子。提攜小叔某亦如之。太君早歷艱苦。中閫持家計尤瘁。晚而劉孺人卒。其家祕之不敢告。然輒形於夢。太君心知之。遂不復問。如是者七年。及端宸客亡。太君哭已。收泣曰。吾老矣。豈以此自殞乎。蓋幾於達矣。太君生平言動有矩則。貞孝友慈。勞苦困阨。幽貞而未光。豈天之佑善。遲久蓄積。必有待於後耶。太君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日月。享年若干。守節若干年。乾隆十八年。得旌於朝。子二。端宸。先卒。娶某氏。端明。增生。娶某氏某氏。女適辛未進士山東長清縣知縣朱垣。孫幾人。某某。女孫幾人。將以某年月日葬於某所。謹狀。

哀詞

臧禮堂哀詞

禮堂自號覺月居士。學優而行孝友。年三十卒。其兄鏞堂哭之哀。爲詞以釋之。

嗟臧孫之愛日兮。何白日之忽偏。豈黃楊之厄閏兮。夭椆底之餘枝。哲兄常瑩瑩而濡筆兮。哽不能抒其中懷。曰予弟孝於蘭閔兮。生命促於淵囘。父疾三年不入內兮。刲股肉而起北陔。兄弟若師友兮。著錄富於幃帷。辨小學於蒼斯兮。精揚許之奇侅。執揮月斧而碎雙璧兮。卞抱璞而兀王駘。祈仁人爲之闡幽兮。掘豐獄而呼張雷。我聞其言三太息兮。傳肯桂之明材。光臧氏之達人兮。溯武文與信寂。德言功其不朽兮。有其二而何歉。況文士之多厄兮。豈大塊乎大獄。

知足齋進呈文稿

朱珪 撰

知足齋進呈文稿目錄

第一卷

平定西域回部告成頌 謹序

平定兩金川大功告成頌 謹序

聖駕五巡江浙樂府 謹序

皇上七旬萬壽文 謹序

恭慶皇上御極六十年萬壽文 謹序

御製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論恭跋

御製反蘇軾超然臺記說恭跋

御製回疆三十韻恭跋

御製十全老人之寶說恭跋

御製顯諸仁藏諸用論恭跋

御製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論恭跋

御製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論恭跋

第二卷

御纂翰詞林典故序恭跋

御製毓慶宮記恭跋

御製才德說恭跋

御製勤政箴恭跋

御製樂取於人以為善論恭跋

御製有大而能謙必豫論恭跋

御製邪教論恭跋

御書謙卦恭跋

御製復其見天地之心論恭跋

御製迎長至論恭跋

御製君子以虛受人論恭跋

御製咸以一德論恭跋

御製君子以懲忿窒欲論恭跋

御製讀臯陶謨恭跋

御書禹貢洪範恭跋

御製既醉備五福論恭跋

御製能者養之以福論恭跋

御製禮與其奢也寧儉論恭跋

御書四箴恭跋

御書左傳范武子使隨一則恭跋

御書管侯歸謀所以息民篇恭跋

御書荀勗省事不如清心奏議恭跋

御書唐呂溫狛姚崇誡宋司馬光蘇軾著錄一則恭跋

御製蘇軾刑賞忠厚之至論恭跋

御製存誠戒偽說恭跋

御製盛京賦恭跋

御製辛巳歲我太宗大破明師於松山之戰書事恭跋

知足齋進呈文稿卷第一

平定西域回部大功告成頌有序

臣朱珪恭撰

臣伏見皇上執天樞。秉神斷。五年之閒。全定西極。決勝二萬里而遠。鏡照纖張。不爽毫剡。稱伊犂。縲名王。蕩餘氛。降諸部。有鋤必誅。無遠弗屆。發之九重之上。而收之八荒之外。亙古以來。未之有也。臣嘗稱怪漢司馬相如作封禪文。班固著典引。其文瑰奇而非事實。或誇珍符。喻封禪。至於祖伊耆。臣秦王。尤不可爲典。唐柳宗元作貞符及雅詩。韓愈作碑銘。然是時唐無他功。憲宗平淮西耳。千里之叛。厪乃克之。以爲如天之勳。不可企及。豈足語於聖神之萬一乎。臣伏讀御製太學碑文及開惑論兩篇。眷責大猷。功歸上粹。蓋帝舜之欽。畏有虞之敕命至矣。蔑以加矣。臣謹案。易稱大人與天地合其德。又曰。天且弗違。冒天固人之所自爲也。臣竊據事徵典。作文一篇。具道天子之功德與天合契者。頓首以獻。其文曰。

上圜昆侖。疑爲廣輪。其外環以裨海。中貫星辰。有啟天德。爲天下君。稱興龍翼。羅圖之紀。不可得稽。蓋昉顓於軒轅。於是襲顓龍。竿涿鹿。五十二征。天下砥屬。少昊倸鞮鞻。顓頊絕九黎。堯平九嬰之沴。舜竄緝[illegible]之胄。奴子以來。於傳可記也。且夫德大者包天域。德小者竊地戒。知有所不照。時有所不逮。漢斬郅支。乾於穢。康唐業維州。羈蠻道謀。宋之有圖。北劉西副。雕延環慶原渭之外。委之夏人。拱手不敢西牧。移拓跋

九世。而降於元。元失其鹿。川來犄之。始啗哈密。中葉而毀。嘉峪關外。直十番。亦不斛攄乎西海。瓦剌窟乎賀蘭。近塞榆林。北爲河套。毛里孩。火篩。吉囊。俺答。蓋先後寇脫其閒。明之守臣。不敢偵瞭。兩兒辨日。孰肸近遠。乘其不袖乎莫斷。公卿迭於槐棘。疆場割其土版。戶樞不知。邊圉四方。威德弗聲。帝用眷命於我大清也。惟我太祖。以十三甲破葉赫。輝發。所向摧擯。遂有遼瀋之陽。至於太宗。長弓大鐙。獨兩自龍興松山。降朝鮮。蒙古列部。聯爲外藩。功莫高焉。世祖受之。天乃全付所有。聖祖既拔三孽。海祀天縡。極西北隅。有厄魯特部。爲阿魯台之裔。天命察之。皇祖是用三傑。天戈指乎月窟。取其鯨鯢而赦其翦刖也。彼酋不悛。猶我西藏。世宗赫怒。遂定青海。莫我敢抗。殲之於厄爾得尼招。賊用大創。我皇上日夜思列祖之光明。自天榮鏡。昭德之致。於有苗方崇。衛淳金川雕題。猺首之國。莫不回面樹領。企爲內臣。天將以準噶爾全部。暨諸回國。二萬里地。授之於我皇。於是綽羅斯之內訌。阿睦爾撒納之來趨。大小和卓木之陸梁。所以啓大功而攜我獨也。夫時者事之鍵。知者決之斷。非鍵曷行。非斷曷成。當敏關之際。羌莫得乎要領。帝曰時哉。操刀中肯。屢殪兩牙。劇阿爾泰山而下。飲馬於河。是時羊頭之錯。未殷其鋒。飛虻之蟁。未抽乎室。犂伊犂庭。俘大台吉。若秦風之振擗。大冶之爛𤉶。易於承蜩而掇之也。既而捋蟣蝨。囓魃蜮。忠者握節、辨者守黑。皇帝不疑曰。是不可不大殪。再張天軍。罪人必得。然後鍾山之子。化爲鶚鶬。負危奧窟。自相灰爛。首惡械。相顧之尸。集狙擁育權之箭。隕坻破瓦。無有存者。從風而靡。莫不歸我。朝蜩封梟。蠅之長。徠虎

脊。魚曰之馬。東西布魯特。婆罕纏橫之路復通。右部哈薩克塔什罕。發鬮鷸蚌之爭遂捨。重石九譯。拜於闕下。輿天無極。功業豈不大哉。彼波羅泥都、霍集占者。我之放豚。出苙負隅。背我大恩。地荒城阻。孰施長鞭。帝曰是叛我義。臣不可赦。原易將授鉞。天討是申。庫車、阿克蘇、烏什、和闐。以次悉平。王師進攏葉發。行萬餘里。攻葉爾奇木未下。退塹乎黑水。當是時。賊衆數萬。我兵三千。守淠城而鑿穴。飲旄勦之飛泉。自非一人。辰居斗運。天輪關張。先時輻湊。強兵鐵騎。驦騑馳驟。曷克拔重圍而破勍寇。若操策而數計者。豈非天授哉。及乎大帥長驅。寇窮而逋。置羅布天。乘其室家。乃收哈什哈爾、葉爾奇木之民。而窮二酋之所轃。一戰三捷。至於拔達山。傳檄授首。所部悉臣。子夜之尸異處。相繇之身不環。蕩昔蠢以爲池。平阿將以爲田。然後殼師假伯。燔柴聚象。以告功乎皇天也。於是諸王三公六卿咸進曰。皇上獨秉天斷。功成甚偉。五年以來。關地二萬餘里。伊古所稱。無有倫比。上尊號。協於秦元。垂之萬禩。帝曰。吁。惟天之佑。惟祖宗之志。其克有成。予其敬事。諏曰。帝躬祼於太室。徧告山陵。兆上下神祇。名山大川。咸秩。酬功行慶。莫不昭晰。乃披天心。攜月窟。窮碑屹乎岣嶁。揭大文之炎炎。歸鴻名於泰一。參帝典以爲三。惟乾乾乎終日。式上帝之所臨。日中必彗。觀天執時。有黃帝之則焉。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有重華之文焉。震用伐鬼方。三年克之。有高宗之斷焉。崇墉仡仡。四方以無拂。有文王之勳焉。彼漢唐之所𦄵孿。宋明之所揭檄。又奚云乎。天道是穆。無聲無臭。聖人法之。不息益勵。惟勤後志。有開必先。雷殷龍見。合謀於神。蹤而不有。是爲乾元。上擣流乎三光。下配乎八紘。天哉皇哉。皇哉天哉。爰作頌曰。惟天九重。萬動之宗。孰協於極。我皇之德。衡氣發機。克灼知之。非惟知之。皇允蹈之。茫茫大地。戒以山海。同於天光。惟皇德所逮。彼咀西域。獷莫之格。嗣

彼白澤。我執而弗射。而天者儀。背天者威。戒柄而弃。火風其灰。我出我師。昆侖之內。披陀萬里。今勞其歸。
非常之原。裘敢或益。今成大功。天心克彰。祇祇翼翼。敬帝之則。勸衆勞謙。萬年無極。

平定兩金川大功告成頌（並序）

皇上至仁天幬。知臨燭灼。神武乾斷。初討金川。服則舍之。不乾厥誅。既而蕩伊犁。收回部。光列聖之緒。闢地二萬餘里。極天西北。哈薩克、布魯特、鄂罕、土爾扈特。咸先後歸命內附。土圭測景。至於日入之部。枕奕僵發。古未有也。乃促浸、攢拉、比惡背德。大師克之。五年。埽其窟巢。罪人族俘。功成大蕆。臣伏讀御製平定兩金川告成太學碑文。暨勒銘美諾、勒烏圍、噶喇依之碑。仰惟聖謨淵塞。天佑信順。靖民之勤。一勤永救。納心惻衆勞。若將不及。蓋堯禹之克讓克艱。不矜不伐。大聖人用心。萬古一揆也。臣蒙恩慈。再入翰林。欣覩盛烈。愧黔淺荒落。無𤇺髮裨效。注鳴翼振。亦欲鼓舞太陽太和之光氣。竊不自量。作頌設一篇。塵瀆遽恐悚。賞釋天子容聖功德。毀於無斁。謹頓首以獻。其辭曰。

天以大氣東九輪。陰揪陽張。亭毒號蟒。或戢鼓而衛跡。或匿蠍而巢𡼏。𠎝生攖㓚。孰溢靜是。厥惟大君。仁以均之。知以先之。勇以剸之。有不若廸。辟以止辟。所以康兆民也。故讚夙沙。塵絶轉嶧。華浯。三危。宜有屆剿絶。鬼方既濟。聖人皆祗之。非得已也。昔周舞厲蜀。秦嗣牧犢。躪其金牛。創於白鹿。漢開四郡。笮就變俗。深入不毛。葛婆之勞。有唐不競。遂騶吐蕃。蘆谷清水。要盟屢寒。羌賊祝乎全蜀。西嫁婦於維州。謀而取之。城曰無憂。牛李爭柄。救恭世謀。金川故縣。小封更置。王建徙州。乘其地利。劃大渡以玉斧。宋劉險而不治。元設碉門。藍長河西。明障雜谷。郭金川寺。稍蠶食之。聿遊其地。夫金川者。因三十三番之嫡子。而並卜韓胡之細也。耶籠之梟獠。孕乎上碉下碉。牛皮之發。箭橋乎沱水。孫水緬綺之斷。縣夐之扇叟。白狗白蘭之舊齒。連天嵩嵷。絶地寸蹊。遠逃烏斯之藏。俯瞰非絡之底。荷蠆尾之有毒。雖螗蜋其必捋。皇天啓佑我國家。自我烈祖。出震御天。八紘八寅。同於太平。皇帝紹重光。來民莫競。乾乾。無一夫不被潤澤。推十有三年。金川用師。則以促浸之跋躓拉而澤旺弊也。元戎西拒。郎卡而莎羅帝曰宥之。是我大造於兩金川而不利其境也。天界所復。何遠不帙。然伊矣爲平川。撫宛馬於內廄。革夷四衛。屯田列戍。其陽城郭。至拔達山蔥嶺和闐。賓窮河源。微張騫之險澤。辨窮實之火敦。遂臨西海。眞覩昆崙。二萬里外。國之西門。徑乾隆而包坤角。彼汝由華離之地。烏足云乎。然而天釋旭升。機發必克。攢拉首禍。促浸背德。澤旺昏而借格。桑其因郎卡死而索諾木於其嗣。始則貿粟擒乎鹿蔓。既而剸女妻乎無弋。狼狽負固而逆命。蟹驍同難而亂齊亂革布之宅家。蹦鄂什之嫡。威天子以爲蒙金隉者埠蟻穴。力原田者憂破傷。不一勞不可以久逸。不暫費不可以永寧。師出以律。首賊是懲。杜參首而命將。執螌弧以先登。於是擢巴朗。復革布。谷哩既克。美諾入據。賊覺走其巢窟。飛蟲懸於一縷。姑句跳而從其妻。迷唐號而喪其父。方移金鼓於昔嶺。請罪人之逃逋。賊乃善幻。由堰夜遁。乘無備之莫故。戕致果之狼蹲。小杜大來。一發一斂。天將儲而殲剪。故不可以五稔也。皆暍一路。然軍而出。皇帝申命阿桂。益汝吉林索倫黑龍江暨健銳火器。凡兵七千。惟汝定西將軍帥之。時則天策蠶覺。虎觽麈壹。六軍一心。廟算神契。西南央擊。大風掃隧。隨八卦之連雲。劃兩宗於抉日。

再收美諾。而攢拉之功蕆矣。詔擒捉格。摩太一隆。鑿天險。誅魁因。馬尼南擇。谷噶西鑑。宜喜斌布。角狗屑將西路大軍。直鋭羅博色。測喇穆。抵於默格。忽超前而瞰後。寒九重之指搆。鏡萬里如投繩。康薩爾梁峪勞劍鋒。太古積雪。蠛蠓龜裂。九鳥不照。飛鷹頭避。木思工噶。路約闊路。三年之間。一月而拔。其時北師自日旁碉寨。攻石噶沙爾尼。戰河之西。而大軍克噶爾丹及噶朗噶。斷畫而控低。刷進克爾宗。加攘尻脂仰劍昆色。火焱拉枯。當則大海。姆嫲池魚。拔栅木以爲棧。渡章噶而上梯。遂披冷角寺。攻於勒烏圍。是惟賊之簹巢。鋼重巔而獨牢。盤經樓於天半。碉卡傑儼而錯交。困獸入穴。斛广外包。五丁畫而鬮斷。九攻畫而莫挑。於是樓林樹栅。鐵河橫梯。鈎道壁而石箭折。碾碓牛而冰岸鐵。擁沙饞於上流。鳴鼓角於地窟。降天出磯。神號鬼泣。中秋之望。聞靈鋭咨。萬餘月黯。蕭條天風。鯨鯢難椿。招揺奏功。遂以夜半克勒烏圍。捷書八日。聞於木蘭之帷宮。我軍合圍。遍噶喇依。跨梁滌溝。先克西里。乘其高標。風怒火熾。榨斛布山。及索隆古。合齊雅中。踐人庭戶。兩北兩路。破竹解瓦。埽獨松。縱馬邦。大會於陛下。乃籍麗物。火熱戰。投焚石。酋天盛纓袭彭咄。蛾螈不漏。掘鐵鍤於大冶。鑠昆岡而裂吼。猰貐投繞其喘。毅廷焚爾天。罪大惡盈。於是嫛婗娘徒。班蘭精夷。爲諸寡年之母。頊皆朱哉之婦。盤瓠則男女搖尾。鄂端則弟弟駢首。錯就俯匐。乞命異剗。乾隆四十一年春二月丙午。索諾木率其兄弟莎羅奔、甲爾瓦、沃雜爾斯丹巴。及綽斯甲大頭人丹巴沃雜爾等。就擒於軍。金川平。甲寅。帝方祇謁東陵。禪桃花寺。紅旗至。惟皇天列祖。佑聖志。中外大悅。神人咸喜。皇帝曰吁。將軍阿桂。首戰藏事。功第一。列爵上公。有加賜。自副將軍以下。論功封賞以差。圖形紫光閣。相臣將臣。冠劍鱗次。乃徵帝典。發文思。銘太學之碑。暨美諾、勒烏圍、噶喇依。天子穆然。念康功勸而敕命之不易也。一篇之中。三復致意。碣石鼓而汗五緯。劉玉壘而表萬祺。告功泰陵。大孝繼志。扶安興啓佐芝澤。春從延禧。荷甘雨滂滂。條風熔旋。日東東較。印大觀而濟德威。登岱宗。酬亭云。告成闕里。假伯秩文。復租稅。卻貢琛。弃耆老。甄秀畯。旋碓舟。棹析津。覽來牟之甘稻。樂豐年之事。興。孟夏之月。六軍凱歸。乃幸良鄉。郊壺而勞之。萬騎案隊。鐃螺旋天。兕甲虎韔。觀者如雲。皇帝謁天受祉。張黃龍之纛。御黎鳳之那。將軍前驅。行抱見禮。夫光霽穆。清蹕雍喜。乃屆雲擊行。馬上奏凱歌三十章。御豐霄杜之側暗。請句龍之錄。清約天安門。新台獻俘。格於帝京。前期以索諾木及其人用。獻於太廟太社。皇帝乃御午門。司馬率組司寇致俘。受俘於闕下。五月朔。恭加上聖母皇太后徽號。曰崇慶慈宣康惠敦和裕壽純禧恭懿安祺寧豫皇太后。推億億年。萬方咸寧。六合由豫。惟聖母篤天祿祜。乃頒詔天下。告於郊埏。名山大川。偏於羣祀。行慶施惠。莫不照軀。朝隮衢歌。臨雕乎舉獅。鏘鏘乎九夏。訂謨定。頌聲作。乃爲遠人畏德。臣德樂德三章之詩。偕樣稗馬。畏德詩曰。光氏石國。守霜之窟。山險蔽虧。不見日月。大夏凋涼。不知寒苦。天威赫赫。岳靈尉中。盤嚴深劂。犬我堅厚。析江茶橋。莫汝險滄。今何有哉。萬斤師磧。攢拉函顛。促浸族誅。兄弟母子。長繩曳曳。蜀之西北。有大山海。皇帝治之。左二萬里。傳告衆人。東西拜跪。皇帝萬壽。有向無悖。臣德詩曰。昔九士司。日夜弄兵。摘身我肉。猬棼谷革布什咱。爲促浸所。掠其婦女。娟娟嫣嫣。彼鄂克什。明攢拉狂。咒詛。蝕汝度鋼。罰維州橋。可以跬踐。偶鶚仰鬭。天奪汝魄。皇帝天哉。誅鋤罪人。殄彼豺狼。此其於自今

以始。我田我麥。我羊我牛。莫我羊紫。塈麗班剛。物率蹈舞。皇帝萬壽。心歸大父。樂德詩曰。峨峨巘山。滿滿江水。去天一尺。江歸於海。正陽化醇。熙熙若春。千歲林哉。今爲內民。夏有甘露。秋無盲風。冬日曖曖。害冰和融。蜀士饒腴。咸賜復除。赦過宥罪。與民𧶼姓。嶷嶷都護。我鎮我撫。畇畇屯田。我戍我保。白狼槃木。樂談之大。爲斯朶甘。吐蕃邏娑。天錫皇帝。冒育中外。日月出入。無有疆界。聖德高厚。恩澤周帀。皇帝萬壽。與天齊合。陳詩歌之。天人之孚。四極太和。嘉祥允符。是故一夫不獲。坐以待旦。惟皇帝仁。榮觀萬幾。丕應徯志。惟皇帝知。勿貳勿疑。九圍以聚。惟皇帝勇。百姓日用而不知。聖人之謨。豈不容哉。堯曰。日愼一日。舜曰。惟時惟幾。禹日孜孜。湯先暇台。故動則有厲。必先靜則中心無爲。以至於萬年。固我丕丕基。

聖駕五巡江浙樂府並序

乾隆四十五年春。帝幸江南浙江。爭民氣。勤民功也。皇上法祖臨民。在宥榮鏡。歲辛未至於乙酉。巡東南者四。自是以來。儆兆延企。慕思羽翠華之耿光者。十有五年。乃得報可。先是清陶莊引河成。旣有事豫河。上渡黃之日。躬禱於河伯。厥明。決口就塞。河復其道。若合符劑。於是淮徐所在堤堰。命以時次第修築。而浙之海事。魚鱗各塘。悉發金錢石。親臨籌度。盤舉指定。奠萬世功。謹案周禮肆夏。詩時邁也。曰。及河喬嶽。般曰。允猶翕河。言王者巡狩四嶽河海。高高下下。陂障宅居。非尋常行慶施惠之事也。若夫湛恩盛沛。賜蠲復租。巨億萬計。禁絜奢誠。流就問耆年。登髦秀。官士軍商。周眞浹洽。非逢天子七旬萬壽。純嘏蕃祉。俾大江南北海隅蒼生。親覩穆穆印印之輝。自朝至於日中昃。勤勞民庸。至誠無息者如此。皇哉。萬古未有之盛烈也。臣濛恩備員清禁。未與扈從屬車之塵。竊攝萬姓鼓舞抃蹈。宜有燦爛華封之辭。可附聲律者。謹擬迎鑾樂府十有九章以獻。其詩曰。

皇猷純鑠。極和由庚。五臨杭彼。八風宣行。四十五年。嵩岱塈聲。衡殷南斗。河江緯經。天臨地奠。兆人叶情。鑾鈴逌瑤。肅雝觀聽。右一章十二句。

帝臨紫壇。元日卜辛。皋搖旭旂。穀我下民。象載留俞。龍袞發祈。民曰曠哉。十有五春。甸服銍秸。拜賜復仁。觀邇暨遐。賁蹻昀昀。右二章十二句。

濟水流灤灤。方山秀崛巍。嶷秩於岱宗。軌道經下泚。五汶滙異源。泗沂輸同委。青陽汎滲漉。齊魯榮假始。時哉鳬鴈聲淸周右鄭。里耆媼何熙熙。康我耕與耔。右三章十二句。

大河泥泥東南趨。淸口敞欲淮泗俱。陶莊隄外八百丈。引黃北注斷長渠。仁皇六巡親指畫。巢梯直下砷哉謨。年深壤固待疏瀹。功成聖宰天所命。禹碑手紀四載積。蛟龍蝘蜓行歸墟。躬臨河防更跋履。允猶般頌繼乘輿。右四章十二句。

中春十日帝觀於河。惟儀封未塞。豫之民以咨嗟。謂爾河伯。璧玉禮有加。至誠徯志。順風通沙。架鑿枝椿。連艦艘艘。千里一息。赴壑就科。天佑神相。冰蟠舒波。慰我宵旰。凝勤實多。右五章十六句。

淮水湯湯。禹州惟揚。湖瀆競趾。山縣錯岡。萬竈沸海。千騶轉檣。施舍已喜。蠲振及商。天命監觀。中山堂。衢犛艘制艦發梁。飾以制度。阜且康。化南自北。蹕入商。右六章十二句。

龍艦發瓜步。鷁首迎澄瀾。青山忽近遠。天水浩已寬。紫金屹中流。瑤宇高空攢。倒茄銳無躋。虹天出梯壇。望心一登覽。六合恆大觀。列用指焦固。辨樹檣江干。右七章十二句。

徑銀蒜抗京峴。曲阿泊夾岡。衍衛金牛。眺黃鵠。披芙蓉。染溪淺。錫惠研。激鳴琱。翠華之陰芳蘇。右八章十二句。

虎阜兮坡陀。華山兮穹窿。通門闢二八。茂苑荊曲沿。天平上鑒巖。其畫俯滙瀲。五車星氣聚。六御龍光烝。三江故東瀛。涵浸日月浮。吳猷起滄浪。聲耳樂魚鳥。右九章十二句。

吳越同星。嘉禾壤錯。女勸蠶桑。農勤蒲籜。煙雨空濛。鴛鴦秀擢。玉帶湖澄。車溪晴薄。春風喈喈。芳澤滋澤。浙西唱于。恩先咨度。右十章十二句。

白塔激浦口。赭山浙海門。疾雷乘驟氣。鬻岸春沙痕。柴塘樓石茁。滅入撼厥根。帝廑濱海民。爲爾安墊尊。崎嵜合巳五。貝試羨取效。萬年計磐石。工大誰能論。魚鱗齒俯縱。堤逦排山跟。蓬萊鳳皇館。瑞若兕鬣靈。右十一章十六句。

浙山姸姸水滿汀。湖光江色搖空青。面湖背沉洞天闢。近挹遠取皆瓏玲。寶石寶雲接爲嶺。靈隱靈鷲低南屏。鳳闕遙見萬松古。龍井倒浸風篁瓶。迎湖未擬白堤下。楔水已迎重天翎。閒望蟠氣蔚容照安瀾。庭績符清寧。右十二章十二句。

覽浙水兮右旋。溯大江而東上。馴敉圉於石城。接之而兮鍾蔣。梅岡芬其兩花。天闕屹其抗掌。緬秦淮兮委蛇。謀龍蟠之罔象。眇六代其紛員。稱殷禮於肸蠁。潭滂湃乎江闕。施南陽而北嚮。右十三章十二句。

山陽西南隅高堰。鍵其脛北當淮泗。衝南擋潛湖。嘘璿馴所偆捍。逾稻元龍踏圖。彼洪澤寬。淮鑲支祁。覘題尺題皆口滿汗。導桐柏。皇來龍雖武。念茲擴廣岸。金堤以次完。疑甃易堅石。長介淮表民。畋田宅尉宅。右十四章十六句。

河延道兮鼓城東。交挾汴泗瀉兩洪。黃茆岡起雲龍麓。蘇隄蹟與戲馬同。舊川旣歸建瓴下。切和地防紆天衷。蜿蜒左右巖碭近。嘘噏消長淮海通。韓山圭山石堰接。分命岡度求康功。琅文大書記河復。黃樓何事誇元豐。右十五章十二句。

帝咨岳牧。惟河海奠居。神人謀人。非山川是娛。東南喁喁。無已屢省。士事勿飾。木事勿鏤。頒金太府。賜所過租。全復蹕所。溥弛舊逋。百司伍士。拜級受糈。存問觀駐。肆赦眚辜。功宗咸秩。祝於幽遐。大澤摻流。蹈舞康衢。右十六章二十句。

三江拔麗則。華雅多和聲。斐河傾天漢。風草抒下情。陳詩逢夏諺。奏賦擬漢京。齒青握口秀。菁莪兆以征。學校廣弟子。科第開巳庚。作人崇尙賦。假世鑄先鳴。右十七章十二句。

大園乘樞。三辰光華。大塊實與萬寶。紐牙文亂。尭暢文明。舜歌洽斁。民風疏寫。性和。龍書龜篆。名山刻摩。軼言皇極。矢音崧阿。右十八章十二句。

帝車般兮斡亦能。蒔星大角行天中。河游五老邀海道。上下臚蹕蕃嶽豐。五巡江外祉南京。七十萬壽勤

天工.天道下濟如張弓.旗民惟星如雨風.日光月輪敞於東.萬年聖德歌乾隆.右十九章十句.

恭擬皇上七旬萬壽文 謹序

乾隆四十五年八月.恭逢皇上七旬萬壽.普天臚歡.臣伏讀周書洪範.九五福.一曰壽.唐孔穎達正義曰.王者思睿則致壽.言睿爲五德之本.思爲君主之官.納黃鍾之宮.召和而凝命也.堯典曰.欽明文思安安.皋陶贊舜曰.慎厥身修思永.然則詩書所載.聖主所天永命.必有所以致之者也.臣沐浴壽宇.蹈舞太和.竊忘其鄙陋.作睿樣一篇.推本天子睿聖之德.徵乎文章功烈之盛.而篤無疆之天祐者.誠足陶甄唐虞.而衆於命於億萬年矣.謹拜手稽首以獻曰.

遂初大赤含孳中黃紐牙.絪縕摩盪孰宰孰樞.三辰瓶天.綱爲斗車.六味甲地.延壤墾壚.人統乎聖.思通乎虛.不息則久.與天地俱.諒哉.三皇五德之紀.訖於赫胥尊盧.或以二萬八千歲始.或以千二百歲修.或以三百年著.蓋遐邈寥闊.而不可與據.孔子刪書.斷自唐虞.放勳重華.粵稽而知.敕天之命.思日孜孜.周公作無逸.述享國之本.在知小民之依.厥後太元神策覩七十二代.唐志上瑞名六十四事.祥符異牒.參百冊八椷.乃歷九疇而尊七緯.憧憧搰搰.豈曰容乎.我大清受命.乾確坤隤.皇上握三才之樂鏡.首五聖之光緒.濬哲性成.緝熙學聚.揭元五期.統天六御.穆穆純純.有密旭升.中夜以思.呼吸帝謂.乃闢鍾假天神.函鍾出地示.肆獻祼饋食.懿於四時.愾僾氣.永言孝思.至德爲本.律根籥枝.思我國家.肇基大東.創業頗庸.長白松杏.鴨綠混同.賦盛京而三謁.敘蘇爾滸戰功.揭艱難神武之烈.貽厥無窮.思在昔渠廼篤記功宗.乃惇敘親賢.闡幽紹封.因心繼志.德厚信矼.思萬幾惟一日二日.昧爽不顯.日夕不遑暇逸.以澳大號.而在治忽.八枋之張.納省括也.四門之闢.納庭闕也.思民惟邦本.曰雨曰暘.洽風清嗣.祈穀大雩.穡田增嫠.省歲所在.方隅水旱.則大發金穀以振之.遂賜蠲緩.亘億億萬.特詔普復天下.推正之供者數焉.損上益下.大賚之頒.典也.思五方之民.必躬親覽觀.乃周知其隱.自畿甸而近.北綰木蘭.東秩岱宗.諧闕里於兗.涉淮而江.巡於吳越.四險五嶽.中嶽太室.百年熙熙.跋翠華焉.樵石沈玉.黃復其道.斷渠引河.淮瀆於堰.捍潮築碣.海甯於薄.康功田功.萬世永賴.則心勤而猷遠也.思覲光而揚烈.在詰兵以講事.秋獮冬閱.綏蒐故旆.射鹿饋鐵.貊彝.西征不庭.洗馬月窟.秖若王於廟社.蒇兩朝之撻伐.伊犁廓捐.和闐歸厥.綏拔達山.關二萬里.至於大宛.康居.昆侖條支.辨河源而臨四海.井絡之阪.金川負嶋.再舉盪之.梁入其阻.德威所屆.六合一家.乃敷文思.煥文教.天穀游源.天施扶藻.信天開盛之論.太學告成之碑.百六十篇之體.七十二候之詩.御製四集.海宮日新.莫能究窺.開稽鑑.闡史與.鑑三闡之津淵.緝四庫之脊要.惟聖多能.龍韜雲叢.同文九譯.又極游藝之神妙也.於是天子惕然而思曰.予承天命保民極者.於今七十年.敬之敬之.其敢錫厥庶民.乃增甲乙之科.下鳳皇之綸.庚子元日.宴酺饗懋.紹書二十.遐邇合新.春幸東府.申夏羿旋.格於北嶽.至帝曰晴.天下其勿以介社爲事.奢侈粉紛.予將役乎山莊避暑之宮.時則老人出丙.重輪麗天.梯航麇至.鶼鰈來深.乃有閑庭斯山.日暖則臧.曰班禪額爾德呢.越萬里而用賓.昔在崇德.閒始識與人之興朝於順治.遂賴荷金印之頒.百卅年而再至.祝純嘏於聖人.以大梵音稱無量壽.遂

說偈曰.頂生大輪王.治世八萬歲.地味如醍醐.如乳酥如蜜.四寶須彌山.阿耨達池水.顧瞻師子日.流出徒多河.爲閻浮提源.浩浩注東海.奔茶利迦華.香聞大千界.如兜率天壽.滿十七億萬.他化自在天.九百億萬歲.非阿斯陀果.不作壽者相.皇帝大功德.福不可思議.於是秀眉龐齒耆老.文學博士.稱賀同聲而稱曰.天地悠久.我皇體之.人情爲田.我皇耕之.泰三無私.一心無爲.不思而得.萬福純熙.四極之和.交泰中外之歡.允治天子.方定天保.觀曰英鋭.至中勤曜.業岸弁崇儉.示民無乏.至德不德.戒之攝持.思難闕易.作宥成變.鈞鐺仁壽.浩氣濃浹.心之精微.崇效卑法.萬年無疆.自天佑之.惟聖睿哉.惟聖壽哉.

恭擬皇上御極六十年萬壽文 謹序

臣竊惟尚書紀帝王之政.惟堯舜稱之曰典.典者.常也.萬世不易之法也.故曰.天敘有典.又曰.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又曰.其爾典常作之師.孟子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惟堯舜立人君之極.故萬世帝王.成取則焉.今觀二典所載.堯則明德.親族.平章.協和.欽若.授時.疇咨.諸大端.舜則齊政.類禋.巡守.封濬.欽恤.詢岳.咨牧.命官.考績.諸大端.煌煌萬世由之則治.違之則亂.心法治法.一以貫之.故曰典也.欽惟我皇上臨御六十年.心則堯舜精一之心.政則堯舜欽明之政.勳功煥章.炳赫紛釋.執筆者難磨鉛重軸.掛一萬漏.若以勾股測天.窮於揣管坐井之技.於大圜之量.不能闚豪分寸也.顧臣竊以爲我皇上.實心純德.邁古式今.聚民之愛.樂天之樂.作君師之則.垂燕貽之規.有確然世世遵守而不可易者.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斯之爲可久可大之常道矣.不揣弇陋.謹作皇典一篇以獻曰.

皇帝同天協德.曰純誠仁哲.剛健文明.信天若天.孜孜惟虞.不息而日新.歲舉三大祀.祈穀於上辛.日在畢而常雩.日南至而郊.北至禮乎方澤.必躬必親.儆惕亦而耕帝籍.中祀而乎八佾.夙夜基命.克迓睿眷.曰信天主人.曰雨而雨.曰暘而暘.步禱於壇.曰惠雨乎.蓋寅籲而屍瀆.若觸石之泰.雲自初哉.齊見上帝默祈曰.予承天承祖.惟保極至於六十年.乃古稀八徵.允符初願.不倦於勤.其在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皇帝紹衣念祖.追遠繼志.夙興悲顛實錄.周而復始.肆獻祼饋食.時享月祀.四謁盛京.長白發秩.天作高山.穆然遐思.詠瞻仰.松山杏山之戰.追憶隨誕.五朝冊寶.琢以和闐之大玉.冠服騎射之訓.守於世世.東西上陵.感捐臨而瑞慕.遙蓋而懊慎.御寓存乎仁.皇繩祖武而匪解.其在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所以繫世祜而孚天叔也.皇帝至性至行.篤於慈寧.問安先意.視無形而聽無聲.以天下養者.六十有七年.奉安輿而上壽.合海獄而承歡.敬乎永慕.若將終身.執禮過乎皆閔.誠孝動乎天人.推恩錫類.四極歸仁.所以地察而天明也.皇帝惇敘九族.仁洽義周.十一世之瓜瓞.見七代之茂.色賜四品之冠帶.龍光於鼇府.復蓉王之崇封.記功宗而不秩.興滅繼絕.微顯闡幽.仁厚鍾於麟趾.五福五代.卅元孫而逮雲.仍樂千春與萬秋.所以繩繩引翼.世德作求也.皇帝萬幾勤遠.乾綱獨攬.月在旦.宵旰綸綍.關門聽治.所且批札.辰譜已報.不留昇刻.引對守牧.詳問懷觀.先覺之照.如神.小大之情必析.知人器使.採狂陟黜.九城萬邦.不隔戶闥.是以中外允釐.而曲成萬物也.皇帝以天爲心.保民如子.省歲從星.稱課晴雨.賜復蠲糧者三.恩免正供者五.國賑貸.巨億萬萬.正月始知先春事

與。今歲諸路積逋二千萬有餘。特恩周溥。六巡江浙。若皆躬舉齊稼。所至曰幸。問民疾苦。河防蜿蜒。海塘鮎鱗。指授疏濬。功邁神禹。肆赦緊滯。空嚴囹圄。是以民氣舒而國本固也。皇帝生知天縱。好學時敏。詩文富有。充棟連軫。著論經史。抉聖精蘊。實事求是。元元本本。通六方之音字。紬七閣之編簡。經筵百篇。手著御撰。石鼓石經。辟雍列建。西安西而東灤陽。新舉客之嘯巘。恩科十四。作人造選。鴻博經書之舉。獻頌異等之賞。披華振實。鳳翻虎變。以萬方發獻。歌闓闓而峻設壇也。皇帝智勇天錫。神武龍首。筆十二齡而行閱。發二十矢而中十九。威弭木蘭。朝列藩而扇狩。兩平金川。再定伊犁。遂徵回部。至於西海二萬里外。皆爲我有。輔何歸其象馬。安南佩我印綬。廓爾喀降而金瓶頒。嚴洋靖而鯨鯢揩。原燎草薙。不數焦荷之小醜。是以功成十全而篤膺祚厚也。皇帝德盛功峻。禮則樂雖。定列代帝王之祀。以尙賢也。賜勝朝守節之謚。以顯忠也。貳臣有傳。以勵貞也。勤臣必世。以酬庸也。開千叟宴。錫嘏徵也。譜三百篇。正雅風也。是以制作大備。而教思无窮也。皇帝心堯舜心。誠一不息。心天地心。與天合則。四知惟幾。四得惟德。超六帝之諮旒。邁八徵之稗膺。五福集而不去。髮十全成而猶戒得。其在益之九五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旨損上益下。聖人所以懷萬國也。記曰。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是以垂裕无疆。蕩天庥而保民極也。頌曰。惟聖法天。惟天佑聖。堯舜同符。仁心仁政。八徵耄念。九敍先叟。觀天觀民。萬世準。由遵之盡善。明明顯顯。綱舉目張。是之謂典。皇哉典哉。堯中舜性。體之惟誠。行之惟敬。願以斯典。垂億萬年。天佑民順。純純乾乾。

御製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論恭跋

臣惟天道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一陰一陽之謂道。天不能有陽而無陰也。文予武取。德手刑則。聖人不能張文德而弛武刑也。孔子於復之彖傳著之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而猶不言者。體好生之德。而貞元循復之術環。可默而存也。欽惟我皇上。備德在躬。與天合撰。是以天篤我皇。位祿名壽。階敘並崇。方增無極。而皇上體天之心。被被六合。恩浹威章。兆民爲樂。鼓舞蒸蒸於仁壽之世。伏讀聖論。敬知因材而篤。栽培傾覆之所以然。天縡聖心。純合而無間有如是也。

御製反蘇軾超然臺記說恭跋

欽惟我皇上。心學精深。得一貫萬。正內該外之宗旨。非前賢途轍超解之說。所能較量其淺深也。臣淺陋愚蒙。何足以窺測一二。乃蒙恩旨鈔寄閱看。臣榮幸蹈舞。心開目明。百讀研思。眞發蒙而釋結。竊臣竊解所鈍。亦皆體認心理。守內則患遺物。逐外則恐累心。每扞格而不能融洽也。今伏讀御說。以蘇軾遊於物之外。爲雖高而無用。不如遊於內。以求正心之本。而合天地萬物爲一體。大哉聖言。一哉聖心。是堯舜孔孟之心傳。而萬古不易之精蘊也。孔子之言心。莫著於易。於艮言心之體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於咸言心之用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而其自言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孟子善言心曰。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夫惟盡心於內。而外不遺。是以無外非內。而內不擾也。堯舜之執中。孔子之從矩。孟子之立大。皆所謂遊其內者矣。我皇上萬幾勤乎宥密。至誠格乎天人。功擴文煥。中位和育。而純亦不已之心。無間

於一刻也。竊謂彼遊於外之超然。非眞超也。告子之不動心也。惟遊於內之超然。乃眞超也。孟子之不動心也。聖人之援民如此。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一心而已矣。蘇軾學非周家之言。烏足以與於大聖人心得之精純也與。臣不勝欽悅誠服之至。

御製回疆三十韻恭跋

臣謹案西域自蔥嶺以東。天山以南。南山以北。其國五十餘城。漢唐都護者。羈縻而已。未能盡有其地也。唐時回紇。屢爲邊患。鳳林魚海。間詩人尤三歎焉。欽惟我皇上。聖德神功。與天無外。蕩平準部。底定伊犁。俾大小和卓木。於拔達克山而古沙東、于闐、疏勒、尉頭、溫宿、龜茲、焉耆、依耐諸國土。悉入版圖。柔威懷德。傾心內嚮。於是除準噶爾之苛政。施以新恩。與之更始。漸摩淪浹三十年。而仁道化成。若是其盛也。既溯河源於阿勒坦噶達素齊老。以證司馬遷班固之是。而闢唐宋元之謬。功擴文煥。至矣。臣伏讀御製回疆三十韻。奠定其山川。則禹貢之即敍也。考辨其貢利。則職方之九服也。先知艱難。而無思不服。則書之無逸。而詩之有聲也。信天順民。而勞謙保豫。則有大而能謙。大易之精蘊也。肅穆典則。與六經相發明。誠篤祜於昊穹。而垂裕於萬世之謨訓也歟。

御製十全老人之寶說恭跋

臣聞堯德廣運。惟四。舜大功有二十。禹無間然者六。伊古聖人。亮天熙績。純純常常。舉其大端。可概而述也。欽惟我皇上。德凝五福。功隆十全。邁八帝之延洪。廓四極之聲教。超鑠萬古。獨膺天篤。大順大備。豈可以數紀而益測者哉。臣伏讀御製十全老人之寶說。仰窺皇上巍煥不與之聖心。竊謂三郊精禋。雩祭響應。開先不違。自我視聽。則事天之全誠也。省山發其。紹庭繩武。顯承謨烈。八旬敬慕。則繼志之全孝也。篤敍功宗。本支千億。五世一堂。燕貽蕃錫。則親親之全仁也。闢門昭舜。鑑照萬里。彰癉執中。乾綱坤紀。則御臣之全明也。四蠲正供。賑發無算。奠海翕河。思艱實阡。則勤民之全惠也。恩科十四。耆英千叟。辟雍圜橋。麟郊鳳數。則教育之全澤也。詩文萬義。淵源七閣。石鼓石經。禁論廣說。則文德之全富也。闢疆海西。洗兵

天外。佛士咸皈。金瓶世寶。則武功之全靖也。八徵用念。九疇用嚮。斯頤懋勤。萬齡天貺。則福壽之全臻也。四知惟幾。四得惟德。謙謙有光。乾乾不息。則心學之全純也。遐數悉數。掛一漏萬。日新又新。光華旦旦。蓋一日二日萬幾。五十八年以來。至於萬年無極也。天全乎大圜。而九重十端不足以測天。地全乎大輿。而九土十形不足以盡地。聖全乎大德。而九如十有億兆京陔不足以紀聖也。惟精惟一。惟日孜孜。皇哉聖哉。皇哉天哉。

御製顯諸仁藏諸用論恭跋

臣惟太極兩儀。動靜互根。以成一闔一闢之妙。顯仁藏用。一而神。兩而化者也。聖人同體天道。純亦不已。精義入神。即所以出而致用。利用安身。即所以入而崇德。成己成物。合外內之道也。我皇上握樞建極。崇德廣業。貫天地民物於一中。德發揚翊。則大理物博。於秩緝熙。則純粹以精。聖人內外貞一。過化存神。所謂帝堯同天。巍功煥章。皆心法也。伏讀御論顯與藏內外如一。方能合天地萬物爲一體。聖人之蘊。昭乎

窮神知化之盛矣。竊思仁者。內也。而何以言顯。用者。外也。而何以言藏。陰陽無端。乾坤互宅。唐虞之執中。
孔子之一貫。我皇上身體之而切言之。故精義實有超乎先儒詁說之表者。非因聰明睿知達天德之聖。
曷足以與於斯。

御製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論恭跋

臣惟天地之道。本乎太極。而貫乎五行四時萬物者也。莫顯於易。孔子之贊乾曰。大哉乾元。贊坤曰。至哉坤元。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變通莫大乎四時。舉八卦而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該之矣。舉坎離而八卦該之矣。坎離之中。卽乾坤也。乾之用九卽坤。坤之用六卽乾。舉乾而坤該之矣。故曰一也。聖人法天。曰一日二日萬幾。曰惟精惟一。曰協于克一。曰一以貫之。天地之德。無大小一也。聖人之德。無大小一也。故曰。純亦不已。我皇上體天之心。與天合一。六十年孜孜不息。八秩開五。而乾乾終日者。又孰能窺而析之曰。此爲川流之德。此爲敦化之德哉。詩曰。於緝熙單厥心。夙夜基命宥密。非天下之至健而至一者。不足以與於斯。

御製寬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論恭跋

臣案言聰明者。始於皋陶。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可謂言之切實者矣。泰誓之言。可與洪範參觀。二五事。三曰視。四曰聽。視曰明。聽曰聰。明作哲。聰作謀。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夫父母之於子。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有百倍於子之事親者。大學釋民之父母也。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而洪範則言無有作好作惡。是非自我民聰明之眞厭歟。好惡惟民而我不自作。聰明自民而我不自作。是之謂寬。是之謂父母之心也。我皇上明鏡萬里。聰達億情。而一本於精誠。此體天地之慈。而保在宥之眷亦者也。所以不逆億而先覺。無偏倚而建中者歟。

知足齋進呈文稿卷第二

御纂詞林典故序恭跋

臣聞敷政官人之道。有本有文。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故文學之士。贊經綸。敦教化。成德達材。不可闕也。有勳華之文思文明。則有拆枚元愷之謨猷。有媯姬之文命文德。則有皋益周召之賡揚。漢之文武光明。則天祿石渠明堂辟雍之禮樂。不勝書也。唐之貞觀。宋之嘉祐。則瀛洲北門玉堂寶文之清切。有增美也。蓋際日光雲倬昭回於天。穆明緝熙。觀會於運。聖聖同揆。經緯在宥。從未有如今日者也。欽惟我皇上躬日新之德。懋時敏之修。武功告成。文教敷洽。天元周乎甲子。人文同乎河洛。典章該備。六十四卷書成。取進辰諭而午發。親煥奎章。揭其體要。教以根柢。大哉皇言。傳示遐近。臣民孰敢不敬應而鼓舞砥厲哉。

御製毓慶宮記恭跋

臣謹案。稚樓躍淵之地。祠禁升霄之所。天命眞符。非親閱所能測度也。我朝慎簡元德。以爲天下得人爲仁。純皇聖容通乎帝謂。然猶面稽天若。中卜再三。至癸巳而告諸南郊。癸卯而誥於列祀。乙卯而始宣諸四海。蓋天位王器。如是之鄭重也。立儲之日。中外歡悅。天人嚴洽。丙辰元日。重光重輪。授璽於我皇上。以毓慶宮爲重華之協。訓政聽政者三年。所謂繼繼者如是之久而化成也。皇上以爲立萬世之大防。垂萬年之大猷者在是。大哉聖謨。德者。繼之基。民者。命之本。毓慶者。毓德也。祈天永命者。得人而安民也。企鑑

玉契卽丹書無逸之懸心日也瑤山長翠卽夏啓周文之敬承繼也雲扉松棟見奕見戀先天後天昭乎如揭日月於億萬斯年矣

御製才德說恭跋

臣聞洪範曰有猷有爲有守守者德也猷爲者才也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是貴德之說也咸有一德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愼協于克一而歸本於一心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是本末之說也虞廷莫大於治水然鯀汨陳其五行則九載績用弗成禹修鯀之功而至於地平天成萬世永賴其自言曰祗台德先不距朕行豈非德全於才裕彰明較著者哉我皇上於用人行政之間深知其難而發爲才德之說天下知聖衷之所向不敢矜其一才一藝而勉於守以達於猷爲則不敢以無德之才自欺欺人并不敢以無才之德拘墟自安於無用非鼓鑄天下人才以收器使之效歟

御製勤政箴恭跋

臣惟乾之象傳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蓋乾備元亨利貞之德故二三四五皆有君德而六位時行則勤莫勤於乾之不息矣其餘備四德者六卦坤屯隨臨无妄革皆臣道也因其時合其德則能承天而輔化所謂克勤于邦業廣惟勤民生在勤者合上下之道也書曰君子所其無逸所謂勤也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故曰勤則善心生也我皇上朝夕乾乾與天合度故一日二日謹於萬幾而緝熙純嘏氣志不懈者用疑承昊繹鼓勵百工四方儀光皆仰一人之心學而躬教臣等敢不敬寅贊爲於下以仰副聖主之勤求治理於無斁也歟

御製樂取於人以爲善論恭跋

臣惟孟子稱子路聞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一勇於改過一誠於好善而尤以大舜取善與善爲大蓋言善量之無窮也故曰舜之居深山無以異於民物也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則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可爲善於形容者矣夫有人我之見存則不能若己有之舍己從人雖勉而好善其所取者僅矣惟樂取於人者斯能與人爲善是以天下之善皆歸焉執兩端而用其中此惟精惟一之心傳也伊尹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所以合衆善爲一善而化天下於同善也欽惟我皇上虛己察言欲善如渴故無不達之下情無不照之衆志御論所謂見善必取取善必備者聖人之心昭乎揭日月而示臨觀矣臣竊以爲成己成物時措咸宜者明善誠身之要功也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希聖希天之極學也皇上本聖賢之極功臻誠明之神化天下蒼生之福萬方黎獻之願也

御製有大而能謙必豫論恭跋

臣惟大有之象與乾爲體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其上爻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孔子繫之傳曰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能有大也有大而受之以謙則堯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不矜不伐謙所以尊而光也裒多益寡萬象光明虛己而受萬善恭儉而本一誠節用而愛人德盛而禮恭此有大而謙之實

也如是則必受之以豫矣豫順以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役使華勤而不應揆志所謂由豫大而得也此序卦自然之效有其德乃備其福也欽惟我皇上兢業體乾虛公無我斥豐亨豫大之非廑保泰持盈之念以謙儉慈爲寶以時幾敬爲常以誠事天則雨暘不違以誠勤民則風草從化以誠應事則氣志如神伏讀御論所謂以天地父母之心爲心者大哉皇言與先憂後樂仁民愛物之聖學也

御製邪教論恭跋

臣聞有教無類聖人之廣大也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仁與義二者一也背於仁則非仁也放於利則非義也王教之所不容也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又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王政之大端也君師之統一而已矣所以持世而正人心也二氏之說殊途而同歸苟違其本旨皆教豈不嚴亂賊之誅乎大哉皇言首重所誅者叛逆也未習教而抗拒者殺無赦習教而在家持誦者原無罪也白蓮教與叛逆不同乃顯而易見之理聚衆斂錢流爲不端是在良有司實心化導其握要之說也臣以爲欲人人皆正其心惟大君正一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中外以正四方則從欲以治誰敢不革面革心以違天取罪乎如有違者以刑從之則不怒而威於斧鉞矣此所謂禹湯克己之心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易曰與天地合其德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此必然之理也皇上之心卽天心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臣敢拜手心說誠服而敬跋以申其說不勝懽惕之至

御書謙卦恭跋

臣案地山曰謙以山之高而處地之下有其實而不居其名謙之至也謙內卦皆言吉外卦皆言利所謂六爻皆吉也至於利用侵伐利用行師然則戰伐之事亦必以謙爲貴矣書所謂滿招損謙受益者也而九三爲卦之主一陽統五陰曰勞謙君子有終吉象傳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則惟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不矜不伐故成允成功帝王先勞無倦而歛如不自足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上畏天下畏民謙之誠矣夫是以天佑之民順之不言利而利積不期功而功成謙之受益也如是我皇上日勤萬幾心勞兆庶不自以爲已治已安也是誠所謂謙尊而光勞謙而萬民服者也御筆書此以當箴銘誠天下無疆之慶也

御製復其見天地之心論恭跋

臣案復德之本也是以王弼釋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以爲復者反本之謂也天地以本爲心者也故動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見也朱子以爲積陰之下一陽復生天地生物之心幾於滅息而至此乃復可見在人則爲靜極而動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也是二說者一以爲靜極爲心一以爲靜極而動爲復見之心所謂仁也故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言致一也一者誠也所以不息也仁也所以生物也此天地之心無時而不見而聖人於此特發明之所以見天地之心無刻不昭著於乾元之始也繫辭曰復以自知王者中心無爲以守至正敬天之命惟時惟幾蓋其道心常爲之主灼然自見於獨知獨覺之中以戒愼養其源以

謨獨知其幾.則所發皆與天地合德而同心.故天地位而萬彙理也.皇上與天合釋.觀萬象於宥密之源.而握至靜以涵至動焉.其卽北辰居所之義乎.天地之心.卽乾元也.卽坤之直方大也.其見端於七日之來復徵之.萬彙之所由生也.洪範曰.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其推聖人以天地之心爲心.故能立心而立命也歟.

御製迎長至論恭跋

臣聞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聖人於天.蓋有以知其深矣.夫天.循環乎赤道.而萬古不息.日循環乎黃道.而萬古不息.然而卒與天會.則一歲一週.必於冬至之度取齊焉.極長至於東井.極中分於二分.而極短則會於星紀.以是寔天地之始焉.迎而不見其端.故曰.天以爲正.周以爲春.陽氣始萌.於是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又冬至則斗北中繩.陰氣極.陽氣萌.故冬至爲德.鍾律權土炭.冬至陽氣應.土炭輕而衡仰.天地之氣至信.故曰中孚.揚雄之言曰.陽氣潛於黃宮.信無不在其中.是也.夫十月謂之良月.又謂之陽月.十一月謂之暢月.蓋地之植也.不見.則其胚胎也無力.故亥子之交.坤復之際.所以終始乎萬物者也.所以先天而天不違者也.迎之義也.我皇上敬天誠格.迎日受益.蓋有呼吸通乎帝謂.升恆兆於幾先者.故於迎長至之典.闡後積德.有非純生所能窺而萬一者.故曰.堯之所以聖德同天.故能欽若昊天也.陽者.君象也.陽復而君象彰明.蓋有堯之德.則帝德廣運.巍乎煥乎.無不光被四表也.一日二日萬幾.乾乾不息.無刻不生機縣密也.豈必屬嘉物於觀象.得寶鼎於軒后.紀連珠合璧之盛.致八能五蓋之古云爾哉.記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故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夫是以惟動不應徵志.而中命用休也.迎長日之至.孰有大於是者哉.

御製君子以虛受人論恭跋

臣惟山澤通氣.不獨澤之體虛.山之氣亦虛也.蓋不虛不能通.不虛則所受者亦寡矣.況山上有澤乎.聖人於咸之六爻.取象於拇腓股思脢輔.各舉一體.而大象取其全曰虛.此天地之全體妙用.而人之所以合德於天地也.蓋太虛者.絪縕元氣之周流無閒.而至虛者.中正主靜之受益无方.惟聖人知之.咸恆所以爲下經之首.而澤山雷風.猶坎離而配乾坤者也.咸六爻以人身取象.而九四當上下中之.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言心體也.繫辭傳發明之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推之日月寒暑之往來.蠖龍屈信之變化.精義入神之致用.利用安身之崇德.極之窮神知化之不可測.豈非至虛之妙.不可言說乎.孔子贊舜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又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非至虛無我.能若是乎.然則以虛受人者.必如舜而後能臻其極也.御論喻之於水.在瓶滿瓶.在壑滿壑.而極其量於海.海下而爲百谷王.又上推其運太空.而取則於天.至矣.咸受之義.無以加矣.然則爲君之道.孰有切要於虛受者乎.四海至廣也.萬幾至衆也.雖然.陳於至尊之前.而以一人之心思耳目.辨之俄頃.而不爽豪釐者.此亦難矣之難.以恃其明.而矛盾之難.言恃其聰者也.然而有道焉.莫如致虛.虛者.無私也.無我也.常明也.常覺也.至敬也.至誠

也.無私則公.無我則容.常明故照.常覺故靈.至敬則一.至誠則神.如風雲雷雨之出納乎山澤而不留其跡.日月寒暑之變化乎山澤而不尸其功.材木寶藏出於山而不匱其蘊.龍蛇珠貝興於澤而莫窺其藏.豈非虛而受者之應用無窮乎.我皇上智周仁體.山敦澤涵.納萬彙於幾先.如大圓之鏡影.故能感天地而不應徵志.感人心而天下協和.昭鑑昌言如大禹.寬仁好問如成湯.明目達聰.執端用中.則有虞之心法也.舍己從人.知哲安惠.則放勳之廣運也.先天而天不違.則乾之健也.後天而奉天時.則咸之速也.故曰.法天於無心.體道於無我.養心靜則中守心敬則正.惟躬行之.是以實之視切而有味也.抑臣更有進者.虛者不自覺其虛.日孜孜而不倦矣.盈者惟恐其不虛.日兢兢而三省矣.萬善集於盅而不能盈.萬福備於躬而不敢泰.其惟聖人乎.惟神也.不疾而速.故受之以恆.

御製恆以一德論恭跋

臣案繫辭傳三陳九德.於恆曰.恆.德之固也.又曰.恆雜而不厭.又曰.恆以一德.其繼咸速而申明恆久之義.彖曰.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彖傳曰.恆.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恆.夫疾風不終朝.迅雷不終日.何以謂之恆哉.聖人觀乎乾坤之應.乾一索而得女曰巽.坤一索而得男曰震.恆自泰而來.九變四而剛上.六變初而柔下.於是雷風相與.實乾坤交泰也.巽順而震動.六爻剛柔皆應.皆恆久不易之道也.而其德則純乎一.於損之六三發明之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舜曰.惟精惟一.咸有一德曰.協于克一.曰一哉王心.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中庸曰.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何也.曰.誠也.惟誠故不息.不息故恆久.此日月之所以久照.四時之所以久成.聖人之所以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也.御論以咸爲乾德.恆爲坤德.其義精矣.更以恆久乃日新.義尤相足.盤銘所以有日日新又日新之說也.昔在高宗純皇帝.臨御六十年.凡一日之起居.一歲之順動.閱時閱歲而誌之.若合符契.不爽晷刻.此聖人壽考備福之徵.若天行地氣之久而信.所謂貞夫一者也.我皇上紹聞衣德.纘序永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臣伏願固始終而不渝.經煩雜而不厭.立不易方.德惟貞一.重巽以申命而從欲以治.洊雷以修省而爲民致福.咸之速也.恆之久也.所以克肖乎乾坤而作民父母爲天下君者乎.

御製君子以懲忿窒欲論恭跋

臣竊惟損自泰來.損下卦乾之九三.益上卦坤之上六.是爲損下益上曰損.損之大象傳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說者謂懲忿如澤.窒欲如山.可謂善用損者也.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懲之窒之.所謂絕利一源.用師十倍者也.伏讀御論.言速於心.必求諸道.小人怨詈.皇自敬德.不邇不殖.若成湯非食惡衣.若大禹抉身心之根芽.體性命之健順.至矣.無以加矣.臣謹推而衍之.忿如火.其熾諸外者易制.而藏諸隱者難忘也.欲如水.其泛濫橫溢者易防.而浸潤滲滋者難克也.法語之言.不惟從而改之.巽與之言.不惟說而釋之.說必釋.從必改.是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與能舍己從人者也.見賢而能舉.舉而必先.見不善而能退.退而必遠.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當止.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

復行也。是惟能克己復禮者也。故曰、損、德之修也。我皇上擇義極精。意必胥化。損益之妙用兼之矣。是乾坤之全體也。

御製讀皋陶謨恭跋

臣惟皋陶之陳謨也。以身修思永爲知人之本。又以知人爲安民之本。推其行於三德六德。謹其幾於一日二日。衍其政於五典五禮五章五用。上揆之於天。下觀之於民。終之曰敬哉有土。此萬世帝王之心法治法。一以貫之者也。皇上時幾慎憲。則天勤民。曰可不克艱哉。言乏知人之明。雖期安民之效。誠切實憫要精一執中之旨也。天下大矣。萬民衆矣。欲惠心孚於惠德。必審官先以知人。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其獻於前席陳奏者。孰誠孰僞。不逆不億。抑亦先覺乎。明生於誠。公本於空。如日之照於上。如鑑之懸於堂。而妍媸過而不能遁其形。枉直射而不能逃其影。則哲之道不勞而得。而又以修身誠意爲本。所謂邇可遠在茲者也。此理與大學互相發明。臣謹推演聖意協於六經之精義者若此。

御書禹貢洪範恭跋

臣謹案書序。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武王勝殷。以箕子歸。作洪範。一紀禹治水之績。作貢賦之則。一述禹受洪範九疇。敍彝倫以爲民極。所以平地成天。本心出治。萬世之大法也。我皇上熟讀而手書之。御見聖人之用心。通乎天人。而切於政本者也。臣惟禹貢定貢賦以三壤。奠山川於四極。而終之曰。祇台德先。不距朕行。萬幾豈不審於行心乎。舜之稱禹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豈非以恭儉爲厎慎作民之要歟。孔子贊禹曰。吾無閒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禹恭儉之德。飲食衣服宮室。俱不以累其心。而專力於神民。至誠而無閒之實心實政也。故不言利而利及天下也。洪範以五事敬五行。以八政制國用。以三德養人才。而本於皇極。純於一心。然則君心爲萬事之主矣。政莫大於理財用人。能恭儉則不患其貧而民自足。能求賢則敬爲守者進而頗僻遠。理財用人之本。視乎君心之向背。誠則天順而人信之。不誠則天違而人疑之。是故心者。庶徵福極之樞機也。皇上求治若渴。經國惟勤。日月以堯舜禹之心法。誠求於宥密。則太平可立致。而天心協。民氣醇。何願而不從哉。天下萬世之福也。

御製既醉備五福論恭跋

臣謹案大雅既醉篇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正義言能使一朝之臣。盡爲君子。以此致民大安樂也。士者。事也。言其才可以理庶事。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其文兼公卿也。君子者。其德可以君上位。子下民。公卿以下亦稱之。其意通於洪範。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王者又用三德是以能嚮用五福也。然則欲致太平者。可不以人才爲兢。使人有士君子之行。以召天休而凝敉命乎。夫天子以身承天命。受祖考之付屬。爲萬民四海之宗主。非得人不足以共治。而君子小人。迭爲消長。何以使人有士君子之行。豈易言哉。必也君正心以正天下臣庶之心。其養君子也。若股肱心膂。所謂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也。箋言成王有萬年之壽。天又助以大福。謂五福也。正義言君子萬年。

是壽也。天被爾祿。是富也。室家之壼。是康寧也。昭明有融。是攸好德也。高朗令終。其命有僕。由考終命也。十倫之義。賜爵祿於太廟。見錫賚之施焉。惟人有士君子之行。是致五福之要道也。我皇上孝思維則。勤求治平。又於培養人才加之意焉。以誠求之。以誠先之。則人皆知勉爲士君子。而恥爲側頗僻之行。太平之基。兆民之福在是矣。

御製能者養之以福論恭跋

臣謹案春秋左傳。述劉康公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其存誠性命之義。純粹精矣。又曰。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謹內外。實則誠之所發也。中者。命之本也。誠者。敬之主也。五行命乎天。五事用以敬。合天人而一之也。以之立存心。則建用皇極也。以之均八政。驗庶徵。嚮五福。所以歲月日時無易。從庶民之好。爲三德之標準也。人君養性命之源。其在敬乎。其惟誠乎。是謂能者也。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享國長久。爲萬世則者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受天之祿。救民之命。如是其重且急也。可不敬乎。可不誠乎。敬勝怠者吉。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我皇上御論。闡抉天人之交。允爲精深而明切之至者矣。臣既伏讀而敬繹之。尤願聖人夙夜基命宥密。設誠而致行之。則惟勵不懈後志。錫保極於億兆蒼黎矣。培養備福。在於一心。臣民遠邇。無能窺淵吾之閒際。惟誠意懇惻。允塞乎宇宙之間。豈不於萬斯年。受天之祜者哉。

御製禮與其奢也寧儉論恭跋

臣聞禮之所起。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既得其欲。又好其別。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然孔子答林放之問。乃以儉爲本。何也。孟子以恭儉爲治弼之先。老氏以慈儉爲三寶之二。豈非以攝損聚益者天之道。制節謹度者民之命哉。臣伏讀御論。發明忠信之本。而以大禹之勤儉執中爲無閒。可爲體要粹精之至矣。然而挽末流之習俗。致蒼黎於乂安。以禮坊民。莫如以儉帥先之切實而無弊也。豐亨豫大。豈不美盛而立隳哉。然而天地盈虛。與時消息。鳴豫介石。君子慎幾。推儉則欲易養。求易給。知稼穡之艱難。惜民力之勤苦。清明在躬。利澤下逮。中外貴富之家。無敢驕汰作慝。以干大順。此所以爲寶。所以爲本也。夫儉非禮之正也。而崇禮由禮以治天下者。必以是爲先。豈非近根之幹。近源之流哉。皇上躬行儉德。屏玩好於耳目。絕言利之端倪。傳大禹之心法。握宣聖之樞機。天下幸甚。

御書四箴恭跋

臣聞克己復禮。仁也。其切要之目。則在視聽言動。視聽言爲耳目口之官。動則該乎遍與身矣。程子四箴。發明最爲體要。是入聖之門。而爲己治心之學也。我皇上御書於册。而又推其義於君臨天下之法。蓋體仁足以長人。而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惟口出好興戎。德惟一。動罔不吉。皆古帝王傳心之要旨也。視則兼乎色與玩好矣。聽則兼乎聲音與出納五言矣。言則兼乎綸綍渙號矣。動則兼乎興作與臨位矣。而尤在於一心樞機宥密之間。慎之又慎。敬之又敬。克之於幾。復之於獨省。以一心與天相應。與臣民相見。則非

七十七冊

禮者。無由伺吾之間而入之。夫然後所視所聽所言所動。皆明而治。天下無不仰之若日月也。由四勿之勉。而臻四無之安。所謂仁也。皇上克知灼見。身體力行。臣何由仰贊聖德歟。

御書左傳楚武王伐隨一則恭跋

臣聞忠信者。人君所以孚格神祇上下者也。聖王以禮率庶政。而必本於忠信。易繫辭傳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是以自天佑之。然後達乎天民之交。通乎幽明之故。孔子曰。使民如承大祭。則合而言之。義更精矣。左氏所載隨國賢臣之言。最爲近古。如季梁云。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以民事爲本。而以神格爲符。知所先務矣。三禮莫詳於事神。豈以繁文而干福哉。誠知民神呼吸相通。而天人聰明相應。故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曰。我戰必克。祭則受福。其於民也。絜其好惡而施措護之。是以惟動丕應徯志。不待卜筮。莫從而無違也。我皇上念切民依。而敬事昭格之誠。基於宥密。秩於肸蠁。眞所謂有嘉德而無違心者。自然民和而神福之。庶徵時敍。而四表會極。御書內傳。陳之座右。若所無逸而豳風也。抑思列國嘉謨嘉猷。小用之則小效。如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者是已。其敝在不能設誠而致行之。三代以後。昭鑒灼然。未有念茲在茲。一誠貫乎萬幾。如今日者也。

御書晉侯歸謀所以息民篇恭跋

臣聞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晉楚爭鄭屢矣。悼公盟諸侯於戲。鄭未心服也。知武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其克己也忠。其責人也恕。故曰。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惟鄭。可謂知本矣。於是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乃修儉德。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遂服鄭而成霸業。竊謂春秋列辟。惟晉悼最爲近道。其用人也。六官之長皆民譽。魏絳戮其弟之僕而不遷怒。用其和戎之策而遠人歸。城虎牢。修德息民而服楚。何其正也。幾與舜禹之舞干。文王之因壘同功。所謂自勝者強。治內者無敵也。天下豈有民安國治。而標末不理。心治清。元氣固。而四肢不喻者哉。我皇上自強不息。綱舉目張。求民之莫。若恫瘝之在己。自然時和歲豐。而萑苻若振槁而風靡也。御書此篇。蓋有會乎德禮不易。無人不懷之指。而明政刑。詰戎兵之道寓焉。傳又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亦可與先憂後樂。思艱圖易之義相發明。故有取云爾。

御書荀勖省事不如清心奏議恭跋

臣謹案西晉時。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荀勖奏議。以爲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其意以清心爲本。以省事爲先。得其要矣。周六官各屬有府史胥徒。所謂庶人在官者也。蕭曹相漢。致畫一之歌。皆起家於吏。其後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然省吏一末也。論語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是得人乃六計弊吏之要也。又曰。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懋德懋官。功懋懋賞。則清心爲省官之本也。董仲舒曰。正君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端本而末自舉矣。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則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自然無曠庶官。天工人代。我皇上夙夜宥密。以勤萬幾而齊績

敉。若網在綱矣。

御書唐呂溫頌姚崇誡宋司馬光蘇軾著錄一則恭跋

臣惟稽古所以式今。貽善可以裨政。我皇上好學敏修。幾餘博覽。於經傳之嘉言。旣擇精而識要矣。又取唐臣呂溫之頌。姚崇之誡。宋臣司馬光。蘇軾之著錄。選擇而手書之。以備披覽。竊窺呂氏天道福謙。人生在勤之語。可得敬天勤民。以爲親庶政之本。姚崇公平正直。以喻持衡。已兼十事貴難之要矣。司馬光惜時之六術。遠謀之制。保邦微於萬幾。已賅資治通鑑之綱。蘇軾除州職而陳六事。卽其進陸贄奏議意也。自昔名臣。納忠建白。不在政人之著。而在格心之微。是以言者無迹。而聽者沃心。抑法語巽言不少。而從改說繹。則嘉謀嘉猷。取之皆是。而惠心惠德。其益无方矣。然舜之大。在於樂取善。我皇上於古昔嘉言。誠好而探索之。以爲身心之助。以端政治之原。至於若此。則天下孰敢不精白一心。以竭芻蕘片壤之獻也歟。

御製蘇軾刑賞忠厚之至論恭跋

臣謹案此宋嘉祐二年禮部試題。歐陽修主試。疑其客曾鞏所爲。置之第二者也。其所云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蓋設辭。取孟子皋陶執之而已矣。王制王三宥之意。然推皋陶刑期無刑。堯舜刑故無小。亦豈有意輕重於其間哉。惟其當而已矣。合乎人心。準乎天理。賞一人而天下勸。刑一人而萬民革。所謂仁也。是忠厚之至也。論語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皋陶謨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皋陶豈忍輕人命而曰殺之三。以待堯執法而曰宥之三哉。軾一時權變之言。不以辭害意可也。我皇上大公無我。至仁無私。賞必當其功。而使人知爲善之必邀福。刑必當其罪。而使人知爲惡之無倖逃。而哀矜惻怛。詳愼三復之意。猶餘於法外。而不能自已。中心同天。厚德如地。至誠悠久。自然深入乎四海兆民之心。而變化於仁壽之域。而從欲以治也。

御製存誠戒僞說恭跋

臣惟誠者。交天人。合上下。一氣貫之之道也。易曰无妄。又曰中孚。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備元亨利貞之德。天之所以命人也。澤上有風中孚。信及豚魚。至誠之所以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也。一有詐譎爲幻之心。則無本之木。榮於一時。敗於頃刻。所謂不誠無物也。聖人存其誠。孰敢以欺妄僥倖於下者。不待逆詐億不信。而先覺之照。御事考言。雖有非議之僞。不能掩其肺肝矣。欽惟我皇上以誠事天。以誠臨臣民。而不肖者狃於習之不善。自謂可以得計。而不知其欺天欺人。實自欺耳。求福而取戾。弄巧而是拙。不可以爲人矣。伏讀御製存誠戒僞說。反覆申明。甚矣。聖心之仁也。以不能移風易俗。自引爲咎。仰見聖心之克己而恕人也。爲臣民者。孰敢不革面革心。百[illegible]聖言而心說誠服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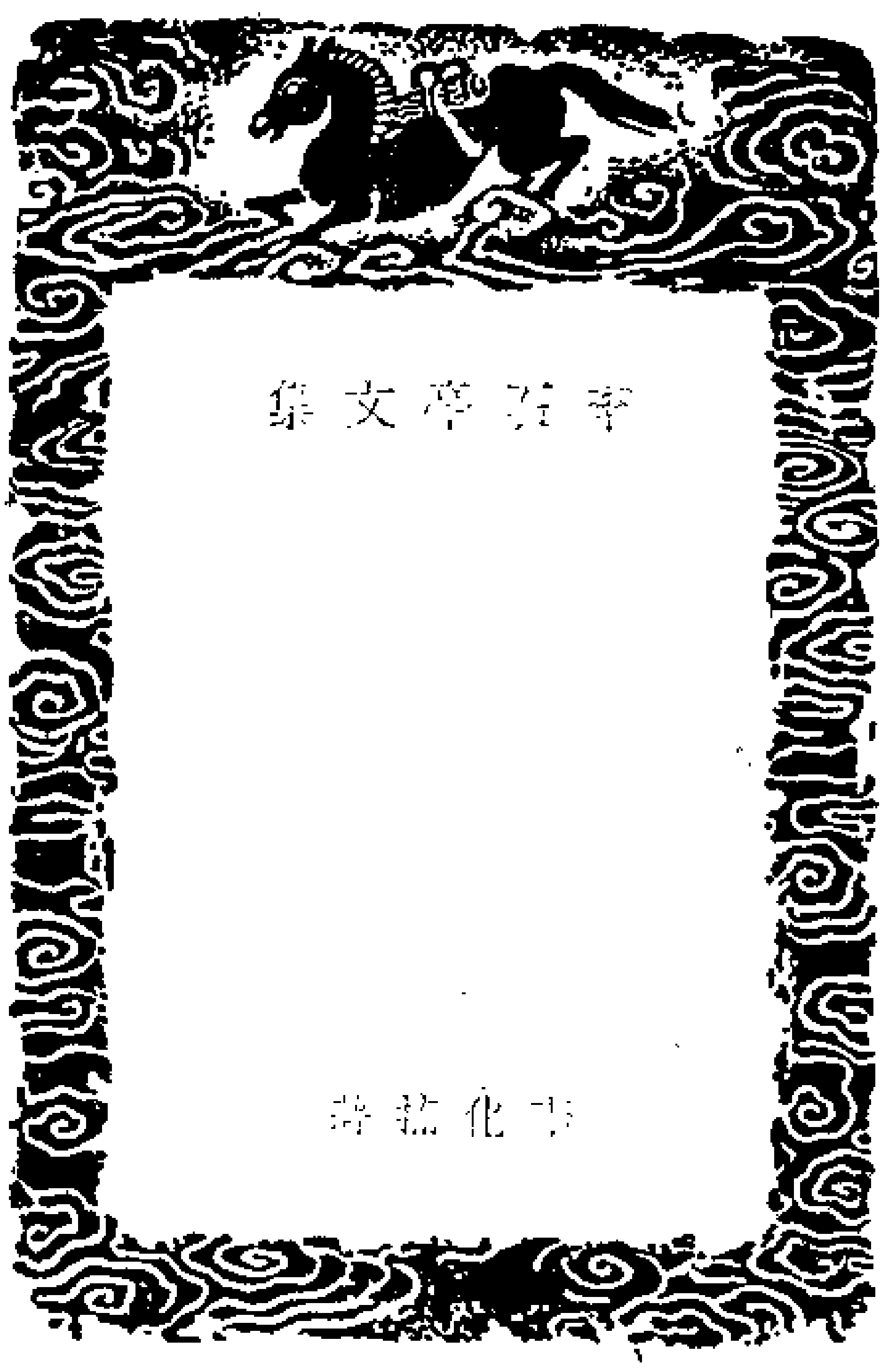
御製盛京頌恭跋

臣聞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於上下。無不覆幬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功大可不美報乎。所以則神明。昭至德也。我朝肇造區夏。起於興京盛京。仰惟四祖太祖太宗之功德光烈。以

篇天祐聖祖世宗高宗追本王業凡七謁焉我皇上世德繼述達孝思適癸卯之秋敬觀明徵於今二十三年矣純皇作盛京賦萬口傳誦方乎胡貢益輝陵轢都京不足云皇上告成功太平德洽不忘艱難諧八音而作八章天祐一章言祖宗開創之義緒清廟對越在天也於鑠一章言受籙承基之本緒維天之命嘉以戒慎曾孫篤之也歲肆一章言水源木本率由舊章之義緒維清緝熙肇禋迄用有成也三淵一章言二陵之鬱蔥祀事敬脩緒烈文之繼序其皇前王不忘也門煥一章言大清崇政之殿基厥錫爵酒天作高山太王居邠文王徂岐築宮室以爲常居也祀壇一章言祀壇告廟之典緒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世德一章言巡典慶成緒時邁之懷柔河嶽也考賦一章言純皇賦盛京我皇上繼繩作頌懷祖業而永昊蒼猶執競之自成康而追武王思文之溯后稷配天陳常時夏也臣謹案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頌者美盛德之形容皆非比興之體超乎風雅之正然商魯頌作於正考父史克周頌作於周公旦皆非王者所自爲也洪惟高宗之賦我皇上之頌聖作聖述先後合揆則從古所未有也臣竊以周頌清廟之什遂釋之如此又謹案嘉慶十年七政經緯躔度時憲書推今乙丑九月庚戌之朔亥初日月會於壽星之角土水在軫火在氐金與歲星在心自辰卯寅右旋於酉合璧聯珠完完粲粲懸象著明於天正當聖主禮成旋蹕之三日太和嘉祥重光重輪重暉遘於一時豈非貞符之懋盛哉僭而有徵可不敬歟

御製辛巳歲我太宗大破明師於松山之戰書事恭跋

臣聞有熊涿鹿之師帝啓扈甘之戰尚矣詩書所稱成湯升陑乘鉞文武臨壙戡黎皆以爲王業所基肇攻艱難之蹟以示後昆不敢忘其祖烈至於漢祖成皐滎陽之壓兵光武莽邑虎豹之股栗唐太宗雀鼠虎牢之武功宋太祖滁州清流之突陣元世祖錫默圖之追北明太祖康郎山之焚舟此皆赫濯史書流傳衆口以爲天人協心古今爲烈者矣然從未有我朝肇興東北太祖太宗奇功偉業天助人順以少擊衆以一勝千如薩爾滸之破明兵二十萬松山杏山之馳六百里敗明師十三萬之超前古而爍萬禩者也我高宗純皇帝既書事於前矣我皇上東巡謁陵出關過錦州趾履其地慨然想見山川因壘艸木殷戈白馬嘯風黃旗耀日聖神威勇淵渁濡毫點竄二典塗改三頌上配高宗之巍煥昭垂奕世之丕護鑿鑠大文合璧象緯以頌擬賦以書繼志烈文之詩曰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立政之書曰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億萬年無疆惟休可不敬歟



李石亭文集卷一

羅江李化楠廷節著　男　調元　雨村　編纂

治姚紀略上

重修姚江崇聖宮記

姚邑學宮在治城。古柏陰森。傳爲宋元時物。厥地宏敞。前爲射圃。後爲明倫堂。尊經閣。由戟門以東。崇聖宮在焉。按崇聖宮卽啓聖祠。啓聖晉封爲王。並王五代。仍以宮稱。凡以別于向者之專祠啓聖也。歷年久。宮墻半剝。雖得前任張令及今司諭周君協力修葺。僅完治正殿兩廡。張適奉調。遂不果修。瞻拜之下。悚宇傾頹。風日不蔽。竊恐聖之所未安。卽司士者之所未安也。爰以今春。筮日鳩工。廣狹以地限。而榱楹之制。崇加于舊三尺。其下鋪磚。取平取燥。墻垣窗櫺。舉非其舊。學之規制。於是乎稱。黌之官於茲者。至是竟克有終焉。姚江固人文淵藪。學宮實文運所關。後之人克嗣余志。以時經理而遞新之。于以安五王在天之靈。開茲土文明之運。豈不休歟。

重修姚邑先農壇記

縣邑之祀先農。自雍正年間始。蓋卽古者祈穀報豐之義。以成民而致力於神也。壇必在縣之東。以迎春氣。祭必用三月。取順農時。其神曰厲山氏、神農氏、后稷。皆先世有功於農者。祭之日。農夫播穀。縣令親秉

耒爲百姓先。典恭重哉。姚邑連年百事廢墜。余始至。詣壇行禮。見夫廟貌墻圮。神無片瓦之覆。祭當耕耤。則田在水中。農夫牽牛九轉。縣令拱手旁觀。報曰耕畢。則退。嗚呼。以是云耕、與不耕等。余既捐俸重修堂宇五間。治墻垣。正壝壇。乃與農夫約。祭之先。務平治耤田。去積水。令燥至日。余親扶犁九推。農夫播種。使百姓觀者知農事至重。不可苟以忽。是則余殷殷勸農之本心。冀以是迓神庥而福兆姓。敢曰我非奉行故事也乎。

姚江後清橋落成碑記

後清橋適當餘姚後清門。後清門者、城北門也。背臨劍江。通海潮。明嘉靖中。撤橋以絕倭路。城得完。後建則改河橋爲平橋。機圯于萬曆中葉。乃重建洞橋。其地勢東下。潮之來也猶縱。其退也。三路水盡東入。橋甚鬱怒。船之西北來者。其奔如駛。稍不戒。與橋撃撞。船破而橋亦損。歷年久圮。石落水渦中。往來病之。乾隆十二年三月。有紳士倪繼宗。公舉巖經寺住僧曰重新者。爲董事。募修此橋。邑令陳、據以通詳。得請矣。不果行。越二年。奉憲檄飭查。前邑令付報以現在設法勸捐。然捐究不至。六年辦災。其明年六月。余涖任。邑紳前後捐助賑銀一萬三千餘兩。至是尚餘銀九百七十兩。詳充城垣衙署祠宇橋梁公用。令以已捐未繳銀一千四百兩。亦歸催收濟用。數稍廣。然衆功並舉。又不敷。是時也。湖鋪爲害。橋工益急。爰酌議具詳。先儘橋工動用。急民事而後官衙。以乾隆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得各憲報可。卽發存庫銀如數交僧。旣鳩工伐石。而已捐未繳之銀亦集。以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橋成。前後約費白銀三千五百兩有奇。尚餘捐助銀五百餘兩。益之以別項公費。自城門至橋所。砌築石塘若干丈。以便行人。以順潮路。是橋也。工閱七載。前此賸料。早費千金。因募化無出。半係重新解囊。該僧品尚行潔。樂施好善。自興工以來。無日不在工所。余賴其力以克有成。橋舊在城門口。今東移二十丈。用殺潮勢。商遍依洞惟三云。

剏復燭西東湖記

東湖分燭溪之上原。溉梅川田六百餘頃。建閘啓閉。厥利至溥。有橋曰航渡。近山麓。水勢紆緩。故其內多漲沙。農民以其無礙灌溉也而開墾。且報陞輸稅焉。閱時既久。遞遞委輸。橋之外沙土漸積。湖身日隘。私墾私種者紛如也。己巳夏旱。梅川民苦水孔殷。啓閘辟放。因墾致怨。夫墾山之人之阻礙水利也。一言而訴。釀成聚衆巨案。累月經年。千連者強半在城。余接任勘審。檢志乘。湖源流。竊謂故甲不申。勘禁不早。官其地者。貪小利。忘遠猷。小民何知乎。會勘既定。航渡內外。分別剏復。爲善後策。商諸委員趙令。附末議上之。得蒙許焉。會郡伯舒公新蒞。因西湖案。并請勒石。繼自今豐碑屹立。古制不湮。湖之水其源源不竭也夫。

禁墾燭溪湖記

燭溪爲姚江巨浸。居獅子、勝歸諸山之麓。梅川、龍泉等都田畝。環列如繡。灌溉資之。明成化中。建閘築塘。以均蓄洩之利。其上源曰東湖。下源曰西湖。歷年既久。沿山近塘多浮漲。湖之民漸次墾治。而原所溉田漲涸。於是互相爭辯。東湖之獄旣成。西湖之訟復起。刁民上控。大憲委勘飭議。羽檄紛馳。二十餘年。或請

墾。或禁墾案如械觸。謀同篡舍。余抵任捡卷。其東湖者上虞令會勘。其西湖則獨余勘也。旣逐委會勘東湖案。隨獨詣西湖察形勢。喟然曰。是湖而可墾也。是雖梅川龍泉等都之田也。前之議墾者。何心哉。遂立請于憲臺郡伯親勘。得勒石永禁。後之人享是湖之利。故志所自。

議修海塘記

海在治北四十里。自上林至蘭風七鄉。地悉瀕海。海水壯薄海鹽。通定海之蛟門。西過寡風亭。入紫子岩。通錢塘江。橫亘八九十里。其產魚、鹽、蟹、蛤、稻、黍、菽、麥、瓜、蔬、木棉、蘆葦。諸鄉小民生業其中。然海壖肉脆。潮流溢決。數十里地為海所漸。駸駸入內。濱民居害稼穡。前民苦焉。宋慶曆七年。縣令謝拯初始作堤捍海。其後施宿、葉恆、胡復、周進。相繼更建土石等堤。東起慈谿之洋浦。西接上虞之烏盆。袤長二百四十里。有大塘、新塘、周塘、湖塘之別。歲久不治。至國朝雍正初年。諸塘皆廢。獨大塘存。而坍損過半。潮患復不足禦。縣令葉頤文以大塘外漲地可墾為田。乃自洋浦迄觀東千墩路一帶。勸民捐築土堤。名榆柳塘。雍正十二年。張令永銓又於榆柳塘外勸築利濟土塘。亦自洋浦起。未至臨山而與榆柳塘接。以此層次保衛沙灶地畝。民得收海塗之利。旋築旋坍。海潮仍為民患。乾隆十二年七月十四日。潮忽大至。淹沒民田四五萬畝。漂流民廬舍器物不可勝計。前任王令詳請帑一萬七千五百餘金。着各灶承領修築。兼為哀黎餬口計。謂之以工代賑。工未竣。王亦謝病去。先是姚沿獨溪最為民害。乾隆十七年。府君初到任。會當防秋時。雖匆匆補築。未善也。會七月十六七八等日。颶風挾雨大至。吹屋瓦。坍廬舍。拔樹木。三晝夜不止。余惶恐戰栗。乃跪庭中祝曰。寫地寫民。而罹災難。嗷嗷待哺者天不降康。堤潰水溢。民其為魚。水旱頻仍。罪在長吏。願身受罰。為此方黎庶延殘喘。祝畢。夜方半。隨喚幹役數人分頭查看。天微明。廟山司巡檢俞鏈馳報。海水幾潰堤。賴西南風大作。潮為鄰塘所捍得存。聞是心稍安。今年六月十三日。余親至塘所督工。摘拘民灶之黠而玩者數人。枷責示儆。詢皆推諉而顧咻之。未匝月。塘之傾圮者皆完整如初。竊謂秋汛若大。塗可恃以無恐。而潮竟不至。查姚邑海塘。原係民灶自修。官為董役。如行之旣久。不無地棍包攬科斂之弊。茲蒙撫憲覺羅雅議奏坐塘田每畝捐錢四文。官為修築。奉旨報可。通行勒石。飭遵查坐塘田共計一十三萬一千一百三十二畝零。歲計捐錢五百二十四千五百二十八文。司其事者苟能以廉實愛民之心行之。自可永免潮患。又聞潮汛之大在七月望後廿前。過此五日。雖有潮不為害。塘各有專司。杜家三管埋上埋下。係三山司巡檢董築。柏上柏下與史董築。而梁上梁下以及觀東觀西。則俱廟山司巡檢轄也。初余督工海塘。由東而西。至梁上界。居民負畚揭鍤。先取土。絡繹不絕。蓋由廟山司巡檢能以身率民。民樂為用。故不賴督責而工成。余實嘉賴焉。因并及之。

禁墾小淯湖記

淯湖有二。在上虞者曰大淯。居民開墾為田。其下為小淯。界餘上二邑間。周圍七里。隸上虞者十之七。隸餘姚者十之三。北納蘭碧巖諸山水。以蔭溉民間。其東南小穴坵頭東塘角等漱水而洩之。又有汝年獻大湖門引湖水入運河。溉兩岸田畝。兼通舟楫。利行旅。為寧紹衢。依古然也。雍正十三年。虞民旣開大

淯。因并開是湖以自廣。則有李宏遠等上控。蒙憲批委山陰上虞二縣會勘。當經二令妥議。詳請勒碑禁墾。結案。至乾隆十三年。虞民姚明宜、周文斌等復藉墾荒為名。紛紛報陞。署縣蔣以為湖之東身已成高阜。不開為田。棄壤可惜。遂上其議。奉大憲批府覆核。議詳未結。乾隆十五年。上虞李令偕姚伊令會勘得小淯承受大淯上流之水。以資灌溉。宜蓄洩開濬。則旱澇無虞。淤塞則有秋難望。墾田未便。上大憲。以前後兩詳互異。飭委嵊縣會同餘上雜勘。值災務旁忙。未果。余抵任後。檢卷閱詞。上嵊二令指湖所查勘。上邑趙令以為湖身隸虞者七分。而溉田之利。姚民收之三倍。損虞沃土以利姚。與情未協。如蔣前令詳開。使余曰。斯湖若可廢。古人有先之者矣。姚邑雲樓都之田。皆仰溉於是。若可廢之。況虞民並有田在湖下。姚民病則虞民亦病。其罪害均也。前此大淯新開。隱佔過半。至今未塋。開湖之議。未必果有利于國。先貽無窮之患。下民不可。何委員嵊令意與余合。遂定稿詳憲。批飭永遠禁墾。在卷。斯湖之存。案積廿年。勘經七令。豈偶然哉。豈偶然哉。[illegible]

禁革庄書積弊記

姚民投遞呈詞。每日至百餘紙。關田土者十之六七。皆緣細號不符。糧額不清。豪強志在兼并。而胥吏因緣為奸。余始至。清理積案。知其弊皆在庄書。蓋分管者至有四十一人。朋其册或不時至。乃云齎往鄉間。其情弊尚可言耶。竊思實徵必以推收為準。推收必以田契為憑。而契之有印與否。必于推收時查驗。今產業過割。官不與知。庄書推利是嗜。無論印契白契。概予收除。甚至嫁詞出嫁。詭捏分單。無契者亦得推收。種種詭妄。不可枚舉。故有田未賣而號已無存者。有田已賣而號猶兩頭生根者。有幾畝幾分而減為幾分幾釐者。有幾分幾釐而加為幾畝幾分者。田多號少。則將亡其田。田少號多。則倍輸其賦。與民傷心飲恨。莫可誰何。訟所以積而日多也。余既知之悉。即于是年冬詳請大造。得各憲報可。閱一年。冊成。內載田地山蕩共七十二萬一千三十五畝五分零。統計歲徵銀七萬四千四百六十六兩五錢零。米二千五百七十二石一斗五升零。歲折收銀三千八十五兩四錢七分五釐零。通共銀米折實徵收銀七萬七千五百五十二兩有奇。計册五百九十三本。申存內署。另點庄書八人司其推收。期依法妥辦。畢畢交下手庄書。年更年換。不許積充。仍將飭禁緣由報明各憲。勒石永禁。茲役也。正田號。清糧額。豪強不得兼并。胥吏無緣滋擾。歟美咸具。息訟寧人。端必由此。可以治姚。即不僅治姚。余故為之述其略。俟後之有子採擇焉。[illegible]

韓查・寀知民間田賦不清・收除多弊・斷頓因閉積簿・用匙於口切敬陳末議事集內・詳請大憲・數月以舊・嚴書臣盡・遵隨條數・詳細選弊・奉已告錢・仍舊積行・於諸練書算之書抽中・賠加甄別・恆選庄書八名承辦外・伏思庄書多則奸・良不一・稍管久則稽暫雜除・冊存書手・明諭收諭付・打意增劃・即至告費弊究・亦已事後追求・起以州盜立法・務令舉吏年換・舊書八名・經管委辦・以力杜弊混・令舊準行不力・則糾紛錯亂・不難於清釐之後・復見混淆・職業辦造歸戶冊・實令各庄書經實給征・悉行存內署・現着新點庄書・分庄圖核驗算・次年糧數辦造實徵各冊送核・其從冊積總之法・悉行示送・印・於民開實冊照業・向例收稅之後・赴庄書驗契推收・照每年七八月設局之時登冊・該書知有執契收戶者・夾契送核・代・印・令收付局免仍許歸戶冊糧鑿・不許違弊・永遵年史年換程・不得於八名之外・私收時分・編後捍將歸戶冊並入實・代・並照力行・庶幾墨佳知所遵守・而賦滋可清・悴根可弢・料弊詳請立石永禁・蠹弊日久法弛・未免養機酒亂・埋合臨飯詳明・伏候戳示・

姚邑各汛營房記

姚邑古稱用武地。明洪武二十年。大將軍湯和略地至東浙。以茲土要害。宜循重兵。制險塞。乃命千戶孫仁。增治斬堞。又于北邊置衛所巡司二十里一城。以備倭寇。嘉靖間。倭警通各鄉。震恐。成入保邑。不能容。少保呂本切桑梓之急。請吏于江之南設城。姚遂有兩城。我朝順治十五年。增南北城各五尺。康熙二年。於沿海設立砲臺。用衛縣之西北鄙。而倭患遂絕。四十六年十一月。匪徒張君玉等騷擾慈谿、上虞、餘姚等處。時則大嵐山上馬崗練總馬預備實與其謀。大嵐在縣治南。界連鄞、奉兩邑。離城一百六十里。山深箐密。舟輿莫能至。士著者類皆蠢愚。奸徒煽惑。易以搖動。故自逆黨伏誅。大嵐遂爲重地。移總捕同知紹協右營都司駐劄是山。防叵測也。外則中村、梁衛、北溪三汛。汛官各一員。均扼要隘。爲犄角勢。而沿海之趙家臺、崔家臺、謝家臺。以及曲塘、道塘、勝山、埶橋等臺。黃家路口。亦設兵防守如故。其周家路水師巡察海洋。尤稱要汛。沿江則都家灣、接待寺、曹墅橋、下壩四汛。當寧紹之衝。又假墅港、五車堰、方家崗、燭溪湖、姚家埶。皆爲巡鹽而設。南城無武官。北城有城守二員。又觀海衛防汛一員。周巷一員。滸山廟山各一員。皆屬大嵐都司所統。兵共一千一十七名。分守險要。踏緝盜逃。民以無恐。第各汛營房。年久不無坍塌。又疊遭風災。往往瓦敗垣頹。致弁兵棲身無地。余竊憂焉。以狀白浙棠題請發帑。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操練約法。雖有專司。而治舍宇。護斥堠。使兵無露處之虞。得以盡其捍衛之力。則守土者責也。姚之兵數。視他邑獨多。控山防海。亦視他邑爲更要。營房以時修葺。蓋可忽乎哉。

訪拿賊窩記

姚邑賊案。視鄰縣獨多者。境西南多山。東北臨海。山之平衍可田者無幾。居民率多伐芽柴、販筍尖、以爲業。海濱則自大塘外俱屬浮塗。莫施耕穡。生其間者。駕小舟捕魚。乘潮退挺土跌對以餬其口。計小民一家。老幼數人。而其業止是。又或爲人傭作。往往力勤而直薄。果其腹不能贍其家。嗚呼。此賊之所由多也。夫賊必有窩。窩必皆本地豪右。而窩主庇賊。必皆倚捕爲長城。捕與窩與賊。串同一起。而于是乎卒不可破矣。余去夏來治姚。蹤點視獄囚。披閱案牘。賊之未經弋獲與雖獲而首犯在逃者。約計百有餘案。而村庄小民之以失竊報者。且纍纍而未已也。因喟然曰。設官所以除盜。除盜所以安民。散數百十虎狼于野。吮其膏血。被害者日呼號望救。而長官若聾若瞶。而不知申焉。用此長吏爲。乃銳意振刷。立比期。懸賞格。以懲以勸。行之半年。而小賊頗多就擒。其黠者依然漏網。因思緝賊之權。不可專委捕快。就各案中。摘錄賊之猾而難獲者四五人。密書差票。夜喚皂隸李兆、民壯樓慰至內署。出票袖中而諭之曰。案賊某某現

潛身境內。爾果能依限擎獲。則受上賞。否。革役。二人唯唯退。不三日而積賊具三擒至。內外莫有知者。又十餘日而通賊張子斷、張文紹、陸通儒、鄭士元、穆永年、孫斉平等先後就擒。余曰。此二役之功也。平公究。贓花銷給銀廿四兩或十二兩有差。旣而研鞫各犯。備得屢次行竊及贓賄夥黨。非捕庇縱。各皆情實。當即差拘州同楊某捕快楊某。鞫供通詳。革辦。分別杖軍流擬罪。自此而後。各捕頗知自劝。賊案亦漸減于前。余之心至苦矣。而余之心亦憊矣。雖然。此特治其流耳。溯其本原。賊所由滋。蹤跡皆里鄰爲之狗臣。稽里鄰法莫善於保甲。保甲行。則宵小無所托足。此又戢奸之本。余之所以日夜熟籌而思所以安良之善策也。

李石亭文集卷二

治姚紀略下

姚江書院志略序

書院之興廢。人才之隆替所關也。故近自督撫大吏以至州縣邑宰。興教勸學。莫此爲先。姚邑江山明秀。鍾湖吐納。浙東精華。於是焉聚。竊怪茲土自文成蕺山倡學。天下望若希聲。居然識雜閑闢。復出若其一時忠孝節義勳如黃忠端、劉蕺山。未可一二數。時科第之盛。今所見烏頭鵰吻斷獅怒猊者。皆昔之朱門華貴。而百餘年來。風流衰歇。弦誦無聞。何其衰也。予矜臆志。誰爲振其惰窳者。而揭其塈蹟乎。城南故有姚江書院。墻屋頹圯。有田若干畝。爲主者侵漁。前令莫能治。而城北有信成書院。係乾隆九年爲前縣令改僧舍而爲之。將去而院非亦廢。何者。無法以永之故也。夫無山之僧舍。徒矜一時美觀。輪流乾沒。窖口歲修有費。實無片瓦加增。至使人徘徊茂草。欲問向者講學之規。輪流之盛。而故老遺民皆無在者。無怪茲邦風會之日降也。客秋因公至邵宅。檢架有藏板。知爲姚江書院志略。念非一家之書。而一邑之書。因購歸署。命工刷樣讀之。始信昔之鄉先生。前繼文成蕺山之後。勵品敦行。見性明心。及公產一絲一粟之出入。每衆一飲一食之數給。勾稽劈畫。具有法程。嗚呼。昔料後之人荒忽不復措意若斯哉。則茲書之出有若或使之者。得非文成之靈爽不泯於在天歟。又剝盡將復風會之轉移。此其朕兆歟。夫獨創爲難。而補

缺較易。因捐俸修之。鳩工築之。戊辰之間。而奐然改觀。講堂除之。山長臨之。未幾而濟濟多士矣。則余于此信有力焉。按志略。設田六十餘畝。今止存三十三畝。數既減半。田已非故。事歷六十年。業已無從究詰。今其存者錄之以永存。菴沒入官田凡九畝。蓮花坊沒入官田凡十畝。又指月菴沒入官田凡三十畝。共得八十二畝。有寄皆開其細號。刊刻于碑。規模者六十餘畝之數爲贏矣。以歲充明師脩脯。擇佳子弟而教之。十年以後。人文不日起者。未之有也。方事之殷。有難之者。謂南城之田不便歸北。此誠惧也。天下事顧其所以用之者公私何如耳。三四里間。自分畛域。何以忘物我。祛非黨。躋大道之公。不亦遠乎。余以爲信成云者。以爲脩信文成。殊不成語。未若直改姚江。一化彼此斷斷之習。東溪之鄭。直亦施舊號於新邑。邦之人有能復姚江之舊者。則移此而之彼。其亦可也。余獨慨名邦之文獻。適覩衰微。縮脩茲土。不無顧汗。又幸志略之出。適當余振興書院未及半載之內。前哲之用心不泯。而余之用心。倘亦思所以不泯者乎。爰備書顚末以冠其首。並開載前後歸入書院田畝土名四至。而院內課士規條。亦以附見。俾後之觀斯土者。得以考焉。

一敦孝弟

讀書務在窮理。窮理務在躬行。四子書爲日用常行設也。豈口耳之爲乎。夫子之道忠恕。使終身用之不窮。堯舜之道孝弟。卽仁民愛物。都是。而末學往往判知行爲兩途。又不知所知所行。何者爲當務之急。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五之字皆指善而言。善何在。卽大學三章釋至善。而以仁敬孝慈信實之者是也。是故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而達道舉矣。知以知是。仁以體是。勇以強是。孟子云。君子居是國也。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君子之所化。子弟之所循。非有異物也。諸生亦務於此而已。一別義利。

人品日壞。緣於義利之不明。世有慣取與、讓辭受其人者。則於立品也。思過半矣。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都是。更精言之。則義利非必兩事。祗分其心爲己爲人。而其幾端在謹獨。謹獨者。致力於存與發之關也。誠精故明。大本旣立。沛然莫之能禦。故山天大畜則發言斧藻。一皆輝光之日新。南征記。卽竹帛旂常。罔非民由之實際。

一變氣質

古人之學。變化氣質而已矣。十年去得一矜字。克治若斯其難也。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自虞廷教胄。惟此爲先。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雖聖門諸賢。猶所不免。亦語之使自勵耳。諸生試自檢點。得之天。成之性。剛克柔克。佩弦佩韋。必有能明其故者。若夫言不及義。人而無儀。聖人以爲難。風詩之所剌。羣居終日。尤不可不之省也。

一究經史

兩間義理。皆萃六經。千古成敗。炳列諸史。號讀書人。緣何寘經史。旣能十行俱下。昔讀經書。用朱子分年而課之法。史豈能過目不忘。吾讀史者。用蘇子每讀書皆作數過求之之法。如是二十年。精通貫

串。眞可謂坐擁百城、指揮如意者也。

一講註疏

國家經學昭明。五經註疏。各有御纂。而周易折中。出自聖祖仁皇帝睿裁。涵今茹古。位乾握坤。啓日見而知之者。安溪李文貞也。其所發明。殆前代儒臣所未有。獨怪茲土人人習易。問是書。雖老生亦莫之睹。然則所習者何物也。學使按臨考試。首重經解。蓋卽欽定之書。考其疏通淹貫與否。該生其各就所習本經。嚴加討論。臨時答問。自多針芥之契。有能兼通者。足迎奪數席矣。

一通古今

讀書之法。貴乎以身預之。誦禹拜昌言。便有正直溫良意思。誦五子之歌及微子。便有惻怛幽憂意思。可以興。可以觀。豈獨詩爲然哉。而近有強記背誦。同於嚼蠟無味者。無怪也。吾之身宰不存。安所得古人之身宰而過之。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而其人之微徵。與其世之升降。正於頌讀時有若或過之者。知者定有味乎余言。

一習舉業

文章本小道。于技末爲尊。自古以爲言。又况乎帖括。然而一縷心思。可以彌天蓋地。一股議論。足以貫古爍今。無他。比附聖賢之旨以立言故也。在制舉之初。亦不意其道之至於是。而日新月異。變化詭奇。正使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淸深。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志。然而其體不可以之不正也。膩古以爲才。放濫以爲窟。天冕紫鳳。顚倒短褐。又成塞乞相斗。

一別邪正

人藏其心。不可測度。而言者心聲。是故不知言無以知人。文辭之於言。又其精者。謂人品不於是可覘乎。姑取一二人觀之。葉水心之文。非不贍慨也。而安詳不足。視陶菴之雄毅慷慨。則異矣。王介甫之文。非不拗峭也。而狷戾已甚。視歐陽之委婉紆徐。又異矣。其文不齊而其人之邪正亦別。是故厚其藏家人之所謂其言有物。正其心。文言之所謂修辭立誠。

一論理氣

孟子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蓋就聖賢行事不怍、浩然充塞者言之。而蘇子猶得之以爲行文之樂事。謂太史公史記恢奇跌宕。亦周覽天下名山大川之故。然董子十年不窺園。而天人對策。氣色亦復不減。而醇粹有過之者。無他。多讀書而已矣。理與氣相輔。無理則氣不行。無氣亦理不立。其間有遞相勝者。馬班之文。理不勝氣。濂洛之文。氣不勝理。而百家諸子。皆出入其間。君子與其文勝也。無寧氣勝文勝則六朝而已矣。徒爲氣勝也。又無寧理勝。氣勝亦終自犯於八家而已矣。

一戒盈滿

昔仲虺之言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又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以虺之賢。戒湯之聖。猶丁寧於此。舜稱禹。謂其不自滿假。益贊禹。願其以謙受益。孟子言舜。謂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

於人者開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與夫子之言好問好察執兩用中足相印証以今人文字之工拙較之聖賢心性工夫參贊事業何啻蚍蜉而一知半解翹然自以爲足甚且護己之短嫉人之長聞良規而不信竊滅身而無悟明知不然而猶復怙焉爲小人之過之文實信其然而自蔽亦藩籬之鷃烏足以知天地之大哉

一主忠信

學問修行總以忠信爲主忠信即所謂有恆也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此近日講習人大病皆願學者各存尚絅之心外愈闇則中愈章若外強則其中必乾矣

一兼技藝

志道據德依仁矣子又曰游於藝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今不盡古若而登高作賦大夫之材對客揮毫文人之樂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見一技之不可忽也柳公權云非欲字好即此是學昌黎既病夫俳優者之爲而又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光燄即不類於俳優矣又願學者之兼所要而精所擇也

以上十二條指示立品讀書作文之要守謙崇實之方而條緒兼之蓋不敢苟徇而不遵賢哲之高徵亦罔敢大言而不中親切之實病但能勉勉循循則亦本末兼修華實並茂之士矣推類以盡其餘又所藉於默識旁通之力也

姚江課士錄序

姚江爲王文成先生故里固理學名區也自明迄本朝斯文不墜科第連綿而百餘年來漸次陵夷何者文不稽古學無師承也後生小子將何述焉余涖姚平載乃取舊所謂北義學者名曰信成而一新之改曰姚江延師李李君雨惠爲師李君本姓沈爲余分校浙闈所得士其行之矜式鄉邦文之表彼大江南北者二十餘年矣在闈中主司欵爲自來元家無此作思得其人挽回一世風教捷南宮第二擬館選不得咸惜之常次家居鄉之子弟喜其獸鹿鳴而去而來之疾也則考德問業仍有恃而天若有意以私於姚人既一歲士之相從受業者漸有得乎六經仁義之說而相率爲醇古純粹之文余公暇一月兩課士每課則兩廣文周君衡齋桂君晉源必至衡齋素善於李君又偕司訓勤于其職往往大聲疾呼招來臨學未逮之士而又爲之引繩批根以堅其所信微二君力不至于此余于學問文章有夙嗜皆不遑分校之役爲姚之山長得人遭遇兩廣文又隱隱若啓若寫宦海風塵簿書鞅掌如吾儕燕集從容文事一時之盛可多得耶時既久爲文日益多擇其尤者數千首先付剞劂氏亦願邦之人士率由茲訓其亦不負山川之靈氣而追蹤文成不難也

李考示士子文

言以聲心握管具形本末文爲載道操觚自見源流故詞紘分春夏之功類竹箭質東南之美原夫姚之爲邑也壤接明州县連於越炎崙峰駭洶濤色之千堆幽邃江清映靴紋之百叠于林淮近倘有高山流水之皆神禹闢藏還餘臥虎蟠龍之氣燭溪湖畔疑照星槎石谷亭邊如披金匱女墻南北一虹長臥雙城翠巘東西四練高飛千尺若夫鼓樓興樹皆賢題詠方多他如舜非梁山古蹟存留不少惟茲山川秀出固宜文物駢生蓋自伯施擢學宏通仲翔秉操亮直胤亭勁節菊磵奇書代有名賢何勝屈指若此未遠非必千有餘歲之前如彼其多總在百里提封而近惟文武之講學爲濂洛關閩之復生觀象山之淳源尤事忠節孝勛名之不著瑞雲樓畔尚有芳躅陽明洞邊如聞太息月峯孫氏既撰妙於庭梨洲黃家亦淹精於棟壤妙詞於樂氏玉茗遍羅風流擅雅總於諸公卑操都合清蜵魁科高第久甲寰區烈士名臣尤光竹册緬典型於在昔果文獻之名邦及風韻之末造嶺若子之五世本縣巴地彙才用中材質紅綾唉龍風簷亦自身背白版分來案牘登堂形役畫文翁之化半載有餘聽武城之歌四郊笑似前此棘闈校士曾分永叔之公明治乎花縣精廻略識終童之英妙茲當者精營節太簇開旋般謝檻光面寫錢濃飆餘豪人旒影以成陸正孟中椒論之時賀花下維酬之際定於本月二十四日齊傳通邑生徒並止明倫堂上而加考試親興淵源窮究其執定是光廷神號春華秋實誰非振日清新斑管微詞非喜藏金而要求聖檻小摘同詩樾虎與雕龍堆守程朱八股體要質諸氣制華洪永終篇流卷軸精華繼酌雅而莫纏陳言乃去必斐然而濫文品以尊至於對白抽黃駢四儷六雖園文人餘緒亦祝韓黑菁英更有歌就三章吟成五字書生興致隱元白於樽前學士標期奏宮商於筆底煌煌錦綉累累珊瑚但彈二日之苦心敢負千秋之賞鑒擇其尤雅標列國門拔茲蓮茹送歸書院畢比獨坐延來舉國名師絳帳宏開接就姚江道脈雖幾芳規復振學社重興以比年上苑花明當聖朝廣闢四門之會而轉眼蟾宮秋滿又多士遠摶萬里之期正宜淬厲青萍鑒有司之尺度與合裁成黃絹副識者之品題其各勉旃毋虛竚望

城隍牒文

竊惟上帝好生明神濟物而司牧爲民父母民實流亡恐負此官姚邑負山濱海廣數百里居民數十萬戶土壤瘠薄所出稻穀豈麥木棉之利僅支半歲餘皆仰給鄰鄉雖豐猶歉何以堪查上年夜旱實在飢民三十萬口流離轉徙道殣相望賴皇仁普沛加之二麥豐收然元氣凋瘵已甚矣去年六月蒞任時屆疫初起情形尙劇歷經爲民請命幸雨水和調早晚二稻收成俱及八分民以稍愁皆神之賜今夏始病雨水過多而今早禾結實晚稻秀發正當嘉謝而天道亢暘經二十餘日不雨旱魃將興商羊弗舞高一鹹潮漸逼車戽無施厥疑豈小誠約同城文武各員設壇虔禱自前月二十七日爲始神其鑒之大災之後十室九空官逋私債正需彌補得則大病初愈更復摧殘速之死也司牧失職上干天怒其官甚惡其民何罪一歲以來其有隱情不得無字不周喜怒刑賞不當上負朝廷下累百姓神明誅殛身弗敢更移毒及下神其鑒補勤勞閔其拙鈍赦夙愆如念精誠尚可原宥則斯立沛甘霖惠茲子遺稱當有德思過倍益冰兢則與姚民共答神庥於無既矣

樂只堂銘

余治姚之二年。時和人又。竊以無事。乃得起衰興廢。改大堂而重新之。堂成。顏曰樂只。勒銘其上。用自省覽。以無忘父母斯民之職云爾。　有美斯堂。政成教彰。求寧求莫。勞旁扶良。貴恥飾甫。巫絕伎濫。企彼前喆。循蹟相望。仰惟聖明。赫赫斯在。上天難欺。下民恐始。儼然居高。敢忘子愛。作福作威。縱欲自肥。民瘼罔恤。恬過飾非。非或反是。材謝力微。柔儒不決。如脂如韋。訓以強教。弟以悅安。非強作悅。所使爲殘。其惟賢牧。爲民錫福。民膏民脂。爾俸爾祿。賊無曠官。恩均顧復。明月村尨。杏花春犢。芝秀披柏。果然攝伏。吏屈不提。民罔不懷。舉賢卓異。職有利哉。執吉執凶。何去何從。夙夜匪懈。以報九重。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凜義不刊。詩云樂只。

六不齋說

余闢地治齋既成。顏曰六不。客問余曰。有說乎。對曰。有。不貪。不虐。不違道干譽。不勤始怠終。吏胥不寬縱。案牘不停留。六者皆余所未逮。然竊有志焉。出而行之。入而思之。稍或警焉。用自責也。客曰。如是信可以名矣。遂書之。

勸民歌序

姚邑山環水帶。土瘠民稠。貧困無以謀生。疾病不能自養。或老母而分爨。有生妻之去帷。兄弟深仇。圖爭尺土。兒孫失教。久廢三冬。海逆之惡少行兇。老爭毒手。局裏之呼盧放夜。舞榭歌樓。兩紙爐訶。吸毒愚民賞燈。一貧無行。穿來半夜笆籬。資湖蓄水。水無多。侵畔雜衆。趕奏微糊糊。負欠詭寄。寄甚。凡此行爲。均關風俗。苟小民之積不改。皆長吏之教弗先。爰採俚言。用成歌曲。條列十件。以類觸目而悚神。人給一張。將使同心而向道。

李石亭文集卷三

族譜序

人本乎祖。祖一也。其後必分。分焉而至于什伯千萬。則傳世既遠。或有如秦越人之不相識者矣。又或有尊卑失序。以手戕足。足加首者矣。夫不得不分者。勢也。分而仍不分者。情也。善乎老泉之言曰。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夫一人之身。而可漠然不相關。且或戕賊之。而後甘心哉。吾族於明代居豐沛墟。頗稱繁盛。値張逆之變。吾祖美寶公而外。無一存者。而祖又以幼齡失怙。鞠毋育於他所。族中事既不能知。而遭世之亂。家乘遺失。故世系由來。亦不可考。今自吾祖以下。僅四世耳。然吾懼夫後此之遠而無所統。而終以淆亂也。於是乎作譜。雖然。譜豈徒以紀世系云爾哉。蓋將以尊祖敬宗。而教孝勸弟也。故詳究歲時祠祭之私。并祠田行息之由。以著于篇。而先人有功德可紀者。則又各附小傳。庶乎傳信徵實。遠而不疎。近而不亂。宗法明而家政舉矣。若夫結強宗。棄手足。貪榮附勢。濫厥派系而不顧者。則吾所弗取也。

族譜圖序

李姓出於伯益。著於老聃。而蔓延于天下。其支分派別。有自來矣。第源遠而流益長。根深而枝益茂。雖積功累仁。蔚起在位者。非不代有其人。而歷世既久。統系難稽。倘一涉附會。即道遙華胄之譏。況吾族之

家於羅者。明末遭變。殘無遺子。倘非美實公自脫于大難之餘。則羅之一支絕矣。其又豈能溯流尋源。遍道厥初生民之際耶。故今之譜者。譜吾羅之一支也。雖然。羅之族繁矣。而美實又以幼齡失怙。百于繼父。莫能知族中事迹。承平後。欲考其實。而族人皆遊徙。譜散佚。所及知者。曾祖丹公。丹公而上。名諱無存。統系莫別。今欲定以世次。庶昭穆混淆。後先失序。以重子孫之罪。故節載其名于篇。倘兵亂時吾族偶有逃亡在外者。俟他日相見。稽而定之。庶不失吾尊尊親親之誼也。

附凡例二十二條

一、圖譜做宋廬陵眉山諸大家。定以五世。前五世之末。即後五世之始。今從美實公以下至朝字派爲一五世。從朝字派至義字派爲二五世。又從義字派至清字派爲三五世。百千萬世。咸以是爲準。但將來支流漸遠。宜各標房分於篇。以便觀覽。

一、昭穆用橫圖。書名書字書生。而子嗣直系其下。即做古之宗法也。

一、配偶幷書某氏。所以明一本之恩。示敵體之意也。元配曰娶。繼絃曰繼娶。納妾曰再娶。據事直書。乃不滋人之疑。

一、士大夫必書字書號。次及爵位。俾不與衆同。即貴貴賢賢之義也。令後人則而做之。庶可繼緒書香。恢張先烈。

一、葬地必書某處某山向。令子孫知先塋所在。而祭掃可無失也。

一、立嗣無嗣特立者曰立。有嗣後立者曰育。收養遺孤者曰撫。并以先後爲序。直書立某之子繼某之後。示生養兩重也。

一、山川古蹟居址墳塋。係合族公共者。則曰祖地。係各房另置者。則曰某某私業。開卷了然。庶無估爭之患。

一、族中卓卓有功德可稱道者。生爲族姓光。死則據其事之本末。爲之立傳。載入譜中。以示子孫。其或行誼未儉。間有一二端可採者。亦必於圖中註明。以示彰善之意。但須據事開載。不可稍有溢美。

一、族人稔惡不悛者。使須屏絕。不致有玷家聲。生不得列名於譜。死不許入祠堂。或譜中已有名者。宗長房長持公筆除之。

一、百行莫大於孝弟。父母在日。弟兄不得析居。有偏聽婦言。乖忤斲喪。欲分産者。即以不孝論。子姪皆遂出。父母五十以上不任勞。六十以後。雖寒素之家。必日備酒肉供養。不得與少壯同食。尤宜時時關心。愛敬備至。使一門之內。和順肅穆。上下同心。家道未有不盛者。

一、救恤貧乏。在鄉黨且然。況宗族乎。凡族人過難者。苟出於無辜。當盡力維持。其孤貧無依者。須念同宗一派。以時賙卹。不可令其流離失所。庶篤親親之義。

一、謙躬處世。不但免禍。且可以迓福。每見人家嫌少。或倚父兄豪勢。或仗族人衆多。慣行不法。欺壓鄉鄰。不知天道惡盈。鬼神害盈。恃勢作威。立見消亡。此理之必然者。吾族子弟。須和好鄉隣。凡事退讓。寬

而不遑。貴賤不驗。乃得久長。若使氣逞能。傲物買禍。皆不知其死所矣。

一、風水之說。近世士大夫多信之。昔老叟對宴了凡云。但見戴紗帽者尋地。不見戴紗帽者上墳。此言足破千古之惑。夫陰地不如心地。在生前見極惡。死而欲以吉壤庇其子孫。即使地果有益。其如天理何。吾每見擇地安葬者。其子孫或至斷宦。而仕宦之族。專意圖謀風水者。不轉眼而衰敗零落矣。此無他。心地之壞與不壞也。心地常培不壞。則修德行善之家。天必賜賢子孫。以爲門庭光。賢子孫又從而接續相培。則愈培愈厚。人文科甲。可永永勿替。不然者。稍一發達。便恃勢驕橫。則天必益其疾而速其敗。自是而兇惡之子孫出焉。雖欲不亡。不可得也。然則向之所乞靈於地師。以謂富貴可以常存者。不徒爲有識所笑乎。吾家世世子孫。但願培心地。不必擇陰地。遇父母大事。只求高阜平衍幽靜之處。非之朱子所云。他日不爲城郭道路者是也。至于子孫之發達與否。則天鑒在上。修之吉悖之凶。何必問地。

一、居鄉黨中。與人排難解紛。亦是方便之門。但不可徇情倚勢。武斷鄉曲。又其甚者。自恃心胸狡猾。牙伶俐。唆人搆怨。已反從中獲利。乘人之急。必多方掯勒。見人之怨。必百般簸弄。只圖滿其慾壑。雖至親有所不顧。殊不知天道至公。覽恐一視。以人食人。得禍甚酷。凡椎徒射騙人財物者。其子孫不爲乞丐。即爲瘖瘂。吾見亦多矣。爾輩切宜戒之。

一、士爲四民之首。子弟三日不讀書。便成俗物。況齒爵科第。勵志騰飛。家聲克振。端必由之。可或緩哉。至于子弟朴者。竭力耕田。命其家衆。勤紡織。時畜養。亦治生之良圖也。外此如醫卜小道。即經商買賣。以有易無。未爲不可。但不可甘于卑賤。以取人譏。至隸卒蠹官。尤宜痛絕。

一、祖墳公共之地。各房附葬者。須離舊墳一丈以外安穴。前不許牽。後不許騎。違者送官究治。仍行改葬。

一、三年之喪。通乎上下。正當寢苫枕塊之時。何忍爲宴會作樂之計。近世人不由禮。往往釋服從吉。又其甚者。會客演戲。則曰鬧喪。居喪嫁娶。則曰行權。噫。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吾族子弟。遇有父母大事。三年之中。惟閉門守制。凡一切宴賀酒筵。概不許與。己身及兒女嫁娶。概不許行。至期功緦麻。亦必待服滿而後從吉。有不遵者。宗長送官究治。

一、人莫不幸乎無子。無子而立後。當思祖宗一脈相傳之意。若以甥爲子。及撫他人之子爲子。則祖傳之脈絕矣。異姓亂宗。斷不可也。吾族有乏嗣者。先儘胞姪擇一人立爲後。如無可立。乃擇同堂之姪賢者立之。如亦無可立。乃立遠房。倘有以甥作子。及抱他人之子者。宗長率衆稟官。按律治罪。仍行改正。遵其子歸宗。

一、好訟非保家之道。即使公庭有理。亦必廢時失業。花散銀錢。所謂贏得猫兒賣了牛也。況一不勝。鞭笞隨之。身挂文網。鄉曲不齒。其辱何如。吾族中遇田土錢債。或與人偶有不明。邀親隣理解。可讓則讓。不必興訟。自取終凶之咎。

一、賭博故易惑人，其子迷溺其中，必至家產蕩盡，因而交結匪類，作奸犯科，名曰嗜賭，遺臭千載，吾家永斷賭博根源，倘有犯者，以家法重處，不許少寬。

一、邪教律禁甚嚴，倘有身爲鑑公道士，以及好爲符水之術者，宗長即嚴切開導，令其改業，如執一不從，送官論罪。

一、男正乎外，女正乎內，閨門之禮，所宜嚴肅，孀居婦女子已成立者，一切事務，令其子辦理，若子未成立者，宗長代爲處置，總不許婦人出頭，以昭清白。

一、諸惡以淫爲首，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惟男女有別耳，若非偶相從，則與禽獸何異，試看世間佻達慣作風流事者，其後非貧困落魄，即子嗣全無，大抵淫亂之人，念頭一差，不特身名俱裂，而冥責尤重，嗚呼，天道好還，無往不復，善惡之報，理有固然，可不懼哉。

右二十二條，俱關持身立品之大要，其餘當法當戒，言不能盡者，皆可依此類推，若敢視爲陳言，藐不遵守，家法具在，不能爲爾諾少寬也。

文昌孝經序

儒者爭言孝而不言禍福，此襲宋人之言而不達於聖人之旨者也，舜之孝以德，爲聖人而尊富饗保，德爲福基，孝爲德本，孰錫之，天錫之也，如是錫之福，不如是降之禍，其必然也，故曰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聖人之言明白可見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孰生之，親生之也，父者一家之天地，而天地者萬物之父母，天地合，而背親逆天之律，寘於父母者，必無所逃於天地，故在天之賞罰不僭，而人之感應隨之，是孝者百行之準則也，且夫盡孝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然終日提撕曉告，雖愚夫亦知警覺，况通人乎，故致知爲誠意大關，而可使由不使知，聖言尤當善會，此文昌孝經之所以與聖言合也，余成進士，歸次家居，有怔忡疾，因誦是經，油然感焉，焚香盥手，日夕禮誦，經久而疾瘳，因矢願重梓廣播，遂巡未獲，茲捐俸餘，乃克爲之，昔墩山算信是經，入場有魁斗之應，前哲之不我欺，未知何如，宿疾之愈，有明徵矣，而使風行四域，借禍福之說，以培養其本根，而激發其端蕊，大易所謂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者，豈不以此也歟。

陸藏一先生六十壽序

古稱不朽有三，而德爲最，士生當世，不必盡擁大纛，策駟馬，意氣揚揚也，蓋其人其天地秉彝之德，純醇厚之氣，而又游之乎詩書之源，行之乎仁義之途，親則甚古，而神則甚暇，以立身則端而且惠，以接物則老而益恭，以處當世之士，則恬退而不競，由是士林傳之，闔里頌之，犁然有仁人君子之目，所謂太上立德，微斯人其誰歸，陸藏一先生，吾鄉立德者也，自始祖兪陽公三傳而至先生，累世以來，率皆陰行其德，不求人知，故黌宮偉望，常爲吾邑冠，其積之者厚也，先生數歲而孤，其尊太人君擧先生，遺書一篋，以囑程太夫人曰，吾藏書入泮，承先人緒業，兢兢惟恐失墜，不幸中道棄捐，後當以此書教吾兒，使無忘先人之志，太夫人受而藏之，比先生年稍長，即知讀書，發篋中所有觀之，過目輒不忘，而太夫人茹荼集蓼之餘，又督一燈課讀，和丸助勤，朝夕勉以成人之道，故先生學甚三餘，才儲八斗，甫弱冠，即補弟子員，當是

時鄉黨咸器之，以爲七雄復生，當不過是，而先生乃絕意仕進，不獻三都之賦，長念五柳之風，居嘗謂人曰，吾有田可耕，有子可教，詩書足以自娛，糟邱足以自遺，吾何求哉，於是開三徑，蒔松菊，放懷古今上下之間，求忠臣孝子之遺事，端人烈士之高風，以筆之於書，而時見之行事，夠至則滿飲一大卮，如子美論漢書故事，陶然洒然，不知老之將至也，先生有二子，長孝先，次愼先，幼即嶄然見頭角，甫成童，皆入黌序，論者謂其家學淵源，大匠之門無鈍器，故人所難者，亦取之如寄，此非先生之貽謀者善，何以得此哉，其在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偶，又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先生有焉，是以知先生之福之未艾也，先生自爲諸生者垂四十年，至于今，學益富，文益古，而其年益高，都人士以爲先生奕葉行善，累世書香，今杖於鄉矣，不可不爲先生壽，又以知先生者莫如余，命爲文以序其事，余惟先生之德，不朽者也，先生之壽，本乎德者也，德者所耐德，自能受天之眷，迓無疆之休，以長爲一邑典型也，又何俟今日繪南谷之圖，而後知修齡之有徵哉。

李石亭文集卷四

明倫堂碑記

事之忘其實而徒附其名者，廢之可也，而事之著其名而並存其實者，廢之不可也，若明倫堂之建，非所謂著其名而並存其實，而有其舉之莫敢或廢者哉，粤稽三代造士之法，至詳且備，而其設教之地，於國則曰學，於鄉則曰校、庠、序，而又有小胥、大胥、小樂正、大樂正、司徒、司馬之官，以因時而節教之，以故士之沐浴詠歌者，皆曉然於人綱人紀之重，而飭典惇倫，期無負選造之至意，孟子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不信然哉，此明倫堂之所自防也，國家建立學校，董以師儒，其造士之法，直可比隆三代，而又歷頒聖訓，諄諄以孝弟爲先，無非欲多士之爭自濯磨，以共勉於人倫中也，羅邑係新分之縣，學宮雖建，而明倫一堂，暫闕，不惟司訓者無以進多士而講業，而士之入黌序者，亦無由顧名而思義，雖有鼎新之志，而寢以不果，蓋築室道謀者十餘稔矣，幸乙丑仲夏，雒陽閻明府來治吾羅，下車之始，目擊學宮闕缺，慨然議新之，首捐二十金爲士夫倡，而司鐸韓君亦捐解清囊，身率諸生繼其後，兩閱月而堂成，伐石囑余記其始末，余惟思堂之廢，不知幾何年，今一念經營而成也，忽焉，非留心學校，雅意作人，以振興斯文爲己任者，烏能有此，繼自今羅人執經問難，博習親師，不患無地，而登斯堂者，目擊道存，亦將默動其慈孝友恭之念，而不容自已，韓子云，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於是乎在矣，然

則斯堂之建。豈徒以其名哉。

文昌宮碑記

文昌之宿。在奎壁之次。主文柄。而帝君之曾配武曲。廟祀遍天下。於吾蜀尤靈著顯異之跡。明而爲人。幽而爲神。切近昭著。俱可徵信者。莫慈士若也。羅江距梓潼不過二百里。以實沈主參高騎走汾之義例之。則山川星辰。民所瞻仰。於是焉在。又非止文字之行世。若水之行地。無往不在。宜人人不忘其所宗主而已也。羅江縣治之北三十里曰河村。有山名月峯。上起文昌宮。而余之家在南村。與河村隔一水。當二月三日帝君降誕。則兩村之人及附近各村並走焉。相與焚香祝獻。優伶歌舞以爲樂。辛未之春。南村人於其本村得所龍神堂者。中有塑像一尊。第渺小。乃思斥其堂而新之。改故像而大之。旁爲大廈。爲地唯余時寓次家居。實贊其謀。其夏卽上京謁選。龍神廟者。取其址而已。鳩工伐木。棟樑榱桷。皆更爲之。墻垣門戶。極堅好。四壁圖畫。煥發精采。又雕刻神龕一座。神像裝設。俱如創始所謀者。前後共費八十餘金。皆出衆力所襄贊。自是凡過會。遂不必更至河村。而南村遂爲一勝地。余推文昌尊神。一方文運所係。不祇家祀戶祝。又況吾鄉之人。篤願鄉之人。媚于帝君孝友之訓。以事其父兄。以教其子弟。歲時祠祀。進退雍容都雅。無長其囂凌好勝之習。以漸遂于敦龐。而又嚴爲規制。求所以有始終者。是則可嘉也已。

重修觀音寺碑記

烈士殉名。貪夫殉財。名可殉而財不可殉也。近世殉名者寡。殉財者衆。此在人情類然。而緇流爲特甚。夫釋氏見性明心。能空一切色相。諸有萬緣。纖塵不染。若區區利鎖名韁。不能擺脫。又何解脫之足云。故予嘗論釋氏子能參禪悟道。吐棄一切者。上也。其次則不貪財利。不惜勞苦。補修寺院。期于有成。若遂遂於腥膻之場。與庸夫俗子爭多較寡。風斯下矣。觀音寺僧如永。本平池僧。教洪法嗣。因此地屢易住持。禪宇廢壞。墻垣坍塌。左右榛薉。日甚不忍。爰商同衆姓。延請如永與其徒常開居住。永自到寺至今。中間不過十年。而西廊之朽爛者重新。東廊及前殿之圮者改換。山門三間。昔無而今有。禪房一所。去舊以圖新。買水田三十二畝。添供香火。築墻週圍。塑畫宜於門樓。栽竹柏於隙地。今又改造正殿。另塑大佛三尊。凡此不世之功。均如永師徒自爲捐貲建造。並未叩及十方。夫此非所爲不貪財利。不惜勞苦者歟。此寺至兵火後。妙空禪師歿於康熙初年。其後三傳而絕。安縣僧如善繼居之。築建西廊。不再傳而亦絕。所建廊房亦隨圮。嗣後住持來去。訖無寧居。睹寺宇如傳舍。漠然不以關心。苟非如永師徒相繼鼎新。則妙空禪師所建造。幾何不復化爲灰燼耶。吾聞有不世之功者。必享非常之報。今如永之建豎若此。法孫自此其興乎。抑亦可以愧僧之貪利而不慳。垂死訖無一成者也。爰壽諸石。以示其後。使後之人皆有感而興焉。

同善橋碑記

善可同也。不可獨也。蓋獨則私。同則公。獨則難爲。同則易舉。凡爲善者皆然也。而橋爲尤著。吾鄉素號醇謹。父老子弟。敦朴有古風。數年來于路之崎嶇者。雖不治。橋之傾圮者。亦不新。獨此地當橋孔衝而崩焉不舉。非人心不同。亦非必以漸也。甲子冬。吾鄉人一念經營。衆志成孚。諏吉鳩工。閱兩月而告竣。予惟世

之有財者衆矣。然往往慳囊難破。卽或間有施舍。亦多惑於浮屠。又或共爲一事。二三其見。築室道謀。不能度德比義。以相勉於善。孰若吾鄉之除道成梁。不吝已貲。而衆人一心者乎。雖然。橋者善之一端。亦由是而推廣之。以幾於風淸俗美。型仁講讓。不獨父其父。子其子。而後謂之大同。吾鄉之人。其不以此自足。而共勗于道。以永守此同善之風也。是則吾之所竊望也夫。

月波橋碑記

羅江北四十里。地名南村。與安縣接界。有水焉。源出蔣公堰。由象鼻山過寶林寺龍神堂以下。達於劉家河。蓋里人之所資以灌田也。水之支流汊港甚多。而居其中可以作堰宜渡者。則曰大溝。溝闊不可踰。而溢水之處又甚深。非搴裳可濟。舊有二橋焉。一在張家堰下。一在龍神堂前。年久不治。日就圮塌。往來行人。往往傾跌是懼。里人憂之。謀所以新之者。而又苦獨力之難成也。于是聯四方善士。共解囊橐。以襄盛舉。鳩工伐石。始自戊寅冬杪。迄今年夏五。而二橋成。橋之左右。凡係小水之處。如所謂支流汊港者。俱架石焉。蓋舉其大不遺其細。吾鄉人樂善之心。於此可以暢然無憾。而四方之往者、來者、步者、輿者。亦自茲永無病涉之苦也。詩曰。履道坦坦。不信然歟。龍神堂前。舊名飛龍。今仍之。橋之在張家堰下者。初未有名。今題曰月波。蓋水勢蜿蜒如龍。其環抱之處。形如半月。故曰月波云。

餘慶橋碑記

善不足以濟則非善。然以一人濟衆人。其勢將立窮。而以衆人濟衆人。其事恆易舉。古者杠梁之設。皆之在官。歲一新之。以便斯民。然而窮鄉僻壤。山崩水涯。非能一一而杠之梁之也。故以民勸民。而梁之成也忽焉。凡以漸有濟而已。象鼻嘴者。綿安接壤也。北走神泉。南通紋水。往來行人。絡繹不絕。中有一澗。雖非巨流。而自夏徂秋。河水泛溢。招舟子而無從。欲搴裳而莫濟。臨岸相呼。不無咫尺天涯之恨。甲子歲。吾鄉人侯等一念經營。首倡盛舉。募衆捐貲。架以石橋。是役也。約費百金。匝一年。自今告成以後。履道坦坦。乘輿者有按轡徐行之樂。徒步者無淺深厲揭之難。濟之衆矣。善莫大焉。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吾知諸君子之好善。必有以獲其祥矣。故以餘慶名橋。而爲之記。

昭通橋碑記

潺江發源安縣。迤邐而下。至羅江縣北關外。與[illegible]水合。東流入中江界。記水之始。達不過僅可濫觴。漸納溪流。而其勢益大。由白塔寺與蔭塔口。底于野塢堰。汪洋恣肆。澎湃奔騰。始巨川不是過焉。堰之下有渡口。爲安縣羅江彰明接壤地。則犬牙相錯。人則烟火萬家。加以商賈絡繹。往來輻輳。每當夏秋汗水泛溢。洪波巨浪。非一葦可杭。行者苦之。僉欲以輿梁濟。歲不果。歲戊寅。時和人乂。里黨之間。咸鼓舞從善。于是共議醵金以成橋。橋工始自上年秋。閱一載而竣。狀如長虹臥波。青龍見水。往者、來者、步者、輿者。莫不利涉。蓋前此所有志焉而未逮者也。夫事雖成而易敗。時難得而易失。噫。予宰姚江。有役諸者。功將垂成而廢棄不舉。余爲之設法竣其事。至今以爲美談。茲地界三縣之交。人各一心。不相聯屬。橋之成也。蓋難矣。乃一念經營而應之如嚮。則豈非年穀豐熟。人心好善。故能易其所難。而成功之甚速耶。大同之世。有分

士無分民一人之心可通乎千萬人一端之善可通乎千萬善由茲橋以觀知吾鄉人之衆志克孚而不以畛域異也將所謂同德比義而相友相助者豈有涯哉爰題曰昭通而爲之記

重修月峯梓潼宮碑記

萬家嘴有山曰月峯在羅江縣北三十里雙峙特出峭壁嶙峋攝衣而上登其巔則河村南村之烟戶歷歷可數焉蓋一邑文風之所薈萃也上有文昌宮爲士子瞻拜之所創造不知何時明末兵亂委於灰燼有志者議修不果康熙壬午庠生范廷淵剏草爲庵讀書其中慨然念聖靈之未妥文教之未光乃與明經陳君獻三招募衆士裝嚴聖像兼修樂樓一座迄乎茲數十年矣風雨漂搖木朽蟲生加以乞兒盤踞于中日散夜聚或折毀墻壁或污穢殿宇以致此廟依然荒涼陳君目擊心惻不忍坐觀其敗爰倡首剋日鳩工重修去其朽腐易以良材又于正殿旁接修偏房二所前修拜亭三楹亭下砌石爲臺中設一門懸于崖畔一時啓閉擇醇良者鑰之遂煥然爲兩村之觀是役也始自庚午冬迄辛未夏不一年而成其間募衆固多而陳氏之父子祖孫宣力爲尤多帝君之靈從茲其永妥矣而今而後將使兩村之人以時瞻拜入門生敬追維孝友之訓益深報本之思當必有魁梧傑出之人以爲文藝先是又此山之靈秀所鍾而亦即帝君之仁澤所覆育於無已也

書院田房記

世之學者莫不由教入而教之於塾家自爲學人自爲師文章不能趨於一軌其風遂不能以大振司民牧者知其然爰倣古人黨庠州序之遺意合一邑士民而納之書院地必爽塏居必安幽延名宿爲師厚其修脯以示優崇而諸生膏火亦以時均給寓激勸于樂育之中典甚重哉羅江雖蕞爾邑有明三百年來名賢輩出厥後罹流寇之亂民若晨星文獻俱亡吾羅遂以委靡幸奉聖朝撫綏招徠休養生息百餘年間元氣漸復然而書院之設前此未嘗議及也滇南楊公來治茲邑爲政精敏而仁恕決獄訟不事敲朴務得其情甫踰年境內乂安於是課士之餘鋭意建修書院以廣教澤召諸生而與之謀僉曰唯唯時余適以疑歸里公命偕諸君董其事余以羅故有奎星閣在城南今書院既設閣宜並舉俾但培補風水之云亦取朱衣文明之兆公曰然是我之夙心也咸既定一切相度地形規畫可否公爲之主余與二三友人贊勸其後甫期年大工告竣都人士及鄰境之秀者喁喁向風焉公之功偉矣抑不知吾羅之所以咸公臧公沐賓澤而咏勸苦者宜何如之咨嗟太息而不忍置也奎閣計三層上塑奎星及文昌像書院凡四進大門三間二門一間過廳三間講堂五間耳房八間廚房四間亭子一座池一口用示壯觀至書院田畝僅在東村廣興寺者計田七十五畝八分九釐一毫地四十五畝五分一釐一毫每年收租穀市斗五十七石近從吳家璇撥入者計田二十五畝二分二釐五毫每年收租穀市斗一十六石路村河灘地一十九畝零八釐九毫每年收租銀六兩北關外新墾田一畝八分每年收租穀市斗一石六斗公車其事以屬縣附張君履勘丈量繪形立界另立紋江書院册名歲輸糧銀二兩九錢一分零四毫佃戶代納街房門面九間縣署前七間歲收租銀四十六兩二錢書院大門旁二間歲收租銀九兩二錢外有各

寺院捐銀二百兩交典値年會首生息以濟膏火用垂永久是役也前署縣尉張君朝爔、沈君文玉及署儒學訓導王君名佐皆與有勞例得備書云

按書院即滇南楊公周冕所創之紋江書院也自安縣來曰綿水自綿竹來曰濕水俱至羅江城北滙亭何總名羅江言水如羅紋縣所由名也故又名雙江紋江則楊公初名也田房記爲先君撰故仍原名此記久佚今得原任訓導杜娟親齎稿示因補之鼎訓元

旌表節孝何母王太宜人節壽橋碑記

州西三十里有山曰台孤峙特起勢插雲霄由茲山迤邐而東地稍平衍前臨大江有茂林修竹之勝而何氏實世居其間墳墓在焉致何氏世爲綿州人搢紳閥閱勝於前代及明之衰而族姓零落有生員何公披雲者善岐黃術遠近求之無弗應生子坤早沒遺媳王氏青年守志白首完貞蓋即今之奉旨旌表而例贈孺人者也孺人事翁姑至孝治家甚勤當茹荼集蓼之時以父道兼子以母道兼師卒能興起門庭克昌後裔長君謙以優貢出仕滇南仲君瀚亦以增庠生升入成均至于孫枝秀發玉樹瑤枝若人麒人驥雅或待詔金門或食餼黌序彬彬稱一門之盛人謂天之報孺人甚厚而孺人不以自多也老而彌健貴而能勤含飴弄孫之暇輒身率臧獲婢僕手自紡績至夜分不倦歲既久探囊中計紡績所入其得七十金孺人乃謂仲君曰吾家世業醫活人甚多以此發祥故吾生平不喜奉佛吃齋惟喜濟人然往往有懷莫遂今吾且老甘旨不缺汝等亦皆豐於衣食念此金係吾所積每思所有以善用之吾聞利濟莫如橋今各處小橋吾已陸續捐貲成梁濟涉惟何家營大溝雖非通衢而往來不絕汝其爲吾建是橋以成吾志仲君曰唯唯於是鳩工伐石不數月而告竣孺人顧之色喜又以余與長君仲君世好莫逆其於孺人猶子也囑一言以爲記余惟孺人之節早已上達紫宸傳聞人口更何待言惟是孺人壽逾八袠春秋高矣而猶惓惓於爲善其亦不僅壽一身直欲壽諸千萬世也因節以獲壽而壽亦愈以顯節斯橋之成非名之以節壽其將何名

祠堂說

古者立祠堂爲四龕以奉四代神主高祖、曾祖、祖、父也始祖之祭始自程子雖朱子有似僭之疑然世遠而派別不有始祖一祭無以收族是亦禮以義起之一端也況所謂始祖者以遷居此地及初有封爵者爲之非必厥初生民之祖也隨分致祭何僭之有吾家上世不可知論遷居此地及初有封爵之襲則當以美賢公爲始祖而以厚公不與焉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美賢公則吾先世之別子也是爲始祖而美賢公之長子世世以長繼別是爲大宗美賢公之衆子則各以其長繼己是爲小宗始祖百世不祧小宗親盡則祧此古之宗法也故古者子孫繁衍廟制非一有禰之廟自己之兄弟子姓咸屬焉有祖之廟自父之兄弟子姓咸屬焉有曾祖之廟自祖之兄弟子姓咸屬焉有高祖之廟自曾祖以下之兄弟子姓咸屬焉有始祖之廟則一姓之兄弟子姓咸屬焉其爲典也備而其爲制也詳後世人不師古親親道微生者倖輪奐之觀死者無一瓦之覆匆匆迭遷三歲除

服，以爲人子之事於是焉畢。歲時不告，飲食不獻，生辰忌日，設若罔聞，則求其有祠堂不可得，又何論乎百世五世之穆別也。夫主必有祧者，一定之制，而追慕不忘者，報本之心。近世大夫家建立祠堂，自始祖以下，木主皆設廟中，雖親盡而不祧，此其制非古，而要惟不忍忘其親之意。吾家祠堂，卽用其法，正祠三間，長房居中，其高出者爲始祖，二房居左，三房居右，各設一龕，每一代爲一階，層遞而下，所謂禰廟、祖廟，均於是焉在，大宗、小宗卽於是焉分。推幾遠有所統，近有所宗，名分得而支派別，子子孫孫皆得以展其孝思矣。祠建扁擔溝，係徐國王之業，今三房用價買其田地山林，而以基址一所，幷附近田一畝，指作祠基。約同族人赴造正祠十一柱三間，耳房七柱東西各三間，拜廳五柱三間，大門五柱三間，廚房五柱三間，共十八間。祠成，改扁擔溝爲祠堂灣云。

墳墓說

墳墓係祖宗宅兆，子孫命脈，不可不加意護守。先人冢於雲龍壩，故墓皆在焉。由雲龍而上，曰象山，由山之北，地名扁擔溝，今改祠堂灣，有祖墳五十一塚，歷年附葬新塋三塚。山之南，地名長溝，有祖塋一十九塚，歷年附葬新塋七塚。其象山而下，其通近雲龍寺者，則曰雲龍寺，祖塋共計二十九塚，其由雲龍寺迤邐而下者，則曰雲龍壩，祖塋共計四十八塚。地各有界，歷世護守，祭掃進葬，不許他人砍伐樹木，不許異姓越界佔葬，不惑於各房風水之說，而騎龍截葬，不輕聽地師邪妄之語，而挖塋改塋，有一於此，宗長、房長，率衆稟官重治。

祭田說

古者祭必有田，蓋犧牲粢盛之所由出也。昔范文公貴時，置義田千畝，以濟本族之人，而祭祀之費不與焉。大抵先有祭田以祀祖，而後置義田以活族。吾以爲祭田之中卽可該義田之制，道在多多益善而已。吾族家廟新建，未有祭田，祭祀之費，向係闔族公捐，然此可暫而不可久。今於劉家河買田十九畝，又桑家庵原存祭田一畝，共置祭田二十畝，計每歲所入，可得二十金。清明、冬至，約用銀十四兩，美實公及李孺人生辰忌日，每次用銀一兩，共銀四兩，年節祭祠，用銀二兩，俟後再有續置，則於祭用加豐，以其贏餘濟族人之孤貧者，是祭田也，而義田寓乎其中矣。竊將來置業若是，若不登記明白，恐爲不肖者占據，故另列祭田一篇，凡有置買，卽依數開載若干畝，幷坐落四至，庶乎久而不忘，多而不亂，而開卷卽得瞭然也。

祭祀要略說

人必有祖，祖必有祠，祠必有祭，所以盡報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也。近人往往厚於自奉，而忽于祖先，夫鬼神血食，祖宗之賴有子孫，豈第生養死葬而已乎。今酌定每歲冬至祭始祖，清明祭墓，夏至祭禰，則各房自祭其私親，祭之公者，費出於公田，主祭以宗子，至各房私祭，或另置祭田，或本房公捐，總不得於始祖祭田內支用。至於出入必告，有事必告，朔望則參，俗節則參，忌日生辰，追祭不忘，此皆事死如事生之道也。每逢致祭，必闔族齋戒，不得視爲泛常。祭畢，以其餘燕飲，宗長訓族人以孝弟忠信、立身行已

之道，歲率以爲常。

冬至祭始祖文

人本乎祖，澤厚流長，貽厥燕翼，而熾而昌。先疇未遠，舊德難忘，犧茲長至，方當一陽，反始報本，有飶其香，蓋其降格，佑我無疆。

清明祭墓文

綿綿祖澤，鬱鬱佳城，神於是宅，保我後生，夜臺永安，松柏常榮，屬茲寒食，陳酒陳牲，少長咸集，質獻惟誠，子子孫孫，護守斯塋。

夏至祭禰文

人道所重，首在親親，秋霜春露，日月如新，非父非母，焉有此身，誰非爲子，不念先人，歲時備物，克祀克禋，庶幾佑我，苾祀駢臻。

名派歌并序

名之有派，所以別世系，聯疏遠，防重複，親親之意也。故世遠則疏，名多則亂，自古而然，於今爲甚。誠酌定世派昭穆，以次相及，雖異日瓜瓞連綿，居不一地，統系分明，亦斷無尊卑失序之嫌，且令子若孫各以其世比而詞之，無生彼我之嫌，咸敦一本之義，其爲益豈不大哉。爲擬二十字於左，一字爲一世，俟遞續擬。

李氏名派歌

朝端崇道義，　庭際尚淸芳，　孝友家聲遠，　祖宗功德長。

李石亭文集卷五

陸金陽傳

陸金陽。羅江人。世居金山。生以勇力聞。其時明季兵亂。金陽糾鄉人分爲四屯。屯各置長。長樹一大旗。戰卒五十。衆推爲屯長。守適川要衝。人皆德之。呼爲陸大旗。張獻忠之蹂蜀也。人民奔竄。金陽兄弟五人。各守一屯。屯未分。賊已逼近。金陽謂諸兄曰。苟去。賊必尾躡。不能全矣。不如守以待戰。賊苟退。則無虞也。及賊衆至。金陽力拒之。而諸兄皆委幼子進先奔。金陽無如何。因負進且戰且走。求諸兄家小幼。皆不知所之。而賊勢四張。不得已。奔匿縣之須雲山。採橡而食。居十餘年。賊氛熄。乃出。歸故處。盡廢無居人。公勵進而諭。將求其兄。進嗚咽止之曰。伯父等不在耶。求之不能也。苟在耶。將自歸也。且失者求之人。未可必得。恐父子又相失也。公然之。以故居之廢也。因去之河村壩居之。今蒲家營是也。國初。吳三桂兵敗。將卒四出劫掠。居民以公勇力。率鄉人相拒。賊聞大旗名。解去。公名益著。互相謂曰。苟遇盜。速呼陸大旗。盜必退。如彼所呼之。盜亦必退也。有盜聚處者。名曰土豹子。掠鄉人。獲則殺食之。鄉中被獲者。輒呼公號。免者數十人。鄉有遇盜割一乳者。公知之往救。盜見即釋之。其人走回哭謝。公曰。胡不早呼我而致傷乎。曰。惟呼公。止往一乳耳。不然。不免。承平後。乃遷南村家焉。公形貌魁梧。秉性剛直。與人相處。輒莊冠正色。無論識與不識。望其冠。皆曰。陸大旗來也。

劉三策傳

劉三策。字坤山。羅江縣人。父正槐。兄弟三。長三讓。季三位。次即三策。讓位俱無嗣。三策生於流寇張獻忠作亂時。偕其妻鄭氏同逃。中道相失。遇賊於荒山。賊欲及之。紿曰。吾能歌。請歌一闋以免死。可乎。賊命之歌。歌能。賊悅。賊不欲以全人釋也。斫其右手而遺之。明日。遇鄭氏於水岸。遂引去。至石泉。匿跡深山中。採樹皮草子爲餅充饑。當是時。加以野居露宿。濕氣交攻。艱辛萬狀。幾不聊生。然卒以身免。居數年。生子先德。値蜀中平定。乃謀歸。未至。作安縣桑棗園。又四年。移羅江河村壩。自脫難後。行股蹣跚。而力作如故。開荒闢草。胼胝經營。經歲無虛日。性疏爽。凡百家技巧。不學而能。與人相處。溫溫如也。然不畏強禦。遇人有不平事。輒以身狥。故戚鄰感其意氣。咸帖然稱之。嘗聞先德之言曰。吾昔爲賊所獲。自謂必死。粗礪者益以免其身。吾家世清白。耕讀爲本。爾子孫宜力追先志。無墜家聲。吾行將復劇居矣。未幾沒。子孫移南村家焉。以萬曆辛亥年生。至康熙壬子年卒。壽六十二。妻鄭氏。與三策避兵中道相失。時因路險行急。墮水中未出。而賊兵繼至。自度不免。乃以面浮水。作爲溺死飄沒之狀。賊至。曰。死人也。以矛刺其背而去。後至者又刺之。鄭氏忍痛氣絕。卒不出聲。賊去復甦。嫡侄鄭某見之。負之而出避空宅中。明日與三策會。相向而哭。蓋三策斫手之日。即鄭氏刺背之時也。生一女。甫弱彌月而摧。身抱女在水中。卒無恙。豈天之不絕劉氏也。後生先仁先義。以天啓壬戌年生。至康熙乙亥年卒。壽七十四。

附 美實公傳一 才華公傳二 鴻飛公傳三 英華公傳四

美實公傳

公諱學旺。字美實。前羅江縣雲龍壩人也。生三歲而孤。母王氏。再適同邑李雲卿。公隨母育於李。値流寇張獻忠亂。人多逃亡。時李富於財。既死。其僕何駒駒者。謀公曰。子非李氏嫡而受其財。族衆恐甚。不去。將殺汝。公于是歸。時年二十三矣。至則宗族盡散。無一存者。公孑身無倚。隨鄉里二三人走石泉。是時賊衆猖獗。所過殺傷。焚掠殆盡。民食無所出。強者殺人而食。弱者幸以身免。則匿跡深山。採樹皮草子爲餅充饑。公嘗絕食三日。夜于空宅中獲一貓。燒食之。得不死。張發心者。未有聯之妻弟也。公與有聯同被兵。故識發心。一日至其處。發心召公同食。時無碗。以瓦片盛肉而已。公稍嘗知其味異。然不敢明言。乘其不見而棄之。歸以語有聯曰。若嘗素食人肉者。奈何食其食乎。於是心影成疾。腹膨久不愈。開渡夫王吉善針灸。就而灸之。他日又至其家。王吉夫妻方食魚。將盡。止餘頭尾。見公至。則以食公。而謂之曰。好好有頭有尾。子之疾至此除矣。由是果愈。公在石泉二年。値蜀中平定。乃歸。住河村壩。時土曠多年。山地在荊刺中。公開荒刈草。獨力經營。又歷十餘年。粗有積蓄。始娶妻。即吾祖母李氏也。時年四十一矣。厥後移居邑家壩。又十餘年。移南村壩。子孫今家焉。當時兵燹之後。鄉人存者百僅一二。而公族屬又無一人在者。故前後三遷。皆就佃居住。未得復業。公爲人忠信渾樸。不較是非。凡事退讓。人有犯者。輒溫語謝之。嘗謂人曰。吾昔在兵亂中。涉越險阻。衝冒鋒刃。野居露處。朝不保暮。自分必死。今幸上天之眷。祖宗之靈。以有其身。得延李氏之一綫。吾何求哉。吾唯有吃得虧三字。可以保身。可以遺後。願世世子孫守而勿失。至于機巧

髮詐。是否所短。然亦在而非爲也。鄉里以此多之。至今稱爲長厚。治家以勤。當役差繁重時。惡倚者多失業。而公未嘗缺乏。遇歲荒有思貧者多所周濟。以明天啓丁卯年生。至國朝康熙庚辰年卒。享壽七十四歲。以孫化楠貴。乾隆十九年。貤贈美實公爲文林郎、餘姚縣知縣。祖妣李氏。貤贈孺人。子三。文彪、士逵、文彩。

才華公傳

公諱文彪。字才華。美實公長子。自幼隨父闢荒闢草。創業成家。年甫三十。美實公卽見背。下有二弟。均在弱齡。時人烟稀少。田地半屬荒蕪。豺虎之跡。端于道路。羅邑路當首衝。差使絡繹。供應浩煩。所不辭勉。卽無以自保。公殫力經營。門戶之役。以身獨任。命二弟從師讀書。閱數載。鴻飛公入武庠。又數年。兄弟始分析田地山林。三分均分。論開創守成。公之勞績實茂。而終不以此求多。多者蓋公之寬厚而仁恕也。公狀貌修偉。多鬚。遇非宜。寂與人言。恂恂如不及。雖久與遊者。未嘗見其有疾言遽色。力田自給。不貪榮利。延師課子。務盡忠誠。晚年喜釋氏經典。翻閱盥沐。莊誦教兒孫。以安分循理。勸鄉隣以務本力農。崇儉約。敦退讓。雍雍有君子風。人以美實公之家法未墜云。公生于康熙庚戌年十月初五日。至乾隆辛未年卒。享壽八十二歲。子六人。一過房。一爲僧。存者化梓、化椅、化梅、化桐。

鴻飛公傳

公諱士逵。字鴻飛。美實公次子。幼讀書。能屬文。試輒不售。因棄而就武。然非其所好也。性嗜飲。雖多不亂。

與人交。必盡其歡。朋儕相狎者。每一見必留連款洽。忘爾汝形。居心耿直。于人無所迴護。人皆憚之。然於氣誼相投者。亦每霽顏溫色以相待。人是以畏公之明。而亦未嘗不樂公之寬也。公娶元配趙氏。年幾四十。未有子息。兄弟皆以爲憂。公慨然曰。吾生平行事。未嘗得罪于人。得罪于天。天豈眞絕吾嗣哉。吾惟修身行善以俟命而已。自是益加勉勵。周濟貧乏。修治橋梁。裝飾佛像。補葺廟宇。凡可以迓福凝庥者。臉不盡力爲之。閱數載。而胡氏僉人連舉二子。公喜甚。又念夫得子之晚。而深恐不親見其成立也。爲之延師課讀。以養其材。納粟成均。以榮其身。公之用心。可謂苦矣。而天之所以報公之德者。亦不爲不厚矣。公之姪化松。本才華公第三子。公撫而育之。勝如己子。出處兄弟間。怡怡友愛。自首無間言。隣里咸稱道焉。以康熙戊辰年二月初九日生。至乾隆乙丑年卒。享壽五十八歲。子化槐、化杞。

文林郎英華公傳

公諱文彩。字英華。與兄鴻飛公孿生。狀貌絕類。外人往往莫辨。束髮受書。通大義。值時事艱難。棄而力耕。喜賓客。好施捨。計田中每歲入。蔬布疋自給。餘悉以備客。遇人方窘急。輒設法周濟。或代出名立券。後雖賠息償。無怨悔。有讀世民者。僑寓村中。聞公好善。因以急需告公。爲代借數十金以應。已而讀挈家遠去。公設措代還。越數年。有自金堂來者。云讀在其處。公終不問。其陰德長厚類如此。公天性過人。孝友純篤。兄弟之間。藹然無間。分居析產時。公恒自損抑。田取其遠而瘠者。地取其不毛者。謂少服於是。不須更易。祖遺舊屋。讓歸長房。偕鴻飛公另自營屋而居住。鄉黨侃侃直言。爲人排難解紛。悉悅服。又度量豁達。不

與人較是非。遇有非禮相干之事。旁人代爲不平。公付之一笑而已。晚年喜植花卉。尤嗜讀書。當天朗氣清時。手一編坐北窗下。披涼風。誦羲皇上人無以過。又或寄興江湖。或攜斗酒至河干。或垂釣。且釣且酌。放懷自適。視人世繁華聲色如無有也。公性仁於愛物而廉於自奉。長子化楠遊宦浙江。公誡之曰。吾家世本布衣。今遭逢聖主。得叨一命。幸矣。惟做好官。可以報答國恩。要做好官。必以淸爲主。我雖老。粗衣淡飯。尙自不缺。無需膝養。爾其勤勞王事。砥礪淸白。以昭祖宗。化楠謹遵教不敢忘。乾隆十九年。以子貴。敕封公爲文林郎、餘姚縣知縣。元配趙氏。勅封孺人。公生于康熙戊辰年。卒于乾隆丁丑。享壽七十歲。子三。化楠、化梗、化樟。

祭前任羅江邑侯沈公文

名傳花縣。琴歌匝地陽春。澤被雷風。甘沐隨車甘雨。訪惠政於長葛。慈父名高。仰卓識於黃浮。神君譽美。他如榆次之風。因衙鼓而來。矧若香泉之蹟。以王阜而至。此皆循德吉人之驗。何勝樂只君子之思。然而鄧侯不留。少卿易老。桐鄉郭外。誰起朱邑於九原。峴首墳邊。難見羊叔於百歲。雖復奉宥不絕。而華袞已虛。固知茂績常昭。而鵬翮何往。悲騰四境。淚灑千家。我邑侯亦昭公望。發武康系由聯季。休文之著作。引紙則數千言。雲卿之才華。搖腸者五千卷。趨庭有訓。岐嶷總角之年。秉鐸何人。抗慨壯遊之日。以故文是華國。壽爲盛世之宗。因之舉業。甚時允副閱閣之望。圭璋器重。河嶽聲高。茶陵爲小試之鄉。序碑立就。靜南乃榮擢之地。鳧舄遙飛。緯繡絲爲保障。寓撫字於催科。徵賦則不事追呼。年清積欠。委運而何辭艱險。

屢涉江干。爰以宏才。膺茲劇邑。寇公既借。如聞父老之歌。郭守忽來。爭禁兒童之迓。蒿開之餘治。久仰仁風。故樂此新遷。澤沾惠露也。而公振衰起廢。剔弊鋤奸。念耕桑乃民命攸關。宜勤力作。思學校爲士習所係。務獲良師。於是乎定農書。處處一犂春雨。親延名宿。人人半壁青燈。正直則西門之投巫。神明亦不其之伏虎。挽舟示德。赤子心傾。折獄維良。縣妖膽破。洵民間之疾苦。咻咻時聞。順風土之便安。勤勞備至。嚴査保甲。家無犬吠之驚。禁絕呼盧。人絕樗蒲之戲。稅桑田而豐雨皆足。旱魃無災。樂汴水而鐘鼓維新。於渝有頌。排金除道。遵王路之蕩平。造舟爲梁。利行人之攸涉。儉約則廄中齋馬。元叔之故事依然。清廉則水底投青。孔翊之遺風斯在。凡諸下政。咸擁百城。大抵山陰傳家。世傳有治縣之譜。抑亦江東卒令。原不愧棠棣之碑。方之元魯山之高行。不是過焉。擬諸陳太邱之尊化。蔑以加矣。無如百年易盡。幻質非堅。諺水亭邊。方蔭棠樹。芙蓉城裏。旋隆騎星。嗚呼。得畢之和。不須別訪長生之藥。惟仁者壽。自應優游不死之亭。况如公者。當著艾之齡。老而愈健。覲功名之際。貴以彌溫。正宜永視夫國陵。何遽上徵乎宴廓。雖貴名鄉字之咸。永矢弗忘。而召父杜母之思。長此何極。自今庭中柏秀。擬來公之重來。桑下雉馴。詎將君之再往。對遺編而增歎。渺洒無從。覽故治而興悲。傷懷未已。謹陳奠醊。聊訴心聲。請酹抒誠。臨筵萬感。早知麗燦蛟龍之句。莫辭殊勳。然而商嶠騰蟲之文。無非實績。興歌難繼。敬奠椒漿。願祈德旨旋。長念紋江之編戶。祈感神臨降。無忘桐邑之黔黎。

李石亭文集卷六

文林郎英華府君行述

嗚呼痛哉。府君其竟逝耶。其竟舍不孝化楠等而長逝耶。不孝化楠自辛未之夏。拜辭府君。入都候選。即奉命發往浙江。補授餘姚縣知縣。計離府君膝下。七歷寒暑。一官匏繫。不能侍奉晨昏。而山川至浙。計程八千里。加以瞿塘三峽之險。欲求迎養不可得。欲暫歸省親又不可得。是負罪深重已極。今升昊天不弔。降此鞠凶。不孝化楠雖萬死不足以贖。倘何嘵嘵於人世耶。然獨念府君生平碩德殊行。卓□可表。不孝化楠等深恐後無所考。遂至失傳。是益不孝通天之罪也。爰忍死須臾。以淚和墨。略陳梗概。冀當代大人先生採擇焉。府君天性孝友。處兄弟之間。藹然無間。不孝化楠年十七八時。府君始與伯父別財而居。府君重自抑損。甘取其遠而瘠者。地取其不毛者。祖遺老屋。讓歸長房。府君另自營居而住。於時親戚鄉里。莫不多府君之能讓。謂足以愧世之同室操戈者。不孝等遵而守之。至今兄弟同爨。內外一心。未敢言分析。蓋一秉府君之教云。府君幼年讀書未成名。居鄉以耕讀課子。疏布僅足自給。然喜賓客。好施捨。遇人窘急。輒設法救濟。或身自疏劵代貸。後雖倍息償之。無怨悔。嘗有譚某者。僑寓村中。瞯府君好義。因以急需告。府君爲代借數十金以應。已而譚某挈家逃去。府君竊處代還。越數年。有自金堂來者。云譚某在其處。府君不問也。其陰德長厚類如此。府君閒居喜讀書。手不釋卷。與客談論。歷數往古事。瞭如指掌。爲人

謙讓。料度事理。無不曲中。鄰里有忿爭。府君爲之排解。無不悅服。度量豁達。不與人較是非。遇有非理相干之事。旁人代爲不平。府君付之一笑而已。治家嚴正。雖燕息之地。詞色未嘗少假。不孝化楠自六歲時。府君命受學於志遠范老師。經十三年乃補博士弟子。且其時躬自耕作。以供塾師。不孝化楠每一歸省。必令將館中所作文呈閱。以爲學進止之驗。升階王太先生。府君受業師也。長於詩文。好接引後學。適自綿竹至。府君爲設榻。坐太先生於堂。將不孝化楠屆從中。即以其時考試題命爲文。文成不中肯。府君大不懌。候太先生去。則將不孝化楠授以夏楚。曰。有子如此。顧自今毋復相見也。不孝化楠諸泣歸館。於是發憤力學。始有進展。自是後府君見不孝化楠所爲文。乃稍稍色喜。不孝化楠癸酉後。四戰棘闈。俱被黜。府君曰。傳世之文。必有傳授。爾遠求海內名宿師之。家中事有我在。不孝化楠於是捐棄一切。受業於邑侯今隴西安太守坦齋王公。公爲不孝化楠指示秘笈。閫□根即得與選。拔中鄉試。聯南宮。皆府君擇師之明驗也。府君性耽陶靜。不尚紛華。平居所喜。皆利人之事。故凡橋梁道路。無不盡力助修。至於浮屠餘果。殊不崇信。朝夕無事。亦未嘗誦佛持齋。晚年所好惟文昌孝經。謂其切於日用常行。可以型家。可以勸世也。凡山明水秀之區。府君未嘗不到。花香鳥語之時。府君未嘗不遊。及或寄興江湖。則攜斗酒。至河干垂釣。且釣且酌。徜徉詠歌。放懷自適。絕不知人世間有何繁華艷冶之可羨者。家本居鄉。不通市鎮。而遠近聞府君名。無論識與不識。皆曰。此碩德長者。邑侯沈公諱潛浙江秀水人爲政精明。尤好獎勵人物。聞府君有隱德。下車未幾。即造廬相訪。款洽暢談。越宿乃去。其見重如此。府君性耿介。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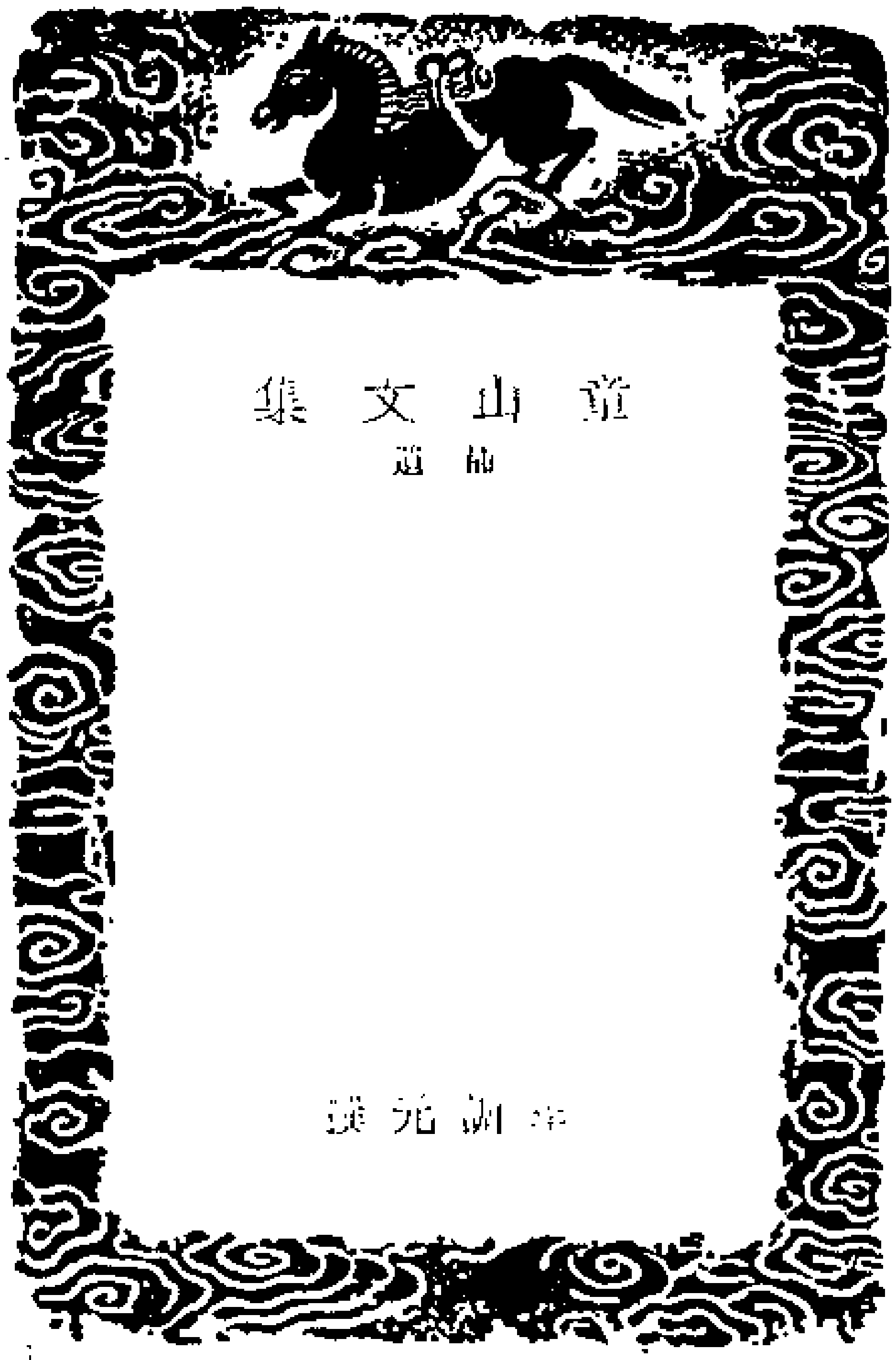
外物泊然無所好。而於貨利尤絕口不言。居平不肯受人一錢。即有所餽遺。府君亦秉義勿顧。方不孝化楠拜辭府君入都時。府君誡之曰。吾家世本布衣。今遭逢聖主。得明一命。幸矣。惟做好官。可以報答國恩。要做好官。必以清爲主。我雖年老。粗衣淡飯。倘自不缺。無需饋存。爾其勤勞王事。毋玷清白。以辱祖宗。不孝化楠跪而受教。服官之日。早夜冰兢。惟恐失墜。今年二月。恭逢府君七旬大慶。不孝化楠因循縣署。未能乞養。不孝化梓亦奉府君命來浙佐理。惟不孝化楠侍府君左右。於時公卿大夫並浙之紳士。均有詩歌稱祝。並成一集。名鴻案珠聯。以紀一時之盛。不孝化楠於八千里外。道使恭闕起居。且代稱觴。並述數年間所爲永兢自持。不敢遠棄家訓者。一一爲府君道其略。府君聞而樂之。諭使人曰。吾年老善飯。精神猶昔。歸語吾兒。毋以我爲念。惟勉爲好官。吾願畢矣。嗚呼痛哉。孰意使以四月旋。而府君遽以七月逝乎。又孰意臨別之訓。遂成永訣之言乎。不孝化楠家山望斷。血淚將枯。五內摧傷。呼號莫及。已矣。長此不得再見府君之面。永爲不孝罪人矣。嗚呼痛哉。府君姓李氏。諱文彩。字英華。世爲羅江人。兵燹後譜系散亡。自曾王父而上。庶得而詳焉。曾王父諱厚家。居羅江之盤龍場。先生王父美實公諱琴旺。遭吳逆之亂。先王父避地石泉縣深山中。平定後乃出。同先王母李氏居河村。繼又遷南村。今爲南村李家灣云。乾隆甲戌。不孝化楠於餘姚任內援例以請。先王父美實公貤贈文林郎。王母李氏貤贈孺人。王父生三子。長才華公諱文彪。次庠生鴻飛公諱士達。又次則府君也。府君與鴻飛公孿生。狀貌絕類。外人往往莫辨鴻飛公先府君十四年卒。府君生於康熙戊辰年二月初九日。憾於乾隆丁丑年七月二十日某時。以疾終於

四川原籍正寢,享壽七十歲,先於甲戌年九月府君勅封文林郎、餘姚縣知縣,元配吾母趙氏,與府君同庚長一月,勅封孺人,生不孝兄弟三,長不孝化楠,壬戌科進士,初任浙江紹興府餘姚縣知縣,調任嘉興府秀水縣知縣,原娶羅氏,本縣諱兆發公長女,繼娶吳氏,廩膳生月生公諱廷桂女,次不孝化樸,監生,娶梁氏,綿州諱之佐公女,次不孝化楩,庠生,娶孟氏,本縣庠生容周公諱乾智第三女,生女一,適本縣諱振發公之子趾,孫男四,長調元,廩膳生,娶本縣近陽胡公諱昇第五女,次鼎元,幼,業儒,聘安縣舉人原任福建鳳山縣知縣熊諱學字太和公嫡孫女,國學生諱以恆公第四女,俱不孝化楠出,次冊元,幼,業儒,聘安縣舉人原任福建鳳山縣知縣太和熊公嫡孫女,國學生諱曰復公次女,次驥元,幼,聘綿州增監生文淵何公諱涵第四女,廩膳生何諱人麟胞妹,俱不孝化樸出,孫女五,長適本縣,庠生曹諱元英公次孫諱秉忠長子學文,二字本縣國學生冉諱子才次子,不孝化樸出,三字本縣國學生冉諱子建長子,不孝化楩出,四字綿州增生何諱涵第四子,不孝化楠出,五字安縣國學生熊諱以恆第二子,不孝化楩出,曾孫一,小名竹宜,甫三歲,調元出,不孝等苫塊荒迷,語無倫次,倘蒙大人先生錫之誄銘,以光泉壤,則不孝等死且不朽。

宜人趙太君行述

嗚呼痛哉,不孝化楠自庚辰夏初離母膝下,自是四年奔走宦途,既不得親奉菽水,以娛暮年,又不能解組歸田,少遂烏私,每一懷想,百端交集,以及於今,遘遭大變,嗚呼,終天之恨,尚有窮哉,母在不能親養,沒不能親殮,哀哀在疚,不可為人,不可為子,結恨昏憒,雖欲披纚述吾母生平淑德懿行,何能詳盡,惟就所記憶,略陳梗概,竊當代大夫先生採擇焉。吾母姓趙氏,先世中江縣人,後遷居羅江北門外,遂為羅江望族。先外祖生吾母姊妹二人,母居次,自幼端重寡言,嫻習女工,儀容止,舉動皆有法度,長歸我先君英華公,時家計頗艱,先君竭力耕田,以奉我先王母,吾母是時內主中饋,井臼自操,外則饁餉田間,以助我先君,雖處勤苦,或人所不堪,而吾母怡怡然也。先君為人豁達光明,喜賓客,好施捨,人有急難相求者,自顧無可資助,輒為稱貸以應,其人力不能償,先君代為償之,終無德色,吾母每歲繅絲紡績,稍有餘積,於己衣食之用,皆極儉陋,未嘗肯費,及以供先君周急扶危,則慷慨出之,寔不吝惜,鄉人謂吾先君之德施,亦賴內有賢助成之也。其事先王母,承顏順志,供奉甘旨,備盡孝道,庭幃之間,雍容和氣,未嘗一言相忤。教子極嚴,尤重讀書,不孝化楠及不孝化樸化楩,自六歲出就傅後,稍有怠惰,必加呵斥,從不稍為寬假。歲辛酉,不孝化楠舉於鄉,壬戌成進士,又十年,始之官浙江餘姚縣,迎吾母在署侍奉,時先君以不孝化楠任所乏人,遣不孝化樸到署助理事務,而自留不孝化楩在家主持家事,故迎養時,獨吾母來官署,到署後,目擊不孝化楠政務繁多,備極辛苦,輒多方慰勞,餘姚積疲之後,公事廢弛,訟棍奸胥,牢不可破,不孝化楠極力整頓,少宜嚴威,吾母聞之,為訓誡曰,救弊去其太甚,疾惡無過猛,汝其勉之,不孝化楠既而受教,居一年,吾母以南方卑濕,水土不習,決意還家,不孝化楠乃遣不孝化樸買舟侍母回。越二載,先君卽世,不孝化楠在秀水縣調任內,聞訃後回里,與不孝化樸侍吾母居喪,及服闋,不孝化楠

例應入都候補,念吾母壽逾古稀,雖健不足恃,遲留不敢行,吾母促至再三,且訓之曰,汝父勤勞一生,教子成名,汝當盡心竭力,以報國恩,此汝之分也,我年老之人,在家較樂,不願來汝任所矣,但願汝成汝父之志,卽所以慰我心也,嗚呼,不孝化楠豈意此一出,遂與母永訣耶。吾母生平不喜誦佛經及持齋,嘗謂人曰,心好不用齋,性寬和,逮下有恩,好儉樸,常衣布,不孝化楠所進綾羅等衣,不過歲月一用之而已,且謂不孝化楠等曰,汝家故田家也,華麗豈所安乎,閒居無事,卽夙紡績,至老不倦,蓋吾母自少卽親執家苦,其後訓子成立門戶,以至於老,然終未肯安享一日奉養之樂也,痛哉痛哉。吾母生於康熙戊辰年正月十一日亥時,卒於乾隆癸未年七月二十四日巳時,享壽七十六歲,為我先君英華公原配,乾隆十八年,不孝化楠仕餘姚時,荷蒙國恩,先君勅封餘姚縣知縣,吾母勅封孺人,先君先吾母六年卒,子三,長不孝化楠,壬戌科進士,現任天津府同知兼攝涿州知州事,娶羅氏,本邑兆發公長女,以子調元官內閣中書舍人,乾隆二十七年恭遇覃恩,晉贈宜人,繼娶吳氏,綿州廩貢月生公女,恭逢覃恩晉封宜人,次不孝化樸,監生,娶梁氏,綿州之佐公次女,繼娶梁氏之佐公第四女,次不孝化楩,庠生,娶孟氏,本邑庠生容周公第三女,女一,適本邑振發羅公之子趾,孫男六,長調元,癸未科進士,現任翰林院庶吉士,前內閣中書舍人,娶本邑庠生近陽胡公第五女,乾隆二十七年恭遇　覃恩,勅封孺人,次鼎元,業儒,聘安縣原任福建鳳山縣知縣太和熊公嫡孫女,太學生豐來公第三女,俱不孝化楠出,次冊元,業儒,聘原任福建鳳山縣知縣太和熊公嫡孫女,太學生玻山公第二女,次驥元,聘覃恩勅封劍州訓導修職郎文淵何公第四女,現任劍州儒學訓導何人麟胞妹,次本元,幼,未聘,俱不孝化樸出,次墨元,幼,未聘,不孝化楩出,孫女五,長適本邑秉忠曹公子庠生錫寶,不孝化楠出,次適本邑子才冉公次子志信,不孝化樸出,第三字本邑太學生子建冉公子志清,第四字本邑庠生堯夫陳公子倫,俱不孝化樸出,五字勅封修職郎文淵何公第四子人鳳,不孝化樸出,曾孫二,長朝礎,次朝弼,俱幼,未聘,曾孫女二,長字現任劍州訓導何人麟長子可如,次幼,未字,俱調元出,不孝等苫塊荒迷,語無倫次,惟當代大人先生憐而賜之銘誄,則不孝等死且不朽。



童山文集序

今之刻文集者。莫不請當代名人爲序。蓋欲人之譽己。不欲人之毁己。故借名人以傳也。其實傳不傳不係乎人。而係乎己。己果可傳。人雖欲毁之而不能也。己不能傳。人雖欲譽之而不待也。余老矣。才華既退。聲聞亦寬。況杜門已久。亦不知何者爲名人。干謁既在所禁。求諛亦覺赧顏。譬如老牛卧犂。惟思卧嚙枯草。終老天年耳。安能與少年騏驥共爭名于天壤間乎。且序者所以序其事也。而田間並無所事。文者所以揚其名也。而林下將焉用名。惟與候蟲時鳥。每遇風日晴和。喧喧嘖嘖。所謂得一日鳴一日而已。故不如自序之爲是也。嘉慶四年十一月初十日。童山老人李調元自弁。

童山文集卷一

綿州李調元雨村

賦

義居山賦

居綿作吏之年。夏五再閏之月。溽暑重蒸。燒雲碎瓦。指月子端居多暇。逸興勃發。遂下讀書之樓。扶人山之境。廼普剛日。渡臨長。挾兩從。發羅江。涉行旅。冒火雲。飆騰展蹤。按轡扶輪。買舟東下。溯江之岷。欲中富。喚魚鳧。登九頂。掀酒人。探李冰爲尤之窟。謁杜宇青衣之神。熊耳縣城。僻介遺嶠。山水之勝。有義居焉。其峯如月。其步如圓。崔巍乎半天之表。軼軋乎不見其垠。仰瞻青冥。翹首元津。白浮寶界。紫逍絳晨。顧而樂之曰。此黃帝之所謁。漢武之所稱。所謂高觀齊楚。而伯仲崑崙者也。不爲之陟靈符之崗瀾。摩丹穴之奇文。何以飫吸沆瀣。而蕩滌襟孚乎。於是廼濟草鞋。束雞鞠。越荻坪。踏航航。渡平羌之廡。溯清溪之飛。素蝶修渚。陵峥岸峭。激流而激其清。窮源而領其要。直步獨上。孤情絕照。亦既排闥。闖穿竇窈。瞪躡從人。鮮籐蒼崖。庥庥。捫參舒嘯。尋烟染芬。然香薰竈。山應鐘鳴。林振仙號。遍兩地而賦霑天。爲到人之所不到矣。以男子遡余而咍曰。子非所謂道濟津梁。埽參禪奧者乎。哉山實汶水之方壺。靈區之貝蟠也。今子逸志超塵。禍福洞然。心與天遊。冕冕獨造。盡不賦節晉筠。談禪講道。約金節之微旨。扶三義之幽奧乎。余爲東道

主人久矣。卧遊而未覩其妙也。子爲賦之。願受教焉。余曰。唯唯。我爲之坐觀於西南也。下鎮梁益。上通井絡。低瞰九州。高暗六幕。鬱元氣之鴻濛。挺尻輪之磅礴。實爲少皞之墟。則是蓐收之毓。豎亥之步。翠經。文命之樞所踏。管子論其包茅。周典缺其柴杓。中原五嶽之未收。四裔殊方之是墟。此所以扼塞冉駹。屏藩邛筰。屹哉而衆星拱辰。截側而四豸成服也。爾乃低昂天漢。高際地軸。雄峙嶒峻。廻環綿維。高標牙門。佽形嶼嶔岑。露風洞陽。虛陰巖竅。嚴于五代之乎。祖從于巨靈之拓。莫不磻磷磥砢。嶔崟嵯岈。巉嵯嵯而崔嵬。巑嶫嵣而嵒嶭。嶕嶢稱重阻之抗。是爲衆陽之揭。其山則有白雲瑞巖。黑水飛霞。太湖石筍。天池蓮花。盤陀聖鐘。華巖鉢宇。弓背棋盤。寶掌香爐。紫芝授道。翠竹晒經。鳳翔象鼻。人面牛心。太子彫鞍。朱息龍升。龍佛長老。升仙純陽。蓬萊玉女。天門金剛。葛李三仙。爛柯九老。鬼谷十字。羅漢三島。呼應觀音。解脫香肘。伏羲女媧之洞。風雷日月之臺。十二十七。宛轉飛來。或獅蹲而豹隱。或蠖紐而蛟蟠。或蛇臥而龜縮。或鷹犍而鵬搏。三十五步。八十一盤。莫不碣礩碻磝。嵳峨峗峞。烟吞丹嶂。霧吐青巒。雲崇朝而觸石。雨膚寸而滃霮。壁立乎南安之角。挺秀于萬仞之端。其水則有泚濊濩汶。黃毛羅目。瑜伽符文。見寶稀玉。白巖雅灘。貴涉虎伏。銅官嶺樂。渡洗脚。神水龍池。乾溪馬排。八音居前。二泉在後。或承長覓而放田。或僞列木而引劇。或勺之而盈釜甕。或瀦之而吞碓臼。或奔馳而歸大川。或支分而入小受。莫不琮琮琤琤。滮滮淠淠。沒潛濩淸。沸沆漫汗。吐沫成輪。懸瀑排漢。趨欲箭駛。石溜幹斷。細鳴協環佩之聲。横流合關雎之亂。如雲霞之走溪中。似飛蚪之下巖畔。故其下則有白珉赤金。黃零丹鹺。朱砂雄黃。紫英赭盐。琥珀砥礪。空靑綠碧。無爲寡中之山。放光日際之石。恒照燎以爲彩。帶崴蕤而成色。綺質韞輝。錦文麥施。形色濃淡。影界見匿。成百鎰而可珍。亦千金而不得。其木則楷松竹楨。樓箱香樟。涉椿萸柟。打樹柤櫨。羅漢菩提。佛頂鬼目。紅豆烏臼。黃楊皂角。樅柏椅櫨。梧桐杉楩。楓椰杉柘。槐榆杞檀。楊樗桃椰。檵橙棠樝。白蠟千畝。黃葛傲株。婁蔞布葉。裘裘華敷。或入頂陰日。蟠葛或攏蟠。醉醉而翳翳。森森薈以蓊鬱。遝攢攢以榮滋。其果則荔支夏赤。海梅冬丹。香櫞佛手。甘橘柚橙。茶羅棋枳。林擒枇杷。朱櫻銀杏。榛栗木瓜。柿核棠奈。楷李蒲萄。給客之橙。

叙山之桃。待甘自容。懸金若燒。壽皆延年之實。足媲甘露之蓉。其花則娑羅木蓮。玉蘭山梔。紫荊紫薇。木香木槿。芙蓉錦被。若榴垂絲。鷺毛玉鳳。杜鵑蛺蝶。甘菊八仙。蜀葵百合。辛夷丁香。山棠木棉。金錢錯落。錦帶翩躚。鐵甲之松。獨脚之蓮。絲藍繁縷。落英飄翻。或綻蔓于水際。或爍爍于叢柑。巖披五色之卉。嶔抽四時之蘭。其竹則叢叢篁篁。筍篠篠篠。對青束紫。甘筋苦節。千歲百夾。鐵桃刺棕。鳳尾龍眉。月斑孟龍。綠延坻坂。抽箭繁叢。浮筠雨膩。織粉露濃。琅玕發漢。瀟湘協風。泛秋澗而翠瑟。含夜月而朧朧。其藥則黃精紫荷。三七玉加。巖葵忍冬。迦者升麻。豨薟羊負。狗脊鹿虫。旁馬蓮。龍腦虎鬚。叢菊豆蔻。獲蘭花蘇。巴戟山蘄。石瓜川烏。棱桂枸杞。芎藭茱萸。辟虺南星。醉魚夏枯。將軍禁宮。使君守田。赤菊丹皮。白鮮黃連。金釵玉豆。椒舛毛蔴。金英草之斷。鐵透山根之化。鐵更有安盧左。樹蓬華頭。棘蒺藜。蒜芫。葉葛勒。赭魁。寇脫。羌鈴。桔梗。雀瓢馬莓。木饍牽牛。威靈薜荔。解毒留求。萬年倒掛。千金懸鉤。非岐伯之所識。恐神農之未收。其穀則稻麥黍蒜。蜀秫荍殼。穆豆豌豆。胡麻戎菽。其蔬則蕨苴薪實。薊藟瓜蕈。菘韭蔥蒜。菊萵上酥。朱蔬綠

菜。白芥赤樱。龍葵甜菜。龍頭苦蕨。馬齒珍珠。鵝掌蘇蘩。地蠶樹雞。木耳石髮。凡園圃之所滋。悉播植于此保。至于頗亭積莢。叢夾蔣菰。神芝昌歛。芭蕉翡蘆。攝石燈心。仙劍雉尾。金星鐵寶。碧雲慧菖。佛甲仙掌。長生不死。雪蛆則蠕蠕而動。冬蟲則冉冉而高。樹垂菩薩之綠。石作仙人之縚。異棒藷蕷。薤苣梧桐。萬鹿管絡。綫綵綜褐。或無花而有果。或兩葉而同條。或異樹而理連。或綠壁而根交。和木石之莫辨。試氣味之混淆。條疏則爾雅缺漏。細騐則方言闕紀。總之山蕊靈蘭。地候鬱陶。枝節蟠結。叢生僕包。蓬云蒸而氣上。清猶而風號也。其鳥則鵜鶘鷸鷄。佛現竊脂。鶻鵲鴝鵒。鵷鶵鵁鶄。鵾鵎鳩鴿。伯勞子規。鷓鴣鵁鶄。鶴魚鳩鴻。鸜鵒鸚鵡。鸂鶒鵰鵬。桐花之鳳。護山之雞。雨道士之落雨至。山和尚之好山栖。王母書下。催生夜啼。脊令之速點其七。脊雀之章。備其五。或鳴深竹之中。或產生速之庭。或黃首而黑裳。或黃背而綵羽。一色爲羣。雙成爲偶。皆嚶嚶而和鳴。翩翩而得所。其獸則黃猿虎豹。兕象犀牛。豪猪巖驢。鼯狸皮裘。羆貔猿猴。螣猳猓狖。樂得以念佛。尾掉掉而自由。時戢城以符伏。唯爪之常留。其由蟲則鼯翩穴樹。虺蜥巢陶。蝙蝠蒲蜩。蟒蟋蚍蜉。其水族則鰱鱨鯿鯽。鯁鯢蛟螭。互蟀鯉蝦。鼈魚龍鯈。蟒蛆蟠蝓。虹霓横流。精如海市。幻若蟻樓。或沉近于川濱。或尊跳于林麓。聚物性之駭詭。增登臨之隱痍。是故山水幻變。丹青倚伏。雲蒸霞蔚。日昏蒸綠。蚌項凝柩。蛛首曼滕。其遠而望之也。獨立于縹緲之峯。如姑射之新浴。其通而即之也。翠掃雨餘之天。如淩波之可掬。既陰晴之幻其形。亦晦朔之變其月。日月爲之蕩摩。乾坤爲之蹈跡。此則上界之詭。而非人工之藻鈍也。於是有秦一卑人。啓自先天。金臺爲室。丹玉聯櫚。授鴻牙之訣。明首鍊之鼎。鼎湖之隱。既上陛符之經。遂傳漢世探樂之穴。楚狂隱跡之鄉。煉丹成虎。刻木爲羊。升华岡之化。留高陽之筆。壇亡一升之酒。水唯十婴之核。空洞受傳。隨寧採藥。長留枕上之方。不負夢中之記。羅子秘書。元辨道術。乘笠以濟。遺巾遂失。他若寶誌之隱居。杜梁之遺佚。或讀書于大峩。或逃名于深洞。或嘯空以微吟。或飛錫而見寂。莫不攝身有道。修真無慾。幅巾藏月。藜杖擔烟。跨青鸞而上舉。乘黃鵠而稱仙。爾有西方聖人。來自中國。闡如來之教。闢光明之域。厥有普賢。其大象力。春闢三千。化身萬億。示光相于幻有。睹衆生之知識。爰有寶掌。致自疏勒。受梁武之延供。歸達磨之而璧。於是緇流雖起。黃冠烟熄。梵刹才錯。名衲充

塞。木皮擬于化城。大樹號傳風折。玉泉唯龍能通中峯。因蝶而成。裝裹點拔。水遊初月。寶將佛窟。石船津筏。夾山香林。洞溪盤龍。指山爲號。對峯作議。寶劍初磨。蕭籟未利。廣濟彈琴。寶篆疏記。騎虎而賦。火炬闢謐而飽金翅。西禪摩耶之訓。東汀去來之意。楞嚴得友。文殊何師。兩石鬪瑞。七寶指駢。焚香夜話。本詔賜詩。躍水尖笑。非土多賫。盤僧勤而竟蓬。入涅槃而知時。丸帽糯而却病。呼扁陶而不疑。幽人夜來。明主時見。雄司願保。試其能斷。僞株栽栽。萬年特建。法從鐵山。沙護海岸。蒲團入城。袈裟留院。或成玉蝉。或鑄一觀。聖積老寶之樓。華嚴雲篆之殿。銅鐵爲瓦。丹黃爲墁。或袖鉢而結茅。或負笥而道扇。或然三指以爲供。或寄七首而供驗。或蹤步兮不出。或行脚兮不倦。均卓錫于岐峯。傳衣鉢于諸刹。更有社白結蓮。詞參桃面。前有鵝栖僊儀。後則將超夢幻。其修淨業。均由仕宦。要皆各擅宗風。棲心邱壑。嗟則七十有二。寺則三十有六。縣紺宇于峰巒。結道場于林麓。以至老稚男婦。齋施願祝。法鼓金鐃。出喝電爍。遍州遍縣。灼昏躋

足。履丹梯若华康儼崖旦之天竺。臥雲子曰。是則然矣。獨是釋界聞明。靈跡顯異。雖色相之幻容。亦朋通之必示。有所謂佛光佛燈者。余久聞之而心醉矣。子豈未之睹與。其道途之阻與。節候之殊。可得聞其偏乎。指月子曰。是因出余上天入地之外。而不屬盡山之重岑。而畀也。請得而畢所志焉。其光之將展也。霧氣初斂。旭日始昇。兜羅既布。銀色斯澄。始錯雜而叠起。漸蒼翁以飛騰。忽奔馳而上下。遂團結而併升。異鳥啾啾而過諸。山客猶續以來登。稍焉光從巖吐。彩乍上蒸。亦日之懸正射。黃道之吉。斯微兼含五采。開轉下射。照若菱花之鏡。闊如車輪之乘。恍見青牛之出谷。信有白馬之馱經。五大難辨其佛。二小指眎于僧。俯萬壑而不轉其盼。羣衆生而各見其形。若隱若見。乍散乍凝。洵紺綵之炫爍。實瑞氣之氤氳。屢禱之而輒應。忽倏焉而無憑。其燈之未出也。暝鐘暫息。晚鼓始報。萬籟無聲。一燈獨跳。循滅十手所指。先防兩目成笑。正皎月之在天。猶微火之未燃。不顯其光。自他有耀。乍冉冉而過林。漸熒熒而出谷。忽一點而兩點。又似背而未背。如螢光之乘暉暉。似蠟炬之然燎燎。忽焉萬盞光明。四山燭照。或從雲中而的爍。或自水邊而熠燿。如千朵之芙蕖。似三秋之野燒。或去或來。滿坑滿谷。遠則風洞之門。近映雷坪之廟。恒河之沙。不足數。星宿之海。非可料。此則靈跡之精英。而獨具化工之奧妙者也。若險阻則巖鑽鵓鴿。碥號閻王。蛇名倒退。雁亦回翔。觀心坡陡。倒拐嶺長。蓬朽棧而墮澗。挽鐵索而渡梁。僧人扶輿而喘汗。從者橫杖而傍徨。如尺蠖之伸壁。若蜒蝸之上牆。若氣候則漸升漸冷。如冬如秋。初絺綌。繼著重裘。視融尖其炎焰。元冥縱其飈風。上通成梁之都。高見欽津之牛。於是臨危四望。頓覺雙眸。二峨則復蓬萊頂。三峨則鋒刃昂頭。西有千古之雪嶺。東有萬里之巽州。北則成都如井底。南則瓦屋如蜡峨。蓋至此。則又不覺魂奪心悸。而始得一攬全收也。夫人之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僕以汲汲啯啯之軀。尋不足以三墳五典。足未歷

夫八紘九寰。勵轍得吝。頗躓所宜。昔此劍南東角。嘉州西陬。密邇華陽之墟。拱峙黑水之湄。迄而不見。雖老胡爲。況茲山之靈若矣。年將斑白。谷寒寰區。不惟借以懺悔。且以祈福庭闈。亦補過之切計。娛老之良維也。此所以目不見其峻。足若履其夷。攜余季以登陟。而亦自忘其疲乎。臥雲子乃相視而唖。俯首而辭曰。吾今乃知天地之大。竟有義尉。

雪浪石賦

噫茲石。何奇幽。乃扶輿。所鬱結。妙詰曲以成奇。質晶瑩而表潔。中含水德之精。外露山靈之飾。移來澗底。還條潤水之粼粼。勁自巖間。似帶巖泉之漸漸。看千峰之鑿出。似結陽冰。乍萬壑以浮來。疑闢古雪。此宜爲東坡之所珍。而堪作西清之點綴也。原夫石劚天根。名標雪浪。盤恒嶽而根深。並太行而屹向。雲屯萬馬。蹴踏之狀初來。氣吼千牛。困蠢之形欲放。藏於定州之官衙。重以大夫之元唱。摩挲而觸手生波。細玩而從心蕩漾。恍風雨之迷離。翠煙雲之供養。倘使屏連翡翠。一派青蔥。如其架近珊瑚。千重紅漾。真堪九華並列。同入蘇子之衫襟。還見一品同函。載入米家之畫舫。徒觀其島嶼中嶽。蓬壺咫尺。近接瑤岡。千里遙望。瑕璨一拳。半滄激湍。似二陂之雨初泛。半滿斜痕。疑三竹之雲下滯。不是黃牛之峽。齒齒偏是吼浪之形。如同白馬之瀾。鬈鬈亦擁奔騰之迹。沉沉貌沼。恍逢磯齒之流。耿耿銀河。錯認支機之石。他如脂錠

則蔓草長延。繞紗則青若翹瓦。雖浮則張結裁歸。釣磯則陶侃獨步。爲若精明一片。偏多洗滌之姿。而盎一拳。倍有玲瓏之趣。不涵海眼。時襟海若之迴瀾。若砥河身。却怪河伯之樹附。片端初見。隱隱瀣鮫人之織。接半塊。韞徹明明現龍戶之編賦。儀其品。因宜石室之藏。重其奇。足上金門之路。我皇上肅肅五經之堂。陰陰萬年之樹。潮海則列於文檢。仇池則珍於寶庫。彼雪浪之魂奇。亦邀天顏之眷顧。將禁闕鬱鬱。時觀積水之圖紋。而宮樹蔭蔭。定有微波之斜注。

黃目上尊賦

懿王朝有祀典。復儀文而肅將。昭芬苾之誠已著。其虔於夏祀春禴。表馨香之氣可登。其品於冬蒸秋嘗。當靈旂之始降。斯尊斝之必詳。故一歲同盛於柜黍。而三獻非尊夫肅雍。言酌其中。知不辱於欹器。氣浮于外。夫豈類于犧觴。惟彝鑄之無遺。光流炯炯。斯昭融之有象。斎若煌煌。故矢潔蠲於明神。茅惟用白。而昭禮儀於禋祀。登則流黃。原夫尊也者。或雞或鳥。則其名。或虎或雌。標其目。同壽豆以臚陳。異簋簠之古稜。比諸瑤爵。王爵之制。徒勞刻以森森。別於元酒。醴酒之陳。祗流芳而馥馥。爲來清酤。奮盆而秋水疑沉。尚能明齊盎盎。而暖媚初沐。錯采而影自光芒。鏤金而形逗炳爍。乍映鸞刀之燭。疑刮膜於金篦。啓陳龍輴之前。似拭觀於玉樹樹。乃欽其表儀。撫其形相。精鏐堅其內質。凝光炳其外狀。儼瞳人之乍剪。光流瓏勺之間。疑眸子之初揩。影射犧彝之上。原無屯閃一條之金線偏明。豈有雲遮雙耳之玉輪不障。推克配中央之土。故處中而不偏。因合乎臨上之文。故居上而不讓。以是知欽其寶者。莫名其器。禮則往者。其物則存。不必三品之良。若鑄神奸之鼎。亦抵雙南之貴。如陳父巳之甗。象難符乎陶匏。繭栗制實異于杯餘汗尊。留去而睒睒生光。雖則品藏而仰觀。到來而耽耽靜對。要難褻玩以輕擲。蓋氣以清明而著。而象非

掩飾而昏。故物衣之薦可並。而黃裳之吉惟元。斯所以望將璧於繁廡。宜則群略大典而細君言。於栝稽同姓則其蚌殊恩也。我皇上制度象乎羲文。樂章邁乎咸濩。九重非已。仰明目而達聰。百職並修。聽臚誦而鼎賦。將冥漠之時通。亦天保之孔固。垂旒凝纊。直同有赫之監觀。齋祓祼將。亦邀神明之錫祚。彼勝璧之表潔。不過彝典。敬於秩宗。而琮璧之報祈。何足啓聖朝之禮數。

指佞草賦

嘉瑞草之叢生。見靈根之植遠。稟介節而含芳。抱清標而自矢。頭纖濕露。儼乎白筆之操。動不因風。凜若青蒲之指。登庭幹之亭亭。洒芳莖之纖纖。孤心向日。俾葵藿之傾誠。勁氣凌雲。鄙龐蘼之委靡。分來玉砌。似裂黃麻。碎去贈瓶。如投丹檻。倘恩承鵷鷺之處。敢希一歲九遷。如生逢請劍之時。願助終朝三褫。喜棘槐之共砌。班列蝴頭。羞蕭艾之同行。勁宜鵰鶚。爾其擢秀彤墀。擷英翠砌。初抽碧穗。旭高方能。漸吐丹姿。晚暉欲暝。離離而繞案衢之坐。爽氣當階。寂寂而送委珮之歸。斜陰滿徑。看當歲之綠色。恥同生意之未除。效折檻之丹誠。却似同聲而相應。何凝附抱夫微衷。但求仰達於清聽。其拔賢於茅茹。復喜同忠。若昭信乎葛藟。棘或靡。或佞。慣經雨打。絹不須扶。便遇霜欺。柔亦能勝。每與寒而並荷。知蒲榮之獨精。不借紫袞而俱測。異萍蹤之靡定。乃或庭愈初昕。更鋪尚卑。柔箇幽之桂櫻。映隘軒之麗藻。旣臭味之成殊。亦賢

奸之莫保。乃此草之當庭。遂背人之跡掃。引獬豸以同朝。恣豺狼之當道。倘來蠅集。使皆對佞讒彈。吉化
發飛。只認挑燈起草。當向日而式劉數策。豈因風而翩翩欲倒。支將介石。是秉肺肅。抗以雄泉。還官荐流。
蘊備昔之如玉。閉願束務。而衆口之鑠金。寧逃席棄。是其正氣。鍾於地靈。剛方本於天賦。詁當澤之前志。
承恩時之布護。影搖松棟。睨地勢之高標。色映楓宸。遂天顏之介顧。照妖魅則秦臺之鏡同懸。扶神姦則
夏后之金若鑄。傍鳴珂於天上。向闕廷排陛。曳履於朝端。叫閽如訴。拂米表上。依稀垂帶於大廷。比似車
前。易彿輿輪於廣路。方今五位獨諧。萬方和煦。九重之洞崇難逃。千載之佳期一遇。朝有佐以夔龍。班聯
鷹夫鵷鷺。頡吉人之鸑鷟。既無荊棘之相參。膾多士之林林。豈有蕭艾之可惡。彼嘉草雖抱夫微明。亦和
衷自昭其雅度。當此已安已治之朝。自循不識不知之素。將見掩映三秀之英。璀璨五花之路。自非荊棘
當道之時。又何動屈軼呈祥之蔑說。

直如朱絲繩賦

稽夫士氣孤標。臣心耿直。外流窮密之光。內抱精純之德。爲律爲度。持躬自有紀綱。可法可經。正己須憑
純黑。行不修夫邊幅。自爾莊嚴。骨不植夫脂韋。居然挺特。挹縣縣之理緒。疑抽繭於三繅。比綸綸之素絲。
城咏羔於五緘。既有理而有條。亦無偏而無側。語其清節。可驗白璧之光。嘉其直操。先煥朱絲之色也。原
夫冰蠶吐乍。鮫客暈餘。渾訝頭緒之多。紛而未整。徒矜色絲之妙。卷而難舒。乃乙乙抽來。方脫繅盆之手。
而縷縷貫就。偏資絲樂之儲。離離軫畔之徽。綷縩欲拼。拂拂絃間之響。風纓方徐。月晃綺疏。影繁羲輪而
裊裊星流。碧帳匪漾銀漢以旒旒。乃陰協梧陰之韶。而性侔竹節之虛。不肯縢縣而委靡。惟抱經緯以自
於亦猶屈者。但欲求伸。絲同尺蠖。從知仰者。不可使俯。纏類遙條。故欲觀其文之炳若而蔚若。先當玩其
質之純如而繹如爾。乃色同鶉火。光映驪珠。出慌氏於練餘。頓能耀目。看樂工於絡後。赤白凝脂。豈是企
細。偏緣火齊。只延鐵網。欲拂珊瑚。試教織手彈來。點點胭脂鬢落。却看舉頭排處。姍姍瑪瑙垂蘇。寶是太
古朱絃。宵與圖瓠。共設珍同。高人綠綺。寧教歌器同鋪。情自儕於爽籟。術豈讓於吹竽。況既知白而守黑。
尤嚴紫之奪朱。蓋其始也。絡向蛇唇。似千盤而欲結。其繼也。膠成麟角。詎百折而不紆。遠疑蟲蟲之絙。
權奇似有。乍認深深之綆。抵設偏無。乃其文雖燦乎華纓。質不混於柔絲。治詎如錄。金針可貫。理成亂宗。
寸及將施。哲抽矢而人端可取。比張弓而天道宜知。故絃在焦桐。雖曲有緩急。而心如古柏。實了無推移。
落落徽張。笑麽頭以何用。冷冷軫變。嗟繞指以胡爲。蓋精綫雖多巧致。而脈絡本無邪私。絕不輕挑問曲。
一以誰聽。未蒙拂拭。雖黜三以奚辭。故志在高山。想湯湯而生緒峩峩。而心傳流水。思滔滔而匹練風馳。
恍逢松畔孫登。看百尺之松紋對起。似遇柳陰中散。延千條之柳線長垂。當自貴白貞。已背精瑩於素絲。
及丹心自耿。適得璀璨於朱繩。擺俗緇而定早。脫名綢以偏能。綠外自光明。故可以叶南風之薰習。懂中
含爽氣。故可以除北鄙之殺蒸。雖有心於料繆。實無意於紛乘。是故舉者禁也。所以止邪而務正。抑志者
密也。所以欲寧而然慾。不是垂綸。鼓來偏令游魚仰聽。原非弋繳。拂去使感盤烏飛騰。武想寒門信之
操。絃外非哉。凜凜似聞楚澤涵秋之調。絲間勁氣稜稜。彼夫李尤之所銘。傅毅之所賦。彭澤之所情。彬中

郎之所神遇。莫不指撥而心維。精凝而目注。得若靜觀於獨珍之微茫。細揣夫底絲之妙趣。絃雖以夫長
側短側。總歸衡量之不差。山縱剛夫大遊小遊。要依規矩而畢赴。況我朝乘乾德以昭臨。秉陽剛爲敷布。
詞綱而總四方。持綱而理庶務。諭恩澤於絲綸。振元音於韶濩。將見人才自立。凜經德之不回。士氣能伸。
見綱常之自具。豈徒鼓吹盛世。爲朝鮮鄉山之底蘊。體明直道。驗持身之素也哉。

樵夫笑士賦

惟英才之特起。當盛世之光昭。沐栽培於王化。拔茅茹於盛朝。卒一代之菁英。豈不秀而不實。激六藝之
芳潤。自有理而有條。苟視賢良而不聞叛論。將對感賤而轉欲相驕。何羨之吉人。蕆樹洞條。寄落瞻林
林之多士。偏發辨因寂寥。將使嗷嗷和鳴。姿美鳳凰於梧竹。豈知翩翩文采。非矜翡翠於蘭苕。故王國既
資楨幹。而聖學亦尚篤嘉。此齊德之高深。擊壤見歌於野老。而王道之浩蕩。採風可證於山樵也。原夫鋪
張治理。端重醇儒。以學術爲表裏。以經濟爲訏謨。侃侃而談。要歸王佐。便便而論。笑取當夫。勿謂者非聖
之譽。謂庚桑於莊叟。必問者爲邦之道。嗤學稼於樊須。行而有枝。何礙近仁於木訥。言之無務。不教借直
於麻扶。謂孔門不道桓文。誠哉是也。知孟子必稱堯舜。嘿而息乎。乃革帶徐徐。身似列夫庠序。而高冠岌
岌。口不講夫唐虞。豈必離經。乃經荒而如穿棧莽。原非畔義。乃義雜而似更繁蕪。或在里黨而恂恂。觀鄉
飲而知王道之易。或處廟廊而默默。與賓蜡而反笑大道之迂。詎有逢心。翻翔逢逢以茅塞。決無艾氣。偏
如艾艾以枝梧。是實斯人之駒陋。寧免識者之胡盧。於是偶値樵夫。相逢山畹。嚴然以咍。莞爾而笑。嚴謂
負擔。問誰昔之翁子可如。皿畔荷鋤。疑帶經之兒寬相背。苓林落木。微聞偶語相嘲。細選殘陽。還見同聲
共謔。乍來荷蓧。疑成荼父之吟。幾處束薪。欲效蘇門之嘯。微嫌野性之狂。却中談言之要。腰鎌初能聽孟
堅賓戲之微詞。肩擔何知似曼倩客難之風調。蓋其耳濡目染。罔非聲教之流通。故其名是實非。早爲斷
棄所逆料。豈不以樵與士。既臭味之差池。士與樵亦品流之異軌。導敢以儒爲戲。一丁之識字何曾。應知
惟士爲能。二酉之探書孰似。則將偃僂以共聞。肯或揶揄而相鄙。不然而有道則見。寧非鼓吹之期。無言
可興。詎免迂疎之恥。試問今世何世。乃不知反循桃源之民。擬以昔人何人。乃無情半似葛天之氏。將見
山棚日下。幾許過客何之。谷口風迴。且笑先生休矣。我自唱歸於松澗。窮者欲達其言。君如看弈於爛柯。
爲之猶賢乎。已聽丁丁之伐木。猶求友生。咏坎坎之代檀。用譏君子。反不如山林有王佐。看渭濱逸叟之
垂綸。草澤有奇人。向圯上老翁而結履。斯無怪指摘之日在樵夫。而欲效一得之愚於斯士也。方今開澤
覃敷。湛恩布濩。溥萬彙以條和。噓動植以涵煦。人皆薪檑棫樸之材。士盡杞梓楩柟之樹。采泮水之藻。其
看舉子踏槐。樂中沚之菁莪。肯教老儒窮經。固待士之不輕。敢立身之無素。振裾引論。非合於聖賢者不傳。
抵掌高談。必協於經綸者是務。將見揚芬吐藻。都成華國之文章。立幹垂條。盡是詞林之典故。庶幾立言
有旨。差免樵子之笑。而歸鄙無譏。深慰子雲之賦。

三復白圭賦

衛武歌什。南容復三。勤砥礪而志不懈於初終。劾磨磨而功不分於久暫。式較白圭之底。本以滌垢而慈

明。此夫縣圃之珍。胥以微瑕而處瑕。況出諸而自樞機。豈吐詞而任其汎濫。恐營蓋而顯彰有漸。斯珍重而毫髮無缺。故悔辭既可以相參。而抑詩尤得而細勘。往言不我欺也。已著炯鑒於三緘。此語將誰任賊。欲荷仔肩於一擲。原夫圭也者。珩璜煥煥。琳琅煜煜。徽纁藉於周官。配碧瑤於禹服。豈有微瑕之防。定無小疵之類。乃璧蘊似月。疑薄霧以輕過。田或生烟。似微雲之半覆。雖光鏡謝龢。何礙餘瑕。而采掩蔽華還質洗沐勞。祛瑕於玉鑑。方稱粹眸。比刮膜於金篦。斯爲醒目。豈是梧鼠燕石。拂拭自必慇懃。欲同渭水周璜。細玩何嫌反覆。乃昔人奉身若珪璋。君子謹言於圭璧。外旣若以星輝。內淵如而含澤。無以試天有日。而語便津津。無以擲地有聲。而煩同嘖嘖。誠以言玷則逝而難返。恐召疚於蠅青。不若玉玷猶幽而復明。倘吐氣於虹白。故一言重於九鼎。如是其難。而一諾等於千金。豈輕相易。不然而心悔機張之迅。何山一簞此言。吝留斧鑿之痕。安得一泯其迹。由是流覽篇什。抗志遐稽。抽其妙緒。想其端倪。恍覺易於杏壇。三編欲絕。忽吟詩於竹澳。一賡長謠。縢守口之如瓶。此之謂矣。漢爾音之如玉。我所思兮。不必書紳。似時時而聳聽。何胥銘座。似日日以提撕。此其琢成輔之有占。所以持躬同於日省。而驗括囊之無咎。所以終身傑夫白圭也。徒觀夫及之則惜乎端木。樂爾則嗚夫子路。能言攤朽木之雕。婉言改作貫之作。要求若依叔之功深。細武公而益慕。賴切磋於琢玉。希琢磨於球琳。廉而不劌。拂拭而奕奕生光。溫而不緇。洗滌而瑩瑩呆麗。故有道不廢。何必載寶之人。而無言可興。豈見席珍之具。方今重儒爲先。求言是務。朝無闕事。自稀諫爭之陳。士有嘉謨。遐見諷毫而賦。又何必區區於人言之不吐不茹。拳拳乎昔賢之亦趨亦步也哉

行不由徑賦

昔有賢人高蹈。逸士懷貞。既踐仁而履義。亦矩步而規行。不以冥冥而墮節。背以昭昭而顯名。仰亦步而亦趨。無非坦坦。雖必信而必果。豈是硜硜。惟胸本區夫邪正。故路必辨夫縱橫。此其禮以行之。自絜他途而是裏。何莫由斯道也。雖懷顧者而心傾。惟滄浪滅明者。抱正氣以孤標。稽古風而仰范。當析蛟於江上。已處患難而恬怡。助割雞於武城。冇爲富貴而充詘。故得人有問。行蹤可想其依稀。而見幸無朝。取貌猶傳其髣髴。豈不以險芳嶽嶽。涉窮步以增艱。狄介稜稜。誘岐途而避佛。笑南山之有徑。仕路皆然。鄙東道之不通。懷歸豈不若乃榛穿谷口。草塞山頭。曲山紆蛇之徑。縈縈落雁之洲。若問渡於宅中。應來田夫之給。倘晚歸於林下。還聞樵子之謳。苟取道於康衢。未必遲遲是□。乃景仰於周道。偏多耿耿生愁。於是或有心而徑蹈。或無意而輕投。一林之薄調侵衣。殘陽未散。半畦之苔痕沒屐。細雨初收。貿貿來前。絕不虞夫卽鹿。昂昂竟去。亦似卜夫喪牛。此其高低之不淳。眞同小大之不由。乃賢者。對奔競而遊忘。入康莊而境勝。鄙俗子之蹊蹯。見偉人之素定。步陌間而綏綏。未遑蓬庭。行野外以寔寔。不穿松磴。惜基蘭之荒徑。有客誰知。笑蹊樹之徒芳。無人執贈。李謙道旁之苦。孰與共嘗。杏指村店之沽。庶幾獨醒。況乎步涉之艱。絕少登臨之與。倘問主人而看竹。巷小而籃輿豈能。若尋處士以尋梅。徑仄而策笑來。將使謝氏之屐。蠟來空負千山。誰令蔣子之庭。步去徒開三徑。蓋中道而無迨於蹊蹊。斯獨行而不赧夫市駿。此其動節

之不諒。亦卽端方之可避也。以是知秉公去私者。人世之心。崇正嫉邪者。吾儒之務。或動或靜。見雖步之不苟。以遨以遊。實方規之可悉。方今四門既闢。齊蹬坦路以馳驅。萬國來同。悉仰天衢而趨附。將見窮居之士子。早免於在澤行吟。而作聖朝之大夫。定卜登高能賦。

烟賦 并序

烟草名。卽淡巴菰也。乾其葉而燬之有烟。故曰烟。余試粵惠州。日以此題出試。有柳生。賦頗佳。而多出韻間之言。蓋本于楊孝廉湖觀而敷衍之。因嫌瑕掩半掩。效昌黎玉川月蝕之例。而删節之。以示多士。

原夫紙鞭鳴地。陽燧窺天。鑽木伊始。嘗草何年。不酒而得醉。不蒜而流涎。匪無氛而噴霧。獅非吼而含烟。恍噓氣以成雲。旣非龍窟。忽出潛而吹沫。豈是魚淵。無貴賤以同嗜。竟疑食之難捐。當其種來洋島。產自海隅。鱗鱗似栗。翠翠分畦。橘葉乍振。陳菱共滋。引之則金絲裊纏。採之而玉屑紛披。恍似同乎荳柱。味實度乎甘餡。若椀能容。肘後之淸風乍歘。金樽斯倒。掌上之香氣初離。于是一炬碎玉。數點流光。遍出一星榆火。引來半灶沉香。合以華池。宛若士璽之溢馥。入乎管吭。杳如香徑之迷藏。其始出而聚也。衆翕春搖而蠕動。其少頃而散也。柳絲風罥而飛揚。小灶則颺起青蘋之末。端引而香浮寶鼎之旁。況乎宋艾新陽。雜以三年之葉。級蘭澧浦。把盈九畹之芳。惟見風雲吐納。烟霞翩翩者乎。爾其嗜好日久。製氣精多。貯以鞶帶。盛來紫荷。或繡囊共蘭囊同佩。或玉壺與腦麝相摩。或湘管一枝。鷓鴣棲梧之修節。或滇金數寸。精瑩烏蠙之文柯。旣洪織之中度。亦長短之殊科。借錢如意。而堪爲指導。代邛竹杖。而亦可婆娑。直吹不孔

之竅。處處仙人握管。倒把無綸之竹。人人漁父臨波。則有紗窗掩映。淨几淸幽。文艷俊士。詩癖淸流。含毫未吐。摛藻將抽。步間堦而岑寂。繞芳砌以搜求。對客歲來。一絲微颺。呼童至止。半晌輕浮。則可謂思人風雲之候。神來飛舞之秋也矣。迺至閨中風暖。樓上春深。金爐欲燼。繡線無心。粉蝶斜托。朱檻頻臨。情隨望遠。夢帶愁尋。猩唇半吐。瓠齒微散。順薰風而藉草。襲芳蘭之盈襟。宜疑霧障。望杳雲林。其氣微是心香初透。其紋細是思繭才維。則又不啻對影而神魂不定。無言而齒頰俱侵也矣。至於殘更孤館。欹枕淸宵。人聲兮乍悄。月色兮稀邀。燈花兮共落。蓮帳兮初銷。撥寒灰而如失。撫清箱兮無聊。聲欵一一。聲唾壺玉碎。綢繆縷。沉水先焦。遂使栩栩迷香。濟引香中之粉蝶。悠悠迴夢。微吹爐上之紅綃。俄而雙肺乍展。一枕方驚。漱齒少回甘之味。調將留隔宿之醒。不有樺柚之火。幽蘭之莖。何以使魂返魄。神爽淸夫。是以如飢呼癸。似渴呼庚。入市閒遊。隨處俱堪乞火。留賓初歇。座間時傍殘檠。下至後提走卒。負版老兵。其有公好。莫能忘情。嗟乎。腸非布而火燒。難似口非笑而擊黔。時形容之者。祇覺夢夢。嗜之者。不解惺惺。信前賢兮足嘆。倘焚齒兮可銘。豈趨炎而欲附。若逐熱而未停。常吁吁兮噴雲霧。每烈烈兮炊香馨。念托契兮偏嘗辛若。欲絕交而深費丁寧。是用姚酒而作誥。爰且配茶而爲經。

章山文集卷二

論

德勝其氣性命於德論 癸未會試第二名選　呈

人生之初，賦氣成形而性生焉。有義理之性，卽有氣質之性，雜乎其中。故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理不明。而合氣質與義理之性並論，則又無以見固有之良，而不假於外之德。嘗試卽張子德勝其氣，性命於德之說而申言之。今夫天賦人之氣以成形，卽賦人之理以成性。就義理之性而論性，本善也。而合氣質之性以觀，則止可謂之近。故曰性相近，習相遠也。乃曲學日起，而異端縱橫之說，莫不舍義理之性不言，而專言氣質。遂謂性有善不善者，而無稽之說，有直謂性惡者。凡此者，皆氣質之性誤之，而未嘗以義理之性明之也。夫所謂義理之性者何，德是也。人心固有之良，足乎己無待於外者也。德爲有生之初，渾然皆備，不設繼起，若氣則固屬後起者也。盡其心以復其初，則氣爲之退聽矣。存其心以養其性，則氣爲之無權矣。然而論氣於性，則氣不得混於性；而論性于德，則又不得混於德何也。論性于氣之先，則性之中無氣，而論性於氣之後，則性之中亦兼氣而言之者也。是性與氣有可合而言之，斷不可混而一之。固于同賦之中，有毫釐之辨者也。而統歸於固有之德，德固不混於氣，而兼率乎性者也，性也，有命焉，命卽氣也。易之言性至精而且博，及于股腹耳頤之占者，氣之謂也。書之言性至微，而推之水、火、木、金之序者，

亦氣之謂也。然則言性者，蓋不雜乎氣之說矣。而言性者，又安能外乎德之說乎。欲知氣之說，明乎理而氣之理明矣。明乎德之說，則知氣統於性，性統於德，而性之理明，卽德之理亦無不明矣。而世且紛紛焉，不知氣質之性者何，義理之性者何，且又不知氣質與義理之所分者何，如是而告以德勝其氣，性命於德之說，方茫然而莫解爲何故也。又何怪乎異說之得以中其心哉。亦可慨矣。

養氣論

春、秋、冬、夏，天之氣也。山、川、陵、谷，地之氣也。憂、悲、喜、怒，人之氣也。無氣則天無列星，地無五谷，而氣也者，寒乎天地之間，冥冥不見其形，浮浮乎與我俱生，是故氣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聽以聲，而可迎以音。所謂以直養而無害也。然中有精焉，淵乎內藏，以爲氣源，浩乎不息，以爲氣海。故曰氣者，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精存自生，其外安樂，和于形容，見于膚色。故善氣迎人，親于弟兄，惡氣迎人，害于戎兵。凡人之氣和平爲貴，憂則失犯，怒則出端。是故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氣將大定。靈氣在心，一來一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謂靜則得之，躁則失之也。且夫人之行氣也，猶天之布雲，能調其氣，則舒卷自如，不能調其氣，則疾風雷雨，亦如江河之行水，能調其氣，則瀠洄徐引，不能調其氣，則觸石生波。人之于氣亦猶是也。故曰氣者，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也。思索生知，慢易生憂，暴傲生怨，憂鬱生疾，不益爲困，生將毀舍。故曰摶氣如神，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知。化不易氣，變不易知，非執一之君子不能爲也。夫人之生也，精化爲氣，氣化爲神，而統以精爲主。人以精生，既生有氣，氣神相依，人乃以生。養氣正以養神，養神卽以養命。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所謂浩然之氣也。故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然則直其養氣之本乎。

君相論

君相者，持天下之平，亦叢天下之怨者也，可畏也。昔管仲之相桓也，盡漁鹽之利，以私其國，是以身甫沒，豎刁、易牙、開方之徒，挐羣公子以作亂，桓公身死十一日，蟲出戶而不收。何者，法非不明也，政非不張也，而失在盡民之利以私國也。大學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王者之所以同天下，惟無私也。有私者，出一人之欲，無私者，合天下之欲以爲欲。故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怨，亦不可得親，亦不可得疏。天下忘其德，安敢生其怨。故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此之謂也。故爲君者緣道法以爲治，授任而責成者，君也。承職而施令者，相也。望表而從正者，民也。苟人君之道揆不立，舍公而行私，則爲相者援私以爲法，於是乎漏意于內，而竊柄于外，內外朋黨，而亂作矣，身亦狥之。大學所謂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殆謂是也。故相無私則忠，君無私則聖。私者，萬民之怨也。桓公固不得爲聖，而管仲生前之政有以敎之私也。其私也，桓公以利起國而不恤其民，故其後陳氏家量貸公量收，未幾亦內利以得其國，皆一之一念害之也。故曰，君相者，持天下之平，亦叢天下之怨者也。吁，可畏也。

策

策一

儒者日誦五經而不知其理，是猶日食五穀而不知其味也。夫經之爲言常也，言萬世常行之道也。人不可一日無食，又安可有一日無道哉。士不通經，果不足用，則經學之原宜講也。易自焦贛述災異之言，不類聖經，授之京房，兩傳而廢，費直古文，自馬融、荀爽爲之傳，鄭元、王弼等作易註，皆主爻象，陳摶作卦象圖，授穆修、李之才、邵康節，則又象數兼言，程子作易傳序，則又專主義理，至朱子本義出，而始定矣。夫易遭秦火，以卜筮得存，則爻象固不可廢，然當時若衛元嵩、元包、關朗易傳已屬僞作，而說易者，如圖金丹月之類，又深晦不可解，則固不如兼理說之爲長也。用九六不用七八者，老變而少不變，然考諸左氏，亦有古遇七八，如穆姜遇艮之隨之類，又或參用夏殷之易，又或一卦中四五爻皆變，則從其不變者占之。數往之順，知來之逆，來往之義見于圖，圖方闘蠡言甲申前三日爲辛，辛者新也，後三日爲丁，丁者丁寧也。巽前三日爲辛，後三日爲癸，癸者揆度也。八月謂自臨至遯，七日謂自姤至復，其餘爻詞取象各有出入，原不如後世五行繫辭諸書，必一一爲之牽合也。尚書，伏勝口授，誼錯爲今文，魯恭王壞孔子宅所得爲古文，永嘉之亂俱亡，伏生之書，惟劉向五行傳是其原本，東晉梅頤始得安國書奏之，又闕舜典一篇，齊姚興方得于大航頭，比馬融所註多二十八字，所謂古文即蝌蚪書也。唐明皇故不喜古文，易以今字，即今世俗通書之字也。人疑古文不應平易於今文，不知今文難曉，蓋方言使然，後人不能摹古文，可依仿爲之，殆今文眞而古文僞耳。詩有四家，魯申公培、齊轅固生、燕韓嬰，而趙小毛公萇經孔穎達據劉元、

劉焯疏，復本而損益之，較三家爲善，其疑例彼穠矣，爲東遷後詩者，以詩中有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兩句耳。然王姬下嫁，自應歸文王爲是，雅以文、武、成爲正，幽、厲、宣爲變，小雅鹿鳴至菁莪爲正，六月以下皆變也。大雅文王至卷阿爲正，民勞以下皆變也。然楚茨等篇，酷類正雅，今入變雅中，恐後人紊其序，原本必未如是也。春秋左氏善序事，公羊、穀梁善義例，雖失誣、失短、失俗，間有之，未必如膏肓墨守癈疾之甚也。鄒、夾、鐸之書不傳，他如胡毋子都、董仲舒、何休、服虔而外，則唯胡氏得聖人微言之旨，故朱子亟稱之，其書人，皆僞書名，皆曰聖人未必盡有意，而胡氏沿公穀瞀經之過，遂斷以爲例，然於春秋謹嚴之旨，亦未爲無當。周禮、儀禮爲經，小戴爲傳，賈公彥嘗極論其非，鄭樵嘗謂周禮、儀禮詳於器，小戴詳於義，器者隨時變更，義者百世不易，義可兼器，器不可兼義，此言是也。漢李氏得周官上于獻王，闕冬官一篇，購求不得，因取考工記以補，而後人謂散見五官中，因割裂以足其篇，是昔則一官闕者，今則六官俱闕矣。嗟乎，五經之不可一日而闕，猶五味之不可一日而廢也。區區斷其源流，辨其眞僞，詎足稱經生乎哉。

策一

文必本乎經術，而後爲有用之文。經術者，經濟所從出也。仲舒繁露，根抵春秋，賈誼新書，出入大戴，子雲之太元、法言，未免艱深，相如之上林、子虛，尤精華贍然，司馬、班、范，則固文章之巨擘也。劉歆著七略，或者以爲四集之所權輿，然荀悅之申鑒、桓譚之新論，皆集之純雜互見，不足稱也。晁家令對策，設引五帝之德，公孫宏召對，改爲媚悅之詞，所謂緣飾經術，白衣取卿相者，反不如桑宏羊論鹽鐵利害，猶爲有用之文也。黄初建安之間，如三曹、二陸、三張、王粲、孔融、陳琳、應瑒、徐幹、劉楨之徒，緣情綺靡，漸趨華靡，謝靈運、

康樂、顏延之、任昉、何遜、沈約、江文通、徐陵之輩，則未免以文滅質，以博溺心矣。唐初王、楊、盧、駱，猶仍六朝餘習，陳子昂出，完稱高蹈，昌黎繼起，約六經之旨以成文，張籍所謂獨得雄直氣，發爲古文章者也，如原道等篇，不盡皆醇，然闢佛老，談仁義，此其功蓋不在孟子下。其一時輔之者，如孫樵、李翱之輩，亦皆彬彬可觀。迨宋初楊億猶未脫駢儷，穆伯長、蘇子美始開於先，而爲古文，文忠得韓集於廢簏，讀而好之，遂造古文之極致。眉山父子初到京師，名滿天下，老泉中年始棄舉子業，而專工古文，大蘇文如長江大河，而尤長于經濟，潁濱論之詩曰：歷歷文章宰相才，其確論也。子由粹於經學，諸經俱有論述，而文亦沉靜如其爲人。半山子固起而和之，亦一時之盛哉。至朱子于周子太極通書、張子西銘正蒙、程子易傳、春秋傳二序，皆研心著述，則直爲諸經之羽翼，豈僅以經濟文章目之耶。金之元遺山、元之虞集，其視黄溍、柳貫、揭傒斯、范梈以及吳幼清、許魯齋輩，不曾有過之無不及焉。明初之文首推宋文憲，魁宏偉麗，蔚然開國家氣象，他若李西涯之紆徐，楊東里之蕭閑，各成一家，自是煌煌經濟之文。自中州何李登壇，樹幟不讓漢以後書，王元美、李于鱗踵興，益傷容同之波，前後七子，大率勦襲相沿，名位既高，聲氣彌廣，獨熙甫倡言排之，所謂一二庸妄人爲之巨子也。經濟之文於茲掃地矣。王愼中、初學、南豐始本經術以爲有用之文，荊川、賀之、鹿門亦深造有得，與王、唐和韻，而規摹大家，善學史遷者，惟震川不愧，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予豈異趨，久而自傷，蓋弇州之欽服而心悔者亦已至矣。夫文必本於經術者也，經術深而後經濟出，雖無古人，猶與方今聖明天縱，稽古右文，應必有潛心經術以發爲文章者，何難於應運而興也。

策三

古者禹稷身爲帝王，而所勞者皆教稼明倫之事，後世尊卑闊絕，與民親者莫如守令，而守令之能教稼明倫與否，帝王或不知焉，於是乎不得不歸諸考課，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尚已，周禮以六計弊羣吏，而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俱有實而無有形，其考成有獨專，固不特牽衆倡牧，立法爲至精已也。循吏莫盛乎兩漢，而所稱六人，如潁川之黃霸，桐鄉之朱邑，膠東之王成，渤海之龔遂，成都之文翁，南陽之召信臣，載於班史，其尤者，而范史十二人，如衛颯修庠序之教，任延親嫁娶之禮，秦彭王渙之刑罰輕減，許荊劉矩之禮教化民，孟嘗治獄，能辨孝婦之冤，第五訪開倉賑濟貧民之厄，王景有修汴河之利，劉寵有受一錢之廉，童恢馳兕虎之名，仇覽致鸞鳳之譽，循吏之良，至此極盛矣，且夫東西漢循良之指不勝屈，豈無故哉，或假以便宜行事，或勵以破格殊恩，未嘗繩以文治，苛以禁例，而致此有由也。夫上官所以督其功之成，而非禁其所爲之事，如元德秀之撫字心勞，陽城之存心愛物，任其所爲，何必禁之。乃或興一利焉，曰長官未之知也，革一弊焉，曰長官未之許也，則動輒掣肘，難行實多，夫民瘼所關，有如拯火濟溺，不可須臾緩者，如必需文告往返，奉命惟謹，嗟此瘠羸，其能延殘喘以待者，度何哉。方今天子澄敘官方，慎簡民牧，近者俾各省保舉，知府而卓異者，亦不次擢用，是誠以兩漢之循良吏望之，當今之良有司也，烏可不仰體乎。夫煩文之可删者甚多，請言其尤甚者，雨暘宜報也，但陰乎晴，何必又有五日十日之報，征收有數也，可核其總，何必又多一月半月之繁，時估可偶一彙，何須月具兩報，私宰宜永爲

禁何爭月中一結。他如四季造冊。既造何須又講。功令數條。一年舞籍猶壞。何益錢穀兵刑各件。凡此者。以爲即此考勸惰乎。抑樂此不爲煩瑣乎。設誠而致行者。不如删煩就簡之爲愈也。抑有請者。州縣久於其任。而後可以覈其效。不然防奸本密。而後官稍疎。則前功盡棄矣。緝逃未獲。而新倣交代。則責任不專矣。是爲封疆大吏者。相其人地之相宜。勿輕爲遷調。以堪小民措寇之心。則吏治不外是矣。

策四

近年直隸偶被偏災。我皇上厪念民瘼。痌瘝在抱。深仁厚澤。疊加無已。而窪地積水。歷久未消。特命大臣疏濬。此誠綢繆之善。經營之至矣。而執事猶以之發策。蓋欲士子共籌一得。以仰慰皇上厪民如傷之心也。竊以賑荒不貴防于臨時。而貴預於平日。李悝之平糴。耿壽昌之常平。立法詳悉。卓有成效。然行之萬世而無弊者。則朱子社倉之尤宜急于仿行者也。乾道四年。江南艱食。朱子請于府。得常平六百石賑貸。夏受之以倉。冬則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遇歉則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若干。除以原數償府外。見米二千一百石。造倉三間貯之。自此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雖遇凶年。民不乏食。後眞德秀鎭於長沙。人多賴之。其法以十家爲甲。甲推一人爲首。五十家推一人曉事者爲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衣服不缺者。若不得與。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不與焉。從籍以貸之。其以惡滯不實還者有罰。此爲斟酌盡善。實賑荒之第一良法也。今誠度時勢之宜而定爲規式。若遇凶歲。則計戶而散。先中下者。次及上戶。上中戶責其償。下者免之。凡給貸悉聽於民。第令登冊。以備有司稽察而已。如是則民無官府編審之煩。亦無奔走道途之苦矣。夫賑貸固以資歉歲。而水利實以衛民田。直隸之水可引以溉田者。莫如滹沱河。昔何承矩以溉順安。沿海千里。禾稼大登。此其驗也。滹沱河自山西繁源山。經晉州紫城口入寧晉而東。而東鹿深州等處歷受其害。今誠築堤歸故道。不令東溢。而溉瀛鄚等州縣。雖史起引鄴水。白公起白渠。無以過也。本朝設立畿輔四局。督墾萬頃。東西二淀。南北二泊。又分四十九淀。七十二沽。而子牙、伯泉、牛尾、白溝、沱河諸水咸會其中。但此數水有濁無源。風沙易積。藏于其旁用廣集井田之法。以時濬導。則其利可久矣。然直隸之水悉歸直沽。從天津三岔口入海。上流淺梗。則下流必塡塞。若將減水閘壩。一時洩盡。又易爲乾涸。故欲治河。必先治漕。南運衛河。北運白河。而永定河自若丹口分兩道。一東流入衛河。一西流入白河。而同歸於海。滹沱亦同衛河以歸于海。如執事所云。必蓄建閘壩以廣疏洩。則河身無旁溢之虞。海口有直達之勢矣。至若順天之玉泉積水。保定之易水。永平之灤水。順德之洺水。官河之衛河。亦宜時加濬漑。以資灌田之益者也。是知欲民不貧。則積貯須備。欲民得耕。則水患必除。有治民之責者。其可不先爲籌畫哉。

策五

韻者。均也。鶡冠子曰。五均不同聲。謂宮、商、角、徵、羽、聲本不同。且即一均之中。亦有不同者。蓋以不均爲均。而韻名焉。古人作詩。二句、三句無同音者。如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之類。而其宮則同。

如明良爲陽庚之通。作息爲欒職之通之類。韻始於衛左校令李登。取其聲之相類者而歸於一處。名之曰聲類。至齊中書郎周顒始著四聲。而宋沈約因之有四聲類譜之作。然當時雖著其書。而其說不行。故天子聖哲之對。雖梁武帝猶疑之。至隋開皇間有陸法言者。偶與同時劉臻、顏之推等私相擬議。謂既名四聲。則必細加剖切。而音韻始通。於是取東、鍾、支、脂、先、仙、尤、侯等。前此總未分剖者。而分之名曰四聲切韻。頗又名廣韻。然當時押之者。實百不得一焉。蓋其義以音韻微渺。宜有分斷。皆未嘗強押之者。報以是也。至唐時以詩賦取士。欲爲拘限之法。始取切韻一書爲試韻。今人呼爲詩韻詩者。試之韻耳。自是遂爲唐代百餘年間。或稱唐韻。則孫愐之定本也。或稱官韻。如宋濟老於場屋。猶誤失官韻者是也。至宋仁宗時。命丁度審定韻學。則又從廣韻切韻二書不用。而別爲禮部韻以頒行天下。理宗朝。有平水劉淵者。皆併二百八部爲一百七部。此其源流之可舉者也。至若四聲者。平、上、去、入是也。以爲經。七音者。宮、商、角、徵、羽、變徵、變宮是也。以爲緯。經緯錯綜。然後成文。韻字之間又分子母。子母相權。乃能別形中之聲。聲中之形。後有作者。何不知此。又何怪漢儒識文字而不識子母。江左識四聲而不識七音哉。翻切之法。其得三十六母。自見、溪、羣、疑、端、透、定、泥以下。而天下之聲總是。如以都爲豬。以得爲登。五方之風土使然。與楚輕清。燕趙重濁。關隴去聲似入。梁蜀平聲似去。故昔人謂音語當以中州爲極則者。亦非定論也。我朝同文之盛。凡殊方異域莫不審音知義。以歸道一風同之化。生斯世者。其可不通知聲律。以爲咏歌太平之先資歟。

奏

奏典試廣東銷差摺子

竊臣於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五日。奉命典試廣東。於八月初六日入闈。就學政臣金士松所錄科舉四千五百餘人。隨同正考官臣王謐修盡心搜閱。得士如額。於九月初四日揭曉。今來京恭復恩命。臣王謐修於九月十三日出省。行至三水縣。恭接恩命。放廣西學政。即分道赴任去。合併聲明。

奏差廣東學政摺子

乾隆四十二年八月二十日。內閣奉上諭。廣東學政著李調元去。欽此。竊臣邊省庸愚。素屬微陋。由乾隆二十八年進士。改授庶吉士。散館以部屬用。奏補吏部文選司主事。三十九年蒙恩差廣東副主考。差竣回京。陞考功司員外郎。疊荷殊恩。慚無報稱。本年因湖北監利縣典吏缺出。該員隨楚藩留用辦理奏銷。未得赴楚。查現係辦公。例應先補。因與同司兩議。將已畫押銷去。經郎中永保回明。堂官阿桂、舒赫德附入本年京察。參以浮躁。本屬咎所應得。乃於引見時。仰奉上諭。李調元因何事塡入浮躁之處。着吏部堂官明白回奏。隨經軍機傳吏部大學士程景伊詢問。據奏該員並在兩議。並無別情。且該員辦事尚屬勇往。隨奉旨。着仍以吏部員外郎用。疊荷天恩。如回再造。方期痛改前非。矢圖後效。茲復仰荷恩綸。以候補員外昇任廣東學政。更非夢想所及。悚惕彌深。伏思學政有整飭士習。興起文風之責。臣何人斯。膺茲重任。惟有益加黽勉。諸事矢公。竭盡駑駘。仰報高厚。所有感激微忱。理合繕摺恭謝。伏祈恩鑒。

奏報廣東學政到任管事日期摺子

竊臣仰奉恩綸，簡任廣東學政，於陛見請訓日，蒙上訓諭周詳，諄誠諄切，臣跪聆之下，感悚交集。隨於本年九月十三日自京起程，於十一月二十二日到任管事。臣自顧毫無知識，蒙皇上格外天恩，來璣擢用，鴻慈異數，莫可名言。惟有竭盡心力，恪遵聖訓，冀於士習文風稍有裨益。臣到任管事日期，除另疏具題外，理合恭摺奏聞。再臣自京赴粵，沿途經過直隸、山東、安徽地方，田間所種牟麥甚廣，自江西以至廣東，秋收頗好，米糧價值亦不甚昂，各處民情俱屬安貼，相應一併陳明。

奏考竣歲試情形摺子

竊臣於乾隆四十三年二月初三日，自省起程，前往肇府考校所屬文武生童歲試，隨以次按考羅定、南雄、韶州、連州各屬，閏六月十八日回省，歲試廣州府屬。又九月初十日，自省起程，歲試潮州、嘉應、惠州三屬，本月正月十一日回省，即於二十一日自省起程，歲試高州、廉州、雷州、瓊州四屬，於本月初五日事竣。通省歲試俱已過半。現在瓊州辦理科試事外，其考過十府三州，所有士習文風，悉心察考。廣州一郡，風氣淳樸，士子頗知向學，殊少謳習。其該郡文風，如南海、番禺、東莞、順德、新會等縣，亦自彬彬可觀。至潮州、嘉應二屬，為粵東文藪，如潮州之大埔、澄海、海陽、潮陽，人文頗多淹雅，所作詩律，亦頗有音節安雅，聲律調和者。就三屬而論，廣最醇茂近古，潮次之，嘉應州則不免有健訟刁悍之習。臣於按試該州時，極力嚴飭，廉訪得健悍多事不安本分數人，當堂嚴加處治，以為衆戒，並飭各該學官嚴行約束，如有劣蹟，隨時申報，不得稍為徇隱。又於考試肇慶屬童生時，查出陽江縣文童陳肇光，屆倩槍手嘉應州生員鍾鏡華頂替代做文章，當堂投卷，閱日招認，核其年貌不符，訊非原考之人。當將本童、槍手俱行拿獲，交與提調官肇慶府知府朱亮會按律擬辦，自後稍知斂戢，俱各安靜。至惠州、高州、廉州、雷州四郡，士子大概半耕半讀，較為質樸，文字率多規仿墨卷，故爲膚闊。臣謹恭宣聖訓，限以七百字為率，不使趨於冗長，又令熟讀經書，講求義理，以歸醇雅。至瓊州一屬，孤懸海外，其士子皆以讀書為榮，雖經解詩賦稍不及廣、潮、嘉

三屬，而文風盡堪與內郡相埒。至各屬武生童，馬、步、箭尚皆可觀，而廣州之東莞、潮州之潮陽、嘉應州之長樂，技勇較為優長。至地處偏隅，無甚出色者，亦惟因地取材。再查粵東向有抄襲舊文之弊，臣每考各屬，於發試時，嚴加考核。其有文理與原卷不符者，審無傳遞代倩別情，祇係抄襲者，即行扣除，以杜倖進。臣受恩深重，慶膺文柄，惟有夙夜祗勉，恪遵功令，實力奉行。每於士子庭見時，嚴切教戒，以敦倫立品，謹守學規，不許干預外事為諄囑。其有強悍頑劣、干犯名義者，一切繩之以法，不敢稍爲假借，庶幾除稂莠以培嘉禾，仰副我皇上整飭士習之至意。所有考試情形，理合恭摺奏聞。再者臣所過高、廉、雷、瓊地方，俱近海濱，地氣較暖，三月下旬早稻俱已收成，入夏以來，雨澤調勻，所種晚禾，沿途一望青葱，可必秋收十分豐稔，其村居民黎，虞沐皇仁，咸極馴良，俱各安帖，相應一併陳明。

奏酌減商學廩增額缺摺子

竊臣於乾隆四十四年七月初十日，接准禮部議覆粵省商籍學額，請照直隸商學十名取進一名之例，

酌定進額七名，如人文不敷，取進仍照例寧缺無濫，即應考人多，亦不得有逾定數。奉旨依議。欽此。欽遵劄行到臣。茲據署鹽運使陳繩鎔遂合例商童八十一名，除不到三十一名外，實在到考商童五十名。臣欽遵諭旨，業于八月二十七日考試，選文酌取，照十名取進一名之例，取進商童五名在案。惟是通學額數既經裁減，廩增額缺亦應隨之俱減。查從前額設商學歲科兩考各取進二十名，是以廩增額定一十五名，其生員有七十餘人，今除士商改歸民籍外，僅存二十七人。人數既少，且新定進額七名，倘須赴考之商童多寡以及文藝優劣臨時酌取，與各縣學額定七名者不同。臣悉心酌定，應請將原額廩增一十五名內減去一十二名，祇留廩增各三名，其將來出貢，仍照各縣學之例補廩，十年以外應出貢者，准其照例挨次出貢。如遇拔貢之年，仍照例於廩生及優等生員內擇其文行兼優者一體選拔，如無可拔之人，仍寧缺無濫。是否有當，伏乞容鑒。

奏考竣科試情形摺子

竊臣於乾隆四十四年五月十三日，自瓊州開考科試，即接考雷州、高州，於七月初八日回省，辦理文武兩闈遺才事畢，於十一月十二日自省起程，考肇慶、羅定等屬，於十二月十四日回省。四十五年正月十二日自省起程，考韶州、南雄、連州等屬，於二月二十五日回省，考廣州府屬。四月初七日自省起程，考潮州、嘉應、惠州三屬，於七月初二日回省，各屬科試俱已事竣。所有考試規條，臣自歲試按臨各屬，即嚴飭諸生不許干預詞訟，間有犯者，立即褫革，交地方官嚴審治罪。至闈試之時，闈中一切弊竇，如槍手頂冒之弊，嚴加防範，不法之徒均知斂迹。現在考試遺才，悉遵照定額錄取。所有臣考竣科試情形及辦理緣由，謹具實奏聞。再查商學一項，上年准禮部議覆奏定商學額缺七名，每十名取進一名，如人文不敷，取進仍照例寧缺無濫等語。今查本年科試商籍赴考童生人數不敷，照例未經取進，合併聲明。

奏謝直隸通永道摺子

乾隆正月二十九月，奉上諭：直隸通永道員缺，著李調元補授。欽此。竊臣適省庸愚，毫無知識，由乾隆二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三十一年散館，改授吏部文選司主事，三十九年蒙恩簡放廣東副考官，四十年提陞考功司員外郎，四十二年京察因畫稿兩議被參浮躁，乃引見時仰蒙皇上加恩，查案詳閱，旋奉特旨，仍以吏部員外郎用，隨奉命簡畀廣東學政，茲三年任滿回京，未及三日，復荷恩綸，擢授今職，恩逾常格，感實難名，竊聖祖之自天，實感激之無地。伏查監司有督率屬員之責，而通永兼□□□□之寄，臣何人斯，膺茲擢渥，惟有實力實心，矢慎矢勤，以圖仰報高厚□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繕摺恭謝。

童山文集卷三

序

廣東鄉試錄後序

乾隆三十九年。直省鄉試屆期。上命編修臣王懿修充廣東正考官。而以臣李調元副之。伏念臣調元邊省末學。識淺陋。由內閣中書補國子監學錄。中乾隆二十八年會試第二名進士。保和殿鄉試第五名。蒙恩授爲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改授吏部文選司主事。天恩優渥。未効涓埃。茲復仰承簡命。畀以掄才重任。臣何人斯。而得忝與。清夜自省。感悚交集。謹與臣王懿修矢期就道。抵粵人闈。偕同考諸臣悉心校閱。取士如額。鋟梓試錄。進呈例當恭序簡末。臣竊惟道之顯者爲文。而文所以載道。易曰。脩辭立誠。書曰。辭尚體要。蓋必學有根柢。言無枝葉。而後文以足言。言以足志。志以明道。故文之所在。即道之所在也。況制義代聖賢立言。體會精意。發揮名理。尤非不根無實者所可托諱。有如聖訓所云。言孔孟言。大是難者。我朝重熙累洽。久道化成。際茲文運光昌之日。士無不思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粵東雖介在嶺外。而山川名勝。如羅浮、庾嶺之雄壯。珠江、昆湖之秀麗。物產財殖。瑰瑋珍異。不可名狀。淑氣所鍾。其萃於人文者。獨厚漢唐以來。代有聞人。士苟能自樹立。安見古今人不相及也。抑臣等所期於諸生者。非僅章句之學已也。其必明體達用。足備朝廷任使。而不徒爲拜獻之空言。庶乎因文見道。不愧通經致用之目。以上副我

皇上興賢育才之意。則微臣區區之心。願與其勉於弗怠云爾。

函海序

一脈源泉。九洲共注。千頃澎湃。百川易盈。何則。其流未分則其集不廣也。若夫海爲百谷之王。其含蓄也廣。其變幻也無窮。故古人著書。凡說部而成全集者。必以海名之。如稗海、學海之類昭昭也。昔趙簡子嘆雀入海化爲蛤。雉入海化爲蜃。蓋不特書之爲海。而人之化於書亦視乎海也。夫人生而樸沌沌爾。及漁經獵史。珠唾錦心。則蒙也而化爲哲。里居而實淺泛爾。及鵬騫蛟騰。金章丹詔。則晦也而化爲顯。有能羽儀天下。則化爲鳴岡之靈鳳。有能霖雨天下。則化爲見田之神龍。是皆化而化盛之極觀也。余不能化於書而顧有嗜書癖。通籍後薄遊京師。因得遍訪異書。手自校錄。然自漢魏叢書、津逮秘書而外。苦無足本。幸際聖朝。重修永樂大典。採遺書開四庫。於是人間未見之書。騈集麕至。石渠天祿。蔑以加矣。余適由廣東學政任滿。蒙特恩。隨司幾輔。去京咫尺。而向在翰院同館諸公。又時獲鱗素相通。因以得借觀天府藏書之副本。每得善本。輒屬胥鈔之。始於辛丑秋。迄於壬寅冬。裒然成帙。真洋洋大觀矣。有客謂余所好勤開雕。以廣其傳。遂欣然爲之。余蜀人也。故各書中於錦里諸耆舊著作。尤刻意搜羅。梓行者居其大半。而新都升庵博學鴻文。爲古來著書最富第一人。現行世者除文集、詩集及丹鉛總錄而外。皆散帙不傳。故就所見已刻未刻者。但視足本。靡不收入。書成分爲三十函。自第一至十。皆刻自晉而下以至唐、宋、元、明諸人未見書。自十一至十六。皆專刻明升菴未見書。自十七至三十。則附以拙刻。冀以仰質高明。名曰函海。蓋不徒以海侈其經史子集之富麗。而實以年力半衰。欲借讀書以化其鑿枘不入之頑質也。近年來海內皆推尊杭州鮑氏所刻知不足齋叢書爲善本。茲所得則又皆知不足齋所未採者。以字有篆隸。故體例不一。總期珠璣錯落。不在格式整齊。庶幾觀此書者不日之爲景星卿雲。則珍之爲明珠拱璧。必有與漢魏、津逮、知不足齋所刻共列爲四部。以炳耀乎宇內者。則又不特余之能化。而大而化之。將無不在風霏鼓盪之內也。是則區區之心。願與天下共寶之。又豈徒藏之童山。爲奕世所守之寶也乎。

函海後序

古無以數人之書合爲一編。而別題一總名者。惟隋志載地理書一百四十九卷。目錄一卷。註曰。陸澄合山海經以來一百六十家。以爲此書。澄本之外。其舊書並多零失。見存別部自行者。惟四十二家。又載地記二百五十二卷。註曰。梁任昉增陸澄之書以爲此記。其所增舊書亦多零失。見存別部行者。惟十二家。是爲叢書之祖。然猶一家言也。左圭百川學海出。始兼裒諸家雜記。至明而卷帙益繁。而漢魏叢書、津逮秘書。近日知不足齋叢書。皆於各家著作全錄其書。各爲一集。其或於叢書略加節取者。則如說郛、稗海、藝圃搜奇、紀纂編之類。其或附己書於說部叢書末者。則如祕笈、夷門廣牘之類皆是也。余所刻函海。書共三十集。其前十六集皆古人叢書也。而己書亦附焉。蓋用後體例也。小卷不計。總全卷共一百五十種。書始於戊戌春。迄於壬寅冬。閱五年而成。予在通永道。遭事去官。板片零散。又半在梓人林姓家。以鏹貲未楚。居奇不發。時余獲罪在保陽臬司獄。方將遠戍萬里。無暇及此。自料此書不能終完矣。會予姻親

永定觀察南部陳公韞山諱琮者。枉過通隝。覩予兒女。見板片零落。慨然曰。此雨村不朽業也。奈何使之中棄乎。問知其故。立出三百金交予弟檢討鼎元墨莊。使購板歸。適予亦荷總制袁清恪公保奏得贖回通。因完公編留之暇。修成此書。凡有校讐責之余季墨莊。其去取余獨任之。時雖前序云成於壬寅冬。實成於甲辰春。其所以獲成。實韞山力也。誓不可沒。因為序其顛末於後云。

升菴著書總目序

何宇度益部談資云。楊用修著述之富。古今罕儔。予所見已刻者三十一種。已刻未見者三十八種。聞未刻者尚六十九種。其書目俱列於錄。按瑯琊焦竑序升菴外集云。明興博雅饒著述者。無如升菴先生。向讀墓文。載其所著書百有九種。可謂富矣。嗣予所得。往往又出所知之外。蓋先生謫居無事。遇物成書。有不可以數記者。今購之數十年所覩記已爾。則余所不及見者。抑又多矣。今其孫宗吾所言二陵。則先生家已無其書。況他人乎。曹能始觀察入蜀。余託以訪求。曹於書有奇嗜。極力搜羅。復如十種以寄。其詳列書目。為前錄所見已刻未刻者又有二十三種。今合余之搜尋所見已刻未刻三十九種。連前一百六十一。共二百種。攷明簡紹芳年譜。所載升菴著書四百餘種。今相距不三百年。而所見所聞止此。則外所不知者。又不知幾何卷矣。江寧顧起元云。先生為後代之子雲。今觀其著述宏富奇麗。奧雅淹弋。四部七略之間。專提其要。言纂其元。自唐宋以來。吾見亦罕矣。迺汝南正之。瑯琊非之。摘其小瑕。掩其大美。雖文人相輕。自古為然。而胸無先生之博。妄自譏議。徒為口實。按先生孤身謫戍永昌七十行戍。無書籍可攜。其所著作半出之腹笥。而後人獺祭鱗次。已甄掛一漏萬。況以後進凌前賢。所謂不自揣之甚者也。新都立言。已懸日月。故其為書。多短部單牒。易於散軼。世不恆見。往往有安石碎金之疑。仲深散錢之恨。予生平讀其書而好之。凡世所傳者。除升鉛各錄而外。所見寥寥。數十年來。廣為搜輯。或購之書肆。或借之友朋。錄聚帳中。以代餚枕。有日有年矣。部帙浩繁。恐千載而下。終歸散失。並此而不可得也。因將所見之四十九種先為刊行。嗣後藏書家如有先生片紙隻字。不吝金玉。紹寄見示。當為補錄。則又不特先生之幸。亦士林之幸也夫。

童山著書序

著書之名見于法言。子雲曰。通諸人之嚍嚍者莫如言。著古人之昬昬者莫如書。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出。君子小人見矣。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蓋言君子以明義。而小人以明利也。楊升菴謂其妙論通微。可參易理。誠深有味乎其言之也。余蜀人也。嚮嘗操觚數十年於茲矣。妄仰先賢。窮年矻矻。竊欲學步邯鄲。而有志未逮。雖間多掇拾遺文。大概皆餖飣小語。未足以鉤元。亦未能以明道。其不為君子而為小人之歸也明矣。余有心書四十種。本不敢問世。因刻函海中升菴著書。將有慫余附其後者。故亦靦然曰著書。亦多見其不自量也。其續刻各種亦附見於後云。

鄭氏古文尚書序

鄭氏經義。五經皆有注。自漢魏以來。立於學官。未之有異議也。自唐貞觀中。孔穎達撰五經正義。易用王

弼。書用孔安國。而二經鄭義遂亡。今傳者惟三禮毛詩而已。竊思漢儒註經。去古未遠。俱有家法。隻字片言不肯苟作。考古者所必竊也。故宋浚儀王應麟裒集羣籍。為鄭氏易一卷。古文尚書十一卷。以補其缺。庶二經之亡得王氏而復遺彷彿。不但為鄭幸已也。故周易一書。前明胡震亨曾刊附資州李氏傳後。近惠定宇以所集尚有遺漏。而採諸說。增為三卷。德州盧氏為之梓行。而所集古文尚書則祇有寫本。訛誤頗多。不為之校而行之。則五經鄭義終缺而不全。而亦恐訛以傳訛。勢必至魯亥魚。不可卒讀。遺誤後學匪淺也。故復廣加蒐證。以王應麟所集鄭氏注列于前。而以鄙見所訂。另以校字小書單行列于每條後。總曰證訛。而書名則仍稱鄭氏古文尚書云。

尚書古字辨異序

論尚書古文字體者。多引許氏說文。以為出于孔安國。非也。此由慎序自稱孔氏書皆古文而誤也。考劉知幾史通曰。古文尚書得魯中博士孔安國所上校伏生所誦。多二十五篇。更以隸古字寫之。編為四十六卷。司馬遷采其說。至後漢孔本遂絕。有見於經典者。諸儒皆謂之逸書。是孔氏壁中書慎未得見也。按說文末載慎子沖上書云。慎古學受之賈陸。而後漢書儒林傳又云。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陸為作訓。馬融作傳。鄭元作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是慎所為古文者。即杜林之本也。隋志云。杜林古文尚書所傳僅三十九篇。又雜今文。非孔舊本。後漢書杜林本傳。林前于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常寶愛之。雖遭難困頓。持不離身。是林所傳者乃古文字體。故謂之漆書。又漢書藝文志云。劉向以前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是古文即孔氏所尚之古文。經向勘改其訛脫。據訓詁則稱三家。據經文亦可稱孔氏古文尚書。是必劉向校正三家時。古文隨今文伏生二十八篇傳出。以字非隸古。世不行用。林偶得之。以授逵。逵得之授慎。慎因稱為孔氏本。故亦止二十八篇。非真見安國舊本也。蓋古文本出于孔氏古文。而古文字體則慎實得之杜林漆書也。所謂孔氏古文尚書鄭註原本不可得見。有宋王應麟所撰集古文尚書鄭註十一卷。久無刊本。余已校行矣。又據日本七經孟子考文所載尚書古文字體一冊。半皆據說文以辨俗字。余復博採諸書。再加校讐。為古字辨異一書。以為肘朵。夫說文以小篆為宗。至于隸書、行書、草書。則各謂一體。孳生轉變。時有異同。故顏元孫干祿書曰。自改篆為隸。行漸失其真。若據說文。下筆多礙。當去其太甚。使輕重合宜。徐鉉亦曰。高文大冊則宜以篆籀著之金石。至于常行簡牘則草隸足矣。此二人皆通于小學。而持論如是。亦勢之必然也。然說文之學。猶此而愈不明矣。夫俗字日多。則古字日淆。人以為六書之義。莫精于說文。而不知說文實授于杜林漆書。故尚書古文有為俗所溷而小異者。不可不辨也。是亦即杜林漆書辨異也。

禮記補註序

雲莊禮記集說十卷。元陳澔撰。澔字可大。都昌人。雲莊其號也。其書成于至治壬戌。朱彝尊經義考作三十卷。今本十卷。坊賈所合併也。初延祐科舉之制。易、書、詩、春秋。皆以宋儒新說與古註疏相參。惟禮記則專用古註疏。蓋其時老師宿儒猶有存者。知禮不可以空言解也。澔成是書。又在延祐之後。亦未為儒者

所稱。明初始定禮記用澔註。胡廣等修五經大全。禮記亦以澔註爲主。用以取士。遂通習相沿。蓋其說禮記者。漢唐莫善於鄭孔。而鄭註簡奧。孔疏典贍。皆不似澔註之淺顯。宋代莫善於衞湜。而卷帙繁富。亦不似澔註之簡便。又南宋寶慶以後。朱子之學大行。而澔父大猷師饒魯。魯師黃榦。榦爲朱子之婿。遂藉考亭之餘蔭。得獨列學官。如今定制所尚是也。余少習舉子業。先大夫即授以陳氏集說。余受而讀之。覩其間穿鑿附會並及掛一漏萬之處。頗不愜於心。因遍採說禮諸家。爲之補註於上。以備參考。合之各得若干條。因輯爲四卷。夫說禮之家。一百四十四人。求其多不傷煩。少不傷簡。則衞湜之後。斷推陳氏。微嫌鄭孔。概行删汰。此說禮者所以不能無歉然也。余之補註所以補陳氏也。而諸書說有可引者。亦參考而互證之。使陳氏無作坨菟園之譏。也陳氏於今日。應亦所俛首而心肯者乎。

周禮摘箋序

周禮。古周官底箱也。漢武帝時始出。賈氏以爲始皇嚴加禁絕。故其出獨後者。非也。北宮錡問周室班爵祿之制。孟子謂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是戰國時周禮已不傳於世矣。孟子且不見。漢世焉得而有之乎。自河間獻王得之。遂入秘府。猶未甚顯。至成帝時。劉歆始著於錄略。於是馬融作周官傳註以授鄭元。元復網羅衆家爲之注。於是周禮盛行。其註詳矣。顧其經文中互異之字。則未之兼註也。竊以古本相沿。必有取義。或從古。或從今。當就其義之長。以折衷於一。庶乎周公治太平之道。意不至隕墜。余嘗作爲此書。歸于簡明詳核。以便誦讀。不但周官之制。綱目皆備。而古讀之。亦可瞭然於朱子運用天理爛熟之言。顧有志而未逮也。因先摘取註中經文互異之字而箋之。以先問世。蓋亦有志於古者之所必考也。夫周官雖去其籍。而出自漢儒。去古未遠。又安知鄭所網羅衆家之註之無戰國以前之人乎。余故曰。周禮者。古周官底箱也。

儀禮古今考序

儀禮周公所著。蓋以爲儀法之大備者。故命爲儀禮。蓋周官六典皆天子之事。而周公制之以教天下士。故儀禮首士。誠爲士者所宜習也。自遭於嬴秦焚滅典籍、漢興。求錄遺文之後。有古文今文。魯人高堂生爲漢博士。傳儀禮十七篇。是今文也。至武帝之末。魯恭王壞孔子宅。得亡儀禮五十六篇。其字皆以篆書。是爲古文也。古文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者同。而字多不同。其餘三十九篇絕無師說。秘在於館。漢鄭康成注儀禮時。以古今二字並之。或從今。或從古。皆逐義強者從之。若二字俱合義者則兩見之。是今之儀禮乃古今文互出之雜本也。余以爲儀禮古禮經。當從古文。不當從今文。蓋今文出於傳。而古文出於篆。傳者口授或訛。而篆者古本猶存也。朱子曰。儀禮禮之根本。禮記乃其枝葉。故朱子撰古儀禮通解。以古十七篇爲主。而取大小戴及他書傳所載。凡繫於禮者附入之。此實百世之定論也。但古今文所不同。未及詳加箋校。今特博采羣書。就古今之參互者。悉心考之。折衷於古。以補註疏之闕。以釋從今之非。庶乎讀禮經者一目了然。不致開卷而嘆文公之所苦也。夫不學禮無以立。論語言之矣。孔門執禮。執此禮也。仲尼時戴記未出。七十子之徒將何所執乎。余之從古文。非敢謂古禮行之今。亦猶我愛其禮之意云爾。

嗟乎。儀禮古禮經也。漢以前先儒聚訟不一。至唐昌黎以爲難讀。嗟乎。難讀而遂不讀。尚得爲士乎。

童山文集卷四

序二

夏小正箋序

夏小正者。所謂夏之時也。而曰小正何也。言政令之小者也。本大戴禮之一篇。隋書經籍志始於大戴禮外別出夏小正一卷。註云。戴德撰。宋傅崧卿序謂隋重賞以求逸書。進書者多離析篇目以邀賞。故別出此篇。於理或然。考吳陸氏草木鳥獸蟲魚疏。引大戴禮夏小正傳。言大戴禮舊本但有夏小正之文。而無其傳。戴德爲之作傳。遂自爲一卷。後盧辨作註。始採其傳入經文下。隋所謂戴德撰者乃傳也。當是傳作撰。以其傳別於經者。實自崧卿始。其爲一卷。亦猶之小爾雅乃孔叢子之一篇。因李軌之註。遂別爲一卷也。夏小正或云子夏作。雖未必然。然文句簡奧。實三代之書。自傅崧卿撰戴氏傳四卷外。近有徐氏傳之解。黃叔琳之註。諸錦之詁。雖博稽廣註。皆多穿鑿。未愜於心。且多舛訛脫漏。如經傳有合爲一行者。有經大書而傳小書者。亦無定本。近得永樂副本。經文抬頭。而傳空一字。俱大書。此可遵也。因去其繁蕪。約爲之箋。以通其義。夫古人之書。殘篇斷簡。詰曲聱牙。其不盡可箋也明矣。若必一一而強爲之注。不至於鑿不止。此聖人之所以甚重乎史闕文也。予之所以爲箋也。正所以正諸家之鑿也。至於徐氏之以爽死爲爽鳩。以五日爲夏至。黃氏之以丹鳥爲螢火。納卵蒜爲兩物。諸氏之以雉震呴爲兩句。華駒之踊爲祓

鑿。通則通矣。其如鑿何。故曰予之所以爲箋也。所以正諸家之鑿也。

十三經注疏錦字序

訓詁之文非詞章之學也。而深於訓詁者。詞章亦不外是焉。漢唐儒者一生精力悉耗之注疏中。至有一字一言之微。纍千百言解之而不能盡者。學者病其繁重。兼淵治經之外。無所復施。遂於高閣庋之。不知其詮釋名物。研芳擷豔。洵屈揚班馬無以過。豈專講經而已乎。余故摘其穠新儁異之語。別爲四卷。名曰注疏錦字。或者謂訓詁之文不宜與詞章作料。是猶未得忠恕而語一貫。宜乎其茫然也。

逸孟子序

漢書儒家孟子十一篇。史記則以爲與萬章之徒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豈篇之離合不同歟。抑亦秦火之亡也。孟子之書久喪於諸子。漢孝文時始與孝經爾雅同置博士。其識卓矣。而旋即罷。至趙宋設科與孟並列。註疏之家常相表裏。雖司馬光之疑。晁說之之詆。馮休之刪。鄭厚叔之斥。究不能爲之軒輊也。故自趙岐注而外。唐之翼孟者有劉軻。續孟者有林愼思。至宋余允之爲尊孟。辨七卷以正之。而推崇極矣。竊閒嘗考孟子之道文墜緒見於諸子百家者。尙復不少。實秦火之後所逸也。因爲採集成編。述曰逸孟子。庶幾可以存一二於千百乎。夫孟子之書崇仁義。闢楊墨。趙岐所謂帝王公侯遵之。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士大夫蹈之。可以遵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可以崇高節。抗浮雲。信斯語也。則片言何可逸也。所願與翼孟、續孟、尊孟、者共尙之也。

勸說序

立言者不可以立異。而亦無取乎苟同。故山禮之言。曰毋勦說。明同之不可以訓也。而復繼之曰。必則古昔。若惟恐人之或詭於異者。蓋同非也。異亦非也。考其同而辨其異。君子宜何如審擇。而予乃以勸說名是編。毋乃反戾古人乎。顧義理本同得力自異。嘗見鉛槧之士。冥心孤詣。前無古人。自以抉從來未發之奧矣。及流覽篇章。而見古人之言早有與吾說相爭合者。是我雖不必蹈襲古人。而其說爲古人所已見。將不謂之勸說得乎。迨徐而驗其所爲。又未嘗不自成一家言。據與古人並存而不廢。是勸說中亦不無有可采者。閉戶造車。出門合轍。其不求同而自同者。正其不求異而自異者也。余從經史傳注中擇其字義錯謬。考證以成是編。其所引據強半出自古人。其爲勸說無疑矣。第其所自說者。間有發明。或亦鉛槧家所不廢乎。雖然讀古人書而未盡。予方以不得盡襲古人爲恨也。見古人書而必考。予方恐今人之徒襲也。非勸不明。因勸愈見。雖言勸實非勸也。

諸家藏書簿序

凡古今書畫之事夥矣。而獨於藏書畫之家略焉。閒嘗考之。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自唐宋勝帝王而下藏書畫之家可考者。各彙爲十卷。總名諸家藏書畫簿。以資博古者按簿而稽。百不失一。謂之簿者亦猶夫之計帳也。周禮進入疏總送帳於上。此帳字之始。而北史高恭之傳。祕書圖籍多致零落。謂介道穆總集帳目帳本。今俗作賬簿之賬字。書未有也。韓幢曰。帳而計籍亦曰帳者。述籍必在帳中也。故曰帳

即籍也。然則圖籍寄將者若不有籍以稽可乎。本書偕簿並梓。會遭事故。遂簿未刊。容續補之。

劇話序

劇者何。戲也。古今一戲場也。開闢以來。其爲戲也多矣。巢由以天下戲。逢比以軀命戲。蘇張以口舌戲。孫吳以戰陣戲。蕭曹以功名戲。班馬以筆墨戲。至若偃師之戲也以魚龍。陳平之戲也以傀儡。優孟之戲也以衣冠。戲之爲用大矣哉。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今舉賢奸忠佞。理亂興亡。搬演於笙歌鼓吹之場。男男。婦婦。善善惡惡。使人觸目而懲戒生焉。豈不亦可興可觀可羣可怨乎。夫人生無日不在戲中。富貴貧賤。夭壽窮通。攘攘百年。電光石火。離合悲歡。轉眼而畢。此亦如戲之頃刻而散場也。故夫達而在上衣冠之君子戲也。窮而在下負販之小人戲也。今日爲古人寫照。他年看我輩登場。戲也非戲也。非戲也戲也。尤西堂之言曰。二十一史一部大傳奇也。豈不信哉。夫百尺之屋非一木之材也。五侯之鯖非一雞之跖也。書不多不足以考古。學不博不足以知今。此亦讀書者之事也。予恐觀者徒以戲目之。而不知有其事遂疑之也。故以劇話實之。又恐人不徒以戲目之。因有其事遂信之也。故仍以劇話虛之。故曰。古今一劇場也。

蜀碑記補序

輿地古今沿革不同。郡縣名亦因之互異。欲訪金石必闡輿地。其大較然也。余獨自漢魏迄唐宋元明以來。通都大邑。叢山峻壑。梵宇禪林。殘碑斷碣時出。雨淋日炙之餘。烏道蠶叢。或爲牛礪。莘蔽之後。搜討非易。輯綴維艱。有志於古者所爲撫卷而慨歎也。宋王象之所著輿地紀勝二百卷。近時朱竹垞徐玉風從獨及見之。今已佚不可得矣。所存者祇輿地碑記目四卷。有自序一篇。見元吳師道敬鄉錄所載。考象之、慶元丙辰進士、博學多聞。其序紀勝一書。竊比太史之不出戶牖而名山大川若躬履焉。可謂壯矣。夫碑者金石之文也。記者志述之文也。此殆從地理書摘出而名。非專爲碑記而作也。其摘出不知始自何人。中所載東南十六路。於蜀則尤加詳細。皆自爲註釋。不似寶刻叢編。寥寥數語。是實從郡之金石琳瑯也。然閒嘗稽碑帖諸書。其所摭取。倘不無掛漏之嫌。且象之、南宋人。郡縣皆沿舊名。閱之瞭目。余因於輿地碑記目中摘出在蜀者。遍爲搜采。加之考證。爲蜀碑記補十卷。每卷先以王所得列於前爲上卷。而以己所得列於後爲下卷。示不敢紊不敢襲也。又於下卷中分王本所未有而增入者。曰補王本所未有。而並訂者。曰考。俱遵國朝郡縣名標之。以便稽閱。另錄輿地碑記目原本一編。以存其舊。蜀之金石文章不外乎是矣。余之爲此。非敢謂羅萬象於無窮。實欲存一綫於不墜也。夫輿地碑目既從紀勝而摘以單行。則蜀碑記又何不可從碑目而摘以單行乎。好古之士於以饜飫其中。將見蜀之山川亦於是乎在。可當臥遊矣。象之之言。子長因遊而得作書之趣。余乃因作書而得山川之趣也。不亦信乎。

唾餘新拾序

揚子云曰。觀書者譬如觀山及水。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峛崺也。況介邱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況枯澤乎。某當稔而嘗乎異饌者。惡覩其識味也。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覩其識道也。信哉斯言也。然獨

不言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乎。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故曰。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約而易見也。法而易言也。夫所謂易用、易守、易見、易言者。人生日用常行之道也。事不越目前。言常在唇間。而白首窮經。或有不能舉其名。求其本者矣。不嘗異饌。安知常珍之美也。不探諸子。安知大聖之道也。夫古人之言皆古人之唾餘也。而十三經、二十二史、諸子百家之書。則若倫。若靈若壺。若塊。若蠱也。唾滴無盡一器盛焉。萬卷無盡一理包焉。理非他。道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欲知道所在。不外格物。物格而天下之道在矣。此余唾餘之所由拾也。搜列衆書。有如獺祭。每啓一緘。似蠓侯鯖。日事咀嚼。而後知常珍之多在散寄也。日事校讎。而後知大道之多在眉睫也。以皆人所言。故曰唾餘。以皆目前事。故曰新拾。夫奇山僻水。賜遊或有未遊矣。河源星海。張騫或有未到矣。譬如指山一簣。指井一泉。而曰天下之道在是。豈理也哉。余猶願夫藏書者之錫我百朋。以飽鄙人之欲也。韓退之云。寶唾拾未盡。是則余之所最歉然者乎。

雨村詩話序

雨村詩話。前皆著名矣。而此復著何也。前以話古人。此以話今人也。詩者天之花也。花閱一春而益新。詩閱一代而益盛。穠桃繁李。比艷爭妍。而最高者爲梅蘭竹菊。唐宋元明分壇列坫。而最大者爲李杜韓蘇。然梅蘭竹菊高則高矣。而栽圃者不遍植奇花。非圃也。李杜韓蘇大則大矣。而談詩者不博及時彥。非話也。茲之作也。上自名公鉅卿高人宿士。下逮輿臺負販道釋閨媛。無論隻字單詞。莫不口記手錄。譬之十花。可謂四時俱備。五方並採矣。夫花既以新爲佳。則詩須陳言務去。大率詩有恆裁。思無定位。立言先知有我。命意不必猶人。詩要乎理。要有理趣。勿墮理障。詩通于禪。要得禪意。無墮禪機。言近而指遠。節短而韻長。得其一斑。可窺全豹矣。

雨村詞話序

詞非詩之餘。乃詩之源也。周之頌三十一篇。長短句居十八。漢郊祀歌十九篇。長短句居五。至短簫鐃歌十八篇。皆長短句。自唐開元盛日。王之渙、高適、王昌齡絕句。流播旗亭。而李白菩薩蠻等詞。亦被之管絃。實皆古樂府也。詩先有樂府。而後有古體。有古體。而後有今體。樂府長短句即古體也。溫韋以流麗爲宗。花間集所載南唐西蜀諸人。最爲古艷。北宋自東坡大江東去。秦七黃九嗣起。周美成、晏叔原、柳屯田、賀方回繼之。轉相矜尚。曲調愈多。派衍愈別。鄱陽姜夔。鬱爲詞宗。一歸醇正。於是辛稼軒、史達祖、高觀國、吳文英、師之於前。蔣捷、周密、陳元衡、王沂孫、效之於後。譬之於樂。舞韶至于九變。而歎觀止矣。流傳既廣。且有月旦。而詞話生焉。陳后山不工詞。而詞話實由之祖。自是以來。作者指不勝屈。而旨趨升降。詞品攸爲允當。勝弇州之英雄欺人十倍。而近日徐釚有詞苑叢談一書。聚古今之詞話。彙集成編。雖不著出處。而搜拾大備。可謂先得我心矣。然則余又何詞之可話也。大凡表人之妍。而不使美惡交混。曰話。摘人之媸而使之瑕瑜不掩。亦曰話。余之爲詞話也。表妍者少。而摘媸者多。如推秦七抑黃九之類。其本意也。蓋妍不表。則無以著其長。媸不摘。則實以形其短。非以非前人也。正以是前人。存前人之是。正所以正今人之

非也。非特以證今人之非。實以證己之非也。五十無聞。學可知矣。而猶老不知恥。爭辨於剪紅刻翠之間。不知後有何人復議予之妍媸也。予家藏有常熟吳氏訥所定宋元百家詞寫本。即朱竹垞所云抄傳絕少。未見全書者。並汲古閣所刊六十名家詞。日披閱之。而擇其可學者取以爲法。其不可學者取以爲鑑。錄成目曰雨村詞話。夫見賢思齊。見不賢自省。亦聖賢之事也。其必如是別白何也。誠以詞也者。非詩之餘。乃詩之源也。

雨村曲話序

予輯曲話甫成。客有訶予曰。詞、詩之餘。曲、詞之餘。大抵皆深閨永巷。春傷秋怨之語。豈堂堂學士所宜有。況夫雕腎琢肝。纖心冶蕩。亦非鼓吹之盛事也。子何爲而嘵嘵不休也。予應之曰。唯然。然獨不見夫尼山刪詩。不廢鄭衛。輶軒采風。必及下里乎。夫曲之爲道也。達乎情而止乎禮義者也。凡人心之壞。必先由於無情。而後慘刻不衷之禍作。若夫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觸物興懷。如怨如慕。而曲生焉。出於綿渺。則人人心脾。出於激切。則發人猛省。故情長情短。莫不於曲寓之。人而有情。則士愛其緣。女守其介。知其則而止乎禮義。而風醇俗美。人而無情。則士不愛其緣。女不守其介。不知其則而放乎禮義。而風不醇。俗不美。故夫曲者正鼓吹之盛事也。彼瑤臺玉砌。不過嘲月之套辭。芳草輕烟。亦祇鄭原之泛句。豈足以語於情之正乎。此余之所以不能已於話也。而何謂之深也。客曰。是則然矣。子之言未必其無弊也。乃執月日以平章曲。尉司三寸管而低昂之。無乃過當乎。予曰。人之善非己之善也。人之惡非己之惡也。雙眸其在。亦視乎其人之眡與不眡而已矣。

雨村賦話序

古有詩話、詞話、四六話、而無賦話。徐鉉之集唐宋律賦爲賦苑二百卷。李昉之賦選五卷。楊翱之典麗賦六十四卷。唐仲友之後典麗賦四十卷。楊備之賦門魚鑰五卷。搜輯則該博矣。決擇則精粹矣。然祇帖括之津梁。而非作賦之法門也。故雖體物瀏亮。爲士人佔嗶之具。而其中有蘊奧焉。有隱而未發也。故亦不可以賦話名。予視學粵東。經藝之外。與諸生講論。尤津津於聲律之學。凡歲試月課之餘。有兼工賦者。莫不擊節歎賞。引而啓迪之。而苦未有指南之車也。因於篋麗中見杭郡湯稼堂前輩刻有賦律衡裁一書。頗先得心。爰出于少時芸窗所游習者。並刻案頭。以日與諸生相指示。時用紙條摘錄其尤佳者各數聯以教之。使知法。而又兼以稼堂所評騭者拈出之。以定其歸。庶幾乎溯流窮源。不至斷港絕潢。而悉如百川之至于海也。新舊所話漸多。因彙爲十卷。名曰賦話。付諸梓以示諸生。使諸生一一披閱而尋味之。亦足以得予之諄諄而誨也乎。

醒園錄序

居家宜儉也。而待客則不可不豐。自奉宜淡也。而事親則不可不濃。此先大夫醒園之所由作也。先大夫自諸生時。蔬食菜羹。不求安飽。然事先大父母。必備極甘旨。至于宦遊所到。多覓越所珍之脾廚。人進而甘旨者。隨訪而誌諸册。不假抄胥。手自錄寫。蓋歷數十年如一日矣。夫禮詳內則。養老有淳熬淳母之別。

峯觀有飴蜜滌蕩之和。梅之蝸范蜓蛾之細。芝楠蔥深之微。與蒸栗擇飼瓜饌槳之事。罔不備舉。專獨大者軒。細者冬行鱻。夏行腒。委曲詳載爾乎。夫飲食非細故也。易嗑腊毒。書重鹽梅。烹魚則詩歎誰能。臑鼈則傳稱口實。是故箴銘之作。不遺盤盂。知味之喻。更嘆能鮮。誤食蟛蜞者。猶識爾雅。不熟雪桃以黍者。亦未晰家語之訓乎。在昔賈思勰之要術。遍及齊民。近即劉青田之多能。豈眞鄙事。茶經酒譜。足解羈愁。鹿尾蟹螯。但不同嗜。夫豈好事。蓋亦有意存焉。是錄偶然涉筆。不言著述。而著述莫大焉。時一披展。儼然見先大夫之精神如在。而嘉衆之味。獨留家風。猶憶醒園。不曾隨先大夫後。捧觴進饌。陪色笑於先大父母之側也。不敢久閉篋笥。乃壽諸梓。書法行款。悉依墨妙。點竄塗抹。援劉石公爭座位例。各存其舊。亦謂父之書手澤存焉耳。然而言及此。已不禁涙涔涔如綆縻矣。

醒園花譜序

譜莫盛于羣芳。該則該矣。而多舛訛。亦莫簡于花鏡。簡則簡矣。而多疏漏。求其無二者之病。而簡而能該。殆其難矣乎。夫托興林泉。寄情芳草。幽人之事。亦風雅之助也。然或摭拾舊聞。獨攄已見。採擇未精。搜羅未備。不但不切于日用。亦且遺笑于昔賢。一物不知。非儒者之恥乎。吾先大夫舊闢醒園一區。在雲龍山館。背山臨流。樹木蓊蔚。名花異卉。羅蒔其中。歸田已後。即移居醒園之萬花廬。日以花爲事。於亭臺所未述者。經之營之。既苟完矣。於是又檢花木之未備者培之植之。自日親農圃之事。而後知前二書之尚有遺恨也。於是廣搜秘册。自御製佩文齋而下。如月令廣義、齊民要術。以及稗官野史。凡爾雅、埤雅、本草註疏。擇其有裨于農圃者。命門人謄錄之。冠以花月令。分爲十二門。曰花。曰果。曰木。曰竹。曰卉。曰水草。曰藤曰穀。曰蔬。曰桑麻。曰茶。曰藥。而統名曰醒園花譜。以花必備果、木、竹、卉、水草、藤。而後花之事全也。穀蔬與桑麻。所以崇民事。藥以重民命。而亦無不有花也。觀斯譜也。天時早晚之候。人事種溉之方。地力彼此之殊。物性良楛之異。條分縷析。燦然具陳。雖不敢言簡而該。亦庶幾無向所言二者之失乎。至于詩賦結撰而不載。以自有詠物之編。且亦無關播種之事也。然體羣彙之蕃衍。樂茂對之化機。而才人之歌詠自可油然而生。且椒漿擣詞。亦不外是矣。古語云。近山識鳥音。傍水知魚性。欲種花者其來問醒園花譜之人乎。

新搜神記序

晉干寶作搜神記。而所記不盡皆神。蓋昔之所謂神。非今之所謂神。故出處生長多略而不載。茲書所纂鬼神獨多。然必據正書。而核其原委。考其事蹟。大抵以事人爲先。而絕不以神道設教。亦敬遠之義也。向余所纂二十卷。分天、地、人、物。苦其卷帙浩繁。因刪爲十卷。別名新搜神記。其曰神考者。但摘取今時所祭祀之神。而一以正書證之。以便觀覽。其所以仍其名而言新者。思以補干寶之遺也。知此者即知鬼神之德。庶免民鮮能久之嘆矣。

弄譜序

譜何以弄名。以所譜皆弄也。弄何以別爲一集。玩物喪志。儒者所不道。夷吾竊不好弄。左傳嘗稱之矣。故別爲一集也。然儒者所以學爲聖人也。昔聖人幼齡戲陳俎豆矣。是聖人有弄也。而不特此也。漢高祖持

御史大夫印弄之。而昭帝有鉤盾弄田。是上自天子有弄也。昔桓伊貴矣。而爲王徽之踞床吹笛作三調弄。是卿大夫有弄也。宗少文善琴。有金石弄。是文人學士有弄也。當堯之時。康衢之民爲之擊壤而歌。是庶人有弄也。是雖玩物不同。貴賤不等。而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無不有弄也。則弄何害於儒也。然本弄事而弄可也。若兵事而弄則不可也。昔哀公問孔子儒行。而終沒其世不敢以儒爲戲。誠不敢以儒爲戲也。則奈何以兵爲戲也。

童山文集卷五

序三

全五代詩序

五代詩向無全本。編詩者率皆附之唐末宋初之間。並少專輯。惟新城王尚書漁洋有五代詩話。而所載者事蹟。詩或缺焉。竊嘗論之。梁、唐、晉、漢、周歷五代十三君。共五十二年。其間或搢紳或隱逸。代不乏人。然各事其主。判若町畦。如梁初或可附之唐末矣。晉、漢、周則去唐較遠。周末或可附之宋初矣。唐、晉、漢則距宋稍遙。況彙以十國各據疆土。即五代之君亦不能隸其版土而屬之。而況乎唐、宋。所謂風馬牛不相及。以之附入。豈不謬哉。夫讀古人書。貴知古人之世。事君之義。從一而終。此天經地義也。而五代年間易姓僭竊。如翻餅上餅。以致官僭爵濫。小人乘君子之器。富貴出于非意。視國家安危如秦越不相謀。故其時將相大臣有一人而事一二朝者。有一人而事四五朝者。如後唐之馮道。所向稱臣。後梁之王易簡。幾遍五代。後漢之王仁裕。歷事八君。似此處皆可擱入。當附于何代乎。惟於其人核其生平。將受知必有最深之地。功名必有最顯之時。本其人其事以定其爲何代之人。亦慰其不安之意也。故數年來於叢書荒箱之餘。輒坐擁遺書。詳加稽核。有五代詩而爲前人附入唐末宋初者。俱一一歸還之。或應入某代。或應入某國。或按其時其事。而更於每人姓氏之下。繫以小傳。皆據各書採錄。非臆說也。蓋不如是則不足以成

五代之詩也，更於五代後附以十國，凡有斷章殘句，靡不收入，統名之曰全五代詩，共計書一百卷，自乙未春二月至戊戌春正月，積三年而始成，雖草創經營，不無扣槃，而獺祭之下，頗自信搜拾無遺，庶幾使五十二年之文獻得以不墜，不亦可乎，我朝文教光昌，炳耀千古，近於鄉會，益以詩律，薄海內外，莫不炳炳麟麟，蔚趨風雅矣，今是編之出，或亦操觚者不無一得之助也夫。

重刻太白全集序

凡詩賦一代有一代之雄，揚子雲，漢之雄也，而論者必並相如而稱之曰揚、馬，李太白，唐之雄也，而論者必並少陵而稱之曰李、杜，竊以非子美不足以並太白，而吾謂太白不借子美而後尊也，太白詩根柢風騷，馳驟漢魏，以遺世獨立之才，汗漫自適，志氣宏放，故其言縱恣傲岸，飄飄然有凌雲馭風之意，以視乎循規蹈矩，含宮咀商者，真塵飯土羹矣，蓋其仙風道骨，實能不食人間烟火，故世之負尸戴肉而行者，望之張口咋舌，譬如天馬行空，不施羈勒，其能絕塵而追者幾人哉，且太白亦非徒闊落浩蕩而無涯涘也，今之人羣以子美洗酣六籍，集古今大成，為風雅正宗，使追步者有徑可尋，有門可窺，故談藝家迄今奉為矩矱，遂視太白為登天然不可幾及者，此大謬也，以太白之仙才，文質炳煥，發為詩歌，無體不備，無體不精，當其時使無子美，則後之人詩思玩釋於擺脫排偶，恍若不羣之外，求其聲律，固自有軌轍之可遵，亦何至怖如河漢也，太白詩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又曰，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又嘗言將復古道，非我而誰，則欲括風雅之源流，明著作之道旨，舍太白其將何師乎，世之言詩者不問津於太白，而先以子美為寶筏，是猶所謂斷港絕航而望至於海也，其視蓬島十二樓，何啻三千弱水之隔乎，又安望溯而兩漢之源，以與揚馬而上哉，余自束髮授書，即喜太白所為詩歌文章，每手一編，朝吟而夕覽，其藏之篋笥有日矣，余友鄭玉齋為彰明廣文，彰明，古昌明，即太白所生地，鄭亦酷嗜太白詩，因秩滿來京，寓予齋之西偏，相與把酒聯吟，因出所訂太白全集以示余，而余亦出素所摩娑舊本而參考之，將付之剞劂，屬余為序，且曰，吾蜀為古今文獻風教之祖，迄今而遂淪沒，吾雖裒錄於一鄉一邑，其何以不光昭先賢之遺風，而使鄉之人揚風扢雅，有所從入之路也，昔人云，有為者亦若是，吾願天下之學詩者，先從太白問津可也。

蘇詩編年序

蘇詩善本難購，在蜀尤難購，舊所傳者，王氏十朋、施氏元之二家注本，王注分類，故多舛謬，施雖較勝於王，然其編年頗為失實，不如查他山編年補註本為最善，查云，公詩自仁宗嘉祐己亥始見集中，所謂南行集也，施乃系諸嘉祐元年為丙申，而詩中有忽憶丙申年之句，其背戾可知，從來編年者，或起辛丑，或起壬寅，南行集乃己亥庚子詩，反置續集中，殊失位置，考宋史藝文志，有南征集一卷，征字乃行字之訛，當時此卷本自單行，今自郭綸及初發嘉州以下，編次一準續城集，殆確論也，賴東坪明典從余受業，素好蘇詩，慨我蜀地之無善本也，因取查本，斷自仁宗嘉祐己亥起，較他本多二卷，而辛丑以下則仍施本之舊，又以卷帙浩繁，去其註而刊之，復照查本，於補遺中有以他詩混入者，俱敘出之，別為上下二

卷，可謂善本矣，書既成，求序于余，余惟蘇詩之無善本，不但今時，自南宋時已然，嘗讀楊誠齋集，有謝福建茶使吳德華送東坡新集詩曰，故人遠送東坡集，舊書避席皆讓渠，東坡文集儂亦有，未及終篇已停手，印墨模糊紙不佳，亦非魚網非科斗，富沙棗木新雕文，傳刻疎瘦不失真，紙如雪繭出玉盆，字如霜雁點秋雲，老來兩眼如隔霧，逢柳逢花不曾覷，只逢清冊佳且新，把翫崇朝那肯去，讀此，則在當時已多麻沙翻板，而吳德華東坡新集為最善矣，今吳本已不可得，得此本，不啻吳本之再見矣，則余之題此集也，又豈但把翫崇朝而已哉，故余樂為之序，不但為天下人幸，且先為吾蜀之家有其書者幸也，何也，舊書避席皆讓渠也。

陸詩選序

放翁詩非選不可，過選亦不可，何也，不選則卷軸煩多，難于繙閱，過選則片鱗隻羽，不免遺珠，今于劍南渭南二集全部內悉心採錄，共得詩二千六百餘首，先生之詩盡在于是矣，夫取法乎上，僅得乎中，詩貴溯源，漢魏以至盛唐李杜諸家，學者自當奉為鼻祖，而余獨選先生詩如此之多者，何也，蓋以示初學入門之基也，先生取材宏富，對仗精工，而出以舊筆，每遇佳句，不啻如楊柳承露，芙蓉出水，天然不假雕飾，而嘔出心肝者，雖鏤冰刻骨，無以過之，洵後學之津梁也，此選初名陸詩珠貫，蓋擬以驪珠，庶不蹈鄭人買櫝還珠之譏也，後子弟輩遞加抄錄，遂失其名，而曰陸詩選，余因笑而從之，丁酉歲，余視學粵東，將原本編至著，為白蟻所蝕，故集首尚闕七古數首，今余僑寄滇河，將歸劍南，他日竹庭茅舍，校讐苟有餘閒，容補後以成全璧云。

袁詩選序

歐陽文忠公謂詩必窮者而後工，此殆不然，詩必富者而後工也，非富於學，則萬卷不破，非富於材，則萬象不該，記所謂多文以為富者，正謂此也，錢塘袁子才先生，今代之富於詩者也，其學富，故出語過李杜，其才富，故落筆無古今，而又家本富豪，少擢巍科，遂入詞館，其年富，出宰上元，其力富，未幾即築室于江陵，名曰隨園，其一切飲食起居無不豐贍，以是發而為詩，其富豈可及乎，夫世之所謂窮而工詩者，吾知之矣，諸子百家束之高閣，此腹之窮也，窮簷小言，不見江河，此眼之窮也，而又蓽門圭竇，藜藿不充，以是為詩，其學不足以贍其用，其才不足以遂其辭，猶之室如懸磬，家無儋石，升其堂，則聊蔽風雨而已，視其身，則捉衿見肘而已，以是為工，非俗即鄙，非怪即誕，豈尚有黃鐘大呂之音，清廟明堂之響出于其中哉，夫以子才先生才學如此之富，何不使之身居廊廟，黼黻皇猷，藻飾文章，姚宋事業，必有偉然可觀者，而顧使之終老園圃，嘯傲林泉，慷慨抑揚，凌轢百代，自成一家，是豈天之愛之，欲其專力于詩以成其名，故使寄發者盡，使得舒其懷抱乎，知先生亦必不以彼而易此也，予幼隨先君宦浙，得其詩稿，伏而讀之，不忍釋手，後從內翰程魚門處，得其小倉山房詩集，亦伏而讀之，不忍釋手，適余有粵東提學之命，不敢自秘，因梓而行之，以為多士式，諸生勉乎哉，余詩不足學，諸生其學袁詩可也。

張鎮林詩集序

詩雖發於情。而實本于性。性不篤者。情不眞也。吾同年友鶴林篤於性者也。其爲人沖和淵雅。使人望之如瀾瀚千頃之波。可望而不可卽。而其與人談論往古及天下之事。則又踔厲風發。纚屬人。嗟乎。何多才也。此豈但學力成之。要所謂篤于性矣。乃以如此之才而卒不永年。僅登一官以歿。臨歿。謂其子鑑曰。吾詩必使甫邨爲序。甫村知余者。余旣慟哭之。卽索其生平所爲詩而歸。以吾友居實獨以余爲能詩。退朝歸院。必以一篇相質。所必當意而止。而雖言又尋擇爲嚼。故余亦數然以自任也。余時以娛守京師。撫先人後事。適選本朝蜀詩。名曰蜀雅。披其尤者入集中。其餘編次成卷。分詩集十卷。文集二卷。館課存藁十卷。制藝二卷。余亦不日歸里。檢其散失。爲弁數言。以授其子鑑。戒之曰。此爾先人嘔心錦囊也。善守之。嗟乎。子敬人琴俱亡矣。青燈一卷。念我良友已從地下修文。淚涔涔何如也。夫以吾友如此之天性。使假之年。吾烏能測其學之所到。而卽此殘篇斷簡。已似珠光劍氣。照耀人間。則更數千百年。其不埋沒於荒烟蔓草可知也。猶憶曩昔聚首館閣。日與姜松亭孟鸞洲諸同年酒酣耳熱。提筆賦詩。一時豪邁之氣。直謂君致身富貴片刻事耳。付幾何事。而竟沮喪至此哉。嗚呼。本爲序君詩。而言至此。聲淚俱下。忽不自知其又爲祭君文也。

雲谷詩草序

詩也者。人之性情也。人之性情稟乎五行。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在天爲五星。在地爲五方。在時爲五德。在人爲五常。發於文章爲五色。播於音律爲五聲。而總其精氣之用。謂之五行。五行者。互相生而間相勝也。然亦各有體用焉。澄澈流衍。水之體也。漂流沒溺。水之用也。光顯炳明。火之體也。燔燎焦然。火之用也。長短曲直。木之體也。幹聚機發。木之用也。從革堅剛。金之體也。鋒刃銛利。金之用也。敦靜安鎭。土之體也。含垢匿穢。爲萬化母。土之德也。土在中央。主含萬物。故言德。土之爲言。吐也。故人發而爲言。吐而爲詩。莫不各有水、火、木、金、土之性情。而所本亦殊焉。本於水者。其詩漂流沒溺。本於火者。其詩燔燎焦然。本於木者。其詩幹聚機發。本於金者。其詩鋒刃銛利。惟本於土者。其詩敦靜安鎭。而能含萬物。爲萬化母。廣漢張雲谷名邦伸者。余同年姻家也。爲人敦靜安鎭。得於土之德爲多。故其待人也。以忠以信。處事也。必敬必恭。由己卯孝廉歷宰襄城、桐始。皆心實政。孚及豚魚者孚萬民。誠己誠人。格及鬼神者格造化。故其發而爲詩。無非勸善規過。激濁揚清。義取關乎風化。而不以剪紅刻翠爲工。詞取通乎賢愚。而不以風雲月露爲巧。初讀之。若無一奇字異句。是以動人。而細味之。則興觀羣怨。無不包焉。此非謂能含萬物。而爲萬化母哉。吾故曰得於土之德爲多也。讀其詩。而凡體乎水、火、木、金者。皆拜下風矣。其仲子玉溪、吾婿也。其詩踔厲風發。直邁前人。而忠厚和平。似不及焉。持此以質雲谷。其謂吾言爲然乎。

南遊集序

吳越。余舊遊地也。少有山水之興。曾省覲先大夫于餘姚。出巴峽。至夏日過九江。歷五湖。棹闔閭。渡錢塘。至山陰。日與東南文士相追逐。每憶前遊。未嘗不魂夢乎吳越間也。余弟墨莊甲辰由翰林予假。復作吳越遊。所過必紀以詩。名曰南遊集。藏之篋衍。未得見也。戊申春丁叔父艱。今年三月始扶櫬歸里。乃以相

示。因之。則如牛浙閩。皆踏余陳迹。而東南山水盡入奚囊。所與交遊。又半出先大夫之門。余老不能再遊。見詩如再遊也。吾蜀詩大半以眉山爲宗。而先大夫尤有酷嗜。能背誦子瞻全集。教子姪皆口講手畫。莫不以全集授受。墨莊尤久炙于春風中者。以故作爲詩章。頗得汪洋瀾淡之觀。不數年與弟鳧塘俱先後成進士入翰林。皆由此也。然子瞻閑而能享海外之言。無不逍遙自得。墨莊以投水之故有逆于悖悖。悖然一寓之于言。此與子瞻之空洞無物又有異焉。何也。子瞻與墨莊所處之時不同也。夫愉愉之詞難工。而愁苦之言易好。窮人之詩固然。然弟倘史官也。昔太史公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講業齊魯。過梁楚以歸。於是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今卷中臚陳皆其地也。他日復起登朝。耕閱歷以廣見聞。拔天廷而敷文藻。高文典冊。蔚爲國華。不惟嫓美龍門。且頡頏司馬。登樓於窮乎。區區子瞻。又何足多學也。

鳧塘集序

人喜則思陶。陶斯詠。故詠詩也陶情。而作詩由陶甄。今之善爲陶者。莫過於饒。饒有八法焉。一曰采石。饒窯陶土以祁門爲上品。若用高嶺。則質不純正矣。二曰鍊泥。以缸浸泥。細濾入桶以作坯胎。若不澄淨。則色不滋潤矣。三曰配釉。釉貴純粹。無灰不成。灰出平樂。鍊以鳳尾草和泥成漿。泥十灰一。若泥少灰多。則光不鮮瑩矣。四曰護匣。瓷坯宜淨。一粘泥滓。卽成斑駁。揀黑黄沙路加鍛削。燒過護坯。若不護。入火則柔不受治矣。五曰定模。埔埴之法。器中膊豆中縣。卽今模子。必須與原樣相似。若無規範。則式不齊一矣。六曰車圓。器制不一。圓者如盤盌鐘碟。坯泥託盤。以竹撥輪。隨手拉坯。自然如意。如手法稍滯。則形不圓轉矣。七曰琢器。方者如瓶觚尊彝。凡有稜角雕成。刀截爲段。當角者甄之。當折者挫之。然後選式付匠。若彌縫不周。則工不彌成矣。八曰選青。瓷器悉藉青料。采紹興金華諸山。名曰頂圓子。黑綠潤澤飼者爲上。若選料不精。則器不完全矣。非陶有之。作詩亦然。詩尤甚於陶也。采之三百、漢魏、六朝、騷選以立其基。此詩中之采石也。加以淘磨精液。儲錬鎔鑄以利其用。此詩中之鍊泥也。本乎左傳、史記、莊老、諸子。以擴其精。此詩中之配釉也。去其粗率、俚俗、不切、陳言、以嚴其範。此詩中之護匣也。參于陶、謝、徐、庾、李、杜、韓、蘇。以立其格。此詩中之定模也。凡悲、憾、愁、樂、鳥、獸、草、木。各肖其題。而不黏滯。此詩中之車圓也。凡雕詞琢句。長篇短什。必極其巧而不傷雅。此詩中之琢器也。詩以氣爲主。而尤貴有色。老杜曰。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氣也。小杜曰。高摘屈宋艷。濃薰班馬香。色也。此詩中之選青也。五色雕鏤。而無奇氣以行之。名曰餖飣。一氣呵成。而無采色以麗之。名曰淡薄。淡薄者容有味。而餖飣者必無神。與其餖飣。不如其淡薄也。鳧塘之詩。深知詩者也。自少而壯。自朝廟而江湖。律則戛玉敲金。古則橫空盤硬。喜則和風甘雨。悲則嘯雪唳霜。有王、孟、韋、柳之醇古澹泊。無盧、李、孟、賈之險僻古怪。蓋其天資學力二者兼到。陶鎔于諸大家。而又加以鼓鑄萬象。每有吟咏。無不振之以雄氣。散之以彩色。譬之于陶。則八法皆備。求所謂不純正、潤澤光瑩。受治坐一圓轉彌成完全者。殆無一焉。又何有淡薄餖飣之謂乎。是能陶鎔萬物者也。故與之說陶。知陶者。可與讀此詩矣。

明農初稿集序

日月星辰。天文也。而繇乎旂常。見蟲爲獸。地文也。而上乎彝鼎。徐方之土。于羽畎。夏翟之羽。于旌旄。登龍於章。升玉於藻。百工婦人。彫刻染練。以供宗廟祭祀之文。何者。取精多而用物宏也。詩文之道亦然。今之嗤六朝者。率曰綺曰靡。夫所惡乎綺靡。爲其淫色濃豔。柔而鮮振也。若啓朝華。披夕秀。樹丰骨於選言之路。亦何害乎其綺靡乎。司馬之文如天。以其神全也。班固之文如地。以其氣厚也。朴楚亭東方之麗於文者也。其人短小勁稜。才情蓬勃。上探騷選。旁採百家。故其爲文詞。有如星光。如貝氣之采焉。有如屯雲。如久陰之色焉。有如春陽。如火藻者焉。有如海運震怒動蕩。怪異百出者焉。豈非天下之奇文哉。然而自振者無力。終知者甚稀。萬里之外以求序於余。豈所謂獲於天而不獲於人乎。夫古之爲文詞者。欲使明之而必行。觀之而必蹈。散之汪洋以爲道。演之淫溢以及物。不爲之抉微而索幽。後之學者從何行之而蹈之哉。余故序之。亦所以抉微而索幽也。

童山集序

詩、非出於情之難。出於情而不失其正之爲難。三百篇多出於委巷與婦女之口。其人初未嘗學。其辭顛是爲法何也。情之正也。漢魏以來作詩者。體裁不一。務爲靡綺。而去古愈遠。唯陶靖節和平淡遠。爲千古學詩之宗。後之王、孟、韋、柳各得其一體。而終失其自然之音。香山之擬、東坡之和。蓋又遠矣。信乎作詩之難也。豈非不得夫情之正之故乎。吾獨於童山稿而竊嘆靖節之去人未遠也。其爲詩也。可樂可觀而無淫詞。可哀可歌而無怨詞。雖錯錦爲綉而不失於綺。長江大河而不失於濫。渢渢乎一出於情之正焉。今試讀其句。如攜鋤出柴門。微雨過平陸。川塗曖新晴。墟里蔭嘉木。家住碧溪頭。日夕溪風急。修林不逢人。水田鷺鷥立。豆人立沙岸。柳陰喚津船。數點洲邊火。遙知估客舫。篙子宿寒雨。夜聞蓬底語。朝來兩岸樹。不見停舟處。松下隨人蹤。小逕明殘雪。千峯落日明。人烟淡初夕。如此例者。實得淵明自然之趣。余尤愛之。以其不事雕鏤而得乎情之正也。太羹不和。太音希聲。此之謂也。余不復窺其全豹。而所見已如此。所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者乎。後之讀童山集者。即謂之讀陶集可也。

謝小樓吟稿序

賢父不如賢母何也。父賢未必朝夕得以課兒。母賢則終身可以教子也。何以見之。于劉氏母子見之。戊戌春余首試端州。得陽春弟子員劉世馨卷。喜其學有淵源。爲錄冠案首。今春將試海南。道過端州。劉生來謁舟次。並呈其母節婦謝小樓詩集。請弁言于予。閱其詩。冲容大雅。淘寫性天。非塗脂抹粉。作閨閣兒女態者比。詢之。乃知爲名解元謝仲玩之女。隨其父遊粵東。泛重溟。歷珠崖。如近則廣之越王臺。惠之西湖。其足跡充耳目。抒發心胸者。固不獨其詩思。攄其懷抱。則詩之生於情。亦由境之有以啓其情也。然則其母之松柏其節操。而又斧藻其詞賦。非其得之庭訓者爲多乎。倘使其父尚存。未必如其母之婉娩聽從。以迄于成名也。余故曰。有賢父不如有賢母也。俗儒嘗言。女子不當學詩。不知三百篇半出於婦人女子。而刪詩者獨存之以垂後世。此事豈經生陋儒之所知乎。其母之詩既有師承。而又以所學教其子。予

深爲劉生幸其有賢母也。而且嘉劉生之能孝其母也。劉生勉乎哉。無負賢母厚望焉可也。

童山文集卷六

序四

通州志序

通州爲畿東首衝。拱抱神京。上振關塞。下控徐兗。地大物博。襟帶千里。而城東潞水匯諸潮河白河諸水皆由直沽至運河以入於海。是以四方貢獻之偕來。與夫萬國冠裳之走集。無不畢萃於是焉。我朝建都建極。聖聖相承。重熙累洽。凡夫墳壤原隰。魚鹽畜擾。以及男女桑蠶之經。較職方氏幽州之域。奚翅什百倍之。然而經制既久。沿革滋多。自建立郡縣以來。其間政教之得失。民氣之盛衰。田賦力役之輕重。不有志載。何以首風。按通於漢爲潞縣。遼置潞陰。迄世祖章皇帝始廢縣入州。州向無志。康熙十二年詔徵郡縣志。以備輿圖之纂。守者削藁以呈。丁丑間吳牧存禮始編校付剞。迄今又數十年矣。比歲以來。上命儒臣。即朱彝尊之舊。纂輯日下舊聞考。自王都以及郊圻。無不具載。通爲近郊。紀注必詳。尤宜首自爲志矣。然而國家幾何之大。凡州志內之纖悉。身爲民牧而令一州之山川、風土、物數、方名。若隔膜而不相知。可乎。況乎翠華時臨。宸章渙汗。其足以光簡冊而示來茲者。抑又多也。第三輔繁劇。號稱難治。而通實直二百餘里。簿書填委。不遑啓居。使素乏幹濟之才。鉤稽之法。方恐披星而出。戴月而入。猶慮日力之不給也。雖欲志得乎。高君天鳳來牧此州。政通民樂。慨然以修舉廢墜爲己任。遂乃徵文考獻。編纂成篇。書成問

序于余。余惟古者天子諸侯皆有史。周禮外史掌四方之志。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域。皆有分野。以觀妖祥。則夫志也者。所以裁治忽而重官守也。通當析木之津。八尾三度。史記稱其民矜悍。與代俗相作。韓昌黎又謂多感慨悲歌之士。余忝監司此土。留心廉察。而見夫風雅樸茂。節禮義而服聲教。與俗所傳迥異者。則又誦諸聖化。鼓舞作興。非必循志之所得而域也。推斯意也。利必興。弊必除。樂者疏。滯者出。撫不可按志而求之。則即以此志爲勸治之書可也。

盤山十六寺紀序

盤山在通永道之薊州。距京師百八十里。出京四十里至通州。渡運河二十里至燕郊。二十里至夏店。三十里至三河縣。二十里至段家嶺。五十里至公樂調。歷長嶺至亂石鄉入山。山北面最峭。無路可登。路在山南。有東西中三路。東路由亂石鄉經晾甲石至甘露菴後岐爲二。西北折爲青溝。迤東則由多寶佛塔過嵌嶺上舍利塔。中路由蓮花池入山。望天成寺。遶獻花嶺至衛公菴。東折與青溝匯。上舍利塔。西路有大嶺入山。經雙峰寺、歷茶子菴、過將軍石、上舍利塔。凡各路皆由于舍利塔者。蓋山之絕頂處也。山舊名四正。一名徐無。魏田疇居於此。故又名田盤山。不曰田盤。而曰盤山者。亦猶匡廬之謂廬山。太華之謂華山也。其山西連太行。南際滄海。北負長城。東距碣石。攢巒疊巘。[illegible]。實仙佛之勝區。乾坤之壯觀也。舊云七十二座有名菴。今已半廢。最著者惟十六寺。十六寺者。盛化寺、千相寺、少陵寺、古中盤雲淨寺、東竺菴、上方寺、雲罩寺、盤谷寺、萬松寺、青峯寺、法藏寺、雙峯寺、西甘澗、淨土菴、東甘澗、觀音菴、天成寺。皆皇上臨幸盤山時駐蹕之所也。寺各踞山之勝。此外菴院雖多。可領其要矣。今年春三月三日恭逢聖駕重臨。薊爲余所屬地。凡道路之掃除。橋梁之修葺。以及寺觀丹臒黝堊之觀。例得督飭領辦。先期閱視。遂得周旋十六寺間者累日。非遇扈章敬謹登記。其他古蹟名勝、碑碣、物產。亦隨令小吏鈔之。分繫本寺之下。至行宮八景。係內府司掌。非外吏所能到。故不具例。按盤山新舊各志。於諸地里、人物分門別戶。閱者茫然不得其要。今以寺統之。以便觀覽。或觀斯土者所有事乎。

灼龜序

古者大事卜。小事筮。卜法見周禮。筮法見周易。故筮之揲蓍。尙可稽。而卜之灼龜。久不傳。按灼龜之法。古謂之爇契。周禮菙氏掌其爇契。凡卜以明火爇燋。遂龡其焌契。以授卜師。使役之。燋謂爇灼龜之木也。契謂契龜之鑿也。士喪禮曰。楚焞置于燋。即契也。詩云爰契我龜。是也。所謂灼龜也。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皆視龜之腹骨近足。其部高者。以火灼之。所謂卜大封則眡高作龜也。龜既灼矣。而兆作焉。兆者。灼龜發于火。其形可占也。太卜三兆之灋。一曰玉兆。謂文如玉瑕也。屬陽。二曰瓦兆。謂紋裂如瓦解也。屬陰。三曰原兆。謂拆裂如原田也。陰陽雜。其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每體十繇。體有五色。又重之以墨拆。所謂體龜之金、木、火、土也。所謂頌即繇也。如夏后鑄鼎。繇曰逢逢白雲。懿氏占繇曰。鳳凰于飛之類是也。五色者。洪範所謂雨霽圛蟊尅之類是也。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體兆象。色兆氣。墨兆廣。坼兆纍。墨者如玉之坼也。四者各不同。既有體色。則因之以兆象氣所墨也。兆微而不可辨。故曰揚火作龜。以致其墨。則可辨也。然又必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首爲上。尾爲下。左爲陽。右爲陰。上下左右辨。則四兆可知矣。此灼龜之法之大略也。上古以來。有謂玉兆爲帝顓頊。瓦兆爲帝堯。原兆爲有周。近歸又謂玉兆爲夏。瓦兆爲殷者。今皆不可考矣。即首有二十之體。千有二百之頌。皆三代古詞之封。今亦不可得而聞矣。古者作事。不憚一己之思慮。明則謀之人。幽則謀之鬼。蓋兢兢業業焉而尤莫重于征伐之事。故其所以作龜而命之者有八。首曰征。征謂征伐人也。若吳伐楚。楚司馬子魚卜戰。龜曰。尙大克之吉。是也。然此法也。見之於經不爲備。而今浸失其傳。即有傳者。亦不灼照而數計。求神而明之者。殆難其人乎。西蜀劉君仕璋。字鼎鳳。今之君子也。凡陰陽術數、諸子百家之書。無所不覽。以武科甲起家。仕至寧武參將。甞從威信公出征金川。幃幄之中。輒有占驗。無不奇效。岳公每神其術。以是征伐。罔不與謀。今年八十有三矣。優游林下。鬢髮初白。目光炯炯。步履如飛。殆有道者。一日相晤于都城。挾其所著灼龜一書。而示余曰。此古爇契法也。與筮並垂。而筮短龜長。術亡可惜。偉哉威信公指授。得于殘編斷簡中。拾其遺法。旁採諸書。細加修葺。繪圖畫像。以補不逮。蓋嘔心血者半生于茲矣。乞一言以弁。余惟占卜之書。惟龜最古。亦惟龜最靈。大而言之。河出圖。洛出書。皆是道也。擴而充之。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皆是道也。所謂一以貫之也。劉子旣神悟其旨。指歸實用。故廣爲河洛理氣支干納甲諸說。皆娓娓數千百言。無不探天根而躡月窟。而又不肯自祕其術。宜其與以示後人。其功豈尠乎。余故爲備採古書灼龜之原委。以冠其端。俾閱者得以引經據古。與此書相考證。不至流爲卜家之支離。則爇契之法不昭然再見于今日乎。余今年亦半百矣。以視劉君猶爲後生可畏。顧性剛才拙。與物多忤。學道未聞。動輒得咎。今雖逍遙山水。而忽忽不樂意者。尙有未定之升沉乎。幸遇君半。煩爲一灼。以代三年之艾。

丁氏族譜序

丁氏族譜者。余友丁君宏道之家譜也。名祖。潼川涪城壩人。事母以孝聞。曾受業於先大夫石亭公門下。爲人倜儻有才。余每兄事之。今亦老矣。家居病目。余歸田時。曾兩造其廬訪之。年來久無音耗矣。忽遣人以族譜來乞序于余。余閱之。慨然嘆曰。孝子之用心。固若是乎。以積善之家。重以良友之託。不序之不可也。丁氏出自姜姓。藝文志有丁子著兵書。漢末南郡太守丁遺因官家焉。故望出濟陽。漢儒林傳濟陽丁寬之後。望出陳郡。又丁固夢松生腹上。爲三公後。漢末有丁原。皆秦州刺史丁世。又望出譙國。扶風晉世叔子歸丁氏作曹大家。桓元參軍丁彥。又望出西河。是丁氏之爲著族舊矣。今覽譜內所載自鳳丹公先人于明季始由楚遷于蜀之梓州。今爲潼川郡。族姓蕃衍。人呼爲丁家灘。則又望著潼川矣。繼而獻賊居蜀。始漸移涪城家焉。潼川之族其先之原委已不可詰。而大要皆濟陽、陳郡、譙國、西河四大著族之裔也。先者固不可考矣。今不爲之考。則後者益無所考。譜之作。所以備子孫之考也。今之作譜者。親親之義少。而貴貴之意多。軒輊以還。誰無姓氏。必取古聖先賢以爲尊祖。而名公鉅卿。悉雜而置之譜中。是何異寫照者。非其所欲寫之人。而子若孫猶對之而泣且啼也。吾不知其於之何從矣。今觀譜系。則斷自鳳丹

公以我高祖而荒渺無稽者一概不錄即濟陽、陳郡、譙國、西河亦不混塡一人何也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故人道親親也禮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夫人之有五世也始于歐陽文忠公一五世之終即二五世之始其實九世也何也人之最親者上父下子與己爲三而已以己親父而知父之親其父以己親子而知子之親其子則以三爲五焉又以五推之則由己而上五即高祖下五及元孫則以五爲九焉旣由父而上殺之至于高祖由子而下殺之至于元孫及由兄弟而旁殺之至于羣從縱橫斜曲皆爲五服而親盡矣五服者五世之所由昉也人生百行莫大于孝今舉高祖以下一一支分條理于圖中使後世子孫油然藹然而知祖功之有自可不謂孝乎又于凡例聲明條約重祭祀明喪服敎孝弟別親疏分嫡庶辨擇繼嗣配合周貧卹寡長幼井然皆孝思之所出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後之人讀此譜者亦可以油然而生孝子之心矣

續修族譜序

庚午之歲吾父將謁選吏部手訂族譜一卷命調元繕寫藏于家調元時年未冠雖粗知其梗概而猶未得其要領厥後吾父歷官浙東西更三大縣政務紛繁調元亦受學宦齋焚膏繼晷窮年兀兀族譜之訂未遑及也茲吾父丁先大父憂回籍守制欲更訂是編以登梨棗而又董以先大父寵歿之事與夫祠堂祭田之舉日夜營辦未暇秉筆爰以藏本付調元續而成之其中一切事例俱仍其舊所增者惟是數年新添丁男及聖天子推恩兩代榮封之盛典調元謹書而備錄云爾夫祖有德宗有功根之探者其末必大理固然矣然古人所謂有子有孫者非沾沾焉保其田廬耽於逸樂而遂可云無墜家聲也念先人積累之厚以貽厥子孫爲子孫者一舉一動不忘舊德一飮一食務崇先型忠厚之傳祖宗肇於始科甲之盛子孫繼於後斯稱善矣調元惟未能然有志焉願與諸昆弟共勉之也

贗書錄序

贗書必辨贗贗者非眞之謂也古贗作鴈韓非子說林篇曰齊伐魯索讒鼎魯以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眞也世遂以物之假者爲鴈而顏會諸書加貝作贗考韓退之時居然見眞贗則唐以前已作贗矣余自入官來即好聚書通籍後由翰林歷官外道所至皆于文章有緣數十年來所購所抄不下億萬卷近者聖天子宏開四庫全書天下之書盛集凡各省採進本及永樂大典副本爲坊間所寫以售者及借寫館閣諸同人家藏者及余家舊藏爲外間所未有者莫不借觀而寶藏之今合貯一樓題曰萬卷樓擁書而坐不啻百城亦可以消遣閒居之樂矣然積之多者而贗屬生焉不一一別白而定其僞則不且爲齊人所笑乎爰謹遵欽定四庫全書存目內凡諸僞書俱行擇出另爲一册依經史子集分爲四部各以類從複取各家書目據所見所聞詳加覈辨名曰贗書錄庶乎異珠之盤不至有魚目之混亦藏書之家所必當考訂也蘇子瞻有言觀書眼如月罅隙靡不照借斯言也亦何致爲魯人之贗所賣也

萬卷樓方序

東坡雜著多寫藥方見于坡集及蘇沈良方皆非世俗醫家仲景東垣之所製方也宋沈括言予治方最久有方之良者輒爲疏之世之爲方者稱其治效嘗多過實千金肘後之類尤多溢言使人不復敢信予所謂良方者必目覩其驗始著于篇聞不預也蓋古人非自驗之方必不記之於集故明焦竑閩欲集古雜記中諸藥方爲一書者良以此也惜乎其書未成僅見于筆乘數十條豈無人繼之嗟乎周子櫟園之言曰若能推廣各分症類都爲一集勝刻快書清紀諸部但無用之書多矣余家故多藏書有志焉而未逮今年秋偶患痔靜養因憶此言輒集古諸說部書中藥方摘錄分門以便翻閱而尤以蘇沈良方爲鼻祖以抄于萬卷樓中故名萬卷樓方杜甫云多病所需惟藥物非特免周子之誚亦養生之道也

嶺雲詩集序

詩以唐爲主今人言詩多趨于新然新矣而失之巧多好爲異然異矣而失之尖尖與新爲于僻思以追唐而去唐愈遠則皆詩之岐路而非詩之正衆也余弟振青字鶴林、湯陰人工于篆隸人爭求之本爲宦寶其石刻爛譜搨者幾遍天下詩其餘事也然不作則已作則必力追唐賢余與鶴林交十年于篆隸久已入室而聞其香矣而于詩獨見秋從草已摘其落葉句入余雨村詩話所謂黃帶夕陽迷古渡紅飄野燒度江村是也今乃得見所寄嶺雲集讀之高者力趨王維次亦不下許渾乃知其詩又出篆隸之上賢者不可測固如是夫其曰嶺雲蓋取止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之意也亦可以知其人品之高矣晚寓錦城偶得痺疾將歸中州屬余爲序予亦以老病手戰不能備書姑擇其精警者圈出之各加評騭于上以記梗概杜老不云乎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鶴林精于此道者蓋必自知之而自擇之又何俟借老人之一言以爲論定也哉

戰國春秋序

讀春秋左傳至魯哀公而止而哀公以後之事不載焉讀戰國策至周安王而起而安王以前之事不載焉此戰國春秋之所由作也其事採之史記而年月日間有脫誤者則考之通鑑以正之其例本之綱目而致屑事有遺闕者則稽之年表以補之然不敢妄增一字也自魯哀公後接魯悼公而起左傳哀公二十七年終此即悼公之元年也周王自左傳貞定王元年而終此即貞定王之二年也體本編年參以綱目但編年則事多從簡綱目又刪例太嚴茲則照馬氏繹史之例凡諸子百家之書皆分年採入焉以備觀覽而採入者如史記、戰國策、及諸子百家之文皆分年全錄焉以便翻閱雖備戰國之史事皆選戰國之古文也其事自周至秦滅國而止而漢不錄焉蓋皆以續周魯哀公故訖止於周而於魯之亡即附以秦者秦亦周之列國也皆成自悼公起至頃公止共九公亦分爲十七卷名曰戰國春秋春秋之名似於僭經古人所譏然孔子順於虞氏春秋及晏子春秋之類已辨之詳矣茲不再辨蓋亦仍用綱目之義其高一字者爲綱低一字者爲目以其似續春秋然故亦曰春秋云爾

神譜序

子罕言命而世人多言是不知命也子路請禱而子言久禱是安命也今世之專於神者多矣蓋其意謂

神可以禍福於人也。夫神未嘗能禍福於人也。神若能禍福於人。王莽僭而何不殺之。黃巢亂而何不誅之。堯舜將崩而何不生之。桀紂將亡何不救之。以是言之。神之於人也。世之將興則福於人。世之將亂則禍於人。神人之道。因與時爲升降也。是則人所謂神非神自神也。然廟食之神亦有靈者。先正謂其浸久亦散。豈神亦有氣數歟。大抵民間神廟至靈者。無非人心所感。人心一移。靈響隨息。所謂生之則神。死之則不神也。如廟占山水勝聚之處。則神多靈。而在鄉村平衍之間。則反是。又如同是廟。同是一神。各相去里所。而神有靈有不靈。何也。地氣所致。地之氣固不能無盛衰。時也。朱子語錄曰。先生每見世俗神廟可怪事。必問其處形勢如何。可見地氣所關固如此也。然不但人之窮達有命。卽神之窮達亦有命。如古今來神亦多矣。自孔子歷代崇封。令府州城縣俱設文廟祀之。間諸神所不及。此外惟關壯繆除勳廟祀外。山陬海澨人跡所到之處。大小無不有廟。較之諸神是亦有幸有不幸焉。豈非神之命也。近日趙雲崧先生有詩云。六朝前祠廟多祀城隍王、蔣侯加帝稱。享之如明堂。其次項羽神。卞山赫蒸嘗。後來時代改。氣燄皆消亡。乃有關壯繆。威靈久始彰。雖鐵崇像設。面赤長髯者。婦孺盡膜拜。血食偏八荒。惟公秉忠義。炳與日月光。然古烈丈夫。雖指難且計。彼皆就湮沒。此獨垂無疆。鬼神亦遇運。何況人行藏。正謂此也。至于神之封號。歷代帝王皆有。而莫盛於宋。自真宗崇信道教。其臣如蔡京輩從而附和之。宮觀寺院少有不賜名額。鬼神少有不封爵號者。自大中祥符以來東封旣崇。封爵遂濫。凡天下神祇古今義烈。咸降勅進封。或本册尊號。當時中書省官一年歲月與鬼神幹事。史稱君臣若狂。是也。延于南渡。歲月無虛。及至前元。濫觴愈甚。嶽瀆皆帝。川澮同王。瀆典褻尊。莫此爲極。明太祖旣一天下。悉令革去。山川仍其本號。猶淪城隍土地俱命毀毀。而有司奉行未盡。尚存塑像。延及嘉靖。更揚道教。加以嚴嵩等附和。諂醮其時。奸道輩始借其說。作封神傳小說演義。布列坊間。流俗傳播。據信爲實。不知古來各代俱有封神。不止一時。亦不出一人也。余生長鄉村。見每邑歲時烝嘗。非然飲食山川鬼神。動至大牲。及問封號。俱茫然莫曉。義其祭祀。亦相習祭拜。因思論語季路問事神之意。追其原本。仿天官地理志。以爲此書。名曰神譜。以昔封者列于前。而未封者附于後。庶幾後之人有所稽考云爾。嗟乎。不述先人封祀鬼神之始。則其理不明。不述今人淫祀妖怪之由。則其疑難釋。至于盡人事以聽天命。則亦無以易于敬鬼神而遠之而已矣。

童山文集卷七

記一

文選司廳壁記

六部之事。最繁劇者。無如銓曹。每日早膳畢。卽赴至司堂。同司九人皆先後到。後到者拱先到。卽坐。坐則吏抱牘而前。官請硃墨以待。隨批隨點。若閱則堆簿板上。積若磴梯。其或有當奏議事。則當案吏俱至前。一時但聞說稿聲。對本聲。而各省官有赴部帶領引見者。例須驗到。則又聞唱名聲。閧然一堂。自辰至午乃稍歇。同人始聞笑語聲矣。中有印官者。又坌然持黃盒上堂。請驗封。用當值官微領首。用官卽去封。執印挺胸立。須臾。本司及考功、稽勳、驗封、審吏各執文書蜂擁至。轟然皆印聲矣。同官有事不能俟者。率先退去。而當直者未也。印畢。一書吏來稟曰。明日奏某事須早起。則獨留後對摺。斯時空庭人稀。唯聞鳥雀聲矣。將暮。吏始持摺對。有脫誤則卽補改。負又需時。旣不誤矣。始急急出署。頂城門歸。至家則已昏黑矣。始食。斯時家人團圞之樂。未嘗無有。而杯酒片談中。已庞庞然奏事之事撓心頭也。見燈卽倒床臥。臥者不熟。至四鼓。鷄將鳴。卽呼家人起。籠火煮粥。御者亦先駕車門外。官起盥洗畢。卽食。食未畢而家人報五鼓矣。卽冠帶上車。車燈籠上黑書吏部兩字。隨人旁排右旁。御者喝騾行。卽出聲轔轔走。前後車相接。其星光上下。半皆各衙門奏事官車燈籠也。至前門則尚早。門未啓。假寐車中。見有巡燈一竿。類八卦者上

嘗牛乳二十訖。喫之頗足御寒。少焉。聞唱道聲。則大轎至門。乃啓乘官車以次啣尾而入。至東華門。則吏已炮黃襆匣候。至上諭館。卽覓一爐。又詳視襆內。恐有倒置錯誤。隨人以碗泡茶飲訖。卽進宮門。蝸立下雞立。又須東望以伺本部堂官絡繹至。皆照面。則又向蝸頭下雞立。有頃。黃門官皆到。立宮門前收摺。則有筆帖式趨報堂官皆來。宮門外以次遞進黃門。間堂官不能對。司官從旁述所奏事。遞畢。始稍自寬。面東方已一線微白矣。遇引見日。則同司掌印率各官。雁行而進。立軍機處。見中堂自謝。辭色。謝畢。當直者引至陛地。演朝見儀。有頃。上登殿矣。摺子出矣。當直者領摺而同司諸人各持綠頭籤。又雁行而進。上在何宮、何殿。則有內監指示。斯時漸近天顏。各皆屏息。謦欬不聞矣。引見畢。司官又帶各官趨出。佇立階下俟命。少焉。旨意出。各官始散去。而當直未也。出袖中稿紙再筆寫旨意。送中堂閱。閱無舛。請中堂明日遞旨。則司官另一人串也。司官始逡巡而出。仍由太和左前門至上諭館。隨人又以一泡茶進。飲訖。或車在長安門外者。則由午門旁出。有車在東華門外者。則由東華出。先後皆至部中坐衙。有堂官至。則又承明日所奏之事。四司皆上堂。吏部堂。卽藤花廳也。藤陰之下。冠佩濟濟。以次回稿。畢。始歸司堂食。食皆買。有欠貲。卽坐扣月支錢。食畢。仍辦事。事完乃退。此在內大略也。若春夏。上在圓明園。則起更早。歸更晚。不及到署矣。若夫雨泥之滑滑。暑熱之蒸鬱。則自分內事。非可以言苦也。嗟夫。學古入官。必有可以建白于吾君。寔贊于吾相者。以利天下。以濟民生。乃不怍於人。不愧於天。僅忽忽踏旅進旅退。而遂為是膺繁劇之地乎。詩曰。不素餐兮。孰大於是。願與諸君子共勉之也。

若雲樓記

宣武門東梁家園。舊為山左李少農某宅。名滴翠園。有石池亭臺之勝。以事收。地今為瓦礫場矣。乙酉。官起房以便民居。秋未落成。房在爛縵衚衕西口。而東南地勢稍低。築樓三楹當之。先是京師房未有樓者。茲蓋特創也。初為中書舍人武進毛穉蕊所據。余舊寓去樓不數武。朝夕過其下。恨不作元龍高臥其間。而毛。余世舊也。余素喜樓居。曲意過之。意在暫借一登。而馬矢橫積。堆草散薪。刺滿人目。不可耐。丙戌。毛登第。授湖南沅陵令。將行。知余心素好之也。乃以授焉。余得大喜。鳩工先築闌檻。遶其外。蓋樓下卽大道。終日行人如蟻。間有臥其下者。或向樓揶揄。以故防護之。從無遮隔。為安欄干。並扶梯。明窗淨几。當中長卓上置一爐。時時爇名香。旁懸唐、宋字畫數卷。文房玩具畢備。退食之暇。則邀客。或吟詩。或敲棋。或飲酒。各適其適。無物我之間。每遇春秋佳日。拓起四面軒窗。由前而觀。則積水成湖。淼淼碧波。如在瀟湘洞庭之間。由後而觀。則西山爽氣。如翠如螺。撲人眉宇。無不萃於一樓。爰家有萬卷樓。故卽以名名之。外懸一聯曰。城外遠山如畫列。樓前積水當湖看。道其實也。嗟乎。浮雲而視不義。片雲而意俱遐。登此樓者。亦可以知余意矣。

來米齋記

粵東學署中九曜石。由來舊矣。余涖任之始。嘉水石之清華。每有餘閒。未嘗不日遶百匝。然皆九石皆寄星綴棋佈。其刻藥洲二字以為米書。半由好事之前輩使翁方綱附會而成。求其嶔崎兀突瑰瑋。為南

漢劉氏之遺者。僅有其八。其一在藩署。余因公過訪之。見於二堂東院叢篠中。以碑砌臺貯之。石高三尺許。亦刻藥洲二字。左行書米黻題。旁有小字。多漫漶不可識。而大書則真米家妙墨也。急搨而藏之。不知何年移于藩署。惜無有大力者負之而趨。徙還學署。爰顏余齋曰來米。聊以寓招致之意云。

新修通州潞河書院碑記

地官州長之職。各長其州之教。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以春秋會民而習射於序。序。卽今之書院也。州長卽其所教之人也。漢諸郡縣立學。所以祀至聖先師者。而書院之名不著。意卽納諸弟子於黌序之中而授受之。不事更設堂廡。後世鵝湖白鹿洞與夫經義治事兩齋之名。不必盡出於官。然必得在上之人。有以整齊而作興之。則其教易行。而為化益普。我國家文明化洽百有餘年。天下各立義學。在京有金臺書院。而直隸各郡、州、縣。自保定之蓮花書院而外。俱有義學。而通州為三輔首善之次。沐聖化尤近。向無一定書院。誠有教民之責者所亟務也。今年春二月。恭膺簡命。監司此土。謁廟畢。卽巡視書院所在。而有司遙指東南城角上已廢之文昌閣以對。因至其地。則頹垣傾圮。屋舍坍塌。為知命者所弗居。考州志。明洪武年間。州學西舊有通惠書院。嘉靖四十二年。知州事張守中去之。就其址改建明倫堂。而書院遂廢。康熙二十年。于公成龍收聚士。以聲理祠西空為諸生課文所。二十五年。監司宋公犖因之。而州牧吳存禮又嘗借城西華嚴寺作義學。然所謂書院實無其地也。今潞河書院。乃乾隆二十三年四月。監司王公俊始詳明總督方觀承。率東路道化十州縣所捐九百餘金。以東南城角上文昌閣為肄業之地。延庶吉士董元度為院長。一時稱盛。後十餘年。所捐漸次不齊。故其數遞減為八百、七百。至三十三年十二月。監司楊公開鼎以與其歷年不清。不如減其額為五百金。俾衆擎易舉。奉行至今。然諸生以高閣臨城。登陟非易。且冬夏之交。風寒日烈。是以百無一赴者。而膏火束脩寥寥。書院之名終成空設。故近年來雖延請院長。每多僦屋而居。又無生徒。祇徇人所薦。遂以五百金盡歸之。蓋通州書院之雖有而實無也久矣。夫有作養之人。必先有作養之地。九百之金。既難驟復。而就五百金計之。亦必先有書院。然後課諸生膏火。定院長束脩。此必然之理也。余下車時。爰與通州牧高君籌。且緩延師。先謀購地。於是酌算本年束脩。支去三百金外。尚餘二百金。並請下年暫停開館。使可積五百。預行支出。共得七百金。於通永道署西偏十餘步。買得陳氏絕房一所。以為基址。而規模未就。因自捐清俸一百金。再約諸君各捐清俸共三百金。交通州牧董其事。鳩集工匠。高其閈閎。加以丹雘。築大門三楹。講堂三楹。學舍十間。內宅八間。庖湢悉加修葺。以本年六月初十日起工。至十月初十日告成。仍額之曰潞河書院。兩堂則曰通惠。存其名者。所以不沒其舊也。又就五百金覈諸制憲。每歲再各添捐八兩。共為五百八十兩。著為定額。並開立章程。於十州縣人文來通肄業者。額定十名膏火。計一名每一月一兩五錢。共一百八十金。又再定附課十名。以次充補。給食。其講席每歲束脩膳費等項共三百五十金。三節。每節金六兩。又備賞花紅、紙筆、銀十四兩。月課湯飯銀十二兩。門役一名。工食銀十二兩。茶夫一名。工食銀十二兩。水火夫二名。工食銀共十二兩。每歲束脩等費。俱交通州詳請給發。又擇教職一員以為監院。永遠奉行。無增無減。至院長為諸生表率。必得

明經行修之士，乃足立坊表而資觀正，嗣後非由甲乙科出身者，不得輕廁，非必取重於科目，正以杜濫竽之漸也，恐年遠漸弛，因將新建始末，及捐廉諸君，各章程，勒之石，此亦甚盛舉也，新木易傷，成功勿毀，倘其共鑒此區區之心也夫。

重修安縣武廟碑記

武廟在安邑北門，偏近城闉，不知何時建設，考邑自元中統初安州，轄神泉、西昌二縣，至明仍改爲縣，前以神泉爲堵水場，西昌爲花街鎮，因之，是廟建自前明審矣，稽明會典祠祭一條，惟稱漢前將軍漢壽亭侯關公廟，四孟歲除致祭，尚未稱王，而汪道昆大函集載，侯追封義勇武王，而焦竑亦有正陽門關王廟碑記，萬曆末年，從掌經廠太監林朝所請，加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然未有直追爲聖，如我朝尊崇之甚者，順治九年，世祖章皇帝勅封忠義神武關聖大帝，每年五月十三日，遣太常致祭，並頒行各省，其相沿稱爲武廟者，對文廟而言也，然文廟祀至聖先師孔子，但特建於府州縣學宮之中，而武廟則凡城市村鎮，人烟輳集之處，祠宇相望，如水之在地中，無往不有，此其故何也，帝之在漢也，實秉火德，炎威靈之正大光明之氣，塞於兩間，如日中天，重明繼照，以故於蠻萬方，尸祝千古，普天率土，皆社而稷之，視泰王之特旌於學，爲滋厲矣，無亦正氣磅礴，傳諸神明，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歟，武進湯君時若今之循良宰也，家本江左甲科仕族，深於儒術，故飾於吏治者，皆循良所爲，其來治安邑也，下車之初，人號神君矣，謁廟而慨然嘆規模之狹且隘也，思欲擴而大之，而民病是歲，越二年，年穀順成，乃與民經始，自今年春三月鳩工，至又七月落成，余與湯君本世好，僑知，將歸邑有故人登堂相訪之日，適武廟上梁之時，與湯君登樓共閱，屬余而言曰，可一言以敘顛末乎，予曰，唯唯，神道設教，古良吏所爲也，吏爲親民而教，民必先明倫，人倫有五，君臣、兄弟、朋友、參焉，以帝之爲神也，以爲人臣則盡忠，以爲人弟則盡弟，以爲朋友則盡信，今以教民，日率諸父老子弟，相與駿奔於俎豆之間，以時講求人倫之理，將不教而忠、而弟、而信，其殆儼於神威，而觀夫於教化者，亦何讓乎文廟歟，爰是率筆而爲之記。

醒園圖記

醒園者，先君之別業也，其園在羅江，今改綿州治之北二十里，雲龍山冢塋之旁，據象山之麓，背西向東，羅溪抱其北，游亭遶其南，下即羅江之上游，其東南金頂鶴鳴諸山，若屏障，若几案，蓋天然圖畫也，始爲徐氏地，戊寅春，先君自宦浙歸，以爲家塋，故售而有之，然其時鮮嘉樹，多礱草，爲芻牧場舊矣，先君乃遍植松柏桃李，於鬱然蔚然、若川若凸之間，作廳三楹於半山之椒，曰花廳，編以竹籬，雜植名花異卉於其中，並除箭道，設廳霤，以爲遊宴棲息之地，外築粉垣護之，命曰醒園，蓋取杜少陵題漢西新草屋第三章詩意也，額爲丹徒編修王文治書，然工未竟，而先君以王事殞於官，余以庚寅之正月旋里，經營窀穸甫畢，即因其舊址，各建亭於其上，不一年而成，俱各以區額識之，其在山之最高者爲望江亭，所謂一覽衆山小也，其下爲萬松嶺，每風飈發而起，彷彿澎湃之聲，西山之陰爲放鶴亭，可一望雲龍諸山，下一屏有二船房，左曰將風，右曰延月，疊翠重巒，最爲幽折，其中爲大觀臺，一園之勝皆萃焉，出蓬萊門以北，

曰木香亭，與酴醾架相對，每花時，芳氣襲人，下即魚池，有兩亭，南曰納涼，北曰非魚，每五六月之交，綠柳含風，坐臥終日，可以忘暑，稍下又爲清溪草堂，春時啼鳥遶屋，桃花三兩枝，令人移情，其前有洗墨池，上有石亭，其北則兩村書屋在焉，竹竿萬个，大有村落間意，其最北又有臨江閣，閣後有樹根亭，蓋先君安置天然床處也，天然床者，本東山柏樹根，高五尺，廣一丈，可坐可臥，以不假雕刻，而水草蟲魚皆備焉，故曰天然也，余嘗作歌銘以紀其事，以上大率隨地布置，不事粉飾，而藥欄花榭，在在皆有野趣，有園如此，宜乎爲渺山作主人矣，而中間多故，於去冬別而北上，又爲草堂之靈所竊笑，然麋鹿木石，擬性難得，而毀傷薪木之憂，又未嘗一日去諸懷也，今年秋八月，余友重慶守朱子穎以迴避來京，相晤於宣武門東之斐花齋，爲道其事，欣然爲我圖之，一揮已就，子穎、今之大白也，而非繪事亦在大小米之間，且子穎亦嘗至余家，見先君，偕遊醒園者，故能一一詳悉如此，使見此圖者，不啻身在園中，而他日入園中者，亦不啻身在圖中，則觀園何必見圖，觀圖何必見園乎，顧作圖何必作於京也，昔東坡有云，余于元祐八年十一月將朝，假寐夢歸穀行宅，歷蔬圃，坐南軒，見庄客數人搬地，得蘆菔根，喜食，既覺，惘然思之，有文一篇以記其事，南軒、即先君之來風軒也，故余之爲此圖也，思醒園抑思先君也。

童山文集卷八

記二

什邡羅漢寺新建五百阿羅漢碑記

什邡北郭有羅漢寺，肇造於唐中宗時，馬祖出家之處也，一時名勝，爲蜀中冠，迨元末而寺毀，明洪武四年，僧會了恩重修前中後三殿，正德初，邑人牧爾曹城，復植柏三千株，今山門外猶存黛色參天者是也，嗣是重修者，嘉靖中則御史李之珍，建大藏經樓，萬曆中則庠生徐應聘，建大悲閣，皆邑人也，于是巍峩炳煥，既完且美矣，崇正末，遭獻賊之亂，復燬於火，本朝康熙初年，雲林明地禪師始修殿三層，規模嚴備，然所謂羅漢寺者，徒有其名而無其實，即有，亦不過如他寺十八尊羅漢而已，無所謂五百羅漢也，乾隆中，有僧月容禪師自新都寶光寺飛錫於茲，始謀募修五百尊者相，以符其實，適有工人持順治年間浙江嘉興府楞嚴寺重刻南宋江陰軍乾明院羅漢尊號碑記，將欲募塑，未幾圓寂，證訂和尚者，丹徒人，月容之衣鉢弟子也，自嘉定遊歷大佛寺來主是寺，成師志未遂，又於工人處覓得五百羅漢圖錄，大喜曰，是可成師之志矣，亟將記錄刊行，以爲塑像模本，時什邡令貴州懷陽任公舒軒、諱思正者，素有夙願，極力慫成，功未半，不意任公即世，後無不慮其難爲者，而證訂遂毅然決計，不憚勞瘁，募化前後得八千餘金，乃於兩廊舊基，迺造羅漢殿，延成都塑工曹志除等，照記內形狀，分塑兩廊，共五百一十八尊，於戊申

年八月起，至嘉慶丁巳年四月告竣。於是名與實符，眞爲羅漢寺矣。是役也，因由禮汀誠意感孚，所到緣輸，而亦由現任會稽甯公御維、名錡者，繼任公後，一力贊襄，其事乃克有成。禮汀以衆善不可沒也，欲立碑爲記，並勒輸金各紳士男女、及諸山宿德姓名於碑陰，以垂永久。屬余爲記。竊考佛家有四果：一曰斯陀洹，二曰斯陀含，三曰阿那含，四曰阿羅漢。又有三乘：一曰聲聞，二曰緣覺，三曰菩薩。聲聞者，悟四諦而得道也。緣覺者，悟十方緣覺而得道也。菩薩者，行六度而得道也。羅漢得道，全由佛教，故以聲聞爲名。而凡有佛寺皆有之也。初佛旣由無上法授迦葉，又屬十八大阿羅漢並眷屬等令其護持，所云住世十八尊者是也。按佛經十六應眞，自第一尊者賓度羅跋囉隋闍起，至十六尊者注荼半托迦止，又合提密多羅尊者、及賓頭盧尊者，爲十八阿羅漢。按今圖錄，賓度列第九，而以九尊戌博迦列第一。自當以賓度爲是。所云五百阿羅漢者，皆佛弟子。今圖錄所云石橋五百尊者是也。涅槃經曰：昔有五百商人出海採寶，値千盜擄去，並剜其目。有人告曰：靈鷲佛氏，能救汝苦。引至大林精舍，佛爲說法，證阿羅漢果，分形顯化。按五百名位，具經中，繁不備錄。但相傳亦有異詞，如西湖遊覽志所載杭州淨慈寺塑五百阿羅漢像，其第四百二十三位阿濕毘尊者，獨設一龕，側身偃蹇，斜目覷人而笑。婦人祈嗣者必禮此，炷香，不知何說。今圖錄四百二十三作最勝幢尊者，而阿濕毘尊者位次在二百三十一。毘又作卑。蓋不可深考矣。又一統志載外夷火州有靈山，在土魯番西北，石紋如髮，番人稱爲十萬羅漢削髮涅槃之所。據此，則又不止五百阿羅漢矣。總之，阿羅漢尊者永離諸惡，不受三生界也。佛法所化，如十大弟子、十六沙彌，其眷屬

自九百以至九千，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今禮汀爲此舉也，先其善行，雖自百萬俱胝阿庾多以至阿僧祇，萬萬可也。其功德尙可量乎。其所供養又豈止什邡五百阿羅漢而已哉。殿旣成，禮汀又取所遺寡金，並馬祖殿鑿井而塔補之。於是百廢俱興，蔚然爲一縣之大叢林矣。馬祖者，達摩祖師傳入中國之第八祖大寂禪師也，名道一，什邡人，父以簸箕爲業，生於景龍三年己酉，容貌奇異，出家於羅漢寺，後聞七祖讓大師道行甚高，因往南嶽謁之。初至，獨坐一菴，惟習坐禪。讓師觀其神宇有異，問其姓焉，忽憶六祖有脚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之偈，乃多方引導。一日將磚於菴前磨，馬祖問師磨作甚麼，師云作鏡。馬祖云：磚何能成鏡。師云：磚旣不成鏡，坐禪豈能成佛。馬祖云：如何卽是。師云：譬牛駕車，車若不行，打牛卽是，打車卽是。汝若坐佛，卽是殺佛。馬祖言下大悟，遂以心印付祖。復歸什邡羅漢寺，築說法臺，臺角穿一井，爲衆說法，大闡宗教。邑人稱爲活佛。中有老嫗來觀，云：此吾並舍馬簸箕子也，何云活佛。祖聞之作偈云：學道不還鄉，還鄉道不脊。遂往江西開元寺演教。於貞元四年二月庚辰，忽謂入室弟子百丈山大智曰：吾至二月當逝，爾其識之。至期委化，春秋八十。唐左僕射權文公德輿爲撰墓誌銘，卽今祖殿也。明庠生葛登名所建。廠聘又與僧大才捐銅千金，鑄馬祖眞像，由此遂爲馬祖道場。今禮汀復爲此舉，建五百阿羅漢殿後，復繼馬祖道場，千萬世後，祖猶其長明矣乎。余故備載其事，使天下後世仰馬祖道場者，皆知爲月容弟子禮汀之力也。

彰明新建雙塔記

天有缺而媧補之，地有陷而鰲戴之，風水有遺漏而塔培之。塔者，所以培文風之不足也。說文云：西域名塔爲窣塔波，陀光暢謂，始於周穆王遊大夏，佛告鄢京古塔多神靈所造。其事荒誕不足信，然據揚雄、劉向言，於藏書見佛經有塔。是秦漢以前已有其名矣，而獨與文風無干。自唐太宗貞觀三年，長安城南大慈恩寺造梵浮圖，藏釋玄奘所取西域佛經，時有雁墮地而瘞之，故名雁塔。唐韋肇及第，偶題名寺塔，後登第者皆效之，遂爲故事。是塔之與文風相關，會也久矣。彰明者，李太白讀書匡山處也。五代唐改名昌明縣。縣有山，前邑侯陳君以文風所關，立木塔於上，因曰塔子山。未及數年，而瓦木蕩然。新邑侯明府馬君元龍以學而名孝廉來撫茲邑，浩然有述故里之委隧不繼也。於是與廣文芮君滋乾及諸紳士僧生等商議重建，而以費巨未果。今歲甲寅，紳士因衛〻雍鬧告歲，餘銀五百八十五兩，是請以公濟公，卽爲文塔之費。不敷者，協力募捐。議詳旣准，卽於舊址建塔，易木以石，並於文廟東側修奎星閣，與關廟樂樓遙映。復於下游西面太華山巔，亦創建一塔於上，以鎖雙江之水，並成兩峰之峙。是役也，皆明府首爲倡勸，而親身監督，芮君爲多功。將竣，首事者侍馬明府皆來曰：敝治文塔久傾，歷歲發科寥落，茲士民咸思捐貲，業經告成，思非鉅公鴻文不足以誌，故以來告。余曰：余何能文，但余綿人，彰邑竹隸綿，故治並頗悉。又丙午余曾遊其地，見山巒雄而不險，水渟泓而不疾，其中必有中和蘊藉之士，毓秀含英，特未有發其光而振其氣，如珠之在淵，劍之在匣，無人闡其奇而識其氣，故鬱鬱不出耳。茲旣有雙子以像不律，復有輪相以冑鐵輪，則所謂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旣倒者，韓昌黎之功不過如是矣。抑風水之說，余向不信，然亦有可證者。吾綿自先君北路公壬戌登進士後，十八年未有繼者，自趙州楊明府周冕創立文

塔於南山，而己卯，余中鄉式，登館選。後戊戌、甲辰，兩弟鼎元、驥元相繼入詞林，副是中者絡繹不絕。楊君亦雲南人也。此余現身說法也。今是舉也，吾望彰邑科第之尤盛吾綿也，且不止盛吾綿，並題名雁塔，尤盛於江浙大省之多也。諸生勉乎哉。豪傑豈文王而後興，發憤雖孔子而忘食。其所憑依，卽其所自爲。庶無負馬明府與芮君區區屬望之苦心也夫。

綿竹縣諸葛雙忠祠碑記

乾隆五十三年九月十五日，余至綿竹城西，與羅君欽詔謁諸葛雙忠祠，得晤長老源機。羅君指長老謂余曰：君亦知祠之所由創乎，皆師之力也。都護之墓沒于西郭之荒烟蔓草中久矣。國朝康熙五十一年，吳川陸公箕永始樹碣而表之。乾隆庚申，聊城安公洪德復丈定界址，創立新祠而祀焉。嗣是歷任邑令及諸縉紳先生皆有題識。黔南徐公鎮來綿，復廓而新之。然守祠者卒不得其人。源機者，縣北王氏子也。幼通禪理，披剃于廣化院，年方弱冠，又投祈祥堂鑑文和尙方丈，遂悟上乘，脩器之爲主是祠。二十五年春，徐公招令往錫，師感徐公之德，而憫祠之湫隘囂塵不足以妥神也，乃奮志振興，擴修西廡，建設東廊，復購羅氏治先西園一區，以廣祠基，于是拜殿山門，以次舉立。二十八年，復購治永街地作房一區，以建坊表。三十八年又購東園一區，以成方圓。遂建鐘鼓樓二座，復嫌山門通市，又購趙氏房地一區，使墓前啟道直達西街，騰建樂樓三楹，使余書山門榜曰：漢諸葛都護衛父子之墓，而總題曰諸葛雙忠祠。共計

前後歷年十二，買地三區，費銀二百二十五兩六錢，並得西鄉李君捐田五分八釐，俱經呈縣註册，皆吾師之茹辛茹苦，有以成之。又慮其不足以壯遊觀也，飾繪漆，建迴廊，庭福甃塔，砌石，蒔花種竹，遂為此地叢林之冠。雖由十方佈施，大半出于一己解囊，微師一身荷擔，曷有如是之巍煥哉。請為文以記之，以不沒師之功可乎。源機進謝不敏，余維諸葛武侯之在漢也，受永安之託，感魚水之恩，不憚鞠躬以事後主，及卒于王事，屬其子孫，不使內有餘粟，外有餘財，家風有素矣。以故鄧艾入蜀，父子皆冒陣而亡，可不謂忠乎。乃陳壽挾父髡于蜀之仇，于蜀志武侯本傳，則譏于治戎為長，奇謀為短，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而于都護父子則曰：美聲溢譽，有過其實。推其意，必不使武侯有孝子賢孫，亦可謂小人之腹矣。且以武侯三世之忠，光于天壤，而壽必以一人之私，索垢求瘢，已非人情，不可近。及觀譙周本傳，于勸禪之降，則謂劉氏無虞，一邦蒙賴，皆譙之謀。持議顛倒如此，可不謂之穢史乎。余向有讀史詩云：武侯三世為劉死，陳壽私心挾父仇。如此雙忠猶曲筆，又將何罪間譙周。蓋謂此也。今開源機之建置，實為功首，而又不為陳壽所惑，而曰諸葛雙忠祠，不但二公之忠魂為之慰，而武侯在天之靈亦為之慰矣。又況源機建立之功，復如是之彰彰不朽哉。雖作以為然，遂為之記。

重修綿竹縣岳忠武鄂王精忠觀碑記

鄂王生于相，堯于杭，封于鄂，而戰功最著于鄂，故四地皆有祠。一在彰德之湯陰，一在錢塘之棲霞嶺，一在武昌之洪山石，一在汴水之朱仙鎮。此外有建者，要皆王所經行地，而蜀則王足跡所未至也。綿竹之祠于何有，原其始，蓋自張魏公而來也。公綿人，與王同時為將相，而祠基為南軒故里，南軒公之子，家藏有王送公北伐詩，刻于石，以尊崇之。去城南二里，後人遂即其地為精忠觀，此祠所由來也。歷年既久，廟貌傾頹。辛亥夏，縣尉河南李君太青滋任展拜，愴然起桑梓之敬，頓狐兔而悲之，爰集紳士黃多稼、張鴻遠等，倡輸重建。樓兩翼為樓棟，易山頭為龍旋，樓以鐘鼓，垣以松柏，並做明正德中都指揮李隆範銅為秦檜及妻王氏像反縛跪墓例，而易以鐵，鑄觀前。但鑄秦檜而不及万俟卨、張俊，誅首惡也。既成，又捐湯陰石刻王楷書貽吉安劉氏墨莊二字手跡，及隸書題許虎侯像後。王德顯忠、繼先啓後八字，彙勒於石。尉有兄振声者，工篆隸，又圖關數本，為王萬代流芳寫照。余為題詩其上，屬惕齋弟書于石。不期年而工畢。于是王之忠魂慰，而尉與諸紳之心亦慰矣。爰定以每歲二月十五日為王誕會，演劇以酬。四方瞻精帛而來祝者，不下萬人。今年春，余將赴成都，道出綿竹，適當賽時，乃得觀諸金石，從黃張諸君，悉其顛末，並屬余為序。夫王之忠于宋也，其功為千古第一，其冤亦為千古第一。宋史本傳贊其神武類關雲長，沉冤比檀道濟，可謂至矣。余不具論，獨念魏公于王卒，楊么則曰，岳侯神算也；于江上會諸大帥，獨稱王與韓世忠曰可倚大事也；命王復襄陽以規中原，則曰此君素志也。是魏公于王可謂知己。惜也王之被害，正當公被廢二十年之時，倘使在朝，必當力救，斷不至坐視其死。惟如世忠所云，莫須有三字，何足以服天下已也。今觀王送公北伐詩，亦可知皆埽仇雠，力圖恢復，有同志矣。是此詩實王墨蹟，而王孫珂金陀粹編、桯史，及歸安茅元儀所纂王文集，俱不載，亦無滿江紅一闋，可知王之詞翰遺佚者多矣。猶幸有

此詩刻存也。考王被害後，其神屢顯，一降于臨安西溪壽延紫姑神家，一降于臯亭山伯顏屯兵處，一降于安陸故祠旁役人，見白馬乘雲上天，種種靈異。紹興末，中丞汪澈宣撫荊襄，故部曲合詞訟之，孝宗始以禮改葬，廟于鄂，號忠烈廟。嘉定四年追封鄂王，今名精忠觀者，以王初被逮時，裂裳示何鑄，背有精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而名也。至王謚法，屢更。宋淳熙六年謚武穆，寶慶元年改謚忠武，景定二年改稱忠文，元至正九年加封保義，明洪武五年詔仍稱武穆，從祀帝王廟，配享宋太祖，隆慶四年詔仍謚忠武。萬曆四十三年加封三界靖魔大帝岳武王。今皆稱武穆者，從其朔也。而要其歸，實以理宗忠武之謚為允。當時譜詞有云：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藺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又云：始為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睽獲覩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克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壹惠。特與賜謚忠武，據此，當永為定謚，故題曰重修岳忠武鄂王精忠觀云。

象鼻嘴五顯廟碑記

五顯之名，佛典以為華光菩薩所化，然不見於儒書。惟明祝允明所著集略有五顯記，引祖殿靈應集言，與天地同本始，逮唐光啓，降於婺源王瑜家，嘗血食於此。於是建宇樓之。宋大觀以後，累封王秩，宣和始封五顯。迪功郎胡升作星源志，則疑會要不載，而推本于五行。五行者，象於天為五緯，形於地為五物，麗於人為五德。又名五帝，即所謂太昊、炎帝、少帝、嚳、黃帝，其神即勾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也。小宗伯既兆五帝於四郊，後人又為五顯專祠於世，殆此義歟。論頗近，推據此，則五顯正神其來舊矣。南村之上流湔江有山，逶迤而來，直插江濱，曰象鼻嘴。厓上舊有五顯廟，未知何代創建。嘉慶元年二月，綿竹民某患瘵病，百醫不治。有雲遊道人於袖中探一紅丸，使吞之，曰：得此可除。依方服之果痊，以金帛謝之，不受。問其姓，曰蕭。問其居，曰象鼻嘴後。至山下訪之，遍問無姓蕭者。有父老沉吟久之，謂某曰：兒時曾聞祖父言，山舊有五顯廟，曾覽三教源流，五顯父為蕭永福，一胎五子，俱以顯為派，以聰、明、正、直、德為名，而顯德居五，尤著靈異，能降妖安民，故後人祀之。其殆是歟。某乃登山遍圖，見有小土廟，以筊卜之，其應如響，遂捐金為之立廟，而並塑觀音大士焉。則五顯信非虛也。

五顯再記

廟成日，來禱祝者日以千計，無不靈驗。余時適走失伶僮戴富順，禱於神，神以筊告，五月後有人送回，至期果應。時總會首張思禮、顏明程、謝廷輝、廖芳鵬方議修大殿，余遂舍大柱四根，大梁一架，並書諸伶姓名年月於梁上，以酬神。今廟貌巍然矣。雖大功尚有待于諸善士，而首事不可忘其所由來。自元年十二月起鳩工伐木，至二年十二月告竣，甫一年而成。會首因屬再為記，以敘顛末。

伏虎寺碑記

伏虎寺在綿竹北十里，古稱樂善鄉，前無此名也。明萬曆年間，此地有二寺，上曰竹林，下曰廣化，自兵燹後俱毀，獨古鐘尚在。有行僧通徽于康熙三十八年自龍安石牛寺來綿插佔，倡修正殿。時邑侯聲聞陸箕永任綿竹，深通堪輿，來寺焚香，見白虎太高，故名伏虎。此伏虎名所從來也。後通徽又為僧官，壽五十

五。長徒心月纖紺搭修。壽亦五十四。然未有田畝。諸僧無以糊口也。師弟心長嘗家。辛苦焚修。歷四十餘年。改換後殿。並造東西兩廊。于乾隆二十八年。始買余漢瑞水田九畝。徒侄源機繼之。未幾移住諸呂嗣。而心長徒源明幼年持家。卽改換山門道路。新修鐘鼓二樓。又于三十九年買李登枋泉一道。灌溉寺田。付師弟源昶住持。于五十六年又買陳超水田七畝零。買水五寸。今又修建大殿。八卦攢頂。安大佛尊馭。于是僧廚庭福。花木亭園皆備。然塑像自捐。並未求助于人。於是諸檀越相聚而議曰。三代住持之功德。偉矣。厚矣。大廈非一木所支。福天實萬生所藏。不有表揚。何以示勸。不有鴻文。何以垂久。而筆可千秋者。惟綿州太史李雨村先生。曷不往求之乎。于是以書來乞序。予思僧乃什方供養者也。今不求助于十方。而美哉輪。美哉奐。廟貌神貌。一一莊嚴。如荼如火。燦爛光輝。得不爲大功德乎。有功德而不爲闡揚。則非衆檀越之咎。余之咎也。乃爲弁其首。

遊馬馳寺記

馬馳寺在綿州北三十里。中有溫井。爲州八景之一。井去衙村僅十里。髫年讀書在仙鶴寺。去寺數里。欲遊之而未得。後服官三十年。時時縈念。人有問溫井者。愧無以應也。今年九月二十六日。紅葉初飛。黃花滿地。余弟龍山謂余曰。曷不作馬馳遊乎。余欣然。便攜門人黃生。從一奚童。肩輿出門。由馮家塆山口。沿羊腸鳥道。過雙石橋。迤邐至寺。寺在鳳凰山麓。左爲九龍山。橫峯擁翠。翹翔如抱。右爲金頂山。山頂一松。如織如蓋。登山而望。氣象萬千。洵一大道場也。殿宇五層。第一爲樂樓。樓下巨石。有馬足跡痕。寺所由名也。二層爲靈官樓。三層爲金剛殿。再上四層爲關帝殿。再上卽佛殿矣。所謂上主靈廟。雖毀基猶存焉。兩廊十餘間。僧才二三人。不免古寺牢落之歎。殿前有桂樹。大可數十圍。蔭蔽一畝。有餘年物也。西廊有棠叢。根幹奇古。如擺如拏。皮脫而筋現。搔之則動。所謂怕癢樹也。東簷有樹一株。如盤大葉似枇杷而長可尺許。叢叢於顛。皮似白楊。異之。僧曰。此石瓜樹也。六月開花。八九月結子成穗。余因乞其子。種之殿前。石臺下有碑。爲明嘉靖二十三年。左綿高簡爲比丘妙叢撰修理正覺寺記。又由外垣折之殿後。有一碑。爲明成化十三年。釋桂巖爲其師默菴撰藏身碑記。四方砌石。碑高一丈。寬四尺。向有亭。俗所云搖亭碑勸者。今已圮。兩碑皆爲荊棘所縛。而字尚明顯。頭命余弟與門生錄之。顧所謂溫井者獨不見。僧曰。井在山下方家塆。去此尚一里。盍往觀乎。遂命僮人肩輿覓路。至則井在野田中。有兩婦方煉井字鹽。旁有兩泓澈。曰此必是矣。問之果然。其井口有盤石板。方其外而圓其口。縱橫八尺。有圓石非鑿。仰臥于地。寬廣亦如之。問之。老人曰。此井向有光。如佛背光然。每風和日朗。井中赫氣成上。則燦爛爲雲雨。故旱禱輒應。嘗閉以時。不知何時爲浴和者所穢。遂不靈矣。故不復閉。今塆中民耕。其泉以溉田。可灌二百餘畝。則仍食井之報也。然不敢浴。浴則病。故皆尊之曰。聖井。余聞而益異之。觀其深不過數尺。而原脈泥泥。竝夜滋潤。遂至澤及百家。長我禾稻。此而不靈。尚何爲靈乎。佛光之照。若有若無。何益民生。則固不以此而易彼也。使天雨雨珠。饑者不得以爲食。又何必詫龍珠出井。雷霆傾墜之奇哉。老人以爲然。遂記之。

夜遊馬陵寺龍洞記

乾隆五十六年正月二十三日夜。同邑人朱永祿。宿馬陵寺。僧貴琛言。洞甚深。曾裹糧秉炬。遊三日莫窮其際。余聞之欣然。卽于是夜攜二僕前往。屆人秉燭前導。初入甚狹。漸進漸寬。寬處可坐十席。平處可以馳馬。中有鐘乳。滴滴如簾。又有倒懸石筍。如觀音合掌。及牟尼趺跏像。皆金彩光明。又有蝙蝠大如椀。飛撲人面。不爲害。洞至十餘里外。有河聲澌澌如流沙然。洞盡處。復分三洞。恐火不繼失歸路。遂尋原途出。兩邊多骷髏。蓋明季避獻賊亂。藏于此殆盡萬人。其洞初甚狹者。賊以火焚洞口。倒塡其口也。此洞冬溫夏涼。時春寒未減。故出時汗流浹體。僧云。洞有狐。每朔望日見黑風一道。由洞而來。立于前殿屋脊。向佛如拜跪然。惜視之輒不見。亦奇事也。因附記之。

重修馬跪寺拍掌池記

釋家有因水而悟道者。卽今之所謂拍掌池是也。池在綿竹縣馬跪寺。舊名隆平寺。明曹學佺名勝志云。遊觀者合掌拍之。則泉水應聲而沸。卽水觀禪師圓寂處。水觀者。蓋以水悟而得名也。幼隨釋法進於定法。受十戒後。受教水觀。家人取柴。見繩床上有淸水。拾兩白石著水中。法進辭還寺。覺背痛。問知。命家人明往除此石。背遂如初。因爾習定不出山。故曰水觀也。事見高僧傳。其曰馬跪者。因蜀王妃疾。召水觀不往。王親往欲郄。馬至溪口跪。故名也。隆平一名雙應。又名玉女。皆以水觀得名也。蓋水在是。道卽在是也。水觀之靈蹟如是。而日久年湮。水涸草深。嗟嘆闕闕可乎。余于今年正月二十三日始至寺。住持雲霖。髮彭彭。相見甚歡。因留宿。屢以爲言。因識募整。既募整矣。又屬爲記。請名其亭。於是拍掌池復顯。亭成。卽名之曰水觀可也。後之來者。見水而悟。卽見道矣。如謂此一水而天下之水盡在于是。非道也。謂此一水而天下之道不在于是。又豈道也哉。

茶坪平定橋碑記

心不易平。似水則平。心不易定。似定石則定。人心如此。橋何不然。古鹽溪堡。由茂州至此稍平。故曰茶坪。今所謂神泉驛西山產者。并佳是也。其溪源出千佛。至此爲坪水。峯峙淵渟。林木陰翳。佑茶者皆聚族而居焉。坪水南流七十里。至安縣南與安昌水合而注于涪。而此橋在鹽溪。則猶濫觴之始也。固不逾滿激不過數。而成都、龍安、松潘諸水皆會于是。春夏之交。驟漲怒號。過者恫恐。徒杠屢易。慨爲水捲。蓋天下之不平不定者。莫若此鹽溪矣。鮮三者善士也。乃與衆約。相水之平而定以石。猶愁其難于平。難于定也。求爲之命名平定。而後衆人喜可知也。曰今而後橋可平定矣。

略平牛王廟樂樓碑記

牛王者何也。農耕田。必用牛。牛於農有功。故神之爲王。而共祀之也。樂樓者何也。每歲祀牛王。必演劇。劇必有樓。所以悅神而共樂之也。牛王廟不知始于何時。惟列異傳載。秦文公立怒特祠。應發於此。今諸廟多塑像如觀音。而以牛爲坐騎。稱之爲牛王菩薩。不知何故。考錢異錄。陽羨有田老者。謂牛爲黃毛菩薩。大抵皆農人以牛爲命。故尊之曰王。而親之曰菩薩也。王制。諸侯無故不殺牛。耕殺者。民之命牛植穀。王法禁絕。故本朝世祖章皇帝首頒殺牛之戒。而各處地方有司並嚴湯鍋之禁。蓋爲此也。夫戒殺牛。

非細事也。昔齊宣王不忍一牛。孟子以爲是心足王。使今人而盡推此心。則君卽舜堯也。臣卽皋夔稷契也。士卽顏、曾、思、孟也。不忍於牛。卽不忍于人矣。故曰足王也。今之祀牛王而並建樂樓者。豈非不忍之心所感而並思悅牛神以求保衆牛哉。考大玉匣記。牛王神誕本在七月二十五日。今以十月初一爲祭日者。蓋七月農方收穫。故相沿改期以便民也。略平牛王廟本無樂樓。今之樂樓乃嘉慶元年十月某日衆士民捐貲所創立。例刻名於碑陰。而總其事者賈崟山也。

童山文集卷九

傳

綿州三高傳

高節。綿州人。正德甲戌進士。由吏部郎官。至雲南按察使。爲政精明仁恕。年未老。卽告退家居。以詩歌自娛。自號五屏山人。作爲文章。深窮理奧。撰天泉碑記。竹衣園落成。學者爭誦焉。所居近西山觀。乃漢揚子雲讀書處。道像在焉。節日與胡汝翼載酒往來。醉則磨筆留題。有詩曰。邱壑由來性所耽。誤從塵世一彈冠。歸來尙喜西巖月。還照吾家舊蓿盤。亦可想其襟懷矣。所著有蓉溪稿集五卷。初綿州左都御史金爵居州城東三里。所居有水迴迴而南。入於涪江。水上多植芙蓉。因以名溪。頗擅林壑之勝。爵以按察使罷時。皆構屋數楹。偕徘其間。名之曰蓉溪書屋。後復起掌憲。思之不置。于是禮部尙書劉春希字等。皆賦詠以紀其勝。士大夫聞而和者甚多。正德十四年。方豪哀集成書四卷。凡作者七十八人。至嘉靖二年。繼和者益衆。復屬節編爲續集。凡作者七十一人。總名曰蓉溪書屋集云。(出四庫全書目)

高顴。綿州人。節弟。嘉靖八年己丑進士。官吏部文選司郎中。時刑部尙書唐龍代熊浹爲吏部尙書。龍有才。居官著勞績。及爲吏部。年老多疾。每事資僚佐。輒爲所欺。御史陳九德劾前選郎高顴。因上行私。並論龍衰耄。乃下顴詔獄。龍引疾。未報。吏科楊上林、徐良輔復論顴。謫杖顴六十。遣戍。上林、良輔以不早言。褫職。龍黜爲民。(見明史龍傳)逾年復起用。至雲南參議。投劾歸。家居與兄弟縱遊西山。自號大鶴山樵者。其詩亦高古。與弟相埒云。

高節。字竹所。綿州羅江人。(見明史名臣)節弟。嘉靖十一年壬辰進士。及第第三人。授編修。署員外郎。三十三年甲辰。命太子賓客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張潮、左春坊左庶子江汝璧爲考試官。以節與修撰茅瓚、編修沈坤、彭鳳、歐陽喚等同充房考。時潮入貢院三場畢。以病死。考試惟江一人。而後序則屬同考修撰茅瓚。是歲取中嚴嵩孫紹庭。廷試賜秦鳴雷、嚴紹庭與情及節。而少傅翟鑾二子。汝儉、汝孝俱與焉。少傅以嫌。故辭讀卷。不許。旣試以進呈卷上。上疑汝儉等在首甲。因抑第一卷至第三卷。置二甲第四。拆卷果汝孝也。刑科給事中汪旋、王堯日論劾。少詹事江汝璧、修撰沈坤、編修彭鳳、歐陽喚、署員外郎高節。朋私通賄。大壞制科。大學士翟鑾以內閣首臣。二子汝儉、汝孝旣聯中鄉試。又連中會試。若持劵取物然。宿奇勳乃汝儉等師。焦清與汝儉結姻。又同受業。四人者會試俱一號。汝儉、汝孝奇勳皆彭鳳所取。詩經考官五人。何俱在鳳一房。歐陽喚亦汝儉等師。本同經。又改看書經。跡若引嫌。而陰助鳳爲卷。及沈坤之取中陸煒。高節之取中彭謙、汪一中。皆以納賄故。乞明正其辜。且欲追順天鄉試主考秦鳴夏、浦應麒阿奉翟鑾之罪。上下其章吏部都察院。從公參看。鑾論其疏自辨。且請特降敕旨。命部院大臣覆試。上怒曰。鑾被劾有旨參看。乃不候處分。肆行揑辨。處處以覆無假爲詞。同夏言黨死坐暗止罪一人。全不成體。致以撰科文。貸元修爲狀。朕內閣任重。不早赴以駁不早例。並昔行事。二子縱有試第之才。豈可分明並用。恣意放辭如此。部院其參問治罪。不許回護。部院復請下汝璧于理嚴究。分別情罪輕重。上以璧辭明顯。大壞祖宗取士之制。遂勒鑾並汝儉、汝孝、奇勳、清及鳳、喚俱爲民。汝璧等俱下鎭撫司逮問。已法司會鞫。謂汝璧、鳴夏、應麒雖各阿取輔臣之子。然實非賄故。坤之取煒。節之取一中。亦然。獨彭謙實以稅財賂節五百金。而中。監察御史王珩、沈越。先于科察。罪亦難逃。疏上。詔杖汝璧、鳴夏、應麒六十。革職閒住。不敘。珩、越降一級。調外任。節居充軍。謙爲民。坤、一中、煒存留供職。(出明州科舉試考集)初。嚴嵩之入閣也。翟以資格居其上。擯逐出嵩下。不平。而嵩終惡鑾不能容。御史趙大佑劾鑾私同年。吏部尙書許讚亦發鑾請屬私昔。帝皆不問。會鑾子汝儉、汝孝、進捷鄉試會試。嵩屬汪旋、王堯日劾其有弊。鑾遂獲罪。(見明史翟鑾傳)而節亦牽入焉。所劾中途敗。

贊曰。明世綿州三高齊名。皆以文章著。科名亦相埒。而出處略異。節以詩人自命。恬退自得。翛然不汚。可謂明哲報身矣。顴雖廷杖遣戍。旋復用。亦以晚節自修。惟節以鼎甲開吾羅。爲明三百年所未有。然竟以科場事充軍。豈志以沒。士論惜之。然當嚴嵩擅權之時。朝紳無不受其播毒。其事起于嵩傾翟鑾。而牽連被害。則其不附嵩可知矣。受賄之事。莫必其有無。得無亦如魏忠賢誣熊廷弼行賄以陷楊左諸清流乎。小人之害君子。何所不至。論者察其原委而諒其心可也。

左掰子傳

左掰子。羅江人也。姓羅。忘其名。以左手食。以左手書。故人稱爲左掰子。世居南村。幼習舉子業。屢試輒敗。

逐絕意進取，喜是學，然絕不爲人譏訕，家酷貧，茅屋數椽，纔蔽風雨，而足不履戶，好睡，坐臥一榻，帳帳幔，堆書滿几，烟塵坌人，而吟咏自若，有舉人世事就問之者，不應，再問，則作鼾齁聲矣，客去，朗吟如故，人以爲啞詩也，問之其子，則曰有口吟，無筆吟也，如是者五十年，今年已八十餘矣，余歸田後訪之，門巷蕭然，豆棚瓜架中，僅一小屋，而家人父子俱欣欣有自得之意，入戶，見睡榻上未醒，因屏立門外以俟，須臾從被出其頭，蓬首垢面，則鬚髮猶未白，問其子曰，何客，以余對，始徐徐起，鼓曰，子非某乎，歸來好，歸來好，復睡，再問，遂不對，因辭出，其子送戶，植桑爲乞六百株而去。

贊曰，左拇子者，其陳摶之流歟，日以睡爲事，而舉天下之大榮華富貴之事，無一足當其心者，此必有所見，非徒睡也，然觀其精神煥發，迥異槁項黃馘者，殆有道之士歟，至問其歸來好二語，又似深明乎術理而不肯以輕洩者，倘所謂隱君子是歟非歟。

四桂先生傳

四桂先生，不知何許人，慕五柳先生之爲人，因結亭前四桂以號焉，喜種花木，其先人有園一區，日自培溉，好藏書，家有藏書曰萬卷樓，每坐樓上擁書自娛，以爲專城不足槩也，並絕世交，間有從城中來者，言城中事，輒掩耳而走，以書聲亂之，顧性喜絲竹，不能裁居，又工樂府小令，家有數伶，皆教之歌舞，又畜黑驢一頭，亦諳音樂，每遇家伶登臺演劇，騎之而唱，使旋轉而行，唱完卽卓然而止，疾徐俯仰，能應節湊，人皆異之，先生興來，輒攜數伶，跨黑驢，遍遊名山大川，或經年乃歸，歸則仍獨居樓上，不與人見，人或見經年不見黑驢與伶僮之出遊也，又多疑其爲仙云。

贊曰，逍遙自樂之人，其天定也，不爲利拔，不爲威惕，所謂養其浩然之氣而不動心者乎，託身優伶之內，放浪山水之間，以著書自適，其殆鹿皮抱犢之流歟。

朱貴傳

朱貴，浙江鄞人，余青衣也，爲人口吃，不識字，能強記，先大夫官餘姚時，年十二，事先祖文林郎英華公，公沒後，卽隨余，余時爲羅江諸生，寓雲鶴寺中，使司薪水，山高水遠，貴日抱甕取汲，未嘗言困，夜則烹茗伺讀，垂頭燈下，至余寢乃罷，雖嚴寒毋怠容，而余性諸褊，稍不當意，輒箠之，貴卽叩頭自言退，無怨言，人問之，則曰僕之事主，猶臣之事君也，豈有良臣而腹誹其君耶，以是人咸異之，是年秋，余赴省鄉試，受知於竹埠史械堂先生，送錦江書院，時患肺病，貴侍湯藥，未嘗暫離，病愈，余將入闈，步手金花一叢，以四枝分同行者，以語貴曰，金色朴也，以四分人，則必中秋闈五魁矣，已而榜發，果然，明春余至京會試，貴以他事留家，辛巳，余以中書官京師，貴侍眷來京，癸未，會試，余得館選，丙戌，授文選主事，數年家事皆託焉，戊子五月初六日，忽病，時方克貧，猶強疾以候余，力使退乃去，後又以飲食不節再發，遂不治，垂危，余問所言，曰，小人隨主十餘年，蒙恩過極厚，今犬馬盡矣，主他日官階未可量，但性太急，口太直，恐謗於君子而不諒於小人，願處之以和平，則死無恨矣，遂卒，自是如失左右手矣，翌日葬於陶然亭之西偏，貴善奕，卒之夕，同人如沈雲椒、侯易林、章約軒、侯孫文霍數十人，斂錢爲佽佛，起墳隆隆然，樹其表曰，鄞波朱貴之

墓，盡哀然後去。

贊曰，昔廬顗士有愛才之僕，傳爲美談，今朱貴者，殆其人歟，事非其主，處之而卒無怨言，何其賢也，如臣事君之語，其殆有所激而云然歟，見諒君子而不見諒小人，雖余生平知己，未嘗有以此事見規者，何言之痛懇也，嗟乎，如此人者，求之衣冠之列，吾見亦罕矣，而身賤青衣，又不獲年，則又何歟。

盧胡子傳

盧胡子，綿竹人，不知其名，爽髯情，家貧以樹藝爲業，周遊于搢紳之門，凡經栽植，無不活，故無論識與不識，皆稱曰盧胡子，其先本爲農，旣而棄去學石工，勇力過人，凡城垣、華表、碑碣、磐礎鐫而成者數十所，皆極堅固，後又學梓匠，成大廈者數十家，凡宗角大小，皆極精巧，旣而嘆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日與木石居，得不爲人竊笑乎，予聞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予不能樹人，姑寓其意於樹木可乎，于是去隱居于管箕灘之研臺山，買園一區，樹藝花果，日以抱甕爲樂，不數年，皆成茂林，人見其栽培之無不活也，請代樹之，亦欣然而往，或助之鈔，則付之酒家，今年七十四矣，精鑠飄蚩，又患足痛，一日款門謂余曰，十年之計成矣，代爲人樹者亦卽借以樹人，意亦遂矣，今老而病足，將歸故邱，以就予養，沒世不稱，亦君子之所疾也，請爲述予志以傳後可乎，予嘉其志而憫其老，遂爲之傳，又憐其藝之神，恐無繼之者，乞留其種樹書乃去。

贊曰，嘗聞柳州之傳郭橐駝矣，自以爲嘗善世而得其人，將寓之爲方外之遊，何意千載而下又有盧胡子，豈天憐予老而無友，生此人以爲歸田之友乎，何以飄然而來，忽又飄然而去，豈狎與市井伍而不屑與予伍乎，使此人而樹人，又何須百年之計哉，而人卒未有求樹之者，則亦惟樹木以終老而已，可慨也夫。

羅義傳

羅義，綿州之南村人，父兆熊，卽吾外公也，生三子，長超，次玖，三卽義也，超、玖皆愿謹，獨義不治生產，任俠仗義，好奇術，每爲人報不平，二兄皆惡之，幼時有老喇嘛至門求食，義怒其腌臢，逐之，不應，以石擊其額，流血滿面，喇嘛遂臥地號冤，作死狀，義悔，扶至家，厚待飲食爲謝前罪，喇嘛曰，無妨也，速以水來，義以杯覓水與之，喇嘛咒水而自塗其瘡，頭皮如故，義神其術，出斗米求之，遂密授其訣，謂義曰，此錢牛水也，以濟人則可，不可以自利，自利則不得其死也，遂去，鄉里有患跌折傷者，醫之無不立驗，瘋癱癰疽，亦能治之，吾母吳太夫人患乳癰，火赤燄痛，飲食不進，延義咒水噴乳，使不知痛，以佩刀割其腐肉，遂愈，又善金石變化之術，以小石置杯中，蒙以帕，咒之，卽成小銀錠，先君石亭公庚午年授徒觀音寺，寺前有陳五店，共試其術，始見滿杯皆石，去帕則皆銀也，陳五以爲眞，盡納之懷中，探之則又成石矣，義笑曰，此未爲奇也，櫃筒有青蚨，經我一搖，則盡入吾袋，陳五不信，先出筒紀數，復入始搖，方開壁而筒空矣，陳五甚詫，義出其袋笑曰，錢在此也，數之宛然不爽，先君奇之，因延與飲，嘆食無魚，義曰可得也，以紙醮水成二鯽，投碗中，則雙鯽宛在水中，鱗鬣游洋，假新出水者，皆曰烹乎，義曰，不中烹也，傾之於地，仍成紙斷，爲之哄

然。一日先君殺雞食，義見曰，何故殺生也。以手運其頸接之，咒畢，雞復飛去。其神異如此。然義自有此術，不投刀杖，頗多持又以為能。非數十人不可近。或見斫傷，即以水自咒，卒復如故。前後傷人無數。兩兒患之。義曰，我終不以一人累兒也。然既嫌我，我豈為周處貽害鄉里乎。遂去，不知所往。癸酉，先君宰浙之餘姚，令余奉母買舟由海開程。一日至寧波，上岸登酒樓，則義在焉。問余曰，汝來時，什閩州中，有人殺七刀尚活乎。余曰，不知也。後至鄂都，復見之，並給予券。別曰，君去，余亦歸矣。後余宦京師，聞義殺人，前案發，為孫法祖所獲，以印鉗其足，夾之幾斃，羈鐵牢中者歷年。先是縣有甲首黃某者，素見信於孫，多殺民脂以邀官寵，鄉人呼為黃虎。義之殺人而逝也，經一年，事已息矣。黃知其歸，密為孫耳，又賄為捕目，故恐義，以故恨黃刺骨。逾年孫去，赦出。義百計覓黃，黃巧避之，終不敢出。己丑，余自京丁父艱歸，見義於北街，額蓋新移來此，以舅故，登堂拜之，見精神如昔，而腳稍跛。問其故，目光燗燗，似大不平者。後戊戌，余服闋，袖官提學廣東，鄉人有來署所者，告余曰，義以去年二月殺黃某於剿堆之劇場，居鄉無全膚，其殺黃畢，亦自殺。余聞之，始嘆喇嘛之言至此終驗也。

贊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黃與義本無夙昔之仇，徒以身充甲首，橫行鄉里，助官虐民，遂至身遭慘死，可不懲乎。殺一人而除一方之害，義亦烈男子也哉。

張節婦程孺人傳

節婦程孺人者，滁州張公凌霄之妻也。以子邦仲貴，封孺人，並請旌表，建坊於其第後塋，故今人皆稱其里曰花牌坊。初孺人之歸凌霄公也，年二十一。未逾旬，即遭姑喪，枕苫茹荼，未嘗御帛。時公與其兄超、弟趨，皆刻上舍，試輒偃蹇。一時有三鳳之目，人皆謂取青紫如拾芥也。卒不得意，賚志以歿。遺子仁壽，甫七歲，邦仲甫二歲，矢志撫孤。日則甘脂滫瀡以事舅，夜則篝燈紡績以課子。嘗謂二子曰，汝父之彌留也，囑我曰，吾生平未竟之志，將于二子是繼，汝善教之，無使吾目不瞑。言猶在耳。吾所以不從汝父于地下者，以汝二子故也。若汝等隳厥志，吾無以見汝父于地下矣。二子皆涕泣受教。未幾，又遭舅喪，煢煢在疚。伯超亦相繼歿，遺孤俱幼，華門環立，相對淒然。孺人皆視如己子，為之擇師授室，而諸孤亦視如己母，撫此疆彼界之分，鄉人至今奉為女宗。仁壽者，余之同硯，而邦仲者，余己卯之同年也。嘗謂余言孺人性嫻慧，嫻內則，為外祖程公佩愛女，以擇婿乘鄉而得公，人謂有知人之鑒，故余知其詳如此。邦仲于鄉舉後，筮發中州為令，署光州，事宰襄城，縣因始阜，鴻循良第一。仁壽亦授廣西經歷，先孺人歿。然二子之貴也，孺人皆得親見之，其各有能聲，皆出猶荻之教云。孺人壽七十一，卒于官署。邦仲扶櫬歸里，葬于三臺之樂安東原。明年，鄉人奉主入州之節婦祠，州牧徐公德元，親以鼓吹送之，人以為榮。

贊曰，程氏自宋以來為望族，蘇軾之母亦出於程，嘗謂軾曰，汝為范滂，吾獨不能為滂母乎。世謂有此母方生此子。今孺人以節孝言，而閨始又以循良稱，忠孝之傳，累葉不替，其于蘇母，若後先一轍焉。天之所以而報而昌者，寧有既乎。

何節婦王孺人傳

綿竹間多節婦，本朝奉旌表入祠者七人，而以孺人為首。孺人王氏，守貞靜，性至孝。年十七，歸赤水先生，相敬如賓，閨門以內，肅如也。生子登枋，甫三歲，即遭夫喪，誓以身殉，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而諸親以藐諸孤勸乃止。事舅備道內則，甘旨滫瀡，盥漱授巾，無不雞鳴而起。極扶持之養，致身不衰。何氏自高曾以來，未有享大年而身壽至七十七，皆孺人之顧養所致也。顧少撫體，養從伯父女為子，如自己出，與登枋皆左右膝下。日則紡績以訓女，夜則篝燈以課兒，數年無閒。丙子，登枋年十八，升上庠，賀客盈門。孺人[illegible]言曰，吾祖積德厚，吾子當不止此。後登枋成母意，學益力，不數年，由廩生中己酉科第四名鄉試。賓客同奉觴獻母，孺人轉悲，請之曰，兒之成，吾可見泉下人，而泉下終不及見兒之成，吾是以悲也。先是孺人痛夫早歿，幷日親操內顧，煢煢在疚，輒泣盡而哭，以是得鬱疾。而登枋亦思讀書以報母，焚膏繼晷，夜誦不眠，亦得嘔血症。兒既不忍以病增母憂，而母亦不忍以病傷兒意，於是兒病痊，而母病轉劇。登枋不肯遠離，授徒近村，方謀北上，得一官以求祿養，而母病忽變，遂卒，享年六十。有司請旌表上聞，建坊於第以榮之。人以為孝母孝子之報云。既葬之十三年，登枋為綿竹山長，奉孺人行述見予，跪而泣曰，君知子之所以成名乎，皆吾母飴糗荼苦之教也。生平行事，皆在人口，此其梗概，請君傳之，以不沒母。遂成其意而書之，以成其孝。孺人有才幹，家居少郷，嘗終夜勤作。一月燈後，登枋赴學未歸，閉戶守候，漏四刻，有盜踰垣擲石，孺人賤起，著登枋鞋，蒙蓑作男子履聲，盜遂逸去。其應變如此。孫二，如淵、如瀚。瀚庠生，頗知名，寓祥符寺，有和余蠟梅詩，頗佳，益信其昌云。

贊曰，欲知其母，先視其子。登枋為山長時，予始見之，每于杯酒酬酢間，見案頭詩文，無非思母之作。其母之亡也，又為畫影，朝夕焚香拜跪，而獨不喜作佛事，嘗以為無罪而懺之，是為誣母。曾作闢懺論以闢其說，至今鄉人皆化之，亦守母之道教也。嗟乎，有是母始有是子。

童山文集卷十

書

寄袁子才先生書

合浦之珠。于闐之玉。波斯之珊瑚木難。產不一鄉也。南方之荔支。西國之蒲萄。青綠之波梨火棗。產不一邑也。而古之珍重者。必合而並稱之。且分而夸耀之者。何也。以其寶皆不世出之寶也。以其材皆不恆見之材也。如先生之與蔣心餘是已。然其間亦有高下焉。先生居金陵。心餘居鉛山。其地相去甚遠也。而今稱詩者。必曰袁蔣。然蔣實不敵君也。蔣工於詞曲。而詩則間出其奇。然微遜于釋。先生工於詩律。而詞則稍遜其長。然騈體皆精。故外之人多後蔣而先袁。何也。亦猶學者先杜而後李。先蘇而後歐也。然天之生人。不一而足。而地之生才。亦不一而足。先生居金陵。調居綿州。其地相去又萬餘里。遠也。先生論詩曰新。調論詩曰爽。先生有隨園詩話。調有雨村詩話。不相謀也。而輒相合。何哉。豈亦如珠、玉、珊瑚、木難、與夫荔支、蒲萄、梨、棗之不擇地而生歟。我未知得與心餘驕馳後先否也。所惜者。調生也晚。曾同錢子。而佩韋則惟時于舍弟檢討署莊處。聞先生稱調不絕口。惟此歎然而已。然而調之傾慕先生者。已十餘年於今矣。迄調初選庶常時。與新安程魚門訂交。見案頭有先生詩抄一冊。讀而好之。因借摘出。不忍釋手。戊戌歲。視學滇南。途錄付梓人。名曰袁詩選。以示諸生。然終未得見也。今年蜀中同年王心齋純一。字香何。金

陵。因取舊刻童山集。託其轉呈。懇乞刪削重刊。乃草此一書。起居左右。以代面談。原擬作詩寄懷。而行人匆遽。不及握筆。然思白樂天詩有云。已爲海內有名客。又占世間長命人。二語非先生不足以當之。可以代枕雅矣。先生今年八十八。調今年六十六。老皆至矣。書從今日去。未知何日回也。

與紀曉嵐先生書

調自歸籍以後。久不與京華大人通音問矣。而獨于先生有不能恝然置者。蓋以先生當今博學之第一人也。憶少時。由辛巳中書。與先生兩公子追逐文壇。馳騁詩酒。其一時意氣之盛。豈不壯哉。曾幾何時。而童頭齒豁。竟至于此。誠可慨也。自先生被遣爲魯木齊。曾與兩公子追送道左。即知先生不以此終。未幾。恭逢聖天子重修永樂大典。開纂四庫全書。當時宰相有薦四庫館非先生不可者。於是特恩賜環。仍命以翰林原官。纂修四庫。其時林林總總。無非待詔著作之廷者也。而每遇一事之疑。則必曰問先生。一字之缺。則必曰問先生。或謂遠而張華。可以比先生。則皆曰不如先生也。又謂近而楊慎。可以比先生。則皆曰不如先生也。是豈非當今博學之第一人乎。以故文望日重。聖眷日隆。官歷武卿。秩登司伯。盤掌秋闈。總裁春榜。出其門下者。皆如出孔子之門。嗚呼。稽古之榮。莫榮於此矣。調自與諸公子相識後。得先生發解之文。騈體之表。心慕而力追之。又承乏庶常。復見先生館課存稿。更口誦而心維之。惜乎在館未久。旋解吏部。觀察畿輔。遂墮雲泥之隔。不得復追隨於左右矣。然而未嘗一日忘先生也。曾記猥幸盤山。與先生相見於宮門。匆匆數言而別。以至於今。後遭事解官。心擬即歸。而宦興索然。竟行中止。是年甲辰。適先生領春闈。吾弟墨莊元得出先生門下。每見吾弟輒問曰。令兄安否。今年進士。令兄以爲何如。仍有賸得者否。嗟乎。以被廢之人。而猶蒙齒牙之及。亦可謂平生之知己矣。調一生詩不學人。而獨於先生輒效之。如平定西域。平定金川諸七律。皆倣先生應制體是也。先生於予詩。亦唯見之應制。其他則未必視焉。今童山詩集已刊。他人不寄。而獨寄先生者。誠以先生博學。必有以攄其所未聞。補其所未見。而亦以見平日之眷眷而服膺者。非他人。惟先生也。

答王春甫學士書

去年乙卯。蜀中副主考人傳爲青陽王太史宗誠。竊疑爲足下同族。及揭曉。考官回京。道出於綿。有愚姪帖王某來拜。乃知即爲足下令嗣。問知爲庚辰探花。始大喜曰。先生有子矣。惜余以老病臥床。不及攀留款曲。僅以一帖答覆而去。今年始接足下書。並和前種竹詩原韻四首。及何須問三大字。兼接令嗣書語意甚謙。儼以父執見待。何可當也。聞又出差秦中。諒未在京。謝謝。足下往日書皆行草不楷。而此回獨用四六正書。意即令嗣之代筆乎。不然。何其典麗而詩新也。中間如以西蜀之淵雲。爲南宮之冠冕。翰林風月。吏部文章。祕府抽思。固早播詞頭之譽。公庭論事。寧徒署紙尾之名。曾擁節于皇華。旋間堂于綵野。數語。竟可作老夫一篇小傳讀。竊意抱痾老學士。未解作此。及至讀詩有云。射虎爭傳飛將略。學東將帥假樓船。但以將軍見戲。則非老手不辦也。今特再和四首。從書中寄來。右云。老者不以筋力爲禮。豈亦不以筋力爲詩乎。要知老當益壯。當各于詩見之。非徒以父子兵。使有提刀人。苦我老夫也。

答趙耘菘觀察書

嘉慶五年九月三十日.天寒.獨坐小園.呼童生火.忽綿州刺史劉公遣人持書至.發啓之.則我故人趙陵耘菘先生同年手書.並寄陔餘叢考四十三卷.如獲至寶.遂忘其寒.持向風簷向南拜讀.惟恐其盡.而其詞或莊或諧.一種瀟灑之趣.則又似先生已到寒家.如聞其聲而睹其貌也.噫.我二人.尚俱人間耶.以三十年前素相接恆之人.又以千古而後第一傾服之人.久絕音問.而忽得消息.此何異尋從天降也.憶自辛壬之間.得附譜末.同居京師椿樹三條衚衕.門僅斜對.過不數武.日與唱酬往返.每見先生玉堂著作.甫脫稿即傳播人口.竊以此才天授.爲之執鞭亦所忻慕.不意追隨未久.而內任外任.忽焉東西各方.雖踪跡或有時間.而音容不可復接.以至於今.落落晨星.只有我二老.所謂感慨係之矣.自先生出守鎮安.愚亦不數年.視學東粵.見有持甌北集來謁者.云令嗣君.數表欵之.今閱來書.始知假冒.實可發一大駭.然因此而得君詩集.故雨村詩話中所選獨多.亦其力也.詩人皆稱袁蔣.而愚獨謂蔣當趙.實公論也.余將廣漢孝廉張懷溎.亦有四家選集之刻.謂子才、夢樓、兩先生及君與愚也.濫及乃拙.可謂阿其所好.此曾蜀中盛行.不知可曾見否.愚自歸田來.頗放蕩於山水之間.雖有園亭聲歌之樂.亦不過風花雪月.借以耗散心思.擺脫俗塵耳.蓋不入州府者.於今十六年矣.今年老運乖蹇.忽遭達州餘匪.飛過涪江.倉卒攜眷避寇成都.非敢學思曾兩聖.實以六十不與服戎.徒死無益故也.年近七十.老而不死.又復走兵.姑歎人生在世.有壽不如無壽也.來書猶以將軍之稱見戲.其實新將軍尚見賊而退.何故將軍爲.然非天上下將軍.殺賊如斬草.幾何其不俱居也.所惜者.家有萬卷樓.皆在通永道任所抄四庫全書附本.及歷年所購宋本並古器.俱貯於樓上.自四月初三日.教匪過涪江.竊幸可免.不意初六日.爲土賊所燬.片物無存.不燬於教匪而燬於土賊.心實難甘.時在成都.即奔赴藩臬諸公.並呈哭書詩三十首.無不代爲痛惜.許以嚴治.隨令人赴州呈報.蒙劉公即賞差傳喚.並承枉駕親臨.然至今猶未審訊.但微聞大略而已.竊思土賊不過村中人.非如教匪之來自遠方也.村中土賊不過二三人.皆有名姓.煙戶可稽.非如教匪之忽來忽去.無可捕捉也.打劫放火與教匪無異.乃放火不問何人.豈殺人亦不問凶手乎.今燬看樓長工向官所供.親見火起時.從中走出何士選、丁娃子二人.及打搶日.借言燒樓之劉偉彰及子常森宋士義三人.皆地方歷來竊賊巨魁.只在五人內.嚴加刑訊.自然真犯可得.如不得.即將原告向官.亦可訊其誣叅之罪.今但云.賊不肯招.世間豈有不打自招之賊乎.此事想劉州尊必有神明審辦之法.定非模稜了事.故靜以俟之.不敢越訴.何也.此事遠近風聞甚大.即欽差祭江浙周東屏先生.亦所親覩.舍弟墨莊弟現出使琉球.亦有書寄聞.恐事致上聞.故亦不敢中止.蜀中教匪之多.其來有二.一嘓匪.處分甚嚴.官吏率多諱盜.不敢明正典刑.皆暗行處死.賊遂謂官怕嘓匪.故反一投糧派民.豈加懲已.以至民無論貧富.皆辛苦終年.不能足食.故從賊反者衆.今日之土賊.即將來之教匪.愚所以竊爲寒心也.愚刻有兩海詩.已入覽.今寄童山詩集.伏乞查收.嗟.我二人皆老矣.此書去後.不知何時復有書來.

辛巳探花、庶常、任廣西右江道. 趙 翼 耘菘

附原書

同年至好.一別三十餘年.萬里相望.悵由通問.回憶春明徵逐.詩酒流連.此情何可再得也.忽從姚姬傳處.遞到雨村詩話一部.載拙作獨多.翻閱之餘.感愧交并.知足下之愛我有獨嗜也.伏念弟與足下.出處大略相同.然足下擲筆千言.如萬斛泉.不擇地湧出.而弟循行數墨.蝸篆蠅聲.其才固已萬不能及足下.居有園亭聲伎之樂.出有江山登覽之勝.著書滿家.傳播四海.提唱風雅.所至逢迎.而弟終日掩關.一編度日.生計則僅支衣食.聲名則不出鄉閭.以視足下之晞髮扶桑.濯足滄海.又豈特楹之與莛耶.惟是年來海內故人.多半零落.袁子才、王西莊.俱於前歲物故.祝芷塘去冬又卒於雲間.惟吾二人.尚然道無恙.東西萬里.白首相望.不可謂非幸事也.弟所著詩集外.已刻者尚有陔餘叢考四十三卷.未知曾得呈覽否.近有廿二史劄記三十六卷.今歲可以刻成.此後亦不能再有所撰述矣.雨村詩話中有趙雲菘子叩謁於廣東學署一段.足下提學粵東時.小兒年僅勝衣.從未有遊粵者.此不知何人假冒干謁.遂使弟有此乾兒.可發一笑.並釋及之.想足下亦爲捧腹也.聞蜀中流匪充斥.而綿州獨晏如.可爲遙賀.然烽烟偪壘中.恐亦不免戒心.昔日將軍之稱.或將弄假成真.弟翹首西瞻.惟時時灑酒祝平安耳.州牧劉君.係弟內姪.聞其居官頗有循良之聲.倘地方有守禦之事.尚祈協力佽助爲感.吳雲蜀嶺.相見何日.臨筆縷述.不禁黯然.

答余秋室侍讀書

今春有人至京.託寄新刻雨村詩話.新搜神記二種.呈上.聊通數字以寄.遙思秋間接奉覆書.乃知書已收到.承譽言過獎.不勝愧汗.至言弟與袁簡齋如華岳二峯.遙遙相峙.並云.弟著述既富.兼之好古闡幽.多刻前人遺佚.尤勝隨園之僅刊家集.則正如嵇士元稱人各擅其分.尤不敢當也.簡齋先生.學既淵博.才又絕倫.自康熙己未鴻博王漁洋.朱竹垞而後.殆無其比.余嘗有詩寄袁云.子才眞是今才子.天賜江淹筆一枝.非虛語也.譏也僻處西隅.聞見不廣.雖刊函海一書.意在捃摭益州耆舊.故升菴著作.收至四十餘種.以云好古闡幽.或有之.以云著述之富.則未也.所惜者.唐趙蕤有長短經十卷.以尚未刻刊爲恨.蕤.梓州鹽亭人.博學韜鈐.長于經世.夫妻俱有隱操.見孫光憲北夢瑣言.即唐睿宗問蜀士于蘇頲.對曰.李白文章.趙蕤術數.是也.此書居易錄記徐乾學嘗得宋槧于崔本.不缺.明洪武丁巳.沈新民曾刻之.今祇存九卷.但有抄本.然唐人著述漸稀.亦可當全璧矣.其書主于縱橫.而大旨通于實用.其言不悖于儒者.文格亦頗近荀悅申鑒.其間所引諸子書.亦可借以考證今子書之異同.洵奇書也.此本得之京師.末有提要云.乾隆四十四年二月恭校上.蓋亦四庫全書擬刻之書.而不知何以未刻也.今現擬刊此書.列于第一函之末.刻成.當寄呈以補前闕也.承示尊作百衲琴一冊.化選爲律.讀之音韻鏗鏘.豈但較唐宋老人之集唐律爲勝.並高出于東坡之集陶萬萬矣.大考左遷.雖與舍弟鼎元同以中允鐫秩.然足下今已遷陞侍講矣.余弟仍守編修.胡可比也.奉覆不宣.

附原書　　　　余 集

賞秋使旋.道出綿州.雖不得奉謁.曾通尺素.以道契闊.今忽忽五更寒暑.蘋序之遞流.如此其速.郡將

不令人老去也。頃奉手書。如接顏色。欣快之至。所示近刻。詩話則爲永不凡。搜神則奇詭可喜。古人云。不得異人。當得異書。集謂得讀異書。如見異人。正爲老前輩道也。老前輩與隨園老人。正如華岳二峯。遙遙相峙。風雲變幻。兩不可測。而老前輩著述旣富。兼之好古闡幽。多刻前人遺佚。此又尤勝隨園之僅刊其家集矣。集近況無足舉。似以垂牟傴僂。大考左遷。與令弟同遭此阨。雖於名場無損。而於宦途則又大遭落寞矣。張生瑛玉出京後。久不得其音耗。不知明春計偕北來否。念念。集選詩一卷。乃集近日消遣之作。其美人佳人二十首。化選爲律。自謂較之唐堂老人之集唐律爲勝。友人從臾付梓。遂刻出之。令奉呈一册。幸賜教之。覓姬來云。有便人返蜀。草草布復。順候文祉。幸自珍愛。不盡。雨村老前輩大人侍集頓首。

答王蓮府編修書

乙卯仲秋。使節回京。道出綿城。蒙以謙束見投。適病未獲迎款。至今抱歉。舍姪朝捉、弟鼎元子也。弱冠作文。略有奇氣。然好雜引書卷。不甚淳潔。余今年八月初一日至省。送其入闈。三場畢。望以文質余。三藝皆用書卷堆砌。其孟藝爲交得見於鄒君三句。中有公孫丑通易、孟仲子通詩、樂正子通春秋三語。叩之。詰然不解。問賸言。公孫樂正。見陶淵明集八儒云。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靜精微之儒。按何燕泉云。八儒三墨。出韓非子。大抵錄之彼書者也。但不宜用子。據賸言。四書備考已引之。至孟仲子通詩。見闕里志。子夏以詩授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牟子授荀卿。卿授毛亨。亨授毛萇。疑亦不宜用。據賸言。四書類典已引之。並言仲子爲孟子之子。名睪。田氏所生。諸書對之。果然。若是則孟藝可用矣。小子風毅可喜。而能博引群書。可望必中。而但恐不高。質之張崇谷。竟云可元。榜發果中三十名。乃知足下高懸明鏡。五色不迷。而弟亦老眼無花。益信文有定價。且喜得出大賢之門爲幸也。且出故人王春甫太老師門下。爲尤幸也。便中書此爲令尊大人一粲。且使京中諸友聞之。定當作闈場中作話傳也。

與萊燕林同年書

闊別。自通州解組以來。本無贓累。原可捐復。但以非類于斯。恐一朝失足。貽誤終身。是以浩然歸里。今已十五年。而甘心不悔者爲此也。自杜門以後。惟以讀書爲事。絕不交接一人。如處夢中。了無聞見。雖年逾耳順。而鬚髮尙黝。恭聞今上歸政。恩綸疊沛。萬姓歡呼。元惡首除。賊匪解散。聖君賢相。萃于一堂。無不以手加額。共賀太平。詎自太上賓天。本欲赴京奠哭。而年衰例格。攀髯無路。呼籲末由。亦惟與田間父老曝背茅簷。祝天子萬年而已。顧自念老已至矣。生平無他可稱。惟詩文一道。少年夙嗜。因稍加刪削。刻爲童山詩集四十卷。尙有文集二十卷。將次告竣。平生之所著。惟此而已。孔子云。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究不知其果可問世否也。未之能信。質有探雕開之意。不無望於相公之一言也。今特寄呈一部。交令弟驥元轉達。仁者贈人以言。當必有以示我也。年逾桑榆。料難謀面。臨陳懷抱。益勝瞻依。

與沈雲椒同年書

一日之談。竟作十年之別。人生在世。非相見之難。相知而不相見。爲尤難也。自歸田以來。久不通音信。非懶也。傲也。仕宦而不得志。則亦惟獨居衡門。箝口閉舌而已。亦安用與貴要之人。低首下心以自鳴其衷曲哉。然而有不得已于知己之前者。則又不敢終嘿嘿也。夫名士二字。最是誤人。昔晉陸機、陸雲。名士也。時稱二陸。而機好遊權門。與賈謐親善。委身王穎。卒爲孫秀所害。潘岳、潘尼。名士也。時稱二潘。而岳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望塵而拜。謐二十四友。岳爲其首。官至黃門侍郎。乾沒不已。諂事王倫。卒爲孫秀所害。又唐貞元時。柳宗元、劉禹錫。皆名士也。奔走於王叔文之門。與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定爲死友。順宗卽位。以執誼爲相。王叔文爲起居舍人。轉相交結。每事先下叔文可否。然後宣中書承行。謀議唱和。日夜如狂。互相推獎。皆自以爲伊、周、管、葛。素與往還者。相次拔擢。日除數人。俄而叔文敗。賜死。執誼貶崖州司馬。柳貶永州。劉貶連州。由此觀之。名士多有失身于權門者。其故何也。蓋名士負其才。思附青雲而顯。必借權門爲捷徑。而權門多作卑。思得善人以掩蓋。必借名士爲黨援。此必然之理也。然而亦有孤立而不肯失身者。昔盧思道仕高齊。久不得進。時相士開以傾巧便辟。有寵于神武。官至尙書左僕射。受貨納賄。穢亂宮掖。惟以諂媚自恣。朝士不知廉恥者。皆奔走其門。甚者爲其假子。與市途小人。同在昆季行列。有遺士開病。爲之先試。皆黃龍者。雖以左道事之。賢愚皆得擢用。有以正理干者。亦頗能捨之。見人將加刑戮。亦多營救。然旣免。則必諷喩責其珍寶。謂之贖命。時士開方用事。或謂盧曰。何不一見和。思道素自高。欲往。恐爲人所見。乃未明而行。比至其門。立者衆矣。盧駐轡望之。見二陸兩潘皆在。曰。彼何人斯。森然而與槐柳齊列。因鞭馬疾去。著孤鴻賦以見志。遂不出。見世說。陸潘皆昔人。蓋以比當時名士也。此其識見豈止高人一等哉。易曰。見幾而作。若謂斯人有焉。然今之名士。吾聞之矣。有所謂二吳、二李者。位躋九卿。名列六部。可謂赫赫矣。其趨附何人。余不敢知。然不知果能卓然自立否。吾竊爲疑也。二李予尙未識。二吳則固我與君同年也。君當規之。勿遺數疏之嫌也。予老矣。無求于世。然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竊欲效前人而賦之也。

答祝芷塘同年書

余弟鼎元以艱歸。曾言遊江南時。見君于雲間。是宜有君書。而問之無有。昨李侍御楊械以艱從京中回。是不望有君書也。而書忽至。書之來也。慷慨難激如是。何況人之聚散。尤爲天地間慷慨難激者哉。憶在乙巳。與程魚門出京。足下爲余二人餞別時。君爲侍御史。方學張綱埋輪。大有豺狼當道之慨。後余回里。不二年。而以自簡彈司成賍欵。坐是改官部曹。上意將以挫折之而後大用。而君意毅然謝病歸里。予初聞之。卽曰。君必不就。旣而果然。自是久無消息。後鼎元自京歸來言。見君于松江。神氣勃勃。目光炯炯。不似廿于引退者。余竊疑之。今接來書。乃知坐講雲間。全家寄食。皆有宦情本淡。風雪著書。不與九陌黃塵。較量得失數語。乃知遂者之言。始悟前此皆傳言之謬也。夫人生如花開然。人之生也。以一世。花之開也。以一年。不論爲草、爲木。而培植之。灌溉之。始而生葉。旣而發幹。及其時之來也。必有着花繁茂。紅則如火。白則如雪之時。過此則或有時而落。或無實而殷。皆如人之中年。或貴、或富、皆必有炫耀得意之時。過此

華落愛淪。亦漸衰矣。而猶欲再索春風。轉爲少年。是猶花向東君請再開一度也。其能之哉。自不如同寒鳥蟄蟲。塞戶閉口之爲得也。余家居來。雖容貌日衰。而鬚髮未白。然興尙不衰。頗能門道。緬念此身非敗萬金乃歸。不及時行樂。豈不負一刻千金之值。因就家童數人教之歌舞。每逢出遊山水。即攜之同遊。不見官府。不談世事。今且十五年矣。雖不能如足下皋比坐擁。有三千徒衆之盛。然日與伶人。豫州越縣。亦不曾如從者童子之數也。近日腳力不健。絕不出門。日惟删改舊詩。已經付梓。其刻成童山詩集四十卷。文集二十卷。從京中鼎元處覓京塘寄來。不知能收到否。天涯海角。料難一面。倘不浮沉。見予書。不曾見予面也。紙短話長。縷縷不盡。

答姚姬傳同年書

憶庚子歲。僕由粵學回京復命。道出桐城。未至十里。正思登堂。忽見長鬚執簡旁立。問之。即君僕也。適從我心。即不至館。值排君園時已昏黑。拜太夫人于燭光之下。並及見諸子。與足下剪燭話舊。五更乃去。到京後又承乏畿東者二年。即緣事發伊犁。幸以萬金贖歸。今家居又十年矣。久不通耗。今接來書。乃知足下掌教金陵。起居佳勝。爲慰。嘗問何以伏處而不出。是見關心。弟之所以伏處而不出者。有三意焉。其一、一生賦性至戇。過于剛正。不慣外任。誠恐再遭傾跌。不知何處又覓萬金也。其二、多與宰相爲仵。書稿則得罪于阿舒二公。揭長則得罪于英公。雖寃結前生。事由同官釀成。而內面同部。外面同省。事皆由永姓一人慫恿。詩曰。永言配命。當安命也。其三、一生以淸廉居官。本無贓累。原可捐還。而首相當國。非賄不准。若一入其門。便爲其黨。誠恐冰山見日。遺臭萬年。此則寧終身廢棄。而不肯爲也。昔年足下爲刑部郎中。例陞知府。告病而歸。當時頗怪之。今乃服足下之高見也。昨足下書來。以我日逐優伶。以爲誠有以自樂。非圖樂也。目見時事之非。不可正言。誠恐遇事之時。一朝累及。故日以優伶自污之。特不掛爲一二俗人言也。不得見足下。每于袁子才集中見足下之詩。不曾見足下也。聞君有賢子。已中壬子鄉試。大勝吾子。可喜也。又附新著九經說十二卷。三傳國語補注四卷。現已開雕。刊成乞寄一部。如有書乞交城中敝同年王心齋純一。轉交紅花船可至。

答關歸道唐芝田書

淚有情又似無情。嗟乎。淚何多事也。自別君後。獨上駛輿。不知何故。淚滴如水。拭之愈多。誠以我二人年俱半百。此時皆欲各歸故里。後會未定何地。一轉背間。去吳去蜀。音容萬里。宇宙甚大。誰可與言。古人云。黯然魂消者惟別。殆非誣也。僕本多淚。因君衰絰之中。恐觸痛懷。故力爲忍之。至一分手。而淚遂奔湧。譬如黃河之水。百計隄防。使不得遂其性。而稍有疎虞。遂大肆潰決。蓄極思放。故一瀉千里。而莫之能禦也。又念令弟雲田。爲人洒落。瀟灑如王恭之柳。令嗣君磊砢英多。亦似阿戎可語。令坦本故友之子。關關不羣。凡皆難爲別者。此又淚之支分派別。迸流而不窮也。僕自通買舟南下。本意欲放遊吳越。歸船時再遊台蕩。與君作一月遊。並將僕此後出處。商質于兄。藉一二言而決。不期舟次濟南。聞君遭喪。遂無意南遊。先令舟至汴。一晤故人。乃一既見止。即留苫側。朝夕共話。勸予世路崎嶇。山林可樂。不如早遂僕之

行遊。遂藉此一言而決矣。因立遣人命姪遊從夏鎮回通。僕亦由濟南而回。定以十月同歸劍南。不作出山想矣。非君知我者。誰解爲是言。以是淚愈忍。出愈多也。君亦知僕多淚。又流許以安之。言明春安川孔毒入巢。候僕來維揚。同夢樓先生共遊西湖。約以正月過江。君勸僕歸是矣。又爲此言者。亦明以慰吾淚。而淚先知之。故拭愈多。淚愈出也。淚之好事如此。而君又故爲引之。出城使人祝行。次河使人候渡。下店使人饋贐。淚至此亦枯矣。亦無可報命矣。當此之時。淚勢稍減。遂一拭而止。亦如河勢少殺。略加埽而已合能也。君試至此。必破涕爲笑。則又君之爲吾淚所誑。然究不知是涕是笑。或笑是涕、涕是笑。故作淚說一首鄭寄。君熟於內典。請試參之。

寄鳧塘雨弟書

開初八日便行。何其速也。婦毋在京。自應早侍。書來。促予冬至前相聚。松楸之處。人孰無之。然老境父與子皆避難遠出。此必能諒也。歸期未定。即令相聚。總付一別。反增惆悵。故寧遲回。兩弟詩文。幷徐和穀無激昂蹈厲之音。其不及阿兄處在此。其高出阿兄處亦在此。譬諸水然。峪匡束峽。懸流倒瀉。非水之作也。其中必有怪石奇峯以激之。而後奮而爲雷霆。散而爲風雨。遊者爭賞其巖之競秀。壑之爭流。以爲千古奇勝。而挐舟者望之而心驚。稍一不慎。則舟爲齏粉。而人皆沉溺焉。雖奔騰至海。而多衝決之患。是故矜才使氣者。工于得禍。若長江大河。則不然。瀰瀰平流。無岸無涘。一望了不異人。而舟楫濟焉。水族生焉。浩浩湯湯。徐行而至于海。故其源遠流長。不見其奇而多厚福。其前所言。則阿兄之詩文也。故見爲奇者。亦見其禍。其後所言。則兩弟之詩文也。故見爲平者。實見其福。爲人亦然。愚自去年來。便無意於人世

於人非不渾厚也。而渾厚反得刻薄之報。於己非不斂跡也。而斂跡反招侮辱之來。微有虛名。而即以名見困。並非營利。而返以利累身。肝膽空傾。孤獨無恃。百謀不遂。諸事如期。惟願于人跡不到之處。漁樵不問之鄉。結一茅庵。以老天年足矣。朽木不中斧斤。蟲蛾何須再羨。猶欲強顏人世。猶之斷澗絕航。安望至海。愚則已矣。兩弟勉之。以兩弟英年蓬勃。島測所到。如水之行。不疑不至于海也。去年鳧塘有見懷詩云。著作留天壤。功名付太虛。可謂深爲我幸。墨雖亦有何云。詩人例窮遷。獨士多坎坷。則又深爲我悲。幸我固非。悲我亦非也。而今而後。悲與幸皆置罔聞。我之爲我。一付之蒼蒼之彼天而已。尙何言哉。尙何言哉。

與嚴著州論嘓嚕第一書

論嘓嚕莫備於近日邱公論狀。公諱仰文、號省齋。湛陽人。雍正癸丑進士。仕官南充知縣。故知之最詳。見于所著頤松堂集。其言曰。嘓嚕、良民之蠹賊也。稂莠不除。嘉禾不生。又肌膚之疾痛也。跌盤不去。則元氣不服。誠哉是言也。蓋嘓嚕種類甚多。大約始乎賭博。終于竊劫。其中酗酒打降。勒索酒食。拐誘幼童。殺人放火。或同夥自殺。皆謂紅錢。下此。掏摸爲生。掐包剪綹。犯法刺面。則紅錢不入。名曰黑錢。大約皆帶刀持棍。其短刀者曰線鱔尾。長者曰黃鱔尾。皆以形似而名。相爭則綁刀於棍。即爲長矛。此嘓嚕情狀也。而其實皆起于窩。有利其潤而窩者。如嘓嚕賭博。店家抽頭是也。有不敢不窩者。如荒山孤店。力不能拒。或場鎮心力不齊。若渠結黨太多。因橫盤踞。隱忍留停者是也。亦有駭於情面而窩者。如先爲嘓嚕。今有賣

財已不入橐。從前同夥來家，承引聚賭。既有挾制，復關顏面，不便袒逐，因緣奸拐。若童年幼者，名曰小兒弟，鬭毆相爭，皆由此起是也。種類不一，皆爲地方害。然未如今日綿州夏家溝、郭家溝聚族而居之甚者。竊以欲除嘓嚕，必先清里甲。里甲清嚴，自駐足無所。然欲清里甲，必先選保牌。川省五方雜糅，流寓無產者多，以湖東、粤西之人任充甲役，按查則有照點，則無有名無實，焉能收效？故保正牌頭，必選老幹有田業、妻室者充之。諭令各戶門牌移去者纔除，新來者註册，此爲第一要着。其次則必嚴約束，立値日稽查之法。某場幾保，某保幾牌，計牌保共若干。某日値某保牌値日，付以印簿硃簽，俾輪流分查，俱傳至某甲保家，有無窩藏，登注明白，立時舉發。如此週而復始，不累花戶，但責保牌，月底一繳一換，則責任專而約束嚴矣。其次則必勤巡視。巡視之法，躬親爲要。僉差下鄉，徒多差擾。捕官職小，彈壓爲難，如前任張捕廳至夏家溝，爲賊匪驅回，周汛司至郭家溝，被賊匪打轎是也。總在印官躬親巡視，擇場分大而離縣遠者，或界連他縣，嘓嚕最易出沒往來者，除因事帶役查巡外，仍不時減裝輕騎，親臨其地，庶里甲、保牌警覺濟，消而法令嚴明矣。其次則必信賞罰，有窩則盡力根究，或某甲保牌狗隱，一經花戶鄰右舉首，則嚴責吏役，倘拿獲嘓嚕到官，則親給花紅以鼓勵之。立致賊匪於死地，除荒山孤店，無益行旅者，即毀其坊巢，諭令別尋生業。其嘓嚕之結隊橫行，酗賭酒肆者，則于通縣場鎮，挨門逐戶，各設齊眉大棍，大書毒打拒捕嘓嚕匪類八字於上，立于門首，以鳴鑼爲號，齊力擒解。既就拘執，不得擅毆。如此，則他處嘓嚕必聞風而遠遁，而庇情窩留者，亦自顧其身家而不爲矣。然此必爲民上者，先以德意宣布之後，以刑法濟一之。則民皆有恥而無犯，又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明公自到任以來，日惕息於嘓匪，而捕卒不能驅。如近日江萬明、萬志橫行南河兩壩是也。意者化民成俗之方，毋乃稍疎歟？敢布腹心，伏維裁奪。

與嚴署州論嘓嚕第二書

昨以嘓嚕橫行，致書商酌，承不棄芻蕘，俯加採擇。江萬明、萬志已經毆斃，闔州稱快。然尚有株根未盡者，如夏家渠及陳單鉈現流入敝庄鄰園，白晝劫取衣物，今已命家丁擒獲，縛送至案，業蒙明公收卡。然愚尙有不能已于言者。伏以窩戶者，嘓嚕之總頭也；捕役者，嘓嚕之護身也。窩匪不去，則嘓匪難除；而捕役不清，則嘓嚕難盡。故清窩之法，尤必先清捕役。前所云欲清窩戶，責之保牌，懸以賞格，法誠至善。顧保牌有首者，有不首者；有不首者，有利其分潤者，有不敢與爲仇者。計其急公向上之心，多不勝其自保身家之切。縱本官經歷所至，聞風暫避誠有之。若云所過一清，則未也。是非確訪嚴拏，淨其巢穴不可。夫遠賊必有近腳，坐地亦可分贓。如近日之廖老四，乃嘓嚕之頭目也。而藏於里甲宋士義之家，已經下甲百三十人具報在案。而下甲捕役王燮又從而爲之隱蔽分肥。此愚所謂根株之未盡也。夫人皆知嘓嚕之情狀蹤跡，藏匿寄頓，惟捕役知之爲甚悉。而用捕役以治之，又百無一効，其故何也？嘓嚕一種半係革捕，此縣犯案逃充彼縣，類與各捕聲息相通，因緣爲姦。官費之百，不如豢盜之一；盜之取利，十倍于官。夫是以嚴刑重賞而不應者，爲僞其同類也。是以是散之保牌，既遠而難周；而屬之捕役，又狡而善匿。俗所謂嘴上而不嘴下也。是以獄訟繁興，終日捕盜而盜不息。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惟在慎選差役而已。慎選奈何？凡充役

必擇有田產、有妻室人，明白強幹老練者選充。快壯各班，不加以捕役名號，以本地之居民查本地之奸良，引之左右，究其的實。其平日于某場、某店、多窩、或暫留、或久住，類皆洞悉，即僉副捕役，隨其蹤而防其弊，指名查拿。一有疎脫，惟捕役是問。雷勵風行，出其不意。此與里甲保牌相濟爲功，不得不分別操用。人不必多，惟其實；事不必數，惟其當。此非以斷役爲耳目也。捕役一項，譬如醫家用烏喙治病，不至殺人斯可矣。總之清甲爲清匪之源，清窩爲清甲之根。窩線既清，捕役又妨，斯根株可盡矣。因目下此輩橫行，身受其害，不得不縷悉所見，伏祈指示。

與嚴署州論嘓嚕第三書

前皆論捕役之法，頃登[illegible]覽，近日偶閱邱眾海柴村集中，載小說一條，內有以鼠捕鼠之說，可悟以賊治賊之法，令以錄聞，聊備採擇。其說云：有人患其家多鼠，而貓復與之同眠，因取鼠之雄者數枚，日飼之，待其肥而壯也，始閉之一器而餓之。忿則相食，獸之性也。久之，弱者皆肉之矣。再閉之，一聚一樹，兩強與強相捕，而尤強者出；尤強者出，而強者亦爲之肉矣。閉而餓，餓而相噬，愈久惟存一鼠。此鼠何以獨存，則以其黠而健，能食鼠以自肥也。習與性成，亦自忘其爲鼠矣。忘其爲鼠，而鼠於是乎貓矣。其行鼠也，其性貓也。性似貓，此鼠於是乎可用矣。用以捕鼠，群鼠以爲鼠也，寧知其柔而害物，同類相殘也哉？狎也而莫之妨，奸也而莫之測。包藏禍心，投穴抵隙，鼠之窟阻不知也，鼠之技倆不識也。其捕鼠也，校之貓而倍巧焉。主人愛之，亦倍于貓。校之貓鼠同眠者，奚不啻千萬矣。主人自有此鼠，而群鼠避之，各攜其子女以逃。永夜安眠，無窺屋翻盆之苦，無穿墉耗米之疑。鼠誠主人功臣也哉。久之，鼠與主人行坐追隨，近暱叛。一日，臥于主人之旁，客自外至，見之，訝其陰物，且肥壯異常，擒而殺之。主人傷之甚，葬之隱處，聚土爲邱。亦惟盜之義也。其說如此。此以小人攻小人之術也。始則欲其相殺，不相殺，無以拔其尤；繼復欲其相食，不相食，無以除其害。左傳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客殺之亦無妨也。雖然，以鼠捕鼠，終不若以貓捕鼠之爲正也。然則以賊治賊，又何如以官治賊哉？居官者切當以貓鼠同眠爲鑒可也。

童山文集卷十一

說

性善說

性善者何。性本於天。故善也。天本在氣質之中。而能生萬物。其理固𦆯轉相因。而皆乘於氣質。健順五常之德。莫不昏明純駁。雜見於萬物之表。反正微茫。交乘於一物之間者。氣質爲之也。如天之雨與水一也。然未至乎地。其形象不可得而言也。故人生而靜。旣至乎地。則亦旣爲水。而無復雨之形象。故方言性時。便已不是性。雨之降也。以潔器盛之則淸。以汚泥受之則濁。入花蘂者香。入廁溷者臭矣。不得謂淸香者雨。而臭濁者非雨也。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不得謂雨之在天者。原濁且臭也。故曰繼之者善。孟子所謂性善。與夫韓子之言三品。周子之言剛柔善惡。皆舉淸濁香臭而析言之也。此外一切偏駁之說。可不再喩而知其非矣。

氣說質

天氣而地質。陳了翁之言也。蓋以陰陽言。則氣陽而質陰。以五行言。則陰陽氣而五行質。又錯而言之。則陰陽之氣。凝結而爲質。五行之質。交感而成氣。而氣又有氣之陰陽。質又有質之陰陽。在天在人。其理一也。父母之氣質。自有善惡不同。及受生。所感天地之氣質。亦有善惡不同。和風霽日。善也。旱霾陰霾。惡也。

且陰陽、善惡之機。一日之間。參差交錯。千變百幻。或同時而異地。或同地而異感。不可測也。人適與天合。則氣類必相同。天故與人逆。則氣類必迥異。若瞍生舜。文王生管蔡。自是一時間感得天地之氣質如此。不待辨而知也。

月令氣候闢說

月令氣候之說。諸說各異。升菴云。呂不韋月令。自東風解凍至冰澤腹堅。後魏使入曆。爲七十二候。其所載。與夏小正。淮南時則訓。管子書。汲冢書。互有出入。朱文公作儀禮經傳解。備引之。王氷注素問。亦引呂令七十二候。與今世行呂氏春秋及曆中所載不同。如桃始華爲小桃華。田鼠化爲鴽。下有牡丹華。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麥秋至作小暑至。蟄蟲坏戶下。有景天華。世易通卦驗。亦載節候。而其書今亡。類書所引。若條風至而楊柳津。景風至而搏勞鳴。蝦蟆無聲。涼風至而濕鳴。閶闔風至而蚓吟。日至而泉躍。泉躍卽水泉動也。是古今節候之異。前人已備言之。然考瑯邪代醉編。呂氏月令芍藥華爲二月節。牡丹華爲三月節。今牡丹三月芳菲。而芍藥至四月乃華。此又不可解也。夏小正正月采芸。二月榮芸。已屬不同。而班史曆志。周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周建子。三月爲今之正月。雖曆法因說閏。驚蟄亦有在正月者。然多在望後。不應在二日庚申。及考月令章句。孟春以驚蟄爲中。又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豕韋之次。立春驚蟄居之。衛之分野。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婁之次。雨水春分居之。魯之分野。然後知古以驚蟄爲正月。雨水爲二月節也。爾雅翼古於驚蟄。注云今曰雨水。於雨水注云今曰驚蟄。可見矣。史記曆書今謂孟春冰釋蟄蟲。左傳桓公五年。啓蟄而郊。杜氏注以爲夏正建寅之月。疏引小夏正曰。正月啓蟄。漢興猶仍其舊。太初曆初行。亦未之改。正范蔚宗後漢書乃先雨水而後驚蟄。則雨水爲正月中。啓蟄爲二月初節。自後漢始也。又西漢以前。穀雨爲三月節。淸明爲三月中。先淸明而後穀雨。亦自後漢始。班范二志可考也。明張鼎思云。今甲午正月一日雨水。二月二日春分。三月三日穀雨。四月四日小滿。五月五日夏至。六月六日大暑。七月七日處暑。八月八日秋分。九月九日霜降。十月十日小雪。十一月十一日冬至。十二月十二日大寒。節氣之定位也。考癸丑雜著。元至元甲午正月一日立春。歷至十二月十二日小寒。自元至今。蓋四百年。而再遇紛紛之說。迄未有定。善夫馬氏之言曰。曆象日月星辰。以授人時。自堯以來。未之有改也。舜齊七政。周用五紀。其究一也。蓋日月星辰之往來不窮。或離或合。或贏或縮。進退相代。終始相循者。天以是而命萬物。而人奉之以爲令者。今曆是也。因詳加考定。按月令所載一歲十二月二十四日七十二候。備曆於左。庶使覽者不惑云。

蠢菴說

菴以蠢名。翁自號也。翁號蠢翁。故菴亦蠢菴。或曰。人莫不欲工欲巧。而翁獨以蠢名。其說何也。曰。翁之爲人。無一不蠢也。人皆巧於謀生。而翁四體不動。五穀不分。人皆巧於謀利。而翁掘藏而往。垂橐而歸。人皆巧於科場。而翁上舉楊馬。下效歐蘇。人皆巧於仕宦。而翁說君堯舜。自比稷契。人皆巧於諛媚。而翁直道而行。不言枉道。又其甚。如金錢宜貽子孫也。而翁有則散之。至無乃止。賂賄宜交當道也。而翁閉門不納。

陰垣而避。田宅宜多於賈也。而翁則恬淡自甘。不作求田問舍之人。衣冠以敬朋友也。而翁則草笠布衣。日偏田夫野老之列。尤不可解者。姬妾宜樸素也。而翁獨令之著羅綺。僮僕宜耕種也。而翁獨令之習歌舞。治家宜儉也。而翁則食客數十人。自奉宜節也。而翁則狎客數十輩。記其蠢。則太史公之簡不足詳。而皆其蠢。則吳道子之筆不能似也。故曰蠢也。然究有一不蠢者乎。曰。有。好讀書。

六不齋說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蓋言有為。必先有不可為者在也。學問深。則胸中有主。意氣平。則物不能搖。由是無事而靜。則如太空晴雲。舒卷自如。有時而動。則如雷雨滿盈。草木甲坼。古之人。平時退居。渾如一團元氣。而及其出而應天下之事。則經天緯地之業。皆歸焉。何者。有為者。必先有不為之事。內斷於心也。故夫不為之一念。必先平居內斷於心。而後臨時外斷於事。非汎汎然取辦倉卒。而但曰。我不為而已也。雖然世之可為而不可為者多矣。何必拘以六。而六其就焉者也。以六為箴。是非之界。判如黑白。邪正之路。明如水火。若此者。豈遂云可與有為乎。亦若皆乎無所不為而已。故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霆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波而不疑。夫無不為者。又安能有所為乎。昔吾先大夫治姚邑。曾有六不以名齋。所言皆澤民之事。今余復繼為六不。則又歸本于修身。修其身而能治其國。其義一也。六者何。一曰。不為勢撼。二曰。不為利誘。三曰。不為欲迷。四曰。不為境遷。五曰。不為邪惑。六曰。不為氣搖。

養春軒說

以夏養春。董子之言也。養之如春。班固之說也。余歸田以來。杜門種花。知所養矣。彼上古以八千歲為春。楚南以五百歲為春。非善養者而能如是乎。草木如人。栽者培之。全視其性以善其養。因以養春名軒。以示園丁。推而廣之。存其心。養其性。亦不外是矣。

賣田說

今人有買田者。則人必喜之賀之。有賣田者。則人必鄙之薄之。而獨之俗。多賣己之田。而以其賣佃人之田何也。蓋買田則田為己。有己為政。永久付之子孫。佃田則田為人有。人為政。予奪聽之業主。然則人何樂乎賣己田而佃人之田哉。客有王澤潤者。實賣田以佃予田。余因問之。客曰。是有說也。予家曾祖父以來。祖田不下千畝。而獨俗好分。生子五人。而田各二百畝矣。子又生孫五人。而田各五十畝矣。孫又生孫五人。而田各十畝矣。計十畝之田。不足以食十口之家。又稱貸而益之。猶可支也。吾邑地當孔道。征徭供按糧加派。每十畝徵糧三分。每分加平三分三釐。則一錢矣。雖國課應完。猶可支也。而官府每遇大役。則按糧分鄉保加派。每錢加至一兩。猶可支也。每歲加派十次。二十次不等。則疊至二兩二十兩矣。凡遇過差公館。驛馬。酒水。門包。長隨。書吏。衙役。夫馬。皆于是乎出。而鄉約又借官私派。凡自用。滑田。修屋。飲食。衣服。亦于是乎出。而十畝五分。各耕不過二畝。畝之所入。不敵所出。故不如賣田以佃田。計值每畝五十千緡。十畝得五百千緡。可作賑佃。每五千緡可賑田一畝。五百千緡可賑田一百畝。旣足食。以免室家之饑寒。又無糧以免官役之追呼。業主雖與平分。佃者尚餘小半。終歲勤動。撙節之外。積儲粟豆花布。茅屋之

中。畜養雞鴨猪犬。冠昏喪祭。盡力為之。稍有餘財。買牛生犢。奚為而不樂也。余曰。旣有此樂。則予亦將賣田佃田矣。客曰。是又不然。君曾為達官。有直聲。官紳待以禮也。租有家丁代完。糧差不敢迫也。又例免差徭。里正不敢及門也。所冀者。須世世子孫讀書有官耳。若一日無官。誠恐亦與我輩等也。客旣去。予題謂子孫曰。小子識之。何可一日不讀書也。

童山文集卷十二

考

古文尚書考

古文尚書藏之者孔惠。讀之者魯共王。傳之者孔安國。亂之者張霸、杜林。獻之者梅賾。刪之者孔穎達、蔡沈。疑之者吳才老與朱子。其間紛紛不一。有西漢之源流。有東漢之同異。有東晉以下之傳會。有宋元明及本朝諸儒之攷辨。而終莫能衷於一。按漢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出孔氏壁中。孔子裔孫惠之所藏也。漢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之。與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蝌蚪書。孔安國取其書。考之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多得十六篇。因以獻之朝。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經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書滋多于是矣。安國為諫議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生授清河胡常。以明穀梁春秋。為博士。又傳左氏。常授虢徐敖。敖又傳毛詩。授王橫、平陵塗惲。惲授河南桑欽。王莽時。諸古學皆立。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又采左氏傳書序。為作首尾。凡百二十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

求其古文者。翫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未久。黜其書。此西漢古文尙書之源流也。又按後漢儒林傳云。孔僖魯國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尙書。又云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尙書遂顯于世。劉陶傳云。陶明尙書。爲之訓詁。推三家尙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名。曰古文尙書。漢末之亂。無傳。隋志云。馬融鄭玄所傳。惟二十九篇文。雜以今文。非孔舊本。陸德明釋文亦云。馬、鄭所傳。並伏生所誦。非古文也。孔氏之本絕。是以馬、鄭、杜預之徒。皆謂之逸書。乃孔氏正義云。鄭玄于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一篇。又泰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二十四篇。爲五十八篇。據此。則鄭氏雖遵伏生。而別有二十四篇之書。與隋志、釋文皆不合。若以爲卽張霸之僞書。又與百二篇之數不符。或以爲杜林漆書。馬、鄭所宗。非安國之本。惜馬、鄭之注皆亡。無從考證矣。此又東漢以後古文尙書之異同也。自東晉豫章內史梅賾上古文尙書。稱爲安國之本。云皆太保鄭沖授扶風蘇愉。愉授天水梁柳。柳授城陽臧曹。曹授之賾。源流歷歷。似無可疑。然而舜典亡缺。取王肅本慎徽五典以下之傳補之。齊明帝建武時。吳興姚方興于大航頭得二十八字。上之。遂爲今之五十八篇。東晉孔、鄭皆置博士。齊代惟推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唐貞觀時。孔穎達等撰正義。惟遵安國而不復推尋鄭氏。宋蔡沈作傳因之。遂煥煥然以五十八篇之文爲古文尙書矣。此又東晉以後古文尙書之傳授。約略如此也。然而陸氏釋文明有孔氏之本已絕語。隋又何從得之。況鄭沖之說。他無所見。猶見于何氏論語集解。皆從今文而不從古文。則所援源緒。不無假借。故宋人之疑之者。自吳才老始。而朱子更昌言之。沈之作傳。親經授受。而竟不用師說。別有何互何也。今人日以恪遵朱子爲金城之守。而于此全不知檢。又何也。或曰。危微精一。理學家奉爲宿海。若疑古文。則得罪朱先生口矣。此一說也。自後元儒吳草廬毅然排擊。而趙子昂、王與耕、繼之。明歸震川亦毅然排擊。而羅敦仁、焦竑、梅鷟、助之。近日山陽閻百詩。復作古文尙書疏證。搜羅摘發。幾無完膚。而蕭山毛西河大不然之。以草廬之引漢書已訛。而震川又以訛承訛。不復比較原文。何以杜隱百詩之引史記于年月更疏。特著古文尙書冤詞八卷。謂自漢至晉。古文不亡。稱之爲逸書者。以未列學官也。隋所上者。乃孔氏之傳。非經也。大聲疾呼。其護之者甚力。除姚黃黎洲是百詩。而海昌朱流康同西河。一時皆窮經有名者也。不中朱竹垞撰經義考爲之調停。而心亦不以古文爲異。曰是書久頒學官。其言多綴輯逸書成文。無大悖理。譬之汾陽漢鼎。雖非黃帝所鑄。或指爲九鼎之金。則亦瑞之。卽如小戴禮王制、月令、緇衣篇。明知作者有人。未嘗廢而不習。至易之序卦。李清臣、朱震、王申子、皆疑其僞。要不得而去焉。其言折衷和平。一時翕然。推爲定論。而愚則謂不若分而論之。以消紛紛之訟。完伏生之本。以紹二帝三王之絕澤。判孔書成編。以揚道學之鼓吹。化爲楚漢之鴻溝。可矣。

唐德宗公主和親考

四川通志。西藏卽西吐蕃地。自唐孝德皇帝以公主下嫁番王。和親之後。始與中國通往來。西藏志亦載此事。按終唐之世。以公主下降吐蕃者二。一爲太宗。一爲中宗。並無德宗下嫁公主事。其始末有不得不

爲之考者。按唐書。貞觀八年。贊普棄宗弄讚始遣使朝貢。太宗遣行人馮德遐往撫慰之。見德遐大悅。聞突厥及吐谷渾皆尙公主。乃遣使隨德遐入朝。多齎金寶。奉表求婚。太宗未之許。使者旣返。言于弄讚曰。初至大國。待我甚厚。許嫁公主。會吐谷渾入朝。有相離間。由是禮薄。遂不許嫁。弄讚遂與羊同連發兵以擊吐谷渾。吐谷渾頓不能支。遁于青海之上。以避其鋒。其國人畜並爲吐蕃所掠。率其衆二十餘萬。頓於松州西境。遣使貢金帛。云來迎公主。又謂其屬曰。若大國不嫁公主與我。卽當入寇。遂進攻松州。都督韓威輕騎覘賊。反爲所敗。太宗遣吏部尙書侯君集等率步騎五萬以擊之。斬千餘級。弄讚大懼。引兵而退。遣使謝罪。因復請婚。太宗許之。弄讚乃遣其相祿東贊致禮。獻金五千兩。其餘寶玩數百事。貞觀十五年。太宗以宗女文成公主妻之。命禮部尙書江夏郡王道宗主婚。持節送公主于吐蕃。弄讚率其部兵次柏海。親迎于河源。見道宗。執子壻之禮甚恭。旣而歎大國服飾禮儀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及與公主歸國。謂所親曰。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國者。今我得尙大唐公主。爲幸實多。當爲公主築一城。以誇示後代。遂築城邑。立棟宇。以居處焉。公主惡其人赭面。弄讚令國中權且罷之。亦自釋氈裘。襲紈綺。漸慕華風。仍遣酋豪子弟。請入國學。以習詩書。又請中國識文之人。典其表疏。高宗嗣位。授弄讚爲駙馬都尉。封西海郡王。進封爲賓王。因請蠶種。及造酒、碾、磑、紙、墨之匠。並許焉。永徽元年。弄讚卒。賫璽書弔祭。永隆元年。文成公主薨。高宗又遣使弔祭之。此太宗下嫁吐蕃文成公主之始末也。則天久視元年。弄讚玄孫棄隸蹜贊爲贊普。時年七歲。中宗神龍元年。贊普之祖母遣其大臣悉薰然來獻方物。爲其孫請婚。中宗以所養雍王守禮女爲金城公主。許嫁之。景龍三年十一月。又遣其大臣尙贊吐等來迎女。中宗宴之于苑內毬場。四年正月。制曰。自文成公主化往其國。因多變革。頃者贊普及祖母可敦酋長等。屢託舊親。請崇新好。金城公主。朕之少女。豈不鍾念。但爲人父母。志息元黎。若允乃誠祈。更敦和好。則邊土又寧。遂割深慈。爲國大計。築茲外館。聿膺嘉禮。降彼吐蕃贊普。卽以今月進發。朕親自送于郊外。（全文見唐文）於是以左衞大將軍楊矩使焉。其月。帝幸始平縣。以送公主。設帳于百頃泊側。引王、公、宰相、及吐蕃使入宴。中坐酒闌。命吐蕃使進前。諭以公主孩幼。割慈遠嫁之旨。上悲泣歔欷久之。因命從臣賦詩餞別。曲赦始平縣大辟罪以下。百姓給復一年。改始平縣爲金城縣。又改其地爲鳳池鄉愴別里。公主旣至吐蕃。別築一城以居之。睿宗卽位。御史李知古上言。姚州諸蠻先屬吐蕃。請發兵擊之。遂令知古徵劍南兵募往經略之。諸蠻乃引吐蕃攻知古。殺之。仍斷其屍以祭天。又張敬玄爲安西都護。又與吐蕃比境互掠。時吐蕃內雖怨怒。外敦和好。楊矩爲鄯州都督。吐蕃遣使往遣之。因請河西九曲之地。以爲金城公主湯沐之所。新唐書。元宗開元二年。其相坌達延上書宰相。請載盟文。定境于河源。未及定。遂延將兵十萬寇臨洮。楊矩自殺。帝怒。下詔自將討之。會王晙斬首二十萬。洮水爲不流。帝乃罷行。吐蕃本以河爲境。以公主故。乃橋河築城。今毀橋復守河。吐蕃遣宗俄因子到洮水祭死士。且請和。稱敵國。詔不內。金城公主上書。求聽修好。且言贊普君臣欲與天子共署誓刻。帝謂。前盟足矣。不許。舊唐書。元宗十七年。朔方大總管信安王禕拔其石堡城。斬首四百餘級。生擒二百餘口。獻其俘因于太廟。於是遣使請和。忠王友皇甫惟明因奏事。而陳通和之便。請遣使

往觀金城公主.因而約通和.因令惟明及內侍張元方使吐蕃.見贊普及公主.具宣上意.贊普等欣然請和.令重臣名悉獵隨惟明等入朝上表.奉金瓶一、金盤一、金椀一、馬腦盃一、零羊彩緞一、金城公主又別進金鴨盤盞等物.詔御史大夫崔琳充使報聘.仍于赤嶺各豎分界之碑.約以更不相侵.時吐蕃使奏云.公主請毛詩、禮記、左傳、文選、各一部.制令祕書省寫與之.正字于休烈上疏見文苑奏.不省.二十二年.遣將軍李佺.于赤嶺分界立碑.是年.崔希逸爲河西節度.與乞力徐殺白狗爲盟.各去守備.掩襲之.大破于青海上.吐蕃自是朝貢遂絕.崔希逸以失信.怏怏死.二十八年.復取安戎城.詔改爲平戎.拔.二十九年.春.金城公主薨.吐蕃遣來告哀.仍請和.不許.使到數月後.始爲公主舉哀于光順門外.輟朝三日.此中宗下吐蕃爲金城公主之始末也.由是歷睿、元、肅、代、四帝.皆與吐蕃通聘.此即爲德宗.改元三.建中、興元、貞元.共在位二十六年.建中四年正月.聽御史中丞崔漢衡言.詔隴右節度使張鎰與吐蕃大相尙結贊盟于清水.更載有盟文.而吐蕃旋即叛盟.屢次犯界.至順、憲、穆、元和之間.經劍南節度使韋皐.連次大破吐蕃四十萬.擒尙結贊之子遮遮.後始略寧靜.嗣又歷敬、文、武、宣、懿、僖、昭、光.列八帝.唐室將亡.猶與日磾雖微有朝貢.而和親並無.是德宗公主與吐蕃和親.歷代並無其文.即有豈無公主册號.新唐書德宗十一女.一爲貞穆公主.昭德后所生.早薨.二爲虢穆公主.下嫁王士平.三爲莊穆公主.下嫁張孝忠.四爲臨貞公主.下嫁薛釗.五爲普寧公主.下嫁崔譓.六爲晉寧公主.早薨.七爲文安公主.因爲道士.九爲義川公主.早薨.十爲宜都公主.下嫁柳昱.十一爲晉平公主.早薨.獨八爲燕穆公主.下嫁回紇武義成功可汗.册曰咸安.以滕王湛然爲婚禮使.事在貞元四年.回紇傳.而亦非吐蕃也.回紇在長安西六千里.居娑陵水側.吐蕃在長安西八千里.建國光中.相距二千.所謂風馬牛也.安得云德宗與吐蕃和親乎.推原侈志.及四川通志之誤.必因西藏大詔前.立有唐德宗與吐蕃盟碑.有甥舅二主一語.遂不詳其實.而以爲德宗公主下降吐蕃.殊不知甥舅者.以太宗、中宗.和親在前.世世可通稱也.所謂甥舅之國.豈得即歸德宗.盟雖有之.並未和親.又豈得以盟即爲下降乎.亦不考之甚矣.至于西藏乃吐蕃西隅.亦不得即云吐蕃.史謂.吐蕃東接涼茂松嶲.南至婆羅門.西至疎勒.北至突厥.地方萬餘里.舊唐書謂.劍南西山與吐蕃接壤.武德以來開置州縣.立軍防.即漢之筰路.拔筰即邛.筰與雅州通打箭鑪.即今之藏地也.

李太白故里考

人莫不自耀其所居之地.而欲耀其地.莫不先誇其地所產之名人.即偶爾流寓.亦必聚而訟之.所謂爭此朽骨如天球也.然不必爭而爭之.未有如我彰明之李太白者.自唐李陽冰序其文.劉全白撰其墓碣.皆云.廣漢人.而論白者.或曰隴西.或曰山東.不知白實生於綿之巴西也.唐范傳正誌其墓曰.白.涼武昭王九世孫.昭王隴西人.隋末子孫.以罪徙西域.神龍時.白父客自西域逃居綿之巴西.而生白焉.即今彰明之青蓮鄉也.一作清廉.在漫波渡.離城三十里.右爲天山.所謂匡山讀書處也.所書云.白既隱岷山.舉有道不就.隱匡山.蘇頲爲益州長史.見異之.則是白始終一蜀人也.中間遊跡縱酒.以張垍之讒.浮遊海岱.子美所謂.汝與山東李白好.蓋白於時流寓山東.亦猶子瞻之在黃州.即以臨皋岐亭之地.號爲東坡

居士也.如曰太白山東人.則子瞻亦黃州人哉.彼曾鞏新書.不察其實.遽云.白.山東人.父爲任城尉.因家焉.而即以任城令廳有白之祠.尚存爲證.何其謬乎.古語云.遠望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不亦悲乎.

辨

海棠香辨

海棠.獨各也.蜀之海棠皆無香.而惟昌州有香.香國之號.由來舊矣.然而香不獨昌州爲然.凡蜀海棠皆有之也.先大夫曾手植一株.在補過亭東.垂五十八年.大幾成拱.下有木香古架.幡爲其上.相與爭繁.此茂.其枝叢密.其葉繁綠.每春花時.綽約滿條.外淺絳而內深紅.胭脂萬點.猩血千苞.然童而習之.未嘗知其香也.今年正月二十八日.余以海棠將放.不欲使受木香之欺.命園丁斫其剌藤.別豎棚架.引蔓使上.於是撥雲見天.而凡海棠之皆罥于蔓莖.受制于蟠屈者.皆理之、伸之.而後海棠之精神、面目.煥然畢露.然亦未知其香也.一旦含苞滿樹.掩戶靜坐.清風徐來.其香酷清.不關、不斷.細而領之.非梅、非杏.乃出海棠.奇哉.何向之無香.而今乃香也.何向之不知.而今乃知也.豈以予爲知音者.而故貢其香以求知耶.抑久爲非種之繳.素傷匪人之比.而今渣滓去.清虛來.乃揚眉吐氣.一吐其香.以報予耶.由前而推.則知己我也.由後而推.則感恩我也.感恩我不敢.知己我或然.嗟乎.天下欲求一知己感恩、而不可得.豈獨海棠也哉.昔羅江東隱在錢塘.手植海棠一株.宋王黃州爲贈題詩.有江東遺跡在錢塘.手植庭花滿院香.花木考謂.觀此杭州海棠亦香.不獨昌州.非也.蓋知己則臭味相投.故衆人不聞.而已獨聞也.王黃州亦江東之知己也.

銘

天然床銘

羅江邑令楊君周冕.好奇士也.素知先大夫有奇癖.得古栢根于邑之東土.掘而贈先大夫.川百夫.溯江牽挽.而安置于醒園.命曰天然床.余作樹根亭以置之.而爲之銘曰.

將以爲器耶.不足以盛酒漿.將以爲材耶.不足以盛棟梁.非几非案.非圓非方.不雕而有花藻之華飾.不琢而有蛟龍之飛翔.可坐可臥.可盃可觴.任我蓆天席地大醉千場.而總不失天機之鼓舞.以遂其天倫之樂.因命之爲天然床.

贊

題方模尊甫五世家慶圖贊 并序

方江河系出楚之嘉魚.名門舊族.簪纓累代.其先亦漢水望宗.遷蜀錦官城.喜其地沃.家焉.今五世矣.詩禮傳家.累仁積德.雍雍一堂.余今夏晤次君模於崔新安處.手持一圖.屬余曰.此五世圖也.余老.父母今年壽俱八袠.乞題.余竊喜五世俱慶之爲僅見.又皆臻大耋.尤爲僅見.允之.翌日謁其太翁.則鶴髮童顏.步履如飛.手不杖.眼不鏡.如四十歲人.子孫森如立竹.又皆挺秀不群.正易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也.因題曰家慶圖.贊曰.

蒼松翠栢。其長耶。長江大河。其號耶。蘭桂森森。其天之所以報耶。何以一室。有酒同酌。何以賞春。有花同目。何以見歲月之綿長。有鶴有鹿。吁嗟兮。惟有斯人。而後有斯福。

禮江禪師像贊

道箇和尙。有些異樣。不長不短。不瘦不胖。遊遍名山。讀遍釋藏。從實用功。從空做相。功則孳孳烈烈。空則坦坦蕩蕩。不參禪而談禪者。供不能屈。不拜懺而禮懺者。無不皈向。指起拂子。豎起錫杖。人皆謂當今行腳和尙也。而不知滿口長髯。乃前身五百阿羅漢中之達摩變相。

約

西川李氏萬卷樓藏書約

余奉先大夫石亭公訓。嗣後族衆丁繁。子孫有願析產而居者。除將田宅均分外。所有萬卷樓家藏四十櫥。分經、史、子、集四部。每部十樹。皆簽記書名。有書目三十卷。名曰西川李氏藏書簿。子四人共管看守。不許分析。仍時添買續登書目。補注于後。如衆房有愛書佳子弟。亦許自備紙札。就樓寫讀。不得擅攜一紙下樓。誠以各書皆累代前人。或手自鈔錄。或得於重價。聚之甚難。散則甚易也。余題樓聯有句云。科第延三巴。是祖父忠厚所貽。已經三世。書香留百代。願子孫謹嚴封鑰。無失一篇。職是故也。凡諸子看守此書。亦應傳戒丁寧。毋令風飄雨滲。蟲齧鼠嚙。每開樓時。尤須小心烟燭。過六月六日曝書畢。即仍照經、史、子、集四部。依次安放樓上四十櫥中。毋得錯亂。方不負祖父付託苦心。倘傳之久遠。或偶遇不肖子孫。欲分書籍。及擅借與人。甚則或因家貧。將書擅賣一本與人。此則非吾子孫也。許衆房子孫。聲明家長。即執此約。鳴官究治。願後來各老公祖父臺。垂憫其祖父鈔贖之苦。以重懲之。感且不朽。亦願吾子孫。世守此訓。毋辱祖先。以招唾笑也。戒之戒之。

童山文集卷十三

跋上

華陽國志跋

華陽國志十二卷。較俗本多卷十中下卷。蓋書賈僞知換次卷數刊刻。未審中下即在第十卷內。復分中下二卷耳。是本蘇郡朱文游所藏。有惠氏鈐印。爲紅豆齋舊物。乾隆戊戌仲秋。修撰金榜得此本于丁小山。爲從來未見之足本。新安程晉芳魚門、書以相貽。較之漢魏叢書。幾多至一半。殆較精詳。博雅典覈。金榜以余蜀人。此志爲蜀諸志之祖。漸愛以貽。余合諸志參之。益深服膺。因梓而行之。其偏傍字畫。悉照丹稜李氏宋本不妄改一字。有與諸刻不合者。則分注於下。至各家刻華陽國志。體例各不同。究以李叔廑爲定本。故卷首仍用李序。以各序附於卷末云。

古今同姓名錄跋

梁元帝撰古今同姓名錄。見於梁書本紀。及隋書經籍志。皆作一卷。此題三卷者。合陸善經所續。元葉森所補而名也。夫司馬遷不知有兩子我。故以宰予爲預田恆之亂。不知有兩公孫龍。故以堅白同異屬之孔門弟子。然則此錄非但綜覈、備談資。亦讀史之要務也。較宋陳思之小字錄、郭萬里之別號錄。其有功史學。豈待問哉。至如明余寅別撰同姓名錄十二卷。周應賓又補一卷。近日王廷燦又補八卷。雖較此

加詳。適形其啓椎輪之始。則舍此無由。

主客圖跋

余視學粵東。見坊間有翻廣闓學紀唳嵐所輯唐張爲詩人主客圖一册。居然善本。可以復還舊觀。但字多訛舛。且梨棗亦不佳。因覓工書另鈔之。以成紀之美。唐人著作見於世者寥寥矣。雖得其半璧。猶作完視。況實爲全璧乎。

廣成子解跋

宋晁昭德郡齋讀書志廣成子解一卷。眉山蘇氏撰。軾取莊子中。黃帝問道於廣成子一章。爲之解。按迂菴雜之。其序略曰。某晚聞先生爲賢中安故與先生議論。然先生許我不苟。翰墨俱在云。按東坡此書語極精粹。能發人所未發。明范欽曾刻之。今不可復得。而東坡全集亦不載。幽棲當日單行之本云。

烏臺詩案跋

烏臺詩案一册。宋蜀人朋九萬撰。蒐蘇軾由祠部員外郎直史館知湖州。遭時疑小舒亶等捃成詩禍。拘禁之原案也。附以初舉發章疏。及謫官後表章、書啓、詩詞等而成之。直齋書錄解題作烏臺詩話十三卷。明百川書志作一卷。今所得宋本合爲一册。不分卷次。則非十三卷之舊本矣。書中遇朝旨等字俱擡頭。豈爲宋人删併之與。抑所附章疏、表、啓。皆後人附益之歟。

索履子跋

索履子序題作宋　大理評事張弧撰。分履道、履德、等十四篇。其詩。唐藝文志不載。宋志作一卷。題誤。而晁昭德郡齋讀書志、陳氏直齋書錄解題。俱不載。今本係明范欽校刻者。雖其中頗有訛錯。然亦不可沒其眞云。

江南餘載跋

江南餘載二卷。不著姓氏。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引言。徐鉉始奉詔爲江南錄。其後王舉、路振、陳彭年、楊億、龍袞、各有書。六家皆不足以史稱。而龍袞爲尤甚。熙寧八年。得鄭君所述于楚。其事皆有六家所遺或小異者。删落是正。取百九十五段。以類相從。鄭君莫知何人。豈卽文寶耶。按文寶、江南人。宋開寶年中爲工部郎。所著南唐近事一卷。自序。三世、四十年。起天福丁酉、終開寶乙亥。據此。則此書爲文寶作可知。蓋近事所未備。續爲此書。故曰餘載。皆泛記雜事。實小說、傳記之類。均可以史目之也。然以備史採。則較諸他書爲典而嚴焉。

宋石瓜州記跋

宋石瓜州記。宋濱川婁駒撰。見於奇晉齋叢談。作甕莊記。今仍原名。陸梅谷云。是書向無刊本。抄誤甚多。偶于馬氏叢書齋頭借得善本。又云。此書不啻左氏之傳春秋。又云。閩古人傳記。最苦史筆粗下。此乃疏中錚錚者。其推崇可謂至矣。余函海一書。意在表章鄉先輩。故梓行之。爾至其書。則陸氏一跋詳矣。無以易其言。故並附載於書尾云。

說文解字韻譜跋

右說文解字韻譜五卷。南唐徐鍇著。後有雍熙四年正月。徐鉉序云。韻譜既成。廣求餘本。頗有刊正。今復承詔校定說文。更與諸儒精加研覈。又得李舟所著切韻。殊有補益。其間疑者以李氏切韻爲正。所言承詔校定者。卽雍熙三年十一月。與句中正等校說文事也。巽巖李氏五音韻譜序云。唐天寶末。陳州司法孫愐刊正隋陸法言切韻。爲唐韻。本朝大中祥符元年。改賜新名。曰廣韻。鍇修韻譜因之。而鉉序亦云。說文之時。未有翻切。後人附益。互有異同。孫愐唐韻。行之已久。今並以孫愐音切爲定。然則是書初亦如鉉依愐音言切也。鍇以開寶八年卒。在雍熙校定之前十年。兄弟並以文學近侍。鍇特精小學。於許氏書闡發尤多。其部敍雖法易傳。然特見義之端。非遂以蔽許氏全書之旨。故鉉苦許氏偏旁奥密。不可意知。今錯以切韻。譜其四聲。爲之篆名。曰說文韻譜也。李舟切韻。唐志十卷。宋志五卷。唐人韻書。孫愐、李舟、皆見於著錄。而行世者。孫愐爲多。故鉉至雍熙時。始得見李舟之書。此內反切。蓋卽依舟本爲之。是二書者、一以存愐韻、一以存舟韻。不特爲許氏功臣已也。巽巖李氏之爲五音譜也。引是書之序。以爲徵偏旁而以聲相近。不若存偏旁於聲類之中。益便披閱。豈知是書之善。正在不著偏旁。則觀者因得復檢其故處。而詳知爲此於說文全書有若總目。然相需而不可相棄也。若巽巖之書。意欲兼有二書之捷。則勢必使人於說文舊本不觀。而觀此止矣。說者遂謂四聲譜而說文亡。豈篤論哉。是書序曰。五音凡五卷。而毛氏引此序則曰。凡十卷。又此本於上聲分上下二卷。而三聲則否。崇文目暨宋志皆是十卷。蓋刻者併爲五卷。

而七聲尙仍其舊耳。

淳熙薦士錄跋

楊誠齋淳熙薦士錄一卷。乃爲吏部郎中時。上宰相王公册子也。首以朱子爲第一。足見知人之明。其餘諸公。各有評論。皆簡當嚴實。卽今考語之祖也。山公啓事不可得見。存此以爲持衡秉鑑之一法。有薦人之責者。其可忽乎。噫。拔茅連茹。古之於易。貴玉賤珉。見之於禮。魚目不可混珠。駑駘不可以並驥。知人何以明。亦曰。公生明而已。

張氏可書跋

張氏可書一卷。宋史藝文志、陳振孫書錄解題、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俱不載。祇文淵閣書目載有一册。而不著其名。惟愛日齋叢抄。引其中司馬光文彥博論僧道一事。稱惟張知甫可書。亦不知何許人也。今考所記。有僕頃在京師。因幹出南薰門事。又有見海賈鬻龍涎香事。是在宣和之初。嘗官汴京。復有紹興丁巳、戊午紀年。及劉豫僭號事。則南中原入南渡二十年矣。蓋其人生於東京。猶及見汴梁全盛之日。故都遺事。目擊頗詳。迨其晚歲。追述爲書。不無滄桑今昔之感。故于徽宗時。朝廷故實。紀錄尤多。往往意在鑑戒。其餘所錄軼事。多他書所未見。足備考證。蓋亦孟元老東京夢華之流也。

倫開證誤跋

李微之在宋。有良史之目。所著建炎以來朝野雜紀。余已校行。蓋自爲南宋人。故半皆目擊。所記特詳。又

七十七冊
31 B
468

有舊聞證誤一書，雜採宋初以來各家說部所載，有關朝章典制者，加以辨論，證其訛誤，而凡軼聞瑣事有所關者，亦並載焉。雖案頭之校本，亦史學之緒餘也。因並爲刊行。其引用語有未注出原人原書者，爲補注於下。讀是書者，亦可服膺井研學史之精，不減龍門矣。

鄭夾漈遺集跋

莆田鄭樵、在漁仲、爲宋名儒，其著作與程朱諸人相輝映。予得其詩文遺稿各一卷，發抒性靈，素位自樂，慨然吾道之旨，及其獻書陳詞，綢中肆外，概然以文章經濟爲己任，讀之令草茅增長氣色，所謂旨大而非夸者歟。陳振孫書錄解題云，樵自著書目一卷，圖書志一卷，其子翁歸述樵遺事，並著書目錄，爲夾漈家傳一卷。余恨未盡讀之，然其略已見於獻皇帝書，及寄方禮部書內，方當遍觀之，以窺其全也。

古文尚書證說跋

古文尚書者，宋王應麟所集鄭氏注而撰爲此書也。其中頗多訛誤，余參考諸書，互相校正，誤者改之，脫者補之，遺者增之，不但鄭元原註，黎然不紊，即王厚齋原本，亦居然完善矣。考古文尚書正義，漢孔安國傳，稱爲正義者，唐孔穎達序，謂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六家也。漢書藝文志敘古文尚書，孔安國獻，遭巫蠱事，未立于學官，較伏生口授今文多十六篇。魏晉以來，絕無師說，杜預注左所引，皆曰逸書。至東晉豫章河內梅頤始得安國傳，增多二十五篇，隋經籍志，祕府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梅始奏之，有鄭書註、馬註，自隋陸德明據作釋文，唐孔穎達據作疏，遂與伏生二十九篇合爲一，據唐以來，劉知幾列入史通，未言古文之僞，自吳棫議之，朱子疑之，近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證，謂鄭元書序註所傳與孔傳篇目不符，其說固確，至謂鄭注亡于永嘉之亂，則殊不然。考隋志，鄭氏與馬注皆著錄，稱所注二十九篇，釋文引之亦同，蓋去其無師說十六篇，故止二十九，與伏生數合，非別有一本注孔氏書也。至又謂稱孔傳以孔穎達之故，考史記、漢書，但有安國上古文尚書之說，並無作傳事，釋文引藝文志乃云，安國獻尚書傳，始增一傳字，則定從傳乃自陸德明，非穎達，惟德明于舜典下註云，孔氏傳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註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又云，粵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所無，阮孝緒七提亦云，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二十八字，耶則出王註無疑，始皇中雖增入此文，尚未入孔傳，故德明云，爾夫古文之書不傳久矣，古文之眞，毛氏奇齡有冤詞辨之，旣詳，蓋深惜逸書之眞，鄭注之散也，故鄭氏特註之，非鄭氏註者，經文不載，誠欲以存逸書于千百之一也，前有伏生經文，乃孔氏古文，目錄俱照原本，此本不多見，余故爲之校而行之，以多訂經傳之訛，故曰證訛，臚列亦有書矣，讐對亦有年矣，未敢一字出諸臆說也。質之賢者，以爲然乎，不然乎。按閻氏又有鄭元註十六篇之名，爲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與古文二十五篇截然不同，此亦原本不載，臚鱗博學多聞，想當別有所據也，姑存而不論云。

岱巖齋筆記跋

余家藏有曹溶學海類編寫本，中載元郭翼雪履齋筆記，而書中有近時袁了凡數語，考翼字羲仲，崑山人，自號東郭生，因以東郭先生故事名其齋曰雪履，常獻策張士誠，不用，歸耕婁上，老得訓導，假歸而終。蘇州知府盧熊題其墓曰遺逸先生，又爲撰墓誌，載翼卒于至正二十四年，其文載宋氏名賢錄中，距順帝北行，尙前三載。袁黃萬曆時人，何由得見，蓋已竄亂非舊本矣。是書江行舟中，偶手雜錄，而議論多有可采，如解尙書兼弱攻昧二句，取張九成說，解論語犬馬有養二句，取何晏集解說，皆爲有見，故爲之梓行。

大學古本旁註跋

大學古本一卷，漢獻王后蒼所傳，在戴聖禮記中，宋仁宗取以賜及第王拱辰，即此本也。然傳者絕少，今所行者，朱子訂本，此外諸家所傳改本，率多僞託，無足取，而古本之完善者，唯王文成之旁註，尙存朱竹垞經義考盛稱之，因重錄之，以爲復古者之勸云。

童山文集卷十四

跋下

山海經補註跋

周書昌太史嘗爲予言，升菴先生著有水經補註、山海經補注二書，疏釋精確，足補酈道元、郭景純所未備，惜水經注早佚，存者惟山海經一卷耳。予亟借而錄之。按何宇度益部談資，水經補注在所見已刻三十種之內，而山海補注，則云已刻未見者，今此本存而彼轉逸，何顯晦之各不侔也。仁和趙一清作水經注釋四十卷，引據原校二十九人，升菴居其首，則先生之書固有存者，予特未之見耳。又本朝檢討吳任臣博採衆說，作山海經廣注，見於浙江採輯遺書總目，予近日乃見其書，中多取先生之說而折衷焉，則雖不見升菴全書，亦可窺其一斑矣。

莊子闕誤跋

莊子闕誤一卷，見於焦竑所刻升菴外集中，每條下所附，則採升菴經子難字中之莊子難字也。難字一書，余偏採未獲，故仍之。按明代著書博洽者，無過于升菴與竑，而竑有莊子翼八卷，末亦載莊子闕誤一卷，不題升菴作，直據爲己有，明人好襲，竑尙不免，他何論乎。

古雋跋

古僞者，升菴讀諸書摘錄古僞之語，以備觀覽者也。前唐馬總有意林五卷，皆摘諸子語，然未有成段錄者。此則一段一篇皆摘之，其體例又在意林之上。有此書則近時坊刻之諸子彙函、諸子奇賞、金丹粹白之書俱可不讀矣。

哲匠金桴跋

哲匠金桴，升菴所採錄之韻府也。考諸鄭箋，築墻者桴聚壤土，盛之以虆，而投諸板中，工匠之所必需也。借之名言麗句，隨所得而投之囊中，故以名書爾。此書扶艶詞林，搜奇筆海，上溯周、秦、漢、魏，以至宋、元，凡古之經、史、子、集，語關對偶，皆擇其精者錄之，實藝詩詠者之仙槎也。每條皆注人名，或小解釋于下，出語極古。按書內四支韻子欲居九夷，自註云：余謫滇南，同年提督孫繼芳命知州獨古建鳳婦亭于趙州以居余。則此書乃戍所借以消遣，而後學寶之，且以爲詞學者以沾丐焉。故外間刻本尙有云。

均藻跋

楊升菴說文先訓云：古字無韻字，均即韻也，從禹倡切。按鶡冠子曰：韻，均也。均，不同聲也。升菴平生精于韻學，而此書則雖依韻編次，單爲詞翰設，不言韻也。大抵非詞藻古艶者不錄，故曰韻藻，與哲匠金桴書異，而體同。但彼則摘其對偶，此則摘其散句；彼取之各人文集，此取之經、史、子、各書，故彼以人名註，此以書。此徵不同也。每條亦小有注釋，或別引書以爲證，皆先生原本云。

古音駢字跋

升菴博極羣書，旁及鐘鼎銘識，其於字之相同而互用者，作爲古音駢字四卷，以補說文玉篇之闕。昔先生補注山海經，於䧿山條下注云：䧿，古字，後人改刻作鵲。此等古字宜存之甚矣，今人之多妄也。

畫品跋

唐李嗣眞續畫品，錄其家作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各第以三。朱景元名畫錄，目分神、妙、能、逸爲四品。宋劉道醇作五代名畫補遺目錄，有神、妙、能，而不列逸品。蓋筆精墨妙，根于人心，士各有好，不可泥也。升菴自十一二歲時，與季父瑞虹、龍岷二公論畫、作詩，大蒙訢賞，見於年譜及此編所自記。今觀其詞，幽通微妙，能得畫之神髓，令閱者於言外得之。昔東坡論王維、吳道子畫詩，末句云：吾觀二子皆神俊，又於維也斂衽無間言。玩斯言也，蓋即東坡之所以品畫者乎。觀升菴品畫者，即作東坡詩觀可也。

滇載記跋

滇載記者，升菴居滇所記蒙段七姓之事也。七姓者，張氏、蒙氏、鄭氏、趙氏、楊氏、段氏、高氏，即史稱西南蠻靡莫之屬也。其屬以千數，而滇最大。元封中以兵臨滇，王舉國降，時未有稱，及張氏受姓，後世遂爲長司。然七姓之中，維蒙、段最久。升菴戍滇時，求蒙、段之故于圖經而不得，則其籍于仙家，有白古通元峯年運志，其書用僰文，并兼象數，稍爲删正，令可讀，故曰滇載記。蓋原有是書，而先生删飾之也。滇久已爲內地矣，覽此記也，猶想前從事列僞落而郡縣之、馴鱗介而衣裳之之景象也乎。

世說舊注跋

宋臨川劉義慶撰世說新語三卷，梁劉孝標註。段成式酉陽雜俎引作世說新書，不知何時改作新語，相沿至今，不能復正。唐藝文志作世說十卷，有劉孝標續十卷，今其本不傳。書錄解題作三卷，與今同。攷據注藻所云，原錄二卷，首爲考異，繼列人物世譜、姓字異同，末記所引書目者，則又佚之久矣。孝標所註，特爲詳贍，故高似孫緯略亟稱之，其糾正義慶之繆，尤爲精核，故與裴松之三國志註、酈道元水經注、李善文選注，皆考證家所不可少之書。但多爲後人刪存之，可惜。升菴自序，孝標全本予嘗及見之，故爲此書以補孝標之佚，則意所佚之續十卷內語乎。雖篇頁無多，可寶也。古書亡者多矣，非有博覽如升菴，不幾佚而竟佚乎。

武后石淙碑刻跋

石淙碑者，武后與羣臣侍宴賦詩紀遊之石刻也。武后，中宗妃，并州文水人，荆州都督士彠之女。永徽六年，立爲皇后。中宗即位，稱皇太后，臨朝，尋自稱皇帝，改國號曰周，自名曌，在位二十二年。中宗反正，諡則天順聖皇后。有垂拱集百卷、金輪集六卷。所觀製字，多見各字書，點畫小異，釋音作十二字，六書略作十八字。今所見石淙共三十九字，除其重復，實十七字也。其中有非古文而后觀者，亦有本古文而后用者。夫古文遠矣，而創意變更者，卒皆起于季世，然亦不止武后也。考通志略云：創意者，炅、舂、炢三字，並音桂，乃秦博士桂眞之後避地，別居各撰其姓之文，而不殊本者。又云：璺音彎、醬音迄、巽音觥、羿音甕、壾音莽、矗音舉、甕音袞、戟音擁，八字，孫亮命子桂據氏命姓，孫氏命子制十一字，惟炔猶得桂聲，而又無義。餘十字聲義兩途俱不通，文而非文，字而非字者也。論變更者，謂昔沽秦人以市買多得爲𠟍，又罪舊作辠，始皇以其似皇字，改而作罪。至于對，復作對，漢文以言多非誠，故去口而作對。隋舊作隨，文帝以周齊不遑寧處，故去辵而作隋。疊舊作疊，新室以三日太盛，改爲三田。騧舊作騧，宋明以爲類鵰，改而爲瓜。形彫之彫舊作垙，葛稚川加彡于右。軍陣之陣舊作陳，王逸少去東用車。邱之山三倉合而爲邸，章貢之水，後人合而爲贛。爲儀部各本一名，分而爲高邑者，漢光武也。鄚嫌近鄭，更而爲莫；豳嫌近幽，更而爲邠，此並唐明皇所更也。荒昏二義，元次山盩隋煬帝合之。古者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三代以來，見于經典，皆率由舊章，未之有變也。自李氏唐亂之主，厭故喜新，自謂非天子不考文，舉日行之古字，假爺制而自爲，亦蔑古之甚矣。況乎出程昏女主，尙何考之有。然自唐以來，世代漸遠，各字書多引之，則亦古文中之一體矣。說者謂后之詩文皆崔融等所爲，則此等又皆出於當時文人之筆，非盡后製也。

跋鶴峯墨蹟十二冊

第一册跋

鶴峯書蹟，多乎醉後握筆，一揃千紙，斜斜整整，肥肥瘦瘦，山壺其態，醒視之，有婉娩如美人者，有秀逸如高士者，無不神氣通貫。此册兩墨、一豎一倒，豎如高士，倒如美人，當是在稍邸生家作也。

第二册跋

孔子曰：與善人處，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芝、蘭自是二種，楚原九歌採三秀于山間，王逸注：三秀

芝草也。此冊象沅芷澧蘭之意。著于水澤淺草中。佐以靈芝。從其類也。芝蘭生于深谷。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為困窮而改節。觀此畫可以知其人。

第三冊跋

世稱三友。竹有節而嗇花。梅有花而嗇葉。松有葉而嗇香。惟蘭並有之。此冊花葉並茂。彌坂盈陂。如置身于蘭輿、宜興諸山。披覽一過。覺渾身皆是香也。

第四冊跋

世稱以墨蘭名家者二人。一宋之趙孟堅子固。一元之鄭思肖所南。所南寫蘭不著土。人扣其故。曰。土被奴子搶去。此雖寓言。以予家所藏子固墨蘭。亦不著土。而下筆自有塵外之韻。可知寫蘭正不須著土。著土則著相矣。雖摩詰所謂盡舍利弗力。去此天所散華不得也。鶴峯此冊。淋漓數筆。毫不著相。殆青出于藍而青于藍歟。

第五冊跋

余生平酷愛楊誠齋。忽有野香尋不得、蘭于石背一花開之句。為工于言蘭。堪為吾輩師。今鶴峯圖蘭于大石之後。數花掩映。若見若隱。可謂工于摹誠齋詩意矣。馬遠猶畫蘭。但解粗枝大葉。恐不能如此體貼入微也。

第六冊跋

此冊專為蘇東坡處士風流水石間一語寫照。畫蘭不極之水。不足以招江離之魂。不極之石。不足以寫汨羅之憾。水瀰瀰兮石齒齒。悵蘭英兮一望千里。神乎技矣。

第七冊跋

宋郭麟孫題子固蘭蕙圖云。寫蘭以左筆為佳。此圖筆筆向左。皆作俯披風偃之勢。洵神品也。香風一夕從西來。數片湘雲忽吹墮。吾將為鶴峯詠也。

第八冊跋

學畫必先能書。蘇黃集中每言之。故古人畫墨竹者。多以籀、篆、飛白、章草、法行之。余謂畫蘭亦然。不明乎側、勒、努、趯、策、掠、啄、磔之勢。雖畫不工也。鶴峯書本二王家法。故其畫蘭。亦由八法中出。本無他異。人自不知爾。有識者必以余為知言。

第九冊跋

此幅別出新意。於幽篁叢竹間略撇數葉。更覺神韻生動。元僧覺隱曰。我嘗以喜氣寫蘭。以怒氣寫竹。蓋謂蘭葉勢飄舉。花蕊舒吐。得喜之神。竹枝縱橫錯出。如矛刃森向。得怒之氣也。鶴峯為人蘊藉。與余交累月。但見其喜。不見其怒。故終覺蘭為優而竹較次。

第十冊跋

詩與畫相表裏。未有能畫而不能詩者。鶴峯詩名為蘭所掩。故人皆知其能畫。不知其能詩也。壬子夏。寓

綿竹時。嘗獨遊祥符寺。醉後戲寫墨蘭于壁。自題云。設憐芳草滿天涯。東抹西塗興轉賒。偶掛禪林成潑墨。不知是我是蘭花。余異日過見之。笑曰。鶴峯乃蘭花精也。今此冊專寫蘇東坡知是風流艷客魂詩意。則又可稱蘭花神矣。

第十一冊跋

墨蘭大要以淡為主。所謂淡者。天骨自然。脫去塵俗也。故不作聲色。愈淡而愈工。若有意為淡。去之愈遠矣。姜白石論書云。亦須人品高。李日華亦曰。人品不高。用墨無法。乃知鶴峯墨蘭之高。亦由人品高也。

第十二冊跋

鶴峯既工墨蘭。又工集詩。集蘇外。尚有所集王漁洋題蘭五古截句。皆極天衣無縫。而心印尤在玉局。故作膽瓶插花冊。以示瓣香供奉之意也。王右丞詩云。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吾于鶴峯亦云。

童山文集卷十五

祭文

祭叔其勝文

嗚呼。七世孤本。奮傳吾族。不有耕者。何以能讀。羅江科名。我父開先。不有襄者。何以獨賢。譬諸齒唇。亡寒相護。譬諸手足。抑搔相須。自英烈公。創立田園。吾父帶經。吾叔鋤犢。自登第後。定省是缺。吾父彈冠。吾叔守業。以此成家。內外無他。不逾十年。甲第巍峨。以此裕後。漁獵經史。子姪四人。昆仲繼美。凡此之類。皆叔之勸。憐其辛苦。無以報功。自弟出繼。感叔仁慈。天恩纖體。錫以麟兒。自父之亡。推叔之誼。七十古稀。共樂林園。自期待宦。貽叔以封。仰惟孝友。火藥藥蟲。自姪歸里。跬步不出。酒食過從。晨夕穆穆。謂叔頑健。掉頭無恙。豈知遽逝。丹旐翩翩。自叔之病。姪在什邡。聞訃奔歸。叔已殯殮。聞叔之亡。展念七弟。成叔疵言。酸鼻潤襟。今當歸梓。姪在台山。望雲而慟。促裝來還。今當撤奠。姪具錢帛。撫棺而祭。神其來格。嗟叔無疑。有子克荷。喪不失禮。稱家無闕。嗟叔無歉。有姪立傳。光輝宗譜。是非審覈。東至普陀。北至幽燕。人跡不到。叔已往還。片帆巫峽。疋馬建昌。人力不能。叔已身嘗。躬受褒封。非子寵錫。晉兒老翁。其誰能及。老始得子。又見成人。白髮諸兒。其誰效顰。嗚呼我叔。可以無憾。倘是姪言。含笑一醉。

祭叔香如文

嗚呼我叔，其果亡兮，歲在龍蛇，賢人傷兮，乘彼白雲，在帝京兮，山川險阻，望歸航兮，自春徂秋，經徐揚兮，
江湖多風，逆水拍兮，木葉既下，波濤狂兮，巫峽猿啼，雁者蒼兮，雨蛟夾舟，如飛翔兮，闔風伏雨，殆備嘗兮，
屠維作噩，乃返鄉兮，望見丹旐，涕淚滂兮，山頹木壞，吾安倣兮，嗚呼我叔，理學希兮，模言楷行，世所推兮，
豈惟猶子，實我師兮，予方乘對，事嚴姆兮，身楚二物，收其威兮，得紫香齋，立梵之兮，蚯蚓蟠龍，謂能詩兮，
千里之駒，含其雛兮，床頭周易，剖析微兮，恭習食葉，借試闈兮，若有一个，先得驪兮，宰予朽木，乃追隨兮，
柳不染衣，為神誤兮，扁舟南下，狼如雷兮，我父宰姚，在會稽兮，秘圖聚首，年甫期兮，遺祖哀訴，賦離駒兮，
嗚呼我叔，孝達天兮，乍補假裝，刻日還兮，鳳嶺雞頭，虎守關兮，月黑杆斷，嚴叢棧兮，前棧忽明，若有神兮，
攜榴大慟，血杜鵑兮，葬道既成，乃養親兮，豈無百忍，食指繁兮，卜宅西偏，樹葉雖兮，祖母承歡，孟光賢兮，
繼又登遐，孝如前兮，兩飲我父，慰莨泉兮，維叔之孝，人共傳兮，嗚呼我叔，善教子兮，擬之賈玭，猶過彼兮，
鼎弟總角，患學弛兮，鄉塾擇師，無可恃兮，吳越之遊，實為此兮，海寧楷岡，授經始兮，石室登臨，名雀起兮，
戊戌傳臚，三甲峙兮，遂登瀛洲，授太史兮，驥弟好學，不窺帷叶兮，叔恐稍惰，同挾彼兮，遂從拔科，如摘髭
叶兮，甲辰金榜，並拖紫兮，詞袍青瑣，世無比兮，季弟雖遜，折桂蕊兮，人稱三鳳，實無恥兮，揭名雖觀，因其
所叶兮，不有此孫，安有梓兮，未竟之志，竟紹似兮，錫之儒林，如身仕兮，知叔含笑，瞑目喜兮，嗚呼我叔，遭
非苟兮，乾隆八十，逢國壽兮，大宴乾清，宴千叟兮，天子珍從，將黃耇兮，諸王捧斝，酌大斗兮，金盤玉筯，大
官卣兮，廚儲饞飫，甚所偶兮，天子曰否，爾其受兮，錫爾鳩杖，扶爾手兮，雁尼磁帶，錦趨走兮，緞綾綢紗，裂

汝手兮，洋盤螺爵，盛旨酒兮，貴陽皮盤，滑醯醬兮，貂蟬之子，子孫寶兮，凡百如意，惟爾取兮，再拜稽首，天
寵厚兮，臣雖不文，敢或後兮，恭紀詩章，十二首兮，維時我獨，執犧部兮，周（縉）劉（天成）及李（俊），四皓有兮，如此
被寵，雀比飆兮，知叔九原，願世守兮，嗚呼我叔，何覓仙兮，譜牒初新，闕嗇軒兮，一門華萼，王樹聯兮，非叔
陰德，報何綿兮，祝皆侍從，或宰官兮，祿養重重（舶）無邊兮，叔予其間，享延年兮，胡為羽化，適當年兮，致拋
家累，隔幽燕兮，室如懸罄，其孰憐兮，託季顧幹，扶歸棺兮，仲也文弱，告迍邅兮，飄蕩兩粵，幸身全兮，先後
回綿，心乃寬兮，嗚呼我叔，其知姪兮，自登仕籍，多磨折兮，豈惟人排，亦自失兮，幸賴身歸，守蓬蓽兮，又遭
逝舛，孽可活兮，陽崩不矜，屆刀筆兮，賊巡設（附首）濁，人或譏兮，假藏而非，十鎰沒兮，因之杜門，跬不出兮，便
欲入山，一披襟兮，子息尚稚，孰提挈兮，仙能忍辱，即為佛兮，巧任人為，俱守拙兮，樓有萬卷，日披閱兮，豈
曰著書，亦或述兮，隨傲花間，得句札兮，以此優游，撫孤子兮，叔有三良，姪無一兮，老境蕭條，誰其恤兮，廿
記別叔，道忠告兮，屢接咸書，如嚴訓兮，姪不出山，叔或必兮，山不可留，叔安嚮兮，自叔仙遊，過誰叱兮，每
一撫膺，冠欲絕兮，今當歸櫬，在九月兮，一歸僅隔，豈不悉兮，有泚無扣（學官）愧芻茲兮，聊歌薤露，代執紼兮，
盥其有知，鑒此潔兮，

戶部河南司郎中袁松山公墓表

公諱承紱，號松山，始祖諱彥忠，明洪武初，由直隸滁遷山左，世為長山人，九傳至高祖諱治性，曾祖諱
雲蒸，子二，長景芳，次景文，景芳舉子弟五人，長承紡，官廣西柳州府知府，次承祖，官刑部司務，四承楨，候

補都察院都事，五承約，原任禮部司務，監督大通橋，三即公也，公生而穎異，不苟言笑，年二十，補博士弟
子員，性喜法書，行楷皆精，人爭求之，雍正元年，公太翁在巴里坤辦軍需，得腿疾告歸，未幾捐館，舍兄承
紡守柳州，兩弟俱幼，公悉引為己任，自名其居曰怡怡堂，兄芝翁母疑之，鈿甫彌月，即出繼為母疾，日侍
湯藥，衣不解帶者累月，服闋，公兄協公仕，乾隆十三年，遂遵例除授戶部河南司員外郎，乾隆十四年，河
南藩司條奏民間買賣田契法，奉下本司酌議，公謂貪吏以大報小，奸名爭執訐訟，實緣契尾格式未明，
議將藩司頒發契尾，編列號數，後幅空白，預鈐司印，以備銀數填寫，令業戶看明騎字截開，平分為二，自
難改換，庶可於民無累，於稅無虧，遂定為例，至今遵行，又河南省水涸田畝，按例升科，將議催行，公獨以
水涸無時，雖暫可佃種，或旋為澤國，一歸成額，恐復沉湮，重以催科為累，百姓何堪，遂議將升科田有復
被水潦難耕者，仍准行撫查明請豁，以舒民困，執政韙之，其持正皆此類，乾隆十六年，奉上諭館行走，榜
查旗務，十七年，陞本司郎中，時五弟以禮部司務兼督通州中倉，適有旨通倉虧缺，奉旨派員清查者，大
吏悅懾，不知所為，公獨曰，倉穀陳因百餘年間，向未開太倉鼠耗，今任事伊始，安得有虧，不知者借此延
誤，聖明在上，自必已洞燭情偽，靜以處之，當水落石出，無疑也，未幾果盤查無缺，人咸服公鎮定，公素有
怔忡疾，十八年，請假歸里，居南有園，搆屋數椽，起小閣，名曰養拙，蓋取老氏知止之義也，閣下有池，結草
亭於北，顏曰松蔭，公日與諸昆嘯傲其中，視人間事泊如也，公教子最嚴，長君始入學，即與鄉薦，旋授內
閣中書，在軍機處行走，公書勤幹慎密四字寄之，乙亥，陞內閣侍讀，丁丑，署吏部文選，庚辰春，因京察一
等，辛巳，轉江西道監察御史，是年秋，除兩浙鹽驛道，長君以浙中山水甲天下，屢請迎養，癸未春，公輕騎
減從，自里門抵清江，由水路歷淮揚，遊姑蘇，夏初至浙北新關，遂坐山轎進杭，是時，長君方差家丁迎於
姑蘇之閶，而不知已揚一葉之舟，先至署前也，閽門吏報曰，轅門有客，容貌甚偉，辭以本官公出，則云，閽
人王姓識吾，可令來見，不知何許人，家人趨出，則公也，公喜謂長君曰，吾此來，差可慰者，汝作官之聲名
尚不惡也，西湖風景，吾既至，嘗領略大槩，勿令人知，隨帶一僕，遍歷諸勝，月餘，不耐繁華，遂買舟北歸，公
天性謙沖，與人無忤，非禮之來，絕不與校，獨建義學，無力者悉來受書，若遇歲歉，則出餘粟以濟貧乏之人，

稱為四佛，將卒之夕，聚其諸昆諸子姑姊妹，談笑竟夜，忽曰，吾大兒受國恩最重，必大吾族，吾無憂矣，遂
卒，噫，異矣，公生于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子時，歷官戶部河南司郎中，覃恩誥封中憲大夫，以長
君守侗貴，誥贈通奉大夫，如其官，卒於乾隆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午時，享年五十有九，葬於祖山之
陽，男四，長守侗，甲子科舉人，廣西按察使司按察使，娶石氏，以夫貴，王公諱士楨曾孫女，次守仲，甘肅蘭
州府河橋同知，娶張氏女，次守御，出嗣，官戶部廣西司員外郎，娶孫氏，次守仲，邑庠生，娶趙氏，孫男二，鎬、銓，
長君守侗出，一鍚，次君守仲出，二鉄、鍼，次君守御出，曾孫一，鎬出，同人與長君同詞，素稔公之嘉言懿行
也，其家已請名公卿為墓銘矣，同人因其為墓表以寄之，蓋銘以藏墓內，表以宣墓外也，文曰，煌煌望族，
嶽瀆之光，奕奕登朝，邦家之昌，我聞善者，長發其祥，凡今之人，孰與之亢，

節婦黃氏墓表

節婦黃氏、中江儒士仁鳳之女、余從女之妻也。十六于歸。甫六載而夫亡。年纔二十一。生二子。人荇。方四齡。痛不欲生。水漿不入口者七日。以姑髮哲。乃以撫孤養親大義責之。乃進粥。婦素嫻幽貞。持家勤儉。內言不出。外言不入。閨門之內。儼範肅然。性尤孝。家雖貧。事雙親。脂膏滫瀡必備。敦木屆匝。非僅莫敢用。雖典質不惜。自用則蔬糲而已。數十年如一日也。雙親疾病。侍湯藥。衣不解帶半年。及相繼殁。經營窀穸。必親臨。盡善乃已。課子義方。挑燈助紡織。機聲與書聲輒夜不休。人有夜行失火者輒曰。黃氏家有燈云。及長。姑命負笈擇師。旋遊入成均。舉止有禮法。人稱爲夫子。皆節婦教也。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初三日。無疾而終。享壽六十五歲。守節四十五年。蓋雖閭里、圭竇。實爲女中第一完人。壬子。葬于先人之祖塋。里人公舉節孝。有司以聞。建坊旌表于澥之南山。予忝爲鄉人。先已題其主。例得表其墓。乃爲敘次其始末如此。嗚呼。可謂節婦也已。文曰。石之貞。婦其有。柏之堅。婦其守。如日月。名不朽。如岡陵。永同壽。

童山文集卷十六

墓誌銘上

誥授文林郎翰林院檢討充國史館纂修鶴林張公墓誌銘

哀哉。吾友其亡矣。計吾友生平。握手論交。指不勝屈。而相視莫逆。唯余一人。乃余以先人大故。奔馳四方。幾足跰目眩。而吾友又頻年困臥床褥。以至于殁。不獲面訣。痛何如乎。昨已取其生平所爲詩文序之。以授其子鑑矣。今其子又求爲墓誌。余曾憶生前。吾友嘗相戲曰。吾若死。必得君爲誌。余竊怪其不祥。然謂達者之言。嗚呼。孰知其竟成讖乎。是非吾爲誌不可也。公諱翯、字鶴林。先世有官中書者。自晉洪洞遷於秦涇陽之辛官里。鼎革後。伯祖振祚以順治孝廉任江西泰和令。一歲卒於官。祖丕祚。庠生。父鳳徽。年幼家貧。遂棄學從商於四川之成都。因家焉。生公三人。長翱。庠生。三翥。庚辰舉人。現任梓潼縣訓導。次卽公也。公幼好讀書。不喜嬉遊。性至孝。兒時從師塾中。有遺以餅餌者。必懷歸以食太孺人。以是識者知其不凡。體素羸。有百藥之目。而手不釋卷。父母每痛抑之。弗顧也。丙辰。家遭回祿。生計愈艱。乙丑。兄翺遊庠。太封翁卽於是年捐館舍。公與兄哀毀骨立。其柴苦盧而室如懸磬。債者蝟集。兄與公謀。自攜弟翥授館於外。家務俱命公主持。時公年十七。上事太孺人。下撫弱妹。外應門戶。凡井臼之事。靡不躬親。是時。同里胡公敢者。家頗裕。公叩門求貸。胡公哀其勤苦。借粟若干。路頗遠。公自負米而歸。胡公目送之。嘆曰。孝子也。

隨遣人議婚。卽今孺人也。而家計益迫。幾年數米負。公日則爲人傭書。夜則焚膏誦讀。始於戊辰補博士弟子員。於是與兄俱館於外。而束修所入不敵所出。乃與兄謀。仍爲商作販。肩挑車運。覊於渠貴邊境。湘宮虎穴。跌陷數次。懸崖絕壁之間。奔苦者幾三年。而所獲卒無幾。公乃慨然曰。利之不成。名又安在。大丈夫終當發志青雲。焉能齷齪爲此乎。卽先歸。留兄收債於後。遂閉戶卒業。以丙子歲考高等食廩。遂入錦江書院肄業。己卯。中鄉試二十七名。此時雖貧。客滿門而囊無一錢。已自分不入春闈矣。是科座主少尉周文崖先生知之。因挈與偕行上道。至京。卽館於周宅。明年庚辰。成進士。改庶吉士。益自爲尚以至成名。盤根錯節。卒紆青紫。登瀛洲。所謂有志事竟成也。辛巳。授檢討。益發憤爲文章。務爲古文。日館閣體爲大帽子。故一時同官者。羣指公律賦試帖爲復古云。甲申歲。掌院禹公拱任府道。引見記名。公益惕勵。丁亥歲。其子鑑與公兄翱奉太孺人、孺人來京就養。戊子五月。補國史館纂修官。嘗曰。向取索餐。無補絲毫。今得新手矣。時患便血。猶力疾赴館。至八月初六日。屆順天鄉試。上以公充同考官。先是蜀中近十科未有與考選者。公聞命下。喜欲力疾入闈。而終以病委頓不能行。又保舉御史。亦以病困不能赴。遂至不起。臨卒。賦詩二章以示兄與子。從容放筆而卒。嗚呼。豈蒼蒼者生之而不能成之耶。抑以一科名遂足償其坎坷之遭耶。世之庸庸碌碌者不乏矣。豈有意獨刱于彼而減予此耶。是皆其不可知者也。公爲人耿介有節操。凡赴人之難。如救水火。遇友有過。不惜忠告。人有負者。亦不與較。從未有凶終而隙末者。以故疾病連年。參苓之費。皆出師友所助云。所著有鶴林詩草十卷。館課存稿十卷。制藝二卷。古文二卷。俱屬余編次。公生於雍正己酉年十一月十一日亥時。卒於乾隆己丑年十月初五日酉時。享年四十一。公祖丕祚。涇陽庠生。貤封文林郎翰林院檢討。祖妣李氏。貤封孺人。父鳳徵。誥封文林郎翰林院檢討。母王氏。誥封孺人。配胡氏。諱政公長女。例封孺人。子四。長鑑。次季宣、三銘、四元官。季宣下三子俱先公卒。女一。鴻明年將扶櫬歸葬於成都之祖塋。余爲之銘曰。

論其閱歷。洪洞涇陽。論其事業。商賈文章。以云不達。名登廟廊。以云官顯。身在匡床。府道御史。如步一場。史館房考。如電一光。嗚呼。天耶、人耶、吾不得而知其詳。

誥封文林郎翰林院檢討例贈奉直大夫掌福建道監察御史彥璀劉公墓誌銘

劉君諱滋、號彥璀。世居貴州遵義縣八甲紅江。父志聖。生君二人。長詩。庠生。次卽君也。君太翁以遵義地窄人稠。遷居重慶之大足縣。遂家焉。君甫生八歲。太孺人卒。卽喜讀書。試輒冠軍。補博士弟子員。科歲皆前等。學使朱雅伯器之。便入錦江書院肄業。己酉。入選拔。卽丁父憂。以授徒爲業。長君天成。六齡失恃。晝誦書。夜咳嗽。人謂童子勞。君憂之。及長君應童子試。皆例前茅。君曰。向恐不壽。今如此。非凡物也。君孝友。昆仲同居五十餘年。內外無間言。其處鄉黨宗族。周急濟貧。每有向公借貸不能償者。遂焚其券。有鄉人酒後無禮於公。旁觀皆爲不平。君從容謂衆曰。彼已入醉鄉。所言皆酒言也。不必與校。次日。其人愧悔詣謝。公仍婉慰之。其量如此。君美豐容。長髯飄飄若仙。望之令人生敬。性尤好潔。衣履雖敝。猶無片塵。每日昧爽。常親身洒掃。長君諫之。公曰。古人云。掃地心常靜。此豈下學功也。持家勤儉。常手書朱子家訓於座

右見諸子有不合理者。即舉家訓以規之。癸亥。長君天成入泮。癸酉。旋入選拔。是歲舉於鄉。甲戌。成進士。入館選。先是邑中百餘無登甲第者。實自長君始。甲申。擢至翰垣。君以書諭曰。朝廷不以汝不肖。以耳目寄汝。家有歷代名臣奏議一書。惜遠道難寄。其價不過數金。汝當節俸以購之。庶立言得大體。不致以瑣屑貽天羞。君時任凝符廣文五載。辛巳。遇覃恩。以辭職就封。請於上游。允之。遂致仕還里。自造一室。規模軒敞。日夕焚香讀書其中。丙戌春闈。長君奉命內監試。與大總裁尊朝夕一堂。詢及起居。時方值君誕辰。長君為述其狀。望山尹相國手書用誨松耋區額一道。詩四首。叔度裴大司寇、凫山陸大宗伯、亦各贈詩章誨聯。方以貲回。而忽焉退視。可哀也已。君生於康熙壬申年十月十三日子時。卒於乾隆己丑年六月十五日卯時。原娶王孺人、諱玉振君女。繼娶譚孺人、庠生命揖君長女。繼娶羅孺人、庠生諱顯榮公次女。俱誥封。子四。長天成、癸酉科拔貢、是科舉人、甲戌進士、改庶吉士、授職檢討、旋擢掌福建道監察御史、譚孺人出。宜人譚氏。歲貢生候補選訓導諱致中君長女。次天位。庠生。娶韓氏。諱易公四女。次天恩、庠生。娶江氏。次天賜、娶楊氏。俱廖孺人出。將以明年某月某日。卜葬于祖墳之西。為之銘曰。

有開必先。觀其德兮。流芳何自。始香國兮。毓生麒麟。邦司直兮。豺狼避道。思彈劾兮。惟公義方。負荷克兮。吾鄉之人。永是則兮。

誥授中憲大夫。永定河道。韞山陳公墓誌銘。

永定河即桑乾河。古濕水也。以其水濁。故曰渾河。以其色黑。故曰盧溝河。又遷徙不常。故曰無定河。源出太原天池。伏流至朔州馬邑。從雷山發為渾泉。合雲中諸水。經太行山東下。會盧溝河入宛平縣界。流注固安縣。至燕井口。分而為二。其一至通州入白河。其一經小直沽入運河。俱入海。河自南山以來。水勢湍激。亦資灌溉。倘不背肆。自出石景山東地平土疏。至固安而下。則大肆奔軼。分合靡常。屢為民患。自金、元、明以來。時修時決。至我朝順治八年辛卯。河遂遷徙固安迤西幾七十里。嗣是歲有衝決。康熙三十七年。命撫臣于成龍築堤疏浚。自盧溝挖新河。由固安北十里至永清朱家庄。延袤二百餘里。廣十五丈。始賜名永定。並設南北岸分司各一員。後復命北岸兼理。雍正四年。始陞為永定河道。總理渾河。駐固安縣。以專責成。河員十八名。雖隸于直督。而權獨歸道。得人自安。不得人則危。任至重也。歷任河道。亦皆治績卓著。而求其不負任使。首膺寵眷者。為吾邑陳公一人。公諱琮、字華國、號韞山。高祖起祥。始卜居南部。遺獻賊之亂。以父迎養病。不能行。負匿山洞。得免于難。遂失譜序。起祥生惠疇。惠疇生策三。俱邑庠生。策三生子四。長璜、三壁、四璐。壁璐俱早卒。次即公也。公生而右手駢指。為人沉毅慷慨。多智略。好讀書。尤熟習諸史。其為文。淵深雄偉。甫弱冠。即遊泮。中丙子副車。先予肄業錦江書院。交最深。余後與己卯鄉薦入都。公亦赴國子監肄業。余適官崇志堂學錄。相與講切琢磨。以圖科舉。公忽謂余曰。吾父母春秋高。急須祿仕。大丈夫要當赤手博功名。安能從文字間討生活乎。遂就職州判。乾隆二十八年。適直隸河工需員。赴部聽挑。發永定河委用。補永清縣丞。遇事敢為。於河工尤留心。胼手胝足。不辭勞瘁。每有建白。輒中肯綮。嗣官皆異之。三十四年。陞固安縣知縣。茂著循聲。洎任三載。兩遭河決。民田被災。俱親身履勘。代請賑濟。凡

支放錢米。必令蒞場。均沾實惠。奸胥蠹役。失其伎倆。上憲以為能。三十七年。陞南岸同知。承辦玉泉廟欽工。次年。蒙上巡幸天津。使道閱視永定河堤。時戶部尚書新建裘公曰修久任總河。深器之。謂公曰。君當以河員顯。吾有替人矣。後金門閘接溜。裘公密表公能。奏對稱旨。即于天津行在召見。諭令總理永定河工程。蓋異數也。四十年。丁嗣艱。即奔喪回籍。上諭總督周元理曰。河工不比軍功。此人斷不可少。准回家治喪百日。即赴直聽用。公九月抵里。葬事畢。即于四十一年春來直。次年服闋。仍補南岸同知。時承修戒壇寺欽工方竣。次年十二月。復丁嗣母喪。而元配何恭人復卒。四十六年服闋。仍赴直候補。甫逢皇上巡幸熱河。委查密雲一帶道路。因得隨班恭迎聖駕。上諭軍機大臣曰。永定河同知陳琮。熟習河工。今安在。命查取職名。蓋昔年新建公業經密薦。已蒙天子記名屏風。而公不知也。大吏即之。即于四十七年委署東安縣事。十二月。即題補務關同知。務關、通永道屬也。先是公為固安令。余方赴京候補。主其。負債二百不能償。赴固求貸。適一瞽者趙鐵背能布算。知是。公密令互換八字以示之。趙以手撥算盤而笑曰。此二命。一京官六品。一外官七品。然外官終為京官屬員。人俱不信。公笑曰。若是則愈可惜也。遂若數交余而去。至是予由廣東學政復命。授通永道。蓋予道屬。相見歡甚。謂公曰。趙鐵背之言驗矣。四十九年春。聖駕南巡。於新城召見。問河工事宜。俱稱旨。是日賜宴。賞貢緞二疋。荷包一對。貂皮一對。回鑾。復于趙北口召見。問堤工水勢。奏對如前。五十年。上自熱河回鑾。於亭子召見。詳問河工。公面請加培堤。奉旨估辦。五十

一年。巡幸五臺。於半壁店召見。回鑾時。又於新城召見。問河工平安否。公奏對俱如聖意。是年秋。上自熱河回鑾。復于南石槽召見。問水勢大小工程等項。及新修堤工有益與否。公一一奏對稱旨。天顏大悅。五十三年二月。巡幸天津。於趙北口召見。問淩汛水勢。奏如前。於左各庄賜宴。又于王家廠召見。面奏永定河下口情形。並呈永定河全圖。蒙恩賞貢緞一疋、袍料二件、貂皮一對。聖駕至桐栢村。由軍機處傳旨。取永定河簡明圖。五月。上赴熱河。於密雲召見。問下口情形及永定河平安。公為陳奏。如聖意。公在永定既久。以永定河源流分合、險夷遷徙、即在河年久者。亦難深悉。若喋易生手。必茫然失錯。乃沿岸履勘。筆今酌古。多方採集。纂為永定河志。俾後之觀斯土者。瞭如指掌。殫心考究。三年乃成。總督劉公峨見之。歎曰。淮河工程莫備于是矣。五十四年三月初十日。聖駕駐蹕盤山。奏陳所輯永定河志已告成。上曰。他去年所進圖就好。着軍機大臣閱看。即日召見。獎慰。十八日軍機處奏徵。陳琮所輯永定河志。分門別類。體例尚屬整齊。詳錄歷年皇上親臨指示諭旨。亦皆詳備。奉旨着交懋勤殿藏貯。方謀刊志。得疾旋歸。至五月初八日卒。其卒時猶諄諄以君恩未報為言。大吏以聞。上嗟悼久之。連稱可惜、可惜。諭軍機大臣曰。陳琮自任永定河以來。今經五年。渾河安瀾無恙。皆琮之力。不料其遽溘逝也。先是蜀人在外任。無為大僚者。惟予與公。俱少同窗。仕同省。又俱為觀察。邀聖恩寵眷。乃予任通永不克稱職。深負聖恩。所屬望補報者。惟公一人。而前任永定河道蘭第錫、陞山東總河。以公代之。人皆謂公受上知。行過于蘭。指日總河可冀。孰知竟止于此。豈非蜀之不幸乎。初、太翁生公時。夢一老翁。自言。固安人。旋而生公。公由縣丞至道皆固安。斯亦奇矣。人疑前身應此地土神云。公善相度形勢。永定道署舊在固安城中。緣地勢低窪。前憲奏改

七十七冊

31 A

城外，公適爲固安令，相度修建，輪奐一新，及睹陛是職後，見四面軒敞，初無關鎖，乃與主事于東西二面挑成水渠，中設一橋，以通往來，外爲築堤壩，將後地退民產，有願習者，即爲觀之，於四圍廣植楊柳，春夏之交，暢茂蔭翳，堤內學固，其亦宜人，迄今稱善，公素疎財好義，固安近京百里，凡在都門京官以及守銓候選之來告者，無不傾囊以贈，毋稍吝色，於親戚尤加厚焉，更喜急人之難，予被議發伊犁當差，公以百金走送，余賠還有部核河工銀二千兩，槩然代余完納，余有所刻函海叢書共二百六十種，以負梓人三百劉資，捐板不發，亦公代爲贖回，及公卒之日，所借貸者，無論有券無券，皆擲金至靈前，還其子官林，慟哭而去，其樂善感人如此，而尤與予莫逆，乾隆辛巳，余由通歸里，道出固安，公方受上春，林弗莅，乃不謁欒，欣然出子女各一，指示予曰，君亦當出子女各一，互爲朱陳，余笑而從之，及公卒後，予家居十餘年，公子官林，余子朝龍，皆畢婚嫁，惜公不得見云，公生于雍正九年七月初四日巳時，卒于乾隆五十四年五月初八日申時，享年五十有九，誥授中憲大夫，直隸永定河道，配何氏，誥封恭人，邑庠生世文公次女，先卒，祖惠崎，祖妣何氏，父宗三，母趙氏，俱以公貴，贈如其官，子六，長中林，先卒，娶杜氏，繼娶太學生英公長女，守節不嫁，次三四五俱早卒，六官林，劉孺人出，即吾第六女婿也，女二，長字原任阜水縣教諭元煒稻公長子，二字吾兗子朝龍，有詩文集二卷，藏於家，銘曰，

錄杳四岳，禹作司空，熙帝之載，惟克推庸，太行以南，桑乾以東，誰其纖哉，韞山之功，賈讓留疏，平當瀆職，誰其遹哉，韞山之德，閎山峨峨，閎水湯湯，佳城永固，世澤綿長，

誥封朝議大夫貴州南籠府知府唐公堯春墓誌銘

余乙巳回里，閱三年，在什邡道中，見有擁翣車丹旐而過者，問之，乃南籠太守之柩，慟曰，此吾友堯春也，遂至此乎，是夜爲位旅次，作輓詩二章哭之，有車過腹隱痛，灰然身已痴之句，既而欲臨其棺，知其窆期尚有待也，今年八月，余至省觀姪殿入闈，長君張友以書來曰，先君柩不入土，今已五年，頃始卜地於武都山，擇於九月十八日安厝，竊念先君至友，惟父執一人，而先君事迹，又惟父執知之甚悉，歐陽公云，先世碑銘，必得當道德而能文章者爲之，始克傳世而行遠，父執金石鴻文，海內奉爲至寶，倘不仰邀鉅筆，畫克壽世，况吾先子之素志也，伏乞賜撰墓誌，以光泉壤，死且不朽，余聞之，愴然曰，堯春與余少同試於有司，又皆從先北路公遊，且君長女曾與痴兒結婣，蠡親莫親於吾二人也，余雖不敏，又安敢辭，公諱樂宇，字堯春，號九峰，先世居楚麻城，五世祖伯顧，始遷蜀之遂寧，中順治甲午舉人，累官至陝西洮岷道，祖最思，公中康熙壬午舉人，累官戶部廣東清吏司員外郎，先官綿竹訓導，遂家焉，父旺波，公由貢生官安徽桐城縣知縣，生子九人，九即公也，公生有夙慧，穎異過人，讀書過目成誦，下筆千言立就，少長益通四書經史，旁及諸子百家，下至天文地理之學，無不窮究，壬午蜀闈典試正考爲悅寧丁芷蕃先生，得卷即定元矣，後得他卷，復易爲第六，揭曉，深以爲憾，丙戌，三甲成進士，授主事，是科吾蜀非研甫雷峰，銅梁王鎮之，皆二甲，甫已館選，王授部曹，而公以三甲得主事，奇遇也，籤授戶部，公素明九章算法，凡錢糧權稅步指，便知捐奏檔案，過眼即能檢出，胥吏不得爲姦，以是各司農皆倚爲左右手，金川之役，辦理軍需奏

銷事，纖毫不爽，今大學士和相國尤器之，陞員外郎，保舉提督錢法堂監督，並保陞員外論俸，推陞禮部郎中，和公仍奏回本部山西司郎中，兼充內廷方略館纂修，兼戶部則例館纂修，其見重如此，由郎中推滿選授貴州平越府知府，其地亢旱幾半年，公到任，跣足至壇祈禱，得雨，人稱神君，又見山水秀美，前此中必多佳士，及觀風而能文者，寥寥，究其故，則僻處邊隅，久無師承，而肄業亦無專所，公乃捐俸修葺書院，延浙江名孝廉樂夢麟爲掌教，厚其修脯，嚴寶火，擇其尤者十餘人，親爲授受，丙午科，書院中式者，遂有蘇廷和、甘思賢等數人，蓋平越不開科者已三十餘年矣，上憲聞公賢能，復調任南籠府，南籠幅幀遼闊，苗民雜處，刁健爭訟，積案如山，有康熙初年拖延未結者，公沚任月餘，日則坐大堂決事，夜則燃燭閱案，恒漏下四刻乃止，案牘爲之一清，以至積勞成疾，得嘔血症，調養稍愈，旋因公被議，鐫級解任，入京捐復，蒙恩仍以知府用，隨丁母程太恭人艱，時家口俱寄寓湖南，以中丞浦公霖係農部同事也，故依之，復力疾至長沙，扶櫬歸里，至夔州舊症復發，卒于雲陽舟次，享年五十有三，公爲人短視，有目可瞻焉之誚，然胸羅萬卷，兼精六壬五星，並著有奇門紀要，嘗于琉璃敞市得西洋渾天銅儀，歸排列數術，遂通勾股之法，守南籠時，見太白行度非常，私謂總鎮某曰，君宜秣馬厲兵，不久當有警報矣，是年果有臺灣之役，叢謂斯言有驗，公曰，未也，當在蜀徼外，不三年，西藏復告變，其神驗如此，居官多異政，嘗爲錢法堂監督時，鑄工萬餘，忽以私憤致變，公即促駕撫之，衆戒勿往，公曰，若輩無知，豈可遽其釀巨禍耶，毅然入其衆，曉以大義，皆流涕服罪而去，又鑪神有祟，每夜輒翻牌頭，公詰其狀，則神前土偶皂役也，以釘釘其足，血出而祟息，爲人瀟灑絕俗，性嗜酒，非酒不食，不問家人生產，好賭博，官監督時，所入俸以萬計，盡以易書，盈架溢櫥，雖朝炊不繼，宴如也，善諧謔，赴平越時，窘乏不能具行李，保定守爲同年王汝楫，素相善，以缺裝拜謁，王知其意，辭以病，公直下輿，坐大堂，聞候久之，竟不得見，乃醮案上硃題詩於壁曰，有論通知貼大堂，主人從不會同鄉，門前若遇抽豐客，祇說官今病在床，投筆竟去，其善謔如此，少以詩名，有桔柏渡句云，白沙十里月，黃葉半江潮，人呼爲唐黃葉，沒後詩多散帙，張雲谷其四子唐翁也，爲之裒集，僅得三十餘篇，有遂寧谷遐圃始一首，已載余雨村詩話中，其他作多類是，當屬其長君刻以傳世，嗚呼，公之與余，無日不詩同吟，酒同斟，而余科第官階，每占公先一着，然生平事無不縣歷可數，及爲誌而年老善忘，記憶僅此，亦可慨矣，然人生在世可傳者，原不在多也，君嘗謂余曰，我年少於君，必沒在君後，靠其我，當爲君作佳誌，雖一時戲言，豈乎孰距知，六十餘歲人反爲五十餘歲人作誌哉，公生於乾隆己未四月初八日寅時，卒於乾隆辛亥三月十一日未時，娶梅氏，先公卒，繼娶戴氏，中江己卯孝廉薪州知州韓治女，生一子，帳扶，再娶朱氏，生子六，張友，庠生，張瑤、張愍、張穌、張岩、張超，俱業儒，女四，孫二，儒桂、隆桂，以乙卯年葬於武都山之陽，爲之銘曰，

紫巖巍巍，有異人兮，佩玉鳴珂，侍楓宸兮，議天雕龍，罔不闕兮，政在黔江，跡未陳兮，猿啼三峽，颯風雲兮，未竟厥志，貽後昆兮，鬱鬱松閣，安神魂兮，

童山文集卷十七

墓誌銘下

勅授文林郎晉封奉直大夫山東泰安縣知縣何瑞菴墓誌銘

何瑞菴、余姻家也。今年二月初四日、余壻耀茹以書來請曰、先君瑞菴公以正月初四日卒、今將歸葬、念先君嘉言懿行、例得銘壙、而相知無如吾岳者、請銓次爲誌、存沒均感。余聞之、自愧不文、既而思瑞菴與予少同戲於竹馬、長又結爲葭蘿、生平行事、固未有詳悉如予者、非余其孰能銘。瑞菴、諱人驎、字玉書、其先江南無錫人也。九世祖清、明萬歷間爲綿州指揮、封武略將軍、子孫遂家焉。清生惠岡、惠岡生繼武、繼武生永靖、俱襲前職。永靖生天章、庠生、成章、醫官、値獻賊亂、匿山洞、僅以身免。天章生坤、庠生、是爲瑞菴之祖、以孫貴、貤贈奉直大夫、祖妣王氏、贈宜人。坤生子二、謎、涵。謎、庠生、官至雲南雲龍州吏目、陞麻豐縣丞、兼縣事。涵、由庠生入太學、卽瑞菴父也、以子貴、封修職郎、妣嚴氏、封宜人。瑞菴生而慷慨、有智略、不屑屑生產、讀書略通大意、善作文、工楷書兼草篆、然志不在科舉、少與余同窗、每對黃卷青燈、輒嘆曰、大丈夫要當于盤根錯節中見利器耳、吾非碌碌者、安能生死文字間哉。後于丙子己卯兩科不售、遂決意進取、援例授劍州訓導。時金川用兵、奉檄辦武連站、支應滿漢官兵軍火例餉、供應兩載、絲毫無缺、大吏以爲能、遂令代辦劍州事、時乾隆三十六年也。三十八年十月十六日、總督文公綬奏調赴南路、明將軍大

贊、辦寫奏摺、并記册檔、君卽騎驛出口、至借格宗大營。三十九年、隨明將軍進攻馬奈、當是時、長蛇未殪、列陣相持、虎帳龍韜、借籌電掣、羽書奔馳、席不暇煖、而君才本敏捷、膂力過人、日草萬言、倚馬可待、雖兩兵交接之際、幾中鎗傷、而君了無懼色、遂佐成功、將軍深器之、不離左右、復因後路軍糧急迫、檄往瀘城、章谷、噶達、城、綽站、催趲夫糧、俱啼嗟而辦、益以爲能。方將大用、而父訃適聞、君大慟、卽稟明奔喪、總督文公謂將軍曰、此人軍營斷不可少、何可令其去乎、卽奏明仍留軍營守制。四十年四月、調陞[illegible]寧縣教諭、未之任、卽委赴南路軍營、清查站卡、時値進攻科曲、步山梁、總督富公以君明白幹練、奏明留軍營辦站、隨由[illegible]魯古改委勒烏圍、隨浙藩郝公碩、臬司白公瀛、赴噶拉依、謝、進八卦碉、支應各山梁營卡、軍糧軍火。三月初八、又委隨白公催趲後路各站存貯勒烏圍噶拉依軍糧、隨閱丈保撥借拉地畝、大兵凱旋、始隨白公回省、竊自三十六年軍興以來、至四十一年、始終軍營、六載有餘、辦理檔案各務、未嘗遲誤者、君一人而已。金川既平、又委辦軍需局奏銷、君以父未葬、請假治喪事、甫畢、卽催進局、十月初六、總督以君久歷塞外、奮勇出力、卽專奏請以知縣卽用、奉旨俞允、並敘平定金川案軍功一等、加一級、隨帶、又辦理兵差案、復議軍功、加一級、隨帶。四十三年二月、山東請員、奉上諭發往、歷署惠民、定陶、平原、等縣、遇事敢爲、每有建白、概爲大吏器重、是年承辦德州皇差、于上駟院更換馬疋不誤、補授蓬萊縣知縣。四十八年、調繁泰安縣、次年恭逢皇上南巡、辦理泰山岳廟欽工、並白鶴泉及魏家莊兩行宮、俱不悞、次年二月初六、于新庄道旁迎駕、上命軍機處記名、並恩賞貴緞二疋、荷包一對、並加一級。五十年、山東巡撫以君奏最第一、卓異候陞、當是時、皆以君久膺上眷、大用可操券矣、乃旋以承審東平案犯袁劉氏赴京赴控、伊

兄閻彥通嫁一案、部議以承審遲延、鐫二級調用、衆論惜之、其罷職也、兩袖清風、而官項累累、得歷城濺士孟文獻資助萬金、乃得解去。先是母嚴宜人年老多疾、頻思歸養、後以君恩未報、冀捐復以圖晚效、于五十二年、偕侍入都、而母訃忽至、五十四年八月自京銜卹歸里、棺猶在室、一慟幾絕、方謀葬親之事、忽于五十六年正月初四日無病而終、惜哉。未卒之前一年、臘月初五、爲予生辰、尚有書寄予曰、自秦安一別、飢渴至今、本欲過君、劇談閒跡、然林下之日甚長、不在頭晌、再二年爲君六十壽、當登堂酌以大斗也。蓋余能官、竹至山左相訪、故云爾、孰知秦安一別、遂爲永訣哉。君性至孝、宦蓬萊時、迎母侍養、暇則奉板輿登蓬萊、觀海市、及宰泰安、又奉母登泰山、遍覽名勝、以娛母心、南巡時、又引母迎駕、以覲天顏、皆人所難得、尤友愛諸弟、次弟人鶴緣事繫獄、遣人入都爲辦贖、雖得減等不死、雖獄中負債邱山、一身肩之、尤爲人所難云。君生于雍正十年壬子五月二十七日酉時、卒于乾隆五十六年辛亥正月初四日酉時、享壽六十、官至泰安縣知縣、勅授文林郎、晉授奉直大夫。元配江氏、例贈宜人、安徽人、原任雲南恒井鹽課司吏目先卒、繼娶劉孺人、例封宜人。男五、長耀茹、廩貢生、候選訓導、娶李氏、卽余長女也、二裕茹、州從九品職銜、娶馬氏、原任甘肅鎭番縣知縣諱志健公之女、三曾茹、州生、娶張氏、昭化廩貢生候選儒學諱憲齡公長女、四申茹、過繼弟人鶴爲後、五釋茹、娶吳氏。女一、字雙流武進士、任江西袁州衛守備諱德勝三胞弟、先卒。孫二、長裕宗、裕茹出、二光宗、耀茹出、均未聘。孫女七、三、五、耀茹出、四、六、裕茹出、長、二、早卒。於

某年某月。葬於旭嶺之陽。銘曰。

謂無命耶。胡爲乎不由乎科。謂能自展其才。謂有命耶。胡爲乎既遇其時而又不終其用。銘力之下而文字任其馳驅。平生之閒。而頗躓蹶失其縱。疑此豈冥冥者莫之爲而爲乎。抑亦紛紛者皆爲造物之所弄。嗟嗟君其含笑而遊九原乎。功在竹帛。名在天壤矣。以視夫祿厚庸庸而享彭鏗之壽。陶朱之富者。其又孰輕而孰重。

朱雲飛墓誌銘

朱公諱鵬、字雲飛。原籍陝西同州府大荔縣楊村人。乾隆元年。移居綿竹之西關。遂爲四川人。生于康熙丁酉年九月二十八日亥時。卒于乾隆乙卯年十一月廿一日亥時。享年八十。今於嘉慶元年丙辰十一月廿六申時。卜葬於已所分西義鄉猴子林。其子永祿。恐歷久而忘其始末。因屬余爲誌。夫墓之有誌。所以揭名而親也。先人無其實而誌之。是誣之也。有其實而不誌。是蔑之也。誣之尚不可。況蔑之乎。公爲人豐頤修髯。舉止端方。居心寬厚。待人誠信。少年家計艱窘。乃由秦入蜀。爲什一之計。備歷辛苦。數十年來。乃克成業。教子以詩書。傳家以孝弟。皆公之訓也。公善釀。有杜康之風。以此起家。至今稱善釀。莫不以西關朱家爲第一。余固不文。然忝在姻誼。又其孫紱從余學。故知之甚悉。爲述其略。庶無誣蔑之嫌焉。公娶張氏。生子二。長永祿、次永壽。孫五。紱、黻、紘。永祿出。綱、紀。永壽出。銘曰。

巍巍岡陵。鬱鬱松柏。萬古藏形。百世流澤。

處士郭世藩墓誌銘

公名殿先、字世藩。年六十有七。卒于庚寅之歲。安厝於後山之陽。所生四男、五女。季男歲進士幹。生大有拔武科。大升。入鄉庠。幹出余先大夫門下。丙午。余遊太白之青蓮鄉。得登其堂。見嘉樹森列。鬱鬱有佳氣。隨謁先塋。左抱匡山。右繞濤水。叢篠杉松。皆芸蒸霞蔚。益信其發脈所自來。爲之留詩而去。今年春正晦日。郭子踵門而告余曰。先君之德。子所知也。獨有石爲風雨所剝蝕。字跡模糊。乞爲銘以重鐫。可乎。予惟明德之後。必有達人。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所謂善言天者。驗於人也。顧天之理微而難知。而見于人則顯而易察。今郭公之後。而蟄蟄若此。豈非天之報施善人不爽乎。因爲之銘曰。

蜿蟠者山耶。虎臥者石耶。森森者蘭耶、桂耶。鬱鬱者松耶、柏耶。嗚呼。盛哉。此天所以報公之德耶。

張孺人程氏墓誌銘

孺人、程氏。廣漢田經佩之女。張冠玉公之子庠生凌霄妻也。生于康熙五十年辛卯三月初七日酉時。卒于乾隆四十六年辛丑六月二十八日酉時。自二十一歲守節以至卒。享壽七十有一。既建坊以旌。例得埋石修誌。初凌霄公之歿也。皆以身殉。明經吉以撫孤大義。始起視事。所生二男、一女。一仁壽、一邦伸。皆幼。姑早亡。舅已老。一室蕭然。惸獨無依。孺人哭其夫三年。不御酒肉。未嘗一日去舅側。而伯舅姑歿。所遺三異。邦璧、邦璨、邦璜。皆撫如己子。命與仁壽同硯處。迨長成。始析令成家。邦璧等亦終身事之如生母焉。甲子春。舅冠玉公歿。盡哀盡誠。竭禮畢。始專以教子爲事。日則送塾從師。夜則篝燈自課。稍怠則榎箸

隨之。一日邦伸偶倦。孺人手提其耳責曰。汝父彌留時。目汝兄弟囑曰。我生平未竟之志。將于二子是冀。汝若教之務成我志。毋使我目不瞑也。吾刻不能忘。今督悄若此。吾無以見汝父于地下矣。且責且泣。邦伸等自是發憤。不敢坐荒。每聞聲息。如同嚴父。卒成令名。癸酉、甲戌。二子相繼登上庠。同赴成都石室肄業。見聞益廣。己卯。邦伸登賢書。兩赴禮闈。不第。丙戌。會春闈大挑。邦伸意欲得一官以養母。遂選一等。分發河南。以知縣用。明年攝輝縣篆。又明年借補光州判。適授襄城令。迎孺人至署。每見豹獄。必細訊之。使得其平。嘗曰。吾婦人。不知法律。但臨事時。只要心上過得去。便可不愧。不怍。聞者皆奉其言爲居官之法。以故邦伸屢膺卓異。調繁爲循良第一焉。乾隆三十八年。仁壽亦援例授布政司經歷。揀發廣西。順道省母于蓉。孺人見之喜。即促之行曰。二子皆得官。吾可見汝父矣。及抵粵。署柳州。辦鄉試場務。以勞瘁沒于桂林。孺人聞之。大慟。日夜思歸。乃與櫬同歸蜀。不半年復思次子在固始。而子亦思母。仍迎來署。庚子署鄧陽時。孺人發中風疾。即呈請終養。俟疾稍痊即行。而孺人遽卒。即卒之明年。扶櫬歸里。卜葬于某之高原。將爲誌以藏諸壙。求銘于予。予雖未得謁見孺人。而綿與漢居相近。其節孝皆得之宗族無間之言。聞孺人幼通內則。不妄言笑。經營家事。動中禮則。鄉黨有疑難就咨。一經處決。無不得當。人皆稱爲女宗。居家以儉爲本。一生未嘗著紈綺。其二子居官有廉聲。皆出母訓。嗚呼。可謂賢也已。既葬之後。鄉人呈請奉主入節孝祠。廣漢刺史徐公德元。循良吏也。親服朝服。鼓吹以送。人皆以爲榮。銘曰。

吁嗟孺人兮女史之標。專屋而穀居兮。菽水簞瓢。泣呱呱以盈簡兮。收衆稚之垂髫。閔凱風之劬勞兮。膺王言之寵褒。從夫子于故邱兮。惟德音之孔昭。

醴汀禪師生壙塔銘

生壙之說。始于唐姚勖之徒。自名壽藏。釋氏則無有也。今年夏五月。醴公高徒悟迷。踵門而告曰。今年七月初三。爲大和尚誕辰。衆徒等欲修壙以誌始末。請爲塔銘。以垂永久。余愧弗克任。力辭。既而悟迷再三至。請益力。乃就所見所聞于其法嗣者。略記于左。公諱達徹。號醴汀。江南丹徒潘氏子。自少多病。父母寄投小九華山海師丈下爲弟子。每歲隨父母朝十廟香。見叢林巨刹。山水清幽。輒留連不肯去。蓋其夙根已不凡矣。既乃以此情呈父母。父母不許。由是復竄逐于商賈場中。風塵僕僕者數年。丁亥歲。父母相繼而逝。己丑。遂舟入蜀。謁峨眉。轉嘉陽。登凌雲。遊東山。憑臨邱壑。遠眺岷源。由此頓忘身世。辛卯夏。遂就東山禮淨碧師薙髮。接理凌雲。丁酉。乃詣新都寶光月容和尚受戒律。常自歎云。在俗不明。乃投佛道。佛道不明。兩生煩惱。惟此決定要討分曉。然當其時。堂職事應酬不能專一。乃假裝回凌雲。獨棲靜室。如是三載。足不履閾。至壬寅秋。頗覺心胸開拓。却于古人公案參不透徹。自思非影不清。由戲不明。復念云。假使熱鐵頂上旋。終不得此菩提心。明知悉是幻戲。却做主宰不得。大抵是擺脫不開者。究則此事。必須懸崖撒手。大死一回方可。遂於佛前洗心懺悔。痛哭嚎啕。將衣物散衆。筆墨盡焚。乃率徒孫至集鳳峯坤示衆。余坐脫之後。便埋于此。是晚入坐。抖擻精神。發起勇猛。焚香一支。立定脊頭。放身捨命。拚死。恍如死去。當此之時。一切心識都沒有了。只者知沒有的亦沒有了。不過寸餘香。忽窗外瓦落一聲復蘇。漸覺燈光爍

燦。一切房屋物件猶如新生一般。自覺是個好消息。靜坐片時。通身輕快。卽和身樵睡。黎明徐步出外。園歷山河。種種清幽。而自身病魔亦消。於是檢閱索疑公案。如推門入臼。無用思擬。譬如得本便知其末。遂援筆說偈十餘首以示大衆。時屆中元。傚裴晉省。謁師於什邡羅漢寺。師云。因何事來此。余云。遂師數年。尙有未了事來問。師云。何不有事合無事。無事合有事。余云。者回不是者個事。然卻不敢格外生事。其師凝眸久之。忽欣然笑曰。吾徒氣靜神恬。怪道人言在渡雲認真參究。今日一見。信不虛也。我年邁矣。留爾在此。越三日。任明府降寺。對寶光善度和尙。遂用可禮汀爲法嗣。由此繼理常住。于乙巳秋開室主席。十有三年矣。今年欲爲暫退。衆請再留。因其年老。共爲修塔。以垂將來。乞余爲序。夫禮汀之與余交也。歷有年矣。其自渡雲而主是席也。當是時寺雖有羅漢之名。而無其實。禮汀念馬祖。道場荒蕪日久。乃竭力募化。建東西兩廊。共十二間。先刊明吳與學博必山居士所著朱乾明院羅漢圖。延成都塑工曹志偉。肖五百阿羅漢像于兩廊。又得邑令曾稽寧湘維明府一力襄行。于甲寅冬蕆事。復塑羅漢池。洵馬祖井。添立亭臺。補栽松竹。于是遂爲什邡名刹。而禮公之志亦遂矣。竊常以儒家而論。自周秦西漢以上無言佛者。至北魏世祖詔及唐傅奕宋朱邪。始以爲釋氏本於老莊。然自白馬馱經以來。貝葉流傳。於今具在。皆本橫行梵字。譯爲震旦之文。非剽竊老莊以成篇也。願常詳讀內典。參求宗旨。與老氏則秦越。與莊列實伯仲。莊子曰。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爲夭。此卽芥子須彌閻浮紫葉之義也。列子曰。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此卽吾手何如佛手、吾腳何如驢腳之義也。伏聞佛家有觀白骨法。謂淨坐澄慮。存想自身。血肉腐壞。惟存白骨。與吾相離自一尺以至尋丈。要見形神元不相屬。則自然超脫矣。此卽舍命拚死之義也。知此則無爲首。生爲脊。死爲尻。充之以至鷄彈輪馬。鼠肝蟲臂。積漸假借。化此身爲異物。則形與神離。超然無所往而不可矣。禮公之旨。亦卽佛家觀白骨之法也。顧此理向無人道。而禮公獨于此參透宗旨。豈非馬祖之後又出一馬祖乎。至于工吟咏、善書畫、鈔淩雲之詩。刊桑根之讖。則又其餘事也。諸徒將以今年某月某日爲之築生塔。葢卽生壙之義也。乃爲之銘曰。惟我禮公。江南名族。少愛山林。長戀名刹。乃涉峨嵋。矢志薙髮。九頂拚身。什邡住足。何以得道。實由慧業。何以精進。實由慧質。五識爲教。八識刊落。視彼恩愛。革囊盛血。視諸苦海。雪山吹樂。五百羅漢。第一功德。飄然舍去。歸入淨域。淨域者何。復歸寂寞。人生此身。四大和合。髮毛爪齒。皮肉筋骨。皆歸于地。六根所作。唾涕膿血。津液涎沫。皆歸于水。四緣假合。卽知此身。畢竟無着。安時處順。非幻非滅。知此理者。當與莫逆。惟我禮公。全始全末。

童山文集卷十八

行述

誥封奉政大夫同知順天府北路事石亭府君行述

嗚呼。府君其竟逝耶。其竟棄不孝等而長逝耶。憶府君於臘之二十四日因委估盤山廟工過京。謂不孝調元曰。吾近來因晷寒大差。又兼諸事叢雜。心力俱竭。夜臥不安。汝其檢點藥書中治怔忡驚悸者。開一二方。並買同仁堂天王補心丹八兩隨帶。不孝調元敬遵。令抄錄購辦。府君方欲動身。不孝調元仰謂府君曰。既如此心疏。何不告病調理。府君曰。這回上省。必請暫解調攝。既而盥面畢。攬鏡自詫曰。顏何太赤耶。不孝調元旁言。此皆心火之故。雖不宜參。然先服清心藥。後宜參調補。不孝調元以府君行裝已備。卽步行至市換參。歸則府君已騎馬先行。留長隨一人在後取參。嗚呼。孰知此卽永訣之時耶。府君自服官以來。從未得一日閒暇。亦從未得享一日鮮衣美食。頓遭慘變。罹此大凶。一回思之。痛入五內。恨不先螻蟻於地下。復何敢偸生人世。俯仰哀號。願念府君平生偉行軼事。實能追步前賢。而服官政績可入循良傳者甚夥。粗記梗概。祇恐遺漏。不敢失諱。伏望仁人大君子俯賜採擇焉。府君姓李氏。諱化楠。[illegible]字廷節。號石亭。世居四川羅江縣之南村壩李家溝。先王父英燕公生府君三人。次諱化棟。國學生。又次諱化樸。庠生。長卽府君也。先是先王父娶先王母趙氏。七年無子。康熙五十二年癸巳。往成都石經

寺求子歸。先王母即有娠。閏六月十四日。先王父臥病。夢一道人攜一穿靴頂帽相公來。言入門。即報府君生。生即穎異。喜讀書。尤好經義。家貧兼耕。嘗攜一經就隴畔讀之。故未弱冠即補博士弟子員。時邑侯爲上元王坦齋先生。(名嵩)見而器重之。延入衙齋。以己子現任四川樂山令諱鉞者使就教。而己授府君以文藝。自是所學日益進。科歲考無不超等。所作制義。才脫稿。已傳誦人口。二十九歲入選拔。中辛酉舉人。聯捷壬戌進士。人皆以府君爲破天荒。蓋羅江前此無登賢書者。旋考入咸安宮教習。不就而歸。遠近從學者常百人。執經問難。殆無虛日。辛未。將北上謁選。不孝調元從于綿之江干。府君訓不孝曰。從來孰移習氣。大半皆爲捐納。不肯讀書。汝如不秀才。不必來任所。吾斷不汝捐也。謹拜受命。以是悉心舉子業。未幾即入泮。是年六月。府君檢發浙江委用。過壬申萬壽恩科。爲同考官。得李君鼎惠、顧君朝宗、陸君燦、俞君經、施君禮耕、賀君宗賢、馮君萬年七人。而李君鼎惠以老名士馳聲於大江南北。幾五十年。得冠榜首。出門下人皆服府君知人。主考李鶴峰先生贈府君詩。有句云。吾宗有器經。俄餓發精英。年如得荊璞。價重十二城。道我其欣賞。古色果婷嬝。蓋深爲得人慶也。次年即補餘姚。姚。巖邑也。濱海。自上林至閘風七鄉通錢塘江。橫亘八九十里。有大塘、新塘、周塘、湖塘之別。歲久不治。雍正初年。獨大塘存而坍損過半。葉令瑄文乃勸民築堤。名綸楓塘。十二年。張令永滋。又於塘外勸築利濟十塘。以此屏衛。頗旋築旋坍。海潮仍爲民患。乾隆十二年。潮忽大至。淹沒民田四五萬畝。前任王令。請帑一萬七千五百餘兩。各灶修築。罰之以工代賑。未幾王謝病去。十五年。府君到任。時値防秋。七月十六至十八日。颶風挾雨大至。吹瓦拔木。三晝夜不止。府君戰慄。乃跪庭中祝曰。海地瘠民。甫離災難。若天不降康。堤潰水溢。民其爲魚。求罪頻仍。罪在長吏。願身受罰。爲此方民暫延殘喘。祝畢。隨分役查看水勢。天微明。廟山巡檢俞迪馳報。水勢潛隄。賴東南風大作而潮竟不至。人皆以爲府君至誠所感云。姚邑賦重民頑。爲盜賊出沒之藪。府君到姚。點視案牘。賊未及獲而首犯在逃者百餘案。乃銳意除盜。立比期。懸賞格。一時小賊多擒。而巨猾依然脫網。因思緝捕不可專委捕快。因密錄難獲猾賊四五人名。於票夜喚皂隸李兆、民壯婁恩至署。出票袖中而諭之曰。賊某等現藏某所。爾若依限獲。受上賞。否則革役。二役唯唯退。不三日。積賊竟三擒至。內外無知者。又十餘日。而逸賊張子顯、張文紹、陸通儒、鄒士元、繆允年、孫溥平等。先後就擒。審出屢次行竊。及賄囑勢豪州同楊某。串捕庇縱。各實情。通詳分別重流抵罪。而重賞兆恩二役。合邑遂以爲神。乃將小

賊別立一局。名曰枉生所。關賊局中。自捐俸鈔。給以口糧。使城中坊舖有執業人。如梓匠餅師之類。使爲賊師。並假官錢以爲資本。使賊學其技藝。漸能熟習。使其師具結保出。以是人多感悔爲良民。終其身不復作賊。上憲大加稱賞。並飭諸縣頒行此式。時値荒災。府君記算戶口大小。先使人密訪實數。以故奸吏侵蝕。立能指摘。制府按臨查災。府君隨制府乘輿。凡某都某圖皆能口說手畫。如指上羅紋。一絲不紊。人俱服其敏諳。設立姚江書院。延李君鼎惠爲院長。使諸生肄業其中。刻有姚江課士錄。凡先君所刻文。姚人俱編爲一集。名爲石亭公治姚紀略。互相歌誦。丙子八月充房考。又得士七人。王君學濂、汪君治、錢君大鯨、王君世繼、黃君瑞、黃君墉、施君純熙也。不孝調元是科臨本省鄉試。下第來浙。九月調繁秀水。二十

二年。恭遇皇上南巡。秀水爲全浙門戶。上憲以府君精幹。使辦頭站大營盤。府君日夜趲籌。竭盡心力。不孝調元等一歲安臥而不見面者凡三閱月。於城北築地壘起園亭。一望花團錦簇。供備直隸兩江。大差事竣。即調署平湖縣。前縣令翟(天綱)七年高臥。一應詞案。積至三千有奇。凡已出票者。俱不審理。一任胥役詐騙。民不勝拖累之苦。府君到任。黎明坐堂。三鼓方罷。每日分三刻。立定自課章程。早審若干件。午審若干件。晚審若干件。先期掛牌。坐大堂。三發皆小碗碟送堂上。大開頭門。縱民觀聽。每審一案。堂開邊擁擠千人。莫不拍手呼快。或衆中有心未服而不敢言。府君必招出委婉商確。更定。且以信服民。掛牌從不改期。以是積案爲之一清。先是乍浦多賊。雞犬無寧。府君復捐俸。修大屋數十間。名曰自新所。關賊其中。教學手藝。一如餘姚之法。居民安堵。幾於夜不閉戶。故當日有七年如異燼。兩月見青天之謠。奉部駁。仍回秀水。去之日。焚香送者數萬。哭聲震野。如失父母。不惟脫靴立碑。衣傘之類至也。旋蒙兩浙中丞。現任直隸總督楊制軍(廷璋)以府君爲天下循良第一。保舉堪任知府。其入奏有承辦一切差務。俱盡心竭力。不辭勞瘁。洵屬通省中有爲有守之員等語。未經引見。丁先王父艱。府君哀毀骨立。水漿不入口者旬餘。然新任未到。坐草薦決事。不停。披抱傷慘而應繁劇。幾成痨瘵。戊寅春回里。營措喪事。巨細經心。盡一年。葬先王父於祖墳之雲龍山。是科己卯。不孝調元赴本省鄉試。府君送入成都。頭場畢。以草稿呈府君。府君喜見顏眉。謂親友曰。吾子魁矣。榜發。不孝調元果中第五名。十二月不孝調元北上。府君送至皂角舖。示以長句。有昔我登龍二十九。慚愧變坡非我有。汝今年小志方強。健翮摩空未可當之句。蓋自傷壬戌館選不預。而以勗不孝也。庚辰。不孝下第。府君服闋來京。同寓邸店。七月府君補行引見。保舉堪勝知府。奉

旨發往直隸以同知用。時攜不孝調元移寓於大馬神廟之戶部郎中梧岡先生查(昌業)宅。歸謂不孝曰。宦爲大夫。正當圖報。以是月攜不孝至保定。八月委署滄州。州爲四方積盜之窩。各省指名提犯者紛如落葉。府君先按村莊人數造戶口清冊。冊內載各村男丁年貌。按冊探索。無不弋獲。以是遠近提人犯者臨提隨得。前任直隸制軍方公(承觀)深嘉之。辛巳恩科。不孝調元以會試薦卷取中副榜。充內閣中書與國子監學正。人稱爲中正榜。府君與書曰。紫薇舍人與國子先生。最極清貴。將來鼎甲之基也。勉之。壬午十一月署涿州。所謂天下繁難第一州也。王畿總匯。差使絡繹。府君日則應付十五省驛務。夜則審理詞訟。倥傯之中。自覺游刃有餘。時涿方災旱。奉旨賑濟。府君嚴查胥吏。務使均沾實惠。復自捐俸煮粥。加賑一月。時不孝調元補國子監學錄。府君召至盧溝橋。謂曰。終成進士乃佳耳。明年癸未。不孝調元會試第二名。捷音至涿。府君諭曰。既成進士。又奪高魁。然不得翰林不貴也。閏月。不孝調元殿試二甲十一名。擬鼎復失。府君諭曰。翰林與鼎甲固無間也。五月御試第五名。選入一等。欽點翰林院庶吉士。府君書諭不孝曰。館選可以酬讀書之志矣。但須刻意詩賦。方不愧爲詞臣。汝其勉之。九月題補天津府海防同知。甫到任。即奉差查南岸河工。途中聞先王母訃。府君即日奔喪。傷慘尤甚。不孝送至涿州十六里廟寺中拜別。府君謂曰。汝可回矣。大司寇味經先生。(秦蕙田)吾與汝同師也。嘗謂謙卦六爻皆吉。此一字可以奉之終身。戒之、戒之。歸里後。安居樂業。爲邑侯楊公周冕所聘。建東門石橋。造魁星閣。創鍾江書院。益楊公以府君精能

信賀賴以濟事，而府君亦欲倡起人文，不辭繁瑣，故居家三載，亦席不暇煖云。丙戌，不孝調元散館，改授文選司主事，府君將來京，途中聞之，喜諭不孝曰：衙門雖改，官階轉優，況天官為六部之長，而銓曹最清要之地，汝須留心部務，和好同事，取重上官，精神自惜，而才華收斂，則老父可無憂矣。不孝調元謹拜命不敢忘。府君抵保定，即署霸州，又署薊州，皆甫閱月即卸事。去之日，父老攜幼泣送者不絕於路。丁亥，提補宣化府同知，駐新保安。城孤人稀，竊賊最夥。府君立查更之法，以紅布製小旗三十二面，半為守旗，半為望旗，蓋取守望相助之意。夜先以守旗傳各巷巡夫領去，四更遣人另以望旗換回，天明即令巡夫當堂驗旗，如非望字號者，查出立責。以是地方寧謐，奸宄潛蹤。府君以地僻無事，攜孫朝礎前往自課。戊子四月，調順天府北路同知，倘未引見，即委辦平谷城工。府君往來城上，巡視一磚一石，無不過目。又署密雲，承辦木蘭大差，時十日晴雨間作，府君日夜親身督辦，不避風沙，馳驅塵泥中，不得寢食者凡兩月。又兼以審理剪髮案，已得誣陷實情，而詳稿未定，行在軍機大臣差筆帖式提犯，府君不肯給發，為軍機所參。旋蒙本道明公面稟大學士忠勇公，公以府君實屬能事，其勒犯不發，乃傳諭之誤，奏請寬免，奉旨仍回原任。府君以聖恩高厚，思報萬一，乃於回鑾之日，俯伏道旁，恭接聖駕，請罪謝恩。上垂問曰：你是李化楠否？曾辦事已曉了，你了。府君摘帽叩頭。上回顧大臣笑曰：這胖官兒可謂強項矣。府君軀素肥大故云。人皆謂府君半世辛勤，得邀天語褒嘉，遭逢實為難得，開府當在目前，而不知心力兩勞，病亦從此伏矣。時新制軍即前任浙撫楊宮保公，為府君一生知己，恩遇又備具屬下，道出密雲，聞此信亦深嘉之。府君亦自謂有緣，不惜竭其報效，而制軍亦深信府君忠誠可托，方欲保薦大用，而府君旋即去世矣。嗚呼，痛哉！今年四月，不孝調元奉侍宜人來京，在闔團聚之樂。乃不孝調元北闈下第，而在平谷喪七弟，在密雲喪八弟，連遭數兇，悲憾無一遂心之事，又兼公務勤勞，刻無寧晷，雖到京一過，不孝調元欲得從容奉侍，不可多得。十二月十九日到京之時，不孝調元先為本部堂官保舉堪勝直隸州知州，私心以作京官久，不諳作吏，且目擊府君作吏苦辛，是以遲遲欲辭，請之府君。府君曰：功名有定，朝廷官豈可揀著做耶？既而引見未用，府君聞之，謂不孝曰：可謂天從人願矣。遂往盤山而去。然不孝竊見府君精神恍惚，再四請問，又不答。二十四日過京請安，府君謂不孝曰：我前日病，今清白矣。是夜宿不孝寓，不能寐，復起飲酒盡一觥，乃稍稍臥。先是壬申在餘姚，亦以勞心過度，有痰迷之症，已經痊愈，不發者十七年矣。是時府君早起坐，不孝調元於床沿，訓不孝曰：我病中極恐恐然，似是怔忡，今雖好，然心內懸空，急需以補藥調養。命不孝抄方隨帶。不孝以府君語言明白，絕不疑前症之發。嗚呼，孰知二十七日，於保府舊病忽發，痰氣上迷，竟致不救，相隔才兩日，遂成永訣哉！府君為人壯貌雄偉，氣度豁達，而一種磊落英爽之概，恆使人對之而生敬。平生樂談陰騭，奉行功過格惟謹，期於累萬，故匾其廳曰萬善堂。每云：自日有閑過，每日須檢身自問，必作有益之事數件，方不負此光陰。遇事鎮靜，終日無惰容，故他人每驚疑未定，而府君一言已決。且料事多奇中，然精明中富存渾厚，絕不討人便宜，嘗鐫吃虧圖章以自警。處家喜儉約，衣帽但取溫暖。登仕後始脫布袍，然終其身未嘗穿一華服。自供不過脫粟，嘗曰：咬斷菜根，百事可做。性極孝，先王父母

在日，旨甘必親調，出外必屬宜人烹飪如法。所著有觀園錄，人皆傳抄。先王父六十壽誕大慶，在浙徵詩，彙成部，名曰鴻案珠圍，道人端水陸之微以獻，旋因先王父愛田園之樂，不肯就養，祗迎先王母至浙，公退，輒侍坐獻笑，依依如孺慕。友于最篤，一飲食必相共，未嘗極顏。對宜人尤相敬如賓，從未怒聲疾色。教子以義方，嘗謂父子不責善，故失禮處輒委曲開導。不孝調元自服官以來，所寄手訓，較先正格言尤精，故裱為一冊，藏為家傳，以見府君無事不可對人處。重族誼，先是獻賊之亂，族譜已失，府君捐資重刻，自高祖以下定為五世，作宗支派歌四句以相傳衍，捐地立祠堂於雲龍山之腳，買祭田廿畝。清明掃墓，冬至則演劇於祠堂，血祭畢，合族餕食，每歲為例。愛賓客，至則置酒款洽竟日，故蓬門外輒車馬喧闐。與人交始終如一。馭下嚴而有恩，隨才器使，不苛小過，故莫不出力思報。而其居鄉也，尤能和睦鄰里。有紛難者，得一語輒即排解。好周急，乞貸者必量其意之所欲以與之，負者亦不與校。親友相招者，必步行，恐騎從擾人也。途遇鄉戚，雖年極少，馬必下，以是遠近翕然同聲。兩遭大喪，弔者數千人，半有不知名姓者，亦盡哀而去。時邑侯楊公嘗以事過南村，見百里內皆白衣冠，歎曰：此李公德所致也。故每出仕，途三舍者常百人，其得與論如此。其在官也，總以愛百姓為主，從未妄出一票，曰：一點硃不要緊，受票傳者必一路哭矣。約束吏役甚嚴，在直隸差，所備車出自闔邑者，雖甚澤，概屏不用，但就各吏役家所有，先使入令封，再出重價以償，既不誤公，而吏役亦因以獲利，故公事叱嗟即辦，且慣習勞苦，遇有差委緊急事，雖闖漲深淖，每策馬先涉之，陷大渠中，溺死者幾數，以是人皆用命。在餘時，緝賊不用健捕，令四鄉里正就所知之犯稟報，即擒，嘗堂給銀牌花紅以旌之，鼓樂送出遊街，故所在地方少宛脫之賊。重讞獄，不好刑求，先使諭其詞，復慮以聽之，必水落石出而後已。有犯重罪者，求其生而不得，然後定案，往往有身在牢，挺而焚香頂謝者，曰：我死固當，難報李公心耳。以是上臺將難審重案，輒以委府君，既成信讞，復經他員翻供者，府君必面請上憲，另委賢員，卒照舊案歸結，如在保易質之前。所審任某一案，其明證也。所著有治姚紀略二卷，精律例，刑名不請幕賓，處繁劇，一切文案，皆手自批發，嘗謂人曰：做官有六字訣，眼到、心到、身到，得此訣則胸人無機，而一應彝幣事庶可稍清。敏於稟啓，每倚案起草，數百[illegible][illegible]，皆苦不及。與友人書，絫絫數語而詳明周到，蘇黃尺牘不逮也。府君素清廉，兩次監密雲、懷安城工，及居庸關碑亭，皆自攜餅餌，凡地方供給皆不受，即家人亦不敢受一錢。是以上憲器重倚賴，凡歷任府、廳、州、縣，十一處，承辦大工十餘起，上臺每嘆厨不得人，輒曰：非老李不可。先是府君垂髫時，已立志為名宦，與羣兒戲，自為假官，分列書吏皂役，使兩兒設為兩造，各以曲直，有狡黠不以理訴者，即變色重撲之，羣兒往往受杖而泣。先王父見之，謂人曰：吾兒他日必為老吏。觀斷獄可知也。迄今追憶，乃知其驗。府君工吟詠，春秋佳日，輒以詩酒自娛。凡鄰里過從，招飲索留句者，輒即席賦之。所著有石亭詩集八卷，現在侍御劉乙齋先生諱天成為之序，尤熟於韓蘇詩，能暗背全集。有手選各大家詩數卷，擬刊未果。喜書畫，宦餘姚日，令不孝調元、謙元來浙攻書，延名師課讀，以川中書少，遍購古今書籍數萬卷，以舟載至家，造萬卷樓以藏之。命不孝調元偕己卯孝廉陳諱藩者，釐定正僞，分經、史、子、集，四門，編目十卷，名西川李氏藏書簿，作序

以紀之曰。此吾宦蹟也。並則歐自宋、元、明而下。如趙、倪、沈、祝、董真蹟。尤所酷嗜。隨別尤精。見紬紙色卽能辦其眞贋。所著百餘軸。製一大櫥藏之。歲時撫玩而已。精算法。歸除、因乘、俱極錯綜變化之理。居官時丈量倉儲。有積年老吏不能算。而府君彈指數條。毫釐不失者。好騎射。在滄州任時。曾家尊莊多回賊私宰耕牛。日則聚飲以爲樂。夜則四散爲奸。列任官俱無可如何。府君訪知。忽三更起持弓矢。率僕健卒百餘人。突至其地。悉擒治之。不孝調元嘗以蹈險爲諫。府君毅然曰。豈有畏盜官耶。調北路文武兼轄。有額設捕盜兵百餘人。日夕操演。躬自校射。設垜百步。每發必中。營汎弁目等無不駭服。平居暇餘。常率不孝調元及家丁等於場圃較射。曰此亦選拔之意也。以故所歷之地。無不闢有箭道。喜種花木。自浙歸來。築補過亭以爲優閒之地。以少隘。又於祠堂前購一別業。扁曰醒園。丹徒王夢樓先生諱文治所書也。構造迴廊花庭數處。有牡丹臺、天然床、望江亭諸勝。所栽梅、杏、桃、李、梨、栗、柑、橘、松、柏、果、幾及萬株。外以土垣圍之。使忠實僕柳發看守澆灌。曰俟我歸老必成林矣。此吾天年之樂地也。嗚呼。痛哉。孰知十年之計已成。而萬里之魂未返。悠悠蒼天。此何極哉。生前不留一言。臨別未及一見。大小數十口。或孤懸於塞上。或散處於京師。囊無一錢。家在萬里。煢煢若此。府君其忍棄不孝等而長逝耶。嗚呼。痛哉。府君生於康熙五十二年閏六月十四日午時。卒於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卯時。壽五十七歲。原娶宜人羅氏。諱兆篤公第二女。以不孝調元官內閣中書。誥贈宜人。先府君去世。繼娶宜人吳氏。諱廷桂公女。誥封宜人。子三。長不孝調元。己卯科舉人。癸未科進士。由內閣中書。補國子監學錄。欽點翰林院庶吉士。授吏部文選司主事。宜人羅氏出。娶胡氏。庠生諱昇公第五女。勅封孺人。例封安人。次不孝鼎元。國學生。娶熊氏。國學生諱日復公第四女。宜人吳氏出。次驥元。繼胞叔諱化楨後。庶母史氏出。女二。長適庠生曾諱錫寶。宜人羅氏出。次適儒業何諱人鳳。宜人吳氏出。孫二。長朝礎。十五歲。不孝調元出。次朝磐。甫週歲。不孝鼎元出。孫女三。長字現任劍州訓導何諱人麟長子。次字壬午科舉人呂諱林三子。三未字。俱不孝調元出。苫次咽嗚。不知所云。

童山文集卷十九

四六上

恭謝欽賜御製全韻詩及擬白居易新樂府摺奏

乾隆己亥年五月十八日。奉準軍機處傳駐京提塘劉岱峰領欽賞廣東學政臣李調元。御製全韻及擬白居易新樂府各一部。到臣。謹卽設香案。望闕祇領訖。

伏惟我皇上德叶韶蘐。道宗河洛。創成鉅製。綜百六部全聲。別著洪裁。播五十章樂府。尚矣典謨之奧。猶敷功德之隆。述聖神文武之鴻圖。風雲動色。寓褒貶勸懲之大法。日月長懸。超三百篇而立則。豈百家能出其範圍。經四千載以成書。將千古其奉爲圭臬。臣愚同捫籥。學愧寒竿。已幸叨玉尺之銜。復恩被瑤編之錫。荷天慈之下逮。榮幸難名。仰聖學之高深。揄揚靡罄。爲此繕摺恭謝隆恩。

恭祝萬壽百韻詩序

伏惟我皇上紹統乘符。術璣立象。順清暉於斗極。受靈貺於泰元。尺五雲衢。獻昭華之琯。大千世界。龍呈宛委之書。附巳月暮含辭。乾維效氣。塵清九服。外銅鼓於戎亭。瑞卜三登。擁金船於靈沼。茲屆上章之歲。適逢聖誕之期。香動蕢階。榮生桂闕。黃麻煥彩。捧來五色之箋。紫玉摛英。錫出長生之字。合闔曹者。數千百所。數文德者。四十五年。分祉席以同春。遊輪裳而更朔。而且西戎奏捷。矢落天狼。四庫搜奇。字蟠帝虎。聲萃萬里。秋生首宿之風。採錄百家。香動蘭苕之錦。武功彪炳。文治光華。既庶事之成康。斯一人之有

獻。加以拜求民隱。慫復時巡。飛芝蓋於南天。啓紺轅於北闕。平連齊魯。河嶽獻色之間。時協風雨。爲集合花之外。雖程綠水。縮是琉璃。一路青山。圖開金碧。然而容盧方旋於澤國。嶷遊楚玩。夫物華國內豐以成河。雖翠華而望海。蛟龍氣靜。不馳竹箭之流。烏兔光清。常見扶桑之樹。無疑蛾孔。金隄則紅豆一條。浙濟魚鱗。石鍵則雲連百里。況乃恩敷赤縣。背被蒼生。木鳳銜誥。芝泥九疊之露。金雞放赦。草蘇三月之寒。暢士氣於槐宮。扇芳草於華野。青旂蔭止。不費酒漿。龍髮來迎。報之塗麴。揚詩考作人之化。道穆垂裳。聽康衢順則之謠。風同擊壤。維帝包元而履德。維天階社而發祥。是以波助榮光。山傳靈響。千官劍佩。遙承青蘂之花。萬國衣冠。共謁丹平之曲。神符太乙。合東西南朔以清寧。星燦長庚。並日月岡陵而綿固。生聖人有道之世。仰金龍飛。誦天子萬年之章。賦爲虎拜。敬陳篇什。用代斯歌。

冰清玉潤集序

老夫耄矣。未能偕少年遊。童子何知。偏不喜與俗人伍。然南村晨夕。長憶淵明。東湊風烟。恆思子美。則其勝事。有足志焉。余家醉園。僭爲石亭蒐罗之所。營成別墅。似在李愿盤谷之間。然俯瞰依岡。勢雖荃瞰。連集幷壘。地少紆廻。愛因樂水之懷。還作買山之隱。人非東野。地似西湖。引溜栽荷。當門植柳。閒以叢而樹合。徑以曲而花分。醺酒臨池。可側山公之帽。焚香掃石。堪彈謝傅之棋。于以息焉。亦足樂矣。夫一邱一壑。謝幼輿置身巖中。半水半山。仲長統心遊物外。此固幽人之逸致。實亦曠士之素心也。然地有名山。飲酒難逢知己。人雖勝士。吟詩須對會家。惟吾塔字號玉溪。與同玉潤。心無冰炭。却映冰清。豪似元龍。齊標期于湖海。後同司馬。做遼氣以雲霞。省試容臺北之𦸗。一時價重。訪余至蜀西之勝。十日款留。維時秋雨初晴。潮風未泗。深林着履。高樹披襟。半明月之二分。當雄風於千里。而吾塔每從容攻和。先得予心。抽架上之書。得寬鴻寶。探囊中之鋭。早獲驪珠。戀出行間。不驚人而不止。香生楮外。每遇物而偏工。五字城高。得隋州之俊爽。六朝體麗。有開府之清新。遂疑歌有琴聲。詩含畫意。余也江淹已老。愁無夢裏之花。韓愈漸貧。空誇囊中之筆。攜百篇而登百尺。老夫須讓出頭。每一題而歌一章。此人不可無一。爰取樂府自和品題。集效蘇黃。遂成佳話。正所謂裴度倚玉。蓬蓽生輝者也。則讀其辭者。當以薔薇浣手。思其度者。比之芍藥生姿矣。

祝漢州牧胡一峯六十壽序

今皇上御極之元年。鹿銜五嶽。聽鐵馬而無驚。歲協三辰。卜金羊之有喜。皇矍在位。鼎調水火之爭。方伯連州。𡾰壯山河之氣。澄清半壁。上游無非謝公。綏撫方隅。中間更多召父。而我牧伯一峯先生。浙水高門。川中名族。爰由邛郡。移署綿鄉。王休徵望重三公。先著海沂之績。陳中舉名高一代。暫收荊楚之功。將大行焉。有所試矣。乃若先生。神遊象表。學深區中。本自游龍。所至輒興雲雨。當爲鳴鶴。由來直上雲霄。委屯務者三年。去則父老聚與而泣。從遊桐者萬里。返則寄布倚馬而書。障東遊之百川。關中之金城永固。挽西流之故道。保寧之金堤無虞。而且庠序粤新。人文蔚起。民風返樸。訟事不興。昔虞開況之曹。揮毫無暇。今窮劇繁之縣。游刃有餘。清心常滿冰壺。庭下時看拜鹿。妙用恆同玉尺。案前不爽燃犀。用法無私。不悖

庖丁之鋒鍔。臨文勝恕。偏窮勞牛之紛者。方坐理于巴西。春風爲之佛座。迨分猷於廣漢。膏雨逐以盈郊。開門興子固之謠。滿道成季方之化。東阜布澤。牛不喘於田間。北野微糧。蚨欲流於地上。是以祈雨則甘霖立沛。多稼如雲。對民則霽顏以詢。三冬亦暖。愛之如慈母。敬之若神君。論其德。直上瀏胡公之閣而更加。論其誥。不啻細胡威之絹而更勝。豈之光夠寶我。旌旗遂爲改色。一若武侯作相。壁壘頓以殊觀。孟謂治中不足展百里之才。長史未可入九重之聽也哉。昔公投負社稷之器。遂享鈞衡。子通具文武之才。旋膺封爵。而先生𥘔纓銜於當代。圭組盛於列朝。是以寵章龍錫。白髮邀恩。鴻案珠圍。齊眉共慶。塔列三株之樹。瑞氣森森。屏列四照之花。祥光靄靄。某也快聞弦於入邑。已知趙軌能清。及奉履於登堂。更識劉宏有禮。崟年生辰。久慕嵇阮之詩。而論世論交。曾見紀羣之雅。名傳黃口。信今日所希逢。頌上蒼天。寶古來之未有。過者戊戌之月。將乞靈於北辰。乙卯之辰。且注齡於南斗。距黃花之九日。序臨四朝。當白雁之三秋。筵開六秩。滿城皆叟。咸獻辭以躋堂。闔邑兒童。亦稱歌而過野。君子歌無倒之祉。小人賡難老之章。客盡持觥。學許牛而東度。予將吹笛。奏黃鶴以南飛矣。

祝綿州州尊王雲浦六十壽序

甚聞循良之傳。兩漢列於編。慈惠之師。三河稱於表。是以澠茲賢牧。別道玉麟。秩進上公。專馳華彤。然而事權不久。才或未竟其心。利器無分。功或有遜於志矣。而況飛鴻換衆。地當水陸之衝。旁午軍書。履屆兵興之役。非藉撫綏於召父。難期含哺於堯民。茲幸太尊雲浦先生。用德爲才。以仁行義。茲頓彭蠡。廬陵本文獻之邦。派衍瑯琊。豫章實多材之地。杏園對策。搞文升鳳樓前。葉水鳴琴。建績冉驢境上。遂領灘江之重鎮。送署重保之名都。三捷名傳。渼昔生乃能辦賊。一麾不次。信天子不肯負人。由資而達。而忠輯熊厘度。爭議百尺之棠。由茂而酉、而綿。竹馬初迎。已秀兩岐之麥。或謂公清若水。咸言君惠如春。比人在於鏡中。神明可識。若兵過於席上。保障無疑。不知存不忍以爲心。本無私而出政。惘勞人之已困。惟愛人不致傷人。識多事之維艱。欲省事遂成無事。何煩破柱。漸未試而先威。因待投琴。趣相傳其自拔。冰壺皎潔。笑劉寵何用一錢。玉尺溫良。校虞公寧唯五袴。化行無欲。積報有成。茲當垂晃之期。共獻月升之頌。人皆云年豐由於人壽。而不知家慶實承國恩。蓋先太翁由黃甲而登黃堂。爲父子一門之盛事。故我公既善繼而兼善述。居兄弟兩難之中間。唐棣吐翻反之華。同居實同張藝。井臼得齊眉之助。相敬無異孟光。以故膏雨和風。四邑之謳謠既遍。而怡聲柔色。一庭之孝養彌欽。蘭桂森森。無非廊廟之器。芙蕖葉葉。堪充獻壽之杯。耆叟咸踴躍以躋堂。兒童亦懽臚於道路。將見兩無疆之福。盡四邑以皆然。賡難老之詩。合萬家而共祝矣。

祝周母鄒孺人六十姚孺人五十合壽序

南邑夙號名區。周氏尤爲著族。相承茱紱。代有聞人。獨富青箱。時多秀杰。自梆州公辛酉處鳴。與先君吹竽。鼓簧之誼。嗣文安公庚辰龍變。復與予訂投縞贈紵之交。因悉梆鄂八人。俱有元愷之目。中離桂攀三焉。不出廚俊之稱。樹在堦前。珠皆照乘。珍當席上。玉盡連城。竊嘗歎此寧馨。乃復聞其懿行。則鄒姚兩孺

人共家事有足稱焉.郡孺人系出考父.籍居武昌.幼被幽遐之教.早習蘋繁之訓.振佩出延陵之室.將車歸江夏之庭.謝周氏之賢媛.偏能推髻.挽梁家之箕帚.但遇浣衣.洗手幽巖.獨得□□之性.齊眉捧案.恆同君子之心.姚孺人家在□□□□□當德早著.聲于三巒.承歡尤篤.鍾于一□□□□而成推梅士.每縫裳于膝下.亦號針神.雁借弋嘶.雅叶雞鳴之操.鹿車既挽.愛修提甕之儀.問夜相求.關雎有戒.登堂饋食.叱狗無聲.凡此皆兩孺人閫範所由來.爲門闌之創見.繼因長尹.迎養高堂.旋則局館舍.一則四子.年甫垂髫.一則三兒.齒皆黃口.廿年夜雨.鳴機同和誦讀之聲.半世秋風.斷杵共警協砧之夢.蛩縫成鵝雛.倚寡鶴淒涼.有子雛飛.背惜和熊膽苦.六十年之歲月.翠鬢皆怨之容.五十載之風霜.辛盡劬勞之力.是以鯉庭奉教.圭璧之譽日隆.鸞誼無虧.鈿釜之怨不作.由是立身行道.皆因鞠育之所成.卽此顯親揚名.難保九參之所得.洵足配美於柏舟.允堪流芳於史策.茲者月當孟夏.歲在甲寅.啓瑤堂而懸彩帨.雙逢杖熟.帶玉筍而舞斑衣.鶴髮宜年.欣逢孫屆.祖章鶴嶽.喜見開樽而兩孺人齊三錫之榮.神則登莅.備六珈之禮.幽髮末雕.顧我不文.處慚宜于太史.念予世誼.許效祝於華封.爰從崇谷之奢.兼讀書倉之序.乃仙兔顯用.啓飴顏.昔曾大家之淑範.用享高齡.宜文君之令儀.因登上壽.況三鳳既鳴.並棲倚餘五鳳.雙龍同躍.下食還有六龍.佇見兩兩邀封.起居八座.重重待祝.邁算百年矣.

祝張太翁劉孺人七十雙壽序

蓋聞齊稱五福.並美遐期.詩咏百年.同推洪算.是故金公木母.流傳曼倩之桃.椿樹萱花.並紀安期之棗.欲知無爽之不具.須識有開之必先.惟我敬齋太先生.系出清河.家原鄴水.齊札敷鍾.萃縱橫以來儲黃鶴翔軒.應列星而誕降.門垂閭德.戶啟新祥.夙負英姿.幼惇至性.嘗芳譽於鄉校.國士譏雙.振異采於詞壇.文瓊翠儉.關西夫子.鐵堪儀.東郭先生.清修足式.燕山萬億.常借身妝.薛邑千緡.每焚宿券.排難尤推郭解.從座不誠陳遵.至于塾訓睦姻.家敦孝友.春秋逾邁.日月彌高.尤其里歸太邱之賢.州崇叔度之化者矣.至於內助維賢.實與外言無間.如我劉太孺人.陶唐之孫.代多賢士.彭城之裔.世號華宗.早著令聞.夙嫻閫範.柔嫺慈孝.出自性成.言德容工.不從人授.既鼓瑟以合卺.便舉案而齊眉.南阮名流.不緊情於犢鼻.仲卿佳士.豈嘆困於牛衣.躬親操作.甕署不辭.身任劬勞.蘋蘩修.紉箴製帨.幽承堂上之歡.備食偏田.姫斷麻川之非.而又熊丸佐讀.畫荻陳書.雖同鄒母.不煩徙宅之勤.未授罷地.竊慕封鮓之遺.抑又可以兼鄰鍾而較勝.軼桓孟而無慚者矣.凡此儀型.足追往哲.仰茲懿行.定啟後昆.以故篤生令嗣.偉爲望人.素號睿倉.久推學海.張蔡贊序.居然荀氏之龍.抜藻文壇.不下鄒家之鳳.選膺清鈺之萬.獨晉垂大之壁.獻璧白玉之三.終破乘風之浪.惟其鯉庭有訓.是以鵰鶚終鑒.久坐鄭虔之氈.常思親健.忽捧毛生之檄.得遂承歡.迄今丁酉之春.正屆高堂之七秩.人開壽域.天錫昌辰.錦筵既以初陳.異香逸而不散.衍瑞蘭北.梅芳競瞬.雪之先.瑞燕銜.介酒恰元宵之後.借竹馬兒童之舞.令當老萊.探杖鳩父老之謠.移稱杜母.況夫嵩然頂角.盡是瑤水之駒.森腸崗芽.都是藍田之玉.金臧瓊水.玉帶傳觥.斯亦東海不足以漆齡.南山不足以比壽者矣.而乃九重錫誥.頻膺褒寵之封.百姓傳觀.永作黃髮之式.斯時也.賓從

如流.癸巷似海.貴雙成之寶瑟.調簫琴璇.王中散之行廚.若陳鱗脯.即使他年集社.應期顛而更多.何況此日同栖.又駐顏而返少也哉.

童山文集卷二十

四六下

祭諸城相國太傅延清劉文正公文

嗚呼.地坼幽燕.山頹泰岱.仰瞻階而瞻落.指台宿以胥寒.九重輸訃而咨嗟.臨朝罷講.百辟聞哀而驚愕.奔走故衢.蓋隕厥元良.因普天之所共傷.而喪其表帥.尤羣僚之所私傷.惟我相國.育接陶唐.族高齊魯.秉前朝之正氣.挺純粹之剛姿.早馳譽於詩華.歷遨遊於上苑.論遺逢之盛.茲推名相之所絕無.溯功業之隆.實姚宋諸臣之所未有.當其應期命世.維嶽降神.穎異少年.飛騰中歲.浩浩百川之學.汪汪千頃之文.金殿臚傳.羽儀三署.玉堂佩委.袖領羣仙.四海顒望夫東山.三朝毗推夫南董.書抽烏冊.五丁能役風雷.鏞出龍坡.六翮不勞月露.北門實資鎮鑰.東觀參博聞.書金馬承明.鳳詔宜從乎楓陛.瓊樓插羽.鸞坡路接夫槐階.遂爾典春.彌英天綸重播.探花秋實.白鳳鳴祥.補翼春闈.黃扉頒賜.內廷入直.早知韜牧之在禁中.當殿宣麻.爭傳許燕之立朝右.至若衆嶽乘麟.闡推三禮之宗.重席談經.虎觀重九經之庫.詩歌則陶情寫意.狀玉溪昌谷之非工.篆籀則精奧搜奇.晒夾漈貴興之未博.右集諸子.驗南頓心金匱.羣儒望而咋舌.況復平衡乎水土.因而數騰乎外中.位應三台.准海望中丞之節.階崇八座.河隄行使者之車.洪免百姓之魚.舟楫救陽侯之怒.功齊神禹.治贊唐堯.若乃賽表補袞.借所人於巖廊.朱旗肆節.

賚文學以保釐。如嵩嶽之閟嵐。比潁川之借寇。總悅來蘇之南。士瞻棠茇之風。建牙撫察吏之猷。胸如觀火。引登著安民之略。面若凝冰。至於履霜積逆之權。習綰挽輸之寄。鄭國是渦中之衆。武侯屯蜀地之租。身臨雖虎之軍。月明貫鉞。金切麒麟之象。雲掃白旄。因過大而投艱。遂懷遠而柔邇。惟不爭乃能不忮。知奇事必出奇人。當夫歸人九重。位高百職。身鄭香案。口吐絲綸。眷夙重於覲闕。任獨隆於和鼎。陰陽燮手。玉燭調宇宙之平。霖雨片言。金鏡納乾坤之大。賜贊從逑平樂。入朝英衛羽林。面折廷爭。人憚王陵之戇。老臣臥治。天憐汲黯之忠。東閣儒生。經筵而推老宿。西都府長。來朝而識大人。詢爲名世之鹽梅。眞是巖朝之鼎彝。由是兼綜部務。總攝彝倫。本局宗伯之總曹。長典秋官之重寄。思流丹筆。先立中反之科。望重白雲。人有不冤之頌。正刑糾慝。國無害馬之倫。剿姦詰奸。市化飲羊之俗。邇乃位隆冢宰。權重平章。爲天部之表儀。作周官之綱領。百僚咸歸董正。六合仰鈞衡之平。月鑑交明。懸秋霄而益朗。川流澄澈。當淡處而彌清。正以率人。不讓淸平之琰琬。公以持己。自媲無滯之瓊玉。此其激濁而揚淸。尤屬超前而絕後。蓋嘗親炙公之丰采。總計公之術操。履忠順以事一人。持廉節而光百辟。獎忠直而眞材堪進。懲貪汚而世路肅淸。默握樞機。皆匡主濟民之略。申明典制。多安邦定國之謨。終始完名。寰宇瞻其丰采。後先贊治。朝廷重其典型。因其廉潔之成熙。益至首揆之時敍。以故兒童皆知司馬。蠻貊亦畏王商。西京則倚埒蕭曹。北宋則名齊韓富。雖昔班固代有文人。傳授韋賢。家傳名相。五十餘年三省。魏重咸陽。二十四考中書。唐稱尙父。陸敬輿之外王內聖。有以加諸。李文饒之遐服邇安。無不逮也。宜乎商山四皓。歌眉壽於封留。孤竹

二耆。卿大年於釣渭。皆是有命。乃曰一人之私。元老長留。實乃百姓之福。何意喪謫已迫。饕餮終施。豈眞開朱鳥之來。畢比忽而坐化。恍若跨靑牛而去。鷄鳴遂以無蹤。嗚呼。虎賁無可似之形。羊公有不由之徑。客來床下。羡其百尺之樓。士集府中。閣若孤懸之榻。眞百身而莫贖。遂千載以何追。某等夙荷栽培。素明陶冶。仰平平之無黨。實休休而有容。曲者輸而直者輸。大匠初無棄物。賢可鼓而愚可牢。至人亦許隨材。以故睹喉而附風雲。便生毛羽。唾咳而諸雨露。不惜齒牙。名傀機雲。幸受知於唐武。才慚蘇俗。謬見賞於平原。椽竹知悲。鷄樹感逝。欲作沖霄之侶。誰爲二賓。聊爲逝雨之人。猶同五父。向殺門而告涕。履華屋以淚零。悵逝德之奚窮。撫中懷其若割。敬陳些語。聊薦溪毛。

祭曹三槐文

嗚呼。笑浴館主。誰擁丁度之軍。遮須國王。先寄劉聰之信。上天作記。李賀終亡。下地修文。卜商遂喪。鶴維山之鶴。遂表白日飛昇。網蘂縣之鳧。遐哉靑審遠舉。此固洪崖之壺。思舉手而謝時人。抑亦許邁之傳。忽蹤坐而成羽化。然而技仰前型。何勝限涕。追維盛德。可禁漣洏。惟年伯大人。孤竹名門。首陽華冑。先卜居於蟠螭之寨。遂定居於鷄鹿之城。秀比藍田。美如冠玉。書通六甲。史足三冬。繼王氏之靑箱。才纖風勵。入馬融之絳帳。錦繡生。試帳冠軍。家夸繡虎。才堪倚馬。並羨雕龍。月露之形。別成六經之鼓吹。挾風霜之氣。洵稱五典之笙簧。偶逢白樂之知。遂傳燕許手筆。既識荊州之面。方如風宋歌詞。雖屢處而尖李嶠。已撫腹而咏遨嵇。學道王通。何殊講義於河北。明經楊震。無異古象於關西。玉石無溷。不使濫竽之吹。

賓賓有給。寧儉都豐之光。徧徧靑人。羣沾和風之惠。濟濟多士。咸沐化雨之恩。榮闔里之鄰崇。使人人知由義路。覩宮墻之峻嶪。亦處處共出禮門。儒者宗之。士林仰矣。乃鄭虔之氈。可坐茅容之饌。雖供愛動風樹之思。欲採白華而致養。旋痛蓼莪之廢。徒樹萱草以忘憂。雖知芝草中摧。遂致松柯遽掩。月照啼鵑之血。風酸孤雁之聲。良既死而復蘇。毀亦痛而幾絕。卽此眞情在我。豈非至性過人。蓋其立身行己之大端。固已超乎儕輩。而其養生送死之大節。尤爲卓絕乎羣倫者也。所以積善高門。慶衍先代。居第樹德。佑啓後人。珠樹照映於庭闈。芝蘭並秀於階砌。擬竇家之桂。枝幹扶疎。似王氏之槐。柯葉繁茂。或翱鵬程於萬里。雙題雁塔之名。或視鴻都於九重。並揭蟠碑之字。譽之合浦。並見珠生。擬以崑岡。無非玉產。雖前規而箴懲。沐家訓於凝遊。長君作宰秀山。衎洋洋乎循詔。次君出牧滄水。淸名遍著於北燕。而年伯大人。觀此心怡。顧而色喜。優游林下。樂有影之烟雲。嘯傲村中。受無邊之風月。山間蠟屐。就野趣之長。水裏徭舟。占田園之樂。每當花晨月夕。子姪從遊。常躡紫陌靑街。孫扶杖杖。眞堪樂徊徉於仙里。長翱翔於帝都者矣。何昊天之不弔。致哲人之云亡。慶瓶不撫之絃。月照無人之戶。哀哀令子。抆淚迸漿。嗚嗚女孫。撫心痛悼。某誼忝年譜之末。素仰先哲之型。雖未獲列後進之班。趨聞提命。猶幸得從嗣君之後。側聆訓辭。方使表率於寰區。誰謂仙遊於天上。嗚呼。乘白雲以極目。淚洒高天。登赤岸以凝眸。魂消厚地。未多擁酒。遙酹馬鬣之封。愧少生芻。敬結駒維之奠。

示諸生文

貴晢循名。固資甄選之選。除奸剔弊。尤藉白璧之秀。仰惟聖天子。推崇學校。三年而計以成功。特選臣鄰。一旦而予之重任。司文事者。詢宜矢愼而矢公。爲學中人。更當相規而相勸。非欲勸夫後効。令不憚於先申。今本院例在膺講之條。叨蒙上聖加不次之擢。皇華之命再到。爲雖特達之恩。從來未有。恭紫宸之聖訓。心懍旄施。每淸夜而自思。淵淵枕席。期効涓埃之報。故宣藥石之箴。往者恭膺巽命。至粤典試午闈。思採白沙甘泉之眞傳。欲步昌黎東坡之遺範。珠江瓊海。山狀文瀾。梅嶺羅浮。賢多鍾毓。一斑之玉筍皆收。百越之靑衿繼起。今復忝持衡尺。自問敢謝甄陶。不過弟子之就正於師。無威可畏。莫言今人之遠不如古。有志竟成。大抵試案之程。以文爲重。採風之祭。以行爲先。禮樂詩書。修之家者獻之國。忠孝節義。坐而言者起而行。然後擷蘂摛芳。無非堅根固蔕。誠以旣爲四民之首。自當仰希百世之師。五典三綱。總向此中立根脚。六經四子。須知以外盡支流。制行果屬端方。吐詞須遵典則。王唐歸薛。成式未遙。韓馬熊劉。垂法尤近。文雖其是。淸眞與雅正齊登。理酌乎中。淺陋幷艱深必斥。總以發揮聖賢之蘊。不在拮摭子史之辭。經解則一本欽編。未可譏唐譏宋。古學則兼長博物。何妨陸海潘江。較武果有出羣之英。豪本院定加從優之獎拔。所慮者。樹壁深岩。偶失向化。通都大邑。尤易藏奸。雖然逆億無妨。但恐賢愚不等。其或賦性譸張。行乖倫敍。居鄉武斷。名玷公庭。倚仗紳衿。挺身唆訟。稍通筆墨。作弊舞文。甚而訕謗譏評。妄議時事。詩詞文字。不憚王章。冒替而代爲捉刀。借傳而兼之挾策。射不恤矣。恥何有焉。此皆郊遂之必移。豈容冠裳之濫廁。至于定期考校。東務當我毋規。卷有犯法之罔。雖佳必黜。場有変亂之蹟。雖小必懲。甲乙而評。

決不移定衡於窮綵。早晚月照。尤不伎充察於騎鈴。得失本功名之常。原宜靜聽。是非有文章之價。未嘗謳謗。至本院鄉關僻處。並無豪貴之親朋。寒素家風。絕少寄居之宗黨。其或匪人劣根。闖檢木鐸。指官招識。時或因乎一面。借名索騙。貸竟不惜兼金。藏跡捕風。遍流其毒。含沙射影。莫測其形。偶或有此一條。定難逃夫三尺。至於桃李荊植。本屬公家之栽培。冠履遠嫌。豈容私門之請謁。入境以後。收刺已令概辭。考案所臨。見諒各宜隱避。凡此諄諄之誥誡。無非種種之苦心。特爲早言。無貽後悔。本院計年樹木。設帑多士於三千。庶幾爲國得人。借報主恩於萬一。

萬卷樓藏書目錄序

蓋聞東南世族。家有館縭。搢紳先生。人稱掩洽。樓成脊弁。葉少蘊富奕藏書。閣號稽森。何元朗多分插架。或誇連屋。絕勝擁城。吾父捧檄姚江。王陽明講學之地。京鮮樹水。陸忠宣桑梓之邦。景仰風流。雅懷稽古。操持冰潔。不羨金籯。愛積分俸之餘。時切傳經之意。搜來兩浙江外。藏諸萬卷樓中。縕簡甚編。零星拾得。縹囊緗軸。次第裝成。敢云晉茂先之車。聊可比鄴侯之架。無勞懷餅。庶待燃藜。溯元七業未成。四經不就。一丁粗識。無異宏歸課兒。二酉偏觀。皆僻賈玭教子。惟恐牙籤飄動。移時莫識甲乙丙丁。用是緋簽標題。今日先分經史子集。准之渠凡。敢辭鉛槧之功。守作良田。願效撮拯之智。

塔水場駐防遊擊四十壽序

蓋聞崆峒倚劍。大漢投戈。行武不乏英雄。壯志猶推豐鍊。齊桓武而姚美。鎮重北門。頌聖考以疑麻。星輝南極。伏惟駐防遊擊。世居柏鄉。望出上黨。岐西華胄。畢公治十五之傳。河北馳名。魏萬分三晉之統。迄洪武而分司西蜀。逍萬曆而移鎮松潘。邊當山之故都。居惟安之劇邑。祖爲副將。賜書爭日月之光。伯授撫夷。秉鉞摧風霜之氣。惟公少懷異質。穎不露于處囊。長擅英姿。才獨精于刀筆。分司塔水。遊眺神泉。隴署彰明。與懷旋讓。持戈殺賊。在若之鼠竊皆殲。仗劍驅妖。郭滿之妖氛迅掃。禁博兼之除暴。緝盜即以安良。他人未能勇行。而公了無畏却。今日堂前進酒。時值強仕之年。他時帳外談兵。預卜遐齡之算。吏可喜者。屛開孔雀。光借瓊玉以相暉。帶結鴛鴦。並附絲蘿而共結。宜家宜室。雖雖永叶鳩和。而熾而昌。奕奕長綿麟趾。且又箕弓裘治。欣看繼起之賢。玉樹芝蘭。早發階庭之秀。幀門射戟。爭羡公子登科。泮水生香。咸稱祖宗德蔭。際茲乙亥之十月。已過甲子於四旬。遠近鄉紳。咸頌無疆之祉。市廛商賈。共賡難老之章。覩多慶於門閭。三重喜報。懸弧矢于戶旐。五福駢臻。

昭覺寺道院禪師年譜序

蓋聞神通勝業。非定不生。無漏慧根。非靜不發。攝心一處。使是功德叢林。散意片時。即名煩惱羅刹。然而風裏之燈。影既不現。波中之月。照豈得明。故降伏四魔。金剛有時努目。慈悲六道。菩薩亦爲低眉。惟我道院禪師者。家住黃陂。系出曲氏。身如明鏡。法號了元。少而精明。夙乘慧慧。長而好道。早悟玄機。默直居心。有排難解紛之概。剛方自矢。秉獅子蟠虎正之風。雨漢鎮之明師。脫身入定。受明禪之指示。落髮灰心。夜則朗誦曇花。晝則時披貝葉。遂繼傾於昭覺。兼開講于草堂。萬化則通。早受廣師之戒。一塵不染。遂編側悟

之宗。破巨浪以乘風。雨飛南海之錫。穿雲霧而見日。一了西川之緣。歸來十五春秋。讀經三十六載。維其人已往。其語猶存。璩句風清。見智慎之談談。說腸月冷。寫逸興之滔滔。倘非爲之日編。何由緒爲年譜。此篇迴譜系。紀載必出乎衣傳。猶儲氏言行。纂輯多由乎門下也。時維秋盡。節界冬初。有宏遠之高徒。託處汀之令弟。持其兄札。懇乞余文。竊喜觀其語錄。覽其遺行。實大振乎宗風。因宏開乎象教。立因年之賑濟。普渡衆生。嚴早春之戒條。長留規約。重樓疊閣。不惜萬金之費。錫斧銘鍬。克造千僧之灶。又且徒三乘四諦。探發性於空虛。五蘊千門。契純真之法界也哉。

附

寄雨村老前輩詩啓　侍讀學士 于懿修

啓者。記竹林之雅集。曾附游神。仰天上之謫仙。羣推太白。頃來雁使。得捧魚牋。知聯語早奉記曹。而扃額尚邀台命。更荷遠投珠玉。正如親接芝顏。思以好音。欣同良覿。伏惟老前輩大人。英辭絢爛。壯氣騰霄。以西蜀之淵雲。爲南宮之冠冕。翰林風月。吏部文章。秘府抽思。因早播詞頭之譽。公庭論事。尋徒署紙尾之名。曾擁節於皇華。旋開堂於綠野。搦參縣非。洗水行雲。峻冠峨峨。豪情湖海。編玉溪之花萼。記德裕之平泉。鄴架圖書。細參亥豕。膺門賓客。劇會雲龍。崇大雅以扶輪。遍傳詩話。酷唐衢之蠻癖。亦寫文心。庭自傳經。門多問字。因行樂其多方。抑賦閑之獨異。侍弟僑寓修門。疲躁老境。自慚蒲柳。敢比松筠。適諸膺騷韻六章。漫作寰書一幅。相思千里。寓投報之深情。久別十年。想唱酬於往事。湖露亭之秋水。許附仙舟。對蜀郡之花箋。長思彩筆。

寄呈雨村老夫子啓　門生 溫承悲

啓者。竊聞楩柟杞梓。材歸削墨引繩。琥璧琮璜。寶在攸名定價。爛黼黻文章之色。青必出藍。煊韓山粉藻之觀。白當受采。短長合度。玉尺須持。小大皆鳴。金鐘待叩。迄傳昔于黃石橋邊。孺子頻來。思問字于元亭。酒畔高軒。遙企伏惟老夫子大人。輪扶大雅。陣鼓雄師。唐宮李嶠。司文晉代。山濤啓事。著述藩南山之竹。都鐘京研。聲名高北斗之星。顏陵謝鍊。一枝麟管。樹餘七子才華。千仞龍門。分出入廚潛價。駕鶴得偶度鍼神。豈蔻描來。頻傳花樣。充物溢珊瑚鐵網。琰玉渾金。微沾流玳瑁書裝。殘齋順復十二閣之驊騮驥騄。施鞭策而盡騁天衢。九萬程之鷲鸞鵬鶤。假羽毛而皆翔日下。出頭放士。朱永叔自古幾人。說項憐才。楊長外皆今一个。皆袍恨積。紫硯辛穿。長笛一聲。年少則時名謬竊。英才五字。命窮則科第淹遲。積風雲月露于箱中。桃花紙滿。繪草木蟲魚于筆底。艾蒳香薰。自知韻陋堪羞。豈宜論之撐梨。少讀深慚。沉淪可惜。解律金之勒勒。思傳雖遐。額見輕擲。搶有鬼豈愁風旋起。貴識無人。史併難胸。回憶齒牙攜日。（己亥過度以叉叉二字命題試直棠宮第一）文摧在手。背埋頭角。斯時禮易。詩書。幾篇帖括。歌行律絕。半册風騷。走盤而粒粒不同。珠亦明知。九山刻楮而硜硜易碎。石偏惜是。一卷冰乞。翦失吳淞。寄望生于點鐵金。淘沙礫。腐化神奇。河東之彭閬惙慨。豕獻白頭。爲貴冀北之孫陽下。派騎當驪耳爭傳。鼓聲出門。萬言敢試。沖登月旦。一字新褒。竊私叔于諸人。期有造乎小子。步趨未接。欸曲遙通。嗟乎。紅玉

深藏第知太玖。綠珠不嫁。聽似無望。年年籬下。劉賁激昂雖閱官官之策。歲歲放歸韓愈。剩非多習武過之文。倒繃孩兒。雖繡虎而比同紺狗。此間伯父。縱雕龍而祇若塗鴉。方雄飛脉㮶難棲。久後幾傳其句。陸倚營酒旗風。影當時少誤其才。此不飄不蹈。寒士所以焚薦而感慨。亦一縷一字。古人所以刪像而埋沉者也。嗟乎。象罔今稀。投暗之珠難直。秘豐城人在。埋光之劍。寶須于蓋俗儒。惟知引故衡材。而明哲別出風騷。取物序鶴鵲于阮籍。竹間藻許張華。成鵷鶵于正平。不少狂憐文舉。況暗中摸索。年輕曾荷青睞。真行卷請求。愧落博施白眼。得一不恨。酣酒常呼。拔十殊多。望塵欲拜。號門生而弗敢。柳州悲悟。壯夫有所不爲。發竪子之成名。安追游揚下士。聞而大笑。宰相之豈不上。我豈妄哉。爾香之祝偏般。客何爲者。毋供諧謔。敢布腹心。

寄謝雨村老夫子啓　　溫承恭

啓者。竊恭身附靑雲。畢生至願。山孤白雪。屬和終稀。自知卷石殊頑。敢道叱羊可化。誰料解衣見泣。偏容驢騎。高呼吟草。收歸詩話之中。墨花並賜錦囊之作。此蓋老夫子大人栽來桃李。一心護割開花。網過珊瑚。兩眼眞知是寶。亭皐木葉。有興斯賦。金屋海棠。雖香不笑。集一狐之腋。裁成六尺之衣。修五鳳之樓。採用短長之木。狗啗痂而有癖。比享帚以何如。蠹抑生涯。情懸能已。嗟乎。妙元獻禮。曾北面難拔希文半僧。謁詩謁後塵。不憐禹錫三郁。伯父左思賦笑。平原五色戰場。蘇軾迷煙李遊。悲悔披沙淘揀敗鼓兼收。風騷擬重翻之文。當年入選。山石拈女郎之句。此日新鐫。姓名附著。述而長存。作序之虬鵷鵷似詞賦教。流傳以共見。能言之鸚鵡。啓從知己相投。何但磁針芥魄。美人圖報。豈惟玉案金刀。顧則月不見蚿。蜘蛛而重山空合。藏藏。縢橫雙劍。不如衰老侯嬴。淚酒一莊。長歎荒涼陸賈。竊自傷矣。尙何言哉。愛思日月推崇。曾見杏壇弟子。因合淵雲作頌。徧徵梅嶺英才。和叶雜鏘。先唱在陰之鶴。賛邀游夏略。酬和細之龜。詞驅作絶歌行。發重秋陽江漢。雖一坏棒土。何加尼父之山。而萬里揚風。竊播袁宏之扇。伏願老夫子大人。窮憐東野之鳴。勉陶謝子。香敬海豐之祝。眷念鄙人。無力謝靑。將蝸命眞可慨。從何表白。靈犀心竅相通。莫云崇奉。鼎文所吐。無非皆語。三薰三沐。倘成傳爲佳話。速付棗梨。珍歸一字一縑。嗟。天下文章。歎夫子之不可及。老夫衣鉢。問斯人其誰與歸。

寄呈雨村老夫子遊蜀詩序　　溫承恭

僕少負詩名。何羅二十一史。(十六受知于雨村李學院所錄文有諭二十一史之語。)長叛科目。命窮二十五年。辜英歷自考棚。科歲四膺領袖。時魁鄉于試。腦文章屢入選樓。(皆平拔第一等四十歲學院武文。)經術辛勤。敢矜靑以自信。遺逢逐憂滯竟脫白之誰憐。蘇東坡未放出頭。良可悲也。李北海爭來識面。能無愧哉。笑披顏標。登尙聽多娛之願倒。好從校尉。退思効弓戟以驅驅中原。當用武之秋。采薇歌作。下士値談兵之會。細柳營開。黑踢黃巢窺。關襄陽河內。長蛇封豕。紛連宦漢。偃斜豫楚巴秦。五路之鼓鼙並鼙。旌旗矛戟。兩年之烽燧頻燃。龍尾古星。峯紛借箸。虎帳踞地。射鵰道書。將有何人。公子新求朱亥。才需此日。趙郊恐失左車。終子軍弃繻出關。請纓誰知有路。毛先生處囊脫穎。見末更待何年。倘任嚼字咬文。吟風弄月。遇合乞靈于詞賦。

屈伸聽命于主司。聽知鹽鐵千言。不負寒牕燈火。求必治安六策。終爲用世經綸。趙而是誰祝欲焚舲幸游落。班定遠毛錐不用。蹈躍情奔。激入多年。專任英雄短氣。材非棄物。那容迂腐。喻人蜀河狗助文淵。請纂山川之米。鍊石如求仁傑。應登爲元之舖。故險關驚還。不妨揮進竪曳。而棲依鷄隊。返期有志竟成。嗟嗟。丈夫坐欺雄飛誰識。超溫慷慨。老母寄將遠志。雖教伯約蒼涼。萬里奔馳。爾日之熱腸壓結。十年牢落。何時之毛骨終逆。魏元成情托述懷。感慨悲歌。投道君勿復爾曹子建表求自試。雄才大略。時能我馳。敢辦請自賦狂。倘希人諒。

寄呈雨村大人啓　　門生　徐組綸(肇慶廩生)

啓者。恭惟大人北斗人宗。西川物望。英年對策。雁塔題名。早歲含香。鷄竿鶴政。風流儒雅。煥五色之羊城。月旦衡文。探九苞於鳳穴。握金針而造士。秉玉尺以量才。施化雨於南豐。調和風乎東粵。焦桐花縣。飾以金徽。枯竹靜亭。珍於玉琯。文質變豹。士獲登龍。乃以果遂蠡之篆。得搞摠勤之要。文授武猷。康車伏觀察之司。護寬仁慢。集節皆保釐之任。來蘇是望。方欲毅我以此邦。過化非誣。倘蒙借賢於斯地。爵甸宜而坐授。維屏翰而重來。等借寇而乘風。門等游楊之立雪。請業請益。函丈周旋。亦步亦趨。崇堦晉接。事雖希有。願豈全虛。胡乃上官不容強項。遂令下走覺悼折腰。乘檀鶴以返南山。雅號鉛槧著鹿皮而歸西蜀。籍嗜縹緗。具論世知人之才。極窮情寫物之謎。張敬夫之館裏。饒有異書。揚子雲之宅中率多奇字。典墳之富。騐彼劉歆。評騭之精。加於荀勗。斯則奎壁晝雲之觀。且不仰其光儀。鳳凰鷫鸘之文。未足方其品格者也。(組綸)竭膺寒儒。鶴舊下士。合一十三舉之選。倖登於南領二十八人之班。竊冠其首。諸生鼓瑟。別枝均收。仲氏吹塤。榮施濫及。(弟組綸入州家兄組撥學)敢自號爲佳士。竟猥錫以嘉名。(案臨賞識英才蓋世)星巖則偏許從遊。(遊七星巖召生同往)棣澤則頻呼唱詠。(遊過棣湖道有五言律句令生等中步韻)荊草備館中之樂。硃砄同席上之珍。得與踏而見知。死何足恨。徒滄齧而失業。生亦爲狂。嗟乎。貞驥之骨相偏屯。宏叔之頭顱已老。守靑箱於累世。究豈彼天。特白戰於數科。敗眞墜地。得而弗失。氣已竭於再三。蓄而不通。年且惡夫四十。而且空囊羞澀。併乏一錢。負郭荒涼。曾無二頃。椿樹既枯於東澌。萱花尙茂乎北堂。即欲負笈以從。末能絶裾而出。爰是舉詩而呼小子。怨可以羣。繫易以見大人。奇而不偶。腮舉廿載。相逢皆難助之集餘。吞耕十年。所到盡豬肝之是累。深爲自愧。罔措人情。然而倒樹朽根。念栽培之有自。舉鱗附翼。欲就正以無由。乃小阮方栽花於萬陽。(金高現知華陽縣知縣)而莊亭旋曳裾於梁苑。(謝生源承辦華陽縣幕)睿吳馬帳。往復催耐怱怱。神溯孔墻。歸來直星棣欄。五言共獻。俾詩話之成收。七律遙將。實詞壇之足貴。賜同人以雅硯。三復維殷。勝雛子以同觀。一辭莫贅。恨不親聆聲欬。得以明附輝光。願執鞭末服其勞。捧土何加於岱。敬呈俚句。嗟乎。仲尼之教弟子。大抵詩書禮樂之常。維摩之示文殊。應在文字語言之外。

童山文集補遺卷一

捐修綿州城碑記

從來修城俱無碑。而綿州獨有碑。其故何也。城有定制。凡經建築。非動國家之帑項而難成。其事出於上。故不必以碑記。綿州則城圮已久。又加遷移。必由官民之樂輸乃易舉。其事出於下。故不可不以碑記也。綿州沿革不常、自隋開皇五年。始改西魏之潼州爲綿州。大業三年。改金山郡。唐武德初。復爲綿。天寶元年。改巴西郡。乾元元年。復爲綿。其時城池壯固。杜甫詩所謂綿州州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也。至宋仁宗時。推官歐陽觀築土城。太守史郡。又築城西北以捍涪。刺史程德祥曾作文記其功。然皆土城。明成化初。刺史甯鴻。始以石包砌。周九里有奇、高一丈八尺、闊一丈一尺、計一千六百餘丈。門各有樓。宏治中。刺史江洪增修外郭。環以濠。嘉靖間。兵備方任。復修長堤以護城。屹然式廓。明季復毀於賊。已非舊制。本朝康熙三十一年。涪水不歸昌河。突直衝城而過。東北二門。劉爲水國。乾隆三十二年。涪水復溢。壞城大半。前知州黃叔顯。詳請修築。查從前涪水自州北龍門塲入境。未至州十里。析而爲二。一由北岸龜山脚之宋家埝。繞州前與芙蓉溪合。一由南岸烏木橋。遶州後與安昌河合。前後二水。均匯於南塔山下之老鷹灘。曲折而東。此時若欲修築舊城。恐涪水兩路夾衝。旋補旋溢。勞費無功。良不易也。守自康熙冲決後。涪水全勢盡由宋家埝一直南趨。而東北一帶。刷成河道。昔年冲塌城基。現沒江心、即今廟基嘴灘。地勢

反居在下。其西南岸雖屬臨河。尚寬五百餘丈。形如健立。而望江樓一帶。水勢俱屬洄洑。地亦高爽。水難冲激。雖舊制稍改。形勝猶全。富樂之勝依然。鵝首之壘如故。止須彌縫其闕。依然一大都會。乃不此之圖。而議建議遷。迄無定見。忽於三十四年。詳明前督阿。奏准裁汰羅江。改移州治。既不相度形勢。又不細察民情。以羅爲綿。已屬張冠李戴。以州改縣。未免主弱臣強。豈不惜哉。吾州牧劉公者、諱用全字慕陵、江南常州武進人、乾隆壬辰進士也。由資陽令陞合州。復由合擢綿州。初下車。即絕苞苴。嚴賊盜。萬民又安。但以羅去綿太遠。每有鞭長莫及之歎。而亦無可如何。嘉慶五年正月。教匪率起。偷渡嘉陵江。二月。漸逼潼綿。公聞報。即率鄉勇。潮至金山驛。晝夜堵禦。糧食供應。又見城垣破落。即日稟請大憲。倡捐銀一千兩。米五百石。即於十四日動工。一時輿情踴躍。鳩工運石。無不奮臂爭先。予時方避寇成都。見公與趙太守書。歲築綿城堵賊一事。略曰。予固知移州之非計也。旣聞四鄉士民。陸續捐輸。計銀四萬餘兩。不匝月而功成。時烽火已近北岸。百姓紛紛攜家進城。幾至人滿。總督大營亦移往金山驛。對江逃民。呼號喚渡者萬餘人。公請救之大憲。疑賊雜其中。公毅然自任。親自過江。拿究驗渡。俱令過江避賊。民皆大悅。呼爲劉青天。余將詠其事云。百堞能容千戶住。一航先救萬人生。蓋紀實也。未幾。德將軍參贊兵至。擒獲賊首。解省寸磔。餘賊見金山院守嚴密。不敢過涪江。從秦和鎮偷渡。四月初三日。賊被德兵追回。亦不敢過金山。從下流楊家灘。泅江而逝。淹斃甚多。城遂保全。皆劉公力也。先是以綿移羅。以至官無正印。迄今三十年來。綿人無日不思復舊。至是士民立稟請印官回綿。處及長久。加闢鞏砌。至十月完工。崇墉堅固。又於城外用石添築大堤。渡口釘砌人字小堤。俱增魚嘴。重重保護。周圍共築城。計九百八十餘丈、高一丈九尺、俱係石砌。城樓四座。河堤計長六百餘丈、寬九十丈、高一丈二尺。共捐銀六萬餘兩。士民郭大中等。即於是月具呈而復州治。懇甲官詞陸復州。而新綿州士民。亦以羅俟之堡不及帑修之城爲堅固。懇請勿移。各赴大憲爭訟。竊思先王設城以守險。必居扼要之地。綿州在險州之南。自過嘉陵江。即以劍閣爲全蜀鎖鑰。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也。劍閣至綿州三百餘里。其險與劍閣等。然劍閣之險在山。綿州之險在江。江爲天塹。上通龍安隴西。下通三江兩湖。舳艫千里。人烟萬戶。水陸交通。百貨並集。故論關勢生成。則綿不如劍。論江形險阻。則劍不如綿。譬之居家然。舊綿門戶也。新綿堂奧也。譬之人身然。舊綿咽喉也。新綿腑腹也。防賊者。有不先守門戶而使賊入室乎。欲食者有不先進咽喉而能使食入腹乎。必無此理矣。舊綿民執此理以爭。故新綿民終不能奪。旋經大憲。批布按二司核議。併批州確勘詳覆。而州守亦兩無所偏。據理詳請。使州仍歸綿。縣仍歸羅。懇大憲奏改。以息爭端。時六年六月初五日。適原任藩憲和公寧。由藏回京。道過金山驛。偕綿民復攔輿呈請轉奏。奏仍歸舊治。和公當即登城察驗。見丁男百工。咸集城頭。俱用方石合縫堅牢。女牆亦一律完整。平闊繚繞。約二百里。假天然城郭。又見衙署壇廟俱全。無庸另建。其應修處。據士民等懇同本州勘估。俱願捐貲修理。不敢絲毫請動帑項。和公即允代奏。七月初七日。據情入告。維時全蜀寧靜。秦楚沿邊教匪漸已搜索殆盡。大營正在奏籌善後事宜。二十一日奉廷寄准歸入此案辦理。十一月二十一日。參贊德總督勒等。合奏因地制宜。請將遂州改府。以杜後患。併請綿

州州判。仍移駐豐谷井。其綿州知州仍回潼州。羅江縣。請將保縣。裁入理番同知。仍復羅江舊縣。其餘武職文員。量加添改。一併分別奏請設官。以便彈壓等因。奉硃批軍機大臣會同該部速議具奏。經大學士慶桂議。俱如所請。二十六日奏奉旨依議。又夾片改遂州爲綏定府。七年二月初十日奉到部文。自是綿州、羅江。俱經改定。各回治地。新任各官。俱於六月中旬擇日上任。先是署知縣陳公啓泰到羅江新任。繼後劉公到綿州新任。是日綿民傾城出迎。歡欣歌舞。父老壺漿。兒童竹馬。彩棚錦帳。鼓吹沸天。衆延數十里。士女來觀者。幾至肩摩轂擊。花團錦簇。自來良吏之得民心。未有如此者。惜予年至七十。不及扶杖來遊。以觀太平之盛事也。劉公自到任後。復親身相度城工。時値青黃不接。見民捐貲不敷用。復自捐廉三千金。籌款三千貫。發交管局紳士。陸續支用。士民等見工費浩繁。復續捐運脚銀四千兩。以資接濟。九月初一日。劉公撰紳士意。遣人以書來。屬爲碑記。以識顚末。並言曰。此役也。士民捐貲數逾累萬。其間有獨力捐貲者。有總辦局務者。有分管工段者。急工趨事之誠。誠不可沒。職司守土。諸凡分所當爲。斷不敢貪衆人之功以爲己力。此意尤望鑒及。嗟乎。何其謙也。夫州縣沿革。事所常有。今舊治城於倉猝之間。歸造縣三年之久。名爲復舊。實則艱始。雖士民同心用底於成。然非公爲之倡。身先士卒。俾樂輸者未必遂至於七八萬兩。而公亦前後捐輸籌撥錢米。幾至七八千兩。官無擾累之煩。民無怨讟之語。急則捨修堵衛。緩則保固金湯。古云。能禦大災。捍大患。有功德於民者。非公而誰。昔竹賈逵爲豫州牧。開渠通運河以利民。人謂之賈侯渠。今公領綿州牧。築城以衞民。然則此城卽謂之爲劉公城可也。識者當不易吾言。所有紳士諸名。並隨公後。勒諸貞石。用垂萬古。

前日接展復函。知修復州城碑記。已蒙老先生見允。欣慰之至。方謂十日一水。五日一石。能事不受促迫。昨弟於總開勘驗回署。而令甥冉孝廉。已賚持尊作見示。弟當卽展讀。於綿州情形之扼要。城堤艱建之原委。犂見洽聞。如燭照計數。而文筆蒼勁沙瀾。如幽燕老將。擐鞍踴躍。餘勇可賈。又如江濤澎湃。沙石魚龍與流俱下。足徵名下無虛。敬佩敬佩。弟劉印金。

晚學集

桂馥著

序

嘗謂爲才人易爲學人難爲心性之學人易爲考據之學人難爲浩博之考據易爲精覈之考據難元自出交當世學人類皆始擷華秀旣窮枝葉終尋根柢者也曲阜桂進士未谷學人也乾隆庚戌年見之於京師癸丑年遂常見之於歴下叩其所學則固芟華秀采枝葉以至根柢者也顧自謂所學者晩未能治全經成一家之說然求之於經史聲音文字諸大端皆博觀而精覈之時出其所見於古人後有可傳者于是日出其草稿舊紙以應元之求久之積成卷帙因自名之曰晩學集烏呼士人所學苟一日得見根柢何晩之有況未谷爲此學垂二十年尤盡心于許叔重之書較之手披萬卷不能識一字之聲義與夫悟良知而矜才調者其孰早孰晩當必有辨矣乾隆五十九年八月儀徵阮元

桂君未谷傳

天門蔣祥墀撰

曲阜桂君未谷與余同舉乾隆庚戌進士出宰滇南卒於官其孫顯誠以其行略來屬爲傳以傳君諱馥字冬卉未谷其號也其先貴溪人以明初從征功世襲尼山衛百戶遂家焉曾祖存正邑庠生祖枝茂歲貢生考授州別駕父公瑞恩貢生候選教諭未谷承其家學於書無不覽尤邃於金石六書之學戊子以優行貢成均得交北平翁覃溪先生所學益精其相與考訂之功具載先生復初齋集中已而以教習期滿補長山司訓復與濟南周書昌先生振興文教出兩家所藏書僦借書圖以資來學并祠漢經師其中其誘掖後進甚篤己酉舉於鄉越明年成進士時年五十有五後爲永平令永平故滇之邊邑未谷臥閤以治政簡州清境宇帖然因以其餘爲經生業嘗謂士不通經不足致用而訓詁不明不足以通經故自諸生以至通籍四十年間日取許氏說文與諸經之義相疏證爲說文義證五十卷又繪許祭酒以下至二徐張有吾邱衍之屬爲說文統系圖因題其書室曰十二篆師精舍蓋未谷之精力萃於是矣其他有札樸十卷繆篆分韻五卷晩學集八卷詩集四卷以嘉慶十年卒年七十其子常豐扶柩歸葬未抵家亦卒於途烏呼未谷以宿儒積學晩而僅得一仕仕僅十年未竟其用而名滿天下識與不識聞未谷之卒而痛之哀之余何能何足以傳未谷未谷固自有其必傳者余滋愧焉

晚學集目錄

卷一 論 考
惜才論
闕里考
小穀考
漯水考
明堂月令考
薛君考
卷二 說 辨
干首非劒說
蔡中郎名字說
說雉
說隸
宰予與田常作亂辨
元瓦鈔辨
卷三 題跋 書後
釋名跋
玉篇跋
集韻跋
荷戈圖跋
董香光書畫冊跋
顏氏先友尺牘跋
朕歸小紀題辭
書夏小正後
書陸氏詩疏後
卷四 書後
書爾雅後
書廣韻後
再書廣韻後
書史記秦始皇本紀贊後
書史記孝景孝武本紀後
書司馬相如傳後
卷五 書後 書事
書漢書南粵王傳後
書漢書敘傳後
書馬援傳後
書魏志呂布傳後
書蜀志鄧芝傳後
書蜀志蔣琬傳後
書蜀志諸葛亮傳後
再書諸葛亮傳後
書晉史地理志後
書北史蘇綽傳後
書隋書律歷志後
書風俗通後
書辨道論後
書文選幽通賦後
書文選風賦後
書聖教序後
書朱萬年守城事
卷六 書
上阮學使書
答楊書巖孝廉論音況書
答周書昌說山東地脈書
與丁小雅教授書
與江艮庭先生書
與鄭禮部麗正書
上阮中丞書
寄顏運生書
答友人書
與友人書
與友人書
卷七 序 記 傳
顏氏墨考序
詩話同席錄序
繆篆分韻序
繆篆分韻補序
札樸序
刻空山堂遺文序
潭西精舍記
四鄉記
幼梧亭記
小忽雷記
周先生傳
郎太傳
顏節母傳
王節母傳
孫乳母傳
卷八 誌銘 墓表 壙誌 頌 祭文
周君墓誌銘
范君墓誌銘
王太宜人墓誌銘
顏君墓表
魏君墓表
王先生墓表
陳先生生壙誌
蘇道人生壙誌
遷安縣學靈芝頌 并序
鄒川祭瀾直河文
祭元妻喬君文

晚學集卷一　　曲阜桂馥著

論考

惜才論

無才不煩讀書讀書莫要於治經才盡於經才不虛生恃才者不能盡其才多用其才者反爲才所累凡裘馬亭館財貨歌舞花木禽魚絲竹書畫博奕射獵酒食爭逐好此者皆才人也而其才卽銷亡於此何暇讀書讀書矣未聞讀書之法亦將誤用其才韓子曰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蓋謂經須熟讀默記至於雜家披覽而已徐廣年過八十猶歲誦五經一徧所謂口不絕吟也凡人胸中不可無主有主則客有所歸岱宗之下諸峯羅列而有嶽爲之主則羣山萬壑皆歸統屬猶六藝之統攝百家也今之才人好詞章者好擊辨者好淹博者好編錄者皆無當於治經胸中無主誤用其才也誠能持之以恆歛之以虛刊落世好篤信師說以彼經證此經以訓詁定文字貫穿注疏甄綜秘要終老不輟發爲心光則其才盡於經而不爲虛生矣蔣子萬機論曰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惜哉

余童幼失學長無師資及聞先進之論已過知非之年一經未通雖悔何及殷鑑不遠敢告來茲己卯五月自記時年六十

顧亭林云一號爲文人則無足觀矣余亦云一號爲才人將不得爲學人矣

闕里考

顧亭林肇域志闕里據史記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之名閻百詩不從以爲雉門兩觀外朝之地士庶所不敢居閻說是也而謂春秋無闕里其名始於魯恭王宮之雙闕以疑家語則非矣闕里不在魯城內在洙泗之間乃設教之地知其然者檀弓曾子曰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閒新序孔子在州里居於闕黨太平寰宇記曲阜縣洙泗二水南爲泗水北爲洙水二水之間卽夫子所居也水經注洙水入泗水亂流至魯縣東北分爲二水水側有一城兩水之分會也洙水西北流逕孔里北是謂洙泗之間矣又注泗水云泗水流逕魯縣分爲二流水側有一城四門各有石闕爲二水之分會也北爲洙瀆南則泗水夫子教於洙泗之間今于城北二水之中卽夫子領徒之所也從征記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闕里背洙面泗牆南北一百二十步東西六十步四門各有石閫北門去洙水百步餘馥案酈氏不言水側爲何城而闕里在此城之北蓋卽此城之闕因以名里故曰闕里從征記所稱北門謂闕里之北門非城門後漢書鮑永爲魯郡太守孔子闕里無故荊棘自除從講堂至於里門此則闕里之南門也古者城內亦有里左傳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南里宋城內之里而闕里實魯城外之里史記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然則闕里猶孔里也從征記明言闕里背洙面泗安得引城內茅闕爲證耶然其誤始於唐章懷之後漢書注其注明帝紀云孔子宅在今兗州府曲阜縣故魯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背洙面泗矍相圃之東北也復謂宅在歸德門內矍相圃之東北說自不誤又稱闕里之中背洙面泗其失太遠泗南爲魯城泗北爲洙水若闕里在歸德門內是背泗非面泗矣周禮面朝後市鄭氏儀禮注面前也闕里因夫子而傳其餘里名不見經典者尚多闕氏因左傳無闕里遂疑及家語豈論語之闕黨亦不足信乎

閻百詩四書釋地闕里有二一在魯城中一在泗水縣南五十里以孔子生於此遂以闕里名之見史記索隱正義馥案孔子生於昌平鄉杜預左傳注魯縣東南有昌平城無所謂闕里泗水縣南五十里亦非孔子生處閻氏又云史晨碑望見闕觀式路虔跽爾時闕尚存可得其名里之由馥案闕觀謂漢魯王之闕非孔子廟前之闕靈光殿賦朱闕巖巖而雙立史晨將謁廟先望見雙闕肅然起敬也

漢書梅福傳云今尼山之廟不出闕里顏師古曰闕里孔子舊里也言除此之外更無祭祀孔子者馥案

猶言祀孔子者不出魯國耳後遂以今之廟庭爲闕
里舊址蓋不善讀漢書者
晉書張軌傳魏嘉平中郡官起學館築雙闕於泉上
馥案此泉在姑臧城西故知縣邑亦有闕
論語闕黨童子漢書人表作厥黨此以聲近假借不
爲義也
夫子有宅有教授之堂宅在魯城中恭王所壞者是
也教授堂在闕里洙泗之閒者是也

小穀考

泗水之北鳩山之陽有古城遺址即魯之小穀也春秋
莊公三十二年春城小穀左氏云城小穀爲管仲也杜
注小穀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公羊齊桓之
德故爲管仲城私邑穀梁謂杜依左氏爲說實誤也穀梁
以小穀爲魯邑范甯以爲魯地故書法與城郎城中丘
同例濟北有管仲井者乃齊地之穀非我之小穀昭公
十一年傳楚申無宇曰齊桓城穀而寘管仲焉此則齊
地之穀齊桓既爲管仲城之矣魯莊何爲復城之趙氏
鵬飛謂左氏因申無宇之言而誤合爲一是也李氏廉
曰齊別有穀文十七年盟于穀宣十四年會穀僖七年
夫人會穀二十六年取穀二十八年使申叔去穀襄十
九年侵齊至穀經傳皆止書穀而未有言小穀者且桓
公之有功於魯在高子來盟之後此時桓未有功左氏
於前後不合當從穀梁穀梁但言魯邑而未指其
所在泰山孫氏春秋發微云曲阜西北有小穀城胡氏
謂孫氏魯人終身學春秋其考必詳馥案漢以項羽頭
示魯人而葬羽於小穀其地去魯城當不遠若馳其頭
數百里而葬於濟北之穀城殊無謂矣

漯水考

尚書禹貢浮于濟漯達于河釋文漯天荅反篇韻作他
合反漢書地理志浮于泲漯通于河師古曰漯水出東郡東武陽音它合反又溝洫志通渠二渠以引其河孟康曰二渠其一則漯川也師古曰漯音它合反孟子論濟漯而注諸海朱子
集注漯他合反並與濕音同說文濕字云水出雁門陰
館累頭山東入海從水㬎聲力追切水經濕水出雁門陰館縣累頭注出于

累頭山水經作濕水此絫㬎字云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從水㬎
聲桑欽云出平原高唐他合切水經注河水云故瀆又東北逕長隄溫陰縣北漢志上谷郡軍都溫餘水水經注作溫餘水李賢注後漢書王霸傳引水經注又作溫餘水濕溫易譌濕陰即濕
㶟濕二字音義判然不容假借玉篇漯字云通合
切水在東武陽說文亦作濕廣韻漯字云他合切水名
在平原濕上同據此二書是漯濕相亂已久欲求其故
思之終日廓然發曚蓋隸省㬎作累非借漯爲濕古有
從㬎之濕水初無從累之漯字後人省㬎作累故不識
累之爲㬎又因濕與溼混且不識濕之爲水矣案漢書
地理志平原郡漯陰應劭曰漯水出東武陽東北入海
又高唐桑欽言漯水所出又東郡東武陽禹治漯水東
北至千乘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小顏並音它合反
通鑑注引作它合反後漢郡國志東郡東武陽濕水出又平原郡
高唐濕水出又平原有濕陰凡前志漯字後志並作濕
前志亦有作濕者千乘郡溼沃水經作溼沃注引地理風俗記千乘西北五十里有大河河北有溼沃城溼沃俗本字誤又案漢書或作濕沃後漢書楷傳平原隰陰人注云隰陰縣在隰水之南故城在今齊州臨邑縣西也
說文旨水出東武陽又引桑欽說出高唐者本於
地理志也地理志言禹治漯水至千乘入海者本於禹
貢孟子也然則禹貢孟子地理志之漯當如說文郡國
志作濕其作漯者從隸體也玉篇廣韻並小學家言反
以濕爲正字六朝文字多從變體是亦重於違俗者歟
穆天子傳天子自五鹿東征釣於漯水又云天子飲
于漯水之上注云漯水今濟陰漯陰縣音沓
揚雄兗州箴濟漯既通
鄭注尚書漯水出東郡東武陽
陳琳爲袁紹檄豫州文青州涉濟漯
水經注河水云故瀆又東北入東武陽縣東入河又
有漯水出焉戴延之謂之武水也又云河水又東北
過高唐縣東注云河水于縣東漯水注之地理志曰
漯水出東武陽今漯水上承河水于武陽縣東南西
北逕武陽新城東曹操爲東郡所治也水自城東北
逕東武陽故城南應劭曰縣在武水之陽王莽之武
昌也然則漯水亦或武水矣漯水又北絕莘道城之

西北又東北逕樂平縣故城東又北逕聊城縣故城
西又東北逕清河縣故城北又東北逕文鄉城東南
又東北逕博平縣故城南右與黃溝同注川澤黃溝
又東北流左與漯水隱覆勢鎮河陸東出於高唐縣
大河右迤東注漯水矣桑欽地理志曰漯水出高唐
余按竹書穆天子傳稱丁卯天子自五鹿東征釣于
漯水以祭淑人是日祭邱己巳天子東征食馬于漯
水之上尋其沿歷逕趣不得近出高唐也桑氏所言
蓋津流所出次于是間也俗以是水上承於河亦謂
之源河矣漯水又東北逕援縣故城西又東北逕高
唐縣故城東又東北逕漯陰縣故城北又東北逕著
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崔氏城北又東北逕東朝陽縣
故城南又東逕鄒平縣故城北又東北逕東鄒城北
又東北逕建信縣故城北又東北逕千乘縣二城間
漢高帝六年以爲千乘郡和帝永元七年改爲樂安
郡伏琛曰千乘城在齊城西北百五十里隔會水即
漯水之別名也又東北爲馬常坑坑東西八十里南
北三十里亂河枝流而入于海地理風俗記曰漯水
東北至千乘入海河盛則通津委海水耗則微涓絕
流書浮于濟漯亦是水者也
晉太康地記漯沃縣屬樂陵國
通典棣州蒲臺縣下云漢漯沃縣又云漯水在漢之
東郡東武陽縣今魏郡莘縣有東武陽城無此水矣
漯音他合反
唐高宗問許敬宗曰書稱浮于濟漯今濟漯斷不相
屬敬宗對曰不言合漯者漯自東武陽至千乘入海
也
元和志齊州臨邑縣漯水北去縣七里
黃度曰以水經注元和志寰宇記諸書考之濟水最
南漯水在中河水最北今者小清所經自歷城以東
如章邱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諸縣濟在河
南漯在河北二水不能自通唐高宗云濟與漯斷是
也禹貢所云蓋謂兗州之貢或浮于濟則自滎陽達

河或浮于漯則自武陽達河二道皆達於河耳
哀十年左傳於是乎取犂杜云犂一名隰齊南有隰
陰縣正義云犂即犂邱也二十三年晉戰於犂邱知
伯槍顏涿聚廿七年陳成子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
之役而父死焉是犂一名隰本或作濕又二十三年
傳戰於犂邱杜云犂邱隰也釋文作濕云本又作隰
漢書功臣表濕陰定侯地理志霍去病傳王莽傳並
作漯陰

韓勅孔廟後碑陰平原濕陰王宣

蘇衡等題名平原濕陰馬象

宗俱碑陰平原濕陰

漢郭巨石室畫像字平原濕陰邵善君

十道志引漢志濕沃屬千乘郡

魏書地形志樂陵郡有濕沃縣平原郡博平縣有濕
水

廣川書跋郙閣頌醳散關之嶃漯從朝陽之平燥漯
當作濕燥當作燥稽案孫叔敖碑下濕磽确皆古濟
水所行而大清所經自歷城以上至東阿固皆濟水
故道而自歷城東北如濟陽齊東青城諸縣則皆古
漯水所行蒲臺以北則故河水所經蓋宋時河當行
漯瀆及河去則大清兼行河漯二瀆其小清所行則
斷爲齊水故道也

胡渭禹貢錐指漢志東郡東武陽縣下云禹治漯水
東北至千乘入海又平原郡高唐縣下云桑欽言漯
水所出今按禹引河自大伾山西折而北循大陸東
畔入海而漯首受河自黎陽宿胥口始不起東武陽
也水經注所敘河水自宿胥口又東右逕滑臺城又
東北逕黎陽縣南又東北逕涼城縣又東北逕伍子
胥廟南又東北爲長壽津河之故瀆出焉河水又東
逕鐵邱南又東北逕濮陽縣北又東北逕衞國縣南
又東逕鄄城縣北又東北逕范縣之秦亭西又東北
逕委粟津皆古漯水也自周定王五年河徙從宿胥
口東行漯川至長壽津始與漯別其津以西漯水之
故道悉爲河所占而上游較短矣然河之故瀆不經
東武陽亦不經高唐迨漢成帝建始末河決館陶由
東武陽亦不經高唐又絕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雖
營塞治而故道猶存王莽始建國三年復決於此莽
爲元城冢墓計不隄塞明帝永平中王景修之遂爲
大河之經流自是委粟津以西漯水之故道又爲河
所占上游益短矣漯水一出於武陽再出於高唐據
成帝後言之耳

閻若璩四書釋地集注漯水名亦不核當云漯者河
之枝流也出東郡東武陽東北至千乘入海不然止
云水名安知非漢地理志高唐之漯水乎

潛邱劄記水經注河水自滎陽黎陽濮陽鄄城又東
至東武陽漯水出焉又東北至臨邑有四瀆津東分
濟亦曰泲水受河也又東北至高唐漯水注之又有
南北二濟水皆自滎陽分河東北流至臨邑有四瀆
津通于河合此二說補注于下曰大河水自滎陽分
流爲濟又東北至武陽分流爲漯又通至臨邑復與
濟通二水源流雖皆與大河相通然以濕爲溼字

五經文字濕兗州水名經典相承以爲燥濕之濕別
以漯爲此字

說文㬎傳今人不知有溼字以濕爲此字濕它合反
水名非此也

爾雅釋地下溼曰隰陸德明本作隰云隰或作隰㬎
案建成鄉侯劉靖碑鄭義碑武德于府君義橋碑隰
並作隰義橋碑益都隋殘碑題名顯並作顯凡此皆
變㬎爲累㬎之證

釋慧苑華嚴經音義溼失入反經本有作濕者音他
合反此乃平原郡之水名耳

顧炎武曰歐陽永叔集古錄曰後漢熊君碑其書㬎
字皆爲顯按說文顯從㬎聲而轉爲累其失遠矣莫
曉其義也愚考累字从日从糸乃㬎之省而後人寫
作田誤也古人以濕爲漯者不一說文濕水出東郡
東武陽入海从水㬎聲他合切漢書王子侯表濕成
侯忠師古曰濕音它合反功臣表騶望侯冷廣以濕
沃公士師古曰濕音它合反功臣表有濕陰定侯昆
邪霍去病傳王莽傳並作漯陰也地理志平原有漯
陰縣而水經濕餘水亦漯字之異文荀子窮則棄而
儑注儑當爲濕韓詩外傳作棄而累魏建成鄉侯劉
靖碑隰字作隰惟其以日爲田此永叔之所以疑也
武億金石三跋北齊少林寺碑顯字作顯說文㬎從
日中視絲古文借以爲顯字後人轉寫日作田漢熊
君碑殺阮碑皆有之

荀子窮則棄而儑楊倞注云儑當爲濕字書無儑字
韓詩外傳作棄而累也稽案儑即㑽字說文㑽解
楊倞改儑爲濕坐不識㑽字也累㬎互誤此亦足證

盧抱經曰禹貢揚州厥土惟塗泥孔傳云地泉濕攷
古本是地泉溫溫濕形近致譌且濕本不作溼字解
稽案此與濕陰譌作溫陰正相同

宋書謝靈運傳使臣邁於原隰稽案此又誤以㬎爲
㬎

漢書王子侯表濕城侯忠顏音它合反稽案史記作
隰成即西河隰成縣顏音誤

漢綏民校尉熊君碑君功顯宿著又云顯封受爵又
引詩顯顯令德集古錄云其書顯字皆爲顯按許慎
說文顯從㬎聲而轉爲累其失遠矣莫曉其義也

錢詹事大昕後漢書攷異云漢楷傳平原隰陰人也
注隰陰縣在隰水之南故城在今齊州臨邑縣西隰
當作濕郡國志平原郡有濕陰縣濕他合反即漯水
也班志作漯陰按說文濟漯字本作濕隸省作漯燥
溼字本作溼後世借濕爲燥溼字而以漯爲水名不
知漯爲濕之譌也其正作濕者多與隰相亂左氏哀
十年傳注濟南有隰陰縣陸德明誤音習

宋兗州刺史劉君碑仁篤顯於朝野

益都隋殘碑題名李方濕作顯

說文濕水或曰治水水經注作濕水案漢俗作漯濕
亦作漯故誤爲濕

通雅濕漯顯顯以形相借

明堂月令考

周之月令出於明堂故偁明堂月令說文風俗通因話注皆引明堂月令漢書魏相傳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蔡邕明堂月令論月令篇名曰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祀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效氣物行王政也三輔黃圖明堂者天道之堂也所以順四時行月令故謂之明堂袁準正論古有王居明堂之禮月令則其事也大戴禮盛德篇明堂月令赤綴戶也白綴牖也盧辨注於明堂之中施十二月之令禮含文嘉注天子孟春幸於南郊總受十二月之政還藏於祖廟月取一政班於明堂後漢書律曆志若夫用天因地揆時施教頒諸明堂以爲民極者莫大乎月令蔡邕傳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注云天子居明堂各依其月布政故云明堂月令唐會要顏師古議明堂曰文王居明堂之篇帶以弓韣禮於䄎下九門磔禳禦止疾疫置梁除道以利農夫令國爲酒以合三族凡此等事皆合月令之文覆案此皆言月令繫於明堂明堂之外別無月令今有獻疑者謂明堂月令非禮記之月令覆證以舊說而知其誣也鄭氏三禮目錄名曰月令者以其紀十二月之所行也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以禮家好事鈔合之後人因題之名曰禮記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覆案別錄劉向作漢志所本禮家有明堂陰陽三十三篇明堂陰陽說五篇大戴禮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者生於天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盧注引淮南子明堂之廟行明堂之令以調陰陽之氣而知四時之節以府疾之災覆謂此即明堂陰陽之義鄭謂月令屬明堂陰陽蓋出於三十三篇此一證也蔡氏明堂月令論月令文義所說傳衍深遠宜周公之所著也周書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三（崇文書目周書月令一卷）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爲紀號淮南王安亦取以爲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

或云淮南皆非也又月令問荅予幼讀記以爲月令體大經同不宜與記書雜錄並行而記家記之又略及前儒特爲章句者皆用其意傳引其本皆又不知月令徵驗布在諸經周官左傳實與禮記通他議橫生紛紛久矣覆案蔡氏以明堂月令周公作又言周官左傳與禮記通此二證也後漢書魯恭傳恭議曰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魏鄭公諫錄月令起於上古書云敬授人時呂不韋止是修古月令未必始起秦代也通典月令本出於管子呂不韋編爲春秋戴聖集成禮記並周制唐大衍卦候議七十二候原於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則同自後魏始載於歷覆案四家皆以月令爲古月令此三證也隋書牛宏傳今明堂月令者鄭元云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爲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束晳以爲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于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爲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即爲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周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爲章句覆案牛氏稱今明堂月令鄭元云云即指禮記月令此四證也王應麟玉海月令一書漢馬融賈逵晉孔晁皆以爲作於周公鄭元高誘孔穎達謂呂不韋所作（周禮夏官牧師注云月令秦世書也）漢淮南王安取呂氏十二紀附益爲時則訓而禮家復有增加覆案禮家指小戴此五證也徐鍇說文繫傳（人部字傳）儀明堂月令即今禮記月令未刪定前也古天子居明堂布政每月告朔班一月之政令故曰明堂月令此六證也隋書經籍志馬融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惠氏棟謂融所足者采之明堂陰陽此七證也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今禮記月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故謂之明堂月令說文引明堂月令覆謂是說尤爲明顯此八證也或疑諸書所引明堂月令不盡見於禮記此則古今本各異耳或又疑鄭注所稱今月令爲明堂月令案今月令即漢之四時令又稱五時令亦班於明堂漢紀永平二年正月辛未祀明堂詔驃騎將軍三公曰其班時令注云謂月令也四時各有令成帝詔公卿大夫不信陰陽所奏請多違時政而望陰陽調和豈不謬哉其務順四時月令元帝詔有司毋犯四時之禁侯霸傳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漢儀太史每歲上其年歷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令此皆鄭所謂今月令非明堂月令也

堯典受終于文祖鄭注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尙書帝命驗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也五府者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注云赤帝熛怒之府名曰文祖火精光明文章之祖故謂之文祖周曰明堂周書洛誥承保乃文祖受命民鄭注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又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鄭注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皞之屬覆案月令春帝太皞夏帝炎帝中央土帝黃帝秋帝少皞冬帝顓頊是爲五帝蓋明堂原主五行四時而月令即從此出故曰明堂月令

禮記月令官有太尉又以建亥之月爲歲首皆秦制覆謂呂不韋或改周之舊文以合秦法也季秋云爲來歲受朔日此以亥月爲歲首矣孟冬又云乃祈來年於天宗亥月而稱來年豈秦制乎季冬又云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代來歲之宜丑月言來歲豈秦法乎又云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秦改封建爲郡縣安有同姓之邦乎說文引明堂月令歲將微終月令作數將幾終蓋秦以亥月爲歲首周以子月爲歲首皆非建寅之時後人謂與周秦不合改歲爲數不知周亦因於夏也

後漢書魯恭傳恭議曰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此條重見）

禮記祭法鄭注引明堂月令春曰其帝太昊其神勾芒夏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曰其帝黃帝其神后土秋曰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冬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又引春曰其祀戶祭先脾夏曰其祀竈祭先肺

中央曰其祀中霤祭先心秋曰其祀門祭先肝冬曰其祀行祭先腎皆與月令文同

周禮龜人上春釁龜鄭注是上春者夏正建寅之月月令孟冬云釁祠龜策相互矣秦以十月建亥爲歲首則月令秦世之書亦或欲以歲首釁龜耳

韋彪傳建初七年盛夏多寒上疏以爲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謂時令即今月令陳寵傳亦稱時令注云月令也

鹽鐵論引月令涼風至殺氣動蜻蛚鳴衣裘成天子行微刑始貙膢以順天令此是漢月令鄭康成稱爲今月令者是也

案漢景鸞宋戴顒皆有月令章句諸書所引章句多不舉姓名未必無景戴說也

薛君考

韓詩有薛君章句蓋魏之薛夏也魚豢魏略薛夏字宣聲天水人博學有才黃初中爲祕書丞帝每與夏推論書傳未嘗不終日也每呼之不名而謂之薛君竊謂薛君之稱由此而起或據宰相世系表漢御史大夫薛廣德之曾孫方邱字夫子謂章句爲方邱作案方邱西漢人終漢之世稱韓詩者未有道及大可疑也

晚學集卷一

晚學集卷二

說 辨

干首非劍說

吾友程君易田作桃氏爲劍考並圖古劍六以其短小定爲下士所服余竊謂非劍也殆干首歟曾目驗十餘器其制與圖略同案考工記臘廣二寸有半寸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今程君所圖其莖圍僅及臘廣之半且短不受握余故謂非劍何以知爲干首也莖中有隙起兩耳其間卽注旄處底有小洞所以梃干今官衙門坐槍俗呼標槍干首兩刃中脊隆起卽此制特易銅爲木耳安邑宋芝山有一玉器形制同而短小是古又以玉作之玉之不中爲劍明矣爾雅釋天注旄首曰旌李巡曰旄牛尾著干首說文旌析羽注旄首徐鍇繫傳曰其竿頭綴以旄牛尾也孟子大夫以旌趙岐曰旌注旄干首者釋名綏有虞氏之旌也注旄竿首其形桑桑然也詩韓奕淑旂綏章正義云綏者卽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爲一竿鄭康成注夏采云綏以旄牛尾爲之綴於橦上又注明堂位云綏爲注旄牛尾於杠首廣雅天子之杠高九仞諸侯七仞卿大夫五仞士三仞覈案杠亦干也旄牛尾卽犛牛尾說文氂犛今本誤作犛牛尾也孔甯子犛牛賦云旣作表於禮樂又爲容於軍旅唐書哥舒翰守潼關師始東先驅牙旗觸門墮注旄干折凡此皆注旄干首之證但干首形狀諸書無文幸古器猶存今門坐槍雖易以木尙沿舊不變此可通古今之郵以解經傳干首注旄之制惜與程君間隔千里不得質以鄙說也

按干亦用以擊刺故以銅爲首有鐓有刃說文箾字訓云以竿擊人也左傳舞韶箾者尙書舞干羽于兩階皆干舞也

司馬注甫舍人藏一器與程氏圖同有款識可辨者四字曰作其永用覈謂其卽旗古文省也

程氏引莊子吹劍首者吷而已矣以莖頭之孔爲可吹名曰鐔覈案司馬彪注云劍首謂劍鐶頭小孔吷然如風過是司馬以爲穿透之孔非干首有底之孔且鐔亦非劍首顏師古漢書注云鐔劍口旁橫出者是也

蔡中郎名字說

後漢書列傳蔡邕字伯喈或謂喈鳥鳴聲其名當作雝取義於雝喈也覈案作雝良是但非取於鳥書無逸言乃雍鄭注時有所言則羣臣和諧詩周頌有來雝雝箋云雝雝和也爾雅釋訓廱廱優優和也崔鴻十六國春秋後秦錄姚興傳曰濟南公邕字子和興之弟也北史刁廱字叔和辛少雍字季和唐邕字道和南齊書姚道和字敬邕魏書趙邕字令和江表傳顧雍少從蔡伯喈學鼓琴伯喈貴異之謂曰卿必成名今以吾名與卿雍與伯喈同名由此吳錄雍字元歎言爲蔡邕之所歎因以爲字蜀志簡雍字憲和顧簡二名皆作雍字是取雍和之義和當爲龢中郎當字伯龢說文龢調也龢樂龢龤也或難曰釋詁關關噰噰音聲和也郭注云皆鳥鳴相和釋訓噰噰喈喈民協服也郭注云鳳皇應德鳴相和百姓懷附興頌歌此亦非爲鳥言邪覈答之曰詩關關雎鳩雎雎鳴聲雎狀鳥聲仍取和鳴非謂關關雎雎專施之鳥而不容別屬也惟卷阿之雝雝喈喈乃衆鳳鳴尙書大傳引逸詩鳳皇喈喈是也若因鳥聲以爲表德何不字伯關邪言非一端字非一指自隸體假借讀者望文生義遂使古訓拘而不能通矣

唐蔣防觀碑致邕熙猶尼釋奠頌穆穆焉邕邕焉

文選笙賦雍雍喈喈若羣雛之從母也李善注爾雅曰雍雍和也毛萇詩傳曰喈喈和聲遠聞也

說性

皇侃論語義疏云解繳射者多家一云古人以細繩系丸而彈謂爲繳射也（丸以石爲之玉篇磻以石箸繳也說文[illegible]以石箸[illegible]繳也[illegible]文[illegible]射也石也西京賦磻不特絓往必加雙[illegible]注[illegible]以石[illegible]石[illegible]爲[illegible]不引[illegible]繳[illegible]漢山居[illegible]不拔[illegible]羅不[illegible]弋[illegible]用[illegible]注云八[illegible]皆是[illegible]之其[illegible]或作[illegible]石史記楚世家[illegible]若[illegible]於弋[illegible]不[illegible]則[illegible]弓[illegible]繳[illegible]解引[illegible]日以石傳弋[illegible]日[illegible]又[illegible]通[illegible]馬隨傳[illegible]矣飛疾）一云取一枚長一二尺許以長繩系此枚而

演戲以取鳥謂爲繳射也（蜀都賦枝孤施弓繳繳出鄭郎夏官司弓矢所云茀矢鄭）注司弓矢云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司弓矢又云田弋充籠箙矢共矰矢注云籠竹籠也矰矢不在箙者爲其相繞亂將用乃共之也佩案鄭意則繳射是細繩系箭而射也復案說文繳生絲縷也矰隿射矢也隿繳射飛鳥也飛者乃可施繳漢書貨殖傳矰弋不施於徯隧是也論語弋不射宿言但繳隿飛者而不矢射宿者宿卽無所用繳矣易林鵠求魚食道遇射弋矰加我頸繳縛兩翼是隿者以短矢引繳迴鳥首而射之繳縛鳥下來也繳所以羂鳥者說文敫繳敫也復訓當爲繳敫旨激既高而布繳慎子弩弱而矰高者乘於風也曹植羅繳雁賦播纖繳以凌雲播卽布繳也繳所以高而布繳者矰所系如網之綱其緒少少緒目以漸而生生則目繁繁者爲少者所牽眾目俱張網當一面鳥乘風力翼難舒斂進爲所礙退爲所羂矣惟銜蘆者能避之抱朴子詘禽銜蘆以避網說苑銜蘆而翔以備矰弋鵠鵰賦徒銜蘆以避繳淮南修務訓夫鴈銜蘆而翔以備矰弋高注銜蘆所以令繳不得截其翼是也說文𦏼隿射收繁其也䲷下訓同隿射其集謂隿所以盛隿說文隿隿射所敝者也此隿射之大略也漢家皆有繳書二篇

洪武正韻繳生絲縷弋箭者之以胥禽是謂之矰繳又云矰亦作矰三輔黃圖大飛具瘤繳以射鳧雁箭有輪者曰繳繳卽輪也

夏官司弓矢矰矢茀矢用諸弋射馬注繳繫短矢謂之矰鄭注矰高也茀之言刜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刜羅之也又田弋充籠箙矢共矰矢注云矰矢不在箙者爲其相繞亂

國語白羽之矰韋注矰矢名以白羽爲衛

楚詞九章矰弋機而在上兮王注矰繳射矢也

呂氏春秋直諫篇荊文王得宛路之矰高注矰弋射短矢

漢書司馬相如傳微矰出纖繳施顏注矰短矢也繳生絲縷也以繳系矰仰射高鳥謂之弋射

西京賦發矰紅蒲且發弋高鴻挂白鵠聯飛龍薛注繳射矢長八寸名矰其絲名繳挂矢絲挂鳥上也復案八寸短矢欲其高飛非弓力所能須用弩故慎子言弩弱矰高楚詞言機而在上機謂弩機

淮南覽冥訓蒲且子連鳥於百仞之上高注蒲且子楚人善弋射者復謂連者以繳牽連之子虛賦弋白鵠連駕鵝

說隸

作隸不明篆體則不能知其變通之意不多見碑版則不能知其增減假借之由隸之初變乎篆也倘近於篆既而一變再變若耳孫之於鼻祖矣又若水之同源異派矣又如酒之从酉米形矣如圖變爲圖再變圖圖萐變爲蒐再變夋夌恩變爲忽再變忽念𦮃變爲𦮃再變非柔變爲柔再變柔典變爲典再變典衰變爲衰再變衷表尚變爲尚再變尚其變爲其再變其其其弇變爲希再變希𢍐變爲𢍐再變叀叀亟變爲𩫖再變𩫖𡙁變爲享再變享𠧰𦮃變爲雲再變雲靈盈變爲盈再變丑网變爲冈再變罒冈自變爲巨再變巨斗昇𡌸變爲丑再變𤇿乖變爲乖再變𡗝𡗝乖變爲𢆶再變𡗝𩰲𣂑變爲𣂑再變𣂑𣂑𢑚變爲𢑚再變𢑚𢑚革變爲草再變革𠂡屬變爲屬再變屬屬凹變爲凸再變凸曲曲𠑹變爲焉再變焉𡗝變爲𤈦再變𤇾盌變爲盈再變盈𥁕盆世變爲世再變世世世帶變爲帶再變帶帶帶𠣿變爲𦥑再變𦥑𡕒凡此皆先變于篆後變于隸者也至若㕓作厚變從亨飭作飭變從方又作𢒤變從芳宜作宜變從宀又作𡧸變作穴從目𡨥作蹇變從巴遐作遏變從彖𡕒作𡕒變從𤰔與壺之下體無別卑作卒變從穴我作𢧜變土從戊恢作𢜰變從辵又作𢊁變從广叚作段變從殳又作𣪊變從文響作碧變從石又作嚮變從𧗊整作整變從來敕作敕變從文覽作覽變從臨斂作斂散作散皆變從攵𣍧作𣍧變作品載作𩑋變從頁刺作判變從夾智作智變作曲鼻作鼻變從畀臂作臂變從夾𠑹作賓變從十拜作拜變從辛顛作顛變從夕又作顛變從夕美作美變從廾絜作衛變從行從去又作衛變從韋御作御變從犬體作𦡀變從身敢作敢變從𠬞虎作虎變從而從㐬貳作貳變從立翰作翰變從拿鳶作鳶變從殳𦬼作𦬼變從人顔作顔變從口從父鑿作鑿變從鹵又作鑿變從冊𠫤作𠫤變從來踊作踊開作開皆變從翁揣作揣變從儁慓作慓變從寸𢦏作𢦏變從乚㝱作㝱變從乖夢作舉變從手報作款變從欠歆作歆飲作飲皆變作艮𧺆作𧺆變從章冈作罡變從正滿作滿變從艸梁作梁變從夊聚作聚變從而弦作𢇃變從糸籬作籬變從木遷作遷變從升偃作偃變從衣𧝟作棘變從米黏作𦁒變從𪊲默作默𢿛作敵突作突臥作臥皆變從犮猶作猶變從背琴作琴變從介鹽作𪉩變從田雜作雜變從𡨥緝作緝聾作聾揖作揖皆變從胥鬭作鬥變從𡕒寔作寔宇作宇宦作宧室作室牢作牢寵作寵皆變從宂寂作寂亦變從宂邦作邦變從羊術作術變從米驗作驗變從僉稟作稟變從亶侯作侯變從水鄭作鄭變從尊醫作醫變從叔歸作歸變從是彪作彪虒作虒皆變從雨靈作靈變虍又作虍變從亞貴作貴變從西覃作覃變從曲曲作曲變從川齊作齊變從芦𠁅作齋變從古彝作彝作庄作庄床作床𤸰作瘡痍作痍皆變從疒鴈作鷹亦變從疒厲作厲厭作厭歷作歷皆變從广際作際變從祭數作歎變從欠又作𢧜變從攵彪作𧆞變從雨從尨皋作皋變從羊又作卑變從四下羊此皆隨勢更移但求補空作𡘋不守偏旁者也又若龜之爲龜又爲龜𡌾之爲𡊆𡧸之爲𡧸𡊆之爲𢀠晉之爲晉斝之爲𦥝鹿之爲廉裘之爲疾𤸰之爲尋𢦏之爲𢦏此非後人所敢杜撰者也又若以祖爲組以柜爲矩以浩爲昊以旋爲精以循爲遁以夏爲暇以皇爲黃以陶爲蹈以使爲暨以氏爲是以墨爲默以充爲衛以術爲禦以殷爲隱以公爲功以額爲昊以𥄉爲眺以衰爲𠅏以沂爲涯以乘爲看以植爲特以𣏼爲磊以羊爲𥁕以凱爲楷以汁爲叶以宛爲𩑸以紅爲江以便爲𩑸以𦩓爲𩑸以彝爲夷以賓爲

蠢以桀爲黎以緢爲藟以䇎爲洪以熹爲熙以偶爲禹以𤘹爲孤以𥡴爲黎以胎爲駘以煙爲𤇯以仁爲人以蘸爲動以吽爲槃以渠爲詎以裁爲宄皆假借也气艸不合於隸體以氣代气以草代艸又以氣爲氣以皂爲草此皆不得已之更代也隸固出于小篆而亦兼用古籀如旹時埜野弍二𠀉曲嚞哲𢦏載𠀠典𧖴蠭𡏋遐𣪠役𡨦家𧖅蜂𧕓蟲連動皆古文也𠁩中𤴯𡰪遲遅𧧑𧧒𠑹𨻰𦲸𢀖皆籀文也隸趣簡易又僃茂密故有增減之法如萅作春𡕍作夏龜作黽𦣻作眉臣作巨𦜈作書原作㝈森作無𢿱作𢿱衺作襄𩂣作雷𣢑作𤸰作享𡖍作叐𧷅作宇𦃟作𥾯𡧍作𡧍𥁍作香𡭗作𦞅作金𣪘作𣪘𥨊作𥨊𥨊作𥨉𠦑作𠦑滅也鬲自作𠃜邑作卪㚏作𡕒慶作慶舟作月幽作幽金作圭雙作雙𢌳作席隊作隧邦作邦增也𣎆茂密也古文從省如卽位作卽立諸侯作者侯隸體亦爾如譜作諩傳作傅雙作隻𨕦作反汶作文瑚作胡圖作啚皆省文也蓋篆有定體隸無專形𦀚以六書輒苦𢧵𩎟張謙中因篆書無庬字以隸寫之此則兩體各得其當而知變通之意者矣

陳啓源曰古籀之文一亂于斯再亂于邈而邈又甚焉原其變隸之初務在去煩趨簡往往曲爲遷就以便俗書於古人製字初心不能復顧是可慨也若辜一二言之如朋形異鳳履義非舟言失𦥑𦦤父無杖悄乔走殊夭趾之形𦣞𡚻異垂毛之象戎早離于甲義𣏕鄰去其炎文本秄而今直者支木千求之首本析而今連者𠦪垂尾並之身以致孝𡥈雖分兹𢆶易𣶒變僊而爲僊改𢿱而用終更𢌳而作𦥑舍鼎而取厚樹遐作壽乘乃爲乘庚形正而反偏出體𡩋而𩓣整惟韻俗目莫覩原文至于施作偏旁尤多譌舛如立心疑小挑手似才去首如云艸頭猷廿易竹爲卄在𡕝春則𣶒大在昇井則𣶒丌省巴爲卩於御卬則疑邑於遷卷則𡚁己息飫細從囟與昇鬼從由而同

作田尉與𡩋從火爵𢃄從巾而並作小郭之𦐂淳之章皆爲享字恆之舟亘之回俱作日形似四而非四者盤之皿寶之缶與㒼羂之网畢𣪘之目似西而非西者鹵之鹵覆之西與𨗍𩀌與巢之臼又勹之与句之旨與勹相類𠃜之𠃑邑之𠃑與厶不殊久支似文肉舟如月𠭴以方而易寸𨉖去呂而從弓𡎺作堇耒作耒自作𠂤𠂢作力俱就約而舍多帛爲布𢑏爲有㒸爲𤆍𦣝爲晉並移右而居左誰分巿市莫辨口口凡此僭差難勝指摘者也

蔡大慶攷古質疑古今之字不同固有自繁而之省亦或增少而爲多不可槩論也以周禮考之太宰八𢖍後世以爲法司樂雷鼓後世以爲雷簫章之𢃩箭後世以爲吹以至簭人之九簭太卜之九𢌿皆易之以筮與拜焉其他如以雝爲雍以𦡊爲善以龢爲和以𤖮爲蜂以鼂爲朝以僊爲仙與夫𪓉鼃蠅鼁之類皆省于後也以漢書考之尉安之尉或加以心萬幾之幾或加以木遺嵩之嵩或加以立以至禮志之屮木幽通賦之東𠫓皆易之以草與穉焉其他如論語之知增而爲智周易之无增而爲無以𦊆爲敷以皃爲貌以𣪠爲𥝍與夫昆侖夫容毒冒武夫之類皆增于前也夫自繁而之省無非取其傳寫之便易增少而爲多抑果何說耶殷案篆變爲隸不能不改易以就其體所謂勢窮則變也卽如䵷𧉚𪓟鼁之煩重中𠫓厶之簡約在篆則無嫌於隸則不類故側煩增簡就篆之拘牽就隸之通便祇求合乎體勢不顧乖於形聲豈好改作不得已也比如𨑨字篆作𨑨隸安能從故改作𨒅猶嫌𨒅不便於隸又改作遠則易於下筆取勢矣

宰予與田常作亂辨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宰予字子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李斯列傳斯上書曰田常爲簡公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卽殺簡公於朝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宰予字子我魯人仕齊爲臨菑大夫

與田常作亂夷其三族孔子恥之曰不在利病其在宰予史記齊世家載田常事又以子我爲闞止一人之書互相剌謬如此𣪘案此非太史公之私言蓋沿襲舊說而無所裁擇也以爲闞止者本之左氏以爲宰予者本之呂氏也呂氏春秋審分覽愼勢篇云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於簡公曰陳成常與宰予之二臣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也相攻唯固則危上矣願君之去一人也簡公曰非而細人所能識也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卽弒簡公於廟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能用鞅之言以致此患也此史記之所本也或曰家語出於孔安國豈亦本呂氏耶曰今家語非安國本乃采摭史記荀子大戴禮國語左傳而成者其弟子解則本之史記弟子列傳也漢書藝文志孔子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唐書藝文志有王肅注家語十卷卽顏所云今所有家語其非安國本明矣小司馬索隱云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闞止字子我田常爭寵子我爲陳恆所殺恐字與宰予相涉因誤云然是則不易之論也夫

韓非難言篇宰予不免於田常

說苑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乃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成子因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也

𣪘案右二說與呂氏春秋誤同

困學紀聞引龜山楊氏曰田常爲亂於齊齊君蓋弗勝也宰予附田常則誰得而殺之使其爲齊君而死則子亦何罪焉當是時有闞止字子我死於田常之亂是必傳之者誤而爲宰我也

夏洪基孔門弟子傳略按左傳諸御鞅諫簡公正田常與闞止爭寵事呂氏以爲宰我誤矣史承其誤而以爲作亂夷三族更誤矣薛方山但謂其相憎而不相爲謀是與田常爭也豈不冤哉

孔起升觀辨說古者有兩子我太史公曰宰我爲臨

宙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孔子家語問弟家語後史記出想孔猛作家語王肅注家語爲司馬遷所誤耳按左氏傳哀公十四年闞止子我事齊簡公與陳恆爭寵屬徒攻公宮不勝被殺夫宰予在聖門雖累遭訶斥然而言語居四科之次與子貢並稱必不至弄兵君側以速大禍況子路及難夫子且哭問拜弔至於覆醢齊之亂夫子請討爵諭與左氏備載顛末今子我身戕族夷禍踰子路而無一言及之豈聖人師生之情獨靳於子我哉假令不悲其死亦當有以責其死矣然則王肅受誤於孔猛孔猛受誤於太史公而太史公受誤於子我之名歟要因以文直事核博物洽聞許之在慎其敢輕訾然例論古之人者不知其人可乎

元瓦鈔辨

元瓦鈔一定横列至元通行四字關寶鈔二字中有壹貫字左右蒙古字庚子四月吾邑時家莊民掘井得之考元戶部尚書武祺所著寶鈔通考知爲民間僞造其說有三按通考至元十三年戶部呈自中統元年鑄造鈔板元用木頭作樣如今年深風裂損壞臣等議得擬改鑄作銅樣與木樣一般更堅久壞不了有奏奉聖旨准是則官造鈔板或木或銅不聞以瓦其僞一也通考又載彫刊板樣赴內府都省官及參議府左司官選一子細呈看過奉都堂鈞旨於置守司等衙門選選人匠彫刊依太史院選定日期鑄造凡印過板面先令監印官封訖取撥鑰匙交中書省左司封是則國寶慎密安得流落民間其僞二也通考又載至正十年擬造中統交寶交鈔其板面邊闌花樣字貫各隨鈔例從宜製造以防挑剜揭補之弊元有中統元寶諸路通行八字係漢字篆文今添蒙古字中統元寶諸路通行八字壹貫元單雷文今擬蕙草伍百文元斜角雷文今擬寶象花叁百文元斜角雷文今擬四角雷文貳百文元蕙草今擬毬欓花壹百文元四角雷文今擬萬字伍拾文龜背鎖子貳拾文芙蓉花壹拾文草荅芝是則官造花文字樣俱極精巧此瓦樸野殊不類其僞三也元制僞造通行寶鈔者處死首告者賞鈔五定仍給犯人家產律雖從重而民不畏死蓋弊多則法嚴法愈嚴則弊愈生自然之理也況自泰定以後廢平準轉支之舊規鈔法大壞國用民生公私交困而欲人不犯科野無私造豈可得哉

晚學集卷二

晚學集卷三

題跋　詩後

釋名跋

釋名畧云漢北海劉熙成國撰按吳志韋曜傳本作韋昭史爲避諱改之曜因獄吏上辭曰又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然物類衆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愚以官爵今之所急不宜乖誤因自忘至微又作官職訓及辯釋名各一卷欲表上之復案瞬付獄在吳鳳皇二年是時釋名始得傳布固宜熙爲季漢人又按蜀志許慈傳慈師事劉熙建安中與許靖等俱自交州入蜀吳志程秉傳秉逮事鄭元後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又薛綜傳少依族人避地交州從劉熙學程按熙爲許慈師又與鄭康成同時其爲建安人明矣

洪亮吉曰釋名舊本題安南太守劉熙撰考據家並云漢無安南郡今考晉書循吏傳魯芝當魏時行安南太守吳志薛綜傳避地交州從劉熙學曰南郡正屬交州則舊本不誤

後漢書文苑傳劉珍又撰釋名三十篇以辨萬物之稱號云云復案隋書經籍志釋名入卷劉熙撰不載珍所撰

玉篇跋

字林既不可見幸玉篇猶存又爲宋人所亂然有足證說文汲古閣本之誤而補其闕者今以大字先其說文下以細字聚玉篇條分而疏之恤收也救也忧不動也心動也惕敬也懼也案一切經音義引說文警也與懼合詗頓也錄也詗詳也引作謹也詗說也誂也敫窖騣殘作室隸欸訾也皆也緊監持意口閉也監作堅迣迹遣也迻遮也返怒不進也實不進也案實傳怒不進也一曰驚也迣前頓也逜前頓也案說文別有迣字此又迣籀作迻迻復也復也瘕女病也从疒㾓小鼠小鼠齧楷工官以爲㮄輪㮄作較案即楷字楷黃木可染者㮄黃木實可以染㮄讀亦作楷杪相高也木忽高也案本作

糴音呼骨切說文形訛玉篇擧誤郎河南洛陽北亾山
上邑亾作土郇周武王子所封國郇伯文王子也芭河
東聞喜縣縣作爲僟精謹也謹作詳借假也引作假也
値措也引詩値其鷺引値持也案韻會引說文持也凡
孔子曰在人下故詰屈人在下媟謀也謀也嬖便嬖愛
也引作便僻也春秋傳曰嬖僻案玉篇凡引
左傳皆稱左氏今稱春秋傳乃識文屬文今删項頭後
也項後眕目有所恨而止也恨作限眕注目視也眕
視也闇知閒也知叒也台山閒陷泥地閒作陷舌在口
所以言也引作在口中所以言者齗齒堅聲齒作齗
鮮齒堅兒齒作齗捈急持衣裣也急持衣裣衣也捼推
也推也案一切經音義引說文亦作推也眣涓目也眣
目也明視兒引孟子瞷瞷看誤櫛編樹木樹作豎藍瓜
菹也藍作菹斯江夏有斯春亭春名鼓艸大也作蕲引
蕲春蕲賓賦事也賦作賊廣韻同弓艸木之華
未發弓然華下有貲字瓜瓞也引作瓞稻春粟不漬也
漬作潰繫傳廣韻同宜飯剛柔不調相箸也飯堅柔調
也今作適案不調當爲才調蝕列也作烈皿飮食之用
器作飯食斜杅也斜作杅蕡聓滿也作滿聓繁
傳同致㩁擬也古衣被如此遙繫也古爲技䥈斧穿也
斧空也釋文引說文作空䛪繁連也聓連涀水出南陽
舞陽舞陰漢志亦作陰漾中絕小水大水中絕小水也
涸或作㴘赤經赤色也或從貞或從丁或作䞓䞃之
汁䞓或從正赬下重文赬䞓二字涉征則屬水部䞓衍
加切䞓汗也又案汞汁征馬京切亦也案趙宧光說文
長箋亦謂䞓征非趙之重文圻地垠也圻鄂也案一切
經音義引說文㙐垠也塈墓也墓地案廣雅塈塳墓
墳也禓道上祭強鬼也道上祭也案韻會引繫傳彊鬼
也禮記郊特牲鄉人禓鄭注禓強鬼郇左馮翊高陵左
馮翊高陵有郇亭顛面色顛兒顛面急顛顛也韻同
上案廣韻引說文曰面色顛顛兒顛上同㬠星無雲也
日出也案増韻引說文日生無雲也史記封禪書王中
山陰溫韓詩㬠日出也說文合日生二字作星朒朔而

月見東方謂之縮朒作朒從肉外遠也引作表也遠也
䵷齊謂多爲䵷楚人謂多也䵷大也作䵷廣韻同柴㬠
大也與大兼也袁炮肉也炮案廣韻引說文炮炙爟
取火於日官名舉火曰爟周禮曰司爟行火之政令爟
或從亘爟古器切舉火也烜或爟切火盛兒案周禮夏
官司爟掌行火之政令秋官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
日司爟司烜分屬司馬司寇所掌各異說文取火於
日官名本烜字誤在爟字下烜非爟之重文數於湯
中爚肉也爚也湯中爚肉也案廣韻爚鬲興韻同哀十二
年左傳若可尋也亦可寒也賈逵云尋溫也中㸑溫湯
而知寫鄭注溫許切尋溫之溫臒善丹也美丹㼵尤高
也危高兒㞕山邊也水邊厎柔石也山石下案峑當爲㞕
㕊石地𥐻厎也从也礹厲石也平加切破柲厲切釋文
亦作礹䔒書褏也褏也後漢書班固傳注引說文褏也
今說文傳寫者衰一誤未去經訓麃大鹿也大麃案麃
麀屬貈鼠屬猿屬案一切經音義引說文禺屬廣韻似
猿附今附含附鳥鯽魚名繫傳一曰鯽鮒玉篇鯽鮮魚
一名江豚欲風則踊夏統帝學舟作
䱜䱜之魚蜧蟲食穀葉者食苗心蟲螂渠螂螂渠螂
蜹蚋蠅秦集韻引說文案蠲蝦貨庸也傭也龖龍
頭繞者龍作龍䭫輔內環柳也輔作柳燕青白
色案作說文經𦃇雜繰也雜也緈纃綃从絲貫
恀也綃羽以絲貫杼也㣬樂袂也裹袖也衲褺衣裝衣
也廣韻同說文複衲衣顏師古急就篇注衲之以縫曰
衍漢書有傳上儒五十衣注以縫衣日複䖟蛇惡
毒長也毒也毒長也禿上象禾粟之形粟作黍丸
孰也丸也醺孰䴷也孰也也酎酒也而容切酎
重釀也切酒也亦日酤酒樂
也案酒也醉卒也卒其度量不至於亂也卒也辛度也
度其量不至於亂也酲醉而覺也醉未覺也凡此皆說
文誤玉篇正也又如胊朐挺也韻會引繫傳玉篇
朏腸也今說文無朏字朏也今說
文無字謯娽也謯也也今說文無字从彳

誇聲說文言部無誇字玉篇誇言也列子釋文引說文
瘦疾痛也疾瘦今無瘦字㰂㮶柣也㰂也今無字
𡛷媄齒食也齒作今無字韻會頸字引說文詩衎
嗟頸今頭眉目閒也玉篇同今無字嬰讀若左傳嬖
而乘他車今無字玉篇一足行也脊振脊也振脬
也脬胖也今無脬字榆棣今無棣字玉篇棣通木
也廣韻同劉麥末也麥也說文今無字璽
蹩也今無蹩字玉篇引埤蒼蹩也礎以石扞繒也扞
作研研也廣韻同今無字詩曾不容刀釋文引說
文作䑠正義引說文作舠今無舠二字玉篇舠形
詩釋文云說文作今無字玉篇云
杙也郭璞爾雅序釋文引說文䃞小擊石也今無
字玉篇石也一切經音義引說文橾柱下石今無
礩字玉篇柱下石文類聚引說文騋馬臥土中馬
轉臥土中今無字廣韻馬土浴作馬土浴初學記
引說文有㹇字㹇牛也案說文特特牛父也
作㹇今無㹇字㹇田也也爲之重文爾
雅釋文說文作木是文釋文說作正文今
無字狀也也又生切又
也或作乙切今江東呼爲爾雅
釋文說文字林謂之案石鼓文
有今說文字書音字
辯从辛省聲今無辯字玉篇辯也宗方言
辛也車溫也車也今無字玉篇訴說
文謀今說文無字凡此皆說文脫玉篇存也毛詩
駉釋文云說文作駫同玉篇駫爲正字駉同上與釋文
合今說文駫下引詩四牡駫駫別出駉字引詩在駉文
野後人所亂此又說文失而玉篇得矣
洪亮吉曰案玉篇邑部不載鄭字疑屬脫文又案今
本說文䰕艸大也劉係䰕字之譌爾雅釋詁䰕大也
陸德明音義引此云艸大也可證說文又別出䰕字
云艸木倒乃後人誤增耳又案史記索隱引許愼注
淮南王書注裊無雲也與㬠字本一字合訓分訓皆得

集韻跋

曩在京師與戴東原先生居相近就談文字先生每取集韻互訂謂余曰集韻增韻不背說文差可依據余時有背棣亭揚州刻本文多譌誤錯譌爲沸南少昊譌爲省天因屬陳君增校讐未及終卷又屬程君致與洸文對勘亦不完及余官長山乃得與增韻弁了之益信戴君言不誣也說文鼎部鼏字云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从鼎冂聲周禮廟門容大鼏七箇即易玉鉉大吉也莫狄切案此乃鼏字訓誤以鼏當之而脫去鼏字金部鉉字云舉鼎具也易謂之鉉禮謂之鼏當云禮謂之鼏鼏从日聲讀若扃今諸書無鼏字增韻青部有之訓爲舉鼎具與錫部之鼏音義各別既解說文之誤又補廣韻之闕以覩徐鉉不自曉其名者相去什伯矣徐於鉉下不知鼏爲鼏之說文艸部蓳字云蓳艸也集韻引作蓳艸詩堇荼如飴正義引廣雅蓳藋也則蓳艸是也說文糸部緬字云緬也六書故作緬集韻引作緬也玉篇緬緈也史記趙世家卻冠秫緬徐廣曰戰國策作秫縫亦縫紩之別名則作縫是也此類不可枚舉當其時字林韻集埤蒼具文字書三倉解詁李舟切韻諸書尚在故所收極博資足需識後來然其錯謬往往而有則以眾手所成不無粗略增韻出於一門父子故少違失然吾終以集韻爲大官坦韻實僻家耳

集韻之謬略舉數字東部鍊云方言輨軑趙魏之間曰鍊鍊案晉戀於廣雅音諫非從東也屋部棟云赤棟木名案爾雅赤棟郭音霜狄反非從東也沁部馱云鼠名案說文馱鼠屬从冘而聾切非從冘也覺部鼓盞云杯也案玉篇盞盃杯也魚下切非從足也齊部鼓云放也案說文从坴逗往切非從圭也侵部𡉈云𡉈車案說文從坐巨王切非從壬癸之壬也

荷戈圖跋

朱陽姿如農先生有荷戈圖先生在明季官禮科給事中時閣臣周延儒大貪妻御史有長安金貝之謠延儒懼欲脫己罪乃具密揭進上謂皆言官所爲上因中諭曰言官以言爲職撫墨不言及言而不當俱爲削職諸臣中有大奸大貪自當直糾其餘往事細過不應苛索近來忠讒固多挾私偏執更端爭勝亦復不少或代人規卸或爲人出缺種種情弊難以枚舉諭下廷臣疑懼先生毅然上疏謂代人規卸爲人出缺陛下果何所見而云然乎或於章奏知之耶抑出於聖心之懸揣耶此皆奸臣惡言官不利於己而思以陷之摧其心以爲不盡言官之罪不能激陛下之怒不激陛下之怒不能箝言官之口不箝言官之口不能遂讒邪之謀臣恐人效寒蟬甕閉主聽誰復肯爲陛下言者上覽疏大怒下北鎭撫司勘問欲賜死都御史劉公宗周上疏力爭改下刑部命於午門外杖一百此崇禎壬午事也明年正月閣臣某督師山西上行推轂禮某爲先生求解報可二月一日謫戍宣州衛癸未至戍所而明亡嗚呼先生爲此圖蓋不敢廢君命也其赴戍詩云垂死承恩謫天威咫尺問荷戈荒徼去收骨瀟江還哀職猶思補龍髯見絶攀先皇千滴淚獨在敬亭山此亦足見其志矣余延先生被讁事述書於圖尾使觀者得以考焉

董香光書冊跋

同里顏巽我先生爲言明季家淄陽城破亂兵入室披刀析油簡蹤汗者董香光冊子亦被擲後重裝於京師此吾家世傳之物也何時不謹失去言未既泣然流涕閱三十年余官長山於袁比部蕉塘許遇之即其從來乃草邸焦樸村太守購於曾董家贈袁者樸村子祿軒聞余述顏氏曾事相與欷歔感此冊之遭也又數年顏以董書請易祿軒實左右之袁敬諾於是此冊復歸於顏嗟乎當淄陽被兵時忠烈死難於河間孝靖跋走於歧路國破家亡雖有名書畫誰顧之當此冊被擲時求如馬箠刀室而不可得又誰顧之迨承平既久其子孫則垂涕而思之矣一物之微輕重存亡隨時升降如此既見厄於兵又見壞於盜展轉流亡終歸故主豈與顏氏憂患安樂同結而不可解耶祿軒周旋其間使顏袁各行其意是亦此冊之魯仲連也夫

顏得前明趙公用賢兄巘趙之茴王槐求於顏慨然歸之今顏能得於袁者乃顏能德於趙者也附記

顏氏先友尺牘跋

副啓肇於前明古未有也張氏萱云正啓多莊語或有藏密則具副啓謝氏肇淛云上而奏疏下而簡牘俱用毛邊紙其裝折簡夾翅鈐以私印封題格式如金科玉律宋王觀國學林言足下坐下几下麾下閣下不宜不具不備不一頓首稽首叩首其義本同而世有尊卑吉凶之別然則拘俗不踰禮昔然矣古人尺牘不入本集李漢編昌黎集劉禹錫編河東集俱無之自歐蘇黃呂以及方秋崖盧柳南趙清曠始有專本攷其蹤跡可以證史傳之得失而名流筆墨藏弆爲榮周益公所謂尺牘傳世者三德行藝也吾邑顏考功修來先生藏故人書千數百通皆毛邊紙副啓曾孫運生孝廉屬余整裝於京師昔王大令作什書與謝傳冀其存錄建炎中人求張右丞尺牘不可得今顏氏所藏德行藝俱在吾既嘉考功之取友又幸前輩筆札得人以傳且喜運生能承其先澤也故書其後

膢鯖小紀題辭

吳下主人餉客供鴨舌羹客疑亟不易得詢之膳廚所積也蘇公讀漢書每一過輒記一例老杜讀書破萬卷即此法也吾友運生見書必讀讀必紀積藏大識小各成卷軸余曰蘇公之漢書破矣鴨舌羹不咄嗟而能辦給哉

書夏小正後

夏小正四月取荼傳云荼也者以爲君薦蔣也又七月灌荼傳云荼萑葦之秀爲蔣褚之也離縣令莊君述祖謂荼蔣二文並從竹荼采茶爲蔣蔣竹席也覆按王隱晉書陶侃親人過侃宿時大雪無草侃母撤牀上薦蔣手剉給客牛馬尋陽秋云蔣薦也又子思子禹爲蔣席敬謂剉給牛馬自是草非竹矣蔣即菰蔣菰蒲同類皆可爲席故呼席爲蔣其字遐當從艸竊疑此疑荼之莊君君謂四月非取荼時藢謂是書多錯簡如八月剝鳥

著日鳥窮注月令引作九月此明驗矣

書陸氏詩疏後

陸氏詩疏散見於諸書陶宗儀毛晉摘錄成帙各有疏誤今據所聞隨條分記以表異同疏芑云芑菜似苦菜也青州謂之芑齊民要術引作蘧苦䓘青州謂之芑案初學記云芑䕞也說文䕞菜也疏荷云的成實或可磨以爲飯藝文類聚引飯作散按劉孝威謝東宮賚䕋啓云子爲靈散得自莊篇疏莔云河內謂之蓲幽州人謂之燕莔齊民要術引云河東濟中謂之蓿幽兗謂之燕蓿一名爵弁一名蔓按蔓當爲荁爾雅莔貝母說文莔茅莔也一名舜又云舜艸也楚謂之葍秦謂之蔓疏茹藘云茹藘茅蒐蒨草也一名地血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蔓今圖人或作畦種蒔故貨殖傳云巵茜千石亦比千乘之家按詩正義爾雅疏所引並無今圖人以下二十三字本草掌禹錫及蘇頌圖經所引亦同圖經於牛蔓下云二月三月采根暴乾今圖人云云然則今圖人以下乃圖經之言闌入者圖經千乘之家下尚有言地利之厚也六字疏蔚云蔚牡蒿也太平御覽引云蔚牡蒿牡鼓也疏蓬云可淪爲茹滑而美也齊民要術引作滑而不美案詩毛傳蓬惡菜則不美是矣似莪疏桐云桐有青桐白桐赤桐宜琴瑟今雲南牂牁人績以爲布似毛布御覽引云桐有青桐白桐赤桐白桐宜琴瑟藝文類聚引云有青桐赤桐白桐白桐今雲南牂牁人績以爲布按廣志云梧桐有白者其葉有白毛取其毳淹漬緝織以爲布也疏六駁云駁馬木名梓榆也陶毛二本敘次並亂按崔豹古今注六駁山中有木葉似豫章皮多癬駁名六駁木疏栩云栩櫟葉如榆也木理堅韌而赤可爲車轅爾雅釋文引尚有今人謂之芝栭也七字疏杞云晉國泰山汶水邊純杞也初學記引邊下有歸字疏穀云深白光煇御覽引作光澤疏梂楛云上黨人織以爲斗筥箱器詩釋文織字引作筏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並同斗筥當爲斗箕說文箕似斗簍也疏蘄云今人又以爲箕鑵之楊也鑵當爲罐疏楊云山楊與下田楊略無異葉似差狹耳吳人以其葉爲君按此乃疏唐風山有栲之文誤移楊下也疏椒云少毒熱不中合藥也御覽引作小毒熱疏苞櫟云秦人謂柞爲櫟藝文類聚引秦人作周秦疏又云河內人謂木蓼爲櫟藝文類聚引下有爾雅曰其實梂六字初學記燭下引陸士衡毛詩草木疏木蓼擣爲燭明如胡麻燭按陸君名璣字元恪非陸機士衡也疏六月食鬱及薁云鬱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色正赤食之甘按詩正義引此作劉稹毛詩義問蓋非陸疏魏王花木志引詩疏薁薁一名車鞅藤疏椒云遼東上黨皆饒御覽引作遼代疏梅云曝乾爲腊初學記御覽並引作爲脯疏唐棣云唐棣奧李也藝文類聚引唐棣作夫移疏椅云齊郡廣饒縣堯山御覽引無饒字按漢志廣縣屬齊郡疏采茶新樗云其氣臭御覽引其葉臭按樗釋文音勑書反當作樗疏鸛云雌者聲差下初學記御覽並引作惟老者乃聲下疏鶻鵃云其喙尖如錐取茅莠爲巢藝文類聚引尖字作刺巢字作窠疏又云關西謂之襪雀藝文類聚引作篾雀疏桃蟲云其雛化而爲鵰故俗語鷦鷯生鵰藝文類聚引二鵰字並作鶚何有一段云焦貢易林亦謂桃蟲生鵰或云布穀生子鷦鷯養之疏脊令云脊令大如鷃御覽引鷃作鵪水鳥一名渠渠疏鸒云大小如鴟青脚高尺七八寸又云好羣飛鳴御覽引如鴟作如鵠飛鳴作飛行八寸下有解指二字疏鵜云鵜水鳥形如鶚御覽引云鵜許慎曰鵜鶘也一名洿澤一名淘河水鳥形如鶚按下文云故曰淘河則引許慎一段不可少疏熊云冬多穴地而蟄始春而出御覽引始字作始疏鱣鮪云益州人謂之鱣鮪初學記引云益州人謂之鮪鱣疏又云鮪一名鮥初學記引云一名鱘按南越志鮪鱘屬也疏又云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初學記引云河南鞏縣東洛度北崖上山腹有穴疏魴云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御覽引云魴鰥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脆甜而口肉疏鱧云鱧鯇也似鯉頰狹而厚爾雅曰鱧鯇也許慎以爲鱺魚御覽引云爾雅曰鱧鯇也許以爲鱧魚璣以爲似鯉頰狹而厚按說文鱧鮦也鮦鱧也許以爲鯉魚當作鱧魚玉篇鱧與鱺同疏魚服云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其毛復如初初學記引云水潮還及天晴毛則伏按博物志說牛魚云潮水至則毛起去則毛伏疏貝云貝水中介蟲也龜鼈之屬藝文類聚引作黿鼉屬疏阜螽云今人謂蝗子爲螽子藝文類聚引云今謂蝗子爲螽一名蠜螽按趙書石勒十四年蝗穿地而生二十日化爲蝗七八日作蟲四日則飛疏蟋蟀云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藝文類聚引云目有光澤如漆疏又云幽州人謂之趣織御覽引作促機按崔豹古今注促織一名促機疏又云里語曰趣織鳴懶婦驚是也御覽藝文類聚並無是也二字蓋詩正義引陸疏而以是也二字結之陶毛二本誤以爲陸語也白氏六帖鳩鳩下引草木疏鷲益後五日腐化爲鳩此又陶毛二本未載者矣案此蒿二字應在疏鷲云前

全唐詩話文宗問宰相詩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苹是何草楊珏曰臣按爾雅苹是藾蕭上曰朕看毛詩疏葉圓而花白叢生野中似非藾蕭案陸孔疏無此語或出舒瑗沈重疏中

初學記燭類引陸士衡毛詩草木疏木蓼擣爲燭明如胡麻燭案草木疏原題陸璣璣字元恪吳郡人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與士衡自是兩人陳振孫謂其書引郭璞爾雅注當在郭後初學記何據指爲士衡

晚學集卷三

晩學集卷四

書後

書爾雅後

治爾雅者近有數家誠善於邢疏矣其研究微引或有未至爲書於此亦一勺益海之意也釋詁曰胎始也案詩殆及公子同歸傳云殆始也正義云殆始釋詁文馥謂今本有胎無殆轉寫脫漏省善也史遷自敍有省有不省耳又曰會對也李奇西狹頌無對會之事又曰遐遠也古無遐字當爲瑕說文瑕大遠也又曰業事也孫子九變篇役諸侯者以業注云業事也又曰亮相導也書惟時亮天工史記作惟明相天事又曰申重也堯典申命義叔多士予惟時命有申哀二十六年左傳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注云申重也柿弓申之以冉有又曰孔晩哉延虚無之言間也當作言之閒也說文哉言之閒也又曰寀微也晉語敍能寀謀韋注寀微也又曰熙興也文選潘岳關中詩如熙春陽李善注爾雅曰熙興也說文曰興悅也馥謂興當爲嬹說文嬹說也又曰繇道也詩訪落繼猶判渙毛傳云猶道也正義云釋詁文按禮記詠斯猶鄭注猶當爲搖搖秦人猶搖聲相近又曰繇陶搖喜也後漢書注引韓詩陶暢也樂稽耀嘉酌酒繇搖注云繇搖喜貌馥案繇猶當作傜說文傜喜也又曰抨使也揚雄反騷抨雄鳩以作媒釋言曰宣徧也詩來旬來宣鄭箋宣徧也又曰律述也詩聿修厥德毛傳聿述也正義以爲釋詁文當云釋言文又曰鞫稺也詩昔育恐育鞫鄭箋昔育育稚也正義以爲釋言文又曰佴貳也說文佴佽也佽遞也遞訓更易即副貳又曰愷悌發也郭注發發行也詩曰齊子愷悌正義引爾雅舊注闓明發行馥按說文闓開也闓窗牖麗廔闓明商頌釋文引韓詩發明也齊風釋文引韓詩發旦也周禮說鼓云旦明五通爲發明是發爲旦明也又曰基經也季札曰始基之矣或引釋名基據也在下物所依據也馥謂釋名當作丌非基業字說文丌下基也薦物之丌故釋名云物所依據也又曰獻圖也郭云周官曰以獻鬼神祇謂圖畫宋王觀國曰周禮謂制神之位次而爲之牲器時服以圖之乃圖謀之圖非圖畫也郭注誤矣馥按釋詁圖猷謀也與王說合又曰坎律銓也馥謂當作欥聿詮也說文欥詮詞也引詩欥求厥寧今詩作聿又曰宛肆也郭云輕宛者好放肆案說文宛深肆極也淮南兵略訓夠肆無景高注肆極夠之深不見景也晉書羊祜傳深谷肆無景又曰俅戴也說文俅冠飾皃引詩弁服俅俅又曰奘駔也說文唐本駔奘馬也徐本誤作壯馬又曰舫泭也孫炎云方木置水中爲泭筏也馥案說文方併船也孫言方木併兩木也國策車不能方軌亦謂兩車不容併行也又曰昣重也釋文引韓詩胡寧瘨我以旱馥謂昣當爲胗籀文作疹又曰苞稹也易繫于苞桑鄭注苞稹也宋本文選五十二引鄭注誤作植又曰顥題也郭注題額也詩麟之定釋文云題郭注爾雅顥也本作顥誤馥案釋文顥當爲額字之誤也孔疏可證又曰貽遺也貽當爲詒說文詒遺也又曰郵過也郵當爲訧說文訧罪也引周書報以庶訧經典省作尤論語言寡尤又借作郵列子魯之君子迷之郵者又曰陪闇也釋文云字林或作聽同馥案說文聽不明也又曰闍臺也抑部釋疑引孫炎云積土如闍所以望祥氣又曰殛誅也詩小雅後予極焉箋云極誅也疏以爲釋言文馥謂誅當爲殊經典多借誅字又曰屆極也詩俾須致天之屆箋云屆極也疏以爲釋言文馥謂極殛互借又曰閷恨也郭注相怨恨孫炎本作狠云相狠戾馥案當爲很說文很盩也又曰遝迭也劉歆說五聲云徵者祉也事也其辭抑揚遞續其音如事之續而爲迭又曰傭餉也傭當爲鬻又曰覭而見也婚面醜也馥案面見當爲面皃面醜當爲面醜皆轉寫之誤釋訓曰便便辯也太平御覽四百六十三引論語便便言惟謹鄭注便便辯皃又曰媞媞安也詩葛屨疏引孫炎云提提行步之安也又曰爞爞熏也詩釋文云爾雅作爞爾雅釋文仍作爞引韓詩作烔烔音徒冬反馥案明監本注疏作烔故音徒冬反通志堂本誤爲炯又曰哀哀報德也哀裴瑜音依馥案說文悆痛聲也引孝經哭不悆今孝經作哀又曰翕翕訿訿莫供職也孫子諄諄翕翕徐言人入者失其衆也馥案詩召旻皋皋訿訿傳云訿訿窳不供事也釋文云窳一本作衆與孫子合又曰逑逑遐遝惟逑鞠也郭氏音義逑迫也顏謂逑當爲逎說文逎迫也又曰甹夆掣曳也郭注謂牽挽馥案甹夆當爲德律說文並訓使也挽宋本作抴說文抴曳也又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斐釋文引韓詩作邲美兒也馥謂當作佖說文佖威儀也又曰猗嗟名兮目上爲名郭注眉眼之間玉篇引詩猗嗟䫌兮說文眉字云上象額理也馥謂名當爲䫌今說文䫌字又曰夸毗體柔也後漢書崔駰傳注夸毗謂佞人足恭善爲進退釋宮曰楣謂之梁釋文楣或作楣亡報反埤蒼云梁也呂伯雍云門樞之橫梁馥案楣當爲楣說文楣門樞之橫梁正呂說所本又曰大者謂之栱釋文栱郭又音邛馥案說文枊馬柱蜀志先主縛督郵解綬繫著馬枊又曰闍謂之臺鄭氏兩引此文皆云闍者又曰三達謂之劇旁初學記注旁出岐多故曰劇又曰七達謂之劇驂初學記注驂馬有四今此有七比之方驂劇釋器曰小罍謂之坎坎當爲罏說文罏小桮也又曰佩衿謂之褑方言佩衿謂之裎馥謂裎當爲裎褑當爲緩說文裎緩也羊叔子輕裘緩帶是也又曰款足者謂之鬲郭云鼎曲腳也馥案史記封禪書其空足曰鬲索隱云款者空也言其足中空也莊子達生黯款啟寡聞之夫注云款空也又曰弓有緣者謂之弓郭云即今宛轉也馥案鄴中記石虎女騎皆手持雌黃宛轉角弓御覽引淮南子云宛轉弓今之彈弓是也釋樂云大鼓謂之麻小者謂之料料即說文鄞鼗之遼釋天曰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收成冬爲安寧四時和爲通正謂之景風郭云尸子皆以爲太平祥風御覽引尸子翔風瑞風也一名景風一名惠風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收成冬爲安寧又曰天氣下地不應曰雺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霧謂之晦案說文霿地氣發天不應雺擣文天氣下地不應曰霿霿晦也五經文字與說文

同又曰奔星爲彴約彴當爲彴說文彴約也又曰旣伯旣禱馬祭也伯卽周禮及甸祝之貉字皆禡聲之轉故說文引詩作旣禡旣禂又曰出爲治兵尙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郭云幼賤在前貴勇力尊老在前復常儀也御覽引云幼賤在前貴勇也尊者在後尙儀也釋地曰東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白氏六帖引云西方之美者有文蔚之皮焉又曰可食者曰原說文邍人所登蕧謂登當爲食字之誤也又曰田一歲曰菑郭云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說文菑不耕田也王紟諫念孫曰不當爲才釋邱曰三成爲昆侖邱御覽引郭注云崑崙三重形如累三盂又曰水出其左營邱御覽引齊地記營邱在臨淄小城內古以爲齊室也邱下周三百餘步高九丈北廂下陛丈五造井水深七尺餘井與地平又曰前高旄邱旄當爲嵍玉篇嵍亡刀切邱也或作嵍前高後平邱名釋山曰一成坯元和郡縣志黎陽縣南去縣七里卽黎山也又曰屬者嶧御覽引郭注言絡繹相連屬今魯國有繹山絕石相積連屬成山蓋謂此也又曰巒山墮御覽引云山狹而高曰巒小曰墮蘈案說文巒山小而銳隋山之墮墮者詩墮山喬嶽毛傳云墮山山之墮小者也又曰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爲砠御覽引云石戴土曰砠崔嵬說文岨石戴土也釋名石戴土曰岨土戴石曰崔嵬詩卷耳毛傳云崔嵬土山之戴石者山戴土曰砠皆與御覽合釋水曰洛爲波波當爲潘說文潘水名在河南滎陽古讀潘波聲相近禹貢滎波馬鄭王本作播職方其浸波溠播波皆借字又曰天子造舟郭云比船爲橋王隱晉書杜預欲建河於富平津眾論以爲殷周所都經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作故也預曰昔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遂作橋成釋草曰蘱大薺郭云薺葉細俗呼之曰老薺本草蜀本注云蘱葉似薺而葉細俗呼爲老薺此卽引郭注今郭注脫似又曰戎叔謂之荏菽列子北宮子旣歸進其茙菽有稻粱之味又曰黃菟瓜茢薽豕首郭云菟瓜似土瓜以茢字屬下御覽引孫炎云黃一名瓜裂裂卽茢是

孫以茢字屬上薽爲單名說文薽豕首也與孫合又曰蘱薡蕫六書故引舊注云狀似蒲而細可爲屩亦可爲索又曰臺夫須毛詩題綱云臺一名夫須莎草也又曰柱夫搖車本草拾遺引詩義疏若饒幽州人謂之翹饒蓋卽詩邛有旨苕陳啟源毛詩稽古編云巢菜有大小二種大者名翹搖爾雅柱夫搖車是也蘈案巢菜卽野豌豆蜀人以巢元修嗜之因呼巢菜又曰芏夫王綦月爾郭云芏草生海邊綦卽紫綦也據郭意芏名夫王綦名月爾釋文引說文綦土夫也今說文綦綦月爾也蘈謂芏夫也王綦也月爾也一物三名釋文所引說文乃唐時舊本今徐本爲後人所亂又曰萇楚銚芅郭云子如小麥亦似桃案麥當爲棗本草蜀本圖經云子細如棗核又曰蔨麇舌郭云葉有似於舌釋文麇本或作麕蘈案舌當爲昏說文鶡麕鵃草與鳥同名其字從昏非口舌字又曰其萌蘿蕍芛葟華榮郭本蘿字絕句案萌當爲蔌蕍字屬上說文蕍蘿蕍也芛艸之皇榮也又曰不榮而實者謂之秀白氏六帖引云草榮而實者謂之秀釋木曰梫木桂本草蜀本圖經引郭注云本草謂牡桂是也又曰休無實李郭云一名趙李唐本草鼠李一名趙李圖經云枝葉如李子實若五味子色𪐀黑又曰樸枹者郭云樸屬叢生者爲枹按說文樕樸樕木卽此樸也枹者卽苞着釋木又云枹遒木釋文云遒又作迺說文云迺迫也謂叢欑迫迮而生詩芃芃棫樸箋云相樸屬而生疏云枝根迫迮附着之皃又曰瘣木苻婁樊光云苻婁尩傴蘈謂苻婁卽痀僂又曰桃曰膽之御覽引孫炎云肥汁取其美者孔穎達云桃多毛拭治去毛令色青滑如膽也蘈案家語孔子侍坐於哀公賜之黍與桃公言黍以雪桃亦言雪其毛也釋蟲曰蛄𧊅強蛘蛄六書故引作蛄釋文云蛘郭音羋亡婢反本或作羋說文作羋字林作蛘弋丈反搔蛘也蘈案毛刻說文作蛘李燾五音韻譜作羋毛刻誤也又曰莫貈螳蜋蛑御覽王瓚問引爾雅無蛑字又曰蛓羅郭云蠶蛓蘈案說文蛓羅也其字次蠶下蠶上是蛓也蛓部蠶字乃是蠶

蠶郭注失之又曰蠶飛蠦釋文本作蠶云說文字林從蚰蘈案蚰當爲䖵轉寫之誤據此則說文原有蠶字今脫去也又曰王蛈蜴酉陽雜俎云書齋前每雨後多顚當窠深如蚓穴網絲其中土蓋與地平大如榆莢常仰捍其蓋伺蠅蠖過輒翻蓋捕之纔入復閉與地一色並無絲隙可尋也其形似蜘蛛爾雅謂之王蛈蜴鬼谷子謂之蛈母秦中兒童戲曰顚當牢守門蝴蟷寇汝無處奔又曰欒繭欒當爲蘽鳧葵也蜀葵中蠶卽蜀繭也又曰蝨醜奮郭云好奮迅作聲案詩莎雞振羽說文振奮也釋言振訊也郭云振者奮迅廣雅奮訊也文選注引韓詩振奮也又曰無足謂之豸殷敬順列子釋文引云無足曰蛾釋魚曰鯉鱣郭於鯉云今赤鯉魚於鱣云大魚似鱏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爲黃魚按說文鯉鱣也鱣鯉也鯉鱣同物郭誤以鯉爲赤鯉蘈謂赤鯉當作鱺經典借鯉字行之旣久不復知爲鱺矣說文鱺鯛也鯛鯉也鱺似鱧故呼鱺鯛唐諱李時呼鯉爲赤鯶然則孔鯉亦鯛鱺之鱺魯無鯉邪公何從以鯉賜孔子孟知鯉爲借字矣陸璣疏云鱣鮀也似鯉頰狹而厚爾雅曰鱧鯛也許愼以爲鯉魚蘈案玉篇鱧與鱺同然則似鯉當作似鱺許愼以爲鯉魚亦當作鱺魚也淮南地形訓海外三十六國西北方有無繼民䱇魚在其南注云䱇魚如鯉魚有神靈者乘行九野蘈案此亦以鯉爲大魚又曰鮤鱴刀郭云亦呼爲魛魚釋文刀作魛魛亦當爲魛又曰鰲鰊釋文云鰊字林作鯚音七又曰蜥蜴蝘蜓蘈案文選洞簫賦蝘蜒蝘蜓李善引爾雅作蝘蜒是善所見本從延不從廷也釋鳥曰隹其鳺鴀釋文隹如字旁或加鳥非也蘈案隹當爲隼如字者如隼字也旁或加鳥非也者言隼旁加鳥作鵻非正字也釋文於鷹隼醜下云隼本作鵻案隹卽鳥也無旁更加鳥謂隹卽之隹亦當爲隼言隼卽鳥也無旁更加鳥作鵻也若隹旁加鳥作鵻乃隼之正體何不可加鳥之有隼其者其發聲又曰鶌鳩鶻鵃郭云江東名爲烏臼蘈案鶻當爲鷑釋文鵧讀苻悲

反郭力買反某㱾尸反字林父隹反廣韻鵜房脂切鳥
名玉篇鵜步丁切鳥曰集韻鵜頻脂切鵜鵛鳥名又補
買切鵜鵛小鳥名馥案釋文廣韻集韻文雖誤而音不
失玉篇作步丁切宋人重修妄加也又曰鷂鷔鵯鵳謂
鵯鶋卽老鵯軌說文舊字軌舊聲相近軌從九聲說文
䳢舊也亦取其聲又曰鶨天鸙釋文鸙說文作鸙馥案
今說文亦誤作鸙其義當爲鷚說文呼也讀與鸙同今
訓鶨爲告天鳥卽呼鸙義又曰巂周燕燕乞郭義巂名
周乞名燕燕案說文巂周燕當以上燕字屬上下燕字
屬下又曰鵲鶪醜其飛也猣郭注竦翅上下釋文云猣
字林作㚇猣案說文㚇斂足也鵲鶪醜其飛也㚇韻會
引作鳥斂足也五經文字㚇鳥斂足文字音義蹠下云
烏鵲醜其飛掌蹠在腹下也又曰亢鳥嚨左思蜀都賦
弄吭清渠釋獸曰貙獌似貍郭云今山民呼貙虎之大
者爲貙犴馥案犴當爲貚說文貚貙屬也又曰羱如羊
郭氏山海經圖贊月氏之羊其類在野厥高六尺尾亦
如馬何以審之事見爾雅又曰豕子豬豶豮幺幼奏者
貀豕生三豵二師一特所殺稱四豲皆白豥其迹刻絕
有力豣牝羪羣君以珝曰豕在六畜此三十五字當屬
釋畜文今閩入釋獸篇中盡錯簡也釋畜騋牝驪牡玄
駒褭驂郭讀牝字絕句鄭注檀弓引作玄字絕句周禮
庾人疏云騋中所有牝則驪色牡則玄色兼有駒褭驂
褭讀從鄭不從郭也案省音也上服又田二字

書廣韻後

廣韻出於唐韻唐韻出於切韻小學家之津梁也宋人
增字與原本雜厠惜未分析難盡依據今就張氏刊本
與說文毛本勘校則說文之闕誤尙足證明如上平聲
一東殿引說文云船著沙不行也今說文脫沙字五支
䞕說文曰趍趙夂也今說文譌作夂九魚鉏立薅所也
說文譌作立薅所用也所初誤爲所後人不解妄加用
字案說文槈所也薅謂之鎡錤顏師古注急就云鉏去
草之器一名鎡錤鉏槈義同則所字是也蕭藉苹草說
文䔢傳艸也徐鉉本改爲莖藉十五灰豥多也說文譌

作豥豥足大指毛肉也說文脫肉字十八諄䐜小阜名
也說文譌作水二十三魂掄說文擇也一曰貫也徐鍇
本以手貫也徐鉉本闕二十四痕衮說文炮炙也玉篇
亦作炮炙今說文作炮肉下平聲六豪䄒不省語也說
文譌作不省禮祭豕先也蓺文類聚引說文祭豕先曰
禮今說文闕九麻詠說文詠也案詠當爲諘字之誤也
後人以說文闕諘字改作嫁玉篇諘詠也謙諘也廣雅
同廣韻入聲屋部諘字注諘也諘亦誠之譌也十三耕
抨彈也爾雅釋文同說文譌作撣撣提持也與抨彈義
違十四清蹩一足跳行說文蹩讀若春秋傳蹩而乘它
車足部闕蹩字十六蒸說文曰析麻中榦也增韻同說
文譌作析二十五添㶣說文薄水也今說文譌作冰宋
景濂辨之廣韻上聲玫部亦譌作氷上聲四紙詭橫財
物爲詭遇也財當爲射轉寫之誤太平御覽引說文作
射今說文闕八語褚裝衣玉篇同說文譌作製衣十姥
殺說文曰夏羊牡曰殺今說文譌作牝二十八獮䁯說
文曰視而不止今說文脫不字三十三哿䏊相舉也說
文譌作柯擊三十五馬㞚靑綠屨說文玉篇並譌從尸
按屩屩俱從尸屎亦當從尸若人者切乾草說文若
擇菜也一曰杜若香艸無乾艸義按說文䅻禾若䅻穰
也穌把取禾若也作把䅻是若爲乾艸也四十四有穬稭
木燎以祭天也說文譌作積火去聲六至眔衆與詞也
說文譌作眾詞與也按說文圖出气詞也粵亟詞也寧
願詞也粵審愼之詞也欥詮詞也臮亦此例詞者意內
而言外也穄續所未緝者說文脫未字諡說文作謚
上同今說文謚行之迹也从言兮皿闕謚笑兒从言益
聲五經文字謚常倒反上說文下字林此與廣韻說
洞蝬峻碑謚君忠惠父婁壽碑乃相與論惠處謚陳實
殘碑是以作謚封墓衡方碑謚以旌德馮緄碑因謚爲
桓字雖各別而無一從兮者王伯厚玉海舊刻本皆作
謚然則從兮者後人所改又以謚別爲一字而加笑兒
之訓也五經文字明言字林以謚爲笑聲非謚字也穧
稻不黏者說文誤作穧十四泰㳒說文曰沛之也案說

文小字本及李燾說文韻譜並同毛刻說文作㳒沛也
禬除殃祭也蓺文類聚引說文除惡之祭曰禬今說文
作會福祭也三十七号漕水運穀說文譌作穀三十九
過腡骨耑也說文誤作髀因說文闕骨字後人改爲髀
四十一漾悵說文醋也今說文譌作盬四十九宥忧動
也玉篇心動也說文譌作不動福衣一福今作副按玉
篇說文並無福字漢魏碑及匡謬正俗皆可證犺獸名
似狼犺卽貐字說文鼠屬。切韻育義作禺屬入聲四
覺䓑說文云草大也今說文譌作敠又別出蒴字云艸
木倒五質䶫齧聲謂齧堅聲說文譌作齒堅六術絀縫
也說文譌作絳十一沒䴬蘇骨切麥屑麵上同說文作
麧餑果切玉篇兩字並收案貞肯皆誤當從旨旨谷作
肎非肯似之肯廣韻肯卽旨故以麵爲重文玉篇以麵
爲正體說文改從貞而音亦遂之也十三末秳舂穀不
潰也說文繫傳同今說文譌作潰十七薛䕸晦也說文
謝從執洪武正韻非之錫說文曰十一銖二十五分之
十三今說文脫一字作十銖二十二昔辟仄也說文及
徐鍇韻譜並譌作反二十五德蟘食禾葉蟲蟘上同說
文譌從貸二十六緝㗊說文云詞之集也今說文作詞
之异矣此皆可證說文之譌而補其闕者至廣韻中脫
誤之字則不可勝計矣案說文譌作𢖍十脫十六𢖍三字非譌字也下脫八末二字
廣韻嫕於計切婉嫕柔順兒說文譌作嫕於計切靜
也从心疾聲徐鉉疑疾非聲案六家文選神女賦嫕
淯靜其情嫕兮注云嫕一計切李善本作嫕字考汲
古閣毛氏刻李善本誤作嫕云嫕淑善也說文曰嫕
靜也舊韻篇曰嫕密也此賴六家本足證毛刻之譌
所引說文卽懸下注懸當作嫕从心嫛省聲說文女
部有嫛字嫛婗也烏雞切玉篇人始生曰嫛婗馥謂
嫛亦有靜義故嫕從之此又廣韻可證說文之譌者
也李善本又云嫕已見洞簫賦案洞簫賦云其妙聲
則淯靜厭瘱李善引曹大家列女傳注瘱深邃也音
翳六家本作瘱注云李善本作瘱字據此則嫕瘱混
淯由來已久廣韻幷收瘱字亦爲俗傳所惑而六家

文選兩處皆从辰不从夾幸不全沒本體

再書廣韻後

六朝之音存於廣韻唐人猶不誤宋則漸有出入矣平聲二十五寒但徂干切語辭徐鉉騎省集洪适盤州集詩中用但字皆注平聲上聲二腫重直隴切多也厚也梁書劉顯傳山雲輕重與羣家墊棋甋砌爲韻即此音去聲二宋雩臭綜切天氣下地不應袁宏三國名臣贊百六道喪干戈迭用苟非命世孰埽雰雩即此音三用重柱用切更爲也杜子美重送嚴公詩幾時杯重把即此音五寘積子智切委積也邱遲侍宴樂游苑詩風遲山尙響雨息雲猶積巢空初鳥飛荇亂新魚戲即此音九御與羊洳切擬故南平與裴松之注三國志音豫即此音又如人恕切文選李陵答蘇武書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李善音而去切即此音二十三問員王問切殈也唐誥令公四儉苗呂楏員即此音二十九換觀古玩切樓觀引釋名觀者於上觀望也陸游字務觀王景文詆押平聲見笑於陸三十三線援王眷切援援救助也馬伏波名從此音三十六效覺古孝切睡覺成公綏嘯賦獨超然而先覺與奧爲韻即此音三十七号漕在到切水運穀韓愈詩尺水乃可漕與懊爲韻即此音四十一迥娃口迥切行䵷詩釋文引呂忱口頰反顧野王口井反說文䵷從娃省聲即此音今毛刻說文娃從炯省聲後人所改說文娃從火圭聲讀若回口迥切亦誤當云從火圭讀若同口迥切此非諧聲後人妄加聲字又改同迥爲回迥以就圭聲也四十二宕當丁浪切主當唐高湘詩惟有高州是當家即此音四十六徑瑩烏定切與瑩同瑩飾也杜詩江平心可瑩即此音四十九宥宿息救切星宿庾信哀江南賦天則金精動宿即此音又覆敷救切蓋也嵇康琴賦偃蹇雲覆與秀㵽爲韻束晳亡詩冏冏洪覆與茂壽爲韻皆此音五十三勘參七紺切參鼓後漢書禰衡傳衡方爲漁陽參撾章懷注參撾是擊鼓之法王僧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自音云七紺反韻參字音爲去聲不知何所據也馥案楊氏談苑徐鍇領集賢學士校祕書時吳淑爲校理古樂府中有掺字者淑多改爲操蓋章草之變鍇曰非可一例若漁陽掺者音七鑒反三撾鼓也禰衡作漁陽掺撾古歌詞云邊城晏聞漁陽掺黃塵蕭蕭白日暗淑歎服庾信詩聲煩廣陵散杵急漁陽掺唐李頎詩忽然更作漁陽掺李商隱聽鼓詩欲問漁陽掺時無禰正平又口占詩誰掺禰衡撾宋景文喜雨詩潤逼漁陽撾掺延又送李冀州詩征聲曲曲漁陽掺蘇軾詩登鼓誰掺漁陽撾皆此音又參作紺切以針參物庾信詩細綿行須參即此音六十梵帆扶泛切船使風杜甫詩蒲帆晨初發韓愈詩無因帆江水左傳注拔旆投衡上使不帆風皆此音也入聲十六屑捩蒲結切反手擊也嵇康琴賦觹捩如志李善音蒲結切即此音案四十一迥九十七字當在去聲二宋前

書史記秦始皇本紀贊後

贊云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才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云云或謂司馬遷曰應在未當絕也之下前引賈誼語後遷自斷語襯請當作司馬遷曰賈誼曰此與吾聞之周生曰一例自秦之積衰以下後人所加非史遷原文班固典引云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等召詣雲龍門小黃門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臣對此贊賈誼過秦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易絕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邪將見問意開寤邪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譏刺貶損當世非誼士也馥謂原本果有自秦之積衰一段正見史遷攻辨賈誼之謬漢帝必不非之矣據本紀所敘史遷深以賈說爲當故引其言作贊若引賈說而自駁之史遷不如是也蓋後人因典引而妄加之考諸贊未有至中段始加司馬遷曰者且諸贊引前人語皆詠歎無辨駁也

班固謂賈說非是乃順上意指實非爲論即其典引正類美新華嶠謂其輕仁義賤守節頁不誣矣

書史記孝景孝武本紀後

魏志王肅傳帝問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服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已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蠶室此爲隱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遷也馥案後漢書蔡邕傳王允謂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以遺後世據此則史記不盡作於腐刑之前亦未聞削而投之史遷報任安書受刑之後始成史記與肅說不合吳志韋曜傳昔李陵爲漢將軍敗不還而降匈奴司馬遷不加疾惡爲陵游說漢武帝以遷有良史之才欲使畢成所撰忍不加誅書卒成立垂之無窮此說與王允無異今史記禮書樂書日者龜筴諸篇褚少孫所補豈皆孝武削而投之者耶斯不然矣班固典引永平十七年詔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案此亦言陷刑之後始有刺譏則武帝削投之說未爲實據

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不言遷生時爲武帝所削

裴駰於史遷自序末引衛宏漢舊儀云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陵降匈奴故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馥案此與王肅說同考遷報任安書下蠶室後仍在朝漢書亦不言下獄事其下蠶室在天漢初其卒在昭帝初未嘗死於獄中也衛宏之說不足信據即此可見唐書鄭覃傳帝言昔漢司馬遷與任安書辭多怨懟故武帝本紀多失實覃曰武帝中年大發兵事邊生人耗瘁府庫殫竭遷所述非過言馥案唐時不及見武紀帝謂失實覃謂非過何從知之

書司馬相如傳後

傳云乃令文君當壚顏注賣酒之處累土爲盧以居酒

瓮四邊隆起其一面高形如鍛爐故名爐耳食貨志官
作酒開一盧以賣臣瓚曰盧酒瓮也師古曰賣酒之區
也馥案盧假借字本作𠙁說文𠙁䍃也篆文作𤮊籀文
作𨯳瓚說與此合顏氏不從其注急就則又與瓚同急
就云甂甌瓨甈盧顏注盧小甕今之作盧酒者取
名於此然則文君所當之盧自是酒瓮非累土爲賣酒
之區也黃公酒盧亦酒家列肆之瓮觕

晚學集卷五

書後　書事

書漢書南粤王傳後

文帝賜南粤王佗書朕高皇帝側室之子顏注言非正
嫡所生也馥案側室之稱有二蜀志姜維傳郤正論維
曰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南史齊安成王
秀早孤文帝命側室陳氏母之此皆漢以後稱庶妾爲
側室者也文十二年左傳趙有側室曰穿注云側室支
子襄十四年傳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注
云側室支子之官定十三年傳范皐夷無寵於范吉射
杜注皐夷范氏側室子韓非亡徵篇君不肖而側室賢
太子輕而庶子伉此皆漢以前稱支子爲側室者也馥
謂文帝當稱支子若妾生之子非所宜言且漢初無以
側室稱妾媵者顏注殆未考耳

宋書何子平傳母本側庶謝靈運傳陸展染鬢髮欲
以媚側室梁書韋放傳初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
懷孕此俱以側室爲庶媵

周禮小宗伯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注云正室適子也
將代父當門者也馥案正室爲適子則側室爲支子
矣

桓二年左傳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注云
側室衆子也

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又云公庶子生就側
室案凡妻妾生子皆就側室不專以側室屬妾及妾
所生之子也側室謂夾室次燕寢

書漢書敘傳後

敘傳云項氏畔換黜我巴漢顏注畔換彊恣之貌猶言
跋扈也皇矣篇曰無然畔換馥案詩作畔援釋文引韓
詩畔援武彊也鄭箋畔援猶跋扈鄭又釋卷阿之伴奐
以爲自縱弛之意音畔換然則畔換伴奐畔援字異而
義同顏本於鄭鄭出於韓

張平子西京賦叛𢬵盛戲以輝煌薛綜注叛𢬵猶恣也

通鑑苻堅下詔曰張天錫擅命河右叛換偏隅

書馬援傳後

後漢書馬援傳梁松候援拜牀下援不答諸子問奈何
不爲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案東
觀漢記司徒侯霸欲與王丹定交丹被徵霸遣子昱往
道遇丹拜於車下丹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投分何爲
拜子孫也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據昱言則不
答朋友子之拜漢禮如此文淵所守者禮也諸子之問
特以松貴重謂援宜降禮耳禮記曰見父之執友不謂
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鄭元曰敬
父同志如事父也

太平御覽引漢雜事曰馬援與梁統友善統子虎賁
中郎將松往候援援小疾病松拜牀下援於牀上坐
視不爲禮左右曰松貴不當禮耶曰我乃松父友雖
貴奈何失禮

魏志陳羣傳魯國孔融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
與羣交更爲紀拜又常林傳晉宣王以林鄉邑耆德
每爲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
馬公自欲敦長幼之敘爲後生之法貴非吾之所畏
拜非吾之所制也

傅子杜畿與李恢郭智有好恢子豐智子沖二人見
畿各修子孫禮

通鑑孫策謂華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
幼稚宜修子弟之禮便向歆拜禮爲上賓

晉書解系傳時荀勗門宗彊盛朝野畏憚之勗諸子
謂系曰我與卿爲友應向我公拜勗又曰我與尊先
使君親厚系曰不奉先君遺教公若與先君厚往日
哀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勗父子大慚當
時壯之

荀顗與王濟何劭爲拜親之友

虞馥與桓彝俱爲吏部郎情好甚篤彝遇温拜馥馥
使子谷拜彝

庾袞曰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於人之子也其義至
重袞敢輕之乎

梁書范雲年長劉繪十餘歲其子季才與繪子孝綽年並十四五及雲遇孝綽便申伯季乃命季才拜之

魏于謹袁與宇文泰等夷泰兄子護常拜之泰死護受顧託謹謂護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皆有所依遂再拜尊公迫于謹亦再拜

東魏高歡有故舊司馬子如歡子澄收子如下獄一宿髮盡白歡救澄寬之始脫其鎖案澄未貴時嘗通於歡妾鄭氏歡杖澄一百而幽之澄求救于子如子如入見歡爲解之復謂澄卽不念父之故舊至其救已之恩何以忘報乃以勢位陵辱圖快一時雖子如有以自取而澄之殘刻亦深矣

北史陸卬傳卬爲何間邢邵所賞邵又與子彰交游嘗謂子彰曰吾以卿老蚌遂出明珠意欲爲羣拜紀可乎

顏氏家訓四海之人結爲兄弟亦何容易必有志均義敵令終如始者方可議之一爾之後命子拜伏呼爲丈人申父友之敬

新唐書楊愼矜傳王鉷父與愼矜外兄弟也故與鉷狎及爲侍御史由愼矜所引後遷中丞同列愼矜猶以子姓畜之鉷負李林甫勢滋不平謀陷之

書魏志呂布傳後

布請於曹公曰明公將步令布將騎則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有疑色劉備進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及董太師乎於是縊殺布後人謂先主恐曹公得布難制故殺布以除其患先主之高智也馥以爲不然人之反覆有如布者乎布能甘心爲禽虜伏首以聽曹公之驅策乎不能則間隙生間隙生則布心不自安當此時使客說布其言易入則董卓之事無難再見矣是先主活布適所以殺曹不此之圖而畏其得布難制魏將勇如布者豈能盡殺乎故吾謂先主計短也

書蜀志鄧芝傳後

傳云芝爲郫邸閣督按魏志王基傳云基示以攻形而實分兵取雄父邸閣收米三十餘萬斛又云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倭人傳云收租賦有邸閣吳志遣衛將軍全琮略淮南燒安城邸閣又云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江表傳孫策攻劉繇牛渚營盡得邸閣糧穀戰具魏略魏延請諸葛亮曰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馥案邸閣爲郡縣軍營屯聚之所有官督守故芝爲郫縣之邸閣督也古銅印有新平邸閣督印

魏書食貨志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川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

晉書文帝紀姜維攻羌收其質任聚穀作邸閣詭武帝紀益梁八郡水沒邸閣別倉趙王倫傳遂據城保邸閣成都王穎傳運河北邸閣米十五萬斛以振陽翟饑人

東觀漢記初上學長安南陽人賢者往來長安爲之邸閣

通鑑離石大饑漢王淵徙屯黎亭就邸閣穀

唐書裴休傳時方鎮設邸閣居茶取直休建言許收邸直毋擅賦商人劉建鋒傳民得自摘山收茗算募高戶置邸閣居茗

水經注潁水自南昌歷郟邸城下又歷鈎圻邸閣下而後至彭澤馥案宋臧質擅用鈎圻米卽鈎圻邸閣米也又河水云北岸有新臺臺東有小城俗謂之邸閣城

水經注江水云又東逕公安縣北自此淵潭相接悉是南蠻府屯也故側江有大城相承云倉儲城卽邸閣也

敬齋古今黈邸閣二字見于漢末及三國志凡十一董卓傳注李傕曰我邸閣儲偫少又張既傳置烽燧邸閣又王基分兵取雄父邸閣收米三十萬斛又毋邱儉文欽作亂王基請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又蜀後主建興十一年冬諸葛亮使諸軍運米集于斜谷口邸閣又魏延傳注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又鄧芝傳芝爲郫邸閣又孫策傳盡得邸閣糧穀戰具又孫權傳燒安城邸閣又赤烏八年通會市作邸閣又周魴傳東主遣從弟孫奐治安陸城修立邸閣

書蜀志蔣琬傳後

琬傳云除廣都長先主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沈醉大怒將加罪錄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又龐統傳統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先生以爲治中從事馥於是不禁慨然太息曰此豈車之馬所以仰首悲鳴也以二子之賢遭先主之明猶屈抑不能自表若無魯葛亦殆棄終身已耳何有於驥足之展社稷之器耶卽不免官欲使二子小試於令長之間亦斷斷難收其效寧吞志以死耳夫士生一世遇則風雲不遇則泥塗其故在上不在下也夫復何言然先主聞魯葛之說二子終得大用此所以爲先主與

吳志太史慈傳慈爲孔融求救兵於劉備備愀容荅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邪卽遣精兵三千人隨慈又云孫策命慈往豫章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與誰覩謂昭烈感北海之知己其詞婉而悲討逆自任爲子義之知己其詞明而信

東吳顧譚著新言有知難篇以自悼傷虞翻放棄海隅歎曰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黃權荅司馬宣王云不圖明公見顧之重習鑿齒謂桓宣武云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

書蜀志諸葛亮傳後

先主病篤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孫盛曰或有謂備欲以固委付之人且以一蜀人之志馥以爲非也先主遺詔勅後主曰閒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

意智岡丞相爲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聞達觀此則先主之於子知之審矣蓋自歎大業未就又無克家之嗣與其拱手以讓敵何如使能者制敵而有之之爲快此英雄志士之大略非庸庸者所能窺測也胡沖吳歷云孫策臨終以弟權託張昭謂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復不克捷緩步西歸亦無所慮此與先主之言正自相同其所以爲創業之英主與

再書諸葛亮傳後

蜀志亮躬耕南畝好爲梁父吟說者謂亮所歌即步出齊城門一篇馥疑其非也篇中所云二桃殺三士何與武侯事按陳武別傳武休屠人常牧羊牧豎十數人或有和歌者武遂學太山梁父吟及行路難之屬若然則梁父吟乃古歌曲之一調武侯好歌此調而歌詞何止一篇或武侯自爲詞而自歌之今皆不傳所傳者惟步出齊城門一篇耳

朱瀚曰蜀志諸葛本傳不載吟詞樂府所載言二桃殺三士其義殊鄙何取而好吟之且躬耕南陽而其詞則云步出齊城門於事不合又云力排南山文絕地紀語氣浮誕豈武侯所屑道嘗考樂府解曾子耕太山之下天雨雪旬日不得歸思其父母而作梁父歌本琴操也武侯早孤力耕爲梁父吟意實本此又陸機沈約皆有作一則云豐水零露一則云秋色寒光歎時暮而失志正與雨雪思歸有合

書晉書地理志後

晉志始平郡有蒯成縣此沿史記之誤也史記周緤傳以緤爲蒯成侯索隱云蒯者鄉名按三蒼云蒯鄉在城父縣音裴崔浩音薄壞反正義云輿地志云蒯成縣故陳倉之故鄉聚名也周緤所封也晉武帝咸寧四年分陳倉立蒯成縣屬始平郡漢書周緤傳更封緤爲鄘城侯（功臣表誤作蒯從崩從刀不成字）服虔音菅蒯之蒯蘇林音薄催反師古曰此字從崩從邑音蒯非也呂忱音陪而楚漢春秋作憑城侯陪憑聲相近此其實也又音普肯反馥按說文鄘右扶風鄠鄉從邑崩聲沛城父有鄘鄉讀若陪馥謂漢書作鄘與篆文合楚漢春秋作憑小顏音普肯反皆與崩聲相近呂忱音陪與說文合服虔音蒯崔浩音薄壞反三蒼音裴蘇林音薄催反皆與陪聲相近輿地志以爲陳倉鄉陳倉屬扶風與鄠相近（鄠縣晉亦屬始平郡）三蒼謂在城父與說文城父鄘鄉合其字本從邑從崩俗書蔽字從崩與崩形近而鄘又有蔽音史記因誤爲蒯晉遂立蒯成縣一誤再誤矣

從崩之字讀若陪猶徵讀爲止乃讀爲仍老子河上公本乘乘兮若無所歸王弼本作儽儽兮

後漢郡國志河南有蒯鄉注引左傳昭二十三年尹辛攻蒯晉地道記在縣西南有蒯亭馥謂鄘之爲蒯或因此致誤

書北史蘇綽傳後

傳云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以成俗周文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誥奏行之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馥以爲此甚謬舉也文至北魏誠病浮華欲革其弊但可文從字順以求辭達若必仿彿訓誥擬其形貌羊質虎皮叔敖衣冠牽天下以作僞而已既無真氣何以自立且文章遞變本不相沿漢魏詔誥未嘗式準商周而自爲一代之體今讀綽他文精神煥發及讀此誥不欲終篇何至厭新莽之故智而遭笑來世乎後之效左國摹漢魏戴假面以登場者又綽之罪人也

北史柳慶傳時北雍州獻白鹿羣臣欲賀尚書蘇綽謂慶曰近代已來文章華靡逮于江左彌復輕薄洛陽後進祖述未已相公柄人軌物君職典文房宜製此表以革前弊慶操筆立成辭兼文質綽讀而笑曰枳橘猶自可移況才子也周書王褒庾信傳論蘇綽建言務存質樸遂糠粃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詞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胡三省注通鑑曰宇文泰令蘇綽仿周書作大誥令其文尚在使當時文章皆依此體亦非所以崇雅黜浮也夏侯湛昆弟諧余方之提油之玉燒斑之銅不爲過矣

書隋書律歷志後

隋志載十五等尺而以晉泰始十年荀勗律尺（即晉前尺）爲校諸代尺案傅暢晉諸公讚云荀勗造鐘律阮咸譏其聲高後始平掘地得古銅尺以校荀尺短校四分時人以咸爲解若然是古銅尺誠善矣隋志既載古銅尺何不據以爲準而必用荀尺以校諸尺耶魏收魏志云公孫崇永平中更造新尺以一黍之長累爲寸法尋太常卿劉芳受詔修樂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即爲一分而中尉元匡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家紛競久不能決馥案元匡累黍用半周之廣固屬臆斷公孫崇用一黍之長尤乖古法惟劉芳與漢志允符而所傳魏尺實元匡尺與古銅尺荀尺皆不合隋志又載後周鐵尺達奚震牛宏等議今以上黨羊頭山黍依漢書律歷志度之若以大者稠累依數滿尺實於黄鍾之律須撼乃容若以中者累尺雖復小稀實於黄鍾之律不動而滿計慎解秬黍體大本異於常疑今之大者正是其中累百滿尺即是會古實籥之外纔剩十餘就如撼動取滿論理亦通馥案天地生物終古不變縱使時有水旱地有肥瘠何至以今之大當古之中若須撼乃容更無憑準試問一撼耶抑連撼不已耶校量斗斛猶以井水準其概既須搖撼概安所施況以黍實籥乃謂撼滿通理此實理之難通者矣

晉時作大匠陳勰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爲正潘岳以爲習用已久不宜復改摯虞駮之言甚切至見虞本傳

書風俗通後

世傳風俗通殘闕太甚見引於太平御覽諸書者今本多失載余觀書中名義不無疏遺蓋少年之作也裴松之注張昭傳云汝南主簿應劭議宜爲舊君諱論者皆互有異同事在風俗通昭著論駮之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其爲大夫是臣協君也又厲王諱胡及莊王之子名胡其比衆多今應劭雖上疏爲君之名而

下無所斷齊云云馥案劭官至太山太守及與鄭康成會袁本初坐上又在去官之後風俗通爲郡吏時所成故知爲少作然其書多沿襲說文是漢人之好許學者

書辨道論後

陳思王辨道論云甘始言取鯉魚一雙五寸令其一食藥俱投沸膏中有藥者奮尾鼓鰓游行沈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余時問可試不言是藥去此逾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馥案抱朴子云取一把礜丸內一活魚口中與無藥者俱投沸膏中其御藥者浮戲瀺灂不死馥謂甘始所謂藥卽礜石時偶無礜石故不敢試託言難得神其術以欺人使思王知爲礜石則求之雚巢而有餘何必出塞萬里之外耶思王云甘始若遭秦皇漢武則復爲徐市欒大之徒誠有見矣

博物志雚水鳥也伏卵時數入水卵冷則不孕取礜石周圍繞卵以助煖氣方術家以雚巢中煖卵礜石爲眞物

書文選幽通賦後

賦云皓爾太素曷渝色兮六臣引曹大家曰皓白也素質也渝變也言人能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不漸染於流俗是爲白質天質何有渝變之色馥案魏王基碑稟天素皓爾之質零陵先賢傳諸葛亮謂劉巴曰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志也因悟太素本作天素故注言天質後傳寫譌爲太爾皓卽顥字說文顥白皃引楚詞天白顥顥李善鄙闇須精通穹皓亦借皓字爲之

書文選風賦後

詩南山有枸毛傳云枸枳枸孔氏正義引宋玉風賦枳枸來巢李善文選注橘踰淮爲枳句曲也馥案枸禮記作俱見於曲禮者婦人以爲摯見於內則者人君以爲庶羞以其實味甘美也故本草謂之木蜜鳥之來也貪其句曲易結巢耳說文積栩一曰木名蓋枳枸枳椇皆借字本作積栩其木枝條相交加又謂之交加木雷公炮炙論云弊箅淡鹵如酒霑交注云交加枝卽蜜積栩也至於橘化之枳北土極多其實如橘而鳥所不食其枝多刺鳥所不棲其高不過丈許鳥所不擇從未有枝上安巢者此皆得於目驗而知李善之失也周禮掌固掌修樹渠之固注云樹謂枳棘之屬有刺者也夏侯湛抵疑云反耕於枳落通鑑董卓殺何苗母棄尸於苑枳落中注云枳似棘多刺江南爲橘江北爲枳人以栫籬通鑑侯景幽帝於永福省墻垣悉布枳棘注云枳似橘而多刺馥謂此則橘化之枳耳

書聖教序後

客問鄭典字滿字其義何解荅曰按三藏聖教序云終期滿字鄭以典爲釋典故字曰滿字客問何謂滿字荅曰按洛陽伽藍記云涅槃經是謂大乘經爲滿字無欠少之義也小乘諸教悉爲半字義未圓故云半字馥謂此可作聖教序注客問何謂義未圓荅曰按晉書鳩摩羅什通辨夏言尋覽舊經多有乖謬不與梵本相應姚興與羅什更出大品羅什持梵本興執舊經以相考較其新文異舊者皆會於理義馥謂梵言非譯莫達譯之於理義不會則文有簡略義未圓滿也客問譯梵言有舊說可徵否荅曰按高僧傳云尸梨密多此云吉支也竺曇摩羅剎此云護法也佛馱跋陀羅此云覺賢也曇無竭此云法勇也曇摩密多此云法秀也求那跋陀羅此云功德賢也佛若多羅此云功德華也曇摩流支此云法樂也唐開元僧一切經音義今在大藏中所譯亦可徵也客既去燒燭書聖教序後

唐高僧傳三藏法師元奘陳留人姓陳氏貞觀初擧自咸京誓往西國窮覽聖迹經六載至摩伽陀城凡十二年備歷聖君龍庭之文鷲嶺之祕皆研機覩奧矣又造迦葉結集之墟千聖道成之樹虔心頂禮焚香散花設大施會於是五天僧衆十八國王獻瑱投珠積如山岳咸稱法師爲大乘也及東歸太宗詔留於宏福道場乃詔明德僧靈潤等二十人譯梵自著薩戒至摩訶般若總七十四部一千三百餘軸法師身長八尺眉目疏朗凡所游歷一百二十八國馥案許白雲西游記由此而作

書朱萬年守城事

萊州城頭多石礮士人云明季朱太守所置也按毛霦平叛記崇禎五年李九成孔有德擁雲梯輼車攻城知府朱萬年用礮箭木石射打而不言石礮所施考魏略魏使郝昭築陳倉城諸葛亮攻昭起雲梯衝車臨城昭以火箭射其雲梯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然則朱公用古法毛記失載耳乾隆六十年乙卯余重至萊州時方修城石礮已移他處矣

晚學集卷五

晚學集卷六

書

上阮學使書

前呈文稿不以爲謬許作敘引且叩其所學馥之學無一就也老而悔之故以晚學名集自束髮從師授以爲頭講章雜家帖括雖勉強成誦非性所近既補諸生遂決然舍去取唐以來文集說部汎濫讀之十年不休三十後與士大夫游出應鄉舉接談對策意氣自豪周書昌見嘲云君因不喜帖括遂不治經得毋惡屋及鵲邪涉獵萬卷不如專精一藝願君三思報以氣不從也及見戴東原爲言江愼修先生不事博洽惟孰諳經傳故其學有根據又見丁小雅自訟云貪多易忘安得無錯馥憬然知三君之教我也前所讀書又決然舍去取注疏伏而讀之乃知萬事皆本於經也竊謂訓詁不明則經不通復取許氏說文反復讀之知爲後人所亂欲加校治二十年不能卒業書昌寄書見訊報之云昔郭景純注爾雅十八年而成馥之學為不及景純而說文名物十倍爾雅揚子雲所謂白紛如也烏呼馥所學如是而已自知疏陋不欲存集每有述造聽其散佚昨者偶見故書中舊稿不禁仰屋浩歎念兩兒皆武夫諸孫尚髫齒一旦先朝露塡溝壑則此丹黃鉛乙者故紙堆耳象毀其齒鹿解其角猶知愛護況發於心而出於手忍棄弗顧邪故復收拾鈔而存之祇以孱弱不工爲文亦不喜馳騁華藻與其崔蔡宏麗無寧馬鄭餖飣從吾所好亦自掩其拙也伏願進而教之策其末路使老驥引頸長鳴不負伯樂之一顧幸甚幸甚

答楊書巖孝廉論音況書

前承示書謂說文凡言讀若例舉異文以況其音無即用本字者如示部𥛚下言部該下穴部窴下馬部驋下大部𡗗下手部𢴂下皆有誤顧因考漢魏音況舉異文者固多用本字者亦復不少試爲足下述之鄭注周易解讀如人倦之解注尚書聒讀如聒耳之聒箋毛詩噳讀當爲不𢕟噳咳之噳趣音趣舍行音行酒之行蹻音如今作樂蹻行之蹻㚘讀如魚㚘之㚘注周禮蠆讀如蜂蠆之蠆莤讀爲不莤而奮之莤蔟讀爲爵蔟之蔟乏讀爲匱乏之乏弛讀爲既建而弛之弛遺讀如詩曰棄予如遺之遺蕩讀爲和蕩翦讀如翦度之翦浧讀如浧液之浧湛讀當爲人名湛之湛渥讀如鄭人渥菅之渥滯讀如沈滯之滯湆讀如湆尸盥之湆湑讀爲湑酒之湑鮑讀爲鮑魚之鮑燋讀爲細目燋之燋契讀爲爰契我龜之契挈讀爲紛容挈參之挈掔讀如挈髮之掔提讀如攝提之提禮家讀振爲振旅之振又讀爲振鋒之振搏讀如搏黍之搏緌讀爲緌綃之緌繻讀爲繻有衣袽之繻緇讀爲竹中皮之緇編讀爲編書之編匈讀如哀匈之匈鋌讀如麥秀鋌之鋌陂讀陂陂之陂冥讀爲冥氏春秋之冥栗讀爲榛栗之栗稾讀爲芻稾之稾秏讀爲秏稱麻苔之秏穹讀如穹蒼之穹布讀爲宣布之布幦讀爲車幦之幦作讀如作止爵之作壘讀如壘人之壘見讀如卿皆見之見卷讀爲可卷而懷之卷辟讀如辟忌之辟庾讀如請益與之庾之庾驅讀爲驅疾之驅又讀與驅馬同訝讀爲跛者訝跛者之訝眡讀爲虎眡之眡鷖讀爲鳧鷖之鷖散讀爲中散大夫之散利讀如上思利民之利筍讀爲竹筍之筍僃讀如僃札之僃鼓讀如莊王鼓之鼓會讀如大會之會椹讀爲齊人言鈇椹之椹旅讀爲旅于泰山之旅注儀禮與讀若諸侯以禮相與之與右讀若周公右王之右卓讀若卓王孫之卓綦讀若馬絆綦之綦注禮記鉤讀如烏喙必鉤之鉤與讀如𧸐者皆與之與移讀如水汜移之移稅讀如無禮則稅之稅人讀如相人偶之人悔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溫讀如蘊溫之溫子讀如不子之子何注公羊傳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齊人語也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凡此皆見於經者也其在史記告音誥之告選音選擇之選減音減省之減閒音中閒之閒挺音梃起之挺其在漢書葽音四月秀葽蔡音楚言蔡簿音圭簿之簿荼音荼毒之荼蹏音馬蹏蹻之蹏昇音昇予之昇與音相干與之與爲音無爲之爲又音人相爲之爲數音數錢之數刌音刌角之刌著音著幘之著樅音樅木之樅榙音榙打之榙油音油麻之油淖音泥淖準音準的之準減音減少之減墊音墊阨之墊坌音馬坌叱之坌索音繩索之索寠音貧寠之寠窊音窊下之窊假音休假之假又音假借之假借音以物借人之借傳音亭傳比音比次之比矜音矜系之矜被音被馬之被般讀如面般之般歇音毒歇之歇辟音邪辟之辟又音刑辟之辟胞音胞胎之胞吸音吸吸動搖之吸長音長者炎音火之光炎霧音人懱懱一作霧霧音魚鰓之鰓摽音刀末之摽摽作樮從木拾音負拾之拾彌音石蝗井彌爾之彌縮音以繩縮結物之縮其在呂氏春秋注云䂂讀如詩云子嗟䂂兮巧讀如巧智之巧居讀曰居處之居易讀如易綱之易組讀組織之組其在淮南鴻烈解䢮讀䢮苹魚之䢮薄讀厚薄之薄苑讀南陽苑茹讀茹船漏之茹宇哆讀大口之哆越讀𨆷無車越之越過讀責過之過距讀距守之距解讀解壞之解楀讀人姓楀之楀𧓁讀內𧓁于中國之𧓁大讀大夫之夫惏讀𩞺𩞺無逢際之惏悅讀人空頭扣之悅慊讀辟向慊之慊恭讀人謂恭然無知之恭閔讀閔病之閔揲讀揲脈之揲挈讀人性紛挈不解之挈發讀射百步之發廉讀若𨷖廉之廉㢶讀㢶邱之㢶易讀河間易縣之易沈讀出水沈沈非白之沈𩤺讀曰殺𤍣𤍣之𩤺𪄡讀指端𧔥文之𧔥蚑讀爲蚑步之蚑垓讀人飲食太多以思下垓之垓坫讀爲𡍲氏有反坫之坫塿讀培塿無松柏之塿鞮讀而買鞮益之鞮勞讀勞勑之勞絜讀紅綃之絜幡讀若士行鞴之鞴乾讀乾燥之乾酋讀酋豪之酋枎讀詩有枎之枎杅讀楚言杅𦛐讀君𦛐諸皐之𦛐朗讀汝南𩂻陵之𩂻齊讀齊和之齊營讀營正急之營窨讀窨藏人物之窨儼讀儼然之儼任讀任俠之任仇讀仇餘之仇倪讀射倪取不覺之倪被讀光被之被屈讀秋雞無尾之屈顮讀天寒來顮之顮紾讀紾結之紾凡此皆見於漢唐注家之說者也至若郭注方言山海經楊注荀子章懷注後漢書李注文選則不暇悉數蓋字

非一音一義有以本字取況而音義俗明者不嫌同文也幸裁教

荅周書昌論山東地脈書

山東通志謂泰山越海而來 蓋龍之說異尊意以中幹從河南來由徐之呂梁過峽自呂梁至泰山一節竊弟目驗弟自陝而東自徐而北凡大龍經行河南山東之地皆得游覽乃能審其行度按其形勢定其止結請爲吾兄略言之龍自河南東境折而北將起沂州諸山先伏於鳳徐故黃河得由呂梁穿過此等大幹水不能刼但爲龍所用爾或謂黃河南徙齊魯遂衰夫海岱東方表鎮與天地終始何有休廢水劫之後末節翻身回轉尤增神異顧謂河徙爲害耶龍入山東有分水三其一爲嶧之陰平嶺二爲泗水之陪尾三爲萊蕪之原山過此三峽則東岳插天矣徂徠岳之几案也岳既起祖遂多分披其正脈轉西南經東阿肥城逆泲水而盡於東平非大幹安能逆此大水若取其遠勢今黃河入海處卽水口也收其近局鉅野澤卽水庫也蓋泰山以北之水盡歸丑艮以南之水盡歸辰巽其趨未坤者惟有隨龍之汶水龍氣既止於東平背乾面巽其水纏戌乾元武而去然後與大淸河衆水同歸丑艮以入海山東地脈起止如此若夫登萊靑諸山自東泰山分爲海口之門戶也曲阜防山自陪尾分爲魯國之藩城也弟遊目達心皆吾兄呂梁一說有以啟之不謬

泲水列於四瀆大野十藪之一皆山東鉅浸形家略不言及意若與龍局無關涉者失之

史記天官書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案此勃海謂登萊兩府中幹盡處通鑑楊僕從齊浮渤海以討朝鮮胡注云僕浮渤海蓋自靑萊以北幽平以南皆濱於海其海通謂之渤海是也

與丁小雅教授書

昨在杭州住徐家官房去城頗遠承徒步枉過感悚交并又褱惠以采君玉繩藁書人表攷別後舟中讀之歎其精覈旣及往謬復多新義甚善甚善聊以鄙意摘舉固知無當或可備一說乎表中榮辟期小顏謂卽榮啟期梁君引錢官詹說辟當爲瞽啟瞽辟相近馥愚以爲辟當爲肇說文启開也肁始開也启肁義同傳寫启爲啟肁爲肇肇與辟字形近致譌古人名字異稱者或借聲近之字或假義同之文多此類也又鄭武公滑突世家作掘突馥謂當爲搰說文搰掘也吳語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晉先穀經典釋文又作縠馥謂當作穀穀小豚也故宣十二年左傳稱曰彘子凡此三者皆出私臆實無堅據願明者審裁而詳教之

與江艮庭先生書

嘉定錢可廬言先生著有尚書集注音疏旣從吳江陸直之乞得一本伏而讀之深歎漢學猶存於今雖惠氏周易殆不是過竊有疑者一事請因陸君相質大著引說文暘字謂堯典之暘谷益都楊書巖見教云說文暘字引商書曰暘谷堯典不得稱商書蓋洪範曰暘之文後人加谷字馥因考說文崵字云崵山在遼西一曰嵎銕崵谷也堣字云堣夷在冀州陽谷立春日日值之而出引尚書宅堣夷馥謂嵎銕當爲堣銕崵谷當爲暘谷轉寫之誤然則堯典元作暘谷非暘谷矣說文崵山卽首陽山一曰嵎銕崵谷是又一義非謂崵谷在遼西也堣夷在冀州者蓋靑州之誤或因遼西而改也馥譾陋末學覩先生不啻江河潢潦幸得並世而生願奉教長者非敢如虞之駮鄭也

與龔禮部麗正書

昨承枉過以行李忽勮未盡所懷今將遠別有望於足下者三事幸留意當四庫館初開實定梁氏獻孟子趙注章旨及宋槧說文解字官府以孟子說文非遺書不爲上有識者鈔其章旨流布世間說文則仍歸梁氏馥所見說文不過元明閒刻本若就梁本覆毛刻之誤講小學者所大願也永樂大典引玉篇分原本重脩本馥案原本卽孫强本嘗恨宋人闌入之字不加別白後人無從持擇幸孫本猶在而大典存翰林院尚可依韻錄出此又小學家所深望也白雲觀有道藏全本就觀中綱披於脩書多所推證不可謂非鉤沈探微之助也此三事皆留京所急他日遠去無能爲矣足下官事餘閒願一涉之如不能則勸同志他年萬里歸來得慰老眼敢不拜足下之賜

上阮中丞書

邊徼僻遠稟候多疏伏維政事之暇起居萬福馥所理說文本擬七十後寫定滇南無書不能復有勘校僅檢舊錄籤條排比付錄今寫至水部新釋一或請陳其說洛下云水出左馮翊歸德北夷界中東南入渭案漢志馮翊褱德縣洛水東南入渭北地歸德縣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今說文旣舉馮翊又兼北夷顯爲淺學所亂當云水出左馮翊褱德東南入渭雝州浸徐鍇本有雝州浸三字其歸德北夷界中六字本潞下訓闌入者周官職方正西曰雍州其浸渭洛鄭注洛出懷德是鄭主馮翊矣潞下云冀州浸也許君於諸浸皆先言所出郡縣如渭汾遂潁沭（此訓本有闕文）沂涞維可證惟潞水首舉冀浸略其所出非例也當云水出北地歸德北夷界中入河兗州浸也今移六字於洛下遂使潞下闕十二字矣職方冀州其浸汾潞鄭注潞出歸德是北地所出乃潞非洛也漢志歸德之洛當爲潞轉寫之誤何人以誤本漢志寘易許訓二徐不察何其疏耶又案漢志北地直路沮水出東西入洛淮南子洛出獵山高注獵山在北地西北夷中二洛字亦當爲潞矣聞段懋堂王石臞兩君所定說文廣雅俱已開彫願及未塡溝壑得一過眼借以洗汰累惑也

寄顏運生書

僕來雲南求友無人借者不得日與蠻獠雜處發一言誰賞舉一事誰解此中鬱鬱惟酒能銷之耳顧安所得酒乎無已則念及古昔善釀善飲者得六人爲欲爲之圖首畫一人刈秫題曰先師杜康蓋始爲秫酒者也次畫列肆當鑪題曰鑪頭黃公嵇阮同醉處也次畫夫婦作釀事題曰唐太樂署史焦革嘗送酒與王無功者也此三賢善釀再畫左手把杯右手疾書題曰善頌劉伶

次書脫巾承漉題曰葛巾陶潛次書袍笏拜杜康祠題曰五斗先生王績此三賢善飲苟與圖中人日日相對雖無酒自醉矣然誰爲圖者日夕顧影祇此六尺軀耳噫此六尺軀誠累人安可醒哉

荅友人書

辱書責以疏頗不講督察觸怒獲罪後無復爾意良厚且云前者督憲向人偁揚嘗有知己之報嗟乎竊淺末無可偁者素與督憲不識面何由相知特以他人之言耳以他人之言而知我必以他人之言而罪我此無足怪所謂知己者愛之固知己殺之亦知己也鮑叔薦管仲於魯君曰君能用則用之不能用則殺之今督憲既不能用我又不能殺我但挫折我耳相偁不審何指定非奔走請謁旅進旅退之末節也竟以此獲罪是以馥爲奔走請謁旅進旅退之人矣又何偁哉

與友人書

有名滿海內叩之空空者有名不出里巷而敦實精覈者馬鄭無文章崔蔡無考據足下將孰與歸

與友人書

伏聞某以言辭作意足下盛怒虜之竊謂過矣某君子邪未聞怒加君子若小人斯不足怒矣夫怒常人之情明者忍之顏氏犯而不校韓淮陰出胯下非無勇也能忍耳漢高初聞韓信請假王而怒及張良陳平躡足則翻然變計諸葛孔明送巾幗與司馬仲達甘受不辭此二事足下所習聞語云小不忍則亂大謀不忍未有不怒者矣陳騫少時爲夏侯玄所侮意色自若或奮拳欲毆劉伶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裴遐與人圍棊行酒者醉曳遐墮地遐徐起還坐復棊如故蔡系與謝萬爭言系推萬落牀萬拂衣就席謂系曰卿幾壞我面僕見蟲之好怒者莫如堂螂其臂果能當車乎鳥之好怒者莫如鶡鷄鬪以斃耳古今人危身敗事未有不由於怒者也而況怒小人哉

諺曰己是而彼非不當與非爭彼是而己非不當與是爭馥謂此可作犯而不校注腳

晚學集卷六

序 記 傳

顏氏墨攷序

人之才必有所寄其業必有所承昔人於草木鳥獸之屬往往傾心如好馬好鶴好竹好菊非徒好之蓋寄其才於草木鳥獸可以散鬱結遣歲時而已杜征南好左傳實承劉賈許潁而增之非自爲創始故名其書曰集解吾友顏運生才士也窮居無聊性獨好墨自潘李以降元之朱萬明之羅邵程方諸家所造兼綜並收無慮數百挺日不去手夜與同臥出必自隨延客張具與杯盤相閒雜者皆是物也其或啾然以思喟然以歎病疾風雨之不忿惟弄墨則釋焉是豈無他志念者特寄其才於墨耳運生爲幼民先生嗣先生著墨攷未竟運生博搜羣書補其不備此攷焉斑承先業續父書不但如杜征南增訂舊賢之注也今運生年將半百教授鄉里產既中落無能作計遂寫其墨攷而賣其墨凡如丸如螺如笏如餅者俱付之虛无夢幻烟雲過眼何以堪耶然孟叔達破甑不顧見知於郭林宗況墨攷已裒然成書運生之墨固常在也才不虛生業貴有終爾無戚已

詩話同席錄序

少時喜與里中顏運生談詩又喜博涉羣書遇凡前人說詩與意相合無論鴻纖細日一皆鈔撮運生亦無日不相與散帙爲樂自朝至於中昃日不給而繼之以燭也積久盈麓遂欲詮次旋以事各罷去既與運生隔闊十五六年踈於咨訪余亦兼營他藝殆有急於是者故不復撩理比來寄食濟南運生挈舊鈔見就顧謂曰我兩人皆老矣又將遠宦不及此時論定是散錢滿地而無貫也余感其言復與之把卷相對上下其議部分區處裒然成書且爲之敘曰詩在六經自爲一體迄收千載綱舉一綱故開卷第一命曰總括大雅不作興比漸淪故次之以六義清發天情原本聖籍故次之以根柢扶植名教裨益史官故次之以關係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故次之以諷諭建安齊梁風趨各異古律雜歌庸製

谿藥故次之以體格家樹一幟人張一軍故次之以宗派五聲六律與政相通故次之以聲律禪學拈花畫家舞劍故次之以妙悟百里九十鮮臻既極故次之以造詣鍾述三品劉撰彫龍直過董狐翼同平輿（音餘）故次之以品陟孟棨徵實功同小徵故次之以本事匡鼎解頤扶幽剔隱故次之以蒐義事物本原稽求出典故次之以攷證外道野狐槎門聚僕故次之以匡正耳貴多聞毋捐細碎故次之以博議泛愛莫如守約三百蔽於無邪故終之以要言騷賦詩之流也取以附焉都五十卷題曰同席錄

繆篆分韻序

秦書八體五曰摹印（徐鍇曰摹印屈曲填密秦璽文也）漢曰繆篆（顏師古曰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章也黃庭堅曰繆篆謂綢繆束薪之繆漢以來符璽印章也瑚璉鉤詩謂繆書者用以書符之篆印取綢繆纏之象）以印文自為一體也（毛奇齡曰秦印芳有篆隸與摹印各具一體以篆體為之動稱一說文吾人所書之不第一也今）古印作籀書（高勵傳有人於冢上得玉印日印上有篆書二字文曰宋壽）秦璽（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作鳥書（李心傳曰秦璽者李斯之魚蟲篆也）而別璽作小篆（唐元度曰李斯損大篆為小篆銘題鐘鼎及作符璽）漢印則出入小篆而繁增簡與隸相通（吾丘衍曰漢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篆法與隸相通後人不識古印妄意盤屈大可笑也）蓋印文數變至漢乃定（趙宧光曰摹印篆謂自文印用之此章不擬字者六代而下皆是也）後第印曹失職謬誤日滋故馬援上書請正郡國印章（東觀漢記馬援上書成皋令印皋字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漢已多誤何論魏晉繆篆既無成書印文其僞半也（吾丘衍曰多見故家藏得漢印字皆方正近乎隸書此即摹印篆也）唐以小篆作朱文盤屈側斜已乖漢法（唐六典曰唐五體書三曰小篆印璽旛用所用吾丘衍曰凡屬盤屈唐篆考其說此神刻若晉公官詩尚書者印可考其說今）近世多準說文（王光雲曰印章文字一準說文以許氏說文為據而損益增晉漢有晉法以度後後論世之不無印可也章）或雜用大小篆雜出於蟲鳥鐘鼎而漢法亡矣（須勳孫曰世人不識字輒乃登作者大小篆鐘鼎雜夫人知之夫人能之矣）堂周元亮氏書秦漢到今篆之誤體之變不知其幾雜印文以稽古學者之職志也予因集錄古印得如干字以廣觀次之凡五卷蹤事者修理舊文積久益多或存繆篆一線云

繆篆分韻補序

予少時篤嗜古銅印凡南北收藏家不遠千里求之所見日多因采集印文仿漢隸字原作繆篆分韻滋陽顏厄園助予排類既客都門聞琪夢禪居士先有編錄同安邑宋芝山往訪居士以所得歸我朱竹君學士見而大喜謂可補八體之一陸丹叔侍郎勸予鋟木匆匆未能也友人沈向齋翁小香陳明軒沈二香劉松嵐江秋史司馬遠甫各出金助刻陳仲魚爲之繕寫章邱焦綠軒釋文芝山取此本至京師付旌德李生刻板李生攜板南歸久不見還今春王封町太僕過潤揚州芝山從李生所取板歸太僕予方除雲南永平令來行太僕還京出示印本於是數十年未竟之業宛轉得慰老眼而友朋贊助之力良可感也登板後遠近知交多以印文寄示復成補遺五篇今請伊墨卿比部作書法梧門祭酒監刻仍以板歸太僕附初本以行嗚呼予老矣一官萬里文字都廢或有好事更補其闕是又蠻荒邊吏所跂企耳

札樸序

往客都門與周君書昌同游書肆見其善本皆高閣又列布散本於門外木板上謂之書攤周君嘗言著述不慎但恐落在此簍書攤上他日又言宋元人小說盈箱累案漫無關要近代益多枉費筆札耳今與君約無復效尤復曰宋之夢谿筆談容齋五筆學林新編困學紀聞元之輟耕錄其說多有根據即我　朝之日知錄鈍吟雜錄潛邱劄記皆能霑溉後學說部非不可爲亦視其說何如耳嘉慶紀元之歲由水程就官滇南舟行無以遣日追念舊聞隨筆疏記到官後續以滇事凡十卷以其細碎竊比匠門之木柹題曰札樸嗚呼周君往矣惜不及面質當落書攤上不耶

刻空山堂遺文序　壬戌

余初與牛眞谷先生不相識輒投以詩謬承獎許後乃有連數相見余時齒弱無能測其淺深也旣聞其殁同顏君清谷往哭之清谷要余刻其遺文因取殘稿芟爲十卷刻未半游學於外不復料理嘉慶某年歸自滇南始爲刻竟嗟乎余年開弟八帙矣回憶半生舟車勞勞長以書卷自隨未嘗廢業今者自念當有受教之地而先生安在哉

濼西精舍記

歷城西門外唐胡國公秦叔寶故宅一夕雷雨潰而爲淵即五龍潭也（見張養浩記詳觀施閏章記）潭之名始見於于欽齊乘其言曰水經注濼水北爲大明湖西有大明寺水成淨池池上有亭即北渚也今名五龍潭潭上有五龍廟亭則廢矣按池上亭即水經注所稱客亭在趵突泉西北何得以潭爲淨池大明湖在古歷城西南今人誤以城內歷水陂當之北渚亭亦不在潭上曾子固北城閒步詩云倦食城頭信意行又云便起高亭臨北渚蘇子由北渚亭詩云西湖已過百華汀未厭相攜上古城晁無咎北渚亭賦序云嘗登北渚之址則群峰屹然列於林上城郭井閭皆在其下據三家之言則亭在北城上無疑于氏不知淨池填爲平地遂移客亭及北渚於潭上疏矣今潭上五龍廟猶在吾友陳君明軒嘉其水木之勝與小香二香諸君募錢於潭西架屋爲遊息地屬予記之元遺山言濟南樓觀甲天下多無能指其處因念胡公甲第連雲一旦爲神物奪去今以一瓦一椽託之潭上幾何不與頽垣廢址同歸烏有雖然諸君旅人也寄興而已後人於煙水樵蘇間追尋我輩游蹟或亦有感於遺山之言也夫

四鄉記

鄧川官署葺屋三間顏以四鄉四鄉者何安一茶鐺目曰醉鄉立一拄杖目曰睡鄉放一蒲團目曰溫柔鄉置一瓦鎗目曰無何有之鄉乃爲之記曰余固喜飲今以病止酒逃而之茶旗槍再戰不待七椀如倒巨觥矣雞足山釋子送迦葉杖余猶健步不恃杖每倦思臥則曳杖出門散步步良久忘其杖杖亦忘吾徙倚自得又何北窗之可懷乎平生不解禪而好色嘗謂眞好色可以通禪大禪家無妨有妓世間綺帷翠被錦臺香澤未必如蒲團之靜好也心慕鄧通石崇多財惜其不善用然

此中有命焉非錙銖積累所能致故雖有撲滿曾不投一錢付之虛無而已客曰聞子之說觀子之志殆將老於四鄉與曰不也寄焉爾他日歸田發舊醅招大戶布席老樹下掉臂行觴醉則魚貫眠或有東鄰之女相於目成不辭爲之賦方且居奇持籌日有月富藏金盈窖鼓腹而嬉吾豈久滯萬里之外老於四鄉者哉

幼梧亭記

余攝順寧之明年政暇身閒思就省曠署之右偏有坱地多竹樹蕪穢久矣乃剪除草萊糞棄瓦礫損高益下略爲平治友人送梧一本雖生數葉已有百尺之勢手植之旁構一亭架竹茨欄不煩人力閱日而就凡事必有所因有隙地因有竹樹有竹樹因治地地治因種梧有大竹有梧榭因結亭亭成因與賓客流連觴詠此皆相因之事也然使訟庭多訛案牘纏頭縱有亭館竹樹豈能安坐今日之適又非因民樸事簡耶亭以梧名亦因爾

小忽雷記

唐文宗朝韓滉代蜀得奇木製爲胡琴二名曰大小忽雷女官鄭中丞善其小者以匙頭脫送崇仁坊南趙家脩理甘露之變不復聞中丞以忤旨縊殺於河權德輿舊吏梁厚本在昭應別墅援而妻之因言小忽雷在南趙家使厚本賂以歸花下酒酣彈數曲有黃門放鷂子牆外竊聽曰此鄭中丞琵琶聲也達上聽宣召赦其罪康熙辛未孔農部東塘於燕市得之歿後歸王槪察斗南以贈孔太守泗源龍首鳳臆蒙腹以皮柱上雙絃吞入龍口一珠中分頷下有小忽雷篆書嵌銀字項有臣滉手製恭獻建中辛酉春王書十一字度以今工部營造尺一尺四寸八分東塘有客樊楩能彈之言忽雷本馬上樂又名二絃琵琶調多不傳今但知黃鐘變調耳

周先生傳

周先生永年字書昌濟南歷城人結茅林汲泉側因稱林汲山人先生於衣服飲食聲色玩好一不問但喜買書有賈客出入大姓故家得書輒歸先生凡積五萬卷先生見收藏家易散有感於曹石倉及釋道藏作儒藏說約余買田築借書園祠漢經師伏生等聚書其中招致來學苦力屈不就顧余所得書悉歸之矣縣令胡德琳延先生與青州李文藻同脩歷城縣志節出其書肆力搜討既成學士朱筠目以詳慎後成進士欲入山治儀禮被徵纂脩四庫書授翰林院編修文淵閣校理當是時海內學人集輦下皆欲納交投刺踵門然深相知者新安程晉芳歸安丁杰餘姚邵晉涵數人而已借館上書屬予爲四部考傭書工十人日鈔數十紙盛夏燒鐙校治會禁借官書遂罷先生於經史百氏之言覽括略盡覩其大義下帶章句自謂文拙不存稿故歿後無傳焉

論曰北方學者目不見書又鮮師承是以無成功使先生講授借書園中當有一二後起者顧吞志以歿惜哉朋輩多習浮文逐虛譽先生刊落華藻獨含內美學愨堅明識解服悟汪汪千頃陂豈澗溪沼沚之可徒涉乎其於先輩雅慕顧亭林李榕村閻潛邱方望溪於鄉人則稱張稷若斯可以得其志趨矣

郎太傳

郎汶字太源同游稱曰郎太自稱亦云爾濰縣歲貢生也同產弟以貨殖自豪太不顧問惟飲酒鬻錡而已稱冠其曹醉輒負對局者頓置美酒太亦知爲餌然猩猩血不遑惜矣每大負莫能償痛飲狂叫欲死弟不得已償其負心竊患之爲築一室使不得出怒曰郎太安可籠哉向兄大索錢弟亦怒姑與二百萬一轉而盡遁入勞山數年復稍稍出博如故弟要酒徒數人日相辟覊開設小博以娛樂之太必勝少喫以酒無不敗者所善陳廣文將之官太置酒郊餞謂陳曰夜來婁子言陳叔作官君將若何吾不解婁子語也陳曰嫂以弟去無與兄飲者爾太垂頭鬱鬱不自得後以醉墮輿死當太觴貧弟揚言錢好容易來乃供一擲噫聚財斂怨郎氏安用厚貲爲知非一擲所留耶

顏節母傳

節母汶上趙梓女家居代兄事母年十九歸曲阜顏懋企逾年懋企死復代夫事姑懋企先娶於朱生子崇槼多才好學節母撫如己出使叔懋仝督之有過輒加杖崇槼二十舉於鄉三十官教授節母喜子能率教而叔不稍寬假也懋仝臥病四年節母總家政仰給者數十百口不動聲色內外帖然嘗脫釵珥佐不足及卒笥無長物家人初不知也

桂馥曰崇槼隨叔後接見賓客母供脩脯每至夜分昔謝安出郎陪林公言論王夫人強抱以歸烏呼若節母其知大義矣

王節母傳

節母吳氏山陰鄒莊人姊嫁同邑舉人王烈生男鳴岐逾月而母死孤兒抱養於姨即節母也時猶未字日夜以餻和脯哺兒越歲兒能學語依依不去懷於是吳嫗顧而閔之使抱兒歸烈四年烈死無出家固貧節母紡績易米上事嫠姑下撫弱孤二十年中凡葬七棺娶三婦嫁五女於是節母之力殫矣苦不能給隨鳴岐北行卒於濟寧年七十寡居四十九年

桂馥曰節母事老姑雖勤劬猶不免堂上訶叱聲惟早暮就就一室歎顛烏呼凡今婦人未有不善於其始而能自善其身者也

孫乳母傳

孫乳母者顏脩來考功之乳母脫考功於兵者也崇禎壬午兗州城破考功母朱太夫人亟走考功在襁褓乳母抱以從遭游騎劫迫太夫人大罵騎刃之牆下鞭乳母走蹌推敗垣擁骸不許忍死隨騎行然太夫人越日復生乳母不知也乳母闊足力如男子騎賴操作顧惜懷中兒凝以刀乳母跪而泣曰生平惟此兒死即俱死吾抱兒給事未嘗後人騎姑容之北及關乘間夜遁邪程抵里門家已墟矣搶地大號過者熟視曰若非孫乳母耶撫哭若主在曲阜固無恙爾遂奔曲阜闖門入望見太夫人坐堂上解兒還之伏地不能起太夫人勞曰平日謂汝賢乃能如此考功既貴割田宅奉乳母及終

為之服
桂馥曰壬午之難顏氏兩乳母抱兒去路逢抱女者問懷中人何在曰棄草間矣孫母恨不食其肉昔秦破魏誅諸公子魏有節乳母抱一公子逃於深澤魏之故臣識之以告秦軍節乳母與公子俱死焉嗚呼孫母全身保孤視魏母為尤幸彼棄女者非為人養子者哉魏之故臣何其多耶

晚學集卷七

晚學集卷八

誌銘　墓表　壙誌　頌　祭文

周君墓誌銘

周君以嘉慶元年五月四日卒於官年六十將以是年歸葬於蜀嗣子來請銘余與君交三十年知最深不容辭也君諱士孝字資敬號藕齋其先江西吉水人轉徙貴州曾祖芝芳始居四川遂為南川人祖師文父萬殊君少日為文數易稿不就一日眺遠山有悟下筆千言不加治點乾隆庚辰舉於鄉丙戌治山東禹城縣時有水患漂沒廬舍君為復舊隄增新隄迄今數十年民賴以安丁父憂服官釋服除廣東新寧縣未滿歲以前攝屯白事罷去直隸總督舉君霸州屯田復除文安縣其地窪下形如仰釜隄決則一縣為魚己酉七月水大至君率人早夜修隄既而大風雨水勢漾漾隄且壞眾懼奔散君堅立不動眾乃感發各毀牆垣負土助工隄得完固甲寅調遷安縣君歷官皆有惠政而不飾名譽前去新寧有欲為君建祠者力止之曰民畏思我口碑不勝於生祠乎君篤信釋典長齋趺坐夜以達旦每有所請輒得奇應文安苦蝗君既虔禱遂有異鳥羣下啄蝗遷安蟲食禾田夫稱此蟲得雷君立時致祝雷雨交作蟲果殞死嘗曰事神莫如治心心清則神鑒矣君欲人以和而取友不苟歷城周永年秀水盛百二益都李文藻皆多聞高行君與定交終身無閒病篤謂其子曰我平日無損人利己事貧亦無損於己此時此心但覺暢足耳端坐而逝夫人徐子三人長石蘭次立矩次琨女三人銘曰
君治縣君以為諸也君取友我以為輔也我銘君藏不敢不從古也

范君墓誌銘

范君芝泉讀書為文似其舅年未五十猝死口不合亦似其舅君本洪洞人其宗處如先生以理學傳世世祖某來山東始家滋陽歷世謹愨不失處如舊規君楷首隻曰坦行大步有堂堂之容無切切之舉言重宿諾財謝苛得鄉黨宗族依為明府乾隆戊子舉於鄉任益都教諭青州固勝地君以冷官快遊雲水鑒止足之分絕出位之思悟然自得無戚厥身乃以猝病死君遇事敢言不甘媕婀使其得志必有設施於當世也君諱灣字芝泉乾隆五十四年七月二十又三日卒於官年四十八曾祖某祖某父某妻何氏無子女子三人適某其舅牛運震人稱空山先生將於是年某月某日歸葬舊阡銘曰
處如之族知所守猗空山之甥似其舅猗校官之藏得正首猗

王太宜人墓誌銘

歷城周書昌之母王太宜人以乾隆五十一年六月二日卒於德州年七十九將以明年三月廿二日歸葬城西三里莊贈公新阡來請銘按狀太宜人先世居齊河徙歷城父諱者庚母瞿氏太宜人年十七歸贈公贈公常客遊太宜人事兩世寡姑克兼子職贈公好給施太宜人贊成其志而自奉殊儉約雖清水一盂亦不輕棄以為物不可不歸於有用也遲明即起米鹽斗斛浣濯縫紉皆手自經理書昌恐老人過勞勸少休則曰吾祖母勞於吾壽逾九十後來婦女美食安坐家事以墮而年或不及中壽勤勵節儉穀氣身賴以養何謂勞乎每朝暮稽首上下四虛長齋課佛及病臥猶作數念珠禮拜狀呻吟中時言初二果以是日歿再遇　覃恩誥封太宜人子永年字書昌辛卯進士翰林院編修女適同縣樓之岐孫震甲舉人曾孫宗耀宗文余舊主書昌家習見太宜人行事實應銘法銘曰
補衣以覆鄰媼減食以活乞人仁心為質不匱惟勤歸於眞宅永庇後昆

顏君墓表

少從友人得小顏家詩一卷無撰人名體效李長吉而才氣適相近既知為顏君遺稿歸其子懷悊君家師古人稱小顏君先以詩世其家君最晚出故以題集君讀書持論多與人異對客好為大言刖輩若其顛又詳其

無他不與較喜說鬼天陰月黑或託狐祠人爲嬉笑及病篤見青衣人立牀下自稱瘟神能察人善惡君屬曰神而瘟豈聰明正直者邪神默然君又自敘生平行事曰休矣俗鬼烏知此且餽吾老拳神循循退君亦旋卒乾隆十三年六月九日也閏月葬城東侍郎林昔長吉垂死見緋衣持一版書召之其年二十七君之死過長吉四年耳又皆以鬼神號召去宜詩之相近也君諱崇敎字用冠補四氏學生曾祖光敏祖肇維父懋齡君歷胎前光拔俗自喜使悉力以騁無能測其至顧以殀死顏氏之子固多短命哉

魏君墓表

魏君諱可式字子瑞號樹亭孝子昉西先生第二子也脩七尺豐頤疏髯聲清而遠聞魏氏固曲阜世族君生當盛時賓客接席從父兄後談讌無虛日如天津朱岷金壇蔣衡錢塘金農晉安何琦滋陽牛運震同里孔氏衍栻衍譜衍誌顏氏懋僑懋倫懋价懋企皆一時名流君周旋其間挺身自拔不在人後性通率好譏調往往面責人過士友多畏其口然莊謔間發言語妙天下又善處人骨肉間鬭者莫不心折事無大小取決於君君嚴有司焉昔人有言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之君非其儔耶君喜飲酒一尊入手不問生計家既中落年亦頹謝平生游好殆盡醉後白眼望青天落落然不勝孤襟之感君以名諸生應舉不第垂老貢入成均以乾隆庚寅卒年六十四葬仙源故城側配顏氏無子以族子衍棨爲後今又死君有外孫五羅博士顏君錫報請爲表墓君與余比屋宇同譽行而年長於余謬承品目顧余年過六十飄落無容徒有老淚濕君墓草耳悲夫

王先生墓表

先生諱宜釗字右康琅邪王分枝家於泗水父諱咸浩蚤世母田太夫人以節聞得　旌如例先生少孤太夫人使就傳比長補縣學生食餼數舉不第貢入成均乾隆十九年正月二十日卒於家年五十六夫人卣後十

八年卒合葬城南祖塋之次其孫家榕與余同官請爲表先生里居歿世無奇行顯迹不求人知然其天性過人內行篤至事母如父事兄如師終其身內外無閒言人以爲難余每至泗水見其風氣質直務本而親善雖霑被聖澤要必有一二父老維持其閒如先生亦足風矣世不少富貴人聲勢赫赫及其歿也牛羊登其壟先生一老諸生迹不出里巷名不列朝籍愈久而人思之童豎能指其兆域然則洙泗之閒固多隱君子與

陳先生生壙志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陳先生作生壙於城南舞雩壇側閱十三年癸卯先生年七十有九里人桂馥乃爲之志先生名籛初名彭年述菴其先上海人祖公元客死濟寧父開泰不能歸先生饑走四方偶來曲阜家焉性拙寡營借故家書閉戶讀之經史百氏皆舉其略顧沈默不衒聲譽世鮮知者對客或終日不言與發論古今事聽者忘倦然皆有據求一妄語不可得滋陽牛運震修兗安府志引爲助既而運震死遂罷歷城周永年被徵較四庫書就問醫家源流草醫書考報之素固善醫長官某病醫集於門先生後至疏木防己湯眾醫惡其異已乃投以人葠益劇復延先生前視其狀解衣據案汗下如雨先生顧請眾曰大汗不脫盧者如是耶一老醫頓悟於是先生之藥得進更疏亭歷大棗湯病者起謝曰吾昏不能早用子子活我請爲子執鞭出視眾醫憔老者在耳先生無意干進晚補諸生旋棄去著大學集說一卷傷寒卒病論考八卷診法一函三卷藏於家

穌道人生壙志

余久游於外嘉慶元年冬歸里旋往雲南穌道人置酒送別引杯見屬曰吾年逾七十將就木矣相知無如君君又遠去誰銘吾墓者言與淚俱坐客進曰道人既作生壙盍先爲表余曰諾曲阜顏氏世葬城東侍郎林道人六十後即造甎壙夫人孔亡先入於穿道人家素饒有田二百畝諸兄繼歿太夫人春秋高仰食者百口道人上奉慈闈下撫羣從內計生產外接賓游一身實爲勞悴里人魏樹亭調之曰阿伯人生但快意耳切切家人事幾時了邪道人同母兄懋企遺孤崇櫱行已任事使酒狎物道人垂涕撻之崇櫱既長讀書厲行見稱於時道人嘉其率教謂他日見兄地下執手相告符子幸不墮業矣符子崇櫱小字也道人負用世才既失志決然舍去不應舉偃息家巷春秋佳日招客讌蘇莊謔閒出槳不爲疲詩或一字未安孤燭申旦性强切聞人家不平事憤氣填胸若赴强敵意小不合輒怒或從旁善爲解釋一笑而罷臥病七年賦絕命詩自謂必死乃得更生因以甦爲號名懋仝字異我姓顏氏吏部郎修來先生之孫禮部郎中雷公第九子余題其壙曰穌道人之藏穌即甦也

遷安縣學靈芝頌并序

周君治遷安逾年重修儒學明倫堂堂成生芝千本凡根極柱楷欂櫨栭椽楣之間皆芝也其色多黃閒雜以赤其狀或三幹九枝或重樓華蓋觀者異焉先是諸生連舉不第及秋登正榜三人副榜一人謹案格物論芝有五色黃者爲瑞唐韓思復遷蘇州刺史有黃芝五生州署民爲刻石頌其辭杜荀鶴庭前生芝二本及第因稱科名草今靈芝之生於學堂宜有科名之應余與周君交二十年嘉其光價爲作此頌周君名士孝四川南川人其辭曰

普人治縣比及期年拙用儒術敬師如天文翁化蜀鄉土舊傳遷安小邑割雞烹鮮講堂聿新神草出焉瑞光之精散爲瓊田九莖三秀雲覆霞宣鑿金竊澤奇花表妍度長過尺討數盈千蟠迆柱礎枝蔓欂櫨纍纍珠貫垂垂星縣諸生魚魚接踵企肩來游之圃心動目眩稱說陰陽牽引神仙是歲秋舉三五登賢示兆斯應理有固然杜庭二本何足比倫幸公心齋潔治牲牷奉茲青栓釋奠几筵袷衲宰揖致辭宰前有如此芝徵壽延年

鄒川祭滿其河文

維河首受泿穿諸水西注葉榆上流險陵勢若建瓴百道來會咽喉一束夏秋霖雨山谷倒翻岸崖盧數爲

民困蘇以涼薄來攝州事仰增萬壑下看兩川詢省風土究覈利病舊例歲輸浪穹銀五十兩修築啟閉今本州賜託其庇陰受其纍揆度情事竊所未安維河職司水道澤潤生民技行原隰錫以安怙如是則一州承賴共薦厥居復守土之日皆明神呵護之時也敢告

河之下流爲水經之葉榆河酈注謂之葉榆澤新唐書謂之西洱河在今太和縣東即濔苴水所匯也南詔於澤東築羊苴咩城在太和縣北十五里胡身之注通鑑咩音莫者反又徐婢反史炤讀苴聲如酢類篇苴徐嗟切苴咩城在雲南此城在濔苴河側因河爲名河當稱苴咩河咩濔聲近俗作濔字玉篇濔與濔同東爨和義王名苴那時懷化王名苴夢衝順政王名苴爲星此皆爨語不讀苴爲子余切南詔傳列曹長以降槃金佉苴白樂天蠻子朝詩作金佉嗟

祭元妻喬君文

維嘉慶四年歲在己未春正月十有三日壬申杖期夫桂馥在太和示書兒輩命具奠自爲文以告吾元配喬君之柩曰烏呼吾知君愁無已時也吾年三十游學於外自此別離之日爲多五十官長山月俸不給君責爲官眷猶自操作達明即起不及膏沐凡報米擇菜打餅煮粥皆手親之夏則汗衣冬則裂指勤苦備臻人不能堪君生長富室此境素非所歷吾又播遷荒裔使君寄棲親族家無一日暇豫無一日安定此君三十年之艱辛也前者適朔一何草草君方遘疾又苦貧竭余以例限促迫不遑瞻顧僅留一月權衡兩就道君送我至中門強作諧言而淚滴心頸矣子婦陸氏事君久最孝謹晨夕依賴乃以病先歿痛深折臂兼之一女新寡請孫待醮八口遺累仰食於人此固君不能瞑目者已然吾謂君可無愁也君自來歸即見愛於翁姑視如己出姑娣相於數十年無惡聲吾固褊急感君見待有禮亦復致敬於君兒輩雖頑未嘗拂意君生堂上諸媳列侍童孫竹馬環階此君生前之恬適也古人多以期功辭官吾亦欲爲君解組特以道遠治裝匪易少待秋風決計歸田爲君相墓并椁倘能經理畫善寡女撫之諸孫婚之四媳旅櫬葬之君所未了皆爲了之自以老鰥終身不再娶不置姬衣食不過於君借以報君此君身後之慰安也烏呼君其無愁已乎

晚學集卷八

後序

今年夏余攜邑人詩徵桂未谷先生集於其孫樸堂茂才樸堂自兗州攜若干卷來眎余且曰某家貧先世著作多未授梓抱憾數十年今某老且無子懼弗能終守矣言已泣下余聞之惻然受而讀之凡說文義證五十卷札樸十卷繆篆分韻五卷晚學集三冊詩集四冊案札樸刻於山陰繆篆刻於京師均已行世說文則屢議授梓而未果然海內藏書家多有副本惟晚學集爲先生未定之稿手自塗乙幾不可辨余屬樸堂言爰爲息心讎對其見於他人集者爲補入間有舛誤重出者略加勘正附注篇末釐爲八卷復得諸公樂善恐後或任校訂或輸貲助刻先達幽光克闡斯世豈特俾予有以答樸堂哉蓋先生之學宗法漢儒其說文義證一書融會羣經力窮根柢爲一生精力所萃而是集亦涵茹古今羽翼經傳其論經史諸作皆有闡明詩疏爾雅廣韻諸篇駁正尤見精覈惜才一論則自道學力誘掖後進傳誌諸作則氣體古茂克見典則非侵淫於三代兩漢未易臻此也至於詩歌雖爲先生餘事亦足以見先生之眞性情余既選若干首入曲阜詩鈔復依原本卷次附晚學集後梓以行世嗟乎士君子苟成一書豈不求傳於世既傳矣又欲其久然而卒弗能者非其書之不足傳即其子孫弗能守也其不能守者固湮沒於敗紙廢簏之中即或有賢子孫藏弆寶守而不知所以守之之道則數世之後有不知其書者矣有欲求其書而不得者矣此好古積學之士所爲發憤而長歎也今先生歿四十年而其書具在樸堂一老諸生家無儋石儲竟能守先人手澤於勿墜一言既倡諸公咸樂成其志是固先生之有以沾溉後學而樸堂之愼重勤懇其於世之不能守與不知所以守之者其賢不肖爲何如乎刻既成爰述而序之若夫說文義證雖屆於力未能猝辦當爲後圖以大慰樸堂之心也

道光歲在重光赤奮若壯月同里後學孔憲彝書于韓齋

述學

汪中撰

述學

述學者亡友汪容甫中之所作也余與容甫交垂四十年以古學相底厲余爲訓詁文字聲音之學而容甫討論經史榷然疏發挈其綱維余拙於文詞而容甫瞻雅之才跨越近代每自媿所學不若容甫之大也官游京師索居多感輒欲南歸與故人講習志未及遂而容甫以病歿矣常惜容甫才卓識高片言隻字皆當爲世寶之欲求其遺書而未果歲在甲戌其子喜孫應禮部試以其父所譔述學已刻未刻者凡五十五篇索敘於余余曰此我之志也自元明以來說經者多病鑿空而矯

其失者又蹈株守之陋爲文者虛襲歐曾王蘇之迹而志乎古者又貌爲奇傀而愈失其眞今讀述學內外篇可謂卓爾不羣矣其有功經義者則有若釋三九婦人無主答問女子許嫁而壻死從死及守志議居喪釋服解義春秋述義使後之治經者振煩祛惑而得其會通其表章經傳及先儒者則有若周官徵文左氏春秋釋疑荀卿子通論賈誼新書敘使學者篤信古人而息其畔喭之習其它攷證之文皆確有依據可以傳之將來至其爲文則合漢魏晉宋作者而鑄成一家之言淵雅醇茂無意摹放而神與之合蓋宋以後無此作手矣當世所最稱頌者哀鹽船文廣陵對黃鶴樓銘而它篇亦皆稱此蓋其貫穿於經史諸子之書而流衍於豪素揆厥所元抑亦醞釀者厚矣若其爲人孝於親篤於朋友疾惡如風而樂道人善蓋出於天性使然視世之習孰時務而依阿淟涊者何如也直諒多聞古之益友其容甫之謂與余因容甫之子之求而輒述容甫之學與其文之絕世人之天性過人者綴於卷末以俟後之爲儒林傳者有所稽而采焉嘉慶二十年歲在乙亥正月之七日高郵王念孫敘時年七十有二

述學內篇卷一

江都 汪中 撰

釋曑二文

東方七宿最明大者莫如心西方七宿最明大者莫如曑故古人多用之以紀時令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八月辰則伏詩七月流火春秋傳凡土功火見而致用火中寒暑乃退火出而畢賦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火伏而後蟄者畢火猶西流國語火朝覿矣火見而清風戒寒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以心爲紀者也夏小正二月初昏曑中三月曑則伏五月曑則見八月曑中則旦詩惟曑與昴三星在天毛傳義此以曑爲紀也於文曑从晶大火爲大曟曟亦从晶並象二星之形而曑卽火之故知曟曑之用該乎列宿矣

釋闕

天子諸侯宮城皆四周闕其南爲門城至此而闕故謂之闕春秋僖公二十一年傳鄭伯享王於闕西辟大傅禮保傅篇過闕則下是也亦謂之闕門穀梁桓公三年傳諸母不出闕門史記魏世家臣在闕門之外是也雉門在外路門在內居二門之中亦謂之中闕扁鵲倉公傳出見扁鵲於中闕是也其異名魯周公世家煬公築茅徐廣曰一作第一作夷闕門秦本紀孝公築冀闕戰國策摩燕烏集闕是也闕巍然而高故謂之魏闕莊子天下篇心居乎魏闕之下是也正月之吉縣治象教象政象刑象之灋於此故謂之象魏周官冢宰大司徒大司馬大司寇職文春秋哀公三年傳立於象魏之外是也使萬民觀象故謂之觀禮運出游於觀之上爾雅釋宮觀謂之闕是也觀有臺故謂之觀臺春秋僖公五年傳遂登觀

臺以望是也郎門爲臺故謂之臺門禮器天子諸侯臺門是也亦謂之門臺春秋定公二年傳邾子在門臺是也觀有左右故謂之兩觀春秋定公二年傳兩觀災是也說文闕門觀也缺缺也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缺从𩫖省中按缺古文闕从夬得聲𩫖象門闕及兩觀相對形許氏存其文而失其義公羊定公十二年傳何休注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闕南面以受過也及因誤解缺義生此謬說在宮之南故謂之南門顧命逆子釗於南門之外盛德記揖朝出其南門是也亦謂之大門司儀車迎拜辱出大門公食大夫禮賓朝服即位於大門外曲禮車馳而驅至於大門是也亦謂之宮門閽人職喪紀之事蹕宮門是也亦謂之公門曲禮大夫士下公門鄉黨入公門是也亦謂之中門與中閾同義閽人職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是也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雉城度以雉故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城之度以雉由宮城始故宮城之門謂之雉門春秋定公二年傳雉門災明堂位雉門天子應門是也十有六者異名而同實

釋三九上

一奇二偶一二不可以爲數二乘一則爲三故三者數之成也積而至十則復歸於一十不可以爲數故九者數之終也於是先王之制禮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三爲之節三加三推之屬是也三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九爲之節九章九命之屬是也此制度之實數也因而生人之措辭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三以見其多三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九以見其極多此言語之虛數也實數可稽也虛數不可執也何以知其然也易近利市三倍詩如賈三倍論語焉往而不三黜春秋傳三折肱爲良醫楚辭作九折臂此不必限以三也論語季文子三思而後行雌雉三嗅而作孟子書陳仲子食李三咽此不可知其爲三也論語子文三仕三已史記管仲三仕三見逐於君三戰三走田忌三戰三勝范蠡三致千金此不必其果爲三也故知三者虛數也楚辭雖九死其猶未悔此不能有九也詩九十其儀史記若九牛之亡一毛又腸一日而九迴此不必限以九也孫子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此不可以言九也故知九者虛數也推之十百千萬固亦如此故學者通其語言則不膠其文字矣

釋三九中

古之名物制度不與今同也古之語不與今同也故古之事不可盡知也若其辭則又有二焉曰曲曰形容何以知其然也曲禮歲凶年穀不登膳不祭肺禮食殺牲則祭先周人以肺不祭肺則不殺也鄭義然不云不殺而云不祭肺坊記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古者殺牲食其肉坐其皮不坐犬羊是不無故殺之鄭義然不云不無故殺之而云不坐犬羊春秋傳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鶴無祿乎何好鶴者不求其行遠謂以卿之秩寵之以卿之祿食之也故曰鶴實有祿位然不云視卿而云乘軒論語孔子見冕者雖狎必以貌冕非常服當其行禮夫人而以貌也惟卿有元冕云冕者斥其人也謂上大夫也然不云上大夫而云冕者此辭之曲者也禮器雜記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豚實於俎不實於豆豆徑尺併豚兩肩無容不揜此言乎其儉也鄭義本樂記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堯舜之後大封必於廟因祭策命不可於車上行之此言乎以是爲先務也詩嵩高維嶽峻極于天此言乎其高也本劉義此辭之形容者也周人尚文君子之於言不徑而致也是以有曲焉辭不過其意則不鬯是以有形容焉名物制度可考也語可通也至於二者非好學深思莫知其意焉故學古者知其意則不疑其語言矣

釋三九下

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三年者言其久也何以不改也爲其爲道也若其非道雖朝沒而夕改可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鯀堙洪水汩陳其五行彝倫攸斁天乃不畀洪範九疇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彝倫攸敘天乃畀禹洪範九疇蔡叔啓商惎閒王室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以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此改乎其父者也不宥惟是虞舜側微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此父在而改於其子者也是非以不改爲孝也然則何以不改也爲其爲道也三年云者雖終其身可也自斯義不明而後章惇高拱之邪說出矣

明堂通釋

明堂有六一宗周二東都三路寢四方岳之下五大學六魯太廟逸周書明堂篇周公相武王以伐紂夷定天下既克紂六年而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踐天子之位周公攝政君天下弭亂六年而天下大治乃會方國諸侯於宗周大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之位負斧扆南面立公卿士侍於左右三公之位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位西階之西

東面北上諸子之位門內之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內之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四塞九采之國世告至者應門之外北面東上此宗周明堂之位也明堂明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明諸侯於明堂之位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萬國各致其方賄七年致政於成王周公既行斯禮太史遂記其事以爲禮書今在覲禮曰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於時有位於朝者各以其職與執事焉周官載之以爲一代之典其在司儀者曰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等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其在掌次者曰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其在掌舍者曰掌王之會同之舍爲壇壝宮棘門其在大宗伯者曰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皆謂是禮所謂君作故也周公既朝諸侯遂率之以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作詩曰我將我

享惟羊惟牛惟天其右之儀式形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國史爲之序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古者天子卽位朝諸侯禮百神具有其事故堯典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頒瑞於羣后伊訓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資有牧方明（二文與覲禮正合知明堂爲古禮）周公監於前代而采此至大之禮因是而制爲會同以發四方之禁施天下之政習禮者傳釋其文以爲朝事義而覲之儀者又因周書之舊而增飾之爲明堂位篇以表周公之功然有虞氏郊堯夏后氏郊鯀商人郊冥代爲一帝周公以后稷肇封有茲思文之德克配彼天而文王受命稱王爲周太祖祭之宗廟以鬼享之不足以稱其德于是協之於義制爲明堂配帝之禮然後尊親之道備焉故孔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斯之謂矣祀方明以禮天地四方之神故尙書大傳曰六宗天地四方也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皆有功於民故尊而祀之六宗之祀與文王同地故曰宗祀四海九州之君咸在國中不足以容之故爲壇於郊淳于登以爲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是也堂有二名有宮室之堂有壇壝之堂說文堂從土高省金縢爲三壇同墠馬融注壇土堂楚辭南房小壇觀絶霤其王逸注壇猶堂也故爲壇於郊得稱曰堂大傳禮四代篇天子盛服朝日於東堂曰不可禮於堂亦謂東郊之

壇也以其無屋故不曰當楣當序端當東西榮而曰阼階之東西階之西以其爲壇壝宮故有四門有中階不與寢廟同制其曰應門亦棘門也天子歲卽其地以祀五帝周官大宗伯兆五帝於四郊五帝與上帝爲通語故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注上帝五帝也王制天子將出類於上帝注謂五帝之帝所祭於南郊者五帝分祭於四郊而以南郊爲尊故孟夏大雩季秋大享皆在南郊降及秦漢之時異名同制猶封土爲之（說文畤天地五帝所基址祭地）天子又月卽其地聽朔玉藻天子玄端而聽朔於南門之外（注端當作冕）南門者國門也其外則明堂古者禮行於廟禮莫大於王事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諸侯聽朔必於大廟天子諸侯皆受國於祖周之祖爲文王而明堂則文王配帝之所視大廟尤重故天子聽朔不於廟於明堂以明文王受命於天始改正朔以頒邦國後世莫敢外焉故春秋書春王正月左氏增成其義曰春王周正月而公羊爲之說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是七十子所傳之大義不可誣也此宗周之明堂其地在郊其制爲壇三百步其深四尺旁各一門爲周公攝政六年大朝諸侯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所逸周書作雒篇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繫於洛水北因於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乃設丘兆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復格藻棁設移旅楹舂常畫內階玄階堤唐山廧應門庫臺玄閫此東都之明堂也匠人載其制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古之室皆分堂之後爲之有堂無室則

曰檄未有置室於堂之中央及四隅者凡室二筵此言乎南北之修也以九筵之地界爲五室室得一筵有十分筵之八可知故不言廣中爲大室東爲東房西爲西房又東爲東夾又西爲西夾夾室之南謂之東堂西堂五宮皆同此制宗周之大廟路寢亦如之其別於他宮室者四阿反坫之屬及夾室東西堂耳故見於洛誥者曰大室見於顧命者曰牖閒曰西序曰東序曰西夾曰西房曰東房曰東堂曰西堂此有周君臣喪祭所親歷之地當日大史載筆之明文後之君子舍是將何徵哉東都之明堂亦謂之淸廟故大戴記盛德篇或以爲明堂者文王廟也又云明堂以茅蓋屋而春秋傳云淸廟茅屋蔡邕明堂論引檀弓王齊禘於淸廟明堂古周禮孝經說以明堂爲文王廟皆其證也周書洛誥正言作洛事而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周公曰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按司勳之職凡有功者祭於大烝故孔悝鼎銘勤大命施于烝彝鼎然則洛誥所言正功臣從享大廟之禮而周書大匡篇云勇知害上則不登於明堂（據篇首此篇之作在武王十三祀其時未有明堂蓋古有明堂之稱故素問云黃帝坐明堂之上）詩狼瞫引以爲未獲死所之證明乎淸廟之與明堂爲一地也周公旣祀文王於明堂又營淸廟於東都以其同爲祀文王之地故亦曰明堂周公於東都之祀文王作詩曰於穆淸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國史爲之序曰淸廟祀文王也周公旣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凡特立廟皆冠其名故姜嫄曰閟宮文王曰淸廟以其禮爲先王所未有故曰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咸秩無文古之爲政於天下者莫重乎率諸侯以祀其先

祖故逸周書世俘篇惟四月旣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於周廟翼日辛亥祀於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於周廟（漢書律歷志亦引此注以爲今文尚書非也樂記祀乎明堂而民知孝卽指此事曰明堂者後人之通語）是爲武王克商有天下之事宗周明堂之位是爲周公攝政致太平之事洛邑之祀是爲成王卽政營東都以朝諸侯之事三者國之大經也天神不可措之廟故宗周之明堂壇而不屋廟不可享於野故洛邑之明堂在國中尸子君治爲明堂在左謂之東宮是其地也古者爲宮室都邑皆取法乎天心三星在赤道南中曰明堂宗周明堂所象也明堂三星在大微宮西南角外東都明堂所象也經始於周公致政之後故曰朕復子明辟曰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天子之路寢謂之明堂者玉藻朝者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月朔旣視朔於明堂以其一月之政聽之路寢是以得稱明堂逸禮王居明堂是也與東都之明堂同制是以得稱明堂盛德篇說明堂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是也周公大史閏月則詔王居門終月謂路寢之門也不於朝於門所以見其爲餘月也謂之口居是聽政之通名非寢病之恆處也方岳之下有明堂者孟子梁惠王篇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史記封禪書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處其制會盟則爲壇文在司儀掌舍子所居則爲宮春秋傳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於玤晉侯爲王宮於踐土猶存其禮荀子彊國篇爲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亦斯意也辟雍之堂謂之明堂者蔡邕明堂論引禮記大學志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大學魏文侯孝經傳曰大學者中學明堂之

位也禮記昭穆篇（詩靈臺正義引作政穆）大學明堂之東序也盛德篇明堂其外水環之曰辟雝封禪書天子曰明堂辟雝諸侯曰泮宮白虎通禮三老於明堂以教諸侯孝也禮五更於大學以教諸侯弟也此則起於周衰禮廢名實相淆學者各記所聞遂成異義然旣有其名不可沒也魯大廟爲明堂者小戴記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以天子之禮樂故周公之廟其制得如明堂記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升歌淸廟蔡邕以爲取周淸廟之歌歌於魯大廟明魯之大廟猶周之淸廟是也卽經典之正文以考六者之制皆事辭明白可據而後百家之異說可得而辨矣考工匠人職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此之制度鄭賈俱望文解義粗明其端其詳要不可得聞何者三代相因遞有損益夏殷權量旣不能知宮室之制更無他文可證學非尼父時異東周其于文獻無徵之事闕疑焉可也周之五室恭劉始於夏后四阿反坫重亢重郎或爲仿於有殷其他則未嘗相襲故鄭注云此三者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賈云謂當代王者其制同非謂三代制同也其言疏矣盛德篇采集禮說具有瑕瑜不掩之處其云一室而有四戶八窗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則因世室之制而誤其云上圓下方則因重屋之制而誤而白虎通蔡邕明堂論並沿其說謬學流傳固與昆侖之圖蒿宮之柱同其閎大矣呂氏春秋十二紀孟春之月天

子居明堂左个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大廟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右个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个仲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大廟季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天子居大廟大室孟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个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大廟季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右个孟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左个仲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大廟季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右个按呂不韋傳稱不韋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今觀其書儒墨刑名兼收並蓄實為後世類書之祖此十二紀又見於淮南時則訓而其文加詳今不知撰自何人以中星攷之乃在周末之世本周書時訓之舊兼逸禮明堂之篇參以新意用垂典章其中先王之制蓋無一二賴以傳者而明堂制度最誕妄不經深可忿疾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離故魏舒南面衛彪傒知其必有大咎而孔子之美仲弓亦曰可使南面今以天子之居而四時易位在於三夏則皆北面而朝其臣其謬一也禮文雖闕然五門三朝六寢猶犁然可攷今月令之明堂未知建於何所以為在郊則無王者終歲野處之禮以為在宮中則無地容之鄭氏雖傅之大寢然按以周官諸職之文實無一合其謬二也諸室周回其狀如井若不上置衡桷下開隧道則更無出入之門其謬三也神依於廟人居於寢各有攸處是以不相雜糅今四正之室皆曰大廟以時王聽政之地冒始祖世祭之宮雖漢高之祠黑帝周宣之居天臺猶不至此其謬四也以青陽總章玄堂三名與明堂相配然則總為十二室明堂止居其三何以得專斯名其謬五也其他與周制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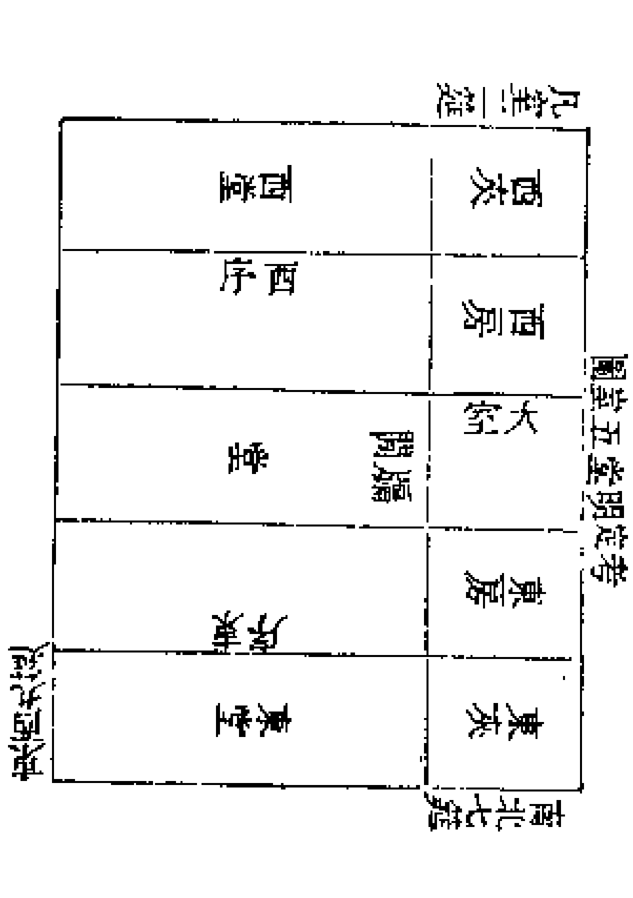
異者不可枚舉以於明堂無涉故不具論夷攷其文實爲大一下行九宮之學故盛德篇之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即其制作之義漢世謂之明堂陰陽見於藝文志及魏相傳建武以後著爲王禮司馬彪所編禮儀志其載其文曰馬融入之禮記鄭康成爲之作注後世遂尊爲經而莫之敢議案魏書賈思伯傳載其言曰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即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衍政十二此說傅會五室舉四正而遺四隅宋人祖之遂爲考工月令之調人曾不知呂氏本爲假設之詞而自古固未有此制也玉藻正義引鄭志說五室之制曰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中央金火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今就其說求之七筵之堂大室中踞其二南北所餘各得二筵有半在於大廟則無以爲朝聘饗食之所在於路寢則無以爲聽政合族之地以其與顧命斯干覲禮不合從爲之辭而辭則遁矣又神祇無廟享之禮牽合五帝五室之文猥云每帝一室求之禮意尤有所違夫風雨小祀猶在於壇亡國之社始弇其上何有天帝大神而陟降於二筵之室以鄭氏之學其於天神地祇人鬼之別豈猶有未了於心者而忽有斯言可謂千慮之失後之俗儒自謂紹承絕學而巧爲之說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中而以神祇事之故謂之帝君子於此將哀矜之不暇而又何尤焉議禮之家古稱聚訟岐其甚者輒若明堂禮曰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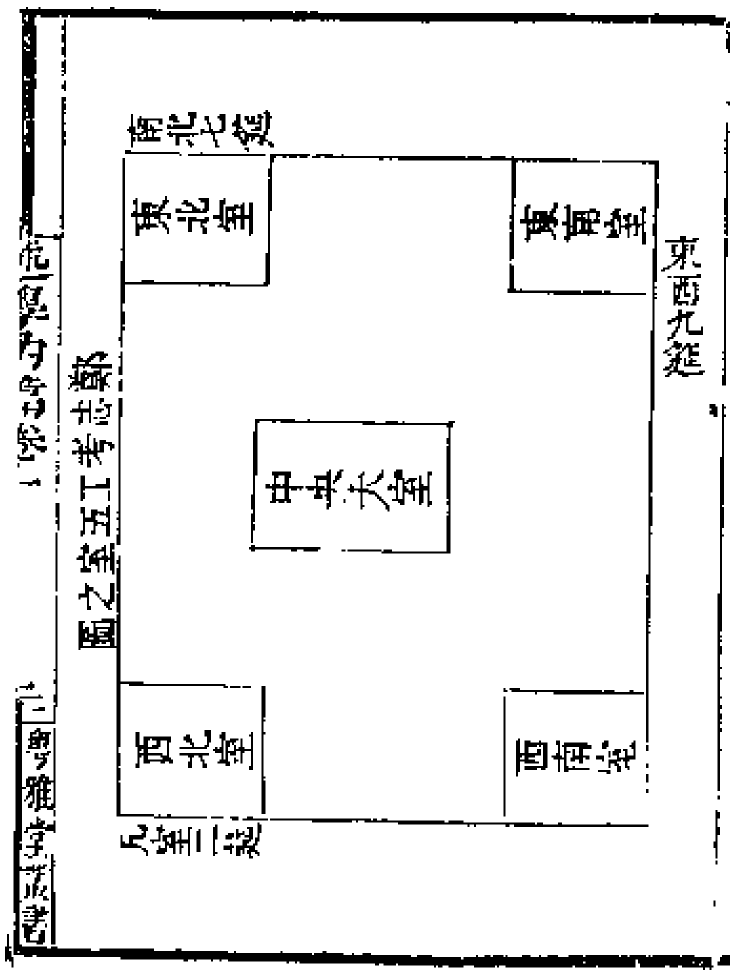
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竊取其義以作是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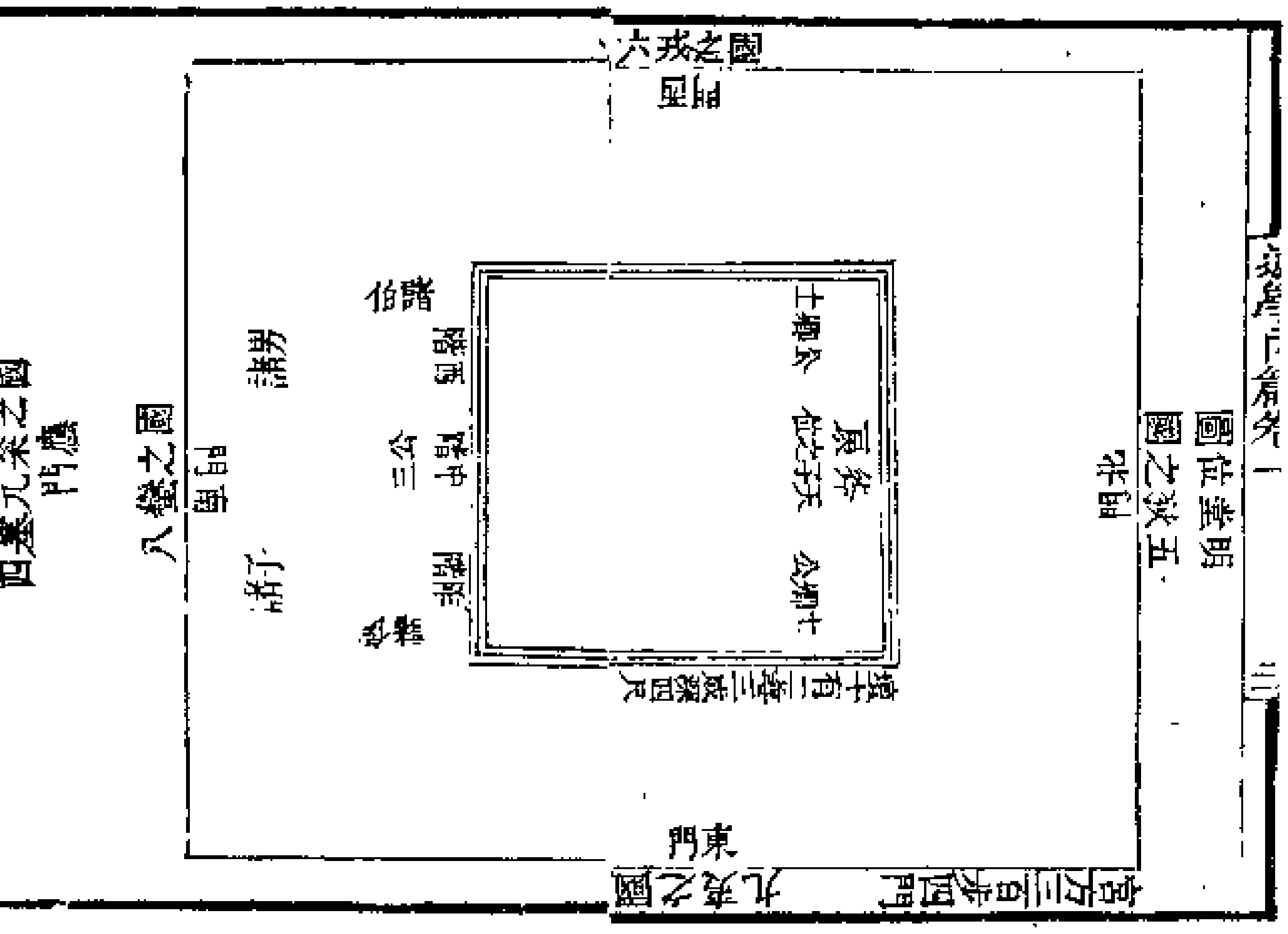
明堂五室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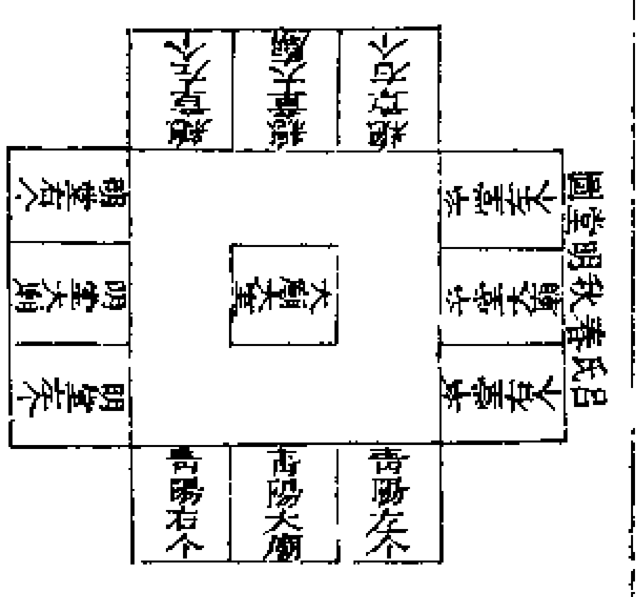
明堂位圖

呂氏春秋明堂圖









明堂通釋上

明堂有五其一以祭天官冢宰祀五帝注謂四郊及明堂下曲禮大饗不問卜注大饗五帝於明堂是也其配則以文王樂記祀乎明堂而民知孝祭義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詩序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是也其地則在南郊玉藻天子元端聽朔於南門之外注南門謂國門明堂在國之陽五經異義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是也其二太廟之堂亦謂之明堂覲禮侯氏入廟門告聽事大行人廟中將幣三享下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注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大戴盛德記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文曰或以為明堂者文王之廟也下曲禮孔氏正義知在文王廟者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明天子受覲於廟之祧可知春秋文二年左氏傳不登于明堂（例所引本周書大匡解文）注明堂祖廟也杜同明堂位太廟天子明堂（[illegible]）是也其地則在寢之東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逸周書明堂篇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宗周明堂之位也尸子君治篇明堂在左故謂之東宮是也其三路寢之堂亦謂之明堂玉藻朝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盛德記說明堂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適禮王居明堂是也其四辟雝之堂亦謂之明堂禮記太學志（蔡邕明堂月令說引）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盛德記明堂之外水環之曰辟雝詩靈臺正義引政穆篇太學明堂之東序也史記封禪書天子曰明堂辟雝諸侯曰泮宮是也其五為泰山下之明堂孟子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封禪書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是也為宮室非一而故詩曰西南其戶太廟路寢辟雝皆南向故其堂皆曰明堂

明堂通釋中

攷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今就路寢言之大夫無西房諸侯有東西房天子自堂以後為室五是其差也書顧命牖間南嚮牖間在堂之中其北之室謂之太室以別於左右之四室洛誥王入太室祼是也云西夾南嚮此其北當西房在堂與西堂之間故謂之夾其北之室謂之夾室夾之為个乃諸之轉春秋昭四年左氏傳使寘於个是也云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此其東則為東序云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此其西則為西序堂之為間五蔽以東西牆為一室亦有五各當其堂之北明堂太廟亦同此制凡室二筵則堂必十筵而東西九筵者其一在東西榮與夾室之前堂亦謂之廂覲禮記凡侯于東廂爾雅釋宮室有東西廂曰廟是也云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此寢與廟異者燕寢抑諸侯寢與孔穎達引天子路寢制如明堂燕寢之制如諸侯路寢其言諒已

明堂通釋下

明堂異義其致誤有五五室九階四旁兩夾窗夏后氏世室制也盛德記四戶八牖則渾言明堂鄭注世室之五室雖以五行當之不謂明堂也鄭志（[illegible]）此被殷禮四堂十二室之義又云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中央金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則始舉而加之明堂是世室之制誤之也重屋殷制也經言四阿重屋而已盛德記因以為上圓下方而渾諸明堂由是白虎通德論明堂月令說沿之是重屋之制誤之也五學太學制也於是乎有四門而周書明堂篇禮記明堂位則以四門渾諸明堂太學與明堂既同是在郊辟雝之堂又得稱明堂而蔡邕因謂明堂即是太學則太學之制誤之也為壇於國外祀方明之禮也伊訓（[illegible]）及覲禮有之覲禮諸侯覲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注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同也可謂明辨皙矣而盛德記因渾諸明堂云其宮方三百步明堂位及周書明堂篇因有朝諸侯於明堂三公諸侯伯

之秋又在北門之外天子塊然而已是不可通也原夫呂氏著書本非事實五方五色有類巫祝管子幼官四時五行篇素問四氣調神論並有其事而諸儒曾不窺之淺可太息且九章之制但有元緒猶懷文致取相聞而云五時各仿其方之色不近于服妖乎由是言之安可以月令解周制也故此之九室正與諸宮之杜昆侖之圖同其閎大而諸儒耗心絕氣以求合于五室又兼顧大戴記十二室之文則九宮之學誤之也解明堂者之誤大都若此自外三十餘家得失互具為惟呂不韋無取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元案甫明堂考有刊稿有式稿歸安丁小雅杰藏其初稿以為必當附存於後

子男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九采之位是祀方明之禮誤之也月令青陽明堂太廟總章元堂九宮之學也盛德記之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質發明其制故盧辨注云謂法龜文其在漢世則謂之明堂陰陽見於藝文志魏相傳而諸儒皆以為周人明堂固然夫南郊之堂月一聽朔而已必如月令之言是王者去其宗廟遠其伉儷而終歲野處殆不可也不得已而鄭氏傅之大寢顏師古謂室近在宮中則路門之內是名路寢前為聽政之堂後為齊居之室又其後燕寢凡五王后又有六寢而此九室橫亙其中周回相向未審室以何途出入且王宮之地列有四門東出則侵廟墻西出則迫社壇六宮

釋媒氏文

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會讀若司會其訓計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道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所謂禮言其極亦不是過者也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至於中春則過時矣凡男女自成名以上媒氏皆書其年月日名焉於是時計之則其年與其人之數皆可知也其有三十不取二十不嫁雖有奔者不禁焉非教民淫也所以著之令以恥其民使

及時嫁子取婦也王居明堂禮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收牛馬月令仲冬之月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非教民盜也所以著之令以懼其民使及時收斂也非徒恥之抑又罰之故曰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令者媒氏令男子三十而取女子二十而嫁之令也若其有故雖不用令可也內則所謂有故二十三而嫁是也國語句踐令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句踐罪之周官恥之罰之其意一也周之興也周南之化桃夭美之召南之化摽有梅美之其衰也晉失其政綢繆刺之陳失其政東門之楊刺之昏姻之道可以觀政焉先王之所重也媒氏又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會之者計之也鰥寡有不能自存者以告於上以門關之財養之

為人後者為其曾祖父母祖父母服考

為人後者為其本宗之服經惟載父母昆弟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姊妹之適人者而曾祖父母祖父母無文以記於兄弟降一等推之而知其不可行也此曾祖父母祖父母雖不為之後猶是正尊小功兄弟之服不可以服其祖齊衰三月降則無服準之經意其服本服無疑也特重於大宗服不二斬故降其父母期親無數並服何嫌曾祖上殺無嫌矣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期為曾祖父母祖父母並不降傳曰不敢降其祖也斯其例與

婦人無主答問

問曰凡祭婦人無主於禮有徵乎答曰謹按春秋公羊文公二年傳虞主用桑檀弓虞而立尸士虞禮記男男尸女女尸虞卒哭祔練祥禫皆男女別尸別尸則別主

虞卒哭祔婦人既有主矣公羊傳練主用栗注期年練祭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祥禫之祭婦人猶有尸而於練不為作主斯不然也埋其虞主而不作練主斯又不然也自練至毀廟惟一主然則婦人有主明矣祔禮之見於雜記喪服小記者婦祔於祖姑妾祔於妾祖姑公子公孫之為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亡則皆中一以上而祔妾無妾祔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姑來仕無廟者夫卒而祔於其妻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後夫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若所祔者無主於廟則後之虞主於何而祔婦雖與夫同廟亦有分祭之禮故雜記男子祔於王父則配女子祔於王母則不配若婦人無主王母何以得專其祭穀梁傳文公二年正義麋信敘錄字南山東海人魏樂平太守引衛次仲次當作敬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祭訖納於西壁埳中去地一尺六寸右主謂父左主謂母是可據也問曰吉祭婦人何以無尸也答曰謹按少牢饋食禮筮尸之命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以某之某為尸尚饗是婦人與夫共筵一尸非無尸也吉祭雖止男尸尸既孫行其體於祖父母則一斯不必更象以孫婦矣鄭注司几筵云雖合葬及同時在寢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中同几精氣合是其義也中又論之婦人之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若並筵二尸其為夫婦不可必知交錯室中於事為褻在於禘祫尤不可行故接爵謚從夫之義不立女尸至於主則無嫌也其有異宮若周祭姜嫄曾祭仲子亦必有尸矣

方苞侍郎家廟不爲婦人作主以爲禮也中謹据禮正之如此

女子許嫁而壻死從死及守志議

女子之嫁其禮有三親迎也同牢也見舅姑也若夫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固六禮與然是禮所由行也非禮所由成也何以知其然也曾子問曰昏禮旣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由是觀之請期之後其可以改嫁者凡四焉而皆謂之禮然則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是禮之所由行也非禮之所由成也故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旣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於是鄭氏毋成其義曰未有期三年之恩也明乎親迎而後可以喪其舅姑親迎而後可以出降之服服其父母也先王制禮以是爲不可過也故女子許嫁而壻死從而死之與適壻之家事其父母爲之立後而不嫁者非禮也夫婦之禮人道之始也子得而妻之則父母得而婦之故昏之明日乃見於舅姑父得而妻之則子得而母之故繼母如母不爲子之妻者是不爲舅姑之婦也不爲父之妻者是不爲子之母也故許嫁而壻死適壻之家事其父母爲之立後而不嫁者非禮也禮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今也生不同室而死則同穴存爲貞女沒稱先妣其非禮孰甚焉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父母生我者也夫成我者也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婦人不二斬故爲夫斬則爲父母期未有夫婦之恩而重爲之服以降其父母於壻爲無因於父母爲不孝失禮之中又失禮爲女之嫁者爲人後者並以出降爲父母期若使非我大宗而強爲之後是所謂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也何以異於是先王惡人之以死傷生也故爲之喪禮以節之其有不勝喪而死者禮之所不許也其有以死爲殉者尤禮之所不許也雖然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恩不可解於心過而爲之死君子猶哀之若未嘗以身事之而以身殉之則不仁矣女事夫猶臣事君也伉牧荀息君亡與亡忠之盛也其君若正命而終於寢雖近臣猶不必死也若使巖穴之士未執贄爲臣號呼而自殺則亦不得謂之忠臣也何以異於是哉劉台拱曰歸太僕曰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女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是六禮不備壻不親迎北之於奔其言婉而篤矣中以爲未盡也事苟非禮雖有父母之命夫家之禮猶不得遂也是故女子欲之父母若壻之父母得而止之父母若壻之父母欲之邦之有司鄉之士君子得而止之周公監於二代而制爲是禮孔子述之焉周公孔子不可非乎則其禮不可過也故曰過猶不及

昏姻之禮成於親迎後世不知乃重受聘以中所見錢塘袁庶吉士之妹幼許嫁於高秀水鄭贊善之姪幼許嫁於郭旣而二子皆不肖流蕩轉徙更十餘年壻及女之父母咸願改圖而二女執志不移袁嫁數年備受箠楚後竟鬻之其兄訟諸官而迎以歸遂終於家鄭之姪爲郭所窘服毒而死傳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若二女者可謂愚矣本不知禮而自謂守禮以隕其生良可哀也傳曰一與之齊終身不二不謂一受其聘終身不二也又曰烈女不事二夫不謂不聘二夫也歸太僕曰女子在室惟其父母爲許聘于人而已無與焉純乎女道而已善夫

述學內篇卷一

譚瑩玉生覆校

述學內篇卷二

江都 汪中 撰

玎文正

說文玎玉聲也从玉丁聲齊太公子諡曰玎公按史記呂伋稱丁公丁公之子得稱乙公乙公之子慈毋稱癸公其言實出世本丁乙癸竝从十干不得如說文作玎也周初諸侯未有稱諡者周文公見於國語經傳但稱周公召康公見於左氏春秋毛詩序經傳但稱召公齊之大公亦非諡也故伯禽稱魯公蔡叔之子胡稱蔡仲蔡仲之子荒稱蔡伯振鐸稱曹叔曹叔之子脾稱大伯大伯之子平稱仲君封稱康叔康叔之子稱康伯宋始封之君稱微子微仲微仲之子稽稱宋公宋公之子申亦稱丁公虞稱唐叔唐叔之子燮稱晉侯當時易名之典惟施于王者諸侯之得諡者多在再傳及三四傳之後前此或以伯仲或以國邑而夏殷之禮相沿而未革故猶有以甲乙爲號者齊之丁乙癸宋之丁公是也古書或借玎作丁許氏遂據之而爲之說錯

釋連山

周官大卜掌三易一曰連山簭人文同鄭注大卜云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也其言望文生義殆失之矣連山卽烈山春秋昭二十九年傳有烈山氏祭法烈山氏之有天下是也魯語亦謂之厲山皆語之轉杜子春以連山爲宓戲杜預以烈山爲神農世諸侯韋昭以厲山爲炎帝之號三說不同堇義爲允

釋童

說文童男有辠曰奴奴曰童从辛重省聲僮未冠也从人童聲中按春秋傳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又斐豹隸

也著於丹書司厲其奴男子入於辠隸女子入於舂槀鄭司農謂今之奴婢古之辠人也史記張耳陳餘列傳高祖逮捕趙王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爲王家奴田叔列傳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季布欒布列傳周氏迺髡鉗季布幷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迺買而置之田誡其子曰田事聽此奴漢書賈山傳山稱文帝之德曰赦辠人憐其無髮賜之巾王式傳昌邑王廢式得減死論不言所論何辠據王吉龔遂傳二人皆減死髡爲城旦則式亦髡爲城旦也式後除博士徵來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充禮官詳此數條知古之辠人於髮者則以爲奴後則凡爲奴者皆髡鉗以自別髡則總弁皆無所施故不冠而謂之童童之爲言禿也諱禿而與故牛羊之無角者曰童牛曰童羖山之無草木者曰童山其義一也子生三月翦髮爲鬌少長總角及冠乃紒而冠故未冠謂之童名義皆相因也童之从人爲類加之偏旁若拐豩之豩巢車之轈散文則通古書多假借後人傳寫乃兩易之董又童之假借說文之義無可疑也

此篇答畢主謝侍郎作

左氏春秋釋疑

左氏春秋典策之遺本乎周公筆削之意依乎孔子聖人之道莫備於周公孔子明周公孔子之道莫若左氏春秋學者其何疑焉然古者左史記事動則書之是爲春秋而左氏所書不專人事其則有五曰天道曰鬼神曰災祥曰卜筮曰夢其失也巫斯之謂與吾被其書求之楚子庚侵鄭董叔言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以爲在其君之德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裨竈曰宋衞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不與明年鄭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以爲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由是言之左氏之言天道未嘗廢人事也隨侯以牲牷肥腯粢盛豐備謂可信於神季梁以爲民神之主也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民和而神降之福齊侯疾梁邱據請誅於祝固史嚚晏子以爲祝不勝詛由是言之左氏之言鬼神未嘗廢人事也鄭內蛇與外蛇鬭內蛇死申繻以爲妖由人興人無釁焉妖不自作隕石於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內史叔興以爲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吉凶由人由是言之左氏之言災祥未嘗廢人事也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史蘇占之不吉及惠公爲秦所執曰先君若從史蘇之言吾不及此韓簡以爲先君多敗德史蘇是占勿從何益南蒯將叛筮之得坤之比子服惠伯以爲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易不可以占險由是言之左氏之言卜筮未嘗廢人事也衞成公遷於帝邱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以爲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衞之辠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晉趙嬰通於莊姬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士貞伯以爲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放於齊由是言之左氏之言夢未嘗廢人事也此十者後世儒者之所執以疑左氏春秋者也而當時深識遠見之君子類能爲之矢德音發蠢疑而左氏則已備記而備言之後人其何疑焉若夫瓊弁玉纓子玉弗致庶乎知道而卒之兵敗身死臧會爲僭僂句告吉而終後臧氏天綱恢恢吉凶

之應有時而爽策書管文謹而志之所以明教也問者曰天道鬼神災祥卜筮夢之備書於策者何也曰此史之職也其在周官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皆屬春官若馮相氏保章氏眡祲司天者也大祝喪祝甸祝司巫宗人司鬼神者也大卜卜師龜人華氏簭人司卜筮者也占夢司夢者也與五史皆同官周之東遷官失其守而列國又不備官則史兼得而治之其見於典籍者曰瞽史曰祝史曰史巫曰宗祝巫史曰宗祝卜史明乎其爲聯事也楚公子棄疾滅陳史趙以爲歲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吳始用師於越史墨以爲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然則史固司天矣有神降於莘惠王問諸內史過過請以其物享焉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然則史固司鬼神矣隕石於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襄公問吉凶於周內史叔興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然則史固司災祥矣陳敬仲之生周大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韓起觀書於大史見易象孔成子筮立君以示史朝然則史固司卜筮矣昭公將適楚夢襄公祖梓慎以爲不果行趙簡子夢童子臝而轉以歌占諸史墨然則史固司夢矣司其事而不書則爲失官故曰天道鬼神災祥卜筮夢之備書於策者史之職也古者詩書禮樂大司樂掌之易象春秋大史掌之而儒則有道者有德者使教國之子弟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者也後世二官俱亡而六藝之學并於儒者於是因儒之所業以疑大史此偏知之所得未足語於大道也曰是皆然矣抑猶有可疑者左氏之紀人事所以勸善抑惡以詔後世也而有不信者焉有不中者焉其類有百詩

約言之鄭息有違言息伐鄭而敗左氏以其犯五不韙而伐人知其將亡鄭請成於陳陳桓公不許左氏謂其長惡不悛按鄭莊公之在位四鄰搆怨無歲無兵取周禾麥射王中肩寘母城潁誓不復見人道盡矣而爲周孟侯以沒元身陳息一眚而亟稱其惡其可疑者一也楚武王將齊而心蕩鄧曼知其祿盡莫敖舉趾高鬭伯比知其必敗按商臣弑父與君享國十二年滅江六蓼服陳鄭宋身獲考終子有令德濟崇教人之子使爲大遂奄有大子之室爲大師掌環列之尹伐麇襲舒厭王兵事有延及蘁爲國世臣比於武王莫敖其咎孰多其徵安在其可疑二也有神降於莘虢公享神神賜之土田內史過聞知其將亡虢公敗戎於渭汭桑田舟之僑卜偃知其將亡按虢爲卿士於周爲睦子頹之亂勳在王室不幸晉方蠶食不祀忽諸而四子備舉其亡徵且周之東遷拜戎不暇渭汭桑田之役豈不亦敵王所愾以張中國之威而以爲名殃斯過矣晉獻上烝諸母盡滅桓莊之族以妾爲妻逐羣公子而殺其世子號多涼德豈其若是而日闢百里晉是以大其可疑三也公孫歸父言欲樂晏桓子知其將亡按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其忠盛矣不幸宣公卽世其事不成行父假於公義以敵私怨遂逐子家由是公室四分昭哀失國斯可謂國之不幸而遂以懷得蔽其辜且意如內攘國政外結齊晉之臣同惡相濟賊殺不辜有君不事使之野死又廢其子其爲謀人不已多乎而及身無咎後嗣蒙業其可疑四也凡若此者是有故焉天道福善而禍淫禍福之至必有其幾君子見微知著明徵其辭其後或遠或近其應也如響

作史者比事而書之策侍於其君則誦之有問焉則以告之其善而適福足以勸焉淫而適禍足以戒焉此史之職也故國語史獻書又臨事有瞽史之道又楚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君使無忘先王之業禮運王前巫而後史保傅傳瞽史誦詩又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常立於後是史佚也其見於左氏春秋者曰君舉必書曰史爲書曰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及夫國中失之事咸問之史是其事也意主於戒勸不專於記述其所載之事時有異聞故史克數舜之功十六相四凶之名不同於尙書意有所偏重故昭公失國史墨謂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爻不校之義非所及也所謂言豈一端各有所當者此也其行善而無福淫而無禍雖有先事之言不足以戒勸則遂佚而不書其事不可沒則載之其故不可知則不復爲之辭故史之於禍福舉其已驗者也其在上知不問亦式不諫亦入其於戒勸無所用之則禍福雖無驗焉可也其在下愚不可教誨不知話言其於戒勸亦無所用之則禍福雖無驗焉可也天下之上知下愚少而中人多故先王設之史使鑒於前世之善淫禍福以知戒勸者爲中人也苟爲中人則舉其已驗者可也此史之職也雖然史之戒勸猶有二焉蔡侯般弒其君歲在豕韋萇宏知其弗過此於是楚靈王誘之於申伏甲而殺之此明著其禍以爲戒者也商臣以宮甲圍成王王縊此直書其事以爲戒者也禍之有無史之所不得爲者也書法無隱史之所得爲者也君子亦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此史之職也百世之上時異事殊故曰古之人與其不可遵者

死矣所貴乎心知其意也明乎此則左氏春秋之疑於是乎釋

居喪釋服解義

居喪釋服之禮王制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一也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自啓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二也周語襄王使大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於武宮設桑主布几筵大宰莅之晉侯端委以入大宰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卽冕服時去獻公之卒已十有六年文公不欲繼於惠懷故假居喪卽位之禮行之其天子錫命諸侯之正禮固如此也三也曲禮既葬見天子曰類見四也又言諡曰類注使大夫行象聘問之禮大夫爲君三年見於天子則元冕五也左氏春秋文公元年傳凡君卽位卿出竝聘六也聘禮遭喪將命於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注不以純凶接純吉七也又聘君若薨於後赴者未至則哭於巷衰於館注衰於館未可以凶服出見人其聘享之事自若吉也賈公彥云其行正聘享則著吉服雜記云執玉不麻是也八也聘禮又云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注君納之乃朝服反命由公門釋服九也檀弓士惟公門說齊衰曲禮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服問惟公門有稅齊曲禮正義引熊安生云父之喪惟扱上衽不入公門杖齊衰則屨不得入十也郊特牲郊祭之日喪者不敢凶服十一也喪服小記養有疾者不喪服十二也曾子問君薨世子生告於君大祝大宗大宰皆裨冕十三也士喪禮筮宅既朝哭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絰十四也檀弓弁葛絰而葬與神交之道也十五也喪服小記雜記祥祭朝服既祭乃服素縞麻

衣十六也其非三年之喪釋服者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占者皮弁一也又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二也士喪禮將葬卜日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立於門西東面南上三也雜記含者委璧於殯東南宰夫朝服卽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正義以鄰國執玉而來執玉不麻故著朝服四也又宰舉璧與圭則上介賵執圭將命宰亦朝服也五也其率是禮而行之者漢書律歷志引伊訓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大甲外丙之喪以冬至越紼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一也周書顧命成王崩康王麻冕黼裳卽位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大保大史大宗麻冕彤裳二也春秋傳隱公元年三月（惠公之喪下凡元年以意求之）公及邾儀父盟於蔑三也九月及宋人盟於宿四也是年公子豫及邾人鄭人盟於翼子爲父臣爲君皆斬衰三年會盟皆吉服五也三年三月平王崩十二月齊侯鄭伯盟於石門六也桓公元年公卽位與顧命同桓公弒兄而自立猶用遭喪繼位之禮故書卽位七也三月公會鄭伯於垂八也四月及鄭伯盟於越九也二年三月公會諸侯於稷十也七月杞侯來朝十一也九月公及戎盟於唐十二也十四年十二月齊僖公卒十五年六月襄公會魯桓公於艾十三也莊公十二年八月宋弒閔公十三年春宋人會於北杏十四也閔公元年八月公及齊侯盟於落姑十五也僖公元年會諸侯於檉臣不殤君閔公祔廟成喪十六也九年三月宋桓公卒未葬襄公會諸侯於葵邱十七也九月晉獻公卒十一年春王使召武公內史過錫晉侯命受玉十八也十二年十月陳

宣公卒十三年四月穆公會諸侯於鹹十九也十七年十二月齊桓公卒十九年冬諸侯盟於齊孝公與盟二十也二十五年四月衛文公卒十二月成公會諸侯於洮二十一也二十六年正月衛甯速會莒盟於向二十二也二十七年六月齊孝公卒二十八年二月昭公與晉盟於斂盂二十三也五月昭公又與諸侯盟於踐土二十四也冬又會於溫二十五也五月陳穆公卒冬共公會於溫二十六也三十二年十二月晉文公卒明一歲文公元年襄公朝王於溫下言五月闕戚則此在四月以前猶未大祥二十七也文公元年公卽位二十八也四月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公及得臣皆當裨冕二十九也二年三月公如晉及陽處父盟三十一也公孫敖與盟於垂隴三十二也六年八月晉襄公卒七年八月趙盾及諸侯盟於扈三十三也十四年九月公孫敖卒於齊十五年夏惠伯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三十四也宣公元年公卽位三十五也六月公會齊侯於平州三十六也（宣公喪叔仲如齊聘其事非禮故不數之）元年十月匡王崩三年春不郊而望三十七也八年六月敬嬴薨九年正月公如齊三十八也十年四月齊惠公卒冬國佐來聘三十九也成公元年公卽位四十也夏臧孫許及晉侯盟於赤棘四十一也二年八月衛穆公卒三年十一月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四十二也二年八月宋文公卒四年春華元來聘四十三也五年十一月定王崩六年六月邾子來朝四十四也六年六月鄭悼公卒七年春鄭子良相成公如晉四十五也十四年十月衛定公卒十五年三月獻公會諸侯盟於戚四十六也十一月孫林父會諸侯之大夫於鍾離

四十七也十八年八月公薨十二月仲孫蔑會諸侯及崔杼盟於澶淵四十八也襄公元年公即位四十九也夏又會諸侯之大夫於鄬五十也邾子來朝五十一也冬衞使公孫剽來聘魯並受之於廟五十二也晉使荀罃來聘五十三也二年七月仲孫蔑會諸侯之大夫於戚五十四也冬又會於戚五十五也其年七月叔孫豹聘於宋五十六也四年三月陳成公卒五年秋哀公會諸侯於戚五十七也五年十二月季孫行父卒六年冬季孫宿如晉五十八也七年秋又如衞五十九也十年冬盜殺鄭子耳於西宮之朝十一年九月鄭使良霄如楚三年之喪期不使此未及期六十也十五年十一月晉悼公卒十六年春平公會諸侯於湨梁六十一也二十九年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挍位無定名朝祭喪賓皆有之此則嗣父為卿有位於朝六十二也二十八年十二月楚康王卒三十年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六十三也昭公元年公即位六十四也叔孫豹會諸侯之大夫於虢既入於鄭鄭又享之六十五也二年晉韓起來聘受聘必於廟且受玉又享之公及大夫皆當禫冕六十六也又宴於季氏季氏當朝服六十七也四年十二月叔孫豹卒五年正月昭子即位與子皮同六十八也十年十二月宋平公卒十一年五月華亥會諸侯之大夫於厥慭六十九也十二年夏華定來聘七十也十二年二月鄭簡公卒夏子產相定公朝於晉七十一也十六年晉昭公卒十七年秋晉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見王及祭皆吉服七十二也定公元年六月公即位七十三也三年二月邾莊公卒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於拔七十四也四年二月陳惠公卒三月懷公會諸侯於召陵五月又盟於皋鼬七十五也五年六月季孫意如卒六年夏季孫斯如晉七十六也哀公元年公即位七十七也二年二月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於句繹七十八也三年季孫斯卒既葬康子在朝七十九也以上皆居喪釋服而金革之事不與焉左氏春秋僖公三十二年十二月晉文公卒三十三年四月晉襄公禦秦師墨衰絰喪大記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禮變服有此二條若禡及禱則亦吉服於是中為之解其義曰衰麻哭泣喪之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御內喪之實也然郊之日喪者不敢哭寡婦不夜哭弁喪哭辟市朝君使人弔主人迎賓不哭君視斂主人見馬首不哭徹大斂奠設朝奠婦人拊心不哭公史讀遣主人主婦皆不哭婦人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凡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大荒哭不留日有疾飲酒食肉七十者飲酒食肉既葬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君命遺之酒肉則不敢辭古之居喪者惟御內為不可假故孟獻子比御而不入孔子以為加人一等至於哭泣飲食皆可通也則夫衰麻之有時而可釋焉宜矣弔於人是日不樂不飲酒食肉一日之喪也故雖天子諸侯有弔服釋服斯須之敬也故既事而復故君有臣民之恩疾則問之喪則臨之遇柩於路則使人弔之故冠絰衰屨皆入公門當事而君至主人不變圭璧以禮神合瑞故雖合必即吉祖考與死者為一體故天子崩諸侯薨祝取羣廟之主藏之祖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喪不祭神人異道故外事則吉服因喪以接神則變喪莫哀於始死故后之喪雖嘗禘郊社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廢其禮神不可以乏祀故五祀之祭既殯而行有國者不以人之死為諱故朝聘而終以

尸將事賓禮不可以衰麻行之故聘而君薨於國其聘享自若吉也此所謂人道之至文者也雖然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苟有可以不釋者則不釋之矣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禮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晉平公卒既葬諸侯之大夫送葬者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是其事也明乎此然後可以解墨子久喪不能從事聽治之惑可以破杜預段暢天子諸侯卒哭除喪諒陰終三年之謬可以釋蘇軾康王吉服即位之疑

周官徵文

漢書河間獻王傳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藝文志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經典敘錄或曰河閒獻王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補之據此三文漢以前周官傳授源流皆不能詳故為衆儒所排賈公彥序周禮廢興載馬融傳云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滅絕之搜求焚燒之獨悉其言亦無所據中攷之于古凡得六徵逸周書職方解即夏官職方職文據序在穆王之世云王化雖弛天命方永四夷八蠻攸尊王政作職方一也藝文志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二也大戴禮朝事載秋官典瑞大行人小行人司儀四職文三也禮記燕義夏官諸子職文四也諸庶字通

內則食齊視春時以下天官食醫職文春宜羔豚膳膏薌以下庖人職文牛夜鳴則庮以下內饔職文五也詩生民傳嘗之日蒞卜來歲之芟以下春官肆師職文六也遠則西周之世王朝之政典大史所記及列國之官世守之以食其業官失而師儒傳之七十子後學者纂之于六藝其傳習之緒明白可據也如是而以其晚出疑之斯不學之過也或曰周官周公所定而言穆王作職方何也曰賦詩之義有造篇有述古人作亦猶是也召穆公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常棣之詩則述古亦謂之作詳職方大司樂二條知周官之文各官皆分載其一以爲官法故每職之下皆繫曰掌而大宰建之以爲六典則合爲一書穆王作之特申其告誡俾舉其職爾若夫古之典籍自四術以外不能盡人而誦習之故孟子論井地爵祿漢博士作王制皆不見周官不可執是以議之也古今異宜其有不可通者信古而闕疑可也

古玉釋名

古玉一長尺有一寸其首旁繝博寸有半脊與身平十五分其首以其一爲之厚其刃半之其末判規不剡上厚如其刃博寸有十分寸之九中繝五之一距首寸有十分寸之八在脊有珥在刃有射衜而不直其博二寸有十分寸之四爲孔珥與射之閒闊半寸始宛平孫侍郎得是玉秀水朱檢討爲作釋圭一篇玉今歸江寧張氏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丁丑訪巳予籍于左衛街子籍以示中中以爲非圭也圭厚半寸此不合一圭剡上左右各寸半此不合二大圭廣三寸自中以上漸繝上廣二寸半此不合三于是定以爲刀云古者玉之爲器有戚石之爲器有砮有砭皆取其利其于刀也何疑檢討

之言有不可通者今并正之云琰圭以易行除慝鄭衆謂其有鋒鋩則其厚且繝之按琰圭有鋒鋩惟在圭首此玉不爲圭形而末及一邊有鋒不可以當之厚且繝之檢討籍鄭義以演成其說然由厚而薄則可謂之繝卽桃氏所謂從也此玉聚體皆薄何繝之有檢討特據於厚半寸之文而從爲之辭云王所搢圭插于紳帶之閒蓋其鋭與劍相類所謂終葵首也按天子搢珽文見玉藻注釋文正義並不釋搢義玉篇廣韻說文新附並云搢插也今搢插相閒成文實爲不辭劍鋭故有室圭不鋭故可搢于帶 此謂鎮圭若琰圭無搢于帶之事 使圭之鋭與劍相類衣與帶必受其病矣終葵者椎也在于圭首其長六寸以明無所詘故謂之珽所謂方正于天下也上言鋭下言終葵制既不合義不相違云考工記天子圭中必鄭氏謂以組約其中央以備失墜而典瑞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則以組穿聯六玉是凡爲圭宜鑿好于肉然後以組穿之也按圭之爲體也微韋衣木版三色再就以爲薦又以絢組約之其固甚矣鑿好于肉玉人釋器皆無其文大圭不瑑而顧有孔乎約之爲義非謂穿也 少儀刀卻刃授穎注穎鐶也此孔正與鐶同用 圭之約者爲命圭圭之搢者爲鎮圭檢討亦未之辨典瑞六玉乃斂尸之用開渠爲眉令汁得流去穿之以組置尸之上下四旁經文及二鄭之注甚明非謂凡爲圭皆如是也塗車芻靈豈可例生者之器乎且渠之與孔其狀亦異云玉長尺有二寸博二寸按此玉度以今營造尺止尺有一寸在周尺則爲二尺檢討不考古制强名爲圭懼無以輔其說据依鄭君尺二寸之文而遷就之務豈可以今之尺爲殷周之度乎玉之博首末中凡三其度今彶謂博二寸亦非也又不言厚蓋知聘禮記瑑記之不可誣也而始置之云剡其上蓋古琰圭之屬按琰義從剡剡之爲言炎也火之炎其上必鑯故圭之剡也其上繝也琰則剡上而判規故凡圭皆剡而獨得琰名非剡上卽爲琰也然琰之異以判規而其爲剡上左右各寸半則同此玉左右射而中汗其不可謂之琰明矣云客有先予觀者爲賦玉劍歌予攷桃氏爲劍末聞攷玉玉劍之載于六經者無之按劍之制有末有臘有從有莖有首有緱有脊有鐔有夾爲長爲廣爲重而籍其名何不一引以折之而但以六經不載爲言夫六經不載之器其傳于後世者多矣是不足以闕其口也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檢討以之

謹按此篇有初稾有次稾原刻初稾刊板今依次稾更正孤喜孫識

周公居東證

書金縢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學人斯得於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

詩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傳甯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

逸周書作雒解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於東建蔡叔霍叔於殷俾監殷臣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於鎬殔於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畧 疑當作畔 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於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於郭淩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

民遷於九畢俾康叔宇於殷俾中旄父宇於東

明堂解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踐天子之位周公攝政君天下弭亂六年而天下大治七年致位於成王

列子楊朱篇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召公不說四國流言周公居東三年誅兄放弟

史記周本紀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

管叔世家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爲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遷之與車十乘徒七十人

宋微子世家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欲襲成王周公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

說文辟治也周書曰我之不辟

豳譜正義引王肅金縢注武王九十三而崩以冬十二月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而歸　金縢云武王既喪卽云管蔡流言周公居東則是武王崩管蔡卽流言周公卽東征也　或曰詩序三年而歸此言居東二年其錯何也曰書言其學人斯得之年詩言其歸之年也

詩車攻偶言徂東

傳東洛邑也

右凡十一條尚書文偏而事覈毛公淵原子夏徧得詩事逸周書經緯年月節目尤詳列子次第明了最可據依史記於周本紀管蔡宋微子二世家並不誤勝於魯周公世家許叔重稱書孔氏乃用古文辟之從井訓治孔壁遺簡安國講授其相承固然逸周書凡三言東不知爲何地證以車攻傳乃知卽是東都王肅好與鄭異是注持義獨正因具錄之

史記魯周公世家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管叔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

右一條據大傳禮成王卽位年十三云強葆甚言其小也解弗辟爲弗辟攝行政是或一義遷雖從安國受尚書證以說文則此非孔義也至於先流言而後反揆諸情事諒亦宜然惟曲阜之封實惟奄宅奄與三國同畔始見鄭箴前此禽父無緣就封然讀辟爲避而不言避居東都猶愈於馬鄭爾錢少詹事云春秋傳但云因商奄之民以魯爲古奄國出自續漢志未知何據康成元凱俱未實指奄所在也更宜攷之中按漢書藝文志禮古經者出魯淹中蘇林曰里名也楚元王傳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服虔曰白生魯國奄里人續漢志注引皇覽曰奄里伯公冢在城內祥舍中民傳言魯五德奄里伯公葬其宅也說文郁周公所誅郁國在魯括地志兗州曲阜縣奄里卽奄國之地也淹郁奄古今字爾

墨子耕柱篇古者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於商蓋

按武王克商已建商後洎其受出管叔祿父相倚爲姦周公豈得棄其官位投身必死之地此之不實昭然可見而避之爲說實以此言爲之緣起以其事在諸子自宋以後學者勞於師心逸於考古雖在方策畧不窺尋是以其爲說之管之爲闕則語轉也

經典釋文弗辟馬鄭音避居東都

馬義今不傳賴此著之

豳譜正義引鄭氏金縢注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五年秋反而居攝　臯人周公之屬與知攝者周公出奔二年盡爲成王所得謂之臯人史書成王意也　成王非周公意未解今又爲罪人言欲讓之推其恩親故未敢

豳譜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

鴟鴞箋時周公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之功管叔蔡叔等流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成王不知其意而多罪其屬黨興者喻此諸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父祖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若誅殺之無絕其官位奪其土地王意欲誚公此之由然

文王世子正義引鄭氏金縢注文王崩後明年生成王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服喪三年畢成王年十二明年將踐阼周公欲代之攝政羣叔流言周公辟之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年成王收捕周公之屬黨時成王年十四也明年秋大熟遭雷雨之變時周公居

東三年成王年十五始周公反而居攝之元年也居攝四年封康叔作康誥是成王年十八也故書傳云天子太子十八稱孟侯居攝七年成王年二十一也明年成王即政年二十二也

詩豳風譜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見周公將攝政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之居東都二年秋大孰未穫有雷電疾風之異乃後成王說而迎之反而遂居攝三監道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

鴟鴞正義引王肅云按經傳內外周公之黨具存成王所無誅殺橫造此言其非一也設有所誅不救其無辜之死而請其官位土地緩其大而急其細其非二也設已有誅不得云無辜其非三也

按馬鄭尚書之學是爲古文鄭氏詩箋多異毛義而以此諸條求之則違於道夫君在諒闇三年不言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尚書論語檀弓具有明文故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則有攝主春秋國君未踰年則謂之子斯前代成憲仲尼所據成王之立年止十三又在不言之地周公方抗世子之法於伯禽使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命社稷新造旋遭大喪自以王室懿親身爲冢宰踐阼而治以演天下而三叔覬主少國疑大臣未附苟肆惡言誹謗百姓相率拒命以濟其姦周公秉國之鈞禮樂征伐皆自己出傷丕基之將墜憂四方之不甯龔行天罰以執有辠是誠不得已者也洎夫管叔既經蔡霍流放雖任常刑猶悼同氣是故告鴟鴞之取子賭零雨而心悲（詩東山我心西悲傳公族有辠公親素服不舉樂爲之變如其倫之喪）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斯其仁至義盡者已必若所言流言一至公即避位流言再至公得不殺身乎釋萬乘之國而爲匹夫以遯於野一死士之力足以制之是豈不爲之寒心哉公之既出此二年中宮府之事竟將誰屬使二公可代則周公始之亦將不攝況管蔡能以流言閒公其不能以流言閒二公乎此又進退無據者也當成王之立朝野旻然三叔覬思動搖王室及宗臣釋位國勢已定乃俯首帖耳闃不動待至三年而後反非其理也故使攝位之壞自公創始處非其據是之謂攘浮言剽播大權久謝倉皇竄伏若恐不及王躬國事莫復誰何是之謂愚居東二年東征又三年國步既夷王年亦長比其反也乃更居攝是之謂貪且公之攝位州尹牧伯下及士庶其誰不知而云辠人周公臣屬與知攝者此又私黨陰謀之說不可以論周公至於臣屬之誅官位土地之請王肅糾之當矣鄭王時代相接鄭義苟有所本王肅無容不見鄭之門人亦何妨據以難王今既不爾謂之橫造殆不誣也至云欲讓未敢則又水火無端互爲生滅豈所謂甚難而實非乎夫孟爲庶長之稱侯乃五等之爵以目元良且斷以歲斯固委巷之無稽俗師之鄙背今則奉爲科律遷就古書以求符合亦已過矣在呂氏春秋正名篇曰齊湣王周室之孟侯也固與康侯衛侯之類同其美號又何太子十八之云聖人作事通於神明書闕有閒宜折其中馬鄭前世大儒立義有誤不容骫隨後人襲謬固無譏焉

史記魯周公世家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

索隱曰經典無文其事或別有所出而譙周云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乃云成王少時病周公禱河欲代王死藏祝策於府成王用事人讒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策乃迎周公又與蒙恬傳同事或然也

蒙恬傳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辠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

右秦漢之際言周公事異義如此

述學內篇卷二　譚瑩玉生覆校

墨子序

江都　汪中　撰

墨子七十一篇亡十八篇今見五十三篇明陸穩所敘刻祇定本爲完其書多譌字文義昧晦不可讀今以意粗爲是正闕所不知又采古書之涉於墨子者別爲表微一卷而爲之序曰周太史尹佚實爲文王所訪（晉語）克商營洛祝筴遷鼎有勞於王室（周書克殷解書洛誥）成王聽朝與周召太公同爲四輔（賈誼新書保傅篇）數有論諫（淮南子主術訓史記晉世家）身沒而言立東遷以後魯季文子（春秋傳成四年）惠伯（文十五年）晉荀偃（襄十五年）叔向（周語）秦子桑（僖十五年）后子（昭元年）及左邱明（宣十二年）並見引重遺書十二篇劉向校書列諸墨六家之首說苑政理篇亦載其文莊周述墨者之學而原其始曰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天下篇）可謂知言矣古之史官實秉禮經以成國典其學皆有所受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呂氏春秋當染篇）其淵原所漸固可攷而知也劉向以爲出於清廟之守夫有事於廟者非巫則史史佚史角皆其人也史佚之書至漢具存而夏之禮在周已不足徵則莊周禽滑釐傳之禹者（莊子天下篇列子楊朱篇）非也司馬遷云墨翟宋大夫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今拔耕柱魯問二篇墨子於魯陽文子多所陳說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韋昭注文子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其言實出世本故貴義篇墨子南游於楚見獻惠王獻惠王以老辭獻惠王之爲惠王猶頃襄王之爲襄王由是言之墨子實與楚惠王同時其仕宋當景公昭

公之世其年於孔子差後或猶及見孔子矣藝文志以爲在孔子後者是也非攻中篇言知伯以好戰亡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又言蔡亡則爲楚惠王四十二年墨子並當時及見其事非攻下篇言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又言唐叔呂尚邦齊晉今與楚越四分天下節葬下篇言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北有齊晉之君明在句踐稱伯之後（魯問篇越王請裂故吳地方五百里以封墨子亦一證）秦獻公未得志之前全晉之時三家未分齊未爲陳氏也檀弓下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般請以機封此事不得其年季康子之卒在哀公二十七年楚惠王以哀公七年卽位般固逮事惠王公輸篇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公輸子自魯南游楚作鉤強以備越亦吳亡後楚與越爲鄰國事惠王在位五十七年本書既載其以老辭墨子則墨子亦壽考人與親士修身二篇其言淳實與曾子立事相表裏似七十子後學者所述經上至小取六篇當時謂之墨經莊周稱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以堅白異同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者也公孫龍爲平原君客當趙惠文孝成二王之世惠施相魏當惠襄二王之世二子實始爲是學是時墨子之沒久矣其徒誦之並非墨子本書所染篇亦見呂氏春秋其言宋康染於唐鞅田不禮宋康之滅在楚惠王卒後一百五十七年墨子蓋嘗見染絲者而歎之爲墨之學者增成其說耳故本篇稱禽子呂氏春秋并稱墨子親士篇錯入道家言二條與前後不類今出而附之篇末又言吳起之裂起之裂以楚悼王二十一年亦非墨子之所知也今定其書爲內外二篇而以其徒之所附著爲雜篇倣劉向校晏子春秋例

輒於篇末述所以進退之意覽者詳之墨子之學其自言者曰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沈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陵則語之兼愛非攻此其救世亦多術矣備城門以下臨敵應變纖悉周密斯其所以爲才士與傳曰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惟儒墨則亦然儒之絀墨子者孟氏荀氏（藝文志董無心一卷非墨子今亡孔叢詰墨僞書不數之）荀之禮論樂論爲王者治定功成盛德之事而墨之節葬非樂所以救衰世之弊其意相反而相成也若夫兼愛特墨之一端然其所謂兼者欲國家愼其封守而無虐其鄰之人民畜產也雖昔先王制爲聘問弔恤之禮以睦諸侯之邦交者豈有異哉彼且以兼愛教天下之爲人子者使以孝其親而謂之無父斯已過矣後之君子日習孟子之說而未覩墨子之本書衆口交攻抑又甚焉世莫不以其誣孔子爲墨子辠雖然自儒者言之孔子之尊固生民以來所未有矣自墨者言之則孔子魯之大夫也而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埒其年又相近其操術不同而立言務以求勝此在諸子百家莫不如是是故墨子之誣孔子猶老子之絀儒學也歸於不相爲謀而已矣吾讀其書惟以三年之喪爲敗男女之交有悖於道至其述堯舜陳仁義禁攻暴止淫用感王者之不作而哀生人之長勤百世之下如見其心焉詩所謂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之仁人也其在九流之中惟儒足與之相抗自餘諸子皆非其比歷觀周漢之書凡百餘條並孔墨儒墨對舉楊朱之書惟貴放逸當時亦莫之宗躋之於墨誠非其倫自墨子沒其學離而爲三徒屬充滿天下呂不韋再

稱鉅子(去私篇 尚德篇)韓非謂之顯學至楚漢之際而微(淮南子氾論訓)孝武之世猶有傳者見於司馬談所述於後遂無聞焉惜夫以彼勤生薄死而務急國家之事後之從政者固宜假正議以惡之哉乾隆上章困敦涂月選拔貢生

江都汪中述

墨子後序

中既治墨子牽於人事且作且止越六年友人陽湖孫季仇星衍以刊本示余則巡撫畢侍郎屬學士咸有事焉出入羣籍以是正文字博而能精中不勞日力於是書盡通其癥結且舊文孤學得二三好古君子與我同志於是有三喜焉既受而卒業竟有未盡乃爲後序以復於季仇曰季仇謂墨子之學出於禹其論偉矣非獨禽滑釐有是言也莊周之書則亦道之曰不以自苦爲極者非禹之道是皆謂墨之道與禹同耳非謂其出於禹也昔在成周禮器大備凡古之道術皆設官以掌之官失其業九流以興於是各執其一術以爲學諱其所從出而托於上古神聖以爲名高不曰神農則曰黃帝墨子質實未嘗援人以自重其則古昔稱先王言堯舜禹湯文武者六言禹湯文武者四言文王者三而未嘗專及禹墨子固非儒而不非周也又不言其學之出於禹也公孟謂君子必古言服然後仁墨子既非之而曰子法周而未法夏則子之古非古也此因其所好而激之且屬之言服甚明而易曉然則謂墨子背周而從夏者非也惟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倍譎不同自謂别墨然後託於禹以尊其術而淮南著之書爾雖然謂墨子之學出於禹未害也謂禹制三月之喪則尸子之誤也從而信之非也何以明其然也古者喪期無數虞帝堯舜乘衣裳而天下治則五服精粗之制立矣放勳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其可見者也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則夏之爲父三年矣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則夏之爲君三年矣從是觀之宅服術可知也士喪禮自小斂奠大斂奠朔月半薦遣奠大遣奠皆用夏祝使夏后氏制喪三月祝豈能習其禮以贊周人三年之喪哉若夫陵死葬陵澤死葬澤此爲天下大水不能具禮者言之也荒政殺哀周何嘗不因於夏禮以聚爲民哉行有死人尚或殣之此節葬也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椁此又節葬也豈可執是以言周禮哉若然夏不節喪與天下殤墓遂棺斂於宮中召公爲言於周公而後行之者是其節終也先王制禮其敢有不至者哉墨子者蓋學焉而自爲其道者也故其節葬曰聖王制爲節葬之法又曰墨子制爲節葬之法則謂墨子自制者是也故曰墨之治喪以薄爲其道(孟子滕文公篇)曰墨子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椁以爲法式(莊子天下篇)曰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韓非子顯學篇)使夏后氏有是制三子者不以之薇墨子矣

賈誼新書序

新書五十八篇漢梁太傅洛陽賈誼撰今亡一篇校本傳自凡人之知至劃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四百三十四字皆亡其文據以補之問孝禮容語上二篇有錄亡書藝文志但云賈誼稱新書者劉向校錄所加荀卿子稱荀卿新書見於楊倞之序是其證也過秦三篇本書題下亡論字陳涉項籍傳論引此應劭注云賈誼書之首篇也足明篇之非論矣志鬬稜傳始目爲論左思昭明太子並沿其文誤也自數寧至輔佐三十三篇皆陳政事按鼂錯傳錯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則知當日封事事各一篇合爲一書固有其體班氏約其民而分散之本傳食貨志術其指事類情優游詳悉或不及本書自春秋至君道皆國中失之事自官人至大政皆通論修政上下皆承言也三古之遺緒託以傳焉容經以下則皆古禮逸篇與其義皆本編錄亡次第今略以意屬之定爲六卷題下有事勢有連語有雜事與管子書同例今亦仍之別爲年表一篇俾覽者詳焉經典序錄所次本劉向別錄其敘左氏傳云荀卿授陽武張蒼蒼授洛陽賈誼然則生固荀氏再傳弟子也故其學長於禮其所陳立諸侯王制度教太子敬大臣皆先王之成法周公舊典仲尼之志蓋春秋經世之學在焉是故備物典策國所與立君舉必書以詔後世春秋者秉周禮而謹其變者也吾於荀氏賈氏之言禮也益信劉子駿稱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豈虛也哉其書述左氏事止禮容篇叔孫昭子一條先醒篇言宋昭公出亡而復位號君出走其御進酒食及枕土而死耳瘝篇言子胥何籠而自投於江諭誠篇言楚昭王以當房之德復國皆不合左氏審微篇言晉文公請隧叔孫于奚救孫桓子春秋篇言衞懿公喜鶴而亡其國先醒篇言楚莊王與晉人戰於兩棠會諸侯於漢陽申天子之禁皆與左氏異同其時經之授受不絕竹帛僻諸屬讀率皆口學其有故書雅記異人之聞則亦依事校舉取足以明教而已禮篇君道篇說詩騶虞與靈臺旱麓均非毛義於時三家之學未立故秦時老師大儒猶有存者師友所承不可盡知使得是千百

說而通之豈復有末師之陋哉於乎漢世崇尚經術史氏稱其緣飾故公卿或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博士講授之師僅僅方幅自守文吏又一切取勝蓋仲尼既沒六藝之學其卓然著於世用者賈生也傳曰稱先生詩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賈生有焉班氏敘梁揖吳楚及淮南四子之敗於其經國體遠既明列其功而不詳其學之所本是以表而出之若夫五餌三表秦穆用之遂伯西戎而中行說亦以戒匈奴則既有徵矣謂之爲疏斯一隅之見也漢世是書盛行於世司馬遷劉向著書動見稱述孝昭通保傅傳則當時以教冑子傅職保傅連語輔佐胎教藏德禾之禮篇之文載在曲禮今二書竝尊爲經而是書傳習蓋寡道之行廢豈命也與藝文志賦七篇今見弔屈原惜誓服賦旱雲賦簴賦篇爲辭宗賦頌之首可謂多材矣錄而附之亦成相賦篇意也

乾隆屠維大淵獻且月江都汪中述

年表

紀年		時政	出處
高帝			
七年			生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孝惠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高后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十八歲		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召置門下
六年	十九歲		
七年	二十歲		
八年	二十一歲	淮南丞相張蒼爲御史大夫	
孝文			
元年	二十二歲	徵河南守吳公爲廷尉	召爲博士超遷太中大夫
二年	二十三歲	帝親耕藉田賜天下田租之半 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揖爲梁王 按文三王之立本紀在二年傳在三年 代王武徙爲淮陽王本紀在三年傳在四年紀據下詔之日傳據到國之日也	爲長沙王傅 爲賦弔屈原
三年	二十四歲	淮南王長殺辟陽侯審食其 匈奴入居北地河南爲寇 濟北王興居反 代王武徙爲淮陽王太原王參徙爲代王并得太原都晉陽如故	
四年	二十五歲	絳侯周勃逮詣廷尉詔獄復爵邑 御史大夫張蒼爲丞相	
五年	二十六歲	除盜鑄錢令	作鵩鳥賦
六年	二十七歲	梁懷王入朝	徵拜梁懷王太傅諫使民放鑄
七年	二十八歲		
八年	二十九歲	封淮南厲王長子四人爲列侯	諫封淮南諸子
九年	三十歲		
十年	三十一歲		
十一年	三十二歲	六月梁懷王入朝墮馬死	
十二年	三十三歲	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徙城陽王喜爲淮南王	卒

右按本傳云梁王勝墜馬死誼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梁懷王之死本紀在十一年表云十年參其前後以紀爲正則賈生之卒在十二年其生在高帝之七年也文帝初立以吳公爲廷尉吳公薦誼爲博士是時生年二十二故傳云年二十餘也經典序錄云左氏傳陽武張蒼授洛陽賈誼據百官公卿表蒼於高后八年由淮南丞相入爲御史大夫明年而文帝卽位賈生受學於蒼必在其時矣傳云誼爲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誼舍其賦曰單閼之歲按史記歷書太初元年焉逢攝提格上推孝文五年是爲昭陽單閼賈生以孝文元年爲博士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旋出爲長沙王傅至是適得三年傳云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拜爲梁懷王太傅則當爲六年事其年王入朝十一年再入朝則賈生自六年以後皆在梁其陳政事及諫王淮南王諸子竝當此時哀帝紀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傅相中尉皆國二千石懷王朝則賈生當從至京師王薨亡子國除則王國官省可知而賈生方上書請益封梁淮陽則是以故二千石留長安也

石鼓文證

孫星衍編修以石鼓文爲宇文周時物謂周書本紀數書狩于岐陽可據中請證之周書太祖本紀魏大統十一年西狩岐陽十三年太祖奉魏帝西狩于岐陽高祖紀保定元年狩于岐陽天和三年行幸岐陽有此四事今檢後漢書鄧騭傳遭元二之災注元二卽元元也古

書字當再讀者即于上字之下爲小二字言此字當兩度言之今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爲二字明驗也詳此注之意緣石鼓是三代之物故取以釋漢事而以古書發其凡若使石鼓製自宇文則是以後證前雖愚者不出於此章懷太子與後周耳目相接張大安諸人均有文學無容不知一證也元和郡縣志引吏部侍郎蘇勖之言曰史籀之迹近在關中岐陽石鼓是也虞褚歐陽共稱其古妙按褚遂良卒年雖差後今不具論歐陽詢傳云年八十餘卒既不明著其數且不知卒以何年放古者亦無從推意惟虞世南以貞觀十二年卒年八十一則以陳高祖永定二年生實當周世宗之二年洎陳滅入隋世南年三十一矣是時周之亡才九年上距岐陽之狩遠者四十四年次四十二年次二十八年又次二十一年使石鼓立于後周則是甫經脫手之物以世南之博物精鑒豈得妄以爲史籀筆迹而歎其古妙傳曰以今觀古猶今也今之爲篆者有王澍給事中中生十歲而給事猶存然由見給事之篆固不以爲李陽冰篆儀英也且歐陽及褚何以與之闇合二證也周太祖割據關隴軍國多虞未皇文教其時文士惟有庾信趙文淵及平江陵始得王褒褒信之書今不傳於世文淵于碑牓是其所長所書驪山温泉頌石刻見存其篆額拳法凡劣又不合六書以視石鼓文豈止霄壤使石鼓出自宇文之世必是當時人所書豈得寂爾無聞三證也或謂周世蘇綽嘗仿周書作大誥則石鼓仿小大二雅理固宜然然史稱綽糠粃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辭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暨武成元年五月戊子詔書已變其格又世宗幸同州過故宅賦

載于本紀猶是當時之體未嘗刻意摹古若以爲出自綽手則蘇勖若綽之曾孫豈宜數典忘祖而遠傳之史籀四證也太祖本紀大統十四年春魏太子巡撫西境自新平出安定刻石紀事則刻石載于本紀矣若石鼓爲當時所刻何以但書狩于岐陽不書刻石五證也編修之言本於馬定國馬定國之說今不得其詳編修既有斯疑同人或多信之謹就其言辨之如此若其文字淳古百世之下猶見倉史制作造意好學深思之士當自得之今不備論也

廣陵曲江證

枚乘七發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遊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廣陵漢縣今爲甘泉及天長之南竟江北江也本篇李善注引山謙之南徐州記京江禹貢北江春秋分朔輒有大濤至江乘北激赤岸尤更迅猛南齊書地理志南兗州廣陵郡土甚平曠刺史每以秋月多出海陵觀濤與京口對岸江之壯闊處也二文並明駁可據本篇凌赤岸篲扶桑李善因扶桑之文并赤岸疑在遠方然郭璞江賦鼓洪濤於赤岸淪餘波於柴桑正承用七發文則七發扶桑當作柴桑字之誤也今潮猶至湖口之小孤山而回目驗可知江賦注赤岸在廣陵輿縣寰宇記赤岸山在六合東三十里高十二丈周四里土色皆赤因名顧祖禹方輿紀要引南兗州記湖水自海門入衝激六七百里至此其勢始衰郭璞江賦所謂鼓洪濤於赤岸也今按此山府縣志所載土俗所稱均無異議故曲江之爲北江非孤證矣往者吾鄉越閣長六以廣陵濤榜其齋僩秀水朱檢討與書爭之以爲七發所云在錢唐其言殊謬檢討所據者本篇

弭節伍子之山通厲胥母之場依注以胥母爲胥母之譌而不言一地所在又節酈氏水經漸江篇注以爲證不知越之北竟至今之石門浙江非吳地故越語句踐之地北至禦兒韋昭注今嘉興語兒鄉也吳語大夫種謀伐吳曰吾用禦兒臨之韋昭注禦兒越北鄙在今嘉興是也爾雅釋地吳越之間有具區其言審矣于時戰地並在今蘇州嘉興二府之竟故春秋定公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杜預注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傳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又闔廬遂卒于陘去檇李七里哀公元年傳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注吳郡吳縣西南太湖中椒山越語句踐即位三年興師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是也吳越交兵凡三十二年內外傳所謂江並吳江也故春秋哀公十七年傳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吳語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韋昭注江吳江也又吳王起師于江北越王軍于江南韋昭注江松江去吳五十里是也吳殺子胥投其尸於江亦吳江也七發注引史記吳王殺子胥投之于江吳人立祠於江上祠名胥母山史記伍子胥列傳吳王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爲立祠于江上張晏曰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遠百里故云江上正義引吳地記曰越軍于蘇州東南三十里又向下三里臨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乾盡後立廟于此江上吳太伯世家正義引吳俗傳子胥亡後越從松江北開渠至橫山東北築城伐吳子胥乃與越軍夢令從東南入破吳越王即移向三江口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乾盡越乃開渠子胥作濤盪羅城東開入滅吳至今號曰示浦門曰鱛鰫是也吳投子胥

之戶豈有舍其本國南竟五十里之吳江乃入鄰國三百餘里投之浙江哉然則伍子之山胥母之場固與浙江無涉不得引以爲證吳越春秋句踐殺大夫種葬于國之西山一年伍子胥從海上穿山脅而持種去與之俱浮於海故前潮水揚波者子胥後重水者大夫種也其言固誕然但言海潮而不言浙江也論衡書虛篇吳王殺子胥投之江子胥恚恨驅水爲濤以溺殺人今時會稽丹徒大江錢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廟蓋欲慰其恨心止其怒濤也二江竝祭子胥乃在東漢之世水經淮水篇注引應劭風俗記江都縣有江水祠俗謂之伍相廟也子胥但配食爾歲三祭與五岳同子胥之配食大江是惟命祀漸江篇注據吳越春秋以七發所云專屬之浙江則誤矣檢討又云曾鞏序鑑湖圖有所謂廣陵斗門者在今山陰縣西六十里去浙江不遠今以其地準之實在浙江之東自吳至浙不經其地且係堰牐小名何取於是而以之冠曲江之上哉是時吳王濞都廣陵北江在國門之外故強太子往觀之若踰越江湖千二百里以至浙江則病未能也檢討又云江都之更名廣陵在元狩三年時乘已卒不應先見之於文則尤謬史記五宗世家江都王建自殺國除地入於漢爲廣陵郡據漢書諸侯王表地理志竝在元狩二年其時所更名者廣陵郡也而廣陵郡自有廣陵縣爲郡治爲吳江都廣陵三國都其名則在楚在秦在漢在吳在江都皆有之故史記六國表楚懷王十年城廣陵項羽本紀廣陵人召平于是爲陳王徇廣陵樊酈滕灌列傳灌嬰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吳王濞列傳孝景前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于廣陵不得謂元狩三年之前無廣陵之

名也漢所置郡國若宏農陳留平原千乘丹陽桂陽零陵武都安定朔方皆取縣名名郡廣平眞定信都廣陽高密皆取縣名名國此例甚多故江都之爲國廣陵之爲郡爲國皆以縣也檢討不根持論雖越俗好鬼錢唐廣陵俟之淫祀舉子所業元人錢惟善之試卷皆備舉之而于經史正文反屏而不觀及一引漢書而其謬若是亦後學之大戒已至廣陵城本在蜀岡上邗溝環其東南江卽在其外故水經淮水篇注云昔吳將伐齊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今自廣陵驛而北爲舊城之市河北至傑城折而東至黃金垻會于運河是其故趾自此入淮一名中瀆水故云中瀆水首受江於廣陵郡之江都縣縣城臨江是也晉以後江益徙而南故沔水篇注云毘陵縣丹徒北二百步有故城蓋去江三里岸稍毀遂至城下城北有揚州刺史劉繇壘淪於江是也今揚州城外運河自王播所開事見舊傳其時江猶至於揚子橋而東關以外在漢則江濟也然則城東小水之稱廣陵濤固非無據也凡檢討所云惟水經注承酈氏之誤其餘無一是者恐後人習謬而不知故爲正之

述學內篇卷三　　譚瑩玉生覆校

述學外篇

京口建浮橋議

江都　汪中　撰

爾雅天子造舟郭璞謂比船爲橋卽今之浮橋也用之大者若河渭洛皆有浮橋其建于大江者漢建安二十五年夏侯尚爲浮橋以攻南郡唐乾甯四年朱友恭爲浮橋于樊港以攻武昌宋開寶二年曹彬爲浮橋于采石以攻江南元至元九年伯顏爲浮橋于石簰以攻宋前史具載之今京口之渡自瓜州至金山一里三分自金山至算灣半之于江津爲最狹若南北造浮橋二道交會于金山行旅往來如在枕上此百世之利也昔杜預請建浮橋于河陽議者咸以爲古無此事預卒成之至唐猶賴其利近世李敏達公于鄞縣甬江造浮橋至今稱便有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道固然爾

廣陵對

乾隆二十五年正月中謁大興朱侍郎于錢塘侍郎謂中曰余先世籍蕭山本會稽地今適奉使于此嘗覽朱育對濮陽興語嘉其該洽度後之人不能也吾子吾子故實而多識前言往行亦可以廣陵之事論余乎對曰故書雅記十不關一何足以酬明問抑聞不知而言不知知而不言不忠二者中之所不敢出也昔者黃帝迎日推筴分天以爲十有二次南斗牽牛是爲星紀七政會焉佑筭者於是乎託始而後歲月日時咸得其序揚州之域是其分野自漢以來或治歷陽或治壽春或治建業而廣陵卒專其名其占應之昆侖之山實爲西極河出其北江出其南自疊江至于高闕其距八千里萬

折而東夾廣陵以入于海而邗溝貫之江河於是乎合焉于辰爲維首于水爲歸墟故廣陵者天地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竊嘗求之人事稽其善敗之迹比于矇誦其庶幾乎夫秦滅六國楚最無辜當陳王首事而死楚地之衆未有所屬其有矯命項氏引兵渡江以爭天下遂戮鉅鹿西屠咸陽則召平首建大謀以報秦仇也漢室傾危董卓干紀百城拊心莫敢先發其有區區郡吏無爵于朝而義感邦君結盟討辠升壇慷慨必死爲期則臧洪說張超起兵糾合牧首以誅賊臣也祖約蘇峻稱兵犯闕幼主幽厄京師塗炭其有圖守孤壘大誓三軍力遏賊衝以保東土西銜乘之遂殄狂寇則郗鑒之率義旅犄角上游以匡晉室也桓元負雄豪之名藉累世之資挾荆州之衆乘晉道中衰本末俱弱易姓受命人無異心其有手梟逆徒協謀京口既克建康爲帥獨進因族盡夷乘輿反正祖晉配天不失舊物則劉毅舉州兵以平桓氏光復大業也侯景反噬二宮在難諸鎮不務徇君父之急而日尋干戈甚者望風請命委身賊手其有居圍城之中無謀人軍師之責而唱義勸王有死無二則祖皓乘虛襲斬董紹先馳檄討景爲梁忠臣也武氏淫虐人倫道盡臨期稱制唐祚將傾其有援引江淮奉辭討賊功雖不成其所披瀝亦足伸大義於天下則徐敬業舉兵匡復殺身亡宗以酬國恩也且夫武氏之立勣實贊之敬業既心在王室又以蓋前人之愆忠孝萃焉侍郎曰敬業不直趨洛陽而覬金陵王氣固忠臣與中曰兵者凶器當唐全盛之時武氏積威所劫海內莫不聽命敬業集烏合之衆起而與之抗故欲掃定江表厚集其力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發謀之始叛形于色握兵日淺未有不臣之迹安可逆料其心而備責之哉春秋賢反經禮毋測未至推斯義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侍郎曰善願卒聞之曰藝祖擇自行間典兵宿衛受周厚恩幸主少國疑倒戈自立其有前代懿親不樂身事二姓繕兵守竟城孤援絕舉族徇之則李重進以淮南拒命握節而死下見世宗也宋氏積衰元兵南伐勢若摧枯列郡土崩不降則潰其有孤城介立血戰經年洎行在失守三宮北遷而使詔斬使勇氣彌厲忠盛于張巡守堅于陴羅則李庭芝乘城百戰國亡與亡也當明季世流寇滔天南都草創姦人在朝方鎮擅命國勢殆哉不可爲矣其有上匡闇主下撫驕將內寶繁策館中師閱禮賢士多歸之外抗天兵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則史可法效命封疆終爲社稷臣也故以廣陵一城之地天下無事則鬻海爲鹽使萬民食其業上輸少府以寬農畝之力及川渠所轉百貨通焉利盡四海一旦有變進則翼戴天子立桓文之功退則保據州土力圖興復不幸天長喪亂知勇俱困猶復與民守之效死勿去以明爲人臣之義歷十有八姓二千餘年而亡城降子不出于其閒由是言之廣陵何負于天下哉侍郎曰卓哉言乎昔陳郡袁氏世有死節之臣矜其門地不與人伍今聞吾子之言天下百郡徇無若廣陵者後之過者式其城焉可也抑聞之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知矣此數君子者劉毅材武故有戰功郗公名德雍容而已自祖皓以下敗亡接踵意川土平曠非用武之地與其民脆弱不可以即戎與若其建名立義類多守土之臣又虞翻所謂外來之君非其土人者也子其有以語我中曰察

澤有言人之立功豈不期于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必若所言求之前代功成名遂抑有人焉孫策用兵彷佛項羽既定江東威震海內舉十倍之衆叩城請戰廣登出奇制勝再破其軍由是畫江以守吳雖西略而北不益地尺寸則匡琦之戰爲之也金人乘百戰百勝之勢挾齊南下其鋒不可當韓世忠要之半塗多所俘馘諸將用命同時奏功戰勝之威民氣百倍由是開府山陽屹爲重鎮而淮東久不被兵則大儀之戰爲之也李全聯京東以爲餌通蒙古以爲窟屢賊帥臣厚索稟賜乍服乍叛十有六年朝廷姑息有似養虎既連陷州縣進薄三城太清之禍近在旦夕趙葵建議討賊身肩其事輕兵迭出所向有功由是長鯨授首餘寇悉平迅掃淮壖復爲王土敵國寢謀宗社再安則新塘之戰爲之也三者保竟卻敵之功至壯也非地不利人不勇也苻堅强盛禹迹所奄九州有其七傾國南侵目無晉矣謝元以北府之兵選鋒陷陳使數十萬之衆應時崩摧秦因以亡由是再復洛陽進軍臨鄴國威中振尊諡曰武則淝水之戰爲之也開皇始議平陳賀若弼獻其十策已而潛師濟江據其要害直抵近郊于時建康甲士尚十餘萬人膺達忠勇人有死心而弼力戰摧鋒破其銳卒禽其驍將由是陳諸軍皆潰新林之師鼓行而進江左以平則白土岡之戰爲之也朱温雄踞大梁并吞諸鎮悉其精兵猛將三道臨淮當是時淮南不守錢氏馬氏必不能自立温之兵力極于嶺海地廣財富則難圖也楊行密朱瑾決計攻瑕梟其上將僞敗衆擒長驅逐北由是保據江淮奉唐正朔闔土傳世終梁之亡不能

得志于吳則淸日之戰爲之也夫晉之與秦吳之與梁皆非敵也然舉一國之命決機于兩陳之閒小則兵敗將死大則國亡若是矣又況南北區分垂三百年一戰而天下合于一以此行師其孰能禦之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廣陵有焉若夫吳人闢出邦家之光前之所陳固猶未盡爲其事之不繫于廣陵也則請備言之梪靈之際常侍擅朝朝野切齒劉瑜以宗室明經身侍禁闥協心陳竇議誅宦官仰觀天文俾其速斷謀之且違并隕其族而漢業亦衰同姓之臣與國升降屈平之志也王敦專制朝政有無君之心戴淵忠諒盡心翼衞及戎車犯順石頭失守雖偪凶威抗辭不撓主辱臣死卒蒙其難正色立朝人莫敢過而致難于其君孔父之義也武氏始以色升浸成驕橫來濟諫之上官儀謀廢之納君於善繼之以死比干之仁也龐勛既陷武寧泗爲巡屬又當長淮之衝在所必爭辛讜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冒圍求救往反十二是時賊兵北及泰山南至橫江主帥既殁官軍屢衂而肘腋之下一城獨完苦身愁思以憂社稷申包胥之哭也黃巢猾突京師僭稱大號乘輿播于蜀裔羣盜蠭起跨州連郡唐之政令不復行于四方當此之時天命去矣王鐸連十道之兵總九伐之任承制封拜以繫海內之心王師既奮賊遂走死而唐祚之復延者且三十年二相于位諸侯宗周共和之政也宋氏武功不競西夏跳梁宇內騷然當宁旰食張方平建議赦其辠而與之更始由是元昊請臣而中國之民得以休息及熙甯用兵再進苦口謀臣不忠遂成靈州永樂之禍而神宗以此飲恨而終王者務德而無勤民于遠祭公謀父之諫也故

廣陵自周以前越在荒服其時人士未聞于上國秦漢而下始有可紀然當三代盛時忠臣烈士之行事所震耀于天壤者先民有作舉足以當之此亦才之至盛已至若政事法理經緯乎民生文學道藝立言不朽里閭耆德孝子貞婦一至之行蓋以千百計非國家之所以廢興存亡者則皆畧之考其事迹則如彼語其人才則如此雖桑與梓必恭敬止故君子尤樂道焉夫子詳之侍郎曰善乎子之張廣陵也辭富而事覈可謂有徵矣古者誦訓之官掌道方志以詔觀事王巡狩則夾王車故曰山川能說可以爲大夫吾子其選也朱育之對何足以當之中謝不敏退而發篋謹錄爲是篇

表忠祠碑文 并序

維乾隆四十一年正月己卯

皇帝永念故明建文革除之際諸臣守不貳天之義隕身湛族百折不回當明中葉雖少弛厲禁終以臣子曲諱使忠臣義士之氣不伸爰　命廷臣迹行議諡以發幽光于是廷議爲專諡通諡之典其以靖難死者得諡凡一百某十人俾有司各祀于其鄉有失其里居者則于其受命所而臣某適典江寧府治西故有祠曰表忠明萬歷四年勑建祀太師魏國公徐輝祖文學博士方孝孺以下一百一十四人積歲而圮某奏言　詔書懼秩祀之不修使神靈怨恫無以稱　朝廷式閭封墓之德用率官屬士民因舊基而廓之役不踰時所費爲銀五百六十八兩又醵銀二百兩權子母以共祀事維諸公或舉宗就夷孤傷無所血食而是爲其授命地既歷今典又協于因國無主後之義用屬臣中爲文刊石紀之辭曰

在明二世孝孫嗣服有叛曰燕盜我王國臣無二心天實制之謀人軍師敗則死之社稷可遷君也則亡孰是仇讎可與並生于殄厥身于覆厥家君獲死臣其德不瑕匹夫有志莫予敢阻谷稱亂臣咸虐斯沮仇牧隕首孔父正色九宗五正匪躬在昔烈矣開創報禮則重以我忠腸造茲創痛亦有冥鴻山澤徘徊浩然悲歌用抒國哀凡此藎臣人惟自靖身之不恤榮名孰偉運徂代往改厥朝列黃河白日風期不滅

皇帝稽古眷焉發渙是　德音以厲毅魄祠官丕承犇走蹌蹌有寢有堂式彼舊章鍾山東顧與作雲雨朝日夕月照臨我宇治城綿蕝會朝所肄玉佩華裾明靈攸妥祀不一族類以同德昭格不遠卄我攸食天子教忠萬民維服翼翼齋宮人臣之鵠

大清故高郵州學生賁君之銘 并序

君諱田祖字稻孫先世北平人十四世祖愚以從明成祖靖難功官高郵指揮司僉事子孫襲官因家其地祖員璧舉人父兆鳳翰林院檢討君好學多所涉獵喜左氏春秋未嘗去手旁行斜上朱墨爛然善爲詩所作凡三千餘篇發言悽楚哀樂過人性明達於釋老神怪陰陽拘忌及宋諸儒道學無所惑伯兄有痾疾喜怒失中君事之曲得其欲矜立名節忿志疾邪少所容貸及其所善窮鄉末學一節之美終身吞誦不可廢忘與同里李惇王念孫友三人皆善飲每酒酣君輒鉤析經疑閒以歌詩往牒舊聞汎演旁出嘲嘯風生戲而不肯泊夫逝先正之則淸俟末俗之流失聲情激烈恆慕其坐人故君雖窮老而志不衰乾隆四十二年君試於泰州五月乙亥一痛而卒嗚呼方御史者在門逆旅桐棺視不

受命斯生人之極哀已吾生十三歲而入於州學既久始食其廩賸其沒也年六十有四葬在神居山某原祔於先人禮也妻陳氏食貧味道雅志夙諧先君卽世今則同穴予識銘曰

於穆賢君質惟剛辯鑒於前言以澤爾躬北風瀟瀟乎地雪尺饑人在牀歌出金石猶我朱楯婆娑樂神嬌嬌危言正彼淫昏心則亡疚名以不揚幽宮永夜鬱此剛腸小同崇穢西華淪落家風遂隕遺書罕託善其何勸天亦難知我銘樂石惟亡愧辭

大清 誥授通議大夫湖北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馮君碑銘 并序

君諱廷丞字君弼其先畢公高之後食采馮城因而命氏世遠失其譜系明成化中壽光馮盛以軍籍振武衞遂家代州五傳至明期頤鄉稱爲其族始顯 皇朝曰如京廣東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子曰雲驌禮科給事中爲君高祖曰雍南寧府同知爲君曾祖曰光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南爲君祖曰鄘翰林院編修爲君父馮氏以文學起家至君凡十一世立朝涖官咸有名績家法謹嚴爲北方所重君既冠舉於鄉乾隆二十一年由蔭生授光祿寺署正君儀觀溫雅造次必於禮法嘗引 見

上望其舉止喜曰是佳家子弟丁父憂去官君自以有祿於 朝乃盡以遺產與諸弟而獨任喪葬之事服闋補故官官閒少事因得肆力於學與大興朱學士筠及其弟侍郎珪嘉定錢少詹事大昕青浦王按察使昶歙程編修晉芳桐鄉汪舍人孟鋗以名節相矜尙文章議論咸組藉有根柢是時諸人皆卑官其後仕宦或顯或不顯天下稱名德焉君多識吏事尤精於地理自西夏以下川瀆異同都邑沿革口講手畫昭然如視丹黃界後老而益劬然不喜著書自娛而已差監通州永豐倉有善政旣授代吏人往來 京師更十餘年參謁惟謹遷大理寺寺丞故事大理於三法司主平反刑部權日重大理不得舉其職君在官於罪名出入數有糾駁刑部諸司皆怒而大學士劉文正兼刑部尚書獨心善君未幾遷刑部廣西司員外郎旣謁文正文正傾心禮遇事無大小悉以咨之踰年遷廣東司郎中君公廉不受請託然用法持平多所矜恕是時文正方得政所奏請無不當故君得行其志其後君由江西按察使入覲大學士于文襄問君在刑部治狀君言大獄者愈求則愈深要在適中而止則情法兩盡文襄嗟賞其言告諸司官以爲法出爲浙江分巡寧紹台兵備道兼海關監督歲造戰船采木於屬縣吏因以爲利君閱實其木告之於籍以次伐之吏無所容手潮犯蕭山君往築立塘上曰水至則死於此督吏民修防且三晝夜塘得不壞歲入有餘則以舉其地之公事次則施諸三族之貧者遇人名德禮接如不及故交遊士咸得其欲而君被服如儒者不聽音樂終身無妾媵遷官之日至無以治裝調福建分巡臺灣兵備道兼提督學政承賁教亂後撫治彫敝務安靜不苛擾柵城三千七百丈以爲外衞數遊廳縣供頓餽遺無所受嘗一夕卻金如意七列城歎服稱盛事有吏職造船應支番銀二萬吏之子爲諸生其年當拔選吏請無受直而貢其子卒不許遷江西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江西當江湖嶺嶠之湊地險而民獷是以多盜君廣設鉤距得其主名將竟其事會王錫侯

字貫獄起君坐失察革職發軍臺效力贖罪尋准君捐贖發江南以同知用四十五年

上南巡駐蹕宿遷 詔許君降捐道員仍留江南候補君自至江南前後爲總督者謂君不習爲吏接遇甚簡旣論贖盡毀其家不足當十一素畏憚權要及茲卒落生意遂盡諸道凡缺乞官輒爲人得署常州徐州淮安三府蘇松常鎭太糧儲河庫江南鹽巡松太兵備四道率不數月代去常日旁皇無所得食賈人貴家咸見倨迫及其當官則清操彌厲同官或叩其所入輒權詞答之終不以其守盡人盡心民事尤急貧弱雖一日必舉其職時人以君好施而無所取請而不刻爲學政未嘗近名謂之三反嘗君管河庫日大學士嵇文恭公以閱河至見君深相器重使閱臨河集引河刻期而竣北還朝陳君忠實可任且言其施恤由是補淮徐江南驛務分巡江寧道踰月還湖北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荊門州知州某爲民所毆以抗糧聞君馳往撫定其衆究其致衅始末乃坐倡首者而貸其餘人施南民以爭地相仇殺君履行萬山中親定其界爲疏氣所中重以饑勞舊疾遂作旣歸猶言語聽斷不少止踰秋浸劇請解官治疾甫報允而卒是爲乾隆五十年十一月乙丑春秋五十有七貧不能具含斂妻子歸無所居寄食 京師士大夫知與不知莫不痛惜君長於撫御短於應變故與同官多不相中而恆得民心嘗慕古爭臣守節死義昌言天下事激發引爲己任久宦

京朝隨牒平遷未有言責其後五官司道上不能專制下不得親其民誥勑自力無所表樹經世之學體國之忠生不竟其施沒不傳於後世其可哀也已君取鄧

林院侍讀學士錢塘周玉章女　誥封淑人子㷀侯補八品小京官女適翰林院編修臨汾曹錫齡㷀以君卒之次年十一月乙丑葬君於代州之娌望村禮也中自依有道遠一星終愧以不材遇賢君子始則紛爲投懷質蒙忘分與年流言不行既而繾綣從公共涉夷險凡所披陳無不意謀嘗悲朝露有期將使老母弱女歸君高義而一辭祖道遠至撫柩遂以衰疾餘生哀述舊德天道人事其何可量銘曰

邈矣公高光我文昭畢分晉國馮坐秦朝上黨東陽其延十世㝠德和龍亦雄四裔代州之顯當明末造綿祀二百自他有耀君生而貴亦與憂俱保世守官尺寸不踰高柴用刑刖人感惠歿孺閉閤淮陽稱治君雖習吏澤不及民盛德在抱萬物知春在邦在家曰有節儉何以飭之臣心如水朝興夜歌彼爲何人乃速高位以康其身此焉小心履冰集木斷簡尺書蒼黃　詔獄鈞金孔棘焚心汗顏隕我國寶傷哉百鍰牽復有時交摧莫訴如彼敝通坎坷末路目營四海受纏朱紱金玉滿堂洎如無物一材一藝百年千里閟名獨風載矜載嘗生館死殯其歸如林外無德色內無倦心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女憂女嘆如余在體窮年奔命一肉不完人賴舉火君死勤官年裁中壽家亦屢空完然白璧君子之躬百世有師清風不墜我無愧辭人惟墮淚

大清故貢士馮君墓銘 并序

有馮廷重者衰而造門以其叔父邵所爲狀請中爲銘而納諸其父之墓邵爲人敦篤好學與中雅故知其言不苟乃屬辭曰

君諱鄴字翼縝先世壽光人明成化中有曰盛者以軍隸振武衛遂籍代州至君凡九世曾祖雲驌禮科給事中祖欽刑部四川司主事父祖悅陝西整飭洮岷兵備道按察使司副使君七歲喪母居喪如成人事副使孝謹未嘗有過乾隆二十年副使以雷州府知府卒官君年二十有二副使故廉貧官歿遂謫垂老投瘴地飾終之日餘俸不足共斂事代州水陸萬里歸無居業葬無葬地老幼百口莫知所依君以弱年爲家督謀慮枝梧率中夜廢寢北行未半糗糧垂竭其家遂散君使諸婦孺各依其母氏而自與弟舁棺以歸閒出稱貸四方經營生事以葬以養以迎其親屬督諸子弟就學取婦生子嫁其二妹凡更十餘年副使之家遂立初君之生也副使年四十有三人以爲晚至是竟收其力焉君與其弟郯邵相愛甚郯既前夭邵久客無子君命邵歸而身授學　京師越五年竟卒君以選拔貢生與順天鄉試卒之年四十有七葬代州某原禮也君既力庀其家事風雨漂搖僅而卽安而以憂勞損其天年終以客死宜邵之述德累行其詞有哀焉邵又言君事繼母有禮性平恕恢然長者惜中之不及見也銘曰

噫嘻馮君率是常道送死事生孝子惟孝喪葬既舉室家既聚衆曰清吏是宜有後曾是克家不康其身旅館僮奴傷哉飾巾句注蒼蒼有子有弟百里見星孰撫爾親封土若堂歸然牛脊我銘志之終惟安宅

大清故候選知縣李君之銘 并序

君諱惇字孝臣高郵人祖某父某仍世好善多所周貸家故富贍因是遂貧君治諸經通敏于詩春秋尤深往解義數十條義並精審晚好歷算得梅氏書盡通其術是時古學大興元和惠氏休寧戴氏咸爲學者所宗自江以北則王念孫爲之唱而君和之中及劉台拱繼之並才力所詣各成其學雖有講習不相依附君于年爲長三人者兄事焉君知鬼神情狀不惑于非類于宋以後愚誣之學距之尤力內行淳篤臨財無所苟與人交恂恂遜讓已所不爲不以責人已所知不與人爭其所親善死生貧富不以易其心既久困諸生籍以高弟將貢于國學其前夕執友賈田祖死君遂不入試而親棺斂以歸之君身短不及中人貌肖樓嗜酒善諧笑至其執心尚義勇于爲人雖賁育不過也乾隆四十五年君成進士注選知縣越四年病卒年五十有一中既與君久要得詳其行誼每覩先哲話言詩書所稱述求之君身則百行備焉嘗與同志數過語古淑人君子見于今日然君居則受侮于家出則不諧于鄉里客于四方游于　京師人或始慕而終棄之其愛而加敬者不十人焉以爲古之道不宜于今今之人不足以知君也然君嘗少壯之日窮餓奔走汲汲無權中歲以後百疾交侵支離骨立未需一命竟隕中身女失所歸子又不肖則非人之所能爲也然後知世之同力以擠君者實順乎天心而莊周氏所稱人之小人天之君子者至于君而其言不驗焉烏乎豈君之命與銘曰

力學修行其職在我曰貧曰疾道無不可生莫我知沒豈賁名銜哀累德以表余情

大清故吳縣儒學教諭蔣君墓碑 并序

君諱汲字俶伯先世籍長洲明洪武中有某者始遷官廳之柘溝至君凡十三世曾祖可聘明掌河南道監察御史巡按浙江國亡遁跡完節以終祖萊　皇翰林院侍讀與河道總督靳輔爭議海口奪官父崇修用人材

群召既見以疾固辭授銅陵縣教諭自君曾祖復遷於縣城君弱冠領鄉舉埒於武陵胡氏剪期恆巡撫甘肅從學甥館是時故撫遠大將軍方貴巡撫爲之盡其力而偏愛於君君卽有求謁再轉則得請於
上當君在道州縣武郊迎長跪因門下白事君儉德晦名教君誦習人事饋問亡所通二族既敗有司迹君於蕪湖推問累旬卒以不坐選吳縣教諭故時居是官者率倚富人爲緣君守官敦樸日與諸生論說經義未嘗詣人東脩之禮非其道不以入諸生媯民財以祀禹於包山既成言於大府君爲議曰禹食於江以甯會稽之廟寶爲命祀禮煩則瀆諸生自有先聖先師不可以侍前古明王之祀由是中止縣爲布政使治屋積材木於學宮君爭之不能得曰吾居其官是不可干也若則惟公所爲卽日以病告歸學政謝究李侍郎久之得其事惜君之去表其行迹下諸學官以爲法君家居篤老三族之禮事弔死而問疾未嘗不在凍黎植躬行晬其容登降折旋終日亡怍多識　朝廷掌故先民德音出辭藹然依於忠信小大傾心虛往質歸鄉人君子莫不歎息以是爲邦家之光人倫之表焉吳君恆日自力寫書燭入則誦其文不中程不止既病惟諷諸經卒之前夕次及禮記中邇誤文求書正之而歿於時年八十六矣是爲乾隆四十一年九月甲午遺命三月而葬不營佛事禮也中之妻於君爲壻甥昔操几杖與接音談炁究平生情瀾不竭顧望嚏嚏悽然身世之託曾不踰歲再經君里已在殯宮永念久要期亡憖負而君之子士宗務求之達官固不具狀謹據所知敘而藏之且繫以辭曰

裔維肇宗三世著節遺訓之資爰張其烈秩秩庠門載瀰哉揚曰食其官曰守其道大木百車閒於弦歌我義不安它人則那杖函玉佩齔容步里洋洋話言充人心耳惟寢惟食惟學與謀屬纊綿綿維誦其休廣川大業鄦山德範既訓既親吾生何憾惟此善人實以天全安其眞宅式告萬年

黃鶴樓銘并序　代畢尚書作

江出峽東至於巴邱沅湘二水入焉又東至於夏口漢水入焉於是西自岷山西南自牂牁南自桂嶺西北自嶓冢五水所經半天下皆滙於是以注於海而江夏黃鵠山當其衝江環其三面再折而後東故地形稱險焉縣因山爲城山之西有磯起於江中石立如植激水逆行恆數里於形爲尤險其上爲樓咸取於山以爲名始自孫吳鄺氏著之齊梁二書益載其跡於後樓之興廢史莫能紀乾隆元年大學士史文靖總督湖廣乃更其制自山以上直立十有八丈其形正方四望如一高壯閎麗稱其山川歷年六十堅密如新其下則水師蒙衝在焉歲以十月都試吳戈犀甲蔽川燿日江以西商旅百貨之所湊道路晝夜行不休著籍戶八百萬公私舟楫列檣成林南北二郊原隰沃衍禾黍彌望無高山深林之蔽符鼓一鳴上下百里若示諸掌姦宄無所匿其跡惟江夏自宋立郢州以來代爲重鎮　國家疆理天下愼固封守常以尚書侍郎領撫其地及司道之所治百城冠蓋四至趨風騁路劇驂輶軒之使不日則月西南際海屬國以百數終王受吏界譯來庭往反
上都皆道於此守土之吏率會於茲樓以飲食之禮親其僚友不降階序而民風稽事育可知也洎夫王臣咨諏行樓靡及古人體委懷柔遠人治官佐民禮賓詔焉邦之大事於是乎咸在外以設險內以綏國地勢猶昔其有達官髦彥登高作賦感物造端可興可觀丹邱羽人雲水栖遊徜徉乎其地均足以發抒文采增成故實況如碑碣文辭以元老在　朝先後序同歲爲衣冠盛事崇　恩紘歷茲纘其武既欣踐於勝地且感遺構乃爲銘曰

猗有神山河惟底柱巨靈爰闢列仙攸處樂哉斯邱曾城之巔上標崇觀下俯大川柱天不傾障江欲迴山增比岳水激成雷都會是程鎮荊控揚光映鳥翎勢吞雲夢西野平八窗洞啟登若馮虛望惟極目來去行水毛人墮城夢有先兆神或不經大別西踞樊口東趨神禹朔德黃武伯圖川逝無停人往不作我紀茲遊思同民樂

漢上琴臺之銘并序　代畢尚書作

自漢陽北出二里有邱焉其廣十畝東對大別左界漢水石陂亘其前月湖周其外方志以爲伯牙鼓琴鍾期聽之蓋在此云居人築館其上名之曰琴臺通津直道來止近郊層軒累榭迴出塵表上多平曠林木翳然水至清淺魚藻交映可以栖遲可以眺望可以泳游無勢幽陂邃之勞靡登高臨深之懼懿彼一邱實具二美桃華漾水秋月春風都人治游曾無曠日夫以夔襄之技溫雪之交一揮五絃爰擅千古深山窮谷之中廣廈細旃之上靈蹤所寄奚專刻舟勝地寫心諒符元賞余少好雅琴粗諳操縵自奉簡書久忘在御弭節夏口假館漢皋覘首同感豪下是繼於以濯足滄浪息陰喬木聽漁父之鼓枻思游女之解佩亦足高謝塵緣希風往哲

何必撫弦動曲乃移我情銘曰
宛彼樂邱於漢之陰二子來游爰迄于今廣川人靜孤館天沈微風永夜虛籟生林泠泠水際時沉遺音三嘆應節如彼賞心朱弦已絕空桑誰撫海憶乘舟嶷思避雨邈已高臺歸然舊楚譬操南音尙懷吾土白雪能歌湘靈停鼓流水高山相望終古

附伯牙事考

漢上伯牙遺蹟方志無稽誠不足道古籍載伯牙事所逮及者琴操有成連方子春呂氏春秋有鍾子期成連方子春無所考呂氏春秋本味篇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高誘注云伯氏牙名或作雅鍾氏期名子通稱悉楚人也又精通篇云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高誘注云鍾姓也子通稱期名也楚人鍾儀之族誘受學於盧尙書立言不苟其時故書雅記存者尙多必有所本期爲鍾儀之族則是世官而脩其業也其知音也固宜又鍾建亦爲樂尹不知與期何別也荀子勸學篇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楊倞注伯牙不知何時人今檢史記魏世家昭釐王十一年當秦昭王四十一年昭王問左右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如耳魏齊孰與孟嘗芒卯賢中旗馮琴而對中旗秦策又作中期而韓非子難勢篇正作鍾期以馮琴事準之則爲鍾子期無疑也昭王十年楚懷王入秦二十九年白起攻楚取郢爲南郡鍾期之自楚入秦固有因也然則伯牙爲楚懷王頃襄王時人明矣列子與鄭子陽同時而湯問亦載其事者劉向謂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怪非君子之言以今考之正他書誤入之駁文也余既銘斯臺因附書於石之陰以告學者

述學外篇

譚瑩玉生覆校

述學補遺

江都 汪中 撰

釋冕服之用

冕服之用自祭祀而外見於經典者凡十有一玉藻玄端而聽朔於南門之外注端當作冕一也哀公問冕而親迎二也周官司服饗射則鷩冕三也四也據注及王義食禮在廟亦當服冕五也覲禮天子袞冕負斧依以朝諸侯六也文王世子冕而總干親在舞位以養老七也祭義天子諸侯爲藉冕而躬秉耒八也司服諸侯之大夫聘于天子弁冕九也夏采王崩以冕服復于太祖十也節服氏袞冕六人朝覲維王之大常諸侯四人服亦如之十一也後之俗儒專以祭服當之誤矣

江都縣榜駁義

江都縣衙前榜二曰績傳董相邑肇荊王中以爲皆誤也自孝景前四年徙汝南王非王江都傳子建元朔二年自殺凡二世三十三年其時并得鄣郡而不得吳有廣陵江都高郵平安宛陵於潛江乘春穀秣陵故鄣句容涇丹陽石城湖孰陵陽蕪湖黝溧陽歙宣城二十一縣爲今揚州太平甯國池州徽州五府通廣德一州江甯府之上元江甯句容高淳溧水鎭江府之溧陽及杭州府之於潛昌化泗州之天長十縣地諸侯相治其國視郡守秩二千石在其上見哀帝紀汲黯傳而江都縣自屬江都國其令自千石至六百石今之江都縣知縣正可當漢之江都令耳地之廣袤尙不及其半若傅之董相是以國爲縣以相爲令其消甚矣荊王劉賈以高帝六年封至十一年爲英布所殺無後其立國至淺賈都于吳漢興以來諸侯年表此地爲其支邑自名廣陵至孝景置江都國

賈死已四十三年江都縣之名前此絕無所見疑郎託始于此時安得以爲肇于賈也二者之云失于不學榜立五年無覺其非者中據史以爲之辨

漢鴈足鐙槃銘釋文

漢銅鴈足鐙槃高今尺三寸七分徑四寸七分銘半環槃背云竟甯元年考工工護爲內者造銅鴈足鐙重三斤十二兩護武嗇夫霸掾廣漢主右丞賞守令尊護工卒史不禁省又一行云中宮內者第二十五下少空又云受內者几篆文五十五重文作二者一（首六字漫漶[?]中拔水觀之乃可辨考下从又作考其誤[?]乃後人妄爲鉤摹不足辨也）鐙故爲江都馬氏物今歸巴慰祖予籍予籍從甥胡唐詠陶雒定其文今具釋之云竟甯元年者元帝建昭六年正月改元即位之十六年也云考工者少府屬官本名考工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臣瓚云冬官爲考工主作器械是也云爲內者造銅鴈足鐙者內者亦少府屬官有令有丞外戚傳許廣漢女平君當爲內者令歐侯氏子婦則內者非奄人也古之燭束薪爲之或執之於手以昏爲燭始見於秦始皇本紀則宜有槃以承之鐙其別也故外戚傳有夜張鐙燭鐘鼎款識所載凡七鐙別出車宮承燭槃是也鐙錠互訓正謂器首之注脂者（徐鼎臣謂錠中置燭故謂之鐙誤矣）故上林榮宮鐙銘上林榮宮銅鴈足鐙下有槃並重六斤是也云重三斤十二兩合權之得二十四兩二錢呂微仲考古圖漢好畤官廚鼎刻曰重九斤一兩今重三斤六兩歐陽永叔集古錄漢谷口銅甬刻曰重四十斤今重十五斤以此鐙校之今六兩當漢一斤有羸有縮皆不盡一疑漢權公私大小非一律也云護武嗇夫霸掾廣漢主右丞賞守令尊者漢制縣有嗇夫職聽訟是謂少吏張釋之傳有虎圈嗇夫外戚傳有暴室嗇夫及此銘之武嗇夫其名雜矣漢官之兼眞拜者有行有領有護有守郎中秩比三百石都水水衡都尉屬官劉向以郎中爲都水使者本傳稱領護三輔都水及遷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則眞矣而所校諸書序皆稱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則護者兼官之名若後世之差遣此武嗇夫乃假吏也霸嗇夫名掾丞令皆考工官吏廣漢賞尊其名也守令亦其未即眞者耳丞之多者佽飛九丞掖庭八丞宦者七丞獨考工不知其數今言主右丞則非一丞矣云護工卒史不禁者不禁卒史名嗇夫掾丞令皆先卑而後尊卒史在令後者以護工別出之云省者漢諸器銘多有之若呂氏春秋之言監工矣云中宮內者第二十五者漢時皇后所居稱中宮益永定宮也漢諸鐙銘多紀其次弟云受內者謂中宮侍御受之內者也金石錄平周金鉦銘云平定五年受圜陰與此同意乾隆四十九年八月晦汪中釋

江淹墓辨

歙之江氏皆祖梁金紫光祿大夫醴陵侯淹以醴陵爲濟陽考城人歲遣人至今考城修墓致祭中以爲誤宋宋書州郡志云晉永嘉大亂幽冀青并兗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過淮亦有過江在晉陵郡界者晉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鑒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晉陵諸縣其徙過江及留在江北者並立僑郡縣以司牧之又云文帝元嘉八年以南徐州治京口割揚州之晉陵兗州之九郡僑在江南者屬焉故南徐州備有徐兗幽冀青并揚七州郡邑其南徐州下有濟陽郡領考城鄄城二縣蕭子顯齊志亦同宋齊二志南徐濟陽郡領考城鄄建武三年省濟陽郡考城度屬魯郡又省鄄城度屬南濮陽齊志又云臨淮以下十二郡並無實土由是言之江氏本貫在今之考城春秋之戴國漢之菑縣齊帝始改今名而醴陵所係之濟陽考城則僑立于今之丹徒縣境二者邈不相涉醴陵卒于天監四年自宋明帝泰始三年失淮北四州今之考城久淪于魏至是已四十二年魏之濟陽始置徐州屬陽夏郡地形志載其建置甚明當醴陵之卒日尋干戈其時壽陽合肥並爲魏土豈深入敵境千里自營窀穸況渡江百族並無反葬故里之事一坏之土不知誰何累百衣冠拜伏流涕眞可謂無妄之禍已

雷州府知府馮君妻三李氏不合葬議

代州諸馮皆族葬自明舉人某考卜於州東北華甲莊至雷州君凡五世爲墓二十有六雷州君凡五取其三皆李再張五戈戈則今固在始取李沒於康熙三十九年葬於四十一年次沒於四十七年葬於五十一年次沒於雍正七年葬於十年皆在祖墓張始生子鄧郡郡乾隆五年雷州宦岷洮道張沒于官所于時華甲莊地盡不可復葬乃假葬於域外之碑堂又十五年雷州卒於其官又十七年始得兆於州北之北岡距三李之沒久者殆六十年近亦四十餘年議將遷而合諸北岡馮氏諸長老皆曰葬久不可知既動損幽虛脫有朽敗其忍使遺蛻露見于天日且魂氣有知往來其合非墓地之所能隔苟爲不然無寧久依於其舅姑而勿播遷以從其夫于是不果遷惟張與雷州同穴其後三年郡客於鄴告中以其事且曰郡三前母皆無出郡兄弟又不逮事而所生母獨從父葬人其謂我何子爲我求諸

禮吾將勒諸窆石之陰中曰以茲所爲求之於禮則固不協不協而爲之辭非中所能雖然奉雷州以附於祖則無其地還三母以就雷州則慮棺之毀是人事之窮非得爲而已者也張之體魄不可卽安于假葬三李下窆歲遠止可仍其眞宅又必至之事非厚薄之差也前世若晉鄭袤先取孫氏蚤亡袤卒繼室曹氏迎孫喪於黎陽合葬唐楚王靈龜前妃閻氏嫁不踰年而夭及靈龜卒妃上官氏爲備禮同葬史皆美其知禮今張既先雷州殁世事非自主無歉於曹與上官又彼誰孤魂無依此則從葬祖塋其事差殊苟欲致其無已之情則猶有二焉使華甲莊墓域之外有地可拓異日以一孫及孫婦從於三李準諸卒哭班祔之文以定公墓昭穆之次女尸異姓祔道所馮非親而祔示不遐棄喪服小記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注親者謂舅所生斯亡於禮者之禮也古之事亡惟重廟祀享諸野外於禮不經馮氏四時家祭人各立主則張不先三李而食其分固自秩矣若以拜墓之典有舉莫廢則祭雷州成禮卽馳祭三李之墓然後還祭于張同日異日視道之遠近以是爲先後之序焉則夫夫妻子母之心尚亦変慰哉雖然私議刻諸石非古也附之譜記待後世達者其可爾江都縣附生[illegible]汪中謹議

狐父之盜頌 幷序

列子說符篇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于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餔之三餔而後能視有感其事因作此頌

狐父之盜厥名曰丘飽食而嬉稅于道周東方有人惟爰旌目貿貿然來旣餓而踣於時子盜盱睢睘顧匪我昏婣匪我舊故喈然七尺形在神奄竊息接爲飢火方炎致此非我哀爾無鑿左挈壺餐右執方匜得之則生失之則死貌爾一餐倏爲人兒也乃下士曾無可依惟盜餔我悲我兒彼盜之食於何乃得外御國門內竊宋寶大猳支豢客是御兩行常刑在死不赦惟得之艱致忘其身旣澌旣狀以濟路人舍之何咎救之何報悲心內激直行無撓吁嗟子盜孰如其仁用子之道薄夫可敦悠悠溥溥相遇以天孰爲盜者吾將訊焉

弔黃祖文 幷序

往尋禰生遺事慨焉其榮遇故北海忘年而下交竟陵既足而請命懿彼兩賢是云死友固無得而稱矣若夫孟德威振天下屈意于狂夫之言劉表坐談西伯忍恥于細人之讒喞世荷樂與人同情焉若有天相焉卽其遭命江夏終隕國寶後之君子撫懷舊之想悼生才之難莫不扼腕斗筲傷心五百然觀衡爲黃祖作書輕重疏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欲言則猶有賞音之遇也夫杯酒失意白刃相讐人情所極有至于臨文激發動色相咨作帶爲誠歎若親戚其神懷遺識豈可望之今世士大夫哉雖枉天年竟獲知己嗟乎禰生可以不恨余束髮依人蹉跎白紛遠于長大幾更十主何嘗不賦鸚鵡于廣筵誄豐碑于道左而醉飽過差同其猖狹飛辨騁辭未聞心賞其于黃祖蓋猶得其惡而遺其善焉古有三疾今也則亡論者不察猥使祖于千載之下獨受惡名斯事之不平者也用述斯篇詔求雪往其辭曰

歲在單閼兮四月幾望有士失職兮獨居悄悅世既莫吾知兮將託于古之人泝漢江以通誠兮遠弔府君背夏日之高會兮方虎視而自威何死公之等道兮適衆學子曰衣彼厥其生兮子喪其名嗟須臾之不忍兮遂雨散而俱傾固凶德之交信兮豈九天之可正惟人世之不齊兮孰富詩而貧天視周鼎而自迷兮秦康瓠以爲寶子吹竽則信工兮固君王之不好緊夫子之識眞兮又違心而不欺由執手之款言兮曰白首以爲期感斯情之信厚兮恨不與之同時苟吾生得一遇兮雖報以死而何辭惟夫子之毅士兮世相戒以畏途歷千祀而蒙詬兮亦足以儆其墮節壹惠以爲名兮猶將傚兮之人以所無重曰鳳皇蚍龍不可紲兮彼九州身安晉兮願得君子終焉事兮庶保元吉沒吾世兮

荀卿子通論

荀卿之學出於孔氏而尤有功於諸經經典敘錄毛詩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閒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故訓傳于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由是言之毛詩荀卿子之傳也漢書楚元王交傳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同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鹽鐵論云包邱子與李斯俱事荀卿（包邱子卽浮邱伯）劉向敘云浮邱伯受業爲名儒漢書儒林傳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邱伯受詩又云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邱江公盡能傳之由是言之魯詩荀卿子之傳也韓詩之存者外傳而已其引荀卿子以說詩者四十有四由是言之韓詩荀卿子之別子也經典敘錄云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

虞卿卿傳同郡荀卿名況況傳武威（武威據史記張丞相傳當作陽武）張蒼蒼傳洛陽賈誼由是言之左氏春秋荀卿子之傳也儒林傳云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于魯申公傳子至孫爲博士由是言之穀梁春秋荀卿子之傳也荀卿所學本長于禮儒林傳云東海蘭陵孟卿善爲禮春秋授后蒼疏廣劉向敘云蘭陵多善爲學蓋以荀卿也長老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爲卿蓋以法荀卿又二戴禮並傳自孟卿大戴曾子立事篇載修身大略二篇文小戴樂記三年問鄉飲酒義篇載禮論樂論篇文由是言之曲臺之禮荀卿之支與餘裔也蓋自七十子之徒既沒漢諸儒未興中更戰國暴秦之亂六藝之傳賴以不絕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傳之其揆一也故其說霸降逆女與毛同義禮論大略二篇穀梁義具在又解蔽篇說卷耳儒效篇說風雅頌大略篇說魚麗國風好色並先師之遺與又大略篇春秋賢穆公善胥命則爲公羊春秋之學楚元王交本學於浮邱伯故劉向傳魯詩穀梁春秋劉歆治毛詩左氏春秋董仲舒治公羊春秋故作書美荀卿其學皆有所本劉向又稱荀卿善爲易其義亦見非相大略二篇蓋荀卿於諸經無不通而古籍闕亡其授受不可盡知矣史記載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於荀卿則未詳焉今考其書始於勸學終於堯問（劉向所編堯問第三十其下仍有君子賦二篇然堯問末附荀卿弟子之詞則爲末篇無疑篇以楊倞改訂爲是）篇次實仿論語六藝論云論語子夏仲弓合撰風俗通云穀梁爲子夏門人而非相非十二子儒效三篇每以仲尼子弓並稱子弓之爲仲弓猶子路之爲季路知荀卿之學實出於子夏仲弓也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堯問五篇雜記孔子及諸弟子言行

蓋據其平日之聞於師友者亦由淵源所漸傳習有素而然也故曰荀卿之學出於孔氏而尤有功於諸經

韓詩外傳客有說春申君者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皆兼天下今孫子天下之賢人也君藉之百里之勢臣竊以爲不便于君若何春申君曰善于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而之趙趙以爲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齊强而魯弱由是觀之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善其國未嘗不安也今孫子天下之賢人何爲辭而去春申君又云善于是使請孫子孫子僞喜（戰國策作爲書）謝之曰鄙語曰厲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也此爲劫殺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放無術法以知姦卽大臣以專斷圖私以禁誅於己也故舍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善故春秋之志曰楚王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疾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而殺之因自立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率其羣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又不許莊公走出踰于外牆射中其股遂殺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于沙邱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湣王之筋而懸之於廟梁宿昔而殺之夫厲雖癰腫痂疕上比遠世未至絞頸射股也下比近世未至擢筋餓死也由是觀之厲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璇玉瑤珠不知珮雜布與錦不知異閭娵子都莫之媒嫫母力父是之喜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乎上天曷維其同詩曰上帝甚慆無自瘵焉按春申君請孫子孫子荅書或去或就曾不一言而泛引前世劫殺死亡

之事未知其意何屬且靈王雖無道固楚之先君也豈宜向其臣子斥言其罪不知何人鑿空爲此韓嬰誤以說詩劉向不察采入國策其敘荀子新書又載之斯失之矣此書自厲憐王以下乃韓非子姦劫弑臣篇文其言刻覈舞知以御人固非之本志其賦詞乃荀子佹詩之小歌見於賦篇由二書雜采成篇故文義前後不屬幸本書具在其妄不難破爾孫卿自爲蘭陵令逮春申之死凡十八年其閒實未嘗適趙亦無以荀卿爲上卿之事本傳稱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詩外傳國策所載或說春申君之詞卽因此以爲緣飾周秦閒記載若是者多矣至引事說詩韓嬰書之成例國策載其文而不去其詩此故奏之葛襲也

今本荀子二十卷元時槧本題云唐大理評事楊倞注一本題云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事實無可考新唐書藝文志以倞爲楊汝士子而宰相世系表則載汝士三子一名知溫一名知遠一名知至無名倞者表志同出一手何以互異若此古刻叢抄載唐故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蔚州諸軍事行蔚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馬公墓志銘其文則楊倞所作題云朝請大夫使持節汾州諸軍事守汾州刺史楊倞撰結銜校荀子加詳其書馬公卒葬年月云以會昌四年三月十日卒以其年七月十日葬據此則楊倞爲唐武宗時人

荀卿子年表

趙	齊	秦	楚	本書列傳
惠文王元年	湣王二十六年	昭王九年	頃襄王元年	

以公子勝爲相封平原君				
二年	二十七年	十年	二年	
三年	二十八年	十一年	三年	
			懷王卒於秦秦歸其喪	
四年	二十九年	十二年	四年	
五年	三十年	十三年	五年	
六年	三十一年	十四年	六年	
七年	三十二年	十五年	七年	
			迎婦於秦秦楚復平	
八年	三十三年	十六年	八年	
九年	三十四年	十七年	九年	
十年	三十五年	十八年	十年	
十一年	三十六年	十九年	十一年	
十二年	三十七年	二十年	十二年	
十三年	三十八年	二十一年	十三年	
	滅宋			王伯篇齊湣用彊齊中足以壞宋
十四年	三十九年	二十二年	十四年	
			與秦昭王好會於宛結和親	
十五年	四十年	二十三年	十五年	
	燕秦趙魏樂毅破我濟上王走莒			仲尼篇湣王毀於五國
				王伯篇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身死國亡爲天下大戮
十六年	襄王元年	二十四年	十六年	
			與秦昭王好會於鄢秋復會於穰	列傳齊襄王時荀卿最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
十七年	二年	二十五年	十七年	

十八年	三年	二十六年	十八年	
十九年	四年	二十七年	十九年	
			秦伐我割上庸漢北地予秦	
二十年	五年	二十八年	二十年	
	田單殺燕騎劫			議兵篇齊之田單世俗所謂善用兵者 燕能并齊而不能凝也故田單奪之
二十一年	六年	二十九年	二十一年	
			秦拔我郢燒夷陵王東保於陳	議兵篇秦師至而鄢郢舉若振槁然
二十二年	七年	三十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八年	三十一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九年	三十二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十年	三十三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十一年	三十四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十二年	三十五年	二十七年	
			復與秦平入太子爲質於秦	彊國篇今楚父死焉至是乃使讎人役也
				仲尼篇楚六千里而爲讎人役
二十八年	十三年	三十六年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十四年	三十七年	二十九年	
三十年	十五年	三十八年	三十年	
三十一年	十六年	三十九年	三十一年	
三十二年	十七年	四十年	三十二年	
三十三年	十八年	四十一年	三十三年	儒效篇載秦昭王與荀卿問之語
		拜范雎爲相封以應號爲應侯		彊國篇載應侯

				與荀卿問答之語
孝成王元年	十九年	四十二年	三十四年	
秦拔趙三城平原君相				議兵篇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又秦四世有勝又李斯問孫卿子曰秦四世有勝首謂孝公至昭王
二年	王建元年	四十三年	三十五年	
三年	二年	四十四年	三十六年	
四年	三年	四十五年	考烈王元年	
			春申君爲相	
五年	四年	四十六年	二年	
六年	五年	四十七年	三年	
七年	六年	四十八年	四年	
八年	七年	四十九年	五年	
九年	八年	五十年	六年	
秦圍邯鄲魏信陵君奪晉鄙兵平原君求救於楚楚使春申君與魏救趙卻秦存邯鄲			楚世家六年秦圍邯鄲趙告急於楚楚遣將軍景陽救趙七年至新中秦兵去 春申君傳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 案六年圍邯鄲傳作五年誤	議兵篇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足而趨趙趙不能凝也故秦奪之 臣道篇平原君之於趙也可謂輔矣信陵君之於魏也可謂拂矣又爭然後善戾然後功出死無私致忠而公夫是之謂通忠之順信陵君似之矣
十年	九年	五十一年	七年	
秦兵罷				
十一年	十年	五十二年	八年	
			以荀卿爲蘭陵令	列傳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

十二年	十一年	五十三年	九年	死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
			徙于鉅陽	
十三年	十二年	五十四年	十年	
十四年	十三年	五十五年	十一年	
十五年	十四年	五十六年	十二年	
平原君卒				
		孝文王元年		
		莊襄王元年		
		秦本紀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莊襄王立		
十六年	十五年	二年	十三年	
十七年	十六年	三年	十四年	
十八年	十七年	始皇元年	十五年	
			春申君徙封于吳	
十九年	十八年	二年	十六年	
				李斯列傳斯辭荀卿西入秦會莊襄王卒乃求爲秦相呂不韋舍人
二十年	十九年	三年	十七年	
二十一年	二十年	四年	十八年	
悼襄王元年	二十一年	五年	十九年	
二年	二十二年	六年	二十年	
三年	二十三年	七年	二十一年	
四年	二十四年	八年	二十二年	
			王東徙壽春	
五年	二十五年	九年	二十三年	
六年	二十六年	十年	二十四年	
七年	二十七年	十一年	二十五年	
			李園殺春申君	列傳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列著數萬言卒葬蘭陵

謹據本書及史記劉向敘效定其文曰荀子趙人名況年五十始游學來齊則當湣王之季故傳云田駢之屬皆已死也又云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益復國之後康莊舊人惟卿在也襄王之十八年當秦昭王四十一年秦封范雎爲應侯儒效彊國篇有昭王應侯答問則自齊襄王十八年以後荀卿去齊游秦也其明年趙孝成王元年本書荀卿與臨武君議兵趙孝成王前則荀子入秦不遇復歸趙也後十一年當齊王建十年爲楚考烈王八年楚相黃歇以荀卿爲蘭陵令本傳云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則當王建初年荀卿復自趙來齊故曰三爲祭酒是時春申君封于淮北蘭陵乃其屬邑故以卿爲令後八年春申君徙封于吳而荀卿爲令如故又十二年考烈王卒李園殺春申君盡滅其族本傳云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荀卿之卒不知何年堯問篇云孫卿迫于亂世鰌于嚴刑上無賢主下遇暴秦鹽鐵論毀學篇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爲之不食覩其罹不測之禍也據李斯傳斯之相在秦并天下之後距春申君之死十八年距齊湣王之死六十四年是時荀卿蓋百餘歲矣荀卿生于趙游于齊嘗一入秦而仕于楚卒葬于楚故以四國爲經託始于趙惠文王楚頃襄王之元終于春申君之死凡六十年庶論世之君子得其梗概云爾

劉向敘錄卿以齊宣王時來游稷下後仕楚春申君死而卿廢史記六國年表載春申君之死上距宣王之末凡八十七年史記稱卿年五十始游齊則春申君死之年卿年當一百三十七矣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謂史記所云年五十爲年十五之譌然顏之推家訓勉學篇荀卿五十始來游學之推所見史記古本已如此未可遽以爲譌字也且漢之張蒼唐之曹憲皆百有餘歲何獨於卿而疑之

荀子歸趙疑當孝成王九年十年時故臣道篇亟稱平原信陵之功是時信陵故在趙也以信陵君之好士得之於毛公薛公而失之于荀卿惜夫

韓非子難四篇燕王噲賢子之而非荀卿故身死爲僇荀子游燕在游齊之前事僅見此

本書彊國篇荀子說齊相國曰今巨楚縣吾前大燕鰌吾後勁魏鉤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繩楚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是一國作謀三國必起而乘我如是則齊必斷而爲四三國若假城耳其言正當湣王之世湣王再攻破燕魏留楚太子橫以割下東國故荀卿爲是言其後五國伐齊燕入臨菑楚魏共取淮北卒如荀卿言荀子之爲齊與樂毅之爲燕謀伐齊所見正同豈可謂儒者無益於人國乎此齊相爲薛公田文故曰相國上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王伯篇云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齊湣薛公是也荀卿之爲是言者疾田文之不能用士也

大學平義

大學其文平正無疵與坊記表記緇衣伯仲爲七十子

後學者所記于孔氏爲支流餘裔師師相傳不言出自曾子視曾子問曾子立事諸篇非其倫也宋世禪學盛行士君子入之既深遂以被諸孔子是故求之經典惟大學之格物致知可與傳合而未能暢其旨也一以爲誤一以爲缺舉平日之所心得著之于書以爲本義固然然後欲俯則俯欲仰則仰而莫之違矣習非勝是一國皆狂卽有特識之士發藉于心止于更定其文以與之爭則亦不思之過也誠知其爲儒家之緒言記禮者之通論孔門設教初未嘗以爲至德要道而使人必出于其途則無能置其口矣

周秦古書凡一篇述數事則必先詳其目而後備言之其在逸周書管子韓非子至多本書祭統之十倫孔子閒居之五至三無皆是也今定爲經傳以爲二人之辭而首末相應實出一口殆非所以解經也意者不託之孔子則其道不尊而中引曾子則又不便乎事必如是而後安爾

門人記孔子之言必稱子曰子言之孔子曰夫子之言曰以顯之今大學不著何人之言以爲孔子義無所據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明乎教非一術必因乎其人也其見論語者問仁問政所荅無一同者聞斯行諸判然相反此其所以爲孔子孔氏不然也宋儒旣藉大學以行其說慮其孤立無輔則牽引中庸以配之然曾子受業于孔門而子思則其孫也今以次于論語之前無乃傎乎蓋欲其說先入乎人心使之合同而化然後變易孔氏之義而莫之非所以善用其術而名分不能顧也

大清故國子監生　贈句容縣儒學教諭孫君墓銘幷序

君諱枝生字一鳳先世定遠人明樂安郡公興祖弟子濠梁衞指揮使繼達賜宅常州遂籍武進武進孫氏凡二侯三指揮使傳十餘世與明終始登庶司者又百餘人而尙書愼行以清節碩德著名四朝故世爲望宗君曾祖徐封翰林院檢討祖自儀桂陽州同知封翰林院編修父謙禮部主客司郎中君生十餘歲兄鳳飛官恩承州吏目君從之官所義寧縣知縣許建者宜興人無子有一女以君爲贅壻生子勷君念門戶中衰二親棄養一身遠依外家非學無以自立由是下帷誦習靡有晨夜體素清羸遂遘疾以卒是爲雍正九年四月壬子春秋二十有六踰年義寧君亦歿君妻許攜子奉二柩以歸各祔於其先塋爲父立後而身歸武進以奉孫氏其敎勷嚴而有法勷舉順天鄉試官句容教諭贈君以其官勷事母孝謹喜交友彊直有氣尤達於政事三子皆材曰星衍星衡星衢星衍通小學最善爲文亦舉於鄉君童年遠客以諸生早終故行迹不傳於世而苦節可貞克昌厥後卒以成君之志則君之內刑于妻下施於孫子者可知也君葬武進某原後五十四年星衍使其友汪中爲之銘其詞曰

樂安桓桓官有世功門祚中衰疇亢其宗猗彼文孫心長命促鼓篋方誦帷堂已哭有瘞其孤褎衣在抱越嶺浮湘翩翩丹旐合葬孔瘁二世其昌君體有胙君爲不亡封土延陵實堅實好立石旌事宗公之表

修禊敍跋尾

晉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琅琊王羲之修禊敍定武石刻五字不損本乾隆五十年八月江都汪中審定題字

今體隸書以右軍爲第一右軍書以修禊序爲第一修禊敍以定武本爲第一世所存定武本以此爲第一在于四累之上故天下古今無二

修禊敍別本至多理宗所集游氏所藏不可得見無以定其甲乙今之行世者穎上筆致翩翩翩若雲中之鶴故爲別調亦具本色若東陽國學二本俱定武適嗣而各有其一體東陽淸勁過是則其失也峻開皇僞體是也國學秀朗過是則其失也媚吳興臨本是也孔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持是以論書吾於定武石刻見之

敍中塗改諸字此刻若因寄所託因字向之二字冥可二字悲夫夫字斯文文字皆先書他字而後改之筆迹宛然其翻刻定武本及別本所刻皆不爾故知定武是從右軍眞蹟上石也然中雖能鑑古使不見定武眞刻亦何從知之此非人力所能爲也

定武石刻出自歐陽率更若以爲率更所書者中嘗疑焉太宗之於此敍愛之如此其篤也得之如此其難也既欲壽諸貞石嘉彼士林乃舍右軍之眞蹟用率更之臨本譬之叔敖當國優孟受封中郎在朝虎賁接席殆不然矣後見何延之蘭亭始末記云帝得帖命馮承素韓道政等各搨數本賜太子諸王一時能書如歐虞褚諸公皆臨搨相倘劉餗嘉話錄云蘭亭敍武德四年入秦府貞觀十年始搨以分賜近臣何子楚跋云唐太宗詔供奉臨蘭亭敍惟率更令歐陽詢自搨之本奪眞勒石留之禁中然後知定武本乃率更響搨而非其手書于是前疑始釋古稱石刻之佳者曰下眞蹟一等此則以右軍之眞蹟太宗之元鑒率更之絕藝盛事參會于

載一時雖山陰暢敘興到再書昭陵繭紙入間復出何以過之自宋以來士大夫萬金巧購性命可輕且有以也

往見宋晉陽姜氏禊帖偏旁攷正焉笑之卽如此本正猶青天白日奴隸皆見何事取驗偏旁然後知爲定武眞本設有作僞者依姜氏之言而爲之又何以待之然則弇合于姜氏者所謂貴耳賤目者也姜氏固季成所見善者機也

古碑鐫刻之工以昭陵爲最此刻亦然轉折鋒稜絲豪俱備自貞觀至慶歷凡四百年如前三行及一死生一字之類雖日就刓敝然其存者一點一畫精神煥發如新脫手與太學石鼓正同非徒碑師之良卽其石亦美材也昔班孟堅論孝宣之治至于器械工巧元成以來鮮能及之吾于此刻亦以知貞觀文物之盛已

右軍書不名一體十七帖中吾服食久旦夕都邑二帖絕似率更書正率更書所自出也唐書文苑傳稱率更本學王羲之書可謂高識此必柳芳與兢之舊文宋子京承用之爾世人不識右軍書見定武修禊敘結體似似率更遂以爲率更所書則誤矣

褚河南書學故與率更抗行今穎上本之行世者尙是覆刻王澍給事有元拓一本給事細書跋尾凡十有六家證鑒定均極精審今歸巴慰祖舍人中曾見之誠絕世之寶也然比于定武本正如婢見夫人以此知定武非率更書也董尙書書法輕纖于定武風力未能學步乃謂穎上本在定武之上晉鄰詩云難將一人手掩盡天下目請爲尙書誦之

晉文趙文學魏江編修德量皆深于金石之學文學語編修云南北朝至初唐碑刻之存于世者往往有隸書遺意至開元以後始純乎今體右軍雖變隸書不應古法盡亡今行世諸刻若非唐人臨本則傳摹失眞也編修以論中中歎文學精鑒爲不可及也然中往見吳門繆氏所藏淳化帖弟六弟七弟八三卷點畫波磔皆帶隸法與別刻迥殊此本亦然如固知固字向之二字古人云云字悲夫夫字斯文文字政與魏始平公造像記梁吳平侯神道石柱絕相似因歎前賢遺翰多爲俗刻所汨沒而不見定武眞本終不可與論右軍之書也

中年十四五卽喜蓄金石文字數十年來所積遂多屬有天幸每得善本惟修禊敘未嘗留意以爲不得定武本則他刻不足稱也而祖刻畢世難遇無望之想固無益爾今年夏有人持書畫數種求市是刻在焉裝潢潦草無題跋印識而紙墨神采如新遂買得之念此紙之留于天壤間者將八百年中間凡更幾人曾無豪髮之損固云神物護持然使其有一二好古識眞之士爲之表章重以錦褾玉軸之飾則當價重連城爲大力者所據余又安能有之物之顯晦遇合誠有數歟

趙承旨得獨孤長老本爲至大三年承旨年五十有七其本乃五字已損者中生承旨後五百年聲名物力百不及承旨今年四十有二而所得乃五字未損者中于文章學問碑版三者之福所享已多天道忌盈人貴知足故于科名仕宦泊然無營誠自知稟受有分爾

江都縣學增廣生員先考靈表

唐忠武將軍華之裔緜于歙當宋嘉祐中有承淸者居縣西之古唐至君凡二十五世君諱一元字兆初高祖曰文耀餘姚縣知縣有惠政沒而配食於社曾祖曰應

健圩於鄭董得其書法祖曰鎬京工詩喜篆搢名人通士多所交接始遷江都父曰良澤善刻印人尤長者自君以上數世咸負異材擅文藝而不顯君母晉孺人懷君七月病作而免無乳以酒哺之故既長而弱孺人獨愛憐焉十歲猶傅面搯膝上家宿貧孺人躬井臼恆使世叔父佐其勞不以任君然君事二親尤順於其志親沒四時之食苟未祭不敢嘗隸學官二十年矜名負氣含窮文敎學不以食淵靜好書星歷卜筮聲樂皆究其微嘗使中握粟一溢君以箸畫几算之卽得其數用時蝕法所逆推凡十餘年與臺官皆密合君卒吾母禊其蘋說於乾隆十四年四月君實以是月卒蓋以數知之也中生凡七歲寢息嬉遊未嘗不在君側會文弔喪咸置于抱一食不甘輒囷閔不自得鄉黨僚友莫不異之迨君卽世然後知君子中父子之恩至深而爲日至淺故汲汲用之惟恐其不盡卽君亦莫能解于心也君遺書三簏朱墨遍其上所手書又一篋年饑家室流散並亡佚遂無以知君所學君立身行道撫槪幽明天既嗇之以位與年並其言論文采不傳于後世蓋依古以來士之懷道而不遇者以君爲窮焉君之卒年四十有二葬縣北大儀鄉葉家橋祔祖父母之右子二中選拔貢生二庚殤女二適黃墾畢合孫喜孫後三十有八年吾母將葬於是撫君之遺事流涕而書之石曰

粵有君子晢而上僂雅步嶷然君子之守宜矣與言希接世務學殖行修名過不副棲遲下里冥沒中壽百世之藏尙其撫杇

先母鄒孺人靈表

母諱維貞先世無錫人明末遷江都凡七支其六皆絕

故亡其譜系父處士君鎬母張孺人處士授學於家母
暇日於屏後聽之由是塾中諸書皆成誦張孺人蚤沒
處士衰耗母盡心奉養撫二弟有恩家事以治及歸於
汪汪故貧先君子始爲贅壻世父將鬻其宅先王無所
置母曰焉有爲人婦不事舅姑者請於處士君鬻宅奉
焉已而世叔父皆入貲來同爨先君子羸病不治生母
生子女各二室無童婢飲食衣履咸取具一身月中不
寢者恆過半先君子下世世叔父益貧久之散去母教
女弟子數人且縫屨以爲食猶思與子女相保直歲大
饑乃蕩然無所託命矣再徙北城所居止三席地其左
無壁覆之以苫日常使姊守舍攜中及妹傫然匄於親
故卒日不得一食歸則藉藁於地每冬夜號寒母子相
擁不自意全濟比見晨光則欣然有生望爲迫中入學
宮游藝四方稍致甘旨之養母百病交攻餘歷歲年竟
致不起嗚呼痛哉母忠質慈祥生平無妄言接下以恩
多所顧念方中幼時三族無見卹者母九死流離撫其
遺孤至於成立母稟氣素強不近醫藥計母生七十有
六年少苦操勞中苦饑乏老苦疾疢重以天屬之乖人
事之遷變蓋終其身尠一日之歡焉論其摧剝金石可
銷況于血氣故吾母雖以中壽告終不得謂其天年之
止于是也嗚乎生我之恩從之死之戚人所同也家獲再
造而積苦以隕身行路傷之況在人子嗚呼痛哉以乾
隆五十二年七月辛丑朔卒明年三月戊寅合葬於先
君子之墓其哀子中泣血爲之表曰
嗚呼汪氏節母此焉其墓更百苦以保其後後之人尚
保其封樹

畢尚書母張太夫人祠祠之銘并序

惟乾隆四十五年
天子省方南土鎭洋畢尚書時居母張太夫人憂在里
門蒙　召見於　行在具陳畢門早孤母故名家女有
文學諸經多其口授且養且教至於成人凡今之得以
受　恩陳力者皆母氏之賜
上動容稱善嘉太夫人之懿節能勤鬻其子爲國之楨
用是　手書旌之以成尚書稱善揚名之志其文凡四
曰經訓克家史臣具書於策求忠錫類以爲美談而國
人皆稱願焉曰幸哉有子如此可謂孝已初尚書以太
夫人命居吳縣西之靈巖閉門誦習歲且十稔及茲拜
　命乃推本成學簽名之所由爰闢舊館築樓以奉
御書其西爲祠其太夫人祀事既成命中銘其麗牲之
石中惟古者爵有德而祿有功其策命之詞必稱其祖
父以明世澤爾勞之美所命北面再拜稽首受書以歸
而舍奠于其廟作彝器以論譔其先祖之德善功烈勳
勞慶賞聲名列于天下及其車服戈帶之賜并著於銘
祀其先祖以對揚天子丕揚休命而俾子孫萬年永寶
用享尚書本曰休寧既循其宗法以祀先世祖考文緣
魯頌閟宮別祀姜嫄春秋仲子考宮之義爲是祠以榮
　君之命而昭太夫人之德祭之以禮是謂之孝於法
宜銘太夫人世居吳縣邱江縣知縣　誥贈中憲大夫
分巡雲南迤西道諱某之女　誥贈榮祿大夫兵部侍
郎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撫河南兼提督軍門諱鏞之
室尚書始巡撫陝西之三年太夫人卒于官所春秋七
十有八子三長卽尚書次員外瀧次知縣某凡官閥言
行皆載於墓碑故不備書銘曰
緬彼江河其出有源族姓將興必閈其先畢氏之東時
維弱宗有𤔡諸孤時撫於翁猗嗟女師蚤明詩禮言德
其家言訓其子若古有教尊宗上庠嗟我師氏楨經北
堂維春維夏是誦是弦有子而材居用勿遷地道無成
內言不出是以克家其占大吉仲氏高蹈金玉爾音孝
興賢能中陽鳴琴顯允尚書揚于　王庭庇我羣生四
國是正
天子曰咨女維淑愼子有股肱宜女之訓訓行於子功
被於世國脊其實民食其利奕奕靈山有松有柏寢成
孔安維神其宅太湖淪瀾大波如舞感彼寒泉與言勞
苦嘉薦維時籩豆靜修來食來游永我春秋
君則有恩母則有教施于孫子維以興孝秋秩魚軒有
來周道循彼南陔載言載笑家室既寧福祿既成百年
有期以哀以榮

呂氏春秋序代畢尚書作

呂氏春秋世無善本余向所藏皆明時刻循覽既久輒
有所是正于時嘉善謝侍郎仁和盧學士並好是書及
同學諸君各有校本爰輯爲一編而屬學士刻之既成
爲之序曰周官失其職而諸子之學以興各擇一術以
明其學莫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及比而同之則仁之
與義敬之與和猶水火之相反也最後呂氏春秋出則
諸子之說兼有之故勸學尊師誣徒一作誣役善學一作用眾四
篇皆教學之方與學記表裏大樂侈樂適音一作和樂古樂
音律音初制樂皆論樂藝文志言劉向校書別得樂記
二十三篇今樂記有其一篇而其他篇名載在別錄者
惟見于正義所引按本書適音篇樂記載之疑劉向所
得亦有采及諸子同于河閒獻王者凡此諸篇則六藝
之遺文也十二紀發明明堂禮則明堂陰陽之學也貫

生情欲盡數審分君守五篇尙淸淨養生之術則道家流也蕩兵一作偶兵振亂禁塞懷寵論威簡選決勝愛士七篇皆論兵則兵權謀形勢二家也上農任地辨土三篇皆農桑樹藝之事則農家者流也其有牴牾者振亂禁塞大樂三篇以墨子非攻救守及非樂爲過而當染篇全取墨子應言篇司馬喜事則深重墨氏之學甚者吳起之去西河長見觀表二篇一事兩見惟有始覽所謂解見其書者于本書能觀其會通爾司馬遷謂不韋使其客人人著所聞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然則是書之成不出于一人之手故不名一家之學而爲後世修文御覽華林徧略之所託始藝文志列之雜家良有以也然其所采摭今見于周漢諸書者十不及三四其餘則本書已亡而先哲之話言前古之佚事賴此以傳于後世其善者可以勸其不善者可以懲焉亦有閭里小智一意釆奇調與旨可喜可觀庶幾乎立言不朽者矣其文字異同已注于篇中兹不復及故序其著書之意以質之諸君子幸正教之

江陵萬城堤鐵牛銘并序　代

乾隆五十三年六月江陵水溢
皇帝命大學士誠謀英勇公阿桂湖廣總督畢沅大築萬城堤以爲之防且鑄鐵牛九以鎭之既成銘曰
鉅防礬礬既築既樓有牛馮焉嶷然大件西峽委波雲奔山動
帝制五材以神其用相爾欣報實秉金精奉
天明威以肅百靈罔象陽侯盱睢卻顧雷淵九回安流東注夏后道江雲夢既陂鑄鼎知姦百物是宜稷穰我
皇明德同美績禹成功南國之紀

亳州渦水堤銘并序　代亳州知州今任鳳陽府知府儀徵江恂作

乾隆四十三年河決儀封考城由渦以注於淮亳州首受其水田廬城郭蕩焉踰年水宿不去於時儀徵江恂待罪是土乃集其僚佐士庶謀曰州之域西至於鹿邑東至於蒙城渦貫其中若帶然自城以外爲保八十有一而在渦南者五十有二是其地於三垂爲大且州治在焉渦之北方彌爲河恃渦以洩之是不可防也今立堤於渦陰水循堤而東西南之田可得而食水涸而土沃其收自倍水北之人得貸以養十萬之衆安坐而仰食將不可繼任之以事無攘奪之憂無離散之苦水不壞城北關之外商旅百貨之所湊河復故道留堤以爲郭設險重閉市里不恐是有五利焉則皆曰善二月之吉天地和調日中而丞土墳而剛時以興事可以經遠版幹畚築丈獵處其事大下小上敬仲作其功地防理孫匠人因其勢游波寬緩待詔陳其策監于成憲則罔有繇役不踰時是曰如志其廣四丈外綱半之以其綱爲之崇東自支家林至季家灣西自草寺至河礓溜隨水委宛長千五百八十丈越月水復大至浸及堤之半邑以安堵南境大穫畢州食之不能謀於是亳人熙然知堤之利也年穀順成衆偫而辦坊與水府是視是經營室昏正乃圖後功自河經溜爲堤西抵楊家橋接於鹿邑長五千三百九十丈盡亳之竟與渦爲縈廣與崇皆視前堤富術其居貧利其食是故任力而不勞施財而不費後雖有水患亳勿與知焉惟
天子惠保庶民恤然若將不及自河始災出入二載所振貸以大萬計封疆之吏奉宣　德意無敢不共而恂展布其四體大懼隕越以速官刑寄水之始至輒假便

宜發衆與俗以急民命大府矜容曰有旨督東堤既成據以入告　勤民能事之褒宣於　王言明年　省方南國崇　恩召見曾不浹月連擢右職遂乘方面撫望之禰悅於非據既將去是州遂爲文紀其功日財用道邇基址以告亳之民與後之守是土者而係之以銘其辭曰

河水洋洋溢於南土哀我殫人逃死何所集于中澤離彼蘋野閔茲渦雁厥匪兕虎爰爲大防以固吾圉百堵既興式歌且舞受誠兄兟應我鼛鼓抱若弓輪磬折參伍明神相之於渦之浦是涸是泐長我禾黍官不失職厥爲民母歲埤增之有楊是樹民得其饒以生以聚用刻此詞傳緒厥後

釋印

黃山民治地獲銅印二外貫內方圍某寸徑某寸文曰管軍萬戶府印其背曰中書禮部監造一印同一治平三年月一太平三年月江都汪中釋之曰漢之軍以言乎一營也唐之軍以言乎一道也宋之軍以言乎一州也元則之軍以言乎一人也管軍者元諸路號也萬戶府元官有上萬戶府管軍七千之上達魯花赤一員萬戶一員俱正三品副萬戶一員從三品中萬戶府管軍五千之上達魯花赤一員萬戶一員俱從三品副萬戶一員正四品下萬戶府管軍三千之上達魯花赤一員萬戶一員俱從三品副萬戶一員從四品其官皆世襲有功則升之明之諸衛實仿其法其崇古諸路及屯田砲手萬戶府名號至多則隸樞密院御史臺領中書禮部者元制也禮部尚書省屬官元世尙書省凡三置三罷而中書省終元世如故故禮部屬于中書也曰治平

三年者羅田人徐壽煇據蘄水爲都國號天完僭稱皇帝改元治平其三年當至正之十三年歲在丙戌也元諸帝及僭僞諸國無以太平紀年者印既同製同文則壽煇國官以是改年與壽煇所置官若鄒勝爲太師陳友諒爲平章事皆治元制其置萬戶無足異耳壽煇以至正十一年十月僭號十三年十二月爲江浙行省平章事伯顏帖木兒等所敗棄蘄水逃走十五年正月其將倪文俊取寬徹普化眞復據漢川明年正月倪文俊建僞都于漢陽迎壽煇據之其改元必在是時史無文以知之矣壽煇自起兵至死凡十年至正十九年陳友諒以江州爲都迎壽煇居之越五月而爲友諒所弑若改元于江州不得有三年矣其形製之異益亦別于官印與

自序

昔劉孝標自序平生以爲比迹敬通三同四異後世誦其言而悲之嘗綜平原之遺軌喻我生之靡樂異同之故猶可言焉夫亮節慷慨率性而行博極羣書文藻秀出斯惟天至非由人力雖情符曩哲未足多矜余元髮未艾野性難馴麋鹿同游不嫌擯斥商瞿生子一經可遺凡此四科無勞舉例孝標嬰年失怙藐是流離託足桑門棲尋劉寶余幼罹窮罰多能鄙事賃舂牧豕一餐無時此一同也孝標悍妻在室家道轗軻余受詐興公勃谿累歲里煩言于乙火家構釁于蒸梨蹀躞東西終成溝水此二同也孝標自少至長戚戚無懽余久歷艱屯生人道盡春朝秋夕登山臨水極目傷心非悲則恨此三同也孝標夙嬰痼疾惡損天年余藥裹關心負薪永曠鰥魚嗟其不瞑桐枝惟餘半生鬼伯在門四序非我此四同也孝標生自將家期功以上參朝列者十有餘人兄典方州餘光在壁余衰宗零替顧影無儔白屋藜羹饘而不祭此一異也孝標倦游梁楚兩事英王作賦章華之宮置酒睢陽之苑白璧黃金尊爲上客雖車耳未生而長裾屢曳余簪筆傭書倡優同畜百里之長再命之士苞苴禮絕問訊不通此二異也孝標高蹈東陽端居遺世鴻冥蟬蛻物外天全余卑棲塵俗降志辱身乞食餓鴟之餘寄命東陵之上生重義輕望實交隕此三異也孝標身淪道顯藉甚當時高齋學士之選安成類苑之編國門可懸都人爭寫余著書五車數窮覆瓿長卿恨不同時子雲見知後世昔聞其語今無其事此四異也孝標履道貞吉不干世議余天讒司命赤口燒城笑齒啼顏盡成罪狀跬步才蹈荆棘已生此五異也嗟乎敬通窮矣孝標比之則加酷焉余于孝標抑又不逮是知九淵之下尙有天衢秋荼之甘或云如薺我辰安在實命不同勞者自歌非求傾聽目瞑意倦聊復書之

哀鹽船文 并序

哀鹽船文者江都汪中之所作也中早學六義又好深湛之思故指事類情申其雅志采遺製于大招激哀音于變徵可謂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者矣或疑中方學古之道其言必期於有用若此文將何用耶荅曰中目擊異災迫于其所不忍而飾之以文藻當人心肅然震動之時爲之發其哀矜痛苦而不忘天之降罰且閔死者之無辜而吁嗟噫歆散其冤抑之氣使人無逢其災害是小雅之旨也君子故有取焉若夫污爲故楮識李華之精思傳之都下寫左思之賦本文章遇合之事又未而無足數也仁和杭世駿序

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乙卯儀徵鹽船火壞船百有三十焚及溺死者千有四百是時鹽綱皆直達東自泰州西極于漢陽轉運半天下焉惟儀徵綰其口列檣蔽空東江而立望之隱若城郭一夕并命鬱爲枯腊烈烈厄運可不悲邪于時玄冥告成萬物休息窮陰涸凝寒威凜慄黑眚拔來陽光西匿羣飽方嬉歌咢宴食死氣交纏視面惟覷夜漏始下驚飈勃發萬竅怒號地脈蕩決大聲發于空廓而水波山立于斯時也有火作焉摩木自生星星如血炎光一灼百舫盡赤青烟晱晱熛若沃雪蒸雲氣以爲霞炎陰崖而燋爇始連檝以下碇乃焚如以俱沒跳躑火中明見毛髮痛暑田田狂呼氣竭轉側張皇生塗未絕倏陽焱之騰高鼓腥風而一吷洎埃霧之重開遂聲銷而形滅齊千命于一瞬指人世以長訣發寃氣之焄蒿合游氛而障日行當午而迷方揚沙礫之嫖疾衣繒敗絮墨査炭屑浮江而下至于海不絕亦有沒者善游操舟若神死喪之威從非有仁旋入雷淵并爲波臣又或擇音無門投身急瀨知蹈水之必濡猶入險而思濟挾驚浪以雷奔勢若隮而終墜逃灼爛之須臾乃同歸乎死地積哀怨于靈臺乘精爽而爲厲出寒流以浹辰目睊睊而猶視知天屬之來撫憖流血以盈眦訴强死之悲心口不言而以意若其焚剝支離漫漶莫別圜者如圈破者如玦積埃填竅攦指失節嗟狸首之殘形聚誰何而同穴收然灰之一抔辨焚餘之白骨嗚呼哀哉且夫衆生乘化是云天常妻孥環之絕氣寢牀以死衛上用登明堂離而不懲祀爲國殤茲也無名又非其命天乎何辜罹此冤横游魂不歸居人心

縋麥飯壺漿臨江嗚咽日墮天昏悽悽鬼語守哭迍邅心期冥遇惟血嗣之相依倚騰哀而屬路或梟族之沈波終狐祥而無主悲夫叢冢有坎泰蓆有祀強飲強食馮其氣類尚羣遊之樂而無爲妖祟人逢其凶也邪天降其酷也邪夫何爲而至于此極哉

大清故國子監生洪君妻蔣氏墓誌銘并序

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友人洪禮吉喪其母既月將葬以書來請誌其墓誌曰母蔣氏世爲武進人雲南嶍峨縣知縣諱敦淳之女國子監生洪君諱翹之室人也始洪氏以行義毀其家母歸十餘歲而監生卒家益窘母忍死撫其子女恆遇年饑或自屑糠覈食之而以食食其子子泣不食則母亦泣母知書明大義教禮吉嚴而有法凡爲子作衣必如其大父及父時制度禮吉脊外久衣或更其式見之輒怒曰一衣尚隨俗遷轉他事何能自立禮吉所與交必請于母里人某若數過其家母曰是非端士緩急且有變及母卒某竟不赴弔錫婦余早寡母以子迪吉爲之後返諸家而與之處悴禮吉葬其三世七棺初監生與通州盛聰善監生在殯比戶失火聰冒火翼其棺聰沒一子年四十不能娶母斥禮吉裴舉其事聞者義之先兄母嘗曰吾三女皆有壻二子婦事我謹我即死願此十八者皆得侍我乃不恨及卒九人者皆在側惟禮吉遂食於處州故其奔喪也有過禮焉悲夫母之卒年六十有三其葬在某山某原銘曰懿維碩人蚤罹百辜往悼我儀居傷貌孤煢宗慳悍百憂孔煎堅冰苦蘗銷我盛年孝子媞媞有婦有孺曰日幽泉迫我前路當冢之毀在生猶死及子之才宜樂反哀殄我一身延我一宗於家爲吉於身爲凶日月有時依其同室凡百女師祠此貞石

瞽瞍說

舜之父見於堯典者曰瞽而已左氏傳孟子呂氏春秋韓非子則皆曰瞽瞍此非其名乃官也春官瞽矇有上瞽中瞽下瞽周頌謂之矇瞍周語曰瞽告有協風至左氏傳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鄭語曰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左氏傳曰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然則瞽之掌樂尚世官而修其業若虞史之后夔矣不必其父子祖孫皆有廢疾也呂氏春秋古樂篇曰帝堯立乃命質爲樂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注質當爲夔乃以麋輅置缶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瞽瞍乃拌五弦之瑟作爲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仰延乃拌瞽瞍之所爲瑟益之八弦以爲二十三弦之瑟是其據也唐虞之際官而不名者三四岳也共工也瞽也司馬子長易其文曰盲者子失之矣

嬪于虞解

嬪婦也虞國名其君瞽瞍也舜爲出子居于嬀汭堯以二女女之所謂不告而取也既嬪而就虞以見于舅姑然後婦道成焉故曰嬪詩曰來嬪于周曰嬪于京先言嫁後言嬪義與此同諸侯以國爲氏公子體君亦得稱之史伯曰虞幕若晉重鄭申矣四岳曰虞舜若鄭子華吳季札矣然則瞽瞍之爲虞明矣

王基碑跋尾

魏東武侯王基碑殘文乾隆初紀出于洛陽土中凡十九行前三行行二十二字第九行九格止十二字第十四行十字餘皆二十一字碑字裁刻下方其上方尚

未聞鑿出土之日朱君棨然郃陽余習謙所親見而工人止知椎拓無有錄其全文者遂致滅沒深可惜也碑所書歷官事蹟悉與傳合惟卒年七十二爲史所略按基之卒在景元二年上距建安五年康成之卒凡六十二年其時基財十歲其于鄭君非親炙也後漢書特以基據持鄭義常與王肅抗衡遂列基于門人不若魏志但言入琅琊界游學爲得實碑述王氏出自王子成父錢少詹事以爲必有所本按碑云孫湫違難爲秦大夫仲孫湫見于閔元年傳是時秦猶未滅無緣以齊臣爲之大夫馮商言張湯與留侯同祖湫世敘述世系已多傅會殆未可信也

老子攷異

史記孔子世家云南宮敬叔與孔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老莊申韓列傳云孔子適周將問禮于老子按老子言行今見于曾子問者凡四是孔子之所從學者可信也夫助葬而遇日食然且以見星爲嫌止柩以聽變其謹于禮也如是至其書則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下殤之葬稱引周召史佚其尊信前哲也如是而其書則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彼此乖違甚矣故鄭注謂古壽考者之稱黃東發日鈔亦疑之而皆無以輔其說其疑一也本傳云老子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又云周守藏室之史也按周室既東辛有入晉左傳昭二十年司馬適秦太史公自序史角在魯呂氏春秋當染篇王官之族或流播于四方列國之產惟晉悼嘗仕于周其他固無聞焉況楚之于周聲教中阻又非魯鄭之比且古之典籍舊聞惟在瞽史其人並世官宿業羈旅無所置其身其疑二也本傳又云老子隱君子也身爲王官不可謂隱其

疑三也今按列子黃帝說符二篇凡三載列子與關尹子答問之語（莊子達生篇與列子黃帝篇文同呂氏春秋審己篇與列子說符篇文同）而列子與鄭子陽同時見于本書六國表鄭殺其相駟子陽在韓列侯二年上距孔子之沒凡八十二年關尹子之年世既可攷而知則爲關尹著書之老子其年世亦從可知矣文子精誠篇引老子曰秦楚燕魏之歌異傳而皆樂按燕終春秋之世不通盟會精誠篇稱燕自文侯之後始與冠帶之國（燕世家有兩文公武公子文公索隱引世本作閔公其事蹟不見于左氏春秋不得謂始與冠帶之國稱公子亦稱文公司馬遷稱其予車馬金帛以至趙約六國爲從與文子所稱時勢正合）文公元年上距孔子之沒凡百二十六年老子以燕與秦楚魏并稱則老子已及見文公之始强矣又魏之建國上距孔子之沒凡七十五年而老子以之與三國齒則老子已及見其侯矣列子黃帝篇載老子教楊朱事（莊子寓言篇文同惟以朱作子居今江東讀朱如居張湛注列子云朱字子居非也）楊朱篇禽子曰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然則朱固老子之弟子也又云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又云其死也無瘞埋之資又云禽滑釐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朱爲老子之弟子而及見子貢之孫之死則朱所師之老子不得與孔子同時也說苑政理篇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之稱王自惠王始惠王元年上距孔子之沒凡百十八年楊朱已及見其王則朱所師事之老子其年世可知矣本傳云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抱朴子以爲散關又以爲函谷關按散關遠在岐州秦函谷關在靈寶縣正當周適秦之道關尹又與鄭之列子相接則以函谷爲是函谷之置書無明文當孔子之世二崤猶爲晉地桃林之塞詹

瑕寶守之惟賈誼新書過秦篇云秦孝公據崤函之固則是舊有其地矣秦自躁懷以後數世中衰至獻公而始大故本紀獻公二十一年與晉戰于石門斬首六萬二十三年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然則是關之置實在獻公之世矣由是言之孔子所問禮者聃也其人爲周守藏之史言與行則曾子問所載者是也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本紀在獻公十一年去魏文侯之沒十三年而老子之子宗爲魏將封于段干（魏世家安釐王四年魏將段干子請予秦南陽以和國策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六國表秦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擊魏華陽軍按是時上距孔子之卒凡二百一十年）則爲儋之子無疑而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者儋也其入秦見獻公卽去周至關之事本傳云或曰儋卽老子其言驗矣至孔子稱老萊子今見于大傳禮衞將軍文子篇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亦載其說而所云貧而樂者與隱君子之文正合老萊子之爲楚人又見漢書藝文志蓋卽苦縣厲鄉曲仁里也而老聃之爲楚人則又因老萊子而誤故本傳老子語孔子去子之驕色與多欲態色與淫志而莊子外物篇則曰老萊子謂孔子去汝躬矜與汝容知國策載老萊子教孔子語孔叢子抗志篇以爲老萊子語子思而說苑敬愼篇則以爲常樅教老子（呂氏春秋愼大篇表商容之閭高誘注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也商常容樅音近而誤淮南主術訓表商容之閭注同繆稱訓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呂氏春秋離謂篇箕子商容以此窮注商容紂時賢人老子所從學也）然則老萊子之稱老子也舊矣實則三人不相蒙也若莊子載老聃之言率原于道德之意而天道篇載孔子西藏書于周室尤誤後人寓言十九固已自揭之矣

宋世系表序

沈約宋書表不傳今采宋氏宗室之見紀傳者輯爲此篇且序之曰宋武帝受終晉室自永初改元至于昇平之末凡五世六十年本支百二十九人其被殺者百二十有一而骨肉自相屠害者八十當齊初紀彭城之族盡有存者而帝之血屬并長沙臨川二系斬焉夫一興一廢國家代有凡在公族休戚同之是以商孫不億侯服于周漢世王公爭言符命當易姓之際忍恥事讎并爲臣僕以全生保姓者有矣未有君臨天下傳序九君一朝革命覆宗絕祀殄無遺育如宋氏之甚者也方其完如景平治如元嘉威如大明國祚未傾羣生咸遂而父子兄弟日尋月屠如恐不及甚至壅宗就戮禍及嬰兒使幼者不得長壯者不得育遂致宗姓衰弱王室陵遲奸雄睥睨其旁拱手以成斷流之禍豈不哀哉或者謂武帝起自布衣經營天下十有餘年竟成王業于時晉室宗親誅鋤略盡而同力衆義之人罕有存者刱業垂統取濟一時非有積德累仁之舊要敬干寶之頌言稍已迂闊而遂于事情矣昔漢魏末世雖見偪奪而歷年傳嗣終保元吉下至昌邑海西猶得盡其天年未至公然擬刃也自平固解璽人望未絕武帝因之以傾桓氏殷鑒在夏零陵遂以不免自是以降禪代之君異世同轍而君親殺戮之禍相沿而莫之革實自帝始身入以殉猶或無後況乎身爲戎首禍流異代而欲子孫令聞長世豈可得哉當帝踐阼之初威德在人中外帖服所長慮卻顧克遏息者惟故主耳及其捨被告翌子孫貽有之計雖至今存可也曾不再稔而南郡之師繼釁之元子先嘗其害豈所謂天道好還爲法自斃者乎後嗣之陵夷又其所矣嗚呼無一民尺土之籍戰必陳攻必取總攬英才振厲風俗遺令詔繼嗣之意信乎人

傑矣詞觸思之來不可遏知務增修于德而毋或多殺不辜以爲之備斯三者哲王所以祈天永命也

泰伯廟銘 并序

吳之有君自泰伯始民之初生負其血氣咸有爭心有聖人作制爲君臣長幼之節敎之以禮讓然後民志以定羣居而不亂則黃帝堯舜其人也當此之時大江之南五湖之閒水草所鍾蛇龍居之聲敎所不暨及泰伯會其家嗣而自竄於荆蠻實治周禮其民化之戴以爲君而吳由是成國於後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爲周道之極盛而句吳之興乃在其三世百年之前山川之氣與王化會而此焉開其先於中國有黃帝堯舜焉於吳有泰伯焉開物成務其功一也洎夫周室既東王者迹熄而季札審樂言游習禮論交於上國受學於孔氏文武之道其在於茲大哉泰伯讓以造周禮以化吳王業既成民俗遂變迹行論功惟至德不足謚其美法施於民列在祀典漢吳郡太守麋豹實始建祠虞潭以下有衆莫廢自陽人成聚甬東不逹王季仲雍迄用不祀而泰伯血食茲土百世不遷禮所謂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斯其義與歲在彊圉道山祠下仰瞻榱桷有懷德音而雅頌不啟其事金石刻畫掌故蔑聞用作是詞以代周樂銘曰

惟江外方作裔於揚自伯徂東吳業以光緜緜吳土惟伯之宇斷其卉服衣以章甫有荀有蒲有魴有鱮胡耇既康爰實秩俎青犢之羽爰發野舞伐鼓會稍和以土鼓三江環之靈氣所盟萬物嘉生莫克自舉天啟之必聖彼時甫騶光周道海濱是壁一而未興賁殷末造文公多艱曰草詩樂上溯姜嫄僝於烈考嗟嗟伯氏自他有耀西虞其宅不登清廟閒於弦歌大師摩教惟此吳人永世丕冒爲而不有孰得而稱刻此樂石文獻其徵

述學補遺

譚瑩玉生覆校

述學別錄

江都 汪中 撰

講學釋義

講習也習肄也肄講也國語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春秋傳大雩講於梁氏又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將帥講武肄射御角力是也古之爲敎也以四術書則讀之詩樂同物誦之歌之弦之舞之揖讓周旋是以行禮故其習之也恆與人共之學而時習之有朋自遠方來所謂君子以朋友講習也傳曰習雅肄三又曰臣以爲肄業及之皆謂此也學人習之其師則從而告之記曰小學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曰學曰贊曰詔必皆有言故於文講從言其行禮也或謂之相或謂之傳一也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旁諸儒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皆講學也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故孔子憂學之不講後世羣居終日高談性命而謂之講學吾未之前聞也

釋夫子

古者孤卿大夫皆稱子子者五等之爵也周官典命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眂小國之君大行人大國之孤其禮眂小國之君春秋傳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小國之君則子男也子男同等不可以遍稱故著子去男從其尊者王朝則劉子單子是也列國則高子國子是也王朝生稱子沒配謚稱公列國生稱子沒配謚亦稱子此其別也稱子而不成詞則曰夫子夫者人所指名也其見春秋傳者曰夫國謂君曰夫豈不知服云夫謂鬭伯比

曰夫石猶生我服云夫謂孟孫曰夫不惡女乎服杜並云夫謂太子曰夫獨無姻族乎杜云夫謂晉曰夫亦愈知治矣杜云夫謂丹何曰女夫也必亡杜云夫謂華亥是也以夫配子所謂取足以成詞爾凡爲大夫自適以下皆稱之曰夫子孟獻子穆伯之孫穆伯之二子親稱其諸父而曰夫子崔成崔彊稱其父亦曰夫子故知爲大夫者例稱夫子不以親別也孔子爲魯司寇其門人稱之曰子曰夫子後人沿襲以爲師長之通稱而莫有原其始者左氏春秋昭七年孟僖子召其大夫曰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疏云身爲大夫乃稱夫子此時仲尼未仕不得稱爲夫子以未仕之時爲仕後之語是邱明意尊之而失事實益知雖孔大夫得稱夫子也

釋厲字義

戴君云衛風深則厲說文作砅云履石渡水也爾雅則曰以衣涉水由帶以上爲厲此爾雅之失當从說文中按說文砅或作濿厲乃濿之省文楙下亦云從行厲水也二文正通非爾雅之失履石渡水爲厲以衣涉水由帶以上亦爲厲一文二義未可偏廢詩有狐在彼淇厲楚詞石瀨兮淺淺瀨與砅同此履石渡水之厲列子說符篇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縣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此以衣涉水之厲詩都人士垂帶而厲傳厲帶之垂者方言帶之垂者謂之厲禮大帶垂三尺涉水則垂者先濡此又因由帶以上之厲轉相訓而生是名也深則厲之義以爾雅爲長

釋郢

孟子文王卒於畢郢趙氏注止云畢郢地名僞疏則云郢楚都在南郡此固甚不相涉按周書史記解畢程氏以亡呂氏春秋具備篇云武王常窮於畢程矣高誘注畢程畢豐程之爲豐亦無其據周書云王季宅程又曰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召南譜正義云程亦在岐南是周地之小別皇甫謐云文王徙宅於程豐在京兆鄠縣東豐水之西文王自程徙此皇矣詩云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正義以爲卽程邑然則郢程程止一地形聲小異耳

六國獨燕無後爭義

顧處士以秦滅六國獨燕無後謂燕棄其宗枝中謂六國燕弱且僻至易王始見於史所載國事多略公侯卿大夫亦罕今其見者曰市被曰騎劫曰栗腹曰卿秦曰將渠曰鞠武皆將相大臣無以定其非同姓也秦滅六國世家於韓曰虜王安於趙曰顏聚亡去以王遷降又破嘉遂滅趙於魏曰虜王假遂滅魏於楚曰虜楚王負芻於燕曰虜燕王喜卒滅燕於齊曰秦兵入臨淄王建遂降遷於共而淮南子言遷流於房陵列女傳言秦殺假詠聲公子滅其族貨殖傳言虜卓氏信陵君傳言屠大梁貨殖傳言遷宛孔氏秦之威虐所及世家不具也以秦之切齒於燕既幷天下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亡漸離變名姓爲人庸既以善擊筑得赦則王喜太子丹豈有種乎高帝紀云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隱王陳涉魏安釐齊湣王趙悼襄皆絕張耳陳餘傳云秦爲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據此則六國值暴秦之世並國滅無後未可咎燕宗之不振也且六國之立特豪傑假其名號以收人心非必爲本枝計也韓廣將兵徇燕地燕故人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已立王趙又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爲燕王是時楚立陳勝趙立武臣燕之立韓廣亦何異哉處士博學詳說中所服膺而斯言則不核故爲爭之

五諸侯釋名

史記項羽本紀漢王部五諸侯兵東伐楚漢書同五諸侯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魏王豹韓王信也漢二年漢王東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韓王昌不從使韓信擊破之更立韓太尉信爲韓王三月漢王從臨晉渡魏王豹將兵從此其國土其位號其兵皆具故數之也章邯方受圍於廢丘司馬卬已爲漢所虜則應劭有雍與殷如淳徐廣無韓有殷韋昭無河南有殷者皆非也張耳跳身歸命何士卒之足言留侯多方誤楚豈可爲據師古之說荒矣

答錢少詹事問

問陳書本紀太建五年左衞將軍樊毅克廣陵楚子城六年廣陵金城降十二年周廣陵義主曹藥率衆入附以上三條所云廣陵今之江都乎抑後魏僑置之廣陵乎

承問陳書宣帝太建五年六年十二年所云廣陵皆在今揚州府治之北四里漢之廣陵國隋之江陽縣也陳承梁亂淮南州郡或陷或存廣陵則爲南兗州如故也太建五年則樊毅乃從吳明徹北伐當時兵路由江入淮由淮入泗六年則新克壽陽江北兵力正盛楚子城金城蓋軍戍之別壘爲齊人所據者故樊毅傳云攻廣陵楚子城拔之擊走齊軍是也若曹藥之附乃當太建十一年淮南盡亡之後其時亦得其一隅之人而未嘗得其地本紀云南北兗晉三州及盱台山陽陽平馬頭秦歷陽沛北譙南梁等九郡民幷自拔向建鄴亦此類

也是時周於廣陵置吳州總管爲重鎮矣義主南史作義軍主於辭義爲完陳齊周交兵南極建康北極呂梁西極壽陽而止若魏僞置之廣陵乃分東豫州置據隋志東豫州在汝南新息縣陳之兵力所不至且魏與和中所置至此或併或廢不可知且又人戶不滿二千無緣別有城戍也

答人問

問郊用牲而易傳曰聖人亨以享上帝豈亦有體薦折俎歟

答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鄭注內饔賈疏曰脅烝脅古今字耳禮器郊特牲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注血腥爓孰遠近備古今也尊者先遠差降而下至小祀孰而已中謂天子祭宗廟及郊並血腥爓孰其羣小祀及大夫士祭其先薦孰而已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韋昭訓烝爲升是也云禘郊皆血腥則未盡也既云全烝則牲體不解可知記稱函牛之鼎蓋爲是用與郊有燔燎正祭止有特牲熊氏皇氏以爲分牲體而用之

唐元宗鶺鴒頌跋尾

唐元宗行書今存於世者惟金仙公主碑及石臺孝經後之批答手書並豐勁氣象偉如望之心憮所謂五十年太平天子者猶令人想見其盛此書雖致翩翩可云其體行間時有米法或疑爲元章所摹然元章善於仿古往往亂眞果出其手亦可謂買王得羊矣捃集古錄稱王沂公舊有刻本今不可見此卷蓋戲鴻堂所刻毫髮無異故知是其底本思翁精鑒自當先得我心也

徐季海書朱巨川告身跋尾

宣和書譜收唐人告身凡三十有六今其存者惟此本耳自洪武中尚書開濟刊定文書頒行新格唐宋以來舊式後人遂無由得知此本戲鴻堂快雪堂二刻均刪去官階但存署名意在從簡不若停雲館所刻較書朱巨川告身之爲得體也其敕由中書而門下而尚書當日三省職掌如是侍中中書令正授者中興後勳臣方鎮率多爲加官雖不判省事猶列其官崔祐甫傳載朱泚郭子儀事亦其例也尚書省諸官自署其名而中書門下二省皆令史所書者告身爲尚書吏部之事故於中書門下二省但錄其文告今之鈔白也尚書但有左丞者以左丞總吏戶禮三部也署名不署姓者六人曰鴻漸綰慶渙亞者杜鴻漸楊綰裴遵慶蔣渙杜亞也鴻漸綰遵慶亞及元載皆有傳蔣渙見崔元暐傳於時遵慶年且九十可謂衣冠盛事曰察延昌者宰相世系表有王察李延昌皆值是時未知即其人否舊錄有樂府古今題解三卷見藝文志此告舊傳爲徐季海書季海是時自廬州召入復爲中書舍人中書舍人職地尊嚴書告本非其職或本人自以情求之則有之矣其筆勢沈雄具有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之狀固知非季海不能也

此跋爲畢尚書作

雲麾將軍碑跋尾

雲麾將軍李思訓碑所書歷官皆與史合史著採碑以爲傳也思訓書爲江都令李北海乃其縣民其曰姪吏部尚書兼中書令集賢院學士修國史者林甫也林甫爲思訓弟揚州參軍思誨之子開元二十二年五月林甫以黃門侍郎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此則資淺望輕所謂以它官兼攝其名不正者也至二十四年十一月進兼中書令則已爲眞宰相而同中書門下三品之銜不復稱之矣此則開元時之令式也其爲吏部尚書則爲二十七年四月事是時北海年六十有三此碑之立當在其後矣又八年而林甫搆杜有鄰獄北海遂以枉死文字之緣不足以庇其身林甫之賊虐豈可異哉

雲麾碑書法出於大令變本加厲益爲勁險其於用筆之法可謂發泄無餘矣米元章趙子昂董元宰各以書雄一代其實皆從此碑得法故是碑實書法之津逮也

懷素草書千字文跋尾

懷素自題云貞元十五年年六十三當以開元二十五年生至貞元中已爲尊宿耶官石書記在二十九年則人書俱老自敘帖所謂恨不與張顛長史同時是也右軍草書正如德驥驊騮之氣困而存之虔禮之譏子敬元章之議張旭正病其放縱此卷沉鬱權奇生氣勃勃而求以右軍之法不失毫釐無復怒張之習可謂兼法中與書家之聖在於唐代惟書譜足以相抗往者安氏得書譜眞跡刻以行世世謂之千金帖此本可與之爭席矣

王澍給事嘗謂右軍以後惟智永草書千文孫過庭書譜足稱繼武可謂知言然余惜其未見此本也三家之學右軍各不相謀譬如九方皋之相馬得其精而忘其粗得其內而遺其外是所謂深造自得者然外此亦罕嗣音矣顏魯公揭少師草書意外雄奇於右軍要爲別派爾

日對此書莫名其美憶唐太宗論右軍書云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鸞翔勢如奇而反正可謂善於形容者矣請爲素師誦之

此跋爲畢尚書作

高府君墓誌跋尾

高力士本馮盎曾孫爲延福養子延福無他才能以力士之故生與其寵沒揚其名蓋有天幸焉誰非人子苟欲保世亢宗倘念之哉汪中賜識之學書并題孫李良見新唐書文苑傳延福又有神道碑張燕公撰見文苑英華九百二十一卷志云開元十年卒年六十三碑作十二年年六十四未知孰是碑及唐書宦者傳皆云名延福蓋以字行也

定武石刻修禊敘銘

嗟余薄祐居賤且貧晚獲此寶期沒吾身存真之箴亡或以殉哀而聽之寶爲仁人

定武修禊敘匳銘

雲門在梁昭陵以玉鮫龍守之舟行不覆

揚州營游擊白公頌 并序

古之政典自軍將至於伍長皆取備於六鄉之吏平日則治其夫家井牧飲射讀法之事有故則授之兵而掌其徵令於事無不嘗爲故恩信在人周知閭閻之疾苦而所至有功兵農分而文武異其用武臣雖存心利物而勢有所不得爲故功蓋天下而不足以得民心夫事不越職而道濟於生人此公之所以不可及也公以侍衛歷官揚州營游擊以恤以練士氣既作政肅人馴或羣飲讙於市者凡利民之事若迫於身宣德達情政無遐隱追胥糾暴人告其心他吏或耽逸非庭畏公清直颿遊巡儆迹雖臧穀婦子莫不尸而祝之灑然如出一口而公之德政尤在救火城市窮鄉陽燄一發則匹馬如風萬人辟易而至騰踔火中燎及鬚眉指揮水龍應手而滅是以自公至而火不爲菑夫兵猶火也先王以火政昭顯天地之光明化腥臊而救時疾其利庶矣燎原之勢不可嚮邇於是乎以殺人之道殺人兵者凶器聖人作之以威不軌於是乎以生人之道生人周以司爟隸夏官而掌行火之政令天生五材而並用之蓋以兵火爲官聯而公能舉其職者也比之攻城野戰勳民命以爲名者其功爲大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豈非仁人之利哉甓居發歎每攬古賢人治績和風甘雨成物樂生恨不生及其時謳詠其行事見在下風敢忘休烈公白氏名雲上河內人頌曰

發臂頎頎渥丹其顏駿馬錦衣赫如神人吮創分甘卹之也温詩諄出出灼我頭額朱旂四麾煙銷煤息熒惑風師嗚嗜翊立原土不焦萬瓦猶赤擊鼓刲羊酬醵有懌作此好歌以紀文石

師君贊

日料鹽穀千人以活既安且集歸乎井澨 村名師姓所居 凡百君子視此淳德水毀木饑歲無我阨

禍箴

喘厲嘐急不集其福汎愛容容游心自得弓張必弛以養其性在醜就尊惟學之競華嶽倚天其巔則平陂澤流惡不疾以清與爲其高寧爲其大廓如淵如庶無災禍

朱先生學政記敘

乾隆三十六年先生以翰林院侍讀學士提督安徽學政以十一月甲子到官既歲考徧科考及安慶甯卒事用造册誤左遷去在官凡二年先生敦厚有大度篤念故舊然廉正無所苟自其少時已負盛名既迴翔翰林二十年爲通人學士所歸宿故所至常務扶樹道教以人材經術名義爲急於婺原得故歲貢生江永故處士汪紱上其書於

朝且祀諸紫陽山合食於朱子於亳得陳烈女於阜陽得張烈女於和州得薛孝子爲立碑冢上牽有司以特牲祭其冢皆身不接其人其事不領於學官而激揚慨慕若恐不及旌門配祀潛德用光百世之下聞其事者感焉豈所謂樹之風聲者與信乎大賢之德長也先生教不一術其要以通經習小學爲大端凡所甄引咸著於錄旁槪史文閎略蒐所部金石遺文得三百餘通別爲安徽金石志三卷拾遺刊謬俾古事昭晰於眞文忠公講學丹陽及元張羽奉事不屈事尤毅先生既被議

天子仍置諸翰林領四庫書局諸生樂先生之教而惜其去重念古者行人之職囿以萬民之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政因屬中次其事跡兼仿趙商鄭志之例釐爲四卷俾後之教者有所取法先生於人多所愛故居官常過於厚彊其所不足而愼終如始則先生優爲之矣旃蒙敦牂病月謹敘

龍潭募建避風館疏

江東之渡秦漢以上在江乘自齊澣開伊婁河乃下趨於京口而龍潭當其中爲唐昇州下蜀戍地往來者多取徑焉地屬句容治爲句容城北行七十里至此入河又東北行二十里至龍跨州始出大江又北行二十里至青山爲儀徵地又東行十里至新河江路自此止又東行十里至儀徵城其江北上岸下船皆新河其江南上岸下船皆龍潭新河居民旅店相鱗次風不利則就

宿焉故行者無所苦龍潭既去江遠包以迴沙複嶼遂葦蒲柳相參錯故風水之信嘗不得而悉及船達江口其地荒野無人跡而船率露版無蓬不可以栖宿或雨雪日冪加之星迫故頗風怒濤必犯險而渡焉當其時中流而滅沒在望也號呼寃痛之聲相聞也而勢不能以中止舉不嘗之軀明知其畏途也而蹈之至於併命魚腹一瞑而萬世不覩是可哀也若其頗遭驚悸病感失志遂爲棄人者又時時有之而財物之亡失則不足道已今度龍跨洲之南高卬之地夏水所不至者造草屋三間中祀江神召僧之强幹愿愨者主之彷京口之制榜曰避風館官爲條敎不可使胥役與其事凡南來之船遇風則止其下就宿者人三錢歸之僧飲食聽之貧者量減其數風止乃行於船錢勿有增損以龍潭埠戶領之如故且天險既夷行者日多雖舟人亦無不利焉此地舊爲江船所停泊又句容漕船每歲經此交兌百物市易之利久而自滋若使居人稠聚更建汎地北對靑山營爲江南屏蔽守望相助盜賊屏息並得資其防緝至龍潭差役既繁船多敝漏尙將召募紅船一以備不虞今其力不能遽集也建屋之貲約銀一十兩館始建恐四方行旅不能知僧無所得食酌與薪米銀十二兩共應用銀三十二兩凡諸樂善之人幸相與成之嗚呼人生實難况非死所幷有人焉君子可逝是故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易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敎思无窮容保民无疆其所以使天下之民無一夫不被其澤者蓋以是矣

與劉端臨書

汪中再拜敬致端臨足下曩者中與次卿爲深友次卿沒而中不復有山境之變以爲疾病死亡之際不能自必於一見遁以負疚於朋友故不如其已雖然中自里閈生長以至宦學四方道路之中所與朝夕游處者何可勝計而心許者無過三數人至於抗志希古尙友其人如及其時而與之進退揖讓又何必於吾身親見之而後爲樂哉故中與端臨聞名而思旣見而相許不數日而遠別離索之感常爲情結於心然念他山攻錯之義誠使學業行誼表見於後世而人得知其相覩而善之美則百年易盡而天地無窮今日之變乃非偶然離散之故又不足言也中見族兄觀察道足下涵養醇靜之言以爲深中吾病相對咨嗟累日觀察曰君往者不受人言而今心折劉君者有說與中曰往者人之立言其始欲摧我以求勝其卒歸乎毀方以媚於世是適足以發吾之激昂耳劉君欲吾養其德性而無鬬乎血氣此吾所以服也足下天資淵粹穆然有道之人學問之事吾何間然惟是居官蒞事必求其實用使文法俗吏得以窶譽儒者至於犯顏敢諫仗節死義則必常持斯志以成吾浩然之氣此小心愼密之久恆足以有爲也自惟生平風義不當爲世俗可市之言遂銜快意嚮觴又朋友相字禮也故欲與端臨行之天寒伏惟勉食自愛心慰遠人臨書惘然中再拜

與端臨書

正月二十一日汪中頓首謹致端臨大兄足下去年十月中得四月見寄一書知留京教學以待決科於足下謀生之計甚得卽會試不可必或上館得一教職亦足爲養親地貧不可長忍也正歲再得書知有是正文字數條惜未及指示一二中於經文亦有是正數處幸足下教之堯典光被四表僞孔傳訓光爲充戴君云光當作横本與下句爲對舉中按鄭君治古文尙書詩噫嘻箋云噫嘻乎能成周公之功其德已著至矣謂光被四表格於上下也周頌詩譜引此亦作光字噫嘻正義引注云言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此鄭注也其非横字明矣漢書宣帝紀廿露二年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然則光又不可以充訓也古音横黃同聲黃从炗古光字則又不必易光爲横也多方云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於義不了周頌武正義引書云天惟五年須暇湯之子孫有一湯字其義方足文苑英華七百五十二卷朱敬則北齊文宣論則云須夏湯之子孫又以暇爲夏義亦得通此异文不可不知也執金吾武榮碑亦世載德楊震碑亦世繼明綏民校尉熊君碑亦世載德李翕西狹頌（今在成縣）亦世賴福中常侍樊安碑亦世載德樊毅修華嶽廟碑亦世克昌先生郭輔碑休矣亦世（並見隸釋）亦世朗奕世也然則大雅之不顯亦世乃丕顯奕世耳顧處士已釋不爲丕其奕世則中所得也月令注有娠釋文音身又音震然則詩大任有身載震載夙左氏傳方震大叔身震並與娠同也禮記壹戎衣康誥及左傳宣六年所引皆云殪戎殷殷衣鄭注已言之壹卽殪之誤也凡此諸條甚多惜不得一一爲足下言之去年文欲程舉人瑤田洪中書榜二君與金殿撰擬于戴君之學皆可云具體又長夏客江甯與錢少詹事相處日日談論甚契惜不能爲足下詳說之程君今在豐潤時來都中寓歙縣會館其人有體有用不可不內交之李成裕客彭侍郎幕中王懷祖竟無出山之志二人俱衰病侵尋日多鬱抑李君相見時每以足下爲信宋人爲恨君子

之學如蛻然憣然遷之未審比來進德修業亦嘗發憤於心否所論鳩集文字中亦素有此志然中之志乃在述學一書文藝又其末也道遠會稀相思何已諸惟珍玉不盡拳拳汪中頓首

上竹君先生書

八月二十三日門人汪中頓首奉書先生門下七月初劒潭至會肅一書奉上嗣得誠齋先生書知入夏病瘧甚憊因欲往欲省之計可謁先生於黃山適以秋熱侵人老母舊疾舉發是以不果來而望悵悵心靡所屆在昔樹人之計散伸期以百年容善之臣秦穆思其有利眼前碌碌諸公非先生尙誰與任之哉是故責望愈深而引之愈力負累愈衆而處之愈豪愛憎毀譽之端遇之而平恢奇慢易之習投之而融乞假沾被之情竭之而滿然則先生蓋亦樂乎此而不反也斯其所以大與中汩於習俗碌碌無成於古人爲學之方至今歲始窺其門戶任重道遠莫能自致辛楚疑衆難就正末由其汲汲無歡可知也里中人事數月來頗爲衰減光伯叩城竟以凍死楚望談經終日未飯恐爲其續奈何方公有事上之敬有下士之禮在公之門者程檢討及中皆其部民而中尤有賴焉被先生之蔭無已也嗚呼人生而有聲於是有交相爲用之勢勢迫而事起於是有作而致之之情以此知人生之難也尊珊竹公墓詩一卷呈上中久不親丹鉛數年不復作詩觀之輒爲失笑李朝陽者嘗於程檢討座上見之其視中藐焉蓋杜温夫其人也劒潭日常鬱鬱中與之燕語以爲非壽者之徵今不知何如矣有書敢乞致之伏惟起居萬福汪中頓首

上朱侍郎書

十二月十五日汪中叩頭謹上夫子門下七月中紀綱北上奉到手書及扉角菲菽聯舟器一件中母於七月朔棄養凡在遠道俱未告哀故未敢赴於左右中方居苫凷準之於禮非喪事不言故不獲敬問起居今葬雖未舉而時日遊延已當三虞卒哭之後意人事其可通乎母氏食貧守志於哀宗有再造之功中撰誌銘一篇表述先德鬱乎之閔鮮民之哀且藏於篇少假當錄一本呈上敢茲不詳及其石之首大書七字曰汪氏母勞苦之碑惟夫沒從子之義凱風寒泉之思章於來世庶幾不朽敢乞夫子衘名題之資於清德以發幽光夫子其哀而許之乎巡撫畢侍郎今歲買書畫七百餘兩參朮之費喪葬之資咸取給焉誠可感也向蒙夫子爲中致書是以及之中叩頭

再有請者秀水鄭贊善一代名德且與先師學士有淵源之舊身後有子三人皆貧不自立然清門世學文行修飭其第三子師亮經年臥疾若存若亡第七子師靖寄食亳州僅能餬口第八子師愈才調最美比於贊善可云具體而微又善星命以之入世雅俗共賞向依金糧儲糧儲用財有坤道之吝嗇今又卒官鄭君益無所託表康成之里字任昉之孤不於夫子其誰望之且其人國子監生未有考校之事薦以一館撫嫌也夫子豈有意乎中與鄭君久不相見時念之故敢陳乞幸垂意焉

與巡撫畢侍郎書

汪中頓首謹覆書年伯弇山先生閣下得手教及與鹽政全公書竊以爲閣下之德量古人未之有也何者古之人雖好士必見其人而後好之而閣下乃施之於其

所不相識之人推是心也天下之士其有一人不被公之澤者哉比公移節河南歲事不登荒政具舉饑而不害雖古有之若大旱用作霖雨又云百姓望君如歲於公見之矣昔子產治鄭西門豹治鄴汲黯治淮陽黃霸治潁川虞詡治朝歌張全義治洛陽並以良績光於史策公既兼其地又兼其政邦家之光民之父母斯則中之所企注者耳中少日問學實私淑諸顧寗人處士故嘗推六經之旨以合於世用及爲考古之學惟實事求是不尙墨守所爲文恆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不專一體韋蒙君子賞譽輒欲盡寫所作以奉清娛值夏暑侵人重以病目月推遷竟無成緒夷門之報不在片言半詞先生覽其寓事亦可量中之心矣中向者於周秦古籍多所校正於墨子已有成書誠不及先生所刊之精確不敢自匿所短謹錄序目奉上又有後敘篇在季仇書中伏乞教之射陽石門畫像東漢時物其石今在中家謹以打本二奉上東京夢華錄何焯學士所校亦奉左右先生行部之日按籍而稽當用發深慨耳

與劒潭書

正月二十四日中白足下以孤子爲母氏所成就克有聞於世凡其相習者與之言則必及其母凡其有文者則必求爲之述其母記曰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可謂孝也已其子之謂歟雖然子之所望於人者不過狀嫠室之艱貞敘生我之劬瘁當世號爲女宗國史懷其舊俗如是而止矣竊以爲虛文無濟未足以先子之志也以中所見大抵爲寡婦者必壽其子苟成也則家必昌雖貧也必孝此天道之可知者然當始孤之日蒙稚無知其親血氣壁壯疾疢不

作而饑寒愁痛斷俐萬端使不得一日遂其性洎其子成人授室門戸再造之日方思從容顧養以娛暮年而精力奄亡苶然槁木蓐苓粱肉無補於既敝之身是憂患之日則其親既當之而以傷其生安樂之日則妻子僕妾皆得與享之而親轉不能堅其命豈非生人之至痛哉是雖日用三牲之養曾不若及其壯而日一再食之爲美也孟子曰鰥寡孤獨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此四者然吾觀先王之世耆老孤子則司門遺人得以委積財物養之惟寡婦無聞（餘夫授田見制官遂人及孟子閔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見大宰及詩載芟疏遂除戚施侏儒聾瞶官師之所材見晉語皆不及寡婦無遇謂文王惠鮮鰥寡約言之耳王制云皆有常餼與孟子同不知何王之制魏書食貨志太和九年行均田法寡婦守制者雖免課亦授婦田列史此外所見當更考之）故大田多稼至於遺秉滯穗始得取之以爲利而夫死妻穉子幼無大功之親於是有同居不同居繼父之服豈非人道之窮雖聖人亦不能爲之制歟議曰凡州縣察其寡婦之無依者（必良家謂怨者）造屋一區爲百閒閒各戸使居之命之曰貞苦堂外爲門有守門者門左爲塾凡其兄弟親戚之男子來省者待於其所以其名族召之則出見之非是不得入婦有姑若子女三人者月給米一石錢二百終歲給六斤布五匹其多少以是爲差任以女工絲枲之事而酬其直門右爲廡有主藏者非六十以上不得充主門者亦如之擇鄉大夫之敦篤有智者總其事出入贏縮之節官吏不得問焉（今蘇州冬日賑粥即此法人甚賴之）門外爲社有師一人凡孤子五歲至十歲者學焉命之曰孤兒社十三年視其材分志趣而分授以四民之業然而必通孝經解字體至十六度能自食其力以次減其廩至二十則與而遷之於外其賢者能者既老則使掌其堂之事

各修其業以教社之子弟其富且貴者十分其貲而三入之堂託於其身凡民雜犯自杖以下視其輕重而要之使入其財於堂遠鄉若有屋不入堂者聽之廩之如在堂者此其大略也其它損益之惟其人（此非所憂者財不足耳經費之所出不可豫定惟不宜置田以田有水旱之虞且須關白布政司也多一監臨察覈之法即生一弊胥耗蠹之弊馴至案牘繁而實意亡矣荀子曰有治人無治法吾子志之）是故哀苦煢孑之狀日聚而相習則夜哭之感不生而從一以終者衆矣少壯其力則老而不衰而孝子得以終其養矣幼有所長而督之以恆業則夫人思自奮而材智出矣 國家法紀明備百度具舉若養濟院育嬰堂漏澤園皆養生送死恤老慈幼以周萬民難阨也惟恤嫠之設而風化以厲人材以起又非徒哀其煢獨而已往乾隆丙子桂林陳公巡撫江蘇屬年饑命節婦之存者親族共周恤之以金其操誠大臣之言矣然是時吾母子方流離乞食而三族之富人無問者無亦文告之感人者淺歟吾子志之它日得志或行之一府一縣使四方以爲法或告於
上而頒之天下以爲令典使經世大法詩書所載三代聖王之所不及而今日行之後世考其良法善政而曰自汪某之爲其母始惟其母之賢以至於是則所以貽之令名者豈有既哉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記曰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夫是之謂大孝是謂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吾子勉之中懷斯痛劇於常人自以放廢之身有母且不能養天地一罪人耳鬱鬱之心敢以望之足下凡孤子之得行其志者並以告焉使當世不獨有能爲是言者則幸矣中白

與朱武曹書

汪中再拜武曹足下曾子有言往而不返者年也中往與成裕足下相見序其歲相次以九年惟足下無家室人事之累年壯而身逸則其爲學也易矣有遠見之識有淳篤之性有力學之志有父兄朋友之益是天以儒者之業責武曹也不可以不勉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荀卿子曰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盛年不再日力可惜願足下之循序而持久爾中嘗有志於用世而恥爲無用之學故於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病之事皆博問而切究之以待一日之遇下至百工小道學一術以自託平日則自食其力而可以養其廉恥即有饑饉流散之患亦足以衞其生何苦耗心勞力飾虛詞以求悅世人哉此吾藐然有獨學之憂而願與足下勉焉者也凡端臨書所已及者不復言足下可取觀之前期相見未知何日竊在下風以俟嘉譽中再拜

繁昌縣學宮後碑系（代繁昌縣知縣柴一彪作）

澤宮五遷卜茲其吉年百而踣尙宇爲墟作其秩祀唯哲是寧民順如流泱湍倏忽我來自南旣築旣營作則弗見乃建其城貞石巍巍言樹之坊直道繚垣周以欞星西阿崇屋閎我亭堂日光麗宇丹碧浮采高標隱岩霞駿雲靡椒壁朱塵曲奧潭潭畫入居陰在暑不炎松柏蒙翳有來鶴羣淸風舒嘯壁水沄沄金嶷虎負翠削當門東西房戸其下維廡先師圖像明神依處濟濟生徒比舍如鱗鼓篋升堂曳裾紆紳維誦瑱瑱朱絲應節涼飇宵發清揚四徹國不立學民曷以教凡此成勞用俾世效匪惟成之又潤色之終事告備我其力之物嬗而敝孰繩其迹敢昭告於後人視此不忒

浙江始祀先蠶之神碑文 并序

凡物生天地之間其功可被於萬民其精氣著爲列象則必有聰明睿知之人竭其心思變通以盡其利而後世奉以爲神社稷五祀是其官也生民之業惟食與衣祈報由稷田事爲多先嗇司嗇歲不乏享公桑所禮則維天駟意農祥昏觀適當蠶月取於同物比於龍見而雩而爨祖之祀無聞周官放散是有遺典不然禮曹反本功無不報老婦貧人猶歆其祭況神黃帝之妃西陵氏之女方雷所出姬姓是宗淳化昆蟲垂衣裳而天下治彌成內政其功如是豈有周人修陰禮而没其先妣者哉漢決以識苑窳寓氏名實不經魏祀軒轅加牢無配秩宗不修其職學士莫考其文禮失則昏其來遠矣宋氏南遷保聚江湖吳越之郊蔚爲桑土蠶之豐歉利恆倍於穡事乾隆五十有九年三月寒雨游至蠶比不登

皇帝從浙江巡撫侍郎臣某之請立廟於杭州城東艮山門之右以奉先蠶人神同嗜屋而不壇嘉薦孔時無侯奉種於是自有熊以降綿越千紀始定爲

天子命祀領以祠官神靈受職大報冠帶衣被天下之功創制顯庸於斯爲至其年十月臣中游學是土欣見嘉會用敢珥筆以美形容其辭曰

容古生民衣皮蓁蓁不田不漁或裸其身有物蠕蠕莫知其利天牖哲人曲爲之制與我寒威亦昭行禮以儆以聳遂修人紀凡在能言自別攸始外海四荒咸遵厥軌厥前有知猶象以韡矧矣制器闕焉不食禮亡祭法詩失樂育民志靡依神用弗康百世以俟惟

聖有作赫赫明　命神具來格歲秩其常蠶宇式啟百職駿奔有牲有醴慎制國典三古所迨刊石海隅以爲民極

巴予藉別傳

予藉故富家生而通敏眉目疎秀身纖而長少好刻印務窮其學旁及鐘鼎款識秦漢石刻遂工隸書勁險飛動有建宵延熹遺意又益蒐古書叢帖用及琢研造墨窺極精美羅列左右入室粲然其父弗善也顏其居曰可惜予藉不能改又善交游自通人名德勝流時士下至工師樂伎偏材曲藝之美莫不一見洒然如舊相識周旋款密久而不衰或欺紿攫奪予藉惛惛不之校值日遇之則又如故予藉好棋及馳馬度曲遇名山勝地佳時令節可喜可愕之事未嘗不身在其間竟數十年由是大亡其財且日病貧爲人作書自給數年賣其碑刻尚三千金然其愛之彌甚節嗇衣食時復買之乾隆五十八年夏游江都卒予藉雖貧以死然其聲名流溢士大夫閒其遺跡所在有之惜在治生不在好古也是故埏埴以爲器方圓具矣而天機不存焉巧工引手冥合自然覽之者終日不能窮其趣然而不可施之以繩墨知此者可與語予藉矣余與予藉同歲而交深一別五年相距數千里余篤疾再生而予藉適至所欲與談諸者何盡而竟不及一見而死豈余與予藉朋友之緣固止於是歟悲夫予藉名慰祖歙之漁梁人卒年五十

葉天賜母汪氏家傳

母汪氏歙之某村人年二十有一適同縣處士葉君鼎熙未三月處士適與化遘疾卒有遺腹孤逾八月而生始生母悲且喜曰天賜也遂以名其子家宿貧數遭艱窶母奉養老姑撫前妻女具有恩禮教其子嚴而有法日夜望其成立子幼每循墻立母輒以爪刻其尺寸視兒加長則喜始就傅隨從父望齡於歙昌既長而歸母子驟不相識兒入門母見兒卻立兒呼曰母安在母曰在此矣曰兒某也遂相抱持哭室中人皆哭天賜客四方力致甘旨於母取婦生子家以再立乾隆二十二年有司以母節行聞於　朝凡婦人年未三十而寡更三十年得旌其間先是母有姑王氏居嫠至四十餘年以夫亡時年逾三十不得應旌典母曰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先姑苦節吾所逮事而吾顧以年受旌是婦蓋其姑也人其謂我何天賜懼更請於巡撫侍郎胡恪靖公寶瑔疏王之節榜於家廟由是母之坊始立母卒年七十有四天賜執喪有禮與中久故因次其事

提督楊凱傳

楊凱字虞起儀徵人少喜讀書所交多奇材劍客習知兵法

聖祖時以武進士爲乾清門侍衛從　幸湯山賦詩稱

旨　命與汪灝陳彭年等在　武英殿編纂物類輯古略出補湖廣督標中軍守備遷鎮竿前營遊擊鎮竿所在篝林谿洞紅苗四出劫掠急則走匿吏不敢詰凱有知略所至悉知夷險地勢多置閒諜人樂爲用命其兵法尤善用奇野牛塘寨苗龍老四龍老馬恃險固甚橫數至中軍士橋坳殺人寨據山巔壁立二十餘里四面巉嚴如削前一徑通人行窈冥幽仄盤曲上下官軍內薄仰攻無不死者凱得熟苗吳大武言山後有路人跡荒絕自此上至寨可十餘里凱陰爲部署會兼中營遊擊白調其兵至本營喝名已而飲酒距超爲樂賊易之不設備凱乃勒兵夜馳百二十里絕溪河七十餘道

末至寨二三里而止賊急乘險下木石而凱軍去寨遠不可得傷俄而銃數響四山烏鎗火礮齊發塵燄漲天守備温如琦率兵自山後入其寨賊倉卒反走前後夾擊大破之賊多燒殺及投崖死斬俘皆平獲賊首數百人縱其餘數千人為民寨遂墟中軍狗補寨寨目吳老羅至瀘溪劫人取首凱盡中左前右四營兵勒之久之未發沿途諸生苗數十寨陰為老羅耳目度官軍即發非十日不至而凱潛率師五百別由烏巢河糯耗山用兩日入其寨俘老羅歸既數日大路諸寨苗乃覺皆駴怖稱天兵明年勅卞洞寨苗吳老卞吳老鐵營既立凱便衣從十騎出營覘賊遇賊數千人至於是凱去營五十里矣乃麾其騎曰吾衆寡不敵若止賊且不測即退是自敗也遂據險接戰會日暮救至收其兵而止凱曰賊度我方困必不復往兵法所謂攻其不備可一鼓擒也因急擊虜之遷參將署辰州副將桑植土司某保靖土司彭御彬淫虐不法總督福敏請改設流官

世宗命凱兼桑植副將以便宜摘印凱檄辰州協守備王肅文九谿協守備鈕正已由九谿至桑植由桑植至保靖彭御彬聞之盡撤其衆守桑植而凱率鎮筸右營參將王進昌永順土司彭肇槐由北河至保靖獲彭御彬并其黨送長沙桑植由是遂潰彭肇槐亦因凱請以永順歸內地并其地為永順府永順保靖龍山桑植縣凱更為永順副將明年遷鎮筸鎮總兵湖北美容土司田旻如橫恣不道結忠建等十九土司侵慈利石門縣抗　命不出對簿　敕凱討之凱度旻如兵精而衆不附急則死鬬緩則可不戰而下乃整兵壓其地馳使諭其下曰旻如重斂淫刑苦役以逞其欲慈父孝子忍死

而莫之抗者豈其力不足以制一土官哉曾

天子之命吏民　國法也

皇上不忍百姓無罪將去其疾而旻如保險跳梁抗拒

王命是作賊也百年無事食其土之有以長子孫民皆

王臣受　國恩厚矣黨惡不義逆　命不祥且焉用養害以自戕也夫內脫其苛虐而外享忠順之名孰與助寇仇以陷大戮乎未幾其下果縛旻如出旻如畏罪縊死遂定其地不戮一人以其地為鶴峯州長樂縣忠建等十九土司亦請歸土官印以其地為施南府施恩宣恩來鳳咸豐利川建始縣貴州台拱丹江紅苗亂接壤鎮筸凱控扼險阻首尾援擊賊以窮蹙大兵乘之得就戡定當是時鎮兵盡出所在紅苗嘯聚謀乘虛竊發城中人洶洶凱急募兵數百人日夜四出巡徼所至變其旗幟衣服以次踐更苗疑募兵大集懼不敢發人心以安

天子數下書褒美賞賜甚渥

今上即位遷湖廣提督凱由守備兩任游擊三任副將一任總兵至提督歷二十年終始不出湖廣凡破寨三改土司二十有三開府二州一縣十有一夷夏讋服威信大著苗民終其身不復亂總督史貽直以事劾其失職凱上疏自辨且不即受代由是革職乾隆十六年

天子南巡至高郵召見凱　命仍以總兵用從　幸杭州授河南河北鎮總兵會灤州水漲注丹沁河決河內武陟二縣凱督兵塞之具以事　聞其後歸仁利濟二渠又決壞懷慶護城堤十餘丈而菑盜不屬凱出布帛數萬裹土下卒塞之後數日巡撫鄂容安至劾其干預民事且以擅旨示人遂再革職二十五年與賀

皇太后萬壽　命降二等給銜卒年八十一凱狀貌魁梧喜接士大夫兄謙為天津鎮總兵廉節數千金凱傾其資償之子二印寬印正名文淵成進士

論曰土司自唐宋以來因亂撫定其地假其兵力遂爲廢之固非神明之後有功德於民如古諸侯封建也後世恃險與官虐害生民　天討既加如出水火與夫將帥之臣假邀事以要功者異矣遭時承平

天子神武奉國威靈竭其智勇所向成功而凱說禮樂而敦詩書有古名將風然剛烈而不能下人卒以不振云

書周義僕事

寶應潘愷僕周大從愷往田舍有佃暴死潘氏之族誣愷殺之而僕為證知縣吳之珽訊僕者掠累日僕力陳其冤遂以夾折其脛血溢口鼻而死垂死猶詈訶佃實病既絕而目不瞑聞者哀之知縣已致僕死而愷妄云僕承遂易其辭以上獄不決者五年其後巡撫劉公參驗僕辭而疑之讞之得其實為讞知縣官而抵族人罪於是獄遂白愷為僕置家子孫世祀之勿絕汪某曰吾觀於今之僕而知吏職之不修與士大夫不得保其門族者焉吏一命以上其貪沒亡檢者率自其僕成之其用事者威福或過其主不幸而蹉敗則盡以其罪委之主或多發其陰私承望風旨搆成其事以覆究於刑收市相望而後不之戒也見小利而好近娛背於大險以覆其宗哀哉吾故於義僕事而樂書之非以為一人事也或委質事君亂然如路人之相值明知其可變而始倖其不及已阿諛苟祿以忝雕於一時者亦何心哉

大清故翰林院檢討程君墓表　并序

君諱元基儀徵人由舉人官元和訓導成進士改庶吉士入翰林授檢討覈歸一歲卒儀徵商稅三日河餉常鎮通道士之日梁頭知縣主之皆征於舟日落地稅課司主之征於市征於市者不征於舟征於舟者不征於市既久乃交征之以厚其入三歲稅額實不及萬主者援之民力以困而淮南鹽運江西湖廣者歲百三十萬引至則荊湖魚米竹木紙布之饒率附其舟以下苦儀徵稅重乃東輸之鎮江舟不時至則鹽屯而日耗百貨不至則民生瘠君既家居與鹽莢諸商議使舟歲代輸其稅既鹽綱無所滯而民食其利則皆許諾將告於當事者而君遽卒君嘗集其鄉人以修學宮又與其鄉人爲救火具甚周故沒而人哀之 國初以來品官居鄉恆爲民患其後上之人痛以法繩之其勢始戢雖然鄉士大夫習知其地之利病又通於官府之事而齷齪自封一委諸不習之吏以示守法民事所以滋不舉也古者封國分以故家世族使之鎮撫其土而與爲存亡若君者其猶幾此哉始君在元和亦能其官君之葬有某之文以銘其幽故其族系年壽子女皆不具而揭其大者以爲之表系曰

猗嗟程君勇於爲人如於其身百世有聞侗保茲墳宜爾子孫

大清故貢生汪君墓誌銘 并序

國初以來學士陋有明之習濬心大業通於六藝者數家故於儒學爲盛迨乾隆初紀老師略盡而處士江慎修崛起於婺源休甯戴東原繼之經籍之道復明始此兩人自奮於末流常爲鄉俗所怪又孤介少所合而地僻陋無從得書是時歙西溪汪君獨禮而致諸其家飲食供具惟所欲又斥千金置書益招好學之士日夜誦習講貫其中久者十數年近者七八年四五年業成散去其後江君沒大興朱學士來視學遂盡取其書上於
朝又使配食於朱子戴君遊 京師當世推爲儒宗後數歲
天子修四庫之書 徵領局事是時天下之士益彬彬然嚮於學矣蓋自三人始也抑左右而成之者君信有力焉而君不幸死矣然君亦以是自力於學所著文二百餘篇咸清暢有法著楚詞音義三卷又治毛詩義編未成以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卒年四十七明年某月葬於縣之某原君諱梧鳳字在湘曾祖某祖某父某其先與中同出唐越國公後子四煇灼炘照灼好學世其家銘曰

有嘒其鳴天下文明其道大光西溪潏潏實爲丹穴我銘載之表君幽域

大清故國子監生顧君墓誌銘 并序

君名春生世爲江都人祖某父某君嫻靜好書羸秀多病而善交人中與君游時年十有四故中之友惟君與朱貧最久乾隆三十六年春中在府城會其子周歲中與貧往造焉當其時君父母已傳家事皆强健喜飯君有一子二女內足於財闢所居樹竹木置書籤琴瑟與四方之士相樂而是日天氣清晬列坐多異材矜德及暮而賓主皆醉飽盡其意中退與貧歎其不復此也及中客當塗閒一歲再至則君方居父喪而子女皆夭病益深毛髮時畏寒灑淅悽然憂其不久及今而過之則君之喪已在殯立孫財二歲哀而呱呱不能具拜禮而君之母巋然撫諸哀次嗚呼以君一人之身不數歲而

死生榮落若是其難知也况其在百年哉人孰無死惟君死而生人之事至是而泯然皆盡尤可悲也中以平生之誼將爲之銘以致其哀而狀不可得友人宜興儲潤書以爲言乃草此以付其家而其生之年與葬之日月與其地及它不審者則俟異日詳焉銘曰

青康以頎維子之樂而子是託條陵以夷維子之悲而子不知蕭蕭墓草子宮所考萬世是保

哀玉符妻劉氏墓誌銘 并序

哀玉符旣喪其妻以狀請銘於中曰吾婦太學生某某其祖也處士某某其父也婦以乾隆三十六年某月沒得年三十有某歲歸哀氏者十有某年上孝其姑齊中宜其夫下慈其子性內敏而外柔能力以儉始歸生數子不育悉吾父母老而不克抱孫遂請於姑而飾侍者以爲篋泊與妾並舉子二子皆疾婦日夜撫抱其妾子加篤今吾子妾長矣而婦遽歿嗚呼其可哀也吾將以某月日葬某兆敢請銘中惟聞諸公父文伯之母曰好外男死之好內女死之孝行寡故其言易私玉符執女之喪哀過而至於瘠痛其父之嗜肉而斷諸終身不以食玉符痛於父子之恩其不牽於私愛以誣其妻必矣是其言可信於法宜銘銘曰

升堂斃斃姑老而若或侍也入室煢煢兒寒而若或視也夫子之嬴家事無與治也我銘以章之哀同穴志也

大清故奉直大夫掌江西道監察御史江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德量字量殊江都人曾祖徽祖世棟並不仕父恂拔貢生終徽州府知府以才略稱於時君生有異稟徽州故好金石之文多所搜輯君幼卽世其學徽州傾而

曰吾有此子節此物之在江氏得更多數十年矣君嬉
壯以進士高第授編修踰六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以
父憂歸服闋遷江西道監察御史轉掌道御史君性沈
默與人交不見圭角久近無所忤然素履端靖未嘗求
請於人不妄取予公餘鍵戶以文籍自娛以是負清望
庶官中一監順天試久之丁母憂解官君臨事斂絕人
有所容立口立斷洞見始終後雖百變莫能外越幼從
徽州在官熟知吏治居朝多識舊聞博通掌故而深沈
謹嚴未始以才氣加人既以久資當出為道府益究心
世務刑獄河渠漕運災振損益古今之宜分端講習以
備施用久於其道者咸拱手謝不及乾隆五十有八年
君將補官北行感疾十月辛丑殁年四十有二嗚呼以
君器識于涉清途而天年夙隕嘉猷猛志湮鬱無傳門
戶遼覓妻孥漂泊有識者所為悼生才之難而為世用
惜也君取張氏道州知州元翔某女子會女二長適徐
某次字典

謹案是篇先君臨終前一夕作初鹽政某體致先君
校勘
文宗閣四庫書既畢復延往杭州校勘
文瀾閣四庫書先君於乾隆五十九年十月游杭州
寓梁氏葛嶺園十一月十九日二鼓撰此志未及終
篇閉筆就臥疾作自謂中臟亟呼僕買石菖蒲不可
得至二十日子時棄養此篇遂為絕筆勿勿十七年
孤露餘生屏營若失每一展讀刺心泣血哀何可言
嘉慶十五年十月孤寡孫泣識

大清　誥授通議大夫山東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原
品致仕　恩加一級沈公行狀

曾祖懷英明仁和縣學生員
祖兆乾　皇國子監生累贈通議大夫山東按察使
司按察使
考元渝　皇敕授文林郎文昌縣知縣累贈通議大
夫山東按察使司按察使
浙江杭州府仁和縣忠清里沈廷芳年七十一狀

公字椒園本徐姓世為仁和人自公考出嗣於舅氏沈
遂承沈姓沈故與望族明歲貢生前陽始遷仁和於
公為六世祖康熙五十年八月公生於海甯之園華里
幼端慤有志操嘗書其坐曰守道守身為忠為孝又嘗
讀明楊忠愍公繼盛傳激昂慨慕思其為人外祖查少
參事昇欸曰是奇童也即異日立朝其風節自此見矣
少長益潛心正業博綜羣典學以大殖弱冠游　京師
聲與籍甚鉅人耆德接待若恐不及安溪李侍郎清植
長洲惠學士士奇大倉張舍事鵬翀桐城方侍郎苞於
時並申師友之契雍正十一年丁文昌公憂歸明年故
大學士高文定公時總督南河聞公名馳書將致諸幕
府文定公素習有宋諸儒之學好賓接士大夫於公尤
有加禮嘗謂公曰君年方少而博聞篤行遂至於是不
圖今世乃見古人既服闋再至　京師補一統志館校
錄先是
世宗憲皇帝詔舉博學宏詞公入都既晚瞀居御軌未
嘗謁人求舉乾隆元年故左都御史楊恪勤公汝穀時
以兵部右侍郎祭告南岳還朝
上命續舉所知遂以公名及其學行對十月　御試保
和殿名在二等選翰林院庶吉士明年授編修入直
武英殿同修　起居注總理宗人府各學三年充一統
志纂修官兼校勘明史明年　殿試充收掌試卷官公
嘗集前世君臣許敗之跡為類各十有六名曰鑒古錄
以備法戒是年冬表進　賜段四匹書交　懋勤殿六
年補山東道監察御史公精敏絕人諳悉舊典朝章國
故官方民隱口陳手畫本末如流通於當世之事而務
出於忠厚

上承
世宗勵精之後益思勤恤民生周知疾苦采納直言概
然思古陽城馬周之選於時西林鄂文端公高安朱文
端公海寧陳文勤公興縣孫文定公江陰楊文定公後
先繼長朝列用忠清公正弼成至治而公以卑官後進
與相應和凡所陳奏尤在於奉宣　德意成樂物生七
年以淮安鳳陽徐泗諸府州連遭水祲請於常振之外
盡發常平諸倉存穀偏為振卹並加振直隸山東浙江
甘肅之被災者又以　國家設關徵稅蓋以抑逐末之
民且使國用所出不專取給於農畝而已然米豆者百
姓所仰食正使逐地流行乃以收通工易事之利況登
場之日既徵其地丁漕糧以充正供則關稅宜在可免
奏　旨允行戶部議以米豆既免正稅請將載米豆之
船加稅船料公復奏言米豆之稅免而載米豆之船料
增是猶二五之與一十也　朝廷如天之仁所爭豈在
此請並米豆之船料除之奏　旨交九卿議行著其後
公外轉有司遂復請稅米豆如故時著自許豎關監督
始其年秋
上幸奉天公奏言邊塞風氣早寒七八月間已如冬令
且山川紆阻跋涉疲勞　乘輿遠駐塞垣蒐簡軍實惟
宜於閱武之餘勿事馳騁田獵敬慎起居以迓蕃禧又

因直省米價加昂有　旨停鄰省采買公奏采買以充積貯旣楚弓楚得且有成數可稽惟海洋物產富饒珠犀羽象之美掌握兼金而洲嶼沙石盤互斥鹵磽确穀生不蕃不得不資之内地而八没於重利往往冒禁輒販近口之地民間倉廩爲之空珍異日至民食日少是棄有用以博無用也且使無賴之藏海島者得食以植其黨爲患方大事下部議由禁又言自古建立都邑旣設支輔又必廣樹藩籬漢唐都關中而朔方河西常列重兵其已事也茲關三晉獨石諸邊盜風少熾　特遣大臣督緝分察疆理伏攷老哈河喀喇河屯與州河及鄂爾多斯諸處爲大寧開平興和東勝舊地今則八旗察哈爾禮部太僕寺考牧之區外接諸藩內偪獨石口此皆膏衍上地水土甘美請就其中置屯牧務一所遣大臣爲總理擇司員分領其事度今在　京滿洲閒散之丁不下數萬議徙以屯田塞下予之籽種耕畜分地種牧暇則練習擊刺騎射之法繕完城堡修飭軍器數載之後屹然成重鎭據長城外險爲　京師後蔽兼可西護山西東援遼薊所謂有備無患者也有　旨交議政王大臣議奏卒格不行時東南連歲米貴公以采買旣停倉儲尙寡請將乾隆九年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六省漕米截留數萬石視州縣大小倉庾多寡虛實以次撫補爲平糶賑濟之用戶部議駁旋奏　特旨施行

上將幸木蘭會久雨水潦氾溢公言　車駕所及一事不欲以累民而有司多取人木籍治道乞以諭陵寢成加賚所過地被　旨申飭部議革職

上命降二級調用十年奉　旨仍以御史用補江南道監察御史奉　命巡視山東漕糧十一年請建祠祀宋臣謝枋得於憫忠寺又以長生店涿州積水泥濘行旅苦之請　敕行修治並請加振直隸被水窮民俱報允十二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再　命巡視山東漕糧公以山東比歲告饑雖歷截漕加振恐民氣未舒奏於南漕撥山東時更截留六十萬石又奏　命隨大學士高文定公查辦山東振務公分理兗沂曹東昌泰安五府城市窮鄉莫不親履條理精密吏不能欺五月聞青苗七月勘水災故事山東巡漕御史率於六月回道至是於九月始復　命云公爲御史前後六年凡有屬草輒閉閤齋戒如對明神憂勤忠愛之心發於顏色溢於毫楮其言體事達情曲折盡意公貌清古秀削身裁及中人與人言呴呴然若不能盡及當事毅持廉直自將雖賁育無以過故尙書彭維新復官工部右侍郎公奏劾罷之尤爲人所稱道所上四十餘摺舉其要者著於篇其未發科鈔者世固莫得而知也轉分巡山東登萊青道布政使司參議舊時爲吏者飲食百貨之用取諸市予賈値十之五謂之官價賓客僕役或因爲奸利公至勅石爲約悉革其弊管內當積荒之後人士流離公率其屬䘏養廉數千兩招集逃亡給本錢使復其業數年戶口充實所墾田皆大熟置漏澤園槀人收掩四境遺骼小淸河自新城孝婦河以東經高苑入靑州境屈曲三百餘里至壽光入海河道淤狹夏秋山水暴發高苑博興樂平諸縣田廬累經漂沒公相水勢濬馬車瀆口以上某千某百丈相地勢增築堤堰水屬運孫民以紓恐萊州老儒高鳳起法坤厚毛贄箴脢名樂道不涉世流公徑造其廬待以賓師之禮相與蒐訪舊聞考訂學

棐由是人知所矜式暇日以一騎入村落巡行稼穡問民所苦爾田間集父老子弟而教語之或以村酒果餌進欣然食之至盡旣久公所乘白馬人皆識之見輒白馬度陌者則喜相告曰使君至矣故老言先時陳恪勤公鵬年在江寧陸淸獻公隴其在嘉定皆如是　國朝百餘年來得公凡三人而已遷河南按察使辭符民有淫人之婦而殺其夫者旣乃以語婦婦告其夫之妹使訟之官有司引律因奸致死本夫婦雖不知情亦絞公曰本不與謀又獄由婦首是無死法巡撫及臬客皆執不可公據律駁歷三案得成案據以定讞婦竟減等鹿邑民甲殺人而賄乙誣服公察而直其罪其它平反開許類此十九年十二月入覲

上以查太淑人年九十　特賜御書曰靈範遐齡明年春乞終養歸其秋太淑人卒公素不喜佛老說至是屆喪遂屏浮屠法不用並廢七七之奠服闋補山東按察使公謂愚民畏法其犯罪或出於不知乃舉律文之日習而易犯者陳列罪名以爲條教它所奏變通法令數事俱見施行時巡撫方操切吏職公雍容儒者見爲迂緩又嘗發民治道公故寢其事由是滋不說適公奏請祀故尙書湯文正公斌於孔子廟廡又論孟子廟配饗事二十七年

上南巡至山東以公年老　命以原品致仕公起諸生至大官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於公不可爲不遇然緣公體　國之忠與其憂民立事之心蓋將抱無窮之藴而惜乎公則衰矣公之歸生儒耆老數千人南送四十里至固山驛不去皆曰使君前者去率不數歲復來今當以何時至耶使君壽考無極它時幸得相見公下輿

疑之曰衙父老意甚厚其歸善教訓子弟力田孝弟爲良民奉上法度何必使者長在此耶使者亦願父老自今歲有康年無生災害與使者共食此福皆列拜流涕日暮乃散公在官食不過一肉三族之待以養者數十家既歸貧不能自贍復以課讀爲業累爲鰲峯端溪樂儀敷陽四書院山長嘗謂其門人汪中曰吾通籍三十年有宅一廛衆田二頃故既老而終歲教學於外汝以吾爲得已耶中對曰古者七十而致仕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以教於其鄉書與司徒樂正之官相爲用血氣不足以任職事而道德則可以爲師然則師者所以息者也是故君子生而有益於人者不使其身一日無用於天下公領之公爲教善因人之材使人各盡其長然後授之以其事故多所成就篤念故交於通門子弟及名臣節士後尤加重自初宦迄於老卒如是三十年

上南巡賜公紵絲表裏三十五年與祝

皇上壽賜段四匹公子世煒自雲南主試歸

上召見瀛臺從容問公年齒精力於是知

上之恩顧深矣三十六年與祝

皇太后壽　恩加一級明年二月甲申考終於　京師之椿樹三條衚衕公子禮部主事世煒之邸公兩兄俱有學行與公少共艱苦後並偃蹇不遇公奉事之無不至從子世熊官武陟典史公生死顧恤之如子有孤姪殤爲立嗣守純伯兄無子先以仲子世炯爲之後世炯死無子復以孫守誠嗣之治辦方定而公遂沒公學詩於海寧查編修愼行及編修弟侍讀嗣瑮學文於方侍郎苞沖融醇懿稱其德量有理學淵源十卷續經義考四十卷鑒古錄十六卷文章指南四卷隱拙齋詩集四十卷文集二十卷盥蒙雜著四卷其十三經注疏正字八十卷則嘉善浦鏜同校公由庶吉士授編修兩官監察御史出爲山東登萊青道參議河南山東按察使誥授通議大夫致仕加一級娶汪氏　誥封淑人令德莊儉白首無違子世煒庶吉士改禮部主客司主事明達負氣得公之節世炯世焌並先卒孫守正守誠守純守端公官在三品不得請諡於考功謹具歷官事蹟上翰林院國史館論撰伏惟鑒察乾隆四十年正月某日

門人江都縣附學生員汪中謹狀

經舊苑弔馬守眞文 幷序

歲在單閼客居江寧城南出入經迴光寺其左有廢圃焉寒流淸泚秋菘滿田室廬皆盡惟古柏半生風煙掩抑怪石數峯支離草際明南苑妓馬守眞故居也秦淮水逝迹往名留其色藝風情故老遺聞多能道者余嘗覽其畫蹟叢蘭修竹文弱不勝秀氣靈襟紛披楮墨之外未嘗不愛賞其才悵吾生之不及見也夫託身樂籍少長風塵人生實難豈可責之以死婉孌倚門之笑綢繆鼓瑟之娛諒非得已在昔婕妤悼傷文姬悲憤矧茲薄命抑又下焉嗟乎天生此才在於女子百年千里猶不可期奈何鍾美如斯而擯辱之至於斯極哉余單家孤子寸田尺宅無以治生老弱之命縣於十指一從操翰數更府主俯仰異趣哀樂由人如黃祖之腹中在本初之弦上靜言身世與斯人其何異祇以榮期二樂幸而爲男差無牀簀之辱耳江上之歌憐以同病秋風鳴鳥聞者生哀事有傷心不嫌非偶乃爲詞曰

嗟佳人之信嫮兮挻姸姿之綽約羌既被此冶容兮又工顰與善謔攜皓腕以抒思兮乍含豪以觽邈寄幽怨於子墨兮想蕙心之蘊藉惟女生而從人兮固吝妄乎室家何斯人之高秀兮乃濩墮於女閭奉君子之光儀兮誓偕老以沒身何坐席之未溫兮又改服而事人顧七尺其不自由兮倏風雨而波淪紛啼笑其感人兮孰知其不出於余心哆樂舞之婆娑兮固非微軀之可任哀吾生之鄙賤兮又何矜乎才藝也予奪其不可憑兮吾又安知夫天意也人固有不偶兮將異世同其狼籍遇秋氣之惆悵兮撫靈蹤而太息諒時命其不可爲兮獨申哀而竟夕

汪純甫哀詞

君諱介壽字純甫與中同出越國公自君以上遷錢唐凡三世故君籍錢唐爲諸生某甲官浙江以君管其書記始中依代州馮兵備於鄞兵備還臺灣中不能度海以與某甲僚也屬中於某甲既成言矣他日中造某甲則辭以事不得見於是兵備去已遠而中留與歸則皆無所得食以然其生之窮也當是時武進蔣御史客於甲所告中曰甲之友汪純甫數以足下才藝學業矜詰於某甲謂其身羈貧可念且兵備之交不可乖是中固生而未嘗識君亦未有文字之涉朋舊之游揚也其後中兩遇君之居拜君之父於堂下君皆不在中歸而以書貽之曰淮海鄙生足孤失學不自意爲君子所采譽此身猶在要當立名成業以報知己託生本支俱及壯年相去七百餘里必有見期庶幾相視莫逆爲子桑溫伯之遇君答書辭旨多同今檢不得閱二歲中數訪君行迹最後得人問之則君死矣吾安知夫終吾身之遂不識君也悲夫往觀李習之所賦衆補闕常太息悲傷其事雖然習之以所業求知己則其爽之也有因其身

既親於補闕之門則亦有師友講習之樂足以自慰豁且感其師而悲其後之不可再若斯也君施德於其所不相習之人而終不得一見而死則中之悲且感宜何如哉

述學別錄

譚瑩玉生覆校

先君寫定述學內篇目錄一釋晨參一文二釋闕三釋三九上中下四明堂通釋五媒氏釋疑六爲人後者爲其曾祖父母祖父母服考七婦人無主答問八釋冕服之用九玎文正十釋董十一釋連山十二女子許嫁而壻死從死及守志議十三左氏春秋釋疑十四居喪釋服解義十五古玉釋名十六周公居東證十七墨子敘後敘十八賈誼新書敘十九石鼓文證廿廣陵曲江證廿一江都縣榜駁義廿二漢雁足鐙銘釋文廿三江淮墓考廿四故岷洮道馮君妻三李氏不合葬議多有與述學刻本不合者釋冕服之用江都縣榜駁義漢雁足鐙銘釋文江淮墓考故岷洮道馮君妻三李氏不合葬議五篇刻本所未錄又先君有手寫文藁目錄一狐父之盜頌二弔黃祖文三荀卿子徵文四大學平義五越三仁駁董仲舒義未作六駁齊論義未作七江都縣榜駁義八漢雁足鐙銘釋文九孫枝生墓銘十脩禊敘跋十一先考靈表十二先妣靈表十三畢尚書母祠銘十四呂氏春秋序十五鐵牛銘十六渦水堤銘十七釋印十八江淮墓辨十九釋冕服之用廿自序廿一哀鹽船文廿二洪君妻蔣氏墓銘廿三碧腴說廿四嬪於虞解廿五王基碑跋尾廿六老子考異廿七宋書宗室世系表序廿八鄭贊善銘未作廿九泰伯廟銘三十越國公廟銘未作今合前五篇去複重及未作者爲補遺一卷其目錄所不載有爲劉先生端臨所錄喜孫所搜輯者倣蔡邕外文例爲別錄一卷附爲孤喜孫識

右述學內外篇并補遺別錄乃汪容甫先生哲嗣孟慈重刊之本據江鄭堂漢學師承記言容甫中年輯三代學制及文字訓詁制度名物有係於學者分別部居爲述學一篇屬稿未成後乃以撰著之文分爲述學內外篇刊行之則當時容甫有自爲手定栞行之本爲鄭堂所目驗而孟慈重刊之跋乃言先君寫定述學內篇目錄多有與述學刻本不合者豈寫定之目錄乃從後更定歟今述學刻本所恆見者有阮氏文選樓本以孟慈跋釋冕服之用江都縣榜駁義漢雁足鐙銘釋文江淮墓考故岷洮道馮君妻三李氏不合葬議五篇刻本所未錄之言覈之文選樓本實與所言刻本相合今以此本與文選樓本校除補遺別錄爲孟慈增入非文選樓本所有之外其內篇明堂通釋其在掌次者曰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其在掌舍者曰掌王之會同之舍爲壇壝宮棘門文選樓本挩曰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案合諸侯亦如之其在掌舍者曰掌三十字居喪釋服解義出公門文選樓本門誤命周公居東證續漢志注引皇覽曰奄里伯公冢在城內祥舍中民傳言魯五德奄里伯公葬其宅也文選樓本無此三十三字外篇漢上琴臺之銘題下注代畢尚書作文選樓本無此五字皆此本爲長不獨補遺別錄經孟慈增入而容甫之學乃盡傳於世已也容甫既經學淹貫而身世轗軻其生平戚戚寡歡之意亦時時於所學爲漢魏六朝古文辭發之今讀其自序及弔黃祖文狐父之盜頌經舊苑弔馬守眞文諸作未嘗不太息學如容甫遇如容甫天生容甫乃何心而阨容甫若此之甚也因栞此本入叢書中并惜容甫之學與遇遂書其後光緒乙亥穀雨節南海伍紹棠謹跋

授堂文鈔

武億撰

授堂文鈔目錄

卷之一

漢制六職攷
周禮名所由始攷
讀官攷
古鄭國鄔留辨
漢王商邑居辨
古玉圭圖說
原字
廣廣雅注疏
書白鶴觀碑後

卷之二

釋甲
書老學庵筆記後

老子道德經書後
書漢隸字源後
范書儒林傳後記
一切經音義跋文
秦漢瓦當文字記跋尾
巳亭記跋
題士壎族譜
蘇氏家藏孫徵君手迹題辭
游葉縣石窟寺記

卷之三

擬曾子固答歐陽公論氏族書
跋墨子
嵩山攷
書徐貞恬事後
與李東川書
與朱少白書
答黃小松書
與桂未谷書
與孫季逑書
與李書源書
偃師金石遺文補錄序代湯明府之作
與尋陽長公主志石書後
答某書

卷之四

關相如獨祉之會
史若淡先生狀略
趙頊人貞孝銘并序
書安人詩序
上朱笥河先生求撰先大夫神道碑書
上李冉谷先生書

書李抑吾同年爲嶽圖後
寄朱節河先生書
與趙蕉庵書
戒詞
祭外舅呂王府先生側室李氏夫人文

卷之五

三峯寺置香火地記
與朱少白書
答郭方山書
答王居敬書
弔黃仲則文有序
余少雲哀詞
與李仲謨書
與朱少白書
刑部山東司主事陞補廣西司員外郎加三級李公行狀

卷之六

書李敬堂先生逸事
祭李敬堂先生文
祭程內翰文
寄上王觀察書
李李生序
顧府君墓誌銘
武毅齋墓誌銘
與李東川書
汝石銘并序
小石山房圖跋
歲逝圖跋
送陳象齋序
與郭方山書

卷之七

答王西霞先生書
再寄西霞先生書
與王胎伯書
李仲謨墓石志
陝西興儀縣知縣李府君墓碣
與節河先生文有序
山西平陽府水利同知候補郎中田府君墓志銘代朱少詹作
贈奉直大夫吏部考功司主事高府君墓志銘
送陳秋士縣丞試用湖北序
國子監生李君墓志銘并序
答王蘭泉先生書
偃師金石記題詞

卷之八

偃師縣學袁君惠教頌代王方川先生
呂碩卿時文集序
耗讀攷異後序
祭胡笠峯先生文
博山縣重修彼岸寺記
存雅堂時文集序
渭西精舍送桂君入都序
登都金石記序
潤厚之墉志銘
貴書巢明府循政詩序
偃師縣知縣王君行實輯略
王明府輓詞
偃師縣東關新修觀世音堂碑記

授堂文鈔卷之一

偃師 武億 撰

漢制六馬考

漢之駕以六馬也.非漢創爲之也.昔孔沖遠氏於書正義云.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許慎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鄭元以周禮校人養馬乘四.一師四圉.四馬曰乘.康王之誥云.皆布乘黃朱.以爲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六.然則依康成之言.蓋必于周之盛時.其制始用四馬也.然而易稱.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則因以六爻位數之也.昔管.若朽索之御六馬也.作僞者雜摹言以亂之也.五子之歌注.官六馬.天子駕六入.突此亦僞書所錄.大戴禮子張問入官.六馬之離.必于四面之衢.子張、周人也.其亦爲是言者.其常周旣衰.列國因踵事附益而僭爲之也.列子.六馬可御.荀子.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晏子春秋.梁邱據御六馬而來.莊子逸篇.金鐵攢以大紱.載六驥之上.則致千里.數子所爲書.皆在周之季世.方于六馬始侈言之也.其發揚而愈以非制者.則又如翟王子羨臣於景公以重駕.下晏子曰.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爲非制也不滋甚乎.然則馬之用六.增至于八.又重之至于十六.當時者亦有不悅乎此者也.迨後益甚暴秦.乃益著爲令.今見于太史公者.秦始皇紀.數以六爲紀.李斯列傳.二世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是其事也.呂氏春秋忠廉篇吳王曰.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漢興承秦之弊.僾尊而不知所易.故推校諸傳錄記.

如漢書萬石君傳.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舉手曰六馬.袁盎傳.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梁孝王傳.京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王於關下.臣瓚曰.舊駟不駕六馬耳.天子副車駕四馬.王莽傳.駕坤六馬.白虎通.天子之馬六者.示有事于天地四方也.周遷輿服雜記.六騑、六馬也.續漢志.天子五路駕六馬.東京賦.六元虬之弈弈.注.六馬也.天子駕六馬.西京賦.天子駕彫軫六駿駮.然則漢制之六馬承于秦.實沿于周之季世也.

周禮名所由始考

今爲禮經之學者.宗于賈氏公彥之說.皆以設位言之.謂之周官.以制作言之.謂之周禮.其說因兩存焉.借其可以兼名也.宋王伯厚云.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元.元作周官注.猶未以周禮名也.隋志.自馬融注已下.始曰周官禮.太原閻伯詩更推其旨.案之康成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鄭氏父子、衞宏、賈逵、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周禮之名.已見于此.後漢書盧植傳.植曰.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余以斯二說者.所據周官、周禮之名.並起于漢.似也.然其言亦時有偏漏.後人未暇綜覽而詳辨之.何哉.伯厚之論.其失也翡於舛.方鄭夾漈作通志略已云.漢曰周官.江左曰周官禮.而因仍其說.更謂自康成作周官注.猶未以周禮名.夫康成之爲書也.于儀禮、禮記注.通引周禮.其他經說文字答問.凡所引據.皆作周禮.又前乎康成者.有許叔重.叔重之說文解字、五經異義.已引作周禮.與康成並世者.高誘呂氏春秋注.及淮南王書注.引周禮.趙岐注孟子.應邵風俗通義.蔡邕所論著銘頌.亦皆引之而名周禮.西嶽華山袁逢、樊毅、凡二碑.並據周禮職方氏爲詞.然則當康成時.豈復有未名爲周禮者與.是王氏之論爲失其實也.然伯詩從而訂之者.其失又病于疏.蓋康成之所序.序爲周禮作.解詁之人.也于世祖以來.非稍周禮名.雖于此也.況周禮之名.已見于前漢之季.漢書王莽傳.劉歆與博士上議.引周禮曰.王爲諸侯緦衰.弁而加環絰.今此文在春官司服.云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是也.惟所異者.于弁下多而加環三字耳.又莽奏明堂.授諸侯茅土.下書曰.禹貢之九州無并幽.周禮司馬

則無徐梁。其所引司馬。即職方文。而以爲司馬者。職方氏爲夏官之屬故也。又言周禮膳羞百有二十品。今曉夫文。又崔發上言。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師古曰。周禮春官之屬。女巫氏之職。凡邦之大災。歌哭而請是也。然則周禮名之所自起。固起于成哀間也。然則周禮之名孰名之。必于劉歆附王莽爲之也。莽之陰賊。蓋甚于泥古。而果爲[illegible]斯[illegible]之說。既已獨奮其詐。并思以愚天下。方其所爲。于官制、地理、役賦。紛紛錯易。一歲數更。要使人不可究詰。而甚乃極于周公經世之書。亦悍然肆其妄。故劉歆從爲佐而成之。其見于荀悅之紀云。劉歆以周官十六篇（十字疑衍）爲周禮。王莽時。歆奏以爲經。置博士。是其徵也。（經典序錄云。劉歆始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故班氏于莽一傳之中。凡莽及臣下施于詔議章奏。自號曰周禮。必大書之。而自爲史文。乃更端見例。復仍其本名。謂莽以周官王制之文。食貨志。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及後云又以周官稅民。是亦一志而兩見。由其意觀之。尚未有以著明于此也。（禮樂志周官[illegible]）至如郊祀志。莽改南北郊祭禮。曰。周官天墜之祀。樂有別有合。下又言。臣謹案。周官兆五帝于四郊。山川各因其方。當是時。猶未居攝。是以不敢斥易至此也。（莽傳。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又張純等奏。據以六藝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于今者。爲九命之錫。皆在未居攝時）然迨東漢。通儒因仍其名。而不之易者。固以名此書之始爲劉歆也。歆弟子散亡。唯杜子春能通其讀。其後賈逵、鄭衆、又親傳子春之業而受之。故羣相遞述。以墨守其師之說。不敢倍焉。無疑也。故曰。周官之易名周禮。歆附莽爲之。而後儒又附歆傳之。是以世莫知其非也。

諫官考

諫有官。自商周以來。亦已備員也。咸曰。夫如是。則溫公之紀諫院題名也非與。曰。公固失考。而以古者諫無官也。呂氏春秋自知篇。湯有司過之士。先識覽。周威公得史驎、趙駢。以爲諫臣。諫臣與司過之士。皆守官以名職也。又周之羣諸侯。諫以名其官者。呂覽勿躬篇。管子復于桓公曰。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重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置以爲大諫臣。管子又云。使鮑叔牙爲大諫。宣四年左氏傳。其孫箴尹克黃。又十二年傳。公子追舒爲箴尹。杜氏唯云箴尹官名。以高氏呂覽注證之。楚有箴尹之官。亦諫臣也。然則齊與楚之有是官也。其所從遠矣。晉書武帝紀。詔曰。百官箴王闕。然保氏特以諫諍爲職。今案其文云。保氏掌諫王惡是也。而司諫司救。蓋又于萬民亦爲之官。以道正其行。以禮防其過。故曰。諫有官。古也。溫公之言。漢興以來始置官。不足據也。

古鄭國處留辨

公羊傳云。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鄭發墨守云。鄭始封君曰桓公者。周宣王之母弟。國在宗周畿內。今京兆鄭縣是也。桓公生武公。武公生莊公。遷居東周畿內。國在虢鄶之間。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生莊公。因其國焉。留乃在陳宋之東。（左傳宋有呂留。彭城有留縣。張良所封）鄭受封至此適三世。安得古者鄭國處于留。祭仲將往省留之事乎。余曰。鄭之說果信。以留在陳宋之東。而使如所引。使宋呂留、爲彭城者。即此足以實之。則其地之與虢鄶相去幾千里。則然其有足疑者。然以余考之。殆非也。漢書地理志注。孟康曰。留、鄭邑也。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襄三十年。伯有死于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桓十四年。宋人以諸侯伐鄭。伐東郊。取牛首。今牛首及斗城。其地並在陳留。而是地又居鄭東鄙。故當時之留。即在此。後遷鄭而野留。乃遂以僻于諸爾。鄭語。史伯對桓公曰。若克二邑。鄢蔽補丹。依疇歷莘。君之土也。後乃東寄孥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由是以觀。虢鄶其二君者。恃于欲。而日窮于利。貪鄭伯區區之餌。以奉其孥而居之。必先在十邑之內。而晉太康地志云。陳留北三十五里有莘城。爲古莘國。故以是推之。莘爲十邑之一。其十邑又皆有寄地。則鄭國之舊處于留。因亦其孥先寄居於此耶。其後通乎夫人。始取其國而遷鄭。而鄭之東偪。實與宋壤接而錯制焉。故祭仲將往省留。遂出于宋。爲宋所執。亦勢所必至者也。尚何疑乎。

漢王商邑居辨

王商之占籍。漢書皆爲涿郡蠡吾人。後又書其徙杜陵。然杜陵之徙。不知其自何時。而蠡吾非其祖居。蓋傳之至今。已幾二千年。莫有疑其非者。余考之。商父武。武兄無故。皆以宣帝舅得封。蕃世貴顯矣。然其始固微者也。外戚傳云。既得王媼。介太中大夫任宣。與丞相御史屬雜考問。鄉里識知者。皆曰王媼。媼言名妄人。家本涿郡蠡吾平鄉。年十四嫁同鄉王更得。更得死。嫁爲廣望王迺始婦。產子男無故、武。女翁須。武、商之父也。而祖爲迺始。然則迺始家於廣望。其子若孫即數更徙。亦當稽其始言之。豈有一移杜陵。而并其始籍亦失之耶。蠡吾者、商祖母前夫所家。及再適王迺始。已居廣望。與蠡吾絕不相蒙。而班氏率至此。毋亦有所未檢耶。褚少孫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云。平昌王長君、樂昌王穉君。並在趙國常山廣望邑。少孫當班氏前。已著商父武在廣望邑。然則商不從父名其籍。而冒於母氏前夫之邑里。可以意決其無是事也。況少孫之所補可據也。吾故以班氏之於史文疎也。

毀五嶽寢廟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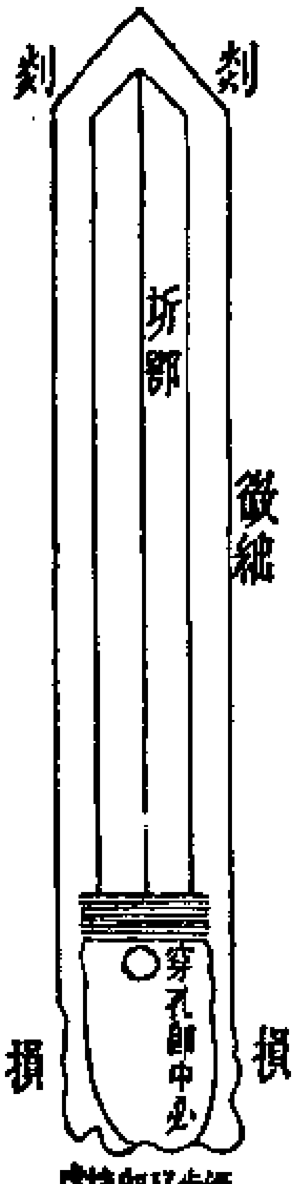
廟有寢古也然由所施于人鬼宜也周官隸僕掌五寢注云五寢五廟之寢詩所謂寢廟繹繹蓋其制以前曰廟後曰寢故月令孔氏疏廟是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處對廟爲卑故在後是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禮于其先所以安神佑福則廟必有寢雖至庶人之賤祫于位不復得爲廟亦將推情以祀諸寢其或生沛大澤于世而致宜血食其報如古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尉爲後人所尊祀則廟又必有寢何也皆以人之道通之也今五嶽之祭列于地祇大宗伯實掌之故云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諸祭是也古者山川所主其位壇而不屋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注云兆爲壇之營域賈氏疏案封人云社稷之壝謂壇土爲之即此壇之營域一也不言壇者舉外營域有壇可知于是推之五嶽之位其爲望祭與夫王時巡省所禮蓋同一築土告虔無別制爲廟寢者廟寢之有制非古也後之瀆禮者爲之也寢者廟寢之所自起紀載既多不錄惟漢西嶽華山廟碑云孝武皇帝修封禪之禮思登假之道巡省五嶽禋祀豐備故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殿曰存僊殿門曰望僊門其下銘辭又云在漢中葉建設宇堂山嶽之守是秩是望自是世代遞修悉沿而不廢乃益相與從淫波靡至于山林川澤四方百物諸祭罔不從俗因陋莫能改易然其中尤爲媟慢不經者廟之有寢寢之藏衣冠其于

地祇非宜也猶可權設之也若至近日以愚所睹西岳南岳及中嶽之祀廟寢雜陳塡列女侍牀簀枕衾攜架寶櫳盤潞皆人世所需至爲凡猥賤褻之器具列于室旁爲嶽神卧像儼然尸居寢榻中設婦人像與嶽神並坐號曰嶽帝之配奔走村嫗膜拜如是歲凡數有爲道流之貪食無賴者趣相幷惑愚皆指爲利藪案之宋史禮志開寶六年遣使奉衣冠劍履送西鎮吳嶽廟又其後陳氏以泰山立廟儼然人形貌垂旒端冕衣裳而坐又立后殿于其後不知又是何山可以當其配而爲夫婦此在前人固已疑其謬而因循莫之舉正及明御史陳祚奏南嶽衡山神廟歲久頹壞塑像剝落請重修立依祭祀山川制度內築壇壝外立廚庫繚以周垣附以齋室而去其廟宇塑像則禮制合經神祇不瀆故愚竊謂弊當去其太甚今廟雖猝不可廢宜先毀其寢而諸所謂像設服御之具一切廢從庶于近古之制以示觀聽不娛不惑長爲法守謹議

古玉圭圖說

玉圭一具賈客某得自孟津一士人而不識其名器因相詫爲赤刀欲以居奇予姪嘉惇見其異也倍價之値代予購獲藏于家今案之圭質水蒼色首中起刻旁左右起刻身中起鄂身末橫刻細文兩面文皆十末下爲邸邸上穿孔一邸末刻如渠齒三渠齒悉爲邊棱其長短厚博蓋依今木經尺推算右刻長二寸二分左刻長二寸左刻下微如弓背長七寸五分右刻下少絀亦長七寸二分圭身下博二寸八分自下漸殺至上左右刻唯博二寸通計圭身之厚不過三分周禮大行人考工記玉人之事始言圭璧徵長寸數而厚博刻上初無明文惟聘禮記與雜記有之今此圭也長七寸餘作假紐形與信圭躬圭煞似矣博二寸八分亦較記所言博三寸微有不倂其刻上則過寸半及厚不及半寸特少差舛耳古尺度與今分寸詳昧疑似前人率用約計此亦非其太失據也隸續載漢六玉碑圭之製圖可見于世者此爲最古然尙不知有邸有孔聶氏三禮圖出而後儒博相摹繪於圭之形製左右各爲刻而已更無圖所爲邸與孔者玉人天子圭中必注必讀如鹿車縪之縪謂以組約其中央爲執之以備失墜疏案聘禮記五等諸侯及聘使所執皆有繅藉及絢組絢組所以約圭中央即此中必之類若然圭之中必尊卑皆有此不言諸侯圭者上以明下可知是凡圭皆有孔矣而典瑞疏云六玉兩圭皆有孔恐不可爲訓當如此圭爲一孔於約繫自便也典瑞四圭有邸注鄭司農云於中央爲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爾雅曰邸本也圭本著于璧故四圭有邸圭末四出故也兩圭有邸注僢而同邸（玉人注邸謂之柢有邸僢本也）圭璧注圭其邸爲璧璋邸

射注璋有邸而射是兩圭四圭及半圭曰璋且有邸而此單執之圭經不具言然則當以兩反也凡輸稽必在下所以爲持也今圭如九寸七寸並以兩手執之其餘圭身太短故必有邸而制始備而爲圖概不及此此其疏也已圭身中及旁稜有三下橫爲細文十其諸圻鄂瑑起之意與渠齒三或亦繅藉采就所束約于此與組圭璋璧琮琥璜之瑑眉注鄭司農云瑑外有捷盧也疏捷盧若鋸牙然後鄭不從之愚以此圭渠齒即如先鄭之所云而穿孔繫組案之後鄭亦可兩從也與古制疑昧世人率憑臆測至其拘守而泥古者則指先儒之文傅會以成皆驗故益不可爲據依魏太和髮背之櫝出始知康成氏讀犧尊爲娑取訓于鳳凰毛羽娑娑之非宋得古璧文如碎粟以之推鄭注穀圭其飾若粟文然者合而斉圖爲四穀蕞蕞稹之形乃以大誤然則此圭之出足爲有證疑舛俾三代典器復見于世豈不益可珍也與因摹其圖于右覓工鐫諸石以俟通儒更爲之考正是予之志所存也



渠齒假邸處

原字

古者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然則孰字之。父戒于賓。而為辭以字之。所謂昭告爾字。爰字孔嘉者也。由是而朋友等夷之倫。相與字其字。以敬其名。禮也。雖然。弁是無有與為字者乎。漢書高帝紀云。運籌帷帳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竇嬰傳。太帝曰。天下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鄭當時傳。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是三者。因以君字其臣。禮之殊也。殊則不可以概言之也。然而春秋之世。天子亦字諸侯。皆文侯之命是也。又字諸侯之使臣。國語。王曰。叔父使士季實來修德。以獎王室。是也。宜其遞卑而降。雖者皆有稱于臣也。君之分尊者也。然弁是而遞于師。亦尊也。家語載孔子之言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新序。引孔子曰。君子哉子賤。師于弟有時而字之。分有略焉。不以過苟由也。今夫五服之倫。母氏於尊。然其接夫子也。稱之以字。蓋謂夫夫歿而身從于子。不可甚卑以接之也。後漢趙苞傳。母遙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范式傳。張邵死。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此其義也。而父亦字其子。曲阜桂未谷馥。鄭固碑跋云。太平御覽引劉向別傳。（雄是揚雄別傳）揚信、字子烏。雄第二子。幼而聰慧云云。始知烏是其字。而注言亦稱烏。父字其子。猶曾孟德之稱子建是也。母之外。其尊有世母。王莽傳。莽大怒。切責光。光母曰。汝自視與長孫中孫。師古曰。長孫中孫。莽子宇及獲字也。猶是而舉之。兄也亦字其弟。翟方進傳。宣謂後母曰。東郡太守文仲素假儀。文仲。宣義字也。丁鴻傳。願辭爵仲公。仲公。盛之字也。范滂傳。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注。仲博。滂弟也。滂既字孟博。則仲博亦弟字也。姊與兄之尊埒也。其字弟亦等也。郭解傳。解姊怒曰。以翁伯時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道旁是也。妻于夫。子于父。孫于祖。兄之子于季父。甥之于舅氏。卑屬也。然不嫌于字尊者之字。古之人質。無所謙以避僞也。高帝紀。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王章傳。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又案之詩所云伯兮。而鄭箋以為伯、君子字也。妻之字其夫者。其所從固遠甚也。班固敘傳云。叔皮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傳曰固不敢言父[illegible]其字耳）字其父也。子思著中庸。引仲尼曰。字其祖也。論語。子貢曰。仲尼日月也。字其師也。淮陽憲王傳。報博書曰。子高至幸左顧存恤。字其舅也。爰盎傳。種謂盎曰。絲字其叔也。皆卑以加其尊也。然又其遠于此者。薛宣傳。琅邪太守趙貢行縣。見宣甚悅其能。從宣歷行屬縣。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趙貢太守也。而字其丞佐。蕭望之傳。字朋賓曰。游趣和親。來無久留我死。望之師相也。而以字其門下生。崔駰傳。駰餞竇憲。憲屣履迎門。笑謂駰曰。亭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哉。憲。貴戚也。而以字于隸屬。又樓護傳。護獨東向正坐。字謂邑曰。公子貴如何。此因抗執交之禮。字其故舊之子。亦猶用友之道自處。故無限于尊卑。相與字其字者。于禮皆可相衡也。然而霍光傳所載任宣言。大將軍時。百官已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夫子都者。晉灼引漢語。以為馮殷。則子都亦字也。嗚呼。以士大夫而字人之奴。于是字之義無復存焉者矣。

廣廣韻注說

昔宋王伯厚困學紀聞云。廣韻言姓氏甚詳。然究字有究嶽。歸字有齊歸。其遺闕多矣。及余以是推之。審如王氏之所指。而廣韻之為書。于某字下收姓氏。尤詳複姓。其多至于八十五氏。如一東公字注是也。今案子下于複姓失注者。魯之公族有子駒氏。見王潛夫論。子南彌牟。見檀弓。子南勁。見紀年。左下複姓失注者。有左邱氏。見太史公自敘。左邱失明。厥有國語。里下原注。漢複姓有相里氏。致墨子書。昔者莊若之所謂王里國中里徵者。王里、中里。亦複姓也。浩下原注。唯曰漢複姓。魯人浩星公治穀梁。今致漢書許趙充國傳。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鄭展曰。浩星。姓。賜。名也。而注不及。游下注。唯云。又姓。出渤海廣平。前燕甚容。慮以廣平游邃為股肱。今案漢書郊祀志。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師古曰。游水、姓也。發根、名也。則游水亦複氏。而注不及。伊下複姓。不載伊耆氏。此亦漢姓。見鄭康成注云。今姓有伊耆氏。閻下不載漢複姓。有閻葵氏。見漢成陽令唐君碑陰。處士閻葵斑是也。單氏失注者。漢韓敕造孔廟禮器碑。有故涿郡太守廣次公。故樂安相廣季公。今不見于廣字下。左傳有稽由基。高誘戰國策注云。稽、姓。由基、名。今不見于稽字下。漢有蜀郡掌氏。見揚雄答劉歆書。不見于掌字下。丹朱、貍姓也。在周為傳氏。見國語。不見于貍字下。漢書張敞傳。有絜舜。師古曰。絜、姓也。不見于絜字下。苑氏其先出自苑伯何。為晉樂正。又云。有苑子國。實能掌陰陽之理。見漢苑鎮碑。亦不見于苑字下。至其微引斷復失倫者。戎字下原注。漢宜帝戎婕妤生中山孝王興。而不知呂氏春秋已有戎夷違齊如魯。譚字下原注。漢有河南尹譚閎。而不知新序。吳有士曰譚夫吾。里字下原注。漢複姓。有相里氏。而不知莊子稱相里勤之弟子。韓非子有相里氏之墨。凡此皆非漢始見此複姓也。又段字下原註。本自共叔段之後。又引風俗通云。段干木之後。其說蓋兩從。然共叔段之後。則以段為氏。韓有段產。趙有段規是也。段干木之後。則以段干為氏。史記。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于段干。戰國策註。段干、姓。倫、名也。又有段干崇。而皆未有所取資。何也。故予綜其遺脫者。為補于此。亦欲學者衡其例以類求之。蓋亦不可以更僕數。其所得必有逾乎此矣。

書白鶴觀碑後

汝州王孝方太守。往隨其父官長子。得唐白鶴觀碑。搨數紙。藏於家。今歲從予遊。特出以示予。並攜長子新志載此碑拼訛一篇。俾予爲考其實。太守雅志猜得如是。宜予有言也。按其文云。白鶴觀傳爲虞世南書。碑陰皆稱有餘姚虞公及天寶二載等字。考世南爲太宗藩邸佐臣。未嘗逮事元宗。細閱碑陽上言。高祖神堯皇帝。而不及太宗。則此碑立于太宗時無疑。果若是言。其碑陰題識之誤。固已較然。然以予審之。所辨亦有失也。碑陽首書太上元元皇帝。此下惟六字。凹陷無存。餘雖漫漶。跡視皆可識。今其文高祖神堯皇帝云云。間行卽書太宗文武聖皇帝。又間行書高宗天皇大帝。又間六行書則天大聖皇后。字皆娟整可據。而志乃以爲不及太宗。豈當事者尚未閱及全碑。遽以意斷之歟。抑不自知其訛。而故訛乃益甚歟。碑近臥城外。非有深谷阻澗。人力必不可就視。而傳摹在今日尤爲至易。乃一如未視者何歟。則是天下之如是碑誣者。又豈少也歟。碑陰天寶二載字。太守未及摹。予今且以志所錄者。按之于史。尤不合。新唐書元宗本紀。天寶三載正月丙申改年爲載。如志所言。天寶二載字彷彿可辨。則二載決不宜易年爲載。又唐觀金錄齋頌記。以天寶二年十月。隆闡法師碑記。以天寶二年十二月。此見於金石文字者。其足證如此。今志依文直錄。或因碑陰二字涉誤。然亦於載字不復研辨。亦其疏也。案碑文下載垂拱二年。長子縣宰朝散大夫高岡。嘗創基字。造立尊容。百官志。縣皆稱令。此獨云宰。亦異文也。又京縣令正五品。畿縣令正六品。致長子並不在京畿。而稱朝散大夫。與志載從五品者同。又下列丞白真諒、主簿李齊物、尉王晟、張瑜等。是尉有二人矣。與志所云京畿上縣尉皆二人合。則長子地既勝矣。或於京畿相埒。故其階秩亦可倖與。碑所云嘗創基字。豈又知白鶴觀之起。始自高岡。而新志亦不收錄。反以臆決此碑爲自太宗。則此碑垂拱二年者。又何說也。然則碑之立當于何時。中宗紀。景龍下八月丙戌。上尊號曰應天神龍皇帝。今文亦云。伏惟應天皇帝陛下。是碑立自中宗建元以後矣。而尚云太宗時無疑。其不爾之甚也與。文下書觀主谷大希、上座常齊物。觀齋任太素、鍊師李知白、下不可辨。又另行韓道、宋子仙、魏元宗、爲中仙、楊書節、鮑探元、鮑智狂、王羽客、莫逢等。莫字上缺一字。亦皆當時徒衆。嵩自予發之。俾世知有其名也。鮑智狂。狂。俗庄字。而書之金石。必非出之名手。而傳爲虞伯施奉勅書。信必其誤也。因餘姚字附會及此耳。冊府元龜。文宗太和二年十月。詔天后所撰十二字。並卻書其本字。今碑內日光月光已歸正體。豈武后既沒。世遂從而乱易邪。後至文宗乃頒之詔文邪。致右補闕崔若訥上疏。以爲天地日月等字。皆則天能事。賊臣敬暉等。輕紊前規。削之無益于淳化。存之有光于孝理。蓋奏手制褒美。據此則當中宗反正。已刪除僞製諸字。故碑日月並從正文。及若訥疏陳。乃復踵僞相仍。至文宗始一更易。無復僞製之迹矣。此又不可不知也。碑舊在城外西北荒田中。剝蝕尤甚。乾隆三十四年。知縣王君巨源構室一楹覆之。君爲政惠于其民。而子孝方。又知力學不懈于古。故予正其巨謬。而記其文之可據者。使孝方知有所致。亦學之資也。乾隆五十年四月初九日。

授堂文鈔卷之二

釋甲

稽周典缺。率由獨案。司用既佚。執綱循文。綴之緒之。儀遵制存。行爲射的。莫我一身。用禦其侮。何託仁人。爲補甲胄證釋。凡條目區別者。爲數三十有三。

去毛曰革。　蔡月令章句文。

割革爲甲。　漢書藝文志、淮南子兵略訓文。

甲謂之介。亦謂之渠。　詩。介人維藩。箋云。介、甲也。正義。介者、甲之別名。故以介爲甲。釋名云。甲、似物有孚甲以自禦也。亦曰介。案介字通作介。襄二十六年傳。齊烏餘襲高魚。介其庫注。入高魚之庫。而介其甲。襄二十七年傳。介慶氏之甲。荀子。庶士介而坐道注。楊倞曰。介而坐道。被甲坐于道側。以禦非常。漢書敘傳。稅介免胄注。介、甲也。淮南子。渠幨以守注。渠、㡇也。一曰。甲名。幨、憾所以禦矢。吳語。奉文犀之渠注。謂楯也。此又以楯爲渠。是甲、楯、皆可通名。吳都賦云。戶有犀渠。與此同。

用金謂之鎧。　案。鎧、爲甲之通名。釋名。鎧、猶塏也。堅重之言也。禮記注。甲、鎧也。廣雅。函、甲、介、鎧也。自周禮司甲注。甲、今之鎧也。世乃有以金制鎧之名。[illegible]書說命正義。經傳之無鎧與兜。蓋秦漢以來。始有此名。傳以今曉古也。禮記疏。古用皮。謂之甲。今用金。謂之鎧。皆[illegible]正義。古之作甲

用皮。秦漢以來用鎧。鎧鍪二字皆從金。蓋用鐵爲之。而因以作名。儀禮旣夕禮。甲胄干笮。疏。甲、鎧。胄、兜鍪。古者用皮。故名甲胄。後代用金。故名鎧、兜鍪。隨世爲名故也。又陳氏禮書。經言甲不言鎧。則古之甲。以革爲之。後世乃用金耳。程大昌演繁露。吳子稱魏文侯曰。今君四時使人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爍以犀象。則知戰國時。但以革爲甲。未用鐵。語類。古者之甲。以革爲之。故函人爲攻皮之工。後世始用金爲鎧。胡身之通鑑辨誤云。古人多以兜鍪爲頭衣。後人因鍪衣以鐵爲之。遂旁加金耳。是數說亦襲賈孔疏。遂因所見斷之。某考之。竊不謂然。鄭氏注。甲、今之鎧者。今蓋以漢制況之。謂漢名甲爲鎧。詩正義云。經典皆謂之甲。後世乃名爲鎧。箋以今驗古。此疏所指。亦謂以漢制況也。其實用皮用金。在古並有此制。管子地數篇。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蚩尤、造兵之始者。已以金作鎧。韓子。共工之戰。鐵銛短者及乎敵。鎧不堅者傷乎體。兵仗鎧戟。已大備矣。此見韓非此又在蚩尤以前。已云鎧。鎧所從來遠矣。非自後世爲然。春秋時此制益廣。車馬被甲皆得用金。鄭風。駟介旁旁。傳。介、甲也。秦風。俴駟孔羣。箋云。俴、淺也。謂以薄金爲介之札。介、甲也。僖二十八年傳。駟介百乘。成二年傳。不介馬而馳之。注。介、甲也。是馬亦用金爲鎧。定八年傳。主人焚衝。注云。衝、戰車。致淮南子覽冥訓。大衝車。高氏注。衝車大鐵著其轅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衝于敵城也。是車亦用金爲鎧。昭二十五年傳。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呂氏春秋察微篇注。介、甲也。作小鎧著雞頭。鄭衆亦云。介、甲。爲雞著甲。見儀禮疏。案此介與金距對。則小鎧亦以金爲之。此又可爲證。以見當時鬭雞之戲。尙如此。蓋必有所倣效爲然。其人得用金爲鎧者。吳越春秋。王僚乃被棠鐵之甲。句踐外傳作唐夷又戰國策。當敵則斬堅甲盾、鞮鍪、鐵幕。劉氏云。謂以鐵爲臂脛之衣。呂氏春秋貴卒篇。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鳩衣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此又自春秋至戰國。世愈益甚。所備益密。則甲、用金與革。古蓋兼之。而諸說妄爲區分其義。非也。淮南子主術訓鍪作鎧鍪

甲在脊謂之胄。亦謂之兜鍪。亦謂之鞮鍪。書說命。惟甲胄興戎。注。胄、兜鍪也。漢書韓延壽傳。被甲鞮鍪。師古曰。鞮鍪、卽兜鍪也。揚雄傳。鞮鍪生蟣虱。師古曰。鞮鍪、卽兜鍪也。廣雅。兜鍪、謂之胄。鍪、急就篇注。兜鍪、首甲也。古謂之胄。亦書作軸。荀子。軸帶劍是也。太元爭次七。干及矛軸。釋文。軸、胄。

在頸謂之鍜鍜。亦謂之盆領。說文。頸鎧謂之鍜鍜。漢書刑法志。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注。蘇林曰。兜鍪也。盆領也。髀褌也。則盆領蓋卽鍜鍜之異名。又鍜鍜謂之鏂。見釋名。又謂之鏂。亦見廣雅。

在臂謂之釬。亦謂之擐鞲。亦謂之鐵幕。說文。臂鎧、謂之釬。史記索隱。甲三屬。擐鞲一也。戰國策。鐵幕。劉氏云。謂以鐵幕爲臂脛之衣。臂甲有衣。亦謂之扞。漢書尹賞傳。被鎧扞。注。鎧甲、扞臂衣。

當心謂之給革。管子小匡。輕罪入蘭盾給革二戟。注。給革、當心著之。可以禦矢。荀子。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給如金石。案函人合甲五屬。注。鄭司農云。合甲、削革裏肉。但取其表。合以爲甲。以是推之。給卽合。士喪禮注。古文給爲合也。然則合或從革、或從糸。均一字耳。函人合、從古文。管子及荀子給從今文。其可取證如是。而鄭氏釋所言合甲於傳無徵。殆以臆決。爲失考也。

腰以上通謂之上旅。考工記注。鄭司農云。上旅、謂要以上。疏、謂札葉爲旅者。以札衆多。故言旅。旅、卽衆也。先鄭云。上旅、腰以上。謂衣也。案旅通作膂。急就章。王伯厚補注云。旅、與膂同。書。旅力旣愆。詩。膂力方剛。是也。周語。四軍之帥。旅力方剛。與詩作膂者並同。韋氏注。依文釋之爲衆。亦非。故先鄭釋上旅下旅。悉以腰分。注之與上記文。凡爲甲必先爲容。皆約以身爲言。疏謂札葉爲旅。非本是也。腰俗字從月者古皆書作要亦如是例。

腰以下通謂之下旅。考工記注。鄭司農云。下旅、謂腰以下。疏。下旅、腰以下。謂裳也。故春秋傳曰。棄其甲裳者也。

身中謂之髀褌。漢書注。如淳曰。上身一。髀褌一。脛繳一。凡三屬也。案髀褌、旣次上身。是宜有身中之目矣。

在下謂之甲裳。宣十二年傳。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注。下曰裳。呂氏春秋。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注。以帛綴甲。索隱。甲三屬。甲裳二也。

在脛謂之鐵幕。亦謂之脛衣。亦謂之脛繳。案鐵幕已見在臂條內。索隱。甲三屬。脛衣三也。如淳曰。脛繳一。皆以在脛爲文。

制甲先以鍛。考工記注。鄭司農云。鍛、革也。

甲帶謂之組縢。少儀。甲不組縢。注。組縢、以組飾之及紟帶也。疏。謂以組連甲及爲甲帶。言紟帶解經縢字。縢是緘約之名。故秦詩云。竹閉緄縢。注云。縢約也。又帶甲亦謂之紟鎧。外傳。吳王爲帶甲三萬。注。帶甲紟鎧。

甲比謂之札。戰國策。身自削甲札。太元比札爲甲。

綴札之間謂之朕。鮑氏考工記圖解。

札之數多制以七。函人犀甲七屬。注。屬讀如灌注之注。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也。成十六年傳。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呂氏春秋愛士篇。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韓詩外傳公面擊之甲已者六矣云已六札。言所餘者僅一札耳。詩外傳。齊景公使人爲弓。三年乃成。景公得弓而射之。不穿一札。下文。弓人之妻任氏云云。景公以爲儀而射之。穿七札。列女傳晉平公使工爲弓三年乃成平公穿一札云云與此同但以爲晉平公

札孔謂之窓。窓亦謂之鑽。考工記注。鄭司農云。窓、小孔貌。呂氏春秋去尤篇。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爲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若管子政論所謂。鎧孔又褊小不足容入。則其弊也。

聯札以組。管子四時篇。衍組甲厲兵。注。組甲、謂以組貫也。襄三年傳。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賈逵曰。組甲、以組綴甲。呂氏春秋高氏注。組甲以組連甲。高賈所據。皆與杜氏異。又考組之制。宜如內則疏。組、紃、爲條。薄闊爲組。似繩者爲紃。

以帛謂之練。說文。練、湅也。襄三年傳。被練三千。賈逵曰。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呂氏春秋有始

纂。紒之故。注。爲甲衷以帛。高氏注。以帛綴甲。韓非子過秦得韓之都。而驅其練甲。此練甲、亦卽被練纂也。

用綿謂之絣。戰國策。妻自組甲絣。注。絣、綿也。

以繩謂之縢。逸周書。年不登。甲不縢。孔晁注曰。縢、繩甲不以組。管、敘乃甲冑。正義引鄭云。敘、謂穿徹之。謂甲繩有斷絕。當使敎理穿治之。又冑用繩繫于頷下。謂之帶。（[illegible]）

組有飾謂之朱綅。說文云。綅、綫也。魯頌閟宮。貝冑朱綅。傳。朱綅、以朱綫綴之。疏。謂以朱綫連綴甲也。又案朱綅、卽冑之綅。太平御覽。詩云。貝冑朱綅。謂以貝齒飾冑。朱綫綴之也。冑插以翟尾。懸以紅絮。朱綅之象也。少儀疏。謂以朱繩綴甲。故鄭云亦鍛飾也。是鄭所云鍛飾。而以亦字冒之。明其實冑爲綅。疏但指連綴甲。於義猶未備也。

飾冑用以貝。詩魯頌。貝冑朱綅。傳。貝冑、貝飾也。陳氏禮書。魯人之冑。綴以綅。飾以貝。

甲有飾謂之續。說文。續、韋續也。宣二年傳。從其有皮。丹漆若何。外傳吳語。內有丹甲。注。丹甲、彤甲也。又有畫甲。注。畫甲、漆甲也。又吳子謂魏文侯曰。今君四時使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爍以犀象。左傳襄三年傳。組甲。漆甲成組文。又用組亦謂之飾。少儀。甲不組縢。注。組縢、以組飾之及紟帶也。

無飾謂之素。外傳吳語。素甲。注。素甲、白甲也。戰國策。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

繕甲謂之構。亦名維甲。詩鄭風。叔于田序。繕甲治兵。箋。繕之言善也。越絕書。越王句踐反國六年。皆得士民之衆。而欲伐吳。於是乃使之維甲。維甲者、治甲系斷。修內矛赤雞稽繇者也。

甲裏謂之組練。馬融云。組甲以組爲甲裏。公族所服。被練以練爲甲裏。卑者所服。

甲單謂之俴。管子參患篇。甲不堅密。與俴者同實。注。俴、謂甲單衣者。

甲刻識謂之物。定十年左氏傳。叔孫氏之甲有物。注。物、識也。隱人注。兵物、皆有刻識。甲、亦兵屬也。故以識別之。

甲衣謂之櫜。檀弓。趙軍不載櫜韔。注。櫜、甲衣。樂記。鍵櫜。注。兵甲之衣曰櫜。少儀。弢櫜。注。弢、鎧衣也。呂氏春秋悔過篇。櫜甲束兵。昭元年左氏傳。櫜甲而見子南。考工記疏云。子南櫜甲者。彼以衣藏甲爲櫜。此亦以衣藏甲爲櫜。

盛甲謂之皐。國語。甲不解皐。注。皐、所以盛甲也。

書老學菴筆記後

老學菴筆記十卷。宋陸務觀撰。攟摭碎。探饋搩物。非苟爲訾者也。然其書尤喜于當時遺制。多所存錄。而中亦多疵謬。豈隨事劄記。不及詳而失之易也與。四卷內云。衙制、丞相署敕皆著姓。官至僕射則去姓。元豐新制。以僕射爲相。故皆不著姓。致之勅賜壽聖禪院額牒。在熙寧元年二月後。署衛左僕射兼門下平章事。已不著姓。則必非元豐新制始然。又五卷內云。本朝進士。初亦如唐制。兼採時望。眞廟時。周安惠公起。始建糊名法。予綜其實。亦非篤論也。東坡第趙伯父謝啟後。天聖中。伯父中都公始舉進士於庭。年二十有二。時進士法寬。未有糊名也。東坡題其家集如此。蓋皆得之目見。而又在陸氏前。宜其言之不苟。然陸氏反謂糊名自眞廟。何也。陸氏嫺于掌故。猶有不可依據如此。况世之影附者與。士不通古今。而欲望爲通學。豈不亦難與。

老子道德經書後

漢藝文志錄道家。凡傳老氏學者。有鄰氏經傳。傅氏徐氏經說。及劉向說老子。而所爲注。不見有河上公。其後隋經籍志。乃云漢文帝時河上公注。蓋是書亦久佚。今少存者。獨附見陸氏經典釋文。余案其語率膚末。不足以發明道德之旨。頗衰好事者之爲之也。河上公爲漢隱君子。名且不自著。况切切然欲爲當以要闢于世。此必非也。余因疑其爲晉宋間人所僞託。而寖尋至于流傳之多。故在陸氏。猶及收之。然余條令世流俗所傳。旣不復攷是注。猶于篇目皆離析爲二。何歟。陸放翁題跋云。晁以道謂王輔嗣老子曰道德經。不析乎道德而上下之。猶近于古。今此本已久離析。然則宋巳失輔嗣定本。（[illegible]）又攷漢注。如顏氏于魏豹傳。引老子道經曰。國家昏亂有忠臣。田儋傳。引老子德經曰。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楚元王傳。引老子德經云。知足不辱。嚴助傳。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荊棘生之者也。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楊雄傳。貴知我者希。師古曰。老子德經云。知我者希。則我貴矣。酷吏傳。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師古曰。老子德經之言也。下士聞道。大笑之。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西域傳注。老子德經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蓋其所引以道德分篇者若此。而與釋文所載道經音義、德經音義者並合。又賈公彥周禮師氏疏。亦以爲老子道經云。道可道。非常道。其下篆德經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章懷太子注後漢書。其于儒林傳也。則又謂老子道經曰。魚不可以脫于泉。是數子于初唐時。並同所見。（[illegible]）其必襲自晉宋舊本。

而莫之規正，爲可惜也。史記老子傳，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後之建是說者，亦以上下爲題，必自此始矣。余故以折諸漢志爲題衔，題曰老子，而後有尊道德說，如傳河上公注者，庶以予言正之，其尚可從也與。

書漢隸字源後

昔洪景伯欲于隸釋隸續而外，備舉衆之，裒爲隸韻，惜其書不成，而婁氏字源，以韻目類之者，獨存以實。余覽其書，無他體例，唯即漢碑字與古通借者綜列，便于尋附而已。然較其中尤踳駁者十三，蓋內汭字小注，引陳球後碑云，嬀滿纘虞，建國于陳。不知碑間以胡公滿爲言，故云纘虞，言纘起而紹封也。使如婁氏指爲汭，此溯其始，非所指纘也。且溯已收入二十四緩，董亦有取于陳球碑，而此又誤指爲汭，前後自違其例，是益非吾之所知也。

范書儒林傳後記

予讀蔚宗書，所云東京學者猥衆，難以詳載，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爲儒林篇。蓋其論例之見于自敍如此。然以余所徵，東漢以來，易名家者，有杜躩、字敬明，治易梁邱，見綏民校尉熊君碑。書名家者，郎中王政碑，治歐陽尚書。刺介林君闕銘，治歐陽尚書，傳祖父河南尹，父步兵校尉，業門徒上錄三千餘人。成陽令唐扶頌，次子叔讓治尚書歐陽，次廉仲絜治小夏侯。詩名家者，從事武梁碑，治韓詩經。郎中馬江碑，通韓詩。敦睦碑，修韓詩。廣漢屬國都尉丁魴碑，治韓詩。執金吾丞武君榮碑，治魯詩經韋君章句。司隸校尉魯峻碑，治魯詩。春秋名家者，孔廟置守廟百石孔和碑，和修春秋嚴氏經。成陽令唐扶頌，處士閔葵斑、字宣高，修春秋嚴氏。巴郡太守樊敏碑，治春秋嚴氏經。隴新碑，治嚴氏春秋馮君章句。泰山都尉孔廟碑，治嚴氏春秋。山陽太守祝睦碑，修嚴氏春秋。魯峻碑，兼通顏氏春秋。然則東都春秋，公羊博士，惟有嚴顏。今見于碑者，諸儒所傳習，亦二氏而已。而嚴氏之有馮君章句，則並不見錄。嗚呼，因羅之疏，豈小過也與。昔歐陽氏于元儒婁先生碑，歎圖記所載疏略，遂使漢道草莽之實，湮沒而不見。況此尤爲專門傳經師授之所係，而可以見遺也歟。余撰其名跡始末略見者，爲著于篇，幸世易于尋致也。

一切經音義跋文

一切經音義，唐沙門元應撰釋藏書，以釋彼教法之遺言者。予在京師，從陽湖孫氏，覓得一部，閱三數卷，歎其用意勤矣。然梵譯亦多，從而歸出者何歟。閽人下所釋，引周禮閽十人，鄭元曰，閽、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宮人也。案酒人注，今謂之宦人。後漢書有宦人諸傳，康成以今語之，蓋目漢制爲然。如云宮人，則於奄益復不合，是其疏一也。然猶可諉者，宮官字形涉似，爲傳刻之訛。至如囹圄下所釋，引周禮三王始有獄。案今經既無此文，考急就章云，皋陶造獄法律存，則獄已不起于三王，而誤證之，是其疏二也。不登下所釋云，登、升也，周禮以歲時登。案此引書未完，已不復成文。五兵下所釋，引周司兵掌五兵，鄭衆曰，五兵者，戈、殳、戟、矛、無夷也，步卒五兵，五則無無夷而有弓矢也。案司兵注，鄭司農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此于酋矛脫酋字，夷矛訛無夷字，至步卒五兵，則爲後鄭所注云，無夷矛而有弓矢。今既訛無夷矛、作無無夷矣，其于前後兩注，又牽合爲一，如出自仲師一人之手，意欲便文，而不知其有紊而不可殺者，是其疏三也。諸鼙下所釋，引周禮鎛師掌鼙鼓之縵樂，鄭元曰，作縵樂鼙鼓以和之也。案引經文于鼙鼓下衍之字，引注文于作縵下脫樂字。又于某文下所釋，引周禮，馬二百一十四匹爲廄，廄有僕夫。案今周禮非此文，元應亦攙摹而成之者，其本必據自說文廄下有此注。然考夏官，校人六繫爲廄，廄一僕夫，注云，自乘至廄，二百一十六匹（三乘爲皂皂一趣馬三皂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廄廄一僕夫），然則四官爲六，此文已舛誤，而元應又不加釐正，輒因舊文轉訛，是其疏四也。開元釋教錄稱元應爲是書，餘結緝了，未及覆逮，遂從物故。嗚呼，此

其致誤之由歟。然予逐目及數卷之注。而注又僅用周禮一書。其舛錯已若此。則閒亦剽竊所未及檢者歟。予倦怠不暇爲之細讎。嘗於之彼數法中。有疑而栽者訂之。庶爲全書歟。乾隆歲丁未秋七月館消化日書。

秦漢瓦當文字記跋尾

歙程君蘋齋。著秦漢瓦當文字記一卷。由同時數君子所搜緝。恐其衆之易于亡佚。適各錄所從。并附以齋號。其說多可依。然程君于八風壽存當謂八字銘並疏少。故與風字合爲一。見古人繆篆分布之妙。予竊以宋楊南仲所云。古語二字相屬者多爲一字書之。若秦鐘銘有小子四方之字是也。（見薛尚功鐘鼎款識）（[illegible]）今此當篆二字合爲一。蓋亦做古篆籀之遺趣。與八風于詞固宜屬。屬而連之信然也。余淺識。姑以是爲跋。亦未稔當于程君意否也。歲戊申冬十有一月某日。

巳亭記跋

右巳亭記。西霞先生既脫稿。自矜其書。欲多布人間。暇輒隨意爲之。歲乙巳冬。余往謁。在逐平官署。檢出是本爲贈。其後先生官淸化。嘗己酉三月九日。重爲禊讌之遊。因僭告所記。沈約宋書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復用巳。謂余曰。子好奇多聞。或他有所雜與此契合與。余謹對曰。有之。劉伯莊蒼頡記。皆證以王羲之於蘭亭。乃晉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乃丙辰。亥日方丁巳。宋文帝元嘉十二年三月丙申。禊于樂遊園。正是月之三日。是亦不用巳日也。然則沈氏爲是言。其信然也。然余更依類廣之。昔起居注。海西。泰和六年三月庚午朔。詔以三日臨流杯池。依東堂小會。庚午建朔。三日爲壬申。豈不亦與魏氏登佐明邪。至于魏晉以來。祓禊見諸文字。亦有云上巳者。或疑于但用三日之言有所漏。然亦非也。三日爲著令。其稱上巳云者。沿以舊名名之也。齊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云。粤斯上巳。梁簡文帝三月曲水詩序云。上巳劚辰。既標題爲三日矣。而文復謂之上巳。非必三日適合上巳也。固以三日令節。卽名上巳云爾。先生頗領是語。不以爲謬。今又三年矣。先生僑員通判。留淸化。而余行作吏于外。盛念疇昔舊談之語言。爲跋于末。以自僞也。乾隆辛亥春二月六日。

題土寮銘後

往者予主召南書院。道新安滙池間。其銘曰土寮。舊勒之碑。用以標其名。至近歲。已易爲英寮。詢之土人。則以其俗悍。而健于鬪。往往致弊。故官斯土者。歸于名之不順。以易之也。予按行錄。取左氏傳。僖三十二年正義云。北嶠、此道見在。嶠是山名。俗呼爲土嶠、石嶠。釋文。嶠、戶交反。劉昌宗音豪。然則今俗所傳土寮。卽土嶠也。嶠、有豪音。人日習焉而不察。至以晉字爲正字。而豈知其失也哉。酈道元注水經所指三嶠之目。固以云土嶠。蓋其名流稱已久。然孔氏謂俗呼爲土嶠。豈亦莫推其所自與。土寮之西一小村墟。俗指云石河。杜子美石壕吏。卽石嶠之轉而爲壕。而近且轉壕爲河。又或以壕作濠。皆不徵其實。而展轉訛易之過也。君子大復古。況疑古而妄名之。故予病焉。爲書之以告此邦之人。冀其有省也。乾隆五十三年夏四月初七日記。

錢氏家藏孫徵君手跡題詞

錢君太和家藏夏峯孫徵君手跡一冊。詩一已脫其後。手書凡有八。中斷殘不完者亦有一。然皆無年月可攷。按徵君年譜。順治十七年歲庚子。深州趙寬夫同容縣錢升階來學。升階卽太和高王父。西齋先生字也。寬夫始與先生講謁同時。及後流寓于衞。又依先生三十年。兩人期以道義相提撕。故徵君爲詩及書。見于冊者。率兩稱之。其以此也。冊首列升階言別口占志勉詩。案先生自受業夏峯。歲往返質疑。今其別也。不知爲之何時。而予檢行篋。亦無徵君全集可尋。然以予淺學致之。倘有可致疑者。譜云庚子來學。及寬夫爲先生志墓。惟云予流寓衞縣。定交于吾友升階。自丙申秋始也。迄癸卯。君受業容城先師。與予爲同學。則又以癸卯爲斷矣。其兩岐如此。予因疑譜出之諸門人。雜爲撰託。容亦未能致審。而志文爲先生生平契義之人所記。必不稍涉舛迕。故宜以此爲正也。譜于己酉下。列徵君與寬夫以道升階詩。癸丑下。列懷友詩。有所云錢尋具識器者。惟此一詩。八首佚不見錄。其常時負耕未之及與。意亦略而不齊與。然幸于此冊存之。其足以補譜所缺漏者。太和一人之力也。太和與兄南浦篤氣誼。甚尤與予和知愛。今南浦沒矣。而太和亦以憔悴。獨其傲櫝中什襲所遺。惟恐失墜者若此。嗚呼。其足尚也夫。其亦可悲也夫。

乾隆五十一年歲丙午冬十一月十三日。

遊鞏縣石窟寺記

余遊石窟寺。得唐宋碑刻。年月書撰可識者凡五。最後巡殿之東偏。攀觀石壁。又折而西。壁皆人力鑿龕。洞然深邃。其龕之大以丈計者有三。傍皆稍用斵治。輒書與布界地謦衆者若干。題年月日者。又莫能殫記焉。其有題普泰元年歲次辛亥。比邱某起造聖像。普泰魏節閔帝號也。辛亥字從水。當時僞體字如是。或亦因魏氏以水德興故也。然帝以辛亥二月爲爾朱兆所立。越明年而遂廢矣。五月十四日造石像一區。東魏孝靜帝建元天平也。大統四年二月廿六日造石像一鋪。則爲文帝所改元也。又有天平三年不記月日者四。天平三年昔三月壬寅朔三日者一。天統七年四月者一。天統元年三月者一。天統。齊溫公緯也。河清三年四月者一。齊世祖湛也。天保二年四月者有三。三月者一。題許昌郡中正都督府長史字可尋。又二月者一。六月者二。又九年六月者一。唐龍朔元年四月八日者一。下有鞏縣河濱鄉楊造石像字。三年五月者一。二年歲次壬戌五月己丑廿八日放牍者一。乾符二年八月十日者一。總章元年四月二日者一。下李光嗣名存。咸亨元年五月者一。三年十月者一。乾封三年者二。久視元年六月者一。延載元年八月者一。咸通八年六月二月者。又各有一。往者余走四川。觀朝天關下瞰江水。石壁嶄立。祠龕無數。皆雕鐫佛像。形模大小莊嚴悉備。于時捨陸就舟。水迅不得泊視。爲憾也。近復聞山西大同城西三十里。雲岡諸巖上亦刻佛像。與此窟略似。而洛陽伊闕。號爲宇內鉅觀。以故崖間凡有昔之題記。往往爲世所覩。今石窟寺僻遠人跡罕所專歷。而余以居閒無事。得寓目焉。又歎蓄餘佚而不齊。雖近如府縣志亦

失載。於以歎其久湮而迹不彰也。魏書宣武帝景明元年。詔大長秋白整。準大京靈巖寺石窟。於雒南伊闕山。爲高祖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二所。致此石壁之西。金建某像塔記。有洛陽郭仁文。已云自後魏宣帝景明開鑿爲窟。刻千萬佛像。則信爲宣武營治矣。然史獨不詳此。或亦有所漏與。時與余偕者。杜君豐穀燕君禹年。夜同宿寺僧舍。匆追書之。時爲丙午歲三月之廿八日也。

授堂文鈔卷之三

擬曾子固答歐陽公論氏族書

承執事教以氏族之所宜詳。鞏已自竭愚力。然尤懷有所私。敢復于下執事。蓋鞏嘗讀所示書。以諸侯年表推之。雖大功德之侯。亦未有終兩漢而國不絕者。未能以爲信然也。漢書曹參傳。哀帝時。乃封參元孫之孫本始爲平陽侯二千戶。王莽時堯子宏嗣。建武中封平陽侯。至今八侯。張湯傳。放子純。王莽時不失爵。建武中纂位至大司空。更封富平之別鄉爲武始侯。此二侯。皆于王莽時不失封者也。若以表所列。並云今見。則班氏爲史時猶存也。建平敬侯杜延年。至其曾孫侯遠嗣。建武中以先降梁王。廢不得代。然則建平之世有封土。表亦列其當建武中乃絕也。漢列侯幸不絕于兩漢之末者。固有二三存焉。執事言爲世師。鞏不敢不以所推。爲執事言之。幸垂覽。不宣。鞏再拜白。

跋墨子

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注云。墨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而不著其地。惟呂氏春秋慎大覽。高誘注。墨子名翟。魯人也。魯卽魯陽。春秋時屬楚。古人于地名兩字或單舉一字。是其例也。（汝也國名兆魯故之魯山縣非宋地）翟且諸傳記多稱爲宋大夫。以予考之。亦未盡覈其實。蓋墨子居于魯陽。疑嘗爲文子之臣。觀魯問一篇。皆言吾屬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爲皮幣。卑辭令。亟徧禮四鄰諸侯。歐國而以事齊。又言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案春秋左氏傳昭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注。比公于大夫。周禮太宰九兩六曰。主以利得民。注。鄭司農謂公卿大夫調人主友之讎。注。主、大夫君也。呂氏春秋愛士篇。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注。趙簡子、晉大夫也。大夫稱主者也。然則翟之尊文子爲主君。宜其屬于文子也。禮記禮運。仕於家爲僕。方氏曰。僕者、對主之稱。故仕于家曰僕。而大夫稱主是也。翟在魯。睹然知鄭邦之重。始勸文子屈禮事齊。繼此文子攻鄭。皆反覆言之。冀以誠入。其後文子卒能受聽。故于時魯陽之民。身不致罹困于兵役。以保恤其家室。皆翟之賜也。史記荀卿列傳云。翟、或曰竝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索隱。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于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也。案外傳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注。文子、平王之孫。司馬子期子。魯陽公也。惠王十年。爲魯哀公十六年。孔子方卒。又翟本書貴義篇。子墨子南遊于楚。見楚獻惠王。楚世家無此名。是獻惠、卽惠王。誤衍一獻字。審是則翟實當楚惠王時。上接孔子未卒。故太史公一云竝孔子時。說非無據。自班志專謂在孔子後。後人益爲推衍。至如畢氏據本書。稱中山諸國亡于燕代胡貊之國。以中山之滅。在趙惠文王四年。當周赧王二十年。則翟實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愚竊以翟旣與楚惠王接。時後必不能踰一百九十餘年。尙未卽化。此固不然也。中山諸國之亡。蓋墨子之徒。始記而竄入其師之說。以貽此謬。何可依也。予故爲攄其時地始末如是。以附于篇。庶覽者得以詳焉。

魯山攷

魯山、自漢所指其地。卽今縣西一百七十餘里。俗名殺大嶺。漢書地理志、魯陽註。有魯山、古魯縣、御龍氏所遷。魯山、滍水所出。東北至定陵入汝。許氏說文。滍水出南陽魯陽堯山。東北入汝。水經注。滍、出于堯山。元和郡縣志。滍水、出縣西大孤山。方輿紀要。沙河源出葵大嶺。諸記敍言滍水之源。名或有異。實一山也。殺大嶺迤北而折於東。匯之水經注。滍水又東逕魯陽縣故城南。城卽劉累之故邑也。有魯山縣居其陽。故因名焉。王莽之魯山也。其地宜爲今邱公城。距縣二十餘里。以此文承上。滍水又與波水合下。邱公城正近滍波合流之處。邱與魯音顯轉易故也。是魯陽故城爲漢縣地。有魯山。爾在今縣治之西。迤折而北。皆得是名也。元魏來。指魯山如滍水。又東北合牛蘭水。水發縣北牛蘭山。東南逕魯陽城東。牛蘭水又東與柏樹溪水合。水出魯山北峽谷中。東南流逕魯山西。而南合牛蘭水。又東南逕魯山南。闞駰曰。魯陽縣。今其地魯山是也。闞當元魏時。撰十三州志。目驗爲今魯山。皆以廣州刺史、及魯陽郡治所在富之。蓋卽今縣治東魯山是也。魯山自極西而北。而東。亦猶太行之有八陘。其實一太行也。後人隨地殊稱。滋治莫辨。但依縣治之東。爲魯山專名。此其疎矣。元和郡縣志。魯山在縣東北十里。方輿紀要。魯山在東北十八里。縣以此名。（三水小牘云。汝之魯山縣二十里曰魯山。民間呼路山。則曰魯山也。但有岳臺故文靈南郡縣云甘嶽魯山而爲魯山而水經本先而道學立見凡于泉山是也。）今之爲方志者並依之。蓋得其一而未悉也。縣東魯山。雖奇特迥秀。比諸葵大嶺。何異培塿之於泰山。故愚敢於遠稽舊說者。以哥志所定。爲審其實。是縣之得名由此也。

書徐貞姑事後

往在博山。居于縣主書記者。實惟徐君瑞泉。君數爲予言其祖妣貞姑之賢。嘉興王元啟撰書事。若聞于世。予讀而異之。欲爲貞姑作表墓之文。未及爲。會有難者曰。貞姑之所守。信哉篤矣。抑未聞于禮文有徵。或亦以率過聞。難爲訓。故不棄諸訓與。曰。昔之記禮者。稱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婿齊衰而弔。旣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注。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然則許其服以斬。而必于葬而除之。情以義斷也。斷以義。因宜別擇所適。不強之而過乎情。處天下之效之者。致于矯且僞也。然而緣此設誠。以致其志。雖聖亦弗禁之。不得中行。必也狂狷。狷之微旨也。難者曰。聖旣弗禁矣。古而行之者誰與。曰。鄘風柏舟之詩是也。劉子政傳列女云。衛宣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于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愬於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辨難矣。審若是。齊女之義。固先爲之則矣。難者曰。柏舟序言仁而不遇也。毛鄭同申此訓。子政爲異說何也。（直書齊女篇列女傳美寡之詩宋衛柏舟大序之疑與今詩者異謂韓魯之學則不同毛氏賈也）曰。子政家世魯詩。此蓋魯詩遺意也。詩云。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傳言。衛君使人愬于齊兄弟。因其棄欲而益信與其爲子政之善表微也。傳言。君子美其貞一。故舉而列之于詩。此義明。故曰。學人之道。嚴于禮而通于詩也。益山鄖孝林氏。通其先世王氏。未嫁守節。斷指殉姑。立後嗣子。爲請上

之也命欲存于簡編今貞姑之義與顧母同又爲江蘇巡撫某公彙題入奏得旨建坊旌表如式然則貞姑所以力自致於人紀固無負哉固無負哉貞姑徐氏常之武進人父守昆縣令兼府知府幼以貞姑字江陰縣學生朱勳乾隆某歲勳遘疾卒訃至貞姑遽易服環經往弔至則居喪次矢誓不歸與勳繼母依時年二十有四後三十餘年姑卒年六十矣丙申歲某月某日也勳既早沒長兄撫客死京師遺孤永培遠貲蜀中又其族屬倫次皆長于勳無可後貞姑歸取己兄之子順某爲嗣順某有子曰城城字瑤泉乞予爲貞姑事書後者也前文皆題曰爲貞女女在室言之予疑爲非宜故以易名曰姑孫叔然云姑之言古尊老之稱也又以其取兄之子爲後故云貞姑使其銜稱也乾隆六十年乙卯歲十月晦日

與李東川書

久不修啟疎簡之罪深荷覆照某比日寂處無事少有討論之益因憶前在永興承示縣志所載安陵即今永興並附以唐雎事實竊致安陵魏地與楚絕遠不宜更僻在楚南蓋自近日地志之學悠謬益甚牽以傅合皆入轉相指證故其謬言不休究與鑿空無異古字從通安與焉本一也戰國策之安陵以說苑證之云秦王以五十里封鄢陵之君辭不受使唐雎謝秦又大戴禮安陵任周時虞氏注云安或作鄢成云秦破魏而鄢陵君獨以五十里存者周時唐雎之力也漢書地理志潁川郡下傿陵李奇曰六國爲安陵是也然鄢陵字從阜從邑又從人其實古字者皆作傿史記晉世家楚兵敗于鄢陵徐廣曰一作傿尤可以證明如此而承纂書志反未引非據以入於故實既已著其疑矣又不知推其所以然皆因陋之過也足下雅斯士雖撫事未久亦宜正其土地事跡告于縣人之喜學者俾知永興自名安陵與唐雎所事之安陵君乃爲鄢陵二地不可以強附其于勸學誘士之道未爲非宜故輒布區區以聞

與朱少白書

昨自京師攜歸足下所惠韓文考異暇時少爲研覆偶得注中叢集衆說未及訂於是者輒摭拾數事用質左右昌黎先生之占籍也考異以李白作韓文公父仲卿去思碑云南陽人某今按新史蓋因李碑而加鄧州二字也某竊其實李碑但謂南陽則先生自言歸河陽省墳墓即於左氏傳所謂晉啟南陽者相符而新書承襲之故尚不在此唐職部韓若實有韓仙傳蓋爲韓會而作自著其族居已云仲卿者剛史江南人曾僑濟家於鄧州之南陽新史好叢稗野異聞因沿此而因以致誤與論辨曾參之父名晳曾子不諱晳夫曾晳名點鑿五尺之童所共知也而昌黎先生不暇致詳不免爲人所譏議附也注反引若曰昔者吾友又曰褐裘而弔諸文以證明之是附益其過而從而甚之也守戒所謂得難之不期蜀難之不支昌黎先生意倘以蜀雞爲小也爾疋雞大曰蜀莊子庚桑楚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司馬彪云越雞小雞也今荊雞也魯雞大雞也今蜀雞也魯與蜀韻皆訓爲大而昌黎先生豈好爲是複文傷義邪某竊謂蜀雞之不支蜀宜作越蓋自宋歐陽氏所記舊本韓文亦已光耀於世矣然且謂其脫繆尤多況後之傳刻者益失其真而考異又因仍無從是正則其疏固然無足怪也詩云符讀書城南注內樊云符公之子又公墓誌及登科記公子曰昶登進士第在長慶四年此云符則疑爲昶之小字某今爲此注補一證韓昶自誌銘云唐故昌黎韓昶字有之傳在國史生徐之符離小名曰符誌石出自前明今尚存孟縣而某則錄及之與樊注相較可以證其疑而尤足見名符之故爲前人所未備是尤可喜也久疎放恐日因循不能卒業姑述淺陋所聞幸因而教之其他俟面質不一某再拜

答黃小松書

承示隸釋、隸續並已接到。某在京師。于二書略爲寓目。苦不悉究所以。後因人轉覓致之。終不見獲。頃乃得閣下藏本。研覽尋味。益知洪氏專門之學。不獨網收殘逸。爲其畢歸本末。爲有資于多聞。而文字通借之間。辨釋推析。尤于小學功不爲細。然就其中時有得失。恐不免爲後人所拾拾者。樊毅修華嶽碑云。有漢元舅五侯之胄。謝陽之孫。洪氏謂水經云。淯水西南流。謝水注之。詩所謂申伯番番。既入于謝者。樊丹封謝陽。即其國。又云。自廣陵出白馬湖。逕山陽城西。即射陽縣之故城。高祖封項纏爲射陽侯。乃其地。據此則傳以丹爲射陽誤。某攷其實。射謝古多通用。碑言謝陽。即傳所謂射陽。詳見某所著水經注釋地內蓋同爲一地。而傳非誤也。其誤在章懷太子注。不解古義。遂指臨淮。別有射陽。又疑道非此地。以致洪氏更據水經之注。而嘗及傳文。是其疎也。漢都鄉正街彈碑。洪氏依水經注。舞陽縣有都鄉正衛爲碑。平氏縣有南陽都鄉正衛彈勸碑。指趙氏誤認衛爲街。案周禮注。正作街彈。疏。謂漢時在街置室。檢彈一里之民。以此碑證之符合。而某伯不宜詆趙氏爲誤。又王稚子闕。河內縣令。縣即溫字。隸法少異耳。洪氏誤認溫爲縣。而以意附會之云。河內縣令者。以郡爲首。蓋謂河內之縣令。即溫。然縕與溫古亦通用。詩。飲酒溫克。禮器溫之至也。內則。柔色以溫之。漢書蕴縱傳。少溫藉。義並與蘊藉通。則一字而從糸、從水。其研審不既以自貽舛者。又著明也。至如隸續。案衡方碑。皆爲會稽東部都尉。乃威宗之時。則東部蓋有此官。未嘗併省。范史雖不具載。而他書亦可稽據。某檢後漢書彭修傳。修會稽毗陵人也。仕郡爲功曹。時西部都尉宰量行太守事。此會稽設東西部都尉。又見于史如此。處士嚴發殘碑。洪氏案百官志。孝子、順孫、烈女、義夫、及舉士、爲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許氏說文云。扁者、署門戶之文。則旌閭之事。東都蓋已有之。愚謂荀子大略篇。武王始入殷。表商容之閭。當有周之初。旌別淑慝。亦已發其端矣。然則非自東漢始有也。五君桮柈有眞人君。洪氏謂延熹中蔡邕作王子喬及仙人唐公房碑。皆有眞人之稱。致之莊子。已謂關尹、老聃、古之博大眞人。而秦始皇亦曰吾慕眞人。自謂眞人不稱朕。蓋亦不獨伯喈爲文始然。其他尚有不及偏檢。姑就某所知數端。爲閣下妄言之。幸垂教。不宜。

與桂未谷書

昨承見過。語及此文序。發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足下按此禮記非今之戴記。據漢志。有古禮經。當是儀禮。某以足下言是也。爾雅釋言郭璞注。引禮記曰。賓用席。釋詁注。引禮記曰。安而後傳言。邢氏疏之有司徹、士相見禮文。悉以稱禮記者爲誤。或云。疑傳寫之訛。釋器注引禮記曰。直麻之有蕡者。邢氏又以此儀禮喪服傳文。傳所以解經。故亦謂之禮記。其說凡數歧。未有從而衷于一者。某因以心疑之矣。然終亦未解其所以。後檢宋張淳儀禮識誤序云。出于孔氏之宅。壁者曰禮記。河間獻王之得先秦古書者曰禮記。禮者、今之儀禮。記者、今儀禮之記。時未有儀禮之名也。乃以見郭氏之所引。定名指歸。實有所自。蓋迄兩漢以來。皆指儀禮爲禮記。鄭康成箋詩采蘩。引少牢饋食禮。主婦被錫。亦作禮記。亦其證也。足下垂示及此。非惟與張氏同爲致確之解。而某積年蓄之于懷。不敢向他人請質者。亦自幸其不惑矣。敢以鄙識獻左右。想更有以進之。佇俟。佇俟。

與孫季逑書

某前歲過濟寧。黃小松。檢所藏周西宮襄戎夫盤銘拓本一紙贈某。冗迫未及詳讀。比抵京師。得閱閣下釋文。蓋于諸家中。推稽獨核要矣。而字之稍涉微似者。亦姑獻其疑。以資後人尋討。故以某之鄙識。亦敢出所愚。以求正於閣下。銘詞右邊表于藿道。他人或以藿爲蠅。又或以爲麟。閣下定本從蠅。于義亦未見其安也。邊。古作櫋。古文于所從偏旁。上、下、左、右。皆可相移。銘內藿道之藿。即櫋字移其旁于下。常釋以爲邊是也。實余有散氏心賊。閣下疑賊非心。而不知賊亦非賊。賊。當作貳。所謂貳心。與上收散氏田器有爽義爲近之。僕柳。白與戲遂爲一例。柳。古關聚。僕柳。即墟邑聚落之別名。釋爲地名。或得其實。元年公羊傳僕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注。天子之閑田。有大夫守之。又水經注引竹書紀年。晉王十五年。秦穆公帥師送公子重耳。圍令狐、桑泉、臼衰。皆降于秦師。狐毛與先軫禦秦。至于廬柳。是地名廬柳。亦猶僕柳也。若于杆木、喬木。就植物以表界者。言斯失之矣。圖大王于豆。閣下云。稱大王者。六國時器。案大、古音作太。太字古亦作大。猶周太王之稱也。

與李睿淵書

足下前示書云。今所傳紀年。苦無善本。某遍覽近刻。亦多脫舛。不復可案。因錄昔人記注所稱。聞足下以是正此本者。有二十餘事。顓頊三十年。帝產伯鯀。居天穆之陽。山海經注。引竹書。顓頊產伯鯀。是維若陽。居天穆之陽。今脫是維若陽句。帝發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元夷、風夷、黃夷。後漢書注。引作后發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今脫赤夷二字。幽王二年。晉文侯同王子多父伐鄶。克之。乃居鄭父之邱。是爲鄭公。水經注。引作名之曰鄭。是曰桓公。今本脫此文。桓王五年。芮人乘京。荀人董伯皆叛。水經注引作。晉武公元年。尙一軍。芮人乘京。荀人董伯皆叛。今本尙一軍書在桓王四年。荀人董伯皆叛下。又多曲沃字。十一年。芮伯萬出奔魏。（萬之母逐萬）水經注引作晉武公七年。芮伯萬之母芮姜逐萬。萬出奔魏。今本萬之母逐萬。誤作小注。又脫芮姜二字。十二年。王師秦師圍魏。取芮伯萬而東之。水經注引作周師、虢師。今本虢師誤作秦師。惠王元年。王如成周。周陽白兔舞于市。水經注引作晉獻公二十五年正月。翟人伐晉。周有白兔舞于市。此以白兔之異。繫于二十五年。又陽作有。十九年。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虢公醜奔衛。公命瑕父呂甥邑于虢都。水經注引作命瑕父呂甥邑于虢都。今本誤作冏。襄王十五年。秦穆公帥師送公子重耳。圍令狐、桑泉、臼衰。皆降爲秦師。狐尾與先軫禦秦。至于廬柳。乃謂秦穆公使公子縶來與師言。次于郇。盟于軍。水經注引。皆降于秦師。于、不作爲。（[illegible]）狐尾、作狐毛。又多退舍二字。二十二年。齊師逐鄭太子齒奔城張南鄭。水經注引作奔張城南鄭。今本倒張城二字。敬王四十三年。宋

殺其大夫皇瑗于丹水之上。丹水壅不流。水經注引作宋大水。丹水壅不流。今本脫宋大水句。周定王七年。晉荀瑤城南梁。水經注引作智伯瑤城高梁。今本高作南。考王十四年。魯季孫會晉幽公于楚丘。水經注引作元公三年。魯季孫會晉幽公于楚丘。今脫取葭密遂城之句。威烈王五年。晉丹水出反繁。水經注引作幽公九年。丹水出相反繫。十七年。田悼子卒。田布殺其大夫公孫孫。公孫孫以廩丘叛于趙。田布圍廩丘。翟角、趙孔、屑韓氏、救廩丘。及田布戰于龍澤。田師敗逋。水經注引作公孫會以廩丘叛于趙。田布圍廩丘。翟角、趙孔、屑韓氏。又作韓師、救廩丘。及田布戰于龍澤。田師敗逋。十八年。王命韓景子、趙烈子及我師伐齊。入長垣。水經注引作晉烈公十二年。王命韓景子、趙烈子、翟員伐齊。入長城。今翟員作我師。城又作垣。安王十六年。封公子緩。史記索隱引紀年云。武侯元年。封公子緩。趙侯種、韓懿侯伐我。取蔡。今惟有封公子緩句。下文並脫。烈王六年。爲梁惠王元年。水經注引作梁惠成王元年。鄭師敗邯鄲師于平陽。今脫此文。顯王四年夏四月甲寅。徙邦于大梁。水經注引作徙都。十年。鄭取屯留尙子。水經注引作鄭取屯留尙子涅。今脫尙涅字。十三年。當梁惠成王之十五年。水經注引作龍賈帥師築長城于西邊。今脫此文。十四年。邯鄲伐衛。取漆富丘。城之。水經注引作富邱。十五年。東周與鄭高都。水經注引作高都利。今脫利字。宋景敾、衛公孫倉、會齊師圍我襄陵。水經注引作宋景敾、衛公孫倉、會齊師圍我襄陵。今本敾作數。又脫齊字。十六年。王以韓師諸侯師敗于襄陵。水經注引作敗諸侯師于襄陵。十九年。王如衛。命公子南爲侯。水經注引作勁朝于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公子南爲侯。二十二年壬寅。孫何侵楚三戶郛。水經注引作入

三戶郛。二十三年。秦孝公會諸侯于逢澤。史記正義。秦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于逢澤。顯王二十三年四月。越王使公師隅來獻乘舟。始罔及舟三百、箭五百萬。水經注引作來獻乘舟、始罔及舟三百。六年十月大霖雨。疾風。河水溢酸棗。水經注引作溢酸棗郛。今脫溢及郛字。八年。秦公孫爰帥師伐我皮氏。水經注引作圍皮氏。今脫圍字。十三年。邯鄲命吏大夫奴遷于九原。將軍大夫適子代史、皆貉服。水經注引代史作戍吏。貉服作貉服。若是類未盡遑枚舉。然亦可依以爲正。其餘。俟續有校訂。更爲足下陳之。

偃師金石遺文補錄序 代魏戡之作

秋塍明府。旣蒞偃師。爲政之餘。披案圖志。覽武君虛谷所編金石遺文。讀而善之。更度當時採輯。或未盡于斯。時屬士人尋剔。積漸有獲。不憚手自推積。合前錄凡爲十六卷。遣人徵序于予。先是。予與秋塍。在西安客舟山尙書幕府。旣而移節中州。秋塍獨從事左右。尙書公雅好通博。所至必搜遺刻。秋塍久與之習。亦漸移其所嗜。凡歷攝他縣。訪得片石。輒手搨上寄。蓋徒以佐尙書公成書。然尙不暇自爲傳記。追間數歲。秋塍以吏議去商邱。又久之。始得官是縣。旣已百廢具興。又從而成其所好。故以歎秋塍之與世異趣。且喜其意泊然寓意于深也。金石之文。取以證地理。其係於方志者。尤爲著明。酈中尉注水經。皆能詳識碑刻所在。以表故城舊界。俾人尋覽。易徵其跡。後之得是意者。蓋鮮有聞焉。宋元豐間。北平田概著京兆金石錄六卷。已佚不具存。近時葉封嵩陽石刻紀成錄。旣限一方。又泛然雜所稱引。益不足以取爲體要。偃師自漢迄宋。與緱氏迭相廢置。其治所徙建無常。人遂歷度廣縣爲方縣。以宋緱氏城當之。予發是邑所收宋宣徽仙鶴觀記。稱縣中卜得縣署之西南。面裁可百步。則故城之跡可案也。又載陽村遊觀檀記。蓋知是地于宋爲芝田鄉。及裁偃師東南之境入永安。而後鄉名始專歸焉。則割隸之界域可致也。縣治北爲邙山之原。于唐爲龍池鄉。又西迤北。淮廟于後梁爲亳邑鄉。緱氏之南。在宋爲太尉鄉。又南蔣村。在元爲嘉禾鄉。又東南管茅。在後周爲興唐鄉。其他如覆舟、百炬、撫父諸山。及岩跡勝區之存。皆灼然定其方位。以目驗得之。非取徵于是。殆莫由規其彷彿。故于贊秋塍之致力于是。其旨與酈氏符。若其碑銘盡

記。推闡古人之功緖。上與史傳相糾正。次與此方利病相發見。秋農搜摭纖悉。皆亦非無所爲而姑爲是言。故以云爲知據也。前歲己卯。秋農方受縣事。卽體訪孤生之賓而才者。故爲縣士之首。于時道近齋然歸矣。旣又崇學明教。敎率與行。月課蹤程。與諸生相勸勵。其庶乎古良吏之爲而無忝者與。宜其致綱面必理。獨犯舉世之所廷矣。以漫爲是好。于故爲之發其意。俾世之覽者。有以引端于此焉。嘉慶二年六月六日。

吳尋陽長公主墓誌銘書後

誌銘拓本。爲吾友大興朱少白裝裱成幅。縣之壁間者。余偶讀之。應披其文。首稱五代衰亂。氣格廢然不振。然念楊氏僭號淮南。數更變亂。其事跡或存或沒。爲史家撰述所略而不道。今尙于此誌見之。故亦不可遺棄也已。誌云尋陽公主。大吳太祖之令女。下又云公主母太后王氏。五代史吳世家。行密夫人朱氏。又行密子渥、爲嫡嗣。而陸游傳內亦稱渥母史氏。其他不見㮣錄。然則此誌王太后云者。蓋于行密之妃。又其一也。誌旣書公主以順義七年七月二十六日薨。葬則以乾貞三年三月廿四日。按順義、行密第四子溥年號也。至七年十一月又改元乾貞。故此誌書順義七年。而十國世家年譜。不書七年。獨紀改元。此例如是。無足疑者。惟主所適劉公。歷官太保、鄉檢校、尙書左僕射、舒州刺史、惜不著其名。遂失考也。劉公之先。誌云首匡社稷於吳朝。尋擁麾幢於江皃。據通鑑及五代史。並書行密以劉存爲鄂岳觀察使。是存當時與行密首發難。而官又歷鄂岳。疑稱麾幢江皃者。當卽其人。又主生子有六。名位皆可見。長匡時。授鎭南軍節度、衙推、撫州軍事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侍御史上柱國。次匡業。試祕書省校書郎。次匡遠、匡禹、匡舜、匡堯、並幼而岐嶷。考二子官偕所云光祿大夫者。劉道原十國紀年載楊行密之父名怤、與夫同音。是時行密據淮南。方誅杜洪于鄂。而有其地。故將佐爲諱之。行密之子渭、隆演之後。改文散諸大夫爲大卿。又嘗攷浮洲寺有吳武義二年銅鐘。安國寺有順義二年鐘。皆載史呂師造。題官稱曰。光祿大卿檢校、太保兼御史大卿。見容齋三筆。並與誌同。又書卒年三十八歲。其書二十二

奉。則主之下線。當在楊溥天祚三年。而歸登于順義七年。是時溥已在金陵矣。今仍云都城江都縣者。從舊都揚州故也。字多俗體。於唐諱民字缺畫。以見古人爲文之愼如是。危德興稱將仕郎前副州閩縣丞。必當王氏末建國。而德興宦於其地。故書銜以閩自別與。余故備著之。使攷者得以資焉。

答某書

某久以事牽。不知力學。昨承下問。若欲執禮于不肖。又書內所質難。頗近讀書殷陳詁覈之雅甚。旣且喜足下尙有未悉其說。姑好爲持異端者。輒欲自舉其愚。凡足下之所指某闕思之矣。昭十二年左氏傳。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足下嘗元凱注。招、爲人名。疑其無所推據。疑之是也。漢晉以來。傳左氏者。自鄭、賈、與服三家。日以漸微。惟杜遂孤行于世。然推其所著。亦皆好以臆說自亂。今如一祈招也。據文言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祈招亦詩篇題爾。自謀父作之。以此名。而非祈招以人名此也。宋劉原父云。九招者、九名。予疑其三爲祈。徵角之類也。某由是言推之。招與韶並爲一字。蓋卽舜樂之遺音。後人依其聲而肄爲詩。孟子言。齊景公爲我作君臣相悅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後繫以其詩曰。畜君何尤。然則祈招固宜有詩。而取首句祈招之愔愔。以名其篇。詩三百。因詩首二字一字爲篇題者。皆是類也。是杜氏義爲失。而予之所補者。於義或爲近也。考工記。扮胡之笴。足下疑注文舛錯。此尤爲非。注云。故書笴爲筍者。康成當時實見古文有是字。以今文校之。故數之。旣不自安。更引杜子春筍當爲笴。其意固疑筍非材之美者。又與角幹金錫文不符。乃仍讀笴爲槀。則依鄭旁書取義。更審凡先儒之于經。重愼如是。又矢人以其笴厚爲之羽深注。笴讀爲槀。明矣。幹古文假借字。此具在記下文。足下因之未終讀累于立異邪。亦偶不檢涉誤也。某年四十。于所學未必有可試。卽可試亦不足昭播後生。然某尙勸勉爲足下言之者。實不忍以愚者之慮。遂輕匿。以干見欺之罪。幸辟察。不宣。

授堂文鈔卷之四

藺相如澠池之會

藺相如澠池之會，廷折秦王，抗禮而歸，趙因大其功，使相如位居廉頗右，世遂歸以智勇之目，而相如亦以此名天下。予曰：嗟夫殆哉，此以其君爲試也。夫秦虎狼不測之寇，擁重兵壓趙境，名與趙連和，實欲誘而執之，因挾所求，以奮其詐，彼固一狀公子耶？既已如玩諸掌，而今且以之會趙，審爲計者，度能抗則抗之，絕勿與通，不能抗，則審出萬全，以禮折之，使秦陰奪其氣，不敢橫以非意相干，而徐爲訂其成，安有以其身已入于危而復區區爭此口舌之間，冀得相抗而自張，此大惑已。且趙與秦敵也，奕有稱王之名，無端命以鼓瑟之役，彼視趙蔑如矣。當此之時，趙雖有重兵在外，且有廉頗約三十日不歸，則立太子，絕秦望，是使相如有所恃，故得而奮其氣，然以當日計之，秦強而趙弱，況又以其君入於秦，則主客尤爲相懸，故夫相如身嘗從事，當趙以進，請兩國相見無與爲歡，臣請命所司操土風爲大王壽，今大王奈何以加之於吾君，是俾使冀秦之脅，此爲樂誅邪？夫大王設嘉會，以禮召趙王，而先無禮自處，凌兄弟之國，絕好鄰之權，內失歡于趙，外啟釁于齊、楚、韓、魏，皆將走而相告，必且陰因其變，以與秦抗，王亦何利而必爲此。吾意秦雖惡，必爲義屈，即不爲義屈，亦必爲智阻，舍此不圖，而欲逮秦盆盂，奮其聲色俱厲，欲藉以要秦王於必從，幸彼勉爲一擊，故相如得藉以塞責耳。向使秦王強悍終不聽，彼相如果遂必以頸血濺，而又誰保無恙否邪？且爲人臣不顧其情恫之急，以幸一時之功，勢必不可效，效之而不成，君與身俱卸于危。夫相如庭叱秦左右，度必恃其身有必死之志，秦人不敢逮縛吾身，而因得苟以遂所圖，是亦幸矣。夫秦之與會，左右環面相向，嘗伺相如皆自必以防禦防之，則相如雖起，焉能出不意而圖之，圖之未就，左右必羣加兵于趙王之頸，而相如又安能左右支屬，以其身蔽趙王也哉。語曰：投鼠忌器，弈鼠有時而可置。謂其有妨于器，故寧權于此，而寧以鼠不足當吾之投也。今以相如之疏，又重以社稷之寄，而反徒效曹沫、毛遂所走險而幸全者，而以之逞志一時，而不顧其後，吾故以相如澠池之會，乃匹夫能僥倖者之所爲，適以成之，而後遂嘖然歎爲奇也，悲夫。

史若愚先生狀略

先生諱猷興，字若愚，一字傑齋。其上世於東漢時，有諱崇者，佐光武中興，封溧陽侯，子孫世居溧陽。傳三十世至惟則，在宋徙四明之鄞，又九世至昌孫，仕元爲檢察中奉大夫，再徙餘姚半霖村下宅里，又傳某世，當明嘉靖萬歷間，隸籍順天，今都城西便門之外，白雲觀旁，實有葬所焉。先生少無所依，以學，即刻苦不欲與人事，頗請於其父，願從貞氏真直齋遊，父頷之，遊數年，竟卒其業，當時群譽隆然，皆度先生既嚮而發，必大其名，先生饋內多故，遺數喪，困不復起，顧自念父年老，恐違左右失親歡，逍居里門，課徒業日與其徒講誦弗輟，親且晚侍觀側，婆娑娛遊，得以志養終。會乾隆某年，河工需員，大吏疏請，凡考驗試吏部有名者，飭其良，備員以行，先生故以例登就試，例授登仕佐郎，得與選，咸亟之起，且爾先生親老，而身登困，此豈擇祿時邪，先生竟卻不往。大興朱石君先生，以翰林出爲福建糧儲道，欲邀先生與俱，致書辭以請，先生父亦促治裝，始不獲已就行。歲餘，朱石君先生擢鹽道，先是任鹽道佐幕下者，代收鹽課，務責緝，伺微隙，摘其過，欲以邀重賂，困商從，先生獨持廉平，管支出納，以時收貯，商皆敬悅，高君義，醵千金交歉于先生，借人從容致其誠，先生固辭不可，而旁睨者乃假居間，漁其利以去。于時衆議洶洶，謂君不辨將受垢，先生顧終念事明則彼不復當于人，即又固辭不可。乾隆甲申春，先生在閩，赴擢家書，識父手字欹側如不勝書者，遽色變飲泣，立奔以歸。比歸，而父故無恙，趨階下，敬問起居，始知嚮微疾，強作書爾，然自是先生益不欲外遊，每厲父髮鬢皓白，則朝夕纍以歎曰：吾歸晚矣。竟以此抱恨遘疾，知不起，泣語子

兆蘭曰。兒勉學而王父。終吾志。吾目其瞑。遂卒。初先生爲兒時。嘗架書几上。未嘗自取哄。遭爲嬉。輒迂步引去。不以殘生命。聞人談孝友即動色。諮瑣瑣詰其狀。人告以故。更大喜。適與群兒戲。即以某兒長已。識總侍其旁。如侍嚴父兄。人大異之。友人紹興陳濟美。客滿苑。貧不能自存。先生爲計度。賙周其乏。濟美旣終。惠度先生無剩財。不忍以世累。後有困。遂咈不言。先生故知之。日浹鉄。伺濟美出。揭其囊。置錢鏹去。不以告。蓋其篤青如此。其他可類知也。先生高祖諱在籍。章邱縣知縣。開洛波河便民。民廟祀之。祖諱完德。篤廩平。石埭縣知縣。有治聲。父諱志義。倜儻尚節概。先生配呂氏。子二。長虎先君卒。次兆蘭。女一。生於康熙甲午八月十三日。卒于乾隆乙酉八月三十日。享年五十有二。以丙戌六月。葬定興南門外西垛莊之原。

趙孺人貞孝銘 并序

乾隆四十年夏六月。提督河南學政。禮部右侍郎。武進莊公。按試河南府屬。登封縣學生吳宗壁等。護上。登封縣余西里。故民買萬銀妻趙氏。克執婦道。具有奇操。自年十五適萬銀。及二十有九。遭萬銀物故。撫膺悲號。踊頓成疾。旣念身有遺腹。尚未就育。乃從飲食。比數月。生子崑。趙益感泣冤曰。痛賈氏血嗣垂絕如綫。幸復誕此遺孤。由少而壯。撫字訓誨。迄三十餘年不衰。又萬銀旣沒。其母寢疾。綿延終歲。後益加篤。溲溺皆不知自持。趙凡晨夕侍左右。力相起居。以一身任之。如是者又七年。人稱賢婦。遍于閭黨。其列事實如左。由縣學師某。轉申督學莊公。旣允其請。用表其門曰。慈孝完貞。越八年。假師武某。成其風烈。迺爲作銘。推揚盛美。銘云。懿厥孺人。歸宜于賈。克柔以恭。秉德雅雅。忽罹所天。號泣如瀉。嗟吾爲婦。胥成不辰。曰從地下。惟余方娠。庶其有子。以後夫門。未幾彌月。果符男徵。日撫弱息。悲益塡膺。有數者攤。覆巢覓贅。或導之鳴。或啄之食。予拮予据。是勞是力。習習于飛。勿予叢棘。相彼鳥矣。成予裁身。兒家不造。已罹艱屯。兒不知舊。不名爲人。兒兮兒兮。實之芥。曼神相其聽。福貽厥後。兒卒有成。是惟善佑。嗟嗟孺人。婦貞允懋。更惟阿姑。病假寔戚。綿留七年。無閒寒暑。孺人在旁。以哺以茹。嘻嗟孺人。孝執與伍。惟此孝貞。用保厥子。子能克家。九泉以喜。皆惟孺人。振履而起。爰作斯銘。昭示風美。更後百年。因銘如昧。

喬安人詩序

安人喬氏。爲吾鄉郭君子振之元配。自少于歸至于老。爲郭氏家嫁七十餘年。終始不怠。當其尋事舅姑也。會相繼有瘋疾。安人則晨昏趨侍。伺喜與慍。務適其意指。于時二親體未羸。及病作。翕枕蓐牀第間。又所需服御飲食。少不適氣息。輒怫然爲之不寧。然安人在左右。躬相起居。廢忘日夜。取所汙中裙及褕褲。手自澣濯。其二親雖卒不起。亦賴以安居家。善于六親。待僕婢有恩。前歲歉。安人推所餘。以綿與粟。周戶給其困乏。此尤天性之所謂過于厚者邪。余故悲道其略。以見安人之賢且孝。故託于聲詩以紀之。詩曰。

婉婉安人。有令其譽。爲婦爲母。惟德之處。相厥夫子。協于彝章。時二老人。病假在牀。戚見容色。涙溢自眶。乃躬侍親。或左而右。飾晨饋食。必審旨否。時惟二老。矣則頓首。曰疑病身。賴此賢婦。或觸喧嚶。咯咯喉間。膠撫于背。股如栩顫。或時垢汙。反側餘喘。實引翼之。誠積款款。閒席爲寢。閒衣爲辭。凡此勤劬。持危扶顚。保其微息。厥有七年。奄茂之歲。時乃凶饑。嗷嗷者眾。媚顧而嘻。申命二子。舉困相遺。村閭里閈。而不汝厲。淑哉安人。宜爾多福。純嘏之休。維天則篤。淑哉安人。宜爲女型。九齡之錫。以表德馨。淑哉安人。式宜爾家。百順之綏。積穩無涯。奄有九畹。蘭茁其芽。淑哉安人。豈不信真。維賢孝名。近日所罕。鄉里榮之。式用燕衎。詩俾風紀。昭茲彤管。

上朱笥河先生求撰先大夫神道碑銘書

學士先生門下。某生二十有六年。始廣鄉舉走京師。聞今天下爲士所歸嚮。而能發明公器。力以史筆自任者。羣推先生一人。當是時。某困私已甚之。然嘗以不敢謁通者何哉。徒以某伏處曲者日久。學無所師承。而欲躐進于魁人鉅公。意必爲其所棄且笑。故遂洩焉以歸。旣又痛以不肖之躬。不幸無所自致。用以發揚先人之緒。因伏而悲悼。稍欲用力于文字之末。竊于古之所謂立言如先生者。相値。庶幾進有所挾可徼以薄見其長。或因以爲先人之潛德。伏而不耀者。藉先生之文。得光闡于世。然又苦貧不得自業。方衣食于奔走。窘迫未有以終始所就。則又悲焉以悲。蓋自辛卯至今。凡七年矣。歲內冬十一月。方謀入京師。迂道抵德州。就謁曾劍亭先生。在署中日閒出舊作論辨序記雜文十餘篇。請質。往往爲所稱許。越歲二月。某北上。劍亭先生卽爲手書命某以侍門下。某獨私幸數年蹤企願甚。不可望侍顏色者。今遂獲緣以請見。將益圖爲先人光大之耦。附以不垂澤于後。故輒不自度。率然造于左右。然尚未敢以其私爲先生陳乞。頃乃飲泣零涕。再拜請介王範曾、余鵬翀、陳朱試。肆其哀以求銘。已旣獲允于門下。故某敢進其所以然者。爲先生言之。先人之少。起于孤貧。好學篤行。守節概。早爲士人所推重。其後自服官歷三縣。始由外任縣部郎。凡積三十年。行治皆有可紀。而先人潛德內蘊。獨絀世名。以重畏所知。每不欲自見。且某又昔昧稚幼。蠢無能以仰窺。迨于甲申。歸葬之次。卜期已促迫。更未及備銘以納諸壙。所以椎心拊膺。抱恨終天。無所奔訴者。比今歲十餘年。今且即某幼時所聞。約略悉其萬一。合以家兄蒙蒙所口述。及鄉人

習見而傳之者。紀其實可徵信。將爲狀略具于右。其亦希先生有以採也。凡今之人。推其意之私。以欲榮其親。則不憚走千里。求致顯者。務傳夸毗溢譽無實之詞。相引以爲重。故其文不著。然以某所求立言之君子。必其文之有以著矣。又猝不可必遇。遇之而或不獲接近。或請之而誠有所不盛。抑未足以使其親之遺業。裒然有可見于文。且垂汩沒以盡。則又可憾也。故于今某誠得世之所難遇者。幸接近之矣。又幸其無不勉殉所請矣。則又因循不知自託。遏抑前光。罪戾益深。伏惟先生于先人非有一日之雅。某且不爲世俗所知。獨敢奔走致誠。自歸于先生者。蓋亦惟朴純。幸有以辱教。必不忍略先生俾于有愧詞之譏。伏惟哀其誠而賜之銘。臨紙伏咽。不知所云。乾隆四十二年九月。某謹上。

上李甯谷先生書

甯谷先生門下。乙未榜發後。匆遽歸去。及丁酉入都。就謁先生。聞已引疾南旋矣。遇有人自蘇來者。輒候問先生起居。語多未能委悉。故每惆悵恍惚。悁如夢寐。近得吳縣周君。始聞先生居里門授徒。私心竊慰。歡躍備至。伏念某少孤且貧。行能無所比似。誠不意以積習區區文藝之末。獲辱一日之知。得預于門下。而先生獎愛育人材之意。不以其愚不肖。輒厚賜之教。往往獎借過望。益非所安。自數年奔走窮途。四上公車。而四不遇。外無知交故舊之援。得以遊食于四方。退無田園室廬匹夫饘粥之資。得以俯給于八口。且覺鄉水學交迫。日聞急難見告。心魂駭越。不能不因循寄寓就館。校書一局。庶冀謀爲餘資。以贍舉家。然羈愁孤羈。日夜爲衣食所亂。不暇少學其業。使學粗有所就。以副先生屬望之深。章明門下得士之大。此某所不能已。願爲先生言之也。然某數年在京師。頗賢友提唱。不至益爲頹放。此所見當時走顯者之門。幸以弋獲。舉動即覥顏相賀。惟某獨於有力之家無可藉。且亦不忍有意求聞。以自墮于苟賤不廉之地。則又推其生平悻直。不能詭遇希合。日就有司之束縛羈勒。是以顛躓至此。先生諒已聞之。不終棄也。抑又計違門下睽闊已四年。近歲食京師。時幾便人。可藉以自通。然終未嘗有一紙致于左右。夫豈懈以苟疏。不足自申。亦私念身之所處。亦已重慚。事復不得其要。而所守寡行。益與世左。故使不以情告。則慮見棄。而以情告。亦慮先生惓惓之意。然度明歲會試後。行將歸矣。既歸而倦遊。不復自振。其生事窮處。又多羈累。將遂窮守鄉里。思晨誦以終聞至教。恐終不遂所願。是故晨夕南望。消焉出涕者。以此也。謹錄

近所爲雜文數篇。五言古詩若干首。伏賜裁訓。使得有以列於世。而自惟所以先報先生之誼者。亦於是存焉。

書李畏吾鳳年烏巢圖後

龍溪李君畏吾。以壬辰預中書選。至甲午抵京師。入內閣行走。欲爲其親乞告身。事已獲請矣。未幾。嘗遊有閩之省。遂不果。乃退而自傷。召客作烏巢圖以寄意。今歲遂成進士。授刑部額外主事。移疾歸省其父母。出圖并自所爲記。使余繫之以言。余聞先王之以孝治天下。使夫人子之情。各有所繼。凡視士之與執事於朝者。皆將推恩以逮其私。故以畏吾積心之誠。歷水陸走六千里。儼然忘其身之疾。而又久困以旅食京師。稍冀當路者之知其情。以邀寵命。俾成其不可必之遇。予恂意其實爲世重。而其親傳錄貽後。亦足身食爲善之報。且當是時。又遇今天子方永孝思以錫類天下。宜無不獲自效。然卒困于向所抗者。不幸爲其中隔。則嗟。其生平義不與時俛仰。好直其道。而至是反以自撓。其旁皇神喪。煩冤鬱悶。無所控訴之況。不得已寫之于圖。或將藉此以紓其鬱。嗟乎畏吾。其無窮憾也已。然余于畏吾之去。得與其兄相偕以處。以篤其舊。暇益力學致名稱。不敢以負親之所以垂教之厚。與夫世之富貴而榮其身以及其親者相對。因亦有樂乎此邪。夫豈以其區區功名之榮。寵其親必以之榮辱邪。然則畏吾歸而以是致之乎親。稍所謂以志養者。殊其執從而阻之。其又奚以是慊邪。畏吾篤古尚行。所學有根據。既與余同事館河先生。畏吾又最先受知。居門下且十年。爲先生所倚重。故余不爲道其所以懼世之淺者棄其莛。而論且忌者。祇是圖之爲飾美而沽于名。以重爲畏吾累。余是以有叙也。

寄朱笥河先生書

笥河先生門下。季冬嚴寒。恭惟尊候。動止萬福。某比來痔疾迭牽。少坐輒敧側。爲人校官書。不能終篇。即掩卷欲臥。偶值蘇長公與程正輔書。其云已痔者。惟斷酒肉鹽酪醬菜。日食淡麪。便爲漸退。某時勉效之。然終不甘強忍。蓋緣某于味之爽口者。輒愛其甘脆生吞大嚼。取適入喉。自博一快。既下。乃釀精融液。致爲大患。用此毒流腸胃。旬日輒連作。懸如贅疣。痛楚不可勝言。又齋中苦無方覓醫藥。近得一方。川青椒頓頓食少許。漸能除溼濁。若再輔以補劑。其效殆未可量。顧頗厭其辛辣逼人。久亦弗能堪也。追念半生受病。大率由此。然幸依先生書舍。倘得靜攝。伏惟不至遠發。前臘日燈下。得先生家報。讀之感念至泣下。但相隔六千里。無由聞教。惟先生爲萬以時爲國自愛。不宜。

與袁喬菴

喬菴學師足下。某在都中。復爲友人牽率校官書。尋繹之次。閱及明史忠義傳致證。內有編修方煒簽出。張鐵粹、武同芳、劉芳世、蘭之粹、喬于昆、閻完縉、王光顯、喬國屛、王邦紀、閻相貴、張一鶚、一鵬、及父某、牛一元、俱賜祀忠義祠。某以此十四君。實爲吾鄉節烈之雄。附載明史。已見陳豫抱傳後。昔嘗按其傳文。既言張鐵粹等二子佐有司禦守。城陷。大罵俱被殺。蓋亦未審知鐵粹二子即一鶚一鵬。故于後文。又書張一鶚皆抗節死。又云一鶚一鵬父亦罵賊死。一傳之中。反覆重沓。不可推次。今簽記者。復緣以致誤。亦云張一鶚一鵬及父某。則竟同于缺名之例。益不得其實矣。某故附訂于此。告諸執事。蓋咸十四君之出其死力。從守孤城。既陷而隕首以殉。垂百五十餘年。竊遇國家褒忠曠典。推以加諸勝朝草莽執議之士。而猶鄉黨不與聞。是可爲太息也。昨修縣志者。已列十四人。併宜從祀。唯牛一元曾孫國泰。具呈牽主入祀。今他家諸子孫。必多興感及此。然不能不慮爲有司所格阻。故觀望而未敢遽發。宜以鄉之所聞。實可徵信。告諸其人。其貧而轉徙及絕無後者。執事覺爲之立主。擇日附以入祀。亦學師責也。某將爲走他方。羈侍左右。恐不可數見。然于鄉邦故實。有可以持風教爲多士勸者。必委悉偵採以告。伏惟留意。不宜。

戒弱

小石山人。寄居京邸。歲易三終。很獨孤默。不知取容。或有人譽過而忤之。謂曰。守雄守雌。不滑于時。一龍一蛇。神匿無蹤。夫惟甚明。汗處隱約。默不內兵。斂不外鍱。故以騰擲彷徉。翱翔游處。今子頑鈍無顏。木強自賸。崖岸高標。町畦迂錯。固已失矣吠噬之虞。浸笑沐冠之譏。而又何爲自縛于踽步。徙甘此落落。且世有批鱗不觸。能致潛龍下窺于庭。稍之投其欲也。履尾不狗。坐御啞虎自入于檻。服之委其順也。故車或載脂而轉。舵或引纜而進。或膠漆而可親。或綿席而易卷。或淘金而就冶。或採木而成棟。或藏器而應變。或不材而終年。莫不毀其方孔。鑿以大圜。所願知默知玄。不爲世嘗。窾隙玉瑕。銷迹而止。服接鞋之遐規。篤佩韋之編旨。於以婉轉便周。旋徙倚。達世之甘。抉身之否。乘軒策肥。垂纓結綺。故謂子將乘時而起。計無踰于此矣。山人聞而應之曰。固也。如客之說吾貶損以行也。然剝椒齒之實。而邀其英。剖蛩桂之性。而採其華。亦豈非晉之賴于富邪。擬者權衡相朋。橫滋明蘖。鼎互爲鼎。偶時幸竊。屣附猶歸。肩脅腰折。大官唱聲。嗜夫咋舌。習熟見聞。靦顏湛濊。當此之時。婪權擅威。予提予挈。黨之者麾來。譽之者稷興。於是志士苦心。匹夫亮節。迸激淚零。拊躬沫血。項乃可強。齒乃可齧。首乃可懸。脛乃可絕。此非所謂人盡屬以行而獨爲揭邪。故激讜抗顏。而爲揖客。寬饒負氣。面目酒狂。鋼之不肯錄錄。予猜不違觥觥。朱雲折檻于殿上。張綱埋輪於洛陽。奮身以效蹇步。矯立懷其剛腸。被害乘風霾之勢。爭日月之光。懷丹石之翦。箕竹箭之姿。夫然後以鳴霆激昂。齊鐸響響。任其朴愚。忘其狷褊。而且以振聵發聾。蹇蹇諤諤。使天下聞此風者。山韶

而景從。節彰而名顯。固已著矣。且夫知而不舉。欽欽嗜嚶。爲而不力。委形瘝曠。獨睹乾沒。猶然中庸。突梯卷懦。屑章巧遂。欲使舞依魁據。饜食鼎餗。混泥與偕。保身不辱。然而滑正悟邪。濟惡擠讎。從俾旦夕其怨口胎其羞。鐵腸之所必及。輿蓋有所必收。由斯觀之。儉辨鬼而求媚者。固不足與謀也。夫寓形宇內。惟適所遂。寬謀其吉。反禍于凶。自昔伯歸諍直。亡爲厲揖。聞人巇非。覺宜厭惡。伍員子子。獨殞剛鐘。幸嬪佞臾。身死名建。然則凡物之理。木不顧材。斧斤乘異。履不能鳴。身或遺烹。客又何以怨戮怨行。厭懸鉤鐵。規人于還惕之圖。權予以猶名之覆。且士各有志。人亦有能有不能。蝸搏象之勇。或不足以御蠅蟬。夏蟲之智終不足以語冰。今以予之自度。剛不知柔。愚則成贛。竊比古狂。未儕用壯。兀傲嶔崎。與世齟齬。而又念夫譽身徽幟。抗志睽來。辟腐而躋。不顧毒蠆。吾懼思所以得正而斃。求獨免于隨隨。吁嗟乎。客之所謂。其奚以予爲。

祭外舅呂禾居先生側室李氏夫人文

維乾隆四十六年歲次辛丑八月朔辛未越祭日丁丑。壻武某。謹以羊豕庶羞蔬果之奠。致祭于夫人之靈。嗚呼。余少孤露。痛覆所天。藐孤妹弟。遺我後艱。飢孰哺。問衣孰塞。煖寒躊躇。有節況瀾。賴夫人为恤此顛連。攜之持之。與抱與眠。撫如是者。垂屆三年。及余從學。遠遊于梁。佐我婦子。戒行飭裝。手挈補綻。驅而強勉之。就道荷以稽糧。賴夫人力。不于內傷。其後頻歲。窮見于肘。西走蜀秦。艱難孔棘。賴夫人力。時左而右。余惰不惰。又爲長往。留滯京師。如枘鑿枘。當戊戌歲。天行疫爽。日至無寐。食安所仰。痛與誰歸。急切搏顚。矧逢水潦。涼沒洪濤。嗟歎口家。日晡待進。賴夫人力。勤無與俯。俯余弱息。教績教紡。急脫難厄。不假負擔。此歸僧之寡嫉。猶悅云何。不淑奪其餘齡。在室惟媳。應門無丁。孰與會哭。二女涙兮。我哀懷歸。嗚呼神之歸。如是嗣齡。目其可瞑。尚饗。

授堂文鈔卷之五

三峯寺置香火地記

三峯寺在登封縣西八十餘里。地幽而阻絕。故人罕至焉。歲癸巳。予授徒于寺之近鄉。聞爲之遊。寺老僧某者。喜予至。爲設蔬果。甌欵終日不厭。久之。乃爲起曰。自吾居是院。剪除荒穢。鳩衆役而成。始積。有地若干畝。而又轉鬻。取貲於人。人以致其飲。蓋吾所以得之之不易如此。今垂將殁。慮後有不率吾法者。蕩棄以去。則功悉廢矣。願因公文示之。俾其勿忘勿怠。何如。余曰。諾。後閱歲。必致人以請。而文終不果爲。又未幾。予窮走京師。留滯者又數年。比歸。則老僧已觀殁矣。故予始悔夫向之僑其老而始許之者。今直無以酬其志。爲之感且悲也。方世之人。牽于四體衣食百物之奉。極早夜而營之。又窮年未有以已。其心戚焉。然苦不能脫也。于是佛之徒出。舉聚罷民。俾易而從彼之教。不耕而食。不蠶而衣。仰給于人而自足。無屋廬居室以棲。無制度規爲以禁以域。洎然一無所累于心。而後彷徉徙倚。縱恣于極樂之鄉而歸焉。其說奧美通脫。味之誕詳不可以意極。故天下爭樂爲就。其庸者惑。順達者慕位高而有力者反爲之倡。奔能波逐。纍纍然相偕以趨。雖欲挽之。其道固無由也。由是觀之。則彼之所以勝天下者。以其外物無求。有以自勝故也。今佛之舍徧天下。而其徒能守是者。難與。自京師以至通都劇邑勝跡。窮鄉僻隅。荒陬漠野。人力之所不至。皆有其徒盤踞于此。然而其人率皆頑鄙。不自顧藉。幸爲其身謀而已。彼于所欲嗜好。有甚

不能忍。故好聚殖財而營私。往往乾沒于興功勸募之費。蓋其計已不遑縈槃。而其中之最狡而黠者。尤能誑誘天下之衆。爲所傾貲竭蓄。斂入以自肥。而以其所贏畜貲腴。甚者則兼千畝。飾緇服。華遊都市。反爲貪悍無賴者所笑。則彼之中。果何有也。夫其中無所守。固自有以擾于內。則又從而役之禍福生死利害得喪。必茫無所以固。于是觀其師之說。或若浮寄焉。其心將必厭苦不勝其疲。思欲倘然而易趨。亦其勢固然者與。然則今之浮屠。固其易毀之機與。而世儒不思于此。乘其怠以急從而攻之。脫其徒什婚然者出。又豈可遽易也與。嘗老僧之乞予文。方于其經營所置。若獨矜之以媚于後者。彼亦不知其爲世所所奪也。而予當時未有以告之。今其沒矣。重以吾之言發其藏。使夫爲之徒者。知力于吾之所留。其勢順而其返于聖之道不難也。乾隆四十七年三月。

與少白書

辱同書教。愛愛深篤。皆欲要某至京師。迫于一見爲快。某自惟朽鈍。久爲世俗所棄。而少白相望過切。必使不肖常在朋友之列。私衷悚仄。實不可言。所示于汪君處。措置一一。遠荷寄惠。受賜之間。赧然而已。往在京師。與少白諸昆從。皆辱游好。比聞方叔忽已去世。念人生奄促。堪爲賓涕。某生平頑劣。幸于柚軸中。素無疾苦。近爲痔病所牽。精力亦漸耗減。坐輒兀兀思睡。舉步輒喘。毀不寧。又百憂煎促。苦不知攝脫。攝巳自及三五整矣。兩齒日齟齬相觸。下食時。惟頻用緩頰以嚥嚥送之。蓋孱然如一老人。早衰之徵。思之異堪憫笑。前與一鄉人語及閭閈中凡某衙相識者。自二十年凋零日盡。四方變遊。如方叔才而少者。近亦不幸奄喪。用此日夜悼懼。恐一旦倉卒。漸然就滅。則此事遂已。然又苦貧。不能不爲生計所累。成于且暮間。人事少謝。便紬故帙。隨事劄記。過古人訓義脫文。時能補綴一二。幸稍有所得。輒狂喜不已。既乃痛吾師早世。不及抱其區區所見。得一就質。掩卷三歎。繼之以泣。査某自度年且四十矣。既已聞道不早。而緒學再無所成。幾虛爲一世人。竊計少白必達。但秘之。恐向外人道及。適益疑疾也。歲內既舉先兄葬事。艱苦異常。皆貸供給。日或再食。不能相繼。値風雪彌漫。竟旬不休。閉門隅坐。思于日用。宜自爲料理。早食及午飯。約以小米作稀粥。外用黃豆磨爲糊屑。雜蔓菁蘆蔔諸葉菜。傳者成團。用嚥嚥食。辛湯可味。（[illegible]）（京中小豆腐）日與妻孥共餉。待已下腹。嗺然自得。戲以此食物名爲乳粥餼餖。用相詫異。（[illegible]）（又嘗一[illegible]奈何[illegible]）少白視此。得無失笑邪。某負性不解與市人作緣。近從貧窮家往返不絕。如春將至矣。數月既

謝。嘗須以易春衫，由是自春而夏而秋，數與此俊爽質無違日。某遂以此坐疏，近且一架猶不能讀者，二年于此。此等瑣狀，纍幅書之亦不能盡。少白札內，每怪某不能盡言，此言之甚繞舌矣。舍弟近在河北，與三姪太初相處，想已安之，不至過煩。遠累在家諸姪孫，某嘗勉以樸學，久之當自領取也。同人最喜相邀入醉鄉，酒家遇再儕過從，必開筵竟分，半或至夜分，閑燈共酌，笑噱讙呼，間以春夢浮漚，醺氣盎然，其中雜與蒸鬱，如蝨蟣鼓撲，喧譁紛擾，雖苦入耳，于此興復不淺。數輩本不足述，以少白雅愛，千里辱命，欲知某起居爲慰，故漫及之。前讀少白書，情詞沈摯，筆力亦馳騁絕倫，譬如導源自崑崙，其滔滔千里，一瀉過此，可勝窮邪。他作想必稱是，欽佩欽佩。某前作札，乃五姪辨初，用六書體代某寫，其字體訛亂，謹以少白所指命其自正。此札亦辨初寫，俟少白閱後，尚懇不惜遠爲教育。小學廢久矣，鄉鄰更不多人，須共勉成之。圭峯禪師帖，某實未入目，但信手書之，用以規大尊，不意遂承譏乃爾。歐陽云：某何嘗讀儀禮，碑外之譯，殊同此陋也。某頓首再拜白。乾隆四十八年三月十日。

答和方山書

辱惠書教，披讀之下，感念不釋手。某十餘年前，便耳足下之名，惟以弇陋無似，不足自見，遂未敢晉交足下。庚子歲，某在鎖院，適李書源與某締縱談至夜分，說足下詩文皆超逸絕俗，歷歷在口。某益慚悚，恐未有以當足下之目。不意昨在大梁，遽邀知愛，歡如舊識，甚慰過望，第不可狀。某向從京師歸後，僻居里巷，無復朋友切劘之樂，自得交足下，備聞善誘，覺胸臆閒瘀結壞積，忽已頓消。抵家以來，窮處如故，又迫賤累，觸緒叢冗，意念人生聚首，造物皆有措置，恐于吾儕一二解交，更不容久相投契，承約汝州之行，某已神馳累日，迫欲與足下及文亭一晤，然此奇緣須至相見時，乃可必現。既起行無期，遂已違遠左右，殷因循不果，重勞足下縣憶，爽約之愆，恐益不堪也。所示鄭州牽關記，倩某代作，此在足下不過曲爲獎借，欲使某文字之末，得附足下，竊以見知于世，然某自揣無狀，何敢妄思下筆。下筆代他人，猶且不可，況足下爲某素所畏者，反不知迴忌邪。往時鄭城趙興一，以某爲其先君子作一碑表于義，窘無所辭，脫稿後便付與一翻，使自爲裁削，或俟某稍有進益，當更爲點竄。聞興一遽已上石，今八年矣，思之每爲汗下。又趙和聲好稱說予文，偶得某讞論數篇，皆少年無知之作，渠以爲過甚，命其徒假傳寫，有舞陽王生踊之，頗能上口。前適相值，爲某道及如此，令人措愕大恨，欲死，蓋某向已自發其拙，稍爲世所嫉笑，今足下又與其大巧，反使某代斲而傷手，某尙何賴焉。八月十四日，夜登萬歲山頂，某十年狂態，又益動矣，不謂足下昨春，尙垂及之，因感足下意，漫爲七言古詩一首，因遽未及錄去，亦俟至汝州，當出與文亭共閱，閒舉

卽棄置，不欲使此等無益之詞再入世人耳目。足下想必愉鄰宜，合郎病起，以吾儕貧病，關懷方殷。足下須緩向汝州，不必如尊夫人在室也。言之浩歎而已。良會非遙，書不具悉。九月初七日，某頓首再拜白。

答王居敬書

頃過鄭州，在旅舍要足下一晤，比曉，因遽西去，不及一爲留別。抵家又無緣致書，奉問起居。昨初三日，遽辱手教，良深愧仄。某少時處鄉曲，不過于應舉之文，粗識法度，爲生徒課誦，已爲時人所採。偶一過從，接談及此，勸成齟齬。某每思之，尙爲灰心。足下昨示書，復要余近作，欲寫一兩通，爲言藉從遊者，追于衆觀。不知足下從遊者，果誠好之邪，抑果篤信足下，而後以足下素所好爲所好邪。若誠好之，彼亦自有痼癖，恐與吾儕日相習，乃益不可瘳。足下安用持吾儕枯朽之途，驟相處置，此大不可也。某生平所爲文字，十餘年前多摘撦史傳，託詞古人，往往不得其實，而強爲之詞。某嘗私怪蘇氏父子論著，其用意成有激發，而文涉譏餘，摭摘爲端，恐後生程于其說，而不善爲之，轉益剽戳，致成險詖，于是一意焚棄舊作，思于古人立言，不過爲明道敍事兩途，然某墮廢日久，學不加邁，于道何所知識，惟願留意當世之士，或有濟德逸行，埋沒里閭，窮老不見贊于人者，時爲採耕，向人傳道，脫然忘倦。其子弟中，聞某頗好事，欲求爲一誌銘之文，亦樂爲之，而尤苦于史法不講，故近文雖具一二，亦未敢就正足下。足下與某別已七年，不以某之自誤，乖于無成者，遠相德艾，反使某再誤他人，以重吾過，益非所安。足下自戊戌歸班，將次想已不遠，暇時須撿束，不可仍踏舊日豪習，此拙劉略，在世俗實不宜耳。足下知愛之深，故爲一言。秋寒幸自愛，不宣。

弔黃仲則文有序

歲癸卯冬十月。余過襄城。訪李嗇原。其日爲月之二十日。辰加於寅。術者往推余命云。寅、官位也。時上有庚破之。未逢驛馬。多小有厄。余默以爲畢驛庚。偕有合者。是日。自郟陽北境。聯起騎行五六十里。薄暮始入城。抵嗇原學舍。適嗇原爲人所招。因獨坐敗屋中。至時已曛黑。嗇原從外歸。揖余未終。遽曰。某頃自汝州。聞武進黃君死矣。余驚詢。良已。乃爲長揖者久之。方丁酉歲在京師。余始交仲則。數語所知者。謂仲則奇逸絕世。然不知嗇神以發其和。非于世屯蹇無所遇。甚且天以死酷之。桂髓蘭。璧組瑕。珠賊胎。凡物之至者。尚以其美自戕。而以自累。仲則安能逃此。聞者皆歎曰。然。辛丑復遇仲則寓京師。病瘵一木榻。出新著詩兩卷。皆其游太原秦中所寄與者。持示余。且起且太息曰。擬仁憊甚。脫不幸死奈何。余視其貌過戚。強慰之曰。君何遽死。君才猶未盡。天忍奪之遂邪。仲則是日爲余謀設一飯。飯已、別去。自是絕不復聞。昨歲陳秋士報書云。仲則今復游西安矣。頃復聞其沒于河東。蓋其客死如此。其尤可哀也。仲則生平著詩若干卷。竹眠詞若干卷。足以自見于世。故余爲文皆不及。惟因其所爲。世目所疑而見棄者。畢著之以眭其徵。使後不惑也。文曰。

古盛名之甍敗。始皆以夫失身。況士窮途而易惑。尤羈滯于羇巾。于是思有所挾。以求于世。莫不爲有力者之所鈞縛。使甘心于豢養。致漸比腐鼠而狐豚。昔有唐之二子。維李與柳。其軼事。然如太白之揮斥八極。超滅無垠。尚俯首以入彀。坐見汙而不申。矧子厚之勇爲而不知顧籍者。又焉得不爲夫叔文。方仲則以其才爲世豪。雖使縱橫顛倒。揮霍紛紜。人猶接以不倦。目爲國士之珍。脫一不幸而稍有所合。將長任倪以終身。故其汎汎然與世途之相遷也。招之易狎。卽之可溫。及夫一不適意。而自以掉臂不屑者。橫如龍蛇之難馴。嗚呼。仲則已矣。此誰與聞。吾故以己意度之。使世尚彷想仲則之眞。嗚呼。仲則。其尙與聞。

余少雲哀詞甲辰正月三日

余少雲諱鵬翀。安徽懷寧人。乾隆丁酉。年始二十有二。自攜裝。游淮陽。歷徐揚泰兗。所至必攬其勝。然悉發爲詠歌。得詩若干首。入都謁其師故翰林侍讀學士、大興朱公。遂大爲所稱賞。是歲。予方游學士門。初與少雲識。少雲獨甚爲講靜。而發再支離。貌若可笑者。坐人皆闌下之。予亦未甚異也。其後與予應揚君懋竝校書之役。居館中日久。益相歡好。始盡得其所蘊。少雲於學。不尋章句。務汎覽。上及子史。旁貸百氏。傳記小說。入目皆能記憶。往往自馳其辨。或與人商略。尤喜出于卓詭吊激。橫豁旁睨。卒一歸之。肆應不窮。方在館也。同儕皆少年。樂與少雲跌蕩。以故少雲醉呼酣歌。讙呶跳擲。迄終夜不疲。時騁詞鋒。輒使旋其上。同儕者日不勝其擾。乃相率引避。少雲亦置不顧。而獨與予狎。後謝楊君去。爲某校讎一統志。精力過絕。於古人有所違舛錯譌。纖微洞徹。發聞摘隙。勤中要妙。初若不經意。而辨證毆。久之工校勘者。皆歎其敏也。所爲詩近千餘篇。比物連類。恢奇多端。其長句尤雄厲魁傑。獨出于時。然卒不幸而早世。蓋其才之難成如此。悲夫。命矣夫。常在京師。少雲迎其親。僦寓日南坊。與予館學士擷英書屋比接。故予交少雲垂四年矣。皆未嘗終離。己亥夏五月。予館樂亭。少雲亦客清苑。逮秋予病歸。而少雲亦適至。因從喜然日。是歲少雲再入畢撫與兄伯扶報罷。未幾、其祖母殂謝。越歲春。屬又南遊。少雲更困無所遇。惟寓法源寺。朝夕吟呼以自娛樂。及冬聞余之歸也。手治具召飲。飲酣。忽垂涕曰。吾儕終不聚矣乎。予視其貌。若甚傷者。私怪是語爲不祥。後期日。在廣寧門外握別。時予已上輿。且行且延佇。迫日夕矣。少雲竟不如約。乃驅行三十里。抵宿所。就枕終不寐。或如有感頓者。遂驚遽以寤。因不及曉而去。庚子歲冬十月十六日也。辛丑予復至京師。晤其兄。聞少雲又在清苑。予南還至保定。在旅次。逢一老役人。知少雲蹤跡云。頃已屆武清數日矣。入城訪之。良然。嗚呼。天乎。其厄吾二人。一見竟終不可乎。少雲爲釋褰。不失古法。工寫山水。用乾皴筆。徑開逕途。可喜。有好事者求之。輒應手揮去。嘗於苦寒。僵指皴裂。凌晨獨掩敝裘。躡屐不及穎面。卽呵硯作數幅。縣板壁間然後食。食訖。又作如故。予戲曰。畫博士良苦。少雲意殊不顧。數斫之。乃慘然言。吾迫爲老親製一衣。念非是無從出耳。予感而心泣者久之。然少雲亦染茲習。侈于服飾。務好爲鮮明。服遺寳綃。終不易。故予每爲少雲惜。少雲亦不以予蠢言病也。少雲有雜著若干卷。未及寫錄。他日訪于其兄。當敘而存之。少雲生某年。于其卒也。年蓋二十有八。乾隆四十八年某月日也。余著其略。爲詞以哀焉。詞曰。

予昔悼逝者之奄促兮。今斯人其又云亡。蔚東南之秀特兮。奮逸步而摹芳。少薄游于淮海兮。梭歷抵夫宋梁。覽洪濤之吞嚙兮。指汗漫以爲鄉。馳西梅于淼闊兮。睇渦山之悠長。返吾轡以北驚兮。又感過乎上京。信翱翔而鬱發兮。爲鱗角以崢嶸。忽垂翼于無所兮。悼乃眛夫稂莠。非吾土其可懷兮。欲稅駕乎江之鄉。何所際之厄運兮。神歸路以彷徉。迫大患之漸極兮。悲奧閟于永傷。空庭掩而日暗兮。屬宿草之榛荒。奠桂精于冥寞兮。屑予涕之浪浪。

與李仲鎮書甲辰正月

仲鎮二兄足下。歲內十二月廿七日夜半。聞崳使人歸趙同音耗。得接手書。讀未及終行。知敬堂頃已去世。驚怛頓地。竊念自丁酉入京師。因循寄寓。凡日所接近者。皆與私心大繆。惟一過敬堂。便悚息如有所畏。其後某將告歸。敬堂爲殺酒具招飲竟日。送某步出正陽門。尚緩行近三餘里。越歲辛丑。某附北上者致書。騂承已達。獨敬堂答書。責爲人執閣。是歲冬。某再至京師。又聞歲復荷枉問。其書至爲切劘。大指謂某成名僅從。正講求純熟之時。宜以及時精進爲望。某于是愧汗累日。歎以某之弁鄙不肖。忽爲敬堂所收。益覺有以自壯。去歲二月。接敬堂一書云。比者感疾困頓。歷斷志痺。某悲愕無措。然特有同人北行之約。不久即獲相聚會。事多間阻。至八月。得晤足下。十月間又過李書源。接聞敬堂病狀。皆與前書符。然某竊私以敬堂固天以俾之扶翼世教。宜有神明庇相。使其體少適和。便或當即痊可。然竟不意奄促至此。敬堂平昔所學與守。自以孤直。不諧于俗。其刻意自力。爲人所不能爲者。多在家庭一室之內。益復不樂爲世所聞。而宦位又未盡充其蘊。故人之知之者益少。或間有聞聲附合。轉相稱美。亦于敬堂不過偶涉其粗。至如某之相從。最爲久故。又獨計生平。幸有以植立。亦非盡無識知。然自庚寅與敬堂同鄉舉。迨今已十餘年。尚不能窺涯涘。其惟聞于晉接歡譚之餘。得從耳目所濡染者。少見一二。況世多齒莽。更復何窺。昨聞赴後。即欲以某所見知者。爲敬堂草作行狀。操筆數下。感咽終不成文。又世系尚未盡悉。故近亦中止。敬堂不朽之故。何所藉于余文。然余自以此中區區哀誠。展轉不能遽已。幸于一晉託之。冀逝者或見聞而已。聞春融方可歸柩。道路艱費。想更不易。未審足下遣此荼毒。作何支持。老親在堂。門戶衰謝。惟倚足下一人。尚強懷自愛。不宣。

與朱少白書甲辰五月

十一日接足下閏二月十六日書。感咽累日。某自辛丑見別。百計圖欲窺歸。垂三年矣。而終不如約。某私念區區頑賤。幸爲先師謬愛。及足下見季眷戀。昨因程內翰至陝。已悉致王邦伯。撫某明歲決北上。幸勿過強。然須早自爲計。當于十一月解館歸。便宜抵湖南。往返不過三月。即可戒行。但此緣數亦難必遂諧。幸勿過爲懸僕也。書內聞方山云。某病弱瘦頹。近誠有之。然足下偏聽方山。親某讀書過苦。反覆教勵。使某慚負之餘。更爲失笑。方某少時。沈溺文字。捃摭古人。得獨相嚮慕。忽已坐廢歲月。後聆先師緒論。乃稍知讀書。抵家又苦生事窘絀。營辦拮据。動輒累旬。一歲餘閒。尚不得三數月。其間慶弔酬酢。舘據又不可辭。因決宜井日兼夜。竊思力爲之。是以精神耗散。然亦由性之所樂。實不知疲爾。不顧足下持姑息之慮。以愛故人。竊于鄙懷未盡也。予近館陝州。山居荒陋。肉價半倍京師。園蔬無他種。僅菘韭數色。皆渡大河。販自平陸。市僅設山泉中。隔夜始瀝出供賣。至日中便腐敗。又諸物亦無可食。故遂不能耗費。此最與某貧相宜。士風樸茂。爾讀書。酷熱至夜分不倦。諸生聞某勸人讀三禮左氏諸書。不惜假購書。貧無力者。亦日鈔記。稱疏義內糾結難曉者。質問不休。又多不善趨走。遇官長下學。覩如畏途。往往皆縮在後。或終閉匿不出。此更與某疏懶相宜。但有一事不欲言。言之亦係某宿癖。惟不慣與熱人宜耳。數十年來書院一局。半爲遊幕食客所據。一旦俾盡踞如處谷者。斷主席。此凡與某有踐面之知。皆度其不宜。而足下尚用憂闕。奈何不相知者。此京師中倉卒無能區畫。某到日再作處置。近亦無他甚思。家貲粗可就。略酒直終月不飲。飲亦鈍睡。無復昔日狂態矣。違歲海內知交。半就宿草。近猶友如敬堂者。且亦奄逝。書握悼歎不已。思爲敬堂作一行狀。逼卧所知。使知斯人所蘊如是。而所阨又如是。益恨吾儕處生賞世間一贅物。此念足下雖數相勸誡。終不可解也。程內翰在陝負病匿怯。逮行尚未痊可。此老謝世。又少一古人矣。書詞繁絮。以鄉人行遽。又值病瀉。小愈作字。益潦草。幸惟矜恕。五月廿四日曉後。某頓首再拜白。

刑部山東司主事陞補廣西司員外郎加三級李公行狀

公李氏。諱堅。字敬堂。號翠浦。其上祖諱伯泉。當明永樂中。自山東遷順天東安之新店。世居新店。入本朝者諱蔚然。以孫貴。貤贈中大夫、戶部江西司郎中。加三級。再遷籍大興。蔚然四傳。至諱炳者。寘隸河南闕封之祥符。今爲祥符人。公高祖思恭。誥贈中大夫、戶部江西司郎中。加三級。曾祖澐揚。誥授中大夫。由戶部江西司郎中。出知江西瑞州府。明敏多惠政。拔高安朱文端公軾於塞微。軾之卒爲名臣。瑞州有于十一人。其長松乾。候選州同。是爲公祖考。誥贈朝議大夫、刑部江西司主事加三級。配高恭人。撫孤有奇節。生五子。其次曰輝。任山東單縣主簿。歷河南獲嘉丞。署獲嘉、陽武、襄、澠池知縣。凡四縣。所在人思之。最後終于獲嘉丞署。是爲公父。公旣位于朝。並贈如公官。詳公先大夫行略。獲嘉娶海寧守備曹公鵬飛女。累封太恭人。有子二人。公於次。屬長。生有奇質。術者推其算云。壬戌、丙午、庚申、生。與宋文信國符。貌又嚴毅。不苟嬉笑。父由是大異之。方五六歲時。公父宦獲嘉。署有園。備潔。綠土多空穴。蟲蛇蠕蠕橫道上。公隨父步。且四望。誤置足蟻闐。父不怡。目屬之。公懼。因長跪附謝。其幼已善承教如此。乾隆庚午。父歿。公九歲。弟坊、亦五歲。與母歸祥符。自痛孤弱。勤日夜。刻苦。旣而行益篤謹有聞。其所爲學。皆力殊絕。日記數千百言。遂于經史百氏、記注故義、博通無所不窺。然求爲內蘊。不一覬知于世。如是者又五六年。人重之。如宿儒。庚辰。應河南提督學政試。入爲府學生。受知學使故翰林院編修武進湯公。其後應督學試。輒異等。更爲增廣生。丙戌、丁亥、連館舞陽與史范君署。教其子。舞陽縣某者。雅重公。會縣以歲試校士。屬公閱卷。公

初移縣署。夜分方假寐。如物頓撼之。遽卽坐中起立。恍惚出。親見女子彘匍匐下。再拜且泣曰。氏不幸爲某所汙以死。顧因公寄之。公驚悟。當是時。縣故有獄。富人某過鄰劉氏女。女誓不從。遂縊。而某狡猾。厚賂胥隸。多爲地。因詭曰。舊有染。獄頗不決。公陰知之。未發也。比莅。益盛其忿。卽語知縣事者覆案。益力案之。具知指。立寘囚于法。一縣爭誦以爲神。庚寅詔開恩科。公得中鄉舉。座師翰林院編修南康謝公。刑部直隸司員外郎、今候補國子監司業上海曹公。房師舞陽縣知縣、湖州沈公。越歲辛卯報罷。再應壬辰會試。獲中式。座師故文淵閣大學士兼工部尙書、武進劉文定公。故兵部右侍郎、滿洲奉公。故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鎮洋汪公。房師爲今翰林院編修海寧祝公。廷試。賜同進士出身。引見以主事用。時例進士分部學習者。唯戶刑二部。得蒙特簡。不由吏部掣籤。公冀日再引見。復邀上知。擢用刑部。分授某司額外主事。其年十月。遂移疾歸省。奉母居里第。間微示意。欲引例終養。母力不從。閱兩歲。乃入京師。任山西司額外主事。復迎養京邸。後改江西司、再兼提牢廳。滿歲。授山東司主事。陞補廣西司員外郎。時上駐蹕熱河。需回鑾引見。然公自是已憊矣。公初不樂爲法吏。旣任事。亦無所避。其斷獄務持大體。遇不可。必爭之。而性尤厚於慈。凡値有疑讞。多爲所由宥者。自在總辦秋審處。近七年。閱四方奏牘中之構連蔓結。冀有轉豁可求生。累終夜不寐。有閒輒上之。雖數遭呵駁。卒不屈。公居部試事三年。期滿。歲奏留。故刑部侍郎嘉興錢公。宜備遷未決。謂曰。吾故不識某奈何。入歲過公至會所。錢公遽起曰。是某曾邪。遂向好斷斷爭致辨鄰者。吾久識之。今因奏推。乃始知名某。誠宜留。卽手押牘以上。他日江西民爲縣豪敺死。獄驗轉不可詰。

民婦屢上訴。始獲飭員檢骨得情。而縣具獄猶執律文載經告發檢者律始罪。遽從宜準入贖。公遽削牘爲白其誣。又獨抗言曰。民冤慘至此。旣獲實而婦猶不免以罪抵。自後人親死。其孰肯身爲理者。讞再上。遂決。婦竟釋無他。逆犯王錫侯伏誅。其族屬牽連被逮抵京師。吏末減敘歸。人惴惴無敢關說。必欲邀文爲罪。迫歲盡。印空不可得。衆議且讞獄。公獨不可。歸此輩因已爾披數千里。毆再入獄。數日疾死矣。乃親解官某可屬。因降階緝禮。宛轉屬之。遂仍與俱歸。凡公所爲爲人曲折請命。不避委瑣者。此其一也。始公與同官。偶故刑部尙書滿洲德公。諸進見者。屈半膝。儀外有司禮。德公素抗直。不樂曹吏趨謁。一見輒歎。顧自推坐。拊掌呼曰。諸曹大誤。諸曹何爲至此。時居後者惟公長揖而已。德公尤異重之。公喜掖後進。議讞必盡其情。或數請謁。亦多不納。以故士無賢不肖。識公卽知自引重。至有爲公指摘。絕不與通者。亦歎曰。君子過無後言。與人交不爲面訐。有失則引他事規之。不聽。必自引過云。此吾誠或不入。同官有他誤情。迫急欲謝累公。而公且抹吏議。獨引身任之。又謙謹終不以明。平居危坐。竟日與客言笑。亦未嘗見有惰容。旣疾。聲喑如嘶。氣衝逆。公度將不起。念母老且過戚。乃用能醫者言。居宜靜謀。自寢室移居庭之北偏。日猶入內慰安。疾甚。猶遣人數走報。且云。勿驚太恭人。母或過省。起迎戶外。斂氣支吾與母對。移時。面色充盈一如常。此歸臥喘汗若吼。唯餘息存矣。然母徒覩其貌幸無他。以故垂歿。母獨不知增劇。方公之在假。少有起也。夜治燭披牘尉覽。已悉摘其深文引律卻之。會所司有成獄。公一見卽命車。或阻之曰。公憊甚。公曰。分也。吾不可以病辭。由是活二人。釋無辜者又數人。初、公從父兄增歿單縣。厝黃龍寺。寺

頃圮于水。棺陷淤土中。朽敗不可識三十九年。公訪其葬。有老役指之。覆視果驗。拾遺骸自負以歸。時盛暑。公在道頓嘅傷甚。間歲復入官。又積瘁。遂迫于歿。其歿也。自河南官京師。與凡在京之士、及四方與知公者。皆悼喪出涕。胥史僕隸走役哭之如哭私親。獄囚徒某。聞公卒。憤踊大哭曰。仁人歿矣。率諸被繫者在獄爲公制喪。遣人走弔。祠尤哀。公生乾隆七年五月初二日。卒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年四十有二。葬祥符谷家莊先塋之次。以張恭人祔。實四十九年閏三月十八日也。配張恭人。國子監生諱文炳女。誥封恭人。先公卒。側室沈氏。子一。大鈞。今四歲。從公喪宦臬臬如嘉。見者欷歔。且喜公宜有後。女四。長、適丁丑進士、內府中書科中書、汝州王君巨源子孝方。次、字庚子恩科進士、候師武某子穆淳。三、未字。四、後公之歿八日始生。今猶未晬也。公生平力古文詞。未嘗一言人。亦無知者。余居京師。強求之。終不出。後余歸二年。始以書抵余曰。堅少時私學爲古人之文。未敢一出求正于人。何日得償足下正之。余大喜。詑于衆曰。公不棄予。今歲閏三月赴弔。哭公之喪。從其家求遺稿。得詩文若干篇。文皆少作。時多近所爲。亦非定本。然讀之簡直雅與。曾由致誠而發。足稱其學。唯所著鍵譜旁搜曲證。有補史志之闕者。竟逸不見。錄。嗚呼。公之所蘊。不幸其不盡試于事。而在事又直不自衒。然私冀于公遺文內。有以抗志遺懷。庶可想見公之巖岸。今且淪散至此。嗚呼。此予公同亦無負。而世之重公惜公者。頗引用爲憾。故予謹以所知見與聞之公故舊游從。略所傳道者。綜列一二。用祈當代通人大儒。以表公墓。乾隆四十九年八月二十日。

授堂文鈔卷之六

書李敬堂先生逸事

敬堂先生。壬辰成進士。授刑部額外主事。移疾歸。歸三年。母命之起。乃起。乾隆四十年。復入京師。居曹署稱職。益有名。性多介特不羣。與貴勢勳相忤。然終舉任無所避。金川既平。聚俘在獄。獄號難治。富某維讞。處罪不測自殺死。前司提牢廳。坐疎縱被重劾。衆方洶洶引避。莫敢當事。上官某。嘗爲先生所抗。思以難事中之。卽命先生攝事。攝事三月。獄無他。例當補實。先生恥爲某所舉。卒力辭。已由是益與左。久之提牢廳需員。故刑部尚書滿洲德公。會議主以先生。其題某意別有屬。知議不可奪。難之。且云李司官向不屑是役。今肯復出邪。德公曰。吾正樂引恬退吏。以諷語曹。卒如議。議上。獄卒執背走賀得人。時四十五年七月某日也。先生既蒞所司。周視牆垣。檢刑具。錄衆囚畢。次及某犯。當驗如他囚。某犯久貴重。自司獄提牢廳。凡任曹事者。常紬禮事之。先生躬入獄。命役走報曰。新提牢廳某者。願有謁。某犯不爲動。再命再不出。役色懼。逡循欲引去。先生立叱役曰。趣去告制府。吾奉命來視囚。幸屈爲一出。某犯聞之。乃荷鎖具出。導先生入室。拂正席設坐。自偃俯引坐東偏。故謬爲曲護。守罪人禮。以覘先生意。先生視之殊無人。則大聲奪氣。既坐。某犯殷爲大言曰。予倚國家重任。出守封疆三十餘年。今乘就木矣。何煩復受戮。俟少間。卽濺頸血污此土。然念公起家成進士。例將補郎官。慮見累奈何。先生笑曰。誠如制府言。制府爲國大臣。義不

辱。然當殘逕不早知。我既迫入獄。尚隱忍幾不死。又欲不卽市刑爲顯戮。何悖悖也。某犯氣沮喪。願言他事以自解。其後在獄。乃斂戢不復爲横。及出獄。躬詣先生謝。先生從不一見。某遂赴甘肅。有副行者。出都抵良鄉。宿館驛。某輒先入。自據牀倚枕。以下吏禮見副行者。副行者旁睨愧恨。故知某爲先生詘服。卽強問曰。公識提牢李堅邪。某曰。故識之。副行者曰。此部人。幸以族屬得弟畜之也。某笑曰。渠自執畏吾足折老夫。爾君輩安能與此人儔。以爲話。

祭李敬堂先生文

嗚呼。天有閒氣。昇降于公。胡又不弔。遽遘之凶。公少也孤。刻意矜躬。閉門獨曙。遺經儲充。上窺奧賾。扶翼聖學。爲經世蘄。矣儒宗。初舉于鄉。譽溢閭里。僉云待命。將自此起。比歲在辰。升諸進士。帝簡在心。邦國是倚。擢治邦憲。俾佐刑曹。矜愼明獄。鎮用不繁。閑茲圜士。叢棘萃鴟。畏直明州。自附稽牢。有司黍罪。同官規透。大吏申命。以公攝曹。當事不避。身敢負勞。典守三月。靖其譁嘩。旋擢上官。罔護于寮。公之進退。一何翼翼。部務紛沓。率巾吏議。術訪鬼尾。祝已成事。公奮而起。搤腕心悲。曰吾司刑。以命爲寄。瘠嗟同聲。非生民利。厯階升堂。平反數四。佗然其勇。矯哉不避。同讞入者。縮項旁悻。有縣具獄。爰自江西。婦雖夫寃。痛慘刻肌。雖遭阿縱。常婦以欺。追後檢骨。僞筆始疑。實因抵法。婦罪不移。公時披牘。哀此惸嫠。手削舊讞。婦免其罹。亦越七年。廷平秋讞。夜燭治書。擘皆淚潸。庶曰獲生。講獄惟緩。孰稱敢窮。奄忽就殄。病壞醫門。哉及盛扃。逝者如斯。從古云罕。公筮仕初。秀冠羣列。背熟聞章。毀公子子。成肆訴讞。恣其枝蔓。公哀若曾。誨以不屑。漸乃愧悔。吾寃而結。聞公之阨。亦謝如罪。我有愕僨。奔走偕來。因緣識公。淚下垂髭。會位鞏哭。盛容若哀。匪直人哉。神實相哀。昔某與公。義惟師友。某狂而駃。惟我多口。負氣盱睢。俾倪儕偶。從公四年。乃破所守。懷我德音。是擢是膩。視予實腼。期以不朽。重託婚遘。要約于久。昨寄予書。詞不勝悲。聲嘶志瘁。其又奚爲。曾不終歲。奄及大歸。實失其窮。士喪其師。斯人長樂。理其可推。我最公迹。逼赴所知。凡其懷蘊。實亦多遺。嗟神不相。宰斁其奇。我之悼實。淚竭于斯。

祭程內翰文

維乾隆四十九年、歲次甲辰、七月朔某日。某以酒果之奠。遙祭故翰林編修魚門先生之靈。嗚呼。賢丈。今遂云亡。夫孰使君踣蹶顛躓。垂已歸老北鄉。而曾不以一息。乃疲于道路。以死且僵。余昔歲之守京邸。悲不學而面驕。紛呶之輿棣。迹有似于亡羊。當時不棄予之閑淺。倘顯示以周行。自笥翁而外。侍君有與扶將。且笥翁之引士。類以身爲之倡。得君起與之左右。迭相掄揚。視天下士有一不耀於世者。二公疑食爲之不追。及夫笥翁既背。士皆淹抑以摧臧。而不圖君又奄棄。使天下士益無所顧賴。則豈徒吾徒之感愴。嗚呼。君之少也。推棄所有。不富其囊。思與當世瓌琦之人接。庶幾遠觀周覽與古相望。故其浩然宕溢于中者。或歎如海若之洋。而時出以辨賞微中。鼓譟披猖。此多在世人之目。余亦不具詳。惟悼夫失海內之所望。慘余情以中傷。嗚呼已矣。君之西去而已。深墨而無光。歸怦怦不能自釋。然孰云遽罹其殃。魂兮歸來。吁惟茫茫。

寄上王觀察書

某疎滷不學。竊惟在鄉曲肆徒。自慚不稱。今歲春。遽承執事延主召南一席。受命俛息。爲懼且恐。既又伏祈執事爲一路。宜有四方游士。爲有力素所推譽者。庶可仰副盛指。不意執事因緣推薦。獨垂意于抗拙不能自謀之士。因遂身忘其愚。無所何讓。會六月間。進謁固原。兵事倥傯。某乘鄰人同車。便道取歸。倉遽廢禮。此宜棄絕。乃猶以某之不肖。重爲執事所厚如此。故竊計自前二月爲州牧馮君要之閱卷。迄發榜後。惟受生徒一謁。適舒學案試。以書院與試院遙近。馮君轉辭使以東歸。及再抵館。未終數月。馮君因軍役出此地。又迫使遂以歸。則館內功課。亦已坐曠其半。而今又延滯數月。復假執事之命。靦顏自處。日耗一州三縣賓膳之資。此大不安也。今秋殘矣。到館五十餘日。必須解散。諸生所居多僻遠。虛且不能安席。必無所卒業。而某在家幸有學生徒聚處。岳山李生。暨寶熊生。並亦翩翩遠來。此數子者。皆部下士也。寬執事所以陶育士類之意。則某歸自召南。亦倘爲諸生講授。其猶奉執事之意也。與在館何殊焉。且某又念生平偪隘拘曲。凡所爲去就之故。實不由乎道。故不能不私竊大君子。恃其區區之守。不過抑而強之。如使其怫鬱翻陼。與馮君強相處。必益有所不入。甚乃決裂以去。豈毋以人己俱累邪。檀弓之記云。黔敖爲食。以待餓人。其餓人卒餓而死也。則曾子非之。以爲嗟也可去。謝也可食。（[illegible]）（按注引記文作仲尼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某猶人也。不敢妄希大賢所爲。猶終不勝所願。竊自比于餓夫之嗟。伏惟執事留聽而察焉。

字李生序

李生渡。既從予游。問請所以爲字。欲重示以相勖之道。余爲言之。渡者、濟也。濟必有所依。故取夫大雅皇矣之篇。而斷章焉。以爲生所期而字之。曰于岸。方于岸之居于鄉也。日與其儕從塾師問所業。輒不合意。私獨好古文詞。往往爲其儕所迂笑。愈不顧。後其兄自假師謁予。歸試予所以旨者。其心矜而慕焉。今歲七月。翻然偕其兄來請。惟生之意之誠。往返幾千里。必與予從事者。豈非勉之以漸靡入於道邪。道之至者。非其茫乎不知其畔。至以不可幾及也。其望之而有涯焉。履之而可驟焉。然非有特立不世出之士。則不能以驟涉。甚且中輟。而幾于類也。如生之所期。其不溺于世俗之好。而無投于道之廣且深。以欲徑涉而從之者。則已寓于名矣。則其志與力獨何其勇與。雖然生之挾其才與力以望道。而趨之固迫欲有所至焉。然迫欲至而至之。其心或亦有無乎不之者也。如涉大川。其始莫不有隨墜之慮焉。及其跋乎中流也。不自意其至于是也。而氣且矜之。而神且馳之。眩瀇洸洋。㴽漶而與之游。則抵湯潤。適沿濩。泛濫瀁溔以極夫無何有之鄉。其又安所從而歸焉。或得所欲從矣。然亦未至夫泊焉以安。則其變怪恍惚、幻杳詭妄之無窮。又不能不以相勝。而所入或愈窮焉。迫其窮也。又有不可以意計者。風或激之以旋。石或觸之以漩。旋或湧之以簸。沙或沮之以沒。腐草折木亂萃之隨而下者。或發之刖。又以中亂。吾烏知其必能有以濟也。然而世之假道以自寓者。方謂夫已無不濟。安用自爲之。而自域之。故其于老氏之言曰。漂乎其若海。飂兮若無止。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則世爭取焉。又莊子之言曰。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于無疵。則又舉爲趨焉。相樂以至于今。雖吾今之士大夫。覺發疑滯。實由其道而儼然以自恣者。皆是也。故吾加以吾之說。欲抗之。俾以斟夫植其身者。亦嘗依夫岸而岸。又不能不瀕于水。將成日爲其所習。非使漸從而流。則亦或剝或崩。蕩潏汨沒以逐乎流。故于是又可傷也。嗟。知其可傷而益懼焉。則其基必厚。其自植必固。其所居必益以峻。又爲長夫留之者衆。而自歛邪。故吾與之字。道其所以尊其名者。爲生勉其歸。用以堅其所慕。其于道庶有濟乎。則生之得于實。豈不益思勵也乎。四十九年九月十二日。

鮑府君墓誌銘

甲辰歲冬十月，鮑鳳梧卜葬其先考鮑合嗣塋之次，既將事，乃乞于同里武億使敍次世行，用以識塋之藏。億故與鳳梧昆季皆辱游好，且又重以禮請，義不可辭。案狀，君諱廷賢，字思范，鮑姓，世居偃師，其上祖譜逸，不見錄，於今猶可識別者曰周允，為君高祖。周允生三子，長之京，次之奇，次之英。之奇出為季父際太後，易名有丁，終縣學廩膳生，是為君曾祖。有丁亦有子三人，長樹，次圖，次圖。圖歸後其世父之章。有子安生，而附于君為祖考，實生君父曰宦生。宦生既老，而安生先亦卒，無嗣，凡兩世再絕而延，皆君以一身承祧。其所處人歡躍難，方君之少苦貧也，家日窘促，又出嗣安生，倘進取叔祖，營費甘旨，竭以博老人歡。或時餬口且不給，終未嘗言其瘁也。久之，生計少裕矣，君猶務為貶損，節衣約食幾三十年，誅為勤身取給，不以秫粒仰給于人，而又時所有以待貧者。自其親族諸姑姉妹，窮多無依，每為存撫周悉，收其遺孥，凡教當婚嫁孤子女累數人，君卒不怠。雍正某年，君友張某以事繫洛陽，累且不測，君聞即奔赴之，方夜未半，行逼迫，失足墮路渠中，急不得出，展轉為他器物裁入腰脊寸餘，血流浸踝。君起，不顧，行益疾，抵明，馳七十里至縣所。當是時，一衣盡血，殷殷之氣纏色憊人，君獨強力掖藉，殺身居間，卒為某營脫歸，無他。于是傳一縣聞之，皆高君義。君生康熙二十九年六月十三日，卒乾隆二十年五月二十六日，年六十有六。配劉氏，與君共貧寠，相敬怡然，未有一慼言。歲凶，乞者日踵門，必節所餘，分給之。今歲秋七月七日，自鄉居移歸城內，環諸女媳及女孫孫婦聚立左右，舉生平勤苦懇懇為訓，已而發憤小不適，遽曰：媼就寢。有頃化去。孺人生康熙三十年十一月初五日，卒乾隆四十九年七月初七日，年九十有四，實享大耋，為家母儀，蓋不少衰，與君可謂合德。子二：鳳梧，國子監生；鳳桐，歲貢生，候選訓導。孫六：模、規、鉞、泉、煌、壁、熉、鉄，俱縣學生。曾孫四：肯堂、擎堂、治堂、法堂。女二：長適趙夢鶴，次適寇寳程。銘曰：

允矣府公，蹈義而終，維身不恤，當難之衝，更百千歲，其猶可風。

武敬齋墓誌銘

億之族兄敬齋君既卒，殯于家且六年，遭君之配又卒，其子永清將合祔于兆，遣人走請銘不果，既聞余亟南行，乃離喪次，纍然服凶服，自徒跣乘湖以告曰：先人之存，自少居里閈，非有奇特足稱于世，而某又無似，無以發明先人之迹，唯叔氏宿館吾鄉，與先人最相甚近，護以叔氏所見知而樂道者，自狀以請，使幸有聞于後。余謹諾，誌曰：君武氏，諱[illegible]己，字敬齋，世為河南登封人，力學好持節概，不苟與世交，一鄉畏之。乾隆某年應提督學政試，入為縣學生，當是時君尚年富，已著聲稱，奮然自勵，欲勉終其業，會家多累，生計日益緊，君度事不可他圖，則歲月營度，不避糾結者，凡三十餘年，終不易，覺積勞以致。初君遭兄物故，遺子永清幼，君督教之過甚，小有失，輒不怡，累日自悔恨，此吾不幸，騐以成其過。乃引與對，且飲泣曰：汝早失所依，依者獨有叔，今叔且老矣，汝不早知自立，汝雖幼，如失數何。永清果感悟，檢束如成人。君居余西里，里故有社倉，司出納者，歲議鄉一人主之，久且因緣幸冒，博售其欺，鄉人歎為畏途，有舉應是役者，輒引匿不出，會永清為人所牽，既不能謝，君獨出以身左右其閒，至更易乃已。君凡視永清累如身累，而殫力肩任者，皆是類也。君視姪猶視之怡如也。不好以氣加人，然性尤介立，遇鄉曲細人之不中理者，必面折之，再不聽，即坐中走避以去，終不復與齒。君生康熙四十三年十二月初一日，卒乾隆四十三年閏六月二十七日，年六十有三。配馬孺人，與君無違德，後君之殁，實乾隆四十九年七月十七日，而生則以康熙四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也，年七十。君上世不可考，聞族之老者皆傳為避自洪洞，後居余西里之武家寨，寨因武氏名者也。曾大父三樂，大父加名，父應魁。子一，永清，縣學生。卜于四十九年九月二十七日，舉君暨配馬孺人從葬先塋之次，距寨百餘步。孫一，喜元。女二：長適張甲輸，次適杜其武。余知君者，又重永清之請，不可以不銘。銘曰：

士不得遇，萋稱一鄉，嗟弱塞饉，疇無方士，苟而遇，跳身彷徉，齊踏旁睨，貽邦闕殃。吁嗟乎君，篤行不違，以纍簟篋，殷其羈縻，又從援之，使舞而翔，厥家終庇，遺以孔長。是不有敢，以顯德行，我誌埋石，潛德其光。

與李東川書

東川三兄足下。今歲正月。在大梁遇怡堂。道足下近事甚悉。又於一二劄交。乘意問訊。俾人增感歎不置。某自九月下旬起行。抵長沙閱四十餘日。捨舟入城。叩足下消耗。乃知數月內。已署永興。某窮水陸走三千餘里。追欲得故人一晤。竟不可遇。時在省會者。又唯聽思一人。而某且倉猝就去。實矣自古以窮聚爲難。豈意握手一語。亦見厄至此。某往在京邸。與足下過從。自揣僻頑健。近窮居窮愁煎迫。兼値四方知交。歲歲報謝。自朱學士奄喪後。仲則、少雲、相繼物故。又程魚門內翰客死西安。不知誰爲經紀其事。念此中夜氣結。每忽忽感喟。有兒女子之泣。然猶強知慰解。頗欲效莊子首所謂齊得喪一死生者。庶幾稍可排遣。不意昨歲敬堂又已淪喪。痛念生平抗推。不解與世爲緣。後相依敬堂。乃頗知自振。而敬堂所爲刻意礪行。不獨在吾儕視爲畏友。即求之古人。亦不易得。然竟且中壽。未能盡究其所蘊。足下聞之。亦用爲慟也。敬堂旣歿。家事益凋謝。老母弱息。惸獨單立。以敬堂負奇自重。實與世闊疏。而世亦以此相左。動輒

隔膜視之。其一二不忍坐目者。又皆鈍塞不自聊賴。如足下及聽思輩。幸任一官。亦非窮則病。天道悠遠。必不可臆度。或賴吾儕於萬難措畫處。稍爲存恤。用慰敬堂泉下之恨。亦使爲善者。尙知所立。安知天意不假之于此。孟東野之喪。鄭相國能知盡心力者。亦賴昌黎樊宗師諸君子爲之首唱。古人可作。斯道豈遂陵替。願足下一垂念也。某在省。聞有傳道足下者。皆云。鈍守不解時宜。某聞之喜甚。知足下木強如故。若使終始自守如是。益可畏也。永興風土。能相宜否。江山孤秀。詩思當益不凡。向聞足下補備諸作。如近有成帙。宜以見示。冬寒。努力自愛。

汝石銘并序

李于岸畜汝石一具。質淡白。扁闊脩不及寸。中寓一牛。猝不可辨。諦視之。蹄、蹶、耳、角、目、鼻、領、胡、脊、尾、宛然也。全其形矣。而不形其形。余視而異之。于岸乃持以歸予。且爲之銘。乙巳八月廿六日也。銘曰。

蓮蹊犢。汝引韁。田疇耕。汝尉覺。日咍齊齧。而饑渠未央。嗟汝視石。隱其不汝傷。

小石山房圖記

右小石山房名。題自予。困于外。私念年五十後。當謀吾鄉近淮廟北山原先塋之側。爲結廬歸老。畢此生平碌碌者。因余少霞遂予意。爲之作此圖。圖成。又三年而少霞歿。蓋彼已歸返其宅。予碌碌不知休也。宜其發予之悲也。

感逝圖跋

予小像一幅。亡友李異凡手筆。時游長沙。過岳山。主其家。將別之前一日。君凝睇。移時而就。圖幅縱廣尺餘。旁寫一石。奇傑森立。有修竹數竿。交蔭覆之。置予頹坐其下。枕溪畔一石。赤足濯流水。目若凝之而愀然不懌。因指目曰。小石感逝之圖。嗟乎。逝者信如是乎。則君之逝。其又予所不及覺者乎。

送陳象齋序

自予館召南謝踏。而士之追從者。惟魏生立德。閱歲凡兩易。其後陳生亦以今歲六月相隨于汝。計其所道蓋由宜陽之韓城、歷山徑石蹊、以達于州。比魏生之來。益艱以遠。而又獨與予不相值。宜其歷然引以爲悔。然輒行不顧。抵候師。自舍于城隅廟後寢之側。未幾又以病去。嗚呼。凡生之來。其將以爲名乎。抑獨思獨于鄉之人而自異也乎。其亦有聞生之于予。樂從所授。反覆笑其迂者乎。若然。則生之歸。徒敝敝焉犢于途。以益爲世所訴。將重嚴生之來禍。而且以爲生累。故予于生使觀于古人取道所貴。必思以天地萬物毒變不可紀極之數。皆有幽深奧美。非其側聞嗍見之所易盡而自足。于是必諒其然。不能不考于載籍之類也。雖百家叢猥瑣細詭異之說不廢焉。資于人也。雖農夫百工、婦人孺子、以及異類之所知能皆體之而有會焉。是二者。蓋度夫吾之力足自致矣。然猶不免爲獨學者陋也。于是聞天下之有道而可就者。則又裹糧負笈從之于數百千里之外。積之以歲月之久。雖舉世狂之。且不顧焉。蓋其所慕者遠。故不苟于險。其自得之也難。而其託業益專。故于是漸摩及于人材之成。所以應時世之需。皆出之沛然。而無非推其學以施于天下。嗚呼。其有以也哉。今生之學。蓋亦嘗力于應舉之習。其挾所有以與今之士角。嘗必可以不出戶庭里巷而坐致者。然自昨歲獨聞夫予之說。遂不避艱以遠。而愈與予相比。幾于是矣。微生之乞予言。予固將有以爲之詞。況以生之歸也既病。未卒所業而去。去又粗于向之陋生以遠游者。彼且以益自翕張。而里之人羣指生爲戒。是必使天下士日皆歸于耳憒然無所聞。目瞀然無所睹。心與

志闕然無所知識。將垂老而以沒于世。不復以易其陋也。則予豈能以默也乎。夫士有志矣。然得之難如此。其成之難又如此。皆以人既從而阻之。至其甚。則數亦若限之。俾其無所就如生者。亦可悲夫。予固畫傷其志。而又以感聚散之不可以常。恐後此之廢之者。益以累生。將遂頹然廢也。嗚呼。是急假夫陋者之詞也。則益可懼也。故于生之行。書以歸之。使并眎魏生。知夫同以爲儆也。時乾隆五十年七月六日也。

與郭方山書

六月間。某適有兒女之累。遂闕足下起居。慚感無既。舍弟頹放。向由失學。竟爲世俗所誤。昨已備聞法語。痛知檢束。古誼淪沒。非賴足下諄誨。舍弟幾不聞是言。承要二李生文字。已命居來寫呈數篇。其弟于岸新喪偶。意緒甚不適。而文稿又爲書賈持去。倉猝未得副本。俟少暇即錄去。二生文格高下。自邀洞鑒。實亦不須區區強爲言之。但某舊顧有意斯道。垂二十年矣。倘漫無所就。自歷走四方。屈指日所交待。如二生精力卓絕。又以孝友愷悌、泛愛周容、粹然有古人質行。且在少年已成就如此者。蓋罕與倫比。然獨幸以孤羈愁索。百無足與爲足下一言。乃得士如此。用自豪也。二生近爲詩句。皆源老于律法。見且矜慎。贊不置口。才難之感。自喜得與共此。切勿傳向他人。他人但滋多口而已。寄去拙詩五古一。七律一。敬堂行狀一。皆某率然爲之者。倘惟裁教。又夏邑李東川宦湖南。昨與某別。屬某致語足下。願訂爲神交。東川抗直。爲古歌詩皆堅瘦不羣。然尤喜與吾儕爲緣。信其人有偉抱邪。召南館下得從某者。張晉史外尚得幾人。鑒賚魏生。近已受業否。便中不惜示及。酷熱。良自珍惜。

授堂文鈔卷之七

答王西莊先生書

曩辱賜書。論以在館于史職甚力。某竊忘其謭陋。妄有所論說。欲質之左右。後爲附書人延閣。今三年矣。而某又鈍不自謀。歲內南走衡湘桂永。往返幾萬餘里。遭江風吹激。四肢痿痺。心力日就耗竭。抵家益爲人事牽牽。無由奉啓起居。方引以爲恨。昨八月忽奉手翰。存撫周摯。尙不以疎慢見棄。不肖命之敎誨。遂卒。然某近以館汝州。亦其有所不及謝去。而竊願遂侍顏色。經涉亦已數歲。道遠倜無可致。今旣幸以望門下密邇。不圖又自縻縶于此。然其素所迫欲訴者。皆不可不言。不可不爲先生言之之故。然言之又非以書詞可盡。輒附來役便回。以鄙情。率瀆門下。庶諒其拘蔽之苦。俟十一月閒。生徒告歸。某庶以少展其私。得有裨于萬一。故輒畢此區區之隱。竊惟先生諒之察之也。某恐懼再拜。五十五年九月二日。

再答西莊先生書

八月下旬接讀手諭。某已作書呈左右。頃于九月廿七日。又辱專役。曲賜箴教。感荷慚悚。幾無以容。某自庚子受知。初晉謁門下。即邀先生待以殊禮。而某弁陋。不嫻人事。又倉遽無所自措。遂與先生匍匐交拜。旣拜且退。乃始覺悟失禮。慚怩愧恨者累日。亦幸不以是見棄。其後從見莊禮部。同時謁者十五六人。獨某最爲禮部所識。即坐中起謂某曰。吾久已耳生名。當時亦未察何由得見知于禮部也。旣時時接遇。同門諸朋儕中亦多藉藉指目。皆復有意于不肖者。乃知先生拂拭獎藉。日揚不肖之名于公卿間。欲使某稍見聞而後已。顧某獨不幸命途迍邅。近且放棄無所事學。年已過四十。尙事尋撫故紙。動輒睽亂不能根討。自分于先生期待之雅。無所仰酬。昨書內忽以實位見睞。敦諭就道。竊承先生于某。終始顧藉。爲賜厚矣。頃以在省會窘迫。輒先存問。及甫閱月。又以書致。是凡某之遲滯。皆重爲先生之所眷愛不已。故惟先生以古之道自勵。欲使一夫不失其所。況某幸以早游門下。得知其乖僻無用。不忍俾其終爲棄物。假以教誨之便。幸日侍左右。于薰習陶染之餘。庶幾有所師資。旣拜賜之辱。然尙有以私布于門下者。方數年前在京師與朱少白面訂。許以丙午歲入都。而少白相望迫切。屢邀屢以事牽。今期且至矣。砥礪之約。匹夫猶不能昧。況以少白孤煢無藉。凡當時在學士門牆。依樓取譽名于世者。皆掉臂以去。故獨爲一程老內翰。知盡心力。而不幸亦死。某又安忍食言棄此。此事向亦爲先生所知。本不欲再及。以先生能遂人之情。僕不能隱。故恐悚瀆陳。伏惟諒悉。不一。

與王貽伯書

歲內在署中。接晤僅十日。遂爾見別。比行途次。意常惘惘如失。自念菲陋。爲吾師眷注。又重以貽伯見垂厚愛。而某自抵家。已迫除夕。間爲人事叢冗。益復不及奉聞。昨遠承專人致訊。諭以吾師委曲款接之意。似欲要某少緩北上。然竊計生平區區。終當與少白一踐宿諾。俟冬間可歸。然後歸赴遂平。與吾師及貽伯見專相依。脫今歲必不獲北上。亦宜坐守鄉里。斷無自遂初心也。鄙懷狷隘如是。早爲吾師所容。而貽伯又勉留至此。故今措詞尤切而盡。貽伯與某託爲世好。何所畏避。致書反用世情虛拘。如所云老先生稱謂。讀之眞發愧赧欲死。往時國初老輩。惟待翰林諸公始尊號若此。近後生小子。稍僥科名。便妄稱非分。而當世士大夫又好以虛譽攬之。詞爲推許。其實皆籠絡攀援。最可鄙笑。貽伯奈何陷人墮此惡趣。閏署內班務盡煩貽伯經理。此正于叢忙中偸閒力學。爲吾師繼家聲也。六一題跋。雙廣川書跋。東觀餘論。三種。以來人病餒不堪交付。三月下旬。某當由大梁入都。或寄之周伯啟處。校爲安便。竊苦眉追。務歲暇業。承吾師命。謄錄去金石跋殆六十篇。輒爲吾師展閱一笑。此事小小尋討。何關于學。要以博弈之賢。爲之猶賢乎已也。令弟穎悟。如不厭不肖者。便以此意時時道及。亦如益友常在左右矣。春寒多寒。幸自愛。不宜。

李仲謀墓石誌

故友李君坊、字仲言、後易字仲謀。籍祥符。入開封府學爲廩膳生。乾隆乙巳夏四月二十五日。以疾卒。年三十有九。予未及走赴。踰歲過其家。當君之忌日。與君知交孫偉卿、張西園、會哭君初喪之者。君方十五六歲時。伉俠縱恣遊。與兄敬堂。知名于世。敬堂行修潔勤。必以禮法。而君落落寡合。數與人接。嗚然大言。竊比古倜儻非常之節。自爲矜飾。由是人多歎其奇。然性尤簡易。奴視其儕伍。不一啟意。居皆佯佯不適。欲求四方得友有風烈者。一當其人。或以某告君。趨見而返。隸曰。向殊妄聞此曹。徒一行尸耳。乃勞某過從邪。他日君在京邸。鄉人官廣平者。迎君。邀君主其幕。不合意。棄去。間從李西村官所。前後幾五年。自西村初署縣事及得補實。君倪不避嫌怨。爲之左右。其黃奴僕御胥吏。外內騶役。日有常約。違輒痛繩之。或有隱頑。君手扑其人。一署飲噎。莫不屏攝。後西村以憂去。君于交代。委悉強力綜核。條分簿疏。事竣其實。以故與後事者忤。至訴屬不少羅藉。俾西村幸無累。然後自謀歸。橐蹇走三千餘里。恃貸以抵里門。至是亦倦于遊矣。癸卯冬十月。聞兄在京師疾亟。即馳赴。旬餘。兄奄逝。君既謀歸兄之柩。奉母及弱小南返。迨暫葬畢。而君已感疾。形寢削。嬴不酬應人。獨尋與余言。夜分嗽液狼藉。喉間咯咯嘶如斷。猶不返內寢。予強之去。質明輒來予坐隅。馳辨如故。數日予告歸。君以所喜善馬。命僕護送。予辭焉。君笑曰。猶甚苟此邪。吾謂此馬幸負老病。生不羸。作爲矣。勉乘之何如。老者、予舊字。所知呼之。脫口多如是也。予別後踰長沙。越歲歸。聞君病。遣人走視之。君答書字跡詰曲。不復可支。獨其略云。某幸依君言。今遂獲殁於牖下。終死不敢忘。予心慘其辭。歎仲謀竟不起邪。未幾果卒。初、君在京師謝弔者。嘗過一顯人。自其小吏晉名。投其門。意去不顧。人多以是非君。君曰。吾狃野習。安識所謂士大夫禮。且如公等指。即議易手本。亦與今外司道府謁尚書同儀。獨非僭邪。禮不下庶人。吾諸生。何殊于庶人。幸勿復言。聞者率服其辨。而不知君固負氣以詭詞解也。君曾祖濤極。江西瑞州府知府。祖松乾。候選直隸州州同。父燁。獲嘉縣縣丞。自君之兄貴。並贈君祖父朝議大夫、刑部江西司主事、加三級。君元配周孺人。繼王孺人。皆先卒。子大軫、嗣君從兄坩。周孺人出。次狗兒。君遺腹生。今王孺人出也。女二。幼未字人。以某年月日葬君谷家莊先塋之次。附綫嘉君墓之右。嗚呼。予交君淺也。然得識其與予所目知者。亦足以見君已。

陝西興集縣知縣李府君墓碣

李府君諱選齡、字堯屑。官陝西興集縣。謝病歸。踰年卒于家。既卒。而君季子元渢。實能有文。與侯師武僊相摩切爲友。乃因以乞銘。歲凡致書三數請。余故爲之譜次。掇其治行尤異者。使書而刻諸碣。方君之初視縣事也。縣界邊。地瀕荒瘠。民多棄耕作。避山出數十百頃。君稔聞。欲驅歸之。輒親歷田中。相其陰陽高下。度某區可宜黍。某區宜禾、宜木果。召里中貧無業者。約以期日。并與作事。將獲厚賞。又出官錢。假貸牛種。爲耗雍其食器。民益趨翻田。因昇爲常產。君凡爲治不憚細碎。其于吏牘尤勤。日訪民所便安。有得背爲計畫。過事輒推行之。初受詔。君飭接諸反覆。具知其陰伏。人咸愧沮。訇訇慎狀以去。或已受詞。即簽記道里所至。計日立訊。雖盛寒暑終不易。由是遠近知名。傳他縣以爲美。歲餘、有他事常踰涉德。道由某縣。爲爭者擁持不得前。君徐語諸從吏爲謝兩造。吾官與集。幸無所假借。不宜聞旁屬。使對令長。撫爭者譁謝益力。君駐車數語。具剖析得實。皆爭叩頭謝。其中受訴直者。泣且言曰。公何日得調某縣。詗曲者遽即地齊起應曰。公嘗任吾州。何緣復從汝僻地邪。訴直者某甲、臨縣人。曲者某乙、鄜州人。爭微細。相持亙數日不決。得君判乃各能去。久之。巡撫台公歲行邊。駐綏德。君上謁。台公素知君。接待慰薦甚備。出手密疏付君。君收置衣敗囊中。左右見之失笑。或竊耳語。台公驟欲叱左右。又重傷君意。比退。呼左右曰。奴敢輕廉吏邪。立命大杖箠之府中。喧聞數門。人俾台公歸。將以君薦首薦。會調撫他省。事竟寢。君在縣凡五年。吏民俱安。嘗恐君去職。君亦樂其易治。爲事如不及。適奉檄往勘某縣災歉。夜馳驛數百里。中風溼。遂移疾歸。後主檜陽書院。授教諸生以禮。往往至成立者。鄉人益思之不衰。乾隆某年月日。君遘疾卒。年六十有七。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山之原。君配某孺人。後君某年卒。從君祔焉。君先世籍洪洞。明永樂初遷河南開封之密縣。曾祖集義、候選布政司經歷。祖棻、縣學生。父毅、雍正癸卯年恩貢生。候選儒學教諭。君幼以好學有名。爲鄉里所知。雍正癸卯恩科舉于鄉。年三十餘矣。屢上會試不第。垂老需次。始得任爲縣。又未幾謝病卒。宜世人重爲君惜也。君生三子。長元炳、縣學生。次拖桂、卒在君殁之後一年。次元渢、乾隆戊子舉人。嵩縣儒學教諭。與余交以乞銘君墓者。蓋銘之成。又當君殁之二十八年。實乾隆五十年乙巳十月二日也。其銘曰。

自君之殁。兩子皆貧不自全。然賴授徒餬口。食君之惠。以存以延。今墓碣不樹。餘二十年。嗟乎。天道如是。而謂神不福誰。其信然邪。其非然邪。

哭箭河先生文有序

箭河先生既歿之六年。某始入都。復與二公子相依。因值先生忌日。爲六月二十有七。永森芻禱。道以告哀文云。嗟呼我師。逝矣永閟。歲徂三週。哀執可奪。某初請謁。趨步予身。諸從游者。雜沓橫陳。貽譏南郭。夫子之門。今我來止。于誰是存。其存其逝。要何足論。誠獨不意。有如斯人。昔惟我師。凋其早燭。入並決濟。從爾抵觸。自師視之。因材而篤。再拜失聲。感千磙磙。今忽云亡。天奪亦酷。誓于師門。不負不辱。師乎師乎。神其歆露。尙饗。

山西平陽府水利同知候補郎中田府君墓誌銘代朱少宰作

君諱進階、字聖勛。山東鉅野人。前明遷自諸城。因家焉。君之曾祖考曰惟理。中順治甲午科武舉。任滿家碣守備。平檢園安山諸寇亂有功。事行被縣志。祖考曰有鳳、縣學生。考曰琨、縣學生。候選州同知。兩世並以君貴。贈如其官。君初謁選。授江南蘇州府同知、中湮數月。引疾歸。奉母里居二十年。終喪。始出爲山西平陽府水利同知。中開數歲。凡署三州、一縣、二府。舉克稱職。引例候補部郎中。離任所需次。覺遭疾在籍以卒。君昆弟三人。常伯兄早歿。其仲棠殿弱。君獨力措拄。始納粟爲國子監生。一應順天鄉試。報罷。末幾江販例出。君得入貲。由以服官。益搘其家。君爲人開敏。閑習吏法。遇棘手叢出。輒肩任。不以勞自諉。其抵平陽。始蒞事也。府當孔道所湊。皆引汾水通渠。民故偷浚爲姦利。在首縣臨汾尤甚。難治。方春盛夏自涵利利、澤澇河、平水諸渠。逶迤肄逮居人。率盜決上流。溉潤私田。其下注溝少漫殺不給。受病者群起糾聚淘淘。緣渠堤數里。持械梃鬭鬨。甚則致斃。又水時漲溢而界址遷徙。沒不可見。宿猾愈因以釀患。如是累歲構訟不休。案大牽率者積數十餘人。君至則手摹繪。悉發其隱曲。爲計日立程。周輪復始。鑿大石置渠左右。畧曰如約。人用指目凜懾怖若神明。其後署保德州。環境皆山阻。壘石爲磴岸。岸隙接屬以橋。徑由其上。險仄難通。乾隆三十二年。方興役。城工民夫。輓運木石灰材。動遭阻礙。創楚爲病。君一切罷去。獨擇附郭便善地。召陶工。厚酬其值。率命鼓作。凡需用瓴甓。至不勝記。然迨五月而工竣。其趨事簡易不病民如此。閱歲州復缺員。君奉檄再往。入境。民悉闐閧歡迎。擁致輿前。爭額手呼曰。今日幸復遘我使君。一時

傳以爲盛。自是山西在省諸大吏。益知君材且賢。乃檄署寧武府。會屬縣欲因五寨山開木廠鑄料者。君力言不便。事遂中寢。後在平陽。亦一署知府事。歲乙未進勦金川。羽檄旁午。君從騎四五人。往來督治。道縣日率不懈。而府事亦無他廢。是時君累有解報。又秩滿例當推陞爲府。然事輒中阻。知君者頗爲君惜。君則視之泊如也。君生康熙五十三年十二月初三日亥時。卒乾隆四十八年九月三十日卯時。年七十。君凡再娶。皆稱淑慎。爲家毋儀。元配康。鄆城候選主簿淑身長女。生康熙五十三年某月某日某時。卒雍正十二年正月十五日某時。年二十有一。誥贈宜人。繼配郭。縣學生娟道次女。生康熙五十三年正月初一日子時。卒乾隆四十年十月十三日酉時。年六十有二。誥封宜人。子六人。長華址、候選布政司理問。次華壇、附貢生。次華城、候選兵馬司正指揮。次華基、安徽寧國縣知縣。次華壎、庚子科舉人。次華型、拔貢生。女六人。孫十有七人。曾孫五人。嗚呼。君之澤方蘇其後嗣。未有艾也。于是又可紀也。君初居家。撫從子恩而有法。尤宜于鄉人。歲儉出困粟散之。一日立盡。縣四城門。歲久圮不治。君輸財獨任其一。而一里皆免于役。里人迄今猶感念君之義也。君既卒。越三年。子華址將舉君之柩。卜今歲十月某日葬某山某原。先期屬其弟華城來請銘。華城蓋出爲世父後。而謁選居京邸。以乞余爲之詞者也。銘曰。

秩引滿而不躋于升。吁。惟君之孫子。其終有興。

贈奉直大夫吏部考功司主事高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永定、字靜庵。上世當明初有諱德仁者。自襄陽北遷。占籍今汝州之郟縣。凡九世至府君。府君生四歲而父歿。貧無所存濟。從季父員合鑫。未幾入鄉塾。聰穎強記。實冠其倫。然平居輒私念。吾幸漸已爲成人。而諸兄弟皆操作苦終歲。吾獨舉學。遂請諸季父。願廢書。不聽。比年十八。王宜人來歸。時季父家益頹替。府君因泣言曰。兒今授室有婦矣。奈何不自治生。長以累季父。由是始奉母別居。居數歲。諸昆弟從子悉失其故產。府君即出所分地與之耕。耕無資矣。府君又置牛犁種具。一切所需餉饁田間之費。爲傾橐助之。至數困之不厭。府君少既孤。長尤力爲刻身持約。取節于己。而專意振施。其于度人之急。必如其自所急。有妹適同里張自發。早寡。遺一甥。府君爲經紀其業。出自橐遺金轉貸。輒爲人所負。府君秘不使妹知。而身自代負者償。亦終未引憾也。乾隆三年。遭母郝宜人病篤。屬府君曰。汝家世故儒也。而汝父早背。吾未亡人存以望汝。今汝又廢業奈何。汝苟能自度。必勉終吾之志。遂卒。府君則大痛。泣咽不成聲。終喪哀毀。益欲向學。而睠然莫知所從。于時府君年且三十有五矣。並時持生計。精力已耗亡。至是昔研誦日夕不暇輟。然終卷輒失。益悼恨成心疾。居恆忽忽若狂。所知者憐之。謂曰。君毋自苦。凡學以學爲人也。即取近所傳刻司馬溫公及朱子所語。錄爲簡冊。令府君讀之則輒解。疾亦良已。其後談究坐臥動止。必依倣而行。行閭巷見鬩者。戟手於道。府君輒排解。出語人多愧悟如失。傳一鄉以爲善。家故居郟城北之高家樓。地接大劉山。大劉山古所謂龍山者也。山多溪水。匯甾同焉。自所居之後下流。與汝

水合。府君行衣短衣、履亦履。日緣山坂上下。縱獵自娛。暇則泝流。數步溪間或垂竿。竟日危坐無所得。意
恨若適。歲晚疏懶。喜自放如此。乾隆三十八年八月十二日卒。年七十有一。其年冬十月日。葬大劉山新
塋之次。先是王宜人卒于乾隆三十一年九月十二日。年六十有四。至是合祔焉。王宜人性純孝。亦喜施
濟。遇貧病老孀日踵門者。踵之未嘗一人缺也。事夫無違言。勤力持管鑰四十餘年如一日。教子女尤有
法。繼室朱宜人。撫諸子如子。後以子迎養。偕子特游宦。不樂居京邸。遂歸。歸五年卒。爲今乾隆五十一年
五月二十八日也。年六十有九。子三。長既聞計。將歸。以今年冬十月某日。奉朱宜人之柩。啓窆從葬。乃以
狀無誌墓之石。頭請于余。且泣曰。先人實行。而歿世不耀于後。必得如子篤論不經者銘之乃宜。余與三
長。庚子同年成進士。今官已階五品。有聞于時。宜將求顯者銘其先人之藏。而獨屬余。余焉可辭。謹案狀。
府君曾祖諱巢默。祖諱趙。父諱贊。以孫貴。贈奉直大夫吏部考功司主事。母郝。贈宜人。府君亦累恩
贈如子官。及贈元配爲宜人。子長三傑。次三畏。現官吏部文選司員外郎。次三奇。縣學生。女二。長適爲瑤。
次適任思禮、孫廷策、廷試。嗚呼。府君以孤露用自成立。存不及顯。而終乃食報于子。其宜銘也已。銘曰。
學不嘉仕兮。澤以貽厥子。既永終藏兮。福則始。

送陳秋士縣丞試用湖北序

兩湖自劉鋒南北。其屬湖以北者。縣凡六十。而縣有丞。僅二十有一。故丞之職。雖屬于令。然非居要衝者。
率不備是員。備員而裨儐缺者。惟于縣有四。然則今之丞。豈猶與夫昔之世。共以相贊譽者邪。嗚呼。秋士
行矣。官卑也。于分無所不宜盡。況又初試于事。其勢未以倉卒遽責之效。是其當時也暇。其勉焉以稱者
亦易力。時暇而力稱。其爲余所望者。以故尤專以切。然余與秋士。自始相識至今且十年。秋士率謹默專
一。訥訥然如不出口。故以余之狹中悻外。久與之游者。不能不爲之意盡。附謂其質之良也。今獨不幸早
爲是官以去。是故其去也。官既爲丞矣。勢不得不帆于令。而令亦不容其所屬者輒以言犯之。于是令欲
奮威厲氣。鉗制一方之口。則丞雖公言之。必投其所怒。至敗裂不可爲以去。故爲秋士者。宜于是以攜其
向所自有之具。遵巡奉教。隊而朝夕出入于長吏之下。固其宜也。嗚呼。秋士宜于此矣。如予尚何言哉。

答王蘭泉先生書

伏蒙專人遠至。賜書一通。詢以所著金石遺文諸記跋。欲令寫便鈔錄。留置左右。承命驚悚。愧無所容。某
在京師。倚依笥河先生門下。值文酒讌宴。竊覩閣下過從。與諸老留連竟夕。于時從旁企瞻。邈若天人。
及後屏處里巷。與世日益闊疎。聞閣下秉憲西安。計自洛走關中。未滿千里。而某跧伏幾望不敢自致于
前。徒以其窮涿廢業。未有可少挾以爲就正之資。故踖然自俛而止。頃乃遽閣下違撫之愛。下及于疏賤。
凡錫其爲賜之厚。實非意望所及。伏計生平無他嗜好。性尤鄙鈍。不習通曉。自十餘歲。好獨游從廢寺荒
墟。愴然懷想。偶檢得古人一二石碣遺跡。摩撫終日。或至廢食不歸。同儕日笑其騃。然結習益不可移。惟
默默自以適意。亦不知其關于學也。後閱歐、趙諸錄。乃頗尋見蹤徵。因檢出舊所得者若干。又比歲所收
錄者若干。恐散亂不可收拾。輒少爲存識。而於四方摹拓諸本。其跋成二百餘篇。中有前人著錄。推證或
不及詳。亦爲附記。至偃師金石刻八十餘種。皆窮搜而得。不惟前人著錄不能收。近如府縣圖經亦不悉
載。故愈復矜惜。竊倣葉氏嵩陽石刻之例。今採入縣誌。已編金石錄二卷。并附呈覽。計其中與羣史傳記
互爲推稽者。皆由狹見臆決。繆戾紛錯。誠知其不能有洮于洞鑒。然終不忍飾醜以自覆匿。蓋歲十年企
慕之私。今幸得附知于閣下。是以輒獻其陋而不慚。接領書詞。承獎借太甚。甚非孤學末生所可當。竊以
某之睹淺。與公因以成之者。當覈其所未至。不宜過寵以所不安也。望風傾嚮。無任馳情。伏冀以時保愛。
不宣。

國子監生李君合葬墓誌銘并序

乾隆丙午歲夏五月。李君遘疾終于寢。越明年。配宋孺人亦相繼以卒。其孤子州。徒跣號泣。謀所以歸二
親之柩者。乃于今歲卜地合窆新塋之次。先期命其弟濟走淸化。往返幾千里。再拜奉狀。泣以請銘。蓋予
初哭君喪。即心許而銘之。至是忍不如請。按狀。君諱鑌。字與凡。號松亭。其先范氏。自宋世居登封。爲著姓。
迨明中葉。有諱尙者。避爲山。遂別族爲李氏。君五世祖也。君曾祖諱明鵠。廩貢生。祖世柄。歲貢生。父坦。
附監生。晚無子。因置側室姚孺人。始舉君及弟銳。故君七歲而孤。當君父之存也。家故饒財。性尤倜儻。好
推解無所擇。悉委之于人。比身歿。業遂中落。而君兄弟方弱。益不支。乃朝夕務拮据。勤勞畢力。以持門戶。
年十七入貲爲國子監生。與幼弟依。日相嬉愛。事姚孺人。曲折得其歡心。後姚孺人既卒。君五十餘矣。歲
時饋奠。必親傷潔。伏地一痛。如始喪所生者。聞與兩子言之。亦未嘗不流涕也。其篤于孝如此。君姿貌沈
毅。目炯然射左右。望之屹不可犯。然性獨樂易。好與人酬接。庭前蒔老梅數株。多叢竹、菊、雜花卉。身自澆
灌。有老松偃仰如龍。枝幹屈脊。君爲之而暇。輒盤桓其下。號所謂松亭。由此也。暇則募給事。酒酣引筆。
落落自喜。或劇飲歡拔。與好事者校爭勇。大相娛樂。以故人多愛從君游。有梁縈者。依門下。未幾以他事
被繫。君身在任。而縈潛逸去。蹤跡莫可得。幾爲當事者所中傷。君益不殺意。而好客如故。他日君獨游縣
之東山。遇羣惡少脅掖一少年。少年左右顧。顧聞不肯行。詢之。則羣惡少出穢言。欲行強汙者。君大怒。徒
手搏數人。蹶仆。挾少年以歸。資僕護送之。附近鄰田家子也。君負氣而倜儻烈。其遇事奮發類如是者多

傳在人口。嗚呼。君行誼有似于古人邪。君配宋孺人。淑慎持婦儀。勤于生事。相君克復衍業。積瘁至三十餘年。尤應銘。法君生雍正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卒于乾隆五十一年五月初十日。年五十有五。孺人之生。當雍正五年五月二十日。其卒爲乾隆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子二。長州縣學生。次渡。女五。長適陳嚴謙。次適林世榮。次適丁文光。次適師公麟。次適王錫嘏。孫一格。君初爲二子擇師。適至偃師從予游。或阻之。君猶不願。堅命卒業。捌自學所歸。必課問師云何。二子躡循具以對。則大喜。以故君視予尤異。逆予游長沙。往返皆主君家。散後將至京師。復迂道與君昆季迎日夜樂飲一夕。飲蔣辭。君忽忽不適。指渡泣曰。是兒當遠隨。庶其學之成也。顧某老。且夕不忍離。奈何。予爲數寬慰之乃已。嗚呼。今二子學幾成矣。其益表君之所。君何憾也邪。君先塋地迫隘。不可以容從。故卜于縣西宗家莊北原。其葬則實乾隆五十四年己酉歲春三月二十日。計予與君甲辰相識。迨今方六年。而始終生死之感如是。是益用自哀也已。銘曰。

嗚於顯。毀復完。若敘之起。天不愍。嗟乎。君之生可死。君實克爲子。君實克爲子。是惟有子。終君死。

偃師金石記題辭

偃師與洛壤接。由漢魏以迄隋唐。皆爲京輔都會之區。其間宮觀寺宇。與夫陵墓所在。多侈于他縣。而銘誌刻記。附以流傳至今者。亦頗磨敗沒于榛莽無人之墟。予方童幼時。聞過其下。輒知摩拭存之。歸即條記某所某刻石。略能道其歲月事迹始末。自是三十餘年。癖好益甚。聞鄉人有新獲自土中者。必購其多方祕護。或竟倍價得覓以歸。會修縣志。陽湖孫君季逑屬稿未就。以書致當事者。必要予續成之。予感孫君之意。爲出舊所蓄金石諸文字。別其存佚。較其頂脫。具錄成帙。附證于史籍傳志。以與縣之山川都邑。道里墟聚。凡見于碑刻者。輒相推明。蓋實于當日廢興沿革。割并之跡。古事之存。悉得其據依。而旁及前志。豎空皮傅之失。與今志小爲牽附者。亦時有規焉。既成上之當事者。已插入志內爲金石錄。于是又擇其寀跋。散爲四卷。自覓工刊刻。意欲別行于世。庶俾後之人。因予所記。以考遺文。因遺文以證方志。其尤取資于徵信者。必非一端可盡。則予之此編之所事。遹其可不謂之勤。且要與然又不能不致望于來者。益爲搜蒐以終成予輕硬之志。則庶其無負也與。乾隆五十三年著雍涒灘之歲壯月。

授堂文鈔卷之八

偃師縣學龔君崑教頌 代王方川先生

汜水龔君壽庵。始舉徹。署湯陰、河內、孟、內鄉、寶豐。凡歷五縣學官。舉克盡職。及辛丑夏四月。乃由選授偃師教諭。到官之日。沖寂淵默。儼然威肅。思所以垂訓于士類。善誘善教。誠欵延接。迄今幾十年。作人之化。淪浹庠序。于是縣之士。乘相聚謀。欲爲稱德述美。不鄙謂余與君有相知之歎。遣人走清化。致書要余爲詞。發揚偉烈。以光師儒。俾當世聞風慕勸。其仰異君之德。垂諸無窮。余謹案其事實。彰明耳目。爲縣士所推者。取其宜而文之。爲頌詩凡八章。揭諸屏風之端。使世覽是頌。有以知余之言。非苟然也。蓋余嘗序君尊甫姬臣先生所著易講義。亦已知其家學。今又從縣士之請。得更述君之行跡。所謂豈弟君子。世濟其美者矣。頌曰。

於美學師。遠系龔叔。有周之良。遺譜不淑。貽厥後昆。繩繩于蜀。末葉越遷。爲河南族。保衛遹溥。其起蟲蟲。一章

昔君嚴考。出宰海濱。柔其獷俚。樹其嚬呻。愷澤旁敷。政成有旬。姚蜀文翁。是誘是馴。寓采之溪。與鄒魯鄰。二章

今君來止。于學斯命。修序舜校。敦續考亞。蘭茲流聲。接春而夏。扇此遐風。如時雨化。三章

於美學師。睟簡其容。犯者不校。歸于太沖。孰甘退晨。而不柔厥躬。四章

於美學師。兀坐淵几。墨守冷官。恬身之否。手畫編簡。貫穿籤史。條疏擿要。有倫有紀。風示子衿。敢不興起。五章

時維春矣。上丁有隮。雜以園蔬。首稽杏盤。呼朋會飲。聿殷聿桓。溫克終夕。陶然忘言。人飲其和。亦不觴厥播。六章

於美明斯。其實嬉效。秉懿之行。澡晦密照。群士沸歡。磬開以讌。非群士譽。曷奉君子之教。七章

於美學斯。惟惠斯揭。我喜群士。登君之堂。有酒斯湑。有酒斯觴。式昭禮飲。稱于茲鄉。術此雅歌。君子以光。八章

呂碩亭時文集序

自余與碩亭爲同年友。會試都下。數從旅邸申一日之雅。其後稍十年。余適介休之碩亭官所。始相與晤。既晤。又十年而碩亭謝病歸里。往來道假師。皆値余他出。不獲一借聚首。然碩亭群衆從張氏。往假師者。余時與之游處。竊聞碩亭居家。一意屏謝人事。自製瓶灌竹木。閒從田老鄉豎。婞遨不倦。以適其適。既已泊然不與物接。而泳滌酣肆。乃益暢其所學。頃之南游吳越。縱歷山川都邑。偉麗非常可喜之觀。蓋悉發爲吟詠。于是又檢其舊所爲文。及近作若干篇。都爲一卷。俾夫世之讀者。知其用力之存。用以寄吾意。然過自韜晦。不及出以眎人。故雖以余之篤摯。屛碩亭愛且篤者。尚未嘗爲余一出。最後乃發其藏。而遺以見遺。蓋碩亭之于斯文。其致力爲素。其自得爲甚重。故不矜情厲氣。以求標異于衆人之所爲。而文愈益工。今所著具在。其醇也。而至于肆者。踔雅敷腴。油然攝經籍之腴。皆與古儒先義蘊要妙之會。委蛇曲赴而中窾。于是味其旨。又知碩亭之氣質淳懿。上稱其世。學者非特此一端而已。碩亭與兄寸田。少皆以詩鳴。世已多推其能。故余亦不具論。論其文之所源。而不以投世好者。爲役于塲。使覽者詳焉。乾隆五十五年五月十二日。

經讀考異後序

經讀考異八卷。序述二卷。合十卷。又補二卷。輯錄少具倫次。書已數歲。不敢一眎于人。自丁未館西巖先生西齋。日課兩生。與之授讀。因檢昔所究心。故讀至某字屬句。世已口習。不復可破。及然緯暨軼一讀。不能兼通他讀。或一字而上屬下屬。于文皆可兩從。輒有義證。求其致確。時爲兩生書之。後于他方二三從游者。亦有所授焉。由是流聞于外。同人多欲構寫。于苦無以悉應其求。乃竭皆覓工較劃。凡閱歲而成。蓋夫今之君子。宏達周覽。明辨雅訓。實于文字形聲詁訓。悉闡其所以。至於離析經讀。亦其爲小學之所先事。然尚未聞有成書。因遂自忘其愚妄。有記述。用此以歎俗流。未能離經辨義。而亦綴乖淆紛擾。不復成文。然後以曲解傳之。以解此癖之。于是厥轉侵易。古訓沈沒。爲可惜也。昔鮑季詳甚明禮。聽其離文析句。自然大略可解。今予之區區爲此。蓋欲學者知所從事。而識厥趨焉。夫亦猶是矣。乾隆五十八年歲癸丑秋八月。館東昌啓文書院日也。

祭胡笠峯先生文

嗚呼。會稽名賢。遺徵典錄。今先生亡。孰覩其躅。先生上世。上虞族聯。小居邑外。長者之山。佑啓裔晁。明德世襲。儒師用光。百福攸集。越六代嗣。揚世是纓。鑑織孝子。孝子崇孫。孝子孫子。兩世錦明。傳松岩考。仍因諸生。不顯其身。用顯厥後。篤生先生。天道之佑。先生厥初。母慈證膝。撫引古訓。授之詩律。夙慧而成。十不失一。早歲學立。匹遺儒宗。受知學使。惟彭鑑翁。自茲歲科。試輒標雋。既手齊家。捃拾淹神。慳其遇。竟不儐屢。先生處此。淡與泊遭。益發藏書。織畢以貧。慰閉書屋。吟哦爾韶。研心經與。經畬史獵。鉤稽纏竹。手錄祕籍。六藝經紛。麟角鳳目。驗爲歌聲。金石淵穆。同時詩老。山陰香谷。推君翱翔。遇倫削岡。猗嗟介碧。煥乎有聲。士慕其藝。我感其行。先生德考。粵東客游。奄忽其逝。痛咽松楸。遠奉北堂。旨和色柔。授徒他鄉。去觸廉廉。傷哉吾衆。彌不自已。用代負米。敢憚百里。時館史氏。蒸嘗雖心。中夜起立。顧難俟尋。行蒞神祠。兆不襲吉。倉皇東歸。誠屬方寓。良勤司閫。投鍼出矢。中途所經。白塔洋面。淺曾娥江。風馳轉電。遂抵梨湖。徒步及縣。望門瞠視。驚仆頓踣。擗膺長號。涕泗流瀾。削差一日。云胡長捐。疾不親藥。飯不親含。彌留之觴。聞耳不諧。母今何恃。兄尚爲男。哀毀喪終。風木愈覺。左右伯兄。惟友于篤。食指之繁。仰屋而歎。吾事自任。皆屋傍岸。晨昏走謁。尚不致慢。情話絮飲。爲酒無算。二老樂且。往往夜半。鄉閭嘉之。曰光曰且。薛夫儀傳。閔諸禰附。聞先生化。足爲模楷。在家垂範。亦有令子。蔚然東南。群目秀起。服官博山。迎養自里。先生來止。愛此民淳。後遷冠縣。土近河滸。先生曰歸。吾樂鄉土。吾營先塋。吾易衡宇。次孫就婚。是訓是輔。愼爾在官。規步

亂武。如何奄促，言猶在耳。昊天不憖遺，以長已。某等仰風，悲無所詞，同官之誼，用抒哀思。尚饗。

博山縣重修彼岸寺記

乾隆五十七年夏四月，予自縣城抵後峪村，鄉民宣講聖諭既畢，村之耆老廿餘人，延予于佛寺少憩焉。因相率以請曰：是寺創金大定二年，敕牌彼岸院額，歷明成化、嘉靖間，凡兩修，後亦有所興葺，皆無可推紀。惟前己酉歲二月，正殿傾頹，吾村衆謀，共掩的安上趙莊夏加爵子窩町良莊東城城鋪窪掌諸社，及寺僧住觀，勸募營造，迄今歲正殿工竣，而公適蒞此鄉，是當有數，願為文著之。方是時，寺尚有他工築，意其需月日為之未遑也。未幾，予被勸緩去，勢重不暇以為，而民請益力，閱歲矣。予移館亳州，村民復踰鄉人之行賈者，致書速予，約必獲文以歸。予于是不可以無辭，乃為書。其與役于五十四年十月，建設正殿五間，其基宇壯闊，安麗峙然，甲於舊鄉中。奉佛像三軀，金漆丹飾之工，窮極殊妙。又前為寺門一間，又相基於後院，建西廂三間，閣窗以望，遠山翠峙，而衆泉流瀉還縈紆，析以北注，予故嘗注息於此，自稱其勝者也。嗣又為東廂三間，與西廂對向，重遠之鄉民之口，予不及見矣。計其前後營度所費，積錢至三千餘貫，而為役凡歷五年始竣。實于爾鄰鄉積儉，互必委諸典司者，不敢以絲毫動有濫，以卒畢其願。夫其難亦至矣，雖然，由茲道以日增節其所自餘，悉力以治其所為生，其於成己之室無難也。顧不此之為，而僅為焉，是殆也夫。故為之記，俾知能返所自為，以樹其前文之鑒，俾識諸石。五十九年夏四月二十一日。

存雅堂文序

予初舉于鄉，辛卯會試，在場屋聞人言，太倉陳君寅堂文，決其必為選首，是科榜發，君顧報罷以去。後十年，君成進士，予幸與君同榜。又十年，偶選，君得山東之鉅野，而予亦官博山，皆牽于職守，未暇得一聚語。及予被勸將歸，始識君于濟南，閱歲，君奉檄調入闈，予復獲寓牋下，乃幸以朏讒過從于是，相與款甚。君顧不鄙予之闇也，間出所為文授予，發而讀之，蓋君于斯肆力之勤，其旨在于詁經，所適與其所糾結者，為之申證明之，皆借四書標題，欲以諷誘學者，故予觀君之文，綜六藝以繩合于古立言之旨，納義疏也。凡近文之破壞乖體，其初病也疏宂，及其變而之乎撫賞，則又務為穿涉雜糅，牽從譎遇，希合時趨之尺度，故其敗也，亂而無緒，君所謂以存雅標其端者，其亦有慨于斯也歟。予故以君之因文教弊，微旨所寓焉，為發其端如此。乾隆六十年秋七月十四日。

潭西精舍送桂君入都序

曲阜桂君未谷，前與同人舉修潭西精舍既成，閱二歲，君將大吏保舉滕民社之寄，行且入都以去。同人之審君者，更相屬會，迭飲餞于斯。君意之樂甚，既又重惜其別，復自他所移而寓焉。于時人益趨至嘉就，其好事者，強君引書大字，雜沓紛聚，至攘腕掣肘，終日叫囂，君顧不忍違逆其意，為之各書一紙，已乃舉杯自勸，如是者累旬不休。夫豈亦有所甚注戀于此，未易懟遣懷邪。雖然，君子之學，以經務也。韓子云：士不通經，果不足用。今君方蘊所學，研篤不衰，垂暮始出以為世用，則時而寄跡于此，適也自適，未可與終君之業，則君何為不去邪。君之去，既卜以今歲七月九日，畫其行次居京邸，不過半歲，近或至三數月，必當以之官所，則彼方之民，或有翹析未追，謀居者乎，士類喁然所翹企，而迫不能自謀，毋亦有走相謁者乎。君顧為之，以處以安，以應其求，勉終始焉不倦，故君進精舍而行，非自失其所，其所待與君而獲所者，為兆此矣。乾隆六十年歲次乙卯秋六月二十七日。

益都金石記

今皇帝二月，山東督學使者儀徵阮公，編錄此方金石遺文，屬益都段君赤亭爲之搜採。君既任其事，由泰安抵濟寧，又折而南，至于臨朐沂饋，往返千有餘里，所至披榛棘，攜拓工，手拓數百紙，及繼前人未及收者又數十本，輦致以歸。已而自出平日存錄鄉邦遺刻，錄有成書，上之阮公。公悉命採摭，不沒其實。嘻，君之于斯道也，僭所謂性而好之者歟。君藏蓄稍兩世，多獲遠方異本，顧未暇校讎，而區區掇拾，僅及於此，殆毋已近隘。然予案君之致力，必先致于耳目所易及，是其用志也寡，其爲徵信也不誣。故予于段君之書，必其無漏焉耳矣。書所錄，起于魏齊，下逮金元，彷其碑之尺度，存于何所，然後識之傳志，詳附而類引之，蓋如古史家廣記備言之體。故予謂君之厚于鄉也，不遺其實，俾文獻有所寄焉，以勸來者。嗚呼，此君之志也。乾隆六十年乙卯歲秋九月十五日。

馮厚之壙誌銘

余乙卯三月過清化，得吾友馮君魚山寄少山氏札，述其冢男厝死之戚，余感而欷泣。久之抵濟南，乃以疏慰君，凡兩通，皆未報。聞今歲四月得君書，又丁贈公艱，扶服南返，因欲舉冢男之柩歸葬某原。先是壬子冬，余罷職來京師，僦舍與君寓廉州館同巷，朝夕相過從。而君尤善談讌，余每至，必命二子環立奉酒，闌燭夜分，猶歛能去。雖君他出亦然。于時君冢男年二十矣，與弟士履，雛音後先，要余書書數斜，或不終幅，爭弄當不忍棄。其後余歸里，値假歸摩親余行，立移時不倦，意獨惘惘。余既行且數日，思之尤憮然。然惟嘆賞其天性，喜老成，知吾友之有子，必以世其學。今獨奈何殀矣。君凡致書，私慮不能逢覺，郵遞數數寄余。余讀之，因以知君遭遇之艱，及冢男之賢益詳。方其幼也，離繈縲學步，即知自持，衣履整潔，未嘗遂險墮。逮祖考天巖先生尤見憐愛，出入必偕自隨。乾隆己巳，天巖先生奉檄委署臨高學事，臨高僻險，由陸道過迂難行，先生故有壯懷，嘗慕古畸人汗漫之游，即治裝繇省會遷上海，船出虎門，浮大瀛海，舟逆浪上下相衝激，從人悸無色，時惟君冢男與俱，獨正襟兀坐如常。先生旁睨則大異，撫其頂曰，孫果不凡。倘數歲，復自里門隨侍抵天津，入居京邸，更思向學，習繙法源寺通數經，悉舉大義，偶成小詩，亦清嫕多致。甲寅某月，將就婚于鄭州，君爲行冠禮，禮成，引謁鄉先生暨都下數鉅公，皆稱佳士，於其行多贈詩寵之。君冢男意願不自適，及行有期矣，跪啓母曰，兒獨介不堪爲宦署同人贅婿也。母強慰藉之，因嘻嘘再拜而去。成婚數月，患臂瘍，醫者投藥誤，遂漸劇，以卒。實生于某年月日，其卒某年月日，年二十有三。

葬以某年月日。名士號、字厚之、廣東廉州府欽州人。配仇氏、河南鄭州知州鹽山仇君汝瑚次女。曾祖考諱經邦、州增廣生、贈儒林郎、翰林院編修加一級。祖考諱達文、例贈奉政大夫刑部河南司主事加二級。原署開建、陝高、花縣儒學教諭、候補訓導、父敏昌、刑部河南司主事、前翰林院編修、即余至友之一。向所推爲馮君也。君初聞冢男疾篤，命季弟贊谷走視，不及，哭之慟悲無所訴。至是以余視君冢男有父執之誼，又相知爲悉，遍屬先期爲銘。余忍不銘以重君悲。銘曰，

生也材，命也促。嘉婚成，室息獨。天乎天，嗟何酷。

嘉慶元年秋七月十五日。

董審巢明府循政詩序

乾隆五十七年夏五月，審巢明府謁選京師，得汝州之魯山。既奉從事，來抵官所，不旬日，積稔縣之譌劇難治。爰爲首杜誣訟，姦黷息萌。雖體民瘼，傷若膚切。凡諸先後所爲設施，悉由神明內斷，視他人跛蹇腐瞶，縮縮不敢肩任者，身輒勇爲之。故視事三年，闔境旁敷，民用輯睦。于是筆士書紳，走相聚謀，所爲敦務鋪之誼，具疏明府治行，昭顯在人耳目，識于心膺者，乞予綴而文之，予爲系之以詩。其詩曰，

仡仡明府。乘咏於關。厥初屬縣。思綏一方。及成進士。服官魯陽。曰撫百里。寄命敢追。維時魯民。板籍失貫。里胥詆欺。黠猾瘦竄。比戶囂囂。役煩莫察。乃剔其蠹。迺釐迺畔。孰忍無良。尙或予懸。三鄙所遵。寃洛斯程。冠蓋繹繹。旁午將迎。思欝永書。置騎踐更。民不病厲。往鑪而耕。瀆濊梁崔。藪利之藪。石炭連連。量不計斗。鑿地陶穴。蠢蝡盜守。誘彼貪皆。莫問誰某。鞭驅驚趨。綵繩羈扭。納諸陷阱。累歲月久。仡仡明府。獸相冥闢。痛斯塗炭。心焰以焚。召呼伍伯。其走飆雲。衆驚指目。羣來何神。公來戾止。首發其伏。夷其窾垣。顛其苦屋。執其猾巢。其巢殲觕。敝尻靜縛。備叢楚毒。羣喜而狂。奔相告逐。導公相穴。左右擁扶。公走下瞰。皆歸愬呼。汝實疾出。汝出其蘇。爭趨下迓。引袖嗚咽。攀援扶擁。投地若俘。衆公羣拜。張目睢盱。公曰徐之。汝勿飲泣。汝出汝實。遲則曷及。公曰徐之。汝歸勿急。周以食斧。易衣一襲。其衆讙呼。羣羣載途。約瞻公庭。衆報公勳。公遐開闢。寄訊汝饑。吾職司牧。而衆吞饕。我滋伊戚。戚戚如結。衆號且呼。公再生我。公以困顛。于衆顧左。乃躬匍匐。頂覆束纏。蹣角頓顙。于公之堂。瘦若枯腊。牽挽攜將。其色孔羸。其容恨恨。且行且嘯。惟公是留。

非公是望。寄魂他鄉。仡仡明府。果哉爲政。尙擧廢典。疾于傳命。是盤廟學。巨嵲穹崇。既成斯考。落止新宮。子衿來舍。奐美攸容。師儒用式。以莫不雍。靑嶺之顛。泉陂之陌。拱木氣佳。惟次山宅。捐置墓田。享則來格。尙節懷賢。俾後無斁。公時少憩。恣意墳典。爲古文詞。雄直獨遣。感篆華士。式壽爾閲。微言考信。溥德用申。仡仡明府。邈矣莫倫。昔元紫芝。宜于此邦。配食縣令。歲牢羊豕。仡仡明府。來繼其武。民之賴之。爾庇爾宇。民之懷之。曰訓曰撫。我作是詩。以代風謠。庶其采者。昭示官寮。

偃師縣知縣王君行實辯略

君姓王氏。諱復、字敦初、一字秋塍。浙江嘉興府秀水縣人。曾祖考諱某。敕贈承德郎。內閣中書舍人。祖考諱某。敕贈承德郎內閣中書舍人。晉贈奉直大夫、刑部廣西司主事加一級。考諱又曾。辛未車駕南巡。召試入等。賜擧人。內閣中書舍人、甲戌成進士、官刑部廣西司主事。著有丁辛老屋集行世。配吳宜人。先卒。繼陶宜人。生二子。長諱某。君其次也。乾隆二十六年辛巳。刑部棄世。君年十有四。居喪毀瘠。杖不能興。弔者感歎。初刑部官京邸。不爲生業。日偕諸老宿以文酒自娛。及引疾歷游匡廬。出湓浦口。登大別。返棹邗上。久之病且卒。貧無一椽。用遺後人。以故君困甚。乃走揚州。依府教授金君棕亭。棕亭奇其材。數爲稱譽。商某慕之。延于家。君往來歸省。搏縮歲所入。進以奉母。母卒終喪。援例爲國子監生。應順天鄉試。考授主簿。職銜對品。改捐府知事。時故太子少保兵部尙書、總督兩湖畢公鎭陝右。上謁一見。即大相引重。要置幕下。既而奏請留陝西試用。越歲乙巳。移撫河南。仍奏請隨往。又以改撥河工委用。君于是署滑縣丞。及鄢陵、臨漳、武陟諸縣事。實任武陟。又一署考城、尋調商邱。吏議解任。引見。得旨仍以知縣用。既署臨潁。遂授偃師。視事幾三歲。遽遘疾以卒。君初客西安也。畢公方致天下士。士得依其幕者。皆稱奇查。君既爲所嘉。從左右益習掌故。凡奏疏簡牘。會移往來。札致四方諸耆碩。發几冀盈。悉以委君。君應手立辦。又因檄視各縣。屬所至登臨。歷覽終南太華之秀。屬思益破絕。歸以奏記幕府。莫不歎異。及隨畢公至河南。歲時防汛。更曉民隱疾苦。其視急人之急。惕然如恐不及。武陟瀕運沁水。夏間橫溢衝激。木欒店儲

桂壺傾圮。君爲竭貲振贍。及調商邱。會工次告險。避溺者惴息羣聚於道。君身馳騎奔視。相機指趨。立督役夫搶護。四晝夜始稱保固。積二年去官。再起署臨潁縣。縣西北潁水遄折流入界。甲寅六月浸漫自風狗灣下潰。夾道鍋㸃任王諸堤幾百餘丈。旋築旋決。君莅事。廢寢食。窮方興之工不效。會有言舩勝爲祈禳計者。君覆納其策。積誠致禱。捲埽驟下。迅若風飄。須臾覆土墳起。溢流爲卻。于時衆力齊擧。讙呼稱神。最後官偃師。環城舊堤。歲久頹斜不治。前知縣滿洲鼐君德。諸城王君乘緒。踵事修築。迄三十餘年。中遭淫潦泛溢。伊洛漲堤者再。水退。人輒偷息。長吏又莫肯倡役。居者病之。君至。尋覽地形。起白虎堰。迤次迤歷。凡築一千九百二十六丈。頂寬丈有六尺。底闊五丈。增新土十萬一千九百四十五方。較舊工四倍其數。望之屹如連山。賴君勤劬督作。役無曠偈。盧邪繇呼。聲徹十餘里。不六旬而畢事。實嘉慶二年三月某日也。先是在商邱。君冶檄赴省會數日。縣民韓士魁與部繼文鬨訐。已解去。適許名揚適至。更鬭。繼文忿相揕。繼文老不支。仆地遽死。名揚證佐厚證士魁。代蒞治者卒不能明。君歸。反覆推鞫得情。由是士魁獲釋。其莅他縣。尤爲矜恤。多方曲折。冀以全活疑獄。後覺坐此自累。臨漳姦民號震卦教主林進道等事發。大吏屬君即訊。君視諸所詿誤牽連動輒千人。多分疏其可原者原之。及部覆議以失察降免。若殊不自悔。其天性過于仁如此。君凡爲縣。興學崇讓。喜延接士類。數與談讌。款曲各盡其意。中有貧不自謀者。周恤尤至。其才而異者。亦必振成其名。與人交。氣誼相矜許。力爲伉俠之行。緩急所投。必傾力從事。不爲齎縮計也。故舊遠來過從。必主君衙齋。竟日流連。甚至夜漏過半。僮奴私切切耳語。君顧樂之忘疲。少

爲詩。長益工。篇什不自收拾。僅存編刊。見與會英才集。凡四卷。更裒前後所作。名曉嵐軒詩集。又八卷。嗣一卷。著偃師金石遺文補錄十六卷。君既病。尙輯劉康成氏遺書。敘五經異義、箴膏肓、起廢疾、發墨守、鄭志、共若干卷。比是書成。君顧不及視矣。今歲春。君遘疾。入夏漸劇。綿幸漸有瘳。七月中。畢公薨問至自湖南。君一慟隕絕。既蘇。家人強慰藉之。益怨怒感喟。遂致不起。其卒蓋以九月二日。年五十有一。配吳孺人早卒。生女二。皆字人。未適以殤。側室張。生子二。娛生、聘同縣徐君錫昌女。棨生、聘廣東廣州府糧捕通判江陰居君女。女二。長字臨陽縣知縣武進徐君書受長子。次幼未字。嗚呼。君以孤煢子立。起膺薦擧入仕。敬磁不懈。況瘁終致。所在有聲績可效。是可風也。已予前哭君之喪。嘗其兩孤弱不能述君事行之群。予與君相知最。故輒即己所親見及專事在人耳目者。略著於篇。以俟君海內知交探撫爲銘。以圖不朽。

王明府輓詞

維嘉慶二年秋，秋廬明府既卒於官，縣之人士，匍匐走弔，靡念無以寫哀，屬予爲述其誠。予嘗與明府相過大梁節署，迄今且十年，頗能道其蹤跡始末，及其歷官所在，治行之實，故不敢自哭以私，而舉衆心所悲，冀莫能終忘者，以見乎輓詞曰：

嗚呼已矣，沈淵窮從，惟古遺愛，無奄告終。昔我明府，系跡侯荒，繼序名父，寔有家風。挺生自直，弗麻披蓬。蔚然高標，秀起江東。初歷維揚，蓄材之府，登教授門。（[illegible]）觀遊得半，教授奇之，珍逾璜琥。嵩登平山，望准極浦，引興長吟，虹飲氣吐。時維年弱，其氣已揚，謀食假館，館於鹺商，資其歲奉，歸遺肯堂，負米百里，古賢以傷。明府樂且，曰嗟不逾，陶母顧此，亦樂末央。悲哉陟屺，胡遽云背，禮戒滅性，莫防哀毀，晷無少遷，明府輿還，終營墓田，疚心孔痗。四方有行，維谷進退，庚子仲秋，試京兆期，嗥然行過，幽鬱以思，命舛報罷，莫伸其私，覺去不顧，歲之委爽，慨歎裁吶，鬱鬱負奇。維時畢公，開府陝右，秦俠設士，咨留館奏，魁奇雄俊，舉羅在宥。潭潭幕府，嚴嚴禧臺，士爭求容，執甘予後。明府區區，造謁稽疑，公履出迎，傾目坐人，歎茲翹秀，寡比刈薪。繼而入告，名徹帝聞，曰爾其廬，錫昇臣鄰。公拜稽首，引參吾軍，歷官諸曹，滿試即真。會逢乙巳，公來移撫中土，駐節大梁，又偕與俱，遂村之遇。明府其殊，我聞自古，時流晚達，遂夫腐翼，脩尉身脫。明府此來，鞸鞸見末，受任民牧，思哺祖粥，民之盼之，身以待活。初試于縣，鄢陵臨潁，更攝武陟，遂專此域，縣經錯若，刃厲發硎，廢緩民病，篤厥膏肓。沁水潰溢，災黎告傷，木幽橋折，十月無梁。明府捐貲，惠成一方，世爲東里，爲鄭之良。調理商邱，韓岱劇縣，濱河於役，防綿歲歲，商旅報險，拉鑱暴殿，河伯效命，民居永奠，終韓吏議，去而見思。再起服政，莅我偃師，亳壤土厚，俗樂恬熙，明府安止，曰予才宜，撰斯螟蠹，絕是繭絲，閉閣而理，執恕予豚，亦逮飢寒，嗷嗷惸獨，明府焦目，必果其腹，蠹也何傷，于恩實沃。子衿之秀，士則孔多，中歲進退，屢構艱軻，殺之拔之，拔諸等科，蒸腐出菌，瑤璣生葩，推穀待士，豈滿邇遐，厲飆蕃蔚，屏我邦鄉，肇自河曲。（王君[illegible]）愛有蕭城，（王君[illegible]）明府繼之，足繼三王，始起大役，衆謳菁薊，明府曰止，毋我朋誠，久則屏息，更樂觀成。云何其吁，奪我惠人，豈弟有相，生竟不辰，染疾羸羸，隕聞執司，神朝輝之哀，移於洛濱，鑒兮儒來，陰福我民，敬致薄儀，永慕弔申，嗚呼哀哉，尚饗。

偃師縣東關新修觀世音堂碑記

乾隆辛丑春，張道淪張士禮以其先人與諸同志者，倡所經營東關之觀世音堂，而疏其事之本末，來請余爲之記。余諾之，以病未果也。適予多又以事走京師，乃因循逾歲而成。初康熙五十年，上蔡尼明福者至偃師，李君作楷，覩尼頗修謹，延以住持是堂。於時堂蓋久廢，而其室宇垣基皆設以頹剝不治。明福旣棲於此，則手持鉢日轉乞民間，凡十餘年，攢攤微細，有得輒記，遂斥所餘，修殿宇及拜殿若干楹。比成，又念是院之設，未有山門，盧不足以張大其基，乃益自儲蓄，欲獨有所興造。會雍正十年，明福病不起，竟抱其志以卒。時李君已歿，子希紳者，與張君琛同發其篋，得所蓄物若干，悉易爲錢，轉以假貸於人，久之計其息將羨餘矣。張君琛者，以己力度有所不勝，更偕張世臣、劉瑞年、韓崇孔、成振宗、李懷知五人者，日共爲之，以其貲置香火地十餘畝，建山門一區，再於院之西偏爲僧舍數間，凡諸所爲，皆再蹶再起，而不幸悉圮於水，蓋乾隆二十有六年七月十九日也。此數君者，慨然益不能置，相與勸勉，披攘復講，殿一小楹，周環以墉，暫爲棲身之區。又至三十五年，改建殿三楹，拜殿三楹，又附修韋陀殿於其殿之前，然後訖於四十二年，告諸鄉人，出貲從事，乃以落成。嗚呼，始與爲是堂之基者，暨與方丈委棄荊榛，日即於榛蕪瓦礫荒翳之區，亦已更十年之久，一旦復欲強起而新之，其新之者，又特畳然一老嫗浮遊而至，既無與居人相習，及其所自爲也，亦非有殊絕之能，恢奇詭怪，足以鼓動群愚之術，然持其所與自儆誡以行者，遂由纖悉之所蓄，以銖寸纍積，積日而累之，使夫後之賢接續引以起，乃有所藉以奔走倡來，莫不忘其歲月之勤，用訖於戎。則凡吾徒之振敗起廢，欲持所用以用于世者，其可以興矣。張道淪於琛爲從子，張士禮於世臣爲所役子，皆知推不沒人善之義，以述其親，尤宜書者也，故樂爲之書。元默攝提格之歲，余月一日。

跋

右授堂文鈔四卷。國朝武億撰。按億字虛谷。偃師人。乾隆庚子進士。官博山縣知縣。事蹟具國史儒林傳。先生以名儒而兼循吏。出宰百里。疑將大有所設施。顧緣事被劾落官。中年奮志以歿。洪北江嘗輓之云。降年有永有不永。康吏可爲不可爲。亦實錄也。今觀是書。如釋甲一篇。奇博宏深。足與卷施閣集中釋舟相彷彿。其餘雜考證諸作。亦正不減王西沚、錢竹汀。近時錢氏文獻徵存錄。采先生論周禮及與黃小松書兩篇。特一鱗片甲耳。考儒林傳。稱先生之學。皆稽之經史百家傳記。旁引遠徵。遇微辭輒剖決精蘊。比辭達意。以成一例。此集如漢制六馬考、古鄭鬩處留辨、古玉圭圖說等篇。皆審礭精詳。持之有故。鑿然中理。至書白鶴觀碑後、漆灢瓦當文字記跋尾、遊眾縣石窟寺記、偃師金石遺文補錄序。則又抉歐洪之秘奧。軼都趙之鑒裁。誠金石家所當奉爲圭臬者也。顧余獨疑先生治縣有聲。循良報最。又嘗管故相和珅家僕。氣節凜然。而集中曾無一語道及。即至文移讞狀之類。亦隻字不傳。乃歎其善政得民。仁心及物。初不屑釣譽沽名。又豈世之嘵嘵譊者所能企望耶。是集爲吾鄉趙泗川大令所刻。大令名希璜。長寧人。嘗任安陽縣知縣。所刻有黃仲則兩當軒詩集及是集。今兩當軒集番禺許青皋茂才、順德黎召民京兆。均嘗重刻之。而余叢書將成。適得是編付之梨棗。竊謂先生之經術。仲則之詩詞。在乾隆中均推巨擘。而一刻再刻。俱出粵人。亦一段翰墨緣也。至原書本有趙大令序。惟舛謬過甚。今輒刪之。而附識於此。光緒

乙亥立秋前二日。南海伍紹棠謹跋。

儀鄭堂文

孔廣森撰
阮元敘錄

儀鄭堂文卷一

曲阜孔廣森撰　清　儀徵阮元敘錄

孔廣森．字衆仲．號顨軒．孔子七十代孫．居曲阜．乾隆辛卯進士、官翰林院檢討．聰穎特達．曠代逸才．經史小學．沈覽妙解．所學在大戴禮記、公羊春秋．尤善駢文．沈約、庾信可與其爭．錄儀鄭堂文二卷．

武成頌

臣聞在天垂象．金精耀參伐之旗．惟聖誕時．雷豫習行師之慫．軒皇制銕．先誅赤水之征．唐后乘營．必討苗邦之暴．亦有周官薄伐．近在太原．殷武裒師．不踰荊楚．而三年有賞．易已象其成功．千里來歸．詩尚歌其永久．方之今日．聯得而言焉．欽惟皇帝陛下．秉武三竹．撫棱八表．銀甕拓地．金虎開閫．建木以西．蔥嶺萬里．長楡而北．列障千城．象載形方．規矩上黃鱗之墻．銅街闢鄉．呼韓朝白馬之盟．雲呂十旬．記里之車合軌．鞮胥九譯．嶽嶓之史同文．幽遐畢屆．其梯杭．泰遠咸歸乎幨轄．禹功不到．西流自絕於朝宗．梟性難馴．東徙仍迷於萬壘．乃有兩金川者．雛介游魂．大孫餘孽．化殊天外．狼梵塞以稽誅．俗遠華中．比夜郎而自大．粤在卯辰之歲．曾興戊己之師．若以投戈．許其枝木．恩寬叢社．未封武觀之鯨鯢．榮假分符．俾綏危山之魑魅．而乃狼心反噬．鴟義矯虔．不恪兩階之干．自投一面之網．促後土司索諸木．負阻寬閬．邈遐難復．豨蛇薦食．壓及於鄰．蠻觸尋爭．漸逼於內地．摧拉土司．併格桑與歷比．離本猾生．外順內逆．每

惟駒支之詬．高與陛制．擯詢句町之仇．議者猶以天險不可升．鞭長莫能及．樽對修戎之日．亦鑑前篇．鑰山合玉之年．非無後至．文臣膽決．請罷守於珠崖．哲后沈幾．命洗兵於玉壘．蓋以王鈇威遠．睽矢勝殘．保大定功．有征無戰．三辰所照．雖亭毒而或遺．九伐無私．孰恤離而必討．於是發軍城郭．簡銳微盧．闞虎朔鋪．人問沈黎之罪．路窮夜渡．衆爭敵愾之功．師出一年．月闕三捷．併格桑棄地而遁．小金川全境以降．然而虎負嵎闕．困猶思鬬．鷹棲韓土．飽即背人．此則因壘之師．所以勞其再駕．渡瀘之役．必將示以七擒者也．皇天子戾暑思賢．綸幣策將．重懸門之命．寄專閫之司．爰以阿桂爲定西將軍．豐平受律．光畢料其成算．表相視師．淮蔡闢而悖魄．若乃隆衛弗萘．旗鼓堂堂．剪韓燕弧．雕章蹋轅．索倫驍張之卒．吉林超距之徒．八旗試弁之倫．六郡良家之子．轅車百乘．挾風隼以騁驕．笞矢三鑣．怯雲鶻而墜影．庚鈴制勝．九天九地之兵．甲帳懸符．四正四奇之陣．再舉美諾．一歸荒陬．執彼妻孥．降其部落．月氏已死．漆函傳飲器之頭．徼側營俘．騂騎致犧銅之鼓．惟是逆酋索諾木．連雞失執．知必及於天誅．鋌鹿已窮．猶恃其地利．瑣山列柵．背水施碉．營螳臂以當輪．網蛩絲而結衛．羊腸西轄．自回九折之蹊．牛尾東來．未鑿五丁之路．崿凝陰阪．經炎夏而不消．日遠陽關．積漏天而生瘴．我師長驅渠答．直冒槍雷．指揮則屋瓦皆飛．叱咤則丸泥失險．危城折箸．械九設而九攻．壯士乘墉．布再懸而再斷．文淵負羽．獨進壺頭．十載裹能．覯輪劍閣．遂以去年八月十五日破勒烏圍．戈矛照月．鶻鵲之隊獮雄．旌旆生風．鴨鶩之聲盡亂．斯時也．天子方講藝蝲坳．修文虎觀．咨儒官於劉向．遺謁者於陳農．羽檄星馳．盡下五申之令．銅籤夜警．仍披二酉之編．豈非天亶聰明．聖兼文武者與．剌耳崖者．軍道之衿喉．賊居之窟穴．地稱巖邑．山挺石林．孝子竄而旋車．元侯行而東馬．六師併力．五尺路通．道古攻其東南．亞夫備其西北．九重籌筆．乃懸御於氏羌．三師宣猷．更分功於郤、范．狼弧氣肅．彉弩先飛．箕壁星高．火輪其舉．進攻黃寺．霄譬其祆神．壓獲姨徒．係繫其母妹．我氣方銳．破竹無頑刃之勢．彼力益殫．鋸木有丁衝之急．幕危燕散．鼎沸魚驚．方陳縛主之求．始請吹莞之罪．今年二月四日．索諾木兄弟就俘．治囚脅從．誅獮填服．金城上奏．七朝遂於長安．都護飛書．五日開其吉語．悉蠻執訊．露板聯成．比赤鶩報堊之時．當翠蓋巡行之地．勛過獲嘉之改縣．事同聞喜之名鄉．皇上展謁兩陵．奏薦七廟．靈臺上祭．即陳丹水之功．畢郢升祠．自兆素鱗之壓．善歸聖母．敬上徽音．奉慈聲以豫遊．遵翕河而良對．杏花萬葉．被省春耕．茆水芹宮．式迎秋綰．太山玉策．探瑞算之無竆．曾殿金絲．告武成之

有截．既而赤融效職．朱陸移蹕．襄城迴訪道之輿．巴僰振凱旋之旅．條侯之屯細柳．擐甲胄以來朝．獻俘之在臨雝．降乘輿而親勞．然後有事宗社．大獻馘俘．秋官請讞．夏卿執鉞．戒彼裝留之實．廣我通徹之封．秬鬯青圭．來召公於漢郡．總珩赤芾．拜方叔於新田．李、霍勳名．成開東第．鄂、褒毛髮．並繪南宮．雅奏勞歸．軍容譁劍．玉關偃革．紫塞銷兵．鶴膝羊頭．仍入闌錡之庫．龍文蠖子．散歸仙掌之山．雖復金椎璞來．樊侯鼎出．冠軍絕幕．刻石字於狼胥．博望浮槎．控河源於牛渚．未若殊鄰莫朔．荒裔古風．寶布時供．賧錢歲納．冉駹邛筰．交輸流沫之珍奇．僸佅侏離．盡聽提官之謳詠．是則豐京王會．列三臺於鹵羽之中．洛水明堂．朝九采於應門之外．不假衛鉤之后．載十一征．豈惟通譯之邊．餘四萬里．赫赫乎一人之聲靈．熛熛乎千

古之盛事，綜茲經緯，可咸五而登三，勒之簡編，將襲六而爲七者已。臣忝列鵷行，粗窺豹管，聞西戎之耆定，均慶於並天，念東土之瞻光，感榮於私淑，懷深䲭尹，語籍揄揚，雖不工於文章，尚漸朱鷺鐃歌之作，庶以載夫功德，亦附白猨槃木之餘，謹獻頌曰：

於鑠上聖，奄有下矩。象寄柔通，龍沙即敍。奇幹善芳，肅慎文砮。東漸日觚，西底月戶。孰敢不庭，齊我齊斧。九姓內播，廿年外侮。甚鐵大邦，侵擾西土。邊吏上言，宸居赫怒。秉節調牙，發號徵虢。桓桓定西，國之彌禦。總領戎旃，師千貔部。胥曳從行，白徒東伍。有貔斯虞，其矯如虎。署道披圖，指形聚黍。裂彼右肩，斷其脣輔。爾險何依，爾遺何估。縫革衛韞，耶韞飛炬。彼易擅鏝，勵若摧腐。羌戎帥醜，刖耳是聚。井底困蛙，穴中窟鼠。五兩振威，重山夷阻。季母既銜，精夫亦膂。戎庭分犂，苗人安撫。紅旂之捷，羨行在所。讓德於天，告功於祖。大武承謨，遠孝纘緒。吉蠲上儀，甘露有湑。璒册述徽，璇宮秩祜。安鑾登輿，洪觴消彝。般贊協周，祈沈觀涸。水若恬流，登祇順圉。幡瑞佾宗，陳風誠緖。淑問西庠，祭榮東登。屢宗崇今，上儀稽古。飲至策勳，愷歌率舞。涛增三陔，緹帷重組。嘉乃戰多，慰我勞苦。昔奏釆薇，今歌杕杜。文相帷幄，武人樽俎。桀以旂常，申之袞黼。形繪雲臺，鐫垂銅柱。天語龍蟠，雲章鳳舉。紀跡峻崖，勒崇膠序。詞捐岐陽，典高岣嶁。乃闢南端，載升辰宇。蔡朵師師，徹行楚楚。右列作士，左班所父。鮮奏靈鍵，鯨鏗猛虡。備樂染鍔，尸鳩鼓雨。覲既誅，重巽式溥。復稅農疇，緩租國庾。化洽横舍，仁流圜圄。廣青衿員，赦赭衣侶。咸若春霆，澤沛夏雨。九塞清晏，四民安堵。唐平蜀道，周省淮浦。倘歸昌黎，猶詩吉甫。以今準往，瑣瑣何數。天錫皇帝，神聖文武。於千萬年，爲儀兆主。

上座主桐城姚大夫書

五月十七日，領到惠製儀鄭堂記一首，如來鄰騎，方窮寶玦之編，恐效津湄，遂化豐城之劍。雖陵題字，澳水屬文，敷喜奉持，回遑諷詠。去天三尺，未喻聲高，維極一句，定知處起。伏惟夫子大人，立言不朽，下筆爲經。受書於河洛之間，講學於濂伊之表。爲裁體要，二百年吏部之文，含吐風神，六一翁廬陵之集。乃若子山宮體，丁廙小文，因有類於俳優，倘恥爲於執戟，而廣森黼承談末，經示端倪，以爲湘水波瀾，稱言絕妙，春旗楊柳，無字可删，既畢斯闕，自覽其切，遂得粗知偶事，強附駢辭。乜日韓陵片石，免作驢鳴，樊南一編，積成獺祭。誰開閻介，即被雕朽耳矣。蝸角荒廬，蛇年草創，東鄰榮映，顧慚拙宦之居，北市囂塵，差遠小人之宅。然而方穢布武，廣不由旬，在陸疑舟，有肉似甓，雖開府小園，何嘗無賦，而長卿陋室，未必堪銘。豈意金壺副墨，石室餘縑，錫以題辭，光其棐几。入長公別集，彌榮三槐之堂，乞退之一言，便擬雙松之舍。竊惟校漢儒林，東京尚已，稱鄭先達，北海巋然。是以小已忘涯，高山仰止，低佪贊範，若見之牆，摹擬賢容，欲圖之壁。重聞命焉，曰姑舍是，賢者識大，不當囿以專家，古之離經，非徒尋夫章句。許君護案，何椽賫旨，雜聞之志，六藝之論，詎要道之微言，稱通人之鄙事。若廣森者，私淑於趙商張逸之間，徼揚於賈釋孫詒之後，旁寠夕樂，僅取多能，紙字由聲，惟資小學。上士勤行之道，本末俱闕，輦經搢紳之言，何曾晚定。若其溯高密之徽風，追不其之逸躅，足使冀州畔援，折敬伊人，應劭宏通，願爲弟子。二千石青綬，式馳馬以旌門，百萬乘黃巾，望單車而解甲。世無孔子，當亦游夏者流，鄉之宋儒，不在張程以下。是則慕藺相如之名，其去

猶遠，論孝威之傳，此志移狂，苟將叢彼箋疏，呻其佔畢，而謂著書通德，訓詁傳於此名，寫定峻堂，祝史尊其陳畝，扯在鄭公之學，謂爲豐證，祇訊抑幾董傳之徒，乃有步舒感陋，與因荀言提歸諸蠹各資騙無地，迫隔何年，起安石於東山，志今益遠，望羲和於前陸，心與俱馳。

上父執梁山舟侍講札

仰紆椽筆，俯賜楹題。遥紫七字之褒，愧荷百朋之錫。廣森問奇有志，捃傷十國，執鞭無因，龍門萬丈。極用裝之琳琅，軸以琉璃，馳實眾林，重齊紈之價，懸厓壁，知蜀素之珍。謹謝。

與同年林編修謝札

承惠永樂大典護葉紙，故府珍收，前朝遺製，比澄心於宋紙，殊鑑而於吳箋。杜武庫之芸香，初分帝賜，張茂先之側理，遂惠臣家，染翠匪輕，捧翰知重。謹謝。

謝人代撰詩札

足下才高倚馬，價重雕鵰，花軸之管一雙，江淹之錦數尺。僕路辭癃吟，拙如抽速，自觀藻咏，可切欽遲，復乞餘潤於懸河，分末光於鑿壁。孔璋多事，亦代裁書，安國少文，居然賦凡。所幸譽同璵璠，竊向秀之標緗，猶恐易辨淄澠，恢陸機之杼軸。謹謝。

戴氏遺書總序

東原先生姓戴氏，諱震，徽州休寧人也。學於古訓，言行可法，以薦爲四庫全書纂修，賜官庶吉士。春秋五十有五，乾隆丁酉五月二十七日疾卒。凡所著文章經義若干卷，叔父農部公先生之昏因也，緝而刊之，廣森嘗卹先生緒論，又感先生崇闡漢儒而不終其志，以殁，乃爲序曰：

緬惟樂遊講藝，訪太傅於石渠，元日談經，坐侍中於重席。時則玉羊既遠，金虎初開，著學官者凡十四家，說稽古者成數萬字。至若五星六沴之微，定君陽武；三科七缺之法，擘獄淮南。士苟通經，皆能致用。若原其授受，本胏參商，彼其世年未睽，且擱是以，顧之前師，沿之後業，北方戎馬，不能屏擺月之儒；南國存居，不能改經天之義。夫學有變易者，時也；經有顯晦者，數也。五君晚出，非漢博士之傳，千載相仍，殆鄭司農之誼。縱橫異說，則劉先天願倒，聖文悉更，後定特以庸儒炫視，易瓌黃宋，非明經原求青紫，但遵甲令，粗知帖括之詞，時竟庚言，詔彼先民之作。敏而好學，信而好古，惟於載籍見之已。若以梅姚僞孔，蔡謬愁宏云，壁下之書，猶有杭頭之字。古文一卷，祇出西州，小序百篇，舊名北斗。正譌攝謬，廢黃序而僅存。月采豐刑，遂赤用而已。槛乃或誤，撥伊訓滋元年正月之疑，強執周官，推五服一朝之解，皆之寧年，鄭出本自兩非，議瓜嚙由良無，一是是用，翻除假託，折衷群言，步驟五三，錄目四七，爲尚書義考，未成。成堯典一卷，又以要刪五際，尚論四家，毛傳孤行，是嗣源於卒妙，鄭箋破字，每毫乎於韓嬰，莫不假辭注文，以意逆志，誠古訓之所式，多識之所資也。雖其篇冠以序，擇焉不精，或云託諸西河，或云造諸東海，然制於貽玖，何必欲色之資，變辰罹賢，皆爲陳古之剌，爲毛鄭詩考正四卷，別爲詩補傳，未成。成周南召南二卷，什之一。人書局也，西京客史，从貢徐生，東觀中文，遂分庵禮。乃取忠而識誤，德明釋文，彈求家亥之差，則復鷹都

之宿。且相卷檢。頗有斠齊。削康成長留之條。退喪服嗣經之傳。爲儀禮正誤一卷。鄭斥粵鑄之篇。備選非職。宮茲基弓之教。首列巾車。九經九緯。營國有方。五溝五涂。夾水有則。命筵既度。遂知洛邑之朝。非梁宋縣。執辨修郊之夕。以圭建懸邪。南五等綜璜。槐里榜笮。推成劍設。大夫嫁女之器。未必皆具。單于斷漠之銘。何答盡僞。謚鑑之所甚韉。豢裁之所更羈。不可參稽。將無競爽。爲考工記圖二卷。古者冕服以祭。弁服以朝。祭則衣絺。朝則以布。常形迭嬗。制異於直方。縟色從裳。次分於績繡。周增舜帝大裘降袞襮之華。弁祿嫁玉。旒璪備丹雞之祝。繁成昭著。文質偏瑶。道學興而儒林衰。性理興而曲臺絕。齊秦麥武。貴誠稱名。般夏臣章。爲能考據。溯拼冰於積水。示祭海於先河。爲學禮篇一卷。冠其文集十卷之首。且夫一陰一陽之爲道。見仁見知之爲性。通於六藝之爲學。辨於禹非之爲理。謂理且蘊奋。則師智者得。謂學道窮困。則悟叔者先。豈有略知語錄。便謂知天。解斥陽明。即稱希聖。信洛閩之盡善。疑孟氏之未醇。其說落落。其見小小。詰樸鄭君生質之訓。蒐周雅教本之箋。所謂受中自天。秉彝攸好。孔提可按。漢學非此。爲原善一卷。孟子字義疏證三卷。大學中庸補註各一卷。若之學術。此其大端。賦說經有云。爾雅者。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虎闈小學。宋東陸而知喪。豹鼠奇鼯。不下席而觀古。故辨言之樂。對於三朝。首基之文。閱於五始。至於殊方別語。絕代離詞。皆轉註之指歸。亦凡將之緊緒。爲爾雅文字考十卷。方言疏證十三卷。書教有六。拔韶諧聲。叔重無雙。惟傳解字。若乃部分平仄。母別見溪。官象侵淺。羋夜之所自爲。天子聖哲。梁武之所不信。古人韻緩。止周權輪。後世音繁。實精引墨。君審其清濁。尋以源流。旁通反紐。發周沈之舊。開上協詩騷。探曲江之新義。爲聲韻考四卷。聲類表十卷。（先生文集。尚有轉語二十章及六書論三卷自序。此二種遺稿未見。）於是辨韻之餘。留觀百氏。研簪之下。雅愛三閭。以爲嫦娥訪女。近窈窕之遺聲。湘水芳蘅。樓荅之逸響。叔師註而未詳。挌附而不可。核之漢志。名從主人。爲屈原賦注四卷。自時人分散。疇人失居。九章中落。昧商高精矩之言。八線西來。竊師氏旁要之算。而耳聽下士。穴見小儒。不知五五之開方。輒薄九九之暇技。哨壺斗五。律管羅三。元晦以之存疑。季通以之強說。未知紀步。何能讀宅柳之經。未曉倨句。何能治土輿之記。爲九章補圖一卷。原象一卷。古歷考二卷。歷問二卷。昔趙商難說。先求五服之方。萇伯受詩。即沙七州之地。君由川能說。郡縣成周。酈元故籍。辭其餘襪。宜沕今流。條其絡脈。爲戴氏水經注四十卷。水地記一卷。直隸河渠書六十四卷。嗚呼。君之著書。可謂傳矣。君之見道。可謂深矣。向使志之以年。行其所志。下安輪於都房。授梯几於鴻臚。經宮未建。命曹褒以定儀。大予將成。詔宋登而持節。雖復辨卿訟闕。公羊未必能明。于璩移書。遂禮雖其體立。而太山郡將。北面稱師。上蔡通侯。西行受業。則何湯既貴。韜車方賜於五更。君上從遊。餘胑庶多於萬計。豈謂陰堂告岐。間石鐫名。一經之寫定無年。三歲之瓊瑰已夢。清明卷伏。長封下卦之陵。通德人亡。不待蛇蛇之歲。然而太元復觀。終遇桓譚。都養陳說。彌貸伏勝。鄭鄉絕學。僑千百載而重興。戴氏遺書。於十三經其有補。悲懷逝者。延佇將來。

王氏將治序

語曰。若金在鎔。惟治者之所鑄。貝云三品。見皆之列居前。國有六工。築氏之齊執下。所以激沈清濁。甄炯若良。蓋吏之有課。吏之有評。詩之有品。書之有斷。方諸大冶。厥義維鈞。則我更生。王君於是有醫治之作。

昔夫鵲居既遠。皇霄斯希。四衛消兆於冥造之初。六氣相攝於徵約之後。雖復桃弧春射。夭札猶多。荊盾秋毀。鍼砭路少。山是樞曳。百卉樹樸。秦軒后之威。消息三停。孝女發明堂之訣。入靈蘭之室。卽受奇胲遊長桑之舍。方開禁要。冰臺三歲。鍉刺九名。乞錄辞於開陽。駐頹顏於迷石。是以刑臣西上。降綸王而求方。世子南征。解纍瑜而探藥。然而青霞委蛻。卷帙闕亡。夸妄論禳。紀廟甲乙。自餘楚賦。鮮稱九折之良。不過濟翁。執曉六微之技。昔之視垣一方。見心六孔。長見察色。仲子觀豪。誰知生民。青知麟。龍門獨浸。何通關竅之經。驗六遵源內合。支蘭之藏。豈有循雞悔念。捉虎顛舒。狀檢落而非真。期匪莢而固驗。帷中十指。什迷婦寺之妹。曾子三淵。不辨權衡之氣。斯診脈者失也。適傳帝問。僅九術於茅蒐。開探軍濕。拯河魚於麥鞠。黃環赤箭。未錄樹杏。藥青黏路。存樊氏。而或僧偏枯之餌。倖假眩之瘳。憲蠟排以爲君。謝鳥頭而可命。必致以熱益熱。以寒增寒。心識分銖。非其能事。治鍋湯液。去之愈遠。斯庭嗣者失也。將謂上商少翁。倚於六六之紀。欽微加宮。制於五五之性。則七元處脈。孰司天其可憑。八谿蘊深。皆迎雲而未極。相如痟病。非皆腸作之時。作日孩瘖。何必宓季之月。王機且讀。秕亦容文。金匱年荒。已爲陳迹。循環勁柔。石溜仍疎。俯仰鉛黃。膠飾爻數。斯泥古者失也。晚有完素。嗣以義烏。損陽益陰。墜離升坎。靡溫中之味。先寫下之法。五分之數。奚施百濡之寒。乘殆嗟乎。森燠者生之徒。秋涼者殺之令。故楊泉有言。道家倘冷。醫家倘溫。今輒反之。使升明火化。絕於君主之宮。洒淅陰霪。寄於奇恆之府。懸方肘後。安望延齡。納斧胸中。將無伐性。斯見偏者失也。王君仁者愛人。學焉先覺。自垂絲髮。觥窺中古之書。早悟華琳。似飲上池之水。若乃萬金良藥。九部奇經。審投則於毫釐。候偶圖於尺寸。經竊濟北。便識才人。留滯安南。偏逢仙令。廣戲刪之術秘。欲記嬰巢。拾長沙之作。漏官明孫絡。徵其治案。已撰掛懸之車。推其神工。應籍撥熊之夢。且復論期樁非。比事之論。岐區復逆之詞。相級春秋之策。意規信史之傳。俞婉寓言之詩。以及嶽格四失。周官之所嚴。月爲千軸。索皇之所嗤。雖非收羅。於是法戒品趣。偏通流別。該該者矣。猶恐未士將受。攻乎異端。盡高陽之紀緒。昧河間之精神。死如可作。疑倚羅治之鴉。生不同時。尚有截金之悔。是則得匪何窮。狂泉不竭。有其匪論。質諸古人。

崇舍人吳熱河集序

昔嚴夫子有言。稽有五涉。其四。州有九游。其八。猶以聽覽所及。不踰自草之封。吟詠所役。未踰黃坤之城。亦有落梅驟馬。迢遞隴上之章。低草牛羊。牧勒軍中之句。錢歌自鼻。樂府黃醫。過肯家而想其甚。顧白楓而思鼓。鼓莫不即變風疏。聯辭蛩委。然而悲篇九月。寒草前衰。廣笛三疊。關柳易折。羈寄之情長。感慨之興短。唯殺之音多。蕩蘊之詞少也。瘦銅含人。負沈宋之才。活宙楊之職。紫荷奉鑿。紅藥當階。曉趨丹屏。夕拜青瑣。慰閣而儲。對雞樹而流唱。因將倚馬七紙。提蛇百篇。人詠如之。風世傳爲爾之文。炎熱河者。神明界局。地試陪京。其道路既遠。百都之外。奠其邑居。仍當五都之勝。國家備甘泉於淡氏。傷仁壽於附年。以爲堯皇游豫。必作宮於成陽。周王考卜。亦朝步於豐水。每中郢麗節。清明告風。乃蹕北麓。此岩

濟勝時則令人滿歲流連往復交關致且首途旋辰戒道房星在室箕風動衣天日姓姿宇宙觖朗仰臨宸居之麗俯察坻陬之廓得不揄揚歌詠祇和煙景者乎若乃屏巘臣天長波帶地黃盤動道之山翠嫣沈玉之渚令人極覽津委旁綜岐陳彼鮑邱之渾流問湍水之故瀆博望之槎萬里探析岷源太沖之賦三都參稽方志是則標賞一詠即注桑欽之經點林五言可備闞駰之記且夫摘雲之辭半树白奇衛霜之松寸煤斯見讀是編者其可以知古人之詩也已

儀鄭堂文卷二

贈秀玉采薇長離閣詩集序

昔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被容人于筵疑非無都荔之詞列錦宿于羲娥不廢荇杭之叙萬山少婦執越布以歌勞栢館貞嬪裂齊紈而歎逝豈之硯北盡金屋之奇才選入江東即玉臺之新詠女子善懷香蓮倘已則有通華省望淑慎閨儀南國新人東家舊姓十三織素二七裁衣淑潤爲下瓜年劍芳名于苕玉長言婉婉女師德象之篇好何流連吉甫清風之誦前身逆棄不踐陳泥他日椒花必多新製况復鸞綍左迴孔雀南飛歸小婦之高堂調弦錦瑟識上頭之夫壻絡棒青絲纖蕙夕而共香鏡照蘼而同影司容博物木兒女之多情內史工書作夫人之弟子斯又王郎天壤愧此多能居士桑榆羨其嘉耦者也若夫紅羅帳掩朱鳥窗開初成盟馬之妝自服游龍之彩補餘鸞鏡停鍼製就萊萸臧當當戶莫不語獠情膝歲輿候澀牙管一雙金缸二等斗凝謝苑挺飛絮于風前日出秦樓歌條桑于陌上至如雙聲疊曲十索名題陽羨新茶細書閨懼南安早栗故事疏來香沈水而郎歌爾雅絲而妾和西陵松柏便結同心北地焉支漏增香膝香叢叩叩是繫㨿之定情雖珮珊珊有鄭姬之驚夜笑非窺獄玉女爭投百篋之燒射雉珠旱始見三年之笑又如草生南浦梅下西洲孿子將離呼卿小別孩臺倦剁指五日以爲期雨丈情人比三秋而更遠道將紹緞破鏡連環背檢六眼文周四角闔成集上付叔寄婦之言徐淑詩篇不少

望夫之什亦或少君歸里對挽鹿車使光去吳仍借鴻婦漢水之平途七百江陵之遠道千三春曉青娥來遊嫦娥之色秋波白紋淵成九曲之珠是則七邑東征曹家善賦首泉肝纖衛女寫憂排亦詩也于閣情生于文者與然而莽生江上杏倚雲邊未免半愁誰能理遺重以諸姬滴郎永歎肥泉季姊歸飲先春駒歲芝焚易感蕙質何堪幾日飛龍祇愁藥店數聲別鵠忽上琴絲簟冷則損冷塵間吟箋則淋淋漓淚左思嬌女能無失母之悲班固佳甥應有閣神之作於是子荊改服文度多傷求故劍于箱簾獲遺簪于鏡檻紅桃麗字遺書河北之箋白蠟嬌辭偏識閨中之媛而或者謂結埼有夢卉玉凝仙三生雲錦逢臺已隔射波羅襪洛浦仍逢倘作異聞傳諸好事則綱程暗合將昔號勝之斑雖宛轉雄音盡人彩雲之事

〔宋敬小傳云。亡後正爲鵠其寄外八絕。自注門蘭歸去。凡例利東宮。管上界謫紫三百架。〇宋梅舉進士及第、翰林編修、今山東兗沂曹濟道孫星衍之婦。〕

丁酉八月陶然亭宴集序

陶然亭者都中士大夫比之周侯新亭之地右軍修禊之所或逆夫日則重席相邀將有遠行則百壺出餞僕至者歷矣然其弗能稱闇若乃主人貌重新封燕頷之侯賓客聲華將應鯤溟之運今日之會是爲盛與通政王公被羅之表儀稀附蟬之清秩昔九際不認六十硬行移並而願越之纓介子推樓閣之志高平第一聚米成山草奏盈千以穀爲几入陪玉帳出賛金戟會借箸以成勞遂居盾而書捷嵩河西之記室每開班彪淮右之銘辭無過韓愈于是從軍詩出盡識公孫絕塞歸來仍多貲客得以在丁之歲中卯之辰載酒來遊朋舊式宴斯時也漢與廉孝之科周上賢能之籍澤雲西北瑞表玉京竹箭東南聚斯瑤席嘉與會者五十餘人而應試者居大半焉他日一枝木桂半鏡芙蓉結衛同辭豹文共蔚則西園同記可當千佛之經東塔題名且紹重陽之飲庶幾賢主以爲美哉

送同年洪貝外朴督學湖北序

若夫兩重之眊八尺之竹雙瞬稱妮銜曲碧以前行三組在腰懷銀黃而夜道衆人以爲書萃豈書之所以自待者哉方教肄紀旋吻鹿資賢君以右輔之資奉南荆之使校文數千見士七十十識中良梁非貯徒春雁上作材成歸竹簡是則丹毫懸鏡青眯爲衡無偏無頗必誠必信者之所以自待僕亦信于者者某已雖然仲由夫子朋友乞言士會逆秦大夫贈策秦人謂楚僕宜有辭古者論秀于鄉敍序于術術學已人爾餘子于下庠綿未將興坐父師于左塾其後四科與孝首郡與廉野行術賓之禮朝貢論門之從故有弦歌嬉集依射桑弧令長乘鱸則山陰聚雨童年牧豕則嫮下聽經莫不學有師承籍爲士則三代以降兩京稱盛焉國家建立校官分行使者出彌一命坐領百城所以宏奬藝林贊齊流尚其誰彌至其任彌重今之學者爰爲至易之技工爲無用之言以詩書作地芥之媒比文章于芻狗之具治禮記者刪其簡習春秋者傳東之閣至于四書之外八比之餘授本不通其讀稱文罔識其訓不信班史乃傳章賢而司郡都習無王粲雖著紫陽講舍白鹿精廬鄉老爲師胄游受業而教不原于經言不期于古設云進士賦孤竹而未知亦有傳中間移鑑而莫對又況十室之邑一孔之生目不接于晉儒耳不聞于碩彥塾程枯莽若爲蝴蝶足踏鄭賈之籬疏黃劉之緘義也將使儒書翻習雅詁修明游者領于環林化緇碑

七十七冊
40A

于癸丑穎川文學能爲執俎之容蜀郡茂才解唱中和之樂以至樞失銜道幹吏估經斤識厥國家如何
諫然後六行之儒以道得民再適之選以賢取貴上不負天子樹人之意下不失先師延壽之風其皆於
君有厚望也與

爲朱楡仙姊夫撰蓬萊縣知縣吳君人驥堂上雙壽序

僕牧芝移輅宰嶼乘節凡百令長首識蓬萊問謠俗于枳棘之棲雍驩羽于中牟之界牛刀作樂盜我弦
歌魚釜來應袁弦銅馮條其政成東齊之冠宋紺雙諜其宗華西漢之治平第一每謝太中并譔生男著
石相之祠卓造名通有母善周官之學賢如吳君其必有自者也乃知芝房九秀並蔭靈根桂徑三條相
尋偵隱昔川莽蕩衡趙南郭之廬海滋多福新築西京之里平生幕府紅近池挐秦記文章詩餘鏤管數
名嚴挺五侯重其標枝歸傲芸館七部周其履箴而況彩春有楊萊舂相將夫人本探射之賢仲子尚辟
纑之義鎰籍記卿勵安定之禮宗獲隆徽言授王融之書學是以君家夜炬此日能銜入洛乘而槐垂過
河陽而花發惠班隨子即逝賦于東征張孟遊階方上壽于北第三心五嶽丙丁之極臘相輝二首六身
甲子之剝蔣侗少斯則瀛洲會茱長生之藥何窮壺嶠芸蓬扶老之枝自長僕今者杜陵男子江湖長翁
巳除放吏之嫌曾附同官之雅宜成醪白髖侑春觴易縣泥青魏留冬愛昔卿善騎周史贈言汝墳一章
海闊千里春花霧亂秋水鱸肥岫桂招人陂蘭戒養有懷遠道重寄望舄之飛歸去鄉園百歲介觴錯
之祇

書烏巖圖後

李侯吾舍人示廣森烏巖之圖而告曰余隨牒中銓須留上國乾隆既遠離咲彌揚輒復西風蓴菜相憶
巖居南陔開艸有懷烏哺圖所由名吾聞其語嗚呼仕非爲貧士各有志或三日而中臺有十年而東觀
傅丁方貴朱丹嘲揚子之玄張甲能先黃白潔王脩之治而況彭侯馬廄暫館賢人丙相車茵新嗔小吏
投光祿之版恥執公錢沃令尹之危謝辭侍飯古人之事則既然已舍人嘉遯退之風秉樂濟之志孰長
伯而可客非文開而何謂同府承露之吟獨後投風之興是以猶爲未遂棘悲來桑中之宦三年桃子
之心五化斯圖也其以平子應聞夏侯抵疑而寓問答于鉛黃託家園于油素者乎昔有誦辭家之什解
章帶而情彩捧府檄之文入衡廬而色喜亦有叔孫賓筑離下傳恭巨孝推愒偏中將母不以三珪忘其
負米不以萬鍾易其啜菽者舍人於此必有所感也他日北山之北東海之東賦就枯魚兆成棲鶴閉關
埽軌耕陌懷書有棟依桑無庭析麥丈人安坐豎子提壺叔夜離門長文誠客爲君歌曰衣與綵與不女
聊與卑親養志樂何求與

書周長生先生畫像贊後

右明逸民徐枋所爲周長生先生像贊也先生之孫國廣森書以小篆將鐫諸賜祠廣森聞之紀侯大去
春秋善九世之讎豫郡先賢畫像厲百城之俗是以閭巷之行數則延閣府之也訓品之爬樹耐銘金儀

之也昔明祚百六之窮遇陽元二之會蕭衛柄國推操時封藏冰懲七月之時飛霜沴正陽之氣故卿史
忠毅公嘗規爭引白簡繩彈以爲榨巾勸雨先逐郭都易京陳災唯歸石畝長瑗歸生恐危鍾下之諸王
聖交通必覺臣房之兆遂使銀瑞戢曰金版寒心冥嚴棘于南冠識飲食于北寺八年樑祭生殘戮就之
尸殿上綠袍死口杜根之目先生弃扶棺梨膺哭灰釘兌謝代鄭方通公負十三孤劍此名遂高皆墾廿
首屯歌逝園門而賞餅卒乃剜窗伏闕噀血書衣君門九重臣心一寸訟彼首惡救我沈兔不傷于黑頭
爰立之威不蓄于白水其人之所以觀陳橡都亭之下飫鄉錫府之中發憤枕戈甘心推刃者其所成就
何如哉然後富頭再奏頓首巾斯公叔木之有詔請贊文字吳溫舒之論杜乞盜威侯維時莊烈帝念忠
毅公首排容魏發履霜冰至之幾禍較左楊慘乘火泉寒之始施大名于讀誄增軌級于書銘鐵笪弦歌
仇思王介齊民叢社祀紀公今之賜祠所由立也其後形雲東聚青蓋南浮邁歌之運已歸庾徵士之
官仍繫昏是則巨游相表抵罔益都之圖文德遺蹤即配宣明之食緯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斯其信
與興朝崇祭羅祠不遺郟鼎名者受凡才子寡雲而在三之義彌敦懷二之臣必斥綠言費往竹史昭來
嘉忠毅之數獻國文章之禁忌然則猶雲令主不兵崔虎之辭河濟頑民且錫將軍之葬渚德光乎此日
圭窓永于其鄉矣又況舊家帛素異代丹青鬚髮平生冠裳不改顔黃塤之貌作者中郎寫延篤之形附
諸正則堀垣殺七似遊武氏之堂軒檻前良何必竟陵之宅後有觀者可以興焉

欽頒文廟鎛鐘碑記

臣聞顓光齊僩遠記軒皇追蠡遺規近稽媯后鎛鐘名于爾雅鎛鐘列于周官所以示返邇五三不相沿
襲淸濁十二無相奪倫者焉欽惟聖天子金聲序序備勺臨陬立律度之均建中和之極曷以居維今歲
仲夏良辰地符效瑞天苞闡瑞南金之錞西江是呈蓋寶鑑之出旨京豫章之獻宋室方斯蔑如也於是
覽殷薦于易豫探奏衍于詩那練成冶之良工辨甬衡之正式宮懸用備闕里來頒展負龍虡楨流鮫發
銘環鎗鳳之字篆雕蟲鳥之書宏響函宮細音程羽抗六律極六呂節八音行八風雖復楚殿九龍上林
千石未足方其指陽喻此臚句者巳臣愚陪祭榮與瞻鏞鳴敢陳蠡測之詞竊昧莛撞之義

林編脩誄

維乾隆丙申秋九月初六日清故承德郎翰林編脩侯官林君卒嗚呼哀哉昔赤蟲佐命遠疏平棘之封
綠錯傳經高戚石渠之上國乘光于僨閩家諜夐乎縣曲父諱其茂山陰縣知縣桃街清芬棠政流美君
以支子爲叔父嗣亦也小男彭祖纔張侯之封後千伏恭世濟詩之學君諱謝蕃字子宦標貝夙成岐嶷
早異鵰客鄉六歲酬賓黃子炎七齡對日百畝垂陰擢潭根之初鵬九里披翮導溢河之枝浮中學心應
上智自成穀翩樂人穎川涉獵經變百氏之說拜蘞六朝之文既志勵絲爲亦勸勸緗縹歲乙酉鄉舉中
式辛卯成進士廣森與同榜焉君蓋遙方勛獻書之歲僕初履叔皮著論之年三齒以長執敬並行六載
同官趨陪鵷序因其朝夕逮觀終始君動爲善棟體用幽默四德中繩三難若矩言有堀字而未嘗臧否
于人行有防表而未嘗蹺跂爲叢嗟乎豈無有矯譽者斯希亦有互鏈鍇鍇者必挫偶影難獨衆和易

闕。亭伯階高。日倒道俠之履。君卿門小。雨密從者之衣。而君恥彼造緘。戒乎奪赤。翅材之館。自絕芝帷。悵刺之家。未發蕙蕪。所謂招之不來。麾之不去。當求之于古人。鮮遇之于今日者也。甲午秋。試奉詔爲浙江副考官。一封船傳。八月輶軒。回還儲胥。謹□多士。君提衡充竊。砥節首公。筆臚不行。苞苴無謁。排□游趁。遺金必卻。正諫在梁。絢糾爲怨。是以陸賈爾使。□有千金之裝。貢禹西征。先賣百畝之產。介性至已。端操異己。君室如懸。舒家唯抵。襴蓋少平之敝車。揚子雲之儋石。貧豈非病。憂能傷人。重以洗馬神清。侍中體弱。自分職三關。典司四部。編削既勤。目程無曠。心深力淺。勢短帶長。遂嬰疢于伊年。卒沈綿于美疾。三門九宅。兼遠藥壺之凶。（林君寓宅。于九宮法爲絕命門。同年某勸君遷之。君不信也。）五苦六辛。莫覘劇易之效。至于眠幽。咨是之際。屬紘臨息之辰。清明在躬。平度無改。發言不及于先介。內顧繫戀于妻子。死生有命。不其遙歟。然而少婦寄書。高堂戴白。遺孤在腹。難卜爲熊。齔女扶牀。未占射雀。中郎有炎。難家緒之可傳。當戶生陵。康將軍之有後。情瀾不竭。遺恨終多。溫序死而魂欲歸。荀偃沒而目猶視。嗚呼哀哉。廣森與君居嘗速庇。行亦離載。志協塤箎。言投水石。三年之字。未滅于寢東。九言之賻。猶存于巾篋。而永辭官牒。遂執鬼中。後人亡而嶷斤。鍾子逝而息引。疑門之哭。于禮斯宜。宿草之慟。非予誰爲。況君本畸孤。旅斯歸葬。丹旐一去。白雲千里。寄縑二匹。空墓于往哲。過車三步。有待于他年。尤離合之殊懸。朋友之極難也。體謚以易名。誄以表行。爵非有謚。誄何作焉。然文中貞節。書簡有私謚之法。孝若仲武。黃門多述哀之詞。敢援斯義。而爲之誄曰。

金飆北轉。玉衡西邁。小榆兆節。長柳占發。芳蕙委秀。明璣摧墜。嗟我良執。值此周年。嗚呼哀哉。貧瘵斯躬。

宦勞斯心。簡贍李永。北出延深。偏枯皆翔。蟪蛄何時。懷才恒化。齎志潛沈。嗚呼哀哉。美製凝華。殊蕺韜楨。一昔云亡。十典誰續。聽笛嵇鄰。鳴琴阮曲。纔杖含悲。冥數附哭。嗚呼哀哉。牀虛鼠跡。庭絕蟲鳴。誼觀羊左。痛感鄒彭。仰念民母。旁瞻俊兄。魂歸幽海。形滯燕城。嗚呼哀哉。道布垂縫。閩車在御。京兆新阡。西州舊第。遺像窈冥。精靈髣髴。楚挽流聲。閩交洵謝。嗚呼哀哉。存亡隔世。哀樂中年。孰慰而壽。或天而賢。天道如此。予復何言。于宜逝矣。逝矣于宜。嗚呼哀哉。

林氏子哀辭

予友林福修亡後匝月。而其子永健生。生二十四日而夭。嗚呼。鄭小同之紹業。望絕今辰。衛偏子之生男。悲深昔事。林君學成士範。行爲世表。不永其年。復斧其後。天道無知。斯非信歟。方其室中飛鵩。門左張弧。庭角殊凡。臣訏岐路。謂宜枌榆得銑。桑樹藏鐶。辨楊梅于襁佩之年。擬榛栗于瑚璉之歲。豈謂民楯遽斂。金甌同嗟。遂幷于繈褓。從嚴君于泉穴。二旬嬰鬼。未識軒渠。三日咳名。倘嘗赴告。悲夫。是子竭喪。誰還贏博之封。有女慦遺。空銘項伯之慘。以是思哀。哀可知已。乃爲辭曰。

君何隔兮人世。長太息兮人事。旣永畢兮素衣。復短折兮遺緘。哀悲兮未織。後感兮仍集。屛弟兮葎蘭。攢懷兮于邑。禍兮鵩所。因喜兮髮爲鄰。名鄭孫兮丁卯。厲潘子兮甲辰。嗟生命兮何促。曾未更兮晦朔。鵩爲月兮有盡。哀終古兮相續。轉緘兮委附。縈魂兮弱骸。昨啼泣兮伊闃。今雍樹兮長乖。謝苗生兮不秀。謝蘭萬兮旖旎。石樓兮少女。空城兮寡婦。風泠泠兮繐帷。紫慊慊兮永嶷。竹楷香兮非處。終理其其兮不可窮。

呼三閭兮問九重。慟何爲兮孝斯躬。

爲己丑進士撰祭石顛毛處士文

抑惟高石訓恭。五傳其晚。孔秘松柏。內開隱士之庭。京洛芙蓉。別有神仙之館。遂復承家榆社。蓮佐興朝。衍胄瓜宗。世生俊彥。高陽表邑。四方式才子之門。德裕聯輝。百里見賢人之聚。先生岐嶷幼挺。檢羣超。璞照彩于昆林。竹淨節于鄒椒。孝言無間。友篤因心。向水淨襟。素絲緣節。國擇金甌。屏貴天屋。乘而道華。和嶠千丈之松。不足以喻其高。黃憲千頃之波。不足以方其度。九流兼洞。六藝旁該。或科斗之書。已搜奇于楚殿。或對于豐宮。以及六觚正律之方。五雀平衡之術。事關游藝。總制清真。文握要以立成。詩緣情而不靡。山中招隱。非無叢桂之篇。衡下棲遲。即製河魴之何。重之以關檐勅。詩禮過庭。三語歲檻。晏大夫之家。俗一經協舉。韋丞相之道存。故能重奕揚聲。旌秀鄉譽。接翼鷹雁成羣者也。嗟乎天不慭遺。善無積慶。賢古鵩鳥。鄭識龍蛇。寵顏冬嚴。珠彩晦少微之色。豐鎮霜急。金櫛頹小華之客。斯則梁木摧柯。因之痛隕。有榮留蔭。所以悲來。渠等忝稱新坡。叨晉階德。臨雕觴在。遂莫與于誠談。叢相門人。終無期于識面。所冀希鑒如在。鑒我椒漿。丹旐非遙。顧茲蘋藻云爾。

孫淵如儀鄭堂遺文序

往余在江北……[illegible]

贊曰•桓桓雙闕•有此世家•其生也哉•遂折于麻•自我喬亡•誰爲我勸•遺編尚存•奠之已祇•百行斯備•二方垂則•

以我議論•建求圖議•觀人久亡•突而遐斥•爵被重泉•用貽先民•乾隆歲在丁未長至前十日•新安甥朱文翰謹識•

嘉穀堂集

尚書錯簡考

清　孫星衍撰

亳姑逸文

書序、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秋大孰。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孰。（金縢文。）

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徐廣曰。一作悅。）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孰。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史記魯世家。）

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乃不葬之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漢書梅福傳師古注引尚書大傳。）

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禾偃木拔。及成王寤金縢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稼盡起。（後漢書周舉傳引尚書洪範五行傳。）

按今金縢篇自王亦未敢誚公已上。盡金縢文。自秋大熟已下。據尚書大傳及史記。皆爲亳姑逸文也。書序武王有疾。不豫。周公作金縢。在大誥、微子之命諸篇之前。史記魯世家于王亦未敢訓周公下。述營雒邑返政之事。及作多士、毋逸、周官、立政諸篇。其後乃稱周公在豐。及卒後暴風雷雨之事。明經文秋大熟已下。非金縢本文矣。序稱亳姑爲葬畢告周公之事。正與大傳前文及史記合。是知告周公卽告以悔悟尊禮之事也。後人或以其文有啓金縢之語。遂入其文于金縢篇中。事隔武王、成王及周公生死。中隔大誥、微子之命、歸禾、嘉禾、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成王征、將蒲姑、多方、周官、立政、賄息愼之命。凡十八篇。何得合而爲一。伏生見全書所傳今文。知有周公死天乃雷雨之事。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言亦如之。是古文與今文本相符合。特漢時錯簡已在金縢。後人不察耳。鄭康成傳書。卽未能知之。故注秋大孰云。秋謂周公出二年之後明年秋也。與大傳及史記皆違異。而梅福傳上書云。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是西漢人猶見此篇之文矣。

畢以田按尚書王出郊。天乃雨反風。出郊者。謂祭天子郊。以周公配之也。書序所云成王葬周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卽其事。此經上文云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予小子其親迎。言親迎而祭之、迎迎尸也。惟郊是郊祭周公之事。故言我國家禮亦宜之。禮者。謂祭也。尚書大傳曰。乃不葬周公成周而葬于畢。尊以王禮。申明魯郊。據此而言。則魯之郊。亦由風雷之變始也。儒解不察此篇爲亳姑逸文之錯簡。乃以郊爲郊天。親迎爲生迎周公。不特我國家禮亦宜之句不可通。且周公居東遠在千里之外。豈能迎于一日之內。以致反風之應乎。厥誼疏矣。

成王征疑義

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

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史記蒙恬傳。恬曰。）

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

嘉穀堂集　二
嘉穀堂集　三

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史記魯世家）

按此文述自蒙恬。秦時猶見金書。不可爲傳聞之誤。疑爲成王征逸文也。據史記魯世家載此文于周公還政成王之下。周本紀載伐淮夷踐奄于多士無佚召公爲保、周公爲師之下。（與書序合）則周公被譖奔楚。在召公不說之後。成王踐奄之時。書文非沒於此。無可附麗。又尚書大傳云。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有若導之。祿父遂與三監叛。周公以成王之命殺祿父。（正見竄誤）是知導祿父叛者奄君。言周公欲爲亂者疑亦卽奄君。周公因奄君而奔。成王因發書反周公而遂踐奄也。則爲此篇之文矣。然奄君導祿父之叛。甚成王幼時事。據周本紀及魯世家。其時誅管蔡與武庚。未誅奄君也。或周公歸政。奄君又譖公于成王。是時成王長矣。故蒙恬述其言云。周公且欲爲亂久。其文云王能治國。史記述其文云。及成王用事。明與導祿父之叛。非一時一事。而周公奔楚實在此時。非因管蔡流言而去。然則墨子耕柱篇云。周公非關叔。辭三公。東處于商。其言實乃傳聞之誤。周公奔楚。商楚接境。其辭三公。則因奄君之譖。是時管叔死久矣。然鄭注書序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著于此。未聞亦不深察。史遷所見古文。合於書序而臆度之也。後儒或以周公攝政事爲稱王之傳譌。及以成王反周公。爲在出郊反風之時。然周以爲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並疑此是金縢逸文。誤矣。

龍以田又按尚書多士無逸二篇。其篇次皆在多方之後。周官之前。知者按多方經云。維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是逸成王踐奄歸周之事也。下云誥爾四國多方。我惟大降爾命。言將訓誥汝也。多士經則云。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卽述多方篇訓誥之事也。蓋成王初征不服。歸于宗周。訓殷多方。故其言詳。及後將遷之于洛邑。命周公申前命復訓誥之。故其言簡。經義具在。不可不察也。又史記魯世家云。賊臣譖周公于成王。周公奔楚。王發書者。反周公。此蓋尚書成王征篇之遺文。述其踐奄之由者也。下云作多士作亡逸。則二篇之文在踐奄之後。又可知。其誤在前者。書序云。成周既成。遷殷頑民作多士。蓋尚書出于孔壁。簡編錯亂。後人以召誥洛誥是營成周之事。此云成周既成。故以從于其下而不知非也。（史遷錄則從其安錯簡間故編孔後也）其考書序所云。有逸及之文。亦有追書之事。其連及者。如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作將蒲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此皆連及之文也。序又云。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周公作立政。蓋言前此成王除亂訓頑。未暇爲此。至此乃理治道。故追言黜殷命。滅淮夷也。成王既伐東夷。息愼來賀。作賄息愼之命。此因其來賀而追言伐東夷也。茲云成周既成者。因將遷彼于成周。故追言之。非謂成周至此始成也。尤可據者。洛誥朕復子明辟。是周公反政之事也。而君奭序則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卽因復子明辟言之。其文比附。意義可尋。後人不加審察。以多士無逸二篇。厠于君奭之前。紊其次第。非矣。又書序篇第。僞孔本與鄭氏亦有違異。可知當時未有定次。蓋各爲一簡。出于孔壁。而此二篇舊本皆誤。故辨之。

兗沂曹濟道廳壁記

國家設巡道以監郡。稱曰監司。或謂之觀察。秦時以御史監郡。此邦則有溫川監名平者爲之。漢之刺史則又持節。又有繡衣直指使。如明巡按。唐宋觀察使。以京職領外臺。俱非今比。先時巡道通京有道。稱就弁兵。亦稱按察副使。亦稱僉事。今少易其制。然巡道出奉天子命。與鎭將分鎭。建牙鼓吹。儀同三品。食祿滿四千員。兗沂曹濟道轄三府。一直隷州。三十二牧令。領河隄兼司驛傳水利。可謂任重矣。直隷州之轄徹報刑名與守制同。餘則過赴臬按章。而錢穀刑名兵備皆統領。曹單河隄百七十里。資保障焉。其資者或好小惠。取譽齊民。擾守令權。或矜小節。獨爲君子。致隔閡。其不賢者則恃其明察。挾持守令。瘝其身以逞利。或以上府去鎭遠。顚倒黑白。作威福。使者服膺儒教。少負鄕曲名。旣而以對策上第。蒙天子拔除爲郞。在北部七年。兩以不次之擢至郞中。由上考簡授茲職。十年前。以諸生走楚走粤走秦走晉。抵燕都。所見士大夫。所聞四方政令。竊心識其得失。或爲貫箱鎭掛。各有所辦正。豈奉天子命來鎭此方。不恤處士嵐聲之譏哉。峯婁房心虛危之野。古之殷士文章列國之府。太昊女媧帝堯成湯之所葬。伊尹周公孔子之居在焉。故曰一變至道。使者何德而居民上。臨官吏。何修而免尸位之譏。附越之懼。傳曰。信乎朋友獲乎上。又曰。敬其事而後其食。又曰。居敬而行簡。又曰。君子于民。仁而弗親。信至而守令不能違之情。可以通之於僚友。節之於上府矣。敬至則尊臨卑。少率衆。守令吏民効指臂矣。簡至則我淸靜而民自定。獄市不苦其擾矣。故使者或廉知姦猾。飭守令自治。不欲奪其名。使民各敬其長。或持是非不可奪。進退所部卒。不以示威忠。或屈節以分謗。或遂俗以守經。若轉移風俗。修明憲章。建立水利河渠。以行興利除弊之政。則又存乎其人也。其來也民不見德。其去也無過之聞。則謂之盡職乎。曰。特立獨行。建不世之功者。應撰而後知之。聖天子在上。不爰嬌嬌之名。不顯冥冥之行可也。遂書之廳壁。以示來者。觀察領河隄使者孫星衍記。

天文辯惑論

學者疑天文深眇不敢識。於是有以此欺世下祿者。後人不察。卒不能辯其非。其非者不足辯。其亂先聖古書之成法。君子不能無惡也。宋志載何承天曰。日之所在。雖不可見。月望則蝕。必當其衝。以月推蝕。據次可知。捨易而役心于難。臣所不解也。按日之出入四時有定方。春分出卯入酉。夜視斗柄。卽知其時。卯酉値何宿。日在何次。灼然可見。何必以月推之。正所謂捨易從難也。承天又云。堯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今季夏則火中。又宵中星虛。以殷仲秋。今季秋則虛中。爾來二千七百餘年。以中星撿之。所差二十七八度。則堯冬至日在須女十度左右也。按一月有上中下旬。承天知堯典所云仲夏爲上旬乎。中下旬乎。所謂今季夏火中。又何旬乎。一夕中星屢移。所謂以中旬撿之而差者。以初昏中星撿之乎。或夜半乎。則堯冬至日在何宿。不可定也。善乎。唐王孝孫駁傳仁均云。月令仲冬昏東壁中。若堯時冬至壁。則堯前七千餘載。日體在東井。井極北。去人最近。故暑。斗極南。去人最遠。故寒。寒暑易位。必不然也。而仁均反據僞尚書之胤征。析之。其不足信甚矣。此何承天欺人之學。與祖沖之所學同。至不信斗建。不足辯矣。然則唐

開元日度議云。常堯演紀之端。在虛一度者妄也。日校千里而差一寸之說。出于考靈曜周髀靈憲及鄭氏注。周官當是三代已前相傳之法。而隋志云。何承天遙取陽城夏至一尺五寸。計陽城去交州萬里而景實差一尺八寸二分。是六百里而差一寸也。後魏信都芳注周髀四術。謂金陵去洛南北略當千里。景差四寸。則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寸也。按道路相去。迂回高下。有近而實遠。古人測量光景。計其直數。何可以地里證驗。且古道里又短于今。大戴云。三百步而里。王制云。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鄭注云。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是漢時里數已羨于古。何況宋魏。不察今古異制。而妄譏古人。所謂方寸之木高于岑樓也。唐志五星議歲星云。姬氏出自靈威仰之精。受五行正氣。爲主農祥。后稷馮焉。故周人常閱其禨祥。以觀善敗。尤爲臆說。按虞書言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歲之名。以歲星行一次。自有甲子以來。即以歲星定歲。非至周人始定。又非以后稷馮之爲主農祥也。此唐人之惑也。唐一行之言云。近代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國。虞夏秦漢郡國廢置不同。周之興也。王畿千里。及其衰也。僅得河南七縣。今又天下一統。而直以鶉火爲周分。則疆埸舛矣。初韓魏趙亙數州。相錯如繡。考雲漢山河之象。多失十餘、宿今同在畿甸之中。而或者猶據漢書地理志推之。是守甘石遺術。而不知變通之數也。按分野之說。古既以列國疆域定之。後雖一統。列國疆域猶可考。知甘石分十二分野。張衡、蔡邕以配漢郡縣。班固地里志。明言其時郡縣爲古列國之分。且天文星象亦有列國之名。不得云鶉火爲周分。即疆埸舛。又不得不據漢志甘石星經推知也。孔子云莠之亂苗。若何承天、祖沖之、唐一行、呂才之言天。袁準、顏師古之言古制。張璁之議禮。是爲莠矣。漢儒之學。出于七十子。故其言有本。足以傳信。唐人則欺人。宋人則自欺。天文尤其甚者。以亂吾經術。壞吾中法。故闢之。

江寧忠愍公祠堂記

先忠愍公爲明洪武時佐命功臣。勅賜葬衣冠于鍾山之陰。見先文介公手書家譜。及明人外紀。而宋學士濂撰碑。以爲葬于滁州。或衣冠葬有二處、或太祖時哀忠愍公最深。又預勅陪陵耶。先揮使公諱繼達。及督僉公諱恭。俱以洪武時諭祭賜葬鍾山之陰。當附忠愍公冢。先勇愍公與靖難兵死事。明季追謚。勅建表忠祠于金陵金帥坊三條一祠。皆在江寧。吾家故居定遠。自揮使公以守禦常州功。賜第武進。子孫家焉。武進去江寧道遠。不能常舉祭掃之事。幾致遠祖祠墓湮沒。家大人及星衍官遊無定所。頃修家乘。始考知祠墓故迹。今方伯兄曰秉。蓋關外本支。適官江寧。因屬訪求。幷置祠焉。以奉忠愍公。配以揮使公。及督僉公。勇愍公。廣其居。以爲子孫往來祭掃。及應試棲止之地。祠在江寧城中舊吳王府二條巷內。北通四象橋。南至針巷口。西至府門口。東至洞神宮。址方三畝。東南有閣三間。以奉祖像及木主。西有堂北有樓。樓西南有園。有樹石池塘廊檻。有軒亭館舍。以爲子孫藏書讀書之處。園後有樓三間。以藏祭器。從人庭舍門堂廊廡具焉。外近市而內爽塏。因程氏之故居。不侈不陋。不加綵飾。閣曰倚天。思英慨也。齋曰銘勲。示子孫也。館曰甚香。守先烈也。堂曰問字。招益友也。軒曰嘉石。省治行也。亭曰鶴和。念慶緒也。廊曰接葉。聯本支也。池曰濯纓。愛清流也。凡藏彝器、商觚、爵、觶、觛、卣、鬲、周鐏、鎛錞、鉦、鐃、鐸、鍾、戈、劍、戟、釭、刀、布、

鏡、鑪、洗、鉤、綬、名印。及宋元瓷器、玉巵、雜物之屬。皆藏焉。祭則陳之。凡藏書分部。有經學。有小學。有諸子。有天文。有地理。有醫學。有律學。有史學。有金石。有類書。有詞賦。有小說。凡藏碑自秦、漢、魏、六朝、唐、五代止。于宋、元時代年號以次分列。及漢、唐、宋石經、宋、元、明人書畫之屬。皆藏焉。子孫之好古者守之。餘則假觀而歸于祠。吾家自有大宗祠。在常郡西鹹里。即明時賜第。宗族之長且達者司其祭。又有文介專祠。及祀三代家祠。孫氏仕宦兩朝。爲將則効節。遇宋亡及明革除之際。則不仕。在朝則建白。爲吏則有清白聲。故歷世不能以餘祿營家計。其在常郡諸祠。率皆儉陋。無所綵飾。家大人及星衍官中外者久之。無壁立之處。誠念古人將營宮室。宗廟爲先之訓。假貸料當得千餘金。至是始置祠于江寧。將以妥忠魂。藏書籍。教子孫。後之流寓者。毋忘首邱之義可也。忠愍公諱興祖。星衍十五世從祖。明洪武時以開國功官驃騎大將軍。都督北平。贈龍虎上將軍。推忠効節功臣。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封燕山侯。肖像功臣廟。位次第十八。世襲武德衛指揮使。予世券。事具明史列傳。揮使公諱繼達。忠愍公從子。星衍十四世祖。元至正時。率宗族義兵歸明太祖。積功授督軍總管。遷湖廣行省都鎮撫。以守常及克張士誠功。賜田宅。歷遷梁衛指揮使。終涼州都督同知。策命公女二。適娶王府。督僉公諱恭。忠愍公從孫。星衍十三世從祖。亦以元時歸明太祖。取沂州密州。克益都。奉命守禦其地。洪武改元。遷青州左衛指揮僉事。宣武將軍。克元都。改永清左衛僉事。征大寧錦州上都。積功授廣威將軍。遼前軍都督僉事。授驃騎將軍。卒官。先勇愍公諱華。揮使公子。星衍十三世從祖。襲涼州衛指揮僉事。洪武時追捕元兵。進秩明威將軍。僉涼州衛指揮使司。統軍征山西大同腦山等處。殺獲甚衆。遷前北平都指揮使。與靖難兵力戰死。惠宗震悼。贈廣威侯。立廟。盧姑墓在常郡。萬歷三年。勅死節諸臣方孝孺等一百十六人同入金陵表忠祠。位次八十二。明季追附象山伯。謚勇愍。

身度解

史記曰。身爲度。大戴禮王言篇曰。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說文曰。周制寸尺咫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爲法。今度人身各以指爲度。指廣一寸。布十指成尺。尋從如之。人長九。其掌長。伸臂如之。肘至腕尺有五寸。至肩二尺。足從一尺有五寸。並兩足十指廣尺。膝至足二尺有五寸。至股如之。人長九。其手足者。三三而成數。內經黃帝曰。人以九九制會。岐伯曰。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則爲九。九九。大戴禮、易本命曰。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故明堂之制。蓋據圓象首。堂長方象並足。重屋八十一尺。象人立。基廣八十一尺。象人伸臂也。一者閏。故人長九尺有餘也。股已下五尺。股已上五尺有一寸。屈伸從廣以十以五者。內經黃帝曰。其生五。其氣三。或十或五。中央土成數也。周尺一尺。當漢建初尺之八寸。當今尺之五寸有餘。如人手之從廣也。說文則曰。周制以八寸爲尺。十尺爲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又曰。度人之兩臂爲尋。八尺也。又曰。仞伸臂一尋八尺。長人以指爲度。合周尺八寸。實長九尺。伸臂如之。而先儒以爲八尺者。蓋中人八尺。人長不過九尺。數之究也。或言古人長于今人者。非是。據考工記云。劍莖長五寸。常得古劍。莖長正容五指。知今不異古。如古人長

廣。則古劍盜何以容五指乎。故古云五尺之童。當今尺之二尺五寸。文王十尺。當今尺之五尺也。

李子法經序

李悝法經六篇。存唐律中。卽漢藝文志之李子三十二篇在法家者。後人援其書入律令。故附已後志經籍諸家不載。據唐六典注。稱魏文侯師李悝。集諸國刑書。造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捕法。五雜法。六具法。元王元亮注唐律疏議云。盜法今賊盜律。賊法今詐僞律。囚法今斷獄律。捕法今捕亡律。雜法今雜律。具法今名例律是也。今依其說錄爲法經六篇。按悝書以盜法在前者。非舉其重。以具法在末者。古人撰述。率皆以序錄附本書後。是其例。自蕭何益戶興廄三篇爲九章。則具法在中篇。非原書次第之義。故魏晉時遂改其律爲刑名第一。後人又惡盜法多言不順之事。不欲置之首篇。復移其篇第如今律耳。法家之學。自周穆王作呂刑後。有春秋時刑書、竹刑、及諸國刑典。未見傳書。惟此經爲最古。漢律則散見于說文漢書注。而全篇已亡。雖此六篇內有天尊佛像道士女冠僧尼諸文。爲後世加增。如神農本經之有郡縣名。其篇數經累代分合。亦不能復循漢志三十二篇之舊。然信爲三代古書。未火于秦。足資經證。不可誣也。古大臣之通達治體者。皆倚儒生以經義決疑獄。故董仲舒、鄭康成于法家之學各有譔述。唐設律學博士。前明至國初。試士以判尾。亦欲其通解令甲格式。後以判文駢體。仕宦之由他途者或不解。或不能爲。故促詩廢之。近時則內自比部。外而牧令。以界案起家。目不視律令之文。到官後非爲吏所倚。卽牽制于幕下士。寃民幾無所控告。乃知蘇軾讀書不讀律之言。非莊論也。予權臬使時。欲奏請試士增律議一篇。適以擢任未果。旣而與政諸公以予善法律聞于朝。益不敢不循古書通世務。以爲引經斷獄之助。將以此書爲律學之椎輪矣。

斗建中星論

中星隨斗建左旋。不因日躔而定何也。恆星附天體。天體無改移。而日行有贏縮。故歲差之說。可以測日月五星。而不可以定斗建中星也。斗杓在辰。故曰辰爲天綱。辰宮角亢二宿。故曰杓攜龍角。斗建之所在。卽角亢之所在。斗建移一辰。則角亢移一辰。二十八宿俱隨之而移。無少差忒。子午卯酉四正各三宿。餘皆二宿。此淮南圖格自古所傳。今仰視星度。亦四正之宿相去較近。始知古人不妄作也。或曰。斗不必正在天中。難以定建。不知斗體不正中。而杓建有定向。又玉衡北兩星爲玉繩。以之準瑤光所指。直如繩也。且視角亢所在。卽可知斗建可推二十八宿。且並按辰而數之。且知天閽所在。何況仰觀乎。或又疑天體渾圓。難以辨方位。不知地有定向。則天有定方。古者明堂宮垣正方三百步。于中立宮以視中星。宅經所云分中院爲二十四路。卽其法也。今以布十二幅。並十二辰。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張之正方。又立竿于中。長如張布之廣。作橫格于竿。爲度如之。人立正中。依竿而視星。則緯度經度皆可得而定。中星在何度。可得而知。以此測星辰。較儀器爲便捷。古人必有此法。後世蓄故爲其難。不肯言斗建。將炫其獨得之長以干祿耳。夫堯典夏正月令及諸經。學非知天文不能通解。天文有象可求。亦至易知至易明。奈何世人恆言之。算法者。天文家一隅之學。西域不見先聖古書。徒得祖沖之已來歲差之說。以測日月食耳。古夏殷周魯歷本無推日月食法。故禮有諸侯旅見天子。遇日食廢。及葬以日食止柩之事。司馬法有月食班師之言。明不推測預知之。今人執此一長。謂法密于古人。可與言推步。不可與知天也。今依孝經緯。淮南天文訓所言斗建。指二十四氣。推之二十八宿。作表以示學者。表與月令昏中星悉符合。按中氣視之。亦可察今時中星與古不異。或二宿或三宿在一辰者。初昏至夜半中星屢移不止一宿在午。此表出。而知前人以歲差測恆星之爲欺人之學矣。

斗建中星表

冬至	斗指子	角亢在子	氐房心在亥	尾箕在戌	斗牛在酉	女虛危在申	室壁在未	奎婁在午	胃昴畢在巳	觜參在辰	井鬼在卯
小寒	斗指癸	角亢在癸	子丑之間								
大寒	斗指丑	角亢在丑	氐房心在子	尾箕在亥	斗牛在戌	女虛危在酉	室壁在申	奎婁在未	胃昴畢在午	觜參在巳	井鬼在辰
立春	斗指艮	艮之維角	亢在艮丑寅	之間							
雨水	斗指寅	角亢在寅	氐房心在丑	尾箕在子	斗牛在亥	女虛危在戌	室壁在酉	奎婁在申	胃昴畢在未	觜參在午	井鬼在巳
驚蟄	斗指甲	角亢在甲	丑寅之間								
春分	斗指卯	角亢在卯	氐房心在寅	尾箕在丑	斗牛在子	女虛危在亥	室壁在戌	奎婁在酉	胃昴畢在申	觜參在未	井鬼在午
淸明	斗指乙	角亢在乙	卯辰之間								
穀雨	斗指辰	角亢在辰	氐房心在卯	尾箕在寅	斗牛在丑	女虛危在子	室壁在亥	奎婁在戌	胃昴畢在酉	觜參在申	井鬼在未
立夏	斗指巽	巽之維角	亢在巽辰巳	之間							
小滿	斗指巳	角亢在巳	氐房心在辰	尾箕在卯	斗牛在寅	女虛危在丑	室壁在子	奎婁在亥	胃昴畢在戌	觜參在酉	井鬼在申
芒種	斗指丙	角亢在丙	巳午之間								
夏至	斗指午	角亢在午	氐房心在巳	尾箕在辰	斗牛在辰	女虛危在寅	室壁在丑	奎婁在子	胃昴畢在亥	觜參在戌	井鬼在酉
小暑	斗指丁	角亢在丁	午未之間								
大暑	斗指未	角亢在未	氐房心在午	尾箕在巳	斗牛在卯	女虛危在卯	室壁在寅	奎婁在丑	胃昴畢在子	觜參在亥	井鬼在戌
立秋	斗指坤	坤之維角	亢在坤未申	之間							
處暑	斗指申	角亢在申	氐房心在未	尾箕在午	斗牛在巳	女虛危在辰	室壁在卯	奎婁在寅	胃昴畢在丑	觜參在子	井鬼在亥
白露	斗指庚	角亢在庚	申酉之間								
秋分	斗指酉	角亢在酉	氐房心在申	尾箕在未	斗牛在午	女虛危在巳	室壁在辰	奎婁在卯	胃昴畢在寅	觜參在丑	井鬼在子
寒露	斗指辛	角亢在辛	酉戌之間								
霜降	斗指戌	角亢在戌	氐房心在酉	尾箕在申	斗牛在未	女虛危在午	室壁在巳	奎婁在辰	胃昴畢在卯	觜參在寅	井鬼在丑
立冬	斗指乾	乾之維角	亢在乾戌亥	之間							
小雪	斗指亥	角亢在亥	氐房心在戌	尾箕在酉	斗牛在申	女虛危在未	室壁在午	奎婁在巳	胃昴畢在辰	觜參在卯	井鬼在寅
大雪	斗指壬	角亢在壬	亥子之間								

寅在張星柳	丑在軫翼
卯在張星柳	寅在軫翼
辰在張星柳	卯在軫翼
巳在張星柳	辰在軫翼
午在張星柳	巳在軫翼
未在張星柳	午在軫翼
申在張星柳	未在軫翼
酉在張星柳	申在軫翼
戌在張星柳	酉在軫翼
亥在張星柳	戌在軫翼
子在張星柳	亥在軫翼
丑在張星柳	子在軫翼

直隸總督胡蘊坡宮保七十生辰序

嘉慶三年。天子念畿輔首善之區。思得重臣出鎮。飭吏治以爲四方則。爰命太子少保刑部尚書胡公總督全省。以樞密與卿爲方伯佐之。誠重外臺倚大臣也。宮保公既銜命馳往新任。布德意。三月而政肅。五月而化行。吏治民風。蒸蒸不變。其年六月。爲公七十生辰。部下齊堂介壽。却勿欲當。公于是衎爲舉主。嘗以舊屬從公遊。又與公子同歲舉進士。時登公堂。知公一二。不敢不序其崖略以爲公壽。公世受國重恩。蹤歷中外。其爲上倚任。若按章選舉吏。定律例。諸大政及公家庭孝友。若爲文良公請謚。爲兄嫂請附典報恩。勤諸內行。載在史册。傳于鄉黨。不具言。言公爲政之過人者有四。一在治家。公承文良公家學。居恆無戲豫。無疾言遽色。子弟定省若飲食。必肅衣冠。儼容止。賓客交會有常等。僕隸甚謹。世難通下士。剌無惓容。堂上藏書萬卷。標識明白。燕客無紛華。而稽核必精絜。門戶開闔有常時。公之治畿輔如治家。則有倫有要。而百廢具舉矣。二在用人。公有知人明。不偏聽。不輕任。不弃才。或受人而知其所短。或責人而用其所長。試之小事。以觀人之所忽。故無債事。參之他事。以驗人之至誠。故無敢欺。炫長者抑使循序。勞守者勵使急公。故舉措公而奔競息。所舉之士。受任至節鎮。次則方伯連帥。率能束修自好。有清勤聲。公用所部如用比部。則官得其序。人不敢欺矣。三在好學。公晨起理案牘。至日晡退食。手執卷如儒生。每接士虛衷問所知。撰述不輟。集諸史列傳各爲論贊。以觀古今成敗得失。好杜氏通典。司馬溫公通鑑。故遇大事有斷制。所至之處。興立學校。士悅服。以一謁爲榮。公飭吏治以經術。則移風易俗。月異歲不同。異乎簿書期會刀筆匡籠之政矣。四在敬事。公治事雖纖悉皆手定。一例必審擇。一字必反覆。故持事者至公前。皆謹小節。不致有大過。在比部十餘年。事萬端。無少叢脞。上至廟明。有所垂問。公對如流。政令前後皆遵一。公領外臺如領部務。則綱在綱而不紊。我清靜而自定。獄市不擾矣。星衍藝遊學。畢制軍幕府八年。服其度。或有所自事見施行。以爲事無不可爲。及舉進士。釋褐爲詞臣。出座主朱石君王偉人師之門。而知有守。可以自立。至爲尚書郎。從公久。觀見公行事。乃知護細微。居處執事。益恭敬。日慎一日。始欲然不自足。則星衍之得于公之成就者大。而公立身行政之苦心。方幾知之不盡也。遂書之以質諸知公者。并以備壽觴云。

修建單父助順永寧侯廟碑銘

單父河隄有神廟。祀故河道總督朱侯。土人號其神曰朱大王。並以名壩。嘉慶元年六月。觀察使者防河曹單。與康撫使偕視隄工。癸巳日晡。東南野雲起。風雨行至朱王廟。有卒報豐工決口。明日黎明。單汛

以河水挾雨堰隄作。馳視則河塌水急溜。東西並潰。隄根浸至十餘丈。河帥聞信。從豫省指授防護機宜。廉使越泥淖中。度上游水勢。原隰高下。規築陂堰。使者益地形。計工役。徵召官弁兵夫。逾時並集。曹州李守。丹王通守設埽聚柴材。徐丞光第。曹縣孫令允方。單縣孫令象坤。高守備得元。逐恭驗。并協各委員晝夜巡工。不避燥濕。一夕而大壩成。五日而圈隄成。又五日而重隄東西壩悉成。時荷雨麻。連日不雨。水不復增。得以決有成功。用財大凡三萬六千兩。已而廉使報方伯。使者權臬事。其冬。天子嘉齊豐工。未竣河。命河帥方伯往襄治。明年正月功成。加河帥太子太保。賜方伯華翎。是役也。河帥爲首。成兩省大功。而今方伯與使者聞決河之信。始自朱侯廟。廟祭禱寒河。功作畢事。用財無此巨之速。且省。必神獻告而佑成之。先是朱侯廟建於乾隆丁巳歲。周甲子而廟再興。若天運使然。其月。天子遣謝國史館所進朱侍臣傳。勅下河臣訪求廟祀。若有神感。事甚盛異。不可不紀也。侯諱之錫。浙之義烏人。雍治三年翰林。官至河道總督。在官十年。修守運河隄岸。開蘆口新河。復太行舊隄。濬高郵道。塞石香爐決門。以勞卒官。贈太子太保。生平獎許士林。喪歸濟上。白衣冠送者萬人。著塞香館河防疏略。徐乾難揚傳以爲神。著靈驗亦稱爲大王。塑像廟祀。乾隆四十五年。公相阿公奏請特加位號。勅封助順永寧侯。今廟在壩上。成曾於此捍災也。夫侯生有立功。死受異數。既廟食於此。意神之所以報國者在此舉。所以默相河帥佑啟方伯使者。已下有功而無過者。殆非廟食之所可報也。徐丞既建廟。復建兩廂及別室。以爲防河棲止之所。乞序于余。因書其事。並爲迎神之歌曰。神之來兮單父。奠功成不日兮驅六丁。沛澤決兮險既平。節賜福兮神之運。西鄰淪祭兮惟德馨。又爲送神之歌曰。神之去兮在河滸。南豫東揚兮歷商碭。宜侯王兮帝嘉予。歲禱告兮避風雨。築宮祠祀兮千萬古。嘉慶二年。歲在丁巳三月立石。

書阿文成公遺事

故公大學士阿文成公。出師萬里。位極人臣。天子郊勞。圖像紫光。豐功偉烈。載在史册。無事宜述。星衍備官翰林及尚書郎。以上第上考受公知。從公游九年。竊公敬君。敬事。知人愛士之益一二端。謹書于右。以識名臣言行焉。公承文勤公家教。進止溫恭。起居有常處。每朝先五鼓起。入禁廷。坐直房。待且不假寐。諸曹史屏息。室內外如無人。召閱部直事官詢上析記聞本。與歲時應舉掌故。及一日所折獄備顧問。始入內朝。有擬奏稿。必親檢閱。無誤字。乃進御。或上發繙直房。侍者下戶幬。公從室內起立。垂手候宣諭。過。始復坐。嘗惡公牘繁冗。飭令星衍即坐刪削之。稱意。因曰。例文如屋下架屋耳。值纂修歲安得好手筆刪之。雖諸老恭慎。每署日稿尾雖逾倉卒。運末筆如有力千鈞。議政持平。舉大禮。無私見。無拂人情。背經術言。不肯輕重法。探上意曰。上聖人也。儻意不在是。行之後以爲比法安得平耶。日晡退朝。門無私謁。泊如也。比部郎某與公議事不合。公嫌其戇直。已其卒。予特擢郎。有偏僕而勤政者。公舉任劇部。及入覲。上亦曰。人果不可以貌取也。公嘗省人以所忽。不許人以炫長。故樂爲公用者衆。舉朝無奔競風。所薦舉中外官象上柄用。皆有清正聲。其人或知或不知。公未嘗以機密言告于外。始星衍殿試時。公奉命閱卷。有書策中武臣傳一語者。大學士彭公尚書紀公曰。此卷不入十本。吾嘗引故事特奏御。公見直卷者公且爭執。

起持星衍卷曰，吾亦賞其條對詳核，遂前列，及奏御，上拔置第一，以誤字改第二，稱此科得士能讀書，公敎習庶吉士，名星衍謂曰，吾以舉例部，實知汝學有根柢，當保名士氣，及星衍改官比部，偕同歲生馬履泰謁公，公止星衍等勿行一足跪禮，曰，吾爲郎官時無此禮也，先是中臺官謁長官，皆長揖，因親王領部乃有加禮，俗相沿不能改，故公言之，又謂星衍曰，學成亦大難，勿以習律令廢術業也，及星衍授監司，辭別公，公曰，外間風氣，非一人能變，亦勿以擬名身命隨人轉移，汝起家高第，能自愛，吾所知，餘無他言矣，公孫侍郎那彥成，公後入翰林，以公嘗稱道星衍，在京邸時屢過從，考論文史，星衍別公未三年，而公薨于位，及官外臺，思公言歷歷，如有先識，今雖欲聞公教飭，不可得，徒揮泣記公遺事，以質之公孫，雖不貲識其小者，亦使後世知公爲國元老，建大功，又能以功名終，而昌厥後，蓋有古名臣度，益而得于家學，及稽合于聖經者至深醇也，

題陸朗夫中丞家信册後

右陸朗夫中丞手書家信，子繩裒集，自中丞再起官山左，及新擢湖南巡撫時所寄，凡十三件，皆以清白訓其子孫，言不及私，切切以東方民力不支，杜絕虧空弊源爲念，冀幸挽回風氣，惜同志之甚稀，予讀之，不忍掩卷，況思手澤者，當何如感勤耶，既與公子繩爲文字交，又自監司權臬事，至歷下，與聞中丞遺事一二，中丞官方伯時，大吏某方以嚴刻網下，瞯遺忌中丞廉恕，謂曰，屬員將不畏，君奈何，中丞答云，本司却不畏屬員也，已而以不肯阿附去官，大吏敗，上以此稱中丞去就明決，起官于東，復與後大吏不相中，故書中前所云，寬厚和平與先不同者，蓋即言其面相心違，事事棘手，且以爲危機所伏矣，中丞廉絜自守，而不責於人，乃所遭輒不合，傳曰，信則獲上，亦有信而見疑者，豈非芳蘭當門，古今同慨歟，司道職在糾劾率屬，上不專制，下不親民，復有故亂其法者，欲孤立以行善政，蓋亦難已，然中丞卒爲賢節鎮，勍庇鄉賢，子繩又能好古多聞，世其家學，廉吏不可爲而可爲，又見于前事矣，袁子才太史，金中書學詩，爲中丞誌墓，于去就大節不一言，故予附記於此，嘉慶三年夏五月書，

岱南閣集

孫星衍撰

岱南閣集目錄

卷一
易卦九六解附太極圖
啓請會奏設立伏鄭博士稿
舉孝廉方正議
觀風試士策問五條有序
啓覆河南布政司伏羲陵稿嘉慶二年四月
啓覆稿山西布政司議湯陵稿附原啓
再啓浙江布政司議湯陵稿附原啓
伏羲陵考
湯陵考
卷二
稷考
太甲陵考
冢吳將印考
漢犍叔士孫喜印考
晁覆座主朱石君尙書
元和郡縣圖志序
王大令復詩集序
封禪論
重修阿井碑記
得爵記
歷山虞帝廟碑銘
曹縣成湯陵碑銘
東海孝婦墓碑

清故賜進士出身薦舉博學宏詞平番縣知縣牛君墓表
伏羲陵屆雨文附札
許太恭人九十生辰事略

岱南閣集卷一

易卦九六解

易卦九六之說。見于孔穎達正義。一以爲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一以爲老陽老陰。以變者爲占。似皆未得其解。蓋九六之數。出於太極。一畫卽三也。故漢志言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洪範言五皇極。皇。大。極。中。五。在中也。爾雅及漢人訓詁。俱極爲中。按之繫辭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太極在中。加以坎下離上爲生兩儀。其數三也。太極乘兩儀。加以震東兌西爲生四象。其數五也。太極乘四象。加以乾坤艮巽四維爲生八卦。其數九。其體乾也。虛其中則爲離。下則爲巽。上則爲兌。艮震坎虛其二。坤虛其三。故成六也。故八卦不離太極。太極函三爲一。證之繫辭云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三極之數爲九也。然則畫乾卦當爲⁝⁝⁝。坤當爲⁝⁝。乾爲初九者。九數之一。九二者。九數之二。九三者。九數之三。其坤稱六亦如之。後儒止知其象爲積畫。故不得九六之解。宋人圖太極爲陰陽互根。是當名爲兩儀圖。又或畫太極於上。是當名爲太上圖。遠極中之訓。可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者與。

附太極圖

咨請會奏設立伏鄭博士稿

署山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分巡兗沂曹濟。兼管驛傳水利。黃河兵備道孫。　咨呈爲事府爲事。提督山東等處學政曾。　爲咨請會奏事。本司查國家擇先聖賢之後。設五經博士。授以世職。所以崇儒重道。典禮優渥。其制倣自明景泰時。歷代增設。至我朝修明祀典。自孔門十哲。上溯周公。旁及關閩。下至宋儒。皆爲設立五經博士。至周至備。考列朝五經博士之設。或以制禮作樂。或以身通六藝。或以闡揚道統。惟漢代諸儒。承秦絕學之後。傳授經文經義。去古不遠。皆親得七十子之傳者。伏生鄭康成。其功在經學絕續之際。較七十子爲難。又迥在唐宋諸儒之上。今世嗣裔子孫。現在本屬鄒平高密之境。允宜會同貴院。將二賢學行。奏請國家。予以曠典。以昭先賢傳道之報。考尚書出於伏生壁藏。又口授其義。始有今文二十八篇。顯於世。及孔壁得古文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其無今文可證者。凡十六篇。竟不能讀。又無能注者。謂之逸書。存於故府。今之孔傳。梅賾所上。非孔壁古文。朱文公疑之。是漢無伏生。則尚書不傳。傳而無伏生。亦不明其義。即古文尚書後出孔壁。無伏生之今文。亦不能識讀。則伏生一人。爲唐虞三代微言道統之所寄。今鄒平有宓氏。諸城有伏氏。皆其後也。鄭康成爲東州大儒。於易書詩禮論語孝經。皆有傳註。欽定諸經義疏。多引鄭註。唐儒正義。推闡其說。宋儒章句。沿襲其詞。至乎三代禮儀。服物典章。周程張朱註解。不出鄭註範圍。亦或遜其精密。故范史以孔書遂明稱之。核其行事。見於史傳。亦無可議。今其嗣裔子孫。現在高密前學院阮。曾加修葺。又爲設奉祀生。或以前代設五經博士。重在道統。不知道存乎經。統本於堯舜禹湯文武。伏生不傳尚書。則道何所存。統何所述。東晉板蕩。經師失傳。諸經之義。豈能臆說。賴鄭康成集漢儒之大成。經義無康成。則淵源中絕。唐宋諸儒何由復知道統。幸值我國家久道化成。興廢繼絕。伏生鄭康成祠裔子孫。適在東省。地方官自宜陳請。增設五經博士。以爲世職。繼學院有微揚風

化之責。事關崇奉先賢。本司不便專政。爲此咨呈貴院。希本司銜名。具稿上聞。並祈指正裁奪。賜覆施行。

嘉慶元年十二月初九日咨呈。

舉孝廉方正議

嘉慶元年。詔舉孝廉方正。中外疑或謂孝廉方正爲奇行。非今世所有。故令舉到。甚且無選不行。各省相觀望。署按察使孫星衍。有激揚之責。因核議以上大府。並移咨各省。議曰。孝廉方正者。質美未學之名也。何以明之。論語云。入孝出悌。愛眾親仁。弟子之事。當學文。又云賢賢事父母竭力。事君致身。交朋友信。或以爲未學。或可謂之學。此皆七十子之言。其行若此。而猶有以爲未學者。言其質之善。而恐不能止乎至善也。禮記之言。止于仁敬孝慈信者。惟文王一人。蓋難得而見。故子稱善人不得而見之。今之所舉孝廉方正者。不過供爲子職。有所不爲之士。若舉人亦名孝廉。中外薦舉各官。亦云守清守正。比未皆謂異之也。何獨至于曠典。而以爲無人耶。且士大夫並孝廉方正之名而不居。見其人而以爲異。將反而行之。抑教民背而去之耶。漢時選舉。以茂才異等。賢良直言爲尤異。或遣使察舉。或詔三公光祿御史州牧歲舉一人。其於孝廉則次之。率二十萬口歲舉一人。魏時則口滿十萬。歲察一人。國家列聖相承。教養生息數百年。一郡一縣。何止十萬二十萬口。又逆之六十年。方有此舉。唐虞之際。十斯爲盛。則世之膺此選者。大不乏人。意當倍萬於漢魏之世。奈何轉有才難之歎。豈所以尊朝廷。重當世之士乎。或謂守令奉行不善。則可耳。苟吏求索不遂。則駁而抑之。吾亦不敢知。居其上者。果無於上聞。不亦違聖門舉爾所知之旨哉。且今之所舉孝廉方正。亦未定之名。儒者之學。事君不忠。戰陳無勇。即得謂之不孝。此之所舉。亦觀其事君戰陳何如。又一介不取。而千金則盼。治身不穢。而事上模稜。亦皆廉者不能廉。方正者不能方正之效。何則。一鄉之譽。不必得之通國。一日之名。不能終於晚蓋。故曰。質美未學之名。古人所以難知人則哲。又有處士盛聲之詞也。漢之舉孝廉者。未皆無陋行之人。而不以廢其科。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又曰。與其潔也。不保其往。斯言得之矣。今之駁孝廉方正者。必曰無奇行實迹。夫孝廉方正。豈可求奇行。拘實迹乎。孝求其奇。則郭巨之埋其子。廉求其奇。則仲子避兄于於陵。莊周卻聘于楚國。方正求其奇。則左儒死杜伯之難矣。安能復爲國家儲有用之才哉。廉使訪聞檄舉之人。多辭不就徵。亦足知矜矜奇節之士。不讓于古所云也。今之吏治經學詞章。皆遠出乎古。後世必當知之。獨謂孝廉方正之難覯。吾誰欺。

觀風試士策問五條 有序

告諸生。長史下車。循有觀風之典。使者自膺簡命。出任監司。督運防河。曾無暇及文教之事。不殖何觀。頃攝提刑。地兼齊魯。官書親判。不廢研經。此邦爲聖賢發迹之區。經師碩出。遺風餘俗。猶有存焉。宿之課士。僅以四書文。既有一日短長。亦不足觀實學。今易以射策。博物善述之士。可以各獻其能。一問儒術。二問經學。三問諸子百家。四問地方古迹。五問河渠畜牧積貯。將以觀諸生修身稽古。善俗通今之要。庶其博

七十七冊

考覈籍．廣咨耆舊．稱所聞見．其有未詳．使者仍獻其一得．夫德爲藝本．使者方飭校官．延訪數世同居．行可矜式者．予以束帛旌閭之典．諸生或撰著成書．及一技絕人．亦宜惠然來謁．廣我見聞．使者少賤多能．游蘇吳楚秦晉梁魏之郊．宦于京邸．所見異人異書．不知凡幾．其於性道訓詁文字聲音天文地里金石醫律諸學．亦嘗略見淵源．願諸生勿有遐心．引爲益者云爾．

問．服膺儒教．必悉淵源．楊子雲稱通天地人曰儒．所謂天地人．卽繫辭所謂陰陽柔剛仁義之道歟．虞夏書言三德六德九德．洪範言剛克柔克正直．皆卽其事．外此．見于內經各緯逸周書諸子者．能詳言之歟．孝經緯以性屬陽．情屬陰．漢儒皆宗其說．宋人言性不言情．毋乃非歟．儒之所以尊於九流者．兼法陰陽五行．治身治世．其他道墨名法諸家．各用一行以相勝．流爲釋教．偏于何行．能辨明之歟．漢時通天人之學．則有董仲舒賈誼楊雄翼奉鄭康成諸人．東晉而後．其學遂絕．能條舉其撰述之要歟．理學出于何書．理字于文从玉．治玉也．故以治爲理．又經言文理密察．是卽譬字異文．理學之義．安乎不安．大學一書．道在止善．而不在明善．明而不能止．非至善也．明心見性之說．于聖學合乎不合．格物之義．格．至也．言物至而能知善惡．誠意正心．必驗諸接物．舍格物而言誠意正心之學．果足恃歟．後世以格物爲感格扞格者．是乎非乎．諸生學術宜端．必求之三代古書．方能通貫天人．幸勿自畫自棄．其詳擇焉．

問．六經出秦火之餘．眞僞雜糅．宜知本末．易之六十四卦．據管子稱伏羲作六峜．以迎陰陽．淮南子亦稱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則重卦起于伏羲．但無文字．世以爲神農．或謂文王．世乃非歟．尚書由伏生壁藏．特口授其義．朱文公謂以伏生口授背文．毋乃與史說違歟．今所傳古文尚書．與孔壁書有眞僞之分．能言其篇次歟．詩有齊魯韓三家．而毛氏獨存．說文所引古文詩毛氏．文字何又不同．能言其故歟．禮記四十九篇．藝文志不載．或卽在記百三十一篇之中歟．漢文所造王制．有本制兵制服制篇．而世謂傳禮記王制爲漢文博士所造．何歟．春秋以傳附經．始于何人．其謬安在．論語成于六國時．能考究其故歟．孝經之書．孔子稱爲志在孝經．朱文公疑之．有刊誤之本．猶得謂之信而好古歟．爾雅周公所作．各篇俱有增加．能辨斷之歟．外至方言急就說文．皆經藝之支流．樂經緯讖雖亡．其逸時時見于載籍．能舉其大概歟．諸生講求有素．幸悉所聞以對．

問．揚子雲不讀非聖之書．聖之訓通．其能成一家言者．卽聖也．諸子之學．亦宜涉獵．儒家晏子孟子之外．有子思子子漆雕子．其書不傳．道說猶可考歟．藝文志載董仲舒百二十三篇．春秋繁露卽在其中歟．道家有筦子．卽今管子．何由入于道家．太史聃周之世官．禮經遠吾聞諸老聃．而今老子中有云禮者忠信之薄．何相矛盾歟．墨與儒並稱．其書見在．能言其攻守之效歟．縱橫家有蘇子．而今所傳鬼谷子．不見于藝文志．是一是二．能詳考歟．兵權謀家有孫子兵法．今有魏武諸人十家注．曾訓智歟．天文之

學．古重占驗．黃帝巫咸甘石星占．何不見于藝文志．叢書秘苑開元占經．猶可循覽歟．唐設醫律二學．博士．掌之．內經．見藝文志．而無本草．或其書古今異名歟．李時珍本草綱目．全襲大觀本草．其謬安在．李悝法經六篇．卽是今律內名例等篇．能考其次歟．唐律所以長法家．歷代之書．賴以不絕．能求其故歟．遁甲書流傳最古．其見于正史者．能詳述歟．吳越春秋載伍子胥推日辰法．如今六壬．卽藝文志雜家伍子胥之傳歟．今有宅經．及黃帝授三子元女經．不見于隋唐經籍志．何也．諸生博聞強識．其必有以益我．

問．齊魯名邦．嘗聞具在載籍．南宋國蹙．而後日漸傳譌．南濟北濟．分合不常．轉附朝儛．山川無證．鄭氏以負夏在衞．而兗州亦有負瑕．陶邱卽是左山．而志乘以爲髮山．諸生以時地通經．能研覈是非歟．伏羲陵在魚臺．譌在陳州．女媧陵在濟寧．譌在潼關．湯陵在曹縣．譌在滎河．國朝釐正祀典．既改東平堯陵．祭于濮州矣．三陵事可并案．見于古籍．或有碑碣．能博考其是歟．曲阜少昊陵．出何書傳．能知其本歟．閔子騫墓．在今范縣．左邱明墓．在今肥城．王章墓．在今安邱．見于寰宇記．而或譌在歷城．或傳在嶧縣．或譌在滋陽曹縣．伊尹墓譌在歸德．箕子冢譌爲萊朱．能據書以證之歟．滋陽有柳下惠墓．光縣有舜廉成墓．又不應經典．何也．其他聖賢陵疑祠墓．諸生生于其地．必能徧加搜訪．各述所聞．使者當申禁採樵．樹之石碣．無隱無漏．助我咨詢．以稱懷古幽情焉．

問．入國問俗．輶軒之任．使者讀書問政．所至以興利除弊爲先．水利農田．尤其專責．孟子欲滕行井田．賦

見鄒縣驛一路．依山濱水．多有泉源．因其地利．令諸泉濟運．猶可導引灌田歟．唐地里志．臨朐有竇公渠．引白浪水．萊蕪有普濟渠．其他縣邑．古時溝洫遺跡存與否．生其地者．猶能考究歟．江南水耕火耨．兼有水碓水車之利．此邦或不能用．水旱聽之天時．有教民之良法歟．禹貢以作牧稱萊．古時谷量牛馬．萊州一路．畜牧之利可興歟．山左民無蓋藏．宜籌積貯．常平社倉義倉．利民之本．而採買勸輸．不乎乘志．或吏胥侵擾．抑亘實不能好善歟．古者榷茶糱酒．所以重農．今可墾之田．有用之穀．蒔（音卽）糱造麴．有術以杜其弊歟．泰山濟寧．山蠶之利．無窮．不申斧斤數罟之禁．果生之寡．而食之衆歟．諸生習知風土．各舉見聞．旣可以助使者周察民隱．亦以觀處士經時之略焉．其盡言．毋忌．毋隱．

咨覆河南布政司伏羲陵稿 嘉慶二年四月

分巡山東兗沂曹濟兼管驛傳水利黃河兵備道孫．　移咨河南等處承宣布政司吳．　爲咨覆事．前本道訪得魚臺縣鳧山有伏羲陵．在臬司任移咨貴司．查陳州太昊陵．是否有古書傳碑碣可據．去後．玆據署山東按察使荊將貴司咨覆移送前來．原咨開．據陳州府淮寧縣等稱．路史所載伏羲陵．有云山陽．云南郡襄陽．云都於宛邱．陳爲太皞之墟．本道考山陽卽指今魚臺之陵．南郡襄陽因竟陵縣有古風城而誤．舉具元和志及寰宇記．至都於宛邱之說．都陳不必葬陳．既稱爲墟．墟者故國空城之稱．與墓字

之義各別。是路史所說伏羲陵。仍在魚臺。而以宛陽陳州為異說。不可以路史所言為陳州之據。該府尊又引府縣志書云。隋以前。未知崇奉。唐貞觀四年。始禁民芻牧。因歷引周顯德。宋建隆。乾德。咸平。景德。大中祥符。天禧時。守陵置廟之詔。不察此數代詔書。僅有崇奉先代陵寢之文。並未言各陵所在。且魚臺之陵。出晉皇甫謐世紀。及唐李吉甫十道圖。比之隋已前。未經崇奉之陵。較有古據。至太昊陵。詔在陳州。自宋政和始。及南渡已後。魚臺地入于金。為劉豫所據。諸儒耳目漸隔。不能遠考。又諱國璽之恥。遂移伏羲之祀于陳。洪武時祀典。多不足信。今國家更正東平州堯陵于濮州。東平之陵。亦係洪武已來祭告之處。祀文碑刻具存。與陳州同屬相沿之誤。二事可併案矣。咨內又引宋太祖詔。有太昊葬宛邱。在陳州之言。此為馬端臨注語。方志誤入本文。史載詔書。無此詞也。咨內又稱。八卦壇距伏羲陵二里。亦非。後世謁壇為陵。在宛邱八卦壇。皆陳州古迹。未必後人即以壇趾為陵。但有伏羲之迹。即妄移陵寢于此。亦如堯陵有古風城。遂謂為南郡陵之比。貴司止據該府縣。徵引方志相習之文。不加深究。恐非實據。本道竊意訪求古迹。當以書傳為證。同在書傳。則以最古之文為難。既已生于後世。豈知上古封樹之處。然春秋傳言。任宿須句顓臾風姓。實司太皞之祀。詩綜言伏羲生于雷澤。唐宋地理書稱承匡山女媧生處。考任國即是濟寧。雷澤即在魯北。承匡即西鳧山。推此諸文。是知伏羲風姓。葬處。應在濟上。不得遠至陳州。明甚。陳州之陵。又無隋唐書傳。宋元碑碣。足奪魚臺之迹。本道無通章之責。但歷考書傳。姑存此說。以待後人監正祀典。先飭有司。申禁樵牧。修葺祠廟。因貴司咨詢。特再移覆。並將伏羲陵考黏卷存案。希為指正核覆飭知陳州守施行。須至咨者。

伏羲陵考

魚臺陵

皇甫謐。伏羲葬南郡。或曰。冢在山陽高平之西也。史記正義

按山陽郡高平侯國。漢皆治昌邑。即今金鄉縣地。與魚臺接境。此皆時郡縣。故知為謐言。非張守節語也。

又按晉書地理志。高平國。晉初分山陽置。縣有方與。湖陸。高平。元和郡縣志。魚臺縣本漢方與縣。太平寰宇記。魚臺縣屬山陽郡。縣理城即漢方與城也。湖陵故城。秦漢為縣。今廢城在今縣南一里。據此則方與湖陵。即今魚臺縣境。高平國治在金鄉。元和郡縣志。金鄉縣昌邑故城。在縣西北四十二里。寰宇記作縣北。是也。今伏羲陵在魚臺縣東北十里鳧山。則當是古山陽郡高平國之東。誤作西字。羅苹云。帝冢在山陽高平西北。蓋用謐語。增多北字。或當作北耳。南郡辨見後文。又按魚臺伏羲陵。出皇甫謐帝王世紀。其言必有所本。是其迹在晉時已甚顯也。

李吉甫十道圖云。兗州之境伏羲陵。金石萃鳧山人祖廟碑

按魚臺縣屬兗州。元和郡縣志。方與縣。貞觀十七年。廢戴州屬兗州。寶應元年。改為魚臺縣。是也。李吉甫作元和郡縣圖志。于魚臺不載伏羲陵者。志本有圖。今亡。因其陵別見十道圖歟。金石錄。碑今在鄒縣鳧山伏羲廟殿東壁。

圖經云。單州魚臺縣之東北七十里。曰辛興村。其間有伏羲皇帝之陵。陵上有廟。宋熙寧十年碑

按隋經籍志。有隋諸州圖經集一百卷。郎蔚之撰。則此碑所稱圖經。即隋圖經也。其書在五代時矣。

重建伏犧皇帝廟三門記。大宋熙寧十年。歲次丁巳。三月辛亥朔。二十五日乙亥立碑。莆陽貢吏陳翁撰并書。蓋聞聖人不世出。出必有功於時也。鴻荒之世。朴略尤甚。雖人倫之化既有。而道德之風方扇。天下以大道之為功。未有以仁義之為用。大道判則為仁義。仁義用則為法制。法制立則聲華文物興焉。仁義出乎道。非道出於仁義也。仁義法制。皆道之跡。聖人之功也。夫道立本於無。為用於有。蓋可見者存乎用。用可見者存乎迹。迹者道之濟也。非道之本也。推其以本求之。則至寂而無體。以用求之。則至虛而善應。以迹求之。則至利而無窮。所謂形而上下者是也。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元胎未形。杳杳冥冥。遠之不可以名致。近之不可以形詔。非探象先之原。則求知之難矣。絕於形器。梏於無為。造之非我。理自冥化。此至寂而無體。其可見也。經為陰陽。合為至精。鬱為元氣。發為造化。而萬物稟命受形。以生死代謝。其所以鼓舞運動。雷風雪霜之威。日月水火之變。付有為於六子。收無為於功成。此至虛而善應。又可見也。聖人既得至寂之本以誠己。復達至虛之用以濟物。擴而充之。發越推散。與至利於千萬世而無窮涯者。蒙考之於伏犧皇帝。用大道以王天下。而見其本末體用之遂焉。恭以伏犧皇帝。挺生上古之初。德冠三皇之首。畫八卦而備萬物之象。與文籍而書有世之名。以結繩為弊政。而代之以書契。以神化為宜民。而為之以善法。首正人倫。復為器用。通其變。使之無倦。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臣由之。則肅而莊。父子由之。則和而親。夫婦由之。則愿而雍。兄弟由之。則友而悌。天下陶成於大順。蓋人倫正之始也。為網罟以畋以漁。為棟宇以革其居。為耒耜以濟其飢。為舟楫以便其涉。為弧矢以威其亂。服牛馬以致其遠。至乎揉木陶火。鑠金凝土。一制一法。莫不由乎仰觀俯察而始立之法。又有繼聖繼作。踵興至堯而成。及周乃備。故曰。法始伏而成堯。又曰。匪伏匪堯。禮義哼哼。既歷漢唐之久。下逮國家之盛。一祖四宗。六葉承天。執是法以御大有。通變以臨天下之利。福周四海。生民享之而無窮者。亦以此也。於伏犧皇帝之廟。皆遣使致祠焉。今之於春秋之間。無遠近。無貴賤。不辭跋涉之勞。或負戴其親。以至於此。醵祠進獻。無祈而不應也。是知伏犧皇帝。體魄雖降。而其神未嘗死也。說者曰。聖人之死曰神。未嘗死。未嘗生者也。秦漢以來。分邦國為郡縣。今伏犧皇帝之故墟。莫知其所在。按圖經云。單州魚臺縣之東北七十里。曰辛興村。其間有伏犧皇帝之陵。陵上有廟。古老謂曰。廟舍之東。有畫卦之山。南有古銘城。北有聚仙洞。中有九龍潭。其古木勝槩。依稀存焉。居民嚴溫者。世蒙其福。遂營丹衷自備

巳紹聖化信士重建三門一座。三間。玉皇堂并神像。炳靈公堂并神像。砌道幡竿等。上以酬聖造之恩。下以求舉家之慶。既畢功名。翁爲之記。翁謏聞之學。不能述萬一。聊書歲月而已。尹橋鎭郭下嚴溫妻王氏。男老兒彭壽女二娘子。外甥李中舍孫天保天錫天壽女三娘子。外甥黃國博孫小三娘子壽奴。

按碑今存鳧山。

羅泌路史太昊紀。葬山陽。羅苹注。按帝冢今在山陽高平西北。高平襄陽之境。然九域志兗單皆有伏羲陵。

羅苹又注。太昊之國。有庖國。姒姓。今庖水在山陽平樂。而帝墓又在山陽。則其故迹無疑也。

按羅泌云伏羲葬山陽。用皇甫謐說。而不用南郡。亦知南郡之不可信也。泌則云高平襄陽之境。或以襄州有平皇闕而誤。其闕見太平寰宇記。然泌下又引九域志兗單皆有伏羲陵。按之寰宇記。稱魚臺縣隸兗州。今隸單州。是兗單皆指魚臺之陵矣。所引九域志非今元豐九域志。

又按庖水卽泡水。在今沛縣西。平樂城在今單縣東四十里。漢地理志山陽郡平樂有泡水。東北至沛入泗。亦在豐單之間。故羅苹附會庖字言之。

元中統二年孟祺撰碑。魚臺縣東北七十里而近曰鳧山。山南麓曰辛興里。周頋伏羲遺跡甚衆。土人云。死葬于山麓之半。其東一峯鬱然者。今以畫卦山目之。質之地圖。北直古任。東接顓臾。皆諸風故封之地。所以奉太皞之世祀者也。

按碑今存鳧山。文多不具載。

元至治二年。呂惟恕撰碑。魚臺治東北七十里有鳧山。山南麓曰新興里。有伏羲廟在焉。其遺跡于里之周匝甚多。其東峯巒峭崪。目之曰畫卦山。其西水縈洄湊。目之曰聖水河。故以是爲伏羲葬瘞之地。宋熙寧十年石刻有云。按圖經魚臺新興里有伏羲陵。陵上有廟。以是考之。其土人所傳。亦有自來矣。

按碑今存鳧山。文多不具載。

又按宋元史地里志不載伏羲陵。而見于碑碣可據者如此。南宋地入金。遂不知其迹矣。故于欽齊乘亦云有墓非也。

明嘉靖四十一年。曾該撰碑。魚邑東境鳳凰山。舊有太昊氏伏羲廟。離縣治七十里。廟制極其雄偉。又云。河南陳州有羲皇冢。傍生蓍。而此地亦建廟祀。何也。先王封羲皇于顓臾。以主祭。故建廟于魚之東者。說其爲首祀地也。

按宋碑明言陵上有廟。而明人不信之。止言有廟。又不察皇甫謐山陽高平之言。徒以其時傳爲太昊陵在陳州。遂爲調停之說。明人之無識。大都類此。若云生蓍。卽以爲葬陵者。蓍者封殖之處卽生。非因地靈。今咸陽葬文王武王陵亦復生蓍。是其證也。

康熙五十二年。修兗州府志。魚臺縣伏羲陵。在縣東北七十里鳧山。其前有廟。

按志爲張鵬翮所修。是時魚臺屬兗。今屬濟寧州矣。至乾隆元年修山東通志。魚臺縣陵墓無伏羲陵。蓋後人因有陳州廟祀而妄刪其迹也。

南郡陵。

皇甫謐。伏羲葬南郡。

羅苹注路史世紀云。葬南郡在襄陽。

按襄陽並無伏羲陵。而皇甫謐云然者。考元和郡縣志。竟陵縣。秦屬南郡。五華山在縣東北七十里。縣城本古風城也。古之風國。卽伏羲風姓也。南臨汉水。謐之致誤。蓋因其地有古風城歟。然古今皆傳無以伏羲陵爲在是者。

陳州府陵。

路史。乾德四年。詔置守陵五戶。春秋少牢。羅苹注。上歷太昊。宛邱在陳。

文獻通考。乾德四年詔曰。歷代帝王。或廟貌攸設。牲牷罔薦。或陵寢雖存。樵蘇靡禁。眷川惕然。其太昊女媧炎帝黃帝顓頊高辛唐堯虞舜夏禹成湯周文王武王漢高祖後漢世祖唐高祖太宗十六帝。各給守陵五戶。蠲其他役。長吏春秋奉祀。他處有廟祀者。亦如祭享。馬端臨注。葬宛邱。在陳州。

又徽宗政和三年。禮儀局上五禮新儀。仲春仲秋。享歷代帝王。帝太昊氏于陳州。以金提勾芒配。

按乾德詔爲歷代帝王置守陵戶。其時並未言明陵廟所在。其在宛邱陳州之注。蓋羅苹馬端臨之言也。據宋熙寧陳翁鳧山廟碑文云。旣歷漢唐之久。下逮國家之盛。一祖四宗。六葉承天。于伏羲皇帝之廟。皆遣使致祠焉。則北宋祀典及守陵戶。安知不卽在魚臺之鳧山耶。

又按今陳州傳有伏羲陵。其誤始自政和定禮。蓋因國感而後。僅守偏隅。不能遠祀魚臺之陵。遂移其祠于宛邱之八卦壇。其初必以地入于金爲恥。而諱言之。羅苹馬端臨。不能遠考。俗傳朱文公題石壇前。竟至傳訛數代。觀羅苹之注乾德詔。則云女媧在華州界。馬端臨之注乾德詔。云女媧葬趙城縣東南。在晉州。卽女媧一陵。二說參差。知兩君以意附會詔書本無定見。亦可見乾德時詔。無各陵處所也。

又按元和郡縣志。陳州本太昊之墟。周武王封嬀滿于陳。宛邱縣八卦臺。及壇縣北一里。古伏羲氏始畫八卦于此。太平寰宇記。陳州庖犧氏所都。曰太昊之墟。宛邱縣八卦壇在縣北一里。卽伏羲于蔡水得龜。因畫八卦之壇。舊有長史張齊賢碑文。後刺史李邕撰新文刊之。據此則唐人北宋人說陳州有伏羲八卦壇。不云有陵也。既有張齊賢李邕新舊文。樂史時尚見之所紀卽蔡水得龜之事。必不言陵。故李吉甫諸人。作地志不言伏羲陵在此也。且禮言墟墓。墟則國某。墓則葬地。何可合爲一義。陳州卽太昊之墟。亦爲故國。空城。安得指爲葬處。又考水經注云。陳倉縣有陳倉山。榮氏開山圖注曰。伏羲生

成紀。從治陳倉。非陳國所建也。則古時並無都陳之說。況伏羲生于成紀。見路史開山圖。而太平御覽引詩含神霧曰。大跡出雷澤。華胥履之生宓犧。並以爲生于曹濮之間。更于非在宛丘之說近矣。

咨覆稿山西布政司議湯陵稿

署山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分巡兗沂曹濟。兼管驛傳水利。黃河兵備道孫。咨山西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謝。爲咨覆事。嘉慶元年十一月。准貴司在山西布政司任內咨稱榮河縣殷湯陵。列於祀典。最爲久遠等因。本司詳核傳記。不盡如貴司之言。惟貴司所稱酈道元誤以皇覽湯陵爲亳王湯。及崔駰當作袁駰爲當耳。漢之馮翊徵縣。是今同州府澄城縣。地屬秦。汾陰縣。是今榮河縣。地屬晉。中隔一河。貴司以榮河爲漢屬馮翊。又以徵之湯城徵陌爲正指榮河。其誤一也。皇覽明有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之言。見於水經注。卽謂史記集解在濟陰薄縣之文爲袁駰語。但皇覽既以爲薄城。卽是濟陰之縣矣。且史記集解引皇覽稱伊尹冢在濟陰己氏。臣瓚稱亳有湯冢己氏有伊尹冢。皆相近。可知皇覽亦必以湯陵爲在濟陰。貴司不察皇覽薄城之言卽是濟陰。反謂皇覽以在汾陰之說。其誤二也。皇覽既稱薄有湯冢。又引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按行水災。因行湯冢。又引劉向曰。殷湯無葬處。意謂湯冢至建平時始顯。劉向先尚未知之。正以漢時所見湯冢。證薄縣之冢。其下皇甫謐語。則袁駰所引。水經注乃云在漢扶風。今徵之迴渠亭有湯池徵陌是也。又按太平御覽引帝王世紀。於韓詩內傳湯首葬而崩下。有葬於徵。今扶風徵陌之言。蓋酈道元引皇甫謐語。貴司以爲皇覽之文。其誤三也。漢建平元年。按行水災。因行湯冢。考之哀帝紀。是年詔稱河南穎州水出。流殺人民。壞敗廬舍。則其時按行水災。當在河南一路。適値濟陰薄縣之冢。故皇覽引其事於薄城湯冢之下。袁駰又引其文於湯崩之下。建平水災。不及三輔。此所行湯冢。必非亳王號湯之陵。特酈道元引其文。而加以臆斷。且據太平御覽扶風徵陌爲皇甫謐之言。貴司知酈道元以皇覽所述湯陵爲非亳王。而不知漢時所行湯冢。卽是濟陰之陵。其誤四也。附之祀典。祭堯於平陽。舜於河東。禹於安邑。湯於汾陰。皆非陵寢所在。宋乾德初置守陵戶。又未指實何地。貴司據正史以定榮河湯陵。卒無正史所言其陵其地可據。其誤五也。後魏太和六年。詔祀堯舜禹周文公。何未祀湯。自其時寶鼎縣破陵得銘。乃認湯陵于此。故湯陵之在寶鼎縣。僅見于元和志及寰宇記。所謂單文孤證。不合於古書。不著於正史。貴司以寶鼎之銘爲傅會汾陰湯陵。徧檢書傳。後魏以前。實無汾陰湯陵之說。其誤六也。杜預作春秋釋例。皆本古書。史記有葬伊尹於亳之文。皇覽及臣瓚有成湯伊尹冢在濟陰之說。若以爲湯葬汾陰。諸書又無湯巡狩至汾陰之說。邦畿千里。三亳已足當之。安得遠至於晉。杜預伏滔所稱亳蒙閒成湯伊尹箕子之冢。蓋本之皇覽臣瓚。皆非臆說。而以爲相承之誤。又謂其從征操筆。非確有考據。豈有身至蒙亳目擊邱墟之地。反不足據。其誤七也。貴司者以官於晉。爲晉人留故事以衒耀於時則可耳。以之考古則甚疏。古帝王陵寢是非必當核實。而徒據故事已久之說。循列

代相沿之誤。不爲更正。其誤八也。貴司所言袁駰集解。案左傳曰。皐墓在殽南陵。山海經。濁水青水之間。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皆出左傳山海經。而反以爲非本文。比之此條。以爲竄入濟陰。其誤九也。沙邱及孔子宅之說。是其傳會古迹而起。擬之寶鼎發冢之銘不倫。其誤十也。貴司所著西魏書。史學精嚴。條理明晰。本司深爲佩服。考湯陵致此十誤。皆由貴司必欲附會湯陵在晉之故。本司官於東魯。考少昊之陵。無古書可證。正爲躊躇。今貴司移鎭浙中。可以憬然而悟。何必爲部下增古迹哉。祈再研覈是非。博考書籍。並將前稱鄭遜之榮河志及廟碑。移送本司。以憑考覈。仍祈賜覆施行。須至咨者。

附原咨。

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謝。　咨山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孫。　爲咨覆事。嘉慶元年八月間。准貴司於兗沂曹道任內咨稱。赤得殷湯陵在山東曹縣之土山集。蓋據漢崔駰魏皇覽晉伏滔皆云湯陵在濟陰亳縣。自河流南徙。橫隔其地入于山左。又稱山西榮河之湯陵。自明時列于祀典。相沿至今。特出於太平寰宇記。怪誕不足爲據。副於十月間。復准貴司咨稱。檢查得開寶六年湯廟碑揭。稱廟不稱陵。其爲後世謬廟爲陵。已無疑義。等因。准此。本司當卽飭取開寶碑文查閱。並博考書傳。查得榮河縣殷湯陵。列于祀典。最爲久遠。附制。給禘之月。以其日祀湯於汾陰。以伊尹配。載隋書禮儀志。宋史禮志載乾德初。詔成湯置守陵五戶。歲春秋祠。文獻通考備載乾德四年詔給守陵事。明稱殷湯葬汾陰。在宋河中府。金史禮志亦稱祭成湯于河中府。此皆見于正史。貴司以爲明代流傳之誤。似未確矣。本司復查開寶廟碑內。有禁其樵採之文。若非因陵建廟。何以禁樵採。似不得指碑爲後世訛廟作陵之證。本司因考今萬泉縣之北境。河津縣之南境。乃漢汾陰縣界也。今之榮河縣。治于漢屬馮翊徵縣境。自黃河西徙。隔於河東。劉淵省汾陰屬蒲坂。後魏復置汾陰。得兼今榮河縣境。而湯陵始屬汾陰矣。皇覽曰。漢哀帝建平元年。司空御史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在漢屬馮翊。今徵之迴渠亭有湯城徵陌是也。皇覽所云。正指今榮河縣湯陵。自湯陵之見于世。未有先於此者。皇覽爲尊考帝王冢墓之書。所言當得其實。故隋時古書猶多。而于定祀典獨取皇覽。必有據也。酈道元頗好異說。於水經汳水條下。輒指皇覽所述之湯陵。以爲乃亳王湯冢。爲秦寧公所滅者。夫亳王一亡國之侯耳。卽荒冢猶存。漢亦何爲遣使者而案行之哉。案史記正義於蕩社文下。特引括地志云。雍州三原縣有湯陵。則亳王湯自有冢在今陝西三原縣境。距今澄城郃陽之間且三百餘里。善長乃指在漢徵縣之湯陵當之。豈不謬哉。本司復查貴司所云。漢崔駰魏皇覽晉伏滔。皆有湯陵在濟陰亳縣之說。案伏滔北征記。見于樂史所引。其言蒙亳爲指濟陰之蒙亳。誠然。然滔東晉人。承杜元凱之誤。又從征操筆。原非確有考證。若皇覽所說湯陵。則言在漢屬馮翊徵縣。與濟陰絕不相蒙。自史記集解於湯崩文下引皇覽。乃截去在漢屬馮翊以下云云。而復加湯冢在濟

陸海縣數字於首。遂爲漢哀帝使行湯冢事於濟陰。今但就水經注所引皇覽觀之。則集解之割裂可笑。已可概見。蓋凡集解中直云某曰云云者。皆本文也。其曰駰案某曰云云者。皆稍以己意潤色之者也。今觀夏本紀一條曰。駰案左傳曰。鼂蓋在殽南陵。周本紀一條曰。駰案山海經大荒經曰。黑水青水之間。有廣都之野。后稷葬焉。皆非左傳山海經本文。此條亦作駰案皇覽云云。則中有濟陰字。爲裴氏竄入無疑。蓋以漢崔駰亦有湯冢在濟陰之說。則本司偏考古書。實無所據。案後漢書稱崔駰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依婚禮結言達旨酒警合二十一篇。論其體裁。此二十一篇中。皆不應有記湯冢語。惟考水經注引裴駰曰。湯冢在濟陰薄縣。此正引史記集解語耳。善長不以濟陰薄縣爲皇覽文。而特別出爲裴駰語。卽此正可作集解竄入濟陰字之證。然本司往時見俗本水經。有訛裴駰爲崔駰者。抑或貴司之所據。以爲說者耶。本司復查太平寰宇記。所載死後二千年之語。路史亦載之。蓋出於城冢記。特齊諧志怪之流。因汾陰有湯陵。遂加以傅會。正如一勞子案始皇及董仲舒亂我書之語。以爲孔子作讖。藏于其宅。論衡亦載之。豈不怪妄。然古未有以是疑孔子宅者。蓋原不以寰宇記定湯陵之是。亦豈可以寰宇記疑湯陵之非。且記載術器。貴乎辨析。夫太和中張恩之事。誕也。誕而猶以爲湯陵。永和中伊永昌之事。亦誕也。誕而且以爲仙人王子喬冢矣。總之湯陵之見于傳記。皇覽爲先。杜預臣瓚裴駰伏滔。皆出其後。自當以去古近者。爲得其眞。古帝王陵廟。列在常祀。自隋爲始。卽湯祀於汾陰。已歷千有餘年。人之精誠。神所昭格。湯王之靈爽。歆享於是久矣。卽曹縣之湯陵。考據果精。設守冢可也。守土官歲祭祀可也。而榮河之湯陵。因不敢遽言更正。又況眞贋之辨。猶或未然。所有貴司俟查勘確實。卽具詳貴省撫憲上聞之處。倘希揭酌行之。伏祈查照施行。須至咨者。

再咨浙江布政司議湯陵稿 嘉慶二年四月

分巡兗沂曹濟兼管驛傳水利黃河兵備道孫。　咨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謝。　爲咨覆事。嘉慶二年四月。准貴司咨覆湯陵。並移送湯陵考一冊到道。本道查古昔陵寢。自南宋國蹙而後。東省近隔一河。卽爲前儒耳目所不到。轉展傳譌。若魚臺伏羲陵之在陳州。濟寧女媧陵之在灉湖。事可并案。然濮州堯陵。既於國朝更正祀典矣。湯陵在西漢前。雖不見於書傳。考晏子春秋稱景公伐宋。師過泰山。夢見二丈夫。占夢者言泰山之神。晏子曰。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又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以平宋云云。蓋封國多因先代陵墓之所在。宋之守土。如任宿之祀太皞。今曹縣眞宋地。爲湯伊尹神之所棲。景公夢雖恍荒。晏子之言可據。晏子雖不言陵墓。而湯伊尹神之憑依在宋可知也。劉向云。無葬處。亦以不封不樹言之。非竟不知葬所。古不墓祭。故九疑會稽卒無定穴之可指。文武之陵。論於豐鎬。至以秦文武冢當之。不獨成湯也。本道求湯陵必於曹縣者。以湯冢

在濟陰薄縣之說。始自漢建平時發之。又魏人作皇覽。引案行事於薄縣湯冢下。薛瓚杜預裴駰。皆無異說。是其陵較他處爲有古據。貴司忽又指證漢時所行湯冢爲偃師之陵。以爲偃師河南縣。假如當時案行至偃師。魏晉何以執薄縣之說。且河自鄧湯已東。始有決溢。其患在曹濮之間。偃師依山。古今不被水災。案行斷不至是。貴司謂偃師湯陵。萌芽於西漢。著於魏晉。其稱西漢。卽漢謂長卿案行偃師事。其稱魏晉。則據太康地記云。尸鄉有亳坂。有太甲所放處言之。不知尸鄉雖在偃師。而太康地記。止言太甲放處。終不言湯陵。古人無廬墓之法。鄭康成注書序。伊尹放諸桐。以爲地名。有王離宮。自僞孔傳以桐爲湯葬地。桐亦並非偃師。貴司亦不信之。是不得以晉人言有太甲放處。卽指爲湯陵也。唐魏王泰始有偃師湯陵之說。考之於前。無所據。蓋唐時盛行僞書。卽據僞孔及太康地記之言。附會成之。故有湯冢近桐宮之語。所謂單文孤證也。至湯冢在微。亦非榮河之陵。榮河與澄城。雖東西隔一河。相去二百餘里。然龍門道關之間。秦晉分界。河水不得遷移。貴司以榮河湯陵。卽漢微縣湯冢。亦不然矣。湯葬於微之說。出於帝王世紀。而水經注以爲西戎之國。又疑爲湯城。徵陌云。難得而詳。且皇甫謐之言。無一可信。不獨此也。今商邱志無湯陵。而有伊尹冢。商邱曹縣接壤。元時河水奪汴入淮。橫隔曹縣商邱爲二。是以彼此傳譌。一墓兩載。方志不能詳考。不可以榮河澄城爲比。貴司所云漢薄縣。皆省入蒙。蒙在今商邱縣境。而曹縣兼有薄縣境。斯言明於古今地理者矣。至貴司既博核群傳。又據劉向殷湯無葬處之說。欲證各處湯陵於不論。本道竊不敢從。何則。後人見聞。亦多出於古人。若洪範陳於箕子。文王未必知。逸書出於孔壁。漢儒且

不解。終不以後得而棄之。古人尊廟不重墓。先聖賢冢墓類皆具於皇覽一書。其先多不見經傳。不可盡以爲疑。且漢時所行湯冢。亦必有祠廟碑碣可考。斷非妄指平地爲之。其證據傳聞。或在先秦之上。後世并無漢時書籍。是以止述長卿所見耳。如今曹縣湯陵。前有明宣德間豎石。載宋皇祐五年及元延祐四年重修。意必有宋元碑而燬之。乃記其年月。不可謂明始修陵也。貴司博聞強記。處懷若谷。本道豈敢以後進爭勝於口舌。偶念文章天下之公。古聖賢陵寢。將以質鬼神而俟百世。他時入告。亦須核實以應部議。故不憚縷縷言之。且貴司始信汾陰之陵。後又移之偃師。必不信本道核實之說。部臣如貴司。此說他時不得申於朝矣。願貴司察漢魏晉古說。莫先於曹縣湯陵。愼勿以偃師汾陰。亂其眞也。本道愚昧之見。是否允協。仍祈賜覆施行。須至咨者。

附原咨。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謝。咨山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孫。爲再行咨覆事。嘉慶二年正月。准貴司咨覆本司在山西布政司任內。所考榮河縣湯陵。指正錯誤二事。貴司深以爲當。具見虛懷若谷。本司去歲所議榮河湯陵。列在祀典已久。未便遽事更張。且只就榮河之湯陵而論。亦具有本原。並非平空突出者。茲貴司復相詰難。必欲伸曹縣湯陵之說。則貴司與本司所考。皆一隅之見。非通方之

論也。劉向湯無葬處一語。最爲明確。乃魏晉以後。猶欲附會湯陵。本屬好事。貴司素講漢學。閎通淵雅。深爲佩服。今舍子政可信之言。而據後來無稽之說。本司竊有未喻。蓋後世湯陵至有五處之多。雖考之傳記。皆有原委。然愈多則愈僞。欲於非中求是。既不可質言。亦不必苦辨也。假令貴司之議。果得申請廷議。竟能毀河之祀。而改祀薨邱。竊恐曹縣之令甲甫頒。而河南亦有好古如貴司者。復以偃師之湯陵爭移祀事。其將朝更而暮改乎。且陝西澄城河南商邱。不難並指荒冢爲湯陵。皆不患無書籍可據。紛紛者伊于胡底。古帝王陵寢。誠如貴司所云。是非必當核實。今湯陵必欲核實。則劉向一語。如南山之不可移矣。昔鄭康成之箋注詩禮。後說不遷就前說。閻百詩之疏證僞書。後說能訂正前說。本司近作湯陵考一卷。持論頗平。所願貴司以大公爲懷。毋爭勝于方隅。毋求多于口舌。大著湯陵考存入文集。以備一說可也。倘仍執前見不可轉移。則不妨各行其是。亦毋庸紛糾辨論矣。所有本司湯陵考一并移送貴司查照。須至咨者。

湯陵考

曹縣陵

皇覽曰。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水經注以此語爲叢闕語。下文作皇覽曰薄城北。)東郭。去州三里。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處平地。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鄭。(水經注作大司空史郎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劉向曰。殷湯無葬處。(史記集解)

按漢濟陰郡治。在曹縣左。山南。薄縣今曹縣地。

按皇覽文止此。史記集解此下有皇甫謐之言。是裴駰所引。證在皇覽之後也。水經注此下。有在漢屬右扶風云云。是酈道元之言。皇覽引建平間事。及劉向語。證言湯冢至漢時按行水災。始得知之。前此劉向尚未知也。

又按所稱建平元年案行水災事。核之漢書建平元年詔。稱河南穎川郡水出。流殺人民。壞敗廬舍。則其時大司空史案行水災。正在河南一路。濟陰適行部所及。因行湯冢。即謂薄縣之冢。水災不得至三輔也。皇覽引此事。以證薄縣湯陵。裴駰引此文於湯崩之下。亦以爲殷湯陵則甚。至水經注始於此下云。在漢屬右扶風。則疑建平時所行湯冢。爲徵之湯池徵陌。又疑爲亳王。推酈道元既稱不經見。難得而詳。特因漢司空史按行水災。必在三輔近地。三輔近地之湯冢。有亳王湯因妄宣徵之湯池。即爲湯冢。並不察亳王湯冢之在三原始平之間。此其大謬也。

臣瓚曰。湯居亳。今濟陰縣是也。今亳有湯冢。己氏有伊尹冢。皆相近也。(漢書注)

杜預春秋釋例。梁國蒙縣。西北有亳城。(水經注引作北有湯伐城)中有成湯冢。其西有箕子冢。

伏滔北征記。盟亳蒙間。成湯伊尹箕子之冢。皆爲邱墟。(太平寰宇記)水經注。汳水又東逕大蒙城北。自古不聞有二蒙。疑即蒙亳也。所謂景亳爲北亳矣。崔駰曰。(崔密作裝)湯冢在濟陰薄縣北。皇覽曰。薄城北郭東三里。平

地。有湯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也。杜預曰。梁國蒙縣。北有薄伐城。城中有成湯冢。其西有箕子冢。今城內有故冢方墳。疑即杜元凱之所謂湯冢者也。

劉昭注郡國志梁國薄縣引杜預曰。蒙縣西北有薄伐城。中有湯冢。左傳宋公子御說奔亳。其西又有微子冢。

按此。即引春秋釋例文。微子冢當爲箕子。

括地志。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按在蒙。即北薄也。(史記正義)太平寰宇記。宋城縣。箕子冢在縣北四十一里二十步。古蒙城內。史記紂之諸父。晉伏滔北征記云。盟亳蒙間。成湯伊尹箕子之冢。蓋皆爲邱墟。今蒙與北亳。相去三十里。

又楚邱縣伊尹墳。在縣西北十四里。按書云。沃丁既葬伊尹於亳。都城記云。濟陰界梁國有二亳。南亳穀熟城。北亳在蒙城西北。屬睢陽郡。今驗墳西十里有亳城。在東京考城縣界。晉伏滔北征記云。盟亳蒙間。成湯伊尹箕子之冢。今爲邱墟也。

路史。古亳城在考城東北五十二里。有湯葬。亦有汳水。盤庚徙治。

按漢時不知湯冢。自按行水災始得之。魏晉已來。皆以爲在濟陰薄縣。據太平寰宇記。考城縣北。亳城在縣東北五十三里。考城即今儁考城。在曹縣境內。是湯陵在今曹縣無疑。

曹縣志。湯王陵在縣南二十里。

明成化碑。陵在曹南土山之巔。廣二十丈。袤四十丈。高稱之。陵上建廟。古有之。迄國朝因其廢而重修。增其舊制。

偃師陵

括地志。洛州偃師縣東六里。有湯冢。近桐宮。蓋此是也。(史記正義)太平寰宇記。偃師縣湯王陵坑。在縣東北山上八里。

按偃師湯陵。唯見於括地志。寰宇記因之。別無他據。考郡國志。偃師。劉昭注引皇覽曰。有湯亭。有湯祠。毀引杜預曰。縣西南有湯亭。春秋釋例。其亳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言亳即偃師也。是魏晉時以偃師有湯亭。不云湯陵。括地志誤亭爲陵耳。宋建隆二年。詔祀商湯廟在偃師縣。蓋承古祠之舊。

榮河陵

元和郡縣志。寶鼎縣。殷湯縣在縣北四十里。

舉賢冢墓記。湯冢後魏天賜中圯。其明器悉爲河東張恩竊之于河。(史雜)

太平寰宇記。寶鼎縣殷湯陵在縣北四十里。後魏太和中。有縣人張恩破陵求貨。先有石弩。以銅爲鏃。發開挺門矢發。中三人皆斃。恩更爲他計。卒取得墓中物。多是鍾磬及諸樂器。再得其銘。恩恐人知。以銘投

之汾水.後事洩,爲主司所理,乃於水取得其銘.銘曰,我死後二千年,終困於張恩.由是執事不復深加其罪.

括地志,汾陰故城,俗名殷湯城,在蒲州汾陰縣北九里,漢汾陰縣.史記河縣正義,又太平寰宇記,寶鼎縣,後魏太和十一年,復置汾陰縣於后土城,周武帝又移于殷湯古城.

按榮河即寶鼎,古汾陰地.榮河湯陵,惟見於元和志,蓋因後魏時張恩破陵得銘,有死後二千年之語.遂指爲湯陵.據括地志,以爲俗名殷湯城,則非陵明矣.考魏書禮志,孝文太和十六年,詔帝堯祀於平陽,虞舜祀於廣寧,夏禹祀於安邑,周文公祀於洛陽,其時並未祀湯,是魏已前無汾陰祀典之證.至隋禮儀志,禘祫之月,以其日使祀先王公,帝堯於平陽,以契配,帝舜於河東,咎繇配,夏禹於安邑,伯益配,殷湯於汾陰,伊尹配,文王武王於灃渭之郊,周公召公配,漢高帝於長陵,蕭何配.汾陰之祀,實始於此.或因太和有破陵得銘之事,崇其廟貌,列爲古蹟而祀之.若以爲湯陵所在,則祭堯於平陽,舜於河東,禹於安邑,並非陵寢之所在也.太平寰宇記雖於寶鼎縣載湯陵,而宋城楚邱皆引伏滔亳蒙間成湯伊尹箕子之冢,是亦未定在寶鼎也.宋史禮志,載乾德初,詔先代帝王各置守陵五戶,而不言其陵所在.且其詔云,或廟貌猶在,久廢牲牢,或陵墓雖存,不禁樵採,則祀不止陵,亦兼有廟.汾陰之蹟,何得定爲陵乎.

澄城陵

帝王世紀,韓詩內傳曰,湯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葬於徵.今扶風徵陌是也.路史引韓嬰所謂帝乙慮孟州此文.

按葬於徵已下,是皇甫謐語,但徵爲馮翊縣,不知何由誤作扶風.水經注亦承其誤.

畢以珣按,太平御覽引韓詩內傳曰,湯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葬於徵.今扶風徵陌是.此皇甫謐之言也.謐作帝王世紀,於古帝王每詳其名號形像,及在位年歲葬地,其書例也.故云太昊在位百一十年,神農在位百二十年,葬長沙,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葬橋山,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舜南征有苗,崩于鳴條,年百歲,葬蒼梧,禹年百歲,葬會稽,帝太甲享國三十三年,年百歲而崩,帝武丁享國五十九年,年百歲.如所紀述,書例然也.韓氏詩傳,既非作史,何由述在位之年,及享年之數,幷記葬地.可斷知其非韓說,無疑也.故殷本紀集解云,皇甫謐曰,湯即位十七年,而踐天子位,爲天子十三年,而崩,年百歲云云,則以爲皇甫謐語,可證御覽之誤矣.其御覽作韓詩內傳者,按御覽一書,徵引頗多,舛誤亦最多,有一文未了,別起一行,前文之注,誤連後文,皆由傳刻錯謬之致.後人若引此以入韓詩內傳,又據此以證湯陵在徵之說,爲西漢人語,其謬甚矣.

又按御覽所引韓詩傳,皆是湯時大旱,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之語也.見公羊解詁.

水經注,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史御長卿,按行水災,因行湯冢,在漢屬右扶風.宜作左馮翊.今徵之迴渠亭.

有湯池徵陌是也.然不經見,難得而詳.按秦寧公本紀云,二年伐湯,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湯.然則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爲秦所滅,乃西戎之國,非於徵者也,非殷湯矣.

按史記集解于漢哀帝建平元年行湯冢,非及劉向諸下引皇甫謐曰,即位十七年,而踐天子位,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太平御覽引帝王世紀云,韓詩內傳曰,湯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葬於徵.今扶風徵陌是.是年百歲而崩已上,爲韓詩內傳文,非於徵已下,爲皇甫謐語.則水經注在漢右扶風之上,脫文.當有皇甫謐曰,即位十七年而踐天子位,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之語,並脫所引韓詩內傳.

按酈道元引皇覽,自漢哀帝已下,疑非皇覽文,並疑漢時所行湯冢,又非薄縣湯陵,遂疑徵之湯池,又因湯池之名,疑爲亳王湯之冢,蓋承皇甫謐之誤,是以言不經見,難得而詳,亦未肯敢定爲亳王也.今既考建平時,水災在河南潁川,不得按行至三輔,足證酈元引證之誤.括地志雖在水經注後,而所說亳王湯陵在始平三原,又勝於皇甫謐酈道元在徵之說矣.

興平陵

括地志云,雍州三原縣,有湯陵,又有湯臺,在始平縣西北八里.按其國蓋在三原始平之界矣.史記正義.

按始平即今興平,長安志,興平縣南湯祠,在縣西北二十里湯祠鄉,則括地志所稱湯陵,即湯祠矣.但興平之湯祠,實亳王湯,而長安志已誤爲商湯祠,轉展傳譌,何可究詰.

按湯陵以在今曹縣者爲成湯陵,古者墓而不墳,故至漢建平時始得之.其在今偃師者,乃湯亭之誤.在今滎河者,出魏時小說家附會之言,不足信.在今澄城者,亦湯池之傳疑,在今興平者,或亳王湯之陵.俱不足以奪曹縣湯陵之說.

按書序,伊尹放諸桐.史記集解引鄭注曰,地名也,有王離宮焉.趙岐注孟子云,放之於桐邑處居也.是漢人俱以桐爲地名,即郡國志梁國虞之桐地,桐亭也,在殷畿內.至僞孔注尚書,乃云,湯葬地也.僞孔晉人之書,不足據.孔穎達正義,不得證佐,始云經稱葬于桐宮,密邇先王,知桐是湯葬地也.密邇先王之嗣,亦僞尙書.閻百詩尙書古文疏證已駁之矣.

稷考

稷者.今呼小米.顆圓色黃.後世不知以爲穄米.非也.說文云.稷齋也.五穀之長.田正也.自商以來.周弃主之.（自田正也已下據大觀本草唐本引說文云云下云此官名非穀號也是古本說文有此文後人刪去）齋.稷也.或作粢.又云.秫.稷之黏者.或作朮.爾雅云.粢稷.衆秫.郭璞注稷云.今江東人呼粟爲粢.注秫云.謂黏粟也.案稷則今小米.秫則今高粱.氾勝之書言粱是秫粟.（大觀本草陶宏景引云）故廣雅以高粱爲木稷.言似稷而大.如牡丹稱爲木芍藥也.稷爲五穀之長.以其色黃.種早.故尙書大傳云.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稷.昏張中.卽仲春也.月令謂之首種.先儒多謂稷爲粟.今關中河濟閒人.以粟名小米.是古今同名也.說文又以穊爲稷卑.卽稷之小者.形顆與今小米相似.亦一證矣.今人又呼高粱稈爲秫稭.知秫爲高粱也.凡穀俱有黏不黏二種.稷秫皆有之.說文云.秫.稷之黏者.分言之耳.神農本草經.不載五穀.以人常食.而非治疾之藥也.名醫本草.則有粟米.陶宏景以爲江東所種.常白粱.又有稷米.陶宏景云.稷粟亦不識.書多云黍與稷相似.又有稌.亦不知是何米.詩云.黍稷稻粱.禾麻菽麥.此卽八穀也.俗人莫能辨.如五穀尙弗能明.而況芝英乎.是宏景誤以粟爲白粱.又不識

稷爲小米.穄爲稻米也.大觀本草唐本注.則引呂氏春秋陽山之穄.又引禮記稷曰明粢.誤以爲一.本草圖經云.稷米今之穄米也.按說文以粢爲稷.而用禮記稷曰明粢文.故字亦作齋.是稷之雅稱.非別名.其云穄.糜也.別是一物.倉頡篇云.穄.大黍也.似黍而不黏.關西謂之糜.（一切經音義）呂氏春秋本味篇云.陽山之穄.則穄穄.高誘注云.穄.關西謂之糜.冀州謂之堅.糜卽虋字.今與黍同熟.穗顆疏而下垂者.其非稷秫一類.明矣.爾雅說文.比附稷秫.是知同類而非黍也.而名醫別錄.有黍米.陶宏景云.其苗如蘆.而異於粟.粒亦大於粟而多.則宏景又誤以高粱爲黍也.按尙書大傳云.主火者.夏昏中.可以種黍.說文云.黍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齊民要術云.黍生于巳.壯于酉.長于戌.老于亥.死于丑.黍種于夏.卽非小米高粱.據倉頡篇.則黍小于穄而黏者.玉篇亦云.穄似黍而黏.則是穄之一類矣.陶宏景又以秫米爲作酒及煮餹者.是以秫爲黍.蓋相近之誤.五穀稻則秫糯米.黍則穄之屬.稷則小米及高粱之屬.麥菽不必言.宏景此不能知.而欲服食求仙.吾知其方藥之誤矣.若粟雖爲稷別名.而實米未去稃之號.故在田謂之禾.迎獲謂之穀.未去稃謂之粟.去稃謂之米.禹貢之納銍.蓋迎獲者.納秸則去粢.故說文云.去其皮.鄭康成云.去其穎也.與[illegible]粟納米各有遠近之差也.

太甲陵考

太甲冢當在今菏澤東北六十里歷山上.今傳在歷城縣歷山.誤也.按水經注.瓠河又左逕雷澤北.其澤藪在大成陽故城西北.雷澤西南十許里有小山.謂之歷山.山北有小阜.南屬澤之東.迤北有陶墟.緣生言舜耕陶所在.皇甫謐曰.或言今濟陰歷山是也.與雷澤相比.據皇甫謐郭緣生酈道元說.濟陰自有歷山.皇覽曰.太甲有冢.在歷山上.不言何地歷山.考湯都薄在蒙考城.今曹縣之閒.濮州卽其千里畿內.以湯葬濟陰.揆之.太甲冢當在濟陰歷山.皇覽所言歷山.卽是濟陰之山也.劉昭誤附皇覽此文于郡國志濟南國歷城之下.太甲冢不當遠至歷下.方志誤從之.不可不辨.今菏澤縣歷山上有成帝廟.疑亦後世改太甲廟爲之.或有碑碣.故迹未可知矣.

家吳將印考

家吳將印.以嘉慶元年.得於歷下康使署.時校刊朱吉天保所輯十家注孫子兵法.王刺史以此相贈.咸謂有神護.云印廣今尺方四分.厚二分.鈕徑三分.已蝕.印中空.篆文曰.孫武私印.案孫氏有二.見鄧名世姓氏辨證云.出自姬姓.衛康叔八世孫武公和.世居汲郡.晉有孫登.又出自嬀姓.齊田完字敬仲.四世孫無宇.二子.常.書.書字子占.齊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賜姓孫氏.食采於樂安.生馮.字起宗.齊卿.馮生武.字長卿.以田鮑四族謀作亂.奔吳爲將軍.三子.馳.明.敵.明食采于富春.自是世爲富春人.明生臏.又見宰相世系表.則孫武爲陳書之孫.而臏之祖也.陳書一見于春秋左氏哀公十一年傳.公會吳子伐齊.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下云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下云.甲戌.戰于艾陵.大敗齊師.獲陳

書以獻于公。則陳書爲發所獲。或以發歸國子元時。并以陳書歸齊。其伐莒賜姓。孫武奔吳之事。皆不見左氏及晏子春秋。高出于姓苑姓纂諸書。不爲無據。譜系之學。後世漸亡。史記惟言孫子武者齊人也。又云。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鄄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俱不記其世次。又云。武後百餘歲有孫臏。不言其孫。蓋臏之期。在武百餘歲後。而生未必相去如此之久也。越絕書曰。巫門外大冢。吳王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善爲兵法。越絕書云客。史記則云闔閭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是以客卿將其軍。後說爲將。無異詞也。周時印信。通名爲璽。周禮掌節云。貨賄用璽節。鄭注。今之印章也。月令云。固封璽。左傳云。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蔡邕獨斷云。璽者印也。印者信也。古者尊卑共之。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龍虎紐。唯其所好。然則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羣臣莫敢用也。唐律疏議引說文。璽者印也。今本說文。譌作王者印也。蓋璽下王字譌增一字。許氏用古義說字。不應言王者印也。官印以官。私印以姓名。此印既題孫武。則宜名私印矣。吾家自明忠愍公名興祖者。以佐命功。封燕山侯。起家定遠。吾祖名繼逵。爲明指揮使。賜第武進。即忠愍公從子。當元明兵燹之際。譜系無所考。惟忠愍公以官封。祖父文虎中書。參知政事。護軍。樂安郡公。則吾家爲樂安孫氏。系出陳子占後。明也。參知公在宋末爲安撫使提領。宋亡。守節不仕。其前覽無考矣。又考世傳孫氏有二。一爲羋氏孫叔敖之後。一爲夏侯氏以外家姓更爲孫氏。皆非孫姓。不可不察也。

漢犧叔士孫喜印考

予小名喜。初客關中。今興安守周君世紹。以孫喜印見詒。身常佩之。旋失去。文登畢文學以田。仍得孫喜印以贈予。印方徑五分。橋紐。喜憙古同用耳。初讀薛居正舊五代史有孫喜。後讀漢書王莽傳有云。太傅犧叔士孫憙。清潔江淮之盜賊。知犧叔者王莽仿虞書古官。士者其屬仿周禮也。下云孫喜與景尙曹放等擊賊。即其人。胡三省注通鑑以士孫爲姓。喜爲名。見其時有士孫瑞而云。則誤之甚矣。

呈覆座主朱石君尙書

新正一日。接奉手示。稔吾師近居萬福。並讀賜家大母九十生日序。名臣詞翰。足光家乘。謹懸座右。星衍釋吾師札中。所稱四科之四則文學。亦不悖乎上三者之言。甚深欽佩。聖人之教。重在修道。道即文也。故子以四教。先文。入孝出悌。當學文。六言之好。不好學則成六蔽。虞書教胄所稱剛而無虐。及九德之而字。讀當爲能。能字古作耐。能即勝也。勝亦克也。洪範之剛克柔克。即克己復禮。禮即文也。論語稱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禮亦道也。星衍以爲文學不惟不倍德行言語政事之科。而德行言語政事。既爲身通六藝之徒。則皆出於文學。但游夏有專家之學。傳述著於時。故聖人獨以文學稱之耳。德行不由於文學。則忠孝亦愚。言語不由於文學。則授政不達。政事不深於文學。則從政何有之才。亦或爲聚斂之事。後世譏不學無術。思用讀書人。有以也。吾師恐考據詞章。爲非文學之上乘。亦視其考據詞章何如。務古

同天。顧述遠章。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亦考據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亦詞章也。能進於學。則四科何不可兼。孟子所以有有爲者是之言也。吾師又謂正心誠意。知在不能致知格物。尤得治身治世之本。大學之格物致知。在正心誠意之先。鄭注禮記。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夫格物致知。不可分爲二。故大學本文云。欲誠其意。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不云欲誠其意。先致知。欲致其知。先格物。下則云。物格而後知至。言物來而試其見事之明。是物格爲接物之名。猶云遇事。非關學也。是以大學無釋格物之文。誠意之難。在致知者。虞夏書言知人則哲。惟帝其難。論語云。蓋有不知而作。我無是。中庸篇云。明則誠矣。非知之明。則意不誠。古人云。善善而不能舉。惡惡而不能去。又云。所謂忠者不忠。賢者不賢。夫善善惡惡。謂賢謂忠。誠意也。好善好賢好忠。正心也。而不能舉不能去非賢非忠。物格而不能致知也。今夫斷獄。知殺人者之當罪。非其罪之當釋。明善也。及兩造具備。格物也。不知其無罪而入之。或反疑其冤而釋之。不能致其知也。而罪之釋之之心無他。出於善善惡惡。此正心誠意之不可恃也。儒者之學無窮。故曰。學然後知不足。又曰。思而不學則殆。孔子入太廟。每事問。軍旅未學。樂未達。不敢皆非僞爲謙退。猶堯用鯀之試可。周公用管叔之過。比於宋儒一旦豁然貫通之說。大相逕庭。格爲來。物爲事。格物之義。不可謂窮理之學。而謂之窮至事物之理。又其鑿也。夫聞折竹聲而悟。以桂香爲無隱。不可以欺吾儒之學。往於都官中見有談明心見性之學者。自以爲有得。試以疑獄。卒不能斷。是知虛空之理。無益於政治也。善乎吾師之言。不講格致。則雖有仁心廉[illegible]

何從着手以察吏治獄安民耶。宋明之儒知之者鮮。此星衍之所以日夜切心者也。至大學致知之功。即絜矩之道。惡於上下前後。毋以使上事下。先後從前。惡於右左。毋以交於左右。上下前後左右。物也。或使舉或先或從或交。格也。所惡無以加於人。致知也。是大學格物致知之學在此。原不必補傳。而吾師向疑朱文公割裂大學。補格致傳。雖有所見。不可易也。且吾師爲政。則處悃愊無華之吏。校士則重博聞強識之才。格物致知。莫過乎是。何爲欲然哉。若吾師以爲尙書無損益於人心風俗。篇又非之。孔子曰。君子亦有惡。惡紫鄭聲。紫何損於朱。紫何損於色。鄭聲何損於雅樂。是非不可亂也。堯舜禹湯文武之言可任其以僞亂眞乎。張霸之書。王莽之誥。其言必衷諸道。不可以教後世。何必太甲旅獒篇哉。僞孔古文割裂經傳。引書之語。故有雅正之言。然是非倒置。詳瞍父也。以爲信順其子。（趙岐注孟子以瞽瞍亦允斷句下云若是今僞書割允若爲句）五觀非賢。以爲作歌拒君。無論其制度典章之謬。其聖人之學。其在九經。何言不足垂教。而稱僞皆人之言。以爲木鐸。則盜亦有道。釋典亦有勸善之言。豈儒者所宜拳服膺哉。若知其僞而不疑。反附於闕疑之義。是見義不爲。非慎言其餘也。吾師言今之者學。自以爲高出前賢。然究今之學者。有非爲誕之處。人才亦隨世升降。晉代板蕩。經師遂絕。汴京淪喪。古籍蕩亡。其時雖有好學之儒。抱殘守缺。甚且以釋典解經。逝入空談性命之學。國家承平日久。教養又深。自笥河先生奏輯四庫全書。兩宋已來。未見古書。漸行

於世。今之學者。不肯以臆說解經。惟尋繹三代古書。訓詁聲音。及漢儒經緒。求合於聖人好古敏求之道。此則勝於古人。吾師所宜加之激勸。以成一代之才。要之沒世然後世乃定。星衍忝吾師曠世之知。學有所得。不敢不陳之左右。幸終教之。門下士孫星衍拜啟。

元和郡縣圖志序

地里之學。古有所受。古文尚書山川。見於班史地理志。春秋土地名。見於杜預釋例。魏晉六朝人地里書。見於水經注及括地志。而彙廣陸澄任昉顧野王之書。先後散失。水經注止記川流經過。其於郡縣故迹。不能備載。唐魏王泰所撰括地志。其佚僅見於唐宋傳注。全書久亡。今惟李吉甫所著元和郡縣圖志獨存。志載州郡都城山川冢墓。皆本古書。合於經證。無不根之說。誠一代之鉅製。古今地里書。賴有此以箋經注史。此其所以長也。但不載書傳名目。又間有異說。及疏漏之條。若大坏不在成皋。大別不在安豐。魚臺不載伏羲陵。曹縣不載湯冢之類。是其小疵。然其大體詳贍。可以證今方志魋[illegible]造之說。無此書而地里之學幾絕矣。吉甫又撰十道志。與此志相發明。故金門僮碑引李吉甫十道圖云。兗州之境伏羲陵。都不見於郡縣志。又不得以疏漏議之。其書舊首有圖。中興書目。及晁公武讀書志。皆云闕。不存。蓋亡於宋。今本卷十八。河北道。坿州闕五縣。卷十九。河北道。卷二十二十三。山南道。卷二十四。淮南道。卷三十五

三十六嶺南道。俱闕。其存三十四卷。此又宋已後所亡佚矣。予所見有聚珍版本。此本假得于曲阜孔氏。卷末有淳熙間程大昌洪邁及張子顏兩跋。蓋即大昌錄寄子顏版傳之本也。孔農部繼涵。曾以江南進本及翁學士方綱藏本。合校補正譌脫。周夢棠又輒取傳記。附闕卷逸文。及補目錄一卷於後。今併刊行之。近人刊太平寰宇記。或加刪削。以爲孔子不應列曲阜。臧文仲後。而併去之。又以竹書紀年諸書不足信。而刪其語。予皆惜之。今刻此書。不移其卷。以存史闕文之義。闕雖亡。仍題元和郡縣圖志。以從其朔。括地志寰宇記。長於此書者。以載所出各書。但非此志不足補魏王泰之佚。開樂史之先。尤當與二書相補行世。地理之學。通于政事。周官稱大司徒之職。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夏官司險。秋官職方。亦各有所掌。而周知之。吉甫爲棲筠之子。德裕之父。三世爲相。其在政時。爲帝言屬郡刺史。得自爲政。則風化可成。皆節度淮南。築富民固本二塘。及平津堰。再入朝。奏收都畿佛祠田磑租入。以寬貧民。又請任薛平爲義成節度使。以重兵控邢洺。圖上河北險要。皆切時政之本務。皆撰百司舉要。及六代略諸書。悉經世之學。此志爲元和八年奏御之本。文義簡括。使上省覽。以達地形。宰相須用讀書人。豈不信哉。嘉慶元年正月朔。校刊此書。至五月五日竣工。與校者。翟奎廉以田。錢文學鏞也。　賜進士及第。除授翰林院編修。刑部郎中。分巡山東兗沂曹濟。兼管驛傳水利。黃河。兵備道。兼署運河道。署山東等處提刑按察使。陽湖孫星衍撰。

王大令復詩集序

往予以丁酉歲。薄遊江淮。與秋塍明府。把臂于維揚。金校官兆燕坐上。論詩見獨歎。一時名士。邀吾兩人遊。極登臨餞讌之樂。別去八年。予在關中節署。秋塍來依畢秋帆中丞幕府。參理文檄。中丞方開翹材之館。同舍生以經學詞章相矜尚。值姚觀察頤王廉使昶先後入關。又多從遊佳士。暇日搜訪漢唐故蹟。著書歌詠。以紀其事。而莊判官炘錢判官坫及秋塍。竟以參軍入告。授官職。極才人之殊遇。比中丞移節中州。又請以秋塍入幕隨行。與予聚于大梁。已而秋塍以吏治將特擢爲商邱令。予亦以上第官翰林比部。數年中。秋塍兩以入覲至都。至則招集同人。飲予寓邸。問字堂中。問字堂者。朝鮮使人朴齊家。謂予多識古文奇字。因爲題榜。都下名公卿及海內好古之士。常造門借書籍。治酒具以爲歡。好事者或寫爲圖。予贈秋塍詩所云。君有金魚沽綠酒。我猶珥馬逐紅塵者也。又數年。秋塍調任假歸。予出官東魯。防河曹南與中州隔一水。時與秋塍郵寄詩什。往返酬酢。不異在幕府授簡時。自攝廉使移官臬下。日在案牘堆中。得秋塍書。知方刊所爲詩如干卷成。索序于予。蓋非政成人和。不暇及此。喜可知也。考唐之詩人。才高者率多不遇。既遇矣。亦或牽于人事。淹于歲月。不克手定詩集。予因秋塍。回憶同人黃少尹景仁。汪明經中。余上舍鵬翀。嚴侍讀長明。吳舍人泰來。當時或預江淮河華梁苑日下之遊。今皆負才早逝。遺作零落不傳。獨秋塍之詩。巋然成集。古人云。學如牛毛。成如麟角。又云。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秋塍之遇。不特優于茲數子。如唐詩人。亦不多見。與秋塍名父之後。其尊甫比部君。有丁辛老屋集行世。傳家文獻不墜。故其詩才得漁洋竹垞之長。雅和麗則。無浮靡佻巧之習。至其起家河防。爲丞。不諾諾。宰南邑。俱有循政。讀詩論世者。自能得之。予與秋塍有元白之交。故爲略述其同遊蹤跡如此。嘉慶元年。歲在丙辰。十月四日。賜進士及第。署山東提刑按察使。分巡兗沂曹濟。兼管驛傳水利。黃河兵備道。前兼署山東全省運河道。刑部郎中。翰林院編修。孫星衍序。

封禪論

封禪者。巡守考績之禮。天子五年一升方岳。封諸侯。明黜陟。輯瑞。柴燎以告天。示至公。不自專。上古聖人。敬天敬事之至也。周衰不巡守。故封禪之義晦。秦漢以爲祈年求僊之事。當時儒者不能辯明。于是七十二君之盛迹。後世得以會之矣。緯書出于周末。猶通古義。其在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績柴燎。禪于梁父。刻石紀功。[illegible]故鄭康成注書云。柴者考績燎也。又白虎通云。嶽之爲言捔也。捔功德也。風俗通云。嶽捔功考德。黜陟幽明也。是方岳亦以考績得名矣。案堯典。稱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肆覲東后。又曰。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白虎通謂大傳曰。見諸侯。問百年。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改衣服制度。爲畔。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則其事也。古者。黜陟皆稱天。其在堯典曰。惟時亮天工。皋陶謨曰。天工人其代之。又曰。天命有德。天討有罪。又曰。勅天

之命。諸侯者代天工以佐天子。或命或討。天子皆登名山。考其績。積柴燔牲。告天以黜陟之。或書之金策玉檢。山高升中。意達于天。諸侯之所共見。若春秋時。會諸侯皆因邱陵。明目聰辟。非常也。七十二君皆封禪。其說見于莊子管子之言。必三代時相傳僞說。黃帝合符釜山。卽其事。合符亦輯瑞也。天子執冒。諸侯執圭。以冒覆圭。爲合符。亦曰輯瑞。無過者復其圭。有過者留其圭。能改者復之。不復者黜其爵地。則其義也。故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防風後至。則戮之。是也。齊桓公合諸侯。匡天下。其力可以黜陟天下。而嫌于僭上。故管仲設言難致之物以阻之。不正言考績。當由天子者。爲周室不巡守諱。亦不足折桓公能合諸侯之心也。然云受命得封禪。亦謂黜陟自天子矣。秦始皇東巡至泰山。諸儒生僅知古者藉車和席之禮。宜其見黜。其時意在立石頌德。不知有考績之事。漢文帝使博士諸生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亦祇信鬼神。卒不能明古制。武帝巡幸郡縣。寖尋于泰山。惑于封禪則能僊登天之說。又惑于封禪者古不死之名。諸儒草儀。大率將順其事。故史臣譏之。以爲羣儒不能辯明封禪事。又拘于詩書古文。而不敢騁也。後漢建武時。有司奏封禪云。爲百姓祈福。刻石紀號。何其不察經傳之文哉。漢自司馬相如倪寬徹諸人。皆不識封禪爲考績之典。獨鄭康成以孝經說知之。故康成者一代之大儒。而緯書有三代古說。不可廢也。亡秦者胡之讖。出于秦。孔子素王之言。出于董仲舒。信知讖緯。不始哀平之間矣。封者僭諸侯之土。于文从㞢从土从寸。守其制度。禪者。祭天于文从示。上古有封禪之稱。言僭諸侯祭告成于天也。或封者。封山之義。封必于泰山。東方春應二月。示布德行惠勉。諸侯書貴。而罰亦隨之。又以日夜分正度量也。禮記稱因名山升中于天。不言祭地。而漢書注服虔云。封者增天之高。歸功于天。禪闡也。廣土地也。後漢志注項威曰。除地爲墠。後改墠曰禪。神之矣。是說以墠解禪字。項說違古義矣。吾慨世之訾古人者。皆不明古義。以己之愚。反訾古人之愚。若明堂辟雍封禪諸大禮。尤傅識不得其實。後遂廢之。幷以爲迂怪之事。孟子言諸侯去籍。六經之外。非緯書何述焉。緯書有增加有醇雜。是在擇之而已。或以封禪之儀。不述于周公孔子。然今書缺有間矣。孟子爲孔子之學者。曰明堂者王者之堂。行王政勿毀之。明堂在齊泰山。卽古者封禪考績之堂。孟子固愛封禪之禮矣。鄭康成雖知考績柴燎。亦未詳言之。故作封禪論。或曰。封禪者。帝王易代。大封諸侯。升中于泰山。故曰岱宗。故白虎通稱東方爲岱宗。言萬物更相代於東方也。則亦黃帝合符。虞舜輯瑞之義。與考績之說。亦不違矣。

重修阿井碑記

阿井闢自上古。神農本經有阿膠。水經注。河水於東阿縣西。東逕東阿縣故城北。大城北門內。西側皋上。有大井。其巨若輪。深六七丈。歲常煮膠。以貢天府。本草所謂阿膠也。按太平御覽引周書云。黃帝作井。世本云。伯夷作井。淮南子云。伯益作井。然藝文類聚引盛宏之荊州記。隨郡北界有九井。相傳神農既育九井自穿。則神農時有井明矣。漢魏已來。別錄圖經。則稱或煮牛皮。或煎烏驢皮。其井官禁。海內古迹。莫先

於此。今在陽穀東阿二縣之界。明兗州守郭鑑。率牧令等建亭修井。禮部侍郎許彬。記其事於碑石。今經數百餘年。亭亦漸圮。陽穀令湘。東阿縣令臨。到官已來。以興廢繼絕爲念。閱斯頹敗。陳請建石加狀。屬予記事。予惟阿膠治疾。以濟水性重而伏。能分清濁之界。入河洪出。挾沙不揚。是其效也。古醫云。阿膠不能止黃河之濁。禹之治水。引濟達河。故無橫決之害。濟分流。則河患成矣。治河比之治性情。欲其陰陽相輔。是以神農經稱爲主心腹內崩。輕身益氣。血陰氣陽。引火下沈。則無血崩氣逆之疾。以膠收水。或生或熟。猶不必拘。其重在濟水。尤重在阿井之濟水者。古人能別水性。如易牙之辨淄澠。或神農於此嘗味尋源。爲濟性最正之處。迂儒不信水有伏流。渡河之說。豈可謂之知言哉。今縣有歲貢膠入貢。與古不異。須呂諸良之地。大河所經。若微鄉徵。予家猶且迷失。獨幸此井未湮。予於丙辰之歲。兼攝運河都水使者。巡工至此。得觀上古遺迹。惜求唐宋石刻。蕩然無存。欣聞兩令修井。將屬搜尋殘石遺字。以廣異聞云。

得爵記

爵者何。觚也。觚何以名爵。韓詩說。爵觚觶角散。總名爵也。何自得觚。觀察之龍權臬也。康方伯荊振使。丁轉運公餞於濼泉之上。觀察見陳觚而擧之。三君子以浮觀察曰。君盡此。則以貽。觀察盡之曰。不敢以肴好累君。別去。比至署。則觚在座。蓋轉運所遣致也。觀察能甄別三代古物。辨古文。乃考其制。而記其事。以報三君子。觚方。有棱八出。四足如爵形。高大倍之。脊有象形文。在圖字中。象人冊之立形也。有文曰。[illegible]敢以太子尊彝。疑都姬詒太子尊彝也。驗之古圖。及所得彝器。爵不得方。又無四足。以家所藏爵較之。一爵其人持刀形。商器也。賁酒二爵。如一方爵。一爵銘曰。戊作父癸宗尊彝保。周器也。賁酒一爵。略如一方爵。始恍然曰。此方爵者觚也。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凡文字象形。皆商器。人形爵賁一升。方爵賁二升。古制自相合。如韓詩說周父癸爵。最倍于商賁二升。是卽觚也。觚而爵形。孔子曰。觚不觚。蓋歎此矣。史記破觚爲圜。班固賦言觚棱。應劭云。觚八棱有隅者。今方爵有八出方棱。是其制。周之制觚。隨圓而適于用。豈又如之。豈不盛古加聲。但名觚而惡其方。非聖人正名百物之義。觚殆不可問矣。君子見微。故有不觚之歎。且觚卽矩也。矩法也。道也。論語曰。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下爲觚哉觚哉。注云。以喻爲政不得其道。則不成。何氏承上至道言之。以爲孔子一時之語。今誤分章爲二。非也。道無常體。方之是則從方。圓之是則從圓。故黃帝鑄鼎有法大方大圓。爲民父母之言。孟子亦言規矩方圓之至。故古者制觚又制爵也。然孔子則稱從心所欲不踰矩。未嘗稱規。易言直方不習无不利。又言直內方外。德不孤。與失之圓寧失之方。此一說也。孔子又稱儉吾從衆。又稱今用之。吾從周。方而不適于用。不宏于世。君子以爲古。此又說也。然則觚與爵何所從歟。孔子曰。汝器也。又曰。君子不器。又曰。及其使人也器之。無求備于一人。商周絜矩之道也。夫絜矩則方向圓。不隳其體。不失其名。惟道在也。古曰觚。後曰棱。道不同。不相爲謀。宜世人誤以觚亂爵也。爵者何。上下圜如瓶。說文謂之小觶。亦謂之卮。云圜器也。惟考古博古圖

命之爲觚.按太平御覽引三禮圖曰.觚.兌下.方足.漆赤中.上畫飾.小其尾.然則觚皆方足.知今俗所爲花觚者.非矣.

歷山虞帝廟碑銘

菏澤縣.古濟陰郡地.縣東北五十里有歷山.即舜耕處.亦太甲所葬也.按淮南子稱舜耕歷山.高誘註云.在濟陰成陽.而鄭康成注尚書大傳云.在河東.證之周禮職方.河東曰兗州.其浸盧維.知鄭氏所云河東者.謂兗州之境.故云盧維當爲雷雍.今歷山與雷澤雍沮附近.是鄭氏高誘皆以舜歷山即今菏澤之山矣.皇覽又稱太甲有冢.在歷山上.亦謂此山.山與曹縣接境.湯葬在薄.則太甲葬亦在殷墟.無可疑也.而酈道元則謂舜耕歷山在蒲坂.或又謂在歷下.劉昭注郡國志.亦謂舜耕山在蒲坂.以皇覽所稱太甲冢誤附于歷城之下.周處風土記.謂歷山在始寧剡二縣界.或作魏土地記.謂在潘城西北.所以傳爲者.其在蒲坂.以是舜都.或誤以鄭注河東爲郡名.其在歷下.以濼泉上有娥英廟.其在上虞.以太康地記.有舜避丹朱于此之說.其在潘城.以上谷有嬀水出嬀州城也.舜之耕稼陶漁.凡負夏陶城河濱雷澤諸地.皆在魯衛宋之郊.則濟陰歷山.爲舜耕所在.誠如鄭康成高誘說.不可易.推後人致誤之山.歷山本不高峻.據水經註稱雷澤西南十許里.有小山孤立峻上.亭亭傑峙.謂之歷山.山北有小阜.南屬迤澤之東北有陶墟.緣帶瓠河也.自漢已來.至于金元.河決濮陽.爲曹曹南者數矣.淤沙口高.高岸爲谷.自堯冢頹.成湯箕子伊尹仲山甫之冢.悉皆淪陷.山亦漸欲平.後人妄意歷山名跡.必是峻極之山.故求之于晉.于齊于越.于燕.以當之.而濟陰之山.于是反晦.使者既以觀察領河隄.所至之處.按古圖經.訪求經史名跡.繕飾古聖賢陵墓.今年三月.行部曹南.既謁堯陵湯冢.經雷澤雍沮.因求太甲之葬.至于歷山.山高平地.止二丈許.或言石爲土掩.太甲冢竟迷無表識.山上有虞帝廟.廟左側有元至治三年張經撰碑.象飾完整.蓋明天啓時燬于火.歷國朝康熙乾隆間.邑子某等屢非與修.頃復加築祠垣.崇甃棠疑.乞予爲文.紀事勒石.因考舜耕.太甲葬.當在濟陰之實.著于碑.俾邑子等列名于陰.以誡修廟義舉.並無忘太甲墓跡云爾.銘曰.成陽中土.神靈所娶.烝烝聖帝.生于側微.歷山不高.名自上古.木石鹿豕.與聖游處.南瞻湯冢.北瞰盤堯.湯孫之葬.依此崔嵬.洪流振蕩.一變陵谷.輿經失紀.良史迷躅.巍巍象飾.歷世光華.讓耕讓畔.休風不泯.雖墟殷冢.記在碑石.後有徵藏.證我遊迹.

曹縣成湯陵碑銘

古者墓而不墳.故劉向稱殷湯無葬處.至漢建平元年.大司空史御長卿.按行水災.因行湯冢.事具皇覽.以爲在薄.其時詔稱河南穎川郡.水出.大司空史按部所至.宜於濟陰得見湯陵.薛瓚杜預伏滔劉昭皆以爲在濟陰亳縣.未有異詞.今曹縣左山之陽.是古濟陰郡治.縣南二十里土山集.是古薄地.湯都亳.北涉淇道.南跨睢渙.西至衞國.東盡濮陽.皆千里畿內.故太甲陵在濮州之歷山也.曹縣湯陵.列於祀典.

明設守冢戶.陵前有碑.載宋皇祐元延祐間.皆重修.陵上有廟.像設猶存.使者於嘉慶元年.塞河曹單.親臨展謁.見其祠宇傾圮.採樵不禁.因檄曹令.虔工修葺.復偏考書傳.移書山西布政司.告以榮河湯陵.出後魏小說家.言張恩破陵得銘.附會殷湯.前代沿譌.列爲祀典.殊宜釐正.並考括地志所稱偃師湯陵.乃湯亭之誤.水經注所稱徵縣湯陵.乃湯池傳疑.其括地志又稱始平湯陵.其亳王號湯者所葬.俱不足以奪濟陰薄縣湯陵之說.既申上大府.待時入告.以其年十二月.督牧興工.立碑紀事.將以妥鬼神.俟百世焉.銘曰.天乙在亳.千里畿.言觀于洛.居河陂.千年水徙.國邑迷.薄城雖荒.神所依.臣行部.欣得之.封樹不設.蔽墟阜.我來展拜.敬且晞.稽古紀.俗則是非.榮河陵廟.空巍巍.盍正祀典.書之碑.從先王居.神來歸.

東海孝婦墓碑

國家令甲.防護修葺古昔聖賢名臣忠烈祠墓.勅帑報聞.按漢書列傳.稱于定國東海郯人.其父于公爲縣獄史.郡決曹.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壯.奈何.後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咎黨在是.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今使者來監郡.領河隄.有宜乘風俗之責.孝婦以烈死.應令申乃做飭守令訪求祠墓所在.得之於郯城東五里.有康熙三十四年按察僉事陳鉉立碑.守令申上其事.既爲崇禮廟貌.乞爲文刻石.以表之.云.夫世之論史.以爲孝婦之事.天人其哀之.爲孝婦惜.孝婦受惡名死.責.故縣史不力爭者.多矣.予獨以爲有三善焉.天之所以感.不旋日也.孝婦無夫無子.獨以事姑生.姑死何所適.姑先以婦事我勤苦.告鄰人.孝婦被誣.不敢徑誣服以誣姑.故初辭不殺姑.驗治而不服.則罪坐姑女.或姑女無他腸.由于愛母.母所愛亦愛之.孝道也.孝婦捐猶死.從姑又坐姑女.故卒自誣服.則孝婦得其死.善一.于公縣史耳.淡秩.縣佐史月奉八斛.是爲少吏.見百官表.漢州郡有決曹掾.見唐六典.秩甚卑.生殺人太守縣令之責.史掾爭不得.必縣令太守成其獄.然孝婦自服罪.即不能爲之白于上.以疾去止矣.善二.後太守必素知于公.決獄平.能聽于公言.祭冢表墓.善三.夫是以天爲之雨.歲爲之熟.于公爲之有子孫興也.使孝婦姑不死.則必不至居惡名.孝婦或爲吏誣服.于公或官不止史掾.必不忍以疾去塞責.後太守不聽于公言.則不能解枯旱.天不三年旱.不因祭孝婦冢而雨.則孝婦之冤獄與孝行.不顯也.其在洪範五行傳曰.刑罰妄加.群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陽.京房易傳曰.厥德不用.茲謂荒.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孟康謂欲得賢者而不用.是旱爲殺孝婦.亦爲不信于公.應經典也.傳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又曰.盡人物之性.可與天地參.夫以孝而受不測之禍.反被不孝之名.以一人刑罰不中.而貽億萬人無妄之災.孝婦何辜.瀕海民又何辜.是則憾也.後太守悔過.而即致雨.前太守能以于

公言出孝婦于冤獄。不致東海民罹枯旱之患。則前太守生一人。亦生億萬人。天人感應之捷。又將何所
止。是則補救之在人。能參天地者也。今之大郡。古之侯國。各有分星。善不善。雨暘應之。政令之得失。可不
思哉。予嘉洪守梧周令履端以勸政致祥。龍蛇之歲。雨澤既渥。殆由稽古興廢之績。故並書以嘉之。又爲
之銘。以當迎送神之歌曰。孝婦生。爲事姑。姑既死。不惜軀。孝婦服。于公去。守聽言。其道古。雨可降。死者冤。
告守令。慎厥官。家緐緐。過東海。死孝名。因于祓。廟既新。視我文。立頑儒。泣鬼神。

清故賜進士出身薦舉博學宏詞平番縣知縣牛君墓表

往予得牛君金石圖。思其人。頃官監司。領兗州。君之家在焉。子鈞以諸生禮來謁。論其家風醇謹。時嘉慶
元年。詔舉孝廉方正。縣令校官薦舉鈞以應。鈞辭以母艱。不就徵。明年春。鈞請撫布政使刑觀察道乾乞
予文表先人墓。觀察故牛君設教河東時所識士也。予時亦攝按察使在縣下。知觀察之爲人。益以思君
之爲人。不敢以不文辭。按狀。君名運震。字階平。號空山。兗州府滋陽人。高祖歲貢生天錫。曾祖起宗。祖歲
貢生洪範。父選拔貢生。日照縣教諭夢瑞。世敦儒素。君生十歲。能屬文。博覽書傳。不喜爲舉子業。雍正初。
年十六。補縣學生。有文名。己酉歲。選拔貢生。壬子科舉順天試。癸丑科成進士。世宗十三年。詔舉博學宏
詞。山東巡撫岳濬選君以應。先策試以山東分星地勢海防河渠之學。君對以魏陳卓星度。爲西法人中
國所改。不合于古。及禹貢職方之所以異議。以山東形勢要害。在青州穆陵青石二關。海防巡外洋。不如
守內洋。河防宜籌沁黃交門。及決濟通淮之害。皆稽合圖志。通曉時務。東方碩學。無出其右。至都。以文違
格報罷。乾隆三年。授甘肅秦安縣知縣。當是時。空山君才名籍甚。都下賢公卿。惜其補外。君欣然之官。秦
安治瑕山。西有隴水。君開九渠。溉田萬畝。縣北玉鐘峽崩。塞河。水溢。壞民居。君募丁壯。率皆役家屬敗百
人荷畚鍤。浚西日夜。而水通流。民皆安堵。縣渠西岡去治二百餘里。郡民輸糧。苦轉運。積年逋課。皆
役追之。則持杖抗拒。君單騎往諭。問所苦。民請以銀代糧。便。君權許之。西岡無梗化者。先是巡檢某。評馬
得才兄弟五人爲盜。前令勿能察。得才自刎死。其兄馬都上控。令又誘賂之。勘其弟馬實者三人。其獄上
府。將就道。君鞫得其情。卒白之。請于上。不罪前令。又出清水縣武生杜其陶冤。前令當其陶父子以謀殺
人。首從罪。上官檄君覆治。驗死者得自刎狀。以移屍罪其陶。卽釋其子。他所平反。率類是。君官秦安八載。
惠農通商。以經術飾吏治。暇則行視郊野。或鑄農具。教民耕耨。或稱貸販糴。戶不求其息。民樂其政。所至
爭饋餉。設隴川書院於署東偏。通其門。與諸生講習。縣人由是向學。得高第者。需雨九龍山。立應。又牒城
隍神爲民勦祟病者。卽愈。人以爲勤政之感。兼攝徽縣。治如在秦安時。建杜工部祠於栗亭川。又建吳玠
廟於仙人關。皆設祀田。又攝兩當縣。隴西古樓夷縣道。僻遠。相去或三四百里。君度舍於三縣之中。路曰
大門鎮。以聽斷。徽多虎患。君官三歲。募壯士捕殺二十六虎。道始通。及自徽邑歸秦安。過白額虎當道。人
馬股栗。君叱之。虎度岸去。或爲馴虎圖傳其事。以能遷平番縣。縣當衝要。屯兵三千餘。君輯和番夏。鎮撫

兵民。甚著威惠。縣之五道峴告饑。撥粟二百石賑之。民感其事。人輸一錢。製衣銘德。君受衣返幣。固原兵
變。攻提督轅門。掠居民商賈。督撫咸至平涼。飛檄召君問方略。君謂二公當鎮靜。不可盛兵往。遂屯城外
爲援。令城內將出亂者。從之。遊擊任某方攝提督。執三百餘人出。城內恫懼。君請釋無辜者。入城慰諭。反
側始定。君治三百人者獄。越十五日而具。斬三人。戮候四人。餘予徒杖有差。上官稱其能。或反以此忌君。
乃摭前受萬民衣事。劾能職。平番民涕泣攀轅。欲詣留君。君固止之。既而竟不能歸。上官聘君主講皋蘭
書院。教學得士心。及君歸。行千里走送。至蹕橋始返者。君在里中。閉門治經。日與鄉先生講論文義。搜考
金石。皆出主講晉陽河東兩書院。晉豫當道推重君。稱爲空山先生。君在河東時。與同歲生胡天游論古
最相得。所識士亦一時名高。君教以殖學立行。不徒以科第自見。如荊觀察其一也。君事親孝。待宗族盡
友悌。受業師貧死。爲營喪葬事。與人交。毅落落。內情至。亦不爲崖異。不喜雕飾。性開明有斷。非道鉤棘。莫
不辦治。兩爲令。不假手幕下。好遊覽。登華山泰岱。窮極幽險。善弈。能鼓琴。所著有經義史論存於家。君以
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卷捐館舍。春秋五十有三。其年十月二十三日。葬于縣南馬青郵之原。秦
晉門下士聞君喪。皆致誄。秦安平番士民。設位哭踊。不期而會者千人。君德化所致也。君配范孺人。與君
齊年。比德。入門勤操作。姑患心疾。侍湯藥盡孝。姑疾良已。君在官。不問生產。罷官無慍色。及卒後。兩親相繼
逝。營喪葬。教子孫。一切皆范孺人力。孺人卒以嘉慶元年六月二十六日。春秋九十有一。其年十一月三
日合葬于君墓。子二人。衡。鈞。孫七人。廉夫。潛夫。敏夫。敦夫。穎夫。繼夫。莊夫。君才學冠世。不能排金門上玉
堂。撰著成一代典章。乃以吏才自見。尤喜卑如是。予既表君之墓。感世之讀書出牧民者。不知天人經世
之學。輒于祿思得官。既得矣。則問所治之肥瘠。以爲身家計。及到官。則又覬他邑以爲勝此邑。秩竣終無
益于民。若愛書算斂。皆操上官意。更術章。禮經稱貴臣爲康成。以爲邑宰。孔子言南面臨民。不謂疏官。亦
卽宰也。縣宰所治億萬人。縣皆治則天下治。奈何輕用而褻視之。若牛君者。可爲盡職。聞君之風者。可以
愧矣。乃爲銘曰。隴西水千尺。清其政。舉宰有聲。魯邦石一片。峙讀父書。宰有子。嗚呼微君。古賢宰。我無媿
辭。銘於此。

伏羲陵禱雨文

蓋龍見而雩。享帝於郊。所以和神民而協風雨。頃惟暘爲患。麥實不堅。將由蚍蚳之譏。豈臻冥冥之行。伏
念遂義皇帝。在天陟降。維德馨香。風姓之祀。忽諸山陽之陵。莫辨。其官考求封穴。歷阻雉陴。特以五月辛
丑朔。遣官弁代躬展謁。新澤龍湄。敢誅尸位之愆。勿靳芻豢之歲。念茲秋稼。補以甘霖。方當紀異豐碑。增
崇廟祀。庶幾靈爽。鑒此微忱。尙饗。

附札

分巡兗沂曹濟。兼管驛傳水利。黃河兵備道孫。　札兗州府知悉。時當夏仲。正在祈求雨澤。本道因

魚嶺堯山密義陵後九龍潭。宜昭遣應。遣官取水。茲於初五日晚取到鄒城。雨隨水至。合送學宮中
謝。札到該府等。敬將龍潭水泉供設壇中。本道當率屬虔誠叩謝。以酬神貺。俟甘霖大沛。送水還山。
毋致褻慢。特札。嘉慶二年五月初五日行。

許太恭人九十生辰事略

家大母許太恭人。生常州宜興縣。旌表節孝。以家君官學博敕封太孺人。以星衍官比部郎。誥封太宜人。今以官臬司。誥封太恭人。大母父許君名廷由舉人官粵西義寧。無子有女。獨鍾愛大母。先曾祖官禮部郎中。生四子。先祖第三。先曾祖暨曾祖妣。生曾祖妣。相繼卒。先祖十二歲而孤。與季弟隨仲兄風飛至粵西恩城州尉官署。義寧君見而偉之。乃以大母許字焉。館甥焉。雍正七年歲己酉。家君生。又二年。先祖勤舉攖疾。卒於義寧官舍。大母年才二十三。義寧君愛家君英異。謂大母曰。吾老特若。若亡嗣子不足恃。魂將餒而。欲奪大母志而以家君爲嗣。是時恩城君已卒。季從祖入貲土司。竟不歸孫氏。一綫幾絕。大母聞義寧君言。則以死拒。且泣告以女何不若男。使孫氏有後。祀許如祀孫。迄今歲時伏臘。必別祀義寧君於家。所以假前言也。未幾義寧君卒官。大母經紀喪事。卒從粵西扶義寧君及先祖兩櫬歸里。既厝先祖於夾港祖塋側。復送義寧君柩於宜興葬。已依母氏居一載。以乾隆元年。挈家君歸武進。吾家自明忠愍公名興祖者。以佐命封燕山侯。從子指揮使名繼達者。賜第武進。世爲勳閥。歷三百年。宗族聚居一宅。食指繁夥。家中落。先曾祖起家縣令。故廉吏伯從祖又不事產業。大母因義寧君久宦。積俸分半以厨子女。攤歸得貲饘粥。家君方幼。僕婦之子覘伺肆竊。閱歲發覺。窮治其貲。遂空。大母督課家君甚勤。宵反鍵書室。自爲納飲食。以勵學。既冠。爲娶先母管太恭人。繼娶吾母金太恭人。乾隆歲癸酉。大母見家君學成。欲就京兆試。因出一簪金爲納粟貲。曰。吾別儲之。以堅若志也。其年三月。家君乃成行。九月。星衍生。丙子科。家君登賢書。旋以下第留京師。爲進取計者十年。星衍生數歲。貧不能就外傅。或因伯叔父授經。日晚歸。大母躬問所誦書。抽籤示句讀。令溫習。宵分乃寢。歲己卯。大母以守節三十年。得旨旌門。歲己丑。家君謁選。句容縣教諭。乃得迎養。漸行盡出所存田二十畝爲祭田。歲丙午。星衍舉於鄉。丁未科以進士及第。官翰林。時家君遷河曲令。星衍迎大母與吾母就養京邸者九年。歲乙卯秋。星衍由比部郎上考。簡授山東兗沂曹濟道。舉家至官。其年冬。家君由河曲解組來東。嘉慶元年。星衍權提刑。至歷下官舍。二年正月七日。爲大母九十生辰。幸神明強固。吾父母及兩弟家室闔閭。敬求當代大人先生錫之壽言。以爲光寵。均勝幸甚。星衍謹識。

平津館文稿

孫星衍撰

平津館文稿目錄

序
後序
卷上
擬請復孔子封爵表
擬科場試士請兼用注疏摺
增立鄭博士議
請留道倉餘米改放兵糈本色議
擬策江都上公孫丞相書
復王少寇昶書
呈初撫部書
策問書義
又書義
課題
伏生不背口授尚書論
容作聖論
虞書五服五章今文論
禮器祇衮黼黻元衣辯
唐虞象刑論
周書罪不相及論
分淮注江論
明堂法天論
王制月令非秦漢人所撰辨
俊乂在官解
武王從諫遵師論

論後漢書劉平事
釋儒
用國考
委吏解
古上士劍考
卷下
魏三體石經遺字校釋序
禹貢二渠考序
荊樹山房詩集序
隨園隨筆序
洪筠軒文鈔序
太白陰經跋
乾象通鑑跋
淳化閣帖跋
家文介公殿試卷書後
題金陵陳氏祠象册後
虎邱新建吳將孫子祠堂碑記
詁經精舍題名碑記
平津館記
魏吏部尚書孫邕傳
明北平都指揮使孫公傳
資政大夫經筵講官刑部尚書王公傳
江南道監察御史孫君志祖傳
江孝廉聲傳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管公行狀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孫公
行狀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安徽巡撫荊公行狀
濟南府知府改補員外郎徐君大榕傳
文林郎宜黃縣知縣贈奉直大夫兵部主事王戭山先生行狀
承德郎陝西漢陰通判署乾州知州葉君墓誌銘
孔子題吳季子墓字考
贈薛公冉子仲子墓碑
釋方
夏正加時考
公羊以春王為文王解
周公不誅管蔡論
設奄義說

平津館文稿自序

予不習篆書。以讀說文究六書之旨。時時手寫。世人輒索書不止。借以爲媿。又不習爲古文。但讀諸經注疏。各史傳志。積久記錄。有所辨証。未暇讀唐宋人所爲大家文集也。頃亦時爲世人作傳記。始翻閱漢唐碑碣。及各名家文集。亦未模仿格律音節。每自媿文不逮意也。錢少詹大昕嘗愛予文。以身後傳志相屬。沒前數日。手書再申其意。王少寇昶見予文。嘗致書云。承示問字堂集。徵引古義。層見疊出。凡史游所罕詳。侯芭所未議。剔隱鉤沈。宛如剏獲。六經以外。先秦諸子。皆可因而津逮。固說文釋名之功臣。亦孔賈經序之後。絕無僅有。千秋大業。獨擅藝苑。又何讓焉。他日又云。岱南閣集。蓋合六經諸子。兩漢六朝。而兼有之。此如相如列錦纂組。可以祛庾文端淅庾之失。客作弁言。既而少寇捐館舍。未及作序。阮撫部元嘗合予作文論之云。傳每言人之不能古文者。下筆每成家書案牘文理。或能文之士。究心古文。又務以虛矯爲氣。詞屈爲古。議論空而無意以貫之。文選中散文。固不爾也。八家中蘇東坡筆下無媿作之習。嘗言而言。當止而止。頗有漢人遺法。求文辭雅深厚。氣盛文從。亦猶是也。三公皆一代撰述名手。宏奬風流。或過其實。所謂文之佳惡。當自知之。適滋顏汗耳。姑官此部時。在都集十餘年前舊作。刊爲問字堂稿。及監司東兗。權臬曆下。又彙諸作爲岱南閣稿。貨米江浙時。僑居金陵。園有古松。因命其文爲五松書屋稿。再官東省。復將新舊諸文。續刊爲平津館稿。其已刊石及附刊各書序跋。世人多見之。不復錄入。文不足存。故不敢依古人文集分類定卷。僅用懷素敘書引當代名公稱述之例。爲之自敘云爾。嘉慶十一年歲次丙寅九月廿九日。孫星衍撰於安德使署平津館。

平津館文稿書後

嘉慶十二年冬。乘華謁伯淵先生於安德使署。先生以平津館文稿見示。皆致正經義之文。確有依據。不爲懸空之談。如五服五章論。則從伏生而不阿鄭學。龍袞黼黻元衣解。疏證鄭注。辯章同異。剖晰叢而晰日星。使承學之士。知古義之隔閡難通者。在旁證詁訓。博致舊聞。涵泳而自得之。其有功於經學甚鉅。乘華竊謂先生精於許鄭孔賈之書。而深通當世之務。其文如擬董江都上公孫丞相書。唐虞象刑論。周書罪不相及論。禹厮二渠攷序。以及課題策問。皆可見之施行。非如拘牽之士。碎義逃難。便辭巧說。妄其所習。毀所不見。是未師而非往古者比也。荀卿子曰。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班孟堅曰。古文讀應爾雅。皆謂不通經訓。不究六書。而可以言文哉。六朝以降。言古文者。首推昌黎韓氏。然韓氏苦儀禮難讀。以爾雅爲注蟲魚之書。束春秋三傳于高閣。已開宋人游談無根之漸。故其言曰。凡爲文辭。宜略識字。略識云者。即陶泉明不求甚解之謂也。夫讀古人之書。而一知半解。不深探古今流別之分。而藻繪其文。以炫世而欺人。是謂無本之學。不踰時而闃寂絕滅者多矣。是豈人情之有所愛惜歟。亦其學其文之未足流傳。有以致之也。讀先生之文。知文必源於經術。有裨於世教。旁推交通。皆事求是。不依傍門戶。捃拾前人緒論。以自詡新得。博物洽聞。通達古今。洵乎其文之工。而必傳於後無疑也。先生公餘退食。靜對一編。於六經說文周秦諸子。以及律算陰陽方技之書。皆手校數四。擇其佳者。付之剞劂。以嘉惠後學。雅不欲以文辭

角勝於人，而秉華以爲卽先生之文，可以知先生學問之純，卽學問之純，可以知先生吏治之優。漢史之稱劉子政曰，豈非直諒多聞古之益友。其先生之謂乎。十三年正月初三日，餘姚邵秉華謹跋。

平津館文稿卷上

擬請復孔子封爵表

伏以周書逸篇，紀泰伯追王之文，雷風動威，彰元公改葬之禮，稽古先之令典，有身後之褒封，矧我孔子，應期五百，生符素王之徵，坐奠兩楹，死有宗子之夢，惟天爲大，一以貫之，以道得民，王者往也，踰日月以難焉，賢堯舜而遠矣。昔宣尼疏爵，肇于元始之初，太師加封，發自有唐之代，暨開元詔贈爲王，象服袞冕，蓋以周家貶號，罷稱帝以配天，先聖優封，止亞尊於共主，而元推啓聖之恩，明創大成之殿，代所常尊，迄無異議。有姦臣張璁者，始以非禮議大禮，繼斥封王爲僭王，黜號諡而稱先師，毀象設以爲木主，愛人者及其杖屨，升堂而倒我衣裳，變亂舊章，非聖無法。臣聞左徹削木，思黃帝之遺形，三代立尸，至嬴秦而變古，有舉莫廢，祭法明文，廟親宗尊，文家所尚，況大牢佾舞，儼然列辟之儀，祖考孫曾，未改王公之號，豈有布衣而受天子之拜，皋比而坐九雉之堂，試責實以循名，詎昔非而今是，我國家化成久道，咸秩無文，錫皇命及河海之神，禋祀舉司中之典，辟雍特建，經石重刊，新闕里之聖容，頒宗彝爲世守，眷言孔宇，深繫皇情，急宜革嘉靖之陋儀，復漢唐之爵號，軼百王而定諡，奮神斷以折衷，使生民未有，宗廟德合仁義之稱，

將裨多能，無媿文不在茲之語，臣職有專達之責，位非議禮之官，學測淵原，詞餘枝葉，因時遊而救典，謹拜表以上聞。臣某誠惶誠恐，拜首稽首上言。

擬科場試士請兼用注疏摺

奏爲科場試士，請兼用注疏，仰祈睿鑒事。臣竊見功令，十三經注疏，頒在學官，原爲課士而設，近日士風孤陋，止讀四子書朱儒章句，不復漢唐經義，校文之官，因陋就簡，或有姿疏者，至屏斥古人經訓，批抹成言，博學之士，無由進身，變令教士之書，亦成虛設。臣考漢儒學有師法，所注諸經，率本七十子微言大義，唐儒正義，亦集魏晉以來諸儒經學之大成，伏讀御纂欽定諸經，先用鄭康成及魏晉諸儒注語，次引孔穎達疏義，兼採宋儒，折衷睿鑒，列聖稽古同文之治，炳若日星，校文之官，就試之士，本時自應敬謹誦習，以備科場考核，豈宜倖獲科名。且經義取士，創自宋元，元皇慶二年，詔考試程式，詩以朱氏，尚書蔡氏，周易程氏，及春秋禮記，皆兼用古注疏，至前明初，書主蔡氏，猶及古注疏，禮記主古注疏，其後漸以廢弛，當時雖矜尚氣節，議禮多成聚訟，積習相沿，急宜振作，科場風氣，關係人才升降，但使人人爭讀注疏，則士盡通經，通經則通達朝章國典，經義遂爲有用之學，或以過者士子不習注疏爲疑，不知各省取士，原有定額，卽專守一家之注，文佳亦可錄取，惟定令不許屏斥其兼用古注者，俾士風蒸蒸日上，數年之後，遍省皆有通經之士，經生皆爲有用之才，不負皇上作人多士之雅意矣。臣迂疏之識，實爲振作人才起見，伏乞聖鑒垂示施行，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增立鄭氏博士議

爲詳請增立先賢博士，以昭曠典事。查山東高密縣境內，有漢大司農鄭康成祠墓，後裔傳世久遠，唐宋碑碣具存。伏惟國家崇禮先聖賢臣，擇先代有功經學之儒，德行純備者，祀於黌宮，並立其後裔爲五經博士，自孔門十哲，上溯周公，旁及閔裔，下至宋儒，皆有世襲，惟有漢一代諸儒，或親得七十子之傳，其功在經學絕續之際，急應邀異數，以列於祀典。恭逢我皇上崇儒重道，嘉慶七年四月，特奉諭旨，增設伏氏博士，舉千古未有之曠典，恩禮至爲優渥，本司道等敬考漢儒傳經之功，惟鄭康成尤集其大成，于易書詩三禮論語孝經，俱有傳注，其春秋三傳，亦有糾何氏休，校服氏虔之學，是十二經注，康成獨綜其全，不止身通六藝，恭繹聖祖仁皇帝暨高宗純皇帝纂定諸經義疏條例，先引鄭注，次及唐宋諸儒說義，仰見天聖聰明，折衷至當，又閱濂洛關閩四大儒章句語錄，其天人奧旨，不出鄭注範圍，至於服物典章，亦或遜其精密，故正史以孔孟並稱之，核其行事，不受袁紹辟命，出處以禮，尤合聖人仕止久速之宜，幸逢我國家久道化成，興廢繼絕，本司道等有守土之責，明知鄭氏祠墓後裔確據所在，未便久稽盛典，似應援伏氏博士之例，亦請爲鄭康成延立博士，一體予以世襲，本司道等又查前任山東學政阮，於乾隆五十九年，曾擇鄭康成後裔鄭志哲立爲奉祀生，既係部咨，准其奉祀，則鄭氏實有嫡裔，已無疑義，鄭志哲

已故,有弟逝產,除查明諸系年貌結冊附詳外,擬合將議請建立鄭氏博士緣由,會議詳請憲臺鑒核咨題。

請留餘米改放兵糈議

為詳請留道倉北運餘米,調劑滿營,節省運費事。本道查山東德州駐防官兵,自順治十一年,設文官十員,甲兵三百四十名,匠役四名。雍正二年,續添甲兵一百六十名。每年應需俸餉米一萬一千五百七十餘石。內動支德常二倉米七千八百七十餘石,尚不敷米三千四百餘石,向給折色銀,每石一兩。近年米價昂貴,倍于往時,且設立滿營官兵,至今百有餘年,戶口滋生日繁。所支折色銀一兩,不敷石米半價之數。本道駐劄德州,體察情形,甚為拮据。查有德常二倉,徵收濟陽臨邑陵縣德州德平平原等六州縣本色並麥改解粟,共米九千五百三十七石零。每年額支滿營步甲,及運丁月糧,倉夫工食,造船經費之外,約剩米二千數百石不等。例于奏銷後,委員運通,名為埽倉餘米。其應支運費,有行月調耗蓆片及官役盤費車腳等名目,共需米三四百石,銀三四百兩不等。本道查支剩餘米,既無定數,若遇災緩年分,及並無餘剩,亦不起運。其非京通各倉急需支放之款可知。從查嘉慶三年,直隸總督奏請將固安寶坻二處駐防兵丁,裁留兵米,援照良鄉等處,改撥薊米之例,在于豫東二省薊糧項下,撥給本色,經部議覆,奉旨允行。今德州駐防官兵,額支本色不敷,尚支折色,不獨兵情偏苦,向隅,章程亦未畫一。若將此項餘米,奏請作為滿營俸餉本色月糧,合計節省運費銀米及折色銀,共五千餘兩之多,既可解部以充公用,而滿營官兵,共沾實惠,不至苦糴貴人繁之累。又與直省改撥本色薊糧之案相符。應請憲臺奏明辦理。其餘米給放,倘有不敷之數,再請將附近州縣徵存薊糧,並歷年積存薊米,解倉支放。擬合會同藩司具詳,鈞鑒,伏乞鑒核施行。

議請餘米改放兵糈覆奏稿

山東督糧道孫,移咨布政司邱,會議得前請將道倉餘米,改放德州滿營兵糈本色,其不敷之數,動撥薊糧,誠如部咨,兵食既可充裕,運費亦有節省,實為因時調劑起見。查德州滿營設兵五百名,一名為一戶,自順治十一年至雍正二年,增至一千八百餘口,至今嘉慶十一年,共有二千七百三十餘口,所支兵餉,仍如舊額,加之米價昂貴,折色不敷糴買一半之數,本司道體察情形,閔其拮据,而道倉每年支剩餘米運通,例需運費各項銀三四百兩,米三四百石,所支米石,按時價核計銀千數百兩,如將此項米石,留存支放,既可調劑兵糈短缺,而所省運費銀米,及應支折色銀兩,共五千數百餘兩不等,每年解部,以充公用,實於國計民生,兩有裨益,是以詳請具奏。茲准戶部咨,查該官兵每年應支本色折色餉米,例有專款,其德常二倉支剩濟陽等縣米石,向係例應運通,今該撫請將此項支剩米石撥給滿營不敷餉米,核之每年運腳等費,固可稍為節省,而京倉額米,即短收二千餘石,天庾正供,未便顆粒短解,其應將何項米

石籌撥抵運之處,該撫並未議及等因。遵查德常二倉運通支剩米石,每年原無定額,如遇災緩及無餘剩之年,並不起運,是京通各倉,原非必需此項米石支放,究與天庾正供例有定額顆粒不能短解者有間。且改放滿營本色,即將正項支銷,既為節省運費起見,則解通餘米,似可毋庸籌撥抵運。又奉部咨,據奏稱此項米石,一遇災緩之年,並無支剩,是該官兵應支餉米,又將何款支給,該撫亦未詳悉聲明。況據稱該官兵餉米,除支此項本色外,仍有不敷,再將附近州縣徵存薊糧,並積存薊米,臨時撥解道倉支放。查東省薊糧,向例留貯二萬八千餘石,作為撥運直隸省密雲良鄉固安寶坻及山東省青州兵米之用。計每歲需用二萬七千餘石,所剩無幾,今該撫請將薊糧酌撥,究竟每年應撥若干,將來薊糧本款,不致短絀之處,亦未詳細聲敍,請旨敕下該撫悉心籌劃,據實覆奏等因。遵查德州滿營兵餉,向來遇有災緩之年,係借撥薊糧米石支放,其東省每年撥運直省,並本省青州等處兵米,共需二萬七千餘石,若僅撥一年薊糧,所剩無幾,緣東省積存薊糧,遵奉乾隆三十年諭旨,存貯水次地方倉內,作為常平之用,或直省間遇米少年分,亦可資其協濟,是以存有各年撥剩薊米,並買還五十五七兩年撥賑薊糧米穀三萬餘石,又本年買還五十五七兩年撥賑薊糧九萬四千餘石,現在詳咨飭辦,所有前議不敷滿營兵糈,計每年所撥多不過千餘石,少止數百石,其於直省東省應支兵糈本款,亦不致卽行短絀,擬合查明會詳,呈請本部院鑒核覆奏施行。

擬上江都上公孫丞相書

江都相董仲舒叩頭死罪再拜上書,君侯以名儒擢升相位,海內想聞風采。然君侯夙夜密勿,所以格君心遠權勢者,非中外之所窺測。或責望君侯,以為位高無營,則非知君侯之深者也。仲舒叩頭死罪,以為拔擢之道,當視世務之所急。今上廣求賢之路,而有司不能與廉舉孝,或所舉非人,由樹人之未有素也。選舉之法,可以得常士,不可以致異人。古者庶官無曠,庠序既設,猶求夢卜之賢,躬吐握之節。今朝廷德望,無踰君侯者。誠天下士之所傾心。開閣延之,與參謀議,萬一有所裨益,且使據經守古之儒,通達朝章國典,異時授以方任,庶有少知治體之人,而變亂舊章之風自絕矣。上至聰明,君侯宜輔之以上仁。五常法五行,而仁最貴者,仁為天德,又為易之元,春秋之春,故仁以安人,義以治我。孔子曰,仁者人也。又曰,喆屈在人下。仁以寬容為量,不以苛察為明,是以王者闢四門,明四目,而用冕旒蔽明,黈纊塞耳也。竊惟春秋之義,緣人情,赦小過,君侯燮調陰陽,當思宏大體,布被脫粟之行,以之自處則約,以之格物則隘,恐矯詐之俗由此成,人情所不能堪,或倦而變本,皆非適中可久之政也。方今郡國無大姦慝,而繡衣直指之使,縱橫於外,或嚴刻株累以成獄,或受諸侯金為之游說,長吏虛帑藏以供億,積貯之事,更不可問矣。猝有天災不測之患,何以為守。考績之典,考其所積也,限以三載,唐虞三代之所以飭吏治。今或任毀譽而廢考功之法,眞僞雜糅,朋黨競起,官僚救過不暇,送迎交錯於道,胥吏因緣為姦。君侯所言政弊而不行,

令從而不隱．驗此之由．誠能觸上慎考課之典．使外吏久於其任．或有殊績．就而加秩．則收守得自爲政．而民知畏愛其上．可以懲姦起廢．而惻怛撫綏之吏．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轉移風化之政．莫大乎此．仲舒早衰．將退而侍親．以君侯之知契．令歸教於鄉里．草澤之士．有感動而稽古．亦爲國樹人之一端．徒役奔驟無謂也．君侯倘考功名法．則在仲舒所爲繁露書第二十一．再拜君侯足下．

復王少寇昶書

謹復．前在吳門有札寄呈．昨聞吾師南歸．又有札附江寧許太守轉遞．想俱不致浮沉．頃奉手示．承記注數條．並辨星衍明堂一篇之謬．感媿不可言．吾師向欲補禮圖．考究古溝洫開方之法．近知於明堂故實．蒐錄百數十條．觀其所聚．皆有制獲．星衍所爲明堂圖考．正擬如今工部作紙樣者．出而示世．明堂之有永巷．及有宮垣．及鑿壁即宮門．辟雍水在宮垣之外．自星衍發之．前人意未之及也．考工記與月令呂覽並無異義．前人疑九室十二堂不同．豈知九室之四隅室．一室有四戶．則可兩向觀嚮．但設屏於一戶兩厢之間．以聽政耳．四隅室即是左右个．合而言之．則九室亦爲十二堂．五室之名．太廟以祀五帝配祖宗而名之．非別有太廟．考工在國中者．謂宗廟路寢．鄭注禮緯在辰巳之位者．謂明堂所以閔中與郊外同制．鄭注玉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沈約宋志云．周書亦謂廟明堂路寢同制．是古天子廟及路寢．皆九室．仿井田爲之．故有永巷．考工記云．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謂此也．國中之明堂．有高寢及左右路寢．在其後．謂之三承．明見說苑修文篇．郊外之明堂．有周廬以爲齋宿息從官之地．秦之宮室．因諸侯之制．故無九室交道．漢高承而不改．至漢立明堂．不設宮垣．又不設周廬．辟雍水周明堂．而不周宮垣以外．此其不合古制也．星衍考之古經義．自相符合．後人誤辟之．誤成之．故以爲不可通耳．安得與吾師聚米言之．世人又疑明堂之可不必立．以爲此時好古之過．不知古者大祫．不可祭祖宗

於郊．又不可祭五帝於廟．必有明堂．合五帝祖宗而大享之．天文太微南宮．有五帝座．禮緯稱天子得靈臺之．則五車三柱．謂雍棧象監蓋．此應天也．九重至深邃．千八百國及四裔來朝．從官無所安措．故於郊立明堂．闢門而示之信．設辟雍以辟非常．合天祖以昭其敬．又養老習射教學．懸象詢萬民．亦不能聚士民老弱行禮於深宮之中．故於明堂使之環橋觀聽．此順人也．辟雍須就水．故西京就豐鎬．東京就伊洛．必於郊野．此因地也．以斯言之．安得謂學人考古之迂文乎．堯闢四門．使舜爲上賓．以迎諸侯．必是明堂．若在九重．則道何遠．亦何能指四門明四目．古者享帝於郊．而寒暑節風雨時．明堂法天則地．按陰陽五行．祭則鬼享之．先王絕地天通之學．在於是．周衰不巡狩．諸侯不朝．是以明堂之制不明．王肅與鄭學爲難．廢五帝之祀．後世遂疑明堂之設．爲好古虛文矣．通經之儒．不可不思古人制作之意．誠如吾師之言．坐而言．不能起而行者．無用之典制．不必學也．言不盡意．可與知者道．秋間作吳門之遊．當與吾師商訂明堂樣本．及訪孫子家耳．家居有斷炊之患．人事難遂．幾廢學殖．無可告吾師也．謹復．

呈安徽初撫部書

願國前輩大人閣下．前因旌節東來．適值催漕濟上．未能迎候道旁．嘗遣奴子探投叢稟．接奉手諭．知蒙鑒入．獻歲發春．伏稔鼎祉增新．鴻禧茂集．拜臺省平章之命．晉東南節制之階．幽金龍門．載深晁藻．本道辦理新漕一切．自身刻苦．體恤下情．幸值年歲有收．軍民俱爲寧謐．惟尋章摘句之儒．濫竽一路．已爲過分．尚祈老前輩指示立身行政之要．俾有遵循耳．安徽通志年久未修．原本亦未爲典要．得名儒駐節．政成多暇．或可商権興修．招集畢恬溪諸人．董理其事．亦爲盛舉．又顧亭人先生所撰天下郡國利病書．是未就之稿．如能增補成書．實爲經濟要務．爲政者使車所至．按圖考究．可以知地方關隘．河渠風俗．都會古今異宜．緩急所先之處．施之有政．厥有舊章．如老前輩於辦理志局之便．再爲修纂．不獨有功顧氏．亦天下後世不可少之書．閣下清名重臣．出而開府．自當以立功爲先．然立言亦不可盡廢．蓋立功在一時．而立言在後世．倘其言有論良法美政．一時即未能行．後人讀而行之．貽數世之安．其陰德豈在立功之下．惟大賢擇而行之．本道又有疑者．近時積貯之法．因恐州縣出入浮僞．不能察吏．遂致採買平糶之事．十數年不復舉行．倉穀空虛腐朽．一有偏災．將何賑給．推原其故．皆由報糧價不實．以至隔閡難行．糧價少報．則例價既不能請增矣．而平糶時又不能以穀價昂貴入告．米值市價每石三四兩．例價不及其半．糴時取之田多有穀之家．原因偏地方荒歉．不妨借民力以濟民．今則紳士富戶．既少踴躍急公．擔瞻任恤之誼．上司又不許援及閭閻．或州縣倍價以虧帑項．或上司存價而虛倉廒．保無偏災守糶之事．能不令億兆流離顛沛乎．閣下如能飭地方實貯倉穀．則活億萬人在數十年之後．所謂陰德．非目前赫赫之名也．其要在實報糧價．則事無掣肘．各省仿而行之．豈非善政乎．有謀題附呈．鈞政．畢恬溪歲暮過我．敘旬日而別．有札再呈．

策問

問．尚書有今古文．師說殊異．若金縢之啓．或謂周公已死．或言尚存．文侯之命．或以爲晉文侯．或云文公．幾不可析衷矣．即皋陶謨一篇．今所合之益稷存焉．尤多疑義．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大傳分五者爲五色．以應五服五章之數．而鄭康成有九章十二章之注．能各通其說乎．經言八音．經文止有磬管．及搏拊琴瑟笙鏞柷敔．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獨缺其土．豈塤果暴辛公所作．或古已有之．或土鼓瓦匵．鼓兼土革二音歟．經云暨益奏庶鮮食．史記兩見與益予衆庶稻之文．豈今尚書脫稻字歟．毋若丹朱傲．見於漢人之說．以爲舜言．故禹答以娶塗山生啟之事．今皆出自大禹之口．斥言帝嗣．毋乃非人情乎．經文再見夔曰．史記所無．上云於是夔行樂．考爾雅曰．爰于三字通訓．洪範．土爰稼穡．史記作土曰．或曰字當訓爲爰歟．夏本紀之說皋陶謨．謂禹伯夷皋陶語帝前．此篇經文不見伯夷何也．豈皋陶方祇厥敍已下．史公以爲敍事之詞．即屬史伯夷之言歟．使者服膺尚書．冀其達于政也．諸生何以發我．其盡言之．

策問

問。洪範。思曰容。容作聖。馬鄭皆訓容爲通。班固五行志。董仲舒春秋繁露。俱作思曰容。以爲寬容則聖。孰爲古文。孰爲今文。能分別言之。折衷其是歟。視明聽聰。已該睿哲之義。思又曰容。不與經文重複歟。古之王者。貴能容。不貴能察。故有冕旒蔽明。黈纊塞聰之說。傳言察見淵魚不祥。思主心。心主土。土數五。爲皇極。生萬物而王四季。非容不足以當之。白虎通云。土謂宮。宮者容也。含也。含容四時者也。能言其義歟。容之言寬。爲聖人美德。故堯典安安一作晏晏。釋者以爲寬容覆載。論語云。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而春秋左氏有寬猛相濟之說。論語云。子威而不猛。猛豈聖德之所取歟。于易義。虞翻以爲震爲寬仁。是東方之行。而翼奉則曰。西方之情。喜行寬大。與易義背乎不背。五經異義云。古者聖賢言事。亦有效三者。取象天地人。四者取象四時。五者取象五行。諸生或嘗稽古。當以數陳經義爲先。其各述所聞以對。

課題

問。積穀所以備荒歉。自古行之。有常平倉及義倉社倉之制。常平發官錢以糴。義社倉取民穀以充。雖有偏災。民無流離之患。豈非善政歟。古之常平。以穀賤時增價而糴。今國家糴穀之法。始則以豐年勸民出穀。後則定爲市價。載于會典。是舊制亦有取于開闔者。或以義社倉之法。合于常平與。今之例價石七錢。卽昔之市價。及時價既昂。或屢陳請增價。或以例價取之。田多有穀之家。勢無中立。孰爲良法乎。採之鄰境。則運費無資。採之市集。則行市不開。糴穀議者之說。或未可行與。採買而用平價。不與和糴之名相混與。以例價責州縣糴穀。禁其勿取閭閻。必至虧帑以賠償。豈非恤民而困吏。困吏而病國與。因州縣虧帑。倘爲存價于上之法。存價而虛倉廩。猝有荒歉。饑不可食。虧穀之害。不大於虧帑與。買補之令不行。而平糶之事廢。州縣積貯則紅腐。豪右封殖以居奇。終無穀賤之日。得非恤富民而累貧民乎。義倉社倉之設。取之于民。而不爲累者。藏于民以備災也。常平則有例價。而以爲累民。何歟。御之無遠謀乎。今防胥吏之弊。廢採買平糶之事。是爲因噎而廢食。豈得謂之知政體與。諸生嘗稽古。必應講求經世之學。其悉所聞以對。

伏生不肯口授尚書論

今所存尚書二十八篇。及書序一篇。考之史記漢書儒林傳。俱以爲秦時伏生壁藏之。漢定。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則伏生未嘗口授經文也。口授之說。出于顏師古注漢書。引衛宏詔定古文官書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云云。伏生既有壁藏經文。又須傳言者。以先秦古文。鼂錯或不能識。且當授以章句。故使女傳言。卽所謂教于齊魯之間。自僞孔序稱失其本經。口以傳授。後人遂疑經文俱出于口授。與正史壁藏之說甚相戾矣。夫伏生既藏書于秦時。必親見百篇全書。既見全書。則所亡數十篇。必能記憶其文。而當時不肯口授鼂錯者。古人傳述聖經。必有證據。不敢以口授之文疑

誤後學。或經文後世複出。少有參差。如張霸之與中文不相應。以致罷黜其學。則大逆聖人闕疑傳言之義矣。今尚書大傳殘缺。惟存輯本。所引予辯下土。使民平平。民以無傲。（見路史闕）是九共之文。上祭于畢。白魚升舟。是大誓之文。而伏生備舉其詞以入大傳。並不與二十九篇經文同時傳授。至宣帝時。始得泰誓三篇于河內。益知伏生不敢妄傳經文之苦心矣。當時壁藏二十九篇。證之孔壁後出古文。字字符合。故孔安國以今文讀之以起家。又知伏生所傳。非記誦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又曰。蓋有不知而作者。後人妄造僞書。若張霸王肅皇甫謐梅賾劉炫之徒。皆先秦所未有之事。安得以之誣伏生。且以誣唐虞三代之文乎。

容作聖論

洪範。思曰容。容作聖。馬鄭俱訓容爲通。五行志引經作容。應劭曰。容。通也。古文作睿。張晏曰。睿通達以至於聖。韋昭注楚語。叡。明也。引此文。是馬鄭應氏張氏韋氏。俱用古文尚書說也。五行志又引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霿。厥罰恆風。厥極凶短折。思心者。心思慮也。容。（今本作睿誤）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云。思曰容。容者言無不容。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又曰。心不能容。則稼穡不成。而秋多雷。說文云。思。容也。是伏生今文作容。董子班氏許叔重。俱用其說爲寬容也。案五行傳。次五事曰思。思屬土。土音屬宮。宮爲容。白虎通五行篇云。五行之性。土者最大。苞含物。將生者出。將歸者入。不嫌清濁。爲萬物（脫母字）禮樂篇又云。土謂宮。宮者含也。容也。含容四時者也。五行傳既以聽屬水。聽曰聰。與容同義。不應思又爲容。中庸篇。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自爲二事。說苑君道篇。尹文曰。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而天下理矣。書曰。容（今本作睿亦誤）作聖。劉向亦今文之學也。容爲土德。爲宮音。宮爲君。土爲皇極。故人君以能容爲德。不以能察爲明。不容則稼穡不成。稼穡屬土也。堯典。安安一作晏晏。古義釋爲寬容覆載。晏爲天清也。如淳注漢書。爲日出清濟爲晏。故大戴有就日望雲之喻。容至則公。公生明。是以諸容也。秦誓。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論語。君子尊賢而容衆。老子云。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荀子云。君子賢而能容罷。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孟子云。大而化之之謂聖。稱曰作聖。非容不足以當之。古書有謂恭從明聰容協者。容則不協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孔子告以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統纊塞耳。所以弇聰也。故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漢書云。察見淵中魚不祥。此容德之次於容明矣。左傳寬猛相濟。或謂非聖人之言。論語言寬則得衆。子威而不猛。猛非美德。然傳以對寬。此寬謂寬縱。非謂寬容。故猛濟之猛。亦疾速之義。非嚴刻也。若土德寬容。則吐萬物而王四季。固無待以猛相濟矣。尚書今文說。俱勝古文。蓋伏生皆見先秦百篇之書。親授西漢諸儒。雖以今字名今文。實古義也。思作容之勝作睿。其一隅矣。因作書義疏。而爲之說。並以課問德州書院諸生。

虞書五服五章今文論

皋陶謨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今文說見于大傳古文說見于說文至鄭氏推周禮冕服九章合日月星辰以爲有虞氏十二章之說後漢輿服志用之遂爲定制解經者習守鄭注或會大傳之恉予偏考書傳知今文說之未可非也大傳云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繪黑也宗彝白也璪火赤也云龍爲青者東方之行色青華爲黃者爾雅云華黃也皇黃音相近禮有韓衣先鄭釋爲黃衣作繪黑者說文黯伏黑色（玉篇作淺衣）繪女黑色也義皆爲黑會繪此四色于元衣合爲五色故于黑色獨云作繪也宗彝白者馬氏釋以爲虎虎與龍對西方之行色白又說文彝从糸糸爲綦蒼白色是宗彝白也璪火赤者火南方之行色赤大傳所分五色皆非無本據經上云五服五章下云五采五色是其說合于經文也大傳又云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繪宗彝璪火山龍諸侯作繪宗彝璪火山龍子男宗彝璪火山龍大夫璪火山龍士山龍自天子至士皆服山龍者周禮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太常是下士亦服袞龍之證周時沿古制也士山龍亦在元衣故禮器云士元衣纁裳也爾雅云袞黻也廣雅云山龍彰也說文𪓐字解以山龍華蟲爲袞衣袞爲畫龍之衣山龍爲五等共有之章服故爾雅廣雅單舉之以該華蟲等五章服色是其說合于爾雅也天子備五色得服華蟲諸侯已下不服大傳說華蟲黃也大戴禮五帝德稱帝嚳帝堯服黃黼黻衣言天子有華蟲獨得服黃是其說之合于大戴禮也大傳言五章之服上不及日月星辰下不及粉米黼黻絺繡其不言日月星辰者說文繪字𪓐字解

爾引山龍華蟲不引日月星辰𪓐字解並云袞衣山龍華蟲說文所引即衞宏古文官書說是古文亦不以日月星辰爲衣飾王肅言舜時三辰即畫于旌旗不在衣也偏考周禮禮記左傳管子之文但有日月星辰畫旂章之說王肅之言或本古文不可以人廢之是今文說之合于古文也五服不及粉米黼黻絺繡者今文意以粉米已下爲繡文刺繡以絺自天子至士衣裳皆用之其山龍已下五章止爲衣飾也何以知刺繡于絺白虎通衣裳篇云聖人所以制衣服何以絺綌蔽形表德勸善別尊卑也云絺綌蔽形者上古制衣服先用絺綌但取蔽形亦如市之蔽前後人不忍廢之因爲服飾禮記振絺綌即論語袗絺綌袗爲單孟子謂舜被袗衣故知刺繡于絺也云表德勸善別尊卑者天子有九德得服五章有差次以別尊卑即謂此畫山龍五章之衣若但用絺綌何有尊卑此西漢人之說出于今文者知粉米已下爲繡文者說文𪓐黼黻皆从黹黹即刺繡黼爲白與黑相次文黻爲黑與青相次文黺爲畫米𥹓爲繡文如聚米又繡爲五采備也是黺黼𥹓黻俱繡文說文云繪會五采繡也言元衣黑色會山龍青華蟲黃宗彝白璪火赤而成五采云彝从糸糸綦也者言繡文如彝器之博棊文而又白色云璪玉飾如水藻文者言繡文如冠玉之文謂之藻火即色赤而文似藻亦不異于大傳說也史記夏本記以文繡二字釋山龍至絺繡經文文亦畫也故宋世家文馬解者以爲畫馬說文以文爲錯畫也文足以該山龍已下五章之畫繡足

以該粉米已下繡文是大傳之說五章不及粉米已下合于馬遷班固許氏也知衣亦用黼黻者大戴禮稱黃帝黼黻衣大帶黼裳孟子稱舜被袗衣趙氏注云袗畫也被畫衣黼黻絺繡也史記五帝本記云賜舜絺衣與琴以袗衣爲絺衣者刺繡于絺說文以袗爲元服可證元衣加繪繡故亦謂之元袞五帝本記稱堯黃收純衣純衣即黃黼黻衣言其元質則曰純言其畫采有華蟲則曰黃也刺繡之事以紈葛之精細者爲質布畫山龍等五章于上而繡之所謂畫衣甚畫而繡之經云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五色畫也五采繡也故月令云命婦官染采以黼黻之文刺于山龍等五章空隙之處復分畫爲界綫俾五色不能相亂故謂之爲𥹓視其文如聚米也荀子正論篇說天子則服五采雜間色重文繡云五采如今文說山龍等五色也間色如黼黻各有二色相間也重文繡謂衣裳俱用之重襲也是亦同今文之說經文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在上者因刺繡必先布畫五章而後刺粉米黼黻之文衣則以黼黻加山龍已下五章裳則黃質而有赤色稱爲纁裳僅用粉米黼黻而已王制正義引鄭注易下繫詞云南方色赤黃而兼赤故爲纁也合之考工記及說文黼爲白黑相次黻爲黑青相次纁裳不必有五章而五采已備詩人謂之繡裳繡是備五采之名也衣五色加質元爲六章裳五色加質纁亦六章故禮運有五色六章十二衣之文衣裳各六章象乾坤各六爻故曰古人之象謂黃帝垂衣裳取諸乾坤也裳之上又有蔽前之韍字亦作市亦畫山火龍章見于明堂位韍以章亦畫而繡之說文韍章繡也韍既有黻則裳不繪五章也此今文不言之義可以推究書傳女紅而通其說也鄭氏謂有虞十二章者推儀禮九章言之又据郊特牲云

王被袞以象天即謂有日月星辰其他別無經證但衣元質即象天不必援日月星辰爲說也輿服志雖言用歐陽大小夏侯之說實則仍爲鄭注魏晉已來遵用之上古冕服自秦改爲袗元之後漢儒欲以緣綫中衣當由叔孫俗儒曹刀筆之吏不能考定古制惟伏生年九十餘親見先秦周末制度口授晁錯歐陽夏侯以此五章之說著之大傳似爲可信故吾以爲今文之說勝于鄭氏也

禮器龍袞黼黻元衣解

禮器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元衣纁裳鄭注以爲祭冕服也而注下文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云似夏殷禮也則鄭亦以龍袞諸制爲夏殷禮矣孔氏正義亦以爲夏殷禮引崔氏說云日月之文不及龍云龍袞者舉多文爲首耳案經文舉文爲貴則是夏禮非殷禮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夏尚鬼故以至文者爲朝祭之服論語所云致美乎黻冕是也尚文則當爲尊者降服故諸侯自有龍袞爲天子降其服也周制亦尚文故周禮可以証夏制而皋陶謨舜之作服親命禹以汝明之語則虞夏同制可推之大傳之言五章矣大傳之言自天子至士皆服山龍但有五章至一章之差又云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依周禮司服推之周時王之吉服有袞冕鷩冕毳冕希冕元冕之五等元冕元衣纁裳則天子備有士服知此元袞亦是元衣山龍大

傳之士服也。天子服士服者。史記五帝本紀稱帝嚳其服也士。稱帝堯純衣。純或讀爲緇。亦元衣也。周禮。王祭羣小祀則元冕。元冕次袞冕四等。諸侯讓尊於天子。天子服士服。則無可讓。故不能服其四章龍袞之服而服黼也。儀禮覲禮侯氏裨冕。天子袞冕。亦其例也。諸侯有黼者。依周禮推天子既有士服。諸侯至士元衣山龍已下。亦自有五章之差。依禮器及今文推之。元衣山龍爲一等。當以粉米黼黻爲二等。黼黻爲三等。黻爲四等。元衣無文爲五等。又推之大傳。諸侯有次國之分。則諸侯當服黼。子男服黻。禮器并言之。然則諸侯眡朝服。以粉米黼黻爲一等。黻爲二等。元衣爲三等。亦四章。子男以黼黻爲一等。元衣爲二等。亦三章。士以元衣爲一章。故大傳云。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山龍已下五章之服。既有五等之差。粉米已下五色之繡。亦有五等之别也。魯語天子大采朝日。少采夕月。韋昭引虞說曰。大采袞職也。少采黼衣也。玉藻正義引孔晁云。大采謂袞冕。少采謂黻衣。是天子自有黼衣。次於袞冕也。春秋繁露度制篇云。古者天子衣文。諸侯不以燕。大夫以祿。（盖爲衣綠之譌）亦不以燕。庶人衣縵。縵者。說文云。縵無文是也。董子云。諸侯不以燕。則諸侯亦有文。但爲祭服。不用之燕居。可証禮器之諸侯大夫士黼黻元衣。爲讓尊者降等之差。其祭服自各有山龍矣。說苑修文篇云。士服黻。大夫黼。諸侯火。天子山龍。疑周制少異于夏。其尚文同也。朝覲祭服不必讓天子。再降者以袞衣自各有華蟲等五章之差。而華蟲等五章。亦當如周制。祭先公則服作繪已下四章。祀四望山川則服宗彝已下三章。祭社稷五祀則服璪火已下二章。祭羣小祀則服袞衣山龍也。然則天子之龍袞。自有華蟲五章之飾。備粉米黼黻繡文爲祭服。禮器所云龍袞。卽士服之元衣山龍。虞書稱山。此不稱山者。文不備。或以此別于士服。或天子又有升龍降龍之別與。

唐虞象刑論

象刑見虞書曰。象以典刑。又曰。方施象形。惟明。考之今文之義。直以五帝時象刑爲畫象。而無肉刑大辟之法。其說出自先秦子書。太平御覽刑法部引愼子云。有虞氏之誅。以幪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菲屨當刖。以艾韠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辟。此有虞之誅也。斬人肢體。鑿其肌膚謂之刑。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中世用刑而民不從。荀子正義篇云。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黥慅嬰。共艾畢。菲對屨。殺赭衣而不純。案言墨黥二罪。用草纓。共同宮用艾韠。菲同剕。對當爲菿。剕用菿草爲屨。殺卽大辟。不純無領緣也。楊倞解失之。又見北堂書抄象刑引尙書大傳云。唐虞象形。犯墨者蒙帛巾。犯劓者赭其衣。犯臏者象其臏。犯大辟者衣無領。其說略同愼子。周禮司圜疏引孝經緯云。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肉刑。畫象者。上罪。墨冢赭衣雜屨。中罪。赭衣雜屨。下罪。雜屨而已。此先秦所傳之言。漢人多用其義。漢書五帝紀元光元年詔曰。朕昔聞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新序節士篇引書旁施象刑惟明。下云。及禹不能。是言肉刑始于夏也。三王肉刑之說。出于孝經緯。蓋自禹作之。因有苗之制。其在呂刑曰。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

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書正義引鄭注本作臏宮劓割頭庶剠。庶疑墨字。是五刑大辟。興自苗民。大傳云。苗民用刑而民興犯漸。禹因不能廢。而制其中。呂刑又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蓋使皐陶制之也。春秋左氏昭十四年。叔向引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漢紀魯褒云。皐陶不爲盜制死刑。殺人者死。盜則抵罪。然明禹時有肉刑死刑也。其目見尙書大傳云。夏刑三千條。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降畔寇賊。劫略奪攘撟虔者。其刑死。皐陶制肉刑大辟。不于唐虞之世。而于禹之時。蓋時變使然。漢武梁祠堂畫象云。夏禹退爲肉刑。班固詠史詩云。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北堂書抄刑法部引東觀記梁統上書云。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死肌之刑。所言殛謂殛之遠方。至死不反。殺同竄。與蔡同義。今本東觀記殺作竄。明非大辟之殺也。此漢人爲今文之學者。其說俱如是。司馬遷兼用古文之學。故說方施象刑惟明云。令民皆則禹。有不如言。刑從之。班固之爲白虎通。亦引緯書及書傳象刑之說。而漢書刑法志云。聖人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者兼用古文之義也。古文之義。顧采荀子之言。荀子正義篇。非象形之說云。以治耶。則人固莫觸罪。以爲人或觸罪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也。亂莫大焉。荀子之學不純。故爲性惡之說。吾驗之于當今之政。盜之死刑。不分首從。國家自立原情遣戍之條。而盜獄減于曩時。觸罪而輕其刑。安見犯者之滋多也。孔子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又云。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唐虞儀嬰嬰之化。致無爲之治。二聖相繼。不止百年。孔子既有勝殘去殺之文。是象刑可用。不必辟以止辟也。且爲獸神鑒者。猶知食自死之肉。不履生草。是天道有不傷生之証。聖人法之。古有其事。亦何疑焉。上古豢龍教擾猛獸之事。皆非後世所能行。不得謂書傳慮辭也。荀子之學。傳于李斯。一爲苛刻之論。弟子奉行其說。流弊至于坑儒士。族誹謗。身被五刑。甚矣。君子之當愼言擇術也。難者曰。五帝無死刑。而黃帝斬蚩尤。身體異處。何答曰。此戰陳誅畔之事。不得已用之。不足爲制刑法之証。又曰。怙終賊刑。今傳云。賊殺何答曰。此僞傳不足据也。太平御覽刑法部。引大傳云。不赦有過謂之賊。是眚災肆赦者。言爲人作眚災。赦其過失。怙終賊刑者。言怙惡不改。則不赦也。賊之言害。義不必爲殺。論語云。賊夫人之子。又云。老而不死是爲賊。是也。漢魏名臣俱欲復肉刑者。漢文廢肉刑。後世多以肉刑之條入于死刑。是名輕而實重也。然吾以爲卒不必復何也。復之之始。則減死刑以入于肉刑。久則重視死刑。而輕肉刑。苛刻者又將增肉形之條。孔子惡始作俑者。五刑始于畫象。其後遂有五殺之刑。有苗既作五刑。雖神禹不能廢。行之未久。流弊至于剖心炮烙。今廢五刑而又復之。其流何所底止。故古者三千之刑。數應禮經。歷世不敢加增。廢肉刑而効唐虞之治。又何不可。梁唐會一廢死刑。有司或甦犯者于杖下。此無善人爲邦。而妄行其政。非法之弊也。吾因爲書義疏。而知伏生見先秦之書。勝

予古文家言故論之

周書罪不相及論

春秋左傳僖三十年晉臼季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又見昭廿年苑何忌引同後漢書肅宗元和
元年詔曰書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又見潛夫論論榮篇今詳僞孔注並無不相及
之義蓋誤釋經文矧字弔字及斷句亦多未合使然案經云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者說文矧詞也字
作矤不應以況義解之言此元惡大憝其惟不孝不友之人所爲大惡必不謀于骨肉親戚下云子不祗
服厥父事等是也云惟弔玆不于我政人得罪者弔善也與費誓無敢不弔之義同弔玆猶玆弔言惟玆
善者不爲政人所罪政人卽下文惟厥正人若大正少正之屬也下云天惟與我民當斷句言有常之民
爲天意所與下云大泯亂曰乃其速由又當斷句言大泯亂彝常之人乃其召罪也曰同爰速召也由同
鄙過也訓罪也據漢書宣帝元康二年詔引書云文王作罰刑玆無赦又見風俗通皇霸篇及潛夫論述
赦篇知當以文王作罰分句矣速由卽酒誥惟民自速辜之義僞孔誤讀其詞釋爲當速用文王所作違
教之罰甚不詞矣書意言大惡之人不畏父兄教誨子弟勸阻而其父兄子弟亦有善者不可株連坐罪
此善人有彝常爲天所與惟泯亂彝常之人乃自取罪尤應加以文王不教之罰耳正與左傳漢書不相
及之文自相符合爲解者誨其詞義反疑經有殷文豈不謬哉鄭志趙商問族師職曰四閭爲族八閭爲
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族師之職門內相坐康誥之云門內尙寬不知書理孰錯未逆旨趣答
曰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共相勸法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又新誅三監務在尙寬以安天下云云考
族誅連坐之法起于秦文武公至漢文尙知除之三代盛時不應有此周官所云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
賞相及者言犯刑收贖之家鄉里應有恤助慶賞之家可以均分惠賜故下文云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
事以相葬埋非謂牽連坐罪也國家稽僞累仁幾致刑措遇有從坐之條咸率特旨免死輕刑深得康誥
恤民宥善之旨豈非三代已上哲王政令乎

分淮注江論

孟子言排淮泗而注之江今不得其解或以爲誤或以爲據吳溝通江淮之後言之不知禹貢揚州已云
沿於江海達於淮泗解者又謂沿江入海自淮入泗此僞孔之言本不足信貢道紆回海運古無是法又
有泥四瀆各獨入海以爲淮必不注江者不知各獨入海言入海處與江分道不謂上游支流也孟子言
排者通其上游支流以殺淮之勢按水經注淮水與沘水泄水施水合泄水注瀆須口施水受肥東南流
逕合肥縣城又東注巢湖謂之施口而應劭漢書注並以夏水爲出城父東南至此與肥合故曰合肥合
肥壽春之間有芍陂船官湖東臺湖逍遙津見於水經注王象之輿地紀勝云古巢湖水北合於肥河故
魏窺江南則循渦入淮自淮入肥由肥而趨巢湖吳人擣魏亦必由此又引貨殖傳合肥受南北湖今史

記湖誤作湖也歐陽忞輿地廣記王存元豐九域志合肥有肥水淮水宋時廬州有鎭淮樓蓋肥合於淮
淮水盛則彼於肥此淮水至合肥之證孫叔敖之時開芍陂當因舊迹爲渠方輿勝覽引合肥舊志肥水
北支入淮南支入巢湖合於爾雅歸異出同之說合肥城在四水中故梁韋叡堰水破城近世水利不修
淮肥斷流然巢湖之水夏猶逆合肥古迹可尋求也且古說大別在安豐爲今霍邱地禹迹至此排淮
故導江有至大別之文此又淮支流與江通之證矣然則夏時貢道正可由巢湖溯施泄肥水之流通淮
達於菏澤菏澤合濟泗之流故云達於淮泗從此達河卽至禹都矣江淮泗通流不必在吳王溝通之後
也淮之上游尙在東則有施肥通流西則有芍陂宜洩盛夏水漲則逆合肥入巢湖以達於江故宋已前
淮流不爲洪澤湖之患近世則上游無分洩之處又以分黃濟運爲河流所通宜非湖漲而高堰危矣

明堂法天論

明堂九室在國南有宮垣有四門有靈臺在南庫門先王法天所建也今天文書出黃帝巫咸或疑後有
增益其甘石之書見於馬班之史及開元占經所載者較然可信甘公石申周末人親見三代明堂之制
且言有原本其說見於天官書天官書之中宮紫宮則象王者之居其南宮太微三光之廷卽明堂在國
南之象也匡衛十二星象宮垣端門掖門象四門內五星五帝座象五室軫南天庫樓象靈臺亢南北兩
大星南門象南庫門也藩臣將相執法諸侯郎位大將士大夫皆有星各象天子明堂之位而南門見於
夏小正非三代盛時國南有明堂安得有是天象應之乎謂聖人法天以制明堂以定天象吾不敢知要
皆三代先秦制作無疑矣而甘氏之說則有明堂三星在太微西南角外又有靈臺三星在明堂西見開
元占經而不載於馬班之書似是漢時有三雍宮之制後人增天象以應之者然亦是爲國南之証也明
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旋以水水行左旋以象天內有大室象紫宮南出明堂象太微西出總章象玉
潢北出元堂象營室東出青陽象天市上帝四時各治其宮王者承天統物亦於其方治事見隋書牛宏
傳及御覽是亦言明堂爲應天象但以五宮應五室則中宮紫宮何所應何以太微廷復有五帝座星應
五室且天官書於中宮星則稱太一常居別有勾陳閣道諸輔星象是則王者之居中宮已應之不可混
明堂陰陽錄之言矣南宮太微在翼軫翼軫巳位之宿四月斗建巳斗杓攜龍角角亢在巳則翼軫在南
故夏時以爲初昏南門正非應明堂之象而何靈臺在庫門亦應天象者後漢志注引禮含文嘉云天子
得靈臺之則五車三柱明制可行禮記王制正義引春秋文曜鉤云軫南衆星天庫是知靈臺在庫門周
書作洛篇謂之五宮公羊傳何休注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爾雅觀謂之闕春秋
僖公五年公既視朔登觀臺以望服氏云人君入太廟視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中庭禮
記注謂天子太廟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疑爲重屋不合積土爲臺之說且不知靈臺法庫樓之義矣古
之聖人絕地天通必制作應天地而後能格神祇故皋陶謨稱祖考來格則官稱天神降地祇出禮記稱

享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孔子稱祭則受福。豈虛言哉。天之有五時。春勤。夏長。秋收。冬藏。五行迭王。應享其報於人。其在明堂。應有主名。聖人因以五色名其帝曰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叶光紀。自晏子諫上。已有五帝之位。在於國南之言。凡此諸名。猶之書詩稱昊天蒼天。易稱帝出乎震。齊乎巽。爾雅青陽朱明之屬。諒非諸儒臆造。故明堂亦必制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大室五名。以應天道。乃可降神也。古人制車制深衣。猶法天則地。何況明堂。傳曰天圜不中規。地方不中矩。二十八宿環天。其形圜橢。地則東西長而南北短。故聖人制明堂應之。其諸儒所稱宮方應坤策。屋圜應乾策。通天屋高應黃鐘。八闥象八卦。九室象九州。十二宮應十二辰。二十八柱象七宿。堂高三尺應三統。四鄉五色象其行。外博二十四丈應節氣。四達法四時。八窗法八風。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皆見於經傳。所述度數微眇。誠亦不盡能知聖人也。聖人不可接天帝於家廟。又不可祭祖宗於郊。故爲之立明堂以配享。又嫌於五時享帝之已疏。故爲之遵祭。月告於明堂。明堂者。仁之至。義之盡。明堂立而天神降。不獨郊宮之應宿官天象矣。

王制月令非秦漢人所撰辨

王制兼夏殷之禮。月令通天人之學。列於小戴記。爲禮經。宋儒多疑之。而以王制爲漢文博士所作者。本漢盧植。譏以月令爲非周法。本鄭康成注。是不可不辨。王制疏引鄭駁五經異義云。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事。是鄭氏不以王制爲漢文博士作也。史記封禪書。文帝使博士刺六經中作王制。司馬貞索隱引劉向七錄云。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是漢文時別有王制。今禮記王制。並無本制兵服制諸篇。何得謂之漢文時所作。中稱公家不畜刑人。公田籍而不稅云云。若不兼夏殷制。何以言之。又稱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考周尺以人身爲法。中人八尺。故以八尺爲度。即以八寸爲一尺也。八寸爲尺。但知於古。仍分十寸。今按所得周器量而知之。大氐一尺當漢建安銅尺之八寸。今尺之五寸強。此篇云以六尺四寸當周之八尺。計其時一尺之六寸四分。當周尺之一尺。則尺度又小於漢時矣。又稱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之十步。按漢書食貨志鄧展注云。古百步爲畮。漢時二百四十步爲畮。古千三百畮。則今五頃。困學記聞引鹽鐵論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爲畝。先帝哀憐百姓。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通典謂商鞅佐秦。以爲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爲畝。則較之百畝。當東田百四十六畝之十步者。更羨疑周末諸賢所記。其非漢文博士所作。亦明矣。月令見於周書。而呂氏春秋淮南子俱取其文。如禮經中有樂記。又見於荀卿馬遷之書。不足爲異。言是周人所作。不獨後漢蔡邕之言。前此魯恭上疏云。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所變者。唯正朔衣裳犧牲徽號器械而已。據此是蔡邕之說。本於魯恭。前人注經。俱未及引。書中稱大尉。猶云大官之變名。其例亦如稱內宰爲奄尹。酒人爲大酋。是以緯書有舜爲大尉之文。若以爲秦官。則書稱諸侯。豈秦制乎。秦豈有奄尹大酋之官乎。

季秋月令爲來歲受朔日者。四夷俱稟正朔。去王畿或萬里。非先期頒朔。勢不能達。今制亦以冬令頒朔。不得執此爲秦王建亥。因於此月頒朔也。至迎氣車服應四時方色。不過一日服之以迎氣。非終其一季。而鄭以爲殷制。亦已太泥。或以周禮朝覲車服不同。疑其非周制。更非通經之識矣。鄭氏注以月令仲冬之月。有去聲色禁耆欲安形性之文。謂與易及樂春秋說所云冬至人主與群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相反。細繹經文。所云聲色。謂非禮之聲色。不得以作樂當之也。大樂與天地同和。故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樂行而倫淸。耳目聰明。血氣和平。不得擬之聲色亂性也。惟史記集解引馬融云。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則似周書月令之文與禮記月令亦不同。或取以補周書之缺。但由臆斷。若竟疑月令爲秦人所作。則雖鄭氏言。未可盡從。爲有魯恭之說在前。其後世諸儒疑經之議。更比之自檜矣。漢法疑經。則治以非聖無法之罪。孔子亦云。畏聖人之言。自宋已來。乃至疑繫辭。訾書序。易詩序。毀周禮。黜春秋。王安石改孝經。獨取大學中庸篇於小戴之書。而疑其餘篇。不一而足。設如此之論者。安得治之漢法。使經學大明於世。學者愼思而明辨之。

俊乂在官解

書皋陶謨。俊乂在官。百僚師師。俊乂謂大臣耆艾者。鄭氏注云。才德過千人爲俊。百人爲乂。馬氏注亦同。偏考書傳。無百人爲乂之文。才過千人。鄭氏望文增爲才德。（春秋繁露爵國篇云。萬人曰英。千人曰俊。百人曰傑。十人曰豪。說文云。俊。才過千人也。傑。材過萬人也。高誘注呂覽云。千人爲俊。萬人爲傑。又見文子尹文子。）疑此注未可從也。考爾雅釋詁。艾。大也。俊同艾。釋詁又云。艾。長也。歷也。郭注云。長者多更歷。漢書引此經作艾。知乂實年長更歷之人也。周語邵公曰。瞽史教誨。耆艾修之。韋昭注云。耆艾。師傅也。漢書孔光傳云。謀寵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又云。今年耆有疾。俊艾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以闕焉。是西漢人釋此經俊爲大臣。乂爲耆艾之証。在馬鄭前也。古之大臣。必用耆艾。俾百僚得所師法。故經文下云。百僚師師。若不有耆艾在官。恐所爲師師者。不幾如微子云。卿士師師非度邪。書康誥曰。汝丕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召誥曰。則無遺壽耇。君奭曰。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文侯之命曰。既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秦誓曰。尙猷詢茲黃髮。微子曰。咈其耇長。唐虞三代皆重老成人。豈爲大僚。諄切告戒。見於書傳。不一而足。漢魏已來。雖依禮文七十致仕。猶設三老五更。以附詢茲黃髮之義。或優其祿秩。存問政事。不用老成。卽所謂才過千人者。亦如左傳說鄭舒氏有三儁才。恐爲少不更事。變亂舊章之人。將貽數世之患矣。此實鄭注千慮之一失。至曲禮五十曰艾。鄭注云。老也。案禮七十稱老。此注亦誤。鹽鐵論輭實篇曰。五十以上。血脈溢剛曰艾。以此說曲禮。正合鄭氏說。艾爲老。自本洛書鄭讖。書云。仲父年艾。但彼注云七十曰艾。以釋書之俊乂則合。以注禮五十曰艾。殊不合也。吾之不從鄭注。必有古說在前。取其長者。不敢妄加臆斷。以立異云。

武王從諫遜師論

武王承文王之志。以十一年伐紂。至于孟津。天降赤烏。河出白魚。八百諸侯不期自至。可謂天人合應矣。而還歸二年。謂天意未可伐者。以有伯夷叔齊扣馬之諫也。夷齊之詞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據大誓稱。惟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馬融以畢為墓地名。三統術稱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淮南齊俗訓稱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故不為三年之喪。始假號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虞而作主。武王至大祥。未葬文王。踰年不改子發之稱。載主而東征。皆變禮也。變禮為卒父業。承天命也。八百諸侯以為紂可伐。義士獨以為未可。斥其變禮之非。謂之以暴。武王愀然悟矣。孟子曰。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是時升舟得魚。以為燎。武王已改稱王。因夷齊一言。本人心以推天意。而云紂未可伐。聖人無利天下之心。于是見矣。還歸二年。葬文王。則夷齊之諫行。使紂亦畏懼改行。武王終為西伯可也。紂則聞文王戡黎而不畏。武王觀兵而不改。甚至奴箕子。殺比干。太師少師與微子俱去。至十三年。戊午渡師時。既無扣馬諫阻之人。且有抱器歸周之士。於是人心大去。天意可伐。故曰。共行天罰也。揚子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武王以夷齊一言。而知天意。卒不蹈非孝弱暴之譏。孰謂武王非聖人哉。若夷齊者。不獨為商之忠臣。亦為周之諍友。既以直諫全武王之孝。亦因咨養報西伯之知。首陽者。避西首陽也。諫行而全其身。商亡而反其國。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論後漢劉平事

袁宏後漢紀。彭城劉平。嘗出為母求食。賊得平。將食之。平叩頭號泣曰。今旦為老母採蔬。母飢。待平為命。願得反食母。而還就死。賊見其志誠。哀而遣之。平還既食母。即自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復還賊。皆大驚。相謂曰。常聞烈士。今乃見之矣。吾不忍食子。此事本東觀漢紀。史臣載之。將以為訓乎。平所為不足法也。義者宜也。與賊期何謂義。賊至不足信。偶哀平之至誠而釋之。若反就之。而為所食。何以事母。賊不食平。則平為行險僥倖之人。是何足法。昔孔子與蒲人盟。而負之曰。要盟也。神不聽。晏子不死莊公之難。曰。非其親暱。誰敢任之。聖賢者依于經而知應變。孔子之要齊反侵地。管仲則勸桓公歸田。以示信于諸侯。信重則地輕。與要盟勿信之事相反。而適相因。易地則皆然。故傳曰。權然後知輕重。平之所為。豈知權者哉。史臣紀事。將為後世法。吾以為事不合乎經義。凡偏奇之行。可不為之立傳也。

釋儒

楊雄法言云。通天地人曰儒。韓詩外傳云。儒者儒也。不易之術也。千舉萬變。其道不窮。六經是也。後漢書注引風俗通曰。儒者區也。言其區別古今。楊子所謂通天地人者。易曰。立天之道。陰與陽。立地之道。柔與剛。立人之道。仁與義。以仁義配陰陽。即以人參天地。故黃帝誨顓頊云。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母也。上古聖人。無所師法。則以性情法陰陽。以視聽言動喜怒哀樂法四時五行。配陰陽。立之名曰仁義。配五行。立之名曰仁義禮智信。施諸政。曰刑德。曰禮樂。凡設官分職。行政制器。無不法天而後行。

故五經異義云。古者聖賢言事。亦有效三者。取象天地人。四者取象四時。五者配象五行。是也。五常用其一。則偏而不濟。無學則殺生。諸子之學。所以遜於儒也。大戴易本命。及內經諸書。尤詳天人合應之事。故漢儒有天人之學。孔子作儒行。以闡明之。誠以世俗執一端以病儒。不知儒道之大。而達權通變。猶天地之大。人猶有憾也。許君作說文。推制字之義云。儒。柔也。儒柔音相近。儒者身備四時之氣。獨取義於柔者。洪範云。高明柔克。乾剛克以坤柔。故聖人有克己復禮之學。天施必得地生。五行得土相成。柔之時義大矣哉。禮運云。禮本於太一。太一猶太陰。五行始於水。畫卦始於初九。四時始於長至。陽在下為甲子。天正之位。乾元所始也。老聃疑禮為忠信之薄。不知非禮則天尊地卑不分。君臣父子之名不立。五教何自而施。說文又云。儒。術士之稱。術言道術。考史記儒林傳。以坑儒為坑術士。推十合一謂之士。猶言聞一知十。何可輕當之。說文之字。以義相屬。儒字下則為材過千人俊。過萬人傑。可知儒名為最尊矣。論語有云。君子儒。小人儒。言大人務儒之實。小人假儒之名。非儒中有小人。周末諸子。得五行之一偏。用之治世。亦有效。其著書自知不及儒。遂相詆病。至有非儒之作。後世人惑之。亦疑儒名之不尊。謂聖賢之名尊也。賢之字从貝。說文云。多才也。考之詩云。我獨賢勞。言獨多勞。論語云。為之猶賢乎已。言猶多乎不為。列子力命篇引夷吾曰。以財分人謂之賢人。此賢字不必有學術之証。其稱實不逮儒。且以小人儒之語。而病儒。何不可以博奕之賢。病賢乎。明時定孔廟兩廡。稱漢儒曰儒。宋曰賢。其意欲抑漢而崇宋。不知適所以尊漢儒也。此蓋姦人張璁所為。不學無術之甚者。有經術之謂儒。其材過人者俱謂之賢。可也。後人解經所言典章制度。或有舛誤。不及漢儒遠甚。何以當屬勸區別古今之晉。荀子稱大儒之效。即周禮所謂以道得民。孔子所謂祿在其中。宋明之世。號為儒者。或雜以禪學。既不能透文。必於儒而謗毒彙之。是大道以多歧亡羊。非儒之過也。儒又有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者。自處之道則然歟。

用國考

路史國名紀。周世侯伯有用國。引風俗通云。古用國。見毛詩。在高唐。乃用地。故有用姓。名士錄有用羽之。元和姓纂引風俗通云。古有用國。見毛詩。漢有高唐令用蚪。名士錄有高唐用羽之。本闕之字。今按此文在今本風俗通逸文中。亦見容齋五筆。通志氏族略。羅泌云。出毛詩者。桑中篇有孟弋。孟庸。毛傳以弋庸為姓。孔氏正義不能言其所出。錢少詹大昕以古書庸與國通。左氏傳國職。史記齊世家作庸職。是也。嘉靖山東通志。古用國在今高唐州地。故有用姓。引名士錄有用羽之。蓋以國為氏。太平寰宇記。古高唐城在禹城縣南五十里。蓋漢縣。在今高唐禹城交界。庸職正是齊人。古庸用亦通字。是孟庸。庸職。用蚪。用羽之。當為一族。其故國在禹城高唐之間。既可釋毛詩。亦可補方志之缺。盧學士文弨。輯風俗通逸文。刪見毛詩三字。蓋不知其指孟庸也。禹城縣舊志古迹不載用國。因據嘉靖通志。增入之。而為之考。

委吏解示同舍生

孟子云。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趙岐注。委吏。主委積倉庾之吏也。不失會計當。直其多少而已。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嘗爲季氏史。料量平。史記所言正足證孟子。按周禮遺人掌邦及鄉里門關郊里野鄙縣都之委積。地官司徒之屬。是其事也。司會則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冢宰之屬。孔子正爲遺人之官。稱季氏史者。時季氏秉國政。得專司徒之事。孔子爲其屬。故季氏史亦魯臣。非仕于私家也。會計是司會之事。所云當者。猶如奏當之當。謂料量委積上之司會。適當國家會計之數。不爲季氏求贏餘也。故史記則云料量平。說文料字解量也。料量猶言概量。以概平斗斛。無浮入也。此正對求也爲季氏聚斂附益言之。不獨辭尊居卑。亦辭富居貧之一端。蓋生于孔子不求贏餘一說。未能闡發。由不能細繹史記文與趙氏注耳。若止以供職爲當。則人人能之。且國家亦不容有不供職之吏也。

古上士劍考

考工記。桃氏爲劍。身長五其莖長。謂之上制。上士服之。鄭注。上制長三尺。重三斤十二兩。予得古劍。莖長適滿把。握身長五之。加以莖五寸。則三尺也。以其莖長分寸。折量其臘廣。首廣兩從之度。悉與考工記符合。可以知周尺。周量大率周尺以中人指廣爲寸。一尺當今之五寸強也。大戴禮云。布指成寸。何氏休注公羊云。側手爲膚。鄭氏注投壺云。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以此度之。一指廣寸。則四指鋪廣四寸。加大指操物爲五寸。故劍莖適滿把握也。宋人不知案指側手之義。誤以指節量量。則太長矣。山海經郭氏注。引汲冢中得銅劍一枚。長三尺五寸。乃今所名爲干將劍。晉書束晳傳作銅劍長二尺五寸。蓋郭注誤二爲三。二尺五寸連莖數之。即三尺也。史記漢書俱稱高祖曰。吾提三尺劍。取天下。是古劍皆長三尺。加之劍首內劍韜中。又長數寸。佩在左肩之植身後。適及肩。古人制器與人身稱。再長則不便提攜也。復有七尺長劍。與此不同。說苑淳于髡曰。臏中有七尺劍。史記刺客傳云。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劍以擊荊軻。裴氏集解引漢鹽鐵論曰。荊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尺八匕首不足恃也。秦王操於不意。列斷賁育者。介七尺之利也。漢書廣川王去好成慶畫。短衣大絝長劍。因作七尺五寸劍。司馬氏史記索隱引漢舊儀云。斬蛇劍長七尺。皆即長劍。與上士三尺劍異劍也。宋李公麟畫孔子弟子象。多攜此劍。今刻石存浙中。因說古劍并及之。

平津館文稿卷下

魏三體石經遺字校釋序

隸續所載三字石經。蓋魏正始中立石。宋皇祐時。蘇望得搨本。摹刻于洛陽。古文三百七。篆文二百十七。隸書二百九十五。凡八百一十九。爲尚書大誥呂刑文侯之命。春秋左氏桓莊宣襄四公經文。亦有傳者。孔子壁中書。有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皆科斗古文。漢世藏于祕府。亡于晉永嘉之亂。魏初邯鄲淳猶得目視而手摹之。故衞恆四體書勢稱淳爲傳古文。又謂正始立石。失淳法。則淳書實孔壁古文也。其石在洛陽太學講堂西。石長八尺。廣四尺。碑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見于水經注。淳既得見古文。所書當有他經。而獨存尚書春秋者。魏齊先後徙洛陽石經于鄴都。多沒于水。隋開皇時。又徙于長安。以亂廢爲柱礎。但有傳拓之本存于祕府。故隋經籍志載三字石經。惟尚書九卷五卷。春秋三卷。比之七錄所有卷數且失大半。其餘易書詩儀禮春秋公羊論語孝經。即一字石經而已。然其時經石猶有存者。唐貞觀中魏徵請置三字石經十數段于九成宮祕書省。武后時移于著作院。或鄴都長安之餘。又有開元五年得三字春秋一十三紙。蓋周顯德中。蜀太子傅寫之。唐世書學博士。教國子生以石經說文字林爲業。石經三

412 D

讀書限三年業成。卽用此諸本。郭忠恕取以入汗簡。多出隸續四十餘字。至宋夏竦之爲古文四聲韻。用多之字。無殊絕者。宋金之亂。中原淪喪。經石旣失。隋唐故府本。及北宋摹刻。俱不存焉。惟餘隸續所載。傳寫亦稀善本。三體石經之學。于是幾絕于世矣。今就隸續遺字。考其篆法。足以補正說文及經傳者不少。如余作舍。可證許氏余从舍省。非爲𠂆。可證許氏丑象手形。梓作𣓌及𣏌。可證漢時引不敢僭上帝命。黃爲黃。可證漢律書爲止句之變體。盧作旅。可證新附旅弓之俗字。至以鈍篋字爲其。漳水字爲側。茲爲騷。婼爲若。殼爲穀。荀爲郇。又可知古文假借之義。或合于說文所載古文重文。或足補說文未備。或釋字非。實爲小學圭臬。所宋已來。不究古篆。傳寫音釋。頗多譌舛。至釋罰爲副。釋彊爲假。如秋字作𥤚。數字作𢿱。遂不知所從。蘇氏又以尙書春秋左氏錯雜成文。命爲左傳。不加分別。倘有今甲。如唐世用三體石經課士。其學無由復興。豈不惜哉。昔杜林得桼書古文尙書一卷。握持不離身。常恐斯經將絕。韓愈見李服之所得科斗書孝經衞宏官書兩部。命賀拔恕寫留其本。衍不敏。夙究篆籀之學。就隸續所載。推而蒐之。證以經典字書爲之音釋。又得嚴孝廉可均洪明經頤煊互相是正。刊刻傳播。竊附古人好古善述之志。方冀河陽關中經石後世復出人間。蓋以擴其闕見。倘吾言疏謬。俟通人更定之。若夫三字一字。五經六經之異說。洪氏已詳辯之。不復贅述云。

禹廝二渠考序

二渠者何。大河與漯川也。河爲言渠。成皋（今汜水縣所在）大伾已北。禹所廝。故曰渠。漯爲言渠。江淮河濟爲四瀆。非人力。漯則禹所治。始自東武陽。（今朝城縣）以達於海。（卽大清河。自利津入海）故亦曰渠。班氏地理志獨於漯稱禹治是也。九河見於經。二渠見於史。且河漯之名。俱見於禹貢矣。史遷見古文書引夏書及二渠之說。是卽益稷謨佚文也。謂二渠爲北瀆及漯川者。孟康之言。近古當得其實。禹河自大名已北東光已南合淸河。（今卽衞河御河水）東光已北合漳水。至章武（今天津）入海。故班氏稱爲鄴東故大河。周定王五年東徙平原高唐之間。王莽時枯。故後人謂之王莽河。亦謂之大河故瀆也。鄭氏注尙書以屯氏河爲河故道。何故。瀆復出爲屯氏河。卽今俗稱老黃河支流。亦北合於漳。故水經注云。衞漳後道與屯氏相亂。自此已北。皆禹迹也。李吉甫以屯氏爲永濟渠。卽今衞河矣。奚以知河徙平原高唐之間也。孔子曰。衞將適趙。臨河而返。謂之鳴犢口。今高唐州西境在河徙之後。州境猶有河也。高唐西北爲趙境。或疑之者。春秋傳。齊威王使盼子守高唐。趙人不敢漁於河。則知齊與趙魏以河爲境。賈讓之言不誣也。何以言漢武復禹舊迹。漢武築宣防塞瓠子。道河北行。漯川亦通。終漢之世。河患以少。河合淇漳以入海。卽禹迹也。漳爲禹迹何。漳水過鄴陌。有河伯娶婦之事。故知漳卽河也。後人錙銖尺寸而較之。豈得謂之通知地理者歟。史遷據古文。班氏見周地圖。所言不可誣也。漯首受河自朝城。後人謂漯始黎陽宿胥口。誤以濟瀆當之也。漯河以不見於後世也。大清河則漯川。小清河則濟水。濟水絕於章邱之北。漯川絕於濟陽以東。俗稱徒駭河。卽漯川也。東漢北魏河

瀆何所行。行漯川之北。出入今馬頰徒駭之間也。唐時河患亦少。以有漯川。且北流也。宋時南北分流。不用導河入淮之議。而回河使東。無復禹迹。河患自此多矣。今河北流。禹迹乎。會通河以西。合濟瀆以東。合大淸河。大淸河自濟陽以西爲濟瀆。以東爲漯川。河行二渠之一。謂之禹迹可也。治之奈何。馬頰徒駭。北達於海。西岡於會通河。深浚而利導之。疏小清河通於大清河。以復濟瀆故道。而殺河勢。濱州滄州之間。胡蘇鬲盤商津諸河。亦有形迹。次第可治。漢時議者。欲索九河故迹而穿之。御史韓牧以爲縱不能九。但爲四五。宜有益。今疏馬頰諸河故道。奚啻四五。下尾合爲逆河。會於淇漳。則二渠之故道盡復也。河不復南。運道偪乎。曰。無傷也。河至臨邑。謂之四瀆津。酈道元言。自河入濟。自濟入淮。自淮達江。水徑周通。故有四瀆之稱。又言吳王掘溝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於濟。是河漯沂濟。自古相通。益以汶流。用之濟運。不減黃淮交會之口也。余氏闕亦言河北徙而會通之漕不廢。漕以汶不以河也。且夫濟齊桓已塞之河。復大禹二渠九河之迹。神功也。河名大清。百川之所朝宗。美瑞也。東北流。環拱神京。勝於南東注之勢。地利也。省南河設官歲修億千萬之費。涸出東南億千萬頃之地。足資東方工用賑恤。拔移民居而有餘。致數十百年安瀾之慶。轉禍爲福之大機也。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惟聖人通沈澹災能與天地參也。

荊樹山房詩集序

嘉慶四年冬十月。同年生鐵洋田明府。以其六世從祖斗岳先生六世祖雲岳先生詩文。屬敍於予。且屬編定。越歲始報命。斗岳先生名嶠。有孝行。不仕。事載方志。雲岳先生名義。明萬歷間。由舉人歷官平鄉與安兩縣令。齊名稱二田先生。兄弟甚友愛。負文名。築荊樹山房於鉅野城西南四十里。讀書其中。斗岳先生詩文集二卷。自輯御李集閩寇集遊燕集各一卷。雲岳先生詩文集二卷。兩先生著述。故不止是。因毁於火。亦稱燼餘稿。皆明府所輯錄云。兩先生當明之末造。汲汲以勵風俗激揚士氣爲己任。故其文多表彰孝友貞烈。頗美當道經世實政之作。讀之使人親親善善之志。斐然感發於數百年後。誠得詩人興觀群怨之旨。是時兗濟間民。有惑於白蓮教者。以彌勒出世。相扇動數萬人。攻掠鄆城鉅野間。官兵不能制。兩先生率家屬行間。爲縣令趙某區畫守城策。倡募鄉勇。詰奸宄。諸方略。賊來有備。斬獲甚衆。鉅野城以保全。而鄆城遂破。然則兩先生之才猷智略。又豈以詩文自見於時者。且讀兩先生之文。知其以道覺民之苦心。欲消患於未萌。斗岳先生之作三教堂碑也。曰。或欲以般若涅槃配聖經。吾不知其於南面之治何若。又曰。世有孔子。必能用二氏。又他文曰。儒而禪語。得毋信道不篤乎。雲岳先生亦云。我東土素沐聖澤。亦且惑於佛事云云。可以知兩先生之學之純。傳曰。經正則庶民興。搢紳者鄉閭所矜式。使明之士夫盡如兩先生之闢異學。尊聖經。造次必於儒。庶民不見異而遷。不知有所謂彌勒者。何至有白蓮教爲一方之患。使兩先生以爲人臨蒞者得自爲政。以爲攻守之策。則其時雖有弄兵潢池者。不足爲患。以此知明之不能用兩先生。使僅以詩文自見。尤可惜矣。斗岳先生詩雄奇之氣。得於杜子美。雲岳先生

清遠之致、又如劉長卿、至兩先生之選詞博贍、屬對工麗、俱擅溫李之能事、即以詩文自見、亦足名一代也、錢泮明府、能承清白之訓、厲操行、盡吏治、浸浸乎有移風易俗之政、其抱負非可以科名文學盡者、今天子詔舉廉吏、有質蹟者、西南兵事以次告捷、行見明府之文之行、無媿兩先生、而進且過之、異時撰述之傳、定爲家集、如坡仙欒城之有斜川、尤一時盛事也、嘉慶四年某月日書、

隨園隨筆序

簡齋先生身後、集生平所閱經史百家疑義要義、爲隨園隨筆十五卷、既卒之兩載、其子通及遲、攜以質之星衍、尋覽終卷、竊服前輩之勤學好古、不可及也、始星衍以詩謁先生、先生亟賞譽之、以爲天下清才多、奇才少、錄其存者入儀衍集中、已而見星衍爲訓詁聲音之學、又寓書責其好考據、以爲才不奇矣、先是、星衍亦有詩投先生云、我媿千秋無第一、避公詩筆去研經、又復書以爲懺世之聰明自用之士、誤信先生之言、不求根柢之學也、然先生棄官山居五十年、實未嘗一日廢書、手評各史籍、字迹嶷嶷猶在、則亦未嘗不時時考據、世之以儇薄輕謾詩托言師法隨園者、非善學先生者也、顧先生欿然嘗恐所言之或有舛誤、故並其生不以此書付梓、實則著書當觀大體、又思其命意所在、古人千慮、亦有一失、如馬融以今文泰誓爲僞、盧植疑王制爲漢文博士之作、他如賈孔疏義、呂顧字書、謬誤輒數十百條、近世說部、如困學記聞日知錄最佳、王氏之誤、先生書中亦言之、顧氏則不知以父不祭子爲餕餘、又多誤襲說文有本之說、而皆不失爲儒林雅學、先生之書、雖有小疵、何病焉、昔先生嘗舉麟皮鼓郊天、及祭尸類飯唅以問、時未及答、及檢漢書王莽傳冠麟韋之弁、李奇注謂鹿皮冠、說文麢麟爲大牝鹿、與麒麟字異、知是鹿皮鼓耳、雜記、鬠巾以飯、注士親飯必發其巾、大夫以上、賓爲飯焉、則有鬠巾、是鬠類乃鬠巾耳、惜不及告先生、聊書此、誌挂劍之恨、先生始爲強項令、繼以才名傾動當路、而未嘗先謁人、生平不信陰陽術數、末人談理語、及釋氏之教、以爲佞佛者凡求福於無形、況其有形者乎、故其書言信時日小數者、無不破敗、又言鬼神生於人心、皆合于聖人知不惑勇不懼之義、又言宋學教人認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皆是彼法也、凡所言皆非尋章摘句之儒所能幾及者、豈非曠世之才、必有過人之識與、

洪筠軒文鈔序

臨海洪氏兄弟多才俊、先是有坤煊者、以諸生負文名、朱宮傅石君師視學時、生擬成公綏嘯賦、賞異之、拔爲選士、至都館於家、以壬子科得第、不永年而卒、其弟曰頤煊、震煊、頤煊字筠軒、震煊字樹堂、最好學、亦爲石君師所識拔、阮芸臺中丞筆記、稱臨海兩生、精研經訓、或過齊次風侍郎者也、予主講浙中、與中丞及王蘭泉少寇、以古學課詁經精舍諸生、見兩洪生撰著古書尤多、越數年、而筠軒亦貢成均、授經於濮城、以所刊文鈔見寄、閱其文多證明經史之作、與世之浮華恍巧舉無所得者殊、予嘗惜鄭康成六藝論不傳、欲輯十七史志議禮之文、及天文地理異同之說、合之漢魏六朝人文之足資佐經學者、爲一集、

題曰六藝補論、未及成書、而世人方見予問字堂集、有嘗以爲不合唐宋八家體格者、蓋明季以來、以八比課士、其選唐宋人文集、多取近於時文、習見者疑爲古文定格、不知古人當日亦自行胸臆、隨其學之所得、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率意成文、不肯修飾邊幅、亦如眞英雄之視井底蛙耳、八家中、韓退之學識最高、無背聖哲之論、柳子厚則多出入、所見僻陋、略如其人、歐陽永叔不惑二氏之學、持論甚正、然濮議不合於經、蘇子瞻經學與禮甚疏、其文實天下之才也、予嘗恨學不深、苦文不逮意、每與筠軒諸人同志者言之、又不肯爲逃經無益之言、今觀筠軒所作、先得我心、宜其兄弟見賞於石君芸臺兩先生、筠軒進猶未也、近館於安德平津館、與予商撰尚書今古文義疏、及校訂古書、將爲五經異義補證、樹堂從鄂楚帆學使游、亦將以夏小正注疏寄予刊刻、而予早衰、輒有假年學易之歎、倘因仕學餘閒、讀古書爲永日、有所成就、以遂闡揚古學之志、同宿昔之願、否則幸同志者繼成其事、無一字背先聖之言、無一言爲欺世之學、筠軒兄弟其人也、嘉慶十一年六月七日、撰於安德使署、孫星衍、

太白陰經跋

此本太白陰經十卷、前有序、題唐永泰四年秋河東節度使都虞候臣李筌撰、卷數與中興書目唐宋藝文志符合、驗是前明人手錄本、予在翰林時、與校秘閣書、錄出一本、八卷、前缺天無陰陽地無險阻二篇、後失卷八分野風角鳥情之文、及卷九遁甲篇卷十元女式篇、皆以茅元儀武備志中所引校增、僅補卷一所缺二篇、及諸陳圖並缺文數處、及得此本十卷、乃爲完備、然此本亦有不及內本者、卷八雜古之文、較省十之四五、恐爲抄錄者節刪、或當時用之軍中、各有簡鍊本不同耶、陳圖亦與茅本各別、不知茅據何本、書中稱經曰、大率用太公陰符司馬法諸文、爲宋人删去其文、猶見此書者、故義蘊宏深、往往有韻、必非唐人之語、筌釋經文、卽命其書爲經、亦殊僭也、遁甲之術、近世惟傳宋人符應經、得此知五將三門古法、已爲唐人所引、尤足資考證、相法最古、見於各史、而並無宋時之書、蓋術者諱而焚之、以神其伎、此書相人篇言之極詳、且亦有韻、必出古書矣、虞侯是軍中官、筌以永泰間撰此書、蓋必奉主將之命、搜討兵鈐成之、兵法傳於世、六韜之外、有孫吳司馬法、而此爲唐將行用祕本、規制悉備、尤切於實用、惟中載毘沙門天王事迹荒誕、蓋祭之軍中、唐時崇尚釋氏、功令之選、要在節取之、近時所出書、古本或可增益中祕所未備、不敢任其失墜、故一一校錄、俟他時彙集乙覽、謹記於後、嘉慶五年十月十一日、孫星衍書於無錫舟次、

乾象通鑑跋

乾象通鑑一百卷、宋李季撰、卷後題河間府免解進士李季奉聖旨、其書以建炎四年奏上、紹興元年命付太史、即依經改正謬舛、見繫年要錄、及玉海、錢遵王讀書敏求記、亦載其目、四庫全書未付入錄、按李季序稱天象時變、臣已逆知於十五年前、嘗以微言啓於故丞相李邦彥、前北帥王安中云云、則季爲北

宋時人撿陸游老學庵筆記。有前宜州通判李季善奏章。爲秦會之設醮。未知即其人否。是書則抄本。偏具歷代占驗之學。所載黃帝巫咸甘石京房郗萌等古書甚多。並有在開元占經已外者。實則捃摭楊維德等景祐乾象新書成之。季序所稱星過異人密傳奧旨。則欺人之言也。玉海稱紹興三年詔。知宋時太史局每月具天文風雲氣候日月交蝕等事。實封報祕書省。困學紀聞亦云。我朝術制。太史局隸祕書。凡天文失度。三館皆知之。每有星變。館吏以片紙錄報。故得因事獻言。自技定後。權臣欲抹殺災異。三館遂不復知。甲子彗星宮中見之。乃下求言之詔。則壅蔽可見。因知秦檜之言。人之有技。適之俾不通。古今一轍。是李季此書。殆不行于南宋之世。季或以明陰陽爲秦檜所忌。後又入其幕。竟至爲齋醮。其書有所本。固不以人廢言也。天文之學。有分天部轉算兩術之不同。近之習西法者。率不重仰觀。轉斥占驗爲不可信。至說日月食。推測可知。不爲災異。余在比部時。有通西法者。同僚皆與辨論。詰以人生死亦可推測而知。將遭喪亦不爲災異邪。病且有時而愈。病時不爲疾邪。日月食何異於此。其人語塞。近時西法亦因乎古。改更其術。故曰。術章不可亡也。此本抄存家塾。予不省古驗。徒以中引古書。可用爲解經證據。補注疏未備云。

宋搨淳化閣帖跋

吾鄉秦文恭公蕙田所藏宋搨淳化閣帖。每葉均有張文敏公照題字。或以示余。索售重價。因得見之。核勘顧從義釋文及世間流傳上海顧氏各本。不獨紙墨神采及游絲飛白處絕勝。其第五卷倉頡等篆。皆縣針文。李斯篆崐字耕字筆畫亦大異。卷末款識衆官衆字比前二行略升高。此與今本顯然不同之處。至各本闕字誤字。此獨完備不誤。第一卷。唐太宗書。卿所疾者。卿字不闕。第三卷。劉瓌（瓌當作之誤）書。秋末陽遠。秋字獨全。第四卷。徐嶠之書。勸止安隱。止字不誤作正。第五卷。隋僧智果書。蔡邕書一條。增減篆體志其名。志字不誤作忠。第六卷王羲之書伏想帖疾至篤。篤字不模糊。第七卷王羲之書。省飛白乃致佳。省字下半不闕。此郡之弊。自非常才所濟。非字中筆向全。第九卷王獻之書雖奉對帖。方欲與姊姊字有直筆。第十卷王獻之書鄱陽歸鄉帖。餞餞餞字中無點。凡此之屬。不可悉數。俱勝于顧從義所見潘華文顧孫氏諸家本。偏與古唐帖及大觀十七帖相符。古唐即升元帖。與十七帖皆南唐時刻。而大觀時出內府真迹重摹上石。故與初搨淳化本同也。惟此本第七卷王羲之書多出吾服食云云廿一字。在愛爲上一條之上。與十七帖同。又重出愛爲上臨書但有惆悵知是下行至吳脩遠一條。與淳化帖大異。未知何故。或因其紙似蟬翼。搨言是紹興國學摹刻本。考法帖譜系載紹興中以御府所藏淳化舊帖。刻板置之國子監。其首尾與淳化閣本略無少異。當時御府拓者。多用匱紙。蓋打金銀箔者也。字畫精神極有可觀。今都下亦時有舊拓本。如其言。則是板本。而此本所有銀錠裂文一二處。與顧從義所見舊搨本同。較爲細瘦。又如第一卷東晉武帝書。第二卷衛瓘書。俱有石損文。驗非木刻。則不得謂之紹興摹本矣。據顧從義所

引泉州黔江臨江長沙潭本。修內司本。文字與此俱不同。疑宋時真本燬後。或更以初搨作本上石。即是此本。然校排錄所載宋仁宗時詔僧希白刻石於祕閣。前有目錄。卷尾無篆書題字。與此又不同。此帖要爲宋搨淳化佳本。疑以傳疑。俟博物者再爲考定可也。

家文介公殿試卷書後

先文介公殿試一甲三名卷。自公官禮部時取出。藏於家者。易代後失去。家君始從鄉郡購得之。前有朱題第一甲第三名字。傳是御書。後有朱印讀卷官銜名。則與今制異。卷內加朱圈。讀卷之名義。起於此。奉命閱卷。僅加句讀進御。不敢專也。文介公故以書名家。此卷細瘦不作館閣字體。間有脫字誤字。當時不加指摘。由以文義簡拔。不苛細失也。文中推陰陽以論文武之不可偏廢。公深於儒術。故所言天人合應之道。比於賈董。末以箴規進。殆適知神宗之不振。故諷以振無形之武。所謂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也。趙志皐張位陳于陛沈一貫四輔臣同年生。時稱正士。趙張疏救艾穆沈思孝諫奪情被謫者。至是居正獲戾。而趙張用矣。文介公出其門。海內有彙征之慶。非不意他日之僅以直聲著。而卒不竟其用也。公名愼行。以萬歷甲午乙未聯登上第。後百九十三年。是衎以乾隆丙午丁未通籍登朝。先後鄉會科同在午未年分。自幸座主及讀卷師。亦皆一時名德。請自之傳遵庭之訓。可以不墜家聲。而無負特達之遇。謹書此以自勵云。五世從孫星衍謹跋。

題金陵陳氏祖象册後

金陵陳氏。以其先世遺象册屬題。凡十四人。曰旭。以升之字行。宋太師丞相□國成肅公。曰申之。昭化軍節度使入相。曰澤。言青苗法不便。以京秩貶明州。曰泌。潤州僉判。曰洙。國子助教。仁宗朝論建儲。飲藥卒。明無觀望。曰良輔。以助教改官黃主簿。曰汜。乾道進士。朝奉大夫。福建提舉常平茶事。賜紫金魚袋。曰埔。前明以醫徵入太醫院。曰瑜。洪武時進士。刑部右侍郎。曰愷。貽湖廣黔陽縣知縣。曰鍾。能醫。厲儒行。曰鋼。黔陽縣知縣。曰鋭。武昌判官。有循聲。後附立象及長沙通判陳公榮志。及傳顧璘所書。有文待詔徵明跋。按跋言陳爲南宋先世遺象十三人。今十四人。後即爲南象也。古者聖人絕地天通。知鬼神情狀。設尸而祭之。其禮大率廢於嬴秦。然則本祀黃帝。模金鑄范蠡。石室圖孔子。所傳甚古。今孔子塑象。據李仲旋碑。自魏世已有之。明之奸臣張璁。以爲象飾類西域金人之教。易巽象以木主。當時不盡遵其法。故所見山左江右僻邑。尙有古象。然則子孫之思先代。非象無以交神明。而文氏所云畫象之說不經。見與程氏一毛一髮之論。其違聖經立尸之義也。陳氏今居金陵。先世代有達人。傳家清白。賴有此圖册。以知使僨誠可謂數典不忘者。予家先世居定遠。自燕山忠愍侯以佐明定海內。子孫多析非將將者。至山西行太僕卿諱鑾及禮部尙書文介公諱愼行。俱以文章詩節顯于毘陵。今家藏列祖畫象。不誠陳氏。他日擬摹彙一册。並記祖德大略。以示子孫云。

虎邱新建吳將孫子祠堂碑記

吳東門外有孫子冢。見越絕書云。巫門外大冢。吳王客齊孫武冢也。去縣十里。又見郡國志。引皇覽。在吳縣下。則盧熊蘇州府志。引吳地記云。在平門西北二里。吳俗傳其地名永昌。今求其冢不得。惟長洲之雍倉有冢。土人呼孫墩。雍永邃相近。道遠未敢定之。鄉之士大夫。及吾族人。以爲虎邱吳王闔閭所作。孫子爲吳王將軍。破楚。故閶門亦名破楚門。宜於虎邱建祠屋。以棲神。因謀於當道。立祀祭享焉。孫子名武。字長卿。其先出自齊田完五世孫。孫書。唐林寶宋鄭樵姓氏書。言景公賜姓孫氏。食采樂安。生憑。爲齊卿。憑生武。以田鮑之難奔吳。伍子胥薦於吳王。將軍破楚。古者將軍。如左傳將上軍將中軍之屬。非有是官。武時爲子胥畫策。不受官。故越絕書稱爲吳王客。春秋旣載子胥破楚之功。不必及武。故名偶不見於史。武死有功。其子明。食采於富春。生臏。顯於齊。其後世有達人。支族繁盛。或居太原。或居清河。或居汝州郟城。或居青州。或居昌黎。或居武邑。武邃見姓氏書。皆孫子後也。孫子有功於吳。自當廟食此土。後且失其冢。豈稱東南士夫崇名文物好古興廢之志。唐肅宗祀太公望爲武成王。以孫吳等十人配享。如孔子之有十哲。國家命甲以孫子十三篇發題試士。尤宜令武學諸生。有瞻拜像設之處。然則吳門立祠。合於祀典有功於民及因國無主後則祀之義也。翰林院庶吉士孫原湘孫爾準。山東督糧道孫星衍。高唐州知州孫良炳。皆遠祖孫子。予告刑部侍郎王昶。爲孫子五十七世孫。以外家爲姓。同時建議。醵貲。蘇州周太守鍔。吳縣蔡大令懷。前朱大令錫爵。元和萬大令承紀。贊成此舉。幷族人之好義者。列名碑石云。銘曰。

桓桓我祖。傳此韜鈐。信賞必罰。不殘以嚴。嚮吳入楚。折衝樽俎。歸功伍胥。榮名不處。兵經燦燦。名將之則。適道以權。我戰則克。士有誦法。神所憑依。支族分布。崇祠在斯。左瞻巫門。北倚虎阜。魂無不之。死而不朽。廢祀復舉。武功右文。吳都永甚。禮祀報祭。

詁經精舍題名碑記

人材出於經術。通經由於訓詁。堯與契敷五教。皋陶謨言勑我五典。先儒訓典爲常。班史之志藝文。以五經配五常。蓋有所受。三代已來。賢臣諄切告誡。以稽古爲先。則曰。汝均弗念我古后之聞。曰。是彝是訓。于帝其訓。曰。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曰。其稽我古人之德。周文公設法解爾雅之篇。作爲下逮春秋。列國名臣。俱能稱述訓典。漢承秦滅學之後。廣求遺書。任用經術之士。時則有以春秋折獄。禹貢行河。洪範明災異者。大臣開閣延賓。文學侍從之臣。得與課議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故兩漢政治文學。於斯爲盛。魏晉已降。經義索於王肅。宦官日出。而清談廢事之俗成。一變爲六朝靡麗之作。隋制。工商不得入仕。始立進士科。然以律賦試士。未及振興古學。至唐兼立明經科。其試進士。以經策全通爲甲第。又廣立書學。試以說文字林。幷及石經。其時在位通人。皆能撰述朝章國典。炳然可紀。北宋擬賦時。范文正及富鄭韓魏公相繼執政。力復古學。學者知守古注疏。自劉敞王安石先後以新經義惑亂後進。併改明經

爲進士一科。而北人之守詁訓者。不能適用。世目明經之科。同于學究而已。然有元皇慶時。猶詔令易書詩禮三傳。用宋注之外。兼用古注疏。至明永樂間。胡廣等四書五經大全出。而經學遂微。自後設科之士。率皆勦說雷同。習爲應舉之業。漢唐傳注。從是束之高閣。我國家重熙累洽。久道化成。試士以四書文并試之。有學術者。又採五經文對策佳卷。列爲高第。進呈乙覽。殿試專以對策。詞館課以詞賦。猶恐經學之不明。旣開博學宏詞之科。又特舉經學之儒。授以館職。時則有若毛氏奇齡。朱氏彝尊。胡氏朏明。顧氏棟高。惠氏士奇諸人。著作彬彬。列於大雅矣。阮芸臺先生。先以閣部督學兩浙。試士兼用經古學。論拔高才生。令其分撰經籍纂詁一書。以觀唐已前經詁之會通。及爲大司農來開府。遂於西湖之陽。立詁經精舍。祠祀漢儒許叔重鄭康成。廩給諸生於上舍。延王少寇昶及星衍爲之主講。佐中丞授學於經舍。習其課士月一番。三人者迭爲命題。訂文之主。問以十三經三史疑義。旁及小學天部地里算法詞章。各聽搜討書傳條對。以觀其識。不用扃試糊名之法。暇日聚徒講議服物典章。辯難同異。以附古人教學藏修息游之旨。備其蓺之佳者。刊爲詁經精舍文集。旣行於世。不十年間。上舍之士。多致位通顯。入玉堂。進樞密。出建節而試士。其餘登甲科舉成均。牧民有善政。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勝數。東南人材之盛。莫與爲比。異時有令甲。負求經學之士。或不至如劉歆所說。國家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施之有政。庶幾通達治體。亦不至有不學無術。變亂舊章之患歟。則中丞之好士在一時。而樹人在數十年之後。吾知上舍諸君子。亦必束修自好。力求有用之學。以爲一代不可少之人。撫部方敭歷中外。建樹不止此。少寇老矣。星衍又早衰。將屈指同舍生立功立言之效。不獨以登科之錄也。夫浙東西與吳俱爲會稽郡。延陵季子化行所及。越紐載孔子率雅琴從弟子以就勾踐。子貢因爲內外傳。記其風土。或者謂此邦文物。盛於南渡以後者。殆不然也。題名仿自漢碑陰。至唐而名山公府登科集娶之地。皆有記述之碣。所以考賢否而厲顯名之士也。今作題名記。書上舍生因及撫部樸學識拔之士。幷纂述經詁之友與焉。後世必有思撫部好賢之政。而信吾文之不空作者。

汪家禧 杭府　范崇福 杭府
陳文述 杭府 名文杰　陳鴻壽 杭府
湯錫蕃 杭府　史文翮 杭府
陸堯春 杭府　錢林 杭府 名福林
方觀旭 杭府　朱壬 杭府
查人傑 杭府　胡敬 仁和
趙春沂 仁和　金廷棟 仁和
孫同元 仁和　趙坦 仁和

蔣瀾 仁和　李方湛 仁和
王遇甘 仁和　吳成勛 仁和
周雲熾 仁和　宋成熙 仁和
陳嘉慶 錢塘原名復亨　吳文健 錢塘
王仁 錢塘　周誥 錢塘
馮廷華 錢塘　嚴杰 錢塘
吳引年 錢塘原名鵬鄂　梁祖恩 錢塘
許宗樂 錢塘　吳克勤 錢塘
潘學敏 錢塘　姜逢登 錢塘
查揆 海寧　錢大源 海昌
朱軾之 海寧　陳鱣 海寧
倪綬 海寧　謝江 嘉府
金衍緒 嘉府　丁子復 嘉府
胡金題 嘉府　李富孫 嘉興
李鴻孫 嘉興　孫鳳起 嘉興
沈衛振 嘉善　吳東發 海鹽
崔應榴 海鹽　王純 海鹽
吳竹貫 石門　方廷瑚 石門
朱爲弼 平湖　邵保初 湖府
周中孚 湖府　張鑑 烏程
胡縉 烏程　沈寇 烏程
周聯奎 烏程　施國祁 烏程
孫竹英 烏程　丁授經 歸安
丁傳經 歸安　楊鳳苞 歸安
楊知新 歸安　邵保和 歸安
姚樟 歸安　嚴元照 歸安
徐養灝 德清　徐養原 德清
徐熊飛 武康　張默 [illegible]

陶定山 紹府　紀珩 紹府
何蘭汀 山陰　童璜 山陰
顧廷綸 會稽　何起瀛 會稽
王衍梅 會稽　周師濂 會稽
劉九華 會稽　汪繼培 蕭山
王端履 蕭山　徐鯤 蕭山
傅學灝 蕭山　周治平 台府
洪頤煊 臨海　洪震煊 臨海
金鶚 臨海　沈河斗 臨海
施彬 黄巖　張立本 開化

以上詁經精舍講學之士九十二人

邵志純 仁和　葉之純 仁和
黃楨 仁和　聞人經 仁和
翁名灝 仁和　陳甫 仁和
龔凝祚 仁和原名麗　張迎煦 仁和
李章典 仁和　湯禮祥 仁和
許乃濟 仁和　許乃穀 仁和
屠倬 錢塘　林成棟 錢塘
方懋福 錢塘　方懋翊 錢塘
姜寧 錢塘　陳文瀾 錢塘
俞思謙 海寧　楊秉初 海寧
沈毓蓀 海寧　查一飛 海寧
王丹墀 海寧　俞寶華 海寧
李馥 嘉興　臧光竹 嘉興
張廷濟 嘉興　楊鑄 嘉興
朱芬 石門　金以報 桐鄉
蔡鑾揚 桐鄉　鄭鳴盛 烏程
溫純 烏程　凌鳴喈 烏程

孫東暘 長興　陳斌 德清
郎逢鋒 安吉　施應心 孝豐
董槐 鄞縣　柯孝遠 鄞縣
袁鈞 鄞縣　鄭勳 慈谿
孫事倫 奉化　李象占 定海
王樹賢 山陰　王文潮 山陰
沈玉臣 山陰　東吳祖 會稽原名周執
胡開益 會稽原名佐　邵駿 會稽
曹九經 會稽　吳大本 餘姚
盧炳濤 東陽　徐大酉 東陽
杜宜階 東陽　章琥起 義烏
潘國詔 永康　陳舜咨 永康
張汝房 浦江　鄭灝 西安
毛鳳五 遂安　汪文元 開化
端木國瑚 青田　姚濬椿 慶元

以上古學識拔之士六十四人

王瑜 江蘇鎮洋　臧鏞堂 江蘇武進
臧禮堂 江蘇武進　方起謙 安徽歙縣
何元錫 錢塘　湯燧 仁和

以上纂述經詁之友六人

平津館記

鬲津至平原曰平津。經漢高城入海。公孫丞相以此封焉。予叅藩山左。駐節安德。地爲平原故郡。當燕齊孔道。通人過訪無虛日。非有翹材之館也。官貧兼負督垻布被脫粟。非以爲詐也。位業去古人遠甚。射策甲科。偶相似。又不足述也。所以名吾館者。以識風土古迹。校之士夫爲國樹人。或有慕夫閭閻之風也。銘曰。

九河故道。尙曰平津。有懷公孫。約己樹人。
臣門如水。常滿車軛。淸風在堂。金石錯出。
合此傳舍。名之強名。隨會可作。相如復生。

魏吏部尙書孫邕傳

孫邕。字宗儒。樂安靑州人也。

論語集解疏云。孫邕字宗儒。樂安靑州人也。

典論云。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死。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至今恨不取其寶書仙藥。

按論語集解疏。邕爲樂安人。孫夫人碑及典論。謂爲濟南人者。靑州在濟水南。

其先與齊同姓。出自田完。四世孫無宇。生二子。常書。書字子占。齊大夫。伐莒有功。齊景公賜姓孫氏。書子憑。生吳將武。武生明。明生臏。史記有傳。自臏至邕。無世數可紀。

任城太守孫夫人碑云。其□與齊同姓。□別爲族。遂以爲氏。古今姓氏書云。孫出自嬀姓。齊田完字敬仲。四世孫無宇。二子。常書。書字子占。齊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賜姓孫氏。食采于樂安。生憑。字起宗。齊卿。憑生武。字長卿。以田鮑四族謀作亂。奔吳爲將軍。三子馳明敵。明食采於富春。自是世爲富春人。明生臏。臏子勝。字國輔。秦將。勝生蓋。字光道。漢中守。生知。字萬方。封武信君。知生念。字甚然。二子豐益。益字元器。生卿。字伯高。漢侍中。生愚。字技純。車騎將軍。二子桐詢。詢字會宗。安定太守。二子驎騏。騏生爰居。爰居生福。爲太原太守。遇赤眉之難。遂居太原。

邕少儒雅。漢光和中。從北海王和平至許昌。魏國初建。爲侍郎。事文帝明帝齊王芳。歷陳留渤海太守。遷吏部尙書。爲侍中光祿大夫。建德亭侯。

孫夫人碑云。父列卿光祿大夫建德亭侯。以儒雅稱。世濟其休。又云。父爲侍郎。又云。爲渤海太守。又云。舉君爲侍中。

邕未有繼室。長沙桓階死。寡妻伏氏有國色。文帝欲以妻之。固辭以與階同寮。不奉詔。文帝報曰。生敬其人。死辭其室。追遠敬終。遂而得道者也。

魏志桓階傳云。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魏國初建。爲虎賁中郎將。侍中。

孫夫人碑云。父時未□繼室。長沙人桓伯序。有寡妻伏氏。魏文帝以川妻之。伏氏柔。少有國色。□非所好。而顧爲詩命。莫之能定。夫人謂父曰。何不以嘗同寮辭之。父意乃寤。文帝詔報之曰。生敬其人。死辭其室。追遠敬終。遂而得道者也。父悅。人謂之曰。昔臧武仲先犯齊莊。不令與已邑。今我不犯其而蒙優詔。同歸殊塗。爾又云。伯序爲侍中。父爲侍郎。此爲同寮。

與鮑勛友善。爲陳留太守。時帝從壽春還。邕謁帝。出過勛。邪行營壘門。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塹壘未成。解止其事。

魏志鮑勛傳云。勛爲治書執法。帝從壽春還。屯陳留。太守孫邕見。出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

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塹壘未成，解止不舉，大軍還洛陽，曜密表勛私解邕事，

靑龍元年，盧毓爲吏部尙書，多用老成，奏以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眞僞渾雜，虛實相蒙，因作考課法，明帝使毓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阮武及邕，帝卒用邕，

孫夫人碑云，□□爲吏部尙書，多用老成先帝舊臣，

魏志盧毓傳云，毓爲吏部尙書，使毓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常侍鄭沖，帝曰，文和吾自知之，更舉吾所未聞者，乃舉阮武孫邕，帝於是用邕，

管寧在靑州，不應詔辟，正始二年，邕爲侍中，與太僕陶丘一，永寧衛尉孟觀，中書侍郞王基，薦寧文見寧傳，於是安車蒲輪，備禮聘寧，會寧卒，拜其子邈郞中，

魏志管寧傳云，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永寧衛尉孟觀，侍中孫邕，中書侍郞王基薦寧云云，於是特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卒，時年八十四，拜子邈郞中，後爲博士，

何晏上論語集解，邕與鄭沖曹羲荀顗等共成之，

論語集解序云，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鄭沖，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顗，尙書駙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上，

及司馬景王承皇太后令，奏帝芳歸藩于齊，以避皇位，邕爲光祿大夫關內侯，其奏永寧宮，邕後遂無所見，

國朝嘉慶十一年，得其金印方寸，文曰建德亭侯，

魏志齊王芳紀注，魏書曰，景王承皇太后令，與羣臣共爲奏永寧宮，有光祿大夫關內侯臣邕，

贊曰，孫邕不負死友，殉以遺孤，奉詔納室，義形于色，所爲志節之士也，及司馬景王之行大事，雖名列奏牘，而封拜無聞，殆恥居其功者，君子猶有取焉，傳不見于魏志，千年之後，金印出土，予忝同族，因樹錄事迹，補傳以存家乘云，

明北平都指揮使孫公傳

侯諱泰，字仲和，先世滁州人，父諱繼達，明太祖克常州，置毘陵翼，爲行省都鎭撫，奉命浚治城隍，見洪武實錄及聖政記有功，賜第居武進，從祖諱興祖，以佐命功官北平都督，追元兵死事，封燕山侯，謚忠愍，明洪武十三年，聽文武官六十以上者致仕，從征者許以子代，侯父築城陝西工竣，以涼州衛指揮同知召還，侯因代爲涼州衛指揮僉事，十四年十二月，領兵追捕朵兒只巴，獲搶驢參政留古萬同知土王哥同知脫禾帖木兒右丞乞昔台鎭撫不剌打兒知縣等賊六百四十餘名，馬駝牛羊五千六百七十八隻，十六年四月，召侯赴京，賜金相緞一匹，文幣二表裏，苧紵胖襖，寶鈔二十錠，靴一雙，十七年七月，賜誥命，進秩明威將軍，僉涼州衛指揮使司，十八年九月，率師剿迤北餘敵，克之，二十年十一月，率師征大寧，府命侯駐望京

寺山口守禦，二十一年六月，奉命統本衛軍，往山西大同勝山等處巡哨，二十四年四月，率師攻哈梅里，破其城，殺死僞王桑哥失里等四百四十餘名，及五百餘賊，追斬僞王兀八剌失里等三名，賊伏亦等一百餘人，獲金印一，銀印三，馬駝一百五十餘匹，二十五年，奉命領民人佛家奴至西番，詔諭沈滅亦失寧二千五百餘人來降，二十六年，子世襲，誥命領軍征哨，獲八旱逆里，擒殺無算，二十七年，剿捕反賊千戶亦令眞本，獲人口馬匹甚衆，二十九年，率師征靑耳丁，大獲全勝，建文元年，擢北平都指揮使，是時北平都指揮張信叛附于燕，惠帝倚任都督宋忠，及侯調微燕師，故有是擢，秋七月癸酉，燕王舉兵內向，宋忠退保懷來，燕師陷薊州，侯居庸關，甲申，以精兵直趨懷來，侯先登鏖戰，斬獲萬計，軍聲大振，靖難兵擇善射者攢射之，身中數矢，裹血猶呼，陷陣死事，事聞，惠帝哀悼，追封廣威侯，命立廟祀姑蘇，春秋致祀，葬常州芳茂山之麓，萬歷三年，勅建表忠祠于金陵金節坊，祀靖難時死節諸臣方孝孺等一百十六人，侯位第八十二，明季追恤遜國忠節，復謚侯剛愍，贈象山伯，國朝乾隆間，建表忠祠于治城山南麓，高宗純皇帝特賜通謚烈愍，焉侯生年歲數無考，配吳氏，祔葬，子一，昭，襲涼州衛指揮同知，永樂初以不革除削秩，九年病卒，孫一，昌，十一年奉敕准復職，方九歲，以從祖剛代與昌歸常州，生一子勳，勳生五子，世賢，世良，世美，世德，世英，世賢生二子，芝，芸，俱無後，世美生一子卿，卿生一子東，絕，世良生一子相，相生一子東，絕，世德生二子臣武，俱絕，世英無子，侯凡傳七世絕，

贊曰，當燕王舉兵內向時，北平守土諸臣，或迎款降附，或望風奔竄，有如我烈愍侯數人，畢力遏禦，安能有土崩之勢，及宋忠統兵三萬，不能撫馭，給以燕府屠戮其家，激使盡命，計旣不行，卒有倒戈之變，徒以一死塞責，使我烈愍侯雖有先登陷陣之功，王師不能復振，豈不傷哉，然侯死事廟食，膺兩朝旌卹之典，易世之後，猶褒加謚，儻忠守義之士，亦何憾焉，是術爲侯從祖孫，傷侯之死忠無後，爲立廟祀，並取明史及家乘爲之傳，其戰功則見明叅議黃金作傳，可補正史缺略云，

資政大夫經筵講官刑部尙書王公傳

王士禎，字貽上，號阮亭，先世諸城人，遠祖貴，遷新城，高祖重光，明嘉靖辛丑進士，貴州布政司左叅議，贈太僕寺少卿，曾祖之垣，嘉靖壬戌進士，戶部左侍郞，贈尙書，祖象晉，萬歷甲辰進士，浙江右布政使，撰羣芳譜，父與敕，國朝順治元年選拔貢生，贈資政大夫，士禎生有異稟，讀書日數行下，九歲能作詩，工屬對，順治十二年成進士，十六年選授揚州府推官，值使者至江寧，治海寇之獄，羅織甚衆，士禎保全善類，多所存活，坐其誣告者，其高郵居烈婦向氏冤，時承追揚州賈人積逋數萬，有物故者，輒繫其孥，株連至親族，士禎閔其無辜，疑敕代輸之，請巡撫具疏，免其餘，出罪人于庭，皆泣拜去，比受代，門無私謁，康熙三年，遷禮部主客司主事，士禎至江南所至，登臨山水名勝，必有題咏，或爲遊記，集諸名士唱和，而公事不廢，東南傳爲盛事，七年，遷儀制司員外郞，權淸江浦關務，革除弊規，轉戶部福建司郞中，丁母艱，起復，補

戶部四川司郎中。十七年。召對懋勤殿。諭以王士禎詩文兼優。改翰林院侍讀。纂修明史。時舉博學鴻詞科。士禎力言湯宗伯斌于魏侍郎象樞。得與疏薦。後爲名臣。一時服其知人。旋遷國子監祭酒。疏言漢唐已來。以太牢祀孔子。加王號。尊以八佾十二籩豆。至明張孚敬改爲中祀。失歷代尊崇道德。有加無已之意。按禮。祭從生者。天子祀其師。當用天子禮樂。又疏請正從祀諸賢位號。言宋代周敦頤等六子。改稱先賢。位諸漢唐諸儒之上。世次殊有未安。又請增從祀諸儒。謂田何當漢初受易商瞿。有功聖學。宜增祀。鄭康成注經百餘萬言。史稱純儒。自唐宋已來從祀。至張孚敬改祀于鄉。宜復祀。其後。鄭氏竟得復祀。由士禎言也。時論以爲不負成均之職。遷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丁父艱。起復。二十九年。補原官。擢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充經筵講官。旋擢兵部右侍郎。調戶部。轉左侍郎。時開納粟例。有因之爲利者。士禎戒所司勿呈稿畫諾。以遠嫌。督理錢法。革除積弊規。遷都察院左都御史。直南書房。時議裁冗員。九卿欲裁御史員額。士禎持議不可。因言明南北兩臺。設御史百二十員。今留二十四員。止存五之一。又裁巡按一官。今御史內則巡視五城。登聞鼓。外則茶鹽諸差不足。尚欲疏請增之。何可減也。且言官爲朝廷耳目。不得謂之冗員。時漢御史以是得不裁。三十八年。遷刑部尚書。有救父殺人獄。秋讞。以金刃入情實。士禎奏言。當論救父情節。不當以挺刃定輕重。得旨改緩決。其他爭議。更正大獄。矜恤無算。四十三年。以失出罷。四十九年。上念舊臣。命復職。五十年。卒于里第。得年七十有八。士禎與修國史明史。熟悉朝章國典。屢與同考典試。及爲總裁。俱稱得士。宏獎風流。說士常不去口。所爲詩力追漢魏唐人風格。古文雅正得體。與朱檢討彝尊齊名。時稱南朱北王云。所著詩文集。謚法考。語談考。及筆記奉使紀遊各集。選唐人詩諸書。凡三十餘種。刊行于世。

清故江南道監察御史孫君志祖傳

先生姓孫氏。諱志祖。字詒穀。世居餘姚。五世祖諱隆。遷仁和。隆生紹武。紹武生子二人。曰光祚。有孝行。曰晟。官南安寧州知州。晟生庭蘭。湖南岳常灃道。庭蘭生子七人。先生其次子也。弱不好弄。穎悟絕世。讀書五行俱下。一時有奇童之目。浙中宿學全氏祖望。厲氏鶚。杭氏世駿。皆器異之。與往來質難焉。年十八。爲學附生。中乾隆二十一年丙子科舉人。四十年。挑選知縣。是科會試中式。先生撥科。皆以對策經文詳贍。通古學。爲先後主試莊侍郎存與。裘尚書文達公曰修所賞拔。置高第。殿試二甲。賜進士出身。以部員用。補刑部主事。洊擢郎中。先生鉤稽律令。附合經義。爲部臣倚重。保薦坐糧廳。嚴約吏役。革除弊規。一時糧艘輸納稱便。轉江南道監察御史。以親老不能迎養。思慕成疾。假歸里門。先生天性恬淡。不問產業。既家居奉親。杜門著述。博物識古。書無不覽。所藏卷帙。率皆校刊謬誤。丹黃殆徧。浙中之學。自明季空談性命。或分門別戶。不求古經義。好辨者則馳騁其詞。無所歸宿。國初經學。有非周官。信僞尚書。不守漢儒注義者。至先生以爲說經而不尊信鄭康成。宜大道歧而卮言出也。背康成由王肅。信王肅由宋人。王肅之背

經誣聖。由僞造家語孔叢子。及作聖證論。改易漢以上郊祀宗廟喪紀之制。惜魏時王基孫炎馬昭難王之書皆不傳。于是作家語疏證六卷。集羣書之異詞。以證肅之竄改誤妄。以明家語之非古本。刊版流播。學者稱快。又集駁聖證論及疏證孔叢小爾雅之非古本。其書未成。又病宋明人率臆刪削古書。善本甚難購。皆輯風俗通佚文。刊入盧學士文弨羣書拾補中。厲子嗣元輯六韜佚文。以補元豐七書刪本之缺。又輯謝承諸人漢書五卷。補姚氏之闕漏。凡平生心得。手自錄記經史雜說。若干條。倣困學記聞考古質疑之例。編爲讀書脞錄七卷。撰文選考異四卷。選注補正四卷。詳論一卷。一時服其學之醇而有本云。平生至性淳篤。自遭父母喪。及兩弟物故。哀痛多疾。不樂應接。然許與氣類名公鉅儒造門問難者。必盡其疑而去。盧學士卒。爲之編訂遺文。勒成一集。汪明經中歿于西湖旅舍。集同志爲文祭之。送其喪歸。其篤于舊故類此。晚年爲阮撫部元敦請主講紫陽書院。辭不獲命。乃應聘。多士宗仰。會遘疾。以嘉慶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卒于里第。得年六十有五。妻汪恭人。先卒。嗣子同元。以名諸生傳家學。係世學。

贊曰。漢以來傳儒林者。以通經詁。守家法。至晉稍衰焉。有王肅起而亂之。至改易制度。故肅者經學之罪人也。後世至祀之學宮。旋悟而黜之。星衍皆作六天辨。五廟二祧辨。又擬集馬昭叔然難王申鄭之說爲一編。而未竟。得見先生家語疏證。爲之心折。語云。學如牛毛。成如麟角。國朝之學。推本漢儒。上考三代制作。無師而有師法矣。以予所識近代儒林。若先生及邵學士晉涵。錢校官塘。武進士億。汪明經中。皆彬彬大雅之選。不幸早世。文猶在茲乎。

江聲傳

江聲。字叔澐。號艮庭。江蘇元和人。漢江革五十七世孫。六世祖禹質。自休寧遷吳門。有孝行。載在方志。曾祖大浙。祖文懋。父黔。生聲。凡有兩兄一弟。聲弱不好弄。聰悟絕倫。七歲就傅讀書。問讀書何爲。傅以取科第爲言。聲求所以進乎是者。父故爲治業。既折閱。居無錫。聲與兄授徒爲養。年二十九。遭父疾。晨夕侍牀榻。不解衣帶。手製藥餌。至自滌廁牏。嘗以驗疾進退。及居喪。哀毀骨立。逾三年。容戚然如新喪者。侍母疾居喪。亦如父歿時。族黨哀其至行。既孤。因不復事科舉業。獨好經義古學。得許氏說文。說而習之。曰吾始知讀書當先識字也。年三十。師事同郡惠徵君棟。質疑難。居門下。學日以進。年四十一。始爲尚書之學。病唐貞觀時爲諸經正義。自詩禮公羊外。皆取晉人後出之注。而漢儒專家師說反不傳。惠徵君既作周易述。搜討古學。聲亦撰尚書集注音疏。存今文二十九篇。以別梅氏所上二十八篇之僞造。取書傳所引湯征太誓諸篇逸文。按書序入錄。又採說文經子所引書古文本字。更正秦人隸書。及唐開元改易古字之謬。輯鄭康成殘注。及漢儒逸說。附以己見。而爲之疏。以明其說之有本。以篆寫經。復三代文字之舊。凡四易稿。積十餘年。雖有小疵。而大醇不可掩矣。時王光祿鳴盛撰尚書後案。亦以疏通鄭說。考覈古學爲皆。延聲至家。商訂疑義。始以行世焉。聲又病後世深求考老轉注之義。至以篆迹求之。因爲六書說。謂建

類一首。即始一終亥五百四十部之首也。同意相受。即凡某之屬皆從某也。嘉定錢判官坫韙之。予亦推其說。以爲爾雅肇祖元胎之屬始也。始亦建類一首。肇祖元胎皆爲始。亦同意相受。說文此類亦甚多。推考老之訓。如口部之咽嗌也。嗌咽也。走部之走趨也。趨走也。猶之考注老。老轉注考矣。其同在口部走部。即建類一首也。聲亦以爲然。而臧編修鏞以爲貫全部則義太廣。聲析之曰。若止考老爲轉注。不已隘乎。且諧聲一義。不貫全部乎。聲與臧君以學問相推重。其不相附和如此。又爲說文解字考證。及見段大令玉裁所著。多自符合。遂輟筆。并舉稟本付之。時王侍郎昶。錢少詹大昕及畢督部沅雅重聲。督部延致家塾校書。聲爲刊釋名。爲之疏證。以篆書付刊。聲不爲行楷者數十年。凡尺牘率皆依說文書之。不肯用俗字。其寫尚書灃水字。灃字不在說文。據淮南作豐。據爾雅義作孟。人始或怪之。後服其非臆說。顧其書終以時俗不便識讀。不甚行于時。又欲舉經子古書。俱繩以說文字例。去其俗字。命曰經史子字準繩。又爲論語質三卷。俱未脫稾。而遭老疾矣。今上元年。詔舉郡縣孝廉方正之士。有召用爲京外官者。阮撫部與予各從官所馳書江蘇大府。交薦聲。聲固不知。陳方伯奉茲造門請見。聲辭勿見。及府縣申牒敦請。又陳情不肯應命。嘗撫部淳及方伯卒以徵君應聘。賜六品頂戴。以年老終于家。時有徐孝廉頲顧秀才廣圻。鈕布衣樹玉。從聲游。俱以通小學爲聲契賞。鈕君撰說文新附辨證。據經子古書以明新附誤增之字。其本字皆已具于說文。顧君校宋本列女傳國語諸書。爲之札記。考證文字。能實事求是。吳中古學自

顧氏炎武後。有惠氏父子及聲繼之。後進翕然多好古窮經之士矣。以嘉慶四年九月三日卒于里舍。得年七十有九。聲內行淳篤。言動合古人繩尺。傷父母先沒。歲時祭奠。拭杯棬。親滌濯。自晨至午。屹立如有所見然。對家屬如賓客。而色甚和悅。口不言錢。一介不以取。閉戶著書者數十年。所撰著或有舉其失者。即時更正。嘗以歲差繩尚書中星。予寓書言君繩經字以說文。既太古。釋天文以西法。又近今。恐致鑿枘。不如以淮南天文訓。史記天官書。及尚書考靈曜。孝經援神契諸書注經之爲得也。反復辨論。聲不非之。又規聲素食不合儒行。頌之而已。聲死後。其子鏐告予。吾父死無他言。疑周官儀禮之委曲繁重不可行于今也。予曰。禮意之會通在禮記。不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又曰。禮從宜。使從俗乎。居喪衣衰麻。不食肉飲酒。而公門則脫齊衰。大夫父友食之。則飲酒食肉。惜不能以此告之矣。嘗以匹紙寄聲。累書千言。卻而後受。其虛懷孤介如此。所著書已刊。有尚書集注音疏十二卷。說一卷。恒星說及艮庭小槀各一卷。餘藁未梓行。子鏐。吳縣學生。亦好古。後聲一年卒。孫沅湘。沅縣廩生。曾孫楨檉。

贊曰。世人嘗朱學士筠及江徵君作字兼篆體。蓋少見多怪耳。秦以隸書更易五帝三代之文。傳之既久。忘其本眞。漢人猶見科斗籀文。著錄于說文解字。證之先秦鍾鼎刻石。皆自符合。壁書滦簡之逸迹。猶有什一存焉。而或以不合于行楷嘗之。何必舍三代古文。而爲秦功臣乎。自隋已前刻石。皆篆隸行楷相雜。如朱學士及江徵君書者。不知凡幾。盡博考以證吾言之不誣。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管公幹貞行狀

公姓管氏。名幹貞。字陽夫。一字松崖。先世家滁州。南宋時遷武進。六世祖陽泰。明禮部侍郎。曾祖淑。祖棟。父炫。貲增。如子孫官。幹貞在娠七月而生。僉疑不育。父聞啼聲。喜其氣足曰。善撫可稱也。五歲喪父。母史氏督手錄鑑略課之。年十一。能屬文。中乾隆己卯科舉人。丙戌科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預修國史。任撰文。甲午科分校順天鄉試。乙卯科分校會試。丁酉科典試貴州。旋充教習庶吉士。四十五年。改陝西道監察御史。巡視西城。調京畿道御史。謝絕勢要請託。劾左翼稅局濫徵牲稅。又劾副指揮周爲犯。改供纖犯。革除胥役積弊。後四年。奏命巡視天津北河。挾沙流行。向多淺阻。武清縣楊村以僱船撥運累民。有數歲不得釋。至拆板者。又山東關外糧艘有無弁丁者。奏請設剝船及自備船。如所請行。是秋轉掌京畿道。復巡視西城。大學士九卿科道會議秋讞。公議由情實改緩。由緩改矜者甚多。皆中竅要。某大僚後院顧有與夫聚賭爲盜竊者。或控其魁馬坤。坤回人。巨猾而富。飭屬出不意擒之。訊且坐城械諸市。勢要屬托者不及。其冬。奉命巡視南漕。旋遷戶科給事中。時山東江南久旱。雖大挑運道。而漕艘仍阻。公因奏請令地方官疏濬支河。濟運並言宿遷竹絡壩。不必分黃入運。使黃河全力下注。不致停沙。得旨。諭令山東江南河臣疏通水泉。撫臣分黃濟運。使兩有裨益。使還。面奏駱馬湖蓄洩事宜。略言山東蒙山雨水下

注沂河。至邳州城北。支分爲三。并入駱馬湖。出土下閘壩濟運。如蓄水入湖。過黃林莊及邳宿上下水淺。可以開涵洞及各壩濟運。水小堵壩。水大則開壩。瀉入六塘歸海。水旱皆可利濟。得旨議行。九月。奏命仍視南漕。五十一年。遷鴻臚寺少卿。旋遷通政司參議。其秋。奉命協理漕運總督事務。仍兼巡視南漕。明年遷光祿寺卿。又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充文淵閣直閣事。又明年夏。命赴山東協辦漕運總督事。遷工部右侍郎。兼署吏部右侍郎。充順天鄉試主考官。其冬。奉命赴山東兗州讞獄。五十四年。充會試總裁官。命赴直隸查勘旗地。六月。補授漕運總督。加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銜。明年。就覲行在。賜孔雀花翎黃馬褂。嘉慶元年。預千叟宴。公任漕督七載。隨時陳奏調劑事宜。如江西各幫行月糧。每石折銀七錢。不敷米價之半。又各丁有積年守凍。截留交卸借墊之項。困累幾不能出運者。爲籌減通省浮收。酌添旗丁行月糧。復請將各借墊併爲一款。再分十年攤還。又請仍留直隸藩庫借銀十萬兩。先期交長蘆鹽政。易買鹽錢。文濟幫楊村各幫船撥價。再於各丁名下分十年扣繳。解還直隸歸款。又奏蘇州太倉重運二十一幫押運丞倅。請照江南通省水次兌運之例。不得到淮更換改派。又奏將豫省豁免緩徵停運減存之船。就近赴山東受僱撥運。又各幫水手縴夫行竊累丁。請責成船戶保領。並得旨俞獎。先是各省兌糧。延至春初。離次既遲。弁丁偏索州縣私帶貨物。沿途逗遛。至秋水淺。及河漫之年。回空船有在北河守凍不歸次者。公嚴飭弁丁。先期修艌。受兌以復冬兌冬開舊制。升過淮關盤驗。向多守候。公伴運無弊。乃使迎前投報。無敢留難。每年幫弁出運。衆公簽派。苞苴不入。能撤沿途濟委各員。以省擾累。重運北行。則策馬登岸

督催雖風雨不避或止宿行帳徵弁出力親加犒勞嚴懲其不用命者故七年中糧艘北上及歸次未嘗逾限蓋歸次早則漕卒省費漕卒船戶無苦累則需索偷盜之弊自絕當時議其苛急知者以爲官丁交便數十年來漕督之有清操而又能實力調劑者惟清江楊錫紱與公而已高宗皇帝召見時亦以此言獎諭云五十八年春因病奏請開缺有旨命總督書麟公就近兼攝會奉命甲江浙白糧全運京倉未議運費浙江運丁已將餘米變價糧廳經紀代運公以江南餘米較少執議不行被議降級旋奉旨革職公盡瘁公事彈壓勢要不避嫌怨嘗因公勸能權使時有排擠之者事秘不可知罷官後閒居京師就居閔忠寺杜門謝絕賓客人事寫書日數千字居二年餘以嘉慶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卒年六十有五著有書經一隅易經一隅詩經一隅周禮一隅規左一隅明史志說文考異黃門家說義玉書延陵志餘文集詩集詩餘偶存諸書若干卷又選刻舊雨集並藏於家公少賤孤露能儉約無所耆好在官案牘皆自裁決不延幕僚署中老吏俱憚服屏絕私謁死之日家無餘貲時論賢之子遹安遹儀遹舉公於是衍爲從外祖又同里前輩因狀其大概如此謹狀

大清故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孫公行狀

公姓孫氏諱曰秉字德元一字葆年奉天承德縣人先世居臨榆遠祖在明永樂時有世襲金帶指揮者葬在縣城南之古寧海城外碣字漫漶無名諱可識考曾祖守祖妣穆氏祖自貴妣杜氏父賢妣王氏何氏三代皆以公官布政使時累贈通奉大夫江寧布政使妣皆贈夫人公少聰慧讀書目數行下乾隆二十四年舉於鄉辛巳恩科成進士三十六年選授河南郟縣知縣越四年丁母艱回籍以資候銓知府起復仍以知縣試用湖北省四十三年補授嘉魚縣又署建始縣公素性儉樸以爲縣令親民之官當約己率公今世有以餽貽還劇邑屬託撓獄訟者吾不忍病國病民以徇俗也故所至之處多不稱上官意同僚亦笑其迂及受代時國帑無絲毫虧缺士民皆歌思不忘四十四年選授廣西柳州府知府明年到任以能調鎮安府撫輯夷民甚有威惠五十一年擢四川永寧道又二年調貴州糧儲道署貴州按察使又二年擢湖北按察使時值畢督部以重名坐鎮雅俗俗吏少所許可獨倚重公商榷平反以爲係廉訪不吾欺也五十九年擢山東布政使時中朝柄政者以威權檢攝外臺大僚自道府以上皆以貨賂圖名位公獨不與通謁曰吾以樸誠受主知不知其他以是爲要人屬託所不到尋調江寧布政使嘉慶元年八月到官值山東江南河工久未合龍議派地方官助貲開濬引河且議請加征公力阻其說以爲加征非盛世事即扣守令常秩使俯仰無資是迫使朘民也其事乃已今上親政赫然革吏弊開言路公乃奏言河道搶築工程請任河員以專責成河員承修工竣應令會同地方官勘驗結報先是開河工程檄調沿江沿海牧令民事曠廢委以賠補偏失或以徵求累民或稱賠累虧帑及築堤濬河悉斂費以屬河員撫從稽核沿河守令與河員同有參處分賠之責工程虛實不相關白公深嫉其弊故奏及之其後河工文

武有以絓誤見法罪其家貲累萬或疑公密陳不知其寬也四年四月奏請復知縣改教舊章自五十一年定例知縣補缺才不勝任即令休致公奏言士子蔣書得第循資次多年始登仕版遽令終身廢棄非所以示體恤且恐上司重去人官因其別無劣蹟姑息貽誤又非整飭官方之道請以年力強壯學問優長者改補教職如舊制又以楚蜀軍營召募鄉勇皆不教之兵解之遠行有急既不可恃無事則散而爲患奏請興建營田編查保甲言自河南南陽陝西以至湖北安襄鄖陽陝西西安漢中興商一帶長山大谷數千里應勅下將撫招徠歸降流散之民各給無主田二十畝借與資糧使之耕作水田則濬用通渠旱田則開溝壑非其山地不宜種植稻麥者雜種桑榆菱藕以助衣食五家立社擇年高曉農事者爲伍長教督耕作和睦鄰里守望相助險要地方添設巡檢千把駐守彈壓習練技勇則流亡得以安業鄉勇有所歸縮此本固邦寧之効也保甲或累民因其累以弭之未免因噎廢食請責成州縣每鄉之中計戶分甲公舉誠慤一人以爲保長每甲十戶之中又公舉一人以爲甲長令簿記來往人客則保長不至累民罪匪無從隱跡又以承平日久擁軍營將士不嫻武略奏請選募將士訓練講求以資武備言生聚政守之術權謀應用之宜其在宋許洞虎鈐經其言簡明頗中機要懇頒發軍營講求諳練凡所論奏或歲上施行或下部議覆因是益深荷主知嘗以六年正月入覲上問彌補虧帑之法公奏操之太急恐不肖吏猾詞彌補爲患地方終無實效上嘉公樸誠後因公子燕翼之道任入覲猶屬剛方似其父云公性伉直江南大吏某以廉潔自喜嘗問何以教我公不敢言及問之切對以公多擁嚴甚吏之弊曰甚大吏言亦知之但不得其要領公即舉貲事以對大吏故貲者不以公語爲忤益以此見重公在江南請節靡廢苞苴不入多用儉恆無華之吏濟之衡劇率以儉約歲省供張之費數千兩從容調濟貲有餘以補不足或成恩餽贈則以其貲完帑項其後皆不敢干公以私故江淮一路虧缺靜謐惟其外任既久知吏弊深屬員不敢欺隱也五年三月擢貴州巡撫甫到官值銅仁縣石峴逆苗滋事之後公恐勦捕時有驚散苗人藏匿因設法招引安插腹內山場餘地使之耕種奏言苗頑均屬赤子不可令其資生無計若苗人各安生業則錯居腹地亦易防範不慮其滋生事端其年七月調雲南巡撫公在任纔已衣不改作日食餒不滿千絲毫官物不以入己惟以普洱茶黃檀榔寄家云此物能治積食勝于致珠璣也七年五月奏請借糶常平倉穀言滇省山多田少土性瘠薄除秋收米穀之外所種豆麥雜糧春收本屬無多每至五六月間青黃不接市糧價昂若竟停其借糶則籽糧缺乏使致耕荒廢臣不敢拘泥新例致使便民之政有名無實業經飭行司道郡令各屬照例借糶俟秋成後還倉仍嚴密稽察勿許有短發浮收情弊先是有奏言買補倉穀爲民累者又有條奏常平倉積久弊生有短發浮收之累請無災年分不准出借者各省倉穀既不買補平糶又須報部部吏高下其手增減糶價外吏率皆積穀七八年至紅腐米價騰貴富賈獨擅其利常平社義諸倉無見穀一遇偏災無以給振識者患之至公有此奏上批有治人無治法

惟在實心辦理實力稽查若辦理不善即不出借倉內仍空空如也總之於民有益之事只管辦去勉之欽此公實心爲民不泥成例類此以十一月十四日卒于撫署正寢官所惟侍妾二人僕從數人他無親屬身後所需督部爲之經紀喪事遺言不受賻附歸櫬之日幕僚延督部檢點行篋惟餘養廉銀九千兩印封宛然得以歸櫬而已公生平友愛弟曰侖早卒以次子鴻賓爲之嗣弟曰嚴早卒迎養其孥撫教其子燕喜爲縣學附生以貲爲知縣命弟曰源投効河工官揚河通判一門之內食指千數雍雍如也篤于故舊愛敬儒士業師某老學未遂卒後爲刊其遺文恤其家累好觀經世之文輯爲一冊手自評點每與人論古昔名臣言行流連企慕輒移日尋先是詔舉孝廉方正或探朝貴意不爲申報公以爲國家異數不嘗輕于上聞使野有遺賢故在山左江南所舉皆寒素有名之士善接幕僚諮詢公事每以見聞據吏不能舞弊蓋以誠實待人未嘗察察爲明人亦不忍欺云公生于雍正十年十二月八日得年七十有一子二人長燕翼前廣東鹽羅道次鴻賓蔭生簡用通判候補郎中孫一人豫謙星衍官山左時與公同僚及歸僑居金陵公以同族有過從之雅知公爲政一二因爲行狀以質世之知公者陽湖族弟星衍謹狀

清故資政大夫安徽巡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荆公行狀

曾祖爾極祖毓光父德志俱贈資政大夫安徽巡撫

公名道乾字健中號南谿先世自明時從山西猗氏縣遷居臨晉公生數齡極穎慧稍長爲文力追先正不苟隨時好年二十一爲附學生旋食餼中乾隆二十四年己卯科舉人三十一年挑選知縣分發湖南試用署麻陽龍山兩縣事時苗匪不靖官兵所過水陸役使民夫公核減其數民無擾累題署東安縣鞫何孔熊爭山毆斃李芝獄白所誣何振林冤出之衡州延南食粵鹽粵商入楚餽東安令千金成故事公却之上官始重其操調永順旋擢卓薦丁母艱歸里四十一年服闋仍發湖南署慈利縣補治士豪高斐秦淮佐等民以安業補龍山縣調署靖州是年州境大祲饑學猶藉於道公發倉穀出糶設五廠與民期是舉瞰爲號民自赴廠買粟胥吏無所施其弊又以粟給其羸疾無告者且請截留長安營兵米贍賑俟秋收解歸營兵民兩便奉檄至省治獄安鄉甲與乙婚乙後悔以女許嫁他姓將婚甲偕其兄往娶女歸乙家來索酒食因叫號甲母恚自縊吏以甲累母至死罪應死公得乙悔婚狀坐乙家婦女威逼罪貸死之人皆以爲當復以卓薦擢甘肅寧夏府同知會入覲劉相國墉稱爲第一清官中朝屬曰劉曾巡撫湖南習知公行政云署肅州石峯堡逆回抗拒官軍公從軍防剿午中治事不廢猶修復水利資灌溉制府舉公端方謹愼卓薦記名擢安徽池州府知府五十四年到官革除弊規甚多署蕪湖道江安糧道時大興朱相國珪巡撫安徽尤信任公六署蕪湖道事権稅贏餘存公不以入己旋上大府爲賑恤費五十八年調鳳陽府知府復調安慶首府隨制府至江西公幹其冬大興朱公以卓薦保公入覲高宗純皇帝有閱汝作好官之諭記名請假省墓未抵家簡授山東登萊靑道嘉慶元年到官五月代理山東布

政司事時康方伯基田赴河豐工檄公代至省治事是冬與康公商榷計典以激濁揚淸爲己任屬吏崔陝長李如珩等面諭勸其不倚者二年擢山東按察使四年二月擢江蘇布政使先是州縣官在部候補償從郵驛經費自令甲改解司庫俟奏銷後請支始則防吏役挪久之解有浮費有短平甚至勒抵前官虧帑佐雜教官不能得俸其俸俱留于臬司不緊者或背累案牘因爲胥飴郵政廢弛日甚公陛見時奏請州縣坐支經費依舊章在地丁項下開除以省解司請領之繁奉旨補摺即荷俞允施行天下便之六月到官八月擢安徽巡撫公以循名荷知遇不三年自臬司加擢節鉞益思屬節操整頓地方積習先是外省州縣虧帑代任時以供帳什物鋪陳作抵積多至虧敗不可觸手納以求值往往公檢察通省存貯實數違令原官償帑負而微其不足之數於前後任非者曰吾苟主知不敢避嫌怨也又言事君當念勿欺故奏牘質直無華飾雖以此得過不悔時緊政難壞革而他省復不能盡一行能任官有率連久不得赴補者始怨公求治太急矣六年赴江寧監臨鄉試歸奏請以勞疾解任奉硃批獎公官聲及辦理封駁公事妥協諭令解任後或同木稱或即在江省就近調理痊愈來京簡用十二月受代居皖城明年三月三日以疾終于寢舍春秋七十有二臨終呼首府縣至寢所指牀下金示之曰若視印封吾幸受賁恩積養廉數千兩足以歸櫬營葬事諸君素愛我勿爲斂賻又呼其兄屬曰兄仁弱勿聽此輩慫恿受賻遺吾言言訖氣絕公生平儉約無姬侍服食之好自處刻厲不肯以淸名苦人性友悌兄應乾御乾俱先卒與兄學乾不離晨夕至老共牀褥教督子孫嚴不爲具產業篤念師友皆受業牛大令運震之門後官山東召其子爲運震表墓樹碑親往展奠居恆好閱書傳格言嘗言生平得力是敬謹二字沈靜有先識故大僚某官山左時有旨命往濟上視運道卒不往公聞之曰事上如此何以使下又見其不救月食挾優伶出省爲使車設醮告人曰此公不敬天不敬君禍至無日矣屬同僚愼之其後大僚果以侈貴要敗去星衍任臬使時與公先後受代與公知契最深及丁母艱歸公過金陵必相視執手不忍別親見公行事略因行述爲撰次所記憶以俟錄名臣碑傳者採擇焉子澤栢澤楨孫三人長炳縣學生早卒澤楨生次炆次烜俱澤栢生山東督糧道孫星衍撰狀

候補部郎山東濟南府知府徐君大榕傳

君諱大榕字向之一字惕菴先世由江陰遷武進五世祖夔州府通判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東旭生誠游縣知縣元珙曾祖縣學生允容祖國子監生材贈兵備道父瓚由舉人官四川新繁縣知縣乾隆三十八年將軍溫福統兵征金川失事瓚守糧餉拒賊不屈死贈兵備道予廕襲瓚生君性聰敏少善爲文工書以縣學生應試屢不售屈于武弁遂入都以辛卯科舉順天鄉試壬辰科成進士用主事補戶部浙江司丁父艱歸服闋補官由戶部員外郎轉郎中京察一等授山東萊州府知府調泰安尋調濟南府請改部員以嘉慶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卒于里第得年五十有七君在戶部始從故大學士李侍堯至楚按獄

李棠撫切。以君治事得其平。因是知名。君強項不畏權要。管戶部故大學士伯和珅。以好惡進退僚屬。時爭趨附。君爭議侃侃。不爲屈。以唾濺其面。和拭衙戀之曰。徐君眞率乃如是。卒不能沒其才。舉京察一等。守萊州府。勸課農桑。興理學校。以儒術飾吏治。士民向化。府所屬平度州民羅有良。毆斃婦弟張子布。畏罪。乃斃其母。以誣子布。君覆訊得實。具獄上大府。大吏惑浮言。反以案不實奏。削君職。將出逆子罪。君素以切直忤僚友。多媒孽構苦之。在獄縲絏。納梏其手至皮脫。君方從獄卒索圍棋。或執筆爲詩。恬熙自若。守者懈。乃剖蹠其冤狀。付從子走訴刑部。有旨命胡尚書季堂案治其事。實逆子于庭。辭未伏。牽出。忽迅雷大震。逆子反顧。欲一言。因自陳斃母狀。奏釋君。且復原官。欽使去萊郡時。萬人執香火跪送。云爲賢明守伸冤。衆心共服也。守泰安時。治移屍誣賴案。甲有惡其嗣子者。與妻縊殺之。且殺子婦。移屍誣縣學生某。以盜嗣子妻。致夫婦羞愧自盡。君發棺視屍。得勒斃狀。鞫訊盡伏。出某生于獄。時稱神君。及調首府。尤銳意平反。離橐大起。外臺廉使鞫囚。率據守令爰書。問名姓而已。謂之過堂。有呼冤堂下。輒付首府按治。或以原問官囑托。掠治囚以附己成獄。或承上官意。故反其事。以問賄遺。君折獄務得其情。不避嫌怨。不聽囑托。遇不平事。恆稱以官銜之。敕令人人懼。以獄不實。被大府詰。山左風氣。爲之一變。君因自署其堂曰獨持風裁。以別異于衆。時多忌嫉之者。方君治獄時。脫帽鼓掌。不修威儀。或坐囚于庭。談笑勸誘。以行其鉤距之術。得其辭。下堂拍囚肩。飲食之。故案無匿情。傳其事者。以爲神明。同按獄者。亦歛手無敢駁處。自以爲遠不及也。俸滿入覲。高宗皇帝尙記君治平度州獄。言山東巡撫已易人。可無與爾爲難矣。記名

遲擢右日。不悅者乘君未回任。摭他事白大府。以失出降級。君因呈請改京員。例用部郎。旋假歸。逾年。遭母憂。服闋。遂不赴補。君既自負吏才。盡心民事。不得志于時。乃治田宅。置姬侍以自慰藉。或滅迹市井。鬪蟋蟀。賭錐刀之利。論說時務。義形于色。江左當道。畏其口舌。輒過存之。君卽面質其短長于事。頗有救正。及病困。猶詒所知曰。今上赫然新吏治。吾及死前。不可不一謁英明天子也。聞者哀之。君素達觀。常租居鄰屋。期八年。乃起樓堂。疏池疊石。費千金。或以賃屋爲言。君曰。安知八年後。吾尙在耶。與人交不設城府。合意則從屠沽游。不合意。雖富貴人亦唾棄之。言人生何容區高下于胸中。其致如此。所爲詩。直抒胸臆。字學虞褚。自以爲一代絕手也。子維馨。早卒。次維賢。世襲恩騎尉。仍以縣學生應試。次維幹。

贊曰。予宦東方。聞徐守大榕之吏才。及武令億之循政甚悉。二君皆以強項不諧于時。所遭大府。又非不賢者。俱不使盡其才。衆口鑠金。惡直醜正。人言豈不可畏歟。及徐君與予同寓虎邱客館。病甚。欲寫生平事狀。屬予爲傳。未果。因爲撰次崖略。以示挂劍之意云。

行狀

清故文林郎賜同進士出身福建連江縣知縣贈奉直大夫兵部武選司額外主事王蘋山先生

先生姓汪氏。諱光爔。號蘋山。曾祖之仕。高才不偶。工畫山水及蟹。與惲壽平齊名。祖贈文林郎。諱滋生。父

贈文林郎。晉奉政大夫國子監生家梓。母唐太孺人。先生生數歲。父贈公教之啟讀書樓中。扃門自小竇通飲食。積寒暑不少暇。九歲能文章。十一歲應童子試。縣令奇先生文。拔前列。十二歲應學政試。日不移晷。走筆成七藝。補學生員。乾隆元年。以五經舉順天試。明年丁巳科。成進士。十年。授廣東博羅縣知縣。始視事。縣中投牒者四百餘人。先生坐庭中。細事卽決遣。當召捕案驗者。屬吏予期斷。不理者飭罷。自巳至申。手批數百紙。皆盡。縣中悅服。兩月後。按治舊牘一清。久之。調定安縣。博羅耆民數十百人。詣省言民等束髮至今七十餘年。未見有視民事若己事如王公者。願假一日留。因日向臺使轅門叩頭請。至流涕。大府先不許。重違民請。予留半載。乃去之官。定安縣民有犯淫擬辟繫獄者。先生鞫囚。至其人。實十餘齡耳。曰。孩也。安有此事。貰之。縣境際海。甫登舟。遇颶風大霧。有物觸舟破。海水沸。舟中人皆泣。先生神氣如平常。俄得一舟。先生呼餘人與登。乃自登舟。從霧中抵岸。巨濤拍石上。前舟盡裂。在定安二年。逆府重先生治行。他邑疑事。輒委讞決。咸當其理。欲白臺省右遷。會坐博羅郵遞稽遲免官。十五年。起復爲雞澤令。明年。上幸江南。交河知縣尹侃有政聲。借先生辦差交州。交人德之。爲之語曰。尹也幹。王也善。先生治雞澤。好爲民興水利。通溝澮。每舟出。或經行堤上。徘徊視水道曲折。良久乃去。邑東引滏灌城濠。名文明河。明末湮廢。乾隆九年。詔修畿輔水利。前令自邢堤開渠。通文明故河入滏。道曲水不能達。先生鑿堤偏引水直西入東關。建青龍閘。時啓閉。浚溝南北七道。建七利閘。溉田三百餘頃。築護城堤。樹柳千株。濠中植夫渠十餘里。花時邑人游詠爲樂。沙河爲雞澤害。把鄉歷南縱橫二十餘里。每夏水田盡沒。舟行過村落閭。

東柳柏枝諸墅。歷歷見水中。秋乃種麥。號一水一麥鄉。先生舍河畔。召約民浚。畝出夫。里均直。二旬而工竣。水患遂息。縣故有義學三舍。先生至。建書院廨東鳳起山下。每聞使服過諸生。行學舍。觀其書籍。及所爲文。爲之疏解疑難。行數年。高者擢甲科。次或補明經食餼。士風大振。畿南蝗起。先生赴魏縣。出賞格。令民捕蝗。滿格者予錢如數。蝗盡滅。歲嘗旱。先生旦夜禱。盛衣冠坐赤日中。汗涔涔下。左右爭扶持去。不得。趣白太宜人出阻。乃起走謁東門龍王廟。叩頭額觸。輒大雨。一縣皆喜。方禱時。首觸坐石碑上。血流潰碑。積久不滅。邑人異之。旋攝廣平縣。數月還。時攝撫大興縣。有阻者乃止。調邯鄲令。縣中聞先生遷。且明。先生出閭門。民老小遮道泣留。攀持。輿幾敗。先生遣吏諭散。因共叩頭進卮酒。輒少飲慰士民意。日中乃得出城。就道。後雞澤人列上先生于名宦云。先生居官久。大指與民興利除害。力之所能至。務推行之。以此得吏民心。先是郡兵管出臨洺關。雞澤觚送車五十兩。故事。先期吏選民馬牧。城中吏緣爲姦。或詐增車直。先生乃按鄉亭。定出車數。審其直。令民自擇。馬至期乃會。吏毫釐無敢侵犯。邯鄲旣騎詣。滋假縣中馬。郵亭役使民。自具芻牧。五日代。徵馬還邯鄲中。先生具爲區處。取貸富人馬至十。假一。審官舍園中。繇滿還其主。仆者輒予直。又夜隸從數馬更繇。宿南關市。逆旅數十家。吏次供億。隸或羣飲叫號。卽有不遂。輒怒罵毀器物。先生以私秩置民舍數間。官給用度什物。隸出不敢舍市中。自此安焉。河東幽池壞。西商

梁借鹽引長蘆，由漳運十二萬，溢河運八萬，過郡縣爲扶持，謝各數十百金，先生卻之。左右或以爲言，先生曰：人各有分，卽非分得，子孫弗能享，久且爲禍。吾儕人前談言，若可斬金鐵，見利則柔其節如睡湯，豈可復面目對天下邪。遂不受。後事覺，河北諸郡受者皆被議，制府按商簿，無先生名，以此歎服。後以會讞事牽連免官，家居久之，復起署江西安遠縣，改署廣豐。初安遠媼女謝英珠許嫁何氏，後母求貨不遂，擊逐行娶者。會歲除祭，英珠拜父前啼泣，母怒，舉其子擊辱英珠，發篋中盡奪衣服，並焚書契，英珠走匿族家。母白縣傳英珠罪，先生會族家皆言狀，因召何至，趣成昏禮廷中，何卽日御其妻歸，縣中男婦蹤觀皆歎息。廣豐徐氏兄弟爲仇，抵先生，雪其罪，爲復諸生服。旋授宜黃縣，先生治以惻隸爲行，不忍任刑法。收賦租，民有負者，輒假其期，會上課時，或不足計簿，至典裘服適其數，以綏民追捕。閩民俗多溺女，出教嚴諭，廣育嬰舍收恤之。禁民私鑄，捕首惡，按其不法，餘皆懾服。歲饑，舉平糶法，市賈不得騰湧。臨川饑民突入官舍中，先生率徼至郡，按其事，與臨川令共論，因庭中某令欲窮竟其罪，株連多，先生唯唯不更一言。自日中會論，夜中未決，令勸起去，先生令民吏嚮略問狀，卽論杖笞有差，立具讞稿。俄頃令還復詢，先生曰：休矣，論且定，吾今報府。因示之狀，令愕然起，卽夜報府，免數十人。邑民牛兒少時盜人物，後爲贅婿，婿勸夫耕田學醫法，十餘年。牛身犯贓，掠死南豐獄，往候，執牛連坐，擬配送宜黃。先生歷覆所考無贓處，自言久爲婿諫止。先生曰：牛前犯贓不足惜，豈可令賢女子失所，隨配軍邪。令更捕賊，果廉得，乃釋牛。縣故山邑，民爭山及墳龍，或趣守山上下，砲石投人，吏不敢收捕，匯集益多。會大府行部，先生言山無糧，民各趨利便，無券約，豪有勢者卽益兼并，願一切令民認墾升科，以息爭訟。大府善之，令下通行，部中斷獄

大減，江右至今稱便。奉檄守鄱陽，三月還。以母年至高乞養歸，四十年免喪，起官，簡任閩省海洋要害，爲盜劫商舟，乘以行劫，又掠販者五人，販者盡納貲免死，賊驅五人過前商舟，登販舟去。商報縣，五人適歸，行捕識舟，輒販榜掠無完者，強服。先生鞫商及販者，時日不符，販言某某日至某所，販宿某某家，因召販主及所嘗宿者證之，冤竟白。閩每讞盜賊數百，多所平反，閩中稱平。行署莆田事二十餘日，皆釋官舍前無罪繫者三十餘人。先生前後所輒直人輕枉罪，皆此類也。四十二年，署將樂，旋授連江。閩前令虧帑，因移病不任事，曰：吾代人受過，爲上官挾制，何能復自爲政邪。先生素善子平術，嘗言昔行年六十九，恐不利，每歎曰：仲翁知止，薛公縣車，吾雖百不及二子，又可默懸長違首邱之義。遂辭疾，循粵東歸。先生恬於勢利，不肯爲容悅，邀當世名，每計典多有稱薦，輒能同列及故屬吏，或治下生，多有至大官者，而先生前後爲令三十餘年，終不得徙官。凡任粵閩各三，直隸再，歷江西者四，三與同考，所至縣，去官後，久之猶見思。生平爲人樸介而真，衣服不少飾，行道中，輒爲鄉里所指笑。與人交，忘形骸，不立崖岸，每讌集時，脫帽露頂，雖當道顯者，未嘗少拘禮，然恭讓下士，每寒士敝服造謁，迎致密坐，語移日，左右侍者皆疲。急人難，出肝膽周旋，曲周幕某病，辭去，依先生於雞澤，屬死，事猝卒，先生爲大小斂，以禮使護其喪歸，其綏急可

特類此。以四十四年二月二日卒于家，壽春秋六十有九。娶白氏，宜人，側室黃張陳氏。子育琮，己酉進士，兵部武選司額外主事；次寶璣；次育璣，俱國子監生；次育琪，早卒；次育瑞；次育琦。女五人，長適甲午舉人蔣純楷；次適乙酉舉人廣東番禺知縣許成志；次適分發廣東候補縣丞吳兆晉；次卽適星衍；次適府庠生劉植之。孫男成錦、成鎔、成斌、成鑑、成鈞、成鏞。孫女二人。星衍辱在甥館，故得書聞見之實，以請於當代立言之君子採擇焉。謹狀。此文爲先生子育琮作，託名星衍，既已行世，文甚古雅，因刪改存之。

清故承德郎陝西漢陰通判署乾州知州葉刺史墓誌銘

予與葉文學枚同僑居金陵，君弟槐以死事陝西，賜贈蔭，屬予爲傳。時負米往還江浙，未有以應。久之，君父刺史又卒官，復持家狀乞志墓，雖不文，不可辭。按狀，君姓葉，名文麟，字聖植，號星槎，先世祖某，隨宋南渡，居浙東者邪鄔，遂爲會稽人。父某移家饒塘，生三子，君最長。少穎異，善讀書，工楷法，入都以兵部則例館議敘，選授江蘇呂城司巡檢。會巡撫陳文恭公宏謀過境，有夫役凌人於途，君縛而杖之，巡撫目爲強項吏。旋以獲盜十七案申部記功，丁母艱歸浙江。乾隆□□年，高宗純皇帝南巡，督撫奏留君檄濬三江口水利，相度地勢，凡不便民者，悉請大府改道。服闋，由嘉定南翔司巡檢調淮安稅大使，卓異加一級。淮安城外市河久淤，君創議請依五里津帖之例挑濬，不動帑而工速成，民田資其灌溉。會河漫入淮，君悉心賑給，嚴懲竊盜，民以安業。以父年八十有八，捐擢府通判，博採徹之害。旋丁父艱，歸葬浙中。服闋，分發安徽，奏留江南，署江寧北捕通判，修治行宮及諸名勝，獨以節省浮糜稱，予加級。是年題署淮安通判，職濬城河，建滾水壩，開文渠濤，修橋梁道路。安東縣以民便河爲壑，大河既決，縣卽受水，君以疏濬請於守，

出良田盈萬餘畝，漕艘往來尤便之。桃源縣知縣以徵秸料涉訟，君攝縣平其事。總督莅淮，饑民索食甚衆，勢洶洶，以君得民心，檄攝山陽縣，議賑濟。君請郡守升堂曉諭之，衆乃安帖，因議賑粥，出貲五百兩，與邑人立條約收放，民皆樂輸，復以其有餘散饑米，全活甚衆。補徐州府通判，署江寧南捕通判，復辦巡幸工程，賜大緞荷包。旋署江寧府江防同知，調署通州直隸州知州。沿海有放火搶劫積案，沙地千餘人訟莫決，君廉得起覺始末，罪其土豪之爭地者，案遂結。州治十月不雨，前官未報災，倉儲復不足，君曰：吾先宰山陽亦如是。因諭之衆，衆知君公廉，相率出錢賑粥。君請運穀萬斛，由海道購薪葦數百艘，令分路開倉，日賑人二萬餘，最後發倉平糶，三月民既蘇。時又患疫，傳染殆遍，君爲文禱神，驅除瘟疫之厲，病者多愈。期年受代，攀轅泣送者百五六十里。時巡撫某與君不相得，因移前數任公過，劾君降級。君回浙省墓，並祭田，令昆弟守之，構別墅於金陵，寓其學，蒔花種竹，翛然自得。會大學士總督孫文靖公士毅訪公望，疏事不實，遂入告，起官，降選陝西布政司經歷，權孝義川撫民同知。孝義川在終南要隘之處，設官未久，流民爭據曠土開墾，禾熟時輒相侵奪，君勘定界址，議六年已內勿更佃，勿加租，限滿聽田主自便，申上大府，並飭五郡廳鎮安縣一帶仿行之。衆感德，造生祠，君爲改祀先賢之有功德者。六十年，川匪擾及關

中。君嚴立保甲。團練鄉勇。隨提帥勦賊於興安。雪夜襲破賊營。事聞。蒙御筆記注。今上紀元之明年。補授興安府通判。兼攝孝義川同知事。賊據鎮安縣光頭山。君往斷其糧道。賊惶遽夜遁。二年。賊復擾至孝義。時官兵甚少。環山無城。君設樓櫓拒之。會仲子槐以縣丞効力軍營。自大營帶兵入援。夾擊破賊。事聞。得旨嘉獎。其後二年。槐以奉檄赴洋縣防堵。遇賊力戰。死事。君補授富平縣。値軍需旁午。馬上治公牘。盡瘁民事。創南湖書院。延名師課士。捐置膏火。士多獲雋。民有女爲妖所魅。爲牒城隍神。病以愈。因聽民作新廟。君以餘力修補破敗。休息教化。一時望君如歲焉。臨潼旱災。民苦差徭。能市。値官兵過境。大吏惶急。以君往蒞事。下車即獲澍雨。爲革除糜費。撫輯回民。邑人按堵。尋署乾州直隸州知州。臨潼士民詣方伯乞留。乾州人爭曰。柰何奪我公。其得民如此。州驛馬不足。常貸之民間。君自捐良馬補之。歲需芻豆。隨以時價。民不苦擾。以勦賊時墜馬傷。疾作。卒於嘉慶七年四月戊午。春秋七十有五。君篤於親故。以餘祿周恤貧急。或爲婚葬。教督其子弟。持家有善政。好撰集格言以勸世。妻鄭宜人。先君十三卒。事舅姑至孝。方淮安城爲巨浸時。宜人居高樓。樓下水激齧崩。民或具舟載宜人。宜人計一身渡。無復以舟濟鄰人者。乃命舟具載鄰人畢。始登舟。雖倉卒不忘仁恕如此。以某月某日。合葬某原。子三人。長枚。欽天監肄業國子生。次槐。縣丞。贈雲騎尉世職。入祀昭忠祠。次梅。候選知縣。女子子四人。孫三人。長養福。襲雲騎尉。次養森。鋈壽。銘曰。

君善壽。臨鍾王。君作吏。模龔黃。理溝洫。發囷倉。德綏黎。威伏羌。療厥躬。蘇民殃。妻臨難。爲貞姜。子執戈。成國殤。官未達。民之望。死不朽。葬者臧。銘樂石。同旂常。

孔子題吳季子墓字考

孔子題吳季子墓字。見於唐大歷十四年蕭定刻石。稱開元中。元宗勅殷仲容摸搨之。本文云。於虖。有吳延陵君子之墓。又見汝閣絳帖。字蹟縮小。文亦不同。然皆在此刻之後。余考春秋時。孔子未嘗至吳。而至齊觀嬴博之葬。細繹墓字。亦當爲葬字。恐是孔子題季札子墓文。後人摹而刻諸吳地者也。藝文類聚載宋范泰吳季子札贊云。嬴博遠死。解劍在生。夫子戾止。爰詔作名。是言孔子戾止在嬴博。作名者。銘字古不从金。此稱孔子題字之始。則晉宋人已盛傳之。碑文墓字。汗簡引作[illegible]。音墓。云孔子題季子墓文。郭忠恕所見。亦是唐摹本。已與蕭定石刻不同。蓋緣碑本漫漶。傳摹者不能無舛耳。予按墓字。實當爲[illegible]。从古文死在茻間。下省一屮。汗簡以[illegible]爲石經死字。而葬作[illegible]。知[illegible]即尸之譌。人即尸下人也。則孔子所題。應是觀葬嬴博時。書此文以歎美之。其爲先聖手蹟。非妄傳也。考泰安府萊蕪縣西北三十里。有季札子墓。即水經汶水注所引從征記云。嬴縣西六十里。有季札兒冢。冢前有石銘二所。漢末奉高令所立者。今亦不可訪求矣。又考太平寰宇記卷九十二引史記泰伯世家注云。季子冢在暨陽西。孔子過之。題曰。延陵季子之墓。今史記注引皇覽曰。延陵季子冢在毗陽縣暨陽鄉。至今吏民皆祀事。無寰宇記所引孔子

過之題墓之語。豈李昉增其文。與後人引唐張說謝碑額表云。孔篆吳札之墳。以證題字。又在范泰之後。今蕭定刻石。在丹徒之九里鎮季子廟前。又非暨陽。暨陽爲今江陰之申港。有季子墓。反無唐人摹刻。可知此刻輾展流傳。自齊至吳。誤葬爲墓。以題季札子墓爲題札墓。蒙昧至數千年。無人能發其覆。或嬴博間題石復出。始證吾言之不誣耳。明趙崡石墨鐫華。以范泰贊屬之陶潛。蓋因藝文類聚與陶潛贊相連致誤。陶集無此文。明人之不精核類此。

贈薛公冉子仲子墓碑

冠縣北二十里。有冉子仲弓墓。墓前有祠。其傳創自宋元。自明景泰天順以來。歷世修葺。碑碣具存。其墓之在縣。載於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甚著。後世忽指曹縣之冉堌當之。冉堌實穰侯魏冉之墓。見於水經注。何得以僞亂眞。使者奉命。叅藩山左。下車之始。即以崇禮先賢。振厲風俗。爲輶軒應問之事。飭校官訪考冠縣冉子祠墓。倡始捐修。即據冠縣田平約士民等。以出貲修理完畢。申報前來。使者嘉其急公。免其徭役。用以勸善。考冉子仲弓爲魯人。不載於史記。而見於鄭康成論語注。其家語所稱少孔子二十九歲。既是王肅僞書。亦不足據。王充論衡自紀篇云。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則以仲弓爲伯牛之子。漢人及見古書。或有所本。未敢定之。孔子四科。列仲弓爲德行。問仁問政。則告以邦家無怨。赦過舉賢。僅僅爲季氏宰。欲使南面臨民。孔叢載仲弓兩問。推刑教折獄爲兢兢。是仲弓固以德行兼通政事者。鄭康成序論語。以爲仲弓與子游子夏等撰定。是又兼言語文學之長。四科幾一人兼之。古有族葬之法。今伯牛葬在東平。冉子有葬在鄆城。仲弓以魯人葬在晉冠氏。未詳其故。唐開元贈薛侯。至宋祥符贈下邳公。咸淳又贈薛公。儒家尙文。反非封墓之事。三代有之。而明奸臣張璁。逞其私議。削其禮秩。今象飾端冕猶存。不予恥之矯誣改制也。國朝爲冉子建立博士。而春秋祀在曹縣。得毋爲明一統志妄說所誤乎。後有智者。其鑒於斯。銘曰。

德行之選。列於聖門。寒門非賤。人爵非尊。用騂且角。使可南面。弓旌不及。規模自見。手著論語。獨綜微言。游夏避席。求孫隨肩。古有族葬。東平非近。冠氏有冢。云胡適晉。採樵既禁。崇祠在茲。祀典有舉。神無不之。

嘉慶十年五月刻石。

釋方

有信地圓之法云。凡物形皆圓。人身體皆圓。無所謂方者。卽云足方象地。及草木中間有方質者。如蓍莖方竹之類。形亦未嘗不圓。是地圓之說。可以驗人物而信之也。余曰。不然。在天成象。若北斗衡三星象規。魁四星象矩。斗爲帝車。故後人法衡以制輪。法魁以制軫。此象之著於天者也。易言直方。又言其動方。書言海隅。禮以方丘祀地。海外經言海外自東南陬至東北陬。及東南陬以西云云。隅陬皆方也。淮南天文訓言子午卯酉爲二繩。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爲四鉤。東北爲報德之維。西南爲背陽之維。東南爲常羊之

維。西北爲蹏通之維。繩在四隅則爲方。四鉤四維亦爲方。此方之見於書傳者也。其在人也。齒圓而牙方。其斷然也。是下不方不能立。並而成方。陰數跂象有餘。以九數加十二。明堂之制法之。且不讀禮周旋中規。折旋中矩乎。周則爲圓。如人之臂節股外髀手足指節也。折則爲方。如人之半屈體。屈手足。及指皆折成方也。今徒見其屈體屈手足之外。而不察其內。是知周旋而不知折旋也。又不讀周髀家言乎。周髀者。髀股外也。故旋則爲周。圓象也。勾股者。股內也。勾則爲折。方象也。大戴禮曾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道爲行道。周旋中規。即天道曰圓。折旋中矩。即地道曰方也。故日道行於天則圓。其影經於地則直。直則方。歲星與太歲亦同矣。文子曰。大圓不中規。大方不中矩。方亦不必有四角。故曾子又有四角不掩之言。周髀云。地如覆槃。古禮器簋方簠圓。簠形亦脩方而四角不出。此其道象矣。夫方而模稜。君子惡之。故聖人有不觚之歎。自地圓之說行。則重圓而毀方。自歲差之說行。指分杪以求天地之差忒。則小過是以累賢才。吾懼世道人心之去古日遠也。孔子云。舉一隅。書傳是以釋方者多。不備錄云。

夏正加時考

夏正用寅。不獨年月加時當起於寅。六月亦用甲寅爲始。尚書大傳曰。夏以平旦爲朔。殷以雞鳴爲朔。周以夜半爲朔。故禮記大傳改正朔。孔氏正義云。周子。殷丑。夏寅。是改正也。周夜半。殷雞鳴。夏平旦。是易朔也。據此是周之夜半爲子時。殷之雞一鳴爲丑時。夏之平旦則寅時矣。史記曆書云。曆正作於孟春。卒於冬分。時雞三號。卒明。撫十二節卒於丑。張守節正義云。言夜至雞三鳴則天曉。乃始爲正月一日。言歲也。又云。自平明寅至雞鳴丑。凡十二辰。辰盡丑。又至明朝寅。如張所言。是分日以丑寅。不以亥子之證。又徵之范甯注莊十八年日夜食傳。以爲朔日。月始出。其食有虧傷之處未復。屬前月之晦云云。日始出而虧傷未復。古以夜盡爲前月之晦日。是且明爲月朔。又徵之隋薛道衡歲窮應教詩曰。故年隨夜盡。初春逐曉生。又唐太宗守歲詩曰。冬盡今宵促。年開明日長。是隋唐已來。俱以加寅爲一日之始。未有起於子者。既用夏正。則用其平旦爲朔也。唐書曆志云。李淳風上言。古曆分起於子。蓋爲漢時冬至言之。即秦初元年夜半朔旦冬至之說也。其時改曆建亥爲建子。故以子爲朔旦。唐會要引李淳風言。又作古曆分不起於子。未知何以互異。今世人以夏時年月建寅。推測人命。而加時則起於子。將以昨日干支。誤入今日者。且有以去年入新年者。宜多舛錯不驗矣。知六甲亦用甲寅者。淮南天文訓云。太陰元始。建於甲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入營室五度。無餘分。名曰一紀。天一。凡十二紀千五百二十歲方終。日月星辰復始。此據開元占經補脫字。此蓋甲寅元曆法。命曆序所云顓頊設元。歲在甲寅是也。宋書律曆志祖沖之引。洪範傳亦云。曆紀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閼逢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旦己巳。然則漢秦初元年太歲在丙子。冬至既交則爲丁丑。其七曜會聚。得本星度。如顓頊甲寅年之元耳。司馬貞注史記曆術甲子篇。不明此義。乃據此以爲甲寅歲。不知其文追敘顓頊上元之歲也。曆元至四千六百十七年。

日月皆無餘分。然此一元中。亦自有元。據淮南則七十六歲爲一元。一千五百二十歲又爲一元。不必至四千六百餘年也。列代史家推元。亦多有七曜會聚之時。然則今人推唐堯時中星差度已歷。後世無餘分之元。不知凡幾。歲差之說不可信明矣。

公羊以春王爲文王解

春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注及疏說公羊之義皆不了。使後人輒疑爲迂怪。考魯隱公元年與文王改元之歲。同在己未。故稱文王以紀年。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魯惠公四十二年甲寅。則四十六年當是戊午。魯隱公元年則己未也。詩文王疏引尚書運期授引河圖曰。倉帝之治八百二十歲立戊午部。注云。周文王以戊午部二十九年受命。疏又云。以曆校之。入戊午部二十九年。歲在戊午。其年殷九月二十五日得甲子。明年改元。則元年歲在己未。又案三統之術。魯隱公元年。歲在己未。其年前惠公之末年。歲在戊午。計文王受命是戊午之年。下至惠公末年。又復戊午。當三百六十年矣。而雒師謀注云。數文王受命至魯公末年。三百六十五歲。編校諸書則無五字也。尋孔氏此疏證之史記年表。知年表最上格所記甲子。起於共和庚申。即是三統術。或以爲徐廣所增。未必然也。隱公元年。適得周王受命改元之歲。故因以爲作春秋之始。論語。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即謂春秋也。若以尊周室何以不托始於平王。則正統何以不托始於武王。蓋稱魯隱之元年。非王號不足以尊周。稱平王之元。不足隱元。不足以發端魯史。因舉周魯適符之歲。以紀年托始耳。注言春秋托新王受命於魯者。何氏深明緯候。豈不知魯隱之元。與文王同歲。所稱新王。亦即謂文王受命。徐彥未能釋其意與。

周公不誅管蔡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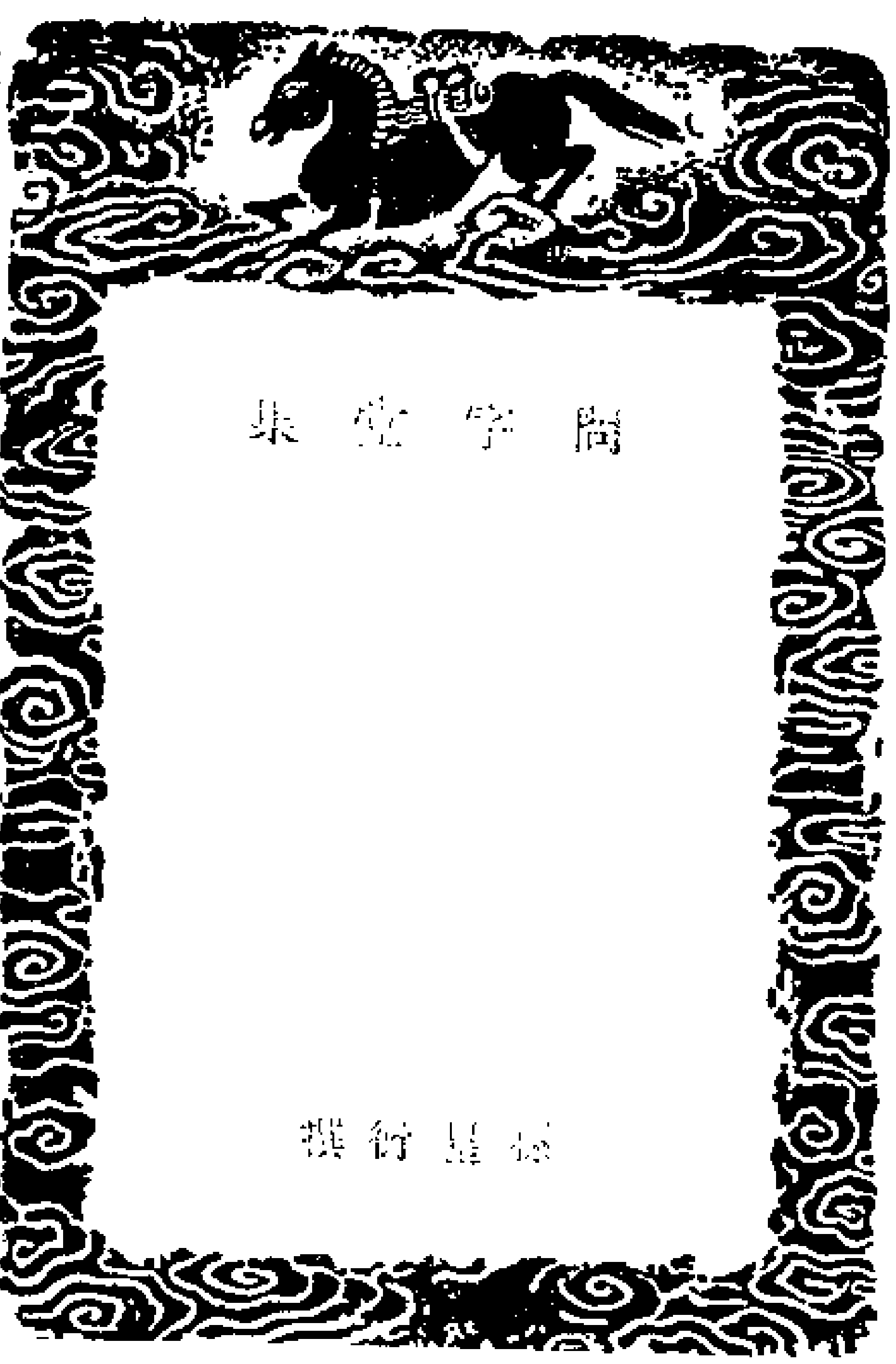
書序者。孔子所作也。吾讀書序。而知周公之不忍自誅管蔡也。書序之言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作微子之命。云三監者。即管蔡流言而畔也。云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云成王殺武庚。尚書大傳云。周公以成王之命殺祿父。是祿父之殺。周公輔成王爲之。故言周公黜殷。其時並無誅管蔡之文也。書序又言唐叔得禾。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明周公已在東土。殺武庚而辟管叔之流言也。不殺武庚則國危。不辟居東土。則無以明志。祿父既死。或管蔡因周公去而流言止。不至畔君危身。則保全者大。故墨子云。周公非關叔。辭三公。東處于商。越絕云。周公乃辟位。出巡狩於邊。論衡云。王意狐疑。周公奔楚。此皆本之先秦書傳。故不謀同詞。有周公出辟之說。季札見歌豳。以爲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季子讀豳詩而知其樂。是其詩必不作于兵所明也。故金縢之文云。我之不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史記魯世家釋其文云。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明祿父死。周公方可以去。魯世家亦言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之文。鄭氏釋詩公孫碩膚。爲避辟。是周公有辟居之事審也。若周本紀述歸禾。言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兵所二字。書序

所無史增其詞。或方伯述職。亦得有矣。如越絕所稱巡狩於邊乎。書序言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在周公既得命禾作嘉禾之下。明伐管蔡者成王。非周公之志也。是時周公在東土。周本紀言周公受禾東土。旅天子之命。故金縢之文。言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也。罪人謂管蔡。鴟鴞之詩曰。旣取我子。無毁我室。毛傳以爲寧亡二子。不可以毁我周室。東山之詩云。我徂東山。慆慆不歸。云徂東山。明辟去而非從征也。又言我東曰歸。我心西悲。毛傳以爲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爲之變。如其倫之喪。明周公在外。聞管蔡死而悲之。王雖得罪人。公則痛骨肉之罹辟也。周頌序言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曲禮。天子在喪曰予小子。成王除喪。仍同喪稱。且有嬛嬛在疚之言。明周公此時。辟居未反也。或曰。破斧之詩曰。旣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詩序以爲惡四國。此則周公征伐四國矣。按書序言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次在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之後。是周公歸朝反政後數年之事。大傳記流言不利孺子。起于管叔。而奄君導祿父及三監反。是祿父之畔。奄君導之。周公始誅祿父。不誅管蔡者。不忍殘其骨肉也。成王雖伐管蔡。不及奄君者。不欲株連黨與也。久之必奄君不自安而畔。周公又從王東征。遂有破斧缺斨之作。後人以東征爲居東。征淮夷爲征管蔡。故有異說耳。今金縢秋大熟未穫已下。蓋亳姑逸文。其後脫簡。合于金縢。以其文有以啟金縢之書而誤也。魯世家載此文于周公旣卒葬畢之後。成王因雷風乃有改葬賜郊之禮。後漢書張奐傳注引尚書大傳云。周公薨。成王欲葬之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禾卽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按之書序。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正謂此事矣。故秦儒悟及漢儒爲今文之學者。俱以反風之應。爲在周公死後。不一而足也。伏生所藏之書。出于屋壁者。僅廿九篇。得壁古文後出。又無師說。秦誅旣行之後。漢人已不能盡識其文。賴孔安國以今文讀其大半。夏侯歐陽親受學于伏生。以所聞百篇之說。載在尚書大傳。又爲宋人毀棄無全文。是以前代說金縢。異義最多。譙周亦云。失其本末。余則以爲周公不誅管蔡。見于經文。歷有徵驗。惜後人不暇比事而稽之。天倫至重。象之殺舜。舜見象忸怩。則實喜而誠信之。封之有庳。豈周公旣殺祿父。以安國家。而必欲報管蔡流言之怨。上媿虞舜。下慙夷齊。不損聖人之盛德乎。自有周公誅管蔡之文。爲自殘骨肉者之所藉口。後世令主。甚至有元武門射兄殺弟之事。故世道人心之患。由于史學之不明。經義之不貫。考古者可不愼言歟。

踐奄異說

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次於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之後。鄭注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于此。未聞。疏證正義引書傳。稱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伐奄。四年建侯衞。五年營成周。七年致政成王。今輯尚書大傳者。以爲本文。疑書傳所云。與史記不合。史記周本紀載周公奉成王命。誅武庚之後。封衞康叔。及受禾東土。次作歸禾。次嘉禾。次康誥酒誥

梓材。下云。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下及成王在豐周公卜洛之事云。作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始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漢書律歷志亦云。周公攝政五年。後二歲得周公七年。復子明辟之歲。是歲二月乙亥朔庚寅望。後六日得乙未。故召誥曰。惟二月旣望粤六日乙未。又其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誥曰。惟三月丙午朏。是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反政。故洛誥篇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策。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據二書之文。則周公營成周。在七年致政之後。與詩疏引書傳。攝政五年營成周者。殊異。史記東伐淮夷殘奄。在召公爲保周公爲師之下。明書序次踐奄于君奭之後。並非錯簡。蓋奄君導祿父以畔。周公止誅祿父。及居東後。成王又誅管蔡。俱未罪及于奄。奄君數年之後。不自安而畔。周成王乃往伐之。鄭氏疑書序編篇之誤。蓋未考之史記矣。鄭氏注金縢云。居攝四年作康誥。五年作召誥。七年作洛誥。是以作誥爲在反政之前。與古義俱不合。史公所用多今文尚書。兼采孔安國古文說。孔氏古文說。又與賈逵古文家言不同。是可信也。周公奔楚。未知何時。周頌譜疏云。鄭以武王十二月崩。成王三年二月禫。周公避流言而出。鄭氏注金縢。以爲武王崩後三年出。五年秋反而居攝。豳風疏亦云。武王初崩。總攝王政。自是常事。管蔡不應致疑。應是三年喪畢。周公不攝王政。故流言耳。此言似得之。周公辟居後。作詩七月東山。成王有歸禾之事。不應在武王喪期內。是攝政後二年而辟居。踰三年而後反。又二年而致政成王。故東山詩云。自我不見。于今三年。踐奄雖無年數可考。其在七年反政之後。見于傳記甚明。不得因居攝三年踐奄之說。以爲書序有錯亂也。



問字堂集目錄

序
贈言
卷一　雜文一
原性篇
太陰考
漢書翼奉傳注考誤
月太歲旬中太歲考
晉灼漢書注釋
相宅書敍
卷二　雜文二
釋人
擬置辟雍議
先天卦位辨
三輔黃圖新校正序
河圖洛書考
三數論
斗建辨
古日蝕異同說
卷三　雜文三
日躔考
校定神農本草經序
畢原畢陌考
昭陵陪葬名位考書醴泉縣志後
晏子春秋序

墨子後序
孫子略解序
天官書考補序
帝堯冢陶樹存論
卷四　雜文四
文子序
答袁簡齋前輩書附答書
撫州志序
與段大令若膺書
答江處士聲書論中星古今不異
倉頡篇集本序
答錢少詹師書論上元本星度
孫叔敖名字攷
募修甯縣書院冊書後
卷五　雜文五
三統釋
周禘表
周制配天表
圜丘郊祀表
方丘北郊表
明堂大禘及迎氣遵祭十二月告朔表
六天及感生帝辨附明堂論及圜丘非郊辨
再答錢少詹書
卷六
天官書補目
甘氏歲星經
五廟二祧辨
周禮七廟二祧表附聖證論及難王肅附祖稷表及難王肅

問字堂集序

陽湖孫君淵如。皆所刻集。署曰問字堂。問字之名。雖未詳所謂。要孫君之意。則主乎論字而已。古者。依類象形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自倉頡下至周秦。字之孳乳已多矣。又更兩漢。遞益多焉。許叔重乃類為說文。屏黜俗字。定從其一。餘為重文。所定從者。未必盡夫子之古文也。而重文中或云古文。或云籀文。其所定從。亦未見其必非古文。何則。一部重文式。而一之為古。尤顯然也。夫學必以通經為要。通經必以識字為基。自故明士不通經。讀書皆亂讀。學術之壞敗極矣。又何文之足言哉。天運循環。本朝諸儒興。有數十年來。如顧寧人。閻百詩。萬季野。惠定字。名儒踵相接。而尤幸說文之巋然獨存。使學者得所據依。以為通經之本務。孫君最後出。精騖八極。耽思旁訊。所問非一師。而總乾始於識字。於是一指管皆與其胸恢本趣相值。洵乎學者之文。迥非世俗之所謂文矣。昔者。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孔子時。天下皆用籀文。孔子獨違衆而用古文。孔子皆自稱好古敏求。又曰。信而好古。是一說也。其平日志在文武。夢見周公。一則曰吾從周。再則曰吾從周。是又一說也。二者竝行而不相悖也。夫文武周公。何知後世有籀文哉。獨恨秦火以後。展轉變易。較壁中書。大非其舊。說文雖多用秦篆。

然其引經，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皆古文也。陸德明經典釋文，孔穎達等九經正義，雖去取未盡皆然，得者猶太半焉。奈何唐明皇命學士衛包，盡改古以從俗，而開成石經現在，恐又有故衛包之所未及改者。蓋唐以後之九經，又非陸德明孔穎達等之本。惟說文特完，則天之未喪斯文也。好古如孫君，庶足振千百年之墜緒而發之。與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其名愈，說文無此字，新附亦無。然其旨曰，凡為文章，宜略識字，又曰，羲之俗書趁姿媚，是亦深有意乎識字者。或曰，君子已孤，不更名，蓋昌黎幼孤故也。好古如孫君，其學進乎古，而又能通于今，然後出其餘事以為文，信足以卓然名其家者。與予作尚書後案，以明漢儒家法，又為十七史商榷，亦謬為四方君子所許可。獨蛾術一編，久而未就，繼以雙瞽，自分已成廢疾，幸七十後，瞽目復開，方且賈餘勇以賡殘課，戢香而有條理，孫君集適至，輟一日功，從而贊嘆之如此。歲在乙卯，首春，同學弟西莊居士王鳴盛拜題，維時行年七十有四。

閲問字堂集贈言

錢大昕

去歲兩奉手教，猥問殷勤，如親謦欬。足下在西曹，公務緊劇，而撰述如是其勤，此等性情，當於古人中求之矣。承示新刊文集，皆實事求是，足以傳信後學。其中太陰攷一條，與鄙見稍有未合。太陰即歲陰，古人用以紀歲，即名之曰太歲，似無不可。而與歲星相應之太歲，則迥乎有別。鄭氏謂歲星右行於天，太歲左行于地，十二歲而小周。謂如歲星在丑，則太歲在子，在子則太歲在丑，在亥則太歲在寅，在戌則太歲在卯。推之十二辰皆然也。而天官書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夫歲星居丑，太歲必在子矣。而稱攝提格，豈非以歲陰紀年之證乎。足下不信太歲與太陰為二，蓋主廣雅之說。然漢志載太初改元詔云，後得閼逢攝提格之歲。又云，太歲在子，則當時實以太陰紀年，而又別有太歲也。然自太初以後以太陰紀年者，僅見於天官書甲子篇。而劉歆三統術，亦無推太陰術，即翼奉封事，亦似以太陰當太歲。則自太初改憲，而閼逢十名，攝提格十二名，移於太歲，相承已久，然不可謂古無分別也。足下謂淮南紀歲星出月，在漢前兩月，以為淮南之誤，僕謂淮南本以太陰紀歲，與史記同。太陰在寅，則太歲在子，歲星舍斗牽牛，與太初似異，而實非異也。其云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在四鈎，則歲星行二宿，亦主太陰言之，而晉灼誤以為太歲，則與太初不符，若知歲陰太歲之有辨，則相說以解矣。淮南云，咸池為大歲，

與小歲對，今本作太歲，恐是轉寫之譌。漢碑歲在戊午，名曰咸池者，咸池有行四正，子午卯酉，皆咸池所在也。天官書以咸池五潢五車為一星，咸池居中，五車為后御，故轉運亦如斗建。後人分為數名，而淮南史記之文皆通矣。弟目力益衰，而炳燭之志尚篤，所欲言甚多，匆匆不及覼縷，更希有以教之。弟大昕拜白。季仇大兄先生足下。乙卯二月十三日。

復書見集中。

江聲

宋文學還，而接奉兩次手函，并問字堂集三卷，堯典質疑一册。問字堂集，閲過一通，釋人及擬置辟雍議二篇為最。河圖先天次之，其他論天文者，尚容再閲細審，至如原性篇，弟不能知其是，亦不欲議其非，蓋性理之學，純是蹈空，無從捉摸，宋人所喜談，弟所厭聞也。地理古蹟，亦所不諳，無能置喙。諸書之紕繆，遺原委，精詳博衍，具見素學。但詩多闕脫，觀者不能一目了然，此亦行文之一病也。及閲質疑，喜甚，蓋攟劉散布者多矣，其得之者，以字不通俗，而不能閲者有之，其僅僅涉獵者，亦有之，其能潛心閲覽，與夫變之而反覆數四者，亦皆有之，未有如足下精研討論，尋求閒隙，以相駁難者，蓋所貴乎朋友者，貴其能箴規訓誨，匡所不逮也，所樂乎朋友者，樂其砭我之失，況我以善也。意見時有不合，固無取乎盡合，不合則辨論生，辨論生則義理明，是此書之幸也。然何幸而得此于足下乎。但拙刻已成，不能追改，惟冀足下刻此質疑，以弟所辯者，分條散附其間，亦是勸成一書，以垂後。顧今推堯典一篇附，以後悉求教正，陸續見寄。弟再辯焉。弟樂聞已過，決不護短，想足下必不吝教也。質疑原稿繳上，弟之所辯辨焉。又拙文五篇亦附焉。前呈過二篇，今又呈此，拙文盡于此矣。餘言不盡，祇候近安。江聲頓首淵如大兄足下。

張辭雲

邇日多暇，納讀問字堂集，廣大精微，鉤深致遠，闡千古之偉論，採百家之菁華，洵為獨得之秘，則石破天驚。推其致誤之由，如推心置腹，務折衷於一是，無勦說而雷同，真可以信今傳後，才人學人，俱拜下風矣。弟私心悅服，百讀不厭，有未能領悟者數端，敢竭愚誠，陳於左右。按原性篇微言大義，追蹤昌黎原性之作，惟習即情一語，竊以為未確。蓋習從外染，情自內發，不可相混。又欲與貪利亦善，語亦未安。夫就性之善，推到情之善，又就情之善，推到欲之善，方是破浮屠斷欲去愛之說，自是快論。但欲字有二義，我欲仁與己欲立之欲，宰猶之欲，為君盡君道之欲，字只作虛字解之，不得與人之大欲並觀。欲原在情之中，未嘗不善，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又曰，無欲其所不欲。夫不欲者既非善，則所欲者善矣。特當寡之以充心，即所謂欲勝則亂性也。至欲之外，又添出貨利二字，則欲竟是私欲，不得為善，貨利尤不得為善，所云公劉太王之好，以為貨利亦善之證，究與上下文氣隔斷，且未明確。即己欲立達貨利也之何，亦覺未得。太陰者，月太歲有中太歲者，援據明確，無可置議。相宅書為兩人靳所研者，今祗敘文，詳說陽宅二

要之正義。指駁飛宮三元之邪說。與有先得我心之同然者。不徒步趨若失。弟嘗欲彙集各家陽宅書。分類排纂。去邪說而存其詮。當俟書成時就正焉。葬人必不可缺。可補爾雅之遺。擬置辟雍。條分縷晰。酌古準今。通儒碩議也。先天卦位辨。河圖洛書考。以乾鑿度諸書。正宋儒之說。而詳推其致誤根由。可以羽翼經傳。然邵康節皇極經世。推元會運世皇帝王霸之升降。似未可盡以為非。三教論有功聖學。為闢佛者第一義。究其傳述之本。推其緣飾附會之端。直使佞佛者無從置喙。東仁西義一段。議論不刊。應與諫佛骨表並傳。惟最下則宋人語錄及後世應舉之文一語。拔下二字。改為又其次。較為渾厚。詞取達意。千載後自有公論也。斗建辨。自觀考可謂善言天者。天官書考補序。直如捫參歷井。燭照而數計。此非自闢夙疑。據證前因。天文家童而習之。白首茫然。今能抉千古之疑案。因斗建而辨歲差之非。說闢近理。至剖析堯典月令中星不同處。經學通貫古今。是破羣疑。我未之前聞也。然欲離歲差以注歷。恐未易言。弟嘗致明至萬歷以後。日月交蝕。金不準。時利瑪竇之法。已至中國而未行。於是李廷機諸人。紛紛條議修歷。而迄無所就。至本朝用利瑪竇之法。乃得以交蝕之法。行其術。星度日躔。與舊歷全異。外省人多有非之者。聞康熙年間。算日月交蝕不準。闔有造溪口歷者。皆召其人至都。與京中天文家對算。溪口之法為準。溪口以候氣注歷。以定氣注日月交食。即唐一行所傳中法也。今各省尚多用其書。五星家尤用之。京中曾肆有賣溪口歷。內載星宿者。何不購來細究。仰觀必有合於中法之妙處。而數法除算交蝕外。星宿多異名。並天尺與中法差至五六度。又所定並天尺星度。自順治以來。已三易而各異。五星家雖所適從。弟頗疑之。而未能深窺奧妙。俟回京細陳。參互考證。庶得指教之益也。神農本草經及諸子序。考據詳洽。是徵雅才好博。畢原畢陌考。昭陵陪葬名位考。正譌訂誤之功尤鉅。帝堯墓陶稽古論。以稽古為法天。升及於反古為疑古學論。宏議衆人不能易也。弟學淺才疏。所業颯棄去。悠悠無短長。然嘗讀書好古之士。恆不能一遇。見足下天才。不覺長言之不足。并將蠡之見。獻於大雅之前。倘祈詳細指示。是否有當。勿遺之不誨也。順候文綏不備。年愚弟張[illegible]頓首上。淵如大兄同年足下。七月廿七日灤陽沖。

朱珪

見示天官書考補序一首。想見邇來心得。直欲追躡前揚雄而上之。顧鄙人於此道。茫如也。竊謂足下以聰明絕特之資。獨探精深。發千古不傳之祕。是則善矣。然竟欲以用之實事。則今陰陽術數家。絕無原本。而試之或驗。乃通儒抑觀旁證。而吉凶未必皆符。即如史記天官書所云五星之廟。與今五星家全不合。當誰適從耶。蓋云。山川而能語。葬人亦詘。蒼天不能言。耳生星移劇地。嘯切冰兢。何時將酬論心。一抒積抱耶。有步嘯之兆否。念念。乘使樣之便。紛此。不復。精術結悅。順問佳安。諸惟朗照。不宣。淵如家生朱珪頓首。

阮元

接讀問字堂集。精博之至。此傳將來有累既多。實本朝不可廢大家也。以元鄙見。兄所作駢麗文。並當刊入。勿使後人謂實齋無文章。庚辛無實學也。所有相商之處。分列於後。乞采擇之。原性篇言性本天前陰陽五行。此實周漢以來之確論。而非太極圖之陰陽五行也。引證一切。精確之極。足持韓孟之平。宋人言離氣質之性。若無氣質血氣。則是鬼非人矣。此性何所附麗。漢人言性與五常。皆分合五藏。極確。似宜加闡明之。河洛考。龍馬龜即易書之文。極確。毛惠諸公。所未及知也。以九宮為算法。尤確。言至此。宋人言河洛。直同說夢。無復能置喙。胡朏明有河圖洛書原舛篇。曾見之否。帝堯稽古論。此最精核。足破向來紕繆之語。太陰太歲元鄙未能細留心。俟考校古書。當必有合也。辟雍皆著是矣。假尚未溯其本原。元有辟雍文一卷。又封禪文一卷。辟雍與封禪。皆是漢以來人愈說愈謬。元之鄙見。此當是洪荒以前之大典禮。最古不可廢者。竊以上古未有衣冠。惟用物遮膝前。後有衣冠之制。不肯廢古制。仍留此以為韍。與冕並重。此即明堂辟雍之例也。上古未有宮室。聖人制為棟宇以避風雨。帝王有之。民間未必即有。故其制如今之蒙古包帳房。而又周以外水。如今鄙居之必有溝繞宅也。古人無多宮室。故祭天祭祖朝覲學禮。布月令行政。朝諸侯。望星象。皆在乎是。故明堂太廟太學靈臺靈沼。皆同一地。就事殊名。三代後制度大備。王居在城內。有廟朝後市左廟右社之分。又有太學等。皆在城內。而別建明堂於郊外。以存古制。如衣冠之有韍也。鄭康成解為太學太廟等各異處。而不知城外原有明堂。泰山下亦有之。蔡伯喈知明堂太廟等同處。而不知此不過城外別建之處。其實祭祀等事。仍在城中。此雖漢儒臆斷。然博綜羣書。究其實之如此也。此明堂之說也。封禪者。亦最古之禮。自漢唐宋以來。皆為腐儒說壞。元以為封者。即南郊祭天也。禪者。即北郊祭地也。泰山者。古中國之中也。主此事者。天子也。刻石紀號者。如今之修史也。何以言之。古帝王七十二代。荒遠無文。其間如黃堯舜等。亦皆併諸。大約其威力功德能服諸侯者。即為天子。正天子之號。必至泰山下。諸侯皆來朝。同祭天地。後定天位。然後刻石於泰山。以紀其號。如夏商周之類。其必須刻石者。古結繩而治。非如後世有漆書竹册。可以藏之柱下也。故必須刻石始可知。此管夷吾之所由記憶者。（由此觀之。[illegible]）其必在泰山何。古中國地小。以今之齊國為天下之中。故爾雅曰。齊中也。文目中有齊州。與其五穀魚鹽生焉。列子曰。不知斯齊（斯離也。齊中也。）國幾千萬里。皆其證也。夏商周以來。禮文大修。諸侯有朝覲之儀。天地有郊澤之祀。太史有國事之書。無須祭泰山刻石矣。故六經不言封禪。秦漢慕古。建明堂。行封禪。禪不得謂之非禮。亦不得謂之無德。（古封禪力足服天下者行之。七十二代非盡有德也。）惟是求仙采藥。致壞封禪二字名目耳。光武尚可。唐元宗宋眞宗等。仍是漢武故智。以致宋元以來。目光如豆之儒。啓口即詈封禪。是豈知司馬子長司馬相如之學者哉。此亦憑虛臆斷。然十年來。反復思之。似非無據。乞大雅嚴論教之。（堯典舜巡四岳。即封禪之時。西登嵩山如之。）山左金石。搜羅尚有出者。泰山山頂琢壁一碧。可謂得其大端。惟東昌曹州武定諸府。尚須採訪新得。西晉任城太守孫夫人碑。（在新甫山下）中有魏文帝事。又北齊章子深等佛經。字大如梨。

千有餘名。（時在鄴）北魏鄭道昭五言詩。（在大基山鄭道石若天柱山銘及雲峯山等其山已久矣）趙明誠泰山題名。師曠墓漢碑等甚多。又得衛公孫呂戈。漢鏡。梁太平元年鏡。古泉化。漢大將軍竇武銅印。（印仍有數印皆可）十如貧兒少富矣。六朝文俟冬間編錄時。當盡數出茶上。如魏賈使君碑之類。倘有存者。若北齊造像記。不過數十字。可要否。前札言修鄭康成祠。請京中同志寄名出泉。想已入覽。鄭氏本祀年。何以中斷。托禮部人一查。示下為要。秋祺先生如果來東。此事更妙矣。匆此。並請即安。不具。淵如仁兄年老前輩足下。侍弟阮元頓首上。

王朝梧

朝梧讀書三十年。一歷而出。舉辭章考據之業。盡度高閣。去年大兄自從析津。得晤於寫房行帳間。略道問學似發神智有益。然不免猜思。三日子貢背立。別後歸書述曰。彼奔走上游。嘗欲作問字之書。而神昫志寒。不獲長談。今年三月。荷手書來諭。并先示大集三卷。祕之高架。亦未暇細讀。憶未識閣下時。有南人捆示畢制軍節署所刊墨子道藏淮南及所識關中金石諸書。知出鴻筆訂定。以為西河亭林外。有先生也。迴日染頭少閒。朱墨差擲。展閱大集。不覺發我蒙瞶。雖所窺一斑。而張芝碑底之巢。非一日所能竟閱。集中有原性篇。昔人謂孟子不讀易。故不知性有陰陽。先生綜性情陰陽。而折衷諸子。此關宗翁一首大文。似不背自居於考訂之學者。此疑孟詰孟刺孟諸篇。可不作也。五行一家。自六季以來。豈神日苑玉門金匱之書。皆由僞作。故支離影合。愈出愈乖。若不推古初經傳。則何所證據。朝梧嘗疑歲星太歲左右周旋之說。是經史歷各歲不同。觀大集以翟書表列。廓然心爽。至咸池大時。關近世通書之謬。於龍歲陰。漢時現有之碑。此其濫觴。微收。明代方楊。為之選合。國朝梅總憲奏刪通書神煞。而於協紀書中博引義例。究其本原。尚惜其未援經緯史書。以為不備。又讀尊著相宅序。朝梧平時。嘗有一疑。謂自宋以來所祕者。皆楊廖賴。然皆楊廖氏。各有傳書。而賴布衣者。僅傳其淅中宅墓數處。及僞官僞書。近日考之。知為屬伯韶也。江右人讀屬為賴。不知其名。而以布衣呼之。人之姓名猶然不傳。其宅墓之法。又可據耶。今人以宅經龍書。寶為祕傳。而大鴻者又以惑辨惑。朝梧嘗讀子史書中。有宅不東益宅不西益之語。此作東。彼作西。義何居乎。又尊著河洛者叙。溯原于太乙九宮。歧黄素問。而鄒子先天之說。推本于圖緯識。祖虞翻而燭堯夫。貞千古之偉識。不依人書同也。朝梧又讀昭陵數十碑。其譜系官階事實。核之劉宋二史。知唐書盡不足信。則州志邑書。出于庸錄之手者。無足言矣。尊著昭陵名位考。乃親歷醴泉。宦其核實也。近代天文之學。自梅宣城出。而海內無敢議其非者。蓋信其著書之多。不究其徵書之所。先生確據書傳。博論其舛。已足偉矣。餘如釋人一篇。根柢叔重衆家之義。實足補爾雅首篇之所不備也。紬刊想斷次精多。刷本時乞多付幾卷。以永賞徵。又聞閣下考績。記名外用。得與司臬大省。觀察要道。發文章為經濟。下風幸甚。至趙氏水經注刻本。朝梧未得見。不知長安坊中有售者否。朝梧所藏抄本。存諸京中。此時若要取之不易。閣下要抄。只能俟朝梧有便入京時。親自檢出。再發鈔錄呈上。非居奇也。據之使期恐迟。附報簿

安。並擬摘校惟證照。不識度依。

閩學堂集卷一

雜文一

原性篇

古之言性者多矣。孔子言性相近。周人世碩。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言性有善惡。孟子言性善。告子言人性無分於善不善。荀子言性惡。董仲舒言性有善質。而未能盡善。何以核其實也。古者性與天道通。不明於陰陽五行。不可以言性。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在天曰命。在人曰性。故神農經言養命以應天。養性以應人。天為陽。主性。地為陰。主情。天先成而地後定。故情欲後於性命。五六天地之中合。性有五常。情有六欲。五常者。仁義禮智信。六欲者。喜怒哀樂好惡也。陽者善。故性善。陰有欲。故情有不善。陽極生陰。故性之動為情。陰極勝陽。故情之動為欲。性動而之情。變而之欲。變者情也。情動而有欲。變而之不善。化而復遷於善。善者性也。性對情則性為陽。情為陰。單言性。則性有陰陽。猶以天地言之。天為陽。地為陰。以天地分言之。天地各有陰陽。鬼區臾言天有陰陽。地亦有陰陽。是也。以四時言之。春夏為陽。秋冬為陰。以孟仲季言之。一時又各有陰陽。鬼區臾言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也。以五行言之。木火為陽。土金水為陰。以八

并言之陽木震陰木巽陽土艮陰土坤陽金乾陰金兌離火陽金陰坎水陰合陽也故言性兼陰陽者性中五常皆屬陽五常分仁禮爲陽義智爲陰信爲中情亦有陰陽者情中六欲皆屬陰六欲又分喜好樂爲陽怒惡哀爲陰也孔子言性兼陰陽又言性善又言性待教而爲善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成之者性也繼之者善也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又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將以順性命之理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言性中有道德有仁有義則是謂非本善言成言盡言順則待教而爲善然則孔子他日言性相近習相遠後漢書釋云言嗜欲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其云上智與下愚者上智謂生而知之下愚謂困而不學言不移者中庸子所云人有五位智人與愚人不同位或者以智愚爲美惡誤矣賈誼引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又云智與智長故切而不愧況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夫言習慣如自然則非本然之性又云中道若性則非天命之性故祖伊言王不虞天性者不度其善性也惟僞尚書伊尹曰習與性成則似性中有惡魏晉人之言不足深辨矣孔子以陰陽言性者不對情而言實則性質爲陽世子之徒言性有善有惡者兼性之動而言實則情之惡荀子言性惡直誤以情爲性告子言人性無分於善不善則不分陰陽孟子言性善而言良知良能亦不教之性蓋名不正則言不順善乎許叔重之言性曰人之陽氣性善者也其言情曰人之陰氣有欲者其言酒曰所以就人性之善惡夫言性陽曰善論其質也言情不曰有惡而曰有欲者欲有善有惡也言酒則言性有善惡者酒亂欲欲有善惡婆陰參陽和得動而爲酒人之性得酒而動許君以酒觀人性據其動而言則性兼情故有善惡其善者性也惡者情之欲也謂欲有惡而不可謂情有惡謂情有惡尤不可謂性有惡譬如夏至陰生而

夏不得謂之冬冬至陽生而冬不得謂之夏也許君之說本孝經鉤命決曰情生於陰性生於陽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緯書出於漢末多本孔子之言文子言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管子曰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所以失之也必以喜怒哀樂漢詔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濡於嗜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亂其義張晏曰性者所受而生也情者見物而動者也董仲舒曰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又曰謂性已善奈其情何此言性與情皆得之矣何以言情亦有善也禮記之言喜怒哀樂曰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管子曰好不迫於惡惡不失其理欲不過其情是情未皆不善故易曰利貞者性情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情有善將欲與貪利亦善乎欲與貪利即情之有樂發而中節則無不善也孔子曰我欲仁又曰己欲立達而立達人夫己欲立達貪利也能立達人則貪利亦善故公劉太王之好百姓同之孔子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欲未嘗不善也欲勝則能亂性故曰欲爲剛又曰欲不行爲仁欲可以至於不善而欲之名則無不善也人不能有性而無情天不能有陽而無陰天之時若即人之中節也浮屠之言曰斷欲去愛又曰愛欲交錯心中與濁猶淨無垢即自見性夫不斷不善而斷愛欲則獨陽不生亢而有悔

反可以至於不善故被教雖五常所謂不教之性剛健而失中正也何以言性待教而爲善易言天道陰陽地道柔剛人道仁義蓋以裁成輔相左右民禮記言盡人物之性與天地參書言剛克柔克正直剛屬性柔屬情中庸之者教也禮記言天命謂性率性謂道修道謂教教者何性有善而教之以止於至善故禮記之言明德也曰新民曰止至善止者如文王止於仁敬孝慈信即性中之五常必教而能之學而知之也孟子以孩提之童愛其親敬其長是也然蓋而愛其親非能愛親慈母乳之而愛移敬其長非能敬長嚴師扑之而敬移然則良知良能不足恃必教學成而後真知愛親敬長也故董仲舒之言性待教而爲善是也又曰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又曰今按聖人之言中本無性善名而有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使萬民之性皆已善善人者何爲不見也又曰聖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又曰善出於性而性不可謂善按此諸說董欲正名而名愈不正也夫人生皆中民也已教則性勝情謂之聖人失教則情勝性謂之斗筲非性有三等孔子言善人者謂已教之性猶稱道盛德至善故難得見也不離出米而未可謂米因也然亦不可謂之中無米也此亦董之疏也至告子以食色爲性食色者情也荀子以爲好利而欲得者人之情性又云人之性生而好利疾惡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周書謂喜怒欲懼憂爲五氣大戴改五氣爲五性是皆以情爲性然則後儒之不通陰陽不能正名情性甚矣或曰商臣越椒生而惡形梟鳥食母貪驥搏擊此皆性惡也答曰此形惡非性惡也爲其情將感于惡故形先見人之爲不善也必以長而貪欲其貪欲者情也其少而不知貪欲未至於爲不善者性也梟麃之惡也以求食而動亦欲也是情之惡不可謂性也聖人

之治性情也以禮樂禮節性樂防情其用性情也以忠恕忠率性恕推情其善性情也以道德道其情之中和謂之道得其性之至善謂之德道德忠恕皆本五常之教合五常則處位也五常以格物而能止於善格者蒼頡篇曰量度也物者事也格物猶言揆事量其事之至善即五常之事也或言格正也格物言正名其事而後能擇善知其非之至善故曰致知若魏顆用先人治命公子萬君爲社稷死則死之孔子謂要盟神勿信之類此謂執中之權大學篇之致知即中庸篇稱舜之大知其格物即用中中庸言用中解者以庸爲常失之也何以言道德爲處位道德離五常易稱小人道長禮稱左道皆稱凶德稱昏德是也忠恕非五常亦爲處位非其親暱誰敢任之則忠者非忠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則恕者非恕也故聖人貴實而惡虛言有不言無貴剛而賤柔則儒家之異於道家三代之學之異於宋學也

太陰者

太陰有二一爲歲星之陰亦名歲陰亦名太歲亦曰青龍曰天一淮南史記所稱以紀歲是也一爲酉辰從魁蓋陰氣之太始皆緯言天左動起于牽牛地右動起于畢牛屬北艮少男陽之始畢在西位西爲兌少女陰之始遁甲書所稱在陽道值符前二位陰道值符後二位是也古今言太陰不分爲二故不得其

皆.漢書注.張晏言太陰歲後三辰.孟康言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史記正義.張守節言.太陰歲後二辰.此卽從魁.與以注史記漢書者.張揖廣雅云.青龍天乙太陰太歲也.此卽歲星之陰.考淮南天文訓云.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其雄爲歲星.舍斗牽牛.史記天官書.用其文.作歲陰.漢書天文志作太歲.是知太歲與歲陰太陰爲一.漢書翼奉傳.元帝卽位明年地震.奉奏封事曰.今年太陰建於甲戌.按初元二年.太歲在甲戌.天文訓又云.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開元占經引注云.太陰謂太歲也.蓋許叔重注.今本脫之.天文訓又云.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正張揖書所本.後漢書張純傳.建武三十年.純奏云.今攝提之歲.蒼龍甲寅.德在東宮.[illegible] 太子賢注引前書音義曰.蒼龍.太歲也.後漢律曆志云.青龍移辰.謂之歲.又據漢碑.稱青龍.[illegible] 蒼龍.[illegible] 龍在.龍游.龍集.[illegible] 按其甲子.皆卽太歲所在.天文訓云.淮南元年.太一在丙子.考史記孝文本紀.淮南王立在文十六年.是年丁丑.與淮南不同者.太初以前.十月爲歲首.丁丑之春.卽丙子冬也.此又太一爲太歲之證.太一亦名爲天一.也.太歲之名太陰.蓋以雄爲歲星.又行於地.故有陰名.陰之言闇也.鄭康成注周禮云.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太歲爲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說文解字云.歲.木星也.越歷二十八宿.宣徧陰陽.十二月一次.史記集解.徐廣云.歲陰在寅.左行.歲星在丑.右行.賈公

彥云.太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又云.歲星爲陽.人之所見.太歲爲陰.人所不見.鄭康成所說.歲星與太歲.分左右行度.與淮南史記言太陰歲陰同.惟甲寅以天罡加歲支亥上.所建本法.以推歲.是亦相符合.今人讀淮南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而不知太陰與歲名同.又讀史記.上言攝提格歲者.寅也.下云歲陰在寅.單閼歲者.卯也.下云歲陰在卯.以至十二辰皆然.忽之不察.其謬甚矣.歲星一年次舍.與太歲不同.而常以歲建之月.與日晨出東方.故鄭康成注周禮.十有二歲云.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樂說.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之辰.以見鄭云然者.非謂太歲與歲星同次.蓋如太歲在寅之年.歲星雖居丑.其出必在建寅之月.其餘十二次可推.故天官書云.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也.鄭司農言.太歲所在.歲星所居者.謂太歲與歲星同得名爲歲.賈公彥釋此.不明也.古人云.歲在.多是歲星.晉語云.武王伐殷.歲在鶉火.韋昭注云.歲.歲星也.春秋襄二十八年.左傳云.歲在星紀.而淫于元枵.杜預注云.歲.歲星也.孔穎達云.左傳及國語所云歲在者.皆謂歲星所在.今按淫于元枵之說.乃歲星自丑斗牛.右轉入子.虛危之次.非太歲左行所在明矣.太歲亦或單謂之歲.始于呂覽序意篇云.維秦八年.歲在涒灘.考莊襄王滅周之後二年.癸丑歲.至始皇六年.共八年.適得庚申歲.申爲涒灘.呂不韋指謂是年.高誘注.誤以爲秦始皇卽位八年.則當云大淵獻也.漢人既以太陰歲陰青龍紀歲.猶有稱歲爲歲星者.如荆州刺史度尚碑云.永康元年.歲在鶉尾.龍集丁未.既以龍爲太歲.

則歲是歲星.其云鶉尾.蓋據太初厤.歲陰在未.歲星在注七星張而言耳.後人習知太歲紀歲之義.又由據以歲在爲太歲之文.[illegible] 始不知有歲陰太陰之名矣.曹褒主漢以歲星爲太歲.又以太陰爲后宮之星.在帝後二辰.附會歲後二辰之說.益不足辨.梅㲚咸謂歲星因太歲而得名.亦非是.據許叔重以歲爲木星.制字之始.則太歲皆因木星而得名.故有青龍之名.玉海引三禮義宗云.歲星者.東方蒼龍之宿.五星之首.在天右行.十二歲一周.天太歲者.歲星之神.法五行.亦十二歲一周於地.其言得之矣.

漢書翼奉傳注考誤

漢書翼奉傳.元帝初卽位.上封事曰.正月癸未.日加申時.有暴風從西南來.風以太陰下抵建前.

考通鑑.元帝初元元年.爲癸酉歲.奉傳明言上封事在元帝初卽位之年.又下云.是歲關東大水.郡十一飢.疫尤甚.上乃下詔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稅.按之元帝紀.亦是元年事.奉上封事.又在詔前.則是癸酉歲無疑.張晏此下注云.初元二年.歲在甲戌.正月十二日癸未也.太陰在太歲後.孟康云.時太陰在未.月建在寅.風從未下至寅南也.建爲主氣.太陰臣氣也.蓋誤以太陰爲在太歲後.又不考本紀年月.及奉傳上下文.故謬甚矣.且上云.從西南來者.西在寅之西南方.故云太陰下抵.云建前者.當是正月建寅耳.

明年二月戊午.地震.七月己酉.地復震.奉奏封事曰.今年太陰建於甲戌.

考元帝紀.二年詔曰.二月戊午.地震于隴西郡.七月詔曰.一年中地再動.正與奉傳合.是年太歲在甲戌.是證太陰卽太歲也.孟康此下注云.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誤.

明年夏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上疏曰.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

考元帝紀.三年夏四月乙未晦.茂陵白鶴館災.於是上書者衆.或進擢召見.正與奉傳合.奉傳下云.書奏天子異其意.答曰.云云.卽帝紀所言.進擢召見也.是年太歲在乙亥.奉疏欲以明年丙子歲遷都.順太陰東行.太陰由子左行至丑.丑在子東也.張晏此下注云.如因今丙子之四月也.太陰是時在甲戌.當柄在乙亥.丙子左旋之也.誤矣.奉傳中.一云元帝初卽位.下云是歲.下云明年.下又云明年.本甚明白.晏注漢書.拜本傳忽之.已可怪矣.且元帝以丙子歲三月.行幸河東.未始不因奉言.脈勝東行.奉于遷次.何由勸帝遷都乎.

太歲歲星行二十八宿表

太歲.卽太陰歲陰.	歲星.	歲星出月.
天文訓.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	歲星舍斗牽牛.	十一月晨出東方.

天官書。歲陰左行在寅。	星右轉居丑斗牽牛。	正月晨出東方。
天文志。太歲在寅曰攝提格。		正月晨出東方。
石氏。	在斗牽牛。	
甘氏。攝提格之歲，攝提在寅。	歲星在建斗牽牛婺女。漢志引甘氏在建星婺女，誤。	正月晨出於東方，舊日十二月。
太初歷。	在營室東壁。	
春秋緯。太陰在寅。	歲星居斗牽牛。	
天文訓。太陰在卯，歲名曰單閼。	歲星舍須女虛危。	十二月。
天官書。歲陰在卯。	星居子婺女虛危。	二月。
天文志。太歲在卯。		二月。
石氏。		
甘氏。攝提在卯。	歲星在子女虛危。漢志引作在虛危，誤。	

太初歷。	在奎婁。	
春秋緯。太陰在卯。	歲星居須女虛危。	
天文訓。太陰在辰，歲名曰執徐。	歲星舍營室東壁。	正月。
天官書。歲陰在辰。	星居亥營室東壁。	三月。
天文志。太歲在辰。		三月。
石氏。	在營室東壁。	
甘氏。攝提在辰。	歲星在亥營室東壁。	
太初歷。	在胃昴。	
春秋緯。太陰在辰。	歲星居營室東壁。	
天文訓。太陰在巳，歲名曰大荒落。	歲星舍奎婁。	二月。
天官書。歲陰在巳。	星居戌奎婁。按今本多胃昴二字，誤。	四月。

天文志。太歲在巳。		
石氏。	在奎婁。	
甘氏。攝提在巳。	歲星在戌奎婁胃。	
太初歷。	在參罰。	
春秋緯。太陰在巳。	歲星居奎婁。	
天文訓。太陰在午，歲名曰敦牂。	歲星舍胃昴畢。	三月。
天官書。歲陰在午。	星居酉胃昴畢。	五月。
天文志。太歲在午。		五月。
石氏。	在胃昴畢。	
甘氏。攝提在午。	歲星在酉畢昴。	
太初歷。	在東井輿鬼。	

春秋緯。太陰在午。	歲星居胃昴畢。	
天文訓。太陰在未，歲名曰協洽。	歲星舍觜巂參。	四月。
天官書。歲陰在未。	星居申觜觿參。	六月。
天文志。太歲在未。	歲星在申觜觿參。	
石氏。	在參罰。	
甘氏。攝提在未。	歲星在未觜觿參罰。漢志引作參罰，誤。	
太初歷。	在注張七星。	
春秋緯。太陰在未。	歲星居觜參伐。	
天文訓。太陰在申，歲名曰涒灘。	歲星舍東井輿鬼。	五月。
天官書。歲陰在申。	星居未東井輿鬼。	七月。
天文志。太歲在申。		七月。

石氏。		在東井輿鬼。	
廿氏。攝提在申。	歲星在東井輿鬼。漢志引作在弧。		
太初歷。		在翼軫。	
春秋緯。太陰在申。	歲星居東井輿鬼。		
天文訓。太陰在酉。歲名曰作鄂。	歲星舍柳七星張。	六月。	
天官書。歲陰在酉。	星居午。與柳七星張。	八月。	
天文志。太歲在酉。曰作詻。		八月。	
石氏。	在柳七星張。		
廿氏。攝提在酉。	歲星在午。柳七星張。漢志引作注張。		
太初歷。	在角亢。		
春秋緯。太陰在酉。	歲星居柳九星張。		

天文訓。太陰在戌。歲名曰閹茂。	歲星舍翼軫。	七月。
天官書。歲陰在戌。	星居巳。翼軫。	九月。
天文志。太歲在戌。曰掩茂。		九月。
石氏。	在翼軫。	
廿氏。太陰在戌。	歲星在巳。翼軫。漢志引作在七星翼。	
太初歷。	在氐房心。	
春秋緯。太陰在戌。	歲星居翼軫。	
天文訓。太陰在亥。歲名曰大淵獻。	歲星舍角亢。	八月。
天官書。歲陰在亥。	歲星居辰。角亢。	十月。
天文志。太陰在亥。		十月。
石氏。	在角亢始。	

廿氏。攝提在亥。	歲星在軫角亢。	
太初歷。	在尾箕。	
春秋緯。太陰在亥。	歲星居角亢。	
天文訓。太陰在子。歲名曰困敦。	歲星舍氐房心。	九月。
天官書。歲陰在子。	歲星居卯。氐房心。	十一月。
天文志。太歲在子。		十一月。
石氏。	氐房始。	
廿氏。攝提在子。	歲星在卯。氐房牽牛。漢志引作氐房。	
太初歷。	在建星牽牛。	
春秋緯。太陰在子。	歲星居氐房心。	
天文訓。太陰在丑。歲名曰赤奮若。	歲星舍尾箕。	十月。

天官書。歲陰在丑。	星居寅。尾箕。	十二月。
天文志。太歲在丑。		十二月。
石氏。	在尾箕。	
廿氏。攝提在丑。	歲星在寅。心尾箕。漢志引作心尾。	
太初歷。	在婺女虛危。	
春秋緯。太陰在丑。	歲星居尾箕。	

按天文訓之太陰。天官書謂之歲陰。天文志謂之太歲。廿氏謂之攝提。是以攝提代太歲。楚辭之攝提貞于孟陬。即太歲建寅也。淮南紀歲星出月。在史紀漢書前兩月。蓋淮南之誤。觀鄭康成引樂說。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所建之辰以見。則知太歲月建在寅。歲星亦以寅月出。是史記漢書正月出之說爲長矣。餘十二辰仿此。淮南史記石氏春秋緯。紀歲星所在之宿。大略相同。廿氏每在後一宿。太初歷每在後二辰者。據漢志云。廿氏太初歷所以不同者。以星贏縮在前。各錄後所見也。考淮南云。歲星舍斗牽牛。東井輿鬼爲對。丑爲斗牽牛。未爲東井輿鬼。則知丑對于未。太陰在寅。歲星必在斗牽牛。廿氏

所云婺女。太初所云營室東壁。或有不揣本而齊末之失矣。歲星贏縮則爲災。故廿氏言。歲星所居處。安靜中度。吉。天文訓言。當居而不居。越而之他處。皆有凶驗。然則因太歲以求歲星。固有常次之舍。而太初歷所以與淮南史記廿氏諸家異者。按之天文訓云。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太陰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今太陰在卯。是爲仲。歲星當居子。行女虛危三宿。淮南諸家。皆與天文訓所言合。惟太初歷則行牽牛二宿。可以證其法之不符矣。凡此疑太初改建寅之後。歷家沿襲參差之誤。今據各家同異。其表如右。石氏太初歷無全書。見天文志所引。廿氏春秋緯見開元占經。與天文志所引廿氏多不同者。班固據錄之誤也。

月太歲旬中太歲考

太歲有三。一爲年太歲。左行二十八宿。十二年一周天。始見乎海外南經云。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淮南天文訓謂之太陰。云。太陰所建。蟄蟲首穴而處。鵲巢鄉而爲戶。此文云。鳥者知太歲之所在。鳥即鵲字。知所在者。亦言向之。是爲年太歲。貴神也。一爲月太歲。二月起卯。三月子。四月酉。五月午。六月。復至卯。終十二月。右行四正。亦謂之咸池。亦曰小時。天文訓云。斗杓爲小歲。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咸池爲太歲。二月建卯。月從右行。四仲終而復始。又云。大時者咸池也。小時者月建也。又云。太歲迎者辱。背者強。則與太陰之不可背而可鄉者。絕不同。故知非年太歲。今陰陽家引李鼎祚。則以大時爲正月。起卯月。行四仲。明以來通書。皆用其說。遯甲書推大時法云。天罡加月建。亥卯未辰。有加仲者。其下即是大時所在。如法推之。則大時三月起卯。四月子。五月酉。六月午。七月復至卯。終十二月。右行四正。又與淮南二月起卯。及通書正月起卯兩說不同。按遯甲書所謂大時。今通書誤謂之天吏。三合五行。死氣之位也。李鼎祚之大時。三合五行。沐浴之位也。淮南之大時。通書俗謂之打頭火。亦謂之飛大煞。三合五行。王氣之位也。其法申子辰月在子。亥卯未月在卯。巳酉丑月在酉。寅午戌月在午。即從二月起卯。右數四仲得之。大時凡三說。皆不吉。然求其所以名咸池之由。則似三合沐浴之說爲近。豈淮南二月字。當作正月。與漢西嶽華山碑云。元和元年。歲在戊午。名曰咸池。或是歲在四正。則有咸池之名。或古人誤讀淮南咸池爲太歲之語。而以年太歲爲咸池。不知其審。旬中太歲者。亦因青龍所在而得名。故王莽傳注。服虔以青龍爲太歲。通典引太公曰。將軍自居九天之上。竟一旬復徙。開牙門當背建向。破太歲太陰。太陰大將軍。夫云一旬而徙。趨避吉凶。則非年太歲及月太歲明矣。其法出于龍首經曰。諸欲求日。白虎六甲爲青龍。六丙爲朱雀。六戊爲勾陳。六庚爲白虎。六癸爲元武。假令甲子旬青龍在子。朱雀在寅。勾陳在辰。白虎在午。元武在西。大將處青龍。執法行刑抵朱雀。將往來抵勾陳。以白虎加敵人。伏勾陳抵元武。他皆倣此。遯甲書亦載其式云。六甲在子。青龍大將居之。六乙在丑。蓬星鼓角居之。六丙在寅。明堂士卒居之。六丁在卯。太陰伏兵居之。六戊在辰。天門軍門居之。六己在巳。地戶小將居之。六庚在午。天獄斬斷居之。六辛在未。天庭暫

斷居之。六壬在申。天牢囚繫居之。六癸在酉。天藏華蓋伏居之。移十辰至甲戌。則戌爲青龍。據此。知太公所云。竟一旬復徙者。即其法。而遯甲書云。背太歲當萬人。大將軍五千人。太陰月建各當百千人。則即以太公所云建爲月建。所擬太歲太陰大將軍。與今陰陽家所載同。疑非古法也。天文訓云。太陰在寅。朱雀在卯。勾陳在子。元武在戌。白虎在酉。蒼龍在辰。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巳爲平。主生。午爲定。未爲執。主陷。申爲破。主衡。酉爲危。主杓。戌爲成。主小德。亥爲收。主大德。子爲開。主太歲。丑爲閉。主太陰。按孤虛式。甲寅旬中。孤在子丑。天文訓既云勾陳在子。又以子丑爲主太歲太陰。下又云凡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擊勾陳之衝辰。以戰必勝。以攻必克。則此太陰太歲。即旬中孤位。特未識何以又分太陰太歲爲二。其云主者。猶言與之相應。如馬融注書。以斗七星爲一主日。二主月之類。天文訓寅上自有太陰。則不得復以丑爲太陰。殘少舛非。據其文。以爲太陰在太歲後一辰。恐未必然。且淮南此文太歲字。協紀辨方引作太陽。或別有據矣。斗建雌神。亦名太陰。故天文訓云。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徙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十一月合子。太陰所居辰爲厭日。是又一太陰也。郭氏元經。有太陰子年在戌。丑年在亥。順推十二辰。遯甲書推太陰法。當以功曹加歲支神后下。是也。此即時憲書所載太陰。又與淮南歲陰。及遯甲書陽遁前陰遁後之太陰。各不同。考古者因不可以同名異實而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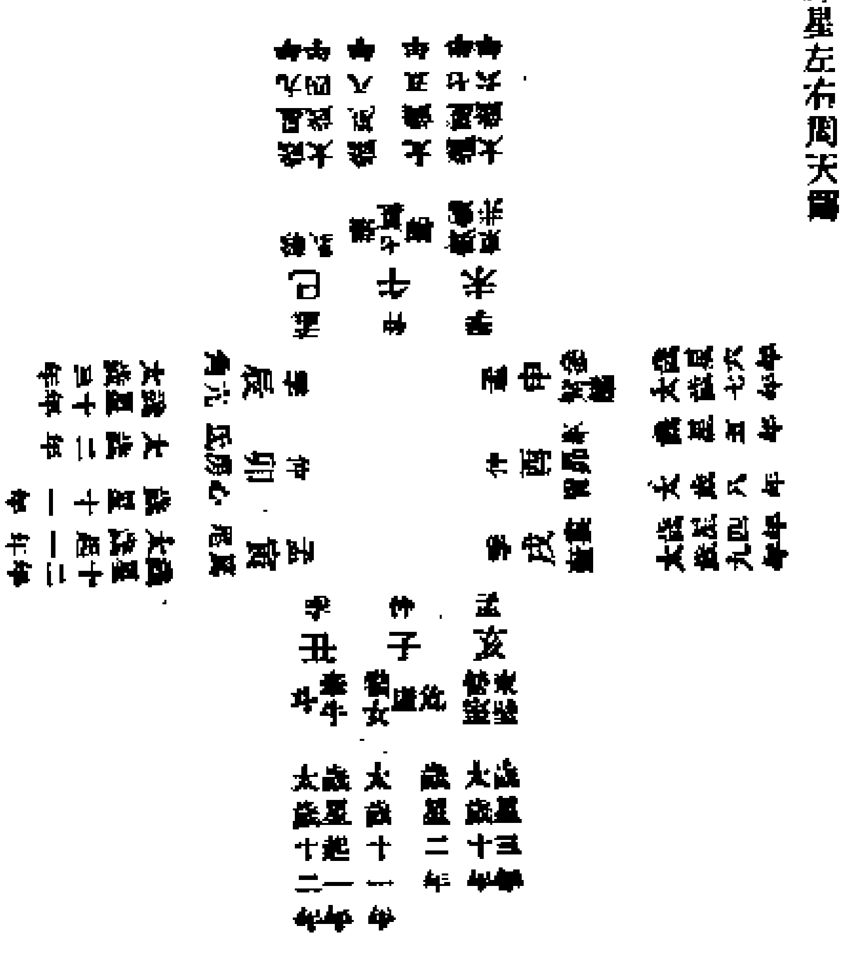
天文訓。	正月。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大時。	午。	卯。	子。	酉。	午。	卯。	子。	酉。	午。	卯。	子。	酉。
李鼎祚。	正月。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大時。	卯。	子。	酉。	午。	卯。	子。	酉。	午。	卯。	子。	酉。	午。
遯甲書。	正月。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推大時。	酉。	午。	卯。	子。	酉。	午。	卯。	子。	酉。	午。	卯。	子。

晉灼漢書注釋

漢書天文志。晉灼云。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而行二十八宿。十二歲而周天。近人多言未明其旨。按其文出天文訓。云。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太陰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高誘注。仲。中也。四中謂太陰在卯酉子午四面之中也。丑鉤辰。申鉤巳。寅鉤亥。未鉤戌。謂太陰在四角。開元占經引其注云。太陰謂太歲也。四仲。子午卯酉也。假令歲陰在卯。星舍須女虛危。故云三宿也。此蓋許叔重注。今本脫之。依義推之。知晉灼云太歲在四仲者。中與仲二者。子午卯酉爲冬夏春秋之仲。亦爲東西南北四正之中。太陰左行在卯。則歲星右轉居子。舍婺女虛危三宿。太陰在酉。則星居午。舍柳七星張三宿。太陰在午。則星居酉。舍胃昴畢三宿。太陰在子。則星居卯。舍氐房心三宿。四正之宿各三。合得十二。故又云三四十二也。其云太歲在四孟者。寅申巳亥爲四孟月。太陰在寅。則星行斗

牽牛二宿。太陰在申。則星行東井輿鬼二宿。太陰在巳。則星行奎婁二宿。太陰在亥。則星行角亢二宿。云太歲在四季者。辰戌丑未爲四季月。太陰在辰。則星行營室東壁二宿。太陰在未。則星行觜觿參二宿。太陰在戌。則星行翼軫二宿。太陰在丑。則星行尾箕二宿。四孟四季之宿各二。合得十六。故又云二八十六也。荆州占曰。歲星行一次。居二十八宿。與太歲應十二歲而周天。太陰居維辰。歲星居維宿上。太陰居仲辰。歲星居仲宿上。亦是殺晉灼之言矣。孔穎達因服虔注左傳言龍度天門。乃有歲星跳辰之說。考左傳稱歲棄其次。及淫于他次則爲災。淮南史記稱歲星當居不居。越而之他處則凶。及其下。是以樂說有歲星當應太歲之語。太歲即因歲星而定所在之辰。若歲星積年跳辰。太歲不當依十二年之次。古曆家亦不必以失次爲凶矣。服虔所云龍度天門。即謂歲星自亥至酉。乾爲天門。戌亥屬乾。歲星爲龍耳。

太歲歲星左右周天圖



相宅書敘

爲之江浙縣梁孝廉。以堪術通陰陽五行之學。出其師授相宅書。索序于予。予覽其書而善之。書名陽宅三要。三者何。曰宅曰門曰竈也。宅門竈所在之方。陰陽相得。五行相生。及比和則吉。否則凶。用其法遊都下。斷驗如神。予嘉其法之合于古者有五。一曰各具一太極。宅法以各院中分八卦方位。其祿門以門內之院。祿宅竈以宅竈所在之院。合于黃帝宅經云。隨宅大小中院分四面。作二十四路。則知世俗所用門上沿門水中留水之法非也。二曰論八卦方位。不論天干地支。世傳有八宅周書者。推以八卦分吉凶。八卦之稱父母長少男女。疑即主于人事。故作宅尤宜取法。如戌亥屬乾。壬子癸屬坎。即以乾坎論。餘俱仿此。至選擇以天干爲重。故遁甲書以甲巳各管五日。分上中下元。陰宅以地支爲重。故兼十二辰。三者之分。各有至理。善乎梁孝廉之言。三元者天道。宜用之選擇。不宜以之相宅也。三曰各房之戶。論方不論向。與大門異。其法出于楊筠松（字叔茂）竈卦書云。各房門戶。但論背坐（一作坐）之方。不必論向。蓋陽宅用天光。陰宅用地氣。門戶既名爲氣口。天氣從此入。今世相宅家。定各房門戶。自屋內觀向。失之遠矣。四曰竈居門在宅吉方。竈火門向宅主本命吉方。竈座壓本命凶方。亦出竈卦書。云西四命人。若竈在巽巳方不吉。令移往乾亥方。東四命人。若竈在乾亥方不吉。令移往巽巳方。夫西四命人以巽巳方爲不吉。則移竈在吉方可證。謂八宅書謂竈宜在宅凶方者。必是誤認竈屋爲竈座也。五曰論宅以房竈正中之戶。井門竈爲三要。合于月令五祀之義。五祀有中霤。義爲屋水流之中。即中堂之戶。其稱闢者路。稱戶者小于門。言門與宅。是兼經輿戶。是三要即統五祀。宜設吉方也。相宅之術。出于周官大司徒之職。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古有宮宅地形二十卷。見藝文志形法家。班固云。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以求其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今所傳惟有黃帝宅經。而其文稱文王孔子子夏淮南李淳風諸家宅經。蓋宋人採集成書。非古本矣。然以乾坎艮震爲陽。巽離坤兌爲陰。辰戌爲斜界。修造則陽宅以陰爲得。陰宅以陽爲得。遷移則從陰入陽。從陽入陰爲吉。重陰重陽爲凶。其術有所傳。不可誣也。又有生氣福德五鬼絕命刑禍之名。即今八宅書九星所本。考開元占經引洛書云。北斗第一曰破軍。第二曰武曲。第三曰廉貞。第四曰文曲。第五曰祿存。第六曰巨門。第七曰貪狼。七星加輔弼。又見郭璞元經。而明周視作陰陽定論。以爲宜名之謬。蓋不知妄作之言矣。漢時有堪輿金匱十四卷。淮南及鄭康成注周禮。引堪輿黃帝問天老事。即此書。許叔重以堪爲天道。輿爲地道。又有圖宅術書。見論衡所引。王充言宅有五音。姓有五聲。宅北者吉。相賊者凶。王符潛夫論亦云。商家之宅宜西出門。五行當出乘其勝。入居其門。讀以來多行用之。至唐呂才乃云。堪輿經黃帝對天姥始言五姓。黃帝時。獨姬姜數姓耳。後世賜族者甚多。本同末異。非宮商角徵羽相管攝也。其言似近理。而實不然。納之古人嘗武王以甲子日興。紂以甲子日亡。不知遁甲之法。同一日向東北則吉者。向西南則凶。武王以

甲子昧爽黎紂。渡孟津向東北。其日生門在艮。故勝。紂則反是。故敗也。古人又言。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是不知宅經各院中分之法。以裁路分方視宅者也。唐楊筠撰遁卦書。始以坎離震巽爲東四卦。乾坤艮兌爲西四卦。東四宅門遁勿犯西四。西四亦同。又世傳黃石公論宅元書云。東四裝西。及西四裝東。皆不吉者。謂房闥之數。洪範五行。一六水爲坎。二七火爲離。三爲震。八爲巽。四爲兌。九爲乾。五爲坤。十爲艮。坎離震巽之數。不宜附乾坤艮兌之門。俗間注陽宅大全書。不知此法。予謂之積山韓君。韓之相宅。有神授也。予嘗論俗傳之法。皆有所本。乾與兌。坤與艮。坎與巽。離與震。爲生氣貪狼木者。陰陽相得。五行相生之象也。坎與震。離與巽。乾與艮。坤與兌。爲天乙巨門陽土者。五行相生。但重陰重陽。其吉次于生氣也。乾與坤。艮與兌。坎與離。震與巽。爲延年武曲陽金者。陰陽老中少正配。金土相生。水火相濟。陰陽木比和。恆久之象也。坤與坎。巽與艮。兌與震。離與乾。爲絶命破軍陰金者。陰陽相遇不相配。五行又相克也。乾與震。巽與坤。艮與坎。離與兌。爲五鬼廉貞火者。五行相克。又重陰重陽也。乾與坎。坤與離。震與艮。兌與巽。爲六煞文曲水者。重陰重陽。金水火土。不能相生。木土金木。又相克也。坎與兌。離與艮。乾與巽。震與坤。爲禍害祿存陰土者。一陰一陽。但人事仲男女與小男女不相配。又長女長男。遠離其父母。或適人或遠遊也。八宅家名爲遊年。其理甚精。殆非後人所能逕造。而世俗既不知各院中宮下。指南鍼定八方之法。誤用之。則反以爲不効。不亦謬乎。近有陽宅大成一書。以選擇家飛九宮定宅位。如坎宅云以一白入中宮。二黑在乾。三碧在兌。四綠在艮。五黃在離。六白在坎。七赤在震。八白在巽。則方位吉凶顛倒已極。幷不知選擇與相宅。有有形無形。一動一靜之分。宅有定方。不可飛入中宮也。又或以三元之法相宅。不論宅運及鄰家高屋。而謂上元旺氣在坎坤震。中元在兌坤乾。下元在兌艮離。然則古今公府皆坎離。不旺上中元耶。其言出于蔣大鴻。猶李時珍之本草。偶有効驗。便以著書。非古法也。又有用八宅之說。而爲邵雍先天八卦所惑者。如坎宅開坤門。以坤爲後天之離。與坎相合。不悟土來克水。其謬更甚。崔孝廉與予同舉于鄉。其好學多藝。固不止此。聊作序告以鄙見。幷袪世俗之惑云爾。

問字堂集卷二

雜文二

釋人

人始孕曰胚。一月曰胚。三月曰胎。子未成形謂之包。兒生裹謂之胞。有髮骨脛謂之子。頭囟未合謂之兒。孺子謂之兒。人謂之大人。頭謂之首。首謂之百。亦謂之頁。亦謂之皃。頭會匘蓋謂之囟。囟謂之㚅。頭髗謂之顱。頗謂之頂。亦謂之顚。頟謂之顙。亦謂之題。顏前謂之面。眉目之閒謂之顏。引气自畀謂之鼻。鼻謂之自。鼻衆謂之頞。眼謂之目。目匕（比匕同）謂之艮。亦謂之眼。童子精謂之睛。目菊薄孜謂之瞼。目匡謂之眥。閉謂之瞤。振夲謂之㫚。（玉篇㫚振㫚也。今本說文作振䀏。疑誤。）面旁謂之頰。頰車謂之頤。頰後謂之斷。權謂之頯。亦謂之䪼。頄謂之䪼。亦謂之頷。所以言食謂之口。口謂之喙。亦謂之咮。口耑謂之脣。脣兩邊謂之吻。口上阿謂之谷。在口所以言別味謂之舌。舌謂之函。主聽者謂之耳。耳曼謂之聃。耳門謂之䁳。頭後謂之頸。頸謂之亢。頭後謂之項。項謂之頒。亦謂之脰。項枕謂之煩。喉謂之咽。亦謂之嚨。亦謂之嗌。肩甲謂之髆。肩前謂之髃。肓下謂之亦。亦謂之掖。亦下謂之脅。亦謂之胳。臂上謂之厷。手上謂之臂。臂節謂之肘。拳謂之手。手中謂之掌。手

骽謂之髀。手足指謂之指。將指謂之拇。叚手謂之爪。反爪謂之甌。臍謂之臍。兩脇謂之脅。厚謂之胸。膺謂
之骭。髀本謂之股。股謂之髈。股外謂之髀。髀謂之髡。髡謂之臏。臏謂之尻。尻謂之骨。髀上謂之髖。兩髀之
間謂之窶。孔謂之朊。女陰謂之也。然也則古人說陰名如也亦匹以陰陰同也義也恐背所以胎相合其類而連也脛謂之腳。亦謂之脛。亦謂之
骭。其也謂之跨。脛端謂之腨。腨謂之踝。足謂之趾。亦謂之蹠。亦謂之蹠。踵謂之跟。足踝謂
之踝。足下謂之跖。其臟火謂之心。木謂之肝。土謂之脾。金謂之肺。水謂之腎。五臟總名謂之肝。心上肩下
謂之肓。迪肝之府謂之膽。穀府謂之胃。膀胱謂之脬。大小腸謂之腸。腸謂之臟。臟謂之腑。身謂之躬。
身中謂之要。總十二屬謂之體。體四肢謂之肢。兒謂之頸。頸後謂之兒。顏氣謂之色。肉謂之肌。肌肉謂
之腰。夾脊肉謂之脾。背肉謂之脢。脊肉謂之膂。腹下肥謂之腴。腴肉謂之膍。足大指毛肉謂之腋。肉之數
謂之骨。骨端謂之骸。脊骨謂之膂。顱口斷骨謂之齒。牡謂之牙。齒本謂之齗。脊骨謂之呂。脊呂謂之傘。脊
骨謂之肊。脊謂之肋。髀骨謂之髁。髁骨謂之髕。腔骨謂之髕。胫骨謂之骸。腳脛間骨謂之髖。骨中脂謂之髓。肉之力謂
之筋。本謂之笏。血理謂之脈。動脈謂之寸口。液謂之汗。鼻液謂之涕。目液謂之淚。口液謂之涎。涎欲口液謂之沈。乳汁
謂之湩。氣液謂之[illegible]。小便謂之尿。婦人汗謂之妠。渠謂之齎。似米非米謂之矢。皮謂之膚。若
髮之屬謂之毛。頁上謂之髮。亦謂之鬝。其根謂之髮。髮謂之髦。頰髮謂之鬢。亦謂之鬚。曰毛謂之毛。目芬
毛謂之睞。頰毛謂之面。面毛謂之須。頰須謂之髯。口上須謂之髭。節御謂之御。其象甲人頭。乙承甲。人頸。
丙承乙。人肩。丁承丙。人心。戊承丁。人脅。己承戊。人腹。庚承己。人臍。辛承庚。人股。壬承辛。人脛。癸承壬。人足。

擬設辟雍議

辟雍者。四方有水。中有宮焉。即明堂太學靈臺之所在。天子所以宗祀。朝諸侯。校士養老。觀雲物之處也。辟與璧音通。故言水環如璧。雍者邕借字。說文辟字曰。邕四方有水。自邕城池者。从巛从邑。水經注曰。四方有水曰雍。此其義也。大戴禮曰。明堂外水名曰辟雍。韓詩說曰。辟雍者。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見詩正義）禮記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旋以水。水行左旋以象天。（見太平御覽）漢書曰。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屋通水。圜宮垣。此辟雍有明堂之說也。盧植注禮記曰。明堂即太廟也。（見詩正義）服虔注左傳曰。靈臺在太廟明堂之中。（見詩正義）高誘注淮南子曰。廟之中謂之明堂也。蔡邕月令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也。所以宗祀而配上帝。明天地統萬物也。（見通典藝文）詩思齊曰。雝雝在宮。箋曰。宮謂辟雍宮也。禮統曰。辟雍文王廟。（見藝文類聚）此明堂即太廟之說。同在辟雍中也。禮記王制曰。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韓詩說曰。辟雍者。天子之學。圓如璧。雍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雍者。取其雍和也。（見詩正義）禮記外傳曰。有虞氏之學曰庠。亦謂之米廩。夏曰序。殷曰瞽宗。周曰辟雍。（見太平御覽）又王制曰。天子將出征。受成于學。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詩頌亦有在泮獻馘獻囚之文。此辟雍有太學之說也。詩靈臺曰。於樂辟雍。左氏說曰。天子靈臺在太學之中。樂之靈沼謂之辟雍。（見詩正義）東觀漢記曰。永平二年正月。上宗祀

光武皇帝于明堂。祀畢。登靈臺。水經注曰。靈水北徑靈臺西。文王又引水爲辟雍。靈沼。（見漢文）又曰。沈水又東逕長安縣南。東逕明堂南。舊引水爲辟雍處。堂北三百步有靈臺。是漢平帝元始四年立。此辟雍有靈臺。亦名辟雍爲靈沼之說也。所以知者。白虎通辟雍篇先言大學。次辟雍。次庠序。次靈臺。次明堂。而總名之辟雍篇。因是知之也。又盧植注禮曰。天子太廟上可以望雲物。故謂之靈臺。中可以序昭穆。故謂之太廟。圓之以水似璧。故謂之辟雍。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見詩正義）高誘注淮南子曰。明堂者。王者月居其房。告朔朝曆。頒宜其令。謂之明堂。其中可以序昭穆。謂之太廟。其上可以望氣。書雲物。謂之靈臺。其外圓似璧。謂之辟雍。（辟雍四字本脫今據淵鑑類函補之）諸侯之制半天子。謂之泮宮。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取其宗廟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耳。其實一也。穎子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氛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見詩正義）此諸儒以辟雍明堂太廟太學靈臺五者同一實之說。自三代及漢制皆如此也。說文解字曰。天子饗飲辟雍。五經通義曰。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教導天下之人。使爲士君子。養三老五更。與諸侯行禮之處。（見藝文類聚）白虎通曰。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後漢書曰。世祖中元二年春。初起辟雍。行大射之禮。孝經援神契曰。天子親臨辟雍相制。（見[illegible]）宋書禮志曰。武帝太始六年。帝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按諸書傳。其云行禮樂宣德化。與諸侯行禮之處。以有明堂。其云教導天下之人。使爲士君子。以有太學。其云養三老五更。行鄉飲酒之禮及相制。以有庠。其云行大射之禮。以有序。此又五者一實

之證也。辟雍水四周宮基。依其流大。韓詩說曰。方七里之內。立明堂于中。三輔黃圖曰。辟雍水四周於外。象四海也。（見文選注）白虎通曰。外圓者。欲使觀之平均也。又所言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樂言方宮基在內。圓者水形在外也。班固辟雍詩曰。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蒞止。造舟爲梁。夫王者臨雍。須舟以渡。則其水四周又明也。而漢書曰。武帝時。河間獻王來朝。對三雍宮。應劭曰。辟雍明堂靈臺也。說文。廱字从广。後漢李尤辟雍賦曰。辟雍巖巖。規圓矩方。階序牖闥。雙觀四張。張衡東京賦云。左制辟雍。右立靈臺。薛綜注曰。言德陽殿東有辟雍。西有靈臺。又注乃營三宮云。明堂辟雍靈臺。禮象曰。辟廱居中。其南爲成均。北爲上庠。東爲東序。北爲瞽宗。（見玉海）廣韻曰。辟廱天子教宮。恐是後漢時別立宮于水側。應劭謨以說武帝時三雍宮。（武帝時太學明堂三雍宮何知詳）盧植云。太廟靈臺辟雍。古皆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則知三宮之說不經。非古法也。後世欲致建辟雍。以復三代之制法。宜取水環如璧之義。開流以圍太學。不必別建宮名。其宗廟司天臺。既已各自有處。王者禮樂不相襲。亦不必泥太廟靈臺皆在辟雍之說。則合乎古而適乎今矣。

先天卦位辨

內經周易皆言先天。非邵雍所謂先天。莊子內篇云。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又云。先天地生。云。伏羲得之以襲氣母。于寶注周禮曰。伏羲之易小成。爲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爲中天。黃帝之易大成。後天。小成謂八卦也。中成謂重卦。大成謂備物制用也。似爲邵雍所本。而不言卦位。今所傳伏羲先天卦。乾南坤北。及乾一兌二。以別于文王卦位。考之書無所本。蓋邵雍誤讀易說卦爲之。易之言卦有二從象一上一下。橫象分布八方。天動地靜之道也。說卦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者謂乾上坤下。象天地。離上坎下。象水火。艮上兌下。象山澤。震上巽下。象雷風。故孔子于易上經。言同聲相應。謂震巽。同氣相求。謂艮兌。水流溼。火就燥。謂坎離。雲從龍。風從虎。謂乾坤。虞翻之注是是。又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繫辭又曰。天高地卑。乾坤定。卑高以陳。貴賤位。既曰卑高。是說卦天地定位。明皆上下之象。而非南北之位也。邵雍誤會其辭。造爲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卦位命曰先天。又見其文有數往者順。知來者逆。及易逆數之言。以爲八卦當起乾。逆數至兌。遂爲乾一兌二之序。攷虞翻注易數往者順謂乾消從午至亥。上下故順也。注知來者逆。謂乾息從子至巳。下上故逆也。古人列八卦方位。乾坎艮在下方爲北。巽離坤在上方爲南。震東兌西。李氏云。從午至亥。即從離至乾。云從子至巳。即從坎至巽。蓋於艮震巽四卦爲陽。進自下方而上。其位逆。巽離坤兌四卦爲陰。退自上方而下。其位順。即二至陽通陰通之分。通謂之逝。數者八卦俱起坎也。邵雍未見虞氏之解。直以逆數爲乾一兌二。則于四時五行人事皆不合。乾九月卦。兌八月卦。四時何爲起季秋。入仲秋。乾陽金。兌陰金。五行何爲起金。乾老父。兌少女。對中女。則少之言小絕陽小陰。何能相生。說經之儒。合天地人無所不通。邵雍之言。何其窒閡也。古書言天地之象。多兼上下四方。堯典之言。羲曰假于上下。亦曰橫被四表。經典如此。不可更僕。五行亦有上下四方之象。韋昭注律曆志天之中數五云。一三在上。七九在下。注地之中數六云。二四在上。八七在下。鄭康成注易云。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東。地四生金于西。天五生土于中。陽无耦。陰无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于北。與天一幷。天七成火于南。與地二幷。地八成木于東。與天三幷。天九成金于西。與地四幷。地十成土于中。與天五幷也。韋以從象言。鄭以橫象言。不相妨矣。邵雍又見說卦帝出乎震之辭。以爲文王後天八卦。尤無所本。說卦之言。震曰東方。巽曰東南。離曰南方。乾曰西北。坎曰正北方。艮曰東北。惟坤兌無方位。易乾鑿度孔子以坤配六七月。則在西南。兌正秋。則西方。此四正四維分布八方之象。亦伏羲之卦位。何以明之。易乾鑿度稱庖犧氏畫四象。立四隅。以定羣物。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稽覽圖以四正卦爲四象。乾鑿度孔子曰。易始于太極。太極分而爲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秋冬夏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陰陽剛柔之分。故生八卦。虞翻易注云。震春。兌秋。坎冬。離夏。故兩儀生四象。諸儒以四象爲四時。蓋本孔子之言。八卦方位。必先有四正。而後有四維。故繫辭云。四象生八卦。庖犧氏所爲畫四象立四隅者。既畫坎離震兌以象春夏秋冬。又畫乾坤艮巽以象四孟四季。

亦如洛書五行之數。先生後成。生于一二三四五。水火木金土爲之四正。然後成于六七八九十也。宋儒縱不信緯書。何能不信繫辭乎。且陳摶乘隋焚讖緯之後。方竊乾鑿度太乙下行九宮式。以爲河圖。欺世。宋文公諸人。爲其所惑。緯書之緒餘。以爲祕傳。反不信其與經不倍之言耶。必欲求先天之卦。或取考靈耀。大右動起於牽牛。地右動起于畢之說。謂牽牛爲艮。畢爲兌。艮在丑宮爲太一。兌在西宮爲太陰。謂之太極。在坎離之先。義猶有取。若所謂乾一兌二者。求之書傳。果何由附會其說乎。宋人考古之疏。固不止一端。如朱文公問蔡季通。以爲十二相屬起于何時。首見何書。又謂虎當在西。而反在寅。雞爲鳥屬。而反居西。今檢十二辰屬。近出王充論衡。及抱朴子。賈誼新書胎教篇有云。雞者東方之牲。狗者南方之牲。牛者中央之牲。羊者西方之牲。彘者北方之牲。非其物也。又博古圖及今出土漢鏡。鑄十二肖象甚悉。朱文公未見其書。亦可怪矣。十二屬之所本。無關經學。吾疾夫世之刊易經。及陰陽書。必列邵雍先天八卦于簡端。至相宅家爲人作坎宅坤門。以爲先天坤。卽後天離。不悟土來克水。得禍甚速。是不可以不辨。故詳著于篇。

三輔黃圖新校正序

三輔黃圖一卷。始見于隋經籍志。不著撰人名氏。如淳晉灼注漢書。多引其文。劉昭注郡國志引黃圖云。下邽縣非鄭。桓帝西巡復之。則爲漢末人所著。後漢咸陽幷入長安。故其書記咸陽故事。亦云秦之長安。世亦名西京黃圖。後有敍不傳。據臣瓚引西京黃圖敍云。民廢錢取舟也。舊書有圖以文爲標識。故其詞甚簡。今書中所稱舊圖云云者。標識之辭。下有文復出者。圖說是也。若後云。圖曰。上林苑有昆明池。周匝四十里。前又云。昆明池在長安西。周四十里。上云。沐池在長安西。下云。舊圖云。西有彪池之屬。隋志言其記三輔宮觀陵廟明堂辟雍郊畤等事。是其體例尚可考求。後人既竄以注解。多引史記漢書。及三輔故事。三秦記。宮闕疏。廟記等書。傳寫者又亂入本文。今長安志引。太上皇廟在長安城中。香室街酒池之北。本書云。在長安故城中。香室街南。關輔記曰。在酒池北。則是宋敏求卽連用其注。程大昌以爲唐人增續成之。是也。樂史宋敏求所引。又勝于南宋時本。玉海所引。則有岐州扶風縣及湖城縣之名。不能別擇。其引序云。孔子作春秋。築一臺。新一門。必書于經。今復秦漢以來。宮殿門闕。樓觀池苑。在關輔者。著于篇。東都不與焉。又云。始于三輔治所。終于雜錄。一帙。凡一十九條。是其舊目。已非隋志之舊。然王氏所引據。詞旨簡質。又與今本不同。今本于三輔治所前。增三輔沿革。其辭至劣。又分十九條爲三十六條。是又非宋本之舊矣。王氏指證此書。思子宮在湖。萬歲在汾陰。皆漢甘泉。與史不合。今覽其文。殆有甚者。鐘官字誤爲鐘宮。乃附于宮類。承沐館誤爲承沐觀。乃列于觀屬。溫室殿在未央。而載在長樂宮。云按漢宮殿疏在長樂宮。又漢宮闕記。在未央宮。旁皇無據。或本書與拾遺記西京雜記同文。卽以彼絮詞。增其篇幅。或傳注稱引本書。并及他書。移加按語。皆牽連抄撫。或非三輔宮觀。妄附本書。襍累甚矣。王應麟高似孫有訂

正三輔黃圖今復不傳此惟據明人刻本踳駁甚秋帆中丞既剌取書傳加之校勘閎旨完備燦然可覩予以爲唐人所引三輔故事諸書亡矣略見于此不宜刊落必用先生之本漢人著書存者絕少削繁補遺猶爲善本則亦相輔而行焉頃涉覽諸書求其徵引理而董之略依隋志所稱篇次復爲一卷以宋敏求作長安志曾見舊書宮觀先後多依更定予以乾隆丙戌之歲率始西征游寓五載中丞館予上舍此邦當路款若平生延訪名山流連遺趾西觀芒竹東歷驪華北繞甘泉南瞻子午千門萬戶指掌能圖四縣八川畫沙可述又撰諸方志旁求故實頗悉源流良亦此書之羞桑下之戀斐然成編所謂賢于博奕後世覽之幸勿稱爲著作

河圖洛書考

漢人以八卦爲河圖九疇爲洛書其說見孔安國注論語河不出圖及馬融注書九疇又漢五行志引劉歆說亦同以初一曰五行已下六十五字爲雒書本文禮記疏引中候握河紀伏羲氏有天下龍馬負圖出於河遂法之作八卦又龜書洛出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孔安國注繫辭班固漢書敘傳及李奇注悉用其說惟鄭康成注易始用春秋緯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也鄭所稱河圖洛書今多見開元占經未必太古時文此則鄭氏信讖緯之過按易乾卦言龍坤卦言馬是稱龍馬負圖即八卦爲河圖之證洪範五行一曰水水在北方元武之位是稱神龜負文即九疇爲洛書之證可知孔安國劉歆馬融諸儒所說長于鄭氏矣至宋人乃妄以洪範五行爲河圖又以太乙下行九宮式爲洛書近人毛奇齡闢之甚辨而不能篤信漢人以八卦九疇爲河圖洛書之說顧炎武惠棟知九宮爲易緯而不知其出于黃帝核宋人致誤之由亦非無本北周甄鸞注數術記遺九宮算云九宮者即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又盧辯注大戴禮明堂篇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云記用九室謂法龜文故取此數以明其制也宋人見甄鸞有肩足戴履之言又見盧辯有九式法龜文之說遂以九宮爲龜文不知甄鸞以肩足戴履別上下前後之位未言在于龜背大戴禮所云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者言明堂戶牖堂室之數逢十則有餘數若十餘二三十餘六七十餘二之類也盧辯謂法龜文特因九室而言如僞孔尙書傳云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有數至于九亦即謂九疇不必是九宮之式也以戴九履一二四爲肩六八爲足爲是龜文果何所出亦復何所取義乎太乙九宮式之傳甚古考其始實出黃帝素問五常政大論岐伯有云眚於三王冰注三東方也云眚於九注九南方也云其眚四維注東南西南東北西北土之位也云眚於七注七西方也云眚於一注一北方也六元正紀大論則有災七宮之屬隋經籍志載九宮經三卷鄭元注又稱梁有黃帝四部九宮五卷唐會要稱會昌三年王起等奏案黃帝九宮經羅苹路史注引黃子云黃帝體九竅以定九宮是九宮之式黃帝時即有之故遁甲書亦用其法淮南天文訓太陰元始建于甲寅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如法推之甲寅在坎宮則甲戌在離甲戌

在坎宮則甲午在離甲午在坎宮則甲寅在離則西漢人亦多知九宮者故劉歆有八卦九章相爲表裏之語至易乾鑿度載其式云易一陰一陽合而爲十五之謂道又云太乙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鄭康成注太乙下行九宮從坎宮始坎中男始亦言無適也自此而從於坤宮坤母也又自此而從震宮震長男也又自此而從巽宮巽長女也所行者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乾宮乾父也自此而從兌宮兌少女也又自此行於艮宮艮少男也又自此從於離宮離中女也行則周矣上遊息於太乙天一之宮而反於紫宮行從坎宮始終於離宮數自太一行之坎爲名耳出從中男入從中女亦因陰陽男女之偶爲終始云從自坎宮必先之坤者母於子養之勤勞者次之震又之巽母從異姓來此其所以敬爲生者從息中而復之乾者父於子教之而已於事逸也次之兌又之艮父或老順其心所愛以爲長育多少大小之行已爲施此數者合十五言其法也詳注義多未精確或是後人僞托今考九宮之法不外陽進陰退起坎者乾貞于十一月子坎陽進而上行之坤坤貞於六月未坤陰土退而下行之震震陽木進而上行之巽巽陰木退而下行之中中棄艮坤坤陰土退而下行之乾乾陽金進而上行之兌兌陰金退而下行之艮艮陽土進而上行之離離陰退而下行之坎一陰一陽俱起者天左旋地右動之道陽動而之陰陰動而之陽者乾鑿度所謂並治而交錯行間時而治六辰蓋仲舒春秋繁露所謂陰適右陽適左適左者其道順適右者其道逆逆氣左上順氣右下是也一白二黑三碧四綠五黃七赤八白九紫者唐會要載九宮貴神天蓬星太乙坎水白天內星攝提坤土黑天衝星軒轅震木碧天輔星招搖巽木綠天禽星天符中土黃天心星青龍乾金白天柱星咸池兌金赤天任星太陽艮土白天英星天乙離火紫是也九宮即遁甲法之捷故遁甲式用之知日月星奇所在及九星所臨自古皆有之既非出于龜文亦不得以爲神禹洛書附會讖緯或尙祀九宮以示陳摶遂謂爲洛書于時乾鑿度未出朱文公諸人不能博考致爲所惑並忽焉闕而不觀則無能復辨九宮之緣起矣

三教論

古道家之書與儒家並傳至衞元嵩撰齊三教論七卷乃以釋氏比于儒道附李士謙答客問三教至有佛日道月儒五星之語孟子云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前人之闢浮屠止謂其無君臣父子與禍福不驗而未究其傳述之本不足以祛世俗之惑考儒書有伏羲易象堯舜典謨乃周禮繫辭皆先聖所自著道家內經本草或後人增益至道德經莊子實由聃周手定具有微旨惟釋氏後出僻在西域無文字僅借翻譯以傳其教攝摩騰鳩摩羅什諸人又非中土名士縱佛行高深亦未必能得其旨況世人妄尊其學比于儒家道家之言亦已過矣後漢書襄楷稱老子爲浮屠則佛即道家支流魏收釋老志稱劉歆著七略班固志藝文釋氏之學所未曾記又稱釋迦生時當周莊王九年春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恆星不見夜明是也按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魯莊公七年爲周莊王十年此則魏收之誤至內典以春秋經

恒星不見。附會佛生之夕。佛生有夜明之瑞。符莊已前。史不書恒星不見。是古無佛也。古無佛。則釋迦之道。何所傳。道無所傳。則前無聖也。史記匈奴傳稱驃騎將軍擊匈奴。破得休屠祭天金人。釋老志以爲佛道流通之漸。張守節謂金人即今佛像。是其遺法。立以爲祭天主也。以此知佛像自漢武時始入中國。而無其教。後漢書西域傳云。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象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頗有奉其道者。以此知釋教至後漢時始行于中國。天地之道。東仁西義。東方積柔順之性。故有君子不死之國。西方積金剛之性。故浮屠隣欲去愛之教興焉。五行之道。仁可過也。而義不可過。是以孔子欲居九夷。而釋教則爲風氣之偏。王化之所不到。所爲天地之大。人猶有憾。宜其出在叔季之世。春秋已前。無其法也。佛者于文爲仿佛之義。袁宏漢紀云。覺也。如來者。謝靈運金剛般若經注云。諸法性定。理無乖異。謂之爲如。會如解故名如來。是佛本無姓名。又內典所云菩薩者。即菩薛字。玉篇以菩爲香草。并蒲。又以蒲頭有蘖。蘖上有黃蘖。蘖中出黃。即蒲黃。薛者即蘖省文。尚書云。顛木有由蘖。皆言善心之萌芽。故亦謂之菩提。釋典依聲解詁。普濟。非也。釋迦者。迦俗字。文當爲茄。又有迦葉佛。言如蓮葉之輔蘭。皆據所見彼國植物而言。又曰。牟尼。曰比丘。則竊儒家孔子名字以爲重。皆虛無其人。是莊子寓言。司馬相如烏有先生亡是公之類。而世俗頗信之。大以爲神。其愚甚矣。昔楊子雲不讀非聖之書。佛果聖人。當著書以傳其教。而范蔚宗西域傳贊云。莫有典章。是彼國無文字。惟法苑珠林載造書之主。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倉頡。其書下行。佛出既在春秋之世。佉盧何人。所紀何事。乃與倉頡同生。委巷之談。不足置辨。今釋氏書方托倉頡以傳佉盧之字。安在乎佛經。最古者則有四十二章經。漢攝摩騰所譯。魏收釋老志稱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土未之信了也。後孝明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愔又得佛經四十二章。緘于蘭臺石室。括地志稱王舍國。小姑石上有石室者。佛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一一以指畫石。其跡尚存。神僧傳稱移都寇亂。江左惟四十二章經。今見在。可二千餘言。漢地見存諸經。惟此爲始也。按後漢書襄楷有云。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其語皆出此經。知其書是漢人傳本。其第一章云。凡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二親。二親最神也。今俗本或削其語。當由釋氏惡其義近儒書而去之。自後秦北魏以來。翻譯諸經。詞愈繁而旨愈淺。至唐尤甚。釋典連篇累牘。有顏之推屋下架屋之譏。大抵沙門以釋教爲游說之資。文士之失職者。又從而緣飾附會其事。其道以布施取利。以地獄怖民。及一切生天成佛之念。大與般若經所惡貪嗔癡者相背。是其書並不得比于道家吐納之術。黃白之方。猶傳古法。其視儒書。更不可同年而語明矣。今儒家欲知聖道。上則考之周公孔子作述之書。次則漢儒傳經之學。又次則爲唐人疏釋。最下則宋人語錄及後世應舉之文。若以攝摩騰所譯之經。擬之康成

箋注。或有微言大義。其餘釋典。僅比于唐宋人之注儒書。而世人顧以素食誦經。猥云佛法在是。何異執應舉之文。以求周公孔子之道乎。國家近征烏斯藏。即唐西吐蕃。或得番眾帖門夷符以示予。文即梵書。譯其咒了無意義。至其地者亦言風土穢惡。無復精淨佛國。亦無高行沙門。信乎佛之教。中國好事者附飾成之。聰明俊偉之士。不見釋迦之書。與佉盧之字。可不必以釋氏之學爲祕妙矣。

斗建辨

往古三代之所以知天。必因斗建。至宋祖沖之。始有異說。曰。月位稱建。諒以氣之所本。名隨實著。非爲斗杓所指。近校漢時。已差半次。審斗節時。其效安在。近時梅文鼎亦承其誤云。如必以斗柄指寅而謂之寅月。則亦有寅年寅日寅時。豈亦以斗柄指寅乎。又云。堯典未嘗一言及於斗柄。又云。孔子去堯時。已及千五百歲。歲差之度。已二十餘度。若堯時斗柄指寅。孔子時必在寅前二十度。而指丑。又云。月令未嘗言斗杓指寅爲孟春。此梅氏通算法。而不知稽古之過也。孔子云。名不正則言不順。又云。君子于其言。無所苟。梅氏不能博涉古書之過猶小。其不能正名之失大矣。言斗建始于黃帝素問天元大紀論。鬼臾區曰。臣積考太始天元冊文曰。九星懸朗。七曜周旋。王冰注。上古九星懸朗。五運齊宣。中古標星藏匿。故計星之見者七焉。案九星即謂招搖大角。周旋即謂斗杓旋而周天也。又五運行大論曰。黃帝坐明堂。始正天綱。臨觀八極。考建五常。案漢書律歷志云。玉衡杓建。天之綱也。五行志云。斗。天之三辰。綱紀星也。是天綱即斗杓。六壬遁甲家。指謂辰爲天罡。是也。素問先秦未火之書。不能以爲僞。開元占經又引黃帝占曰。北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方。分別陰陽。建于四時。均立五行。移應節度。定諸紀綱。太一之事也。配于二十八宿。天所以發其時。地所以成萬物。諸侯屬焉。其文爲史遷所剿取。又加刪削。失其辭旨。益知黃帝占爲古書。此二書梅氏或未能見。不足爲怪。堯典云。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唐虞稽古同天。諸儒解文祖爲明堂。此即法黃帝坐明堂觀天罡之政。故史遷從安國問故。班固多用古尚書說。皆云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伏生尚書大傳。亦以璇爲璣。且云。璇璣謂之北極。律歷志云。衡平也。其在天也。佐助旋璣。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劉昭注天文志引星經曰。璇璣者。謂北極星也。玉衡者。謂斗九星也。則古說固無以璿璣玉衡爲渾天儀者。周時無渾儀。宋徐發辨之甚詳。而以爲堯典不言斗柄。可乎。梅氏又以年月日時俱謂之寅。寅月不因斗建。尤乖名實。建之名以斗。辰之名以月。月與日十有二會。以成歲。故觀斗建以知其次。日月建。周書周月解。言是月斗柄建子。始昏北指。律歷志言。辰者日月之會。而建所指也。孟康注律歷志。辰在中云。辰謂斗建。臣瓚曰。日月之會爲辰。是寅者辰也。建者斗也。當專繫之月。其在年則曰歲次。以歲星一年行天一次而言。春秋傳言歲棄其次。又曰。一星終是也。其日與時。無言建者。十干十二支。合而紀其甲子。故春秋傳稱甲子乙丑。不名爲日。周官以甲至甲爲挾日。月令用辛。則曰擇元日。用亥。則曰擇元辰。今梅氏稱寅日。以支辰加日。不應經典。又以寅時爲比。亦未知古

人所謂時，皆言春秋冬夏。其遊夜則曰夜半，曰日中，曰日昳，曰下晡，先見于素問。至遁甲書，始以甲子分十二時，然漢人言時，如說文吳越春秋，皆言時加，不言時建，更不得按月建，因斗柄爲例也。若秦漢人之言斗建，尤難更僕。天官書云，早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從來久矣。淮南天文訓云，斗指子，冬至，指癸，小寒，指丑，大寒，指報德之維，立春，指寅，雨水，指甲，雷驚蟄，指卯，春分，指乙，清明，風至，指辰，穀雨，指常羊之維，立夏，指巳，小滿，指丙，芒種，指午，夏至，指丁，小暑，指未，大暑，指背陽之維，立秋，指申，處暑，指庚，白露降，指酉，秋分，指辛，寒露，指戌，霜降，指蹏通之維，立冬，指亥，小雪，指壬，大雪，每加十五日。又云，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月徙一辰，復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一月指子（今本誤，據劉從改），一歲而匝，終而復始。天官書天文志又皆云，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孟康曰，假令杓昏建寅，衡夜半亦建寅。案古云昏者，謂時加戌亥，夜半者，時加子丑，平旦者，時加寅卯。正月之昏，杓指寅，則夜半衡值寅，平旦魁值寅。陰陽家所謂月當加戌時，時建破軍，破軍即斗杓第一星。甘洛書云，北斗第一曰破軍，第二曰武曲，第三曰廉貞，第四曰文曲，第五曰祿存，第六曰巨門，第七曰貪狼也。律曆志又云，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凡十二次，日至其初爲節，至其中，斗建下爲十二辰，視其建而知其次。又考律呂上生下生之法，亦即因斗杓所指而推得之。天文訓，太陰在寅，寅爲建，申爲破，主衡，酉爲危，主杓，合之律呂，寅爲正月，太簇，酉爲八月，南呂，逆七爲夜，隔八而生，上法斗七星之飛象，故建除家猶有主衡主杓之言。古人之重斗建，若此其明，更不必徵鶡冠子言斗柄東指，天下皆春之說矣。至月令，周公所作，漢時明堂月令，別爲一書，許叔重高誘尊引之，周書亦有月令解，至呂不韋淮南王小戴，各取其篇，以附于所著之書。淮南時則訓，十二月皆紀招搖所指，或呂氏戴氏節刪周公之文耳。梅氏何爲見戴氏月令，而忽淮南，斗杓之兩旁有星曰攝提，楚辭言攝提貞于孟陬，甘氏星古亦以攝提代歲陰紀歲。天官書云，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歷書言三苗服九黎之德，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歷數失序。孟康曰，攝提，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若歷誤，春三月當指辰，而乃指巳，是爲失方也。攝提失方，乃三苗之亂政，刑神之等，奈何反以爲疑乎。原後人之不信斗建者，謂堯典中星與月令不合，又觀斗建至今不異，故以爲不驗。試如梅氏言，斗柄以堯時指寅，孔子時指丑，則自漢至今又當指子，天官書天文志何以有用昏建杓之言，近時陰陽家何爲又有月月當加戌之說。今以正月雨水前戌時觀斗，何又仍指寅，與古時適同。梅氏所爲知天者，但驗之躔度，不驗之仰觀乎。梅氏又疑天官書昏建之言，以爲三星必無三時同指一方之理，以爲正義之臆說，不知出于孟康，其疏謬尤甚矣。中星所以有堯典與月令之不同者，堯典使羲和度四極，而紀四正之中星，張星虛昴皆在子午卯酉之中，月令因明堂布政，而紀所見皆中南方之星，故有不同。若堯典本文並未言皆中星，又未言日躔所在，故鄭康成注昏虛昴之屬云，每時總舉一方，又答孫顥云，月令舉其月初，尚書總舉一月，王肅

以所見爲孟月，日中日永爲仲月，星鳥星火爲季月，是古人注堯典，亦各異義，俱無以昴張火虛爲二分二至皆中星者。至宋書志何承天始云，推堯冬至日在須女十度左右，漢之太初術，冬至在牽牛初，後漢四分及魏景初法，同在斗二十一，臣以月蝕檢之，則景初今之冬至日在斗。近人又推堯典冬至日在虛，漢冬至日在斗，自元以來日在箕，皆以日月蝕推之。案唐一行大衍歷議云，以恆氣注歷，以定氣算日月交食，是古法平分節氣爲十五日，異今耳。後人不辨古歷不分恆氣，乃至并斗建而不信之，以爲古人不知歲差，過矣。案續漢書律歷志，賈逵曰，古黃帝夏殷周魯冬至日在建星，建星即今斗星也。路史注引李淳風云，黃帝時日在奎，今三千餘年，春分亦在奎。又引淳風曆，冬至日在斗十三，黃帝時亦在斗，賈逵時黃帝五家歷，顓頊夏殷周魯歷具在，無云堯時冬至日在虛者，是今人因虛而改古人實說也。言日躔莫先于淮南天文訓，而近時五禮通考諸書忽之。天文訓云，欲知天道，以日爲主，六月當心，左周而行，分而爲十二月，與日相當。又云，星正月建營室，二月建奎婁，三月建胃，四月建畢，五月建東井，六月建張，七月建翼，八月建亢，九月建房，十月建尾，十一月建牽牛，十二月建虛，其文與月令多合，高誘注以爲星宿言日。案其文言六月當心者，大戴夏小正傳亦有斗柄不正當心之語，心爲大火，以六月正在南方，是月日躔在午，如法推之，六月在午，則七月巳，八月辰，九月卯，十月寅，十一月丑，十二月子，正月亥，二月戌，三月酉，四月申，五月未，古日躔仍與今所測節氣適合，自漢至今，又何嘗有歲差乎。其冬至在斗在箕之異，驗箕星近在斗上，箕三度即斗初度，古人分斗在丑宮，星紀之次，分箕在寅宮，析木之次，後人則以箕八度入丑宮，故冬至日躔起于星紀之次，猶謂之析木也。如建星近斗，而賈逵即以爲斗星，古人知天固不必如後人之淺雜米鹽矣。斗建亦有七星及九星之異，杓端有星曰招搖，鶡冠子曲禮淮南時則訓皆言招搖，即謂杓端之星，大角又在招搖之下，攝提六星，左右夾之，楚辭甘氏，皆言攝提，天官書亦言杓攜龍角，是招搖與大角并斗七星爲九星，古人以九星紀時，即此之謂。但大角在璇光前半次，則月建不能無小異，是古時推步法亦各不同，不可執一端以爲今密而古疏矣。

古日躔異同表

	淮南星建	漢志	月令章句	帝王世紀
丑	丑。斗牽牛，十一月建。	星紀。初斗十二度，大雪；中牽牛初，冬至；終婺女七度。	斗六度至須女二度，大雪、冬至。	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
子	子。須女虛危，十二月建。	元枵。初婺女八度，小寒；中危初，大寒；終危十五度。	須女二度至危十度，小寒、大寒。	婺女八度至危十六度。
亥	亥。營室壁，正月建。	諏訾。初危十六度，立春；中營室十四度，驚蟄；終奎四度。	危十度至壁八度，立春、雨水。	危十七度至奎四度。

戌。奎婁二月建	降婁。初奎五度雨水。中婁四度春分。終胃六度	奎八度胃一度至驚蟄春分	奎五度至胃六度
酉。胃昴畢三月建四月建	大梁。初胃七度穀雨。中昴八度清明。終畢十一度	胃一度畢六度至清明穀雨	胃七度至畢十一度
申。觜參	實沈。初畢十二度立夏。中井初小滿。終井十五度	畢六度井十度至立夏小滿	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
未。東井輿鬼五月建	鶉首。初井十六度芒種。中井三十一度夏至。終柳八度	井十度柳三度至芒種夏至	井十六度至柳八度
午。柳七星張六月建	鶉火。初柳九度小暑。中張三度大暑。終張十七度	柳三度張十二度至小暑大暑	柳九度至張十七度
巳。翼軫七月建	鶉尾。初張十八度立秋。中翼十五度處暑。終軫十一度	張十二度軫六度至立秋處暑	張十八度至軫十一度
辰。角亢八月建	壽星。初軫十二度白露。中角十度秋分。終氐四度	軫六度亢八度至白露秋分	軫十二度至氐十四度
卯。氐房心九月建	大火。初氐五度寒露。中房五度霜降。終尾九度	亢八度尾四度至寒露霜降	氐十五度至尾九度
寅。尾箕十一月建	析木。初尾十度立冬。中箕七度小雪。終斗十一度	尾四度斗六度至立冬小雪	尾十度至斗七度

按漢時分二十八宿爲十二次。已各不同。淮南以四正分三宿。四鉤分二宿。故丑宮無女。亥宮無危。戌宮無胃。申宮爲參觜。未宮無柳。巳宮無張。辰宮無軫。卯宮無尾。寅宮無斗。其詳見天文訓。即太陰在四仲。歲星行三宿。太陰在四鉤。歲星行二宿之式也。天文訓云。星正月建營室。高誘云星宜言日非也按上云欲知天道以日爲主則上言日次之宮此言日在之星不必如高改也則正與今正月雨水日躔娵訾之次不異。雨水日在亥。冬至在丑。丑宮止有斗牽牛二宿。故尸子云。天左動起于牽牛。周書云。日月俱起于牽牛。謂冬至也。自漢志不從淮南四正三宿四鉤二宿之式。以婺女宿七度入星紀之次。蔡邕皇甫謐因之。乃以冬至日躔從入女度矣。辨見日躔考。今具表于右。以知漢法之不同。

雜文三

日躔考

列星謂之星。二十八星謂之宿。亦謂之舍。其分十二宮謂之次。亦謂之[illegible]。亦謂之躔。俱以日月會于其星。即名而名之。宿者。周官馮相氏掌二十有八星之位。賈公彥釋云。若指星體而言。謂之星。日月會于其星。即名宿。管子五行篇云。經緯星歷。以視其離。月令。宿離不貸。毋失經紀。宿謂二十八宿。離或如月離于畢之離。鄭康成解爲掌天文者。相與宿偶。非也。舍者。天官書謂二十八舍。[illegible]者。其字從舍。周書周月解云。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進一次而與日合宿。日行月一次。而周天歷舍于十有二辰。終而復始。是謂日月權輿。周語有辰在斗柄之言。躔者。呂氏春秋云。月躔二十八宿。軫與角屬。高誘注。躔。舍也。漢書律歷志云。日月初躔。星之紀也。孟康注。二十八舍。列在四方。日月行焉。起于星紀。而又周之。按今俗書作躔也。舍二十八而次十二。故律歷志言五星過次者殃大。過舍者災小。據言宿言次言舍言躔。則紀日至其宿中之名。故月令言日躔曰。日在某宿。淮南曰。星建。是古人不言日在某宿第幾度。假令角宿二星。南

北相距亢宿四星。又與角相距。日至角二星之中。則爲躔。其出角宿而未至亢宿之間。則爲天度。不得謂之在角度亢度也。後人所紀躔度。則異此矣。考十二辰之分星。子宮得危虛女三宿。丑宮得牛斗二宿。寅宮得箕尾二宿。卯宮得心房氐三宿。辰宮得亢角二宿。巳宮得軫翼二宿。午宮得張星柳三宿。未宮得鬼井二宿。申宮得參觜二宿。酉宮得畢昴胃三宿。戌宮得婁奎二宿。亥宮得壁室二宿。考爾雅以角亢爲壽星。斗牽牛爲星紀。營室東壁爲娵訾。奎婁爲降婁。其云析木謂之津。韋昭注周語。以津爲天漢。孫炎云。析別水木。以箕斗之間。是天漢之津也。明女虛危爲水。在子宮。尾箕爲木。在寅宮。是丑宮無女。寅宮無斗。則亦無其度明也。試仰觀天文。亦是四正三宿。相距爲近。四維二宿。相距爲遠。從信分十二宮。當從古法。至漢天文志。始以婺女七度在星紀。奎四度在諏訾。胃六度在降婁。畢十二度在實沈。柳八度在鶉首。張十八度在鶉尾。氐四度在壽星。尾九度在大火。斗十度在析木。日未至其宿。或已出其宿。而皆以爲在其宿之度。于是何承天以堯冬至日在須女。近人又謂元以來日在箕。蓋緣冬至日在星紀宮。或未至斗牛二宿。即以爲在箕宿之度。是何與所以名宿名纏之旨。大相違背也。古之小學。教之數與方名。漢時學僮。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六書制字命名之義。無所不該。自宋人忽名物象數。而講求性理空虛之學。後世之言歷算。始不能通知古書矣。

校定神農本草經序

神農本草經三卷。所傳白字書。見大觀本草。按嘉祐補注序云。所謂神農本經者。以朱字。名醫因神農舊條而有增補者。以墨字間於朱字。開寶重定序云。舊經三卷。世所流傳名醫別錄。互爲編纂。至梁貞白先生陶宏景。乃以別錄參其本經。朱墨雜書。時謂明白。據此則宋所傳黑白字書。實陶宏景手書之本。自梁以前。神農黃帝岐伯雷公扁鵲。各有成書。魏吳普見之。故其說藥性。所主或異。後人纂爲一書。然猶有旁注。或朱墨字之別。本經之文。以是不亂。舊說本草之名。僅見漢書平帝紀及樓護傳。予按藝文志有神農黃帝食藥七卷。今本譌爲食禁。賈公彥周禮醫師疏。引其文正作食藥。宋人不考。遂疑本草非七略中書也。太平御覽引皇甫謐帝王世紀云。炎帝神農氏。嘗味草木。宣藥療疾。救夭傷人命。百姓日用而不知。著本草四卷。又云。岐伯黃帝臣也。帝使伯嘗味草木。典主醫病。經方本草素問之書咸出焉。則食藥。所以兼稱神農黃帝者以此。賈公彥引中經簿。又有子儀本草經一卷。疑亦此也。梁七錄有神農本草三卷。其卷數不同者。古今分合之異。神農之世。書契未作。說者以此疑經。如皇甫所云。則知四卷成於黃帝。陶宏景云。軒轅已前。文字未傳。藥性所主。當以識識相因。至於桐雷。乃著在於編簡。此書當與素問同類。其言良是。且藝文志農兵五行雜占經方神僊諸家。俱有神農書。大抵述作有本。其傳非妄。是以博物志云。太古書今見存。有神農經。春秋傳注。賈逵以三墳爲三皇之書。神農預其一。史記言秦始皇不去醫藥卜筮之書。則此經幸與周易並存。顏之推家訓乃云。本草神農所述。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

等郡縣名。出諸藥物。皆由後人所羼。非本文。陶宏景亦云。所出郡縣。乃後漢時制。疑仲景元化等所記。按薛綜注張衡賦。引本草經太一禹餘糧一名石腦。生山谷。是古本無郡縣名。太平御覽引經上云。生山谷或川澤。下云。生某山某郡。明生山谷本經文也。其下郡縣。名醫所益。今大觀本俱作黑字。或合其文云。某山川谷某郡川澤。恐傳寫之誤。古本不若此。仲景元化後。有吳普李當之。皆修此經。當之書世少行用。吳志華陀傳言普從陀學。隋經籍志稱吳普本草。梁有六卷。嘉祐本草云。普修神農本草。成四百四十一種。唐經籍志尚存六卷。今廣內不復存。惟諸書多見引據。其說藥性寒溫五味。最爲詳悉。是普書宋時已佚。今其文惟見掌禹錫所引藝文類聚初學記事類賦諸書。太平御覽引據尤多。足補大觀所缺。重是別錄前書。因採其文。附於本經。亦略備矣。其普所稱有神農說者。即是本經。大觀或誤作黑字。亦據增其藥物。或數浮于三百六十五種。由後人以意分合。難以定之。其藥名有禹餘糧。王不留行。徐長卿。鬼督郵之屬。不類太古時文。按字書以禹爲蟲。不必夏禹。其餘名號。或係後人所增。或聲音傳述。改古舊稱之致。又經有云。宜酒漬者。或以酒非神農時物。然本草衍義已據素問首言以妄爲常。以酒爲漿。謂酒自黃帝始。又按文選注引博物志亦云。杜康作酒。王著與杜康絕交書曰。康字仲寧。或云黃帝時人。則俱不得疑經矣。孔子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今儒家拘泥耳目。未能及遠。不覩醫經本草之書。方家循守俗書。不察古本藥性異同之說。又見明李時珍作本草綱目。其名已愚。僅取大觀本割裂舊文。妄加增駁。迷誤後學。是書集成。庶以輔翼完經。啓蒙方伎。略以所知。加之考證。本經云。上藥本上經。中藥本中經。下藥本下經。是古以玉石草木等。上中下品分卷。而序錄別爲一卷。陶序朱書云。本草經卷上。注云。序藥性之源本。論病名之形診。卷中云。玉石草木三品。卷下云。蟲獸果菜米合三品。此名醫所改。今依古爲次。又帝王世紀。及陶序稱四卷者。掌禹錫云。按舊本亦作四卷。韓保昇又云。神農本草上中下。并序錄合四卷。若此則三四之異。以有序錄。則抱朴子養生要略太平御覽所引神農經。或云問于太乙子。或引太乙子云云。皆經所無。或亦在序錄中。後人節去之耳。至其經文或以痒爲搔。創爲瘡。淡爲痰。注爲蛀。沙爲砂。兔爲菟之類。皆由傳寫之誤。據古訂正。勿嫌驚俗也。乾隆四十八年歲在癸卯。七月七日。撰于都門官萊園上街寓舍。

畢原畢陌考

畢原在渭水南。周文王武王周公之所葬。今長安縣西南二十八里是也。畢陌在渭水北。秦文王武王之所葬。即今咸陽之陵。見諸書傳甚明。其誤自宋人始。考渭南之畢。先見于詩毛傳云。畢。終南之道名也。其名最古。史記云。所謂周公葬我畢。畢在鎬東南杜中。趙岐注孟子云。畢。文王墓。近於豐鎬也。臣瓚注漢書云。畢西于豐三十里。裴駰引皇覽云。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長安鄗聚東杜中也。終南山豐水鄗聚杜中。皆在渭水南。即知畢原之所在。故括地志云。周文王墓武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

上也。元和郡縣志云。畢原在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書序云。周公葬於畢是也。萬年即今咸寧縣。是漢魏六朝唐已來。俱以文武周公葬在渭水南。無異說也。畢陌在咸陽。是古畢國。左氏傳畢文之昭。杜預注云。畢國在長安西北。書正義引皇甫謐地道記云。畢在杜南。與畢陌別。元和郡縣志云。咸陽縣畢原。即縣所理也。左傳曰畢原酆郇。文之昭也。以此知畢國在咸陽。郡縣志特誤名陌為原。顏師古注漢書云。畢陌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也。按唐時長安西北四十里。地入咸陽。顏師古皆亦謂咸陽之畢國。秦本紀云。惠文王葬公陵。悼武王葬永陵。裴駰引徐廣曰。皇甫謐曰。葬畢。今安陵西畢陌。又引皇覽曰。秦武王冢在扶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大冢是也。人以為周文王冢。非也。周文王冢在杜中。括地志云。秦惠文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北一十四里。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一作西北）十（一作十五）里。俗名武王陵。非也。此唐以前皆謂咸陽陵為秦文王武王葬處之證。唐咸陽即今縣治。在渭水北。與渭水南之畢原。相去甚遠。原其致誤之由。蓋有五端。一以人地名相同。畢原與畢陌。周文王武王。與秦文武王。易譌也。一以祠為墓。地形志。石安有周文王祠。魏石安即今咸陽。後人以歷代祠祀之所在。適得秦陵。因而封殖其處。若陳州府城內之伏羲墓。誤為伏羲陵。丹徒九里鎮之季子墓。反以為季子廟矣。一以求文武周公葬處不得。劉向云。文武周公葬于畢。皆無丘隴之處。秦始皇開長池。即漢昆明池。正在豐鎬之間。文武周公之陵。益以淪陷。則是秦漢以來。已無墓祭之處。後人始誤指咸陽之秦陵以當之矣。一以文字傳寫之譌。長安志引三輔故事曰。文王武王周公冢。皆葬畢陌南北。考自唐以前無此說。不應出于三輔故事。或是宋敏求引畢原字誤為畢陌也。周公之墓。必附祖父。括地志既以文王武王墓在萬年縣畢原。又以周公墓為在雍州咸陽縣北十三里畢原上。此必史記正義誤引其文。元和郡縣志亦承其譌也。緣此五誤。考古者徬徨無據。然程大昌雍錄。猶能辨之。文獻通考既云在咸陽。又引括地志在萬年云云。則自相矛盾。舊書云三人議（書今作）則從二人之言。不得以為好古之過矣。以秦文王武王陵為周文王武王陵。實始于宋開寶時定祀典。太平寰宇記云。咸陽縣周文王陵周武王陵。皆在縣北一十五里。宋敏求長安志因之。然寰宇記猶云。畢原在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成王葬周公于畢。是也。是尚知周公葬在渭南。自明以來。始無復知文武周公之葬。實在渭水南矣。季札云。魂氣無不之。聖人陟降在天。不獨歆祀于葬處。但考古之士。宜有是非之心。世之善讀書者。倘勿疑吾言為駭俗可也。

昭陵陪葬名位考書醴泉縣志後

昭陵陪葬名位。載在陵廟記。唐會要。長安志。文獻通考。石刻昭陵圖。及醴泉縣志。近人讀禮通考諸書。長安志云。案陵廟記圖。然所載陪葬諸臣名位差舛。恐未得其詳。更須參校乃善。敏求此言。蓋其時未暇考史也。陪葬名位。當以會要長安志為本。而證之史。蓋二書最先出。文獻通考及方志讀禮通考。皆因之。會要所記。妃七人。王七人。公主十八人。宰相十二人。丞郎三品以下五十人。功臣大將軍五十七人。校諸書

為備。核然考宇文士及陪陵。見于新舊史。契苾何力公孫武達陪陵。見于新舊史。及方志。而皆不載。是其疏也。豆盧承基或作仁業。或作承業。字多不同。舊史云。豆盧欽望父仁業。宰相世系表作承業。京兆金石錄有碑作承基。嘗見萬年宮碑陰題名。正作承基。則是一人。字作承基者是。而會要已有仁業。又有承基。又前岑文本云。并男景倩。後文有岑景倩。是其複也。右衛大將軍李思摩。以蕃王附葬。見于新舊史。其碑寶王贊普。即劉書吐蕃傳所稱贊普弄贊。高宗授為駙馬都尉者。新羅王女真德。即新羅傳王善德妹真德。永徽元年大破百濟之衆者。二人但刊石像形于昭陵元闕之下。而以為陪陵。又其誤也。岑文本云。并男景倩。房光義云。并男原州別駕頭。咸陽縣丞曜。房光敏云。并男廓州刺史誕。是明其附葬。今考馬親。瑴子。載。周子。孔元惠。志約子。志約。穎達子。姜確及皎。遐子。遐簡子。簡碩子。唐嘉會。儉子。魏叔玉。徵子。豆盧寬。松承基子。承基寬子。蕭業。銳子。李政明。李客師。靖弟。尉遲寶琳。敬德子。阿史那道真。社爾子。楊思訓。恭仁子。此皆無奇異功績。直附其父。故不得與陪陵同。史例不載。而會要列在陪葬。不云并男。又其誤也。其時有功臣子弟。皆又陪陵。而非附葬者。若蕭銳之不因瑀。程處亮之不因知節。史則載之。亦不可不知也。江夏王道宗。卒于象州。新書云。始諸王妃主。自垂拱後被害者。皆藁掩之。神龍初。詔州縣悉加求訪。諸王皆陪葬昭獻二陵。道宗陪葬。或以此時與襄武王琛。亦復有功。此二人實是陪陵。當亦在諸王末。而與承郎同列。又臨淮公李規。瑯琊公李珍。常山公李倩。皆越王貞子。千金公李俊。曹王明子。李之芳。承乾子。承祖。煜子。煜。蔣王惲子。中山王李琨。休道子。休道亦蔣王惲子。此數人皆臨附諸王。而與陪葬諸臣並列又其謬也。至以瑯琊王沖為駙馬都尉。守業為蕭業之類。或由字誤。不足論已。長安志于公主中增淮陽汝南常山。妃嬪中增寶卿妹。石塔宰相中增杜如晦。丞郎中脫姜晦。增段倫。長孫璿。安康伯倖斷。銀青光祿大夫李靖。功臣大將軍中。無李思摩。薛寶王贊普。新羅王女真德。而增王惜。劉宏基。牛進達。公孫武達。阿史那什鉢苾。梁做。阿史那社爾。仇懷古。賀拔徹。楊思訓。姜晦。文獻通考用會要文。亦增賀拔徹。楊思訓。姜晦。考李思摩。舊史稱其封懷化王。贈兵部尚書。夏州都督。陪葬昭陵。立墳以象白道山。公孫武達。新舊史皆云陪葬。牛進達雖史無陪葬事。而有佐命之勞。見秦瓊傳。或史闕文。師訓恭仁子。或附其父。則其所記實足補會要之缺矣。若杜如晦陪陵。新舊書皆無。案舊史云。貞觀七年十二月。狩于少陵原。詔以少牢祭杜如晦杜淹李綱之墓。太平寰宇記。萬年縣杜如晦墓在縣南三十里。大趙鄉。則非陪陵明也。阿史那社爾已見駙馬都尉。王惜即獨王悟。已見諸王。輔國大將軍劉宏基。即夔國公劉宏基。已見丞郎。又見功臣。阿史那什鉢苾即突厥利可汗。阿史那什鉢苾。亦在諸蕃君長。昭陵刻名之列。而誤以為陪葬。此其謬也。至所紀諸臣官位。亦多與史不合。然則會要長安志及文獻通考得失。可考見矣。近人作讀禮通考。大都據京兆金石錄碑。凡唐臣葬醴泉者。則皆以為陪葬。普平宮趙亮之言。乙速孤父子墓在此于郵九嵕山後三十里。不在文獻通考所指一百二十里墓田之內。安得謂之陪葬也。又其重出者。前有鄜州刺史寶義

節.後有寧州刺史賈義節.前有牛伯儻.後有于伯儻.前有原州都督李正朝.後有原州都督李政明.又不知張大師爲延師之兄.而云張俊允子.無大師.又以俗本文獻通考常山公李倩字誤爲常州公.而云常州司馬懷節第四子.又仇懷吉作仇懷古.琅琊王沖作駢.岑文本子景倩作方倩.云昱字之誤.李容師作容師.如此之類.抑亦疏矣.縣志之長仇懷古作吉.同萬年宮碑陰題名.公主中多三人.妃一人.同長安志.其載盧赤松西平王安.實補諸書所無.然誤閻立德爲立本.牛進達爲申進達.執失善爲鞏善.劉宏基爲宏眞.又誤入薛仁貴之類.舛錯甚多.今悉正之.其范文光周錫圭諸君所考.大都長短互見.亦擇其善.若宇文士及陪陵.與金石志書王刻石之考證.則星衍有力焉.前人未之及也.

晏子春秋序

晏子八篇.見藝文志.後人以篇爲卷.又合雜上下二篇爲一.則爲七卷.見七略.（史記正義七略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及隋唐志.宋時析爲十四卷.（玉海四作二疑誤.）見崇文總目.實是劉向校本.非僞書也.其書與周秦漢人所述不同者.問下.景公問晏子轉附朝舞.管子作桓公問管子.昭公問莫三人而迷.韓非作哀公.諫上.景公遊於麥邱.韓詩外傳新序俱作桓公.問上.景公問晏子治國何患.患社鼠.韓非說苑俱作桓公問管仲.問下.柏常騫去周之齊見晏子.家語作問於孔子.此如春秋三傳傳聞異辭.若是僞書.必採錄諸家.何得有異.唐宋已來.傳注家多引晏子.問上云.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藝文類聚作出則賣重寒熱.入則蟜謁奴利.一作出則賣寒熱.入則比周.雜下.繁組馳之.文選注作鑿驛而馳.韓非作煩且.諫下.接一搏猏而再搏乳虎.後漢書注作持楯而再搏猛虎.問上.仲尼居處惰倦.意林作居陋巷.諫上.天之降殃.固於富彊.爲善不用.出政不行.太平御覽作當彊爲善.（此誤富字爲當.又誤讀其句.）此皆唐宋人傳寫之誤.若是僞書.必採錄傳注.何得有異.且晏子文與經史不同者數事.詩.載驂載駟.君子所屆.箋訓爲極.諫上則作誡.以誡駟八非制.則當爲誡慎之義.諫上.景公遊於公阜.言古而無死.及據與我和.日暮四面望睹彗星.云夫子一日而三責我.雜下又云.昔者吾與夫子遊於公邑之上.一日而三不聽寡人.是爲一時之事.左傳則以古而無死.據與我和之言.在魯昭二十年.其齊有彗星降.在魯昭二十六年者.蓋緣陳氏厚施之事.追遡災祥及之耳.此事本不見春秋經.然則彗星見實在昭二十年.齊景之二十六年.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誤在魯昭二十六年.齊景之三十二年.非也.問下.越石父反裘負薪.息於塗側.曰.吾爲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呂氏春秋及新序則云.齊人累之.亦言以負累作僕.實非搜罪.史記則誤云.越石父在縲紲中.又非也.他若引詩武王豈不仕.仕作事.引左傳蘊利生孽.蘊作怨.國之諸市.作國都之市.皆是補益經義.是以服虔.鄭康成.郭璞注書多引之.書中與管.列.墨.荀.孟.韓非.呂覽.淮南.孔叢.鹽鐵論.韓詩外傳.說苑.新序.列女傳.風俗通諸書.文辭互異.足資參訂者.甚多.晏子文最古質.玉海引崇文總目十四卷.或以爲後人采嬰行事爲書.故卷帙頗多於前志.蓋妄言矣.晏子名春秋.見于史遷.孔叢子順說.及風俗通.春秋者.編年紀事

之名.疑其文出于齊之春秋.即墨子明鬼篇所引.要死其賓客哀之.從國史綱取其行事成書.雖無年月.尚仍舊名.虞卿.陸賈.皆襲其號.晏子書成在戰國之世.凡稱子書.多非自著.無足怪者.儒書莫先於晏子.今荀子有楊倞注.孟子有趙岐注.唯晏子古無注本.劉向分內外篇.亂其次第.意尚嫌之.世俗所傳本.則皆明人所刊.或以外篇爲細字.附著內篇各章.或刪去詆毀仲尼及問棄諸章.故書不可考矣.惟萬曆間沈啓南校梓本.尚爲完善.自初學記.文選注.藝文類聚.後漢書注.太平御覽諸書所引.皆其於篇.末章所缺.又適據說苑補足.旣得諸本.是正文字.又爲音義於後.明有依據.定爲八篇.以從漢志.爲七卷.以從七略.雖不能復舊觀.以爲勝俗本遠矣.善乎劉向之言.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是以前代入之儒家.柳宗元文人無學.謂墨氏之徒爲之.郡齋讀書志.文獻通考.承其誤.可謂無識.晏子尚儉.禮所謂國奢則示之以儉.其居晏桓子之喪.盡禮.亦與墨子短喪之法異.孔叢云.察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儒之道甚大.孔子言儒行.有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故公伯寮愬子路.而同列聖門.晏子尼谿之阻.何害爲儒.且古人書外篇.半由依托.又劉向所謂疑後世辯士所爲者.忍得以此病晏子.乾隆五十三年歲在戊申十月晦日書.

墨子後序

墨子與孔異者.其學出于夏禮.司馬遷稱其善守禦.爲節用.班固稱其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此其所長.而皆不知墨學之所出.淮南王知之.其作要略訓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其識過于遼闊.古人不虛作.諸子之教.或本夏.或本殷.故韓非著書.亦載棄灰之法.墨子有節用.節用.禹之教也.孔子曰.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吾無間然.又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又曰.道千乘之國.節用.是孔子未嘗非之.又有明鬼.是致孝鬼神之義.兼愛.是盡力溝洫之義.孟子稱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而莊子稱禹親自操橐耜.而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偏枯.手足胼胝.呂不韋稱禹憂其黔首.顏色黎黑.竅藏不通.步不相過.皆與書傳所云.予弗子.惟荒度土功.三過其門而不入.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同.其節葬.亦禹法也.尸子稱禹之喪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月.見後漢書注.淮南子要略.稱禹之時.天下大水.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又齊俗稱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高誘注云.三月之服.是夏后氏之禮.韓非子顯學稱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而此書公孟篇.墨子謂公孟曰.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又公孟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爲非.子之三月之喪.亦非也.云云.然則三月之喪.夏有是制.墨始法之矣.孔子則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之禮尚文.又貴賤有法.其事具周官儀禮春秋傳.則與墨書節用兼愛節葬之旨甚異.孔子生於周.故尊周禮.而不用夏制.

卷七十七
44B

孟子亦周人，而宗孔，故于墨非之，勢則然焉，若覽其文，亦辨士也，觀士脩身，經上，經下，及說凡六篇，皆翟自著，經上下略似爾雅釋詁文，而不解其意指，又怪漢唐以來通人碩儒，博貫諸子，獨此數篇，莫能引其字句，以至于今，傳寫譌錯，益難句讀，晉書魯勝傳云，勝注墨辯，存其敍曰，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詞，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又曰，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雜集，為刑名二篇，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如所云，則勝曾引說就經，各附其篇，惜其注不傳，無可徵也，備城門諸篇，具古兵家言，惜其脫誤難讀，而弇山先生于此書悉能引據傳注類書，匡正其失，又其古字古言，通以聲音訓故之原，豁然解釋，是當與高誘注呂氏春秋，司馬彪注莊子，許君注淮南子，張湛注列子，並傳於世，其視楊倞盧辯，空疏淺略，則倜然過之，時則有仁和盧學士抱經，大興翁洗馬覃谿，及星衍三人者，不謀同時，共為其學，皆折衷于先生，或此書當顯，幸其成帙，以惠來學，因以荀子孔叢說苑諸書，及唐宋人所引墨子佚文，屬先生附于書後，至開元占經，多引墨子占驗災異之詞，疑不在此書，故不具錄，太歲在癸卯十二月，撰于關中節署。

孫子略解序

古兵家言存者，惟太公六韜，司馬穰苴，吳起，及孫武書，今本六韜，與唐宋人傳注類書所引，已多乖異，司馬法吳子，又無古注，惟孫子有魏武帝，杜牧，李筌，陳皞，賈林，張預，孟氏，何氏，王皙，梅堯臣十人注本，存道藏中，後有滎陽鄭友賢十家注孫子遺說，或是其所合，予以魏武注最古，故鈔撫專行之，孫子生於敬王之代，著兵書以見吳王闔閭，史記列傳稱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諸子之文，皆由沒世之後，門人小子，撰述成書，惟此是其手定，且在列莊孟荀之前，真古書也，藝文志稱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者，合圖為八十二篇，司馬貞引七錄云，孫子兵法三卷，蓋十三篇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然則中下二卷即圖也，鄭君注周禮，稱孫子八陳有苹車之乘，隋書經籍志載梁有孫子八陳圖一卷，亡，是已，吳王唯稱十三篇，據其文言之耳，杜牧以為武所著書，凡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剩其精切，凡十三篇，案魏武敍云，撰為略解，蓋言解其大略，疑杜牧誤仞此語為魏武刪削為十三篇也，今考潛夫論引孫子曰，將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嚴也，是故智以折敵，仁以附衆，敬以招賢，信以必賞，勇以益氣，嚴以一令，故折敵則能合變，衆附則思力戰，賢智集則陰謀利，賞罰必則士盡力，氣勇益則兵威自倍，威令一則惟將所使，今無是故智以折敵已下文，或是潛夫述其義，又無云敬也，或是脫文，不可以為今本非孫子全書，魏武已下十人注，見隋書經籍志，有孫子兵法二卷，吳將孫武撰，魏武帝注，梁有孫子兵法二卷，孟氏解詁，新唐書有孟氏解孫子二卷，李筌注孫子二卷，杜牧注孫子二卷，陳皞注孫子一卷，賈林注孫子一卷，即道藏所合諸本，隋志又有孫子兵法一卷，魏武王淩集解，梁有孫子兵法二卷，吳處士沈友撰，沈友見三國

志，今注俱不傳，通典所引有云，王子曰，當即淩也，藏本又引杜佑注，亦出通典，蓋佑集諸家之說，非自注也，通典引孫子，故曰，深草蘙薈者，所以遁逃也，深谷阻險者，所以止禦車騎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擊衆也，沛澤杳冥者，所以匿其形也，今本亦闕，通典太平御覽又引行軍篇軍旁有阻險潢井生葭葦山林翳薈，注云，將者，草木之叢生也，今無將字及注，是皆俗本之脫誤，今律武科以武經命題試士，作論一篇，孫子書預其一，閭里師不見善本，或以己意說更正文，又見文科以禮記命題，流俗至簡省經文，以便尊誦，此書傳述尤少，儒家或束而不觀，如遇俗儒鄙夫，刊落舊文，不可得復，大可懼也，故聖為二卷，以詒知者，又覽玉海書錄解題，僅稱魏武杜牧所注，則王應麟陳振孫未見孟氏，李筌，陳皞，賈林諸家之說，此本良可寶，世之好學，復有意刊行之，來者之幸也。

天官書考補序

司馬氏世掌天官，學于唐都，遷著天官書，誠如司馬貞所說，多取石氏星經，其書分經星為五官，中曰紫宮，東曰房心，南曰權衡，西曰咸池，北曰虛危，云此天之五官部位也，淮南天文訓云，太微者，太一之庭也，紫宮者，太一之居也，軒轅者，帝妃之舍也，咸池者，水魚之囿也，天阿者，羣神之闕也，四官者，所以司賞罰，高誘注云，四官，紫宮，軒轅，咸池，天阿，似為天官書所本，而推淮南，以紫宮為北，太微為南，軒轅為中，咸池為西，天阿疑為東，或即天市，非昴西之天阿一星也，又與遷書以紫宮為中宮者微異，天官書以招搖天鋒，賤人之牢，三台諸星，在中宮，徙入東官之位者，考呂氏春秋，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北曰變天，其心箕斗牽牛，北方曰元天，其星婺女虛危營室，西北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西方曰顥天，其星胃昴畢，西南曰朱天，其星觜嶲東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東南曰陽天，其星張翼軫，是角亢氐之度，古以為中央，史遷猶傳舊說也，巫咸甘石三家，則僅分中外官，不云五官，以在二十八宿已內之星為中官，以外之星為外官，位次見開元占經，又與史遷異，史遷既取石氏之文以為書，其二十八舍，但言星位，不記星數，餘則稱其數者，以二十八舍，人所盡識，故略之，至東壁二星，見于黃帝巫咸甘石諸家，天官書中又有云，營室至東壁，并州，而北官獨缺，班固天官志亦無增補，疑史遷不如是之疏，傳寫者脫其文矣，余有丁以為太史公以軍壘壁營壁非其五官中所不載星名，見于黃帝占三家者甚多，或如所云，因其占驗，凌雜米鹽，故著其犖犖大者，或以東壁例之，是其缺略，均未可定，今三家之書既亡，而隋晉二志，猶述其星名，且如傳說見莊子，天皇大帝見緯書，其名在周秦間，漢建武三年，有星孛于天紀，初元二年，客星居卷舌東，建始四年，歲星居闕西四尺所，其星見天文志，史遷何以不載，大可怪矣，復有三家晉傳復出之星，古所應無者，如天官書云，天極星傍三星，三公，今則有兩三公，書又云，陰德，或曰天一，今則天一與陰德為二，黃帝云，梗河即天鋒，石氏云，梗河即天矛，今則分梗河天鋒天矛為三，黃帝云，七公即天紀，今則分為二，天官書，大角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今則于兩攝提外，增周鼎三星，石氏云，

左角爲天田.右角爲天門.今又有天田天門各二星.天官書胃爲天倉.今增天倉六星.書又云.昴畢間爲天街.言無星處.今增天街二星.書又云.危爲蓋屋.虛爲哭泣之事.今增蓋屋二星.哭泣各二星.書又云.王良策馬.策非星名.今增策一星.書又云.人涉水.漢志作以人涉水.是人涉水言其占驗.非星名.今增人五星.黃帝占云.瓠瓜一名天雞.今有天雞三星.又杵臼疑卽敗臼.離珠疑卽離瑜.占驗略同.如此之屬.不可勝舉.或三家不誤.由後人分析其文.流傳復出使然.但隋唐以來.相傳旣久.不可更正矣.經星分五官.各屬五行.繇星犯之.卽以五行生克爲占驗.古人所以知天在此.不盡以人事附會.而後世作步天歌.分五官爲三垣二十八舍.盡改古法.鄭樵通志取之.可謂陋矣.由隋唐以來.禁讖緯占驗之書.故通志載開元占經一百二十卷.云今存三卷.知唐宋人不見黃帝占.及三家星占.故張守節司馬貞注天官書.亦不能悉史遷根據之所在.予初入翰林.奉勅校理文源閣祕書.盡見開元占經一百二十卷.題云瞿曇悉達撰.中引黃帝諸家之占.抱朴子所云.唯有巫咸甘公石申海中郗萌七曜記之詳矣.其書皆在焉.因疏記其足以證發史遷者.爲天官書考二卷.錄三家星名爲史遷所缺載.足徵隋晉志所本者.爲天官書補一卷.合爲三卷.其星依附史遷五官之舍相違不遠.分爲五部.復因三家中外官次序.存其舊文.略其占驗之語.隋志載宋元嘉中太史令錢樂之所鑄渾天銅儀.以朱黑白三色.用殊三家.前人之信而好古如是.後有同志.庶知吾書之不可廢.其後世星名.史遷所不應有者.不錄焉.若西人俗名之星.文不雅馴.搢紳難言之.不足以誣吾考古之書也.

帝堯皋陶稽古論

堯典.曰若稽古帝堯.三國志引鄭康成注云.稽古同天.言堯同于天也.鄭意蓋以堯稱帝爲同天.故司馬貞鄭注中候勅省圖云.德合五帝坐星者稱帝.白虎通引禮記謚法云.德象天地稱帝.初學記引易緯曰.帝者天號也.德配天地.不私公位曰帝.尚書緯曰.帝者天號.天有五帝以立名.是鄭云同天.因帝而生義.書正義誤引其文云.稽.同也.古.天也.天爲古之說.雖見于周書.未必唐時卽有此義.許叔重說文.必徵本義.惟云古故也.从十口.識前言者也.且因堯則天爲大.始解稽古爲同天.何以處皋陶稽古之說.周書武儆解云.奉若稽古惟王.又武穆解云.粵若稽古.昭天之道.焯帝之載.若古卽訓天.則下文不必稱天道帝載.鬼谷子捭闔篇云.粵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間也.亦不可稱爲同天.王逸子靈光殿賦云.粵若稽古帝漢.張載注.若.順也.稽.考也.言能順天地.考行古之道者.帝也.此張載用禮記謚法德象天地之義.天統地.故鄭可言同天也.然則魏志引賈馬及肅.皆以爲順考古道者.但不兼帝字生義.究與鄭說不異也.故莫大乎稽古.稽古卽法天也.古之聖人制作.無所本則求之于仰觀俯察.傳言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故月令俱稱爲帝.孔子答季康子.及淮南之言五帝.亦幷太昊少昊言之.于

易繫辭云.帝出乎震.謂伏羲也.堯舜稱五帝以制作.故亦名爲帝.孔子答宰予五帝德.則以代太昊小昊.實則太昊以來五帝法天.堯舜稱五帝以同天.故名帝也.堯典之欽若歷象.卽黃帝旁羅日月星辰.帝嚳歷日月而迎送之.閏月正四時.亦黃帝建立五行.起消息之政也.命羲和以殷中春敬致正中夏.殷中秋正中冬.卽少皞氏之鳥官.司分至啟閉者也.舜承堯.則以假文祖.察璣衡.闢四門.法黃帝之坐明堂.臨觀天罡.文祖四門爲明堂.璣衡天罡.皆北斗也.以輯瑞巡守.法合符釜山.其制五刑.亦本黃帝李法.以十有二牧二十有二人.法左右大監.及六相之命.舜之美事.在于堯時.故曰無爲而治.其稽古卽法天.故曰熙帝載.曰詠天功也.皋陶輔舜制作.故亦有稽古之稱.白虎通聖人篇云.何以言咎繇聖人.以自篇曰.若稽古咎繇.是也.皋陶謨稱天工天敍天秩天命天討天聰明天明威.是堯舜之同天稱帝.皆皋陶輔翼成之.故與堯同膺稽古之號.而先儒不以同天解之者.皋陶非帝.鄭注以皋陶下屬爲句.古不訓天.聖人立政.莫大于稽古.故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又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至商鞅變法.乃云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又曰.反古者未可必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禮記中庸篇言生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正言變古之道.解者誤以反古爲復古.則孔子祖述憲章皆非耶.觀商君書所云反古者.未可必非.益可證反古之道之卽謂變古矣.災及其身.非商君而何.吾見友人江叔澐注尚書.以堯稽古爲同天.以皋陶稽古爲順考古道.不必泥于同天之誼.前後歧說.故作此文以寄之.江君著尚書五十餘年.體大思精.他無可議.至蔡沈之解稽古.直曰在昔.旣與馬鄭殊.如其言則夏之史臣.不宜稱皋陶爲古.其書雖行.似此臆說甚多.更不足辨.

雜文四

文子序

黄帝之言。述于老聃。黄老之學。存于文子。西漢用以治世。當時諸臣。皆能稱道其說。故其書最顯。唐天寶能尊老氏。而不用其言。又號之眞經。儒者始束而不觀。然諸子散佚。獨此有完本存道藏中。其傳不絕。亦其力也。今文子十二卷。實七錄舊本。班固藝文志稱九篇者。疑古以上仁上義上禮三篇爲一篇。以配下德耳。藝文志注。言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假依託。蓋謂文子生不與周平王同時。而書中稱之。乃託爲問答。非謂其書由後人僞託。宋人誤會其言。遂疑此書出于後世也。案書稱平王。并無周字。又班固誤讀此書。此平王何知非楚平王。書有云老子學于常樅。見舌而知柔。又云。齒堅于舌而先斃。故孔叢云。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齒堅剛。卒盡相磨。舌柔順。終以不弊。老聃疑即老萊子。史記所云。亦楚人。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文子師老子。亦或游于楚。平王同時。無足怪者。杜道堅亦以爲楚平王不聽其言。遂有鞭尸之禍也。書又云。秦楚燕魏之歌。則其人生六國時猶在矣。范子稱文子爲

辛計然之字。而爲其師。嘗可引據。范蠡之學。出于道家。其所教越。以亡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之術也。又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亦出文子。是文子即計然無疑。李暹徐靈府亦謂爲是。宋人又疑之。特以唐志農家。自有計然。不知此由范蠡取師名以號其書。自非一人也。淮南王受詔著書。成于食時。多引文子。增損其詞。謬誤叠出。今案文子云。神將來舍。德將爲女居。容與舍居。此則言容受。淮南作德將來附若美。是誤以容爲容色。文子云。妄爲要中。功成不足以塞責。事敗足以滅身。淮南作功之成也。不足以更責。事之敗也。不足以滅身。增不字。而失其深戒之旨。文子云。羽翼美者傷其骸骨。枝葉茂者害其根荄。荄讀如核。與骨爲韻。淮南作根莖。則韻不合。文子云。天地無私也。故無奪也。無德也。故無怨也。淮南作日月無德也。故無怨也。取日月以儷天地。而殊無義。文子云。下之任。有懼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則亂甚于無君也。淮南作下之徑衢。直誤讀其句而改其字。文子云。約之爲稿也。或爲冠。或爲絻。淮南作約之鎬也。直認約爲約。其義淺劣。文子云。譬若山林而可以爲材。材不及山林。山林不及雲雨。皆有材不及生材之地。生材之地。不及生物之天。其生愈廣。淮南作譬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爲材。材不及林。林不及雨。其義不貫。文子云。以禁苛爲主。淮南作以奈何爲主。則形近而誤。若此之屬。不能悉數。則知文子勝于淮南。此十二篇。必是漢人依據之本。由當時賓客迫于成書。不及修辭達意。或有非賢。剽于其列。雅出所見。聊用獻酬羣心。又怪其時漢之闕庭。無能刪其踳駁。古今好學之士。久已稀覯也。賴今文子具存。可得援證。柳宗元疑此駁書。所謂以不狂爲狂者與。文選注引文子華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于轂也。是湛注列子。亦注此書。而目錄家皆缺載。新唐書藝文志玉海。俱稱元魏李暹注本。今不傳。玉海又稱有朱弁注本。宋史藝文志作朱元。今存道藏中。又有徐靈府本。題通元眞經默希子注。及杜道堅通元眞經讚義。靈府道堅。空疏無所發明。而高誘注淮南諸篇。則可引證此書也。文子書既稱黄帝之言。神農之教。則其學有本。孔子聖人。禮傳多稱聞諸老聃。漢庭諸儒。賈生而已。其稱日中必彗。及服鳥賦多用黄老之言。是道家之學。通于儒術者矣。計然者。名倪。亦名研。然倪研音相近。字之異也。

答袁簡齋前輩書

兩奉手書。具承存注。侍生平知己之感。莫先于閣下。自束髮知詩。閣下即許以奇才之目。揄揚于當道之前。一登龍門。得遍交海內傀異之士。何敢一日忘之。然閣下負天下之重名。後進奉其言以爲法。閣下有爲而言。聞者不察。或阻其進學之志。亦不得不獻疑于左右也。來書惜侍以驚采絶豔之才。爲考據之學。因言形上謂之道。著作是也。形下謂之器。考據是也。侍推閣下之意。蓋以抄撮故實爲考據。抒寫性靈爲著作耳。然非經之所謂道與器也。道者謂陰陽柔剛仁義之道。器者謂卦爻彖象載道之文。是著作亦器也。侍少讀書。爲訓詁之學。以爲經義生于文字。文字本于六書。六書當求之篆籀古文。始知倉頡爾雅之本旨。于是博稽鐘鼎款識。及漢人小學之書。而九經三史之疑義。可得而釋。及壯。稍通經術。又欲知聖人

制作之意。以爲儒者立身出政。皆則天法地。于是考周天日月之躔。明堂井田之法。陰陽五行。推十合一之數。而後知人之貴于萬物。及儒者之學之所以貴于諸子百家。雖未遽能貫串。然心竊好之。此則侍因器以求道。由下而上達之學。閣下奈何分道與器爲二也。來書又以聖作爲考據。明述爲著作。侍亦未以爲然。古人重考據甚于重著作。又不分爲二。何者。古今論著作之才。閣下必稱老莊班馬。然老則述黃帝之言。莊則多解老之說。班書取之史遷。遷書取之古文尚書。楚漢春秋。世本。石氏星經。顓頊及殷周魯歷。是四子不欲自命爲著作。又如管子之存弟子職。呂覽之存后稷伊尹書。董仲舒之存神農求雨書。賈誼之存青史氏記。大小戴之存夏小正。月令。孔子三朝記。而月令一篇。呂不韋淮南王小戴爭傳之。哀公問一篇。荀卿大戴爭傳之。文王官人一篇。周書大戴爭傳之。他如禮論樂書勸學保傅諸篇。互見于諸子。不以爲複出。是古人之著作。即其考據。奈何閣下欲分而二之。前人不作聰明。乃至技藝亦重考據。唐人寫蘭亭敘。內景經。不知幾本。宋元書手。以精審臨寫同。爲其便于影寫。故流傳其本皆有故事。今則各出新意。以爲長。古亡是也。至閣下謂考據者爲趁風氣。則又後人之著。漢廷諸儒。多以通經致高位。唐亦以射策取士。後世試士。第一場用四書文。試官之空疏者。或不以二三場措意。然則從事于考據者。于古或有干祿欺世之學。于今必皆篤行好學之士。世人方笑其學成而無用。閣下又何以爲趁風氣乎。古之書籍。未有板本。藏書賜書之家。不過一二名士大夫。如稚[illegible]然。士不至其門。則無由借書。故嵇康就太學寫經。康成從馬融受業。其時好學之士。不登于朝。不能有中秘書。蓋博引爲難。宋時書籍。既有板本。值汴京淪喪。金無收圖籍如蕭何之臣。南遷諸儒。囿于耳目。今覽北宋類書。如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事類賦。所引諸書。南宋已失之。朱晦庵王伯厚號稱博涉。其所引據。亦無今世未有之書。近時開四庫館。得永樂大典。所出佚書甚多。及釋道二藏。藏有善本古書。前世或未之覩。而鐘鼎碑碣。則歲時出于土而無窮。以此而言。考據之學。今人必當勝古。而反以爲列代考據如林。不必從而附從之。非通論矣。且洪範九疇。陳于武王。則文王未必知。周志穆傳。出于汲冢。則孔子所不見。人者與天地參。孔子云當仁不讓于師。孟子云。

有爲者亦若是。豈有中道而畫之時哉。閣下以侍爲韓愈。可惜。惜其一枝好筆。爲變侍太過之言。則可耳。侍誠自閣下之知。若文不逮意。故卑棄之不惜。若謂其官階漸進。當尊主庇民。不可雕蟲自累。則非知侍者。孔子云。學優則仕。漆雕開云。斯未能信。侍正恐經世之疏。故汲汲不敢有暇日耳。所以言者。侍非敢與前賢矜名辨。擬世之聰明自用之士。誤信閣下之言。不求根柢之學。他日論儒者之恥。如劉歆所云。宜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故作此書。以廣其意。幸終教之。不以爲罪也。

附答書

枚拜覆淵如太史足下。前月接手書。爲考據二字。反覆辨論。適清裝在車。讀之笑曰。不過要漏老人容督。以添兩家集中文字耳。僕亦茫然。其時猶在欲答未答間也。不料次日即患目之疾。欲以答作解

頭。風而顛風愈甚。何也。不甚領解故也。譬如以鐘鼓享爰居。爲混沌開眉目。不但不能歸依。亦無從駁辨。方信漢景帝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元微之云。鳥不走。馬不飛。不相能。何相譏。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有味哉其言乎。亦惟有唯唯否否。將錯作以如意帖之而已。昔者。溫公與蜀公至交也。而終身不與談樂律。魏公與歐公至交也。終身不與談繫詞。考亭與東萊至交也。而終身不與談詩疏。僕與夢樓姬傳至交也。而一則至今不與談禪。一則至今不與談地理。皆君子全交之道也。日前勸足下棄考據者。總爲從前奉贈奇才二字。橫據于胸中。近日見足下之詩之文。才竟不奇矣。不得不歸咎于考據。蓋晝長則夜短。天且不能兼也。而況于人乎。故敢陳其穴管。足下既不以爲然。則語之而不知。捨之可也。又何必費足下援儒入墨之心。必欲拉八十翁披膩顏帢。抱左傳逐康成車後哉。今而後僕仍以二十年前之奇才視足下。足下亦以二十年前之知己待僕可也。如再有一字爭考據者。請罰淸酒三升。飛遞于三千里之外。何如來札說奇中丞選近人古文。此信非也。老人有隨園隨筆三十卷。因五十年來看書甚多。苦不省記。採其新奇可喜者。隨時摘錄。終有類於考據。不過爲自家備遺忘。資談錄耳。若刻以示人。使是出爾反爾。行與言違。徒有益於人。轉無益于己。即使盛行于世。亦不過容齋五筆困學記聞之類而已。奇中丞見而愛之。將代爲刊刻。僕苦辭得免。請將此刻費選刻近人散駢兩體古文之未開雕者。發潛德之幽光。最爲功德。奇公應許。奈數年來搜羅甚難。抄寫又難。略纂數卷。迄無成局。若得如足下所舉王孝廉者。爲將伯之助。豈不大妙。然老病纏身。須天假之年。方不至終成畫餅耳。樂鐵齋中丞素無一面。記有外甥王健菴。誦其佳句云。風自旁來無順逆。水當濺處失江湖。僕擊節不已。采刻詩話中。已十五六年矣。刻下從君處接到中丞名紙一函。君子謙謙。行先施之禮。禮無不答。故草數行。具門狀。奉報。求足下轉獻焉。附上詩話一部。並希轉致。自壽詩十章。附呈一笑。高興見和一二首。不必亦韻也。

邠州志序

志凡二十五卷。分部二十五。初。故知州王朝爵。屬星衍撰此志。兼有三屬縣。已成四卷。既而三屬縣各請自爲一書。故此書卷一至卷四。并及三縣。卷五已下。專志州治。直隸州志之例。古無所仿。若專志州治者。實當稱爲直隸邠州州志。今不可一書異名也。邠州多古蹟。可與經史相證。左舊志荒略。所載故實。不著原書。今悉正其譌謬。又以考辨地里數事。揭于篇。其一豳亭。按許氏說文。邠。周太王國。在右扶風美陽。豳。美陽亭即豳也。民俗以夜市。有豳山。考豳亭及國。當在漢漆縣。是今邠州三水之界。故地理志曰。栒邑有豳鄉。詩豳國。公劉所都。杜預曰。豳在新平漆縣東北。史記集解引徐廣曰。新平漆縣之東北。有豳亭。劉昭注郡國志。漆引帝王世紀曰。有豳亭。括地志曰。豳州新平縣。即漢漆縣。詩豳國。公劉所邑之地。則書傳所稱。實不得在美陽也。美陽今武功縣。又在邠之西南。相去甚遠。蓋許君因太王遷邑于此而誤。地理志則

曰美陽中水鄉太王所邑是已許于郱字嘗云公劉國在右扶風漆句至周太王邑于美陽豳漆亭則得之矣其二汃水按爾雅西至于邠國謂之四極說文作汃云西極之水也从水八聲今三水分水嶺即汃水嶺蓋聲之譌分又爲汾初學記引水經注曰豳州有汾水嶺即此也其嶺首子午山之別麓然則今汃水即古西極之水無疑矣金史地理志又有潘水疑亦聲相近汃汾潘皆一水也其三女郎山按太平寰宇記三水縣有女郎山案西山經曰白於之山洛水出于其陽而東流注于渭太平御覽引水經曰白於山今名女郎山元和郡縣志曰洛原縣白於山一名女郎山在縣北三十里太平寰宇記曰洛蟠縣白於山在縣北三十里是其山從慶陽府東南直入三水即山海經之白於山無疑也洛水今亦逕三水又可證矣其四漆水按太平寰宇記引水經曰漆水自宜祿界來又東過扶風漆縣北以水經驗之即邠州所理是也漢志注云漆水在縣西今縣西九里有白土川水或恐白土是漢之漆也今鳳翔府東北一百六十里麟遊縣東南亦有一漆水非漢之漆案樂史此言皆本元和郡縣志可爲以是爲非以非爲是矣所引水經注今本無文若如所云則誤自酈道元也夏書言涇屬渭汭漆沮既從是以漆沮爲從入渭則是今麟遊之漆至臨潼入渭一名石川河者是也麟遊唐普潤縣漢漆縣地故班固曰漆漆水在縣西史記正義引括地志曰漆水源出岐州普潤縣東南漆山漆谿東入渭此與漆沮既從與詩自土沮漆之水自漢至今相傳以爲入渭未聞以入涇之水當之也其五豳國按周語祭公謀父曰我先君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閒韋昭曰堯封棄於邰至不窋失官去夏而遷於邠邠西接戎北近狄也是國于邠者不窋史記周本紀曰慶節立國於豳匈奴列傳曰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豳是以爲慶節又爲公劉一書互異地理志曰栒邑有豳鄉公劉所都是同史記列傳以理斷之祭公言故古不窋國于豳說爲長也其六師曠冢按郡國志漆劉昭引皇覽曰有師曠冢名師曠山太平御覽引皇覽曰師曠冢在右扶風名曰師曠山民人不敢上其山今志無此冢及山惟州東十里有司空山古音空曠相近當即是也方志以考据存文獻關中甚稱朝邑志武功志皆非著述之體徒以文筆簡要爲長予不敢襲其辭也乾隆甲辰冬十月二十一日陽湖孫星衍自序

與段大令若膺書

往年得手書並寄示冢文介公遺象頭裝背成軸以藏家祠感銘無似頃晤介兄同年知足下薄遊江淮擇地卜鄰想見著書之樂僕趁事西暫從退食後整理舊業雜以人事恆苦景短恐學無所就生平好說文以爲徵許叔重則世人習見秦時徒隸之書不覩唐虞三代周公孔子之字竊謂其功不在禹下惜原書爲徐鉉兄弟增加音切又頗有改竄欲校訂重刊行之削去新附字與孫愐音二徐謬說懷此有年聞足下致力是書當世精研小學家如錢少詹王懷祖江叔澐諸君皆稱道足下之書誠不誣也惜僕竟未之見敢以所聞質之左右僕少讀水經注稱許氏字說專釋于篆而不本古文怪酈道元讀書鹵莽并說

文敍中所云今敍篆文合以古籀之言都未寓目及見顧炎武日知錄指駁說文又可撫掌今舉其一二如駁說文郭字云齊之郭氏善善不能進惡惡不能退是以亡國此出新序蓋郭字國名因述其國之事用劉向說也又駁說文弔字云人持弓會毆禽此出吳越春秋陳音之言皆非許叔重臆說顧氏未能遠考又臾字爲束縛捽抴則即漢書瘐死獄中本字無足異者至詆說文參爲商星爲不合天文亳爲京兆杜陵亭爲不合地理則顧氏尤疏陋據說文參商爲句以注字連篆字讀之下云星也蓋言參商俱星名說文此例甚多如偓佺仙人也之類得讀偓斷句而以佺仙人解之乎若亳爲京兆杜陵亭出秦本紀寧公二年遣兵伐蕩社三年與亳戰皇甫謐云亳王號湯西夷之國括地志按其國在三原始平之界說文指謂此亳非尚書亳殷之亳彼亳古作薄字在偃師惟杜陵之亳以亭名而字从高省此則許叔重說文字必用本義之苦心顧氏知亳殷之亳不省亳王之亳可謂不善讀書以不狂爲狂矣九經之字具在說文其未載者皆後人傳寫以隸變篆之譌今考說文所無之字如書之禰禮之甑傳之碏及蔵無以下舉不知所從然說文繫傳以禰爲秋敗也玉篇則以禰爲秋田祭字與獮同則知禰即獮譌字繫傳又云偭見也則覼古或作偭而集韻則以覼同覶說文自有覶字蔵杜預訓爲敕說文有苟自急句救也足以之蔡邕石經寫石碏正作石踖碏字相傳有敬訓論語踧踖馬曰恭敬碏爲踖無疑矣爾雅鴷斲木據高誘注淮南以鹵黎爲斲木則鴷即鵲字其粻素據天官書張素爲廚司馬貞引爾雅作張則粻即張字此類不可更僕願與足下正定之他時刊三體石經不無補于聖學也說文又有不甚可解僕以鄙意解之數事如門兩士相對當是兩手相對之義殺从杀聲稀从希聲杀當是古文殺即殺字也希當是古文也目人眼象形重童子也重言積二並在中象目童子非舜重瞳之謂人象臂脛之形蓋側立形但見其一臂一脛其正立形則大字象之猶之乙與燕鳥與於卒與鼂皆象一正一側形也衣象覆二人之形人字說當爲厶古文肱字籀廣雅無此集韻引廣雅作廣育甲人頭宜爲甲集韻引作頭空蓋中書象頭籀穴戌中宮也象六甲五龍相拘絞也尤不可解中宮或作中官六甲者星名五龍即黃龍天官書稱軒犢黃龍體五土數黃亦土數此豈指中宮星象乎又六甲即六十甲子五龍即五行墨子稱北方黑龍是五方之龍五色也或即人六府五藏三說者不知有一當否宣天子宣室也今疑其用淇宮不知出淮南本經訓武王殺紂于宣室高誘注云殷宮名广徐鉉音女尼切不知玉篇又音牀然則將狀之屬皆从爿得聲爿即广字也玉篇集韻校說文大有佳處他時合諸書引說文之語校正今本鈔錄奉覽或足下深造自得造車合轍當助足下張目也僕竊言許叔重以字解經鄭康成以經解經孔門之外身通六藝古今惟此二人而世人好議前修蓋有不知而作如鄭康成之所以勝于馬季長者以其兼通內學故本傳云融素驕貴元在門下三年不得見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元善算乃召見於樓上而俗人反譏其以讖緯解經豈可謂之知言哉漢時有一種天人之學以陰陽五行談性與天道不過數人如董仲舒劉向

楊雄班固鄭康成諸儒而已。至王肅逆臣之子，經學之罪人，乃作聖證論，詆訾鄭康成六天之說，家叔為已駁正之。許敬宗唐之姦臣，亦斥鄭康成用緯書，余何不察而揚其波乎。吾黨同志者，頗不乏人，惜落落四方耳。僕近撰集古文尚書馬鄭注，庶此二十九篇之文，有專行本，他時或與梅氏偽書同立于學官，此則區區負山之志，所願與足下共，則古誼之得于天下也。星衍白。

答江處士聲書論中星古今不異

星衍白叔澐先生足下，大著尚書乃日月不刊之書也，弟猶有芻蕘之獻。古人云，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足下不言其妄，誠解人也。得手書，承教甚感。見示說文尾交接之訓，在尉字下一條，尤所心服。至謂薛季宣敘稱隸古定書最古，可知薛本即隸古定本，星衍不敢從。隸古之說，出于偽孔序，據史記言，安國以今文讀古文尚書，漢書亦云，以今文字讀之，亦無隸古定之語。且薛季宣宋人，必不能見天寶已前未改之本，是其書終不可信。唐貞觀時，有釋元應撰一切經音義，引衛宏詔定古文官書云，辟得二字同體，尚書高宗夢得說，又引詔定古文官書，阿賀二形同，又引秫底終井，或造忽蝶，偵僣厥德，王聖曰乃辟之屬，乃是開元以前尚書本文，足下何不取而視之也。至尚書眚災肆赦，史記作過赦，又得一義。公羊二十二年肆大眚，傳曰，肆者何，跌也，何休曰，跌，過度。陸德明曰，本或作佚。大眚，此則佚亦過也。佚亦為赦，左傳引書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失當讀佚。楚詞，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施，舍也，則虞書之肆，公羊之跌，左傳之失，楚詞之施，音義相近，皆為赦罪耳。柔遠能邇，又得一證。易宜建侯而不寧，陸德明引鄭讀而曰能，能猶安也。更可解能邇為安邇。若鄭氏能恣之說，卻有一證。釋元應一切經音義云，態又作能，同他代反。謂恣也，謂度人情皃也。能字古音近態，似適與鄭意合，而不敢用之說經耳。足下解中星，必以為古今之異，蓋泥後世歲差之說，若以為每星歷六十九年半而移一度，則斗建將與中星俱移，然古人所稱斗指子冬至，指癸小寒云云，何以至今不異。世人所以疑其小異者，有二端耳。古人言昏，不審為日入之初，或兼戌亥二時。字文日氐為昏，鄭注士昏禮云，日入三商為昏，尚書緯謂刻為商，則假但言日入之初，故陰陽書言酌有日月常加戌之辭也。淮南言禹以為朝昏晝夜，則分昏夜為二，天官書言用昏建之，下云夜半云半旦，則昏兼戌亥，中星斗建，一時移一宮，既不知古人之所謂昏，何可以定古人中星乎。此其一也。古人稱斗九星，以攝提言。攝提六星夾大角，則以右攝提視斗建。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格，正也。謂攝提正在寅方。楚詞云，攝提貞于孟陬，惟庚寅吾以降，貞亦正。孟言孟春，陬言維，亦寅方也。後人之稱斗，七星則以開陽視斗建，開陽後有攝提五度，淮南時則訓，又稱招搖所指，招搖與右攝提同，古人于此稍參差，後人不知古人言攝提開陽之異，又何能以斗建測中氣乎。鄙著斗建辨，已言其詳，足下試以戌時視右攝提所建，按之中氣，知與古所云斗指子冬至同矣。斗建既與唐虞三代同，中星又安得有古今之異乎。至鄭康成謂月令舉其月初，尚書總舉一月，其說尤確。以之說夏小正，無不通。若月令季夏火星中，而尚書在中夏，

蓋中夏晦與季夏月朔，相去一日，中星何能不同。月令以月朔頒于明堂，宜其書但據月朔，不及終月，尚書但分四時，故總舉一月也。夏小正之正月昏參中，則又與月令不異，得闕之歲差乎。信西法者，恐識者視斗柄以破歲差之說，乃并斗柄而不信之。梅氏之學是也。通人戴東原亦從其說，惜不能起九原而與之言。且古法以恆氣注歷，以定氣算日月交食，故素問岐伯曰，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是古節氣平分十五日，又準之土炭驗之葭灰，其中氣確有證據。今則以定氣測節氣，而土炭葭灰之法不傳矣。此非關西法中法之得失。足下細察之，即以覆我。兩日抱病，又讀皋陶謨得數十條，質之足下，並望教其紕繆，文章天下之公，非好辨也。

倉頡篇集本序

倉頡七章者，秦李斯所作。一篇者，趙高胡毋敬所益。五十五章者，漢閭里師所并。八十九章者，揚雄所續。一百二十章者，班固所續。訓故一篇為二卷者，杜林所選。三倉三卷者，皆張軌所合。三倉訓故三卷者，魏張揖晉郭璞所撰。趙高爰歷，胡毋敬博學，在倉頡中，揚雄訓纂，賈魴滂喜，在三倉中，杜林故亡于隋，倉頡三倉及故亡于宋，然自漢及唐，迄于北宋，傳注字部，類皆內典，頗有引者。星衍始輯其文，選為三卷，訓纂解故，即用說文部居，使讀者易于尋覽。倉頡始作其例，與急就同名之。倉頡者，亦如急就以首句題篇，凡將飛龍等皆是。制或三字四字，以至七字，備取六藝羣書之文，以便幼學循誦。故七略目之小學，揚雄班固杜林已下，始有訓故。今許君說文解字所稱揚雄杜林班固說，即倉頡篇也。許君云，鼀揚雄說匿鼀蟲名。廣韻引倉頡篇蟲名，知即訓纂。許君云，彪或从寸，諸法度字从寸，應劭以為杜林說，釋元應譯經音義亦云，耐字本从彡，杜林改从寸，知說文稱或从，即倉頡訓纂也。今皆取之。訓纂與訓故俱亡，然元應猶稱訓纂云，鱓，蛇魚也。若張守節史記正義引訓纂戶屈郡三字一也。王應麟誤以為倉頡考之通典，乃能察漢書訓纂耳。杜林書亡，見于隋志，故唐人引倉頡三倉多雜反語，實出郭璞為多，或亦名張揖，然應劭晉灼及張衡賦薛注所稱倉頡，皆在揖璞之前，實是揚杜之書，無可疑者。今依諸書所引，存揖璞名，餘或古說，蓋未可別。且以璞注此書，親見漢人訓纂，諒非無據矣。倉頡本篆書，班固云，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異，所謂秦篆。又云倉頡多古字，許君亦云所謂小篆，則此篇之字，自當具在說文，而今隸傲巨侯之屬，並非正字，當由漢魏隸書僞行，亦或傳寫此篇，故多譌謬，改便隸俗。今附見諸部，別標正文，都由考據得之，非臆見也。漢律，學僮試諷籀書為吏，又以八體課最為尚書史，唐國子監五分其經以為業，暇則命習隸書國語說文字林三倉爾雅，故其時學人能通古文訓故，用字廣至萬餘，皆有依據。如揚雄司馬相如陸機等所著詞賦，猶取爪（學音）、甡（學音）、𨸏（疑音）、欻（叢音）諸文，六代翻譯釋經，悉衣究窮烏鳥之屬，亦多借倉雅難字。豈非家有傳書，教學多方者歟。自是厥後，籍書日亡，小學不課，儒者識字日少，九經所存，不能通記，行用之字，數千而已。官府吏民文籍滋繁，字或不給，于是造為俗書，不按經典，如今以套代韜，卡代筝，繆代笙，

挖代究及辭。（皆見說文）流俗相傳。愈失其本。宋人說字。至以如心爲恕。立心如一日爲恒。教者教孝。故從孝。以此而言。甚于馬頭人人持十之類矣。國家廣求遺書。藏在祕閣。其有佚者。儒臣多依永樂大典。撰集成編。說文旣盛行于時。惟倉頡不可得。倉頡者。許君所據。特成于衆手。又隨章句成義。多非六書本訓。故有異于說文者。若陶用匋訓。鄰川壟訓。強本雖也。而以爲健。殿本雖也。而云大堂。有謬于說文者。若鑿从同象持齒。而以爲持佰。齒从齒者。而以爲茼巫。有長于說文者。若臏臏俱臚也。而以臏爲多汁。臏爲少汁。臏肩也。而以爲雜帛。繖絮也。而以爲細絮。觀其所通。要是古書。不可不覽。而禮部儀制司任君大椿。集字林八卷。彫板行世。星衍以戊辰之歲。讀書江寧瓦官寺閣。游覽內典。見元應一切經。并慧苑華嚴經音義。引倉頡爲多。隨加摭。兼采儒書。閱五年矣。粗具條理。刊而行之。庶亦小學之助。元應慧苑之書。世多不傳。宋人好博如朱文公王伯厚。亦未之見。中引古書尤多。足與陸德明經典釋文並垂于世。星衍又嘗檢揚其美。勗友刊行焉。乾隆四十九年。太歲在甲辰。十一月十日。撰在陝西節署環香書屋。

答錢少詹師書論上元本星度

星衍拜復辛楣夫子閣下。得手書。稱揚其撰述之勤。奬借後進。無微不至。並奉到續刻金石跋。考證經史字書中多精意。不揣譾顏一書成否。何時刊出。先覩爲快。星衍近校刊馬鄭注尙書。附以逸文。自爲敍表。並眞古文并四篇。復見于世。尙當爲作正義。異時或立于學官。得遂負山之志。早晚即當奉寄。又輯神農本草經。附以吳普本草。師曾見之。亦當稿刊。今律令中有李悝法經存焉。唐律曾言之。惜不能以經義疏證其文。存法家正名之學。俟諸異日。頃閱五禮通考。其于郊禘大典。頗未厭心。由宋人右王肅而左康成。後人祖宋學而背古義。于諸經多有窒礙。因作三禘考。六天感生帝辨。似非無徵之言。俟再寄正也。吾師以太初改元詔云。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又云太歲在子。謂當時實以太陰紀年。竊以爲未是。閼逢攝提格乃是歲星所起。所謂本星度也。律歷志云。迺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蓋據元封六年丙子歲甲子月朔。日月五星所起之度言之。是時日月在建星。則皆在丑宮。木星去日半次。則歲星本度在寅宮。故志云。得閼逢攝提格之歲。淮南天文訓言太陰元始建于甲寅。又云。甲乙寅卯木也。故天文訓云。寅在甲曰閼逢。皆其明證。此太陰即大一。亦名大極。故馬季長注顧命云。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亦謂此上元本星度也。又考太平御覽引樂動聲儀曰。作樂制禮時。五音始於上元。戊辰夜半冬至北方子。鄭氏注曰。戊辰土位。土爲宮。宮爲君。故作樂尙之。以爲始也。夜半子。以天時之始。禮稽命徵起于太素。十一月閼逢之月。歲在攝提之紀。是云制禮作樂。蓋作樂則有禮。通其反耳。據鄭注引禮緯。則以閼逢爲甲月。蓋即甲子月也。歲在攝提格之紀。亦謂上元本星度。非謂甲寅之年矣。王伯厚于此條。按大衍歷議云。洪範傳曰。歷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閼逢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日乙

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又云。漢太初歷。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値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閼蒙攝提之歲。而實非甲寅。是王伯厚亦知甲寅非太初年名。但不能知本星度之說耳。惟史記歷書載改元詔云。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爲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其下歷術甲子篇云。焉逢攝提格太初元年。又云。徒維敦牂天漢元年。又云。橫艾淹茂太始元年。直至建始四年。覺以太初元年爲甲寅。及天漢已下甲子。皆與史不相應。且有成帝建始年號。此書褚少孫所補矣。孟康注漢志云。言復得者。上元泰初。亦是閼逢之歲。歲在甲曰閼逢。在寅曰攝提格。此爲甲寅之歲也。孟康亦誤以太初元年爲甲寅年。徐廣注史記云。歲陰在寅。左行。歲星在丑。右行。則不言其年。是也。夫甲寅與丁丑。相去廿四年。謂甲寅是歲星木度。則可。謂是歲陰紀年。則不然矣。且如詔文下云。月名畢聚。按爾雅月在甲曰畢。正月爲陬。陬聚音相近。字之異耳。陬亦是甲寅之月。而下云。夜半朔旦冬至。安得以甲寅爲十一月月名乎。吾師既引鄭氏歲星右行於天。太歲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而誤謂如歲星在丑。則太陰在子。蓋與古說不合。據徐廣說歲陰在寅。則歲星在丑。及天文訓天官書推之。歲星在卯。則太歲在子也。師又云。晉灼誤以太陰爲太歲。似亦非是。晉灼所推行三宿二宿之不妄。星衍已著于篇。如以爲誤。何能適合。乞詳閱之。新得周闔差罍款識云。歲咸丁亥。似可爲咸池與歲北紀年之證。而不省咸池何以與太歲同名。且閱史記索隱引傳公云。天元之始。於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若連珠。俱起牽牛之初。歲雄在閼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訾。訾則娵訾之宿。日雄在甲。雌在子。在子是陽氣支干之首也。所云傳公未詳。隋志引春秋命歷序云。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索隱蓋引此文。有脫字也。

孫叔敖名字攷

蔿敖。字孫叔。古人名與字配。孫當讀爲遜。與敖相輔也。左傳宣十二年。晉隨武子曰。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下云。蔿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加字于名上。猶稱孔父嘉之例。下文參曰。孫叔爲無謀矣。下文又云。孫叔曰。進之。可證孫叔爲敖之字。孔穎達引世本。艾獵爲叔敖之兄。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孫叔敖。楚大夫蔿賈之子。是也。蔿賈蓋有二子。一蔿艾獵。一蔿敖字孫叔。敖既稱叔。宜尙有兄矣。孔穎達又引服虔云。艾獵。蔿賈之子孫叔敖也。服虔杜預以蔿敖蔿艾獵爲一人。與世本異者。因宣十一年傳令尹蔿艾獵城沂。孔穎達云。此年令尹爲艾獵。明年令尹孫叔敖。明一人也。此徒據傳文推之。其實孫叔敖之爲令尹。史記有三去相而三爲相之說。何見二年必是一人。且敖字孫叔。既兩見傳文。何得又名艾獵。以此知世本之說最古。可從矣。漢碑以爲名饒。饒與敖音相近。當據古書有作孫叔饒者而言。碑云字叔敖。則誤。

寰修葺縣書院册書後

費縣多古蹟。顓臾故城在焉。元時創精舍于東蒙之麓。名曰東山書院。迤西南有注經臺。南城山。鄭康成之孫小同注孝經之所也。鄉邑化其風。故至今費縣多讀書敦行之士。擇里者亦樂居之。按太平寰宇記。稱費縣南城山今西上二里許。有石室焉。周廻五丈。俗云鄭康成注孝經于此。又云鄭君遘末遭黃巾之難。客于徐州。今孝經序。鄭氏所作。其序云。僕避難于南城山。栖遲巖石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蓋康成後孫所作。後字元本作徵疑誤如樂史所云。鄭小同避難注經之地。俗譌傳爲康成。則今所傳南城曾子山。鄭康成墓。晉侍中小同墓也。康成墓蓋在高密。水經注。濰水逕高密縣故城西。又北。水西有厲阜。阜上有漢司農卿鄭康成冢。石碑猶存。樂史亦云。高密縣鄭君墓。在縣西北十里。又云。厲阜在高密城西北五十里。唐貞觀十一年。詔去墓四十步。禁樵採焉。是康成墓在彼。不在此。審也。小同以魏時官侍中。高貴鄉公尊爲五更。司馬文王酖之而卒。其孝經注傳及唐代。今亦散亡。迹其傳家學而殉國難。以孔父之忠。成宣尼之志。魯多君子。闕里之化遠矣。昔子夏居西河。疑于夫子。叔譽游九原。流連隨會。費邑士君子所由讀書敦行。寓公低佪留之不能去者。其鄭侍中之流風所染。抑大司農學有淵源也。先是阮同年芸臺。以宮詹視學山左。訪古僞石山下。謁康成墓。因欲爲修祠宇。爲設奉祀生一人。因書屬予。乞都門通經之士。出錢書名于碑。以志其事。時值秋帆尚書移節此邦。僕以爲鄭康成以經釋經。惟聖知聖。七十子之後。身通六藝。一人而已。而宋代濂洛關閩。大氐取鄭學緒餘以注經。猶有五經博士。德如康成。而反無之。急宜請令典。以來學者之望。札告尚書。會其鎮楚。抑而未發。頃錢塘周君卜居費縣。慨然有修東山書院之志。嘉僕之好古。不遠千里。屬爲文通之當道。因考舊聞。以詔周君。俾質諸學使。今撫軍玉公爲僕舉主。識其雅才好博。以興廢繼絕爲念。而濟南守徐君。又僕之筆硯交。必能助成學使之志。倘因侍中遺蹟。以昔東山書院。又因康成祠宇。以建五經博士之議。則秋帆尚書聞而心服。僕此文不爲無益之言矣。

問字堂集卷五

雜文五

三禘釋

周制。大禘有三。一曰圜丘之祭。配以帝嚳。出祭法。云有虞氏夏后氏禘黃帝。殷人周人禘嚳也。鄭注云。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鄭知爲祭天者。依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何休注公羊引禮。祭天牲。角繭栗。而舉語觀射父在郊禘不過繭栗之言。以牲角繭栗。知禘爲祭天之稱。周人無嚳廟。而云禘嚳。又與郊並稱。是知爲圜丘祀天之祭矣。已上明禘圜丘之祭爲一曰夏正郊天。配以后稷。出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注云。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皆用正歲之正月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鄭注周官圜丘。亦引大傳此文。鄭知祖之所自出爲天者。據郊特牲云。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荀子禮論。王者天太祖。春秋繁露觀德篇云。天地者。先祖之所出也。謂天爲先祖之所出。本之荀子董仲舒。名之爲禘。本之大傳。且詩序云。長發。大禘也。而有帝立子生商之文。公羊傳云。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

以其祖配。又云。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外謂天也。故荀子禮論云。郊者并百王于上天而祭祀之也。此郊謂吉禘。承上喪三年言之。鄭注禮運。稱之郊禘。但以爲郊。皆即郊祭禘之證矣。（已上明禘爲郊）郊祭（十月）一。曰明堂之祭五天帝。配以文王。曰祖。五人帝。配以武王。曰宗。出詩周頌序曰。雝。禘大祖也。鄭箋云。禘。大祭也。大祖謂文王。蓋即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鄭知大祖爲明堂者。據堯典云。受終於文祖。又云。歸格於藝祖。又云。歸格於文祖。上云賓於四門。下云。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以四門爲之本文。知文祖爲明堂。故馬融注云。文祖。天也。天爲文萬物之祖。故曰文祖。鄭注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又云。藝祖文祖。猶周之明堂。又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云。文祖者。堯大祖也。史記云。大祖亦即明堂。淮南主術訓云。神農以時嘗穀。祀於明堂。周書嘗麥解云。王乃嘗麥於大祖。是大祖即明堂之證。素問五運行大論。黃帝坐明堂。始正天綱。合之受終文祖。在璿璣玉衡之文。又文祖爲明堂之證。故洛誥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及乃單文祖德。鄭注俱以爲明堂。實本孔馬之說。及案古書傳。非惟據緯候。蔡邕明堂月令論。引禮記檀弓曰。王齋禘于清廟明堂。蓋逸禮。大祖既是明堂。而序詩云禘大祖。逸禮云禘明堂。是即禘爲明堂配天之證矣。（已上明禘爲明堂配天之祭）而王肅非之。如以禘爲非祭天。則不信王制逸禮詩語三書。惟用爾雅之言也。以禘爲非郊。則不信大傳商頌序之言也。以禘爲僅祭始祖之廟。非祭明堂。則不信逸禮檀弓周頌序之言也。三者皆不始自鄭注。宋儒奈何妄斥鄭氏三禘之非乎。禘之所以名。以有天帝及審諦之義。爾雅釋天云。禘。大祭也。禘有天帝。故在釋天。兼圜丘與郊。故通稱大祭。鄭氏云。凡大祭曰禘。是也。白虎通云。禘之爲言諦也。序昭穆。諦父子也。假班固此知禘爲宗廟之祭。不知爲祭天之名矣。通典引後魏尚書游明根議曰。鄭氏之義。禘者大祭之名。大祭圜丘謂之禘者。審諦五精星辰也。大祭宗廟謂之禘者。審諦其昭穆百官也。鄭氏之言五精。蓋即五行之精。謂五天帝矣。（已上言王肅宋儒斥鄭氏三禘之禮及禘名義）者禘之所以異於祫者有數事。一曰禘必配天。圜丘及郊無論。已明堂之祭。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下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通典引徐邈議曰。春秋左氏說曰。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初學記引盧虞決疑注曰。凡廟之主。藏於戶外西牖之下。有石函。故名石室。按郊則五天帝五人帝之主。宗則后稷文武及先公先王之主。祭于明堂。必迎之。祭畢反於郊於廟。詩正義引鄭志云。禘大祭。天人共之。是也。（已上言禘配天）二曰禘及功臣。周禮夏官司勳。凡有功者。祭于大烝。鄭注云。盤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今漢祭功臣於廟庭。何休注公羊傳曰。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後魏太和三年詔引鄭元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則毀廟羣廟之主。於太祖合而祭之。禘則增及百官配食者。審禘而祭之。是也。（已上論禘有配食功臣異于祫）三曰禘及助祭諸侯。及四夷來王。商頌長發大禘之詩云。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又云。九有有截。孝經云。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又云。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尚書大傳云。大廟之中。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周語云。荒

服者王。又云。終王。韋昭注云。終謂終世也。朝嗣王及即位而來見。漢書韋元成傳。劉歆議曰。大禘則終王。服虔注云。蠻夷終王。乃入助祭。各以其珍貢。以共大禘之祭也。春秋襄十五年。冬十一月。晉侯周卒。左傳冬。穆叔如晉聘。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皆無禘禮。蓋言未與於周禘祀。謂世見也。此禘異於祫之禮也。（已上論禘有諸侯四夷助祭異于祫）禘之名。起自有虞。見祭法。禘黃帝。堯典。肆類於上帝。鄭氏以爲禮祭上帝於圜丘。是黃帝配也。夏殷則禘爲時祭。故王制云。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鄭注云。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以禘爲殷祭。鄭云然者。據爾雅云。春祭曰祠。夏祭曰礿。又云。禘。大祭也。爾雅周公所作。故知是周改時祭之禘。爲五年殷祭矣。凡經文禘與嘗並舉。皆時禘之稱。蓋夏殷之禮。故祭義云。春禘秋嘗。又云。禘有樂而嘗無樂。祭統云。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鄭皆以爲夏殷時禮。然則中庸禘嘗之義。亦夏殷時祭也。王制云。天子祫禘。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鄭注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又云。禘一犆一祫。鄭注云。下天子也。祫歲不禘。鄭意皆不以爲周制。郊特牲云。嘗禘有樂。又云。春禘而秋嘗。鄭注云。此禘當爲禴字之誤也。王制曰。春禴秋嘗。鄭蓋以此諸文言禘。猶周之言礿。歲有一祭。不與五年殷祭同也。（已上言殷之時禘與周五年大禘不同）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禘則以建巳之月。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鄭注云。夏建巳之月也。周公曰大廟。鄭以爲魯周公廟。則與天子祭于明堂異。經文云以禘禮。左傳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是但用其文物之儀。無圜丘夏正郊天明堂之祭。郊宗石室之禮。惟合祭毀廟羣廟之主。雖名爲禘。實天子之祫耳。祭統云。成王康王賜魯。故賜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禮運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謂郊以日至。禘在宗廟。非周禮。論語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孔安國云。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按鄭注周官云。祼之言灌也。唯神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孔子蓋言魯惟宗廟之禘。失周禘祭天之禮。故以爲不欲觀。傷周禮不可見也。魯祭宗廟。改殷之禘。故亦通名爲烝嘗。左傳云。烝嘗禘于廟。春秋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大廟。而穀梁謂之嘗。魯語謂之烝。定八年冬十月。禘于僖公。此夏時八月。實嘗也。而謂之禘。是也。魏書禮志中書監高閭等言。諸侯無禘禮。唯夏祭稱禘。又非宗廟之禘。魯行天子之儀。不敢專行圜丘之禘。故改殷之禘。取其禘名於宗廟。因先有祫。遂生兩名。是後魏時尚知魯禮不與周天子同也。（已上論魯禘所以異于天子）自漢以來。皆以禘爲宗廟之祭。而無配天之禮。由諸儒不能用周制。徒推魯禮。故建武詔書云。禘祫之祭。不行已久。魏孝文初詔亦云。四百餘年。廢無禘祀也。予因五禮通考于此禮不通古制。又讀惠徵君棟禘說。雖其明禘爲配天之祭。病其不知禘亦爲夏正郊天之祭。故作此以廣其說。若夫牲幣之禮。則有司存。（已上論漢已來廢配天之禘）

周禘表（按方丘北郊鄭注亦以爲禘則三郊禘實五）

圜丘禘。	昊天上帝。	嚳配。						
郊禘。	感生蒼帝。	稷配。	五天帝日	月星辰皆	與。			
明堂禘。	五天帝。	文王配。	五人帝。	武王配。	稷主。	毀廟主。	四親廟主。	
方丘禘。	地示。	嚳配。						
北郊禘。	地示。	稷配。						

周制配天表

周室東遷。諸侯皆去其籍。魯秉周禮。季孫亂之。春秋之旨甚微。七十子猶云戔賛。秦漢據西京之地。黃帝已來。郊時僅存。亦無禮文可證。是以西漢諸儒。不言圜丘之祭。不知禘爲明堂配天之禮。其時逸禮初出。古文難通。周官經晚立學官。劉歆始據以定南北郊之制。于他經義。尚有牴牾。至鄭康成于易書詩三禮春秋論語。無所不通。皆爲之注。合諸經義。考圜丘郊禘之典。明夏殷周魯之異制。而古禮大顯。醇乎其茂以加矣。會漢淩夷。未遑制作。魏代有意崇儒。樹遭王肅亂經。倚武左祖外家。以非爲是。永嘉之亂。經典淪亡。自後議禮諸臣。鮮能據古經以辯肅言之妄。隋唐以來。袁準長孫無忌。逞其邪說。皆肅之流。宋明諸人。疑禮經而詆鄭義。紛紜衆訟。靡所折衷。微言絕而大義乖。莫此爲甚。今據禮釋鄭義。爲周禮配天表。及明堂大禘及迎氣還祭告朔表。尺牘之中。旁行可識。庶非妄作。後之觀禮者。其核于斯。

圜丘郊祀表（類及旅，依郊祀爲壇于南郊之旁，皆祀五帝。）

圜丘。（冬至。）	昊天上帝。	嚳配。	
南郊。（夏正上日。）	蒼帝稷配。	赤帝。	黃帝。
東郊。（立春。）	蒼帝。	太昊。	句芒。
南郊。（立夏。）	赤帝。	炎帝。	祝融。
西郊。（立秋。）	白帝。	少昊。	蓐收。
北郊。（立冬。）	黑帝。	顓頊。	玄冥。

白帝。	黑帝。	日。	月。	五星。	十二辰。	司中。（或云中台。）	司命。（或云上台。）	箕。	畢。
南郊。（季夏。）	黃帝。	軒轅。	后土。						

方丘北郊表

方丘。（夏至。）	地示。	嚳配。							
北郊。（夏正月，或云建申月。）	地示。	稷配。	社稷。	五祀。（或云五巳之帝。）	五嶽。	山林。	川澤。	四方。	百物。

明堂大禘及迎氣還祭十二月告朔表

明堂大禘	明堂夏正郊迎祭	青陽立春迎祭	明堂立夏迎祭	太室季夏迎祭	總章立秋迎祭	元堂立冬迎祭
蒼帝.	蒼帝.	正二三月告朔	四五六月告朔	黃帝.	七八九月告朔	十十一十二月告朔
赤帝.	稷配.	蒼帝.	赤帝.	軒轅.	白帝.	黑帝.
黃帝.	文王.	太皞.	炎帝.	后土.	少皞.	顓頊.
白帝.	武王.	勾芒.	祝融.	文王.	蓐收.	元冥.
黑帝.		文王.	文王.	武王.	文王.	文王.
文王配.		武王.	武王.		武王.	武王.
太皞.						
炎帝.						
軒轅.						
少皞.						
顓頊.						
武王配.						
稷主.						
毀廟主.						
四親廟主.						
功臣.						

六天及感生帝辨

不信六天及感生帝之說.始于王肅.譏鄭康成用讖緯之言.惜于許敬宗.肅非君子儒.史稱其有三反.許敬宗則唐姦邪.雖孔子曰.不以人廢言.亦嘗辨其言之是非也.宋人多袒肅而背鄭.五禮通考于此禮.不能深明古制.又引趙匡諸人臆說.大典益棼矣.孫叔然附于肅.聖證論駁而釋之.其文又不傳.是不可以不辨.肅以郊即圜丘.圜丘即郊.請先以周官經破之.周官太宰云.祀五帝.下又云.祀大神祇.掌次云.旅上帝.下又云.祀五帝.典瑞云.祀天下.又云.旅上帝.司服云.祀昊天上帝.下又云.祀五帝.按此諸文.明天與五

帝非一.肅猶得妄謂之五人帝.其大司樂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此天神必非人帝.下又云.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則此圜丘與天神非一祭矣.郊祀志.匡衡張譚奏議.宜於長安定南北郊.衡言.臣聞郊紫壇饗帝之義.埽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俟天神.則匡衡即以周官祀天神.是夏正之郊.故鄭氏于此祀天神注云.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尊之也.于下圜丘注云.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嚳配之.且不獨周官言之也.禮器之言圜丘祭天曰.爲高必因丘陵.又曰.因天事天.下言巡守方嶽之祭曰.因名山升中於天.下言郊祭曰.因吉土饗帝于郊.經文及鄭注三祭甚明.然則圜丘非郊.鄭依禮經.又用匡衡之義.肅何得獨非鄭乎.然宋之妄庸人.因有非周官經禮記而疑之者.所爲非聖無法也.今即以名正之.爾雅.非人爲之丘.孫炎云.地性自然也.周官云.地上之圜丘.禮器云.爲高必因丘陵.又云.因天事天.三輔黃圖.甘泉宮一曰雲陽宮.故甘泉山宮以山爲名.黃帝以來.圜丘祭天處.漢官舊儀.黃帝作成帝是也.魏時營委粟山爲圜丘.是古人猶則稱丘之義.若郊則于四郊.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郊特牲云.兆於南郊.就陽位.又云.於郊.故謂之郊.又云.埽地而祭.說文作垗.云.畔也.爲四時界祭其中.引周禮文.又云.畤.天地五帝所基址祭地.按因立迎氣.則于東西南北郊.郊去邑里數.又依五行生成之數.不必四郊適有地上之丘.垗旣爲祭之界.亦不得謂非人爲之丘.圜丘與郊.豈得云一乎.肅又以祭法云.燔柴於泰壇則圜丘.按張揖亦魏人.其作廣雅云.圜丘.大壇.祭天也.方澤.

大折.祭地也.言圜丘與大壇.俱是祭天之處.若以泰壇即圜丘.將謂方澤即大折乎.肅疑郊即圜丘.蓋以郊特牲有周之始郊日以至之言.不信鄭注稱禘之說耳.鄭氏以緯解經.因其文有云.祭之日.王被袞戴冕.璪有十二旒.乘素車.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與周禮服大裘.乘玉輅.建大常不同.而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又與郊特牲衣服車旂適合.是知郊特牲所言稱禮.又據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故鄭注郊特牲云.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肅以鄭氏爲謬.將以明堂位所言稱禮亦誤也.且周郊卜日辛與丁.故大宗伯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月令.擇元日.若云郊即圜丘.冬至豈可卜.又豈必是辛與丁乎.張融又引董仲舒劉向馬融之論.皆以爲周禮圜丘.則孝經云南郊.與王肅同.其言又謬.按春秋繁露云.郊因于新歲之初.又云.郊因先卜.不卜不敢郊.是董仲舒不以郊爲冬至祭圜丘之明證.肅等稱之.且漢劉向馬融者.蓋見漢人多議郊祀.不議圜丘.因疑諸儒即以郊爲圜丘.不如秦漢時.固無冬至圜丘之祭.秦以冬十月爲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非因冬至.即月令亦不言圜丘.而云仲冬之月.日短至.去聲色.鄭氏以爲與易說春秋緯云.冬至.作樂五日.相違.蓋疑其秦書.郊祀志.王莽奏言.文十六年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并祠五帝.而封禪書不載其事.平帝時.王莽始按據周官天地祀之樂.有別有

合。以立圜丘方澤之祭。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墜于南郊。先時諸儒所以不承圜丘者。周官經至武帝時始出。復入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劉歆校祕書。始著錄略。奏盜據散之義也。封禪書引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司馬遷引周官。乃是郊時祚之文。亦似不知郊之外。有圜丘之祭。董仲舒劉向。何由以圜丘為南郊乎。肅又云。五帝非天。謂大皞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而譏鄭以五帝為靈威仰之屬為非。因成於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帝之非五人帝。亦即以周官經破之。祠服云。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假令五帝不配南郊。祭非夏正月。何時可服大裘。若以為五人帝。則五時迎氣。惟迎春祀大皞。可服裘耳。迎夏迎秋。豈得服裘乎。宋衷德皆以為立春服裘。餘皆袞衣。則知其義難通。作為支詞。益不足辨。且五天帝之說。不始于鄭。靈威仰之屬。亦不獨出于緯書。史記載秦襄公祠白帝。宣公祠青帝。靈公祭黃帝炎帝。漢高祖曰。天有五帝。而有四帝何也。乃立黑帝祠。然則五色之帝。自周已來。有是名矣。古巫咸甘石三家天文之書。以人事定星位。甘氏中官有天皇大帝一星。在鉤陳口中。又有五帝內座五星。在華蓋下。天官書多用石氏星經。又有五星五帝坐在南官。蓋中官天皇大帝象圜丘。五帝內座象郊。南官五帝坐象明堂。而甘公石申皆周人。其所據又三代古書。讖緯如後出。亦當本此。安得不以五色之帝為五天帝乎。又開元占經引黃帝占曰。天皇大帝。名燿魄寶。其名出黃帝占。則知靈威仰諸名。所傳已久。故周官大祝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

號。三曰示號。明天地人鬼皆有號。若止稱之為天。何必辨之。譬如一天。而書詩有蒼昊旻上諸名。同一春夏秋冬。而爾雅有青陽發生之號。何足怪乎。鄭司農注周官。上帝為元天。又注掌次祀五帝于四郊云。五帝。五色之帝。然則鄭司農注大宗伯昊天上帝云。昊天。天也。上帝。元天也。所云元天。蓋謂北極上帝。元。北方也。故明堂北出稱元堂。即是鄭康成所云北極大帝。賈公彥以先鄭與王肅同一天。非也。先鄭既言五色帝。專以六天之說。責之康成。孤陋甚矣。宋趙匡又以緯書始于漢哀平閒。是又不然。緯書之出甚古。亡秦者胡。即緯文。史記魏世家。言秦讖于是出。淮南言六畜生多耳目不祥。讖書著之。不得以為始于哀平閒也。如齊桓公塞九河之事。舍緯書何所出。鄭氏蓋不得不用以注經。天文歷算家言亦多存焉。宋朱文公不信緯書。亦用洛書甄曜度之語。稱其書而詆其書。何異殺鄧析而用其竹刑乎。肅又譏鄭康成夏正之郊祭感生帝之說。而云王者禘之初以木德王天下。非謂木精所生。肅又少見多怪。馬昭仍引河洛中候獻之。不據正經。不足以服其心。按商頌小序言。長發大禘也。其詩云。帝立子生商。又云。元王桓撥。毛傳云。元王。契也。鄭箋云。帝。黑帝也。承黑帝而生子。故謂契為元王。又云。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考商頌。即有元王之號。又有帝立之說。則感生帝見於經文。論語引湯誓。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告于皇皇后帝。孔安國注云。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元牡。皇。大。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鄭注云。帝謂大微五帝。用元牡者。彼謂告祭也。按孔氏謂帝為天。是也。而元牡為未變夏禮。非也。蓋夏郊用

元牡。以祀感生黑帝。猶周郊牲用蒼以祀蒼帝耳。鄭云。告祭。恐亦非也。感生之方色。與五德相勝之色不同。故周火德。上赤。而感生則蒼帝。肅亦誤合為一。且感生之說。不出于鄭康成。春秋繁露云。天將授文下主地法文而王。祖錫姓姬氏。謂后稷母姜嫄。履天之跡而生后稷。故帝使禹皋論性。知周之德。陰德也。故以姬為姓。周王以女書姬。故天道各以其類動。非聖人孰能明之。五經異義云。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說文云。姓。人所生也。古之神聖。母感天而生子。故稱天子。釋商頌之文。稱契母有娀方將。周詩亦云。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爾雅釋詩履帝武敏云。武。迹也。敏。拇也。爾雅周公所作。縱子夏諸人增補。亦周末之書。既以敏為拇。亦以姜嫄有履迹之事矣。鄭氏駁異義云。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言也。又云。蒲盧之氣。嫗煦桑蟲。成為己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鄭氏此說。較諸儒為最醇。肅引馬融之言。謂后稷生蓋遺腹子。當時王基馬昭孫毓。并以肅言為乖戾。而後世陸淳趙匡。以禘為祭始祖廟。猶信其邪說。何哉。經學可以觀世變。七十子之師。授經於魏。衡橫議興。肅與司馬氏有連。蓋有無君之心。時高貴鄉公以鄭康成之孫小同為五更。司馬氏鴆之。而卒滅諸生司馬。故多詆鄭學。三國志魏紀。載高貴鄉公幸太學。與諸儒講尚書。庾峻多是肅言。帝從鄭說。是時博士峻皆司馬氏之黨與。故稱揚肅言。帝之所以悄懣。卒被戕害。陳壽作紀。其載帝與博士論難之言。豈非春秋比事屬辭深意哉。晉泰始中。遂用肅言。於明堂南郊除五帝之座。合二至之祀於二郊。雖太康中知其

禮文不正。又復諸祀。而五時迎氣之禮。卒以廢。肅之罪上通于天矣。故吾以為肅有無君之心。乃有無天之議。後世議禮者。奈何揚其波也。

附聖證論及難王申鄭議

王肅聖證論。及馬昭難王申鄭之說。俱不傳。惟見禮記正義。蓋肅說所以不傳者。以隋已前。鄭學盛行。當時不重其邪說。馬說亦不顯者。宋人多用肅議。惡馬昭之發其覆也。故五禮通考亦遺之。今其載肅論及馬難義。使讀者知肅本妄疏。單文孤證。而馬援據經籍。不可難也。惜孫叔然之文。無一語存者。予所以不能無作矣。

王肅聖證論云。天體無二。郊即圜丘。圜丘即郊。郊特孔疏郊特牲曰。郊之祭。迎長日之至。下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元以為迎長日。謂夏正也。郊天日以至。元以為冬至之日。說其長日至於上。而妄為之說。又徙其始郊日以至於下。非其義也。元又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若儒者愚人也。則不能記斯禮也。苟其不然。不得亂於周魯也。鄭元以祭法禘黃帝及嚳為配圜丘之祀。祭法說禘無圜丘之名。周官圜丘。不名為禘。是禘非圜丘之祭也。元既以祭法禘嚳為圜丘。又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元又施之於郊祭后稷。是亂禮之名實也。案爾雅云。禘。大祭也。繹。又祭也。皆祭宗廟之名。則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圜丘及郊也。周立后稷廟。而嚳無廟。故知周人尊嚳。不若后稷之廟重。而元

說圜丘祭天祀大者仲尼皆今作荅疑非稱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今雖此言知郊祀配圜丘非也又詩思文后稷配天之頌無帝嚳配圜丘之文知郊則圜丘圜丘則郊所在言之則謂之圜丘於郊築泰壇象圜丘之形以丘言之本諸天地之性故祭法云燔柴於泰壇則圜丘也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禮云冬至祭天於圜丘知圜丘與郊是一也言始郊者冬至陽氣初動天之始也對啓蟄及將郊祀故言始孔子家語云定公問孔子郊祀之事孔子對之與此郊特牲文同皆以爲天子郊祀之事同師又引王肅之說以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故左傳云啓蟄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二郊也馬昭申鄭云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則周天子不用日至郊也夏正月陽氣始升日者陽氣之主日長而陽氣盛故祭其始升而迎其盛月令天子正月迎春是也若冬至祭天陰氣始盛祭陰迎陽豈爲理乎周禮云冬日至祭天於地上之圜丘不言郊則非祭郊也言凡地上之丘皆可祭焉無常處故不言郊周官之制祭天圜丘其禮王服大裘而冕乘玉輅建太常明堂位云魯君以孟春祀帝於郊服袞服乘素車龍旂衣服車旂皆自不同何得以諸侯之郊說天子圜丘言始郊者魯以轉卜三正以建子之月爲始故稱始也又禮記云魯君臣未嘗相弑禮俗未嘗相變而弑三君季氏舞八佾旅於泰山婦人髽而相弔儒者此記豈非亂乎據此諸文故以郊丘爲別冬至之郊特爲魯禮郊特牲疏

鄭氏謂天有六天天爲至極之尊其體祇應是一而鄭氏以爲六者指其尊極清虛之體其實是一論其五時生育之功其別有五以五配一故爲六天據其在上之體謂之天天爲體稱故說文云天顛也

因其生育之功謂之帝帝爲德稱也故毛詩傳云審諦如帝故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非天何爲同服大裘又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禮器云饗帝于郊而風雨寒暑時帝若非天焉能令風雨寒暑時又春秋緯紫微宮爲大帝又云北極耀魄寶又云大微宮有五帝坐星靑帝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黃帝曰含樞紐是五帝與天帝六也又五帝亦稱上帝故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下卽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若非天何得云嚴父配天也而賈逵馬融王肅等以五帝非天唯用家語之文謂大皞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其義非也又先儒以家語之文王肅私定非孔子正旨又王肅以郊丘是一鄭氏以爲二者案大宗伯云蒼璧禮天典瑞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是玉不同宗伯又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牲用蒼也祭法又云燔柴於泰壇用騂犢是牲不同也又大司樂云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上文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是樂不同也故鄭云蒼璧蒼犢圜鍾之等爲祭圜丘所用以四圭有邸騂犢及奏黃鍾之等以爲祭五帝及郊天所用王肅以郊特牲周之始郊日以至與圜丘同配以后稷鄭必以爲異圜丘又以帝嚳配者鄭以周郊日以至自是魯禮故注郊特牲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

事鄭必知是魯禮非周郊者以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魯郊用日至之月案周郊祭天大裘而冕郊特牲云王被袞戴冕璪十有二旒故知是魯禮非周郊也又知圜丘配以帝嚳者案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禘嚳在郊稷之上稷卑於嚳以明禘大於郊又爾雅云禘大祭也大祭莫過於圜丘故以圜丘爲禘也圜丘比郊則圜丘爲大祭法云禘嚳是也若以郊對五時之迎氣則郊爲大故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郊亦稱禘其宗廟五年一祭比每歲常祭爲大故亦稱禘也以爾雅釋天禘爲大祭是文各有所對也后稷配天見於周頌故思文云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周若以嚳配圜丘詩頌不載者后稷周之近祖王業所基故配感生之帝有勤功用故詩人頌之嚳是周之遠祖爲周無功徒以遠祖之尊以配遠尊天帝故詩無歌頌或可詩本亦有也但後來遺落故正考甫得商之遺頌十二篇至孔子之時惟五篇而已以此言之明詩有遺落也郊特牲疏案此文疑亦馬昭申鄭之作故附此

王肅難鄭云案易帝出乎震震東方萬物之初故王者制之初以木德王天下非謂木精之所生五帝皆黃帝之子孫各改號代變而以五行爲次焉何太微之精所生乎又郊祭鄭玄注祭感生之帝唯祭一帝耳郊特牲何得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又天唯一而已何得有六又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及土四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是五帝之佐也猶三公輔王三公可得稱王輔不得稱天王五帝可得稱天佐不得稱上天而鄭云以五帝爲靈威仰之屬非也玄以圜丘祭昊天最爲首禮周人立后稷廟不立嚳廟是周尊嚳不若后稷及文武以嚳配至重之天何輕

重顓頊之失所郊則圜丘圜丘則郊猶王城之內與京師異名而同處祭法疏虞夏出黃帝殷周出帝嚳祭法四代禘此二帝上下相證之明文也詩云天命玄鳥履帝武敏歆自是正義非讖緯之妖說詩疏又引王肅孔晁云

馬昭申鄭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案文自了不待師說則始祖之所自出非五帝而誰河圖云姜原履大人之跡生后稷大姒夢大人死而生文王又中候云姬昌蒼帝子緯緯所說明文又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周公配蒼帝靈威仰漢氏及魏據此義而各配其行易云帝出乎震自論八卦養萬物於四時不據感生所出也祭法疏

再答錢少詹書

月前因讀周年表而行奉上一書申說漢志焉逢攝提格爲上元本星度非以太陰紀歲質諸函丈未知何時得到頃奉手書復論及此星衍似尚不能無言爲後世之以師言爲重恐不察古書也來書云古法太歲左行於地起子歲星右行於天起丑與月建月將之相應同夫太歲順行歲星逆行歲星起子太歲起丑則歲星左行在亥太歲右行在卯矣推之十二辰皆與古書不合淮南之言曰歲名曰攝提格是太歲在寅也而上文云太陰在寅下文云歲星舍斗牽牛斗牽牛丑宮宿推之十二辰皆然得不謂之太歲

在寅，太陰亦在寅，歲星在丑乎。其云歲名曰困敦，則太歲在子也，而上文云，太陰在子，下文云，歲星舍氐房心，氐房心卯宮宿，得不謂之太歲在子，歲星在卯乎。且淮南之太陰，甘氏謂之攝提，直云攝提格之歲，攝提在寅，歲星在丑，以正月與斗牽牛婺女晨出於東方，其云攝提者，案淮南修務訓云，攝提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氐爲本，高誘注，歲星在寅曰攝提，攝提鎮星並言，宜高誘謂之歲星，而甘氏所言攝提，俱與歲星爲二，蓋太歲歲星，同得謂之攝提，亦猶歲星屬木，名曰蒼龍，而古人亦以爲太歲也。續漢書律曆志云，攝提遷次，青龍移辰，謂之歲，然則攝提失紀，及攝提貞于孟陬之文，或即以攝提爲太歲，而非攝提三星也。吾師執太歲在子，則太陰在寅之說，特因漢志有焉逢攝提格之文，下云，太歲在子，而以寅爲太陰所在，不知漢志下文云，歲名困敦，正月歲星出婺女，婺女在子宮，按天文志云，太歲在丑，歲星在尾箕，太初在婺女虛危，甘氏太初曆所以不同者，以星贏縮在前，各錄後所見也。然則漢志云，歲名困敦，蓋據丙子歲冬至言之，下云正月，謂丁丑之元正月也，太歲在丑，而歲星出婺女，太初曆在子宮，天文志歲星則在尾箕，尾箕寅宮，正與淮南史記諸書所云，太歲在丑，歲星在寅合矣。太歲右行，歲星左行，推之十二辰，則太歲在寅，歲星在丑，明也。吾師以太歲在子，歲星在丑，何以處漢志歲名困敦正月歲星出婺女之說乎。且廿八宿分十二宮，古法四維各二宿，四正各三宿，故荊州占曰，歲星歲行一次，居二十八宿，與太歲應，十二歲而周天，太陰居維辰，歲星居維宿二，太陰居仲辰，歲星居仲宿三，若以爲太陰在寅，歲星居子，則寅爲維，太陰居維辰，子宮得女虛危三宿，歲星不止行維宿二，推之十二辰皆不合矣。故天文訓，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注云，太陰謂太歲也。見開元占經，蓋許叔重舊注，晉灼亦有此文，直改太陰爲太歲，此則太陰太歲非二之證，不獨考賀泰傳及廣雅，而知之也。歲星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則三百六十日止行卅度，中除閏餘，則十二歲周天，尙有參差，而必以太極上元，復本星度，謂仍起于斗牽牛，所謂五星如連珠也。自曆元起本星度，已後十二年，歲星當循十二辰之度，一年行一次，依天文訓天官書天文志，據歲星所起之十二年言之，自後歲星行度，漸不能循常次，積百四十四年，而有超辰，太歲則以常次紀歲，不能與之超辰也。今按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自共和迄孔子，太歲未聞超辰，表自庚申紀歲，終於甲子，自屬史遷本文，亦不得謂古人不以甲子紀歲，貨殖傳云，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此亦甲子紀歲之明徵，不獨後漢書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之文矣。吾師又云，漢太初元起丙子，而後人命爲丁丑，以爲太歲超辰之故，不知太初改元之正月，爲丁丑歲，以先一年丙子冬至，下詔定曆，故云太歲在子，非超辰之謂，若必以歲星之乘躔而紀歲，如今乾隆五十九年，太歲在甲寅，而歲星以正二三四月在丑宮，五六七八九月在寅宮，十十一十二月在丑宮，今六十年，太歲在乙卯，歲星正月在丑宮，二閏三四五六月在子宮，七八月在丑宮，九十十一十二月在子宮，或順行，或留退，不必一年定居一宮，太歲亦將不以十二月爲一次乎。廿八宿之分十二宮，古今亦有不同，以古法四正得三宿

推之，歲星以去年甲寅正月至十一月俱在寅宮，十二月至丑宮，今年乙卯正月至十一月俱在丑宮，十二月至子宮也。然超辰之說，見于律曆志宗訢等議，蔡邕則云，百四十四歲而太歲超一表，當時雖有是言，而歷代干支，無超辰者，或指歲星言之，或太歲超一表，表與辰異也。倘蒙師教導之，所示金代諸碑刻，謹增入京畿金石考，頃以比部奏績上考，蒙上簡錄，如得東南一郡，可以登堂請益，一析前古之疑，文章天下之公論，吾師不責以辨論之妄也。

天官書補目

序

三家星占，見史記天官書云，昔之傳天數者，殷商巫咸，在齊甘公，魏石申，書中亦多用石氏星經。史記索隱曰，歲星在寅正月晨見東方之名，已下皆石氏星經。班固天文志，兼用甘氏石氏語，張守節引七錄云，甘公楚人，戰國時作天文星占八卷，石申魏人，戰國時作天文八卷也。鄭康成注周禮，引甘氏歲星經，後漢書郎顗傳，引石氏經，漢藝文志多本七錄，不著錄巫咸甘石書，殊不可解。惟天文家載黃帝雜子氣三十三篇，隋經籍志有黃帝五星占六卷，未知即是黃帝占否也。劉昭注續漢志，亦引黃帝占，今其文及三家星占，具見唐瞿曇悉達所輯開元占經中，按黃帝巫咸甘石，所載恒星名數，多出天官書天文志之外，而其書皆在先秦，不知遷固何以不載，且史記漢書，既遺東壁一宿，又莊子所載傅說，緯書所載天皇大帝，及王纖之屬，皆闕如，亦不能辭疏漏之責。北周庾季才作靈臺秘苑一百一十五卷，宋王安禮刪存十五卷，冠以步天歌，其文略同晉隋二志，而不載所出之書。隋天文志云，三國時，吳太史令陳卓，始列甘氏石氏巫咸三家星官，著於圖錄，

并著占贊，總有二百五十四官，一千二百八十三星，并二十八宿，及輔官附坐一百八十二星，總二百八十三官，一千五百六十五星。宋元嘉中，太史令錢樂之所鑄渾天儀，以朱黑白三色，用殊三家，而合陳卓之數。前人好古之僻，至于本草，猶有朱墨別書之本，不亂神農本經，況乎星官，可不詳其根據，今晉隋二志所載星名，多于史記漢書，而三家星無復區別，錢樂之儀器，亦既無傳，開元占經，藏在秘府，唐宋人俱不得見，鄭樵通志稱今存三卷，而近時所得寫本百廿卷見全，但世無板本，懼其久而淪失，余退食多暇，游心觀象，慨中法之不行，念掌故之久缺，因為天官書補目一卷，紀其增多史記漢書星名，大凡二百餘坐，分注黃帝及三家所有星名星數，三家星止分中官外官，術書位次不可考，天官書則分五官，即以三家星依五官遍屬之星，分為五部，後之志天文者，庶有擇焉。

中官

天皇大帝。黃帝有，甘氏有，云一星在鉤陳口中。

四輔。甘氏有，云四星抱北極樞，按即後句四星。

女御。巫咸有，云四星在鉤陳星後北，今作御女。

華蓋。甘氏有，云七星杠九星，凡十六星在大帝上。

五帝內座。甘氏有，云五星在華蓋下。

六甲。甘氏有，云六星在華蓋杠旁。

柱下史。甘氏有，云一星在北極東北。

女史。甘氏有，云一星在柱下史北。

尚書。甘氏有，云五星在紫微宮內東南維。

大理。巫咸有，云二星在紫微門左星內。

三公。黃帝有，石氏有，甘氏有，云三星在北斗杓南。

三公。黃帝有，巫咸有，云三星在北斗魁第一星西。

太一。石氏有，云一星在天一星南相近。

附路。石氏有，云一星在閣道南傍。

傳舍。巫咸有，甘氏有，云九星在華蓋上近河傍。

造父。黃帝有，甘氏有，云五星在傳舍南河中。

鉤。巫咸有，云九星如鉤狀在造父北。

相。黃帝有，石氏有，云一星在北斗南。

太陽守。黃帝有，石氏有，云一星在北斗南。

勢。甘氏有，云四星在太陽守北。

內階。甘氏有，云六星在文昌北。

常陳。甘氏有，云七星如畢狀。

太尊。巫咸有，云一星在中台北。

內平。甘氏有，云四星在中台南。

虎賁。巫咸有，云一星在下台南。

天牀。甘氏有，云六星在紫微宮門外。

內廚。甘氏有，云二星在紫微宮西南角外。

天廚。甘氏有，云六星在紫微宮東北維外。

梗河。黃帝有，云三星天鋒，石氏有，云三星，天矛也，在大角北。

天紀。黃帝有，石氏有，云九星在貫索東。

七公。黃帝有，云一名天紀，石氏有，云七星在招搖東。

女牀。黃帝有，石氏有，云三星在天紀北。

東官

積卒。黃帝有，石氏有，云十二星在房心南。

東西咸。黃帝有，石氏有，云東咸四星在房東北，西咸四星在房西北。

從官。巫咸有，云二星在房星南。

天輻。巫咸有，云二星在房西。

日。甘氏有，云一星在房中道前。

罰。巫咸有，云三星在東咸西南北列。

帝座。石氏有，云一星在市中候星西。

候。巫咸有，石氏有，云一星在帝座東。

宦者。石氏有，云四星在帝座西。

斗。石氏有，云五星在宦者西南。

斛。甘氏有，云四星在市中斗南。

宗正。黃帝有，石氏有，云二星在帝座東南。

宗人。黃帝有，石氏有，云四星在宗正東。

宗。黃帝有，石氏有，云二星在宗人北。

帛度。巫咸有云二星，在宗星東北。
屠肆。巫咸有云二星，在帛度北。
列肆。巫咸有云二星，在天市中。
車肆。巫咸有云二星，在天市門左星內。
帝席。甘氏有云三星，大角北。
周鼎。甘氏有云三星，在攝提西。
天田。甘氏有云一星，在右門北。
天門。甘氏有云二星，在左角南。
平道。甘氏有云二星，在左右角間。
進賢。甘氏有云一星，在平道西。
亢池。黃帝有甘氏有云六星，在亢北。
折威。石氏有甘氏有云七星，在亢南。
頓頑。巫咸有云二星，在折威東南。
天乳。甘氏有云一星，在氐北。
陣車。甘氏有云三星，在氐南。
車騎。巫咸有甘氏有云三星，在騎官南。

騎陣將。甘氏有云一星，在騎官中東端。
天江。黃帝有石氏有云四星，在尾北。
龜。黃帝有石氏有云五星，在尾南。
傅說。黃帝有石氏有云一星，在尾後。
魚。黃帝有石氏甘云一星，在尾後河中。
糠。甘氏有云一星，在箕舌前。
按王希明步天歌常推後有箸糠七星，只在異處後，不通。

南宮

謁者。甘氏有云一星，在執法北。
三公內座。甘氏有云三星，在謁者東北。
九卿內座。甘氏有云三星，在三公北。
太子。甘氏有云一星，在帝座北。

從官。甘氏有云一星，在太子西。
幸臣。甘氏有云一星，在帝座東北。
明堂。甘氏有云三星，在大微西南角外。
靈臺。甘氏有云三星，在明堂西。
長垣。巫咸有云四星，在少微西南北列。
爟。巫咸有甘氏有云四星，在軒轅南爟北。
酒旗。甘氏有云三星，在軒轅右角。
水位。黃帝有石氏有云四星，在東井東南北列。
水府。巫咸有甘氏有云四星，在東井南。
天樽。甘氏有云三星，在東井北。
四瀆。甘氏有云四星，在東井南東。
司怪。甘氏有云四星，在鉞前。
座旗。甘氏有云九星，在司怪東北。
積水。黃帝有石氏有云一星，在北河西星北。
積薪。黃帝有石氏有云一星，在水東南。
闕邱。甘氏有云二星，在南河南。

外廚。甘氏有云六星，在柳南。
天紀。甘氏有云一星，在外廚南。
天相。巫咸有云三星，在七星六星北石氏有
稷。黃帝有石氏有云五星，在七星南。
天廟。黃帝有甘氏有云十四星，在張南。
東甌。甘氏有云五星，在翼南。
器府。甘氏有云三十二星，在軫南。
青邱。甘氏有云一星，在軫東南。
軍門。巫咸有云二星，在青邱西。
土司空。巫咸云四星，在軍門南。
平。黃帝有石氏有云二星，在庫樓北。
陽門。巫咸有云二星，在庫樓東北。

西官

天關。黃帝有石氏有云星在五車南參西北。

礪石。甘氏有云四星在五車西。

諸王。甘氏有云六星在五車西。

八穀。巫咸有石氏有甘氏有云八星在五車北。

外屏。甘氏有云七星在奎南。

天溷。甘氏有云七星在外屏南十四星。

七司空。黃帝有石氏有云一星在奎南。

天將軍。黃帝有石氏有云十一星在婁北。

左更。黃帝有甘氏有云五星在婁東。

右更。黃帝有甘氏有云九星在婁西。

天倉。黃帝有石氏有云六星在婁南。

鈇鑕。甘氏有云五星在天倉西南。

天囷。黃帝有石氏有云十三星在胃南。

按王希明步天歌東樓中有四星名衡罰傍一星名神宮似在史記文不備。

天廩。黃帝有巫咸有石氏有云四星在昴南。

按史記天官書參星陷穢。

天庾。甘氏有云三星在天倉東南。

芻藁。黃帝有甘氏有云六星在天苑西。

天園。甘氏有云十三星在天苑西。

軍南門。甘氏有云一星在天將軍西。

大陵。石氏有云八星在胃北。

積尸。石氏有甘氏有云一星在大陵中。

天船。黃帝有石氏有云九星在大陵北河中。

積水。石氏有甘氏有云一星在天船中。

卷舌。黃帝有石氏有云六星在昴北。

天讒。石氏有甘氏有云一星在卷舌中。

月。甘氏有云一星在昴東。

天阿。甘氏有云一星在昴西闕。

天街。巫咸有石氏有甘氏有云二星在昴畢間近月東。

天陰。巫咸有云五星在畢柄西。

天節。石氏有云八星在畢附耳南甘氏有。

九州殊口。黃帝有云在參闕甘氏有云九星在天節下。

軍市。巫咸有石氏有云十三星在參東南。

野雞。黃帝有石氏有云一星在軍市中。

天高。甘氏有云四星在參旗西近畢。

玉井。黃帝有巫咸有石氏有云四星在參左足下。

屏。石氏有云星在玉井內。

軍井。甘氏有云四星在屏東南。

天狗。甘氏有云七星在狼東北。

丈人。甘氏有云二星在軍市西南。

子。甘氏有云二星在丈人東。

孫。甘氏有云二星在子星東。

天狗。甘氏有七星在狼東北。

天社。甘氏有云六星在弧南。

北官

虛梁。巫咸有云四星在危南。

蓋屋。甘氏有云二星在危南。

哭。甘氏有云二星在虛南。

泣。甘氏有云二星在哭星東。

天壘城。巫咸有云十三星如貫索狀在哭泣南。

八魁。甘氏有云九星在北落東北。

鈇鑕。巫咸有云三星在八魁西北一曰鈇鉞。

天錢。巫咸有云十星在北落西北。

天綱。巫咸有云一星在北落南。

司命。甘氏有云二星在虛北。

司命。甘氏有云二星司命北。
司危。甘氏有云二星在司祿北。
司非。甘氏有云二星在司危北。
螣蛇。黃帝有石氏有云三十二星在營室北。
雷電。甘氏有云六星在營室西南。
土公吏。甘氏有云二星在營室西南。
東壁。黃帝有巫咸有甘氏有石氏有云二星在九度。
土公。甘氏有云二星在東壁南。
霹靂。甘氏有云五星在土公西南。
雲雨。甘氏有云四星在霹靂南。
天廄。巫咸有云十星在東壁北近王良。
策。巫咸有云一星在王良前。
車府。甘氏有云七星在天津東近河傍。
內杵。甘氏有云三星在人星傍。
扶筐。黃帝有甘氏有云七星在天津北。
奚仲。巫咸有云四星在天津北。
敗臼。黃帝有石氏有云四星在虛危南。
敗瓜。甘氏有云五星在瓠瓜傍。
農丈人。甘氏有云一星在南斗西南。
狗。甘氏有云二星在南斗魁前。
狗國。黃帝有甘氏有云四星在建星東南。
天雞。甘氏有云二星在狗國北。隋荊州占云。瓠瓜一名天雞。
鼈。黃帝有石氏有云十四星在南斗。
天淵。巫咸有云十星在鼈東南九坎間。
天籥。巫咸有云八星在南斗杓第二星西。
天弁。黃帝有石氏有云九星在建星北。
天田。甘氏有云九星在牽牛南。
羅堰。甘氏有云三星在牽牛東。

九坎。黃帝有巫咸有石氏有云九星在牽牛南。
齊。巫咸有云一星在九坎東。
趙。巫咸有云二星在齊星西北。
鄭。巫咸有云一星在趙東北。
越。巫咸有云一星在鄭西北。
周。巫咸有云二星在越東北。
秦。巫咸有云二星在周東南。
代。巫咸有云二星在秦東南。
晉。巫咸有云一星在代西南。
韓。巫咸有云一星在晉北。
魏。巫咸有云一星在韓。
楚。巫咸有云一星在魏西南近鄭星。
燕。巫咸有云一星在楚東南近晉星。
離瑜。巫咸有云三星在代東南北列。
天桴。黃帝有巫咸有云四星在河鼓左旗端南北列。
離珠。黃帝有石氏有云五星在須女北。
漸臺。甘氏有云四星屬織女東足。
輦道。甘氏有云四星屬織女西足。

甘氏歲星經序

鄭康成注周官。引甘氏歲星經。其書不傳。開元占經載有數百言。疑即是也。大氐爲淮南史記之所本。而天文志用其文。往往譌舛。夫太歲與歲星相應。分左右行。古人或以歲星紀歲。宜甘公別于五星外。稱爲歲星經也。今錄其文如左。

歲星處一國。是司歲十二名。攝提格之歲。攝提在寅。歲星在丑。以正月與建斗牽牛婺女晨出於東方。爲日十二月。夕入於西方。其名曰監德。其狀蒼蒼若有光。其國有德。乃熟黍稷。其國無德。甲兵惻惻。其失次。將有天應。見於輿鬼。其歲早水而晚旱。單閼之歲。攝提在卯。歲星在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夕入。其狀甚大有光。若有小赤星附于其側。是謂同盟。兩國或昌或亡。死者不在其鄉。其失次見于軫。其名曰降。入大王。受其殃。國斯反覆。甲兵惻惻。其歲大水。執徐之歲。攝提在辰。歲星在亥。與營室東壁晨出夕入。其

名爲搏穀。其國有德。必數其狀。其失次見于軫。其名曰靑章。其國不利治兵。將有大喪。其歲早旱而晚水。大荒落之歲。攝提在巳。歲星在戌。與奎婁胃晨出夕入伏。其名曰路踵。其狀熊熊。赤色有光。其國有兵。其君增地。其失次見于亢。其名曰淸明。其下出敗死。主是歲不可西北征。利東南無軍。有亂民。將有兵作于其旁。執殺其主。敦牂之歲。攝提在午。歲星在酉。與畢昴晨出夕入。其名曰啟明。其狀熊熊。若有光。天下偃兵。唯利立王。不利治兵。其失次見于房。其名曰不祥。孽及殷王。禍及四鄉。其歲早旱晚水。協洽之歲。攝提在未。歲星在申。與觜觿參伐晨出夕入。其名曰長列。其狀昭昭。若有光。其色若赤。無有他祥。惟利行兵。征于四方。仇人不敢治民。其失次見于箕。其名曰不疑。小民有子。持頭相期。涒灘之歲。攝提在申。歲星在未。與東井輿鬼晨出夕入。其名曰大音。其狀昭昭。白色有光。有國其亡。亦不任其鄉。其失次見于牽牛。其名曰小章。不利治兵。其國有誅。必害其王。歲小水。雨。作愕之歲。攝提在酉。歲星在午。與柳七星張晨出夕入。其名爲長王。其狀作作有芒。有國其昌。有四方。享獻之祥。其失次見于虛。其名曰大章。有旱而昌。或爲之殃。必在其鄉。其歲有火。有女喪民疾。閹茂之歲。攝提在戌。歲星在巳。與翼軫晨出夕入。其名爲天睢。其狀白色大明。其色若靑。國有大疾。其失次見于東壁。其國士卿相讓。民人各直剛。無有仇讎。鬼神書壁。其名曰天侈。其歲有小水。有女喪。大淵獻之歲。攝提在亥。歲星在辰。與軫角亢晨出夕入。其名爲大星。其狀色元靑。天下不寧。有婦爲政。是若躍而陰出。是謂正本。利起軍旅。其師必武。有德將四國。海內畫服。其失次見于婁。其名屏營。天下盡驚。困敦之歲。攝提在子。歲星在卯。與氐房晨出夕入。其名爲天泉。其狀元色。甚明。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失次見于昴。其名曰赤章。其國有喪。不在其王。有水而昌。赤奮若之歲。攝提在丑。歲星在寅。與心尾箕晨出夕入。其名爲天昊。其狀黯然黑色。甚明。侯王有慶。其失次見于參。其名洋。有國其虛。其歲早水。歲星凡十二歲而周。皆三百七十日而夕入于西方。三十日復晨出于東方。視其進退左右。以占其妖祥。

五廟二祧辨

王肅叛經。于大禮事事與鄭康成異。肅小人儒。不足言。宋之議禮者。多承其誤。亦可怪也。周制五廟。后稷與四親廟合文武廟爲七。其在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謂四親廟也。曰祖考廟。謂始祖廟也。曰有二祧。謂文武廟也。其云遠廟爲祧。指先公先王之毁廟而言。猶云遠廟入祧。三祧言二者。本文上有顯考廟。即祧也。鄭康成據此說禮。不必出于緯書。後儒于祭法本文。不能通解。何哉。服虔注左傳云。曾祖之廟爲祧。此曾祖非高曾之謂。猶云遠祖。若詩稱曾孫也。朱文公見僞書咸有一德。以爲商書已云七世之廟。鄭說恐非。不考孔壁眞古文十六篇。非此咸有一德。又不知呂氏春秋引商書正作五世之廟。始知鄭康成義不可易矣。韋元成議亦同。鄭後儒又疑劉歆異議。按歆說七廟。謂宗不在數中者。謂如周室始祖廟四親廟。及文武二廟之外。有功德可宗之主。則增之至八。非謂文武不在七廟

數中。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歆但云宗。不得爲文武之稱也。祧字古文爲濯。鄭康成釋爲超上去意者。謂毁廟主超上入于后稷文武之廟。因名此三廟爲三祧。非三廟本名祧也。夏殷廟制。內出于禮緯稽命徵。然周秦以降。文獻無徵。賴有緯書。考知古禮。儒者安能舍而不用。且周官馮相保章氏。所掌之書。類即讖緯。無足怪者。予因五禮通考不能深明古制鄭義。故作辨及表。附以聖證論難王義。并附社稷表于後。爲鄭學者毆王肅社稷之說。尤爲典要明確。故不別作辨。

周禮七廟二祧表。附聖證論及難王義。

唐虞五親廟四。	禹四。（夏子孫五。）	殷五（殷子孫六。）	周六（周子孫七。）
始祖廟。	禹。	契。	文王祧。
	二昭。	湯。	武王祧。
	二穆。	二昭。	大祖后稷。
		二穆。	高祖以下親廟四。

蔡謨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爲二祧。并始祖爲七。

聖證論。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況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穀梁傳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云。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子云。禮天子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爲祧。有二祧焉。（禮王制）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爲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周禮）馬昭難王義云。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大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文云。二祧謂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七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也。漢書韋元成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又張融謹按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大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

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爲本.穀梁說及小記爲枝葉.韋元成石渠論.白虎通爲證驗.七廟斥言.元說爲長.是融申鄭之意.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此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下肅云.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其義非也.又王下祭殤五者.非是別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祫猶當祀之.而下肅云下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且家語云.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未定可依.按周禮惟存后稷之廟不毀.按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圉亞圉.注云.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似高圉亞圉廟亦不毀者.此是不合鄭說.故馬融說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前同

附社稷表及難王義

五土總神.社.　原隰神.稷.

句龍配.　稷配.

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禮運云.祀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社若是地.應云定地位.而言列地利.故知社非地也.郊特牲疏

爲鄭學者馬昭之等通之云.天體無形.故須云定位.地有形.不須云定位.故唯云列地利.前同

肅又難鄭云.祭天牛角繭栗.而用特牲.祭社用牛角尺.而用大牢.又祭天地大裘袞冕.祭社稷絺冕.又唯天子令庶民祭社.社若是地神.豈庶民得祭地乎.前同

爲鄭學者通之云.以天神至尊.而簡質事之.故牛角繭栗.而用特牲.服著大裘.天地至尊.天子至貴.天子祭社稷.是地之別體.有功於人.報其載養之功.故用大牢.貶降於天.故角尺也.祭用絺冕.取其陰類.庶人蒙其社功.故亦祭之.非是方澤神州之地也.前同

肅又難鄭云.召誥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知二牲也.又云.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唯祭句龍.更無配祭之人.前同

爲鄭學者通之云.是后稷與天.尊卑既別.不敢同天牲.句龍是上公之神.社是地祇之別.尊卑不甚懸絕.故云配同牲也.前同

肅又難鄭云.后稷天.孝經有配天明文.后稷不稱天也.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傳云.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即句龍也.前同

爲鄭學者通之云.后稷非能與天同功.唯尊祖配之.故云不得稱天.句龍與社同功.故得云祀以爲社.而得稱社也.前同

肅又難云.春秋說伐鼓於社.責上公.不云責地祇.明社是上公也.又月令.命民社.鄭注云.社后土.則句

龍也.是鄭自相違反.前同

爲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責上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責上公言之.句龍爲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地稱后土.與句龍稱后土名同而無異也.鄭注云.后土者謂土神也.非謂句龍也.故中庸云.郊社之禮.注云.社.祭地神.又鼓人云.以靈鼓鼓社祭.注云.社祭.祭地祇也.是社爲地祇也.前同

五松園文稿

孫星衍撰

五松園文稿卷一

清 孫星衍撰

亥有二首六身解

春秋左傳襄三十年、晉絳縣人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按史趙言亥有二首者、十干配十二支、從甲寅數至亥、則除甲子乙丑、子與丑爲支之首、故云二首、六甲爲身、故云六身、下甲子乙丑、與甲寅甲辰甲午甲申甲戌同計之、方成六甲、故云下二如身、是其日數、言不外二與六也、二萬大數在先、故曰首、六千六百六旬餘數在下、故曰身、史趙舉二六之數以明之、大數在前、餘數在後、士文伯即知是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史趙舉亥以示之、支有十二而干十、士文伯即知以旬計矣、今杜預注以文字形言之、家字古文、並非二首六身也、且亥字不以干支求之、所云二首六身、安知非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日、而云旬乎、吾友李文學銳推之、云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以甲子六十除之、得四百四十四甲子又六十分之二十、即三之一也、四百四十四外又得二十日、故曰四百四十五甲子也、其第四百四十五甲子、才有二十日、故曰其季於今三之一也、

祥禫不同月辨

今世三年喪、依鄭氏二十七月而除、甚合經義、惟江南習俗、大祥後稱禫、既無受服、又廢禫祭、失禮之甚

者、其謬始於王肅、而成於宋儒、不可不辨、王肅與鄭爲難、謂祥禫同月、解士虞禮中月而禫爲月中、不知鄭氏本西漢諸儒古義、按檀弓正義引戴德喪服變除禮云、二十五月而大祥、二十七月而禫、白虎通亦云、二十七月而禫、然則鄭氏解中月、云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中凡二十七月、非臆說矣、雜記期之喪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爲父在爲母及妻長子也、期喪祥禫尚不共月、豈三年喪反共月乎、禫字從示、說文云、除服祭也、鄭氏注士虞禮云、禫、祭名也、開元禮、祥禫祭不同月、通典議以二十六月終而禫、二十七月終而吉、若從王肅祥禫同月、則禫祭何所施、施於二十五月、則奪祥祭、施於終禫、則奪吉祭、是何禮乎、沈約宋書禮志、永初元年、黃門侍郎王準之議云、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遂以爲制、江左以來、惟晉朝施用、搢紳之士、猶多遵鄭議、宜使朝野一禮、詔可、是列代俱知王肅之非也、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不入、孔子曰、加人一等、明禫即可聽樂入內、與大祥禮殊異、祥禫共月、雖用二十七月古禮之文、仍從二十五月短喪之實矣、宋時朝禮亦略如唐時、其誤由於司馬氏作書儀云、大祥出就次、易禫服、注云、世俗無受服、謂大祥爲除服、即著禫服、今從衆、按通典引徐邈注云、所謂中月者、亦禫祭在祥月之中也、歷代多從鄭說、今律勑三年之喪皆二十七月、不可違也、與今本殊、紫陽朱氏曰、二十五月祥後即禫、當如王肅、於是月禫徙月樂之說爲順、今從鄭氏之說、雖禮宜從厚、然未可爲當、據此是宋儒私議、違鄭從王、當時朝制且不行之、大祥後自有變除之服、見於經典、宋儒攷古甚疏、不及知耳、閒傳云、禫而纖、無所不佩、又云、素縞麻衣、玉藻云、縞冠素紕、檀弓正義引戴氏喪服變除云、白屨無絇、經證甚明、何得無受服、是則不可謂大祥爲除服、亦斷不可從衆、宋儒以肅議違經、又以私禮違朝制、實不知禮之甚者矣、古者布用麻、有疏密之別、故鄭注素縞麻衣云、十五升布、言漸密於喪麻也、今世有布木緜、若依古禮推禫服、當以二十六月設禫祭、以素布衣履、易麻衣冠、加黑緯、以白屨無絇易艸屨、終月後吉祭而除服、庶幾合於經義、又不違國家二十七月終喪之制、學者盍因吾言研覈是非焉、

葬說

今世士大夫惑於陰陽禍福之說、尤莫如葬、其貧者久不卜窆、有力者屢遷其棺、妄冀祈福、陰庇子孫、人心風俗之所繫、故備論之以袪其惑焉、宮宅地形書出於班固藝文志、其言地形猶管子言山之見榮、非葬也、志又有堪輿金匱十五卷、顏師古引許叔重云、堪、天道、輿、地道、亦不謂葬、葬書不出於古、則非先王之法言矣、後漢書袁安傳、始載安父防求葬地、今所傳郭璞葬經者、隋志及璞傳無之、宅經引子夏蓋凶宅吉之言、梁劉孝標注世說、引青烏子相冢書、大率後人依托、今不存、古人實嘗不重葬、葬欲其藏之深、飾終欲其儉、卜地於北郊、就陰、此其義也、禮云、生者南鄉、死者北首、是知葬必南向、向南則首北也、又云、祔葬不卜宅、是知葬應祔祖、有地即有穴、但以昭穆爲次、而不擇穴也、又云、死徙無出鄉、是知葬必于國都鄉邑、不能遠求吉地也、此皆經典可以依據、今則反之、信術家無稽之論、一則造爲子午向不可用之說、云當避天干、甚則或東或西、四維八干、皆任其意、不察古人營宅墓、皆守北首南向之義、無貴賤皆用子午、法天道、和陰陽也、傳曰、水昏正而栽、室、營四宿在亥、至子月正位午方、又曰、南門正、南門在巳至午

月亦正位午方。觀經典所載墓名。爲作室取法。盧楷在北宮。盧從丘。亦爲哭泣之事。丘从北一。故狐死首丘。是爲葬首北取法。呂氏春秋云。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爲其不陽也。鼠子馬午。卽見古者宅墓向明之義。余因訪求碑碣、細審唐宋以前冢墓。無不用子午者。明時有閩人郎簪夫妙爲陰四向方志以爲不足據今時官廟及元明措紳宅院。亦皆正南向。故古者宜有世祿。其福陰轉勝於今。所以然者。陰陽交於子午。子月冬至。陰極陽生。午月夏至。陽極陰生。天道循環。非子午則爲絕陰絕陽。淮南子及孝經緯云。斗指壬小雪。指子冬至。指癸小寒。指丙芒種。指午夏至。指丁小暑。今用壬丙、癸丁代子、午。皆寒暑陰陽不能相生之節。用之爲宅墓。係長獲禍。是背天道而蹈也。子午不可用之說。出自何書。問之術士。亦不能言其根據。或云。西人爲此言。移其國位在午。尤可惡也。且生則從陽。死則從陰。物之情也。死者首北。所以安魂魄。病者東首。受生氣也。今舉死者首東首南。反其道矣。何以獲福。此術者之惑也。一則誤用前朱雀後元武左青龍右白虎之說。東方木色青。故曰青龍。西方金色白。故曰白虎。朱雀、元武之名。亦依方色而立。今不論東西南北。徒以左右前後名之。若北向則木爲白虎。金爲青龍。名不正則言不順。且與天象違異。尤顯然者。察其致誤之由。因禮記云。前朱雀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不知四者行軍之旗幟。故可左可右。下云招搖在上。亦謂畫北斗於旌也。且爲上有行字。言之行法天動。止法地靜。命之曰行。知此則反是今地道靜而不移。奈何以軍行禍之。不善讀書。違背天道甚矣。復有信先天卦位之說。移易方位。謂後天之坎、離。卽先天之乾、坤者。先天卦位。出於陳搏僞造。近世諸儒駁之甚辨。遑論義更不可信。八卦列於八方。按十二月。此孔子之言。若乾南坤北。則坎、離、艮、震、巽不當盡列於東方乎。錯亂五行。又術者之惑也。一則遺爲無氣無穴之說。古者公墓之地。掌於冢人。國民族葬。掌於墓大夫。皆有其族。有私地域。豈能遍擇吉地。太公五世反葬。晉臣葬於九原。依國族也。世俗徒見孔子歷世封公。卽謂曲阜葬孔子不能葬。非子夏不能葬。孔子於此。試問孔子爲人也。若齊若晉。有聖人葬地。能卜葬於他國乎。他國有聖如孔子者。能來葬於曲阜乎。且唐、宋以來。孔子之後。皆昭穆祔葬。而傳世不絕。所祔之穴。皆有氣乎。今世家所擇。有氣有穴。不遠數百里而葬之地。一再傳。而名位殆絕。又何故。此又術者之惑也。一則遺爲三元甲子有衰旺。近時宜用乾兌向之說。夫三元生於甲子。則年月日時皆有三元。一日一時。亦有旺氣。何獨取之於年。坎離天地正位。古今不易。六韜言。凡攻城圍邑。城之氣出而北。城可克。城之氣出而西。城可降。城之氣出而南。城不可拔。城之氣出而東。城不可攻。是古者依天道立向背陽避陰之驗。若依三元旺氣。宮殿官署。數十年一易向。有是理乎。列代官署南向。縱居之者吉凶不定。而官署自存自旺。未嘗有退氣之時也。卽以人事卜之。今有葬地兌向坐卯滿。合術士法者。吾見已敗矣。此又術者之惑也。慎歲之事。欲其高燥安燠。則子孫心安。地道難知。陵遷谷變。古者但卜之而已。土中夏濕。勝於停棺經暑。有速朽之患。仁人孝子念之。是以速葬爲急。古者限以踰月之制。大夫以上。不能倉卒備禮。又有賻賵會葬之文。不得已而至三月五月。非以緩葬爲貴也。今世人不明此義。而以吉凶係於宅墓。夫宅墓人命吉凶。皆以干支而定。非可轉移禍福。將并所受干支而更換之乎。卽云非吉始得賢子孫。彼術者何不自謀而爲人役乎。乾爲積善。坤爲積惡。故孔子言積善餘慶。積

不善餘殃。作善不獲福。未能積也。今不積善。而欲求福於宅墓。卽得吉地。保無水火盜賊之患乎。蘇化雨而人羽翼。王李葬於鴻山而水嚙其墓。王子孫且勃興。積德累仁所致。非葬之善也。近世術士。無通曉古書之人。不肯者或預設奇應於穴中。私約地主取重值。必滿言人家祖墓不吉。乃可售己地。又謊言子午向不可用。或兼天干。或用四維。始可合葬者聽其指畫。其初由於欺人。其後有著之於書者。并以自欺。東南士大夫久厝不葬。傾竭家貲之患。實由此習。古者未葬不除喪。今國家亦有停棺不葬之律。安得以禮經責之。功令禁之。俾復三月踰月之制。又若訪所稱地師者。治以詐欺取財之律。則澤及枯骨之陰德遠矣。

孫忠愍侯祠堂藏書記

家大人少孤貧。好聚書。書賈輻湊。易衣物購之。積數櫝。旋以饑驅北行。予生四五齒時。既就傅。歸竊觀櫝中書。心好之。年逾志學。從家大人之句曲官舍。因按日讀所列學宮十三經注疏及諸史。朱墨點勘凡數過。幾廢科舉之業。已而自篋遊學。皖江、淮海、河洛之間。踰二嶠。而西著述於關中節署。畢侍郎藏書甲海內。資給予。使得恣其學。旹應試入都。備睹四庫館所見書益宏多。又數年。釋褐入玉堂。奉勅進西苑校中祕書。竝觀翰林院所存永樂大典。回翔省闥者九年。所交士大夫。皆當代好學名儒。海內奇文祕籍。或鈔或購。盡在予處。閱覽釋道兩藏。有最先古本。足證儒書及陰陽術數家言。取其不詭於經者。寫存書目。及官東魯。由監司權廉使。往來曹南、鄒、滕下。防河折獄。所顧亭傳。不廢披覽。旋以母憂南旋。倉皇捆載卷帙狼籍。時值河溢。經南陽湖。遇風沈舟。歸至金陵。料簡殘册。盡置忠愍侯祠屋中。損書大半。比年負米奠越。貲不自存。猶時時購補數十種書。研究其如初。或有僅獲善藏書之難。而好書之不能免於厄者。倘如是所藏既不備聚書。不能臚分四部。獨擇其最要者。以教課宗族子弟。略具各家之學。爲來者先路。俾循序誦習。咸有法程。分部十二。以應歲周之數。曰經學第一。先以古義。附以雜說。漢、魏人說經出於七十子。謂之師傳。亦曰家法。唐人疏義。守之不失。以及近代仿王氏應麟輯錄古注。皆遺經佚說之僅存者。舉有淵源。謂之古義。至宋、明近代說經之書。各參臆見。不合訓詁。多非游辭。少有要旨。或又疑經。非議周、漢先儒。謂之雜說。列於附存。曰小學第二。先以字書。次及韻書。訓詁之學不明。則說經不能通貫。或且望文生義。文字之變。隸楷遞改。滋生日多。既集漢、魏字書。亦及後世以盡其變。聲音反切。雖起六朝。或推本諸若依音而作。且引古字書。亦宜兼藏。曰諸子第三。先以古書。附以僞本。九流七略。互有改移。班書、隋志部分最當。依此爲類。庶非臆見。六韜當入於儒。管子還列於道。周、秦述作之才。從於聖哲。或多古韻古字。僞書後出。了然可知。唐、宋諸子。尤多游戲之作。附存於末。不惑後人。曰天文第四。先以推步。次以算學。次以陰陽。黃帝、巫咸、甘石之學。是分天部分野。以占吉凶。出於保章、左史。其書最古。謂之推步。九章、五曹之書。証知時刻不必長於觀象。謂之算法。遯甲六壬。其術亦古。不可中廢。合以今書算法。謂之陰陽。三者俱屬天文。其學各有所受。不能合一。曰地理第五。先以統志。次以分志。或總紀區宇。或各志封域。尚有古文說及周地圖之言。存於列代地志。及水經注、括地志諸書。宋元方志。多引古說。證經注史。得所依據。宜存佐書。地名更

易。今古殊日，兼收今志以資博考，曰醫律第六。先以醫學，次以律學。醫律二學，代有傳書，故設博士。生人殺人，所關甚重，經稱十全爲上，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史稱郭躬、陳寵世傳法律，此學古書未火於秦，歷代流傳，尤不可絕。醫則刪其後出偏見者，律則今代指徵盡善，欲求根據，兼收古時令甲云。曰史學第七。先以正史，次以雜史，次以政書。古今成敗得失，一張一弛，施之於政，賴有典型，存乎正史。史臣爲國典謨，或有牴牾，尤賴雜史以廣異聞。朝章國典，著作淵藪，舉而措之，若指諸掌，則政書尤要云。曰金石第八。金石之學，始自宋代，其書日增，遂成一家之學。鐘鼎碑刻，近代出土彌多，足攷山川，有裨史事。古今兼列，無所刪除。曰類書第九。先以事類，次以譜類，次以書目。古書亡佚，獨賴唐、宋人編類，採存十五，非獨獺祭詞章，實則羽儀經史，謂之事類。譜學之傳，自東晉板蕩，南宋播遷，周、秦世系，不可復尋，或多僞託。唐、宋學有專家，傳書幸在，列代經籍，自有淵源。譜以書目，所存僞本不能妄託，是亦事類之閟，故并爲一。曰詞賦第十。先以總集，次以別集。漢、魏、六朝、唐人之文，足資考古，多有舊章，美惡兼存。自宋以下，人自爲集，取其優者入於書目，餘則略之。曰雜書第十一。先以總譜，次以分譜。六朝以來，以行楷爭奇，存乎紙素，或摹繪山川故事，以傳往迹。書畫小技，不絕於今，宜考其眞贋，鑑賞之學，所謂賢於博奕，游藝及之，勿致廢事。曰小說第十二。稗官野史，其傳有自。宋以前所載，皆有本末，或寓雜言之隱，或注所出之書。今則矯巫鬼神，誕謾臆造，致失虞初志怪之意。擇而取之，餘同自鄶焉。昔之聚書者，或贈知音，或遭火患，或以破家散失，或爲子孫售賣，蕩則所在，鬼神呵之。予故儲之家祠，不爲己有。既經沈選，僅有文字可尋，卷帙零亂，知免天災豪奪之咎，但捨之作宦，不能多儲，是所缺望。略述原流，以曉後人云耳。

古佛象記

嘗得古石佛象于關中，爲齊天保時所刻。又得于兗州，爲唐先天時所刻。又得宋刻銅象于終南山使子呑。又得烏斯藏古銅象，則楊方伯揆所贈也。以是前代物，故愛玩之，置于家。先母好善，又守婦人無外事之義，聞釋氏不害于物，乃敬事之，日誦經禮拜。及遘疾，敬之愈至。疾篤劇不起，吾仲弟哀吾母之事佛無効也，則毀其象。予止之曰：禮，父母所愛亦愛之。又曰：思其嗜好。禍福定于天，佛不能爲福，即不能爲禍也。世之持誦釋氏書者，徒以心有所歸，輕功名，減嗜欲，如吾儒之讀書稽古，不使外物役心耳。佛固不知，佛之道，即孔子所云仁也。仁則不行先王之政，不可法于後世之道，亦異于殘殺者，而何必毀之？且夫秦之權，銅雀之瓦，蚩尤、盜跖之冢，後人愛之，飾爲古迹，爲其難得也。火浣之布，非可禦寒；夜光之珠，不及廷燎。直以爲寶，心之異。今貽古佛象于祭室，比之法書名畫，所謂小道可觀矣，何必毀之？仲弟曰：吾聞父報讎則子行劫，存此象以惑子孫，將有佞佛而入于邪，或耽虛無而廢事者，柰何？吾見世之愛士驕僭者，其後且有逸人世之悖出者，其後且悖出世之踐才，戴爲詞曲小說者，其後且入于流蕩淫僻，氣之所感，如流溼就燥，甚可畏也。遠則楚王英好先事佛，而不終其身；近則秦觀以寫佛書削秩，婦綠以符籙降仙作書，爲溫體仁附致其罪。人陽也，而接于陰鬼氣中之，家爲不寧，性爲不正，招禍之道矣。是以慮其流弊也。予無以折之，亦不忍棄故物，皆遂記其事，以訓于家。

孫氏先塋連理木記

嘉慶四年太歲己未仲春月晦，星衍歸自金陵，展墓鄉郡，至毘陵西郊夾港口，謁十一世祖明贈漢中府知府諱　公墓，披荊周覽，得異木焉，生當神道，剛幹如蓋，兩樹並立，上枝連理，急告族人曰：此圖籍所稱木連理也。時始異之，野人聚觀，以爲嘉瑞。府君者，明故行山西太僕卿諱　之父，禮部尚書文介公諱　行之曾祖也。或曰：府君之後，對策及第者二人，入詞館者四人，成進士任庶司者代有數人，皆清白報國，無田宅贍子孫，然歷兩朝，未嘗有犯國法驕名節者。聚族同居，且十數世，是木也生其孫氏睦族餘慶之徵與？星衍曰：不然。此國瑞也。聞諸沈約志言：王者德澤純洽，八方合爲一，則木連理生。終軍對奇木言：衆枝內附，示無外也。國家重熙累洽，拓地數萬里，山陬海澨，必有神木生之。吾不及知其在孫氏先塋，是吾族食德服疇，世受國恩，行葦勿傷之化所沾被也。且五行亥、卯、未木也，是木久拱矣，而斯在未歲月建卯也。於文未象木重枝葉，位在西南，其應西南陲之民有慕化歸誠者焉。儒者不妄言符瑞，而洪範推天人休咎，嘉禾來牟見於書詩，不可誣也。星衍職任舊史，事繼經典，敢不紀述，以示後世，且使子孫世世報國恩而思先澤，庶幾毋翦斯木云。

許叔重本主結銜議

撫浙使者阮芸臺先生既設詁經精舍，以教生徒，星衍請崇祀先師許叔重、鄭康成於堂中，與臧文學鏞、堂舍生洪茂才頤煊、震煊議所以書木主銜者，臧君以謂許君之子沖上書稱太尉南閣祭酒，此范史稱洨長爲得其實，范史不載，明已疏也。洨長官卑，不宜以此蓋太尉祭酒。星衍以謂太尉官屬雖貴，由其自辟除，不及洨長之列朝籍。鄭康成注禮，稱邑宰爲贅臣。洨長官書兼列太尉祭酒，如今人之書省官可也。且許沖上書，祇言其父病，未必病篤不起，或後爲洨長，范史則據終後而言，較可從。洪兩生以謂百官志太尉官屬有黃閣，主簿錄省衆事，其官以令史爲之，令史舊注百石，不及令長之秩，多至千石，最小亦三百石。是洨長尊於太尉官屬。周澤傳：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黽池令。令長一也。許君由孝廉辟太尉南閣祭酒，由祭酒遷洨長，故本傳云再遷，除洨長，與周澤傳官階正符合。胡廣祭酒皆一位之元長，不必定尉府官。今主題洨長，不及太尉祭酒可也。先生曰：洪兩生議是，可兼題之如孫君議。

與秦觀察瀛書

竊見閣下爲政之意，欲異乎俗吏之爲也。今監司奉命有專達之責，屬一方之弊，政重且大者，非一人一時所能更，不能更而言之，以招執政者之忌，卒無益於事。僕官山左，屢以曹單河工，應有蓋隄格隄，請於當道，領之。茲言無經費而不行，此其專事矣。浙之士夫不肯速葬，閣下所應酌限陳奏，以革其俗也。浙之多權厝也，積棺湖干，反以速葬者爲忍其親，其厝之而子孫有發迹者，愈以爲得地而不葬，或子孫之貧而絕者，又不能葬，是始終不葬其親也。聞且棄棺於道，斵爲船板矣。或曰：宋時南渡士夫權厝其親棺以待北歸，今居於此者何爲仍其習哉？此非示論勸誨之所可禁也，又不可持之太急，以苦貧民也。按古有

未葬不除喪之禮。今三月踰月之制。縱不能行。閣下陳請。有終喪不葬其親者。官員不準起官。士子不準應試。商賈平民不準離鄉貿易。三年之久。富者既葬可依期。貧者亦無難舉事。其已終喪而未葬。事在令前者。再請限以一年。則部議不至以不便民相格。因浙省以推及於天下。此救一行。所謂澤及枯骨也。今之言事者。勸言擇其重者大者陳之。乃有淸耳此近名也。夫重且大者。既不易更。可更者又以爲不足言。是終無益於事也。人之身有苛疥焉。有痼疾焉。以苛疥求治於醫。醫者曰。吾欲得痼疾而治之。豈情也哉。或曰。浙中積厝者多。火生枯木。其壓多火災。或曰。積屍之氣。經暑中人則爲疫。丙吉見喘牛而問之。此亦調燮陰陽之一端。庶事所宜問也。

貞節堂敍

吳之楓橋西岸有貞節堂。前閣學翁鴻臚爲旌表節孝故奉直大夫袁君室韓孺人所署名也。堂外闤闠而內爽塏。旁則引泉種樹。左爲竹柏樓。後爲五硯樓。皆節母獨居課子。及子又愷藏書讀書之地。堂三間。不崇不隘。無磨礱雕繢之巧。不佞與又愷相識晚。恨不及升堂拜母也。又愷涕泣言。母廿五而守節撫孤。越十五年而歿。方四十。時爲乾隆之四十六年。子婦等用時俗禮。爲母以生日舉壽觴。母舉古稱未亡人義。卻勿御。未幾。母竟卒。又愷痛母益甚。徧乞當世賢士夫爲文以顯母節行。彙一帙。命曰。霜哺遺音。不佞時亦有母喪。聞其言。不自知其淚涔涔不止也。孝經稱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不謂今之名位。世之以科名官位達者。不過奉告身。張燕會以爲親歡。誇燿閭里愚婦孺。甚則忘身以及其親。數典而忘其祖。若是者一郡邑率有數人。其身榮。其後無聞焉。今節母卻壽觴。不欲自顯。卒得旌於朝。又愷不汲汲求仕進以立身。能文章名於世。又推其孝思以及其祖。蒐葬先世書硯之器。以爲宗器。使天下之士。皆欲登其堂觀其先澤。爲文以顯母之節行。若是賢子孫。海內千不得一焉。誠有合於孝經所云立身行道者。宜不以綠野、晝錦之堂之是斯堂也。

湖北金石詩序

吾友嚴子進搜攷湖北金石。自隋至元凡若干種。爲之題詠。登臨之勝。興廢之感。讀之使人不勝情。夫詩固異於跋尾。子進此作。流連風景。抒寫性靈。可謂得風人之旨者矣。始畢督部鎮楚方。檄訪各路金石拓本。一上內廷三通館。一以副本爲之攷證。如歐、趙所撰書。任其事者子進與馬通守紹基也。子進既以此詩上督部。契賞其淸雅。屬爲開雕。以備一方文獻。既而督部奄逝。楚中多故。金石書卒以不成。此邦金鐘鐵鑊。豐碑古碣。獨賴子進詩以傳一二。亦可慨已。予始與子進尊甫侍讀君及張舍人損餘、嘯史、祜依畢中丞於關中節署。訪求古刻。中丞手著關中金石記。刊行於世。其後移節中州。又成金石書。如在關中時。子進亦省覲尊甫。作入洛之遊。一時翹材之館。風流文物。甲於海內。已而予宦京師。侍讀捐館舍。諸同人亦多星散。中丞往來節制齊、楚。不獨舊遊不可復預。著述之事。亦漸零落。及子進來東。訪予於濟上巡使署。越十餘年。懷人傷逝。益不勝慨焉。然阮侍郎既刻山左金石書。以成督部之志。子進能讀父書。又以此詩存楚遊訪古梗概。督部生平好古愛士之心。亦可大慰於九京矣。子進所著有江寧金石記。又爲予校

讎寰宇訪碑錄。將出而問世。此特其吟詠之工。不愧古所云登高能賦。遇物能名者。亦足慨也。

跋鮮于樞書佛遺教墨迹

釋氏書最古者。有漢時所譯佛說四十二章。後頗增改。其文不類。次則佛遺教帖。傳爲王右軍書。案古錄以爲唐人。然文義古質。得儒書精義。遠出金剛、楞嚴諸佛書上。蓋譯時在魏、晉前也。遺教以不畜積、不安置田宅。及戒顯異惑衆。而進之以有媿恥。求精進。修智慧。皆異乎後世之爲禪學者。釋氏戒貪、嗔、癡。人有財而求其布施。非貪乎。金剛努目。地獄變相。非嗔乎。人十月而生。不能滿百。妄冀成佛生天。非癡乎。唐以來。僧衆談空。其流愈失。與遺教之旨大違異。且遺教爲釋迦臨終口授之詞。予遊關中。至盩厔。蓋有老君墓云。鮮于樞以延祐六年書此。用中鋒。無側媚之筆。天趣秀潤。得晉代風格。昔見趙文敏寫佛說四十二章於中州。又獲覩此帖於家鳳卿茂才處。歲事匆匆。惜不及手摹一本。因屬吳生毓芬影寫。列入子部道家書目。以備校勘云。嘉慶五年人日書。

楊光先傳

楊光先。字長公。徽州府歙縣人。明時爲新安所千戶。崇禎十年。劾大學士溫體仁、給事中陳啓新。舁櫬自隨。廷杖。謫戍遼西。國朝順治三年。光先上言。時憲書面不宜用依西洋新法五字。久之。又告湯若望謬以順治十八年閏十月爲閏七月。附呈摘謬十論及闢邪三論。先是。西洋人有利瑪竇者。與其徒湯若望等。自明萬曆時。奉所爲天主教以來中夏。其所事之象曰耶穌。手持圓象曰天。設爲天堂地獄之說。以誑誘人。謂耶穌生于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歲。以罪釘死。其時有日食地震之異。光先斥之。比于漢之黃巾、明之白蓮教。謂耶穌死爲謀逆。不應行教于中國。且其死既當在建武八年壬辰歲三月二十二日。考漢史是時無日食地震之異。皆妄言惑衆之甚者。康熙三年七月。光先又以天主教所授江寧闡書金牌繡袋等呈控禮部。勅下吏、禮二部會鞫。是年十二月戊午朔日食。湯若望推初虧在申初一刻強食甚在申初二刻半。復圓在酉初三刻。食虧在南。光先推初虧在未正三刻。食甚在申正一刻。食虧在北。與若望異。候之如光先言。若望竟不驗。由是黜若望等。四年。授光先欽天監右監副。旋授監正。光先叩閽辭職。疏五上不許。自梓前後所撰書狀論疏爲上下卷。名不得已錄。傳聞西洋人以重價購燬之云。其斥地圓之說。謂其違方圓動靜之義。若浮于虛空。則人物不成安立。若有安著。則下士爲地根柢矣。其斥星闌移宮之謬。以爲若望移寅宮之箕三度入丑宮之初。因將恆星俱移十餘度。他宮猶不爲顯。獨未鬼宿移入午宮四五度。又斥其一月三節氣。及二至二分長短及更換觜參二宿之謬。皆以爲不合古法。西洋人既聞光先之說。後又遁其辭以言天云。

舊史氏曰。孝經云。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莊子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論語云。蓋有不知而作。我無是。又云。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西法誤會大戴禮四角不揜之言。而創地圓之說。誤會諸子九天及楚詞圜則九重之言。而創宗動天之說。誤會歲差之言而疑恆星有古今之差。疑古日月徑千里。月來食日之言。而云日體大于地。地影蔽日。故日食。又以私意移北辰東移。使其國士漸入離方。皆非先王之法

實。聖人所不論。實則推步日月五星之法。不繫乎此。必欲識天竅所不可知。寧信各緯書及張衡、虞喜諸人有本之言矣。先先之折西法未中日食虧盈之謬。徒以推步知之。按五經異義。月高則其食虧于上。月上則其食虧于下。是時日食在下。偏合之經義。自應虧在北也。先先文不甚雅馴。而發揮之餘有可取。孟子云。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西人以此欲遊先先之功。固亦偉哉。

武億傳

武億、字虛谷。河南偃師人。先世居山東聊城縣。勝國時。有遠祖名愉者。以指揮使駐懷慶。遂爲河南人。曾祖維翰。國朝順治開游偃師。祖朝龍。有隱德。載在方志。俱贈奉政大夫吏部驗封司員外郎。父紹周。雍正癸卯科進士。由安徽東流縣知縣行取主事。官至吏部驗封司郎中。監督倉場有政績。嫡兄三人。修、俊、伸。同胞兄一人。億弟一人。億。億生於京邸。少有異表。不苟嬉戲。八九歲。以朱墨點定明代名人制藝。第其高下。父甚愛之。年十二。徧覽九經諸子。爲文。下筆千言。年十七至十九。連遭父及母孟氏、生母郭氏喪。哀毀骨立。鄉里感歎。億父故清官。官中外卅餘年。家無儋石儲。值伊洛暴漲。宅舍盡圮。億就高架木爲小屋。讀書其中。嚴冬衣敗絮。或遇大風雪。持斧出取薪燃火。手僵斧落。傷足血沒踝。忍痛歸。誦習益力。服闋。應縣試第一。入學爲附生。乾隆庚寅科。中式本省鄉試第六名舉人。三應禮部試。皆報罷。因遊朱學士筠之門。時學士負海內文望。門下士多一時賢俊。幽遂不羈之才。億游與交遊。而獨以文章氣節相勖厲。學士雅重之。爲延舉。然性梗直。不苟干謁。惟布衣屐蹻。就日下書肆購異書。所得金石古文。皆爲攷證。學日益進。庚子科。成進士。五十六年。謁選授山東博山縣知縣。縣多山土瘠。民不務農業。地產石炭石礬。燒作琉璃器皿。供億繁多。商賈輻湊。奸宄所在匿迹。億下車。思所以變易風俗。然後以經術飾吏治。因校士發策。問邑中最敗風俗者。附郭佛寺多女尼。常衒服作佛事。遊觀闐闠。聚觀者猱雜生事。億汰存其老病廢疾者。餘悉遣嫁之。歲時出講鄉約。至遠僻鄉落。因加論教。訟事無大小。至則判決之。或呼冤不及其詞狀。召兩造折以片言。無不得其情而去。胥吏無所施其弊。縣僻無驛傳。有詭事假里馬以供役。轉相科斂。豪者利其事。億甚革之。前官有以石炭饋上官者。設以成俗。億察民運載山徑中大不便。手疏其患苦。請除之。捐貲議立書院於城東范文正祠傍。邑人感激輸將。閱兩月工竣。命曰范泉書院。親臨講課。口授指畫。示以訓詁文字。通經術。樹風節之要。士者勸奮。嚴治鄰邑煤窰獄。窰戶介典史某以白金二千進。典史懼億威望。不敢言。億廉知之。因結兩詞典史吾爲於神。誰我不爲墨吏也。出窰貲賞之。時方饑饉。典史慚悚。遂獲濟。兩。先是縣營弁某有不法卒張保。曾爲弁奪娼爲妾。億因他事治之。急弁屬上官某爲緩頰。不聽。自是悖上官意。會有步軍統領衙門番役頭目曹君錫、杜成德者。倚朝貴勢。出都探事。招從惡少十餘人。縱飲博橫於縣中。億擒至堂下。稱奉要人令。不服罪。按法笞辱之。時乘政者勢張甚。外議多不然。風旨上官某聞之。以爲禍至無日矣。乃厚賄番役行。而假名濫刑小民。劾億罷職。億官博山纔七閱月耳。縣民聞億受代。則扶老攜幼。舉千餘人赴省乞留。大吏某故賢者。劾億時。特爲守所持。及見民情。大感動。因入覲。約與偕行。我蠻拊復。時故大學士公阿文成公見大吏於朝。詰之曰。例禁番役出京。從寮何責縣令按法之非。

且隱其實而劾強項吏。何也。大吏深自悔。然卒格於部議。歸博山民猶冀當復任。老弱遠迎界外。告之故。人人哭失聲。已而相與館故令家於縣中。朝夕饋問。億歎不忍以家口累民。乃遣歸其鄉。而自開遊東呂。臨清開精舍院以謝門。至河南。諾好士友人與修縣志以終其身。嘉慶四年十月。卒於鄭州客館。得年五十有五。是冬。有旨命朝臣密保內外官操守端潔才猷兼濟及平日居官事跡可據者。赴部候旨任用。億名在保薦中。縣令捧檄至門。亡已一月矣。億至性淳篤。生平重風義。嘗由都奉兄億樞南歸。乏資斧。手輓旅車。不避濘寒泥濘。比達里門。足重繭。既葬。爲之立後。族孫有孤貧者。十五年與同處。聞師喪。千里奔赴。嘗縣典史某卒。喪不能歸。解衣質錢資之行。置義田縣北郊。收偃師之乘媼者。冀以厚風俗。在博山時。楚匪擾至河南唐、鄧之境。億爲令區畫議復鄉勇關防兵防交口鎮。以扼荊襄要路。立保甲西山諸鄉堡。防逸賊竄匿。未及行而交口鎮、西山俱被賊焚掠無餘。鄭州既經賊躪。士民與賊死事者。未得申上其實。億勸立闔鄉祠。以厲鄉勇。其以維持風教爲己任類此。億通貫經籍。講學依據漢儒師授。不蹈宋、明人空虛臆說之習。所著經義。原本三代古書。疏通賈、孔疑滯。凡數百事。所得列代金石爲古人未見者數十通。因之致正史傳寫叉數十事。今中州人知讀古書。崇經學。搜訪碑刻。備一方掌故。多自億爲倡始云。撰羣經義證、經讀攷異、三禮義證、讀史金石集目、授堂金石跋、續跋、詩文集、札記之屬數百卷。與修魯山、郟、寶豐、安陽四縣志。行於世。子三人。穆淳、景淳、盛淳。孫來。

循吏氏曰。武君真循吏也。在官七月。而得民心如是。令久於其任。治行當不止此。爲縣令者人人如億。吏治之弊不至不可移易。懸吏負幫愈多。去之愈有所牽掣。強項吏一出而被劾。且以沽名相詬嫉。不過非常察舉之詔。何以厲廉節耶。予與武君交最密。知其事始末甚悉。及予能由東廉使任。爲阿附朝貴者所媒孽。事大類武君。獨爲君子。求治太急。固俗所忌耶。抑遇非其時也。直諒多聞之友。又弱一个。悲已。

汪中傳

汪中、字容甫。江南江都人。少孤貧。力不能就傅。因鬻書諸人家。學舍中。稍稍識字。通文義。顧慧絕人。得代學。頗爲文。欺其師。塾師大駭異。久之。遊書肆。與書賈交。借閱經史百家。博究古籍。能別白是非眞僞。入學爲附生。學使者至。則先耳中狂名。欲因試擯辱之。及見其文。皆甚推服。試上等。中倔倔辯論。廷無所屈。朱學士筠。督學安徽。中往就之。時太平守沈業富亦客中。交道漸廣。中嘗對策揚屋。間串者驚至。悉疏示之。出場後。因撰策學數十篇。不檢書。不起稿。刊行於時。大爲術業者所祕寶。稍按皆無舛誤者。翁閣學方綱、朱侍郎珪先後校士江左。恐貽中物色之。中不就試。乾隆丁酉歲。謝侍郎墉來督學。選拔貢生。中不應。朝考亦不就試。徒以經義自娛。當是時。四庫館開。海內異人異書競出。經學、小學、算學、詞章、金石之學。卓然以撰述自見者。有錢少詹大昕、王光祿鳴盛、盧學士文弨、孫侍御志祖、王兵部念孫、段大令玉裁、戴編修震、王副憲昶、蔣編修士銓、袁大令枚、姚比部鼐。中於諸君爲後進。皆辯難無所讓。別自許當代名人姓字。品騭高下。人愈嫉之。以爲汪中善罵人。中曰。吾鄉多賈人。不知學。短長日見。或者衆遺罵。乃疑爲後士。且吾不罵庸俗人也。得吾罵亦大難。或言遺罵妄傳耳。然中能鑒別彝器書畫。得之售。時十百倍。家漸豐裕。

中深自斂抑。爲詩曰。佯狂罵坐自平日。焉知性命鴻毛輕。寓書規予曰。學問觀其會通。性行歸於平實。蓋中之學。益進於道。遊楚謁學督鄒。歸愛浙西山水。留久之。乾隆五十九年　月。以疾卒於西湖葛嶺園客舍中。解經有神識。病古人之疑周官、左傳也。爲周官徵文及左氏春秋釋疑。皆依據經證。箴砭俗學。又病後人疑經中春會男女之文。中讀會若司會。以謂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至中春則過時。媒氏書男女年月日名。於是時計之。予亦言。聘則爲妻。奔則爲妾。經言奔者。謂不及禮聘。非淫奔也。又病未嫁女爲壻守貞之不合禮。以謂婦人不二斬。故爲夫斬則爲父母期。未有夫婦之恩。而重爲之服。以降其父母。於壻爲無因。於父母爲不孝。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凡所爲文。皆有益經術。維持世道。餘見所著述學云。中於詩古文書翰無所不工。振筆千言。不加點竄。盡如人意所欲出。愛春秋左氏學之。自言取法乎上。不失爲漢、魏文也。生平不肯信宋人理學。及世俗非鬼之祭。斥斥焉斥胥西域金人一切淫祀之屬。妻有過。出之。俗人頗以爲疑。而中孝事寡母。篤於交誼。所至之處。訪故師友墓拜奠之。或卹其後人。死後。妻妾皆守節撫孤子。不墜家教。

舊史氏曰。汪中非狂士也。方中困戹時。俗人揶揄之。因愈激烈罵坐。然中文原本經術。皆先王之法言。比之昔人疑繫詞、書序。改易詩序。譏周官、禮紀。刪孝經。絕不知畏聖言者。其狂何如哉。中與予學術最相契合。推論明堂石鼓。意見不謀而同耳。其長不可及也。中卒。得自豁其生。有子息。不至如明唐寅、徐渭之放廢。亦學足以自立。世人以不狂爲狂。豈不惑哉。

章宗源傳

章宗源。字逢之。浙江山陰人。以兄綸僉宗瀛宦京師。遂以大興籍中式乾隆丙午科舉人。少聰穎。不喜爲時文。以對策博贍發科。益好學。積十餘年。采獲經史羣籍傳注。輯錄唐宋已來亡佚古書盈數笈。自言欲撰隋書經籍志攷證。書成後。此皆糟粕可燬之。然輯次成帙。悉枕中秘本也。又言。輯書雖不由性靈。而學問日以進。吾爲此事久之。亦能爲古文爲駢體文矣。又以今世所存古書版本多經宋、明人刪改。書恨羼時輯錄已佚之書。不錄見存諸書。訂正異同文字。當補成之。其已輯各書。編次成帙。皆爲之敘。通知作者體例曲折。詞旨明暢。古書多亡於北宋。故輯書始於王應麟。近代惠徵君棟踵爲之。四庫全書用其法。多從永樂大典寫錄編次。刊布甚夥。至於宗源。則無書不具焉。時都門廣慧寺有妖僧明心者。誑人以符籙降鬼僊。挾而書乩言禍福。又賄客僕從。刺探隱事。面發之。示神驗。京朝官之佞佛者。大爲扇惑。爭饋貽之。僧益豪橫。或占人墳墓作廟基。或權子母取重利。事敗。僧以罪遣歸南中。宗源學以佛事與奉連。罷斥。不能復與會試。僧又潛出遊齊魯間。就大吏之不潔者。納賄遣易姓名。捐職承倅。出入誑縱甚。而宗源學益僨之。持長齋。且寓書屬予去所爲三教論者。予著三教論時。京朝官惑於妖僧日甚。因以曉譬之。大吏某會倚上官勢。屬予去其文不得。及得宗源書。戲云。君以生平輯錄書付我。我即去此文。君必祕愛不忍割。是色空之說。不足恃也。然宗源好學之志終不衰。性恬澹。不肎干謁。亦異乎世之所謂禪佞者。以嘉慶五年□月□□日疾卒於京邸。撰隋書經籍志及雜文若干卷。

舊史氏曰。惜哉章君之好學而惑於釋氏也。既輯錄三代先秦古書。豈不知佛書出東漢、六朝之不足貴。并非西域浮屠之所秉筆耶。及爲妖僧註誤。縮以素食終身。年未五十而遭逝。釋氏之効安在。或言章君死時。神清明無所苦。此何益。且反常也。孔子大聖。寢疾七日。曾子大賢。反簀未安。徂歿之痛。達人不諱。儒者身備四氣。哀樂反常。豈發皆中節之學乎。傳曰。未知生。焉知死。又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儒通天人。勿可肯已。

台州府松門山天后宮龍王堂碑記

海之祀見於經證者。惟時周頌般序有祀四嶽河海之文。禮樂記云。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漢武詔以河海潤千里。令祠官修祠爲歲事。南北朝以來。有蓬萊海若之祀。隋始近海立祠。唐始封王。東海曰廣利。宋加淵聖廣德、助順廣德之號。祠於明州定海。詔爲大祀。而天妃之祀見於正史。則始於元。至元南海女神靈惠夫人以護海運有奇應。加號積至十字十二字。廟曰靈應。他書以爲始自宋。又舉人神以實之。皆不見於正史。前明崇禎時。復封碧霞元君。國朝屢以靈應加封尊爲天后。今上嘉慶四年。增封護國庇民妙應昭靈昭應宏行普濟福佑羣生誠感咸孚顯神贊順垂慈篤佑天后。台州府松門山天后宮、龍王堂。廟所在也。嘉慶五年太歲庚申。爲今撫部阮公莅浙之明年。粵海盜之亂張日久。將加大創。預絕其嚮導偵伺之路。先事諭製大戰艇。又獎諭閩、粵舟師會剿。飭旨則嚴守禦。設方略。購獲盜酮數十人。盜大窮蹙。六月十二日。合師海風大作。一夕。漂沒盜船數百。殲戮沈溺無算。設伏島嶼。擒獲其匪。匿者又數百人。海壖之民。鼓謀相慶曰。此撫部之力。撫部曰。此天子之德。天子曰。繄神之功。乃命撫部所蹟。發藏香。賚神廟。御書扁額。賚懸於天后宮、龍王堂。以答神休。經曰。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傳曰。陽威天不旋日。諸侯不旋時。大夫不過期。惟撫部知民疾苦。爲之造海船。請舟師。故師未至而盜氣懾。惟天子能用儒臣伸國威。奮智勇。故士氣倍而神靈格。惟天聖聖君賢臣一德一心。與民嘆咏。故不費折衝。不煩轉餉。俾海隅有拔塔之日。不然。神廟之建數百年。海盜之患非一日。海風波濤亦時作。而必乘國家赫怒整旅之日。効靈受賜於宣室。是則神之靈。皆天子之德。中丞之力。民之所不能忘。不可不紀也。若夫水爲土妃。又在坎位。女宿所居。象儷似之。有舉莫廢。亦祀典也。星衍母服未除。授經此土。撫部阮公以親見其事。屬爲文以紀神靈。錫予之盛。不敢以卑位辭。銘曰。

皇皇地祇。孰主宰是。居陰配天。有元龜寵。朝宗於東。爲百谷王。翼翼神廟。溯自隋、唐。神光之赫。管寧以濟。赫在我朝。反風示異。松門巖巖。海若所依。潢池出沒。神怒睨之。天子命我。艤舡大府。瑞此海隅。有文有武。群醜大張。詗伺以竊。取其鯨鯢。覆其艨艟。屏翳乘之。亦有箕翼。神之格思。仁者有勇。殲厥渠魁。福我蒸黎。海波不揚。明禋受薦。天章昭回。煇炳神宇。滄桑既周。祀典有舉。毋弛民務。毋實盜糧。邊臣敬司。敢告封疆。

清故河南山東河道總督提督軍務賚政大夫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司馬公駒墓志銘

公姓司馬。諱駒。字雲皋。號溶川。江寧府江寧縣人。其先得姓受氏。詳於太史公書。南宋播遷。失其世數。萬曆間。居浙江寧波鄞縣。始遷江寧。入學爲弟子員。父必曾。妣方氏。自公高祖以下。皆封贈如公官。兄驥。曾

恥供先卒，公生而穎異，讀書目數行下，稍長，留心經世之學，講貫河防水利農政諸書，於文章尤喜陸宣公奏議。故大學士高文恪公督節鎮江左，延入幕府，輒委賓疏密大小，咸得其宜，甚相倚重。文恪以公明習河務，奏請以從九品留工効用。乾隆二十九年，奉旨分發南河，以勞歷山陽縣主簿、與化縣縣丞、通州州判、海州州同、高堰通判、山安同知，公外領地方，內參幕務，高文恪連奉命塞河徐豫，無役不從，皆能規度指畫，緻密曲當，凡所入告，悉當宸旨，故兩江總督薩載公知公名，亦傾心延接。五十年，奏擢江南河庫道。道庫每歲出入白金六十萬兩，河防歲修有成數，溢額則俟上聞，河丞值險工，借發幣金，執政者不爲依期入告，率皆移易應所通融，積歲久則因緣爲弊，帑藏空虛。公不激不隨，從容彌補，公私具舉，上下安之，不問家人生產作業，澹泊如也。五十一年，南河漫口，奉檄督工，先事撫卹，拼渡災民，全活甚衆。五十四年，周家樓塞口告成，有旨議敍。公遇水旱，先期周酌諮詢，沿河田畝，盡沾利澤，又浚諸江文渠溝水實防，公東士庶咸頌。五十五年，擢授江西按察使，臬司核讞一方刑獄，不習律令者高下緩急，一委幕僚，營吏其能者又持問吏短長，網賂遺，或徇守令囑託，執法公正，己奉公，深悉弊竇，親核，從無假手。在官七年，闔城悅服。時值江右大吏以貪墨不飭，穢勣連坐，獲咎者衆，公竟以謹慎免，世論歸之。嘉慶元年，擢山西布政使，未幾，調任山東，特命兼理河務。其年，黃河下游漫溢，水與陸平，碭泗、曹工先後漫溢，公偕故兩江總督李公奉翰、南河總督康公基田、前山東巡撫伊江阿公奉命堵塞，旋擢河南山東河道總督，公新以藩司擢任，疑難專制，俛仰諸大僚間，見其意見不同，將致僨事，深自斂抑，謙退如在江右時。在而

曹工逾年堵合不成，奏請停工，奉旨革職留任，朝使臨工按視，公分謗焉。是時夫人張氏卒於使署，內不顧私，賻贈不納，其刻厲類此。三年冬，堵築豫省睢工漫口，公五閱月行風雪中，寢食俱廢，豫撫康慎，和衷共濟，工員踴躍，一舉成功，奏報堵合，奉旨賞復頂戴，並免代賠銀六萬兩。公念起家孤寒，以筆札遇知己，致通顯，每膺殊擢，受異數，感激涕零，有靡命王事之志，既以曹豫宣防，積勞體弱，適聞純皇帝龍馭上賓，遺詔將至，北向長號，咯血不止，延醫診視，俱云心脈已枯，藥力不及，口授遺摺，剴謝恩，遂以二月二十三日卒於曹單工次，春秋七十有一。上聞，軫惜久之，降旨議卹，禮也。公蔑有火色，目精炯照，英偉軼倫，平生勤學好問，嫻於掌故，遠近書疏，悉皆手答，丁寧款密，莫不感悅，微時所荷一餐，咸報，高文恪歸櫬，經紀其喪，後至都門，躬自展墓，與人交，有本末，周卹撫倦，篤於內行，兄弟從子無閒言，時以爲史稱通而不泰，濟而不介，惟公有之矣。妻張氏，封一品夫人，子豈，副榜貢生，召試舉人，內閣中書，好古有文，早卒，孫淳，廕生，候選員外郎。是衎始官京師，與公子豈爲文字交，及官山左，與公同僚，共治河之役，後又備員節下，親見公行事，竊公手牘數十紙，皆綢繆公事，尋繹難忘，今淳以某年月日將葬公及夫人於江寧某鄉之原，以狀走乞志墓，益不忍以不文辭。銘曰：

公爲政，績可紀，公塞河，以勤死，毓毓鐘札，況才美，揚於王庭，傳信史，家聲濟，白施孫子，我儲茲辭銘其里，文無溢詞，庶不愧。

清故山東兗州府運河同知加知府銜前署山東運河兵備道龔君士燦墓志銘

君姓龔氏，諱士燦，字德焜，號雙堂。先世有讓物爲太守，遂家山陽，其族甚盛，唐、宋多達官，咸居閩之興化莆田，皆有世數可紀。明天啓間，移家於吳，子禹臣爲君祖，以孝行聞，子某爲君父，鄉里稱其濟德。妻劉氏，側室劉氏、曹氏，自君祖以下，皆以君官累贈朝議大夫，祖妣及妣、生妣皆贈恭人，曹恭人實生君及弟三人，曰朝鼎，曰寶鼎，曰紹箕，俱得官丞倅。君生而穎悟，幼遵嫡母訓，喪，哀毀如成人禮，既就傅，勤學能文，屢應童子試，冠後，君念祖父俱以尚義好施，家道中落，非負米出遊，無以爲養，以是棄科舉業，遊幕淮揚間，在河丞署，聞父凶耗，奔喪歸，自傷不及視含斂，毀瘠尤甚。時君年未三十，諸弟少，姊妹四人未嫁，食指數百，君綢繆家計，率以勤儉，妻顧氏，黽勉同心，紡績爲助，始撫內顧憂，遊道日廣，漸復先業，諸弟前後成家，諸妹亦遣嫁焉。君既熟悉河務，淮揚觀察爭聘延之，值有河溢之事，輒董工役，撫卹災黎，頗聲載道。河督吳公嗣爵、總督薩載公、大學士總督高文端公皆臨視河壖，聞君名，咸相引重，故淮揚所屬河防諸務，皆倚然有章。大學士公阿文成公視河豫省，奏留君河工効力，以勞送部引見。乾隆四十八年，署山陽縣主簿，擢東平州州判，歷東平州州同，擢沂州府沂郯海贛通判，署曹州府曹單同知，調兗州府捕河通判。五十五年，擢兗州府捕河同知，以恩及敘勞加二級，歷年防汛催漕敘功紀錄二十七次。五十六、七年，河南山東河道總督李公奉翰連奏君護理運河兵備道，隨河督在臨清督催糧艘，適聞生母疾，心動乞假，抵已奄逝，扶櫬歸葬，哀榮俱盡，親族稱之，君妻顧亦以是時卒。世君以微時共甘苦，遂撫再娶之志，服闋，候補東河，時南河豐汛漫溢，君隨河督李公奉翰到工襄事。嘉慶二年，堵築工成，今南河總督康公基田前爲

山東布政使，奉命治河，會同河督吳君在工勞績，奉旨加知府銜。九月，隨河督赴楚防守漢江，又以勞敍奏請賞戴花翎，皆異數也。三年，補兗州府運河同知，故河督司馬公騊、今河督吳公璥皆器重君，咨諏河務，多裨益焉。君筮仕十餘年，俱在上府參理公事，大工一切章奏出君手，信任日專，未嘗出貲塞熱，接見僚吏，謙抑如不自容，河防陳奏，機宜依於舊章，質直條達，不肯爲虛誕徇時好，高下其手，曹工再報合龍，君時引疾退居，未爲別稿，其慎密類此。居家痛親不逮養，自奉儉素，昆弟同居，易衣并食，無分厚薄，諸弟或爲君製新裘，易其舊者，君知則止之曰：晏子一裘三十年，而齊國之士待而舉火者無數，自奉而周人急也。親族有貧乏者，代爲昏嫁營葬，少工詩文，與黃司馬易、勵進士鑒號多投贈酬唱之什，惜皆成帙藏於家。四年八月望日，以疾卒於官署，春秋六十。將以某月某日葬於某鄉之原，禮也。子庭鮮，投効河工，從九品。女四人，不佞官山東監司時，親見君行事，嘉君內行，以弟之子妻君從子庭長，今君諸弟寓書赴告，并乞志墓，既雅知君，又有肺附之誼，鑒不敢辭。銘曰：

參軍記室古辟舉，君才經世佐公府，負薪塞河始丞簿，賢勞升開易黻組，恂恂家法化鄰益，施於有政不出戶，我陳生芻到吳土，大書瓦屑封若斧。

清故封修職郎兩浙鹽大使陶君正祥墓碣銘

封修職郎兩浙鹽大使陶君，名正祥，字庭學，號瑞庵，祖文某，自浙之烏程縣移家吳門，第三子某生君。少聰慧，就傅讀書，與同學生以數論角勝負，塾師異之，家貧無以爲養，遂以偶書爲業，與吳中名下士交接，

聞見日廣，久之，於書能知何書為宋、元作本，何誰氏刊本，版貯何所，誰氏本善且備，誰氏本删除本文者注疏舛訛不可從。都中館公宿學欲購異書者，皆踏君車轍滿戶外。行開四庫全書館，安徽提學朱君筠言於當道，屬以搜訪秘書。能得事書者，子珠琳由內廷三館供事敘用，得兩浙鹽場鹽課大使，貤贈君如其官。君在官署逾年，教子廉儉。旋屬引退，曰：汝多疾，而素餐不如歸讀書也。君既家吳門，僑寓都下，賢士大夫往來稱譽，廣求故家書籍秘本，勝數十年，皆慕陳思之為賈、劉凝之編也。語予云：假不為一書記所過目宋、元、明刊刻經傳諸子各本，卷帙文字異同優劣，補書目家未備，惜今晚矣。與人買易書，不沾沾計利，所得書若值百金者，自以十金得之，止售十餘金；自得之若十金者，售亦取餘。其存之久者，則多取餘，曰：吾求贏餘以餬口耳。己好利，亦使購書者獲其利。人之欲利，誰不如我，我專利而物滯不行，猶為失利也。以是售書甚獲利，朝之公卿、四方好學之士，無不知有五柳居主人者。當是時，都門售書者有王某、韋某、陶蘊什器有顧某，意見悉如君，皆盛行於時。老子言欲取必與，左邱明言以欲從人，其道然也。王某、顧某死，其子執所得物償貲賤物，多無積蓄，故君子珠琳獨能承父業，與當代士夫交，不復出市廛矣。君季高坐市肆，傲倪俗人，來售書者問欲得何書，言不當，則令他人應接，曰：是欲為科舉業者，新入詞館欲得學堂書耳。性任俠，曾經商淳湖，起較舟楫，君探囊出資力拯溺者。周卹之友張某者，曾以白金四十兩寄君處，值子母暴死，無家屬，君訪其中表假之，使買地營葬。與弟甚友愛，弟死，撫其兩子，皆昏嫁，猶誡之以市道壞人心術也。君以嘉慶二年八月二日卒於都門，春秋六十有六。妻周氏，贈孺人。子珠琳，兩浙鹽場鹽課大使。女一人。孫以仁。予官都門，退食遊書肆，與君日相見。君見予聚孫子魏武注，以為世無此本，刊入漢魏叢書中。又以予言刊葛氏永懷堂十三經注及抱朴子、太元經之屬以行世，版存於家。今君子以予僑居金陵，寄至元金陵志為讎校，屬作君墓碣。予念世之鬻書者少，雖書賈無復如君之知書也，為文且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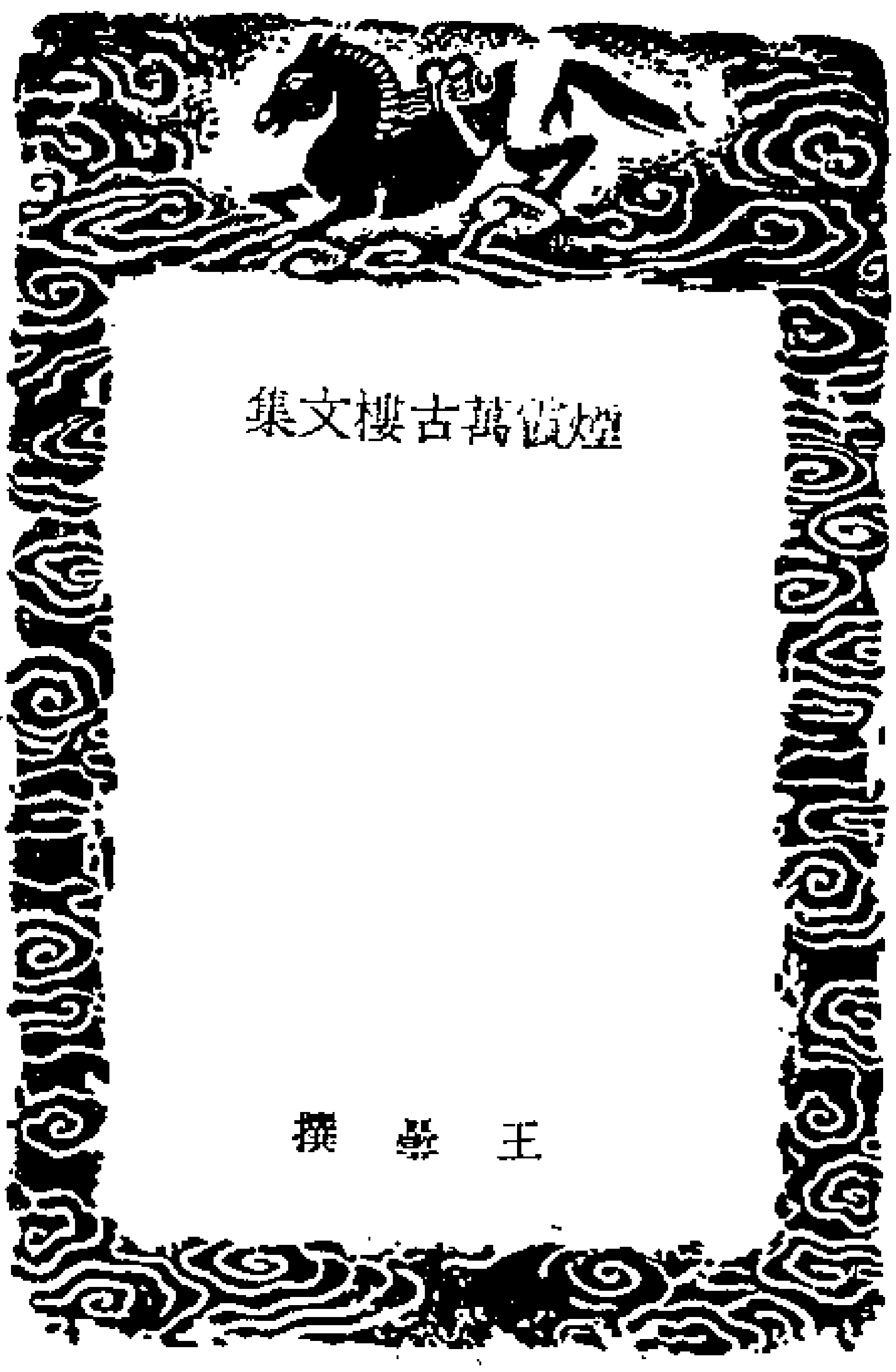
不知書，何足數，斗筲人，與書賈。教子歸來似其祖，不求甚解能考古。我銘其墓不為諛，兼金可卻書可取。

清故文林郎河南虞城縣知縣施君韓墓碣銘

君姓施氏，名韓，字佩蘅，號棣莊，常州府陽湖縣人。明時有名淵者，自無錫遷居常州之安定東鄉，為君十四世祖。贈文林郎名維賢者，為君祖父。贈文林郎名晉者，為君父，皆能勤學好施。君生而穎異，讀書過目不忘。少有至性，九歲遭母疾，侍奉不倦如成人。及喪，哀毀至咯血。十三歲喪父，亦如之。既長，應困童子試，遂遊京師，傭書自給，貧不能具裘葛，愈積學，能楷書，為古文辭。旋以國子監生應順天鄉試，中式乾隆三十六年舉人。四十六年，挑發河南，以知縣用。上官知君能，即檄折疑獄稱平。時值河南青龍岡河溢，君從泥淖中率丁役負稭土，治道以通車運，晝夜不寢息者廿日。河隄使者倚重君，凡工次采買稭料及疏浚引河，皆任其役。稭料倍常數，浚工先期告竣。朝使故大學士公阿文成公按視河堤，以合龍謂非奏請遴選能吏，董浚新河限廿日竣事。君獨以未補令與焉，工竣，敘功一等。四十八年，補授虞城縣知縣。沿河令歲率駐工防汛，歲修隄埽。君外督修防，兼理獄訟，從容措置，悉舉其職。虞城、商邱之間，舊有沙河，泄洪澤

湖。方開引河時，議濬沙河下游，使河勢由夏邑南趨近隄，居民遷徙失便。君疑其議，河流亦逆道下注。前後以勞紀錄六次。河督蘭公第錫以君既深明河務，凡河丞工作一委任焉。明年，河溢睢工，水及縣境，君先期堵閉橋埝，加築隄堰，民以免患。出貲濟渡，鄰邑災黎多所存活。君治引河有方略，或通溝以洩水，或留埂以隔土，故工作視他處而省費十二三。五十年夏，柘城奸民小起，近邑戒嚴，或謂君閉城備患，君曰：不忍棄吾城外赤子也。又節君多張聲勢，巡邏鄉保，君曰：此賊未至而擾民也。親履四境，勸民聯絡保守，歸併黃河渡口，人庶安堵，賊不敢窺，旋就勦滅。是年，境中苦旱，君力請賑卹，實力奉行，並捐奉錢加散口糧一月。其後齊、晉、楚、豫，飛蝗偏起，不入縣境，民以為德政之感。以五十二年正月卒於官署，春秋五十有一。嗚呼！世之所為能吏者，以治供張，媚迎上官意，或陰以僻道進，求其知刀筆，僅僅簿書期會，及吏稱酷吏。古所謂催科吏，且不可得，若君之盡職勤民，遇變而不亂者，蓋尠觀矣。君妻莊氏，先卒，繼娶錢氏，俱贈孺人。子應飛，捐職同知。不佞既與君同里，及遊兼撫部幕府時，知君治行，後官山左，邀君子佐浚河之役，益知其能承家教，以狀乞文，益不敢辭。銘曰：

吏道弛兮為國蠹，先舉擬兮後民務。吁嗟施君來何暮，河渠窦兮獄讞平，蝗不入境兮柝不驚，吁嗟施君兮不可死復生。



故孝廉王君仲瞿，奇才也。嘉慶二十一年七月，嘗偕余遊雲蓋山，同客海州刺史師禹門幕中者三閱月。仲瞿之學，無所不窺，而尤工於駢體，直可壓倒齊梁。余戲題其詩文集後云：斗牛之光，芒角四起，河海之水，縱橫萬里，假戰國策，亦韓非子，二千年來，無此才矣。或又謂仲瞿之作，眞如決汝漢，排泗而注之江，合金銀銅錫爲一鑪者也。仲瞿好游俠，兼通兵家言，善弓矢，上馬如飛，慷慨悲歌，不可一世。嘗謂余曰：吾死後，必葬我於虎邱，知滄桑側，乞題一碣曰：晉故散騎常侍東亭侯五十三世孫王生之墓。其好奇如此。嗚呼惜哉。平生著作甚多，有禪解三卷，史論三卷，西夏書四册，洪範五事，官人言五則（本分卷），歷代神史一百卷（仿晚周漢世例），居今稽古錄二十卷，讀竹賢華三十卷，緒柑集一百卷，傳家六法一卷，隨園金石考四册，煙霞萬古樓文集四十四卷，計散體六卷，四六文六卷，本集十六卷，外集十六卷。又歸農樂傳奇九齣，玉鉤洞天傳奇四十八齣，萬花樓傳奇四十八齣，遼蕭皇后十香傳奇十二齣，魚腸劍傳奇四十八齣，俱未刻。僅刻駢體文六卷，亦殘闕矣。仲瞿既沒之二十載，余始集其文而傳之，爲述大略如此。道光十有八年孟夏，句吳錢泳書，時年政八十。

煙霞萬古樓文集卷一

秀水王曇仲瞿氏（一名良士）

穀城西楚霸王墓碑

乾隆五十九年，觀察泰武臨兵備，督山東全省糧運，兼守濟南泰安府知府，長洲朱思仁，爲築泰山馳道，種補天門上下長松，滿浦穀城水羽，逢封樹於西楚霸王之墓，周方一畝，北階三等，屬其友人王曇爲文，推王厥馬騅車，月矢日弓，臨汝江陽之戰，笑興跪軋之中，一牛醯血，百騎騰颯，王何神於蘇侯，將帝而不神於蕭琛，北恭知王魂安卞山，死爲魯公也，王以漢五年葬穀城，爲生制服，漢王臨哭，拘葬藏汝回隧曲，讀書攬筆，書經史例，三皇五帝，楚書本紀，作者謂有大王之江東八千子弟，有孔子之廟堂車服禮器，佞臣班固，寶志筆奴，爲棄公龍，爲史公豬，沈魂推斥，叢肯荷虞，臣知大王不愛半分之天下，而忍教手版之愚儒哉，而猶爲大王幸，幸王不非窮泉，雍宮昕年，家驪龍陰，盤踞田魚，倉照尸亡，羊燒山，臣竊笑漢皇帝長陵坏土，高廟玉環，呂后掉屍，赤眉入闕，而王陶人茅馬，紙衣瓦棺，斥上無將軍之令，復土無校尉之官，南山鐵固，石槨泥丸，臣竊笑漢子孫，茂陵原隧，倒地及泉，園郎，寢郎，邑丸無烟，玉衣出柙，文園盜發，作昌陵，使房方中，斯紵絮，陳漆其閒，校尉摸金而入，發郎將發邱而破穿，而大王佳城鬱鬱，萬驚銜泥葬

烏江田舍於櫟陽萬年也。贏趙毒螫。陳田稱唐。王燒秦宮室。夷齊城郭。復春秋九世之讐。報戰國六王之怨。食敖倉。戰京索。方將斬紂而自王。何云入關而背約。朱義走卒。項氏遠將。背武信而沮援。詆高陵而賤貰。陽將楚軍。陰為齊相。卒君之取不忠。居軍之右不讓。捶牢破虱之談。嬌一軍而跋扈。猛虎貪狼之令。殺諸將如反掌。王不斬北貲。雖為稱直。不毀揭竿。誰為魏豹。收奴係心。芻狗兒戲。義非孤注。名類奕棋。如陳涉之號。扶蘇原非太子。或陽虎之竊。狀貌聊借蒙魋。楚方借面而弔喪。心乃尸居而餘氣。飾狙世之爪者義帝。豎堯舜之冠者義皆擁之。則為懷王。去之則為義帝。曰取則取。曰廢則廢。大王方端冕以禮犧尊。寂宗以拜牢。廢而放屍乎雕俎之上。縞素乎三軍之士者。漢王之詐也。榮仇不封。餘去無功。王諸將善地則忠王故王醜地。因公漢方佩我關中之印。而奸我三秦之器。櫟頻則喃。楊喜則謗。質撞雖於軍中不御。置太公於高俎不烹。鴻門不殺。鴻溝不爭。而漢敢劫兵以犯我彭城。漢為魚肉。楚為刀俎。智不圖睢水流。力不伏殷武智。魏王不仁。梟寒王不武。滎陽西拔。盜壁東破。怯則銷六國印。懦則說九江布。張良如廁。始為逃人。紀信乘車。終為降虜。漢之十罪。臣不屑數也。為天子不忠。報漢以拯羹分之太公。為天子不仁。報漢以嫗背醉之戚夫人。為天子無禮。報漢以不類如意之惠帝。為天子無義。報漢以懲不可言之審食其。擁彗不孝。顛覂不弟。墮二子車不慈。死一婦手不智。而大王七十戰之功。十七王之封。亘六帝四王而無窮也。宛邱太皞。濮陽高辛。黃帝橋山。唐帝穀林。九疑舜冢。茁山禹墳。湯無兆域。或曰汾陰。衡山二妃。餔魚九嬪。廣則烏江。王則穀城。臣護案般人以柏。夏氏以松。將軍之樹。大王之風。銘曰。

蟠古非魂。大王非身。魂為雷霆。身為風雲。皮毛為草木。髮髭為星辰。頭為東嶽。左臂為衡。足為西嶽。右臂為恆。喜為晴。怒為陰。精髓為玉。齒骨為金。江河其血。地里其筋。眼為日月。虮蝨為黎民。三百里瀕南之塋。周一畝大王之墳。

班固父子之廢項王本紀。微特王之罪人。亦孔子之罪人也。滅六國。燔六經。項不滅秦而將之廟堂車服禮器有存焉乎。魯諸生為王三年服。城守不下。皆孔也。非私項王也。司馬遷以項王功高。故加於孔子世家之上。而進之三皇五帝殷周之後。固何人斯。而黜王本紀。宜其狴犴瘐死。而王之神靈小於是乎噂噂咤吒。三百年於吳興之堂矣。漢章帝以班固為箕公譏。鄭渙仲以固之比遷。如龍之與豬。其信然歟。是碑作於二千餘年之後。蓋斷自二千餘年以來無此手筆。宋鳳翼光按

蟂磯孫夫人廟碑

蟂磯有廟。俗相傳為吳大帝妹孫夫人殉蜀主白帝崩問。以黃武三年殞於此。吳書簡略。夫人與全公主大小虎無傳。失春秋內女致聘歸寧卒膝之例。案蜀志。進妹固好。不紀年月。大抵在建安十三年十二月。赤壁破魏。蜀主牧荊州之十四年春婚於京也。吳后傳。先主既得益州。而孫夫人還吳。亦不明敘所以還吳之故。則法正已進劉瑁妻吳氏於宮。舟船之迎夫人見幾作也。是歲為二十年。權襲取長沙三郡。分界連

和之日可想見。蜀主與夫人雖立同牢。七年主祭矣。陳壽所以有綢繆恩紀之筆也。廟無石。吳不知夫人之德。史無文。蜀不知夫人之仁。於是懲裴松之失。以補史官曰。

其關殺龍蛇以祀川嶽者。何賤之獻虞人也。鵶嫦娥以簋有黃者。成湯之嫁帝妹也。權之增備。譬非方雄。必無賢日賊官生之謀。輩帥皆亦斷不作反斗擊代王之計。大意謂吳蜀不為一家。則一鼎三足不立。東西不主二帝。則一椎三馬難平。周郎之意。以為婚姻者。春秋之王道也。縱橫者。戰國之長城也。樵公二女。皆嫁英雄。破虜四男。尚無佳婿。孫夫人之侍婢持刀。亦猶魏夫人之借兄筆硯也。何也。破虜天下豪也。夫人。將門子也。親見皇甫夫人以文武忠臣之妻死刀圍而罵董卓。蔡文姬以徒行乞命之身。跌蓬首面拜曹公。生女如鼠。強臣若虎。硯山之父仇未報。小女不敢反鼯鼪之兵。許貢之兄讎未復。女弟不能釋姊婺之使。此所以逐馬褒姒。翔鳳鸞鶴。大眼戎挑。小妹雅容。追隨於猊虎家兄之馬後。而史以為驕豪多踰吳吏兵者過也。女子母教也。吳夫人助桓王軍國。時不知訓彼家風。大皇帝愛道母文才。況又有宮中師傅。是蜀中三尺童子。皆知夫人文武兼資。禮義足智矣。而法正佞人也。服佞君以賢國。翻新主以濟偷。耳妻吳漢中王之宗婦人也。時也關嚴道。銅梁祭武。擅右錢。夫人方將媧補漢天。變鳴炎故。張錦纖以定羌涼。持亦節以平蠻。不而王已踐為天水子陽白帝。坐大之勢未安。橘木之心遂蕩。伯明就后羿之室。閎嬉居子建之宮。詔鄭多父貴鄶國夫人。利其土地。則吳非小君。韶升文公暱子附懷嬴。越其秩盟。則吳甘秦撥。妲己以賜周公。曹操之所不收。寡婦何知社稷。孫后以為可笑。此智懿商所謂匹夫猶惡無禮。惡法正。惡漢王也。夫人剛猛人也。無蹋虎枕。不取娛於好色之齊王。娛母消宮。徒見忘於無情之黃帝。勢將降飾唐姬。則烈女不能事亡國婦人。將蹤燭皇卿。則高明又必失中宮大度。與其椒房散號。口職銀刀。左右英娥。心塞粉陣。使漢中王東猶白稱下官。耳順痛呼娘子。芒刺在背。交戟入頸。以魚水夫妻為戎狄以離賊臥榻為他人外揚高帝偉湯不備之名。內彰孝文衽席無辨之醜。根姜且豫下東宮。妾嫗亦自姪露窳。戚

貓為鼠。勝負未可知也。呼阿斗而告曰。深山大澤。余恐生龍蛇以禍汝也。善事漢王。不暇刺促廁婢子諸矣。於斯時也。將縋與門。魂啼蜀鳥。夫人行矣。某獨笑趙子龍宮官也。左毅鴟。則雍門狄為之請死矣。樓船御。則薛廣德為之頸血矣。寧無張良能羽翼太子之功。而有遼逃貫亡君夫人之罪。系孺子為牛之小忠。而奪與愛子投車之大衆。尼當陽坂一抱客丁之弱子。而復犯長秋宮七年大師之小君。且以此舉啟江留斗。為大有名之師。是總發吳人一笑也。宴試思慎夫人走郡驛之道。哀慕如何。御退宮棧。鼠抱太子而啼。道府可矜。亭候借使夫人獵旗一怒。武帳珠襦。蹈鼓三中。水軍將令。呼孟旁而侍女刀光。叫餘皇而長蛟潮棹。則其時。觸鱷滅兵。白衣而呼曹者呂蒙也。艤衡脫紲。嘉風而二指者諸葛也。撟以北風。丁奉之帆。舉岸皆升城之奸。牝以能櫻。谷利之令。上山皆白棒之兵。而夫人敬以鼓角分軍。斬門受詔。謂周泰。緣孟先歸。馬後廣翻。持不步從。其能以一身之脅。納百婢之刀乎。吾恐張飛僅能瞬目樞矛。以決死鴈長坂

權。不能率人斫頭。以沙囊斷長江流也。蓋其時。權且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攜哭也。知夫人必以太子歸吳何也。魏略。禪以建安十六年身自漢中。父事劉括。（扶風人劉括避亂入漢中。爲人所賣。及建安十六年關中破亂。括買得禪。問知其良家子。遂養爲子。與娶婦。生一子。初禪與父相失時。識其父字。比舍人有簡者。及備得益州。簡爲將軍。遣詣漢中。禪乃詣簡。簡相檢訊。事皆符驗。乃送詣益州。立以爲太子。安十六年。時在十一。抱太子之凡。）使其時幷嬰不識趙孤。再退勿呼父字。則十三年趙雲長坂之功。又委棄孥於牛羊。乳鬪文於郤。虎奕。幸而方得異人。能留孺子。仲陽奇貨。得歸異人。夫人念豎妮於伊水。此兒久付蠶桑。失抱帝之媵公。諸將誰爲擁樹。寧使漢家有窦俗姐之太公。不可使劉氏有白板青衣之太子。與其吳淪屆穆。呼著父胸。孰若有紐於山。藏諸母腹。與其趙嫚胡亂。吳二漢之保阿。孰若遜抗機雲輩親三吳之師傅。在英雄不顧妻孥。而稱豈無媼母。況孔中有此乳兒。阿蘇何非己子。其挾以歸也。留寵宮長子。東方免秦忠夫頭西顧。秦康公之爲晉甥。非長安君之爲趙質也。而況阿斗者。甘后之玉人。又二兒之弟。諸公升殿。俯首羞慚。盆子探符。汗衣欲哭。夫人惘然歸卑死。雖然猶有童心。望周子迎車。或者悼能霸晉。且后稱自計。歸仍子燼。不甘廢毋。則安知不六后臨朝。身納故劍。西帝外立。留此前星。已不汾陰爲家宰。人免淄者丹穴。此夫人噉乳挾大。推乾就濕也。乃漢王始以孟子歸吳。終以向妾絕罟。不督堯母之門。忽絕甥舅之好。謂妾妻必得陰麗華乎。則惟斯人乃有斯婦。謂生子當如孫仲謀乎。則無此舅焉有此甥。而蜀之人乃以爲趙王歸漢。如意之酒必酖。燕丹機檻。太子之烏必白。則孫夫人非呂太后。吳大帝豈秦始皇耶。曰。使趙雲勒兵斷江。魏晉春秋之言。佞臣法正之謀也。曰。與張飛勒兵截江。趙雲別傳之言。非丞相諸葛之策也。時正爲軍謀主。亮所謂正能制主上。亮不能制法正。故曰非亮罪也。太公之法曰。一女子當百丈夫。又曰。理四海如妻子。故孟律用婦人與周。孫武戲宮人勝楚。由余未窺。小戎以女子識兵。豈尤不備。元女以前車教戰。世能馴鳳。鮮能將將也。而況吳多謀士。蜀無將才。使夫人以定姦卜戰之編。灼銅雀金臺之兆。以媵嬪詔使之節。諸分香賣履之宮。將見西掖閨氏。魂褫恒。北呼公主。馬抱烏孫。割長江而認甥舅聯盟之碑。開玉門以爲外孫單于之印。許馬懿巾幗來朝。使甄后披庭贄拜。而後東封呂範之妻。歸拜張昭之母。江東衣錦。炎漢重興也。而乃鼎未三分。商亡一物。夫人遜國。卷后如宮。使虎威爾都。忿與拜賜之師。伯言夷陵。終報返舟之役。而猶謂楚文尸。勿因息媯。齊桓伐楚。不爲蔡姬。吾不信也。向使夫人身不歸吳。計能鎮蜀。則長沙巷柱。焉知不三索來歸。雲長從陽。又何必單刀去會。能巫峽七百里之屯。唯猇亭四十營之火。全琮陸遜。安敢輕侮。黃蓋韓當。豈能平毗。籍使吳兵。騷敵蜀將。又何必西增白帝之兵。東從巴郡之戍哉。蔚書曰。主上之在公安也。外虞曹操孫權之逼。內懼夫人肘腋之變。曰在公安者。言初婚至京一屆酉酒之夫人。非于飛入蜀七年麻第之夫人也。某聞春秋之義。怨不廢親。怒不滅德。夜陵尙報秦施。城濮不忘楚惠。蜀主乃不念敗亡。焚口棄其室家。奔問柴桑。未諧倖媾。吾江東先之轉肅。但有蒼梧遺跡之官。詢之孔明。惟有披髮山林之請。而其時甘皇思血飛小沛。有狐讖穀。曾丞相韓落許都。荊州誰借。從

孫將軍或有趙襄夏屋之忿。孫夫人不守季芈一負之仁。借弟姊以爭笄。中擊壺於智伯。則吾江東帳構之銅。皆專諸之鈹也。夫英雄之見。助夫不非愛女。殺夫亦是羅妻。而卒使齊姜逃國。無煩甄妾之謀。嫖妹于歸。不裕能工之樂。則可知西施越絕。斷無稱蠱陰謀。昭君和親。不是漢宮秘計矣。乃蜀主恩忘齊大。陰輕子忽之援。義薄秦嬴。作忍先軫之唾。此吳國君臣。寧以盤郢之劍送死女。不以女媵之口食殘魚也。夫人蓋以有生日爲未亡人矣。讀魯史。孔子以彭城予宋。非予宋也。通吳援也。虎牢于鄭。非予鄭也。術楚戰也。吳無荊州。而巫峽之援不通。吳無荊州。而潛須之隝難戰。故吳以一女初婚。失三江大局矣。吳爲索地蜀實負人。將橫江所謂凡夫不忍行。而況粹領人物之主者。非忽諳也。洎乎臨沮敗好。瀸寇歸元。白帝膂盟。張溫報聘。安知非哀姜哭市。內推敬后之環。綠衣拜勸。外解宋玉之閑。而能敎循乎。夫自古歲女爭桑尙開邊釁。焉有呂姜斷髮。不啓鄰仇。在夫人埋璧情深。焚薪怨小。謀桑不霸。就木徒甘。嬖聲已帷堂不寵之哭。應意其藏紙埋人之識。漸益水沒。萬里江長。杞國城崩。千年蜀破。娥皇無子。堯母無夫。伊可慟也。嗚呼。白狐九尾。開山啓母之魂。美雨飄風。杜宇鵑禽之血。蘋華殿宮門發表。吳太情深。惡法正盜國奸宗。蜀無人理。某竊笑君王巾幗。女子英雄。手陳承祚殘書。刪牝后有名。悲裴松之補注千條。夫人無傳。此天難補。斷女媧神化之腸。是文若傳。掛吳國宮門之眼。銘曰。

雌鳳不隨。雌龍不飛。三分鼎足。一饋當歸。于歸不戀。京大歸不出。惡聲國君外罪。夫人不爭。公安無家。夫人則守。益州有家。夫人則走。爭國世子。劫君王后。子龍之膽。敢如斗。熒口來婚。喪家之狗。三年不言。三年不笑。綠吳門者。揚倚大井者。教。戴冠佩劍。夫人之孝。以智事備。則隨。以禮事備。則歸。以仁事備。子其子。以義事備。死則死。蟲入蜀腹。橫目苟身。薰蕕不同器。以劉理妻爲夫人。勇而禮不亂。仁而禮能斷。亡乎亡乎。有夫人之德而不能與漢。婦人有集。英雄有記。吳書寥寥。蜀書廖廖。桓桓夫人。弓刀侍婢。

鄰水縣先賢子路顯神碑

梓潼不神。斐子無靈。於是有蜀賊徐添德者。紅巾鼓亂。綠林弄兵。會達州九姓之衆。攻鄰水斗大之城。田單守卽墨。而天神下降。法和軍江陵。而靈神隨行。長圍於丙辰。垂破於庚申。兕蟠三冤之窟。合秦楚一蛇之勢成。豈特人肝切膾。柳下跖之大盜。城頭子路。刁子都而同名哉。守鄰水將。率鄰水令。勇則樓煩入壁。怯則陳餘棄印。城上尸轉。地中角鳴。叢祠狐鳴而呼火。毛人泣城而見補。於是讀孝經則漢朝皆笑。拜韓信則一軍皆驚。如我友甘補堂孝廉。範以達徒七十。當睹巴三千。旋旗之積蟠於地。鐃鼓之音聞於天。宣父圍匡之日。仲由氏結纓之年也。（時衆以西兵萬餘人禦賊。[illegible]於谷。[illegible]。得[illegible]。賊兵復振。）焉以義從五萬人。保西鄉八九路。百戰艱危。五年纍竈。人謂由也有骨。則穎梟不入城郭。宋君用墨子。則輸盤撤其攻具。冕勝則爲子思守。敗不爲武城去。使徐賊角偃王筋骨而來爭。盜與覇鈴聲而不懼非勇也。不知烏窮則啄。獸窮則攫。顏子仁人之言也。（時有富民蝟之誌。見邸鈔。）白羽若月。赤羽若日。季路有勇之氣也。昔李靖告華山而呼貫射。蕭造翻體唐

而見白帝心之感。則思禽之制在兇。四墉鄭祈。三淺皆祭。孽收虎爪夢其感。刑天干戚誅其屬。我先賢示夢於鄉水校官也。命以黑旗。嘗子路之神。白堊寫至聖先師之位。當四門插當火器銃。如鐵姑雄。如桑林旆。賊之殿。像聲猝。賊之圍。魚鱗潰者。何也。冤抑知。實雞青蛇之時。祟不聆。隧之神。天淵玉女。嚴館神君。巫咸神大而詛。楚杜主鬼小而詐。秦。而况石盤虎尾由也。雷精鐵冠。觀佩尼山。弁臣乃狐。鬥與子路之目面瑩。衣犯孔子之門。城破則桐懸樹拔。賊入則金絲堂使。使其開吾戶。據吾牀。飲吾酒。此城勿守。孰若料虎頭。編虎鬚。免虎口。此路可走。先賢所爲蒲弓木戟。（子路遇伍子胥。以蒲弓木戟。見孔子家語。）蠢爾蛟蠢。仇敵在前。乳虎在後也。某聞天之所輔者德。神之所佑者國。狀成湯伊尹之夢。則婁擊不伐宋師。應祝融熊之祀。則變人終爲楚滅。瞻由大盜居嵩華而爲鬪神。周公神兵助隋朝而戰李密。雷神以白衣助唐王。晙以陰兵討賊。下山救臨汝。項王之士偶如風。大眼寇鐘離。將帝之馬蹄盡濕。何必祭子胥以牛酒。祀之推以寒食。元謨救命。空誦觀音之咒。敬則邀神。徒殺十牛之劫哉。案唐咸通五年。有黔軍校居宣父廟。每食則薦。每夢則教。見王者衣冠曰。吾孔仲尼也。汝當以更名顯。以殺賊效。以司農卿晉汝之官。以睿宗儲易汝之號。其後徵寇滅。孔子笑。今冤之戰多甚於彼。而冤之譽功辭其報者又何也。冤之言曰。戰五年而滅賊。非勇。殺萬人而受賞。非仁。方冤受圍於鄰水也。守無章。敵戰無張巡。婦人則琅邪呂姥。（王貴仙。赤姑也。時起於南鄉。）女子則睢州硯瞑。（齊王氏。霸女也。以白衣起於宣陽。欲與徐氏合。）子不聞順者或亡。逆者或存。盧循構戰。助水者爾康之廟。留朱入洛。瘟波者馮律之神降靈。則有靡懈。出營則有子文。倘都下神兵。不破朱柴之旗。城隍風浪。反助慕容之寨。則冤方且之反之策。殿馬焉能有若之保。稷門人見僕射陂邊有無數小旗之李衛國。冤不望臨海廟裏有一州相報之陰子春也。幸而鬼叫狼啼。乘茅將軍出獵之勢。鳴鞸響角。藉夏后子赤城之靈。使徐賊五斗道爵債其鬼卒。八公山木。見此人形。不然則豕狗入曾參之室。河伯陷濮臺之城。冤亦將覆醢而待死。斷纓而無生。天不絕五殘六賊。昭明咸漢之妖。國不宜養黎軒幻人。木然假子之兵。盡由據虔而虎冠。兵官干旅而臉青。險不使俎豆黌宮之司寇。脫冕微行而出走。嬉叢碑爾之仲由。三都一怒而墮郕。我爲子說。子爲我銘。銘曰。

辟水之闡。掘鼠貴籌。有睢陽危。無玉璽固。冤也。斷顏回之劍。絕曾參之火。如子路氏拜拯溺牛。樂調河虎。制虎者頭。扼虎者喉。戎山顯神。至於轞郕。時惟仲由。使有若三百人之中。樊遲踰溝。冉求用矛。勝兵八百。養徒三千。縞衣白冠。端木氏陳說其閒。如甘與蘇。如魯仲連。贈顏回少師。贈曾參少保。子路行行。司空一職。像居呼。公子賤之一琴。冤抱之而終老。

漢高安侯董賢廟碑

讀漢書至董假令終。鄧通強死。未嘗不廢書歎也。龍雖小忌。乃積怒於青宮。含桃餘甘。不操刀於太子者。登無病哉。予登華山。遍遊秦中。求唐陵碑版。至杜鄠。見有漢高安侯董賢廟焉。頹垣聿興。楨桷將飾。曰異

哉。此潰州有鼻之祠。常山董卓之廟乎。曹操廟於夷陵。而申屠撤之。王敦像於武昌。而溫嶠去之。此無怪秦檜之血食於溫。吳元濟之俎豆於蔡也。遂下馬。見堂廡樹碑。大書以辨哀帝臥起之妄。其文甚美。因揖神而告曰。嗚乎。聖卿。君侯奚見辨之小也。君臣魚水。何鰓鰓於臥起不臥起哉。昔馬援與隗囂同臥。魯肅與孫權同榻。關張。國士也。於先主同牀。衛霍。大將也。而茂陵外嬖。爲大臣者感恩。臣一星之恩。割袖穿眠之愛。內平四母之爭。外攘五侯之橫。撤簾而太后入於雲霄。徙薪而將軍止於鸞室。一河帶礪。九廟磐桑。雖首枕帝膝。股加帝腹。良吏奚譏也。而彪固不爲君侯佳傳者。以侯有大司馬之權。不早除一王莽爾。莽不奪侯之印。則新都之功不侯。莽不斬侯之棺。則丁傅之屍不毀。是君侯假司馬。而新莽眞皇帝也。侯自謂居高位。蒙盛寵。不害一士大夫。誠盛德也。然某竊爲侯罪也。侯不請斬馬尚方之劍。殺張禹。乞饗牛上尊之酒。殺孔光。龍樓白冠。髮水而賜巨君。而侯公賓漸發。漢不得屠太山之安衆。關侯無罪。某請以有罪數侯可乎。漢郎侍中宦。皆傅粉貝帶冠鵔鸃。而侯衛瑤黃門。不奢領脩飾。衣小袖。不敬。其罪一。延年始幸。備給事狗監。新聲協律。而聖卿初拜。即駙馬都尉侍中驂乘。不讓。其罪二。秺侯以弄兒壯大擁項而誅之。而董悲以男妾幽會尻脅而貴之。不孝。其罪三。淳于亂長宗宮。不隨身與掖外交。而昭儀入椒風舍。且且夕與妻上下不別。其罪四。鄧氏布天下錢。死不着身一錢。而縣官沒董氏財。寶且四十億萬。不忠。其罪五。韓嫣徒以先驅副車。江都王驚爲天子。而高安乃以役身登天。麒麟殿傳爲堯舜。不遜。其罪六。富平戲比將軍。不過走馬鬪雞長楊五柞。而高安食邑千戶。遂致五殿六門連臺北闕。不制。其罪七。龍已在丁傅之右。而代明位爲大司馬。事已設東平之獄。而借蠶繭爲高安侯。不次。其罪八。識溫室省中之樹。丞相拜於車前。嶽匈奴孤憤之君。留于拜於殿上。不恥。其罪九。至於便房剛澡。發塚擔於義陵。玉柙珠襦。無兵窠於武庫。不反地上。反地下也。其罪十。如是諸罪。爲君侯口實也。雖然。某數侯之罪。皆衛青不舉士而君侯實薦何武。不顯尚名賢而君侯不譽師丹。王嘉嘔血。侯無必殺望之之心。鄭崇上書。侯亦無沈殷更生之意。大行在殯。張放之淚不乾。山陵未成。向魋之目盡闔。王莽神姦。而僅費尚方爵藥之毒。親東廟喪事之不治。則可知韜閃婉媚。別無材能。安陵辟身。但知蟬蛻。侯之無罪。萬歲千秋也。夫鳳凰負義。則反荷帝於阿房矣。艾豭忘恩。則遂靈公於死鳥矣。使侯當日者承執中受命之詔。不屑共鯀。居然弭寡。梓子寶婦人之衣。成妹喜丈夫之志。以雌風而覓寶華之宮。以男子而覺作女媧之帝。借炎漢之金椎。碎亡新之威斗。銅山久巳自鑄。黃袍早可加身。則斬蛇之天下。安知不爲擾鵝氏之天下也。嗚呼。光武與嚴光共寢。誰見星文。鄧萬與桓帝同牀。何干天變。君臣之交。何鰓鰓於臥起不臥起哉。飛來大鳥。誰似埋屍朱蹈之忠。死後前魚。宜必有驕兒崇州之廟。

附錄哀弓韜董賢廟碑原文（此碑已載華岳山制府所錄西安府志第七十九卷。）

鐵唐哀弓韜。以西安郡丞奉檄鑄兩於終南之太乙靈湫。過杜郵。有神祠焉。神。金貂蟬衣。如漢上公服。

問士人。曰。府君廟也。弓韜時脩太白神祠。意欲移其垣墉。是夕宿候館。夢神召見曰。余非唐崔府君。乃漢大司馬高安侯董聖卿也。哀帝末造。爲賊臣王莽所害。天帝謂予在朝雖居高位。蒙寵。未嘗害一士大夫。不合纍尸埋獄。且遭發棺之慘。命予署西極郎位。專司此方雨暘。弓韜見神妍媚。因憶賢本傳。有美麗自喜之語。諦視不止。神有赧色。旋轉怒曰。汝毋爲班固所欺也。固作哀帝紀。謂帝雅不好聲色。時覽卞射武戲。卽位痿痺。末年寖劇。賢本傳中。亦有主疾無嗣之語。如此安能復幸我邪。當日君臣相得。與上同臥起。事實有之。此是漢家故事。孝武時。衛青霍去病兩大將。亦曾此寵。可以安陵龍陽例視邪。容貌華麗。天所賦也。非觀美者必僻行。且幸臣一星。上應天象。此我二千年難明之案。子爲我昭雪之。言未畢。有鬼卒二。牽一囚。聲嘶頭禿。擲一卷書至堦下。神指曰。此莽賊也。上帝以其罪惡滔天。監禁門爲毒蛇齧嚼。今始赦出。爲我司溷圊。犯小過。輒以毒草鞭鞭之。弓韜因問。囚手何書。神笑曰。此賊酷好周禮。至今抱持。每受鞭。尙以護背。弓韜就視。果周禮。猶有臣劉歆恭校字。不覺失笑而寤。次日稿畢。議新其廟。復夢神謝曰。蒙君脩廟甚感。但思一人配食。吏朱翊者。曾爲我自劾。去大司馬府收葬我。我訴於帝。帝嘉翊義。命子浮爲光武大司馬。云。弓韜歸西安。捐俸爲倡。數月廟成。旁塑朱翊像。并塑一囚。爲莽持書跪堦下。如夢見狀。署門爲漢大司馬高安侯董府君之廟。而刊之石。

煙霞萬古樓文集卷二

哀江南文

大盜移國。天子播遷。相公曲子。將軍斷頭。予昨者過眞州黃靖南之墓。而慨然亡明也。長江天塹。投鞭斷流。遂乃溯金陵。泛桃舟。徘徊團扇之渡。迴遐鳳皇之洲。有登高而啗者曰。此曾彬舊遊之長干。兀朮立馬之雨花臺也。賈誼過秦。干寶論晉。子爲我述宏光之所以亡。皆宋渡江之所以勝者。曰鄙哉。子亦不聞於舊史氏矣。蕭嘗三世不登梁史。班范二書不容更始。大業曾十三年而不書。十四年者。統絕也。大漢終瑞子嬰而不終劉玄子者。國滅也。烏有所謂宏光者乎。昔者鄭妃黠媚。禍薔厚崩。狐祠驛火。鹿酒遂烹。王子由崧者。喪國之孤。孩寇之餘孽也。而乃君蒞丹穴。聚遊鹵人。彼留都諸君子者。非僨軍之驕帥。卽誤國之書生。亦復讓車而迎子輿。設壇而禪鄗亭。半壁江山。終攜一戰。小朝氣象。不殺中興。而子乃比於瑯琊之五馬。康構之南奔乎。相州衆宗澤。而中原不守。蠻武得李勉。而朝廷始尊。爲史督師者。倘若桓桓尙父。矯矯老臣。則當踞彭城。臨中原。控宛洛。振襄樊。杖鉞於湘州。則招陶侃散伊盧之殘卒。則召劉琨。鑒西華戰。落門擊鼓。脫破隗純。燒黃巾之車。覆蕩白波之遊魂。夫然後脩下國之禮命。詣我師而犒軍。何爲乎飮狗遯躍。黃牢江。戒假旗。臥鼓尸。居廣陵。非王裴而督揚州。非謝公而築新城。據一城所必困。占四鎭所

必爭。而卒不移守於徐州也。兩不下之勢。外不調停於高傑。劉澤淸。七不可之議。內則受制於大鋮、馬士英。而閑忤之權。不曾於牧升之悖牛子陽之偷人矣。符之東也。天也。宋之南也。人也。佛貍窺江而不渡。敗還何宜而不年。前有飲馬江淮。略地不有之石勒。後有投鞭建業。不涉淝水之苻堅。勝令抱天子。祖逖死中原。殷浩青徐。皆能北伐。陶公經略。不過江逖。然而始不見呼於劉曜。終不見窒於桓元。王導與天而歸功。謝安貪天而無權。至若浮圖摧鎧。拐馬破跢。順昌忠義之旗。背嵬韓侍之軍。見張浚者。從天而下。指郎君者。魏銘而奔。和尙原塢陣之奇。滔王兄弟。黃天蕩金山之鼓。蘄國夫人。以是鐵象鴉來。曲端雖死。牝宋踢到。宗爺留京。或以爲兀朮帳前。甲燈環列。或以爲劉錡城裏。雞犬無聲。蓋不獨善戰者存中。血淡。善守者河北義兵。日虞允文。亦皆生名將。洪倘皆亦天下開名。槍噁掖奸。旣旗伏哭。歐陽雖題。口伐金軍。又不但張憲、施全。一時義士。胡銓、趙鼎。一謀忠臣。而宏光、皆則無天。宋則無人。徒有初平西徒之名。而虛擁此永嘉南渡之兵也。可法之爲督我攝政睿親王也。上國曾揆。屠王扶義。時依悖乎春秋討賊之經。義又乖乎新君卽位之例。非奇貨而居爲異人。非孫心而立爲義帝。彼固知偏安者小國之鎡旒。不知一統者興朝之大計。方是時也。我豫親王。以曹彬命將。甦下淸流。且揚素平陳。直窮南裔。了大事於二月四十縣之江東。止天正於一朝二百年之漢地。子尙不知宏光之坐斃乎。彼夫玉樹花者。亡陳之歌舞也。金家山者。亡唐之樂府也。留都破國。江山敗家。金粉水樓隔乎迷樓。門方臨乎辱井。爲宏光者。卽能豎戒荒亡。韜停軍政。仰明帝之金鞭。賊處王之馬箠。舟藏韜須之鳩。水結金山之陣。防江而鐵鎖連山。航海而章安作鎮。我將恐南人之船。使馬無風。臥榻之傍。酣人難枕。而乃降表不呰。黃門選女。降幡不出。狎客邀延。獅子黃金之歸。春燈燕子之箋。瓜步黃旗。魏文皇之甲士。宮中粉黛。李天下之管絃。迴史謂其對月當頭。停杯在手。夫豈有人間萬歲之天子。而甘効長星之杯酒者。觀其太子來歸。童妃被廢。徵時故劍。尙然漢帝無情。斗粟三郎。何至唐皇不記。良玉義激。君儲疏是大義。謂卽妖人陳勝。詐號扶蘇。卜者王郎。假稱成帝。亦當處衣全缺。察東宮之死生。何得挺擬移宮。付其工而獄斃。豈必曾陽君側。皆是惡人。豈知掖庭竹孫。獄無王氣。蓋其時江陵軍勢。遠在上流。天寶伶人。多奔淡河。（在左右客）惡國寶、則怒激王恭。譏眞則、則蚌成僧辯。國末救乎外寧。軍已搆乎內變。斯何時也。豈不笑王敦未下。六師潛奔。蘇峻初來。百姓狼散者乎。洎乎遐狐遁跡。福慢毀陶。唐王潛遁於閩粵。（事畢及弟非僞）桂王延喘於杭州。（以誤入粤）一統山河。已無故洪。三家村落。尙有諸劉。若永明王者。則又帝不庚申。六更莫緞。門非甲子。一旅難留矣。式耜才如女艾。忠是臣靡。姜伯約之放甲投戈。降旗易豎。公孫賀之悲哀號泣。丞相難爲。我天兵鼓行編邪。包中陸軍帥。擁方望以奉其人。天水騎兵。擁隗囂以成敵國。如李定國其人者。蓋又聚燼湨之黨。以復少康。合秦楚之兵。以納蟣虱。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滅。爲之哀也。夫金陵、明祖之錦鄉也。泗水雲龍、多由豐沛。鄭王宮貴。遠在南陽。然而定鼎不築乎洪武。牢羊不怨乎宏光。永樂遷都。已亡建業。建文遜國。早失長江。良由宰相無衣。使參大事。

（過名爲晉臣。而魏少帝從定燕郡矣。）何況書生白面。最誤戎行。當日之將難兵來。時無閩獻。他日之彰儀門破。罪在燕王。不然而六代江山。龍蟠虎踞。何然而一息陵寢。敗瓦頹牆。神烈山頭。保不賴王承恩之殉國。石頭城下。亦不需棄良玉之勤王。蓋金陵爲帝王之都。豈有漁陽鼙鼓。況長江自開闢以來。豈無可塞沙囊。國必由乎人滅。地不係乎天亡。彼晉宋之百餘年有其地利者。非如此長江乎。嗟乎。時無顧賀、常金陵三百年王氣之終。雖是張鎮、韓瓚中興十三處戰功之績。依然明月。可憐庾亮胡牀。大好新亭。誰又周顗錯泣。彼登廣武揚而聞阮籍晞嘯者。亦曾跳乎乘桴而聽桓溫太息耶。

金陵城外大碑無字。厚丈許。闊三丈。高亦六七八丈。明建文時將以樹之神烈山者。永樂破都。碑遂不刻。歲癸丑。予偕貴倉山先生過此。曰。此石無文。必作哀江南文以補之。先生曰。子山文孱弱不足刻。足下爲之。及文成。而先生死。嘗以質之地下。

附蕭愍后哀文

嗟君之國。不失於好色而失於窮兵。大業之亡。不亡於荒淫而亡於遊幸。嗟古明婦人之遇其昏主。不貽徽責於後世。而最可哀者如蕭愍后乎。當使苻堅納諫。則張夫人不殉身於五將之山矣。晉帝保家。則羊皇后不蒙塵於平陽之虜矣。乘起居之輦而帝德難睿。奏上德之頌而軒轅不悟。此述志一賦。所爲三致徘徊憂思怨諷於江都之一幸也。致蠶則鄭蟲先知。喪雄則定姜巳卜。后何不幸而卒與桀宮嬖妾。浮海同舟。幽王鼓鐘。涉淮並載耶。仰飛行之殿。來裸遊之宮。花方作孽。樓巳名迷。聞一往不返之音。揣大鼠阿麼之夢。爲寶常所由早泣。新聲侯夫人所爲先死於棟下矣。后弱似貞風。義能不裸。勇非焉后。勢不當熊。在佩玉嬰鳴之中。寫離騷九辨之變。此康后雞鳴。悲題水巷。班姬辭輦。怨詠離宮。一篇之中。殆有甚焉。及乎鼙動虎賁。兵交黃屋。君襲組練。盜踞璽門。迫伏后於壁中。急唐姬於抗袖。哀嬖哭市。舉國無人。稱嬴婦

朝。何能紂賊后於此日。縱幸不被鋼金墉。懸頭小白。亦自嘗酒飛金屑。樂搗宮椒。特以賊在園中。兵須臾助。迎十六院幸姬之死。俟六十路義師之旗。苟年呼吸。延喘須臾。捧君王鏡裹頭行。借魯國聊城矢至。而化及得斃於夏主降王之一戰也。孔子曰。女智莫如婦。后之謂歟。既而東道清塵。賊臣授首。二京立辟。共主分罔。后不得不乞虜周以勤王。假朔毗以靖難。始畢婚媾之親。建德君臣之禮。迎衛老上走馬陰山。藉虜婁主壻之旋。馳頡利外孫之騎。碑盟蝎舅。消歃黃龍。后不識向姜之無歸。而法紀姬之大去者。春秋之本義也。無何夏軍撓敗。黑闥求援。突厥以中宮播越。奔命殞邊也。思亦將奮主中原。靖君河洛。而兩王弑絕。一帝歸亡。僅受興唐和好之盟。卒成昭君歸漢之局。而后於是乎路絕蒼梧。湘君命盡。天傾杞國。哭斷長城矣。稽自有唐迎歸故后。卒葬於煬帝雷塘也。北史未成。隋書未作。時無適德。誰析外傳之篇。婢少佩蘭。解脫宮中之事。年歷代隔。事舛言訛。繼以廣初饒作。稗官無稽。人弱騷君。罪歸房后。遂謂驪姬禍晉。褒女覆周。不知宜春拜賜。一物早可亡商。寶兒懸生。再顧巳傾人國。亡陳嬪御。豈少於孫皓之後宮。晉陽江

都。不滅於石虎之女部。后看謝婿英。紹非昭佩。席多莫敵。房大難專。野雉興沛之漢。焉用才人。吾華覆夏桀之宗。何關妹喜耶。或謂后德性能詩。才華作賦。何以世基佞佞。竟無諫書。化及航航。不關諍草。不知垂簾殺杜。非先后之聖明。冒架誅嬪。豈中宮之盛事。而況后和嘉紙悲。僅可書生。甄后華硯。惟堪博士。倘急以未央縛信之謀。速來華欲搜璧之禍。后之篤怯。斷不爲也。或謂化及毒旣逞。君惛當及后。何以儀姬仍女出寶無逃。嫘祖元妃。道路無死。則安知不少典龍迷。高辛狗嫁。在昭儀豹尾之中。有臥榻人酣之逼。係不伯則篡室寒促綫。裳文莘夢。軍息嬀從。楚乎。不知化及者。隋宮劫賊。周室忠臣。黑獺殺爽。黎明前事可懲。宋陽收叔寶。麗華後車可鑒。江都之弒。所謂齊襄復九世之仇。必不效伍胥。恭昭王之母也。亡人可鑫。豈令尹振萬之時。四國突爭。亦齋同作賀之日。謝裴寂主。晉陽宮事。或有醜聲。呂后在項羽軍中。不聞失行。況后之詩則禮智者哉。或又謂小君失位。尤物移人。延壽史書。何以建德妻忌。越諸后傳。不知建德以作賊之才。義能殺賊。以勤王之烈。忠與封王。聊城之遜。后迫於甘夫人小沛之窮。路偏乎懷夫人鄴郵之道。而建德稱臣拜舞。先馬爻驅。出霧露於軍營。衛弓刀以侍婢。良以休屠何有名。汗河朔幸存驕主。后綿藉有一成臣嬪力能復國。此道使朝網。移兵救洛。釋隋官文武萬員。宮人萬指。煌煌乎王者師也。唐書謂。建德妻不衣紈。身惟脫粟。則建德夫婦有英雄之用。無帷薄之嫌也。或又謂突厥之俗。但知昵牛胡人之禮。不知敬母。后乃非細君而和戎。嫁王嬙而出塞。何歟。夫婦人越境。固經禮所不宜。女事邇戎。亦春秋所必戒。不知后與義成。僅此姻親。相爲休戚。身不能鳴弓射鳥。逐馬塗脂。且蒙荊棘以來歸。但頓王庭而告難。庶幾乎呼韓嫁而烏孫抱焉而喻也。踏戒夫人出塞觀歸之典。所謂寶建德有回生起死之恩歟。若以難泊一過。蟹文姜之會禚。穹廬萬里。猾隗氏之居濕者。嗚呼冤矣。以今觀之。小憐下嫁者。宮姿之奇聞。玉兒配軍者。嬪嬙之恨事。后死法三妃。生歸一穴。縱復下齊辛癸。猶能上軌英皇。使難量從死之魂。作萬古迷樓之案。猶其幸歟。嗚呼。周天子一月御八十一妻。闕國則三婦受其美名。宋粟宗一夕幸三十九人。有才則楊娃傳其姓氏。后何不幸而生以才死。死以名傳也。

遼懿德蕭后哀文

讀遼史至懿德后之誣死。迴心而慨然嘆曰。順終汝世世生生。勿復爲有情之物矣。皇娥之聖。而誣以爽德。少皞不免玷言。關雎之興。而指爲淫詞。康王亦成詩案。書紀以來。房后潵於丹朱。流虹感於女節。能迷少典。驚發娀商。或以爲伊尹聖人。私通末喜。或以爲䞣居佚行。潛期大人。凡諸盲史。盡是讒夫。稽諡德之始爲后也。册褥幹爲孤穩壓帕。菩薩下生。命可敦領三十六宮。天寶璽地。何其盛哉。如翟登者。赤心璨婢。才豈念奴。孤債單氏。君如冒頓。雅是胡旋。救勅何妨。樹梨歌來。不知唐山夫人。何必房中樂作。后不舉嬪毋奏上德之頌。亦斷不爲白帝吟嫩娟之詩。沈觀皆是中宮賢女。高菩薩非內侍私人。而乃齒牙嚼骨。追奥優施。羽林神仙。諵通射鳥。飾郎中錦被。以誣留卿。借畫工傳粉。以獄昭信。使惛嬺侍寢之奴。居然僕射。

長樂東衣之婢，自稱大人，爭琵琶而彈四旦，發詩案以識回心，淳方娥非披香博士，滿無方豈所愛侍郎，忍唾讒言，敢汚貴德，匪所謂青蠅之矢，稍階單梯之杭，斷幹乎，遼主不別房帷，無辨衽席，宣淫好色，宜在無嚍，登徒多情，豈知坐洛，懿德以陰漢華之脂澤，孔貴嬪之神仙，紙墨供於和凝，竹帛蔭乎明德，乃甘夫人若月下聚雪，而元順帝非瓊花洞主也，予想當時，宮羊舐地，開宙未來，指血染袂，辇車不宿，后以飛鸞禮義之人，婕妤循正之福，詩吟長楚，酒酌金罍，餌或有流音管絃，寫聲樂句者，亦不過帝妻慾生，君妃狂態，遂乃禍起烏鵲，辭連魚貫，賊臣以宇文玉斑之殘，鋼朱牛刀之械，塞甄后以口糠，飛佛堂以血驢，指北宮尼，男朕射，告月將三思亂狀，而昏主榜大閣徐妃穢行，覓仿金樓讒臣，發淳于長宗宮姦，居然王葬，豈不痛哉，以予聞之，臨春結綺之中，豈無脫兒善護，羯鼓斜陽之笛，亦須懷智崑崙，為明上者，但使妃后與伶官別傳，自然宮嗣與樂府同調，必謂梓瑟桐鑾，皆成私約，神童歌曲，畢竟桑中，則又后妃二南，宮商誰譜，周與三婦，幽篇誰吹也，懿德詩有仙心，人如玉德，高辛少女，或疑淫戀，槃瓠密帝神妃，豈肯夢交窮孽，而況黃花不寵，赤鳳何來，郎出郎出，仙乎仙乎，有是理哉，遼主路識華音，未通穢史，目不見典籍，捍樂，幽腕侍書，閒璧中嗽聲，嘲楊花寶裹，詩題枕角，乳露雞頭，或小吏非常，衣服忽有，或少年疑處，罪過全無，使遼主遭此淫荒，亦不過絲絡橫窗，烏鋼對鏡，甘粧半面，同登升輿而已矣，嗟乎，諸汾天女，死不利於母家，昭君才人，生不終於胡主，見南風以少年私侍，誰檢空箱，謂陰城與嬖人淫帷，誰伏牀下，而忍使唐姬起舞，撫袖悲歌，貴人壁中，不能相活，今而知昭儀粧奸，何物人堪，五月生辰，古來所忌也乎，某賦長門，歌如長恨，聽閣道淋鈴法曲，泥念肥環，慟瑤光西殿梅花，心傷小后，如懿德其人者，吾願此皆妃子，受生醬坤，生生世世，勿降嫁帝王家也，

余寓居秦淮，作懿德十香詩案，曰迴心院傳奇者四十二齣，乙卯公車，留之山陰，為李氏勘案，入之縣庫，此文在殘稿中錄出，以配隋蕭后哀文為二篇，以附今稿，嗚呼，文曾蕩盡矣，

告妒婦津神文

驅車獲鹿，至於井陘，信宿龍窩之寺，走觀於妒婦神祠，而讀曰，美哉妒乎，自袁滔殺妒妻以後，虞通撰妒記以來，祈其不靈矣乎，古史氏曰，莫跛窟，付丁咋，勿反顧，付奚度，其有倘張跛窟而反顧者，天以畀我妒婦，是夜也，要鬟儀衛，數女侍宮衣擁後，妻婦人手大刺而訶曰，予知乎古帝之黜妻，侯門之貴主乎，昔蘇季子才傾六國，辨不下於機妻，桓征西雄盛一時，權不行於內子，鄒塔以棄妻而亡，焉術以再妻而死，子讀史乎，睢鳩蔡夏后之庭，牝虎先桀王之市，皆予臣之所使也，尚歎束帶自稱下官，劉備弓刀見吾侍婢，專諸勇士也，可以刺王僚之君，而不能不屈予一人之下，樊英名士也，可以怒萬乘之主，而不能不拜予下牀之地，非對雉妒而三趙誅，則功狗之恋不伸，非南風妒而八王死，則典午之惡不報，世有力憐項羽之劉邦，射父頭是之冒頓，莫敢予神是懲，子奈何以一孔之書生，訕笑吾九天之尊嚴乎，妒之律曰，偶點

者棄市，腹誹者刖趾，上帝之命吾神，司是妒也，舉獨世之桀夫，殺不仁之男子，有辭則行，無辭則止，聞是語也，某怒如熊虎，袒裼辟戟，歷階而升曰，呼妒婦，我語子矣，男雖女命，德也，陰干陽位，刑也，女子行而丈夫心者，淫也，七出子而三夫人者，情也，聞牝雞鳴而索家者，必妲己也，聞婦人言而戒酒者，非劉伶也，予頭能觸共工之山，而不畏女媧之天，力能斷蚩尤之尾，而不畏旱魃之妣，郝后為蟒，呂后為鼠，武后骨醉，化為鸚鵡，閻后搖人，死羅甫斧，美不過黑鳳，凰勇不過臙脂虎，面如藥酒，心如魔母，梁皇之經，可懺乎，赤眉之屍，肯裸乎，子能禁其夫不愛桃花之樹，不讀洛神之賦乎，錮汝以金墉之城，毒汝以房孺之酖，予能大壑露髮起於牀簀乎，能白日現形割勢操刃乎，能獅子一吼使予柱杖落地乎，能斬妾五首使予殭屍不殯乎，我男子也，豐富偉岸，誰似朕下體洪壯，劇汝甚子，如不悛，將放汝於無男國東，刑汝以女子罪宮，不夫而有孕，乘雌而無雄，有辭則凶，無辭則從，神以目視目，屏營睡地，半時而言曰，吁，吾語汝子，男也，一陰一陽之謂道，予女也，勿二勿三之謂德，御妻八十一，可乎不可，面首三十人，得乎不得，妻之謂齊，妾之謂接，彼功封者，哭其貴而棄妻，彼利算者，苦其富而買妾，愛其內則錄錯，愛其外而諱醋，九錫不賜，則王導不為丞相，關雎不諷，則謝安不至太傅，是其情甚談畏鬼母，非其情，沈括不受夏楚，子不謂情之所鍾在我，而謂人之冒嫉以惡，洛解獲牀，散灰扃戶，君不如婦人之仁，我亦深惡夫丈子之妒也，某於是感情順氣，危言正諫，而告神曰，子介推之妹，予恐其歌龍蛇以禍汝也，某聞必衰者色也，不衰者情也，色盛乎男子，情迷乎婦人，是以掩鼻絕乳，雄風不鬬，眷鉛髡髮，嫠夫不仁，獨孤之母，不容阿寶，無鹽之人，不得入門，至於夷長伴愁，王敦偏魂，何瑀役驅於深井，子敬炙足而離婚，溝水東西，而夫人之情蕩然矣，女媧氏之補天而王也，金輪氏之稗狄而帝也，嫫母為世繫，安樂為幾體，神於此日能卓一介於地曰，外淫者宮，野合者劓，如此，而男子守貞節，丈夫受七出，傳曰，陰王陽微，金滅為飛，今女皇不立國，彼妒之人亦何事乎懸施到天，擊鼓動地為哉，我願神放情於無何有之鄉，斷情於佛如來之場，陰教天下之妒者，樂而不淫，蕩而不狂，以食鶬鶊為美饌，以賣皂莢為麝香，偶敬通不採非日，劉孝標家道迍邅，則神之福，其妒人者薄矣，不然而雞皮（原闕）

告巫虎祠神文

總督南河太子太保兵部侍郎徐端，檄告巫虎祠之神曰，某聞禮官之法，以羅沈相近，明神之福，以馨香佑國，是以王尊沈馬，黎陽不溢，爾朱縮水，邊津不流，梁山崩，則晉景公縞衣哭河，大江旱，則始興王荊身請命，其有斫水罵胥，而狂流獲安，濱河列陣，而波神戰退者，某豈不能退王閎之怒，爭用烈勵之故事，特以淮瀆神之明禮，四瀆諸侯之伯若也，今淮不處河而效蚤者，又數年矣，河之神謂爾洪河之中有怪物焉，雷抨風鳴，木號石跳，青鱷縮頭，獨猴僛僛，獠牙白額，金睛晶瑩，舉其鶻脚，植胡水魅山魈，與我洪湖從事，豬非刑天干戚，狗閭之貴，傷駘臺汾神，洧淵之鬬龍，亦以晉祭三塗，鄭祈四墉，故遺官致牲，以汝為鎬池

之非也。乃與之弃禦而勿聽。與之璐犖而勿從。某月某日。堙我洪堰之隄三千四百餘丈。是爾神降梁圯
命。寡兀猾天也。昔禹帝之錮汝淮神也。制之鳥田。投之重律。鎖汝大索。以汝金鈴。時則九河神女。雲華夫
人。許命元夷。督爾徧虓。閟汝於九鼎之上。記汝於桔淵之綽。爾躍躍承命。乃燊武不世。忽堙我洋山九里
之堰。大殺生靈萬萬。是以明祖龍興。敕命我徐武寧王。出爾咎井。告爾狨毛。鬬蠱寢威。震華夏。徐中山功
蓋九州。特以金簡玉牒。遊徐山之三宕。魚頭人身。赦淮堰之九死。今朝廷繫囚淮隄。一百七十年矣。舜棄
黃金。禹捐珠玉。巡山靈而神之形。入湣窩竹留之狀。昆蟲所翳。海藻山甄。爾嘗伍伍屏氣。如泉宮之蛇。若
鮫人之織。乃敢冰夷天吳。肆其驕心。魍魅魍魎。㨿其憤餘。某考淮南之書。往古之日。火熖炎不滅。水灝洋
不息。女媧氏乃斷巨鼇之足。殺黑龍之血。而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顓民生。鳥攫魚蠶。鹽其爪牙。藏其螫
毒。今淮民滔河而居。共工氏之隙處什三。水處十七也。堰水而隄。神農氏之石城十仞。湯池百步也。爾不
閉蚩尤逆命。元女下天。覆誠坱陂。天帝震怒乎。今皇上四年以來。殺九嬰於凶水。斷修蛇於洞庭。繳大風
於青澤。擒封豕於桑林。橘木諸光。調於玉燭。蝗飛蝝動。忍於水風。而爾跳壞不順。跋扈爲姦。不見負貳之
臣。桎其右足。防風之戮。骨已專車耶。今與爾神約。自今後銷聲濟形。伏毛洗髓。許汝以黃安之猫。萬年而
伸頸。縶紲之罪。首刼而出獄。崇汝以李紳蠢龍之祠。飫爾以韓愈鰐魚之祭。若拒我由土。勝彼一波。則某
驅山之鐸。趕海之鞭。具在也。彤弓素繳。銀戈雪鋋。俾鬆斷戳汝時非。斷縮口汝弱水。呼庚辰以咨禹。召河
闔而告帝。檄如律令。

卸花坡女賊齊王氏傳首露布

琅邪呂姥。寡婦也。而報仇海曲。交趾徵側。女子也。而稱兵朱鳶。其時也。以威斗爲君。新息爲將。然猶梁亡
命者數千衆。破日南者六十城。今殘襄陽女賊齊王氏者。驟起黃龍。（齊王氏。以嘉慶元年三月與其黨姚之富、王廷詔、張漢潮、張添倫、高均德[illegible]起。[illegible]）潛招白騎。蠶身隱女。（[illegible]）自嫁婦姿。敢於韓信濟矣。紡懋葛婦。殺
夫不忍其難斜。助夫欲雄於時索。始不過娶諸逐馬。如李波妹之追風。故不料跨鞍彎弓。學毛夫人之敢
戰。前者齊林授首。（[illegible]）十族未夷。一雌忽
吼。（[illegible]）結娘子軍而屯司竹。綵夫人城而守襄陽。陳頎[illegible]是瞰州女
子。贗敢僞僭文往。白頸鴉爲逐水婦人。乃號將軍懷化。陳持弓之走賊上。邇昭平之亂。犨原。殆有以焉。既
已朱記千里。順風而騎。睢陵五縣。雞犬無餘矣。（[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敢又明瞰陳倉。潛軍猿屋。以女隊八百騎。橫攔流關也。脅民人婦九千餘家。爲梨
花補二十年號。離娘呂姥。布爲奇兵。陳珠黃丹。結爲粉陣。將詭光顏以名妹。故點女巫以國色。石虎以女

騎一千人爲鹵簿。是可忍也。蠶叢以女官十八等習步馬。誰能禦之。本帥向奉思渡涓以來。時高勝之旗。
斷七盤之箭。啣枚縛馬。間道燒營。不難非底行軍。地中鳴角。命閬梭脫此兜鍪。使馬[illegible]罵其巾幗。而蜀賊
徐添德、王三槐、冷添祿等。又連破東鄉、鄰水、梁山、新寧。（[illegible]）
（[illegible]）楚賊姚之富挾人傑王光祖、高均德等。又走楚入川。迭爲犄勢。（[illegible]）
（[illegible]）媳婦八百。瞎巴三千。通江竹破。漢中齒寒。綠是臥虎饒風。守龍箭等歸
師勿掩。大敵未除。當雲面鎖關之時。有鐵鎖巫山之勢。廬爾漢南士女。拒戰無金龍之妻。登陴無任城之
母。雖陽代父。木蘭倘未從軍。荀女潰圍。灌娥不來借救。是用徧檄鄉民。告爾村砦。孔司馬之妻。烈母女。潘
將軍之大眼夫妻。許汝雌風。張其牝陣。侯唐女氏。衛消佳兵。沙里質之旗宴甚甲。亦用婦人。秦良玉之馬
上桃花。豈無男妾。或能梨桃獻計。或能吹篪解圍。若譙國誠敬夫人。如孟嫗汾陽部將。繡旗正正。妙手空
空。處女以哀公劍去。皮裝貯素娥頭來。然後從鼓懸樓。猶屯堅壁。以蛾餘寇。如掠秋枯。前年十二月某日。
齊王氏冒渡漢河。以田雌風之妖兵。無沈雲英之女將。致呼彭樂爲癡男。反笑張良如好女。夫非仁貴。敢
衣白袍。婦豈馮嫽。亦張錦繖。入川之日。聚明珠綮羽爲營。包原隰山川而陣。明駝千足。侍婢百刀。加以雲
來霧去。劉雄鳴之妖言。（劉之協。往來妖術。）懸鏡燃燈。天柱山之左道。雞泊之中。山棚之內。公嫗山裂。神巫祭牛。晉水
部藏其畸人。陸法和麾之羽扇。遂令黃巾到處。傳張燕者沖飛。赤眉軍中。笑齊巫者輕病。此翠翅呻吟於
歌樓。賽兒急裝於草澤。（女賊王聰兒。亦起南路。）殺函險溜。襄鄖甫條。河西城門。幾於晝閉。（[illegible]）
（[illegible]）可秀。成白習。胡知和。廖明萬等。張甘熱丹[illegible]。陝西（[illegible]）罪可恨也。今本月某日。檄奉伯大將軍明大將軍德園
劉黃號首賊齊王氏於鄖陽之卸花坡。投崖而死。尚敢曹鼓蠢而來。周亞夫從天而降。輕呂劍好。小白頭
高。始則鶴閫鳳隊。部其女軍。忽則屏風蠢盤。散其肉陣。是以媽娓之婢。未脫戎服。金漢之首。已傳洛陽。目
覩弓鞭小燭。燒作朝天粉首。油髏聚爲京觀。楚幕無烏。漢幟皆赤矣。本帥才愧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
非孫武。焉能驅戰婦人。用是變其徽章。乞此匱印。昨到檄文。知貴州狆苗女賊黃蠢仙亦已就禽。奢香用
命。龍場之九驛全平。（[illegible]）蛇弧歸來。赤鰈之橫前不反。而青號賊
張漢潮、白號賊高均德、藍號綫號月藍賊冉添元、龔文玉、林亮功、并別賊楊得仕、翁曉玉、李九萬等。尚復
竄沿四省。劉之協通逃未獲。朝廷以經略大臣勒、經略大臣那、節制川楚甘陝豫五省軍事。獨川賊徐添
德一逆。自踞守金鵝以來。破州陷縣。殺爲狡毒。猶欲全竄楚境。本帥識冠羿林。揚威烏道。蜀丁通路。遊中
閶山。空子午魏延之谷。部庚辰鎮陴之兵。若不攀木緣厓。急趨綿竹。張燈夜宴。竟奪崑崙。猶恐雌雉已醮。
牡馬重遊。牝虎方除。雄狐又跳。今劍洗通江。冉文儔一路已平。蟒雙出沔。卷甲趨川。絕吳玠之名姝。烹張
巡之愛妾。燒山焚介。砍樹斲龐。務使胡馘獻首。散之蒼梧。張豐破囊。梟其肘腋。蜀山之鬼鳥無啼。雲夢之

虎猙不補山空谷靜東馬懸車令儆爾漢南川北官弁鄉兵樵乾豐豆飽樸巡城火馬灰囊奔車殺賊天兵有九路之師涼州有三明之將凡爾韋彪杜虎之勇竹園水滸之園守如玉璧戰若昆陽或有懷鄉離壓大彤之賊左髭帶公牛角之妖歸誠闕下用間賊中亦復署之職簿書其級功本帥賞以赤心誓如白日滿三十六萬甲子同此蒼天附六十四路烟塵雖爲奸賊國家儲館獻歆戎尊盧娠萬萬年矣今當本帥府拔栅巡行爾等於齊王氏傳首臉賁到日仰謝天恩同呼萬歲凡諸良善各安太平載女媧補好之天莫作愚人履后土夫人之地須感富媼撤到如律令

黃姬小傳

黃姬者始遇藍橋終歸郭者（以戊戌自郭播來天台壬子自杉實歸郭儀）五百年翔風之殉十六院李姬之首也貴人以妻晉公之晚年楊越公之威望春風好去韓滉還我昆之姬蕭郎路人于頔返崔郊之婢其放一寵人也擬謝太傳之齡開王將軍之閤如魚縱壑似鳥歸林韓刺史腸斷之事在司空見慣之中得其所矣而惜非故事也至若張說門生敢識夜明之簾李靖布衣放肆作虬髯之傳以抑衡之寒恩作沙吒之惡劫在李十郎萬深之鎚斷罪過人頭實乎章妒夫之鋒斬犯中門客儀爾朱馬肉盤中死難武琵琶絃上探皮囊之負心飲帷滿之盜血稱其宜也而猶念春鶯而空晉鄉之房望秋娘而造江南之曲使朝妹四姬同入出夜來一人獨居謂薛仙尚可療饑非小憐不能續命琵琶已去鸚鵡猶呼再不忍輕貳相公之舉版也目萬周愛妾多多將才私食侍兒休休相度則以爲頭嫁烏孫愛通赤鳳而不知非嫗粗婢曾無女奴漏言窈娘裙帶絕乏郎中詩句陰謀禹錫之姬豪奪韋莊之妾非貴姬爲也僕初到瑤臺便逢玉女仙客潤橋之下內家車子之中臨邛縣令將矣先驅天台山神吉祥敬應似張璋封燕子樓人在蕭郎光入擁輿坐東光驚爲神人博士唾爲禍水寓居於豐干樓者二月若華清端正樓中粧梳妃子如麗華臨春閣上園繞神仙七佛誤造其迷樓九蓮皆呼爲菩薩度仙巖則二女來迎下天宮則七妃同妒布金錢於疊獻散天花於龍華而又以三千萬佛汗之錢塑五百尊應眞之像貴姬功德留在名山也綠珠攜笛朝雲吹篪念奴度曲紫姐彈絲（四時皆吳中名曲夜度曲山鳥驚噪）於月唱鶯年大石聽玉環彈詞裂月而萬鳥齊鳴凝雲而百花盡笑空山哀響猿猱之所未聞已予已歸杉肯貴姬買一宅花於予居之樓東謝東氏之舊庭也豎夫人歸帷一拜穩開環殼劉公幹磨石五年豈惟平視曰妾事司徒更衣侍尚書執拂盡盤借肉雙陸行人十二年矣上華山而落雁驚人賦朝天則遠封還鎮郎君之所聞也石太尉之園若荒孟才人之腸必斷古人云使百歲爲樂擔不過十萬日夜如白螢有則亦豈能終老溫柔是以遊戲於關中逃玉清於斗下小玉知李郎名字內家識宋京才人無幾何時而若有黃衫挾彈豪士風神者來曰予孟嘗君之舍人也彼將其宰相不爲死以報夫爲殉於時知偶無方非所愛侍郎以哀大捨爲憐才學士使方士遍訪仙山命五嶽搜太白留狂夫之身首掩夫人之聲嫌勿令其罵焉而已矣初時也玉簫諧笑許與韋郎再識

侍身欲歸如貽予亦借侍女蠶光之賦宋夫人大雅之吟也一品怨而磨勒逃無雙歸而塞鴻死矣嗚呼聘者之日吾恨不借荊娘俠女糾此負人使崑崙豪奴斃惡犬也節度使之門亦庶幾有空空妙兒精精紅線其人者亦爲可少哉

爲貴姬而開華山之道費錢萬萬予所得關中金石亦蕩然無有存焉今虎邱之香山何存白洞小閣而韓熙載夜宴一圖所以報貴人姬者惟存鏡園集中一詩而已吁

煙霞萬古樓文集卷三

與盧抱經先生論公穀書

讀屈原離騷以爲狂人毀仲舒公羊而遭鬼病若賤子者郭泰乾嫈不聞吉莫陳奇論語久付薪樵荒經蔑古非一日矣昨承示公羊辨說所謂得館陶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本也先生以飲酒之謫仙作講經之博士賤子不枕孟喜之膝亦豈食桌侃之唾哉至後附穀氏數條所謂釋椒之解不足許瑕邱之說不足取歟元魏之末儒者繼起北史謂其於公穀二傳諸儒多不措懷先生何不食大官饌而賣餅耶

此書前後一千餘字篋中僅存此數語

報工侍吳先生書

尼山門下賓徒三千太史奏來賢人五百昨先生示書謂手放八榜獨心國士此孔融之妮禰衡謝朓之泣衡玠非門生之福也盧植學於馬融而不得窺後列之女樂彭宣學於張禹而不得閒後堂之管絃俱無師恩皆發儒傳先生獨不記迦葉升座阿難夜悲尚能傳衣秀師鄉鉢乎前謁邸第見閽者屏某門生於門外而延曼於後堂鄉弼則威邪秦之仁杜滕則彰孟嘗之過樊儀弟子皆是公卿鄭元門人誰非國器而使見愛者爲處囊之錐見不愛者出公超之市曾子之門豈無吳起荀卿之徒或有李斯則他日揚

衣之錄。剛席之怨。非教蟄兄事子產。弟畜蘧夫之盛意也。登劉備於上牀。勢必揖張憑於下座。六月河開奉齎。綢丁寬何以東歸。楊時何以南去。蟲之東歸。東中丞之招。南去。蘇方伯太守之聘也。今之幕僚。古之徽辟。無宜明之而而居青袖之安。有潛猫之賢而容樊川之狂。十倍於長安索米。中書作食奏前歲同門王以鑑榜。替上皇帝命御前進卷。另選一榜。而先生獨勒落卷。蟲在第一。非東泉師閤門待罪。伯相公伏蒲請恩。則當日張文、朱武、魏玉、孔念。一時黜落。科場異聞。蟲為說過。此力辭別榜之中書而不願也。羊長和不違被馬。帖騎潛逃。阮光祿已走方山。追之不及。古之畏影。今之救寒乎。蟲聞羊叔住十。不登謝公之門。楊濟俊人。毀入當陽之座。而今愛士者。稱一聞黃憲於人言。卽力拔孟嘉於座次。十金之雖。而以為鳴鳳也。楚王賓之矣。崇畫之鶴。而以為能舞也。羊公譽之矣。究而言之。郭子元懸河瀉水。語議無窮。衛洗馬瞰杵搗齏。肯肯有病。蟲之炫耀。自貽慼爾。西園之遊。見杜瀾止車門外。從狂生第四車中此何巫叔熱湯汗面之時。王文度手版倒持之日。若非顏回一座。先聞仁祖其名。何致西堂百人。惟聞伏滔何在耶。太史公曰。世言蘇秦異。異事多附蘇秦。雖孟堅亦曰。世言方朔奇。奇事皆歸方朔。不知許元度於曲室之中。才情自別。淮張孝廉於撫軍之座。名理全無。先生以殷浩手巾。拭謝郎面汗。丞相有帳中之客。參軍非入

幕之賓也。庾征西料事方皇。豈暇消停盛勢。何駿騎文書不暇。焉能應對元言。七月從東撫軍至歷下。僉婦人髮而哭者二千家。檀鄉青犢之賊。戰於郎陽。氏根白雀之妖。塵於來鳳。此范史氏所謂獷賊橫行。正皇甫嵩朱雋投袂之時。陶謙梁衍獻規之日。討匈奴以自贖。出都亭而待罪。毀闒子文一令尹之家。立樵里侯營一世之業。散折像之財。笑糜竺之富。揮黃金如佛汗以犒軍。出美人若宮衣以賞士。草丹貨宅。僉肅賓田。破波才。禽彭脫。谷靜山谷。讓功嬀將。冠鐵負鑕。歸命司敗。然後脊牆背而乞恩。止書室以竢命。使今日稱郭況家為金穴。他日不作劉宏論為錢愁。策之上也。鄖塢不能藏舉世之金。鐵門不足守燕陲之穀。潰壩雖痛。勝於肉食。留香不竊。豈能愛髒。如此而貨述之罪。晚蓋於雞鹿班史之功。亦銘鼎於燕然。此蕭崇之策。而冠幘可以自全。孫濮之謀。而石苞可以無禍。不然鄧氏鑄山。豈無一髒。王衍合軍。亦難三窟。策之下也。藥味嘗果。藥言獻賞。塗麻油掌上。豫見吉凶。聽浮圖鈴聲。先知禍福。所以佛圖澄遊諸石之閒。視同鷗鳥。竺法深入簡文之座。看若蓬門。先生愛一狂狷士。而欲成其未有之功名。豈不愛一大柱國。而保終其百年之富貴哉。先生之言又曰。帝堯九十而倦勤。則大夫七十而致仕。此先生以經典析疑。弟子敢以史策問難。宋史司馬光、王陶。皆以五十求散地。呂誨五十有八。范鎮六十有三。歐陽修六十有五。富弼六十有八。皆不至七十致仕。而時愛大臣者。鷗鳥之賦。陳振所獻。赤松之詩。魏仲所賡。圖五湖而悲公納節。詠牛歲而持國歸休。雖少年之言莫聽。當退位之佛可做。蕭嵩從容之言。非敏止足之謂。王晉平山得已是。羊叔子盛滿為優。良史嘉之。至若田豫七十纔留賢路。崔咸門生忽贊退休。比夜行於鐘漏。恐損責於後生。又稍晚矣。褚淵中書。而在期頤之後。周侯末歲。而歎鳳德之衰。此周易甘臨之憂。係遯之疾也。

先生倚馬萬言。全牛一目。召元武司馬班固敎南宮東觀曹褒數十年矣。張載文章。遠鐫劍閣。劉寬侍講。久在華光。以今比古。李元禮天下龍門。是非名教。庾子躬城西公府。名士門庭。大江以南。一人而已。為碌廣則祖道都門。為賀監則鑑湖一曲。豈徒南山之厭。淞水之鱸哉。蟲譽比方干。狂非陳亮。有五千卷崔儦之肯。無三千乘張華之博。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是所好也。左手操瓢。右手執馬尾。非其時矣。是以匹練吳門。吹簫吳市。豈不欲抗禮將軍。長揖丞相。一簡餌拜都尉。五斗酒得涼州。所謂應龍以風中為神。鳳凰以嘉鳴為瑞。虞翻不能避糜將軍之船。而能避糜將軍之門也。太山之霤穿石。榾燈之火煉金。楊匡、郭亮、天下以為美談。胡廣、趙戒、千古以為口實。以是脫雞冠而辭仲尼。立虎靴以竢王儉。遲先生於機雲二山之閒。淞泖兩湖之上。左太沖招隱之詩。孫興公遂初之賦。徘徊五夜。馳驅一書。

工侍師二書

伏讀侍宴詩。先生建燕國延年之杖。乘明堂步挽之車。魯悲待詔白虎觀中。劉寬侍講華光殿上。此三十年侍從之華。千萬祺文人之福。緣以楊彪八十而光祿。王祥九十而三公。竇燧拜太傅而榮。王琨加侍中而壽。丹青所記。史冊所書。輒以為不及山濤。未如裴勝。此前書惓惓為無隱之獻也。山中亦有宰相。宏景何如。紫衣亦侍聖人。鄴侯可貴。與其相國而修黃老。不若膠西而禮蓋公。語曰。藥味嘗果。藥言獻賞。劉向之所忠也。鴻鵠隱嶽。餘波見禰。韋忠之所憂也。蟲年弱冠。過中書門下。見看衛玠者如堵牆。觀狄青者擁馬足。當是時也。知王衍必誤天下。豈必山濤。識衛瓘不免其身。無須杜預。特以徒薪無徐福其人。損樵無魏相能奏。我侍御曹先生。以貴主之車。不避赤棒。儲家之奴。敢躡大夫。乃拂鱗而不及蟲。披枝而不傷心。猶以為鄧都縱蛇。梟陶鷹鸇。京師所貴。先生所知也。蟲是而後名藏太宗。形圖凌煙。藝者謂林甫美相。兒者謂處仲可人。積漸之勢。而子魚大於宮中。黃柑美於供御。杉齊伴於延呂。花石侈於艮嶽。王誰并欲。寶玉真珠。劉悛鑑光。莊帳髮妾。請考功地以益田蚡。乞肥牛田以寵張禹。方鎮必賂廷則賓獻先輸梁門地衣媚倍肯。炬擲獻甲王。練布千端。一時增價。蒲葵五萬。頃刻生風。尚無王導霸主之威。故無石慶反室之詔。而俛眉承睫之士。乞兒向火之徒。為大參拂鬚。與太尉濯足。吮總管之癰。嗅相公之靴。身手捧溺器。口承唾壺。幾幾乎恩府恩父。指努開顏。顧相公百二十歲矣。幸而班固傅毅之流。未充幕府。禹錫宗元之士。未立權門。旭已不過呂謹。頌身僅有徐紇。頌功尚無張粜。懷刺惟見崔遥。及王鉷兼二十餘使。國忠領四十餘職。於是范滂蘇過。盡是通家。丁北、嚴南。無非孝子。或進日獻筆。或賀鼎呈辭。或一斛而得涼州。或萬緡而改宣歙。或尙書由竇。或御史呈身。師旦獻妻。稱松納妾。媚史王不殊鷹犬。諂安石無異家奴。至於今日。而祝欽明踞地搖頭。五經掃地。楊子雲周公以來。無若安漢之懿。已。北史盧昶詢曰。我昨東方未明。過和士開門。已見二陸兩潘、森然與槐柳並列。今者沈約之流。多於老鼠。元稹之類。不少蒼蠅。皆夜而參丙吉。臥內而見文場。繳命之物。黃龍之湯。見幾者以為與受和凝之衣鉢。不若不識和安之北斗也。指榻

右相爲冰山。識張昌宗如海市。桓公之裘。企生不感。孟德之財。良家豈污。而欲以屈膝奴婢之室。爲孫宏招賢之閣。且欲以曹公自家之金。鑄呂布將軍之印乎。以匡衡入史高之幕。縱生叢談。以崔駰爲竇憲之賓。白衣何補。營擇澤求蹊。披榛覓路。韓愈鬥牛。甯爲馬勃。梁冀席上。不肯牛黃。日者吳會棲遲。長安西笑。所謂伯陽入秦。及關三歎。梁鴻適越。登嶽長謠也。夫位高者疾顛。味厚者腊毒。既遠知曾膺之亡。樂趾識莫救之禍。豈有兔毛能鮮、博渦張華。牛鐸勞薪、識同荀勗。而不見虹霓之兩色也。毀家之說既不信於闔文。折翼之夢恐終應於陶公。雖爲飽牛之言。徒資召牛之弔。一豎夫不爲蠹簪。百張良不能爲蝨。世豈不知陶桓公珍奇寶貨。富於天家。金谷園玉色金聲。別於婦女。而猶愛香噬臍。惜指失掌。安知藏法與之鎗匙。不爲大盈庫之寶藏乎。來書謂寇康必禍。羊舌終危。謝晦將亡。門庭有籓籬之隔。延之不幸。平生見富貴之人。先生亦見其溺而不救也。危而持。顛而扶。孔子所以待季氏。食云食。坐云坐。平公所以事亥唐。今稱知其山非銅陵。家非金穴。埒無錢滿。地無貨鑛。徒有廻天獨坐之名。迄無四貴五侯之實。此梁商雍蔭之歎。酒闌上巳。孟嘗雍門之琴。遊華牧豎矣。呂种豫禍。縱知馬援神人。奴背利我。始信石崇東市。竊聞晉朝之人。登高不懼。彭祖之顛。觀非爲變。是以稱疾辭威。急歸田里。棄官褚裴。遊地幽州。表潛識者。去劉表而不依。許劭歸乎。見陶謙而早捨。前書未盡。望馬吳門。何日見歸雲之慶也。起居爲福。

工侍師三書

示書謂豐監慶明臧否。陸子璋戒其必傾。張溫淸濁太分。諸葛公知其有禍。此馬文淵之教子姪。嚴幽武子之招人過也。蓋聞霍威壞陂。天帝亦怒。桓譚鼓琴。宋宏不樂。昔者周章以太守親竇憲爲變。袁宏以伏滔在桓府爲辱。今高幹既無雄才。鄧隲豈能好士。此楊駿辟王彰而不就。張華聘韋忠而終逃也。陳咸受父命不從。駱統辭母而不顧。有自來乎。田竇居中。虞闞處外。而泄泄者。以舉升木偶。子陽俑人。當公鼎之重。居在人之右。蕃鎣失儀。鴆毒爲甘。遊其門者。非溫太眞謬敬王敦。非交鍾鳳。郎周侍晉陽爲姦毀。陰取封侯。爲之危矣。楊炎爲元載復仇。盧杞與劉晏報怨。將無有賈丁大全之直聲。試陳宜中之反覆者。明日發竇參之賊。必有敬輿他年斫林甫之棺。誰爲李泌耶。聽三言者成虎。指千夫者無病。而況爭棋已禍伏西鑪。穿塤已毀成東市。豈霍禹之闌將斧斬。而王伾之門猶鑿沸乎。躡之出處在於機先。去就決於事始。雞洛鐘而知銅山之將崩。聞馬嘶而識主將之必隕。是以羊欣自疎於桓元。嗣欽自疎於楊駿。刁約用事而荀蓬疎之。義康用事而江湛疎之。先生以晏嬰之望。阮籍之嘯。陸機非好遊權門。杜預豈喜事朝貴。彼將師鄧元以董諸侯。交張華以光叢灼。班固燕然之銘。馬融西第之頌。務觀南園之記。潘勗錫命之辭。先生皆無有也。而猶恐虞全終累於王莽。介狐或傷於元稹者。嵇叔夜之形交未絕。鄭當時之請謝難辭爾。中台坼而彼不知。第門壞而彼不悟。朝夕之間。一篩入其北軍。飄風失其儀蓋。蜩家乘責。悲不如孤豚。剌眞養何須十客。即不然。而長平故人移於冠軍。魏其客士歸於武安。欲回王雅之車。思散翟公之雀。呼吸

變遷矣。先生知嚴仲非忠臣。識安石誤天下。惡絳灌無文。懲博望不學。亦嘗笑晏嬰管輅與泉下人語也。今日之勢。爲翕息則覆國而半。爲廣德則止車而皿。列擬相之罪。觀獨坐之排。使范雎一言而穰侯兄弟皆廢。石顯一徙。而充宗爲友皆安。則一箭之紙。百世之史也。然後借荊州之布帆。歆秋風之純菜。辭司馬光洛下耆英。爲白樂天香山九老。（時蘇州建白公祠。錢牟耀文。家園卜司冠。道要松耕。陳東湖方作七老樓待講。請公皆進先生爲九老會。）酈原曰。公臣不事冢宰。君在不奉世子。況當此日月重輪之世。而不爲朝陽一鳳之鳴乎。趙呂謂佞。敢害鄭崇。張禹帝師。豈畏王鳳。必有助先生而攀朱雲之檻者。上聖主賢臣之頌。王褒釋贓而來。讀忠臣義士之書。尹勳投編而歎。一疏待濡。馳念殷與。

上都憲師四書

先蒙二書。兩蒙獎答。一書不報。寒暑變遷。昨聞郎寄。知先生晉升總憲。喜極無眠。以伯顒爲耳目之官。以君牙爲股肱之寄。露章請劍。去侯拔山。獨嚴相之一樓。除秦門之十客。在此時矣。雷霆家倉卒之日。上客頭焦。邦君章奏皆之時。狂人膽落。夫權傾天下不疑。功蓋天下不忌。侈弱人欲不貶。郭汾陽可以當之。儀禮比於巔何。封邑比於鄧禹。賞賜比於霍光。梁伯卓非其人也。今者賜步挽以擢尉。借明光而避暑。耳貂插筆。決奏於休源之前。雨而黃綸。制敕於龍駒之手。侯安都供帳稱觴。韓偓得假筆井點。見一斑矣。竊先趨則誤拜江都。著黃衣則醉呼萬歲。凡諸故事。略在今聞。而且林甫恐對策言姦。尚書覆試。元載禁百司奏事。先白長官。前者。鮮于討南詔大敗。國忠著其戰功。劉法爲夏人窮追。童貫隱以捷報。今復使王衍營三窟之計。弟非敦戎。命謝元督淮上之軍。人皆巷議。姻戚若樊噲卿之父子。竇廣國之弟兄。有幾人哉。褚裒國戚。猶讓大權於會稽。王縕封侯。能避恩澤而不拜。今則受爵天朝。拜恩私第。雖黥荊州十郡女壻。竇用謝安一半門生。入捷徑者。指爲終南。至昇門者。此中幅湊。綮義可惻。居然崔光。闌播不言。儼然盧杞。迺掌而朘吏富於季孫。咳唾而爛羊貴爲郎將。服食次於尙方。園林侔於禁殿。膳夫庖人。編衣錦約。珠翹玉押。秘器東園。總其款迹。具在前書。以今喻古。所謂毛髮濺於秦冊。芒刺生於驂乘。在此時也。而又有猩猩死酒。蛩蛩負蹶。甯烹五鼎。甘吳萬年者。爲之羽友哉。都憲爲漢御史大夫。三公之貴。居丞相之次。在將軍之右。非梅福上書。申屠對策。可以比擬也。先生乘徐樂瓦解土崩之勢。爲賈誼流涕痛哭之奏。捧日天門。徙薪曲突。或不至然膺榛首。殉以廚車。亦不致謁蹇蛇迎。罪千虎堅。兩宮有八議之恩。九卿有十宥之法。爲昭平豫贖死罪。使晉爽不失富翁。貸爾朱緩其牛刀。寬宇文避其玉斑。則先生厝朝事於太山之安。存丞相於腹背之上矣。我國朝康熙二十七年。御史郭琇參奏大學士明珠七款。早申一疏。夕命三擬。載在典章。藏諸寇史。昔者漢宣帝知霍氏不善。早在民間。唐代宗收元載。蹈白盡出禁中。而況我今皇上日月離明。雷霆震出。及今不勸。而先生嘉謀嘉猷。曠官曠位。一朝溘然矣。夫事之急者不能緩首。心之忠者不能諫聲。高彭發刺而投書。迫也。劉陶驛馬而上便宜。激也。蓋糟粕書生。都食弟子。以枕膝感孟喜之恩。故

發被讜揚榷之餘。亦知雖顯當失勢之時。故爲諸旭作安身之論。倘引嚴鄧以發楊炎。假庾亮以傾劉晏。則非先生仁者之用心。而事亦殺矣。劉向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若彼相居纍卵之勢。而倚圖太山之鞏。爲朝露之行。而猶思傳世之功。則請先生以焚誘上之。彼相身當被戮。廿服上刑。遇王雖之生平。嵤生厭大。類曹公之活字。相國門寬。

與兵侍周石芳先生書

西園竊別。承以尚書尺牘。介交淮南鹽權。又承以細生出處。薦河隄水工。良士陽爲戀南。遽馬知水。綠是未秋邗江。先遊睢上。八月二十五日。見松圃尚書於河許行營。時也田蚡衹水。延年之策太多。役踏治河。淮南之病不減。命寫河下。非候章下。九月八日伏聆詔旨。不準人員納草。投劾相如。慕黃新一郎之貲。未籌賞臣。舉西施半肩之薪。莫負聲珠析桂。遐想龍門背披面陽。積傷蟻塵。爵十九年袁宏十齊之情。敍五十歲孟郊無官之故。初良士之待詔公車也。不欲碎胡琴於都市者。欲爲端人。不忍彈鋏輸於主家者。畏非佳士。是以麒麟僧廢身於魯經。淚汁不自媒於漢殿。諸曰。相馬以輿。觀臣以主。此良士始入京師。遂邀趙趙於時相之門者。豈斯貓門魏勃。未見曹參。饑則爾衡。已逢黃祖。嘉慶四年。以師門芥蒂之嫌。車後塵甕之垢。錯聲舉燭。誤點飛蠅。遂蕩茜孏之碑。忽破太初之柱。當時也。厲鼠飛蘆。欲亡廢氏。綠篠篠匣幾殺王彪。都察院都憲與師。晏嬰民望。荀爽人師。不先盥水之鑑。致披仲尼之樹。良士梁鴻適越。早到蘇州。劉超閉門。絕無賓客。當日之毀影匿跡。敷塞止謗。江南人士之所哀憐者。已辛酉、壬戌。復以靜庵少詹之知。先生常愛之酷。更生之傳。與監手抄。會稽之碑。蔡邕背誦。幾使劉歆忌口。揚雄莫覩。寶融飛書。洛陽傳寫矣。無如昭君面醜。不勝劉白之鬪。嬰翟書多。未免張唐之怪。此東坡典貢舉。而李廌無名。永叔修五代。而韓通無傳者也。李白曰。千鈞之弩。每發不中。則當摧權折牙。安能效碌碌者。蘇而復上哉。冠一免而貢焉不彌。門一杜而汜臟不出。是以吹簫歸去。仍居胥相之城。廡下春來。終守要離之墓。妻非彩鸞。寫唐韻而賣錢。婦是唐寶。貿丹青而換米。擬以爲荷蓧禁錮。不過終身。王通著書。老於河汾可也。何謂李衡種橘。有賢妻竊笑之時。劉凝隱居。無夫婦遊山之福。一雌忽飛。五倫遂絕。於是逢山迷路。不識東西。羊曇西州。無非痛哭。此戊辰、辛未以來。挈子拋家。重蹈燒龍舊路也。昔有勸李賀必舉進士者。而李賀不從。亦有勸桑維翰無擧進士者。而維翰不聽。良士左思洞上。歲歲三篇。袁虎馬前。年年七紙。蓋蘇季十上不行。賀陽嶠八科皆中也。考淡部閏舉士。皆取少年能報恩者。良士四十五歲矣。尚能夢中咒枉乎。萬唐九十忽舉賢良。庾都百歲。居然待詔。未必然也。術年都下。讀先生山西程式諸刻。人則鄴隱蒲郁。盡是高才。文則橘柚楂梨。無非美物。加以攀安提萬。說項推袁。幾幾乎曾凱下節。欲爲釘是稱寃。干盜愛才。竟與門牛擠傾矣。良士胸中柴棘。大半是國家經濟之書。夢裏江湖。小試亦治世農桑之具。無奈柏者杖策。个竹遇袁戌於稚西。馬周年華。不忍諸當何於幕府。觀黃河積石之難。思雖水龍沙之計。乃復逍遙河上。徒賦搞人。愁

陽亭過客。歌鳳子。是又說過不得騁王良之轡。異途不能呈卜式之身。良有然也。凍蠅不翼沖天之飛。焦桑不救夸父之渴。仍歸舊隱。有地蒔花。欲上揚州。無錢跨鶴。瓶巾切恒。馳企安和。不宣。

煙霞萬古樓文集卷四

總統閩浙水師浙江提督壯烈伯李忠毅公神道銘

當嘉慶十一年五月。公北汕失利之後。漁山受傷以前。某以鴈蕩山遊。謁公於雙髻之泊。別公。公哭指酒釋而督曰。予知老矣之在水師乎。富貴者喪心。急死者喪勇。事成勿入。則劉向不必爭陳湯之功。致死若冤。則李翰必爲我上張巡之狀。逾月。某以遊與道松門。路人耕耤。謂公已入困水。非霧露。遁手搏。披六翮。泛舟蛟門。吏民荒荒。不知公之存亡死活也。某笑曰。將軍死矣。全名爲上。全軍次之。全身又次之。今而後將軍之厲爲神。將軍之卒爲鬼。將軍之寇殲。將軍之海平矣。又逾月渡浙。見邸報。如閩大吏謂公逃冠陷公以必死。後先一日。浙中丞以公負所傷人告。二章交上。詔復公爵。於是浙百姓呼天而謝曰。皇帝聖明見萬里外。將軍生矣。嗣後則東湧、蟒嶼洋之大星。攻浮鷹。餌斬殺。擒又數十。死戰。惟閩大吏之檄布是聽。遂以戊辰十二月二十五日。黑水洋之戰。日奉四檄。逆風攻寨。斃於敵。歿之日。常州洪亮吉爲公墓誌。載公爵里戰績。旌功堂附之典。詳且悉。某讀而慟之。慟史官於公未知也。乃目賀非其敗狀。心公死志。將爲官紳將吏撰文以表之。曰。朝廷以浙閩鎮協之不總率也。故授公爲統帥。以州郡軍火之不急供也。故許公以專調。前制府、郡王之檄。後巡撫阮公之奏。莫不聽公便宜。假公號令。後之節度我公者。亦領如

謝安圍棊助阿元破妙寇。公飲博。慰撫崇怯心。搜南斯。察舫下逃人。登首級。受國調實數。急則嚴助之救東甌。斬一司馬。綏輯拮雄之道。海賊。降五梁冠。而且迎以孫武五間之謀。柔以祓宮綏賊之計。如是而公以路博德之樓船。馬伏波之牛死。擁艫出水。為虎登山。招馬人懷。縱魚去棼。戈船下瀨。長其楚。横海伏波受其命。如蛇首尾。若手左右。兵法所謂無地無天。獨來獨往者。賊不活。公不死也。公之死。蔡牽以三舟旋島難公洋牛耳。先日寇盤頭門。魂遊大陳。一山當背。四鎮皆天。出下策不過生降。勤長劇便成死地。公因山爲壘。以逸待勞。避不周一夜之風。了傅首梁街之事。姑爲張步開一面網者。約楊幺當八日擒耳。何圖事敗垂成。功隳將計。鬬督以龍驤誤救之師。飛金牌十道之詔。以辛毘軍門之威。爲孫使封刀之嚇。日不三策。檄凡四下。謂公今日不戰。則胡建先斬監軍。謂賊今日不禽。則莊賈必誅大將。夫伏波非西域賈胡。豈肯蠻頭不進。況朱蒙非河伯外甥。焉能魚鼈成橋。勸公者謂。諸葛尚可封還。豈教劉容中制。扇非諸葛。何地祭風。術少鞭巴。無人噀火。彼以大海爲消淵。我以將軍爲孤注乎。公斫舷怒曰。此爲生實。有不如死。走逆矣。於是鑑存衛霍。章邯長曰。變牛三震。海水皆飛。發弧一唳。大風蓋烈。悉呂蒙艫舳精兵。斷黃祖栟櫚大紲。絡纜冒突。盡去長縋。機柱枋策。力排大斧。約以孫權簾滿船平之時。爲留瓚披疑。叫天之戰。環楯務蔡。蔡必速飛。郎機排入。人皆莽翅。公衲千牛偏身。七皆抒刃。雖麋芳船上人多。有許褚馬鞍蔽蓋。一鉤忽接。彼槳齊摧。兩艫方交。我兵皆上。當羊鯤舳猶出艙之時。正侯景逃水無逃之際。蔡牽剽樓而覘。

踊梧以俟。鼠典章五步之戟。將到。持陸遜一茅之火。而死矣。而牽之奴林小狗者。揮門鼓蓋。偷識高帥軍中白衣。遙知仁貴。覬博浪狙中副車。留阿奴火攻下策。梳樓出槳。瞪眼藏槍。公不知天狗墮地之一聲。有大火心星之一落也。誰實使之。誰實死之。非伸長統所謂。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乎。初閩省之官。公醵酒獻。聞公後逝。祈公而笑曰。知古所謂兜鍪無勳。貂蟬是貴乎。毋寡王之頭能假至。成將軍之侯必冥得矣。名將踣斃。神巫追魂。其君何不以露布告黃巢授首。我能以崐崙舶助魏收奇貨也。如是遂且。公大怒曰。手持鋤之捉賊。姚靖海之用兵。長庚所知也。梟上所以稱鎮鹿。李齊每假不忘者。天也。所以使賈逵治軍東越。欲度備捕中南海也。命以元戎刺史軍事。則攝戰簿。罪也。命以褚羅都督水軍。則隕紋入口。命也。公阿利樓船。宜其提水。我安成齋舫。不長遺風。今日李廣生勤以失道可也。他日李敢死諱以鹿觸可也。長庚身出隄防。止披杉甲。大府弱若當伯。已賊貂蟬。謂賀拔不戚兵書。即馬季長不關忠經乎。公何其以鄧艾之肉。塞李充之口。推儿而出。客以語客。客謙曰。將軍誤矣。華登不死。而假裏華登之首。則揭徽之徒勝矣。林卿不斬。而借懸林卿之頭。則建鼓之人無矣。朝廷六合爲家。九蘇爲備。爛紐綏照。誰非蒼水元戎。悟道窮搜。遠是天吳水魅。將軍以旱魃爛龍之師。收鴟牌檀胡之卒。能仰化內。淮渦亦是水神。不察淵中。圖象亦爲寶藏。客以爲瑩尤有搖尾之樂。共工必無觸頭之怒。自見閩浙川師以來。賊高低其兵。自人頰。牛羊亦大漢畜牛。魚鼈亦上天赤子。將軍思劉安閒忘何以不降南海之王。高帝良平何以不擬橫

來之島。非以楚晴伍員而伍員讎深。漢求季布而季布名大乎。將軍知汪直。徐海之力。則爲有明蠹兇卯。知朱恤。張珏之不力。則爲有元功臣。則奏而降之可也。不然。如蔡牽者。偶鯛海宅。傍梁舟居。季漢之張伯路。非楚竹之徐道覆也。軍中張燕。鞠其神飛河上。孫恩懲其水化。若將軍必欲斷盧循七首。焚大雷千舟。摘公島獄之門。洞出羅蹤之宅。海非斷顙。功不崇韓。偏少千刀。沙長萬里。入居風無功之中。特紙船稍工之險。一旦張任風。煙不通。斮紙符寧。神火不照將軍。雖陽之力已盡。青蠅之矢楮附。王濬窮風。石頭不利。匡衡內訌。司隸下章。客恐李息之投張湯。今日始也。公曰。客亦云然乎。虎飛食肉。豹死留皮。長庚與蔡牽同日死。不與蔡牽同天生矣。鹿耳門之圍。遂有諸公爲北汕縱走。蔡牽者曰。賊之鹿耳。沈舟窮寇也。誰頻絕港。死地也。李某以江龍上流全軍守諸須藏舟小鸕。陸官軍耳目之明。活賊人肝膽之裏。在坡下已圖成十面。鄧落水亦不失三公。不以此時擒赤壁舊油薪火之兵。爲覆舟歷折蟠沈之戰。非活人以示攻其諜死。以謗降書而乃捧土塡泥丸泥塞谷。五條鐵索。空鎖巫山。七日米。造觀天漢。使蔡牽疑城閉門。呼開雞路。濟搭六底之鈴。攀撤城門之網。鐵鹿無聲。仙船競渡。謂非縱賊。不知銀刀代將者。客兵也。黃金行間者。陰謀也。劉文叔之燒王郎私書者。安反側也。張世傑之舞香顔天者。乘颶風也。蔡牽先以銀錢四百餘萬遍饗諸將。公國中半是閩兵。部內無多浙將。從而橫海島者五百人。入廣州城門者三十萬。上有粗閩被賊之刺史。下即有天雄魏博之驕兵。雖不殺蓋長史爲負天已甚。漸上軍如兒戲。而公衲者雄臥道。白棒無前。矢中酒醉。淮陵不動者。所恃一船尺籍。猶魏倘家人之子。兩廟孤兒。皆德威父子之軍也。

又數十餘日。牽進鑾黃。踏小舟。邀公一札。學日本致書。作何奴設局。遣馬懿由幡。內已藏許貫之刀。奉高乾布裂。外已結柏人之壁。公收梁罪狀。燒其獄辭。獲朱狂狡。殺之滅口。存雖臥而甚酣。子反飲而大醉。當其時。西面楚歌。不慮項羽。而一搭攢酒。氣死吳規矣。公乃撤破酒鐘。陣開旗鼓。舉軍毀五樓船。爲郭俊一士闘。無如東北國成。方擒朱泚。西南風起。忽助侯瑱。呼餘皇而長號無聲。叫蒼兕而太公不應。東則之渡無橋。石頭之舟已遁。公以爲孫處番禺之海戰。坐守虛城。而不知田豫成山之水陣。已陳兵塞地矣。此趙充國之所謂。兵事百聞不如一見者。乃楊僕之偶失。真頭非高皇之不善將將也。激山之戰。公十變祈死。買復轉鬬。內擢杆投。外髮盂彩。乃督祭三王白虎之船。走丁昨抱河之陣。集垣處斷鐵長柯之斧。約章叡焚橋灌草之兵。以是年某月。搏蔡牽於舟中。熊燒臥水。帆火烘岸。陸師之燒海赤。雖水之血天腥。宵舟鬼爛。萬刀魚吞。公投不磔石。登不縣布。横屍一艙。懸命四手。諸葛亮之七禽七縱。老生常談。韓信之再接再厲。鬭雞聯句。呂布拳捷。不勒手蒿。丑父傷肱。桓融臚目。魏犨奮胸。林維鬐髮。良夫披髮。華元皤腹。搏人未投。枕尸已哭。公以爲退原原降。閩鼓鼓腹。逐乃辦葛榮之長縆。回頭縛虎。牽忽犯萬公之手戟。反而嘗熊。衛侯手接。子犯戈逐。中月中背。志眉志目。及黃蓋之走荊方來。而盧循之船墮中而矣。於時亥危兵驕。雞星空過。元規船小。風順隨僚。蛟門之泊。譖公者謂。虬得已入逃羅。陸賈竟降南越。不知浙撫方以萬金

良藥救活藩夫，而閩督急以一紙鑄章乞收延壽，豈非彭汨陽之軍中盤腸大戰，張宏淵之蠶鼠搖揚清涼乎。當是時也，朝廷皆忻，早知周處無援大海汪洋，畢竟張良大索天子不懲李邕，知將軍何恤人言，更慰孟明，謂勝敗兵家常事，乃還公章服，勉公捷肯翩是村留海醜，年年侵掠圖形，丙將庚辰，日日巫覡大戰，轟一炮斃蔡牽從子一人，翻幾刀斷蔡牽大桅半段。使此後粵洋之靦，黃天蕩稍有濟師，鄱陽湖或逢後至，則蔡牽在南海擒矣。此聖上所以優敘公功，切責粵帥，嵩將軍之乘翅回溪，方將彎弧澠池者也。公段頤性剛，趙蕓喻大胸，藏伐惡之城，頭直殉公之策，兼持鋼而不踏金靴，自從事林爽文平定以後，犯石頭因氣，指太歲逆行，戰則銚期構幘，臥則什門衣甎，登門如投穀，蓋入水不著龍工，戈來肩受，劍至項承，以致周泰一身，皆如刀刻，孤延鬚蝟，壺被雷燒，嘗謂郡王福康安曰：長庚破家爲國，惟火藥非私家自有，以故二十餘年，蔡山不問，海師鎮惡，船皆自造，素不標異，或商賈日衣呂蒙之櫓，日搖或祖裸赤身陳平之舟，手刺闘蔣戰，蓋栝之中，戰魚皿一船之內，公意恬然，賊亦不知爲李將軍也。性樂士卒，溺水則尻奴投身，燒船則弟奇應募，公之功，平安南夷賊，擒偽官倫貴利爲最多，三盤磨之戰，公樓船旗鼓甚盛，夷人見者，皆以爲河伯水神，教背地虎，黃龍高艦，楊素江神也。颶風助公，覆夷船數百，始盡俘斬數千人。公舟無恙，夷患遂平。蓋自北汕以前，已計一百一十七戰，公所至，皆學校文義倉譜史，葬暫襲葬射爵榮棺百數，於是鸚倉山下，年年親祭亡魂，黃鶴樓邊，夜夜手埋戰骨。好讀書，樂靜坐，喜爲詩，贈友有諸老定雅先賈誼，有司偏不第劉蕡，題竹有偶然誤入貧當谷，錯認軍中十萬夫句，皆餘事也。夫以公之才，閩越和夷，文武兼志，如徐幹之助班超，杜預之代羊祜。早見木華海賦，漁乾烽火之樓，道濟長城，氣出迎州之外，何至鍇伏波金印，大宇未成，製五百斬衰，海神先哭，豈非使楊大眼馬上行屍，解律金往來如雁者皆陰子春之洗髓，天雄軍之誦經收之也。今雖戶帖植，康家書成，慶授公始志，嘗喪初心，此來歆之報鎰，抽刀周瑜之背，劍齒裂者歟？皇上慟公忠誠，哀公壯武，蜀中鼓吹，迎歸龐德之屍，詔告瑯琊，尚作伏隆之葬。諡公忠毅，封公爲忠烈伯，蔭子二，長廷驥，舉武科，早卒，以次廷鈺承襲。公諱長庚，號超人，同安人，曾祖思拔，祖宗鍬，父希岸，彰化縣生員，以公貴。公以乾隆辛卯進士，歷翎侍衛，出爲浙江都司，副將，擢海壇鎮總兵，其初閩也。嗚呼，盤龍血戰，生無父子之兵，徐福童男，死伺螟蛉之肉，聽臆骸四丈蝦鬚之說，海上誰傳，讀梁竦封侯廟食之談，望洋長歎，昆邪莫泣，李廣是天下無雙，晉生不文，王雅亦一身是膽。銘曰：張蒗繫空，博望則封，將軍而飛，死則無功，殺身也孝，喪師也忠，將軍之嗟，於海爲風，經天一星，與公同名，退天三度，實入下生，天狗墮地，讀讀火聲，將軍心赤，他人膽青，不生不入，不死不神，成我者君，殺我者身，子我者親，死我者臣。老子曰死，孔子曰仁。海之爲物，居地之外，名之一字，於天爲大，龍蝕蛟鼉，中有萬怪，心是一火，公不務蔡封侯廟食，朝廷之穗，死則千年，活則六尺，龍穗之尸，將軍之骨，哭公之淚，其名曰血。

瓛室金氏五雲哉誌銘

夫以情愛爲稱，稗瓦甕者天神好女，革囊之盛也，以生死爲屍輪，蟲臂者鎮邪夫，婦不祥之金也。予自攜室朱氏擬香亡後，浪迹金陵，流連吳會，覓劉延明爲壻者一席，常懸與袁貽它爲妻者數十，未已，或厚貲以女陳餘，或貴家以媒李益，或夫人半老親書大雅之唫，或侍女憐才偷讀靈光之賦。（金陵大家有侍女，獨解予歸解文字。）謝道蘊雅人深致，卓文君放誕風流。予概尤之，而心有待也。會稽金氏，系出炎漢，其宗祠在金坂者，奉光武以下諸帝神主，與劉氏不通婚媾，馬明德之但崇竹帛，鄧和熹之惟供紙墨，以故世世子孫有女德焉，受經書於大家，借筆硯爲博士，繼錦寫太平五言之頌，迴文書天寶八百之詩，則朱三氏長女諱嵐字五雲者，爲高明最鳴乎伏勝之女，曾傳父書，班彪之子，亦傳家史。朱三氏以予託名場，自悲世外，遂乃索溫嶠之鏡臺，解馮京之金帶，鄰屋方求佳壻，范滂初舉孝廉，以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四日，婚於山陰諸葛舉婦，徐淑選壻適相合也，以有涯之生，賦無家之別，辛壬癸甲，塗山娶女之期，子午卯酉，舉子當歲之歲，三夜不曾息燭，四日而就公車，錢江遂爲天河，雲間偏於日下，予挾柏者之策，寓常何之家，淮西未見裴度，京師讒爲馬周，獲賊橫行，書生落第，無可歸也，而時諸老先生或以相開幕府，嘉賓才可參軍，收本知兵，僧孺奈爲記室，作來漏鄭，馬走燕齊，木關許我從軍，碩異亂於陸歆，計欲手遴紅綫，戰彼玄精，身入朱亥，穩其微側，結李陽之挾拏，乞鍾會之送，行有日矣，而少微星隕，丈人山摧，燧火千里，家書萬金，縣馬而覘教諭，投梗而渡長江，則五雲金刀封臂，闔土壙門，三年泣血也，既遭父喪，又傷妹服，文姬紙筆，異草惟命，亡父賜書，沈離塗炭矣。乞知章之鑑湖，葬史公於禹穴，而聊城任曉林守蘇州，知羅隱已歸江東，恐陸賈遂留南越，指支道林爲巷之門，爲孫伯符道南之宅，謂梁鴻春杵宜住皋橋，貸史夫妻當居鶴市，偏回訪雪之船，近我渡江之櫓，留皋亭而坐梅花，上虎山而參大士，以孫宏開閣之時，爲呂蒙延賓之地，（實客下四十餘輩。）調絲千指，下箸萬錢，仿子美滄浪故事，買羊求三徑舊園，崑崙懷智蓄才之婢，琵琶朝雲夜來驚蠶之婢妾，賈胡波斯安民家刻清河珍珠書畫之舫，金管玉簫沙棠之楫，韓英宋昭之閨意，何曾處儉之飲食，膳□一人，廚婢數十，玉杯金盞，涼堂燠室，五雲以清明時詞道昇翰墨，萬錢買徐熙丹青，四時蒔坡公竹石，上繆□而圖春雲，宿賓盦山繪曉雪，賞鄧尉之梅，寫司徒之柏，繙林之石一洞，太湖之水千尺，天平而白雲上下，虎寺而劍池蹲伏，傲郭李之長技，追文唐之故實，山塘龍舟，石湖串月，燈波畫船，浮家泛宅，謝靈運之衣裳器物，徐君蒨之管絃聲色，與中人謂王融能作黃金，錢智瓊必爲神女也。惟時也，作寶槭露布，衆識班彪，鎮陶侃武昌，人期殷浩，息甫嵩黃巾之戰，未破波才，鳥重尤軍幕之中，急湖湯造，或寫韓愈以行軍，或舉馬隆以良將，雲以府非蓮花，院非超草，丞相之帳難眠，亞夫之壁莫入，且李翺不任於陵幕僚，劉蕡

肯爲令狐從事乎。京師使臺。將以舉京保舉緑衣學士云。乃閉潛衍之門。移居上饒欽爲樓著。杜門而居。不赴已未禮試。寧投揚雄之閣。何圖洛陽年少。吳公忽而鵰賞。牀下姓名。王維巳遝天聽。鳥踏之席破杯。膝放之帘碎枕。愛我者以蓬蔭覆庇廣冰。惡我者喜群蹴翻王導。倖雞竿方懸赦書。而五雲納脫。待罪永巷。別選支離。牽掛實公惠也。則始寓吳門之第四年也。尖歸剡縣。予遊登州。一船抱絕之傳。兩地涉蓬萊之閣。一則千巖高聳。雲門若耶。是歲遊竹夜。越中山水。一則海市蜃樓。瀛洲方丈。哀我者謂李白逃名東海。且留釣竿。勉我者謂唐都再入金門。何妨待詔。寫其容而寄楚材。寄我鄉國。由蘇至登。賦南征而勗庭瑜。紉閨吁以寄來。韞秀每因詩諫。乃辭望仙之門。重踏京塵之路。揚於陵濶李程日賦五色空華。辛酉。楊靜庵侍郎典試中予文時。三主司詫爲奇才。是者一人。不以予名爲嫌。督學逵。不省者三日。吳武陵薦杜牧奇才。阿房徒好。壬戌。那東卿尚書以親中予文。卜八房傳說。爲一座所詬。洗馬卿抱予而哭。予八試。八中八黜。每文入房。典校者若知予名姓。反改名。復黜。亦習常也。透身命於水土之下。重困康成也。第四次以本師戴先生。將石菴學士。遂手批三場全卷。五色紛批。由閣而論作巳爲鄉試者。蓋匿姓名於戶壁之間。咸知子慎。招方干於寒山。指鑒湖爲博士。招隱寒山。戒予不仕。五雙居越又二年矣。淵明識協仲之言。與公鵝賢妻之語。王臨川晉墓終身。何仲宏告歲不仕。良有以也。吳郡循街西。有胥大夫宅者。紅欄架閣。青漆泥樓。主人嘯獨樂之園。尤知甕之宅。室共以三層爲樓。熙載以暮年畜妾。肯假督衛爲西閣。許借王敦以後閣。予以縉鉦居而安焉。紅鸚傳語。日松來風。課綠衣誦秋水之篇。教春風習雙聲之字。渠俊狐四方人身法。時裝侯工北宗畫。班昭女誡。漸有成書。樹姬合家女史。合爲選編閨範。冠以姓氏。以誡。蕭統選樓。悉歸婦氏。仿昭明體例。爲女文選。未成。仿劉向欲訓毛詩。匯劉向傳叙。並齊魯韓詩爲四家傳。笑馬融徒知女樂。下侍女以琶傳集。寶山生徵以予未嘗不赴。於是管教絲竹。以待進之後堂。珮色叙聲。爲宣文之絳帳。琵琶弟子。桃李門生。森然成列也。新子長桃花之叢。寫六如詩文之集。雲手寫唐寅詩文集。西唐陶山顧侍。遂有重新桃花塢之舉。乩官寺命鈔百萬。賈寶維摩。蕭子雲書紙三十。名傳育濟。濟伯以所書梵夾樂。及十大弟子十餘種。入日本。而傳以民族將軍。以獻聖蹟之賞。張吳廟陸之五經。叢展鄭樓之三史。莫不捲舉丹青。騷聲翰墨。或思訓數月之功。或道子一日之筆。或十斛以易寸牋。或百縑以成一紙。庶幾乎夏昶一竿之竹。西涼十錠之金矣。秋室薛花。詩廊坐月。橫塘泛若。楞伽觀雪。既安市廛。旋思山澤。尋峨眉而追陸遊。稱鹿門而隨燗德。始不笑李衡之伉儷。約禪楞於武陵。賓則羨商柔之倡隨。終畝川而築室。則重寓吳門之又四年也。紅柏山莊。爲湖墅發魚南宋種花之地。元詩人所謂歸錦橋邊停舫子。散花灘上結樓居者。其樂而誓之曰。我之歌哭。殆在是矣。以嘉慶十年九月發舸杭州。王子猷借宅而竹。鄭康成借田而耕。其故事也。是行也。鵝龍賦自寫山莊。知伯時才爲晝累。儼然樂爵。予亦帶苦而擁束。倘罷室不辭自汚。卞田居何妨自穢。魚隨名呼。鳥賦堂餵。桃花避秦之雞犬。煙波志和之奴婢。順昌山裏不識照事。武陵源中焉知魏晉。或以爲山中宰相。有樓可居。或以爲白衣尚書。無官則貴。此孟光歸夫所由辭吳絕越再入瀛陵也。明年。闔予爲雁蕩之遊。狀天台之境。語予曰。春山如壓。夏山如競。秋山如淌。冬山如定。子不翔夫詩仙。我何爭乎聖聚。師人不如造化。遊山必有濟勝。苟疾病之可瘳。何死生之有命。我因子而投奩。子因我而頭顱。梨園一本。黃粱一枕。知萬黨鄉之封君。能壽於武擔山之石鏡乎。年三十有六。卒之日以梅爲聘。

以桃爲殷。將相道我四十年文字功名之比與。排撫戒我十二年安體費用之情性。賦梭右賢缺、許其。接輿、葉子。皆以妻實金其隱名。予對幼習太史公縱橫之學。弱冠爲百家之秋。是婦人之集。愛英雄之記。斷繡衾朱氏。繫心納舸。東髮習樂。羊以斷機。勗李同以負笈。雖越姬不免狐狸。光鬃毛。元徒以癖。安貧氣。卒之都趨門下。何無性命之疑。釋放山中。猶有園圃之地。此予所謂背城而陣。而不投降者。兩妾二十四年之助也。嘗臨終之言曰。名大則攻。才大則窮。余閨女史至阮修劉嚴四十無妻。而王敦稍潤。名之道娶者君其免乎。以某年月日殯於湖墅馬塍之散花樓下。嗚呼。非盤古夫妻。何須合葬。是變雙男女。何必重生。空呼皋娘。人不將將軍魂招。後死孫悼。我不見三娘文。祭銘曰。

皋亭之西。秦亭之東。曰花馬塍。曰半道紅。伏勝之書。班彪之女。義成孝純。完文命語。落揩不勤。丹詩則神。如曾大家。如管夫人。三十二柳。繡梁鑄像。以供奉寫真觀音大士像編。此山中僧寫一念因緣也。萬花樓中。散花供奉。桃花九品。梅花九命。以是因緣。有大士之龕。五雲之殯。

第五姨墓誌

古之善嫁女者。闢一窗而自選。牽五絲而得紅。媒妁之言。婚姻之賊也。悲姬死火。貞姬死水。良史傷之。春秋所由罪強委禽乎。予自金陵來山陰也。指青衣而識狀頭。登東牆而呼小宋。姨獨謂其姊曰。謝護苛乎。君甚鮑宣梁鴻之爲妻。亦從少君孟光之耶也。嵩濟婦女曾與女。翁聞之曰。謝夸者矣。段元妃不爲凡人妻。段季妃亦不爲庸人婦也。見魯氏傳記。姊皆笑而頷之。越明年。予遊天台。繼七詩子而不齒。聘三夫人而未娶。見翁於會稽之東郭。不知嚴光之志在梅福也。樂廣之心在衛玠也。厲言諫予。使予還范雲之剪刀。辭王琰之閨扇。曰。八篇典式。二女傳經。君之婦也。僕老矣。倘高嫁女。不與凡子。杜衍選婿。無若舜欽。而時也州郡之舉以神藻爲孝廉。乘空而來。入子國之婚館。嵩但知鄴公偏覺東廂。不知玉璜誰爲繼室也。詞於二介時李穆枚。沈四金鑑。爲介。曰。嫦娥竹馬。既見許於廿公。布被綿衾。必歸倩於五女。二君知歡兒擇妹。意在九姨。侯浩求妻志在少女。亦戲予曰。翁若愛慕君之姊。畢竟許翁雙飛。君能射寶氏之屏。或者中其二雀。及戒賓筵日。婚衣登席。湯得延則。引腹登床。樂觀迤少。謝月競戒王式之夜。時維仲冬。婁叔道掃夾甫之女。行居第四。先是時也。備婚錢世。愛在兵兒。覓婦婁家。欲媒萬子。翁不得不分季魄於趙嫁。小喬於公瑾。非其志也。劉孝標之妹有三。宋若昭之妹有五。同時鬢髮。敢違亂母之心。一樣知書。喜弄鎮兒之筆。此迷稱不勝伸妹於宮。聲伯必嫁外妹於人者。又鄭志也。時兄弟兩弟不能媒也。維時山陰夜雪。朱百年庭婦夭。啼泣媽無官。賈大夫如皐不笑。而予已一舟桃葉。渡江公來矣。虎媒擇婿。鵲鳥求姨。錦瑟夜啼。玉樓唸哭。曰。吾死必以姊夫之文文吾冤也。明年。備兄姊邢翁松薦亡。人振萬其仲内姪。三月歸寧。一爲姑惡。閨輪而抱爆竹。畔曰面招嵩姬。楚越姬禮義之身。班娘妤修正之福。横遭怨耦。殉陷貞魂。始而揮區沃盥。希圖怨我憐。既而粉箋背屏。決不居歸陰氏。縣介受賕。狂夫道死。投金之尉。初來淘沙之官已。遊殺寡而歸女。櫬萬至悲。既已

矣。甥挚而出手抉。斛律光豈不痛哉。幸而嫻都覔女。保有眞身。相如完人。眠歸全璧。薛嶹英勝友之骨。併著龍綃。戈小娥紅玉之軀。依然處女。蓋其于歸數月。洊斛羅牀。散灰扃戶。雖嬰陶名有賢雌。許鄭實未牽裾也。不鑄金而合巹。食殘魚而寧死。姨之死！姊知之乎。縱使胡兒詠雪。能如乃姊多才。崔妹登車。早與女兄代嫁。安知多情歐九。不敢作小姨侍婿之詩。亦何至才辨女倫。不能爲阿妹申情之賦哉。世無澗娶浬麻。而保其西施之潔者。雖敗洽雙腱。而卒以南威之姝者。讀彩鳳隨鴉之句。燃火焚箱。誦女師德象之篇。紅冰碧血。鳴斗。火唾朱廟。傳不至而捐身。水逼楚舞。使無符而甘死。當年避雨。疑我爲安東貴人。今日射鼙。何處是崔君府裏。

虎邱山夢冢誌

飛鳥之跡。蟬脫之殼。螣蛇之灰。神龍之角。名之於人。亦猶是乎。蠹綃上爲介推田。環會稽爲范蠡地。身名不滅。亦何耕乎一隴之松。一棺之石。豈塚墓離蒭弟。求非西門豹側哉。發竹帛之不書。文章之不立。於是趙岐自爲壽藏。王樵預卜幽室。顏淸臣自作墓誌。杜子夏臨終刻石。豎可哀也。疊、字仲翔、一名良十、吳郡由拳杉靑人也。私雞中秘。卒洛陽市肆之書。學射十年。蠢冠恂淇園之竹。年數歲。副鑿小之稱。張塔岬霍之目。凡將急就、元尙之篇。八法六技、史籀之錄。然糠減漆。斷韲削竹。業家亡羊。忘藥稱肉、滅油省燈。竊灰節燭。躓馬據鞍。穿牀升屋。異書借鈔。宦書稱讀。落燼晨明。寶枕夜闌。讀道邊之碑。覆園棋之局。如是多

年。而陸澄號爲書廚。李善稱爲書簏。既而彎弓逐走。謁矢射飛。學大黃於飛衛。師蟸連於由基。七百里半秦之馬。三十萬迷香之姬。嫁女欲得以爲婿。美人樂得以爲妻。登牆而窺宋玉。金枕而薦陳思。聲色紋歌。君荷遊燕。衣裳器服。盥漱奢侈。而狂白三十萬之金。盡矣。上會稽。探禹穴。登東山。臨碣石。經途三千。行年二十。而時也。先王築玉之山。謁考獻書之路。麒麟天祿、蘭臺石室之祕。華林總明、仁壽文林之宮。琅嬛洞庭之藏。委宛天承之跡。莫不准劉歆七略之名。在王儉道花之府。（叔祖文舟公。幽四卓。賜題花祥坊。凡宦不遽。皆準以明王旨爲事。）予乃八年於次道春明之坊。依淵公讀書之堂。聚卷爲樓。積石爲倉。晨擣海錄。夜寫巾箱。居王導之宅。七年不出園。抄陽城之書。六年不出房。夫然後翺翔金陵。徘徊建業。雨花、長干、朱石。過河東而背亡餞。登凌墟而補壁闕。李賀呼地。任昉脫腕。賦入闈城。詩叩銅鉢。闈非以四子一首。甄速以百篇半日。書十吏而不辭。作百兩而竟得。杜秀才之五題。武德殿之二刻。庶幾乎曹子桓之上馬橫槊。下馬賦詩。傅修期之下馬露布。上馬殺賊。不是過矣。出馳驟馬。入羅紅顏。醉盡花柳。賞窮江山。李白之在揚州也。愛北邸監。性嗣鱗羽。脊戀松聲。輕迷人路。宗測之不樂於仕宦也。姓不載登科記。名不入翰林志。衛溪之樓十三。平山之橋廿四。選抗機雲。聚巾書於鶯鸞之樓。倚翠假紅。掌教法於雙飛之寺。（居盛家巷寺。宿於隨園安園。寓而往來兩園之間。）陳季常戎裝駿馬。細女游山。杜牧之紅粉狂言。紫雲乞侍。時或司徒妓宴。洛陽之名士皆來。時或康海琵琶。姓董之牽頭畢至。方將以金燕北闕。爲狂生之三山。虹橋新亭、爲酒人之牀笫。而乃機絲冪薄。僅有故妻。竈突風吹。飽

然喪耦。塔陶謝者。豈止甘公。相陳平者。不徒許負。約七姓以婚姻。盛一人爲箕帚。晏公愛女。方見託於希文。山谷詩文。遂見選於師厚。王子敬山陰道上。郗鑒東牀。顧長康會稽山川。嵇含女酒。恃以爲劉凝夫婦。從此遊山。高柔賢妻。終携鄉里。而孰知漢武帝元光初歲。無端忽舉孝廉。周高祖武德三年。畢世不成進士也哉。舉應奉將帥才。鷹揚參宰相器。學則爲任彥升五經笥。博則爲李倉曹人物志。或貢崔鴻以魏科。或摛李崮以下第。或欲以閎毅典寶府文章。或欲以令狐爲太原書記。予方覩諸石閒如鷗鳥。亦且望瀛上軍。如兒戲。以是韓琦及第。五色雲飛。孟敏文名。一甑墮地。馬掯便面。車驅虜尾。郭升之符。未賞終軍之繻。已棄也。夫邢偉恥以軍功取位。擢倜魏以執戟受職。窮邊元年。獵騎橫行。殺兩險道。時也。問張郎之弓馬。豈獨褚淵。應勇士之詔。舉不徒師德。予亦謂班超筆硯。安畢丈夫。呂蒙從軍。且探虎穴。無如魏其客士。軍門。亦田賞之分。翁歸全才。文武亦東西之別。（賜由王福伯和分統率楚諸軍事。）乃嘆駟恩馬士。徒事彎弓。索靖詩傳。焉能廝食。且朱雲之劍。請上方。少游之車。乘下澤。此杜少陵東下姑蘇。南尋禹穴。職有由畋。田千秋之一言。阮千里之三語。頤插陳琳。倦山孔阮瑀。居吳三年。有遺我書者曰。舍捷徑之仕途。棄終南之佳處。乃草忠辭司空之聘。義方觸宰相之怒乎。予報曰。曾有殷浩。漢有樊英。謝萬眩曜。房琯虛名。播流者許靖浮稱。孫美者葛瞻令辭。日者秦楚之事。連營七百里。犄角十三城。誤國一人。沈田子。還朝留馬。段中兵（河陝。夏逢至）（夏延四書）。予安能與塵而知馬步嗅地而識軍情。今日之一雙襪鉤。且留杜甫。他日之兩杯殘炙。誰救陰鏗。

吳中士大夫將爲九老之會。（郭泉紀。宮詹辛楣錢大昕。侍講夢樓文治。豐潤觀察鐵翼。東浦方伯護灣。顧若麐孫宋思仁。立崖司馬韓紫晉。許稚堂隨園。卒侍工侍御師也。）值予買蔣氏山園。緬懷杜之閒。崇香山之祀。祠石湖之堂。移仰蘇之址。聚吳下歌姬。居東南名士。絲竹醉於洞庭。燈船照於虎市。高流朝客。妓酒分朋。惱亂司空。蘇州刺史。（時城任太守峨林。理正園林。歲費以萬之數。五年中凡數巨萬。）方是時也。志和自號煙波。義之將以樂死矣。豈期銅山未塌。方聽鐸而知風。杯酒纔乾。乃聞笛而失箸。都憲吳公賢陳。應師和凝舉主。詔書初讀。手戰桓溫。司馬行軍。忽薦韓愈。笑孤延之敢戰。薛爆燒嚥。太初之視書。雄當被朴。鄉君未嫁於烏孫。狂生幾死於黃祖。幸而孫權席上。衆救虞翻。嚴武幕中。不殺杜甫也歟。遂乃步琅琊。從登州。遊黃鹽。上之梁。避楊球路上之刀。中郎亡命。受王彪漆匣之嚇。盧使留後。冒頁浪犯陽侯。循扶餘之故道。臨薩摩之舊洲。漢武秦皇之跡。浮沮下瀨之舟。颶母吹時。魚龍出沒。蜃貸出處。蚌蛤翔浮。斯時也。飈楊右和之冰山。身經苦海。入張昌宗之海市。親見蜃樓。誠盧生之所不到。徐福之所未遊也已。既而陳蕡衝文。不收韓愈。劉幾程賦。又黜歐修。或以爲筆是天人。何用仲舒敢諫。或以爲文如枚馬。豈容方朔俳優。減食忘餐。揚子雲之愛士。（謝靜庵侍事。辛酉分校。以予名不入榜。闈中三日不飯。）予號陶痛哭。衛洗馬之風流。（壬戌闈中。邢東甫先生。以予名又不登榜哭。出闈抱予大哭。皆謝師也。）始以爲鄭元逸生。纔避馬融之禮樂。忽不料服虔改姓。又遭崔烈之春秋。狂不似乎孔融。偏逢路粹。才不同乎曹操。亦忌楊修。然後知賈誼之見薦吳公。盛恩可感。蔡邕之力救孫懿。陰泪堪揮。梁武帝所謂恨我詞人。數窮百六者乎。昔宮人齎十萬錢。而不得附名於子雲之法言。豪士齎五百金。而不能

殺姓於稱條之廟記。今則以不須由寶之文章。爲不肖梯媒之遊戲。宜其歸寬劉白、寫昭君爲醜人。調宿
龍嚴、屏劉蕡於落第。此芻狗之科名。無害我畸人之文字也。杜允庭嘗言不中。再隱青城。蟲中郎十有二
年。僦居吳市。於是奴婢一船。家山萬里。張志和之浮家泛宅。林君復之梅妻鶴子。居吳三年。又有遺我書
者曰。婁宓妃而儷織女。何福能消。學鮑宣而娶梁鴻。君才太似。子安能以八百彭鏗之壽。寫三萬蜜香之
紙也。復棄皋橋。杂存杵臼。康成而借田。向東山而乞墅。擲果一車。種桃萬樹。於杭之散花灘爲隱人也。嗜
然而嘆曰。伊尹區田之法不行。於今二千年矣。鬪士黏粟。盡地利之宜。管仲不如寧戚。躬執耒耜。開播築
之法。孔明不如鄧艾。仲尼之體不勤。后稷之功最大。力雖駿手。灌溉畝收一鍾。粟支二載。將告之行省。而
無人。謂獻之朝廷而未暇。呼亥唐名許邁。四十九盤之雁蕩。遊身。地中萬八千丈之台山。舉頭天外。火種
刀耕。梯田水碓。李悝地力之書。宗測遊山之帶。方悟劉晏爲錢流。幾笑陳渦爲丐貸。乃漆園之伍。又鼓而
少伯之舟又敗也。嗚呼。間氣鍾於婦人。鍾情在於吾輩。滄海巫山之句。何處招魂。金釵沽酒之時。心傷舊
配。而予年四十有四矣。飛鳥夫妻。盤龍父子。再泊秦郵。重遊燕市。適視河使者而說之曰。河與運不如是
治也。昔平當以明禹貢爲河堤。劉向以治尚書爲水尉。一湖洪水。梁天監之下流。四閘分流。新總河之急
派。稀本下才。人無上計。爲今之策。移淮堰於上游。塞洪河爲水櫃。皆梯溝爲屯田。倭鋼鋒爲大櫓。收三十
年佔佃。以足河兵。劃六百里淤河。以爲井地。不塞馬港之新河。直敵關山之下勢。富國則斥鹵盡變爲膏
腴。強兵則人夫悉編爲戰隊。牸牛草馬。散倚萊以孳生。臥柳禿楊。遍河隄而樹藝。上新例者十條。陳鹽國
者四弊。歷行臺宰相、尚書皆知爲一勞永逸之計。而未能行也。予惟一子曰善才者。從學淮南。亦知讀盤
庚三篇之書。下鄭監流民之圖。告之曰。太史公年二十。南遊江淮。北涉汶泗。兒其時矣。有廿一朝史傳於
胸中。無一萬里山川於腳底。如視黃河。不知地理。東坡曰。惟有王城最堪隱。子再觀書於燕肆乎。時也。巫
醫仲舒。巫亡而仲舒不亡。僧咒傅奕。僧死而傅奕不死。作虛癰之謡。擊毽蹴之恥。而論人尸於柴市。於是
張祿變名。辛文改姓。少年謂予曰。君以杜默之英雄。而不成進士。文其不善戰乎。予笑而頷曰。參軍屋漏
來。諸侯壁上觀。自乙卯迄甲戌。策試十科。文成八卷。爲陳渦作稿。誰識兒寬。與潘勗爲辭。衆知王粲。疑盧
郢書。罰徐鉉之文。讀黃樓者。猜子瞻之翰。佛骨之表。傷宿提刀。常何之奏。馬周握管。沈約之詩。或捌借於
謝讓。韓愈之集。或託傳於李漢。餘錦潤於邱遲。嗾殘嘘於皇侃。是以劉向作新序。而王尊無名。魏徵作隋
書。而王通無傳也。孔子謂子路曰。嫁則不嫁矣。已嫁過半矣。昔唐張鷟、崔融、陽嶠、員半千、陸元方。皆八試
八科。皆八中。予於文亦庶無憾乎。後漢竇榮傳曰。榮性矜潔。於人少與。以此見害於世。流雖奔竄。予之罰
耶。初乾隆六十年。王以鋙榜發。太上皇帝以臺官奏劾。命御前推卷。別選一榜。蟲名與焉。而時東皋師閬
門待罪。伯相公伏蒲請恩。榜乃如舊。及嘉慶六年。見開學禮。侍戴座師東山使署。謂今皇帝四年。普論軍
機若王蟲來京會試。朕欲親見其人。汝見吾家尚書乞其奏請。而知貢舉副都陳公嗣能。以爲不必對簿。

汝名登榜。我常奏聞。此蟲所謂步天難延。捧日雖升。聖恩太厚。臣罪太深也。乙丑。大庾中堂戴文端主禮
試。入闈之日。又預告十八分校。今歲浙貢王蟲若不早薦。我當拆名奏中。而予以既隱吳門不復偕計。梁
公舉士。無薦東之宰相糊名。獨求張說。呂蒙正之蠶中册子。並非私人。三師默之夾袋人名。徒勞相國。方
知鄭虔命運。數已定於相如。李賀文章。悔不遊於蘇軾也。侯道人者。居虎坊五道神廟年二百餘歲矣。蘇
門再到。見阮籍之真人。汲郡重來。遇嵇康之道士。昔孫思邈謫太白於酒家。李淳風知七星於西市。目予
而笑曰。釋爾矜情。去爾驕氣。子奈何仙佛爲因緣。必欲以功名爲遊戲。予曰。僕來揀縣官。令長才也。不行
區田。民無食計。不治黃河。民無燥地。懷兩事之饑溺。心廿年之經濟。葛洪句漏。志不在乎丹砂。王喬鄴令。
意不矜乎飛鳧。師啞然笑曰。一身仙骨。誰似楊收。十年宰相。何如李泌。子不憾墮落仙緣之夏竦。乃甘作
見笑麻姑之盧杞乎。予悚然懼曰。是亦不可以已乎。告予曰。爾當葬乎文章。予不期以科第。清流不爲步
兵。而阮籍醉之名士。不爲主簿。而孫寶祭之。我爲子準告糈於司農。丐一官爲縣吏。他日父老家貧。兒不
擇官而仕焉可也。時昔之日。歲在作噩。潘岳閒居。揚雄寂寞。東發軔於榆關。西停驂於劍閣。經秦晉之故
墟。悲漢唐而著作。於汭南之定軍山止也。李陶曰。周觀天下。惟不見益州耳。王右軍亦曰。願遊蜀都。登岷
嶺、峨眉。惜不遂其志爾。時惟甲戌。至於大梁。汴水滔天。饑荒死傷。滑縣兵火。人民死亡。予不畏瘴疫而作
典論。摯虞憂饑死而別文章。舊年邦上人傳我死者。得輓詩焉。山松尚生。道上已殯。歎滿口。張湛未死。齋
前已墓木成行。予今年四十五歲矣。倘或六十度刀。寅微別錮。七旬布被。讒舉賢良。則不望史晨之後碑。
重書孔廟。亦或有趙壹之別傳。再刺堂皋。嗚呼。管蔡義之官情遂絕。告靈何假。不仕何妨。愛我者謂杜當
陽之俠遊。少逸人覽。哀我者。知孫興公之穢行。老不荒唐。所著有詩文集如干卷。西夏書如干卷。讀竺貫
華如干卷。鴻範五事官人書如干卷。歷代神史如干卷。居今稽古之錄如干卷。隨園金石考如干卷。繙譯
集如干卷。魚龍變傳奇、遼齋皋后十香傳奇。如干卷。或寄之人家。或付之塗炭。或未足殘編。或尚存斷簡。
昔桓譚作新論未成。班固足之。仲長統作昌言未竟。董襲續之。他日我子著書。循我例而纂焉可也。嗚呼。
摯仲治文書滿盡。杜鄴流離。庾子嵩家財萬千。隨人取散。太史公曰。世言蘇秦異。異事皆附蘇秦。班孟堅
曰。世言方朔奇。奇事皆歸方朔。予少嗜禪宗。長耽元學。不知我者。或以爲學如孫、吳。博如管、郭。吾恐謝胡
兒不識何人。誤作王塔之傳也。銘曰。

讀書而有益於身者爲理義。讀書而有益於人民者爲經濟。學王莽甫者事廢。學王介甫者人斃。以予周
視一萬里之苦疾。四千年之利弊。而不得宰一縣官之地。爲賢良作循吏。以吾爲羅隱、方干、吾亦視文字
功名如敝屣。有十八篇論。留以爲後世生民之利。

古之自爲墓誌者。唐則王績、傅奕、裴度、杜牧、蔚窺、辛祕、白樂天、李栖筠、嚴挺之、柳子華、衛大經、李行之、
顏眞卿也。朱翌曰。生前作誌銘之達。亦可。謂之近名也。亦可。蘇子瞻爾秦少游曰。某在僑耳。亦嘗自爲

蠶誌。大抵發識自觀。死又雖爲之論列哉。若陶宏景告逝文。陶元亮、顏魯公自爲祭文。秦少游自作挽詞。徒半解嘲。無關誠否也。吳范孝敬自爲長箋。姚秦梁國兒作壽塚。嫣妻妾入塚。讖伏。則又立志好奇。又不過趙岐、司空圖之壽藏矣。若曰寢居穴。曰復其室。曰永息庵者。我無取乎爾也。

鶼鶼塚刻石爲唐峨山宰公作

孔雀無詩。鶼鶼有牒。何兆福、風遙姑、同時縊死。非同紫玉。無礙綱常。情類韓憑。不關名教。比逃天之太白。爲竹斯犯帝孫。作奔月之嫦娥。豈使斷歸后羿。仁同一命。商陵子實是義夫。誓不二天。魯次室豈非貞女。嫁期養而不感。義異於郎郭才人。棄母命而非從。禮本於廬江小吏。本縣體仲尼之例。得情則矜。上司懲周禮之文。此葬必禁。何也。前者檄同四鄰。識彼兩造。觸頭荊棘。絕少狐行。門上安關。略無灰跡。相處家少婦之梁。即橋下尾生之柱。生死關只隔一塡。東西李原非同宅。以致一條狀帶。雙縶其命之爾匿情樓。合作同功之繭。於時擁雌雄之樹。鄰櫻桃借假同根。捽夫婦之花。郭芍藥納然兩朵。騎來竹馬。少小長干。生是窮家。同年總角。街臨十字。人婉佛國門楣。路接三叉。家近飛龍藥店。日則呼郎自帽。門前隔谷之歌。夜則抱被黃昏。牆外鬪人之戲。擱河有鵲。何拘七日纔來。對羊無庭。豈但十年不字。如魚合隊。似鳥同林。慕容沖之姊弟。未必胞生。木蘭女之雌雄。居然火作。蓋以爲期月長生。青天不老者也。豈期勿慈烏母。另安排墳之牀。不好鴆媒。別掉墓門之祭。明知前史近在樓頭。暗配羅敷謀之桑下。黃瓜小草。死不顧五馬使君。發火身單。必勿愛縣官公子。無如出門庚帖。已成渡海飛書。入戶冰人。忽化經天大鵠。何兆福殺荷斷稱之日。西鄰貴言。高大姑踏地喚天之時。東衛非發。其時也。銅梁玉壘。已嘆蜀道之難。金枕銀環。又値丁娘之索。黃禾縞馬。無錢則芒地而除。石幽棲牀。有背則闔天而誓。妾非遊子。敢做飛花。郎豈狂夫。甘爲浪水。惟是曇漁陽於門限。牆上難趣。指海水於西洲。公河莫渡。與其吞席中敵膝。知線難縫。執若叩肘後香囊。長纏莨蛻。生而有鬼。終爲子夜之夫。嫁則隨蝦。不願龍王之壻。懸旒走馬。生可無情。入地梳頭。死寧無計。蘇伯玉盤中之字。寫滿桁欄。郭紹蘭寄外之詩。藏諸衣帶。於是郎呼起起。同縣蘇季之梁。妾叫荷荷。兩窟莫放之谷。此地官之所哀矜。劉向之所必錄者也。乃有狗曲迂儒。人倫腐叟。謂彼季女。乃無父母之言。懲此童郎。絕之婚姻之禮。豈知東家食而西家宿。不聞爲淫。如其子析美而予南夫。易傷節。良媒自擇。朱司徒亦聘女郎。嘉偶自求。徐善犯亦從乃妹。若謂地崑兄弟。若箇行媒。天姥丈翁。何人作伐。則上古無士昏之禮。島天定作媒夫。太初無媒氏之書。媧皇亦成怨女。此豈通談。必非名論也已。本縣官非月老。司民間合姓之文。職等幽人。安地下呼天之鬼。仲卿不死。焉知男兒可憐。蘇王有夫。寧識女生苦相。日者踏搖娘子。斥歌何滿之詞。播搖郎兒。人望比肩之里。呼發邱之郎將。藏此杉棺。有復土之將軍。封其馬鬣。竹郎有廟。生不成雙。木客無家。死須同穴。葬山陵之古塚。害陽尚存。祝英臺之舊墳。明州猶在。彷彼故事。罪汝於西子湖頭。依此前聞。耐爾於鳳凰山下。今日過青溪小姑之水。山墅根根。他年經滄山神女之祠。

花竿千千。相思兩樹。多留蝴蝶之魂。對土千年。永埋鴛鴦之冢。再來天上。爲生婦頭地之外。重排人間。作長命西河之女。

煙霞萬古樓文集卷五

爲吳江紳士呈請故贈光祿寺卿浙江按察使司前署秦階兵備道王翠庭公遵新例於本縣建昭忠祠狀

竊死有五節。獨疆場之餘勞爲足書。祀有七名。惟祏主之無歸爲足卹。故祠官經典。以能死勤事者入昭忠。郡縣章程。以別建專祀者著令甲。紳士某等。援周官旁招堂贈之禮。引鄉社族厲鬼歸之法。有故贈光祿寺卿。浙江按察司、前署秦階兵備。賜進士出身、兵部車駕司主事、王某。諱翠飆道。裘華隴西。一葉身輕。息上已予之衰而予之祭。九府天大聖恩復贈以廕而贈以卿。努力酬知。竭誠奉職。制詞之龍光也。見危授命。臨難捐軀。溫綸之褒錫也。其嗣子某。捧讀詔而泣血。淚盡眶枯。其嗣孫某。承懿詔以受官。天遙地重。是何故於窮泉雨露之外。再乞馨香。幽光日月之中。復求毛血。獨是熊光罘罳少尺地以處其子孫。韓弇死邊。無一壟以藏其匱主。不崇社祭。則變公之魂何歸。不立叢祠。則桐鄉之魂無託。某等是故粗其見聞。略撫行實。再忠節府。待命臺司。初光祿承上命備兵秦階也。洮以外當公承撫之妖。秦以內牛角叛根之賊。光祿延以傳車走六百里書而一驅。負三十日食。則不若含嚴綢單帽。就杜周一馬。即不疑擒劍脫靴勝納衣。而覘賊壁役門。詫拜將軍灞上。大府松公筠。署光祿爲徽成軍需總理於時也。民有捽曳杷士之

46A

勛官無甚稅殺租之供。茹破七處。成廬攻取。停馬什藉。皆來就草。棠邑之守。或以為軍興發大。疑郷隴之在涼州。地險山多。恐鄰莊之遠千里。光祿乃告大府。省糧芻。啓元戎。撤調劑。故其守岷洮二城也。根乾豎豆、鹽為軍儲。魚醬草苫。皆資戰備。廿哉之賊。為藍線白線。慣置無定。光祿以為不編魚陣。則置勦獎獙光人。但寫孝經。則宋梟豈辦附賊。遂乃求臨潞之弩兵。募前燧之勇將。火矢五十為排。馬士一千成隊。撥匿人於紡中。計殺賊於功簿。徼三郡二十一縣。得民兵八千餘人。凡一切解仇交質之豪。弛刑趣募之衆。倉頭蘆兒之斷。白虎揚威之校。莫不出魏尚私錢以買犒牛。設虞翻三科而賞壯士。光祿又遠修斥堠。內壁豎營。本棧輿壘之堡。中周虎落之棲。尺籍伍符之寄。曲石渠答之器。不半月中。成二千所。衆當之戰。賊帥張洪潮由鳳縣闖入。光祿裹甲抽戈。裂纏負鉞。如馬融之假部號。毒命西羌。似文聘之際一軍。觀當石梵。或賊去三舍。或鹵來十步。或捭軍如韓安。或力戰如嚴羽。賊又偵伺糧臺。覘鹹成縣。卒烏合二萬。闔城門三日。光祿偃旆臥鼓。示之活門。拔旆投衡。置之死地。及賊之旋。則又潛出環攻。捷彼壘中。斷狙時半闕之碟。略國馘首級之簿。當此之日。整旌而諸羌散。遊袍犛而涼州平者。以光祿八千鄉勇為長城也。秦隴地連川陝。大營五六處。官兵十餘萬。流寇所竄。追軍所屯。時或賊壘居內。官營處外。光祿乃明榆流馬。嶠餉陳倉。曾程昱之廚。送鍾會之馬。蜀中方一日而十警。峻軍乃十道為一部。知公武者。謂王脩必得難而來。案公文者。謂孔融乃成軍而出。光祿有募士王元佐者。西和鄉貢生也。生能挾鞘。死猶饗足。實衛八之男兒。為史慈之名士。死之日曰。我從張睢陽乎。無負嚴將軍也。識者謂子桑知人。白季舉士。無以過此。嘉慶某年。軍功上計。急上命為浙江按察。光祿自以未殲餘醜。必靖羌涼。且大府以慶忌為爪牙官。恐溢中有重腱疾。乃逃劉勳以安部曲。留杜畿以鎮河東。光祿於是繕平涼州邑之壁。置流民棲宿之所。給牛犂籽種之資。脩掩骼埋胔之政。或疑于樊鬱者。葛公食少。則光祿已於五年二月。伏羌觀病。然猶覆頭柏孝負大府而習勞。擁膝高柔。抱文書而臥枕。伏枕之日。口占朱博檄文。夜問貴蹤星象。直至七亡七死之時。猶操九拒九攻之算。到十衆十危之地。倘豈三沮三仞之謀。及自知不起。人說彌留。始乃召丞椽為先命曾呼長子為竪橙語也。巢門有鳥。雖張踦自知死期。夕陽在亭。豈楊震覺無歸魄。況乎豫州百姓。倘為陳寔圖形。揭有梓里九穀。不見倉慈畫像。今其嗣子逝呌某。寄居吳江本族。名為士著。寔則寓公。抱胡公之祭器。俎豆無家。戴木主之先君。衣冠無廟。伏遇皇上賜有恩邮。銀兩倘留公庫。未叙私筵。可否馳旋上寇。下牒本縣。卽君父貸死之金錢。為臣子藏衣之夾室。卽叔敖期思之首邱。為石相棲神之泊宅。乞於吳江縣境。擇地一區。蓋王光祿專祠一所。以神主祔升昭忠祠。忠臣忽祀。魂則在羌羌水中。大招若來。鬼不死玉門關外。

虎邱建白太傅祠堂狀

伏考禮祭之法。以能捍當忠為功勞。郡國之典。亦得索鬼神而祭祀。以故陸雲去縣。浚儀之俗祀其神。石

慶和齊卽墨之民。配諸社。或以報功。或以示本。承而勿替矣。吳郡舟厲為鄉。佑稱澤國初時也。范蠡闢長洲之滸。地侍蘇宮。子胥叱潮水之潮。人雖魚府。泊至黃歇城吳。水分四縱。韓皋布地。波貫三江。所由募社豈迹叢祠。尾接五花樓下。盡刻高公水政之文。四絕碑中。大書禹鑿了溪之事。固已祀法租廠。祭儀略備巳。獨是香山一瓣。空題刺史橋名。粉水千年。未立江州祠廟。如唐太傅白文公之刺史是邦也。太湖五宿有三年去郡之詩。武阜兩塘開七里橫波之路。散艤口而築詩門。灑彩祉而通斗戶。常使長于親女設花市以川游。大隄行人。泛酒城而水戲。歌不塞海眼。以金錢路波神。以玉璧焉知不地肖陸沈。山仍海涸也。皆考昌黎巴阜。有猺阿風伯之文。裴聖愁霖。有痛斥雨師之檄。是明神有吐食之嗟。功德歸尊香之處歟。公身倘謫言。史明所道。論河東入相。豈容數越平章。斥于顧佞人。不許山歸天子。且復奪中官兵柄。罰承璀不可鹽軍。捄天下忠臣。謂奉國宜假節度。至今讀其人之戒。字字忠言。當年詠新井之篇。人人忘口。夫世但年昔九老。人重雞林。祭倉頡為文神。錫衢仙為詩佛也巳哉。按祭神二義。王充主于報功。祀事十名。許慎榮以會福。公八離手懸。六非重懿。想當日虎山立碣。水號流桑。鶴市蒸隄。洲名種荻。水功紀在五湖。宦澤流諸三洲。豈可使白蛇廟豐。那題魯峻碑陰。黃水祠門。不建李陽石室。今虎邱東麓有五賢祠者。但陳豆俎。不述勤勞。亂列衣冠。無關祭法。且復西門羣館。法宇欽頹。皆川瀆堂神宮彫塌。若非郎官水上另營李白文章。太傅湖邊。別塑謝安神像。是何異沉碑峴首。漢羊祜於荒阡。作廟羅池。屏宗元於瘴海。卑府乾擬於燈彩衛國。建白刺史祠堂一所。勞司馬遷夏陽碧石。再列桓楹。觀卜子夏峴谷樓迎。重安祚巳應幾樂陵城館。記府君往日遊神。瓠子金隄。志子貢舊時工築。爆牲礎犬。有歲常豐。而郭隱閭無堂不固。伏懇綸田桂樹。榮昔介子之祠。木主石龕。永拜北君之廟。除串滯泉。伏乞施行。

上遂本祠尚書乞改名良士狀

竊惟烈士殉名。君子疾沒。是以廟雍佳士。慕中郎之才而借名。鄉艾戲人。識太邱之碑而改字。名以立義。孤而不吏。古之制也。蚩得罪公車。計偕選部。又數年矣。出則日下。恥士稱鴨鶴之再來。四海彌天。悲駿齒道安之又至。司馬公兒頑皆識。愧其相才。韓伯休婦女皆知。焉能買藥。語曰。避名名追。逃名名隨。非黃瓊之名難副。抑樊英之名太盛乎。前者浩然牀下。罷王維之一呼。賈誼小生。誤吳公之譽。處於時服虞改姓。畏師門獲烈之春秋。鄭元亡名。懼帳下馬融之禮樂。蚩開來席避讒。以郊為嫌。趙岐逃難。以嘉為貞之是改舊名者。非傳燮之慕南容。賈劉備之與北海。大部儁為觀之義。問自字仲思何居。愛嘉貞之才。恐他日中書誤報。是將欲鄭君以籍名求官。希楊朱以死名將行也。嗚呼劉胡而止嘯。聞花卿而已。遺大部何望乎。狀元之必中。老夫進士之不諱。哲誰哉。或者劉向更生。卒文不死。峴山再刻。鵬翎重題。論狐裘之為馬忠。知范雎之為張祿。去戈則為柳禪。加日則為程昱。安知滕公恭之卽非竹子。黃叔度之不為顏淵乎。慕樂天者黃蘿。李白者秋。如封者力學數年。驟名中歲。變范蠡以陶朱。豈忘功名。改張儀以仲舒自偶。今昔

伏惟大部傲准稽奚。竊從疎東。庶幾效杜牧之名。自駒飯唆。仍唐風之字。良士瞿瞿。呼爭陽貞逸。山中知有餘居。稍蛩士。愚臣。朝廷識爲方劒。謹狀。

重修潮海寺啓

朝梧啓。伏惟法爭一兩。是地皆瘡。慨首千室。撫倉不布。能以一瓶爲大海之潤。卽以廿露起梵王之國。是在法王大力。無容咒鉢呼龍。而在越土檀施。敢不粜倉報佛。阜城縣潮海寺者。始唐貞觀之初。越宋政和之末。因法運爲廢興。隨世輪而毀立。方一吹而成世。瞬卽變五而化劫灰。至於今也。蓋已古矣。寺爲齊右夷庚。燕南使候。刹竿初倒。在乾隆癸丑之年。彌勒當來。逢司寇玉公之至。因決獄而賦東山。乃茇舍而留南國。時也旣王宮裏。正說神農求雨之辭。防風國中。忽來大禹驅龍之劍。民方磔犬而弗盡。公乃斬虵而不拜。爰是默禱天神。靜惟佛力。綫牀一匝。十地雄告。彈指三聲。八天大雨。遂使老人耕國。不殺巫尪。元女下天。得收妖魃。人謂使君隨車之雨。公謂仁王護國之寂。是冬。大司寇湖公。亦銜主上之命。往察東人之獄。入瓦官破寺。讀靖康殘碑。方停車而往初地。亦秣馬而弔諸天。目視宿桑迴釋。土而風吹。獻花文殊。泥容露立。儼楞伽化作荒山。咤兜率鞫爲鵲巢。遂欲以斫磨大斧。重修戰勝之堂。且思以舍利餘灰。再起忉利之塔。某士民長官。佛天弟子。旣分符於一郡。又受命於兩公。始擬以五十九年之秋。爲萬八千功德之始。而其時毒龍作孽。瓠子生波。爲鹿苑於尼河。沉雞山於香海。幾使鶖鷺佛土。祇留大海一漚。帝釋天人。盡證水光三昧。此給孤長老。分金布地之遲。優闐賢王。寫佛雕檀之晚者也。今歲玉燭萬年。人安俗乂。金剛四位。雨順風調。某念前督因緣。歲請方誕力。爲大司寇立頭陀之碣。地利當興。爲少司寇作喜雨之亭。佛恩當報。是用工存稱檢。厥呼米與。爲法華造此世界。與僧徒改作講堂。故布同官集腋。成分大力與瓢。務使世陀乎臂。衆衆而造天宮。勿口須彌鼓椎。獨舉而打大地。是序大凡。乃爲小引。譬財五十三參之拜。佛佛皆名。蚊能七十二度之碑。人人署號。

煙霞萬古樓結集自序

太元之草成。而劉歆欲覆醬瓿。三都之賦出。而士衡欲蓋酒甕。同是時也。桓譚以爲絕倫。張華爲之紙貴。豈文無定體。嗜痂者有異癖。嘔啄砂者多一目歟。李百藥曰。文章者性情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張融自序曰。吾文章之體。多爲世人所驚。又曰。文豈有常體。丈夫何至因循寄人籬下。裴子野論文曰。人皆成於手。吾獨成於心。北齊祖珽亦語人曰。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生活哉。譏劉勰之雕龍。不如通韓虞之施別。讀鍾嶸之詩品。不如追韓嬰之傳說。見其委海若天吳。見其原眠艑枯石。統四千年之文爲一文。觀合四千年之詩爲一詩。釋而古今詩與文之正變。洞然胸中矣。法律一新。如官參守。嶺何之文。旌旗一變。如光弼將子儀之軍。非謂師涓奏樂。必造新聲。徐摛作文。不拘舊體也。或曰。延年陸海。盛連蒼疎。爲之奈何。曰。此不盡詩天下之詩與詩文。而設然操觚之詞也。漢郭璞、王嘉。金搨虞辭。孟堅所以致譏。

發揮爲之絕倒。抱朴子所謂恢容抱虛。有似爲人所虞之喩乎。南史氏曰。文章容易遮略難。又曰。文章不賦媚。正如拆駱驅。今世之勉力宏調者。班馬奇字。白孔陳窠。華林類苑。禁臠雙尊。跳踉而蘇韓大器之然而王莽金騰。著潤通以擬道德。仿太元而作潮盤。以類深文其淺陋。以奇險帝其功名。揚雄以爲噫嗚之卅擬其聚斂。而曰之爲翰林主人者非也。亦有好事焉者。鑄賈島而拜。像東坡而祀。蛮膏飲杜少陵之灰。遍體剽白香山之字。老兵之貌中郎。優孟之學期思。高冠大屐而自居某一家之詩與文者。皆矣。氣、水也。言、浮物也。袁先生曰。重而能行。乘萬斛舟。頑而不行。猴騎土牛。水浮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不然。而任昉、沈約結其集。魏收、邢邵爲之偷斯文之末流也。蘇馬頗牛之論。中軍鵝之而生。爭揭盤瞪杵之談。洗湯思之而成病。則又斯文之魔業。翰蘗之蟊蠹。至若宏通碩彥。經師大儒。鄭元之文。通人不取。溫公之筆。四六不能。此不可以辭章律之者。其經濟大也。梁旨播訓。廣談皮筆。二千年以下兼而有之者。究何難哉。子皆幼成文中年。萬里經史。爛於胸中。崇山亂於腳底。自以爲才學識皆當有也。乃志功名。急經濟。還甍官之禍。纂述之成者。經史之論辨者。樂府之宋諧宮商。金石之末付雕鐫者。與中部縣官持抱以去。而幷伸治半世之文。皆蕩然矣。並非關通丁謂之書。而概與一燒。亦不借頂洪喬之寄。而投之江底。此紙杵之沉災。發宮之火洗。當時也。郭子橫之教火。任文公之逃水。何暇計及著與撰之存焉否耶。幸而王陽焚道險路。求生韓愈。華山危途。獲濟或藏之般浩手巾。或寄之王恭如意。主人莊子。僅留漁父殘篇。中書孝經。惟剩王泯摘句。抑不肯爲山蝌斗之文。頗節陵中之蠹也已。竊惟彥章死豹。名以皮留。楚國神龜。生以骨貴。而乃陳從著述。力已倦於經年。任昉爲辭。才將盡於晚歲。五行志少。尚可暗抄。三箧書亡。多難默背。憶當日十吏環書。五判發集。門庭藩溷。盡是賦才。戶牖門牆。無非刀筆。沈盧而王充爲之氣衰。苦思而桓譚爲之成疾。見楊汝士關亭金谷。元白無詩。聞孟浩然疎雨微雲。中書能唱。議禮經則白虎堂中。講論語則金華殿上。何其壯也。無谷子雲之筆。而空有樂令之口。無揚子雲之才。而徒有光庭之手。開頃刻之花。造逡

巡之酒。斯文之道。有慾就章乎。蘇明允之詩。祇有廿篇。杜子美之賦。不過十首。片羽猶重其吉光。千金可享其敝帚。僕今年四十五歲矣。前不過古。後不過今。死不見蝦首沈碑、英雄贈誄。生不見阿難結集。活佛傷心。李翺曰。文章之事。不足傳於後世。蕭恭亦曰。千秋而後。亦復誰能傳此。嗚乎。未爲僧父。已笑儒冠。縱臏離騷。便稱名士。劉季緒才非一世。偏能詆毀文章。徐孝穆一代傳人。未嘗譏訶作者。留遂生廿四首史人之集。娛我餘年。傳枚皐數十篇必不可讀之文。自傷娸詆。哀我文者。亦庶幾鑒我言而恕我狂也。

代華頂百五十茅庵乞米啓 爲天台頂庵女士陳妙圓作

竊以德府敦淵。願布施之六門。鴻食禀育。譯比丘之二義。兆速河六年行道。亦須牧女調糜。奈雞城五衆安禪。誰化道人送食。天台者東土之鷲峯。華頂者南贍之鹿苑也。獨是地隣輿壤。斷無分衛之家。宅接幽區。絕少行檀之主。雖非窮子萬二千法侶之多。蓋是化城百五十茅庵之衆。雖其炊砂作飯。道性能堅。貪

石為寃。色身雖住。雖云法大。食一粟而猶羸。迴釋功高。咽一麻而必瘦。道中五濁凡軀。三禪塵業。放開頂角。龍居士而謂元。墮落鬚眉。現女人而說法。山中歲月。只勸妮子針功。道外風情。誰識□陵米價。渊者。法揚同暨。香積同參。雜賑供衆。呵道旋為夷齊。彌勒投齋。笑仙山為陳綫。妖者。律明四分。無過午之頭。隨衣其七條。多叶庚之衲子。霑濡磨裏。坐成有漏之因。假版時中。行說□□之果。道中喝揚誦咒。時逢餓虎為經。洗盆開鉢。日見飢猿智□。所望梵天托鉢。假佛子之神通。米汁流船。借樹神之法力。仁□起信。誰非金粟如來。善士生心。即是好施太子。三旬九食。大千僧應荷人緣。七日一炊。五百伴誰非佛果。宗風不墜。無過困睡飢餐。佛法無多。祇此穿衣喫飯。天台寺裏。今朝墜破砂鍋。華頂峯頭。明日踏翻碓臼。

天台國清寺建五百羅漢堂啓

原夫真性無形。無一形而不現。法身無像。無一像而不呈。張八教之綱。度法無邊。立五行之門。度機無盡。誘凡夫於天界。覩金色者發心。憩小乘於化城。見灰身者起信。般航濟險。雖四魔智定。亦成勇猛之軍。乘烜通幽。即六賊歸真。亦入大王之路。阿羅漢者。十聖之始階。三賢之初磴也。宋太宗時。曾敕造天台山羅漢狩像五百一十六軀。發於雍熙之年。本于壽昌之日。儀形古矣。志藏存焉。當時也。鎮我居百里之鐘。度天下名藍者十七萬衆。延釋迦舍利之塔。析龍門石佛者萬七千身。既而乾明院土木之災。狩狩有娥。淨慈寺金銅之厥。像像有名。蓋不嘆學士之手題。隘以十六。尖豈徒懷安之廣塑。多逾八百者耶。賴治。忽荷智超。迷蒙悟度。力同蝴斧。作七祖之宗門。功類蚊梯。守九師之教寺。大悲有限。弘誓無窮。希聖賢出處。即應身以體真身。感龍象興衰。即化相以鑒真相。前者稀宮颶塌。賴青衣護灋神多。紺宇飈頹。藉鸞福因成人衆。鎔金塗漆。廿五有斯。已光明。鬪士雕檀。八十好儼然完備。於時曇花亭下。再觀山神造寺之年。玉女峯前。重觀彌勒赴齋之日。去年先師道教。指道場隙地為壇。今春法衆興心。結□域諸賢為會。彩隨形現。登中峯者見文殊萬衆而來。攀以昔生。陟曾山者感梵侶飛行而至。斧鑿山之一木。百棟可成。蓉衆士之一坏。千尋可就。募非敢之堤。功德如林。集獻喜之緣。慈悲如地。唯是庇功非易。敬萬壽為因依。鳩力唯艱。仰一心為成就。儻或解囊成事。何殊貢水歸禪。如其輸筑程功。奚啻驅星助月。刻日材聘。嵩華匠追楊鄴。麗窮闔繪。愛新龐苑之規。妙絕制鑄。宛備雞山之概。所為穿山度石。仿童子之南來。帶水拖泥。效當師之東請。半千年一作。尋愁手足皆勝。五萬拜不辭。豈惜鬚眉墮落。今啓貴官。鈐士結人天一會之因。賢宿仁人。脩福慈雙福之果。望脩紼職勝堂成。殊非塔建施降。倘見首相檀像就。誰謂豐干饒舌。

舒鐵雲妹丈瓶水齋詩集序

沈李昌谷於淵神之中。寄劉公幹於鬼伯之口。微之未死。託遺稿於香山。荷攸臨終。交阿篋於錄曾。良士自大梁來揚。而吾妹丈人之集。成於其州。昔宋考功毒希夷。而有其佳句。齊邱子沈譚峭。而有其化書。若巴楼園觀察之敎命劇工。與刊傳作。何遽卒而王僧孺集其文。崔湜死而裴耀卿纂其集。為千古倘也。我姚丈人拉才偏八尉。身行萬里。於粵則愛鐵雲之山。於黔則樂飛雲之洞。故其詩千巖競秀。萬怪惶惑。猶雲莊八十而歸以詩。仙梁山舟九十而見其拜。其智錢也。王筠見以約。不肯遲留。逢君。劉勰見敬。華豈信人間有此。嘉慶戊辰數倍於前。帶宜積薪居上於後。嘉慶二年。借我備兵叔馳驛軍營。值齊王氏火燒朱鎮南西。時也。師溺多魚。翁遂失馬。入黔首則南籠方閉。馳楚賊而襄樊正急。間道則經烟瘴六十四路而遙。遇敵則令相州九節度師而戰。湖皆（汪文修新）假我叔氏勝軍三千。以用悅之覲家。分齮齕之餘卒。與先生一鞭一箠。九拒九攻。綫及貴境。而南土綠藤甲諸軍。悉隸麾下。婦人作賊。馬援之所能平。女子從軍。李廣之所不將。而時所部女官土司龍㚏仙者。馬上桃花。木蘭火伴。亂以妹喜之男冠。假之故昔之鼓蓋。壁其軍於水倒流山也。斬龍仙則惟擁二矛。偽史歸而僅馳七騎。從先生之計。又更假將以易夷兵。煥徽章而改番服。不旬月間。而女賊王囊仙致於麾下。與義之戰。以李典步騎八百。破叶番寧州三萬。力追銀鼓。生擒鬼章。論功者謂皆部灰燼火馬之功。實木道輪攻閶守之奇也。南籠闌附。我叔氏以前官左降。復介君於湖楚軍營者五載。急攻則既下澧潭。殺戰而閉城作賦。杜邈州既登北百蕃。謝公康鑒始將九萬。厉元齡軍書之奏。馬皆成。令狐楚白刃之中。揮毫不慢。大府初以君奏留黔中。而介推逃賞。孫棘辭功。賦樓桃為林甫微辭。（軍中作木山曲）詠蜀道與嚴公寓意。要其賦性蕭閒。秉心引退。示不願為桓沖參軍。故託意作鄰隆體語也。叔氏嘗語予曰。吾貴州之行。亦斬叛苗一百餘萬。難韓愈行軍不進裴度。而令狐辞蔡實得劉蕡。蓋謂先生鄰枚之益也。八年癸亥。與良士結鄰吳中。何遜兩為之卷。張陵交讓之資。既無客從耐樓。誰與藏公築室。重陽風雨。日日催租。淞水鱸魚。年年負米。長洲宋汝和觀察為同人刻今雨集也。樹良士刪鄭集之鶺鴒。屏謝詩之蝴蝶。選取雄章。多將首首。其痡氣如孔文舉。其博識如劉子駿。其貫串如酈道元水經注。其磊落如司馬大人遊獵賦。緊是時也。紬繹論其詩細。蔡邕已傳於京師。愛君者焚宮中娟香。不識君者亦尚微從。戲香山誦一首而女子價高。巖梨出一篇而洛陽紙貴。無以逾矣。古之工為詩者。或一卷擅鮮。或一聯入相。或一詩得黃門。一詩得郎侍。如先生者。李泌蓬萊之閑。王珪金炬之迹。國之光也。而為楊徽聲句未登御屏。公櫨法書不題殿壁。生無花樹之居。死乏西華之里。嗚呼命歟。性樂楷隸。工李圭錯刀。法永公門限。穿羽陽宮瓦。寫老嫗扇頭。其與人書也。綠鉛糊鄴。萱惟百函。書泥封皆。每馳萬里。菲陳遵尺牘。為榮得劉宏手書。為悅若良士之不嗜裴滿者。亦復衣藏紫綃之背。帶秘鏈藤之札。孔文舉謂。衆篇見字。欣然獨笑。綮中鄰謂。維迹當面。相見無期。能無慟哉。精音律。工三絃。亦習箏笙笛。彈琵琶則鶴鵠立聽。奏羯鼓而猿羊蹄踢。十四年己巳。與太倉畢子筠華珍流寓京國。作倚元通德吳剛脩月數十餘闋。微服聆酒樓之歌闋

唐陶山觀察傳疑錄徵事啓

國語敘經。民謠著史。自公羊定傳聞之例。滕國發寄言之凡。信以傳信。擇其尤雅。疑則傳疑。見於他說。是

以韓非述事。務乎兩存。鄒衍談天。騶之小物。觀神人之器計。道德五千。僞使者之黃帝。輶軒九百。皆有補於教化。寔足資乎循編。昔裴松注三國。蒐輯異聞。歧文作唐書。兼收小說。使汲冢不蒐紀年。二代喪無正朔。康成不探讖緯。五帝幾無名號。況乎神怪。未則桓子將欺以獲狗。孫奇必斥。劉氏且昧夫象龍。是知傳疑未傳信之旨。蒸傳信者、亦傳疑之義殺也。且夫天道好還。風雲助其至教。人心不死。冰雪存其精誠。匹夫匹婦愚而神。一動一言哀。諸道。聞史之所未載。鄉老之所樂稱。若無從廣劉向之長篇。王粲載述之知部。將名湮於談藪。事闕於語林。抑亦有道仁人之所深惜。賦庭丁輪扁。柳梓韓坊。五行方技之流。二氏因果之辭。名物象數。鳥獸蟲魚。見智見仁。可歌可泣。卞壺蟲黔以爲禮法之文。王符挪彫以爲清談之助。郢書燕說。誤亦可思。笑鯨言鯖。婉而善入。則諧趣勝於非語。讕論寓於旅辭。至若伶元擴通德微辭。白帝拾神箴遺事。乞嬉姚太乙之精。求后土人部之夫。未免屑韓物褻。卷龍海淫。文不雅馴。搢紳先生之所難言也。崇也足塞九垓。心賦八紘。纂僻於嗜奇。文章耽於寓託。琅邪釋鄭之精。悟顯頂語之繆。賦蟬則文無二千。微緇亦事少七十。荀非揚子雲之鈴槧在懷。左太冲之門藩皆設。安能效匡鼎之解頤。隨野王之著脚。此傳疑一書之所由作也。是書也。類無取乎區分。文勿嫌於累牘。義主遏惡而揚善。辭貴微顯而闡幽。不傷名教。則滑稽之雄也。不惑異端。則機鋒之妙也。不及時政。則野曝之獻。原闕

煙霞萬古樓文集卷六

祭光祿大夫秦香公文

元戎麗極。仙源輝玉牒之閟。華嶽崩雲。天漢泣銀潢之胄。國以宗老爲幹。天必假者擢以壽。蓋長□□秦豈之神。不死者國昷之宿。乃勿介綠圖益算於軒庭。紫府乞齡於羲宙。國喪耆舊。人思風后。豈佑其後者能昌。介其躬者弗厚。仙國難排。畫穹莫敏。如晉素香光祿府君之乘晉調府長公李尨而逝也。一則班超萬里軍中。韜馬服之書。一則黃霸三年江表。手鳳陽之計。毀容侍翼。含咀匪寢。樞旋承衾。桐棺莫附。蓋河濮遠而屺岵悲。淮泗歸而蓼莪賦。遂使孝王伯仲。慟闕禮於飾終。百樂壙靡。爲奔喪而徒步。川是背舄。縉醴窺倨攏腑。白馬流蘇。貴官猛惡者也。公傳佐鹽梅。梟隴胈股。快乎當之絕濟。舉出天人。賫絲緻以詩書。才兼文武。世紀伐於功宗。身起家於民部。薛生兩鳳。姻家國之羽儀。荀緘雙龍。惠然朝之霖雨。是非后軒夢終。驅羊出牧伯之才。抑猶道夙生。衰愛日照江南之樹。緊公啓宇。手種三槐。郎伯巡方。天承八柱。越稽我長君洞府長公之撫我江南也。碧幢紅旆。初開幕府於臨安。鐵鉞琱戈。遂築節樓於吳何。人歌杜甡。淚斂告闕。民頌倪寬。鼠迹不皆。蠹蟲盤覆地之冤。洗蟻穴黃沙之獄。乘驄吏于蠻炎。屏禪官以驛遠。陶侃之恭勤軍府。檢束蒙民。劉宏之都督荊州。威行南服。於時中官錦彩。善啟時旌。天子羅書。嶽勞鼓簫。而又黃

龍望府。吏君有飲水之清。紫馬來南。太守有貨船之舉。初官司馬。江東南杜之名。纖怨朱轓。鳳水三刀之衆。使郵亭皆畜難□□幹吏俱嫻文句。此非般家世學。遂受訓於鈞翁。公韓門風定。躬陶于孔。鑄者那。盎上以元齡屏誠。贈公光祿之勳。章賢籛命。皆贶元成之爵。方喜福時合子。水承鯉訓中庭。恚曳對昇。長傳阿翁東閣。而公則福天邀幻。綠齊少海之桑。壽宇迎遐。寬駒遊東之鶴。神鴻歸去。天上行春。亦鯉飛來。人間無豹。嗚呼痛哉。和哀江漲。有元方父事之錄。參佐淮南。受萬石宮聯之教。認揖公石馬。當年隴草增悲。望逢先琴牀。今日徽經永悼。集辭遠醉。思廻都尉之碑。絮酒奈羅。敬奠平原之廟。鑑怨風來。神顏屯笑。尙饗。

督撫公祭督部大學士公孫文端文

嗚呼。盤穹勿圮。倚斗柄之有九星。巨鼇不傾。藉坤輿之有八柱。以故攝陳元律。七聖佑天。世馭蒼牙。五期佐命。設若斷鼇之手臂。必無兩嶽同崩。即或墜帝座之藩門。豈有三台並晦。況壽中貫以翊寶鼎。元輔長生。老彭祖以相成勳。大臣弗死。豈有星逢復且再奪三公。日際重輪。三襲上將。謂中樞多翼弼。則未必玉帝少股肱。且天上有文昌。又何必向人間借將相也。遽我督部大學士公孫公以七月某日薨於來鳳時也。苗民大孽。軍已焚其牙旗。米賊妖人。部又燬其紙傘。天子坐金牀以望太歲。夜有捷書。三軍祭白石而召彭巫。鬼猶畏藥。乃職福郡王祁山之計。一國皆能。距和伯督河水之喪。前軍先哭。天喪元臣。何其旌

也。或謂公宵趨上郡。倍道兼程。夕數樊城。事繁食少。而又循封銅鼓。飲伏波之毒流。西祭金人。食疏勒之井水。以致偏枯病禹。大羹之神形無靈。甘草齊龍。伊尹之廟方不救。七聖闕晦。五軍郊弔。賢可痛也。蓋公忠以相國。義以督師。則此黎侯失德。阮鬮徂徠。雕厲告國難於前。中皆乞濟師於後。說公者謂。若如好鶴。臣敢盜弓。訟是元恒。國猶肥鼓。公以仲尼沐浴。荀息鼓鐘。自當收充國金城。徒寿人銅柱。將見一征日蕩。三戶亡秦。國辰癸辛。屯開戊己。直可使盲盤士臘。全歸天府輿圖。六詔交關。鑿非將軍遺像。此五罪于分國之日。天祇南荒。亦兩竟汗並立之時。利居中國。而公則木罌綏渡。繩棧徐趨。闈狙三黿。退原一命。則許其雙擁簞食以迎。然雞其乘甲曳兵而走。蓋以爲殺相柳而三仞三沮。無若服孟獲以七縱七縱。故其師陳宮良江也。爲子之竊燕而伐。則匡章可以無功。爲季孫逐莒而來。則乾侯可以勿戢。此由念彼荷桑。傷其破竹者也。泊乎羿弓射日。共頭觸天。太公以蒼兕殺雛。長鬣以除皇謨。激公猶奔開馬足。軍出能觀。以植侯搖橋之聲。止管仲爭舟之血。實且濟也。嶽以暇矣。如謂軍鎰裹甲。剝舒雉販。梨樹好留。吐廉貨詐。公豈不知危攻東馬。險出飛狐。斷長蛇兩頭。憑狡兔三窟。祇以爲聖人不殺之心。王者無外之意。但宜魚水其君臣。不可鯨鯢其士卒。是爪士全師以伏護。府公分謗於破斧者。豈某乎仁且義也。於時降城既築。老鳳初飛。以桓公北伐之軍。光寇悔遐朝之騎。以馬援南征之檄。廳濫疏內召之書。國以李牧爲長城。帝用張蒼爲計相。方知唐廷燕許。使是將星。舜殿夔龍。亦勝弓甲。公復曳姬公赤舄。活安石蒼生。務使呼韓頓

須。知武師爲近臣。回紇來朝。識汾陽爲內相。所以掖庭樂奏。無非變吼賜爭。秘省文章。亦是三宮五寔。盡行父之頡末禿。而荊公之鑁巳發也。未幾中書出鎮。節度巡方。領陶侃之八州。褰姚崇之十事。尉陀國裏。旌節花開。日月宮邊。阿衡船到。人以爲田千秋之相度。李光弼之軍聲歟。至若官轄六曹。身遊九寺。出托克爲行省中書。屈太白以翰林供奉。君恩則前後公銜。故事則子孫男爵。此史氏敍官。詞林佳話。公之相業不繫此也。至於躬蹴狻猊。手摘欃槍。皇上以廓爾喀不靖。命福郡王移師西藏也。時則婆羅門族。黃教三千。帝釋國中。魔兵十萬。帝謂梵天兜率。豈容蠻邏刀聲。佛土耆闍。不許天神劍響。而不謂鐵圍三戰。鬼母曾飛。法螺一吹。金剛盡甲。王乃咒韋陀之杵。折波旬之戈。公又屏羶餱糧。馬牛運木。護火具以狼機。通雪山以狗站。驛名簪筆。馬借馱經。聚米如山。飛芻入國。公之輸輓抑又勞也。既而臬皋鎮蜀。人言諸葛後身。殿武守川。地是公孫舊國。而其日黃巾白狄。苗龍之支黨潛來。赤髁橫義。盤瓠之子孫又反。我以爲令如晝尾。楚人是何多也。彼以爲地是犬牙。漢兵其如予何。公乃掀翻大海。沃濯旋盡。全抽壺澤之蒲。傭殺萑苻之盜。而無若荊巫狗賊。楚鬼狐鳴。持白挺而作妖民。探黑丸而殺武吏。方將分元女兵符。收蚩尤魔陣。乃赤眉之族未殲。而白雞之年巳讖矣。嗚呼痛哉。洞涅未靜。休璟先亡。安西未甯。代公又沒。公不念大庭減膳。雨內撤懸。與其風山紫府。天上神仙。孰若力牧山稽。太平宰相。某等官聯江左。手版淮南。莫尙父以玉璜。祭巫咸以金鼎。欲書亥字。碑巳藏峴首之陽。要蠡午橋。神亦葬畢原之上。用申壺酒。祇將緹觥。爲將軍作論蜀之檄。靈駕風來。與丞相作詛楚之文。鑾車僊下。

爲河督徐心如宮保祭沈嘉堂治中文

嗚呼。裴雞濱架。奠南州之酒者。千里之交也。白馬牽旌。迎庾公之喪者。黃河之阻也。而況兒寬爲經術出身之吏。羊毅是國家可惜之人乎。嘉慶十年四月。天子嘉循廉漢之聰明。使以南路通分知畿輔。以張京兆之儒雅。又以治中官擢佐黃閣。方將收豺狼遯道之肩。袍鼓希鳴之鷹。賜黃額以丈車。拜韓稜以楚劍。而乃登轂三年。膏肓一臥。裴馮勤爲佳吏。未下璽書。望蔡茂爲中台。空成禾夢。受俸錢留一月。攀車巳哭五倫。如我蒞堂京兆治中之卒於官也。公察舉本郡孝廉。充武英殿繪圖官六年。凡一切玉衡、金度、圜章、泰登、圖書之祕。風鼓、孤虛、鐘律、刑德、奇賅之式。蚩尤、封胡、燭治、地典、容區之圖。星經、日晷、宮室、職方、形勝之器。靡不手規黍尺。目睇爆蠡。輪盤不能名其工。縧璞不能究其博。以乾隆五十一年欽定四庫書議敍之日。命以左右輔令長官署用。公遐綜潁川四長之名。中牟三異之績。手樊遜淸德頌。讀傅氏治縣譜。歷雞澤、唐山、肥鄉、安平、蠡令。於時韓延壽鐃鼓管絃之治。思信遍廿四縣。哀鄧公噪鳴流淅之聲。獄鮮出四百家矣。而贈公捐館。實宰宅憂。陶士行居廬弔鶴。阮嗣宗泣血蒸豚。無以喩其毁也。憂滿。又歷宰饒陽、棗城。爲大名長垣令。德西門豹諸鹽納鹽之措。任巫馬期星出星入之勞。二年之中。薛宣幾欲換縣。馮魴呼爲健令。嘉慶元年。總督梁公上最狀。以公爲卓公實中。劉陶錯節也。今上褒公治行。幾甯百縣。張昶爲三

帖節一。日上諸城。呂又以一州居首。以三年某月。夢三刀之夢。遇梁翁之疑。病金赴部。運七以關中地直。非良吏不能成咒虎威。在督以蕭何才難。非賢者不能保繭絲。除大府表刺涿州。所謂八鎭開關。九州大淀也。改保定安州長。選、深州直隸州牟。漢法以六條察千石。州牧爲尊。陸彪以一歲臨三州。車朱旌曜。公風爲吏行春。耆村民從鼓。郭伋去帝城不遠。蒙福京師。張蒼作山頭好夢。絲掛幽州。趙郡之鹿不愉。桜山之桃當熟。或持鐮刈草。而蒲鄕亭。或課巢樹檢。於調村落。來則稗雄川水。去則胡林掛柱。公之愛。石翁卿似之。公之察。鬼渤海遜之也。京兆王畿千里。以同知分四路。納糧國專十道。南路城接天垣。地連涿鄚。官刀劍。買牛犢者爲良民。藥鉏鉤持兵弩者爲奸宄。是以南塘舫下。遂捕爲難。冀州部中。豪強善梗。公遊淸畔路。再擢治中。方高柔權勝之時。正汲黯病多之日。德林之級未徙。張威之笏巳遷。以十五年四月卒於雄縣。嗚呼。鄭子產國人含玦。冒史傷心。公孫宏經偕治才。淺吾術吏。公四子。孟季以孝廉明經授令長。校官。叔仲以河隄水工爲郡丞縣宰。胡威父子。皆是淸官。石奮一家。居然萬石。豈非隱侯門閥。聖卿文章。代有傳人。矜手乎。公治類桐鄕。慶流石柏。吳公爲治平第一。所去民思。田叔爲天下長者。乃令君死。某裴湖列宅。與沈慶之閭里通親。京放徐州。與張吳郡昏姻篤舊。方期吳興印帑。他年歸話司州。東陽長山。今日巳無支遁。孫興公賦川紫室。空賦遂初。顧長康一鼻長風。無從寄淚。敬造某官。順過作城。代躬駿奠。一盃椒酤。臨風泪顧。榮琴淋幾瓣。心香何處。哭王濛麈尾。倚盤

爲河督徐心如宮保祭臧恭人文

夫有傅平新野之德者。宜饗以鄕君萬歲之封。有宣文修成之賢者。宜報以赤鳥之壽。此史氏所稱平萬石君之教家。曹大姑之能織子婦也。重九後之數日。悲人之訃。曾仲來淮浦。時也季君玉年以郎婿功叟。方館甥武室。夢中指痛。訃止之藥未停。遊子衣單。溫嶠之裾欲絕。搵淚奔喪。禮也。悲人爲今治中劉部員外郎滇黔兩省州刺史李國先生德配。故廣州司馬石關公冢婦。訓導臧雪溪公長女也。受經伏勝。侍誠公之中庸。治禮曲臺。傳章姑之論語。續史則巾幗談遊。弄筆而女中樂詐。凡一切龍帷女紅之事。劉休鼎味之餘。陳娛獻椒辛媛蘋翻。罔不佩容臭於雞鳴。承帨緌於夜燭。結褵之始。外用王則在堂。內則君姑在室。與門五世。男角女鬌。食指千名。奴耕婢織。李平陽高明賢女。每事皆諧。鍾夫人帷巫館婿。無姻不睦。滬部公以名進士歷官內外也。每司農日之纔。治中京兆之府。三刀夢北。一州水西。凡韓埠中與之賦。皆藉恭德政之碑也。丈夫之子六人。季女之尸三。家漢武帝元光初詔三見各舉孝廉。唐高祖武德開科。一弟先成進士。竇家五桂。泠郡說之一枝。荀氏八龍。少則陵之二子。嗣君等或乘塵治蜀一縣。鉀則或寝澤分符。三吳大治。九天咳玉。榮歸步於烟霞。一帖泥金。膺宮袍於婦姒。而恭人方三錫三加。一賦一壽也。喜則花磚弄影。小郎之乞假將歸。悲則簾突吹風。家婦之哭古不巳。蓋洞庭之訃方至。而恭人之痾巳不起矣。當時也。巫山滄海。元微哭婦之詩。碧瀨機絲。王肅傷妻之淚。王夫人鄰門宅相。九十何哀。啣娥師

宗國女儀。百齡以外。戶部公將哀潘岳。忽傷王維寡居。作鼓莊盆。不作樊英再拜。天何奪我恭人以古稀之歲耶。恭人期孫六人。女如之。曾孫二人。女亦如之。長君官銜在赫秩之命。姓名登茂陵之書。幼者或肄帷受易。作扑聰明。或擁樹葬書。之無識字。李夫人之八鎮典式。不傳女而傳男。華孟姬之幢帷安車。比抱孫於抱子。豈第京陵當日。人仰絲綸。東海當年。獨留孝水也已哉。某學愛子孫。才惱志行。右思嬌女之情。少與偶愛男之性。季君之謂書資福也。安陵樓上。丈母見憐。金谷園中。姊夫最勝。袁豹怪其詩多。樂廣知其玉潤。方以為遷階開。泰山峯近。豈意靈喪錦被。元方計聞。泣血蒸豚。嗣宗歸省。翳可痛也。大甘泉遺像。朝廷褒葬之光也。子今白頭。士大夫私家之事也。某家寄淮南地喚奠。今六龍同食。喜有陳兩姓之方昌。玉鳳齊飛。慨賦轆三人之末第。方擬恭人以師氏媞媞之年。王母婚婚之兒。何圖九龍母死。五時衣空。萬歲山高。一星熒熒。倏箭側度。待謝家親戚之淚。簋簋包苴。噫許尤山中之淚。遙中椒酒。代桂菜於威姑。敬獻蕪辭。補闕文於君氏。徐惠辭章。唐六典謹修女憲之官書。班昭文字。漢春秋宜入夫人之石誌。嗚呼。尚饗。

爲戶部侍郎總管內務府大臣桂香東芳及己未同年官九十六人公祭史太恭人文

嗚呼。讀瀧岡之表。慟母儀者一代文章。讀碧落之碑。哀母教者一門四子。匪植少君鹿車蹤跋。焉能相媲宣爲名臣。匪義成君紫綬文軒。焉能訓雛闕若師氏。我年時太恭人之叔季嗣作。某等己未同年進士也。其初燕山五竇。舉孝廉者一叔而四昆。其後雁塔十年。成進士者同科而兩甲。雖堂開四桂。謹庭悲一鶴之飛。而家本五良。介母喜三龍之躍。先年以宜人章服。晉封太恭人也。五花金字。即長君鳳閣文章。百緣告身。即季子蝸坳手筆。宙也工部。爲太夫人吟慈竹之詩。遜也揚州。有何水部看梅花之閣。我諸同年以歲時上壽也。擬以八十上都君之板。九十介閩英之酒。登堂呼母。肅以兄上殿。拔爲勤之母。乃不建之四子白頭。內居予舍。而王濬之三刀夢徵。一麾出守也。季君守蜀郡之明年。陶母居京。諸與兆燬。宦中書者以闢蓋祕省爲家居。官工曹者以補闕拾遺爲林下。舍人倖薄借潤筆以甘旨。水衡錢多比大耆於米價。太恭人方嬉花國以宜春。抱佛經而坐夏。豈意三周小滿。還朝之五馬未歸。五月中天。無恙之慈雲忽化耶。太恭人執婦道六十年。風庭抱樹。代夫子而臥冰。麻粥兩諸。乳小郎而步抱。舊別爲不爽爲王祥之孝。撫叔不失爲呂黎之嫂也。初年丈孫裝公通守衛碩。三年熱釜。氣留孟光春聲。一輛柴車。不入王良官舍。太恭人之意以爲冷官遊味。不妨借鼎嚐羹。御樣王城。不若隱人高價。嘉慶元年。公膺兩宮引年之典。受于讌延年之杖。時也。房中之樂。孟是豈人。步雲之鈴。無非才子。七孫八塔。草姑周禮之書。百拜三加。子姓冠婚之禮。其門閭福德。孰有甚於此者。嗚呼。八子爲二千石之官。一時未必。三品受女賢人之號。百歲何難。太恭人豈不見夾鼓方告。一門氏族。封胡羯末。盡從芝蘭。讀廿四首遼生丈人之集。齊眉舉案。乎四十章西歸澀教之經。人淚闌干。文曰。

璧篤能榮。毀悲不委。仁人事母。百年乃慰。若佛涅槃。若仙脫蟬。慈母安矣。孝子誠焉。月惟重午。其日則降。熒惑在心。（是時熒惑守心者一月。）日中方霽。三沐三薰。瀝潘請穎。反席未安。若坐假寐。恭人先期。召名書師。曰予事佛。寫三歸依。曰予受經。其四威儀。童顏鶴髮。幽咸而嬉。飾終之物。恭人手儲。搓錢十萬。鬟檀而書。漆棺壽藏。含殮所需。明衣明器。治於閒居。不欠一縷。麻姑升仙。不磨一針。大士生天。南康之喪。居以九年。禁書一襪。行像長懸。俞氏史氏。初爲朱陳。漢法交互。相爲昏姻。內兄外弟。出入庚庚。謂甥謂舅。我舅我甥。以是兩姓。弟兄發發。季魏季豹。伯遂伯适。八尉八及。四黃四括。進士者四。孝廉者八。（兩氏各與焉。長子孫曾。其子四人。舉孝廉者八人。成進士者各二人。）同科同甲。金昆玉友。一樹之凋。三珠之秀。荀令中書。何郎水部。兩車入朝。五馬出守。昔事南康。不入官舍。臥冰哭竹。王祥別駕。乳姑者有。乳叔者寡。恭人之孝。名聞天下。上自廟祭。下逮童婢。三鼎五鼎。手自滌器。鼠耗米耗。三千不許。恭人之仁。如雨雨地。延壽有杯。長生有枕。飛龜不藥。雲龍無病。手遺教經。人華嚴定。鴻範五福。紫母則娶。玄字疑年。七十而五。凡我同年。登堂拜母。絳帷聽經。一朝非觀。讀大家箴。悲中興賦。恭人之堂。名曰四桂。恭人之封。鄉曰萬歲。張說父碑。鍾會母誄。一門之中。文章訥昔。絳州刻石。甘泉畫像。列以班昭。傳之劉向。靈草一株。胡香四兩。絮酒椒醪。哀哉尚饗。

查梅舫大廷尉八十壽序

某聞威棘施而俎豆布。黠猾絕而九刑厝。若盧都內之獄不興。而后廷尉得以斷天下之平。孔稚圭曰。從古名流皆有法學。故釋之定國。著顯漢朝。元常文惠。久爵魏闕也。嘉慶十八年四月朔日。梅舫大廷尉八十攬揆。九卿六曹大夫。爲公奏壽人之樂。翁覃溪學士以下。祝嘏而介詩者如干人。而屬序於良士曰。昔荀爽百日而司空。賈誼一歲而大中。僕年八十始爲廷尉。子毋祝我以殷阿衡、周穆、熊、張蒼、夏侯勝、胡廣、公孫宏。亦毋祝我以雁公戊子之大小。皆公甲辰之雌雄。使僕如羅結之百二十而長秋。王祥之九十四而三公。一門襪襪。百笏儀同。堯年蝙蝠。果老侍中。勿虛爲我壽也。予之康強而耆艾者。予知之矣。予濱州再刺。蜀縣再尹。守粵西者兩郡。臬黔贛者兩省。常鎮甌粵。楚南轉運。中旅金川兵事。安南軍政。僕稍有武功不足稱也。然予之康強而耆艾者。子知之乎。予始宰縣也。蜀之宕渠。今爲南江。橋名黃金。地曰柏陽。灌木百十里。古柏萬章。盤古不名。其枝柯之溝。豎亥不測其道里之長。孔明不踞爲廟。漢武不取爲梁。幼者稍精。老者柏皇。在混沌不鑿之天地。有萬古不覩之太陽。時無秀民。乃有奸商。闢山匪大禹。墾草匪商鞅。將庇焉而縱斧斤。亦發然而思啓蠶山虞貨金錢。匠木刊州章。予投牒而籲大府。曰。人三爲衆。獸三爲羣。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五丁斯蜀。牛之糞大鍊。給盜由之君。商與民爭利。夷與民爭地。人非奢香。驛非龍場。徙令者商君之木。構兵者處女之桑。黃龍請酒。罰必雙。深山大澤。謂所藏。利市百倍。必生吝嗇。斧斤一入。必有死傷。惡木不蔭。嘉樹無忘。曷若斷蠶山之直道。樹禁碑於柳陽。事絕地利。毋破天荒。至今五十年無干我判也。子知之乎。枯松有太保之名。大樹爲將軍之徵。老七松爲處士。壽五柳爲先生。樹有音聲。木

有神鑒。某喟然曰。此公之所為康彊而耆艾也。某又聞之矣。墾疏地力。揉耒刻耜。神農氏之治也。鑄力范令避吳去。鑽燧人氏之始也。昔鄭國溉澤鹵。而秦成奧區。李冰開稻田。而蜀稱陸海。公不嘗開巴山之老林乎。檄楚民二千戶。墾荒田三萬頃。使九真知火種者任延。使廬江知牛耕者王景。祇之迪扣亦下。張飛不用於閭中。鄭艾之手執耒耜。爲荒未行於南鄭。蓋后稷之稼穡而神。伊尹以區田而理。某聞巴州通江之間。大寧竹山之內。終南漢陰之際。各有老林皆千餘里焉。使大吏行公之法。以清秦楚蜀之山澤。則材木粃薇於漢江。以驅秦楚蜀之耕牛。則粟米積高於庾廩。統萬古之祇荒。合三省爲一。非苗民何所於其穴。山賊何所窟其壑。公之德皆彰覆而八百之采有艾也。公觀察淮南。某從公遊。時蜀賊縱橫西鄉、鄖水間。公方吟焦山之鼎。詠橋亭之硯。讀潤州之誌。收淮人之家。舉吏千字之碑。寶晉百家之翰。江淮草木。張萬福之威名。甲士金山陳少游之水戰。各方借箸而談。公不稍俯而歎。某以爲八公文字。乃在淮南四皓功名。不如絳灌。宋制。大理官不從吏士大夫手掌文符。防吏奸也。公宜推吾曰。三尺之法不撓。秦鄧如山一艦之平弗假。不使召公勞而爲方伯者。朝廷所以禮耆賢也。必使皋陶喑而爲大理者。朝廷所以慎肆赦也。報湯持法精。天子用何比干而平。周興治獄峻。天子用徐有功而慎。此今日大理所由發尚書之成要乎。某聞之。伯機有支離之叟。法濟有蒼髯之友。宏景以種松而仙。張翁以石榴而壽。東平之柏西靡。廉頗之松東首。白公有檜。蔚公有柳。成都之桑不多。龍陽之柑妙久。外黃柏樹之數。虞延知之。大廟千年之柏。神禹植之。某今而知楷模所以百世。周孔所以長生也。夫顯一日之名位者。不若爭百世之利。立一時之事功者。不若謀一方之命。是以草宅病於周。背均田美於夏正。桓寬所謂寶路開。子思所謂寶藏興。古云。坤金九里。不若開得意之田。賞身九卿。不若官一縣之令。萬何作相。以請仙上林爲奇功。貢禹彈冠。以請伯宜春爲善政。若氾勝有九穀之書。而不墾一弓之地。賈勰有齊民之術。而不開一廛之畯。此老農之月令。非縣官之治譜也。山海經云。西南黑水之間。廣都之野。爰有膏穀。冬夏播琴。爲公千萬年南江德政碑可也。中丞銅鼓堂詩遍天下矣。公換羽移宮。拋繁擲綠。叔源之步不隨。明遠之色一變。詩如于卷落花依草。郎中君之風流。舞雪迴風。花衛軍之婉轉。康熙今日方上馬而如飛。馬援他年且據鞍而顧盼。

歲癸酉春暮。花農通守自南海旋京。云廷尉生辰。京師鉅公爲詩。乞君爲序。余曰。某爲文喜紀實事。平生無讓詞。逾日走見廷尉曰。我平生政事無當意者。少年宰南江。柏陽之柏廣袤百十餘里。禁南民之妍觴。監司立餘案封其山。至今遵之。活大柏億萬萬焉。時蜀未被兵。恐伏莽有先見也。又嘗開巴山之老林。深巖密箐。萬古不耕。于召湖楚民一千三百戶。伐叢灌。芟荊棘。墾沃田二萬三千餘頃。刀耕火種。數十年熟矣。因嘗南江紀事詩。賛黃金橋古柏行。曰此一題目也。爲予序之。某曰。此功高大禹德茂后稷矣。某聞川楚之間曰城口。剛城有宋開老林千餘里焉。終南之南。漢陰之北。非紫陽鳳嶺面東老林亦千餘里焉。合大小巴山之老林千數百里。凡三省四千餘里。皆禹貢梁州之城也。紫陽黑水爲梁州。

黑水在今留壩廳之內。想大禹刊木。登贊山澤。時嘗在此歟。此四千里之梁州。更世亂而再成洪荒者也。廷尉創開老林。始此一縣。所謂非常之原。黎民所懼。人情昧安。難於慮始。此舉功之足傳千古者。故序之以請於後此之節鉞三省者。踵公法而行之。庶幾乎弭百世山民之亂。而衣食此四千里之人民也。并記於此文之後。

居孟昭大尹尊甫醞諧封君七十封安人宏農君五十八歲壽序

漢崇上巳。晉紀重陽。春秋命歷之序。稱侯燕喜之篇。古今士之傳世而不朽者。曰儒林、文林、曰賢良、循良。疑年在亥四月。維夏廿有三日。爲封君居醞諧先生七十攬揆。封安人宏農君設帨舉觴。則孟昭太史宰古冀州之第六年也。初先生年六十。浙中士大夫爲孟昭介壽於通德之里第。鴻章鉅製。班書范史。而先生之德始彰。先生直亮方正。朱絲繩也。溫良精潤。玉界尺也。餘年稼穡寒年織纖。豐年玉也。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天下才也。梓其壽之文十餘篇。投贄經涉十州。李固周觀天下。序者謂先生豪。阪吳漢於漁陽。貰百里於秦市。達祈鄉而不役。傳介亹舡而不舉。序者謂先生介。一日歸敏手計然之書。取白圭之藥。序者謂先生善處貧。樓護渦齋而合宗族。折像頂藏而施親疏。序者謂先生善處富。顯凱手植嘉樹而憖之果爲吏部。王祐身種庭槐而且也真爲三公。序者謂先生遁迹而後通。艱難而後順。爲先生食其福也。若者序先生之遇之奇。而不序先生之志。其遺而志其大也。功莫難於傳世。人莫難於知子。陳寔生紀而知其爲興宗之人。索靖生綝而知其爲宗廟之器。爽儐宰相才。祖禹天下士。皆門以內知之。不先之以丁寧者。必不成子賤之堂。橋不後之以章陵者。必不傳安石之盛名。袁家才識父親知之。謝朏千金。父莊識之。蓋先生之孟昭之學不惟翰林。孟昭之才不止令長。故使之蜚譽天下。審遍交天下士。若崔液以神駒譽兒。沈約以青箱名子。先生不屑屑也。舉孝廉而不使之急公車也。庭訓而讀等身之書。爲進士而不使之僅工詞館也。庭訓而讀經濟之書。宰雄州。尹赤縣。而不使之僅通一邑之治譜也。庭訓而讀天下利弊之書。以故孟昭之學。精於馬鄭。孟昭之才。通於班揚。孟昭之文與詩也。富於韓杜。孟昭之以德與威惠治其邑也。趙廣漢之聰明。張京兆之儒雅。皆有之矣。孟昭讀書於清平山之日。良士弄田於花馬驛之時。嘗是時。鄭、楊、董、吳、顧、陸、張、吳諸其甄。五經、三史也。京、王、盧、駱、蘇、黃、米、蔡。讀其詩。評其書。三唐四宋也。論年而孟昭入詞館。宰儀徵。良士縱遊秦晉、至京。而士大夫稱稱邁孟昭之治儀徵者。縛汚豬而爲疑塗。斬持纏而辨爲盜藪。以孝經賜之。孝傳邑無苦水。地成好溪。及良士遊其時。文章訓士。經術飭治。劉寬之歲士諸生。文翁之學官祭酒。莫不敬以神君呼之。慈母先日登密賤之堂。入宿備之室。知先生韋氏宗會之法。延之庭誥之文。張純門律。穆崇家箴。樊重之子孫。若公家華歆之閭門。如朝典。嘗在是也。而後知先生數十年之志不憚孟昭之不爲儒林。不爲文苑。而欲孟昭之必爲賢良。必爲循吏也。蓋古有父隱而名盛。子仕而名不彰者。樅德公不仕而山民爲黃門。管幼安不仕而子觀爲郎中。宗少文不仕而子貲爲南郡。章逍遙不

仕而世康爲荆督。先生之所厲厲也。必也。王祚家居而溥也。趨侍。陳省華家居而堯佐也。側立。則父子騷顯之盛名。先生嘗之矣。先生以一縣者百城之表。十道之率。陶侃之八州。荆州之十郡。同是治也。乘一丈車。賜三神劍。隱者爲四皓之功名。顯者爲三楊之事業。鐘鼎在家。竹帛在史。政事文章。先生之遠大。我孟昭者如此。宏農君年亦於先生十二歲。昔者馮勤之母八十而典朝冑。張齊賢之母八十而受手詔。崛雍迎母。朝臣畢臻。合肥迎母。將吏羅拜。使孟昭他日迎母與而太常奏四部之樂。執母轡而淄州迎數十里之郊。則先生期頤撥鬢。所謂公著爲名相。而子揚其父美。敬夫爲大儒。而子彰其父功者。先生之述邈觀難與福位名壽兩無慨歟。良士聞之。劉柳無稱於事業。姚宋不見於文章。今孟昭詩文集盛行大江南北。此章蘇州之焚香賦詩。而民不忍欺。白香山之家藪戶羅。而吏牘一淸。硯當日局促翰院。焚宮香而讀麗正文章。登洛雁而攜驚人詩句者。庶幾乎西南夷之弓衣。皆梅都官詩。吐谷渾之胅頭。亦溫子昇集。賦書紳之記。遍於新羅。子雲之書。傳於百濟。吾願孟昭宏揭先生之遠大。不急以藝事爲三絶。而卽以勳名爲四變也。孟昭性純孝。故江以南能文者。必以一文爲先生壽。同哉青山羞掩父德。移書太常。求顯父名。古之志也。今孟昭求增父秩。古之孫述也。乞擬母封。古之趙槩也。若良士之不文。亦思序先生梗概曰。此非歐陽氏晝錦之記。實趙清獻瑞安獻綵之堂也。

直指靈鷲寺啓

人天何幸。中華留靈鷲之山。烟水無人。彌勒坐毗盧之閣。（寺左先有毗盧一閣。因基古寺云。）將興大法。以人傑者地靈。要作道場。必財多者工聚。與迦葉雄五層之屋。大石山穿。爲長者造祇樹之林。人半金盡。至若宜人五百。託棲樹而求家。窮子三千。投化城而覓宿。是非九百柱化天之殿。道衆難居。無一千年住法之人。佛燈易滅矣。蘇州府治艮隅靈鷲寺者。蕭梁棟宇。天監剎竿。地非花氏之城。名藏摩陀之中。化龍影散。佛樹枝枯。以吳宮花草之墟。留沙劫沈灰之屋。久已鹿皮爛盡。鬉地無泥。雞足山封。龕門不體。嘉慶三年。有住僧僧綱某某者。大牀尸坐。窟室淫居。陽脩梵網之經。陰擣摩登之室。私呼梵嫂。明犯燈光。亦師羅什大吞御鍼之針。敢料文殊竟擁同牀之女。半千年佛娀壞法。大可傷心。五百衆頭女失通。居然末刼。以致雷音天鼓。神走伽藍。接手抱腰。冤呼佛寮。宰官霸其故宮。柱因呵爲鬼住。宰而法無淨穢。地有衰興。不倒魔天之殿。難開戰勝之堂。勿爽惡鳥之林。難稱鳩羅之樹。茲有滿盞瞿那天台大德某者。內脩白業。外覽元文。讀豊干樓上之經。望天姥峯頭之月。草鞋踏遍。依普賢行願而來。柱杖擲存。託居士草庵而住。以乾隆年月寓於蘇州也。鎚幽海裏。小結維摩手版之居。蟻千宮中。大書彌勒邁邪之字。（彭居士守覓寺左小屋。題曰且止庵。）而且閑道場以甘露。表淨剎以金門。正觀雙脩。六時禪定。橫綠四衆。五體和南。加以須達長貧。散施不富。雖留買客之金。儉餉貧婆之米。示病不肥。豎麻長瘦。如斯人者。或亦梵門之龍象。釋氏之筆賢者歟。蘇州百族窮居。五民魚梁笙歌七里。色宮欲界之天。士女千年。極樂彌陀之國。亦有韓藍大宮。象馬施金。亦有龔窟奇貨。鬉鬣

供米。或洗僧浴佛。溫室求男。或檢驗鈴。金錢祝子。且或香燒紫竅。花獻波羅。媚佛燃燈。懸幡續命。如是小緣。咸希微福。至於蓮宮旣廢。大剎乃荒。鹿苑竟爲屠場。（蘇州北寺今爲殺人場。八十年。咸以小寺改爲殺人場。如來道場。）雞園改爲菜市。（國國）爲奈揚之地。（蘇之最大剎也。今雖樓閣。）地雄九縣。竟之叢林寺曰四禪。（吳中叢林枯古者。東四禪也。今南禪。北。）不開鐘版。以致行腳打包之衆。過午無餐。螺蟒蚌蛤之僧。沿街索麗。登徒分衣。迦葉借宿。桑中托鉢。阿難誤投。豬窟俗不施。燈地無分衛。良可歎也。近惟長元吳三方僧衆。門稱應付。未習四儀八教之儀。官有僧綱。不明十誦五分之律。或家居火宅。神通則唾婦藏壺。或身處魔宮。法力則燒豬嗅酒。其或搖鈴鼓鈸。日誦彌陀般若之經。讚唄揚聲。夜譚談口瑜伽之印。甚至軀屠鐵鎖。狗脚閘釘。身燒釋伽之鐙。香爇藥王之臂。而且獼猴作帝。亦坐師牀。狐狸偷涎。竟操塵尾。自號大僧。難爲長老。此輩魔民勿化。必有因緣。鬼趣難降。須求賢聖。所以虎山頑石。生公到而低頭。天台山神。智者來而匿迹。塑教如燈。邪宗假海。無閒末法。是仗導師。此易俗移風。宰官居士之所望於禪德者也。某官等以十一月十有三日。延師主席。山門雖垢。棟宇發光。梵宇精麗。金剛淨甃。目觀蜂房九山。尚是污宮。蟻戶百門。都非淨土。綠是攙枯拉朽。芟棘剔荒。正位辨方。夷其堂址。以爲宏茲廟者必建廣堂。大此招提。必與傑閣。夫禪堂嚴密。乃結冬選佛之場。講室寬閒。乃解夏談經之地。釐利帝三千食指。則齋堂必有法同應供之廚。香知識五十來參。則客堂必須八萬四千之座。乃若側通示應。關闢思一法之門。則大悲閣在所建也。唐梵同函。貯滿半三乘之典。則藏經閣在所興也。如是棟梁。皆賣土木。夫化人宮宇。匪假師幻術可成。天釋殿堂。豈藏首宴心能遣。須彌山齊黛一簣。亦用人功。阿育王梵字千冊全。還國宮。則可知鵝磨大斧。勢不斷龍宮羅觳爲樓。舍利長繩。必不挽蜃氣青紅爲闕。某等因緣作爾。解脫爲風。誦福田一卷之經。結香火萬年之社。仗此身心布施。同撐般若之船。從茲利益人天。共種菩提之樹。讀洛陽伽藍之記。草蔓烟荒。撰北天精舍之圖。高竿大剎。用布長旒。敢申小啓。繫多寶如來之號。大士和南。書好施太子之名。龍王合掌。

爲師丙門刺史送察師張燮堂道士入東磊山序

入懸靈之山者。聽靈鳥以爲觸罰。說南斗之經者。坐玉牀而踞洞穴。自輔漢著書而後。鶴鳴山深。想道陵冲舉以來。雲遊峯近。（道陵與夫人雍氏。於雲臺山白日昇仙。見仙鑒。）騖薩辟粒。代乏松喬。煮石蒸丹。世無彭翦。則何羨乎陟山梁樂。泛海求師者之勤勤問津也。予泊開州之明年。尸鳥徒。懲獵俗。民稍安矣。而豐凝懸海外。枝峯蔓藍。偶碧斜青。東磊者。又僻於諸風之左旋。延福之下方。其羽流或太古衣冠。或空山鍾鼓。分門則別其子孫。析地則私其田畝。紫宮佇月。掌玉殿而道紀無人。茅齋撈雲。守化樂而洞天無主。半千年末法之道場。非五百衆繼持之正法也。爰選名流。與司香火。非葛仙公名聞東海。抱朴難居。非費長房朽索懸心。山深莫住。而金陵隱仙庵主張燮堂者。淸淨爲師。太和爲友。委翁於無欲。指歸於無爲。其安心若攝綏。其學道若彈琴。予使以蔡氏之五弄入成連之三山。則東磊者。安知非他日華陽之室。金壇之庭乎。夫甑甕鑿砍。力士

45A

閒山水以龍鬆地山人傑。鼎十二引水仙之操。安八十調魚龍之變。其佐我宓堂希聲者。於吏治不無小補歟。外不則於滋勝鏡鐃。曲不必乎陽春白雪。以和平爲寬猛之音。以宮角爲相悅之樂。庶幾葛天之八闋。羲衆之扶來乎。至於夏棘仙管。而道流借其墮落。李泌仙樂。而世俗徵以靡靡。僕亦將窮尋琳館。浣垢滌塵。從先生於綠水靑山爲風月主人。蕉竪之體而蘇龍虎之年。萬菌之肥而求枯朔之久。知先生亦未必尹林之神槃茅君之飛升耳。釋名曰。仙、遷也。遷入山也。列子曰。岱輿員嶠之山。沈於大海。則先生猶龍伯國之一人。盤冥五百歲之春秋乎。于平而爲靈芝仙官。石曼卿爲芙蓉城主。僕主是州亦將 原闕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七七
作者＝
页数＝７４３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